# 目次

第一卷
文憲公尊影
文和公尊影
海州文憲書院全景
發刊辭……一
修譜辭……四
舊譜序 跋文
甲子譜序……一〇
跋……一三
丁卯譜序……一六
丙寅譜序……一九
跋……二二
辛卯譜序……二六
己未譜序……二八
辛丑譜序……三〇
跋……三四
輿地勝覽……三九
司宰令公(諱珙)夫人宋氏戶口……四四
領郎將公(諱仲澤)世宗戶口……四八
列聖受敎大概……四九
禮曹受敎完文……五一
兵曹受敎完文……五四
受 敎……五六
觀察使趙義聞 啓辭……六一
致祭祝文……六二
家藏、文獻錄
始祖 諱温
家 傳……六四
家 藏……六四
二世 文憲公諱冲
年 譜……六四
遺 蘗
戒二子 詩……一一六
絶 句……一一七
示座容……一一七
賜告身禮物啓辭……一一七
顯宗行狀……一一八

奉先弘慶寺碑文……一一九
居頓寺圓空國師勝妙塔碑銘……一二二
畫像贊
畫像贊……一三八
重修畫像贊……一三八
畫像改模記……一四〇
改模畫像還安文……一四一
畫像奉安書院文……一四三
位版奉安祭文……一四三
重修畫像奉安文……一四四
傳記
文憲公傳……一四五
實記
立學第一……一五二
斥佛第二……一五九
敎子孫第三……一六一
正婚第四……一六三
就仕第五……一六三
製述第六……一七三
文獻
賜几杖制……一八一
就第賜詔……一八一
授致仕告身并賜依物誥……一八一
補閑集曰外……一八二
東方淵源錄……一九二
華海師全間拔……二〇五
華海師世獻間拔……二〇九
麗史選擧志間拔……二一一
東國通鑑間拔……二一一
黔翁志林……二二〇
京外儒生等請文憲公從祀文廟疏……二二〇
請勝國儒賢從祀文廟疏……二二三
附凜然齋記……二二四
附凜然齋禮成時祭文……二二七
家傳遺集……二二八
竹林祠復享事實記……二三一
竹林祠禮成祝文……二三三
與苑伏厓書……二三六
按節江原道時與洪州儒生書……二三六
家傳誌……二三七
賀二子侍大老先生入國老宴……二三八
中學……二三九

和同姓從弟見贈……二三九
昨至九齋既歸歌以錄之……二四〇
有懷九齋……二四〇
靜坐偶記九齋都會……二四〇
與韓廉同遊九齋……二四一
九齋罷會日贈直赴生權尚均……二四三
海東樂府九齋歌……二四四
文憲書院韻……二四五
寄文憲書院諸賢……二四七
題尋院錄……二四七
謁書院……二四八
九齋學堂……二四八
歸法寺詩……二四八

俎豆

東賢配享記……二四九
海州鄉校明倫堂記……二四九
海州明倫堂重修記……二五〇
高麗靖宗廟庭……二五一
文宗從祀文憲公崔冲 文和公崔惟善……二五一
海州文憲書院……二五一
延安飛鳳書院……二五三
文憲祠祭文……二五三
文憲書院祭文……二五四
文憲書院享祀笏記……二五五
海州文憲書院常祀祝文……二六一
魯東書院上樑文……二六一
祝文式(洪川魯東書院)……二六六
陳設圖……二六六
明谷書院記……二六七
海州文憲影堂妥……二七〇
谷山文憲影堂妥……二七〇
洪州影堂妥……二七〇
和順茶山影堂上樑文、沿革……二七一
唐津海東影堂妥……二七五
三賢影堂重建記……二七五
原州雉岳山耘谷巖壇……二七七
原州雉岳山巖壇配位……二七七
平山竹林祠享文憲崔子……二七八
長湍影堂妥……二七八
서울文憲影堂搬建記……二七八
서울文憲影堂上樑文……二七八
서울文憲影堂創建頌……二八三

大東影堂奉安文……二八四
春秋常享文(大東影堂)……二八五
書　院
居址考證……二八六
遺跡地……二八八
文憲書院廟庭碑文……二八八
文憲書院重修上樑文……二九二
文憲書院重修記……二九四
元廟柱聯……二九五
講堂柱聯……二九六
上石潭書……二九六
再上石潭書……二九九
三上石潭書……三〇六
文憲書院學規……三一〇
九　齋
九齋記……三一四
九齋衍義……三一五
九齋名堂書……三四三
海州九齋遺墟碑文……三四六
紫霞洞九齋遺墟碑文……三四七
紫霞洞九齋遺墟碑記……三四九
門　人……三五〇
師友間成就人……三五六
文憲公徒……三五八
文憲公後裔
後　裔……三七九
入麗史名臣傳九人……三八一
入輿覽(古本)海州人物十三人……三八二
秀出賢一人……三八三
功臣九人……三八三
典文衡二人……三八三
清白吏一人……三八三
麗末自靖二人……三八三
壬辰義士六人……三八四
丙辰海禍五人……三八四
廟庭配享五人……三八四
賜吊七人……三八四
禮葬五人……三八五
院祠配享二十三人……三八五
三世　文和公諱惟善
年　譜……三八六
遺　事……三九〇

遺 蘁
御苑種仙桃詩、閨情詩、梳詩……三九二
諫創興王寺……三九三
王太子册文……三九四
乞還鴨江東岸爲界狀……三九五
謝毁罷鴨江前面亭子表……三九六
乞抽毁鴨江城橋弓口狀……三九七
請停大雲大安兩寺工役奏……三九八
畫像贊
文和公畫像贊……三九九
重修畫像贊……三九九
傳 記
文和公傳……四〇〇
三世 文莊公諱惟吉
文莊公傳……四〇三
四世 良平公諱思齊
遺 事……四〇五
遺 蘁
入宋船上……四〇六
古 意……四〇六
傳 記
良平公傳……四〇七
四世 康敬公諱思諒
康敬公傳……四〇七
四世 忠景公諱思諏
忠景公傳……四〇八
五世 翰林學士諱 淪
年 譜……四一〇
遺 事……四一一
遺 蘁
左遷春州和人贈別詩……四一二
諫睿宗尚詞賦疏畧……四一三
傳 記
翰林學士公傳……四一三
六世 御史公諱允仁
年 譜……四一五
遺 事……四一五
遺 蘁
巡北塞……四二一
和金樞密玉梅……四二二
西征詩上金元師富軾……四二二
北山聖居寺……四二三

北山寺……四二三
失 題……四二三
夜 月……四二三
奉使江南留題……四二三
附謝祭仁王表……四二四
謝物表……四二五
傳 記
御史公傳……四二六
六世 景文公諱洪胤
遺 蓀
奬元師金富軾等平西賊敎書……四二七
王女興慶宮公主嘉禮日降使敎書……四二八
王太子加元服敎書……四二九
傳 記
景文公傳……四二九
七世 左僕射公諱 敏
年 譜……四三〇
八世 文清公諱 滋
年 譜……四三三
遺 事……四四九
遺 蓀
除宰相崔滋麻制……四五七
正朝賀公鎭撫使狀……四五八
賀公除右僕射狀……四五九
贈崔學諭宗裕詩……四六〇
國子監直廬聞採眞峰鶴唳……四六一
哭趙承制伯琪……四六二
南堤柳崔校勘韻……四六二
元德太后挽詞……四六二
穰星變消災道場應敎……四六三
奉答金政堂……四六三
哭崔承制宗蕃……四六四
宣慶殿行大藏經道場音讚詩……四六四
上恩門琴太尉儀謝宴詩……四六五
次李需敎坊小娥詩韻……四六七
復次韻……四六八
燈夕獻仙桃敎坊致語口號……四七〇
三都賦……四七一
相如避廉頗以先國家之急律賦……四八一
上晉陽府狀……四八三
上入關表……四八四
冬至表……四八四

元正表……四八五
節日表……四八五
賀崔侍中宗竣冬至狀……四八五
賀金政堂敞冬至狀……四八六
讓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表……四八六
讓中書侍郎表……四八七
將軍趙叔章讓朝靖大夫千牛衛攝大將軍表……四八九
除宗室恮爲太尉新安公敎書……四九〇
補閑集序……五〇四
傳記
文清公傳……五一〇
九世 忠憲公諱有渰
年譜、附遺藁……五一五
忠憲公傳……五四三
附錄……五五六
遺事……五五九
十二世 府尹公諱安海
遺事……五六一
十二世 領郎將公諱安澤
領郎將公事實……五六四
十二世 襄武公諱永社
襄武公傳……五六五
十四世 副提學公諱萬理
年譜……五六六
遺藁
挽鏡湖釣隱崔吏叅致賀詩……五六八
無寃錄序……五六八
墓表音記……五六九
疏
論難佛事……五七五
乞罷慶讚疏……五八〇
辭職疏……五八二
請罷慶讚會……五八三
斥佛疏……五八九
闢佛疏……五九七
國文(諺文)造語論攷……六〇一
遺事……六〇七
傳記
副提學公傳……六一一
雜著
改莎草祭文……六一三

拜先塋律……六一四
校理公派
十五世 校理公諱 璘
校理公傳……六一五
校理公碑文……六一七
十六世 郭山郡守公諱良佐
墓碣銘……六二二
十六世 通訓大夫熙川郡守公諱良輔
墓碣銘……六二五
十六世 白川郡守公諱良弼
墓碣銘……六二八
典書公派
十二世 典書公諱龍起
神道碑文……六三〇
縣監公派
十五世 縣監公諱 塤
墓碣文……六三五
十六世 承文院校理公諱昌孫
墓碣文……六三六
佐郎公派
十五世 佐郎公諱 堉
墓碣銘……六三八
十九世 月潭公諱 滉
神道碑文……六四〇
二十世 默守堂公諱有海
疏
請誅任性之等疏……六四八
請誅爾瞻疏……六五三
請行號牌疏……六六二
戊寅春辭修撰疏……六七三
吉州牧使陳弊疏……六八四
公州牧使時萬言疏……七一三
辭校理論聖學疏……七七三
陳水路所聞見盡一疏……七八二
諫伐劉興治疏……七八七
陳情請罪兼陳所懷疏……七九〇
呈華人文字疏……七九四
陳情罪疏……七九五
墓碣銘并序……七九六
生員公派
十五世 生員公諱 塘
墓碣銘……八〇六

進士公派
十五世 進士公諱垠
墓碣銘……八〇八
典翰公派
十九世 孤竹公諱慶昌
孤竹集序……八一二
詩碑文……八一四
二十三世 艮齋公諱奎瑞
疏
辭持平疏……八一五
辭正言仍請西北人擇人通清疏……八一六
以前任吏曹佐郎時事自引仍辭獻納疏……八一八
伸救前縣監良佐等疏……八一九
辭副修撰疏……八二一
辭大司成疏……八二二
以全羅監司因殿最後門備自引辭職疏……八二三
辭副提學疏……八二五
辭吏曹參議疏……八二六
辭承文院副提調疏……八二七
辭備邊司副提調疏……八二八
辭陞拜江華留守疏……八三〇
辭吏曹參判疏……八三一
因儒臣疏自引申懇疏……八三二
辭陞拜刑曹判書疏……八三三
辭藝文提學疏……八三五
因儒臣臺臣疏自引辭禮曹判書知義禁疏……八三六
因臺言自引辭都監堂上疏……八三七
請暇下鄉後辭大司憲及兼帶諸任疏……八三八
辭大提學疏……八三九
申辭大提學兼辭大司憲及經筵惠局等諸兼任疏……八四一
承嚴教後進到水原府界三辭大提學
兼以兼管司圖署進玆不謹引罪疏……八四四
辭大司憲疏……八四七
辭吏曹判書兼申辭惠局兼任疏……八四九
承嚴教後進詣金吾門外待罪疏……八五一
行大政後將還鄉申辭吏曹判書及兼帶諸任疏……八五三
因大臣筵奏問備後自引申辭吏曹判書
及經筵惠局兼帶諸任疏……八五六
辭大司憲疏……八五九
因臺言自引申辭大司憲兼辭大行王妃
謚冊文製述之命疏……八六一
辭刑曹判書及守禦使等諸兼任疏……八六三

承嚴批後進詣果川縣獄待罪疏……八七〇
免喪後辭知中樞疏……八七一
辭開城留守疏……八七二
乞使御變通疏……八七四
辭陞拜判義禁疏……八七六
承隆批後進到楮湖申懇三疏……八七八
辭左議政疏……八八〇
以未赴陵幸輦路引罪伋申懇三疏……八八三
進到振威縣以未赴國祥引罪伋申懇五疏……八八五
以未赴國禫引罪伋申懇七疏……八八六
辭薦人之命伋申懇九疏……八八八
以北陵有災不得奔慰引罪申懇十疏……八九一
辭領議政伋以未赴上候平復賀班引罪疏……八九三
申懇伋乞致仕四疏……八九四
五　疏……八九六
辭藥院史局兼任伋申懇七疏……八九八
乞致仕伋辭大行大王誌文製述之命疏……九〇一
詣闕外請以副司直肅命疏……九〇五
因言官論斥喉院引咎伋辭致仕後周急疏……九〇六
還鄉時以徑還引罪疏……九〇八
以未赴因山引罪伋辭月廩月致疏……九一〇
謝遣醫視疾賜物及酪粥伋申懇疏……九一一
以未赴王世子册禮賀班引罪伋辭
月廩月致及周急疏……九一四
以王世子冠嘉兩禮時不得進參引罪伋申懇疏……九一六
辭周急疏……九二〇
勤勳時違召命進伏金吾門外待罪疏……九二二
謝書下四字御筆又降備忘褒諭疏……九二二
救民策會議時違召引罪疏……九二三
告歸疏……九二五
謝降御札賜御膳及柴炭疏……九二六
以未得應旨撰進册子引罪伋陳戒疏……九二八
辭周急疏……九三〇
辭周急疏(甲寅)……九三二
辭子尚鼎守令除授之命疏……九三三
臨終疏……九三五
奉朝賀艮齋公神道碑文……九三六
承旨公派
十六世　議政公諱天符
議政公事實……九四四
墓碣文……九四四
六義錄序……九四六

十七世 三川公諱慶雲
三川公事實……九四七
墓碣銘……九四九
遺墟碑……九五一
十七世 竹溪公諱慶長
竹溪公事實……九五一
擧義時疏……九五四
墓 碣……九五六
十七世 日休堂公諱慶會
日休堂公事實……九五九
乞遞寧海府使疏……九六三
列聖宸章
宣廟傳敎(癸己正月)……九六六
宣廟傳敎(癸巳八月)……九六七
宣廟賜祭文……九六七
王世子賜祭文……九六八
肅廟賜祭文……九六九
英廟賜祭文……九七〇
御覽古印朝報……九七一
御製古印銘……九七三
御製古印小序……九七四
筵 奏……九七四
筵 說……九七五
請謚啓……九七六
純廟賜祭文……九七七
晋州南江得印啓……九七八
請謚請職疏……九七九
六義疏覆啓……九七九
請不祧筵啓……九七九
日休堂不祧廟……九八〇
神道碑銘……九八一
十八世 竹隱公諱弘載
竹隱公事實……九八七
墓碣銘……九九〇
十八世 忍齋公諱弘宇
忍齋公事實……九九一
高士亭……九九二
墓碣銘……九九三
十八世 沙村公諱弘器
沙村公事實……九九七
海陵君派
十七世 海陵君諱賓

海陵君忠勳傳……九九九

附篇

資料

親族呼稱寸法……一〇〇三

親族間呼稱……一〇〇五

三黨稱號……一〇〇九

世外代……一〇〇九

高麗時代東班官職表……一〇一〇

高麗時代西班官職表……一〇一三

朝鮮時代東班官職表……一〇一四

朝鮮時代西班官職表……一〇一八

朝鮮時代地方外官職表……一〇一八

朝鮮時代官職品階表(其一)……一〇二一

朝鮮時代官職品階表(其二)……一〇二二

朝鮮時代制度……一〇二三

東西洋年代表……一〇三〇

收罕指導委員名單……一〇四二

贊助芳名錄……一〇四三

編纂後記……一〇五〇

第二卷

派系圖

名行圖

總篇……一

司正公(諱尚淇)派……一三

校理公(諱璘)派……一〇三

直提學公(諱河)派……六七九

文貞公(諱淑)派(舊副司果公派)……六八九

執義公(諱承順)派……一三三七

第三卷

大寧君(諱鄲)派……一

書雲副正公(諱顱)派……九一九

典書公(諱龍起)派……一一五三

縣監公(諱塙)派……一四三九

第四卷

佐郎公(諱靖)派……一

第五卷

佐郎公(諱靖)派續……一

第六卷
生員公(諱 塘)派……一
進士公(諱 垠)派……三三七
典翰公(諱 堜)派……七〇五
縣監公(諱萬玹)派……一七五一
判司僕寺公(諱 溶)派……一七五九
僕射公(諱 溥)派……一四〇七
監察公派 追錄……一四四一
附錄(上系及系派未詳)……一四四五
第七卷
承旨公(諱尹範)派……一
第八卷
進士公(諱尹望)派……一
將仕郎公(諱孝宗)派……一六九
進士公(諱尹卓)派……二五一
左尹公(諱安德)派……二九七
監察公(諱仲濕)派……三三九
司評公(諱 悌)派……七七五
少尹公(諱德海)派……八四三
典書公(諱 河)派……九一一
海陵君(諱 賓)派……九四七
縣監公(諱 瑀)派……一四〇三

# 發刊辭

한 氏族生榮의 長久한 來歷을 한帙의 書冊으로 輯錄을 한다고 하는것은 그렇게 容易한 일이 아닌데도 그 意義와 目的에 欣然히 同參해 주신 全國 僉宗諸賢의 絶對的인 協調아래 「文憲公誕辰一千周年紀念 海州崔氏大同譜」를 發刊하게 된것을 無上의 祝福으로 생각하면서 全國 二十萬 宗族과 더불어 同慶同賀해 마지 않는 바입니다。

더우기 우리 海州崔氏의 求心体이자 全國 組織인 大宗會를 再建하고 不過 八年의 光陰인데 그間 當面課題였던 「文憲影堂의 重修및 定期的인 享祀奉行」、「文憲公誕辰一千周年」을 紀念하는 各種事業의 成功的인 實施와 「宗誌」創刊號의 發行등 門中一千年 歷史上 가장 燦然하게 記錄될 보람있는 事業들을 成就시키고 아울러 「文憲書院」의 建立과 같은 莫重大事를 推進하고 있는 한편에서 「大同譜」의 編纂이라는 어렵고도 尨大한 事業에 着手하여 四年有餘의 刻苦끝에 마침내 그 內容에 있어서나 體裁에 있어서나 刮目할 훌륭한 譜書를 上梓하였다고 하는것은 우리 海州崔氏 門中의 참된 意志의 發露요 또한 名門家만이 지닐수 있는 底力의 所産이라고 自負하고 自讚하는 바입니다。굳이 擧論할 必要도 없이 系譜를 尊重하는 觀念은 오랜 옛날부터 傳來되어 온 우리 民族固有의 文化입니다。즉 自己 家門의 傳統을 考憑하여 氏族의 由來를 밝히고 아울러 自己自身의 存在背景을 究明하는 것은 스스로의 体統을 尊重하게 하고 祖上 崇拜思想을 勃興케 하는 말하자면 한 氏族의 主体的인 얼을 길러주는 所以라고 믿는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族譜를 編纂하고 發刊하는 것은 결코 封建的 遺制도 아니요 狹隘한 家族主義나 偏派的인 氏族的 利己心에서 排外心을 固執코자 하는것도 아닌 것입니다。 全國의 族親이 周知하고 계시는 바와 같이 悠久한 歷史와 傳統을 지니고 있는 우리 海州崔氏는 일찍부터 譜書의 重要性을 認識하고 이땅에 体系化된 譜書가 編纂되기 시작한 年代를 前後하여 一七四四年에 甲子譜를 펴낸것을 嚆矢로 一九六一年의 辛丑譜에 이르기까지 六次에 결쳐 大同譜를 刊行하여 오고 있으며 그間에도 各系派에서는 대개 一代 三十年을 基準으로 派譜를 刊行하여 왔습니다。 그러나 一九六一年에 刊行된 辛丑大同譜는 曠古의 民族的 受難이였던 六·二五動亂의 傷痕이 채 治癒되지 않은 狀況에서 編纂이 되였기 때문에 事變中에 北韓에서 越南한 宗族들이 散之四方으로 離散된채 連絡이 杜絶되어 있는 關係등으로 漏譜가 많은 未冷한 譜書가 될수 밖에 없었읍니다。 그러기 때문에 이번의 大同譜는 이런 저런 面을 徹底하게 補正하였으며 또 우리 世代나 後代들에게는 難解할수 밖에 없는 純漢文의 家藏등 文獻錄을 國譯을 하여 누구나 平易하게 읽을수 있도록 配慮하였고 또 近代的인 印刷 製冊 技術을 最大限 發揮하여 內容에서 裝幀에 이르기까지 秋毫도 遜色이 없도록 꾸미는 등으로 紀念譜 發刊의 깊은 意義에 錦上添花가 되게 하였음을 自評하지 않을수 없습니다。

이렇듯 훌륭한 大同譜의 發刊을 契機로 하여 우리 海州崔氏 全國 僉宗께서는 文憲公 冲 先祖로 부터 비롯되는 一千餘年의 尊貴한 歷史를 再認識하고 先祖들의 빛나는 世德과 功績을 顯彰하는 事業에 積極 힘을 기울여야 할 것이며 또 同姓同本은 百代之親이라는 人

性의 벼리를 尊重하고 族親間의 和睦을 더욱 敦篤히 하여야 할 것으로 믿습니다。

결국 훌륭한 祖上님들의 偉業을 顯彰하므로써 溫古而知新하고 한 民族이 뭉쳐서 나름대로 애틋한 共同体를 形成해 나가는 것은 한나라의 發展과 한 民族의 融和團結에도 크게 寄與하는 길이 될것이라고 믿는 것입니다。

끝으로 南北分斷이라는 悲劇的 現實 때문에 北韓땅에 殘留하고 있는 族親들을 이번 大同譜에 함께 收單하지 못함을 못내 哀惜하게 생각하며 하루速히 南北이 統一되어 統一紀念譜가 發刊될수 있기를 念願하면서 發刊辭에 가름하는 바입니다。

이번의 大同譜 發刊에 際하여 譜書編纂委員長의 莫重한 所任을 맡고 先頭에서 刻苦勉勵하신 吉埈宗親과 編纂委員、指導委員、그리고 實務陣등 여러 部門에서 애를 쓰신 宗親 여러분과 特히 財政的으로 協贊을 해주신 宗親 여러분에게 衷心에서 感謝와 致賀를 드립니다。

一九九〇年(庚午) 十月 日

海州崔氏大宗會

會長 元植(三十二世) 謹識

# 修譜辭

海州崔氏는 新羅末 高麗初에 海州首陽山下 大寧郡에서 諱 溫으로 부터 기원하여 그 아드님인 文憲公 諱 冲이 燦然한 광채를 발하므로써 一、〇〇〇餘年 名門으로서의 生榮의 장을 펼쳐왔으며 특히 高麗朝에서는 代를 이어 많은 宰相、名賢、碩學을 배출하여 高麗 全朝를 통한 最大 貴族家門의 하나였으며 조선조에서도 각방면에 걸쳐 많은 공헌을 하여온 名門인 것입니다。

文憲公 諱 冲께서는 고려 穆宗八년(一〇〇五年) 약관 二十세에 文科의 甲科에 장원급제하신후 顯宗、德宗、靖宗、文宗등 四代에 걸쳐 五十년간을 出將入相 국가 요직을 두루 거쳐 首相인 門下侍中에 九년간 재직하시며 고려 조정의 기틀을 확립하고 문화를 크게 빛내어 열한개의 功臣稱號를 받으신 社稷之臣입니다。뿐만 아니라 관직에서 물러 나신후 七十 고령의 몸으로 修己治人의 儒學思想으로 九齋學堂이라는 私學을 개설하여 後學 양성에 성력을 다하시는 등 公의 일생은 실로 우리나라 반만년 역사상 다시 없는 훌륭한 後世人들의 師表가 되셨습니다。

더우기 이러한 私學 개설과 後學 양성뿐 아니라 北宋의 程子、周子보다 四十여년이나 앞서 性理學의 眞髓를 九齋學堂의 建學理念으로 또는 교육방법으로 구현시켜 우리나라에서 처음으로 先秦儒學을 개척한 대표적인 儒宗으로써 海東孔子로 추앙을 받으신 분입니다。이렇듯 훌륭한 先祖를 모시고 있는 우리문중은 公의 誕辰千周年이 되는 一九八四년

(고려사에 의거)에 기념사업의 일환으로 사계의 권위자인 碩學들을 망라하여 文憲公의 人間像、學問、국가와 민족에 끼친 德業등을 연구하게 하고 이를 集大成한 「崔冲研究論叢」을 발간(慶熙大學校附設傳統文化研究所刊)하였으며 동 연구소의 주관으로 「崔冲研究學術심포지엄」도 전국 규모로 성대하게 개최하여 文憲公의 偉業을 역사적으로 照明재평가 한 바 있습니다。

이와같은 행사는 단순한 崇祖精神의 발로라기보다 역사적으로 위대한 인물의 학문과 經綸을 顯彰하므로써 국민정신 교육에 기여하는데 큰 뜻이 있었다고 자긍하는 바입니다。그 밖에도 大宗會에서는 전통적인 崇祖精神을 계승하기 위하여 影堂享祀를 전국의 종친이 참집하여 年例행사로 奉行하고 있으며 후손들에게 家門의 긍지를 심어주기 위한 「宗誌」도 발간하였습니다。이런 가운데 전국 종친들의 連結고리를 보다 굳건히 구축하고 敬祖愛親의 전통 사상을 간직하기 위하여는 大同譜의 편찬 발행이 무엇보다 중요하다는데 인식을 같이한 대종회 운영위원회에서는 우리 譜書上으로 文憲公誕辰 一千周年이 되는 一九八六년을 기해서 紀念大同譜書 편찬에 착수키로 결의하고 四년간의 편수 끝에 海州崔氏 一千년의 금자탑이라고 할수 있는 「文憲公誕辰千周年紀念大同譜書」를 발간하게 된 것입니다。

大同譜는 文憲公 사후 六七六년이 지난 一七四四년에 甲子譜가 처음 발행된 이후 丁卯譜(一八〇七년) 丙寅譜(一八六六년) 辛卯譜(一八九一년) 己未譜(一九一九년) 辛丑譜(一九六一년)에 이어 이번이 七회째가 되는 것입니다。

一九六一년의 辛丑譜는 六·二五 전란으로 越南한 종친들이 전국 각지에 이산되어 있는 데다 四·一九、五·一六등의 정치 사회적 激變期에 편찬 작업을 했기 때문에 收單은 말할것도 없고 전반적으로 未洽한 譜書가 될수 밖에 없었으므로 그러한 결점을 補完하는 의미도 있을뿐 아니라 文憲公誕辰 一千周년을 紀念하면서 우리 가문 一千년의 흐름을 재조감한 大同譜이므로 그 의의가 자못 크다고 아니 할 수 없습니다。

원래 譜書란 우리들 자신의 現存이 있기까지의 血統의 흐름을 기록하여 그 뿌리를 알고 아울러 祖上들의 역사에 끼친 공적을 반추하므로써 후손으로서의 自尊과 긍지를 지니게 하며 또 血族을 하나로 結紐시켜 서로 화목을 도모하게 하는 우리 고유의 전통문화인 敬祖愛親사상을 고양하는데 필수적인 寶鑑인 것입니다。

그러나 무비판적인 외래문화의 수용등으로 일부 몰지각한 젊은이들 가운데에는 우리 민족 傳來의 價値体系를 무시하고 譜書에 대하여 무관심하거나 또는 이를 부정까지하는 경향이 있으나 譜書의 귀중함을 잘 알고 있는 우리 海州崔氏 전국 종친들은 혼연일체가 되어 紀念譜書 편찬사업에 동참하므로써 名門으로서의 전통을 과시하였으며 특히 召命의식과 책임감에 투철한 편찬위원 일동이 收單으로 부터 편찬업무 추진에 誠과 熱을 다하였음은 문중이 同慶同賀하여야 할 것으로 믿습니다。

편찬위원회에서는 이번 紀念譜書가 지니는 역사적인 意義를 감안하여 보다 알차고 보다 훌륭한 譜書를 上梓하기 위하여 門中의 다수 의견을 존중하고 衆智를 結集하도록 노력하였으며 傳來되어온 家藏 文集、文獻등을 가능한한 많이 수록하고 이의 이해를 돕기

위하여 전문을 完譯하고 체재나 裝幀에 있어서도 손색이 없는 譜書가 되도록 많은 노력을 경주하였습니다。이렇듯 熱과 誠을 다 바쳐서 편찬한 譜書이지만 반세기에 가까운 남북분단 때문에 在北宗親들이 이에 참여할 수 없었슴은 참으로 千秋의 恨事이며 한시라도 빨리 국토가 통일되어 南北統一 紀念譜書를 발간하고 海州崔氏의 요람이라고 할수있는 海州文憲書院에 대한 대대적인 정화보존 사업이 이루어지고 開城松嶽山麓에 있는 九齋遺墟地에 대한 발굴과 考證등 門中의 숙원사업이 성취되었으면 하는 마음 간절합니다。

끝으로 이번 紀念譜書 편찬에 있어 모든 종친의 한결같은 情念의 발로로 慮外로 많은 協贊이 답지하여 현안의 文憲書院 건립사업도 지원할수 있게 되고 門中 奬學事業등 後續사업을 기획할수 있게 되었슴은 오랜 전통을 가진 門中의 크나큰 경사가 아닐수 없으며 이를 계기로 앞으로 여러가지 門中사업이 활발하게 추진되어 다시 한번 역사에 크게남을 門運의 中興이 있기를 전 宗親과 함께 기원하는 바입니다。

末尾에나마 收單業務 지도에 많은 노고를 하여 주신 指導委員과 協贊에 참여하신 종친들의 芳名을 기록하여 그厚意에 깊은 감사를 드리는 바입니다。

一九九〇년(庚午年) 新春

文憲公誕辰千周年紀念 海州崔氏大同譜編纂委員會

委員長 吉埈 (三十二世)

副委員長 翼列 (二十九世)

〃 洙東 (三十世)

副委員長 秉倫（三十世）

〃 龍九（三十一世）

委員 煥周（司正公派）

〃 愚（校理公派）

〃 明鎬（文貞公派）

〃 承綏（大寧君派）

〃 錫天（書雲副正公派）

〃 寅善（典書公派）

〃 在新（縣監公派）

〃 康賢（縣監公派）

〃 元植（佐郎公派）

〃 泰峯（佐郎公派）

〃 鎭澔（佐郎公派）

〃 泰鎭（生員公派）

〃 甲錫（生員公派）

〃 鶴九（進士公派）

〃 秉夏（典翰公派）

〃 吉鎬（典翰公派）

委員 聖溥（判司僕寺公派）
〃 泳鳳（承旨公派）
〃 益善（左尹公派）
〃 基春（監察公派）
〃 奎炯（司評公派）
〃 昇煥（海陵君派）

實務任員

幹事長 承君（三十一世）
事務局長 炳弼（三十一世）
編纂幹事 瀅植（三十一世）

# 舊譜·序跋文

## 甲子譜序

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蓋老蘇氏甚悲之語也人之受姓始於一本而其支爲千萬分而又分屬日以踈則天倫之懿而其不相與爲塗之人者幾希宜蘇氏之悲之甚也是以攝人心敦風俗在乎明譜系譜系不明則孰知百派之同一源而能明夫甲氏也昭景也之非一而一者哉崔氏海州大姓也海之崔自高麗太師中書令　文憲公冲先勝國以來至于今七八百載簪組鳥奕支裔繁昌遂大於國中使世之氏族無譜則己崔氏之大而可以無譜乎噫崔氏之門其盛矣乎大則吾東學校之興由以權輿至號爲海東孔子者文憲公是已克承名父同躋高顯弟兄並武名德彪炳者　文憲之子　文和暨尚書令是已其餘名公碩人仍世篤生位宰輔光簡策者亦磊落相望也洎我朝有若集賢副學公事我　世宗羽翼文治由玆以下納言觀察之直道不回後先罹禍於昏亂之日節度之墨縗從戎立懂於晋陽之孤城月潭秋峰之二世並美勳忠茂著或逆折奸萌或扶植倫彝俱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者也繼此而用文章義烈聞者不可一二數而如孤竹楊浦之爲詩其逸調神韻詎非鳴國家之盛而貢一代之雅者乎若近故相國艮齋公之恬退貞忠尤大焉此今我　聖上所以賜之一絲扶鼎之褒而　宸翰昭揭如日星者也崔氏之門於是乎益光吁其盛矣崔氏烏可以無譜哉然是豈無自而致之必其先徽世烈積蔭纍基有以啓佑後人而其流澤之廣垂麻之遠有足徵者凡爲崔氏後者苟知覆墜之如燎毛成立之如升天惕然深省懼墜先體胥勗以忠孝相詔以友睦永有令譽毋忝前人則世之無其德負其姓而冒鐵爐步之譏者可以知愧矣不然則其亦何事乎譜哉始楊浦之子默守公修世譜二册藏于家而全譜猶闕焉迺者艮齋公之伸子三陟府

伯尙鼎氏暨秋峰公之玄孫弘相甫謀之諸宗人裒輯而成書旣成而鋟之梓思以壽其傳可謂能世其家者是亦可書也已謂遂采與爲彌甥屬之以序此又見廣親親之義而不我塗之人也遂采雖欲辭得乎

上之二十年(檀紀四〇七七年)甲子首夏下澣

通政大夫原任弘文館 副提學 首陽 吳遂采 謹序

## 갑자보 서(甲子譜序)

대저 한 사람의 몸이 나누어져 길거리의 사람과 같이 아무 관계없는 정도에 이르게 된다고 한 것은 노소(老蘇 : 蘇洵을 가리킴)의 깊은 슬픔을 표현한 말이다。사람이 성(姓)을 받은 것은 처음에는 하나의 본(本)에서 시작하여 그 지파(支派)가 천만가지로 나누어진다。또 그 나누어진 무리가 날이 갈수록 소원(疎遠)하여지니 천륜(天倫)의 떳떳한 도리를 가지고서도 서로 길거리에서 만나도 모를 정도의 무관한 사람이 되지 않는 사람이 거의 없게 되니 저 소순(蘇洵)이 그렇게 심하게 슬퍼한 것은 옳은 일이라 하겠다。그러한 까닭에 인심(人心)을 포섭하고、풍속을 돈후하게 하는 것은 보계(譜系)를 밝히는데 있는 것이다。보계가 밝혀지지 아니한다면 그 누가 백가지 파(派)가 같은 근원에서 나왔다는 사실을 알 수가 있을 것이며、또 저 갑씨(甲氏 : 赤狄의 部落名?)와 소경(昭景)이 같은 것이 아니면서도 같은 것이라는 사실을 그 누가 밝힐 수 있겠는가?

최씨는 해주(海州)의 큰 성이다。해주 최씨는 고려의 태사(太師)、중서령(中書令)을 지낸 문헌공 충(冲)을 선조로 하여 고려 이래로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칠、팔백년 동안 고관대작이 끊이지 아니하였고、후손이 번창하여 마침내 나라안의 큰 성이 되었다。만약 세상의 다른 씨족(氏族)이 족보를 만들지 아니한다면 그만이겠지만 최씨와 같은 큰 성이 족보가 없을 수 있겠는가?

아!최씨의 일문(一門)은 참으로 번성하였구나!크게는 우리 동방의 학교를 흥기시키어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 불리우게 된 분이 있으니 바로 문헌공(文憲公)이 그분이요、이름난 부친을 잘 이어받아 높고 귀한 벼슬을 형제가 같이 역임

하여 그 이름과 덕망이 찬연히 빛나는 분이 있으니 문헌공의 자제인 문화공(文和公) 및 상서령(尙書令)이 바로 그 분들이다。 그리고 나머지의 이름난 공경과 위대한 인물은 세대를 거듭하여 후한 덕을 갖추어 태어났다。 그리하여 재상의 지위에 오르고、 역사에 그 이름을 빛낸 자 또한 많아서 서로 바라볼 정도이다。

우리 조(朝)에 들어와서는 집현전 부제학(副提學) 공이 우리 세종(世宗) 임금을 섬기어 문치(文治)를 보좌하였다。 이로부터는 간언(諫言)을 받아들이고、 정사를 살피는 바른 도가 회복되지 못하여 앞서거니 뒤서거니 혼란한 시절에 화를 당하게 되었다。 절도사(節度使)공은 검은 상복을 입고서 전쟁에 임하여 진양(晋陽)의 외로운 성(城)에서 용맹함을 떨쳤고、 월담공(月潭公)、 추봉공(秋峰公)은 二세(世)에 걸쳐 아름다운 일을 하여 그 공훈과 충성이 성대하게 세상에 드러났다。 그리하여 어떤 분은 간룩한 역모의 싹을 잘라 버리었고、 어떤 분은 떳떳한 윤리、 기강을 바로 세웠으니 모두 다 당시대를 빛내고 후세에 전해질 일을 한 분이었다。

그 뒤를 이어 문장(文章)과 의열(義烈)로서 저명하였던 분은 하나、 둘 수로 헤아릴 수가 없다。 그중 고죽(孤竹)、 양포(楊浦)의 시(詩)는 그 빼어난 격조와 신령한 운치가 그 어찌 성대한 국가의 문운(文運)을 드러내며、 한 시대의 문화를 빛낸 것이 아니었다고 할 수 있겠는가? 근래에 상국(相國)을 지낸 고(故) 간재공(艮齋公)은 조용한 성품에 은거하기 좋아하였고、 정숙하고 충성스러웠던 분으로 특히 뛰어난 분이다。 이분이 바로 현재의 우리 성상께서 「일사(一絲)로서 나라의 안녕함을 도왔다。」는 포상의 말을 하사한 분으로 성상의 포상하는 글이 하늘의 해와 별처럼 밝게 빛나고 있는 것이다。 최씨의 가문이 여기에서 더욱 빛을 내었으니 아! 참으로 성대하구나! 최씨가 어찌 족보가 없을 수 있겠는가? 그렇지만 족보가 어찌 유래없이 만들어지는 것이겠는가? 반드시 그 선세(先世)의 빛나는 삶과 쌓아온 음덕과 기반이 후세 사람을 인도하고 도와줄뿐만 아니라 그들이 넓게 베풀어준 덕택과 멀리까지 끼쳐준 복록(福祿)이 많다는 사실을 증명할 수 있어야 한다。 무릇 최씨의 후손되는 사람이 만약 집안을 무너뜨리는 것은 깃털 태우는 것처럼 쉽고、 집안을 일으켜 세우는 것은 하늘에 오르는 것처럼 어렵다는 사실을 안다면 두려운 마음을 가지고 깊이 성찰함으로써 선조의 체모를 무너뜨리는 것을 두렵게 여기어 충효로써 서로를 권고하고、 우애와 친목으로써 상호 전해주고、 영원토록 아름다운 명예를 지키고、 선조에 대하여 욕을 끼치지 아니한다면、 세상의 덕은 가지고 있지 못하면서 그 성(姓)만을 짊어지고 모철로보(冒

鐵爐步)한다는 기롱을 받는 사람은 부끄러운 줄을 알게 될 것이다。만약 이상과 같은 효과가 없다면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을 무엇때문에 하겠는가?

당초에 양포(楊浦)의 아들인 묵수공이 세보(世譜) 두책(冊)을 만들어 집안에 보관하고 있었다。그러나 전보(全譜)는 아직히 없었다。이에 간재공의 둘째 아들인 삼척부사(三陟府使) 상정씨(尙鼎氏) 및 추봉공의 현손(玄孫)인 상보(相甫)가 여러 종인(宗人)과 더불어 계획을 하여 자료를 모아 족보를 만들었다。족보가 이미 이루어져서 인쇄함으로써 그 전승을 장구하게 하고자 하였으니 참으로 그 집안을 잘 이은 일이라고 할 수 있겠다。그러니 이 또한 기록할만한 일이다。

이윽고 수채(遂采)에게 말하기를、내가 최씨에게는 먼 외손이 된다고 하여 족보의 서문을 쓰라고 부탁하였다。이러한 일에서도 친척과 친분을 유지하는 의로움을 널리 펼치어서 나를 길거리에서 만나는 정도의 무관한 사람으로 보지 아니하였다는 사실을 알 수가 있었다。그러니 내가 사양하려고 한들 사양할 수가 있겠는가?

성상 二十년(단기 四〇七七년) 갑자 四월 하한(下澣)에

통정대부(通政大夫) 원임홍문관부제학(原任弘文館副提學) 수양(首陽) 오수채(吳遂采)는 삼가 서문을 쓴다。

## 甲子譜跋

我崔之來久矣遠自 文憲公傳于今七百年餘而名德嬋嫣尙不墜舊家聲業豈非我 文憲公之積纍流澤愈遠而不斬與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祖先自父母推去能知其五六世者盖鮮矣故以宋朝文明而程夫子尙歎無百年之家則世益下而俗益渝忘本蠻身壞裂風敎何嘗不本於此也惟我崔纍十世昭穆相望系如貫珠而世懿遺光幸不泯耳嘿守公就以爲譜益廣家傳而猶尙病其踈漏淸河君今復述之發揮舊略支無不達遐踈孤寒者皆得以尋源溯流瞭如指掌則我崔文獻亦將後百世而可徵凡譜於斯者其不推以至一人之身而油然生孝悌之心哉各知來處忠義立焉則有益朝廷誠如張氏之

語而益求所以悠大　先緖者其在玆矣顧病不與事慙無自酬奉以是相勗云爾

崇禎紀元後再甲子(檀紀四〇七七年)

文憲公二十二世孫　通訓大夫三陟都護府使　尚鼎　謹跋

我崔氏自　文憲公始爲東方甲族盖于今垂八百年而尚無譜欠也提學公所藏家傳只記　先代事蹟及　忠憲公長派至萬曆己卯日休堂公始得二丈户口爲之識使各派系始有所考據默守堂公因修而爲一卷譜寔崇禎丙子也其未能繼之者又且百年矣今海州諸宗人首發之乃議于宗兄尚鼎氏發文諸宗鳩財始事叅于百氏質諸衆家半載而功告畢雖其年代已遠文獻不足間有疎漏不免謬誤而我　先祖積德垂裕以昌厥後者亦見可矣噫軒冕蟬聯聲猷烏奕忠孝相承清白傳家德業文章彪炳一世而一無戮身名陷贓汚以貽辱於　祖先爲耻於宗黨者豈不難哉於戲盛矣　文憲公嘗有詩曰德行是珪璋清儉銘諸己子孫之承籍而有得者不在斯歟凡我後人盍益勉之毋忝爾所生哉

上之二十年(檀紀四〇七七年)甲子季夏

文憲公二十二世孫　通訓大夫行清河縣監　弘相　謹跋

## 갑자보(甲子譜) 발문

우리 최씨의 유래는 오래 되었다。멀리 문헌공(文憲公)으로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칠백여년이나 전해져 내려오면서 명망과 덕행이 이어지고、옛 가문의 명성과 훈업을 오히려 떨어뜨리지 않았다。이 어찌 우리 문헌공께서 쌓으신 은택이 더욱 오래 될수록 끊어지지 않은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아아、사람이 새나 짐승과 다른 까닭은 자기들에게 조상이 있는 것을 알기 때문이다。그러나 자기 부모의 모습을 미루

어서 그 五·六대 조상을 알 수 있는 사람은 아주 드물다。 그러므로 문명한 송나라 시대의 정부자(程夫子：程明道。程伊川先生 형제)께서도 오히려 탄식하였던 것이다。 백년 내려온 가문이 없으면 세대가 내려올수록 풍속도 더욱 지저분하게 변하여、 근본을 잊고 몸을 더럽히게 되며 풍교(風敎)가 무너지게 되니、 어찌 이에 근본하지 않으랴?

오직 우리 최씨 집안은 수십세 소목(昭穆)이 서로 바라보며 구슬을 꿴 것처럼 대를 이어、 대대로 빛을 남기고、 다행스럽게도 끊어지지 않았다。 묵수공(嘿守公)께서 족보를 만드시면서 가전(家傳)들을 더욱 넓힌 뒤에 오히려 그 소략하고 빠진 부분을 마음 아파하셨다。 청하군(淸河君)이 지금 다시 족보를 엮으면서 옛날에 빠지거나 나뉘어진 부분들을 모두 열쳐 모아 멀고 소략하며 외롭고 한미한 집안까지도 모두 근원을 찾고 흐름을 거슬러 올라가지 않음이 없었다。 그래서 손바닥을 가리키는 것처럼 분명하게 되었으니、 우리 최씨 집안의 문헌도 또한 장차 백세 후에라도 징험할 만하게 되었다。

무릇 이에 족보를 올린 자들은 자기 한 사람의 몸에만 이르는 것이 아니라 저절로 효도하고 공경하는 마음이 일어나서 각기 자기가 온 곳을 알고 충의(忠義)를 세우게 될 것이며、 조정에도 이로움이 있을 것이다。 장씨(張氏)의 말처럼 조상의 유업을 널리 구하는 까닭도 여기에 있다。

병을 돌보느라고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에 참여하지 못하여、 부끄러움을 스스로 갚을 수가 없다。 이 글로써 힘쓰는 바이다。

숭정 기원후 두번째 갑자년(단기 四〇七七년、서기 一七四四년)、

문헌공 二十二세손 통훈대부 삼척도호부사 상정(尙鼎)은 삼가 발문을 쓰다。

우리 최씨는 문헌공 때부터 비로소 동방의 갑족(甲族)이 되어、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팔백년이나 내려왔다。 그런데도 여지껏 족보가 없었고、 제학공(提學公)이 간직한 가전(家傳)에 다만 선대의 사적 및 충헌공(忠憲公) 장파(長派)만이 기록되어 있었다。

만력(萬曆：명나라 神宗의 연호)기묘년(一五七九)에 일휴당공(日休堂公)이 비로소 두 어른(司宰令公夫人宋氏·領郎將公世宗)의 호구(戶口)를 얻어 기록하고、 각 파계(派系)로 하여금 비로소 살펴 근거할 바가 있게 하였다。

묵수당공(默守堂公)이 이 기록들을 엮어서 한 권짜리 족보를 만드니、 이때가 바로 숭정(崇禎：명나라 마지막 황제인

毅宗의 연호) 병자년(一六三六)이었다。 그 뒤에 족보를 계속하여 만들지 못한 지가 또한 벌써 백년이나 되었다。

지금 해주 최씨 집안의 여러 종인(宗人)들이 앞서서 종형(宗兄) 상정(尙鼎)씨에게 의견을 내고 또한 여러 종인들이 비용을 내어 일을 시작하였다。 여러 집에서 이 일에 참예하여、 반년 지난 뒤에 일을 다 마치게 되었다。

비록 연대가 오래 되고 문헌도 부족하여 이따금 빠진 곳이 있고 잘못이 있을지라도、 우리 선조들께서 덕을 쌓으시고 창성해지신 것을 그 후손들이 또한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아아! 높은 벼슬이 잇달아 나오고 명성이 빛났으며、 충신과 효자가 서로 이어 나왔다。 청백리(淸白吏)가 이어졌으며、 덕업(德業)과 문장이 일세에 빛났다。 죄를 지어 죽거나 그 이름이 탐관오리로 떨어져 조상들에게 욕을 끼치고 종인(宗人)들에게 부끄러움을 끼친 자들은 하나도 없었다。 이 어찌 여려운 일이 아니겠는가? 아아、 훌륭하여라。

문헌공께서 일찌기

「덕행(德行)은 규장(珪璋)이니 청검(淸儉)을 명심하라」

라는 시를 지으셨으니、 자손으로 이름이 오른 자들은 이 말을 명심해야 하지 않겠는가? 무릇 우리 후손들은 덕행에 더욱 힘써、 낳아준 조상들에게 욕되게 하지 않아야 하리라。

우리 임금(영조) 二十년(단기 四〇七七년) 갑자년 늦은 여름에、

문헌공 二十二세손 통훈대부 행(行)청하현감 홍상(弘相)은 삼가 발문을 쓰다。

## 丁卯譜 序

惟我崔氏族譜始成於崇禎丙子乃默守堂諱有海所刊而板在本州矣越一百九年甲子淸河公諱弘相仍舊譜添修移置譜板於洪川至今傳於世矣噫玆譜之相繼重修於六十餘年之間使後代雲仍咸知一源之親者誠是吾宗之大幸而亦豈非吾　先祖積德行孝之餘慶也幸我　聖上方興敦親之化而國家

昇平亦久矣士夫家修明譜牒於斯爲盛而海州崔氏以甲乙之族系派蕃衍散處中外增續之不可已而曩歲庚子果有修譜之論發通未幾仍即寢之雖出於不得已之事即先君未卒之志也其後海州僉宗又有此議纔發而旋止如是者非至一再小子於譜事與他宗有異憫年紀之漸遠恫譜役之荏苒乃與海州宗兄宅東甫相議曰修譜之論前後多端此時之不可小緩宗兄曰然到今繼述之責惟在於從實修整君其竭力圖成仍屬余以卒業余應曰敢不惟兄之命是從余乃專心致意務從謹嚴始役二年遂至告訖可謂罪我春秋知我春秋也噫人心不古或有無端規避者然在譜家重系統之義使有后者不可置之无后且若使死者生當修譜則必無是理故雖不送單既知其某公之子若孫則仍爲系錄於其下以爲重譜體之道而不知其派系與名字則不得強書仍爲漏譜余未知其義理之穩當也今此撰整之擧不幸屬之余要以繼述爲幸至若雲仍之盛爵位之崇彌遠彌彰比前增光實源於祖先積善之慶忠孝之報吁其至哉繼今以往至于千萬年之久未知幾人能繼先志修是譜而不墮也哉聊以告吾宗之君子於無窮云爾

上之七年(檀紀四一四〇年)丁卯孟冬

文憲公二十五世孫 承憲 謹序

## 정묘보(丁卯譜) 서문

우리 최씨 집안의 족보는 숭정 병자년(一六三六)에 처음 만들어졌다。 묵수당 휘 유해(有海)께서 간행하셨으니、그 판(板)은 본주에 있다。 그로부터 一〇九년이 지난 갑자년(一七四四)에 청하공(淸河公) 휘 홍상(弘相)께서 옛 족보에 보태고 다듬어、그 보판(譜板)을 홍천(洪川)으로 옮겨다 놓았으니、지금까지도 세상에 전한다。

아아、이 족보가 육십여년 동안 서로 잇달아 나오고 거듭 다듬어져 후대의 운손(雲孫)과 잉손(仍孫·遠孫)들까지도 모두 한 근원의 친척들임을 알게 하였다。 이는 참으로 우리 종인들에게 커다란 다행이니、역시 우리 조상들께서 쌓으신 덕과 행하신 효의 끼치신 덕택이 아니겠는가?

다행히도 우리 성상(聖上)께서 지금 친척들끼리 돈독하게 지내는 기풍을 일으키시고 나라가 태평해진지도 또한 오래되었다。 그래서 사대부 집안에서는 족보를 다시 손질하는 일이 많아졌다。 해주 최씨도 손꼽히는 집안인데다 계파도 번연해지고 안팎으로 흩어져서、 족보의 내용을 더 보태고 있지 않을 수 없게 되었다。

지난해 경자년(一七八〇)에 과연 족보를 다시 만들자는 논의가 일어났다가、 얼마 안되어 그만 두었다。 비록 어쩔 수 없는 사정 때문이었지만、 선군(先君)께서 그 뜻을 이루지 못하셨다。 그 뒤에도 해주 최씨의 여러 종인들이 또한 이런 의논을 여러 차례 내었지만、 곧 그만 두었다。 이렇게 했던 적이 한두 번이 아니었다。

소자(小子)는 족보를 다시 만드는 일에 있어서、 다른 종인들과는 달리 민망히 여기는 점이 있다。 세대가 점점 멀어질수록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이 더욱 늦추어지는 것이 마음 아팠다。 그래서 해주 최씨의 종형인 동보(東甫)와 서로 의논하였다。

「족보를 다시 정리하자는 의논이 예전에도 여러 차례나 있었지만、 이번에는 조금도 늦출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랬더니 종형도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그렇소。 지금에 이르러 계속 족보를 만드는 책임은 사실대로 다듬고 정리하는 데에 있소。 그대가 있는 힘을 다해 이 족보 사업을 이루도록 해보시오」

그리고는 나에게 이 일을 마쳐 달라고 부탁하였다。 그래서 내가 곧 대답하였다。

「감히 형의 명령을 따르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따르겠습니까」

나는 마음을 오로지 하고 뜻을 다하여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에 근엄하게 힘썼다。 처음 일을 시작한 지 二년 만에 드디어 일을 다 마치게 되었다。 그래서

「나에게 죄를 주는 것도 〔춘추(春秋)〕 때문이지만、 나를 알아주는 것도 〔춘추〕 때문이다」

라고 말할 만하게 되었다。

아아、 인심이 옛스럽지 않아서 이따금 무단히 핑계를 만들어서 회피하는 자들도 있지만、 보가(譜家)에 있어서는 계통(系統)의 의를 중하게 여긴다。 후손이 있는 자들을 후손이 없는 것처럼 해 두어서는 안되니、 마치 죽은 사람을 살아 있는 것처럼 하는 것 같다。 족보를 만들 때에 반드시 이런 일이 없어야 한다。

그러므로 비록 단자(單子)를 보내지 않았더라도 아무개 공(公)의 아들인 것을 알면 그 손자는 그 아래에다 넣어서 기록하여야 한다。이것이 바로 족보를 만드는 법이다。그러나 그 계파와 명(名)·자(字)를 알지 못하면 역지로 쓸 수 없고 족보에서 빠뜨리게 된다。나는 이러한 의리가 온당한지 아직 모르겠다。

이번에 족보를 정리하여 만드는 일이 불행하게도 나에게 맡겨졌지만、나는 계속하여 족보를 만들게 된 것을 다행스럽게 생각하였다。

운손(雲孫)과 잉손(仍孫)들이 번성해지고 벼슬들도 높아져、예전에 비해 많이 늘리게 되었다。이는 참으로 조상들께서 착한 일을 많이 쌓으시고 충성과 효성으로 갚으심에 근원한 것이다。아아、지극하여라。

지금부터 계속하여 천만년이나 오래되면、몇 사람이나 과연 조상의 뜻을 이을 수 있을는지 알지 못하겠다。이번에 족보를 만들면서、조상들의 뜻을 떨어뜨리지나 않았는지。우리 집안의 군자들에게 무궁함을 아뢴다。

우리 임금(순조) 七년(단기 四一四〇년、서기 一八〇七년) 정묘 초겨울에、

문헌공 二十五세손 승헌(承憲)은 삼가 서문을 쓴다。

## 丙寅譜序

譜者普也補也布也普普載祖先之謂也補追補後承之謂也布敷布遠近之謂也父昭子穆世數衍遠親疎之所由分也操行爵謚世有名德紀載之所宜詳也是故人家莫不重之今海州崔氏之修譜即此義也崔氏之爲隆赫於吾東者有吳副提學序文在先不佞固不敢續辭而鼎煥之請序於不佞者誠有所感焉夫人孰不欲修譜而曠世未就者顧其力不及也孰不欲出力而或未然者其所役終不若朝起必食寒至服裘之爲也今鼎煥居碧城不憚亭里之修掀泥攘寒而來要一言者已經年而非一再矣不佞顧其人乎所以逡巡不敢惟命而其懇則久愈切至見於象色之間見得如是人而竟辭阻則恐無以勸人之善也嘗

聞之名族之相傳閱幾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成德令善以爲之基而子孫之保有先緖者以其成德令善常作今日耳聞相勗之以忠孝敬順之道也其道非譜以明之無由也譜之於人家其不可一日無也如此然修譜甚難昔方正學有言曰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註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叙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纍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感問世則不疑傳之紀之以續後生請以是諗之於遠疎之族相念昔之兄弟其爲本也近其爲情也親焉則庶不負今日修譜之意也

上之三年(檀紀四一九九年)丙寅八月下澣

輔國崇祿大夫判宗正卿府事　經筵日講官　李敦榮　謹序

## 병인보 서(丙寅譜序)

족보〔譜〕라고 하는 것은 보(普)요、보(補)요、포(布)이다。보(普)란 조상을 널리 기재하는 것을 말하고、보(補)란 선조의 뒤를 이어 계승한 사람을 추보(追補)함을 말하며、포(布)란 (족보를) 원근에 널리 전파함을 말한다。부자(父子)를 소목(昭穆：조상의 신주를 사당에 모시는 차례、왼쪽 줄을 소、오른쪽 줄을 목이라 한다)에 모시어 세대수가 불어나 멀리에 까지 나감이 바로 친소(親疎)가 구별되는 원인이다。조행(操行)과 벼슬、시호 그리고 명예와 덕망을 가졌던 것은 족보에 기재함에 있어 자세하게 하여야 할 내용이다。이러한 까닭에 각 집안에서는 족보를 중시하지 않는 곳이 없었다。

지금 해주 최씨가 족보를 증수(增修)하는 것도 바로 이러한 뜻에서 나온 것이다。

최씨가 우리 동방에서 융성하고 혁혁한 집안이라는 점에 대해서는 부제학 오수채(吳遂采)의 서문이 앞에 있으니 내가 감히 다시 언사를 놓을 필요가 참으로 없다。그러나 정환(鼎煥)이 나에게 서문 쓰기를 요청한 데에는 진실로 느낀 바가 있어서였다。

대저 사람으로서 그 누가 족보를 만들고 싶지 않겠는가마는 오랜 세월동안 그 일에 착수하지 못하는 까닭은 그 힘이

미치지 못한데 있다。 그 누가 힘을 내어 족보를 만들고 싶지 않겠는가마는 그렇게 하지 못하는 경우가 있는 것은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이 아침에 일어나면 꼭 밥을 먹고、추위가 이르면 갓옷을 입는 것과는 결코 같지 아니한 무엇이 있기 때문이다。

지금 정환은 벽성(碧城)에 거주하고 있는데 서로 떨어진 거리가 먼 것도 꺼리지 아니하고 진흙을 털고 추위를 쫓으면서 나를 찾아와 한마디 해줄 것을 요청한 지가 벌써 한 해가 지났거니와 찾아온 횟수는 한두번이 아니었다。 내가 그 사람을 돌아보고서 망설이면서 그의 말대로 감히 따르지 못하였던 바 그의 간절한 정성은 오래될수록 더욱 절실하여 몸짓과 얼굴빛에까지 나타나는 정도였다。 이와 같은 사람을 만나고서 끝까지 사양하고 그 일을 막는다면 다른 사람의 선행(善行)하는 것을 권하는 도리가 아닐 것이다。

일찌기 들으니、명문의 집안이 전승하여 수백년을 지나도 집안이 무너지지 아니하는 까닭은 그 조상중에 반드시 이루어 놓은 덕망과 훌륭한 선행이 있어 그 집안의 기반을 만들어 놓았을 뿐만 아니라 그 자손중에 선조의 전통을 보전한 사람이 있어 조상이 이루어 놓은 덕망과 훌륭한 선행을 언제나 현재에 커로 들어야 할 덕목으로 삼고 있으며、또한 충성과 효성、공경과 순종의 도리로써 서로를 권장하기 때문이라고 한다。 그런데 그와 같은 길은 족보가 아니면 밝힐 길이 없는 것이니 족보는 가정에 있어서 하루라도 없어서는 안되는 물건이다。

그렇지만 족보를 만드는 것은 매우 어려운 일이다。 옛날에 방정학(方正學：明나라 학자인 方孝孺를 가리킴)이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보첩(譜牒)이 남아있다면 의지하는데 증거가 있고、기주(記註)가 정밀하고 현저하다면 품류(品類)가 차등이 없다。 고금(古今)이 서로 이어받고 반열(班列)을 모두 전하며、장유(長幼)의 높고 낮음을 순서대로 맞추고、관계(官階)의 대소(大小)를 차등대로 적는다。 그리하여 근원에 대하여 물어도 의혹이 나지 아니하고、세계(世系)에 대하여 물어도 의심되는 바가 없다。 이러한 내용을 전하고 기록하여 후생에게 이어준다」

청컨대 이 글로써 소원한 친족에게 권고함으로써 옛날에 형제의 사이였음을 기억하게 하시오。 그리하여 근본을 세움을 가까운 일부터 하고 정을 도탑게 함을 친한 사람부터 한다면 오늘날 족보를 만드는 뜻을 저버리지 않게 될 것이오。

성상 三년(단기 四一九九년) 병인 八월 하순、

보국숭록대부(輔國崇祿大夫) 판종정경부사(判宗正卿府事) 경연일강관(經筵日講官) 이돈영(李敦榮)은 삼가 서한다。

## 丙寅譜跋

惟我崔氏上自 文憲公傳于今八百年餘而名德相承家聲隆嫡實是吾 先祖積德行孝之餘慶也其世代駸遠後裔蕃衍散處中外非有譜何以溯源導流以存夫敦親之義乎粤自崇禎丙子黙守公始叅一卷譜又於 英廟甲子清河公申修五卷譜而宗支昭穆系如貫珠矣年紀漸遠譜役荏苒每當花樹之席至若路人視者多矣噫 鼻祖文憲公以後名賢輩出文章並萃簪組鳥奕支裔繁昌遂大於國中我崔烏可以無譜哉族叔故都正膺憲氏收錄世系痛加釐正而竟未竣事不幸奄棄其胤前郡守璔氏克承先志遂於苫塊之中殫誠草單謂余幹事余亦宿心於譜事而發揮舊略蒐輯編錄者非一二矣雖僭何敢終辭乃議于宗兄奎炯氏族姪在鼎發文諸宗鳩財始事設廳于海州之鹿門而與月潭公祠孫泰鉉從實修整竭力圖成三載而切告訖嗚呼吾宗經營而未果者今始見成安得不有喜幸之私乎凡我同宗之人苟知覆墜之易成立之難惕然深省懼墜先體毋忝於作譜之前而加勉於作譜之後是乃作譜之意也若夫譜之凡例一遵甲譜成法顧何容架疊今宗中屬余識之非取於文以余爲克勤于斯也其規模槩略自有舊例在玆不更贅焉

崇禎紀元後四戊辰(檀紀四二〇〇年)孟秋上澣

文憲公二十六世孫 鼎煥 謹跋

我崔之譜始叅於崇禎丙子黙守公之牒申修於 英廟甲子清河公之印自是宗支昭穆燦然大備其後

擬刊於丙午辛亥二年之所而纔設旋撤竟未竣事僉宗之慨歎寧有既哉況今距前甲子至於一百二十餘年之久則世代寖遠後承蕃衍濬源藻流斷不可已族祖鼎煥氏奮不顧身跋涉遠近收錄世系旁偵曲質坦然明白因設廳于海州之鹿門登諸鋟梓遂徵余以尾卷語余謂吾祖清河公之牒實是百世至正之譜一遵其系然後庶不誤矣僉曰唯唯敢不遵歟遂奮筆爲辭曰嗚呼惟我 鼻祖文憲公積德累仁有以啓佑後人而今其遺孫彌滿一國則非不若塗人之疎而及見吾譜皆爲同胞中出也在我固有親疎而自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也同我一譜有若同室則孝悌之心安得不油然而生乎且先君子遼學偉烈追往聖而扶 宗社俱爲諸家之名祖則凡爲其裔者寧不惕然知慕歟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又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敢爲諸宗人誦之

上之五年(檀紀四二〇〇年)戊辰孟秋上澣

文憲公二十八世孫 泰鉉 謹跋

## 병인보(丙寅譜) 발문

우리 최씨가 위로 문헌공 때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팔백여년 동안 명성과 덕망이 서로 잇달았으며, 가성(家聲)이 크게 빛났다。이는 실로 우리 조상들께서 덕을 쌓으시고 효를 행하신 나머지 끼치신 경사이다。

그러나 세대가 차츰 멀어져가고 후손들이 번연해지며 안팎으로 흩어져 살게 되었으니, 족보가 있지 않으면 어찌 그 근원을 거슬러 흐름을 알며 친척들과 돈독하게 지낼 수 있겠는가?

숭정 병자년(一六三六)에 묵수공(默守公)께서 처음으로 한 권짜리 족보를 만드시고, 또 영조 임금 갑자년(一七四四)에 청하공(淸河公)께서 거듭 다섯 권짜리 족보를 만드셨다。그래서 종손과 지손(支孫) 및 소목(昭穆)의 관계가 마치 구슬을 꿴 것처럼 분명해졌다。

그러나 세대가 차츰 멀어지면서 족보를 다시 만드는 일도 지지부진해져, 화수회(花樹會)가 모이는 자리마다 마치 길가던

사람 보듯이 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아졌다。

아아、우리 시조 문헌공 이후로 명현들이 배출되고 문장가와 고관들이 잇달아 나왔으며 후손들이 번창하여、마침내 나라 안에서 가장 큰 집안이 되었다。그런 우리 최씨 집안에 어찌 족보가 없을 수 있겠는가?

족숙(族叔) 고(故) 도정(都正) 응헌(應憲)씨가 세계(世系)를 수록하고 틀린 곳들을 바로잡았지만、결국 이 일을 끝내지 못하고 불행하게도 갑작스레 세상을 떠나시게 되었다。그래서 그 아들 전 군수 진(璡)씨가 선친의 뜻을 이어받아、드디어 삼년상을 지내는 중에도 정성을 다하여 단자(單子)를 정리하고는、나에게 이 일을 맡아 달라고 부탁하였다。

나도 또한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에 오랫동안 마음을 쏟고 있었으므로 예전에 대략 수집하고 편집하여 기록한 것이 한둘이 아니었다。비록 분에 넘치는 일이었지만、어찌 끝까지 사양할 수 있으랴?

그래서 종형 규형(奎炯)씨에게 의논하고 족질 재정(在鼎)이 글을 의우자、여러 종인들이 재물을 모았다。처음 일을 시작하면서 해주 녹문(鹿門)에다가 청(廳)을 설치하고、월담공(月潭公)의 사손(祠孫)인 태현(泰鉉)씨와 함께 사실에 따라 족보를 수정하였다。힘을 다하여 일을 진행한 지 三년만에야 다 마치게 되었다。

아아、우리 종인들이 경영하고도 결실을 맺지 못했는데 이제야 처음으로 완성을 보았으니、어찌 기쁘고 다행스럽지 않은가?

우리 종인들은 뒤엎어지거나 떨어지는 것은 쉽지만 성공하여 일어서기는 어렵다는 것을 참으로 알지니、깊이 살펴서 조상들의 체모를 떨어뜨릴까 두려워 하라。족보를 만들기 전에 욕되게 하지 말고 족보를 만든 뒤에는 더욱 힘써야 하니、이것이 바로 족보를 만드는 뜻이다。

대개 족보의 범례(凡例)는 갑자보(甲子譜) 때에 만든 법을 한 가지로 따랐다。어찌 따로 법을 만들 필요가 있으랴?

지금 종중(宗中)에서 나에게 발문을 쓰라고 맡기니、내 문장이 훌륭하기 때문이 아니라 내가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에 부지런하였기 때문이다。규모와 개략은 스스로 옛 관례에 따랐으므로、여기에다 다시 덧붙이지 않는다。

숭정 기원후 네번째 무진년(단기 四二〇〇년、서기 一八六七년) 초가을 상순에、

문헌공 二十六세손 정환(鼎煥)은 삼가 발문을 쓰다。

## 병인보 발(丙寅譜跋)

우리 최씨의 족보는 숭정(崇禎) 병자년 묵수공의 보첩(譜牒)에서 처음 시작되었고, 영조(英祖) 갑자년에 청하공(淸河公)의 인본(印本)에서 중수되었다。 이로부터 종지(宗支)와 소목(昭穆)이 찬연하게 잘 갖추어졌다。

그후에 병오년、신해년 두 해에 간행하려고 하였으나 족보를 만드는 모임을 만들자 마자 곧 해체되어 끝내 일을 마치지 못하였다。 그래서 모든 종인(宗人)들이 개탄하였으니 어찌 개탄함을 그만둘 수가 있겠는가?

하물며 현재는 지난 갑자로부터 멀리 一二〇여년의 거리가 떨어져 있은 즉、세대(世代)가 멀어지자 후손들이 번성하였으니 그 근원을 파서 흐름을 원활하게 하는 일은 결단코 그만둘 수가 없는 일이다。

족조(族祖)이신 정환씨(鼎煥氏)가 몸을 돌보지 않고 분연히 일어나서 원근을 방문하여 세계(世系)를 거두어 기록하고、이것 저것 살피고 질정(質定)하였으니 아무 의심거리가 없는 명백한 것이 되었다。 이에 해주의 녹문(鹿門)에 청(廳)을 설립하고 판각을 하려할 제 나에게 책끝에 붙일 말을 요청하였다。 나는 그때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우리 할아버지인 청하공(淸河公)께서 만드신 보첩은 실로 백세(百世)의 지극히 올바른 족보이니 그 세계(世系)를 그대로 준수한 다음에라야 잘못됨이 없을 것이다」

그러나 모두 「알았습니다。 감히 그 말씀을 좇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라고 하였다。 그래서 마침내 나는 붓을 들어 다음과 같이 쓴다。

오호라! 우리 최씨의 비조(鼻祖)이신 문헌공께서는 덕을 쌓고、인(仁)을 더하여 후세 사람을 계발하고 도와주셨다。 지금 그분이 남기신 후손이 한 나라에 가득하였으니 길거리에서 만나는 사람같이 소원하게 지내지 아니하는 바는 아니나 우리 최씨의 족보를 보게 되면 모든 사람이 같은 배에서 나왔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나의 입장에서 보면 진실로 친밀함과 소원함이 존재하지마는 조상의 입장에서 보면 균등하게 모두 자손인 것이다。 나와 같이 하나의 족보에 올라 마치 같은 방을 쓰는 것과 같이 된다면 효제(孝悌)의 마음이 어찌 뭉클뭉클 솟아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게다가 선군자(先君子)의 깊은 학문과 위대한 충성은 옛 성인의 뒤를 잇는 것이요、종사(宗社)를 지탱케 함으로서 모두가 제가(諸家)의 이름난 조상이 되셨으니 무릇 그분들의 후예가 된 자는 어찌 두려운 마음을 가지고 사모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시경(詩經)」

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였다。「일찍 일어나고、늦게 자리에 들어라! 너의 부모를 욕되게 하지말라!」(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하였고、또「너의 아들을 가르쳐서 선행을 함이 같도록 하라!」(敎誨爾子、式穀似之)라고 하였으니 감히 여러 종인(宗人)을 위하여 외워 읽는 바이다。

문헌공 二十八세손 태현(泰鉉)은 삼가 발문을 쓴다。

## 辛卯譜序

自老泉序譜世之言修譜者類多取而爲證孝弟未必如老泉所云則空言已文具已人有持譜問序未嘗輕而應求者誠恐蔑識者何敢弁卷之文而今海州崔進士學善仍舊譜而增修之以余之先世有戚誼也要一言之序余不敢讓以無文辭謹按海州崔氏自高麗太師中書令 文憲公至于公歷七八百載道德節義孝友文章代不乏人又以簪組相承累如吳副提學序文而譜之役凡四修矣默守公草廠之三陟公暨清河公增修之今泰鉉學善昌溥甫相與大備之成愈多而疎益親又況泰鉉昌溥之爲清河三陟兩公後孫而尤善繼志述事者乎此非他姓之與京而不可無譜則序亦不可作一例言唐人氏族志以崔爲首東方甲族崔又如是崔氏之昌大自古已然然則是譜也宜作氏族志看不可止望老泉之孝弟而已敦綴蕪辭而爲之序焉

上之二十八年(四二二四年)辛卯孟春上澣

正憲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 李淳翼 謹序

## 신묘보 서(辛卯譜序)

노천(老泉 : 蘇洵)이 족보에 서문을 쓴 이래로(蘇洵이 지은 「族譜引」)을 두고 하는 말임) 족보를 만드는 사람은 대개

그 글을 많이 가져다가 증거로 삼는다。 그렇다고 해서 효제(孝悌)의 마음이 노천이 말한 바대로 반드시 일어나는 것은 아니니 그것은 단지 공언(空言)에 불과하고 문구(文具)에 불과한 것이다。

족보를 가지고 와서 서문 쓰기를 청하는 사람이 있어도 나는 일찌기 가벼이 그 청에 응한 적이 없거니와 그것은 학식이 없는 자가 어찌 감히 책의 첫머리에 오르는 글을 쓸 수 있겠는가 참으로 두려웠기 때문이었다。 그런데 지금 해주 진사(進士) 최학선(崔學善)이 옛 족보에 바탕을 두고 증수를 하고는 나의 선세(先世)에 인척의 연분이 있다고 하여 나에게 서문 한마디를 청하였다。 나는 문사(文辭)에 재주 없다는 것으로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였다。

삼가 살펴보건대、 해주 최씨는 고려의 태사(太師) 중서령(中書令) 문헌공으로부터 현재에 이르기까지 七、八백년을 지나왔는데 도덕、절의(節義)와 효우(孝友)、문장에 있어 각 시대마다 인물이 계속 이어졌다。 또 높은 벼슬을 계속 이어와서 과연 부재학 오수채의 서문에서 한 말과 같았다。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은 무릇 네 차례나 있었다。 묵수공이 처음 족보를 만드셨고、삼척공(三陟公) 및 청하공(淸河公)이 증수하였다。 이제 태현(泰鉉)、학선(學善)、창보(昌溥)가 처음으로 서로 힘을 합하여 크게 갖추어 놓았다。 이루어 놓은 것이 많을수록 소원하였던 종인(宗人)이 더욱 친밀하여졌다。 하물며 태현、창보는 청하공、삼척공 두분의 후손으로 특히 선조의 뜻을 잘 이어받아 일을 계속한 사람임에랴? 이것은 다른 성(姓)의 사람이 간섭할 바가 아니요、족보가 없는 것이 불가하다면 서문 또한 한가지 예로써 짓는 것이 불가한 것이다。

당(唐)나라 사람의 씨족지(氏族志)에서는 최씨로써 머리를 삼거니와 동방의 갑족(甲族)으로 최씨도 또 그와 같다。 최씨의 번창함과 큼이 예로부터 그러하였다。 그렇다면 이 족보는 마땅히 씨족지(氏族志)의 경우로서 보아야지 노천(老泉)이 말한 효제(孝悌)나 기대하고 말아서는 안된다。

이에 거친 글을 엮어 서문을 쓴다。

성상 二十八년(단기 四二二四년) 신묘 맹춘(孟春) 상순、

정헌대부(正憲大夫) 행예조판서(行禮曹判書) 겸홍문관제학(兼弘文館提學) 이순익(李淳翼)은 삼가 서문을 쓴다。

# 己未譜序

余讀高麗史崔文憲公之導率後進至矣其後世有名德海州之崔蔚然望於國中蓋不惟淵源有自嗣承皆漸漬先懿其得於天清明敦厚之氣實傳衍以其類也崔氏有譜久矣己未秋崔君潤鉉承龍又大譜其同姓而使族人庠善承祖來徵序於余余夙慕文憲而歎崔氏之多賢也乃諾以序而留崔氏之來者與語得其先世事蹟益詳又聞海州山川明麗而文憲書院又當水石奇勝處石皆白色如玉每秋氣澄清洞壑皆光崔氏之族居其鄉者數千家其居之久近者八九世矣或居於海之傍邑或居遠於海而小港曲灣大山長谷之間聚族而居或百年或數百年嗚呼何其盛也世之稱賢率歸於命德之光顯余之前稱崔氏亦由其光顯者而言耳及聞其久於祖先之鄉而宗族之盛如此則又嘆其伏隩潛深修孝悌之行以承祖而維族姓其賢豈易及哉皆清明敦厚之氣之所傳衍也夫祖先有衍于後而賢者多而賢者之多其衍也又益盛以廣崔氏之隆殆未可量也譜創續皆自有序凡例譜具焉故不復見獨備書文憲以後子孫之多賢與有待於將來者俾崔氏之宗族益自勗也

檀紀四二五二年己未臘月

嘉義大夫行成均館 大司成 東萊 鄭閶朝 謹序

## 기미보 서(己未譜序)

내가 〔고려사〕를 읽어보니 최 문헌공께서 후진을 인도하신 공은 지극하신 것이었다。 그뒤로 대대로 명망과 덕이 있는 분이 태어나 해주 최씨는 울창하게 나라안에 명망이 있었다。 그러한 까닭은 연원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그 연원을 이어받은 후손들이 모두 선조의 아름다운 점에 젖어들었고、 하늘로부터 받은 청명(淸明)하고 돈후(敦厚)한 기운이 참으로 같

은 류(類)로 전승、부연되었기 때문이다。

최씨가 족보를 가진 것은 오래전 일이다。기미년 가을에 최윤현(崔潤鉉)군과 최승룡(崔承龍)군이 같은 성의 사람을 크게 족보로 만들고、족인(族人)인 상선(庠善)、승조(承祖)로 하여금 나에게 찾아와서 서문을 구하게 하였다。

나는 일찌기 문헌공을 사모하였고、최씨 집안에 여진 사람이 많은 것을 탄복하였던지라 서문 쓰기를 허락하고 찾아온 최씨 집안 사람을 만류하였다。그들과 더불어 선세(先世)의 사적을 이야기하여 더욱 자세한 내용을 알았다。또 들으니 해주는 산천이 고운데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은 또 수석(水石)이 기미하고 빼어난 곳에 자리잡고 있다고 하였다。바위는 모두 옥돌과 같이 흰빛으로 가을만 되면 기운이 맑아 골짜기가 모두 빛을 낸다고 하였다。

최씨의 집안으로 그 고을에 거주하는 자가 수천 가(家)나 되는데 그곳에 거주한 지가 오래되어 가장 최근에 거주한 집도 八、九 세(世)는 지났다고 하였다。혹은 해주에 이웃한 읍에 거주하기도 하고、혹은 거주가 해주로부터 먼곳에 떨어져 작은 항구나 굽이진 만、큰 산이나 긴 계곡 사이에 집안끼리 모여 거주하기도 한다고 한다。그래서 혹은 백년동안 살고、혹은 수백년동안 살았다 하니 아!어찌 그리도 융성한가?세상에서 현자(賢者)라고 칭하는 사람은 대체로 명예와 덕이 빛나게 드러난 사람에게로 돌아가게 마련이요、내가 앞서 최씨를 칭송한 것도 최씨의 빛나고 드러난 사람을 두고 말한 것에 불과하였다。그런데 최씨가 조상의 마을에서 오래도록 거주하여 종족의 성대함이 이와 같다는 사실을 듣고서 그들이 궁벽진 지방에 깊이 숨어서 효제(孝悌)의 행실을 실천함으로써 조상을 이어 그 족성(族姓)을 유지함에 대하여 탄복하게 되었다。그들의 현명함을 어찌 쉽게 따라갈 수 있겠는가?이는 모두 청명하고 돈후한 기운에 의하여 전승、부연된 것이다。

대저 선조(先祖)가 후손에게 만연되어 현자가 많은 것이요、현자가 많이 만연됨이 또 더욱 성대하고 넓게 퍼진다면 최씨의 융성함은 아마도 헤아릴 수 없을 정도일 것이다。

처음의 족보와 속편에는 모두 서문이 있고、범례와 보(譜)가 갖추어져 있으므로 다시 드러내지 아니한다。다만 문헌공 이후 자손들에게 현자가 많다는 사실과 앞으로의 후손에게 기대한다는 말로써 최씨의 종족으로 하여금 더욱 노력하라는 말을 적어둔다。

단기 四二五二년 기미 그믐달
가의대부(嘉義大夫) 행성균관대사성(行成均館大司成) 동래(東萊) 정은조(鄭誾朝)는 삼가 서문을 쓴다。

# 辛丑譜序

夫—敬先崇祖하며 惇宗睦族은 東洋道德之根源이오 而寔我邦固有之美風也라 譜也者는 普니 所以普合宗族而收載之也라 派系而別之하고 字行而列之하고 明昭穆敘宗支하여 雖至百世之遠이라도 按而視之에 知其爲同根之親而孝悌之心이 油然自生하나니 古人之重修譜—良有以也라 海州崔氏는 吾東大姓也라 海東夫子 文憲公以來 迄今九百餘年에 道德節義와 孝友文章이 代不乏人하고 簪纓이 相承하고 子孫이 蕃衍하니 源深而流長하고 根固而枝達이 亶其然乎인저! 譜凡五修而最後 己未譜—亦既有四十有餘年矣오 間經庚辛之亂하여 死生變遷이 有倍蓰於昇平之日하니 譜事之緊急이 固時勢所使然也라 歲戊戌春에 開大宗會하고 議曰 方今修譜之事는 有不容一日緩也오 且又 文憲書院이 人於異域하여 闕享이 且有年矣라 影堂權奉은 亦今日所不可已者也라 此二事—不容軒輊하니 並時偕作하여 一路兩進이 不亦可乎아? 衆皆曰 唯라! 於是에 發文于各地하고 遂開譜所于京城하여 着手進行하니 遠近諸族이 罔不殫誠竭力하여 齊聲響應하고 幹部有司—恪勤視務하여 越明年己亥秋에 影堂新築이 成하고 再明年辛丑春에 譜事已畢하여 將附剞劂할새 後孫元濬 庚根 泳稷이 具其實來하여 屬余以弁卷之文하니 余於文憲公에 有生平景慕之心하고 且難孤其勤求之意하여 有不可以不文辭而因有所感焉하니 凡人家後孫之蕃衍而昌大者는 罔非先祖積仁累德之餘慶也라 爲

後孫者—敬承先志하여 克盡己道하면 安知其不愈往而愈昌也리오? 詩云『無念爾祖아 聿修厥德이라』하니 修德이 爲念祖之實이오 書曰『克明峻德하여 以親九族이라』하니 明德이 爲親族之本이니 要之면 敬先惇族이 其本이 在於懋德이니 願繼自今으로 各自懋德하여 一以盡崇敬之道하고 一以修惇睦之誼면 崔氏之門이 安得不昌大乎아? 余知今日 諸公修譜之意 有在而述懋德之義하여 附蛇足之一言云爾라

檀紀四二九四年辛丑菊秋

成均館副館長 竹溪 安寅植 謹識

## 신축보(辛丑譜) 서(序)

무릇 선조를 공경하고 조상을 높이며 집안들과 두텁게 지내고 친척들과 화목하게 지내는 것은 동양 도덕의 근원이고 바로 우리 나라의 고유한 아름다운 풍속이다.

족보란 것은 바로 「보(普 : 넓을 보、두루 보)」이니、집안 친척들을 두루 합하여 그 이름을 모아 싣기 때문이다。계파대로 나누고 항렬대로 베풀며 소목(昭穆 : 조상의 신주를 사당에 모시는 차례。왼쪽 줄을 昭라 하고 오른쪽 줄을 穆이라고 하는데、시조의 一세를 가운데에 모시고 二、四、六세를 昭에다 모시며、三、五、七세를 穆에다 모셨다)을 밝히고 종손(宗孫)과 지손(支孫)을 서술하였다。

비록 一〇〇세가 지나 촌수가 멀어졌더라도 이 족보를 살펴서 보면 서로 같은 뿌리의 친척인 것을 알게 되어 효도하고 공경하는 마음이 저절로 일어나게 된다。옛사람들이 족보 엮기를 중하게 여긴 것도 참으로 까닭이 있었다。

해주 최씨는 우리 나라의 대성(大姓)이다。해동부자(海東夫子) 문헌공(文憲公)이래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구백여년 동안 도덕、절의(節義)와 효우(孝友)、문장이 대대로 끊어지지 않고 높은 벼슬을 서로 이어받아、자손이 번성하였다。근원이 깊은 샘은 길게 흘러가고 뿌리가 단단한 나무는 그 가지가 길게 뻗는다더니、참으로 그러하다。

해주 최씨가 족보를 모두 다섯 차례나 엮었는데、가장 마지막에 엮었던 기미보(己未譜)도 또한 벌써 四十여년이나 지

났다。그 사이에 경신난(庚辛亂：一九五〇～一九五二년 사이에 일어났던 六、二五동란)을 겪으면서 친척 일가들이 죽고 살며 옮겨 다니게 된 변화가 평상시절의 몇 갑절이나 되었으니、족보를 긴급하게 다시 엮어야 될 사정은 참으로 정세 때문에 그렇게 된 것이다。

무술년(단기 四二九一년、서기 一九五八년) 봄에 대종회(大宗會)를 열고 이렇게 논의하였다。

「지금 족보를 다시 엮을 일은 하루라도 늦출 수가 없다。게다가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이 이역(異域)으로 들어가 제사를 드리지 못한 지가 벌써 여러 해나 되었다。영당(影堂)에 진영(眞影)을 받드는 일도 또한 금일에 아니할 수가 없다。이 두 가지 일은 어느 것이 더 급하고 덜 급한지를 가릴 수가 없으니、한꺼번에 일을 시작하여 함께 추진하는 것이 옳지 않겠는가?」

모였던 사람들이 모두들

「옳소」

라고 말하였다。그래서 각지에 글을 띄우고 서울에다 보소(譜所)를 열어 이 일에 손을 대고 진행하였다。먼 곳과 가까운 곳에 있던 여러 친족들이 정성을 아끼지 않고、힘을 다하여 한 목소리로 호응하였다。간부와 유사들도 각별히 부지런하게 일을 보아、그 이듬해 기해년(一九五九년) 가을에 영당을 새로 지었다。또 二년 뒤인 신축년(一九六一) 봄에 족보를 다시 엮는 일이 모두 마쳐졌다。

이 족보를 장차 인쇄에 부치려고 하면서 후손 원부(元溥)·경근(庚根)·영직(泳稷)이 그러한 사실을 갖추어 와서 나에게 머리말을 지어 달라고 부탁하였다。나는 문헌공에 대하여 평생 존경하고 사모하는 마음이 있었으며 또 머리말을 애써 구하려는 뜻을 저버리기 어려웠다。문장을 못 짓는다고 할 수도 없어 느낀 바가 있었다。

무릇 한 집안의 후손들이 번성하고 창대해지는 까닭은 조상들이 인덕(仁德)을 쌓은 그 나머지가 아님이 없다。후손된 자들이 조상의 뜻을 공경하여 받들고 자기가 할 도리를 다하면、갈수록 더욱 창성해질 것을 어찌 다 알겠는가?

〔시경〕에 이르기를

그대의 조상들을 잊지 말고

언제나 덕을 닦으라

(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

(〔대아·大雅〕 제一 〔문왕지습·文王之什〕 첫번째에 실린 〔문왕·文王〕 六장에 나오는 구절이다。 이 시는 문왕이 천명을 받아 주나라를 이룩한 유래를 말하면서、 덕이 있으면 나라와 집안이 유지되지만 덕을 잃으면 나라와 집안을 지탱하지 못할 것을 경계하였다。 주공이 자기 아버지인 문왕의 덕을 말하면서 조카인 성왕을 훈계하였다고 한다)

라고 하였으니、 덕을 닦는 것이 바로 조상의 뜻을 생각하는 결실이다。 또 〔서경(書經)〕에 이르기를

큰 덕을 밝혀

구족(九族)을 친하게 하였다。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우서·虞書〕 〔요전·堯典〕 첫부분에 있는 말이다。 지극한 공훈을 이룬 요임금도 자기의 덕을 밝혀 먼저 가까이에 있는 친족으로부터 시작하여 멀리 있는 이성(異姓)이나 온 백성까지 친하게 하고 화목하게 하며 화평하게 하였다는 뜻이다。 구족이란 고조(高祖)로부터 현손(玄孫)에 이르기까지 맥이 있는 집안 사람들이다)

하였으니、 덕을 밝히는 것이 친척들을 친하게 하는 근본이다。 그 요점을 말한다면 조상을 공경하고 친척들과 도탑게 지내는 것도 그 근본은 덕을 힘쓰는 데에 있다。 바라건대 지금부터 각자 스스로 덕에 힘써 한편으로는 조상을 높이고 공경하는 도리를 다하며 또 한편으로는 친척과 도탑게 화목하는 도리를 닦는다면、 최씨 집안이 어찌 창성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내가 금일 최씨 집안 여러분들이 족보를 다시 엮는 뜻이 여기에 있음을 알고、 덕을 힘쓰는 의(義)를 기록하여 사족(蛇足)같은 한 마디를 덧붙인다。

단기 四二九四년 신축 九월에、

성균관 부관장 죽계(竹溪) 안인식(安寅植)은 삼가 쓰다。

# 辛丑譜跋

夫—譜也者는 普收宗族而記其實也故로 修譜則 先祖之德業勳名이 炳然昭詳하고 宗族之昭穆行列이 整然不亂하나니 尊祖敦族之譜諜이 如國家之史乘矣라 惟我海州崔氏之譜는 始於崇禎丙子하여 其後繼修者凡五刊而已未修譜—距今四十有星霜矣라 其時의 壯者는 既爲載譜나 幼未參者—幾乎老成이요 且後孫이 繁衍하니 不可不 續修系譜이어든 況以國際情勢로 國土兩斷하고 又經戰亂하여 諸族이 奔散四方者乎아 當此之時하여 不得已 在南同族이라도 宜修系譜하여 不墜尊祖敦族之大義—其爲緊急之意를 竊有所慮者久矣—러니 適在少尹公 副提學公歲享時에 秉萬 仁燮兩宗人이 同感發說에 滿座諸族이 同聲相應하고 且宗親會議席上에서 發論修譜事則 諸宗이 亦皆響應이오 文憲先祖는 惟我發祥之顯祖뿐만아니라 理學之祖로 世稱 海東孔子에 百世之師—故로 周愼齋先生이 敭設書院於海州에 國家崇報而賜額하여 春秋에 奉行享祀이든바 亦以南北分斷으로 瞻拜無路하니 爲其子孫者—骨切之痛을 難抑矣라 故로 文憲公影幀閣을 서울市外葛峴洞에 敭建하고 奉安影模하여 存續追慕之論이 齊發하여 於是乎 始役兩事에 間經許多困境이나 泳稷 在衡宗人의 恪勤視務와 諸族之熱誠으로 歷年三餘에 兩事齊迄하니 在北諸族之漏闕은 萬不獲已之事라 自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之誼에 不無遺憾이나 恭俟國土統一之日에 使後生之族으로 更圖合譜就大이로라 不肖猥叅役員之首하여 未能盡責이오나 重大事 告功之日에 不無感懷故로 略陳顚末數語하여 謹爲之跋

檀紀四二九四年辛丑菊秋上澣

文憲公二十八世孫 元溥 謹跋

夫—譜者는 普載上系與後承하여 明昭穆 敦宗族之義也라 上古之世에는 無譜牒刊行家로되 而民이 淳朴故로 人人이 知相敬事矣러니 秦漢以後로 世級이 日降하여 雖九族之親이나 相與敦睦者—盖鮮矣라 故로 老蘇氏—甚悲視同族如路人하여 撰刊譜事者也니 然則譜之於人에 非但一家敦睦而已라 移風易俗하여 歸之於仁厚之俗者—大矣로다 惟我海崔는 發源於 文憲先祖하여 終麗之世희 世世隆赫하여 著於我東은 麗史昭載니 不必列擧요 逮于 李朝하여 文章忠義之士—挺生不絶하여 載在國史者를 不可一二數니 此豈非 先祖積蔭垂庥하사 以啓佑後孫者歟아 我崔爲譜는 崇禎丙子에 默守公이 始撰一卷譜요 越一百九年 英祖甲子에 淸河公이 與三陟公相議하사 申修五卷譜而 其後續修者—凡四次에 己未修譜—距今四十餘星霜矣라 去丁酉春에 元溥宗親이 與京鄕諸宗으로 設花樹會于洪陵하고 發論修譜事에 諸宗이 響應하여 仍設譜所하고 發通于各處하여 鳩財始事而名雖大同譜나 國土兩斷하여 交通杜絶로 居北宗親은 不參于譜事요 越南宗親이 不爲不多矣언만 避難之餘에 生活困乏으로 有志而不參하니 至親之誼에 悵缺之情을 何可盡喩乎아 況今外邦風潮—眩惑人心하여 吾邦美風은 日益湮沒하니 嗚呼라 風俗이 如此則漸至於夷狄之不若也일새 不顧世俗之日渝하고 奮身始事나 事巨力綿하여 經四載而功告竣하니 凡我同譜之人은 常思一源之爲百派하여 母墜 先祖積累之澤하고 加勉後承孝悌之心則不翅敦睦而已라 民德이 歸厚하여 人人이 敬愛矣니 傳에 所謂『一家讓이면 一國이 興仁』者—不在斯歟아 然則修譜之擧—關於世敎者—亦大矣로다 今僉宗이 屬余識之하니 非取於文이라 以其數年勤務也니 余雖不文이나 烏敢辭哉리요 猥綴蕪辭하여 付之篇尾云爾

檀紀四二九四年辛丑菊秋上澣

文憲公二十七世孫 泳稷 謹識

## 신축보(辛丑譜) 발문

무릇 족보란 한 집안 친족들을 널리 거두어 그 사실을 기록한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족보를 엮으면 선조의 덕업(德業)과 훈명(勳名)이 환하게 밝혀지고 집안 친족들의 소목(昭穆)과 항렬(行列)이 어지럽지 않게 정연해진다。 조상을 높이고 친족을 도탑게 하는 보첩(譜牒)은 마치 나라의 사승(史乘)과도 같다。

우리 해주 최씨의 족보는 숭정(崇禎：명나라 의종의 연호、一六二八～一六四四) 병자년(一六三六)에 처음 엮어졌으며、그 뒤에도 모두 다섯 차례나 잇달아서 간행되었다。 기미년(一九一九)에 족보를 다시 엮은 지도 이제 四十여년이 흘렀다。 그때 장년들은 이미 족보에 이름이 올랐지만 어려서 참예하지 못했던 사람들도 이제는 거의 노성(老成)해졌고、게다가 후손들도 번성해졌다。 그러니 이제 족보를 이어 엮지 않을 수 없게 되었다。

게다가 국제 정세 때문에 국토는 둘로 나뉘고 또 전란(戰亂：六、二五동란)까지 겪게 되어、여러 친족들이 사방으로 흩어졌다。 이러한 때를 당하여 어쩔 수 없이 남한에 있는 한 집안들이라도 족보를 다시 엮어 조상을 높이고 친족을 도탑게 하자는 큰 뜻을 떨어뜨리지 않는 것이 긴급하다고 염려해온 지가 오래 되었다。

마침 소윤공(少尹公)·부제학공(副提學公) 세향(歲享) 때에 병만(秉滿)·인섭(仁燮) 두 종인(宗人)이 같은 생각으로 말을 꺼내자、자리에 있던 여러 친족들이 한 목소리로 서로 응답하였다。 또 종친회의 자리에서도 족보를 다시 엮자는 말을 꺼내자、여러 종친들이 또한 한 목소리로 응답하였다。

문헌(文憲) 선조는 우리 최씨 집안의 발상(發祥) 현조(顯祖)이실 뿐만 아니라 이학(理學)의 시조이시니、세상 사람들이 이르기를 해동(海東)의 공자(孔子)요 백세(百世)의 스승이라 하였다。 그러므로 신재(愼齋：周世鵬의 호、一四九五～一五五四 풍기군수로 재직하던 一五四二년에 백운동에다 안향의 사당을 세우고、황해감사로 재직하던 중에는 해주에다 수양서원、문헌서원을 세웠다) 주선생이 해주에다 처음 서원을 세우자、나라에서 문헌 선조의 공덕을 갚기 위하여 서원의 현판을 내리고 봄、가을로 제향을 받들어 행하였다。

그러나 이도 또한 남북이 나뉘어서 바라보며 절할 길이 없게 되니、그 자손된 자들의 뼈끊는 아픔을 억누르기가 어려웠다。 그러므로 문헌공의 영정각(影幀閣)을 서울시 외곽 갈현동(葛峴洞)에다 새로 짓고 진영(眞影)을 받들어 모시면서 선

조를 추모하는 마음을 존속시키자는 의논을 일제히 꺼내었다.

이렇게 하여 이 두 가지 일을 처음 진행하는 과정에서 여러 가지의 어려운 일들을 겪었지만, 영직(泳稷)·재형(在衡) 종인이 충실하게 일보고 여러 친족들이 열성을 내어, 三년 남짓에 두 가지 일을 모두 마치게 되었다.

북한에 있는 여러 친족들의 이름이 빠지게 된 것은 어쩔 수 없는 사정이었다. 선조의 입장에서 보신다면 모두가 꼭 같은 자손들이라 유감이 없을 수 없지만, 국토 통일의 날을 공손히 기다리면서 후손들로 하여금 족보를 다시 합하여 크게 엮게 하고자 한다. 불초(不肖)가 외람되게도 이 일을 맡은 역원(役員)의 책임자에 끼었기에, 맡은 책임을 다하지는 못하였지만 이 중대한 일을 조상님들께 아뢰는 날에 감회가 없지는 않다. 그래서 이 일이 진행되어온 과정을 몇 마디로 대략 기록하여, 삼가 발문을 삼는다.

단기 四二九四년 신축 九월 상한에, 문헌공 二十八세손 원보(元溥)는 삼가 발문을 쓰다.

## 신축보(辛丑譜) 발문

무릇 족보란 조상들의 계보를 널리 실어 후손들에게 이어 주어, 소목(昭穆)을 밝히고 집안 친족들을 도탑게 하자는 뜻에서 만들어졌다.

상고 시대에는 보첩(譜牒)을 간행하는 집안이 없었지만, 백성들이 순박하였으므로 서로 공경하여 섬길 줄을 알았다. 그러다가 진(秦)나라와 한(漢)나라 이후로 세태가 나날이 못해져서, 비록 구족(九族)의 친족까지도 서로 더불어 돈독하고 화목하게 지내는 자들이 드물어졌다. 그러므로 노소씨(老蘇氏 : 蘇洵)가 같은 친족끼리 길 가던 사람 보듯이 보는 것을 매우 슬프게 여겨, 족보를 처음 간행하였다.

그러한즉, 족보는 사람에게 있어서 다만 한 집안 친척들을 돈독하고 화목하게 할 뿐만 아니라, 풍속을 바꾸어 인후(仁厚)하게 순화시키는 힘이 아주 크다.

우리 해주 최씨는 문헌 선조에게서 발원하여 고려 왕조가 끝날 때까지 대대로 융성하였다. 우리 나라에서 드러난 집안이라는 것은 「고려사(高麗史)」에 밝게 실려 있으니, 반드시 하나 하나 열거할 필요는 없을 것이다.

이조(李朝)에 들어와서도 문장가와 충의(忠義)의 선비들이 끊어지지 않고 태어나, 국사(國史)에 실려 있는 분들만 하더라도 하나 둘 꼽을 수는 없다。 이 어찌 선조께서 음덕을 쌓고 덕을 주시어 후손들에게 길을 열어 주시고 도와 주신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우리 최씨가 족보를 만든 것은 숭정(崇禎) 병자년(一六三六)에 묵수공(默守公)께서 한 권짜리 족보를 만드신 것이 처음이다。 그로부터 一〇九년이 지난 영조(英祖) 갑자년(一七四四)에 청하공(淸河公)께서 삼척공(三陟公)과 더불어 의논하시고, 다섯 권짜리 족보를 거듭 만드셨다。 그 뒤에도 이어서 족보를 만든 것이 모두 네 차례나 되었는데, 기미년(一九一九년)에 족보를 다시 엮은 지도 이제 四十여년 세월이 흘렀다。

지난 정유(一九五七)년 봄에 원보(元溥) 종친이 서울과 지방의 여러 종친들과 더불어 홍릉(洪陵)에 화수회(花樹會)를 열고 족보 만들 일에 대하여 논의를 꺼내었다。 그랬더니 여러 종친들이 찬성하여 이내 보소(譜所)를 설치하고, 여러 곳으로 통문을 보내어 재물을 모으고 일을 시작하였다。

이번 족보의 이름이 비록 대동보(大同譜)라고는 하지만, 국토가 둘로 나뉘어 교통이 끊어진 관계로 북한에 남아 있는 종친들은 족보 만드는 일에 참예하지를 못하였다。 남한으로 내려온 종친들이 많지 않은 것은 아니건만, 피난내려온 뒤끝이라 생활이 궁핍한 까닭으로 뜻이 있어도 참예할 수가 없었다。 그러니 가까운 친족의 정의상 섭섭하고 섭섭한 심정을 어찌 이루 다 표현하랴?

게다가 지금은 외국의 풍조들이 사람들의 마음을 현혹시켜 우리 나라의 아름다운 풍속이 나날이 없어져 가니, 오호라。 풍속이 이렇게 된다면 차츰 오랑캐보다도 못하게 될 것이다。 그래서 세속이 나날이 변해가는 것을 돌아보지 않고 몸을 떨쳐서 이 일을 시작하였지만, 일은 큰데다 힘은 약하여 四년을 넘기고서야 다 이루었음을 아뢰게 되었다。

이 족보에 함께 실린 우리 모든 종친들은 언제나 한 근원이 백 줄기로 되었음을 생각하면서 선조가 쌓아 놓으신 은택을 떨어뜨리지 말고, 효도하고 공경하는 마음을 이어받기에 더욱 힘써야 할 것이다。 그렇게 되면 친족끼리 돈독하고 화목하게 될 뿐만 아니라 민덕(民德)이 순후하게 되어, 사람마다 공경하고 사랑할 것이다。 전(傳)에 이르기를,

「한 집안이 사양하면 한 나라의 어진 풍속이 일어난다」

라고 한 말도 이에 있지 아니한가? 그렇다면 족보를 만드는 일이 세상의 교화에 관계되는 것도 또한 크다.

지금 여러 종친들이 나에게 발문을 쓰라고 말기니, 나의 문장을 취한 것이 아니라 여러 해 동안 부지런히 일한 것 때문이다. 내가 비록 문장을 잘 짓지는 못하지만, 어찌 감히 사양하랴? 외람되게도 거칠은 말 몇 마디를 엮어서 족보 끝에다 덧붙이는 바이다.

단기 四二九四년 신축 九월 상한에, 문헌공 二十七세손 영직(泳稷)은 삼가 쓰다.

## 輿地勝覽

凡關崔氏事並採錄

海州牧建置沿革本高句麗內米忽郡一云池地云長池地新羅景德王改稱瀑池高麗太祖以郡南臨大海賜今名成宗初置牧未幾置節度使稱海州右神策軍與楊州爲左右輔顯宗癸節度使定爲四都護之一稱安西都護府睿宗又陞大都護府高宗改爲牧恭愍王朝降州爲郡復爲牧本朝 太宗十七年割平山西境以屬之 世祖朝置鎭○官員牧使判官敎授各一人○郡名內米忽池城長池瀑地大寧西海安西首陽孤竹隋裵矩傳高麗本孤竹國李詹云今海州○地方東至平山府界六十九里至龍妹梁九十五里南至康翎縣界四十九里西至甕津縣界九十四里至長淵縣界九十二里北至信川郡界五十六里至載寧郡界四十一里距京都三百六十五里○邑姓崔鄭吳閔林文景任郁宋○人物高麗崔冲州人文穆宗朝擢甲科第一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內史令謚文憲配享靖宗廟庭○開城古跡云高麗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敎文憲公崔冲收召後進敎誨不倦學徒慕集遂設九齋於紫霞洞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修和待聘謂之文憲公徒世稱崔公徒凡應擧者必詣中擧焉及冲歿後赴擧者亦皆隸名九齋籍中謂之侍中崔公徒十二徒冲徒爲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公始時謂海東孔子崔惟善冲之子顯宗朝擢乙科第一官至中書令謚文和配享文宗廟庭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侍中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王宴國老惟善惟吉扶冲以入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國門惟下侍郎判吏部事謚良平崔瀹思齊之子睿宗朝登第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崔思諏冲之孫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諏名家齊門下善之子文宗朝登第官至思齊之子睿宗朝登第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崔思諏冲之孫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諏名家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肅宗朝拜

門下侍中官至守太師中書令思諏勤子謹公兼不以門地驕人事立朝四十餘年少無過失爲相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人事君之道言不及私 崔思諒 文年十八登第遷宗朝累遷工部侍郎官至檢校太師進左僕射參一知政事思諒康敬儀 崔允儀 部冲之玄孫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史館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古銓選注擬平允再知貢擧時稱得人 撰 崔滋 至冲之後少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文第官清 崔有渰 不滋之求仕子性十年廉不退遷忠烈之久及聞其名累遷都僉議贊成事時帝徵陪臣賢者有渰應命如元元欲立省革世祿奴婢之法有渰請止之後還國人擧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崔侍中也官至政丞歷事五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之諡忠憲 崔椿命 拜冲之後性寬和有節操高宗朝使官至樞密院府使 崔洪胤 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提學諡景文開司馬試四主禮闈所取皆閎人多至卿相世稱玉筍門生 崔誠 郎登第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諡文簡 本朝 崔萬理 再登第官至江原道觀察使 選入殿歷

## 여지승람(輿地勝覽)

—최씨 집안에 관계되는 일들을 모두 골라서 기록하였다—

해주목(海州牧)

「건치연혁(建置沿革 : 고을을 설치한 연혁)」

원래 고구려의 내미홀군(內未忽郡)인데 (일명 지성 池城이라고도 하고, 일명 장지 長池라고도 하였다), 신라 경덕왕(景德王)이 폭지(瀑池)라고 고쳐 불렀다. 고려 태조(太祖)가 「고을 남쪽으로 큰 바다에 임하였다」고 하여 지금의 이름으로 고쳐 주었다. 성종(成宗) 초년에 목(牧)을 설치하였다가 얼마 안가서 절도사(節度使)를 두고 해주 우신책군(右神策軍)이라 하며, 양주(楊州)와 함께 경기(京畿)의 좌우 보(輔)로 삼았다.

현종(顯宗) 때에는 절도사를 폐지하고 네 도호부(都護府)의 하나로 정하여 안서(安西)도호부라고 불렀다. 예종(睿宗) 때에는 또 대도호부로 승격하였다. 고종(高宗) 때에 다시 목(牧)으로 고쳤다. 공민왕(恭愍王) 때에(왜놈들이 목사 엄익겸을 죽이니, 고을 아전 가운데 목사를 구하지 않은 자들을 목베고) 주(州)를 군(郡)으로 강등하였다가, 나중에 다시 목(牧)으로 하였다.

본조(本朝) 태종(太宗) 十七년에 평산부의 서쪽 지경을 나누어서 예속시켰으며, 세조 때에 진(鎭)을 설치하였다.

〔관원(官員)〕 목사·판관(判官)·교수(敎授) : 각각 한 사람.

〔[illegible]〕 내미홀·지성·장지·폭지·대녕(大寧)·서해(西海)·안서(安西)·수양(首陽)·고죽(孤竹) : 수나라 『배구전(裵矩傳)』에 「고려는 원래 고죽국이라 하였다」하였는데, 이첨(李詹)이 말하기를 「지금의 해주이다」고 하였다. (이제 살펴보면 『대명일통지 大明一統志』에 「영평부 서쪽 十五리에 고죽국 임금을 봉한 땅이 있다」하였다. 또 해주성 서북쪽에 고죽국 세 임금의 무덤이 있고, 또 백이(伯夷)·숙제(叔齊)의 사당이 있으니, 이곳이 고죽국인 것은 너무도 분명한 일이다. 배구는 아마도 백이·숙제가 동이(東夷) 사람이라고 하여 그렇게 말한 것이 아닌가. 이첨이 해주를 고죽이라고 한 것은 어디에 근거한 것인지를 알 수 없다.

〔지방(地方)〕 동쪽으로 평산부(平山府) 경계까지 六十九리, 용매량(龍妹梁)까지 九五리이다. 남쪽으로 강령현(康翎縣) 경계까지 四九리, 서쪽으로 옹진현(甕津縣) 경계까지 九四리, 장연현(長淵縣) 경계까지가 九二리이다. 북쪽으로는 신천군(信川郡) 경계까지 五六리, 재령군(載寧郡) 경계까지 四一리이다. 서울까지의 거리는 三六五리이다.

〔읍성(邑姓)〕 최(崔)·정(鄭)·오(吳)·민(閔)·림(林)·문(文)·경(景)·임(任)·욱(郁)·송(宋)

〔인물(人物)〕

○ 고려

최충(崔冲) : 고을 아전 온(溫)의 아들인데, 풍모가 훌륭하고 지조가 굳으며, 어려서부터 학문을 좋아하고 글을 잘 지었다. 목종(穆宗) 때에 갑과(甲科)에 제一등으로 뽑혔으며, 벼슬은 개부의동삼사(開府儀同三司) 수태사겸문하시중(守太師兼門下侍中) 상주국내사령(上柱國內史令)에 올랐고, 시호는 문헌(文憲)이다. 정종(靖宗)의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

『개성부(開城府) 고적(古跡)』 조(條)에 이런 기록이 있다. : 고려 현종(顯宗) 이후에 병란이 겨우 그쳤지만 아직 문교(文敎)를 펼 겨를이 없었다. 이때에 문헌공 최충이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서 가르치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않았다. 드디어 자하동(紫霞洞)에 九재(九齋)를 베풀었다. 낙성재(樂聖齋)·대중재(大中齋)·성명재(誠明齋)·경업재(敬業齋)·조도재(造道齋)·솔성재(率性齋)·진덕재(進德齋)·태화재(太和齋)·대빙재(待聘齋) 등이다. 이들을 시중(侍中) 최공도(崔公徒)라고

하였는데, 과거 시험을 보려는 자는 반드시 최공도에 들어가서 배우게 되었다.

최충이 죽은 뒤에도 과거 시험을 보려는 사람들은 모두 九齋의 학적에 이름이 올려져 있어야 했으니, 이들을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고도 불렀다. 세상에서 十二도(十二徒)를 일컬었는데, 그 가운데서 최충도(崔冲徒)가 가장 성하였다. 우리나라에서 학교가 세워진 것이 대개 문헌공에서 시작되었으므로, 이때에 공을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하였다.

최유선(崔惟善) : 충(冲)의 아들이다. 현종 때에 을과(乙科)에서 제一등으로 뽑히고, 벼슬이 중서령(中書令)에 이르렀다. 시호는 문화(文和)인데, 문종(文宗)의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 아우 유길(惟吉)은 수사공섭상서령(守司空攝尚書令)이다.

아버지 충(冲)이 나이가 많은 뒤에도 병이 없었다. 임금이 나라의 원로들을 잔치할 때에 유선과 유길이 충을 부축하여 들어가자, 당시 사람들이 모두 성사(盛事)라고 하였다. 한림학사 김행경(金行瓊)이

「상서령이 중서령을 모시고
을장원(乙壯元)이 갑장원(甲壯元)을 부축하였네」

라고 시를 지어 축하하였다.

최사제(崔思齊) : 유선의 아들이다.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이 문하시랑(門下侍郎) 판이부사(判吏府事)에 이르렀으며, 시호는 양평(良平)이다.

최약(崔瀹) : 사제의 아들이다. 예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이 예부상서(禮部尚書) 한림학사에 이르렀다.

최사추(崔思諏) : 충의 손자이다.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사추가 명문가 자제로서 배운 것도 넓고 들은 것도 많다고 하여, 임금이 내시성(內侍省)으로 불러들였다. 숙종 때에 문하시중에 임명되었다. 벼슬이 수태사(守太師)중서령에까지 이르렀다.

[illegible]는 부지런하고 조심하였으며, 공정하고 청렴하였다. 자기의 문벌과 지위를 가지고 사람들에게 교만하지 않았으므로, 조정에서 四十여년 동안 벼슬하면서도 조그만 잘못이 없었다. 정승이 되어서는 대체(大體)를 보존하는데 힘썼으며, 옛 제도를 경솔하게 고치지 않았다. 문인이나 자제 가운데 자기를 찾아와서 뵙는 사람이 있으면, 언제나 임금 섬기는 도

리를 교훈하였다。사사로운 일은 말하지 않았다。

최사량(崔思諒)：나이 열 여덟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문종 때에 공부시랑(工部侍郎)을 거쳐 벼슬이 검교태사(檢校太師)에 이르렀으며、좌복야(左僕射)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에 승진하였다。사량은 몸가짐과 외모가 단아하여、조용하고 말이 적었다。국권을 잡고 문형(文衡)을 주관하여、명망이 당시에 중하였다。시호는 강경(康敬)이다。

최윤의(崔允儀)：충의 현손(玄孫)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문하시랑(門下侍郎) 평장사(平章事) 판이부사(判吏部事)에 이르렀다。문벌이 높은 집안에서 생장하여 화려하고도 중요한 관직을 역임하였는데、일을 논의할 때에 사리가 명백하고 뜻이 강개하였다。이부(吏部)의 관리 임명을 맡았을 때에도 공평하고 정당하였다。두번이나 지공거(知貢擧)가 되었는데、당시 사람들이 「선비를 잘 뽑았다」고 칭찬하였다。『고금상정례(古今詳定禮)』 五十권을 편찬하였다。의종의 묘정에 배향하였다。

최자(崔滋)：충의 후손이다。젊었을 때에 힘껏 공부하여、글을 잘 지었다。강종(康宗)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벼슬이 수태사(守太師) 문하시랑 판이부사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청(文淸)이다。

최유엄(崔有渰)：자의 아들이다。천성이 청렴하여、벼슬을 구하지 않았다。十년 동안이나 승진하지 못하였는데、충렬왕(忠烈王)이 오랫동안 그 이름을 들었으므로 여러 차례 승진시켜서 도첨의찬성사(都僉議贊成事)에 임명하였다。

이때 원나라 황제가 우리 나라의 신하 가운데 어진 사람을 보내라고 하여서、유엄이 임금의 명에 따라 원나라로 갔다。원나라에서 우리 나라에다 성(省)을 설치하고 세록(世祿)·노비의 법을 혁파하려고 하자、유엄이 힘써 청원하여 그 계획을 그치게 하였다。유엄이 고려로 돌아오자 나라 안 사람들이 손을 들어 이마에 얹고 울면서 말하기를、우리 삼한(三韓)을 보존하신 최시중(崔侍中)이다」하였다。벼슬이 정승에 이르고、다섯 임금을 내리 섬겨서 나라의 원로가 되자、조정이나 민간에서 모두 의지하며 중하게 여겼다。시호는 충헌(忠憲)이다。

최춘명(崔椿命)：충의 후손이다。성품이 너그럽고 부드러우면서도 절조가 있었다。고종(高宗) 때에 자주부사(慈州副使)에 임명되었는데、벼슬이 추밀원부사(樞密院府使)에 이르렀다。

최홍윤(崔洪胤)：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문하시랑 평장사 수문전대제학(修文殿大提學)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경

문(景文)이다。사마(司馬) 시험을 개설하여 네 차례나 고시를 맡았다。그가 뽑은 사람들은 모두 이름이 알려진 사람인데 경상(卿相)에 오른 사람도 많았다。세상에서 「옥순문생(玉筍門生)」이라고 불렀다。

최함(崔諴)：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중서시랑 평장사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간(文簡)이다。

○본조(本朝)

최만리(崔萬理)：두 차례나 과거에 급제하고、뽑혀서 집현전에 들어갔다。벼슬이 강원도 관찰사에 이르렀다。

## 司宰令公(諱 珙)夫人宋氏戶口

部上楊堤壹里癸酉年戶口良中獨女沃溝郡夫人宋氏乙準爲內敎○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日我太祖開國後二年 癸酉年戶口準○戶矣獨女沃溝郡夫人宋氏年五十九乙亥生 本沃溝郡父秘書東部上楊堤壹里開城府 寺書藝同正宋玉故祖左右衛保勝將軍安祖曾祖校尉宣母張氏故本昌寧外祖承奉郎司溫令張曜○夫奉顯大夫司宰令崔珙故本海州父中正大夫判典客寺事行親御大護軍繼通祖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陽平府院君有渰曾祖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滋古名安壬申登科母漢陽郡夫人梁氏故本楊州外祖中顯大夫監門衛大護軍致仕梁臣松○並產一男齋生仲淵年三十一癸卯生 二男仲澤年二十六戊申生 三男仲實年二十二壬子生 四男仲濕年十七丁巳節付戶內印○戶矣曾祖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滋本海州父銀青光錄大夫尚書左僕射敏古名敏輔祖監察御史允仁庚申年同進士及第曾祖禮部尚書瀹大康十年丙科及第高祖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上柱國良平公思齊重熙二十三年丙科及第第一名玄祖配享推忠贊化康靜綏濟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守太師中書令

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文和公惟善太平十年御試乙科獨步壯元玄玄祖配享推忠贊道佐理協謀同德允理弘文懿儒保定綏靜康濟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夫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文憲公崔冲統和二十年甲科壯元母江陵郡夫人金氏本同郡外祖檢校禮賓少卿行侍御史賜紫金魚袋金瑞廷丙戌年同進士及第○户矣夫矣祖即崔有渰妻父匡靖大夫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上將軍僖順公洪祿遒本開寧郡父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鈞祖將仕郎衛尉主簿同正光儒曾祖文林郎禮賓主簿同正成遠母樂浪郡夫人金氏本同外祖朝散大夫左右衛將軍金玄璡○户矣曾祖卽崔滋妻父直長同正朴育章本竹州父內侍供駈署丞逢均原貞元年登科祖宗市署丞英生曾祖良醞署丞天柱母崔氏本全州外祖直長同正崔允璋（西川府院君鄭崑壽曰考文憲公世傳忠憲公有渰外祖宰臣任孝順云而今考司宰令珙妻宋氏及郎將中澤戶口則有渰外祖同正朴育章云文清公滋初娶任氏後娶朴氏而戶口所載從後娶以朴氏記之也）○户矣外祖中顯大夫監門衛大護軍致仕梁臣松本楊州父正憲大夫左右衛大護軍致仕梁貯祖追封閣門祗候淑才曾祖西頭奉官熙母上黨郡夫人金氏本清州外祖金吾衛上護軍致仕金甫○户矣外祖妻父通憲大夫民部典書致仕洪文慶本慶州父正中典校令致仕彦邦祖雜職署令美曾祖司醞直長同正得呂母樂浪郡夫人李氏本慶州外祖攝郎將李君宅○户女矣父秘書寺書藝同正宋玉故本沃溝父左右衛保勝將軍宋安祖祖隊尉宣曾祖慶綏下散員原規母尹氏本高敞縣外祖隊尉尹世寶○户女矣外祖承奉郎司醞署令張曜本昌寧父齋生張策祖檢校軍器監良俊曾祖權知迎逸錄事文林郎檢校軍器監曦母郭氏本玄風縣外祖主簿同正郭安植節付户內印

사재영공(휘 흥) 부인 송씨의 호구

部上 楊堤壹里 癸酉年 戶口에 외동딸 沃溝郡夫人 宋氏를 準爲內敎

○洪武 二十六년 정월 일(우리나라 太祖 開國後 二년) 東部上 楊堤壹里(開城府) 癸酉年 戶口 準。

○戶의 외동딸 沃溝郡夫人 宋氏。나이 五十九세(乙亥生)。본관은 沃溝。부친은 秘書寺書藝 同正 宋玉。故人임。조부 左右衛保勝將軍 安祖。증조부 校尉 宣。모친 張氏。고인임。본관 昌寧。외조부는 承奉郎 司溫令 張曜。

○夫는 奉顯大夫 司宰令 崔珙。고인임。본관은 해주。부친 中正大夫 判典客寺事 行親御大護軍 繼通。조부는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 都僉議中贊 判典理監察司事 陽平府院君 有渽。증조부는 金紫光祿大夫 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修文殿太學士 監修國史 判吏部翰林院事 滋、옛이름은 安이고。壬申年에 과거급제하였다。모친은 漢陽郡夫人 梁氏。고인임。본관 楊州。외조부는 中顯大夫 監門衛大護軍 致仕 梁臣松。

○슬하의 자식으로 一男은 齋生인 仲淵。나이 三十一세(癸酉生)。二男은 仲澤。나이 二十六세(戊申生)。三男은 仲賓。나이 二十二세(壬子生)。四男은 仲濕。나이 十七세(丁巳生)。節付戶內印。

○戶夫의 증조부인 門下侍郎 平章事 崔滋는 본관이 해주이고 부친은 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 左僕射 敏。옛이름은 敏輔이다。조부는 監察御史 允仁。庚申年 同進士及第하였고 증조부는 禮部尚書 瀹。大康 十년 丙科及第하였다。고조부는 守司空 中書侍郎 平章事 判兵部事 上柱國 良平公 思齊。重熙 二十三년 丙科及第 第一名。玄祖는 配享 推忠贊化康靜綏濟功臣 開府儀 同三司 三重大匡 守太師 中書令 判吏部事 監修國史 上柱國 文和公 惟善。太平 十년 御試 乙科 獨步壯元。玄玄祖는 配享 推忠 贊道佐理協謀同德允理弘文懿儒保定綏靜康濟功臣 開府儀 同三司 三重大夫 太師 中書令 判吏部事 監修國史 上柱國 文憲公 崔冲이신데 統和 二十년 甲科 壯元하였고 모친은 江陵郡夫人 金氏로 본관은 同郡이다。외조부는 檢校禮賓少卿 行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 金瑞廷。丙戌年 同進士及第하였다。

○戶의 夫의 祖父 崔有渰 妻父는 匡靖大夫 知僉議府事 版圖判書 上將軍 僖順公 洪祿道이고 본관은 開寧郡。그의 父(祿道)는 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 吏部尚書 鈞이고 조부는 將仕郎 衛尉主簿 同正 光儒。증조부는 文林郎 禮賓主簿 同正 成遠。모친은 樂浪郡夫人 金氏。본관 樂浪。외조부는 朝散大夫 左右衛 將軍 金玄璡。

○戶夫의 증조는 崔滋。妻父는 直長 同正 朴育章。본관 竹州。그(育章) 부친은 內侍供奉署丞 逵均。原貞 元年에 登科。조부는 宗市署丞 英生。증조부는 良醞署丞 天柱。모친 崔氏。본관 全州。외조부는 直長 同正 崔允璋(西川府院君 郡崑壽가 말하기를 「文憲堂 世傳을 고찰해보니 忠憲公 有渰의 外祖는 宰臣 任孝順이라고 하였다。그런데 지금 司宰令 妻 宋氏 및 郎將 仲澤과 戶口를 살펴보면 有渰의 外祖는 同正 朴育章이다」라고 하였다。文清公 滋는 任氏를 初娶로 맞이하고 朴氏를 後娶로 맞이하였다。戶口에 기록한 것은 後娶를 따랐기 때문에 朴氏로 기록한 것이다。

○戶夫의 외조부는 中顯大夫 監門衛大護軍 致仕 梁臣松。본관 楊州。그(臣松) 부친은 正憲大夫 左右衛大護軍 致仕 梁貯。조부는 追封關門祇侯 淑才。증조부는 西頭奉官 熙。모친은 上黨郡夫人 金氏。본관 清州。외조부는 金吾衛上護軍 致仕 金甫이다。

○戶夫의 外祖妻父는 通憲大夫 民部典書 致仕 洪文慶。본관 慶州。久正中典校令 致仕 彦邦。조부는 雜職署令 美。증조부는 司醞直長 同正 得呂。모친은 樂浪郡夫人 李氏。본관 慶州。父祖는 攝郎將 李君宅이다。

○戶女의 부친은 秘書寺 書藝 同正 宋玉。고인임。본관 沃溝。그(玉)은 부친 左右衛保勝將軍 宋安祖。그 조부는 隊尉 宣。그 증조부는 慶綏下教員 原規。모친 尹氏。본관 高敞縣。외조부는 隊尉 尹世寶이다。

○戶女의 외조부 承奉郎 司醞署令 張曜。본관 昌寧。그 부친은 齋生 張策。조부는 檢校軍器監 良俊。증조부는 權知迎

逸錄事 文林郎 檢校軍器監 曦。모친 郭氏。본관 玄風縣。외조부는 主簿 同正 郭安植。節付戶內印。

## 領郎將公(諱仲澤)世宗戶口

正統六年辛酉 我世宗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戶口漢城府準本府上去癸卯年戶口張內北部觀光坊三里住戶內侍前修義校尉神武侍衛司後領郎將崔仲澤年五十六戊申生本海州父中顯大夫司宰令珙祖中正大夫判典客寺事行親御軍大護軍繼通曾祖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陽平府院君有湊外祖左右衛保勝郎將宋玉本沃溝妻崔氏年四十九乙卯生本川寧父端誠元亮守義佐命功臣壁上三韓大匡川寧府院君天儉祖追封推誠翊戴輔理功臣大匡門下贊成事判版圖司事上護軍漢曾祖左右衛保勝郎將興外祖左右衛保勝郎將車之普本海南○並産一男驥生年丙子二男安生年戊寅 兩代戶口即司宰令公六代孫克禮家所藏而萬曆乙卯日林堂慶會始得見移册以藏逮至崇禎丙子黙守堂有海登刊舊譜今當修譜克禮旁孫茂長居雲翊以戶口元本來示字宵印跡宛然可考

忠憲公家傳則只言長子持之子孫而宋氏戶口則只言次子繼通子孫詳略不同然於麗史本傳並言持繼通之名矣司宰令珙有四子一曰仲淵二曰仲澤三曰仲寶四曰仲濕不知子孫之何在前日洪州居崔關後孫山雷等來言曰曾見渠之先祖崔濚時舊文書有書族系忠憲公子繼通生珙珙生仲淵仲澤仲寶仲濕而仲淵則改名爲安海仲澤則改名爲安澤仲寶則改名爲安德而不錄子孫云舊譜所錄

### 영랑장공(휘 중택) 세종 호구

正統 六년 辛酉(우리나라 世宗 十三년) 二월 十四일 戶口。漢城府 準。本府上去癸卯年戶口張內。北部 觀光坊 三里住戶內 侍前修義校尉神武侍衛司後領郎將 崔仲澤。나이 五十六세。戊申生。본관 海州。부친 中顯大夫 司宰令 珙。조부 中正大夫 判典客寺事 行親御軍大護軍 繼通。증조부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 都僉議中贊 判典理監察司事 陽平府院君 有湊。외

조부 左右衛保勝郎將 宋玉。본관 沃溝。妻 崔氏 나이 四十九세。乙卯生。본관 川寧。부친 端誠元亮守義佐命功臣 壁上三韓大匡川寧府院君 天儉。조부 追封推誠翊戴輔理功臣 大匡門下贊成事 判版圖司事 上護軍 漢。증조부 左右衛保勝郎將 興。외조부 左右衛保勝郎將 卓之普。본관 海南。

。所生 一男 驥。生年 丙子。二男 安 生年 戊寅。(注：兩代 戶口는 司宰令公의 六代孫 克禮家에 소장된 것으로 萬曆乙卯에 日休堂 慶會께서 처음 보시고 移册하여 보관하셨다。崇禎 丙子年에 이르러 默守堂 有海께서 舊譜에 등재 간행하셨다。이제 족보를 증수할 적에 克禮의 旁孫으로 茂長에 거주하는 雲翊이 戶口元本을 가지고 와 보여주었는데、字畫과 印跡이 宛然하여 살펴볼만 하였다)

忠憲公家傳에서는 長子인 持의 子孫에 대해서만 말하고、宋氏 戶口에서는 次子인 繼通의 子孫에 대해서만 말하여 그 詳略이 다르다。그러나 「고려사」 本傳에서는 持와 繼通의 이름을 함께 말하고 있다。

司宰令 珙은 네 분의 아들을 두었으니 첫째가 仲淵이요、둘째가 仲澤이요、세째가 仲寶요、네째가 仲濕인데 그 자손들이 어디에 거주하는 지 알 수가 없다。전일에 洪州에 거주하는 崔關의 후손 山、雷 등이 와서 이렇게 말하였다。「일찌기 그의 선조인 崔濬 때의 옛 문서를 본 적이 있는데 그 글에 이러한 族系를 써놓았다。忠憲公의 아들 繼通이 珙을 낳고 珙이 仲淵、仲澤、仲寶、仲濕을 낳았다。仲淵은 改名하여 安海라 하였고、仲澤은 改名하여 安澤이라 하였으며 仲寶는 改名하여 安德이라 하였는데 그 자손에 대해서는 기록하지 않았다」(이상은 舊譜에 기록된 것이다)

## 列聖受教大概

太祖朝傳　敎曰先賢文憲公崔冲後裔垂萬世承蔭不爲沙汰考講東西班正職別爲收用至如支庶號牌軍簿閑丁賤役並皆勿侵特令撫恤使之安護

太宗朝又以此意再三傳 敎曰先賢文憲公崔冲後裔子子孫孫世世承承東西正職不次擢用勿計代數之玄遠從其所居鄕不省始其本籍自其官雖別考出世系毋論直派與支庶一依太祖朝受敎或有支庶沙汰考講號牌軍牌軍籍歲抄閑丁凡百賤役並勿侵責使之安護亦 判下爲白乎旀

仁祖朝丙寅傳 敎曰與先賢安裕子孫一體直孫及庶孫考講軍簿並皆勿侵可也

英宗壬子傳 敎曰依 先朝受 敎施行

열성수교대개

太祖朝에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다。

先賢 문헌공 최충의 후예는 만세토록 承蔭(특별히 蔭官으로 임용되는 것)하게 考講하여 沙汰시키지 않도록 하라。東班西班의 正職에 있는 사람은 특별히 收用하라。그리고 支庶의 號牌、軍簿、閑丁의 賤役 등은 모두 부과하지 말고 특별히 어루만져서 편안히 살 수 있도록 하라。

太宗朝께서 또 위와 같은 뜻을 재삼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다。

선현 문헌공 최충의 후예는 子子孫孫 대대로 東班、西班 正職에 不以擢用(階梯를 밟지 아니하고 벼슬에 올려 씀)하라。代數의 玄遠함을 따지지 말고、거주하는 고을에 따라 살피지 말고、그 本籍에 시초를 두고서 관직이 비록 다르더라도 世系를 상고하여 밝히라。直派와 支庶를 논하지 말고 하나같이 太祖朝의 受敎에 의지하여 支庶가 考講에 沙汰됨이 있거나 號牌、軍牌、軍籍、세밑에 閑丁에게 부과하는 모든 賤役을 일체 부과하지 않음으로써 그들로 하여금 편안히 살도록 하라。이 또한 判下(上奏한 사건에 대한 임금의 재가)하시오며 仁祖朝 丙寅에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다。

선현 安裕의 자손과 一體로 直孫 및 庶孫에 대하여 考講과 軍簿 모두를 부과하지 아니함이 옳다。

英宗 壬子에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다。
先朝의 受敎에 따라 시행하라。

## 禮曹受敎完文

天啓六年丙寅十二月日節 啓下禮曹回 啓取納相考爲有乎矣幼學崔湘等 駕前上言內昔在麗朝文敎荒廢未免蠻夷之日倫斁而紀絶人面而獸心則旣乖之義理人無扶植己衰之學禮執能闡發而先祖文憲公爰扶旣乖之義理俾三綱而再振乃闡己衰之學校使文物而重新以致東方道學之興禮樂之備燦然復明故時人謂之海東孔子則惟我東方扶持禮義式至于今者莫非是功之攸賴當其時也配享靖廟立祠首陽名振華夏血食千秋故肆我 太祖大王當鴻業丕創之日特 軫文憲公之功萬世永賴承蔭東西班正職別爲收用至如支庶閑丁賤役並皆勿侵特令撫恤使之安護亦 判下傳敎爲有旀又於嘉靖壬子萬曆癸卯再度軍籍時文憲公崔冲後裔別件成冊全不擧論於軍籍之中事傳 敎並以一一謄出覆 啓內今此辭意各別奉悉文憲公崔氏諸子孫沙汰考講戶牌軍簿閑丁雜役一切勿侵遵 先朝金石之典事戶牌廳及諸道良中申明施行何如事入 啓蒙 允是旀文憲公後裔勿論直派支庶勿侵雜役使之安護之意已成我國優恤 文憲雲仍之令甲故文憲公子孫者雖甚寒微不問貴賤世世安保免講免軍及於後裔侵於考講責於軍簿則臣等誠爲切悶若不呼寃於闕下則更將趨訴於何地伏願 聖上念先賢興學之功體 祖宗報功之典一依嘉靖壬子萬曆癸卯之舊例遵 聖朝不易之典使之不爲沙汰考講又勿侵戶牌軍簿之賤役則斯誠報功恤後之典而臣等又蒙 天地父母之恩爲白良結上言據戶牌廳敎是置

天啓六年丙寅十二月日户牌廳 啓辭內文憲公直孫及庶孫免講免軍雖至百世而永爲恒式軍簿賤役每人量宜收布使不至專然閑遊似或得中 上裁何如 傳曰議大臣定奪施行俾無紛紜呼寃之弊可也其因 傳敎大臣收議左議政尹昉判中樞府事申欽右議政吳允謙以爲文憲公崔冲子孫中其嫡孫免講免軍其於落講者收布事户牌廳 啓辭實爲的宜而每度軍籍時即先賢子孫等別件成册不入軍簿勿侵考講係是 先王朝受 敎果爲明白故自下擅改亦難 上裁何如傳曰與先賢安裕子孫一體直孫及庶孫考講軍簿並皆勿侵可也領議政李元翼領中樞府事鄭昌衍病不收議今此傳 敎內辭意各別奉審文憲公崔冲後裔崔氏諸子諸孫沙汰考講户牌軍簿閑丁賤役一切勿侵以遵 先朝金石之典事户牌廳與諸道良中申明知悉施行向事

## 예조의 수교완문

天啓 六년 丙寅 十二월 일 즈음에 啓下(임금의 재가를 받음)。예조에서 回啓하니 받아들여서 고찰하였으되 幼學 崔湘 등이 임금의 거둥 앞에서 진정서를 올리어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옛날 고려조에 文敎가 황폐하여 오랑캐를 면하지 못할 시절에는 윤리가 없고 기강이 끊어져 사람의 얼굴을 하고 있었지마는 금수의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었습니다。그런즉 이미 무너진 의리를 일으켜 세우려는 사람이 없었고、이미 쇠퇴해 버린 학문과 예의를 그 누가 드러내려 하였겠습니까? 그런데 선조인 문헌공이 이에 이미 무너진 의리를 일으켜 세워 三綱을 다시 진작시켰고、이미 쇠퇴해 버린 학교를 闡揚하여 文物을 다시 새롭게 만들었습니다。그러므로써 동방의 道學의 흥성과 禮樂의 완비를 찬연하게 다시 밝히었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당시 사람이 선조를 일컬어 海東孔子라 하였습니다。그러니 우리 동방이 예의를 扶持하여 지금에까지 이르게 된 것은 이 분의 공에 힘입지 아니함이 없습니다。그래서 그 당시에는 靖廟에 配享하고、首陽에 사당을 세우니 이름이 중국에까지 진동하여 천년동안 제사를 받들게 되었습니다。그러한 연고로 우리 太祖大王께서 크신 왕업을 개창하시었을 적에 특별히 문헌공의 공훈을 유념하시어 만세

토록 영원히 문헌공의 덕을 입어 承蔭(특별히 蔭官으로 임용됨)케 하여 東班、西班의 正職에 특별히 收用케 하였습니다。支庶의 경우 閑丁의 賤役을 일체 부과하지 않고 특별히 어루만져 편안히 살 수 있도록 하였습니다。이 또한 判下傳敎하시었습니다。또 嘉靖 壬子、萬曆 癸卯에 두번 軍籍을 조사할 적에 문헌공 최충의 후예는 別件成冊하여 軍籍가운데에 일체 거론하지 않는다는 일로써 傳敎하였습니다。아울러 일일이 이를 謄出하여 覆啓하였습니다。지금 그 啓辭의 내용을 각별히 받들어 아뢰겠습니다。

「文憲公 崔冲의 뭇 자손들에 대해서는 考講에서 沙汰시키거나 戶牌、軍簿、閑丁雜役 등 일체의 일을 부과하지 말라。先朝의 金石과 같은 法典을 준수할 일이다。이를 戶牌廳 및 諸道에 명백히 알려 시행하게 함이 어떠하겠습니까?」

이를 入啓하여 윤허를 받았습니다。문헌공의 후예는 直派와 支庶를 논하지 말고 雜役을 부과하지 못하게 하여 편안히 살도록 하라는 뜻이 이미 우리나라의 문헌공의 자손을 우대하라는 명령으로 굳어졌습니다。따라서 문헌공의 자손은 비록 매우 한미하게 살더라도 貴賤을 묻지 않고 세세토록 안녕을 지키면서 考講을 면하였고、軍役을 면하였습니다。그런데 후예에 이르러 考講에 침범당하고、軍簿의 책임을 받으니 신등은 참으로 민망스럽습니다。만약 闕下에 그 원통함을 호소하지 아니한다면 장차 누구에게 호소하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는 선현의 학교를 흥성시킨 공을 유념하시고、祖宗의 교훈에 보답한다는 恩典을 실천하시어 嘉靖 壬子年과 萬曆 癸卯年의 舊例에 그대로 의거하여 주십시요。그리하여 聖朝의 변함없는 恩典을 준수하여 저희들로 하여금 考講에서 沙汰당하지 않게 하고、또 戶牌、軍簿 등의 賤役을 부과하지 않게 하여 주신다면 이는 참으로 선현의 공훈에 보답하여 후손을 보살피는 恩典이라 할 것입니다。그리하여 신 등이 또 천지부모의 은혜를 입게 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이에 대하여 성상께서는 戶牌廳에 의거하라 하시었습니다。

天啓 六년 丙寅 十二월 일에 호패청啓辭:「문헌공의 直孫 및 庶孫은 考講과 軍役을 면해 주어 비록 百世에 이른다 하더라도 영원히 항구적 법으로 삼습니다。軍簿、賤役은 매 사람당 布를 거둠으로써 尊然히 閑遊하는데 이르게 하지 아니함이 적절한 듯합니다。성상께서 재가하심이 어떠합니까?」

이에 대하여 다음과 같은 傳敎가 있었습니다。

대신과 의논하여 定奪(신하들이 올린 계책중에서 임금이 가부를 논해서 그 어느 한가지만을 택하는 것)、시행하여 분분하게 원통함을 호소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함이 좋겠다。

이에 전교에 따라 대신들의 의견을 거두니 좌의정 尹昉、判中樞府事 申欽、우의정 吳允謙이 이렇게 결론을 내렸습니다。문헌공 최충이 자손중에서 嫡孫은 考講과 軍役을 면제한다。考講에서 떨어진 사람은 布를 거둔다。호패청의 위와 같은 啓辭는 실로 的宜한 것입니다。軍籍을 헤아릴 적마다 선현의 자손 등에 대하여 別件成册하여 軍簿에 넣지 아니함과 考講에 침범치 아니함은 先王朝의 受敎임이 과연 명백한 것입니다。따라서 후대에 함부로 고치는 것이 또한 어려울 것입니다。성상께서 재가하심이 어떠합니까?

이에 대하여 성상께서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습니다。

선현 安裕의 자손과 一體로 直孫 및 庶孫에 대하여 考講과 軍簿를 모두 침범하지 아니하는 것이 좋을 것이다。

영의정 李元翼과 領中樞府事 鄭昌衍은 병으로 심사를 하지도 못하였습니다。지금 이 傳敎의 속뜻을 각별히 받들어 살펴보니 이러합니다。

문헌공 최충의 후예인 최씨의 제 자손은 考講에서 沙汰당하는 일과 戶牌、軍簿、閑丁雜役 등 일체를 부과하지 아니함으로써 先朝의 金石같은 恩典을 준수한다。戶牌廳과 諸道에 이 사실을 밝히어 자세히 알게하고 시행하게 할 일이다。

## 兵曹受敎完文

兵曹爲相考事前日 啓下禮曹回 啓取納文憲公崔冲行狀相考爲乎矣(行狀見文憲公傳及文和公傳)

太祖大王朝特令傳 敎曰先賢文憲公崔冲後裔直孫垂萬世承蔭不爲沙汰考講東西班正職別爲收用至於支庶號牌軍簿閑丁賤役並皆勿侵特令撫恤使之安護亦 判下傳 敎爲有旀

太宗大王朝又以此意傳　敎內有曰先賢崔冲後裔子子孫孫代數玄遠從其所居鄕不省始其本籍雖別考出世系流派相同則一依　先朝受　敎考講軍簿閑丁勿侵可也事令該曹知悉諸道爲有旀雍正九年十一月日水原居出身崔夢尙今　聖上駕前上言則　啓下兵曹爲白有矣上言內辭意前日崔湘上言一般是白在如中雍正十年壬子正月十二日兵曹判書金　粲判徐　佐郎李　覆　啓內其矣先祖文憲公崔冲以麗朝名賢有闡敎開學之功其子孫軍簿勿侵事至有　列聖朝受敎故曾白兵曹行關使即頃下而或頃或不頃是如其矣宗族中已定役者頃下未定役者勿侵事得蒙天恩爲白良結有此呼籲爲白有臥事所文憲公後裔勿侵軍役旣有事目且自本曹曾已行關使之查頃而該邑之或頃或否果如上言內辭意則其矣稱寃不是異事是白如乎詳考事目及世系後應頃者即爲頃除此後則勿侵雜役之意行移本道何如同副承旨金維次知捧入傳　敎曰依　允傳　敎內辭意諸道良中申明知悉奉審施行向事

병조수교완문

병조에서 相考한 일。전일에 啓下하여 예조에서 回啓하여 문헌공 최충의 行狀을 가져다가 相考하오되(行狀은 文憲公傳 및 文和公傳에 보인다) 太祖大王朝에 특별히 명을 내려 다음과 같이 傳敎하시었읍니다。

선현 문헌공 최충의 후예중 直孫은 만세토록 承蔭케 하고 考講에 沙汰당하지 말며、隷班 西班 正職에 특별히 收用하라。支庶의 경우에는 號牌、軍簿、閑丁賤役을 모두 부과하지 말라。그리하여 특별히 어루만져 그들로 하여금 편안히 살게 하라。

이 또한 判下傳敎하셨으며、太宗大王朝에 또 이와 같은 뜻으로 傳敎하셨거니와 그 내용은 이러하였습니다。

선현 최충의 후예는 子子孫孫 代數가 玄遠하여도 그들이 거주하는 고을에 따라 살피지 말고、그 本籍을 시초로 하여 비록 다르다 하여도 世系를 살펴서 流派가 같으면 先朝의 受敎에 그대로 따라 考講、軍簿、閑丁을 부과하지 아니함이

좋다。

이 일을 該曹로 하여금 諸道에 자세히 알게 하였습니다。

雍正 九년 十一월 일에 水原에 거주하는 出身(文武科에 급제하고 아직 出仕하지 못한 사람) 崔夢尙이 현 성상의 거둥앞에 진정서를 올리었는데 그 일이 兵曹에 啓下하였으되 그 진정서의 내용은 전일 崔湘의 진정서와 일반이온중에 雍正 十년 壬子年 정월 十二일 金兵曹判書 徐參判 李佐郎이 覆啓하였습니다。그의 선조인 문헌공 최충은 고려조의 名賢으로 교육을 闡揚하고 학교를 개설한 공이 있어 그 자손에게는 軍簿를 부과하지 말라는 일이 列聖朝의 受敎에까지 있습니다。따라서 일찌기 병조의 行關(등급이 같거나 또는 그 이하의 관사에 보내는 공문)에 頃下(사고로 처리함)로 된 것중 혹은 탈이 난 것이요 혹은 탈이 나지 아니한 것이 엇는데 그의 宗族중 이미 定役된 자는 사고로 처리 하였고 定役되지 아니한 자는 침범하지 말라는 일로써 天恩을 입고자 하였는데 이러한 하소연을 하는바 문헌공의 후예에 軍役을 부과하지 말라는 일은 이미 事目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本曹로부터 일찌기 行關을 내려 탈이 난 것을 조사하게 하였습니다。다만 해당 읍에서 탈이 났는지의 여부가 과연 진정서의 내용과 같다면 그의 원통하다는 진정은 특별한 일이 아니라 하오니 事目과 世系를 자세히 살핀 다음에 탈이 난 것에 대해서는 즉시 탈을 없애주도록 하고、이 이후에는 雜役을 부과하지 않는다는 뜻을 本道에 行文移牒(관문서를 발송하여 照會함)함이 어떠합니까?

同副承旨 金維가 次知하여 받들어 들어가니 성상께서 傳敎하시기를、「그대로 시행하라」 하셨다。

傳敎의 내용을 諸道에 밝히고 자세히 알게 하여 받들어 살펴 시행하게 할 일。

## 受敎

海城君海陵君受敎與此同

忠勳府爲謄給事節 啓下敎本府 啓目內 國朝開國以下至揚武二十二功臣子孫每當式年收捧單子修正世系有如宗簿寺之璿源錄修正敦寧府之族譜修正雖至千百代不可廢闕者實由於

列聖朝與勳臣歃血同盟山河帶礪爰及苗裔之盛意旣不喻自　太祖朝至于　宣祖朝以功臣子孫共享綿遠莫忘今日患難相救百世宥之與國朝同終始之意作爲誓文祭告天地安寘而藏之麟閣此乃祖宗朝金石之典是白去乙外邑守令不念　朝家優恤之盛意功臣子孫百端侵困待之反不如鄕品中庶之類使不得保其門户乙仍于稍有貌樣者忠義之稱看作羞耻之目不願修正世系爲白乎旀或本官多般執頃謂之代遠報清廢單以絶其先蔭軀入賤役定奪之實惠未能下究於勳裔殊非法意今後各別申飾爲白乎矣外邑復或有如此之弊是白去等當該守令罷職鄕所色吏各別刑推定配爲白齊

一功臣子孫所侵之役即速官代定頃下事前後事目極其嚴重法典所在不啻神明是白去乙不體　朝家優恤之盛意功臣子孫前定身彼不爲代頃或混侵之弊比比有之殘疲勳裔不敢安堵景像可矜本官枚擧事目行關勿侵則該邑守令無遵擧行　朝家優恤之惠實將不能見信於民間是白乎旀丁卯春

英宗大王親臨本府敎是時大臣所　啓內正勳子孫依法典勿侵軍役怠慢不從令者拿問定罪事陳達蒙　允　聖駕親臨本府乃是曠代盛擧　親臨下敎申飭與他事目事體尤重而各邑守令不即擧行其在奉承　聖敎之道極涉未安今此事目頒布之後功臣子孫世系分明之人各邑復踵前習仍置前後是曰去等道臣帥臣依事目從重推考守令依　判下內辭意拿問定罪鄕所色吏各別刑推定配爲白齊

一功臣子孫所定之役依事目自本官即速官代定頃下其代定成册自兵營收捧上送俾無監色輦操縱遷推之弊爲白乎矣過其歲抄不即擧行是白去等當該帥臣從重推考爲白齊

一功臣子孫烟户雜役勿侵自是事目近來外邑混同侵責之弊罔攸紀極至於勒定軍官監官授徒生面

任等各項雜役之弊尤爲無據以此之故殘疲勳裔不能保存爲白置並加申飭更勿侵責之弊爲白乎矣慢不擧行守令人 啓論罪鄕所色吏所任軍官等刑推懲礪爲白齊

嘉慶六年二月初九日右副承旨臣韓用鐸次知 啓依 允事 判下後 頒布京外爲白有如乎

宣祖朝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世子貳師海城府院君 贈領議政崔滉豐功偉烈昭在麟閣其爲子孫者世世收錄宥及永世之意班班見在丹書鐵券是白如平年代寢遠後屬漸替其子孫中或有混侵軍役雜役之弊是白乃置 國朝前後定頒辭意特爲贍給爲白去乎其子孫中或有混責軍官監官面任各項軍保賤役及煙戶雜役之弊是白去等以此事目憑考於地方官特蒙頒免爲白乎旀本官段置亦以此事目奉審施行以示 朝家優恤勳裔之盛意宜當者

受 敎(海城君、海陵君의 敎도 이와 같음。 受)

忠勳府爲謄給事 지위 啓下하신 本府의 啓目에 이르기를、國朝가 개국 이래로 揚武二十二功臣(조선조 영조 四년 李麟佐의 난을 다스린 공으로 吳命恒 등에게 상으로 준 공훈명)의 자손은 매 式年마다 單子를 거두어서 世系를 修正케 함으로써 마치 宗簿寺의 璿源錄의 수정 郭寧府의 族譜 수정과 같이 하게 하여 千百代에 이르더라도 그만두는 일이 없도록 한다。이러한 것은 실로 列聖朝에서 勳臣들과 더불어 피를 입술에 묻히며 同盟하여 山河帶礪(작위에 봉할 때 맹세하는 말、漢高祖功臣侯年表의 글임。황하가 띠처럼 좁아지고 태산이 숫돌처럼 작아져도 봉해준 나라는 영원히 안녕하여 자손에까지 미칠 것이다라는 뜻임)하여 먼 후손에까지 미칠 것이라는 盛意 뿐만 아니라 太祖朝로부터 宣祖朝에 이르기까지 「공신의 자손은 장구하게 나라를 함께 누리리니 금일의 患難을 서로 구원할 것을 잊지 말라。百世토록 도와서 國朝와 더불어 함께 하리라」라는 뜻으로 맹세하는 글을 지어 제사를 지내어 천지에 고하고 옥쇄를 찍어 麟閣에 보관하였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祖宗朝의 金石과 같은 法典이거늘 外邑의 守令이 朝家(國家)의 공신자손을 우대하는 성대한 뜻을 염두에 두지 아니하고 공신의 자손을 갖가지로 침탈하고 곤경에 빠뜨리며、그들에 대한 대우가 도리어 鄕品、中庶의 부류보다도 못합

니다。그리하여 공신의 자손들로 하여금 門戶를 보전하지도 못하게 하니 그로 인하여 조금 모양을 갖춘 자는 忠義의 칭호를 부끄러운 명목으로 간주하여 世系를 수정하기를 원치 않사옵니다。혹은 本官이 여러가지로 트집을 잡고서 代가 멀다고 일컫고 報淸慶單함으로써 그 선조의 蔭德을 끊고 그들을 몰아서 賤役에 집어 넣습니다。그러니 定奪의 실제적 혜택이 훈신의 자손에게 미치지 못하고 있으니 이는 참으로 法의 뜻이 아닙니다。금후에는 각별히 申飾하시오되 外邑에서 혹시 이와 같은 폐단이 있거든 해당 수령을 파직시키고、鄕所 邑吏를 각별히 형장을 가하여 推問하고 귀양을 보내시기 바랍니다。

一、공신자손들에게 부과한 役은 곧 속히 관아에서 사고처리〔頃下〕를 代定하라는 前後의 事目이 지극히 엄중하고、法典에 있는 바가 神明에 그치지 않거늘 朝家의 공신자손을 우대하는 盛意를 체득하지 못하고서 공신자손의 前定身을 저들이 代頃하지 아니하오며、혹은 혼잡하게 침탈하는 폐단이 계속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그래서 잔약하고 피폐한 훈신의 후예가 편안하게 지내지 못하니 그 정상이 가긍합니다。本官이 事目을 枚擧하여 침범하지 말라는 行關을 돌린 즉 해당 읍의 수령이 朝家(國家)의 공신자손을 우대하는 은혜를 준수하여 거행하지 않으니 참으로 장차 民間에 믿음을 얻지 못할까 우려됩니다。

丁卯年 봄에 英祖大王께서 친히 本府에 임하셨을 적에 대신들이 품계를 올린 바、正勳子孫에 대해서 法典에 의거하여 軍役에 넣지 말 것이며、이 명을 따르지 않고 태만한 자는 나포하여 조사하여 죄를 묻는다는 일을 陳達하니 성상의 윤허를 얻었습니다。성상의 거둥이 本府에 친히 이르신 것은 일찌기 없던 성대한 일입니다。친히 이르셔서 下敎하시고 申飭하신 것은 다른 事目、事體와 비교하여 특히 중요한 것이로대 各邑 수령이 즉시 거행하지 않는다면 성상의 하교를 받들어 시행하는 도리에 있어 극히 未安한 길을 밟게 될 것입니다。이 事目이 반포된 뒤에 공신자손중 世系가 분명한 사람에 대하여 各邑에서 다시 예전 관습을 뒤풀이하여 前後하거든 道臣과 帥臣(병마절도사와 수군절도사)은 事目에 의거하여 從重推考(벼슬아치의 죄과를 신문하여 그 중 중벌에 따라 징계하는 것)하고、守令은 判下의 辭意에 의거하여 拿問定罪(죄인을 잡아다가 심문해서 죄를 결정함)하고、鄕所 色吏는 각별히 刑推定配(죄인에게 형장을 가하여 推問하고 귀양보냄)하기

바랍니다。

一、공신자손에 부과된 役은 事目에 의거하여 本官으로부터 곧 속히 관에서 사고처리〔頃下〕를 代定케 하고、그 代定한 내용을 成冊하여 兵營에서 거두어 상부에 올리게 하십시요。그리하여 監色(監官과 色吏)이 操縱 遷推하는 폐단이 없게 하십시요。만약 세밑을 지나도 거행하지 아니하거든 해당 帥臣을 從重推考하기 바랍니다。

一、공신자손을 烟戶雜役(民家 매호마다 부과하는 잡역)을 부과하지 아니한다는 것은 본래 事目에 있거늘 근래에 外邑에서 混同하여 侵責하는 폐단이 끝이 없습니다。그래서 軍官、監官、授徒生、面任 등 각종 雜役에 勒定하는 폐단에 까지 이르렀으니 이는 특히 근거가 없는 것입니다。이러한 연고로 잔약하고 피폐한 훈신의 후예가 보전하지 못하오니 아울러 申飭함으로써 다시는 侵責하는 폐단이 없도록 하여 주십시요。이를 태만히 하여 거행하지 아니하는 수령에 대해서는 八啓의 論罪하고、鄕所 色吏와 所任軍官(하급 군관) 등은 형장을 가하여 심문하고 징계하시기 바랍니다。

嘉慶 六년 二월 초九일 右副承旨 臣 韓用鐸이 품계 올리는 일을 次知하여 윤허를 받고、일이 判下한 뒤에 京外에 반포하였다。

宣祖朝 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平難功臣 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贊成 兼世子貳師 海城府院君 贈領議政 崔滉은 그의 풍성한 공과 위대한 업적이 麟閣에 빛나게 간직되어 있다。그의 자손된 자는 世世토록 收錄하여 영원토록 보살핀다는 뜻이 선연하게 丹書鐵卷(임금이 功臣에게 나누어 주는 공훈을 기록한 책)에 보이고 있습니다。그러나 年代가 멀어지고、後屬이 점차 바뀌자 그 자손중에는 軍役、雜役에 쉬여 편입되는 폐단이 있다。國朝에서 前後에 定頃한 辭意가 특별히 贍給하는 것이니 그 자손중에 혹시 軍官、監官、面任 등 각종의 軍保賤役 및 烟戶雜役에 혼잡하게 책임을 맡는 폐단이 있거든 이러한 일로써 地方官에 憑考(증거하고 고증함)하여 특별히 頃免(불의의 사고로 마땅히 져야 할 책임을 면제받음)하게 하십시요。그리고 本官도 또한 이러한 事目을 받들어 살펴서 시행함으로써 朝家의 훈신후예를 우대하는 盛意를 보여주는 것이 마땅할 것임。

# 受敎 文憲書院追復事蹟

隆熙三年己酉春正月 大駕西巡時大德宣布廢典畢擧以崇儒尊賢最爲先務高麗太師崔文憲公冲振興學校培養國力豊功卓績千載曠感其墓地訪問修治令地方官致侑聖旨渙降

수교(受敎)

隆熙 三년(一九〇九년) 己酉 春正月에 皇帝의 거둥이 서도를 巡狩할 적에 大德을 선포하시고、폐하여진 禮典을 모두 거행케 하심으로써 儒者를 숭상하고、先賢을 존중하는 일을 급선무로 삼으셨다。고려의 太師 문헌공 최충은 학교를 진흥시키고 국력을 배양하였으니 그 풍성한 공훈과 탁월한 업적은 천년동안 크게 감탄하는지라。그 묘지를 방문하여 수리하고 지방관으로 하여금 술잔을 올리라 하는 聖旨가 내려왔다。

觀察使趙羲聞啓辭

文憲公崔冲墓道年久失傳訪問無路故海州郡書院舊址成位版致祭伏望

下 敎內依所報祇受位版令奎章閣撰出祭文祭物進排及 執事官差定等事令本道擧行事

祭需自掌禮院奉

勅傳送于本郡事

관찰사 조희문의 계사

문헌공 최충의 墓道는 해가 오래되어 잃어버리었고、찾아서 물을 길이 없사옵니다。그러하오니 海州郡의 書院 옛터에 位

版을 만들고 치제(致祭) 드릴 것을 엎드려 바라옵나이다。

下敎에 따라 보고한 바대로 경건히 位版을 받자옵고 奎章閣으로 하여금 祭文을 짓게하고、祭物의 進排 및 執事官의 差定 등은 本道로 하여금 거행할 일을 맡도록 하고 祭需는 掌禮院에서 조칙을 받들어 本郡에 전송 하도록 하였사옵니다。

## 致祭祝文

維隆熙三年歲次己酉三月庚戌朔初八日丁巳

皇帝遣臣海州郡守韓炯履致祭于

高麗侍中文憲公崔冲之靈在昔盛朝奎垣聚緯貞元之會挺生正氣橫經侍幄贊揚文治匡濟朝象扶植不彝劬工聖學儒道自任夷陋成習風敎衰寢于時奮發心誠眷惕興設棘寄蒐羅經籍乃敞九齋乃聚多士山寮夏課講究性理夏序殷庠尊躋世級左海一區洋洋誦法斯道之明如日中天人才之華如珠積淵洙泗眞源休朗一代熙寧騎箕齋盡遺愛東廡俎豆百世宗仰大寧舊址恍覿靈爽玆值西狩佳城八望怦官致侑庶幾臨饗

從二品嘉善大夫奎章閣典製臣金裕成製進

### 치제축문

隆熙 三年 歲次 己酉 三月 庚戌朔 初八日 丁巳에 皇帝는 臣 海州郡守 韓炯履를 파견하여 高麗 侍中 文憲公 崔冲의 靈 前에 제사를 올리노라。

옛날 殷盛한 朝廷에 奎星(文運)의 별자리가 緯星(?)에 모여들고、貞元의 시기에 正氣가 우뚝 태어났네。경서를 펼치고 경연에서 임금을 모시며 文治를 찬양하셨네。朝象을 匡濟하시고、큰 彝倫을 扶植시키셨네。聖學에 공을 들이시고、儒

道를 자신의 일로 여기셨네。고루함이 풍습이 되고 風敎가 쇠미해진 그 시절에 분발하시어 성실한 마음으로 제자를 돌보셨네。棘蒭를 일으켜 세우시고 經籍을 나열하시었네。이에 九齋를 창설하시고 많은 선비를 모으셨네。山齋에서는 여름학과를 열어 性理를 講究하셨네。夏나라의 序와 殷나라의 庠을 공경하여 새대를 뛰어넘어 개설하셨네。海東의 한 지역에서 法을 외치는 소리 넘쳤네。斯道의 밝아짐은 해가 중천에 뜬듯 하였고、人才의 빛남은 구슬이 연못에 쌓인듯 하였네。孔孟의 참된 원천이 한 시대에 아름답게 빛났네。熙寧의 때에 돌아가시어 齋廬에 仁義의 德을 남기셨네。東廡에 계사를 받들어 百世토록 宗仰하네。大寧의 옛터에는 신령의 정기가 어슴프레 보이네。이에 皇帝陛下의 西道巡狩를 당하니 아름다운 城을 여덟번 바라보셨네。수령에게 명하여 술잔을 올리게 하셨으니 신령은 이르러 欽饗하기 바라노라。

從二品 嘉善大夫 奎章閣典製 臣 金裕成이 지어 바침。

# 家藏·文獻

## 始祖 諱 温

家傳曰公累世敦尚文行殖財甚饒豪於鄉井牧使金興祖抑而定吏尋免之按權梅軒過曰麗初各郡縣長民者稱戶長統兵者稱將校遣王官監之此外吏之始也蓋鄉吏即戶長是鄉職非如今之戶長

家藏云崔氏歷羅至麗世以文行稱著公殖財甚饒俗稱長者按長者即東俗富人之稱

## 시조(始祖) 휘 온(溫)

가전(家傳)에는 기록하기를, 「공은 여러 대에 걸쳐 글과 행실을 돈독히 하며 숭상하였고, 재산을 잘 늘리어 대단히 생활이 넉넉하여 시골 마을에서 호걸이었다。 목사(牧使) 김흥조(金興祖)가 포섭하여 관리로 임명하였다가 조금 후에 그 직을 면하였다。 살피건대, 권매헌 우가 말하기를, 「고려초에는 각 군현의 으뜸가는 사람이 민간이었는데 그를 호장이라 불렀고, 군사를 거느리는 사람을 장교라 부르고, 왕이 벼슬아치를 파견하여 그들을 감독하였다。 이들이 외리(外吏)의 시초였다。 대개 향리는 곧 호장이니, 이는 향직이기는 하나 지금의 호장과는 같은 직이 아니다」라고 하였다。

가장(家藏)에는 이르기를, 「최씨는 신라에서 고려에 이르기까지 대대로 글과 행실로 일컬어져 드러났고, 공은 재산을 많이 불리어 몹시 생활이 넉넉하여 세속에서 장자(長者)라고 불렀다。 살피건대 장자는 곧 풍속에 부자를 일컫는 말이다」라고 하였다。

# 二世 文憲公 諱 冲

## 年譜

高麗成宗五年丙戌

是歲先生生于海州今鄉校址舊宅有商中元甲丙戌箕子降生後三十六丙戌有宋中元甲也其間二千一百六十一年也○范伏厓曰先生夢凝奎星而生風姿魁偉性操堅貞○權陽村曰文祥燦奎勃興斯辰○周愼齋曰丁卯聚奎厥祥丕丕猗歟我公正應斯期○光宗十八年丁卯三月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周大理評事雙冀亦精於天文隨册使至高麗設科取士文風始振至是嘆曰文明啓運休徵先著夫以天文之理論之奎星在戌而應乎寅卯之尾箕尾箕乃東國之分野又以曆象之理論之今歲在丁卯而丁之同宮則丙也卯之相合則戌也同宮者兄弟也相合者夫婦也夫有兄弟夫婦而後其精必有所鍾以此推之此後丙戌之歲必有文明之士應此星之運而生于東國矣崔穆家傳遺集○呂氏中曰國家將興必有休祥奎星固太平之象然實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安定湖蘇之教伊洛閩中之學未出於天下而其精華已露於此矣麗史提綱○先考牧使公諱温殖財甚饒時海州牧使金興祖見其豪富抑定爲鄉戶長未數日夜見大星隕于東北首陽山鳴龍首峰崩峰上雲霞匝繞一洞三日不捲興祖心甚異之明日早朝遣吏于星隕處探問之則報曰崔戶長家去夜生男而別無他故矣

興祖聞甚奇之因免其戶長之役○成宗二年初置十二州鄉吏職號以堂大爲戶長以等大爲副戶長以郎中爲戶長同正以員外爲戶長副正職任糾正風俗則與近世州縣鄉吏蓋不同者也此說載韓山李譜又權梅軒過行狀曰戶長非近世州縣鄉吏云○傳來之言又有首山南麓草木焦枯之說此說可疑然牧隱之生亦有草木枯之異退溪所謂從此丹陽草木枯者可見何獨於先生疑之哉

六年丁亥

先生二歲○依朱子年譜例雖無事亦書年蓋左氏記年之法

七年戊子端拱元年

先生三歲○依朱子年譜例人君改元則書之

八年己丑

九年庚寅淳化元年

十年辛卯

十一年壬辰

十二年癸巳

先生八歲少好學善屬文金玉志操水月精神○按東賢有五六歲成文章者矣有七歲能通詩書者矣以先生奎華全精其才藝拔越當駕出諸賢之上而無傳記可考故依八歲小學之事於先賢論著中搜索數句云

十三年甲午

十四年乙未至道元年

先生十歲○舊傳先生既知學業牧使金公率先生上京博學無方遂成大儒云則想在此間或先或後而未可的知也

十五年丙申

穆宗元年戊戌眞宗咸平元年

十六年丁酉

二年己亥

三年庚子

先生十五歲以志學之年學究經史識徹天人○謹按經史謂九經三史且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即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而先生之學先立乎誠明之地故曰識徹天人

四年辛丑

五年壬寅

六年癸卯

七年甲辰景德元年

八年乙巳

先生二十歲四月癸酉擢第春官爲甲科第一○時崔沆彦撝之孫扶立顯宗者在名臣傳知貢擧取進士開塲鎖闈貼禮經十條明日賦詩賦越一日試時務策至十日定奏科第乃開鎖賜公甲科七人乙科十人明經三人及第首陽世家

九年丙午

十年丁未

十一年戊申大中祥符元年

十二年己酉

顯宗元年庚戌

先生二十五歲五月以西京掌書記遷修制官出麗史康兆傳○穆宗時先生以直言被黜顯宗初即召之先生曰今王之致統前王之既定正命前王之弒康兆也非今王也即就仕○長子惟善生家傳遺集

二年辛亥
先生二十六歲五月戊寅除右拾遺
三年壬子
四年癸丑
先生二十八歲九月丙辰遷史館修撰官
五年甲寅
先生二十九歲王以文職臺閣易置武臣兼帶先生極諫王不能用先生嘆曰天不用言自辭一退可以教後生乃請立中學校教率官收召後進教誨不倦淵源錄
六年乙卯
七年丙辰
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丁卯除補闕
八年丁巳
先生三十二歲○有宋濂溪夫子周元公生今按儒賢錄曰先生生先濂洛倡明斯道云故表出周子之生以見濂洛之始
九年戊午
十年己未
十一年庚申
先生三十五歲正月癸亥爲起居舍人○王以崔致遠從祀聖廡先生摘指斯文之害不可忝瀆大聖之廟請以薛子從享王不聽淵源錄
十二年辛酉
十三年壬戌
先生三十七歲○王封新羅薛聰弘儒侯從祀先聖廟庭○元耘谷先生曰我顯聖不納崔文憲之言致遠不可入享聖廡而追封入享則雖失之然聽文憲之言而以薛子追封入享聖廡則豈不爲中興主樹植士風之盛擧哉薛子可謂眞儒可配聖廡而安者也淵源錄
十四年癸亥仁宗天聖元年
十五年甲子
先生三十九歲十二月壬申遷中樞直學士
十六年乙丑
先生四十歲十二月戊午遷翰林學士內史舍人知制誥
十七年丙寅
先生四十一歲三月庚寅知貢擧取進士崔覕等九人世家○四月奉敎撰進弘慶院碑文○王乃建寺於稷山縣成歡驛賜額奉先弘慶寺命儒生謀記功牌招先生先生一牌不進再牌不進至十四牌不得已承命入諫曰人君當修文德惡可崇佛求福哉上曰是役也非但資福欲救濟行人也先生復諫復辭終未蒙允只擧土木之役無一字讚佛家傳遺集○今按自新羅以來人君紀元皆自先君薨年雖高麗亦然而後之作史者正之故此歲爲顯宗十七年而在當時則爲十八年也○七月遷禮部侍郎家傳遺集
十八年丁卯
先生四十二歲正月辛亥拜給事中十一月遷太子中允
十九年戊辰
二十年己巳
先生四十四歲十一月丙寅遷右諫議大夫
二十一年庚午
先生四十五歲四月甲午禮部郎中朴有仁知貢擧王御文德殿覆試先生子惟善號松灘爲御試乙科獨步壯元公赴簾前親試上謂侍臣

曰華國文章花月亦與其試朕欲并試要其捷疾先放賦題及賦畢就方寫乃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即應製直書名紙詩與賦具稱旨御手批爲榜元遂擢乙科授七品入翰林苑○五月甲寅先生遷太子右諭德

二十二年辛未

先生四十六歲五月王薨先生撰行狀○松灘公拜禮部員外郎掌制誥○德宗立冬仍用聖宗丹主太平年號柳韶王可道李端等請攻契丹皇甫俞義崔齊顏及先生皆不可曰鞭草驚蛇必有後患不如繼好息民命卜太廟不果出兵○李益齋曰王可道議絶和親不如繼好息民之論也

德宗元年壬申明道元年

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八歲正月己卯轉右散騎常侍四月拜同知中樞院事奏揭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劉史六條之令於諸司廳壁

三年甲戌景祐元年

先生四十九歲七月癸丑授刑部尚書○李益齋曰王剛斷有執居喪盡孝任用舊臣徐訥崔冲王可道黃周亮之儔朝無欺蔽民安其生

靖宗元年乙亥

先生五十歲正月壬寅除中樞使刑部尚書三月丙戌知貢擧擢金無滯等十四人○補閑集云乙科三人金無滯李從現洪德成同拜尚書李象延崔尚崔有孚相繼爲參政金淑昌金正金良贊吳學麟並爲學士世號尚書榜

二年丙子

先生五十一歲七月奏曰制旨內令進人蔘三百斤所進一百斤足以供用且國府之貢皆民膏血不可妄斂勿令復進王不悅門下省駁奏古之帝王節嗜欲去奢侈恭己修身虛心納諫所以養庶民而致太平也乞從所奏從之麗史輯要○八月制曰昨覽刑部時先生在刑部所奏犯斬絞二罪朕方在憂服屢致變惟欲示好生之德以示恤民之意其犯二罪者除刑配無人絶島雖犯二罪情有可矜者配有人島於是免死者一百六十人上仝

三年丁丑

先生五十二歲七月乙丑王御乾德殿宣麻遷左僕射參知政事修國史○長孫思齊生此等處皆未詳先後

四年戊寅寶元元年

先生五十三歲與內史門下省奏曰東池白鶴鵝鴨山羊之類日飼稻梁爲費甚多傳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蓋不以玩好傷物性也乞放海島王從之

五年己卯

六年庚辰

先王五十五歲七月以褐帶春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先生奏曰帶春立志峻拔多智略習兵事若有邊憂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不允帶春規之子也

七年辛巳慶曆元年

先生五十六歲判西北路兵馬使王賜服遣之命行邊境恢拓壃埸先生置寧遠平虜等鎮及諸堡十四○麗史兵志曰七年崔茶城寧遠平虜二鎮寧遠城七百五十九間堡子八區內金剛成四十二間宣威成六十一間宣德成五十間長平成五十三間鼎岑成三十八間鎮河成四十二間鐵塘成六十一間安定成三十二間關城一萬一千七百間

平虜城五百八十二間堡子六區內築戎成三十六間鎮兜成三十間直岑成四十一間降魔成五十間折衝成三十間靜戎成三十間關城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間○十二月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

八年壬午

九年癸未

先生五十八歲二月壬寅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門下侍郎

十年甲申

十一年乙酉

十二年丙戌

先生六十一歲四月王薨文宗即位八月御宣政殿召先生及侍中崔齊顏等論時政得失○元耘谷曰靖宗之十二年政教善斷皆從先生之納諫者也云

文宗元年丁亥

先生六十二歲春大雲大安之役方興松灘公諫曰播種伊始雨澤愆期肆赦賑濟已遵旨施行惟大雲大安兩寺之役方興丁匠廢農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又況赦書云一切土木之役限三年停罷擧國欣欣竟不行信者國之大寶不可棄也請俟農隙從之○四月丁未先生拜門下侍中與金令器金元冲朴有仁李子淵等參知政事舊制宣麻日宰臣一員引詔案授讀詔者至是五宰相同日宣麻令閤門使引案永爲恒式○六月戊申奉命考定律令書算○丁巳召見文德殿問軍國庶務○七月戊子松灘公以御史雜端遷樞密院知奏事○冬祫于太廟自先生以下兩府及常參員祫饗員執事者拜推恩增級十一月乙亥加先生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皇祐元年

先生六十四歲二月乙亥守太保賜推忠贊道功臣號○淵源錄曰先生時爲侍中饗國老庶老及義士節婦孝子且鰥寡孤獨廢疾無養者安保無虞皆先生之獻教籌策

四年庚寅

先生六十五歲正月癸卯守太傅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悉罷工役又奏放女眞酋長塩漢等八十六人歸之○時國家累以婚禮作耻先生因周南篇欲正婚路大誦于前又引匡衡詩辭極美贊揚又引晉秦辰嬴之敗常唐國帝君亂倫之事以諷之乃請正婚禮曰同姓遠近者皆不婚姻戚則有行者皆不婚又親姓異戚故舊間改嫁女子不許納永爲定規時小人以先生故多滯清要乃讒以誹謗國家先王以來之婚制見忤先生乃退中學封納侍中政印欲以教諸生任責曰吾致身五朝武臣秉政梗教之弊淸婚創寺之俗未能規正可以教諸生復倡箕聖垂統東方之大德自居中學又左右設東西國學享前聖哲以箕聖配之常嘆曰何國家空費創寺於衆所而獨闕箕聖廟不行祀典乎○華海師全曰東方人文侔華同稱始自箕聖奠東而崔文憲先生自當其責

五年辛卯

先生六十六歲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王寵之等奏曰及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侍御史金廷俊良鑑之父奏氏族不錄其祖之失非申錫之罪也況積功翰墨捷第簾前身無咎痕令列簪紳上曰冲奏雖是彝憲立贊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廷俊等奏

六年壬辰

先生六十七歲正月甲寅松灘公遷翰林學士知御史臺事七月戊午

又拜刑部尚書

七年癸巳

先生六十八歲三月戊申松灘公掌貢擧取進士乙科禹相等

八年甲午至元年

先生六十九歲二月甲午順宗册爲世子松灘公製進王太子册文○

四月乙未長孫思齊登丙科第一

九年乙未

先生七十歲以年滿七十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允理功臣號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柱國七月加內史令仍令致仕○今按東國通鑑賜几杖制在癸巳冬則先生六十八歲時也先生乞退已在癸巳故制書如是而後之作史者仍付七十致仕時歟○松灘公拜知中樞院事○七月丁巳都兵馬使奏契丹前賜鴨江東岸爲我國封疆然或置城橋或置弓口欄子漸踰舊限今又創立郵亭於是致書陳其不可松灘公製進乞還鴨江東岸爲界狀○九月丙子松灘公與工部侍郎李得路如契丹吊喪會葬而還○十月王命有司擇地創寺先生與門下省奏曰自古聖帝明王無有創起寺塔以致太平者今欲增創新寺勞民興怨非所以致太平之道王不納

十年丙申

先生七十一歲二月癸卯王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其縣於陽川松灘公諫曰我太祖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凡可以創造伽藍之地無所不爲後世嗣王無得爭修願宇以損至德今殿下承祖宗積累之基奈何竭民財力以助虛張妖言誣世之鬼廟乎王優答之曰卿言誠忠朕夙願已成不可回革異日侍御清宴上從容慰奬曰諫諍是忠從好佞公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公之啓沃如此雖虞夏之賡歌何以加此

十一年丁酉

先生七十二歲○松灘公製進乞抽毁鴨江城橋弓口狀○今按九年乙未契丹創立郵亭漸踰舊限故致書則乞還鴨江東岸爲界狀是已首陽世家亦然其謝毁亭子表曰徃歲之間搆以候亭云則此表當在次年丙申其乞抽毁弓口狀曰往年垂優詔只撤小亭云則此狀當在此年丁酉而世家乞毁弓口狀在丁酉四月謝表在丁酉九月與表狀辭意不合可疑

十二年戊戌

先生七十三歲夏四月復加內史令致仕告身又賜衣帶銀器綵匹布貨鞍馬等物先生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之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知中樞院事王懋崇等就第賜詔褒奬之先生資兼文武出入將相雖乞退居家軍國大事大宋奏章有疑則悉就咨焉○七月王奪昌慶院田柴移屬興王寺先生與門下省奏曰宮院先王所以優賜田民貽厥子孫今宗支蕃衍若欲各賜宮院猶恐不足況收一宮田柴以屬佛寺乎請仍舊還賜王不能用

十三年己亥

十四年庚子

十五年辛丑

先生七十六歲改內史令爲中書省以先生爲中書令致仕又賜宣誥復加推忠贊道佐理協謀同德允理功臣陽平府院君叅用家傳遺集○三月松灘公以翰林學士知貢擧取進士乙科羅繼含等八月戊辰判尚書禮部事十一月辛未拜叅知政事權判翰林院事十二月丙申又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吏部尚書事世家○東史會綱曰以王寵之爲侍中金元鼎崔惟善同平章事寵之出入內外著稱元鼎以文學名惟善世其儒術爲士林所重同時拜爲宰相時稱得人

十六年壬寅

十七年癸卯

十八年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十九年乙巳

先生八十歲復加推忠贊道同德允理弘文懿儒保定綏靜康濟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太師中書令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陽平府院君致仕家傳遺集○王御文德殿覆試進士侍御史盧旦奏事忤旨王怒使人曳出松灘公前奏極諫王怒霽然竟罷試惟取十上不第者李元良等五人賜及第貶旦爲員外郎麗史提綱

二十年丙午

二十一年丁未

先生八十二歲五月戊寅宴國老于閤門賜衣服松灘公爲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是時先生年高尚無恙王賜國老宴公與弟尚書令扶先生入侍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九月乙酉王以重陽節宴松岳亭命羣臣賦詩覽公製稱奬不已賜尚乘馬世家

二十二年戊申神宗熙寧元年

先生八十三歲正月松灘公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號加閑府儀同三司○九月十五日甲申先生卒立朝六十四年王遣太醫監李塩等下詔吊其子惟善等議謚文憲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後孫進士穆家傳遺集曰當時衣冠無定制官僚著朝冠及公服而無燕時衣冠士庶則只戴布弁服褐衣婦人則只上衣下裳而已先生始造竹笠白袍以爲上下平常時衣冠又以緇帛製蒙頭衣使婦人出外則必服此衣掩遮其面以別內外○先生號惺齋又號月圃又號放晦齋顯宗以後干戈才息未遑文教先生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塡街溢巷遂構九齋於紫霞洞俾習聖人之道凡應擧者必先隸徒中學焉謂之侍中崔先生徒時儒臣立徒者十二而先生徒最盛東方學校由先生始與世稱海東孔子○後孫注書冕亨九齋箴曰允矣惺齋始闢梯階振起斯文正其紛紜學校由此海東夫子吾道蔚興設塾廣陵始於樂聖終于待聘大而時中業闡克敬進德所基造道作枋變化誠明健順率性泰和溥博循序涵泳牓名隸籍吉士蕘盛竊取思傳若立周政啓昏嚮暘如日方晟恁地全天赫然厥命精研窮究甚事靡竟儉惟爲銘愼乃有慶繼往開來宗孔師孟闡域是崇町畦是屏著龜靈臺珪璋懿行克復博約闢邪扶正舜勺奉俎沂雩諷詠分晷莫擲寸陰可競以接墜根叟澄頹源三史九經千兒萬孫紫洞絃歌杏壇遺跟西山笙典闕里古村祖述堯舜包括乾坤炯教星晰儒宮圭臬標準瞻仰規矩提挈圜禮宅仁鏘佩先訓諸君勉旃勤孜勿怠○高麗忠烈王幸龜山寺視九齋諸生進歌謠開城古跡恭愍王幸九齋親試諸生經義○三山齋答崔道光書曰今所引諸書文憲公九齋遺墟在於松京明甚其海州之九齋不過追慕德義摹其制而爲之者而實非遺墟也非遺墟而謂之遺墟至於立石以記之無乃虛乎此非難辨之事而同宗之間相持不決意其間別有委折而然此則非愚之所知也三山集

二十三年己酉

是歲松灘公與弟月溪公居喪

二十四年庚戌

是歲十二月公與弟月溪公終喪

二十五年辛亥

正月公守司徒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二十六年壬子

二十七年癸丑

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三重太匡守太師封陽平府院君○五月西女眞蕃師言三山蕃賊殺掠往來人物爲我仇讎欲率蕃軍追討之請遣官人觀戰定州郎將文選著蕃服率蕃軍討三山阿方浦賊築石城以步騎五百人逆戰蕃軍大呼急擊賊大潰斬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賊粮盡引還邊臣以蕃軍及選等有功奏請賞之公奏曰三山非犯境之寇蕃軍不因朝旨專仗鬪威以報私仇請勿行賞王從之

二十八年甲寅

先生門人金良鑑使宋盡太廟太學而歸東國文廟始倣中國之制蓋先生沒後任繼絶之緒○謹按華海師全曰自箕聖于東崔文憲中興大創金文安亦創繼絶文安嘗曰吾之心悟素守得於東師文憲其博約微奥得於皇宋程門之下云云

二十九年乙卯

正月十日壬寅公卒立朝四十六年壽六十六謚文和公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不剛不柔曰和○按舊傳無公生年家傳遺集分明載錄故顯宗元年庚戌既書其生今於卒年又書其壽○公號松灘又號樂眞窩繼世儒宗傳家相業匡輔兩朝雖無赫赫稱人皆重之鄭中丞子厚敘雜書載公閨情詩云黃鳥曉啼愁裏雨綠楊晴弄望中春又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但才華贍足足以知位極人臣也○李公壽字元老公之外孫也少時公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大器及長力學登第官侍中上柱國公之知人如此

宣宗三年丙寅哲宗元祐元年

二月庚申朔先生以龍頭配享靖宗廟庭文和公以龍頭配享文宗廟庭

肅宗七年壬午

先生門人兵部尚書申弘尚禮部尚書鄭文等乃述先生遺志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乞使求墳墓立殿祠春秋祭奠以終崔子文憲之志始蒙允以遂崔子之意出華海師全參用史記

睿宗四年己丑

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此皆先生遺風薰化作起眞儒者也華海師全

十四年己亥

先生門人右文直學申晟等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追先生遺志也華海師全

毅宗二十四年庚寅

武凶鄭仲夫之亂仲夫等蓄怒文臣由於先生於中學國學郡學先聖廟及九齋窮搜先生文集所在投爐無遺晦軒易東不謏齋皆景慕悵嘆曰焚詩書之禍豈意又東海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淵源錄

康宗元年壬申寧宗嘉定五年

王以先生興儒之餘烈特授後孫崔滋文科

高宗三十一年甲辰理宗淳祐四年

時王避蒙兵入都江華命侍郎李宗胄聚九齋學徒於江華燕尾亭爲夏課抄五十五人出輿覽

元宗元年庚申景定元年

九月晦軒安裕登第入九齋籍爲文憲公徒○麗史云先生沒後士之赴擧者皆隷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以此言之世所謂文憲公徒不可枚擧而特擧大儒先生三四人以推其餘○晦軒安子常景慕先生曰文憲先生使在洙泗亦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温容雅操過仲由冉求遠矣淵源錄

忠烈王十六年庚寅元至元二十七年

易東禹先生倬登第入九齋籍爲文憲公徒○先生常慕先生曰我師文成早年疎識迂學者濂洛諸文未到而先生之文焚而無傳故也文成晩年究精者濂洛諸文來到故也若崔先生之文在使我師文成無悔於晩年矣淵源錄

忠烈王三十年甲辰

六月晦軒安子重修文廟教誨七館十二徒諸生先生遺風於是復振

忠肅王四年丁巳元延祐四年

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東史纂要

七年庚申

八月改九齋朔試爲擧子試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乙輔等八十人

忠惠王後元四年癸未元至正三年

牧隱李先生穡入九齋講習孜孜對越文憲公遂成大儒○牧隱九齋詩昔贊遺跡可對越云

恭愍王九年庚子

圃隱鄭子夢周登第入九齋籍爲文憲公徒○圃隱牧隱常慕先生曰究先生之設施學校且追思輯文之遺意則或不下於濂洛大老師云淵源錄

十七年戊申大明太祖洪武元年

是歲大明興○夏四月王幸九齋覈試諸生以經義命李穡讀卷取李詹等七人賜及第牧隱行狀

李朝太宗五年乙酉太宗永樂三年

春正月後孫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關重修兩先生像陽村權近曾贊兩先生像至是雙梅堂李詹又贊之

成宗二十年己酉孝宗弘治二年

秋八月　上欲以勝國名贊崔冲崔惟善趙簡從祀文廟以問于禮曹弘文館皆對曰三人文章道德爲一世儀範然國學從祀則似過只於其鄉廟享可也　上從之國朝寶鑑

燕山七年辛酉弘治十四年

初鄉人祀文憲文和二公於文廟矣是歲牧使鄭誠謹重修鄉校時言二公非祀典所載罷之立祠宇於鄉校之西移享二公出孤竹誌

明宗四年己酉世宗嘉靖二十八年

周愼齋世鵬按節海西到營三日訪公遺墟謁公廟感慨興懷以尊先賢修教化之意八月作祭文以祀之院誌

五年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周愼齋世鵬移文憲堂於今城小西門外恒洞倣設九齋於堂前仍上達請依宋朝白鹿洞故事　宣賜扁額兼給土田臧獲以贍其藏修之資又令監司牧使永圖其作養之方　明宗大王特賜恩額又驛送九經性理程朱諸書而土田臧獲等節依啓目劃給周先生又定卜定之規即以各州鎭所産汁物輸納于書院叟置魚塩之地以爲供士之具院誌

○院額四字府使柳時定承 命寫進

## 各官卜定記

谷山木盤三竹鳳山沙鉢三竹鍾子三竹甫兒三竹貼匙三竹瑞興沙鉢三竹鍾子三竹甫兒三竹貼匙三竹所江正席二葉草苞一浮登山正席二葉草苞一浮龍媒正席二葉草苞一浮白翎正席五葉五叉浦正席二葉草苞一浮右詳定時仍存數海州眞油五升末醬一石首黃州眞油五升延安眞油五升眞席四葉石首魚二十束紫鰕醢三斗載寧眞油三升未醬一石首信川眞油三升白紙三卷豊川眞油五升安岳眞油七升茵席八葉簟八葉鳳山眞油平山茵席四葉眞油三升遂安木盤一竹谷山注紙一卷新溪末醬一石五升末醬一石眞油五升茵席二葉末醬殷眞油四升金川白紙五卷茵席二葉法油五升兎山白紙五卷茵席二葉法油五升白川眞席二葉末醬一石眞油五升栗眞油五升長連簟三葉白紙五卷文化眞油五升白紙三卷松禾眞油五升白紙五卷長淵白筆五柄石白紙五卷白筆五柄石首魚二十束右詳定時以大米八石五束首魚五束貧津首魚五束康翎石首魚二十束白鰕醢五斗右詳定時以大米八石十四斗八升田米八石十四斗八升折價自本州每年上下

## 魚箭

貧津松串西邊下黃草廣巖黃沙浦海南屈目浦交井基串日新所無浦海南叱里浦巨濟目東江禮島巖老郎草大島箭也下黃草浦則春秋各二衿次知而別生魚隨時捧用其他箭春則捧雜魚三十束秋則捧雜魚五束劣魚五斗魴魚一尾別生魚隨時捧用

## 塩盆

席洞一平倉二來城三東江三也每盆春秋稅塩各二石例捧賀塩價則自營中皆給一盆而春則營四兩本官八兩合十二兩例捧秋則半減

## 魚船

每船春秋民魚各十五尾式例捧

## 延坪鴈目元稅

石魚十四束大甲乙魚一尾小甲乙魚十束大洪魚一尾民魚一尾白脯魚一尾卵醢三升蘇魚醢二斗丙魚三尾魚油三升魚皮四兩魚膠八兩元定大石魚五束大民魚一尾洪魚一尾大甲乙魚一尾蘇魚醢三升魚油一升魚膠三兩卵醢一升

二十二年丁卯穆宗隆慶元年

宣祖大王即位後

詔使許國魏時亮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者乎退溪李滉與禮曹相議以薛弘儒聰崔文昌致遠及先生及安文成裕禹祭酒倬李文靖穡鄭文忠夢周吉冶隱再尹別洞祥金佔畢宗直金文敬宏弼鄭文獻汝昌趙文正光祖金文敬安國李文元彦迪徐花潭敬德十六賢書對退溪言行錄

宣祖四年辛未

道臣朴承任牧使韓聖源又移建書院于席洞白雲峰下鵂巖川上

十年丁丑神宗萬曆五年

時有無識之輩入文憲書院而不拜栗谷以爲文憲公道學不足故士懷未滿且院宇之制廩士之具莫備於文憲書院欲黜享文憲以爲孔

子廟本孫月潭滉三遣書陳其不可遂不果

十一年戊寅

栗谷李珥退休石潭以山長作學規以揭之又作鄉約日與學徒習於其中栗谷全書及院誌

二十九年丙申

延安士人建廟於飛鳳山下以朱子主壁配以先生及寒暄栗谷名曰輔仁齋後 肅廟壬戌賜額爲飛鳳書院在府北二里後又追享牛溪及南溪院享錄栗谷先生

仁祖十四年丙子毅宗崇禎九年

命抄啓東國先賢相臣金堉與禮曹弘文館同議抄啓自高麗崔冲至我朝鄭述凡五十六人

顯宗十四年癸丑清康熙十二年

觀察使尹公容 啓請長山松材擅當重修書院

肅宗十一年乙丑

明谷崔錫鼎改模兩先生像自京第移奉於本院爲文見傳記以告之

三十五年己丑

院中養士之需當初卜定於列邑甚優厚觀察使李彦經啾行詳定罷卜定而以詳定米折半劃給而甲午自宣惠廳又罷之孤竹誌○按宣惠廳一稱惠局本國典章曰主出納大同米布

四十三年丁酉

金叅判榡按本道監司時以本院各官卜定獨於此書院有之而既以分用於紹賢書院則一道內書院似不可異同以其卜定分定於平山玄石書院之意 啓達則令廟堂品處其時卿宰皆以爲他道書院不爲不多而獨於海州書院周愼齋設此卜定殊涉不當 啓而始罷卜定之規自此院樣不古春秋祭享時供士之需每患不贍士林之慨嘆至今不止耳院誌增補○按邑誌既曰康熙己丑罷卜定而此丁酉又罷卜定者何也創行詳定時有仍存者而此歲又從而罷之也詳見卜定記

英宗二十六年庚午乾隆十五年

書院魚塩之地又皆沒入於均役廳之設其後則院力益凋廢焉院誌增補

東史曰設均役廳四方之財湊納京師之錢累鉅萬不可勝用云

正宗二十年丙辰

耳溪洪良浩按節海營時以山長撰九齋記揭壁○後孫永壽建碑于紫霞洞九齋遺墟耳溪撰文及銘並見傳記

純祖十九年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去戊寅重修畫像是歲後孫永儀鎭東又改摸兩先生像叅議李朝鉉作還安文見傳記告之而厥後十四年壬辰吏判李勉昇又撰記見傳記

哲宗十三年癸亥同治二年

後孫羲東重修書院提學曹錫雨製上樑文橘山李裕元撰廟庭碑文并見傳記

高宗即位八年辛未

書院毀撤是後本孫及士林追慕不已每於影堂行春秋享祀不撤講學

二十五年戊子

上覽麗史大贊文憲公興學之功訪後孫昌溥特授別試文科詳見歷代編音

隆熙三年己酉

三月遣禮官金鎭泰及郡守韓炯履 致侑于先生之墓墓在宣化堂北窓外十步之地云而失傳故自營葺 稟則成位版致祭事 朝勅特下故於影堂成位版行祭

四年庚戌

士林會議位版不可奉安於影堂則正廟及講堂不得不刱建士林多補助又自 上府五十圍補助金下來故本孫奎煥載震德善主事建正廟三間及講堂八間三月上丁始行享祀於書院因以舊額揭之其後潤鉉慨然乎院宇之不古改建正廟而環墻三門一如舊制謹稷馨稷兩人建東齋八間即古大中率性二齋徐昌淳徐萬修兩人以十二徒徐侍郎之後孫建西齋六間即古造道誠明二齋而惟南齋九間尚未復古可歎○後孫通政鴻善書院重建記曰先賢有俎豆之享吾道所以不墜一邦被絃誦之化人心俾也可忘猗歟舊學之維新允矣麗澤之愈久恭惟我先祖文憲公生先濂閩淑始理學盖自五百年前高麗太師當是十二徒中左海夫子設九齋而論道講學門徒坌集塡衙溢巷歷五朝而臣職敬修斥霸談王儒宮圭臬逮我 明廟朝己酉愼齋周先生按是邦也肇創院宇於碧城之西建白請額特賜文憲書院先師妥靈胤子文和公纘述先美克肖其德而配焉海州即二公杖屨之鄉也澤流羣蒙遺化不泯海之士林章甫周旋簾廡之列者趁謁二公之像宛若夫子在座伯魚趨庭濟濟蹌蹌孰不感慕嗚呼奎運否塞及至掇享人士齎莞苗裔含寃者四十餘禩矣興廢自有其時粤在己酉 大駕西巡之日特下致侑之典何幸道伯趙義聞啓達成位版致祭嘉惠後學耀人耳目究厥事功前贊後贊揆其一也其秋仍成講堂昨冬士民同聲廟宇移建舊地丹艧重新物色增輝於斯藏修焉游息焉神其陟降如在洋洋萬世苾芬永有明德之馨香使吾黨得遂大願矣故陳顚末盥手敬記

孤竹志曰文憲公設九齋教誨之後文風大振村氓亦知學業之爲貴閭巷多絃誦

延安邑志曰崔文憲公挺生海州首創文教傍近之邑先被其化

補閑集序曰崔文憲公命世興儒吾道大行至於文廟時聲明文物燦然大備當時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

清陰曰謹按崔之先出海州在高麗有文憲公力闡絶學興起斯文時稱海東夫子

白沙曰崔出海州爲望族在麗朝中書令某設九齋講道學一時人材咸萃其門

尤菴曰某在麗朝力闡絶學世稱海東夫子其後名公巨人踵武相接象村曰我東素稱文明之國至於學問者絶無如薛聰崔致遠雖配聖無不過一文翰之士至麗朝多宏儒崔某安裕禹倬是其傑然者

史判李源命曰昔宋膺奎運啓斯文而周濂溪明正學爲洛閩羣賢倡及程朱既遠吾道遂東國牧諸賢相繼而作厥有矜式先是麗朝太師諡文憲崔公遂倡性理之學設九齋誨諸生單傳衣鉢洎于國牧而學問丕興則公即海東濂溪也望海堂崔璘碑文

又曰文憲公倡明性理之學任繼閔之功時稱海東夫子盖淵源有由來也爲其子孫者世傳箕裘之緒業德門徵行有以昭垂來許監察崔克弘碑文

芝峰李睟光類說曰儒生上寺隸業古也前朝時崔文憲公率學徒夏課於歸法寺我 朝之法儒生上寺有禁

都事柳時英曰某在勝國力闡絶學設九齋講明斯道一時名勝咸萃其門世稱海東孔子位太師侍中上柱國諡文憲公海人爲立廟迄今俎豆之雙栢堂行狀

耳溪曰東方之儒學始倡於文憲崔公而傳於世者惟九齋之名而已其後世有名德而麗代文獻無稽良浩嘗述九齋碑若記雅慕文憲公倡學之功而亦可見文憲之遺風餘韻焉耳溪集

輔國李若愚曰在麗代有諱某力闡絶學講明斯道世稱海東孔子謚文憲公有諱惟善謚文和公兩世幷享俎豆之祀(進士崔穫墓表)

提學吳遂采曰崔氏海州大姓也海之崔自高麗太師中書令文憲公始勝國以來至于今七八百載簪組曁奕支裔繁昌遂大於國中使世之氏族無譜則已崔氏之大而可以無譜乎噫崔氏之門其盛矣乎大則吾東學校之興由以權輿至號爲海東夫子者文憲公是已克承明父同躋高顯兄弟並武名德彪炳者文憲之子文和暨尚書令是已(族譜序)

典翰李晃永曰高麗太師文憲公道學勳業炳烺東史家塾設九齋而教誨之至於今海之人士忠君孝親尊道隆學未始不薰陶於先生也(族譜序)

眉叟曰吾東方文獻古初無所考當殷之亡箕子至朝鮮詩書禮樂之教始此正經界行八政禮義之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麗時有二人自文學推言堯舜六經之治太師崔某設九齋弟子敦禮俗鄭文忠公建五部學堂講明禮學李文靖公稱之爲東方理學之祖

金潛谷堉撰海東名臣錄先生居第三(自辭崔始)

朴南溪世采東儒師友錄先生居第一

玄默洪萬宗曰東方自殷太師以後數千年人不知學羅季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雖配聖廡特一文翰之士麗朝崔文憲公安文成公數人始倡道學(旬五誌)

月沙曰花潭乃歸法寺舊址溪上石柱跨水猶在即崔文憲公夏課之處(花潭記)

開城古跡曰三水洞泉石可愛溪上有二石槽即崔某避暑之地

朴彦孚文宗朝名臣與先生同爲太師中書令(密陽朴氏譜牒)

# 二世 문헌공 휘 충

## 연보

고려 성종 五년 병술(九八六)

이 해에 선생은 해주에 있는 지금의 향교 자리인 옛집에서 출생하셨다。중국의 상(商)나라가 건국한 뒤 첫번째 병술년에 기자(箕子)가 태어났으니、그 뒤 三十六번째 병술이면서 동시에 송(宋)나라 건국 후 첫번째 병술이기도 하다。그 사이는 二一六一년이 된다。

①범복애(范伏厓)는 말하기를、「최충선생은 그 부모님들이 꿈에 규②성(奎星)이 엉기는 것을 보고 낳으셨기 때문에 그 풍모는 신체가 크고 훌륭하셨으며、성품은 굳세고 행실은 곧으셨다」고 하였다。

③권양촌(權陽村)은 말하기를、「문신(文神)이 규성을 빛나게 하니、문교가 이 때부터 일어났다」고 하였다。

④주신재(周愼齋)는 말하기를、「정묘년(광종 十八、九六七)에 다섯 별들이 규성에 모였으니、그 상서로움이 너무도 컸네。그러기에 우리 임께서 훌륭해지셨으니、정말 이 기약은 옳고 말고이다」라고 하였다。

광종 十八년 정묘(九六七) 三월에 다섯⑤ 별이 규성에 모여 들었다。이 때부터 천하가 태평하여 두의⑥(竇儀)가 천문역법(天文曆法)을 잘 운영하였다。그래서 일찍이 사람

들이 말하기를, 「정묘년에 다섯 별이 규성에 모이더니, 이로부터 천하가 태평해졌다」고 하더니, 마침내 그 말과 같이 주(周)나라 대리 평사(大理評事) 쌍기(雙冀)가 또한 천문에 정통(精通)하여 책봉사(冊封使)를 따라 고려에 왔다가 과거 제도를 베풀어 선비를 취하였다. 문풍(文風)이 비로소 떨치게 되어 이제까지 이르렀으니, 사람들이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 「문명이 운을 열 때에는 아름다운 징조가 먼저 드러나게 된다. 저 천문의 이치를 가지고 논한다면, 규성은 술방(戌方)에 있어서 인방(寅方)과 묘방(卯方)에 있는 미성(尾星)과 기성(箕星)에 호응한다. 미수(尾宿)와 기수(箕宿)는 곧 우리 나라의 분야이다. 또 역상(曆像)의 이치를 가지고 논할 것 같으면, 금년은 정묘이니, 정과 같은 자리는 병(丙)이며, 묘와 서로 부합되는 자리는 술(戌)이다. 같은 자리[「同宮」]라는 것은 형제이며, 서로 부합한다는 것은 부부(夫婦)이다. 대체로 형제와 부부가 있은 뒤에는 그 기가 반드시 모이는 바가 있으니, 이로써 미루어 생각해 보면, 이 뒤 병술년(九八六)에는 반드시 문명한 선비가 이 별의 운행에 따라서 우리 나라에서 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여씨(呂氏)는 춘추(春秋) 속에서 「나라와 집안이 앞으로 일어나려면, 반드시 아름다운 상서가 있게 마련이다」라고 말하였다. 규성은 진실로 태평한 시대를 상징한다. 그러니 우리 유학이 열릴 징조였다. 이 때는 선생님 최충께서 노(魯)나라가 밝혀 회복해 놓은 경전을 안정시키심을 맞이하게 되었으니, 중국의 송나라에서는 아직 호남학파(湖南學派)니 소주(蘇州)학파니, 이천(伊川)학파니, 낙양(洛陽)학파니, 민중(閩中)학파니 하는 이들이 천하에 나타나지도 아니하였는데, 우리 나라에서는 그 아름다운 꽃이 이미 활짝 피어난 것이다.

돌아가신 아버님 목사공(牧使公)께서는 재산을 심으시어 대단히 부요(富饒)하셨다. 당시의 해주 목사 김흥조(金興祖)가 그의 호부함을 보고 문득 향호장(鄕戶長)으로 정하여 임명하였다. 그리고 二, 三일이 채 못되어 밤에 큰 별이 동북쪽에 떨어지는 것을 보았다. 수양산(首陽山)이 울고, 용수산(龍首山) 봉우리가 허물어졌다. 산봉 위로 구름과 놀이 온 마을을 둘러싸서 三일 동안이나 걷히지 아니하였다. 김흥조가 마음 속으로 그것을 몹시 이상히 생각하고, 이튿날 아침에 일찍 아전을 별이 떨어진 곳으로 보내어 그 사실을 더듬어 찾아서 알아 보게 하였다. 아전은 돌아와서 아뢰어 말하기를, 「최호장댁에서 간 밤에 아들을 낳았을 뿐 특별히 다른 연고는 없었다더이다」라고 하였다. 김흥조가 그 이야기를 듣고 몹시 기이한 일이라고 생각하고, 인하여 그를 호장의 일을 보지 않도록 면직하였다.

성종 二년(九八三, 계미) 초에 十二주에 향리라는 직을 두어 당대(堂大)로써 호장, 등대(等大)로써 부호장, 랑중(郎中)으로써 호장 동정(戶長同正), 원외(員外)로써 호장 부정(戶長副正)을 삼아 달리 불렀다. 이들의 직임

은 풍속을 바르게 살피는 일이었으니, 근세「조선조」의 주현에 있는 향리와는 대체로 같은 것이 아니었다. 이 이야기는 한산 이씨 족보에도 실려있고, 또 권매헌(權梅軒)㉖우(遇)의 행장에「호장은 근세의 주현에 있는 향리와는 다르다」고 한 것으로도 알 수가 있다。

전하여 오는 말에는 또「수양산 남쪽 기슭에 풀과 나무가 불에 타 말라 죽었다」는 이야기도 있는데, 이 이야기는 의심스럽다」고 하는 이가 있으나, 목은㉗(牧隱)이 태어날 때에도 또한 풀과 나무가 말라 버린 이변이 있었고, 퇴계㉘(退溪)도 이른바 이를 좇아「단양(丹陽)에서 풀과 나무가 말라 버린 것을 볼 것 같으면, 알 수 있다」고 하였는데, 어찌하여 오직 문헌공 최충 선생에게만 그런 이변을 의심하겠는가?

六년 정해(九八七)

선생의 二세시다。

주자㉙(朱子) 연보의 예를 따르면, 비록 일이 없어도 또한 해를 기록하였으니, 대개 좌씨㉚(左氏)가 춘추(春秋)에서 해를 쓴 법이었다。

七년 무자(九八八)

선생의 三세시다。

주자 연보의 예에 따라서 임금이 연호를 고치었으니 그 사실을 기록하였다。

八년 기축(九八九)

九㉛년 경인(九九〇)

十년 신묘(九九一)

十一년 임진(九九二)

十二년 계사(九九三)

선생의 八세시다。 어리신데도 배우기를 좋아하고, 글짓기를 잘하시어 금옥 같은 지조에 수월 같은 정신을 가지셨다。

우리 나라의 어진 분들을 살펴보면, 五, 六세에 훌륭한 글을 지은 이도 있었다。 七세에 모시(毛詩)와 상서(尚書)에 능통한 이도 있었다。 선생께서는 문장을 주관하는 규성의 빛이 정기를 온전히 하여 그 재주와 기예가 우뚝하게 뛰어나셔서 다른 여러 어진 분들 중에서도 웃자리에 더함은 당연한 일이다。 살필 만한 전기(傳記)가 없으므로 선생의 八세시의 어렸을 적 학문에 관한 일은 먼저 가신 어진 분들의 논저에서 두어 구절 일러 놓은 것을 찾아내어 그것에 근거하였다。

十三년 갑오(九九四)

十㉜四년 을미(九九五)

선생의 十세시다。

구전(舊傳)에는「선생께서는 학업이 이미 알려졌으므로, 목사 김공(金公)이 선생을 데리고 개성(開城)에 올라갔더니, 학문이 해박하여 모난 곳이 없었으므로 마침내 큰 선비가 되셨다」고 하였으니, 생각이 이 사이에 있으면, 어떤 이가 먼저이고 어떤 이가 뒤인지를 분명히 알 수가 없다。

十五년 병신(九九六)
十六년 정유(九九七)
목종 원년 무술(九九八)
二년 기해(九九九)
三년 경자(一〇〇〇)

선생의 十五세시다。학문에 뜻을 두실 해가 되어 경서(經書)와 사서(史書)를 깊이 연구하고 배우시어 깨달아 아심이 천리(天理)와 인사(人事)에 두루 통달하시었다。

삼가 살피건대、경(經)과 사(史)라고 함은 구경 삼사를 이름이다。또 중용(中庸)에서는 「성(誠)이란 것은 하늘의 도이며、성실해지려는 것은 사람의 도이다」라고 하였으니、곧 성실하면 밝아지고、밝아지면 성실해지는 것이니、선생의 학문은 먼저 성실하고 밝은 땅에 뜻을 세우신 까닭으로、「깨달아 아심이 천리와 인사에 두루 통달하셨다」고 말하는 것이다。

四년 신축(一〇〇一)
五년 임인(一〇〇二)
六년 계묘(一〇〇三)
七년 갑진(一〇〇四)
八년 을사(一〇〇五)

선생의 二十세시다。四월 계유일에 문과에 급제하시니、갑과에서 장원을 하셨다。

때에 최항(崔沆)이 지공거(知貢擧)로 나으리가 될 선비를 뽑으려고 과장(科場)을 열었다가 대궐 안문을 잠그고 예경(禮經) 十조를 붙여 놓고、이튿날 시와 부를 짓고、또 하루를 지나 시무책을 시험하고、十일이 되어 과거의 급제자를 왕께 아뢰어 확정하고、곧 잠갔던 대궐문을 열고、공에게 내려 주신 갑과 七인과 을과 十인과 명경 三인을 급제시켰다。

九년 병오(一〇〇六)
十년 정미(一〇〇七)
十一년 무신(一〇〇八)
十二년 기유(一〇〇九)
현종 원년 경술(一〇一〇)

선생의 二十五세시다。五월에 서경(西京) 장서기(掌書記)로 계시다가 수제관(修制官)으로 옮기셨다。

목종 때에 선생께서 직언으로 인하여 벼슬길에서 쫓김을 당하셨다。현종 초에 곧 벼슬길에 불려지셨다。이에 선생께서는 말씀하시기를、「이제 임금께서는 전왕의 이미 정해진 바른 천명을 이어 왕통을 이으셨고、전왕은 강조(康兆)에게 시해된 것이지 이제의 임금께서 그런 것이 아니다」라고 하시고 곧 벼슬길에 나아가셨다。

큰 아드님 유선(惟善)이 태어나셨다。

二년 신해(一〇一一)

선생의 二十六세시이다。五월 무인(五)일에 우습유(右拾遺)에 제수되셨다。

三년 임자(一〇一二)

四년 계축(一〇一三)

선생의 二十八세이시다。九월 병진(二七)일에 사관(史館)의 수찬관(修撰官)[43]으로 자리를 옮기셨다。

五년 갑인(一〇一四)

선생의 二十九세이시다。왕이 문관직인 대각(臺閣)[44]을 무관직의 신하들도 겸직할 수 있도록 제도를 바꾸었다。이에 선생께서 그 부당함을 극력 충간하였지만 왕이 조용해 주지 않음을 보시고、선생께서 탄식하여 말하시기를、「왕께서 나의 말을 들어 주시지 아니하시는구나」하시고 스스로 사퇴하시어 한번 물러나셔서는 후생을 가르치는 것이 옳다고 여기시고 곧 중학교 설립을 청하시어 가르칠 벼슬아치들을 거느리고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 가르쳐 깨우치도록 하시기를 부지런히 하셨다。[45]

六년 을묘(一〇一五)

七년 병진(一〇一六)

선생의 三十一세시이다。정월 정묘(二十二)일에 보궐(補闕)에 제수되셨다。

八년 정사(一〇一七)

선생의 三十二세시이다。송나라에서는 염계(濂溪)[46]선생 주원공(周元公)이 나셨다。이제 살펴보면 유현록(儒賢錄)에서 「선생께서는 주염계(周濂溪)나 정자(程子)[47] 형제들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셔서 우리 유도(儒道)를 처음으로 밝히셨다」고 하였으므로、주자(周子)의 출생을 표현해 내어 중국의 주염계와 정자 형제들의 학문이 언제부터 비롯되었는가를 보이는 것이다。

九년 무오(一〇一八)

十년 기미(一〇一九)

十一년 경신(一〇二〇)

선생의 三十五세시이다。정월 계해(十一)일에 기거사인(起居舍人)[48]이 되셨다。

왕께서 최치원(崔致遠)[49]을 문묘(文廟)에 배향하려 하므로、선생께서 유학에 끼친 해를 들어서 공자(孔子)님을 모신 사당을 더럽힘이 옳지 않다고 지적하시고、대신 설총(薛聰)[50]을 배향하도록 청하셨으나 왕이 듣지 않으셨다。[51]

十二년 신유(一〇二一)

十三년 임술(一〇二二)

선생의 三十七세시이다。

왕이 신라의 설총을 홍유후(弘儒侯)에 봉하고 문묘(文廟)에 배향하셨다。

원운곡(元耘谷)[52] 천석(天錫)선생이 말하기를、「우리 현종 임금님께서 최문헌공이 최치원은 문묘에 배향해서는 아니된다」라고 하신 말씀을 듣지 않으시고 추봉(追封)하여 향사(享祀)에 들이시더니、비록 그 정도를 잃기는 하였으나、최문헌공의 말씀을 들으시어 설총선생을 추봉하여 문묘에 배향하셨으니、어찌 사풍(士風)을 주장하여 심고 중흥시킨 훌륭한 일이라고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설총선생은 참으로 훌륭한 선비이시니 문묘에 배향하여 모시는 것이야말로 마땅하다고 말할 수가 있다。[53]

十四년[54] 계해(一〇二三)

十五년 갑자(一〇二四)

선생의 三十九세시이다。十二월 임신(二十九)일에 중[55]추원(中樞院)의 직학사(直學士)로 영전되다。

十六년 을축(一〇二五)

선생의 四十세시이다。十二월 무오(二十)일에 한림학[57]사(翰林學士) 내사 사인(內史舍人)[58] 지제고(知制誥)로 영전되셨다。

十七년 병인(一〇二六)

선생의 四十一세시이다。三월 경인(十三)일에 지공거(知貢擧)로 진사 최황(崔貺) 등 九인을 뽑으셨다。[60]

四월에는 왕의 전교(傳敎)를 받들어 홍경원(弘慶院)의 비문(碑文)을 지어 바치셨다。

왕께서 곧 직산현(稷山縣) 성환역(成歡驛)에 절을 세우고、봉선홍경사(奉先弘慶寺)라는 현액(懸額)을 내려 주시고、유생에게 하명하시어 공을 기록시키고자 하여 선생을 패초(牌招)하시니、선생께서는 첫패에 나가지 않으시고、둘째 패에도 나가지 않으시어 十四번째 부르심에 이르러서는 마지 못하여 왕명을 받들고 대궐에 들어가셔서 간하여 아뢰시기를、「임금은 마땅히 문덕(文德)을 닦으셔야 하옵거든 어찌하여 부처님을 숭상하여 복을 구하려 하십니까?」하시니、왕이 말씀하시기를、「이 역사는 다만 복을 비는 것이 아니고、길 가는 나그네들을 구제하고자 함이요」라고 하시매、선생께서는 다시 간하여 거듭 사양하셨지만 마침내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여 오직 토목사업에 관한 일만을 말하고、부처님을 기리는 말은 한 글자도 말하지 않으셨다。[61]

이제 살펴보면、신라 이래로 임금의 기원은 모두 먼저 왕이 돌아가신 해로부터 해 왔다。비록 고려도 또한 그렇게 하였지만、뒤에 역사를 기록하는 사람들이 그것을 바로잡은 까닭으로 금년은 현종 十七년이 된다。그러나 당시에는 十八년이라고 하였었다。

七월에 예부시랑(禮部侍郎)[62]이 되셨다。[63]

十八년 정묘(一〇二七)

선생의 四十二세시이다。정월 신해(十)일에 급사중(給[64]事中)이 되셨고、十一월에는 태자 중윤(太子中允)으로 영전되셨다。

十九년 무진(一〇二八)

二十년 기사(一〇二九)

선생의 四十四세시이다。十一월 병인일에 우간의 대부(右諫議大夫)가 되셨다。

二十一년 경오(一〇三〇)

선생의 四十五세시이다。四월 갑오(十二)일에 예부랑[65]중(禮部郎中) 박유인(朴有仁)이 지공거가 되어、왕이 문덕전(文德殿)에 임어하신 가운데 복시를 시행하였다。선생의 아들 유선(惟善)이 송탄(松灘)이라 호하는데 어시(御試) 을과에서 독보적인 실력으로 장원 급제하였다。송탄공이 왕이 앉아 계시는 발 앞에 나아가 친시(親試)에

임하니, 왕께서 모시고 있는 측근 신하들에게 말씀하시기를, 「짐은 나라를 빛내는 글월〔華國文章〕·꽃〔花〕·달〔月〕을 제목으로 주어 시험하되, 아울러 그 빨리 짓는 것도 종요롭게 보고자 하니, 먼저 글제를 내어 주고 짓기를 마치면 곧 바로 베끼도록 하라」하시고 곧 「어원(御苑)에 선도(仙桃)를 심다」라는 시제(詩題)까지 서명하여 내려 주셨다。 송탄공은 곧 응제하여 바로 베껴 이름을 기록하여 시와 부를 지어 갖추어 뜻을 표현하여 바치니, 임금님께서 손수 비점(批點)을 찍어 으뜸을 방하게 하시니, 송탄공은 마침내 을과에 뽑히시어 七품에 제수되어 한림원(翰林苑)에 들어가셨다。

五월 갑인(二)일에 선생께서는 태자 우유덕(太子右諭德)으로 영전하셨다。

二十二년 신미(一〇三一)

선생의 四十六세시이다。 五월에 왕이 돌아가시니, 선생께서 행장(行狀)을 지으셨다。

송탄공은 예부 원외랑(禮部員外郎)에 배수되어 제고(制誥)를 관장하셨다。

덕종이 즉위하고, 겨울에는 인하여 성종(聖宗)의 연호인 태평(太平)을 연호로 썼다。 유소(柳韶)·왕가도(王可道)·이단(李端) 등이 글안을 치자고 청하였다。 황보유의(皇甫兪義)·최제안(崔齊顔) 및 선생께서는 모두 옳지 않음을 주장하여 말씀하시기를, 「채찍이나 풀잎을 가지고 뱀을 놀라게 하면, 반드시 후환이 있으니 계속 좋게 지내면서 백성들을 편안히 쉬게 함만 같지 못합니다」라고 하셨다。 이에 왕이 태묘(太廟)에 점을 쳐 보게 명하시어 과연 군사를 내지 아니 하셨다。

이익재(李益齋)가 말하기를, 「왕가도(王可道)는 화친을 꾐도록 의론하였으나, 글안과는 계속 좋게 지내면서 백성들을 편히 쉬도록 한 의론만 같지 못하였다」고 하였다。

덕종 원년 임신(一〇三二)

二년 계유(一〇三三)

선생의 四十八세시이다。 정월 기묘(十二)일에 우산기상시(右散騎常時)로 영전하셨다가 四월에는 동지춘추원사(同知中樞院事)에 배임(拜任)되셔서 임금님께 아뢰어 설원(說苑)에 실려 있는 「육정(六正)과 육사(六邪)의 글」과 한(漢)나라 자사(刺史)들이 지켰던 「여섯 가지의 명령〔六條之令〕」을 여러 관청의 벽에다 써 붙이게 하셨다。

三년 갑술(一〇三四)

선생의 四十九세시이다。 七월 계축(二十六)일에 형부상서(刑部尙書)에 임명되셨다。

이익재(李益齋)는 말하기를, 「임금님께서는 굳게 결단하시어 상중에는 효성을 다하시고, 전 임금님 때의 옛 신하들인 서눌(徐訥)·최충·왕가도·황주량(黃周亮)을 임용하시는 사령장〔制〕을 주시니, 조정에는 속이거나 숨기는 일이 없고, 백성들은 그 살기가 편안하였다」고

하였다。

정종 원년 을해(一〇三五)

선생의 五十세시이다。 정월 임인(十七)일에 중추사(中樞使) 형부상서(刑部尙書)가 되셨다。 三월 병술(二)일에는 지공거가 되셔서 김무체(金無滯) 등 十四인을 과거 시험에서 뽑으셨다。

보한집(補閑集)에서는 이르기를, 「을과 三인인 김무체(金無滯)·이종현(李從現)·홍덕성(洪德成)은 함께 상서(尙書)에까지 임명되었고, 이상정(李象廷)·최상(崔尙)·최유부(崔有孚)는 서로 이어가며 참정(叅政)까지 올랐으며, 김숙창(金淑昌)·김정(金正)·김양지(金良贊)·오학린(吳學麟)은 아울러 학사(學士)가 되었으므로 그 때 세상에서는 그 과거의 방(榜)을 『상서방(尙書榜)』이라고 불렀다」고 하였다。

二년 병자(一〇三六)

선생의 五十一세시이다。 七월에 임금님께 아뢰어 말씀하시기를, 「임금님께서 친히 내시부에 영을 내리시어 인삼 삼백근을 바치도록 하셨으나, 바쳐진 바 일백근으로도 갖추어 쓰시는 데에 넉넉하셨읍니다。 또 나라나 관부에 바쳐지는 공물(貢物)들은 모두 백성들의 기름과 피이오니, 함부로 거두어 들임은 옳지 않사옵니다。 다시는 그런 공물 바치라는 영을 내리지 마시옵소서」라고 하셨다。 왕이 기뻐하지 않으시매 문하성(門下省)에서는 시끄럽게 왕께 여주어 아뢰기를, 「옛날 임금님들께오서는 좋아하는 것과 하고 싶은 것을 자제하시고, 사치를 버리고, 자기의 몸 닦기를 공손히 하시고, 마음을 비워 신하들의 간언(諫言)을 받아들였으며, 많은 백성들을 기르신 까닭으로 태평 성대(太平盛代)를 이루었사옵니다。 바라옵건대, 최문헌공께서 아뢰어 올린 말씀대로 좇으시옵소서」라고 하여 왕도 그대로 따르셨다。

八월에 임금님께서 말씀하시기를, 「어제 형부(刑部)에서 올린 글을 읽었노라。 목을 베어 죽이는 형벌과 목을 매어 죽이는 형벌에 해당하는 두 가지 죄인들은 지금 짐이 근심하고 있는 중이오。 나라를 다스리는데 자주 변괴가 일어나 살리기를 좋아하는 덕을 보이고, 괴로운 백성들을 구제해 주려는 의지를 보이고자 하니, 그 두 가지 죄를 범한 사람들은 사람이 살지 않는 외딴 섬으로 귀양 보내는 벌을 주고, 비록 그 두 가지 죄를 범한 사람이라도 그 정상이 딱하여 동정해야 할 만한 사람은 사람들이 살고 있는 섬으로 귀양 보내도록 할지어다」하시니 이 때에 죽음을 면한 사람들의 수가 일백 육십명이나 되었다。

三년 정축(一〇三七)

선생의 五十二세시이다。 七월 을축(二十五)일에 왕께서 건덕전(乾德殿)에 나오셔서 선생께 좌복야 참지정사 수국사(左僕射叅知政事修國史)의 직을 임명하는 의식을 가지셨다。

선생의 큰 손자 사제(思齊)가 출생하였다。

四년 무인(一〇三八)

선생의 五十三세시이다。 내사 문하성(內史門下省)과 함께 임금님께 여쭙기를, 「동지(東池)에서 키우는 백학과 거위·오리·산양과 같은 짐승들을 매일 먹이는 데에 벼 수수 등의 소비가 너무 많사옵니다。 전(傳)에 이르기를, 『개와 말은 그 지역에서 난 것이 아니면 기르지 않으며, 귀한 새와 기이한 짐승들은 나라에서 기르지 아니한다。 대개 그 이유는 즐기며 가지고 놀기 위하여 사물의 성질을 손상시켜서는 안되기 때문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바라옵건대, 바다나 섬에다 풀어 놓아 주시옵소서」라고 하였다。 이에 왕은 그 말을 좇아 그렇게 하셨다。

五년 기묘(一〇三九)

六년 경진(一〇四〇)

선생의 五十五세시이다。 七월에 양대춘(楊帶春)으로 안북대도호부 부사(安北大都護府副使)를 삼으매, 선생께서 왕께 아뢰기를, 「양대춘은 뜻이 높고 뛰어나게 서 있으며, 지모와 담략이 다대하고, 병법을 제대로 익혔으므로 만약 변방에 근심이 있을 때에는 이 사람이 아니면 보낼 만한 적당한 인물이 없사오니, 이 사람을 밖으로 내보내는 것은 옳지 아니하옵나이다」라고 하셨으나, 왕은 듣지 않으셨다。 양대춘은 규(規)의 아들이다。

七년 신사(一〇四一)

선생의 五十六세시이다。 판서북로병마사(判西北路兵馬使)가 되셔서 왕이 내려 주시는 옷과 함께 「변방에 가서 성채를 넓히라」는 명령을 받으셨다。 선생께서는 영원(寧遠)·평로(平虜) 등의 여러 진(鎭)과 보(堡)를 十四개소나 설치하셨다。

고려사(高麗史) 병지(兵志)에서는 「七년에 최충이 영원·평로 二진을 축성하였다。 영원성은 七百五十九간이고 보자(堡子)가 八구인데, 그 안에 금강수(金剛戍)는 四十二간이고, 선위수(宣威戍)는 六十一간, 선덕수(宣德戍)는 五十간, 장평수(長平戍)는 五十三간, 정잠수(鼎岑戍)는 三十八간, 진하수(鎭河戍)는 四十二간, 철용수(鐵墉戍)는 六十一간, 안정수(安定戍)는 三十二간이고, 관성(關城)이 一만 一천 七백간이고, 형로성은 五百八十二간에 보자가 六구이다。 그 안에 도융수(擣戎戍)는 三十六간, 진흉수(鎭兇戍)는 三十간, 직잠수(直岑戍)는 四十一간, 항마수(降魔戍)는 五十간, 절충수(折衝戍)는 三十간, 정융수(靜戎戍) 三十간이고, 관성은 一만 四천 四백 九십 五간이었다。

十二월에 내사 시랑 평장사(內史侍郎平章事)로 승진되어 돌아오셨다。

八년 임오(一〇四二)

九년 계미(一〇四三)

선생의 五十八세시이다。 二월 임인(四)일에 수사도 수국사 상주국 문하시랑(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門下侍郎)이 되셨다。

十년 갑신(一〇四四)

十一년 을유(一〇四五)

十二년 병술(一〇四六)

선생의 六十一세시이다。四월에 왕이 붕어(崩御)하시고、문종(文宗)이 즉위하셨다。八월에 임금님께서 선정전(宣政殿)에 거동하셔서 선생과 시중(侍中) 최제안(崔齊顔) 등을 부르시어 당시의 정치에 관하여 잘 잘못을 논의하셨다。

운곡(耘谷) 원천석(元天錫)은 말하기를、「정종이 十二년간 정사와 교화를 잘 처단하신 것은 모두 선생께서 왕께 올린 간언(諫言)을 잘 받아들여서 이루어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문종 원년 정해(一〇四七)

선생의 六十二세시이다。봄에 개성에 있던 절인 대운사(大雲寺)와 대안사(大安寺)를 새로 지으려 하매 송탄공이 왕께 간하여 여쭙기를、「농사꾼이 씨 뿌림은 비가 내리면서 시작하여야 하는데 지금 때를 잃고 있읍니다。죄를 용서하여 주시고、굶주린 사람들을 먹여 건지심도 이미 성지를 받들어 시행하고 있읍니다。생각하옵건대、대운사와 대안사의 두 절을 짓는 일이 바야흐로 시작되어 장정들과 기술자들이 농사를 짓지 못하고 있읍니다。한 사람의 농부가 밭을 갈지 않으면、반드시 굶어 주리는 사람들이 있게 됩니다。삼시로 힘써야 할 농사철에 어찌 농사꾼의 일손을 뺏을 수 있겠읍니까? 또 하물며 사면장에서 이르시기를、『일체의 토목 사업은 三년 동안 멈추거나 아주 그만 두도록 하겠다』고 하셔서 온 나라가 기뻐하였읍니다。마침내는 실행하지 않으셨읍니다。믿음이라는 것은 나라의 큰 보배이므로 버릴 수가 없읍니다。바라옵건대、농사철이 아닌 때를 기다려 주시옵소서」라고 하여 왕은 그 말대로 따르셨다。

四월 정미(三)일에 선생께서는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이 되시고、김영기(金令器)·김원충(金元冲)·박유인(朴有仁)·이자연(李子淵) 등도 함께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가 되었다。옛날 제도로는 임명일(「宣麻日」)에 재신(宰臣) 한 사람이 조서(詔書)를 담은 작은 상을 받아다 놓고 조서를 읽었었다。이 때에 이르러는 五명의 재상이 같은 날 임명장을 받게 되었으므로 합문(閤門)에게 상을 가져다가 읽게 하여 이후부터 길이 오래도록 법이 되었다。

六월 무신(五)일에 왕명을 받들어 법령과 서산법을 살펴 확정하셨다。

정사(十四)일에 왕께서 선생을 문덕전(文德殿)으로 부르시어 군국(軍國)의 여러 일들에 관하여 물으셨다。

七월 무자(十五)일에 송탄공이 어사잡단(御史雜端)으로 근무하시다가 추밀원 지주사(樞密院知奏事)로 영전하셨다。

겨울에 태묘에서 제사를 모셨는데、선생 이하 중서성(中書省)과 문하성(門下省) 양부로부터 상참원(常叅員)과 협향원(祫饗員)과 집사자(執事者)들에게까지 승급의 특별한 은혜를 왕께서 내려 주셨다。

十一월 을해(五)일에 나라에서는 선생께 개부의 동삼사(開府儀同三司)를 더해 주셨다.

二년 무자(一〇四八)

三년 기축(一〇四九)

선생의 六十四세시이다。二월 을해(十二)일에 선생께서는 수태보 사추충찬도(守太保賜推忠贊道)라는 공신호(功臣號)를 받으셨다。

연원록(淵源錄)에는 「선생께서 당시에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이 되셔서 나라의 원로(元老)들과 서민 중의 노인들 및 의사(義士)와 절부(節婦)들을 초청하여 잔치를 베풀어 음식 대접을 하시고、또 홀아비·과부·고아·독신자·폐인이 된 사람·병든 사람·봉양해 줄 이가 없는 사람들은 편안히 보살펴서 근심이 없도록 하셨으니、이들은 모두 선생께서 임금님께 여쭈어 시행하게 된 도덕적으로 계산된 계교이었다。

四년 경인(一〇五〇)

선생의 六十五세시이다。정월 계묘(癸卯)일에 수태부(守太傅)가 되셨고、문하시중으로써 도병마사(都兵馬使)가 되셔서 임금님께 모든 공역(工役)을 중단하시도록 아뢰었으며、또 임금님께 여쭈어 여진(女眞)의 추장 염한(塩漢) 등 八十六인을 놓아서 그들을 돌려 보내도록 하셨다。

당시에 나라에서 여러번 혼례(婚禮)로 인하여 부끄러운 일을 만들므로 선생께서 시경(詩經)에 있는 주남편(周南篇)을 인연하여 혼인하는 길을 바로잡고자 임금님의 앞에서 큰 소리로 외우시고、또 한(漢)나라 광형(匡衡)이 지은 시사(詩辭)를 인용하여 크게 아름답다고 찬양하시고、또 진(晋)나라의 왕실인 진씨(辰氏)네와 진(秦)나라의 왕실인 영씨(嬴氏)네가 대대로 혼인하며 오륜「五常」을 깨친 일과 당나라「唐國」 임금들이 인륜을 어지럽힌 일들을 인용하여서 그 옳지 못함을 풍자하시고、곧 혼례를 바로잡고자 왕께 청하기를、「같은 성으로 먼 친척이건 가까운 친척이건 간에 모두 혼인하지 않으며、인척(姻戚)조차도 행실이 있는 사람들은 모두 혼인하지 않으며、또 아버지와 같은 성의 일가와 성이 다른 인척들 및 옛날부터 사귐이 있는 집안 사이에는 고쳐 시집 간 여자의 자식들은 받아들여서 안되오니 길이 법으로 정하소서」라고 하셨다。그 때의 소인들은 선생 때문에 청환(淸官)과 요직(要職)이 많이 막혀 국정을 잡지 못하므로 이에 선생을 참소하여 나라의 선왕 이래로 시행하여 온 혼인제도를 비방한다」고 왕께 고하니、선생께서는 왕께 미움을 당하게 되셨다。선생께서는 이에 중학으로 물러나서 시중의 직인「政印」을 봉하여 왕께 바치고、여러 학생들이나 가르치는 것으로써 책임을 다하시고자 왕께 말씀 아뢰기를、「저는 몸 바쳐 다섯 분의 임금님을 모시면서도 무신이 정권을 잡아 교화를 해친 폐단과 어지러운 혼인과 절을 짓는 풍속이 행하여지는 것을 법에 맞도록 바로잡을 수가 없었읍니다。이제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침으로써 기자께서 우리 나라에 전

통으로 계승시켜 놓으신 큰 덕을 다시 번창하게 하겠읍니다」라고 하셨다。그리고 스스로 중학에서 사시면서 또 중학의 좌우에다가 동서 국학(國學)을 세우고 공자님과 그 제자들〔前聖哲〕을 향사(享祀)하며 기자도 배향하셨다。평소에는 탄식하여 말하시기를, 「어찌하여 나라에서 사람들이 많이 사는 곳에 절을 지어 헛되이 재물을 탕진하면서 오직 기자의 사당은 짓지도 아니하고 제사 드리는 법조차 행하지 아니하는가?」라고 하셨다。

화해사전(華海師全)[126]에서는 「우리 나라의 인문이 중국과 가지런히 아울러 일컬어지는 것은 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 교화를 베풀면서 비롯되어 최문헌 선생께서 스스로 그 책임을 맡으셨다」라고 하였다。

五년 신묘(一〇五一)

선생의 六十六세시이다。식목도감사(式目都監使)[127]가 되셔서 내사(內史)[128] 왕총지(王寵之) 등과 더불어 왕께 여쭙기를, 「급제자 이신석(李申錫)[129]은 씨족을 기록하지 아니하였으므로 조정에 등용하지 않음이 마땅합니다」라고 하셨다。시어사(侍御史)[130] 김정준(金廷俊)이 왕께 아뢰기를, 「씨족이 기록되지 아니한 것은 그 조상의 잘못이옵고, 신석(申錫)의 죄는 아니옵니다。하물며 문필에 공을 들여 임금님의 앞에서 일찍 급제하였으니, 그 자신은 허물될 흔적을 없이하여 높은 벼슬아치들과 나란히 설 수 있도록 하시옵소서」라고 하였다。이에 왕께서는 말씀하시기를, 「충(冲)의 상주(上奏)가 비록 인륜의 기준과 좋은 것을 세우자는 것은 모가 없어 옳으나, 막힘을 고집하는 것은 마땅하지 않으니, 그 결정은 정준 등의 상주를 따르겠노라」고 하셨다。

六년 임진(一〇五二)

선생의 六十七세시이다。정월 갑인(七)일에 송탄공이 한림학사 지어사대사(翰林學士知御史臺事)로 영전되셨다。七월 무오(十五)일에 또 형부상서(刑部尚書)가 되셨다。

七년 계사(一〇五三)

선생의 六十八세시이다。三월 무신(八)일에 송탄공이 과거 시험을 주관하여 진사 을과 우상(禹相) 등을 뽑으셨다。

八년 갑오[131](一〇五四)

선생의 六十九세시이다。二월 갑오(甲午)[132]일에 뒤에 순종(順宗)이 된 이를 책봉하여 세자(世子)를 삼았다。송탄공은 이 때에 왕께 태자 책문(太子冊文)을 지어 바쳤다。

四월 을미(二)일에 장손 사제(思齊)가 병과 제一로 급제하였다。

九년 을미(一〇五五)

선생의 七十세시이다。연세가 七十이 되신 것을 들어 물러나기를 왕께 청하시니, 왕께서는 말씀하시기를, 「시중 최충은 여러 대에 걸쳐 유종(儒宗)으로 삼한(三韓)에서 제일 덕이 있는 노인이시다。이제 비록 늙었다고 물러나기를 청하였으나, 차마 허락할 수가 없지만 그 뜻에

따름이 마땅하겠다」하시고, 담당 관청에서는 옛법을 살펴서 팔결이상과 지팡이를 내려 전하여 주고 국정을 계속 보게 하라시고, 다시 추충찬도 협모 동덕 윤리공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允理功臣)이라는 칭호에다가 개부의 동삼사 수태사 문하시중 상주국(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柱國)을 더해 주셨다。 七월에는 나라에서 내사령(內史令)을 더해 주시고, 인하여 치사(致仕)하시게 하셨다。

이제 동국통감(東國通鑑)[123]을 살펴보면, 팔결이상과 지팡이를 왕이 내려 주신 것은 계사년(一〇五三) 겨울이니, 선생의 六十八세시였다。 선생께서 은퇴하시기를 청한 것도 계사년인 까닭으로 왕의 말씀이 이와 같았다。 그러나 뒤에 역사를 저술한 사람들이 인하여 七十세에 치사하신 때에다 붙여 놓은 듯하다。

송탄공이 지중추원사(知中樞院事)에 배수되셨다。

七월 정사(一)일에 도병마사(都兵馬使)가 왕께 여쭈어 말하기를, 「글안이 전에 준 압록강 동쪽 언덕이 우리 나라 땅이 되게 하여야 하겠읍니다。 그러나 어디에는 성으로 통하는 다리를 놓고, 어떤 곳에는 활을 쏠 수 있는 궁구(弓口)를 만들고, 말을 먹일 수 있도록 울을 친 난자(欄子)도 설치하여 점점 옛 경계의 한계를 넘어 오고 있사옵니다。 또 새로이 우정(郵亭)도 세웠습니다。 이에 그 옳지 아니함을 글로 펴서 보냈사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송탄공은 글을 지어 글 안에다가 압록강 동쪽 언덕을 경계로 삼아 돌려 줄 것을 청하셨다。

九월 병자(二十一)일에 송탄공이 공부시랑(工部侍郎)[124] 이득로(李得路)와 함께 글안에 조상(吊喪)하러 가셨다가 회장(會葬)을 마치고 돌아 오셨다。

十월에 왕께서 관리에게 「좋은 땅을 가려서 절을 짓도록 하라」고 명하시니, 선생과 문하성(門下省)이 함께 상주(上奏)하여 「예로부터 성명(聖明)하신 제왕(帝王)들께서는 절을 짓거나 탑을 세운 일이 없이도 태평 시대를 이룩하셨읍니다。 이제 새로이 절을 더 짓고자 하시면 백성들을 수고로이 하게 되어 원성(怨聲)을 일게 할 것이오니 그러면 태평 성대를 이루는 길이 되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하셨다。 그러나 왕께서는 받아들이지 아니하셨다。

十년 병신(一〇五六)

선생의 七十一세시이다。 二월 계묘(二十一)일에 왕께서 덕수현(德水縣)에 흥왕사(興王寺)[125]를 짓고, 그 현은 양천(陽川)으로 옮기려 하심에 송탄공이 왕께 간하여 아뢰기를, 「우리 태조께서는 훈요(訓要)에서 말씀하시기를, 『국사 도선(道詵)이 나라 안의 산천(山川)을 살펴 무릇 가람(伽藍)을 지을 만한 곳이면 절을 짓지 아니한 곳이 없으니, 후세에 왕위를 계승하는 사람들은 다투어 절을 지으려고 왕실 번영을 해롭히는 일이 없도록 하라』하셨읍니다。 이제 전하께오서는 선대의 여러 조종께서 쌓아 놓으신 나라의 기틀을 어찌하여 백성들의 재물과 노력을 소모하여 가면서 요망한 말을 거짓으로 펴서 세상을 속

이는 귀신의 사당을 짓는 데에는 도와주려 하시옵나이까?」라고 하셨다。왕은 웃으시며 대답하시기를 「경의 말은 진실로 충성되도다。짐은 일찍부터 몸소 이루기를 원하였던 것이므로 돌려 고칠 수가 없노라」라고 하셨다。다른 날 임금님을 모시고 함께 즐기는 닭은 잔치자리가 있었는데、이 때에 임금님께서는 조용히 송탄공을 위로하고 격려하시면서 「간쟁(諫諍)은 옳고 충직하여야 하는데 다만 아첨하기만을 좋아한다」고 말씀하셨다。이에 송탄공은 「나라를 처음 세워서 후대에 전하기는 오히려 쉽고、이루어 놓은 것을 지키기는 어렵사옵나이다」라고 대답하셨다。공의 계답(啓答)이 이와 같이 훌륭하였으니、비록 우(虞)나라나 하(夏)나라의 태평 성대를 구가하는 노래를 이어 부른들 여기에 무엇이 더하겠는가?

十一년 정유(一〇五七)

선생의 七十二세시이다。

송탄공께서는 압록강 성교(城橋)와 궁구(弓口)를 거두어 혈어 버릴 것을 청하는 글월을 지어 글안에 바쳤다。

이제 살펴보면、九년 을미(一〇五五)에 글안이 우정을 세우고 점점 옛날의 국경 한계를 넘어 오는 까닭으로 글을 올려서 압록강 동쪽 언덕으로 국경을 환원하여 정할 것을 청하는 글을 지어 바친 것이 바로 이것이다。수양세가(首陽世家)라는 책에도 또한 그러하다。그 경자를 헐어버린 데 대하여 사례하는 표(表)에서 「지난 해 사이에 후정(候亭)을 지은 까닭으로」 운운하였으니、이 표문은 마땅히 다음 해인 병신년에 있어야 할 것이다。그 궁구(弓口)를 거두어 혈어 달라고 빈 글에서는 말하기를 「지난 해에 너그러이 조서(詔書)를 내리시어 소정(小亭)만을 혈어 버리셨습니다」 운운하였으니 이 글은 마땅히 금년인 정유에 있어야 한다。그러나 세가(世家)에는 「궁장을 혈어 주소서」라고 빈 글은 정유년 四월에 있고、사례한 표문도 정유년 九월에 실려 있으니、표문과 장(狀)이 그 내용에 있어 차이가 나서 서로 맞지 아니함은 의심스럽다。

十二년 무술(一〇五八)

선생의 七十三세시이다。여름 四월에 다시 내사령(內史令)을 더하였으나、치사(致仕)하시므로 고신문(告身文)에 옷과 띠、은그릇과 채색 비단과 베와 돈과 말 안장과 말 등의 물건들을 왕이 내려 주셨다。선생께서는 사신을 집으로 보내어 고신장(告身狀)과 예물을 내려 주시려 한다는 소문을 들으시고、그것을 사양하는 글월을 왕께 올렸으나、왕은 허락하지 않으시고、내사 시랑 평장사(內史侍郎平章事) 김원정(金元鼎)과 동지중추원사(同知中樞院事) 왕무숭(王懋崇) 등에게 선생의 댁으로 찾아가 선생께 조(詔)를 내리시어 그를 포창함을 전하도록 하셨다。선생께서는 자질이 문무를 겸하시어 변방으로 나가시면 장수가 되시고、관가에 들어 오시면 재상이 되시었으므로 비록 집에 머물러 쉬시기를 청하셨으나 군사적으로나 나

라의 큰 일이나 송나라에 전하는 글 같은 것에서 의심스러운 일이 있게 되면, 나라에서는 모든 것을 찾아 와 자문을 구하였다.

七월에 왕께서 창경원(昌慶院)의 밭과 땔감들을 빼앗아 흥왕사(興王寺)에 주셨다. 선생께서는 문하성(門下省)과 함께 왕께 아뢰어 「궁원(宮院)은 선대 임금님께오서 너그러이 밭과 백성들을 그 자손들에게 내려 주신 것이옵니다。이제 그 종족(宗族)들은 가지가 벌어 수가 많아져서 만약 각 궁원에 내려 주시고자 하면 오히려 넉넉지 못한 것을 두려워하시게 될 것 같사옵니다。하물며 한 궁원에 딸린 밭과 땔감을 거두어 불교의 절에다 주시옵나이까? 바라옵건대 전과 같이 되돌려 내려 주시옵소서」라고 하셨으나 왕은 그 말씀을 받아 들이지 아니하셨다。

十三년 기해(一〇五九)

十四년 경자(一〇六〇)

十五년 신축(一〇六一)

선생의 七十六세시이다。내사령(內史令)을 고치어 중서성(中書省)이라고 하니, 선생께서는 중서령(中書令)으로 치사하시게 되었다。또 왕은 사령〔宣誥〕을 다시 내리시어 추충찬도 좌리 협모 동덕윤리 공신 양평부원군(推忠贊道佐理協謀同德允理功臣陽平府院君)이라는 칭호를 더하여 주셨다。

三월에 송탄공은 한림학사 지공거로써 진사 을과에 나계함(羅繼含) 등을 선발하셨다。八월 무진(十八)일에 판상서 예부사(判尚書禮部事)가 되시고, 十一월 신미(二十二)일에는 참지정사 겸판 한림원사(叅知政事權判翰林院事)가 되셨고, 十二월 병신(十七)일에는 또 중서시랑 동중서 문하평장사 겸이부상서사(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吏部尚書事)가 되셨다。

동사회강(東史會綱)에는 「왕이 그들을 사랑하시어 시중(侍中) 김원정(金元鼎)과 최유선(崔惟善)을 같이 평장사(平章事)를 삼았으며, 그들은 궁내외를 드나들 때마다 총애를 받아 김원정은 문학으로써 널리 이름이 일컬어졌으며, 최유선은 그 유술(儒術)이 대대로 사림(士林)들이 추중(推重)하는 바가 되어 동시에 재상이 되었다고 당시의 여러 사람들에게 일컬어졌다。

十六년 임인(一〇六二)

十七년 계묘(一〇六三)

十八년 갑진(一〇六四)

十九년 을사(一〇六五)

선생의 八十세시이다。다시 추충찬도 동덕윤리 홍문의 유 보정 수정 강제공신 금자광록대부 벽상 삼한 삼중 대광태사 중서령 판상서 이부사 상주국 양평부원군 치사(推忠贊道同德允理弘文懿儒保定綏靜康濟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太師中書令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陽平府院君致仕)라는 칭호를 더해 주셨다。

왕께서 문덕전에 거동하시어 복시(覆試)를 진사(進士)들에게 보이시는데, 시어사(侍御史) 노단(盧旦)이 왕의

뜻을 거스리는 주문(奏文)을 올려 왕이 노하시어 사람들에게 그를 끌어내게 하시었다。이에 송탄공께서 왕의 앞에서 아뢰기를, 「더할 수 없이 간(諫)하여 왕의 노여움이 조금 가라앉기는 하였으나, 마침내 시험을 끝낸 뒤 오직 十명만을 뽑으시고, 불합격자 이원량(李元良) 등 五인을 올려서 급제시켜 주시고, 노단은 원외랑(員外郎)[139]을 삼아 키양 보내셨다。[140]

二十년 병오(一〇六六)

二十一년 정미(一〇六七)

(太醫監) 이염(李塩) 등을 보내시어 조서(詔書)를 내리시고, 그 아들 유선(惟善) 등을 조위(吊慰)하셨다。시호(諡號)를 논의하여 문헌(文憲)이라고 하니, 시법(諡法)은 「도덕이 널리 들리시었으므로 문(文)이라 하고, 널리 들으시어 다능(多能)하셨으므로 헌(憲)이라고 정한다」고 하였다。

후손 진사(進士) 목(穆)은 가전유집(家傳遺集)에서 말하기를, 「당시에는 의관이 제도적으로 정해지지 아니하였으므로 벼슬아치들은 조관(朝冠)[138]을 쓰고, 공복(公服)[139]을 입었는데, 의식이 없을 때에는 의관을 사서인(士庶人)들의 경우 다만 머리에 수건을 쓰고, 변복(弁服)과 베옷〔褐衣〕을 입었으며, 부인(婦人)네는 위에는 저고리를 입고, 아래에는 치마를 입을 뿐 모자 등 머리에는 쓰는 것이 없었다。선생께서는 처음으로 대삿갓과 흰 두루마기를 만드셔서 상하인들이 평상시에 쓰거나 입도록 하셨다。또 검은 천으로 머리에 쓸 것을 만드시어 부인네들로 하여금 머리에 쓰도록 하셨고, 부인네들이 밖에 나들이할 때에는 반드시 이 옷을 입어서 그 얼굴을 가리게 하여 남자들과 부녀자들이 서로 다름이 있게 하셨다」고 하였다。

선생의 호는 성재(惺齋) 또는 월포(月圃) 또는 방회재(放晦齋)라고 하셨다。현종 이후에 전쟁이 겨우 끝나 아직 문교할 겨를이 없었다。선생께서는 후진들을 거두어 불러서 가르치어 깨우쳐 주는 일을 부지런히 하시니, 배선생의 八十二세시이다。五월 무인(一)일에 왕은 합문(閤門)에서 나라의 원로들에게 잔치를 베풀고, 의복까지 내려 주셨다。송탄공은 중서령이 되셨고, 아우 유길(惟吉)은 수사공섭 상서령(守司空攝尚書令)이 되셨다。이때에 선생께서는 연세가 높으셨으나, 아직 건강하셔서 왕께서 국로(國老)들에게 잔치를 베풀어 주시면 송탄공과 그 아우 상서령께서 선생을 부축하여 대궐에 들어가셨으니, 당시에 아름다운 일〔盛事〕이라고 일컬어졌었다。한림학사 김행경(金行瓊)[138]은 시를 지어 그 모습을 치하하여 이르기를, 「상서령(尚書令)이 중서령(中書令)을 모시고, 을장원(乙壯元)이 갑장원(甲壯元)을 부축하였네」라고 하였다。

九월 을유(二十)일에 왕께서 중양절(重陽節)을 맞이하여 송악정(松岳亭)에서 잔치를 마련하고, 여러 신하들에게 시를 짓도록 하명하셨는데, 송탄공이 지은 시를 왕께

서 보시고 칭찬과 포장을 아끼지 않으시며 타고 다니실 말을 내려 주시기도 하셨다.[19]

二十二년 무신(一〇六八)[20]

선생의 八十三세시이다。정월에 송탄공은 판상서 이부사(判尙書吏部事)가 되었고、나라에서는 추충찬화 강정수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라는 공신호에다가 개부의동삼사(開府儀同三司)를 더해 주셨다。

九월 十五일 갑신에 선생께서 돌아가시니、조정에 벼슬살이를 시작하신지 六十四년만이다。왕께서는 태의감[20]우려는 학생들이 많이 모여들어 길거리를 메우고 마을에 넘치게 되었다。마침내 자하동(紫霞洞)에 구재(九齋)를 짓고、성인(聖人)의 가르침을 배워 익히도록 도와 주셨다。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은 반드시 먼저 이 학도들 가운데 들어와서 배워야만 하였다。그들을 일컬어서 시중최선생의 무리들〔侍中崔先生徒〕이라고 불렀다。그 당시에 유학(儒學)을 한 신하로서 학도를 기른 사람이 十二명이 있었는데、선생의 무리가 가장 훌륭하였다。우리 나라의 학교는 선생께서 처음 일으킨 것으로 말미암게 되었으므로、세상에서는 선생을 우리 나라의 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일컬었다。

후손 주서(注書) 원형(寃亨)은 구재잠(九齋箴)에서 말하기를、

빛나도다 성재(惺齋)시여!
사다리와 디딤돌을 처음 여셨네。
우리 유학 떨쳐 일으키셔
그 시끄러움 바로잡으셨네。
이 나라 학교 교육 때문에
우리 나라 스승님이 되셨네。
유도(儒道)가 성히 일어나니
넓은 언덕에 학교를 세우셨네。
낙성(樂聖)에서 시작하여
대빙(待聘)에서 끝내셨네。
크시되 언제나 때에 맞추시어
업적이 밝혀지니 더욱 공경 받으셨네。
진덕(進德)으로 터를 삼으시고
조도(造道)로 자루를 만드셨네。
성명(誠明)을 변화하여
솔성(率性)으로 씩씩히 따르셨네。
태화(泰和)로 크게 넓혀
차례대로 잠겨 헤엄치게 하셨네。
이름을 방 붙이고 문서에도 올리니、
착한 선비들 수풀처럼 무성하네。
조심스레 전(傳)을 생각해 보오니、
마치 주(周)나라 정치를 세우신 듯하네。
어둠을 열어 환히 밝히시니、
이야말로 온전한 하늘이시네。
빛나는 저 천명!
자세히 연구하고 깊이도 살피셨네。

심한 일이 없는 지경!
검소만을 좌우명으로 삼으셨네。
조심하시니 곧 좋은 일만 있고
옛 전통 잇고 새것을 지으셨네。
공자를 받들고 맹자를 스승 삼으니、
온 나라가 이를 우러르네。
도시와 농촌이 모두 이웃되니、
앞일을 미리 아는 마음 되셨네。
고매한 덕으로 아름답게 행하셔
극기 복례를 널리 맺으시었네。
사악을 물리치고 바름을 잡으시어、
주악(周樂)을 춤 추며 선현께 제사 모셨네。
목욕하고 바람 쐬며 시문 읊기도 하며
짧은 시간도 버리지 않으셨네。
촌음도 다투시듯 아끼셨으니、
눈으로 보고 배운 것들을 뿌리 내렸네。
더욱 물 맑혀 근원을 따르시니、
삼사(三史)[104]와 구경(九經)[105]이었네。
천명 자녀와 만명의 손자들이
자하동(紫霞洞)에서 현가(絃歌)를 올렸네。
교육하던 곳에 남은 자취는
수양산에서 생(筮) 불며 글 읽으심이네。
공자님 사시던 옛 마을에서
요순(堯舜)을 본 받으셨네。

하늘과 땅을 싸 안으시니、
불 타는 가르침이 별처럼 빛나셨네。
유궁(儒宮)이 결백하고 정대하니、
표준처럼 우러러 사모하네。
법도가 되어 이끌으시니、
나라의 예가 인(仁)에 머물었네。
선현의 가르침 옥에 사겨 몸에 차고、
제군들은 말 말고 힘 쓰기나 하여 부지런히 배워 허물되는 짓 말게나。
고려 충렬왕께서 귀산사(龜山寺)[106]에 행행(行幸)하셨다가 구재를 둘러 보시매 여러 학생들이 가요(歌謠)[107]를 지어 바쳤다。
공민왕께서도 구재에 행행하셔서 여러 학생들에게 경(經)의 뜻을 친히 시험하셨다。
삼산재(三山齋)[108]가 최도광(崔道光)에게 답한 편지에서 「이제 여러 책들을 이끌어 본 바 문헌공의 구재가 있었던 옛터가 송도(松都)에 있음이 분명합니다만 무엇이 해주의 구재입니까? 덕의(德義)를 추모하여 그 제도를 본떠서 그렇게 하는 것에 지나지 아니하는 것은 실로 그 유허가 아니지요。 유허가 아닌 것을 유허라고 일러서 그곳에 돌까지 세워 그 사실을 기록해 놓았으니、 곧 거짓이 아니겠읍니까? 이것은 변정하기 어려운 것이 아닙니다。 동종간에서는 서로 버티면서 뜻을 결단하지 아니하니 그 사이에는 따로이 곡절이 있어서 그러는 듯한데、 이는 어

리석은 나로서는 알 바가 아니지요」라고 하였다.[169]

二十三년 기유(一〇六九)

이 해에 송탄공과 아우 월계공이 상제로 아버지의 복을 입었다.

二十四년 경술(一〇七〇)

이 해 十二월에 송탄공과 아우 월계공이 아버지의 복을 마쳤다.

二十五년 신해(一〇七一)

정월에 송탄공이 수사도 태사 중서령 판이부사 감수국사 상주국(守司徒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이 되셨다.

二十六년 임자(一〇七二)

二十七년 계축(一〇七三)

송탄공이 개부의 동삼사 문하시중 삼중태광 수태사(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三重太匡守太師)를 더하여 양평부원군(陽平府院君)에 봉하여졌다.

五월에 서여진(西女眞)의 번사(蕃師)[170]가 말하기를, 「삼산(三山) 번적(蕃賊)이 오고 가는 사람과 물화(物貨)를 죽이거나 노략질하여 우리들과 원수가 되었으니, 번군(蕃軍)을 거느리고 그들을 뒤쫓아가 토멸하고자 하니 관인(官人)을 보내어 싸움을 구경해 주기를 청(請)합니다」라고 하였다. 정주낭장(定州郎將) 문선(文選)이 번복(蕃服)을 입고, 번군(蕃軍)을 거느리고 나가 삼산(三山)을 토멸하였다. 아방포(阿方浦)에는 도적들이 석성(石城)을 쌓아 놓고 보기(步騎) 五百인을 가지고 대항하여 싸웠다. 번군들이 크게 외치며 급히 치니, 적들이 크게 허물어져서 二百여명의 머리를 베고 三百여명의 도적들을 사로잡았다. 도적들은 양식이 다하여 이끌려 돌아갔다. 변신(邊臣)이 번군과 문선 등으로써 공이 있음을 가지고 상을 그들에게 주도록 왕께 여쭈어 청하였다. 이에 송탄공께서는 왕께 아뢰기를, 「삼산(三山)은 우리 국경을 쳐 들어온 도적이 아닙니다. 번군은 조정의 뜻에 인연하지 아니하고, 다만 궁중의 위엄에 의지하여 사사로운 원수를 보복한 것이오니, 바라옵건대 그들에게 상을 내리시지 마시옵소서」라고 하시니 왕은 그 말씀을 좇으셨다.

二十八년 갑인(一〇七四)

선생의 문인(門人)[171] 김양감(金良鑑)이 송(宋)나라에 사신으로 갔다가 태묘(太廟)와 태학(太學)을 그려 가지고 돌아와서 우리 나라에 문묘(文廟)가 처음으로 중국의 제도와 비슷해지게 되었다. 대개 선생께서 돌아가신 뒤에 유학의 전통을 이어 맡을 사람이 거의 끊어질 뻔하다가 이어진 실마리가 되었다.

삼가 화해사전(華海師全)을 살펴보면, 화해사전에는 「우리 나라에서는 기자(箕子)로부터 유학이 비롯되어 최문헌(崔文憲)이 중간에 크게 새로 지어 일으키셨고, 김문안(金文安) 양감(良鑑)이 또한 끊어질을 이으셨으니, 김문안공이 일찌기 말하기를, 「나의 마음이 깨침은 평

소에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문헌)님께로부터 배운 것을 지키고, 그 박문 약례(博文約禮)와 미세 오묘(微細奧妙)함은 큰 송나라의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의 문하에서 얻은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二十九년 을묘(一〇七五)

정월 十일 임인에 송탄공께서 졸하시니, 조정에 벼슬하신지 四十六년, 향년 六十六세시었다. 시호는 문화(文和)이시니, 그 시법은 도덕이 널리 들리웠으므로 문(文)이라 하고, 굳세지도 아니하며 부드럽지도 아니하므로 화(和)라고 하였다.

구전을 살펴보면, 공의 생년이 없으나, 가전(家傳)과 유집(遺集)에 분명히 기록되어 있으므로 현종 원년 경술에 이미 그 태어나심을 기록하였고, 이제 졸한 해에 또 그 살으신 연세를 기록하여 둔다.

공의 호는 송탄(松灘)이신데, 또 낙진와(樂眞窩)라고도 부르셨다. 대대로 유종(儒宗)을 잇고, 재상(宰相)의 직임을 아버지께 이어받아 두 임금님을 바르게 보필하셔서 비록 크게 빛나는 공적은 없어도 많은 사람들이 모두 정중히 일컬었다. 중승(中丞) 정자후(鄭子厚)[148] 서(敍)가 잡서(雜書)에 송탄공의 규정시(閨情詩)를 실었는데, 그 내용은 다음과 같다.

꾀꼬리는 날샜다 지저귀는데, 근심스런 비 뿌리니, (黃鳥曉啼愁裏雨)
푸른 버들은 맑은 날에 흐트러져 중춘이 되네。(綠楊晴弄掌中春)

또 빗[梳]을 노래한 시가 있는데, 그 시의 내용은 다음과 같다。

사람이 쓰고는 머리에 꽂아 둠이 옳건만, (人用宜加首)
왜 예로부터 갑 속에 넣어 두었는가?(何曾在匣中)

라고 읊은 것으로 보면, 송탄공은 재주가 뛰어날 뿐만 아니라 넉넉하여 신하로서는 더할 수 없는 지위에 오를 수 있음도 넉넉히 알 수가 있다.

이공수(李公壽)[149]의 자는 원로(元老)인데, 공의 외손이다。어렸을 때에 송탄공께서 그 이마를 어루만지시며 말씀하시기를, 「이 아이는 마땅히 큰 그릇이 될 것이다」라고 하시더니, 자라면서 학문에 힘쓰고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시중 상주국(侍中上柱國)에 이르렀으니, 공의 사람을 보시는 눈이 이와 같이 밝으셨다。

선종 三년 병인(一〇八六)[150]

二월 경신 초하룻날에 선생께서 용두(龍頭)로서 정종묘정(靖宗廟庭)에 배향되셨고, 문화공은 용두로서 문종묘정(文宗廟庭)에 배향되셨다。

숙종 七년 임오(一一〇二)

선생의 문인 병부상서(兵部尙書) 신홍상(申弘尙)과 예부상서(禮部尙書)[151] 정문(鄭文) 등이 곧 선생의 유지(遺志)를 밝혀서 왕께 아뢰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예의는 기자(箕子)로 부터 비롯되었지만, 그 사당의 모습은 아직 없사오니, 바라옵건대 사람을 시켜 그 분묘를 찾도록 하시고

전각을 지어 봄과 가을로 제사를 모시어 최자(崔子) 문헌공의 뜻을 다할 수 있게 하시옵소서」라고 하여 비로소 왕의 윤허를 받아 마침내 최자의 뜻을 이루었다.[153]

예종 四년 기축(一一〇九)

태학의 신경(申勁)·최민용(崔敏庸) 등 七十인과 무학(武學) 한자순(韓子純) 등八명이 七재(齋)에 나누어 거처하였으니, 그 七재의 이름은 주역(周易)을 배우는 곳은 여택(麗澤)、상서(尚書)를 배우는 곳은 대빙(待聘)、모시(毛詩)를 배우는 곳은 경덕(經德)、주례(周禮)를 배우는 곳은 구인(求仁)、대례(戴禮)를 배우는 곳은 복응(服膺)、춘추(春秋)를 배우는 곳은 양정(養正)、무학을 배우는 곳은 강예(講藝)라고 명명하였다。이는 모두 선생님께서 끼쳐 놓으신 풍화(風化)와 훈교(薰敎)를 배워서 일어난 참된 유학자들이었다.[154]

十四년 기해(一一一九)

선생의 문인(門人) 우문직학(右文直學) 신성(申晟) 등이 왕께 여쭈어 아뢰기를, 「국학(國學)의 옆에 양현고(養賢庫)를 세워 주소서」하고 청하였으니, 선생의 유지를 좇은 것이었다.[155]

의종 二十四년 경인(一一七〇)

무신 정중부[156](鄭仲夫)가 난을 일으켜 소란하였다。정중부 등은 선생으로 부터 말미암게 된 문신들에게 노여움이 쌓여 중학·국학·군학·문묘·구재 등을 모두 뒤져서 선생의 문집을 찾아서 있기만 하면 화로에 던져 불태워 남은 것이 없게 되었다。회헌(晦軒) 안향[157](安珦)과 역동(易東) 우탁[158](禹倬)과 불훤재(不諼齋) 신현[159](申賢) 등이 모두 선생을 경모하여 슬퍼하며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 「시서(詩書)를 불태우는 화가 중국의 이사[160](李斯)에 의하여 있었더니, 어찌하여 우리 나라에서도 일어나리라고 뜻하였으랴? 하늘이 이사와 정중부 같은 이들을 태어나게 하였으니, 대체로 천도(天道)가 다하여서인가? 아니면 천운이 크게 더할 수 없이 막혀 버려진 때를 당하여서인가?」라고 하였다.[161]

강종 원년 임신(一二一二)[162]

왕이 선생께서 유학을 일으키신 남은 공으로써 후손 최자(崔滋)[163]를 문과에 특별 합격을 허하여 주셨다。

고종 三十一년 갑진(一二四四)[164]

때에 임금님께서 몽고(蒙古)병을 피하여 강화도(江華島)로 들어가 도읍을 정하고、시랑(侍郎) 이종주(李宗胄)에게 명하시어 구재학도를 강화도의 연미정(燕尾亭)에 모아 여름 공부「夏課」를 시켜서 五十五명을 가려 뽑았다。[165]

원종 원년 경신(一二六〇)[166]

九월에 회헌 안유(安裕)가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 들어와서 공부하였기 때문에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에 이름이 올라 있다。

고려사에서는 이르기를, 「선생께서 돌아가신 뒤에도 선비가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이들은 모두 구재에 들어와서

공부하였으므로, 그들을 일컬어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고 하였다。이 때문에 세상에서 이르는 바 문헌공도는 하나하나 손꼽아 들어 셀 수가 없고, 특히 큰 선비 선생 三, 四인이 거명될 수 있고, 그 나머지는 미루어 헤아릴 만하다」고 하였다。

회헌 안유 선생은 평소에 선생을 경모(景慕)하여 말하기를, 「문헌 선생께서는 공자님 시대에 그 부락에 사셨다면, 또한 반드시 훌륭한 제자가 되셨을 것이다。베풀어 펴신 바가 넓으시고, 온화하신 용모와 고아한 몸가짐은 공자의 제자이신 중유(仲由)[108]나 염구(冉求)[109]보다 훨씬 뛰어나셨다。[110]

충렬왕 十六년 경인(一二九〇)[111]

역동 우탁(禹倬) 선생이 과거에 급제하셨다。구재에 들어와 공부하였으므로 문헌공도가 되었다。

역동 선생은 항상 문헌 선생을 사모하여 말하기를, 「나의 스승 문성공(文成公)이 소시에는 암이 성기고, 학문이 오활하였던 것이 주염계(周濂溪)나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의 여러 글들이 아직 우리 나라에 이르지 아니한 데다가 문헌 선생의 글들이 불에 타 없어져서 전하지 아니한 까닭이었다。안문성(安文成)이 만년에 세밀한 것을 궁구하게 된 것은 주염계와 정자 형제들의 여러 글들이 우리 나라에 이르른 까닭이었다。만약 최선생의 글들이 있었다면, 우리 스승 안문성께서는 만년에 후회하는 일이 없으셨을 것이다。[112]

충렬왕 三十년 갑진(一三〇四)

六월에 회헌 안 선생께서 문묘를 중수하고, 七관에서 十二도의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치시니, 문헌 선생의 유훈이 이에 다시 떨치게 되었다。

충숙왕 四년 정사(一三一七)[113]

구재 삭시(九齋朔試)를 베풀었다。당시에 감시(監試)가 폐지된지 이미 오래 되어서 이 때부터 삭시로써 이 감시를 대신하기 시작하였다。[114]

七년 경신(一三二〇)

八월에 구재 삭시(九齋朔試)를 고쳐서 거자시(擧子試)로 하였다。[115]

충혜왕 후원 四년 계미(一三四三)[116]

목은(牧隱) 이색(穡)선생께서 구재 강습(九齋講習)에 들어와 부지런히 공부하여 문헌공께 대답하더니, 마침내 큰 선비가 되다。

목은 선생은 그의 구재시에서 「옛 성현의 유적에 대답할 수 있다。(昔賢遺蹟可對越)」라고 이른 것이 있다。

공민왕 九년 경자(一三六〇)

포은(圃隱) 정몽주(鄭夢周)[117] 선생이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 들어와 공부하였으므로 문헌공도가 되었다。

포은과 목은 선생은 항상 최문헌 선생님을 사모하여 말하기를, 「선생님께서 학교를 세우시고 학생들을 가르치신 일을 살피고, 선생님께서 글을 엮으시어 남겨 놓으신 뜻을 깊이 생각해 보면, 어떤 편으로는 주염계(周濂溪)

나 정자(程子) 형제 같은 큰 스승님들보다 못할 것이 없으시다」라고 하였다.[177]

十七년 무신(一三六八)[178]

이 해에 명(明)나라가 일어났다.

여름 四월에 왕께서 구재에 거둥하시어 경의(經義)를 가지고 여러 학생들을 친히 시험하셨다. 이색(李穡)에게 명하시어 책을 읽게 하시고, 이첨(李詹)[179] 등 七명을 뽑아 과거 급제의 교지를 내려 주셨다.[180]

조선 태종 五년 을유(一四〇五)[181]

봄 정월에 후손 예문관 직제학 지형조사(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 관(關)[182]이 문헌 선생과 문화 선생 두 분의 영정(影幀)을 중수하였다. 양촌(陽村) 권근(權近) 선생이 일찍이 두 선생님의 초상(肖像)에 찬(贊)을 지어 이 때까지 이르렀는데, 이 때에 쌍매당(雙梅堂) 이첨(李詹)이 또 그 두 분 초상을 기려 찬(贊)을 지었다.

성종 二十년 기유(一四八九)[183]

가을 八월에 임금님께서 고려의 명현 최충(崔冲)·최유선(崔惟善)·조간(趙簡)[184]을 문묘(文廟)에 모시어 제사를 지내고자 예조(禮曹)와 홍문관(弘文館)에 물으시니, 두 곳에서 모두 대답하기를, 「세 분은 문장과 도덕이 일세에 예의 범절의 본보기가 되었사오나 국학(國學)이 종사(從祀)하면 지나치는 것 같사오니, 다만 그 지방의 사당에서만 향사(享祀)함이 옳을 줄 아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왕께서는 그 말대로 따르셨다.[185]

연산 七년 신유(一五〇一)[186]

처음에는 해주(海州) 사람들이 문헌·문화 두 분을 문묘에 모시어 제사를 올렸었다. 이 해에 목사(牧使)[187] 정성근(鄭誠謹)이 향교(鄕校)를 중수할 때에 두 분을 제사지내야 한다는 분명한 기록이 없으므로 파하고 향교의 서쪽에 사당 집채를 짓고 두 분을 옮겨 모셨다.[188]

명종 四년 기유(一五四九)[189]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190]이 안절사(按節使)로 해서 감영(海西監營)에 부임하여 三일만에 문헌 선생의 유허(遺墟)를 찾아가 선생의 사당을 찾아 뵙고, 감개가 일어 선현(先賢)을 받들고 교화를 닦아야 하겠다는 뜻을 품어서 八월에는 제문을 지어 제사를 올렸다.[191]

五년 경술(一五五〇)[192]

신재 주세붕이 문헌당(文憲堂)을 지금의 성(城) 소서문 밖(항동)으로 옮겼다. 그 당 앞에다가 구재를 본따서 짓고, 인하여 송(宋)나라 때의 백록동(白鹿洞)[193] 고사를 근거하여 편액(扁額)과 땅과 밭과 노비들을 내려 주시고, 그 건물들을 간수하고 고치는 데에 드는 비용도 도와 주시고, 또 감사(監司)와 목사(牧使)로 하여금 길이 밭들을 수 있는 방안을 꾀할 수 있도록 해 주실 것을 왕께 아뢰어 청하였다. 명종대왕께서는 특별히 편액을 하사하여 주시고, 또 역(驛)으로 구경(九經)과 성리학·정주학(程朱學) 들의 여러 책들을 보내어 주시고, 땅과 밭과 노복들도 주신재가 아뢴 절목(節目)에 따라 나누어 주셨다. 주

현공을 내쫓아버리고 공자(孔子)의 사당을 만들어야 하겠다」고 작정하였다。 그러나 본손 월담(月潭) 황(滉)[22]이 세번씩이나 편지를 보내어 그 옳지 않음을 펴서 마침내 율곡의 뜻을 이루지 못하게 하였다。

十一년 무인(一五七八)

율곡 이이가 조정에서 물러나 석담(石潭)에서 쉬면서 산장(山長)[23]이 되어 학규(學規)를 지어서 그것을 결었다。 또 향약(鄕約)을 지어 매일 학생들과 더불어 그 안에서 학습하였다。[24]

二十九년 병신(一五九六)

연안(延安)에 사는 선비들이 비봉산(飛鳳山) 밑에 사당을 세우고, 중국의 주자(朱子)를 주벽(主壁)으로 하고 문헌 선생과 한훤(寒暄) 김굉필(金宏弼)·율곡을 함께 모시고 그 집채 이름을 보인재(輔仁齋)라고 불렀다。 뒤에 숙종께서 임술년(一六八二 : 숙종 八)에 현액(懸額)을 「비봉서원(飛鳳書院)」이라고 내려 주시니, 해주부에서 북으로 二리쯤 되는 곳에 있다。 뒤에 또 우계(牛溪) 성[25]혼(成渾)과 남계(南溪) 박세채(朴世采)[26]를 추향(追享)하였다。[27]

인조 十四년 병자(一六三六)[28]

임금님께서 우리 나라 선현(先賢)을 뽑아 아뢰도록 하명하시니, 재상 김육[29](金堉)이 예조(禮曹)와 홍문관[30](弘文館)과 같이 의논하여 고려 시대 문헌공 최충(崔冲)으로부터 조선 시대 한강(寒岡) 정구[31](鄭逑)에 이르기까지 무릇 五十六명을 가려 아뢰었다。

현종 十四년 계축(一六七三)[32]

황해도 관찰사 윤공용(尹公容)이 왕께 아뢰어 청하기를, 「장산(長山)의 소나무 재목으로 서원을 중수할 수 있도록 하여 주시옵소서」라고 청하였다。

숙종 十一년 을축(一六八五)

명곡(明谷) 최석정[33](崔錫鼎)이 문헌 선생과 문화 선생 두 분의 초상을 새로 그려서 서울의 분댁으로부터 해주 문헌서원으로 옮겨 모시면서 그 사실을 글로 지어서(전기를 보시오) 훈령을께 아뢰었다。

三十五년 기축(一七〇九)

문헌서원 안의 선비들에게 소용되는 물자를 처음에는 여러 읍들에 나누어 맡겨서 거두어 썼기 때문에 대단히 흘륭하고도 넉넉하였었다。 그런데 관찰사[34] 이언경(李彦經)이 옛날에 관청에서 쓰는 물건값을 정해 놓고 오랫동안 변경하지 아니하던 일인 상정(詳定)을 새로 시행하면서 전에 각 군에서 바치도록 하였던 토산물 징수 제도인 복정(卜定)을 혁파하고, 쌀은 반으로 줄여서 나누어 주게 하였다。 그러나 갑오년(一七一四 : 숙종 四十)에는 선혜청(宣惠廳)에서 그것을 또 못하게 하였다。[35]

살피건대 선혜청은 일명 혜국(惠局)이라고도 부르는데, 우리 나라 전장「本國典章」에서는 「세금으로 거둔 대동미(大同米)와 베「大同布」를 받아들이고 내주는 일을 주관함이라고 하였다。

四十三년 정유(一七一七)

김참판(金叅判) 유(楺)[20]가 황해도 감사로 있을 때에 살피기를, 문헌서원이 각 관아에서 바치도록 한 토산물을 이 서원에서만 홀로 그것을 유지하고 있으면서 이미 소현서원(紹賢書院)과 나누어 사용하였으니, 한 도 안의 서원들이 비슷하여야지 다름이 있어서는 아니되겠다면서 그 복정(卜定)에서 평산(平山)에 있는 현석서원(玄石書院)과 나누어 써야 한다는 뜻을 펴서 왕께 아뢰어 처리해 줄 것을 묘당(廟堂)에 올렸다。그 때에 조정의 대신들은 모두 생각하기를, 「다른 도의 서원에서는 하지도 아니하고 또 그렇게 많지도 아니한데, 오로지 해주의 서원에서만 주신재(周愼齋) 세붕(世鵬)이 이 복정을 설치하여 특별히 간섭하는 것이 옳지 않다」고 보아 왕께 아뢰어 비로소 복정의 규정을 혁파하여 버리게 되었다。이로부터 문헌서원의 모습은 옛날과 달리 봄과 가을의 제향 때에 선비들에게 대접할 제수가 부족함을 매양 근심하여 사림들이 슬퍼하며 탄식하여 이제에 이르기까지 그치지 아니한다。[21]

읍지를 살펴보면, 이미 「강희(康熙) 기축년(숙종 三十五 : 一七〇九)에 복정을 파하였다」고 되어 있는데 이 정유(一七一七)년에 또 복정을 파하였다는 것은 무엇인가? 처음 상정(詳定)을 정하여 시행할 때에 있었던 것을 이 해에 또 따라서 시행하다가 그것을 없이한 것이다。자세한 것은 복정기(卜定記)를 보라。

영종 二十六년 경오(一七五〇)[22]

서원에서 사용하는 물고기와 소금들을 대어 주던 곳이 또 모두 균역청(均役廳)[23]이 설치되면서 빠져 들어가게 되니, 그 뒤로는 서원의 힘이 더욱 메마르고 황폐해지게 되었다。[24] 동사(東史)에 이르기를, 「균역청(均役廳)을 설치하여 사방의 재물을 모두 모아 들이니, 서울의 돈은 엄청나게 많아서 다 쓸 수가 없었다」고 하였다。

정종 二十년 병진(一七九六)

이계(耳溪) 홍양호(洪良浩)[25]가 안절사(按節使)로 해주 감영(監營)에 있을 때에 산장(山長)으로서 구재기(九齋記)를 지어서 벽에 걸어 놓았다。

후손 영수(永壽)가 자하동(紫霞洞)의 구재유허(九齋遺墟)에 비를 세우니, 이제 홍양호가 글과 명(銘)을 지었다。[26]

순조 十九년 기묘(一八一九)[27]

지난 무인(戊寅)[28]년에 화상을 중수하였는데, 이 해에 후손 영의(永儀)와 진동(鎭東)이 또 문헌 선생과 문화 선생 두 분의 초상을 고쳐 그려 모시니, 참의(叅議) 이조현(李朝鉉)[29]이 환안문(還安文)을 지어(전기를 보시오) 혼령께 고하였다。그 뒤 十四년만인 임진(一八三二)에 이조판서(吏曹判書) 이면승(李勉昇)[30]이 또 기문(記文)을 지었다。[31]

철종 十四년 계해(一八六三)[32]

후손 희동(羲東)이 서원을 중수하매 제학(提學) 조석

선생은 또 제도적으로 각도에서 그 지방의 특산물을 강제로 바치게 하는 복정(卜定)의 법을 정하여 곧 각 주와 진(鎭)에서 나는 물건들을 서원(書院)으로 실어다 바치게 하였다。 그리고 다시 선비들이 먹을 반찬거리 물고기와 소금들을 바칠 곳도 정하여 두었다。[154]

원액(院額) 네 글자는 부사 유시정(柳時定)[155]이 왕명을 받들어 써서 바쳤다。

각 관아에서 바친 물건들에 관한 기록〔官卜定記〕

곡산(谷山)은 목반(木盤) 세 죽、 봉산(鳳山)[156]은 사발 세 죽・종지 세 죽・보시기〔甫兒〕 세 죽・접시 세 죽、 서흥(瑞興)은 사발 세 죽・종지 세 죽・보시기 세 죽・접시 세 죽、 소강(所江)은 사방 二자 또는 四자짜리 자리〔正席〕 두 입・뜸 한 부、 등산(登山)[157]은 정석 두 입・뜸 한 부、 용매(龍媒)는 정석 두 입・뜸 한 부、 백령(白翎)은 정석 五 입、 오차포(乂乂浦)는 정석 두 입・뜸 한 부씩을 각각 바치도록 한다。 위의 상정(詳定)[158]은 당시에 정해진 수량이다。 해주(海州)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된장 一섬 석수어[159] 二十속。 곤쟁이 젓 서 말、 황주(黃州)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 연안(延安)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돗자리〔眞席〕 四입・조기 三十속、 풍천(豊川)에서는 참기름 三되 백지 三권、 신천(信川)에서는 된장 一섬・참기름 五되、 안악(安岳)에서는 참기름 七되・왕골자리 八입・삿자리 八입、 재령(載寧)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된장 一섬、 봉산(鳳山)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 평산(平山)에서는 왕골자리 四입・참기름 三되、 수안(遂安)에서는 나무 소반 一죽・글쓸 종이 一권、 곡산(谷山)에서는 글쓸 종이 一권、 신계(新溪)에서는 된장 一섬・참기름 四되、 김천(金川)에서는 백지 五권・왕골자리 二입・들기름〔法油〕 五되、 토산(兎山)에서는 백지 五권・왕골자리 二입・들기름 五되、 백천(白川)에서는 돗자리 二입・된장 一섬・참기름 五되、 은률(殷栗)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백지 五권、 장련(長連)에서는 백지 五권・삿자리 三입、 문화(文化)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백지 三권、 송화(松禾)에서는 참기름 五되・백지 五권、 장연(長淵)에서는 휴대용 작은 붓[160]〔白筆〕 五자루・조기 五속、 옹진(甕津)에서는 백필 五자루 조기 五속、 강령(康翎)에서는 조기 二十속・새우젓 五말씩을 각각 바쳤는데、 위와 같이 상정할 때에 쌀 八섬 十四말 八되와 밭곡식 八섬 十四말 八되로 값을 정하여 본 주인 해주로부터 매년 전상 반기도 하고 내려 주기도 하도록 하였다。

어살〔漁箭〕[161]

옹진현의 송관(松串) 서쪽 가에 있는 하황조(下黃草)・광암(廣巖)・황사포(黃沙浦)와 바다 남쪽에 있는 굴목포(屈目浦)・교정(交井)・기관(基串)・일신(日新)・소무포(所無浦)와 바다 남쪽의 질리포(叱里浦)・거제목(巨濟目) 등강(東江)・예도암(禮島巖)・노랑초(老郎草)・대도(大島)에 걸쳐 설치한 어살이다。 하황초포(下黃草浦)의 경우라면 봄・가을로 각각 두 번씩 설치하여 잡는데 어종

(魚種)별로 때에 따라서 바쳐 쓰게 하고, 그 나머지 다른 곳의 어살들은 봄이면, 잡어(雜魚) 三十속을 바치고, 가을이면, 잡어 五속과 잔챙이 고기 五말과 방어(魴魚) 한 마리를 바치고, 따로이 어종별로 때에 따라 잡아서 바치어 쓰게 하였다.

소금 동이〔塩盆〕

석동(席洞)에서 一동이, 평창(平倉)에서 二동이, 내성(來城)에서 三동이씩을 바쳤다. 각 소금 동이는 봄과 가을의 세로 소금 二섬씩 각각 전례에 따라 바쳤으니, 소금을 사는 가격은 감영(監營)으로부터 모두 一동이씩 나누어 주었다. 봄에는 감영에서는 녁냥, 본관에서 八냥, 합 十二냥씩 전례에 따라 바치게 하였다. 가을에는 반으로 줄여 주었다.

어선(漁船)[222]

고기잡이 배 한 척마다 봄과 가을로 민어 각 十五마리씩 전례에 따라 바치게 하였다.

연평(延坪)·안목(雁目)의 기본 세〔元稅〕

조기 十四속, 큰 갑을어 一마리, 작은 갑을어 十속, 큰 홍어 一마리, 민어 一마리, 백포어 一마리, 알젖 三되, 밴댕이젖 二말, 병어 三마리, 어유 三되, 어피 四냥, 부레풀 八냥, 원정 대석어 五속, 큰 민어 一마리, 홍어 一마리, 대갑을어 一마리, 밴댕이젖 三되, 어유 一되, 부레풀 三작, 알젖 一되였다.

二十二년 정묘(一五六七)[223]

선조대왕 즉위후 명나라 사신 허국(許國)[224]과 위시량(魏時亮)이 묻기를, 「동방에도 공자(孔子)와 맹자(孟子)[225]의 심학(心學)을 이해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있읍니까?」하니, 퇴계(退溪) 이황(李滉)[226]과 예조(禮曹)가 서로 의론하여, 홍유후(弘儒侯) 설총(薛聰)[227]·문창후(文昌侯) 최치원(崔致遠)[228] 및 최문헌 선생 및 문성공(文成公) 안유(安裕)·죄주(祭酒) 우탁(禹倬)·문정공(文靖公) 이색(李穡)·문충공(文忠公) 정몽주(鄭夢周)·야은(冶隱) 길재(吉再)·별동(別洞) 윤상(尹祥)·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문경공(文敬公) 김굉필(金宏弼)·문헌공(文獻公) 정여창(鄭汝昌)·문정공(文正公) 조광조(趙光祖)·문경공(文敬公) 김안국(金安國)·문원공(文元公) 이언적(李彦迪)·화담(花潭) 서경덕(徐敬德) 등 十六위의 어진 이들을 적어서 대답하였다.[229]

선조 四년 신미(一五七一)

황해도 관찰사 박승임(朴承任)[230]과 목사 한성원(韓聖源)이 서원(書院)을 석동(席洞)의 백운봉(白雲峰) 밑 휴암천(鵂巖川) 위에다 옮겨 지었다.

十년 정축(一五七七)[231]

때에 무식한 무리들이 문헌서원에 들어와서 절하지 아니하므로, 율곡(栗谷) 이이(李珥)[232]는 생각하기를, 「문헌공이 도학이 부족한 까닭으로 선비들이 불만을 품고 있다. 또 문헌서원의 제도와 쌀창고가 선비들이 필요로 하는 모든 것들로 문헌서원에는 크게 갖추어져 있으니, 문

우(曺錫雨)가 상량문을 짓고, 귤산(橘山) 이유원(李裕元)이 묘정비문(廟庭碑文)을 지었다.

고종 즉위 八년 신미(一八七一)

서원이 철회되었다. 이 뒤로는 후손들과 사림들이 추모하기를 말지 못하여 매양 영당(影堂)에서 봄과 가을로 제사를 모시면서 끊임없이 학문도 강(講)을 계속하였다.

二十五년 무자(一八八八)

임금님께서 고려사를 읽으시다가 문헌공께서 학문을 일으키신 공이 크심을 크게 찬탄하시고, 그 후손 창부(昌溥)에게 별시 문과의 합격증을 내려 주셨다.

융희 三년 기유(一九〇九)

三월에 예관(禮官) 김진태(金鎭泰)와 군수 한형리(韓炯履)가 선생의 묘소에서 치제(致祭)하고, 제관들을 권하여 먹였다. 선생의 묘소는 선화당(宣化堂) 북쪽 창밖 十보(步)의 땅에 있었다고 하나 실전하였으므로 감영(監營)으로부터 다시 조정에 품의(稟議)하여 위판(位版)을 만들어서 치제(致祭)하여도 무방한가를 물었더니, 조정에서는 칙서(勅書)를 내려 「영당에 위판을 만들어 치제하여도 좋다」고 특별히 허락하여 주셨다.

四년 경술(一九一〇)

선비들이 모여서 영당에 위판을 모셔 두는 것이 옳지 아니하니, 사당의 본채〔正廟〕와 강당을 새로이 짓지 아니할 수 없음을 의결하고, 사림들이 많이 보조하기로 하고, 또 상부(上府)로부터 五〇환(圜)의 보조금이 내려보내진 까닭으로 후손 규환(奎煥)과 재진(載震)과 덕선(德善)들이 일을 주관하여 사당 본채 三간과 강당 八간을 세워 三월 첫 정일(丁日)에 서원에서 처음으로 제사를 모셨다. 인하여 옛 편액(扁額)을 새로 지은 사당 본채에 걸었다. 그 뒤에 윤현(潤鉉)이 서원의 집채가 옛스럽지 아니함을 분개하여 사당의 본채를 고쳐 짓고, 담을 둘러치고 문을 셋을 내니, 옛날의 제도와 꼭 같았다. 근직(謹稷)과 형직(馨稷) 두 사람이 동족 집채 八간을 세우니 곧 옛날의 대종(大中)과 솔성(率性) 두 집채였다. 서창순(徐昌淳)과 서만수(徐萬修) 두 사람이 十二도 중의 하나인 서시랑도(徐侍郎徒)의 후손으로 서쪽 집채 六간을 지으니, 곧 옛날의 조도(造道)와 성명(誠明) 두 집채였다. 그러나 오직 남재(南齋) 九간을 아직 옛날처럼 회복하지 못하였으니 탄식할 일이다.

후손 통정대부(通政大夫) 홍선(鴻善)이 서원 중건기(書院重建記)에서 이르기를, 「선현들께 제사를 지내는 것은 우리 유도(儒道)가 쇠하지 아니한 때문이다. 온 나라에 악기(樂器)를 연주하며 글을 읽어 사람들의 마음을 교화하는 데에 도움을 주었으니, 어찌 잊을 수가 있겠는가? 아, 아름다움이여! 옛 학문이 새롭게 개혁되니, 참으로 그 아름다운 은덕이 더욱 오래 이어질 것이다. 삼가 생각하건대, 우리 선조 문헌공께서는 송나라의 주염계(周濂溪)나 주자(朱子)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셔서 이학(理學)을 창시하셨으니, 대개 지금부터 五百년 전이다. 고

려 시대 태사(太師)로 당시 十二도들 가운데에서도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님이시었다。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시어 도의(道儀)를 논하고、학문(學文)을 강의하시니、제자들이 모여들어서 길거리를 메우고、마을 안에 넘치었다。 다섯 임금님을 섬기면서 벼슬하되、신하의 직분을 공경히 닦았고、남을 속이려는 꾀의 태도를 배척하고 왕도(王道)를 말하여 유가(儒家)의 표준〔圭臬〕이 되셨다。 우리 조선 명종조(明宗朝) 기유년(一五四九)에 미치어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 선생이 이 지방에 안찰사(按察使)로 오셔서 벽성(碧城)의 서쪽에 서원의 집채를 처음으로 창건하고、나라에 건의하여 현액(懸額)을 청하니、왕께서 특별히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이라는 편액을 내려 주셨다。 이에 선생님의 혼령을 모시고、아드님 문화공(文和公)도 선생의 아름다움을 잇고 기술하여 그 덕을 더욱 갈게 하였으므로 이 사당에 같이 배향하였다。 해주는 바로 이 두 분께서 사시던 고향이다。 은덕이 여러 어린 사람들에게 미쳐 그 끼치신 교화가 사라지지 아니하였다。 해주의 선비들이 유관〔章甫〕을 쓰고 두루 돌아 사당〔簾廡〕 앞에 줄을 지어 두 분의 초상에 나아가 뵙는다。 마치 공자님이 자리에 앉아 계신 데에 그 아들 백어(伯魚)가 뜰을 바삐 지나다니는 것과 같이 몸가짐이 위엄있고 위품을 떨치며 질서를 고르게 지킴이 완연하니、누가 느끼어 사모하지 아니하겠는가? 아! 슬프다。 문신(文神)인 규성(奎星)의 운세가 크게 막혀서 제사를 철폐하기에까지 이르렀으니、선비들은 탄식을 무성히하고 후손들은 원통함을 머금은 것이 四十여년이나 되었다。 일어나고 버려지게 됨이 스스로 그 때가 있는 것이어서인가 지난 기유년(一九〇九)에 순종황제께서 서도(西道) 지방을 순행하실 때에 특별히 서원에 제사를 모시라는 특전(特典)을 내리셨으니、얼마나 다행한 일인가? 황해도 관찰사 조희문(趙羲聞)이 황제께 글을 올려 위판(位版)을 만들어 제사를 모시게 되었다。 이는 후학들에게는 경사스런 은혜가 되고、사람들에게는 이목을 빛나게 하였다。 그 일의 공을 깊이 살펴보면、전현(前賢)이나 후현(後賢)이 그 한가지로 헤아릴 수 있었다。 그해 가을에 인하여 강당을 이루었고、지난 겨울에는 선비들과 백성들이 뜻을 같이 하여 사당 집채를 옛 자리로 옮겨 짓고、단청을 거듭 새롭게 하니、물색이 더욱 빛이 났다。 이 서원에서 머물며 공부도 하고、돌아다니며 쉬기도 하면、문헌·문화 두 선생님들의 혼령이 오르내리심이 넓고 넓은 데에 계시는 듯하다。 만세(萬世)까지 향기로운 제사를 모시면 길이 밝은 덕의 아름다운 향내가 있을 것이니、우리들은 마침내 큰 소원을 이루게 되었다。 그러므로 그 전말을 펴서 손을 씻고 삼가 기록한다」고 하였다。

고죽지(孤竹志)에는 이르기를、

「문헌공께서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시고、후학들을 교육하신 이후 문풍이 크게 떨쳐져 시골 백성들까지도 학업의 귀함을 알고、민가 마을에서도 악기를 연주하며 글읽

기를 많이 하였다」고 하였다。

연안읍지(延安邑誌)에서는 이르기를、

「최문헌공은 해주에서 태어나서 으뜸으로 문교를 창시하여 이웃한 가까운 읍에까지 그 가르침이 영향 받게 되었다」라고 하였다。

보한집서(補閑集序)에서는 이르기를、

「최문헌공께서는 세상을 구원할 만하게 유학(儒學)을 일으켜 우리의 유도가 크게 실천되게 하셨다。 고려의 문종(文宗) 때에 이르러서는 성명(聲明)과 문물(文物)이 빛나는 모양으로 크게 갖추어졌다。 당시 중신(重臣)으로서 최유선(崔惟善)은 왕을 보좌하는 재주와 저술(著述)이 정묘(精妙)하였다」고 하였다。

청음(淸陰) 김상헌(金尙憲)은 말하기를、

「삼가 살피건대、 최씨의 선대는 해주에서 나와서 고려 시대에 살았으니、 문헌공(文憲公)은 끊어진 학문을 힘써 밝히고、 우리의 유도(儒道)를 일으켜 흥륭시켰으므로 당시에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님〔海東孔子〕이라고 일컬어졌다」라고 하였다。

백사(白沙) 이항복(李恒福)은 말하기를、

「최씨는 해주에서 나서 명망이 있는 거족(巨族)으로 고려 시대에 살았었으니、 중서령(中書令) 최아무개는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여 도의(道義)와 학문을 가르치어서 한 때의 인재들이 모두 그 문에 모였었다」고 하였다。

우암(尤庵) 송시열(宋時烈)은、

「최아무개는 고려 시대에 끊어진 학문을 힘써 밝혀서 세상에서는 그를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님〔海東夫子〕이라고 불렀고、 그 뒤에 이름있는 재상들과 학식과 성품이 뛰어난 사람들이 끊이지 않고 서로 이었었다」고 말하였다。

상촌(象村) 신흠(申欽)은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는 본래 문명한 나라라고 일컬어졌지만、 학문에 이르러서는 끊어져 없어졌다。 설총(薛聰)이나 최치원(崔致遠) 같은 이들이 비록 문묘(文廟)에 배향은 되었지만、 한 날 문한(文翰)의 선비에 지나지 아니한다。 고려 시대에 이르러서는 훌륭한 선비들이 많으니、 최아무개와 안유(安裕)와 우탁(禹倬)이 그 중에서도 뛰어난 사람들이었다」라고 하였다。

이조판서(吏曹判書) 이원명(李源命)이 말하기를、

「옛날 송나라는 문장을 주관하는 규성(奎星)의 운세를 받아서 우리 유학(儒學)이 열렸다。 주염계(周濂溪)는 낙양(洛陽)에 살던 정자(程子) 형제들과 민중(閩中)에 살던 주자(朱子) 등 여러 어진 이들을 위하여 바른 학문을 밝혀 부르짖어 정자 형제와 주자에까지 미치게 하였다。 이들의 학문이 이미 오래 지난 뒤에 우리의 유도는 마침내 우리 나라의 포은(圃隱) 정몽주(鄭夢周)와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 등 여러 어진 이들로 서로 이어져서 그 모범을 보여 주었다。 이보다 먼저 고려 때의 태사(太師)이시고 시호를 문헌(文憲)이라 하는 최공께서는 드디어 성리학(性理學)을 주창하여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고 여러 학생

들을 가르쳐서 다만 의발(衣鉢)만을 전하다가 포은과 목은에 이르러서 학문이 크게 일어나게 되었으니, 곧 최문헌공은 우리 나라의 주염계시었다.[25]

또 이르기를,

「문헌공께서는 성리학을 밝혀 번창하고 이어지며 열려 지게 한 공이 커서 당시에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님〔海東夫子〕이라고 일컬어졌다. 대개 연원은 흘려 내리기 마련이니, 그 자손된 사람들은 대대로 이어서 부조(父祖)들께서 이루어 남긴 일〔業〕을 전하여 받아서 덕행(德行)이 높은 집안에서 드러내지 아니하고 남몰래 실천함이 있었으므로 학문이 계승되어 내려 올 수 있었다.[26]

지봉(芝峰) 이수광(李粹光)[27]은 유설(類說)에서 말하기를,

「유생(儒生)들이 절에 올라가서 학업을 익힘은 예로부터 있어 왔다. 고려 시대 문헌공(文憲公)은 학도들을 거느리고 귀법사(歸法寺)[28]에 가서 여름 공부를 하였다. 우리 조정의 법은 유생(儒生)들이 절에 올라가는 것을 금하고 있다」라고 하였다.

도사(都事) 유시영(柳時英)은 말하기를,

「아무개는 고려 시대에 살면서 끊어지는 학문을 힘써 밝혀 구재를 설치하고 우리의 유도를 강론하여 밝혀 주었으니, 한 때에 이름이 뛰어난 사람들이 모두 그의 문하(門下)에 모여들었다. 세상에서는 우리 나라의 공자(孔子)님이라고 그를 일컬었다. 벼슬 자리는 태사(太師)와 시중(侍中)과 상주국(上柱國)을 지냈으며, 시호는 문헌공(文憲公)이다. 해주인들이 사당을 세우고 이제에 이르기까지 춘추로 제향을 올리고 있다」라고 하였다.[29]

이계(耳溪) 홍양호(洪良浩)는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유학은 문헌 최공(文憲崔公)에게서 비로소 번창하여졌으나, 세상에 전하는 것은 오직 구재의 이름뿐이다. 그 뒤에 세상에는 이름 있는 학자들로 고려 시대 문헌에서는 상고할 만한 이가 없다. 양호는 구재비(九齋碑)를 지으면서 문헌공께서 유학을 번창하게 한 공을 아름답게 사모하여 기록하였는데, 역시 문헌공의 유풍(遺風)과 여운(餘韻)은 훌륭하다」라고 하였다.

보국(輔國) 이약우(李若愚)는 말하기를, 「고려 시대 사람 최(諱) 아무개는 끊어져 가는 학문을 힘써 밝혀서 우리의 유도(儒道)를 강론하여 밝혔으므로 세상에서는 그를 우리 나라의 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 시호는 문헌공이시다. 휘 유선(惟善)은 시호를 문화공(文和公)이라고 하는데, 이 두 대 어른들은 아울러 서원에 모셔져 제사지내지고 있다」라고 하였다.

제학(提學) 오수채(吳遂采)는 말하기를,

「최씨는 해주의 큰 성이다. 해주의 최씨는 고려 태사 중서령(高麗太師中書令) 문헌공(文憲公)으로부터 고려를 비롯하여 이제에 이르기까지 七, 八백년 동안 벼슬길에서는 빛나고 아름다웠고, 여러 대의 자손들은 번창하여 마침내 우리 나라 안에서 큰 성씨가 되었다. 세상의 겨레부치로 하여금 족보가 없게 하면 그만이지만, 최씨의 큰 성

으로서 족보가 없을 수 있겠는가? 아! 최씨의 가문이 번성하고 큼이여! 곧 우리 나라의 학교가 일어나게 된 남상(濫觴)이 된 것으로 말미암아 우리 나라의 스승〔海東夫子〕이라고까지 일컬어지게 된 분이 바로 문헌공이시다。 이렇게 훌륭하신 아버지를 닮아 그 뒤를 이어 높은 벼슬에 올라 현달한 형제는 아울러 쟁쟁한 이름과 덕이 화려하게 빛난 이는 문헌공의 아들 문화공과 및 상서령(尚書令) 이분들이다」라고 하였다。[24]

전한(典翰) 이원영(李寃永)은 말하기를, 「고려 태사 문헌공은 도학(道學)과 훈업(勳業)이 우리 나라 역사에서 이글거리는 불길처럼 환하다。 개인적으로 학교를 열어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고, 도학을 가르쳐 후학들을 깨우쳐 주었으므로 이제에 이르기까지 해주의 인민과 선비들은 임금님께 충성하고, 부모님께 효도하며 유도를 받들고 학문을 흥륭시키고 있으니, 이는 곧 문헌 선생의 훈도(薰陶)에서 비롯되지 아니한 것이 없다」라고 하였다。[25]

미수(眉叟) 허목(許穆)[26]은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문헌은 옛날 것이란 처음부터 살필 만한 것이 없다。 중국의 은(殷)나라가 망할 때를 당하여 기자(箕子)가 조선에 이르러서야 시(詩)·서(書)·예(禮)의 가르침이 이 때부터 비롯되었다。 옳고 그름과 선악을 분간하는 한계〔經界〕를 바로잡고, 팔정(八政)[27]을 실시하여 예의가 높이 숭상된 것이 이 시대보다 훌륭한 때는 없었다。 고려 시대에는 두 사람이 있어서, 무학으로부터 요임금과 순임금의 육경지치(六經之治)[28]를 추장(推奬)하여 말하였으니, 태사 최아무개는 구재를 설립하고 제자들을 가르쳐 예속(禮俗)을 도탑게 하였으며, 문충공(文忠公) 정몽주(鄭夢周)는 五부 학당을 세우고 예학(禮學)을 강론하여 밝혔다。 문정공(文靖公) 이색(李穡)은 이 두 분을 우리 나라의 이학(理學)의 할아버지〔理學之祖〕라고 일컬었다」라고 하였다。

김잠곡(金潛谷) 육(堉)은 해동명신록(海東名臣錄)[29]을 지으면서 선생을 세번째로 모셨다。

박남계(朴南溪) 세채(世采)의 동유사우록(東儒師友錄)에는 선생께서 첫번째로 모셔져 있다。

현묵(玄默) 홍만종(洪萬宗)[30]은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는 은(殷)나라 태사(太師) 이후부터 수천년 간에는 사람들이 학문을 알지 못하였다。 신라 말엽에 홍유후(弘儒侯) 설총(薛聰)과 문창후(文昌侯) 최치원(崔致遠)이 문묘〔聖廟〕에 비록 배향되기는 하였지만, 이들은 특별히 뛰어난 한낱 글하는 선비〔文翰之士〕들일 뿐이었다。 고려 시대의 최문헌공과 안문성공 등 두어 사람이 비로소 유도와 유학을 번성하게 하였다」라고 하였다。[31]

월사(月沙) 이정귀(李廷龜)[32]는 말하기를, 「화담(花潭)은 곧 귀법사(歸法寺)의 옛터이다。 시내 위의 돌기둥이 물위에 솟아 아직도 있으니, 곧 최문헌공께서 여름 공부를 하시던 곳이다」라고 하였다。[33]

개성 고적(開城古跡)에는

「삼수동(三水洞)의 천석(泉石)은 사랑할 만하다。 시내 위에 두 개의 돌구유가 있는데, 이는 곧 최아무개가 피서하던 곳이다。

박언부(朴彦孚)는 고려 문종 때의 이름 난 신하로 선생과 같이 태사 중서령(太師中書令)이 되였다[29]。

註 ① 이름은 世東。字는 汝明 本貫은 錦城。고려말의 학자。 저서로 「華海師全」이 전함。

② 二十八宿中의 하나。西方星으로 文을 주관함。

③ 이름은 近。字는 可遠、思叔。本貫은 安東。고려시대 簽書密直司事를 지냈고、조선시대에는 大提學을 지냈음。 諡號는 文忠。저서로 「陽村集」이 있음。(一三五二~一四〇九)。

④ 이름은 世鵬。字는 景遊。本貫은 尙州。조선시대 학자。 벼슬은 戶曹參判을 지냄。諡號는 文敬。저서로 「武陵雜稿」가 있음。(一四九五~一五五四)

⑤ 목성·화성·토성·금성·수성 등 다섯 별。

⑥ 宋 漁陽人。字 可象。벼슬은 禮部尙書에 이름。저서로 刑統 三十권이 있음。五형제가 이여 문과에 급제함。

⑦ 중국의 후주。곧 九五一~九五九간 존속하였던 나라。

⑧ 고려 光宗七년(九五六)에 後周의 使臣 薛文遇를 따라 고려에 왔다가 귀화하여 唐制의 科擧를 제도화한 사람。

⑨ 고려 광종을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에 册封하면서 고려에 온 後周의 將作監 薛文遇를 가리킴。

⑩ 서북쪽。

⑪ 동동북쪽。

⑫ 동쪽

⑬ 二十八宿의 하나。동남쪽별。

⑭ 二十八宿의 하나。동쪽별。

⑮ 원문에는 「崔穆家傳遺集」이라는 出典註가 기록되여 있음。

⑯ 呂祖謙。宋나라 학자。字 伯恭。벼슬은 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朱熹·張栻과 함께 東南三賢이라 불림。저술에 「東萊左氏博儀」·「大事紀」·「歷代制度詳說」·「少儀外傳」·「呂氏家塾讀特記」·「東萊集」 등이 전함。

⑰ 宋代의 胡宏·胡太時·胡太原·張栻 등이 天理와 人欲同体異形說을 주장한 학파。곧 程朱學의 반대파。

⑱ 宋代 浙江省 蘇州地方에서 일어난 程朱의 性理學을 반대한 학파。

⑲ 程頤의 性理學을 따르는 학파。

⑳ 程顥·程頤형제의 學統을 따르는 학파。

㉑ 朱熹의 性理學을 따르는 학파。一名 建陽學派라고도 함。

㉒ 原文에는 「麗史提綱」이라는 出典소개가 註記되여 있음。

㉓ 원문에는 「諱溫」이라는 註記가 있음。

㉔ 해주목에서 동쪽 五리쯤에 있으며 山頂에는 臺가 있음。

㉕ 해주목에서 북쪽 二리쯤에 있음。

㉖ 조선 초 문신。字는 仲慮、慮甫。一三八五년 과거에 급제。藝文館提學을 지냄。世宗이 世子일 때에 經史를 가르쳤음。(一三六三~一四一九)

㉗ 李穡의 호。목은의 本貫은 韓山。十四세 때 成均試에 급제하고、뒤에 元나라 國子監 生員이 되고、벼슬은 判門下府事에 이름。저서로 「牧隱集」이 있음。 諡號는 文靖。(一三二八~一三九六)

㉘ 李滉의 號。字는 景浩。本貫은 眞寶。一五三四 문과 급제 벼슬이 工曹參判에 이름。저술에 「修正天命圖說」·「聖學十圖」·「自省錄」·「朱子書節要」·「理學通錄」·「啓蒙傳疑」·「經書釋義」·「喪禮問答」·「退溪集」 등이 있음。

㉙ 宋나라 性理學者 朱熹。字는 元晦、仲晦。紹興進士試에 합격하여 벼슬은 寶文閣待制가 됨。號는 紫陽·晦菴·雲谷老人·晦翁·滄洲精舍·滄洲病叟·遯翁。저술에는 「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通鑑綱目」·「晦菴集」 등 무수히 많음。

㉚ 春秋時代 魯나라 太史 左丘明。孔子가 지은 「春秋」를 풀이하여 「左氏春秋」를 지음。저서에 「國語」가

있음。

㉛ 원문에 「淳化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淳化는 宋太宗의 연호임。

㉜ 원문에는 「至道元年」이라는 註記가 있음。至道는 宋太宗의 다섯번째 年號임。

㉝ 원문에는 「眞宗咸平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㉞ 원문에는 「景德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㉟ 고려 목종 八년 四월에는 「계유일」이 없으니, 원문이 착오인 듯함。

㊱ 원문에 「彦撝之孫扶立顯宗者在名臣傳」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㊲ 고려 때의 과거 시험관。知는 主管者의 뜻、貢은 추천의 뜻、擧는 뽑아서 쓴다는 뜻임。

㊳ 원문에는 「首陽世家」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㊴ 원문에는 「大中祥符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大中祥符는 宋眞宗의 세번째 고친 年號임。

㊵ 고려 무신。목종 때에 서북면 도순검사로 부임하였다가 金致陽이 목종의 생모 千秋太后와의 사이에서 난 자기 아들을 왕위에 앉히려 한다는 사실을 알고 목종을 폐하고 金致陽 일당을 몰아내고 大良院君을 세워 현종이 되게 함。(?~一〇一〇)

㊶ 원문에 「家傳遺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㊷ 고려시대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종六품 문관직。

㊸ 고려시대 종三품 兼官職。

㊹ 문종 때의 御史臺에 딸린 벼슬아치를 통틀어 이름。

㊺ 원문에 「淵源錄」이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㊻ 宋나라 大學者。周敦頤의 號。字는 茂叔。벼슬은 轉運判官。諡號는 元公。저술로 「太極圖說及通書」가 있으며 宋나라 理學의 開祖。

㊼ 宋나라 理學者。程顥(明道)와 程頤(伊川)형제를 말함。

㊽ 고려시대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종五품 문관 벼슬。

㊾ 신라 말기의 학자。十二세에 入唐하여 十七세에 과거에 급제。二十八세시 귀국하여 阿飡이 되었다가 은둔、저술로는 각종 金石文과 「桂苑筆耕」이 전한다。

㊿ 신라 말기 학자。字는 聰智、벼슬은 翰林。諡號는 弘儒侯。

(51) 원문에 「淵源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52) 고려말의 은사。字는 予正、耘谷은 號。고려 말기의 정치가 어지러워짐을 보고 강원도 원주의 치악산에 들어가 학문에 전념하며 숨어 살았다고 함。

(53) 원문에는 「淵源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54) 원문에는 「仁宗天聖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55) 고려 때의 중앙관청의 하나。

(56) 중추원에 딸린 정三품 문관 벼슬。

(57) 고려 때 한림원에 딸렸던 정四품 문관 벼슬。

(58) 고려 때의 관직、중서사인(中書舍人)

(59) 詔書、敎書 등의 글을 지어 바치던 일을 맡아 보았음。한림원·寶文閣의 관원이 겸직하였을 때에는 內知制誥라고 함。

(60) 원문에는 「世家」라는 註가 있음。

(61) 원문에는 「家傳遺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62) 고려시대 尙書禮部에 딸린 정四품 문관직。

(63) 원문에는 「家傳遺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64)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종四품 벼슬。

(65) 尙書禮部에 딸린 정五품 벼슬。

(66) 現傳「高麗史」에 전하는 文憲公撰은 贊文이지 行狀이 아님。

(67) 尙書禮部에 딸린 정六품 벼슬。

(68) 원문에는 「丹主」라는 註가 있음。

(69) 諡號는 襄懿、벼슬은 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정종 덕종 때에 고려국방에 공이 큼。(?~一〇四二)

(70) 고려 현종 때의 문신、벼슬은 內史門一〇三九에 이름。(?~一〇三四)

(71) 고려 문종 때의 문신、벼슬은 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一〇四二)

(72) 고려 초기 문신、시호는 順慕。현종·덕종·정종·문종 四대를 섬기며 벼슬이 太師門下侍中에 이름。(?~一〇四六)

(73) 고려 말의 성리학자、字는 仲思、이름은 齊賢、益齋는 號、諡號는 文忠。十五세에 成均試에 장원、벼슬은 門

下侍中에 이름。저술에 〔益齋亂藁〕·〔櫟翁稗說〕·〔益齋集〕 등이 있음。(一二八七~一三六七)

74 원문에는 「明道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75 內史門下省에 딸린 정三품 벼슬。

76 고려 때 中樞院에 딸린 종二품 벼슬。

77 漢人 劉向이 지은 책임。

78 여섯가지 유형의 바른 臣下。곧 聖臣·良臣·忠臣·智臣·貞臣·眞臣·直臣임。

79 여섯가지 유형의 못된 臣下。곧 具臣·諛臣·姦臣·讒臣·賊臣·亡國之臣임。

80 一、察民瘼疾苦失職者。二、察墨統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察田紀律。五、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茂才異者。六、察吏不簿籍殺故散者 등임。

81 원문에는 「景祐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82 고려시대 尚書刑部에 딸린 정三품 벼슬。

83 고려 현종 때의 명신、시호는 簡敬、현종의 國舅。벼슬은 重大匡에 이름。(?~一〇四三)

84 고려 정종 때의 문신、시호는 景文。벼슬은 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에 이름。太祖~穆宗까지 七代實錄撰修에 참여하였음。

85 고려 문종 때 교육자、정종 一년(一〇三五)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복야(僕射)에 이르렀음。만년에 西園徒라는 私學을 열어 후학을 길러 十二公徒의 하나를 이룸。

86 崔滋가 지은 詩話批評集、一名 續破閑集。

87 고려 문종 때 문신。벼슬은 內史舍人을 지냄。

88 원문에는 「麗史輯要」라는 註가 있음。

89 원문에는 「당시에 선생께서 형부에 계셨다」는 뜻의 「時先生在刑部」라는 註가 있음。

90 원문에는 〔麗史輯要〕에서 인용하였다는 뜻의 出典을 「上同」이라고 註를 달아 놓았음。

91 좌복야는 고려 尚書部省에 딸린 정二품 벼슬이고、참지정사는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종二품 벼슬이며 수국사는 史館에 딸린 정二품 벼슬로 겸관직임。

92 원문에 「宣麻」라고 한 것은 唐나라에서 黃白麻紙에 任官의 詔書를 내렸던 故事에서 비롯된 말로 任命의 뜻을 나타냄。

93 崔惟善의 아들、문종 八년(一〇五四)에 과거에 급제。벼슬은 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에 이름。시호는 良平(一〇三七~一〇九一)

94 원문에는 「此等處皆未詳先後」라는 註가 있음。

95 원문에는 「寶元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寶元은 宋仁宗의 五번째 고친 연호임。

96 원문에는 「慶曆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慶曆은 宋仁宗의 七번째 고친 연호임。

97 高麗史 兵志：城堡 靖宗代條。

98 內史門下省에 딸린 정二품 벼슬。

99 경기도 개성에 있던 절。고려 문종 二년(一〇四八) 창건。

100 경기도 개성의 천마산에 있던 절。고려 문종 二년(一〇四八) 창건。

101 고려시대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종一품 벼슬。

102 고려 靖宗·文宗의 國舅、諡號는 貞簡。벼슬은 守司徒門下侍中을 지냄。

103 고려 文宗의 외척、諡號는 章和。딸 三인을 모두 文宗妃로 들임。벼슬은 內史侍郎平章事를 지냄。(?~一〇八六)

104 고려 때 朝會의 儀禮를 맡아 보던 관청。으뜸 벼슬은 정三품의 判事 一인임。

105 고려시대 시어사의 잡사를 맡아 보던 벼슬 이름。

106 고려시대 중추원에 딸린 정三품 벼슬。

107 고려시대 대신·중신·侍從官들이 매일 便殿에서 王을 뵙고 政事를 보고하던 일을 常參이라고 하며、그때 참석하였던 신하들을 常參員이라고 함。

108 王室宗廟祭禮에 참례한 신하들。

109 고려시대 문종 十四년(一〇六〇)부터 충렬왕 二十四년(一二九八)까지 있었던 종一품 上、下에 해당하는 品階名。

110 원문에는 「皇祐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11 文宗 四년 正月은 乙丑朔이므로 이 계묘일은 계유(九

일)나 계미(十九) 또는 계사(二十九)일의 잘못인 듯함.

⑫ 고려 문종 때 확립된 국방기관. 중앙부와 현지부로 나뉘는데 중앙부는 門下侍中·中書令·尙書令 등이 겸임합의에 따라 작전을 지휘하였으며, 현지부는 병마사·知兵馬使·副使·判官·錄事 등이 현지에 파견되어 작전활동을 담당하였음.

⑬ 漢東海人。字는 稚圭、詩를 잘 설명하였다고 함.

⑭ 春秋戰國時代의 一國。

⑮ 위와 같음.

⑯ 고려 말 조선 초에 元天錫이 總斷하고 范世東이 編輯한 七卷 三册의 印本。一九二〇년刊이 있음.

⑰ 고려 때 국가의 주요한 의식을 의정하던 일종의 입법기관。사는 그 으뜸벼슬 二 명임。

⑱ 고려 문종 때의 재상、시호는 景肅。벼슬은 尙書令에 이름。(?~一〇六七)

⑲ 고려 문종 때의 문신。과거에 급제한 뒤 無族譜로 인하여 논란이 있었음.

⑳ 원문에 「良鑑之父」라는 註가 있음。金廷俊은 李資謙의 外祖父임.

㉑ 원문에는 「至和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㉒ 이 해 二월 朔日은 乙未이니、甲午는 正月 그믐이거나 아니면 다른 날의 잘못인 듯함.

㉓ 五十六권 二十六책으로 된 신라 초부터 고려말까지의 편년체의 우리 나라 역사책。조선 세조 때에 편찬을 시작하여 성종 十五년(一四八四)에 徐居正·鄭孝恒 등이 王命을 받들어 완성하였음.

㉔ 고려시대 尙書工部에 딸린 정四품 벼슬.

㉕ 경기도 개풍군 진봉면 흥왕리에 있던 절.

㉖ 오늘날의 辭令狀에 해당하는 문서。별칭 職牒。

㉗ 원문에는 「叅用家傳遺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㉘ 원문에는 「世家」라는 註가 있음.

㉙ 원문에는 「英宗治平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㉚ 원문에는 「家傳遺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㉛ 고려 때 御史臺에 딸린 종五품 벼슬.

㉜ 고려 문종 때의 학자。벼슬은 叅知政事에 이름。만년에는 제자를 모아 교육시켜 그 무리를 匡憲公徒라 불렀다。(?~一〇九一)

㉝ 고려시대 尙書部에 딸린 정六품 벼슬.

㉞ 원문에는 「麗史提綱」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㉟ 고려 문종 때의 문신。벼슬은 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

㊱ 원문에는 「世家」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㊲ 원문에는 「神宗熙寧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㊳ 고려시대 太醫監에 딸린 두번째로 높은 벼슬인 정四품직.

㊴ 벼슬아치가 조복에 맞추어 쓰던 관.

㊵ 높고 낮은 벼슬아치들이 입던 제복.

㊶ 중국의 「史記」·「漢書」·「後漢書」를 이름.

㊷ 「周易」·「詩傳」·「書傳」·「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등.

㊸ 경기도 개성 송악산 소격전 동쪽에 있던 절。고려 태조 十二년(九二九)에 창건됨.

㊹ 원문에는 「闕城古跡」이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㊺ 金履安의 호、字는 元禮。영조 三十八년(一七六二) 학행으로 천거 받아 벼슬이 좨주에 이름。저서에 「三山齋集」이 있음。(一七二二~一七九一)

㊻ 원문에는 「三山集」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㊼ 宋나라 太宗·眞宗時 塞下內 여러 部族들을 모아 이룬 군대.

㊽ 고려 문종 때의 문신。벼슬은 守太尉、諡號는 文安。문종 二十八년(一〇七四)에 太僕卿으로 謝恩使가 되어 宋에 다녀옴.

㊾ 고려 인종 때의 문신、호는 瓜亭。仁宗과는 同婿間으로 총애를 받았으나 毅宗에게는 미움을 받아 東萊로 流配되었다。그곳에서 戀君의 情을 읊은 鄭瓜亭曲은 고려시

대 노래로 유명함。

150 고려시대 문신。초명은 壽、諡號는 文忠。벼슬은 門下侍郎에 이름。李資謙의 亂을 討平함。

151 원문에는 「哲宗元祐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52 고려 때 학자。字는 懿德、諡號는 貞簡。벼슬은 刑部尚書·禮部尚書를 지냄。(?~一一〇六)

153 원문에는 「出華海師全叅用史記」라는 주가 있음。

154 원문에 「華海師全」이라는 출전의 註가 있음。

155 우와 같음。

156 고려 毅宗 때의 武將。武臣亂을 일으켜 벼슬이 門下侍中에 이름。慶大升에게 잡혀 죽음。(?~一一七八)

157 개명하여 裕、諡號는 文成。충렬왕 十二年(一二八六)에 王을 모시고 高麗儒學提擧로 元에 갔다가 〔朱子全書〕를 보고、우리 나라에 朱子學을 폄。(一二四三~一三〇六)

158 고려말의 학자。字는 天章、諡號는 文僖。벼슬은 成均祭酒에 머물음。易學·卜筮에 밝아 易東先生이라고 일컬어졌음。嘆老를 主題로 한 短歌二首가 傳함。(一二六三~一三四三)

159 고려 말의 학자。字는 信敬、號는 不謁齋、諡號는 文貞。忠肅王때 文科에 급제하여 元나라 明帝에게서 스승의 예우를 받았다고 함。(一二九八~一三七七)

160 중국 秦나라 때 정치가。思想統一을 꾀한다는 핑계로 儒家들의 諸書들을 불태우고 학자들을 죽이도록 始皇帝께 건의하였다고 함。書体의 山篆을 창안하기도 함。(?~B.C.二一〇)

161 원문에는 「淵源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62 원문에는 「寧宗嘉定五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63 초명은 宗裕、安。字는 樹德、號는 東山叟、諡號는 文清。康宗때 文科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中書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저서로는 〔家集〕十卷、〔補閑集〕三卷이 있음。(一一八六~一二六〇)

164 원문에는 「理宗淳祐四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65 원문에는 「出輿覽」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66 원문에는 「景定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67 孔子의 弟子。字는 子路、季路。勇猛하기로 有名함。春秋時代 魯나라 사람。

168 孔子의 弟子。字는 子有、政事에 밝았음。春秋時代 魯나라 사람。

169 원문에는 「淵源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0 원문에는 「元至元二十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1 원문에는 「淵源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2 원문에는 「元延祐四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3 원문에는 「東史纂要」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174 원문에는 「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乙輔等八十人」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5 원문에는 「元至正三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6 고려 말의 충신。字 達可、圃隱은 號、諡號는 文忠。벼슬은 門下贊成事。저술로는 〔圃隱集〕이 있음。(一三三七~一三九二)

177 원문에는 「淵源錄」이라는 出典에 관한 註가 있음。

178 원문에는 「大明太祖 洪武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79 고려말 조선초의 문신。字는 中叔、號는 雙梅堂、諡號는 文安。고려 때 벼슬은 知中事 조선 때 벼슬은 知議政府事。(一三四五~一四〇五)

180 원문에는 「牧隱行狀」이라는 出典의 註가 있음。

181 원문에는 「李朝」로 되어 있으나 번역자가 고쳤음。

182 원문에는 「太宗永樂三年」이라는 明나라 年號가 註로 기록되어 있음。그러나 이는 「成祖永樂三年」의 잘못임。

183 고려 공양왕 四년(一三九二)에 禮曹摠郎을 지냈고、조선 世宗 四년(一四二二)에는 漢城府尹을 지냄。(?~一四二四)

184 원문에는 「孝宗弘治二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85 고려 말기의 문신。諡號는 文良、충렬왕 五년(一二七九)에 文科壯元을 하여 벼슬은 贊成事에 이름。

186 원문에는 「國朝寶鑑」이라는 出典에 관한 註가 있음。

187 원문에는 「弘治十四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88 조선 초기 문신。字는 而信、성종五년(一四七四)에 문

과 급제。벼슬은 直提學에 이름。(?~一五〇四)

189 원문에는 「出孤竹誌」라는 註가 있음。

190 원문에는 「世宗嘉靖二十八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91 조선 중종 때의 문신。字는 景遊、愼齋는 號。중종 十七년(一五二二)에 문과 급제。중종 三十七년(一五四二)에 豊基郡守로 부임하여 安珦의 祠堂을 세우고、이듬해에는 紹修書院을 세우고、그 뒤 海州에는 黃海監司로 부임하여 文憲書院을 세웠음。저서로는 「武陵雜稿」·「竹溪志」·「東國名臣言行錄」이 있음。(一四九五~一五五四)

192 원문에는 「院誌」라는 註가 있음。

193 원문에는 「嘉靖二十九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194 중국 江南省 星子縣 北廬山 五老峰下에 있는 마을。唐나라 德宗때 李渤이 형 涉과 讀書하던 곳。五代 南唐의 昇元中이 이곳에 처음으로 學館을 세움。五代末 亂으로 인하여 없어지고、宋初에 書院을 세워 太宗이 白鹿國學으로 復興시킴。뒤에 朱熹가 學規를 만들고 勅額을 下賜받아 天下第一의 學校를 만들었음。

195 원문에는 「院誌」라는 註가 있음。

196 조선 인조 때의 문신。字는 安世、어머니는 崔沂의 딸。本貫은 晋州、벼슬은 목사에 그쳤다。글씨를 잘 썼음。(一五九六~一六五八)

197 옷이나 그릇 등의 열 벌을 일컫는 수량대명사。한문「竹」으로 쓴 것은 부분차자 표기에서 음을 취한 것임。

198 띠나 부들로 엮어 만든 볕을 가리는 물건。草苫。

199 조선시대 관청에서 쓰는 물건값을 정해 놓고 오랫동안 변경하지 아니한 일。

200 조기。그냥 石魚라고도 함。

201 옛날 史官이 가지고 다니던 작은 붓。흔히 머리에 꽂고 다녔다고 함。

202 원문에 「魚箭」으로 되어 있으나、잘못이므로 고쳤음。어살은 물속에 나무가둥을 둘러 꽂아서 물고기를 들게 하여 물고기를 잡는 울。

203 원문에는 「魚舡」으로 되어 있으나、잘못이므로 고쳤음。

204 원문에는 「穆宗隆慶元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205 字 維禎。嘉靖進士、벼슬은 禮部尚書、諡號는 文穆。

206 字 工甫。嘉靖進士、벼슬은 南京刑部尚書、諡 莊靖。저서에 「大儒學粹」가 있음。

207 戰國時代 魯나라 鄒人。이름은 軻、字 子輿·子車 儒學의 亞聖。저서에 「孟子」 七篇이 있음。

208 字는 景浩。退溪는 號、又號 退陶·陶叟、諡號는 文純。중종 二十九년(一五三四) 문과 급제、벼슬은 工曹參判에 이름。저서에 「退溪集」·「理玉通錄」·「表禮問答」 등 많음。(一五〇一~一五七〇)

209 元曉의 아들。字는 聰智、號는 氷月堂。벼슬은 翰林。고려 현종 十三년(一〇二二)에 弘儒侯에 追封됨。

210 고려시대 國子監에 딸린 종三품 벼슬。

211 고려 말 충신。字는 再父、號는 冶隱、金烏山人。諡號는 忠節。고려 때 벼슬은 門下注書。(一三五三~一四一九)

212 조선 세종 때의 문신。字는 實夫、別洞은 號。벼슬은 藝文提學、經學에 밝고 조선 초기 師表가 되었음。저서에 「別洞集」이 있음。(一三七三~一四五五)

213 조선 초기의 학자。字는 孝盥、季昌。佔畢齋는 號、諡號는 文簡。벼슬은 刑曹判書。저서에 「佔畢齋集」·「靑丘風雅」·「東文粹」。(一四三一~一四九二)

214 조선 초기 학자。字는 大猶、號는 寒暄堂、養翁、벼슬은 刑曹佐郎、조선 五賢의 一人。저서에 「家範」·「景賢錄」이 있음。(一四五四~一五〇四)

215 조선 초기 학자。字는 伯勗、號는 一蠹。벼슬은 說書에 그침。저서에 「一蠹集」이 있음。(一四五〇~一五〇四)

216 조선 중종 때 문신。字는 孝直、號는 靜菴。벼슬은 大司憲에 이름。저서에 「靜菴集」이 있음。

217 조선 중종 때 문신。字는 國卿、號는 慕齋。벼슬은 中樞府事。저서에 「慕齋集」이 있음。(一四七八~一五四三)

218 조선 중종 때의 문신。字는 復古、號는 晦齋、紫溪翁。벼슬은 左贊成。저서에 「晦齋集」이 있음。(一四九一

~一五五三)

⑲ 조선 중종 때 학자。字는 可久。號는 復齋、花潭。諡號는 文康。저서에 〔花潭集〕이 있음。(一四八九~一五四六)

⑳ 원문에는 「退溪言行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㉑ 조선 선조 때 문신。字는 重甫、號 嘯皐。벼슬은 大司諫을 지냄。(一五一七~?)

㉒ 조선 선조 때의 문신。字는 明叔、원문의 聖源은 性源의 잘못인듯함。韓繼禧의 曾孫。벼슬은 明宗 八년(一五五三) 別試武科에 급제하여 府使에 머물렀음。

㉓ 원문에는 「神宗萬曆五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㉔ 조선 선조 때의 문신。字는 叔獻、栗谷은 號、諡號는 文成。벼슬은 兵曹判書。저서에 〔栗谷全書〕가 있음。(一五三六~一五八四)

㉕ 조선 선조 때 문신。字는 彦明、月潭은 號。明宗 二十一년(一五六六)에 과거 급제、벼슬은 吏曹判書、知經筵事를 지냄。(一五二九~一六〇三)

㉖ 서원의 어른。중국5대때 蔣維東이 衡岳에 은거하면서 공부하려는 사람들이 찾아 가르치면서 山長이라고 부른데서 온말로 뒤에 書院에는 山長을 두어 후학교육에 힘썼다。

㉗ 원문에는 「栗谷全書及院誌」라는 出典에 관한 註가 있음。

㉘ 조선 선조 때의 학자。字는 浩原、號는 默庵·牛溪、諡號는 文簡。학행으로 천거 받아 吏曹參議·經筵을 지냄。편서에 〔四七續篇〕이 있음。(一五三五~一五九八)

㉙ 조선 숙종 때의 문신。字는 和叔、號는 玄石·南溪、諡號는 文純。벼슬은 좌의정에 이르렀으나 곧 사퇴하였음。저서에 〔祭儀正本〕·〔居家要儀〕·〔心學至訣〕 등 많음。(一六三二~一六九五)

㉚ 원문에는 「栗谷先生院享錄」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㉛ 원문에는 「穀宗崇禎九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㉜ 조선 효종 때의 문신。字는 伯厚、號는 潛谷、諡號는 文貞。벼슬은 領議政。저서에 〔八賢傳〕·〔黨籍內外世譜〕·〔類苑叢寶〕·〔種德新編〕·〔海東名臣錄〕·〔松都志〕 등이 있음。(一五八〇~一六五八)

㉝ 조선시대 三司의 하나。宮中의 經書、史籍을 관리하며 文書를 처리하고 王의 諮問에 응하였음。으뜸 벼슬은 領事인데、領議政 등 議政이 兼任함。

㉞ 조선 광해군 때의 학자。字는 道可、號는 寒岡、諡號는 文穆。壬亂前에는 나라에서 벼슬을 주어도 거절하고 학문에만 전념하다가 壬亂이 일어나매 의병을 일으켜 救國하고、終戰後에는 江陵府使 등 여러 外職을 지낸 뒤 大司憲에 이르렀다。저서에 〔心經發揮〕·〔聖賢風範〕 등 많음。(一五四三~一六二〇)。

㉟ 원문에는 「清康熙十二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㊱ 조선 숙종 때의 문신。字는 汝和、號는 明谷、諡號는 文貞、벼슬은 영의정에 이름。저서에 〔禮記編類〕·〔明谷集〕이 있음。(一六四六~一七一五)

㊲ 조선 숙종 때의 문신。字는 士常、號는 天游。숙종 十七년(一六九一) 문과 급제。벼슬은 大司諫에 이름。(一六五三~?)

㊳ 조선시대 관청。선조 四十一년(一六〇八)에 常平倉을 고쳐 부른 이름。大同法에 의한 大同米·布·錢을 출납 관리하였음。

㊴ 원문에는 「孤竹誌」라는 註가 있음。

㊵ 조선 숙종 때 문신。字는 士直、號는 儉齋、諡號는 文敬、벼슬은 大提學을 지냄。저서에 〔小學集註〕·〔增補朱子外記〕·〔尊周錄〕·〔儉齋集〕이 있음。(一六五三~一七一九)。

㊶ 원문에 「院誌增補」라는 註가 있음。

㊷ 원문에는 「乾隆十五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㊸ 조선시대 관청。영조 二十六년(一七五〇)에 설치、均役法의 시행을 맡았다가 영조 二十九년(一七五三)에 宣惠廳에 병합되었음。

㊹ 원문에는 「院誌增補」라는 註가 있음。

㊺ 조선 영조 때의 학자。初名은 良漢、字는 漢師、號는 耳溪、諡號는 文獻、벼슬은 吏曹判書에 이름。저서에 〔耳溪集〕이 있음。(一七二四~一八〇二)

㊻ 원문에는 「並見傳記」라는 註가 있음。

㉔ 원문에는 「嘉慶二十四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㉕ 이는 「乙丑」의 잘못인 듯하다. 문헌공의 肖像을 重修한 것은 永樂乙酉(一四〇五)와 肅宗 乙丑(一六八五) 二回이니, 여기서는 明谷의 改模熹像奉安文에 해당되는 乙丑이 옳을 듯하다. 그러나 未詳이므로 그냥 둔다.

㉖ 조선 순조 때 문신. 字는 淸臣, 本貫은 龍仁. 순조 五년(一八〇五)에 문과 급제, 벼슬은 吏曹參議에 이름. (一七六二~?)

㉗ 조선 순조 때의 문신. 字는 季來, 순조 二十五년(一八二五)에는 冬至使로 燕京을 다녀왔음. 벼슬은 刑曹判書를 지냄. 諡號는 文憲. (一七六六~一八三五)

㉘ 원문에는 「見傳記」라는 註가 있음.

㉙ 원문에는 「同治二年」이라는 註가 있음. 또 원문에는 「哲宗十三年」으로 되어 있으나 잘못이므로 고쳤음.

㉚ 조선 철종 때 문신. 字는 稚周, 號는 烟巖, 諡號는 文靖, 벼슬은 吏曹判書. 글씨를 잘 썼음. (一八一〇~?)

㉛ 조선 철종 때의 문신. 字는 景春, 號는 橘山, 墨農, 諡號 忠文, 벼슬은 영의정에 이름. 저서에 「林下筆記」「嘉梧藁略」·「橘山文稿」가 있음. (一八一四~一八八八)

㉜ 원문에는 「并見傳記」라는 註가 있음.

㉝ 원문에는 「二十四年」으로 되어 있으나, 잘못이므로 고침.

㉞ 조선 고종 때 문신. 父 定錫. 生父 敬錫, 고종 二十五년(一八八八) 別試文科에 丙科로 급제. (一八七一~?)

㉟ 원문에는 「詳見歷編音」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㊱ 고려 문종 때의 十二學徒中 하나, 徐侍郎은 徐碩의 벼슬 侍郎을 이른 것임.

㊲ 조선 인조 때의 문신. 字는 叔度, 號는 淸陰·石室山人, 諡號는 文正, 벼슬은 좌의정을 지냈음. 丙子胡亂때에는 斥和論을 주장하여 瀋陽에 잡혀가 三년간 고생하고 돌아옴. 董其昌体의 글씨를 잘 썼음. 저서에 「野人談錄」·「南漢紀略」·「讀禮隨抄」·「淸陰集」 등이 있음. (一五七〇~一六五二)

㊳ 조선 선조 때의 문신. 字는 子常, 號는 弼雲, 淸化眞人, 東岡, 白沙, 諡號는 文忠, 벼슬은 영의정에 이름. 저서에 「白沙集」·「北遷日錄」·「奏疏啓議」·「四禮訓蒙」·「魯史零言」 등이 있음. (一五五六~一六一八)

㊴ 조선 효종 때의 문신. 字는 英甫, 號는 尤菴, 諡號는 文正, 벼슬은 영의정에 이름. 禮論으로 政爭이 자주 일어나게 되었으며, 朱子學에 밝아 후학 육성을 많이 하였음. 저서에 「宋子大全」이 있음. (一六〇七~一六八九)

㊵ 조선 인조 때의 문신. 字는 敬叔, 號는 象村·玄軒·放翁, 玄翁, 諡號는 文貞, 벼슬은 인조 때에 영의정을 지냄. 漢學에 밝아 조선 중기 四大家로 꼽혀 月沙·谿谷·澤堂과 아울러 일컬어졌음. 저서에는 「象村集」이 있음. (一五六六~一六二八)

㊶ 조선 순조 때 문신. 字는 穉明, 諡號는 文靖. 벼슬은 大司憲, 吏曹判書 등을 지냄. 저서에 「東野彙輯」이 있음. (一八〇七~?)

㊷ 원문에는 「望海堂崔璘碑文」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㊸ 원문에는 「監察崔克弘碑文」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㊹ 조선 광해군 때 문신. 字는 潤卿, 號는 芝峰, 諡號는 文簡, 벼슬은 大司憲을 지냄. 선조 三十년(一五九七)에는 刑曹參判으로 陳慰使가 되어 燕京을 다녀옴. 저서에 「芝峰類說」이 있음. (一五六三~一六二八)

㊺ 경기도 개성 단현문 밖에 있던 절. 고려 광종 十四년(九六三)에 창건, 현재는 개풍군 영남면 용흥리 마전동에 그 유허가 있음.

㊻ 원문에는 「雙栢堂行狀」이라는 註가 있음.

㊼ 조선 말기의 문신. 字는 景容, 號는 壺居, 諡號는 文簡, 벼슬은 刑曹判書에 이름. 문장에 뛰어났다고 함. (一七八二~一八六〇)

㊽ 원문에는 「進士崔穫墓表」라는 註가 있음.

㊾ 조선 영조 때의 문신. 字는 士受, 벼슬은 大司憲에 이름. 저서에 「松都續志」가 있음. (一六九二~?)

㊿ 원문에는 「族譜序」라는 註가 있음.

(71) 조선시대 弘文館에 딸린 正三品職.

㉕ 원문에는 「族譜序」라는 註가 있음。
㉖ 조선 숙종 때의 문신。字는 和甫·文父、號는 眉叟、諡號는 文正、벼슬은 우의정에 이름。저서에 〔邦國王朝禮〕·〔經說〕·〔東史〕 등이 있음。(一五九五~一六八二)
㉗ 나라를 다스리는데 필요한 여덟가지、곧 食·貨·祀·司空(땅)·司徒(교육)·司寇(형벌)·賓·師(군대)를 말하는데、〔書經〕 洪範九疇편에 있음。
㉘ 堯·舜이 太平盛代로 잘 다스린 治迹、〔莊子〕 天運편에 「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라 있음。원래 六經은 詩·書·易·春秋·禮·樂임。
㉙ 원문에는 「自薛崔始」라는 註가 있음。
㉚ 조선 현종 때의 학자。字는 宇海、號는 玄默子、本貫은 豊山。저서에 〔旬五志〕·〔歷代總目〕·〔詩話叢林〕·〔小華詩評〕·〔箕葉志諧〕 등이 있음。
㉛ 원문에는 「旬五誌」라는 註가 있음。
㉜ 조선 광해군 때 문신。字는 聖徵、號는 月沙、벼슬은 우의정에 이름。漢學에 뛰어나 朝鮮中期 漢學四大家의 一人。저서에 〔月沙集〕·〔書筵講義〕·〔大學講義〕 등이 있음。(一五六四~一六三五)
㉝ 원문에는 「花潭記」라는 註가 있음。
㉞ 원문에는 「密陽朴氏族譜」라는 註가 있음。

# 遺稿

## 戒二子詩 五律二首

吾今戒二子　付與吾家珍　清儉銘諸己　文章繡一身　傳家爲國寶　繼世作玉臣　莫學紛華子　花開一餉春

家世無長物　惟傳至寶藏　文章爲錦繡　德行是珪璋　今日相分付　他年莫敢忘　好支廊廟用　世世益興昌

# 유고

## 두 아들을 경계함(五言律詩 二篇)

나는 이제 두 아들에게 경계하며
우리 집안의 보물을 주려한다。
청렴과 검소함을 몸에다 새겨두고
文章으로 나의 몸을 장식하여라。
집안에 전하여 나라의 보물이 될 것이며
대를 이어 임금의 신하가 될 것이다。
허영을 숭상하는 사람을 본뜨지 말라。
꽃이 피어도 봄 한철 뿐이니라。
집안엔 대대로 좋은 물건이 없으나
귀중한 보물만은 간직해 왔다。
文章을 비단으로 여겼고
德行이 곧 옥이다。
오늘날 서로 이르는 말을
다른 해에 부디 잊지 말아라。
그러면 나라에 귀중히 쓰이게 되며
대대로 더욱 번창하리라。

絶句 七言

滿庭月色無烟燭　入座山光不速賓
更有松絃彈譜外　只堪珍重未傳人

絶句（七言）

마당에 가득한 달빛은 연기 없는 촛불이요,
자리에 들어오는 산 빛은 청하지 않아도 저절로 찾아드는 손님이다.
또 소나무에서 불어오는 바람 소리는 곡조 없는 자연의 음악,
나 혼자 즐길 뿐 남에게는 전하지 못하리로다.

示座客 七律

水閣風檐苦見招　簿書叢裏度流年
朱櫻紫筍時將過　紅槿丹榴態亦妍
病久却嫌邀客飮　性慵便喜聽鶯眠
良辰健日終難在　急趁花開作醉仙

座中 손님에게（七言律詩）

물 위의 정각 서늘한 바람 드는 대청에서 초대를 받았는데도,
문서 무데기 속에서 흐르는 세월을 보내고만 있구나.
붉은 앵두 자주빛 竹筍의 철도 벌써 넘어서려 하는데,
무궁화 석류꽃은 모양도 어여쁘리라.
오래 앓고나니 손님을 청하여 술 마시는 일도 귀찮아졌고,
성품이 게을러서 꾀꼬리 소리나 들으며 잠자는 것을 가장 즐겼다.
좋은 철 긴긴 날에 마침내 그대로 있기 어려워서,
꽃이 지기 전에 빨리 일어나 취한 신선이 되려 한다.

賜告身禮物啓辭　文憲公 崔冲

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已荷殊私今于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雲霄俾及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

왕이 고신①장과 예물을 내리매 글을 올려 사양함

문헌공 최② 충(文憲公 崔冲)

신이 벼슬길에 오른 이후로 임금님께 보좌해 드린 것도 없이 나이는 늙어서 몸이 쇠하여지매〔力耗齒衰〕 감히 고향에 돌아가기를 빌었사옵니다.〔乞骸骨〕 제사 때 신위(神位) 대신 앉혀 놓던 어린아이처럼 앉아서 녹봉만 많이 받

아서 이미 남달리 사사로운 은혜를 입고 있사옵니다。이제 다시 임금님께오서 특별히 밝으신 윤음(綸音)을 내리시어 앞으로 조③정〔雲霄〕에서 사신을 보내시어 하여금 조그만 마을④〔閭里〕에까지 영화가 미치게 하오신다니 생애를 따라 분수를 헤아려 볼 때에 마음이 편안하지 아니한 바가 있고、손⑤(損)과 해(害)를 부르는 것은 가득 차는 것〔招損害盈〕을 신은 두려워하고 있읍니다。바라옵건대 이미 이루어진 하명(下命)을 돌이키시어 뒤늦게나마 새로운 은혜를 잠재워 주시옵소서。

註 ① 옛날 제도에서 벼슬아치로 임명된 사람에게 주는 사령장。조선시대에는 四品 이상은 敎旨、五品 이하는 吏曹에서 奉敎로 임명하였음。

② 지은이의 諡號「文憲公」을 덧붙여 쓴 것은 잘못임。이 글은 지은이가 生存時에 쓴 것이기 때문임。

③ 字義대로는 구름과 하늘이라는 뜻이나、여기서는 높은 地位를 뜻하여 朝廷에 비유된 것임。

④ 閭는 二十五家〔周禮〕地官에는「五家爲比、五比爲閭」라 있음。里도 周禮에 따르면 二十五家임。〔周禮〕地官에는「五家爲鄰、五鄰爲里」라고 되어 있음。또〔書經〕大傳에는「八家爲鄰、三鄰爲閭」라고도 되어 있어 작은 마을을 뜻함。

⑤〔書經〕大禹謨에「滿招損謙受益」이라는 말이 있음。

## 顯宗行狀

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宗知百姓之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遠馳使命以授神器俾固本支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詎不信然斂以姨母貽孽戎臣構逆強隣伺釁京闕俱燼乘輿播遷艱否極矣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革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內外底寧農桑屢稔可謂中興之主矣

## 현종을 기림〔贊顯宗〕①

문헌공 최 충(文憲公 崔冲)

어진 사람의 글인 전(傳)에는「하늘이 장차 일으키려 하면、누가 능히 그를 폐(廢)할 수 있겠는가?」라고 한 말이 있다。목종(穆宗)의 생모인 천추태후(千秋太后)②가 스스로 어지럽고 음탕하여 몰래 목종의 왕위조차 빼앗으려 꾀하기까지 하였다。그러나 하늘은 백성들이 잘 되기를 바라며 기다리고 있음을 알고、천추태후의 악한 무리들을 물리치고、③사신을 멀리 달려 보내어 현종을 맞아 와서 왕위를 전해 주게 하여 왕실과 나라를 튼튼하게 하였으니、이른바「하늘이 장차 일으키려 하면、누가 능히 그를 폐하리오?」라는 말을 어찌 믿지 아니하겠는가? 그러나 이모(姨母)가 열자(孽子)를 꾸짖고④、무신이 역모를 꾸미고⑤、굳센 이웃나라가 틈을 엿보아 쳐들어와 서울의 궁궐이 모두 타 잿더미가 되고⑥、왕이 수레를 타고 파천하는⑦ 등 어렵고 괴로운 일이 더할 수 없이 컸다。반정(反正)의 뒤에 서쪽 오랑캐의 도적들인 글안과 화호(和好)를 맺어 전쟁을 끝내고 문치(文治)를 닦았다。세금을 적게 내도록 하고、부역을 가볍게 하며、뛰어난 인재를 높이 등용하고、정사를 공평하게 시행하여 백성들을 편안히 모여 살게 하고、서울과 지방이 고

루 편안하게 하여 농사짓기와 누에치기가 자주 풍년이 되어 주나라의 ⑧성왕(成王)과 ⑨강왕(康王)의 시대에 견줄만하였고, 한나라의 ⑩문제(文帝)와 ⑪경제(景帝)에 견주어도 또한 부끄러움이 없을 것이다。

註 ① 원문에는 「顯宗行狀」으로 되어 있으나, 「高麗史」에는 「贊」으로 되어 있다。 글의 내용이 행장문이 아니므로, 「고려사」를 따라 내용과 일치하게 제목을 고쳤음。

② 景宗의 妃 獻哀王后 皇甫氏。 成宗의 從嫂로 외척 金致陽과 추문을 일으킴。 成宗이 後嗣없이 돌아가매 景宗의 長子인 穆宗이 即位하게 되고 穆宗이 왕이 되자 金致陽을 소환하고 그와의 사이에서 난 아들을 왕위에 앉히려 하였음。

③ 「高麗史」 列傳 第一、后妃一에 「穆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千秋殿世號千秋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時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強令出家寓居三角山神穴寺……穆宗不能禁……後康兆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于海島……」라고 있는 내용을 이끌어 쓴 것임。

④ 顯宗의 이모인 穆宗의 生母 千秋太后가 후에 孝肅王太后가된 친정동생이 安宗과 私通하여 낳은 顯宗을 미워하여 죽이려 한 일을 뜻함。

⑤ 康兆가 逆謀를 꾀하여 穆宗을 廢한 일을 뜻함。

⑥ 顯宗二년(一〇一一) 정월에 契丹主가 친히 서울에 쳐들어와 궁궐·민가를 모두 불태웠음을 가리킴。

⑦ 이 때 王은 全州까지 파천하였음。

⑧ 周나라 二대왕。 재위 B·C·一一一五~一〇七九。

⑨ 周나라 三대왕。 재위 B·C·一〇七八~一〇五三。 이 시대에는 천하가 태평하여 「竹書紀年」에는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이라고 하였음。

⑩ 漢나라 五대왕。 재위 B·C·一七九~一五七

⑪ 漢나라 六대왕。 재위 B·C·一五六~一四一 이들은 賢君으로 治世를 잘하였다고 함。 「漢書」 景帝紀에는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라고 하였음。

## 奉先弘慶寺碣記

翰林學士宣議郎內史舍人知制誥兼

史館修撰官賜紫金魚袋 臣 崔冲 奉 敎撰

奉議郎國子丞 臣 白玄禮 奉 書幷篆額

臣謹按內典云招提者謂招引提携十方英俊弘闡 佛法居止之所焉又莊子說蘧廬而視仁義晋書論逆旅以濟 「公私今之於稷山縣成歡驛北路一牛鳴地新置寺者即其類也初是地無長短之亭人煙隔絶有萑蒲之澤劫賊」 頻多雖岐路之要衝實往來之艱梗不可終否屬於盛時惟我聖上守位以仁秉文之德干戈戚揚皆偃 「之矣禮樂刑政舉修之矣若乃喜捨之緣遒追之業求諸往代無得而踰嘗 詔左右兩街都僧統」 通眞光敎圓濟弘道大師臣逈兢而曰昔者 皇考安宗憲景考懿英文大王初九潛身大千歸命每賢法華之妙說深嘉中道之化城方欲 効行未能勸集朕即善繼其 志永觀厥成一則救濟征人莫愛於險地一則招攜緇侶載轄於法輪師宜力視贊襄躬親胥宇副我書貞之命主其慮事之權兢纔受 綸言便圖經始縱九逈而無倦須百足以不僵所貴同心用將籲俊爰有廣利證玄大師賜紫沙門臣藏琳等競扶願轂枚卜要途蒸然來新斯實興我役 上續差推誠致理翊載功臣金紫興祿大夫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兼 太子太博上柱國天水縣開男食邑三百戶臣姜民瞻中樞副使中大夫秘書監兼 太子賓客柱國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金猛等爲別監使於是事諧共理謗絶宣驕庀徒勿奢於農」 時程物免煩於公帑陶人施瓦木客供材雪鋸風斤蜂聚蕩

心之匠雲鍬電鍤駿奔游手之群起自丙辰秋迄于辛酉歲凡造得堂殿門廊等共二百餘閒所置塑畫諸功德像及鐘磬幡盖具如見在其數寔繁乃勅物賜額爲奉先弘慶寺莫不功由鳩僝勢若飛來像殿經樓麗異而宛疑兜率鳧鍾鴈塔莊嚴而遙認爛陁既當三寶勃興寶可千燈相續又於寺西對立客館一區計八十閒號曰廣緣通化院斯亦溫廬冬密凉屋夏寬積以糠糧貯之芻秣施賜窮急設雍伯之義漿防備盜奸列陳留之樓鼓夫如是則不獨方袍之衆虛往實歸亦令裹足之徒宵盤晝憩終見證眞之境蔑聞焚次之虞向若非酌古沿今賽 先皇之弘願隨機設教崇 彼佛之妙門則兼濟之 仁幾乎而息於戲權輿有旨 祖述無虧 肯搆之功既存矣 奉行之道亦廣矣盡善盡美念玆在玆今則申命儒生俾書盛事臣思避燥吻學淺嚼筋雖長鄉形似之 「文無能爲也而小子斐然之作竊敢効焉畧述端倪聊裨實錄時」 聖上御圖之十八載太平紀曆之第六年夏四月 日謹記

奉 宣權知寺主圓慧智廣普觀善辯通濟得理三重大師賜 「紫沙門臣彦崇都監解行無垢大師賜」 紫沙門臣朗崇副都監副寺主沙門臣成普沙門臣慧延僧殷妙遲遠義玄奉謙等奉

## 봉선 홍경사 갈기(奉先弘慶寺碣記)

한림학사(翰林學士) 선의랑(宣議郎) 내사사인(內史舍人) 지제고(知制誥)겸 사관수찬관(史館修撰官) 사자금어대(賜紫金魚袋)인 신 최 충(崔冲)이 왕명을 받들어 지음。

봉의랑(奉議郎) 국자승(國子丞)인 신 백현례(白玄禮)가 왕명으로「글씨를 씀」。

신이 삼가 살피건대 불경 내전에 이르기를、 초제(招提)라는 것은 여러 곳의 우수한 사람을 끌어들여 손잡고 불법을 천명하기 위하여 거처하는 곳이다라고 하였으며、 또 장자(莊子)에는 여관을 설치하여 인의를 보인다라고 하였으며 진서(晋書)에는 여관을 만들어서 공무나 사사로 다니는 사람을 구제한다고 하였다。 지금 직산현(稷山縣)의 성환역(成歡驛)에서 북쪽으로 一마장쯤 되는 곳에 새로 절을 세운 것은 곧 그러한 종류이다。 처음 이 땅에는 전연 객주집이 없어서 사람의 집이라고는 볼 수 없으며、 그러데다가 갈대가 우거진 늪이 있어서 강도가 상당히 많으므로 비록 갈림길로서 중요한 지점이지만 사실은 왕래하기가 매우 어려웠으므로、 태평성대에 이 곳을 그대로 둘 수가 없는 것이었다。 생각하건대 우리 성상께서 인(仁)으로써 왕위를 지키며 문화의 덕을 내세우니 싸움질이 모두 거두어졌으며 예악이나 형정(刑政)이 잘 닦기였다。 특히 희사(喜捨)하는 인연과 선대의 업적을 계승하는 일은 옛날 임금에게서 찾아보아도 이보다 나은 분이 없었다。 일찌기 좌우양가(左右兩街) 도승통(都僧統) 통진광교원제홍도대사(通眞光敎圓濟弘道大師)인 신 향긍(逈兢)에게 명하기를、 옛적에 황고(皇考)이신 안종헌경효의영문대왕(安宗憲景孝懿英文大王)께옵서 왕자로 계실 적에 불법에 마음을 둘리시어 항상 법화경(法華經)의 오묘한 학설을 보시고 깊이 중도(中道)의 화성(化城) 품절에 감동하시어 이대로 실천하려 하시다가 마침내 공을 이루지 못하셨다。「짐이 곧 그 뜻을 잘 계승하여

깊이 그 성공을 보아야 할 터인데, 한가지는 곧 길가는 사람을 구제하는 데에 있어서 험난한 땅보다 더 걱정스러운 곳이 없으며 한가지는 곧 승려를 모아 들여서 불법을 공부하게 하는 것이니, 대사는 마땅히 노력하여 그 뜻을 협조하고 직접 터를 보아서 내가 부탁하는 명령에 부합되게 하며 그 일을 처리하는 권한을 맡으라」고 하시어 궁(兢)은 가까스로 왕의 명령을 받고 도경(圖經)을 펼쳐 보았다。비록 九번을 돌아다녀도 게으른 줄을 몰랐지만 반드시 많은 협력자가 있어야만 일이 성취되는 것이다。가장 중요한 것은 마음을 같이 할 사람이었으므로 곧 우수한 사람들을 불러 들였다。마침내 광리증현대사(廣利證玄大師) 사자사문(賜紫沙門)인 신 득총(得聰)과 정려수진오리대덕(靜慮修眞悟理大德) 사자사문(賜紫沙門)인 신 장림(藏琳) 등이 다투어 수레채 부축을 원하였으며 잠시 중요한 일들을 맡아주고 기꺼이 모여 들어 이 공사를 잘 진행시켰다。임금께서는 계속하여 추성치리익대공신(推誠致理翊戴功臣) 금자흥록대부(金紫興錄大夫) 병부상서지중추원사겸 태자태부상주국(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 천수현개국남(天水縣開國男) 식읍二백호(食邑二百戶)인 신 강민첨(姜民瞻)과 중추부사중대부비서감겸 태자빈객주국(中樞副使中大夫秘書監兼太子賓客柱國) 의춘현개국남(宜春縣開國男) 식읍二백호(食邑二百戶) 사자금어대(賜紫金魚袋)인 신 김맹(金猛) 등을 보내어 별감사(別監使)로 삼았다。이에 일을 함께 관리하게 되고 모두들 공치사나 교만한 마음을 두지 않았다。인부를 사역하는 데도 농사철을 피하였으며 물자도 국가의 창고에서 꺼내지 아니하였다。기와장이는 기와를 대고 나뭇군은 목재를 공급하였다。톱질과 자귀질은 일없는 목수들을 모아서 시키고 괭이질과 삽질에는 놀고있는 사람들이 달려와서 일하였다。병진년(고려 현종 七년, 一〇一六) 가을에 시작하여 신유년(동 一〇二一)까지 법당·불전 대문·행랑 등 모두 二백여 간을 세웠고, 그 곳에 안치할 소상(塑像)、화상 등 여러 공덕의 상과 종경(鍾磬)、번개(幡蓋)들은 모두 현재에 있는 대로이다。그 수가 사실 많았다。마침내 절 이름을 봉선홍경사(奉先弘慶寺)라고 내렸다。공사는 여러 사람의 힘을 합쳐서 이룬 것인데 외모는 어디서 날아온 듯이 보였다。불상을 모신 불전, 불경을 봉안한 경루(經樓)는 화려하고 기이하여 완연히 두솔궁(兜率宮)인 듯 의심스럽고 오리모양의 종과 기러기를 묻은 탑은 장엄하여 멀리서도 난타(爛陀)임을 알 수 있었다。이미 불법 승상보가 크게 일어나게 되니 실로 영원한 불법의 계통이 서로 계승되리로다。또한 절의 서편에 여관을 마주 보고 세웠는데, 한 장소에 八十간 쯤 되고, 이름하여 광연통화원(廣緣通化院)이라 하였다。이곳도 사용될 따뜻한 온돌방과 여름에 사용할 넓직하고 시원한 방이 마련되었고, 식량을 저축하여 말먹이도 저장하였다。빈궁한 사람을 구제함은 옹백(雍伯)이 설치한 의장(義漿)의 제도와 같으며 도둑을 방비함은 진류현(陳留縣)에서 누고(樓鼓)를 세운 것과 같다。이렇게 되고 보니, 법복을 입은 무리가 맨손으로 왔다가 실

속을 얻어서 돌아갈 뿐 아니라, 겁을 먹고 길을 가지 못하던 나그네가 밤에 해메다가 낮에는 휴식을 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드디어는 진리를 증명하는 지역이 되었으며 불한당이 나올 우려가 없게 되었다。 지난번에 만일 옛 것을 참작하여 현재를 감안하고 성황의 염원을 이루며 기회를 따라서 가르침을 실시하여 저 부처님의 오묘한 법문을 높이지 아니하였다면, 곧 모든 사람을 구제해야 할 인자한 정책이 하마트면 없어질 뻔 하였다。 아아, 출발함에 길은 의의가 있으나 영원토록 계승해야만 될 것이다。 창건한 공로는 이미 이루었으나, 반드시 시행하는 길도 또한 범위가 넓다。 최선을 다하며 언제나 정신을 가져야 할 것이다。 곧 유생에게 명하여 이 거룩한 사실을 기록하라 하셨는데, 신은 생각이 부족하며 학식이 얕아서 사마장경(司馬長卿)처럼 형상 그대로의 문장을 쓸 수는 없사오나 서생으로서 능력있는 대로의 작품을 감히 써보려 하나이다。 대략 전말을 기술하여 역사 자료로서의 도움이 되게 하였읍니다。 때는 성상께서 왕위에 오르신지 十八년, 태평(太平) 연호 제 六년 여름 四월 일에 삼가 기(記)를 씀。

봉선권지사주(奉宣權知寺主) 원혜지광보관선변통제득리삼중대사(圓慧智廣普觀善辯通濟得理三重大師) 사자사문(賜紫沙門)인 신 언숭(彦崇)과 도감(都監) 해행무구대사(解行無垢大師) 사자사문(賜紫沙門)인 신 랑숭(郎崇)과 부도감(副都監) 부사주사문(副寺主沙門)인 신 성보(成普)와 사문(沙門)인 신 혜연(慧延)、 승(僧) 은묘(殷妙)·섬원(暹遠) 의현(義玄)·봉겸(奉謙) 등이 〔왕명을〕 받들어 〔세움〕

## 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題額)

高麗國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故 王師慧月光天遍照至覺智滿圓默寂然普化大禪師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幷序

中樞直學士宣議郎尚書吏部郎中知

制誥兼史館修撰宮賜紫 金魚袋臣崔 冲奉宣撰

朝請郎禮賓丞賜緋臣金巨雄奉宣書幷篆額

恭聞佛道玄微了一心而即是禪源澹寂與諸法以超然得之者權實都忘觀之者色空俱泯而緣群生見執萬種差殊非階漸無以發基蒙非筌蹄無以到彼岸縱靈羊挂角難可追尋猶師子嚬申必須方便故乃無謂有謂不聞而聞迦葉臆對於西乾達摩臚傳於東震付衣分座或示信於衆觀曲尺剪刀或強名於諸論師師密授符契允諧祖祖相承綴旒弗絶洎夫去聖逾遠光靈漸衰前覺者瞻之在前後隨者瞠若乎後墜丘求井都迷阿耨之宗摘埴索途盡昧純陁之理自非空門拂士季世啣人將何存意遺言能得其妙應機適變不恒厥居紐大音之解徽張脩綱之頹紀其誰尸者唯我有之師諱智宗字神則俗姓李氏全州人也父行順抱義戴仁履謙居寡愷悌君子常求福以不回病僕丈人自凝神而有道母金氏鴻妻竝譽萊婦齊名和鳴美著於鳳占蓍衍慶標於椒詠嘗夢金剎一竿上揆雲端有龐眉僧擧手指之曰此大威德仆可護持因即有娠欲臨彌月手勤香火口絶葷腥修胎教以惟精契産經而載誕師呈姿岐嶷稟性英奇爰從孺襁之中便是風塵之外松生俓寸先知榱廈之材江出濫觴預識涵空之量年甫八歲強拋跨竹擬駕眞乘忽罷弄璋思探法寶會

弘梵三藏來寓舍那寺遞踵門而詫乞主善爲師便合投針容令落髮方依隅座未爺　灰及梵尋泛大洋却歸中印既弗同舟而濟固當送往事居轉奉廣化寺景哲和尚更展攝齋常勤受業則能師逸功倍人十已千青出於藍其色逾過石投于水厥深易臻衆謂考成誰云幼學開寶三年稟具於靈通寺之官壇瑠璃戒行三業已清蓋皆慧心六塵雖染嘗過社省之有青衣誤取肉襆中所貯米而炊俄自顚蹶疾悸而曰我是山神護此上人汝豈容易弗潔其味乎聽者驚恐爭加禮重其靈驗多此類也廣順三年造曦陽山超禪師時有侍者僧灑掃法堂少許地不受水超問曰有箇處水不著你作麼生僧無對師代曰更不要灑一任掃地超公乍聆善應深識道存謂若醆篾一言阮瞻三語因成偈頌用播發稱美價繇是頓高賓筵以之咸服屬顯德初　光宗大王立皇極崇法門徵雪嶺之禪俾伸角妙選丹霞之佛明示懸科師雄入議園首探理窟衒衊雙之絶藝彰累百之高名于時用夏變夷正契車書之混陟遐自邇競追汗漫之蹤凡是同年盡遊西國而獨知足之足念茲在茲靡過虎溪却爲牛後未幾魂交故證眞大師曰弗登山何以小魯弗觀海何以狹河事既如斯汝宜往矣師覺曰昔者常啼東請出聽於神人善財南求盖親於知識今則時非可失理與冥符雖云道阻且長爭敢人涉印否六年夏俓臻　毅下仰告征期　光宗聞入洛之言曰俞懇請詠于鄙之什親置餞筵既叙睽離爰遵跋涉擊扶搖於九萬鵬翼橫天經浩渺於三千馬銜息浪得達吳越國先謁永明寺壽禪師壽問曰爲法來耶爲事來耶師云爲法來曰法無有二而遍沙界何勞過海來到這裏日既遍沙界何妨過來壽公豁開青眼優待黃頭便解髻珠即傳心印故得入親近地修對治門時時止飽於醍醐更無他味日日唯聞於蘑蔔不雜餘香默識玄同神情朝徹峻豐二年漸次抵國清寺膜拜淨光大師光亦開連榻靡閑升堂思欲伯喈書附於王生重耳經傳於尹令尋以大定慧論天台教授師師是彝是訓如切如磋那同八月之春似待九年之妙雖曾宿覺尚籍時勤開寶元年歲杪僧統知內道場功德事贊寧天台縣宰任埴等聞師精研慧刃足可屠龍敏發玄機宜堪中鵠高山仰止異口同音請於傳教院講大定慧論并法華經師率意而從當仁不讓以爲行商告倦闔示化城蕩子祛疑須開寶藏矢在絃而旋發刃引鏡以且成除陟貌臺乍處處柄對三根而實勇論六慧以抗稜足使如堵而觀折衂而聽荊渚九旬之講厥風晟然南徐百日之談其塗殼矣既而睡見本國有寶塔楮天自繫繩挽之塔隨力俯仰又申感故證眞大師曰汝能得意胡莫詠歸耶乃謂動在隨緣濟無臭載若悟式微之戒遄迴不係之程三年攘袂而興泛盃而渡已叶易東之志人稱居右之才光宗視以羅什如秦摩騰入漢益　厚優賢之意彌　敦奬善之仁初署大師延請居於金光禪院末年加重大師施磨衲袈裟自後衆所貝瞻滋多兼濟雖玄玄之趣桃李無言而悱悱之流稻麻成列名高嵽嶪邁崆峒歷代寶之他皆倣此故至景宗踐祚除三重大師賜水精念珠　成宗朝遷住積石寺號爲慧月淳化中以特飛　芝詔迎入蘂宮請啓高談冀聞妙義寧効少林之觀壁且同宣室之話釐載寤宸襟優承寵睨仍受磨衲蔭脊　穆宗繼承先志亦締勝緣顧鶴儀而暫不曠時垂鴻霈以咯無虛歲累加光天遍炤至覺智滿圓默禪師贈繡方袍兼以佛恩寺護國外帝釋院等爲住持之所焉暨　今上應一千年昌運奄撫神圖轉十二行法輪恢弘像教召義龍而雲躍呼律虎以風騰崇授大禪師請住廣明寺進法稱曰寂然開泰二年秋有　詔曰朕聞上從軒皇下逮周發皆資師保用福邦家斯所以崇德象賢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今覩大禪師識趨券內心出環中灑甘露於敬田融葆光於實際憁持至理開悟衆迷朕何不師之乎群臣罔有異辭僉云可矣乃遣亞相庾方密使張

延祐執憲李昉等續奉 九重之命往扣玄關累伸三返之儀斬開絳帳師以月讓雖固 天心不移安能道隱無名止合趣時近遂因循而應之然後 上親詣拜爲王師仍獻金銀線織成闕錦法衣器具茗酔等數繁不載故能禮優勝具情極尸尊方推請益之誠勉盡質疑之問目改月化聞斯行諸師謦欬一音言提萬行簷洪鍾而待扣響應有緣臺藻鏡以忘罷炤通無礙劑定水而資 帝澤廓眞空而導 皇風其利博哉爲弘濟也則彼靈裕顯升於國統誠瓚瓚焉慧宗稱首於頭陁是區區者擬于此際不可同波越三年又加號曰普化皆所謂有大德者心得其名矣後以欻遘風痾綿留氣序十全參請尚傳遺類之言 萬乘疚懷頻致藥瘍之施有親串謂師云夫唯病病縱曰聖賢爲是栖栖何親都邑況垂暮齒宜軫歸心師聞之听然而笑曰庸詎知安道先生與命期而始去淨名居士因衆疾以且憂茍未當途那忙裹足汝謂予自利耶盖欲利他之故也天禧二年首夏道之將廢時然後行振金錫以告辭拂衲衣而長驚沙洲獨鳥迢迢而飛入烟波碧落孤雲杳杳而旋尋洞壑止于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方閉宴座未及浹辰奈因生也有黵遽欲復於無物是月十七日病而彌亮顧以眞泠謂衆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諸弟子如是展轉乃至于今今將此法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絶吾滅後亦不得以喪訃奏 聞有亂規矩言訖示化壽八十九臘七十二是晨也日慘煴焞雲愁黯黮梨髦之隊亂叫乎山椒聲軋之群悲鳴乎蠟突並顯颯然之變咸興逝矣之傷門徒慶充等擗踊三號分崩五內莫問涅槃之樂空誣聚崛之香觀白鶴之林彫安依芳蔭卜青鳥之地勝即樹閟宮以其月二十二日旋葬于寺之巽隅禮也 上比及踰時方聞遺占念泥洹之何早 懷震悼以偏深特降蓋臣代行禮吊兼擧易名之典用光傳法之門贈 國師謚曰圓空遂立勝妙之塔因命豎儒俾揚徽烈臣也詞慙刻鵠學謝溲鵜性類族庖本乏發硎之利工非大匠素憂傷之手之譏既奉 頒宣無由遜讓披文相質爭符賦客之言變谷爲陵庶續高僧之傳廿同西笑用効南刊謹爲銘曰

悟性爲佛 忘情曰禪 澹乎境界 離彼言詮 測不可測 玄之又玄 執繩易惑 摸象多偏 其一迦葉矢謨 達摩肯搆 默而識之 於是乎就 祖祖奉揚 師師傳授 去聖彌遙 承基漸謬 其二誰興復者自有其人 天鍾正氣 岳降惟神 孤標拔俗 偉度超倫 纔從卯歲 即慕弘眞 其三朽宅罷遊 緇流染學 戒律嚴持 辯才卓犖 道在日新 心由宿覺 隷業精勤 存誠貞確 其四遐踰淮海 直詣越邦 騰名講肆 寓目經窓 攻堅不輟 覩奥無雙 三乘載牽 四衆皆降 其五箭重迴舟 珠靈返浦 猶奚入秦 似孔居魯 宏敞法門 獨爲慈父 化洽彌天 仁霑率土 其六曇花再艷 慧鑑重輝 五朝前席萬乘摳衣 功周救溺 理極知微 汎若而退 侗然以歸 其七疊嶂臥雲 幽溪漱石 猿鶴相隨 塵埃轉隔 志籍閑安 時當變易 命也非常 觀之自適 其八無滅而滅 不終而終 釋網如賓 宗林復空龜碑乃斷 鴈塔斯崇 累更浩刼長播 高風 其九

太平紀曆歲在旃蒙赤奮若秋七月二十七日樹 臣僧貞元契想惠明保得來等刻字

(碑身高八尺四寸幅四尺一寸五分字徑六分楷書題額字徑二寸三分篆書)

## 증시원공국사승묘지탑비명

보물 제七十八호

고려국 원주 현계산 거돈사 고 왕사 혜월광천편조지각지 만원묵적연보화대선사 증시원공국사 승묘지탑 비명(高麗國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故王師慧月光天遍照至覺智滿圓默寂然普化大禪師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 병서(幷序)

중추직학사 선의랑 상서 이부낭중 지제고 겸 사관수찬관 사자금어대(中樞直學士宣議郎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官賜紫金魚袋) 신(臣) 최 충(崔冲)은 왕명을 받들어 글을 쓴다.

조청랑 예빈승 사배(朝請郎禮賓丞賜緋) 신(臣) 김거웅(金巨雄)은 왕명을 받들어 글씨를 쓰고 아울러 전액(篆額)도 쓴다.

공경하는 자세로 들으니, 불교의 이치는 현묘하고 은미(隱微)하여 마음 하나를 깨우치기만 하면 그것이 바로 불교의 이치인 것이며, 선(禪)의 본바탕이란 담박하고 고요한 것이라서 모든 법(法)에 초탈(超脫)하고 있다。 그리하여 이와 같은 불법의 이치를 터득한 사람은 권실(①權實)을 모두 잃어버리게 되고, 선(禪)의 바탕을 관찰한 사람은 색(色)과 공(空)이 모두 사라지게 된다。 그렇지만 뭇 중생들은 집착을 보이고 있고, 천만가지 다른 부류로서 제각기 다르기 때문에 점진적인 계도(啓渡)가 아니면 그들의 몽매함을 깨우칠 길이 없고, 어떠한 방편(方便)이 없으면 피안(彼岸)에 도달할 수가 없다。 아무리 영양(靈羊)이 나무에 뿔을 걸어놓듯이 미혹됨을 벗어난다고 하여도(②) 그 기틀을 뒤쫓아 찾기가 힘들고, 사자(獅子)가 떨쳐 일어남에도(③) 반드시 방편(方便)이 필요한 것이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아무런 말을 하지 않아도 그 안에는 전할 말이 담겨 있는 것이요, 아무 소리가 들리지 않는 중에도 들리는 소리가 있는 것이다。 가섭(④迦葉)은 서건(⑤西乾)에서 이 법을 마음으로 응대하였고, 달마(⑥⑦達摩)는 동진(⑧東震)에 전하였다。 어떤 경우에는 의발(衣鉢)을 전하고, 자리를 나누어 줌으로써 중생들에게 믿음을 보여주고, 어떤 경우에는 곡척(曲尺)과 전도(剪刀)로써 뭇사람들의 눈에 이름을 새겼다。 한 스승 한 스승이 은밀히 전수하여 서로 부합된 것이 조화를 이루어 계승되었고, 한 조사(祖師) 한 조사가 서로 계승하여 전해내려옴이 그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성인으로부터 멀어지면 멀어질수록 빛과 영험은 점차로 쇠퇴해져서 앞서서 깨달은 자가 앞에서 바라다 보고 있으나 그 뒤를 따르는 자들은 두 눈을 휘둥그레 뜨고 뒤에 서있을 뿐이다。 그리하여 산언덕을 파헤쳐 우물을 찾음에 있어 모두가 아뇩(⑨阿耨)의 종지(宗旨)를 미혹에 빠져 보지 못하였고, 진흙밭을 헤쳐 길을 찾음에 있어 모두가 순타(純陁)의 이치를 모르고 있다。 그러니 공문(空門)의 불사(⑩拂士)가 아니거나 말세(末世)의 기인(畸人)이 아니라면 장차 어떻게 부처의 남기신 말에 뜻을 두어 그 오묘함을 터득할 수 있을 것인가? 또 기틀에 적응하고 변화에 대응하여 그의 자리를 고정시키지 않은채 큰 소리〔大音〕의 풀어진 실마리를 다시 엮고, 긴 어망의 허트러진 강기(綱紀)를 다시 펼치려 하니 이러한 일을 그 누가 주관할 수 있겠는가? 오직 우리에게만 그러한 사람

이 있다。

대사의 휘(諱)는 지종(智宗)이요、자(字)는 신칙(神則)이며、속성(俗姓)은 이씨(李氏)이며 전주(全州)사람이다。부친은 행순(行順)으로 의로움을 품고、어짊을 숭상하며、겸허한 자세를 실천하고、용모와 기상이 단아하였다。신실(信實)한 군자로서 항상 복을 구하되 사악한 방법으로써 하지 아니하였고、[11] 곱사등이 장인(丈人)처럼 스스로 정신을 집중하여 도를 지키고 있었다。[12] 어머니는 김씨(金氏)로 양홍(梁鴻)의 아내와 명성을 함께 날리었고、[13] 노래자(老萊子)의 부인과 더불어 이름을 나란히 할 만하였으니、부부가 화합하여 사는 아름다움이 봉황새의 점사(占辭)[14]에 나타난 것과 같고、수많은 자식을 낳았음을 경하하는 칭송이 정숙한 노래에서 흘러나왔다。[15] 일찌기 (부부가) 꿈을 꾸었는데 금으로 된 한 장대가 위로 구름끝에 닿아 있고、어떤 눈썹이 큰 스님이 손을 들어 그것을 가리키며 말하기를、「이 사람은 대위덕(大威德)이니 네가 잘 보호하도록 하라!」고 하였다。[16] 그러한 꿈을 꾸고 난 뒤 곧 임신을 하였다。열달을 채우는 동안 손은 향화(香火)[17] 받들기를 부지런히 하였고、입은 마늘과 비린내나는 고기를 끊었으며、태교(胎敎)를 잘 닦아서 정성을 기울여 출산(出産)의 법도에 부합되어 이에 대사가 태어났다。태사께서는 자태가 헌걸차고 훌륭하였으며 성품이 영특하고 기이하였다。강보에 있을 때부터 풍진(風塵)세상의 바깥에 있는 듯하였다。소나무는 지름이 한 치 정도가 되게 자라면 벌써 큰 집을 만들 재목이 될 수 있는 지 알 수가 있으며、강물은 근원에서 출발할 때 미리 허공을 삼킬 웅대한 국량(局量)이 될 것인지를 알 수가 있다。그처럼 대사께서는 나이가 八세가 되자 죽마(竹馬)를 타고 노는 아이들의 놀이를 버리고 진승(眞乘)[18]을 타려고 노력하였으며、문득 구슬 가지고 놀기를 그만두고[19] 법보(法寶)를 찾으려고 생각하였다。

그때 마침 홍범삼장(弘梵三藏)이 사나사(舍那寺)에 와서 살았는데 대사께서 마침내 홍범삼장의 문하에 들어가 몸을 맡기고、주선(主膳)에게 스승이 되어줄 것을 애원하였다。침(針)을 버리는 것과 합치되자[20] 대사께서 머리를 깎고 스님이 되는 것을 허락하였다。대사께서 한참 구석자리를 차지하고 앉아 있을 때 아직 약회(簽灰)[21]를 바꾸지 아니하였다。홍범(弘梵)이 큰 바다를 찾아 항해를 하여 중인도(中印度)로 돌아갔는데 대사께서는 배를 함께 타고 갈 수 없는지라 그저 전송만 할 따름이었다。이에 광화사(廣化寺)의 경철화상(景哲和尙)을 다시 섬기게 되어 새로이 스승의 앞에 나아가 배움을 닦게 되었는데[22] 항상 수업을 성실히 받아 스승을 능가하는 빼어난 공력(功力)이 남들보다 十배、천 배나 뛰어났다。푸른 빛깔이 쪽빛에서 나왔지만 그 색깔이 더욱 짙고、돌을 물에 던지더라도 그 깊이는 쉽게 더 깊어지는 것과 같은 것이니 대사에 대하여 뭇사람들이 노성(老成)한 사람이라 하거늘 그 누가 유학(幼學)이라 이르겠는가?

개보(開寶) 三년(서기九七〇)에 영통사(靈通寺)의 관단

(宮壇)에 갖추어 아뢰기를, 대사는 유리와 같이 계율을 잘 실행하니 세가지 업(業)이 이미 청결하여졌고, 부용꽃 망울과 같은 밝은 마음을 지녔으니 여섯가지 티끌이 그 마음을 오염시키기가 힘들다고 하였다.

일찌기 사성(社省)을 지나가던 청의(靑衣)가 있어 실수로 고기를 담은 궤짝가운데 들어있던 쌀을 가져다가 밥을 지었다. 그런데 갑자기 그 종이 거꾸러져 가슴을 벌벌 떨면서 말하기를, 「나는 산신(山神)으로 이 상인(上人)을 보호하고 있는데 너는 어찌하여 소홀하게 대우하여 그 음식을 깨끗하지 못하게 하느냐!」라 하였다. 이 말을 들은 사람들은 놀랍고 두려워서 앞을 다투어 대사께 예를 표하고 존경하였다. 대사께서 보이신 영험은 대체로 이러한 것이 많았다.

광순(廣順) 三년(서기 九五三)에 대사께서 희양산(曦陽山)의 초선사(招禪師)에게 나아가 배웠다. 그때 시자(侍者)한 사람이 있어 법당을 청소하고 있는데 잠깐 사이에 바닥이 물을 받아들이지 아니하였다. 그러자 초선사가 묻기를, 「이곳의 물이 바닥에 붙지 않으니 너희들은 어떻게 살겠느냐?」하니 스님들이 아무도 대답하지 못하였다. 그러자 대사께서 대신 답하기를, 「굳이 물을 뿌릴 것없이 그대로 바닥을 쓸기만 하면 되지요」라고 하였다. 초공(招公)께서는 대사님의 말을 듣자마자 즉시 잘 응대하고, 깊은 지식과 도가 있다고 하고서 일컫기를, 「종멸(謏篾)이 한마디 말을 하자 완첨(阮瞻)은 세마디 말을 하는구나!」하셨다.

그리하여 대사의 응답이 계송(偈頌)으로 이루어져 이에 그 명성과 칭송이 사방에 퍼졌다. 대사의 훌륭한 가치가 이로 말미암아 갑자기 높아지고, 다른 사람들은 이 일로 말미암아 모두 대사에게 감복하였다.

현덕(顯德) 초기에 광종대왕(光宗大王)께서 즉위하시어 법문(法門)을 숭상하셨으니 설령(雪嶺)에서 수도하는 선승(禪僧)을 불러들이어 그들로 하여금 오묘한 불법의 경지를 서로 비교하게 하셨고, 단하(丹霞)에서 수도하는 불도(佛徒)를 선발하여 승과(僧科)를 보이셨다. 대사께서는 응결차게 의위(議圍)에 들어가시어 앞장에 서서 이굴(理窟)을 탐구하시었으며, 여러가지의 빼어난 기예를 자랑하시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수백가지에 이르는 것에 대하여 높은 명예를 빛나게 나타내시었다.

그 무렵은 중화(中華)의 문물로써 오랑캐의 낮은 문화를 개량시키던 때라 한참 수레와 글이 혼합되던 상황에 맞아 떨어졌다. 그러니 먼길을 떠나는 것은 가까운 길서부터 시작하는 것이라 모두들 앞을 다투어 중국에 유학하려는 발걸음을 내디뎠다. 그리하여 대사와 동년(同年)의 사람들은 모두 서쪽나라〔中國〕에 유학을 하고보니 대사만이 홀로 만족하고 말 것인가. 항상 유학에 대한 생각을 하고 있었으니 호계(虎溪)를 건너감이 없이는 도리어 소의 조리가 되어 뒤쳐지는 것이다. 그뒤 얼마 지나지 않아서 꿈에 고(故) 증진대사(證眞大師)를 만났는데 대사가 말하기를, 「태산(泰山)에 올라보지 않고서 어떻게 노(魯)나라가 작다고 생

각할 수 있으며[36], 바다를 구경하지 않고서 어떻게 황하를 좁다고 여길 수 있겠느냐?[37] 일이 이와 같으니 너는 마땅히 가야할 것이다!」라 하였다。대사께서 잠에서 깨어나시고 이렇게 말씀하셨다。「옛날에 상제(常啼)[38]가 동쪽으로 가기를 청한 것은 신인(神人)의 말을 듣고서 결정한 것이었고、선재동자(善財童子)[39]가 남쪽으로 찾아갈 것을 구한 것은 생각컨대、선지식(善知識)과 친하게 되려는 욕망때문이었다。지금이 바로 그러한 때이니 이 때를 놓칠 수 없다。이러한 이치가 꿈속의 계시와도 부합되니 비록 갈 길이 험하고 멀다고는 하지만 어찌 감히 남들이 하는 것을 나는 하지 못하겠는가?」

그리하여 광종 六년(서기 九五五년) 여름에 대왕앞에 나아가 중국에 가려하는 날짜를 아뢰니 광종대왕께서 대사가 중국에 들어가겠다는 말을 들으시고 알았노라고 찬성하신 다음 우미(于鄴)의 노래를[40] 부르시기를 청하여 친히 전송하는 자리를 마련하시었다。

대사께서 마침내 이별의 정을 나누신 다음 여행을 시작하시니 구만리 장천(長天)을 바람을 타고 나는 붕(鵬)새의 날개가 하늘에 펼쳐지는 것과도 같았고、삼천리의 아득하고 까마득한 길을 달려가는 말의 재갈에 거품이 파도치는 것과 같았다。대사께서는 오월국(吳越國)에 도착하시어 먼저 영명사(永明寺)의 수선사(壽禪師)를 찾아뵈었다。그러자 수선사가 물었다。「법(法) 때문에 왔는가? 일 때문에 왔는가?」대사께서 법 때문에 왔다고 대답하자 수선사가 이렇게 말하였다。」법은 두가지가 없는 하나로서 사계(沙界)에 편만(遍滿)해 있는데 무엇하러 애를 쓰고 바다를 건너 이곳까지 왔는가?」이에 대사께서 「법이 사계에 편만해 있는 것이라면 바다 건너 찾아오는 것도 무방하지 않겠읍니까?」라고 대답하였다。그러자 수선사가 반가워하는 눈을 반짝 뜨고서 황두(黃頭)[41]를 우대하여 계주(髻珠)를 즉시 풀어서 심인(心印)을 대사께 전해주었다。그리하여 대사께서는 수선사와 친근할 수 있는 자리를 얻어서 오래도록 치학(治學)의 문을 대할 수 있게 되었다。대사께서는 간혹가다 제호(醍醐)[42]만을 배불리 먹는 것을 제외하곤 다른 음식을 먹지 않았고、날마다 치자나무향기만을 맡을 뿐 다른 향은 접하지 아니하였다。묵연(默然)히 깨닫고 현묘한 도가 같아져 대사의 신정(神情)은 일찍이 도에 관통하였다。

준풍(峻豊) 二년(서기 九六二년、준풍은 고려 광종의 연호)에 순서에 따라 국청사(國淸寺)에 이르러 정광대사(淨光大師)께 무릎을 꿇고 절을 하였더니 정광대사도 또한 의자를 내어놓고 환대하였다。얼마되지 않아 스승의 학문에 깊이 접근하여 백개(伯喈)의 글을 왕생(王生)에게 부탁하는 것과 같이 하려 하였고[43]、중이(重耳)의 경(經)을 윤령(尹令)에게 전한 것과 같이 하려 하였다[44]。그 뒤 얼마 지나지 않아서 대정혜천태교(大定慧天台敎)를 대사에게 전수하니 대사께서는 이것을 법칙으로 여기고 절차탁마(切磋琢磨) 공부하였으니 그 어찌 팔월춘(八月春)[45]이 九년의 묘함을 기다리는 것과 같을 수 있으리오? 비록 오래전부터 깨달은

것이기는 하지만 여전히 끊임없는 근면함이 요구되는 것이었다.

개보(開寶) 원년(서기九六八) 세밑에 승통 지내도량 공덕사(僧統知內道場功德事) 찬녕(贊寧)과 천태현(天台縣) 현령 임직(任埴) 등이 대사께 정성스레 지혜의 칼을 갈았으므로 족히 용(龍)을 잡을 수 있으며, 민첩하게 현묘한 화살을 쏘았으므로 분명히 과녁을 적중시킬 수 있을 것이라 여기어 대사를 높은 산을 바라보듯 우러러 보고, 이구동성(異口同聲)으로 전교원(傳敎院)에 청하여 대정혜론(大定慧論)과 법화경(法華經)을 강론하여 주기를 청하였다. 이에 대사께서 거리낌없이 일어나시어 그들의 청을 들어주었다. 대사께서는 인(仁)에 대해서는 그 누구에게도 양보하지 않겠다는 태도로[45] 행상인들이 권태에 빠지게 될 때에는 화성(化城)을 보여주지 않을 수 없으며,[47] 탕자(蕩子)로 하여금 의심을 버리게 하려면 보장(寶藏)을 열어놓아야만 한다[48]는 생각하시었다. 이에 화살이 활시위에 있다가 갑자기 튕겨 나가듯, 칼이 거울을 잡아 당기어 이루어지듯,[49] 천천히 사자대(獅子臺)에 올라 주병(麈柄)[50]을 휘두르고, 삼근(三根)[51]에 대해서는 용맹을 떨치고, 육혜(六慧)[52]를 논함에 있어서는 굽힘이 없이 기개있게 하였으니 사람들로 하여금 죽 늘어서서 보기에 충분하고, 상(牀)[53]을 부러뜨리면서 듣기에 부족함이 없게 하였다. 형저(荊渚)[54]에서 九十일간의 강론에 선풍(仙風)이 크게 진작되었고, 남서(南徐)[55]에서 일백일 동안의 담론에 길이 좁게 느껴질 정도였다.

이윽고 대사께서 꿈속에서 본국을 보았는데 보탑(寶塔)이 있어 하늘을 버티고 있으며, 스스로 새끼줄로 탑에 연결되어 힘에 따라 오르락 내리락 하는 것이 보였다. 또 고증진대사(證眞大師)를 꿈에 보았는데 그는 「네가 득의(得意)하였거늘 어찌 고국으로 돌아가지 않느냐?」고 하였다. 이에 대사께서는 움직임이란 인연에 달린 것이고, 바다를 건너려면 즉시 건너야 물건을 상하게 하지 않는다고 생각하여, 「식미(式微)의 경계를[56] 깨닫고서 어디에도 매이지 않는 발걸음을 급히 되돌렸다.

개보 三년(서기九七〇년) 대사께서는 소매를 떨치고 일어나시어 배를 띄우고 바다를 건너시었다. 이미 동방을 교화시키려는 (대왕의) 뜻과 부합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사람들은 대사가 남들보다 높은 지위에 거할만한 재주를 가졌다고 칭찬하였다. 그리하여 광종(光宗)대왕께서는 대사를 구마라습(鳩摩羅什)이 진(秦)에 들어간듯이[57] 여기시고 현자를 우대하는 뜻을 더욱 두텁게 가져서 선(善)을 권장하는 어진 마음을 더욱 돈독하게 가지셨다. 처음에는 대사를 대사(大師)의 지위에 임명하시고는 금광선원(金光禪院)에 맞아들이어 거하시게 하였다. 광종대왕 말년에는 중대사(重大師)의 지위를 더해주시는 한편 마납가사(磨納袈裟)[58]를 시주하시었다. 그뒤로 대사는 뭇사람들의 우러름을 받아 중생을 제도한 일이 더욱 더 많아졌다. 그러니 대사의 도가 아무리 현묘하고 현묘한 뜻을 가졌다고 하지만 어찌 대사밑으로 대중이

모이지 않을 수 있겠으며, 아무리 침묵을 지키고 있다 하더라도 제자들이 구름떼 같이 몰려들었다. 대사의 이름은 산같이 높아졌고, 대사의 명예는 산같이 사방에 퍼졌다. 그리하여 역대의 대왕께서 대사를 보배처럼 여기셨으니 다른 일은 모두 이와 유사하였다. 그러므로 경종(景宗)대왕께서 즉위하시게 되자 대사에게 삼중대사(三重大師)의 직위를 제수하시고 수정염주를 하사하시었다.

성종(成宗)대왕 때가 되어 대사께서는 적석사(積石寺)에 옮겨 거처하고 호를 혜월(慧月)이라 하였다. 순화(淳化)연간에 성종대왕께서 특별히 조칙을 내리시어 대사를 궁궐로 맞이하고 고고한 담론을 베풀 것을 청하여 오묘한 진리를 듣고자 하시었다. 대사께서는 소림사(少林寺)에서 벽을 바라보고 선정(禪定)에 잠긴 달마대사처럼 하시고자 하였으나 훤실(宣室)에서 치도(治道)에 대하여 강론하는 가의(賈誼)같이 될 수밖에 없었다.[59] 이에 대왕의 마음을 깨우치어 총애와 하사품을 두텁게 받아 마납음척(磨納蔭脊)을 하사받았다.

목종(穆宗)대왕께서 선왕의 뜻을 계승하여 대사와 깊은 인연을 맺으셨으니 학의(鶴儀)[60]를 돌보아 잠시도 엄춘 적이 없으며, 큰 은혜를 내리시어 거른 해가 없었다. 여러 차례 호를 내리시어 광천편소지각지만원묵선사(光天遍炤至覺智滿圓默禪師)가 되었고, 수방포(繡方袍)를 하사하시고 겸하여 불은사(佛恩寺)、호국외제석원(護國外帝釋院) 등의 주지로 삼으셨다.

현재의 대왕에 이르러 일천년간의 빛나는 국운에 응하여 신령한 계획을 도모하시고, 十二가지 법륜(法輪)을 돌리시어 불교를 널리 전파하시었다. 이에 의룡(義龍)을 부르니 구름이 몰려들고,[61] 율호(律虎)를 부르니 범이 날듯이 뛰었다.[62] 이에 대사를 존숭하여 대선사(大禪師)의 지위를 제수하고 광명사(廣明寺)에 머물러 불법을 강론하게 하는 한편 적연(寂然)이란 칭호를 내렸다.

개태(開泰) 二년(서기 一〇一三) 가을에 다음과 같은 조칙이 있었다. 「짐(朕)은 듣건대, 위로는 헌원씨(軒轅氏)로부터 아래로는 주(周)나라 무왕(武王)에 이르기까지 제왕들은 모두 스승의 힘을 빌려 나라와 왕가를 복되게 만들었으니 이것이 바로 덕망있는 사람을 숭상하고 어진 사람을 본받는 까닭이며, 감히 하나에 의지하여 둘을 소홀히 하지 못하는 까닭이다. 지금 대선사를 보니 그 학식은 세상에 초탈해 있고, 그 마음은 진토를 벗어나 있는지라,[63] 경전(敬田)에 감로수를 뿌리고, 실제(實際)[64]에 보광(葆光)을 융화시킴으로써 지극한 이치를 총괄하고, 중생의 미혹됨을 깨우치니 짐이 어찌 그를 스승으로 받들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이러한 조칙에 대하여 뭇 신하들 중 그 누구도 다른 의견을 내지 않고 모두 함께 좋다고 하였다. 이에 아상(亞相) 유방(庾方)、밀직사(密直使) 장연우(張延祐)、집헌(執憲) 이방(李昉) 등을 파견하여 구중궁궐(九重宮闕)의 왕명을 받들어 대사가 계신 절의 문을 두드리게 하고 여러 차례 삼고초려(三顧草廬)의 의식을 베풂으로써 강단(講壇)

을 열고 나오기를 기대하였다。대사께서는 이에 여러 달 굳게 사양하였으나 대왕의 마음이 바뀌지 않으니 어쩌 무명(無名)에 도(道)를 숨김으로써 당지 시대에 따르고、천근한 것을 귀중히 여기는 방식에 합치하겠는가 생각하고 마침내 마지 못하여 청에 응하였다。그런 다음 주상께서 친히 나오셔서 대사를 왕사(王師)에 임명하시고 인하여 금은실로 짜서 만든 채색 비단 법의(法衣)와 기구(器具)、차 등을 헌납하였으니 그 수가 많아 일일이 다 기록할 수가 없다。따라서 대사에 대한 예우가 특별하였고、왕사에 대한 정이 극진하였으니 불법 배우기를 열심히 요청하는 정성과 질의하는 물음을 근면히 다하는 정성이 날이 갈수록 바뀌고 달이 갈수록 변하여 대사의 말을 들으면 그대로 시행하였다。대사의 기침소리 한 소리에 일만가지 행실을 가다듬었다。큰 종을 걸어두고 누가 쳐주기를 기다리니 소리가 응하는 것은 인연에 따른 것이요、밝은 거울을 경대에 걸어놓고 비추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아니하니 밝게 소통되어 장애가 없다。선정(禪定)의 물을 떠다가 제왕의 연못에 붓고、진리의 하늘을 넓히어 황가(皇家)의 교화를 인도하였으니 그 이익이 크도다!

대사의 넓은 교화와 중생제도를 보면、저 영유(靈裕)[주]가 국통(國統)의 자리에 높이 올라간 것은 참으로 자질구레한 일로 여길 만한 일이고、혜종(慧宗)이 두타(頭陁)의 우두머리라고 칭해짐은 구구한 일이라 생각할 만하였다。그 지음의 대사에 비길 때에는 모두 같은 수준에서 말할 수 없었다。

그로부터 三년이 지나서 또 보화(普化)라는 호를 더해 주시니 이것이 모두 이른바 큰 덕을 가진 자는 반드시 이름을 얻게 된다는 것을 뜻한다。그뒤에 홀연히 풍아(風痾)의 병을 만나 오래도록 기서(氣序)가 남아 있었다。이에 완쾌하기를 청하여 여전히 유루(遺類)의 말을[주] 전하고、만승(萬乘) 천자께서 오래도록 가슴에 두고 계시니 약탕을 내리시는 일이 많았다。대사와 절친한 사람이 있어서 대사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저 질병이라고 하는 것은 비록 성현이라 할지라도 다급하게 여기는 것이거니 여쩌 도읍에 가까이 계십니까? 하물며 연세 높으시니 마땅히 산으로 돌아갈 생각을 하셔야 할 것입니다。」대사께서 이 말을 들으시고 빙그레 웃으시면서 이렇게 말씀하셨다。「그대는 아는가? 저[주] 안도선생(安道先生)이 수명이 다되자 비로소 세상을 떠난 것과[주] 정명거사(淨名居士)는 중생의 질병으로 인하여 근심에 빠졌으니 아직 가야할 때가 아니라면 어쩌 그대는 친구의 생사(生死) 묻기에 그리도 바쁜가? 그대는 내가 자기 자신만을 위해〔自利〕、이런다고 생각하는가? 이것은 대사께서 그대로 계심이 남들을 위한 것〔利他〕이기 때문이었다。

천희(天禧) 二년(서기 一〇一八년) 四월에 도(道)가 장차 무너지려 하니 때가 알맞은 다음에야 그 도를 따라 걸어가듯이 금빛 지팡이를 흔들며 서울을 떠날 것을 고하고、납의(衲衣)를 떨쳐입고 산속으로 영원히 들어가셨다。그리하

여 모래벌의 외로운 한 마리 새가 아득히 날아 창파만리 속으로 들어가듯, 푸른 하늘의 외로운 구름조각이 아스라이 깊은 골짜기로 찾아들듯, 대사께서는 원주(原州) 현계산(賢溪山) 거돈사(居頓寺)에 머무르셨다。 대사께서 편안한 자리에 한가로이 앉으신지 열흘도 채우지 못하시었는데 어찌하리요! 인생이란 검댕(煤)같은 것이라 갑자기 무(無)로 복귀하고자 하는 것을 그 달 十七일에 병이 들었으나 더욱 또렷한 정신으로 참된 깨우침을 가지고 주위를 돌보아 대중에게 이렇게 말씀하셨다。 「옛날 여래께서 대법안(大法眼)을 제자들에게 부탁하여 그와 같은 방식을 가지고 전전하여 지금에까지 이르렀다。 이제 장차 이 법을 너희들에게 부탁하노니 너희들은 마땅히 잘 지키어 단절시킴이 없도록 하라! 내가 죽은 후에는 부음을 주상께 전하여 법도를 어지럽히는 일이 없도록 하여라!」 말을 마치고 대사께서 입적하시니 연세 八十九세요, 승랍(僧臘)은 七十二세라, 이날 새벽에는 햇빛도 슬퍼서 빛을 잃고 어둑하였고, 구름도 수심에 잠겨 검게 물들었다。 맹수의 무리는 산등성이에서 어지러이 울고, 물고기, 새의 무리는 바위틈에서 슬프게 울었다。 쓸쓸한 변고를 함께 드러내니 모든 사람이 서거의 아픔을 느꼈다。 대사의 문도인 경충(慶充) 등은 펄쩍펄쩍 뛰고 세번 외치는 예를 표하며 오장이 찢기는 아픔을 표하였다。 그 누구도 열반에 드신 즐거움에 대해선 묻지 못하고, 부질없이 화장하는 향만 애써 사를 뿐이라, 백학(白鶴)의 숲이 시드는 것을 살펴보고 편안히 그늘진 곳에 의지하여 풍수로써 빼어난 장소를 선택하여 사리탑을 세웠다。 그 달 二十二일에 절의 손(巽)방향 모퉁이에 장사를 지내니 이는 예에 맞는 것이었다。 주상께서는 때를 넘기시어 대사의 죽음을 들으시고 열반에 드심이 너무 빠르다 생각하시며 놀라움과 애도의 정을 표함이 매우 지극하셨다。 이에 충성스런 신하를 특별히 보내시어 조문을 대신하게 하시고, 겸하여 시호를 내리는 일을 하심으로써 법을 전한 문(門)을 빛나게 하셨으니 국사(國師)에 증직(贈職)하고 시호를 원공(圓空)이라 하였다。 그리고 마침내 승묘(勝妙)의 탑을 세우게 하시었다。 그로 인하여 보잘것 없는 유생에게 명하시어 그 빛나는 자취를 드날리도록 하시었다。

신은 글씀기가 남의 흉내도 제대로 못내는 부끄러운 지경이요, 학식은 수계(溲鷄)에 못미치는지라。 성품은 본래 푸줏간 주인과 같아 새롭게 간 칼의 날카로움이 없고, 재주는 큰 장인(匠人)이 아니라 본래 손이나 다쳐 남의 놀림감이 될 걱정이 앞서고 있읍니다。 그러나 이미 조칙을 받든지라 사양하고 남에게 미룰 수가 없어 글을 펼쳐들고 여기저기 질정(質定)하여 부객(賦客)의 언사에 부합될 것을 다투고, 골짜기를 변화시켜 산언덕을 만들어 고승의 전기를 계승하기를 바랍니다만 부질없는 짓과 같은 줄을 달게 받아들이며 남간(南刊)을 바치고자 합니다。 이에 삼가 다음과 같이 명(銘)을 지었읍니다。

본성을 깨우치는 것이 부처요,

인간의 정을 잊는 것이 선(禪)이라,
그 경계는 담박하여,
말의 굴레를 벗어났네。
헤아려도 헤아릴 수 없으며,
현묘하고 또 현묘하다네。
법도를 지키면 느끼기 쉬우나,
장님 코끼리 더듬기라 폄벽됨이 많다네。〔첫번째 시〕

가섭(迦葉)은 바르게 불법을 열고,
달마(達摩)는 즐겨 선풍(禪風)을 이끌었다네。
묵연히 다 알아내고,
이에 앞으로 나아갔네。
조사(祖師)와 조사는 이를 받들어 떨치게 하였고,
대사와 대사는 이를 전수하였네。
성인으로부터 멀어지면 멀어질수록,
근본취지를 전승함이 점차 어긋났다네。〔두번째 시〕

그 누구가 근본의 회복에 참여할까?
원래부터 적임자가 있다네。
하늘에서는 바른 기운을 모아 주었고,
땅에서는 신령스러움을 내려 주었네。
발군의 뛰어남은 세속을 벗어났고,
위대한 도량은 짝할 이 없었네。
겨우 머리땋을 나이부터,
크고 참된 불도를 사모하였네。〔세번째 시〕

썩은 화택(火宅)에서 놀기를 그만두고,
승려들은 배움에 물들었네。
계율을 엄격히 지키고,
변재(辯才)가 탁월하였네。
도란 날마다 새롭게 하는데 있고,
마음이란 오랜 깨달음에서 비롯하는 것。
업(業)의 연마에 근면하였고,
성실함을 다하여 진실하고 견고하였네。〔네번째 시〕

저 멀리 회수(淮水)와 바다를 건너서,
곧바로 월(越)나라로 나아갔네。
강론하는 학교에서 이름을 떨쳤고,
불경에서 눈길을 떼지 않았네。
견고한 불법의 세계를 파헤치는 일을 그친 적이 없고,
심오한 세계를 엿보는데 대사를 따를 자 없었네。
삼승(三乘)을 수레에 싣고 가니,
사부대중(四部大衆)이 모두 항복하였네。〔다섯번째 시〕

화살이 무거워지니 배를 되돌리고,[70]
구슬은 영험스러워 포구로 되돌아 왔네。[71]
마치 백리해(百里奚)가 진(秦)나라에 들어간 것과 같고,[72]
공자(孔子)께서 노(魯)나라에 사시는 것과 같았다。

법문(法門)을 크게 넓히시어
홀로 자부(慈父)가 되시었다。
교화는 온 하늘에 두루 퍼졌고、
어짊은 온 땅을 적시었다。〔여섯번째 시〕

담화(曇花)가 다시 붉게 피고
지혜의 거울이 거듭 빛났네。
다섯 조정에서 강석(講席)의 앞으로 나아오고、
만승천자가 옷을 거두고 배우기를 청하였네。
공적은 넓어서 물에 빠진 자를 구원하는 것에까지 미치고、
이치는 지극하여 극히 미세한 것까지 이해하셨네。
그리고 명예를 범상하게 여기어 산림에 물러나셨고、
아무 미련없이 은거하시었네。〔일곱번째 시〕

첩첩하게 쌓인 묏부리에 누워있는 구름처럼、
그윽한 계곡물에 씻기우는 바윗돌처럼 지내시며、
원숭이와 학을 벗삼으시니、
티끌같은 세상이 저 멀리에 있었네。
뜻은 한가롭고 편안한데 두시니、
나이가 곧 열반에 드실 때라。
목숨이란 끊임 없는 것이 아니니、
죽기를 편안히 여기셨네。〔여덟번째 시〕
멸하지 않은 것처럼 멸하고、
끝나지 않은 것처럼 끝맺음 하셨네。
부처의 하늘이 무너진 듯하였고、
선종(禪宗)의 숲이 텅빈 듯하였네。
이에 비석을 깎고、탑을 높이 올렸으니、
억만겁(劫)을 수없이 지나도록、
높은 교화 길이 퍼지리라。〔아홉번째 시〕

태평(太平) 기력(紀歷) 세재전몽적분약(歲在旃蒙赤奮若：서기 一〇二五년) 가을 七월 二十七일에 비를 새운다。
신승(臣僧) 정원(貞元)、계상(契相)、혜명(惠明)、혜보(惠保)、득래(得來) 등이 글자를 새김。

註
① 불교용어。그때그때 근기에 알맞도록 가설(假設)한 방편을 권(權)이라 하고、수단이 아니고、가설이 아닌、구경불변(究境不變)하는 진실을 실(實)이라 한다。이 둘은 상대되는 개념으로 사용되어 권교(權敎)、실교(實敎)、권경(權境)、실경(實境) 등으로 불리기도 한다。
② 원문은 영양괘각(靈羊掛角)、또는 영양괘각(羚羊掛角)。영양의 뿔을 나무에 걸어둔다는 것으로、대오(大悟)에 도달한 사람이 미혹과 집착의 옛 자취를 끊어버림을 마치 영양이 잘 때 뿔을 나무에 걸고、다리가 땅에 닿지 아니하게 함에다 비유한 말이다。
③ 원문은 사자빈신(師子嚬申)。또는 사자빈신삼매(師子嚬伸三昧)의 준말。사자가 웅크렸다가 일어나면 그 동작이 민첩한 것처럼、여래(如來)가 대위력(大威力)을 나타내는 선정(禪定)을 비유한 말。
④ 부처님의 제자인 마하가섭(摩訶迦葉)을 말함。부처의 十대제자의 하나로 심인(心印)을 전해받았다。
⑤ 서(西)는 서쪽、건(乾)은 신독(身毒)에서 온 말로 인도의 다른 이름이다。
⑥ 염화미소(拈華微笑)의 고사를 가리킴。세존(世尊)께서 영산회상(靈山會上)에 계실 적에 꽃을 꺾어 뭇사람에

㊿ 먼지를 떠는 도구。

51 탐욕스러움〔貪〕과 성냄〔瞋〕、어리석음〔癡〕의 세 가지 해독。이 세 가지는 능히 악업(惡業)을 만들 수 있기 때문에 근(根)이라 함。

52 여섯가지의 지혜。문혜(聞慧)、사혜(思慧)、수혜(修慧)、무상혜(無相慧)、조적혜(照寂慧)、적조혜(寂照慧)。

53 지명。천태종 제九조인 담연(湛然)이 살았던 곳。

54 지명、현재의 강소성 단도현(丹徒縣)에 있던 수대(隋代)의 주(州)。

55 〔시경·패풍(邶風)〕의 편명、국세가 쇠퇴하여감을 노래한 시이나 여기에서는 그 시 가운데의 「어찌 돌아가지 않으리오?(胡不歸)」의 의미를 취하여 고국에 돌아가겠다는 뜻으로 쓰였다。

56 구마라습(三四四~四一三)、인도의 학승(學僧)、구자국(龜玆國)에 태어나 전진(前秦)왕 부견(符堅)이 구자국을 정벌할 때 포로로 잡혀왔다。四〇一년 장안에 들어가서 〔반야경〕、〔법화경〕 등을 번역함。

57 중인도(中印度)의 승려、후한(後漢) 명제(明帝) 영평(永平) 十년(서기六七년)에 축법란(竺法蘭)과 함께 낙양에 와서 백마사(白馬寺)에 거하였다。중국에 처음으로 불교를 전파한 사람。

58 법복(法服)의 한가지로 매우 귀한 것、고려에서 산출됨、七〇五년에 당나라 중종(中宗)이 혜능(慧能)에게 하사함。

59 흰실(宣室)은 한(漢)나라의 미앙궁(未央宮) 앞에 있던 재궁(齋宮)。여기에서 효문제(孝文帝)는 가의로부터 치도와 귀신에 대하여 이야기를 들었다。

60 61 대사를 부르는 조서(詔書)라는 의미로 사용된 듯함。의룡은 의학(義學)에 뛰어난 것을 용에 비유하였다。〔주역(周易)〕에 「구름은 용을 따라가고、바람은 범을 따른다。(雲從龍、風從虎)」라 하였다。

62 계율이 매우 뛰어남을 범에 비유한 것、주61 참조。

63 삼보(三寶:佛·法·僧)를 말함。이를 공경하면 한없는 복이 생긴다。하여 발이라 함。

64 진여법성(眞如法性)、이는 온갖 법의 궁극에 있으므로 실제임。또는 진여의 실리(實理)를 증득(證得)하여 그 궁극에 이르므로 제(際)라 함。

65 정주(定州) 거록(鉅鹿) 곡양(曲陽) 사람。十八세에 승려가 되었다。뒤에 저술에 뜻을 두어 수많은 疏를 지었다。당시 사람들이 그를 존경하여 유보살이라 칭하고 삼취정계(三聚淨戒)를 받는 사람이 많았다。

66 〔좌전(左傳)〕에 나오는 말、남아있는 부류가 하나도 없다는 뜻이니 여기서는 병의 완쾌를 뜻함。

67 대규(戴逵)를 가리킴。자는 안도(安道)、진(晋) 초국(譙國)사람。

68 〔유마경(維摩經)〕의 주인공인 유마힐(維摩詰)거사를 말함。

69 〔장자(莊子)·경상초(庚桑楚)〕에 나오는 말。사람의 생명은 솥이나 남비 밑에 붙은 검은 검댕 같은 것으로서 실상(實相)을 가지고 있는 것이 아님。

70 세월이 흘러 고국에 돌아옴을 의미하는 말인 듯하나 자세한 고사는 알 수 없다。

71 후한(後漢)시대에 맹상(孟嘗)이 합포태수(合浦太守)로 옮겨 갔는데 그곳은 곡식은 생산되지 않고 바다에서 진주만 생산되었다。맹상보다 앞서 태수가 되었던 자들이 탐욕스러움이 많아서 사람들을 몰아 구슬을 채취케 하여 그칠 줄을 몰랐다。이에 구슬이 점차 교지군(交趾郡)쪽으로 이주해 갔다。그런데 맹상이 태수가 되어 예전의 폐단을 제거하자 구슬이 다시 합포로 모여 들었다。잃었던 물건을 다시 찾았음을 비유하는 고사로 쓰이기도 한다。여기서는 대사가 고국으로 돌아감을 뜻한다。

72 백리해는 진나라 목공(穆公)때의 현신(賢臣)。처음에는 우공(虞公)을 섬겨 七년동안 일하였으나 인정받지 못하였다。나중에 진나라에 들어가 명재상이 되었다。

# 畫像贊

## 文憲公畫像贊

陽村 權近 撰

箕化已遠法數綱淪文祥燦奎勃興斯辰金玉志操氷月精神學究典謀識徹天人德行爲寶淸儉銘身仁篤孝悌義倡經綸誠明立敎正禮牖民父父君君變夷定倫功冠道東百世猶新

# 화상찬

## 문헌공화상찬

양촌 권 근 지음

箕子의 敎化도 벌써 멀어졌고 聖人의 法이 무너졌다。文明의 징조가 나타나 奎星에 다섯 별이 모여들었다。이러한 시기에 공이 탄생하였으니 金玉 같은 그의 志操며 물과 달 같은 그의 정신이었다。학문은 經에 근본을 두었고 지식은 하늘과 사람의 이치를 통달하였다。덕행을 보물로 여겼으며 청렴과 검소를 몸에 새겼다。仁은 효성과 우애를 철저히 하였고 義는 학문을 바로잡아 일으켰다。誠明으로 교육의 바탕을 세웠고 禮를 바로잡아 백성을 깨우쳤다。아버지는 아버지노릇、임금은 임금노릇、미개한 문화를 변혁시켜 윤리를 정해놓았다。道學을 우리 나라에 수립함에 있어서 세우신 首勳은 百世가 지났어도 오히려 새롭도다。

## 重修畫像贊

身爲柱石邦家之績家爲學宮名敎之功文憲之德搢紳之則後學宗永仰高風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十一代孫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闕重修

嘉靖己酉八月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祭文曰昔麗之興今五紀有強人欲滔滔今天理茫茫上帝是傷今降公東方斧藻道德今斥覇談王澄淸濁世今國賴以昌誨及螟蛉今濟濟門墻澤流子孫今萬福無疆一厭烟食今缺飛霞裳載乘黃鶴今還于帝傍九齋今草荒化家今爲庠西海今洋洋峨峨今首陽公之亡今四百八十霜我來白髮今公之鄕公像今在堂我淚今盈眶蘭芝今正芳菱芡今是香駕龍今慘鳳公庶幾今歆我觴

嘉靖庚戌五月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都事趙應恭海州牧使鄭希弘祭文曰於邈我東敎自殷箕下逮三國世乏其師茫茫厖俗如夜無曦唯薛篤晦曰頭其辭衰彼狐雲號稱先知自陷異端餘又何悲趙宋受命麗運方熙丁卯聚奎厥祥丕丕天於內外曷有其私猗歟我公正應斯期雖無錦繡其文陸離所粹德行圭璋可輝景德乙巳公始鳳儀熙寧戊申公乃騎箕六十四年爲世元龜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欺鑿開我庠獨尊仲尼傳家淸儉其寶允奇九齋有徒觝佛有兒徵公之功被髮何疑首山戴峨西海之湄聖廟有儼是公舊基公祠蕪沒觀者涕垂移而闢之永安孔宜明月爲燭碧雲爲旗飇輪羽蓋驂以赤螭庶眷我裏降歆勿遲

게 보였다。 그러자 뭇사람이 조용히 있었으나 유독 가섭만이 미소를 지으므로 세존께서 말하기를, 「나에게 正法眼藏과 涅槃妙心과 實相無相과 微妙法門은 不位文字하는 敎外別傳이다。 마하가섭에게 付囑한다」고 하였다。 이로써 禪宗에서는 以心傳心의 제일 비결로 삼았다。

⑦ 보제달마(菩提達磨)의 준말。 (?~五二八)、중국 선종의 초조(初祖)、인도의 저명한 선승(禪僧)으로서 기기 五二〇년에 중국에 도착、소림사(少林寺)에서 수도하여 선풍(禪風)을 일으켰다。

⑧ 중국을 가리킴。

⑨ 아뇩다라(阿耨多羅)의 준말로 범어(梵語)、더이상의 경지가 없는 무상(無上)이라는 뜻을 가지고 있다。 또 순타(純陀)는 인명으로 Cunda、准陀로 번역하는 것이 옳다。 뜻은 妙義로 부처님에게 마지막으로 공양을 한 사람이다。

⑩ 즉、필사(弼士)와 같은 말로서 능히 직간을 잘하여 군주의 과실을 고치게 할 수 있는 강직한 사람을 가리킴。 이 부분은 「시경(詩經)·대아(大雅)·한록(旱麓)」을 전고로 사용하였다。 「신실한 군자는 복을 구하되 사악한 짓을 하지 않는다네。(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⑪ 「장자(莊子)·달생(達生)」과 「열자(列子)·황제(黃帝)」의 고사를 빌려 썼다。 「장자」에 「공자가 초나라에 갈 적에 숲속을 지나가는데 곱사등이가 매미를 잡는 것을 보았는데 그냥 줍는 듯하였다」고 하였고、 「열자」에 「뜻을 한 곳에 기울여 다른 데로 나누어 지지 않고、정신을 응집시키는 자가 바로 저 곱사등이를 가리키는 말이 아닌가?」라고 하였다。

⑫ 양홍은 동한(東漢) 평릉(平陵) 사람、그의 아내는 맹광(孟光)으로 남편을 잘 섬기어 현부(賢婦)의 명성을 얻었다。

⑬ 노래자(老萊子)는 초나라의 은사。 초나라 왕이 그가 어질다는 소문을 듣고 그의 집에 찾아와 초빙해 가려 하였다。 그런데 노래자가 처의 말을 듣고 나가 벼슬하기를 거부하고 함께 강남으로 도망하여 은거하였다。 「列女傳」

⑭ 춘추(春秋)시대에 진(陳)나라의 대부(大夫)인 의씨(懿氏)가 경중(敬仲)에게 딸을 시집보낼 때 그의 아내가 점을 치자 「봉황새가 날아오르니 화합하는 울음소리가 귀에 선명히 들리네。(鳳凰于飛、和鳴鏘鏘)」이라는 길사(吉詞)를 얻었다。 후대에는 부부가 화목하게 잘사는 것을 비유한다。 「左傳·庄公二十二年」

⑮ 이 귀절은 「시경·당풍(唐風)·초료(椒聊)」의 내용을 빌려다 쓰고 있다。 「초료」시는 어떤 남자의 아름다움을 찬미하는 시이나 여기에서는 두 부부사이에서 난 자녀가 많음을 뜻하는 듯하다。

⑯ 악을 제지하는 힘이 있으므로 대위(大威)라 하고、선을 보호하는 공이 있으므로 대덕(大德)이라 하는데 여기서는 그와 같은 능력을 가진 스님을 가리킴。

⑰ 죽마(竹馬)를 타는 것에 대하여 참된 법이라는 것을 타는 물건에 비유하여 진승(眞乘)이라 함。

⑱ 원문은 농장(弄璋)、사내아이의 출생이나 장난을 농장이라 하고、계집아이의 출생이나 장난을 농와(弄瓦)라 한다。 「시경」

⑲ 원문은 투침(投針)으로 자세한 내용은 알 수 없다。

⑳ 미상。

㉑ 원문은 更展攝齋、여기에서 齋는 齊의 오자。 攝齊는 「논어(論語)」 【향당(鄕黨)】편의 「攝齊升堂」에서 전고를 취한 말로 여기에선 스승에게 나아감을 의미한다。

㉒ 몸「身」、말「語」、뜻「意」의 세가지에 의하여 이루어지는 업(業)。

㉓ 불교용어로 외경(外境)을 가리켜 하는 말。 불경에서는 색(色)·성(聲)·향(香)·미(味)·촉(觸)·법(法) 여섯가지를 육진(六塵)이라한다。 이것이 마음의 육근(六根)과 교접하여 인간의 수많은 욕망이 발생한다。

㉔ 절의 곡식을 넣어두던 광을 일컫는듯함。

㉕ 나이어린 종、노복을 말함。

㉖ 종열은 춘추(春秋)시대 정(鄭)나라 사람。 진(晋)나라의 숙향(叔向)이 정나라에 갔는데 모습이 추악하게 생긴 종열이 당(堂)아래에서 그릇을 잡고 서있었다。 숙향이 그의 한마디 말을 들어보고 말을 잘한다 여기고

는 「이 사람은 분명히 명철한 사람일 것이다」라 하고 그의 손을 잡고 당으로 올라갔다.

㉘ 완첨은 인명인 듯하나 자세한 내용은 알 수 없다.

㉙ 부처님은 설산(雪山)에서 수도를 하였기 때문에 수도하는 스님들이 머무는 절을 설산, 또는 설령이라 비유하기도 한다.

㉚ 붉은 빛 구름이 낀 산이란 의미로 승려들이 살고있는 세계를 가리킴.

㉛ 승과(僧科)를 보는 장소를 가리킨 듯함.

㉜ 「세설신어(世說新語)」 【문학(文學)】 조항에 나오는 고사. 진(晋)나라 사람인 장임(張任)이 의리(義理)에 정통하여 이굴(理窟)이라 비유되었다. 그 뜻은 의리(義理)가 신체에 쌓여 있다는 것이다.

㉝ 「중용(中庸)」의 「수레는 같은 궤도를 사용하고, 글은 같은 문자를 사용한다.(車同軌, 書同文)」에 출전을 둔 말로 천하가 통일됨을 의미한다. 여기에서는 송(宋)나라가 오대(五代)의 혼란을 극복하고 천하를 통일한 사실을 가리킨다.

㉞ 과거에서 같은 방(榜)에 합격한 동료를 동년(同年)이라 한다.

㉟ 진(晋)나라의 고승(高僧)인 혜원(慧遠)은 여산(廬山) 동림사(東林寺)에 살았는데 그 절 밖에 호계가 있었다. 혜원은 손님을 전송하면서 이 호계 밖으로는 나가지 않았다고 전한다. 여기서는 국경을 건너 유학가는 것을 의미한다고 여겨진다.

㊱ 공자(孔子)는 태산에 올라가서 천하를 내려다 본 다음에야 자기가 사는 노나라가 작은 나라라는 것을 알았다고 하였다. 「논어(論語)」

㊲ 하수(河水)의 신인 하백(河伯)이 바다를 구경하고 난 뒤에 자기가 사는 하수가 작다는 것을 알았다. 「장자(莊子)·추수(秋水)」

㊳ 상제(常啼) : 불타의 본생담(本生譚)의 주인공. 상제보살이 목숨을 돌보지 않고 지혜의 완성을 탐구하고 있을 때 공중으로부터 「동쪽으로 가라! 거기서 지혜의 완성을 들을 것이다」라는 계시를 받고 계속 정진하였다.

㊴ 「화엄경(華嚴經)·입법계품(入法界品)」에서 백십여성을 편력하며 五十三명의 선지식(善知識)을 차례로 찾아서 진리를 구하는 구도자.

㊵ 「시경(詩經)·대아(大雅)·숭고(崧高)」의 한 귀절인 「王餞于郿」에서 나온 말로 왕이 직접 신하를 전송한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다.

㊶ 석가(釋迦)의 번역. 가비라파소도(迦毘羅婆蘇都)를 황두거소(黃頭居所)라 번역한데서 말미암은 말이다.

㊷ 정제한 치즈.

㊸ 백개는 후한말엽의 대학자이며 서도가(書道家)인 채옹(蔡邕)의 자(字). 一三二~一九二년. 그는 명필로서 동탁(董卓)의 무리라 하여 왕윤(王允) 등에 의하여 옥중에서 죽임을 당하였다.

㊹ 중이는 노자(老子)를 가리킨다. 윤령은 주(周)나라 사람으로 이름은 희(喜). 관문의 영(令)으로 있었는데 노자가 서쪽으로 은거하러 갈 때 관문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그 때 도덕경(道德經) 오천언(五千言)을 지어 윤희에게 주었다.

㊺ 예전에 어떤 부인이 사모하던 사람이 보이지 않자 항시 눈물을 흘려 북쪽 담벽 아래에 뿌렸다. 눈물이 떨어진 곳에서 풀이 솟았는데 그 꽃이 매우 아름다웠고 모양이 마치 그 부인과 같았다. 이 꽃을 괄원춘이라 하였다.

㊻ 원문은 「當仁不讓」으로 출전은 「논어(論語)」. 「응당 해야 할 일은 회피하지 않는다」 「의로운 일이라면 발벗고 나서서 한다」는 뜻으로 쓰인다.

㊼ 「법화경(法華經)」 【화성유품(化城喩品)】에 나오는 이야기. 일체 중생들은 부처가 되는 것을 목표로 하고 있는데 이 부처가 되기 위해서는 험난하고 시련이 많아 중지하기가 쉽다. 그것은 마치 먼길을 가는 사람이 피곤에 지쳐 중도에 쓰러지는 것과 같다. 그 때 부처께서 순간적으로 성(城)을 만들어서 행인을 쉬게 함으로써 다시 기운을 차려 먼길을 가게 한다 하였다.

㊽ 귀중한 보배가 가득찬 창고, 중생의 고액을 구제하는 부처님의 미묘한 교법을 비유한 말.

㊾ 미상

## 畫像을 重修한 다음에 지은 贊

나라에서는 주춧돌과 같은 공적을 세웠고 개인으로서 학교를 설립한 것은 儒學界의 큰 공헌이다。文憲公의 덕은 학자들의 모범이 되었다。후학들이 존중하는 마음으로 높은 풍모를 영원히 우러러 본다。

永樂三年(朝鮮太宗五年—一四〇五)春正月 十一代孫 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關이 重修함。

## 祭 文

嘉靖己酉(朝鮮明宗四年—一五四九)八月 黃海道觀察使 周世鵬의 祭文

옛적 高麗가 나라를 세운지 一五〇년이 지난 시기에 사람들은 사욕이 충만하였고 하늘 이치는 아득하기만 하였다。하느님은 이를 슬퍼하여 공을 우리나라에 내려보냈다。道德으로 몸을 장식하였고 霸術을 배척하며 王道를 주장하였다。혼탁한 세상을 깨끗하게 변혁시키니 이로 인하여 나라가 번창해갔다。학도를 육성하여 문학에 선비가 가득하였고 혜택이 자손에 미쳐서 끝없이 많은 복을 누렸다。

마침내 속세에 싫증을 내어 후련히 옷자락을 하늘로 날려서 누른 학을 타고 다시 하느님 곁으로 돌아갔다。집을 가지고 학교를 세웠더니 九齋에는 잡초가 우거졌다。西海는 넓고 넓고 首陽山은 높고 높다。공이 가신지 四八〇년 나는 백발을 흩날리며 공의 고장을 찾아왔다。마루위에 모신 공의 화상을 뵈옵고 나의 눈에는 눈물이 가득하였다。향기로운 제물로 정성을 올리오니 龍과 鳳을 타고 내려오셔서 공이시어 나의 술잔을 받아주소서。

嘉靖庚戌(一五五〇)五年 黃海道觀察使 周世鵬、都事 趙應恭、海州牧使 鄭希弘의 祭文

오랜 옛날 우리나라에는 殷의 箕子가 와서 敎化를 폈다。아래로 三國時代에 와서는 세상에 스승될 사람이 없었다。미개한 문화는 태양이 없는 밤과 같았다。오직 薛聰이 있다하나 그의 학문은 전한 것이 없고 末期의 崔孤雲은 先覺者라고 하나 자신이 異端에 빠졌다。그 나머지 사람이야 문제될 수 있으랴。宋나라의 王朝가 일어날 때에 高麗에도 文明의 기운이 농후하였다。丁卯年에 奎星에 모여들었던 다섯 별은 그 징조를 예시하였다。中國이나 外國이나 간에 하늘이야 무슨 경계를 두었으랴。

위대하다 우리 공은 이런 시기에 태어났다。비단옷 아니라도 그의 문장이 찬란하였고 순수한 그의 덕행 옥처럼 빛났다。景德 乙巳年에 처음으로 조정에 나와서 熙寧戊申에 세상을 떠났으니 六四년 동안 세상에서 스승이 되었다。宋나라의 性理學者들보다 먼저 출생했지만 시대로 보면 거의 비슷하다。文明의 運이 서로 들어맞음을 보면 정말 미묘한 이치를 속일 수가 없다。처음으로 私學을 설치하여 홀로 孔子를 존숭하였다。집안에 물려준 청렴과 검소、그것을 보물이라고 한 말씀 정말 기발한 표현이다。九齋에 門徒가 있는 이상、불교를 배척할 후계자가 있을 것이다。공의 공로

가 아니었다면 미개인을 어찌 면할 수 있었으랴。

首陽山 높이 솟은 東海 가에 孔子의 사당이 엄숙히 서있다。이곳은 公의 옛 터전인데 지금 公의 사당에는 잡초가 우거져서 보는 사람의 눈물을 자아낸다。이제 자리를 옮겨서 터를 닦아놓으니 공을 영원토록 모시기에 적합한 곳이다。밝은 달은 촛불이요 푸른 구름은 깃발이라 바람으로 수레를 삼고 붉은 龍으로 몰고와서 나의 정성을 받아들여 빨리 이 술잔을 드시옵소서。

## 畫像改模記

文憲崔先生學貫天人道合濂閩寔我東方理學之祖也胤子文和公克纘父緒闢異扶正俱載麗乘焜燿耳目至 本朝周愼齋世鵬建院而並侑之又有兩公畫像不記何年所寫而重修於永樂乙酉陽村權公贊之模寫於 明陵乙丑自京第移奉於本院明谷崔公爲文而告之其後百三十五年己卯後孫永儀鎭東等懼夫久而渝昧謀所以壽之又改模兩本重新廟宇而虔奉焉宛若夫子在座伯魚趨庭嗚呼盛矣程子曰一髮不似便是別人今夫八百餘年之間重修者一移模者再安知無一毫爽其眞耶昔孔子沒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噫麒麟走獸鳳凰飛鳥有子己言之豈特別人而已然欲褞衣師事於言行氣象彷彿之地者蓋出哀慕惻怛之情愛其似而欲加之敬也大抵傳神家謂之七分吾未知二公之像始寫而似焉者何如屢模而爽焉者何如而全似雖不可必全爽亦無是理意必有似之存焉者且幾分耳夫以雲仍之追慕名祖後學之尊仰先賢得此幾分之似於千載之下者己幸矣其尊親親之誠又豈孔門諸子之比乎小子亦嘗瞻謁於未改模之前符采昭朗春風滿座殆若親受薰炙者然矧乎居其鄕而遊息於是齋者出入如奉杖屨朝夕如承謦咳則其矯揉氣質薰陶德性之美必有不可勝言者嗟乎 像之所存即道之所寓也後之人苟能以永儀鎭東之心爲心則 公之道庶乎其不墜諸生勉之

崇禎紀元後四壬辰月日

資憲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

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知春秋館事 世左

孫副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李勉昇 謹記

## 화상개모기

文憲公 崔先生은 학문이 하늘과 사람의 이치를 관통하였고 道는 濂과 閩의 학설(宋代 性理學)과 일치하였으니 곧 우리나라 性理學의 시조다。아들 文和公은 아버지의 전통을 잘 이어 받아서 異端을 배격하며 正道를 옹호하였다。모두 高麗의 歷史에 실려서 누구나 다 잘 알고 있다。우리나라(李朝)의 愼齋周世鵬이 書院을 創建하고 두 분을 함께 제사를 드렸으며 또 두 분의 畫像은 어느 年代에 그린 것인지는 알 수 없으나 永樂 乙酉年에 새로 수리하여 陽村 權公이 贊을 지었고 다시 明宗 乙丑年에 모사하여 서울 집에서 本院에 옮겨 모실 때에 明谷 崔公이 祭文을 지어서 告하였다。그 뒤 一三五年이 지난 己卯年에 後孫 永儀、鎭東 등이 오래갈수록 더욱 낡아질 것을 염려하여 보존책을 강구하기 위하여 다

시 벌번을 모사하고 사당을 수리하고 공경히 받들어 모셨다。꼭 孔子께서 자리에 계시는데 伯魚가 마당에 쫓아가는 것을 보는 듯 하였다。아아, 훌륭하도다。程子는

「머리털 하나라도 닮지 않으면 곧 딴사람이라」

했는데 지금 八〇〇여년 동안에 수리한 것이 한번이요 옮겨서 모사하기를 두 차례나 하였으니 어찌 조금도 본 모습과 틀림이 없다할 수 있으랴。그러나 옛적 孔子가 죽은 뒤에 제자들은 有若이 孔子와 비슷하다 해서 孔子를 섬기던 대로 섬기려한 적이 있었다。孔子와 有子와는 麒麟과 일반 짐승、鳳凰과 일반 飛鳥와 같은 差라고 有子가 말한 것 처럼 어찌 「딴 사람」 정도의 差일 뿐이겠는가 마는 言行과 氣象이 비슷하다는 것만으로 그를 스승으로 섬기려 한것은 슬픔과 지정의 감정에서 그 비슷함만으로서 공경을 표하려 한 것이었다。대체로 화상을 그리는 화가의 말에는 「七분 정도」라고 한다。나는 두 분의 화상이 처음 그린 것은 열마나 닮았으며 여러번 모사하는 동안에 달라진 것이 열마나 되는지는 알 수 없으나 완전히 닮았다는 것은 보증할 수 없는 동시에 전연 틀렸을 리도 없을 것이니 반드시 「몇분 정도」의 비슷함은 남아 있을 것이다。후손으로 선조를 사모하는 의미에서나 후학으로서 先賢을 존앙하는 처지에서 볼 때에 一〇〇〇년 후에 앉아서 이 「몇분 정도」의 비슷함을 볼 수 있다는 것이 벌써 다행스러운 일이다。그 존숭하며 친근한 정성이 孔子의 여러 문도들의 사정에 비할 정도가 아니다。나는 일찍 모사하기 이전에 뵈온 적이 있는데 풍격으로 빛이 환하게 밝고 봄바람이 자리에 가득하여 거의 직접 교훈을 받는 듯한 느낌을 가졌다。더구나 그분이 사시던 고장에 살면서 이 畫齋에 머물으는 사람이면 출입할 적마다 선생의 지팡이와 신의 시중을 드는 듯 할것이며 아침 저녁으로 음성을 듣는듯 할 것이니 성격을 바로잡으며 덕을 도야하는 좋은 점이 반드시 이루 다 말할 수 없을만한 효과가 있을 것이다。

아아!畫像이 계시는 곳이 곧 道가 있는 곳이다。후세 사람들도 永儀鎭東과 같이 마음을 가진다면 선생의 道는 영구히 끊어지지 않을 것이다。여러분들의 노력을 바란다。

崇禎紀元後四 壬辰年(朝鮮純祖三十二年—一八三二)
月 日에

資憲大夫 原任吏曹判書 兼知經筵、義禁府事
弘文館提學 藝文館提學 知春秋館事 世孫
左副賓客 五衛都摠府 都摠管 李勉昇 삼가 씀

## 改模畫像還安文 嘉慶己卯

叅議 李朝鉉

惟我靑邱僻在海上父師肇跡文敎始朗三分世降九法復斁歷羅暨麗否晦沉痼天啓道東載降文憲鸞翔鳳儀金精玉潤獨尊前聖克開羣蒙九齋有徒明誡極功允矣文和嗣挺令質鯉對鶴鳴善繼與述衛道舷佛昌言獻忠斐然成章傳世儒宗矧玆鄕邦先生故里風聲攸被崇慕自異並擧俎豆愈久罔墜兩幅遺像留配 神位久長必變恐或失眞爰謀士林襲舊模新水月精神春風姿容朝衣搢笏煥然增光比版揭綃形神相

依洋洋如在觀感有歸涓吉升香歃誠幷徹尙其昭格永世是式

## 화상(畫像)을 고쳐 그려 다시 모신 글

(순조十九 一八一九)

참의 이조현(叅議李朝鉉)

생각해 보면, 우리나라는 한쪽 바닷가에 치우쳐 있어서 기자(箕子)가 온 뒤로부터 문교(文敎)가 처음으로 밝아졌읍니다。삼국 시대로 내려 오매 기자의 홍범① 구주(洪範九疇)가 다시 막혔고, 신라를 지나 고려에 이르러서는 더욱 어두워지고 고질이 되었읍니다。하늘이 유도(儒道)를 우리나라에 열어 주매 이 때를 당하여 문헌공(文憲公)이 태어났으니, 이는 봉새와 난(鸞)새가 깃들여 앉음과 같고, 또 황금이 잘 단련되고 옥이 빛남과도 같습니다。공께서는 외로이 옛날의 성현(聖賢)들을 받들었으며, 여러석은 사람들을 많이 계몽도 하셨읍니다。구재(九齋)의 학생들은 명(明)과 성(誠)의 공부를 극진하게 하였읍니다。

참되도다。문화공(文和公)이시여! 아버님을 이어서 훌륭한 아들이 되셨읍니다。공자(孔子)의 아들 백어(伯魚)가 공자의 물음에 좇은 것②과 같이 하셨고, 어미학이 울면 새끼학도 우는 것과 같이 잇고 짓기를 잘 하셨읍니다。유도(儒道)를 보호하고 불도(佛道)를 배척하며 훌륭한 말로 충성을 바쳤으며, 아름답게 문장을 이루어 대를 이어가며 유학(儒學)의 으뜸이 되었읍니다。

더욱이 이곳 시골 해주는 선생께서 사시던 고향이옵니다。선생의 풍성(風聲)을 직접 받은 곳이라서 백성들이 숭상하는 마음도 다른 고을보다는 절로 다르며 아울러 모두들 제사를 받들어 오래 되어도 사모하는 마음은 떨어지지 않았읍니다。문헌공과 문화공 두 분께서 남기신 두폭의 영정(影幀)을 신위(神位)와 함께 나란히 모셨읍니다。세월이 오래 되면 반드시 변하게 마련이니 혹 참됨을 잃지나 않을까 두려운 생각에서 사림(士林)들과 의논하여 옛모습대로 새롭게 본떠 그렸읍니다。물처럼 맑고 달처럼 밝은 정신이요, 봄바람 같이 화사한 모습이십니다。관복(官服)에 홀(笏)을 꽂고 계신 모습은 환하게 광채를 더합니다。관에 맞추어 비단에 그린 화상을 결어 놓으니, 형체와 정신이 서로 의지하여 있는 듯하며, 양양(洋洋)한 혼령(魂靈)이 여기에 계시는 듯하여 보는 사람으로 하여금 감동하게 하는 바가 있읍니다。

이에 좋은 날을 받아 향을 사르오며 온갖 정성도 함께 올리옵니다。어쩌면 두 분 선생님들께오서는 길이 여기 이르시어 저희들의 본보기가 되어 주옵시겠지요。

註 ① 〔書經〕 洪範에 실려 있는 禹임금이 정한 정치 도덕의 九종 原則。洪範은 큰 법곧 天下를 다스리는 木法이라는 뜻임。九疇는 ①五行(天地의 운행원리)、②敬用五事(인간의 기능)、③農用八政(五行의 원리를 인간 사회에 도입운용)、④協用五紀(하늘이 인간에게 주는 五法)、⑤建用皇極(다스리는 이가 백성들에게 세워야 할 法)、⑥乂用三德(다스리는 사람이 지켜야 할 三德)、⑦明用稽疑(인간이 天命을 듣는 法)。⑧念用庶徵(하늘이 인

간에게 보여주는 징험), ⑨嚮用五福威用六極(하늘과 인간이 감응하는 이상적 경지)이다.

② 〔論語〕 季氏편에 나오는 고사로, 伯魚가 정원을 지나는데 공자가 詩와 禮를 배웠느냐고 묻자 伯魚가 아직 배우지 못하였다고 대답한 뒤 詩·禮를 배웠다는 데에서 유래함.

③ 繼述은 원래 남의 뜻을 잘 받아들이고 부형의 일을 잘 계승한다는 뜻임.

## 畫像奉安書院文

後孫 艮齋奎瑞

恭惟遺像永世長垂裔孫奉守久在郊圻首陽舊貫廟宇攸存是揭是奉事體則然儒林合議趁走將事第玆粧軠歲久傷毁謹修新之功旣告完爰涓吉日奉輿西還敢薦洞酌用伸虔告

## 화상(畫像)을 서원에 모시는 글

후손 간재 규서(後孫艮齋奎瑞)

삼가 생각하옵건대, 남기신 모습은 걸이 드리우기를 영세(永世)토록 할 것입니다。 후손들은 오래도록 영정(影幀)을 받들어 모시며 시골〔郊圻〕에서 살아 왔읍니다。 그러나 해주〔首陽〕는 공이 사시던 곳으로 사당이 아직도 보존되어 있으니, 이 영정을 사당에 걸어 모시고 받드는 것이 일로서나 도리로서나 마땅한 일입니다。 유림(儒林)들이 이 일을 의논하여 뜻을 모으니 모두들 달려와서 받들려 하였읍니다。 다만 잘 꾸몄던 영정 두루마리가 세월이 오래되어 찢어지기도 하고 해어지기도 하였기에 삼가 수리하여 새롭게 하도록 하였더니, 일이 완성되었음을 알려 왔읍니다。 이에 좋은 날을 받아서 영정을 수레에 싣고 해주로 돌아와 감히 깨끗한 잔을 올리면서 정성스럽게 고하여 아뢰읍니다。

## 位版奉安祭文

甲辰五月遭賊變位版與畫像出置外地同六月十六日造新位版奉安時

判官 崔燧

變生祠屋驚動明靈魑虐雖酷聖德何傷廟貌無改新版已成玆涓穀朝祗薦明馨右正位

廟中之變憤共神人經月敦事誠禮未伸栗主旣成縟儀惟新玆涓吉日祗薦明禋右配位

## 위판 봉안 제문(位版奉安祭文) ①

판관 최 희(判官崔燧)

사당 건물에 변이 생겨서 밝으신 신령들께서도 놀라시게 되었읍니다。 곰처럼 생긴 신령스런 짐승의 해롭게 함이 비록 심하였으나, 성스러운 덕에는 어찌 상함이 있겠읍니까? 사당의 모양이 전과 다름이 없고, 새로이 위판이 이미 이루어졌읍니다。 이에 좋은 날을 받아서 밝고 향기로운 것을 공경하여 바치옵니다。 이상은 정위(正位)께 올림。

사당 안의 변은 신위께나 사람 모두에게나 성을 내게 하

였읍니다。 달을 지나면서 일을 정성들여 하였사오나、 정성스레 예를 올릴 만큼은 이루어지지 아니하였사옵니다。 밤나무로 만든 신주가 이미 이루어졌기에 꾸미는 의식까지 마치어 오직 새롭게 하였읍니다。 이에 길한 날을 잡아서 공경하는 마음으로 밝은 제사를 올리옵니다。 이상은 좌우로 배향한 신위께 올림。

註 ① 원문에는 甲辰五月賊變을 當하여 位版과 畫像을 外地로 옮겨 모셨다가 그 해 六月十六日 새로 位版을 만들어 모실때에 지어 올린 제문임을 밝히고 있음。

## 重修畫像奉安文

明谷 崔錫鼎

於惟我邦地近椎辮殷師設條文敎始闡降及羅濟師道泮渙流風貿貿茨棘不翦麗業方中聚奎丁遭天胙道東載降文憲猗歟先生生先洛建維時尚墨獨尊聖訓九齋招延誨迪不倦詵詵衿佩斐然請問民歸禮讓士習墳典蔚爲儒宗展也邦彦揚于王庭麟出鳳翰是生文和爲國瑚璉舩排異敎執正以諫丕濟厥美名德繼顯峨峨首陽鎭彼海甸揭妥斯在俎豆有踐仍世幷享事光儒苑鄕猶婺源跡類西澗質文屢嬗典刑彌遠幸玆傳科得之遺胤兩幅霜縑儼開生面朝衣搢笏觀者鞠懷玆焉奉遷配于祠版神與像依目擊道現怳陪鯉對倍切回鑽風儀若新廟貌增煥涓是穀朝挹洞燒辦弗昧者存庶歆菲薦

## 중수화상봉안문(重修畫像奉安文)

명곡 최석정(明谷崔錫鼎)

아! 우리나라는 땅이 미개한② 지역에 가까이 있으나、 은(殷)나라 태사였던 기자(箕子)가 가르침을 베풀어 문교(文敎)가 처음으로 드날리게 되었읍니다。 역사가 신라와 백제에 이르러서는 유학(儒學)이 녹듯이 풀어져 버렸읍니다。 세상의 풍속은 무식해져서 가시나무를 다듬지 않은 것처럼 난잡해졌읍니다。 고려 중엽에 문운(文運)을 주관하는 규성(奎星)이 모이는 운을 당하여 하늘이 우리나라로 도를 옮겨、 오는 복조(福祚)를 내리니 곧 문헌공(文憲公)께서 태어나셨읍니다。

훌륭하신 선생님이시여! 선생께서는 중국의 정자(程子)③ 형제들과 주자(朱子)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셨읍니다。 오직 당시에는 불교만을 숭상하였는데、④ 공께서는 홀로 공자(孔子)님의 가르침을 받드셨읍니다。 구재(九齋)에 선비들을 불러 모아 가르치고 인도하기를 게을리 하지 않으셨읍니다。 많은 훌륭한 학생들은 화려하고 다양하게 청하여 물었으며、 백성들은 예절과 겸양(謙讓)을 실천하고、 선비들은 유학 경전(經典)⑤들을 익히게 되었읍니다。 선생께서는 참으로 뛰어나셔서 유가(儒家)의 용마루가 되셨고、 진실로 우리나라에서 제일 훌륭한 선비이셨읍니다。 나라의 왕정(王庭)에서 드날리셨으니、 기린이 나오고 봉새들이 모여드는 대평시대가 되었읍니다。

이에 문화공(文和公)이 나시니、 나라의 커한 인물이 되셨읍니다。⑥ 이교(異敎)를 배척하고 정도를 잡아 왕께 간하여 아름다운 것을 크게 건지셨으니、 명예와 덕망이 대를 이

어 드러나셨읍니다。

높고 높은 수양산은 저 바닷가에 우뚝 솟았읍니다。 이곳에 공의 영정(影幀)을 걸고 편안히 모시니、 제기(祭器)들은 가지런히 놓여 있고、 후손들이 거듭 나란히 흠향하게 하니、 일이 유원(儒苑)에 빛났읍니다。 마을은 주자(朱子)의 출생지 무원⑦(婺源)과 같고、 남기신 자취는 자하(子夏)가 글방을 열었던 서하⑧(西河)와 비슷합니다。 질과 문(文)이 여러 번 변하여 법도가 더욱 멀어지더니、 다행스럽게도 이 영정이 자손들에게 전해졌읍니다。 두 폭의 초상화〔霜縑〕에는 엄연히 살아 계실 때의 모습이 드러나 있고、 관복을 입고 너그럽게 펼치시니、 보는 사람들이 허리 굽혀 경건히 인사 드립니다。 이처럼 영정을 옮겨 모셔다가 사당의 위판에 배향하니、 두 분의 신명과 형상이 서로 의지하여 눈으로 보매 도가 드러납니다。 황홀히 아버지를 모심은 공이(孔鯉)가 아버지 공자(孔子)의 뜻을 받듦과 같고⑨、 더욱 간절한 것은 안자(顔子)가 공자의 도는 뚫을수록 단단하다고⑩ 말한 것과 같읍니다。 풍채가 새로와지니、 사당의 모습도 더욱 빛이 납니다。

이 좋은 아침을 가리어 맑은 술을 잔질하여 올리며 향불을 사르오니 밝으신 혼령이 있으시다면、 보잘 것 없는 음식이오나마 흠향하시옵소서。

註 ① 初名은 錫萬、字는 汝和、顯宗十二년(一六七一) 文科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영의정에 이름。 저서에 〔明谷集〕이 있음。(一六四六~一七一五)

② 원문「椎髽」은 머리를 땋아서 뭉치로 만든 모양을 이르는 것으로 미개한 민족이라는 뜻임。

③ 원문「生先洛建」은 程顥·程頤 형제는 洛陽人이고、朱熹는 閩中 곧 福建人이므로 洛建이라고 하며、 그들보다 먼저 出生하였다는 뜻임。

④ 원문「尚墨」은 검은 빛깔의 僧服 입은 이들을 숭상하였다는 뜻임。

⑤ 원문「墳典」은 三皇五帝의 책인 〔三墳〕과 〔五典〕의 준말임。

⑥ 원문「瑚璉」은 〔論語〕 公冶長에 나오는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 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에서 여유한 것임。 集解에는 「包咸曰瑚璉 黍稷之器 夏曰瑚 殷曰璉 周曰簠簋 宗廟之器 貴者」라고 풀이하였음。

⑦ 江西省 德興縣 東北에 있음。

⑧ 원래는 지명이 西河인데、 원문에서는 韻을 맞추느라 西澗으로 고쳤음。

⑨ 원문「鯉對」는 〔論語〕 季氏편에 나오는 이야기로 鯉가 아버지인 孔子의 뜻을 잘 순종한 것을 인용한 것임。

⑩ 원문「回鑽」은 〔論語〕 子罕편에 나옴。

# 傳記

## 文憲公傳

出麗史而歷官年譜事蹟間有增補

公姓崔諱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父溫累世文子文孫殖財甚饒豪於鄕井牧使金興祖抑而定吏尋免之公風姿魁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宋眞宗景德二年高麗穆宗八年乙巳四月擢甲科第一顯宗二年辛亥五月除右拾遺四年九月遷修撰官七年正月陞補闕十一年正月起居舍人十五年十二月中樞直學士十六年十二月翰林學士十八年正

月給事中十一月太子中允二十年十一月右諫議大夫二十一年五月太子右諭德德宗二年癸酉正月轉右散騎常侍同知中樞院事奏曰成宗時內外諸司聽壁皆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箴勵王從之三年七月授刑部尚書王初用宋太平年號柳韶王可道李端等請攻契丹王下宰執議徐訥皇甫俞義黃周亮崔齊顏及公皆曰不可命有司卜太廟不果出兵語在王可道傳靖宗元年乙亥正月除中樞使刑部尚書三年七月左僕射叅知政事修國史七年判西北路兵馬事王賜服遣之命行邊境恢拓墝埆公置寧遠平盧等鎮及諸堡十四是歲十月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九年二月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門下侍郎文宗元年丁亥四月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開府儀同三司三年二月守太保賜推忠贊道功臣號四年正月守太傅公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曰去歲西北州鎮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糴人不得聊生請於修繕城池外凡功役悉令禁斷又奏曰東女眞酋長鹽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令勒留京館夷狄人面獸心不可規以仁義首邱之情深怨毒方興請皆放還并從之五年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王寵之等奏曰及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御使金廷俊奏氏族不錄乃其祖之失非申錫之罪況積功翰墨捷第簾前身無咎痕令烈簪紳上曰冲奏雖是彝憲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廷俊等奏九年以年滿七十年是年滿七十則丙戌生無疑乞退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允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七月加內史令仍令致仕公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補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己荷殊私今又蒙荐加隆禮將沛澤於雲霄俾播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知中樞院事王懋崇等就第賜詔曰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事彙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以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並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貸鞍馬等物宣誥曰良臣惟聖姚皇擧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之以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黼黻宸謀殫於燮之期閑無彊之祚誰肩往哲朕得伊人惟卿翰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於聖轂禰鶚立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朱昇一枝丹桂晉臣僉仰於郤詵語多能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芝詔擢入槐司軒夢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衆誰如晦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譎馳咸有之稱總正惟幾之務邇者年非耄矣齒未齠然早辭當軸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動爲民禦今坐作世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翹英於戲量能授職者君親之常寵章朕茲無忝論道經邦者宰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肱康之運俾無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子八元後改內史門下省爲中書省以冲爲中書令致仕公資兼文武出入將相雖乞退居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號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教公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塡街溢巷遂搆九齋於國都之紫霞洞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以處之俾習聖人之道凡應擧者必先隸徒中學焉謂之侍中崔公徒每夏借歸法寺禪房意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來過刻燭賦詩榜其次第呼名而入設未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歎

時儒臣立徒者十一而公之徒最盛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公始時謂海東孔子宋神宗熙寧元年本朝文宗二十二年戊申九月甲申以守太師中書令致仕卒王遣大醫監李塩下詔吊其子中書令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右元龜抱變齊至魯之文章夙登大輔振咀華吞馨之謀盡歷贊昌辰懿厥績庸光于編册迨其蟬聯遺慶附諸冠子晃孫鳩杖退閑樂乃琴塤笠典臥扶宸極蔚爲干木之偃藩坐奠夢楹忍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難贖傾萬乘而荐悲卿等横搆家艱尤深宅恤宜勉孝追之禮莫興過毁之哀公立朝六十四年謚文憲公宣宗三年二月以龍頭配享靖宗廟庭有子二人長惟善次惟吉常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清愼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且作戒二子詩二首見家藏公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公之孫思諏作訓儉文遺子平章事湊有吾祖令公常用木器之語出補閑集公之清儉如此後世子孫大抵多廉介猶直之人少賦汚奸邪之類遺化迨今不泯

麗史贊曰高麗開國庶事草創未遑文教光宗好文雖委任雙冀然其文辭病於浮藻不足爲後學模範冲歷仕顯德靖文四朝以文學名世興起斯文爲己任收召後進教誨不倦褒衣者日衆爲當時十二徒之首東方學校之盛由冲始自是文章豪傑之士彬輩出鋪張國家之制作東國爲詩書之國以至于今者何莫非冲之賜也公號惺齋一云月圃申象村集曰崔文憲公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塡溢街巷設九齋以教之謂之侍中崔先生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徒叅政盧坦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明相保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　徐侍郎徒徐碩學士吳學麟龜山徒世稱十二徒而文憲公徒最盛

## 문헌공 전 高麗史에 의거하였으나 官歷 年譜、事蹟 등은 간혹 보충하였음

公의 姓은 崔、이름은 冲、字는 浩然。海州 大寧郡 출신이며 아버지는 溫이다。

선조 때부터 대대로 문학을 잘하였고 또한 부유하여 대대로 지방에서 세력을 부렸다。牧使 金興祖는 이를 억누르기 위하여 아전(史)으로 배정하였으나 바로 풀어주었다。公은 외모가 석대하며 성격이 굳고 곧았다。어려서부터 학문을 좋아하며 글짓기에 능했다。宋眞宗 景德二年 高麗穆宗八年乙巳(一〇〇五) 四月에 甲科 第一人으로 합격하였고 顯宗二年 辛亥 五月에 右拾遺가 되고 四年 九月에 修撰官、七年 一月에 補闕에 승진 十一年 一月에 起居舍人、十五年 十二月에 中樞直學士、十六年 十二月에 翰林學士、十八年 一月에 給事中、十一月에 太子中允、二十年 十一月에 右諫議大夫、二十一年 五月에 太子右諭德이 되었고 德宗二年 癸酉 一月에 右散騎常侍 同和中樞院事에 轉任되었다。이 때 건의하기를,

「成宗 때에 內外 여러 官署의 벽에다 說苑에 있는 『올바른 일 六개 항목과 옳지 못한 일 六개 항목』을 기록한 글과 漢代에서 제정한 『刺史가 지켜야 할 條項』을 써붙이게 했었는데 지금 연대가 벌써 오래되었으니 이를 써 붙이어 관료들이 보고 경계심을 갖게 하옵소서」

하니 왕은 이를 받아 들였다。三年 七月에 刑部尚書에 임

명되었다。

王은 처음으로 宋나라의 年號인 「太平」을 사용하였다。

이 때에 柳韶、王可道、李端 등이 契丹을 공격할 것을 주장하니 왕은 제신들에게 의견을 물었다。徐訥、皇甫兪義、黃周亮、崔齊顔과 公은 모두 이에 반대하였다。왕은 담당관에게 명하여 太廟에서 점을 쳐보고 마침내 군대를 출동시키지 않을 것을 결정하였다。(이 사실은 高麗史 王可道의 列傳에 있음)

靖宗一年 乙亥 一月에 中樞使、刑部尚書 三年 七月에 左僕射 叅知政事 修國史가 되고 七年에 判西北路兵馬事가 되었는데 왕은 의복을 내어주고 보내면서、

「국경지대에 가서 방위선을 증강하라」 하였다。공은 현지에서 寧遠 平虜 등의 鎭과 堡 十四箇所를 설치하였다。同年 十月에 중앙으로 돌아와 內史侍郎 平章事에 승진、九年 二月에 守司徒 修國史 上柱國 門下侍郎이 되고、文宗一年 丁亥 四月에 門下侍中이 되었다。왕명으로 律令과 書算을 考定하고 開府儀 同三司의 爵位가 追加되었다。三年 二月에 守太保에 오르고 推忠贊道功臣의 칭호를 받고 四年 一月에 守太傅에 올랐다。

公이 侍中으로 都兵馬使가 되었는데 나라에 아뢰기를、

「지난해 西北지방에 흉년이 들어서 백성이 가난으로 고생하는 위에 남자는 노력 동원에 지치고 여자는 식량 공출에 시달리어 제대로 살 수가 없사오니 城과 못을 보수하는 이외의 공사는 모두 중지하게 하옵소서」

또 아뢰기를、

「東女眞의 추장 鹽漢 등 八十六명이 여러 번 국경지역을 침범하였기 때문에 지금 서울에 억류되어 있읍니다。그런데 오랑캐란 얼굴만 인간이지 마음은 짐승이나 다름없사오니 도의로 규제할 수가 없읍니다。고향을 그리워하는 심정에서 모두 앙심을 품고 있사오니 다 돌려보내게 하옵소서」

왕은 이 건의를 다 받아들였다。

五年에 式目都監使로 있으며 內史 王寵之 등과 함께

「科擧에 급제한 李申錫은 그의 系譜를 적어올리지 아니하였으니 관직에 임명해서는 안된다」

고 임금께 진언하였다。御史 金廷俊은 이에 대하여

「系譜가 기록되지 않은 것은 그 선조의 탓이요 申錫의 죄는 아니다。더구나 오랜동안 학문을 닦아서 임금 앞에서 과거에 합격하였고 그 자신에게는 아무런 결함이 없은 즉 벼슬자리를 주는 것이 마땅하다」

고 맞섰다。왕은

「冲의 주장이 원칙이기는 하나 인재를 널리 등용시키는 의미에서 너무 얽매일 필요는 없으니 廷俊의 의견을 따르게 하라」

하였다。

九年에 公은 나이가 滿七十세가 되었으므로(이 해가 滿七十세인 것으로 보아 丙戌年出生임이 틀림 없음) 은퇴할 것을 요청하였다。왕은

「侍中 崔冲은 여러 王朝 동안 儒學者의 스승이었고, 온 나라의 덕망 높은 元老다。 이제 은퇴할 것을 희망하나 차마 승락하지 못하겠으니 해당 관청에서는 옛 제도를 참고하여 几杖을 주고 계속하여 일을 보게 하라」

하고 다시 推忠贊道協謀同德允理功臣의 칭호와 開府儀 同三司 守太師 兼門下侍中 上柱國의 爵位를 더하였다。 七月에 內史令의 爵位를 追加하고 마침내 은퇴를 허락하였다。

公은 왕이 使節을 집으로 보내어 告身(辭令書)과 禮物을 준다는 소문을 듣고 글월을 올려 사양하였다。

「臣이 조정에 나와서 벼슬한 이래 아무 것도 보좌한 것이 없이 벌써 힘이 쇠하고 나이가 늙었기에 감히 은퇴할 것을 청하였읍니다。 한 일없이 높은 봉급을 받아온 것 만으로도 특별한 은총을 입은 것인데, 이제 또 융숭한 예를 거듭 베푸시와 임금께서 큰 은혜를 내리시며 동리에 이 영광이 전파된다면 臣의 본분을 생각할 때에 마음에 불안하올 뿐 아니라 『지나친 복은 화가 된다』 하오니 臣은 두려움을 금할 길 없사옵나이다。 바라옵건대 내리신 명령을 거두시고 새로운 은전은 중지하여 주옵소서」

왕은 허락하지 않고 內史侍郎 平章事 金元鼎, 同知中樞院事 王懋崇을 私宅에 보내어 詔書를 내렸다。

「그대는 學界의 표준이며 행정부의 빛나는 존재다。 문필로 여러 임금을 섬겼으니 나라를 빛낸 文章이며 재상자리에 올라 정책을 결정하였으니 공적은 역사에 영원히 남을 것이다。 은퇴하여 한가히 지낼지라도 옛날의 공덕을 잊을 수 없다。 다시 작위를 올리어 은거하는 집에 영광이 미치게 하노라。 이제 그대에게 『內史令에 승급하여 벼슬을 그만두게 한다』는 告身(사령장) 한 장과 함께 의복, 띠, 銀製그릇, 채색 비단, 피륙, 안장 갖춘 말 등의 물품을 보낸다。」

사령장(官誥)은 다음과 같다。

「훌륭한 신하를 얻은 임금이라야 聖君이 된다。 그러므로 舜은 八元을 등용하였고 인재가 있는 나라는 왕성한다。 그러므로 周나라는 네 사람을 맞이 하였다。 대신의 자리를 주기도 하며 스승으로 삼기도 하였다。 총성하며 현명한 진언을 받아들여 성인의 정치를 장식하였고, 나라를 바로잡는 지혜를 힘입어 임금의 식견을 보좌하였다。 좋은 정치를 실현하고 영원한 영광의 길을 열어놓으려 할 때에 이를 담당할 훌륭한 인물은 누구인가? 나는 바로 그 사람을 얻었노라。 唐太宗이 科擧에서 인재를 얻고서 기뻐하던 바와 같았고 그대는 衡이 모든 사람위에 솟아나듯이 우리 조정에 들어오게 되었다。 만길이나 되는 金山과 같은 梁의 朱异보다 낫고 天下第一의 성적으로 科擧에 오른 晋의 郤詵을 숲속에 솟아난 한 가지의 桂枝라 하였다。 재능이 많은 것으로는 叔向도 수레를 붙잡고 만류할 것이요 아는 것이 많은 것으로는 張華도 자리를 물러설 것이다。

임금의 명령을 받고 翰林院에 뽑혀 들어왔을 때 黃帝가 꿈을 꾸고 좋은 신하를 얻은 듯 하였고 周代의 詩에

「훌륭한 대신을 바위처럼 우러러 본다」

고 읊은 것과 같았다。정부에서 정책을 세우는 것은 모두 杜如晦와 같다는 칭찬을 보냈고 모든 사람의 우두머리가 된 것은 魏舒와 다름이 없다。항상 나에게 덕을 닦으라는 충고를 주었고 정치를 바르게 인도하도록 노력하였다。

근래에 와서 나이가 아직 그다지 노쇠하지 않았고 치아도 다 빠지지 않았으면서도 일찍 책임있는 자리에서 물러나려하므로 마침내 은퇴할 희망을 이루기에 이르렀다。

賀知章처럼 湖水가에서 자연을 즐긴다 할지라도 국가에 중요한 문제가 있을 때에는 언제나 山中으로 陶弘景을 찾아가서 자문을 받던 故事를 따르리라。

과거에는 그대의 움직임이 백성의 표준이 됐었는데 이제부터는 들어 앉아서 세상 사람들의 스승이 되겠구나。

내가 최고의 계급을 올려주지 않는다면 무엇으로 존대하는 성의를 나타내리오。그리하여 中書省 최고의 爵位를 주어 모든 관료의 위에 이름을 얹어 놓았다。

아아 역량을 보고 관직을 주는 것은 임금의 정상적인 은총이니 내가 어찌 이를 아끼겠는가。학술을 가지고 정치를 돕는 것은 재상의 직분인데 그대는 이를 잘 수행하였다。나를 보좌하는 방법을 더욱 베풀어 대신의 의무를 완수하는 길에 이르게 하라。舜과 周나라에 못하지 않게 하며 八元과 네 신하만이 美名을 독차지하지 않게 하라。」

뒤에 內史門下省을 中書省으로 명칭을 고치고 冲을 中書令으로 致仕하게 하였다。

公은 천품이 文과 武를 겸하여 들어와서는 재상이요 밖에 나가면 장군이 되었다。벼슬을 그만두고 집에 들어앉은 뒤에도 국방문제나 정책문제에 있어 중요한 것은 모두 公에게 가서 자문을 받았다。여러 번 추가하여 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의 칭호를 받았다。

顯宗 이후에 전란이 가까스로 종식된 다음이라 敎育을 미처 실시하지 못했다。公이 후진들을 불러들여 열심으로 가르쳤더니 많은 學徒들이 모여들어 골목을 메우기에 이르렀다。공은 마침내 서울 紫霞洞에다 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의 九개소의 學堂을 짓고 그들을 수용하여 聖人의 가르침을 익히게 하였다。

모든 科擧에 應試하는 사람은 먼저 이「徒」가운데에 소속되어 공부하였다。그러므로 이를 侍中 崔公徒라 하였다。여름철마다 歸法寺의 禪房을 빌려서 여름공부를 하고 學徒중에서 及第를 하고 학문이 우수하면서도 아직 벼슬을 하지 못한 사람을 뽑아서 敎導를 삼고 九經과 三史를 가르쳤다。간혹 선배가 들렸을 때에는 짧은 시간내에 짓는 방법(刻燭)에 따라 詩를 지어가지고 이를 평가하여 등급을 매기고 순서대로 이름을 불러서 들어오게 하고 간소한 술자리를 차리고 아이와 어른이 양쪽으로 줄을 지어 서서 예절에 따라서 술잔을 주고 받는 의식을 행하는데 나아가고 물러가는 것이나 어른과 아이들의 순서가 정연하였다。이렇게 종일 詩를 교환하다가 날이 저물면 모두 소리를 내어 詩를 읊고 헤어졌다。이것을 보는 사람은 칭찬과 감탄을 그

치지 않았다。이때 儒臣으로「徒」를 세운 사람은 十一명인데 公의 徒가 가장 왕성하였다。우리 나라에서 학교가 창설된 것이 公에게서 시작되었고 당시에 公을「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

宋神宗 熙寧一年 高麗文宗二十二年 戊申(一〇六八) 九月 甲申日에 守太師 中書令致仕로 세상을 떠났다。王은 大醫監 李塩을 보내어 그의 아들인 惟善 등에게 詔書를 내려 위문하였다。

「그대의 아버지는」사람중에도 봉황처럼 뛰어난 인물이었고 나라에서는 어려운 문제를 해결해주는 접촬 때에 사용하는 거북과 같은 존재였다。이상적인 정치를 실현할만한 높은 학문을 지니고 일찍부터 대신의 지위에 올랐으며 가장 우수한 계책을 세워서 정책을 보좌하였으니 그의 훌륭한 업적은 역사에 빛날 것이다。벼슬을 지낸 남은 경사는 아들과 손자에게 물려주고 나라에서 내린 지팡이를 짚고 한가롭게 지낼 때에 거문고와 서적에 재미를 붙였다。집에 누워서도 나라를 돕는지라 은거하는 段干木처럼 경의를 표했었는데 두 기둥 사이에 앉았던 꿈이 孔子의 죽음이 될 줄이야 차마 알았으랴 백 사람을 내놓아도 못 바꿀 분이었는데 온 나라가 모두 슬픔에 잠겨 있도다。

그대들은 별안간 아버지의 상사를 당하였으니 집안의 슬픔이 더욱 크리라 생각된다。부디 효성으로 받드는 예절을 따르고 지나친 애통으로 몸을 해치지 말라。」

公은 조정에서 벼슬한 것이 六十四년 동안이었다。諡號는 文憲公이다。

宣宗三年 二月에「科擧에 第一人으로 합격」한 이유로 靖宗의 廟庭에 配享되었다。

아들이 둘인데 長男은 惟善이요 다음은 惟吉이다。公은 항상 그들을 경계하기를,

「벼슬을 하는데 세력을 등지고 나아가면 결과가 좋은 수가 적고 문학과 조행으로 출세하여야만 끝내 경사가 있는 것이다。나는 다행히 문학과 조행으로 출세하였으므로 청백과 조심하는 것으로 일생을 마치기로 맹세하였다」고 하였다。마침내「자손에게 가르치는 글」을 지어서 전하며 또「두 아들을 경계하는 詩」두 편(家藏에 있음)을 지었다。公의 子孫이 文學과 조행으로 대신의 지위에 오른 사람이 수십명에 달한다。

公의 손자 思諏는「검소한 것을 가르치는 글」을 지어서 아들에게 주었고 平章事 湊는「나의 할아버지는 늘 木器를 사용하였다」는 말을 하였다。(補閑集에 의거함)

公이 청렴하고 검소함이 이러하였으므로 후손들은 대체로 청렴하고 강직한 사람이 많았고 욕심을 부리고 부정한 짓을 한 사람이 적었다。그의 남기신 감화력은 지금까지도 없어지지 않았다。

高麗史贊에 다음과 같이 썼다。

高麗가 건국한 뒤에 모든 것이 초창기가 되어 교육을 미처 일으키지 못하였고 光宗이 문학을 좋아하여 雙冀에

계 그 일을 맡겼으나 그의 문학은 겉으로 화려한데만 치우쳐서 후학의 모범이 되기에 부족하였다。

冲은 顯宗、德宗、靖宗、文宗의 四代王朝에 벼슬하여 문학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이 드러났다。儒學을 일으킬 것을 자기의 책임으로 생각하고 후진을 불러들여 열심히 가르쳐서 공부하러 오는 사람이 날로 늘어나서 당시 十二公徒의 으뜸이 되었으며 우리 나라에서 학교교육이 왕성하게 일어난 것은 冲에게서 시작되었다。이때 부터 문학으로 우수한 인사들이 많이 나와서 국가의 문화발전에 크게 이바지하였고 이로 인하여 우리 나라는 詩書의 나라로 이름이 알려져 지금까지 내려오게 된 것은 모든 것이 다 冲의 혜택이었다。공은 號를 惺齋 또는 月圖라 하였다。

申象村集에는 다음과 같이 기록되었다。

崔文憲公이 후진들을 불러들여 열심히 가르친 결과 학도들이 많이 몰려들어 골목을 메우게 되었다。마침내 九齋를 지어서 그들을 가르쳤으니 이를 侍中 崔先生徒라 하였다。이 밖에 儒臣으로서 徒를 설치한 사람이 十一명이 있으니 弘文公徒는 侍中 鄭倍傑이 설립한 것인데 熊川徒라고도 한다。匡憲公徒는 叅政 盧坦이、南山徒는 祭酒 金尙賓이、西園徒는 僕射 金無滯가、文忠公徒는 侍郎 殷鼎이、良愼公徒는 平章 金義珍、혹은 郎中 朴明保가 貞敬公徒는 平章 黃瑩이、忠平公徒는 柳監이、貞憲公徒는 侍中 文正이、徐侍郎徒는 徐碩이、龜山徒는 學士 吳學麟이 각각 세워서 세상에서 十二公徒라고 하는데 文憲公徒가 가장 왕성하였다。

# 文憲公實記

## 立學 第一

顯宗初先生諫用人之非王不能文武易置時也詳見下

先生嘆曰噫天下用言自辭一退可以自當文職之任敎以後生于余之所學以報日後有需之用

乃請立中學校敎率官自願帶職曰今自中興干戈才息未遑文敎若棄冲則已不棄則任之文職一長官使敎一番人乃收召後進敎誨不倦

徐四佳史評曰高麗開國庶事草創文憲公以文學名世興起斯文爲己任收召後進敎誨不倦摳衣者日衆爲當時十二徒之首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公始自是文章豪傑之士彬彬輩出鋪張國家之制作東國稱爲詩書之國以至于今者何莫非公之賜也

○新羅侍郎崔致遠書有曰鷄林葉黃鵠嶺松靑鵠嶺卽松岳也顯宗以爲密贊祖業乃令從祀聖廡

先生摘指斯文之害曰不可忝瀆大聖之廟請以薛子從享使後進辨徵知進就之擇精王不聽壬戌王以薛子終成從享使後進徵知就擇

竹亭曰大哉天以薛子降于吾東與侔中國盛世之樹敎遺風歛耘谷曰薛子可導化世君而善格君心之非薛子可謂眞儒者也薛子可配聖廡而安者也大矣哉我顯聖不納崔文憲之言致遠不可入享聖廡而追封入享則雖失之然聽文憲之言而追封弘儒侯入享聖廡則豈不爲中興主樹植士風之盛擧哉

○文宗時先生爲侍中欲正婚禮爲羣小所沮不得奏旨 正婚見下

先生乃退中學封納侍中政印欲以教諸生任責曰吾致身五朝武臣秉政梗教之弊淆婚創寺之俗欲規正而未能惟余無回天之誠之罪也然則不能致正閑邪何以報父母享祿之國耶可以教諸生或報於日後望復創箕聖垂統東方之遺化餘韻

元耘谷曰盖東方人文侔華同稱始自箕聖奠東而崔文憲先生自當其責○范伏崖曰東方淵源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其後崔文憲中興大創金文安亦創繼絶○宋史曰高麗習箕子餘風

乃自居中學又左右設東西國學享前聖哲模倣薛冰雪齋古規

申子文貞曰薛子廣設先聖哲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畫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用之趣崔子過薛子遠矣若安文成之設施學校纔得其餘粗而不廣也

盡分家産俸祿拔生徒中夙成者分遣州郡設庠序學校作之師而風動四儒延攬就教鄉以升州州以升道道以升中學各任國學齋內執事日就講筵討以經帙妙旨間以習揖讓進退俎豆飲射之禮

曺溶山曰九齋倣周成均造士○謹按禮學記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有塾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州之學曰序教黨學所升之人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今先生教法全周全制也

於是諸生塡溢門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以處學者俾習聖人之道世謂之侍中崔先生徒

洪耳溪曰先生生先於濂洛諸賢之世而獨倡聖學東方之人始知儒道之重其功大矣而至若誠明率性等乃中庸之辭中庸之表章出於程子而乃以名齋教學者其深得聖人傳道之微言而暗合於程朱之旨如此豈不盛哉

凡應擧者必先就中學隸名體習七年然後就仕謂之清班

李益齋曰文憲公以門下徒分爲九齋自公卿嫡庶下至州縣擧子皆隸名籍中以習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矣○申子文貞曰偉哉我朝中世之多人芳馨滿臭者皆崔文憲先生圃中花草

自後擧子爭追隸名於九齋籍中而以不得許隸名爲耻是以俗尚端正風雅不以虛飾得以隸名謂之文憲公徒

朱子語類曰高麗風俗好○許眉叟曰麗時自文學推言堯舜六經之治崔某設九齋弟子敦禮俗○申醇隱曰本朝古今應擧者皆稱文憲公徒

於是儒臣爭慕欽尚各自立徒十一徒者以其所進之未及自讓立徒等分以學序次次升業於先生之徒東方學校由先生大興時稱爲海東孔子

申象村集十一徒弘文公徒侍中鄭培傑匡憲公徒叅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爲何人也○元耘谷曰稱爲海東孔子盖於先生不是妄稱

先生乃著書四編曰天道地道物道人道無非是一而二二而萬萬而一者皆理與氣同元流判之廣大究終歸元之微妙一機所以異之者判而成性後質分拘質而悖常之謂也愚者棄者見之無不懼而思反者也

晦軒安子曰崔文憲先生使在洙泗亦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温容雅操過仲由冉求遠矣圃隱鄭子牧隱李先生俱曰究文憲先生之設學校區畫後進且追思輯文之遺意而想像則或不下於濂洛大老師而

今其文不傳嗚呼噫矣

## 문헌공실기

### 제一절、입학(立學)

현종초(顯宗初)에 선생은 인물의 등용이 잘못되고 있음을 간언하였으나 왕은 선생의 간언을 실행할 수 없었다。(원주：文臣과 武臣이 제자리에 있지 않고 상대방의 자리에 있음을 말한다。그 내용은 아래에 자세하게 기술되어 있다。) 이에 선생은 탄식하고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아！왕께서 나의 간언을 받아들이지 않으시니、내 스스로 사직을 함으로써 문교를 담당하는 관직을 담당하여 내가 좋아하는 학문을 후생에게 가르치는 것이 좋겠다。이로써 후일에 필요한 인재를 마련하고자 한다。

그리고서 중학(中學)을 건립하여 속관(屬官)들을 교육할 것을 청하고 한편으로 자신이 그 학교에서 직책을 맡을 것을 자원하고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지금은 새롭게 중흥한 때로서 전투가 겨우 가라앉았기 때문에 문화적인 정치를 시행할 겨를이 아직 없었다。이러한 때에 만일 나를 버린다면 할 수없는 일이지마는 만일 나를 버리지 않는다면 문반직(文班職)의 한 장관직임(長官職任)을 맡아서 사람들을 교육하게 만들려 한다。

그리고는 후진들을 거두어 모아서 교육하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않으셨다。

사가(四佳) 서거정(徐居正)은 다음과 같은 사가(史家)로서의 평(評)을 하였다。「고려가 개국을 하여 모든 일이 초창기일 무렵에 문헌공은 문학으로써 세상에 명성을 드날리었고、우리 유학을 흥성시키는 것을 자신의 책임으로 알고 후진들을 거두어 모아서 가르치시어 이 일에 게을리하지 않으셨다。그리하여 문헌공을 공경하여 따르는 자들이 날로 많아져서 당시 십이도(十二徒)의 우두머리가 되었다。동방에서 학교가 흥성하게 된 것은 대체로 문헌공으로부터 시작되었다고 하겠다。이로부터 문장호걸(文章豪傑)의 선비가 찬란하게 배출되어 국가의 제작을 글로 찬양하였다。그러니 우리나라가 시서(詩書)의 나라로 칭하여져 지금까지 전해 내려온 것이 어찌 공의 공적이 아니라 하겠는가?

○신라의 시랑(侍郎) 최치원(崔致遠)의 글에 「계림(鷄林)에는 나뭇잎이 노랗게 지고 곡령(鵠嶺)에는 소나무가 푸르르다。」라는 것이 있는데 여기에서 곡령은 바로 송악(松岳)을 가리킨다。이글로 인해 현종은 최치원이 은밀하게 고려의 왕업을 도왔다고 생각하고 최치원을 공자를 모신 문묘(文廟)에 종사(從祠)하라는 영을 내렸다。이에 선생은 그로 인한 유학의 폐해에 대하여 지적하며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대성인의 묘를 최치원으로 인하여 모독할 수 없사오니 청컨대、설자(薛子)(역주：신라의 유학자 설총(薛聰)을 말함。현종때 문묘에 종사되었음。)로서 문묘에 종사함으로써 후진들로 하여금 어떠한 길을 택하여 나아가는 것이 옳은 것인지 상고하여 알

수 있게 하십시오。」

그러나 왕은 선생의 말을 듣지 않았다。임술년(一〇二二)에 왕은 마침내 설총을 문묘에 종사함으로써 후진으로 하여금 나아갈 길을 상고하여 알 수 있게 하였다。

죽정(竹亭)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한 바 있다。「위대하도다! 하늘이 설총선생을 우리 동방에 내려주셔서 중국과 더불어 대등하게 하셨으니、이는 성세(盛世)에 뿌리박은 가르침과 뒤에 남겨준 풍속이 아니겠는가?」

운곡(耘谷) 원천석(元天錫)은 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설총선생은 세상과 군주를 선도하고 교화시킬 능력이 있는 분으로써 군주의 잘못된 마음을 바로잡기를 잘 하였으니 설총선생은 참된 유자라 할 수 있다。그러므로 설총선생은 공자의 문묘에 배향하여 모시기에 적합한 분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위대하도다!。우리 현종대왕께서 최치원선생을 공자의 문묘에 배향하는 것은 불가하다는 문헌공의 간언을 받아들이지 아니하고 내사령(內史令)에 추봉(追封)하는 한편 공자의 문묘에 배향하였으니、(현종 十一년 즉 서기一〇二〇)이것은 잘못된 일이라 할 수 있다。그렇지만 문헌공의 간언을 듣고서 설총선생을 홍유후(弘儒侯)에 추봉(追封)하고 문묘에 배향하셨으니、이 어찌 국가를 중흥시킨 군주의 사대부의 풍기를 수립한 성대한 위업이 아니겠는가?

○문종(文宗)때에 선생이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으로 계실 적에 혼례의 의식을 바로잡으려 하셨다。그러나 뭇 소인배들의 저지를 받아 결국 임금께 그러한 뜻을 상주하지 못하셨다。혼례의 의식을 바로잡는 일에 관해서 아래에 다시 기술되어 있다。

이에 선생께서는 중학(中學)에 물러나와서 시중의 정인(政印)을 봉하여 반납하시고 학생들을 교육하는 것으로 자신의 임무를 삼고자 하셨다。선생은 이에 다음과 같이 자신을 책망하셨다。

「나는 다섯 군주의 조정에 몸을 기탁하였으나 무신들이 정권을 잡았다。그리하여 나라의 가르침이 혼례를 어지럽게 하고 사찰을 마구 창건하는 풍속의 폐단을 교정하여 바로잡고자 하였으나 하지 못하였다。내가 곤란한 시세를 만회하려는 성실함을 가지지 못한 것은 나의 죄이다。그렇다면 바른 길로 사람을 인도하고 사악한 길로 가는 것을 막지 못한다면 부모님이나 봉록을 받는 국가에 대하여 무엇으로써 보답할 것인가? 그러니 여러 학생들을 교육함으로써 훗날에 기자(箕子)께서 동방에 세워놓으신 교화의 전통을 다시 세우기를 바란다。

운곡(耘谷) 원천석(元天錫)선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생각컨대 동방의 인문(人文)이 중국과 대적할만하다고 칭해지고 있는데 이는 기자께서 동방에 거주하신 때로부터 비롯된 것이며 문헌공 최충선생이 그러한 임무를 스스로 맡으려 하셨다。

○복애(伏崖) 범세동(范世東)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동방에서의 유학의 연원은 기자께서 동방에 거주하신 것에서부터 처음으로 문이 열리기 시작하였고 홍유후

설총선생이 그 뒤를 이었으며 문헌공 최충선생이 다시 중흥시켜 크게 번창시켰고 문안공(文安公) 김(金)선생 또한 단절된 전통을 계승 발전시켰다。

○〈송사(宋史)〉에서 이렇게 기록하고 있다。

「고려는 기자가 남긴 풍속에 젖어서 살고 있다。」

이에 선생은 중학에 몸소 거쳐하셨다。또 좌우에 동서의 국학(國學)을 설치하여 옛날의 성현·철인을 배향하였으니 이는 설총선생의 빙설재(冰雪齋)의 옛 규약을 모방한 것이었다。

문정공(文貞公) 신현(申賢)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설총선생께서는 옛날 성현·철인의 사당을 널리 설치하시는 한편 학교를 처음으로 창설하셨는데 시설이 아주 잘 구비되어서 규약에 따라 구획이 만들어졌다。그렇지만 시설을 잘하고 전통을 잘 세운 점이나 교육을 잘하고 벼슬자리에 진출을 잘시킨 점에 있어서 최충선생은 설총선생에 비하여 훨씬 훌륭하다고 할 수 있다。한편 문성공(文成公) 안향(安珦)선생의 학교설치의 업적도 최충선생의 사업을 뒤이은 것으로 겨우 그 맥락을 잇고 있으나 간략하고 넓지 못한 흠이 있다。

선생은 집안의 재산과 녹봉을 다 털어서 생도중에서 숙성(夙成)한 자를 뽑아 각 주군(州郡)에 나누어 파견하여 상서(庠序)、학교(學校)를 설립케하고 그곳의 스승이 되게 하였다。이로 인하여 사방의 유생들을 풍동(風動)케하여 교육을 받도록 이끌었다。그리하여 향(鄕)에서는 주(州)로 (우수한 학생을 선발하여) 올려 보내고 주(州)에서는 도(道)로 올려 보내고 도(道)에서는 중학(中學)으로 올려 보내었다。그리고 제자들이 국학(國學)의 각 재(齋)에서 집사(執事)가 되어 날마다 강단에서 학생을 교육하였는데 경서의 오묘한 뜻을 가지고 토론하는 중에 읍양(揖讓)·진퇴(進退)·조두(俎豆)·음사(飮射)의 예법을 익히도록 하였다。

용산(蓉山) 조(曹)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구재는 주나라의 성균관(成均館)에서 선비를 교육시키던 법을 모방한 것이다。

○〈예기(禮記)〉의 학기(學記)를 살펴보면 이러한 구절이 있다。

「집안〔家〕에는 숙(塾)이 있고 향당(鄕黨)에는 상(庠)이 있으며 주(州)에는 서(序)가 있고 나라에는 학(學)이 있다。」

이 구절에 대하여 진호(陳澔 : 원대(元代) 사람으로 여기에 대한 주석서인 〈예기집설(禮記集說)〉을 편찬하였다。)는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고대에는 二十五 가(家)를 일려(一閭)라 하였고、일려에는 숙(塾)이라는 학교가 있었다。향당(鄕黨)의 학교를 상(庠)이라 하였는데 이곳에서는 여(閭)의 숙(塾)에서 올려보낸 학생들을 교육하였다」주(州)의 학교를 서(序)라 하였는데 이곳에서는 향당의 학교에서 올려보낸 학생들을 교육하였다。국중(國中)에 있는 학교를 국학(國學)이라 일컬었는데 이곳에서는 천자의 태

자와 뭇 왕자 및 경(卿)과 대부(大夫)의 아들 그리고 상서(庠序)에서 선발하여 보낸 준수한 선비들을 교육하였다。」(이러한 기록으로 판단하여 보건대) 선생의 교육법은 주나라 제도를 전적으로 채용한 것이었다。

이에 많은 유생들이 선생의 학교에 가득차 넘치었으므로 선생은 마침내 아홉개의 재(齋)로 나누고 그 이름을 낙성재(樂聖齋)·대중재(大中齋)·성명재(誠明齋)·경업재(敬業齋)·조도재(造道齋)·솔성재(率性齋)·진덕재(進德齋)·태화재(太和齋)·대빙재(待聘齋)라 하여 학생들을 머물러 살면서 성인의 도를 익히게 하셨다。세상에서는 이들을 일컬어 시중(侍中) 최선생의 학도라 하였다。

이계(耳溪) 홍양호(洪良浩)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최선생께서는 성리학의 여러 선생들이 활약한 시대보다 이른 시기에 출생하시어 홀로 성인의 학문을 제창하시었다。동방의 사람들이 유도(儒道)의 중요함을 알게된 것은 선생으로 인한 것이니 그분의 공은 위대한 것이다。그리고 성명재(誠明齋)、솔성재(率性齋)등과 같은 명칭은 〈중용(中庸)〉에서 나오는 말로서 〈중용〉이 〈예기〉에서 독립되어 숭상된 것이 정자(程子)에서 시작되었다는 사실을 감안할 때 선생께서 그러한 말로 재(齋)의 이름을 삼고서 학생들을 교육한 일은 성인이 도를 전하는 미묘한 말씀의 뜻을 깊이 터득한 것인 동시에 정자(程子)·주자(朱子)의 본의(本意)에 이와 같이 은밀하게 부합된 것이었다。이 어찌 위대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

무릇 과거에 응시하려고 하는 자는 반드시 먼저 중학(中學)에 가서 자신의 이름을 학도의 명부에 올리고 칠년간 학문을 연마한 다음 벼슬자리에 나아갔으니 그들을 일컬어 청반(淸班)이라 하였다。

익재(益齋) 이제현(李齊賢)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문헌공께서는 문하의 생도를 구재로 나누어 교육하셨는데 공경(公卿)의 적자와 서자로부터 시작하여 주현에서 천거하여 보낸 학생까지 포함하여 모두 구재의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리게 한 다음 성인의 도를 연마하게 하셨다。문물이 이로 말미암아 더욱 번성하게 되었다。

○문정공 신현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위대하도다! 우리나라 중세의 많은 인물중에서 꽃다운 이름을 한껏 날린 분들은 모두 문헌공 최선생이 가꾼 화단에 핀 화초라 하겠다。」

그 뒤로 부터서는 과거에 응시하는 자들은 너나 할 것없이 모두 앞을 다투어 구재의 학도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리게 되었으니 그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리는 것이 허락되지 못함을 부끄럽게 여기었다。이로 말미암아 풍속이 단정함과 풍아(風雅)함을 숭상하게 되었으며 헛된 가식으로써는 구재의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릴 수가 없었다。그들을 일컬어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 하였다。

〈주자어류(朱子語類)〉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고려는 풍속이 아름답다。」

○미수(眉叟) 허목(許穆)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고려시대로부터 문학을 숭상하여 요순(堯舜)·육경(六經)의 치도(治道)를 말하였다。최모(崔某)가 구재를 설립하니 그 제자들이 예속(禮俗)을 돈독히 하였다。」

○순은(醇隱) 신덕린(申德隣)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본조(本朝)：즉 고려)에서 고금을 통하여 과거에 응시하는 자는 모두 문헌공도라고 칭하였다。

이로 인하여 유신(儒臣)들이 앞을 다투어 선생의 문헌공도를 흠모하여 각자 자신의 공도를 설립하여 十一개의 공도가 이루어졌다。이 十一공도는 그들의 학도가 학문에 있어 문헌공도에 미치지 못한다하여 스스로 겸양하고 학교를 차등있게 구분하여 설립한 다음 순서에 따라 선생의 도(徒)에 올라가 학업을 닦게 하였다。동방에서의 학교는 선생으로 말미암아 크게 흥성하게 되었으니 당시에 선생을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 칭하였다。

상촌(象村) 신흠(申欽)선생의 문집에서 이렇게 적고 있다。

「十一공도는 다음과 같다。홍문공도(弘文公徒)는 시중(侍中) 정배걸(鄭培傑)의 학교이고 광헌공도(匡憲公徒)는 참정(參政) 노단(盧旦)의 학교요、남산도(南山徒)는 좨주(祭酒) 김상빈(金尙賓)의 학교요、서원도(西園徒)는 복야(僕射) 김무체(金無滯)의 학교요、문충공도(文忠公徒)는 시랑(侍郎) 은정(殷鼎)의 학교요、양신공도(良愼公徒)는 평장사(平章事) 김의진(金義珍)의 학교요、정경공도(貞敬公徒)는 평장사 황형(黃瑩)의 학교요、충평공도(忠平公徒)는 유감(柳監)의 학교요、정헌공도(貞憲公徒)는 시중 문정(文正)의 학교요、서시랑도(徐侍郎徒)는 서석(徐碩)의 학교이다。귀산도(龜山徒)는 어떤 사람의 학교인지 알 수 없다。」

운곡 원천석 선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선생을 해동공자라 칭한 것은 선생의 업적에 대비하여 볼 때 망령된 호칭이 아니라고 생각한다。」

선생은 이에 네가지 편목의 책을 저술하시었는데 그 대략은 다음과 같다。

「하늘의 도、대지의 도、사물의 도、그리고 사람의 도가 있거니와 이러한 도는 일(一)에서 이(二)가 되고 이(二)에서 만(萬)이 되여 다시 萬에서 일(一)이 된다는 이치에 해당되지 아니함이 없다。각각의 도는 모두 이(理)와 기(氣)에 있어서 동일한 근원을 가지고 있으면서도 특수하고 개별적인 상태로 광대하게 분별된 상태에 있다。그러나 그 궁극적 귀결에 대하여 고찰해 보면 본원(本元)의 미묘한 일기(一機)에 귀착된다고 할 것이다。그런데 이와 같이 네가지 도로 상이하게 나뉘어진 까닭은 그 일기(一機)에 분별되어 하나의 성(性)으로 이루어진 다음에 그 질(質)이 상호간에 분별되게 되었는데 이 질(質)에 얽매여 상도(常道)에 위반하였기 때문이다。그러므로 우매한 자나 버림받은 자는 (상도를) 보고서 두려움에 떨면서 (상도에) 복귀하려고 하지 않을 수가 없는 것이다。」

회헌(晦軒) 안자(安子：安裕)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문헌공 최선생께서 만약에 공자의 문하에 계셨더라면 분명히 고제(高弟)가 되셨을 것이며、유학에 대한 혜택이 광대하였을 것이다。그분의 온화한 용모와 아정(雅正)한 몸가짐은 중유(仲由 : 공자의 제자인 자로(子路))나 염구(冉求 : 공자의 제자인 자장(子張))보다도 훨씬 뛰어날 것이다。포은(圃隱) 정자(鄭子 : 鄭夢周)와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선생은 모두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문헌공 최선생의 학교를 설립하고 후진들을 분별하여 교육시키며、성인의 의중을 해아려 문물을 진작시키려한 의도를 고찰하여 상상해 보건대、선생은 성리학의 큰 스승에 비하여 뒤떨어지지 않는다고 할 수 있겠다。그러나 현재 선생의 글이 전하지 않고 있으니 아! 참으로 애석한 일이로다。」

## 斥佛第二

○先生曰國家獨不立箕聖之廟以報垂統東方之大德實爲欠典屢言禍下爲近小所沮不得奏旨

先生嘆曰箕聖肇創東方變夷侔華而羣小以傷財奸說常沮聖旨不得獨立廟殿而同享于中國之列聖哲祠何國家痼惑凶神之誣術空費創寺於衆所而不貸創一寺之費獨閼箕聖廟而不行祀典委廢陵墓乎

華海師全曰肅宗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尚書開國功臣申弘尚之徒乃述師文憲之意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墓貌猶闕不在祀典乞使求墳墓立殿春秋行祭奠以報仁賢遺化垂統盛德酬答先師崔子文憲之志使擧國儒者幸副其望乃得允旨以遂崔子之意

○文宗下令國中曰聖祖以來代創佛寺以資福慶今宜遵守其令有司擇地加創

先生與門下省奏曰自古聖帝明王無有創起寺塔以致太平惟崇儒重道愼省政敎不傷民力則自然社稷靈長今欲增創新寺勞民於不急之役怨讟交興神人共怒非所以致太平之道不納麗史輯要

○文宗奢昌慶院田柴移屬興王寺

先生與門下省奏曰宮院先王所以優賜田民貽厥子孫傳於萬世無有匱之者也今宗枝繁衍若欲各賜宮院猶恐不足況收一宮田柴屬于佛寺乎請仍舊還賜王曰田柴已納于三寶難可追還宜以公田依元數給之麗史輯要

海東野乘曰文宗以沙門致役沙汰中外創德水興王寺二千八百間時則有若文憲崔先生退居廣陵設九齋興學校時稱海東孔子東方天地和裕後崔文憲公一葉又曰當羅麗未能變夏之際生先濂洛獨闢性理之學設齋興學寔我東方理學之祖○中京誌曰逮于麗代異敎熾而吾道微時則文憲崔先生首倡性理之說

## 제二절、불교의 배척〔斥佛〕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국가에서 성인인 기자(箕子)의 묘를 세움으로써 동방에 유학의 전통을 내려준 큰 덕에 대해서는 유독 보답하지 않고 있으니 이는 참으로 잘못된 법이라 하겠다。」

그리고 여러 차례 국왕께 상주하려 하였으나 국왕 주위

의 소인배들에게 저지 당하여 상주하지 못하였다。

선생은 이에 탄식하시고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기자께서는 동방을 개척하여 창조하시어 오랑캐의 습속을 바꾸어 중국과 대등하게 만드셨다。 그런데 뭇 소인배들은 재물을 낭비한다는 간특한 언설로써 대왕의 의도를 항상 저지시키므로 기자의 묘전(廟殿)을 따로 세우지 못하고 중국의 역대 성인·철인의 사당에 함께 모시고 있다。 어떻게 국가가 흉악한 신령의 간사한 미신에 고질적으로 미혹되어 수많은 곳에 헛된 비용을 낭비하면서 절을 짓기는 한면서도 절 한 채 짓는 비용만은 유독 대주저 아니하여 기자의 묘만은 없어서 제사도 행하지 못하고 묘능(墓陵)을 황폐하게 버려둘 수가 있단 말인가!」

〈화해사전(華海師全)〉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적고 있다。

「숙종(肅宗) 七년 임오(壬午)일에 벽상공신 병부상서 개국공신(壁上功臣兵部尚書開國功臣) 신홍상(申弘尙)의 무리가 그의 스승인 문헌공의 뜻을 받들어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우리나라의 예의는 기자로부터 시작하였는데 기자의 능묘마저 없어서 제사의 예를 차리지 못하고 있는 실정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사람들로 하여금 기자의 분묘를 찾아내게 한 다음 전각(殿閣)을 세워서 봄 가을로 제전(祭奠)을 시행케함으로써 어질고 현명하신 분의 끼치신 교화와 전통을 세워주신 성대한 은덕에 보답하도록 하여 주십시오。 이로써 예전의 스승이신 문헌공 최자의 뜻을 이어받아 실행하게 하시고 온나라 유생들의 바램에 부응케 하여 주십시오。』 이 상주는 국왕의 윤허를 얻었고 그리하여 최자의 뜻하던 바를 이루게 되었다。

○문종(文宗)은 온 나라에 다음과 같은 영을 내리신 적이 있었다。

「성스런 태조(太祖)이래 대대로 불사(佛寺)를 창건하여 국가의 행복과 안녕을 추구해왔다。 이제 그와 같은 예를 준수하여 담당관리는 절터를 선택하여 불사를 창건하도록 하라。」

그러자 선생은 문하성(門下省)관리들과 함께 다음과 같은 상주를 올렸다。

「예로부터 현명한 제왕은 절이나 탑을 창건함으로써 태평성대를 이루어 보려고 하지 않았읍니다。 그들은 오직 유가의 도만을 숭상하고 정교(政敎)에 대해서 신중하게 처리하여 백성의 힘을 손상시키지 않기에 힘을 썼읍니다。 그렇게 하니 자연히 사직이 무궁하게 번창하였던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새롭게 절을 증축·창건함으로써 급하지도 않은 부역에 백성들을 동원하려 하시니 원망과 비탄의 소리가 번갈아 일어날 것이요、 신령과 백성이 함께 노하실 것이니、 이는 태평성대를 이루려는 좋은 방도가 아닐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이들의 상주는 받아들여지지 않았다。《여사집요(麗史輯要)》

○문종은 창경원(昌慶院)의 전시(田柴)를 빼앗아서 흥왕사(興王寺)에 교부하여 주었다。 이에 대하여 선생은 문하

성관리들과 함께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궁원(宮院)이란 선왕께서 전답이나 노복을 제왕의 자손에게 후하게 내려줌으로써 만세가 지나도록 가난하게 사는 사람이 없도록 한 제도입니다. 그런데 현재 종친(宗親)이 번성하여 궁원에 대하여 더 많은 전답을 하사하더라도 부족한 실정인데 하물며 궁원 하나의 전시(田柴)를 모두 거두어서 불사에 이속시켜서야 되겠읍니까? 청컨대 예전대로 궁원에 전시를 돌려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이 상주에 대하여 왕은 이렇게 답하였다.

「전시는 이미 사찰에 바쳤으니 다시 돌려받기는 어렵다. 공전(公田)에서 원래의 액수대로 환급(還給)해 주는 것이 좋겠다.」

〈해동야승(海東野乘)〉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적고 있다.

「문종은 불교에 관계된 일로 부역할 일을 만들어 도성을 비롯한 국내에 만연케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덕수현(德修縣)에 흥왕사(興王寺) 二、八〇〇칸을 창건하였다. 그때에 문헌공 최선생과 같은 분이 계셨었는데 그분은 광릉(廣陵)에 물러나 계시면서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고, 학교를 세웠다. 그리하여 당시에 그는 해동공자라고 칭하여졌다. (역자주 : 중간에 「東方天地和裕後崔文憲公一葉」이란 글이 있으나 錯簡이 있는듯 文意가 통하지 않는다.)」

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

「신라시대와 고려시대는 중국의 풍속에 아직 물들지 않은 때였는데 선생은 성리학의 대가들보다 이른 시기에 태어나 외로이 성리학을 천명하였고 구재를 설립하고 학교를 일으켰다. 그러니 선생은 우리 동방 성리학의 시조라 하겠다.」

〈중경지(中京誌)〉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

「아득히 먼 고려시대에는 이단의 학술이 극성하고 우리 유학이 미약한 실정이었다. 그러한 상황에서 문헌공 최선생이 남보다 앞서서 맨먼저 성리설(性理說)을 제창하였다.」

## 教子孫第三

○先生有二子長曰惟善爲人正直素疾佛敎次曰惟吉性操堅直疾異端如仇讎

先生常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淸愼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

且作戒二子詩二首其一曰吾今戒二子付與吾家珍淸儉銘諸己文章繡一身傳家爲國寶繼世作王臣莫學紛華子花開一餉春

其二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敢忘好支廊廟用世世益興昌

華海師全曰先生有二子曰惟善惟吉惟善官知中樞院事爲人正直素疾佛敎每嘆曰佛敎之行輪回報應之說無忌作惡云諡文和號樂眞窩惟吉官尚書令性操堅直疾異端如仇讎所到郡邑焚僧寺解佛像毁淫祠只存先賢與山川祀每朝殿庭常大誦孟子臣視君如草芥章師文王章師伊尹章闢異端章每迄其誦半日後出號月溪觀於公

之兄弟文憲家訓可知矣

## 제三절、자손의 교육

선생은 두 아들을 두었는데 장남은 유선(惟善)으로 사람됨이 정직하였고 본성이 불교를 싫어하였다。 차남은 유길(惟吉)로 성품과 몸가짐이 강직하였고、이단을 싫어하기를 원수대하듯 하였다。

선생은 언제나 두 아들에게 다음과 같이 경계의 말을 하였다。

「선비가 세력(勢力)에 의지하여 세상에 나아가면 끝맺음을 잘 맺지 못하지만 훌륭한 학문과 행실로서 높은 지위에 오르면 그때는 행복이 있게 된다。나는 다행히 학문과 행실로 현달(顯達)하였으나 맹세코 청렴함과 삼가함으로써 이 세상을 마치려 한다。」

그리고는 훈계의 말씀을 하셨다。자손들이 그 말씀을 글로 적어 전하였다。

그리고 선생은 두 아들을 훈계하는 시 두 수를 지으셨는데 그 첫수는 다음과 같다。

나 이제 두 아들에게 경계하노니、이 말을 우리 가정의 보물로 주노라。
청렴함과 검소함은 가슴에 새기고、
문장으로 온몸을 비단처럼 감싸라。
가문을 계승하여 나라의 보물이 되고、
대를 이어 국왕의 현신(賢臣)이 되라。
배워서 안될 것은、한철 봄에
분분히 피는 꽃과 같은 경박자니라。

그 두번째 시는 다음과 같다。

집안에 값나가는 물품 없으나 지고의 보물을 감춰두고
전해오노라。
문장은 바로 금수(錦繡)요、
덕행은 바로 보석이니라。
오늘 너희에게 분부하노니、
앞으로 이 말을 잊지 말아라。
조정의 인재로 쓰여진다면
대대로 더욱 흥성하리라。

〈화해사전(華海師全)〉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적고 있다。

「선생은 두 아들을 두었으니 바로 유선(惟善)과 유길(惟吉)이다。유선은 중추원사(中樞院事)의 관직을 지냈는데 사람됨이 정직하였고 본성이 불교를 싫어하였다。그는 매양 『불교에서는 윤회설·인과응보설을 주장하면서도 악행을 기탄없이 자행한다。』고 탄식하였다。그의 시호는 문화(文和)이고 호는 낙진와(樂眞窩)이다。유길은 상서령(尙書令)의 관직을 지냈는데 성품과 몸가짐이 강직하였고、이단을 싫어하기를 원수대하듯 하였다。그는 이르른 군읍(郡邑)마다 사찰을 불태우고、불상을 부수고 지나치게 심한 제사를 없앴다。그가 그대로 남긴 것은 선현과 산천에 대한 제사뿐이었다。그는 국왕앞에서 조회를 할 때마다 항상 큰소리로 〈맹자(孟子)의 『임금보기

를 초개(草芥)같이 본다。』는 장(章)과 『문왕을 스승으로 섬김』의 장과 『이윤(伊尹)을 스승으로 섬김』의 장 그리고 『이단을 물리침』의 장을 암송하였다。 그는 매양 이 문장을 외우기를 청하며 한참동안 다 외운 뒤에야 조정을 물러나오곤 하였다。 그의 호는 월계(月溪)이다。

이 두 형제를 살펴보면 문헌공의 가정에 대한 훈육이 어떠했는지 짐작할 수 있다。

## 正婚第四

國家屢以婚禮作耻
先生因周南篇欲正婚路大誦于前又引匡衡詩辭極美讚揚又引秦晋辰嬴之悖常唐國帝君亂倫之事以諷之
乃請正婚禮曰同姓遠近者不婚姻戚有行者不婚又以親姓異戚故舊家改嫁女子不許納欲永爲之定規
時小人以先生故多滯清要不得秉政乃譖以誹謗國家先王已來之婚制見忤先生乃退

## 제四절、혼례를 바르게 고침

국가에서는 여러차례 혼례문제로 부끄러운 일을 행하였다。

선생은 〈시경(詩經)·주남(周南)〉편을 예로 들어 혼인의 길을 바로 잡고자 국왕의 앞에서 큰소리로 알 시를 암송하였다。 또 광형(匡衡) (역자주 : 한(漢) 원제(元帝)때의 인물 경학(經學)에 뛰어났고、특히 〈시경〉의 해설에 장기를 가지고 있었다。 그는 혼례를 바르게 하는데 대한 간언을 한 적이 있다。 〈한서(漢書)〉 제八十一권 참조)의 시(詩)에 대한 해설 (주남)편 〈관저(關雎)〉장에 대한 해설을 이끌어서 크게 찬양을 하기도 하였으며 또 춘추전국시대 진(秦)나라와 진(晋)나라 사이에 맺은 패륜의 혼인관계와 당나라 황실의 이륜을 어지럽힌 사건들을 인용하면서 국왕에 대해 간행을 하기도 하였다。

그런 다음 선생은 혼례제도를 바로잡기를 청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같은 성을 가진 사람끼리는 촌수의 가깝고 멀고를 따질 것없이 혼인을 맺지 않고 인척사이에는 같은 항렬끼리는 혼인을 맺지 않으며、또 양친과 인척관계에 있는 고구가(故舊家)의 개가한 여자는 며느리로 받아들이지 않도록 하십시오。」

선생은 이러한 내용을 영원히 법도로 만들고자 하였다。

그 당시 소인배들이 선생으로 말미암아 청요직(淸要職)에 오르지 못하여 권력을 잡을 수가 없었다。 그러자 그들은 선생이 국가와 선왕이 예로부터 시행하여왔던 혼인제도를 비방한다고 선생을 헐뜯었다。 이 일로 선생은 국왕의 뜻을 거슬리게 되었는데 선생은 이에 조정에서 물러났다。

## 就仕第五

穆宗時先生自以直言忤權惡被黜在家顯宗即位即召之
先生曰今王之致統前王之旣定正命前王之弑乃康兆也非今王也斯

可以就之當與周旋即就仕

麗史曰穆宗十二年王不豫召蔡忠順泣謂曰朕朝暮入地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其輔佐密遣人迎大良院君即位是爲顯宗康兆弑前王于積城縣

時契丹來寇先生中道奉國憂爲將赴敵還姜邯贊歸朝使鎭降議息廷訛策保殿軆

姜邯贊還勸王南行擧河拱辰於路上入丹說班師拔鄭成於行伍爲鎭使分軍屬之追丹兵連擊破之

申子文貞曰偉哉姜侍中乎自見崔文憲推躬無猜舍已服賢必問必從偉哉使我人不入左袒○元耘谷曰世人以退丹兵不知爲先生之勳而以御讚邯贊之詩句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擧國皆爲左袒人全謂姜公之功豈是眞見哉

○顯宗以文職臺閣易置武臣兼帶

先生諫曰文臣雖非其人其禍遲武臣習氣麤知兵熟兼其職而若非其人則其禍急蓋禍弊不在文臣惟在用人之非其人

然則此都在宰相之擧人如何耳宰相之非其人都在王心之用舍悅惡如何耳

夫拔人於國中任之斯政察其予奪取舍又諮訪百姓心之向背於誹謗之木題善之標任之彼政又加之試之極詳國人咸曰某可以佐我王德保我邦民觀之彼政斯政無非無儀而極迪于德然後取用爲相則擧人亦皆由是而其人奚有禍弊奏諫王不能用先生乃退中學

元耘谷曰睿宗庚寅武凶鄭仲夫之亂仲夫等蓄怒文臣由於先生窟搜先生文集投爐無遺先生之文必精微詳妙而天何縱其師還塞其道傳耶晦軒易東不護齋無不景慕悵嘆曰焚詩書之禍豈意又東海

又曰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四佳史評曰嗚呼人徒知武夫之剿殺文臣在於毅宗之朝而不知已基禍於今日易置官府之時也寧不爲顯宗惜也

○德宗初王可道李端等請攻契丹

王下宰執議先生與皇甫俞義崔齊顔等奏曰若絶交其害必至勞民不如繼好息民

王命有司卜太廟不果出兵

李益齋曰德宗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鬪王可道議絶和親不如繼好息民之論也

○德宗癸酉先生官知中樞院事

奏曰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宜更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

麗史金審言傳審言上封事曰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獨見興亡之機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仁義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如此者直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如此者具臣也二曰偷合求容與主爲樂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勤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爲富家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如此者亡國之臣也又按漢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庶疾苦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居官職者三則察盜賊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者六

則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請於諸署官廳各寫其文出入省覽成宗從之

王從之以先生爲刑部尚書中樞事

元耘谷曰德宗之三年執喪有盡子之道能明於剛斷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之賢者朝無欺蔽而民安其生之政皆先生納教也○李益齋曰德宗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之儔朝無欺蔽而民安其生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宗丙子先生奏曰制旨令進人蔘三百斤近所進一百斤足以供用國府之貢皆民膏血不可妄斂勿令復進王不悅門下省駁奏古之帝王節嗜欲去奢侈恭己修身虛心納諫所以養庶民而致太平也今灾變屢作宜齊心責躬豈可枉費無益損民膏血乞從密院所奏從之麗史輯要

○靖宗戊寅先生與內史門下省奏曰東池白鶴鵝鴨山羊之類日飼稻粱爲費甚多傳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蓋不以玩好傷物性也乞放海島王從之麗史輯要

○靖宗以楊帶春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

先生奏曰帶春立志峻拔多智略習兵事若有邊憂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王不允

元耘谷曰靖宗之十二年政教善斷皆從先生之納諫者也

○新羅人朴文良世稱百結先生者而觀其出處一於正見其諳君之謨求之古人古之善諫善疏者罕其儔可繼伊訓說命編後萬世爲人君者當爲師法矣文良即堤上子

先生常稱道

○文宗庚寅先生爲西北面都兵馬使

奏曰去歲西北州鎭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糶人不得聊生請於修繕城池外凡功役悉令禁斷王從之

○文宗庚寅春東女眞寧塞將軍盌漢等來獻馬豹鼠皮王以曾犯邊留之

冬十月先生奏曰東女眞酋長盌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刼略邊民今勒留京館有日然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規拘留既久發憤含怨首邱之情深必不忘本怨毒方興且其供費甚多請皆放還王從之

○文宗辛卯先生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王寵之等奏曰及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

侍御史金廷俊奏氏族不錄乃其祖之失非申錫之罪也況積功翰墨捷第簪前身無咎痕令列簪紳

王曰冲奏雖是彝憲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廷俊等奏

○先生以年滿七十乞退

文宗制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

又加內史令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

先生上章辭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沛澤於雲霄俾播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

王不允遣李塩下詔曰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並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物

范伏崖曰先生年七十以耄昏乞退然軍國大事大宋奏章有疑則悉就諮之無不中節例帶太師中書令

## 제五절、벼슬살이〔就仕〕

목종(穆宗)때 선생은 직언(直言)으로 인하여 권력을 쥔 사악한 무리의 뜻에 거슬리어 벼슬자리에서 쫓겨나 집안에 머물러 있었다。 그 뒤 현종(顯宗)이 즉위하자 즉시 선생을 조정에 불러들였다。

그 때 선생은 이렇게 말씀하셨다。

「현재의 성상(聖上) 즉 현종께서 왕통(王統)을 이으신 것은 전왕(前王 : 즉 목종)께서 이미 결정하여 명령을 내리신 것이었다。 전왕을 시해한 사람은 강조(康兆)〔역자주 : 고려 목종때의 무신、목종을 살해하고 현종을 옹립하였음。〕이지 현국왕이 아니다。 그러니 나아가서 벼슬하여도 될 것이니 마땅히 성상과 더불어 국사를 논의해야 할 것이다。」

그리고는 벼슬자리에 나아갔다。

〈고려사(高麗史)〉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고 있다。

「목종 十二년 왕은 건강이 몹시 좋지 않았다。 그래서 채충순(蔡忠順)〔역자주 : 고려 목종、현종때의 대신、문하시랑、평장사를 지냄。〕을 궁에 불러 눈물을 흘리며 이렇게 말하였다。『짐이 머지않아 죽을듯 하오、태조의 자손으로 대량원군(大良院君)이 남아있을 뿐이니 경은 그를 보좌하도록 하여주오』 그리고 은밀히 사람을 파견하여 대량원군을 맞이하여 왕위에 오르게 하니 이 분이 바로 현종이다。 강조는 전왕을 적성현(積城縣)에서 시해하였다。」

그 무렵 거란이 고려에 침략하였다。 선생은 도중에 국난을 당하여 장수로서 적진에 뛰어들어가 강감찬(姜邯贊)으로 하여금 돌아가 각진(各鎭)의 항복하려는 논의를 중지케 하고 적을 기만하는 책략을 사용함으로써 국왕의 옥체(玉體)를 보전케 하였다。

강감찬은 왕에게 남쪽으로 파천할 것을 권하였으며 파천도중에서 하공진(河拱辰 : 고려의 무신)을 천거하였다。하공진은 거란에 들어가 군대의 철수를 요구하였다。 그리고 군대 항오(行伍)에서 정성(鄭成)을 뽑아 진사(鎭使)를 삼고 그에게 군대를 나누어 귀속시켰다。 그리고 그로 하여금 거란병을 추격케 하여 힘을 합해 격파하였다。

문정공(文貞公) 신현(申賢)선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위대하구나! 강감찬 시중(侍中)이여! 문헌공 최선생이 자신을 추천하는 것을 의심치 아니하고、자신의 생각을 버리고 현자의 말에 순종하였으며 반드시 자문을 구하여 일을 하였고、또한 그 자문에 꼭 따랐다。 위대하구나! 강감찬 시중으로 하여 우리가 오랑캐가 되지 않았구나。」

○운곡 원천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세상사람들은 거란병을 물리친 것이 선생의 공훈이라는 사실은 아지 못하고 국왕이 강감찬을 찬양한 싯구(원주 : 경술년(즉、현종 원년 一〇一〇년)에 오랑캐가 침입하여/적병이 한강까지 깊숙히 들어왔었네/ 당시에 강감찬 장군의 책략을 따르지 않았다면/)만을 보고서 모두 오랑캐가 되었으리라。
강감찬 장군의 공이라 하니 그것이 어찌 참된 견해이겠

는가?

○현종은 문신의 직책인 대각(臺閣)을 무신이 겸직하도록 제도를 바꾸었다.

이에 대하여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간언하였다.

「문신은 비록 직책에 적당하지 않은 사람이 임명된다 하더라도 입게 되는 화는 천천히 나타납니다。그러나 무신들의 습기(習氣)는 군사에 대해 상당히 알고 있어 만일 대각의 직임을 겸하게 될 경우 적합한 사람이 아니라면 발생하는 화가 급박한 것이 될 것입니다。대개 재앙과 폐단은 문신들에게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인재를 등용함에 있어 적합한 인물이 아닌 자를 등용한데 있읍니다。

그런즉、이러한 문제는 모두 재상이 어떠한 사람을 천거했느냐에 달려있는 것이며 재상이 적임자인지 아닌지는 전적으로 국왕의 마음속에 어떠한 사람을 기용하고 내치며、싫어하고 좋아하느냐에 달려있는 것입니다。

대저 한나라 가운데서 인재를 뽑아서 어떠한 임무를 맡기어 그 사람의 베풀음과 빼앗음、취함과 버림의 행사를 잘 살펴볼 것이며、또한 그 사람을 비방하는 글을 적은 나무판이나 칭송하는 말을 쓴 돌보에서 백성들의 마음이 어떤 사람에게 기울어 있는지 헤아려 보십시오。그리고 그에게 또다른 임무를 맡기시어 새로운 임무를 주어 세밀하게 시험하여 보십시오、그리하여 나라사람이 모두『누구는 우리 임금을 잘 보좌할 수 있고、우리 백성을 잘 보호할 것이다。』라고 말하며 그가 이런 저런 정사에 처하는 것을 살펴보니 그릇됨이 없고、형식에 치우침이 없이 덕을 극도로 베푸는 것이었읍니다。이와 같은 연후에 이 사람을 등용하여 재상을 삼으면 모든 사람도 또한 그의 뒤를 따를 것이니 그러한 사람에게 무슨 앙화나 폐단이 있을리가 있겠읍니까?」

이러한 간언을 상주하였으나 왕은 이를 채택하지 못하였다。그러자 선생은 중학(中學)으로 물러났다。

운곡 원천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예종—의종(毅宗)의 착오임」경인년(庚寅：一一七〇)에 무신인 정중부(鄭仲夫)가 난을 일으켰는데 정중부등은 문신에 대하여 원한이 쌓여 있었으니 이는 선생에서 부터 생긴 것이다。그들은 선생의 문집을 샅샅이 찾아내어 화롯불에 던져버려 하나도 남겨 두지 않았다。선생의 문장은 분명히 정미하고 오묘하였을 것인데 하늘은 어찌하여 그와 같은 스승을 내려주시고는 그의 도를 전하는 길을 막는단 말인가?회헌(晦軒) 안유(安裕)선생·역동(易東) 우탁(禹倬)선생·불훤재(不諼齋) 신현(申賢)선생등은 누구 하나 선생을 경모(景慕)하면서 이러한 탄식을 하지 않는 분이 없었다。

『〈시(詩)〉·〈서(書)〉를 불태웠던 진나라의 재앙이 우리나라에서도 있을 줄 어찌 생각이나 했었던가!」

『하늘이 이사(李斯：진나라의 재상으로 분서갱유(焚書坑儒)의 지도자임。)와 정중부를 만들어내었을 때는 하늘의 도가 궁벽하고 지극히 막혀있던 때이다。』」

○사가(四佳) 서거정(徐居正)은 다음과 같은 사평(史評)을 하였다。

「아! 사람들은 단지 무인들의 문신에 대한 살육이 의종때에 발생하였다는 사실만을 알고 있을 뿐 그러한 양화가 관부(官府)를 바꿔서 설치한 때(주 : 현종五년에 김훈(金訓)등이 무관 상삼(常參) 이상이면 모두 무관의 직을 겸임할 것과 어사대(御史台)를 혁파하고 대신에 금오대(金吾台)를 설치할 것을 청하여 그대로 실시된 일을 말함。)에 이미 싹이 텄다는 사실은 모르고 있다。 어찌 현종을 위하여 생각할 때 애석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

○덕종(德宗)초에 왕가도(王可道)·이단(李端)등이 거란을 공격하자고 청하였다。 이에 대하여 왕은 재상들에게 그 주청을 토의하게 하였다。 선생은 황보유의(皇甫兪義)·최제안(崔齊顔)등과 더불어 이렇게 주청하였다。

「만일 거란과 절교한다면 그 해가 반드시 닥쳐와 백성들을 괴롭히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우호관계를 지속시켜 백성들을 쉬게 하는 것이 더 나을 것입니다。」

이에 왕은 담당관에게 명을 내려 태묘(太廟)에서 그 여부에 관하여 점을 치게 하였는데 예상과는 다른 점괘가 나와서 군대를 일으켰다。

익재(益齋) 이제현(李齊賢)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덕종은 아직 혈기가 한참 강성한 二十대도 되지 않을 나이였으니 더욱 싸움에 대하여 경계를 하는 것이 마땅한 일이었다。 그러므로 왕가도의 (거란과의) 화친을 끊자는 의견은 우호관계를 지속하여 백성을 쉬게 하자는 논의에 비한다면 좋지 못한 것이다。」

○덕종 계유년(서기 一〇三三년)에 선생은 지충추원사(知中樞院事)의 관직에 임명되었다。 그때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은 상주를 올렸다。

「성종때에는 내외(內外) 모든 관아의 벽에는 모두 〈설원(說苑)〉의 육정(六正)·육사(六邪)의 글과 한나라의 자사(刺史)에게 내린 육조(六條)의 영을 써놓았으나 지금은 세월이 이미 오래되었으니 마땅히 다시 써서 걸어 두고 벼슬자리에 있는 자로 하여금 힘써야 할 것이 무엇인지 알게 하소서。」

〈고려사·김심언전(金審言傳)〉에 의하면 김심언이 봉사(封事)를 올렸는데 그 봉사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설원(說苑)〉 (책명 한나라 劉向이 지음。 경계와 법도가 될만한 일들을 수록한 책으로 여기에 인용된 글은 臣術〉편에 나온다。〈)의 육정(六正)·육사(六邪)를 논한 글을 보면 다음과 같이 논하고 있읍니다。 대저 신하의 행동에는 여섯가지 바른 행동과 여섯가지 그릇된 행동이 있다。 무엇을 가리켜 여섯가지 바른 행동이라 하는가? 그 첫번째 바른 행동은 사태의 맹아(萌芽)가 아직 트기도 전에 자기 홀로 흥망의 기운을 통찰하여 군주로 하여금 초연히 빛나고 영광스런 자리에 처하도록 하는 행동이니 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은 현명한 신하이다。 두번째의 옳바른 행동은 자신의 마음을 비우고서 자기의 마음속에 있는 뜻을 군주에게 아룀으로써 군주를 선한 길로 나아가게 하고 도에 통달하게 한다。 또한 인의(仁義)로써 군주를 격려하고 군주의 악을 고치고 구원하여 주는 것이니、 이러

한 사람이 바로 어진 신하이다。세번째의 행동은、이른 새벽에 일어나고 늦은 밤에 자면서 어진 사람을 천거하기에 게으름을 피우지 아니하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충성스런 신하이다。네번째의 행동은、국가의 성패를 명확하게 통찰하여 사태를 조기에 방지하여 위난(危難)을 구하는 행동이니 이와같은 사람이 바로 지혜로운 신하이다。다섯번째 행동은 예법을 지키고 법령을 받들어 맡은바 임무를 잘 수행하는 것이니 이와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정신(貞信)한 신하이다。여섯번째의 행동은、국가가 혼란한 상태에 빠졌을 때 군주에게 아첨하는 행위를 하지 않는 것이니 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강직한 신하이다。

그렇다면 여섯가지 그릇된 행동이란 무엇을 말하는가?

그 첫번째 행동은、주어진 관직에 안주하여 봉록이나 탐내며 공사에 힘쓰지 아니하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관리의 수나 채우는 신하이다。두번째의 행동은、군주의 뜻에 부합되기를 꾀하여 군주와 더불어 환락이나 즐기려 하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아첨하는 신하이다。세번째의 행동은、그의 속마음에는 음험함과 괴팍함이 가득차 있으면서도 외모로는 근면하고 소심한체 하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간사한 신하이다。네번째의 행동은、그의 잘못됨을 꾸며서 가릴 수 있는 지혜를 가지고 있고 군주를 이끌어들일 수 있는 변론술을 가지고 있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참언을 하는 신하이다。다섯번째의 행동은、권력을 전단하여 개인적 문벌을 가볍게도 하고、무겁게도 하며 붕당을 만들어 부자가 되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도적같은 신하이다。여섯번째의 행동은、잘꾸민 말과 간사한 말로 군주에게 아첨을 하고 군주를 불의한 길로 빠뜨리는 것이니、이와 같이 하는 사람이 바로 나라를 망치는 신하이다。

또 한나라의 자사(刺史)가 주의해야 할 여섯가지 조항의 정사를 살펴보면 그 첫번째는、일반 백성들중에 병들었거나 고통을 겪고 있으며 직업을 잃은 자가 있는지 없는지 살피는 것이요、두번째는、검은 인끈을 차고 관직에 있는 고급관리를 살피는 것이요、세번째는、도적과 매우 교활한 자들을 살피는 것이요、네번째는、사냥에 있어 사시사철 금하는 법을 어기는지 살피는 것이요 다섯번째는、백성들중에 효성과 우애、청렴함을 지닌 사람이 있는지를 살피는 것이요、여섯번째는、관리가 장부에 기재도 하지 않고 돈이나 곡물을 받는지 살피는 것입니다。그러므로 저는 여러 관아 청사에 그 글을 써서 출입할 때마다 살펴보게끔 하시기를 청합니다。」

성종은 그의 말대로 시행하였다。

왕은 선생의 말에 따라 시행하고 선생을 형부상서(刑部尙書)·중추사(中樞事)에 임명하였다。

운곡 원천석선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덕종은 재위 三년동안 국상을 치름에 있어 아들의도리를 다하였고 군세고 과단성있게 정사를 행하는데 밝았

다。정사를 행함에 있어 부왕(父王)의 법도를 바꾸지 않았으며 부왕의 신하중 현자를 임용하여 썼다。조정에서는 군주를 기만하거나 군주의 덕을 가림이 없고、백성들은 각기 생업에 안주하였으니 이는 모두 선생이 가르침을 베푼 때문이다。」

○익재 이제현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덕종은 국상에 처하여 아들로서의 효성을 다 하였고 정사를 행함에 있어 부왕의 법도를 바꾸지 않았으며、서눌(徐訥)·왕가도(王可道)·최충(崔冲)·황주량(黃周亮)의 사람을 임용하였다。조정에서는 군주를 기만하거나 군주의 덕을 가리는 일이 없었으며 백성들은 각기 생업에 안주하였다。그러니 덕종의 시호가 〈덕(德)〉인 것이 마땅하지 않은가?」

○정종(靖宗) 병자년(서기 一〇三六년)에 선생이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폐하께서 인삼 三〇〇근을 진상하라 분부하셨으나 근자에 진상한 一〇〇근이면 족히 소용되는 곳에 충당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나라의 창고에 공납하는 물건은 모두가 백성의 피와 땀에서 나온 것이니 함부로 거두어 들여서는 안됩니다。다시 진상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하여 주십시오」이 말을 듣고 왕은 기분이 언짢아 하였다。그러자 문하성에서 (왕을) 논박하는 상주를 올렸다。

「옛날의 제왕은 욕망을 절제하고 사치를 떨쳐버렸으며、자신을 공손하게 낮추어 스스로의 덕을 닦았고 자신의 마음을 비워서 신하의 간언을 받아들였읍니다。이것이 바로 백성을 부양하고 태평성대를 이룩하는 길입니다。그런데 현재 재변(災變)이 자주 발생하니 마땅히 마음을 깨끗히 하고、자신의 부덕을 책망하여야 할 때인데 어떻게 무익한 일에 비용을 쏟아서 백성의 피땀을 손상시킬 수가 있겠읍니까? 중추원(中樞院)에서 상주한 것을 따르시기 바랍니다。」

이에 왕은 선생의 말에 따랐다。〈여사집요(麗史輯要)〉

○정종 무인년(서기 一〇三八년) 선생은 내사문하성(內史門下省)과 함께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동지(東池)에 기르는 백학(白鶴)·거위·오리·산양의 동물들은 날마다 쌀과 조를 먹이로 주므로 그 비용이 매우 많이 듭니다。전하는 말에 이르기를、『갯나 말은 그 지방산물이 아니면 기르지 아니하고、진기한 새나 짐승은 서울에서 기르지 아니한다。』하였읍니다。이 말은 애완과 기호로써 사물의 본성을 상하게 하지 않음을 뜻하는 것입니다。그러하오니 그 동물을 섬에 방생할 것을 청합니다。」

왕이 그 말에 따랐다。〈여사집요〉

○정종은 양대춘(楊帶春)으로 안북대도호부사(安北大都護府副使)를 삼았다。이에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양대춘은 의지가 굳세고 남들보다 우월하며 지략이 뛰어나고 군대의 일에 익숙합니다。만일 변경에 난리라도 날 경우에 이 사람이 아니면 파견할 사람이 없으니 외

밖(外方)으로 내보내는 것은 좋지 않읍니다。」

그러나 왕은 이 청을 받아들이지 않았다。

운곡 원천석선생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정종은 十二년간 정사를 행하면서 판단을 잘 내렸는데 이는 모두 선생의 간언을 받아들인데서 나온 것이였다。」

○신라 사람인 문량(文良) 세칭 백결선생(百結先生)이라고 하는 사람이 있는데 그의 처신한 것을 관찰하여 보면 하나같이 옳바른 식견에서 나온 것이었다。 군주에게 고한 그의 계책을 다른 고인들과 비교하여 보면 간언을 잘하고 상소를 잘하였다는 고인들도 그와 비교거리가 되는 자가 드물었다。 그러므로 그의 계책은 〈이훈(伊訓)〉·〈열명(說命)〉편 (역자주 : 모두 〈尙書〉의 편명、고대의 명재상인 伊尹과 傅說의 가르침을 내용으로 하고 있음)을 계승할 만한 것으로 만년후의 군주가 되는 사람은 마땅히 그를 사법(師法)으로 삼아야 할 것이다。(原註 : 文良은 곧 楗吉의 字이다。)

그에 대하여 선생은 항상 치도하였다。

○문종 경인년(庚寅年 : 서기一〇五〇년)에 선생은 서북면도병마사(西北面都兵馬使)가 되었다。 그때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지난해 서북(西北)지방의 주진(州鎭)에서는 농사가 흉년이 들어 백성들이 가난에 괴로와하고 있는 형편인데 게다가 남자들은 부역에 시달리고 여자들은 공물바치기에 시달리어서 제대로 살아갈 수가 없읍니다。 그러므로 성이나 해자를 수리하는 공사이외의 모든 부역을 금지하게 하여 주십시오。」

왕은 이 말에 따라 시행하였다。

○문종 경인년 봄에 동여진(東女眞)의 영새장군(寧塞將軍)인 염한(鹽漢)등이 내조(來朝)하여 말과 표범·서피(鼠皮)등을 바쳤다。 왕은 그들이 예전에 변경을 침법한 일이 있다하여 억류하였다。

그해 十월에 선생이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동여진(東女眞)의 추장인 염한(鹽漢)등 八十六인이 여러차례 우리의 변경을 침범하여 변경의 백성들을 겁탈한 적이 있다하여 지금 서울숙소에 억류시킨 지가 여러날이 되었읍니다。 그러나 오랑캐들은 인면수심(人面獸心)의 부류로서 형벌과 법으로써 징계하는 것도 불가하고 인의로써 교화시키는 것도 불가합니다。 그들을 붙들어 억류시킨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어 분함을 이기지 못하고 원한을 품을 것이요、또 고향에 대한 그리움에 사무쳐 그들의 고향을 잊지 못하고 원한과 독기가 심하게 일어날 때입니다。 게다가 그들을 억류시키는데 쓰이는 비용이 매우 많이 드니 청컨대、그들을 모두 풀어주어 돌려보내 주십시오。」

왕이 선생의 청에 따랐다。

○문종 신묘년(辛卯年 : 서기一〇五一년)에 선생은 식목도감사(式目都監使)가 되었는데 그때 선생은 내사(內史) 왕총지(王寵之)등과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과거에 급제한 이신석(李申錫)은 그의 씨족(氏族)이 기록되지 않았으므로 조정에 벼슬하는 것은 옳지 못합니다

다。」

그때 시어사(侍御史)인 김정준(金廷俊)이 다음과 같이 상주하였다。

「씨족이 기록되지 아니한 것은 그의 조상의 잘못이지 신석의 죄는 아닙니다。하물며 신석은 문학에 대하여 수많은 공력(功力)을 들여 어전(御前)에서 급제를 하였읍니다。그 자신에게는 아무런 결점이 없으니、벼슬아치의 반열에 참여시키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

이에 대하여 왕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최충의 상주가 비록 법에 합당하기는 하나 현명한 인물을 등용함에는 제한이 있을 수 없으므로 그 법에 구애되어서는 안된다。그러니 김정준등이 상주한대로 시행하라。」

○ 선생은 나이가 칠십세가 되어서 치사(致仕)할 것을청하였다。그러자 문종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시중(侍中) 최충은 여러 대(代)동안 유학의 종장(宗匠)으로 군림한 우리나라의 원로이다。지금 비록 치사할 것을 청하였으나 차마 그대로 허락할 수가 없다。마땅히 담당관은 옛날의 법에 비추어 궤장(几杖)을 하사하고 국사를 보게 하라。」

그리고 내사령(內史令)의 벼슬을 주고 사신을 선생의 사제(私第)에 보내어 고신(告身) (역자주 : 관직에 임명된 사람에게 내리는 임명장을 말함。職牒과 같음。)과 예물을 하사하였다。이에 대하여 선생은 글을 올려 다음과 같이 사양하였다。

「신은 조정에 선 이래로 성상을 제대로 보필한 일이 없이 힘이 다하고 나이가 들어 은퇴할것을 청하였읍니다。신은 가만히 앉아서 많은 봉록을 받는 특별한 은혜를 받고 있읍니다。그런데 지금 또다시 특별히 밝으신 분부를 신에게 전하니、하늘로부터 깊은 은혜를 내리시어 (신이 살고 있는) 작은 마을에 영광을 주셨읍니다。신의 능력과 분수를 헤아려 보니 제 마음이 편안치 않은 점이 많사오며 지나치게 많으면 남이 덜어가고 넘치면 곧 줄어들게 된다고 하는 격언과 같이 될 것이 바로 신이 두려워하는 바입니다。그러하오니 이미 내리신 명령을 철회하시고 새로 신에게 주신 은혜를 거두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그러나 왕은 이를 윤허하지 않고 이념(李琰)을 파견하여 다음과 같은 조칙을 내리었다。

「경은 유학자들의 규범이 되는 사람이고 제왕의 교화를 빛나게 장식한 사람이며、여러 군주를 섬기면서 붓을 휘둘러 문장으로써 나라를 빛내었다。경의 지위는 삼정승(三政丞)의 자리에 올라 국정을 보살피어서 그 공적은 예사사람을 능가하였다。경이 비록 조정에서 물러나 쉰다고 하나 짐은 경의 공덕을 잊을 수가 없으므로 다시 중서성(中書省)의 벼슬을 주고 동시에 치사하여 물러나 사는 집에 영광을 내리는 것이다。이제 경에게 내사령(內史令)으로 치사하게 하는 직첩(職牒) 한 통을 내리며 아울러 의대(衣帶)와 은그릇 채단(綵段) 포화(布貨) 안마(鞍馬)등의 물품을 하사한다。」

복애(伏厓) 범세동(范世東)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선생은 연세가 七十이 되자 나이들고 정신이 혼미한 것을 이유로 조정에서 물러날 것을 청하셨다。 그러나 군국대사(軍國大事)와 송나라와의 외교문서에서 의문스러운 점이 있으면 빠짐없이 선생을 찾아가 자문을 구하였는데 선생의 자문은 합당하지 않은 것이 없었다。 그리하여 선생은 상례로 태사중서령(太師中書令)의 직함을 가지고 계셨다。

## 製述第六

顯宗以稷山縣北十五里人烟隔絶崔蒲滿野行者屢遭刼賊乃命僧逈兢創寺又於寺西建館積糗糧貯芻秣以供行旅名曰奉先弘慶寺輿覽

王命儒生謀記功以牌招先生時先生位在翰苑承牌不進再牌不進凡如是者十三而先生終不進第十四牌又出

先生嘆曰禮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屢招不起決非人臣之禮不得已承命入侍面諍力諫曰人君當修文德以得人心烏可崇佛道而求福哉

王曰是役也非但爲資福而已是地人烟隔絶刼賊頗多往來之人艱厄極矣故置此寺觀欲救濟行人也且今功已告訖所乏者碣記而延臣無人可記者卿其勿辭

先生乃却筆固辭曰臣素成斐然之學全昧於此等文字矣

王終不回革慰接累命復諫復辭非一非再終未蒙允乃知事竟不就家傳遺集

先生撰曰臣謹按內典云招提者招引提携十方英俊弘闡佛法居止之所焉又莊子說蘧廬而視仁義晋書論逆旅以濟公私今之於稷山縣北路一牛鳴地新置寺舍者即其類也

此引莊子之仁義者行仁義之一事非孔孟所謂仁也引晋書之濟公私者亦非聖人經濟天下之濟也無足贊揚也明矣

初是地無長短之亭人烟隔絶有崔蒲之澤刼賊頗多雖歧路之要衝實往來之艱梗不可終否屬於盛時惟我聖上守位以仁秉文之德干戈戚揚皆偃之矣禮樂刑政畢修之矣若乃喜捨之緣適追之業求諸往代無得而踰

此言顯宗非無有爲之才而涵於奉佛前代所無有也蓋謂甚於梁武也

常命左右兩街都僧統通眞光教圓濟弘道大師逈兢而曰昔我皇考安宗憲景孝懿英文大王初九潛身大千歸命每覽法華之妙說深嘉中道之化城方欲效行未能勳集朕即善繼其志永觀厥成一則救濟征人莫憂於險地一則招携緇儷載轄於法輪師宜力視贊襄躯覩胥宇副我書貞之命主其慮事之權兢纔受綸言便圖經始縱九逈而無倦須百足而不僵所貴同心用將籲俊爰有廣利證玄大師賜紫沙門臣得聰靜慮修眞悟理大德賜紫沙門臣藏琳等競扶願轂枚卜要途烝然來思實興我役上續差推忠致理翊戴功臣金紫興祿大夫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姜民瞻中樞副使中大夫秘書監兼太子賓客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金猛等爲別監使於是事諧共理謗絶宣驕尼徒勿奪於農時程物免煩於公帑陶人施瓦木客供材雪鋸風斤蜂聚湯心之匠雲鍬電鍾駿奔遊手之羣起自丙辰秋迄于辛酉歲凡造得堂殿門廊等共二百餘間所置塑畫諸功德像及鍾磬幡盖具如見在其數寔繁乃勅賜額爲奉先弘

慶寺莫不功由鳩僝勢若飛來像殿經樓麗異而宛疑究率鳧鍾鴈塔莊嚴而遙認爛陀旣當三寶勃興實可千燈相屬

此應起頭招提之語極道當時崇奉之象即所謂弘闡佛法之事也又於寺西對立客館得一區計八十間號曰廣緣通化院斯亦溫廬冬密凉屋夏寬積以糇糧貯之芻秣施賜窮急設雍伯之義醬防備盜奸列陳留之樓皷夫如是則不獨方袍之衆虛徃實歸亦令裹足之徒宵盤晝憩終見證眞之境蔑闕焚次之虞

此應起頭蘧廬而視仁義及逆旅以濟公私之語至此總叙起頭三欵語

向若非酌古沿今賚先皇之弘願隨機設教崇彼佛之妙門則兼濟之仁幾乎息矣

此反結起頭三欵語崇彼佛之妙門者即招提而弘闡佛法之謂也兼濟之仁者仁是起頭莊子蘧廬而視仁義之仁非天下歸仁之仁也濟是晋書逆旅以濟公私之濟非經濟之大經大法皆記實而已非讚之也明矣

於戲權輿有時祖述無虧肯構之功旣存矣奉行之道亦廣矣盡善盡美念玆在玆今則申命儒生俾書盛事臣思遲嗓吻學淺嚼筋雖長卿形似之文無能爲也而小子斐然之作竊敢效焉略述端倪聊備實錄時聖上御圖之十八載太平紀曆之第六年夏四月謹記

此言既於奉佛盡善盡美念玆在玆而乃命儒生俾書其盛事儒生旣無長卿形似之文將何以措辭乎此托意於長卿遊獵賦其諷諫也深矣

○顯宗巍先生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千秋太后自從淫荒潛圖傾奪穆宗知百姓之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遠駟使命以授神器俾固本支所謂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者詎不信然歟

千秋宮名千秋太后穆宗母景宗后皇甫氏也與外族金致陽通生子謀欲爲王穆宗疾篤密遣人迎大良院君即位是爲顯宗

以姨母胎孼戎臣構逆強鄰伺釁京闕具燼乘輿播遷艱否極矣

顯宗之母亦景宗妃皇甫氏而王郁潛通生顯宗則千秋皇甫后爲姨母也戎臣謂上將軍金訓作亂者也強鄰謂契丹陷京城燒宮闕民屋者也乘輿播遷謂顯宗南行也

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革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內外底寧農乘屢稔可謂中興之主矣

李益齋曰崔某之言世所謂命也匈踐嘗膽雪恥會稽小白忘莒遺患於齊人君恃有天命縱欲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愼終如始以待天休如顯宗所謂吾無間然者乎

謹按先生訓子孫文見於史傳而失其本故不得入全書中以待後考

○大東風雅有先生所製樂府羽調曰一生에恨ᄒᆞ기를義皇졔못난 줄이草衣을무름씨고木實을먹을망졍人心이淳厚ᄒᆞ던줄을못뉘 ᄂᆞᆯ위ᄒᆞ노라此乃至今傳於樂府而或稱文憲公操或稱九齋操而眞諺文相雜故別錄于此○麗史靖宗十二年八月文宗元年丁亥六月皆有文宗問政者而無答辭者何哉盖文宗初政孜孜向善則先生所進必有發政施仁崇學敬老等經國大典而今不得見尚在考問中○慶州崔叅奉鉉弼家有世傳先生短札曰惠我烏金足感意氣藉矣鳴謝晤時九頓云而無年月左邊不書姓只書諱而其字畫依微盡餘烟燻儘可分別字樣而已其家十二代萬石十二代進士二十七代完全家則或者先生即與崔氏先祖者而其家至今保存而其他新羅之孤雲金生古筆及高麗諸賢筆蹟皆在紗衣粧褙可謂有名古家也○草

溪鄭氏舊傳弘文公卽熊川徙也善屬文文理發越見人所不到處故先生每見文思超出者必稱曰熊川後世熊川之說始此云

## 제六절、문장〔製述〕

현종은 직산현(稷山縣)의 북쪽 十五리 떨어진 곳이 인가가 전혀없고、갈대와 부들만이 들판을 가득메워서 길을 가는 행인들이 자주 도적들의 해를 입는다고 하여 형공(逈兢)이란 승려에게 명하여 절을 짓게 하는 한편、절의 서쪽편에 여관을 지어서 곡식과 마소를 먹일 꼴을 쌓아 저장하여 나그네들에게 제공케 하였다。그리고 그 절의 이름을 「봉선홍경사(奉先弘慶寺)」라 하였다。〈동국여지승람(東國輿地勝覽)〉

왕은 유생에게 명하여 절을 세우게 된 내력과 공덕을 기록하게 하고 패지(牌旨：왕이 신하등을 불러오게 하는 표지)로써 선생을 불러오게 하였다。그때 선생은 한원(翰苑)에 재직하고 계셨는데 패지를 받고도 가지 않았고 다시 패지가 당도하였어도 가지 않았다。무릇 이와 같이 가기를 거부한 것이 열세번이나 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선생은 끝까지 가지 않았다。마침내 열네번째의 패지가 당도하였다。그러자 선생은 탄식을 하며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예기(禮記)〉에서 말하기를、「임금께서 부르시면 말에 멍에를 씌우지도 않고 그대로 달려간다。」고 하였다。지금 폐하께서 여러차례 나를 부르셨는데도 자리에서 일어나지 않는 것은 결코 신하로서의 예의가 아니다」

그리하여 부득이 명을 받고 궁궐에 들어가 왕의 면전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극력 간쟁을 하였다。

「군주는 마땅히 문덕(文德)을 닦음으로써 백성들의 신임을 얻어야 하는데 어찌하여 불교를 숭상하여 복을 얻기를 꾀하십니까?」

이에 대하여 왕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이 역사(役事)는 비단 복을 구하자고 하는 것이 아니오、절을 세울 땅은 인가가 아주 없고 도적들이 자주 출몰하여 그 곳을 왕래하는 행인들의 고충이 극에 달하고 있소、그래서 이절을 세움으로써 행인들을 구제하려고 하는 것이오、게다가 이미 공사가 다 끝났고 부족한 것은 비갈(碑碣)과 기(記) 밖에 없소、그런데 조정의 신하중에서 기(記)를 쓸만한 사람이 없으니 경은 사양하지 말기 바라오。」

선생은 이에 붓을 꺾고 완강하게 사양하며 말하였다。

「신은 본래 자질구레한 문장학(文章學)을 성취하기는 하였으나 이와 같은 문장에는 전혀 아는 바가 없습니다」

그러나 왕은 끝내 자신의 뜻을 바꾸지 않고 선생을 달래면서 계속 글을 짓기를 명하였다。선생은 이에 거듭 간언을 하고 사양한 것이 한두번이 아니었으나 결국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였다。선생은 이에 끝까지 사양할 수 없음을 알았다。〈가전유집(家傳遺集)〉

이에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기(記)를 지었다。

「신이 삼가 〈내전(內典)〉(불교도들이 불경을 칭하는 말)을 살펴보니, 「초제(招提 : 절을 의미하는 말)라고 하는 것은 시방세계(十方世界)의 영특하고 준걸한 인재를 불러모아 손을 잡고 힘을 합하여 불법을 크게 선양하며 사는 곳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또 〈장자(莊子)〉에서는 「성인의 인의(仁義)는 여관과 같은 것이다。」라고 말한 바 있고 〈진서(晋書)〉에서도 「여관을 통하여 공사(公私)의 사람들을 구제한다。」하였읍니다。 지금 직산현의 북쪽 한마리의 소가 울고 있었다는 길에 새로 절과 여관을 짓는 것은 바로 위와 같은 뜻에서 나온 것일 것입니다。」

여기에서 인용한 〈장자〉의 인의(仁義)는 인의의 여러 행위중에 한가지 일에 불과하고 공자(孔子)와 맹자(孟子)가 말하는 인(仁)은 아니다。 또한 〈진서〉에서 인용한 『공사(公私)의 사람들을 구제한다』고 한 것도 성인이 천하를 경영하여 구제하는 그러한 구제가 아니다。 그러므로 (절이나 여관을 세우는 것이) 찬양할만한 일이야 님은 명백한 것이다。」

당초 그 땅에는 이수(里數)를 표시하는 역정(驛亭)도 없었고 인가도 전혀 없이 갈대와 부들만이 가득한 늪지를 이루어 행인을 겁탈하는 도적이 자못 많았읍니다。 그리하여 그 땅이 비록 여러 곳으로 통하는 갈림길로서 교통의 요충지이기는 하였으나 실로 왕래하는 행인들이 다니기 어려운 곳이었으니, 이는 끝까지 태평성대의 외곽지대로 남겨둘 수는 없었읍니다。 우리 성상께서는 인(仁)으로써 왕위를 지키시고 덕으로써 문교(文敎)를 시행하시어 창·칼등의 무기는 모두 거두어 감춰두시고 예악형정(禮樂刑政)을 모두 정비하셨읍니다。 그리고 불사(佛寺)에 재물을 희사(喜捨)하는 일과 선왕을 제사하는 등의 일과 같은 것에서는 지난 시대의 제왕과 비교할 때 성상을 따를 분이 없었읍니다。

이 부분은 현종이 정사를 크게 잘할 재주가 없지는 않은데 부처를 신봉하는 일에 탐닉하고 있으니 이러한 일은 전대에 없었던 일임을 말하고 있다。 생각컨대, 이는 중국 양(梁)나라의 무제(武帝)(불교를 몹시 신봉하였던 제왕임。)보다도 심하였다고 생각하였던 것이다。

그리하여 일찌기 좌우양가 도승통 통진광교원제홍도대사(左右兩街都僧統通眞光敎圓濟弘道大師) 형긍(逈兢)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명하셨읍니다。

「예전에 짐의 황고(皇考)인 안종헌경효의영문대왕(安宗憲景孝懿英文大王)께서는 九세에 (佛門)에 몸을 던져 대천세계(大千世界)에 운명을 맡기시었는데 매양 〈법화경(法華經)〉의 현묘한 말씀을 보시고 중도(中道)(역자주 : 여기에서는 불교적 교리로서의 중도를 말함。 즉, 현상계를 초탈하여 존재하는 절대적인 진리를 말함。)의 화성(化城)(역자주 : 〈法華經〉에 나오는 비유적인 성, 일시적으로 만들어지는 성곽이라는 의미로 일체의 중생이 成佛하는 과정에서 인도자가 잠시 수행자를 휴식케 하기 위하여 만든 성, 영반에 이르기 위한 방편이라는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에 대하여 매우 뜻깊게 생각하시고, 한참 그를 본받아 시행하려 하였으나 (역자주 : 즉, 중생을 인도하는 자가 化城을 만들어 중생을 휴식케 하듯이 행인을 위한 절을 만들어 그들에게 휴식의 장소를 만들어 주고자 하였음을 뜻한다。) 아직도 이를 실행하지 못하셨다。 이에 짐은 그분의 뜻을 잘

계승하여 (그와 같은 절의) 창건을 꼭 이루고자 한다。그러한 이유는 첫째로는 길을 가는 행인들을 구제하여 험한 길을 두려움없이 가게 하는 것이요、둘째는 승려들을 초치하여 불법(佛法)의 수레바퀴를 돌리게 하려는데 있다。그러니 대사는 마땅히 가진 힘을 기울여 짐을 도와서 직접 그 절터를 살펴 정함으로써 짐의 정성이 담긴 명에 부응하여 그 일의 책임을 맡도록 하시오。」

이에 형긍(逈兢)은 국왕의 명을 받들자 마자 곧 절의 창건에 착수하여 수없이 절터를 왕래함에도 피곤한 줄을 모르고 수많은 사람들의 도움을 받기도 하였다。이러한 일에 귀중한 것은 마음을 함께 하는 사람이라 하여 (형긍이) 준결한 사람들에게 사정을 하소연하니 이에 광리증현대사 사자사문 신 득총(廣利證玄大師 賜紫沙門臣得聰)과 정려수진 오리대덕 사자사문 신 장림(靜慮修眞悟理大德 賜紫沙門臣藏琳)등이 앞을 다투어 발원(發願)의 수레가 달리는 것을 돕고 일일이 필요한 길을 가려주는등 많은 사람들이 달려들어 우리의 공사를 성실하게 일으켰읍니다。이에 폐하께서도 그뒤를 이어 추충치리익대공신 금자흥록대부 병부상서 지중추원사 겸태자태부 상주국 천수현개국남 식읍삼백호신 강민첨(推忠致理翊戴功臣 金紫興祿大夫 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 兼太子太傅上柱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姜民瞻)과 중추부사 중대부 비서감 겸태자빈객 상주국 의춘현개국남 식읍삼백호 사자금어대 신 김맹(中樞副使中大夫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金猛)등을 별감사(別監使)로 파견하셨읍니다。이리하여 함께 일을 처리하여 공사가 순조롭게 이루어지고 시끄럽고 오만스런 훼방의 소리가 끊어졌으며 승려들이 공사에 참여하였으므로 백성들의 농사철을 빼앗는 일이 없었고、재물은 헌납된 것이었으므로 국고를 낭비하지 않았읍니다。도공(陶工)은 기와를 구워내고 목수는 재목을 잘라 공급하였읍니다。눈처럼 톱밥을 날리며 톱을 움직이고 바람소리를 내며 도끼를 다루는 장인들은 벌떼처럼 모여 들뜬 마음으로 일에 열심이고 구름처럼 높이 가래삽은 올리고 번개처럼 재빠르게 삽을 움직이는 무리들은 눈코 뜰사이 없이 달리거나 손을 놀립니다。그리하여 병진년(丙辰年 서기 一〇一六년)에 공사를 시작하여 신유년(辛酉年：서기 一〇二一년)에 이르러 공사가 끝났읍니다。무릇 법당과 대웅전、문과 회랑등을 만들어 모두 二〇〇여칸이 되었으며、그곳에 설치해놓은 벽화와 온갖 공덕상(功德像)、그리고 종과 경쇠、반개(蟠蓋)등이 현재 볼 수 있는 바와 같이 갖추어졌으니 그 수는 참으로 많았읍니다。이에 폐하께서는 칙명을 내리시어 그 절의 명칭을 『봉선홍경사(奉先弘慶寺)』라 하였읍니다。이 절은 수많은 사람들의 힘을 모아 세운 것으로 그 형세는 마치 하늘에서 날라 내려온 것과도 같다고 하지 않을 수 없읍니다。불상을 안치한 대웅전과 불경을 비치한 누각은 특이하게 아름답기 때문에 마치 도솔궁(兜率宮)이 아닌가 의심이 가기도 하며 종과 탑은 장엄하여 멀리서 보면 나란다(那爛陀)사원 (인도 고대의 최대의 사원)인줄 착각을 일으킵니다。이미 삼보(三寶：佛·法·僧

의 세가지 보물)가 발흥하는 시대를 당하였으니 참으로 일천 개의 (불법을 밝히는) 등이 뒤를 이을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 부분은 첫머리의 『초재(招提)』라는 말에 촛점을 두어 당시 불법을 숭상하는 현상에 대하여 극도로 자세하게 묘사하고 있으니、이는 이른바 불법을 넓히고 천명하는 일에 해당된다。

또 이 절의 서쪽에 절과 대면하게 객관(客館)을 한 채 지으니 모두 八十칸의 규모였으며 그 이름은 『광연통화원(廣緣通化院)』이라 하였다。따뜻한 집은 겨울철에는 옹기종기 모여있고 시원한 집이 여름철에는 널직하게 자리잡고 있읍니다。이곳에 양곡을 쌓아두고 건초더미를 저장하여 곤난에 처하여 급박한 사람에게는 자신을 베품으로써 옹백(雍伯)의 의로운 물과 같은 일을 하며 (역자주:〈搜神記〉의 고사、羊公의 字는 雍伯인데 洛陽사람으로 부모를 無終山에 묻고 그 산에 머물러 살았다。그 산은 높아서 물이 없었는데 옹백이 평지에서 물을 길어다 높은 고개에 갖다 놓으니 행인들이 그 물을 마셨다。그 후에 어떤 사람이 그에게 돌을 한 되 주고 땅에 심으라 하여 심고나니 그 곳에서 옥구슬이 자라났다고 하였다。) 도적을 방비하여 진류(陳留)의 누고(樓鼓) (역자주:여기에 얽힌 고사는 미상) 를 나열한 것과도 같이 한다。대저 이와 같이 하여 놓았으니 수많은 승려들이 빈손으로 그곳을 지나가다가 무엇인가를 채워가지고 갈 뿐만 아니라。또한 여행을 하는 무리들도 밤들어 자고 낮에는 쉬어갈 수 있으니、이로써 종국에는 불법의 진리를 깨우치는 경계를 보이게 할 것이며、결코 도적들이 행인들의 숙소를 불태웠다는 소식은 들려오지 않을 것입니다。

이 부분은 문장 첫머리의 『성인의 인의(仁義)는 여관과 같은 것이다。』는 것과 『여관을 통하여 공사(公私)의 사람을 구제한다』는 말에 촛점을 두고 전개하였다。이 부분에 이르러서 문장 첫머리의 세가지 조목을 모두 풀이하였다。

옛날의 일을 참작함으로써 현재의 일을 처리하여 돌아가신 황고(皇考)의 큰 염원을 빌어주고、그 계기를 이용하여 가르침을 베풀고 저와 같은 부처님의 오묘한 법문(法門)을 숭상하지 않았다면 겸제(兼濟)의 인(仁)은 거의 없었을 것이다。

이 부분은 문장 첫머리의 세가지 조목의 말을 반어적(反語的)으로 결론지은 부분이다。『저와 같은 부처님의 오묘한 법문을 숭상한다』는 것은 바로 (승려들을) 불러모아 불법을 크게 천양(闡揚)함을 뜻한다。『겸제(兼濟)의 인(仁)』에서의 『인(仁)』은 바로 문장 첫머리에 나오는 〈장자(莊子)〉의 『성인의 인의는 여관과 같은 것이다』의 『인』이지 유가의 『천하 사람이 모두 인(仁)에 귀의한다』의 인(仁)이 아니다。『제(濟)』는 〈진서(晋書)〉에서 말한 『여관을 통하여 공사의 사람을 구제(救濟)한다』의 『제(濟)』이지 세상을 다스리고 만백성을 구제하는 큰 경륜이나 큰 법이 아닌 것이다。이 글은 모두 사원창건의 실상을 잃는 그대로 기록한 것일뿐 그 창건을 찬양한 것이 아님은 명백하다고 하겠다。

아!창건의 일이 시작된 지가 시일이 지나고 공사를 함에 있어 어그러짐이 없었음을 다。부처의 뜻을 계승하여 사업을 성

취한 공은 이미 현저하게 나타났고, 더불어 부처님을 봉행(奉行)하는 도(道) 역시 광대하게 베풀어 졌으니 바로 이 일에 최상의 선(善)과 최상의 미(美)가 담겨있다고 할 것입니다。

이제 유생에게 명을 내리시어 그와 같은 성대한 일을 기록하게 하셨읍니다。 그러나 신은 문사(文思)가 더디게 나오니 입술이 말라 붙듯하고 학식이 천박하니 힘줄을 씹는 듯이 (글이) 부드럽지 못합니다。 사마상여(司馬相如) (역자주 : 한나라 武帝시대의 辭賦家、 국도로 화려한 賦를 잘 지었음。 〈子虛賦〉·〈上林賦〉 등의 저술이 전하고 있다。)의 외형을 묘사하는 글조차도 제대로 짓지 못하는 처지이지만 젊은 학생들의 미숙하나마 화려한 글은 감히 본따 지을 수 있읍니다。 이에 간략히 사원찬원의 시말(始末)을 적어 참된 기록을 하는데 보탬이 되게 하는 바입니다。

때는 성상 재위(在位) 十八년 태평(太平) 六년 四월에 삼가 기록합니다。

이 부분이 의미하는 내용은 이렇다。

『부처를 봉행(奉行)함에 있어서는 최상의 선(善)과 최상의 미(美)가 바로 이 창건의 일에 담겨있다。 그리하여 유생에게 명하여 그 성대한 사업을 문장으로 옮기게 하였는데 유생이 사마상여와 같은 외형을 잘 묘사하는 글재주가 없으니 어떻게 글을 잘 쓸 수 있겠는가?』 이 부분은 사마상여의 〈유렵부(遊獵賦)〉 (역자주 : 사마상여의 부는 조탁과 수식이 화려한 것이 주이지만 그 결말은 항시 군주에 대한 풍자와 간언을 담고 있다。)에 뜻을 기탁하고 있으니 군주에 대한 풍자와 간언의 의도가 깊다고 하겠다。

○현종이 돌아가자 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은 찬(贊)을 썼다。

「성현의 경전에 『하늘이 장차 그를 흥하게 하려는데 누가 그것을 막을 수 있겠는가?』」

천추태후(千秋太后)는 함부로 권세를 휘두르고 무관한 짓을 자행하고 은밀히 왕권을 빼앗으려고 하였다。 목종은 백성들의 바램이 누구에게 있는지 알고서 천추태후의 간악한 무리들을 물리친채 멀리 사자를 (현종에게) 보내어 국왕의 자리를 물려줌으로써 태조(太祖)의 왕계(王系)를 공고히 하게 하였다。 이것이 선생이 이른바 『하늘이 장차 그를 흥하게 하려는데 누가 그것을 막을 수 있겠는가?』라는 것이 어찌 진실로 그렇지 않겠는가?

천추(千秋)는 궁궐이름으로 천추태후(千秋太后)는 목종의 어머니요、 경종의 왕비인 황보씨(皇甫氏)를 말한다 천추태후는 외족(外族)인 김치양(金致陽)과 간통하여 아들을 낳았는데 태후는 그 아들로 왕을 삼고자 하였다。 목종은 자신의 병이 심하여지자 은밀히 사자를 파견하여 대량원군(大良院君)을 맞이하여 왕위에 오르게 하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현종이다。

이모(姨母)는 재앙을 일으키고 무신은 역모를 꾀하였으며 강대한 이웃나라는 고려의 빈틈을 엿보다 침범하니 개경(開京)의 궁궐은 불에 다 타버리고 현종은 남으로 파천해야 하는 국난을 겪었으니 그 어려움과 불운이 극도에 달했다 하겠다。

현종의 어머니도 또한 경종의 비인 황보씨로써 왕욱(王郁)과 은밀히 간통하여 현종을 낳았으니 천추황후는 현종에게 이모가 된다。 무신은 바로 상장군(上將軍) 김훈(金訓)을 가리키며 그는 난을 일으켰다。 강대한 이웃나라는 거란을 말하니、거란은 서울을 함락시키고 궁궐과 백성들의 가옥을 불태웠다。 왕의 수레가 파천한 것은 현종이 개경을 버리고 남쪽으로 피난한 사실을 말한다。

현종은 반정(反正)한 뒤에 거란과 국교를 재개하여 전쟁을 그치게 하고 평화를 이룩하는 한편、부세를 가볍게 부과하고 부역을 줄였다。 그리고 준걸차고 어진 인재를 등용하거나 높은 지위에 임명하였고、공평무사하게 정치를 행하였으므로 국내외가 모두 안녕을 유지하고 농사에 있어서는 풍년이 잦았으니 현종은 고려를 중흥시킨 군주라 일컬을만 하다。

익재 이제현선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최선생이 말하고 있는 것은 세상에서 이른바 천명(天命)이란 것이다。 월왕(越王) 구천(句踐)은 와신상담(臥薪嘗膽)하며 회계(會稽)에서 포위당한 치욕을 씻었고 (역자주 : 越王 句踐은 吳王 夫差와 싸워 敗하여 회계에 포위당하여 멸망당할 처지였다。 그때 范蠡와 大夫種의 계책에 따라 오왕의 종으로 자처하여 치욕을 감내하고) 제(齊)나라 환공(桓公)은 거(莒)땅으로 도망치던 때의 곤경을 잊어버렸기 때문에 제나라에 환난의 씨를 남기었다。 (역자주 : 제나라 양공(襄公)은 음란하여 무지(無知)가 난을 일으켰기 때문에 桓公은 莒로 피난하였다가 뒤에 제후의 자리에 올랐다。 그러나 桓公도 만년에 色을 탐하였기 때문에 그가 죽고난 뒤 제나라가 극도로 혼란해졌다。) 군주가 천명을 믿고서 마음껏 하고자 하는대로 하여 범도를 무너뜨린다면 천명을 비록 얻었었다 하더라도 반드시 잃게 된다。 그러한 까닭에 군자는 나라가 잘 다스려질 때에 나라가 어지러워질 것에 대비하고、편안할 때 위태로울 때의 일을 생각하여 대비하고 일을 처음 시작할 때와 같이 성실하게 그 끝맺음을 삼가하여 행함으로써 하늘의 복을 기다리는 것이다。 현종과 같은 제왕에 대해서는 이른바 『나는 이의(異議)를 제기할 수 없다』는 말에 걸맞는 분이라 평가할 수 있지 않겠는가?」

삼가 생각컨대、역사책의 열전(列傳)에 보이는 자손에 대하여 훈계한 선생의 글중 이글은 그 원본을 잃어 버렸기 때문에 〈金書〉 가운데 편입시키지 못하고 훗날의 고찰을 기다린다。

○〈대동풍아(大東風雅)〉에 선생이 지은 악부(樂府 : 곧 時調를 말함。) 우조(羽調)가 전한다。

一生에 恨ᄒᆞ기를 羲皇썌 못난줄이、草衣를 무릅씨고 고木實을 먹을망뎡 人心이 淳厚ᄒᆞ던줄을 못닉 불워ᄒᆞ노라。

이것은 지금껏 악부(樂府)에 전해지고 있는데 어떤 사람은 이 시조를 문헌공조(文憲公操)라 하기도 하고 어떤 사람은 구재조(九齋操)라 하기도 한다。 이 시조는 한문과 한글이 섞여 있기에 이곳에 따로 싣는다。

○〈고려사〉 정종(靖宗) 十二년 八월의 기사와 문종(文宗) 원년(元年) 정해(丁亥) 六월의 기사에 모두 문종이(崔沖에 대하여) 정치의 득실(得失)에 대하여 물은 일을 기록하고 있는

데 그에 대한 답사(答辭)가 없으니 이는 무슨 까닭인가? 생각컨대, 문종초에는 정사에 깊은 노력을 기울여 선정(善政)을 하기에 애를 썼으니 최선생이 진언한 말중에는 분명히 선정을 베풀고 인의를 행하며, 학문을 숭상하고 노인을 공경하는 등의 나라를 다스림에 있어 큰 법도가 되는 내용이 들어있었을 것이나 현재로선 그 글을 찾아볼 수 없으므로 찾는 중이다.

○경주(慶州)에 사는 참봉(叅奉) 최현식(崔鉉軾)의 집안에 대대로 전해오는 짧은 편지가 하나있다. 그 편지에는 『저에게 오금(烏金)을 주시니 인형(仁兄)의 의기(意氣)에 대해 깊이 감사합니다。 이에 후의(厚意)에 깊이 감사드리오며, 한번 뵙고 절하옵기를 바랍니다』라 하였으나 년월(年月)의 표시가 없었고 왼편에는 성은 쓰지 않은채 다만 휘(諱)만이 쓰여져 있었다。 그러나 그것도 자획(字劃)이 희미한채 좀벌레가 파먹고 바랜 것이므로 글자모양만을 분별할 정도였다。 그 사람의 집안은 十二대동안 만석군(萬石君)으로 지냈고、十二대동안 진사(進士)를 하였으며 二十七대동안 가정을 온전하게 보존하여 왔으니、그 편지는 혹시 (문헌공) 선생이 최씨의 선조에게 준 것으로서 그 집안이 지금껏 보존해 온 것이 아닐까? 그 집안에는 그 편지외에도 신라의 고운(孤雲) 최치원(崔致遠)·김생(金生)의 오래된 필적(筆蹟)과 고려의 수 많은 현인들의 필적이 모두 비단으로 꾸민 장첩(粧牒)속에 보관되어 있으니 그 집안은 이름있는 고가(古家)라 하겠다。

○초계(草溪) 정씨(鄭氏)가 오래도록 전해오는 말에의하면、홍문공(弘文公) 정배걸(鄭倍傑)은 바로 웅천도(熊川徒)인데 그는 글을 잘지어 문리(文理)가 뛰어나서 다른 사람이 할 수 없는 것을 쉽게 잘 하였다。 그래서 선생은 매양 문사(文思)가 출중(出衆)한 사람을 보면 꼭 웅천(熊川)이라 칭하였다。 후세의 웅천이라는 설은 여기에서 시작된 말이다。

# 文獻

## 賜几杖制 文宗九年乙未七月

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朕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

## 就第賜詔 文宗十二年戊戌四月

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以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

## 授致仕告身并賜衣物誥 同年四月

良臣惟聖姚皇擧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

之以宰衡採忠懿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黼黻宸謀臻於變之期閒無彊之祚誰肩往哲朕得伊人惟卿翰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於聖轂禰鷺立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朱異一枝丹桂晉臣僉仰於郗詵語多能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芝詔擢入槐司軒夢開祥允協吹歷之塵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閣規模象推如晦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譙馳咸有之稱總正惟幾之務邇者年非耋矣齒未齠然早辭當軸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勳爲民禦今坐作世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翻英於戲量能授職者君親之常寵奬朕茲無宏論道經邦者宰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肱康之運俾齊休於姚皇室不專美於四子八元

## 補閑集

補閑集曰崔文憲公冲有二子常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爾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清愼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敢忘好支麻廟用世世益興昌文憲公之孫中書令思諏作訓儉文遺子平章事湊子持示予今已三十餘年但記吾祖令公常用木器八字忘其餘不知其卷子今誰傳之

又曰文憲公於成宗在位二十五年乙巳擢第春官希甲科第一（按公於移宗八年乙巳登第位至內史令其子文和公惟善當顯宗二十二接二當年作一補閑說誤）庚午爲御試乙科獨元文宗七年辛丑改內史爲中書父子皆拜爲中書令次子惟吉以門蔭累遷守司空左僕射攝尚書令及二十二（按二當作一）年丁未上賜宴國老文和公兄弟扶侍文憲公入赴當時以爲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之曰紫綬金章子及孫共陪鳩杖醉皇恩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曠代唯聞四人到一門今有兩公存家傳冢宰猶爲罕世襲魁科最可尊幾月搢紳相藉藉今朝街路更喧喧聯翩功業流青史雖禿千毫不足言

又曰崔文憲公典試所眞十四人乙科三人金無滯李從現洪德成同拜尚書李象延崔尚崔有孚相繼爲參政金淑昌金正金良贊吳學麟幷爲學士世號尚書牓大康九年癸亥同牓無達官李資玄郭興皆棄官爲處士時號處士牓有一滑稽僧戲擧子云須占尚書牓休登處士科

又曰崔郎官仁全爲國博時和同姓從弟見贈詩云先後龍頭三相國聯翩麟閣四功臣一門盛事傾千古更有何人繼後塵蓋言文憲公以龍頭配饗靖廟爲功臣其子文和公亦以龍頭配饗文廟其孫中書令思諏配饗齋廟玄孫平章允儀配饗毅廟仍孫平章事洪胤亦是龍門上客其餘非龍頭而位宰相者十餘人仁全亦文憲公之孫也

家牒曰文憲公生四子長曰文和公惟善二曰尚書左僕射惟吉三曰侍郎惟擧四曰兵部尚書惟正（按麗史獻宗元年乙亥十一月癸丑肅宗遽崔惟擧如遼進奉三年戊寅三月癸亥以崔惟正爲右清道率府率宮至兵部尚書中軍兵馬使距文憲公歿年幾三十余歲時世不遠家藏說必有考據而既漏世譜且補闕集以爲文憲公有二子麗史及家傳亦然）

吳翰林學麟（即吳世才之祖）家傳曰公高敞人受性理之學於文憲公崔冲興地勝覽曰原州居頓寺在玄溪山有高麗崔冲所撰僧勝妙碑

野乘曰崔冲字浩然號月圃謚文憲貫海州高麗顯宗朝官至平章事宋眞宗景德二年時也（以公登第時言）東方性理之學始大興時擧世素無着笠公始作笠世稱海東孔子

（世德錄曰海州彌勒居同宗永賴所傳云洪州同宗曰文憲公伯氏無后有一女嫁于中國宰相家崔氏田庄甚饒而盡歸于其女文憲）

公以爲吾家田庄不宜爲中國人所占入朝于中國仍稟之訟獲理成出決給文憲而歸其文卷尚存渠家宋氏戶口亦在焉字書完然云田庄事此乃始聞而公初無入中朝事謬安甚按麗史云忠宣時尚書李德守女遂入元後爲寵臣妾與承旨蔡悰璘爭臧獲欲奪其文卷忠憲公執不可遂不能奪或仍忠憲公是事誤認以爲文憲公事者也故著而書之以訂其訛云

鄭麟趾麗史名臣傳公有傳文和良平尚書公淪英烈公儀並附己下言行錄

崔氏家傳文憲公文和公文清公忠憲公並有傳權陽村近尹桐軒紹宗鄭三峰道傳撰

國朝寶鑑曰 成宗二十年己酉秋八月 上欲以勝國名儒崔冲崔惟善趙簡從祀文廟以問于禮曹弘文館皆對曰三人文章道德爲一世儀範然國學徒祀則似過只於其鄕廟享可也 上從之

退溪先生與奇高峰書曰崔孤雲薛弘儒崔文憲安文成本曺當初只稱先儒而擧此等人滉不欲盡斥他擧而專用己意所定故仍存而於答語中說破二代羅高麗新二代麗文儒非心學云又曰二代之儒其歸重終在言語文字之間云文儒即文昌侯弘儒侯

李益齋齊賢曰文王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冲卒謚文憲公公以門下生徒分爲九齋自公卿嫡庶下至州縣擧子皆隸名籍中以習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矣

海州志曰邑俗耕農漁佃商賈爲業人心強梗亢慨乖角伶俐文憲公崔冲設九齋教訓之後文風大振至文成公李珥築精舍于石潭教授生徒申明學校設行鄕約風俗漸厚學業相尚

## 문헌

### 문종께서 궤장(几杖)을 내리시며 왕께서 하신 말씀 (문종 九년 을미 七월)

시중(侍中) 최충(崔冲)은 여러 대에 걸쳐 유가(儒家)들의 댓마루이며, 삼한의 기덕(耆德)①이다。 이제 비록 늙은 것으로 인하여 치사(致仕)를 청하였으나, 차마 허락하여 따를 수가 없으니, 마땅히 담당 관청(攸司)에 명령하여 옛법을 살펴 궤안(几案)②과 구장(鳩杖)③을 내려 주고 일을 더 보게 하라。

註 ① 나이가 많고 덕이 있는 사람。
② 의자와 안석 일체의 물품, 곧 노인이 편히 앉거나 누워 지낼 수 있는 몸 기댈 것과 방석들。
③ 손잡이 부분에 비둘기를 조각한 지팡이。〈風俗通〉에 「俗說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 時鳩止其上 追者以爲必無人 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 作鳩杖以扶老」라 있음。

### 사신을 집으로 보내어 내리신 조서

문종 十二년 무술 四월

경(卿)은 선비들의 법도(法度)에 표준(圭臬)④이 되고、신(神)이 베푼 덕화(德化)를 빛내었다。 여러 대의 성인(累聖)들의 가르침을 문필(濡毫)로써 섬기기도 하였다。 문장(文

후)은 나라를 빛내었고, 벼슬은 삼계(三階)[5]에 자리하여 국정(國政)을 다루어서(調鼎) 공적이 떳떳이 기록되어 있다. 비록 은퇴하여 한가히 지낸다고 하더라도 지난날의 덕을 잊지 못하여 다시 재상(黃扉)[6]의 직위를 진봉(進封)하고, 아울러 재상가(綠野之堂)[7]까지 영화롭게 하노라.

註 ④ 圭臬(규얼)은 해그림자를 재는 해시계의 木表인데, 뜻이 바뀌어 法度의 標準을 의미함.
⑤ 三台星, 곧 三公을 뜻함. 三公은 大尉, 司徒, 司空을 말함.
⑥ 黃閣과 같은 뜻. 唐나라 때에는 給事中을 가리켰음.
⑦ 唐의 宰相 裵度의 別墅名으로 뜻이 바뀌어 宰相의 집을 뜻함.

## 치사하는 이에게 고신과 옷가지를 내려주며 한 왕의 말씀

문종 十二년 四월

충량(忠良)한 신하가 밑에서 보좌(輔佐)하여야만 비로소 군왕이 성덕(德德)을 펼 수 있으니[8] 양신유성(良臣惟聖), 순(舜) 임금(堯皇)[9]은 팔원(八元)[10]을 거용하였으며, 어진 선비를 얻는 사람이 창성하니, 주나라(姬室)[11]는 그 네[12] 성인들이 국운을 늘이었다. 어떤 이는 대신의 자리(相位)를 제수(除授)하기도 하고, 어떤 이에게는 재상의 벼슬(宰衡)을 맡기기도 하여 충성스러우면서도 큰 계책을 취하여 황제의 교화를 빛내도록 하고, 왕실을 붙잡아 도와 주고, 정도(正道)를 잃지 않도록 하는 지혜(挾維之智)[13]를 힘입어 왕정(王政)을 돕도록 하였으니(黼黻宸謀)[14] 변화의 시기(於變之期)[15]에 이르러 끝없는 복조를 열었다. 누가 옛날의 현철(賢哲)과 비견(比肩)되겠는가? 짐(朕)이야말로 이 사람을 얻었노라. 오직 경(卿)은 문한(文翰)과 필묵(筆墨)으로 참됨(誠)을 구하였고, 품성(稟性)을 갖추어 밝혔으니, 당(唐)나라 영웅들이 태종(太宗)의 조종을 받고(唐雄首於聖祖)[16] 있음이오, 천제(天帝)의 궁정(宮廷)에 이형(衡衡)[17]이 한마리 독수리처럼 우뚝 선 듯하고, 만장(萬丈)의 금산(金山)[18]이로다. 양(梁)나라 때에 누가 주이(朱异)[19]보다 나을 것인가? 한가지의 단계(丹桂)[20]는 진신(晋臣)들이 모두 치선(郗詵)[21]보다 더 우러러 보았다. 다능(多能)한 것으로 말한다면 숙향(叔向)[22]이 수레바퀴를 부축할 만하고 박물(博物)로 논의한다면, 장화(張華)[23]가 자리를 피할 것이니, 상서로운 조짐으로 임금의 말에 응하여 들어나고부터는 삼공(槐司)[24]의 자리에 뽑혀 들어왔으니, 헌원(軒轅)[25]의 꿈에 상서를 열은 먼지를 쓸어버린 징조(吹塵之契)[26]를 진실로 위협할 만하였다. 주(周)나라의 시가 자손들이 부조(父祖)의 엽을 이어야 함을 첨석(瞻石)[27]의 노래로 기록하여 널리 드날리고 있다. 대각(臺閣)의 규모로는 많은 사람들이 두여회(杜如晦)[28]를 받들어 모시듯하였고, 이륜(人倫)의 영수(領袖)로는 당시의 사람들이 위서(魏舒)[29]와 같다고 하였다. 무수히 많은 사람들이 인덕(仁德)을 다 갖추었음을 칭송하며 전파하였고, 모두가 재상으로서의 할 일을 힘써 바로 잡았다고 하였다. 근래에 나이는 八十세(耋)[30]가 되지 아니하였고, 이도 아직 빠지지 아니하였다. 그러나 추

요(樞要)의 권직(權職)을 사양하고 돌아가 마침내 퇴직(懸輿)의 소원을 이루려 하는구료。하지장(賀知章)이 못가에서 비록 즐거운 놀이를 마음대로 하였으나、도홍경(陶弘景)은 산속에서 살면서도 항상 나라의 큰일을 이야기하였다。옛날에는 (경이) 움직이면 백성들의 규범(榘)이 되었었으니、이제는 앉아서 세상의 스승이 할 일을 하고 있다。더할 수 없이 두터운 자격(資階)에 올라지 아니하면、이름하기 어려운 큰 덕을 어떻게 드러낼 수 있겠는가? 드디어 중서(中書)로 승진(冠秩)시켜 뛰어난 재능으로써 상열(上列)에 도움이 되게 하노라。

아! 능력을 헤아려 직책을 맡겨 주는 것은 군친(君親)이 떳떳이 행하는 은혜로운 권면(寵奬)이다。짐이 이에 아낌없이 도(道)를 논할 것이다。나라를 다스리는 것은 재상이 힘써서 다스리는 길을 보좌하여야(彌綸) 하므로 그대는 매우 부지런히 왕을 보필하는 꾀(翼亮之猷)를 많이 펴서 팔이 편안할(肱康) 운을 이루어지도록 하고、우순(虞舜)과 주(周)나라 왕실의 크고 아름다운 덕(休德)과 같게 하여 사자(四子)와 팔원(八元)만이 오직 아름답도록 하지 말라。

註 ⑧ 〔書經〕說命下에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이라 있음。

⑨ 舜의 姓이 姚이기 때문이다。

⑩ 舜임금의 어진 신하 八人。〔史記〕五帝本紀虞舜條에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이라고 한 데서 온 것임。

⑪ 〔論衡〕奇怪條에 「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라고 있음。

⑫ 周나라의 四聖。곧 周公・太公・召公・史佚。

⑬ 挾維는 「挾輔王室維匡僩娛」의 준말。

⑭ 字義대로 풀이하면、대궐의 짝을 수놓는다는 뜻임。원래 黼黻은 古代天子禮服의 刺繡을 뜻하였음。

⑮ 天下人民을 善道로 나가게 하여 서로 和睦하게 만드는 때라는 뜻임。

⑯ 唐雄들이 太宗의 操縱範圍안에 들어있다는 뜻으로、〔搢書〕에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端門見進士編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라 있음。

⑰ 後漢 般人。字는 定平。어려서부터 才辨이 있었으며 孔融과 친하였는데 孔融이 曹操에게 추천할 때에 「鸞鳳累百不如一鶚」이라고 하였음。

⑱ 黃金山이라는 뜻이나 여기서는 學問과 道德이 崇高함을 比喩한 것임。

⑲ 梁나라 사람。호는 彦和、五經에 밝았으나、禮易에 더욱 뛰어났음。벼슬은 侍中에 이르렀음。

⑳ 달속에 있다는 붉은 桂樹나무의 하나、뜻이 바뀌어 사람의 才能이 뛰어남을 나타냄。

㉑ 晋나라의 大夫 郗 獻의 아들。

㉒ 春秋時代 晋人 羊舌肸의 字。一名 叔肸。

㉓ 晋方城人。字茂先。著書에 〔博物志〕가 있음。

㉔ 三公의 地位를 뜻함。周나라 때 槐樹를 심어 三公의 地位를 定한데서 연유됨。

㉕ 큰 바람이 일어 天下의 塵垢를 쓸어 없애는 꿈을 꾸고 風后을 얻었다는 黃帝의 故事에서 나온 말로 상서로운 조짐을 뜻함。

㉖ 上古時代 帝王。곧 黃帝。

㉗ 우러러 바라보는 돌이라는 字義는 곧 三公의 몸가짐이 바람직하여야 하는데 그렇지 아니함을 〔詩經〕節南山章에서 諷刺한 것을 인용한 것임。

㉘ 唐太宗때의 名臣。字는 克明。臺閣의 制度를 房玄齡과 裁

定함。

㉙ 晋國 樊人、字는 陽元。벼슬이 相國參軍에 이름。

㉚ 〔高麗史〕列傳에는 「耄」(九十세)로 되어 있음。

㉛ 요즈음 말로는 停年退任을 뜻함。〔論衡〕自紀에 「年漸七十時可懸輿」라고 있음。

㉜ 唐나라 山陰人、字는 季眞、벼슬은 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에 이르렀다。文辭와 草隷에 능하였음。號는 四明狂客。

㉝ 梁나라 秣陵人、字는 通明、齊의 高帝時 諸王侍讀을 지냈음。武帝時에는 吉凶征討의 大事가 있으면 반드시 諮問하니、당시 世人들이 山中宰相이라고 하였음。

㉞ 되(升)로 곡식을 헤아릴때에 그위를 고르게 하는 방망이。곧 평미레를 말하는데、뜻이 바뀌어 기준 또는 규범을 나타냄。

㉟ ㊱ 특별한 寵遇를 받아 칭찬됨。寵拔、寵擢이라고도 함。

㊱ 治道를 補合한다는 뜻。〔周易〕繫辭上에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라 있음。

㊲ 翼亮은 輔弼한다는 뜻인데、〔晋書〕王道傳에 「勳格四海翼亮三世」라고 있음。

㊳ 輔弼을 잘하면 百事가 成就된다는 뜻。〔書經〕益稷에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라 있음。

㊴ 四聖과 같은 뜻。周室의 四賢子。곧 周公·太公·召公·史佚을 가리킴。

㊵ 高辛氏의 八人의 才子를 말함。〔左氏春秋〕文十八에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이라 있음。

## 보한집

보한집에 이르기를 「최문헌공 충(冲)께서는 두 아들이 있었는데 항상 그들을 훈계하여 말씀하시기를、「선비가 세력으로써 출세하면、유종(有終)의 미(美)를 얻기 어렵지만 문장과 행실로 영달(榮達)하게 되면、이에 너희에게 경사(慶事)가 있을 것이다。나는 다행히 문행(文行)으로써 드러나게 되어 맑게 근신하여 세상을 마치기로 맹세하여 왔다」라고 하셨다。이어 자손을 훈계하는 글을 지으셨는데、그 글이 전하여 오는 중간에 조심하지 아니하여 그 원본을 잃어버리니、시 두 편만 남아 있게 되었다。그 중의 한편은、

집안에 대대로 전하는 자랑거리 물건은 없지만、
(家世無長物)
오직 지극한 보배만을 고히 간직해 왔다。
(唯傳至寶藏)
문장은 수놓은 비단이 되고、
(文章爲錦繡)
덕행은 바로 고상한 인품이다。
(德行是珪璋)
오늘 너희에게 인도하여 이르노니、
(今日相分付)
뒷날에 이 말을 쉽게 잊지 말아라。
(他年莫敢忘)

나라의 동량되어 쓰이기를 좋아하면、
(好支廊廟用)
대대로 더욱 일어나 번창할 것이다。
(世世益興昌)

라고 하셨다。

문헌공의 손자인 중서령(中書令) 사추(思諏)께서 검소하게 살기를 훈계하는 글(誡儉文)을 지어 아들인 평장사(平

후事) 진(湊)에게 전하셨는데、진의 아드님인 지(持)가 내게 보여 주셨다。이제는 이미 三十여년이나 되어 다만 「우리 할아버님께오서는 항상 목기만 쓰셨다(吾祖令公常用木器)」라는 八자만 기억될 뿐 그 나머지는 잃어버렸다。그 책이 지금 누구에게 전해지고 있는지도 알 수가 없다고 하였다。

(보한집에서는) 또 말하기를、「문헌공께서는 성종 즉위 二十五年째인 을사(乙巳：一〇〇五)에 춘관(春官)에 급제하여 갑과(甲科) 장원(壯元)이 되셨다。살피건대、공은 목종 八년 을사에 과거에 급제하셨으니 보한집이 잘못 말한듯하다。벼슬은 내사령(內史令)에 이르셨다。그 아드님 문화공(文和公) 유선(惟善)께서는 현종 二十二년 살피건대 2는 1이어야 함。마침 경오(一〇三〇)에 어시(御試)을 과에서 홀로 장원(壯元)이 되셨다。문종 七年 신축(辛丑)에 내사(內史)를 고쳐 중서(中書)라고 하니、부자분이 다 중서령(中書令)을 배수 받게 되셨다。둘째 아들 유길(惟吉)께서는 문음(門蔭)으로 벼슬이 거듭 높아져서 수사공 좌복야 섭상서령(守司空左僕射攝尚書令)이 되셨다。二十二년생각컨대 2는 옳다。1로 정미(一〇六七)에 이르러 임금님이 나라의 원로(元老)들에게 잔치를 베풀어 주셨는데、문화공 형제께서 문헌공을 부축하여 모시고 들어가 참예하시니、당시에 사람들은 경사스런 일이라고 하였다。한림학사(翰林學士) 김행경(金行瓊)이 시를 지어 이를 하례하니、시에 이르기를、

자수(紫綬)와 금장(金章)은 아들과 손자인데、(紫綬金章子及孫)
함께 구장(鳩杖)을 모시면서 황은(皇恩)에 취했네。(共陪鳩杖醉皇恩)

상서령이 중서령을 모시고、(尚書令侍中書令)
을장원이 갑장원을 부축하였네。(乙壯元扶甲壯元)
먼 옛날 오직 네 사람 이르렀다 들었더니、(曠代唯聞四人到)
한 집안에 지금도 두 분이 계시다네。(一門今有兩公存)
한 집에 재상 벼슬 이어나기 오히려 드문데、(家傳冢宰猶爲罕)
대를 이은 장원 급제 가장 우러를 만 하네。(世襲魁科最可尊)
며칠이나 벼슬아치 서로들 떠들련지、(幾日搢紳相籍籍)
오늘 아침 길거리는 더욱 시끄럽데。(今朝街路更喧喧)

이어온 공업(功業)은 청사(靑史)에 전하리니、(聯翩功業流靑史)
비록 천개 붓이 닳되 다 말할 수 없으리라。(雖禿千毫不足言)

라고 하였다。

(보한집에서는) 또 말하기를「최문헌공(崔文憲公)께서 과시(科試)를 주관하여 十四人을 뽑았는데、그 중 을과(乙科)에 뽑힌 김무체(金無滯)·이종현(李從現)·홍덕성(洪德

成) 등 세 사람은 같이 상서(尙書)에 배수되었으며, 이상정(李象靖)·최 상(崔尙)·최유부(崔有孚) 등은 서로 이어가며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가 되었으며, 김숙창(金淑昌)·김정(金正)·김양지(金良贊)·오학린(吳學麟) 등은 나란히 학사(學士)가 되었으므로 세상에서는 이들을 상서방(尙書牓)이라고 불렀었다。 태강(太康) 九년(一〇八三) 계해에 함께 급제한 사람들은 현달(顯達)한 벼슬아치가 있는데다가 이자현(李資玄)과 곽여(郭輿) 등은 모두 벼슬을 버리고 처사가 되었으므로 당시에 사람들은 그들을 처사방(處士牓)이라고 불렀다。 어떤 악살스런 중이 있어 과거에 응시하는 사람을 희롱하여 말하기를、

「모름지기 상서방을 차지할 것이지(須占尙書牓) 처사과에 오르려면 그만들 두어라。(休登處士科)」라고 하였다。

(보한집에서는) 또 말하기를、「최낭관(崔郎官) 인전(仁全)이 국자감(國子監)의 박사(博士)가 되었을 때에 같은 성씨의 종제(從弟)가 준 시에 화답(和答)하여 이르기를、

앞뒤로 장원하여 재상된 이 셋이오。(先後龍頭三相國)
잇따라 인각에 오른 공신 네분일세。(聯翩麟閣四功臣)

한 집안의 경사가 천고(千古)에 드무니、(一門盛事傾千古)

다시 어떤 사람이 있어 이 자취를 이으려나?(更有何人繼後塵)

라고 하였다。 대개 문헌공께서 장원하여 정종묘정(靖宗廟庭)에 배향(配饗)되어 공신이 되셨고、 그 아들 문화공이 또한 용두(龍頭)로 문종묘정(文宗廟庭)에 배향되셨으며 그 손자 중서령 사추(思諏)께서도 숙종묘정(肅宗廟庭)에 배향되셨고、 현손(玄孫)인 평장(平章) 윤의(允儀)께서도 의종(毅宗)의 묘당(廟堂)에 배향되셨으며、 잉손(仍孫)인 평장사 홍윤(洪胤)도 또한 과시(科試)의 주관자(龍門上客)이셨다。 그 나머지는 장원 급제자는 아니지만、 벼슬은 재상의 지위에 오른 사람들도 十여인이나 된다。「인전(仁全)도 또한 문헌공의 후손이시다」라고 하였다。

가첩(家牒)에는 기록하기를、「문헌공(文憲公)께서는 네분의 아드님을 두셨으니、 맏아드님은 문화공 유신(惟善)이시고 둘째는 상서 좌복야 유길(惟吉)이시고 세째는 시랑(侍郎) 유거(惟擧)이시고 네째는 병부상서(兵部尙書) 유정(惟正)이시다。 고려사를 살펴보면、 헌종 원년 을해(一〇九五) 十一월 계축(二十五일)에 숙종께서 최유거를 요나라에 봉사로 파견하셨다。 三년 무인(一〇九八) 三월 계해(十四일)에 최 유정을 좌우청도수부수(左右廳都水副使)로 삼았고、 그는 병부상서 중군병마사에 이르렀으니、 문헌공께서 돌아가셨을 때부터 겨우 三十여년만이다。 벼슬이 높아지고 낮아지는 것은 반드시 살필만한 근거가 될 것이다。 아니하므로 가장의 말은 반드시 살필만한 근거가 될 것이다。 그러나 이미 세보(世譜)에 누락되었고、 또 보한집에서 문헌공은 두 아들이 있다고 하였고、 고려사와 가전(家傳)까지도 그렇게 되어 있다。

오한림 학린(吳翰林學麟)은 오세재의 할아버지임。의 가전(家傳)에서 이르기를、「(오학린)공은 고창인(高敞人)인데、 문헌공(文憲公) 최 충(崔冲)에게서 성리(性理)의 학문을 배웠다」고 하였다。

여지승람(輿地勝覽)에서는 이르기를、「원주 거돈사(居

頓寺)는 현계산(玄溪山)에 있는데, 그 절에는 고려 최 충(崔冲) 께서 지으신 승(僧) 승묘비(勝妙碑)가 있다」고 하였다。

야승(野乘)에서는 이르기를, 「최 충(崔冲)은 자(字)를 호연(浩然)이라하며, 호는 월포(月圃)요, 시호(諡號)는 문헌(文憲)인데, 본관은 해주(海州)이다。 고려 현종 때에 벼슬이 평장사에 이르렀으니, 송나라 진종 경덕(景德) 二년(一〇〇五) 때이다。공이 과거에 급제한 때를 말한다。 우리 나라의 성리학(性理學)이 비로소 크게 일어나게 된 때이라서 세상에서는 모두가 모자(笠)를 쓰지 아니하여 공께서 처음으로 갓을 만들어 쓰시니 세상에서는 우리 나라의 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칭송하였다」라고 하였다。 「세덕록(世德錄)에서는 이르기를 해주 미륵리에 살고 있는 동종 영뢰(永賴)가 전하고 있는 바에 따르면, 홍주에 사는 동종이 말하기를, 문헌공의 형님이 계셨는데, 아들은 없고 딸 하나만 있었다。 그 딸이 중국의 재상가로 시집가매 최씨댁의 전장이 심히 부유하던 것을 모두 그 딸이 가지고 시집으로 갔다。 문헌공께서 생각하시기를 우리 집의 전장이 중국인에 의하여 정요되는 것은 마땅한 일이 아니라고 보시고 중국에 들어가 벼슬살이를 하시며 안하여 그들과 일을 겨뤄 되찾아서 그 문서를 가지고 돌아오셨다。 그 송사를 문서는 아직도 그 집에 있으며, 송씨 호구(宋氏戶口)에도 또한 있으니, 그 자획이 완연하다고 하였다는 것이다。」 전장에 관한 일은 여기서 처음 알게 되었고, 공이 중국에서 벼슬하신 일이 없으니 잘못되거나 망영됨이 심하다。 고려 사를 살펴보면, 충선왕 때에 상서 이덕수(李德守)의 딸이 되었으며, 마침내 원나라에 들어가 총애를 받는 신하의 첩이 되었으며, 마침 승 그지 채종린(蔡宗璘)과 더불어 사내종과 계집종들을 다투어 문서를 뺏으려 하였다。 이에 충헌공(忠憲公)께서 이 충는 옳지 않다고 하시어 마침내 뺏지 못하였으니, 어쩌면 곧 충헌공의 이 일이 잘못 들어나서 그렇게 기록된 듯하므로 그 바로잡는다。 잘못된 점을

정인지(鄭麟趾)의 여사명신전(麗史名臣傳)에는 문헌공의 전이 있는데, 거기에 문화공(文和公)·양평공(良平公)·상서공(尙書公)·약(瀹)·영렬공(英烈公)·윤의(允儀)를 아울러 덧붙였다。 이하 행록 연

최씨가전(崔氏家傳)에는 문헌공(文憲公)·문화공(文和公)·문청공(文淸公)·충헌공(忠憲公)의 전(傳)이 나란히 있는데, 양촌(陽村) 권 근(權近)과 동현(桐軒) 윤소종(尹紹宗)과 삼봉(三峰) 정도전(鄭道傳)이 지었다。

국조보감(國朝寶鑑)에서는 이르기를, 「성종 二十년(一四八九) 기유(己酉) 가을 八월에 왕께서 고려(勝國)의 이름난 유학자(儒學者)인 최 충(崔冲)·최유선(崔惟善)·조간(趙簡) 등을 문묘(文廟)에 배향하여 제사를 모셔 올리고자 예조(禮曹)와 홍문관(弘文館)에 물으셨다。 예조와 홍문관에서는 모두 대답하기를, 「세 사람은 문장과 도덕이 일세(一世)의 모범이 될 몸가짐을 가진 분들입니다。 그러나 국학에 종사(從祀)하면 지나칠 듯하오니, 다만 그 고장의 묘당(廟堂)에서 제사 모시고 받들면 좋을 듯합니다」 하니 왕은 그대로 좇으셨다고 하였다。

퇴계(退溪)선생이 기고봉(奇高峰)에게 보낸 편지에서 말하기를, 「최고운(崔孤雲)·설홍유(薛弘儒)·최문헌(崔文憲)·안문성(安文成)은 본조(本曹)에서 당초에 다만 선유(先儒)라고 불려 이분들을 거명하였으나, 황(滉)은 다 배척하고 달리 거명하여 오로지 내 마음대로 정하고 싶지 않은 까닭으로 그대로 두었다」고 하고, 답서(答書)가 운데서, 이른 말 가운데서 두 시대라 시대는 신 를 설파하여 「문유(文儒)는 심학(心學)이 아니다」라고 하셨으며, 또

말씀하시기를, 「두 시대의 유가(儒家)들은 중요한 곳을 좇기를 끝내 언어 문자의 사이에서 머물렀다」라고 하였다. 문유는 곧 문창후유와 홍유후다.

㊷ 이익재(李益齋) 제현(齊賢)은 말하기를, 「문왕 二十二년(一〇六八) 九월 갑신(十五일)에 중서령 최 충(崔冲)이 출하니, 시호는 문헌공(文憲公)이다。공은 문하의 생도들을 나누어 구재(九齋)를 만들었다。공경(公卿)의 적서(嫡庶)로부터 아래로 주현(州縣)의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가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리고 성인의 도를 익히게 하였다。(우리 나라의) 문물이 이로 말미암아 더욱 훌륭해지게 되었다」고 하였다。

해주지(海州志)에서는 이르기를, 「해주읍의 풍속은 농사와 고기 잡고、장사하는 것으로 생업을 삼으므로 사람들의 마음이 굳고 뻣뻣하며、고분고분하지 않으며、괴팍스럽고 약삭빠르다。문헌공 최 충(崔冲)이 구재(九齋)를 베풀어 가르치고 훈계한 뒤로는 문풍(文風)이 크게 떨쳐졌다。문성공(文成公) ㊸이이(李珥)가 석담(石潭)에 정사(精舍)을 열고 생도들을 가르쳐 학문을 펴서 밝혀으며、학교에 향약(鄕約)을 베풀어 실천하여 풍속이 점점 후해지고、학업이 서로들 사이에 숭상되기에 이르렀다」라고 기록하였다。

註 ㊶ 珪璋은 禮式때에 장식용으로 쓰인 옥。뜻이 바뀌어 高尙한 人稟의 人物에 比喩됨。

㊷ 廊廟는 行廊이 딸린 집채로 御殿 또는 政事를 하는 곳。廟堂 또는 議政府를 뜻함。

㊸ 고려때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으뜸 벼슬。從一品。

㊹ 고려 肅宗때의 문신。初名은 思順、字는 嘉言、諡號는 忠景、文宗때 문과에 급제하여 中書令에 이름。아들은 源·湊이고、사위는 李資謙。文公美·柳仁著 등이다。(一〇三四~一一一五)

㊺ 고려시대 中書門下省에 딸린 正二品 벼슬。

㊻ 一九七二년 古書刊行會本을 影印한 亞細亞文化社刊「破閑集·補閑集」쪽六三에 따르면 「漆之孫持」로 되어 있음。

㊼ 禮部의 딴 이름。

㊽ 고려 초기 中書令의 다른 이름。

㊾ 文憲公 冲의 큰 아들。諡號는 文和。(?~一〇七五)

㊿ 文宗七년은 癸巳(一〇五三)이며、辛丑은 文宗 十五년(一〇六一)이어서 文宗의 御治年數와 太歲가 잘못되어 있다。그러나 內史門下省을 中書門下省으로 고친 것은 文宗 十五년 辛丑(一〇六一)이 옳다。

(51) 文憲公 冲의 次子。文宗 三十一년(一〇七七)에 守司空判三司事가 되고、뒤에 守司空攝尙書令에 올랐음。

(52) 父祖의 餘德으로 과거제도를 거치지 아니하고 벼슬에 나아가게 되는 인사 등용의 한 제도。

(53) 守司空은 三公의 하나。守는 職階보다 位階가 낮음을 나타냄。左僕射는 고려 文宗때 尙書省의 正二品 벼슬。攝은 兼職을 뜻하며、尙書令은 尙書省의 으뜸 벼슬。

(54) 고려 문신。文宗 十四년(一〇六〇) 한림학사가 되고、十七년(一〇六三)에 知貢擧가 되고、二十四년(一〇七〇)에는 尙書左僕射로 貢擧를 主管하였으며、그 뒤 宣宗 四년(一〇八七)에 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가 되었음。

(55) 붉은 빛의 인(印)끈。貴人이 차고 다녔음。

(56) 쇠로 된 도장。높은 벼슬아치。

(57) 고려 중기의 학자。벼슬은 僕射에 이름。十二公徒의 하나인 西園徒를 열어 후진 양성에 힘썼음。

(58) 고려 문신。靖宗때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叅知政事에 오르고、文宗 十一년(一〇五七) 內史舍人이 되어 燈燭의 費

用도 백성들의 고혈임을 諫하여 王께 儉德을 쌓게 하였음。

59 고려 중기의 中書門下省 從二品 벼슬。

60 고려 중기의 문신。 글안과의 외교에 공이 컸음。

61 고려 중기 문신。 靖宗 一년(一〇三五)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翰林學士에 이름。

62 遼나라 道宗의 세번째 연호(一〇七五~一〇八四)。

63 字는 眞精、號는 息庵·淸平居士·希夷子。 벼슬은 大樂署丞에 이르렀음。 만년에 淸平山에 들어가 禪學을 연구하였음(一〇六一~一一二五)。

64 고려의 文臣。 字는 夢得、諡號는 眞靜。 벼슬은 洪州원을 지냄(一〇五九~一一三〇)。

65 郎官은 官衙의 堂下官을 묶어서 부른 말。

66 國子監의 正七品 벼슬。

67 麒麟閣의 준말。 前漢武帝가 기린을 잡았을 때에 지은 집으로 宣帝때에 蘇武등 十一인의 功臣의 畫像을 그려 붙였음。 여기서는 廟庭을 비유한 것임。

68 고려의 文臣。 初名은 天祐。 諡號는 文肅。 文憲公의 五대손。 仁宗 六년(一一二八)에 문과에 급제、 벼슬이 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69 昆孫의 아들。 자기로부터 七代孫을 이름。

70 고려 熙宗初에 樞密院副使·政堂文學을 지냈으며、 高宗때에 平章事가 되어 致仕함。 諡號는 文景(?~一二二九)。

71 龍門은 貢院門이니、 科擧試場의 正門임。 또 上客은 上賓이니、 여기서는 곧 試官이라는 뜻임。

72 고려 東宮에 딸렸던 無品의 벼슬로 太子左右淸道率府의 으뜸되는 직。

73 고려 문신。 최유엄(崔有渰)의 諡號。 平章事 崔滋의 아들。 원종 十一년(一二七〇) 正朝使로 원을 다녀옴。 벼슬은 守僉議政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에 이름。 八十五세의 노령으로도 正朝使로 入元하여 行省의 設置를 중지시켰다(一二三九~一三三一)。

74 조선 초기 문신。 字는 伯睢。 號는 學易齋。 벼슬은 領議政에 이름。 諡號는 文成。 저서에는 〔學易齋集〕이 있음。 〔高麗史〕·〔訓民正音〕·〔龍飛御天歌〕 등의 撰述에 공이 많음(一三九六~一四七八)。

75 崔惟善의 諡號。

76 崔思齋의 諡號。

77 良平公의 아들。 벼슬이 禮部尙書翰林學士였음。

78 尙書公의 아들。 初名은 天祐、 저술에 〔詳定古今禮〕가 있음(一一〇二~一一六二)。

79 崔滋의 諡號。 初名은 宗裕·安、 字는 樹德、 號는 東山叟。 벼슬은 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에 이르러 致仕함。 저서에 〔補閑集〕·〔崔文忠公家集〕 등이 있음(一一八八~一二六〇)。

80 공민왕 十七년(一三六八) 문과에 급제。 親明政策을 주장하였고、 朝鮮의 建國後 佐命功臣이 되고 吉昌府院君에 봉하여짐。 저서에 〔陽村集〕·〔五經淺見錄〕·〔東國史略〕 등이 있음(一三六三~一四一九)。

81 字는 憲淑。 고려 공민왕때 문과에 급제하여 左常侍經筵講讀官에 이르렀고、 朝鮮時代에는 同知春秋館事에 이르렀으며 저서에 〔桐軒集〕이 있음(一三四五~一三九三)。

82 字는 宗之、 고려 공민왕 十一년(一三六二)에 문과 급제、 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에 이름。 朝鮮建國功臣으로 成均提調에 이름。 저서에 〔三峰集〕·〔經濟六典〕·〔佛氏雜辨〕·〔心問天答〕 등이 있음。

83 고려의 문신。 諡號는 文良、 忠烈王때 贊成事를 지냈음。

84 조선시대 학자、 李滉의 호。

85 조선시대 학자、 奇大升의 호。

86 薛聰의 諡號。

87 安珦의 諡號。

88 조선시대 禮曹。

89 고려말 학자。 號는 益齋이외에 實齋·櫟翁 등이 있음。 元나라 萬卷堂에서 元의 學者 趙孟頫 등과 교유하며 학문 연구를 함。 저서에 〔益齋集〕。〔益齋亂藁〕·〔櫟翁稗說〕·〔西征錄〕·〔史略〕 등이 있음(一二八七~一三六七)。

⑨⓪ 조선시대 학자。 兒名은 見龍。字는 叔獻、號는 栗谷、文成은 諡號。선조때 吏·兵曹判書를 지냄。저서에 「栗谷全書」가 있음(一五三六~一五八四)。

## 東方淵源錄 出華海師全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崔文憲先生名冲字浩然號放晦齋海州人朔寧胥吏溫之子夢凝奎星而生天姿瓌偉性操堅貞自少嗜學文章精秀穆宗朝擢甲科以直言忤權惡被黜顯廟即位即召之先生曰今王之致統前王之旣定正命前王之弒康兆也非今王也斯可以就之當與周旋即就仕時契丹來寇先生中道奉國憂爲將赴敵還姜邯贊使鎭降議廷訛拔策保殿體擧河拱辰於路上入丹說班師拔鄭成於行伍爲鎭使而分軍屬之追丹兵連擊破之世之以退丹兵不知爲先生之勳而以王讚邯贊之詩句全爲姜公之功豈眞見哉顯廟以文職臺閣易置武臣兼帶先生諫曰文臣雖非其人其禍遲武臣習氣麁知兵熟兼其職而若一非其人則其禍急盖禍弊不在文臣惟在用人之非其人然則此都在宰相之擧人如何耳宰相之非其人都在王心之用舍悅惡如何耳夫拔人於國中任之斯政察其予奪取舍又諮訪民心之向背於誹謗之木題善之樑任之彼政又如之試之極詳國人咸曰某可以佐我王德保我邦民觀之彼政斯政無非無議而極迪于德然後取用爲相則擧人亦皆由是而得其人奚有禍弊王不勝用先生歎曰噫天不用言退可以自當文職之任教後生以報日後有警之用乃請立中學敎率官自願帶職曰今自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敎若彖冲則已不彖則任之文職一長官使敎之一番人乃收召後進敎誨不倦顯廟庚申以崔致遠從祀聖廡先生摘指斯文之害而不可忝瀆大聖之廟廡請以薛子從享使後進懲知進就之擇精雖不得黜致遠然壬戌以薛子終成從享德宗之三年執喪有盡子之道能明於剛斷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之賢者朝無欺蔽民安其生之政靖宗之十二年政敎善斷皆從先生之敎也文宗之三年時先生爲侍中饗國老庶老及義士節婦孝子且鰥寡孤獨廢疾無養者晏保無憂皆先生之獻敎籌策而四年庚寅國家以婚禮作耻先生因周南篇欲正婚路大誦于前又引匡衡詩辭極美讚揚又引秦晉辰嬴之悖常唐國帝君亂倫之事以諷之乃請正婚禮同姓遠近者不婚姻戚有行者不婚又以親姓異戚故舊家改嫁女不許納欲爲規定時小人以先生故多滯清要不得秉政乃讒以誹謗國家己來之婚制見忤先生乃退中學封納侍中政印只欲以敎諸生任責曰吾致身五朝武臣秉政梗敎之弊淆婚創寺之俗欲規正而未能惟余無回天誠之罪也然則不能致正閉邪何以報父母享祿之國耶可以敎諸生或報於日後望復創箕聖垂東之遺化餘韻乃自居中學又左右設東西國學享前聖哲模倣薛氷雪之古規盡分家産俸祿拔生徒中夙成者分遣州郡設庠序學校作之師而風動四儒延攬就敎鄕以升州州以升道道以升中學各任國學齋內執事日就講筵討以經帙妙旨暇以習揖讓進退俎豆飮射之禮於是諸生塡溢門巷遂分九齋名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先生徒凡應擧者必先就中學隸名體習七年然後就仕謂之淸班故自後擧子爭追隸名於九齋籍中而以不得許隸名爲耻是以俗尙端正風雅不以虛飭得以隸名謂之文憲徒於是儒臣爭慕欽尙各相立徒十一先生徒最賢而十一徒者以其所進之未及自讓而分以學序次次升業於先生徒東方學校由先生

大興是時稱爲海東孔子年七十以耄昏以其教任夙成之儒而乞退然軍國大事大宋奏章有疑則悉就諮之例帶太史中書令二十二年卒謚文憲

大哉先生之於我麗始創垂統之風旨歟始自箕聖之奠東而先生自當中學左右設先聖之祠以箕聖配之以國家獨不立廟報其垂統東方之大德謂欠典累言榻下爲近小毒沮未得奏旨常歎曰箕聖肇創東方變夷侔華而群小以傷財奸說常沮聖旨不得獨立廟殿而同享之于中國之列聖哲祠何國家痼惑凶神之誣術空費創寺於衆所而不貸創一寺之費獨闕箕聖廟而不行典祀委廢陵廟乎至肅宗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尚書申弘尚之徒乃述其師之遺歎盛志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不在典祀乞使求墳墓立殿祠春秋祭奠之以報仁賢之遺化垂統以終國子先師崔文憲之志答擧國儒者之望乃從之始蒙允遂創之睿宗己丑四年右文直學申晟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養士追先生遺志也己亥十四年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名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講藝者射禮也此皆先生之遺風薰化論經究趣之餘韻世傳先生文集四卷曰天道地道人道物道無非是一而二二而萬萬而一考皆理與氣同元流判之廣大究終歸元之微妙一機所以異之者判而成性後質分拘質而悖常之謂也愚者棄者見之無不懼而思反者也云云毅宗二十四年庚寅武凶鄭仲夫之亂仲夫等蓄怒文臣由於先生盡焚設施中學國學郡學先聖廟及九齋窮搜先生文集所在投爐無遺噫先生之文必精徵詳妙而天何縱其人還塞其道之傳耶晦軒易東不護齋無不景慕悵歎曰焚詩書之禍豈意又東海又曰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今先生之九齋塡溢門徒豈盡枚數觀先生子孫之行可以知先生之道無弊其傳先生有二子曰惟善惟吉惟善官知中樞院事至侍中爲人正直素疾佛教每嘆曰佛教之行輪回報應之說尤毒中惡世上無忌作惡其曰勸善施助以應後生脫其此生作非之罪賊傷天地之常欺惑此人之心自以模樣作人中禽獸而所謂道者非先王之眞契國家創興王寺諫曰唐太宗不許立寺觀我太祖訓要曰嗣王及公候臣僚無得爭修願宇寺刹奈何竭民財力以危邦本耶反曰危邦本而以助虛張妖言誣世之鬼廟乎王優答之即日入侍王曰諫諍是忠從好是佞惟善曰創業雖易垂統爲難守成雖易聲教爲難然守成之於創垂創垂雖易守成惟難御史盧成旦以直言忤旨王怒命縛之公諫曰朝臣有罪當付有司怒溢殿庭非王道王怒霽公卒贈謚文和號樂眞窩弟惟吉官尚書令性操堅直疾異端如仇讎所到鄉邑必常焚僧寺解佛像毀淫祠只勸先賢與山川祠每朝殿廷一無奏事常大誦孟子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仇讎章又師文王章師伊尹章闢異端章與吳起舟中之人皆敵國章韓文公原道佛骨表及李克答卜相章每歌其誦半日後趍出時大老先生年高尚無恙王賜國老宴公兄弟扶而赴燕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公之號月溪觀於公之兄弟文憲家訓可知矣先生又有孫曰思諒思諏思諒爲人中端表雅沉靜寡言聞過必拜門無納僧衆國鈞主文柄名重當時思諏力學擢科所至播溢聲績爲相論議務在大體常無輕改舊章門弟子有來謁者訓以孝親事君之道睦族敦戚之誼戎以浸潰異端敬信朋友雖謝仕家居憂國之心未嘗替安晦軒曰崔文憲先生使在洙泗亦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温容雅操過仲由冉求遠矣禹易東曰我師文成早年疏識迂學濂洛諸

文未到而先生之文焚而無傳故也文成晩年濂洛文來故也若先生之文在使我師文成無悔於晩年矣申文貞曰薛子廣設施聖哲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劃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用之趣崔子過薛子遠矣遺傳入鄭賊之焚禍無傳爲斯文之痛極矣安文成之設施學校纔得其餘粗而不廣也鄭圃隱李牧隱俱曰究文憲先生之設施學校規劃後進且追思輯文指四册天道地道物道人道等命名之遺意而想像則或不下於濂洛大老師而今其文不傳嗚呼噫矣○金文安先生名良鑑光州人耘谷曰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其後崔文憲中興大創金文安亦倡係絶修聖賢淵源之廟入于中國輸贏經傳旨訣開我東方後學之功甚大而踐履之實宜悉其文集而文集之刊行未爲廣布亦與弘儒文憲遺韻之廣博而盡沒於仲夫之火故先輩不得詳於遺韻影響以余淺薄識見豈能悉耶仲夫爲斯害之酷何其極歟金鼎抵范伏厓書曰噫吾聞諸師理獻及先考名英利師及先考聞於簡齋文暄先生先生聞於雲月齋文貞先生曰我東聖道直自檀君送子朝塗山得傳發軔而大明變夷則實自箕聖啓基垂統造詣用夏修明五常敦修立眞者多而弘儒文憲之道特其拔萃問學卓立者不少然其心得悟於箕聖之遺風餘韻其道得廣於經傳之東來方册載典以大所立之正矣不越乎遺旨之要領大綱而金文安則入使皇宋微辭奥旨受於程門耳提面命是以文安嘗曰吾之心悟素守得於東師弘儒文憲之遺韻其爲博約微奥親受於皇宋程門下云○安晦軒先生此下無先生事故不錄○禹易東先生名倬字天章丹山人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申文貞李稼亭鄭圃隱及諸子皆以先生比之安文成賢過遠矣侔之崔文憲得矣蓋先生爲道大略如此云云金文安禹易東兩先生事皆間拔○雲月齋申先生○鄭圃隱先生○松竹塢徐甄曰我朝眞儒崔文憲始創之後文物中興來人有儒道氣像者彬彬次興可述者多矣然可以眞儒名目中特優秀出者安文成中起晩年成就大可觀者載其國乘有其文集繼之則易東禹先生其尤之而申文貞公乃起于時純備詳道圖隱又繼起復倡斯道牧隱同時亦自任文柄云云○世東嘗閱諸子之言且因元友之論斷自箕聖後始起弘儒侯過歷文憲晦軒易東以至護簡圃牧修爲東方斯文之淵源行狀不護簡齋不分各部而附於話東記中金文安先生事時過未久而鄭仲夫之禍極酷無詳傳焉而余亦孤陋不詳及見元友所編師說已有文安數節語載集傳中云云

## 동방연원록 〈화해사전(華海師全)에서 뽑음〉

운곡 원천석총단(耘谷元天錫總斷)

복애 범세동편집(伏厓范世東編輯)

최문헌(崔文憲)의 이름은 충(冲)이요, 자(字)는 호연(浩然)이며, 호(號)는 방회재(放晦齋)이다。해주(海州)사람으로, 대령군(大寧郡)[1] 서리(胥吏)였던 온(溫)의 아들이다。꿈에 문운의 상징인 규성(奎星)이 엉기어서 태어났다。타고난 외모가 뛰어나게 컸으며, 성품은 굳고, 몸가짐은 곧았다。어려서부터 학문하기를 좋아하였으며, 문장이 깨끗하면서도 빼어나게 아름다웠다。목종(穆宗) 때에 갑과(甲科)로 과거에 급제하여 곧은 말로 권세를 잡고 있는 악한 사람들의 비위를 거슬러 벼슬길에서 내침을 받기도 하였다。

현종(顯宗)이 즉위하자 곧 그를 부르니, 선생이 말하기를, 「지금 왕이 불려서 나라를 다스림은 이미 정해진 전

왕의 천명(天命) 때문이다。전왕이 시해(弑害)된 것은 강조(康兆)에 의한 것이지 지금 왕에 의하여 된 것이 아니다。그러므로 곧 나아가 벼슬살이를 해도 좋다」고 하고、마땅한가의 여부를 두루 주선하여 곧 나아가 벼슬살이를 시작하였다。그 때에 글안(契丹)이 쳐 들어와 도둑질하니、선생이 부임하려 가는 중도에서 왕이 근심하시는 명을 받들고 적진으로 달려가려 하였는데、도리어 강감찬(姜邯贊)이 진(鎭)으로 하여금 항복하도록 한 조정의 그릇됨을 논의하니、대결과 왕을 보전할 꾀를 내어 노상에서 하공진(河拱辰)을 천거하여 글안에 들어가 글안군의 회군을 달래게 하고、군 부대에서 정성(鄭成)을 뽑아 진사(鎭使)를 삼고 군사를 나누어 맡겨 글안병을 추격하게 하여 계속 그들을 파하였다。세상에서는 글안병이 물러가니 선생의 공으로 된 것을 알지 못하고 왕이 강감찬을 칭찬한 싯구를 가지고 오로지 강감찬의 공이라고 하니、어찌 진실을 알겠는가?

현종께서 문신(文臣)들이 맡았던 직책인 대각(臺閣)을 무신(武臣)들이 겸직할 수 있도록 바꾸어 두니、선생께서 간(諫)하여 아뢰기를、「문신은 비록 그 사람이 그릇되더라도 그 화가 더디 나타나게 되지만、무신은 익힌 기세가 거칠고 병술까지 익숙하게 알아서 그 직책을 겸하였다가 만약 그 사람이 하나라도 그릇되었을 때에는 그 화가 급하게 될 것입니다。대개 그 화와 폐단은 문신에게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오직 사람을 쓸 때에 그 사람다운 이를 쓰는가 그렇지 아니한가에 있사오니、이는 모두 재상(宰相)이 사람을 천거할 때에 어떠한 사람을 천거하는가에 달려 있을 따름입니다。재상이 사람답지 않은 그런 이라면、모두 왕의 마음이 쓸 것인가? 버릴 것인가? 좋아할 것인가? 싫어할 것인가? 중의 어떠한가에 달려 있읍니다。대체로 나라 안에서 사람을 뽑아 이 정사를 그에게 맡기실 때에는 그가 주고 뺏고 취하고 버리는 일을 살피십시요。또 백성들의 마음이 어디로 향하고 있는가를 묻고 의논하여 훌륭한 들보감을 물어서 그에게 정사를 맡기십시요。또 그에게 작위를 더해 주기도 하며 그를 시험해 보셔서 마침내 그가 최선을 다하여 나라 사람들이 모두 말하기를、「아무개는 우리 임금님을 도울 수 있는 덕이 있으므로 우리 나라 백성들을 보호할 수 있다」고 할 것입니다。그의 이런 정치와 저런 정치를 보면서 비난이 없고、의논이 없으면 더할 수 없는 덕에 이를 것입니다。그런 뒤에 들어 써서 재상을 삼으면、곧 다른 사람을 천거함이 또한 모두 이러한 경로를 거쳐서 그 사람을 얻을 것이니、어찌 화나 폐단이 있겠읍니까?」라고 아뢰어 간하였다。그러나 왕은 들어서 쓰지 아니하였다。선생이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아!하늘이 내 말을 들어 쓰지 아니하니、스스로 인사하고 물러가서 문신이 맡아야 할 일을 스스로 맡아서 내가 배운 것을 후생들에게 가르침으로써 후일에 필요함이 있을 때에 쓰일 수 있도록 하여 보답하는 것이 좋겠다」고 하고、곧 중학(中學)에 나우기를 청하여 벼슬아치를 거느려 가르치면서 스스로 겸직하기를 원하면서 말하기를、「이제 문화가 중흥하면서부터 전쟁이 겨

우 그쳐 문교에 격를이 없었는데、만약 충(沖)을 버리시면 그만이지만、버리지 아니하신다면、곧 저를 문직(文職)의 한 으뜸 벼슬로 써 주셔서 한번 사람들을 가르칠 수 있도록 하여 주시옵소서」하여 곧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 가르쳐 깨우치는 일을 게을리하지 아니하였다。

현종 경신년(一一、一〇二〇)에 최치원(崔致遠)이 문묘(文廟)에 배향되므로、선생은 우리 유학에 해가 됨을 지적하면서 큰 성인의 사당을 더럽힘이 옳지 않다고 하고、설총(薛聰)으로써 문묘 배향을 청하면서 후진으로 하여금 벼슬길에 나아가고 물러남을 가리어 깨끗이 하여야 한다는 것을 징험하여 알게 하였다。비록 최치원을 물리칠 수 없었으나、임술년(현종 一三、一〇二二)에 설총선생도 마침내 종향(從享)을 이루어 후진으로 하여금 벼슬에 나아가기를 가려서 하도록 징험하여 알도록 하였다。

덕종(德宗) 삼년(갑술、一〇三四)에 덕종이 승하하였다。덕종은 자식으로서의 도리를 다하였으며、과단성 있게 결단하는 데에 밝았고、정치를 하면서는 아버지의 도를 고치지 않고、부왕이 쓰던 옛신하 중에서 어진 이들을 임용하여 조정에는 속이고 감추는 일이 없고、백성들은 그 삶을 편안히 하는 정사를 폈으니、이는 모두 선생이 드린 가르침 때문이었다。

정종(靖宗) 一二년(병술、一〇四六)에 정치와 교화가 잘 처단되었으니、모두 선생의 가르침을 받아들여 좇았기 때문이다。

문종(文宗) 三년(기축、一〇四九)에는 국가의 원로들과 서민 중의 노인들과 의로운 선비와 절개가 있는 부녀자들과 효자들을 잔치하여 대접하고、또 홀아비와 홀어미、고아와 외로운 사람들、병이 들어 고칠 수 없어도 돌볼 이가 없는 사람들을 걱정이 없도록 편안히 보살피게 하였다。이는 모두 선생이 가르치고 헌신한 계책 때문이었다。

문종 四년(一〇五〇) 경인에는 왕실에서 혼례로써 부끄러움을 만드니 선생이 〈시경(詩經)〉 주남편(周南篇)을 인연하여 혼인 제도를 바로잡으려 임금의 앞에서 큰 소리로 외웠으며、또 한(漢)나라 광형(匡衡)이 지은 시구를 인용하여 크게 찬양하고、또 춘추 전국시대의 진(秦)나라 왕실 영씨(嬴氏)와 진(晋)나라 왕실 진씨(辰氏)네가 대대로 혼인한 패상(悖常)과 당(唐)나라 왕실의 여러 임금들이 인륜(人倫)을 어지럽게 한 일들을 인용하여 난혼(亂婚)을 풍자하고、곧 혼례를 바로잡고자 하여 청하기를、같은 성씨는 가깝거나 먼 친척끼리는 혼인하지 않는 것이며、인척간에도 항렬이 있는 사람은 혼인하지 않는 것이며、또 친성이나 이척이나 친구의 집에 개가한 여자의 자식들은 용납하지 못하도록 규정을 만들고자 하였다。그러나 그 때에 소인들이 선생 때문에 청환(淸宦)과 요직(要職)이 많이 막혀서 정권을 잡을 수가 없는 까닭으로 곧 선생을 참소하여 국가가 이제까지 시행하여 온 혼인 제도를 비방하였다고 하여 왕의 노여움을 당하게 되었다。선생은 이에 중학러나 시중의 직인을 봉납(封納)하고 다만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치고자 하였다。직임을 맡은 뒤 말하기를、「나는 다섯

왕의 조정을 섬기고 치사(致仕)하게 되었다。무신이 정권을 잡고 교화가 막히는 폐단과 혼인을 잡되게 하고 절을 새로 짓는 풍속을 바르게 고치고자 하였으나 할 수 없었다。오직 내가 왕의 참된 마음을 돌이키지 못한 죄이다。그러니까 올바름을 오게 하고、간사함을 폐하지 못하였으니、무엇으로써 부모님과 녹을 받은 나라에 보답할 수 있겠는가?가히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쳐서 어떤 사람이 일후에 보답하여 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 대대로 이어서 끼쳐 놓은 교화의 운치를 다시 지어주기를 바란다」고 하였다。이어 스스로 중학에서 살며、또 좌우에 동·서로 국학(國學)을 설치하고、예전의 성인과 현철한 분들을 배향하고、빙설재(氷雪齋)설총(薛聰)의 옛법을 모방하여 가산(家産)과 봉록(俸祿)을 모두 나누어 주고、생도들 중에서 올된 사람들을 뽑아서 주(州)와 군으로 보내어 향교(鄕校)와 학교를 설치하고、그곳의 스승이 되게 하여 풍속이 감동되게 하였다。사방의 선비들이 남의 마음을 휘어잡아 맞아들여 교육해 나아갔다。작은 고을에서 큰 고을로 올라가고 주에서는 도로 올라가고 도에서는 중학으로 올려서 각각 국학을 맡기었다。재(齋) 안에서는 일을 맡은 사람이 날마다 나아가 가르치고、경서의 깊은 뜻을 토론하고 틈이 있으면、읍(揖)하는 법、사양하는 예절、나아가는 법물러나는 법、제사를 모시는 예절、술 마시는 예법、활쏘기 등의 예의를 익히게 하였다。이에 여러 학생들이 문과으로 물집 골목에 가득 차고도 넘쳐서 마침내 집채를 아홉으로 나누고 그 집채의 이름을 「낙성(樂聖)[9]、대중(大中)[10]、성명(誠明)[11]、경업(敬業)[12]、조도(造道)[13]、솔성(率性)[14]、진덕(進德)[15]、태화(太和)[16]、대빙(待聘)[17]」이라고 불렀다。그들을 「시중 최선생의 무리(侍中崔先生徒)」라고 일컬으니、무릇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이면、반드시 먼저 중학에 나아가 이름을 걸어 놓고 몸소 七년 동안 배운 뒤에 벼슬길에 나아갔으니、그것을 청반(淸班)이라고 불렀다。그러므로 뒤에 과거에 응시할 사람은 다투어 뒤좇아 구재의 적 안에 이름을 올리려 하였다。어쩔 수 없이 구재의 적에 이름을 올리지 못하면 부끄러워하게 되었다。이런 까닭으로 풍속이 단정하고 풍모가 고아한 것을 숭상하고、헛되이 꾸미지 아니하며 구재학도의 이름을 얻으려 하였으니、그들을 일컬어 「문헌공의 무리(文憲徒)」라고 하였다。이에 유신(儒臣)들이 다투어 사모하고 공경하며 숭상하여 각각 서로 학도들을 세우니、十一도는 그 진출한 바가 미치지 못하였으므로 스스로 양보하여 학교와 향교로 나누어 차차로 올려서 선생의 무리들에게 수업하게 하였다。동방의 학교는 선생으로 말미암아 크게 일어났다。이 때에 사람들은 선생을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대개 선생은 노망기는 없지만、나이가 七十세이므로 늙어서 정신이 흐리다는 이유로 가르치는 일을 올된 선비들에게 맡기고 원하여서 물러났다。그러나 군사상의 기밀과 나라의 안녕에 관한 큰 일과 송(宋)나라에 보내는 글들에 의심스러운 점이 있으면、모두 선생께 자문하니 절도와 전례에 맞지 않는 것이 없었다。그래서 태사 중서령을 겸직한 듯하였다。

문종 二十二년(무신, 一〇六八)에 돌아가니 왕은 시호(諡號)를 문헌(文憲)이라고 내려 주었다.

크시도다。우리 고려에서의 선생이시여! 처음으로 자손이 계승해야 할 사업을 가르친 높은 뜻 때문이다。처음 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 온 이후로 선생이 스스로 종학을 맡아 좌우에 옛 성현(聖賢)들의 사당을 설치하고, 기자도 배향하였다。나라에서는 홀로 사당을 세우고 우리 나라에 끼친 유학의 큰 덕을 갚지 못하여 결점이 되었음을 여러번 임금님께 여쭈었으나, 왕을 가까이서 모시는 소인 간신배들에게 막히어 왕께 뜻을 알려 올리기조차 못하니, 항상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 「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 처음으로 유학을 열어 오랑캐와 같이 미개한 우리들을 문화국 중국과 같게 하였다。그러나 많은 소인들은 재물을 손상한다는 간사한 말로써 항상 성군의 뜻을 막아 혼자서는 사당을 세워 중국에서 여러 성현들과 철인들을 사당에 모신 것처럼 배향할 수가 없었다。어쩌하여 나라가 고칠 수 없는 흉한 귀신의 무술(誣術)에 혹(惑)하여 많은 사람들이 사는 곳에 절을 짓는 데에는 비용을 허비하면서 절 한 채의 비용도 빌리지 아니하였건만, 오직 기자의 사당만을 빼 놓아서 나라에서 정한 제사를 행하지 않고 능묘(陵廟)를 황폐하게 내버려 두는가?」라고 하였다。

숙종 七년 임오(一一〇二)에 벽상공신(壁上功臣) 병부상서(兵部尙書) 신홍상(申弘尙)[18]의 무리가 이에 그 스승이 남긴 탄식과 큰 뜻을 이어받아 왕께 아뢰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예의가 기자로부터 비롯되었는데, 오히려 기자의 사당도 없고, 나라에서 정한 제사도 없사오니 바라옵건데, 기자의 분묘를 찾고, 사당을 지어서 봄과 가을로 제사를 올려서 인현(仁賢)의 유학을 대대로 이어지게 한 교화에 보답하고 나라의 학자로 돌아가신 스승 최문헌의 뜻을 다하게 하옵소서」라고 하였다。왕은 답하여 「온 나라의 선비들이 바라는 것이라면, 이에 따르겠노라」하여 비로소 윤허를 입어 마침내 처음으로 기자의 사당을 짓게 되었다。

예종 기축 四년(一一〇九)에 우문직학(右文直學) 신섭(申晟)[19]이 왕께 아뢰기를 「국학의 옆에 양현고(養賢庫)를 세워 선비들을 기르도록 하옵소서」라고 하였으니, 이는 선생의 유지(遺志)를 좇은 것이었다。

예종 기해 十四년(一一一九)에는 태학의 신경(申勁)[20]과 최민용(崔敏庸) 등 七十인과 무학(武學) 한자순(韓子純) 등 八명이 七재(齋)에 나누어 거처하면서 七재의 이름을 주역(周易)에서 「여택(麗澤)」[21]、상서(尙書)에서 「대빙(待聘)」、모시(毛詩)에서 「경덕(經德)」[22]、주례(周禮)에서 「구인(求仁)」、대례(戴禮)에서 「복응(服膺)」[23]、춘추(春秋)에서 「양정(養正)」[24]이라는 말을 취하여 붙였고, 무학들은 「강예(講藝)」[25]라고 하였는데, 이 「강예」라는 것은 사례(射禮)였다。이는 모두 선생께서 끼쳐 놓은 가르침으로 경서의 묘리(妙理)를 논구(論究)하여 얻은 남은 운치였다。세상에 전하는 말에 선생의 문집으로 「천도(天道)、지도(地道)、인도(人道)、물도(物道)의 四권이 있었으니, 거기에는 一에서 二가 되

고、二가 一만이 되며、一만이 다시 一이 되지 아니하는 것이 없으니、이(理)와 기(氣)는 모두 같은 근원에서 흘러 똑똑하고 넓게 확대되어 깊이 살피면、마침내는 근본의 미묘한 곳으로 돌아가게 되며、하나의 기미가 달라지는 까닭으로 분명하게 본성이 이루어지고 그 뒤에 본바탕이 나누어진다。본바탕에 거리껴지는 행위를 하면 강상(綱常)이 어그러졌다고 한다。어리석은 사람과 자기를 버린 사람은 그것을 보면、두려워하지 않을 수 없으니 생각하고 반성해야 할 것이다」운운하였다고 한다。

의종 二十四년 경인(一一七〇) 무흉(武凶) 정중부(鄭仲夫)의 난 때에 정중부 등이 문신들에게 쌓였던 노여움 때문에 선생으로 인하여 세워진 중학과 국학、군학、문묘 및 구재들을 불태우고 선생의 문집까지도 모조리 찾아서 불속에 집어 넣어 남은 것이 없게 하였다。

아!선생의 글은 반드시 정미(精微)하고 자상하며 오묘하였을 것이 틀림 없건만、하늘이 어쩌다가 그런 사람들을 그냥 놓아 두어서 도리어 우리 유도(儒道)가 전해지는 것을 막히게 하였는가?

회헌(晦軒) 안유(安裕)와 역동(易東) 우탁(禹倬)과 불훤재(不諼齋) 신현(申賢)이 선생을 경모해 마지 않으며、슬피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유학의 경전을 불태운 종국의 화가 어찌 또 우리 나라에서도 일어나리라고 생각하였겠는가?」하고、또 말하기를、「하늘이 이사(李斯)와 정중부(鄭仲夫)」를 내었으니、천도(天道)가 다하였는가? 아니면、더할 수 없이 시운이 막혀 버려서인가?」라고 하였다。

이제 선생의 구재에는 문도가 차다 못하여 넘치니、어찌 모두 하나씩 이름을 들어서 해아릴 수가 있겠는가?

선생의 자손들이 한 행적을 보면、가히 선생의 도가 그 전승에 폐단이 없음을 알 수가 있다。선생에게는 두 아들이 있으니、유선(惟善)과 유길(惟吉)이다。유선은 벼슬이 지중추원사(知中樞院事)와 시중(侍中)에 이르렀다。사람됨이 정직하고、평소에 불교를 싫어하여 매양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불교에서 행하는 윤회 보응의 이야기는 더욱 독하여 세상을 악에 들게 하고、나쁜 일을 거리낌없이 하면서 그 말로는 착한 일을 하라고 권하면서 남 도와주기를 배풀면 후생에서 응보로써 이생에서 지은 잘못된 죄에서 벗어날 수 있다」고 하여 천지의 상도(常道)를 해쳐 상하게 한다。이는 사람의 마음을 속이고 미혹시켜서 겉모양은 사람이면서도 마음은 날짐승이나 길짐승과 같은 짓을 한다。이른바 도라는 것이 선왕들이 참으로 나라를 괴로와하고 근심하여 다스린 것이 아니었다」고 하였다。선생은 나라에서 흥왕사(興王寺)를 지을 때에 간하여 아뢰기를、「당(唐)나라 태종(太宗)도 절 짓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아니하였고、우리 태조께서도 훈요(訓要)에서 뒷날 왕이 되는 사람이나、공후(公侯)와 신료(臣僚)들은 다투어 원당(願堂)이나 절들을 짓지 말라고 하셨습니다。어찌하여 백성들의 재물과 힘을 다하게 하여 나라의 근본을 위태롭게 하겠습니까? 돌이켜 말씀 드린다면 나라의 근본을 위태롭게 하면서 거짓

된 것을 도와 요망한 말을 폄으로써 세상을 속이는 귀신의 사당을 짓겠습니까?」라고 하였다。왕이 결단성 없이 그에 대하여 답하시니、선생은 그날로 다시 입시하여 왕께 아뢰기를、「간쟁(諫諍)은 충성된 것입니다。아첨하는 말을 좋아하며 따르시면 되겠습니까?」라고 하였다。

유선(惟善)은 왕께 아뢰기를、「창업은 비록 쉬워도 대를 이어 계승해 나가는 일은 어렵고、이루어 놓은 것을 지키기는 비록 쉬워도 왕께서 국민을 감화시키는 교육은 어렵게 이루어지는 것이옵니다。그러나 계승되어야 할 전통을 새로이 만들기보다는 이룬 것을 더 지켜야 합니다。계승되어야 할 전통을 새로 만듦은 비록 쉬우나 이룬 것을 지킴은 오직 어렵사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어사(御史) 노성단(盧成旦)이 곧은 말로써 왕의 뜻을 거스리자 왕이 노하셔서 그를 잡아 구속하도록 명하시니、유선공이 왕께 간하여 아뢰기를、「조정의 신하가 죄 있으면 마땅히 소관 부처에 맡기셔야 합니다。대궐 뜰에 노여움이 넘침은 왕도(王道)가 아니옵니다」라고 하니、왕이 노여움을 걷우었다。유선공이 졸하니 왕은 시호를 문화(文和)라고 지어 내려 주셨다。유선공의 호는 낙진와(樂眞窩)이다。

아우 유길(惟吉)은 벼슬이 상서령(尙書令)이었다。성품이 굳고 조행은 곧았다。불교를 원수처럼 싫어하셔서 향읍(鄕邑)에 나가면 반드시 중들이 사는 절을 불 태우고、불상을 들어내어 음탕한 사당을 헐어버리고、오직 선현을 섬기는 사당과 산천을 위하는 사당만을 권장하셨다。매양 아침마다 조정에서나 지방 관아에서 아무 일도 없을 때면 항상 큰 소리로 맹자(孟子)에 있는 「임금이 신하를 초개(草芥) 같이 보면、신하도 왕을 원수처럼 본다(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如仇讎章)」는 장을 외우고、또 문왕을 스승으로 섬긴다는 글「師文王章」、이윤을 스승으로 모신다는 글「師伊尹章」、이단을 물리친다는 글「闢異端章」그리고 오기가 탄 배 안의 사람들은 모두 적이라는 글「吳起舟中人皆敵國章」、한문공 퇴지(退之)의 원도(原道)와 불골표(佛骨表) 및 이극(李克)의 복상에게 답한 글「答卜相章」들을 외웠다。매일 한나절이 지나도록 그렇게 외운 뒤에 쉬었다。

아버님 문헌공(文憲公)께서 연세가 높으셔도 늘 건강하셔서 왕께서 나라의 원로들에게 잔치를 베푸셔서 초대되면 참예하려 나들이를 하시게 되면、공의 형제가 부축하여 잔치에 참석하였다。그때에 훌륭한 일이라고 칭찬하여 한림학사(翰林學士) 김행경(金行瓊)은 시를 지어 치하하기를、

상서령이 중서령을 모시고「尙書令侍中書令」
을장원이 갑장원을 부축하였네(乙壯元扶甲壯元」

이라고 하였다。

공의 호는 월계(月溪)이다。공의 형제를 보면、문헌공의 가훈(家訓)도 짐작할 만하다。

문헌공 선생께는 또 손자가 있으니、사량(思諒)、사추(思諏)이다。사량은 사람됨이 중심은 단정(端正)하고、의표(儀表)는 고아(高雅)하며、침착하고 조용하며 말이 적었다。자기의 잘못에 관한 평을 들으면、반드시 절하여 잘 받아 들

이고、집의 대문에는 중의 발길을 들이지 못하게 하였다。나라의 재상으로 문치상(文治上)의 권리를 맡아서 그의 이름이 당시에 무거웠다。

사추는 학문에 힘써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널리 선정을 베풀어 명성과 공적이 뛰어나 재상이 되기에 이르렀다。정사를 집행할 때에는 근본적인 큰 줄거리만을 의논하고 실행에 힘썼다。항상 가벼이 옛글을 고치지 아니하고、문중의 제자들이 찾아와 뵈오면、어버이께 효도하고 임금님을 잘 섬기는 도리와 일가들에게 화목하고、인척간에 돈독히 지내야 한다고 가르치고 이단에 물들지 말고 벗들과는 공경하며 신의가 있어야 함을 경계하였다。비록 벼슬을 그만 두고 집에 머물러 있을 때에도 나라를 근심하는 마음은 조금도 변함이 없었다。

회헌(晦軒) 안유(安裕)는 말하기를、「최문헌(崔文憲)선생이 공자(孔子)나 맹자(孟子)의 문하에 있었다면、반드시 그들의 높은 제자가 되어서 학교 교육을 실시하는데 광대한 바와 온화한 용모와 단아한 몸가짐이 중유(仲由)나 염구(冉求)보다 못하지 않았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역동(易東) 우탁(禹倬)은 말하기를、「나의 스승 문성(文成) 안유(安裕)는 나이 젊었을 때에는 지식이 영성하고、학문을 멀리하였는데 그 이유는 중국의 주염계(周濂溪)와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의 여러 글이 우리 나라에 들어오지 않은 데다가 최문헌 선생의 글들이 불에 타서 전하지 않은 까닭이었다。문성 안유가 만년에는 주염계와 정자 형제의 여러 글들이 우리 나라에 들어온 까닭으로 유학을 세밀히 연구할 수 있었다。만약 최문헌선생의 글들이 있었다면 우리 스승 안문성공이 만년에 후회하지는 않았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문정공(文貞公) 신현(申賢)이 말하기를、「설총이 공자와 그 제자 十철(哲)의 사당을 널리 설치하고、처음으로 학교를 창설하여 모두 잘 갖추어졌으나、그 법제에 의거하여 학교를 설치하고 전통을 계승하는데 더할 수 없이 힘쓰고 어리석은 사람들을 계몽하고 나라에 나아가 쓰이게 한 뜻을 구획한 점에서는 최자가 설자보다 훨씬 낫다。최자가 남긴 문집들은 정중부의 불태우는 화에 들어가 전하는 것이 없으니 우리 유학의 더할 수 없는 아픔이 되었다。안문성이 학교를 설치한 것은 겨우 최문헌 선생의 나머지를 이어서 조잡하면서도 넓지조차도 못한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포은(圃隱) 정몽주(鄭夢周)와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은 모두 말하기를、「문헌 선생이 학교를 설치하고 후진들을 바로잡아 가르친 것을 연구해 보고、또 글을 지어 끼친 뜻을 추적하여 상상하여 생각해 본다면 아마도 주염계나 정자 형제들 같은 큰 스승님들보다 못하지 않았을 것인데 오늘날 그분의 글들이 전하지 않으니、아! 슬프구나!」라고 하였다。

문안공(文安公) 김선생은 이름이 양감(良鑑)이고、광주인(光州人)이다。운곡(耘谷) 원천석(元天錫)이 말하기를、「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서 유학을 펴기 시작한 뒤로、설홍유후총(聰)이 처음 열고、그 뒤에 최문헌이 중흥하여 크게 새

로 일으켰고, 문안공 김양감도 또한 꿇어진 유학을 잇도록 주창하여 성현들의 연원을 모신 사당을 수리하고, 중국에 들어가 경서(經書)와 그 해설서들을 가져와 펴서 우리 나라 후학을 연 공은 매우 크며 실천하고 경험한 열매는 마땅히 그 문집에 다 실려 있겠으나, 그 문집은 아직 널리 간행하여 펴지 못하였고 또한 설총과 최충이 끼쳐 놓은 시문도 대단히 많았겠으나, 모두 정중부의 불에 없어져 버렸다. 그러므로 선배들 유문에서 영향을 자세히 얻지 못하였으니 나와 같이 식견이 천박한 사람으로써 어찌 다 알 수 있겠는가? 정중부가 우리 유학을 위하여 끼친 해의 심함이 어찌도 그렇게 더할 수 없도록 혹독하였던가?」라고 하였다.

김정(金鼎)[42]은 복애(伏厓) 범세동(范世東)에게 보낸 편지에서, 「아! 내가 선생님[이유헌][44]과 나의 돌아가신 아버님[영리][45]께 듣고, 선생님과 내 아버님께서는 간재(簡齋) 신문혼(申文暄)선생에게 듣고, 선생은 운월재(雲月齋) 문정(文貞)[46] 선생에게서 전하여 들으셨다. 그분들은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성도(聖道)는 곧 단군(檀君)이 아들을 조도산(朝塗山)으로 보내면서부터 전하여지기 시작하여 미개함이 바뀌어 크게 밝아지게 되었으나 실은 기자가 터를 열어 도통(道統)을 이어 하(夏)나라의 법을 써서 오륜(五倫)을 밝히고부터 진리를 돈독히 닦아 세운 것이 많았다. 홍유 설총과 문헌 최충의 도는 특별히 발휘되어 학문이 뛰어난 이가 적지 아니하였다. 그러나 그 마음은 기자가 남겨 놓은 가르침의 영향에서 깨달을 수 있었고, 그 도는 경전(經傳)이 우리 나라로 들어와서 바야흐로 책에 실려 법으로 세워진 바가 크게 정당하였기 때문에 넓혀질 수가 있었다」고 하였다. 이는 먼저 돌아가신 어진 분들이 끼쳐 놓은 뜻의 요령과 대강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 않았으니, 그것은 김문안(金文安) 양감(良鑑)이 송(宋)나라에 사신으로 들어가서 미묘한 말과 깊은 뜻을 정자(程子)의 문에서 명령을 받듯이 친히 배웠기 때문이다. 그런 까닭에 김양감은 일찌기 말하기를, 「나의 마음이 평소에 지키기를 우리 나라 스승이신 설홍유와 최문헌께서 끼쳐 놓은 교훈에서 얻은 것으로 하였는데, 이번에 송나라에 들어가 정자(程子)의 문하에서 친히 가르침을 받고 보니, 그 해박하면서도 간략하고 미묘하면서도 뜻이 깊었음을 깨달았다」고 하였다.

안회헌(安晦軒) 유(裕)[47]선생(이 아래 선생에 관한 일이 없으므로 싣지 않음).

우역동(禹易東) 선생의 이름은 탁(倬)이요, 자(字)는 천장(天章)이며, 단산(丹山) 사람이다. 생도들을 가르쳐 주어서 의리의 학문이 비로소 행하여졌다. 신문정(申文貞) 현贊), 이가정(李稼亭) 곡(穀)[48], 정포은(鄭圃隱) 몽주(夢周) 및 여러 선생님들이 모두 우역동 선생을 안문성 유와 견주어 훨씬 어질다고 하였다. 그를 최문헌 충과 견주어도 될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대개 우역동이 행한 도는 대략 이와 같았다고 하였다.[49]

운월재(雲月齋) 신선생(申先生)

정포은(鄭圃隱) 선생(先生)

송죽오(松竹塢) 서견(徐甄)이 말하기를, 「우리 조정의 참 선비는 최문헌이 처음으로 창제한 이후에 문물이 맞추어 갖추어졌고, 사람들은 유도(儒道)의 기상을 가진 이가 많이 차례로 일어나서 이을 만한 사람들이 많았다. 그러나 참 선비라고 이름할 만한 사람들 중에서도 특히 뛰어난 사람은 안문성 유가 중엽에 일어나서 만년에 성취하여 크게 볼만한 것이 국사책에 실려 있고 그의 문집도 있다. 문성공 안유를 계승한 사람은 역동(易東) 우탁(禹倬)선생이 그 중에서 뛰어났고, 신문정공(申文貞公) 현(賢)이 이 때에 일어나서 온전히 갖추어 유도(儒道)를 자세히 하였다. 포은(圃隱) 정몽주(鄭夢周)가 또 이어 일어나 우리 도를 다시 성하게 하였고,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이 같은 때에 또한 스스로 학문과 문치상(文治上)의 권리를 맡았다고 할만하였다」고 하였다.

나세동(世東)이 일찌기 여러 선생님들의 말씀을 듣고, 또 벗 운곡(耘谷) 원천석(元天錫)의 논단(論斷)을 인연하여 기자(箕子)로부터 뒤로 홍유후(弘儒侯) 설총(薛聰)을 비롯하여 문헌공(文憲公) 최충(崔冲), 회헌(晦軒) 안유(安裕), 역동(易東) 우탁(禹倬)을 두루 지나서 불훼재(不毁齋) 신현(申賢), 간재(簡齋) 신문훤(申文喧) 포은(圃隱) 정몽주(鄭夢周),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에 이르기까지의 일들을 닦아서 우리 나라 유학의 연원과 그 분들의 행장(行狀)을 만들 때에 불훼재와 간재에 대하여는 각부로 나누지 아니하고, 화동기(華東記) 중에 붙였다. 김문안(金文安) 양감(良鑑) 선생의 일은 시대가 그리 오래 되지 않았지만, 정중부(鄭仲夫)의 화가 더할 수 없이 혹심하여 자세히 전하는 것이 없고 나도 또한 고루하여 자세히 알지 못한다. 벗 원운곡이 편찬한 바 사설(師說)을 보면, 김문안공의 몇 마디의 말이 문집 속에 전하는 것이 있다고만 전한다고 하였다.

註

① 당시의 胥吏는 현재 우리들이 알고 있는 朝鮮時代中人階層人들의 胥吏職과는 다른 것임.

② 고려의 逆臣。목종 十二년(一〇〇九) 金致陽의 亂때 西北面都巡檢使로 金致陽을 殺害하고, 顯宗을 왕위에 추대하고, 목종을 폐위한 뒤 시해하였다。그 후 遼의 聖宗이 以臣伐君의 罪를 물어 四十萬大軍으로 쳐들어옴에 이를 通州에서 맞아 싸우다가 죽음(?~一〇一〇)。

③ 고려조의 대장군。초명은 殷川。成宗때 과거에 급제하여 禮部侍郎이 됨。글안의 침입을 여러차례 물리쳐 나라를 편안히 하였음。저술로 「樂道郊居集」·「求善集」이 있었다고 함(九四九~一〇三二)。

④ 고려 현종때의 무장。현종때 尚書左司郎中이 됨。글안의 침입을 막고 글안에 볼모로 갔다가 사형 당함(?~一〇一一)。

⑤ 고려 현종때의 무신。현종二년(一〇一一) 글안병이 내침하였을때 戶部郎中으로 巡檢楊規와 적을 무찔렀음。

⑥ 원문의 「誹謗之木」은 堯의 잘못을 써서 붙이는 나무로, 舜임금이 나무를 다리 위에 세워서 백성들로 하여금 정치의 잘 잘못을 써 붙이도록 하였다는 고사에서 비롯됨。

⑦ 「때에 선생은 侍中이 되었다」는 원주가 있음。

⑧ 漢의 東海人。字는 稚圭。詩를 잘 설명하였다고 함。

⑨ 성인 본받기를 즐거워한다는 뜻。漢나라 揚雄撰「法言」問明에 「天樂天 聖樂聖」이라 있음。

⑩ 크게 中道를 지킨다는 뜻。「周易」大有에 「大中而上下應之」라고 있음。

⑪ 진실로 착한 본성을 밝힌다는 뜻。

⑫ 학문을 공경히 한다는 뜻。〔禮記〕學記에 「三年視敬業樂羣」이라고 있음。

⑬ 道에 나아간다는 뜻임。

⑭ 天性에 따라 실천한다는 뜻。〔中庸〕에 〔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라고 있음。

⑮ 德을 나아지게 한다는 뜻。〔周易〕乾卦에 〔君子進德修業〕이라 있음。

⑯ 세상이 더할 수 없이 잘 다스려진다는 뜻。

⑰ 聘問을 기다린다는 뜻。

⑱ 고려 숙종때 문신 鄭文 등과 함께 箕子祠堂의 건립을 奏請하여 건립하였음。

⑲ 고려 예종 때의 문신。호는 紹原堂。諡號는 文元。벼슬은 判門下省事에 이름。

⑳ 고려 예종 때의 문신。호는 宜隱。諡號는 文正。

㉑ 학문을 같이 하며 사이좋게 지내는 벗을。〔周易〕兌에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이라 있음。

㉒ 사람이 지켜야 할 평범한 道德。

㉓ 어질기를 구한다는 뜻。

㉔ 가슴속에 새겨 두어 잊어버리지 않는다는 뜻。

㉕ 正道를 닦는다는 뜻。

㉖ 학문과 技藝를 講習한다는 뜻。字絳의 〔請崇國學疏〕에 「漢光武帝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라 있음。

㉗ 여기서의 訓要는 王建太祖가 遺訓으로 남긴 十條를 말함。그러니까 〔訓要十條〕중의 하나를 인용하여 말한 것임。

㉘ 〔孟子〕十四卷中 이러한 章名은 없음。다만 그 文義에 따라 〔東方淵源錄〕作者가 그렇게 假題를 붙인 것으로 보임。以下 〔孟子〕에서 인용한 것은 모두 같음。이 부분은 〔孟子〕離婁章句下의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임。

㉙ 이 부분은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의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著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手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인 듯하다。

㉚ 이 부분은 〔孟子〕萬章章句下의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인 듯함。

㉛ 이 부분은 〔孟子〕盡心章句上의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인 듯함。

㉜ 〔史記〕吳起傳의 「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國也」라는 글임。

㉝ 唐나라 詩人 韓愈。退之는 字。벼슬은 兵部侍郎을 지냄。저술로 〔韓昌黎文集〕이 있음。唐宋八大家의 一人(七六八~八二四)。

㉞ 韓愈의 글。淮南子의 原道訓을 모방하여 儒道의 本原을 論하였음。

㉟ 韓愈의 글。일명 論佛骨表라고도 함。斥佛上疏文으로 유명함。韓昌黎集卷二十九에 실려 있음。

㊱ 고려 문종때의 문신。字는 益甫。十八세때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檢校太子太師兼修國史左僕射叅知政事에 이름(?~一〇九二)。

㊲ 고려의 문신。初名은 思順。字는 嘉言。文宗때 과거에 급제。벼슬이 門下侍中에 이름。諡號는 忠景(一〇三四~一一一五)。

㊳ 원문 「洙泗」는 孔子가 살던 山東省曲阜縣에 있는 泗水와 그 支流洙水라는 시내 이름임。

㊴ 孔子의 弟子。字는 子路、또는 季路。勇으로 이름이 높았음。

㊵ 孔子의 弟子。字는 子有。十哲의 一人。

㊶ 원문에는 「輯文」에 대한 원주로 「指四册 天道·地道·物道·人道等命名」이라고 있음.

㊷ 원문에는 「良鎰」로 되어 있다.

㊸ 조선 문신. 字는 凝之. 本貫은 光山. 중종十九년(一五二四)에 별시문과 급제. 벼슬은 承文院校理를 지냄.

㊹ 원문에 「理獻軒」이라는 原註가 있음.

㊺ 원문에 「英利」라는 原註가 있음.

㊻ 原文에는 없으나, 一九三五년刊「校刪華海師全」에는 이 부분이 더 있는데, 揷入함이 나을듯하여 덧붙임.

㊼ 원문에는 原註로 두줄에 「此下無先生事故不錄」이 있음.

㊽ 고려 말의 학자. 字는 中父. 號는 稼亭. 諡號는 文孝. 元에 급제하여 翰林國史院檢閱官이 되어 중국의 학자들과 사귐. 귀국하여 政堂文學이 됨. 李齊賢과 함께「編年綱目」을 增修하고, 忠烈·忠宣·忠肅 三朝의 實錄을 編纂하였음. 저서에「稼亭集」이 있음(一二九八~一三五一).

㊾ 원문에는 「金文安 禹易東 兩先生事 皆閒拔」이 두 줄의 註로 기록되어 있음.

㊿ 고려 말의 문신. 字는 麗窩. 벼슬은 司憲掌令. 조선이 건국하자 淸白吏에 錄選되었으나, 衿川에 은거하며 나오지 않았음.

## 華海師全 閒拔

不諝齋申贇 諡文貞

不諝齋先生曰新羅人朴文良節死人堤上子世稱百結先生者而觀其出處一於正見其誥君之謨求之古人古之善諫善疏者罕其儔可繼伊訓說命編後萬世爲人君者當爲師法矣羅人曰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光明正大莫如金陽余則謂百結先生者皆兼之矣崔文憲稱道吾亦稱道○先生曰偉哉姜侍中乎臨大事決大疑人所難及執不謂屹然邦家之柱石乎自見崔文憲推躬無猜舍己服賢必問必從偉哉使我人不入左衽○先生謂金得培蘭溪曰偉哉我朝中世之多人芳馨滿臭者皆崔文憲先生之圃中花草李周佐立朝四十餘年倜儻環瑋而多得大臣之體爲先生之治圃守直王可道李端周貢皇甫俞義崔齊顔黃周亮劉徵弼金元冲朴有仁金令器李子訓崔尙閔昌壽安民甫金若珍李攸績張延祐等皆爲松悅栢兌蘭友菊契矣所以惜者難得雨露之順調然何傷於先生之師友間各爲適器之材歟偉哉文憲先生爲花圃主人而有子惟善惟吉任圃之役而治壤於畝有孫思諒思諏摳衵衣而隨玩叢芳吸臭餐英而飽矣競取而篤者亦衆矣吾先祖尙書閣國公諱尙弘紹源堂文元公諱宜隱文正公諱勖三世及崔敏庸韓子純金行瓊之徒前之後之左之右之皆滋培潤色于圃者也盛矣又曰薛子廣設先聖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畫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用之趣崔子過薛子遠矣遺傳有天道地道人道物道四編入鄭賊之焚禍無傳爲斯文之窮痛噫天之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諸子若箇拾遺秘傳所評至鄭雪谷之言父虎而子不爲狗觀於先生子孫盡是文豹之虎慷慨尤感者先生之言崔文憲花圃之馨矣今言先生堂庭衆芳所在英華拔萃何其盛矣天地之時簡齋先生其惟春王啓序而行夏也歟先生行狀友人伏厓汝明甫范世東字因余之言東方淵源詳略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其後崔文憲中興大創金文安亦倡繼絶後以易東文貞文暄圃牧爲繼絶淵源之大而先生行狀備守云金自粹申德鄰金允堅金仲南金智允柳從惠許愔金得雨相與嘆曰盖斯道消長自三代後大關氣數之否爾泰火翻覆中國人文之運亦常倒置況左海偏邦乎是以箕代史述不以遠泯薛子籍範不以無著崔子弘猷不以非廣而抵鄭仲夫積怒文人坑寒硎花爐飛籍灰矣檀史歷遠千載未必如彼而盡寂箕代盛

治羅濟麗幷運皆綿歷久遠即在我麗前頭無論善否所謂殷鑑不遠當在夏世而便若結繩之難據文獻無徵者仲夫之劫會灰飛風散者爾箕薛風韻只存影響痕跡而惟幸崔子尚近本朝中世雖迫值仲夫之禍而以不世遠文獻灰餘不全然猶尚有考據總若干萬一於與諸子答問者伏厓范友記之不必叠疊而大抵文憲花圃之馨家傳而傳之無弊筵授而授之無弊家傳子孫子曰惟善惟吉惟善號樂眞窩諡文和惟吉號月溪孫曰思諒思諏筵授申弘尚晟勁世傳以述海東孔子傳者申氏三世是也又崔敏庸韓子純金行瓊之徒七八十許人而姓名渾失於仲夫火灰中噫九齋十一徒盈溢其盛矣而以仲夫一番之劫也與前代史同歸坑火淪亡無傳如此況申文貞圃圃屢致之劫歟嗚呼悲夫天錫每誦諸公之嘆語未嘗不三復而長歎者也

## 화해사전에서 가려 뽑음

불휘재 신 현 ① 시문정

불휘재(不諱齋) 신현(申賢)선생은 말하기를,② 「신라인(新羅人) 박문량(朴文良)③은 세상 사람들에 의하여 백결선생(百結先生)이라고 일컬어졌던 사람이다。 그러나 그가 벼슬길에 나가거나 물러난 것을 보면、 한결같이 공명 정대하였었다。 그가 임금님께 아뢴 계책(計策)들을 볼 것 같으면 옛사람을 중에서도 옳게 간(諫)한 사람과 잘 상소(上疏)하였던 사람들에게서 찾아 보아도 그와 짝이 될 만한 사람이 드물었다。 그야말로 ④이훈(伊訓)과 ⑤설명편(說命篇)을 이을 만 하였다。 만세 후에 임금이 되는 사람까지도 백결 선생의 몸가짐과 임금께 올린 계책을 스승과 법으로 삼아야 마땅할 것이다。 신라 사람들이 말하기를、 「영웅 호걸은 ⑥김유신(金庾信)같은 이가 없고、 광명 정대하기로는 ⑦김양(金陽)같은 이가 없다」고 하였는데、 나는 「백결선생이야말로 그 두 가지를 겸한 사람이라」고 말하겠고、 최문헌도 칭찬하여 일컬었지만 나도 또한 칭찬한다。

⑧불휘재)선생이 말하기를、 「위대하다。 시중(侍中) 강감찬(姜邯贊)이여! 큰 일에 임하여 큰 의혹을 끊어 사람들이 따라가기 어려우니、 그 누가 의연히 국가의 기둥이요、 초석이라고 말하지 아니 하겠는가? 최문헌을 보고부터는 그를 칭찬하며 자신은 시기심도 없이 자기를 버리고、 어진 이에게 복종하여 반드시 물어서 그 답에 따라 행하였다。 거룩하도다。 최문헌 선생은 나로 하여금 미개한 오랑캐를 면하도록 사람답게 해 주셨다」라고 하였다。

(불휘재)선생은 김득배(金得培) 난계(蘭溪)에게 일러 말하기를、 「거룩하도다。 우리 나라 중세에는 아름다운 향내가 코에 진동하도록 훌륭한 인물들이 많았으니、 이는 모두 최문헌 선생의 꽃밭에서 자란 꽃들이다。 이주좌(李周佐)는 벼슬한지 四十여년에 도량이 넓고 재주가 뛰어나서 대신의 체를 많이 얻어서 최문헌의 꽃밭 가운데서 문지기가 되었다。 왕가도(王可道)、 이단(李端)、 주공(周貢)、 황보유의(皇甫俞義)、 최계안(崔齊顔)、 황주량(黃周亮)、 유정필(劉徵弼) 김원충(金元冲)、 박유인(朴有仁)、 김영기(金令器)、 이자훈(李子訓)、 최상(崔尙)、 민창수(閔昌壽)、 안민보(安民甫)、

김약진(金若珍)。이유적(李攸績)、장연우(張延祐) 등은 모두 소나무가 기뻐하면 잣나무도 기뻐하듯 하고、난초와 국화처럼 깨끗하고 지조 있는 친구들이었다。이런 훌륭한 사람들이 많았어도 애석한 것은 단비와 이슬의 순조로움을 얻기가 어려운 데에 있었다。그러나 선생과 그 벗들 사이에 있어서 제각기 적당한 그릇들이 될 재목으로서 어찌 부족함이 있겠는가? 거룩하다。최문헌 선생은 꽃동산의 주인이 되었는데、아들 유선(惟善)과 유길(惟吉) 등은 채마 가꾸는 일을 맡아 받이랑의 흙을 다스렸고、손자 사량(思諒)과 사추(思諏)는 아랫도리를 걷어 올리고 웃옷을 벗어 멘 채 향기로운 풀포기를 따라 즐기며 향기를 들여 마시고 꽃의 아름다움을 음미하였다。그 외에도 다투어 걷우며 독실히 한 사람들이 또한 많았다。우리 선조이신 상서(尚書) 개국공(開國公) 휘(諱) 홍상(弘尙)과 소원당(紹源堂) 문원공(文元公) 휘 성(晟)、의은(宜隱) 문정공(文正公) 휘 경(勁) 三세 어른들과 최미용(崔敏庸)、한자순(韓子純)、김행경(金行瓊)의 무리들이 앞서거니 뒤서거니 하면서 좌우로 그 화단에서 번식하고 북돋우어져서 빛을 윤택하게 낸 사람들이니 훌륭하도다」라고 하였다。

또 (불훤재 선생은) 말하기를、「설총(薛聰)은 넓게 공자의 사당을 짓고、처음으로 학교를 여는데 힘이 컸지만、법도에 따라 구획하여 전통을 잇는 대마루를 설치하고 어리석은 사람들을 깨우쳐 이끌어서 나라에 쓰이게 한 점에서는 최문헌이 설총보다 훨씬 훌륭하다」라고 하였다。

(최선생이) 남겨서 전한 문집은 천도(天道)、지도(地道)인도(人道)、물도(物道) 四편이 있었는데、역적 정중부(鄭仲夫)의 난리때에 불태워지는 화를 입어서 전하는 것이 없으니、우리 유학에 있어서 애석한 일이다。아! 하늘이 이사(李斯)와 정중부를 낳았으니、천도(天道)가 다하였는가? 아니면 때가 더할 수 없이 막혀 버린 것인가? 고려는 망하였다。고려 진사 원천석(元天錫)은 삼가 여러 선생님들이 남긴 약간의 비전(秘傳)과 그 평(評)한 바를 모아 살피다가 정설곡(鄭雪谷)이 말한 「아버지가 호랑이이면、아들이 개가 되지 않는다」고 한 데에 이르러、문헌 선생의 자손을 보건대、모두가 문표(文豹)들이다。의기가 복바치어 원통하고 슬퍼함이 더욱 느껴지는 것은 불훤재 선생이 말한 「최문헌이 가꾼 꽃밭이 향기롭다」는 것을 실감하겠다는 점이다。이제 문헌 선생의 집뜰에 많이 있는 아름다운 화초중에서 탐스러운 꽃들로 뽑혀 모아진 것이 어찌 그리도 훌륭한가? 그 중에서도 간재(簡齋) 신용희(申用羲)[9] 선생은 마치 봄이 一년의 때를 열어 여름이 되는 것과 같다고 하겠다。선생의 행장(行狀)을 내 벗 복애(伏厓) 여명보(汝明甫) 범세동(范世東)이 나의 말을 인연하여 동방연원록(東方淵源錄)에 자상하면서도 간략하게 기술하였는데、기자가 우리 나라에서 유학을 처음 들여온 뒤부터 설홍유총이 열고、그 뒤에 최문헌이 중흥하여 크게 새롭게 하고 김문안 양감이 또한 인도하여 우리 유학이 끊어지는 것을 이었고、그 뒤에 역동 우탁、문정 신현、문훤 신○○、포

은 정몽주、목은 이색 등이 이어 끊어지는 전통을 크게 이루어서 선생의 행장이 갖추어 지켜지게 하였다고 한다。김자수(金自粹)、신덕린(申德隣)、김윤견(金允堅)、김중남(金仲南)、김지윤(金智允)、유종혜(柳從惠)、허기(許愭)、김득우(金得雨)들이 서로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대개 우리 유학의 흥망이 중국의 하(夏)、은(殷)、주(周) 三왕조 이후부터 기운과 운수가 막힘과 크게 관계되었다。저 진(秦)나라 때에 분서갱유(焚書坑儒)가 중국인들의 문운을 뒤집어엎어 놓았고、또한 사람이 지켜야 할 오륜(五倫)도 순서를 뒤바꾸어 놓았으니、우리 나라처럼 변두리에 치우쳐 있는 나라에서야 더 말할 것이 있겠는가? 그러므로 기자(箕子) 때의 역사 기록이 시간이 오래 되었다고 없어진 것이 아니며、설총의 저술들이 드러난 것이 없어서가 아닐 것이며、최문헌공의 넓고 넓은 지모가 널리 펴지지 아니한 것이 아닐 것이다。다만 정중부가 문인들에게 원한을 쌓음에 이르러 구덩이에 묻어 버리고 꽃잎을 짓이기듯하여 화롯불에 날려 어지러이 재로 만들었기 때문에 단군 역사가 멸리 전해와 천만년에 저와 같이 다 없어지지 않으면 안되었고、기자 시대의 훌륭한 다스림과 신라、백제、고구려가 운을 같이 하여 모두 역사를 오래 지나왔으니 곧 우리 고려의 전시대로 잘하고 잘못한 것을 말할 것도 없이 이른바 「은감(殷鑑)이 멀지 않은 하(夏)나라에 있다」는 것이다。그러나 다만 글자가 없는 때이라서 근거할 수 없는 것이나、상고할 만한 문헌이 없어진 것은 정중부가 위협하여 재가 되고 바람에 날리어 흩어버린 것과 같은 재난 때문이었다。기자와 설총의 유풍과 문적이 다만 영향을 끼쳤다는 흔적이 있을 뿐인데 비하여 다행히도 최충은 오히려 가까운 우리 고려 왕조의 중세이니、비록 정중부의 재난을 당하여 없어지기는 하였으나、세대가 그리 멀지 아니하고、문적이 재가 되어 남은 것이 전연 없다고 하더라도 오히려 상고할 만한 것이 여러 학자들의 문답 중에서 약간씩 모으면、만에 하나는 된다。나의 벗 복애 범세동이 이미 그것을 기록하였으니、다시 포갤 필요가 없다。대체로 최문헌의 화원에서 나는 향기는 집에서도 전하여 폐단이 없이 전하였고、학교에서 가르친 것도 폐가 없었다。가정에서 자손들에게 전하였다고 하는 것은 아들에 유선(惟善)、유길(惟吉)이 있는데、유선은 호가 낙진와(樂眞窩)이고 시호는 문화(文和)이다。유길은 호를 월계(月溪)라고 하였다。손자들은 사량(思諒)、사추(思諏)이다。학교의 제자들로는 신홍상(申弘尙)、신성(申晟)、신경(申勁)이 대대로 전하면서 최충을 우리 나라의 공자님이라고 이어서 전한 사람들은 바로 이 신씨 三대분들이었다。또 최민용(崔敏庸)、한자순(韓子純)、김행경(金行瓊)의 무리 七·八〇명이 있었으나 성명을 모두 정중부의 불길속에 재가 되어 잃어버렸다。아! 구재(九齋)와 十一개 무리들이 가득차고 넘치도록 무성하였음이여! 정중부가 한번 겁탈하여 전 시대의 역사와 더불어 함께 땅속에 묻히거나 재가 되어 다 없어져서 이와 같이 전하는 문헌이 없다。더욱이 문정공 신현과 포은 정몽주의 문에도 여러번

⑩ 殷鑑

의 겹달이 있었으니 더 말할 것이 있겠는가? 아! 슬프다 저 원천석(元天錫)이 늘 여러 선생들이 탄식하는 말을 외더니, 아닌게 아니라 두번 세번이고 길이 탄식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註 ① 原文에 「不護齋申贊 諡文貞」이라고 筆者를 밝히고 있어서 그대로 옮기기는 하였지만, 글의 내용에 따르면, 「華海師全」에서 가려 뽑은 이는 失名氏이고, 뽑아진 글의 내용을 지은이는 元天錫임을 짐작할 수가 있다。

② 앞 주에서 밝힌 바와 같이 原文대로 筆者가 不護齋 申贊이 아님이 文句로 알 수가 있다。

③ 原文에는 「節死人 堤上子」라는 朴文良에 대한 설명이 註로 기록되어 있음。

④ 중국 殷나라 湯王때의 정승이였던 伊尹이 지었다는 書經의 편 이름。

⑤ 중국 殷나라 高宗때의 정승이였던 傅說이 지었다는 書經의 편 이름。

⑥ 三國統一을 이룩한 신라의 장군。金官國 마지막왕 仇衡의 曾孫(五九五~六七三)。

⑦ 신라 왕족。字 巍昕。벼슬은 公檢校尉卿(八〇八~八五七)

⑧ 원문에는 없으나, 독자의 이해를 위하여 역자가 추가하였음。

⑨ 原文에 없는 이름을 번역자가 지어 넣음。歷代轉理歌의 지은이로 알려진 申得淸(一三三二~一三九二)의 아버지(一三一五~一三八二)。

⑩ 남이 실패한 자취를 보고 스스로 경계한다는 뜻。〔詩經〕大雅 湯之什에 「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라 있음。

## 華海師世獻閒拔

耘谷　元天錫

伏厓　范世東

盖東方人文俟華同稱始自箕聖奠東而崔文憲先生自當其責立中學左右設先聖先葦之祠又立箕聖之廟以廣薛子之規而以謂國家獨不立廟報我東垂統之大德極是欠典乃屢言於朝爲近小所沮常嘆曰箕聖肇創東方變夷用華羣小托以傷財每沮聖旨不立廟殿同享列聖哲廟如何痼惑西狄誣罔之術大創浮祠空費塔剎於衆所而不貸創一寺之費偏闕箕廟不行祀典委廢陵廟也肅宗明孝大王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尚書開國公申弘尙之徒乃述師文憲之遺嘆盛意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不有祀典乞使求墳墓立殿祠春秋行祭奠以報仁賢遺化垂統盛德酬答先師崔子文憲之志使擧國儒者幸副其望乃得允旨以遂崔子之意而胤子判門下省事元尹晟號紹源堂諡文元公隨考從學始居中學又以子勁進處齋伴就學業睿宗四年己丑右文直學申晟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養士追先生遺志十四年己亥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稱典籍名周易曰麗澤尙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魯論曰廣正鄒論曰昭規大學曰明立中庸曰道理武學曰講藝講藝者射禮也先儒曰崔文憲先生薰陶風韻作起眞儒可擧多方而入升選之士勸勉取用取此成就中法規

## 화해사세헌에서 가려 뽑음

운곡　원천석(耘谷元天錫)

복애　범세동(伏厓范世東)

대체로 우리 나라 사람들의 문화가 중국과 같이 가지런하다고 일컬어지게 된 것은 기자(箕子)가 우리 나라에 머물

면서부터 비롯되어 최문헌 충선생이 스스로 그 책임을 맡아 중학을 세우고 좌우에 공자(孔子)와 여러 선현들의 사당을 세웠다。또 기자의 사당도 세워서 설총의 법을 널리 펴야겠어서 「나라에서 오직 기자의 사당을 세워 우리 나라의 전통을 후손에게 전해 준 큰 덕을 보답하지 아니하는 것은 더할 수 없이 잘못된 일이라」는 말로 여러 번 조정에 상소하였다가 왕의 측근 소인배들에게 막히는 바가 되었다。최문헌은 항상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기자가 처음으로 우리 나라의 미개함을 교화하여 문화 민족이 되게 하였다。그런데 많은 소인배들은 매양 재물을 낭비한다는 핑계를 가지고 임금님의 뜻을 막아 사당집을 짓고 여러 성현들과 어진 분들을 모시어 제사 드리지 못하게 하면서도 어쩌하여 서쪽 오랑캐들의 고칠 수 없는 속임술인 불교에 빠져 크게 절을 짓고 사람들이 많이 모이는 곳에 쓸데 없는 탑을 세워 헛되이 비용을 허비하는지 모르겠다。한 책의 절을 짓는 비용을 빌어 주어 기자의 사당을 짓게 하지 않고、기자의 사당에 제사 지내는 법도 행하지 아니하며、그 능묘(陵廟)마저 폐하게 버려 두는가?」라고 하였다。

숙종 명효대왕(肅宗明孝大王) 七년 임오(一一〇二)에 벽상공신(壁上功臣) 병부상서(兵部尚書) 개국공(開國公) 신홍상(申弘尚)의 무리들이 스승 문헌공이 돌아가시면서 남긴 탄식을 기술하여 그 장한 뜻을 임금님께 아뢰어 여쭙기를、「우리 나라의 예의가 기자로부터 비롯되었는데、기자의 사당은 오히려 모양조차 없고、또 제사 지내는 법도 없읍니다。바라옵건대、기자의 분묘를 찾고 사당을 세워서 봄과 가을로 제사를 받들어서 어진 선현들께서 끼쳐 놓은 교화와 전통을 잇게 하신 훌륭한 덕을 보답해 드리고、돌아가신 스승 최문헌공의 뜻을 보답하며、온 나라의 유생들의 소망에 부응되게 하여 주시옵소서」라고 하였다。이에 왕이 허락하셔서 마침내 최선생의 뜻을 이루었다。

신홍상의 맏아들인 판문하성사 원윤(判門下省事元尹) 성晟)은 호를 소원당(紹源堂)이라 하고、시호는 문원공(文元公)인데、아버지를 따라서 배워 처음으로 중학에 있게 되었다。또 신성은 그 아들 경(勁)에게도 구재에 나아가 동료들과 학업에 임하게 하였다。

예종 四년 기축(一一〇九)에 우문직학(右文直學) 신성(申晟)이 왕께 아뢰어 국학(國學)의 옆에 양현고(養賢庫)를 세우고 선비들을 먹여 살리도록 청하니、최문헌 선생이 남긴 뜻을 따른 것이다。十四년 기해(一一一九)에 태학(太學) 신경(申勁)、최민용(崔敏庸) 등 七十명과 무학(武學) 한자순(韓子純) 등 八인이 七재에 나누어 살면서 그 집채의 이름을 전적(典籍)에서 따서 불렀다。주역(周易)에서 「여택(麗澤)」、상서(尚書)에서 「대빙(待聘)」、모시(毛詩)에서 「경덕(經德)」、주례(周禮)에서 「구인(求仁)」、대례(戴禮)에서 「복응(服膺)」、춘추(春秋)에서 「양정(養正)」、노론(魯論)에서 「광정(廣正)」、추론(鄒論)에서 「소규(昭規)」、대학(大學)에서 「명립(明立)」、중용(中庸)에서 「도리(道理)」、무학(武學)에서 「강예(講藝)」라고

하였는데 강예라는 것은 활쏘는 예법을 말한다。선배 유학자들이 말하기를、「최문헌 선생은 덕으로써 남을 감화시켜 교육하여 참 선비를 길러내었으니、여러 가지 면으로 거론할 수 있는데、그 중에서 훌륭한 제자로 과거에 급제한 선비에게는 힘쓸 것을 권하고、이들을 취하여 써서 성취한 것이 법규에 꼭 들어 맞게 하셨다」고 하였다。

## 麗史選擧志 間拔

凡私學文宗朝太師中書令崔某收召後進敎誨不倦靑衿白布塡溢門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衣冠子弟凡應擧者必先隸徒中而學焉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徒叅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尙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詳幷文憲公徒世稱十二徒然某徒最盛

## 여사 선거지에서 가려 뽑음

무릇 사학(私學)은 문종조의 태사(太師) 중서령(中書令) 최충(崔冲)이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 가르치고 깨우쳐 주기를 부지런히 하니、유생〔靑衿〕들과 평민〔白布〕들이 문과 마을 거리에 가득차 넘치니、마침내 구재(九齋)로 나누어 「낙성(樂聖)、대중(大中)、성명(誠明)、경업(敬業)、조도(造道)、솔성(率性)、진덕(進德)、태화(太和)、대빙(待聘)」이라고 하였다。이들을 가리켜 「시중 최공도(侍中崔公徒)」라고 불렀는데、예의 바르게 옷차림을 한 귀인(貴人)들의 자제나 일반인으로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은 반드시 먼저 그 무리 가운데 들어가 배워야 하였다。또 유신(儒臣)으로 사학의 무리를 세운 사람이 十一명이 있었다。홍문공도(弘文公徒)는 시중(侍中) 정배걸(鄭倍傑)인데 일명 웅천도(熊川徒)라고도 부르며、광헌공도(匡憲公徒)는 참정(叅政) 노단(盧旦)이고、남산도(南山徒)는 좨주(祭酒) 김상빈(金尙賓)이고、서원도(西園徒)는 복야(僕射) 김무체(金無滯)이고 문충공도(文忠公徒)는 시랑(侍郎) 은정(殷鼎)이고、양신공도(良愼公徒)는 평장(平章) 김의진(金義珍)인데、일설에는 낭중(郎中) 박명보(朴明保)라고도 하며、정경공도(貞敬公徒)는 평장(平章) 황영(黃瑩)이고、충평공도(忠平公徒)는 유감(柳監)이고、정헌공도(貞憲公徒)는 시중(侍中) 문정(文正)이고、서시랑도(徐侍郎徒)는 서석(徐碩)이고、귀산도(龜山徒)는 자세하지 아니하다。문헌공 최충의 무리와 함께 세상에서는 十二도라고 일컬었으나、최충의 무리가 가장 성하였다。

## 東國通鑑 間拔

四佳 徐居正

錦南 崔溥

穆宗乙巳八年夏四月賜崔冲等七人及第顯宗辛未二十二年王疾篤

燕于重光殿太子即位王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贊然有幷呑之志今其主殂逝驸馬疋梯叛據東京宜乘此勢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見聽可與之絶乃附表請之金行恭還自契丹言不從所奏平章事徐訥等二十九人議告請不聽宜勿通使中樞使皇甫俞義等三十三人先生亦在其中議若絶交其害必至勞民不如繼好息民王從訥及王可道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

李齊賢曰德宗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闥王可道議絶和親不若

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也

德宗甲戌三年夏四月同知中樞院事崔冲奏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令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乞令塗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飭勵從之以崔冲爲刑部尚書中樞使秋九月癸卯王薨上謚敬康廟號德宗

李齊賢曰慶陵忠烈王朝頭陁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語相傳言鳳鳥來儀於威鳳門臺烏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憎烏少長持弓彈射德宗一代京城無烏夫鳳羽族之長也爲臺烏所逐豈曰鳳哉蓋韻記之無稽耳德宗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蔽而民安其生雖微鳳鳥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宗乙亥元年春正月以崔冲爲中樞事刑部尚書丁丑三年秋七月御乾德殿宣麻以崔冲叅知政事脩國史庚辰六年秋七月以楊帶春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冲奏帶春立志峻拔多智略習兵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不允辛巳六年冬十月以崔冲爲內史侍郎平章事癸未九年二月以崔冲守司徒脩國史上柱國丙戌十二年夏四月丁酉王薨樂浪君即位于梓宮秋八月御宣政殿召侍中崔齊顏平章事崔冲等論時政得失文宗丁亥元年四月以崔冲爲門下侍中金令器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金元冲爲內史侍郎平章事朴有仁爲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李子淵爲史部尚書叅知政事舊例宣麻日宰臣一員引詔案授讀詔者至是五宰相同日宣麻特命閤門使引案仍爲永式六月制曰法律刑罰之斷例也明則刑無枉濫不明罪失輕重今所行律令或多訛仵良用軫懷其令侍中崔冲集諸律官重加詳校務從允當書算業亦令考正召見崔冲等於文德殿問軍國庶務己丑三年二月以崔冲守太保庚寅四年春正月以門下侍中崔冲爲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道功臣號冬十月崔冲奏曰東女眞酋長鹽漢等八十五人以累曾犯境劫略邊民勒留京館有日然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教拘留既久發憤含怨首邱之情必不忘本且其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癸巳七年王曰侍中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所司稽諸古典賜几杖視事乙未九年秋七月以崔冲爲內史令仍令致仕戊戌十二年夏四月加崔冲內史令致仕賜衣帶銀器綵匹布貨鞍馬等物冲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滾敢乞骸骨坐尸優俸己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雲霄俾及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戊申二十二年九月守太師中書令致仕崔冲卒冲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朝擢甲科第一歷仕四朝資兼文武出入將相年至七旬乞退王重違其志特允之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號自顯廟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後進敎誨不倦諸生填溢門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擧者必先肄徒中學焉每歲暑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

及第學優未官者爲敎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來過乃刻燭賦詩牓其次第呼名而入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觀者莫不嘉歎及卒遣太醫監李塭賚詔吊慰謚文憲配享靖宗廟庭自後擧子亦皆肄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培傑匡憲公徒叅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尙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貞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何人世稱十二徒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時稱海東孔子

臣等按高麗開國庶事草創未遑文敎光宗好文雖委任雙冀然其文辭病於浮藻不足爲後學模範冲歷仕顯德靖文四朝以文學名世興起斯文爲己任收召後進敎誨不倦摳衣者日衆爲當時十二徒之首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自是文章豪傑之士彬彬輩出鋪張國家之制作東國稱爲詩書之國以至于今者何莫非某之賜也

忠肅王丁巳四年秋八月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庚申七年八月改朔試爲擧子試右代言許富掌是試取鄭乙輔等八十餘人恭愍王戊申十七年幸九齋賜李詹等七人及第初王之幸辛旽也李齊賢白王曰旽骨法類古之凶人請上勿近旽深衙之乃謂王曰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儒者之有害如此時藝文館以三館員少請行科擧王重違旽意不許至是乃行親試

臣等按吾東邦科擧之法自光宗始文風稍振然聽用雙冀之言徒尙文藻其法頗襲唐制自此以後於學校則有國子太學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律書算學皆肄國子其科擧則有製述明經二業而醫卜地理律書算三禮三傳雜業各試其業賜出身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而進科目之外又有門蔭成衆愛馬之選所進非一途原其初養育之有其素選取之有其制銓注之有其方累世子孫憑藉維持英雄豪傑代不乏人自權臣私置政房政以賄成銓法大壞而科目取士亦從而汎濫墨册之謗粉紅之誚傳播一時麗業遂襄悲夫

## 동국통감에서 가려 뽑음

사가 서거정(四佳徐居正)
금남 최 보(錦南崔 溥)

목종 을사 八년(一〇〇五) 여름 四월에 최충(崔冲) 등 七인에게 왕이 과거 급제를 허락하여 주었다。

현종 신미 二十二년(一〇三一)에 왕의 병이 위독하여 중광전(重光殿)에서 훙서(薨逝)하시니、태자가 왕위에 올랐다。왕가도(王可道)①가 왕께 아뢰기를、「글안이 우리 나라와 서로 통하여 좋아하며 서로 예물을 주고 받고 있습니다。그러나 그들은 우리 나라를 삼켜버리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이제 그 임금이 죽고 사위 필제(疋梯)가 반역하여 동경(東京)을 점거하고 있으니、이 때를 타서 압록강의 성다리〔城橋〕를 헐어버리고、그곳에 잡혀 있는 우리의 사신들을 돌려 보내도록 청하되、만약 그들이 들어주지 않는다면、곧 국교를 끊어버림이 마땅하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표문(表文)을 붙여서 함께 글안에 보내어 청하였는데 김행공(金行恭)이 글안으로부터 돌아와서 말하기를、「글안이 우리가 청한 것을 따르지 아니한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평장사 서눌(徐訥)②② 등 二十九인이 의논하여 임금님께

아뢰기를, 「글안이 우리가 청한 말을 듣지 않으니, 마땅히 사신을 보내지 말아야 할 것입니다」라고 청하였다。중추사(中樞使) 황보유의(皇甫兪義) ③ 등 三十三인(선생도 또한 이 안에 있었다)은 의논하기를, 「만일 져 글안과 국교를 끊으면, 그 폐해는 반드시 백성을 괴롭히는 데에 이를 것이오니 계속 화호(和好)하여 백성들을 편안하게 해 주는 것만 같지 못하옵니다」라고 왕께 아뢰었다。왕은 서눌과 왕가도의 논의를 좇아 하정사(賀正使)를 보내지 아니하고、인하여 글안의 전 임금인 성종(聖宗)의 연호 「태평(太平)」을 그대로 썼다。

이제현(李齊賢)이 말하기를, 「덕종이 아직 어려서 더욱 싸워서는 안된다는 것을 경계해야 마땅하거늘 왕가도가 글안과의 화친을 끊자고 의논한 것은 황보유의가 계속 화호하여 백성을 편안하게 쉬도록 해야 한다고 논의한 것만 못한 것 같다」고 하였다。

덕종 갑술 三년(一〇三四) 여름 四월에 동지중추원사(同知中樞院事) 최충(崔冲)은 왕께 아뢰어 말하기를, 「성종 때에 안팎 관청 벽에 모두 〈설원(說苑) ④〉의 六정 六사의 글과 한 자사(漢刺史)의 六조의 영 ⑤ ⑥을 써서 붙이도록 명령하셨는데, 지금은 세대가 이미 오래 되었으니, 바라옵건대 다시 써서 붙이어 벽을 자리에 있는 사람들로 하여금 조심하고 힘 쓸 바를 알게 하오소서」라고 하여 왕이 그대로 좇았다。또 최충으로써 형부상서 중추사(刑部尚書中樞使)를 삼고 가을 九월 계묘(十七일)에 왕이 훙어(薨御)하시니 시호를 경강(敬康)이라 올리고、묘호는 덕종(德宗)이라고 하였다。

이제현(李齊賢)이 말하기를, 『경릉(慶陵、忠烈王)조 때에 두타산인(頭陀山人) ⑦ 이승휴(李承休)가 〈제왕운기(帝王韻記)〉를 지어 왕께 올렸는데, 그 속에서 「덕은 어찌하여 四년에 그쳤는고? 봉새가 날아와 상서로움을 올렸네」라고 하였다。실록을 살펴보면, 그런 일을 볼 수 없고、다만 속담에 전하기를, 「봉새가 위봉문(威鳳門)에 날아와 깍을 이루니 뭇까마귀들이 따라다니며 우지져서 봉새는 그만 날아가 버렸다。나랏사람들이 까마귀를 미워하여 어른이나 어린이들이 활을 가지고 쏘아버리니 덕종 한 시대에는 개성〔京城〕 안에 까마귀가 없었다」고 한다。대체로 봉새는 날짐승의 어른인데、뭇까마귀들에게 쫓겨 가 버렸다면、어찌 봉새라고 말할 수 있겠는가? 대개 〈제왕운기〉가 믿음직하지 않을 뿐이다。덕종은 상중에 능히 아들로서의 효도를 다하고、정사도 아버지가 하던 길을 고치지 아니하고 옛 신하 서눌(徐訥)、왕가도(王可道)、최충(崔冲)、황주량(黃周亮) ⑧ 같은 이들에게 정사를 맡겨 등용하니、조정에는 속이거나 숨기는 일이 없고、백성들은 살기가 편안하였으니 비록 참 봉새가 아니드라도 존호는 「덕종(德宗)」이라고 올림이 또한 옳지 않겠습니까?』라고 하였다。

정종 을해 원년(一〇三五) 봄 정월에 최충으로써 중추사 형부상서(中樞事刑部尚書)를 삼았다。정축 三년(一〇三七) 가을 七월에 왕이 건덕전(乾德殿)에 거동하여 조칙을 밝혀

서 최충을 참지정사 수국사(叅知政事脩國史)를 삼았다。경진 六년(一〇四〇) 가을 七월에 양대춘(楊帶春)으로 안북대도호부부사(安北大都護府副使)를 삼으니、좌복야(左僕射) 최충이 왕께 아뢰어 말하기를、「양대춘은 뜻을 산처럼 우뚝하고 빼어나게 세우고、슬기로운 계략이 많으며 병법에도 익숙합니다。만약 변방에 근심스런 일이 생기면 이 사람 외에는 보낼 만한 사람이 없사오니、지금 밖으로 내보내는 것은 마땅하지 아니하옵니다」라고 하였으나、왕은 들지 아니하였다。신사 七년(一〇四一) 겨울 十월에 최충으로 내사시랑 평장사(內史侍郎平章事)를 삼았다。계미 九년(一〇四三) 二월에 최충으로 수사도 수국사 상주국(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을 삼았다。병술 十二년(一〇四六) 여름 五월 정유(十八)일에 왕이 돌아가시니、아우 낙랑군(樂浪君) 이 임금님의 관 앞에서 왕위에 올랐다。가을 八월에 왕이 선정전(宣政殿)에 거둥하시어 시중(侍中) 최제안(崔齊顔)과 평장사 최충 등을 불러 당시의 정사에서 잘한 일과 잘못된 일들을 의논하였다。

문종 정해 원년(一〇四七) 四월에 최충으로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을 삼고 김영기(金令器)로 문하시랑 평장사를 삼고 김원충(金元冲)으로 내사시랑 평장사를 삼고、박유인(朴有仁)으로 상서 좌복야 참지정사(尙書左僕射叅知政事)를 삼고、이자연(李子淵)으로 이부상서 참지정사를 삼았다。지난날의 예로는 임금님이 신하에게 궤장(几杖)이나 교지(敎旨)를 내리는 날 재신(宰臣) 한 사람이 조서(詔書)를 담은 상을 들어서 읽을 사람에게 주었었는데、이날은 五재상이 같이 조칙을 받게 되었으므로 특별히 합문사(閤門使)에게 명하여 조서 담은 상을 들이게 하였다。인하여 이것이 길이 법이 되었다。六월에 왕이 분부하기를、「법률은 형벌의 판례이다。법률이 밝게 되면、형벌이 잘못되거나 지나치게 되지 않고、법률이 밝지 않으면 죄의 가볍고 무거움을 잃게 된다。지금 쓰는 법과 명령은 어떤 것은 그릇된 것이 많아서 참으로 마음에 걸린다。시중 최충은 법을 담당하는 여러 벼슬아치들을 모아 거듭 자세히 조사를 더하여 어긋남이 없게 하고、서(書)、산(算)의 일도 또한 살펴서 바로잡도록 하라」고 명하였다。왕은 최충 등을 문덕전(文德殿)에 불러 보시고 군국의 여러 정무를 문의하였다。기축 三년(一〇四九) 二월에 최충으로 수태보(守太保)를 삼았다。경인 四년(一〇五〇) 봄 정월에는 문하시중 최충으로 개부의 동삼사 수태부(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를 삼고 추충찬도공신(推忠贊道功臣)의 호도 내려 주었다。겨울 十二월에 최충이 왕께 아뢰어 여쭙기를、「동여진(東女眞)의 추장(酋長) 염한(鹽漢) 등 八十五인은 여러 차례에 걸쳐 일찌기 국경을 침범하여 변방의 백성들을 위협하고 노략질하였으므로 그들을 경관(京館)에 묶어서 머물게 한지가 오래되었습니다。그러나 오랑캐는 거죽만 사람이요、속은 짐승이어서 형법으로도 응징할 수가 없고 인의(仁義)로도 교화할 수가 없습니다。구류한지가 오래되어 분을 내고 원한을 품을 것이며 고향을 생각하는 마음은 반드시 그 근본을 잊

지 않을 것입니다。또 먹이는 비용도 너무 많이 드니、바라옵건대、모두 놓아 보내시옵소서」라고 하여 왕은 그대로 따르게 하였다。계사 七년(一〇五三)에 왕은 말하기를、「시중 최충은 여러 대에 걸친 유종(儒宗)이요、삼한의 기덕(耆德)이다。이제 비록 늙어서 물러가겠다고 하나、차마 허락할 수가 없으니、담당 관청에서는 옛법을 살펴서 책상과 지팡이를 내려 나라의 일을 더 보게 하라」고 하였다。을미 九년(一〇五五) 가을 七月에 최충으로 내사령(內史令)을 삼고 인하여 치사하게 하였다。무술 十二년(一〇五八) 여름 四월에는 최충이 내사령으로 치사하자、옷과 허리띠와 은그릇과 비단과 포백과 안장을 갖춘 말 등의 물품을 왕이 내려 주었다。최충은 왕이 사신을 집으로 보내려 한다는 말을 듣고、「고신과 예물을 내리심에 대하여 글을 올려서 사양함〔賜告身禮物上章辭〕」이라는 글에서 「신이 벼슬살이를 시작한 이래로 도와 드린 것도 없이 힘은 다하고 나이가 들어서 감히 조용히 죽기를 빌었사온데、송장처럼 앉아서 녹봉을 공으로 먹어 이미 남다른 은혜를 입었사옵니다。이제 또 특별하신 밝은 윤음(綸音)을 내리시어 앞으로 조정에서 사신을 보내시어 영광이 백성들이 사는 마을에까지 미치게 하려 하오신다니、생애와 분수에 따라 사정을 헤아림에 편안하지 아니하오며、「가득 차면 덜게 되고 해(害)가 가득하게 된다」[16]는 말이 있사오니、신은 그것이 두렵사옵니다。바라옵건대、이미 내리신 명령을 돌이켜 주시고、새로운 은혜도 거두어 주시옵소서」라고 하였는데、왕은 허락하지 않으셨다。무신 二十二년(一〇六八) 九월에 수태사 중서령(守太師中書令)으로 치사하였던 최충이 타계하였다。최충은 해주 대령군(大寧郡) 사람이니、외모가 장대하고 성품과 행실이 굳고 곧았다。어려서부터 학문하기를 좋아하고 글을 잘 지었었다。목종 때에 갑과 제一인으로 뽑혀서 四대의 왕을 섬기며 벼슬하였다。타고 난 자질이 문무를 겸하여 장수로 나가기도 하고、재상으로 조정에 들어 오기도 하면서 나이 七十세에 이르러 물러나기를 청하므로 왕이 거듭 그 뜻을 어기다가 특별히 허락하였다。그러나 군사상으로나 나라의 큰 일이 있으면、모두 가서 자문을 받았다。여러 차례 벼슬의 품수(品數)가 더해져서 추충 찬도 좌리 동덕 홍문 의유 보정 강제 공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이라 불려졌다。

현종이 중흥한 뒤로부터 전쟁이 겨우 끝나자 문교에 겨를이 없었다。최충이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서 가르쳐 깨우쳐 주기를 게을리하지 아니하니、여러 학생들이 문과 마을에 가득 차고도 넘쳤다。마침내 九재로 나누어 집채를 낙성(樂聖)、대중(大中)、성명(誠明)、경업(敬業)、조도(造道)、솔성(率性)、진덕(進德)、태화(太和)、대빙(待聘)이라고 하였다。이들을 시중(侍中) 최공(崔公)의 무리라고 불렀는데 무릇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은 반드시 먼저 그 무리 중에 적을 두고 배워야 하였다。매년 여름철에는 귀법사(歸法寺)라는 절의 승방을 빌어서 여름 공부를 하며 무리 중에서 과거에 급제하고、학문이 우수하면서 아직 벼슬하지

못한 사람을 가려서 교도(敎道)로 삼아 九경(九經)과 三사(三史)를 가르치게 하였다。가끔 어쩌다가 먼저 과거에 급제한 사람이 찾아오면、촛불에 금을 그어 놓고 시를 짓게 하여 그 글의 등급에 따라 차례로 이름을 불러 들여다가 조그만 술자리를 마련하여 주니、미혼 아이들과 기혼의 어른이 좌우로 줄을 지어 술통과 안주를 받들어 나아가고 물러나는 데에 예의가 있으며 나이든 사람과 나이 어린 사람이 질서를 지키며 해가 지도록 시를 지어 읊으며 주고 받으니、보는 사람들이 아름답게 여겨 찬탄하지 않는 이가 없었다。최충이 돌아가니、왕은 태의감(太醫監) 이염(李塩)에게 조서를 가지고 가 조위하게 하고、시호를 문헌(文憲)이라고 하고 정종(靖宗)의 묘정(廟庭)에 배향하게 하였다。그 뒤에도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이 모두 역시 九재에 적을 두니、그들을 일컬어 문헌공의 무리라고 하였다。

또 유신이 무리를 세운 사람들이 十一명이 있었으니、홍문공도(弘文公徒)는 시중(侍中) 정배걸(鄭培傑)、광헌공도(匡憲公徒)는 참정(叅政) 노단(盧旦)、남산도(南山徒)는 좨주(祭酒) 김상빈(金尙賓)、서원도(西園徒)는 복야(僕射) 김무체(金無滯)、문충공도(文忠公徒)는 시랑(侍郎) 은정(殷鼎)、양신공도(良愼公徒)는 평장(平章) 김의진(金義珍)、정경공도(貞敬公徒)는 평장 황영(黃瑩)、충평공도(忠平公徒)는 유감(柳監)、정헌공도(貞獻公徒)는 시중 문정(文正)、서시랑도(徐侍郎徒)는 서석(徐碩)、귀산도(龜山徒)는 어떤 사람의 무리인지 알 수가 없다。세상에서는 이들을 十二도라고 하였으나、최충의 도가 가장 성하였다。우리 나라의 학교가 일어난 것은 대개 최충으로부터 시작되었으므로 당시에 그를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

신들이 살피건대、고려가 나라를 열매 나라의 여러 가지 일들이 처음으로 만들어져서 문교에 겨를이 없었다。광종(光宗)은 글을 좋아하여서 비록 쌍기(雙冀)에게 문교의 일을 맡겼으나、그 문사(文辭)가 기교에 병이 들어 후학들에게 모범이 되기에는 부족하였다。최충이 현종·덕종·정종·문종의 四대를 거치면서 차례로 벼슬하여 문학으로서 세상에 이름이 났고、우리 유학을 일으키는 것으로 자기의 책임을 삼아서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 열심히 가르쳤다。옷을 걷어부치고 모여드는 사람들이 날로 무리를 이루어 당시 十二도 중에서 으뜸이 되었으니、우리 나라의 학교가 일어남이 대개 최충으로부터 비롯되었다。이때부터 문장 호걸의 선비들이 화려하게 배출되고、우리 나라에서 지어진 저술들이 많이 펴지니、중국인들이 우리 나라를 「시서(詩書)의 나라」라고 칭송하여 오늘날까지 이르렀다。이것이 어찌 최충의 은혜가 아니라고 할 수 있겠는가?

충숙왕 정사 四년(一三一七) 가을 八월에 九재 삭시(九齋朔試)를 설시하니、당시 감시(監試)가 폐지된지 이미 오래 되었으므로 삭시로서 대신하기 시작하였다。경신 七년(一三二〇) 八월에 삭시를 고쳐서 거자시(擧子試)로 하였다。우대언(右代言) 허부(許富)가 이 시험을 관장하고 정을보(鄭乙輔) 등 八十여인을 뽑았다。

공민왕 무신 十七년(一三六八)에는 왕이 구재에 거등하시어 이첨(李詹) 등 七인을 급제 시켰다。 처음에는 왕이 신돈(辛旽)을 사랑하여 이제현(李齊賢)이 왕께 아뢰어 말하기를, 「신돈은 골상이 옛날의 흉인(凶人)과 비슷하오니,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오서는 신돈을 가까이하지 마시옵소서」하였다。 신돈이 그것을 깊이 원망하여 곧 왕께 여쭙기를, 「이제현은 문생의 문하에서 또 문생을 보았으니, 그들이 드디어 온 나라에 가득찬 도둑이 되었사오니, 선비라는 것들의 해로움이 이와 같사옵니다」라고 하였다。 당시에 예문관(藝文館)에는 관원이 三명뿐이어서 인원 보충을 위하여 과거 시행을 청하였으나 왕이 두번씩이나 여기면서 신돈의 뜻에 따라서 허락하지 아니하다가 이 때에 이르러 곧 왕이 친시를 시행하셨다。

신등이 살피건대, 우리 나라의 과거법(科擧法)은 광종으로부터 비롯되어 문풍(文風)이 점점 떨쳐지게 되었습니다。 그러나 쌍기(雙冀)의 말을 들어서 썼기 때문에 한갓 글짓기의 기교만을 숭상하였으니, 그 법은 자못 당(唐)나라의 제도를 이어 받은 것입니다。 이 때 이후부터 학교 곧 국자감(國子)와 태학(太學)과 사문(四門)이 있고, 또 구재학당(九齋學堂)이 있었는데, 법률·서예·산술은 모두 국자에서 배웠습니다。 그리고 과거에는 글짓기와 경서의 해석에 관한 二과와 의술·점술·지리술·법률·서예·산학·三예(三禮)·三전(三傳)의 잡과(雜科)가 있었는데, 각각 그 과목들을 시험하여 출신을 왕이 내려 주셨습니다。 명경 대부들은 반드시 과목을 거치지 아니하면 나아가지 못하였습니다。 과목 이외에는 또 부조(父祖)의 음덕이 있는 사람이나 숙위(宿衛)와 내시(內侍) 중에서 뽑아 쓰는 경우도 있어서 벼슬에 나가는 길은 하나가 아니였습니다。 원래 그 처음에는 양육(養育)이 그 평소 목적이었고 가려 뽑아 채용하는 데에는 그 나름대로 법이 있고, 사람을 가려서 임면(任免)하는 데에도 방법이 있었으니, 여러 대의 자손들에게 벌미를 주어 유지되었습니다。 영웅 호걸들이 대대로 끊이지 아니하여 사람들은 스스로 권신으로 사사로이 정방을 두고 뇌물로써 사람을 가려서 임면하는 법이 크게 무너지고 과목(科目)으로 선비를 취하는 것도 또한 따라서 범람하여 묵책(墨冊)의 비방과 흥분의 비난이 열리 퍼져서 일시에 고려의 왕업은 마침내 쇠하였으니, 참으로 슬픕니다。

註 ① 고려 문신。 初名은 子琳。 본성은 李。 벼슬은 門下侍郎內史門下平章事를 지냄。 시호는 英肅(?~一〇三四)。

② 고려 시대 문신。 벼슬은 三重大匡內史令(?~一〇四二)。

③ 고려 시대 문신。 벼슬은 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一〇四二)。

④ 漢나라 劉向이 지은 책。 二十권임。 「四庫提要」에 들어 있음。

⑤ 「六正」은 「聖臣、良臣、忠臣、智臣、貞臣、直臣」으로 「六正臣」이라고도 하며 「六邪」는 「六邪臣」이라고도 하는데, 「具臣、諛臣、姦臣、讒臣、賊臣、亡國臣」이니 「說苑」臣術篇에 들어 있음。

⑥ 「六條之令」은 漢代에 刺史로서 지켜야 할 六조의 명령으로,

一、察民庶疾苦失職者
二、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
三、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

四、察田犯律
五、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茂才異者
六、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
이다。

⑦ 고려 문신。자 休休。호 勤安居士。벼슬은 承旨를 지냄。저서로 〔勤安居士集〕이 있음。

⑧ 고려 시대 문신。벼슬은 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尙書吏部事上柱國。諡號는 景文。

⑨ 원문에는 「六年」으로 되어 있으나、잘못이므로 바로잡았음。

⑩ 원문에는 「夏四月」로 되어 있으나、잘못이므로 바로잡았음。

⑪ 고려 시대 문신。벼슬은 太師門下侍中。諡號는 順恭(?~一〇四六)。

⑫ 고려 왕실의 외척。靖宗·文宗의 장인。벼슬은 守司徒門下侍中。諡號는 貞簡。

⑬ 고려 시대 문신。벼슬은 尙書左僕射參知政事。

⑭ 고려 시대 문신。벼슬은 門下侍中判尙書吏部事。諡號는 韋和(?~一〇八六)。

⑮ 원전에는 「十月」로 되어 있으나、잘못이 분명한 듯하여 〔高麗史〕에 따라 고쳤음。

⑯ 〔書經〕大禹謨에 「滿招損謙受益」이라는 말이 있음。

⑰ 고려 시대 문신。草溪鄭氏의 始祖。벼슬은 禮部尙書中樞使。私塾을 세워 弘文公徒라는 무리의 창설자가 됨。

⑱ 고려 때 문신。문종 때에 右副承宣으로 國子監試를 맡아 봄。私學을 일으켜 후학을 가르쳐서 그 무리를 당시에 南山徒라고 불렀음。

⑲ 고려 때 학자。벼슬은 左僕射。私學을 일으켜 후진을 가르치니、그들을 西園徒라고 하였음。

⑳ 고려 때 학자。벼슬은 侍中。私塾을 열어 제자를 길렀음。당시 세상에서는 그들을 文忠公徒라고 하였음。

㉑ 고려 때 학자。벼슬은 平章事를 지냄。私學을 세워 十二公徒中良愼公徒를 육성하였음(?~一〇七〇)。

㉒ 고려 숙종 때의 학자。벼슬은 平章事를 지냄。私學을 열어 貞敬公徒를 기름。

㉓ 고려 시대 학자。私學을 열어 忠平公徒를 길렀음。

㉔ 고려 때 학자。벼슬은 守太尉門下侍中。私學을 열어 貞獻公徒라는 제자들을 길렀음。原文에 貞憲公徒로 된 것은 잘못임(?~一〇九三)。

㉕ 고려 때 학자。文宗 때 私學을 열어 徐侍郎徒라는 제자들을 길렀음。

㉖ 고려 때 後周人으로 귀화한 문신。後周의 使臣의 一人으로 고려에 왔다가 병을 얻어 귀국하지 못하고、고려에 귀화하여 光宗의 총애를 받아 元甫翰林學士가 되어 九년(九五八)에 唐나라식 과거제도를 시행하게 함。

㉗ 고려 문신。號는 勉齋。諡號는 文良。忠肅王 때 國士試에 합격。政堂文學에 오름。

㉘ 고려 말의 문신。字는 中叔。號는 雙梅堂。諡號는 文安。벼슬은 知識政府事。明나라에 進賀副使로 다녀옴。假傳文學作：楮生傳이 전함(一三四五~一四〇五)。

㉙ 고려 말의 중。俗姓은 辛。이름은 遍照。字는 曠空、昵은 고친 이름。號는 淸閑居士。공민왕의 師傅가 되어 개혁 정치를 하다가 방자해져서 후에는 참형됨(?~一三七一)。

㉚ 出身은 武科나 雜科에 급제하고 아직 벼슬하지 아니한 사람 또는 첫 벼슬을 임명받은 사람을 뜻함。

㉛ 원문에 「成衆愛馬之選」은 宿衛와 內侍중에서 뽑는다는 뜻인데、成衆愛馬는 몽고어임。

㉜ 墨册은 학동들의 글씨 연습장인데、批目이 내려오면 用事者들이 다투어 붉은 색이나 검은 색으로 고쳐서 알아볼 수 없게 해 놓은 人事行政의 문란을 비방한 것。고려 말엽에는 墨册謠 또는 墨册政事라는 말도 있었음。

㉝ 紅粉은 부홍옷을 입고 분을 발라 치장한다는 뜻으로 고려 말엽에는 권세가의 어린이들을 과거에 급제시켜 人事政策이 문란해진 것을 비난하였다는 데에서 온 말。

## 黔翁志林

海州古爲三朝鮮地人民饒健尚武凡國中以勇力名者多是之自出昔崔文憲公冲講學於海州九齋學徒故海至今盛儒士業文藝盖猶有冲之遺風他邑不盡然矣

## 검옹지림

해주(海州)는 옛날 삼조선(三朝鮮)[①]의 땅이었다。사람들은 경제적으로 넉넉하였고、몸들이 건강하여 무술(武術)을 숭상하였다。무릇 온 나라 안에서 용감하고 힘께나 쓰는 사람으로 이름 있는 이들은 이 고장에서 많이 배출되었다。

옛날 최문헌공 충(崔文憲公冲)이 해주의 구재에서 학도들에게 유학을 강론하였었다。그런 까닭으로 해주에는 오늘날까지도 훌륭한 선비들과 문예를 익히는 사람들이 많으니、대개 이는 아마도 최충의 끼친 교화가 아직까지 남아 있기 때문인 듯하며、다른 지방에는 다들 그렇지 못하다。

註 ① 단군 조선、기자 조선、위만 조선을 말함。

## 京外儒生等請文憲公從祀文廟疏 純祖朝

京外儒生幼學臣李濟賢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書于淵德顯道景仁純禧主上殿下伏以有國之禮莫重於祀典而祀典之禮莫嚴於文廟盖文廟之享專在於道統而道統之傳有非一善成名者所可得以澄測於其間者也享祀有澄測之歎則道統不尊不尊則不明不明則不傳不傳則人不得爲人國不得爲國生民之害有甚於洪水猛獸呼其可怕也若或有道統之有歸而道德事功卓卓然在人耳目允合從祀之典而闕而不擧則道統不尊不明不傳而貽害於生民爲禍於國家者尤有所百倍者此有國所以必重祀典而祀典所以必嚴文廟者也惟我東方夷自檀箕以來得蒙仁賢之化遂成禮義之俗則固有所以繼開之功矣至于麗朝右文爲治而儒賢輩出闡明斯道斯文不墜而吾道其東傳道統而享從祀之儒相望於前後於乎休哉然於其世乃有道統之有歸而上控羣聖之繼開事功之有大而永爲生民之賴允合從祀之典而獨闕而不擧則其爲昭代之欠闕士林之羞耻倘如何哉若論其人則故文憲公崔某是已嗚呼臣等旣非知足以知聖人則固何敢與論於道統也哉亦有所得聞於先賢已定之論及一國公共之論者集羣聖而大成者孔子也後孔子而集成者孟子也後孟子而集成者崔某也道統事功之實有非一善成名者所可幾及則臣等固不敢一二枚擧而亦 聖明之所俯燭國人之所與誦則亦何待臣等之所可措陳耶嗚呼崔某克紹仁賢之緖始倡性理之學以之而祖述魯聖以之而憲章鄒賢設九齋興禮樂繼往開來千載之下雖愚夫愚婦兒童走卒咸稱海東孔子門路丕闡淵源旁流乃有文成公安裕文忠公鄭夢周牧隱李穡冶隱吉再諸賢寔爲傳心法受道統之人而此可見道統之相授源派之所自也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孟子傳之孟子之道直接乎孔氏而崔某述之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尊非崔某則孟子之道不明不尊不明則孔孟之道不傳崔某之功於是爲大也道則繼孔孟之道功不下孔孟之功獨不與從祀者其可乎哉嗚呼明天理正人心闢邪說使左海一隅獨免左衽之歎者

伊誰之力歟斯文一脈幾乎熄矣崔某乃能壁立千仞屹如砥柱使亂臣知懼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斯文賴以存人紀賴以植百世之宗師萬世之一人至今冠儒服儒知尊孔氏孟氏而知有義理綱常者非崔某之功而誰歟此則亦有同於孔氏孟氏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臣等何敢阿其所好妄加過奬而好德出於彝倫憂道根於天賦玆敢相率陳籲於 禹察之下伏願 聖明特察道統之有傳克嚴文廟之祀典特 命文憲公崔某躋配文廟從祀之位以光 禹德以幸斯文焉臣等無任激切屏營祈恳之至謹昧死以聞

## 경외 유생들이 문헌공을 문묘에 종사할 것을 청한 상소문

서울 밖에 사는 유생인 유학(幼學) 신 이제현(李濟賢) 등은 참으로 황송하옵고도 진실로 두렵사와 거듭거듭 머리 조아려 삼가 백번이나 절하오면서 연덕① 현도 경인 순희 주상 전하(淵德顯道景仁純禧主上殿下)께 글월을 올리옵니다。

엎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나라에는 예의가 있으니、제사 모시는 법보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없습니다。또 제사를 받드는 법의 예의는 문묘(文廟)보다 엄격한 것이 없습니다。대개 문묘에 모셔서 제사를 받드는 것은 오로지 유학의 도통(道統)에 있는 것이지만、유도의 전통을 전함은 한가지 선(善)으로 이름을 이룬 사람이 함부로 그 사이에 모셔질 수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문묘에 모셔서 제사를 올리는 일에 함부로 끼었다는 탄식이 있게 되면、유도의 전통이 존중될 수 없게 될 것이며、유도의 전통이 높여지지 못하면 유도가 밝아지지 못하며、유도가 밝혀지지 아니하면、유도의 전통이 전하지 못하며、유도의 전통이 전하여지지 않으면、사람들이 사람다와지지 못하며、나라가 나라다와지지 못하게 될 것이며、백성들 생활에 해(害)가 홍수나 맹수보다도 심할 것이니、아!어찌 그것을 기뻐할 수 있겠습니까?만약 어쩌다가 유도의 전통이 돌아갈 곳이 있어서 도덕과 일의 공훈이 우뚝하게 뛰어나서 일반인들의 관념(觀念)이 문묘에 모시어 제사를 받드는 법전에 들어감이 적합하다고 믿어지는 이가 빠져서 거행되지 아니한다면、유도의 전통이 받들어지지도 아니할 것이고、밝혀지지도 아니할 것이며、전하여지지도 아니하여서 백성들에게는 해를 끼치게 될 것이고、국가에는 앙화가 될 것이 더욱 많아서 백배는 될 것입니다。이러한 까닭으로 나라에서는 반드시 제사 받드는 법을 중시하여야 하며 제사받드는 법 중에 서도 가장 엄격해야 하는 것은 문묘인 것입니다。생각하옵건대、우리 나라에서는 옛날 단군(檀君)과 기자로부터 이제까지 인현(仁賢)들의 교화를 입어서 마침내 예의의 풍속을 이루게 되었으니、진실로 이는 지난날의 성현을 잇고、후학들을 가르쳐 열어 준 공이 있었기 때문입니다。고려 시대에 이르러 문을 숭상하는 정치를 하니、유학의 어진 이들이 배출되어 유도를 걸으로 드러내어 밝혔으며、유가들의 문학도 쇠하지 아니하게 되었습니다。우리의 유도가 우리 나라에 전하여져서 유도의 전통이 이어져 사당에 종향(從享)되는 선비들이 앞뒤로 이어졌으니、아!얼마나 아름

답습니까? 그러나 그 시대에는 곧 유도의 전통이 돌아갈 바가 있어서 위로는 여러 성현들을 이어 이끌어 일을 연공이 컸으므로 길이 백성들이 의지할 수 있었습니다。 참으로 문묘에 모시어 제사를 받드는 법에 들어야 할 사람이 홀로 빠져서 거행되지 아니하면, 그것은 밝은 시대의 결점이요, 선비들의 수치가 되니, 어이 없게도 어쩌된 일입니까? 만약 그러한 어진 이를 논한다면 옛날의 문헌공 최아무개가 바로 그러한 분입니다。 아! 신등은 이미 성인을 이해하는데 충분한 지식을 가지고 있는 것이 아니므로 참으로 유도의 전통에 관하여 어떻게 더불어 논할 수 있겠습니까만은 그래도 선현들께서 이미 정해 놓은 논의와 온 나라 안에서 공변된 이야기로 정해진 것들을 얻어 들은 바는 있습니다。 여러 성인들 중에서도 크게 성취한 분은 공자님이십니다。 공자님 이후에 유도를 성취하신 분은 맹자님이십니다。 맹자님 이후에는 크게 유도를 이룬 분이 최아무개입니다。 유도의 전통과 그 일의 공적에 따른 열매는 한가지선(善)으로 이름을 이룬 사람들이 거의 따라갈 수 없을만하니, 신들은 진실로 감히 하나 둘씩 거론할 수 없사오나, 역시 전하께서 밝게 굽어 살피시는 바이옵고, 나라의 백성들이 다 같이 칭송하는 바이온데, 역시 어찌 기다리기만하면서 신들이 그냥 두어 묵일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아! 최아무개는 인현(仁賢)의 실머리를 이어받아 처음으로 성리학을 부르짖어 실천하여 나아가면서 공자님을 높여 서술 규명하였으며, 맹자님을 본받아 규칙을 마련하기도 하였습니다。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고, 예의와 음악을 일으켜서 옛날의 전통을 잇고, 미래의 학생들을 가르쳐 천년이 지난 뒤에도 비록 어리석은 지아비와 지어미 및 어린이들과 남녀종들까지도 모두 문헌공을 일컬어 우리 나라의 공자님〔海東孔子〕님이라고 하였습니다。 제자들의 양성〔門路〕이 크게 열려지고, 유학의 연원이 널리 흘러내려지게도 되었습니다。 그래서 문성공 안유(文成公安裕)·문충공 정몽주(文忠公鄭夢周)·목은 이색(牧隱李穡)·야은 길재(冶隱吉再) 등 여러 어진 분들이 있게 되었습니다。 이들은 마음을 수양하는 법을 전해 받고, 유도의 전통을 이어받은 사람들이니, 이들에게서는 유도의 전통을 서로 주고 받아 유도의 근원이 갈라져 나왔음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공자님의 일은 〔②춘추(春秋)〕보다 더 큰 것이 없는데 그것을 맹자님이 전하시어 맹자의 도가 곧바로 공자님에게로 이어지듯이 최아무개는 그것을 조술(祖述)하였습니다。 만약 맹자님이 아니었다면, 공자님의 도가 높임을 받지 못하였을 것이고, 최아무개가 아니면, 맹자님의 도도 밝혀지지 아니하였을 것입니다。 공자님의 가르침이나 맹자님의 길이 높여지지 아니하고 밝혀지지 아니하였다면,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의 도가 전해지지 아니하였을 것이니, 최아무개의 공은 이런 점에서 크다고 하겠습니다。

도는 공자님과 맹자님의 도를 이었고, 공은 공자님과 맹자님의 공보다 못하지 아니하건만, 오로지 (문헌공만이) 그 분들과 더불어 문묘에 종사되지 아니하는 것이 그처럼 옳

겠습니까? 아! 하늘의 이치를 밝히고, 사람들의 마음을 바로잡고, 사특한 말들을 물리쳐서 우리 나라로 하여금 홀로 야만의 풍습(左衽③)을 면하게 되었다는 탄식이 그 누구의 힘이겠습니까? 우리 유학의 한 줄기가 거의 꺼지게 되었습니다. 최아무개는 곧 벼랑이 천길이나 되게 선 듯하고, 숫돌기둥처럼 우뚝하여 나라를 여지럽게 하는 신하들로 하여금 두려움을 알게 하였습니다. 천하 후세에 길이 말씀을 남김이 있어서 우리 유학이 문헌공의 힘으로 남아 이어지게 되었고 백성들의 기강이 문헌공을 힘입어 심어지게 되었으니, (문헌공이야말로) 백대의 선생님이시고, 만대에 한 분뿐이실 그런 사람입니다. 이제에 이르러 갓을 쓴 선비와 옷을 입은 선비들이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을 받들 줄 알며, 의리와 삼강 오륜(綱常①)을 알고 실천하게 된 것이 최아무개의 공이 아니면 누구의 덕이겠습니까? 이런 것도 또한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과 같음이 있고, 전성(前聖)과 후성으로 그를 헤아려 보더라도 마찬가지입니다.

신들이 어찌 감히 그 좋아하는 바를 좇아 망녕되이 지나치게 포장을 더하기를 좋아하겠습니까? 그러나 덕을 좋아함은 떳떳한 인륜에서 나오며, 도를 근심하는 뿌리는 하늘이 내려주신 천성에 있습니다. 이에 감히 서로 모여 밝게 살피시는 전하께 고하여 아뢰오니,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밝게 특별히 살피시와 유도의 전통이 전하고 있는가를 확인하시고, 문묘의 제사 드리는 법을 엄중히 하시되, 특별히 문헌공 최아무개도 문묘에 배식(配食)할 수 있도록 신위판을 올려 배향할 것을 하명하시어 전하께오서는 성덕을 빛내시옵고, 우리 유도를 복되게 하여 주시옵소서.

신들은 격절함을 견디지 못하고 방황하다가 바라는 마음이 간절하기 그지없어서 삼가 죽기를 무릅쓰고 여쭈옵나이다.

註 ① 조선 왕조 제二三대왕 순조.
② 儒家의 九經中의 하나인 孔子가 지은 책 이름.
③ 옷깃을 왼쪽으로 여민다는 관습에서 오랑캐라고도 한다.

## 請勝國儒賢從祀文廟疏

訥齋 梁誠之

東方自箕子受封以後洪範遺敎久而不墜唐謂君子之國宋稱禮義之邦文獻之美侔擬中華而配食文廟者獨新羅之薛聰崔致遠高麗之安珦三人臣聞學士雙冀在前朝始設科擧以振文風文憲公崔冲又設九齋以敎諸生至於文忠公李齊賢文忠公鄭夢周文忠公權近其文章道德皆可以垂範萬世乞皆配享先聖以勸後人若曰東方賢者焉能如古之人則孔孟之後亦有程朱且賢者如是其難也則後人何學聖賢乎中國之配食者果皆如孔孟程朱乎東方之士皆不可如中國人乎大抵人主須施一大政事以示勸懲之意然後可以動人觀聽而風俗移易矣出世家

## 문묘에 고려 유현의 종사를 청하는 소장

①
눌재 양성지(訥齋梁誠之)

우리 나라는 기자(箕子)가 봉함을 받은 이후부터 홍범(洪範)의 가르침이 오래도록 떨어지지 아니하여 중국에서는 당(唐)나라 때에는 「군자(君子)의 나라」라고 일컬었는가 하면, 송(宋)나라 때에는 「예의의 나라」라고 불렸습니다。 문헌의 아름다움이 중국의 문화를 탐내어 모방하였으나, 문묘(文廟)에 배향된 분은 오로지 신라의 설총(薛聰)과 최치원(崔致遠)과 고려의 안향(安珦) 등 三人뿐입니다。

신은 듣잡건대, 학사(學士) 쌍기(雙冀)가 고려조에 살아서 처음으로 과거를 설치하여 문풍을 진작시켰고, 문헌공(文憲公) 최충(崔沖)이 또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여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치어 문충공(文忠公) 이제현(李齊賢)과 문충공 정몽주(鄭夢周)와 문충공 권근(權近)에 이르러서는 그 문장과 도덕이 모두 가히 만세에 길이 모범으로 이어질 수 있사옵니다。 바라옵건대, 이들 모두를 공자님의 사당에 모시어 제사를 올리어 후인들에게 권장하여 주시옵소서。 만약 어떤 사람이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어진 사람이 어찌 능히 옛날 성인과 같을 수 있겠는가?」 한다면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 후에도 또한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이나 주자(朱子)와 같은 이들이 있었습니다。 또 어진 이가 되는 것이 이와같이 어렵다면 후세의 사람으로 누가 성현의 학문을 배우겠습니까? 중국에서 문묘에 배향되어 제사를 받아 드시는 사람들이 과연 모두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정자·주자님들과 같은 사람들이겠습니까? 우리 나라의 선비들은 모두 중국 사람들만 못하다는 것입니까? 대체로 백성들의 임금이 되신 분은 반드시 한결같이 큰 정사를 베푸시어 백성들에게 권면도 하고 징계도 하는 뜻을 보여주신 뒤에야 가히 백성들로 하여금 보고 듣는 것을 감동하게 할 수 있어서 풍속이 변하게도 될 것입니다。

註 ① 조선 초기 문신。 字는 純夫。 號는 訥齋。 諡號는 文襄。 세종 二十三년(一四四一) 문과에 급제하여 各曹判書·知中樞院事를 지냄。 저서에 〔訥齋集〕。 〔高麗史地理志〕 등이 있음(一四一四~一四八二)。

## 附凜然齋記

觀察使 鄭基一

不佞自離經辨志時聞我東名碩之往行遺緒輒旁搜而遐尋或於先哲之逸聞而徵之或於遺唾之聲韻而得之或於德業事功之耀人耳目者而慕之蓋悅於心而寓之目德宇宏器瞻仰有所尤莫如乎丹靑之七分以其典刑儀範洋洋如在有使人起敬乎采齊趍步之間而眞若覩炙然者此所以首陽多士之虔奉周愼齋遺像而尸祝之者也噫公郎我 中廟朝人也與靜退諸先正後先登朝斥邪衛道倡學立綱嘗按藩海西肇叔碧城之文憲書院建請 恩額蓋唯先師文憲崔公生於濂洛關閩之前學貫天人先獲周程之思當時以海東夫子稱其胤子文和公又纘述先美克肖其德海州卽二公杖屨之鄕澤流羣蒙遺化不泯至今海之人士冠章甫而周旋堂廡之列者趍謁二公之像宛若夫子在座伯魚趍庭咸曰吾邦之有新院實爲斯文之幸而周先生叔院之功亦將匹美於千載然妥侑無所尚闕俎豆之禮實吾輩之耻有吳生宅秀者亦有志之士也慨然聞風而起移寫遺像於順興之紹脩書院權奉於本院叟歷十餘霜今年戊戌公之後裔龍恒之在漆原者始捐財立祠于院傍海上人士

莫不樂爲助而眞堂成祝蝦醴醆一視文憲院規以余之適忝藩寄請爲文以記之嗚呼愼齋之德之功不在於按藩叔院平生學問之工以脩己治人爲本崇儒重道爲業今讀家藏武陵集幾卷如爲學篇闢邪說暨當時鴻儒往復問難之書可見自任之重相與之深蔚然有一世山斗之望盖我東設院實始於紹脩即公嶺郡興學之初也嶺外舊眞閱三百餘年復爲海儒之追慕遺照重光恍疑神馬雲旗邀遊於嶺海之間不亦偉哉曠余摳衣升堂祇肅於賓龕之前方面海眼神彩燁如有足以警動人者不待逸閱聲韻之旁搜遐尋眞若親炙德儀謦咳在耳遂乃凜然而退援筆而書齋號曰凜然謹以是述

## 늠연재기를 붙임

관찰사[1] 정기일(觀察使鄭基一)

재주 없는 내가 구두점(句讀点)을 찍으며 글의 뜻을 분별할 때로부터 우리 나라의 훌륭한 유학자(碩儒)들의 지나간 행적과 유업(遺業)을 듣고, 문득 널리 찾아 보고, 멀리 수소문하기도 하여 선철(先哲)의 숨은 이야기를 듣고 그것을 증명해 보기도 하고, 때로는 끼쳐 놓은 경해(警咳)와 문헌을 통한 교훈을 얻기도 하고 때로는 덕업과 일의 공이 사람들의 눈과 귀를 빛나게 한 것에서 그들을 사모하게도 되었다。

대개 (그러한 일들은) 마음을 기쁘게 하고, 눈앞에 떠오르며, 덕이 마음〔宏器〕속에 머물러 있어서 눈을 들어 우러러 받들고 싶은 생각이 더할 수 없이 컸다。영정〔丹靑〕이 七분이 있어서 그 예전부터 내려오는 법전과 모범이 될 만한 몸가짐이 넓고 넓어서 사람들로 하여금[2]약초를 구하려 급히 뛰어다니는 사이에 일어나는 공경심과 같은 것이 있게 하니, 참으로 친히 교육받는 것과 같은 상태인 것이다。이러한 까닭으로 해주〔首陽〕의 많은 선비들이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의 영정(影幀)을 공경하여 받들고, 그를 숭배〔尸祝〕하는 것이다。

아! 신재님은 곧 우리 중종조 때 사람이다。정암(靜庵) [3]조광조(趙光祖)와 퇴계(退溪) [4]이황(李滉) 등 여러 선생님들과 앞서거니 뒤따르거니 하며, 조정에 등용되어 사도(邪道)를 배척하고, 유도를 호위하였으며, 학교를 번창하게 하여 기강(紀綱)을 세우셨다。일찌기 해서(海西) 지방 안찰사(按察使)로 있으면서 해주〔碧城〕의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을 처음으로 창건하고 임금님께 현판(懸板) 사액(賜額)을 청하여 달았다。

대체로 돌아가신 우리 스승 문헌 최공께서는 중국의 주염계(周濂溪) 돈이(敦頤)와 정명도(程明道) 호(顥) 및 정이천(程伊川) 이(頤) 형제들과 장횡거(張橫渠) 재(載)와 주회은(朱晦隱) 희(熹)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셔서 학문이 하늘과 사람의 도리를 꿰뚫어 아셨으며, 주염계와 정자 형제들의 사상을 먼저 깨달으셨으며, 그 까닭으로 당시 우리 나라의 스승〔海東夫子〕이라고 일컬어지게도 되셨다。그 아드님[5]문화공(文和公)은 또 문헌선생의 훌륭하신 면모를 그대로 이어 받아서 그 덕을 잘 본받으셨다。해주는 곧 두분께서 사시던

고향으로 두 분의 은택이 백성들에게까지 미쳐져 그 끼친 교훈이 없어지지 아니하여 이제까지 이르고 있다。 해주 출신 선비들과 유생들은 사당에 줄지어 늘어서서 다투어 두 분의 영정을 뵙기를 마련한 것이 마치 공자님께서 자리에 앉아 계시고 그 아들 백어(伯魚)가 뜰에서 급히 달리는 것과 꼭 같았다。 선비들이 모두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새 서원이 있는 것은 실로 우리 유도의 다행스러움인데, 주신재선생이 처음 서원을 세운 공도 또한 앞으로 천년이 되도록 짝이 없을만큼 훌륭한 일이 될 것이다。 그러나 주신재 선생을 편안히 모시어 제사를 올릴 만한 사당이 없어서 제향을 드리는 예의를 잃었으니, 이는 참으로 우리들이 부끄럽게 생각하는 일이다。

(그런데) 유생(儒生) 중에 오택수(吳宅秀)라는 이가 있으니, 역시 뜻있는 선비였다。 분개하듯이 이러한 소문을 듣고, 일어나 순흥(順興)에 있는 ⑤소수서원(紹脩書院)에 가서 유상(遺像)을 옮겨 그려다가 임시로 문헌서원 이곳에 모셨다。 다시 十년을 넘짓이 지난 금년 무술(헌종 四년 : 一八三八)에 주신재님의 후손으로 칠원(漆原)에 살고 있는 용항(龍恒)이라는 이가 비로소 재산을 희사하여 문헌서원의 옆에 사당을 세우니, 해주의 선비들도 도와주기를 즐거워하지 아니하는 이가 없었으며, 참으로 사당이 이루어짐에 술잔〔醴醆〕을 올리어 복을 빌며 문헌서원의 규칙에 따라 시행하였다。 나는 마침 욕되이 이 고장의 방백(方伯)이 되었으므로 글을 청하여 왔기에 그 사실을 기록한다。

아!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님이 베푸신 덕의 공적은 이 고장의 방백으로 부임하여 처음으로 서원을 세운 데에 있지 아니하고, 평생토록 묻고 배운 공부는 자기를 닦고, 남을 다스리는 것으로써 근본을 삼아 유학을 존숭하고 유도를 중히 함을 업으로 삼았던 데에 있었다。 이제 집에 있는 무릉집(武陵集) 몇 권을 읽어 보니, 위학편(爲學篇)과 벽사설(闢邪說) 및 그 당시의 훌륭한 선비들과 오고 간 문난(問難)의 편지들과 같은 글에서 주선생이 스스로의 책임이 무거움과 선비들과 서로 어울림이 깊고 무성한 모습이 한 세대의 태산(泰山)과 북두성(北斗星)처럼 인망이 높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대체로 우리 나라에 서원을 설치한 것은 실로 소수서원(紹修書院)에서 비롯되었으니, 곧 주선생이 영남(嶺南)의 고을에서 학교를 일으킨 시초였다。 영남 밖에서 주선생의 옛 초상을 三백여년간 모셔 왔었는데, 이제 다시 해주의 선비들이 추모하는 바가 되었다。 전해 오는 영정이 거듭 빛나며 넋을 잃도록 신비로운 말과 피어 오르는 구름과 같은 깃발로 영남과 해주의 사이에 모셔져 오니, 이 또한 위대하지 아니한가?

지난날에 내가 옷을 여미고 서원의 사당에 올라 공경스럽게 봉안된 신주(神主) 앞에서 엄숙히 절을 올렸다。 네모번듯한 얼굴과 바다 같이 넓고 큰 눈이 신비로운 형체가 빛나서 사람들을 단속하는 한편 격려하는 데에 넉넉하였다。 숨겨진 소문과 가르침이 주변에서 찾을 것을 기다리지 아니하고도 초상을 뵙는 것으로 마치 주선생이 친히 말씀하시

는〔親炙〕 덕의(德儀)와 경해(警咳)가 귀에 쟁쟁하는 듯하다。 마침내 위엄이 있고 의젓하기에 곧 물러나서 붓을 들고 집해의 이름을 「늠연(凜然)」이라고 썼다。 삼가 이 사실을 기술한다。

註 ① 조선말 문신。 字는 大始。 本貫은 東萊。 순조 二十六년(一八二六)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資憲大夫 直堂上에 이르(一七八七~?)。

② 원문의 「采薺」는 옛날 藥草 이름이기도 하고、「藥草를 캔다」는 뜻도 있다。

③ 조선 중종 때의 학자。 字는 孝直。 號는 靜菴。 諡號는 文正。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大司憲에 이름。 그러나 急進改革政策을 꾀하여 守舊派들에게 미움을 사 처형됨。 金宏弼、鄭汝昌、李彦迪 등과 함께 東方四賢이라고 일컬어짐(一四八二~一五一九)。

④ 조선 중기의 학자。 字는 景浩。 號는 退溪、陶叟、退陶。 諡號는 文純。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典翰에 이름。 저서에 〔退溪集〕·〔朱子書節要〕·〔聖學十圖〕·〔經書釋義〕·〔喪禮問答〕·〔自省錄〕 등이 있음(一五〇一~一五七〇)。

⑤ 고려 문종 때의 문신。 崔惟善의 諡號。 현종 때에 벼슬하여 守司徒에 이름(一〇一〇~一〇七六)。 號는 松灘。

⑥ 우리나라 최초의 서원。 慶北 榮州郡 順興面 內竹里에 있음。 中宗 三十二년(一五四二) 豊基郡守 周世鵬이 고려 말의 학자 安珦을 제사하고자 白雲洞書院을 세움。 후에 明宗 五년(一五五〇) 李滉이 군수로 부임하여 조정에 아뢰어 紹修書院이라는 賜額을 받음。

## 附凜然齋禮成時祭文

中廟右文公實際盛漑館風儀兢兢守正瓣香格天孝根至性紹脩敭院嶺郡初政碧城移節古廟起敬曰崔文憲東方尼聖堂宇不脩剌使之病

丹艧重新牲豆潔淨二字 恩額盥誠建請嘉惠後學千秋溯奠棠花如水可濯可泳公靈彷徨與崔公幷妥侑無所多士怲怲有儼公像袍笏交暎數楹新齋郢夫趍命一幅尊閣寶龕幽靚蠲糈肇禋季秋之令德鄰不孤若序季孟新安贊溫益州思詠於惟我公審審人鏡百世以祀一方之慶

## 늠연재 예성시 제문을 붙임

중종(中宗)께서 문을 숭상하시니、
주세붕님은 실로 훌륭한 때를 당하셨습니다。
신선 같은 집 뛰어난 풍모는
늘 조심하며 바른 길을 지키셨습니다。
꽃다운 향기가 하늘에 이르니、
효도는 그 뿌리가 지극한 본성에 있습니다。
소수서원을 처음 설립하시니、
영남의 고을에서 처음 있는 정사였습니다。
벽성〔黃海道①〕의 절도사로 옮기셔서는 옛 사당(祠堂)②에 경의를 새로 이르키셨습니다。
최문헌공 충(冲)이라고 하시는 분은 우리 나라의 공자〔尼聖③〕님이십니다。
사당집을 잘 보살펴 손질 않음은
방백(方伯)의 아픔이 됩니다。
사당에 단청을 거듭 새롭게 하고、
희생과 제기〔俎豆〕는 매우 깨끗하였습니다。

두 글자의 서원 현액(懸額)을 하사받고、
선비들이 먹고 자며 공부할 곳을 정성으로 청하셨습니다。
아름다운 은혜는 후학에 미쳐서
천년이나 멀리 거슬러 구하였습니다。
④아가위나무꽃은 물처럼 흐르니、
목욕할만도 하고、수영할만도 합니다。
신재선생의 혼령이 방황하시더니、
최문헌선생과 함께 계시게 되셨습니다。
편안히 모셔질 곳이 없었을 때에는
많은 선비들이 몹시 근심하였습니다。
신재선생의 초상을 모셔 놓으니、
도포와 홀이 함께 빛이 납니다。
작으나마 옛 기둥의 새 집채를 지으려니、
해주의 선비들이 기쁘게 명을 이루었습니다。
한폭 그림 같은 높은 집채에
모셔진 영정은 그윽하고 안존히 보입니다。
깨끗한 음식으로 처음 정성스레 제사를 모시니、
마침 때는 늦은 가을입니다。
덕은 이웃이 있어 외롭지 않은 법、
마치 차례에 따라 형제를 모신 듯합니다。
신안(新安)의 주자(朱子)가 ⑤육선생화상찬(六先生畫像贊)을 지었고、
익주(益州) ⑥장방평(張方平)이 평란의 적임자라 추천하며
소순(蘇洵) ⑦은 화상찬을 지었습니다。
아!우리 주신재선생님께서는
곧은 말을 잘하시어 세상의 거울이 되셨습니다。
백세(百世)에 이르도록 제사를 모시니、
이 고장의 경사(慶事)가 될 것입니다。

註 ①黃州牧의 鎭山인 碧花山과 海州의 古號인 池城을 합하여 이른 것임。
②여기서는 文憲公 崔冲의 祠堂、곧 文憲書院을 가리킴。
③孔子의 字가 仲尼이므로 이른 것임。
④지방을 잘 다스려서 백성들이 끊임없이 사모함을 뜻함。
⑤朱熹撰〔晦庵集〕卷八五。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涑水先生의 畫像贊을 지은 글이 있음。
⑥宋나라 名臣。字 安道。號 樂全居士。仁宗때 平戎十策을 지어 바치고 神宗 때에 參知政事에 이름。
⑦宋나라 名臣。字 明允。號 嘉祐。東坡 軾의 아버지。벼슬은 太常을 지냄。그의 文集〔嘉祐集〕卷十五에 張益州畫像記가 있음。

## 家傳遺集

後孫進士 穆

顯宗七年丙辰秋凶黨蜂起王乃建寺刹於稷山縣成歡驛北路凡六載而功成十七年丙寅勅賜額爲奉先弘慶寺上命儒生謀記功以牌招先生時先生位在翰苑承牌初不進再不進凡如是者十三而終不進第十四牌又出先生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今累招不起決非人臣之禮不得已承命入侍面諍力諫曰人君當脩文德以得人心烏可崇佛道而求福哉上曰是役也非但爲資福而已是地人烟隔絶刼賊頗多往來之人艱厄極矣故置此寺觀欲救濟行人也然今功已告訖所乏者碣記而廷臣無人記碣者卿其勿辭先生乃却筆固辭曰臣素成斐然之學全昧於此

等文字矣上終不回革慰接累命復諫復辭非一非再終未蒙允乃知事竟不就通擧詔旨而只道土木之役無一字贊佛功德稱之曰彼佛後孫注書晃享因此論碣記本末曰第十四牌又出承命入諫曰人君當脩文德烏可他求哉記中所言惟我聖上守位以仁秉文之德干戈戚揚皆偃禮樂刑政畀脩等語皆述諫之之辭上不從命曰今功已告訖所乏者碣記卿其勿辭乃却筆固辭曰小子素成斐然之學全昧於此等文字記中所言臣思遲燥吻學淺嚼筋雖長卿形似之文無能爲也而小子斐然之作竊敢效焉等語皆辭之之辭上終不回革慰接累命復諫復辭終未蒙允乃知事竟不就畧述諫之辭之之辭而其引喩處亦以類匿起如莊子之蘧廬晋書之逆旅爲起頭而全篇無自說話通擧詔旨而口雖能諫文不可吾君不能故祭擧奉行肯搆之功只道土木制作之役又論防備賜施之說而文義無一字讚佛宗旨雖創立上成說形於文者無可無不可以盡善盡美結之以歸時王適追之業首尾本末瞭然俱擧詳味玩繹則便覺排異趍正之義矣凡吾道吾謂之吾彼道吾謂之彼彼吾之分不必張大說話而惟一字可辨霄壤矣今觀此文謂佛曰彼彼之一字可見佛說之貶降自然斜出異教之譏斥隱然微見何必曰闢曰排而後爲至正之論也哉

## 가전유집

후손 진사 목(後孫進士穆)

현종(顯宗) 七년(一〇一六) 병진 가을에 흉당(凶黨)들이 벌떼처럼 일어나니, 왕이 이에 직산현 성환역(稷山縣成歡驛) 북쪽 길에 사찰을 짓게 하여 무릇 六년만에 공이 이루어졌다。 현종 十七년(一〇二六) 병인에 왕께서 「봉선홍경사(奉先弘慶寺)」라는 현판을 내려 주시고、 또 유생(儒生)들에게 명하시어 그 절 지은 공을 기록하도록 꾀하시어 (문헌공) 최선생을 특별히 급히 부르셨다。〔牌招〕」이 때에 최선생께서는 한림원(翰林苑)에 계셨었는데 처음에 패초를 받고도 나아가지 아니하셨고、 두번째 패초를 받고도 나아가지 아니하셔서 이와같이 하시기를 무릇 十三번째에도 마침내 나아가지 아니하시다가 十四번째의 패초를 또 받으시고는 최선생께서 탄식하여 말씀하시기를、「예기(禮記)에는 『임금님께서 부르시는 명이 있으면 말에 멍에를 매우는 동안조차 기다리지 않고 급히 달려간다』[1]고 하였는데、 이제 여러번 패초를 받고도 일어나지 아니하였으니、 결코 남의 신하된 도리가 아니다」라시며 마지못하여 왕명을 받들고 대궐에 들어가 왕을 모시고 그 앞에서 간하여 힘써 바른 말씀을 여쭈어、「임금님께서는 마땅히 문덕(文德)을 닦으시어 인심을 얻어야 하는데、 어찌하여 불도(佛道)를 숭상하여 복을 구하려 하시나이까?」하시니、 왕께서는 말씀하시기를、「이번 역사는 오직 복만을 구하려고 하는 것은 아니고、 이 곳이 사람들이 살지 아니하고、 도적들이 대단히 많아서 오가는 사람들이 지나다니기 어렵고 위험한 일이 더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여기에 절을 지어 지나다니는 사람들을 구제하는 것을 보고자 함이오、 그러나 이제 절 짓는 일이 다 끝났음을 알려 왔으나、 아직 빠진 것은 갈기(碣記)가 있고、 조정의 신하들 가운데서 갈명(碣銘)을 지을 만한 사람

이 없으니, 경은 그리 알고 사양하지 말라」고 하셨다。그래도 선생께서는 붓을 물리치고 굳이 사양하여 말하시기를 「신은 평소에 아름다운 글짓기를 배우기는 하였습니다만, 이러한 글짓기는 전혀 알지 못하옵니다」하셨다。임금님께서는 끝내 마음을 돌려 바꾸지 아니하시고, 위로하시며 여러번 잘 대접하여 명하시니, 선생께서도 거듭 간하기도 하고 겨듭 사양하기도 하시기를 한두번씩이 아니었지만, 마침내 왕의 허락을 받지 못하시었다。이에 일이 끝내 나아가지 아니하고는 안될 줄을 선생께서 아시고, 왕께서 내리시는 뜻을 대략 받들어 모시되 오직 토목 공사에 관하여서만 말하시고, 부처의 공덕을 찬양하는 말은 한 글자도 쓰지 아니하시고, 부처를 일컬으시려면 「저 부처」라고만 말씀하셨다。

후손 주서(注書) 면형(冕亨)이 이글을 인연하여 갈기 본말(碣記本末)을 논하여 말하기를, 「열네번째 패초가 또 나오니, 왕명을 받들고 입궐하여 간하시기를, 「임금님께서는 문덕을 닦으셔야 마땅하옵거늘 어쩌하여 다른 것을 구하려 하십니까?」하셨으니, 기문(記文) 가운데에서는 말하신 바가 「오직 우리 성상(聖上)께오서는 인(仁)으로써 왕위를 지키시고, 문덕을 잡으시어 방패와 창 큰도끼와 작은 도끼 등 모든 무기를 놓여 놓아 전쟁을 없이하고, 예·악·형의 정사 닦기를 마치셨다」는 등의 말로 모두 기술되어 있다。그렇게 간한 말씀이 왕에 의하여 받아들여지지 아니하고, (오히려) 하명하시기를, 「이미 절을 짓는 일은 이루어졌다고 알려왔으나, 아직 부족한 것은 갈기(碣記)이니, 경은 그리 알고 사양하지 말라」고 하시니, 곧 붓을 버리고 굳이 사양하여 말하시기를, 「저는 원래 화려한 글을 짓기는 조금 배웠습니다만 이러한 갈명은 전혀 글귀를 알지 못합니다」라고 하셨고 봉선홍경사기 중에서 하신 말씀으로 「신은 생각이 부족하고 시문의 구절도 무미 건조하고, 배운 것도 얕아서 겨우 글짓기 흉내를 낼 정도이옵니다。비록 사①마상여(司馬相如)와 같은 훌륭한 문장은 지을 수 없사오나 저는 화려한 글을 지어 훔치듯 감히 흉내내어 보았습니다」라고 하신 말씀들은 모두 그 글짓기를 사양한 말씀이지만, 왕께서 끝내 뜻을 돌려 고치지 아니하시고, 위로하며 대접하여 여러번 하명하시니, 거듭 간하기도 하고, 거듭 사양하기도 하시다가 끝내 왕의 허락을 받지 못하자 곧 마침내 나가 글을 짓지 않을 수 없음을 아시고, 간하여 사양하는 말씀을 간략히 적으셨다。(또 내용도) 비유를 이끌어 처리한 것도 또한 비슷한 것으로써 숨기기 위하여 장자(莊子)의 여관〔蘧廬〕과 진서(晋書)의 여관〔逆旅〕과 같다는 것을 글 첫머리에 시작하여 전편에 자기가 하는 말은 없고 모두 임금님의 뜻만을 들어서 입으로는 비록 간할 수 있지만, 글로는 우리 임금님을 옳지 못하다고 말할 수 없으므로 대체로 임금님께서 선대 어른의 뜻을 받들어 (절을 짓는) 공을 들고, 오직 토목 공사와 절을 짓는 일만을 말하셨다。또 도적을 막고 행인에게 베

푸는 일만을 설명하셨다。 그래서 글의 뜻에는 부처를 기리거나 불교의 종지(宗旨)를 높이는 글자는 한 자도 쓰지 아니하셨다。 비록 절을 처음 지은 뒤에 말한 것도 글에 그려낸 것이 잘하였다거나 잘못하였다는 말은 하지 아니하시고、 모두가 좋은 일이며 모두가 아름다운 일이라고만 끝맺으시어 당시의 왕께서 돌아가신 아버지〔安宗②〕의 유업을 이룬 뜻으로 돌리셨으니、 머리와 끝、 근본과 끝이 또렷하게 갖추어 거론되여 자세히 글의 뜻을 음미하며 깊은 속생각을 살펴보면、 문득 이단을 배척하고、 정도를 실천해야 한다는 뜻임을 깨닫게 된다。 무릇 우리가 이르는 길을 오도(吾道)라고 하였는가 하면 우리들이 그들이라고 말하는 것은 피도(彼道)라고 일컬으셔서 저들과 우리의 분별을 반드시 장황히 크게 설명하지 아니하고도 오직 한 글자만으로도 하늘과 땅처럼 분별할 수 있게 하셨다。 이제 이 글을 살펴보건대、 부처를 일컬을 때에는 「저들」이라고 하셨으니、 저들이라는 한 글자에서 불교를 깎아내리어 저절로 쓰러져 들어나게 하셨다。 이교의 기척(譏斥)이 은연히 조금씩 보이는데、 무엇때문에 반드시 「막는다〔闢〕」든가 「배척한다〔排〕」는 말을 사용한 뒤라야만 정도에 이른다고 말할 수 있겠는가?」라고 하였다。

註 ① 漢나라 文人。字는 長卿。辭賦에 뛰어나 그의 作品中 子虛·上林·大人 등은 漢魏六朝時文人들의 模範文이 되었다고 함。

② 王建太祖의 八男 郁。

## 竹林祠復享事實記

后學丹山禹錫命

我東自殷聖以來士之傳心學任繼開者必有其人而歷羅濟韓猶未嘗聞及至麗初文憲崔子崛起千載之下首以道學自任偶與濂洛性理之說脗然相合而設九齋牖來學有開闢乾坤之功左海夫子之稱良有以也時則有若翰林吳先生得其門路之正而於九齋體用之學受衣鉢之傳使之恢張一世及其孫濮陽玄靜兩公繩其祖武窮研九經尤邃於易學當時所稱師道肩韓愈者是也觀此三賢造詣之正則可知淵源之有自而文憲之功於是乎益彰此高敞竹林祠之擧所以表章淵源而益撲朱夫子滄洲故事之義也然其興廢年代惜無紀宋之可徵而至使羹墻之地鞠爲茂草良可悲矣何幸近者吳先生后孫采遺蹟於該郡誌而乃於所居之東陽相其山川之宜爰謀棟宇而俎豆之旣而士林響應又有高敞鄕校掄揚之文咸以爲盛事夫世道之降替地氣之衰旺莫不有數存焉經始於癸亥之春至秋而告成祠曰竹林仍其舊額也堂曰源流取其傳授之意也抑賢祠之所以建學館之所以設其本意與實事誠不偶然不知吾鄕之士來遊於此者當何脩而可以無忝於斯乎哉竊念文憲先生當天地晦盲之日首倡明德新民之工一洗辰弁之陋環海東一區咸圍於禮義文物之鄕逮乎今日不幸遭此百六之厄凡我冠儒服儒稍知尚肯者從事於脩己治人之方由切琢而致磋磨入門墻而覩堂奧濟濟乎其遊息鑽鑽乎其成立不墜先賢之緖以膺碩果之像則所謂本意與實事者庶幾近之矣吳門諸氏責余以記實雖極知僭越爲其鄕人而獲覩盛擧不欲苟辭畧道梗槩如右

## 죽림사에 다시 모신 사실을 기록함

후학 단산 우석명(後學丹山禹錫命)

우리 나라에서는 기자〔殷聖〕 이래로 선비가 심학(心學)을 전하여 이어서 개학(開學)을 맡았던 사람이 반드시 있었을 것이언만 신라(新羅)와 백제(百濟) 나라를 지나면서 오히려 일찌기 들려진 사람이 없었다。 고려 초에 이르러서야 문헌공(文憲公) 최선생〔崔子〕이 천여년 후에 불끈 솟아나서 도학(道學)을 스스로의 임무로 삼고 수창(首唱)하셨으니、 주염계(周濂溪)와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의 성리학(性理學)의 학설과도 짝이 되어 부합하는 모양이 서로 꼭 들어맞았다。 그리고 구재(九齋)를 세우셔서 후학들을 깨우치셔서 천지를 여신 공이 있으시어 우리나라의 선생님〔左海夫子〕이라고 칭송되셨으니 참으로 옳은 말이었다。 그 때에는 마침 한림태학사(翰林太學士) 오①학린(吳學麟) 선생과 같은 분이 계셔서 문헌공의 문하에서 바른 길을 얻으시어 구재(九齋)에서의 체(体)와 용(用)의 학문과 문헌선생의 가르치심〔衣鉢〕을 전하여 받고 그 가르침을 당시의 세상에 널리 펴게 하셨다。 그의 손자 복양공(濮陽公) ②세문(世文)과 현정공(玄靜公) ③세재(世才) 두분은 그들의 할아버지를 따라서 구경(九經)을 깊이 연구하였는데、 그중에도 역학(易學)에는 더욱 조예가 깊어서 당시에 사도(師道)가 ④한유(韓愈)와 견줄 만한 사람들이 이분들이라고 일컬어졌다。 이 세 어지신 분들을 보면、 깊은 지경에까지 이른 학문이 발랐(正)던 것은 연원이 있어서 저절로 문헌공의 공적이 이들에게 이르러 더욱 드러나게 되었음을 알 수가 있었다。 이 고창(高敞)의 죽림사(竹林祠)를 세움은 연원을 드러내어 빛내고、 주자(朱子)의 ⑤창주 고사(滄洲故事)의 뜻을 더욱 본받고자 한 때문이다。 그러나 그 일어나고 쇠한 연대가 애석하게도 문헌의 증명할 만한 것이 없어서 ⑥갱장(羹墻)의 터로 하여금 무성한 풀밭이 되어 가득 차는 데에 이르게 되었으니 진실로 슬퍼해야 할 일이다。 어쩌다가 다행히도 근래에 오선생의 후손이 고창군지(高敞郡誌)에서 그 유적을 찾아내어 곧 살고 있는 동산 남쪽에 그 산천의 상을 보아 마땅한 곳에 사당집을 짓고、 제사 모실 것을 꾀하였다。 곧 이어 사림(士林)들이 따라서 뜻을 같이하여 도와 주었고、 또 고창 향교(鄕校)에서도 잘하는 일이라고 찬양한 글도 지어 주어 모두가 훌륭한 일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대체로 세상에 도덕이 일어나고 쇠하여짐과 지기(地氣)가 쇠하고 왕성하여짐은 운수에 매어 있지 않음이 없다。 계해(癸亥)년 봄에 일을 시작하여 가을에 이르러 완성되었음을 알렸다。 사당의 이름은 죽림(竹林)이라고 부르니、 그 이유는 옛날의 현판을 그대로 달았기 때문이다。 당(堂)은 원류(源流)라고 불렀으니、 가르침을 전하여 준다는 뜻을 취한 것이다。 아니 현사(賢祠)가 세워진 이유나 학관(學館)이 세워진 까닭은 그 본래의 뜻이나 실제의 일이 진실로 우연한 일이 아니다。 우리 고장의 선비를 알지 못하고 이곳에 와서 노는

사람들에게 어떻게 닦아야 마땅히 이분들에게 부끄러움이 없게 할 수 있을 것인가? 조용히 생각하여 보면, 문헌선생께서는 하늘과 땅이 어두워 캄캄한 때에 태어나셔서 덕(德)을 밝히시고 백성들을 새롭게 하시는 가르침을 처음으로 부르짖으시어 단번에 진한(辰韓)과 변한(弁韓)의 비루함을 씻어내시어 우리 나라 전역을 예의 문물(禮儀文物)의 지역으로 바꾸어 오늘에 이르도록 하셨다. 불행히도 이 일⑦백 육액(一百六厄)의 때를 당하여는 무릇 우리 유가(儒家)의 관복(冠服)을 한 사람들이 조금이나마 바로 살아갈 줄을 알아야 할 것이니, 나의 몸을 먼저 닦고 남을 다스리는 방법을 가르치심대로 좇아서 실행하여야 한다. 마음으로 결⑧단〔切琢〕하여 수련⑨〔磋磨〕에 이르고, 대문으로 들어와서 방 안까지를 보면, 많은 선비들이 서로 인격을 도야하며, 학문 이루기를 열심히 하여 먼저 가신 어지신 분들의 가르침에 떨어지지 아니하게 될 것이다. 길이 소멸하지 아니하는 석⑩과(碩果)의 상에 가까와지면 이른바 이 사당의 이름을 원류(源流)라고 한 본뜻과 실제의 일이 거의 부합될 것이다.

오씨 문중의 여러분들이 나에게 사실을 기록하여 달라고 부탁하기에 비록 돌시 주제넘은 짓인 줄을 알지만 그 지방 사람들을 위하여 직접 눈으로 볼 수 있었던 훌륭한 일이기에 구차히 사양하기도 싫어서 대강의 줄거리를 위와 같이 쓴다.

註 ① 고려 정종 때의 문신。 문헌공도의 한 사람。 정종 一년(一〇三五)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翰林太學士에 이름。 忠肅王 때에 六世孫 季儒가 牟陽君(高敞의 古號)에 봉해지자 高敞吳氏의 始祖가 되었음。

② 고려 의종 때의 문신。 의종 六년(一一五二) 升補試에 장원 급제하여 東閣士學에 이름。

③ 고려 의종 때의 은일지사。 字는 德全。 諡號는 玄靜。 東都七賢의 한 사람。 東都는 慶州이고, 七賢은 李仁老·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 등이다。

④ 唐나라 문인。 字는 退之、 諡號는 文。 벼슬은 吏部侍郎。 저술로 〔昌黎先生文集〕이 있음。 唐宋八大家의 一人。

⑤ 宋나라 朱熹가 滄洲精舍를 짓고 後學들을 가르친 예임。

⑥ 聖賢을 사모한다는 뜻。 〔後漢書〕李固傳에 「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於牆 食則覩堯於羹」이라고 한 데서 온 말。

⑦ 陽九의 厄이라고도 함。 또 百六會라고도 함。 〔漢書〕谷永傳에 「遭无妄之卦運 直百六之灾阨」이라 있음。

⑧ 끊고 쪼갠다는 뜻。 〔大學〕에는 「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 自修也」라 있으나, 여기서는 切은 칼이나 도끼로 자르거나 베는 뜻이고, 琢은 돌이나 쇠돌을 망치나 정으로 깨고 뚫는다는 뜻에서 의지의 決斷을 의미함。

⑨ 갈고 다듬는다는 뜻。 磋는 칼같은 금속을 간다는 뜻이고, 磨는 砂石으로 윤이 나게 하는 일의 뜻임。

⑩ 碩果는 큰 열매라는 뜻이나, 여기서는 「碩果不食」의 뜻으로 君子의 道는 결코 사라지지 않는다는 의미임。 〔周易〕剝卦에 「上九碩果不食 君子得輿 小人剝廬」라 있음。

## 竹林祠禮成祝文

后學 漢陽 趙天植

箕聖世遠九法壞爛斯道消長一治一亂天地缺醫降此大賢丁卯聚奎厥祥昭然丁終則丙卯合在戌是歲相符應期而出不係師承道合天人

功冠道東領袖彝倫學尊魯聖教法周公長夜回日繼開之功東序西序
自居中學四時造士詩書禮樂學徒坌集庠舍不容乃敕九齋德尊儒宗
斥佛正婚雖不見用作成人才興於絃誦國中花草所在生輝先立大中
後學依歸表章思傳誠明率性造道極工服膺鄒聖俗尚端正一變至魯
青衿街巷沛然教雨朝陽威鳳羽儀王庭勳著格心治在反經王國棟樑
德行珪璋邦憲文武風動四方夢奠孔楹萬乘眷傷明靈在天鑑我東方
千載鑽仰如在洋洋左右有配入室升堂瓣香祝祭庶鑑我觴

## 죽림사 예성 축문

후학 한양 조천식(后學漢陽趙天植)

기자가 간 뒤로 세대가 멀어지니
구법(九法)①이 무너지고 어지러워졌습니다.
유도(儒道)가 일어나고 소멸됨은
한번 다스려짐과 한번 어지러움 때문입니다.
천지의 운세가 기울어진 때에
하늘이 어진이를 세상에 태우셨습니다.
정묘년②엔 규성에 다섯별이 모이니
그 상서로움이 몹시 밝았습니다.
정(丁)이 끝나면 병(丙)이 되고,
묘(卯)가 모이면 술(戌)이 있답니다.③
이해에 서로 꼭 들어맞아서
문헌공께서 때를 맞춰 태어나셨습니다.
선생은 스승의 가르침을 받지 않으시고도
도덕이 하늘과 사람에 합일됨을 아셨습니다.
공훈은 우리 나라 유도의 으뜸이시고,
이륜(彝倫)④의 면에서는 우두머리시었습니다.
학문은 노(魯)⑤나라 성인을 받드셨고,
가르침은 주공(周公)⑥을 본받으셨습니다.
어두운 밤을 돌려 밝은 낮이 되게 하셨으니
성인의 가르침을 이어 밝은 도를 여신 공이 됩니다.
동쪽에는 상(序)⑦을 짓고 서쪽에는 서(序)⑧를 두시고
스스로는 중학(中學)에서 사셨습니다.
사시(四時)에 선비를 길러 내셨으니,
시(詩)·서(書)·예(禮)·악(樂)으로 가르치셨습니다.
배우려는 사람들이 무리로 모여 드니,
학교 건물이 좁아 다 수용할 수 없었습니다.
이에 구재(九齋)를 새로 설치하셔서,
덕을 높이고 유도(儒道)를 높이셨습니다.
불교를 물리치고, 왕실의 혼속(婚俗)을 바로잡으셨으니,
어떤 것은 쓰임을 보지 못하기도 하였습니다.
인재를 길러 대성(大成)시키기도 하시고,
글을 읽고 음악을 연주하는 문화 생활도 일으키셨습니다.
채마밭에서 길러진 화초(花草)⑨들은
적재 적소(適才適所)에서 각기 빛을 냅니다.
먼저 대중을 세워 크게 중도를 지키게 하시니,
후학들이 그에 의거하여 돌아와 몸을 기댔습니다.
자사(子思)⑩가 지은 중용(中庸)을 표장(表章)⑪하셨으니,
선생은 스승의 가르침을 받지 않으시고도

참으로 선을 밝히는 성명(誠明)과 본성을 따르는 솔성(率性)입니다。

조도는 도로 나감이니 공부를 극진히 해야 하며、

추성 곧 맹자의 가르침을 이어 열복(悅服)하도록 하셨습니다。

단정하고 정직함을 숭상하여 풍속이 되게 하니、

일조에 변하여 노(魯)나라처럼 되었습니다。

어린 학생들이 길거리와 마을에 가득한데、

쏟아지는 빗줄기처럼 가르침을 내려 주셨습니다。

⑫조양(朝陽)의 위의(威儀) 있는 봉새들처럼、

왕궁의 뜰에서 정사를 잘 도와 우의(羽儀)를 떨쳤습니다。

공훈은 왕의 마음을 바로잡는데 드러나셨고、

다스림은 법도를 바로 회복하는 데에 있었습니다。

나라에서는 기둥과 들보 같은 존재이셨으며、

개인적인 덕행은 주옥〔珪璋〕과 같으셨습니다。

나라에서는 문·무로 모범이 되셨으니、

온 천하가 좇아서 감화되었습니다。

공자께서 주신 관(棺) 받침 나무와 제사를 드리는 꿈을 꾸시니⑭

모든 사람들이 슬퍼하였습니다。

밝으신 혼령이 하늘에 계셔서

우리 나라를 굽어 살피십니다。

천년이 되도록 우러러 받드니、

온 세상 사람들의 곁에 계시는 듯합니다。

좌우에는 함께 모셔진 분도 계시니

방에 들어가고 당에 오른 이도 있습니다。

꽃잎 향기로 제사를 올리오니、

제가 올리는 이 술잔을 살펴 주시옵소서。

註 ①洪範九疇를 뜻함。

②중국 宋太祖 八년(九六七)에 문장을 주관한다는 奎星 주변에 金·木·水·火·土 五星이 모여 후에 性理學이 크게 발흥할 조짐을 보였다고 함。

③고려 성종 五년(九八六) 丙戌을 뜻함。이것은 〔高麗史〕列傳의 年代보다 二년 뒤진다。

④사람이 지켜야 할 떳떳한 윤리。곧 三綱五倫。

⑤공자님、공자는 春秋時代 魯나라에서 司寇벼슬을 지냈으므로 魯司寇라고도 함。

⑥周文王의 子。武王의 弟。이름은 旦。조카 成王을 도와 禮樂을 정비하며 선정을 베풀었음。姬旦이라고도 함。

⑦학교。殷나라에서는 庠이라고 하였음。〔漢書〕儒林傳에 「夏曰校 殷曰庠 周曰序」라 있음。

⑧학교。周나라에서는 序라고 하였음。

⑨文憲公의 門下에서 길러진 門徒中의 英才들을 比喩한 것임。

⑩孔子의 孫子。이름은 伋。子思는 그의 字。저술로 〔子思子二十三篇〕과 〔中庸〕이 있어서 일명 述聖이라 불리우기도 함。

⑪남의 아름다운 일을 세상에 드러내 밝힘。表彰과 비슷한 말。

⑫朝陽은 중국의 山東지방을 뜻함。

⑬봉황새의 깃이 아름다운 데서 연유하여 남들의 模範이라는 뜻。또는 一代의 師表라는 뜻으로도 쓰임。

⑭여기서는 文憲公께서 돌아감을 뜻함。

## 與范伏厓書

金 鼎

噫吾聞諸師理軒獻及先考名英師及先考聞於艮齋文暄先生先生聞於雲月齋文貞先生華海師曰我東聖道即自檀君送子朝塗山得傳發軔而大明變夷則實自箕聖啓基垂統造詣用夏修明五常敦修立眞者多而弘儒文憲之道特其拔萃問學卓立者不小然其心得悟於箕聖之遺風餘韻

## 범복애에게 주는 글

김 정(金鼎)

아! 내가 선생님①(현)유과 돌아가신 아버님(이름)께 듣고 선생님과 돌아가신 아버님께서는 간재②(艮齋) 문훤(文暄)선생께로 부터 들으셨고, 문훤선생께서는 운월재③(雲月齋) 문정(文貞)선생(사화)께로부터 들으셨다는 말씀은 「우리 나라에서의 성도(聖道)는 곧 단군(檀君)이 아들을 조도산(朝塗山)에 보내면서 발누(發軔)에게 전할 수 있게 되어 미개한 민족〔夷〕을 변화시킨 일을 크게 밝혔으니, 실로 기자(箕子)가 터를 열고 유도(儒道)의 전통을 이어가게 하여 중국의 문화를 써 나아가 오륜(五倫)을 닦아 밝힌 이후부터 진리를 세워 도탑게 닦은 사람들이 많았다. 홍유④(弘儒)와 문헌(文憲)의 도가 특별히 여럿 중에서 뛰어나서 묻고 배운 빼어난 사람이 적지⑤ 않았다。 그러나 그 마음의 깨달음은 기자가 남긴 가르침과 좋은 영향에서 비롯된 것일 것이다」라고 한 것이다。

註 ① 申得淸의 號。初名은 仲淸。字는 澄叟。一號는 鳳停齋。벼슬은 吏部尙書를 지냈음(一三三二~一三九二)。
② 艮齋는 簡齋의 잘못인 듯함。簡齋는 申用漑(一三一五~一三八二)로 理軒의 아버지。
③ 不諼齋 申贊(一二九八~一三七七)이니, 簡齋의 아버지。
④ 薛聰。
⑤ 原文에 「不小」로 된 것은 「不少」의 잘못임。

## 按節江原道時與洪州儒生書

延安 李鍾愚

文憲公之倡學吾東其功不在治洪水驅猛獸之下凡今日冠儒服儒者孰不慕誦乎哉

## 강원도 감사로 홍주 유생에게 준 글

연안① 이종우(延安李鍾愚)

문헌공(文憲公)께서 우리 나라에서 처음으로 학교를 일으키신 것은 그 공적이 요(堯)임금님이 홍수를 다스리고, 순(舜)임금님이 사나운 짐승을 몰아낸 것보다 못하지 않다。 무릇 오늘날 선비의 갓을 쓰고, 선비의 옷을 입고 있는 사람이라면, 그 누가 문헌공을 사모하여 칭송하지 아니하겠는가?

註 ① 字는 大汝。哲宗 一年(一八五〇) 增廣科에 급제。벼슬이 강원도 觀察使에 이름(一八〇一~?)。

# 家傳誌

醇隱 申德鄰

麗朝古今應擧者皆稱文憲公徒而知其姓名者鮮矣今按簿軍部正郎崔公疑提學公關以所貴家傳示之圭復詳味四百年間父子孫孫相繼承家尊主安邦崇儒興學茂烈高風班班具載使覽之者感慕不已況叟陽村權近桐軒尹紹宗三峰鄭道傳三賢之手文無華飾布置得宜非後議論所可到偉哉文憲文清忠憲三大人之爲臣也德潤生靈功施社稷丕顯丕承啓佑我人咸以正無缺考之前史亦未多得惜乎其不鋟梓以傳承世後人安得而知之洪武丁卯季冬初吉

# 가전지

순은① 신덕린(醇隱申德鄰)

고려 시대에 예로부터 이제에 이르기까지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이들은 모두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고 하였으나, 그 문헌공의 성명을 아는 사람이 거의 없다.

이제 살펴보건대, 부군부(簿軍部) 정랑(正郎)② 최공(제학공 관인 듯함)이 가지고 있던 가전(家傳)을 보여주기에 거듭 되풀이 읽어 자세히 음미해 보니, 四百년간 문헌공 부자와 그 자손들이 대대로 서로 잇고, 또 가업(家業)을 받들어 왕을 높이고, 나라를 편안히 하고, 유도(儒道)를 높이고, 학교를 일으킨 일과 뛰어난 공과 고상한 풍채에 대하여도 명백히 갖추어 실려 있어서 보는 사람으로 하여금 감동하고 사모하여 마지 않게 하였다. 하물며 그 위에 양촌(陽村)(권근)③, 동헌(桐軒)(윤소종)④, 삼봉(三峰)(정도전)⑤ 등 세 어지신 분들의 손에 의하여 글이 화려하게 꾸며진 것이 없고, 벌려 놓은 것이 마땅함을 얻었으니 후학들이 논의하여 바로잡을 것이 없었다.

거룩하심이여! 문헌공과 문청공과 충헌공 세분 어른들께서의 신하노릇하심이여! 덕은 백성들의 삶을 윤택하게 하셨고, 공은 사직에 베풀어졌다. 크게 들어나기도 하고 크게 이어지기도 하여 우리 나라 사람들을 도와 주셨다. 모두 올바르게 하여 흠잡을 것이 없었다. 옛날 역사책을 상고하려라도 또한 이런 일은 많이 찾아볼 수 없었다.

애석함이여! 그 전(傳)을 인쇄하여 세상에 전하여 이어지지 못하였으니, 후세 사람들이 어찌 그것을 알 수 있겠는가?

홍무(洪武) 정묘 十二월⑥ 초길일

註 ① 申德鄰은 고려 말의 문신。서예가。字는 不孤。우왕 때에 侍學을 거쳐 禮儀判書를 지냄。八分体書藝에 뛰어나 德鄰体를 개발하였음。

② 원문에는 「疑提學公關」이라는 註가 있는데, 崔關은 字를 子固라 하며, 고려 우왕때 문과에 급제。禮曹摠郎이었으나 鄭夢周가 殉節한 후 그 一派로 지목되어 流配되었다가 朝鮮이 建國된 뒤 大提學을 지냈다。

③ 조선 초 문신。字는 可遠。號는 陽村。諡號는 文忠。고려말에 簽書密直司事에 이르러 명나라에 사신의 일원으로 다녀왔다가 조선 건국후 재상에 이르렀음。저술로 「陽村集」·「五經淺見錄」 등이 있음(一三五二~一四〇九)。

④ 조선초의 문신。字는 憲淑。號는 桐軒。고려 공민왕때

과거에 급제。大司成에 이르렀음。조선 건국후 병조판서에 이름。저서에 「桐軒集」이 있음(一三四五~一三九三)。

⑤ 조선건국 공신。字는 宗之。號는 三峰。諡號는 文憲。공민왕때 과거에 급제하여 大司成에 이르렀음。李成桂를 도와 조선건국에 공을 세우고、判義興三軍府事에 이르렀음。저술에 「三峰集」이 있음(?~一三九八)。

⑥ 洪武는 明太祖의 연호로 丁卯年은 고려 禑王 十三(一三八七)에 해당되며、원문의 「季冬」은 음력 十二월에 해당함。

## 賀二子侍大老先生入國老宴

學士 金行瓊

紫綬金章子及孫　共陪鳩杖醉皇恩
尚書令侍中書令　乙壯元扶甲壯元
曠代惟開四人到　一門今見兩公存
家傳冢宰猶謂罕　世襲魁科最可尊
幾日縉紳相藉藉　今朝街路叟喧喧
聯翩功業流青史　雖禿千毫不足言

## 두 아드님이 대로선생을 모시고 국로연에 들어감을 하례함。

학사 김행경(學士①金行瓊)

자주빛 인끈과 금빛 휘장을 아들 손자 모두 차고、
②구장(鳩杖)을 함께 모셔 황은(皇恩)에 취하옵네。
③상서령(尚書令)이 ④중서령(中書令)을 모시고、
⑤을장원(乙壯元)이 ⑥갑장원(甲壯元)을 부축해 모셨네。
네 사람이 국로연에 참예한 것은 오랜만에 처음 듣겠고、
한 집안에 두 재상이 있음을 이제 보겠네。
한 집에서 대대로 정승되기 그도 드물거든、
부자가 장원이니、가장 존경 받을만하네。
몇 날을 두고 진신(縉紳) 사이에 그 이야기만 자자하더니、
오늘 아침 거리에는 이 소문으로 더욱 떠들석하네。
뒤를 이어 나부끼는 공업(功業)이 청사(青史)에 전하니、
천 개의 붓이 다 닳은들 어찌 다 말하리오?

註 ① 本貫은 靈光。宣宗四년(一〇八七)에 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文宗 때에 文名이 높았음。이 詩는 文宗 二十一년(一〇六七)에 지은 듯함。

② 비둘기를 새긴 지팡이。옛날 大臣이 나이 七十이면 왕이 玉杖을 하사하고、八十~九十에는 비둘기를 조각한 자(尺)길이의 玉杖을 하사하였는데、비둘기는 먹이를 조금 먹기 때문에 체하지 않으므로 노인에게 음식을 조심하라는 뜻이라고 함。여기서는 文憲公 崔冲이 文宗 十九년(一〇六五)에 이 鳩杖을 下賜받았으므로 文憲公을 상징함。

③ 文憲公 八十二세시인 文宗二十一년(一〇六七) 五월 戊寅日에 있었던 國老宴에 文憲公을 모시고 대궐에 들어갈 때 작은 아들 惟吉은 尚書令이었고、文憲公과 큰아들 惟善은 中書令이었음。

④ 여기서는 中書令으로 致仕한 文憲公을 이름。

⑤ 顯宗 二十一년(一〇三〇) 御試에 乙科로 壯元及第한 松灘公 惟善을 가리킴。

⑥ 穆宗 八년(一〇〇五) 四월에 甲科壯元을 한 文憲公을 상징함。

中學 先生所居曰中學 學者所居曰九齋

紹源堂 申 晟

君師治教寂然遐 坦道幾時鎖暮霞
周孔遺風新夜景 檀箕故國復春芽
宣從指路隨光燭 豈說迷邦隔影紗
講樹英材齋學巷 潤玆雨露盡涵花

중학①

소원당② 신성(紹源堂申晟)

군사(君師)의 치교(治敎)가 아득히 머니,
넓은 길이 언제나 저녁 노을을 잠글것인가?
주공(周公)과 공자의 유풍이 밤모습을 새롭혔고,
단군(檀君)과 기자(箕子)의 옛나라는 봄싹이 다시 돋았네。
인도하는 길 따르고、밝은 촛불 따름은 마땅한 일、
어찌 유도의 빛이 막혀 길 잃고 헤매는 나라라 말하랴?
구재와 중학에서 영재(英材)들을 강론하여 마을이 되니、
이 은혜〔雨露〕에 모든 꽃들이 흠뻑 젖었네。

註 ① 原典에는 「先生所居曰中學 學者所居曰齋」라는 註가 있음。
② 本貫은 平山。壁上功臣開國公 弘尙의 아들。호는 紹源堂。벼슬은 判門下省事에 이름。九齋學徒로 崔冲의 遺志를 이어 國學의 規則을 새로 정하고、養賢庫를 설립하게 하였음。

和同姓從弟見贈

郎官 崔仁全

先後龍頭三相國聯翩麟閣四功臣一門盛事傾千古叟有何人繼後塵
補閑集曰文憲公以龍頭配享靖宗廟其子文和公亦以龍頭配享文宗廟其孫中書令思諏配享肅宗廟玄孫平章事允儀配享毅宗廟仍孫平章事洪胤亦是龍門上客其餘花龍頭而位宰相者十餘人仁全亦文憲公之後孫也

동성 종제의 시에 답해 보임

낭관 최인전(郎官崔仁全)

앞뒤로 장원 급제、세 분이나 재상이 됐네。
잇따라 기린각에 날아 오른 이 네 공신일세。
한 집안의 훌륭한 일 천고에 드문 일일세。
다시 어떤 사람이 있어 뒤를 이을 것인가?

② 보한집(補閑集)에 이르기를、「문헌공(文憲公)께서는 ③용두(龍頭)로써 공신이 되어 정종(靖宗)의 사당에 배향되셨고、그의 아들 ④문화공(文和公)도 또한 용두로 문종(文宗)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으며、그의 손자 중서령(中書令) ⑤사추(思諏)는 숙종(肅宗) 묘정에 배향되었으며、현손인 평장사(平章事) ⑥윤의(允儀)는 의종(毅宗) 묘정에 배향되었으며、잉손(仍孫) ⑦평장사 홍윤(洪胤)도 또한 용문

(龍門)의 상객(上客)이었다。 그 밖에 용두는 아니지만 재상의 위에 오른 사람들이 十여명이나 되었다。 인전(仁全)도 또한 문헌공의 후손이었다。

註 ① 前漢 武帝가 麒麟을 잡았을 때에 지은 집으로 宣帝때에 霍光 등 十一인의 功臣들의 畫像을 걸어놓아 功臣閣의 상징이 됨。 여기서는 고려시대 역대왕의 사당을 뜻함。

② 崔滋가 지은 〔續破閑集〕이라는 詩話批評集。

③ 文科 壯元及弟를 뜻함。

④ 崔惟善의 諡號。

⑤ 文憲公의 孫子 崔思諏。 文憲公의 둘째 아들。 惟吉의 둘째 아들。 諡號는 忠景(一〇三四~一一一五)。

⑥ 文憲公의 五代孫 崔允儀。 諡號는 文肅。 그가 지은 〔古今詳定禮文〕은 世界最初金屬活字로 印刷된 책이라고 함(一一〇二~一一六二)。

⑦ 昆孫의 아들。 來孫의 孫。 곧 七代孫을 이름。

⑧ 文憲公의 七代孫 崔洪胤。 희종六년(一二一〇)에 知貢擧가 됨。 고종때 平章事로 致仕함。 諡號는 景文(?~一二二九)。

## 昨至九齋既歸歌以錄之

牧隱 李穡

國家崇文教多術　大作泮宮高肆矹
仍開九齋各授徒　侁侁青襟盈國都
夏天都會松山麓　讀書賦詩須刻燭
全篇警句世所知　討論講習仍孜孜
昔賢遺跡可對越　風移世變成挑撻
如今濂洛教初行　諷吟直欲求性情
風花月露置度外　肯復馳山兼走海
煉句煉意知者誰　用事用語無所師
咎實在我内自愧　邯鄲學步今爲最
成均滿庭芳草生　白頭臥病難忘情
九齋賦詠又如此　何以償吾平昔志
幸哉松風吹面凉　白雨忽爾催詩狂
聯翩封君我最病　邂逅同風玉相暎
沉吟數首宰相行　致君堯舜閱太平

止此

牧隱集題辭曰是時賦三首曰松風予所命也曰宰相行光陽君李先生　所命也曰驟雨上黨韓先生修所命也

## 有懷九齋 三首

若熱無從得一凉　瀋流膂汗鐵融腸
紫霞洞裏青松下　石隙清泉冷雪霜
夏課堂中風露凉　苦吟強韻炭堆腸
先生唱榜弟子應　寂寂空庭月似霜
蟬聲又欲報新凉　坐念浮生足斷腸
當日舊遊皆不見　鏡中堪嘆鬢如霜

## 靜坐偶記九齋都會

行年十六七　我已好吟哦

對策習助語　連年登顯科
塵埋絃欲斷　苔蝕劒難磨
重憶九齋日　悄然成短歌

牧隱集題辭曰靜坐偶記九齋都會刻燭賦詩第其高下激厲諸生亦一勸學方便也予年十六七連歲在其中云

## 與韓廉同遊九齋

十二徒稱曰九齋　國中冠童集山崖
賦詩刻燭才何疾　勸學興文意甚佳
渺渺紫霞光射席　層層寶樹影侵堦
同遊又是高流在　嘯咏聲中開好懷

## 작년 구재에 갔다가 지은 기커가에 관하여 기록함。

목은 이색(牧隱李穡)

나라에서 문교를 숭상하는 방법을 여러 가지로 하니、
높은 돌비탈에 크게 학교를 지었네。
구재를 열어 각기 학생들을 가르치니、
떼로 모여 다니는 학생〔青襟〕들이 서울에 가득하네。
여름날 송악산 기슭에 다 모여서
글을 읽고 시짓기에 시간을 다투네。
모든 글이 경구(警句)이니 세상 사람들이 다 아나、
토론하고 강습하기를 부지런히 하네。
옛날 어진이의 유적과 짝이 될만한데、
풍속이 바뀌고 세상이 변하여 방자히 뛰놀기만 좋아하네。
이제 염계(濂溪)·정자(程子)들의 가르침이 처음 행해지듯하면、
노래하고 읊어서 곧바로 성정(性情)을 구하려 하겠지?
바람에 날리는 꽃①과 달빛에 빛나는 이슬②은 마음에 두지 않고、
거듭 산으로 달리며 바다로 달아나기를 즐기네。
쇠불리듯한 글귀와 글의 뜻을 누가 알까?
일하거나 말하거나 본받을 것이 없었네。
허물은 실로 내게 있으니、속으로 부끄러워 하는데、
한단③(邯鄲)의 걸음걸이를 배우는 어리석음이 바로 지금일세。
태학의 뜰에 훌륭한 인물 가득 자라니、
늙고 병든 이몸은 옛정 잊기 어렵네。
구재에서 글짓고 시를 읊음이 이와 같으니、
내 평생 지녀온 옛뜻을 어떻게 갚을 수 있을까?
다행히 솔바람이 불어 그 얼굴 시원타더니、
갑자기 소나기④〔白雨〕가 쏟아져 시짓기를 재촉했다네。
대를 이어 봉군(封君)됨은 내가 제일 근심하는 것、
같은 가르침〔同風⑤〕 속에 서로의 마음을 빛내네。
두어 수 재상행(宰相行)을 깊이 읊조리면서
왕께 요순(堯舜)의 태평시대를 이루소서 빌뿐이네(이에

그침⑥)。

목은집(牧隱集)의 제사(題辭)에 이르기를、이 때에 지은 세 수의 「솔바람〔松風〕」은 내가 짓게 한 것이고、「재상행(宰相行)」은 광양군 이선생(光陽君李先生⑦)께서 짓게 하신 것이고、「소나기〔驟雨〕」는 상당 한수선생(上黨韓修先生⑧)이 짓게 한 것이다。

## 구재를 회억함

세수(三首)

괴로운 더위속 단 한 점 시원한 바람 없어
줄줄 흐르는 비지땀 쇠라도 녹일 듯하네⑨。
자하동 푸른 소나무 아래에는
돌틈의 맑은 샘이 시원하기 눈 서리 같네。

여름 공부하는 집안에 바람과 이슬이 서늘하나
괴로이 읊는 억지 시짓기는 숯불더미에 든 듯하네。
선생님의 성적 발표에 제자들은 듣기만 하니、
고요한 빈 뜰의 달빛처럼 차기가 서릿발 같네。

매미소리가 또 초가을을 알리려는데、
가만히 앉아 뜬 구름 같은 삶을 생각하니 애 끊는 듯하네。

그 때에 같이 놀던 벗들은 다 보이지 않고、
거울 속의 내 귀밑털이 서리처럼 희니 그 슬픔 견디기 어렵네。

註 ① 詩를 짓는 일。
② 글짓기를 하는 일。
③ 〔莊子〕 秋水편에 「學行於邯鄲」에서 비롯된 말로、壽陵의 젊은이가 趙나라 首都 邯鄲에 가서 걸음걸이부터 배우는데、그 걸음걸이를 배우기도 전에 본래의 걸음걸이마저 잊어서 제 집으로 돌아올 때에는 기어서 갈 수 밖에 없었다는 無主体性을 諷刺한 것임。
④ 햇별이 훤하면서 쏟아지는 소나기를 말하기도 하며、〔事物異名錄〕 乾象部에는 우박〔雹〕을 가리키기도 함。
⑤ 同一風教의 준말。
⑥ 原文에 「止此」라는 註가 있음。
⑦ 고려 말 조선 초의 문신。李茂芳。字는 繹之。諡號는 文簡。벼슬은 昌王때 檢校門下侍中에 이르렀고、朝鮮建國後에는 弟子 趙浚의 천거로 다시 檢校門下侍中에 제수되고、光陽府院君에 被封되기도 하였음〔一三一九~一三九八〕。
⑧ 고려말 문신。韓修。字는 孟雲。號는 柳巷。諡號는 文敬。벼슬은 判厚德府事를 지냄。禑王때 上黨君에 被封되었으며、글씨에 능하였음。저서에 〔柳巷詩集〕이 있음〔一三三三~一三八四〕。
⑨ 原文의 한 韻인 膠은 굳이 창자라기보다는 마음이라는 뜻으로 풀이되어 「~인듯 싶다。~인듯하게 생각된다」로 봄이 좋을 듯함。

## 조용히 앉아 구재도회에 관하여 우연히 씀①

살아온 나이 열 예닐곱에
나는 벌써 시 짓고 읊기를 즐겼네。
②대책(對策)을 지으며 도움말들을 익히니、

해마다 과거에 급제하였네。
벼슬살이에 바쁘다 보니〔塵埋③〕 거문고줄은 끊어지려 하고、
녹슨 칼〔苔蝕釵〕은 갈기조차 어렵네。
거듭 구재도회일(九齋都會日)의 즐겁던 일 회상하니、
우연히 짤막한 노래를 짓게 되었네。

목은집(牧隱集)의 제사(題辭)에 이르기를、「고요히 앉아 우연히 구재도회에 관하여 기록한다。촛불에 금을 그어 시간을 재면서 시짓기를 하여 그 성적을 매겨 여러 학생들을 격려하였으니、이도 또한 권학(勸學)하는 한 가지 방법이었다。나는 나이가 十六、七세 때에 거듭 그 가운데에 있었다」고 하였다。

註 ① 九齋都會는 오늘날의 말로 바꾸면 九齋總會라고 할 수 있음。
② 文体의 하나。對는 臣下가 王께 올리는 論說文의 하나로 對奏라고도 하며、策은 問題点을 해결하는 論說文의 하나。이들 두 文体는 高麗後期와 朝鮮朝에 걸쳐 科擧文章으로 더 유명함。
③ 紅塵世界에 묻혀 있음을 뜻함。

## 한염과 구재에서 같이 놀음

十二도는 구재(九齋)라고도 부르는데、
전국의 애 어른들이 산비탈에 모였네。
촛불에 금그어 시짓기 그 재주 어쩌 그리 빠른가?
배우기를 권하고、문풍을 일으키는 뜻이 몹시도 아름답네。
아득한 붉은 놀〔紫霞①〕은 사대(射臺)②를 빛나고、
층층이 자라는 귀한 나무들③ 섬돌에 그늘 드리네。
같이 놀았더니 이제는 훌륭한 인물도 있어서
회파람 불며 글 외는 소리속에 좋은 회포 이누나。

註 ① 神仙世界를 상징하기도 함。여기서는 九齋學堂이 있던 마을 이름임。
② 활쏘기를 하는 곳。
③ 九齋에서 배워 자라나는 英才들을 상징함。

## 九齋罷會日贈直赴生權尙均

梅軒 權遇

才名籍籍正芳年 夏課聯文絶比肩
他日叟應遊此地 定知先過八花搏

## 구재도회 끝날에 바로 과거를 보러 가는 권상균에게 줌

매헌 권우(①梅軒權遇)

재주와 이름이 떠들썩하게 드날리는데 나이도 꽃답고、
여름공부 글짓기에 견줄 이가 없었네。
훗날 이곳에서 다시 만나 놀 때에는
정녕 먼저 과거에 급제한 것〔入②花塼〕을 알려주게나。

註 ① 고려 말 조선 초의 문신。字는 仲慮·慮甫。號는 梅軒。

陽村權近(一三五二~一四〇九)의 동생。鄭夢周에게 배워 禑王 十一년(一三八五) 문과에 급제, 吏曹佐郎에 이름。朝鮮이 선 뒤에는 藝文館提學이 되고 世宗의 潛邸時 賓客으로 經史를 講論함。저서에 「梅軒集」이 있음(一三六三~一四一九)。

② 原文에 「八花墩」으로 된 것은 「入花墩」의 잘못임。「花墩」은 「花磚·花甃」와 같은데, 宮中北廳 앞뜰의 꽃무늬 벽돌을 깔아 놓은 길에서 온 말임。따라서 「入花墩」은 곧 과거에 급제한다는 뜻임。

## 海東樂府九齋歌

星湖 李瀷

桂苑騰筆花王諷　彼哉何與斯文會
丙鹿乘運以武興　玉龍翻偈葱嶺帶
古有湖學今九齋　大東儒術方伊始
用之鄕黨能變俗　用之邦國能資治
九月山前開講席　一時濟濟橫經士
十二徒中稱文憲　中華文物依俙是
一脉上接八條教　餘瀾鼓發滄海水
已道丹山易已東　叟聞聖眞乘槎至
至今陶成禮樂鄕　冠天履地誰非功
杏樹宮前有遺憾　明廷大議嗟非公

## 해동악부 구재가

성호 이익①(星湖李瀷)

②계원필경(桂苑筆耕)과 ③풍왕서(諷王書)같은 ④문필(文筆)들
저들이야말로 어찌 우리 유학(儒學)과 같겠는가?
고려〔⑤丙鹿〕는 천운을 타서 무력으로 일어나고,
도선〔⑥玉龍〕은 불교승〔⑦葱嶺帶〕으로 불게(佛偈)를 드
날렸네。
옛날에는 ⑧호학(湖學)이 있었는데, 지금은 구재(九齋)가
있어
우리 나라 유학이 바로 이때부터 처음 쓰여졌네。
시골과 무리들 사이에 교육하여 풍속을 바꾸었고,
온 나라에서 그렇게 교육하여 치민을 돕기도 하였네。
⑨구월산(九月山) 앞에 강석(講席)을 여니
일세의 훌륭한 선비들이 ⑩횡경문난(橫經問難)하였네。
십二학도 가운데서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를 제일 일컬었고,
이로써 중국의 문물과 비슷해졌네。
한 줄기에서 위로는 기자(箕子)의 가르침에 이어지고,
나머지 유파는 창해수(滄海水)를 고동(鼓動)시켰네。
이미 유도가 ⑪해주〔丹山〕에서 어느듯 우리 나라를 바꾸
고,
다시 주자(朱子)의 ⑫진영〔聖眞〕이 우리 나라로 왔음을
듣겠네。
이제에 이르러 예악(禮樂)의 고장이 되게 가르쳤으니,
하늘을 쓰고 땅을 밟고 삶이 그 공이 아니라 뉘 말하리?
⑬학궁〔杏樹宮〕 앞에 남은 가르침의 자취를 보니 섭섭
한데,

밝은 조정의 큰 논의는 아! 공의 덕이 아닌가?

註 ① 조선 영조 때의 실학자。字는 子新。號는 星湖。숙종三十一년(一七〇五)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繕工監役에 제수되었으나 나아가지 않음。저서에 「星湖僿說」·「星湖僿說」·「星湖文集」·「海東樂府」 등 많음(一六八一~一七六三)。

② 孤雲 崔致遠이 지은 文集에는 「諷王書」라고 되어 있음。

③ 薛聰이 神文王께 들려준 花王 牧丹을 諷刺하여 警戒한 이야기。「東文選」

④ 原文에 「勝筆」이라고 되어 있는 것은 기록되어 전하는 文筆이라는 뜻。

⑤ 丙鹿을 合字하면 麗字가 되니、곧 高麗를 뜻함。

⑥ 道詵。新羅末의 高僧으로 俗姓은 崔 또는 金이라고 하며、十五세에 입산하여 白鷄山玉龍寺에서 수도함。그래서 玉龍子라고 하였음。陰陽地理와 風水相地法에 밝았음(八二七~八九八)。

⑦ 慈嶺은 中國新疆省西南에 있는 山脈 이름이기도 하고、印度의 山名이기도 하여 佛敎를 一名 慈嶺之敎라고도 하는데、釋迦가 이 山에서 修道하였기 때문이라고 함。

⑧ 宋나라 胡瑗의 學派를 가리킴。胡瑗은 湖州에서 經義와 治學의 두 齋室을 짓고 제자들을 가르쳐 많은 人材를 배출하였다고 함。

⑨ 黃海道 文化郡 서쪽 十리에 있는 산。일명 阿斯達山·弓忽·甑山·三危 등이 있다。檀君이 숨어 살다가 화하여 神이 되었다고 함。

⑩ 선비들이 經書를 옆에 끼고 다니며 어려운 곳을 質問하여 배우기를 열심히 함을 이름。

⑪ 海州 西쪽 九十三里에 있는 紫丹山의 준말。

⑫ 安珦이 朱子의 眞影을 모셔 온 것을 뜻함。

⑬ 山東省曲阜縣에 있는 杏壇에서 연유된 것으로 文憲公이 敎授하던 遺址를 뜻함。

## 文憲書院韻

失名

嵩山松檟根　翳翳出蒙泉
流到文憲堂　淵洋爲廣淵
蒼屛俯崢嶸　白石承淸漣
隔岸問揭妥　己得樵夫傳
山雨我馬駐　一簑廟門懸
趁謁豈敢怠　斯人亦儒賢
勝國旣椎朴　海鄕頗狂顚
倏然西河風　墊序破荒天
講帳捲碧城　塩乎半誦絃
論其草創功　驅難石潭前
惠訓何可忘　俎豆遂千年
扃除肅弘敞　襟袍納香綿
長橋度遊人　周淚滯小船
天陰魂杏潤　春意藹將宣
鑾鑾傍海去　惓惓戀一川

出首陽世家

## 문헌서원운

송악산의 소나무 가죽나무들의 뿌리는

실명(失名)

가물가물 몽천(蒙泉)①에서 나왔네。
그 물이 흘러흘러 문헌당(文憲堂)에 이르러는
물이 가득한 넓은 못이 되었네。
둘러선 푸른 병풍바위는 높고 가파른데、
흰 돌 반석은 맑은 물줄기처럼 흐르네。
언덕 너머 사당집을 물어 보니
어느듯 나뭇군들이 인도해 주네。
산에 비가 뿌리매 나는 말을 탄채 머무노라니
사당문에 한 도롱이가 걸려 있네。
사당에 가 절하여 뵙기를 어찌 멈칫거리리?
이 어른도 또한 유학(儒學)의 어진 분이시다。
고려〔勝國〕는 이미 풍속이 뻣뻣하고 질박하니、
이 해주 고장에는 막나니들이 꽤 많았다。
빠른 모양으로 서하(西河)②의 풍속은
서당과 향교가 이곳에 처음으로 지어지게 하였네。
강학(講學)과 신주 모신 휘장은 해주〔碧城〕를 깨쳐
소금집들까지도 절반이 글 외고 거문고를 뜯었네。
그 처음 이룬 공을 말한다면、
③석담(石潭)도 앞서서 물아내지 못하였네。
꺼져 주신 은혜를 어찌 잊을 수 있으리오?
제사 모시기를 마침내 천년토록 하네。
문과 뜰은 깨끗하고 넓어 탁 트였고、
도포 옷자락에는 향내 품음이 오래 이어졌네。
긴 다리는 유람객들을 건네 주고、
빙빙 도는 물가에는 작은 배 서있네。
하늘은 흐려도 느티나무·살구나무는 윤이 나서、
봄뜻이 머지 않아 무성하려 하네。
부지런히 하면 넓은 바다에 가까이 가리니、
진심을 다하여 한 냇물처럼 열심히 학문하네。(수양에 세가 뽑았음)

註 ① 中國湖北省荊門縣西쪽 蒙山下에 있는 샘의 이름。또 湖南省石門縣花山下에 있는 샘。여기에는 宋나라 詩人 黃山谷庭堅의 「蒙泉」이라 쓴 글씨가 있어 有名함。
② 中國河南省湯陰縣東·姜水의 南에 있는 川名。이곳에 子夏와 段干木등이 살면서 많은 선비를 배출하였음。
③ 栗谷 李珥를 가리킴。月潭 崔滉의 「上石潭書」를 비롯한 栗谷과의 往復書를 참고하기 바람。

## 又

退溪 李滉

海陽儒學蕩城塵　野草春風燒燮新
不向山林思變作　謾將書院謗叢臻
此言書院近城故學者流蕩後移文村者蓋亦以此也歟

## 문헌①서원운(文憲書院韻)

퇴계 이황(退溪李滉)

해주의 선비들 부지런히 배우매 성에 먼지가 일고、
들풀은 봄바람에 불탔다가 새잎 다시 돋네。
산림을 생각하여 변할 꿈은 가지지 않고、

헛되이 서원에 떼로 모인다고 탓만 하네。이 말은 서원이 성가까이 있는 까닭으로 옮긴 것도 대개 또한 이와 같은 까닭인 듯하다。

註 ① 원문에는 「또(又)」로 되어 있으나 읽는 이들이 오해할 듯하여 제목을 고쳤음。

## 寄文憲書院諸賢

月谷 吳允誠

崔子當時講道鄉　周候重莊起黌堂
文章東魯稱多士　絃誦西州冠八方
少壯光陰須愛惜　老衰功業便荒唐
題詩勸爾勤勤學　莫謂陳人語陋常

## 문헌서원 여러분께 드림

월곡 오윤성(月谷吳允誠)

최자(崔子)께서 당시 유도를 강론하던 마을에
주후(周候)께서 거듭 오셔서 서원을 일으키셨습니다。
글 잘하는 우리 나라의 곡부(曲阜)인 해주에는 선비도 많아
음악과 글 외우기로 해주는 전국 八도에서 으뜸입니다。
젊었을 때에 반드시 시간을 아껴 늙음을 안타까와하시오。
늙으면 쇠해져 공업(功業)은 모두 황당해집니다。
시를 지어 부지런히 배우시기를 권하고 또 권하니、
늙은이의 말은 항상 고루하다 욕하지 마시요。

註 ① 愼齋 周世鵬을 가리킴。愼齋는 黃海道觀察使로 부임하였기 때문에 周候라고 하였음。
② 東魯는 곧 우리 나라의 공자님이 살시던 땅이라는 뜻。孔子는 山東省曲阜縣에 있던 魯나라 사람이었음。

## 題尋院錄

龍門 趙昱

客路棲棲久未還　天教看盡海西山
不須姓字留書院　贏得狂名滿世間

## 심원록에 이름을 쓰고

용문① 조욱(龍門趙昱)

나그네 분주한 길 오랫동안 집에도 못가니、
왕명〔天教〕②은 해서(海西)③의 산천을 다 살피라셨네。
서원에 이름 석자를 남김은 꼭 해야 할 일 아니언만、
만세간의 오만(傲慢)한 이름들로 가득차 있네。

註 ① 조선 초기 학자。字는 景陽。號는 葆眞齋・愚菴・龍門。中宗 十四년(一五一九) 己卯士禍에 연좌되었으나 나이 어리다고 모면됨。추천받아 여러 陵參奉을 지내고 龍門山에 은거하며 後進을 길렀음。明宗때 역시 천거에 의하여 長水縣監을 지냄。趙靜菴・金冲庵의 弟子로 徐花潭・李退溪들과 交遊함。저서에 〔龍門集〕이 있음(一四九八~一五五七)。
② 王의 下敎를 뜻함。
③ 黃海道 一帶의 別稱이기도 함。

## 謁書院

後孫 艮齋 奎瑞

先祖妥靈地　今來傷我心
青山遺蹟遠　滄海發源深
傴僂情何極　躕躇日向沉
九齋遺古法　千載起儒林

## 서원에 인사 올리고

후손 간재 규서①(後孫艮齋奎瑞)

선조님의 신주(神主) 모신 곳、
이제 와서 뵈오니 내 마음 슬퍼지네。
푸른 산에 남기신 자취 멀기만 한데、
넓은 바다 연원은 아주 깊기만 하네。
②늙는 이의 마음은 한이 없으니、
멈칫 멈칫 주저중 자주 세월은 가네。
구재에서 끼치신 옛법이야말로
천년토록 유림을 일으키셨네。

註 ① 조선 景宗때의 文臣。字는 文叔。號는 艮齋·少陵。諡號는 忠貞。肅宗 三十六년(一七一〇)에 文科及第하여 벼슬이 領議政에 이름。저서에 「艮齋集」이 있음(一六五五~一七三五)。
② 原文「傴僂」는 곱사등이를 뜻하니、이는 노인이 되어 허리가 굽어짐을 의미한 것임。

## 九齋學堂

篁林 金日炯

勝國儒宗設九齋　當年尺碣未全埋
出門寺觀蜂窠密　幸賴先生力觝排

## 歸法寺詩

上同

九齋學舍借禪房　講樹婆娑石氣凉
暇日詠歸三水口　銀魚脫網帶瓜香

## 구재학당

황림 김일형(篁林金日炯)

고려의 유종(儒宗)이 구재를 여셨더니、
그때의 한 자 비석이 아직도 있네。
문만 나서면 벌집처럼 절이 많을 때、
다행히 선생님의 힘으로 절을 출영습니다。

## 귀법사시

위와 같음

구재의 배움집은 빌린 절간 선방(禪房)이라。

강론(講論)이 해독약〔婆娑石②①〕을 심으니 기운도 시원하네。

한가한 날이면 글귀 읊조리며 삼수구로 돌아가니、
금방 잡은 싱싱한 은어회는 참외 향기 띠었네。

註 ① 불교 사찰에서 참선하는 방。禪室·禪院·尋中室 등으로도 일컬어짐。
② 藥의 이름。南海에 나는데、일체의 毒藥瘴疫을 해독해 준다고 함。胡人들은 이것을 珍貴하게 여긴다고 함。

## 俎豆

### 東賢配享記

崔某字某號月圃又號惺齋諡文憲公貫海州高麗顯宗朝官至平章事生先濂洛倡明斯道設九齋閑後學時稱海東孔子其時世無着笠先生始作笠歷事四朝壽八十三配享靖宗廟庭崔某字某文憲公之長子也號松灘文宗朝官至大匡僕射守太師諡文和公配享文宗廟庭

## 조 두

### 동현배향기

최아무개는 자를 아무개라고 하였으며、호는 월포(月圃)
또는 성재(惺齋)라고 하였으며、시호는 문헌(文憲)이었다。
공의 본관은 해주(海州)이다。고려 현종(顯宗)때에 벼슬하여 평장사(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송(宋)나라의 주염계(周濂溪) 돈이(敦頤)와 낙양(洛陽)의 정자(程子) 형제들 보다 먼저 출생하여서 우리 유도(儒道)를 처음으로 주창하여 밝혔으며、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여 후학의 길을 열었으므로 당시 사람들이 우리 나라의 공자〔海東孔子〕님이라고 칭송하였다。그 당시 세상 사람들은 갓을 쓰지 아니하였으므로 선생께서 갓을 쓰도록 하시어 의관을 정제히 하는 예의를 처음 만드셨다。네 임금님을 섬기면서 八十三세를 사셨다。정종(靖宗) 사당에 배향되셨다。최아무개는 자를 아무개라고 하는데、문헌공의 큰아들이다。호는 송탄(松灘)이라고 하였는데、문종(文宗)때에 벼슬하여 대광복야 수태사(大匡僕射守太師)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화공(文和公)이고、문종의 사당에 배향되셨다。

註 조두 : 原文의 俎豆는 제사나 燕饗을 담는 祭器의 한가지인데 나아가 제사를 뜻하기도 함。

### 海州鄕校明倫堂記 只抄先生事

鄭河東 麟趾

正統庚申我 世宗二十二年雙梅堂李先生適孫昶使於海與通判金君自衍謀營學宮相地於古崔文憲公某舊宅之基文憲公舊宅之基蕪沒幾年而闢必俟於今日意亦天使之然也吾鄕人材之賢如文憲公者從此當輩出矣

## ①해주 향교 명륜당기

②정하동 인지(鄭河東麟趾)

③정통(正統) 경신(庚申) 우리 나라 세종 二十二년에 쌍④매당(雙梅堂) 이선생(李先生)의 맏손자 창(昶)이 해주 목사로 갔다가 통판(通判) 김군 자연(金君自衍)과 더불어 학교를 짓고자 꾀하여 최문헌공 아무개의 옛집터에 자리를 잡으니, 문헌공 옛집의 터가 집은 없어지고 풀들이 우거하게 된 것이 몇년 동안 계속되다가 오늘날에 열려질 수 있도록 반드시 기다린 것이다。이러한 뜻은 하늘이 그렇게 하였기 때문일 것이다。우리 시골에서 문헌공과 같은 인재(人材)들이 이후로부터 마땅히 많이 길러질 것이다。

註 ①原文에는「只抄先生事」라는 註가 있음。

②조선 초기 문신。字는 伯晴、號는 學易齋、諡號는 文成本貫은 河東、태종 十四년(一四一四)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영의정에 이름。저서에 〈資治通鑑訓義〉·〈治平要覽〉·〈歷代兵要〉·〈高麗史〉·〈學易齋集〉등이 있음。(一三九六—一四七九)

③명나라 英宗의 年號로 庚申은 五년(一四四〇)임。

④고려 말의 文臣。字는 中叔、號는 雙梅堂、諡號는 文安 恭愍王 十七년(一三六八)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吏曹典書에 이름。(一三四五—一四〇五)

## 海州明倫堂重修記 只抄先生事

首陽世家

今之冠章甫衣縫掖遊於玆區者亦知玆區爲何等地耶此非文憲公講道之闕里乎九齋之徒盍簪朋來以樂聖誠明爲工鼓篋升堂戶外之屨常滿進德而待聘者拔茅彙征蔚啓高麗五百年之文風其人材之盛可知地惟此地學非異學今亦有向時之人物乎

## 해주명륜당중수기

①선생님의 일만 뽑음(只抄先生事)

지금 선비의 관②〔章甫〕을 쓰고、선비의 옷③〔縫掖〕을 입고、이 고장에서 노니는 사람들로서 이 고장이 어떠한 곳인줄을 또한 알고 있는가? 이 고장이야말로 문헌공(文憲公)께서 유도(儒道)를 강론하던 마을④(闕里)이 아닌가? 구재(九齋)의 학생들이 모여 급히 달려와 벗들이 되어 낙⑤성(樂聖)과 성⑥명(誠明)으로 공부를 삼아서 북을 두드리면、책을 들고 강당(講堂)에 오르니、창문 밖의 신발이 항상 가득하였다。덕으로 나아가〔進德〕⑦나라에서 초빙하기를 기다리는〔侍聘〕⑧사람들이 띠뿌리가 줄줄이 뽑히듯 〔拔⑨茅〕한꺼번에 진출하여〔彙⑩征〕고려 五백년의 문풍(文風)을 크게 일으켰으므로 그 때의 인재가 훌륭하였음을 알 수가 있다。이 고장이 바로 그러한 고장이고、학문도 다른 학문이 아니다。이 제도에도 또한 그때의 그런 인물이 있겠는가?

註 ①原文에는 註로 表記되어 있음。또 지은이의 자리에「首陽世家」라는 出典이 있으나、여기서는 국역 뒤에 붙였음

②殷代의 禮冠이었는데, 孔子가 썼으므로 그 이후 儒者들이 쓰는 冠이 되었음.

③縫腋이라고도 씀。소매 아래에서 겨드랑까지 옆이 터진 선비들이 입는 옷

④山東省 曲阜縣城中에 있는 地名으로 孔子가 살던 곳임

⑤성인 본받기를 즐거워 한다는 뜻인데, 文憲公께서 세운 九齋中의 하나로 집채의 이름임。

⑥정성을 다하여 사람의 착한 本性을 밝힌다는 뜻으로 九齋中의 한 집채의 이름。

⑦九齋의 하나。

⑧聘問을 기다린다는 뜻으로 九齋의 하나。

⑨떠물의 뿌리처럼 길게 출출이 뽑힘을 뜻하는 말로, 〈周易〉의 泰편에 있음。

⑩한꺼번에 끌고 나간다는 뜻 〈周易〉 泰편에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이라 있음。

## 高麗靖宗廟庭 崔冲

## 文宗廟庭 崔惟善

宣宗三年二月朔日二公俱以龍頭配享

### 고려 정종 묘정 최 충(崔 冲)

### 문종 묘정 최유선(崔惟善)

선종 三년(一〇八六) 二월 초하루에 두분께서 모두 문과(文科)의 장원 급제자로서 배향(配享)되었다。

## 文廟從祀 文憲公崔冲 文和公崔惟善

國初海州士林以二公祔食文廟鄭誠謹謂非祀典所在罷之 成廟己酉又欲以二公從祀文廟而未果去己酉 勅祭文有曰東無俎豆百世宗仰則此乃祀典而卽當擧而行之故登錄

### 문묘 종사(從祀) 문헌공 최 충 문화공 최유선

조선 초〔國初〕에 해주(海州)의 사림(士林)들이 두분을 문묘(文廟)에 함께 모셔서 제사를 잡수시게 하였다

①정성근(鄭誠謹)이 말하기를, 「사전(祀典)에 실려 있지 않으므로 파하여야 한다」고 하였는가 하면, 성종 기유(一四八九)년에 또 두 어른을 문묘에 모셔서 제사 지내고자 하였으나 이루지 못하였다。지난 기유(융희 三‥一九〇九)에 융희(隆熙)황제께서 하명하여 제사 지낸 제문에서 이르기를, 「우리 나라 선현들을 모신 사당의 제사는 백세(百世)토록 받들어 앙모해야 할 것이니, 이것이 곧 사전(祀典)이며, 곧 그렇게 거행함이 마땅하다」고 하였으므로 기록에 올렸다。

### 海州文憲書院享文憲崔先生 文和崔先生

孤竹誌曰文憲院在州西二十里神光川上廟宇二架三間講堂十二間半西偏爲樂聖齋東齋六間爲大中率性二齋西齋六間爲造道誠明二齋南齋九間爲進德敬業待聘太和四齋舊齋典祀廳二間神門挾門各一間有司房庫舍及馬廐二十五間下齋生二十八人齋直二十一人奴婢十二口初鄕人以文憲公崔某祔祀于文廟弘治中牧使鄭誠謹重修文廟倣國學之制以崔某非祀典所載罷之立祠宇於鄕校之西移安二公焉文憲堂初在鄕校之西嘉靖庚戌監司周世鵬牧使鄭希弘所立而辛未年監司朴承任牧使韓聖源移建于州西二十

里外鵂巖川邊按舊誌旣曰弘治中鄭誠謹立祠于鄕校之西而又曰嘉靖庚戌爲周世鵬鄭希弘所立何也盖周世鵬增設九齋請額爲書院其後二十二年至隆慶辛未始移建于鵂巖川邊而舊志載明倫堂四間東西齋各三間行廊五間廚所三間而已九齋又追後增設也院中養士之需初卜宅於列邑甚優厚康熙己丑叛乏詳定時罷卜宅以詳米折半劃給而甲午年自宣惠廳又革罷忠節廟在文憲書院西墻外廟宇三間○淸江小記曰文憲堂皆倣鄕校之制

## 해주 문헌서원 문헌 최선생과 문화 최선생을 모시어 제사 지냄

고죽지(孤竹誌)에 이르기를, 「문헌서원은 해주 서쪽 二十리 신광천(神光川) 위에 있다。사당 집채는 二층 三간(間)이고, 강당이 十二간 반이며, 서쪽으로 치우쳐 있는 건물은 낙성재(樂聖齋)가 되고, 동재(東齋) 六간은 대중(大中)과 솔성(率性) 二재가 된다。서재(西齋) 六간은 조도(造道)와 성명(誠明) 二재가 된다。남재(南齋) 九간은 진덕(進德)과 경업(敬業)·대빙(待聘)·태화(太和)의 四재가 된다。옛사당집은 전사청(典祀廳) 二간과 신문(神門)과 협문(挾門) 각 一간과 유사방(有司房)·고사(庫舍)와 마구간(馬廐間) 二十五간에 먹고 자는 학생〔下齋生〕 二十八인과 관리인〔齋直〕 二十一인과 남자 종과 여자 종 十二명이 있었다。

처음에 지방민(地方民)들이 문헌공 최아무개를 문묘에 함께 모시어 제사를 받들어 왔었는데, ②홍치중(弘治中)에 해주목사 정성근(鄭誠謹)이 문묘를 국학(國學)의 제도를 모방하여 다시 고치고, 최아무개를 사전(祀典)에 실려 있지 아니하다는 이유로 제사 모시는 일을 그만 두고, 사당을 해주 향교의 서쪽으로 옮겨 세우고, 문헌공과 문화공 두 분의 신위(神位)를 모셨다。문헌당(文憲堂)은 처음에는 향교의 서쪽에 있었는데, 가정(嘉靖) ③경술(一五五○)년에 황해감사(黃海監司) 주세붕(周世鵬)과 해주목사 ④정희홍(鄭希弘)이 세웠던 것이며, 신미년(一五七一)에 감사 ⑤박승임(朴承任)과 목사 ⑥한성원(韓性源)이 해주 서쪽 二十리 밖의 휴암천(鵂巖川)가에 옮겨 세웠다。옛읍지〔舊誌〕를 살살펴 보면, 이미 말하기를, 「홍치중에 정성근이 향교의 서쪽으로 옮겨 사당을 세웠다」고 하였으며, 또 말하기를, 「가정 경술에 주세붕과 정희홍이 세웠다」고 하였으니, 이 어찌된 일인가? 대개 주세붕이 구재(九齋)를 증설하고, 왕께 사액(賜額)을 청하여 서원(書院)을 만들었다가 그 二十二년 뒤인 융경(隆慶) 신미(一五七一)에 이르러 비로소 휴암천 가에 옮겨 세웠던 것이다。구지(舊志)에는 명륜당(明倫堂)이 四간이고, 동서재(東西齋)가 각 三간이고, 행랑(行廊)이 五간이며, 부엌이 三간일 뿐이었고, 구재는 또 뒤에 증설되었다고 기록되어 있다。서원 안에 선비들을 기르는 데에 필요한 물자들이 처음에는 여러 고을에서 제도적으로 그 지방 산물들을 바치도록 강요하였었기 때문에 몹시 뛰어나게 후하였다。강희(康熙) ⑦기축(一七○九)년에 ⑧상정(詳定)을 처음으로 정

할 때에 복정(卜定)을 파해 버렸다。상정으로 되면서 쌀이 절반으로 줄여서 주어졌다。갑오년(一八九四)에 선혜청(宣惠廳)으로부터 또 혁파되어 버렸다。충절묘(忠節廟)는 문헌서원 서쪽 담밖에 있는데 사당 집채는 三간이다。

청강소기(淸江小記)에는 「문헌당은 모두 향교의 제도를 본떴다」고 기록되어 있다。

## 延安飛鳳書院

享朱子 文憲崔先生 寒暄金先生 栗谷李先生

牛溪成先生 南溪朴先生 栗谷先生院享錄曰 宣廟丙申延安士人建廟於飛鳳山下 肅廟壬戌賜額 院中故事曰崔先生東一位之義公生於海州首倡文敎於傍近之邑故也

## 연안 비봉서원 주자(朱子)와 문헌 최선생과 한훤(寒暄)[9] 김선생과 율곡(栗谷) 이선생과 우계(牛溪)[10] 성선생과 남계(南溪)[11] 박선생을 모시어 제사를 받듬。

율곡선생은 원향록(院享錄)에서 말하기를、「성종[12]〔宣廟〕」 병신(一四七六)년에 연안(延安)에 사는 선비들이 비봉산(飛鳳山) 아래에 사당을 세웠다」고 하였다。숙종 임술년(一六八二)에 사액(賜額)을 받았다。원중고사(院中故事)라는 책에는 「최선생이 우리 나라(성현 중에서) 첫째 자리에 모셔지게 된 뜻은 문헌공께서 해주에서 태어나셔서 이웃 고을들에까지 문교(文敎)를 처음으로 주창하셨기 때문이다」라고 기록되어 있다。

註

① 字는 而信、本貫은 晋州 성종五년(一四七四)에 文科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直提學에 이르렀다。연산군때 甲子士禍에 몰려 피살됨。(? —一五〇四)

② 弘治는 中國 明나라 孝宗의 年號인데 一四八八—一五〇五의 十八년간이며、海州牧使 鄭誠謹이 文憲公의 文廟從祀를 反對한 것은 朝鮮 成宗二十년(一四八九)이었음。

③ 嘉靖은 明나라 世宗의 年號로 一五二二—一五六六의 四十五년간인데、庚戌年은 朝鮮 明宗五年임。

④ 字는 彦毅、本貫은 東萊、中宗二十一년(一五二六)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牧使에 이름。(一四九九— ? )

⑤ 字는 重圖、號 嘯皐、中宗三十五년(一五四〇) 문과에 급제하여 都承旨에 이름。저서에 〈嘯皐集〉이 있음。(一五一七—一五八六)

⑥ 原文에는 「韓聖源」으로 되어 있으나、橘山 李裕元의 「文憲書院廟庭碑文과 國朝榜目」에 의하면 「聖」이 「性」의 잘못임을 알겠다。

韓性源은 字를 明叔이라 하고、明宗八년(一五五三)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府使를 지냈다。

⑦ 康熙는 淸 聖祖의 年號로 一六六二—一七二二의 六十一年間이며、己丑은 朝鮮 肅宗三十五年에 해당함。

⑧ 조선시대 제도로 관청에서 쓰는 물건값을 정해 놓고 오랫동안 변경하지 않던 일。

⑨ 조선 초기의 학자 金宏弼의 號、朝鮮五賢의 한사람(一四五四—一五〇四)

⑩ 조선 宣祖때의 학자 成渾의 號。(一五三五—一五九八)

⑪ 조선 肅宗때의 문신、朴世采의 號。 諡號는 文純。(一六三二—一六九五)

⑫ 朝鮮 成宗大王의 陵號가 宣陵이기 때문에 宣廟라고 한 것임。

## 文憲祠祭文

愼齋周世鵬

昔麗之興兮五紀有強人欲滔滔兮天理茫茫上帝是傷兮降公東方斧

藻道德兮斥霸談王澄清濁世兮國賴以昌誨及螟蛉兮濟濟門墻澤流子孫兮萬福無彊一厭烟食兮缺飛霞裳載乘黃鶴兮還于帝傍九齋兮草荒化家兮爲庠西海兮洋洋裁裁兮首陽公之亡兮四百八十霜我來白髮兮公之鄉公像兮在堂我淚兮盈眶蘭芝兮正芳菱芡兮是香駕龍兮驂鳳公庶幾兮歆我觴

## ① 문헌공 사당에 제사 지낸 글

신재 주세붕(愼齋周世鵬)

옛날 고려의 일어남이여! ② 五〇〇년이 지나고 조금더 지났읍니다。사람의 욕심이 도도(滔滔)함이여! 천리(天理)가 아득합니다。하느님께서 이를 걱정하심이여! 공을 우리 나라에 태어나도록 하셨읍니다。도덕을 창식함이여! 패도(霸道)를 배척하고 왕도(王道)를 주장하셨읍니다。더러운 세상을 맑게 하심이여! 나라가 공의 덕택으로 창성(昌盛)되었읍니다。뽕나무 벌레와 고추잠자리에까지 미친 가르침이여! 훌륭한 제③자들이 많습니다。은혜가 자손에게 미침이여! 만가지 복이 끝 없읍니다。공이 갑자기 돌④아가심이여! 구름타고 노을을 두른 채 날아가셨읍니다。곧 황학을 잡아 타심이여! 옥황상제 곁으로 가셨읍니다。구재는 그를이 우굿하지만、집은 학교가 되었읍니다。서쪽 바다는 양양하고、높고 높은 것은 수양산(首陽山)입니다。공의 돌아가심이여! 四八〇년이 되었읍니다。저는 백발이 되어 왔읍니다。공의 마을에! 공의 영정은 사당에 있읍니다。저는 눈자위에 눈물이 가득해졌읍니다。난초와 지초는 정말 꽃답고、마름은 향기롭습니다。용을 타시고 봉새를 세필 말로 하셔서 공께서 돌아오심이여! 저의 술잔을 흠향(歆饗)하오소서

註 ① 이 글은 명종四년(一五四九 기유、중국 명나라 嘉靖二十八년) 八월十九일(丙辰)에 지어진 것임。

② 五紀는 五〇〇년임。紀는 十二년을 뜻하기도 하지만 一世 곧 一〇〇년을 뜻하기도 함。

③ 원문 「門墻」은 제자를 뜻함。

④ 원문 「一厭烟食」은 「한번 끊인 음식을 싫어한다」는 뜻으로 죽음을 의미함。

## 文憲書院祭文

於遂我東敎自殷箕下遂三國世乏其師茫茫厲俗如夜無曦唯薛篤誨白頭其辭哀彼孤雲號稱先知自陷異端餘又何悲趙宋受命麗運方熙丁卯聚奎厥祥丕丕天於內外曷有其私猗歟我公正應斯期雖無錦繡其文陸離所粹德行圭璋可繹景德乙巳公始鳳儀熙寧戊申公乃騎箕六十四年爲世元龜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欺肇開我庠獨尊仲尼傳家清儉其寶允奇九齋有徒觚佛有兒微公之功被髮何疑首山崔崔西海之湄聖廟有儼是公舊基公祠燕沒觀者涕垂移而闢之永安孔宜明月爲燭碧雲爲旗飂輪羽蓋驂以赤螭庶眷我衷降歆勿遲

## ⑤ 문헌서원에서 올린 제문

면 옛날 우리 나라 유학(儒學)은 은(殷)나라 기자(箕子)

로부터 시작되어 삼국 시대로 내려오면서 세상에는 스승님이 안 계셨읍니다。 너무도 막연하고 어지러워 풍속은 밤과 같이 캄캄하였읍니다。 오직 설총(薛聰)이 돈독하게 가르쳤다지만 백두(白頭)의 문장이었고、 슬프게도 저 고운(孤雲)은 선지자(先知者)라고 일컬어졌으나、 스스로 이단(異端)에 빠졌으니、 남들도 또한 얼마나 슬프겠습니까? 송(宋)나라 조광윤(趙匡胤)⑥이 하늘의 명을 받으니、 아름다운 운이 바야흐로 밝아졌습니다。 정묘(丁卯)년에 규성(奎星)이 모이는 일을 당하니⑦、 그 상서가 크고도 큽니다。 하늘이 안팎간에 어찌 사사로움을 갖겠읍니까? 아름답고 훌륭하심이여! 우리 공께선 바로 이 때를 당하여 태어나셨읍니다。 비록 수놓인 비단은 없으나 그 문장은 곱고도 좋았으며、 순수한 덕행은 옥처럼 빛났읍니다。 경덕 을사(목종 八、一〇〇五)년에 공이 비로소 과거에 장원 급제하시고、 희령 무신(문종 二十二、一〇六八)년에 돌아가셨읍니다⑧。 六十四년간 세상의 첫째 가는 귀감(龜鑑)이셨읍니다。 주염계(周濂溪)⑨와 정자(程子)⑩보다 먼저 나시기는 했지만 실은 같은 때를 살았읍니다。 문명이 서로 맞았으니、 그 묘함은 속일 수가 없읍니다。 처음으로 우리의 학교를 열고 외로이 공자(孔子)를 공경하셨읍니다。 집에서는 청렴과 검박(儉樸)을 전하여 그 보배로움이 더욱 기이하였읍니다。 구재(九齋)에서는 학도들을 가르치니 불교를 물리칠 인물이 있었읍니다。 공의 공(功)이 없었다면 미개함을 어찌 의심하겠읍니까? 수양산이 우뚝 솟은 서쪽 바닷가에 성인의 사당이 엄전하니 이는 공의 옛집터이옵니다。 공의 사당은 쑥대밭이 되었고、 보는 이는 눈물이 흐릅니다。 사당을 옮기고 문을 열어 놓으니 공의 신령이 매우 편안하실 것입니다。 밝은 달을 촛불 삼고、 푸른 구름을 깃발 삼으며、 바람바퀴로 된 신선 수레에 붉은 용으로 세필 말을 삼아 급히 달려 내려 오셔서 저의 속마음을 살피시어 흠향(歆饗)하기를 더디하지 마오소서。

註 ⑤ 이 글은 명종 五년(一五五〇 경술 명나라 嘉靖 二九년)에 지어진 것임。
⑥ 宋나라 太祖。
⑦ 宋나라 太祖 乾德 五년(九六七)에 金·木·水·火·土의 五星이 文運을 主管하는 奎星의 주위에 모였음을 뜻함。 이는 宋나라 文運이 열리는 祥瑞라고 하였으며 뒤에 性理學의 發興을 豫兆한 것으로 보았음。
⑧ 원문 「騎箕」는 〔莊子〕 大宗師편에 「傅說得之 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 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이라고 한데서 유래한 것으로 죽음을 뜻함。
⑨ 중국의 주돈이(周敦頤)。 濂溪은 그의 號。 字는 茂叔。 宋學의 始祖。(一〇一七~一〇七三)
⑩ 周敦頤의 弟子로 程顥·頤형제。 程顥는 字는 伯淳。 號 明道。(一〇三二~一〇八五)、 程頤는 字 正淑、 號 伊川 (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 文憲書院享祀笏記

謁者引初獻官升階點視陳設訖還出
獻官以下諸執事就門外位
學生(諸子孫)以次俱就門外位
執禮謁者贊引先就階間拜位四拜鞠躬拜興四拜鞠躬拜興平身各

就位
贊引引學生（諸子孫）入就階間拜位
贊引引三獻官俱就階間拜位
贊引引大祝及諸執事入就階間拜位
學生（諸子孫）及大祝諸執事皆四拜鞠躬拜興四拜鞠躬拜興平身
大祝及諸執事因詣盥洗位盥漱洗手各就位
大祝開櫝（影）
謁者贊引各引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入就階間拜位
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謹具請行事
獻官以下學生（諸子孫）在位者皆四拜鞠躬拜興四拜鞠躬拜興平身
行奠幣禮
謁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盥漱洗手
謁者引詣文憲公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大祝奉幣進初獻官
獻官以幣授祝
祝奉幣奠于神位前
俯伏興平身
次詣文和公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大祝奉幣進初獻官
獻官以幣授祝
祝奉幣奠于神位前
俯伏興平身
謁者引初獻官詣文憲公神位前
西向立
謁者引詣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小退跪
大祝升東向跪
讀祝俯伏興平身
次詣文和公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謁者引初獻官仍降復位
行亞獻禮
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盥漱洗手
謁者引亞獻官詣文憲公神位前

西向立
謁者引詣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次詣文和公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謁者引亞獻官仍降復位
行終獻禮
謁者引終獻官詣盥洗位盥帨洗手
謁者引終獻官詣文憲公神位前
西向立
謁者引詣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次詣文和公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謁者引終獻官詣文憲公神位前
西向立
謁者引詣神位前
跪
三上香
執爵獻爵
俯伏興平身
謁者引終獻官仍降復位
行飮福禮
謁者引初獻官詣飮福位
執事者詣樽所
以爵酌福酒
執事者折神位前胙肉
謁者引初獻官升詣飮福位
西向立
執事者進初獻官之左
以爵授初獻官
獻官受酌
飮畢
執事者受虛酌
復於坫上
謁者引初獻官仍降復位
獻官以下學生（諸子孫）在位者皆四拜鞠躬拜興四拜鞠躬拜興平身
大祝升撤籩笠
行望燎禮
謁者引初獻官就望燎位
大祝奉祝出
可燎

謁者進初獻官之左白禮畢
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次出
大祝及諸執事皆四拜出
學生(諸子孫)次出
執禮謁者贊引皆四拜出
大祝還入闔櫝(影)出

## 문헌서원에서 제사 모실 때의 ① 순

② 알자(謁者)가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③ 사람〔初獻官〕을 인도하여 섬돌에 올라서 차려 놓은 제물들을 하나하나 살펴보기를 마친 뒤에 도로 나오게 한다.

술잔을 올릴 사람들〔獻官〕 이하 일을 맡아 보는 여러 사람들은 문밖의 자리로 간다.

학생(여러 자손)들도 차례로 함께 문밖의 자리로 간다.

제례(祭禮)를 주관하는 사람〔執禮〕과 알자와 ④ 찬인(贊引)은 먼저 섬돌 사이의 절하는 곳에 나아가 네번 절하되,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표하는 절을 하고 일어난다. 네번 절하되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표하는 절을 하고 일어나서는 평소의 몸가짐을 하여 각각 제 자리로 간다.

찬인은 학생(여러 자손)들을 인도하여 섬돌 사이 절할 자리로 들어오게 한다.

찬인은 세 분 술 올릴 ⑤ 사람을 인도하여 함께 절할 자리인 섬돌 사이로 간다.

찬인은 ⑥ 대축(大祝)과 일을 맡아보는 여러 사람〔諸執事〕들을 인도하여 섬돌사이의 절할 자리로 들어오게 한다.

학생(여러 자손)들과 대축과 일을 맡은 여러 사람들은 모두 네번 절하되,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나타내어 절하고 일어나는데, 네번 절은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나타내어 절하고 일어나서 바로 선다.

대축과 일을 맡은 여러 사람들은 인하여 손을 씻는 곳에 가서 양치질을 하고 손을 씻은 뒤 각각 자리로 간다.

대축은 폐(영정)를 연다.

알자와 찬인은 각각 첫번째 술을 올릴 사람과 두번째 술잔을 드릴 사람〔亞獻官〕과 마지막잔을 바칠 사람〔終獻官〕을 인도하여 섬돌 사이의 절할 곳으로 들어가게 한다.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의 왼편에 나아가 조심스레 일을 실행하도록 청하여 아뢴다.

술잔을 바칠 세 분 이하 학생(여러 자손)들과 자리에 있는 사람들은 모두 네번 절하되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나타내어 절하고 일어난다. 네번 몸을 굽혀 절하여 공경하는 마음을 나타낸 뒤에 일어나 바로 선다.

### 폐백을 드리는 예를 행함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손을 씻을 곳으로 가서 양치질을 하고 손을 씻게 한다.

알자는 문헌공 신위 앞에 나아가도록 인도한다.

무릎 꿇고 앉는다.

향을 불붙여 세번 올린다.

대축은 폐백을 받들고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에게 나아간다.

술잔을 바칠 사람은 폐백을 가져다 대축에게 준다.

대축은 폐백을 신위 앞에 드린다.

손으로 땅을 짚고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바로 선다.

다음으로 문화공의 신위 앞에 나아가 뵙는다.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바친다.

대축은 폐백을 받들고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에게로 나아간다.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은 폐백을 가져다 대축에게 준다.

대축은 폐백을 받들어다 신위 앞에 가서 드린다.

손으로 땅을 짚고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바로 선다.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드릴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잔을 드리고 제자리로 가게 한다.

첫번째 술잔 올리는 예를 함

알자가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릴 사람을 안내하여 문헌공 신위 앞으로 간다.

서쪽을 향하여 선다.

알자는 신위 앞에 인도하여 가게 한다.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린다.

집⑦작(執爵)이 술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조금 뒤로 물러나서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대축은 당에 올라 동쪽을 향하여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축문을 읽고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다음에는 문화공의 신위 앞으로 간다.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린다.

집작은 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린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인하여 내려와 자기 자리로 돌아오게 한다.

두번째 술잔 올리는 예를 함

알자는 두번째 술잔을 올리려는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손을 씻는 곳으로 가서 양치질을 하고 손을 씻게 한다.

알자는 두번째 술잔을 올리려는 사람을 안내하여 문헌공 신위 앞으로 가게 한다.

서쪽을 향하여 서게 한다.

알자는 신위 앞에 가도록 안내한다.

무릎을 꿇고 앉게 한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린다.

집작은 술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몸을 일으킨다.

다음에는 문화공의 신위 앞으로 가게 한다.

무릎을 꿇고 앉게 한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린다.

접작은 술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몸을 일으킨다。
알자는 두번째 술잔을 올린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안하여 내려와 자기 자리로 돌아가게 한다。

마지막 잔 올리는 예를 행함

알자는 마지막 술잔을 올리려는 사람을 인도하여손을 씻는 곳으로 가서 양치질을 하고 손을 씻게 한다。
알자는 마지막 술잔을 올리려는 사람을 인도하여 문헌공 신위 앞으로 가게 한다。
서쪽을 향하여 서게 한다。
알자는 신위 앞으로 인도한다。
무릎을 꿇고 앉게 한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리게 한다。
집작은 술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다음에는 문화공의 신위 앞으로 간다。
무릎을 꿇고 앉는다。
세번 향을 살라 올린다。
집작은 술잔을 바친다。
굽어 엎드렸다가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알자는 마지막 술잔을 올린 사람을 안내하여 안하여 내려와 자기 자리로 돌아가게 한다。

⑧음복(飮福)의 예를 행함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렸던 사람을 인도하여 음복할 자리로 가게 한다。
일을 맡은 사람이 술그릇이 있는 곳으로 간다。
술잔을 가지고 제사를 지내며 신위에 바쳤던 술〔福酒〕을 잔질한다。
일을 맡은 사람은 신위 앞의 제사를 지낸 고기를 꺾는다。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바친 사람을 안내하여 음복할 자리로 올라가게 한다。
서쪽을 향하여 서게 한다。
일을 맡은 사람은 첫번째 술잔을 드린 사람의 왼편으로 나아간다。
술잔을 가져다 첫번째 술잔을 올린 사람에게 준다。
술잔을 신위에 바친 사람은 잔을 받는다。
마시기를 마친다。
일을 맡은 사람은 빈 잔을 돌려 받는다。
음식을 올려 놓는 상위에 도로 놓는다。
알자는 첫번째 술잔을 신위에 올린 사람을 인도하여 내려와 자기 자리로 돌아가게 한다。
술잔을 신위께 바친 사람들 이하 학생(여러 자손)들과 그 자리에 있는 사람들을 모두는 네번 절하되、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표하여 절한 뒤에 일어나고、네번 몸을 굽혀 존경하는 뜻을 표하는 절을 한 뒤 일어나 몸을 바로 한다。
대축은 당에 올라가 제기 담는 그릇들의 뚜껑을 덮는다。

축문 불사르는 예를 행함

알자는 첫번째로 술잔을 올렸던 사람을 축문 불사르는 곳

〔望燎所〕으로 인도한다。

대축은 축문을 받들고 나온다。

불을 붙여 축문을 태운다。

알자는 첫번째로 술잔을 올렸던 사람의 왼쪽으로 가서 축문 불사르는 예의를 마쳤음을 아뢴다。

알자와 찬인은 각각 술잔을 신위께 올린 사람들을 안내하여 차례로 나온다。

대축과 일을 맡은 여러 사람들은 모두 네번 절하고 나온다。

학생(여러 자손)들도 차례로 나온다。

집례와 알자와 찬인도 다 네번 절하고 나온다。

대축은 도로 들어가서 궤(영정)를 닫고 나온다。

## 海州文憲書院常祀祝文

先師文憲公惟公肇開我庠獨尊仲尼猗歟敬學百世之師謹以粢盛醴齊牲幣式陳明薦以

文和公配　尚

饗

## 해주 문헌서원에서 늘 지내는 축문

돌아가신 스승님이신 문헌공이시어!

생각하옵건대、공께서는 처음으로 우리 나라에 학교를 열으시었으며、홀로 공자님이 아름답고 훌륭하다고 우러르셨습니다。학문을 공경하시어 백세(百世)에 길이 스승님이 되셨으니 삼가 젯밥과 훌륭한 술과 정결한 희생을 가지고 예물로 하여 법대로 진설하여 올리오며 문화공도 함께 모셨사오니 흠향하여 주시옵소서。

## 洪川魯東書院上樑文

道德光華集群儒而大成久矣百世之師表院宇整肅寫眞像而奉安儼然七分之觀容增修其舊制度愈新伏惟惺齋先生道家祖宗縉紳領袖降生麗朝官至門下侍中之職學繼魯聖世傳海東夫子之稱忠孝文章垂訓於戒二子之詩經傳辭旨分析於設九齋之講抑異端闢邪說猗歟乎盛德之士闡斯道爲己任眞可謂命世之才而聲教施及華夏唯公之德使彝倫炳如日星是誰之功配享于靖宗廟庭受沒世罔極之恩頒詔于　聖朝巡駕奉舊院復設之令睠茲華西名區關東勝景坐以高士向以文峰肇錫佳名天鑑神質背山臨水眞泉石清閑之界感露履霜寓慕蒿悽愴之誠雲仍出力而搆材累年營之章甫董工而幹事不日成矣數仞宮墻乃夫子之攸居千秋血食值中丁而禋祀於是虹樑將拋鵲賀爭騰停罷諸匠之斧聽我六偉之詞　拋樑東東海茫茫暎日紅百世傳稱夫子號至今不絶尚儒風　拋樑西碧城山色與雲齊恩蒙　大駕西巡日舊院唯新鳳韶題　拋樑南魯湖江水碧於藍道心長在山林處淡泊精神月滿潭　拋樑北松京往事妙何極立齋設教渾如夢躑躅花殘春暮色　拋樑上畫閣儼然夫子像流澤涓涓鄉俗美士林從此有依仰　拋樑下霽月光風映道舍活水方塘開一鑑後生誰復傳心者　伏題上樑之後風敎攸

暨鄕俗蔚興日月刮磨文章進華庶期人材之輩出夙夜不懈祭祀罔愆佇仰裔孫之蕃衍

壬申梧月　後生　李承奎　謹述

述夫文武之道無墜於地大小各其仰誌孔孟之學偕亡與天賢愚莫不尊親興廢有時傳受在人惟我惺齋先生淑始聖學之說吾道興於東邦輔變文明之治國號彰於中華臨闕里之宮庭庶見百官之富隨泗洙之淵源聿覩一鑑之實設九齋於紫霞闡斯道爲己任門多升堂入室之人較十徒於盛朝開來學而甲居士無盡地限井之輩刻燭賦詩牓次第而呼名冠童列於左右設勺奉俎竟酬唱而爲樂長幼序於前後思周放鄭之德化扶彝倫於旣滅變齊至魯之文章繼往聖於將替病浮藻正模範辨墨氏之黃黑尊聖法立文教惡鄕愿之紫朱事可尙於觀感言不易乎復起放女眞酋長首邱之情含毒者度必感服正舊漢刺史條令之文在位者知所飭勵起垂裕之華闕遇殊知於賢后惟文化公以先生肖子爲聖世宿儒忠君誠意追虞庭之賡歌斥佛諫章體鄒聖之闢廓涵泳薰陶久矣趍庭之化寬仁和粹自是根天而得半幅七分之形誰不敬者二公一院之享世所罕矣臥扶宸極蔚爲千木之偃藩王其歎矣坐奠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主所慰之尊士貴德配享廟庭同豁祀於四時崇儒厚奠奉安首陽饗血食於千秋屆于庚午皇靈草昧祭奠有闕歎元氣之泰往當於己酉帝像權輿祠宇重修幸時運之復來奠影幀於綠驍之北瞻禮祀於魯日拜尊顔於華山之西遷琴書於魚浦迺茲經始之役本孫首唱士林踵循樽罍得宜完矣美矣堂宇維新輪焉奐焉遺象肅清中設函丈之席諸生問論外徹琴瑟之聲助擧上樑恭疏短引　拋樑東睡覺軒窓日已紅氣象清高何處見竟天萬丈亘文虹　拋樑西背山祠屋又臨溪諸生講習摳衣進昏衢燭道何迷　拋樑南丹青畫壁滴清嵐欲識精靈留志處梧桐露月照寒潭　拋樑北落月依依千古色於戲兩公同祭祀是由前世立民則　拋樑上萬古雲霄一羽颺奉俎感多風露夕青襟濟濟趍相讓　拋樑下此中泉石甚清灑地靈必有賢才出伊後誰能繼迹者　伏願上樑之後雲仍無數學徒成材山高水長瞻典型而猶在日去月來奉俎豆而無虧

壬申梧月　後生　宋鍾殷　謹題

## 흥천노동서원상량문

도덕이 크게 빛나서 뭇 선비의 덕을 모아 대성하시니 百世의 긴 세월동안 師表로 숭상받으시었다。서원은 정숙하여 公의 초상을 그리어 안치하니 엄연한 七分의 모습이 드러났다。옛적의 건물을 증수하니 그 제도가 더욱더 새로와졌다。

엎드려 생각해보니、惺齋先生께서는 道家이 祖宗이시며 士大夫의 領袖로서 고려조에 탄생하시었으니 그 관직이 門下 侍中에까지 이르시었다。그 학문은 魯나라 성인인 孔子를 이어 세상에서는 海東夫子의 칭호로 전해내려 온다。先生의 忠孝를 담은 文章은 두 아들을 경계하는 詩에 가르침을 베풀어 놓았고、經傳을 풀이한 뜻은 九齋를 설치하고 講學한데서 分析된다。異端을 누르고 사악한 학설을 물리쳤으니 덕이 풍부한 선비라 할 수 있고、유학을 闡揚하는 것을 자신의 임무로 여기었으니 참으로 세상에 뛰어난 才士라 일컬을 위인이다。그리고 명성과 가르침이 중국의 지경

예까지 펼쳐진 것은 公의 덕에 의한 것이요、떳떳한 인륜이 하늘의 해와 별처럼 빛나게 된 것은 그 누구의 공적이라 하겠는가? 靖宗의 廟庭에 配享되어 영원토록 무궁한 은혜를 입었으며、성상이 巡狩하는 행차에 조칙을 반포하시어 옛 서원을 복구하라는 명을 받들게 되었다。

서원을 살펴보니 華西의 이름난 곳이요、關東의 勝景이라、高士에 자리잡고서 文峰을 향하였다。아름다운 이름을 처음 불이자마자 신령스런 자질을 하늘이 보여주었다。산을 등지고 물을 마주보고 있으니、참으로 물과 자연이 아름답고 호젓한 장소이며 이슬을 느끼고 서리를 밟으니 쑥을 끓이며 슬퍼하는 정성이 깃든다。이에 자손들이 힘을 내어 재목을 엮어 여러해동안 집을 짓고、선비들이 공사를 감독하고 일을 주관하여 빠르게 완성시켰다。여러 길의 담은 夫子께서 머무시는 곳이니、천년도록 제사를 받들어 中丁(釋奠을 드리는 날、十四일)이 되어 제사를 드린다。

이에 들보를 들어 올리려 하니 집 짓는 것을 축하하는 소리가 시끄럽다。그러니 모든 장인들은 도구를 멈추고 나의 여섯 방향에 대한 詩를 들어보라。

동쪽에 들보를 올리네!

동해에는 아득히 붉은 해가 비취네。

백세토록 海東孔子의 호칭을 전해오고、

지금까지 유학의 기풍이 끊어지지 않았다네。

서쪽에 들보를 올리네!

碧城에 산빛은 구름과 나란하게 서있네。

황제가 西道를 巡行하시는 날에 은혜를 입으니、

옛 서원은 새로 지으라는 조칙을 받았다네。

남쪽에 들보를 올리네!

魯湖와 江水는 쪽빛보다 푸르구나。

道心은 오랜 세월 山林 우거진 곳에 살아있고、

담박한 정신은 달빛이 못에 가득한 듯하여라。

북쪽에 들보를 올리네!

개성의 지나간 일은 어쩌도 그리 오묘한 일인가?

九齋를 새워 가르침을 베푸신 일이 모두 꿈과 같구나。

철쭉꽃 떨어져 지니 봄빛도 저물어 가는 때로구나。

위에다 들보를 올리네!

화려한 누각엔 엄연한 夫子의 초상이 서있네。

선생의 남기신 덕택은 끊임없어 마을의 풍속이 아름다워라。

士林이 이로부터 선생을 의지하고 숭상하였다네。

아래에 들보를 올리네!

환한 달빛의 風光은 道德이 歸宿한 곳에 비추네。

넘실대는 물은 네모난 연못에 큰 거울을 이루어 놓았네。

후생가운데 그 누가 선생의 마음을 전수받은 자인가?

엎드려 바라노니、들보를 올린 뒤에 風敎가 미치는 곳에

마을 풍속이 흥기하리라、날과 달에 갈고 닦아 文章이 진보하여 인재가 배출되기를 바라며 밤낮으로 힘써 게으름을 피우지 않고、제사를 경건하게 지내어 자손이 번성하기를 바라노라。

壬申年 梧月 後生 李承奎는 삼가 짓는다。

아! 저 文王·武王의 도가는 땅에 떨어지지 아니하니 크고 작은 사람이 제각기 그 도를 숭상하고, 孔子·孟子의 학문은 하늘과 더불어 함께 消長하는지라, 어진 사람이나 어리석은 사람이나 어버이를 존경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이 없다。 흥성하고 쇠퇴하는 것은 때에 달려있는 것이지만 傳受하는 것은 사람에게 달려있는 것이다。

우리 惺齋先生께서 성인의 학설을 창시하시니 우리 도가 동방에서 흥성하였고, 문명의 정치를 보좌하시니 나라의 이름이 중국에서 빛났다。 闕里(孔子)의 宮庭에 임하니 百官의 많음을 볼 수 있었고, 洙泗(孔孟)의 연원을 따라가 보니 하나의 보물과 같은 거울이 있음을 볼 수 있었다。

紫霞山에 九齋를 세우고 유학을 진흥시키는 일을 당신의 임무로 여기셨으니 그 문하에서 스승의 학문을 잘 배운 사람이 많이 배출되었으며, 문물이 번성한 文宗朝의 열 개 門徒와 비교하면 찾아오는 학생들을 인도함에 있어 우두머리의 위치를 점하였고, 찾아오는 선비에 대하여 경계를 긋고 제한하는 일이 없었다。 촛불을 밝히고 시를 지을때 석차에 따라 이름을 부르니 冠童들이 좌우에 나열하여 서있었고, 술잔을 놓고 제사를 올릴때 酬唱을 하는 일로써 즐거움을 삼으니 長幼의 사람들이 앞뒤에 순서대로 있었다。

周公을 사모하여 음란한 鄭나라 음악을 물리친 德化는 이미 사라져 버린 뗏뗏한 인륜을 회복시켰고, 齊나라의 風을 바꾸어 魯나라의 風에 이르른 文章은 장차 변하려는 시기에 옛 성인을 계승하였다。 헛된 文藻를 병통으로 간주하고 모범을 바로세움으로써 墨子의 검은 것을 누르다 하는 궤변을 분석하였고 성인의 법을 높이고 文敎를 세움으로써 鄕愿의 무리가 正道를 紫色으로 朱色을 흐리게 함을 미워하였다。 일은 보고서 느끼는 것을 숭상할 만하고, 다시 말은 일으키기가 쉽지 아니한 것이다。 女眞 추장을 몰아내어 머리를 고향땅에 두고 죽으려는 마음을 가져 독기를 머금은 자가 그 일을 해결하여 주었으니 반드시 감복하였을 것이요, 옛 한나라 刺史제도를 바로잡으니 條令의 글을 가지고 벼슬자리에 있는 자가 분발할 줄을 알았을 것이다。 부유한 문벌에서 몸을 일으키어 어진 군주의 특별한 知遇를 받으시었다。

文和公은 선생을 잘 계승한 아들로서 성인의 세상에 宿儒가 되셨다。 군주에게 충성을 바치는 정성스런 마음은 우임금의 조정에서 불린 賡歌의 뒤를 잇는 것이요 불교를 물리치라고 간언하는 文章은 孟子의 이단을 물리치는 것을 체득하고 있다。 학문에 깊고 도덕에 젖은 것은 오랜 가정의 교화에 의한 것이요, 너그럽고 온화한 성품은 하늘에 뿌리를 두고 있는 것이다。 반폭의 七分의 모습을 그 누가 공경하지 않겠는가? 두분이 한 서원에 祭享되는 일은 세상에 드문 일이다。 누워서 군주를 도움으로써 성대하게도 段干木이 집안에 누워있는 것이 되었으니 왕이 탄식하게 되었으며(段干木이 벼슬을 그만두고 집에 있을 적에 魏文侯가 수레를 타고 지나가다 예를 표하며 탄식하였다는 이야기에 근거를 두고 있음。 淮南子에 나온다。) 두 기둥 사이에 앉아서 제사를 드리고 있는 꿈을 꿈으로써 문득 孔子라는 기둥이 무너졌음을 느끼게 되

엿으니 주인이 위로하는 바가 되엿다。(禮記·檀弓上에 나옴) 선비를 존경하고、덕이 있는 사람을 귀하게 대우하여 군주의 廟庭에 배향함으로 사시사철 군주와 함께 제사를 받고、유자를 숭상하고 제사를 후하게 하여 首陽에 받들어 안치하니 천년토록 血食(國典으로 제사를 지냄)을 흠향케 되엿다。

庚午年에 이르러 군주의 신령이 있는 곳이 풀이 무성하게 덮히고、祭奠이 이루어지지 아니하니 元氣의 성쇠를 탄식하엿다。己酉年이 되여 황제의 상이 설립되여 사당을 중수하니 다행히도 時運이 다시 찾아왔다。綠驍의 북쪽에 영정을 奉安하여 魯日에 제사를 지내며、華山의 서쪽에서 尊顔에 절을 하고 魯浦에 琴書를 옮기어 놓앗다。

이 서원을 중건하는 공사는 公의 자손들이 먼저 발의한 것으로 士林이 그 발의를 따른 것이다。건축자재를 사용함이 적당하므로 완전하고 아름답고 건물이 새로와져서 웅장하고 화려하다。전해지는 초상은 엄숙하고 맑으니 그 가운데에 函丈의 자리를 배설하여 놓고、諸生이 문답하는 곳밖에서는 琴瑟의 소리가 가득하다。

上樑하는 것을 돕기 위하여 공경스레 짧은 詩를 지어 바친다。

동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잠에서 깨어나니 마루위 창에는 해가 벌써 붉엿네。

맑고 높은 그 기상、어디 가면 볼 수 있나。

하늘에 이르는 일만 길까지 화려한 무지개 떠있네。

서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산을 등지고 선 사당은 또 시내도 내려보고 있네。

諸生들은 강습하느라 옷을 추스리며 나아오고、

저물 무렵 골목에 촛불 잡고 귀가하니 길은 어찌 그리 어두운가?

남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단청 입힌 화려한 벽에는 맑은 기운이 떨어지네。

精靈이 뜻을 두고 있는 장소를 알아보려 하니、

오동나무에 환한 달빛이 서늘한 못물을 비추네。

북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지는 해는 어릿어릿 千古적 빛을 띄우네。

오호라! 두분이 제사를 함께 받으니、

이는 前世에 백성들의 법칙을 세웠기 때문이네。

위로 들보를 올리네!

만고에 불변하는 하늘에는 한결같이 새가 날고、

바람 불고 이슬 내리는 저녁에 제사를 받드니 느낌이 많구나。

많고 많은 선비들은 종종 걸음으로 다니며 서로에게 양보하는구나。

아래로 들보를 올리네!

이 곳의 자연은 매우 맑으니、

地靈의 힘을 빌어 분명히 賢才가 배출되리라。

그 분을 발자취를 이을자 그 누구일까?

들보를 올린 뒤에 자손은 무수히 번성하고 학도는 큰 인

재가 되기를 바라며 산은 높고 물은 유장하게 흐르는 이곳에 전형(典型)을 우러러 보며 살아계신 듯 모시고 날이 가고 달이 가도 제사를 받들어 어긋남이 없기를 엎드려 바란다。

壬申年 梧月　　後生 宋鍾殷은 삼가 짓는다。

## 祝文式(洪川魯東書院)

維 年 月 日干支 某官 姓名

敢昭告于

文憲公惺齋崔先生伏以道冠海東百世之師時維春秋茲值初中丁禮享是宜謹以牲幣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文和公配 尚

饗

## 축문 본(홍천 노동서원)

어느 해 어느달 어느 날 간지 무슨 직 아무개는 감히 엎드려 도로써 우리 나라에서 으뜸가는 백세(百世)의 스승이신 문헌공 성재 최선생님께 밝게 아뢰옵니다。

때는 이 봄가을의 바로 첫중간 정일이 되었삽기에 예를 갖추어 제사를 모시옵니다。이는 마땅히 삼가 희생과 예물과 단술과 정성 들여 지은 제삿밥을 흘륭한 여러 제수들을 차려 놓고 밝히 올리며 문화공도 아울러 모시오니、흠양하여 주시옵소서。

## 陳設圖

左

八籩　鹿脯　芡仁　菱仁　羊脛　燭

棗子　栗黃　乾棗

魚鮪　刑鹽　爵

神位

簋　簋　爵　香盒

簋　爵　香爐

甕醢　筐葅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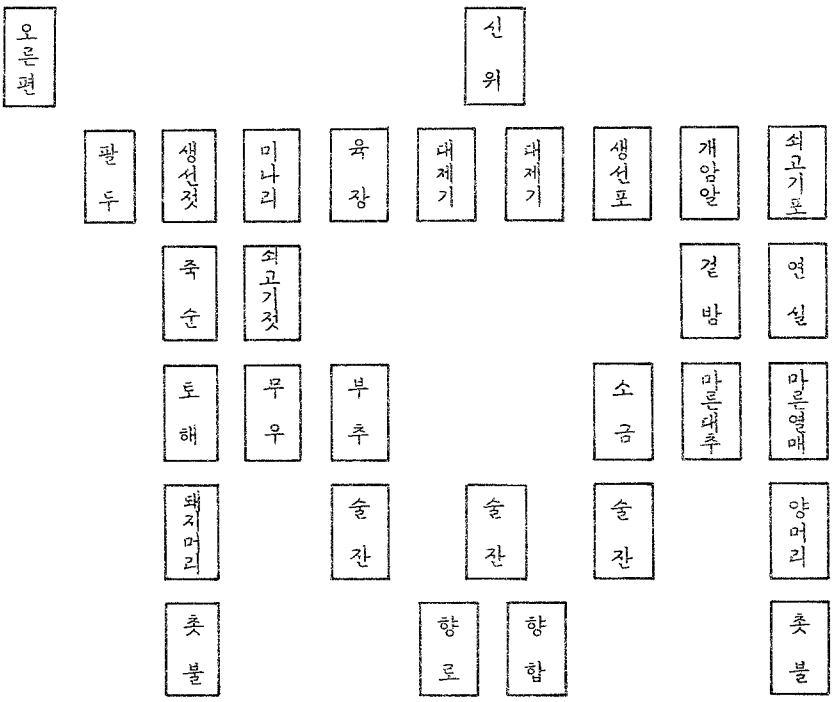
芹葅　鹿醢　菁葅

魚醢　筍葅　兎醢　豚脛　燭

八豆

右

## 진설도




## 明谷書院記

康津治東新基里所在 明谷書院 即海州崔氏顯祖文憲公爲主而文和公 文淸公 副提學公 左承旨公 五賢并享之所也 謹按其五賢懿蹟則 文憲公諱冲 擢第高麗成宗朝春官甲科而官至太師中書令 且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首唱文敎 設九齋而敎誨諸生爲東方理學之祖 世稱海東孔子 其胤文和公諱惟善 顯宗朝 擢乙科而官至門下侍中 黼黻王業 多立偉勳 又且衛正道 斥邪敎而爲百世儒宗 其七世孫文淸公諱滋 高麗康宗朝入榜而歷盡顯官而竟至平章事早出濟州 大興文敎 荒俗自醇 更典尙州 仁義施政 吏畏民懷 罔有干紀 囹圄空虛 其十三世孫諱萬理 李朝世宗元年登第選入集賢殿而硏經徹理 孜孜不倦 出按江原道 政化甚張 還爲副提學 啓沃弘多 爲聖世之名臣 其十八世孫諱遇 才兼文武 早擢司馬 繼登武科 蔚有聲望 宣朝壬辰 以承旨 出宰潭陽時 聞錦山敗報 招散卒而裁勁敵 斬馘甚多 勳著錄券 吁 其道學也 忠義也 文章也 德業也 萃于一門而何其偉歟 五賢之懿德 載於國乘 傳之野史 照人耳目 炳如日星 南陽長康兩縣士林 恒切羹墻之懷而此地先儒嘗有建祠設食之議 然 因循未遑而徒抱齎恨者已久矣 何幸 往在 甲寅年長康儒林發議 一道章甫相應 且有館學通諭故 乃始建院于長興治東月坪里而揭額以明谷 設櫝奉祀至于今矣 然 後孫隔在遠地故 齋舍守護之節 臨祭庖廚之役 多有欠闕 此豈非嗟惜事宇哉 是以 今甲子年 儒論更起本院宇 移奉于康津治東

新基里 蓋 此里則 左承旨公落南幽棲地也而列先祖祭位土及後孫肄業之講堂 至今尚存不啻 數十戶雲仍 比屋成村 其於祠宇經營毫無隘路故也 仍而今春告訖 廟宇則移築之 講堂則改修之 丹艧重新 物色增輝 於斯 薦祀焉 藏修焉 游息焉 神其陟降 洋洋乎如在左右 千載苾芬 永有明德之馨香 於斯南服章甫與百千雲仍 共遂宿願矣 余猥叅移廟後初行春享則 僉儒 責余院記 雖不文不敢辭故略述其建院之顚末如右云爾

甲子(一九八四)年三月 日

後學 海南尹柱玹 謹記

## 명곡서원기

강진군 군동면 신기리(康津郡郡東面新基里)에 있는 명곡서원(明谷書院)은 곧 해주최씨 현조(顯祖)이신 문헌공(文獻公)과 문청공(文清公)과 부제학공(副提學公)과 좌승지공(左承旨公) 오현(五賢)을 병향(幷享)한 곳이다。

삼가 그 오현의 의적(懿蹟)을 살펴봄에 문헌공휘 충(冲)은 고려 성종조 춘관갑과(春官甲科)에 입격(入格)하여 벼슬이 태사중서령(太師中書令)에 이르렀으며 또 유교를 흥기(興起)함으로써 자기(自己)의 소임(所任)을 삼고 먼저 문교(文敎)를 창존(唱尊)하여 구제(九齋)를 세워 제생(諸生)들을 가르쳐 동방리학(東方理學)의 원조(元祖)가되니 세상에서는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 일컬어 온다。

그 현윤(賢胤) 문화공(文和公)휘 유선(惟善)은 현종조(顯宗朝)에 을과(乙科)에 입격(入格)하여 벼슬이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에 이르러 왕업(王業)을 보필(補弼)함에 훌륭한 훈업(勳業)을 많이 세웠으며 또 정도(正道)를 보위(保衛)하고 사교(邪敎)를 배척(排斥)하니 백세(百世)토록 유림의 종장(宗匠)이 되었다。

그 七세손 문청공(文清公)휘 자(滋)는 고려 강종조(康宗朝)에 입방(入榜)하여 여러 현관(顯官)을 지내고 마침내 평장사(平章事)를 지냈다。 일찍 제주 목사로 나가서는 문교를 대흥(大興)하여 거치른 풍속을 순후(醇厚)케 하였으며 다시 상주 목사가 되어서는 인의(仁義)로 정사를 베푸니 아전들은 무서워하고 백성들은 위화(威化)하여 범법자가 없게되니 옥사(獄舍)가 매양 텅 비었었다。

그 十三세손휘 만리(萬理)는 이조세종원년(一四一九)에 등제(登第)하여 집현전(集賢殿)에 선입(選入)하여서는 경서(經書)의 연마(研磨)와 이학(理學)의 구명(究明)에 부지런히 힘썼으며 강원도백(江原道伯)으로 나가서는 정화(政化)를 많이 신장시켰으며 돌아와 부제학(副提學)이 되어서는 충언과 직간으로 임금을 도와 성세(聖世)의 명신(名臣)이 되었다。

十八세손휘 우(遇)는 문무(文武)의 재예(才藝)를 겸전(兼全)하여 일찍 사마시(司馬試)에 입격하고 이어서 무과에 올라 성망(聲望)이 흥성하였다。

선조임진(一五九二)에 승지(承旨)로서 담양(潭陽)에 출

수(出守)하였을 때에 금산(錦山)의 패전소식을 들고는 흩어진 병졸을 수합(收合)하여 강적의 진로를 끊고 적군을 무수참획(無數斬獲)하니 그 공훈(功勳)은 하사(下賜)한 록권(錄卷)에 빛나있다。

아! 이런 도학(道學)이며 충의(忠義)며 문장(文章)이며 덕업(德業)이 일문에 모여서 어찌 이렇게 훌륭할까? 오현(五賢)의 아름다운 유덕은 국사에 실려있고 야사(野史)에 전해와서 사람의 이목(耳目)에 비쳐 환하게 일성(日星)처럼 빛나니、남추(南陬)의 장흥강진(長興·康津) 사림(士林)들은 항상 갱장(羹墻)의 회포 간절하여 이 고을 선유(先儒)들이 원사(院祠)를 세워 봉사(奉祀)하자는 의론이 있었지만 이력져력 겨를을 갖지 못하여 한갓 울한(鬱恨)만 품은 지 오래였다。

어찌 다행하리요 지난 갑인(甲寅：一九七四)년에 장흥·강진 유림들이 발의(發議)함에 일도장보(一道章甫)가 상응(相應)하고 또 성균관(成均館)의 통유(通諭)가 있음므로 이에 비로소 원사(院祠)를 장흥읍동월평리(長興邑東月坪里)에 세워 사호(祠號)를 명곡(明谷)이라 올리고 봉덕향사(奉櫝享祠)하여 오늘에 이르렀다。

그러나 후손들이 원지(遠地)에 격거(隔居)하기 때문에 제사수호(齋舍守護)하는 일과 제수봉공(祭需奉供)하는 절차에 흠결(欠闕)이 많이 있으니 어찌 차선사(嗟惜事)가 아니리요。

이럼으로 금갑자년(今甲子年：一九八四)에 유론(儒論)이 다시 일어나 본사우를 강진군 군동면 신기리에 이봉(移奉)하니 생각함에 이 마을은 좌승지공께서 낙남(落南)하여 유서(幽棲)하든 곳으로서 열선조제위토(列先祖祭位土)와 후손들이 학습(學習)하든 강당(講堂)이 아직도 그대로 보존되어 있을뿐 아니라、수십호 후손들이 처마를 접하여 마을을 이루고 있으니 그 사우경영에는 조금도 애로(隘路)가 없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금년봄에 공역을 마치니 사당은 이축(移築)하였고 강당은 개수하였음에 단청(丹靑)은 더욱 새롭고 물색(物色)은 더욱 빛난다。

여기에서 천사(薦祀)하고 학습하며 편안히 휴식하면 영령(英靈)은 오르내려 좌우에 충만(充滿)하여 계시는듯 하여 천추토록 향사함에 길이길이 명덕(明德)의 꽃다운 향기 자욱하리니、이에 남토(南土) 선비들과 천백후손들이 함께 숙원을 이룩하였다 하겠다。

나는 외람되게 이묘후(移廟後) 처음 올린 춘향(春享)에 참여한 즉 첨유(僉儒)께서 나에게 원기제술(院記製述)을 맡기니、비록 불문(不文)이나 감히 사양치 못한고로 대략 그 건사(建祠)의 전말(顚末)을 이와 같이 기술한다。

甲子(一九八四)年三月 日

後學 尹柱鉉 삼가 기술하다。

海州文憲影堂妥 文憲崔先生 文和崔先生

明陵乙丑模寫自京第移妥於本院明谷崔先生爲文而告之及辛未書院毁撤之後本孫及士林追慕於影堂行春秋享禮而不撤講學矣

해주 문헌영당

문헌 최선생과 문화 최선생을 모셨음

조선조 숙종 十①一년(一六八五)에 모사한(문헌공의 영정을) 서울집으로부터 해주의 문헌서원으로 옮겨 모셨다。(그 사실을) 명곡(明谷)② 최선생이 글을 지어 신위(神位)께 고하였다。또 고종 八년(一八七一) 三월 사액서원(賜額書院)중 四十七처만을 남기고 전국 모든 서원을 헐어버리는데에 이르렀다가 뒤에 본손(本孫)과 사림(士林)들이 (문헌선생을) 추모하여 영당에서 봄과 가을에 제사를 모시는 예절을 행하며 이제까지 유학을 강론하는 일도 끊임없이 하여 오고 있다。

註 ① 原文에 「明陵」으로 되어 있는 것은 朝鮮王朝 肅宗과 그의 繼妃 仁顯王后와 仁元王后의 陵號임。

② 肅宗때 政丞이었던 崔錫鼎의 號。

谷山文憲影堂妥 文憲崔先生 文和崔先生

近者谷山農民家有文憲公畫像而渠本無識家有病故則邀巫祈禳乃以畫像出掛場邊而畫像旣載名諱又有職帖於是切鄰士族始知之謂以此不可任他因以藏置立祠以妥靈而其家軍簿雜役幷爲頃給則或云此必文憲公宗孫矣雖未可知而其爲直孫則固無可疑矣

곡산의 문헌영당

문헌 최선생과 문화 최선생을 모셨음

요즈음 곡산(谷山)의 농민가에 문헌공의 화상이 있다고 한다。그는 본래 무식한 데다가 집안에 병이 있으므로 무당을 불러다가 병을 고쳐 달라고 빌면서 (문헌공의) 화상을 굿판가에 내다가 걸어 놓았는데、그 화상에는 이미 문헌공의 이름이 씌어 있었으며 또 직첩(職帖)도 있었다。이에 아주 가까운 이웃 선비 집안 사람들이 비로소 그 사실을 알게 되어 이 화상을 그냥 남에게 맡겨 둘 수가 없다고 하여 사당을 세우고 그 화상을 모셔서 문헌공의 혼령을 편안히 해 드리기로 하였다。그 집은 군부(軍簿)와 잡역(雜役)에 모두 면제하도록 해 주었으니、어떤 사람은 말하기를、「이는 반드시 문헌공의 종손일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비록 확인할 수는 없지만 그가 직계 후손이 된다면 진실로 의심할 것이 없을 것이다。

洪州影堂妥 文憲崔先生 文和崔先生

此不知叔自何年月波亭諱闓重修畫像而其子孫居在洪州想自國

初則乃本孫所建歟亦或士林所建歟其祝辭曰道闡麗緒德尊儒宗慶澤綿流斗岳普惊兩世婉休七分垂炳牲肅秬香來千其永薦此歲事尚饗

홍주영당 문헌 최선생과 문화 최선생을 모셨음

이 영당은 어느 해에 처음 세워졌는지 알 수 없으나 월파정(月波亭) 이름 관(關)이 화상(畫像)을 중수(重修)하였고, 그 자손들이 조선 건국시부터 홍주(洪州)에서 살고 있었던 것으로 생각되니, 곧 본손들이 건립한 듯하다. 또한 어떤 사림(士林)들이 건립하였는지도 모를 일이다. 그 축문에 담겨 있는 말에 「도는 아름다운 실머리를 열었으며, 덕은 유종(儒宗)으로 받들어졌습니다。 은혜〔慶澤〕는 끊임없이 이어지고 높이 존경함〔斗岳〕은 세상 모든 사람들이 기뻐하는 마음입니다。 (문헌공과 문화공) 두 대 어른들께서는 나란히 훌륭하시어 무지개처럼 세상을 비치셨습니다。 희생(犧牲)은 기름지고 검은 기장은 향기롭습니다。 천년을 내려오면서 그렇게 길이 제사를 모셔왔고 금년에도 그렇게 모시오니, 흠양하소서。」라고 하였다。

## 和順茶山影堂上樑文 · 沿革

### 上樑文

伏以 箕化已邈千載壤八條舊規 吾東先覺
奎運重回一堂奉三賢遺像 汝南新祠 恭惟我
先祖文憲公 識徹天人 當叔世異教之熾 靑邱域講五經之文倡
學究心性 明吉聖斯道之隆 先河南程氏之出崇霞
洞設九齋之制時 神化丹靑之謨莫非尊賢之盛典 自此出文章豪
有海東孔子之稱 德行圭璋之句實是訓子之嘉謨 傑之材所以爲
詩書禮 設爲庠序以敎世躋殷周 後學追仰
樂之俗 煥然文物可觀家讚鄒魯 遺化不泯 洎其胤 文和公 孝源
忠節 斥覇道而談王此亦扶邦柱石 酒落風儀世皆謂人中威鳳
外砥 尊聖經而觝佛是爲傳家模楷 正直謨範孰不曰朝右元龜
豕先裕後之則允矣宰相家規 名家高節 從遊金
繼往開來之工猗歟大賢地位 逮後孫 默守堂公 理窟眞工 文元之
門所業也齊家治國敬候袁 農圃問答之言華人稱理學之宗匠 是
督帥之幕大義則尊周攘夷 星槎謁來之錄東儒美志節之英才是皆
由先世箕裘之切抑 盖祖子孫三世影幀 自支流而遡本源累有一
亦備朝家旂常之績 歷宋元明八百餘年 氣之相感由京華而至和
邑爲從諸 願茲後裔瞻慕之誠 卜吉日於二月營室方中 華構倣
孫之所居 經始先靈妥安之所 占德基於三川道水流下 白廉洞
制度翬革新簷虔奉依 圓冠方領依然緇帷中存養精神 成大器而
臥龍菴儀文儼臨眞像 正笏垂紳怳爾丹墀工都俞氣像 繼世學有
淵源躋賢孫而 嗚呼 衿紳之顒仰益切 耆不替當日敎條
光先座列昭穆 絃誦之雅音復興 則何異春風坐席
玆陳短頌
助擧脩樑

兒郎偉拋樑東 此地亦多眞樂處
淑氣烏城朝日紅 汀花岸柳太和中

兒郎偉抛樑西　夕陽易邁猶堪惜
鍾山縹緲夕陽低　且許吾儒分寸蹊
兒郎偉抛樑南　從流欲向源頭去
山陽野水碧於藍　明月如心照石潭
兒郎偉抛樑北　欲識亭亭一柱功
星斗昭回拱紫極　須看瑞石千尋直
兒郎偉抛樑上　瑞日和風是眞相
高處方知天宇曠　青衿濟濟乘瞻仰
兒郎偉抛樑下　且有松風譜外絃
月色山光鋪四野　千秋誰是知音者
伏願上樑之後　人文漸開　傳受眞訣尚有感於七分
地靈益護　崇報盛儀永無歎於百世

崇禎後四丁亥二月二十九日

文憲公二十三代孫　崔時濬　謹識

## 상량문

엎드려 생각컨대、箕子의 교화는 이미 아득한 일로 천년 동안 여덟개 조항의 옛 법규가 사라져 버리었고 文明의 기운이 다시 돌아오니 한 집에 세 현자의 遺像을 받들게 되었다。우리 동방의 선각자를 汝南땅에 새로운 사당에 모신다。

공경하는 마음으로 생각컨대、우리 선조이신 문헌공께서는 식견이 하늘과 인간의 일에 통달하시고、학문은 心性을 궁구하시니 쇠망한 세상의 異敎가 성행하는 시대를 당하여 옛 성인의 융성한 유학을 밝히시었다。青邱의 나라에 五經의 글을 강하시어 河南 程氏의 출현을 창도하시었고、紫霞洞에 九齋의 제도를 설립하시어 海東孔子의 호칭을 지니시었다。神化丹青의 꾀는 현자를 높이는 성대한 법전이 아닐 수 없고、德行圭璋의 귀절은 참으로 자손을 훈계하는 아름다운 꾀라고 할 것이다。

이로부터 文章과 호걸의 재주를 가진 사람이 나왔으니 그 럼으로써 詩書와 禮樂의 풍속이 만들어졌다。

학교를 설립하여 교육하시니 세상이 殷나라 周나라의 경지에 올라갔고、文物을 찬란하게 만들어 볼만하게 하시니 집마다 鄒나라 魯나라(孔子·孟子의 나라)가 되었음을 찬양하였다。이에 後學들이 공을 추앙하여 공에 끼치신 교화가 사라지지 않았다。

공의 맏아들인 文和公께서 안으로는 孝의 샘을 파고、밖으로는 忠節을 갈고 닦은 뒤로 성인의 경전을 숭상하여 불교를 물리치는 것이 가정에 전해 내려가는 모범이 되었고、覇道를 배척하고 王道를 말하는 것이 또한 나라를 지탱하는 주춧돌이 되었다。公의 正直한 謨範에 대해서 그 누가 조정의 元龜라 말하지 아니할 것인가? 공의 洒落한 風儀에 대해서 세상 사람들은 모두 사람가운데 威鳳이라고 말하였다。

先人을 이어받아 後世에 풍부하게 전해준 법도는 참으로 宰相의 家法이요、과거를 이어 未來를 열어준 공력은 빛나는 大賢의 지위에서 나온 것이다。

후손 默守堂公에 이르러 名家의 높은 절개와 理窟의 참

된 공력을 가지고 金文元公(金長生)의 문하에서 노닐었으니 그때 익힌 바의 것은 가정을 다스리고 나라를 다스리는 것이었고 袁督帥의 막하에서 그를 보조하니 大義는 바로 中華를 높이고 오랑캐를 물리치는 것이었다。農圃의 問答한 말에 대해서 중국인들은 理學의 宗匠이라고 칭송하였고 중국에 사신으로 오고간 기록에 대해서 동방의 선비들은 志節의 英才라고 찬미하였다。

이러한 일은 모두 先世의 업적을 이어 받은데서 나온 것이요、또한 국가의 旂常(明・交龍을 그린 깃발)의 업적에 대비한 것이었다。

조부・아들・손자 삼대의 영정은 宋・元・明 八백여년에 걸쳐 있는 것이다。

支流로 부터 本源을 거슬러 올라가니 과연 하나의 기운에 의하여 서로 감응함이 있어서 서울로 부터 和邑(和順)에 이르기까지 뭇 자손이 거주하는 곳을 찾아다녔다。이 후예들이 우럴어 사모하는 정성을 생각하고、선조의 신령이 편안히 쉴 장소를 지었다。이원 營室이 중앙에 닿은 때를 吉日로 점치고、三川의 道水가 아래로 흘러가는 곳을 덕이 있는 터를 잡았다。화려한 結構는 白廉洞의 제도를 모방하여 나는듯이 처마를 새로이 꾸미고、경건한 초상의 봉안은 臥龍菴의 儀文을 따라 엄숙하게 眞像을 안치하게 하였다。

동근 冠에 네모난 목은 의연하게 검은 휘장속에 存養하던 精神을 보여주고、笏을 바로 잡고 紳을 드리운 모습은 황홀하게도 (요임금의) 조정에서 군주와 논하던 氣像을 보여준다。

大器의 인물이 되어 세대를 이어주니 그 학문에 연원이 있고、어진 후손이 되어 선조를 빛내니 자리가 昭穆으로 나열되었다。

오호라! 선비들의 존경심은 더욱더 간절해지고、학문을 닦는 온화한 소리가 다시 흥성하는구나、만약 그 당시의 敎條를 바꾸지 아니한다면 봄바람에 坐席과 무엇이 다르겠는가?

이에 짧은 頌詩를 씀으로써 들보를 짓는 일을 돕는다。

이어차 동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烏城의 맑은 기운에 아침해가 붉게 오르네。

이 땅에도 참으로 즐거운 곳이 많이 있네。

냇가의 꽃과 강언덕의 버들은 太和의 상태에 있구나。

이어차 서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鍾山에는 아스라이 저녁해가 가라앉네。

저녁 해는 쉽게 사라지나니 아끼어야 할 것이니、

우리 선비들이 一分 一寸씩 오르는 것을 허락하네。

이어차 남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산밑 들판의 시내는 쪽빛보다도 푸르네。

물길을 따라 군원을 향하여 떠나려 하니、

밝은 달은 마음과 같이 石潭에 비추네。

이어차 북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네。

북두칠성은 밝게 돌아 北極星을 에두르고 있네。

정정한 一柱의 功을 알고자 한다면

瑞石이 천길이나 곧게 서있는 것을 보아라。
이어차 위로 들보를 올리네。
높은 곳에 오르면 그제서야 우주가 넓은 것을 알리라。
상서로운 해와 온화한 바람은 바로 眞相이라。
맑고 맑은 선비는 그곳에 올라 우렐어 보네。
이어차 아래로 들보를 올리네。
달빛과 산빛은 온들을 덮고 있다。
악보밖의 현에 솔바람이 부니、
천년토록의 세월에 그 누가 知音인가?
上樑한 뒤에 人文이 점차 열리고、地靈은 더욱 보호해주어 眞訣을 신수함으로써 여전히 七分의 위엄을 지니게 하며、영대한 위의를 숭상하고 보답하여 百世가 지나도록 영원히 잃어하는 사람이 없기를 엎드려 바란다。

崇禎後 四丁亥(서기 一八二七) 二월二十九일

문헌공 二十三대손 崔時濬은 삼가 기록한다。

## 沿革

惟吾和順茶山文憲影堂則李朝仁祖甲子叔建于現廟去東二十步許始享文憲公只配其胤文和公亦奉其父子遺像而已矣
其後歷二百有三年純祖二七年崇禎後四丁亥二月重建而依其上樑文則緒頭「伏以箕化已邈千載壞八條舊規奎運重回一堂奉三賢遺像吾東先覺汝南新祠」繼而「恭惟我先祖文憲公」云云「洎其胤文和公」云云且「逮後孫默守堂公」云云而玆後正位奉享文憲公東隅其胤文和公西隅後孫默守堂公各配享而昭穆之序備矣
然是文無重建之句默守堂公影幀則實無備焉
又歷纔十五年憲宗八年崇禎後四壬寅十二月移建于現存位置其上樑文亦與前重建上樑文大同而默守堂公影幀則始終無備是不無少疑焉
其後自不知何歲「默守堂公遺德亦至大矣我先祖三賢則宜當文憲公爲始而文和公逮文清公」等等之說宗論間發是論歲積尤甚故檀紀四三〇七年甲寅十月從宗論而敢恭默守堂公神主埋安而其位奉安文清公至于今矣檀紀四三一七年甲子七月文清公遺像備而奉之以今我先祖三賢影幀俱備焉
憲宗壬寅影堂移建後更歷一百又四十七星霜之久而廟堂甚頹難保且堂與庭且陝小故檀紀四三二二年己巳三月堂規加尺廟圖增鑿而再建於時乎靈其熏安廟儀威華

## 연혁

오즉 우리 和順茶山文憲影堂은 李朝仁祖甲子(西紀一六二四年) 現廟東方二十步쯤에 叔建해서 비로소 文憲公을 모시고 다만 그아들 文和公만 配享하였고 또한 그 父子 遺像만 奉安하였다。그後 二百三年을 지나서 純祖二七年 崇禎後四 丁亥(西紀一八二七年) 二月 重建하였는데 그 上樑文에 依하면 緒頭에 「엎드려 먼 옛날 八條의 規則이 무너지더니 좋은 運이 다시 돌아와서 一堂에 三賢遺像을 모시니 우리 東邦先覺의 南道 새 祠堂이라」하고

이어 「공손스리 말하건대 우리 先祖 文憲公은」 云云하며 「및 그아들 文和公은」云云하고 또 「및 後孫默守堂公은」 云云하였으며 이때부터 正位에 文憲公을 모시고 東隅에 그아들 文和公과 더불어 西隅에 後孫默守堂公을 配享해서 昭穆의 차례를 갖추었다。 그러나 이 上樑文에 重建의 文句는 없고 默守堂公影幀은 其實 갖추지 않았다。 그後 또 겨우 十五年이 지난 憲宗八年 崇禎後四 壬寅(西紀一八四二年) 二月에 現存位置로 移建하였고 그 上樑文또한 前 重建上樑文과 거의 같으며 默守堂公影幀은 始終 갖추지 않았으니 이 조금은 疑心이 없지 않다。

그後 언제부터인지 「默守堂公遺德또한 至大하나 우리 先祖 三賢이라면 當然히 文憲公을 비롯해서 文和公 및 文清公이시라」는 等等의 說로 宗論이 閒閒이 있더니 이 宗論이 해가 갈수록 더욱 甚해짐으로 檀紀四三〇七年(西紀一九七四年) 甲寅十月 宗論에 따라 공손스레 默守堂公神主를 埋安하고 그자리에 文清公을 奉安해서 只今에 이르며 檀紀四三一七年甲子七月에 文清公遺像도 갖추어 모시니 이제 우리 先祖三賢의 影幀을 다 갖추었다。 憲宗壬寅 影堂을 移建한後 다시 一百四十七年의 오랜 歲月을 지나니 廟堂이 甚히 頹漏해서 安保하기 어렵고 堂과 庭 또한 좁아서 檀紀四三二二年(西紀一九八九年) 己巳三月 堂의 規模에 尺數를 느리고 廟의 周圍를 더 파서 再建하니 於是乎(爽快感) 靈基는 肅肅하고 便安하며 廟儀는 威嚴있고 華麗하다。

## 唐津海東影堂妥 文憲公崔冲

本影堂建立은 宣祖八年 乙亥(一五七五)에 文憲公 十二世孫인 崔順亨(啓功郎)이 이곳으로 落鄕할 當時 影幀을 모시고 내려와 單間建物을 新築하고 奉安하였으며 名稱은 舊沔川郡管內이였기로 沔川影堂이라 稱하였는데 元來財政이 貧弱한 宗族으로서 維持管理에 汲汲하여 中年에 數次補修하였으나 甚히 壞落하여 廟下子孫이 多年間 錢穀을 僅僅收合하여 丁未年(一九六七) 三月十一日에 改築하고 舊沔川影堂을 海東影堂으로 改稱하였으며 辛酉年(一九八一) 三月에 舊影이 너무 毁損되여 別途奉安하고 現影幀을 새로 影寫하여 奉安하고 있다。

享祀는 每年三月初丁日로 儒林과 後孫들이 唱笏再拜로 行事해오다가 甲子年(一九八四)부터 儒林에서 敬慕會를 組織하여 維持 管理하고 있는데 文憲公만 享祀하고 있다。

## 三賢影堂重建記

凡祠宇高廢有關時運之盛衰以右則獨有數閭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者文敎頹弛之證案而以今則忠賢不祀海寇東來又其較著者也海州崔氏三世舊有影堂數十世尊奉不得不隨世運有興廢及今重建殆

庶幾文敎重熙之消息歟文憲公當麗朝偃武修文之日設九齋興學校時有海東夫子之稱其遺德之爲後儒高景者何如而文和公以文憲公之肖子克址文美繼世儒宗之稱同堂揭影一體尊奉石軒公文武才具苑有祖風龍蛇之變首倡義旅誓死報國隻身突擊有進無退殺傷無算竟以中丸立憧金城義邑至今崢嶸眞影同揭二祖影堂舊在長安城西沿中年移建湖南之島城盖爲便於後孫虔奉年久而今其裔孫秀兵秀中益煥謀諸宗重建於潭州之臥龍盖石軒公殉義之近塋祖德孫烈煥然改觀嗚呼一堂三影豈但爲崔氏一門之帡幪實士林百世之所同尊仰則勿以重建於堂者謂能事而講服乎石軒公之竭忠奮義以及乎文憲文和二公之興學修文則影堂重建雖崔氏之私而於世敎豈少助也哉秀兵秀中益煥請爲記事之文曠感者存不辭而諾云

歲庚戌(一九一〇)端陽月　幸州　奇宇萬　謹書

## 삼현영당중건기

무릇 사우(祠宇)의 흥폐는 시운의 성쇠와 관계가 있으므로 여기 두어 칸 사당의 뜰에 풀이 우거지고 사람이 없어 적적함은 학문과 교화가 퇴폐한 증거요、지금 생각하면 충신과 현인에게 제사하지 못한 것도 바다 건너 도적(일본)이 동쪽으로 왔음이니 비교하여 보면 다 알만하다。

해주 최씨(海州崔氏)는 옛적에 삼세 영당(三世影堂)이 있었어 수십 대를 받들어 왔는데 시운에 따라 흥폐가 있었으므로 이제 중건하게 되니 혹 학문과 교화도 거듭 밝아질 소식일까?

문헌공(文憲公)은 고려(高麗)의 학문을 숭상한 때를 당하여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고 학교(學校)를 창건하므로 그 때 해동부자(조선 공자라는 말)라고 칭하였으니 그 끼친 덕을 뒷 날의 선비들이 우러러 본다。

문화공(文和公)은 문헌공(文憲公)의 아들로 능히 아버지의 유적을 이어 받았기에 으뜸의 선비로 칭하였으니 한 당(堂)에 영정(影幀)을 모시고 한결같이 받든다。

석헌공(石軒公)은 문무(文武)가 겸전하여 선조의 기풍이 있고 임진왜란에 제일 먼저 의병을 일으켜 죽음으로써 나라에 충성하기로 맹세하고 단신으로 돌격하더라도 물러남이 없으며 살상한 수효는 헤아릴 수 없었는데 마침내 총탄에 맞아 금성(金城)에서 전사하니 그 의기가 지금도 생생하여 그 진영(眞影)도 두 선조(先祖)의 영당(影堂)에 모셨다。

그 영당(影堂)은 옛날 장안성 서연(長安城西沿)에 있었는데 중년에 호남도성(湖南島城)으로 옮겨 새운 것은 후손들이 정성껏 만들기 위해서였다。오랜 뒤인 이제 그 후손인 수병(秀兵)과 수중(秀中)·익환(益煥)이 일가들과 상의하여 담양 와룡동(臥龍洞)에 중건함은 석헌공(石軒公)이 순절(殉節)한 곳과 가깝기 때문이니 할아버지의 덕과 손자의 의열(義烈)이 빛나게 보이도다。

아! 한 영당(影堂)에 모신 세 영정(影幀)은 어찌 최씨(崔氏) 문중만의 영광이리오 진실로 사림(士林)들은 백세라도 함께 숭봉할 것인즉 이 영당(影堂)을 중건한 것만으로 잘한 일이라 하지 말고、석헌공(碩軒公)의 충의(忠義)를 본받고

문헌(文憲)과 문화(文和) 두 공의 학교(學校)를 창건하고 학문을 닦은 덕(德)을 추모해야 할 것이다。 또한 영당(影堂)의 중건은 비록 최씨(崔氏)의 문중의 일이나 어찌 세상의 가르침에 도움이 적다 하겠는가?

수병(秀兵)과 수중(秀中)·익환(益煥)이 그 사실을 기록할 글을 청하기로 감동한 바가 있어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노라。

歲庚戌(一九一〇)端陽月

幸州 奇宇萬 삼가 쓰다。

## 原州雉岳山元耘谷巖壇

列聖檀君 箕子 王太祖 燮祀恭愍王 驪興王 江華王 革祀杆城後王 箕子前壇配薛弘儒 崔文憲 金文安 安文成 禹易東 申不諼 申簡齋 檀君始基箕子燮夷太祖開國故曰列聖三王燮以垂亡故曰燮祀後王革國故曰革祀

## 원주 치악산 원운곡의 암단

역대의 여러 임금님이신 단군(檀君)·기자(箕子)·왕건(王建) 태조와 변사(變祀) 공민왕과 여흥왕(우왕)과 강화왕(창왕)과 혁사(革祀) 간성후왕(공양왕)을 모셨다。 기자의 앞단〔前壇〕에는 설홍유(薛弘儒 : 설총)·최문헌(崔文憲 : 최충)·김문안(金文安 : 김양감)·안문성(安文成 : 안향)·우역동(禹易東 : 우탁)·신불훤(申不諼 : 신현)·신간재(申簡齋 : 신용희)를 배향하였다。 단군은 나라의 기초를 연 분이시고 기자는 우리 나라를 교화시켜 주었고 태조는 나라를 연 분인 까닭으로 열성(列聖)이라고 하였으며、세 임금은 변란으로 인하여 나라를 망하게 하였으므로 변사(變祀)라고 하며 후왕(後王)은 나라를 잃은 까닭으로 혁사(革祀)라고 한 것이다。

## 原州雉岳山巖壇

配位崔文憲公位前配申弘尙 申晟 申勁 崔惟善 崔惟吉 崔思諒 崔思諏 崔敏庸 韓子純 金行瓊 弘儒之配申守忠一人文安之配無晦軒之配十五人易東之配凡二十五人而忠憲公崔有涂在第十一焉

## 원주 치악산 암단

원주(原州)의 치악산(雉岳山) 암단(巖壇)에 배향(配享)된 최문헌공의 신위(神位) 앞에는 신홍상(申弘尙)·신 성(申晟)·신 경(申勁)·최유선(崔惟善)·최유길(崔惟吉)·최사량(崔思諒)·최사추(崔思諏)·최민용(崔敏庸)·한자순(韓子純)·김행경(金行瓊)을 배향하고 있는데 비하여 설홍유가 배향된 자리에는 신수충(申守忠) 한 사람이 배향되었고、김문안이 배향된 자리에는 배향된 후학이 없으며 안회헌이 배향된 자리에는 十五인의 후학이 배향되어 있으며、

우여동의 후학들은 무릇 二十五인이나 배향되어 있는데, 충헌공(忠憲公) 최유엄(崔有渰)은 十一번째로 배향되어 있다。

平山竹林祠 享文憲崔子 學士吳學麟 濮陽吳世文 玄靜吳世才

此祠舊在高敞今復設於平山龍山面竹田洞

평산 죽림사에는 문헌 최자·학사 오학린·복양 오세문 현정 오세재를 모셨음

이 사당은 원래 고창(高敞)에 있었는데 오늘날에는 평산(平山)의 용산면 죽전동(龍山面竹田洞)에 다시 세웠다。

長湍影堂妥 文憲崔子 文和公 月潭崔滉 秋峰崔有源

此月潭先生十三代宗孫崔元植建

장단영당에는 문헌 최자와 문화공。월담 최황·추봉 최유원을 모셨음

이 영당은 월담(月潭)선생 十三대 종손(宗孫)인 최원식(崔元植)이 세웠다。

## 서울文憲影堂敍建記

夫豺獺은微物也로되猶知報本이어던況乎人而薄於先祖乎아曾子曰愼終追遠이면民德이歸厚矣라하시니追遠奉祀는人之所當先務者也라惟我 先祖文憲公諱冲은生於麗朝末遑文敎之時하사以興起斯文으로爲己任하사首敍文敎에設九齋而敎誨諸生하사爲東方理學之祖而世稱海東孔子하고胤子文和公諱惟善은克紹 父師之緖하사衛正道斥邪敎하사爲百世儒宗하시니麗代明賢輩出이溯及淵源則實自 文憲文和兩賢의闡明斯道之功也니豈不偉歟아貫鄕海州院을以 明廟己酉에因周愼齋之建白하여賜額給田하여廟貌始成하고後에婁經兵燹하되不失基址요逮于肅宗乙丑하여奉 遺像에明谷崔相公이文之하고 高宗辛亥歲重修書院에橘山李公裕元이記之하고 大駕西巡之日에俾官致祭하시니列 聖朝褒契先賢者 至矣盡矣라挽近國運이不幸하여禮義我邦이南北分斷에徃來杜絶하여雖父子兄弟之親이나消息莫憑이요庚辛間에尤經史上未有之兵禍하니況文憲書院이依舊獨存乎아念到于此에其在士林하여도猶爲冀恨이어던況爲雲仍하여豈不痛嘆也哉아故로晨於丁酉春에設宗親會議하고元溥秉萬及諸宗이發論影堂建立事하여爛商協議則僉宗이莫不響應하여後孫祥淵은以磚石峴所在自家近代宗山五百餘坪으로許貢基地하고其餘京鄕僉宗은各自表誠하여己亥秋에始役하여影堂四間三門三間을經一歲而告竣하여爲歲薦之所하니凡我諸子孫은著存之誠을講以明之하고報本之道를追而慕之則院于之存이庶不廢於永世矣리라然而講堂與齋室을以財力不及으로姑未經營하니惟願江湖僉宗은益加誠力하여以圖來頭奉祀之節次를懇望焉爾

## 서울文憲影堂上樑文

伏以 肇開我庠宜有一代之追仰獨尊魯聖豈無百世之欽崇 五星聚奎宋文明之兆朕九齋育英周成均之制度 先程朱而表章中庸之

義可見九齋命名後薛崔而首倡性理之學遠續千載墜緒 抱變齊至魯之文章振咀華呑馨之謀猷 赴擧應試先擢甲科程伊川之太學乞退居家常諮大事陶弘景之山中 放女眞之酋威震邊陲定律令之書猷升廊廟 出則將入則相朝野昇平學不厭教不倦學徒墳溢 正道接洙泗眞源孰不曰入室之賢也精靈如水泉在地人固可比屋以祀之國家崇報陞高麗太師儒林依仰稱左海夫子 於戲 惜哉文獻無徵喜言善行未盡傳於世也餘韻遺風尚有及於人者

伏惟文和公 公之肖子世之眞儒 仲尼道統越一代而傳孫文憲理學拔九徒而授子 親承警咳鯉趨於庭誠深繼述鶴鳴于陰 先得薰陶德性十二徒中出類拔華能以扶植綱常千百世下垂教貽謨 退後省私 理發明一不違御前親試詩賦捷作俱稱旨 追虞庭賡載之歌盡誠忠君體韓子諫表之義上疏斥佛 雲仍肆切羹墻之誠士林亦齋江漢之思首陽舊院雲外杳漠松岳遺墟草中湮沒 不忍綴享之闕迺玆叛建之役 風水擇地卜言於漢陽城北匠石搆堂妥靈於磚石峴西瞻彼三角之岩岩彷彿鄒聖泰山氣像瞰其五江之浩浩想像夫子洙泗淵源 縱然牲幣之有所實多規制之未遑 堂以模影而名詎盡形容懿德院爲尊道而設方可允副輿情 兩幅遺像髣髴七分之形數間畫棟依俙百尺之虹 縟儀畢修興起四方之矜式英靈有知感激九原之冥漠 洋洋乎上可徽昭格之理爵爵者伸亦洽神人之和 此誠多士之依歸奚翅本孫之宗仰 敢獻兒郎之頌用贊拋樑之聲

兒郎偉拋樑東扶桑旭日射棟紅 祗應萬折漢江水永與道源千古通

兒郎偉拋樑南對案佛光祥氣含 欲識高風無盡處請看簷角滴清嵐

兒郎偉拋樑西水色蒼茫夕照低 如惜寸陰眞積久成功他日與賢齊

兒郎偉拋樑北遺墟松岳生顔色 嵬嵬功德至今傳何止吾邦暨列國

兒郎偉拋樑上五宿聚奎文化象 天使惺齋敎世人先於濂洛海東降

兒郎偉拋樑下從此靑衿鳴大雅 若以文風致太平嘉禾大麥襄襄野

伏願上樑之後棟楨長新絃誦不絶薦祀罔缺於千秋文化大振於萬邦

將絶之道脉更蘇旣熄之儒風復起永保鄕俗之淳古又拒異言之暄惑

環土數百邑是仰後世億萬年不墜

壬寅季春上澣

文憲公二十八代孫 庚根 謹識

## 서울 문헌영당 상량문

삼가 생각하옵건대 (문헌선생께오서는) 우리 나라의 학교를 처음으로 여셨으니, 한 시대의 추앙을 받음이 마땅합니다。 오로지 공자[1]〔魯聖〕님만을 받들어 왔으니, 어찌 길이길이〔百世〕 공경하여 우러러 사모하지 아니하겠습니까?

금·목·수·화·토 다섯 별들이 문운(文運)을 주관하는 규성(奎星)에 모여 송(宋)나라의 문화가 밝아질 조짐이 있었듯이 구재(九齋)에서 뛰어난 인재〔英才〕들을 길렀으니, 주(周)나라의 성균관(成均館)의 제도였습니다。 (문헌선생께오서는) 중국의 정자(程子)나 주자(朱子)보다 먼저 출생하셔서 중용(中庸)의 뜻을 들어내어 빛내신 것은 구재에 붙이신 이름으로 알 수 있습니다。 설총(薛聰)과 최치원(崔致遠)보다 뒤에 나셔서 처음으로 성리(性理)의 학문을 주창하셨으니, 멀리 천년 동안 떨어졌던 실머리를 이으셨습니다。 제(齊)나라를 변화시켜 노(魯)나라에 이르는 문장을 포

섭하시고、꽃을 씹으며 향내를 삼키는 원대한 꾀를 떨치기도 하셨습니다。과거에 응시하여 먼저 갑과(甲科)에 뽑히셨으니、정이천(程伊川)이 태학(太學)에서 뽑힌 것과 같②고 벼슬을 사양하고 집에 계시면서도 늘 나라의 큰 일들을 자문에 응하셨으니 도③홍경(陶弘景)이 산속에 살면서 한 처사와 같으십니다。여진(女眞)의 추장(酋長)을 놓아주어 위엄이 변경에까지 떨쳤으며 법률과 명령을 정한 글을 지으셔 묘책이 의정부(議政府)에 오르시게 하였습니다。변방으로 나가시면 장수가 되시고、조정에 들어 오시면 재상이 되셨으니、조야(朝野)가 태평해졌으며 배우기를 좋아하시고、가르치기를 부지런히 하시니 학생들이 가득차 넘쳤습니다。바른 길은 공④자(孔子)님의 가르침인 참된 근원에 이어졌으니 누가 「학문과 예술 등의 깊은 뜻을 통달한 어진 분이라。〔入室之賢也⑤〕」라고 말하지 아니하겠습니까?(문헌선생의) 정령(精靈)이 땅속의 물이나 샘과 같아서 사람들은 참으로 집집마다 제사를 지내려 할 정도입니다。나라에서도 은덕을 보답하여 고려의 태사(太師)로 올려 드렸고、유림(儒林)들도 우러러 「우리 나라의 스승님〔左海夫子〕」라고 일컬었습니다。

아!애석합니다。문헌(文獻)은 상고할 만한 것이 없는데 세상에는 기쁜 말씀과 훌륭한 행실조차도 다 전해 오지 않고 있습니다。끼쳐 놓으신 좋은 영향과 교훈은 사람들에게 아직도 미쳐 오고 있습니다。

삼가 생각하옵건대 문화공(文和公)은 문헌선생의 어진 아드님으로 세상의 참된 선비이십니다。공자님의 도통(道統)이 한 대(代)를 뛰어넘어 손자들에게 전해졌으며、문헌의 이학(理學)은 구도(九徒)에서 뽑아 아들에게 가르쳐 주셨습니다。친히 아버님의 가르침〔謦咳〕을 이어 받으시어 공자님의 아들 이(鯉)가 뜰에서 급히 달리듯하셨습니다。정성 깊이 계술(繼述)하셨으니、그늘에서 학이 우는 것과 같습니다。먼저 깨달아 덕성(德性)을 가르치셨으니、十二도중에서 가장 뛰어나 삼강(三綱)과 오상(五常)을 심어 뿌리내리게 하시어 천 백세(千百世)에까지 가르침이 드리워지고 묘책(謨策)이 끼쳐졌습니다。벼슬에서 물러난 뒤에는 자기 반성을 하면서 유도(儒道)의 이치를 펴서 밝히시니、한 가지도 어긋남이 없으셨습니다。임금님의 앞에서 왕이 친히 시와 부(賦)의 빨리 짓기를 시험할 때에 두루 글의 내용이 칭찬받았고 우⑥정(虞庭)에서 군신이 주고 받은 노⑦래〔賡載歌〕를 추앙하며 정성을 다하여서 임금님께 충성하셨습니다。한⑧퇴지〔韓子〕가 올린 간표(諫表)의 뜻을 본받아 불교를 배척하는 소장을 올리기도 하셨습니다。대수가 멀어진 후손들도 이렇게 하여 앙⑨모〔羹牆〕하는 정성이 간절하였고、사림(士林)들도 또한 문헌선생의 크신 업적을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해주〔首陽〕의 옛 서원은 구름 밖에 아득하고、개성〔松岳〕의 남은 터는 풀속에 묻혀 사라졌습니다。(문헌·문화 두 선생께) 제사를 모시지 못하는 것을 참지 못하여 곧 여기에 새로이 사당을 짓게 되었습니다。서울〔漢陽城〕 북

쪽에 산수 경치가 좋은 자리를 가려서 목수와 석공들이 영당(影堂)을 지어 박석고개〔磻石峴〕[10] 서쪽에 혼령을 모십니다。

저 삼각산(三角山)의 우뚝우뚝한 바위를 우러러 바라보면、 맹자〔鄒聖〕[11]와 흡사하고 태산(泰山)과 같은 기상은 그 다섯 강물의 넓고 크게 흐르는 모습을 내려다 보는 듯하여 공자님이 사시던 수수(洙水)와 사수(泗水)의 연원을 생각하게 합니다。

비록 희생과 폐백이 있기는 하나 실제로는 규범과 제도가 아직 마련되지 못한 것이 많습니다。

당(堂)은 영정(影幀)을 모범하여 영당(影堂)이라고 이름하였으니、 어찌 아름다운 덕을 다 형용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사당은 도를 높이기 위하여 세웠으니 바야흐로 여러 사람들의 뜻을 돕는 데에도 믿음직할 것입니다。

두 폭에 담겨진 두 분의 화상(畫像)은 채색된 모습〔七分之形〕이 비슷하고 두어 간(間)의 그림 집채는 높은 하늘에 걸린 큰 무지개〔百尺之虹〕와 흡사합니다。 번화하게 채색하는 의식〔縟儀〕의 닦기가 마쳐지니、 사방의 본보기가 되어 크게 일어났습니다。 두 분 선생님들의 혼령(魂靈)께서 앎이 있으시다면、 구원(九原)의 아득히 멀고도 넓음에 감격하실 것입니다。 위로 끝없이 넓은 제사 모시는 이치를 고증할 수가 있고、 울울한 것이 펴지게 되니、 또한 신과 사람의 어울림이 흡족합니다。 이 정성은 많은 선비들이 의지하여 돌아갈 곳이니、 어찌 본손(本孫)들만이 높이고 우러러 나아가겠습니까? 감히 후손[12]〔兒郎〕의 송(頌)을 바치어 들보를 올리는 소리로 기려서 씁니다。

자손은 큽니다。 동편에 들보를 올리니、 부상(扶桑)[13]의 떠오르는 밝은 해가 기둥을 붉게 비칩니다。

만굽이 한강물에 공경히 응하니、 유도의 근원과 더불어 길이 천고에 통할 것입니다。

자손은 큽니다。 남쪽에 들보를 올리니、 마주한 안산(案山)인 불광(佛光)[14]은 상서로운 기운을 머금고 있습니다。

문헌선생의 높은 가르침이 끝없음을 알고싶으면 바라건대 처마끝에 방울지는 맑은 안개를 보소서。

자손은 큽니다。 서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니、 수색(水色)[15]이 넓고 멀어 아득한데 저녁빛이 비칩니다。

잠시라도 아껴 오랫동안 이룬 공을 쌓는다면 뒷날에 성현들과 같이 훌륭한 인물 될 것입니다。

자손은 큽니다。 북쪽으로 들보를 올리니、 옛날의 터 송악(松岳)이 생생히 제 모습을 보입니다。

높고 높은 (문헌선생의) 공덕이 오늘까지 전해 오니、 어찌 우리나라와 여러 나라에만 그치겠습니까?

자손은 큽니다。 들보 얹기를 위쪽에 하니、 다섯별들이 규성(奎星)에 모여 문화가 이루어질 것입니다。

하늘이 문헌선생〔惺齋〕께 세상 사람들을 가르치라고 염계(濂溪)와 정자(程子)보다 먼저 우리 나라에 나시게 하였습니다。

자손은 큽니다。 들보를 올려 고정시키니、 이로부터 학생

들이 대아(大雅)[15]를 울립니다。

만약 문풍(文風)으로 태평성대를 이룬다면 아름다운 벼와 큰 보리가 들판 가득 잘 여물 것입니다。[17]

삼가 바라옵건대、들보를 올린 뒤에 둥근 서까래(椳)[18]와 모진 서까래(桷)가 늘 새롭고、악기를 다루며 글을 외우는 학생들의 공부가 계속되어 제사 모시는 일이 천추에 빠짐이 없고、문화가 만방에 크게 떨치도록 하소서。 앞으로 끊어지려는 도맥(道脈)이 다시 살아나고 이미 사그라진 교화(儒風)가 다시 일어나서 지방의 순박하고 옛스러운 것을 보호하며、또 시끄럽게 떠들어 대는 이단(異端)의 말을 막아 주소서。

온 나라 수백 읍들이 이를 우러르는 바가 되오니、후세 억만년이 되도록 (문헌선생의 공덕이) 떨어지지 않도록 하시옵소서。

임인(一九六二) 三월 초순

문헌공 二十八대손 경근 삼가 씀。

註

① 孔子가 中國의 魯나라 사람이었으므로、魯나라 聖人이라고 불렀음。

② 伊川 程頤가 十八세에 太學에서 공부하며 顔子好學論을 지어 胡瑗을 놀라게 하고 과거에 급제되었음을 이르는데、때로 보아 崔文憲先生을 程伊川에 比喩한 것은 형이 아우를 닮았다는 말과 같이 모순되는 표현이다。

③ 梁나라 隱者。 字는 通明、號는 華陽隱居、華陽眞逸、華陽眞人、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國産物·醫術本草등에 밝았으며 서예도 뛰어나 草·隷書를 잘하였음。武帝가 即位한 뒤 國家大事를 모두 물어 別稱 山中宰相이라 하였음。

④ 原文의 「洙泗」는 孔子님이 살던 山東省의 洙水와 泗水를 가리킴。따라서 「洙泗之學」은 곧 儒學을가리킴。

⑤ 「論語」 先進篇에 「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라고 한데에서 연유된 말。

⑥ 舜임금의 朝廷。

⑦ 舜과 皐陶가 和答한 노래。 「書經」 虞書篇에 있음。

⑧ 韓愈를 높여서 이른 것임。 韓愈는 唐憲宗께 「論佛骨表」를 올렸다가 潮州刺史로 좌천된 일이 있음。

⑨ 「後漢書」 李固傳에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이라 한데서 나온 말로 사람을 欽慕함을 뜻함。

⑩ 磎石峴의 잘못。 현 서울 은평구 갈현동에서 구파발로 넘어가는 고개임。 이 고개가 西五陵의 結姻이 되어 낯아짐을 막기 위하여 박석을 깔았으므로 이름이 지어졌음。

⑪ 鄒나라의 성인이라는 뜻에서 孟子를 가리킴。 한편 孔子는 魯나라 사람이었기 때문에 魯司寇魯聖이라고 함。

⑫ 元稹의 鶯鶯詩에 「等閒教見小兒郎」이라고 한데서 「자식·새끼·후손」등의 뜻으로 쓰임。

⑬ 東海中에 있다는 神木。 兩樹同根으로 나면서부터 서로 의지하여 扶桑고 하는데 해가 솟는 곳에 있다고 함。 「山海經」 海外東經에 「湯谷之上有扶桑 十日所浴在黑齒北 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라 있음。

⑭ 지금의 서울특별시 西大門區佛光洞을 이름。

⑮ 물빛이라는 뜻도 있지만、현 서울특별시 恩平區水色洞을 이름。

⑯ 「詩經」의 한 体。 小雅의 對가 되는데、王政興盛의 자취를 읊은 노래로 正大雅와 變大雅가 있음。

⑰ 「宋書」에 「帝堯在位 朱草生嘉禾秀 甘露潤醴泉出」에서 나온 太平盛代의 뜻임。

⑱ 곧 처마。

⑲ 추녀。 곧 처마 네 귀의 기둥위에 끝이 번쩍 들린 큰 서까래。

## 서울文憲影堂創建頌

創建重修亦有時名區勝地盡誠移　源深智水分千派根固盛蘭蕃萬枝　遺跡千年敎導務賢心百世文明思　道德如斯忠孝足海東我國自然知　天運泰回幸値敎化之世地形益厚可得享祀之基　荊山玉石神鞭能驅匠園杞梓電輪如轉　閭道營室仰觀天像之必應硯池筆峰俯察地維之不動　窓壁容光日月所照棟宇體勢風雨不侵　簷端雲痕曉濕龍歸之洞櫳畔嵐氣晩滴鳳鳴之崗　魯絃聞城守宰彈琴之朝漢書盈閣神人照燭之夜　堯舜之化復明而傳世文武之道不墜而在人　所以尊嚴之地必然昭顯之天　床上完設俎豆之具城下猶聞絃誦之習　沾　先王之化雨鳴　列聖之遺風　幽蘭文杏更垂於春風之庭亂蓬惡棘不侵於秋陽之路　有時營之不日成矣　敢竭衷志恭疏讚辭

壬寅季春上澣

文憲公二十七世孫孝錫謹識

## 서울 문헌영당 창건송

새로 짓는 것과 오래 된 것을 고치는 것이 또한 때가 있어서、

이름난 고장 좋은 땅에 정성을 다하여 (사당을) 옮깁니다。

근원이 깊은 슬기로운 물은 천 갈래로 나뉘었고、

뿌리가 단단한 무성한 난초는 만 가지로 뻗었습니다。

꺼치신 자취는 천년토록 가르치고 인도하는데에 힘 쓰심이고、

여지신 마음은 백세토록 문명만을 생각하게 하셨습니다。

도덕이 이와 같으니 충성과 효도도 만족하여서、

발해의 동쪽 우리 나라에도 저절로 알려졌습니다。

천운이 크게 돌아 다행히 교화의 세상을 만났고、

지형은 더욱 두터워 제사 모실 수 있는 터를 얻을 수 있었습니다。

①형산(荊山)의 옥돌은 신의 채찍으로 몰아 올 수 있었고、

장인(匠人)은 동산의 목재를 번개 수레〔電輪〕로 굴려 온듯합니다。

각②도(閣道)와 영실③(營室)이 우리러 보이니、

하늘의 모습이 반드시 응하여 준 듯합니다。

연지(硯池)와 필봉(筆峰)은 땅을 굽어 살피니、

예·의·염·치의 네가지 벼리는 흔들림이 없습니다。

창과 벽이 빛을 돌이니、해와 달이 비치고、

기둥과 지붕은 채세가 당당하여 비바람이 침범하지 못합니다。

처마끝 운문 단청(丹靑)은 용귀동(龍歸洞)의 새벽에 촉촉하고、

큰 창가〔櫳畔〕의 안개 기운은 저녁에 봉명(鳳鳴) 언덕에 방울집니다。

노(魯)나라 거문고 소리가 성에 들리니 원님이 예악을 가르친 때문이요④、

한서(漢書)가 서각(書閣)에 가득 찼으니, 신인이 밝혀 주는 밤촛불에 읽을 것입니다。

요순(堯舜)의 가르침이 다시 밝혀져 세상에 전해지니, 문무의 도가 떨어지지 않고 사람에게 있습니다。

그러므로 존엄(尊嚴)스런 땅이 될 것이니, 반드시 하늘이 밝게 드러내 주실 것입니다。

상 위에는 제기〔俎豆〕를 갖추어 모두 진설(陳設)하였고,

성 아래는 아직도 악기를 다루며 글읽는 소리가 들립니다。

선왕(先王)들이 교화하신 말씀이 비에 젖으니, 역대의 여러 왕들이 끼치신 기상이 울려 퍼집니다。

그윽한 곳의 난초와 화려한 살구나무가 다시 봄바람 가득한 뜰에 무성하고,

무성한 숙대와 역센 가시들은 무더운 여름길⑤〔秋陽之路〕에 막힐 것입니다。

때가 되어 사당을 지으니 뜻있는 이들의 협조로 하루 안에 이루어졌기에,

감히 속마음을 다하여 삼가 찬미하는 말씀을 올립니다。

임인(一九六二) 三월 초순

문헌공 二十七세손 효석(孝錫) 삼가 씀

註 ① 中國의 河南省에 있는 山이름。玉이 産出되어 有名함。
② 北斗七星의 軸星。여기서는 높게 세워진 북도를 뜻함。
③ 二十八宿中의 한 별。여기서는 집을 짓는다는 뜻임。
④ 공자가 武城에 갔다가 弦聲을 듣고, 城宰로 있는 弟子 子游가 禮樂으로 교육을 잘 시키고 있음을 알았다는 이야기에서 연유된 것임。〔論語〕陽貨章에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耶」라 한 것임。
⑤ 가을의 太陽은 강한 光線으로 事物을 내리쬐어 淸潔하게 한다는 뜻임。〔孟子〕滕文公上에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라고 孔子의 人品을 曾子가 評한 것을 인용한 데서 연유한 것임。注에 따르면 秋陽은 周之秋로 夏나라의 五·六月에 해당하여 盛陽임을 밝히고 있음。

## 大東影堂奉安文

於惟我東肇被箕化羅濟以降漸入長夜麗運古隆聚奎呈祥猗歟文憲應期而生擧世桑門獨究聖經位剔四朝課授九齋抽以關鍵築之根基不待濂閩超然獨詣文教丕作惠我東裔世遠跡湮精我莫攷幸存肖像觀者起慕惟圻及海俎豆是報矧玆大東後孫攸宇敬摹一幅丹艧新搆爰及士林諗諏有載蠲吉齊誠虔奉以揭文和文景亦粤有像一室同配情禮罙仰如水在地精爽不昧襟佩駿奔洋洋如在春秋脂蠻報祀無替尚其昭格永世是賴

允矣文和鯉庭善述繼世儒鉢傳家相業攘胡竺邢棟樑王國躋配親廟式禮靡忒

右告文和公

允矣文景遠紹遺烈在家盡孝爲臣盡職正笏黜奸朝天斥佛式配祖廟光于家國

右告文景公

## 대동영당봉안문

아! 우리 동방의 나라는 箕子의 교화를 받은 이래로 신라·백제에서부터 점차 긴 밤과 같은 암흑의 세계에 들어갔다. 동녘의 운세가 바야흐로 융성하여지자 별이 규성(奎星)의 자리에 모여들어 상서로움을 나타내었다.(高麗의 건국을 말함) 성대하구나! 문헌공께서는 그 시기에 응하여 태어나시어 온세상이 불교의 문에 귀의하였을때 홀로 성인의 경전을 탐구하시었다. 그 지위는 네 분 임금을 섬기었고, 九齋에서 학문을 전수하시었다. 과견이 되는 것을 뽑아서 根機를 쌓게 하시었다. 程朱의 학문이 전해지기도 전에 우뚝 솟아나시어 홀로 학문의 경지를 이루었다. 이에 文敎가 크게 일어나 우리 동방의 백성에 은혜를 베푸시었다.

그러나 시대가 멀어지고 발자취가 사라져 버리었으니 아무리 살피려 해도 살필 수가 없었다. 다행히 公의 肖像이 남아있어 보는 사람들이 사모의 정을 일으켰다. 그리하여 서울에서 海州에 이르기까지 재물을 바침으로써 보답을 한다.

하물며 이 大東影堂은 公의 후손이 지은 것으로 한 폭의 그림을 공경스레 모사하여, 단청을 그려 새로이 집을 지었다. 이에 士林들에게 자문을 구한 지 여러해 만에 청결하게 하고 정성을 갖추어 경건하게 받들어 안치한다.

文和公·文景公도 초상이 남아있어 같은 방에 함께 나란히 모셔두니 정성과 예의로 깊이 우러러 본다. 물이 지상에 있는 것과도 같아서 神明이 어둡지 아니하다. 옷깃을 여미고 패물을 차고 속히 달려가니 그 모습이 마치 살아 계신 듯하다. 봄가을에 신령이 감응하니 보답하는 제사를 거르지 않았다. 여전히 신령이 하강하면 영원토록 의지하리라.

참되도다. 文和公이여! 뛰어난 부친의 교훈을 잘 계승하였다. 儒者의 衣鉢을 대를 이어 전수받았고, 재상의 업을 가정에 전하였다. 불교의 사특함을 물리치고, 왕국의 동량이 되었다. 부친의 묘에 나란히 배향되니 그 예가 어긋남이 없다.

위는 文和公께에 고하는 글

참되도다. 文景公이여! 멀리 조상의 남기신 공훈을 이었다. 가정에서는 효성을 다하고, 신하로선 직분을 다하였다. 笏을 바르게 잡고서 간사한 무리를 내쫓았다. 하늘에 조회를 드리고 불교를 배척하였다. 이에 조상의 묘에 배향되니 집안과 나라에 빛을 남기었다.

위는 文景公에게 고하는 글

## 春秋常享文 大東影堂

惟公三韓耆德九齋良規首倡絶學祖述宣尼玆値中丁 春季秋季精禋是宜
以文和崔公文景崔公配尚
饗

碧珍 李鍾基 謹撰

## 춘추상향문(대동영당)

公은 三韓의 덕망이 있는 분으로 九齋를 설립하여 좋은 법도로 가르치시어 끊어졌던 학문을 처음 창도하시었으며, 孔子의 학문을 祖述하시었다。 이에 中丁(제사를 받드는 때 매달의 중순 네번째 날을 가리킴)(원주 : 봄철·가을철)을 당하여 정성껏 제사드림이 마땅한지라。 그리고 文和公과 文景公을 配享하니 흠향하시기 바라노라。

碧珍 李鍾基 삼가 지음。

# 文憲書院

## 居址考證

後孫以柬

當初周愼齋按海時敍建文憲堂於九齋遺址而其後又移其堂於鵂巖之下乃營鄕校於其地此所謂家爲學宮名敎之功也矣月圖公墳山在於宣化堂後門外十步之間云而監營始役之際本孫不居本鄕遂以失傳云今見棠軒北窓外有小塢高可數三尺闌鎖彎抱磅礴融結首山元氣盖終於此而今有蒭竹芝蘭交根並香設若古者相土亦猶今人則是固宅兆之上吉地而遺來之說必不虛矣

嘗聞何人按節玆邦時到任後三日昏暮月星微明之際有相公行次隱隱入庭則監司心甚未安出門迎入而見其人通其姓則人是葛巾野服而飄然超倫之高士也姓是此後居崔居士也而不稱名焉終夕談話溫如佩玉以袖出一小盃而使飮之其殽則如指而不知名者也盃酒則色如溫血監司內念曰此後傳有文憲公之墓此必文憲公之精魂也心甚驚惶汗流浹背又見盃中之血則尤有驚愕之心終辭不飮則居士乃自飮而去隱隱出門後因忽不復見微微有車輪之聲焉後人云其時若飮盃血則當爲血食君子而未然云爾則文憲公之墓的在於宣化堂之後不疑矣居士則文憲公之精魂必矣時監司則李三山台重云傳聞未詳今未正書

# 문헌서원

## 거지고증

후손 이동(後孫以東)

당초 주신재(周愼齋)가 황해도 관찰사(黃海道觀察使)로 부임하였을 때에 구재(九齋)가 있던 옛터에 처음으로 문헌당(文憲堂)을 세웠고, 그 뒤에 또 그 문헌당을 휴암(鵂巖) 아래로 옮기고 그 터에 향교(鄕校)를 지었다。 이것이 이른바 집으로써 학교를 만들어 이름이 있는 가르침의 공이 되었다는 것이다。 월포공(①月圃公)의 묘소가 선화당(宣化堂) 뒷문밖 十여보(②步) 사이에 있었다고 하는데, 해주 감영(監營)에서 처음 선화당을 지을 때에 본손이 해주에 살고 있지 아니하였기 때문에 마침내 문헌선생의 묘소를 실전(失傳)하게 되었다고 한다。 이제 당헌(③棠軒)의 북쪽 창문밖에 작은 산언덕이 있는데 높이가 석자(약 一m)쯤 되며, 산언덕의 모습이 방울형 자물통처럼 굽은 채 붕긋하며 울툭불툭 널리 흩어져 잘 어울리게 맺어져 두루 감싸고 있는 머리산은 원기가 대체로 이곳에 이르러 뭉쳐 있다。 지금은 국화와 대나무와 지초와 난초들이 서로 얽혀 나서 향내도 어울려 퍼지고 있다。 만약 옛날에 지상(地相)을 보는 이가 오늘날의 사람과 같다면, 이곳이야말로 참으로 묘소(墓所)의 자리로서 으뜸가는 길지(吉地)일 것이니, (문헌공의 묘소 자리라고) 전해 오는 이야기가 반드시 헛된 이야기가 아닐 것이다。

일찌기 듣건대 어떤 사람이 이 고장에 관찰사로 부임하여 도임한 뒤 三일이 되는 날 어두운 저녁에 달빛과 별빛이 희미하게 밝혀 주고 있는 때에 어떤 상공(相公)의 행차가 뜰안으로 은은히 들어오고 있었다。 감사(監司)는 마음이 몹시 불안하여 문에 나가 맞아들이고 그 사람을 만나 그 성을 물어 인사를 하였더니, 갈건(葛巾)을 쓰고 야복(野服)을 입은 이 사람은(기상이) 세상 만사를 다 떨쳐 버린 듯하여 짝이 없을 만큼 훌륭한 고사(高士)였다。 이분의 성은 이 (선화당) 뒤에 사는 최거사(崔居士)라고만 하고, 이름은 말하지 아니하였다。 밤이 새도록 이야기를 하였는데, 그 (말씨의) 온화함이 마치 금관 조복(金冠朝服)의 좌우에 늘어뜨린 옥돌들이 부딪치는 듯하였다。 옷소매에서 하나의 작은 술잔을 꺼내어서(감사에게) 마시기를 권하는데, 그 안주는 손가락과 같은 모양이었으나 이름은 알 수 없는 것이었다。 술잔에 담긴 술빛은 따뜻한 피와 같았다。 감사는 마음속으로 생각하기를 「이 선화당 뒤에 문헌공의 묘가 있었다고 전하여져 오니, 이분은 반드시 문헌공의 정령(精靈)인가보다」 하니, 마음이 몹시 놀랍고 두려워져 땀이 등줄기에 흥건히 흘러내렸다。 또 술잔의 피를 보니 더욱 놀랍고 이상한 생각이 마음속에 가득하여 마침내 사양하고 마시지 아니하였다。 그러니까 거사는 곧 스스로 마시고 가버렸다。 그윽하여 똑똑하지 아니하게 문을 나가는 듯하더니

뒤에는 갑자기 보이지 아니하고 수레바퀴가 굴러가는 듯한 소리가 멀리서 아스라히 들렸다고 한다。후세의 사람들이 말하기를、「그 때에 만약 (감사가 그) 술잔의 피를 마셨더라면 마땅히 혈④식군자(血食君子)가 되었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그렇지 아니하면 이 이야기로서 문헌공의 묘소가 선화당의 북쪽에 있었다는 것이 분명하여 의심할 것이 없으며 거사라는 분은 곧 문헌공의 정혼(精魂)이 틀림⑤없을 것이 확실해졌다。「당시의 감사는 삼산(三山) 이태중(李台重)이라고 하나 들은 바가 자세하지 아니하므로 여기에 바로잡아 쓰지를 못한다。」

註 ① 문헌공 崔冲의 號。
② 길이 단위 약 二m에 해당함。
③ 宣化堂의 옛스러운 이름。
④ 國典으로 장사 지내지고 사당에 모셔져 春秋祭享을 받는 훌륭한 사람。
⑤ 조선 영조때 문신、字는 子山 號는 三山 諡號는 文敬 숙종 四十三년(一七一七) 사마시에 합격。영조 六년(一七三〇) 문과에 급제 벼슬은 藝文館提學에 이름、直言을 잘하여 黑山島·甲山등지로 여러 차례 流配되기도 하였으며、黃海·平安監司도 지내고 禮曹·戶曹判書등도 지냈음。(一六九四~一七五六)

## 遺跡地

李月沙廷龜花潭記曰花潭是迺歸法寺舊基溪上石柱跨水猶在是即崔冲避署之地

開城古跡曰三水洞泉石可愛有二石槽即崔文憲公夏課之處也

## 유①적지

이월사(李月沙) 정귀(廷龜)가 화담기(花潭記)에서 말하기를、「화담(花潭)은 곧 귀법사(歸法寺)의 옛터이다。시내 위에 돌기둥이 물위로 아직도 솟아 있으니、이곳이 바로 최충(崔冲)이 더위를 피하여 놀던 곳이다」라고 하였다。개성 고적(開城古跡)에는 말하기를、「삼수동(三水洞)의 샘과 돌이 사랑스러운데 거기에는 두 개의 돌구유통이 있다。이것은 곧 최문헌(崔文憲公)께서 여름 공부를 하시던 곳이다。

註 ① 原典에는 「遺事」로되어 있는 것을 옮기는 이가 內容에 따라 「居址考證」과 有關하다고 생각하여 別題를 붙여 「居址考證」의 뒤에 덧붙임을 밝혀 둔다。

## 文憲書院廟庭碑文

五星聚奎宋朝羣賢輩作惟我東方先得文明之運高麗太師文憲崔先生出焉先生稟純粹之氣應亨泰之會闢異扶正使六籍丕闡稱爲海東夫子先生諱冲字浩然號惺齋又曰月圃海州大寧郡人父曰溫先生生於成宗丙戌宋雍熙三年也擢乙巳甲科歷事顯德靖文四朝陳王道斥覇術在樞府也請書揭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六條之令在侍中也考定律令書算入太傅以節用蠲役奏其典試所貢士皆拜尚書世號尚書榜文宗丁未先生年高尚無恙令二子扶入國老宴策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太師中書令致仕以累代儒宗三韓耆德賜几

杖遣平章事金元鼎中樞王懋崇等又侈衣帶鞍馬之錫先生資兼文武出入將相雖休居鄉園軍國大事悉就咨焉顯宗以後干戈纔息學徒坌集遂搆九齋於國都紫霞洞時吾道大行始尊九經三史排浮華務實踐見弟子之服儒行儒人謂之崔侍中門徒嘗戒子孫曰吾幸以文行顯誓以清愼終卒於宋熙寧元年戊申壽八十三王遣太醫李塩吊議謚文憲配享靖宗廟二子曰惟善中書令謚文和曰惟吉尚書令本支蕃衍一門登宰輔者數十人皆以儒學進文和公字樂夫號松灘天挺和粹風儀灑落受業父師學冠九齋顯宗庚午擢親試官至太師上柱國門下侍中以王佐才久居冢宰崇聖道攘釋教爲任配食文宗庭附享文憲祠嗚呼文憲文和兩先生繼世師表傳家秉軸德行勳業焜耀簡策非後學所敢操觚闚揚也我 朝龍興屢擧其裔而錄之陽村權公贊兩先生像廟初在 聖廟西嘉靖庚戌周愼齋公爲海西伯移建于西墅倣設九齋又依白鹿故事請宣額 明廟特許之驛途九經性理程朱之書又領土田隆慶辛未道臣朴公承任牧使韓公性源又移建于席洞白雲峯下栗谷李文成公退休石潭以長院作學規而揭之 顯宗癸丑道臣尹公容請封山之材修之 肅廟乙丑明谷崔公攸模兩先生像妥奉之後道臣相繼捐助爲修輯費今 上哲宗壬戌先生後孫琮炯載奎憂棟宇之頹圮謀貞珉之紀實請賞徵銘裕元曰先生廟重新於數百載之下是賴諸君也今裕元已記之何又銘爲以裕元之按是道謂慕德之愈深而義不敢辭歟粵在 宣廟詔使許國魏時亮來問東方有知孔孟心學者退溪李文純公以先生及圃隱晦軒諸公書對先生之學有以知嫡派正傳矣東國禮樂文物不讓于宋朝而儒家淵源始於先生傳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易曰君子以懿文德此先生之德之功也銘曰 惟殷父師明夷箕東 歷羅至麗文憲是崇 平道賢星圓曜周穹 宗統履一以開群蒙 曰東大關有中華風 環林壁水采藍特功 蠡文藁毛擯斥西戎 正色立朝治係汙隆 趾美文和克始克終 文章花月王褒由中讜言正直勝史鐫忠 世世匄瓕鍾鼎紀豐 異龕同宇遺像魁雄 憲古師今恩綴兩公 人之所仰神之所通 維壬之春堂貌重工 肖裔斯百薦誠攸同 瞻望雲峯新建廟宮 麗牲有石巖巖于嵩 敬撰銘詞永示無窮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十月 日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奎章閣直提學月城李裕元撰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教東來鄭健朝書幷篆

## 문헌서원묘정비문

五星이 奎星에 모여들어서 宋나라에 여러 학자가 한꺼번에 일어났는데 우리 나라에서는 그보다 먼저 文明의 運이 들어와서 高麗의 太師文憲公 崔先生이 탄생하였다。

선생은 순수한 기품을 타고 났으며 道가 밝혀지는 좋은 시기에 맞추어 나와서 異端을 배척하며 바른道를 옹호하여 크게 六經의 학문을 밝히어서 「海東孔子」라는 칭호를 받았다。

선생의 이름은 冲、字는 浩然、號는 惺齋、또는 月圖라고도 한다。海州 大寧郡 출신이다。아버지는 温。선생은 成宗丙戌年에 출생하였으니 곧 宋熙宗 雍熙三年이다。乙巳年

에 甲科에 합격하여 顯宗、德宗、靖宗、文宗의 四대의 왕조를 차례로 섬기면서 王道를 진술하고 覇術을 배척하였다。極府에 있을 적에 說苑에 나타난 「六正六邪」의 내용과 漢나라에서 제정한 「六條」의 명령을 써붙이게 하였고、侍中으로 있을 적에는 律令과 書算을 考定하였고 太傅로 들어가서는 「경비를 절약하며 백성들의 부과를 경감할 것」을 건의하였고 그가 考試를 맡았을 때 뽑은 인재들은 모두 뒤에 尚書에 임명되었기 때문에 세상에서는 이 考試를 「尚書榜」이라고 불렀다。

文宗 丁未年에 선생은 나이가 많았지만 아직도 건강하였으므로 두 아들에게 부축을 받고 國老宴에 참가하였다。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定康濟功臣에 봉하고、太師 中書令의 爵位를 주어 벼슬을 마치게 하였다。여러 대 동안 儒學者의 스승이었고 우리 나라의 덕망 높은 원로였으므로 几杖을 주고 平章事 金元鼎、中樞 王懋崇등을 보내고 또 衣帶와 鞍馬를 화려하게 갖추어 주었다。

선생은 인품이 文과 武를 겸비하여 들어와서는 재상、나가서는 장군의 임무를 담당하였으며 시골에 은퇴한 뒤에도 국방이나 정책에 대한 중요한 문제가 있을때면 모두 선생에게 가서 자문을 받았다。

顯宗 이후에는 전쟁이 종식되고 학도들이 모여들었기 때문에 마침내 國都 紫霞洞에 九齋를 지어서 교육을 실시하였다。이때부터 우리 道가 크게 행하여 비로소 九經과 三史를 존숭하였으며 허영과 사치를 배격하고 실천에 힘쓰게 되었다。젊은 사람들이 儒者의 의복을 입고 儒者의 예의를 행하는 사람을 보면 사람들은 그가 崔侍中公徒라 하였다。

평소에 자손에게 경계하기를

「내가 다행히 문학과 조행으로 출세하였으니 앞으로도 청백하며 근신하는 자세로 여생을 마치기로 맹세한다」

하였다。宋熙寧一年戊申(高麗文宗九年(一〇六八)에 세상을 떠나니 연세는 八十三歲였다。왕은 太醫 李塩을 보내어 吊問하며 諡號를 논의하여 文憲으로 정하고 靖宗의 廟庭에 配享하였다。

아들이 둘인데 惟善은 中書令、諡號가 文和公이요 惟吉은 尚書令이다。자손이 번창하여 한 집안에서 재상의 지위에 오른 사람이 수십인에 달하였는데 모두 문학으로 출세하였다。

文和公은 字는 樂夫、號는 松灘이다。천품이 화평하고 순수하며 풍모가 맑고 깨끗하였다。아버지에게서 공부하여 학문이 九齋에서 으뜸이었다。顯宗 庚午年에 親試에 뽑혀서 벼슬이 太師 上柱國門下侍中에 이르렀다。임금을 王道로 보좌할 역량을 가지고 오래 재상의 자리에 있으면서 儒道를 존숭하고 불교를 배격하는 것으로 자기의 임무를 삼았다。文宗의 廟庭에 配享되고 文憲公의 書院에 함께 제사를 받들었다。

아아 文憲公과 文和公 두 선생은 세대를 계승하여 나라의 師表가 되었고 집안에서 전승하여 國政을 맡아서 德行과 勳業이 역사에 빛나고 있으니 後學으로서 감히 붓을 잡

고 闡揚하지 않으리오。우리 나라(李朝)가 일어난 뒤에 여러번 그 후손을 등용하여 채용하였고 權陽村近이 두 선생의 畫像에 贊을 지었다。

선생의 사당이 처음에는 孔子廟의 서쪽에 있었는데 嘉靖庚戌年(朝鮮明宗五年~一五五〇)에 周愼齋(世鵬)가 黃海道觀察使로 있으면서 西쪽 郊外로 옮겨 세우고 九齋를 모방하여 설치하고 또 白鹿洞規의 故事에 의거하여 나라에 額號를 내려주기를 청하였다。宣祖는 이를 특별히 허락하고 九經과 性理學에 관한 書籍과 程子、朱子의 著書를 驛便으로 보내어주고 또 소속 토지도 마련하였다。隆慶辛未年(宣祖五年~一五七一)에 黃海道觀察使 朴公 承任과 海州牧使 韓公性源이 또 席洞 白雲峰 아래로 옮겨 세우고 栗谷 李文成公이 石潭에 은퇴할 때에 院長이 되어 學規를 제정하여 벽에 걸어 놓았다。顯宗 十四年 癸丑(一六七三)에 黃海道觀察使 尹公 容이 나라에 청하여 산에서 재목을 내어 수리하였고 肅宗 二十四年 乙丑(一六八五)에 明谷 崔公(錫鼎)이 두 선생의 畫像을 다시 모사하여 모셔 놓았다。뒤에도 觀察使들이 서로 계속하여 경비를 보조하여 수리해 나려왔다。지금 임금 哲宗 十三年 壬戌(一八六二)에 선생의 후손인 琮炯과 載奎가 건물이 퇴락한 것을 걱정하며 碑石을 세워서 사실을 기술해 달 것을 모의하고 경비를 요청하며 碑銘 지어줄것을 부탁하였다。나는 이런 말을 하였다。

「선생의 사당이 수백년 후에 다시 신축된 것은 여러분들의 힘이다。내가 이미 이 사실을 기술한 이상 새삼스럽게 銘은 지을 필요가 있겠는가? 그러나 내가 이 道의 觀察使로서 선생의 덕을 더욱 사모하고 있으니 의리상 어찌 사양하리오? 과거 宣祖때에 明나라 使節인 許國과 魏時亮이 왔을 때에 『貴國에 孔子의 心學을 아는 학자가 있었느냐』고 물을 때에 退溪李文純公은 선생과 圃隱、晦軒등 여러분을 지적하여 대답한 일이 있다。이것으로도 선생의 학문이 정통학파로서 올바른 전통임을 알 수 있다。우리 나라의 禮樂과 文化가 宋朝에 못하지 않지만 儒學의 淵源은 선생에게서 시작되었다。옛글에 『움직이면 대대로 천하의 道가 되며 행하면 대대로 천하의 법이 된다』하였고 周易에는 『君子는 그것을 따라서 文化와 德을 높인다』하였으니 이것이 곧 선생의 덕이며 공적이다」 銘을 다음과 같이 짓는다。

옛적 殷의 箕子는 아버지와 스승의 자격을 가지고 明夷(周易의 卦名)의 점괘를 얻어서 우리 나라에 왔다。新羅를 거쳐 高麗에 이르러 文憲先生이 이 道를 높였다。평탄한 도학은 宋나라의 학자와 맞서며 오묘한 이치를 탐구함은 周代의 깊은 원리를 찾아내었다。정통적인 도를 높이 받들며 순수한 길을 밟아서 모든 사람을 교육하였다。우리 나라의 학술이 크게 천명되어 중국과 같은 수준에 달했다。학교의 교육을 통하여 훌륭한 제자를 양성한 것은 특별한 공적이었으며 이단을 배격하여 불교를 물리쳤다。얼굴빛을 엄숙히 하여 조정에서 있을 때

에는 정치가 잘되고 못되는 것이 선생에게 달려 있었다。 훌륭한 전통을 이어받은 文和公은 처음부터 끝까지 한결같이 잘 하였다。 꽃과 달을 문장으로 시험할 때에 임금의 칭찬이 궁중에서 나왔다。 바른 말로 임금을 간한 정직한 충성은 高麗의 역사에 기록되었다。 대대로 높여 받들었고 공적을 金石에 새겼다。 같은 건물에서 다른 神室에 모셨는데 남아있는 초상이 거룩하도다。 옛 사람과 지금 사람에게 법이 되며 스승이 되시니 두 선생께 제사를 올립니다。 사람들은 우러러 보며 神과도 통합니다。 壬戌年 봄에 書院이 새로 건축되었으니 많은 후손들의 정성으로 이루어진 것이다。 白雲峯을 바라보니 사당이 새로 단청되었다。 碑石을 새로 세우니 우뚝한 그 모습。 삼가 銘을 지어 영원한 세대에 보이노라。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哲宗二年乙一八六三) 十月 日에 正憲大夫 禮曹判書 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弘文館提學 同知成均館事 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奎章閣直提學 月城 李裕元 지음

嘉善大夫 行弘文館副提學 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五衛都摠府 副摠管 奎章閣檢校、直閣 知製敎 東萊 鄭健朝 글씨를 쓰고 篆額까지 썼음。

## 文憲書院重修上樑文

述夫以惺齋傳之松灘其學則繼前而開後創書院粵自嘉靖是役也仍舊而圖新 斯乃師道所存 不觀感而起 惟文憲公膺瑞星聚奎之運侶聖學傳心之要 一言而爲法匹夫而爲師參天地獨存之氣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若川嶽及物之功 想其時十二徒文風伊誰力也式至今幾百年儒敎自公啓之 左海有宣尼之稱以續千載之墜緖眞源推思傳之義可見九齋之命名 本之於道德文章發以爲經綸事業自翰院而歷樞院三司中書事顯宗而暨文宗四朝耆德 放女眞之酋置平虜之堡震餘威於邊陲定律令之書揭說苑之文升大猷於廊廟佩重望於將相之任大廈棟樑衛正道於干戈之餘頹波砥柱 惟文和公以公肖子爲世宿儒 追虞庭賡載之歌藹然忠君誠意體鄒聖闢廊之義凜乎斥佛諫章 蓋其涵泳薰陶知風之自若乃寬仁和粹根天者然 模半幅七分之形時則崔明谷賢相幷二公一院之享有若周愼齋道臣 嗟年代之云遐在勝國所未遑者若顯晦之有待猗我朝何其盛哉 南康傳李氏之居何年紫霞洞裒潮州移韓公之廟今焉白雲峯前第修屢閱星霜而盖障不蔽風雨 方先生妥靈之日猗歟規模之甚宏在後學寓慕之忱忍見樑宇之將圮 迺玆重修之役後孫則姦東首倡一鄕則士林影從 櫹櫨侏儒榱桷棼店楔得其宜完矣美矣堂宇門廡黝堊丹漆擧以法輪焉奐焉 宗臣遺像肅清中設函丈之席諸生執經問難外徹琴瑟之聲 助擧修樑恭疏短引

兒郎偉拋樑東 曈曈曉旭射簷紅 欲知斯道大明處 須看祥光亭午中

兒郎偉拋樑西 野色參差望更迷 一路中間平且直 胡爲萬逕與千蹊

兒郎偉拋樑南 海控涓涔勢潭涵 淺見爭如操杓飮 神功誰識與天參

兒郎偉拋樑北 拔地雲山萬古色 行者瞻望以爲期 嵬然不動象公德

兒郎偉拋樑上 帝傍來侍風飄颻 固知浩氣不曾消 星月中天光大放

兒郎偉拋樑下 殖殖其庭淨掃灑

進退周施能中規 靑襟謁蔚摠文雅伏願上樑之後儒化丕新廟貌罔缺四時以造士不廢禮樂詩書千秋常如今長懸笠篁金石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月日正憲大夫知敦寧府事兼知 經筵弘文館提學原任奎章閣直提學曹錫雨謹題

## 문헌서원중수상량문

惺齋(文憲公)가 松灘(文和公)에게 전하였으니 그 학문은 과거를 계승하며 미래의 학자들에게 길을 열어주는 것이었으며 書院은 嘉靖年代에 창건되었고 이번의 공사는 과거의 규모를 살리며 새로 수리한 것이다。이곳은 스승의 道가 존재하는 곳이니 누가 보고 감동되어 일어서지 않겠는가。

文憲公은 宋나라의 文運이 일어나던 時代에 태어나서 聖人의 학문이 마음으로 전해지는 要點을 체득하였다。말 한마디가 그대로 법이 되었고 한 개인이면서 모든 사람의 스승이 되었으니 이는 天地間에 홀로 존재하는 기운과 합치되는 것이며 君子는 公을 신뢰하였고 小人은 공을 두려워하였으니 이는 산과 물이 말 없이 萬物에 주는 큰 공적과 같았다。

상상하면 그 때에 十二公徒의 文學의 풍조를 일으킨 것이 누구의 힘이겠는가 지금까지 몇백년 동안의 儒學은 公이 길을 열어놓은 것이다。

우리 나라에서 「孔子」라는 칭호를 받으며 천년동안 없어졌던 學統을 이어 놓았으며 眞正한 근본은 中庸의 정신에서 나온 것이니 九齋에 이름을 붙인 것으로 알 수 있다。道德과 文章에 기본을 두고 政治와 事業에서 이를 표현하였다。翰林院에서 출발하여 樞密院、同三司、中書令에 이르렀으며 顯宗을 섬기기 시작하여 文宗까지 四代의 王朝에 벼슬하여 德望 높은 元老가 되었다。女眞의 추장을 석방하며 平虜鎭에 방어선을 구축하여 나라의 남은 위력을 국경에 떨쳤고 律令의 문헌을 制令하며 說苑에 있는 글을 걸어 놓게하여 朝廷에서 큰 정책을 높이 올렸다。재상과 장군의 임무로 중요한 영망을 지녔으니 큰 건물의 들보와 같은 존재였으며 전쟁이 종식된 시기에 바른 道를 옹호 하였음은 밀어닥치는 홍수 가운데의 굳굳한 돌기둥과 같았다。

文和公은 공의 훌륭한 아들로 한 시대의 노성한 학자가 되었다。舜의 신하들이 노래를 주고 받은 것과 같이 임금 앞에서 詩를 지은 것은 임금에게 충성을 받치는 갸륵한 정신이었고 孟子가 異端을 배척한 의의를 본 받아 엄숙히 글월을 올려서 불교를 배격하였다。대체 그의 학문과 인격은 배운 곳이 있음을 알 수 있으며 성격이 너그럽고 착하며 온화 순수함은 그의 천성에서 온 것이다。한폭의 초상화를 모사한 것은 재상 崔明谷의 시대였으며 두분을 한 書院에 모시게 한 것은 周愼齋가 觀察使로 있을 때였다。먼 시대인 高麗朝에서 미처 이루지 못할 일이 숨었다가 나타나는 시기가 있는듯 우리 王朝에서 설치 되었으니 아아 얼마나 훌륭한 일인가。

南康의 白鹿洞書院은 본시 李氏의 것이었는데 이곳은 언

제부터 紫霞洞에 書院이 생겼는가? 潮州의 韓公의 사당과 같은것이 지금은 白雲峰앞에 세워졌다.

다만 여러 해를 거듭하는 동안 퇴락하여 바람과 비를 가리우지 못하게 되었다. 선생의 신을 처음 모시던 날에는 건물의 규모가 매우 웅장했으니 後學들이 尊慕하는 정성으로서 사당이 쓰러지려하는 것을 어찌 그대로 볼 수 있으랴. 이번 重修하는 공사에 후손으로는 義東이 먼저 발기하였고 지방에서는 모든 士林이 다 협조하였다. 기둥、추녀、동자기둥 문설주까지 모든 제목이 다 제대로 알맞아 완전하며 아름다웠고 마루、방、문깐、행랑 그리고 단청의 채색까지 다 법대로 되어 웅장하고 화려하였다. 선생의 화상을 엄숙히 모셨고 가운데에는 스승의 자리가 마련되었으며 여러 학생이 책을 가지고 와서 질문 토론하니 밖에는 음악 소리가 퍼져나온다. 들보를 올리는데 거들기 위하여 삼가 짧은 노래를 이바지한다.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동쪽을 바라보니 밝은 새벽 햇빛 붉게 처마 끝에 쏟아진다. 우리의 道가 얼마나 밝은 가를 알려거든 한낮에 비쳐오는 밝은 빛을 보아라.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서쪽을 바라보니 들빛이 아득하여 안개가 흐릿하다. 그 가운데 길 한가닥 편편하고 곧았으니 어째서 이 길 저 길로 헤매고만 있는가?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남쪽을 바라보니 바다는 깊고 넓어 기세도 우렁차다. 얕은 소견에 국자로 되어보려 하는구나 위대한 힘은 하늘과 합치된다는 것을 누가 알리오?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북쪽을 바라보니 땅에 솟아오른 구름낀 산은 태고 적 빛을 간직하였다. 길 가는 이 쳐다보며 기대하는데 우뚝히 움직이지 않는 자세 선생의 덕을 상징하였네.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위를 쳐다보니 하느님 옆자리에 모시고 계신 선생이 바람을 타고 오고 가는 듯. 위대한 넋의 힘 없어지지 않아서 별과 달처럼 하늘 복판에 빛을 보내주는 줄을 알 수 있다.

아해요 보를 올려라 아래로 굽어보니 넓직한 마당은 깨끗이 청소되었고 갔다 왔다하면서 예식을 행하는 모습 모두 예법에 들어 맞는다. 썩썩한 젊은 학도를 모두가 교양이 높고 고상하도다.

바라옵건대 들보를 올린 이후에 儒學의 교화가 크게 새로와지며 사당의 모습이 허물어지지 아니하여 四時로 이곳에서 학자를 양성하여 詩書와 禮樂이 폐지되지 아니하며 천년이 지나더라도 언제나 지금처럼 연주하는 樂器가 보존되게 하옵소서.

崇禎紀元後四癸亥(哲宗二年 ㄱ 一八六三) 月 日에 正憲大夫知敦寧府事 兼知經筵 弘文館提學 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曺錫雨 삼가 지음.

## 文憲書院重修記

橘山 李裕元

海州府西鵂巖有文憲書院勝國太師崔文憲文和兩先生妥靈之所也

院以 明廟己酉因愼齋周先生建白 賜額給田廟貌始成後屢經兵燹不失基址逮 肅廟乙丑奉遺像明谷崔公文之事載院志當 宁辛酉裕元以廟奏特補是藩翌年春謁先生廟院儒崔琮炯崔載奎以重修告裕元曰先生東國夫子也人孰無慕先師之心而前泯是議未遑也乃鳩財董力不日改觀醵于諸君子曰州是先生舊居也先生沒于千載之間凡我服儒者莫非出於陶冶之中則先生之功何遜於抽導幽滯啓廣寸思乎哉昔檀州盡名儒像俾 邊陲行敦勸之政今登先生之堂瞻先生之像而知雕琢琳琅和寶必至也

## 문헌서원중수기

귤산 이유원(橘山李裕元)

해주부 서쪽 휴암(鵂巖)에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이 있으니 고려의 태사(太師) 최문헌·문화 두 선생의 영혼을 모신 곳이다。 이 서원은 명종 기유년(一五四九)에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선생의 주청(奏請)으로 인하여 명종께서 내려주신 현액(懸額)과 토지를 받아서 서원의 모습이 처음 이루어졌다。 뒤에 여러번 난리를 겪었지만、 그 터전은 잃지 아니하였다。 숙종 을축년(一六八五)에 이르러 유상(遺像)을 봉안할 때에 명곡(明谷) 최석정(崔錫鼎)공이 글을 지었는데、 그 기록이 서원지(書院誌)에 실려 있다。 철종 十二년 신유(一八六一)에 이유원(李裕元)이 조정의 주청(奏請)으로 이 고장에 특별히 부임하게 되어 이듬해 봄에 선생의 사당을 심알(尋謁)하였더니、 그 때에 원유(院儒) 최종형(崔宗炯)과 최재규(崔載奎)가 사당의 중수(重修)를 고하기에 유원(裕元)이 말하기를、「선생은 우리 나라의 스승이신데 어느 누가 돌아가신 선생님을 사모하는 마음이 없으리오마는 전에 이 의논이 없었으므로 중수할 겨를이 없었다」고 한 뒤 이어 재물을 모으고、 힘을 합쳐서 며칠 사이로 완성을 보게 되었다。 여러 점잖은 선비들과 술을 마시며 말하기를、「이 해주는 선생께서 옛날에 사시던 곳이다。 선생께서 돌아가신지 천년간에 무릇 우리 옷을 입은 선비로서 선생의 가르침을 받지 않은 사람이 없으니、 선생의 공이 그윽히 막힌 것을 이끌어 안내하고 재주 있다고 생각되는 사람들을 널리 열어 주는 데에 어찌 손색이 있겠는가? 옛날에 단주(檀州)는 이름 난 선비들의 유상(遺像)을 그려 변방의 사람들로 하여금 도탑게 권하는 정치를 시행하게 하였으니、 이제 선생의 사당에 올라와서 선생의 유상을 우러러 뵈오니 아름다운 옥돌을 다듬으면 반드시 화씨(和氏)의 보배가 된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고 하였다。

## 元廟柱聯

首陽巖巖有道氣像　瀛海洋洋爲學淵源

五百年前高麗太師　十二徒中左海夫子

## 원사당 기둥에 붙였던 글

수양산이 높고 높으니 도의 기상이 있구나。
큰 바다 넓고 넓으니 학문하는 연원이 됐네。
오백년 전의 고려국 태사(太師)님은 열두무리(十二徒) 중에서도 우리 나라의 스승이실세。

## 講堂柱聯

陞堂講周樂正四教　揭壁觀張橫渠二銘
五星應宋文明聚奎　九齋倣周成均造士
德鄰不孤紹賢清聖　禮享有秩凛然忠節

## 강당 기둥에 붙인 글

강당에 오르면 주(周)나라 악정(樂正)의 네가지 가르침을 강①한다。
벽에는 장횡거(張橫渠)의 두 명(銘)을 보게 걸어 두었다②。
다섯 별이 송(宋)나라 문명에 따라 규성(奎星)에 모였네。
구재는 주나라 성균관(成均館)이 선비 기르던 법을 본떴네。
덕은 이웃이 있어 외롭지 않으니、어질고 맑은 성인들이 줄을 이었다。
예를 갖추어 모시는 제사는 차례가 있고、차가운 모습은 충절이로다。

註 ① 周에서 樂正이 春秋에는 禮樂을 가르치고、夏冬에는 詩書를 가르친 것을 이름。〔禮記〕王制편에 「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라 있음。
② 張橫渠는 宋나라 橫渠鎭사람 이름은 載、字는 子厚、저술로는 「東銘」、「西銘」、「易說」등이 있음。

## 上石潭書

後孫月潭滉

伏問令履何如懸仰懸仰滉荷令念僅保就煩前日到坡山見令公欲立孔廟意甚盛也今者因人聞令公欲以文憲堂爲孔廟黜文憲公於正堂別立傍室以配之云是果然耶是豈然也文憲公生先濂洛當世道朴畧之時始倡斯道分齋教誨學徒之盛蔚爲世用時稱海東孔子則終麗之世以至今日文教之興皆公之功也吾東方書院之設多矣論其功則如文憲先生者亦已鮮矣雖專一院之享亦無愧也令公何必更生他議欲黜已享之主乎聖靈有知其肯安乎假如凡人奪人宇而居之猶且不可況爲大聖爲如此之擧乎非特聖靈爲未安也雖無識如滉者亦不能安於心也況以令公之賢而爲之乎若欲立孔廟則固當別擇他址精構一院以享之配享兩程及諸儒如晦翁之爲可也豈可因其已成之他宇黜其主於正堂而改享先聖乎滉非特爲身在苗裔私爲其先而然也聞之驚惋思之未安敢稟左右幸須從實詳示以破遠慮餘難盡足謹姑拜問反慮必是誤傳之說也不復盡其餘也並惟令照

石潭復書曰臣民無福　大王大妣上昇返邇同悲罔極罔極謹承下札以審冲裕感慰感慰弟僅保且下示事珥意有不然者珥是文憲外

孫豈不爲文憲地哉第以士論皆以爲文憲之敎誨只是科業而且製佛寺碑文只讚功德無少譏貶如此之人當祀以鄕賢不可專享書院之奉人意如此故入院者多懷未滿之意多不謁廟至有就廟不拜而揖者良由尊之太過故侮慢反生焉爲後裔者心誠未安今若別立孔廟爲正位而移祠其側祠以鄕賢則非徒多士興起而於文憲公大有榮幸無異於配享矣以弟所見反覆思之未見其未安也叟思之如何心亂不能一一弟珥拜

## 석담께 올리는 글

월담① 황(月潭 滉)

엎드려 문자옵니다。

영감님의 근황은 어떠하십니까? 항상 우러러 모시고 싶은 저 황은 염려해 주시는 은덕으로 그럭저럭 지내고 있읍니다。 전일 파산②(坡山)에 갔다가 영감께서 공자님의 사당을 세우고자 한다는 말을 듣고 제 마음 속으로 대단히 훌륭하다고 생각하였습니다。

오늘날 사람들의 말을 인연하여 들으니 당신께서는 문헌당(文憲堂)으로써 공자의 사당으로 만들고、문헌공은 정당(正堂)에서 쫓아내여 달리 옆에다가 집을 세워 모시고자 한다고 하는데 과연 그러한 일이 있었습니까? 이 어찌 그럴 수가 있습니까?

문헌공께서는 중국의 주염계(周濂溪)나 정자(程子) 형제들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셔서 세상에 도(道)가 없는 소박한 때를 당하여 처음으로 우리의 도를 주창하시어 집채를 나누어 학생들을 가르칠 때에 학생들이 많이 모여 들었고 뒤에 훌륭하게 세상에 쓰이게 되자 당시의 사람들이 우리 나라의 공자님이라고 일컬었습니다。 고려가 망하고 오늘에 이르기까지 문교가 흥륭하게 된 것이 모두 문헌공의 공훈입니다。

우리 나라에 서원이 많이 세워졌지만 그 공을 논의할 것 같으면 문헌 선생과 같은 인물이 또한 드물 것입니다。 비록 오로지 하나의 서원에 모셔도 역시 부끄럽지 아니하겠거늘、당신께서는 어찌하여 반드시 다른 의견을 만들어 내어서 이미 배향되어 있는 주인을 내쫓고자 합니까? 공자님의 혼령이 있어서 그 사실을 아신다면 편안하게 여기시겠습니까? 가령 보통 사람들이 남의 집을 빼앗아 산다고 해도 오히려 옳지 아니한데、하물며 공자님 같은 대성인께서 이러한 거조(擧措)를 하시겠습니까? 특히 공자님의 혼령이 편안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저처럼 무식한 사람이라도 또한 마음에 편안할 수가 없습니다。 하물며 당신 같이 어진 사람으로써 그렇게 할 수가 있습니까?

만약 공자의 사당을 세우고 싶다면 마땅히 다른 터를 별도로 구하여서 깨끗이 한 채의 집을 짓고 공자님을 모시되 정자(程子) 형제와 여러 성현들까지를 회옹(晦翁) 주자(朱子)가 했던 것과 같이 배향하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 어찌 이미 배향되어 있는 남의 집채를 인연하여 그 주인을 정당에서 내쫓고 새로이 고쳐서 다른 성현을 모시겠습니까?

저는 특별히 문헌공의 후손의 몸이 되어서 사사로이 그 선조를 위하여 그리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그러한 소문을 들으니 놀랍고 괴이하고 마음이 편안하지 아니하기에 감히 여러모로 아룁니다。

바라건대、 반드시 사실대로 자세히 가르쳐 주십시오。 먼 곳에 있는 저의 근심을 깨쳐 주심으로써 만족해 할 수 있도록 하여 주십시오。

삼가 절실로 엎드려 근심스러운 마음을 들이켜 다시 여쭈옵니다만 이는 반드시 잘못 전해진 말일 것입니다。 그 나머지는 다시 다 말씀 드리지 아니하겠습니다。 아울러 함께 밝혀 주십시오。

석담은 답한 글에서 말하기를、

「신하와 백성들이 복이 없어서 대왕대비(大王大妃)③께오서 승하하셨으므로 먼데 사는 사람들이나 가까운데 사는 사람이 나가 함께 더할 수 없는 슬픔에 잠겨 있습니다。 삼가 온화하고 너그럽게 보살펴 주신 글월 받자오니 마음속 깊이 위안이 됩니다。 저는 그럭저럭 지내고 있습니다。 또 보내주신 글월에서의 일에 관한 저「珥」의 생각은 그렇지 않습니다。 제「珥」가 문헌(文憲)의 외손④인데、 어찌 문헌을 위하지 아니하는 처지이겠습니까? 다만 선비들의 의론이 문헌의 가르침은 오직 과거 시험을 위한 공부일 뿐이고、 또 불사(佛寺)의 비문을 지어서 부처의 공덕을 기리기만 하고 조금도 나무라거나 물리친 일이 없으니、 이와 같은 사람은 마땅히 지방의 명현(名賢)쯤으로 사당에 모시어 제사를 올려야지 오로지 한 사람만을 서원(書院)에서 모시고 제사를 드림은 옳지 않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사람들의 생각이 이와 같은 까닭으로서 원에 들어오는 자들 중에는 마음에 불만스런 생각을 품고 있는 사람들이 많으며 사당에 나가 뵙지 않는 사람들이 있는가 하면 심지어는 사당에 나가서도 절을 올리지 아니하고 읍(揖)만 하는 사람들까지도 있으니、 참으로 받들어 모시는 것이 너무 적나치기 때문에 드리어 조롱하며 업신여기는 마음까지 일어나게 됩니다。 후손된 사람으로서는 진실로 마음이 편안할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 이제 만약 따로이 공자님의 사당을 세워서 정위(正位)로 하고、 사당을 그 옆에 옮겨 짓고 지방의 명현으로만 제사를 모신다면、 다만 많은 선비들을 감동시켜 분기하게 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문헌공께도 크게 영예로워서 다행스러울 것이니、 문묘(文廟)에 배향하는 것과 다름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제 생각으로는 거듭거듭 되풀이하여 생각해 보아도 미안한 점은 없는 것 같사오니 다시 생각해 보심이 어떠하겠습니까? 마음이 어지러워 하나하나 열거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제 이(珥)는 절합니다。

註 ① 원문에는 「後孫月潭滉」으로 되어 있으나、 이 글을 받는 이가 지은이의 先祖가 아닌 栗谷李珥(一五三六~一五八四)이므로、 「文憲公後孫」이라고 하지 않으면、 옳지 아니하여 번역에서는 「後孫」 두 字를 안 옮김。

② 京畿道坡州郡의 別稱。

③ 선조 八년(一五七五)에 승하한 명종비 곧 仁順王后 沈氏(一五三二~一五七五)。 靑陵府院君 沈鋼의 딸。 명종

즉위년(一五四五)에 王妃가 되고、선조가 즉위하자 聽政을 하다가 환후지개가 태양에 깨임을 보고 즉시 정사를 선조에게 돌림。능은 康陵

④ 石潭 李珥는 文憲公의 十二대손인 副提學公 萬理의 外玄孫이 됨。

## 再上石潭書

臣民無福遽遭　大行大妣之喪犬馬之慟不可盡言削勳事庶泄輿憤何幸何幸且承令報詳悉令敎意猶未解叟稟左右撰碑事滉亦知之此所以尤不可與孔廟同享也且有不可專享書院之奉云者何意也大槩書院之設非必皆如孔孟而後可享也在中原郡邑在在皆設我朝書院亦多而專享一院之奉其師道之功及於人者果皆過於文憲者乎然則以文憲不可專享一院之奉云者恐不當理也又有入院多懷未滿至有不拜而揖者云如此葦事不可介論考之於禮未見揖神之文其爲人可知者也是何有損於文憲乎世有侮聖人者士君子其可因其侮而小聖人歟今以此非議之恐不當理也又有改爲孔廟則人不侮慢云前日生侮慢之心者一閭傍祀則便即起敬乎幸若於拜孔廟而揖於文憲則是敬也爲孔廟也非爲文憲也然則其爲侮慢猶昔而移其正位改享傍側其實黜之也恐不當理也令公又云以文憲傍祀孔廟則無異於配享在文憲大有榮幸是何言耶人以專享書院爲未滿則其可與孔廟同享乎文憲之功可合於書院之奉而不可配享於孔廟若同在一院則必有其議文憲之靈其亦安乎非特貽譏而已他日又有人唱之曰文憲與孔廟同享在大聖甚辱不可同在一院云則當移大聖之主乎當黜文憲之主乎若然則今日之移享實後日之永黜也在令公之心其亦安乎昔於竹林精舍亦祀先聖從祀以周程張邵未聞以有識如文憲之人同享也令公此意據何禮耶令公何不深思徒以人廢言不復顧念曰反覆思之未見其未安耶以滉愚陋之意他日必絶文憲之享反覆思之多見其未安也令公若以文憲爲不足表準則固當仍舊宇祀以鄕賢而勿爲改易叟擇他地別構孔廟然後在　國家待文憲之意於令公高表準之擧兩無乖也何必奪已成之宇黜已享之主改享聖靈乎聖靈有知其肯安乎令公若以謂聖靈有知亦必安焉云則此必有他可安之道而滉未之見也幸令公詳示其道滉意以爲此海之諸生一聞未洽之論輒生侮慢之心便其已成之器具欲遂改享之高志其於師先聖之志則高矣其於待文憲之意不已薄乎若云無意於已成之器具不憚其別構孔廟於他地之勞云則其所以必欲黜文憲於正位改享聖靈然後爲快於心者未知其義也然此乃滉愚陋之意忖度之說也豈海之諸生炎令公之高風爲如此苟且卑下之擧乎移久享之主而改享聖靈之意百爾思之極爲未安故敢此縷縷幸令公勿以卑鄙而忽之各因條陳之辭詳悉敎之幸甚此外亦多有可言之事辭極支離姑此不已丁丑十二月日滉頓

石潭復書曰前日哀遽之中上答書未悉所懷方欲叟稟而無便今者竊承來示反覆丁寧良感不鄙之惠但兩間之意終未融釋者緣尊兄不知此間擧事本意故也移祠之計非以文憲爲不可全享一院也弟今衰病於當世無所爲欲於書院作山長敎誨士子以送餘年而書院全祠文憲於表準多士以爲不足而鄕校則有孔廟而訓導乃微官也今弟忝堂上而乃爲文憲書院山長則高下倒置決不可行矣別擇他處建書院立孔廟則豈不尤好乎但今院宇之制廩士之具莫備於文憲書院今建孔廟而院宇之制廩士之具若下於文憲書院則大妨事體欲勝於文憲書院則何所辦出乎一州之力有所不給故於一書院

尚有煩弊之議況可容二書院乎夫所謂奪之黜之云者道不同而相抗之謂也今者文憲雖於道學無聞若其推尊孔子則豈啻子之於父乎父臨子室而謂之奪可乎子避父位而謂之黜可乎今以祀孔子疑聖靈不安則以胤璥入衛之情窺聖意也以移祠爲文憲之辱則是以輒拒胤璥之情窺文憲也天下安有如此粗俗之見乎大凡學宮尊祀只觀義理如何無嫌於改正故古之文廟祀周公爲正位自唐以後出周公而祀孔子爲正位厥後萬世因之先賢之論未聞以唐爲失禮也夫以周公避孔子則君避臣也而不爲辱以孔子代周公則臣代君也而不爲僭只是義理之當然故不可以常情測度也況以文憲而避孔子有何絀辱乎聖靈有何未安乎尊兄又以爲文憲不可與孔子同享一院此則未然文憲之學只是不堪爲多士標的耳要其歸則聖人之徒也若與孔子同享一殿則果有所未安矣別爲祠宇祀以鄉賢則十分無愧矣何不可之有且前所謂侮慢云云者非出於無識之輩也若其揖廟者則固不足道矣其餘有識者皆懷未滿之意至如弟者乃文憲裔孫而亦不敢庇護先靈則況其他乎其論亦不至皆悖義理不可槩視以無識揮斥之也今若祀以鄉賢則事得其宜士心帖然矣豈有他議哉星州書院初祀李兆年士子以兆年畫像手執數珠疑其奉佛稟于退溪先生移兆年之祠祀以鄉賢而以程朱爲正位未聞士論以兆年與程朱同院爲不可也況文憲一生尊奉孔子今得同院有何不可乎大抵此事非弟欲爲山長教誨則豈必如此致紛紜之議乎一院之享非其人者固多矣中國尚有祀蘇東坡者文憲豈不勝於東坡乎只緣欲聚多士作些少工夫故不得不爾爾今祀孔子爲正位則多士得標的而興起祀文憲以鄉賢則先靈安薦享而無愧兩得其宜矣今若仍舊則弟不能爲山長而書院所聚者只爲文字之學耳於事何益乎且聞尊兄欲與同姓子孫上疏爭辨其果然乎殊可驚嘆此事本不可自擅當稟于朝廷事之成否未可知也尊兄何遽戚戚乎此事當一任公論不可以祖孫私情爭辨也周公之出文廟也未聞周公子孫上疏爭辨也勿生他計幸甚恐被人言也從愚弟之所見則文憲於孔子同作一家之人兩全無害其意似抑而實揚其事似貶而實尊從尊兄之所見則文憲與聖靈分邊作敵拒戰于冥冥之中非徒侵犯聖靈亦爲不知文憲也其爲未安何可勝言以此深思則庶見義理之當然矣人之所見難以強同當觀義理之如何勿以先定之見爲主然後忠言得入而理趣漸明矣弟亦不敢必以爲自是也若高見猶未合則因便叟示幸甚幸甚

## 석담께 다시 올린 글

관원과 백성들이 복이 없어서 졸지에 대행대비(大行大妃)⑤께서 승하하시는 상을 당하였으니 신하〔犬馬〕⑥들의 슬픔은 이루 다 말할 수가 없습니다。삭훈(削勳)에 관한 여론의 분개함을 거의 씻어 버리게 되었으니 얼마나 다행한 일인지 모르겠습니다。또 글월을 보내셔서 자세히 잘 가르쳐 주셨으나 그 뜻이 아직도 잘 풀리지 아니하여 다시금 여러 가지를 여쭙니다。(문헌공께서) 비문(碑文)을 지으신 일에 대하여는 저〔滉〕도 알고 있습니다만 이것은 공자님의 사당에 함께 모시어 제사를 올릴 수 없는 더욱 큰 이유가 됩니다。또 「하나의 서원에서 한 분만을 오로지 제향할 수 없다。」고 말씀한 것은 무슨 뜻입니까? 대체로 서원을 설

립하는 데에 반드시 모두 공자님이나 맹자님과 같은 분이라고 인정 받은 뒤라야만 제사 모셔질 수 있는 것은 아닙니다。 중국에서는 군이나 읍마다 곳곳에 서원이 모두 있고 우리 조선에도 서원이 또한 많이 설립되어 있는데、 한 사람만을 오로지 모시어 제사 드리는 서원이 받들어 모시는 분이 그 사도(師道)의 공에 있어 남에게 영향을 끼친 것이 과연 모두 문헌공의 공보다 훌륭합니까? 그렇다면 「문헌으로써 한 서원에서 오로지 제향하여 받들 수 없다」고 말씀하는 것은 이치에 합당하지 아니하다고 여겨집니다。 또 「서원에 들어오는 사람중에서 많은 사람들이 불만을 품고 절을 하지 아니하고 읍만 하는 데에 이르는 자도 있다」고 말씀하셨는데、 이와 같은 무리들은 개의하여 의론할 일이 못된다고 봅니다。 예절에 관하여 살펴보면 신(神)에게 읍을 한다는 글은 보지를 못하였으니、 그 (신에게 절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들의) 사람됨을 가히 알 만합니다。 이것이 어찌 문헌공께 손상됨이 있겠습니까? 세상에는 성인을 경멸하는 자들이 있지만、 그렇다고 하여서 선비나 교양인〔士君子〕들도 그 성인 엽신여김을 인연하여 성인을 낮추어 보겠습니까? 이제 이러한 것을 가지고 그르다고 문헌공을 논의하는 것은 온당한 이치가 아닌 줄로 생각됩니다。 또 「(문헌서원을) 고쳐서 공자님의 사당으로 만든다면 사람들이 (문헌공을) 업신여기지 않을 것이라」고 말하셨는데、 전일에 일어난 업신여기는 마음을 가진 사람들이 (문헌공을) (공자님) 옆에 모시어 제사를 모신다고 하면 그 소문을 한번 듣고 갑자기 (문헌공을) 공경하는 마음이 일어나겠습니까? 다행히도 공자님의 사당에는 절을 하고、 문헌공께는 읍을 한다면 이 공경은 공자님의 사당을 위한 것이지 문헌공을 위한 것은 아닐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문헌공께 업신여기는 마음을 품고 있는 것은 옛날과 같은데도 그 정위(正位)를 고쳐서 곁으로 옮겨서 모신다면 그 실상은 문헌공을 쫓아내 버리는 것이니 이치에 맞지 않는다고 생각됩니다。 당신은 또 말씀하기를、 「문헌을 공자님의 사당 옆에 모셔서 제사를 올리면 문묘(文廟)에 모시는 것과 다름이 없을 뿐 아니라 큰 영예인 동시에 다행한 일일 것이라」고 하셨는데、 이것은 무슨 말씀입니까? 사람들이 (문헌공을) 한 서원에 오로지하여 모시는 것을 가지고 만족스럽게 생각지 아니하는데、 그들이 (문헌공을) 공자님과 더불어 같이 모시여 제향하게 하겠습니까? 문헌공의 공이 서원에서 받들어 모시기에는 합당하지만 공자님의 사당에 같이 배향하는 것은 옳지 않습니다。 만약 같이 한 서원에 모셔지게 되면、 반드시 그 나무람이 있을 것이니 문헌공의 혼령께서 그 또한 편안해 하시겠습니까? 특별히 나무람만을 줄 뿐 아니라 훗날에는 또 어떤 사람들이 크게 떠들어서 말하기를 「문헌공과 공자님을 사당에 같이 모셔서 제사를 드림은 공자님께 심히 욕되니、 한 서원에 같이 모셔 둘 수 없다」고 한다면 큰 성인의 신주를 옮김이 마땅하겠습니까? 문헌공의 신주를 쫓아냄이 마땅하겠습니까? 만일 그렇게 된다면 오늘날 (문헌공을) 옮겨 모신다는 것은 실지로는 훗날에 영

원히 쫓아내는 일이 될 것이니 당신의 마음이 그 또한 편안하겠습니까? 옛날 죽림정사(竹林精舍)에서도 또한 공자님을 모시어 제사 드리면서 주염계(周濂溪)·정자(程子)⑦ 형제들 장횡거(張橫渠)·⑧ 소강절(邵康節)⑨들을 따라서 모시고 제향하지만 문헌공과 같은 분이 함께 배향되었다고 혈뜯는 것은 듣지 못하였습니다。 당신의 이러한 뜻은 어떤 예(禮)에 의거한 것입니까? 당신은 어째하여 깊이 생각해 보지도 아니하고 다만 남들이 (문헌공의 신주를) 폐하자는 말을 가지고 거듭 살펴서 염려해 보지도 아니하고서 「되풀이하여 그 문제를 생각해 보았지만 그 미안함을 알지 못하겠다」고 합니까? 저〔滉〕의 어리석고도 고루한 생각으로는 후일에 반드시 문헌공의 향사(享祀)가 끊어질 것 같아서 되풀이하여 생각할수록 그 편안하지 아니한 소견이 많아집니다。 당신께서 만약 문헌공께서 사표(師表)의 모범이 되기에 부족하시다고 생각된다면 진실로 옛사당집에다가 지방의 명현으로 모시어 제사를 받들고 고치어 바꾸려 하지 아니함이 마땅할 것입니다。 다시 다른 곳을 가려서 공자님의 사당을 따로이 지은 뒤라야 국가에서 문헌공을 대접하는 뜻에 있어서나 당신께서 표준(表準)을 높이려는 거조에 있어서나 양쪽 모두가 어긋남이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무엇 때문에 반드시 이미 이루어진 사당집을 뺏고 이미 모셔 져 제향을 받으시는 신주를 내쫓고 공자님의 혼령을 고쳐 모시려 합니까? 공자님의 혼령이 앎이 있으시다면 그 즐겨 편안하겠습니까? 당신께서는 「만약 공자님의 혼령이 앎이 있으시다면 또한 반드시 편안해 하실 것이라」고 말씀하셨는데 이는 반드시 달리 편안히 할 수 있는 길이 있으신 듯하나 저〔滉〕는 알 수가 없읍니다。 당신께서 자세히 그 길을 알려 주시면 다행이겠습니다。 저〔滉〕의 생각으로는 이곳 해주의 여러 학생들이 한번 미흡한 논의를 들으면 갑자기 (문헌공을) 업신여기거나 방자히 구는 마음이 일어나 문득 이미 이루어진 기구(器具)를 마침내 고쳐서 (공자님을) 모시고자 뜻을 높일 것이니, 그 공자님을 스승삼고자하는 뜻에서는 고상합니다만 그 문헌공을 대접하는 뜻에서는 박절하다고 아니하지 못하겠지요? 만약 이미 이루어진 기구에 뜻이 없고, 공자님의 사당을 다른 곳에 따로이 짓는 수고로움을 꺼려하지 아니한다고 한다면 반드시 정위(正位)에서 문헌공을 쫓아내고 공자님의 혼령을 바꿔 모신뒤라야 마음이 상쾌하겠다는 것은 그 무슨 까닭인지 그 뜻을 알지 못하겠습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곧 저〔滉〕의 어리석고 고루한 생각으로 미루어 헤아려 본 말입니다。 어째해주의 여러 학생들이 당신의 높은 가르침을 받고서 이와 같은 구차하고 저속한 거동을 하겠습니까? 오래전부터 받들어온 신주를 옮기고, 바꿔서 공자님의 혼령을 모신다는 뜻은 백번 생각해도 더할 수 없이 미안한 일이 되기에 감히 이처럼 길게 말씀 올립니다。 당신께서는 천하고 더럽다고 소홀히 대하지 마시고 각각 조목에 따라서 아뢴 말씀을 자세하게 모두 알려 주신다면 대단히 고맙겠습니다。 이 밖에도 또한 여쭈어야 할 일들이 많사오나 사연이 지극히 지

러하겠기에 이만 줄이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정축(一五七七)년 十二월 일에 황(滉) 올림。

석담은 답서에서 말하기를

전일의 초상〔哀遽〕중에 올려 답한 글월은 마음속에 있는 생각을 다하지 못하였기에 바야흐로 다시 여쭙고자 하였으나 인편이 없었습니다。 이번에 보내주신 글월을 삼가 받자오니 거듭 틀림없이 좋이 느끼시어 저〔石潭〕의 생각을 더럽다고 하지 않으신 은혜를 입었습니다。 다만 둘 사이의 뜻이 마침내 어울려 풀어지지 아니함은 존형께서 이쪽에서 하고자 하는 일의 본래 뜻을 알지 못하는 까닭인 때문인 듯합니다。 사당을 옮기려한 계획은 문헌(文憲)이 오로지 하나의 서원에 모셔질 수 없다고 해서가 아니고、 제가 이제 쇠약하고 늙어서 세상에서 할 만한 일이 없게 되어 서원에서 산장(山長)이나 되어 벼슬하지 아니한 선비들을 가르치며 남은 세월을 보내고자 한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서원에 오로지 모셔지고 있는 문헌은 사표(師表)의 기준에 있어서 많은 선비들은 넉넉지 않다고 생각하고 있는데다가 향교(鄕校)에는 공자의 사당까지 있어도 훈도(訓導)는 곧 미미한 벼슬아치입니다。 이제 저는 욕되게도 당상관(堂上官)이었으니 곧 문헌서원의 산장이 되면、 높고 낮음이 뒤바뀌어 결국 그렇게는 할 수가 없습니다。 또 다른 곳에 따로이 가려서 서원을 짓고 공자의 사당도 세운다면 더욱 좋지 않겠습니까마는 오직 지금 서원의 제도와 선비들을 먹여 기르는 기구가 문헌서원에 비겨서 낫게 갖출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이제 공자의 사당을 세우면서 겹채의 제도나 선비들을 먹여 기를 수 있는 설비가 만약 문헌서원보다 못하게 된다면、 일의 체모에 있어서 크게 방해가 될 것이고 문헌서원보다 낫게 하고자 하면 그 비용을 어떻게 마련할 수 있겠습니까? 한 고을의 힘으로는 하나의 서원에도 공급하지 못할 경우가 있어서 오히려 귀찮고 폐가 심하다는 논의가 있는데、 하물며 두 서원을 용납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대체로 이른바 「정위(正位)를 뺏는다」거니 「신주(神主)를 내쫓는다」고 말씀하신 것은 도가 같지 않아서 서로 격름을 말합니다。 이번 문헌은 비록 도학에 있어서는 별 공적이 없지만 그가 공자를 추앙하여 존경한 것 같은 일은 어쩌 아버지께 대한 아들노릇정도이겠습니까? 아버지가 아들의 방에 들어왔는데、 그것을 빼앗았다고 말한다면 되겠습니까? 아들이 아버지께 자리를 비켜 드렸는데、 그것을 내쫓았다고 말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이제 공자를 제사 드리면 성령께서 편안해 하시지 않을지도 모른다고 하시니、 괴외(蒯聵)[10]가 위(衛)나라에 들어가려 하였던 뜻을 가지고 성현의 뜻을 헤아리는 것입니다。 사당을 옮기는 것이 문헌께 욕이 된다고 하시니、 이것은 첩(輒)이 붕외를 거절한 정을 가지고 문헌을 살피는 것입니다。 천하에 어찌 이와 같은 조악(粗惡)하고 속된 견해가 있겠습니까? 대체로 성균관〔學宮〕에서 우러러 모시는 제

사는 오직 의리가 어떠한가? 고쳐 바로잡는 데에 혐의가 없는가? 만을 보는 까닭으로 옛날의 문묘(文廟)에서는 주공(周公)을 정위(正位)에 모셨었으나 당(唐)나라 이후부터는 주공을 빼고 공자님을 정위로 하여 제사 올려 그뒤 만세(萬世)토록 그렇게 하였으나, 그것을 인하여 선현들이 당나라에서 예에 어긋나는 일을 하였다고 논의하였다는 말을 듣지 못하였습니다. 저 주공이 공자를 피한 것은 임금이 신하를 피한 것이어서 욕되지 아니하며, 공자께서 주공을 대신한 것은 신하가 임금을 대신한 것이지만 참람(僭濫)되다고 하지 아니하였으니, 다만 이것은 의리가 당연한가를 보아야 하므로 일반적인 정으로 헤아리는 것은 옳지 않을 것입니다. 하물며 문헌공으로써 공자를 피하는 것이 어찌 물리침을 당하는 욕이 되겠습니까? 공자님의 혼령께서 어찌 편안하지 아니하겠습니까? 존형(尊兄)께서는 또 문헌공께서 공자님과 같은 한 서원에 모셔져 제사 받들어질 수 없다고 생각하신 듯하나, 이것은 그렇지 아니합니다。 문헌공의 학문은 오직 많은 선비들의 표적(標的)이 되지 못한 것뿐이지 그 커추를 살피면 성인(聖人)의 무리입니다。 만약 공자님과 같은 집채에서 모셔져 제사 받아 과연 편안하지 않은 바가 있다면 따로 사당집을 짓고 지방의 어진이로서 제사 모셔지면 전혀 부끄러움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어찌 불가함이 있겠습니까? 또 전에 이른바 「모만(侮慢)」 운운한 것은 무식한 무리들에게서 나온 것이 아닙니다。 마치 사당에서 읍을 하는 녀석들과 같은 사람들이라면 굳이 말할 것도 없을 것 같습니다。 그 나머지 유식한 사람들은 모두 불만스런 뜻을 품고 있습니다。 저와 같은 사람이나 곧 문헌공의 후손들에 이르기까지도 또한 감히 선조님의 혼령을 감싸서 보호하지 못하는데 하물며 그 나머지 다른 사람들이겠습니까? 그 논의도 또한 모두 의리에 어긋나는 데에 이르지 않을 것이니 다 무식한 것으로 보고 휘둘려 물리침은 옳지 않을 것입니다。 지금 만약 지방의 어진이로서 제사를 모신다면 일이 마땅함을 얻어서 선비들도 마음이 그렇게 따를 것입니다。 어찌 다른 의론이 있겠습니까? 성주서원(星州書院)은 처음에 이조년(李兆年)[11]을 제사 드리다가 선비들이 이조년의 화상의 손에 몇개 염주(念珠)를 쥐고 있는 것을 가지고 그가 부처를 받드는가 의심하고 퇴계 선생께 이조년의 사당을 옮겨서 지방의 어진이로 제사 모시고 정자(程子)와 주자(朱子)로 정위(正位)를 삼도록 아뢰어 그렇게 하였어도 선비들이 이조년과 정자나 주자와 함께 같은 서원에 모셔짐은 옳지 않다고 말한 것을 아직 듣지 못하였습니다。 하물며 문헌공께서는 일생 동안 공자님을 우러러 받드셨으니 이제 같은 서원에 모셔진들 어디에 불가함이 있겠습니까? 대체로 이 일은 제가 산장이 되어서 가르치고자 함이 아니라면, 어찌 반드시 이처럼 시끄런 논의가 나왔겠습니까? 하나의 서원에 모셔지는 분이 그 사람이 아닌 것은 진실로 많습니다。 중국에서는 아직도 소동파(蘇東坡)[12]를 제사 모시

고 있는데, 문헌공께서 어찌 소동파만 못하겠습니까? 다만 많은 선비들을 모아서 사소한 공부를 시켰던 까닭으로 마지못하여 그렇게 되었을 뿐입니다。 이제 공자님을 정위로 하여 제사를 모신다면 많은 선비들이 표적을 얻어서 흥륭 분기할 것이며 문헌공은 지방의 현인으로 제사를 받들면 선령(先靈)께서도 편안히 제사를 잡수실 수 있어서 부끄러움이 없을 것이니 양쪽이 다 그 마땅함을 얻을 것입니다。 지금 만약 옛법대로 따른다면 저는 산장이 될 수가 없으며 서원에 모이는 사람들도 오직 글자만 익히는 공부가 될 것이니 일에 있어서 무슨 이로움이 있겠습니까? 또 듣자오니 존형께서 동성(同姓) 자손들과 더불어 상소하여 판단을 다투고자 한다는데 과연 그러합니까? 자못 경탄할 일입니다。 이 일은 본래 사사로이 마음대로 할 수 없고、조정에 아룀이 마땅하며 일이 이루어지고 안 이루어짐도 알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존형께서는 어찌하여 그렇게 급히 조바심하십니까? 이 일은 마땅히 공변된 논의에 맡길 것이지 조상과 후손이라는 사사로운 정분을 가지고 판단을 다투어서는 아니 될 것입니다。 주공이 문묘에서 쫓겨날 때에 주공의 자손들이 상소하여 판단을 다투었다는 말을 듣지 못하였습니다。 다른 의견을 내지 마십시오。 종겠습니다。 남들의 비난을 들을까 몹시 두렵습니다。 어리석은 저의 생각을 따르신다면 공자님에게 있어서 문헌공은 같이 한 집의 사람이 되어야 두 분이 다 온전하고 해도 없을 것입니다。 그 뜻으로는 억압하는 것 같지만 실은 높이는 것이며 그 일로는 깎아내리는 듯하지만 실은 높이 받드는 것입니다。 존형의 뜻을 따른다면 문헌공과 공자님의 훈령을 편을 갈라 적을 만들어 아득하고 캄캄한 속에서 맞서 싸우게 됩니다。 이것은 공자님의 훈령을 침범할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문헌공도 알지 못하게 됩니다。 그 편안하지 아니한 바를 어찌 다 말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이러한 점을 가지고 깊이 생각해 본다면 거의 의리의 당연한 것을 알게 될 것입니다。 사람들의 생각은 억지로 같게 하기는 어려우니 마땅히 의리의 옳고 그름을 보아야 할 것이며、미리 정해진 생각을 가지고 주장하지 말아야 합니다。 그렇게 한 뒤에 충고의 말이 받아들여지며 이치가 점점 밝혀져 나가게 됩니다。 저도 또한 감히 스스로 옳다고 생각하지는 않습니다。 만약 고견에 아직도 맞지 않는다면 인편을 인연하여 다시 알려 주시면 심히 다행하겠습니다。

註 ⑤ 왕이나 왕비가 승하한 뒤 아직 諡號를 올리지 아니한 상태에서의 일컬음。

⑥ 신하들의 나라에 대한 忠誠이 犬馬와 같음의 비유。

⑦ 天竺國 五精舍中의 一、王舍城南 迦蘭陀에 있었으므로 가란타 정사라고도 하는데 釋迦가 이곳에 살면서 說法하였다고 함。 그러나 여기서는 朱子의 滄洲精舍를 말하는 듯함。

⑧ 중국 宋나라때 학자。 字는 子厚、이름은 載、벼슬은 神宗때 崇文校書를 지냄。 저서로 〔正蒙〕 및 東銘、西銘이 있음。 橫渠는 號임。

⑨ 중국 宋나라때 학자。 字는 堯夫、이름은 雍、康節은 諡號、號는 樂安、저서에 〔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등이 있음。

⑩ 衛靈公의 아들。 世子였으나 靈公에게 죄를 져 쫓겨나고 靈公이 죽으매 그 왕위를 靈公의 孫子이며 蒯聵의 아들인 輒에게 물려 주었다。 한편 蒯聵는 父王이 沒한 소식을 듣고 歸國하여 王位에 오르고자 하였으나、輒은 그의 入衛를 拒絶하였음。

⑪ 고려 말년의 문신。 호는 梅雲堂、벼슬은 藝文館大提學을 지냄。 忠惠王의 湯逸을 여러번 諫하다가 사직함。 (一二六九~一三四三)

⑫ 宋나라 文人。 字는 子瞻、號는 東坡居士、鐵冠道人、靜常齋、雪浪齋。 諡號는 文忠、벼슬은 翰林學士侍讀而學士를 지냄。 佛老를 좋아하여 당시의 碩儒 程頤와 論爭을 하였음。 唐宋八大家의 一人。 저술로 〔易書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 등이 있음。

## 三上石潭書

伏承辱報得審令履平安且認嫂氏解産之奇驚喜不已得女於二十年望絶之後此乃令公後日得男之路也其爲喜幸如何可言且書院事反覆令示不能無疑不得不叟稟左右令示有蒯聵之事理千萬不同事千萬不同而牽合比喻情甚無謂此實令公之失言吾不必叟辨而令公亦必自覺其言之失也令公又有從兄之言則文憲與聖靈分邊作敵拒戰于冥冥之中語亦甚無理若從某言則書院只是仍舊一書院而已孔廟亦只是新叔一孔廟而已有何分邊拒戰之理乎令示有文廟初祀周公自唐以後改祀孔子云是則其義同而實不同也文廟則只爲萬古大聖故必享萬古大聖之神而後當合義理既合義理則聖靈之所以安也豈常情之所不可測度者乎若書院則非如文廟也在一邑有鄕先生之可祀者則祀之有若士夫之家廟然也士夫祖先有不厭人議者則必黜其主祀於他處而改享大聖乎天下之書院家廟必欲使之一一改享大聖則其志則可謂高矣其所以處之之道何如耶令公又云院宇之制廩士之具莫備於文憲書院若下於書院則大妨事體欲勝於書院則何以辦出乎人力不給等語此令公見道未精處事苟且之失也所謂不能辦出人力不給等事皆是令公一私事也非文憲之所知也非國家之所知也況於君子處事當觀義理之當否而至於人力之所不及則非所論也若以院宇之大小廩士之豐殺謂有妨事體則一道各邑鄕校及海之鄕校皆不及於文憲書院其亦有妨於事體而一一盡改之耶必欲壯麗其院宇然後事體無妨士子可教吾道乃尊則此乃蕭何壯宮室鎭服天下佛氏壯寺刹以尊崇奉之類也杏壇函丈之間勢難教育人才也亦甚無理以令公之高識何發此言耶令公又云於一書院尚有煩弊之議況可容二書院乎云云中朝書院之多不必言也雖以我國殘縣如禮安尚有易東陶山慶州有玉山孤雲榮川星州皆有數三書院則獨於海州不可有二書院乎況煩弊之擧其失小黜神之擧其過大何可避其小失而陷此大過乎令公又言別爲祠宇祀以鄕賢則十分無愧之言亦可笑也吾非以祀以鄕賢爲不可也只以不仍舊祠黜其主於正位而別爲祠宇爲不忍也令公又云若仍舊則弟不能爲山長之言亦所未曉令公若於石潭書院又立孔廟敎誨士子則諸生無迫逐鄕賢之薄風令公有尊祖敬宗之厚誼人情天理兩得其宜也雖或力不給而院宇廩士之具下於文憲書院未見其有妨於事體之理也況何有不能爲山長之理乎必以爲新叔孔廟則功力之太苦也財力之不給也院宇之不如舊也廩士之不如舊也莫如仍其文憲已成之器具而黜其主改享聖靈之爲便利也其志則藉公而似高其事則苟且而卑下其所以處之者無異於利人之所有而奪之者也其爲非義莫大於此爲此非義之擧而使聖靈有知必以謂

다면 조금도 부끄러울 것이 없다」고 하셨는데 이 말도 또한 우스운 일입니다。 나는 지방의 현인으로 제사 받들음이 안된다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다만 옛사당을 그대로 두지 아니하고 그 신주를 정위(正位)에서 내쫓고 따로이 사당 집채를 지어야 한다는 것이 견딜 수 없게 하는 것입니다。 영감께서는 또 말하기를、「만약 옛법을 따르면 제「물곡」가 산장(山長)이 될 수 없다」고 하였는데、이 말도 또한 이해가 잘 안됩니다。 영감께서 만약 석담서원(石潭書院)에 또 공자님의 사당을 세우고 제자들을 가르치신다면 여러 학생들이 지방의 선현(先賢)을 핍박하여 물리치는 메마른 풍속도 없을 것이고、영감께서는 조(祖)를 높이고、종(宗)을 공경하는 두터운 정의가 있게 되어 인정과 천리(天理)가 모두 그 마땅함을 얻게 될 것입니다。 비록 어쩌다가 인력이 공급되지 아니하여 서원의 집채나 선비를 먹이는 식량과 기구들이 문헌서원보다 부족하더라도 일의 체모에 있어서 방해됨이 있을 이치가 나타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어찌 산장이 될 수가 없겠습니까? 반드시 공자님의 사당을 새로 짓는다면 공력이 너무도 괴로울 것이며 재력도 공급이 안될 것이고 서원의 집채 제도가 옛날과 같지 아니하면 선비들을 먹이고 살리는 데에 필요한 기구도 옛날과 같지 않을 것으로 생각됩니다。 옛날에 이미 이루어진 문헌서원의 기구보다 새로 짓는 서원의 그것이 못하다고 하여 그 주인을 내쫓고 공자님을 고쳐 모심이 편리합니까? 그 뜻은 공변됨을 빙자하여 높이려는 듯하지만 그 일은 구차하게 지위를 낮추는 것입니다。 그 일을 처리하는 것이 남이 가지고 있는 것을 이롭게 해 준다면서 그것을 빼는 것과 다름이 없기 때문입니다。 그 의롭지 아니함이 이보다 더 큰것이 없는데 이 의롭지 아니한 거조를 하여 공자님의 혼령으로 하여금 앎이 있게 한다면 반드시 편안해 하실 것이라는 말도 또한 심히 이치에 맞지 않는 것입니다。 대개 이 논의가 일어난 이후로는 비록 신주를 없이하고 사당을 옮기지 아니하였더라도 선비들의 경모(景慕)하는 마음은 반드시 전일에 비하여 줄었을 것입니다。 나도 훗날 반드시 이 서원의 집채가 오늘날과 같이 전성(全盛)할 수 없음을 확실하게 압니다。 새로 짓는 공자님의 사당은 반드시 앞으로 온갖 것「百事」이 조금씩이나마 차차로 모두 갖추어지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옛것을 좇아서 고치지 아니하면 오히려 존⑩양지의(存羊之義)가 있어서 그 제사 모심이 끊어지지 않을 것입니다。 공자님의 옆에 모셔서 제사를 올림은 다만 오늘날 신주가 내쫓김도 참을 수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훗날에는 반드시 어떤 사람이 그것을 크게 부르짖어「공자님의 사당에 함께 모셔질 수 없다」고 하는 사람이 있으면 그때는 사실 영원히 내쫓겨 신위를 없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바로 지금에는 영감님의 말을 들은 사람들은 모두 이치에 맞는 말이라고 여기기 때문에 반드시 이런 일이야 없겠지만 영감님께서 천년이나 만세(萬世)의 뒤에까지도 또한 능히 입과 혀로 그 일을 변명하여 길이 이런 일이 없도록 보장할 수 있겠습니까? 하물며 영감께서 돌아가신 뒤

에 영감님 자신은 이미 공자님의 사당에 같이 모셔질 것인데 도리어 문헌공의 신주를 쫓아낸다면 영감께서 오늘날 이렇게 거론한 일이 비록 돌아간 뒤에 이 의론을 면고하자 하여도 또한 피할 수 없을 것이며 영감의 혼령도 어두운 저승에서 부끄럽고 창피하여 후회하며 한탄해 마지 아니하는데에 이를 것입니다。영감께서는 어찌하여 깊이 생각하고 익히 헤아려 보지 않으십니까? 영감께서는 또 말하기를、「이 일은 마땅히 공변된 논의에 맡겨야 할 일이지 사사로운 정분으로써 판단을 다투어서는 안될 것이며 사람들의 비방을 들을까 두렵다」고 하셨는데、제〔某〕 생각으로는 해주의 여러 유생(儒生)들이 이미 생각들을 진술하였는데、같은 성씨의 여러 유생들만은 외로이 그 생각을 진술해서는 아니됩니까? 오직 그 생각을 진술한 것뿐입니다。그것도 제 뜻을 반드시 실행하고자 한 것은 아닙니다。옛 어른들도 이미 뜻이 같고 도가 서로 합치되면 논의할 때에 몇번이고 되풀이하면서 서로 비난하면서 종신토록 구차하게 찬동하지는 아니하면서도 그 마음만은 공변되게 처한 까닭으로 비록 의론은 서로 맞지 아니하더라도 서로가 알고 지내는 데에는 해롭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후세에 이르기까지 스스로가 어진 사람이요、지성인〔君子〕이라고 생각하면서도 의리에 마땅한가 그렇지 아니한가를 헤아리지 않고 말을 하여 모든 사람들과 뇌동(雷同)하고자 하면서 남의 말을 따르는 데에 이르면 가소롭기 그지 없을 것이니、다시 어떻게 당해내겠습니까? 저의 어리석고 고루한 소견은 이와 같아서 감히 영감님과 옛 지면을 자랑하면서 거리낌 없이 번거롭고 자질구레히 이처럼 여러 말씀을 올려 높은 견식을 더럽혔습니다。바라옵건대 영감님께서는 비루하고 천박하다 마시고、자세히 가르쳐 주신다면 더없이 다행스럽겠습니다。여러 유생들이 올린 소(疏)의 원고를 싸 보내주시면 어떻겠습니까? 보고 난 뒤에 곧바로 돌려 드릴까 합니다。만약 보내 주시지 못할 때에는 심부름꾼〔進吏〕으로 하여금 옮겨 베껴 올 수 있도록 허하여 주십시오。또한 남은 것은 영감님께서 건강하시어 새해에 만안하시기를 비오며 삼가 절하며 거듭 올립니다。

註 ⑬ 원문에는 그냥 「嫂」라고만 되어 있으나、栗谷이 月潭보다 七세나 아래이므로 兄嫂라고 하지 않았음。
⑭ 漢나라 開國功臣、諡號는 文終、漢三傑(張良·韓信)의 한 사람。秦나라 相府의 律令圖書를 거두어 법을 연구하고、九章의 法律을 지음。
⑮ 경상도 예안에 있었던 禹倬이 祀主인 서원。
⑯ 경상도 예안에 있는 李滉이 祀主인 서원。
⑰ 경상남도 경주에 있는 李彦迪이 祀主인 서원。
⑱ 경상남도 경주에 있던 崔致遠이 祀主인 서원。
⑲ 舊禮 또는 虛禮를 버리지 못함을 이르는 말。

## 文憲書院學規

栗谷李珥

一、取士之法勿論長少取其有志學業名行無汙者院儒僉議許入會者未滿十員則不得定議(曾參初三員試者備許入生員進士則直許入勿議若有儒生或挾勢求入或因而干謁道主州官者皆勿許入

一、擇諸生有識者爲掌議二員凡院中議論斯二人者主之無掌議則不可定議

年相遞又定有司以主書册

一、擇鄕人謹幹者爲院監二員備三望受差于牧使掌供饋出納之事三年相遞必以所掌作簿傳授若欵散之穀有逋欠則勿許遞若不能察則諸生僉議告官論遞

一、每月朔望諸生具巾頭巾袍圍領詣廟開中門焚香者年最長者焚香再拜雖非朔望諸生若自他處初到或自院歸家時必於廟庭再拜不開中門不焚香

一、每日晨起整疊寢具少者持箒掃室中使齋直掃庭盥櫛正衣冠平明時分入東西庭序齒相向行相揖禮畢還就齋室

一、常時恒整衣服冠帶拱手危坐如對尊長毋得以褻服自便必著直領且不得著華美近奢之服凡凡案書册筆硯之具皆整置其所毋或亂置不整作字必楷正毋得書于窓戶壁上

一、凡居處必以便好之地推讓長者毋得自擇其便年十歲以長者出入時少者必起

一、凡食時長幼齒坐於飮食不得揀擇取舍常以食無求飽爲心

一、讀書時必端拱危坐專心致志務窮義趣毋得相顧談話

一、凡言語必愼重非文字禮法則不言毋談淫褻悖亂神怍之事毋談他人過惡毋談朝廷政事毋說州縣官員得失

一、朋友務相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挾貴挾賢挾才挾父兄挾多聞見以驕于儕輩且不得譏侮儕輩以相戲謔違者黜座即損徒也解損時必踏座面責

一、自晨起至夜寢一日之間必有所事或讀書或製述或講論義理或請業請益無非學業至於暇時或游泳川上亦皆從容齊整長幼有序昏必明燈夜久就寢若不遵學規威儀放曠學業怠惰者黜座不悛則黜院黜院者削其籍

一、院中書册毋得出于院門違則罰其主者重則黜院輕則黜座

一、春秋祭無故不參者黜座

一、寄名院籍或有失身毁行玷辱儒風者則僉議削籍

一、四孟之月掌議會諸生于院講議學規檢察諸生得失無故不參者黜座有故則必具單子告其由凡初入院者必使先讀學規出栗谷全書及院誌

## 문헌서원학규 율곡(栗谷) 이이(李珥)

一、선비를 가리는 법은 나이의 많고 적음을 가리지 말고 학업에 뜻을 두고 있고 이름과 행실에 더럽힘이 없는 사람을 가리고, 서원의 유생들이 모두 모여 서원에 들일 것인가 말 것인가를 의논한다。 그때 의논에 모인 사람의 수가 열명이 되지 아니하면 의논을 결의할 수 없게 한다。初試와 三員試에 참예하였던 생원(生員)과 진사(進士)는 의논을 거치지 않고 그대로 들어감을 허락한다。 만일 어떠한 유생이 혹은 자기의 세력을 등에 업고 들어갈 것을 요구한다거나 이러한 일로써 관찰사나 지방관을 찾아가는 자가 있을 경우 그들은 모두 들어감을 허락치 않는다。

一、여러 학생중에서 학식이 있는 사람을 선택하여 장의(掌議：二명)를 삼는다。 무릇 서원내에서 발생하는 의논은 이 두 사람이 주관한다。 장의가 없을 경우에는 의논을 결정할 수 없다。 장의는 二년마다 교체한다。 또 담당자를 정하여 서책(書册)을 주관하게 한다。

一、그 고을 사람중에서 성실하고 근면한 사람을 가려뽑아 원감(院監 : 二명)을 삼는데 삼망(三望 : 벼슬아치를 탁할때 후보발자는 세명을 천거하는 것을 말함)을 갖추어서 목사(牧使)에게 보내어 목사의 결정에 따른다。이 사람들은 음식과 물자의 공급과 출납(出納)의 일을 관장하는데 三년마다 교체시킨다。원감은 반드시 그가 관장하고 있는 사무를 문서에 기록하여 전수하게 한다。만일 염산(斂散 : 곡가(穀價)를 안정시키기 위하여 시행하는 법、염조(斂糶)는 풍년이 든해에 곡가가 하락하면 평균가로 관청에서 곡물을 사들이는 것이고、산조(散糶)는 흉년이 들어 곡가가 폭등하면 관청에서 곡물을 평균가로 방출하는 법인데 이 둘을 합하여 염산이라 한다)의 곡물에 대하여 조세를 내려고 하지 않으면 교체하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않는다。만일 이러한 사실을 살펴볼 수 없으면 여러 학생들이 모두 모여 의논하며 지방관에게 고하고 교체를 논한다。

一、매달 초하루와 보름날에 모든 학생들은 두건(頭巾)과 단령(團領)을 갖추어 입고서 사당에 나아가 중문(中門)을 열고 분향(焚香)하고 나이가 가장 많은 사람이 분향한다 두번 절한다。그런데 비록 초하루나 보름이 아니라도 학생이 다른 곳에서 처음 왔다거나 혹은 서원에서 집으로 돌아가는 때면 반드시 사당의 뜰에서 두번 절한다。이때는 중문을 열지도 않고 분향하지도 않는다。

一、날마다 새벽녘에 일어나서 침구를 가지런히 개어놓고、나이가 적은 사람이 비를 가지고 방안을 쓴다。그리고 재실(齋室)의 당직으로 하여금 뜰을 쓸게 한다。세수를 하고 머리를 빗고 의관을 바르게 한 다음 날이 밝은 시간에 학생들의 수를 나누어서 동서의 뜰로 들어가 나이의 많고、적음에 따라 마주보고 서서 서로 읍(揖)을 하는 예를 행한다。이 예를 마친 다음 모두 재실로 되돌아 간다。

一、평상시에 항상 의복과 관대(冠帶)를 바르게 착용하며、마치 존장(尊長)을 마주 대하고 있는 것과도 같이 두손을 마주잡고 경건하게 앉는다。또한 속옷을 편하다고 하여 입지 말 것이며 반드시 직령(直領)을 착용하도록 한다 화려하고 사치에 가까운 옷을 입지 못하게 한다。무릇 책상과 서책、붓、벼루등의 도구는 모두 제자리에 가지런하게 정돈하여 둘 것이며 아무 곳에나 어지럽게 놓아 두지 않도록 한다。글씨를 씀에 있어서는 반드시 해정(楷正)하게 쓰고、창호(窓戶)나 벽위에 글씨를 쓰는 일이 없도록 한다。

一、무릇 거처함에 있어서 편하고 좋은 자리는 반드시 어른에게 양보하여 자기 스스로 편한 자리를 차지하려고 하지 않는다。그리고 나이가 十세 이상 위인 연장자가 출입할 때 나이가 적은 사람은 반드시 자리에서 일어난다。

一、무릇 음식을 둠에 있어서는 나이의 많고 적음에 따라 순서대로 앉아 식사한다。그리고 음식에 대하여 가리거나 고르는 일이 없도록 하며、항상 「음식에 있어서 배부름을 구하지 아니함」(食無求飽)을 마음속에 간

직한다。

一、책을 읽을 때에는 반드시 단정히 양손을 맞잡고 경건히 앉아서 모든 정신을 책에 쏟아서 책내용의 의취(義趣)를 궁구하려고 애쓸 것이며 학생간에 마주보며 잡담하지 말아야 한다。

一、무릇 말을 주고받음에 있어서는 반드시 신중하여야 한다。문자(文字)와 예법(禮法)에 거슬리는 것이면 말하지 아니한다。음란하고 외설스러운 이야기와 패란(悖亂)하며、신괴(神怪)한 이야기에 대해서는 말하지 말고、다른 사람의 과오에 대해서 말하지 말고、조정의 정사에 대하여 말하지 말고、주현(州縣) 관원의 잘잘못에 대하여 말하지 않는다。

一、붕우(朋友)사이에는 서로 화목함과 공경하기를 힘써서 서로의 잘못은 꾸짖어주고、서로 좋은 길로 나아갈 것을 권장한다。귀(貴)한 세력을 등에 업고 현명함을 등에 업고 재주를 빙자하고 부형(父兄)을 등에 업고 문견이 많음을 빙자하여 동료들에 대하여 교만하게 굴지 못하게 한다。또한 동료들을 기롱하거나 모욕함으로써 서로 희롱하거나 장난치지 못하게 한다。이를 위반한 자는 학업의 좌석에서 내친다。이것은 바로 손도(損徒)이다。이를 해제할 때는 반드시 모든 사람이 다 자리에 앉아 그 사람을 앞에 두고 질책한다。

一、새벽에 일어나서 밤에 잠자리에 들때까지의 하룻동안의 기간에는 반드시 하는 일이 있어야 한다。즉 독서를 하거나 문장을 짓거나 의리(義理)를 강론하거나 혹은 스승에게 수업받기를 청하거나 또는 부족한 것을 보충하여 더 배우기를 청하기도 하여야 하니 이러한 것은 모두 학업이 아닌 것이 없다。여가의 시간에는 시냇물에 나아가 수영을 하기도 한다。여가 또한 조용히 질서정연하게 장유유서(長幼有序)의 예를 지킨다。날이 어두워지면 반드시 등불을 밝히고 밤이 깊으면 잠자리에 든다。만일 이러한 학규(學規)를 준수하지 않고 예절을 무시한다거나 학업에 태만하는 자는(학업의) 좌석에서 내치고 그래도 뇌우치지 않으면 서원에서 내친다。서원에서 내치는 자는 그의 이름을 명부에서 삭제한다。

一、서원안의 서책은 서원문밖으로 내어갈 수 없다。이를 위반하면 서책을 주관하는 사람을 벌한다。위반한 죄가 무거운 사람은 서원에서 내치고 가벼운 사람은 좌석에서 내친다。

一、봄가을의 제전(祭奠)에 무고하게 참례치 아니하는 사람은 좌석에서 내친다。

一、서원의 학적(學籍)에 성명을 기재한 사람중에서 욕된 행동을 하여 유생의 풍기를 더럽힌 자가 있을 경우에는 모든 사람이 모여 의논을 거쳐 그 사람의 성명을 학적에서 삭제한다。

一、四계절의 첫번째 달마다 장의는 서원에 모든 학생들을 모여놓고 학규를 강의하고、학생들의 잘잘못을 살펴본다。이 모임에 무고하게 참례치 않은 자는 좌석에서 내친다。사연이 있는 경우에는 반드시 단자(單子)에 사연을 알리는 내용을 적어 제출한다。무릇

서원에 처음 들어온 자는 반드시 무엇보다도 먼저 학규를 읽게 시킨다。 이상의 학규는 「율곡전서(栗谷全書)」 및 「원지(院誌)」에 나온다。

# 九齋

## 九齋記

耳溪洪良浩

文憲崔先生居海州講學授徒設九齋以處學者一曰樂聖二曰大中三曰誠明四曰敬業五曰造道六曰率性七曰進德八曰太和九曰待聘初學者先居樂聖以立作聖之基以次升于敬業終于待聘循序而進不敢躐等如周官造士之制於是士皆蔚然而興以需王國先生生先於濂洛諸賢之世而獨倡聖學東方之人始知儒道之重而功大矣而至若誠明率性等語乃中庸之辭中庸之表章出於程子而乃以名齋而教學者其深得聖人傳道之微言而暗合於程朱之旨如此傳所謂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而若合符節者也豈不盛哉惜乎麗代文獻無徵當時所以傳授之法撰述之言皆無所傳入我 朝嘉靖己酉愼齋周公世鵬按海西節建院于先生舊居俾諸生誦法而藏修焉先生之道幸不墜於地凡我諸生入此院而登此齋者瞻其名而思其義敬修乎德業之實思辨乎性道之微一遵九齋之教則先生之道可以復明於世而庶不負周公嘉惠後學之意矣先生生於高麗成宗時官至太師兼門下侍中爲時儒宗累世高官後孫尚居海州以文行相傳令將重脩院宇以不佞忝山長來請記九齋次第謹書以揭之

# 子齋

## 子재기

이계 홍양호(耳溪洪良浩)

文憲公 崔先生께서 海州에 살면서 무리들을 모아 학문을 강론하실 적에 九齋를 설치하여 학자들을 처우하되 一은 樂聖、二는 大中 三은 誠明 四는 敬業 五는 造道 六은 率性 七은 進德 八은 太和 九는 待聘이라 하였다。 초학자들은 樂聖齋에 거처하면서 성인이 되는 기초를 세우고 다음에는 敬業齋에 오르고 待聘齋에서 끝을 맺는다。 순서에 따라서 전진하되 등급을 넘어뛸 수 없음은 周官 造士의 제도와 같다。 이에 선비들이 다 풀숲처럼 일어나 국가의 수요를 채웠으니 선생은 濂洛諸賢(程朱學派)의 세상보다 앞서 태어나서 성인의 학을 부르짖은 것이다。 우리나라 사람으로서 비로소 유학의 도의 중요함을 알게 되었으니 그 공은 지극히 큰 것이다。 그리고 誠明이니 率性이니 하는 단어는 중용에 나오는 글로서 中庸의 표장이 程子에게서 나왔는데 이내 그것이 九齋의 이름이 되어 교학에 쓰이게 된것은 그가 깊이 성인의 도를 견하는 미묘한 뜻을 깨달았을 뿐 아니라 程子의 뜻과도 이처럼 은연중 합치하고 있는 것이다。 傳(大學)에서 소위 지역의 상거가 千여리나 되고 세대가 바뀌기를 千여년이나되어도 그의 도는 마치 부절을 합친 것과 같으니

어찌 성대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애석하구나。高麗때에는 문헌에 증거가 없으니 당시에 전수된 법도나 찬술한 언론은 하나도 전해지는 것이 없다。朝鮮朝로 접어들면서 明宗(嘉靖)기유년에 愼齋 周世鵬이 海西節을 살펴 선생의 옛 집터에 서원(書院)을 건립하고 학생들로 하여금 글을 외우면서 이를 깊이 간직하게 하였다。선생의 도는 다행히 땅에 떨어지지 않았다。무릇 우리 학생들이 이 서원에 들어와 이 재실에 오르는 자는 그 이름을 우러러보면서 그의 의미를 생각하며 덕업의 실상을 삼가 닦고 성도(性道)의 미묘한 뜻을 깊이 분별하며 오로지 九齋의 가르침만을 따른다면 선생의 도는 다시금 이 세대를 밝힘으로써 아마도 周公이 후학들에게 끼친 은혜가 간직한 깊은 뜻에 뒤지지 않을 것이다。선생은 高麗 成宗 때 출생하여 벼슬은 太師 겸 門下侍中에 이르렀고 당시 유가의 대표가 되었으며 여러 세대를 내려오면서 높은 벼슬을 지낸 후손들이 지금도 海州에 살면서 문장과 행실을 서로 전하고 있다。이제 장차 서원을 중수하고자 하여 나와 같이 산 속에 묻혀 지나는 사람임을 돌보지 않고 청해 왔기로 九齋의 차례를 기록하여 삼가 여기에 걸도록 하였다。

## 九齋衍義

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蓋當時必有本旨及序次之義而今不可考故人只知先生之齋之有九而不知九齋爲先生之立言也今欲講求則九齋命名不過十八字而其規模節目與中庸大學略同有綱領有條目樂聖大中誠明玆三者綱領也自敬業以下皆條目也麗史曰某設九齋俾習聖人之道高麗大相李益齋曰某分九齋以習聖人之道習學而時習之習蓋習聖道三字爲九齋教學大題目故一曰樂聖如中庸祖述上帝降衷之性故首言天命之性大學先示初學入德之門故首言明明德也二曰大中者旣樂聖者必立大中之表準此聖之大中如中庸之道字卽率性之謂而大學之新民爲明德之推廣也聖人大中之道立於誠明故三曰誠明而立九齋之綱領如中庸之性道教爲一篇之綱領而性道必明於教大學之明新止爲一篇之綱領而明新又在於止善也至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若中庸之旣立綱領而有中和中庸費隱說誠說德之五大節若大學之旣立綱領而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五條目也待聘則可以爲師之時聘迎師之禮也蓋首言聖中故至此則復立大中之表準而任習聖道之教者也故自貴而待價如中庸首言性道故第六大節自君子之道淡簡而馴致之以至於天此復因修道之工而達於天命之性也大學首言明新故齊家以下言可以教國人此亦因新民之事而立明明德之教者也且中庸之五大節中和中庸甚親貼而中庸無不在大學之五條目格物致知甚親貼而致知無不在九齋之五節目敬業造道甚親貼而造道徹上下此其大略也其立言之規雖然如此中庸之五節皆說上達故不可以一例言惟大學下學而上達故綱目間架與之相合也且以其數論之前而篡聖九疇之九後而朱子九曲之九必以九爲數者何哉按蔡氏皇極內篇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以至九禮九行九歌九韶凡數之九皆爲皇極洛書之數則九齋九曲之九亦何異哉細察九齋之規模次序亦與九疇九曲無異也若九疇則成於五行之叙倫故一曰五行五行之德在人爲五事故二曰五事

土兼四行而土爰稼穡故三曰農用八政農必驗五行而授時故四曰五紀而爲皇極之本如九齋爲聖道而設故一曰樂聖聖是大中故二曰大中聖人大中之道立於誠明故三曰誠明聖人誠明之教在於學問故四曰敬業而爲造道之本又九疇六三德之五克治五行之偏正七稽疑之蓍龜問五行於鬼神八庶徵之休咎驗五行於天人九福極又五行五事之順反此皇極之所以行也若九齋之六率性聖道所以性之也七進德聖道所以進也八太和聖之和也九待聘聖人大中之道所以嚴自貴自衒也此造道之極也且九疇皇極居五尊言之則皇極自有建極之道合言之則九疇皆建極之序也九齋造道居五尊言之則造道自有造道之方合言之則九齋皆造道之序也九疇王者事也故皇極居五立人君大中之表準九齋學者事也故大中居二立聖人大中之表準以範數論之五中宮土也二西南而五土之相通也以易數論之五君之位也二臣之地而五位之相應也然則九齋上應九疇之緖而有君臣表裏之分也且如九曲寓道於山水故終始山水而道在其中也九疇之末獨言二用故九齋九曲之末亦皆有二義待聘者言聖人大中之道當自貴而待價否則自衒也豁然者言孔孟深極之道只在豁然平易之地否則異端也此其九數之大略也其立言之規雖然如此九疇帝王之學也政令存焉不可以一例言惟九曲則下學而上達故相合也若言工夫功效則敬業造道知之事也率性進德行之事也太和行而及物也以達德而言則敬業造道知也率性進德仁也和而不流又強哉之勇以極細而言之則誠敬爲之要而樂聖大中誠明三者皆統之待聘抱全功若其微意則在孟子歷叙羣聖之下故九齋以聖字開頭九曲以孔孟道統開頭也晦軒安子曰先生使在洙泗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過仲由冉求遠矣盖謂九齋得曾思庸學之旨也文貞申子曰我東聖道箕聖啓基而文憲之道特其拔萃盖謂九齋上應九疇之傳也圃隱鄭子曰先生之區劃後進不下於濂洛大老師盖謂九齋先得程朱表章庸學之旨及九齋九曲相合也噫一九齋十八字而以規模節目則立於庸學之間以九數而言則皇極大中相爲表裏此則所謂道統之傳有自來者也程子曰知聖人之爲大中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周子曰聖人誠而已矣而九齋皆先得之又九齋九曲相合此則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 구재연의

九齋란 樂聖 大中 誠明 敬業 造道 率性 進德 太和 待聘 등이다。대체로 당시에는 반드시 그것들이 지닌 근본적 의미와 더불어 그것들의 차례가 지니고 있는 의의도 알고 있었으련만 요즈음에 와서는 그것들을 알아낼 길이 없다。그러므로 요새사람들은 선생의 齋(유생들이 공부하는 방)에는 아홉이 있는 줄만 알고 있을 뿐 그 九齋의 이름 속에 담겨진 선생의 깊은 뜻에 관해서는 아무도 알지 못하고 있다。이제 이 점을 자세히 살펴보기로 한다면 九齋의 이름은 겨우 十八자에 지나지 않지만 그 규모(짜임)나 결목(나누어 진 조목)에 있어서는 中庸(유학경전의 四書의 하나)이나 大學(위와 같음)과도 거의 맞먹으며 거기에는 강령도 있고 조목도 있다。樂聖 大中 誠明등 셋은 강령이요 敬業으로부터 그 이하는 모두 조목이다。

高麗史에서는 「모(某 : 조상의 이름을 부를 없으므로 모라 하였다。수)는 九齋를 설치하고 성인의 도(리진)를 익히게 하였다。」하였고 고려때 재상이었던 李益齋(一二八七~一三六七 이름은 齊賢 詩人 性理學者)도 「모는 九

齋로 나누어 성인의 도를 익히게 하였다。」하였으니、여기서 익힌다(習)는 것은 「배우면서 때때로 이를 익힌다。」(學而)고한 그 익힘(習)이다。 대체로 습성도(習聖道 : 성인의 도를 익히다)) 세 글자는 九齋에 있어서의 교학(教學)의 큰 제목이라 할 수 있다。 그러므로 첫째 樂聖이니 이는 마치 中庸에서 상제(上帝)가 내려 준 착한 성품을 받들어 서술한 까닭에 첫머리에서 하늘이 명한 성(性)을 말한 것과 같고、 大學에서는 먼저 초학으로서 학덕을 쌓는 문호로 들어감을 보여주었기 때문에 먼저 명덕을 밝힐 것을 말한 것과 같다。 둘째 大中이라 한 것은 이미 樂聖하는 자는 반드시 大中이라는 표준을 세워야 할 것이니、 이는 성인의 大中은 마치 中庸에서의 도(道)자는 곧 바로 率性(천성대로 따른다)함을 이름이요、 大學에서의 新民은 明德(苯山은 이를 孝弟慈라 함)을 넓게 펴지도록 함과 같다。

성인의 大中의 도는 誠明에 의하여 바로 세워지므로 세째 誠明이라 이르고 九齋의 강령으로 삼았으니(樂聖 誠明의 大中三綱領)이는 마치 中庸에서 性道教는 이 책의 강령이 되어 성도는 반드시 교에서 밝혀짐과 같고 大學에서의 明新止는 이 책의 강령이 되어 명신은 또한 지선함에 있음과 같다。

敬業 造道 率性 進德 太和 등에 이르러서는 마치 中庸에서 이미 강령을 마련해 놓고서 中和 中庸 費隱 說誠 說德 등 다섯가지 큰 절목을 갖추어 놓은 것과 같고 大學에서도 이미 강령을 마련해 놓고서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등 다섯가지 큰 조목을 갖추어 놓은 것과 같다。

待聘이란 스승도 한번 되어봄즉 하다(爲政)는 스승을 때맞추어 초빙하여 맞아드리는 禮인 것이다。 대체로 첫머리에서 聖 中을 말한 까닭에 여기에 와서는 다시금 大中의 표준을 세워놓고 임의로 성인의 도의 가르침을 익히도록 한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스스로 귀하면 장사치를 앉아서 기다리나니(논어 子四十편에서는 我待賈者也라 하였는데 여기서의 待價는 待賈인듯。) 이는 마치 中庸에서도 첫머리에서 性 道를 말한 까닭에 제六의 큰 절목은 군자의 도는 담박하고 간결한 것으로부터 차츰 길을 들여 어느 점에 도달하면 하늘에까지 이르게 함과 같다。 이는 다시금 도를 닦은 공으로 말미암아 天命의 性에 도달한 자인 것이다。 大學에서도 첫머리에서 明 新을 말한 까닭에 齊家 이하에서는 가히 온 국민을 교화할 수 있다고 말한 것이니、 이는 백성을 새롭게 만드는(新民) 일로 말미암아 밝은덕(자·제)을 밝히는 가르침을 바로 잡아놓은 자인 것이다。

또한 中庸의 五대절 중에서도 中和 中庸이 가장 친밀하게 붙어 있으나 中庸은 없는데가 없고 大學의 五조목 중에서도 格物 致知가 가장 친밀하게 붙어있으나 致知는 없는데가 없고 九齋의 五절목 중에서도 敬業 造道는 가장 친밀하게 붙어 있으나 造道는 상하를 꿰뚫고 있으니 이상으로써 그 대략을 밝혔다고 하겠다。

그가 그의 도를 밝힌 말(효言)들의 규모는 비록 이와 같다 하더라도 中庸의 五절은 다 上達(天에 달함。: 논어 憲問편에서는 君子上達이라 하였다。)을 설명한 까닭에 다 같은 예로서 말하는 것은 옳지 않다。 오직 大學만은 下學而上達(차근차근 배워서 위로 올라간다。 논어 憲問)하는 까닭에 강목(綱目)사이를 이어주는 사닥다리가

이들과 더불어 서로 합치되어 있다.

또한 그들이 안고 있는 숫자의 이치로써 논해본다면 옛날에는 箕聖(箕子)이 마련한 洪範九疇(書傳)의 九가 있고 후세에는 朱子(朱熹)의 武夷九曲(九曲:朱子全歌)의 九가 있다。 이들은 한결 같이 九로써 수의 기준으로 삼은 까닭은 어디에 있는 것일까。 蔡氏(一一六七~一二三〇 南宗學者로서 朱子의 弟子。書經集傳과 洪範皇極內篇등의 저술이다。)의 皇極內篇을 보면 하늘에는 九野(九州)가 있고 땅에는 九州가 있으며 이어서 九禮 九行 九歌(禹의 九功의 노래) 九韶(虞舜의 음악)에 이르러서는 수의 九는 다 황극과 洛書의 수로 되어 있으니 九齋 九曲의 九도 또한 어찌 이와 다르겠는가。

九齋의 규모를 자세히 살펴보면 그 차례가 또한 九疇 九曲과 조금도 다름이 없다。 九疇로 말하자면 五行(金木水火土)이 펼쳐지는 순서에 따라서 이루어지는 까닭에 첫째 五行이라 하였고 五行의 덕이 사람에게 있어서는 五事(貌言視聽思)가 되는 까닭에 둘째 五事라 하였다。 土는 四行(金木水火)을 겸하면서 土는 바로 稼穡(농산물을 심고 거두어 드리는 일)함에 있는 까닭에 세째 農用八政(食貨祀司徒 司空 司寇 賓師)이라 하였다。 농사는 반드시 五行에 증험하여 시절에 알맞도록 해야 하는 까닭에 네째 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라 하여 皇極(다스리는 임금이 나라를 법칙)의 근본으로 삼았으니 이는 마치 九齋는 성인의 도를 실천하기 위하여 설치한 까닭에 첫째 樂聖이라 한 것과 같고 聖은 곧 大中인 까닭에 둘째 大中이라 하였다。 聖人 大中의 도는 誠明에서 올바르게 세워지는 까닭에 세째 誠明이라 하였다。 聖人 誠明의 교훈은 학문함에 있는 까닭에 네째 敬業이라 하였고 이를 造道의 근본으로 삼은 것이다。

또 九疇의 여섯째 三德(正直剛克 柔克)의 다섯(六府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高明柔克沈潛剛克)은 五行의 偏(相克法則)正(相生法則)을 克治(사심없이 극복하여 바로 잡는다。)한다。 일곱째 稽疑(의심나는 일을 점친다。)의 蓍龜(점치는 도구로서 蓍草와 龜甲)이니 五行의 이치를 귀신에게(天神人鬼) 묻는 일이다。 여덟째 여러가지 증후(雨暘燠寒風時)의 休(아름다운 증험: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 哲時燠若 謀時寒若 聖時風若) 咎(나쁜 증험: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 豫恒燠若 急恒寒若 蒙恒風若)니 五行의 이치를 天理 人事에서 증험한다。 아홉째 福(壽富康寧攸好德 考終命) 極(凶短折疾憂 貧惡弱)이다。 또 五行 五事의 순(順)과 반(反)은 바로 皇極이 행해지는 근본이치가 되는 자이다。

九齋의 여섯째 率性은 성인의 도가 인간의 성으로 되어진 자요 일곱째 進德은 성인의 도가 전진하여진 자요 여덟째 太和는 성인의 和요 아홉째 待聘은 성인 大中의 도는 엄하여 스스로 귀하고 스스로 자랑하게 되는 자다。 이는 造道의 지극한 경지인 것이다。

九疇의 皇極은 다섯째에 자리하였으니 오로지 그 점만을 말한다면 皇極은 스스로 건극(建極:王位에 오름)하는 길을 가지고 있으며 전체를 합하여 말한다면 九齋는 모두 다 건극의 차례를 의미하는 것이다。

九齋의 造道도 다섯째에 자리하고 있으니 오로지 그 점만을 말한다면 造道는 스스로 造道하는 방법을 가지고 있으며 전체를 합하여 말한다면 九齋는 모두 다 造道의 차례

爲安者亦甚無理大槩自生此議以後雖不黜神移祠士子景慕之心必殺於前日吾固知他日必至此宇之不能如今日之全盛也新廟之孔廟則必將漸至於百事具備也然仍舊不改則猶有存羊之義而其祀不絶至於傍祀則非徒今日黜神之爲不可忍也他日必有人唱之者不可同在孔廟云則其實永黜之也在當今則聞令公之言者皆以謂當理故必無是事令公千秋萬世之後亦能以口舌辨之而永保無此事耶況於令公身後令公之身則旣與孔廟同享而反黜文憲之主則令公今日此擧雖欲免身後之議亦不可得而令公之靈忸怩悔恨於冥冥之中而亦已無及矣令公何不深思而熟計之耶令公又云此事當一任公論不可以私情爭辨恐被人言也某意以爲海之諸生旣陳所懷則同姓諸生獨不陳其所懷耶只陳其所懷而已非欲其必行已志也古人有旣與之志同道合則論議之際反覆相非終身不爲苟同者其處心以公故雖議論不合而不害其爲相知至於後世自以爲贊人君子而不揣義理之當否出言而皆欲人人之雷同至有人言可笑可笑當復奈何愚陋所見如是敢恃令公之舊知不憚煩瑣若此縷縷仰塵高明幸令公勿事鄙薄而詳細敎之幸甚幸甚諸生疏草裹送何如見後卽還爲計如不可送命令進吏使之傳寫以來亦仰餘祝令履迓新萬安謹拜上復

## 세번째 석담께 올린 글

삼가 답서를 받잡고 존체 평안하심을 살필 수 있었읍니다。또 제수(弟嫂)께서 아기를 낳으셨다는 소식을 알고 놀라움과 기쁨을 금하지 못하였습니다。二十년 동안 간절히 바라던 끝에 딸을 얻었으니、이는 곧 영감께서 후일에 득남할 길입니다。그 기쁨과 다행함을 어찌 말로 다하겠습니까? 또 서원에 관한 일에 거듭 가르쳐 주셨으나 의심스러움이 없을 수 없어서 마지 못하여 다시 아룁니다。여러 가지로 알려주신 중에 있는 괴외(蒯聵)의 일은 이치가 전혀 같지 아니하고 일에 있어서도 천만 부동인데 이끌어다 맞추어 비유한 뜻이 심하여 말하지 않겠습니다。이것은 실로 영감께서 실언(失言)한 것이기에 나도 꼭 다시 변론하지 않으렵니다。영감께서도 반드시 그 말이 잘못된 것임을 스스로 아셔야 합니다。영감께서는 또 「형의 말을 따른다면 문헌공과 공자님의 훈령이 편을 갈라 적을 만들어 아득하고 캄캄한 속에서 맞서 싸운다」는 말도 또한 몹시 이치에 맞지 않습니다。만약 내 말을 따른다면 서원이 오직 옛날의 한 서원일 뿐이고、공자님의 사당은 또한 새로이 지어지기만 하면 이도 하나의 공자님 사당일 뿐입니다。어찌하여 편을 나누어 맞서 싸운다는 이치가 있겠습니까? 영감님의 글에 있는 「문묘에 처음에는 주공을 모시고 제사를 올렸었으나 당나라 이후로 고쳐서 공자님을 모시어 제사 올렸다」고 한 이것은 그 뜻은 같으나 실은 같지 아니합니다。문묘는 오직 만고의 큰 성인이셔야 하기 때문에 반드시 만고의 대성인의 신령을 모셔진 뒤라야 마땅히 의리에 맞을 것입니다。이미 의리에 합당하면 공자님의 영령께서도 편안하실 것입니다。어찌 떳떳한 뜻이 있는 곳에 헤아릴 수

없는 법도가 있겠습니까? 만약 서원이라면 문묘와는 다릅니다。한 읍에서 그 지방의 선생으로 모실 만한 사람이 있으면 그를 모셔서 제사 올리니、마치 사대부(士大夫)의 집에 가묘(家廟)가 있는 것과 같은 것입니다。사대부의 조상에 남이 만족하지 않다고 논의하는 사람이 있으면 꼭 그 신주를 다른 곳으로 옮겨 제사 모시고、그 자리에 공자님을 모셔서 제사 드려야 합니까? 천하의 서원과 가묘마다 반드시 일일이 공자님으로 고쳐 모시고 제사 올리게 하고자 한다면 그 뜻이야말로 높다고 할 수 있겠으나 그 처리하는 이유와 방법은 어떻겠습니까? 영감께서는 또 말하기를、「서원의 집채 크기와 선비를 먹일 양식과 그릇들이 문헌서원보다 갖추어진 곳이 없고 만약 문헌서원보다 못해지면 일의 체모를 크게 방해하게 되니、문헌서원보다 낫게 하고자 한다면 어떻게 그 비용을 마련하겠는가? 인력도 공급되지 않는다」등으로 말하였는데 이는 영감께서 도를 살피면서는 순수하고 자세히 하지 않았고 일을 처리하면서는 구차히 하는 잘못입니다。이른바「비용을 마련해 낼 수가 없고、인력이 공급되지 아니한다」는 등의 일은 모두 영감한 사람의 사사로운 일이니 문헌서원에서는 알 바가 아니며 나라에서도 알바가 아닙니다。하물며 군자가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는 마땅히 의리가 당당한가의 여부를 살필 것이요、인력이 미치지 아니한다는 데에 이르기까지는 논할 바가 아닙니다。만약 서원의 건물이 크고 장엄과 선비들의 식량과 기구가 넉넉하고 모자람이 일의 체모에 방해됨이 있다고 말한다면 한 도각읍의 향교들과 해주의 향교가 다 문헌서원에 미치지 못하니、그도 또한 일의 체모에 방해됨이 있다고 하나하나를 다 그렇게 고쳐야 하겠습니까? 반드시 그 서원의 집채가 웅장하고 화려한 뒤라야 사체에 방해됨이 없고 그래야 학생들「士子」이 교육될 수 있어서 우리 유학이 존경되게 하고자 한다면 이는 곧 소하(蕭何)[14]가 대궐을 장엄하게 하여 천하를 진압하여 복종시키는 것이며、불씨가 절을 웅장하게 하여 존경하는 마음으로 우러러 받드는 것과 같은 유입니다。학문하는 곳「杏壇」의 스승들 사이의 형세로는 인재를 교육하기 어렵게 됩니다。또한 이치에도 심히 어긋나는데 영감님과 같은 높은 식견으로써 어떻게 이런 말을 하십니까? 영감께서는 또 말하기를、「한 서원에서도 오히려 번거로울 폐단의 논의가 있는데 하물며 두 서원을 용납할 수 있겠습니까?」운운하셨는데、중국에는 서원이 많아 말할 필요가 없습니다。비록 우리 나라의 작은 고을로써 예안(禮安)[15] 같은 데에는 오히려 역동서원(易東書院)과 도산서원(陶山書院)[16]이 있고、경주(慶州)[17] 같은 곳에는 옥산(玉山)과 고운(孤雲)[18] 서원이 있고、영천(榮川)과 성주(星州) 같은 곳에도 모두 二·三 서원이 각각 있는데、오로지 해주에서만 두 서원이 있으면 옳지 아니합니까? 하물며 번거로운 폐단을 든 것은 그 잘못이 작지만 신주(神主)를 내쫓는 행위는 그 잘못이 크니、어찌 그 작은 잘못을 피하여 이 큰 과오에 빠질 수 있겠습니까? 영감께서는 또 말하기를、「따로이 사당을 지어서 지방 현인으로 제를 올린

를 의미하는 것이다。

九疇는 다스리는 왕자가 할 일이다。 그러므로 皇極은 다섯째에 자리하여 군왕의 大中의 표준을 세웠고 九齋는 학자가 할 일이다。 그러므로 大中은 둘째에 자리잡고 성인 大中의 표준으로 삼았고 홍범의 수리(數理)로 이를 논한다면 五는 中宮土요 二는 서남인데 五土와는 서로 통하는 관계이다。 주역의 수리로 논한다면 五는 군왕의 위치요 二는 신하의 처지로서 五의 위치와 서로 상응한다。 그러므로 九齋는 위로 九疇의 단서(端緖)와 상응하면서 군신(君臣) 표리(表裏)의 구분이 있게 마련이다。

또한 武夷九曲(中國 福建省 崇安縣에 있다)에서는 도를 산수에 깃들게 하였다。 그러므로 처음부터 끝까지 산수로 되어 있지만 도는 그 가운데 들어있게 마련이다。 九疇의 끝에서는 홀로 二用을 말한 까닭에 九齋 九曲의 끝에서도 또한 모두 다 두 가지 의미가 있다。

待聘이란 성인 대중의 도를 말한 것이니 마땅히 스스로 커하므로 살 사람을 기다려야 하거늘 그렇지 않으면 스스로 자랑하게 될 것이다。 豁然(一旦 豁然貫通 — 大學)이란 공맹학의 심오하고도 지극한 도로서 다만 활연히 평이한 경지에 있는 것이다。 그렇지 않다면 이단(異端 : 공맹의 가르침 아닌 자)이다。 이것이 九의 수리의 대략이다。

그가 立言(후세에 남긴 진리)한 규모는 비록 이와 같으나 九疇는 제왕의 학이다。 거기에는 政令(정치적 법령)이 들어 있으니 같은 예로 다루는 것은 잘못이다。 다만 九曲만은 下學而上達(논어 憲問 : 차근차근 배워서 위로 올라가 하늘에 도달한다。)하는 까닭에 서로 합치되는 것이다。 만약 공부한 공적과 효과를 말한다면 敬業과 造道는 지(知)에 관한 일이요 率性과 進德은 행(行)에 관한 일이다。 太和는 행이면서도 만물에 까지 미친다。 達德(知 仁 勇 三達德)을 가지고 말한다면 敬業과 造道는 지(知)요 率性과 進德은 인(仁)이다。 화(和)하면서도 한쪽으로 흐르지 않으니 또한 군센자의 용기이다。 樞紐(요긴한 대목)를 가지고 말한다면 誠敬이 要(모딩 자리)가 되어 樂聖 大中 誠明 三자는 다 여기에 통합되고 待聘은 전체의 공업을 포용한다。

여기에 담겨진 깊은 뜻은 맹자가 여러 성인들(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公)을 차례로 서술한 글 아래에 있다。 그러므로 九齋는 성(聖)자로 그의 첫 문호를 열었고 九曲은 孔孟의 道統(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公 孔子)으로 그의 첫 문호를 열었던 것이다。 晦軒安子(一二四三~一三〇六 高麗名臣 儒學者 名은 珦)는 말하기를 「선생으로 하여금 洙泗水(山東省에 있는 두 江 이름으로서 孔子가 弟子 三千을 거느리고 講學하던 곳)에 있게 했다면 반드시 뛰어난 제자가 되었을 것이요、 그가 끼친 영향력의 범위도 仲由(孔子弟子 인 子路)나 冉求(孔子弟子 인 冉有)보다도 넓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대체로 九齋는 曾子의 大學이나 子思의 中庸의 근본정신을 터득한 자임을 의미한다。

文貞申子(文貞公申賢)는 말하기를 「우리나라 성인의 도는 箕子가 그 터를 닦았고 文憲公의 도는 특히 그 중에서도 뛰어났다」고 하였다。 대체로 九齋란 우로는 九疇의 전통에 상응하는 자임을 의미한다。

圃隱鄭子(一三三七~一三九二 이름은 夢周 高麗末 名儒)는 말하기를 「선생의

區劃(학문의 규모)은 후진인 濂洛大老師(北宋의 周敦頤)에 뒤지지 않는다」고 하였다。대체로 九齋란 程朱(周敦頤의 學을 이어받은 程子兄弟와 朱子로서 宗儒의 代表)가 庸學(中庸大學)을 表章(널리 세상에 드러냄)한 근본정신을 먼저 터득하였고 아울러 九齋 九曲과도 서로 그 뜻이 합치됨을 의미한다。

오호라。한 九齋를 이루고 있는 十八자로서 그의 규모와 절목을 말한다면 中庸과 大學 사이에서 성립되었지만 九의 수리로써 말한다면 皇極과 大中이 서로 표리가 되어 있다。이는 소위 도통의 전래에 있어서는 반드시 그 유래가 있음을 말하는 것이다。

程子(程明道 程伊川)는 말하기를 「聖人이 곧 大中이라는 사실을 안다면 釋氏(佛者)도 이 설에 매혹될 수 없을 것이다」하였고 周子(周敦頤)도 말하기를 「성인은 성(誠)일 따름이다」하였으니、九齋는 모두 다 이러한 정신을 먼저 터득한 것이다。또 九齋와 九曲의 정신이 서로 일치하고 있으니 이는 바로 백세 뒤에 나오는 성인을 기다린다 하더라도 조금도 미혹됨이 없으리라(中庸)고 한 자이다。

## 一曰 樂星

樂如朱子所謂誦其詩讀其書欣慕愛樂之樂聖古聖人也中庸首言性則終始皆性大學首言德則終始皆德九疇首言五行則終始皆五行也今九齋之首言聖亦貫終始而聖不可驟學故添一樂字以爲著脚做去之地今按武夷之第一曲上釣船者著脚向上也慢亭峰影因是有所見而言也萬壑千巖指孔孟道統而言也此始見聖人道統而向學也今九齋之初見聖道而愛樂者豈非此意乎

## 일왈 낙성

樂이란 마치 주자가 이른바 그 시를 읊고 그 서(역사책)를 읽으면서 흠모하며 애락(愛樂)한다고 한 그 樂과 같다。성은 옛성인(堯舜禹湯 文武 周公 孔子)이다。中庸은 첫머리에서 성(性)을 말했으니 처음부터 끝까지 모두 다 성이요、大學에서는 첫머리에서 덕(德)을 말했으니 처음부터 끝까지 모두 다 덕이요 九疇에서는 첫머리에서 五행을 말했으니 처음부터 끝까지 모두 다 五행이다。이제 九齋의 첫머리에서는 성(聖)을 말했으니 또한 처음부터 끝까지 이를 꿰뚫었지만 성(聖)이란 갑자기 배울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다。그러므로 락(樂)자 한자를 여기에 첨가하여 발붙일 시발점을 마련한 후 실행해 나가도록 한 것이다。

이제 武夷九曲중 제一曲을 살펴본즉 釣船에 오른다는 것은(一曲溪邊上釣船) 다리를 올려놓고 우로 향한다는 것이요 장막을 드리운 亭子라거나 山봉우리의 그림자와 같은 것들은(慢亭峯影 蘿晴川)이로 말미암아 보이는 바가 있음을 말하는 것이다。만학 천암은(萬壑千巖 鎖翠煙) 孔孟의 道統을 말하는 것이다。

여기서 비로소 성인의 도통이 학문으로 향하여 가고 있음을 보여주고 있다。이제 九齋의 처음에서 성인의 도를 깨

닫고 그것을 사랑하며 즐겨한다는 것이 어찌 이러한 의미가 아니겠는가。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中國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顔子曰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吾不願仕○子夏曰入而見夫子之義則悅之出而見富貴之榮則悅之二者交戰于胷中故庚今義勝故肥○韓子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맹자는 말하기를 「伊尹(殷나라 때 賢臣)은 有莘의 들녘에서 밭갈이하면서 堯舜의 도를 즐기고 있었다。의로운 일이 아니거나 도리에 어긋난 일이면 천하를 온통 녹으로 주어도 모르는 척 하였고 말수레를 천대나 준다 해도 본체만체 하였다。의로운 일이 아니거나 도리에 벗어난 일이면 한오라기라도 남에게 주지 않고 한오라기라도 남의 것을 뺏지 않았다。」(맹자 萬章上) ○陳良은 楚나라 사람이다。周公(文王의 아들이오 武王의 아우로서 周나라의 건국 공신이다)·仲尼(孔子의 字)의 도를 기꺼이 여기면서 북으로 와서 중국(중국 문화)을 배웠거늘 중국의 학자들도 그보다 앞섰다이르기 어려웠으니 그도 또한 뛰어난 인물이었기 때문이다」(맹자 文公上 滕) ○군왕다운 군왕이 아니면 다스리지 않았다。治世(평화 시절)에는 나아가고 亂世(전란 시절)에는 물러앉은 이는 伯夷(殷末의 충신으로서 陽山에서 餓死하였다 首)이다。누구를 섬긴들 군왕이 아니며 누구를 다스린들 백성이 아니랴 이르며 치세에도 나아가고 난세에도 나아간 이는 伊尹이다。가히 벼슬삼즉 하면 벼슬을 그만두고 가히 오래 벼슬을 삼즉 하면 벼슬을 살고 가히 그만둠즉 하면 벼슬을 그만두고 가히 오래 벼슬을 삼즉하면 오래 살고 가히 속히 그만둠즉 하면 속히 그만둔 이는 孔子이다。(맹자 萬章下) 모두 다 옛 성인들이다。나야 그런 일을 해보지 못했지만 내 소원으로 말하면 孔子를 배우고 싶은 것이다。(맹자 孫丑上) ○속마음에 있어서 같은 점이란 理(天理)니 義(宜也)니 하는 것이니 성인은 우리들 속마음의 같은 점(理義)을 먼저 깨닫고 있을 따름이다。

그러므로 이 의가 우리들의 마음을 기쁘게 해주는 것은 마치 나물이나 고기로 만든 요리가 우리들의 구미를 돋구어 주는 것과 같은 것이다。(맹자 告子上) ○성인은 백세(영원한)의 스승이니 伯夷 柳下惠가 곧 그런 분이다。그러므로 伯夷의 풍격을 듣는 사람이라면 탐욕스런 사람도 청렴해지고 비겁

한 사람도 뜻을 굳게 세울 것이다。柳下惠의 풍격을 듣는 사람이라면 경솔한 사람도 묵직하게 되고 비루한 사람도 관대해질 것이니 백세 앞서 태어나서 그처럼 분발한 이야기를 백세 뒤에 낳서 듣더라도 분발하지 않을 수 없으니 성인이 아니고서야 이렇게 만들 수 있겠는가。하물며 친히 접촉한 사람들이야 오죽 했겠는가。(맹자 盡心下) ○孔子 「顔回(名은回 字는淵)는 나를 도와주는 애가 아니다。내 말이라면 거져 기뻐하지 않는 거라고는 없으니 말이다」(논어 先進) ○안다는 것은 좋아하는 것만 못하고 좋아한다는 것은 즐거워한다느니만 못하다。(논어 雍也) ○배우는 대로 이를 익히면 즐겁지 않겠는가。(논어 學而) ○顔淵 鼓琴(악음)은 넉넉히 자신을 기쁘게 할 수 있고 선생(공자)의 도를 배우면 넉넉히 자신을 즐겁게 할 수 있으니 나는 벼슬사는 것은 원하지 않는다。○子夏(姓은 卜 名은 商) 「집에 들어있으면 선생의 의로움을 보게 되므로 이를 즐기게 되고 밖으로 나가면 부귀의 영화를 누리게 되므로 이를 즐기게 된다。이 두 가지가 가슴(마음)속에서 서로 얽혀 싸우는 까닭에 몸이 여위게 되지만 이제 의로움이 승리한 까닭에 살이 찌게 되었다。○韓子(七一九~八二四 中唐의 文豪 名은 愈 字는 退之 唐宋八大家)「孟子는 子思를 스승으로 섬겼고 子思의 학은 曾子에게서 나왔는데 孔子가 세상을 떠난 후로는 홀로 孟軻氏(孟子)의 학만이 전래되어 유학의 조종이 된 까닭에 성인의 도를 구득해 보려고 한다면 반드시 孟子로부터 비롯해야 한다。

## 二曰 大中

易言大中取以名齋者先立大中之表準樂聖之聖即大中之聖人也麗史曰佛大聖人言聖而不言大中則聖字豈非虛位乎庸學之道與新民皆性德之用而大中獨爲聖道之表準者時異勢殊故也然則九齋之二大中爲第五造道之表準而成第八中節之和若九疇之二五事爲第五建極之根本而驗於第八庶徵也朱子曰皇極人君立大中至正之表準邵氏曰至大至中之謂皇極蓋冀聖先立大中之表準於東方挽回中華之治先生又立大中之表準於東方以習先聖之道今此大中上立羣聖之表準而亦應皇極之緖也程子曰知聖人之爲大中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當高麗之世安可不先立大中之表準乎且如武夷之第二曲玉女揷花而道人不夢則遠色之謂也前山翠幾重則指深極之地而言也言有志於孔孟道統者當先詣深極之地今樂聖而先知大中之地者蓋亦一般也

## 이왈 대중

주역에서 말한 大中을 가져다가 재명으로 삼은 까닭은 먼저 大中의 표준을 세운데 있으니 樂聖의 성은 곧 大中의 성인 것이다。고려사에서 이르기를 「부처는 대성인이다」하여 성만 말해놓고 대중은 말하지 않았으니 성자가 어찌 헛된자리가 아니겠는가。庸學(中庸 大學)의 도는 신민과 더불어 모두 다 성(性) 덕(德)의 用이요 大中만이

홀로 성인의 도의 표준이 되는 까닭은 시세가 다르게 바뀌어졌기 때문이다。 그러므로 九齋의 두번째 大中은 제五번째인 造道의 표준이 되고 제八번인 중절(中節)의 화를 이루게 한다。 마치 九疇의 두번째 五事가 제五번째인 건극(建極)의 근본이 되고 제八번인 서징(庶徵)에서 증험으로 나타나는 것과 같다。 주자는 말하기를 「皇極은 군왕이 大中至正의 표준을 세운 것이다」 하였고 邵氏(名은 雍 諡號는 康節 宋代儒學者)는 말하기를 「至大至中을 곧바로 皇極이라 이른다」 하였다。

대체로 箕聖(기자의 존칭)은 먼저 대중의 표준을 동방(우리나라 한국)에서 세워놓고서 중화(中國)의 치적을 만회하였고 선생은 또한 대중의 표준을 동방에서 세워놓고서 앞서 난 성인들의 도를 익히게 하였으니 이제 이 대중은 위로 여러 성인들의 표준을 세워놓고서 또한 황극의 서통과도 서로 상응하게 한 것이다。 程子(程明道 程伊川)는 말하기를 「성인이란 대중임을 알았노라」 하였으니 釋氏(佛者)도 이 설에는 미혹될 수 없을 것이니 고려시대를 맞아 어찌 먼저 대중의 표준을 세우지 않을 수 있었겠는가。 이도 또한 마치 武夷의 제二곡에서 二曲亭亭玉女峯揷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復荒坮夢이라 한 것은 색을 멀리함을 이름이요 興入前山翠幾重은 끝없이 깊은 곳을 가리켜 말한 것과 같다。 공맹의 도통에 뜻을 두었다면 마땅히 먼저 끝없이 깊은 경지에 달통하여야 함을 말한 것이니 이제 낙성하면서 먼저 대중의 경지를 깨달아 알아야 한다는 것은 대충 또한 위와 같은 것이다。

易曰 大中而上下應之(程子曰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 ○孟子曰 大哉堯之爲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此堯之大中) ○孟子曰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此舜之大中) ○書云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舜曰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禹之大中) ○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湯之大中) ○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又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朱子曰皇極只是人君立大中至正之表準此武王箕子之大中) ○中庸曰萬物幷育而不相害道幷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又曰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此孔子之大中)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亦孔子之大中) ○子思子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此子思之大中) ○孟子曰鈞是人也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孟子之大中)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又曰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然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於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此亦孟子之大中)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子曰識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又孔子之大中而以識爲本

주역에서 이르기를 「대중하면 상하가 호응하리라」 하였다。(離卦의 象이다) (程子는 말하기를 「中이 虛하니 文明大中한 德이다」) ○맹자는 말하기를 「위대하도다。 堯의 군왕됨이여。 오직 하늘만이 위대하므로 오직 堯임금만이 그를 본받았을 따름이다。 넓고도 아득한 모습에 백성들은 이름붙일 길조차 몰랐다。 (맹자 滕文公上 논어 泰伯) (이 글은 두 책에서 모두 孔子曰로 되어있다)

堯는 말하기를 「자 舜아。 진실로 그중을 붙잡 도록 하라」 (논어 堯曰) 이는 堯의 대중(大中)이다。

맹자는 말하기를 「위대한 舜임금은 보다 더 위대하였으니 선한일은 다른 사람들과 함께 하시며 남에게서 따다가 내선으로 만들기를 즐기셨다。 (맹자공손丑上) 공자는 말하기를 「舜임금을 아마도 위대한 지자(知者)이신가 보다。 묻기를 좋아하면서 하찮은 말의 뜻도 살피기를 좋아하셨다。 악한 일은 숨겨주고 숨겨주고 선한 일은 내세워 주되 두가지 극단을 붙잡고서 그들의 중을 백성들에게 쓰셨으니 아마도 그 때문에 舜답다 여기는가 보다」 (中庸) 이는 舜의 대중이다。 ○書經에서 이르기를 「옛날 禹임금에 대하여 살펴보건대 이름은 文命이라 이르는데 온세상에 정치를 폈으며 삼가 상제를 받들어 모시었다。 舜임금은 말하기를 「禹아。 인심은 위태롭기만 하고 도심은 희미하기만 하니 오직 정밀하게 오직 하나가 되도록 하여야 진실로 그 중을 붙잡게 될 것이다。 (大禹謨) 이는 禹의 大中이다 ○仲虺之誥에서 말하기를 「왕(湯王)이 힘써 큰 덕을 밝히시고 백성들에게 중을 바로 세워주셨다」 (書經) 맹자는 말하기를 「湯王은 중을 붙잡고서 현인을 그의 조정에 나서게 하되 그의 출신성분을 따지지 않으셨다」 (맹자 離婁下) (이는 湯의 대중이다) ○洪範에서 이르기를 「다섯째 皇極이란 황제가 그가 다스리는 법도를 세우는 일이다。 五복을 거두어 가지고 그가 다스리는 서민들에게 베풀어주면 그들도 그가 다스리는 법도에 따라 그의 법도가 보전되도록 해 줄 것이다」 또 이르기를 「치우치지도 않고 기울지도 않도록 왕의 의로움을 따르며、나 혼자만 좋아하는 일이 없이 왕의 도를 따르며 나 혼자만 싫어하는 일이 없이 왕이 가는 길을 따르도록 한다。 치우치는 일도 없고 당파를 짓는 일도 없으면 왕도는 넓고도 넓으며 당파를 짓는 일도 없고 치우치는 일도 없으면 왕도는 고르고 고르리라。 반대하는 일도 없고 비껴서는 일도 없으면 왕도는 바르고 곧으며 그대의 다스리는 법도를 지키는 사람들이 모이면 모두 그대의 다스리는 법도 안으로 돌아올 것이다。 (書經) 주자는 말하기를 「皇極이란 군왕의 대중 지정한 표준을 수립하는 일이라」 하였다 이는 武王과 箕子의 대중이다) ○中庸에서 이르기를 「만물은 함께 자라되 서로 해치는 일이 없으며 도는 함께 실행하되 서로 어긋나는 일이 없다。 작은 덕은 냇물처럼 흐르지만 큰 덕은 돈독한 조화를 이루나니 이 점 때문에 천지는 크다고 여기는 것이다」 또 이르기를 「제(齊) 장(莊) 중(中) 정(正)하여 족히 공경 받기에 넉넉하다」 이는 孔子의 대중이다 ○맹자는 말하기를 「공자는 집대성하였다고 하는데 집대성하였다는것은 금성이지만 옥소리로 떨치는 것이니 금성이란 조리의 시작이요 옥소리로 떨침은 조리의 끝맺음이다。 조리의 시작은 지자의 일이요 조리의 끝맺음은 성자의 일이다」 (맹자 萬章下)

下) 공자는 이르기를 「군자는 중용에 의거하여 세상을 숨어살되 알려지지 않는다 하더라도 후회함이 없으니 오직 성자만이 그럴 수 있느니라」(中庸) 이도 또한 孔子의 대중이다 ○ 자사자는 말하기를 「크도다 성인의 도여 넘실넘실 만물을 발육하며 높고도 지극함이 하늘에 이르니라」(中庸) 또 이르기를 「군자는 지극히 높고 밝으면서 중용의 도를 따르니라」(同上) 이는 子思의 대중이다 ○ 맹자는 말하기를 「다 같은 사람이지만 그 대체(心道)를 따르면 대인이 되느니라」(맹자 告子上) 또 이르기를 「군자는 활을 당기되 쏘지는 않고 뛰는 듯 도에 맞추어 바로 서나니 그럴 수 있는 자는 따르리라」(맹자 盡心上) 이는 孟子의 대중이다 ○ 또 이르기를 충실하면서 빛을 발휘하는 것이 바로 크다는 것이요 크면서 모든 것을 감화시키는 것이 바로 성이니라」(맹자 盡心下) 또 이르기를 「子莫(魯賢人)은 執中(中道)하였으니 執中은 중에 가까우나 그러나 집중하면서 權(의를 견주어 경중을 저울추다)으로 조절하지 않는다면 執一(하나만을 고집함)이나 다름이 없다。 하나만을 고집하는 것을 미워하는 까닭은 그것이 도(중용의 도)를 손상하기 때문이다。 (맹자 盡心上) 한이도 또한 孟子의 대중이다 ○ 韓子(韓退之)는 말하기를 「공자의 도는 크면서도 능히 넓힐 수 있으나 그의 제자들은 능히 고루 관찰하면서 이를 모조리 알 수가 없느니라。 공자는 이르기를 「지성이란 힘쓰지 않더라도 중하고 생각하지 않더라도 터득하게 되고 서둘지 않더라도 도(중용의 도)에 알맞나니 성인이니라」(中庸) 이도 또한 공자의 대중인데 성(誠)을 근본으로 삼았다

## 三曰 誠明

周子通書首言誠曰誠聖人之本聖人誠而已矣然則先聖大中之道非誠無以詳之故次之以誠明誠誠身也明明善也武夷之第三曲言架壑停棹者謂止於此也言泡沫風燈謂蕩滌利欲故陳善以道之極至處爲言此蓋大學之止至善而九齋之誠明亦實用其力而擇善固執之謂也

## 삼왈 성명

周子(宋代大儒 名은 敦頤 字는 茂叔 號는 濂溪) 通書 첫머리에서 성(誠)을 말하면서 이르기를 「성은 성인의 근본이니 성인도 성일따름이니라」하였으니 앞서난 성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의 대중의 도는 성이 아니고서는 이를 상세하게 밝힐 수 없으므로 誠明을 그 다음 차례로 한 것이다。 성이란 자신을 성실하게 함이요 명이란 선을 밝힘이다。 武夷의 제三곡에서 三曲君看架壑船 不知停櫂幾何年이란 이곳에 그쳐야 함을 이른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도를 넓혀 지극한 경지에 이르도록 함을 이른 것이니 이는 대체로 大學에서 지극한 선에 그친다는 것으로서 九齋의 誠明도 또한 그 힘을 실용한다면 선을 택하여 이를 고집한다는 것을 이른 것이다。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在下位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明善之要誠意則誠身之本)○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思子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大本中也樂聖大中皆以誠爲本)

中庸에서 이르기를 「성(誠)으로부터 명(明善)에 이르는 자는 성(性)이라 이르고 명(明善)으로부터 성에 이르는 자는 교(敎)라 이르나니 성한즉 명(明善)하게 되고 명(明善)하면 성하게 되느니라」 ○낮은 지위에 있으면서 웃사람의 신임을 얻지 못한다면 백성을 다스리지 못할 것이다。 웃사람의 신임을 얻는데에는 방도가 있으니 벗들의 신뢰를 받지 못한다면 웃사람의 신임을 얻지 못할 것이다。 벗들의 신뢰를 받는데에도 방도가 있으니 어버이에게 순종하지 않는다면 벗들의 신뢰를 받지 못할 것이다。 어버이에게 순종하는데도 방도가 있으니 자신을 도리켜 성실하지 못한다면 어버이에게 순종하지 못할 것이다。 자신을 성실하게 하는데에도 방도가 있으니 선한일에 밝지 않다면 자신을 성실하게 하지 못할 것이다」(中庸) (맹자 離婁上) ○성(誠)이란 스스로 이룩하고 도란 스스로 인도하느니라。 성이란 만물의 시작이요 끝이니 성이 아니고서는 만물도 없느니라。 그러므로 군자는 정성스럽게 함을 귀하게 여기느니라。 성이란 스스로 자신을 이룩함에 그치는 것이 아니라 만물을 이룩해주는 원인이 되는 것이다。 스스로를 이룩하는 것이 인(仁)이요 만물을 이룩하는 것은 지(知)이니 이는 성(性)의 덕이라 내외의 도를 합한 자니라。 그러므로 때에 따라 알맞도록 조처하느니라。 그러므로 지성은 쉼이 없으니 쉼이 없으면 오래가고 오래가면 증험이 나타나고 증험이 나타나면 유원(悠遠)해지고 유원하면 박후(博厚)해지고 박후하면 고명(高明)하게 되느니라」(中庸) ○經(大學經文)에서 이르기를 「물(物)(意心身家國天下)을 헤아린 후에야 지(知)의 극치에 이른다。 지가 극치에 이른 후에야 의(意)가 성실하게 된다。 의가 성실하게 된 후에야 심(心)이 바르게 된다。 심이 바르게 된 후에야 자신을 가다듬게 된다。 자신을 가다듬게 된 후에야 집안을 정제하게 된다。 집안을 정제한 후에야 나라를 다스리게 된다。 나라를 다스리게 된 후에야 천하가 태평하게 될

것이다。格物致知는 明善의 요체요 誠意는 곧 誠身의 근본이다 ○傳(大學傳文)에서 이르기를 「소위 뜻을 성실하게 갖는다는 것은 자기를 속이지 말아야 하는 것이다。나쁜 악취를 싫어하듯 하고 예쁜 여인을 좋아하듯 하는 그것을 일러 스스로 만족한다는 것이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자기 홀로를 삼가는 것이다。소인은 한적하게 홀로 있을때에는 나쁜 짓을 하되 못하는 것이 없다가도 군자를 만나면 슬쩍 시침을 떼고 그 나쁜 짓을 감추려고 할 뿐 아니라 도리어 잘한 척 뽐내려고 하지만 남들이 자기를 보되 자기의 뱃속까지 뚫어지게 보고 있는데 그런 짓이 무슨 소용이 있을 것인가。이를 일러 마음 속이 성실하면 밖으로 나타나게 된다는 것이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반드시 그의 홀로를 삼가는 것이다。曾子는 이르기를 「열눈이 지켜보고 있으며 열 손이 손가락질 하고 있으니 그것이 두렵지 않은가 하였다」 ○康誥에서 이르기를 「갓난애를 보호하듯 하라」하였는데 진실로 마음으로 희구한다면 비록 「맞아 떨어지지는 않는다 하더라도 핵심에서 그리 멀지는 않을 것이다。애 기르는 법을 배운 후에야 시집가는 색시는 일찌기 없었느니라」(大學) ○맹자는 말하기를 「성(誠)이란 하늘의 도요 성하기를 생각하는 것은 사람의 길이다。지성에 감동하지 않는 자는 없으니 지성이 부족한데도 감동시킬 수 있는 자는 없느니라」(맹자 離婁上) ○만물의 이치가 다 내게 갖추어져 있느니라」(맹자 盡心上) ○자사자는 이르기를 「오직 천하의 지성만이 천하의 큰 법도를 경륜할 수 있고 천하의 큰 근본을 바로세울 수 있고 천지의 조화발육을 알 수 있으니 대체로 어찌 한 쪽으로 치우칠 수 있으리요。절전한 그 사람됨이여。저 연못처럼 깊고 깊으며 저 하늘처럼 넓고 넓으니라。진실로 총명한 성지(聖知)가 하늘의 덕에까지 도달한 자가 아니라면 그 누가 이를 알 수 있으리요(中庸) 大本은 중이다。樂聖 大中은 다 성(誠)을 근본으로 삼는다

## 四曰 敬業

朱子曰敬業者專心致知以事其業也蓋旣言明善誠身故次以敬業如大學旣言至善故次以格物也蓋主一無適之謂敬朋友講習之謂業此乃下學上達之基也武夷之四曲東西石巖仰高鑽堅欲得之深切自三曲已屛絶俗陋故能進而至於此今九齋亦旣言誠明故敬受其業也

## 사왈 경업

주자는 이르기를 「敬業이란 한마음으로 지혜를 짜 그 일을 다스리는 것이다」하였는데 대체로 이미 자신을 정성스럽게 하는 일은 다 말해버린 까닭에 다음에 선한일을 밝히는 것과 敬業을 내세운 것이다。이는 마치 大學에서 이미 지극한 선에 대하여는 다 말해버린 까닭에 다음에 격물(格物)을 내세운 것과 같다。대체로 한 마음으로 잡념을 떨쳐버리는 것이 바로 경(敬)이요 벗들과 더불어 배움을 익히는 것이 바로 업(業)이니 이것이야말로

「차근차근 배우면서 위로 올라가는(憲問) 터전을 이루고 있는 것이다。武夷의 제四곡에서 「四曲東西兩石巖」이라 하고 顔淵이 仰高鑽堅(논어 子四十)이라 한 것은 그것을 얻고자 하는 의욕이 깊고도 절실한 자인 것이다。제三곡에서 이미 속되고 비루한 것들을 끊어 없애버렸기 때문에 능히 앞으로 나아가 이 경지에 이르게 된 것이다。이제 九齋는 또한 이미 誠明을 말한 까닭에 그 업을 받들어 모시도록 한 것이다。

學記曰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遊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正爾容聽必恭毋剿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博聞強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以愼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弟子職曰先生施敎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顔氏家訓曰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學記(禮記篇名)에서 이르기를 「옛날 교육제도에 있어서 家에는 塾(사랑방)이 있고 黨(마을)에는 庠(국민학교)이 있고 術(촌길)에는 序(국민학교)가 있고 國(首都)에는 學(大學)이 있었는데 해마다 입학하며 한 해를 걸러서 학업을 시험하고 一년이 되면 경서를 나누어 주며 뜻을 세운 향방을 변별하며 三년이 되면 경업(敬業) 낙군(樂羣)(벗들과의 切磋琢磨를 즐긴다)하는 성적을 보며 五년이 되면 넓게 익히며 스승을 친애하는가를 보며 七년째에는 학문을 논하면서 동지들을 취하는 태도를 보는데 이를 소성(小成)이라 이른다。○무릇 배우는 길에 있어서는 스승을 엄하게 받드는 일이 어려우니라。스승을 엄하게 받든 연후에야 배우는 길이 존엄하고 배우는 길이 존엄한 연후에야 백성들이 배움을 존경할 줄 알게 될 것이다」(學記)

○평소에 조련법을 배우지 않고서는 弦樂을 다룰 수가 없고 평소에 널리 문리를 터득하지 않고서는 시를 읊을 수가 없고 평소에 옷만드는 제작을 배우지 않고서는 예를 다룰 수가 없고 이상의 技藝(弦詩禮)를 흥기시키지 못한다면 학을

즐기지 못할 것이다。그러므로 군자가 학을 이르킴에 있어서는 잘 간직하고 잘 가다듬고 잘 놀게 하고 잘 쉬게 하여야 할 것이니 그런 까닭에 그의 학에 안정하면서 스승과 친애하며 그의 벗들과 즐기면서 그의 도를 믿게 될 것이다。그런 까닭에 비록 스승과 벗들의 곁을 떠난다 하더라도 그를 배반하지 않을 것이다。兌命에서 이르기를 「경손(敬孫)한 태도로 시절에 알맞도록 민첩하게 노력한다면 그가 도를 닦는 일이 이내다가오게 될 것이다」라 한 것은 아마도 이를 두고 이른 말이 아닐까。(學記) ○曲禮(篇名)에서 이르기를 「불경스러운 일이 없도록 하여라。엄전하게 마음 먹은 대로 하라。마음씨가 차분하면 백성들도 편안하게 될 것이다。오만한 태도가 오래가면 안된다。욕심은 함부로 부리면 안된다。뜻이 꼭 채워지도록 함부로 굴면 안된다。즐거움도 그 극에 달하면 안된다」 ○예란 남에게서 취하여 듣도록 해야지 남을 끌어다가 듣도록 해서는 안된다。예란 와서 배워 듣도록 해야지 가서 가르침을 듣도록 해서는 안된다。도덕과 인의는 예가 아니면 이루어지지 않고 교훈이 습속을 바르게 하지만 禮가 아니면 갖추어지지 않는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사악한 언행을 억제하여 한결음 물러남으로써 예를 밝히게 될 것이다」(曲禮) ○선생의 서책이나 금슬이 앞에 놓여 있으면 무릎을 꿇고 이를 옮겨놓되 조심하며 이를 넘어뛰는 일이 없도록 하라。네 용태를 바르게 하고 듣는 태도는 반드시 경건하게 하며 남의 말을 내말인양 하지 말것이요 부화뇌동도 하지말고 반드시 옛 것을 본받아 선생을 칭송하라。선생(父師)을 모시고 앉았을 적에 선생이 묻거든 말이 떨어지자마자 곧장 대답하라。일을 청하면 일어나고 다시 되풀이 청해도 일어나라」(曲禮) ○널리 듣고 기억하더라도 사양하며 선행이 돈독하더라도 밖으로 나타내지 않는다면 그를 일러 군자라 이를 수 있을 것이다」(曲禮) ○王制(禮記篇名)에서 이르기를 「樂正은 四術(詩書禮樂)에 순응하여 四教(孝弟忠信)를 바로 세우고 선생의 詩書禮樂에 순응하여 造士(士人教育)하고 춘추로는 예악을 가르치고 동하로는 시서를 가르치도록 하라」 ○공자는 말하기를 「제자(젊은이)들은 집에 들면 효도하고 밖에서는 우애하며 근신하면서 널리 대중을 사랑하되 사람다운 사람과는 더욱 친애하여야 하나니 그러면서도 여가가 있으면 학문을 익혀야 한다」(논어學而) ○군자는 배불리 먹기를 바라지 않으며 편안한 거처도 바라지 않고 행동은 민첩하지만 말은 조심하고 바른사람에게 나아가 잘못을 바르게 고친다면 가위 배우기를 좋아하는 사람이라 이를 수 있을 것이다。(논어學而) ○증자는 말하기를 「나는 날마다 세 가지 일을 반성한다。남을 위하여 충실히 일 했는가。벗들에게 신의를 잃은 일은 없는가。배운대로 내것을 만들었는가」(논어學而) ○弟子職(管子)에서 이르기를 「선생의 가르침을 제자가 옳다 한즉 온화하고 공손하며 겸허한 태도로 그의 지극한 점을 받아드리되 선을 보면 이에 따르고 의를 보면 복종해야 하나니 온유하며 효제롭되 교만하여 힘에 의지하지 말도록 하라」 ○諸葛武侯(八一〉二三四 三國時代蜀人)의 戒子書에서 이르기를 「군字는 孔明 시호는 忠武

자의 행동은 정숙으로써 수신하고 검소함으로써 덕을 기르고 담백하지 않으면 뜻을 밝게 할 수가 없고 편안하고 고요하지 않으면 먼 곳에 이를 수가 없다。 대체로 배움은 모름지기 고요해야 하며 재주는 모름지기 배워야 한다。 배우지 않으면 재주는 넓힐 수가 없고 고요하지 않고서는 배움의 성과를 걷을 수가 없고 거칠게 초조하면 본성을 다스릴 수가 없을 것이다」 ○顔氏家訓에서 이르기를 「나는 매양 성인의 책을 읽되 일찌기 정숙한 태도로 조심스럽게 이를 상대하지 않은 일이 없으니 그가 버린 종이에도 五經의 글과 성현의 이름이 있으면 감히 다를 용도로 사용해서는 안될 것이다。」

## 五曰 造道

孟子曰深造之以道朱子曰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又曰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今九齋之造道居五徹上徹下無所不在如大學之致知爲明明德之事而修身以上無不在武夷之五曲爲識得萬古心洞見一曲所謂孔孟道統者而循循然以進也饒氏曰底箇道字是致知力行之方然則大學之致知亦造道之方而武夷之識得萬古心亦大學之致知也故大學之致知爲夢與覺之關武夷之五曲在明與暗之間猶有雲氣烟雨故也九齋之造道當在得與失之間也

## 오왈 조도

맹자는 말하기를 「깊이 도로써 이를 만든다」(맹자 離婁下) 하였는데 주자는 이르기를 「만든다는 것은 학업에 달통한다」는 것이라 하였다。 깊이 이를 만든다는 것은 나아가되 그치지 않는다는 뜻이다。 도란 그가 나아간다는 것이 이 이를 실행하는 방법이 된다는 것이다。 또 이르기를 「만일 사람들이 배움을 위하여 서차에 의거한다면 문득 도로서 해야 할 것이다」라 하였다。 이제 九齋의 造道는 다섯째 자리에 위치하면서 위 아래를 꿰뚫고 존재하여 자리잡지 않은 곳이라고는 없다。 마치 大學의 치지(致知)가 명명덕(明明德)의 일이 되어 수신이상 어디에고 존재하지 않는데라고는 없는 것과 같다。 武夷의 제五曲은 萬古心을 識得하여 一曲을 洞見한다 하였으니 소위 공맹의 도통이라는 것은 循循然(질서 바른 모습) 앞으로 나아간다는 것이다。 饒氏는 말하기를 「저 도(道)자는 치지(致知) 역행(力行)하는 방법인 것이다」라 하였다。 그러므로 大學의 치지도 또한 造道의 방법인 것이다。 그리하여 武夷의 萬古心을 識得하기로 했다는 것도 또한 大學의 치지인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대학의 치지는 꿈과 깨달음과의 관계가 되고 武夷의 五曲은 밝음과 어둠과의 사이에 있다。 그것은 마치 구름기운과 안개비가 있기 때문인 것과도 같다。 九齋의 造道는 마땅히 득(얻음)과 실(잃음)과의 사이에 있다고

해야 할 것이다。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此照應樂聖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顯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陳氏曰中庸造道之關先言未發之中○照應大中○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朱子曰學問思辨行之次序便是造道之方法○此照應誠明○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矣夫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輔氏曰文詩書六藝之文博學詳說深造之意○此照應敬業○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知仁勇三者即造道之方○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知仁勇三德廢其一無以造道成德○胡氏曰達道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經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許氏曰大學之道如深造之道○此言進德 ○子思子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朱子曰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各造其極○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家語曰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註造道之閫奧者七十二人○此教之造道

맹자는 말하기를 「군자는 깊이 도로써 이를 만든다고 한 것은 자신이 이를 체득하기 위해서인 것이다。자신이 이를 체득한다면 거기에 안정하게 되고 거기에 안정하게 되면 거기에 깊이 의뢰하게 되고 거기에 깊이 의뢰하게 되면 어느 모에서 끌어내거나 그의 근본에 부딪히게 되는 것이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자신이 이를 체득하려고 하는 것이다」(맹자 離婁下) ○하고싶어하는 것이 바로 착함이요 자기 안에 갖추어져 있는 것이 바로 믿음이요 충실하게 채워져 있는 것이 바로 아름다움이요 충실하면서 광채가 빛나면 그것이 바로 큼이요 크면서 이를 교화한다면 그것이 바로 성인이요 성인이면서 이를 헤아려 알 수 없다면 그것이 바로 귀신이다」(맹자 盡心下) 덕으로 들어가는 공이 지극하고 극진할 것이다。○이는 樂聖과 상응한다。○중용에서 이르기를 「도란 잠시도 따로 떨어질 수 없으니 따로 떨어질 수 있다면 도가 아니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보이지 않는 그것일지라도 조심하며 들리지 않는 그것일지라도 두려워한다。숨겨져 있으되 보다 더 나타나 보임이 없고 미소하지만 보다더 뚜렷함이 없다。그러므로 군자는 홀로를 삼가는 것이다。희노애락이 아직 들어나지 않았을 때는 이를 중이라 이르고 들어나자 절에 알맞으면 이를 화라 이른다。중이란 천하의 큰 근본이요 화란 천하에 통달하는 길이다。(中庸 陳氏는 이르기를 「中庸 造道 사이에서 먼저 아

직들어나지 않은 中을 말한 것이다。) ○정성스러운 자는 선을 택하여 이를 고집한다。 이를 널리 배우며 이를 자세히 물으면 이를 신중히 생각하며 이를 분명히 판단하며 이를 돈독하게 실행한다。 배우지 않을지언정 이를 배우기로 한다면 불능한 점을 그만두지 않는다。 묻지 않을지언정 이를 묻기로 한다면 알지 못한 점을 그만두지 않는다。 생각하지 않을지언정 이를 생각하기로 한다면 얻지 못한 점을 그만두지 않는다。 판단하지 않을지언정 이를 판단하기로 한다면 분명하지 않은 점을 그만두지 않는다。 실행하지 않을지언정 이를 실행하기로 한다면 돈독하지 않은 점을 그만두지 않는다。 남이 한 가지 능하면 나는 백 가지 능하며 남이 열 가지 능하면 나는 천 가지 능하도록 한다。 (中庸) 주자는 이르기를 「배우고 묻고 생각하고 판단하고 실행한다는 순서는 바야흐로 道를 짓는 방법이다。」 ○이로는 誠明과 서로 상응한다。

○공자는 말하기를 「군자는 널리 글공부를 하며 예법으로 몸단속을 해야 할 것이니、 그러므로 빗나가는 일이 좀처럼 없을 것이 아니겠느냐」 (논어 雍也) 맹자는 말하기를 「널리 글공부를 하면서 이를 자세히 설명하려 하는 것은 장차 도리켜 이를 요약하여 설명하기 위한 것이다」 (맹자 離婁下) 輔氏는 말하기를 「글이란 詩書六藝의 글이요 널리 글공부를 하며 자세히 설명한다는 것은 깊이 도를 짓는다는 뜻이다」 ○이 ○공자는 말하기를 「배우기를 좋아함은 지에 가깝고 힘써 실행함은 인에 가깝고 부끄러움을 앎은 용에 가깝다。 이 세 가지를 깨닫는다면 수신해야 하는 까닭을 알 것이요 수신해야 할 까닭을 안다면 사람을 다스려야 하는 까닭을 알 것이요 사람을 다스려야 하는 까닭을 안다면 천하 국가를 다스려야 하는 까닭도 알게 될 것이다」 (中庸) 지인용 셋은 곧 造道하는 방법이다。 ○천하에 통달하는 길에는 다섯 가지가 있는데 이를 실행하는 자는 셋이다。 이르되 군신이다。 부자다。 부부다。 곤제(昆弟)다。 붕우의 교제다。 이 다섯 가지는 천하에 통달하는 길이다。 지인용 셋은 천하에 통달하는 덕이다。 이를 실행하게 하는 자는 하나인 것이다」 (中庸) 朱子는 이르기를 「지인용은 세 덕인 그 중 하나라도 없어지면 造道하여 덕을 이룩할 수가 없을 것이다。」 胡氏는 말하기를 「達道 率性하는 도가 여기를 떠나지 않는다는 것을 말한 것이다。」

○經에서 이르기를 「대학의 도는 명덕을 밝힘에 있고 백성을 새롭게 함에 있고 지극한 선에 머물게 함에 있다。 머물 줄 안 연후에 뜻을 결정하게 되고 뜻을 결정한 후에야 고요할 수가 있고 고요하게 된 후에야 능히 안정할 수가 있고 안정한 후라야 헤아려 생각할 수가 있고 헤아려 생각하게 된 후라야 얻게 될 것이다。」 (大學) 許氏는 말하기를 「대도는 깊이 도라고 한 도는 도와 같은 것이다。」 ○자사자는 말하기를 「오직 천하의 지성이라야 그의 성(性)대로 극진히 다 할 수 있다。」 (中庸) 하였고 또 이르기를 「그 다음은 모든 곡절을 다 이루도록 함이니 모든 곡절을 다 이루면 지성스러울 수 있을 것이요 지성스럽게 되면 형상을 이루게 되며 형상을 이루게 되면 나타나게 될 것이요 나타나게 되면 분명해질 것이요 분명해지면 움직이게 될 것이요 움직이면 변할 것이요 변하게 되면 조화를 이룰 것이니 오직 천하의 지성만이 조화를 이룰 수 있을 것이다。」 (中庸) 주자는 이르기를 「선단으로부터 미루어 각각 그의 지극한 점에 이르도록 한다。 ○지성이니 진성이니 하는 것은 바야흐로 이는 중화의 경지에 이르도록 함이다。

○孔子家語에서 이르기를 「공자가 교육을 실시하되 먼저 시서로써 하고 효제로써 지도하며 인의로써 설명하되 예악으로써 관찰한 연후에야 이를 문덕(文德)으로써 이루게 하였으니 대체로 入室 升堂(論語 先進)한 자는 칠십여인이었다。」 주에서 造道의 깊은 곳을 안 자는 칠십이인이라 하였다。○이들을 교육한것은 造道인 것이다。

## 六曰 率性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朱子曰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此言率性與大學之誠意同一間架蓋大學首言德故此言誠意以爲進德之基九齋首言聖故此言率性以學性之之聖也孟子之造道本於自得極於性善大學之造道本於明明德以至顧諟天之明命中庸之造道從事於學問思辨行極於至誠盡性故造道之後爲率性自此以下皆自得之效也武夷之六曲言猿鳥不驚春意閑而陳普云到此能靜能安天地萬物皆見其爲體生意流行隨處充滿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非至誠盡性之時乎

## 육왈 솔성

자사자는 말하기를 「솔성(率性)이란 바로 도니라」(中庸) 하였는데 주자는 주에서 이르기를 「솔이란 따른다는 것이요 도란 길이다。인간 만물이 각각 그가 타고난 본성의 자연 그대로라면 날로 쓰여지는 사물 사이에는 각각 마땅히 실행해야 하는 길이 없을 수 없으니 이것이 소위 도라는 것이다。」하였다。이는 중용의 솔성과 대학의 성의와는 동일한 間架(사닥다리주는)니 대체로 대학의 첫머리에서는 덕을 말한 까닭에 여기서는 성의를 말하여 진덕하는 근기로 삼았고 九齋의 첫머리에서는 성(聖)을 말한 까닭에 여기서는 솔성을 말하여 본성으로 타고난 성(聖)을 배우도록 한 것이다。맹자의 造道는 스스로 터득함에 근본하여 성선에서 그 극에 이르렀고 대학의 造道는 명덕을 밝힘에 근본하여 하늘의 밝은 명령을 도리켜 살핌에 이르도록 하였고 중용의 造道는 학 문 사 변 행에서 힘써 일하고 지성 진성에서 그 극에 이른 까닭에 造道후에 솔성하게 되는 것이니 이로부터 이하는 다 스스로 터득한 효과일 것이다。武夷의 六曲에서는 猿鳥不驚春意閑이라 하였는데 陳普는 이르기를 이 경지에 이르면 능히 고요하고 능히 편안하여 천지 만물이 모두 다 그 본체의 모습을 나타내고 삶의 의지가 유행하여 따르는 곳마다 충만할 것이니 천지는 제 자리를 찾게 되고 만물은 발육할 수 있으리니 이 아니 지성으로 진성하는 시절이 아니겠는가。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古而知新敦厚而崇禮○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道是也(程子曰中庸所謂高麗本曰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朱子曰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夷彝之也謂秉彝之性)

자사자는 말하기를 「하늘의 명령 그것을 일러 성이라 하고 성대로 따르는 그것을 일러 도라 하고 도를 닦는 그것을 일러 교라 한다。」(中庸) ○군자는 덕성을 높이면서도 문학으로 인도하며 광대(廣大)함에 이르면서도 정미(精微)를 극진히 하며 지극히 고명(高明)하면서도 中庸으로 인도하며 옛것을 더듬으면서도 새것도 알도록 하며 돈후(敦厚)한 태도로 禮를 숭상한다。」(中庸) ○오직 천하의 지성만이 그의 성(性)대로 극진히 할 수 있을 것이니 그의 성대로 극진히 할 수 있다면 다른 사람의 성도 극진히 할 수 있을 것이오 다른 사람의 성을 극진히 할 수 있다면 만물의 성도 극진히 할 수 있을 것이요 만물의 성을 극진히 할 수 있다면 천지의 조화 발육을 찬조할 수 있을 것이오 천지의 조화 발육을 찬조할 수 있다면 천지의 도에도 함께 참여할 수 있을 것이다。(中庸) ○書經에서 이르기를 「오직 위대한 상제께서 하찮은 백성들에게 충심(마음씨)을 갖게 하시고 항성(꾸준한 성품)을 가진 자가 있으면 그가 가는 길을 편안하게 해 주며 임금노릇도 하게 한다。(湯誥) ○주역에서 이르기를 「한 번 음하고 또 한 번 양함이 바로 도니 이를 계승하는 자는 선이오 이를 이루는 자가 성이다。인자는 이를 보면 인이라 이르고 지자는 이를 보면 지라 이르며 백성들은 날마다 이를 쓰고 있으면서도 이를 모르고 있는 까닭에 군자의 도가 드문 것이다。(주역 계사전) ○樂記에서 이르기를 「사람이 나면서부터 정숙한 것은 하늘의 성이기 때문이다。물(物)에 감하여 동하는 것은 성의 욕이다。물이 내앞에 이르면 지도 따라 이른다。」(禮記) ○傳에서 이르기를 「남이 싫어하는 것을 좋아하며 남이 좋아하는 것을 싫어하는 것은 이를 일러 사람의 천성을 거스른다는 것이니 재앙이 반드시 그 자신에게 미칠 것이다。그러므로 군자에게는 큰 도가 있으니 반드시 충신으로써 이를 얻을 것이요 교만과 나태로써 이를 잃게 될 것이다。」(大學) ○맹자는 이르기를 「인이란 인간이다。합해서 말하면 도인 것이다。」(맹자 盡心下) 자정

란 인간이오 의란 宜(마땅)요 예란 履(踐)요 지란 知(아)요 신이란 實(실)이요 합해서 말하면 도인 것이다。」(주자는 이르기를 「이제 이를 펴본즉 그 이치는 지극히 분명하다。」하였다。) 살○부자간에는 인하여야 하고 군신간에는 의로워야 하고 빈주간에는 예의를 지켜야 하고 현자에게는 지혜가 있어야 하고 천도는 성인이 받들어야 하는 것은 천명이지만 인성도 있는 것이니 군자는 천명을 따지지 않는다。」(맹자 盡心下) ○사람의 形色(신체와 용모)은 하늘이 준 본성이다。오직 성인이 된 후라야 형색대로 실천할 수 있을 것이다。(맹자 盡心上) ○자기의 본심대로 극진히 하는자는 그가 지닌 천성을 깨닫게 될 것이오 자기의 본성을 깨닫는 자는 천명도 알게 될 것이다。제 본심을 간직하며 제 본성을 잘 기르는 것은 하늘을 섬기기 위한 것이다。일찍 죽고 오래 삶에는 개의치말고 자신을 수양하면서 다가오는 앞날을 기다리는 것이 바로 천명을 올바르게 받아들이는 태도인 것이다。(맹자 盡心上) ○인성은 선한 것임을 말할 때마다 꼭 요순을 칭송하였다。」(맹자 滕文公上) ○요순은 천성으로 태어났고 탕무(湯王 武王)는 몸소 실행하여 체득하였고 五패(齊桓公 晋文公 秦穆公 宋襄王 楚莊王)는 거짓으로 하는 체 하였다。(맹자 盡心上) ○인성이 선하다는 것은 마치 물이 아래로 흐르는 것과 같으니 사람치고는 선하지 않은 자 없다。(맹자 告子上) ○예시에 이르기를 「하늘이 뭇 백성을 내실적에 사물이 있는 곳엔 법칙도 있었으니 백성들이 변하지 않는 법칙을 붙잡고 떳떳한 덕을 좋아하니라 하였다。공자는 이르기를 「이 시를 지은 시인은 아마도 도(天理)를 아는 사람이었을 것이다。사물이 있는 곳엔 반드시 법칙도 있었고 백성들은 변하지 않는 그것을 붙잡으려고 한 까닭에 떳떳한 덕을 좋아하게 된 것이다。」(맹자 告子上) 彝는 彝니 떳떳한 성을 붙잡음을 이른 것이다。

## 七曰 進德

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質之美也德性之德也禮曰苟無忠信道不虛行非忠信之人而可論於率性之德哉故次以忠信進德德日進之時蓋秉彝而好德循循然以進自不能已者也在大學則誠意之極心廣體胖有正心之工而四有淨盡自明已德之時也武夷之七曲旣言上釣船又言更回看者下學而上達也又添得飛泉者無窮妙用源源而來此非進進不已之意乎

## 칠왈 진덕

공자는 말하기를 「충신이란 덕으로 나아가게 만드는 것이다。」하였다。충신은 본질이 아름다운 것이오 덕이란 본성이 덕이다。예시에서 이르기를 「충신됨이 없으면 도는 헛되게 행해지지 않는다。」하였으니 충신된 사람이 아니라면 어찌 솔성의 덕을 논할 수 있겠는가。그러므로 다음에 충신됨으로써 진덕하게 한 것이다。덕이란 날로 진취할 때는 대체로 떳떳한 법칙을 붙잡음으로써 덕을 좋아하게될 것이니 질서정연하게 앞으로 나아가 스스

로 멈출 수 없게 되는 것이다。대학에 있어서는 성의의 지극함이요 마음은 넓어지고 몸은 부드러워지는 것이다。정심 공부에 있어서 四有(念懥好樂 恐懼憂患)를 깨끗히 씻어 없애도록하여 스스로 자기의 덕을 밝힌 때이다。武夷의 七曲(一曲의 잘못인듯함)에서 이미 一曲溪邊上釣船을 말했고 또 여기서 隱屛仙掌更回看을 말한 것은 밑에서 배우면서 위로위로 오른다(논어 憲問)함이다。또 添得飛泉鐵道寒이란 무궁한 묘용(妙用)이 근원을 따라옴이니 이는 나아가고 나아가며 그치지 않는다는 뜻이 아니겠는가。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子思子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子張問崇德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樊遲問崇德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進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退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曰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以一日儉其躬儼焉如不終日陳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進德之漸也○孟子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傳曰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子曰明明德如湯之日新君子必誠其意陳氏曰誠意者進德之基○又曰潤如生色見面盎背是也

주역에서 이르기를 「군자는 진덕 수업하되 충신으로써 진덕하는 것이다。말을 가다듬어 그의 지성을 바로 세움으로써 업을 갖게 될것이다。이르는 곳을 알아야 이르게 될것이니 가히 더불어 幾(기약하다)할 수 있을 것이요 끝낼 바를 알아야 끝내게 될 것이니 가히 더불어 의를 간직할 수 있을 것이다。(乾卦九三象辭)○군자가 진덕 수업함은 때에 알맞도록 하기 때문이다。」(乾卦九四象辭)○군자는 공경함으로써 안으로 곧고 의로서 밖을 바로잡는다하나니 경 의가 바로서야 덕이 외롭지 않을 것이다。」(坤卦文言)○자사자는 이르기를 「군자의 도는 담박하지만 싫지가 않고 간소하지만 문채가 빛나며 온화하지만 조리가 있으니 먼 것도 가까운데로부터 임을 알고 바람이 어디로부터 오는가를 알며 미소하나 뚜렷히 나타남을 안다면 함께 덕에 들어갈 수 있을 것이다。」(中庸)○董子(董仲舒)는 이르기를 「학문에 힘을 쓴즉 문견이 넓어질 뿐 아니라 지혜가 더욱 밝아지고 도를 행함에 힘을 쓴즉 덕이 날로 향상될 뿐 아니라 그 공적도 커질 것이다。」(  )○논어에서 이르기를 「공자의 가르침에는 네가지가 있으니 학문과 행동과 충성과 신의니라」(述而)○군자는 묵직하지 않으면 위엄이 없고 학문도 부실하다。

충성과 신의를 주로 하고 자기만 못한 사람과는 벗하지 말라。 허물은 선뜻 고쳐야 하느니라。」(學而)(논어 子罕) 游氏는 이르기를 「충신으로써 진덕하게 되는 것이다。」 ○자장이 덕을 높이는 일에 대하여 물은즉 공자는 이르기를 「충성과 신의를 주로 하고 의로움에 행동하는 것이 덕을 높이는 일이 되는 것이다。」(논어 顔淵) ○번지가 덕을 높이는 일에 대하여 물은즉 공자는 이르기를 「일은 남 먼저 처리하고 소득은 뒤로 미루는 것이 덕을 높이는 일이 아니겠느냐」(논어 顔淵) ○공자는 말하기를 「군자는 세 가지를 두려워한다。 천명(말하느님)을 두려워하고 大人(금임)을 두려워하고 성인의 말을 두려워한다。」(논어 季氏) 정자는 이르기를 「성인의 말을 두려워한다면 가히 진덕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도에 뜻을 두고 덕에 의거하고 예에서 노니도다。」(논어 述而) ○덕도 닦지 않고 학문도 강론하지 않고 의로운 일을 듣고도 실행에 옮기지 못하고 잘못한 일을 고치지도 못하는 것이 나의 걱정거리다。」(논어 述而) ○비유컨대 산을 쌓다가 끝장에 가서 한 삼태기 흙으로 끝맺음을 못하는 것도 내가 그만 둔 까닭이다。 비유컨대 평지에 비록 한 삼태기 흙을 쏟기 시작하는 것도 내가 앞으로 나아가자는 것이다。」(논어 子罕) ○공자는 안연을 평하여 이르기를 「참으로 애석하구나! 나는 그가 앞으로 나아가는 것만을 보았지 아직 그가 그만두는 일은 보지 못했다。」(논어 子罕) ○증자는 이르기를 「군자는 학문을 통하여 벗과 사귀고 벗과 사귀므로써 仁에 도움이 되도록 한다。」(논어 顔淵) ○表記(禮記篇名)에서 이르기를 「군자가 장엄하면 날로 강해지고 안일방자하면 날로 해이해진다。 하루라도 온전하게 못 마치는 일이 없도록 해야 할 것이다。」 ○맹자는 말하기를 「옛사람에 이미 술에 취했고 이미 덕에 배불렀다 하였으니 인의에 배불렀기에 다른 사람의 고양진미는 거들떠 보지도 않고 좋은 평판과 널리 퍼진 명예가 온 몸에 젖어 있기에 다른 사람의 비단 무늬 쯤이야 거들떠보지도 않는다는 것을 말한 것이다。」(맹자 告子上) ○傳(大學)에서 이르기를 「康誥(書經)에서는 「잘 덕을 밝히니라」하였고 太甲(書經)에서는 「하늘의 밝은 명령을 돌이켜 살피니라」하였고 帝典(書經)에서는 「잘 큰 덕을 밝히니라」하였으니 다 스스로 밝힘이니라。(大學) ○탕왕의 목욕통 명문에서 이르기를 「진실로 날로 새롭게 하면 나날이 새롭게 하며 또 날마다 새롭게 하니라 하였다。」(大學) 주자는 이르기를 「밝은 덕을 밝힌다는 것은 탕왕의 날로 새롭게 한다는 것과 같다。」 ○부는 집안을 윤택하게 하고 덕은 자신을 윤택하게 하여 마음은 넓어지고 몸도 부드러워지나니 그러므로 군자는 반드시 그 뜻을 성실하게 하느니라」(大學) 陳氏는 이르기를 「성의는 진덕의 뿌리다。」 ○또 이르기를 「윤택하다는 것은 마치 생기있는 얼굴빛이 얼굴에 나타나고 등은 등근 모습이 되는 바로 그것인것이다。

## 八曰 太和

易曰保合大和而今變大言太中庸曰致中和而今變中言太者蓋第二旣言大中故也朱子曰孔子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者也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聖人成德之和也形著動變致曲有誠者學者進德之和也今以學者進德之和而要學聖人成德之和故進德之後爲太

和也若以進德之次證之在大學心廣體胖而修身則既能消化五辟德能潤身在孟子充實光輝而爲大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潤則生色也粹然大則可化而爲聖也如武夷之八曲旣得峰頭雨而添流故於此流水榮回而充滿流動其味無窮其用無盡一日用力則能開而豁然也

## 팔왈 태화

주역에서 이르기를 「태화를 보합한다」(乾卦彖辭)라 하였는데 이제 대(大)자를 고쳐 태라 하였다。 중용에서 이르기를 「치중화」라 하였는데 이제 중자를 고쳐 태라 하였다。 대체로 제二재의 이름을 이미 대중이라고 했기 때문이다。 朱子는 이르기를 「공자는 태화의 원기가 사시로 유행하는 자이다。」라 하였는데 대체로 벼슬살고 그만두고 오래있고 빠르게 떠나는 것이 각각 마땅하게 알맞도록 한 것은(맹자 孫丑上 公) 성인이 덕을 완성한 화의 경지인 것이다。 형상이 되면 나타나고 움직이고 변하며(大學) 치곡유성(致曲有誠)(中庸)이라 한 것은 학자가 진덕한 화의 경지인 것이다。 이제 학자진덕의 화로써 성인이 덕으로 이룬 화를 배우도록 요구하는 까닭에 진덕한 후에 태화하게 되도록 된 것이다。 만약 진덕의 차례로써 이를 증명하자면 대학에 있어서는 心廣體胖(마음은 넓고 몸은 유들유들하다)하고서야 수신하게 되는 것이니 이미 五辟(親愛 賤惡 畏敬 哀矜 敖惰)을 소화할 수 있어야 덕이 자신을 윤택하게 할 수 있다。 맹자에 있어서는 충실하여 광채를 발하는 것을 대라 하였으니(맹자 盡心下) 화순한 마음이 가슴속에 쌓이면 그의 빛나는 빛이 밖으로 뻗어나므로 윤택한 빛이 얼굴에 생겨나게 되는 것이니 순수하게 커난다면 가히 성인으로 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는 마치 武夷八曲에서 旣得峰頭雨而添流(朱詳)한 까닭에 여기서는 流水榮回而充滿流動(朱詳)이라 하였으니 그 맛이 무궁하고 그 쓰임에 다함이 없으므로 하루만이라도 힘을 쓰면 할연히 트이게 될 것이다。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漢書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朱子取此證致中和)○論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曰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子曰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朱子曰五者盛德光輝接於人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性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僞爲○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朱子曰睟清和之意○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朱子曰樂則生矣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주역에서 이르기를 「건도(乾道)가 변화하매 각각 성명(性命)을 바르게 하고 대화를 보합하니 이에 이롭고 곧으니라」(乾卦彖辭) ○도덕에 있어서의 화순함과 의에 있어서의 리(理)니 리를 궁구하고 성을 극진히 하여 명에 이르도록 한다。(說卦傳) ○중용에서 이르기를 「군자는 화합하더라도 유약으로 흐르지 않으니 강하도다 곧음이여。 中立하면서도 한쪽으로 기울지 않으니 강하도다 곧음이여。 나라에 도가 있을 때에는 자만스런 태도를 바꾸지 않으니 강하도다 곧음이여 나라에 도가 없을 때에는 죽엄에 이르더라도 지조를 변하지 않으니 강하도다 곧음이여。(中庸) ○중화의 극치에 이르면 천지도 제 위치를 차지하고 만물은 발육하게 된다。」(中庸) 漢書에서 이르기를 「人主(군왕)가 위에서 화합의 덕으로 다스리면 백성들은 아래에서 화합하는 까닭에 마음이 화평하면 기운이 화평하고 기운이 화평하면 형상이 화평하고 형상이 화평하면 소리도 화평하고 소리가 화평하면 천지의 화평이 이에 응할 것이다。주자는 이르기를 「이것을 가지고 「致中和」를 증명한다。」 ○논어에서 이르기를 「공자는 부드러우나 싸늘하기도 하고 위엄은 있으나 사납지는 않고 공손하면서도 차분하다。」(述而) 주자는 이르기를 「그가 지닌 중화의 기운이 용모에 나타나면 이와 같으다。」 ○공자께서 집에 계실 때는 고분고분하시고 유들유들 하시었다。(述而) 주자는 이르기를 「오직 성인만이 스스로 중화의 기운을 갖게 된다。」 스 자공이 이르기를 공자께서 나라를 다스리게 된다면 이른바 이를세우면 이에 서고 이를 인도하면 이에 행하고 이를 편안하게 하면 이에 모여오고 이를 움직이면 이에 화합하니 그들의 삶은 영화롭고 그들의 죽엄은 슲으리니 어떻게 그런 경지를 따를 수 있겠는가。 ○공자께서는 온화하고 선량하고 공손하고 검소함으로 사양하시나 절로 얻게 되는 것이니 공자께서 구하시는 방법은 남들이 하는 것과는 아주 다를 거야。(學而) 주자는 이르기를 「다섯가지(溫良恭儉讓)는 빛나는 위대한 덕이 남에게 접하는 자다。」 ○유자(有若)는 이르기를 「예의 실천에 있어서도 화합이 으뜸이라 옛 성현들의 예법도 그렇기에 아름다웠고 위 아래 가릴 것 없다 그렇게 하였느니라。 그러나 하지않는 대목이 있었으니 화합할 줄만 알았지 예법으로 매듭을 못 맺는다면 그런 예는 또한 실행에 옮기지 않았느니라。」(學而) 樂記(禮記篇名)에서 이르기를 「하늘은 높고 땅은 낮으니 만물은 흩어져 다르거늘 예는 그 사이에서 실행된다。 흐르되 쉼이 없고 합동하면서 조화를 이루나니 음악은 거기서 일어나느니라。 봄이되고 여름이 됨은 인이오 가을에 거두어 들이고 겨울에 감추어 두는것은 의니라。 인은 음악에 가깝고 의는 예의에 가깝다。 음악은 돈독하게 화합하고 신의 뜻을 따르

면서 하늘의 도를 좇으며 예는 의리를 분별하며 귀신과 더불어 살면서 땅의 도를 따르나니라。 그러므로 성인은 음악을 제작하여 하늘의 도와 상응하고 예를 제작하여 땅의 도와 짝하나니 예악은 분명히 천지의 벼슬을 갖추었느니라。 ○덕이란 性의 짝(성이 발하여 덕이 되므로 덕은 성의 짝이다。)이오 음악은 성의 꽃이오 금(金) 석(石) 사(絲) 죽(竹)은 음악의 그릇이오 시는 그 뜻을 말하고 노래는 그 소리를 읊으며 춤은 그 형용을 움직이니 이 셋은 마음속에 근본을 둔 연후에야 악기가 이를 따르나니라。 그러므로 정이 깊을수록 문채는 더욱 밝고 천지의 기운이 왕성할수록 조화는 신비롭다。 화순한 마음이 가슴 깊숙히 쌓이면 꽃무늬가 밖으로 발산하리니 오직 음악만은 거짓으로 만들어서는 안될 것이다。(樂記) ○맹자는 이르기를 「군자가 타고난 인성에는 인의 예 지가 마음속 깊숙히 뿌리 박혀 있고 그것이 얼굴빛으로 나타날 때에는 깨끗하고 윤기있는 얼굴에 풍기며 등골밖으로 넘쳐 전신으로 퍼질것이니 전신은 아무말이 없더라도 이를 깨우쳐 알게 될 것이다。」(맹자 盡心上) ○인의 실상은 부모를 섬기는 바로 그것이오 의의 실상은 형의 뜻에 순종하는 바로 그것이니 지의 실상은 이 두가지 실상을 알고서 버리지 않는 것이 바로 그것이오 예의 실상은 이 두 가지 실상을 알맞게 다듬는 바로 그것이오 음악의 실상은 이 두 가지 실상을 즐거워하는 바로 그것이다。 즐거우면 생기가 솟는 것이니 생기가 솟으면 어찌 그만둘 수 있겠는가。 어찌 그만둘 수 있을까 하게 되면 저도 모르게 발로는 뛰질을 하고 손으로는 춤을 추게 될 것이다。」(맹자 離婁上) 주자는 이르기를 「즐거우면 생기가 솟는다는 것은 화순한 기운이 얼굴에 풍기되 억지로 그렇게 만든 것이 아니라는 뜻이다。」 ○伯夷는 성인 중에서도 맑고 깨끗한 분이요 伊尹은 성인 중에서도 일을 가로맡는 분이요 柳下惠는 성인 중에서도 화락한 분이요 孔子는 성인 중에서도 시세에 알맞는 분이다。」(萬章下)

## 九曰 待聘

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聘迎師之禮也在大學則修身以下可以成教在九曲則爲谿然之地故曰可以爲師之時也九齋名堂書曰待人君聘禮此言非也若湯之聘伊尹固可謂君聘玄德之聘孔明豈非以匹夫聘贊乎湯之於伊尹玄德之於孔明皆學焉而後臣之則其聘也亦豈非迎師之禮乎孔子之歷聘七十二國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及家臣邑宰孟子之歷聘或出於諸侯及諸侯之相皆可曰君聘乎近世程子以延聘敦遣言於朝者亦以迎師而言則其一驗也且古者有三徵七辟之禮朝廷曰徵州郡曰辟蓋禮之所在不可不答也若朝廷之禮則答之州郡之禮則鄙不可答之乎若專以待君聘爲義則可仕之義重可師之義輕豈聖人大中之謂乎待聘者可師之義而可仕之義亦在其中

## 구왈 대빙

공자는 말하기를 「유학자는 앉은자리에 진귀한 것을

갖추어놓고 초빙을 기다린다。」(禮記儒行)하였는데 聘이란 스승을 맞는 예인 것이다。大學에 있어서는 수신 이하는 가히 가르침을 이룰 수 있고 九曲에 있어서는 할연한 경지가 됨으로 가히 스승이 됨즉 한 때인 것이다。 九齋名堂書에서 이르기를 「임금의 부르는 예를 기다린다고 한 이 말은 잘못이다。湯王이 伊尹을 초빙한 것과 같은 것은 본래 군왕의 초빙이라 이를 수 있지만 玄德(劉備의字)이 孔明(諸葛亮)을 초빙한 것은 어찌 필부로써 현인을 초빙한 것이 아닌가。湯王과 伊尹과의 관계나 玄德과 孔明과의 관계에 있어서는 모두 그에게서 배운 후에 그를 신하로 삼았으니(맹자公孫下) 그도 또한 스승으로 맞은 예가 아닌가。공자가 七十二국의 초빙을 받아 두루 돌아다닐 때 혹은 제후에게 나아가고 혹은 대부 및 그의 가신음재에게 나아가기도 하였으며 맹자가 초빙을 받아 제후 및 제후의 재상에게 나아가기도 하였으니 다 군왕의 초빙이라 할 수 있겠는가。근세에 정자는 맞아드림으로써 돈독하게 조정에 진언하도록 하는 것도 또한 스승을 맞아드리는 것으로 말한 것을 보면 그 증험의 하나가 되는 것이다。또 옛날에는 三徵 七辟의 禮가 있었는데 조정에서는 증(徵)이라 하고 작은고을에서는 벽(辟)이라 하였으니 대체로 예가 있는 곳에는 불가불 그 대답이 있어야 한다。만일 조정의 예는 대답하되 작은마을의 예는 낮추어 대답해서는 안될 것인가。만일 오로지 군왕의 초빙만을 기다리는 것을 의로 삼는다면 벼슬삼즉한 의리는 무겁고 스승이 됨즉한 의는 가볍게 마련이니 어찌 성인의 대중이 그러하겠는가。待聘이란 스승이됨즉한 의지만 벼슬을삼즉한 의도 또한 그 가운데 있는 것이다。

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擧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毁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此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孟子曰迎之致敬而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言不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而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古之賢王好賢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而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武侯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文師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載與俱歸立爲師○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鑽穴隙之類也

공자는 말하기를 「유학자는 앉은 자리에 진귀한 것을 갖추어놓고 초빙을 기다리며 조석으로 힘써 배우면서 묻기를 기다리며 충신(忠信)된 마음을 품으면서 천거하기를 기다리며 힘써 실행하면서 천거되어 쓰여지기를 기다리니 그가 스스로 서기를 이와 같이 한다。」(儒行記) ○군자가 자기 스스로 행하는 것은 자기에게서 통달하기를 기약함이니 굴함즉 하면 굴하고 폄즉 하면 펴나니 그러므로 절개를 굽히는 것은 때를 기다리기 때문이오 펴기를 요구하는 것은 때가 되었기 때문이다。 그러므로 비록 굴하게 되었다 하더라도 그의 절개를 훼손하지 않고 뜻이 통달되었다 하더라도 의를 범하지 않을 것이다。 ○자공이 묻기를 「아름다운 구슬이 여기에 있다면 궤 속에 감추어 둘까요。 좋은 장사치를 찾아서 팔까요。」 공자는 대답하기를 「팔고말고。 팔고말고。 나는 장사치를 기다리고 있는 사람이다。」(子罕) ○맹자는 말하기를 「맞아드리되 경의를 표하며 예의를 갖추고 진언할 때 그 진언을 실행하려고 노력하면 나아가고 예의를 갖춘 태도는 아직 시들지 않았으나 진언을 실행에 옮기지 않으면 그만두고 떠나 버린다。 그 다음은 비록 진언은 실행에 옮기지 않더라도 맞아드리되 경의를 표하며 예의를 갖추면 나아가고 예의를 갖춘 태도가 시들면 그만두고 떠나 버린다。」(맹자 告子下) ○공경이란 아직 예물이 행해지지 않은 자이니 공경하면서도 내실이 없으면 군자는 거기에 헛되이 구애되어서는 안될 것이다。 ○옛날 현명한 군왕은 현인을 좋아하면서도 세력은 잊어버리는데 옛날 현명한 선비라고 해서 홀로 그렇지 않으리요 그의 도를 즐기면서 그 사람의 세력은 잊어 버리기 때문에 왕공이 존경을 받쳐 극진한 예를 다 하지 않고서는 자주 뵈옵지도 못했던 것이다。 뵈옵는 것도 자주 뵈옵지를 못했는데 하물며 그를 신하로 삼을 수 있었겠는가。 ○맹자는 말하기를 「伊尹은 有莘의 들녘에서 밭갈이 하면서 요순의 도를 즐기고 있었다。 …… 湯王이 세 차례나 사람을 보내어 맞아오게 한즉 이윽고 태도를 변하여 말하기를 내가 밭고랑에 묻혀서 요순의 도를 즐기면서 사는 것보다 내 어찌 우리 군왕으로 하여금 요순 같은 군왕이 되게 함만 같으랴。 내 어찌 백성들로 하여금 요순의 백성 같이 되게 함만 같으랴 내 자신이 어찌 직접 당면하여 만나봄만 같으랴。(맹자 萬章上) ○湯王이 伊尹에게 대하여는 배운 후에 그를 신하로 삼았기 때문에 힘 안들이고 왕이 되었던 것이다。 ○武侯(諸葛孔明)의 出師表에서 이르기를 「신은 본래 포의로서 南陽에서 몸소 밭갈이 하면서 구차이 난세에 성명을 보전하며 제후들에게 벼슬얻기를 요구하지 않더니 앞서 제왕께서는 비천한 곳에 있다 않으시고 외람하게도 스스로 굽히시어 신을 삼대 움막 중으로 세번이나 돌아보시고 신에게 당세의 일로서 물으시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감격하여 앞서 가신 제왕께 부지런히 돌아다닐 것을 허락하였다。」(古文珍寶) ○文師는 이르기를 「문왕이 장차 사냥

을 나가려 하자 사관이 검패를 펴면서 이르기를 「渭陽에서 사냥할 때 장차 큰 것을 얻으리니 용도아니오 도용도아니요 범도 아니요 큰곰도 아니니 증조는 공후를 얻을것이요 하늘은 네게 스승을 보낼 것이다。」한즉 문왕은 이에 三일동안 목욕재계한 후 사냥하는 수례를 타고 사냥하는 말에 멍예를 매고 渭陽에서 사냥을 즐기다가 졸지에 太公(姜太公望)을 만난지라 사냥하는 수례에 태워 함께 돌아와 스승으로 모시니라。」 ○맹자는 말하기를 「옛날에 齊景公이 사냥을 나갔을 때 사냥벼슬아치를 부르며 깃발을 사용했더니 오지 않으므로 그를 죽이려고 하였다。 뜻있는 선비는 진구렁에 빠졌던 시절을 잊지 않으며 용사는 제 목잘릴 일도 잊지 않고 있는 것이다。 공자는 어느 점을 취했느냐 하면 저를 부르는 예로 부르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나아가지 않은 점을 취한 것이니 만일 저부르는 예를 기다리지 않고 나아갔다면 어떻게 될 것인가。」(맹자滕文公下) ○남자는 본래 낳면서부터 장가를 들고 싶은 것이오 여자도 본래 낳면서부터 시집을 가고 싶어하는 것이라고 부모의 마음은 다 그렇게 생각하겠지만 부모의 명령이나 중매쟁이의 말도 듣지 않고 담구멍을 뚫고 서로 기웃거리거나 담장을 넘나들면서 서로 만나보는 따위는 부모나 국민들이 모두 천하게 여길 것이다。 옛날 사람들은 벼슬살이를 싫어하는 것은 아니지만 또 제 방법을 거치지 않는 것을 싫어했든 것이니 제 방법을 거치지 않고 벼슬자리에 나아간다면 담구멍을 뚫는 행위와 다름이 없는 것이다。」(맹자滕文公下)

## 九齋名堂書

後孫默守堂有海

先祖文憲公生於高麗之初乃宋太祖朝五星聚奎大啓文明之際也周武陵世膺祭文曰丁卯聚奎厥祥丕丕天於內外曷有其私猗歟我公正應斯期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欺者實的確之論也盖麗初干戈未息人道盡絶多溷夷狄之風未恢禮義之俗況以聖賢經傳訓迪後進者絶無其沉痼已深長夜昧昧先祖不繫師承獨得於遺編斷簡之中修身則以德行爲先在家則以孝悌清儉爲本設立九齋引進後學敎之以九經三史習之以長幼進退恭敬忠信之道修己忠君之義無不講明當然之理以爲體驗實踐之地挽回世道興起斯文丕彰箕子之遺風澤洽後世之慕效求之前代卓乎無倫而九齋名堂之義莫非入道之要語也及至程朱旣興之後提挈綱維開導後人者莫不以此從事先祖道學淵源之正可以據此而推知矣盖一曰樂聖二曰大中三曰誠明四曰敬業五曰造道六曰率性七曰進德八曰太和九曰待聘知行兼進體用具備井井不紊豈不爲正學之樞紐者哉夫理一而有體用如所以然者爲體而所當然者爲用何爲體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各有本然之體又有自然之妙推求其本則必有所以如是之故是乃體也何爲用凡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可爲之道也又有必然之機順而爲之則物安其性事得其宜逆而爲之則物不爲物事亦不成必矣此乃用也先求其所以然之本乃行其所當然之道則可以進其理矣苟知其所以然之故而不知其所當然之則者荀揚性惡之見徒知所當然而不求所以然則雖有篤行不知道體之病皆爲一偏之失而非其至矣故必擧體用而兼言然後其義乃精此乃率性之爲重而造道之爲始者也惟其率性之方則只在學

而已學者心學也其道有六曰敬業誠明者入道之工程也曰大中太和者自立之節度也曰樂聖進德者進學之標準也待聘者明體適用之實驗也盖人於爲學之初必以敬業爲體有兢兢業業之心無惰慢放肆之氣然後以之讀書修己以之事親忠君各得嚴恪之節百行從此而益修矣誠者眞實無妄悠久不息之道也立志之初動靜云爲一出於眞實然後可以漸入於至善之極而一日間斷則盡棄一年之功一時間斷則盡棄一日之效此誠之歸重於終始者也用力於此有嚴恭篤實之驗則必以思爲主窮天下萬物之理察古今經史之旨莫不研精而明辨分天理人欲之辨省是非善惡之端然後眞知實得自然透徹獨到昭曠之源矣然於日用言行之間雖知是非之正而不察其中正之義俾無過不及之差則終必違於道體矣此大中所以爲標準也天下之達道莫大於中和若不中以立本和以應庸則必不能泛應曲當有上下同流之妙矣學而至乎聖人者乃學者成始成終之道也樂而不厭則有進進不已之德不以爲樂則有固滯間斷之私矣此樂聖之所以爲先立大本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學問雖進造道雖深必以進德不息爲心然後可以漸進形著變動之域此工之不可闕一者也天爵旣修則人爵自至不得其眚樂其道於畎畝得其時行其道於天下此君子進退之義也若其學成之後不待君上之聘禮先有輕身自進之嫌則學非其學道非其道此君子所當先愼者也此待聘之所以歸重也先祖著述論學之義雖未得聞以此九齋之名推衍未言之旨則身心性情之德事君經世之策皆可得之於此矣爲子孫者敢不惕念而遵守也哉

## 구재명당서

후손 묵수당 유해

선조이신 文憲公께서는 高麗초에 출생하셨으니 이는 宋太祖때 五星이 한 자리로 모여 문명을 크게 연 시기에 해당한다。 武陵 周世鵬의 제문에서 이르기를 「정묘년에 한 자리로 모였을 때는 상서로운 기운이 크게 일어났으니 하늘의 도가 내외에 걸쳐 어찌 사사로움이 있었겠는가。 아름답도다。 우리 文憲公은 정히 이 시기에 맞추어 濂洛의 여러 선현들(宋대학자들)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셨고 그 시기도 같거니와 문명도 서로 부합하니 기묘할손 속일 수 없음이 이처럼 확실한 것이다。」라 하였다。 대체로 고려초에는 전란이 아직 그치지 않았고 인도는 두절되어 거의 야만의 풍속에 빠졌었고 예의의 풍속은 회복될 길이 없었으니 하물며 성현의 경전으로써 후진들을 가르치는 자는 하나도 없었고 그처럼 젖어든 병고는 이미 깊어져 긴밤의 어둠은 깨어나지 못했을 때 선조께서는 이어주는 스승과의 연계도 없이 남긴 글이나 끊어진 키잡로된 경전중에서 홀로 깨달았던 것이다。 수신인즉 덕행으로써 우선하고 가정에 있어서는 효제 청검을 근본으로 삼았다。 九재를 설립하여 후학들을 교도하고 九經三史로써 교육하며 장유 진퇴 공경 충신 수기 충군 의리를 익히니 당연한 천리가 밝혀지지 않음이 없었고、이로써 체험을 통한 실천의 경지로 삼았고 다시금 세도는 일깨워지고 유학은 크게 빛났으니 箕子의 유풍을 후세 사람들이

사모하며 본받도록 흠족하게 젖어들도록 하였다。전대에서 그 예를 찾는다 하더라도 이와 짝할 사례를 찾을 길 없이 우뚝 솟아 있음을 알 수가 있다。九齋名堂의 의의에는 도를 깨달은 긴요한 말 아님이 없다。程朱의 학이 이미 일깨워진 후로 윤리적 기강을 몸속에 간직하고 후인을 개도하는 자 이로써 종사하지 않는 자는 없었다。선조의 도학 연원의 올바름이 여기에 근거하고 있음은 미루어 알 수가 있다。대체로 一은 樂聖이오 二는 大中이오 三은 誠明이오 四는 敬業이오 五는 造道요 六은 率性이오 七은 進德이오 八은 太和요 九는 待聘이니 지행은 함께 전진하고 체용은 구비되어 질서있게 문란하지 않았으니 어찌 정학의 종주가 되지 않겠는가。대체 이(理)는 하나지만 거기에는 체용(體用)이 있으니 마치 소이연(所以然)은 체가 되고 소당연(所當然)은 용이 되는 것과 같으니라。어찌하면 체가 되는가。무릇 천하 사물은 각각 본연의 체를 갖지 않은 자 없고 또 자연의 묘리를 간직하지 않은 자 없으니 그의 근본을 추구하면 반드시 그렇게 된 소이가 있게 마련인 까닭에 이것이 곧 체인 것이다。어찌하면 用이 되는가。무릇 천하의 사는 각각 가히 함축한 도가 있고 또 필연의 기틀이 있으니 이에 순응하면 물은 그 본성에 안주하고 사는 그 시의를 얻게 될 것이요 이에 역행하면 물은 물이 되지 않고 사도 성취하지 못할 것임에 틀림이 없다。이것이 곧 용인 것이다。먼저 그 소이연의 근본을 찾아내고 이에 그 소당연의 도를 행한다면 그의 천리를 깨달을 수 있을 것이다。진실로 그 소이연의 까닭을 알고 그 소당연의 법칙을 모른다면 荀卿 揚雄의 성악설이 되고 거저 소당연만을 알고 소이연은 찾으려하지 않는다면 비록 독행한다 하더라도 도체를 모르는 병이 되는 것이다。모두 다 한쪽으로 치우친 잘못 때문에 그 지극한 자가 아닌 것이다。그러므로 반드시 체용을 함께 들어내놓고 겸하여 말한 연후에 그 뜻이 정밀하게 될 것이니 이것이 바로 솔성을 중히 여기고 조도로써 비롯하게 되는 까닭이다。오직 그 솔성의 방법인즉 자못 배움에 있을 따름이요 배움이란 마음 공부인 것이다。그 방법에 여섯이 있으니 敬業 誠明은 도로 들어가는 공정이오。大中 太和는 자립하는 절도요 樂聖 進德은 진학의 표준인 것이다。待聘이란 체를 밝혀 적당하게 쓰기 위한 실험인 것이다。대체로 배우기 시작할 무렵에는 반드시 敬業을 체로 삼고 조심하며 삼가하는 마음을 간직하며 게으르고 오만하며 방자한 기운이 없어진 연후에야 그로써 독서하며 수기하고 그로써 어버이를 섬기며 나라에 충성하며 각각 엄격한 절도를 얻어 백가지 행실이 이로부터 더욱 닦아지게 될 것이다。성(誠)이란 진실하고 망녕됨이 없으며 유구하게 쉼이 없는 도이다。뜻을 세우자마자 동정과 말씨가 오로지 진실에서 나오게 된 연후에야 가히 점차 지극한 선의 극치에 들어갈 수 있으며 하루만이라도 끊어진다면 일년의 공적이 모조리 허물어질 것이요。한시라도 끊어진다면 하루의 효과도 모조리 내버려지게 될 것이다。이는 정성스럽게 돌아가는 것이 끝맺음과 시작보다도 더욱 중요하기 때문이다。이 점에 힘

을 씀으로써 엄격하고도 독실한 증험을 얻는다면 반드시 생각을 주로 함으로써 천하 만물의 이치를 궁구하고 고금 경사의 본뜻을 고찰하되 이를 정밀하게 연구하여 분명하게 가려내지 않음이 없고 천리 인욕의 분간과 시비 선악의 단서를 분별한 연후에야 참 지혜를 깨닫게 되며 자연히 환하게 꿰뚫어 홀로 넓히 밝힌 근원에 이르게 될 것이다。 그러나 날마다 쓰고 있는 언행에 있어서 비록 시비의 바르고 바르지 않음은 알지만 그의 중정(中正)의 뜻에 과하거나 부족한 차가 없도록 살피지 않는다면 끝내는 반드시 도의 본체에서 어긋나게 될 것이다。 이것이 바로 大中을 표준으로 삼는 이유인 것이다。 천하의 달도(達道)중에 중화 보다도 더 큰 것은 없다。 만일 중으로써 근본을 세우고 화로써 용(庸)에 응하지 않는다면 반드시 널리 여러 가지 사정에 부응하지 못하고 위 아래가 함께 흘러 떠내려 가버릴 것이다。 배우므로서 성인의 경지에 이르게 되면 이는 바로 학자로서 처음과 끝을 다 이룬 도가 되는 것이다。 즐거워 하면서도 싫지 않는다면 진취하게 되고 진취하면서 멈추지 않는 덕이 즐겁게 여겨지지 않는다면 꽉 막혀 그 사이에 사욕이 끼어 있기 때문인 것이다。 이는 樂聖이 먼저 그의 큰 근본으로 세워진 까닭이 되는 것이다。 오직 성인이라도 생각하지 않으면 미치광이가 되고 오직 미치광이 일지라도 잘 생각하면 성인이 되나니(書經 多方) 학문이 비록 앞서 있고 造道가 비록 깊다 하더라도 반드시 進德하되 쉼이 없기를 기약한 연후라야 가히 점차 형상이 나타나 변화하여 움직이는 강역으로 나아갈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 공부는 어느 것 하나라도 빠지면 안될 것이다。 하늘이 준 벼슬을 닦고나면 사람이 주는 벼슬은 절로 이르게 될 것이니 그 때를 얻지 못하면 그 도를 발갈이하면서 즐기며 그 때를 얻으면 그 도를 천하에서 행할 것이니 이는 군자 진퇴의 의리인 것이다。 만일 학문이 이루어진 후일지라도 군왕의 맞아드리는 예를 기다리지 않고 먼저 몸을 가볍게 움직여 자진의 혐의를 받는다면 학문은 그 학문이 아니려니와 도도 그 도가 아닐 것이니 이야말로 군자로서 마땅히 무엇 보다도 먼저 신중을 기해야 할 문제인 것이다。 이는 待聘이 가장 중요하다는 까닭이 여기에 있는 것이다。 선조께서 저술한 학문의 뜻은 비록 아직 얻어들을 수 없다 하더라도 이 九齋의 이름을 가지고 미처 말하지못한 뜻을 미루어 생각해본다면 몸과 마음、성정의 덕이라거나 군왕을 섬기며 세상을 경륜하는 시책은 다 여기서 얻을 수가 있을 것이다。 자손된 자 감히 두렵게 생각하면서 이를 준수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 海州九齋遺墟碑文

後孫進士弘中

公諱某字某海州大寧郡人高麗穆宗八年登甲科歷事五朝官太師中書令謚文憲公生先程朱倡明義理之學設九齋敎誨生徒時稱海東孔子墓在家前東麓而失其傳公舊址則在於州城北山下九齋遺墟則在於城西當於舊址立遺墟碑而以校宮建於其處故乃於九齋遺墟鐫石以識之

## 해주 구재 유허비문

후손 진사 홍중(後孫進士弘中)

공의 휘는 모〔冲〕시고, 자는 모〔浩然〕시니, 해주 대령군(大寧郡) 사람이시다。 고려 목종 八년(一〇〇五)에 갑과로 과거에 급제하시어 다섯 임금님을 차례로 섬겨 벼슬이 태사 중서령(太師中書令)에 이르렀으며, 시호는 문헌공이시다。 공께서는 정자(程子) 형제들이나 주자(朱子) 보다 먼저 태어나시어 의리의 학문을 처음으로 밝히셨고, 구재(九齋)를 세우시어 생도들을 가르치시니, 그때 세상에서는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 묘는 집앞 동쪽 산기슭에 있었다고 하나 지금은 그 전함이 잃어졌다。 공의 옛 집터는 해주의 성북 산밑에 있었고, 구재의 옛터는 성 서쪽에 있었으니, 마땅히 옛날 자리에 유허비(遺墟碑)를 세워야 하지만, 지금 그 자리에는 향교〔校宮〕가 서 있기때문에 이곳에다가 구재유허의 비석을 새겨 그 사실을 기록한다。

## 紫霞洞九齋遺墟碑文

東方之儒惟崔文昌薛弘儒著於新羅而未聞以道學稱逮于麗代異教熾而吾道微時則有文憲崔先生首倡性理之說建九齋於紫霞之洞講學授徒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其進學之序始於樂聖終於待聘如周官成均之制士之應擧者必於徒中擧焉咸錄九齋籍謂之崔侍中徒自是儒臣各立門聚徒者凡十二東方學校之興由先生始世稱海東夫子先生諱冲字浩然生於高麗 成宗丙戌在中國則宋 太宗雍熙三年也于時周程諸賢未出孔孟之道未明於天下而先生奮起海外獨以斯文爲任其名九齋如誠明率性出於中庸之訓則表章中庸已先於程子而傳道之功暗合於千載之下嗚呼盛哉麗乾而國遷文獻無徵微言精義未有所傳壇齋遺墟蕪沒於荒田之中斷礎零落尚有存者樵兒牧叟指點咨嗟今海州崔君永壽以先生裔孫倡多士將立石于舊址來請辭於余不佞嘗持節海西拜文憲書院述九齋記揭于壁蓋海州之九齋即先生之家塾也紫霞之九齋即仕于開城時所建也於今八百餘年泯而得彰豈惟多士慕賢之誠抑由 國家文明之化無遠而不顯歟銘曰松嶽巖巖紫霞騰光 有褒宏儒奮起箕方 九齋絃歌厥聲洋洋 需于王國蔚然其章 世遠跡湮遺風未亡 鳥啼水流草木餘香

崇禎紀元後三丙辰

崇祿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洪良浩 撰

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祖源 書

## 자하동 구재 유허비문

우리 나라의 儒學者로는 오직 崔文昌(致遠)과 薛弘儒(聰)가 新羅時代에 이름이 드러났으나 道學으로 이름이 난것은 아니었다。 高麗時代에는 불교가 성하고 우리 道는 희미하

였다。이 때에 있어서 文憲公 崔先生이 처음으로 性理學을 제창하고 九개의 서재를 紫霞洞에 지어놓고 학도들에게 학문을 강의 하였으니 그 명칭은 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이었다。그 進學하는 순서가 樂聖에서 시작하여 待聘에서 끝났으니 이것은 周禮에 나타난 成均의 制度와 같다。선비로서 科擧할 사람은 반드시 여기서 공부를 하는데 모두 九齋의 籍에 소속되며 이를 崔侍中徒라 하였다。이 때부터 儒臣으로 각기 門戶를 세우고 학도를 모아서 가르친 사람이 모두 열 둘이나 되었다。

우리 나라에서 학교가 생긴것이 先生에게서 시작되었고 세상에서는 선생을 「海東夫子」라고 불렀다。

先生의 이름은 冲、字는 浩然이다。高麗成宗丙戌年(九八六)에 출생하였으니 중국으로는 宋太宗 雍熙三年이다。이 때는 周子、程子 같은 여러 학자가 아직 나오지 않고 孔子와 孟子의 道가 아직 세상에 밝혀지지 아니했는데 선생이 海外에서 떨쳐 일어나서 이 道를 자기의 책임으로 생각하였다。그가 붙인 九齋의 명칭에서 誠明、率性과 같은 것은 中庸의 교훈에서 나온 것이니 中庸을 따로 들어서 나타낸 것이 程子보다 앞섰고 道를 전한 공적이 천년 뒤에 은연중 들어 맞았으니 아아 위대하다。高麗王朝가 없어지고 나라가 바뀌어서 문헌상 증빙할 자료가 없으므로 그의 세밀한 학설과 중요한 요지가 아무것도 전하는 것이 없고 壇과 齋가 있던 터마저 황폐한 밭 가운데에 묻혔는데 부러진 주초돌은 아직도 남은 것이 있어서 나무꾼과 소 먹이는 노인들이 이곳을 가리키며 한탄하였다。

이제 海州崔君 永壽는 선생의 후손으로 여러 인삽들에 앞장서서 옛터에 碑를 세우기로 하고 나에게 비문을 청하였다。내가 과거에 黃海觀察使로 있을적에 文憲書院에 참배하고 九齋記를 지어서 壁에 걸어놓았었다。海州의 九齋는 곧 선생의 家塾이고 紫霞洞의 九齋는 開城에서 벼슬할 때에 세운 것일 것이다。이제 八〇〇여年만에 없어졌다가 다시 들어나게 되었으니 이것은 여러분들이 先賢을 숭모하는 정성에서 뿐아니라 또한 국가의 文明의 교화가 먼 세대의 일이라도 나타나지 않는 일이 없는 때문이 아니겠는가?

銘을 다음과 같이 짓는다。

松岳山 우람한데 紫霞洞에 빛이 솟아 오른다。빛나도다 위대한 학자가 우리 나라에서 떨쳐 일어났다。九齋에서 흘러나오는 글 소리 우렁차게 퍼져나갔다。국가에 이바지하여 찬란한 빛을 발휘하였다。세대는 멀고 흔적조차 없어졌는데 새 우지지며 물 흐르고 草木에는 향기가 남아 있는 듯하다。

崇禎紀元後 셋째 丙辰年(朝鮮正祖二十一年丶一七九六)

崇祿大夫 原任吏曹判書 兼判義禁府事 知經筵 春秋館事 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 知成均館事 洪良浩 지음。

資憲大夫 禮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 五衛都摠府 都摠管 李祖源 씀。

## 紫霞洞九齋遺墟碑記 世德錄

後孫佐郎粹翁

扶蘇岬紫霞洞有九齋遺墟卽我先祖崔太師文憲公講學之所也我東自殷師設敎已兆文明而降及濟羅斯道未闡雖有薛崔翻經而已尙詞而已麗朝中葉値五星聚奎之運惟公應期而生卽成宗丙戌也東俗椎朴世崇竺敎公不由師承倡明正學設九齋敎後進斐然成章一變至道時稱海東孔子斯民免左衽寔公之賜也九齋號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其命名之義略見於公裔孫默守堂有海名堂記而曰中曰敬義文之易旨也惟誠惟性孔思之心法也誠哉是言也去聖人之世若此其久距聖人之居若此其遠而明聖人之道若此其章章無異朝暮遇焉故周武陵亦以爲生先濂洛實同其時文明相符妙不可欺斯誠孟子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之歿已八百禩而至今樵牧猶傳九齋墟古礎依然存海州又有遺墟此家塾也紫霞則立朝後所設也士隸徒中始及通籍此海州尤大二十三世孫永壽謀諸宗碑以識之石可泐文可滅而公之蹟將浩劫不磨矣夫公諱某字某號惺齋海州人也

時丙辰謹記 後乃請銘於耳溪洪良浩不勒此記

## ① 자하동 구재 유허비기

② 후손 좌랑 수응(後孫佐郎粹翁)

③ 부소갑(扶蘇岬)의 자하동(紫霞洞)에 구재(九齋)의 유허(遺墟)가 있으니, 곧 우리 선조이신 최태사(崔太師) 문헌공께서 학문을 강론하시던 곳이다.

우리나라는 기자〔殷師〕가 가르침을 베푼 이후로부터 문화가 밝혀질 조짐이 이미 있었으나, 백제(百濟)와 신라(新羅)로 내려오면서 우리의 유도(儒道)는 아직 드러나지 못하였다. 비록 설총(薛聰)과 최치원(崔致遠)이 있었으나 경서(經書)를 번역할 뿐이고, 시사(詩詞)나 숭상할 뿐이었다. 고려조 중엽에 다섯 별이 문운을 주관하는 규성(奎星)에 모이는 운을 당하여 생각컨대 문헌공이 그때를 응하여 태어나셨으니, 곧 성종 병술(九八六)년이다. 우리 나라의 풍속은 뻣뻣하고 질박하며 세인들은 불교〔竺敎〕를 숭상하였으나 문헌공께서는 스승에게서의 가르침도 받지 않으시고도 우리의 바른 학문을 처음으로 주창하여 밝히셨고 구재를 설치하여 후진을 가르쳤으며 아름다운 모습의 글을 이루어 한번 변하여 도에 이르니 당시인들은 우리 나라의 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일컬었다. 우리 국민들이 오랑캐의 풍속〔左衽〕을 면할 수 있었던 것은 참으로 문헌공께서 내려주신 은혜였다. 구재의 이름은 「낙성(樂聖)·대중(大中)·성명(誠明)·경업(敬業)·조도(造道)·솔성(率性)·진덕(進德)·태화(太和)·대빙(待聘)」이라고 불렀는데 그 이름하게 된 뜻은 대략 문헌공의 후손이신 묵수당(默守堂) 유④해(有海)의 명당기(名堂記)를 볼 것 같으면 「중(中)」이라거니 「경(敬)」이라고 한 것은 주⑥역〔義文之易〕의 뜻이고 「성(誠)」이라거니 「성(性)」이라고 한 것은 공자와 자사(子思)의 심법(心法)이다. 참됨이시여! 이 말씀이

여! 공자님이 돌아가신 때가 이렇게 오래 되었고 공자님이 사시던 곳과의 거리가 이와같이 멀건만 공자님의 도를 밝힌것이 이와같이 문채가 있게 밝아서 아침과 저녁에 만난 것과 같이 꼭 같았다。 그러므로 주무릉(周武陵)⑦도 말하기를 「(문헌선생께서는) 염계(濂溪) 주돈이(周敦頤)나 낙파(洛派) 학자 정자(程子)들보다 먼저 태어나셔서 실로 그 때와 마찬가지로 문명이 서로 부합되니 그 묘함이 가히 속여질 수가 있겠는가?」라고 하였으니、이는 진실로 맹자께서 이른바 「문왕(文王)을 기다리지 아니하고 일어난 사람인가보다。」라고 한 것과 같다。 문헌공께서 졸한지 이미 八백년이 되었으나、오늘날에 이르기까지 나뭇꾼과 목동들이 오히려 구재의 옛터라고 전하여 주는가 하면 옛날의 주초(柱礎)도 옛모양대로 남아 있으며 또 해주에는 옛터가 있으니 이는 가숙(家塾)이고 자하동(紫霞洞)의 것은 벼슬길에 들어선 뒤에 세운 것이었다。 선비들이 구재학도들 중에 이름이 들어야 비로소 문부〔籍〕에 등하게 되었으니、이 자하동이 해주의 가숙보다 더 큰 곳이었다。 二十三세손 영수(永壽)는 여러 종중인들과 협의하여 그 사실을 기록해서 비를 세우기로 하였으나 돌은 부스러져서 없어질 수 있으며 글도 마멸되어 없어질 수 있으되 문헌공께서 남기신 자취는 앞으로 호겁(浩劫)의 세월이 지나도 닳아 없어지지 아니할 것이다。 문헌공의 휘(諱)는 아무개시고、자(字)는 아무개시며、호는 성재(惺齋)시고、해주 사람이시다。 때는 병진(一七九六)년에、삼가 쓴다。뒤에 이계 홍양호에게 비명을 청하여 세웠으므로 이기록은 새기지 아니하였다。

註 ① 원문에는 「世德錄」이라는 出典에 관한 註가 있음。

② 字는 仁叟、正祖 二년(一七七八) 文科에 급제하여 正祖四년에는 幽谷察訪을 지냈음。(一七三二~ ? )

③ 閼城府를 말함。고구려 때의 이름임。

④ 字는 大容、默守堂은 그의 號、개명 灝、벼슬은 安東府使를 지냈음。醫藥·卜筮·堪輿등에 밝았다。저서에 〔默守堂文集〕·〔吉州史蹟記〕등이 있음。(一五八七~一六四一)

⑤ 「九齋名堂書」를 뜻함。

⑥ 姬는 周나라 王室의 姓氏이므로 周나라 文王의 易書라는 뜻임。

⑦ 愼齋 周世鵬을 가리킴。

## 門人 一稱侍中崔先生徒 一云先生國中花草

麗史曰士之應擧者必先諧徒中學焉謂之崔侍中徒蓋當時塡溢街巷者皆先生門人而其數不啻千百然今不可考矣略可徵者士之應擧者先隸徒中而已故今斷自靖文以前登科名贊以爲崔侍中徒雖不足以盡當時之舊而猶可以見先生道統之有傳云

金良鑑光山人入九齋文宗辛卯登第官至守太尉嘗使宋盡太廟太學而歸東國文廟始倣中國之制爲理學之宗有繼往開來之功諡文安公

崔惟善字樂夫先生長子學冠九齋爲世宿儒繼父師之業祔食文憲書院配享文宗廟庭詳見本傳及先生年譜

吳學麟高敞人進士入九齋靖宗乙亥先生典試榜登第官翰林學士有子有孫家世業儒文章德業炳耀一世

文正長淵人入九齋文宗朝登第後分徒授業爲儒宗見上十二徒官中書侍郎與中樞崔奭擊東蕃破之褒功陞職

金無滯　入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後分徒授業爲儒宗見上十二徒

崔彦撝鐵原人入九齋文宗朝壯元官至平章事守太尉判吏部事家傳清白敎子孫以經學益譽肅公

鄭文孚溪人十二徒弘文公之子入九齋文宗朝登第爲人恭儉朴訥位官謹愼嘗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官禮部尚書益貞簡

李周佐東京人幼聰悟肄業國學登第官至判御史臺事立朝四十年倜儻瑰瑋得大臣體爲先生之治圖守直者

申弘尚平山人壁上功臣開國公入中學述先生遺志與禮部尚書鄭文等奏請立箕子祠

申晟弘尚子判門下省事號紹源堂益文元公隨考從學於中學因先生遺志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養士文風稍振

申勁晟之子號宜隱文正公亦隨考肄業中學後分處七齋世傳以述海東孔子傳者申氏三世也皆滋培潤色于先生花圖者

金行瓊　人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亦滋培潤色于先生花圖者

崔敏膚　人與申勁進處齋伴得先生筵授後分處七齋亦滋培潤色于先生花圖者

韓子純　人亦中學筵授後以武學居講藝齋講藝者射禮也亦潤色于先生花圖者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肄業國學善屬文登第入九齋籍飭躬勤行以忠儉自許位太尉上柱國益文襄公

朴寅亮竹山人入九齋文宗朝登第文詞雅麗嘗使宋到處題詠爲華人樂調由是名聞天下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官右僕射益文烈

尹瓘坡平人入九齋文宗朝登第有文武全材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嘗以五經自隨尤工於易嘗使宋與程子論易程子稱善益文肅配太廟

魏繼廷長興人父者老始祖本中國唐關西弘農人入九齋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世清白謇直舉世皆好佛公獨不然故國人想望大用致仕益忠烈配享睿廟

崔惟吉先生次子入九齋官左僕射攝司空尚書令名臣錄有益文莊號月溪又號清谷

崔思諒先生孫字益甫入九齋年十八登第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均持文衡名重一時文章器識多異常倫晚年引疾乞退益康敬

崔思齊先生長孫入九齋文宗甲午擢丙科第一以文行名世官守司空中書侍郎判吏部事家傳清儉世趾先美益良平

崔思諏先生孫入九齋文宗朝登第官門下侍中博學多聞勤儉公廉立朝四十餘年無小過失爲相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益忠景配毅廟

李從現　人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官尚書

洪德成　人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官尚書

李象延　人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官參知政事

崔尚慶州人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官參知政事文宗時爲撫問使採訪民瘼爲內史舍人諫王夜宴曰燈燭亦民膏血費用太多恐虧儉德

崔有孚慶州人入九齋靖宗朝登第官參知政事

金淑昌　人靖宗朝登第官學士

金正　人靖宗朝登第官學士奉命撰太一曆

金良贊　人靖宗朝登第官學士

李資玄仁川人文宗朝登第入九齋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清平山蔬食布衣以終睿宗嘗徵之上表曰以鳥養鳥無煩鍾鼓之音觀魚知魚俾

遂江湖之志云云謚眞樂

李資仁仁川人文宗朝登第官至尚書左丞

李嶼仁川人入九齋登第直翰林院事歷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謚文良

愼修宋人東來貫居昌入九齋文宗朝登第官司空左僕射子孫大昌

崔思訓　入入九齋文宗朝登第官參政

崔澤　入入九齋文宗朝登第官學士

李子淵仁川人德宗朝登第官參知政事門下平章事文宗朝名臣

高維濟州人靖宗朝鄕貢登第高氏之仕王國者自公始子孫遂大昌

## 문인 일명 시중 최선생의 일명 선생의 화원중 꽃들

고려사(高麗史)에서는 말하기를 「선비 중에서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은 반드시 먼저 무리 가운데 찾아가 배워야 하였다。그들을 일러서 최시중(崔侍中)의 무리〔徒〕라고 하였다。대개 당시에는 길거리와 마을에 (배우려는 사람들로) 가득 차서 넘쳤으니、모두 선생의 문인이었으며 그 수는 천 백명에 그치지 아니하였다。그러나 지금은 살필 수가 없다。대략이나마 밝힐 수 있는 것은 선비들 중에서 과거에 응시하려는 사람들은 먼저 최시중도(崔侍中徒)의 속에 이름을 올려놓아야 했다는 것뿐이다。그러므로 이제 단언할 수 있는 것은 정종과 문종 이전에 과거에 급제한 이름 난 어진 이들부터 최시중도일 것이라고 생각된다는 것이다。비록 당시의 옛자취를 다 알기에는 부족하지만、오히려 선생의 도가 이어져 전하고 있음을 알 수는 있다。」고 하였다。

김양감(金良鑑)：광산(光山)사람이다。

구재(九齋)에 입학하였다가 신묘년(一〇五一)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수태위(守太尉)에 이르렀다。일찌기 사신으로 송나라에 들어갔다가 태묘(太廟)와 태학(太學)을 그림으로 그려서 돌아왔다。우리 나라의 문묘(文廟)가 중국의 제도와 비슷하게 된 시초였다。(우리 나라) 이학(理學)의 댓마루가 되어 지난날을 잇고 미래를 개척한 공이 있었다。시호는 문안공(文安公)이다。

최유선(崔惟善)：자는 낙부(樂夫)이고 (문헌)선생의 큰 아들이다。구재에서 유학을 배워 대대로 큰 선비가 되었다。아버지를 이어 후학을 가르쳐 스승이 되었니 문헌서원(文憲書院)에 배향되어 제사 모셔지는가 하면、문종 묘정에 배향되기도 하였다。자세한 것은 본전(本傳)과 선생의 연보(年譜)를 보시오。

오학린(吳學麟)：고창(高敞)사람이다。진사(進士)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을해(一〇三五)에 문헌선생의 전시방(典試榜)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한림학사(翰林學士)였다。자손들이 가업을 대대로 이어 유학의 문장과 덕업이 온 세상에 빛났었다。

문 정(文正)：장연(長淵)사람이다。구재에 입적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뒤에 학생들을 나누어 가르쳐 유종(儒宗)이 되었다。앞의 十二도를 보시오。벼슬은 중

서시랑(中書侍郎)이 되었다。 중추(中樞) 최석(崔奭)과 더불어 동번(東蕃)을 격파하여 그 공을 포상(褒賞) 받고 벼슬도 높아졌다。

김무체(金無滯) : ○○사람이다。 구재에 입적하여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뒤에 학생들을 나누어 가르쳐 유종이 되었다。 앞의 十二도를 보시오。

최 석(崔奭) : 철원(鐵原)사람이다。 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은 평장사 수태위 판이부사(平章事守太尉判吏部事)에 이르렀다。 집안이 대대로 청렴 결백하였으며 자손들을 경학(經學)을 가지고 교육시켰다。 시호는 예숙공(睿肅公)이다。

정 문(鄭文) : 초계(草溪)사람이다。 十二도의 홍문공(弘文公)의 아들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사람됨이 공손하고 검소하며 질박하고 지둔한 편이었다。 벼슬살이도 항상 삼가고 조심하여 처신하였다。 일찌기 왕을 모시고 서경(西京)에 갔을 때에 기자사당(箕子祠堂)을 짓도록 청하였었다。 벼슬은 예부상서(禮部尙書)에 올랐으며 시호는 정간(貞簡)이다。 (? ~ 一一〇五)

이주좌(李周佐) : 동경(東京)사람이다。 어려서부터 총명하고 영오(穎悟)하여 국학에 들어가 공부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은 판어사대사(判御史臺事)에 이르렀다。 벼슬살이를 한 四十년 동안에 뜻이 크고 재주가 뛰어나 따를 사람이 없이 〔瓌瑋〕 대신들의 본보기가 되었으며 문헌선생의 꽃받을 보살피며 지키는 사람이 되었다。 (? ~ 一一〇四〇)

신홍상(申弘尙) : 평산(平山)사람으로 벽상공신 개국공(壁上功臣開國公)이다。 중학에 들어가 배웠다。 문헌선생의 유지를 글로 지어 예부상서 정 문(鄭文)등과 같이 기자사(箕子祠) 건립을 왕께 상주(上奏)하여 청하였었다。

신 성(申晟) : 홍상(弘尙)의 아들로 판문하성사(判門下省事)였다。 호는 소원당(紹源堂)、 시호는 문원공(文元公)이다。 아버지를 따라 중학에 들어가 배웠다。 인하여 문헌선생의 유지를 왕께 주청(奏請)하여 국학의 옆에 양현고(養賢庫)를 설립하니 선비를 길러 문풍(文風)이 점점 떨쳐지게 되었다。

신 경(申勁) : 성(晟)의 아들로 호는 의은(宜隱)이고 시호는 문정공(文正公)이다。 역시 아버지를 따라 중학에 들어가 공부하였다。 뒤에 七재에 나누어 거처하며 가르쳤다。 세상에 전하는 말로는 「해동공자전(海東孔子傳)을 신씨 삼대가 지었다」고 하였다。 (이들은) 모두 문헌선생의 꽃동산에서 길러져 번성하고 빛이 난 사람들이었다。

김행경(金行瓊) : ○○사람이다。 벼슬은 한림학사를 지나 병부상서(兵部尙書)가 되었다。 이도 또한 문헌선생의 꽃받에서 길러져 번성하고 빛이 난 사람이었다。

최민용(崔敏庸) : ○○사람이다。 신 경(申勁)과 더불어 구재에 같이 나아가서 문헌선생께 배웠다。 뒤에 칠재에 나누어 있으며 후학을 가르쳤다。 이 이도 또한 선생의 꽃받에서 길러져 번성한 빛난 사람이었다。

한자순(韓子純)：○○사람이다。이 사람도 역시 중학에서 공부하였다。뒤에 무학(武學)으로써 강예재(講藝齋)에서 살며 (후학을 가르쳤다。) 강예라는 것은 활쏘기의 예법이다。이 사람도 역시 문헌선생의 꽃밭에서 길러져 번성하고 빛이 난 사람이다。

오연총(吳延寵)：해주(海州)사람이다。집안이 대대로 한미하였었다。국학에 들어가 공부하여 글짓기를 잘하였다。과거에 오르니 구재학당 출신으로 문적에 이름이 들어 있다。몸가짐을 엄격히 부지런히 하였으며 충성으로 검소하게 하여 태위 상주국(太尉上柱國)의 벼슬로 만족해 하였다。시호는 문양공(文襄公)이다。

박인량(朴寅亮)：죽산(竹山)사람이다。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문사(文詞)가 아려(雅麗)하였다。일찌기 송(宋)나라에 사신으로 가서 가는 곳마다 글을 지어 중국인들의 악조(樂調)를 만들었다。이로 말미암아 그의 이름이 천하에 드날렸다。고금록(古今錄) 十권을 지어 비부(秘府)에 감추어 두었다。벼슬은 우복야(右僕射)에 이르렀으며 시호는 문열(文烈)이다。

윤관(尹瓘)：파평(坡平)사람이다。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문무를 겸전하고 있는 인재였다。젊어서부터 공부하기를 좋아하여 손에 책을 놓지 아니하였다。장수와 재상이 되기에 이르렀다。일찌기 오경(五經)을 읽으며 스스로 즐겼는데、그 중에서 주역에 더욱 밝았다。일찌기 송나라에 사신으로 갔다가 정자(程子)와 더불어 주역에 관하여 담론하니 정자가 훌륭하다고 칭송하였다。시호는 문숙(文肅)이며 태묘(太廟)에 배향되었다。

위계정(魏繼廷)：장흥(長興)사람이니 아버지는 시로(耆老)이다。시조는 본래 중국 당(唐)나라 관서(關西)의 홍농(弘農)사람이었다。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문장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을 떨쳤으며 성품이 청렴결백하고 말이 적고 곧았다。온 세상이 다 불교를 좋아하였으나 공은 홀로 그렇지 아니하였다。그러므로 나라 사람들이 크게 쓰여야 할 사람이라고 생각하였으며 또 그렇게 바랐으나 치사(致仕)하였다。시호는 충렬(忠烈)이고 예종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一一〇七)

최유길(崔惟吉)：문헌선생의 둘째 아들로 구재에 들어가 배웠다。벼슬은 좌복야 섭사공 상서령(左僕射攝司空尙書令)에 이르렀다。명신록(名臣錄)에도 올라 있다。시호는 문장(文莊)이고、호는 월계(月溪) 또는 청욕(淸谷)이라고 불렀다。

최사량(崔思諒)：문헌선생의 손자로 자는 익보(益甫)이다。구재에 입학하여 나이 十八세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의표(儀表)가 단아(端雅)하였으며、생각이 깊어 조용하여 말이 적었다。재상이 되어서는 문형(文衡)까지 잡아 명망(名望)이 한 때에 무거웠다。문장과 기국(器局)과 식견(識見)이 높아 보통인들보다 다른 점이 많았다。만년에 병을 들어 물러나기를 청하였다。시호는 강경(康敬)

이다。(? ~ 一〇九二)

최사제(崔思齊)：문헌선생의 큰 손자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갑오(一〇五四)에 병과 제一로 급제하였다。문장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이 높았다。벼슬은 수사공 중서시랑 판이부사(守司空中書侍郎判吏部事)가 되었다。집안이 대대로 청렴하고 검소하였으며 세상에서는 선조가 훌륭한 덕분이라고 하였다。시호는 양평(良平)이다。(一〇三七 ~ 一〇九一)

최사추(崔思諏)：문헌선생의 손자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문하시중에 이르렀다。널리 배워서 견문도 많았으며 부지런하고 검소하며 공변되고 깨끗하였다。조정에 들어가 벼슬살이하기 四十여년 동안에 과실(過失)이 조금도 없었다。재상이 되어서는 큰 근본을 지키기에 힘쓰고 감히 옛글은 가벼이 고치려 하지 아니하였다。문인이나 자제들이 찾아와 뵈올 때면 항상 임금님을 어떻게 섬겨야 하는가에 관하여 훈계하고 사사로운 일에 관하여는 말하지 아니하였다。시호는 충경(忠景)이고 의종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一〇三四 ~ 一一一五)

이종현(李從現)：〇〇사람이다。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상서(尚書)였다。

홍덕성(洪德成)：〇〇사람으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때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상서(尚書)에 이르렀다。

이상정(李象廷)：〇〇사람으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에 올랐다。

최 상(崔尙)：경주(慶州)사람으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에 올랐다。문종 때에 무문사(撫問使)가 되어 백성들의 괴로움을 찾아다니며 수집하였다가 내사 사인(內史舍人)이 되었을 때에는 왕이 밤에 잔치를 베풀매 간하여 말하기를 「등촉(燈燭)도 백성들의 피와 땀〔膏血〕이오니、비용이 너무 많이 들면 왕은 검소하다는 덕에 흠이 될까 두렵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최유부(崔有孚)：경주(慶州)사람으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참지정사가 되었다。

김숙창(金淑昌)：〇〇사람으로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학사(學士)가 되었다。

김 정(金正)：〇〇사람으로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학사가 되었으며 왕명에 의하여 태일력(太一曆)을 지었다。

김양걸(金良傑)：〇〇사람으로 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학사에 이르렀다。

이자현(李資玄)：인천(仁川)사람으로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구재학당에 들어와 공부하였다。대악서승(大樂署丞)이 되어 갑자기 벼슬을 버리고 청평산(淸平山)에 들어가 나물밥을 먹으며 베옷을 입고 살다가 생을 마쳤다。예종이 일찌기 그에게 표문(表文)을 지어 올리도록 하였더니 그 글 속에서 말하기를 새를 가지고 새답게 기

르면 번거로움이 없을 것이고 종과 북소리를 들으며 물고기를 보면 물고기가 흘겨 보는 것을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마침내 강호(江湖)에 뜻이」②운운하였다。 시호는 진락(眞樂)이다。(一〇六一~一一二五)

이자인(李資仁)：인천 사람으로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상서 좌승(尙書左丞)에 이르렀다。(?~一〇九一)

이 오(李嶼)：인천 사람으로 구재에 입학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직한림원사(直翰林院事)가 되어 문종·순종·선종·헌종·숙종·예종의 六대 임금을 섬기면서 벼슬이 문하시랑 평장사(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시호는 문량(文良)이다。(一〇五〇~一一一〇)

신 수(愼修)：송나라 사람으로 우리 나라에 와서 본관을 거창(居昌)으로 하였다。 구재에 입학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은 사공 좌복야(司空左僕射)에 올랐다。 자손이 크게 번창하게 되었다。(?~一一〇一)

최사훈(崔思訓)：〇〇사람으로 구재에 들어와 공부하여 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은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에 이르렀다。

최 택(崔澤)：〇〇사람으로 구재에 들어와 공부하고 문종 때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학사(學士)에 이르렀다。

이자연(李子淵)：인천인으로 덕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참지정사 문하 평장사가 되었는데 문종 때의 이름난 신하였다。(?~一〇八六)

고 유(高維)：제주인(濟州人)이다。 정종 때에 향공(鄕貢)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고씨가 고려에 벼슬살이를 시작한 것이 공으로부터 비롯되어 자손이 마침내 크게 번창하게 되었다。

註 ① 인명사전에 의하면 本貫은 「靈光人」으로 되어 있다。
② 저술로 「禪機語錄」·「歌頌」·「南遊詩」등이 있다。

## 師友間成就人 皆年長於先生 故不在弟子例

申子文貞曰我朝中世之多人芳馨滿臭者皆崔文憲之圃中花草

姜邯贊衿川人官侍中謚仁憲申子曰偉哉姜侍中乎自見崔文憲推躬無猜舍己服贊必問必從偉哉使我人不入左衽

王可道淸州人國子祭酒門下侍郎謚英肅配享顯宗廟庭

皇甫俞義官御事門下侍郎致仕志存社稷以盡心力不墜家業

李端官中樞使叅知政事

周貢

崔齊顔慶州人門下侍中謚恭順配享 文宗廟庭

黃周亮特進守門下侍中論國家昭穆之制徐訥曰周亮之奏合於古制

劉徵弼官至禮部侍郎

金元冲官至內史平章事

朴有仁官翰林叅知政事爲王子文學

金令器官至門下平章事

李子訓

崔尙見下門人篇

閔昌壽

安民甫官至戶部侍郎

金若珍官戶部尚書叅知政事

李攸績

張延祐與德人中樞使戶部尚書長於吏事以幹能稱之○自王可道以下十七人申子曰松悅栢兄蘭友菊禊矣所以惜者難得雨露之順調然何傷於文憲先生之師友間各爲適器之材歟

## ①사우간에 성취한 사람들

신선생〔申子〕 문정(文貞)공은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 중세에 많은 사람들이 꽃다운 향기를 멀리까지 풍기어 냄새가 진동하게 된 것은 모두 문헌(文憲) 최선생의 채마밭에서 길러진 화초들이었기 때문이다。」라고 하였다。

강감찬(姜邯贊)：금천(衿川)사람이다。벼슬은 시중(侍中)이었다。시호는 인헌(仁憲)이다。신선생〔申子〕은 말하기를 「위대하도다! 강시중이여! 최문헌(崔文憲)을 보고부터는 몸소 문헌공을 추중(推重)하여 시기심을 없이하며 자기를 버리고 어진이에게 복종하여 반드시 묻고 반드시 따랐다。크시도다!(문헌선생이여!) 나로 하여금 사람다워서 미개인〔左衽〕이 되지 아니하게 하였도다。」라고 하였다。

(九四八～一〇三一)

왕가도(王可道)：청주(淸州)사람이다。국자감(國子監) 좨주(祭酒)와 문하시랑(門下侍郎)을 지냈고 시호는 영숙(英肅)이다。현종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다。(?～一〇三四)

황보유의(皇甫兪義)：벼슬은 어사(御史)를 거쳐 문하시랑으로 치사(致仕)하였다。뜻이 나라〔社稷〕를 위하는 데에 있어서 마음과 힘을 다하였으므로 가업을 잃지 아니하였다。(?～一〇四二)

이 단(李端)：벼슬은 중추원 부사(中樞院副使)와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를 지냈다。

주 공(周貢)

최제안(崔齊顔)：경주(慶州)사람이다。문하시중을 지냈고、시호는 공순(恭順)이며 문종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一〇四六)

황주량(黃周亮)：수문하시중(守門下侍中)에 특진되어 국가(종묘의) 소목(昭穆)의 제도를 주장하였다。서 눌(徐訥)은 말하기를 「황주량의 상주(上奏)는 옛날 제도에 들어맞는 말이라。」고 하였다。

유징필(劉徵弼)：벼슬이 예부시랑(禮部侍郎)에 이르렀다。

김원충(金元冲)：벼슬이 내사 평장사(內史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박유인(朴有仁)：벼슬이 한림(翰林)과 참지정사를 거쳐 왕자 문학(王子文學)에 이르렀다。

김영기(金令器)：벼슬이 문하 평장사에 이르렀다。

이자훈(李子訓)

최 상(崔尙)：아래의 문인편(門人篇)을 보시오。

민창수(　　)：

안민보(安民甫)·벼슬이 호부시랑(戶部侍郎)에 이르렀다。
김약진(金若珍)·벼슬이 호부상서(戶部尚書)와 참지정사에 이르렀다。
이유적(李攸績)
장연우(張延祐)·흥덕(興德)사람이다。 중추 부사(中樞副使)와 호부상서(戶部尚書)를 지냈는데 행정 업무〔吏事〕에 밝아서 능력이 있는 사람이라고 칭송되었다。(? ~ 一〇一六)
왕가도를 비롯한 그 아래 十七명은 신선생〔申子〕이 말하기를 「소나무가 기뻐하면 잣나무도 기뻐하듯하는 난초와 국화와 같은 군자들의 사귐이었다。(그러나) 애석한 것은 우로(雨露)의 순조로움을 얻기가 어려운 까닭이었다는 것이다。 그렇지만 문헌선생이 사우간(師友間)에 있어서 각각 적당한 그릇〔器〕이 될 재목으로서 어떤 손상이 있겠는가?」라고 말하였다。

註 ① 原文에 「선생보다 모두 나이가 많은 까닭으로 弟子의 例가 없음(皆年長於先生故不在弟子例)」이라는 註記가 있음。
② 不譲齋 申贊을 가리킴。(一二九八~一三七七)
③ 原文 「使我人不入左袒」의 行爲主体는 姜邯贊이 아니기 때문에 앞에다 ( ) 속에 최문헌을 삽입하였음。
④ 原文에 「御事」로 된 것은 잘못임。
⑤ 原文에는 「中樞使」라고만 되어 있음。

## 文憲公徒 先生沒後士之中擧者亦皆執弟子禮於先生

麗史及松京誌皆曰公沒後士之赴擧者亦皆隷名九齋籍謂之文憲公徒醇隱申公麗末人也亦曰本朝古今應擧者皆稱文憲公徒先生東方初頭出第一箇大賢故高麗先哲王設此法使爲千百世儒宗猶曰千百世文章道德之宗伯座主之稱也則文章豪傑之士彬彬輩作於後者自此權輿而東方師道淵源發源於此故也然九齋籍今不可考矣所可知者士之赴擧而已而士之赴擧者亦不可盡錄故今斷自宣獻以後至于麗末抄集若干登第名賢以爲文憲公徒以見輩賢輩作有所矜式而爲餘波所濡云

金黃元光陽人少登第入九齋籍力學爲海東第一性清勤不赴勢肅宗爲先輩而不名

金若溫光州人侍中良鑑之子力學登第入九齋籍官至上柱國時國勇

李資謙當國公與爲堂兄弟而不附人服其正直

李永安城人力學肅宗朝擢乙科入九齋籍官至御史臺事

柳仁著豐德人睿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參知政事不以富貴驕人謚貞簡

高兆基濟州人睿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平章事性慷慨涉獵書史題珍島碧波亭詩行盡林中路時回浦口船水環千里地山礙一涯天白日孤槎客青雲上界仙歸來多感物醉墨灑江烟見箕雅

尹彦頤坡平人侍中瓘之子仁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工文章嘗使宋與二程門人講易官至政堂文學謚文康

崔陟卿完山人擢第入九齋籍官秘書監

申淑高靈人仁宗朝登第入九齋籍以忠儉清直著名棄官歸鄉耕田采藥以終

金仁存江陵人性明敏少登第入九齋籍好學老不釋卷一時詔誥多出其手謚文成

崔允儀先生玄孫登第入九齋籍官平章事生長閥閱揚歷華要論事明白知貢擧時稱得人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謚英烈享毅廟

崔洪胤先生仍孫登第入九齋籍官平章事謚景文四主禮闈取皆聞人多至卿相世稱玉筍門生晩年解相印歸老于第

琴儀奉化人明宗朝中魁科入九齋籍官平章事屢典貢擧所選多名士稱玉筍門生謚英烈

金富佾慶州人少力學與弟富軾富儀俱登第入九齋籍文章華贍睿宗朝侍講經史雄辯折衷謚文簡

林完宋人登第入九齋籍仁宗時上書請誅妖僧妙清官國子司業知制誥

鄭沆東萊人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入九齋籍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臨事善斷處心平直謚文安

李之氐仁川人好讀書擢魁科入九齋籍文章事業爲一時之傑謚文正

李公升清州人仁宗時擢第入九齋籍少穎悟善屬文官中書侍郎平章事謚文貞

崔惟清鐵原人奭之子嗜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入九齋籍明宗朝爲相爲一代名臣謚文淑

鄭襲明迎日人力學能文以鄕貢登第入九齋籍倜儻奇偉久居諫職有爭臣風

文克謙南平人毅宗時登第入九齋籍孝友慈仁忠謇正直謚忠肅配享明廟

閔令謨驪興人登第入九齋籍明宗夢有一宰相出自廣化門及見公如所夢者同有大用之志後果爲相

柳公權儒州人卓達之孫少好學登第入九齋籍性公廉居官不懈宮叅知政事謚文簡

李仁老仁川人明宗十年擢魁科入九齋籍出入史翰十四年與當世名贊吳世才等遊

吳世才高敞人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天才俊逸明宗朝登第入九齋籍李奎報私謚玄靜先生

趙冲橫城人侍中永仁之子明宗時登第入九齋籍博聞強記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謚文正配享明廟史氏謂英雄間世之人物

崔弘嗣忠州人少力學登第入九齋籍以文行聞官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敬

金仁鏡慶州人十二徒義珍四世孫明宗時中第入九齋籍文武吏材俱贍官平章事謚貞肅

金之岱清道人風姿魁悟倜儻有大志力學能文登第第一入九齋籍謚英憲賀崔太尉狀曰文和文憲之一門積善有慶云云

李公老丹山縣人文章富贍明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樞密院右副承宣

李奎報黃驪縣人九歲能屬文登第門下侍郎平章事謚文順有集五十三卷公年譜曰公籍文憲公徒誠明齋肄業每夏課歸法寺依文憲公故事

李宗胄　人登第官侍郎時高宗避蒙兵入都江華王命宗胄聚九齋學徒於江華燕尾亭爲夏課抄五十五人

崔滋先生後孫號櫟翁又號東山叟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至守太師致仕謚文清有家集十卷破閑集三卷以文章政事兼備見稱

河千旦安陰人登第入九齋籍高宗時官至衛尉卿長於文章一時表箋

皆出其手

洪鈞閉寧人登第入九齋籍再鎮西北人懷其惠稱爲父官至門下平章事

孫抃富平人登第入九齋籍高宗朝官至尚書左僕射性剛毅長於史事剖決如流所至有聲

許珙孔巖人幼聰敏奇偉而高宗末登第入九齋籍官至中贊恭儉不事産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羣居愼口燕居如見大賓謚文敬配享忠烈廟

張鎰昌寧人高宗朝以鄉吏登第入九齋籍官至僉議叅理善屬文謚章簡

薛公儉淳昌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至中贊謚文良配享忠烈王廟

宋彦琦鎭川人少能文高宗時登第入九齋籍使蒙古講和邊境稍安

劉忠基忠州人登第入九齋籍官國子監大司成文章富贍操行高潔

金邱扶寧人善屬文高宗朝擢第入九齋籍元學士王鶚見其表詞必稱美之謚文貞

李藏用仁川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聰明恭儉博覽經史文章清警優贍

白文節藍浦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寶文閣學士文詞富贍爲一時所推

郭預清州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善屬文知貢擧多取知名士官國子大司成文翰學士

朱悅綾城人縣吏餘慶之子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文章富贍筆法亦奇有豁達寬厚之量謚文節

柳璥文化人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天資明敏器度雄深累典禮闈取知名士謚文正

李承休嘉利縣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入頭陀山躬耕養母後官至詞林學士

鄭可臣羅州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正直端嚴及爲冢宰人相望太平謚文端配享忠宣廟

李劭德水人高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文林郎賜紫金魚佩知三事

鄭晏河東人少登第入九齋籍見崔怡專權退居南海

李淳牧陜川人少志學善屬文以州吏登第入九齋籍累遷至寶文閣待制判秘書省事

蔡靖陰城人力學通經登第入九齋籍補國學學正諸生敬憚之

全信天安人號栢軒登第入九齋籍莅事嚴重請謁不行官密直司事

張沆永同人登第入九齋籍官政事堂文學爲人廉正以功賜鐵卷封永山君謚文顯

李嵒潭陽人登第入九齋籍拜左司補力學不倦從學者甚衆時人謂之五經笥

趙通玉果人擢進士第入九齋籍經史百家無不貫穿官翰林學士奉使如金金人愛其才

具鏊綾城人登第入九齋籍封沔城府院君

任奎長興人擢進士第入九齋籍官至平章事外戚之賢無出其右

魏元凱長興人與弟文凱俱擢魁科入九齋籍元凱官翰林文凱官至平陽郡守

李瑋富平人登第入九齋籍累遷戶部員外郎以清勤聞後賜佐理功臣封桂陽君謚莊肅

金鶴古昌人登第入九齋籍使元當立游魚雪魚等小夷之下公曰臣衣裳人也豈與卉服齒哉元王怒令高麗王殺之王壯其氣節匿置三陟間變姓爲泰

崔誠先生後孫登第入九齋籍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謚文簡

鄭僖草溪人號常軒又號雲菴擢魁科入九齋籍官至僉議平理十二徒

弘文公之後

許有全金海人號笑軒元宗末登第入九齋籍官至政丞封駕洛君

金晅義城人元宗朝登第入九齋籍性清介善隸書官至政堂文學加贊成事

安裕順興人號杏村晩年掛晦菴夫子像以致景慕號晦軒筆法神妙文章清勁可法元宗朝登第入九齋籍官至侍中重修文廟置贍學錢教誨七管十二徒諸生爲理學之祖謚文成從祀文廟

朴全之竹山人號杏山弱冠登第入九齋籍通經史誨人不倦温和慈愛官至政丞謚文匡

金台鉉光州人勤學夙成年十六登第入九齋籍號快軒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言動循禮謚文正

崔瀣孤雲之後號猊山九歲能詩既長學日進登第入九齋籍不惑於異端禹倬丹陽人登科入九齋籍通經史尤深於易程傳初來東方無有知者閉戶月餘自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官至成均祭酒號易東謚文僖

權溥安東人號菊齋少登第入九齋籍嘗以朱子四書註建白刊行嗜讀書老不輟官僉議政丞永嘉府院君性忠孝謚文正

曺匡漢昌寧人忠烈王時人捷重試魁科入九齋籍官至政堂文學封昌城君

朴忠佐咸陽人登第入九齋籍封咸陽君性温厚儉約好讀易至老不輟

辛蔵靈光人登第入九齋籍官至密直安文成之門人也文成之從祀文廟也多異議公力請之

白頤正藍浦人文節之子天資純厚登第入九齋籍有公輔器封上黨君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公在元學之李齊賢朴忠佐等皆師之

李兆年京山府人力學能文忠烈朝登第入九齋籍少懷志節謚文烈配享忠宣廟

李齊賢慶州人號益齋年十五登第入九齋籍名盖一世道德之首文章之宗謚文忠嘗曰文憲公以門下生徒分爲九齋自公卿嫡庶下至州縣擧子皆隷名籍中以習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矣

韓宗愈漢陽人忠烈朝登第入九齋籍爲文章務去俗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謚文節

安軸順興人號謹齋學工文與弟輔中第入九齋籍增修高麗編年綱目處心公平謚文貞

鄭云敬奉化人忠肅朝登第入九齋籍官刑部尚書守法不屈有子道傳道尊道復

趙廉淳昌人忠肅朝登第入九齋籍嘗與中朝士大夫講論經義累官密直府使

田祿生潭陽人忠惠朝登第入九齋籍爲門下評理與諫官李詹等請誅李仁任杖流

河允源晋州人晋川君楫之子忠惠末登第入九齋籍恭愍朝以典理總郎從諸將復兩京功爲第二

李穀韓山人號稼亭忠肅朝登第入九齋籍性端嚴剛直封韓山君謚文孝

尹澤茂松人號栗亭七歲受學輒成誦忠肅朝登第入九齋籍恭愍王手書栗亭二大字賜之謚文貞

宋天逢金海人忠穆時擢魁科入九齋籍封金海君以文章鳴世謚文貞

姜蓍晋州人中成均試入九齋籍官至門下贊成事賜推忠輔社功臣號封晋山君謚恭穆

李仁復兆年之孫忠肅朝登第入九齋籍平生不佞佛力學善屬文修編年綱目謚文忠配享忠定廟

李岳固城人號杏村登第入九齋籍嘗寫太甲篇以以獻于王曰當以格君心爲務謚文貞

柳淑瑞山人號思菴登第入九齋籍官藝文館大提學遇大事決大策未嘗猶豫謚文僖

李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隸十二徒恭愍朝登第上疏斥辛旽

韓修清州人號柳巷少登第入九齋籍學識行義爲世所重封上黨君謚文敬與牧隱會九齋

朴尚衷潘南人博學善屬文恭愍朝登第入九齋籍時享祀禮儀舊無文簿參究古禮以爲禮典

李穡稼亭之子號牧隱入九齋博覽經史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中成均試與圃隱惕若齋諸賢兼學官分經授業學徒坌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行封韓山伯謚文靖

鄭習仁草溪人恭愍朝登第入九齋籍補成均學官斥佛居父母憂廬墓三年

金得培尚州人登第入九齋籍補藝文檢閱恭愍在元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拜右部代言

李仁範德水人少博學能文恭愍朝登第入九齋籍賜端誠翊社功臣號官至藝文館大提學

文益漸丹城人恭愍朝登第入九齋籍以正言爲書狀官如元得木綿種以歸本朝追封江城君

鄭夢周迎日人號圃隱恭愍朝連魁三場入九齋籍爲學官橫說豎說皆合於理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時稱王佐之才所著詩文豪放謚文忠從祀文廟

李崇仁星山人恭愍朝登第入九齋籍天姿英毓文詞典雅號陶隱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皆歎服

金震陽慶州人號草屋子少孤力學登第入九齋籍官左司議

吉再善山人號冶隱登第入九齋籍爲注書及高麗革命隱於金烏山教授學者

徐甄利川人登第入九齋籍爲掌令及革命隱於衿川鄉曲

鄭乙輔晋州人善屬文九齋舉子試壯元贈尚書工部侍郎封菁川君

尹紹宗茂松人號桐軒乙巳登第入九齋籍牧隱之門人也

申德鄰高靈人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備歷清要官至禮儀判書以善書著名縣吏用成四世孫也嘗曰本朝古今應擧者皆稱文憲公徒云云

禹玄寶易東之孫號養浩堂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封丹山府院君謚忠靖

李詹洪州人恭愍朝人號雙梅堂入九齋戊申四月以九齋科登魁入我朝爲藝文館學士謚文安撰文和公畫像贊

孟思誠新昌人高麗末壯元入九齋籍入我　朝爲右議政入清白錄謚文貞

黃喜長水人號龜村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入　我朝官領議政謚翼成配享　世宗廟

成石璘昌寧人號獨谷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官至贊成事入我朝佐命功臣封昌寧府院君

河崙晋州人號浩亭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入我朝爲佐命功臣歷揚中外有經濟之材封晋山府院君官至領議政謚文忠

權近安東人號陽村麗末登第入九齋籍充書筵官入我朝定社功臣封吉昌君撰文憲文和兩先生像贊

權遇陽村之弟入九齋都會有九齋罷會詩號梅軒一心訓誨衣襟士林

乙丑登第文衡清論多出於其門

元天錫原州人號耘谷高麗進士入九齋籍麗亡隱雉岳山常慕先生曰稱爲海東孔子盖於先生不是妄稱與范伏厓世東撰東方淵源錄金自粹慶州人號桑村麗末文魁入九齋籍與諸賢嘆曰崔子弘猷不以非廣而鄭仲夫積怒文人坑寨研飛籍灰矣李行驪州人號騎牛子鄕貢進士入九齋籍麗亡死于秋嶺諡文節金濤延安人麗末中制科入九齋籍日月晦不仕新國與牧隱友善

## 문헌공의 제자들 (선생께서 돌아가신 뒤에도 과거에 급제한 이들은 모두 선생께 제자의 예를 지켜 왔다.)

고려사와 송경지(松京誌)에서는 모두 이르기를 「문헌공께서 돌아가신 뒤에도 선비들이 과거에 응시하는 사람들은 모두 구재학당에서 공부한 것으로 이름들을 기록하였으니 그들을 일컬어서 「문헌공도」라고 불렸다。」 고 하였다。

순은(醇隱) 신공(申公)은 고려 말엽의 사람인데 그분도 또한 말하기를 「고려시대 예나 지금 사람으로 과거에 응시하는 이는 모두 문헌공도라고 하였으니、선생께서는 우리 나라 최초로 나타나신 첫째 가는 대현(大賢)이시다。 그러므로 고려시대의 먼저 가신 어지신 왕들이 이 법을 배푸시어 천백세(千百世)의 (문헌공을) 유종(儒宗)으로 삼게 하셨다。 오히려 (문헌공이야말로) 「천백세 문장 도덕의 종백(좌주를 일컬음)이라고 하겠다。」 그러니 문장 호걸의 훌륭한 선비들이 후세에 무리로 나오게 되었다。 스스로 이렇게 남상〔權輿〕이 되셨으니 우리 나라 스승의 길의 연원이 이 (문헌공으로부터) 발원하게 된 까닭이다。 그러나 구재의 문서는 이제 살필 수가 없고、알 수 있는 것은 선비들 중에서 과거에 응시한 사람들 뿐이다。 그러나 과거에 응시한 사람들도 또한 다 기록할 수가 없으므로 (고려) 현종〔宣獻〕 이후로부터 고려말에 이르기까지 과거에 급제한 약간의 이름난 어진이들을 가려 모아서 문헌공도가 군현(群賢)으로 배출되어 모범이 되었음을 보여 줌으로써 남은 물결들에 젖어들게 될 것이라고 생각한다。」라고 하였다。

김황원(金黃元) : 광양(光陽)사람。 어려서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 출신의 적에 들어있다。 힘써 공부하여 우리 나라 제일의 시인이 되었다。 성품이 청렴하고 부지런하여 권세에 가까이하지 아니하였다。 숙종(재위 : 一〇九六~一一〇五)때에는 선배가 되었으나 이름을 떨치지는 못하였다。(一〇四五~一一一七)

김약온(金若溫) : 광주(光州)사람。 시중(侍中) 양감(良鑑)의 아들 힘써 배워서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구재에 그 이름이 올라 있었다。 벼슬이 상주국(上柱國)에 이르렀을 때에 임금님의 장인 ②이자겸(李資謙)이 나라의 일을 주관하자 김공은 그와 더불어 구재학당의 형제로 (가까운 사이이지만) 이자겸을 가까이하지 아니하니、사람들이 김공의 바르고 곧은 처신에 ③감복하였다。

이 영(李永) : 안성(安城)사람。 힘써 공부하여 숙종 때에 을

과(乙科)에 뽑혔다。구재에 이름이 올려 있다。벼슬은 어사대사(御史臺事)에 이르렀다。④

유인저(柳仁著)：풍덕(豊德)사람。예종(재위：一一〇六～一一二一)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구재에 적(籍)을 두었었다。벼슬은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를 지냈다。부귀하면서도 사람들에게 교만하지 아니하였다。시호는 정간(貞簡)⑤이다。

고조기(高兆基)：제주(濟州)사람 예종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구재에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었다。벼슬은 평장사(平章事)에 올랐다。성품이 의기가 북받쳐 원통하고 슬퍼하기를 잘하였다。경서와 역사서적들을 두루 읽었다。「진도 벽파정(碧波亭)」라고 제목한 시가 있다。숲속의 다가면 때로는 포구의 배를 바꿔 타네 천리땅에 물이 에웠고 하늘 한 끝에는 산이 막혔네。한낮에 외로운 배에 오른 나그네 청운으로 느껴도 많아 취하여 시를 지어 강바람에 뿌리네。⑥ 풍치 길 나 하늘에 있던 신선일세 돌아오니 좋은

윤언이(尹彦頤)：파평(坡平)사람。시중(侍中) 관(瓘)⑦의 아들。인종(재위：一一二三～一一四六)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구재에 그 이름이 올라 있다。글짓기를 열심히 하여 일찌기 송나라의 두 정자(程子)⑧의 문인들과 더불어 주역(周易)을 강의하였다。벼슬은 정당문학(政堂文學)이 되었다。시호는 문강(文康)⑨이다。

최척경(崔陟卿)：완산(完山)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서 배웠다。벼슬은 비서감(秘書監)을 지냈다。

신 숙(申淑)：고령(高靈)사람。인종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충직(忠直)하고 청검(淸儉)한 것으로 이름이 드러났다。벼슬을 사퇴하고 고향에 내려가 농사를 지으며 약(藥)을 채집하는 것으로 여생을 마쳤다。⑩

김인존(金仁存)：강릉(江陵)사람이다。성품이 밝고 민첩하여 어려서 곽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학문을 좋아하여 늙어서도 손에서 책을 놓지 아니하였다。당시의 조서(詔書)와 고문(誥文)들이 그의 손에서 많이 나왔다。시호는 문성(文成)⑪이다。

최윤의(崔允儀)：문헌선생의 현손(玄孫)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배웠다。벼슬은 평장사(平章事)를 지냈다。나라에 공로가 많고 벼슬한 이가 많은 집안에서 태어나 자라 화려한 요직을 두루 거쳤다。일을 논의할 때에는 명백하였으며 지공거(知貢擧)로 있을 때에는 많은 훌륭한 사람을 얻었다고 하였다。왕명을 받들어 「고금상정례(古今詳定禮)」 五十권을 지었다。시호는 영렬(英烈) 의종묘정(毅宗廟庭)에 배향⑫되었다。

최홍윤(崔洪胤)：문헌선생의 잉손(仍孫)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배웠다。벼슬은 평장사(平章事)에 올랐다。시호는 경문(景文)이다。네번이나 시관(「主禮闈」)⑬이 되어 새사람을 취하였는데 모두 들린 사람들로 경상(卿相)의 높은 벼슬에 이른 이들이 많았으므로 세상에서는 그들을 「옥순문생(玉筍門生)」이라고 불렀다。만년에는 재상의 직을 사퇴하고 고향집에서 여생을 보냈다。⑭

금 의(琴儀)：봉화(奉化)사람이다。명종(재위：一一七一～

一一九七)때에 장원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벼슬은 평장사에 이르렀다。여러 차례 전선(銓選)을 관장하여 새사람을 뽑았는데 이름 있는 선비가 많아 「옥순문생(玉筍門生)이라고 일컬었다。시호는 영렬(英烈)이다。[15]

김부일(金富佾)：경주(慶州)사람이다。어려서 열심히 배워서 아우 부식(富軾)[16]·부의(富儀)[17]와 더불어 같이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구재에서 배웠다。문장이 화려하고 그 내용이 풍부하였다。예종 때에 경사(經史)[18]를 시강(侍講)하면서 웅변으로 절충하였다。시호는 문간(文簡)이다。

임 완(林完)：송(宋)나라 사람。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 출신이다。인종(재위：一一二三～一一四六)때에 요망한 중 묘청(妙淸)을 죽이라고 글을 올려 청하였다。[19] 벼슬은 국자 사업 지제고(國子司業知制誥)를 지냈다。

정 항(鄭沆)：동래인(東萊人)이다。성품이 영오(穎悟)하여 학문을 좋아하였다。숙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서 배웠다。벼슬은 예부상서(禮部尙書) 한림학사를 지냈는데 일을 당하면 마음을 평직하게 하여 처단을 잘하였다。시호는 문안(文安)[20]이다。

이지저(李之氐)：인천인(仁川人)이다。글읽기를 좋아하여 장원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에서 배웠다。문장 사업으로 한 때에 뛰어난 인물이 되었다。시호는 문정(文正)[21]이다。

이공승(李公升)：청주(淸州)사람이다。인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어려서부터 영오하여 글짓기를 잘하였다。벼슬은 중서시랑 평장사(中書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정(文貞)[22]이다。

최유청(崔惟淸)：철원(鐵原)사람으로 석(奭)의 아들이다。학문을 몹시 좋아하여 경(經)·사(史)·자(子)·집(集)에 느 것도 해박하게 통달(通達)하지 않는 것이 없었다。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명종(재위：一一七一～一一九七)때에 재상이 되어 한 시대의 이름 있는 신하가 되었다。시호는 문숙(文淑)[23]이다。

정습명(鄭襲明)：영일(迎日)사람이다。힘써 배워서 문장에 능하였고 향공(鄕貢)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출신이다。사소한 일에 얽매이지 아니하는 묘하고도 이상한 사람으로 도량이 넓었다。오랫동안 간관직(諫官職)에 있어서 쟁신(諍臣)의 풍도가 있었다。[24]

문극겸(文克謙)：남평(南平)사람이다。의종(재위：一一四七～一一七〇)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구재 출신이다。부모님께 효도하고 형제간에 우애가 있고 자녀들에게 자애로우며 벗들과 타인들간에는 어질었으며 나라와 임금님께는 충성스러웠고 곧은 말을 잘하며 바르고 곧았었다。시호는 충숙(忠肅)이다。명종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다。[25]

민영모(閔令謨)：여흥(驪興)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다。명종이 꿈속에서 한 재상이 광화문(廣化門)으로부터 나오는 것을 보았는데 민공을 보니 과연 꿈속에서 보았던 사람과 같은 사람이어서 그를 크게 등용하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었다。뒤에 과연 재상이 되었다。[26]

유공권(柳公權)：유주(儒州)사람이다。차달(車達)의 손자

로 어려서 학문을 좋아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 천성이 공변되고 청렴하여 벼슬살이하면서 계으름을 피우지 아니하였다。 벼슬은 참지정사(參知政事)를 지냈다。 시호는 문간(文簡)이다。

이인로(李仁老)：인천(仁川)사람이다。 명종 十년(一一八〇)에 과거에 장원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직사관(直史館)과 한림원(翰林院)에 드나들기 十四년에 당시의 명현(名賢) 오세재(吳世才)등과 교유하였다。 오세재(吳世才)：고창(高敞)사람이다。 손수 육경(六經)을 베껴서 읽었는데 그 중에서도 주역(周易)을 매일 외웠다。 천재 준일(天才俊逸)하였다。 명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 출신이였다。 이규보(李奎報)가 사사로이 지어 준 시호는 현정(玄靜)선생이다。

조 충(趙冲)：횡성(橫城)사람이다。 시중(侍中) 영인(永仁)의 아들로 명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다。 많이 읽고 읽은 것은 모두 기억하여 잊지 아니하였다。 재주가 뛰어나 문무를 겸하여서 전쟁터에 나가면 장수가 되고 내직에 들어오면 재상이 되었다。 시호는 문정(文正)이며、 명종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 사가(史家)는 그를 평하여 「여러 세대를 통하여 드문 영웅이라」고 하였다。

최홍사(崔弘嗣)：충주(忠州)사람이다。 어려서부터 힘써 공부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 출신이다。 문행(文行)으로써 이름이 드날렸었다。 벼슬은 문하시랑 평장사(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시호는 정경(貞敬)이다。

김인경(金仁鏡)：경주(慶州)사람으로 十二도의 하나인 (양신공도를 기른) 의진(義珍)의 四세손으로 명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 출신이다。 문무를 겸한 관리(官吏)로서의 재질을 다 갖춘 사람이었다。 벼슬은 평장사(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시호는 정숙(貞肅)이다。

김지대(金之岱)：청도(淸道)사람이다。 풍채와 얼굴의 생김이 위대하였고 군소인들과 어울리지 아니하였다。 큰 뜻을 가지고 힘써 공부하여 문장에 능하였으며 과거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시호는 영헌(英憲)이다。 최태위를 축하하는 글「賀崔太尉將」에서 문헌(文憲) 문화(文和)의 한 집안은 착한 일을 많이 하여 경사스런 일이 있다。」라고 말하였다。

이공로(李公老)：단산현(丹山縣)사람이다。 문장력이 넉넉하여 명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 벼슬은 추밀원 우부승선(樞密院右副承宣)이 되었다。

이규보(李奎報)：황려현(黃驪縣)사람이다。 아홉살 때에 이미 글을 잘 지었다。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문하시랑 평장사(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시호는 문순(文順)이다。 문집 五十三권이 있다。 그의 연보(年譜)에는 「문순공은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로 성명재(誠明齋)에서 공부하였으니、 매년 여름이면 귀법사(歸法寺)에서 문헌공의 고사(故事)에 따라 공부하였다。」고 기록되어 있다。

이종주(李宗胄)：본관을 잘 알 수 없다。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시랑(侍郎)이 되었다。 그 때에 고종(재위：二二一

四~一二五九)이 몽고군을 피하여 강화도(江華島)로 들어가니 왕이 이종주에게 강화의 연미정(燕尾亭)에 구재학도(九齋學徒)들을 불러 모아 여름 공부를 시키게 하였다。이 때에 모인 학도들 중 五十五명을 뽑았다。

최자(崔滋)：문헌공선생의 후손으로 호를 역옹(櫟翁)또는 동산수(東山叟)라고도 불렀다。힘써 공부하여 문장을 잘 하였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다。벼슬은 수태사(守太師)에 이르러 치사(致仕)하였다。시호는 문청(文淸)이다。가집(家集) 十권과 파한집(破閑集)三권이 있다。문장과 정사를 겸비하여 널리 칭송되었다。[44]

하천단(河千旦)：안음(安陰)사람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고종 때에 벼슬이 위위경(衛尉卿)에 이르렀다。문장이 뛰어나 일시의 표문(表文)과 전문(箋文)이 모두 그의 손에서 나왔다。[45]

홍 균(洪鈞)：개령(開寧)사람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다。두 차례에 걸쳐 서북면(西北面)사람들을 다스릴 때에 선정을 베풀어 그 은혜를 입은 사람들이 아버지라고 불렀다。벼슬은 문하평장사(門下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

손 변(孫抃)：부평(富平)사람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고종 때에 벼슬이 상서 좌복야(尙書左僕射)에 이르렀다。천성이 강직하고 씩씩하였으며 관리로서의 행정(行政)과 형정(刑政)의 처결을 잘하여 물 흐르듯 순리에 따랐으므로 명성(名聲)이 높았었다。[46]

허 공(許珙)：공암(孔巖)사람이다。어려서부터 총명하고 몹시 날쌔었고、기이하게 몸집이 컸다。고종 말엽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었다。벼슬은 중찬(中贊)에 이르렀다。공손하고 검소하며 산업을 숭상하지 아니하여 비록 높은 벼슬아치가 되었어도 식사는 한 그릇밖에는 먹지 아니하였다。여러 사람이 함께 살매 입을 조심하고 잔치 같은 때에는 큰 손님을 대접하듯하였다。시호는 문경(文敬)이고、충렬왕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47]

장 일(張鎰)：창령(昌寧)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향리(鄕吏)로서 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 출신으로 이름이 들어났다。벼슬은 첨의참리(僉議叅理)에 이르렀다。문장을 잘하였다。시호는 장간(章簡)이다。[48]

설공검(薛公儉)：순창(淳昌)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를 하였다。벼슬은 중찬(中贊)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량(文良)이며、충렬왕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49]

송언기(宋彦琦)：진천(鎭川)사람이다。어려서부터 문장에 능하였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몽고에 사신으로 가서 강화(講和)를 이루어 변경이 조금 편안하였었다。

유충기(劉忠基)：충주(忠州)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다。벼슬은 국자감 대사성(國子監大司成)에 이르렀다。문장력이 풍부하고、몸가짐과 처신이 고결하였다。[50]

김 구(金邱)：부령(扶寧)사람이다。글짓기를 매우 잘하였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었다。원나라 학사(學士) 왕 악(王鶚)이 그가 지은 표문(表文)과 사장(詞章)을 보기만하면 반드시 아름답다고 칭찬하였다。시호는 문정(文貞)이다。[47]

이장용(李藏用)：인천(仁川)사람으로 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다。총명하고 공손하며、검소하고、경사(經史)를 널리 읽었다。문장이 맑고 경계성이 뛰어나고 풍부하였다。[48]

백문절(白文節)：남포(藍浦)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한사람이다。보문각(寶文閣) 학사로 문장과 시사(詩詞)가 부섬(富贍)하여 한 때에 존경 받는 바가 되었다。[49]

곽 예(郭預)：청주(淸州)사람으로 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었다。문장을 잘하여 지공거(知貢擧)가 되어 이름이 널리 알려진 선비들을 많이 뽑았다。벼슬은 국자감(國子監)의 대사성(大司成) 문한학사(文翰學士)가 되었다。[50]

주 열(朱悅)：능성(綾城)사람으로 현리(縣吏) 여경(餘慶)의 아들이다。고종 때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문장력이 넉넉하고 필법(筆法)도 또한 기묘함이 있었다。성품이 활달하고 관후(寬厚)한 도량이 있었다。[51]

유 경(柳璥)：문화(文化)사람으로 공권(公權)의 손자이다。고종 때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다。타고난 체질이 명민하고 기국(器局)과 도량이 웅대 세심하였다。여러번 전선(銓選)을 담당하여 이름이 널리 알려진 선비를 많이 뽑았다。시호는 문정(文正)이다。[52]

이승휴(李承休)：가리현(嘉利縣)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다。두타산(頭陀山)에 들어가 몸소 농사 지으며 어머니를 봉양하였다。뒤에 벼슬이 사림학사(詞林學士)에 이르렀다。[53]

정가신(鄭可臣)：나주(羅州)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성품이 바르고 곧으며 단정하고 엄격하여 재상이 되어서는 사람들이 태평성세(太平盛世)를 만났다고 서로 우러러 보았다。시호는 문정(文靖)이며 충선왕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54]

이 소(李劭)：덕수(德水)사람이다。고종 때에 과거에 오르니 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다。벼슬은 문림랑 사자금어대지삼사(文林郎賜紫金魚帶知三事)를 지냈다。

정 안(鄭晏)：하동(河東)사람이다。어려서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으로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최 이(崔怡)의 전권(專權)을 보고 남해(南海)에 은퇴하여 살았다。[55]

이순목(李淳牧)：합천(陜川)사람이다。어려서부터 학문에 뜻을 두어 글을 잘 지었다。주리(州吏)로서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으로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벼슬은 여러번 옮겨져 보문각 대제 판비서성사(寶文閣待制 判秘書省事)에 이르렀다。

채 정(蔡靖)：음성(陰城)사람이다。힘써 배워서 경서(經書)에 두루 통하였으며、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의 이

름에 그 이름도 들어 있다。국학(國學)에 학정(學正)으로 보임(補任)되니 여러 학생들이 공경하면서도 그를 꺼려하였다。

전 신(全信)：천안(天安)사람이다。호는 백헌(栢軒)이데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으로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벼슬살이하면서 공적인 일에는 엄중하여 찾아 뵙고 청탁하는 것은 들어 주지 아니하였다。벼슬은 밀직사사(密直司事)를 지냈다。

장 항(張沆)：영동(永同)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벼슬은 정사당 문학(政事堂文學)에 올랐다。사람 됨됨이 청렴하고 발랐으며、공으로 철권(鐵卷)을 하사 받고、영산군(永山君)에 봉작되기도 하였다。시호는 문현(文顯)이다。

이 성(李晟)：담양(潭陽)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다。벼슬은 좌사보(左司補)에 배수되었다。학문을 힘써 하여 게으르지 아니하므로 따르는 학자들이 매우 많았다。당시의 사람들이 그를 가리켜 오경상자〔五經笥〕라고 하였다。

조 통(趙通)：옥과(玉果)사람이다。진사에 뽑혀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경서와 사서 및 제자 백가(諸子百家)의 책들도 꿰뚫어 모르는 것이 없었다。벼슬은 한림학사(翰林學士)가 되었다。사신으로 금(金)나라에 가니 금나라 사람들이 그의 재주를 사랑하였다。

구 예(具藝)：능성(綾城)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 명단에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면성부원군(沔城府院君)에 봉해졌다。

임 규(任奎)：장흥(長興)사람이다。진사에 뽑혀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 명단에 그 이름이 있다。벼슬은 평장사(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외척이지만 어질어 권세에 아부하지 아니하였다。

위원개(魏元凱)：장흥(長興)사람이다。아우 문개(文凱)와 함께 장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들의 이름 속에 그의 이름도 들어있다。원개는 벼슬이 한림(翰林)、문개는 벼슬이 평양(平陽)군수에 이르렀다。

이 위(李瑋)：부평(富平)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였는데、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다。벼슬은 여러 가지를 거쳐 호부원외랑(戶部員外郎)이 되었다。청렴하고 부지런한 것으로 이름이 나서 뒤에 좌리공신(佐理功臣)이 되었고 또 계양군(桂陽君)에 봉함을 받았다。시호는 장숙(莊肅)이다。

김 학(金鶴)：고창(古昌)사람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에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원나라에 사신으로 갔을 때에 유어(游魚)·설어(雪魚) 등 소이(小夷)의 밑에 서게 되매 공이 말하기를 「신(臣)은 저고리와 치마를 입은 사람입니다。어찌 풀로 만든 옷을 입은 오랑캐들과 더불어 나란히 설 수 있습니까?」라고 말하였다。이에 원나라 왕이 성을 내어 고려의 왕에게 그를 죽이도록 하였다。왕은 그의 기개와 절조를 장하게 생각하고 몰래 삼척(三陟)

지방에 숨어 살게 하니 성도 바꾸어 진(秦)이 되었다。

최 함(崔諴) : 문헌선생의 후손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생의 명단에 그의 이름도 들어 있다。벼슬은 중서 시랑평장사(中書侍郎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간(文簡)[57]이다。

정 선(鄭僐) : 초계(草溪)사람이다。호는 상헌(常軒) 또는 운암(雲菴)이라고 하였다。장원으로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하였다。벼슬은 첨의 평리(僉議評理)에 이르렀다。十二공도(公徒)의 하나인 홍문공(弘文公)의 후손[58]이다。

허유전(許有全) : 김해(金海)사람이다。호를 소헌(笑軒)이라 하였다。원종(재위 : 一二六〇~一二七四) 말엽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으로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다。벼슬은 정승(政丞)에 이르렀으며 가락군(駕洛君)에 봉해지기도 하였다[59]。

김 훤(金晅) : 의성(義城)사람이다。원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들의 이름 속에 그의 이름도 들어 있다。천성이 맑고 깨끗하고 글씨를 잘 썼다。벼슬은 정당 문학(政堂文學)에 이르렀다가 찬성사(贊成事)가 더해졌다[60]。

안 유(安裕) : 순흥(順興)사람이다。호를 행촌(杏村)이라고 하였다。만년에는 회암(晦菴)선생의 초상(肖像)을 걸어 놓고 지극히 경모(景慕)하여 호도 회헌(晦軒)이라고 하였다。필법이 신묘(神妙)하였고 문장도 맑고 굳세어 본받을 만하였다。원종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다。명단에 그 이름이 들어 있었다。벼슬은 시중(侍中)에 이르렀다。문묘(文廟)를 중수하였으며 학전(學錢)을 넉넉히 마련하였고 칠관(七管)의 十二공도들의 여러 학생들을 가르쳐서 이학(理學)의 할아버지가 되었다。시호는 문성(文成)이고 문묘(文廟)에 배향[61]되었다。

박전지(朴全之) : 죽산(竹山)사람이다。호를 행산(杏山)이라고 하였다。약관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다。경사(經史)에 통달하여 학생들을 부지런히 가르쳤다。성품이 온화 자애로왔다。벼슬은 정승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문광(文匡)[62]이다。

김태현(金台鉉) : 광주(光州)사람이다。학문을 부지런히 하여 일찍 성공하였다。十六세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호를 쾌헌(快軒)이라 하며、三대의 왕을 섬기며 의(義)로써 벼슬자리를 나아가고 물러났다。말과 행동은 예절에 따라 처신하였다。시호는 문정[63](文正)이다。

최 해(崔瀣) : 고운(孤雲)의 후손으로 호를 예산(猊山)이라고 하였다。九세에 이미 시를 지었고 자라서는 학문이 날로 나아져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이단(異端)에 혹하지 아니하였다[64]。

우 탁(禹倬) : 단양(丹陽)사람이다。과거에 오르니 구재에서 배운 사람이었다。경사에 두루 통하였는데、특히 주역(周易)에 더욱 배움이 깊었다。송나라 정자(程子)의 저술들이 우리 나라에 처음 들어와 아는 사람이 없었으므

로 문을 닫고 한 달 남짓 스스로 연구하여 생도들에게 가르쳐 주었다。 그래서 의리(義理)의 학문이 비로소 시작되기에 이르렀다。 벼슬은 성균관 제주(成均館祭酒)에 이르렀다。 호는 역동(易東)이고、시호는 문희(文僖)이다。

권 보(權溥) : 안동(安東)사람이다。 호는 국재(菊齋)인데 어려서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일찌기 주자 사서주(朱子四書註)의 간행을 상소하였다。 책 읽기를 좋아하여 늙어서도 쉬지 아니하였다。 벼슬은 첨의 정승(僉議政丞)에 이르렀으며 영가부원군(永嘉府院君)에 봉해지기도 하였다。 천성이 충직하고 효우로왔다。 시호는 문정(文正)[23]이다。

조광한(曺匡漢) : 창령(昌寧)사람이다。 충렬왕(재위 : 一二七五~一三〇八)때 사람으로 문과 중시(重試)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는데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정당 문학(政堂文學)에 이르렀으며 창성군(昌城君)에 봉해졌다。

박충좌(朴忠佐) : 함양(咸陽)사람이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 명단에 들어 있다。 함양군(咸陽君)에 봉해졌는데 성품이 온후 검약하고 주역 읽기를 좋아하여 늙어서도 쉬지 아니하였다。[70]

신 천(辛蕆) : 영광(靈光)사람이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밀직(密直)에 이르렀다。 안문성(安文成)의 문인이다。 안문성의 문묘(文廟)에 종사(從祀)에 이의(異議)가 많았었는데、공이 힘써 청하여 이루어지게 되었다。[71]

백이정(白頤正) : 남포(藍浦)사람이다。 문절(文節)의 아들로 타고 난 바탕이 순박하고 인정이 두터웠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삼공(三公)과 사보(四輔)가 될 기국(器局)이 있었다。 상당군(上黨君)에 봉해졌다。 당시는 정주(程朱)의 학문이 중국에서 처음 시행되어 공은 원나라에 있으면서 정주학을 배웠다。 이제현(李齊賢)·박충좌(朴忠佐)등이 모두 그를 스승으로 모셨다。[72]

이조년(李兆年) : 경산부(京山府)사람이다。 힘써 학문을 하여 문장에도 능하였다。 충렬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어려서부터 지조와 절개를 품고 있었다。 시호는 문렬(文烈)인데 충선왕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73]

이제현(李齊賢) : 경주(慶州)사람이다。 호는 익재(益齋)인데、나이 十五세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이름은 대개 당대에 도덕의 으뜸이요 문장의 마루였다。 시호는 문충(文忠)이다。 일찌기 말하기를 「문헌공께서는 문하의 생도들을 나누어 구재를 만드셨다。 공경(公卿)의 적서(嫡庶)로부터 아래로 주현(州縣)의 과거 응시자들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가 이름을 문서에 올려놓고 그 안에서 성인의 도를 익히게 하셨으므로 문물이 이로 말미암아 더욱 훌륭해지게 되었다。」고 하였다。[74]

한종유(韓宗愈) : 한양(漢陽)사람이다。 충렬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문장을 위하여 힘써 속된 기운을 없이하였다。 정충(精忠)과 대절(大節)은 보통 사람보다 크게 뛰어남이 있었다。 시호는 문절(文[75]

節)이다.

안 축(安軸) : 순흥(順興)사람이다. 호를 근재(謹齋)라고 하는데 학문과 문장을 공부하여 아우 보[75](輔)와 더불어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고려편년강목(高麗編年綱目)을 증수(增修)하였다. 마음을 공평하게 가지고 살았다. 시호는 문정[77](文貞)이다.

정운경(鄭云敬) : 봉화(奉化)사람이다. 충숙왕(재위 : 一三一四~一三二九, 一三三二~一三三九)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형부상서(刑部尚書)를 지냈다. 법을 지켜 불의에 굽히지 아니하였다. 아들로 도[78]전(道傳)·도존(道尊)·도복(道復)이 있다[79].

조 염(趙廉) : 순창(淳昌)사람이다. 충숙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일찌기 중국의 사대부들과 경의(經義)를 강론하였다. 벼슬은 여러 벼슬을 거쳐 밀직부사(密直府使)에 이르렀다[80].

전녹생(田祿生) : 담양(潭陽)사람이다. 충혜왕(재위 : 一三三一~一三三二)때에 과거에 오르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문하평리(門下評理)가 되어 간관(諫官) 이 첨(李詹)등과 이인임(李仁任)을 목 베어 죽이라고 청하여 장류(杖流)시켰다.

하윤원(河允源) : 진주(晋州)사람으로 진천군(晋川君)에 습(楫)의 아들이다. 충혜왕 말엽에 과거에 오르니, 구재 학당 출신이었다. 공민왕(재위 : 一三五二~一三七四年)때에 전리총랑(典理總郎)으로서 여러 장수들을 좇아 두 서울을 회복한 공이 커 이등공신(二等功臣)이 되었다.

이 곡(李穀) : 한산(韓山)사람이다. 호는 가정(稼亭)인데 충숙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천성이 단정하고 엄격하며 굳고 곧았다. 한산군(韓山君)에 봉해졌으며, 시호는 문효[81](文孝)이다.

윤 택(尹澤) : 무송(茂松)사람이다. 호를 율정(栗亭)이라고 하였다. 七세에 공부하기 시작하여 문득 시문을 짓기도 하고, 암송도 하였다. 충숙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공민왕은 손수 율정(栗亭) 두 글자를 크게 써서 그에게 하사해 주셨다. 시호는 문정[82](文貞)이다.

송천봉(宋天逢) : 김해(金海)사람이다. 충목왕(재위 : 一三四五~一三四八)때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김해군(金海君)에 봉해졌다. 문장으로서 세상에 그 이름을 크게 떨쳤다. 시호는 문정[83](文貞)이다.

강 시(姜蓍) : 진주(晋州)사람이다. 성균시(成均試)에 합격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벼슬은 문하 찬성사(門下贊成事)에 이르렀고, 추충보사공신(推忠輔社功臣)의 호를 하사받기도 하고, 또 진사군(晋山君)에 봉해지기도 하였다. 시호는 공목[84](恭穆)이다.

이인복(李仁復) : 조년(兆年)의 손자이다. 충숙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평생에 불교에 아첨하지 아니하고, 학문을 힘써서 글을 잘하였다. 편년강목(編年綱目)을 증수(增修)하였다. 시호는 문충(文忠)이며 충

정왕(재위 : 一三四九～一三五一)의 묘정에 배향되었다.

이 암(李嵒) : 고성(固城)사람이다. 호를 행촌(杏村)이라고 한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일찌기 태갑편(太甲編)을 베껴 왕께 드리면서 말하기를 「임금님의 마음을 바르게 하는데 힘 쓰심이 마땅합니다.」라고 하였다. 시호는 문정(文貞)이다.

유 숙(柳淑) : 서산(瑞山)사람이다. 호를 사암(思菴)이라고 하였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예문관 대제학(藝文館大提學)에 올랐다. 큰 일을 당하여 큰 꾀를 결정할 때에는 일찌기 머뭇거리며 미룬 일이 없었다. 시호는 문희(文僖)이다.

이존오(李存吾) : 경주(慶州)사람이다. 일찍 아버지를 여의고 배우기를 열심히 하여 十二공도에 들어가 공부하고, 공민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왕께 소(疏)를 올려 신돈(辛旽)을 배척하였다.

한 수(韓修) : 청주(淸州)사람이다. 호를 유항(柳巷)이라고 하였다. 어려서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 명단에 그 이름도 들어 있다. 학식이 높고 의롭게 처신하여 세상에서 추중(推重)되는 바가 되었다. 상당군(上黨君)에 봉해졌다. 시호는 문경(文敬)이다. 목은(牧隱)과 구재에서 만났다.

박상충(朴尙衷) : 반남(潘南)사람이다. 학문이 썩 넓고 글을 잘 지었다. 공민왕 때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시향(時享)의 사전(祀典)과 예의가 옛 문헌에 기록된 것이 없으므로 옛 예의를 참고하여 살펴서 예전(禮典)을 만들었다.

이 색(李穡) : 가정(稼亭)의 아들로 호를 목은(牧隱)이라고 하였다. 구재에 들어와서 공부하였는데, 경사(經史)를 널리 읽고, 후학을 기르는데 힘써, 유학「斯文」을 일으킴이 자기의 책임으로 삼았다. 성균시(成均試)에 급제하였다. 포은(圃隱)과 척약재(惕若齋)등 여러 어진이들과 더불어 학관(學官)을 겸하여 학생들에게 경학(經學)을 분담 수업하니, 학도들이 많이 모여들어 정주(程朱)의 성리학(性理學)이 비로소 행하여지게 되었다. 한산백(韓山伯)에 봉해지기도 하였고 시호는 문정(文靖)이다.

정습인(鄭習仁) : 초계(草溪)사람이다. 공민왕(재위 : 一三五二～一三七四)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성균학관(成均學官)에 보임되어 불교를 배척하였다. 부모님이 돌아가시매 여막(廬幕)을 짓고 三년씩 시묘(侍墓)하였다.

김득배(金得培) : 상주(尙州)사람이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예문관 검열(藝文館檢閱)이 되어 공민왕이 원나라에 있으므로 함께 원나라에 들어가 숙위(宿衛)하다가 왕위에 오른 뒤 우부대언(右部代言)을 배수 받았다.

이인범(李仁範) : 덕수(德水)사람이다. 어려서부터 널리 배워 문장에 능하였다. 공민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단성익사공신(端誠翊社功臣)의 호를 왕으로

부터 내려 받았다。 벼슬은 예문관 대제학(藝文館大提學)에 이르렀다。

문익점(文益漸) : 단성(丹城)사람이다。 공민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학당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정언(正言)으로서 서장관(書狀官)이 되어 원나라에 갔다가 목화씨를 얻어가지고 돌아왔다。 조선조에서 강성군(江城君)으로 추봉(追封)하였다。[36]

정몽주(鄭夢周) : 영일(迎日)사람이다。 호는 포은(圃隱)이며、 공민왕 때에 계속해서 세번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으니 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학관(學官)이 되어 횡설수설(橫說豎說)하는 말이 모두 이치에 들어맞았다。 개경(開京)안에 오부학당(五部學堂)을 세우고、 경외(京外)에는 향교(鄕校)를 설립하여 유학(儒學)을 일으켰다。 큰 일을 처리하거나、 큰 의문사를 결단할 경우에도 성색(聲色)에 흔들림이 없어서 당시의 사람들이 왕을 도울 참 인물이라고 일컬었다。 그가 지은 시와 글은 호방하였다。 시호는 문충(文忠)이니、 문묘에 배향되었다。[37]

이숭인(李崇仁) : 성산(星山)사람이다。 공민왕 때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타고 난 모습이 영민(英敏)하고、 예기(銳氣)가 있었다。 글과 시사(詩詞)가 전아(典雅)하였다。 호는 도은(陶隱)이다。 중원(中原)의 사대부들은 그의 저술을 보고 모두 탄복하였다。[37]

김진양(金震陽) : 경주(慶州)사람이다。 호는 초옥자(草屋子)이다。 어려서 아버지를 여의고 힘써 학문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좌사의(左司議)를 지냈다。[38]

길 재(吉再) : 선산(善山)사람으로 호를 야은(冶隱)이라고 하였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에서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주서(注書)가 되어 고려가 망하게 되므로 금오산(金烏山)에 숨어 살며 후학을 가르쳤다。[38]

서 견(徐甄) : 이천(利川)사람이다。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장령(掌令)이 되어 고려가 망하게 되니、 금천(衿川) 시골로 내려가 은거하였다。[39]

정을보(鄭乙輔) : 진주(晋州)사람이다。 글을 잘 하였는데、 구재에서 시행한 거자시(擧子試)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다。 출한 뒤 상서 공부시랑(尙書工部侍郎)에 증직(贈職)되었고、 청천군(菁川君)에[40] 봉해지기도 하였다。[37]

윤소종(尹紹宗) : 무송인(茂松人)으로 호를 동헌(桐軒)이라고 하였다。 을사년(一三六五)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목은(牧隱)의 제자였다。[41]

신덕린(申德隣) : 고령인(高靈人)으로 고려말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 청환(淸宦)과 요직(要職)을 두루 거쳐 벼슬이 예의판서(禮儀判書)에 이르렀다。 글씨를 잘 써서 이름이 드높았다。 현리(縣吏) 용성(用成)의 四세손이다。 일찌기 말하기를 「고려에서 예나 지금의 과거 응시자들은 다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고 일컬었다。」 고 하였다。

우현보(禹玄寶) : 역동(易東)의 손자로 호를 양호당(養浩

堂)이라고 하였다。 고려말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104]단산부원군(丹山府院君)에 봉해졌다。 시호는 충정(忠靖)이다。

이 첨(李詹)：홍주인(洪州人)으로 공민왕 때 사람이다。 호를 쌍매당(雙梅堂)이라고 하며、구재에 들어와 공부한 사람이었다。 무신(一三六八) 四월에 구재과(九齋科)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다。 조선조에 들어와서는 예문관 학사(藝文館學士)가 되었다。 시호는 문안(文安)이었다。 문화공(文和公)의 화상찬(畫像贊)을 지었다。

맹사성(孟思誠)：신창인(新昌人)으로 고려말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으니、구재학당 출신이었다。 우리 조정에 들어와서는 우의정(右議政)이 되었다。 청백리(淸白吏)에 녹선(錄選)[105]되었다。 시호는 문정(文貞)이다。

황 희(黃喜)：장수인(長水人)으로 호는 방촌(龐村)이다。 고려말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조선조에 들어와서는 벼슬이 영의정(領議政)이 되었다。[106]시호는 익성(翼成)이다。 세종의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다。

성석린(成石璘)：창령인(昌寧人)으로 호는 독곡(獨谷)이다。 고려말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벼슬은 찬성사(贊成事)가 되었다。 조선조에 들어와서는 좌명공신(佐明功臣)[107]이 되었고 창령부원군(昌寧府院君)에 봉해졌다。

하 윤(河崙)：진주인(晋州人)으로 호는 호정(浩亭)이다。 고려말에 급제하였으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조선조에 들어와서는 좌명공신(佐命功臣)이 되었다。 여러 벼슬을 거치면서 중외(中外)에 이름을 떨쳤으며 경세제민(經世濟民)할 재목이었다。 진산부원군(晋山府院君)에 봉해졌다。 벼슬은 영의정(領議政)에 이르렀고 시호는 문충(文忠)이었다。[108]

권 근(權近)：안동인(安東人)으로 호는 양촌(陽村)이다。 고려말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구재 출신이었다。 서연관(書筵官)이 되었다가 조선조에 들어와서는 정사공신(定社功臣)이 되었으며、길창군(吉昌君)에 봉해지기도 하였다。 문헌·문화 두 선생님의 화상찬(畫像贊)을 지었다。

권 우(權遇)：양촌(陽村)의 아우인데、구재도회(九齋都會)에 들었으며 구재과회시(九齋罷會詩)가 있다。 호는 매헌(梅軒)이며、한결같은 마음으로 백의(白衣)와 청금(靑衿)[109]등 사림(士林)들을 교육하였다。 을축년(一三八五)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대제학(大提學)이 되었다。 그의 문인들 중에서 청론지사(淸論之士)들이 많이 나왔다。

원천석(元天錫)：원주인(原州人)으로 호는 운곡(耘谷)이다。 고려 진사로 구재 출신이었다。 고려가 망하자 치악산(雉岳山)에 들어가 숨어 살며 항상 문헌선생을 사모하여 말하기를 「우리 나라의 공자님(「海東孔子」)」이라고 불렀다。 대개 문헌선생께 대하여 망령되이 일컬음은 옳지 아니하다고 범복애 세동(范伏厓世東)[110]과 같이 지은 동방연원록(東方淵源錄)에서 말하였다。

김자수(金自粹)：경주인(慶州人)으로 호를 상촌(桑村)이라고 하였다。 고려말에 문과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으니、구

재 출신이다。여러 어진 분들과 탄식하여 말하기를 「최문헌선생의 저술〔弘獻〕이 널리 펴지지 아니한 것이 아니건만 정중부(鄭仲夫)가 문인들에게 쌓인 노여움 때문에 문인과 학자들은 죽여 없애고 책들은 불태워 재로 날려 버려 없어지고 말았다。」고 하였다。[111]

이 행(李行)：여주인(驪州人)으로 호를 기우자(騎牛子)라 고 하였다。향공 진사(鄕貢進士)로 구재 출신이었다。고려가 망하매 추령(秋嶺)에서 죽었다。시호는 문절(文節)이다。[112]

김 도(金濤)：연안인(延安人)이다。고려말에 중국의 제과(制科)에 급제하니 구재 출신이었다。고려가 망하매 새 나라에는 벼슬살이를 하려 나가지 아니하고 목은(牧隱)과 더불어 친하게 지냈다。[113]

註 ① 字는 天民、諡號는 文簡、벼슬은 簽書樞密院事를 지냄。古詩를 잘 지었다고 함。

② 둘째 딸을 고려 十六대왕 睿宗에게 드려 왕비를 삼고、同德樞誠佐理功臣鄒城郡開國伯이 되어 정권을 擅橫함。예종이 승하하자 외손자인 太子를 옹립하여 仁宗이 되게 하고 三女、四女를 모두 仁宗妃로 삼게하고、왕이 되고자 逆謀를 꾀하다가 靈光으로 流配되어 죽음。(? ~一一二六)

③ 初名은 義文、字는 柔勝、克柔、諡號는 思靖。(一〇五九~一一四〇)

④ 字는 大年、李資謙에 의하여 珍島로 유배되어 憤死함。

⑤ 肅宗妃 明懿太后의 오빠。睿宗廟庭에 配享됨。(?~一一一三)

⑥ 初名은 唐愈。號는 鷄林。李資謙의 失勢後 그의 一派들을 탄핵하다가 여러번 流配됨。벼슬은 尚書左僕射에 이름(?~一一五七)

⑦ 字는 同玄。諡號는 文肅。文宗때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에 이름。女眞征伐의 功은 有名함。睿宗廟庭에 配享됨。(?~一一一一)

⑧ 明道程顥와 伊川程頤형제를 이름。

⑨ 自號 金剛居士。國子司業으로 王께 學問을 進講하여 상을 받고、周易에 밝았다。만년에는 坡州에 살며 佛敎를 信奉하였다。(?~一一四九)

⑩ 仁宗때 明經科에 급제。毅宗初에 王의 방탕한 생활을 三일간 諫하다가 듣지 않으므로 사직。뒤에도 몇번 복직하여 벼슬은 叅知政事에 이름。(?~一一六〇)

⑪ 初名은 緣。저술에 〔論語新義〕·〔貞觀政要注〕·〔海東秘錄〕등이 있음。(?~一一二七)

⑫ 初名은 天祐。諡號는 文肅이라 된 人名辭典도 있음。(一一〇二~一一六二)

⑬ 漢代의 尚書省을 禮闥라 하였고、또 唐에서는 禮部를 禮闥라 하였으며、明·淸에서는 會試와 進士를 뽑는 禮部를 禮闥라 하였음。主는 主管者라는 뜻。

⑭ 熙宗 六년(一二一〇)에 知貢擧가 되었고、康宗一년(一二一二)에도 政堂文學으로 銓選을 관장하였음。(?~一二二九)

⑮ 初名은 克儀。(一一五三~一二三〇)

⑯ 號는 雷川。諡號는 文烈。肅宗때 과거에 올라 벼슬이 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저서에 〔三國史記〕·〔金文烈公集〕이 있다。(一〇七五~一一五一)

⑰ 初名은 富轍。字는 子由。諡號는 文懿。벼슬이 知樞密院事에 이르렀다。(?~一一三六)

⑱ 字는 天興。(一〇七一~一一三二)

⑲ 歸化人으로 睿宗 九년(一一一四)에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

⑳ 鄭瓜亭敍의 아버지。(一〇八〇~一一三六)

㉑ 字는 子固。벼슬은 叅知政事에 이르렀다。(一〇九二~一一四五)

㉒ 字는 達夫。(一〇九九~一一八三)

㉓ 字는 直哉。저서에 「南都集」·「柳文事實」·「李翰林集註」등이 있다。(一〇九五~一一七四)

㉔ 仁宗이 太子를 폐하고 太子의 아우 大寧侯暻을 太子로 세워 王位를 잇게 하려 하매 極諫하여 毅宗을 즉위시켰음。(?~一一五一)

㉕ 字는 德炳。(一一二二~一一八九)

㉖ 諡號는 文景。(一一一二~一一九三) 벼슬은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에 이름。

㉗ 字는 正平。車達의 六世孫。글씨를 잘 썼는데、특히 草·隸書를 잘 썼다。(一一三二~一一九六)

㉘ 고려시대 학자。字는 德全。諡號는 玄靜。明宗때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나 性行이 端正하지 못하여 東京(慶州)에서 가난히 살았음。

㉙ 初名은 得玉。字는 眉叟。號는 雙明齋。저서에 「銀臺集」二〇卷·「銀臺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閑集」三卷등이 있다。

㉚ 初名은 仁氏。字는 春卿。號는 白雲山人、白雲居士。諡號는 文順。本貫은 驪興。벼슬은 門下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저서에 「東國李相國集」이 있음。(一一六八~一二四一)

㉛ 諡號는 文景。(一一三三~一二〇二)

㉜ 字는 堪若。(一一七一~一二二〇)

㉝ 字는 國老。(一〇四三~一一二二)

㉞ 고려시대 十二公徒의 하나인 良愼公徒를 기른 학자。벼슬은 文宗때에 平章事를 지냈다。(?~一〇七〇)

㉟ 初名은 良鏡。(?~一二三五)

㊱ 初名은 仲龍。벼슬은 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에 이름。(一一九〇~一二六六)

㊲ 騈儷文에 능하였음。(?~一二二四)

㊳ 九齋出身先達들이 諸生들을 모아 놓고 촛불에 금을 그어 시간을 정하여 詩를 짓도록한 洛生詠과 急作의 學習方法을 뜻함。

㊴ 原文에는 「人」으로만 되어 있음。

㊵ 初名은 宗裕·安、字는 樹德。(一一八六~一二六〇)

㊶ 고려시대 문장가。(?~一二五九)

㊷ 初名은 夔卿。(?~一二五一)

㊸ 初名은 儀、字는 韞置。韓康과 더불어 「古今錄」을 편찬하였다。(一二三三~一二九一)

㊹ 初名은 敏、字는 弛之。(一二〇七~一二七六)

㊺ 고려의 文臣。(一二二四~一三〇二)

㊻ 劉忠基는 劉冲基의 잘못인 듯함。一名 冲祺라고도 씀。明宗二十년(一一九〇)에 문과에 급제하였음。翰林別曲에 「冲基對策」이라고 일컬어질 만큼 詩文에 뛰어났음。

㊼ 初名은 百鎰。일명 坻、字는 次山。저서에 「北征錄」이 있음。(一二一一~一二七八)

㊽ 初名은 仁祺。字는 顯甫。元宗五년(一二六四)에 왕을 따라 사신으로 몽고에 갔다가 海東賢人의 칭호를 받았다。저서에 「禪家宗派圖」(一二〇一~一二七二)

㊾ 字는 彬然。(?~一二八二)

㊿ 初名은 王府。字는 先甲。(一二三二~一二八六)

(51) 字는 而和。諡號는 文節。벼슬은 知都僉議府事를 지냈음。(?~一二八七)

(52) 字는 天年。藏之、神宗·熙宗·康宗·高宗의 四代實錄을 修撰하였음。(一二一一~一二八九)

(53) 字는 休休。號는 動安居士。저서에 「動安居士集」·「帝王韻紀」등이 있음。(一二二四~一三〇一)

(54) 初名은 興。字는 獻之。原文에 諡號가 文端으로 된 것은 「文靖」의 잘못임。저술에 「千秋金鏡錄」이 있음。(?~一二九八)

(55) 初名은 奮。字는 和卿。(?~一二五一)

(56) 고려의 문신。벼슬은 樞密院副使에 이르러 치사하였다。(?~一二一九)

(57) 고려의 학자。字는 而立。彝齋·竹軒·益齋·拙翁 등과 交誼가 깊었다。(一二七六—一三三九)

(58) 고려 공민왕때의 문신。號는 訥齋。

(59) 字는 亦樂、고려시대 竹林七賢의 한 사람。

⑥0 字는 直清。(一〇四九~一一三三)
⑥1 字는 子和。判三司事 繼芳의 아들。문장에 능하였고 지략도 뛰어났음。(一〇九四~一一六〇)
⑥2 初名은 賢佐。字는 去非。(一二五一~一三二五)
⑥3 初名은 安。(一二四三~一三二四)
⑥4 字는 用晦。(一二三四~一三〇五)
⑥5 初名은 珣。(一二四三~一三〇六)
⑥6 고려의 문신。(一二五〇~一三二五)
⑥7 고려의 학자。字는 不器。저서에 「東國文鑑」이 있음。(一二六一~一三三〇)
⑥8 고려때 문인。字는 彦明父。壽翁、號는 拙翁이라고도 하였다。저서에 「拙藁千百」이 있음。(一二八七~一三四〇)
⑥9 고려의 학자。字는 齊萬。저서에 「銀臺集」二〇卷 註書와 「孝行錄」등이 있음。(一二六二~一三四六)
⑦0 고려시대 문신。字는 子華。號는恥菴。벼슬은 忠穆王때 判三司事에 이르렀다。諡號는 文齋。(一二八七~一三四九)
⑦1 號는 德齋。諡號는 凝清。(?~一三三九)
⑦2 고려시대 학자。號는彝齋。
⑦3 고려의 충신。字는 元老。號는 梅雲堂·百花軒。(一二六九~一三四三)
⑦4 고려 말의 학자。初名은 之公。字는 仲思。저서에 「益齋亂藁」·「櫟翁稗說」·「益齋集」등이 있음。(一二八七~一三六七)
⑦5 字는 師古、號는 復齋、저서에 「復齋集」이 있음。(一二八七~一三五四)
⑦6 字는 員之、諡號는 文敬。(一三〇二~一三五七)
⑦7 字는 當之、저술로 「關東別曲」·「竹溪別曲」·「謹齋集」등이 있음。(一二八二~一三四八)
⑦8 字는 宗之、號는 三峰、저서에 「三峰集」·「經濟六典」·「佛氏雜編」등이 있음。(?~一三九八)
⑦9 고려말의 문신。(?~一三六六)
⑧0 字는 魯直。諡號는 文貞。(一二九〇~一三四三)
⑧1 고려말의 학자。初名은 芸白、字는中文、 李齊賢等과 「編年綱目」을 增修하였고、忠烈·忠宣·忠肅 三朝의 實錄을 編纂하였으며、저서에 「稼亭集」二十卷이 있음。(一二九八~一三五一)
⑧2 字는 仲德、저서에 「栗亭集」이 있음。(一二八九~一三七〇)
⑧3 金海宋氏의 始祖。
⑧4 고려말 조선 초기의 문신。(一三三九~一四〇〇)
⑧5 고려말의 학자。字는 克禮、忠烈·忠宣·忠肅 三朝의 實錄을 編纂하고、「古今錄」·「金鏡錄」등을 編修하였다。(一三〇八~一三七四)
⑧6 初名은 君亥、字는 古雲。(一二九七~一三六四)
⑧7 고려 말의 문신。(?~一三六八)
⑧8 號는 石灘。孤山、저서에 「石灘集」이 있음。(一三四一~一三七一)
⑧9 고려 말 문신。저서에 「柳巷詩集」이 있음。(一三三三~一三八四)
⑨0 諡號는 文正。(一三二八~一三九六)
⑨1 고려 말의 학자 金九容(一三三八~一三八四)의 號。저서에 「惕若齋集」과 「周官六翼」이 있음。
⑨2 저서에 「牧隱集」五十五권이 있음。(一三二八~一三九六)
⑨3 공민왕이 即位하기전 江陵大君으로 入元할 때 陪行하였던 것을 가리킨 것임。
⑨4 號는 蘭溪。紅巾賊의 亂을 여러 차례 물리친 戰功이 컸었다。(一三一二~一三六二)
⑨5 號는 三憂堂、諡號는 忠宣。(一三二九~一三九八)
⑨6 初名은 夢蘭·夢龍、字는 達可、저서에 「圃隱集」이 있다。(一三三七~一三九二)
⑨7 字는 子安、저서에 「陶隱集」이 있음。(一三四九~一三九二)
⑨8 字는 子靜、號는 華庵。(?~一三九二)

99 字는 再父、號는 金烏山人이라고도 하였다。저서에 〔冶隱集〕이 있다。(一三五三~一四一九)

100 號는 麗窩、朝鮮開國後 淸白吏에 錄選되고、 벼슬까지 주었으나、거절하고 고려에 대한 절개를 지켰다。

101 菁川君에 封해진 것은 鄭乙輔가 沒하기 전인 忠穆王時이므로 叙述順이 잘못되었다。

102 號는 勉齋、諡號는 文良이다。

103 字는 處淑、朝鮮이 建國된 뒤에 兵曹判書。同知春秋館事를 지냈다。저서에 〔桐軒集〕이 있다。(一三四五~一三九三)

104 字는 原功。(一三三三~一四〇〇)

105 字는 誠之、號는 古佛。

106 初名은 壽老、字는 懼夫。(一三六三~一四五二)

107 字는 自修、詩文에 능하였고 글씨도 잘 썼다。(一三三八~一四二三)

108 字는 大臨。(一三四七~一四一六)

109 字는 仲慮、또는 慮甫。(一三六八~一四一九)

110 고려 말의 학자。字는 汝明甫、本貫은 錦城、공민왕때에 諫議大夫를 지내고、고려가 망하자 萬壽山에 들어가 숨어 살며 性理學을 硏究하여 後學을 길렀다。저서에 〔東方淵源錄〕이 있다。

111 字는 純仲、벼슬은 兵曹判書에 이르렀으며、고려가 망하자 安東에 숨어 살다가 自決하였다。저서로 〔桑村集〕이 있다。

112 字는 周道、號는 白巖·一可道라고도 하였음。저서에 〔騎牛子集〕이 있음。(一三五二~一四三二)

113 字는 長源、中國에 使行의 一員으로 들어갔다가 制科에 급제하여 東昌府丘縣丞에 임명되었으나、고향에 老親이 있음을 핑계로 귀국하였음。

# 文憲公後裔

## 後裔

崔惟善 中書令 冲의 아들、九齋에서 학문을 닦아 顯宗朝에 翰林院에 들어갔으며 一〇五五년에 金나라에 다녀왔다。유학자 집에서 태어나 학문이 깊고 사리에 밝았으며 여러번 지공거가 되었다。文宗의 廟庭에 配享되었으며 시호는 文和。

崔惟吉 중서령 冲의 아들이다。戶部尙書 太子賓客 尙書右僕射를 거쳐 一〇七七년(문종三十一) 守司空判三司事가 되고、뒤에 守司空攝尙書令에 올랐다。치악산 巖壇에 배향。시호는 文莊

崔思齊 ?~一〇九一(선종 八)。중서령 冲의 손자、崔惟善의 아들。문종 八년에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이 守司空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 判吏部事 上柱國에 이르렀다。시문에 뛰어났다。시호는 良平。

崔思諒 ?~一〇九二(선종 九)。고려의 문신。자는 益甫。본관은 海州。十八세때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一〇七六년(문종三十) 工部侍郎으로서 謝恩使가 되어 宋나라에 다녀오고、一〇八四년(선종 一) 同知中樞院事로서 지공거를 겸했다。一〇八六년 중추원사、참지정사겸 서경유수사를 지내고、검교태자태사로서 수국사를 겸임하였다。벼슬이 좌복야 참지정사에 이르러 병으로 사퇴했다。치악산 巖壇에 배향。

崔思諏 一〇三四(덕종 三)~一一一五(예종 十)。고려의 문신으로 초명은 思順、자는 嘉言。본관은 해주。중서령 冲의 손자이다。문종때 文科에 급제하여 內侍가 되고、선종초 展中少監 知尚書戶部事를 역임하였다。一一〇〇년에는 문하시랑 평장사를 역임하였다。一一〇三년 반역을 도모한 高文盖등을 잡아 키양보내고 그 공으로 문하시중에 승진되고、輔正功臣이 되었다。시호는 忠景。치악산 巖壇에 배향。

崔 滋 一一八八(명종 十八)~一二六〇(원종 원년) 字는 樹德、號는 東山叟·櫟翁。관직은 守太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判吏部 翰林院事上柱國에 이르렀고 특히 문장을 잘하여 〔補閑集〕등을 남겼다。시호는 文淸。明谷書院에 配享

崔有渰 一二三九(고종 二十六)~一三三一(충혜왕 一)。시호는 忠惠。평장사 滋의 아들이다。충렬왕이 세자 충선왕을 폐하고 瑞興侯 琠을 왕으로 내세우고자할때 임금께 간하여 그 뜻을 굽히게 했고、元나라에서 고려의 奴婢法을 개정코자 할때 이를 반대하여 중지하게 했다。치악산 巖壇에 배향。

崔汝舟 ?~一五六七(명종 二十二)。조선 명종때의 문관으로 자는 巨川이고 호는 三節堂。집현전 부제학 萬理의 五세손。靜菴 趙光祖·冲菴 金淨의 문하에서 학문을 닦고 당대의 명사들과 교제하였다。士禍에는 면하였으나 벼슬에 뜻을 두지 않음。

崔 滉 一五二九(중종 二十四)~一六〇三(선조 三十六)。조선 선조때의 문신으로 자는 彦明。호는 月潭으로 군수 汝舟의 아들이다。一五九二년(선조 二十五) 임진왜란에 王妃와 世子嬪을 모시고 熙川에 이르렀다。이듬해 검찰사가 되었다。해주 凜然祠에 享祠。

崔 潛 (생몰미상) 이율곡의 문인으로 호는 秋浦이다。孝友가 出天하고 문장이 당대에 이름났다。

崔 濬 (생몰미상) 율곡 문인。호는 滄浪。忠原君子라 불리움。

崔 澳 (생몰미상) 율곡 문인。호는 莊毅齋。학문이 깊었음。

崔 澱 율곡의 문인。호는 楊浦로 문장이 일세에 뛰어났다。

崔 洛 (생몰미상) 이율곡의 문인으로 호는 樂齋 또는 活潭。깊이 실제공부를 하여 士林들에게 명망을 받았다。

崔 沂 一五五三(명종 八)~一六一六(광해군 八)。조선 광해군 때의 문관으로 자는 淸源。호는 西村 雙栢堂。선전관 汝溉의 아들로서 一五八五년(선조 十八)에 문과에 합격하였다。인조반정으로 이조판서·양관대제학이 추증되었다。해주 秉倫祠에 享祀。

崔有源 一五六一(명종 十六)~一六一四(광해군 六)。조선 중기의 명신으로 자는 伯進。호는 秋峰居士、花岩이다。左贊成 滉의 아들이다。율곡에게서 배워 一六〇二년(선조 三十五)에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항상 절도를 지키고 의에 죽는 것을 영광으로 안다고 말하면서 광해군이 인목대비를 폐하려 할때 나서서 극력 반대했다。해주 凜然祠에 享祀。

崔有泳 尹八松의 문인으로 호는 默巖이다。독실히 성현의 가르침을 믿었다。해주 秉倫祠에 享祀。

崔有海 조선 인조때의 문관으로 자는 大容、호는 默守堂、개명은 灝이다。진사 澱의 아들이다。생후 一년만에 아버지를、五년에 어머니를 여의고 외가에서 컸다。南窓 金玄成·楓玉 趙守倫에게서 학문을 배웠다。과거후 承旨에 이르러 죽었다。

崔胄海 牛山 安邦俊의 문인으로 학식이 고명하였다。喪을 당하여 廬墓에 거하였다。

崔世進 尹魯西의 문인으로 道義를 講磨하여 여러 친구들의 추앙받는 바 되었다。

崔世慶 市南 俞棨의 문인이다。학문은 참되게 있음을 存誠本으로 삼고 이치를 궁구하는 것에 힘썼다。

崔 沈 龍西 尹元學의 문인이다。부모에 효도하고 벗에게 우애스럽고 엄숙히 삼가하였다。학문은 정밀하고 깊었다。

崔 潮 崔明谷의 문인이다。호는 罕齋。문장이 넓고 깊어 해주지방의 높은 선비였다。

崔碩儒 광해군때 砥平현감이었다。愼獨齋 金集의 문인으로 禮學에 빼어났다。

崔碩英 愼獨齋 金集의 문인이다。學行이 거듭 師存의 눈에 띄었다。

崔 植 秋浦 黃愼의 문인이다。학문이 넓고 깊었고 기상이 위엄스러웠다。

崔 愼 一六四二(인조 二十)~一七〇八(숙종 三十四)。조선 순종때의 학자로 자는 子敬。호는 鶴菴。시호는 文簡이고 會寧사람이다。함경감사 閔鼎重의 주선으로 尤菴 宋時烈의 문하에 들어가 十년동안 배우고 마침내 高弟가 되었다。一六七五년(순종 一)우암이 예론의 화로 귀양가게 되자 愼은 소를 올리려 하다가 중지하고、同門의 柳弼明의 疏文을 지었다는 무고를 받고 泗川에 귀양갔다가 사면되어、廣興主簿를 거쳐 懷仁현감이 되어 선정을 베풀었으므로 백성이 비를 세워 덕을 추모하였다。문집으로 〔鶴菴集〕이 있다。

崔弘楫 崔明谷의 문인이다。문예필법이 세상에 추앙받는 바 되었다。

崔弘臣 윤명재의 문인으로 호는 菊峰이다。타고난 자태가 관후하고 문장이 넉넉하였다。

崔弘規 楞村 沈錥의 문인이다。孝友가 하늘에 뛰어났으며 문학이 세상에 이름났다。

崔一華 沈楞村의 문인이다。

崔一河 沈楞村의 문인으로 타고난 分이 雅淡하고 문학이 뛰어났다。

## 入麗史名臣傳九人

崔 冲 문헌공 年譜참조

崔惟善
崔思齊
崔思諒
崔思諏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淪 평장사 思齊의 아들로서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一一

一六년(예종 十一) 知制誥로서 정사를 돌보지 않고 대동강에서 宴遊만 즐기는 예종에게 이를 간하여 중지케 했으나 이일로 무고를 받아 春州府使로 좌천되었다가 예부 상서、한림 학사에 이르렀다。

崔允儀 처음의 이름은 天祐、시호는 文肅、최충의 五대손이다。一一二八년(인종 六)에 급제。여러 벼슬을 거쳐 문하시랑평장사에 이르렀다。사리에 밝아 선비들의 존경을 받음。의종묘정에 배향。

崔 滋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有渰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 入輿覽(古本) 海州人物十三人

崔 冲 年譜참조

崔惟善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思齊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瀹 入麗史名臣傳九人條 참조

崔思諏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思諒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允儀 入麗史名臣傳九人條 참조

崔 滋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有渰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椿命 ?~一二五〇(고종 三十七)。一二三一년(고종 一八) 慈州副使로서 관민을 이끌고 몽고군에 포위된 성을 고수하며 항복하지 않았다。이때 이미 화의를 맺은 뒤였으므로 조정에서는 몽고원수 살리타이(撒禮塔)의 힐책을 받고 內侍郎中 宋國瞻을 보내어 항복을 타일렀으나 듣지 않았다。이어 後軍陳主 大集成이 몽고 관리와 함께 성 밑에 와서 조정에서 항복한 사실을 알리고 항복하라 했으나 끝까지 거부했다。이에 처형하라는 몽고 관리들의 압력으로 西京에 투옥되자 權臣 崔瑀도 그의 처형을 허락했으나 몽고에는 명을 거역했지만 고려에는 충신이니 충신을 죽여서 되겠느냐는 살리타이의 주선으로 석방되었다。후에 一등 공신으로 오르고 추밀원부사에 발탁되었다。成州 雙忠祠、자산 義烈祠에 배향。

崔洪胤 ?~一二二九(고종 一六)。고려 희종조에 추밀원부사가 되었고 一二一〇년(희종 六) 銓選을 관장하였다。고종때 평장사가 되어 致仕했다。시호는 景文。

崔 諴 등제하여 官이 중서시랑평장사에 이르렀다。시호는 文簡。

崔萬理 荷의 아들로서 一四一九년(세종 一) 生員으로 增廣文科에 급제하여 弘文館에 기용되어 集賢殿博士를 겸임했다。一四四〇年 집현전 부제학이 되어 세종의 총애를 받았다。훈민정음이 창제된 뒤 一四四四년(세종 二六) 六조목의 이유를 들어 이를 반대하였다。清白吏에 錄選되었다。靈岩東溪祠主壁 康津明谷書院配享

## 秀出三賢一人

崔 璘 호는 望海堂이고 官은 校理였다。戊午士禍를 만나 자물러나 延城으로 돌아가 문학을 스스로 즐기었다。 뒤에 閔一齋와 玄南村과 더불어 三賢이 되었다。

## 功臣九人

崔 冲 年譜참조

崔惟善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思諏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有渰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瑮 고려·조선의 무인、一三八八년(우왕 一四) 요동정벌때 안동원수로서 李成桂 휘하로 출정하였다가 위화도에서 회군했으며、이해 창왕 즉위 후 경상도 都巡問使 朴葳와 함께 尙州에서 倭寇를 격파했다。一三九二년(태조 一) 조선이 개국되자 開國原從功臣、이듬해 앞서 회군의 공으로 奮忠靖難匡復燮理佐命功臣에 책록되고 大寧君에 封해졌다。

崔 滉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賓 忠勤貞亮과 竭誠効節協으로서 扈聖功臣 海陵君에 封해졌다。

崔山輝 호는 洛南。본관은 이고 관찰사 晛의 아들 이다。一六二八년(인조 六) 柳孝立의 역모 사건을 告變하였다。그 공으로 寧仁功臣 三등이 되어 平完君에 봉해지고 司贍寺主簿에 임명되었다。후에 通政大夫에 올라 하사받은 田土와 노비를 모두 반환하였다。시호는 孝憲。

崔應水 仁宗朝 振武功臣。潔城君에 봉해짐。

## 典文衡二人

崔思諏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奎瑞 一六五〇(효종 一)~一七三五(영조 一一)。자는 文叔。호는 艮齋、少陵、巴陵이다。현감 碩儒의 아들인데 一六六九년(현종 十)에 진사가 되고 一六八〇년(숙종 六)에 別試文科에 丙科로 급제하였다。一六八九년 대사간이 되어 이듬해 禧嬪 張氏의 왕비 책봉을 반대했다。一七二八년(영조 四) 李麟佐등이 密豊君 坦을 추대하여 반란을 일으켰다는 정보를 입수하고 서울에 올라와 이를 告變하였다。이에 난을 토평케 하여 왕으로부터 왕이 친히 쓴 一絲扶鼎이라는 書札을 받았다。영조의 묘정에 배향하였다。시호는 忠貞。

## 淸白吏一人

崔萬理 人輿覽。海州人物十三人條참조

## 麗末自靖二人

崔仁富 親御大護軍으로 恭愍王 辛丑年 二十八세로 홍건적

항쟁때 순절함.

崔安澤 高麗末 後領郎將으로 있다가 朝鮮이 건국되자 은퇴함.

## 壬辰義士六人

崔慶雲 호는 三川。정유재란때 오성산성(烏城山城)을 지켜 적을 막하고 끝내 굴복하지 않았다。화순 三忠祠에 配享。

崔慶長 호는 竹溪。三川 崔慶雲의 동생이다。화순 三忠祠에 배향。

崔慶會 (중종二七년~선조二六년) 자는 善遇。호는 三溪또는 日休堂이다。宣祖때 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를 지냈다。진주 彰烈祠 忠愍祠 화순三忠祠 綾州 褒忠祠에 享祀。

崔弘載 (명종 十五년)。호는 竹隱으로 三川 崔慶雲의 장자이다。임진왜란때 아버지의 뜻을 따랐다。

崔弘宇 (명종 十七~인조 十四)。호는 忍齋로 竹溪 崔慶長의 장자다。季父 崔慶會의 戒를 따랐다。

崔弘器 (명종 十八~ )。호는 沙村으로 三溪 崔慶會의 장자다。정유재란때 放糧官으로서 功이 있었다。

## 丙辰海禍五人(병진년에 화(禍) 당한 해주인 五명)

崔 沂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有涵 西村의 조카로 바름을 지켜 굽히지 않았으며 옥중에서 죽었다。해주 彛倫祠에 享祀。

崔有泳 嶠西의 동생으로 옥중에서 죽었다。(최충의 후예들) 참조

崔有石 西村의 아들이다。

崔 稙 嶠西의 아들이다。상소하여 直言하였다。옥중에서 죽었다。해주 彛倫祠에 享祀。

## 廟庭配享五人

崔 冲 고려 靖宗廟庭과 치악산 箕子암 단에 배향。

崔惟善 文宗묘정에 배향。

崔思諏 肅宗묘정에 배향。

崔允儀 毅宗묘정에 배향。

崔奎瑞 英宗묘정에 배향。

## 賜吊七人

崔 冲 高麗文宗戊申賜吊書

崔思諒 宣宗壬申賜吊書

崔思諏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滉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慶會 壬辰義士六人條 참조

崔有海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奎瑞 典文衡二人條 참조

## 禮葬五人

崔思諒 官庇襄事

崔思諏 백관을 모이게 하여 장례함。

崔 滉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 沂 문헌공의 후예들條 참조

崔奎瑞 典文衡二人條참조

## 院祠配享二十三人

崔 冲 配享海州文憲書院 延安飛鳳書院 洪川魯東書院 康津明谷書院 安城文憲影堂 唐津海東影堂 和順茶山影堂 永川大東影堂 長湍影堂 谷山影堂 原州雉岳山元耘谷岩壇 雉岳山岩壇配位 平山竹林祠 潭陽三賢影堂

崔惟善 上同

崔惟吉 치악산 巖壇에 配享하였는데 문헌공 자리의 앞에 모심。

崔思諒 上同

崔思諏 上同

崔有渰 치악산 巖壇의 禹易東 자리앞에 모셨다。

崔慶雲 配和順 三忠祠

崔春命 成川 雙忠祠 慈山義烈祠。

崔萬理 靈岩東溪祠主壁 康津明谷書院配享

崔 遇 康津明谷書院에 配享

崔景侯 慈山 義烈祠。

崔慶昌 康津 瑞鳳書院靈岩東溪祠에 配享

崔慶長 配和順 三忠祠

崔慶會 配晋州 彰烈祠、忠愍祠및 和順 三忠祠 綾州 褒忠祠

崔 滉 海州 凜然祠에 모심。

崔有源 上同

崔 沂 配海州 秉倫祠

崔有涵 上同

崔有泳 上同

崔 稙 上同

崔彦英 配會寧 顯忠祠

崔彦亮 配晋州 忠愍祠

崔景憲 配咸平 鄕賢祠

# 三世 文和公 諱 惟善

## 年譜

號松灘一云字樂夫官　配饗推忠贊化康靜綏濟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中書令判史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謚文和公

宋仁宗天聖八年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庚午公降世年紀未詳故不能錄　四月甲午禮部郎中朴有仁知貢擧王御文德殿覆試先放賦題君猶舟又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詩詩見下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遂擢乙科獨步第一名王製詩賜公特加奬異直授七品入翰林院

九年高麗顯宗二十二年辛未拜禮部員外郎掌制誥顯宗薨太子德宗欽即位

明道改元年高麗德宗一年壬申

二年高麗德宗二年癸酉

景祐改元年高麗德宗三年甲戌○高麗德宗薨弟平壤君亨即位是爲靖宗

二年高麗靖宗元年乙亥○三年高麗靖宗二年丙子

四年高麗靖宗三年丁丑是年子思齊生

戊寅宋年紀見下及高麗年紀

丁亥高麗文宗元年七月戊子拜御史雜端○遷樞密院知奏事

壬辰正月甲寅翰林學士知御史臺事○七月戊午拜刑部尚書

癸巳三月戊申公掌知貢擧取進士乙科禹相等

甲午二月癸卯王册太子即順宗命公贊册文册文見下

乙未月日未詳拜知中樞院事○秋七月丁巳都兵馬使奏契丹契丹洪基時賜鴨綠以東爲我封境然或置橋城或置弓口欄子又創立郵亭蚕食我境宜送國書陳其不可王從之遣使請毁罷城橋兮欄亭舍等命公撰表表辭見下○九月丙子與工部侍郎李得路如契丹會葬

丙申二月癸卯王創興王寺于德水縣今豐德爲王願堂也先是王下制曰古制帝王尊崇釋教聖祖以來代創佛寺以資福慶寡人繼統不修德政灾變累見庶憑法力福利邦家於是令有司擇地創寺移其縣於陽川公引太祖遺訓勿增修願剎之語上疏切諫且曰今陛下承祖積累之功固宜節用愛人持盈守成奈何罄民財力以供不急之務耶疏辭見下王優詔答曰卿言誠忠朕夙願已成不可回革異日上引公入便殿從容慰奬曰諫諍是忠從好佞公即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公之啓沃類如此雖唐虞之賡歌何如加焉

丁酉四月王曰去年遣使契丹請罷兮口門外郵亭時未撤毁是必將以侵我疆也當亟請罷命公撰表表辭見下○九月遣使請毁罷鴨江前面亭子從之命公撰謝表表辭見下

辛丑三月己酉公以翰林學士又掌知貢擧取進士乙科羅繼含等○八月戊辰判尚書禮部事○歷中樞使判御史臺事○十一月辛未叅知政事權判翰林院事○十二月丙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史部尚書事

乙巳六月甲午王御文德殿覆試進士侍御史盧旦奏事忤旨王怒謂左右曰此非忠謇之臣命曳出脱禰將縛之公奏曰人臣有罪必付憲司乃彝憲也王怒稍止然竟罷試翌日貶授旦都官員外郎

丁未五月戊戌宴國老于閤門賜衣服公爲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是時文憲公年高尚無恙公與弟尚書令扶以入侍時稱盛事○

九月乙酉王以重陽節宴松嶽亭命群臣詩賦覽公製稱奬不已賜尚乘馬

戊申正月丁酉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九月甲申丁文憲公憂王遣太醫監李鹽下詔致吊

辛亥正月壬寅守司徒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癸丑拜門下侍中○五月丁未西北面兵馬使奏內附蕃人都領多於皆等以三山村賊殺掠人物與定州郎將文選等出擊有功請加恩賞公曰三山村賊元非犯境之寇今蕃軍不因朝旨專伏閭威以酬私仇若加褒賞反增仇怨請勿從願王允之

乙卯麗文宗二十九年 正月壬寅是月甲午朔即初九月 卒公歷事四朝顯德靖文立朝四十六年謚文和公繼世儒宗傳家相業匡輔兩朝人皆重之有一男一女男即良平公女適李預平章事

丙寅麗宣宗三年 二月庚申朔以龍頭配享文宗廟庭

## 三世 문화공 휘 유선

### 년보

호는 송탄(宋灘)이다。자를 낙부(樂夫)라 한다고 한곳도 있다。관직은 배향(配饗) 추충찬화강정유제공신(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 개부의(開府儀) 동삼사삼중대광수태사겸문하시중중서령판리부사감수국사상주국(同三司三重大匡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을 지냈고、시호는 문화공(文和公)이다。

송 인종(仁宗) 천성(天聖) 八년(고려 현종 二十一년) 경오(庚午) (공의 탄생한 해는 알 수가 없음으로 기록할 수가 없다。) 四월 갑오(甲午)에 예부낭중(禮部郎中) 박유인(朴有仁)이 지공거(知貢擧)：고려시대에 과거시험을 주재하던 관리의 명칭。)가 되었고、왕이 문덕전(文德殿)에 납시어 복시(覆試)：초시(初試)후에 다시 치는 시험으로 고려시대에는 부정기적으로 시행되었음。)를 주관하였는데 먼저 부제(賦題)를 「군유주(君猶舟)」라 내걸었고 다음에 시제(詩題)를 「어원종선도(御苑種仙桃)」라 하여 내걸었다。

공의 시(시는 아래에 실려있다。)와 부는 모두 왕의 마음에 들어서 왕께서 손수 방원(榜元)이라 비(批)를 내리고 을과(乙科)의 제一인에 뽑았다。한편 왕은 시를 지어서 공에게 하사하시고、특별한 격려를 내려서 그 자리에서 칠품(七品)의 관계(官階)를 수여하여 한림원(翰林院)에 들어가게 하였다。

천성 九년(고려 현종 二十二년) 신미(辛未)에 예부원외랑(禮部員外郎)에 임명되어 제고(制誥：천자나 왕이 내리는 공식적인 명령을 적은 문서。)를 담당하였다。○이해에 현종이 돌아가시고、태자인 덕종(德宗) 흠(欽)이 즉위하였다。

명도(明道) (연호를 바꾸었다。) 원년(元年) (고려 덕종 一년) 임신(壬申)

명도 二년(고려 덕종 二년) 계유(癸酉)

경우(景祐) (연호를 바꾸었다。) 원년(고려 덕종 三년) 갑술(甲戌) ○(고려 덕종이 돌아가시고 덕종의 아우인 평양군(平壤君) 형(亨)이 즉위하시니 이분이 바로 정종(靖宗)이다。)

경우 二년(고려 종 二년 정) 을해(乙亥)
경우 三년(고려 종 三년 정) 병자(丙子)
경우 四년(고려 종 四년 정) 정축(丁丑) 이해에 아들 사제(思齊)를 태어났다.
무인(戊寅) (송의 연호와 고려의 연기(年紀)는 아래의 양평공(良平公) 연보(年譜)에 있으므로 여기에 선생략한다.)
정해(丁亥) (고려 문종 원년) 七월 무자(戊子)에 어사잡단(御史雜端)에 임명되었다. ○추밀원지주사(樞密院知奏事)로 자리를 옮겼다.
임신(壬辰) 정월 갑인(甲寅)에 한림학사(翰林學士) 지어사대사(知御史臺事)가 되었다. ○七월 무오에 형부상서(刑部尚書)에 임명되었다.
계사(癸巳) 三월 무신에 공은 지공거(知貢擧)가 되어 진사(進士) 을과(乙科) 우상(禹相) 등을 뽑았다.
갑오(甲午) 二월 계묘에 왕은 태자(바로 순종(順宗)이다.)를 책봉하였는데 왕은 공에게 책문(冊文)을 쓸 것을 명하였다. (책문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을미(乙未) (달, 날짜는 자세히 모른다.) 지중추원사(知中樞院事)에 임명되었다. ○가을 七월 정사(丁巳)에 도병마사(都兵馬使)가 상주하기를, 「거란(거란의 흥기시(洪基時)를 말함.)이 압록강 이동을 우리나라에 주어서 우리의 변경으로 삼게 하였읍니다. 그런데 그곳에 다리나 성을 설치하기도 하고, 혹은 궁구란자(弓口攔子)를 설치하기도 하고, 혹은 역우(驛郵)나 정자를 창건함으로써 우리나라의 변경을 잠식해가고 있읍니다. 마땅히 국서(國書)를 보내어 그 부당성을 따져야 할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 왕은 이 상주에 따라서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성과 다리, 궁구란자, 정사 등을 허물어 버릴 것을 요청하기로 하고 공에게 명하여 표(表)를 짓게 하였다. (그 표의 내용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九월 병자(丙子)에 공부시랑(工部侍郎)이 득로(李得路)와 함께 거란에 가서 장례식에 참석하였다.
병신(丙申) 二월 계묘(癸卯)에 왕은 덕수현(德水縣) (현재의 풍덕현(豊德縣)) 에 흥왕사(興王寺)를 창건하여 왕의 원당(願堂)을 삼았다. 이보다 앞서서 왕은 명령을 내려 말하기를 「옛날의 제도를 살펴보면, 제왕들은 부처님의 가르침을 숭상하여 태조(太祖) 이래 대대로 불사(佛寺)를 창건하여 복록과 경사를 빌어왔다. 과인이 나라의 법통을 이음에 덕에 의한 정사를 시행하지 못해서 재앙과 변괴가 자주 나타났다. 그러므로 부처님의 법력(法力)에 의지하여 나라와 왕실의 행복과 번창을 기대한다」고 하였다. 이에 관리에게 영을 내려 터를 고른 다음 절을 창건케 하고, 그곳에 있던 현(縣)을 양천(陽川)으로 옮기게 하였다.
공은 이에 태조의 유훈(遺訓)인 「원찰(願刹)을 증수(增修)하지 말라」는 말씀을 인용하면서 상소를 올려 극력 간언을 하였다. 그리고 말하기를, 「지금 폐하께서는 선왕들께서 쌓아올리는 공적을 잇고 계시므로 씀씀이를 절도있게 하고, 백성을 사랑하며 이미 이루어진 업적을 잘 지켜나가야 마땅할 때입니다. 그런데 어찌하여 백성들의 재물과 힘을 고갈시키어 급하지도 않은 일에 사용하시는 것입니까.」

라고 하였다。(이상소의 내용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이에 대하여 왕은 칭찬하는 조칙을 내려 다음과 같이 답하였다。

「경의 말은 참으로 충성심에게 나온 것이다。 그러나 (절의 창건은) 나의 숙원(宿願)으로 이미 이루어진 것이므로 이제는 돌이켜 고칠 수 없는 것이다。」

그리고 그 뒤에 왕은 공을 편전(便殿)에 불러서 보시고 조용히 위로하시면서 말하기를、「간쟁하는 것은 충성이고 좋다고 따르는 것은 아첨이라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이 즉시 답하기를、「처음 새우는 것은 오히려 쉬어도 이미 이루어진 것을 지키기는 어렵습니다」라고 하였다。 공의 진언은 대체로 이와 같았으니 비록 당우(唐虞)의 갱재가(賡載歌)(역자주 : 순임금이 고도(皐陶)와 창화(唱和)한 가요의 이름)라 하더라도 이보다 낫지는 않을 것이다。

정유(丁酉) 四월 왕이 말하기를、「지난해에 사신을 거란에 파견하여 궁구란자(弓口欄子)와 책문바깥의 역우와 정자를 없앨 것을 청하였다。 그런데 아직도 이를 철거하지 않고 있으니 이는 필시 장차 우리의 국경을 침범하려는 뜻이 있어서일 것이다。 그러니 빨리 철거할 것을 요청토록 하라!」고 하고 공에게 표(表)를 지으라고 명하였다。(그 표의 내용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九월에 사신을 보내어 압록강의 전면에 설치한 정자를 철거해달라고 요청한바 거란에서 그 요청을 받아들였다。 왕은 이에 공에게 감사하는 표를 지을 것을 명하였다。(그 표의 내용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신축(辛丑) 三월 기묘(己卯)에 공은 한림학사의 지위로 다시 지공거가 되어 진사(進士) 을과(乙科)의 나계함(羅繼含) 등을 선발하였다。

○八월 무진(戊辰)에 판상서예부사(判尚書禮部使)가 되었다。

○중추사관어사대사(中樞使判御史臺事)를 역임하였다。

○十一월 신미(辛未)에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권판한림원사(權判翰林院事)가 되었다。

○十二월 병신(丙申)에 중서시랑(中書侍郎)·동중서문하평장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권이부상서사(權吏部尚書事)가 되었다。

을사(乙巳) 六월 갑오(甲午)에 왕이 문덕전(文德殿)에 행차하여 진사시(進士試)의 복시(覆試)를 거행하였는데 시어사(侍御史)인 노단(盧旦)이 일을 상주함에 있어 왕의 뜻에 거슬렸다。 이에 왕은 화가 나서 좌우의 신하에게 말하기를 「이 자는 충성스럽고 정직한 신하가 아니다」라 하고 끌어내어서 옷을 벗기고 포박하라고 영을 내리었다。 이에 공이 상주하기를、「신하에게 죄가 있으면 반드시 사헌부(司憲府)에 넘기는 것이 법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 왕의 노여움이 조금 가시기는 하였으나 결국 과거시험을 중지하고 그 다음날 노단을 도관원외랑(都官員外郎)으로 좌천시켰다。

정미(丁未) 五월 무술(戊戌)에 대궐에서 나라의 원로에게 잔치를 베풀어 주고 의복을 하사하였다。 그때 공은 중서령(中書令)이었고、아우인 유길(惟吉)은 수사공(守司空) 겸상서령(攝尚書令)으로 있었다。 그때 문헌공은 연세가 많

았음에도 불구하고 건강하였다。 공이 아우인 상서령과 함께 문헌공을 부축하여 대궐에 들어가 모시었는데 당시에 이 일을 성대한 일이라고 칭송하였다。

○九월 을유(乙酉)에 왕은 중양절(重陽節)에 송악정(松嶽亭)에서 연회를 베풀고 뭇신하들에게 시부(詩賦)를 짓게 하였다。 왕은 공이 지은 것을 보고 칭찬을 그치지 아니하고 궁중에서 타는 말을 하사하였다。

무신(戊申) 정월 정유(丁酉)에 판상서이부사(判尚書吏部事)가 되고、 추충찬화강정유제공신(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의 호를 하사받고、 개부의동삼사삼중대광(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의 가자(加資)를 받았다。

○九월 갑신(甲申)에 문헌공의 상을 당하였다。 왕은 태의감(太醫監) 이염(李鹽)을 보내어 조문의 조칙을 내렸다。

신해(辛亥) 정월 임인(壬寅)에 수사도태사중서령판리부사감수국사상주국(守司徒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이 되었다。

계축(癸丑)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이 되었다。

○五월 정미(丁未)에 서북면병마사(西北面兵馬使)가 상주하기를、 「내부(內附)한 번인(藩人) 도령다오개(都領多於皆) 등이 삼산촌(三山村)의 도적이 사람을 죽이고 재물을 약탈한다하여 정주(定州)의 낭장(郎將) 문선(文選)등과 함께 출격하여 공을 세웠읍니다。 그들을 포상할 것을 청합니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말하기를、 「삼산촌의 도적은 본래 변경을 침범한 군대도 아니거늘 지금 번군(藩軍)이 조정의 명령을 거치지도 아니하고 함부로 군대의 힘을 빌려 사적인 원수를 갚은 것입니다。 만일 그들을 포상한다면 도리어 원수만 늘어나게 할 뿐이니 청을 거절하시기 바랍니다」라고 하였다。 왕은 공의 청을 윤허하였다。

을묘(乙卯)(고려 문종 二十九년) 정월 임인(壬寅)(이 달의 갑오(甲午朔)은 바로 초구일(初九日)이었다。)에 공이 돌아갔다。 공은 네 임금(현종·덕종·정종·문종)을 섬기었고、 四十六년동안 조정에 벼슬하였으며、 시호는 문화공(文和公)이었다。 대를 이어 유학의 종장이 되었고、 가업을 이어 재상이 되었으며 두 임금의 조정을 크게 보필하였고、 사람들이 모두 공을 중시하였다。 공은 일남일녀를 두었으니 아들은 바로 양평공(良平公)이고 딸은 평장사(平章事)를 지낸 이예(李預)에게 시집갔다。

병인(丙寅)(고려 선종 三년) 二월 경신(庚申) 삭일(朔日)에 잠원급제자로서 문종의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다。

## 遺事

鄭中丞叙雜書曰崔侍中惟善閨情詩云黃鳥曉啼愁裡雨綠楊晴弄望中春又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特才華贍給足以知位極人臣也

補閑集曰鄭中丞評崔侍中惟善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特才華贍給足以知位極人臣今觀侍中集中如加首之句頗多鄭何取此一聯知位極人臣也始公於顯廟二十二太平十年赴簾前試上謂侍臣曰華國文章花月亦與其來朕欲並試要其捷疾先放賦題君猶

舟及賦畢就方寫乃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即應題直書名紙詩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詔入翰林直除七品明年庚辰爲禮部員外郎兼掌誥累遷至中書令卒配享廟庭則其位極人臣之兆惟此詩的矣

按補閑集云今觀侍中集中如加首之句頗多云云以此觀之文和公有文集而不傳可知矣

東史會綱曰文宗十五年辛丑冬十二月以王寵之爲侍中金元鼎崔惟善同平章事寵之出入內外著稱元鼎以文學名惟善世其儒術爲士林所重同時拜爲宰相時稱得人

麗史曰李公壽字元老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大器及長力學登科官至侍中上柱國見李公壽傳

補閑集曰英烈公琴儀謂諸子曰吾以龍頭爲相以至退老得叅賜設而門生扶侍甚盛皆當代英材曷勝慶快宜效文和公宴諸門生故事於是召集四年榜大開燕飮

## 유사

중승(中丞) 정서(鄭敍)의 〈잡서(雜書)〉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시중(侍中) 최유선(崔惟善)의 〈규정시(閨情詩)〉에

수심에 찬 새벽비가 내릴 적에 꾀꼬리는 울고、
님그리워하는 맑은 봄날에 푸른 버들은 한들거리네。
(黃鳥曉啼愁裏雨 綠楊晴弄望中春)

라 하였고、또 〈빗을 노래함(梳詩)〉에、

이 빗은 의당 머리위에 올려져 쓰여져야 하리니、
어찌 상자속에 들어박혀 있어야 하나!

(入用宜加首 何曾在匣中)

라 하였다。이 시들을 통하여 볼 때、재주가 뛰어나고 학식이 풍부한 것은 말할 것도 없고、신하중에서 가장 높은 지위에 오를 사람임을 족히 알 수가 있겠다。」

〈보한집(補閑集)〉(문청공(文淸公) 최자(崔滋)가 지은 시화집(詩話集))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중승(中丞) 정서(鄭敍)가 평하기를、「시중 최유선의 〈빗을 노래함(梳詩)〉은

이 빗은 의당 머리위에 올려져 쓰여져야 하리니、
어찌 상자속에 들여박혀 있어야 하나!
(入用宜加首 何曾在匣中)

로 이 시를 통해서 문화공의 재주가 뛰어나고 학식이 풍부한 것은 말할 것도 없고、신하중에서 가장 높은 지위에 오를 사람임을 족히 알 수가 있다。」고 하였다。지금 시중의 문집을 살펴보면、「머리에 얹는다。」(加首)와 같은 싯귀는 상당히 많은데 정서는 어떻게 이 연구(聯句)하나를 가지고 공께서 신하중에서 가장 높은 지위를 차지할 것인지를 알았을까?

당초 공께서 현종 二十二년、대평(大平) 十년에 국왕 앞에서 치르는 과거에 나아갔는데 그때 왕께서 시위하는 신하에게 말하기를、「나라를 빛나게 할 문장에는 화월(花月 : 풍월(風月) 즉、시부(詩賦) 등의 미문(美文)을 의미함)도 또한 포함된다。짐이 이것도 함께 시험하여 보려하는데 민첩하게 짓는 것을 중시하리라」하였다。그리고서 우선 부제(賦題)를

「군유주(君猶舟)」라 내걸었다。공이 부를 다 짓고 종이에 쓰려고 할 적에 또 시제(詩題)를 「어원종선도」(御苑種仙桃)라 내걸었다。공은 즉시 그 제목에 따라 그대로 종이에 써내려 갔다。공의 시와 부는 모두 왕의 마음에 들어서 왕은 손수 방원(榜元)이라고 비(批)를 내렸다。그리고 한림원에 들어가게 하여 즉시 칠품(七品)의 품계를 제수하였다。

그 다음해 경진(庚辰)에 공은 예부원외랑겸지제고(知制誥)가 되었고、여러 차례 승진하여 중서령에 이르렀다。공께서 돌아가신뒤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니 그분이 신하중에서 가장 높은 지위에 오를 조짐은 바로 이 시(「어원종선도」를 말함。)가 가장 명확하게 보여주고 있다。(案:〈보한집〉에서 이르기를、「지금 시중의 문집을 살펴보면 가수(加首)와 같은 싯귀가 상당히 많다」고 적고 있다。이러한 기록을 통하여 보면 문화공은 문집이 있었으나 전하지 않는다는 사실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동사회강(東史會綱)〉(역자주:조선 숙종때의 학자 林象德이 지은 역사책、二十七권 九책、삼국시대부터 고려 공민왕때까지의 一五〇〇년 동안의 史實을 주희(朱熹)의 資治通鑑綱目을 본따 編年體로 기록하였다。)에서 다음과 같이 적고 있다。

「문종 十五년 신축(辛丑) 겨울 十二월에 왕총지(王寵之)로서 시중(侍中)을 삼고、김원정(金元鼎)·최유선으로서 동평장사(同平章事)를 삼았다。왕총지는 내외(內外)를 드나드며 벼슬하여 청송이 자자하였고、김원정은 문학(文學)으로 명성이 있었으며 최유선은 유술(儒術)을 세습하여 사림(士林)의 존숭을 받는 사람이었다。이들이 동시에 재상에 임명되니 당시에 인재를 잘 기용하였다는 칭송이 자자하였다。」

〈고려사〉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이공수(李公壽)의 자는 원로(元老)이다。어릴 적에 외조부인 시중 최유선이 그의 이마를 어루만지며 말하기를、「이 아이는 큰 인물이 될 것이 분명하다」고 하였다。이 공수는 장성하여 배우기에 힘써 과거에 급제하니 관직이 시중상주국(侍中上柱國)에 이르렀다。」(이 글은 〈열전·이공수전(李公壽傳)〉에 나온다。)

〈보한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영렬공(英烈公) 금의(琴儀)는 여러 자제들에게 말하기를、「나는 과거에 장원급제하여 재상이 되고 늙어서 치사(致仕)하고 물러나왔다。왕께서 배설하신 연회에 참례할 때 나의 문생(門生)들이 나를 부축하여 모시는데 매우 수가 많았고 모두 당대의 영재였으니 이런 경사와 즐거움을 역누를 수가 없구나、마땅히 문화공이 여러 문생들에게 연회를 베풀어주었던 고사에 따라야 하겠다」하고 그가 주관한 네 번의 시험에 합격한 문생을 불러 모아서 큰 잔치를 베풀었다。」

## 遺藁

御苑種仙桃詩　閨情詩　梳詩

御苑桃新種移從閬苑仙結根丹地上分影紫庭前細葉看如盡繁英望

欲燃品高鷄省樹香接獸爐烟天近先春茂晨清帶露鮮是應王母獻聖壽益千年　公於顯廟二十二年太平十年赴簾前試上謂侍臣曰華國文章花月亦與其試朕欲并試要其捷疾先放賦題君猶舟及賦畢就方寫乃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即應題直書名紙詩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鄭中丞叙雜書載崔侍中惟善閨情詩云黃鳥曉啼愁裏雨綠楊晴弄望中春　又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但才華贍給足

## 유고

### 어원종선도시 규정시 소시

임금의 정원(御苑)에 仙桃를 심는다。

御苑에 새로 심은 복숭아는 신선이 사는 閬苑에서 옮겨 온 것이다。

붉은 땅위에 뿌리가 서렸고 자주빛 마당 앞에 그림자 지네 가느다란 잎은 불수록 그림 같고 화사한 꽃은 바라보기에 타는 듯하다。鷄省樹보다 높고 향기는 향로에서 나오는 연기와 어울린다。하늘이 가까우니 봄빛을 먼저 받아 무성하며 맑은 새벽에는 이슬에 젖어 더욱 곱게 보인다。

아마도 西王母가 갖다 받치며 임금께서 천년을 장수하시게 한 것이리라。

公이 顯宗二十二年 太平十年에 簾前試에 응시했는데 왕은 侍臣에게

「나라를 빛내는 문장에게는 꽃과 달도 이 시험에 참여할 수 있는 것이니 나는 아울러 빨리 짓는 재주를 시험해 보리라」

하고 먼저 「賦」의 제목으로 「임금은 배와 같다」 제목을 내걸었다。賦가 거의 끝나려할 무렵에 다시 「詩」의 제목으로 「御苑예 仙桃를 심는다」를 내었다。공은 題目이 나오자 마자 곧 名紙(답안용지)에다 바로 써서 올렸는데 賦와 詩가 모두 왕의 마음에 들었다。왕은 친필로 一等合格을 매기었다。

鄭中丞 叙의 「雜書」에는 崔侍中 惟善의 詩 「閨情」을 읊은 것으로 「비 소리에 마음이 어수선한데 꾀꼬리는 새벽에 울고 임 그리는 봄철에 푸른 버들은 개인 날씨를 희롱한다」하였고 또 「빗(梳)」을 읊은 것으로 「필요할 때엔 머리에 쓰는 것이 본시는 경대 서랍 속에 간직한 것이다」하였다。공의 재주가 훌륭할 뿐 아니라 높은 지위에 오를 수 있는 기개를 보기에 충분한 것이라 하였다。

### 諫創興王寺

昔唐太宗神聖英武數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僧創立寺觀遵述高祖之志益固王業史傳美之我太祖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順逆凡可以創造伽藍之地無所不爲後世嗣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以虧損至德今殿下承祖宗積累之功區內向成固宜節用而愛人能持盈守成以傳後嗣奈何罄民財竭民力以供不急之費欲危邦本耶反曰危邦本而以助虛張妖言誣世之鬼廟乎臣竊惑焉反曰危邦

本以下十八字在淵源錄故添補

## 간창흥왕시

옛날 당태종(唐太宗)은 신성(神聖)하고 영특하고 무예에 출중한 제왕으로 수백년이래 그와 짝할만한 제왕이 없었읍니다。 그는 백성이 머리를 깎고 승려가 되거나 절·도관(道觀)을 창건하는 일을 허락하지 않고、고조(高祖)의 뜻을 준수하여 제왕의 업(業)을 더욱 공고하게 하였으므로 사전(史傳)에서 그러한 일을 찬미하였읍니다。

우리나라 태조(太祖)의 〈훈요십조(訓要十條)〉에 이르기를、「국사(國師) 도선(道詵)이 국내 산천의 순역(順逆)을 관찰하고서 무릇 사찰을 창건할만한 곳에는 사찰을 짓지 않음이 없었다。 그러니 후세의 왕업을 계승한 왕이나 공후(公侯)、종친(宗親)、후비(后妃) 및 신하들은 서로 앞을 다투어 사찰을 지으므로써 지극한 덕을 손실시키는 일이 없도록 하라」하셨읍니다。 지금 전하께서 조종(祖宗)의 쌓아 올린 공적을 이어받아 천하가 태평성대를 구가하려 하는 때이니 마땅히 씀씀이를 절도있게 하고、백성을 사랑하며 이미 이루어 놓은 업적을 굳게 지켜서 후사에게 물려주어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어찌하여 백성들의 재물을 탕진하고 백성들의 노동력을 고갈시켜서 급하지도 않는 비용에 충당함으로써 나라의 근본을 위태롭게 하시려 합니까? 도리어 나라의 근본을 위태롭게 함으로써 요상한 말을 퍼트려 세상을 미혹되게하는 귀신의 짓을 세운단 말씀입니까? 신은 이를 알 수가 없읍니다。(「도리어」 이하의 내용은 〈여원록(淵源錄)〉에 나오는 까닭에 첨가하였다。)

## 王太子册文

維重熙二十二年歲次甲午二月乙未朔九日癸卯王若曰粵自生民置君攬萬機而允理立嗣以長歷百世以不移是爲通規非由私愛朕謬據元元之首思弘永永之休國本貞乎植寧孫謨光乎錫羨但綴旒於在慮方主器以佇贊果能蒙祐璇旻毓明琅震旣亶聰而稔譽宜繼體以濟榮咨爾長子順王諱汪度包寬綽姿挺秀方齠年之列未離羣娛暱耆德之流已樂聞道重海之謳歌胥洽盈庭之矚注僉同是用陟紫殿之副尊示青墻之峻級練辰斯吉綸霈特豐今遣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寵之爲使尚書右僕射叅知政事朴成傑爲副使持節備禮册命爾爲王太子於戲劉徹之七歲登儲信爲美事周昌之三朝問竪可候勤成勉乃令圖率玆芳烈饗高位而彌惕服正言之惟師俾嘉淑以有彰亦撫監之無忽敬佩予訓不其愆歟

## 왕태자책문

유(維) 중희(重熙) 二十二년(중희는 거란 흥종(興宗)의 연호로 一〇五三년) 세차(歲次) 갑오 二월 을미삭(乙未朔) 九일 계묘(癸卯)에 왕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노라。

「하늘이 백성을 만들고 그들의 임금을 두어 만기(萬機)

를 총괄하여 잘 다스리게 하였으며, 장자로서 후사를 삼아 백세(百世)가 지나도록 변치않게 하였으니 이것이 바로 고금에 통하는 규범이요, 사적인 애정에서 나온 것이 아니다. 짐이 외람되게 만백성의 우두머리에 처하여 영원히 아름다운 정사를 베풀기를 꾀하여 왔다. 나라의 근본은 뿌리가 안정되게 내리는데서 굳게 서고, 자손에 대한 계획은 장자를 잘 둠에서 빛난다. 짐은 군주가 신하에 의하여 흔들리는 것이 근심이 되어, 군주가 될 현명한 왕자를 기다렸노라. 과연 하늘의 보살핌을 입을 수 있어 뛰어난 아들을 임신하여 기를 수 있었도다. 장자가 태어나니 총명하여 그 명성 자자하였으므로 대를 이어 영광의 자리를 계승할 만하였다. 아! 너 장자(순왕(順王)의 휘)는 깊은 물과 같이 도량이 넓고, 높은 산과 같은 빼어난 자세를 가졌도다. 네가 七, 八세의 나이에 있으니 아직 아이들과 놀이하기를 떠나지 못할 때인데도 늙고 덕있는 사람들을 친근히 하여 벌써 도에 대하여 듣기를 좋아하였노라. 그리하여 천하에서 기뻐 노래함이 사방에서 들려오고 만조정 신하들의 촉망함이 한결같았노라. 이에 제왕의 다음으로 존귀한 지위에 오르게 하여 동궁(東宮)의 높은 지위를 주노라. 이러한 길일(吉日)을 택하여 특별히 풍성한 윤음(綸音)을 내리노라.

이제 문하시랑평장사(門下侍郎平章事) 왕총지(王寵之)를 정사(正使)로 삼고 상서우복야참지정사(尚書右僕射叅知政事) 박성걸(朴成傑)을 부사(副使)로 삼아 부절(符節)을 가지고 예를 갖추어서 너를 왕태자로 책봉하노라. 아! 유철(劉徹 : 전한(前漢)의 무제(武帝))은 七세에 황태자의 자리에 올라 참으로 아름다운 일이라 여겨지고, 주창(周昌 : 주(周)나라의 문왕(文王))이 세 번 조회하여 내시(內侍)에게 (임금의 진지 드신 것을) 물었던 일은 근면함과 성공할 것을 엿볼 수 있는 행동이었다. 너의 아름다운 생각을 힘써 실천하되 위와 같은 사람의 훌륭한 행동을 본받도록 하라. 높은 지위에 오를수록 더욱 더 조심할 것이며, 오직 정대한 말만을 스승처럼 여기어 간직하라. 아름다움과 착함이 밖으로 드러나게 하고, 나라를 여루만지고 살펴보는 일을 소홀히하지 말라. 나의 훈계를 경건히 받아들여 이행하라.

## 乞還鴨江東岸爲界狀

右臣伏自象輅南馳肇裂疆而斯錫鴨江西限在命册以不刊歷及嗣封居爲樂境豈知闊代以備外虞截流成浮鵲之梁連壘入剪鶉之界是析割復屢磐判陳愈堅就日之誠方企回天之望近又添營亭候移以遞郵廣展柵圍踰于劃分以至邊鄙益聳列城嗟旱閉晏閉民食何依千畝廢春耕秋穫今者幸遭鉅聖誕御瑤圖方恢無外之風均被自新之澤願還舊壤俾感昌辰

## 걸환압강동안위계장

신은 엎드려 아뢰옵니다. 천자(天子)의 수레가 남쪽으로 내달리어 처음 강토를 갈라서 우리나라에 주려할 적에 압

록강의 서쪽으로 국경선을 삼으시고、이러한 사실을 명책(命册)에 실어 감히 고칠 수 없게 하셨읍니다。그리하여 대를 이어서 제가 이 강토를 다스릴 때까지 저희 강토를 낙토(樂土)로 여기고 살아왔읍니다。그런데 어찌 예측이나 하였겠읍니까? 그 사이에 외적의 침입에 대비한다고 하여 강물을 가로질러 부익(浮鷁)의 교량을 설치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보루(堡壘)를 연이어서 전순(剪鶉)의 경계선을 침범하기까지 한 일을 말합니다。이일로 인하여 귀국에서 차지한 땅을 되돌려 주기를 기원하기 위하여 여러차례 자세하게 그 사정을 아뢰었읍니다。이리하여 천자에 대한 공경의 정성을 더욱더 견고하여 천자께서 베푸셨던 시책을 거두시기를 한참 기다리던 중이었읍니다。그런데 근자에 또 그위에 정후(亭候)를 지어서 역참(驛站)으로 바꾸어 이용할 뿐만 아니라 목책(木柵)으로 광범위한 땅에 울타리를 치는데 국경선을 넘어서 저희 나라 변방을 넘어왔읍니다。그리고 뭇 성을 더욱 높게 세워서 안타깝게도 저녁에는 일찍 성문을 닫고、아침에는 늦게 열고 있읍니다。그러니 백성들은 무엇을 가지고 먹고 살겠읍니까? 천 무(畝)의 땅이 봄에 밭을 갈고、가을에 추수하는 일을 하지 못하니 말입니다。

지금은 다행히도 위대하신 성인을 만나서 이 세상에 군림하시되 한참 모든 나라、모든 백성을 어루만지려는 방침을 크게 시행하려 하시므로 모두 다 고르게 날로 새롭게 변화하는 은택을 입고 있읍니다。바라옵건대、옛날의 땅을 되돌려 주시어 크신 은혜를 느끼게 하여 주십시오。

## 謝毁罷鴨江前面亭子表

守土瓚臣部慺襟而仰訴當陽琦聖傾聰鼈以俯從載荷寵矜采深感扞中謝伏念臣識非經遠寄重分條亮功殊乏於定缺率職空勤於肆險伏遇皇帝龍飛御極羽舞敷文巍化大同休論於表裏遠人感格遍至於熙寧但緣徃歲之間守邊之將跨臣弊境構以候亭遂致細民未獲樵蘇之便謾令隘域如懷侵削之憂是敢作貢封章式靳毁坼鳳檢特頒於俞旨雄藩寔奉以施行方聽吉音畢諧私願認乾臨於無外生兌說以積中報效罔由祝勤徒切

## 사훼파압강전면정자표

봉토를 지키고 있는 작은 신하가 있어 삼가 옷깃을 여미고 우러러 호소하였더니 제위(帝位)에 계신 위대하신 성인께서 귀를 기울여 저희들의 소망을 들어주셨으니 저희들은 천자의 사랑과 긍휼의 은혜를 입어 몹시 감격하고 있읍니다。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의 재주는 먼곳까지 다스릴 능력이 없어서 나누어 주신 조그만 땅을 지키고 있읍니다。제가 세운 공적을 살펴보니 (원문에 글자가 빠져있음)을 안정시키는데 있어 너무나도 미력하였고、제 나라를 지키는 임무를 수행함에 있어 부질없이 험난한 것만을 애써 일삼아왔읍니다。다행히 황제폐하께서 용이 되셔서 제위(帝位)에 등극하시어 우무(羽舞)(역자주 : (춤의 이름。문치(文治)를 상징함。)를 추어 문치(文治)를 선양

하고、교화를 드높이어 대동(大同)의 길로 인도하시어 (중국과 외국의) 표리(表裏)를 논하지 아니하시니 먼곳에 떨어진 백성들도 감격하여 모두 평화와 안락을 두루 누리고 있읍니다。다만 지난 해 변방을 지키는 장수가 신의 국경을 침범하여 정찰하는 정자를 짓는 일로 말미암아 나약한 백성들이 나무함에 있어 편리함을 잃었을 뿐만 아니라、이 협소한 나라로 하여금 혹시 국토를 침탈당하지나 않을까 하는 우려만 공연히 불러 일으켰읍니다。이런 연고로 감히 황제께 바치는 문서를 보내어 정자를 허물어트리고 (교통로를) 옛것을 기대하였던 것입니다。다행히도 황제께서 살펴보시고 특별히 윤허하는 교지(敎旨)를 반포하셨고、변방의 장수도 이 교지를 받들어 시행을 하였읍니다。이제 막 그와 같은 길(吉)한 소식을 들으니 이는 제 바램에 다 부합되는지라、이로 인하여 폐하께서 (내국·외국을) 구별함없이 다스린다는 것을 깨닫고、기쁨이 마음에 가득 쌓임을 느꼈읍니다。그 은혜를 갚고자 하나 길이 없고 다만 폐하의 만수무강을 빌뿐입니다。

故於往年托單介之經馳部數條之邊願然垂優詔止撤小亭猶瑩候以未蠲實農樵之爲慮十年老將及瓜之約難期一境疲民仰穀之情莫遂爭零血泣仰告聰聞雖再黷之彌兢盖羣情之所迫倘得諧願同慮貢忠伏乞睿慈矜藺爾之區示霈然之允復舊壤無遺隙地表昌朝不遠異方永令丕冒之中恪奉率賓之志

## 乞抽毁鴨江城橋弓口狀

右臣叨司候牧旣衆慮以胥同欲叶帝閽迺遐封而罔越是憑露奏妄觸霆威竊念當國肇自稱藩勤斯述職敢謂賜圻之內致興成壘之虞比及近來以圖深入展鋪形而籠野踰界限以峙郵疆削漸多堵安奚暇今所幸者鏡河啓聖寰宇流恩天下爲家方忻於廣運日中不彗恐失於良時

## 걸추훼압강성교궁구장

신이 외람되게 후목(侯牧)을 맡았사온지라 많은 사람들이 함께 근심을 하여 대궐에 나아가 저희 나라 사정을 호소하고자 하였으나 제 봉토가 먼 변방에 있어 갈 수가 없었읍니다。그리하여 사실을 드러내는 상주문에 의지하여 망령되이 황제폐하의 번갯불같은 위엄을 건드리게 되었읍니다。

그윽이 생각하건대、저희 나라가 번신(藩臣)이라고 칭한 그날로부터 맡은바대로 실행하였읍니다。그런데 보루(堡壘)가 세워지는 우려가 발생할 줄을 어찌 생각이나 하였겠읍니까? 근래에 들어서는 더욱 저의 국내에 깊이 들어올 것을 기도하여 이미 세워진 형세를 전개하여 들판을 차지하고、경계선을 넘어서 역정(驛亭)을 설치하여 저희 국토가 삭감됨이 점차로 많아지니 어느 겨를에 국경이 안정되겠읍니까? 그러나 요즈음 다행스러운 것은 황하의 물이 맑아서 성인을 내시니 천하에 그 은혜가 퍼지고 천하가 한 집같이 되니 한참 폐하의 시책이 넓게 퍼지기를 기대하고 있읍니다。그러나 해가 중천에 떠도 비추지 못하는 곳이 있

듯이 저희 나라가 좋은 시절에 혜택을 입지 못할까 두려웠던 고로 지난해에 사신 한 사람을 지름길로 보내여 몇가지 변방의 소원을 상주케 하였읍니다。 그리하여 은혜로운 조칙을 내리시었으나 작은 정자를 철거하는데 그치었고 정찰하고 경계하는 일을 중지하지 아니하였읍니다。 이는 참으로 농부와 나뭇군이 근심스러워하는 것이고、十년동안 변방을 지키는 늙은 장수가 교체의 시기가 되었어도 교체의 날을 기약하기가 어렵게 하는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그 경내의 피폐한 백성들은 가진 곡식을 가꾸려는 간절한 욕망을 이룰 수가 없으므로 누구나 할 것없이 피눈물을 흘리고 있으므로 이렇게 밝으신 폐하께 고하는 것입니다。 비록 두번째로 고하는 것이라 더욱 송구스러운 일이나 이는 대개 뭇백성들의 소망에 따라 어쩔 수없이 하는 것입니다。 만일 저희 소망이 이루어진다면 합심하여 충성을 바칠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스럽고 자애로우신 폐하께서 주먹만한 저희 나라를 긍휼히 여기시어 흔쾌하게 소원을 허락하는 윤허를 내리심으로써 저희 옛땅을 회복하게 하시되 한치의 땅도 빼놓지 마시어 번창하는 커 조정의 다른 나라에 대한 천선의 뜻을 드러내십시오。 그리하여 크게 혜택을 입은 저희 나라로 하여금 기리 폐하의 뜻을 받들어 따르고자 하는 소망을 이루게 하여 주십시오。

## 請停大雲大安兩寺工役奏

播種伊時雨澤愆期肆赦賑濟已遵旨施行惟大雲大安兩寺之役方興丁匠廢農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又況赦書云一切土木之役限三年停罷擧國欣欣皆感德音而竟不行之信者國之大寶不可棄也食言之謗恐由此起兩寺之役須俟農隙 麗史節要

## 청정대운대안양사공역주

시기에 맞추어 곡식을 파종하여야 하온대 비의 혜택이 시기를 여기었으므로 이에 백성들을 진휼하고 구제하는 일은 폐하(陛下)의 분부대로 이미 시행하였읍니다。 그런데 대운사(大雲寺)·대안사(大安寺) 두 절의 공사가 이제 시작하려 하므로 장정과 공인들이 농사를 지을 수가 없게 되었읍니다。 농부 한 사람이 밭을 갈지 아니하면 반드시 굶주리는 사람이 생기게 마련입니다。 그러니 봄·여름·가을에 해야할 일을 어떻게 결르게 할 수 있겠읍니까? 게다가 반포하신 글에 이르기를、「일체의 토목공사는 三년동안 중단한다」고 하셨으므로 온나라가 흔연히 모두 폐하의 말씀에 감격하고 있는 이때이온대 이를 시행하지 않는 결과가 됩니다。 믿음이란 나라의 큰 보물이므로 내팽개쳐서는 안되는 것입니다。 군주가 식언(食言)을 하였다는 비방이 이 일로 인하여 일어날까 우려되오니 두 절의 공사는 농한기를 기다려서 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여사집요(麗史輯要)〉)

# 畫像贊

文和公畫像贊

雙梅堂 李詹 撰

彩鳳儀世瑞雲呈色德惟和粹風範瀟落才煥天葩業闡淵學內潛孝源外砥忠節攘觚竺剡洪流碣石贊襄守成棟樑王國長夜初晰太白配月積善有徵世趾廉潔清標尚肅敬仰貽則

# 화상찬

문화공화상찬

쌍매당 이첨 지음

찬란한 鳳이 세상에 나온 듯。오색 구름이 빛을 나타낸 듯。평화로우며 순수한 인격이었고 높고 맑으신 풍채였다。재분은 선천적으로 높았고 공적은 깊은 학문에서 기인하였다。안에서는 효성이 지극하였고 나아가서는 충절이 철저하였다。불교의 학설을 배척함에 거센 물결을 막아내는 바위와 같았고 나라의 정치를 보좌함에는 보와 기둥처럼 든든하였다。긴긴 밤이 밝아오는데 샛별과 달빛이 함께 비치는 듯 하였다。선한 공덕을 쌓은 증거는 대대로 청백함을 계승하였다。맑으신 풍모 아직도 엄숙하여 우러러 볼 적마다 교훈을 준다。

重修畫像贊

雙梅堂 李詹 지음

於惟先生惟德之行胄子文憲世緒其昌敢盡忠言敬修臣職玉蘊山立東方是則丹青雖舊風彩惟新誰與修之孫有令人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日十代孫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關重修

嘉靖庚戌五月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都事趙應恭海州牧使鄭希弘祭文曰公惟善繼允矣直方聖學是崇膚教是攘揭鑑蕭梁鳳鳴朝陽若築大堤滔天是防責難守成啓沃有章克配親廟吾道之光

다시 모사한 화상찬

아아! 선생께서는 덕에 의거한 일만을 행하였다。文憲公의 맏아들로 그 훌륭한 업적을 대를 이었다。충직한 말씀을 극진히 올리어 신하로서의 직분을 공경히 닦았다。옥처럼 맑으셨고 산처럼 우뚝하셨다。우리나라에서는 공을 표준으로 본받았다。화상을 그린지는 오래 되었으나 풍모는 아직도 새로와 보인다。누가 다시 모사하였는가? 훌륭한 후손에서 이루어졌다。

永樂三年(朝鮮太宗五年—一四〇五) 乙酉春正月 日十代孫藝文館直提學知刑曹事關이 다시 모사함。

嘉靖庚戌(朝鮮明宗五年—一五五〇) 五月에 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都事趙應恭、海州牧使鄭希弘의 祭文

「公은 아버지의 업적을 잘 계승하였고 미덥게 충직함으로 임금을 섬겼다。聖人의 학문을 존숭하였고 불교를 배격하였다。『梁朝의 사실을 보고 징계하라』」

고 간한 말씀 鳳이 아침에 우는 듯 강직한 태도였다。내려 닥치는 홍수를 막아낸 큰 방죽과 같았다。『선대의 전통을 잘 지켜야 된다』고 임금에게 충고하여 나라에 더욱 빛을 발했다。어버님의 사당에 함께 제물을 받드는 것은 우리 道의 빛이옵니다。

# 傳記

## 文和公傳

公諱惟善文憲公冲之長子也天聖八年顯宗二十一年庚午四月赴簾前親試上謂侍臣曰華國文章花月亦與其試朕欲並試要其捷疾先放賦題君猶舟及賦畢就方寫乃署詩題御苑種仙桃公即應題直書名紙詩見家藏詩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遂擢乙科獨步第一名授七品入翰林苑翌年拜禮部員外郎掌制誥出補閣集文宗元年丁亥七月以御史雜端遷樞密院知奏事六年正月翰林學士七月拜刑部尚書九月拜知中樞院事如契丹吊喪會葬十年丙申王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其縣於陽川公諫曰昔唐太宗神聖英武數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僧創立寺觀遵述高祖之志益固王業史傳美之我太祖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順逆凡可以創造伽藍之地無所不爲後世嗣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以虧損至德今殿下承祖宗績累之功區內向成固宜節用而愛人能持盈守成以傳後嗣奈何營民財竭民力以供不急之費欲危邦本耶臣竊惑焉王優答曰卿言誠忠朕夙願己成不可回革異日侍御清燕上從容慰奬曰諫爭是忠從好佞公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出麗史公之啓沃類此雖虞夏之賡歌何以加此並出補閣集十五年八月判尚書禮部事十一月叅知政事權判翰林院事十二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九年王御文德殿覆試進士侍御史盧旦奏事忤旨王怒謂左右曰此非忠謇之臣命曳出脫欄將縛之公奏曰人臣有罪必付憲司乃彝憲也王怒稍止王以重陽節宴松嶽亭命羣臣賦詩覽公製稱奬不已賜尚乘馬二十一年公爲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是時文憲公年高尚無恙一日王賜國老宴公與弟尚書令扶以入侍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紫綬金章子及孫共陪鳩杖醉皇恩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曠代唯聞四人到一門今見兩公存家傳家宰猶爲罕世襲魁科最可尊幾日搢紳相藉藉今朝街路更喧喧聯翩功業流青史雖禿千毫不足言出補閣集二十二年正月判書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綏濟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年九月甲申丁文憲公憂二十五年正月守司徒太師上柱國二十七年拜門下侍中時西北面兵馬使奏內附蕃人都令多於皆等以三山村賊殺掠人物與定州郎將文選出擊有功請加恩賞公曰三山村賊元非犯境之寇今藩軍不因朝旨以酬私仇若加褒賞反增仇怨請勿從願王允之二十九年乙卯正月壬寅卒立朝四十六年謚文和公宣宗三年二月以龍頭配享文宗廟庭公繼世儒宗傳家相業匡輔兩朝人皆重之鄭中丞子厚敘雜書載公閨情詩云黃鳥曉啼愁裡雨綠楊晴弄望中春又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非但才華贍給足以知位極人臣也出補閣集

# 전기

## 문화공전

公은 이름은 惟善。文憲公 冲의 長子다 天聖八年(高麗顯宗二十一) 庚午 四月에 雜簾親試에 참가하였는데 王은 侍臣에게

「나라를 빛내는 文章에게는 꽃과 달도 이 시험에 참가하였구나。나는 빨리 짓는 재주까지 시험해 보겠다」

하고 먼저 賦의 題目으로 「임금은 배와 같다—君猶舟」를 내었다。賦가 거의 끝날 무렵 다시 詩의 題目으로 「임금의 정원에 仙桃를 심는다—御苑種仙桃」를 내었다。公은 題目이 나오자 마자 곧장 名紙에 썼다。(詩는 집안에 간직되어 내려온다) 詩와 賦가 모두 王의 마음에 만족하여 곧 御筆로 一等合格을 매기고 乙科獨步第一名으로 뽑아 七品官級을 주어 翰林苑에 들어갔다。다음해에 禮部員外郎이 되어 制誥를 맡았다。(補閑集에 依함) 文宗元年丁亥七月에 御史雜端에서 樞密院知奏事에 옮겼다。六年 正月에 翰林學士、七月에 刑部尚書、九月에 知中樞院事에 임명되어 契丹에 가서 吊喪하고 葬禮式에 참여하였다。十年 丙申에 王이 興王寺를 德水縣에 세우기 위하여 그 縣을 陽川으로 옮기려 하였다。公이 간하였다。

「옛적 唐太宗은 덕과 재능이 뛰어난 임금으로 수백년 이래로 그를 따를 임금이 없었읍니다。그는 백성이 승려로 들어가는 것과 절을 새로 세우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않고 高祖의 뜻을 따라서 王業을 더욱 튼튼히 하였으므로 역사에서 그를 칭찬하였읍니다。우리 太祖가 내리신 訓要에 『道詵國師가 國內山川의 順逆을 조사해서 절을 세울 만한 곳에는 모두 지어놓았으니 후세의 임금이나 公侯、貴戚、后妃、臣僚는 다투어 願刹을 세워서 땅의 기운을 손상하는 일을 해서는 안된다』하였읍니다。지금 殿下께서는 선대의 왕께서 쌓으신 공을 이어 받들어서 나라가 안정되어가는 이때에 경비를 절약하고 백성을 사랑하며 현실에 만족하고 이루어 놓은 전통을 지켜서 후손에게 전해야 할 것입니다。어찌하여 백성의 재물과 힘을 다하여 급하지 않은 경비에 충당해 가지고 나라의 근본을 위태롭게 하려 하십니까? 신은 잘못이라고 생각 합니다。」

왕은 좋은 말로 답하였다。

「경의 말은 정말 충성스럽다고 생각한다。다만 내가 평소부터 원하던 것이 이미 이루어졌으므로 이를 다시 고칠 도리가 없다。」

뒤에 淸燕閣에서 임금을 모시게 되었는데 왕은 조용히 좋은 말로 위로 하였다。

「임금의 잘못을 간하는 것이 충성이요 임금이 좋아하는 대로 추종하는 것은 아첨하는 것이야」

공은

「나라를 창건하며 전통을 세우는 일은 오히려 쉽지만

그 전통을 지켜 나가는 일이 더 어렵습니다。」

공이 임금에게 충고를 드리는 것이 대개 이러한 것이었으니 舜과 禹시대의 君臣 사이에 주고 받은 말들도 이보다 더 나을 것이 없다 하겠다。(이 항목은 모두 補閑集에 의거함) 十五年 八月에 判尙書禮部事、十一月에 叅知政事로 權判翰林院事、十二月에 中書侍郎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에 승진되었다。

十九年에 왕이 文德殿에 나 앉아서 進士에게 覆試를 실시하는데 侍御史 盧旦이 進言한 것이 왕의 비위에 거슬렸다。왕은 화를 내며 측근에게

「이 사람은 충직한 신하가 아니다。」

하며 끌어내어 관복을 베끼고 묶으라 하였다。공이 아뢰기를

「신하가 죄가 있으면 憲司에 회부하는 것이 정상적인 절차입니다。」

하여 왕의 노여움이 차츰 풀어졌다。

왕은 重陽節에 松嶽亭에서 연회를 베풀고 여러 신하들에게 詩를 짓게 했는데 공이 지은 것을 보고 칭찬을 그치지 아니하며 尙乘馬를 상으로 내렸다。

二十二年에 공은 中書令이고 아우 惟吉은 守司空으로 尙書令을 대행하였다。이때 文憲公은 나이가 많은데도 아직 건강하였다。하루는 왕이 나라의 元老에게 연회를 베푸는데 공과 아우인 尙書令이 부축하며 대궐에 들어가니 모든 사람은 매우 영광스러운 일이라 칭찬하였다。翰林學士 金行瓊이 詩를 지어 축하하였는데

「자주빛 印綬와 黃金빛 冠服을 갖춘 아들과 손자。함께 비둘기를 장식한 지팡이를 모시고 임금의 은혜 속에 술이 취했다。尙書令이 中書令을 모셨고 乙壯元이 甲壯元을 부축하였다。

역사에는 녯 노인이 왔다는 기록만이 전하는데 지금에 두 公이 계신 것을 직접 보았다。

한 집안에서 정승이 대를 잇는것도 드문 일이어니와 대대로 壯元을 독차지하는 것은 더욱 높은 영광이다。

며칠동안 朝臣들 사이에 칭송이 자자했는데 오늘 아침에는 길거리에서도 소문이 굉장하구나。

대를 이은 功業이 역사에 전할 것이니 천 자루의 붓이 다 달아 없어져도 이루다 축하를 드리지 못하리라」하였다。(補閑集에 의거함)

二十二年 正月에 判尙書 吏部事에 승진되고 推忠贊化廉靖綏濟功臣의 칭호를 주고 開府儀同三司의 爵位를 추가하였다。

이해 九月 甲申日에 文憲公의 喪事를 당하였다。

二十五年 正月에 守司徒 太師 上柱國에 오르고 二十七年에 門下侍中에 임명되었다。이때에 西北面兵馬使가 보고하기를

「우리에게 歸屬한 女眞土人인 都令 多於皆等이 三山村의 賊들이 사람과 家畜들을 살해하였다는 이유로 定州郎將 文選과 합세하여 賊을 공격하여 공을 세웠으니 그들에게 恩賞을 내려 주옵소서」

하였다。이에 대하여 공은

「三山村의 賊이란 것이 본시 國境을 넘어온 賊이 아닌데 지금 土人의 군대가 나라의 명령도 없이 私的인 원수를 갚은 것이니 만일 그들에게 賞을 준다면 도리어 감정과 원한을 증대시키는 결과가 될 것이니 그 요청을 들어주지 마옵소서」

왕은 그대로 따랐다。

二十九年乙卯 正月 壬寅日에 세상을 떠났다。조정에 잊은것이 四十六年간이였다。諡號를 文和公이라 하였다。

宣宗三年 二月에 壯元及第이였으므로 文宗의 廟庭에 配享되었다。公은 대대로 儒學의 스승이며 대를 이어 정승이 되어서 兩代의 王朝를 보좌하여 사람들이 모두 존중히 여겼다。

鄭敍(벼슬은 中丞、字는 子厚)의 「雜書에 公이 지은『閨情』詩가 실렸다。」

「비 소리에 마음이 어수선한데 꾀꼴이는 새벽에 울고、임 그리는 봄철에 푸른 버들은 개인 날씨를 희롱한다」

또 「빗(梳)」을 읊은 時에

「필요할 때에는 머리에 쓰는 것이、본시는 경대서랍 속에 간직해 두었던 것이 아닌가?」

이는 公의 재주가 넘치는 작품일 뿐 아니라 이것으로도 신하로서 최고의 지위에 오를 것을 점치기에 충분한 것이다。(補閑集에 의거함)

# 三世 文莊公 諱 惟吉

## 文莊公傳

文獻 韓國人의 族譜 海州崔氏 家藏

公諱惟吉號月溪又云清谷以文行清儉疾異端如仇讎德宗二年癸酉擢乙科第一官至推忠贊化康靜綏濟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太師守司空攝尚書令門下侍中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致仕宣宗十一年甲戌卒歷事三朝立朝五十九年諡文莊公配享宣宗廟庭

# 三世 문장공 휘 유길

## 문장공전

문헌 한국인의 족보 해주최씨 가장

공은 문헌공 최충의 둘째아들로 휘는 유길(惟吉) 호는 월계(月溪) 또는 청곡(清谷)이다 고려의 문신(文臣)으로 덕종二년계유(德宗二年癸酉—西紀一〇三三)에 을과 제일급제(乙科 號一及第)하여 벼슬이 호부상서(戶部尚書) 태자빈객(太子賓客) 상서우복야(尚書右僕射)를 거쳐 문종 三十一년 정사(文宗三十一年丁巳—一〇七七)에 수사공판삼사사(守司

空判三司事)가 되고 뒤에 수사공섭상서령(守司空攝尚書令)에 올랐다。 재상에 있으며 성품이 곧고 청검하며 충의보국하고 도(道)의 실현에 힘을 다하며 이단(異端)의 증오배격(憎惡背擊)하는일 여력을 경주했다。 선종十一년갑술(宣宗十一年甲戌—一〇九四)에 세상을 떠나니 정종 문종 선종 三대왕조(靖宗 文宗 宣宗 三代王朝)를 섬기며 입조 五十九年간 조정에서 벼슬하였다。 문장공(文莊公)이라 시호(諡號)하고 선종묘정(宣宗廟庭)에 배향(配享)되다。

高麗史云公以文行著世譽以清儉終有家庭之訓以忠義輔國論事清白任用賢能朝野望重

是時親老尚無恙王賜國老宴公與其兄文和公共陪扶文憲入侍而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獻賀曰紫綬金章子及孫共陪鳩杖醉皇恩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曠代唯聞四人到一門今見兩公存家傳冢宰猶爲罕世襲魁科最可尊幾日縉紳相藉藉今朝街路更喧喧聯翩功業流青史雖禿千毫不足言 滿朝庭稱讚不已 以親教文行清愼終于世而傳于家終始銘佩

고려사에 공은 문행(文行)으로 세상에 명성이 높았으며 청렴결백(清廉潔白)을 맹서하고 마침내는 가훈(家訓)으로 정하였고 충성(忠誠)과 절의(節義)로써 왕을 보필하고 정사(政事)를 논함에 청백하고 사람을 임용함에 현명(賢明)하고 능력(能力)이 있어 조정백관(朝庭百官)과 온 백성으로부터 명망이 더욱 컸다。

이때에 문헌공은 고령이나 오히려 무양(無恙)하시었다。 왕이 국로연(國老宴)을 베푸니 공이 그 형 유선(惟善)과 같이 문헌공을 모시고 입시하니 조정백관이나 온 세상에 칭송이 자자하다。 한림학사 김행경(翰林學士 金行瓊)이 즉석에서 즉흥시를 지어 축하하니 시왈(詩曰)

자수금장자급손 (紫綬金章子及孫)
공배구장취황은 (共陪鳩杖醉皇恩)
상서령시중서령 (尚書令侍中書令)
을장원부갑장원 (乙壯元扶甲壯元)
광대유문사인도 (曠代唯聞四人到)
일문금견양공존 (一門今見兩公存)
가전총재유위한 (家傳冢宰猶爲罕)
세습괴과최가존 (世襲魁科最可尊)
기일진신상자자 (幾日縉紳相藉藉)
금조가로갱훤훤 (今朝街路更喧喧)
연편공업유청사 (聯翩功業流青史)
수독천호부족언 (雖禿千毫不足言)

자주빛끈에 금빛수 놓은 관복은 아들과 손자에 이르고、
구장과 같이 모신 문헌공은 황은(왕의 은전)에 도취하였네
상서령(둘째아들 문장공 유길)이 중서령(문헌공)을 모시고
을장원(큰아들 문화공 유선)이 갑장원(문헌공)을 부축하였도다。
넓고 끝없는 세상에 오직 네사람이 오고(문헌공、문화공
문장공、손자사추)

한 가문에 지금 두 공작(公爵)이 있음을 본다。
집안에 큰 책상이 이어 계승하니 거성의 깃발이요。
대대로 이어 따는 장원급제가 가장 존귀하도다。
여러날동안 환관사대부 입에 감탄과 칭송이 자자하여 끝일줄 모르고、
오늘 아침 길 거리에는 온 백성들의 부러워하는 소리가 더욱 떠들석하네
잇따라 대를 이은 큰 공적은 청사에 펼쳐지니、
비록 천개의 붓이 몽당붓이 될지라도 못다 쓸지로다。
만조정에서 칭송이 끝일줄 모른다。
문헌공의 가르치신 문행과 청신을 시종일관하여 평생토록 성실히 행하고 세상을 떠날때는 가훈으로 아들 사양(思諒) 사추(思諏) 사묵(思默)에게 전하며 시종 가슴에 새겨 행하도록 하다。

주석(註釋 : 낱말의 뜻 풀이 및 유래)

家藏(가 장) 家門의 藏書로 전해옴。(家寶)
甲莊元(갑장원) 甲部第一及第
乙壯元(을장원) 乙部第一及第
國老宴(국로연) 德望이 높은 元老功臣을 위하여 王이 베푸는 큰 잔치
鳩杖(구 장) 늙은 元老功臣에게 下賜하던 지팡이 손잡이에 비둘기를 새겼음。
紫綬(자 수) 正三品堂上官이상의 관원이 차던 紫色의 관복끈

內史門下省(내사문하성)에 門下侍中—
中書門下省(중서문하성)에 中書令 —모두 從一品
尚書省(상서성)에 尚書令
後에 內史門下省을 中書門下省으로 改稱

## 四世 良平公 諱 思齊

### 遺事

補閑集曰文宗太康七年辛酉崔良平公思齊使入宋船上云天地何疆界山河自異同君毋謂宋遠回首一帆風陳補闕澕以書狀官入大金云西筆己蕭索北寨尚昏蒙坐待文明旦天東日欲紅崔有朝覲不遠千里之意陳以暮佐入朝稱北寨昏蒙非禮按太康遠洪基年號也

麗史曰公以文行名世

## 四世 양평공 휘 사제

### 유사

〈보한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문종(文宗) 태강(太康) 七년 신유(辛酉)에 양평공(良平公) 최사제(崔思齊) 공이 사신으로 송나라에 들어갔는

데 공은 배위에서 이러한 시를 지었다。

하늘과 땅은 누구의 영토인가?

산하(山河)는 절로 구별이 되는구나、

그때는 송나라로 가는 길이 멀다하지 말게나、

바람실은 돛단배 타고 되돌아 보면 다다를 테니까?

天地何疆界 山河自異同

君毋謂宋遠 回首一帆風

한편 보궐(補闕 : 고려의 관직이름。) 진화(陳澕 : 고려 고종(高宗)때의 시인 이규보(李奎報)와 함께 명성을 누렸다)는 서장관(書狀官)으로 금(金)나라에 들어갈 때 이러한 시를 썼다。

서쪽 중국은 이제 쓸쓸하게 쇠퇴하였고、

북쪽 오랑캐는 여전히 어둑한 미개의 상태로다。

이제 여기에 앉아 문명(文明)의 새아침을 기다리노라니

동쪽 하늘에 해가 밝아오네、

(西華已蕭索 北寨尚昏蒙)

(坐待文明旦 天東日欲紅)

양평공은 시에는 조회(朝會)하러 갈 때 천리를 멀다고 여기지 않는 뜻이 담겨있고、진화의 시에는 막료(幕僚)로서 조회하러 가면서 북쪽 오랑캐가 미개의 상태라고 말하였으니 이는 예가 아니다。」

〈고려사〉에 「양평공은 문장과 조행(操行)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을 떨쳤다」고 하였다。

## 遺藁

### 入宋船上

天地何疆界山河自異同君毋謂宋遠回首一帆風

## 유고

### 宋에 들어가면서 배 위에서

天地가 무슨 경계가 있으랴마는 산천이 저절로 구별이 된다。

그대여 宋나라가 멀다고 탓하지 말라。

고개를 돌려보니 한 돛배 바람결에 벌써 이르렀다。

### 古意

羲農去太忙天地何閑闊散髮臥清風一鳥沒空碧

## 고의(古意)

伏羲氏와 神農氏의 세대가 어쩌면 그렇게 빨리 갔는가?

天地는 언제 개벽이 되었는가?
머리를 흩날리며 맑은 바람 결에 누웠으니 푸른 하늘에
는 새 한마리의 그림자가 사라져 간다。

# 傳記

## 良平公傳

公諱思齊文和公惟善之子也傳家淸儉世濟其美至和元年文宗八年甲午登丙科及第第一名三十五年辛酉轉禮部尚書夏四月奉使入宋船上有詩曰天地何彊界山河自異同君毋謂宋遠回首一帆風出補閑集又古意詩曰羲農去太忙天地何開闢散髮臥淸風一鳥沒空碧十二月除右散騎常侍元祐三年宣宗五年戊辰三月轉中樞院事六年六月叅知政事七年二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年辛未判吏部事上柱國是歲之八月丁卯卒立朝三十八年諡良平公

# 전기

## 양평공전

公은 이름은 思齊、文和公 惟善의 아들로 청백하고 검소한 家風을 이어받았다。至和元年 高麗文宗八年(一〇五四)甲午에 丙科에 第一名으로 及第하였다。三十五年辛酉(一〇八一)에 禮部尚書에 轉任되어 夏四月에 宋에 사절로 갔었는데 배위에서 다음과 같은 詩를 지었다。

「天地가 무슨 경계가 있으랴만 山川이 저절로 같지 아니하다。그대여 宋나라가 멀다고 이르지말라。고개를 돌려보니 한 돛단배 바람결에 벌써 이르렀네」(補閑集에 의거함)

또 「古意」라는 제목의 詩

「伏羲와 神農의 세대가 어쩌면 그렇게 빨리 갔는가?
天地는 언제 개벽이 되었는가。머리를 흩날리며 맑은 바람결에 누워있으니 푸른 하늘에는 새 한마리의 그림자가 사라지네。

十二月에 右散騎常侍에 임명되었다。元祐元年 高麗宣宗五年(一〇八八)戊辰 三月에 中樞院事에 轉任、六年 六月에 叅知政事、七年 二月에 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年辛未에 判吏部事 上柱國에 올랐다。이해 八월 丁卯日에 별세했다。조정에서 벼슬한지 三十八年間 諡號는 良平公이다。

# 四世 康敬公 諱 思諒

## 康敬公傳

文獻 高麗史 韓國人의 族譜 海州崔氏 家藏

公字益甫高麗文臣年十八文科登第文宗丙辰工部侍郎謝恩使往宋宣宗元年甲子同知中樞院使知貢擧宣宗三年丙寅中樞院使叅知政

事兼西京留守使後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兼左僕射叅知政事得病辭退謚康敬公

## 四世 강경공 휘 사량

### 강경공전

공의 자는 익보(益甫)이고 문장공 유길(文莊公 惟吉)의 큰 아들이다。 고려문신(高麗文臣)으로 十八세때 문과(文科)에 급제(及第)하고 문종三十년병진(文宗三十年丙辰—西紀一〇七六)에 공부시랑(工部侍郎)으로서 사은사(謝恩使)가 되어 송(宋)나라에 다녀오고 선종원년갑자(宣宗元年甲子—一〇八四)에 동지중추원사(同知中樞院使) 지공거(知貢擧)를 겸했다。 선종三년병인(宣宗三年丙寅—一〇八六)에 중추원사(中樞院使) 참지정사 겸 서경유수사(叅知政事 兼 西京留守使)를 지내고 검교태자태사(檢校太子太師)로서 수국사(修國史)를 겸임(兼任) 좌복야 참지정사(左僕射 叅知政事)에 이르러 병(病)으로 사퇴했다。 시호(諡號)는 강경공(康敬公)이다。 치악산 암단(雉岳山 岩壇)에 배향(配享)하다。

麗史云公儀表端雅沈靜寡言秉國自持文衡名重一時學行晩年引疾乞退例給半俸駁其非王曰思諒累代元臣文章器識多異常倫豈拘恒例竟允及卒

王悼甚賜子洙等吊書官庇襄事

고려사에 공은 의표가 단정하고 침묵하며 평소에 말이없이 국사(國事)를 행하였다。 대제학(大提學)으로 학문도학에 명망(名望)이 높았으나 만년(晩年)에 병(病)으로 사퇴함에 나라에서 봉급의 절반을 하사하는 그 제도의 옳지 못함을 논박하니 왕이 이르되 사량(思諒)은 여러대에 걸쳐 원로중신문장(元老重臣文章)으로 그릇이 크고 식견과 경륜이 뛰어났도다。 어찌 제도에 구애가 되랴하고 마침내 윤허하다。 공이 세상을 떠나니 왕히 심히 애도하여 아들 수(洙)를 조위하고 비양사(庇襄事)를 내리었다。

주석(註釋：文衡(문형) 大提學을 일컬음)

## 四世 忠景公 諱 思諒

### 忠景公傳

文獻 高麗史 高麗史節要 海州崔氏 家藏

公字嘉言初諱思順高麗德宗三年甲戌生高麗學者崔冲之二男爲文莊公惟吉次子高麗文臣文宗十一年丁酉登丙科及第獨步第一年二十四肅宗朝輔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中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侍中攝尚書事同中書令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政堂文學上柱國內史令致仕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國候睿宗十年乙未壽八十二卒歷事五朝立朝四十九年謚忠景公配享肅宗廟庭

# 四世 충경공 휘 사추

충경공전

공의 자는 가언(嘉言) 초 휘는 사순(思順)이다。 고려덕종三년갑술(高麗德宗三年甲戌—西紀一〇三四)생으로 고려학자 최충(高麗學者 崔沖)의 둘째 아들인 문장공(文莊公 惟吉)의 차차로 태어나 고려의 문신(文臣)이다。

문종十一년정유(文宗十一年丁酉—一〇五七) 二十四세때 문과에 장원급제하여 내시성 내시가 되고 선종초(宣宗初)에 전중소감(殿中小監) 지상서호부사(知尚書戶部事)를 역임하고 선종五년무진(戊辰—一〇八八)에 예빈소경(禮賓少卿)으로 동지공거(同知貢擧)를 겸임한뒤 서경유수(西京留守)가 되었다。 헌종즉위갑술(獻宗即位甲戌—一〇九四)에 동지중추원사 좌산기상시(同知中樞院事 左散騎常侍)가 되고 二년을해(二年乙亥—一〇九五)에 이부상서 지추밀원사(吏部尚書 知樞密院事)를 거쳐 숙종즉위을해(肅宗即位乙亥—一〇九五)에 수사공추밀원사 한림학사 승지 이부상서 참지정사(守司空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 承旨 吏部尚書 叅知政事)가 되고 숙종三년무인(三年戊寅—一〇九八)에 태자태보(太子太保)가 되고 五년경진(五年庚辰—一一〇〇)에 문하시랑평장사(門下侍郎 平章事)를 역임하고 八년계미(八年癸未—一一〇三)에 반역도모(叛逆圖謀)한 대장군 고문익(大將軍高文益)등을 잡아 귀양보내고 그 공으로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에 승진 보정공신(輔正功臣)이 되다。 예종(睿宗)때 수태사 중서령(守太師 中書令)에 이르러 치사(致仕)했다。 이자겸(李資謙) 문공미(文公美) 유인기(柳仁著)등이 사위로서 권세를 누렸고 자겸(資謙)의 딸이 예종왕비 순덕왕후(睿宗王妃 順德王后)가 되어 태자(太子 : 仁宗)를 낳자 추성봉국공신(推誠奉國功臣)에 대령군 개국후(大寧郡 開國侯)가 되었다。 예종十년을미(睿宗十年乙未—一一一五)에 五대왕조(五代王朝)에서 四九년간 벼슬하고 수(壽) 八十二에 세상을 떠난뒤 숙종묘정(肅宗廟庭)에 배향(配享)하고 시호는 충경공(忠景公)이다。

麗史云公以累代元臣文章博學多聞勤謹公廉王召入內侍省公不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誠終始不替

高麗史 抄二

公以老三上表乞骸骨魏繼延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軍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國政奈何 時王曲宴壽春宮召公赴宴公即入侍王親酌酬之更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其政朕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
王許之特加爵賞賜詔書制牀茶藥衣服鞍馬等以示優恩

고려사에 공은 여러대에 걸쳐 으뜸가는 신하로서 넓은 학문과 아는것이 많으며 매우 부지런하고 정성스러우며 공평무사(公平無私)하고 겸손하여 왕이 내시성에 등용함에 사람들에게 문벌이나 지위로서 교만함이 전연없도다。 조정에서 四十여년 벼슬하는 동안에 사소한 실수도 없었으며 재상이되어 많은 정사를 행함에 옛제도 문물을 경솔하게 개정하지 않으며 찾아오는 문인자제들에게 항상 임금 섬기는 법도를 교훈하며 사사로운 말은하지 않도다。 벼슬을 사퇴하고 집에 안거하여서도 나라를 염려하는 충성심은 시종일관 변함이 없었다。

고려사 초二

또 고려사에 이르기를 공이 노경에 세번이나 사퇴를 상주하니 위계연왈(魏繼延曰) 최공이 벼슬에 있으므로 우리는 태산북두칠성(泰山北斗七星)과 같이 높이 우러러 군국대사(軍國大事)를 한결같이 의론하여 왔는데 이제 경험과 두루 잘아시는 공께서 사퇴하시면 국정(國政)을 어찌 하오리까 하다。

왕이 곡연(曲宴)을 수춘궁(壽春宮)에 베풀고 공을 청하니 공이 입시(入侍)함에 왕이 친히 잔에 술을부어 공의 손을 잡고 짐(朕)은 어질고 훌륭한 중신(重臣)의 사퇴를 차마 드려주고 싶지 않도다。 공이 대왈(對曰) 七十에 치사(致仕)는 예(禮)로다。 신은 八十늙은이라 국가에 무익하니 뜻을 도리킬 것을 원하니、 왕이 윤허(允許)하고 벼슬을 올리고 조서를 내리어 첩지를 만들어 차(茶) 약(藥) 의복(衣服)과 안장을 갖춘말을 하사하여 넉넉한 은총(恩寵)을 베푸다。

공은 학문 덕행과 청렴 결백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이 떨쳤다。 허심을 버리고 검소를 가훈으로 정하여 대대로 전하여 행하게하고 예종十년을미(睿宗十年乙未一一一五)에 수八十二(壽八十二)로 세상을 떠나시는 동안 조정 벼슬 四十九년에 五대왕을 섬기었다。

주석(註釋)：

曲宴(곡연) 王이 元老功臣을 위하여 베푸는 작은 잔치

吏部(이부) 고려때는 이부(吏部) 병부(兵部)등으로 이조때는 이조(吏曹) 병조(兵曹)등으로 사용

# 五世翰林學士諱淪

## 年譜

字 官贈三重大匡太師門下侍中判吏部事監修國史行榮祿大夫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監修國史

宋神宗元豊七年高麗宣宗元年甲子五月壬戌登丙科及第高旻翼榜下也同知中樞院事崔思諒吏部侍郎金上琦知貢擧

八年高麗宣宗二年乙丑○宋神宗崩子煦立

宋哲宗元祐元年高麗宣宗三年丙寅

二年高麗宣宗四年丁卯○三年高麗宣宗五年戊辰○四年高麗宣宗六年己巳

五年高麗宣宗七年庚午○六年高麗宣宗八年辛未○七年高麗宣宗九年壬申

八年高麗宣宗十年癸酉

紹聖改元年高麗宣宗十一年甲戌○高麗宣宗薨太子昱即位是爲獻宗

二年高麗獻宗元年乙亥○高麗獻宗幼冲不能聽政禪位于叔父熙是爲肅宗後二年獻宗薨

三年高麗肅宗元年丙子○四年高麗肅宗二年丁丑

元符改元年高麗肅宗三年戊寅○二年高麗肅宗四年己卯

三年高麗肅宗五年庚辰○宋哲宗崩弟佶立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高麗肅宗六年辛巳

崇寧改元年高麗肅宗七年壬午○二年高麗肅宗八年癸未

三年高麗肅宗九年甲申○四年高麗肅宗十年乙酉○高麗肅宗薨太子俁即位是爲睿宗

五年高麗睿宗元年丙戌

大觀改元年高麗睿宗二年丁亥○二年高麗睿宗三年戊子

三年高麗睿宗四年己丑○四年高麗睿宗五年庚寅

政和改元年高麗睿宗六年辛卯○二年高麗睿宗七年壬辰

三年高麗睿宗八年癸巳○四年高麗睿宗九年甲午○五年高麗睿宗十年乙未

六年高麗睿宗十一年丙申四月甲子朔王至西京置酒大同江扈駕諸宰樞侍臣西京留守分司三品以上侍宴風日清和王悅憚典侍臣唱和時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宴公以知制誥從行上書切諫疏辭見下於是上優納之有一詞臣乘隙入奏曰淪之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淪短於詩不樂與人唱和故有此言王怒左遷公爲春州府使公方上道和人贈別詩云云詩見下王聞其詩召還

七年麗睿宗十二年丁酉

重和改元年麗睿宗十三年戊戌○宣和改元年麗睿宗十四年己亥

二年麗睿宗十五年庚子○三年麗睿宗十六年辛丑

四年麗睿宗十七年壬寅○高麗睿宗薨太子楷即位是爲仁宗

五年高麗仁宗元年癸卯○六年高麗仁宗二年甲辰

七年高麗仁宗三年乙巳○宋徽宗以金亂禪位于子桓欽宗立是歲遂亡

宋欽宗靖康元年高麗仁宗四年丙午○是歲金人冠宋至汴京徽宗出奔

宋高宗建炎元年高麗仁宗五年丁未○是歲宋徽宋欽宗北狩徽宗第九子高宗即位南京都臨安

二年高麗仁宗六年戊申○三年高麗仁宗七年己酉○四年高麗仁宗八年庚戌

紹興改元年高麗仁宗九年辛亥○二年高麗仁宗十年壬子

三年高麗仁宗十一年癸丑○四年高麗仁宗十二年甲寅

五年高麗仁宗十三年乙卯○六年高麗仁宗十四年丙辰

七年高麗仁宗十五年丁巳

八年高麗仁宗十六年戊午○九年高麗仁宗十七年己未

十年高麗仁宗十八年庚申五月季子允仁中進士及第

公降世年月及考終歷官年月不可攷故年譜略之

公累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監修國史以長子英烈公允儀貴贈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吏部事公有二子長允儀英烈公次允仁監察御史

尚書公已上不錄妣位蓋世代甚遠文獻無徵故也

## 遺事

徐居正麗史論曰睿宗好文藻所性然也其幸西都日與詞臣唱酬殷樂尤甚崔淪之疏正中膏盲王宜稍自省悟也而聽小人膚受之愬反見

疎外何也盖王之於詞藻淫癖已深於臣之忠佞言之是非曹然不辨若此惜哉

## 유사

서거정(徐居正)의 고려사(高麗史)에 대한 사론(史論)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예종(睿宗)이 문사(文辭)를 좋아하는 것은 본성에서 나온 것이다。예종이 서도(西都：(平壤))에 행차하였을 때 날마다 문사를 담당한 신하들과 더불어 창수(唱酬)하면서 쾌락을 즐김이 더욱 심하였다。최약(崔瀹)의 소(疏)는 바로 그러한 병폐의 핵심을 찌른 것이니 왕은 마땅히 적으나마 반성하여 잘못을 깨달았어야 했다。그런데 도리어 소인배의 아첨하는 말을 들어서 반대로 최약을 소원하게 대하였으니 이는 무엇에 연유한 것인가? 생각컨대、예종의 문사에 대한 고질적 애호가 지나치게 심하였던 까닭에 신하의 충성과 아첨、말의 옳고 그름에 대하여 몽매하게 분별하지 못함이 이 지경에 이르렀던 것이니 슬픈 일이다。」

## 遺藁

### 左遷春州和人贈別詩 七律

吾家世受聖朝恩　欲繼忠淸不墮門　但把螢輝增聖日
敢將蠡測議詞源　自慚風月無功業　回望雲霄已夢魂
駭汗未收還感淚　謫來猶得駕朱轓

## 유고

### 春州로 좌천되면서

우리 집안은 대대로 나라의 은혜를 받아왔다。나는 충성과 청렴함을 계승하여 家門을 더럽히지 않으려 하였다。작은 정성이나마 임금의 지혜에 보탬이 되기를 바랄 뿐이였지 어찌 좁은 소견으로 文學을 평가하려 했겠는가?

바람과 달을 읊조리는 것이 功業에 도움이 되지 못할 것을 부끄럽게 여겼던 것인데 이제 임금 계신 곳을 돌아다보니 벌써 아득한 꿈이 되고 말았구나。

두려워서 흐르는 땀이 미쳐 식기 전에 오히려 감격의 눈물이 흐르나니 귀양가는 길인데도 도리어 地方官이라는 영

광을 갖고가네。

諫睿宗尚詞賦疏畧

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諍臣奏曰詩人多輕薄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諮諏政理化民成俗之無暇也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哀之淳正耶

간예종상사부소략

옛날 당(唐)나라의 문종(文宗)이 시학사(詩學士)라는 관직을 설치하려고 하자 간쟁(諫諍)을 하는 신하가 말하기를 「시인중에는 경박한 사람이 많고 이치를 이해함에 잊어서는 몽매합니다。만약에 그들이 폐하의 고문(顧問)에 응하는 자리에 처하게 된다면 폐하의 판단력을 흐리게 하지 않을까 우려됩니다。」라고 하자 문종이 이에 계획을 중지하였읍니다。제왕은 마땅히 경술(經術)을 좋아하여야 하며 날마다 유생들과 더불어 경사(經史)를 토론하며 정리(政理)에 대한 자문을 구하여야 하니 백성을 교화하고 좋은 풍속을 만듦에 쉴 겨를이 없을 것입니다。그런데 어떻게 어린 아이들의 꾸미고 새기는 장난을 일삼으려 할 시간이 있을 것이며、경박한 문사를 담당한 신하와 음풍농월(吟風弄月)함으로써 순정(淳正)한 폐하의 마음을 손상시켜야 되겠읍니까?

傳記

翰林學士公傳

公諱淪良平公思齊之子也元豊七年宣宗元年甲子登丙科及第睿宗朝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宴常幸西京置酒大同江與侍臣酬唱公亦以知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諍臣奏曰詩人多輕薄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諮諏政理化民成俗之無暇也安有事童子之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哀之淳正耶於是上優納之有一詞臣乘隙入奏曰淪之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是何人淪短於詩不樂與人唱和故有此言王怒左遷爲春州府使公方上道和人贈別詩云吾家世受聖朝恩欲繼忠清不墮門但把螢輝增聖日敢將蠡測議詞源自慙風月無功業回望雲霄已夢魂駭汗未收還感淚謫來猶得駕朱轓出補閑集王聞其詩召還與再從左僕射司空太子少保湊等布列顯要故湊之除司空尚書左僕射敎書有曰世講八元之美家傳萬石之風云後官至榮祿大夫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有二子長允儀英烈公次允仁監察御史

# 전기

## 학림학사공전

公의 이름은 약(淪) 良平公 思齊의 아들이다。 元豊七年 高麗宣宗一年(一〇八四)甲子에 丙科에 及第하였다。 睿宗朝에 나라에 일이 없어 왕은 글짓기를 숭상하며 연회를 벌리기를 좋아하였다。 한번은 西京에 가서 大同江에 술자리를 차리고 侍臣들과 詩를 짓고 있었다。 公도 知制誥로 따라갔었는데 글원을 올려서 간하였다。

「옛적에 唐나라 文宗이 詩學士의 제도를 설치하려 했더니 諫官이 아뢰기를 『詩人이란 대부분 경박하며 학술에는 어둡습니다。 만일 그들의 자문을 받으면 잘못되는 일이 많을 것입니다』 하여 文宗은 마침내 중지하고 말았읍니다。 임금은 학술을 중요시하고 날마다 학자들과 經學과 역사를 토론하며 정치문제를 논의하여 백성을 감화시키며 훌륭한 전통을 쌓아 올리기에 여념이 없어야 할 터인데 어찌하여 어린이 공부하는 詩 같은 것을 일삼으며 자주 경박한 文臣들과 바람과 달을 읊조리는 일을 계속하여 순수한 정신을 어지럽히려 드십니까?」

이리하여 王은 좋게 받아들였는데 어떤 文臣이 기회를 타서 들어와

「淪이 말하는 학자들이라는 것이 臣들을 제외하고 따로 어떤 사람이 있겠읍니까? 淪이 詩를 잘 짓지 못하기 때문에 다른 사람들과 詩 잘 짓지 못하기 때문에 다른 사람들과 詩 짓는데 취미가 없어서 이런 말씀을 드린 것입니다。」

王은 노하여 곧 公을 春州府使에 좌천시켰다。 公은 부임길을 오를때 자기를 전송하기 위하여 지어준 詩에 대하여 다음과 같이 詩를 지어 화답하였다。

「우리 집안은 대대로 나라의 은혜를 받아왔다。 나는 충성과 청백함을 계승하여 家門을 더럽히지 않고자 하였다。 작은 정성으로 임금의 지혜에 보탬이 있기를 바랄 뿐이었지 어찌 짧은 소견으로 文學을 비평하려 한것이었겠는가? 바람과 달을 읊조리는 것으로 功業에 도움이 되지 못한 것을 부끄럽게 여겼던 것인데 임금 계신 곳을 돌아다보니 벌써 아득한 꿈이 되고 말았다。 두려워서 흐르는 땀이 미쳐 식기 전에 오히려 감격의 눈물이 흐른다。 그것은 귀양길에 오르면서도 地方官의 영광을 안고 가는 나의 몸이기 때문이다。」(補閑集에 의거함)

王은 그의 詩를 듣고 다시 불러들여서 公의 再從인 左僕射 司空 太子小保인 湊등과 要職에 앉게 하였다。 그러므로 湊를 司空 尚書左僕射에 임명할 때의 敎書에

「대대로 入元과 같은 훌륭한 전통을 가졌고 집안은 萬石君(石奮)의 家風을 전했다。」

뒤에 벼슬이 榮祿大夫 禮部尚書 翰林學士에 이르렀다。 아

들이 둘인데 長男 允儀는 英烈公이고 次男 允仁은 監察御史다。

# 六世 御史公 諱 允仁

## 年譜

字 官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行中正大夫監察御史按家牒云公諱允偁舊諱允仁而司宰令公夫人宋氏戶口書以允仁當從戶口

宋高宗紹興十年高麗仁宗十八年 庚申五月戊戌中進士及第彭希密榜下也

知樞密院事李之氏國子祭酒林光知貢擧

十一年高麗仁宗十九年 金熙宗亶皇統元年辛酉○金年號 高麗用

十二年高麗仁宗二十年 金皇統二年 壬戌

十三年麗仁宗二十一年 金皇統三年 癸亥

十四年麗仁宗二十二年 金皇統四年 甲子

十五年麗仁宗二十三年 金皇統五年 乙丑

十六年麗仁宗二十四年 金皇統六年 丙寅○高麗仁宗薨毅宗即位

十七年麗毅宗元年 金皇統七年丁卯○十八年麗毅宗二年 金皇統八年戊辰

十九年麗毅宗三年 金天德元年己巳○二十年麗毅宗四年 金天德二年庚午

二十一年麗毅宗五年 金天德三年辛未○二十二年麗毅宗六年 金天德四年壬申

二十三年麗毅宗七年 金貞元元年癸酉○二十四年麗毅宗八年 金貞元二年甲戌

二十五年麗毅宗九年 金貞元三年乙亥○二十六年麗毅宗十年 金正隆元年丙子

二十七年麗毅宗十一年 金正隆二年丁丑

二十八年麗毅宗十二年 金正隆三年戊寅

二十九年麗毅宗十三年 金正隆四年己卯

三十年麗毅宗十四年 金正隆五年庚辰

三十一年麗毅宗十五年 金世宗雍大定元年辛巳○是藏金主亮南侵宋至淮南金人立雍爲帝

三十二年麗毅宗十六年 金大定二年壬午○宋高宗傳位于子昚孝宗立

宋孝宗隆興元年麗毅定十七年 金大定三年癸未

公歷官考終當在以上年而文獻無徵不可攷

公累官至監察御史以僕射公貴贈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有一子

敏尚書左僕射

配贈安東府夫人權氏籍安東父翰林學士兼寶文閣學士知制誥適按學士睿宗時人入宋朝中制科甲科隨李資諒還國宋徽宗賜御製手札褒送詩篇多見文清公補閑集非權溥孫適也

## 遺事

補閑集曰皇龍寺兩花門是古仙徒所創風物荒凉過者無不感傷學士崔宗旦乘使軺過是門見進士崔鴻賓留題古樹鳴朔吹微波漾殘暉徘徊想前事不覺淚霑衣胡瞿然驚曰眞不世才也及復命上問東都遺事遂奏此詩以爲驚皇祖以綉衣巡北塞曰龍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其淡古無痕跡與崔詩同彼崔詩感歎今昔故情思多此詩閔吟邊塞故風力壯按家藏曰補閑集有皇祖所著散句而未詳某代云謹考補閑

書例文憲文和良平公三世皆稱某諡公某至禮部尚書公稱曾王父某御史公皆稱皇祖如巡北塞詩曰皇祖以綉衣巡塞和金樞密和玉梅及上金文烈公西征詩皆曰皇祖據此書例其爲御史公所作無疑且此集編輯起於麗初下逮文清公時而次以世代先後有倫凡稱皇祖詩句皆次於良平尚書公後尤爲明證其他權公適只稱權學士適金公瑞廷皆稱外王父禮卿書例甚的故稱皇祖詩皆係於御史公詩云爾

李學士梅花云青帝含情玉作花素衣眞箇在施家幾教醉尉昏昏眼錯認林中縞袂斜皇祖和金樞密玉梅云姑射氷膚雪作衣香唇曉露吸珠璣應嫌俗藥春紅染欲向瑤臺駕鶴飛梅花二首用事雖異皆取色言

有一好事者集聲律七字聯評之第其上下屬予觀其所評尚有可取新警如文順公萬日寺樓云度了幾人舟自泛嘆殘孤虎鳥猶鳴含蓄如皇祖北山寺云墮檻松聲清刮夜倚空山骨冷磨秋飄逸如陳補闕江上云風吹釣叟帆邊雨山染沙鷗影外秋清遠如皇祖北山聖居寺云別洞白雲欹枕送到山明月捲簾迎皆一骨也俊壯如皇祖上文烈公西征云一聲鼓角青山裂萬里旌旗白日濛掃盡河山還聖主洗回風月付詩翁三鰲山峻忠誠壯五鳳樓高國手雄文順公占韻賦晋康公第蟠松云乾坤摠入吹噓内草木猶榮顧眄前崔承制宗藩登高望長安云十川蛇繞平章洞三峴龍蟠學士家此五聯皆一骨也上文烈公三聯最爲清雄

皇祖云氷廳掛鏡容寒士霜署提綱激暖卿假用官名文順公云墮車醉者只全酒把甕丈人寧有機用古人語皇祖云薄宦一生誰得鹿故人千里子知魚借用古人語得鹿之語非指薄宦知魚之説不關故人此皆借用文順公云世味殘深曾染指人生得失已忌蹄染指借用古人事與上知魚借用語同忌蹄借用古人語詩家貴借用然用之不工則意反而語生

皇祖九月二十五日夜月云已將凉扇藏秋篋漸見寒鉤掛曉簾体物精妙文順公再三和李需詠白云笏光朝未退窓色醉方醒亦爲奇警

康日用御試占韻賦雪云聲逐漁簑歸渭浦迹隨僧杖入天台此押強韻甚工

皇祖初入金閨奉使江南留題曰雲霄茅下纔連茹原隰蓬間忽斷根詩人以爲與杜子美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按公學名世而遺馥剩藻湮沒無傳一二詩句散入於文清公補閑集且以文金壯元之岱賀文清公狀云紅牋七世祖文章孫文章此亦可徵

## 유사

〈보한집〉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황룡사(皇龍寺) 우화문(雨花門)은 옛날의 선도(仙徒)들이 창건한 건물로서 그 풍물이 황량하였으므로 그곳을 지나가는 사람들은 감상에 젖지 아니하는 자가 없었다。학사(學士) 호종단(胡宗旦)이 사신이 타는 수레를 타고서 이 문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그는 진사 최홍빈(崔鴻賓)이 떠나면서 남겨놓은 시를 보게 되었다。

옛 나무는 북풍에 울고、
잔잔한 물결은 낙조(落照)에 하늘거리네、
옛일을 추억하며 배회하노라니
어느새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시네、

(古樹鳴朔吹　微波漾殘暉)
(徘徊想前事　不覺淚霑衣)

호종단은 이 시를 보고 깜짝 놀라서 「이는 참으로 세

상에 드문 재주이다」라고 하였다。그가 개경에 돌아와 왕께 보고를 올렸는데 왕이 그에게 동도(東都)의 유사(遺事)에 대하여 묻자 그는 이 시를 보여 드리고 경책(警策)이라고 칭찬하였다。

나의 조부께서 어사로서 북쪽 변새를 순찰하실 적에 시를 지으셨다。

오랑캐의 성위에는 가을해가 담담하게 비추고、
옛 수자리에는 허연 안개가 가로 떠있네、
변방만리에 전투가 없고보니、
오랑캐들도 태평이라 치하를 하네、
(龍城秋日淡 古戍白烟橫)
(萬里無金革 胡兒賀太平)

이 시의 담박하고 옛스러우며、조탁하려고 애쓴 흔적이 없음은 최홍빈의 시와 같다。저 최홍빈의 시는 금석지감(今昔之感)을 노래한 것이기에 정사(情思)가 넘치고 조부의 시는 변새의 한가로움을 읊은 것이기에 풍력(風力)이 웅장하다。(집안에 전해오는 기록에 이르기를、「〈보한집〉에 조부가 지은 散句들이 발견되는데 어느 대(代)의 것인지 자세히 알 수가 없다。」고 하였다。삼가〈보한집의〉서례(書例)를 살펴보면、문헌공・문화공・양평공 삼세(三世)에 대해서는 모두「모(某) 시호(諡號) 공(公) 모(某)」라 칭하고 있으나 예부상서공(禮部尚書公)에 대해서만은 증왕보(曾王父) 모(某)라 칭하고 있으며、어사공(御史公)에 대해서는 모두 황조(皇祖)라 칭하고 있다。예를 들자면、북쪽 변방을 순찰할 때 지은 시를 소개할 때「황조(皇祖)께서 어사(御史)로 변새지방을 순찰하실 때……」라 하고 있고、김추밀(金樞密)에 화답하여 옥매(玉梅)를 읊은 시를 소개할 때나 김문열공(金文烈公)이 서경(西京)을 토벌하러 갈 때 바친 시를 소개할 때 모두「황조(皇祖)」라 칭하고 있다。이러한 서례(書例)에 의거하여 이 시가 어사공의 작품임이 틀림없다。다른 한 편으로 이〈보한집〉의 편집은 고려초에서 시작하여 문청공의 시대까지의 일을 다루고 있고、다시 시대의 선후로 질서를 잡고 있다。무릇 황조(皇祖)의 싯귀라고 칭한 것은 모두 양평공과 예부상서공의 뒤에 소개되어 있음이 더욱 명백한 증거이다。기타 권공적(權公適)에 대해서는 다만 학사(學士) 권적(權適)이라 칭하고、김공서정(金公瑞廷)에 대해서는 모두 외왕보예경(外王父禮卿)이라 칭하고 있으니 그 서례가 몹시 정확하다。그러므로 황조의 시라고 칭한 것은 모두 어사공의 시로 편입시킨다。

학사(學士) 이인로(李仁老)의 매화를 읊은 시는 이렇다。

봄의 신이 정을 품어 옥으로 꽃을 만드니、
흰옷은 참으로 서시(西施)의 집에 펼쳐진듯、
그 몇 번이던가? 취한 위(尉)의 흐릿흐릿한 눈으로 하여금、
숲가운데 흰 옷깃이 나부끼는 것처럼 착각하게 만든 것이、
(靑帝含情玉作花 素衣眞箇在施家)
(幾敎醉尉昏昏眼 錯認林中縞袂斜)

황조(皇祖)께서는 추밀(樞密) 김인경(金仁鏡)의 옥매(玉梅)를 읊은 시에 이렇게 화답하시었다。

고야산(姑射山) 선인(仙人)의 하얀 피부처럼(역자주 : 〈장자(莊子)〉에 이르기를、고야산에는 신선이 사는데 그 살결이 눈과 같이 희고 아름답기는 처녀와 같다고 하였다。) 눈으로 옷을 만들어 입고서、

향내나는 입술은 새벽이슬을 머금으니 구슬을 삼킨듯하네、

분명 속된 꽃들이 봄에 붉게 물듦이 싫어서、

요대(瑤臺)(역자주 : 신선이 산다는 상상의 장소。)로 가려고、 학을 타고 날아가기도 하는듯하네、

(姑射氷膚雪作衣 香唇曉露吸珠璣)

(應嫌俗藥春紅染 欲向瑤臺駕鶴飛)

매화를 읊은 이 두 수의 시는 용사(用事)는 비록 다른 것을 사용하였으나 모두 색깔에 촛점을 두어 읊고 있다。

어떤 호사가 한 사람이 있어 성률(聲律) 칠언시(七言詩) 연구(聯句)를 모아 평론하고、 그 상하의 우열을 가렸다。 그리고 나(역자주 : 문청공(文淸公)을 가리킴)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부탁하였다。(역자주 : 이하 부탁하는 말은 원문에 빠져 있으나 현행 〈보한집〉에 의거하여 기워 넣는다。)

「웅심(雄深)하고 기묘(奇妙)하고、 고아(古雅)하고 굉원(宏遠)한 저와 같은 싯귀는 반드시 반복해서 자세하게 고찰하여 오래도록 읽은 다음에야 그 맛을 느낄 수가 있소、 그렇기 때문에 배우는 사람들이 그러한 시를 좋아하지 아니하니 두보(杜甫)의 시가 바로 그러한 부류이오、 지금 편집한 약간의 연구는 모두 한번 보면 곧 재미를 느낄 수 있는 시들로써 〈보한집〉의 한 자료가 될 수 있을 것이오、 그러니 그대가 이를 후편(後編)에 수록하기 바라오。」

이에 내가 그가 평한 것을보니 취할만한 것이 많았다。

(이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한다。)

신경(新瑩)한 싯귀로는 문순공(文順公) 이규보(李奎報)의 「만일사루(萬日寺樓)」를 들 수 있으니 그 시는、

몇 사람이나 건네고 났을까? 배만 절로 떠있고、

외로운 범에게 무슨 소리를 지저귀어댄 새들은 여전히 우네、

(度了幾人舟自泛 噪殘孤虎鳥猶鳴)

이다。

청초(淸峭)(원문에는 「함축(含蓄)」이라고 되어있으나 〈보한집〉에 의거하면 청초(淸峭)가 잘못 기재된 것이다。)한 싯귀로는 황조(皇祖)께서 지으신 「북산사(北山寺)」를 들 수 있으니 그 시는、

난간에 지는 솔바람소리의 맑음은 밤을 깨끗히 씻어내고

허공에 기대선 산 골격의 싸늘함은 가을을 갈아대네、

(墮檻松聲淸刮夜 倚空山骨冷磨秋)

이다。

표일(飄逸)한 싯귀로는 보궐(補闕) 진화(陳澕)의 「강상(江上)」이라는 시를 들 수 있으니 그 시는、

바람은 낚시하는 늙은이의 돛단배위에 비를 몰아오고、

산은 모랫벌 갈매기 그림자 너머로 가을을 물들이네、

(風吹釣叟帆邊雨　山染沙鴟影外秋)

이다。

청원(淸遠)한 품격의 시로는 황조(皇祖)께서 지으신 「북산성거사(北山聖居寺)」를 들 수 있으니 그 시는、

골짜기를 떠나는 흰 구름은 베개에 기대어 보내고、
산에 떠오르는 밝은 달은 발을 걷어 맞이하네、

(別洞白雲欹枕送　到山明月捲簾迎)

이다。이들 연구는 모두 같은 기골(氣骨)을 가지고 있다。

교장(佼壯)한 품격의 시로는 황조께서 문열공(文烈公) 김부식(金富軾)의 「서정(西征)」시를 들 수 있으니 그 시는、

고각(鼓角)소리 한번 울리자 푸른 산이 갈라지는 듯하고
만리에 늘어선 깃발에 흰 해도 가리웠다네、

산하의 도적은 소탕하여 성주(聖主)에게 돌려주고、
풍월(風月)은 깨끗하게 씻어서 시인에게 돌려주시오。

삼신산(三神山)이 높듯이 공의 충성은 장하기도 하고、
오봉루(五鳳樓)가 높듯이 공의 병술(兵術)은 뛰어나다네

(一聲鼓角靑山裂　萬里旌旗白日濛
掃盡河山還聖主　洗回風月付詩翁
三黜山峻忠誠壯　五鳳樓高國手雄)

이다。

문순공 이규보의 「점운부진강공제반송(占韻賦晋康公第蟠松)」의 시는、

하늘과 땅의 만물이 모두 진강공(晋康公：崔怡)의 입김속에 들어오니、

초목마저 공의 시선앞에 서있는 것을 영화로 여긴다네、

(乾坤摠入吹噓內　草木猶榮顧眄前)

이고、승제(承制) 최종번(崔宗藩)의 「등고망장안(登高望長安)」시도 마찬가지인데 그 시는、

열 줄기 시내는 뱀처럼 평장사(平章事)가 사는 동네를 두르고、

세 고개는 용처럼 학사(學士)의 집에 서려있네、

(十川蛇繞平章洞　三峴龍蟠學士家)

라 하였다。이상의 연구는 모두 같은 기골을 가지고 있는데 문열공에게 올린 세 연구가 가장 맑고 웅장하다。

황조(皇祖)께서 지으신 싯귀에、

빙청(氷廳)(역자주：唐代 祠部를 가리키는 이름。淸冷하였기 때문에 그와 같이 지칭하였다。)에 거울을 걸어 놓은 것은 한사(寒士)의 용모를 비추어 보기 위함이요。

상서(霜署)(역자주：다른 御史臺의 이름)에 그물〔網〕을 걸어 놓은 것은 난경(暖卿)(역자주：임금의 사랑을 받고、의식이 풍족한 고관을 지칭함。)의 기강을 잡기 위함이라네、

(氷廳掛鏡容寒士　霜署提綱激暖卿)

라 하였는데 이 싯귀는 관직이름을 빌려서 시에 이용하였다。문순공 이규보의 시에 이르기를、

수레에서 떨어진 취객(醉客)은 술동이만은 깨뜨리지 아니하고、

동이를 잡은 노인은 어찌 기계(요령)을 이용할 줄을 몰랐

겠는가? (역자주 : 이는 〈장자〉의 고사를 이용한 싯귀이다。한 노인이 동이를 가지고 우물물을 퍼서 논에 물을 대고 있었다。자공(子貢)이 기계를 이용하면 쉽게 물을 댈 수 있는데 왜 그 고생을 사서 하느냐고 묻자 그 노인이 답하기를、「기계를 사용하면 요령을 부리는 마음이 생기고、요령을 부리는 마음이 생기면 순수한 마음을 잃는다」하였다。)

(墮車醉者只全酒　把甕丈人寧有機)

라 하였는데 이 싯귀는 고인의 말을 이용한 것이다。황조께서 지으신 시에 이르기를、

미관(微官)으로 한평생 살았으니 그 누구인들 천하를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며、(역자주 : 「득록(得鹿)」이란 천하를 얻음을 비유하는 말이다。)

친구는 천리밖에 있으니 어찌 내 마음을 알리요。(역자주 : 「〔知魚〕」는 〈장자〉의 〈추수(秋水)〉에 나오는 이야기。)

(薄宦一生誰得鹿　故人千里子知魚)

라 했는데 이 싯귀는 고인이 사용한 말을 빌려쓰고 있다。(「득록(得鹿)」이란 말은 미관(微官)을 가리키는 말이 아니고、「지어(知魚)」의 이야기는 친구와는 관계가 없는 말이다。이 시에서는 그 말만을 빌려 쓴 것이다。) 문순공 이규보의 시에 이르기를、

세상살이 맛의 깊고 옅음은 예전에 조금 맛을 보았고、

인생의 득실(得失)에 대해선 이미 다 잊었다네、

(世味淺深曾染指　人生得失已忘蹄)

라 했다。여기에서 「염지(染指)」(역자주 : 손가락을 국물속에 넣어 맛을 본다는 뜻。〈좌전(左傳)〉에 나오는 말。)는 고인의 일을 빌려서 쓴 것이고、(위에 나오는 「지어(知魚)」가 인의 말을 차용해 쓴 것과 같다。)「망제(忘蹄)」(역자주 : 〈장자〉〈외물(外物)〉편에 나오는 이야기 토끼를 잡고 나면 그 토끼를 잡는데 사용한 올무는 잊어버린다는 뜻。목적을 달성하면 그 수단을 잊어버림을 비유한다。)는 고인의 말을 차용해 썼다。시가(詩家)는 차용하는 것을 귀하게 여긴다。하지만 차용하여 쓰는 것이 공교롭지 못하면 뜻이 반대로 나타나고 말이 생경하게 된다。

황조께서 지으신 「구월이십오일야월(九月二十五日夜月)」에 이르기를、

서늘한 바람을 주는 부채는 벌써 가을의 상자에 갈무리하고、

차가운 초생달이 점차 새벽녘의 발에 걸려오네。

(已將凉扇藏秋篋　漸見寒鉤掛曉簾)

라 했는데 사물을 형용해낸 것이 정묘하다。문순공 이규보가 재삼(再三) 이수(李需)에게 화답하여 백(白)을 읊은 시에 이르기를、

홀(笏)에 빛이 나니 아직 조회가 파하지 않았고、

창에 햇살이 빛치니 취기가 이제야 깨네、

(笏光朝未退　窓色醉方醒)

라 하였는데 이 시 또한 기발하고 놀랍다。강일용(康日用)이 어시(御試)에서 낸 운(韻)에 따라 눈〔雪〕을 읊은 시에 이르기를、

(눈의) 소리는 어옹(漁翁)의 도롱이를 쫓아서 위수(渭水)물가로 되돌아가고、

(눈의) 자취는 스님의 지팡이를 따라 천태산(天台山)으로 들어가네、

(聲逐漁簑歸渭浦　迹隨僧杖入天台)

라 하였다。이 싯귀는 강운(強韻)으로 압운(押韻)하였는데 매우 교묘하다。

황조께서 대궐에 처음 들어갔을 때 왕명을 받들어 강남(江南)에 사신을 가게 되었다。그때 남긴 시에 이르기를、

구름 뜬 하늘 띠집아래에는 겨우 꼭두서니풀이 이어있고
들판 쑥대사이에는 언뜻언뜻 풀뿌리가 잘려있네、
(雲霄茅下纔連茹　原隰蓬間忽斷根)

라 하였다。시인들은 이 시가 두보가 지은、

해와 달은 새장안에 갇힌 새와 같고、
하늘과 땅은 물위에 뜬 부평초와 같네、
(日月籠中鳥　乾坤水上萍)

와 비교할 때 싯귀를 정교하게 조탁한 점에 있어 서로 비슷하다고 하였다。(按：공은 문학으로 세상에 유명하였으나 남아있는 옥고(玉藁)조차 인멸되어 전하지 못하고、한두가지 싯귀만이 문청공이 편찬한〈보한집〉에 흩어져 수록되었을 뿐이다。한편 장원(壯元)한 김지대(金之岱)가 문청공이 우복야(右僕射)에 제수되었음을 축하한 글에서「일곱세대가 문장에 능하여 할아버지도 문장의 대가요、손자도 문장의 대가라네。」라 한 것이 있는데 이 글 또한 그 방증자료가 될 수 있다。)

## 遺藁

### 巡北塞 五絶○爲御史時

龍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 按洪萬宗小華詩評曰輿地勝覽載高麗太祖詩太祖嘗巡到鏡城龍城縣有一絶曰龍城秋日晩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意極雄豪音律和暢其一統三韓之氣像於此可見云詩評說雖如此而此詩見文清公補閑集御史公於公爲王考年代甚近泌不誤記勝覽之謬無疑

## 유고

### 巡北塞 (오언절구 ○어사(御史)때의 작품)

용성(龍城)에는 가을 해가 담담하게 비추고、
옛 수자리에는 허연 안개가 가로 떠있네、
변방 만리에 걸쳐 전투가 없고 보니、
오랑캐들도 태평이라 치하를 하네、
(龍城秋日淡　古戍白烟橫)
(萬里無金革　胡兒賀太平)

(按：홍만종(洪萬宗)의〈소화시평(小華詩評)〉(역자주：홍만종은 조선 효종때의 학자、자는 우해(宇海)호는 현묵자(玄默子) 학문에 통달하였고、특히 문학비평에 뛰어났다。〈소화시평〉은 그가 지은 시론집이다。)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동국여지승람(東國輿地勝覽)〉(역자주：조선 성종때 왕

명을 받고 조선 각 지방의 지리·풍속 등 특기할 만한 사실을 기록한 인문지리서.)에 고려 태조의 시를 수록하고 있는데 태조가 일찌기 국토를 순방하다가 경성(鏡城) 용성현(龍城縣)에 이르러 절구 한 수를 지으니 그 시에 이르기를,

용성(龍城)에는 가을 해가 느지막히 뜨고,
옛 수자리엔 허연 안개가 가로 떠 있네,
변방 만리에 걸쳐 전투가 없고보니,
오랑캐들도 태평이라 치하를 하네,

龍城秋日晩　古戍白烟橫
萬里無金革　胡兒賀太平

라 하였다。이 시는 뜻이 극히 웅장하고 호방하며、음률이 화창하니 태조의 삼한(三韓)을 통일시킨 기상을 이 시에서 엿볼 수 있다。」 홍만종의 시에 대한 평설(評說)이 비록 이와 같으나 이 시는 문청공의 〈보한집〉에 보이는 것으로 어사공이 문청공의 왕고(王考)가 되어 연대가 매우 가까운 연고로 잘못 기재할 리가 결코 없다。〈동국여지승람〉이 틀림은 의심할 바가 없다。

## 和金樞密玉梅 七絶

姑射冰膚雪作衣香唇曉露吸珠璣
應嫌俗藥春紅染欲向瑤臺駕鶴飛

## 金樞密의 「玉梅」 詩에 答함

姑射山의 신선인가 어름 같은 살결이요 눈 같은 옷이로다。
향기로운 입술은 진주알 같은 새벽 이슬을 빨아드린다。
아마도 속된 꽃들이 봄철에 붉게 피는 것을 싫어하는 듯
鶴을 타고 仙京으로 날아가려 하는구나。

## 西征詩上金元師富軾 七律

一聲鼓角靑山裂萬里旌旗白日濛
掃盡河山還聖主洗回風月付詩翁
三黜山峻忠誠壯五鳳樓高國手雄 按此詩當在仁宗十四年丙辰年間公未第時作

## 서정시상김원사부식(칠율)

북과 호각 소리에 푸른 산도 찢어질듯、만리에 깃발이 덮혔으니 햇빛도 흐릿하다。
영토를 깨끗이 찾아내어 임금께 바치고 손을 씻고 돌아오며 風月을 읊는 시인이 되리라。
험준한 三黜山은 씩씩한 충성의 상징이며 드높은 五鳳樓는 國手의 웅장한 모습이로다。

北山聖居寺 散句

墮檻松聲清刮夜　倚空山骨冷磨秋

북산성거사 (산구)

난간에 지는 솔바람소리의 맑음은 밤을 깨끗히 씻어내고、
허공에 기대선 산골격의 싸늘함은 가을을 갈아대네、

北山寺

別洞白雲欹枕送　到山明月捲簾迎

북산사

골짜기를 떠나는 흰 구름은 베개에 기대어 보내고、
산에 떠오르는 밝은 달은 발을 걷어 맞이하네、

失題

冰廳掛鏡容寒士　霜署提綱激暖卿
薄宦一生誰得鹿　故人千里子知魚

제목을 잃은 싯귀(失題)

빙청(氷廳)에 거울을 걸어놓은 것은 한사(寒士)의 용모를 비추어 보기 위함이요。
상서(霜署)에 그물〔網〕을 걸어놓은 것은 난경(暖卿)의 기강을 잡기 위함이라네、
미관(微官)으로 한평생 살았으니 그 누구인들 천하를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며、
천구는 천리밖에 있으니 어떻게 내 마음을 알리요?

夜月

已將凉扇藏秋篋　漸見寒鉤掛曉簾

야월

서늘한 바람을 주는 부채는 벌써 가을의 상자에 갈무리하고、
차가운 초생달이 점차 새벽녘의 발에 걸려오네、

奉使江南留題 初入金閘時

雲霄茅下纔連茹　原隰蓬間忽斷根

## 봉사강남유제

구름 뜬 하늘 띠집아래에는 겨우 꼭두서니풀이 이어있고、
들판 쑥대사이에는 언뜻언뜻 풀뿌리가 잘려있네、

## 附謝祭仁王表

臣諱言日月勅祭使某官烏延遵禮副使某官烏居仁等至奉傳詔書別錄各一道伏蒙聖慈以臣父先臣諱薨逝特令致祭並賜下饗物者仰對恩靈橫流涕泗中謝臣父先臣諱端逢聖代恪守侯藩偶微恙之不瘳忽元身之長逝訴袂纔達軫悼載深降使傳於九重擧奠儀之百品施兼存沒禮備哀榮寃穸遺魂厚沐漏泉之澤齊疏餘喘第增踏地之懷按家藏遺藁謝勅祭仁王表二篇爲文和公所製而仁王之薨在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文公之沒在神宗熙寧八年則匪文和所製明甚而御史公是仁毅時人恐或公作故姑附于此然公登第於仁宗十八年其後六年仁宗薨公雖驟躋清顯未必及掌演綸以此推之似非公作恐或崔文淑惟清作而係於文和公歟當俊後攷

## 又

雲霄灑澤隧路增輝瞻拜以還哀榮罔極中謝恭惟尊號皇帝窮身知化執古御今覆以威德置城中於無外漸之仁愛爲天下之所歸軫先臣即世之憂惘後嗣終身之痛臨遣輅使來陳奠儀共俎實於外饗出幣財於內府粲然異數貴乃遊魂仰認恩私豈止踰高而踳厚俯賜報稱惟當移孝以爲忠

## (부) 사제인왕표

신 휘(諱)는 아뢰옵니다。

몇 월 몇 일 칙제사(勅祭使) 모관(某官) 오연(烏延)과 준례부사(遵禮副使) 모관(某官) 오거인(烏居仁)등이 이르러서 조서(詔書)와 별록(別錄) 각 一통을 받들어 전하옵기에 엎드려 성인의 내리신 것을 받았읍니다。(그것을 펴보니) 신의 아비 선신(先臣) 휘(諱)가 돌아감으로 인해 특별히 제사를 거행하게 하고、아울러 제물을 하사하시는 내용이었읍니다。우러러 망령(亡靈)에 대한 성은을 대하니 눈물이 이리저리 흐르옵니다。(中謝)

신의 아비 선신(先臣) 휘(諱)는 때마침 성대(聖代)를 만나서 후번(侯藩)을 정성껏 지키던 중 우연히 가벼운 병이 낫지를 않아 갑자기 육신이 영원히 돌아가고 말았읍니다。이 비통함을 하소연하는 소식이 천자께 도달하자마자 애도하심이 매우 깊으시어 구중(九重) 궁궐에 사신을 파견하시어 백가지의 전의(奠儀)를 주시오니 베풀어 주심이 산 자와 죽은 자에게 겸하여 끼치고、예절이 애통과 영광을 구비하였읍니다。하여 지하에 계신 유혼(遺魂)도 저승에까지 이르는 은택을 두터이 입었을 것이오며、재소(齋疏)하는 여천(餘喘)이 땅을 밟는 듯한 희포가 더할뿐 이옵니다。(按：집에서 보존하고 있는 유고에는 〈謝勅祭仁王表〉 두 편은 문화공(文和公)이 지은 것으로 되어 있다。그런데 인왕(仁

王)의 돌아가심은 송(宋) 고종(高宗) 소흥(紹興) 十六년의 일로써 문화공의 돌아가심이 신종(神宗) 희령(熙寧) 八년이고 본즉、이 글이 문화공이 지은 것임이 분명하다。그렇지만 어사공은 인종(仁宗)·의종(毅宗)때의 사람으로 혹시 어사공의 작품일지도 모르는 까닭에 짐짓 이곳에 덧붙여 신는다。그러나 어사공은 인종 十八년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고、그 六년 뒤에 인종이 돌아가셨으니 공께서 비록 갑자기 淸顯職에 올랐다 할지라도 아직 국가문서를 쓸 정도는 아니었을 것이다。이로써 추론컨대、아마도 이 두 글은 공의 작품이 아닐 것이다。혹시 문숙공(文淑公) 최유청(崔惟淸)의 작품으로써 문화공에게 귀속시킨 것이 아닐까? 후고(後攷)를 기다린다。)

## 사칙제인왕표 제二수

하늘로부터 은택을 내려주시오니 저승길이 더욱 빛을 더하오며 우럴어 절하고 돌아오자니 애통과 영화가 망극(罔極)하옵니다。(中謝)

공손히 생각하옵건대、존호(尊號) 황제폐하께서는 신묘함을 다하시고 변화의 이치를 아시어 옛일을 바탕으로 오는날의 세상을 통어(統御)하시며、덕망과 위엄으로 세상을 굽어보시며 천하를 모두 한 울타리로 여기어 어짊과 사랑으로 적시었으므로 천하가 모두 폐하께 귀속하였읍니다。

선신(先臣)이 세상을 하직한 상사(喪事)를 애도하시고、후사(後嗣)의 종신(終身)의 애통함을 긍휼히 여기시어 저의 나라에 초사(軺使)를 파견하시어 전의(奠儀)를 베풀게 하시었읍니다。그리하여 외옹(外饔)에서는 제구(祭具)를 내어주게 하시고、내부(內府)에서는 그 비용을 내어주게 하시되 모두 찬연하게 남다른 것이었으므로 유혼(遺魂)을 빛나게 하신 것이었읍니다。

우럴어 폐하의 깊은 은덕을 헤아려 보오니 이 어찌 높다란 하늘과 두터운 땅의 은덕보다 큰 것이 아니겠읍니까? 머리를 수그리고 그 은혜를 갚을 방도를 생각하오니、오직 저의 선신(先臣)에 대한 효성을 폐하에 대한 충성을 옮기는 것뿐이옵니다。

## 謝物表

孝理之風違于下土喪紀之賜出自上仁顧惟孤嶺之姿易稱界矜之惠

此亦姑附錄

## 사물표

효도로서 세상을 다스리는 폐하의 방침이 저의 나라에까지 이르러 저의 상사(喪事)에 쓸 하사품이 폐하로부터 나왔읍니다。이 외롭고 조그만 사자(嗣子)의 처지를 생각해 보오니 어찌 긍휼히 여겨주시는 폐하의 은덕을 갚사오리까?

# 傳記

## 御史公傳

公諱允仁良平公思齊之孫禮部尚書公淪之次子英烈公允儀之弟也宋高宗紹興十年仁宗十八年庚申五月中進士及第以御史巡北塞有詩曰龍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又奉使江南有題曰雲霄茅下纔連茹原隰蓬間忽斷根又有西征詩上金元師富軾曰一聲鼓角青山裂萬里旌旗白日濛掃盡河山還聖主洗回風月付詩翁三鰲山峻忠誠壯五鳳樓高國手雄其爲詩豪宕不羈多此類也歷官至監察御史配安東府夫人權氏翰林學士兼普文閣學士適之女也有一子敏

## 어사공전

공의 휘(諱)는 윤인(允仁)이니 양평공(良平公) 사제(思齊)의 손자이고, 예부상서공(禮部尚書公) 약(淪)의 차자(次子)이며, 영렬공(英烈公) 윤의(允儀)의 아우이다。 송(宋) 고종(高宗) 소흥(紹興) 十년, 고려 인종(仁宗) 十八년 경신(庚申) 五월에 진사과(進士科)에 급제하였다。 공이 어사(御史)로서 북방 변새를 순찰할 적에 이러한 시를 지었다。

용성(龍城)에는 가을해가 담담하게 비추고、
옛 수자리에는 허연 안개가 가로 떠있네、
변방만리에 결쳐 전투가 없고보니、
오랑캐들도 태평이라 치하를 하네、
(龍城秋日淡 古戍白烟橫)
(萬里無金革 胡兒賀太平)

또 강남(江南)에 사신으로 갔을 적에 지은 시에、

구름 뜬 하늘밑 띠집아래에는 겨우 야채만이 자라고、
들판 쑥대밭 사이에서는 언뜻언뜻 뿌리가 잘린 풀이 있구나。
(雲霄茅下纔連茹 原隰蓬間忽斷根)

또 〈서정시(西征詩)〉 원수(元帥) 김부식(金富軾)에게 바침은 이렇다。

고각(鼓角)소리 한번 울리자 푸른 산이 갈라지는 듯하고
만리에 늘어선 깃발에 흰 해도 가리웠다네、
산하의 도적은 소탕하여 성주(聖主)에게 돌려주고、
풍월(風月)은 깨끗하게 씻어서 시인에게 돌려주시오。
삼신산(三神山)이 높듯이 공의 충성은 장하기도 하고、
오봉루(五鳳樓)가 높듯이 공의 병술(兵術)은 뛰어나네。
(一聲鼓角青山裂 萬里旌旗白日濛)
(掃盡河山還聖主 洗回風月付詩翁)
(三鰲山峻忠誠壯 五鳳樓高國手雄)

공의 시는 호탕하고 전고(典故)에 얽매이지 아니함이 대체로 이와 같다。 공은 관직을 두루 거쳐서 감찰어사(監察御史)에 이르렀고、부인은 안동부부인(安東府夫人) 권씨(權

氏)로 한림학사겸 보문각학사(翰林學士兼普文閣學士) 권적(權適)의 딸이다。 아들 하나를 두었으니 이름은 민(敏)이다。

## 六世 景文公 諱 洪胤

### 遺藁

#### 奬元師金富軾等平西賊敎書

崔洪胤

朕以寡昧之資托于士民之上不能制理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乃者叛爾西都之人謀爲大逆之事詐稱制命而發動軍馬僞立軍號而欺罔人神勢固非常罪難可赦固在庭之屬望遂命將以徂征卿奮不顧身慨然受鉞誅佞臣於肇下遂除內應之奸嚴師律於軍中恐備合攻之計然只欲殄殲其元惡不睹殺戮於脅從先作巨堙以摧沮賊謀或投大石以壞破城屋然後俾衆卒御枚而突入即群姦束手以出降旣蕩滌於妖氣因慰安於父老非特雪宵旰憂勞之念抑亦清中外憤懣之懷自非卿察安危利害之機知先後緩急之便則何以不勞攻戰盡服兇孽從初用事者雖是暮年及其收功則在於一月昔者高宗之伐叛國周公之得罪人皆三載而乃平猶萬世而稱美偉歟今日之事足爲靑史之光朕嘗遭近臣特加奬論今見抗章之賀備申歸美之誠省閱之際歎嘉無已

## 六世 경문공 휘 홍윤(洪胤)

### 유고

#### 장원사김부식등 평서적교서

최홍윤

짐(朕)이 덕이 없고 지식이 없는 자질로서 사민(士民)의 위에 군림하여 난리가 일어나기 이전에 미리 난을 방지하여 다스리지도 못하였고、아직 위급한 상황이 아닐 때 앞서서 나라를 잘 보전하지 못하였다。 근자에 조그마한 서도(西都 : 西京、평양) 사람들이 반역을 도모하여 군주의 명을 사칭하여 군대를 발동시킬 뿐만 아니라 거짓으로 연호(年號)를 만들어 백성과 신령을 기만하였다。 그들의 세력이 예사일이 아니고、그들의 죄가 용서할 수 있는 일이 아닌 까닭에 조정의 중신이 모두 촉망하는 사람을 관찰하여 마침내 장수를 임명하여 가서 토벌케 하였다。 경(卿)이 이에 분연히 일어나 자신을 돌보지 아니하고、분개하여(장수의 표시인) 도끼를 받았다。 그리고 (떠나기 전에) 개경(開京)에서 간사한 신하를 죽임으로써 마침내 적과 내통하는 간신을 제거하였으며、군대의 기율을 엄하게 세움으로써 합공(合攻)할 수 있는 계책을 갖추어 놓았다。 그렇지만 이는 그 원흉을 섬멸하기 위한 방책이었지 곁에서 따르는 자를

살육하고자 한 것은 아니었다。(출정하여) 큰 토산(土山)을 만들어 적의 책모를 꺾어버리기도 하였고、혹은 큰 바위를 적진에 던져 성과 가옥을 부숴 허물어뜨리기도 하였다。그렇게 한 다음에 사졸로 하여금 재갈을 물고서 적진에 돌진하여 들어가게 하니 수많은 간흉(姦兇)들이 손을 묶고 나와 항복하였다。도적의 요망한 기운을 깨끗하게 씻어버리고 난 다음에 서도의 부로(父老)들을 위문하고 안정시켰다。이로써 짐이 밤낮으로 걱정하는 근심거리를 씻어버렸을 뿐만 아니라 중외(中外)의 분노하고 답답하게 여기던 심정을 풀어주었다。경들이 안위(安危)와 이해(利害)의 기틀을 잘 살피고、선후완급(先後緩急)의 방편을 잘 아지 않았다면 어떻게 공격하고 전투함에 큰 힘을 들이지 아니하고 흉악한 적을 모두 항복시킬 수 있었겠는가? 이러한 토벌을 시작한 것은 비록 한 해의 세월이 되었지만 공을 거둔 것은 한 달만에 이루어졌다。옛날 은(殷)나라 고종(高宗)이 반란한 나라를 정벌할 때와 주(周)나라 주공(周公)이 죄인을 잡을 때 모두 三년의 세월을 들여 평정하였음에도 만세토록 그 일을 찬미하고 있다。위대하구나! 오늘의 일은 족히 청사(靑史)에 길이 빛날 것이로다。짐이 일찌기 근신(近臣)을 보내어 특별히 격려하는 조칙을 내린 바 있었다。이제 경들이 보낸 전등을 축하하는 글을 보매 그 공을 짐에게 돌리는 정성이 갖추어져 있었다。그 글을 자세히 살펴보고 감탄함과 가상히 여김을 그치지 못하였다。

## 王女興慶宮公主嘉禮日降使敎書

夫陰陽之氣交而歲功以成夫婦之禮備而人倫以正尊卑一致今古同規汝稟性柔閑凝姿婉淑朕心所愛早膺湯沐之封姆敎不煩已諳圖史之訓爰令禮成於外館敢忘賚及於多儀監遣邇臣就宜至意盖敦國體豈特私恩執婦道以罔違盖懷恭順保家肥而有慶茂對寵光

## 왕녀흥경궁공주가예일강사교서

대저 음양(陰陽)의 기운이 교통하여 세공(歲功)이 이루어지며、부부(夫婦)의 예가 갖추어져서 인륜이 바르게 되는 것은 지위의 높낮이를 따질 것없이 동일한 것이요。고금을 통하여 변함없는 범칙인 것이다。너는 타고난 성품이 부드럽고、생긴 자태가 고왔다。짐이 마음에 사랑하던 바이었으므로 일찍부터 탕목(湯沐)의 봉지(封地)(역자주 : 목욕에 드는 비용을 대는 봉토、공주를 봉양하기 위하여 마련하여준 봉읍(封邑)을 말함。)를 받았고 무사(姆師)(역자주 : 옛날에 나이가 오십이 넘은 여자가 여인들에게 부도(婦道)를 가르쳤다。)가 번거롭게 너를 가르치지 않았어도 이미 도사(圖史)(역자주 : 〈여훈(女訓)〉에 도사(圖史)가 있다。)의 가르침을 다 알고 있었다。이에 외관(外館)에서 혼례를 거행하게 하니 감히 너에게 많은 의물(儀物)을 줄 것을 잊겠느냐? 측근의 신하를 보내어 나의 지극한 뜻을 전하노니 이는 나라의 체통을 돈독하게 함이니 어찌 사적인 은혜에서 나온 것뿐이겠느냐? 부도(婦

道)를 준수하여 어김이 없도록 하라。공순한 태도를 간직하여 집안의 번영을 유지하면 경사가 있을 것이니 이로써 짐의 총애함에 보답하여라。

## 王太子加元服敎書

立儲必先賢主器莫若長春予副貳爲國本根日就月將早勵元良之德川仲玉裕合膺監務之權矧當志學之年盍賜成人之服玆加緇禮用示殊恩庶勤夙夜之心紹復祖宗之業

公之遺稿當載於御史公諱允仁遺稿下而府尹公諱安海事蹟出版以後攷于他本抄出公之遺稿故不得已記于此

## 왕태자가 원복교서

태자(太子)를 세움에 있어서는 반드시 어진 사람을 앞세워야 하고、신기(神器)를 주관함에 있어서는 장자(長子)보다 나은 사람이 없다。나의 태자는 나라의 근본이라。일취월장(日就月將) 자라서 일찍부터 원량(元良)의 덕을 갈고 닦았으며、냇물같이 깊고 옥같이 넉넉하여 국사를 감무(監務)하는 권좌를 맡기에 합당하다。하물며 학문에 뜻을 둘 十五세가 되었으니 어찌 성인(成人)의 옷을 내리지 않을수 있으리오? 이에 화려하게 예를 올리어 나의 특별한 은총을 보이노니 일찍 일어나고 늦게 자는 부지런한 마음을 보여서 조종(祖宗)의 왕업을 이어가기를 바라노라。

# 傳記

## 景文公傳

文獻 高麗史 高麗史節要 海陵君派世譜 東國李相國集 補閑集

公字胤之號玉筍仁宗十六年戊午生忠景公思諏之孫高麗文臣明宗三年癸巳乙科第一及第官至政堂文學閉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提學監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致仕高宗十三年丙子壽九十二卒歷事四朝立朝四十餘年諡景文公配享康宗廟庭

# 전기

## 경문공전

공의 자는 윤지(胤之) 호는 옥순(玉筍)이다。인종十六년 무오(仁宗十六年戊午—西紀一一三八)생으로 충경공 사추(忠景公 思諏)의 손자로 태어나 고려의 문신(文臣)이다。

명종三년계사(明宗三年癸巳—一一七三)에 을과제一급제(乙科第一及第)하여 희종원년을축(熙宗元年乙丑—一二〇五)에 추밀원부사(樞密院副使)가 되었고 희종六년경오(庚午—

一二一〇)에 전선(銓選)을 관장(管掌)했고 강종원년임신(康宗元年壬申—一二一二)에 정당문학(政堂文學)에 올라 다시 전선(銓選)을 맡아 보았다.

고종원년갑술(高宗元年甲戌—一二一四)에 평장사(平章事)가 되었다. 치사(致仕)한후 고종十三년병자(丙子—一二二六)에 四대왕조(四代王朝)에서 四十여년간(四十餘年間) 벼슬하고 천수九十二(天壽九十二)에 세상을 떠나니 강종묘정(康宗廟庭)에 배향(配享)하고 시호는 경문공(景文公)이다.

麗史云公以名家生長閥閱揚歷華要銓選注擬平允一主司馬試四主禮圍所取皆聞人多至卿相叅政明白得人賢能世稱玉筍門先生

고려사에 공은 명가(名家)에 생장하여 나라에 공로가 많고 수 많은 벼슬은 훌륭한 가통을 더욱 빛냈으며 전선(銓選)을 더욱 빛내기 위하여 중책(重責)을 관장(管掌)함에 사마시(司馬試)한번 예위(禮圍)를 네번 모두 바르고 공평(公平)에 주력하니 듣고 오는 사람중에 재상(宰相)들이 많았다。정사에 결백하고 사람을 임용함에 현명하고 능하였다。세상에서 옥순문선생(玉筍門先生)이라 하다。

주석(註釋 : 날말의 뜻 풀이 및 유래)

銓 選(전 선) 인물을 전형하고 기량을 전형하여 선발하는 시험

禮 圍(예 위) 모두 선발하는 시험의 종류(과거의 명칭)

司馬試(사마시) 시관(試官)이라는 뜻。

管 掌(관 장) 그 일을 담당한다는 뜻 여기에서는 바로

# 七世 左僕射公 諱 敏 年 譜

字 官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院使司宰令公夫人宋氏

○按家牒公諱一曰敏甫或疑是公之表德

宋孝宗隆興元年高麗毅宗十七年金世宗雍大定三年癸未

二年高麗毅宗十八年金世宗大定四年甲申

乾道元年改元高麗毅宗十九年金世宗大定五年乙酉

二年麗毅宗二十年丙戌○三年麗毅宗二十一年丁亥金大定六年金大定七年

四年麗毅宗二十二年戊子○五年麗毅宗二十三年己丑金大定八年金大定九年

六年麗毅宗二十四年庚寅○高麗毅宗薨明宗即位金大定十年

七年高麗明宗元年辛卯○八年高麗明宗二年壬辰金大定十一年金大定十二年

九年高麗明宗三年癸巳金大定十三年

淳熙改元年高麗明宗四年甲午金大定十四年

二年高麗明宗五年乙未○三年高麗明宗六年丙申金大定十五年金大定十六年

四年高麗明宗七年丁酉○五年高麗明宗八年戊戌金大定十七年金大定十八年

六年高麗明宗九年己亥○七年高麗明宗十年庚子金大定十九年金大定二十年

八年高麗明宗十一年辛丑○九年高麗明宗十二年壬寅金大定二十一年金大定二十二年

十年高麗明宗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癸卯
十一年高麗明宗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甲辰
十二年高麗明宗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乙巳
十三年高麗明宗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丙午
十四年高麗明宗十七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丁未
十五年高麗明宗十八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戊申子滋生

公登科及歷官當在以上年間而文獻無徵不可考

配江陵郡夫人金氏籍江陵父檢校禮賓少卿行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瑞廷字禮卿新羅太宗五世孫周元之後丙戌年同進士及第詩句略見文清公補閑集

謹按御史公闡仁宗庚申文科文清公生於明宗戊申則公蓋當仁毅明之世也故金粧元之岱賀文清公拜右僕射狀云黃閣四朝父宰相子宰相紅牋七世祖文章孫文章黃閣四朝言公及文清公相毅明康高之朝也紅牋七世則自文憲公至文清公爲七葉而繼闡科甲也金平章坵除宰相崔滋麻制亦曰梅傳調鼎於四朝棠棠爲公輔器桂襲賜粮於七葉袞袞是文孫家以此推之則公亦中第而未詳在何時也公家傳文章位至宰相偉績懿行必有炳炳表著者而世代既遠文獻無徵惜哉

# 七世 좌복야공 휘 민

## 년보

### 자

벼슬 은청광록대부(銀靑光祿大夫) 삼서좌복야(尙書左僕射) 겸 추밀원사(樞密院使)

사재령공(司宰令公)부인 송씨(宋氏) 호구(戶口)에는 「공의 옛 이름은 민보(敏輔)이다」고 하였다。○가첩(家牒)을 살펴보니、공의 휘를 하나는 민보(敏甫)라고도 하였다。아마도 공의 자(字)인 듯하다。

송나라 효종(孝宗) 융흥(隆興) 원년(一一六三) 고려 의종 十七년 금나라 세종 대정(大定)三년 계미년

二년 고려 의종十八년 금나라 세종대정四년 갑신년

건도(乾道：연호를 고쳤다。) 원년 고려 의종十九년 금나라 세종대정五년을 유년

二년 고려 의종二十년 금나라 대정六년 병술년

三년 고려 의종二十一년 금나라 대정七년 정해년

四년 고려 의종二十二년 금나라 대정八년 무자년

五년 고려 의종二十三년 금나라 대정九년 기축년

六년 고려 의종二十四년 금나라 대정十년 경인년 ○고려에서 의종이 붕어하고

명종이 즉위하였다。

七년고려 명종원년 금나라 대정十一년신묘년
八년고려 명종二년 금나라 대정十二년임진년
九년고려 명종三년 금나라 대정十三년계사년
순희(淳熙：연호를 고쳤다。) 원년고려 명종四년 금나라 대정十四년갑오년
二년고려 명종五년 금나라 대정十五년을미년
三년고려 명종六년 금나라 대정十六년병신년
四년고려 명종七년 금나라 대정十七년정유년
五년고려 명종八년 금나라 대정十八년무술년
六년고려 명종九년 금나라 대정十九년기해년
七년고려 명종十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년경자년
八년고려 명종十一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一년신축년
九년고려 명종十二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二년임인년
十년고려 명종十三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三년계묘년
十一년고려 명종十四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四년갑진년
十二년고려 명종十五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五년을사년
十三년고려 명종十六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六년병오년
十四년고려 명종十七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七년정미년
十五년고려 명종十八년 금나라 대정二十八년무신년 아들 자(滋)낳다。

공이 과거에 올라 역임한 벼슬이 마땅히 있지만 이상 연간에는 징험할 만한 문헌이 없어서 상고할 수가 없다。

배(配) 강릉군부인(江陵郡夫人) 김씨의 본관은 강릉이다。

부친 검교(檢校) 예빈소경(禮賓少卿) 행(行) 시어사(侍御史) 사자금어대(賜紫金御袋) 서정(瑞廷)의 자는 예경(禮卿)이니、신라 태종의 五세손인 주원(周元)의 후손이다。병술년에 진사에 급제하였는데、그의 시구절이 문청공(文淸公)의 〈보한집〉에 대략 보인다。

삼가 어사공(御史公)의 생애를 살펴보니 인종 경신년(一一四〇) 문과에 급제했으며、문청공(文淸公)은 명종 무신년(一一八八)에 태어났으니、공도 인종·의종·명종 치세에 살았다。그러므로 문청공이 우복야(右僕射)벼슬을 받았을때 장원(壯元) 김지대(金之岱：一一九〇 명종二十—一二六六 원종七)가 축하한 글에서

「황각(黃閣) 四조(四朝)에
아버지가 재상이고 아들도 재상이었네、
홍전(紅牋) 七세(七世)에
할아버지가 문장이고 손자도 문장이었네。

라고 하였다。황각〔의정부(議政府)의 별칭。재상이 사무보는 관청의 문〕四조〔네 조정〕란 말은 공(公)과 문청공이 의종·명종·강종·고종의 조정에서 재상을 지냈다는 뜻이고：홍전〔시를 쓰는 붉은 종이〕七세(七世)란 말은 문헌공부터 문청공에 이르기까지 七세이데 잇달아서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는 뜻이다。

최자(崔滋)가 재상에 제수되었을 때에 평장사(平章事) 김구(金坵)가 교지(敎旨)를 또한 지었다。

「네 조정에 재상이 되고

삼공(三公)·육경(六卿) 번성하였네。
七세에 이르도록 잇달아 급제하였으니
문장가의 후손집안 끊임없이 흘러오네。」
이 글을 미루어 보면 공도 또한 과거에 급제하였지만 어느 해에 급제하였는지는 상세치 않다。공의 집안에서 문장이 전해 내려왔고 지위도 재상에 이르렀으니 위대한 치적과 아름다운 행실이 반드시 빛날 것이다。그러나 세대가 너무 멀어서 문헌으로 징험할 수 없으니、안타까운 일이다。

# 八世 文清公 諱 滋

## 年譜

初諱宗裕又改安宇樹德號東山叟又云號櫟翁官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上柱國謚文清公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高麗明宗十八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戊申 月日未攷公生少時器如成人天姿淳訥不露才華力學能文

十六年高麗明宗十九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己酉歲公二〇宋孝宗傳位于太子惇退居重華宮光宗立尊帝爲壽皇聖帝〇金主雍卒太孫璟立

宋光宗紹熙元年高麗明宗二十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庚戌公三歲

二年高麗明宗二十一年辛亥公四歲金明昌二年

三年高麗明宗二十二年壬子公五歲金章宗明昌三年

四年高麗明宗二十三年癸丑公六歲金明昌四年

五年高麗明宗二十四年甲寅公七歲金明昌五年〇宋光宗禪位于皇子擴寧宗立是時光宗惑於悍后不執喪於壽皇之崩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內禪子皇子嘉王尊光宗爲上皇

宋寧宗慶元元年高麗明宗二十五年乙卯公八歲金明昌六年

二年高麗明宗二十六年丙辰公九歲金承安元年

三年高麗明宗二十七年丁巳公十歲金承安二年〇高麗明宗薨神宗即位

四年高麗神宗元年戊午公十一歲金承安三年

五年高麗神宗二年己未公十二歲金承安四年

六年高麗神宗三年庚申公十三歲金承安五年

嘉泰元年高麗神宗四年辛酉公十四歲金泰和元年

二年高麗神宗五年壬戌公十五歲金泰和二年

三年高麗神宗六年癸亥公十六歲金泰和三年

四年高麗神宗七年甲子公十七歲〇高麗神宗薨熙宗即位金泰和四年

開禧元年高麗熙宗元年乙丑公十八歲〇元太祖鐵木眞起稱帝于斡難金泰和五年

二年高麗熙宗二年丙寅公十九歲金泰和六年

三年高麗熙宗三年丁卯公二十歲金泰和七年

嘉定元年高麗熙宗四年戊辰公二十一歲〇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金泰和八年

二年高麗熙宗五年金東海侯永濟大安元年己巳公二十二歲

三年高麗熙宗六年庚午公二十三歲金大安二年

四年麗熙宗七年金大安三年辛未公二十四歲〇高麗熙宗薨康宗即位

五年麗康宗元年金崇寧元年壬申公二十五歲陳郎中滓金平章仁鏡見公詩賦而嘆賞之時高王在東宮即薦爲侍學士〇六月戊子登第田慶成榜下也政堂文學崔洪胤知奏事琴儀知貢擧

六年高麗康宗二年金宣宗珦貞祐元年癸酉公二十六歲〇高麗康宗薨高宗即位〇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立昇王珦

七年麗高宗元年金貞祐二年甲戌公二十七歲自內侍院例補尚州司錄參軍兼掌書記先是諸州書記與縣令爭禮多不協時按廉使金君綏宴守令爲一縣令年老者乃曰今玆文會可尚齒也一書記不肯公怡然坐縣令下人服其器重

八年麗高宗二年金貞祐三年乙亥公二十八歲

九年麗高宗三年金貞祐四年丙子公二十九歲以政最聞入補國學學諭時金台臣嘗和許彦國虞美人草歌公見其詩即和七首李史館允甫傳示李奎報許可特裁長書遣翰林河千旦賚書報曰此詩韻強凡作者頗艱於和觀君之作辭意絶妙雖使李杜作之無以復加也又投長篇褒奬之及見公盡出文藁示之曰深愧相知之晚也昔全履之能文時人不識我獨知之今見君貌不知有逸才是眞隱德人也

十年麗高宗四年丁丑公三十歲金興定元年

十一年麗高宗五年戊寅公三十一歲金興定二年公以學諭在館李諫議奎報曰日者宴庾諫議敬玄時爲右諫議宅走筆賦水精杯詞人皆見和君獨不和何也公即和成七首奎報稱歎不已傳示於誥院曰此詩非今世人作也〇時執政崔怡即瑀嘗品題朝士能文吏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屛風每當銓注輒考閱而敘之公名初在下故十年不調一日怡問李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奎報曰學諭崔安公名初其人也及第金坵其次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公五魁五副怡又欲試吏材授給田都監錄事亦勤而敏俞文安升旦崔承制宗蕃皆名臣也嘗稱公曰天不虛生偉人其必作宰相乎

十二年麗高宗六年己卯公三十二歲金興定三年

十三年麗高宗七年庚辰公三十三歲金興定四年

十四年麗高宗八年辛巳公三十四歲金興定五年

十五年麗高宗九年壬午公三十五歲金元光元年

十六年麗高宗十年癸未公三十六歲金元光二年〇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

十七年麗高宗十一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甲申公三十七歲〇宋寧宗崩子貴誠改名昀立

宋理宗竇慶元年高麗高宗十二年金哀宗正大二年乙酉公三十八歲

二年麗高宗十三年金正大三年丙戌公三十九歲

三年麗高宗十四年金正大四年丁亥公四十歲〇元太祖鐵木眞死六盤山少子拖雷藍國太祖在位二十三年

紹定元年麗高宗十五年金正大五年戊子公四十一歲

二年麗高宗十六年金正大六年己丑公四十二歲〇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是爲太宗約宋滅金

三年麗高宗十七年金正大七年庚寅公四十三歲

四年麗高宗十八年金正大八年辛卯公四十四歲

五年麗高宗十九年金天興元年壬辰公四十五歲遷四門博士直翰林院知製誥制敎典雅一時傳誦公爲儒紳講釋經義疑難蜂起剖析無滯諸生帖帖領聽以公之久淹學官爲幸毛詩指南圖成於此時

六年麗高宗二十年金天興二年癸巳公四十六歲時璽海島田又將遣使于金相府皆以公爲薦首執政喜曰文章政事兼備者古難其人今得之社稷之福也

遂與起居注崔璘內侍權逑如金因韃靼元路梗未至而還也

擢詹事府丞中書注書當在此上下之年間而未詳

端平改元年麗高宗二十一年甲午公四十七歲 ○宋紹元滅金正月金亡

元太宗六年

二年麗高宗二十二年乙未公四十八歲

元太宗七年

三年麗高宗二十三年丙申公四十九歲 出守濟州濟古耽羅也每守至有星

元太宗八年 主王子輒酒食賄遺以結歡貽民弊滋甚公下令曰敢有方命侵漁吾民者邦有常刑王子聳其敢干憲終三年一境賴安本州境僻俗荒不識文學公乃設學校躬率樂育民用變夷士多登進

嘉熙改元年麗高宗二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歲 在濟州任所

元太宗九年

二年麗高宗二十五年戊戌公五十一歲 在濟州任所

元太宗十年

三年麗高宗二十六年己亥公五十二歲 以右正言知製誥徵還後守貪酷民亂人以狀來訴曰若得守如崔公則庶新舊汙公績尤聞 ○第三子有淯生

遷左司諫戶部郎中國子直講當在上下年間而未詳

庚子宋年紀及高麗年紀見下忠憲公年譜

辛丑公五十四歲 公出典尚州至州吏民如再得父母金之岱贈公詩曰曾爲管記顏如玉復作邀頭鬢未霜公閣所居廳事後欄臨小池名之曰不勞亭種花竹其前以自娛 ○故事正至八關會及誕節兩界兵馬使諸牧都護府上牋賀中書門下第其高下以牓之及是每歲尚之表牋必居第一文士無不歎服 ○州爲東南百郡之首獄訟尤繁公裁斷如流剖決如神吏畏民懷罔有干紀令不煩而自行囹圄空虛者三載虎來嘯育亦不害人民歌之曰草沒園門虎生子人至今談其績按廉使報仁恤百姓獄訟明決理爲嶺表第一

甲辰公五十七歲 春秩未滿以殿中小監寶文閣待制召還 ○公罷歸路過德通郵亭壁上有金仁鏡詩何時鈴閣即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之句公測然有感籠以碧紗固題一絕以識後爲右僕射承詔赴闕過此再題以成金公詩意 ○時李奎報卒國家大手筆咸屬於公焉 ○又以兩府交薦出按楊廣忠清道移節全羅時權臣崔怡之子得全爲浮屠住月南寺肆虐於民部使者莫敢誰何公一繩以法俾戢其虐世偉剛正 ○公嘗登邊山不思議房後峯傍有老松攙天新月隱映下望平原際天衆山如炙注尖抹雲烟忽憶鄭知常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之句沈吟良久曰不到此境界安知鄭公得意處也

丙午公五十九歲 冬入爲國子司業 ○遷戶部侍郎 ○除朝靖大夫大府卿知製誥

丁未公六十歲 春以太僕卿掌國子試取詩賦鄭淳康守貞等以獲奇俊稱 ○四月以國子祭酒寶文閣學士乃授節鉞出鎮東南路時國家因胡寇元定宗時備禦命公巡撫嶠南公行部過上洛尚州別號自牧守至于鄉校諸儒呈歌詩引啓駢闐街路有四大老年七八十餘自號尚原四老呈短引並絕句四首其一曰前爲藍袖後朱轓政最如公古未聞草綠圖門虎生子至今傳作美談云其二曰不勞亭畔百花開曾是爲州手自栽去後春光猶寂寞無情亦喜相君來公覽之笑曰虎負子渡河去古人美之今來生子非善政也但取空獄云耳 ○公乘傳過東萊登積翠亭亭有郭珣詩金精崔惟清記世稱三絕謂詩絕記絕書絕公歎賞之和成一絕縣令池壯元欲勒版公固止之曰恐累三絕且負斯亭 ○六月陞通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十一月知御史臺事 ○十二月拜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讓表見下

戊申公六十一歲 春承詔赴闕時金按廉之岱正朝賀公鎮撫使狀曰鷄人報

曉爭糊楚戶之鵝鳳詔頒春摧浴筍池之鳳隔兩日除書到以公爲右僕射前日浴鳳之言果驗之仍又修狀致賀曰新詔濕鴟之字千里而來前書浴鳳之言三日乃驗黃閣四朝父宰相子宰相紅牋七世祖文章孫文章賀狀見下〇尋遷左僕射學士承旨

己酉公六十二歲 二月因事赴京〇拜樞密副使

庚戌公六十三歲 二月己未與中書舍人洪縉如蒙古即元也〇奉使還稱旨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寶文閣太學士判三司事太子少傅

壬子公六十五歲 四月丁卯與判大府事皇甫琦同知貢擧取進士柳成梓等〇除叅知政事集賢殿太學士判禮曹太子少師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

甲寅公六十七歲 四月補闕集成先是李學士仁老集東國諸賢詩話命曰破閑以其書未廣故公續補以成分爲三卷行于世

丙辰公六十九歲 十月乙酉拜中書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修國史判戶部事餘幷如故其麻制曰梅傳調鼎於四朝蒙蒙爲公輔器桂襲賜牋於七葉袞袞是文孫家平章百姓何愧於袁張鎭撫四夷庶同於平勃麻制讓表具見下〇先是北使之來公獨請出迎朝廷不從果致大兵崔瑀將脅王遷都江華王令三品以上各陳戰守之策衆論紛紜公與樞密使金寶鼎相議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不如講和瑀沮其議盡捲陸民驅入海島中外騷然者累年公作三都賦以諷瑀曰洪惟本朝風化掩古畏天之威樂天之道以小事大于時保之西柳市以滛而顚覆北松市由侈而流移維玆江都惟德之基順天事大風俗淳熙於萬斯年安不忘危其意非美江都蓋譏其不識時也

丁巳公七十十歲 蒙兵元憲宗時大至宰樞等請遣王子講和王不聽公與金寶鼎等爲王陳其利害王乃遣永安公僖

戊午公七十一歲 六月壬辰公與諫議大夫洪縉取進士張漢文等公凡一典成均試兩知貢擧所擢皆當世聞人後多至卿相許文敬公珙薛文良公公儉皆公門生也〇十二月壬寅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時大司成柳璥及金仁後等擧義反正誅權臣崔諠一汰邪黨複政于王公位冢宰鎭以清嚴時論多之

己未公七十二歲 四月甲午遣太子倎奉表如蒙古初朝廷議選宗室懿親入朝無敢言者公乃毅然上章請令太子入覲以安宗社王深感公至誠至是命太子入朝于元令州郡出陸百數十餘年土着無虞繄公之功也〇公三上表請退仍致仕

庚申高麗元宗元年七月壬辰卒按家傳云己未冬卒而麗史云庚申七月卒從之〇推以晦朔則似是七月二十六日間公立朝四十九年壽七十三謚文清公公器宇雄偉燕居靜默及至廷議正色不撓北朝大臣伊剌普卿見公儀表嘉歎問姓名國有大事公輒自陳〇麗史曰公天姿淳訥不以表表爲能文學富贍居官勤敏清嚴文名埒於李奎報而吏幹亦優公晚號東山叟有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毛詩指南圖行于世家藏曰公詩律駢侶各臻其妙館閣文字輒皆應製有三都賦一篇膾炙當世至今流傳

配長興府夫人任氏籍長興匡靖大夫樞密院副使版圖判書文翰學士孝順之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曰有侯登壬申科官奉翊大夫密直司副使版圖判書文翰學士次曰有埤麗史作抾埤東京留守判官季曰忠憲公有淶女適郭汝弼學士

繼配竹山府夫人朴氏籍竹山直長同正育章之女祖內侍供駙署丞逢均配全州崔氏父直長同正崔允瑋曾祖宗市署丞英生高祖良醞署丞天柱朴夫人後公二十五年乙酉按崔允瑋乃朴育章之外祖非夫人之外祖也世五月七日歿〇譜書以夫人外祖錯誤甚矣攷宋氏戶口則可知

西川府院君鄭崑壽曰攷文憲堂世傳則忠憲公有淹外祖宰臣任孝順云而今攷司宰令珙妻宋氏及郎將仲澤戶口則有淹外祖同正朴育章云似相牴悟疑文清公滋初娶任氏後娶朴氏而戶口所載從後娶以朴氏記之也然未可的知

默守堂曰崇禎丙子春攷長興任氏世系則文清公滋娶宰臣任孝順女生三子長曰版圖判書有侯二曰東京留守判官有埤三曰忠憲公有淹後娶朴氏的知忠憲公有淹外祖任孝順無可疑也按世德錄曰鄭西川以爲忠憲公之外祖是任是朴未可的知默守堂質言外祖爲任且攷忠憲公家傳云文清公以忠憲公數中否欲剃髮外祖宰臣任孝順不之從以此推之默守堂說爲是而第麗朝戶口式譜系法極詳備悉錄外派之外派司宰令公夫人宋氏戶口可徵而朴氏外派一一備載獨於任氏只錄父諱何其太畧於所生外派而特詳於繼妣邊歟事理不然此爲疑案云○又按文清公五十二歲忠憲公生以此推之則任夫人年亦五十餘矣豈有五十餘歲夫人生壬子之理且文清公五十餘歲再娶耶莫朴夫人所生明矣

# 八世 문청공 휘 자

## 년보

처음의 휘는 종유(宗裕)였고, 또 안(安)으로 바꾸기도 하였다。자는 수덕(樹德)이며, 호는 동산수(東山叟)라 하였으며, 역옹(櫟翁)이라 호한 곳도 있다。관직은 금자광록대부(金紫光祿大夫) 수태사개부의(守太師開府儀) 동삼사문하시랑(同三司門下侍郎) 동중서문하평장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수문전대학사(修文殿大學士) 감수국사(監修國史) 판리부한림원사(判吏部翰林院事) 상주국(上柱國)을 지냈고, 시호는 문청공(文淸公)이다。

송(宋) 효종(孝宗) 순희(淳熙) 十五년(고려 명종(明宗) 八년、금(金) 세종(世宗) 二十八년) 대정(大定) 무신(戊申)(윌일은 상고할 수 없다。)에 공이 태어났다。공은 어릴 적에 국량(局量)이 성인과 같았으며, 천품이 순박하고 말이 없어 자신의 재주를 밖으로 드러내지 않고 학문에 힘썼고 문장에 능하였다。

순희 十六년(고려 명종 十九년、금 세종 대정 二十九년) 기유(己酉)(공은 나이 二세였다。)

○송 효종이 태자인 돈(惇)에게 황제의 자리를 물려주고 중화궁(重華宮)에 물러나 거하였다。광종(光宗)이 즉위하였다。(효종을 수황성제(壽皇聖帝)라 존칭하였다。)

○금의 군주인 옹(雍)이 죽고 태손(太孫)인 경(璟)이 즉위하였다。

송 광종(光宗) 소희(紹熙) 원년(고려 명종 二十년、금 장종(章宗) 경(璟) 명창(明昌) 원년。) 경술(庚戌)(공은 三세였다。)

소희 二년(금 명창 二년、고려 명종 二十一년、) 신해(辛亥)(공은 四세였다。)

소희 三년(금 장종 명창 三년、고려 명종 二十二년、) 임자(壬子)(공은 五세였다。)

소희 四년(금 명창 四년、고려 명종 二十三년、) 계축(癸丑)(공은 六세였다。)

소희 五년(금 명창 五년、고려 명종 二十四년、) 갑인(甲寅)(공은 七세였다。)

○송 광종(光宗)이 황자(皇子)인 확(擴)에게 황제의 자리를 선양하여 영종(寧宗)이 즉위하였다。(한편 광종은 후(悍后)에게 혹해 있어서 수황성제가 붕어하였을 때 상례(喪禮)를 집행하지 아니하였다。이에 조여우(趙汝愚)가 태황태후(太皇太后)의 조칙을 빙자하여 가왕(嘉王)에게 내선(內禪)하고 광종을 상황(上皇)이라 칭하였다。)

송 영종(寧宗) 경원(慶元) 원년(고려 명종 二十五년, 을묘(乙卯)(공의 나이 八세。나이)
경원 二년(금 명종 二十六년, 병진(丙辰)(공의 나이 九세。나이)
경원 三년(금 명종 二十七년, 정사(丁巳)(공의 나이 十세。나이)
○고려 명종이 돌아가고 신종(神宗)이 즉위하였다。
경원 四년(금 신종 원년, 무오(戊午)(공의 나이 十一세。나이)
경원 五년(금 신종 二년, 기미(己未)(공의 나이 十二세。나이)
경원 六년(금 신종 三년, 경신(庚申)(공의 나이 十三세。나이)
가태(嘉泰)(改元하였다。) 원년(고려 신종 四년、금 태화(泰和) 원년, 신유(辛酉)(공의 나이 十四세。)
가태 二년(금 신종 五년, 임술(壬戌)(공의 나이 十五세。)
가태 三년(금 신종 六년, 계해(癸亥)(공의 나이 十六세。)
가태 四년(금 신종 七년, 갑자(甲子)(공의 나이 十七세。)
○고려 신종이 돌아가고 희종(熙宗)이 즉위하였다。
개희(開禧)(改元하였다。) 원년(금 태화 五년, 을축(乙丑)(공의 나이 十八세。)
○원(元) 태조(太祖) 철목진(鐵木眞)이 기병하여 간난(幹難)에서 칭제(稱帝)하였다。
개희 二년(금 태화 六년, 병인(丙寅)(공의 나이 十九세。)
개희 三년(금 태화 七년, 정묘(丁卯)(공의 나이 二十세。)
가정(嘉定)(改元하였다。) 원년(금 태화 八년, 무진(戊辰)(공의 나이 二十一세。)
○금의 황제 경(璟)이 죽고, 위왕(衛王) 영제(永濟)가 즉위하였다。
가정 二년(고려 희종 五년、금 동해후(東海侯) 영제(永濟) 대안(大安) 원년) 기사(己巳)(공의 나이 二十二세。)
가정 三년(금 대안 희종 六년, 경오(庚午)(공의 나이 二十三세。)
가정 四년(금 대안 희종 七년, 신미(辛未)(공의 나이 二十四세。)
○고려 희종이 돌아가고, 강종(康宗)이 즉위하였다。
가정 五년(고려 강종 원년 금 숭녕(崇寧) 원년、元年) 임신(壬申)(공의 나이 二十五세。) 낭중(郎中) 진화(陳澕)와 평장사(平章事) 김인경(金仁鏡)이 공의 시부(詩賦)를 보고 칭찬하였다。당시에 고종(高宗)은 태자로 있었는데 즉시 공을 천거하여 시학사(侍學士)로 삼았다。
○六월 무자일(戊子日)에 과거에 급제하니 전경성(田慶成)의 아래자리 였다。정당문학(政堂文學) 최홍윤(崔洪胤)이 지주사(知奏事)였고, 금의(琴儀)가 지공거(知貢擧)였다。
가정 六년(고려 강종 二년、금 선종(宣宗) 순(珣) 정우(貞祐) 원년) 계유(癸酉)(공의 나이 二十六세。)
○고려 강종이 돌아가고 고종(高宗)이 즉위하였다。
○금(金)의 호사호(胡沙虎)가 그의 군주 영제(永濟)를 시해하고 승왕(昇王) 순(珣)을 세웠다。
가정 七년(고려 고종 원년、금 정우 二년, 갑술(甲戌)(공의 나이 二十七세。) 내시

원(內侍院)에서 상례에 따라 상주사록겸장서기(尙州司錄兼掌書記)에 보직되었다。이보다 앞서 여러 주(州)의 서기(書記)와 현령이 서로 예절문제로 다투어서 사이가 좋지 못한 경우가 많았다。그 때 안렴사(按廉使)인 김군유(金君綏)가 수령들에게 연회를 베풀었는데 그는 어떤 연로한 현령 한 사람을 위하여 말하기를, 「이 문회(文會)에서는 나이를 숭상하는 것이 좋겠소」라고 하였다。이에 어떤 서기 한 사람이 이를 받아들이려 하지 않았는데 공은 기쁜 낯으로 현령의 아래자리에 앉았다。사람들이 공의 기도(器度)가 무거움에 탄복하였다。

가정 八년(고려 고종 二년, 乙亥)(공의 나이 二十八세) 을해(乙亥)(二十八세) 가정 九년(고려 고종 三년, 丙子)(二十九세) 병자(丙子)(공의 나이 二十九세) 공은 정사의 고적(考績)에서 가장 우수한 성적이었기 때문에 즉시로 국학학유(國學學諭)의 관직에 임명되었다。그 때 김대신(金台臣)이 일찌기 허언국(許彦國)의 「우미인초(虞美人草)」라는 시에 화답(和答)을 한 적이 있었는데 공이 그 화답한 시를 보고서 그 자리에서 일곱 수의 시를 화답하여 지었다。사관(史館) 이윤보(李允甫)가 공의 시를 이규보(李奎報)에게 가져다 보여주자 이규보는 공의 능력을 인정하고 특별히 장문의 편지를 써서 한림(翰林) 하천단(河千旦)에게 보내어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이 시는 강운(強韻)을 사용하고 있으므로 대부분의 시인들이 화답함에 어려움을 겪는 일이 많았다。그런데 최군(崔君)의 작품을 보니 사의(辭意)가 절묘하니 비록 이백(李白)·두보(杜甫)가 이 화답시를 짓는다 하더라도 더 이상 잘 지을 수는 없을 것이다。」

그리고는 다시 장편의 시를 지어서 공을 칭찬하였다。그 뒤에 이규보는 공을 만나게 되자 자기가 지은 글의 원고를 모두 꺼내어 공에게 보여주고 말하기를, 「서로 알게 됨이 늦은 것이 몹시 안타깝소。예전에 전리지(全履之)가 문장에 뛰어났으나 아무도 그러한 사실을 몰랐었는데 유독 나만은 알고 있었소。이제 그대의 모습을 보니 빼어난 재주가 있는지 없는지 알 수가 없으니 이는 참으로 자신이 가진 덕을 잘 숨기고 있는 사람이라 하겠소」라 하였다。

가정 十년(고려 고종 四년, 금 흥정(興定) 원년, 丁丑)(공의 나이 三十세) 가정 十一년(금 흥정 二년, 고려 고종 五년, 戊寅)(공의 나이 三十一세) 공은 학유(學諭)의 직위를 떠고 학관(學館)에 재직하고 있었는데 간의(諫議)로 재직하던 이규보가 공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근자에 간의(諫議) 유경현(庾敬玄)(경현은 당시에 우간의(右諫議)로 재직하고 있었다。)의 집에서 연회를 베풀고 붓을 휘둘러 수정배(水精杯)에 대한 시를 지었소。그리고 이 시에 대하여 시인들이 모두 화답시를 지었는데 유독 그대만이 화답시를 짓지 아니하니 무슨 까닭이라도 있소?」

이에 공이 그 자리에서 화답시를 지어 일곱 수가 만들

어졌다。이규보가 이를 보고 칭찬하기를 그치지 않고 고원(誥院)에 그 시를 돌려 보여주면서 말하기를, 「이 시는 요샛 사람들의 시와는 다르다」고 하였다。

○그 당시에 권력을 독점하던 최이(崔怡)(즉, 최우(崔瑀)를 말한다。)가 일찌기 조정의 신하를 품평하기를, 문학에도 능하고, 정치에도 능한 사람이 최상이요, 문학에는 능하나 정치에는 능하지 못한 사람이 그 다음이요, 정치에는 능하나 문학에는 능하지 못한 사람이 또 그 다음이며, 문학과 정치에 모두 능하지 못한 사람이 최하라고 하였다。그리고는 직접 병풍에 그들의 이름을 써놓고 관리의 전형이 있을 때마다 그들의 우열을 고려하여 벼슬을 주었다。공은 처음에 하등의 평가에 위치하였던 연유로 십년동안 좋은 관직에 선발되지 못하였다。하루는 최이가 이규보에게 물기를, 「그누가 공의 뒤를 이어서 문한(文翰)을 담당할 수 있겠소?」라고 하자 이규보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학유(學諭)인 최안(崔安)(공의 초명(初名)은 안(安)이었다。)이 바로 적임자이고, 이번 과거에 급제한 김구(金坵)가 그 다음의 적임자입니다。」

그 당시에 이수(李需)·이백순(李百順)·하천단(河千旦)·이함(李咸)·임경숙(任景肅) 등이 모두 문명(文名)을 날리고 있었다。최이는 문사(文士)들의 능력을 시험해 보고자 하여 그들에게 명하여 「서(書)」와 「표(表)」를 짓게 하고 이규보로 하여금 그 우열을 가리게 하였다。무릇 열번의 시험에서 공은 다섯번 최상의 평가를 받았고, 다섯번은 차석의 평가를 받았다。최이는 또 공의 정치가로서의 재능을 시험하고자 하여 공에게 급전도감녹사(給田都監錄事)의 관직을 주었는데 공은 역시 근면하고, 민첩하게 일을 처리하였다。문안공(文安公) 유승단(俞升旦)과 승제(承制) 최종번(崔宗蕃)은 모두 명신(名臣)인데 일찌기 공을 칭찬하여 말하기를, 「하늘은 아무까닭없이 위인을 내지 않는다。이 사람은 반드시 재상이 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가정 十二년(고려 고종 六년, 己卯)(공의 나이 三十二세。)
가정 十三년(고려 고종 七년, 庚辰)(공의 나이 三十三세。)
가정 十四년(고려 고종 八년, 辛巳)(공의 나이 三十四세。)
가정 十五년(고려 고종 九년, 壬午)(공의 나이 三十五세。)
가정 十六년(고려 고종 十년, 癸未)(공의 나이 三十六세。)

○금의 황제 순(珣)이 죽고, 태자인 수서(守緖)가 즉위하였다。

가정 十七년(고려 고종 十一년, 甲申)(공의 나이 三十七세。)

○송 영종(寧宗)이 돌아가고 아들(이름은 균(昀)이다。)(개명한 이 즉위하였다。

송 이종(理宗) 보경(寶慶) 원년(고려 고종 十二년, 乙酉)(공의 나이 三十八세。)
보경 二년(고려 고종 十三년, 丙戌)(공의 나이 三十九세。)

보경 三년(금고려고종 十四년、) 정해(丁亥)(공의 나이 四十세。)

○원(元) 태조 철목진(鐵木眞)이 죽고 육반산(六盤山)의 막내아들인 타뢰(拖雷)가 정사를 총괄하였다。(태조는 二十三년간 재위하였다。)

소정(紹定)(개원(改元)하였다。) 원년(금고려고종 十五년 정대、) 무자(戊子)(공의 나이 四十一세。)

소정 二년(금고려고종 十六년 정대、) 기축(己丑)(공의 나이 四十二세。)

○원나라의 군주인 와활태한(窩闊台汗)은 태조의 세째 아들인데 이 사람이 바로 원 태종(太宗)이다。 송나라와 금나라를 멸망시킬 것을 약속하였다。

소정 三년(금고려고종 十七년、) 경인(庚寅)(공의 나이 四十三세。)

소정 四년(금고려고종 十八년、) 신묘(辛卯)(공의 나이 四十四세。)

소정 五년(천흥(天興) 원년、 금) 임진(壬辰)(공의 나이 四十五세。)

공은 사문박사직한림원지제고(四門博士直翰林院知制誥)로 승진되었다。 공이 지은 제교(制敎)의 글은 전아(典雅)하여 일시에 전송(傳誦)되곤 하였다。 공이 유생과 관리들을 위하여 경의(經義)를 강의하고 해설할 때에는 질문하거나 힐난하는 질의가 사방에서 일어나기 일쑤였는데 공은 변론함에 있어 지체함이 없었으므로 제생(諸生)들은 경건하게 공의 말씀에 귀를 기울였다。 그리하여 그들은 공이 학문을 담당하는 벼슬에 오래 머물러 있는 것을 다행으로 여기었다。 공의 〔모시지남도(毛詩指南圖)〕는 이 무렵에 완성되었다。

소정 六년(금고려고종 二十년、) 계사(癸巳)(공의 나이 四十六세。) 이 무렵에 바다섬의 전답을 측량하였다。 또 금나라에 사신을 파견하려고 하였는데 재상부(宰相府)에서 모든 사람이 공을 으뜸으로 추천하였다。 그러자 집정(執政)이 기뻐하여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문장과 정사의 능력을 겸비한 사람은 고래로 구하기가 힘든 바인데 지금 그와 같은 사람을 얻으니 이는 종묘사직의 행복이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기거주(起居注) 최린(崔璘)·내시(內侍) 권구(權逑)와 함께 금나라로 갔다。 그러나 달단(韃靼)(즉、원나라이다。)의 연고로 길이 막혀 도착하지 못하고 되돌아왔다。

첨사부승중서주서(詹事府丞中書注書)에 발탁되었다。(이 벼슬에 임명된 것은 이 해의 전후임이 분명하나 아직 미상이다。)

단평(端平) 원년(고려고종 二十一년、 원 태종(太宗) 六년、) 갑오(甲午)(공의 나이 四十七세。)

○송나라가 원나라와 더불어 금나라를 멸망시킬 것을 약속하였다。 정월에 금나라가 멸망되었다。

단평 二년(고려고종 二十二년、) 을미(乙未)(공의 나이 四十八세。)

단평 三년(원 태종 七년 고려고종 二十三년、) 병신(丙申)(공의 나이 四十九세。) 공은 제주도의 수령으로 나갔다。 제주도는 옛날에는 탐라(耽羅)라고 하였다。 제주에서는 수령이 새로 부임하면 성주왕자(星主王子)라는 자가 있어 불현듯 술과 음식을 내

어놓고 뇌물을 좀으로써 새 수령의 환심을 샀는데 그들이 백성에게 끼친 폐해가 매우 심하였다。 이에 공께서 명령을 내려 말하기를, 「감히 나의 명을 어기고서 나의 백성을 침탈하는 자가 있으면 국법에 의해 형을 가하리라」 하였다。 그러자 성주왕자 수기(讐其)가 숨어버렸다。 그리하여 三년동안 제주 경내가 이로 인하여 편안하였다。 본래 제주는 영토가 본국으로부터 외진 곳에 있고 풍속이 황폐하여 문학에 대하여 아직 못하였다。 이에 공께서는 학교를 세우고 몸소 그들을 이끌고 교육하기를 즐겨 하셨다。 백성들이 이로 말미암아 오랑캐의 습속을 바꾸었고, 선비들이 과거에 급제하는 자가 많아졌다。

가희(嘉熙)(改元하였다。) 원년(원 태종 고종 二十四년, 정유(丁酉)(공의 나이 五十세。) 제주 임소(任所)에 계셨다。

가희 二년(원 태종 고종 二十五년, 무술(戊戌)(공의 나이 五十一세。) 제주 임소에 계셨다。

가희 三년(원 태종 고종 二十六년, 기해(己亥)(공의 나이 五十二세。) 우정언지제고(右正言知制誥)의 관직으로 부름을 받고 서울로 돌아왔다。 그런데 후임 수령이 탐욕스럽고 잔혹하였으므로 백성들이 난을 일으켰다。 어떤 사람이 글을 보내어 호소하기를, 「만일 최공(崔公)과 같은 수령을 만난다면 옛날의 더러운 정사를 쇄신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라고 하였다。 공의 치적이 뛰어나다고 국왕에게 보고되었다。

○세째 아들인 유엄(有渰)이 태어났다。

좌사간호부낭중국자직강(左司諫戶部郎中國子直講)으로 승진하였다。(이 벼슬에 임명된 것은 이 해의 후임이 분명하나 아직 미상이다。 전)

경자(庚子)(송의 연호와 고려의 연기(年紀)는 아래 신축(辛丑)(공의 나이 五十四세。) 공은 상주(尙州)의 목사(牧使)가 되어 나갔다。 공이 상주에 이르니 이서(吏胥)와 백성들이 부모를 다시본듯 여기었다。 김지대(金之岱)가 공에게 준 시에 이르기를,

예전 서기(書記)로 있을 적엔 옥과 같은 얼굴이더니,
다시 목사가 되어옴에 귀밑머리 아직도 희지 않구나!
(曾爲管記顔如玉、復作邀頭鬢未霜)

라 하였다。

공은 거처하고 있는 청사(廳事) 뒤의 난간을 없애버리고 자그마한 연못을 내려다 볼 수 있게 한 다음 그 집을 「불로정(不勞亭)」이라 이름하고 앞에 꽃과 대나무를 심어두고 자오(自娛)하였다。

○고사(故事)에 원정(元正)、동지(冬至)、팔관회(八關會)와 국왕의 탄신일에는 양계(兩界) 병마사(兵馬使)、그리고 여러 목(牧)과 도호부(都護府)에서 전(牋)을 올리어 경하(慶賀)하는 것이 상례였다。 그러면 중서문하성(中書門下省)에서 그 글의 우열을 평가하여 방(牓)을 붙이었다。 이 무렵 매 해마다 상주목(尙州牧)에서 올리는 표전(表牋)이 예외없이 항상 일등이 되니 탄복하지 않는 문사들이 없었다。

○상주는 동남부 일백개 군의 으뜸이 되는 도읍으로 옥

사(獄事)와 송사(訟事)가 특히 많았는데 공은 물이 흘러가듯 그것들을 재판하였고, 신과도 같이 명확하게 판결을 내렸다。 그래서 관리들은 공을 두려워하였고, 백성들은 공을 사모하여 법을 어기는 자가 없었으므로 명령을 번다하게 내리지 않아도 저절로 시행되었고, 감옥이 텅 비어 있은 지가 三년이 되었다。 그리고 범이 나타나 포효하면서 새끼를 기른 일도 있었으나 그 범 또한 사람을 해치지 아니하였다。 이에 백성들이 노래하기를,

「풀이 무성한 감옥에는 범이 새끼를 친다네(草沒圜門虎生子)」

라 하여 지금까지 사람들이 그 이야기를 전한다。

공의 공적에 대해서는 안렴사(按廉使)가 국왕에 보고하기를, 「백성들을 어짊으로써 보살피고, 옥사와 송사를 명쾌하게 처리한다」고 하여 그의 다스림이 영남 제일이라고 평하였다。

갑진(甲辰)(공의 나이 五十七세。) 봄에 임기가 다 차지도 않았는데 전중소감보둔각대제(殿中小監寶門閣待制)로 소환되었다。

○공이 상주에서 돌아오는 길에 덕통우정(德通郵亭)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그 우정의 벽위에는 김인경(金仁境)의 시가 쓰여져 있는데 그 싯귀에 이르기를,

어느 때나 영각(鈴閣)(역자주:장군이 거처하는 곳으로 장군을 의미함。)이 황각(黃閣)(역자주:재상이 업무를 보는 청사의 문。)하여 재상을 가리킴。)이 되고,

태수(太守)의 행차가 재상(宰相)의 행차가 되려나,

(何時鈴閣卽黃閣, 太守行爲宰相行。)

라 하였다。 공이 뭉클하게 느끼는 바가 있어 푸른 비단으로 그 싯귀를 덮어주고 절구 한 수를 지어서 그 일을 기록하였다。 그 뒤에 공이 우복야(右僕射)의 지위로 부름을 받고 대궐로 갈 적에 이 곳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다시 시를 지음으로써 김인경공의 시의 뜻을 완성시켰다。

○그 무렵에 이규보(李奎報)가 돌아갔다。 그리하여 국가의 중대한 문장은 모두 공에게 위촉되었다。

○또 양부(兩府)(역자주:宰府 즉, 中書門下省과 樞府 즉, 中樞院을 합하여 말한 것。)에서 교대로 공을 추천하여 양광충청도(楊廣忠淸道)의 안렴사(按廉使)로 내보내고, 전라도의 안렴사로 전임시켰다。 그 무렵에 권신(權臣) 최이(崔怡)의 아들인 득전(得全)이 승려가 되어 월남사(月南寺)에 거주하면서 백성들에게 몹시 포학한 짓을 자행하였다。 그렇지만 지방관리 아무도 그에게 수하(誰何)를 하지 못하였다。 공은 즉시 법으로 그를 포박하여 그의 포학한 짓을 거두게 하니 세상의 기강이 바르게 잡혀졌다。

○공이 일찌기 변산(邊山)의 불사의방(不思議房)의 뒷산 봉우리에 오른 적이 있었는데 그 곁에 늙은 소나무가 하늘을 찌를듯이 솟아있고, 초승달이 그 사이로 언뜻 언뜻 비추었다。 눈을 아래로 돌려 평원을 내려다보니 뭇산들이 하늘과 경계를 하고 있어 주전자끝이 구름을 스치는 것과도 같았다。 공이 이에 문득 정지상(鄭知常)의 싯귀,

바위곁에 늙은 소나무엔 한 조각 달이 걸렸고,

하늘가 구름아래에는 점점이 산이로구나。

(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

를 생각해내고 한참동안 되읊다가 말하기를, 「이러한 풍경을 직접 보지 않고는 정공(鄭公)의 득위(得意)한 시가 무엇인지를 아지 못한다」라고 하였다.

병오(丙午)(공의 五十九세 나이.) 겨울에 서울로 돌아와 국자사업(國子司業)이 되었다.

○호부시랑(戶部侍郎)으로 전임되었다.

○조정대부대부경지제고(朝靖大夫大府卿知制誥)에 제수되었다.

정미(丁未)(공의 六十세 나이.) 봄에 태복경(太僕卿)의 지위로 국자시(國子試)를 관장하여 시부(試賦)로서 정순(鄭淳)·염수정(廉守貞) 등을 선발하였는데 기준(奇俊)한 인재를 선발하였다는 평가를 받았다.

○四월에 국자좨주보문각학사(國子祭酒寶文閣學士)로서 절도사(節度使)의 직책을 맡아 동남로(東南路)를 진무(鎭撫)하게 되었다. 그 당시 국가가 호란(胡亂)(원 정종(定宗)의 때이다.)으로 말미암아 수비를 강화할 때였는데 공으로 하여금 영남지역을 순무(巡撫)하라고 명하였다. 공의 행열이 상낙(上洛)(尙州의 호이다. 별)을 지나갈 때 목사와 태수로부터 향교의 많은 유생들에 이르기까지 시가(詩歌)와 인계(引啓)를 바치느라고 길이 꽉 막힐 정도였다. 그 때 네 명의 대로(大老)가 있어 나이가 七、八十여세 되는데 상원사로(尙原四老)라고 자칭하면서 짧은 인(引)과 절구 네 수를 함께 바치었다. 그중 한 시에 이르기를,

예전에는 푸른 깃의 목사이시더니 이제는 붉은 깃발의 장수이시네.

훌륭한 정사 공과 같은 이는 옛부터 듣지 못하였다네.

풀이 무성한 감옥에는 범이 새끼를 낳으니,

지금까지 미담(美談)으로 전해온다네.

(前爲藍袖後朱轓、政最如公古未聞。)

(草綠圖門虎生子、至今傳作美談云。)

라 하였다. 그 두번 째는 또 이러하였다.

불로정(不勞亭)가에는 백화(百花)가 만발하니

예전 주를 다스릴 때 손수 심으신 꽃이라네.

가신 뒤엔 봄빛에도 적막하게 꽃피우더니

무정(無情)한 꽃도 그대 오심을 기뻐한다네.

(不勞亭畔百花開、曾是爲州手自裁。)

(去後春光猶寂寞、無情亦喜相君來。)

공께서 이 시를 보고 웃으시며 말하기를, 「범이 새끼를 등에 업고 내를 건너서 사라졌다는 이야기는 옛날사람이 찬미한 것이어니와 지금 범이 와서 새끼를 낳는다는 것은 선정(善政)이 아님을 말한다. 여기에서는 다만 감옥이 비어있다는 것만을 취할 뿐이다」라고 하였다.

○공이 전거(傳車)를 타고 동래(東萊)를 지나칠 적에 적취정(積翠亭)을 올라가게 되었다. 그 정자에는 곽순(郭珣)의 시와 김정(金精)·최유청(崔有淸)의 기(記)가 있었는데 세칭 삼절(三絶)이라고 불리웠으니 곧 시절(詩絶)·기절(記絶)·서절(書絶)이 그것이었다. 공은 이를

감탄하며 감상하다가 그 시에 화답하여 절구 한 수를 지었다。 그 때 현령인 지장원(池壯元)이 이 시를 판에 새기어 넣으려고 하자 공이 한사코 말리면서 말하기를, 「삼절에 누를 끼칠까 두렵고, 또 이 정자의 뜻을 저버릴까 두렵다」고 하였다。

○六월에 통의대부국자감대사성한림학사(通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에 승진되었다。

○十一월에 지어사대사(知御史臺事)가 되었다。

○十二월에 은청광록대부상서우복야(銀靑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에 임명되었다。(이 벼슬을 사양하는 표(表)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무신(戊申)(공의 나이 六十一세。) 봄에 공이 조칙을 받고 대궐로 달려갈 적에 안렴사 김지대(金之岱)가 정초에 진무사(鎭撫使)로 있는 공에게 경하하는 장(狀)을 보내어 말하기를, 「계인(鷄人)(역자주:「주례(周禮)」에 이르기를, 「계인은 큰 제사를 치를 때, 밤에 새벽이 왔음을 외쳐 백관이 일어나게 한다」고 하였다。)이 새벽이 왔음을 알리니, 앞을 다투어 초호(楚戶)의 계(鷄)를 붙이고, 임금께서 새 봄을 반포하시니, 순지(荀池)의 봉(鳳)에 목욕하기를 재촉하는구나」라 하였는데 그 후 이틀이 지나서 위 벼슬을 제수하는 글이 도착하여 공을 우복야(右僕射)로 삼았다。 그리하여 전날의 봉(鳳)을 목욕시킨다는 말이 과연 들어맞았다。 김지대가 또 장(狀)을 지어 치하하기를, 「새로 내린 조서의 먹물 마르지 않은 글월이 천리를 달려오니 전날의 봉(鳳)을 목욕시킨다는 말이 과연 三일만에 들어맞았다。 네 조정의 황각(黃閣)에 거하니 아버지도 재상이요 아들도 재상이며, 七세토록 홍전(紅牋)을 이으니 할아버지도 문장가요, 손자도 문장가로다」라고 하였다。 (이 글은 아래에 실려있다。)

○얼마되지 않아 좌복야학사승지(左僕射學士承旨)로 전임되었다。

기유(己酉)(공의 나이 六十二세。) 二월 어떤 일로 인하여 서울에 가게 되었다。

○추밀부사(樞密副使)에 임명되었다。

경술(庚戌)(공의 나이 六十三세。) 二월 기미일(己未日)에 중서사인(中書舍人) 홍진(洪縉)과 함께 몽고(蒙古)(즉, 元나라이다。)에 갔다。

○사신으로 갔다 돌아왔는데 군주의 뜻에 합당하게 일을 처리하였다。 금자광록대부지문하성사이부상서보문각대학사판삼사사태자소부(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尙書寶文閣大學士判三司事太子少傅)로 승진하였다。

임자(壬子)(공의 나이 六十五세。) 四월 정묘(丁卯)에 판대부사(判大府事) 황보기(皇甫琦)와 함께 지공거(知貢擧)가 되어 진사(進士) 유성자(柳成梓) 등을 선발하였다。

○참지정사겸현전태학사판예조태자소사(叅知政事兼賢殿太學士判禮曹太子少師)에 임명되었다。 여러차례 벼슬자리를 옮기어 금자광록대부수태위개부의동삼사문하시랑(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에 이르렀다。

갑인(甲寅)(공의 나이 六十七세。) 四월 「보한집」이 완성되었다。 이보다 앞서 학사(學士) 이인로(李仁老)가 우리나라 여러

현사(賢士)의 시화(詩話)를 모아 엮고 「파한집(破閑集)」이라 이름하였다。 그런데 그 책은 시화를 넓게 수록하지 못하였기 때문에 공이 그 책을 보완하여 완성시키고 三권으로 나누어 엮었다。 이 책은 세상에 유통되고 있다。

병진(丙辰)(공의 나이 六十九세。) 十월 을유(乙酉)에 중서평장사 수문전태학사수국사판호부사(中書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修國史判戶部事)에 임명되고 나머지 관작은 그대로였다。 따라서 마제(麻制)에 이르기를, 「사조(四朝)에 걸쳐 염매(鹽梅)를 조정(調鼎)한 집안을 이어 당당히 공보(公輔)의 큰 그릇이 되었고, 七세(七世)동안 단계(丹桂)의 전(牋)을 하사받은 가계를 이었으니 도도하게 이어지는 문장가의 집안이다。(중략) 백관들을 고루 다스리는 일에 있어서는 무엇이 배도(裵度)·장구령(張九齡)에 뒤질 것인가? 사방 오랑캐를 진무(鎭撫)함에 있어서는 진평(陳平)·주발(周勃)과도 같다」고 하였다。(麻制와 表는 아래에 실려 있다는 양하는 말함。)

○이보다 앞서 북쪽의 사신(역자주: 원나라의 사신。)이 우리나라에 왔을 때 공은 혼자서 나아가 맞이할 것을 주장하였으나 조정에서는 공의 말에 따르지 아니하였다。 그리하여 뒤에 과연 큰 병란을 불러들이게 되었다。 이에 최우(崔瑀)가 국왕을 협박하여 강화도로 천도하려고 하였는데 왕은 삼품(三品) 이상의 관료들에게 각각 전투와 수비의 방책을 진언하게 하였더니 중론(衆論)이 분분하였다。 그 때 공은 추밀사(樞密使) 김보정(金寶鼎)과 함께 상의하여 말하기를, 「강화도는 지역은 넓고 사람은 적으므로 고수하기에 어려우니 강화를 맺는 것이 나을 것이오」라고 하였는데 최우가 그러한 건의를 묵살시켰다。 그리고는 육지의 백성들을 모두 몰아서 바다의 섬으로 들어가게 하였으니 이로 인하여 중외(中外)가 여러해동안 소란하였다。 공이 「삼도부(三都賦)」를 지어서 최우를 풍자하였는데 부에 이르기를,

「거룩하도다! 우리 조정이여! 풍속과 교화는 옛날에도 없었네。 하늘의 위엄을 두려워하고, 하늘의 도(道)를 즐기어서 작은 나라로서 큰 나라를 섬기니 이로써 나라를 보전해왔네。

서쪽의 버들도시(역자주: 양을 말함。곧 평)는 참월한 짓으로 거꾸러졌고, 북쪽의 소나무도시(역자주: 곧 송악(松嶽)·개경(開京)을 말함。)는 사치함으로 인해 백성이 떠돌아 다닌다네。 아! 이 강화도는 오직 덕에 기반을 두고 있다네。 하늘에 순종하여 큰 나라를 섬기며 풍속이 순박하네。 아! 천년 만년토록 태평시절에 위태로움을 잊지마시라」

라 하였다。 이 부에서의 뜻은 강화도를 찬미한 것이 아니라 그 시대를 잘 알지 못함을 풍자한 것이다。

정사(丁巳)(공의 나이 七十세。) 몽고병(원 헌종(憲宗)의 시절。)이 대군을 이끌고 침략해 들어왔다。 그러자 재부(宰府)와 추부(樞府)의 대신들이 왕자를 보내어 강화맺기를 청하였다。 그러나 왕이 들어주려 하지 않자 공이 김보정 등과 더불어 왕에게 그 이해(利害)를 말하니 왕이 그제서야 영안공(永安公) 희(僖)를 보내었다。

무오(戊午)(공의 나이 七十一세이) 六월 임진(壬辰)에 공이 간의대부(諫議大夫) 홍진(洪縉)과 함께 전사 장한문(張漢文) 등을 선발하였다. 무릇 공은 성균시(成均試)를 한번 관장하였고, 두번 지공거로 선비를 뽑았다. 공이 발탁한 사람은 모두 당세에 저명한 사람들로서 후에 경상(卿相)에 이르른 사람들이 많았다. 문경공(文敬公) 허공(許珙)·문량공(文良公) 설공검(薛公儉)이 모두 공의 문생(門生)이다.

○十二월 임인(壬寅)에 중서문하평장사 수문전태학사 감수국사 판리부한림원사(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에 임명되었다. 그 때 대사성(大司成) 유경(柳璥) 및 김인후(金仁後) 등이 의거를 일으켜서 권신(權臣) 최의(崔竩)를 주살하고 사악한 그의 도당을 모두 쓸어버리고 국왕에게 정권을 회복시켰다. 공은 총재(冢宰)의 자리에 처하여 청렴함과 위엄으로써 사태를 무마하니 당시의 의론이 공을 높이 평가하였다.

기미(己未)(공의 나이 七十二세이) 四월 갑오(甲午)에 태자 전(倎)으로 하여금 표(表)를 받들고 몽고에 가도록 하였다. 당초 조정에서 의논하기로는 종실(宗室)의 가까운 친척중에서 선발하여 원에 입조케 하려 하였으나 감히 이에 대하여 말하는 사람이 없었다. 공이 이에 의연히 표장(表章)을 올리어서 태자로 하여금 원나라에 입조케 함으로써 종사를 안녕케할 것을 청하였다. 왕은 공의 지극한 충성에 매우 감격해 하였다. 이리하여 태자에게 명을 내려 원나라에 입조하게 하고, 또 각 주군(州郡)에 명을 내려(섬으로 피난하였던 백성들을) 육지로 나오게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백수십여년 동안 우환거리가 없었던 것은 바로 공의 공적이다.

○공이 세번 표전(表牋)을 올려 벼슬에서 물러날 것을 청하였다. 이에 치사(致仕)하게 되었다.

경신(庚申)(고려 원종(元宗) 원년。) 七월 임신(壬申)에 공이 돌아갔다。(按:가전(家傳)을 살펴보면 기미(己未)년 겨울에 돌아가셨다고 전하고 있으나 「고려사」에서는 경신년 七월에 돌아가셨다고 하였으므로 이를 따른다。)

○(회삭(晦朔)으로 추론해보면 아마도 七월 二十六일 여름이 돌아가신 날일 것이다。)

공은 四十九년동안 조정에서 벼슬을 하셨고, 七十三세의 수(壽)를 누리셨으며, 시호는 문청공(文淸公)이었다。 공은 기우(器宇)가 웅위(雄偉)하였고, 가정에 거하실 때는 조용하고 과묵하셨다。 그러나 조정에 이르러 쟁론하실 때에는 얼굴빛을 바르게 하고 굽히는 일이 없었다。 북조(北朝)의 대신인 이자진경(伊剌晉卿)이 공의 의표(儀表)를 보고서 공의 성명을 물은적이 있었다。 나라에 대사가 있을 경우에는 공은 스스로 자기의 견해를 밝히곤 하였다。

○「고려사」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공은 천자(天姿)가 순박하고 말이 없었으며, 남들사이에 크게 이름이 나는 것을 능사로 여기지 아니하였다。」

문학에 있어선 풍부함과 화려함이 있었고, 관직에 처해서는 근면함과 민첩함, 그리고 청렴함과 위엄을 지니

었다。공의 문명은 이규보에 버금갔으며、관리로서의 능력 또한 뛰어나셨다。공은 만년에 동산수(東山叟)라고 호를 지으셨다。「가집(家集)」 十권과 「속파한집(續破閑集)」 三권、「모시지남도(毛詩指南圖)」가 있어 세상에 전한다。가장(家藏)문서에 이르기를、「공의 시율(詩律)과 병려문(騈儷文)은 모두 오묘함을 다하였고、관각문자(館閣文字)에 있어서는 또두 응제문(應制文)이었다。「삼도부(三都賦)」한 편이 당세의 인구에 회자하였고 지금에도 전송되고 있다。

공의 부인은 장흥부부인(長興府夫人) 임씨(任氏)로 본관은 장흥(長興)이며 광정대부추밀원부사판도판서문한학사(匡靖大夫樞密院副使判圖判書文翰學士) 임효순(任孝順)의 딸이었다。슬하에 三남一녀를 두었으니、장남은 유후(有侯)로 임진(壬辰)년 과거에 급제하여 관직은 봉익대부밀직사부사판도판서문한학사(奉翊大夫密直司副使判圖判書文翰學士)를 지냈고、차자는 유비(有埤)(「고려사」에서 埤를 坤로 썼다。)로 동경유수판관(東京留守判官)을 지냈고、세째 아들은 충헌공(忠憲公) 유엄(有渰)이다。딸은 학사인 곽여필(郭汝弼)에게 시집갔다。

공의 계배(繼配)는 죽산부부인(竹山府夫人) 박씨(朴氏)로 본관은 죽산(竹山)이니 직장동정(直長同正) 박육장(朴育章)의 딸이요、내시공일서승(內侍供馹署丞) 봉준(逢均)의 손녀이다。(봉준(逢均)의 配(配)는 전주(全州) 최씨(崔氏)로 직장 동정 최윤위(崔允瑋)의 딸이다。)

증조는 종시서승(宗市署丞) 영생(英生)이요、고조는 양온서승(良醞署丞) 천주(天柱)이다。(박부인은 공보다 二五월 七일에 돌아갔다。) ○(按：최윤위는 朴育章의 외조부요 부인의 외조부가 아니다。「世譜」에 부인을유년 후인 十五년、부인의 외조부라 쓴 것은 매우 잘못된 것이다。宋氏의 戶口를 조사하여 보면 이를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서천부원군(西川府院君) 정곤수(鄭崑壽)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문헌당세전(文憲堂世傳)」을 살펴보면、충헌공 유엄의 외조부는 재신(宰臣) 임효순(任孝順)이라고 하였으나 지금 사재령(司宰令) 공(珙)의 처인 송씨(宋氏) 및 낭장(郎將) 중택(仲澤)의 호구(戶口)를 살펴볼진댄 유엄의 외조부는 동정 박육장이라 하였으니 서로 맞지 않는다。아마도 문청공께서 처음에는 임씨를 취하였고 후취로 박씨를 맞이하였는데 호구에 실린 것은 후취에 따라 박씨로써 기록한 것같다。그러나 이는 확실하게 알 수 없는 일이다。」

묵수당(默守堂)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숭정(崇禎) 병자(丙子)(서기一六三六년) 봄에 장흥임씨(長興任氏)의 세계(世系)를 살펴보니、문청공 자(滋)는 재신 임효순의 딸을 취하여 세 아들을 두었는데 장남은 판도판서 유후(有侯)요、차남은 동경유수판관 유비(有埤)요、삼남은 충헌공 유엄(有渰)이며、후취는 박씨이다라고 하였으니 이를 통해서 충헌공 유엄의 외조부가 임효순임을 확실히 알 수 있으므로 의심할 여지가 없다。」

【按：「世德錄」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서천부원군(西川府院君) 정공은 충헌공의 외조부가 임씨인지 박씨인지 확실하게 알 수 없다고 하였고、묵수당은 외조부가

임씨이다라고 질정하여 말하였다。그런데 다른 한편으로 충헌공가전(忠憲公家傳)을 살펴보면、「문청공께서 충헌공이 자주 악운(惡運)을 당한다고 하여 승려로 만들려고 하였는데 외조부인 재신 임효순이 이를 허락하지 않았다」고 하였다。이 기록으로 미루어 보건대、묵수당의 설이 옳은 것 같다。다만 고려시대의 호구식보계법(戶口式譜系法)은 극도로 자세하게 싣는 까닭에 외가의 외가까지 기록한다。그런데 사재령공(司宰令公)의 부인인 송씨의 호구에 대해서는 징험할 수 있게 할 뿐만 아니라 박씨의 외가에까지 일일이 자세하게 기록하였는데 유독 임씨에 대해서는 부친의 휘(諱)만을 기록하고 말았으니 어떻게 자기를 낳아준 분의 외가에 대해서는 그렇게 간략하게 처리하고 도리어 계모의 주변에 대해서는 그렇게 자세하게 기록하였을까?! 이는 사리에 합당하지 않으니 의심거리가 될 수밖에 없다。

○또 생각해 보건대、문청공이 五十二세에 충헌공이 태어났으니 이일을 미루어 보건대 임부인의 연세 또한 五十여세였을 것이다。그런데 어떻게 五十여세의 부인이 아들을 낳는 이치가 있을 수 있는가? 그렇다면 문청공께서 五十여세에 재취를 하였던 것이 아닐까? 그러므로 충헌공은 박부인의 소생임이 명백한 일이다。】

# 遺事

記聞曰海州池城山在州東二十里岩石上刻及第崔安四字州人曰文清公登第後來省文憲公墓仍登此刻名云

益齋李公齊賢稗說曰林河西椿聞鶯詩云田家椹熟麥將稠綠樹初聞黃栗留似識洛陽花下客慇懃百囀未能休崔文清公滋夜直聞採眞峰鶴唳詩云雲掃長空月正明松巢獨鶴不勝清滿山猿鳥知音少刷盡踈翎半夜鳴二詩俱是不遇感傷之作然文清氣節慷慨非林之比

金佖俾齋宗直靑邱風雅曰採眞峰鶴唳詩自況亦不平之鳴

高麗史曰高宗十六年己丑八月臨陂縣令田承雨嫉上將軍金鉉甫廣植田園盡收田租入官又以其田與民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還徵其租承雨憤恙償以官司銀器報于法司法司効鉉甫及宗裕崔瑀要奪其狀止之

謹按公初諱宗裕後改安又改滋爲學諭時李文順稱崔安則宗裕盖最初諱也公性淸嚴正直不附崔瑀爲國諭十年不調索乃見知於李文順至高宗壬辰始直翰林知制誥丙午按察楊廣忠淸移節全羅時崔瑀之子得全爲僧肆惡公一繩以法俾戢其虐則豈可少撓鉉甫之托而速法司之劾哉且己丑年間方屈下僚位不至按察距丙午年歲相懸臨陂事恐非公所爲也麗史本傳曰公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誠之云以俊有誅崔竩之擧故公與其事功而有是擧欤○此段似給田都監時

金坵爲濟州判官時崔滋爲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題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坵曰此題難賦試爲我著之坵談笑自如無何索筆立書文無加點滋歎服語其子曰此詩賦之準繩汝謹藏之

出金坵傳○此段守濟州時

輿地勝覽曰崔滋康王壬申擢進士第例補尚州司錄叅軍事兼掌記入

爲國學諭後又出牧尚州金之岱贈詩云曾爲管記顔如玉復作邀頭鶚未霜故事正至八關會及誕節兩界兵馬使諸牧都護府上牋賀中書門下第其高下而勞之及是每歲尚之表牋必居第一文士無不歎服州爲一道之首獄訟尤繁滋至之日剖決如神吏民愛畏無有亂常千紀者未幾圖圖空虛一境之內蕭爲太和秩未滿以寶文閣待制召還盖示其殊獎也

高麗僧眞靜遊尚州四佛山四佛山在山陽縣北距州九十九里記曰山陽縣北有山東連竹嶺南挹華藏是名曰四佛山或曰功德山有石方一丈許四面刻四方佛安於別峰新羅眞平王幸其山而觀之乃創寺其側號曰大乘山之坤維有寺名白蓮社庭之左右有米粘井又有義相說法臺榎笠錫杖在焉高宗二十九年少卿崔滋出守尚州尋訪焉古殿有元曉義相眞容所謂笠杖尚無恙門外五十步許有一石高三尺相傳云禁虎石二十步許有泉潺潺瀉出乎岩縫間松秬翠密下有盤石可坐三十人是石冷泉亭下構樓橋曰神清橋請曺溪山人卓然書而榜之以萬德山白蓮社在湖南功德山在江東故呼東白蓮以別之

櫟翁李益齋稗說別號曰林宗庇投柳學士適啓云乘航歸上國北方學者莫之先衣錦還故鄉東都主人喟然歎文清公以爲宋西也謂之北方謬矣

徐四佳居正東人詩話曰高麗光宗始設科用詞賦睿宗喜文雅日會文士唱和繼而仁明亦尚儒雅忠烈與詞臣唱酬有龍樓集由是俗尚詞賦務爲抽對如朴文烈寅亮金文成緣金文烈富軾鄭諫議知常李大諫仁老李文順奎報金內翰克己金諫議君綏俞文安升旦金貞肅仁鏡陳補闕澕林上庠椿崔文清滋金英憲之岱金文貞坵尤其翛然者也高麗中葉以後事兩宋遼金蒙古強國屢以文詞得紓國患夫豈詞賦而少之哉己下論文章

平壤志曰大觀齋沈義嘗歷學吾東方文人才士只取乙支文德崔孤雲致遠鄭諫議知常林西河椿李白雲奎報崔櫟翁滋陳梅湖澕崔貶山瀣李益齋齊賢李稼亭穀李樵隱仁復李霽亭達衷鄭雪谷誧李牧隱穡鄭三峰道傳金濯纓駙孫南秋江孝温而已

成宗大王宋錄曰李克墩爲慶尚監司重刊補閑集以獻 上命藏之內府因副提學金諶劉出付外藏按板本今剜缺不用

曺梅溪偉筆苑雜記序曰東方自箕子受封以來世稱文獻侔擬中華而前朝五百年間文學之士彬彬輩出以遺稿傳於世者無慮數十家可謂人才之盛也然記述當世朝野之事名臣賢士之所言若行以傳於後者罕有其人獨李學士破閑集崔太尉補閑集至今資詩人之談論爲縉紳之所玩

崔副提學滋精詩話序曰吾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 聖朝其斧藻裁品者若鄭中丞畋文雜書李大諫眉叟破閑集金文正台鉉東國文鑑崔平章樹德補閑集李益齋仲思櫟翁稗說皆有衮集之勤然不無踈畧細瑣之病

芝峰李公睟光類說曰我東方以禮義聞於中國博雅之士殆接迹焉而傳記多闕文獻鮮徵豈不惜哉夫歷代之有小說諸書所以資多聞證故宋亦不可少也如前朝補閑集櫟翁稗說我 朝筆苑雜記慵齋叢話等編不過十數家而止其間事蹟之可傳於世者率皆泯泯焉

曺適菴伸謏聞瑣錄曰中國文籍日滋月益編錄記載之多無慮千百嘉言善行奇恠文雅評論靡遺吾東方罕見而僅有著一作者載傳之不疑誤遠今存麗代之小說唯李仁老破閑集崔滋補閑集益齋櫟翁稗說而已抑有之而不傳播使後生未得見耶是可歎已

任璟玄湖瑣談曰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爲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見聞而筆之其詳略之不侔取舍之不同無足恠也至於作者之姓名互換朝代或舛如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抵千點山之句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載之崔滋補閑集以榮陽補閼詩錄之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之句補閑集以使臣崔姓名亾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以鄭知常詩錄之使觀者莫知適從展轉失眞若非博洽之士安得辨主客而定是非耶後之秉筆記詩者不可不審也

按補閑集曰鄭舍人知常題八尺房云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果係於鄭詩而任說以榮陽補閼詩錄之恣其譏評豈非泛看錯錄未免自誤者歟

芝峰類說曰按麗史崔滋補學諭文名未著十年不調掌作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一日崔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者曰有學諭崔某及第金坵其次也滋竟代奎報掌文柄是時權凶擅國而猶以公道取人矣

## 유사

〔기문(記聞)〕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해주(海州) 지성산(池城山)(해주 동쪽 二十리에 위치하고 있다。)에 있는 암석위에 〔급제최안(及第崔安)〕이라는 네 글자가 새겨져 있다。사람들은 말하기를, 문청공께서 과거에 급제한 뒤 문헌공의 묘소에 성묘드리고 난 다음 이 산에 올라 이름을 새겼다고 전한다。

익재(益齋) 이제현(李齊賢)의 〔역옹패설(櫟翁稗說)〕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하서(河西) 임춘(林椿)선생의 문앵(聞鶯)〕시에 이르기를,

전가(田家)에 오디가 익어가니 보리도 점차 여물어가고,
푸른 나무에는 이제 꾀꼬리 우는 소리 들려오네。
그 꾀꼬리 꽃나무아래 서있는 서울 나그네의 속뜻을 아는지,
은근히 재잘거리기 그치지 못하네。

라 하였다。문청공 최자선생의 〔야직문채진봉학려(夜直聞採眞峰鶴唳)〕시에 이르기를,

구름이 쓸고간 창공엔 달빛만이 밝은데,
솔에 깃든 학 한마리 수심 이기지 못하네。
원숭이, 잡새 온산에 가득하나 그의 뜻 아는 이 없으니,

외로이 성근 깃 쓰다듬으며 한밤내 울어보네。

라 하였다。이 두 시는 모두 때를 잘못만난 불우한 심정을 감상적으로 읊은 것이다。그런데 문청공의 시는 기개가 있고, 비분강개한 것이 있으니 임춘선생에 비할 바가 아니다。」

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선생의 〔청구풍아(靑邱風雅)〕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채진봉학려시(採眞峰鶴唳詩)〕는 자신의 신세를 형용한 것으로써 이 또한 불평(不平)스런 정을 읊은 것이다。」

〔고려사〕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고종 十八년 기축 八월에 임피현령(臨陂縣令)인 전승우(田承雨)가 상장군(上將軍)인 김현보(金鉉甫)가 전장(田庄)을 광범위하게 확대하는 짓을 미워하여 그 전장의 조세를 모두 거두어들여서 국고에 넣었으며, 또 그 전답을 백성들에게 주었다。 그러자 김현보가 안찰사(按察使)인 최종유(崔宗裕)에게 청탁하여 그 조세를 되빼앗으려 하였다。 이에 전승우는 분하고 화가 나서 관사(官司)의 은그릇으로 보상을 하고 그러한 사실을 법사(法司)에 보고하였다。 법사가 김현보와 최종유를 탄핵하였는데 최우가 그 소장(訴狀)을 빼앗고 그 탄핵을 중지시켰다。」

【謹按：공의 처음 이름은 종유(宗裕)로서 후에 안(安)으로 고쳤고, 또 자(滋)로 고쳤다。 공이 국학의 학유(學諭)로 있을 때 문순공 이규보선생이 공을 최안(崔安)이라고 칭한 것을 보면 종유가 최초의 휘(諱)임이 분명하다。 공은 성품이 맑고 엄정하며 정직하였기 때문에 최우에게 발붙지 아니하였다。 그래서 국유가 된지 十년동안 천거되지 못하다가 마침내 문순공 이규보선생에게 인정을 받았던 것이다。 그리하여 고종 임진년(壬辰年：서기 一二三二년)에 비로소 직한림지제고(直翰林知制誥)가 되었고 병오년(丙午年：서기 一二四六년)에 양광충청도(楊廣忠淸道)의 안찰사(按察使)가 되었다가 전라도 안찰사로 직임이 바뀌었다。 그 당시에 최우의 아들인 득전(得全)이 승려가 되어서 사악한 행동을 자행하자 공이 단번에 법에 따라 처단하여 그의 포악한 짓을 못하게 한 일이 있었으니 어찌 조금이라도 현보(鉉甫)의 청탁에 뜻을 굽히어 법사의 탄핵을 자초하였겠는가？ 게다가 기축년(己丑年：서기 一二二九년)년간에는 한참 하급관료의 자리에 억눌려 있을 때로 안찰사의 지위에 오르지도 않았을 뿐더러 (안찰사가 된) 병오년과도 시기가 현격하게 차이가 나니 임피의 일은 공의 한 일은 아닌 것같다。 〔고려사·본전(本傳)〕에서 「공이 김준(金俊)의 여러 아들을 초치하여 그의 집에서 잔치를 여니 당시 사람들이 이를 기롱하였다」고 기록한 바 있는데 이는 김준이 최의(崔竩)를 죽이는 거사를 일으켰고, 공이 그 일에 관련되었으므로 이러한 일이 있었던 것이 아닐까？

○이 단의 일은 급전도감(給田都監)에 재직할 때의 일인 듯하다。

김구(金坵)가 제주의 판관(判官)으로 있을 적에 최자(崔滋)가 부사(副使)로 있었다。 어떤 사람이 서울에서 과장(科場)의 부제(賦題)를 가져왔는데 그 제목은 「진효공(秦孝公)이 효산(崤山)과 함곡관(函谷關)의 험고한 지형에 의거하여 천하를 통일함」(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囊括四海)(역자주：한나라의 문장가 賈誼가 지은 〔過秦論〕의 첫 귀절。)이었다。 최자가 김구에게 말하기를, 「이 제목으로는 글을 짓기가 힘이 들겠는데 나를 위하여 시험삼아 지어주시오」라 하였다。 김구가 태연자약하게 담소를 하다가 얼마 지나지 아니하여 붓을 찾아가지고 그 자리에서 글을 썼는데 점획하나 고치지 아니하였다。 최자가 탄복하고서 그의 아들에게 말하기를, 「이것이 시부

(詩賦)의 표준이니 너희들은 이것을 잘 간직해 두어라」라고 하였다。(이 글은 「김구전(金坵傳)」에 나온다。○이 일은 제주의 수령으로 있을 때의 일이다。)

「동국여지승람(東國輿地勝覽)」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최자는 강왕(康王) 임신(壬申)에 진사과에 선발되어 상례대로 상주사록참군사겸장서기(尙州司錄叅軍事兼掌書記)에 보임되었다가 서울로 들어와 국학학유(國學學諭)가 되었다。후에 또 상주목사로 나갔었다。그 때 김지대(金之岱)가 시를 주기를, 「일찌기 서기가 되었을 때는 열굴이 옥과도 같았고, 다시 목사가 되었어도 아직 커밀머리가 희지 않았네」라 하였다。고사(故事)에 정월 초하루와 동짓날, 팔관회와 탄신일에는 양계(兩界) 병마사(兵馬使)와 모든 목(牧)과 도호부(都護府)에서 표전을 올려 하례를 하였는데 중서문하성에서 그 표전의 고하를 가려 방을 붙였는데 그 당시 매해마다 상주목의 표전이 모두 일등을 차지하였으므로 탄복하지 않는 문사가 없었다。상주는 한 도의 으뜸이 되는 도읍으로 옥사와 송사가 매우 번다하였는데 최자가 이르른 날로부터 판결하기를 귀신같이 하니 이서(吏胥)와 백성들이 사랑하고 두려워하여 감히 윤상(倫常)을 어지럽히거나 기강을 범하는 자가 없었으므로 얼마 지나지 않아 감옥이 비게 되고 경내가 평화롭게 되었다。임기가 차지도 않았는데 보문각대제(寶文閣待制)로 부름을 받으니 이는 특별한 포상을 보여준 것이었다。

고려의 승려인 진정(眞靜)이 지은 「유상주사불산기(遊尙州四佛山記)」(상주와의 거리가 북쪽에 있는데 九十九리이다。)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산양현(山陽縣) 북쪽에 산이 있어 동쪽으로 죽령(竹嶺)과 닿아있고, 남쪽으로 화장(華藏)을 당기고 있으니 이 산의 이름은 사불산(四佛山)이며 혹은 공덕산(功德山)이라고도 한다。이 산에는 사방이 한 길 정도 되는 바위가 있는데 사면에 사방불(四方佛)을 새겨넣고서 다른 봉우리에 봉안(奉安)하였다。신라 진평왕(眞平王)이 그 산에 행차하였다가 그것을 보고서 그 곁에 절을 창건하고 절의 이름을 대승사(大乘寺)라 하였다。그리고 산의 곤방(坤方)에 절이 있는데 이름은 백련사(白蓮社)이다。이 절의 뜰 좌우에 미면정(米粔井)이 있고, 또 의상대사(義相大師)가 설법하던 대가 있는데 종려로 만든 삿갓과 석장(錫杖)이 그 곳에 있다。고종 二十九년(서기 一二四二년)에 소경(少卿) 최자가 상주의 목사로 나와서 그 곳을 심방하였다。오래된 대웅전에는 원효대사와 의상대사의 초상이 있었고, 이른바 삿갓과 지팡이도 아직 탈이 없었다。문밖에서 五十걸음 되는 곳에 높이가 석 자나 되는 바위가 있었는데 서로 전하기를 범이 오는 것을 막는 바위「禁虎石」이라 하였다。그곳으로부터 이십여걸음 떨어진 곳에 샘이 있어 바위틈 사이로 샘물이 졸졸 솟아나오며, 소나무, 가래나무가 무성한 아래에는 반석(盤石)이 있는데 三十명은 앉을 수가 있었다。이 곳을 냉천정(冷泉亭)이라 이름하였다。이 정자아래에 누교(樓橋)를 설치하여 신청교(神淸橋)라 이름하고 조계산인(曺溪山

人) 탁연(卓然)을 청하여 글씨를 써서 붙이게 하였는데 만덕산(萬德山)의 백련사(白蓮社)는 호남에 있고, 공덕산은 낙동강 동쪽에 있으므로 동백련(東白蓮)이라고 부름으로써 구별하였다.

역옹(櫟翁)(익재(益齋) 이제현의)의 〔역옹패설〕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임종비(林宗庇)가 학사 권적(權適)에게 준 장계(狀啓)에 이르기를, 『배를 상국(上國)에 이르러보니, 북방의 학자들도 선생보다 낫지 않았고, 금의(錦衣)를 떨쳐입고 고국에 돌아와보니 동도주인(東都主人)들이 감탄을 하더라』라 하였다. 이 글에 대하여 문청공(文淸公)은 송나라는 서쪽에 있으므로 북방이라 한 것은 잘못이라고 하였다.」

사가(四佳) 서거정(徐居正)의 〔동인시화(東人詩話)〕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고려 광종(光宗)이 처음으로 과거제를 실시하였을 때 사부(詞賦)로써 선발하였다. 그리고 예종(睿宗)은 문예를 좋아하여 날마다 문사를 모아놓고 화답시를 지었다. 그의 뒤를 이어 인종(仁宗)·명종(明宗)도 또한 유생을 좋아하였다. 충열왕(忠烈王)은 문사를 담당한 신하들과 더불어 창수(唱酬)하여 〔용루집(龍樓集)〕을 남겼다. 이로 말미암아 풍속이 사부를 숭상하여 대구(對句)를 뽑는데 열심이었다. 문렬공(文烈公) 박인량(朴寅亮)·문성공(文成公) 김연(金緣)·문렬공(文烈公) 김부식(金富軾)·간의(諫議) 정지상(鄭知常)·대간(大諫) 이인로(李仁老)·문순공 이규보·내한(內翰) 김극기(金克己)·간의 김군유(金君綏)·문안공(文安公) 유승단(俞升旦)·정숙공(貞肅公) 김인경(金仁鏡)·보궐(補闕) 진화(陳澕)·상상(上庠) 임춘(林椿)·문청공 최자, 영헌(英憲) 김지대(金之岱), 문정공(文貞公) 김구(金坵)가 그중에서도 특히 뛰어난 사람들이다. 고려중엽 이후에는 남송·북송과 요(遼), 금(金), 몽고 등의 강국을 섬겨야 했는데 자주 문사에 대하여 칭찬을 듣고 나라의 우환거리를 풀 수 있었다. 어찌 사부라고 하여 하찮게 여길 수 있겠는가!」

〔평양지(平壤志)〕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대관재(大觀齋) 심의(沈義)가 일찌기 우리나라의 문인재사(文人才士)를 두루 가려서 뽑은 적이 있는데(역자주: 심의는 조선 전기의 문학가. 대관재는 호, 여기에 소개되는 내용은 심의가 지은 〔大觀齋夢游錄〕에 이야기되는 것이다.) 그가 뽑은 사람은 을지문덕, 고운 최치원, 간의 정지상, 서하(西河) 임춘, 백운거사(白雲居士) 이규보, 역옹(櫟翁) 최자, 매호(梅湖) 진화, 예산(猊山) 최해(崔瀣), 익재 이제현, 가정(稼亭) 이곡(李穀), 초은(樵隱) 이인복(李仁復), 재정(齋亭) 이달충(李達衷), 설곡(雪谷) 정포(鄭誧), 목은(牧隱) 이색(李穡), 삼봉(三峯) 정도전(鄭道傳), 탁영(濯纓) 김일손(金馹孫), 추강(秋江) 남효온(南孝溫) 뿐이었다.」

〔성종대왕실록(成宗大王實錄)〕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이극돈(李克墩)이 경상감사가 되어 〔보한집〕을 중간

(重刊)하여 임금께 바쳤다。 성상께서는 이에 그 책을 내부(內府)에 수장하게 하고 부제학(副提學) 김심(金諶)으로 하여금 차록(劄錄)하여 내부바깥에 수장하게 하였다。」(按:판본은 지금 사용할 수 없다。(板本)은 부스러져)

매계(梅溪) 조위(曹偉)의 「필원잡기서(筆苑雜記序)」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동방이 기자(箕子)가 동방에 봉함을 받은 이래로 세상에서 이르기를 문헌의 많음이 중국과 짝할만하다고 하였다。 전조(前朝)인 고려 오백년동안 문학하는 선비들이 수없이 배출되어 유고가 세상에 전해지는 사람이 무려 수십여명 되니 가위 인재가 많다고 하겠다。 그런데 당시대의 조정과 재야의 일이나 유명한 신하와 현명한 선비가 말하고 행동한 것을 기술하여 후세에 전한 것은 거의 없다。 오직 학사 이인로의 「파한집」과 태위(太尉) 최자의 「보한집」만이 지금까지 전해내려와 시인들의 담론거리가 되어서 사대부들이 즐겨찾고 있다。」

부제학 최숙정(崔淑精)의 「동인시화서(東人詩話序)」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

「우리 동방의 시학(詩學)은 삼국시대에서 비롯되어 고려시대에 왕성하게 이루어졌고, 우리 성조(聖朝)에 들어와서 극히 성하고 있다。 그 사이에 아름다운 문장을 지은 사람을 들면 중승(中丞) 정서(鄭敍)(저서로 「잡서(雜書)」가 있음)。 미수(眉叟) 이인로(李仁老)(저서로 「파한집」)、 문정공(文正公) 김태현(金台鉉)(저서로 「동국문감(東國文鑑)」이 있음)、 수덕(樹德) 최자(저서로 「보한집」이 있음)、 익재(益齋) 이제현(저서로 「역옹패설」이 있음) 과 같은 사람은 모두 건실하게 문헌을 모아 엮은 공로가 있는 사람이다。 그러나 그 글들이 소략하고 자질구레한 이야기를 모았다는 흠이 없지도 않다。」

지봉(芝峰) 이수광(李睟光)의 「지봉유설(芝峰類說)」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우리 동방이 예와 의로움으로써 중국에 알려졌고, 박학하고 단아한 선비들이 그치지 않고 배출되었으나 전기가 갖추어지지 않은 사람이 많고, 문헌에 의해 상고할만한 사람이 없으니 어찌 안타깝지 않겠는가? 역대에 소설(小說) 등의 많은 책이 있어 다양한 견문거리를 제공하거나 옛 사실들을 파악할 수 있게 하니 이들의 가치를 폄하할 수가 없다。 예컨대, 고려의 「보한집」、 「역옹패설」、 그리고 조선의 「필원잡기(筆苑雜記)」、 「용재총화(慵齋叢話)」 등의 저술은 十여가지에 지나지 않을 뿐이고, 그 책중에서 후세에 전할만한 사적을 담은 것은 거개가 다 조금씩 밖에 가지고 있지 못하다

적암(適菴) 조신(曺伸)의 「수문쇄록(謏聞瑣錄)」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중국의 문적(文籍)은 날로 불어나고 달로 성하여져서 편록기재(編錄記載)한 글이 무려 수백 수천가지이고, 아름다운 말과 선한 행실, 기괴한 일과 문아(文雅)한 것에 대한 평론을 하나도 버림이 없다。 우리 동방에서는 그와 같은 것들이 매우 드물게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겨우 있다 하더

라도 문헌에 실려 전파됨이 그리 멀리가지 않는다。현재 전하고 있는 고려시대의 소설로는 이인로의 〔파한집〕、최자의 〔보한집〕、익재의 〔역옹패설〕이 있을 뿐이다。설혹 다른 것이 있다 하더라도 전파되지 못하였으니 후생으로 하여금 얻어볼 수 없게 되었다。이것이 한탄스러운 일이다。」

임경(任璟)의 〔현호쇄담(玄湖瑣談)〕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우리 동방에 고려시대로부터 현재에 이르기까지 시화나 혹은 소설(小說)을 지어서 세상에 전하는 것은 많다。그 책들은 제각기 보고들은 것을 쓴 때문에 자세함과 간략함에 있어 서로 갖지 않고、선택함과 버림에 있어 서로 갖지 않으니 이는 괴상할 것이 없다。지은이의 성명이 서로 바뀌었거나 조대(朝代)가 어긋난 것을 예로 들면、「바위곁 늙은 소나무에는 한 조각 달이 걸렸고、하늘가 낮은 구름에는 천 점의 산이 솟아있네。」(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底千點山)의 싯귀에 대해 이인로의 〔파한집〕에는 정지상의 시로 실었고、최자의 〔보한집〕에서는 영양(榮陽) 보궐(補闕)의 시로 기재하였다。또 「추녀끝은 위로 솟아 북두칠성을 어루만지고、누각 한 칸의 반쯤은 허공에 튀어나왔네。」(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의 싯귀는 〔보한집〕에서는 최씨성을 가진 사신으로 그 이름은 잃어버린 사람의 글이라 기재하였고、이제현의 〔역옹패설〕에서는 정지상의 시로 기재하였다。이로 인하여 그 책들을 보는 사람으로 하여금 어느 것을 따라야 하는지 알 수 없게 하고、기록이 더해 갈수록 참됨을 잃어가고 있다。만일 박흡(博洽)한 선비가 아니라면 어떻게 주객(主客)을 변별하고、시비(是非)를 정할 수 있겠는가? 후세의 붓을 잡고 시에 대하여 기록하는 사람은 자세하게 살피지 않아선 안된다。」

【按:〔보한집〕에서 말하기를、「사인(舍人) 정지상이 팔척방(八尺房)에 대해 지은 시에 『바위곁 늙은 소나무에는 한 조각 달이 걸렸고、하늘가 낮은 구름에는 천 점의 산이 솟아있네。』라고 하였으니 이 싯귀는 정지상의 시로 기재한 것이 분명한데 임경은 영양보궐의 시로 기록하였다고 말하였다。그는 자신의 잘못된 평을 함부로 내리다가 어설피 보고서 잘못 기록함으로써 그 자신이 그러한 오류에 빠진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지봉유설〕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고려사〕를 살펴보면、최자가 학유(學諭)의 직에 보임되어 문명(文名)이 아직 드러나지 않았을 때 十년간이나 전임이 되지 아니하였다。그는 일찌기 〔수정배시(水精杯詩)〕를 지은 적이 있었는데 이규보가 그 시를 보고 기이하게 여기었다。어느 날 최이(崔怡)가 이규보에게 묻기를、「그 누가 공의 뒤를 이어 문장을 담당하겠소?」하자 이규보가 답하기를、「학유 최모가 바로 그 사람이고、급제한 김구가 그 다음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최자는 결국 이규보의 뒤를 이어 문병(文柄)을 잡았다。그 때는 권흉(權兇)이 국가를 함부로 다스릴 때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공정한 길

을 밟아 사람을 가려썼다。」

## 遺藁

除宰相崔滋麻制　平章事 金 坵

具官崔滋碩邁莊重醇篤裕和梅傅調鼎於四朝崇崇爲公輔器桂襲賜牋於七葉袞袞是文孫家博聞強記兮籠古罩今長篇巨作兮策奇鞭辟然不挾才名之盛未嘗攄辭色之驕試翰鈴廳補官壁水頗有積薪之歎而乃遷資於絳帳猶以貫笠之能而兼直署於紅綃講說解人頤詞疏動天意以制誥嘗遊於館閣其文章足瑞於朝廷重分洛邑之符箋表每居於第一再放德肇之牓品題亦號爲無雙其或吏効之既優也嘗遊刃於登車武略之尤贍也輒露鋩於制閫顧如斯確重之殊矣豈可以常鈞而待耶當示異褒小孚僉曜所以靡踰數月連陟五階越於黃帶十年尋已到中臺之峻級向也青衫一紀却是儲前踏之大榮若乃騁軺延譽於龍庭當軸納謀於宸極廟堂之駁論蜂起也酌群情而剸劃隣國之苛嘖前攢也側巨手以障除卿之誠其爲朕悉輸朕之意亦於卿專注賞則但吾所有爵之宜極其高仍於朱網之巍司進以紫微之貳職平章百揆何愧於乘張鎭撫四夷庶同於平勃可特授中書侍郎平章事餘幷如故於戲殷王之德伊尹所染者漢室之功蕭何其構之朕亦有期於仰成卿其無使彼專美祗服厥命勉其乃司

## 유고

재재상최자마제　평장사 김 구

구관(具官) 최자(崔滋)는 큰 덕과 장중한 기품을 지니고, 순수함과 독실함, 넉넉함과 부드러움을 지니고 있다。사조(四朝)에 걸쳐 염매(鹽梅)를 조정(調鼎)한 집안(역자주:은나라고종(高宗)때의 명재상인 부열(傅說)이 짜고 신 맛을 솥에서 잘 조화시키어 국을 만들듯이 나라를 잘 다스렸다는 고사에서 나온 말로 재상을 의미함。)을 이어 당당히 공보(公輔)의 큰 그릇이 되었고, 七세(七世)동안 단계(丹桂)의 전(牋)을 하사받은 가계를 이었으니 도도하게 문장가의 전통을 이어가는 사람이다。공의 넓게 듣고 뛰어난 기억력은 고금의 사실에 정통하고, 장편거작의 문장에는 온갖 재주가 기묘하게 발휘되었다。그럼에도 재능과 명성이 성대함을 과시하지 않고 얼굴빛이나 언사에 교만함을 띄운 적이 한번도 없었다。장군의 막부에서 글솜씨를 시험한 다음(역자주:공의 나이 二十七세에 尚州司錄參軍에 재직한 것을 가리킴。) 벽옹(壁雍)의 관리가 되었네。(역자주:壁雍은 천자가 서울에 세운 학교、여기에선 공이 國學學諭로 재직하였음을 가리킴。) 여기에서 자못이 관직에 너무 오래 저체하였다는 탄식이 있었다。이에 강장(絳帳)으로 벼슬을 옮기었고、(역자주:絳帳은 학도에게 수업을 가르치는 강단을 가르키니 공의 나이 四十五세때 四門博士直翰林院知制誥로 전임된 사실을 가리키는 듯함。) 또한 관립(貫笠)의 능력으로(역자주:일품(一品)의 재상을 가리킴。) 홍초(紅綃)(역자주:자세한 내용은 미상。)의 강설(講說)을 풀어 사람들의 이해를 도왔다。

리킴。)의 관서를 경작하였다。 공의 강설은 사람들의 머리를 끄덕이게 하였고、 공의 문장과 재술은 국왕의 뜻을 움직이게 하였다。 제고(制誥)로서 일찌기 관각(館閣)에서 노닐었으니 문장은 족히 조정을 빛내기에 충분하였다。 두번이나 낙읍(洛邑)(역자주:낙읍은 上洛(지금의 尙州)를 가리킴。)의 부절(符節)을 나누어 받아 목사가 되었을 때 조정에 올리는 표전(表牋)은 연재나 전국 제일등의 것이었다。 두번이나 덕여(德輿)의 방(牓)(역자주:지공거가 되어 관리를 선발한 일을 가리킴。)을 내걸었을 때 사람을 선발한 것 역시 무쌍하다고들 하였다。 관리로서의 직책을 이미 우수하게 수행하였고、 일찌기 수레에 올라 군대를 지휘함에도 재주를 보이니 무략(武略) 또한 뛰어나 군대를 지휘할 때 그 능력의 일단을 보여주었다。(역자주:공이 鎭撫使가 된 일을 六十세에 가리킴。) 생각컨대、 이와 같이 공의 공적이 특별한데 어찌 평범한 수준으로 대우할 수 있겠는가? 마땅히 특이한 포상으로 뭇사람들의 소망에 조금이라도 부응해야 할 것이다。 이에 여러 달을 넘기지 않아 계속 연이어 다섯 단계의 벼슬을 오르니 황대(黃帶)를 찬지 十년이 넘어서 곧 중대성(中臺省)의 높은 자리에 이르렀도다。 지난 날 청삼(靑衫)을 十二년 동안이나 입고 있던 것이 도리어 앞길에 놓인 큰 영광을 쌓는 결과가 되었다。 저와 같은 사신의 수레를 달리어 천자의 뜰에서 명예를 드날린 것과 표전을 앞에 놓고 황제에게 계책을 아뢴 것이나 조정에서 반박하는 논쟁이 벌떼처럼 일어날 때 공은 뭇사람들의 뜻을 참작하여 절충하였고、 이웃나라의 가혹한 질책과 요구가 있을 때 공은 큰 손을 기울여서 그를 제거하였다。

경의 정성을 짐을 위하여 모두 바치니 짐의 마음 또한 경에게로만 오로지 쏠린다。 포상을 하는 것은 오직 짐만이 가지고 있는 자격이니 경의 벼슬이 의당 높아야 하리라。 벼슬의 높음은 추강(朱綱)(역자주:붉은색의 옷을 가리킴。 나타내는)의 높은 자리에 놓고、 자미성(紫微省)(역자주:中書省의 다른 이름。)의 두번째 높은 관직에 나아가게 한다。 백관들을 고루 다스리는 일에 있어서는 무엇이 배도(裵度)·장구령(張九齡)(역자주:初唐代의 명재상。)에 뒤질 것인가? 사방오랑캐를 진무(鎭撫)함에 있어서는 진평(陳平)·주발(周勃)(역자주:漢高祖를 도와 한나라를 통일하고 세운 명신。)과도 같다。 이에 특별히 중서시랑평장사(中書侍郎平章事)를 제수하고 다른 관작은 그대로 둔다。

아! 은나라왕의 덕은 이윤(伊尹)(역자주:은나라 탕임금 때의 명재상。)이 물들인 바이고、 한나라 왕실의 업적은 소하(蕭何)(역자주:한고조를 도와 천하를 통일한 명재상。)가 엮어놓은 것이다。 짐 또한 저 은나라나 한나라와 같은 업적을 이루기를 바라노니 경은 저들만이 훌륭한 이름을 가지게 하지 말라。 짐의 명을 경건히 듣고 경의 직무에 힘쓸지어다。

## 正朝賀公鎭撫使狀

金侍郎 之岱

補閑集曰丁未春國家因胡寇備禦以三品官爲鎭撫使分遣三方時金壯元之岱以刑部侍郎爲東南路按廉使兼副行及正朝狀賀鎭撫使云云隔兩日除書到以鎭撫使爲右僕射金又修狀致賀云云此狀

雖推美過實處其立語叙事精詳唯萬國笙歌之對浮誕可笑

鷄人報曉爭糊楚戶之鷄鳳詔頒春催浴荀池之鳳恭惟懷覇王之略通天地曰儒文憲文和之一門積善必有慶司業司成之六朔超資曾無難朝未收選席之權衡暮印授戎門之節鉞制外威名二年魚鳥渾相識安邊功業萬國笙歌醉太平

## 정조하공진무사장　　시랑 김지대

「보한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정미년(丁未年：高宗 三十四년、서기 一二四七) 봄에 국가에서 오랑캐의 침입에 방어하기 위하여 삼품(三品)의 고관으로 진무사(鎭撫使)를 삼아 세 지방으로 나누어 파견하였다。그 때 장원(壯元) 김지대(金之岱)는 형부시랑(刑部侍郎)으로서 동남로안렴사겸부행(東南路按廉使及副行)이 되었다。그는 정월 초하루가 되자 진무사인 (나에게) 하례하는 글을 올렸는데 그 글은 이러하였다。(중략) 그 뒤 이틀이 지나서 나를 진무사에서 우복야로 제수하는 글이 내려왔다。이에 김지대는 다시 하례하는 글을 지어 주니 그 글은 이러하다。(중략) 이 하장(賀狀)이 비록 찬미함에 있어 사실을 지나치게 과장한 데가 많기는 하지만 그 말을 구사하고 사실을 서술함이 정확하고 자세하다。그중 만국생가(萬國笙歌)로 댓구를 지은 것은 허황되니 웃음을 자아낸다。」

계인(鷄人)(역자주：「주례(周禮)」에 이르기를、「계인은 큰 제사를 치를 때、밤에 새벽이 왔음을 외쳐 백관을 깨운다」 하였다。)이 새벽이 왔음을 알리니 앞을 다투어 초호(楚戶)의 닭을 풀로 칠하고(역자주：어떤 이야기인지) 봉조(鳳詔)(역자주：천자가)가 봄이 왔음을 반포하니 순지(荀池)(역자주：대궐내의 연못으로 중서성을 가리킴。순욱(荀勗)의 고사에 의해 荀池라고 함。)의 봉황에게 목욕을 재촉하네。경건히 해아려 보건대、패도(覇道)와 왕도(王道)의 책략을 품고 천지의 이치에 통달한 사람을 선비라 하네。문헌공、문화공의 가문은 적선을 많이 하였으니 반드시 경사가 있을 것이니、사업(司業)、사성(司成)에 있은 지 여섯달만에 품계를 뛰어넘는 것도 결코 어려움이 없었네。아침에 과거시험장의 권한을 주어 아직 마무리도 못하였는데 저녁에 군문(軍門)을 통제하는 진무사의 도끼를 수여하였네。외방(外方)을 제압하는 위엄있는 이름은 二년동안에 물고기와 새들도 다 아는 것이요、변방을 안녕케한 공적에 만국은 생황을 불며 태평성대에 취해 있다네。

## 賀公除右僕射狀　上同

新詔濕渴之宇千里而來前書浴鳳之言三日乃驗恭惟才名盖世德行絶倫黃閣四朝父宰相子宰相紅牋七世祖文章孫文章早躡清班歷選要地談經壁水諸老先生無間言揮翰玉堂自古詞人難到處政聲猶在於上洛簿判尚傳於西垣不離兩制之榮便陟九卿之列提衡選士春開桃李之門仗鉞臨戎夏闢芙蓉之幕夫子已忘於南顧國人爭係於中興果得星躔彌滿於邇遐三方盡授談笑指揮而鎭定一境獨完我勞也既獨賢宜賞之以不次累遷芹泮氷銷月改而轉清尋入栢臺霜憲風生而

更列一年中累遷祭酒 司成知垣僕射 顧重位當先推德況異人不必循資故除光祿大夫仍帶翰林學士豈唯賀聖朝之善用抑亦欣吾道之大行

## 하공제우복야장상동

새로 내린 조서의 먹물 마르지 않은 글월이 천리를 달려 오니 앞서 보낸 편지의 붕황을 목욕시킨다는 말이 사흘만에 맞아들었네。경건히 헤아려보노니 공의 재주와 명성은 세상을 뒤덮었고、덕행은 짝할 이가 없다네。四조(四朝)에 걸쳐 황각(黃閣)의 재상이 되니 아버지도 재상이요、아들도 재상이며 홍전(紅牋)(역자주：과거에 합격한 자에게 주는 증서。)을 七세동안 이으니 할아버지도 문장가요 손자도 문장가라네。일찍부터 청반(淸班)에 올라 요직을 두루 거쳤네。벽옹(壁雍)에서 경전을 강의하니 노선생도 참견하는 말을 하지 못하였고 옥당(玉堂)에서 붓을 휘두르니 예로부터의 시인들이 도달하지 못한 글을 지었네。선정의 명성은 지금도 상낙(上洛)에 남아있고、부서(簿書)를 잘 평결한다는 평은 아직도 중서성에 전해지고 있네。양제(兩制)(역자주：內制와 外制를 말함。內制는 翰林學士 知制誥로 왕의 문서를 주관하고 外制는 中書 知制誥로 군사적 문서를 주관하였음。)를 모두 맡은 영광이 사라지기도 전에 곧 구경(九卿)의 반열에 올랐네。전형을 맡아 선비를 선발하니 봄날에 도리(桃李)와 같은 문생(門生)이 성대하게 나열하였고、도끼를 끼고 군문(軍門)에 임하니 여름날에 부용의 장막을 열었네。천자는 벌써 남쪽지방에 대한 근심을 잊었고、백성들은 다투어 중흥을 기다리네。참으로 피비린내가 원근에 가득차있어서 세 지방이 모두 소란스러웁지만 담소하면서 군을 지휘하여 진정시키니 경내가 홀로 온전하였네。나의 수고로움이 벌써 현명한 지경에 이르렀으니 차례를 뛰어넘어 상을 줌이 마땅하네。여러번 국자감(國子監)의 벼슬을 전전하노라니 고귀한 관직으로 달마다 옮겨져 더욱 청요직(淸要職)으로 가고、곧이어 어사대(御史臺)로 들어가노라니 어사대의 기풍이 새로와져 더욱 매서워졌다네。(一년사이에 祭酒·司成·知臺·僕射의 벼슬로 여러번 전임되었다。)생각해보면 중요한 벼슬자리는 마땅히 덕망있는 사람에게 맡겨야 하며、게다가 특별한 능력이 있는 사람이야 품계에 따를 필요가 무엇있나? 그리하여 광록대부(光祿大夫)에 제수하고 한림학사를 겸임케하니 어찌 어진 조정에서 인재를 잘 등용한 것만이 치하할 거리인가? 또한 우리의 도가 크게 행해질 것도 기뻐할 일이라네。

## 贈崔學諭宗裕詩

文順公 李奎報

先生詩韻鳴詞林我愧晩知雙頰赤從前歌唱不堪參虛作寒蟲號露夕大巫己奪小巫氣巧婦應欺拙婦織一見淸詩似覿顔未須更待瑤林色眼前雖不見雕虎十里淸風隨嘯激貶重如承白璧雙價擡足敵黃金百君才合把演綸手快倒江湖供硯滴胡爲尙作廣文寒無氈可坐座上客爲君誰作傾國媒便令選在君王側(又有太學韓大博昌綏尹學正復圭崔學諭宗裕皇甫學諭琯見和詩時高宗十年癸未也)

증최유종유시 문승공 이규보

선생의 시 사림(詞林)을 울렸건만,
나는 늦게야 알게 되었으니 부끄러워 두 뺨이 붉어지오。
내 지난날 지은 시는 자랑거리가 못되나니,
이슬 내리는 저녁의 풀벌레 울음만 부질없이 운 것이라오。
큰 무당이 작은 무당의 기운을 빼앗은 격이니,
솜씨좋은 아낙은 응당 솜씨없는 아낙의 짠 베를 업신여길 것이오。
선생의 청아한 시를 한번 보니 그 얼굴을 대한듯,
다시 빛나는 그 모습 대할 필요도 없겠지。
눈앞에 의젓한 범의 모습 띄지 않으나,
십리간 청풍(淸風)이 범의 포효에 떠는 듯하오。
보내준 좋은 시는 한 쌍의 백벽(白璧)을 받들고 있는 듯,
높은 값은 황금 백일(白鎰)은 족히 되리라。
그대의 재주는 국가의 경륜을 부연할 솜씨이니,
강호의 물을 쏟아서 벼룻물을 대는 듯하오。
어이하여 아직도 광문(廣文)의 가난에(역자주 : 광문은 당나라의 정건(鄭虔)、시서화(詩書畫)에 뛰어났으나 몹시 가난하였다。) 쪼들리어
좌상(座上)의 객으로 앉을 자리조차 없는가?
그대 위해 그 누가 추천인이 되어서
국왕의 곁에 그대를 앉히게 할것인가?
(先生詩韻鳴詞林　我愧晩知雙頰赤)
(從前歌唱不堪夸　虛作寒蟲號露夕)
(大巫已奪小巫氣　巧婦應欺拙婦織)
(一見淸詩似覿顔　未須更待瑤林色)
(眼前雖未見雕虎　十里淸風隨嘯激)
(貺重如承白璧雙　價撿足敵黃金白)
(君才合把演綸手　快倒江河供硯滴)
(胡爲尙作廣文寒　無氈可坐座上客)
(爲君誰作傾國媒　便令選在君王側)
【按：또 태학(太學)의 대박(大博) 한창유(韓昌綏)·학정(學正) 윤복규(尹復圭)·학유(學諭) 최종유(崔宗裕) 학유(學諭) 황보관(皇甫瓘)의 화답을 받은 시가 있다。이 시가 쓰여진 때는 고종(高宗) 十年 계미(癸未)이다。】

國子監直廬聞採眞峰鶴唳 七絶

雲掃長空月正明松巢獨鶴不勝淸滿山猿鳥知音少刷盡踈翎半夜鳴
此詩公補國學學諭十年不調之時托意而作○見齊丘風雅及箕雅

國子監에서 宿直하다가 採眞峰에 鶴이 우는 소리를 듣고

구름 걷힌 하늘에 달빛도 밝은데
소나무에 깃들인 학의 울음소리 맑기만 하다。
산속엔 원숭이와 새들이 많이 있건만 내 소리를
알아줄이 없기 때문에
엉성한 깃이 다 빠지도록 목놓아 울고 있노라。

哭趙承制伯琪 文正公冲之子

妄僧醫手本非眞 門下黃鶯誤囀春
長笛一聲猶在耳 恨無重見倚樓人

趙承制 伯琪를 애도함

불공도 부질없고 의원도 소용 없다。 문앞의 꾀꼬리는
봄철을 잘못 알려 주었구나。
들려주던 피리소리 아직도 귓전에 남아있건만 樓上에
앉아있던 그대 다시 볼 길 없구나。

南堤柳崔校勘韻 五律

南堤一株柳 濯濯秀風標 毒慈藏空腹 嬌鶯美細腰
歲寒無勁節 春暖有長條 但聞材可用 休論百尺喬

남재유최 교감운

남쪽 둔덕에 한 그루 버드나무、
그 풍치 빼어나기도 하네。
텅빈 뱃속엔 독사를 숨겨놓고、
가는 허리엔 꾀꼬리 애교 떠네。
추운 겨울에 굳센 절개 없지만、
따사로운 봄날엔 긴 가지 늘어뜨린다네。
다만 묻노니、 그 재목 어디에 쓸까?
백척(百尺)의 교목(喬木)이라 자랑하지 마라。

元德太后挽詞 高宗二十六年己亥五月

乾極曾容配 坤儀正體元 枕前朝聖主 帳底見曾孫
陰慘俄沈月 星悲便沒軒 三韓千古淚 七十九年恩

## 원덕태후만사

임금의 훌륭한 배필이었고 王后로서의 덕을 갖추시었다。

병상에 누워 임금의 조회를 받았고 휘장 아래에 증손까지 보셨다。

기후가 음산하여 갑자기 달빛이 없어졌고 별도 슬퍼하는듯 문 앞이 캄캄하다。

온 나라 사람들의 영원한 눈물、七十九年간의 은혜를 어이하리。

## 禳星變消災道場應敎 七律

乾坤日月與星辰 同是毗盧一法身
散作光明猶謂化 指言妖異豈爲眞
人因幻見罹疑網 佛擧神章掃妄塵
一讀可消戕八萬 況今五日禮王輪

## 양성변소재도장응교

하늘과 땅과 해와 달과 그리고 뭇별들은、
모두가 비로자나불(毗盧遮那佛)의 한 법신(法身)이라네。

(法身이) 흩어져 광명(光明)을 발하는 것은 오히려 화(化)라 일컫고、
(저 별을) 가리켜 요상한 변괴라 말하니 이 어찌 참일 수 있으랴?
사람이란 환견(幻見)으로 인해 의심의 그물에 걸려드나니、
부처님은 신장(神章)으로 망령의 티끌을 쓸어내시네。
이 경을 한번 읽으매 팔만 재앙을 소멸시키나니、
이제 닷새나 왕륜사(王輪寺)에서 예함이랴!

## 奉答金政堂 即金敞

鷄林千古事茫然 金櫃中兒降自天
從此雲來爲姓氏 至今風調帶神仙
一唫政事掌東竹 再問將軍幕下蓮
出武入文千態度 丹靑何樣畵凌烟

## 봉답김정당

계림(鷄林)의 천년전 역사는 아득하기만 해、
금궤속에서 나온 아기는 하늘이 보냈다하네。
그로부터 자손들이 (김씨로) 성을 삼으니、
이제껏 자손들의 풍조(風調)엔 신선의 자태를 띠고 있다네。

한번은 정사당(政事堂) 동쪽의 대를 읊고,
다시 장군막하의 연꽃을 물었다네。
나가서는 무장, 들어와서는 문신이 되는 천가지 태도,
어떠한 색깔로 능연각(凌煙閣)에 그려넣을까?

## 哭崔承制宗蕃 高宗十七年庚寅十一月崔卒

紫樞雖作黑頭公　猶恨官班未極崇
名重三韓何足譽　步高千載固難蹤
手中丹桂還歸月　腹裏青松不耐冬
德宿文星渾四散　問誰今復一時鍾

## 곡최승제종번

검은 머리에 추밀원(樞密院)의 공경이 되었으나,
벼슬이 최고의 높이까지 오르지 못했음이 한이로구나。
삼한(三韓)에 높았던 이름 무슨 명예거리가 되리요,
천고에 높은 발자취 따르기 어렵네。
손아귀의 붉은 계수나무는 달로 되돌아 갔고,
뱃속에 푸른 돌은 겨울을 이기지 못하였네。
덕의 별과 문학의 별이 모두 다 흩어졌으니,
이제는 어느 사람에게 그 별이 모일지 물어보노라。

## 宣慶殿行大藏經道場音讚詩 二首

花山(花山即江都辰遷都後作)新闕即靈山佛會如今尚未闌金色頭陀煩一笑肉身菩薩費三觀花紅覺苑春長暖栢翠禪庭月獨寒九法已廻甘露大莫言西竺隔東韓

佛土人寰兩香冥問從何處覓丁寧十身遍滿塵塵剎六合皆爲祖祖庭
石女木兒猶轉法夏蠶春燕亦談經眞工已效天難老坐見春風度楚楨

## 선경전행대장경도장음찬시

화산(花山)(역자주:화산은 바로 강화도이니 이 시)의 새 궁궐은 바로 영산(靈山)(역자주:부처님이 법회)、법회가 아직도 다 끝나지 않았네。

금빛 두타(頭陀)(역자주:두타는 승려。금빛 두)는 한번 웃음을 지어주고(역자주:부처가 제자인 가섭에게 心法을 전할 때 꽃을 뽑아 들고 미소를 지었다한다。)

육신의 보살들은 삼관(三觀)(역자주:空觀、假觀、中觀의 세가지 요체。)을 이루었네。

꽃이 붉게 된 깨달음의 집에는 봄날이 따사롭고,
잣나무가 푸르른 참선의 뜰에는 달만이 홀로 싸늘하구나。

아홉가지 법(역자주:인간에 장애를 일으키는 아홉가지 경계。)이 이미 감로(甘露)의 불에 타버렸으니,

서방의 천축국(天竺國)이 동방의 삼한(三韓)과 멀게 있다고 말하지 말라。

불토(佛土)와 인간세계는 아득히 떨어져 있나니、
어느 길을 통해서 (불토를) 찾을 수 있는지 정녕히 묻노라。

티끌마다의 세계에 십신(十身)의 부처님이 가득차 계시고、
육합(六合)세계는 모두가 조사(祖師)들의 문정(門庭)이로다。

석녀(石女)와 목아(木兒)도 불법의 수레를 굴리고、
여름의 꾀꼬리、봄의 제비도 불경을 읽네。

참된 공이 벌써 나타나 임금이 늙지 않으실 것이니、
봄바람이 초나라의 명령(冥靈)위에 부는 것을 보겠네。
(역자주：〔列子〕에 「초나라의 남쪽에 명령이라는 나무가 있어 五백년을 봄으로 삼고、五백년을 가을로 삼나는다」 하였다。여기서는 국왕의 장수함을 비유하였다。)

## 上恩門琴太尉儀謝宴詩

補閑集曰崔景文公洪胤琴英烈公儀俱解相即歸老于第上因册秉朝臨軒敬老勅賜大醞兩公皆入赴宴諸門生扶侍上闕填街溢巷觀者莫不嗟歎及罷宴歸第英烈公謂諸子曰吾以龍頭爲相以至退老得叅賜設而門生扶侍甚盛皆當代英材曷勝慶快宜效文和公宴諸門生故事於是召集四年榜大開宴欲呼出諸子孫欲命坐公曰一門子弟情同骨肉吾諸子孫亦爾等兄弟也乃以齒坐之及酒酣歡甚命門生相唱和辰年狀頭皇甫璡唱云同年先後爲兄弟公即應聲對曰滿坐英雄聞子孫明日諸同年各作詩謝之僕以公之一聯七字分爲韵作詩掞引以謝公覽而靑之○公登第一時崔景文公及琴太尉爲座主故稱恩門矣

功名德業興仕宦終始如公今古罕四提衡鏡分月桂桃李門前春色滿
早嫌衣上紅塵涴笑解金章遊綠野靑山美影墮晴窓夕月朝嵐來侍座
畵堂分掛千佛名先後同年爲弟兄不才隨列上華筵 瓠瓢慙照玉英
酸寒不識綺羅叢悅鷺雙眼搖春紅呼出諸郎命四座金蘭玉樹爭淸雄
興酣更敎琴瑟閒山水聲聲耳曾慣吾聞仁裕上吹臺日與門弟相遊宴
又聞楊公之父子詩酒同歡兩牓壬二老遺芳誰復繼風流相國駕仙鯉
乘酣一唾聯七言箇箇明珠萬古喧吾將魚目編作十四貫却把纍纍傳
子孫

## 상은문금태위의사연시

〔보한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경문공(景文公) 최홍윤(崔洪胤)과 영렬공(英烈公) 금의(琴儀)가 모두 재상의 자리를 내어놓고 가정에 돌아가 노년을 보내게 되었다。국왕이 동궁(東宮)을 책봉하는 일로 인하여 현함(軒檻)에 직접 납시어 노신(老臣)들을 공경하는 연회를 베푸시고 크게 주연을 하사하시었다。두 공이 모두 그 연회에 참가하시었는데 많은 문생들이 두 분 공을 부축하여 대궐로 모시느라고 거리를 가득메울 정도가 되었으므로 이 광경을 바라본 사람들이 감탄하지 않는 사람이 없었다。이 연회가 파하고 집으로 돌아온 영렬공이 여러 아들에게 말하기를、「내가 과거에 장원급제한 몸으로 재상이 되었다가 늙어서 벼슬에 물러섰고、또 국왕께서 베푸신 연회에 참석할 수 있게 되었다。문생들이 나

를 부축하여 모심이 매우 성대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그들이 모두 당대의 영재였다。 그러니 이 경사로움과 흔쾌함을 어떻게 이길 수가 있겠느냐? 마땅히 문화공께서 모든 문생에게 연회를 베풀어 주었던 고사에 따라야 겠다」라 하고서 네 번에 걸쳐 급제시킨 문생들을 불러모아 크게 주연을 베풀었다。 그 자리에 모든 자손들을 불러모아 자리에 앉도록 하였다。 그리고나서 공이 말하기를, 「한 문하에서 나온 제자들은 골육지친(骨肉之親)사이의 정을 가지고 있으니 내 모든 자손들도 너희들의 형제이니라」라고 하면서 나이에 따라 좌석에 앉게 하였다。 술이 거나해지고 즐거움이 고조되자 공이 문생들에게 시를 주고받게 하자 무진년(戊辰年:희종(熙宗) 四년, 서기 一二〇八년)에 장원한 황보관(皇甫瓘)이 시를 읊기를, 「동년(同年)들은 석차의 선후(先後)로 형제를 맺네」라고 하자 공이 즉시 응답해서 읊기를, 「영웅들이 가득한 자리에 자손들이 섞여있네」라고 수응하였다。 그 다음날 모든 동년들이 각각 시를 지어 공이 연회를 베풀어준데 대하여 사례를 하였다。 나는 공의 일연(一聯) 일곱 자로 운을 삼아 시와 서(序)를 지어 사례를 하였는데 공이 보고는 좋다고 하였다。 ○공이 과거에 급제할 적에 경문왕 최홍윤과 태위 금의선생이 좌주(座主)였기 때문에 은문(恩門)이라 칭한 것이다。

공명(功名)과 덕업(德業)과 벼슬이、

공과 같이 시종여일(始終如一)한 이 고금에 드무네。

네 차례나 전형(銓衡)의 밝은 거울을 들고서 월계수를 나누어 주니、

도리(桃李)문앞에 봄빛이 가득하네。

일찌기 홍진(紅塵)이 옷에 묻는 것을 싫어하여、

웃으면서 금장(金章)을 풀어놓고 녹야당(綠野堂)에 노닐었네。

푸른 산은 그림자를 희롱하여 밝은 창에 떨어지고、

저녁 달, 아침 안개는 연회에 다가와 모시네。

그림그려진 당(堂)에는 「천불명경(千佛名經)」이 걸려있고、(역자주:「천불명경」은 수많은 부처님의 이름이 기록된 책。 진사의 등과기(登科記)를 비유한다。 과거에 급제한 것을 성불(成佛)한 것에 비유하여 말한 것이다。)

앞뒤의 동년(同年)은 형제처럼 지내네。

못난 재주의 내가 순서를 따라 화려한 자리에 오르니、

벽돌이 옥영(玉英)에 견준 것이 오히려 부끄럽네。

곤궁한 사람이라 비단옷입은 무리를 아직 못하더니、

깜짝놀란 두 눈이 봄 꽃의 붉음에 어지러워하네。

여러 아들 불러내어 각 자리에 앉으라 하시니、

금란(金蘭)과 옥수(玉樹)(역자주:여기서는 금의의 자제를 가리킨다。)가 맑음과 웅걸함을 다투네。

홍이 무르익자 금슬(琴瑟)을 번갈아 연주하니、

산수(山水)의 소리라 예전부터 귀에 익은 음악이네。

왕인유(王仁裕)는 취대(吹臺)에 올라서

날마다 문하제자들과 노닐며 연회를 즐겼다고 들었고、

양공(楊公)의 부자는、

두 번 급제시킨 문생과 시와 술로 즐기었다고 들었네.
(역자주: 당나라의 양사복(楊嗣復)과 부친인 양어릉(楊於陵)에 관한 고사. 그의)

두 노인네 남긴 꽃다운 일을 누가 다시 이었나?

풍류의 상국(相國)이 선리(仙鯉)를 탔하네.(역자주: 옛날에 금고(琴高)가 잉어를 타고 신선이 되어 갔다고 하는데 여기서 금의(琴儀)가 이를 계승하였음을 가리킨다.)

슬기운에 한 번 읊으매 七언연구(七言聯句)인데,

한 글자 한 글자가 구슬과도 같아 맑은 사람들이 전송하네.

나는 장차 물고기 눈깔(역자주: 금의의 구슬)을 비유한 말.)을 가지고 十四계미의 연구를 지어서,

대대로 자손에 전하려 하네.

## 次李需教坊小娥詩韻 二十韻律

知公萬壽等靈瓜白日何勞欲駐戈東海桑田猶是早南山松歲不爲多
錦筵連夜添紅蠟繡閣長春鏁翠蛾天恐小娥將及壯臘成餘閏却延儺
蓮開相府傳新曲柳折娼樓罷舊歌鷺子腰輕初脫穀鸚雛舌軟欲離窠
不知古亦聞如此更問年今定幾何低斂霓裳還訝重淺攙霞帽不勝戴
情猶感德丹悃露眼亦知恩綠不波粧閣未專龍背鏡舞筵猶困鳳頭靴
捧來璇邸珊瑚樹踏入金鑾錦繡坡罕古新歡供幄座從今舊樂失宮娥
金椎盤上春光醉綵藥階頭日影配巧奏伶詞喉欲浪笑呈仙戲臉將渦
踏絃四檢驚撥玉羯鼓雙搥似弄梭天上皇恩露露浥人間國色粲星羅
人人欲賦爭揮翰韻韻皆高最險跑我亦強賡投隴右仍將狂語達清河
幸今江國聊憑險坐使強隣屢請和要倩小娥歌薄伐哀唫怨曲莫吟哦

## 次李需教坊少娥詩韻

영공(令公)의 만수무강함은 신령한 오이를 먹은 것과도 같으니,

가는 백일(白日)을 창으로 엄추어 무엇하리.

동해 푸른 물이 뽕밭이 되는 것도 빠른 세월이요,

남산의 소나무 나이도 많이 든 것 아니라네.

비단자리 깐 연회에는 밤마다 붉은 밀초 태워대고,

비단장막친 연회장에 기난긴 봄동안에 푸른 눈썹의 동기(童妓)가 사네.

어린 동기들 장성할까 하늘도 두려워하여,

선달에 윤달을 두어 나례(儺禮)시기를 연장하였네.

재상부(宰相府)에 연꽃이 피어 새 노래를 전하니,

창루(娼樓)에는 벌들이 꺾이며 옛 노래가 시들해지네.

제비 새끼의 가벼운 허리가 새로 알에서 나온 듯하고,

꾀꼬리 새끼 어린 혀로 동우리를 떠난 듯하네.

모르겠구나! 옛날에도 이런 노래 들었었는지.

묻노니 이제 나이 몇이나 되는지.

고개를 내려 예상(霓裳)을 거두나 그것도 무거운 양하고,

나직이 하모(霞帽)를 만지니 그것도 높은 양하네.

그네들 정(情)에도 은덕에 감사하여 붉은 입술은 항상 열리고,

눈도 은혜를 알아 푸른 눈동자 흘기지 아니하네。
화장대에선 용배(龍背)거울 아직 쓸 줄 모르고、
무대에선 봉두(鳳頭)구두가 아직도 어색한 듯。
왕가(王家)에서 산호수(珊瑚樹)를 받들어 와서、
금란전(金鑾殿)의 금수파(錦繡坡)로 걸어오네。
전에 없던 새 놀이로 좌중을 기쁘게 하니、
이제부터 옛 음악을 부르는 궁녀는 없으리라。
금빛 복숭아 소반위에는 봄빛이 취한 듯 서려있고、
꽃놀을 수놓은 섬돌머리에는 해그림자도 취해 있네。
교묘하게 부르는 아름다운 노래에 목청은 물결이 일고、
웃음 띄고 바치는 선녀의 재주에 얼굴에는 보조개 지네。
구슬픈 현악기의 소리는 옥을 퉁기는 듯하고、
쌍북채로 북을 치니 북〔梭〕을 놀리는 듯하네。
하늘의 황은(皇恩)에 이슬처럼 함빡 젖고、
인간세상의 국색(國色)은 별처럼 찬란하네。
사람마다 시 지으려 앞을 다투어 붓을 휘두르나、
운(韻)자들이 모두 높고 매우 험하기도 하구나。
나 또한 억지로 화답하여 농우(隴右)(역자주 : 농우는 李氏의 本貫、李需를 리킴。가)에게 보내어、
닿지 않은 말로 청하(淸河)(역자주 : 청하는 崔氏의 본관、여기서는 崔瑀를 가리킴。)에게까지 보이고자 하네。
다행히 지금은 강도(江都)가 험준한 지형이라서、
앉은 채 강한 이웃나라가 강화를 누차 청하였네。

동기(童妓)들에게 청하노니、부디 박벌(薄伐)(역자주 : 「시경」의 한 귀절로 「오랑캐를 치네。」「薄伐玁狁」를 가리킨다。여기서는 몽고와의 항전을 의미함。)를 노래를 부르되、
구슬픈 소리로 원망하는 노랠랑 부르지 마라。

## 復次韻

丹樓碧閣葛連瓜畵列門前更列戈堂上承歡金印錯階前獻壽玉簪多
繞筵紈綺濃噴麝暎燭琉璃巧美娥無賴寒更催夜宴太平和氣越春儺
厭看逼老傳家妓欲聽仙娃絶世歌果有鷓頭來柳谷應煩鶴脊折蓮窠
是應天遣供歡耳若作人看奈幼何嬌臥尙便珠襦軟弱躋應恠畵堂峨
穿衫剪綉難專暈尖襪縫綾細縮波一搦腰輕猶困帶雙回步步不勝靴
小梅早糝風和苑細草初芽日暖坡鸞馭欲朝天上闕羽衣還作月中娥
黛山淺掃侯家綠臉縐微生香醞配花部別開春一塢椒房空列水千渦
調高音促春珠顆舞快身忙擲玉梭琴弄未終還弄笛錦纏猶歡愛纏羅
嘗聞今樂斯爲古正似弛文武作跎若也吾民聞管篥欣然喜氣遍山河
是誠天地神明鑒猶勝韶鈞律呂和寄語小娥須努力鄕音雖鄙好吟哦

## 復次韻

붉은 누각 푸른 누각이 칡덩쿨이 외덩쿨에 이어진 듯하고、
화극(畵戟) 늘어선 문전에 창도 벌리어 있네。
당위에는 축하를 받는 금빛 인(印)을 찬 분들이 여기

저기 계시고、
섬돌앞에는 헌수(獻壽)하는 옥비녀 찬 분들이 많구나。
자리를 두르고 선 미인들이 사향의 향내 짙게 품어내고、
촛불이 휘황한 유리에는 불나방이 교태를 부리네。
무뢰한 찬 기운은 밤 연회를 더욱 재촉하고、
태평한 화기(和氣)는 봄의 나례(儺禮)시기보다도 낫네。
늙스구레한 노기들의 대물린 기예는 이제 보기 싫어。
선녀들의 절세의 노랫가락 듣고자 하였었네。
과연 검은 머리들이 버들골짜기에서 나오니、
학의 주둥이로 연꽃 봉우리를 쪼개네。
이는 분명 하늘이 보내어 우리 함께 즐기라고 한 것이겠지、
만일 사람이라고 한다면 너무나도 어려。
애교있게 눕는걸 보니 아직 부드러운 강보에 누워있기 좋아할 때인 것 같고、
여리게 뛰는걸 보니 응당 높은 화당(畵堂)을 겁내리라。
꼭 끼이는 적삼에 짧은 저고리는 원무(圓舞)하기 어렵겠고、
뾰죽한 보선은 비단으로 꿰매어 잔 물결 주름잡혔네。
한 줌 되는 허리는 띠 두르기도 무거운 듯하고、
쌍쌍으로 도는 걸음 구두도 벅찬 듯하네。
작은 매화가 바람 잔 동산에 철 이르게 핀 듯、
어린 풀이 햇빛 따스한 언덕에 갓 돋아난 듯하네。
난새 타고 하늘위 궁전에 조회하러 갈 듯한데、
날개옷은 오히려 달속의 항아(姮娥)가 되겠구나。
눈썹에는 푸른빛을 옅게 칠하였고、
볼에는 향긋한 술에 취한듯 불그레한 기운 띄었네。
화부(花部)에선 특별히 봄날의 화단을 열어놓았고、
초방(椒房)(역자주：거처하는 곳)에는 부질없이 목욕할 곳 만 많이 만들었구나。
음조가 높고 빨라지니 구슬을 찧기라도 하는 듯하고、
빠른 춤、바빠진 몸놀림은 북〔梭〕을 던지는 듯하네。
금을 다 타기도 전에 피리를 불어대니、
비단 화채(花債)도 부족하여 능라(綾羅)화채를 주네。
현재의 음악이 곧 옛날의 음악이라는 말을 들은 적 있거니와、
마치 문악(文樂)을 풀자 무악(武樂)이 미끄러지듯 나옴과 같네。
만일 백성들이 이 피리소리를 듣는다면、
흔연히 기뻐하는 소리 산천에 가득하리라。
만일 천지신명이 이를 굽어살피신다면、
순임금의 소(韶)음악이나 균천광악(鈞天廣樂)의 조화이룬 율려(律呂)보다도 낫다고 하리라。
동기에게 말하노니 더욱 노력하여라。
우리나라 음악이 비록 비루하다 하나 잘 부를지어다。

## 燈夕獻仙桃敎坊致語口號七律

致語曰三五夜觀燈神州撤紅蓮萬斛一千年結實仙母獻碧桃七枚恭惟 主上殿下纘禹儉勤躋湯聖敬朝廷淸明無弊旣安且寧國家閑暇及時式讌以樂八音克諧無相奪百戲皆呈亦未休慶觀惟新歡聲競沸妾等愧無伶伎濫詣敎坊鳳感簫韶踏踏來於舜殿鶴從蓬島肅肅歌於漢地

五色雲間驚鹿鳴蟠桃初摘露香淸舊經仙劫渾肥碧新醉皇恩半頰赬風雨那催金結實乾坤不管玉攢英偸嘗一顆猶千歲況薦盤中箇箇盈

## 등석헌선도 교방치어구호(칠율)

〔致語〕 삼오야(三五夜)에 관등(觀燈)하니、
신주(神州)에서 붉은 연꽃 일만 곡(斛)을 흘뿌렸네。
천년에 한 번 열매 맺는다 하는、
벽도(碧桃) 일곱 알을 선모(仙母)가 바치옵니다。
경건히 생각하옵건대 주상전하께옵서는、
우임금의 뒤를 이어 근검하시고、
탕임금과 나란히 서 총명하시고 경건하시온지라、
조정은 깨끗하고 명백하여 아무 폐단이 없으므로 이에 연회를 배풀어 즐기옵니다。

팔음(八音)은 조화가 되어 서로의 자리를 빼앗지 아니하고、
온갖 잡희(雜戲)를 모두 공연하니 쉴 틈이 없사옵니다。
경사로운 구경거리가 새롭게 펼쳐지니、
탄성소리가 물끓듯이 일어납니다。
첩등이 훌륭한 재주도 없이、
교방(敎坊)에 외람되이 참여하게 된 것이 부끄럽사옵니다。
봉황새는 소(韶)음악에 감동하여、
펄펄 날아서 순(舜)임금의 궁전에 내려앉고、
학은 봉래산으로부터 날아와、
한나라의 연못에서 노래부르옵니다。
〔口號〕 오색구름사이에서 제비와 사슴이 (화락하게) 울고、
반도(蟠桃)를 처음 따니 이슬향기가 맑구나。
선계의 억겁(億劫)세월 겪느라고 껍질 모두 푸르더니、
새로이 황은(皇恩)에 취하니 절반쯤 빰이 붉구나。
비바람이 금빛 열매 맺는 것을 재촉했으리요?
하늘과 땅이야 옥같은 꽃망울이 열리는 것은 아랑곳하지 않았네。
벽도 한 개를 훔쳐 먹어도 천 년을 산다 하거늘、
하물며 소반위에 한 개 한 개 가득차 있음에랴!

## 三都賦

西都辯生與北京談叟來遊江都遇一正議大夫大夫曰蒙聞二國之名未覩其制幸今邂逅二客請攄懷舊之情弘我以兩京辯生曰唯唯西都之創先也帝號東明降自九玄乃眷下土此維宅焉匪基匪築化城屹然乘五龍卓上天下天導以百神從以列仙熊淵遇女來徃翩翩江心有石曰朝天臺怳兮盤陁忽焉崢嶸惟帝時升神馭徘徊靈柢所宅平壤其祠呼叱風伯指揮雨師怒則白日霰電木石交飛又有木覓稼穡是司不耕而禾積如京坻蔭公庇私介以厖祓若是何如大夫曰神惟茫誕何以誇爲生曰壯麗之觀則有龍堰闕九梯宮膠葛廣敞高明窮崇翬闢宇宙冥迷西東天不能奪其拚鬼不得爭其功遊觀之所則多景跨蒼海清遠撑半空浮碧臨浩蕩永明架嶸嵷衆水所匯名爲大同畠湜晃漾抱鎬飲澧淨鋪素鍊皎若青銅兩岸垂楊終日舞風沙平野澗落雁鳴鴻青山繞郭四面龍蹤細雨披簑俯見於漁翁夕陽吹笛遠聞於牧童畫圖難髣賦詠無窮爾乃解錦纜浮蘭舟中流回首怳然如在鏡屏中也則吾都形勝誠天下之所獨大夫曰奇觀絶景喪人心目生曰水而漁則長網一擧奇獲多矣鰣鯢魴鱮鯉鰋魮鯉鱣鮪固爲賤嗜及當冬月滿江氷結錦鱗珠鱗其下鰬鰬金挺又之百不一脫置盤經宿凍成玉潔庖丁膳夫鳴刀巧割縷飛霏霏色絶味絶字缺一下齒霜喉雪句逸作千載若符先有崔孤雲者嘗曰聖人之氣醞釀山陽鵠嶺松青鵾林葉黃紫雲未起預識興亡鐵原寶鏡墮自上蒼先鵾後鴨斯言孔彰及乎統合三土卜開明堂北峉牛臥南峙龍翔右懷左抱案花相當八頭三尾東峴西崗隱嶙屈伏臂角拳商騰精降神吐氣産祥五川靈派源乎淼茫萬洞溝集流漲滂洋箭馳輪走朝湊中央涵靈注德滋養百昌青松茂矣三百餘霜中裹復盛黍于苞桑自古如我應讖立國有幾帝王大夫曰聖祖龍興應天順人非以地理圖讖之荒唐叟曰中原大寧鐵焉是産鑛鉛鎔鑪鎔錄錌惟山之髓匪石之鑽劇掘根株浩無畔岸洪爐鼓鑄融液熾爛焰燄陽紋文淬陰縵老冶弄鎚百鍊千鍛爲鏃爲鏑爲矛爲釬爲刀爲鎗爲鑪爲鐵爲鏄爲釜爲鏙器贍中用兵充外杆雞林永嘉桑柘莫莫春而浴蠶一戶萬箔夏而繅絲一指百絡始絇而緌方織以縿雷梭風杼脫手霽霙羅綃綾綜縑絹縛穀烟織霧薄雪皓霜白青黃之朱綠之爲錦綺爲繡纈公卿以衣士女以服摳曳綷縩披拂艷赫是誠天府國寶錯落大夫曰尺璧非寶矧伊金帛叟曰詞人墨客比肩林林紅情綠意繡口錦心咀氷嚼雪琢玉雕金筆一走也驚雷迅電難以況其捷疾詩多態也澄江絶壁不足譬其高深圓熟陳言不踐於古冷生新語別出於今武夫猛士則衣短後纓縵胡佩蛇釵摳龍刀蹋踘搬搏鬬虓咆哮熊搴虎攫鶻掠猿超躥目語難掉臂輕趫騎射一發聯的三中杖手一弄飛毬百繞是所謂國之寶歟大夫曰非也雕蟲亂力君子不取況弄球之巧叟曰設官分職內千外萬激濁揚清擧無懿溷歲命春官選登賢儁青紫滿朝紳垂笏搢出爲廉察或典州郡莫不以氷清玉潔爲己之任不通水火之利況受苞苴之贈斷帶爲燈投錢以飲門羅雀以寂寥食無魚兮冷淡人服其名自負無玷謂欲威民必用苛慘細察纖微曲照幽暗吹刮而求瘢瑕莫掩於是乎振綵紲楊繩檢朴之則百杖不厭絞之則重索猶慊吏不完肢體民盡落肝膽蕭蕭凌凌慄慄凜凜咄嗟而諸難即辨叱咤而群猾亦震歲增賦而不爲重月進膳而不爲諂急徵征稅若督戶欽漕轉陸輸火疾電閃用儲峙乎國廩則其勤公利國之功言所不盡大夫曰詐清苛慘民之蠹爲害也甚叟曰公卿列第連豆十里豐樓傑閣鳳舞螭起凉軒煥室鱗錯櫛比輝映金碧森列朱翠

緹繡被木彩毬鋪地珍木異卉名花佳蔭春榮夏實綠稠紅酣數香布陰爭妍競媚後房佳麗雲衣霞帔盡態極艷列陪環侍玳筵綺席笙歌鼓吹九醞波漫千壘屹峙如易之需若詩既醉駟峰熊掌龍肝鳳髓錦簇瓊堆厭飫唾棄至於士庶桑門釋子居必華屋食必兼味極耳目之娛誇服飾之異庸奴賤隷胥然僭擬峨其冠戴其幠舄其帶級其履衣輕服綵爭相耀侈雖雍洛靡麗之盛莫我敢齒大夫曰噫舊都之流離蓋以此於是西北二客奮髯作色且怒且恧曰走等終日言而大夫皆折之願聞江都之說大夫曰二客豈亦曾聞江都之事乎畧舉一緒揚搉而議夫東海之大凡九江入河吞若一芥蕩雲沃日汹湧澎湃中有花山金鰲屹戴涯凌葉擁渚崒枝附麗其枝葉而沙散碁布者江商海賈漁翁塩叟之編戶也神嶽藥開靈邱萼捧架其藥萼而翬飛鳥聳者皇居帝室公卿士庶之列棟也內據摩利冗口之重匝外界童津白馬之四塞出入之誰何則岬華關其東竇入之送迎則楓浦館其北兩華爲閾二崤爲樞眞天地之奧區也於是乎內繚以紫壘外包以粉堞水助縈回山爭岌業俯臨慄乎淵深仰觀愁於壁立鳧雁不能盡飛豺虎不能窺闖一夫呵噤萬家高枕是金蕩萬世帝王之都也二客曰固國不以山河在德不在險大夫曰城市即浦門外維舟蒭徃樵歸一葉載浮程捷於陸易採易輸庖炊不匱厩秣亦周人閑用足力小功優商船賈舶萬里連帆艫重而北棹輕而南檣頭相續舳尾相銜一風頃刻六合交會山宜海錯靡物不載擣玉舂珠景萬石而磈礧苞珍裹毛聚八區而菴藹爭來泊而纜碇檐街填而巷隘顧轉移之孔易何駄負之賽債爾乃手挈肩擔徃來跬步堆積乎公府流溢於民戶匪山而巍如泉之溥救粟陳陳相腐孰與大漢之富饒二客曰至富非畜積宜監鉅橋大夫曰佛法流於海東尚矣至於今日尤爲信篤像設而歸依則鎔金塑土琢石刻木或線縷以繡畫繪以貌睟乎端嚴儼若視矍法室之弘揚則經律論章禪書祖訣板印墨寫泥金剌血黃卷赤軸琅函綦帕若開虱藏委積磊落禪監教刹公寺私堂或社或庵曰齋曰房蠹不知乎幾千萬坊香火之氣連薰於萬里鍾磬之聲相聞於四方於是乎厖眉樝袍碧眼菊裳南叢北林竹葦成行龍象爭蹴金毛竟吼千燈續焰於心心衆海翻瀾於口口朝焚祝聖之香夕點鎭災之炷猶以爲未足特創精廬於輦下遠邀外方之道伴青山白雲逃身而出紫陌紅塵來垂手跋拂而風雷動捧喝而雨雹散殺活自在頭頭必斷越前歲因大難君臣益復痛願一集諸家遞日作梵念佛唱神之音激切而山岳盡動燃頭燒指之烟紛布而日月無光精勤苦倒如此其極報應攝護必不可量二客曰古今奉浮圖莫若梁何促危亾大夫曰方今主上躬儉而厚下二客即愕然失容避席而跪曰大夫毋多言只此一言足以知太平極理之美凡政理清平皆由儉始儉則習俗歸厚胡皇天不佑胡基址不長久哉向者走等嘐嘐咿咿祗自彰國衊矣大夫曰二子聽之吾以古爲的昔周家忠厚享年八百漢文衣綈履革其臣多敦厚長者垂祚罔極唐文皇尚儉欲營一殿鑒泰而止維時房魏不以燕安爲喜故垂統二百餘祀洪惟本朝風化掩古畏天之威樂天之道以小事大于時保之物不疵癘元元嗶嗶嘆之不足申其義而作歌曰

邈自陶唐今下至宋康雖文質沿革之不同兮靡不由奢儉而興亡西柳兮以涵而顯覆北松兮由侈而流移煌煌江都惟德之基順天事大風俗淳熙於萬斯年安不忘危

## 삼도부

서도(西都：平壤)의 「변생」(辨生)(역자주：변론을 하는 젊은이. 여기

에 등장하는 세 사람은 모두 허구적인 인물이다.)이 북경(北京 : 開京)의 「담수」(談叟)(역자주 : 잘하는 노인네。이야기를)와 더불어 강도(江都)에 놀러왔다。여기에서 한 「정의대부」(正議大夫)(역자주 : 의논을 하는 대부。바르게)를 만났다。대부가 그들에게 말하였다。

「제가 두 도읍의 이름은 들었으되 그 제도는 보지 못하였소。다행히 이제 두 분을 만나게 되었으니 옛것을 그리워하는 정을 토로하여 나에게 두 서울 이야기를 들려주기 바라오。」

이에 변생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예、그러지요。서도가 창건될 초기에 동명(東明)이라 부르는 천제(天帝)께서 하늘로부터 하강하시어 이 땅을 돌보시었읍니다。이곳에 그분이 거주를 정하실 적에 터를 닦은 것도 아니요、집을 지은 것도 아니언마는 화성(化城)(역자주 : 「법화경」에 나오는 성으로 일시에 만든 성곽이라는 뜻。도에 정진하는 사람들이 지쳐있자 안내자가 갑자기 성곽을 만들어 피로한 대중을 쉬게 하였다。)처럼 우뚝 솟았읍니다。다섯 용이 끄는 수레를 타고서 하늘에 오르락 내리락 하셨고、온갖 신령을 이끄시고、뭇 신선들을 뒤에 따르게 하셨읍니다。웅연(熊淵)에서 여인을 만나느라 바람을 날리며 오락가락하시었읍니다。강복판에 바위가 남았으니 조천대(朝天臺)라 하는데 언뜻 보면 편편한 바위이나 문득 보면 강위에 솟은 산이랍니다。천제께서 가끔 이곳에 오르시어 신령들을 통어(統御)하며 배회하셨답니다。그분의 신령이 머물러 계신 곳、평양이 바로 신사(神社)입니다。풍백(風伯)을 부르시어 꾸짖으시고、우사(雨師)를 지휘하시니 화가 날 경우에는 대낮에도 우박이 내리고 번개가 치며、나무와 돌이 뒤섞여 날립니다。또 목멱(木覓)이 있어서 농사를 관장하므로 애써 경작하지 않아도 열매를 맺으니 볏가리를 산더미처럼 쌓아놓읍니다。공적인 일이나 사적인 일을 비호하여 큰 요로 덮어주시니 이와 같은 일을 들어보니 어떠합니까?」

이 이야기를 듣고서 정의대부가 말하였다。

「신괴(神怪)하고 허무맹랑하니 자랑거리가 되겠소?」

그러자 변생이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장대하고 화려한 구경거리로는 용언궐(龍堰闕)과 구계궁(九梯宮)이 있으니 까마득히 멀리 자리잡고 넓게 트여서 끝을 알 수 없는 창공에 우뚝하니 서있고、우주로 향하여 활짝 열려있으며、동과 서가 어딘지를 구별짓지 못할 정도입니다。그래서 하늘도 궁궐의 나는 듯한 형세를 앗아가지 못하고、땅도 궁궐의 공적을 다투지 못합니다。

유람할 곳을 들자면、다경루(多景樓)는 푸른 바다를 걸터앉은채 서 있고、청원루(淸遠樓)는 반공중에 솟아 있고、부벽루(浮碧樓)는 호탕하게 흐르는 강을 내려다보고、영명사(永明寺)는 창공에 드높게 솟아 있읍니다。뭇 강물이 모여드는 곳을 이름하여 대동강(大同江)이라 하는데 강물은 맑고、넘실넘실 흘러서 호경(鎬京)(역자주 : 중국 주나라의 서울。즉、중국의 평양이름。)을 안고 예수(澧水)(역자주 : 중국의 강이름。)로 흘러갑니다。맑기는 흰 비단을 깔아놓은 듯하고、반짝이기는 청동거울과도 같으며、양 강언덕의 수양버들은 왼종일 부는 바람에 춤을 추고 있

읍니다。 모랫벌은 평탄하고、 등은 광활하게 펼쳐있는데 기러기는 깃을 틀고、 갈매기는 울며 납니다。 푸른 산은 성곽을 에워싸서 사면이 높다랗게 솟아있는데 가랑비에 도롱이를 걸쳐입은 고기잡이들 내려다 보이고、 석양녘에 목동들의 피리부는 소리 멀리에서 들려옵니다。 그림으로 그 정경을 그리려 하여도 비슷하게 그릴 수조차 없고、 노래로 읊으려 하여도 곡진하게 묘사할 수가 없읍니다。 그와 같을 때 비단으로 만든 닻줄을 풀고 난초로 꾸민 배를 띄워서 물 한가운데로 흘러가 머리를 돌려 보면 황홀하게도 거울속이나 병풍속에 있는 듯합니다。 그러니 우리 도읍의 형승은 참으로 천하의 제일이라 할 것입니다。」

이 말을 듣고 정의대부가 말하였다。

「기이한 경관과 특출한 풍경은 사람의 마음과 눈을 빼앗아가는 것입니다。」

이 말에 변생이 말을 이었다。

「그 강물에서 고기잡이를 할 경우 긴 그물을 던져 한번 거두어 들이기만 하면 기이한 물고기를 많이 잡을 수 있읍니다。 미꾸라지、 암고래、 방어、 가물치、 날치、 모래무지、 메기、 잉어、 오징어、 장어、 전어、 상어 따위의 물고기는 참으로 지천의 고기라 할 수 있읍니다。 겨울달이 되어 온 강이 얼어붙으면 금빛 비늘과 구슬같은 지느러미를 가진 물고기들이 얼음장밑에서 활개치고 있읍니다。 그때 쇠작살로 찍어서 잡으면 백발에 한번도 어긋남이 없이 잡힙니다。 소반에 잡은 물고기를 담아 하룻밤을 지내면 살이 얼어 옥같이 깨끗하니 그때 요리꾼이 칼소리를 내며 오묘한 솜씨로 고기를 저며낼 적에 사각사각 설낫같이 고깃살이 날아다니니 그 빛깔도 기막히고 그 맛도 기막힙니다。 입으로 들어가자 이가 시리고 목이 써늘하며、 (이 사이에 없어졌다。 글귀) (역자주：서경에 관한 글귀가 이 뒤로 계속된다고 판단되며、 다음의 내용으로 보아 북경(北京)에 대한 이야기의 서두가 있었을 것이다。)

〔담수(談叟)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천년동안의 일이 부절(符節)을 합한듯 맞았읍니다。 예전에 고운(孤雲) 최치원(崔致遠)선생이라는 분이 계시어 이르시기를、 「성인의 기운이 산의 양지바른 곳에 서려 있으니 곡령(鵠嶺)의 솔은 푸르고、 계림(鷄林)의 잎은 누르네。」라 하였으니 이는 자줏빛 제왕의 구름이 흥기하기도 전에 미리 흥망을 예언한 것이었읍니다。 철원(鐵原)의 보배거울이 하늘로부터 떨어져 「먼저 닭을 뒤에 오리。」라는 말이 쓰여져 있었으니 이 말이 들어맞았읍니다。(역자주：중국 상인인 왕창근(王昌瑾)이 궁예(弓裔)에게 바친 거울에 새겨진 문구。) 고려 태조가 먼저 계림을 멸하고 다음에 압록강을 (역자주：취한 물이하였음。) 삼한(三韓)을 통합하고 난 다음 명당을 선택할 때 북쪽의 산은 소가 누운 듯하고、 남쪽의 산은 용이 나는 듯하였읍니다。 오른쪽을 품고、 왼쪽을 가슴에 안아 안산(案山)과 화형(花形) (역자주：풍수설에 있어 朝山을 말함。)이 서로 맞아들고、 팔두삼미(八頭三尾)가 펼쳐졌으며、 동에 재와 서에 산、 숨을 듯、 튀어오를 듯、 엎드려 숙여 있읍니다。 각(角)(역자주：동쪽을 가리킴。)은 팔뚝인 듯하고、 상(商)(역자주：서쪽을 가리킴。)은 주먹인 듯합니다。 정기가 솟아오르고、 신기가 하늘

에서 내려오며 상서로운 기운을 토해냅니다。 다섯 개 시내의 신령스런 물길은 근원으로부터 출렁출렁 흘러와서 일만 골 물이 모여들었고 넘실넘실 물길을 따라 화살이 날 듯、 수레바퀴가 달리듯 흘러서 중앙으로 흘러들어오면서 영험을 합양시키고 덕을 대어주며 온갖 것에 영양을 주어 창성케 합니다。 푸른 솔의 도읍이 무성하기가 삼백여 성상을 지나면서 중도에서 쇠퇴하기도 하였다가 다시 번성하였으니 이는 근본이 튼튼하기 때문입니다。 자고로 우리나라와 같이 도참에 의거하여 나라를 세운 제왕이 그 얼마나 되겠읍니까?」

이에 정의대부가 다음과 같이 대답하였다。

「성스런 태조께서 제왕이 되신 것은 하늘에 수응하여 백성들의 뜻을 따른데 있는 것이지 지리(地理)、 도참과 같은 황당한 것에 기인한 것이 아닙니다。」

이에 담수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중원(中原)과 대녕(大寧)은 철(鐵)이 산출되는 곳으로 강철、 납을 제련하고 부드럽고 약한 쇠를 녹입니다。 이러한 철은 산의 골수로써 바위를 뚫음으로써 캐낸 것이 아닙니다。 나무뿌리와 그루터기를 베어내고 쌓을 파니 그 끝이 어딘지 보이지 않을 정도입니다。 큰 화로에 철을 녹여 부으니 녹은 쇠가 벌겋게 불꽃을 튀기고、 화염에 달구어 양문(陽紋)이 생기고、 물에 담금질하여 음문(陰紋)을 만듭니다。 노련한 대장장이 망치를 휘둘러서 백 번 단련하고 천 번 단련하여 크고 작은 화살촉도 만들고、 창도 만들고、 갑옷도 만들고 칼도 만들고、 화로도 만들고、 작은 창도 만들고、 호미도 만들고、 괭이도 만들고、 솥도 만들고 물통도 만드니 도구들이 풍족하여 넉넉하게 사용할 수 있으며、 무기는 외적을 막는데 충당됩니다。

계림(鷄林 : 경주)과 영가(永嘉 : 安東)는 뽕나무가 우거진 곳으로써 봄에 누에를 칠 낭이면 한 가구에 일만 발씩 치고、 여름에 실을 잣노라면 한 손에 일백 타래씩 잡습니다。 고치에서 막 뽑아낸 때 뒤엉킨 실을 한참 골라내여 다듬어 내노라니 북이 들아가는 소리는 우뢰와도 같고、 바람과도 같이 벼락처럼 손에서 벗어납니다。 비단·깁·능라·삼베·겹옷·외올·가는 비단들이 연기처럼 가늘고、 안개처럼 엷으며、 눈처럼 희고、 서리처럼 하얗게 빛납니다。 이것들은 푸르고 누른 색을 들이고、 붉고 파란 색을 들이어서 금수·자수를 만드니 공경들이 이로 인하여 옷을 입고、 사녀(士女)들이 이로 인하여 복장을 갖추고 있읍니다。 이 옷들을 끌면서 다닐 제는 바스락거리며、 떨쳐 입고 다닐 때는 번쩍번쩍거립니다。 이곳은 참으로 하늘이 내려주신 창고〔天府〕이니 나라의 보물이 퍼져있는 곳입니다。」

정의대부는 다시 이렇게 말하였다。

「한 자나 되는 구슬도 보물로 여기지 아니하거늘 하물며 철이나 비단을 보물로 치겠읍니까?」

이에 담수는 다시 말을 이었다。

「시인묵객(詩人墨客)들이 어깨도 나란히 수많은 사람이 있읍니다。 그들은 붉은 정에 푸른 뜻을 가지고、 자수같은

입에 비단같은 마음으로 열음을 깨물고 눈을 씹듯이 옷을 다듬고 쇠를 조각하듯이 글을 짓습니다。붓이 한번 달리노라면 놀란 우뢰나 재빠른 번개라 할지라도 그 빠른 솜씨를 설명할 수 없으며、시가 태깔이 맑고보니 맑은 강이나 절벽을 가지고도 그 시의 고원하고 깊은 수준을 비유할 수가 없읍니다。원숙한 묶은 말은 옛날의 것을 그대로 답습하지 않고、생경한 새로운 말은 오늘날의 것을 따로 만들어내고 있읍니다。

무부맹사(武夫猛士)는 뒷자락이 짧은 옷을 입고、만호(縵胡)갓끈(역자주:화려한 무사들이 착용하는 강식이 없는 것임。갓끈으로)을 차고、뱀이 그려진 검을 차고、용이 그려진 칼을 쥐고서 이리 뛰고 저리 달리며 눈을 부릅뜨고 포효하면서 곰이 짐승을 잡듯이 범이 짐승을 사로잡듯이、매처럼 나꿔채고、원숭이처럼 뛰어넘습니다。눈을 부릅뜨고서 상대를 힐난하며、팔을 휘두르고 재빠르게 달리기도 합니다。말을 탄채 화살을 쏘니 세 개의 과녁을 그대로 뚫기도 하며、막대를 잡고 공을 치니 나는 공이 백 바퀴를 돕니다。이와 같은 사람들이 이른바 나라의 보배가 아니겠읍니까?」

이 말에 정의대부가 다음과 같이 답하였다。

「그렇지 않습니다。글이나 예쁘게 꾸미고、괴력(怪力)이나 쓰는 것을 군자는 취하지 않습니다。하물며 공이나 가지고 노는 격구(擊毬)의 재주이겠읍니까?」

담수가 이 말을 듣고 다음과 같이 말을 계속하였다。

「관직을 나누어 설치하여 내직(內職)을 천 자리、외직(外職)을 만 자리 마련한 다음 혼탁한 것을 떨쳐 버리고 깨끗한 것을 드날리며、관리를 등용함에 있어 공평무사하게 합니다。해마다 춘관(春官)(역자주:관리를 가리킴。하는 禮部를 선발)에게 명하여 어질고 준걸한 인물을 선발하여 관직에 등용합니다。푸른 관복과 자색(紫色) 관복을 입은 고관이 조정에 가득하여、띠〔紳〕를 드리우고、홀(笏)을 마주잡고 있읍니다。이들이 외직으로 나가서 혹은 염찰사(廉察使)가 되기도 하고、혹은 주군(州郡)을 다스리기도 하는데 그 어떤 사람도 얼음과 같이 맑고 옥과 같이 깨끗한 정사를 자신의 임무로 여기지 않음이 없읍니다。그리하여 물이나 불같은 천근한 일상생활의 이익도 백성들로부터 받으려 하지 않거늘 하물며 뇌물꾸러미를 받을 리가 있겠읍니까?띠를 끊어서 등을 삼고、돈을 던져서 마실 물을 사니(역자주:남북조시대에 梁나라 何遠이 武昌太守가 되었는데、여름에 마실 물이 나빴기 때문에 사람을 시켜 민가의 좋은 우물물을 길어 먹었다。그러고 그 물값을 지불하자 주인이 돈을 받지 않으니 「그러면 물을 길어다 먹지 않겠다」하고 마침내 물값을 주었다。)아무런 일이 없기에 관아의 문에는 참새들이 벌려있은채 조용하기만 하고、태수가 먹은 식사에는 물고기도 없이 조촐하기만 합니다。백성들은 지방관의 청렴함에 감복하고、지방관 자신은 허물없음을 자부합니다。그러한 한편에 백성들에게 위엄있는 관리가 되려고 하면 반드시 가혹한 방법을 써야한다고 생각하는 지방관이 있어서 털끝만한 일도 자세하게 살피고、은미하고 어두운 구석까지 두루 헤아려서 불어보고 벗기어 보고하여 잘못된 점을 찾아내니 있는 허물을 갑출 데가 없읍니다。이에 오랏줄을 떨치고、포승을

날리니, 죄수에게 매를 때릴 경우 일백 도(度)의 곤장도 오히려 부족하고, 목을 매달 경우 밧줄을 겹쳐 묶는 것으로도 오히려 부족하다고 여깁니다。 아전은 지체가 온전히 남아있지 아니하고, 백성들은 모두가 간담이 다 떨어지니 삼엄하고 두려워서 와들와들, 부들부들 떱니다。 그리하여 지방관이 끌끌 혀만 차도 온갖 어려운 일이 즉각 해결이 되고, 꾸짖기만 하면 뭇 간교한 무리들마저 공포에 떱니다。 따라서 해마다 부세를 늘릴지라도 무거운 부세라 여기지 아니하고, 달마다 선물을 바쳐도 아첨이라 여기지 아니합니다。 화급하게 세금을 징수하여 마치 집집마다 문을 두드려 거두어가는 듯하고, 배로 운송하고 뭍으로 수송하는 것이 불이 번지듯 빠르고 번개가 치듯 눈깜짝할 사이에 이루어지니 이로써 세가 국가의 창고에 쌓인 것을 논하면 그의 공무에 성실하게 일하고, 국가를 이롭게 한 공은 이루 다 말할 수 없는 큰 것입니다。」

이 말에 정의대부가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청렴함을 가장하는 것과 가혹한 정사는 백성들을 좀먹는 것이니 그 해가 몹시 큽니다。」

담수가 이 말을 듣고 다시 말을 이었다。

「공경들의 저택은 십리에 죽 뻗쳐있고, 풍성하고 웅걸한 누각은 봉황이 춤을 추는 듯, 이무기가 일어서는 듯한 형상이며, 서늘한 헌(軒)과 따사로운 내실은 비늘이 박힌 듯, 빗살이 나있는 듯한데 금벽(金碧)의 색깔이 휘황하게 칠해져있고, 붉고 푸른 단청(丹靑)이 빽빽합니다。 화려한 비단휘장은 기둥을 덮고있고, 채색한 융단은 바닥을 깔고있으며, 진귀한 나무와 기이한 화초, 이름난 꽃과 아름다운 꽃이 지천으로 자라고 있읍니다。 또한 봄날의 꽃에 여름날의 열매, 푸른 초목은 우거지고 붉은 꽃잎은 땅을 뒤덮으며, 향내를 발산하고 그늘을 드리우며 자신들의 고움을 자랑합니다。

뒷채에 들어찬 아름답고 고운 여인들은 구름같은 웃옷에 안개같은 치마를 입고, 온갖 자태와 고움을 보여주면서 죽서서 모시거나 빙둘러싼 채 모시기도 합니다。 태모와 비단으로 꾸민 연회좌석에 생황을 불고 북을 치는데 온갖 술이 잔에 넘실거리고, 온갖 술잔이 벌여져 있으니 〔주역(周易)〕의 수(需)괘(역자주:이 괘는 음식이 많다(풍부함을 말한 내용이 많다)인듯, 〔시경(詩經)〕의 〈기취(旣醉)〉편(역자주:〔시경〕의 편명으로 키 속들의 술잔치에 대하여 노래하고 있다)인 듯합니다。 낙타 봉(峰)고기에 곰발바닥, 용의 간, 봉의 골이 여기저기 쌓여있으나 더 이상 먹기가 싫어 내뱉어버릴 정도랍니다。 사서(士庶)와 평민·승려에 이르기까지 반드시 화사한 가옥에 거처하며, 음식은 반드시 온갖 것을 갖추어 먹으며 눈과 귀의 쾌락을 있는대로 추구하고, 복식의 특이함을 자랑할 정도입니다。 용렬하고 천한 노예조차 방자하게 신분을 초월하여 관을 높이 쓰고, 복건(幞巾)을 쓰며, 띠에 장식을 넣고 신을 아로새겨 신고 다닙니다。 의복은 가볍고도 결이 촘촘하여 서로 앞을 다투어 빛나고 사치스럽게 합니다。 이러하니 비록 옹주(雍州)의 낙양(洛陽)이 사치스럽고 화려하다고 하나 이곳에는 감히 비

길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

그의 말을 다 듣고서 정의대부가 말하였다。

「아! 옛 서울이 무너져 사람들이 떠돌아 다니게 된 까닭이 바로 여기에 있는듯 하군요!」

이에 서도의 변생과 북경의 담수가 수염을 떨치고 성난 얼굴을 하며 화를 내는 한편 또 부끄럽기도 하여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저희들이 하루종일 말한 내용을 대부께서 모두 꺾어버리시니 그러면 강도(江都)에 대한 설명을 듣고 싶습니다。」

이에 정의대부가 다음과 같이 이야기하였다。

「두 분 손님께서도 어찌 강도의 일에 대해서 들은 적이 없겠습니까마는 제가 그중의 한가지 일을 대충 꺼내어 이야기하려 하니 이것을 빌미로 크게 논의를 하여 봅시다。대저 동해바다의 거대함은 저 아홉 개의 강〔九江〕과 여덟 개의 하〔八河〕를 겨자 한 톨처럼 삼킨 채 구름을 뒤흔들고 해를 씻어주면서 도도하게 물결을 일으키고 있읍니다。그 동해가운데 화산(花山)이 솟아 있으니 이는 금빛 자라〔金鰲〕가 높다랗게 등에 이고 있는 산입니다。이 산의 골짜기와 능선은 나뭇잎처럼 산을 안고 있고、물가와 기슭은 나뭇가지가 나무에 붙어있는 듯합니다。나뭇잎처럼、나뭇가지처럼 아름다운 배경을 두고서 모래가 흩어진듯、바둑알이 펼쳐진듯 놓여있는 것은 강의 상인과 바다의 장사꾼、고기잡는 어부、소금졸는 노인네의 자그마한 집의 무리입니다。신령스런 산은 꼴등우리가 벌어진듯하고、영험있는 연덕은 꽃받침이 꽃을 받들고 있는듯한데 그와 같은 꽃과 꽃받침위에 무지개가 떠있듯이、새가 솟아오르듯이 서있는 것은 황제가 사시는 거실이며、공경과 사인(士人)、평민이 살고있는 집의 기둥들입니다。안으로는 중첩한 지형의 마리산(摩利山)과 혈구진(穴口鎭)에 웅거하고 있고、밖으로는 사방을 가로막은 동진(童津)과 백마진(白馬鎭)을 경계로 삼고 있습니다。이 서울에 출입하는 사람에게 수하(誰何)하는 곳은 갑화관(岬華關)으로 섬의 동쪽에 위치하고 있고、손님들을 마중하고 전송하는 곳은 풍포관(楓浦館)으로 섬의 북쪽에 자리잡고 있습니다。두 화산(花山)으로 문지방을 삼고、두 효산(崤山)으로 문설주를 삼으니 참으로 천지가운데의 비밀스러운 장소입니다。이에 안으로는 자주(紫罻)를 가지고 빙두르고、밖으로는 분첩(粉堞)으로 감싸니 물길로 이를 도와 굽이굽이 감싸고 돌아가고、산도 앞을 다투어 층층이 솟아있습니다。아래로 아득하게 깊은 연못을 내려다 보니 뎔뎔 떨리고、위로 절벽을 바라다 보니 (그 깎아지른듯한 높이에) 근심이 생깁니다。기러기조차도 그 높은 곳을 다 날아오르지 못하고、이리와 호랑이도 그 삼엄한 곳을 엿보지 못합니다。한 사람의 병사가 큰소리를 지르고 수비를 하면 일만 집이 편안히 잠을 잘 수가 있으니 이곳은 참으로 만세토록 제왕이 도읍을 삼을 험준한 곳입니다。」

이 말에 두 손님이 말하였다。

「나라를 굳건하게 지키는 것은 산하의 험준함을 가지고

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덕에 있는 것이지 산하의 험고(險固)함에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

정의대부가 다시 말하였다。

「성시(城市)는 포구에 바짝 다가서 있으니 문밖에 바로 배가 떠 있습니다。꼴을 베러 나가고、나무를 하고 돌아오는 때 일엽편주(一葉片舟)에 모두 실으니 나르기가 육지보다 훨씬 빠르므로 쉽게 채취하고 쉽게 나르니 부엌에는 땔감이 부족하지 아니하고、마소의 먹이 또한 풍족합니다。사람들은 한가롭게 일을 하여도 물건은 풍족하고、적은 힘을 들이고도 거둔 성과는 큽니다。장사하는 배와 공물을 나르는 배는 만리에 돛이 이어져 무겁게 짐을 채운 배는 북으로 향하여 가고、가볍게 노를 젓는 배는 남쪽으로 향하여 갑니다。뱃머리가 서로 이어지고、배의 고물이 꼬리를 물고 지나갑니다。한순간에 부는 바람에 온세상의 물품들이 다 모여들어 산과 바다의 물건이 지천으로 쌓여있으므로 없는 물건이 없습니다。구슬과도 같은 벼를 찧어서 일만 석의 곡식을 위태롭게 쌓아놓기도 하였고、진귀한 물건과 모피 등을 천하에서 몰아와 포장하여 숲이 무성하듯 쌓아놓았습니다。서로 앞을 다투어 닻을 내리고 정박하니、가지런한 거리는 물건으로 넘치고 골목은 가득 메워집니다。물건을 옮기는 것이 그렇게도 수월하니 물건을 나르는 짐꾼을 애써서 고용할 필요가 있겠습니까? 이에 양손에 들고 어깨에 져서 이리저리 오고가니 공부(公府)에 물건이 가득 쌓이고、백성들의 집안에 넘쳐 흐릅니다。산과도 같이 높이 쌓여 있고 샘물과도 같이 넘쳐 흐르는 온갖 곡식은 켸켸묵어서 썩어가니 옛적 한나라의 부유함과 비교할 때 어떻습니까?」

두 분 손님이 이 말에 이렇게 답하였다。

「가장 최상의 부유함이란 (곡식을) 쌓아두는데 있지 않습니다。마땅히 거교(鉅橋)의 일(역자주: 은나라 주(紂)임금의 곡물창고가 있던 곳。주나라 우왕이 주임금을 정벌하고 이곳의 곡식을 풀어 은나라의 굶주린 백성을 진휼하였다。)을 거울로 삼아야 할 것입니다。」

정의대부가 다시 말을 이었다。

「불법(佛法)이 해동(海東)에 전래된 지 이미 오래 되었고、현재에 이르러서는 더욱 불법을 독실하게 믿고 있습니다。그리하여 불상을 안치하여 놓고 귀의(歸依)를 함에 있어서는 젖물을 녹이고、진흙을 가지고 빚어내며、돌을 쪼개고、나무에 새기어 불상을 만드는데 혹은 실을 엮어서 자수로 꾸미기도 하고、혹은 그림을 그려 형용을 하기도 하니 번듯한 그 태도가 단정하고 위엄이 있으며、근엄한 표정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법보(法寶)를 널리 선양하는 일에 있어서는 경률논장(經律論章)과 선가(禪家)의 책、조사(祖師)의 결(訣)이 있어서 책판(冊板)으로 인쇄하거나 붓으로 베끼며、금(金)을 입히거나 피를 내어 쓰며、누른 책붉은 축(軸)에 구슬장식의 함(函)。비단보자기에 넣어두니 마치 풍장(風藏)을 열어놓은 듯 더미더미 쌓여 있습니다。선종(禪宗)의 사원과 교종(敎宗)의 사찰、국가의 사찰과 개인의 별당의 사(社)니 암(庵)이니、재(齋)니 방(房)이니

칭하면서 세워져 있으므로 그 수가 몇 천、몇 만인 지 알 수가 없을 정도입니다。불공을 드리는 향화(香火)의 향내가 일만 리에 이어지고 있으며、종과 경쇠소리가 사방에서 들려오고 있습니다。이러할 적에 긴 눈썹에 오디 빛 가사를 입은 스님、푸른 눈동자에 국화빛 장삼을 걸친 승려들이 남쪽 수풀、북쪽 산림에서 대처럼 갈대처럼 수많은 행렬을 이루며、용과 코끼리(역자주:용과 코끼리〔龍象〕는 고승(高僧)을 가리킴。)는 앞을 다투어 나아오고、금빛 털의 사자는 앞을 다투어 으르렁댑니다。(역자주:고승들이 설법(說法)하는 사자후(獅子吼)를 가리킴。) 그리하여 일천 개의 등불은 사람의 마음에서 마음으로 계속 불꽃을 이어가고、뭇 바다의 파도는 사람의 입에서 입으로 물결을 일으킵니다。아침나절에는 부처님을 찬송하는 향불이 태워지고、저녁에는 재앙을 물리치려는 등심지에 불을 켭니다。그럼에도 부족하게 여기어 궁궐에 특별히 도량(道場)을 창건하여 먼곳에 있는 방외(方外)의 도승(道僧)을 불러들이니 청산백운(靑山白雲)에 몸을 빼어 도망하였던 스님들이 서울의 홍진세계(紅塵世界)에서 수단(手段)을 발휘합니다。철퇴(鐵槌)를 휘두르자 바람과 우뢰가 일어나고、방망이로 때리고 할(喝)을 외치자 우박이 흩뿌리며、살리고 죽이는 일을 자유자재 구사하여 머리머리가 다 끊어집니다。지난해 큰 국난에 당하여 군주와 신하가 더욱더 간절한 발원(發願)을 낼 적에 모든 종파의 승려를 한곳에 모아 날을 이어 불사(佛事)를 일으킬 제 부처님을 찾고 신(神)을 부르는 소리가 격앙되고 간절하여 산악도 모두 진동하였고、머리를 태우고、손가락을 태우는 연기가 사방에 흩어져서 해와 달도 빛을 잃을 지경이었습니다。그 지극한 정성과 고통이 이렇게 국에까지 달하였으니 보응과 가호가 분명히 헤아릴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이에 두 손님이 말하였다。

「고금에 걸쳐 불법을 숭상한 나라로는 양(梁)나라보다 심한 곳이 없는데 그 나라는 어찌 그리 빠르게도 망하였습니까?」

그러자 정의대부가 말하였다。

「그렇지만 현재의 주상께서는 자신은 검소하시고、아랫사람에게는 후하게 대우하십니다。」

이 말을 듣자마자 두 손님은 깜짝 놀라 얼굴빛을 바꾸면서 그 자리에서 일어나 무릎을 꿇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대부께선 더 이상 말하지 않아도 됩니다。이 한마디 말로써 태평스럽게 나라를 잘 다스리는 아름다운 정사를 충분히 알 수가 있습니다。대저 맑은 정치와 공평한 다스림은 모두 검소함으로부터 시작하는 것입니다。검소할 경우에는 풍속이 돈후한데로 흘러가게 마련이니 하늘이 어찌 돕지 않겠으며、국운이 어찌 장구하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아까 저희들이 횡설수설 늘어놓은 말은 나라의 폐단만 드러낸 것이었습니다。」

이 말에 정의대부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두 분 선생은 들어보십시오。나는 옛날의 일을 표준으로 삼아 이야기하겠습니다。옛날에 주나라는 충후(忠厚)하

였으므로 팔백 년동안 나라를 지켰고、한나라 문제(文帝)는 무명옷에 가죽신을 신었고、그 신하중에 돈후한 장자(長者)가 많았던 고로 나라의 복록이 끝이 없었습니다。 당나라 문황(文皇：太宗)은 검소함을 숭상하여 궁전 한 채를 지으려 하다가 진나라 때의 일(역자주：진시황이 아방궁(阿房宮)을 지어서 사치하다가 나라가 한 일。망)을 헤아려보고서 중지하였습니다。 그 당시에 방현령(房玄齡)·위징(魏徵) 같은 어진 신하는 나라가 편안히 다스려진다고 하여 방심하지 않은 까닭에 삼백여년 동안 국통(國統)을 유지하였습니다。 우리 고려는 교화가 옛날보다 뛰어나 하늘의 위엄을 두려워하며、하늘의 도를 즐거이 행하고 있습니다。 작은 나라이므로 큰 나라를 섬기어 지금까지 나라를 보전하여 왔습니다。 만물에 재해가 발생하지 않고、백성들은 화락하게 살고 있습니다。 그 태평스러움은 감탄하는 것만으로는 부족하여 그 의의를 부연하여 다음과 같이 노래를 지어 불러봅니다。

저 멀리 요임금 때로부터
아래로 내려와 송대에 이르기까지、
화려함〔文〕과 질박함〔質〕의 연혁(沿革)은 비록 같지 않으나、
사치함으로 망하고、검소함으로 흥성한 길을 밝아왔다네。
서쪽 버들의 도시는(원주：서경(西京)을 경(柳京)이라 부른다。) 방자함〔淫〕으로 인하여 거꾸러졌고、
북쪽 송악(松嶽)은 사치함으로 인하여 떠돌아 다니게 되었네。
빛나고 빛나는 강도(江都)는 덕망에 터전을 잡고 있으며、하늘에 순종하여 큰 나라를 섬기고、풍속이 순박하다네。
아！ 일만 년동안 편안할 때 위태로움을 잊지 말아야 하네。」

## 相如避廉頗以先國家之急律賦

相如所避廉氏之奇以我國急難之故非予心畏懼之爲顧彼大賢與私讐而不遇殆非他故念我邦之將危昔者臣惠王者雖多肩韝氏者未有奉使於外則得還和氏之璧從上而游則俾擊秦王之缶然則且論功考績雖太山莫及其高故越序超資於中國卓居其右時廉頗謂伊人身起於賤何今日位居我先吾不忍爲之下矣若相達必當辱焉相如曰俾吾國鼎峙而安惟二人耳倘異日角鬪而死若兩虎然於是君臣之會則稱疾不朝道路相逢則回車而避如此者何畏於彼唯止乎爲國而已讓其讐敵居常隱匿而行以我邦家恐有危亾之事何則壯士一怒則不死何俟賢人俱亾則治國者誰故我公之避也念此邦之殆而笑宰嚭有隙於子胥吳國見敗美玄齡同音於如晦唐室致綏有以見一則戰攻而日闢四方一則智勇而威伸列域倘二子爭相爲死彼一邦罔有定極始同遷史不與會而不與爭終合軻書利吾家而利吾國夫然後負荊謝罪而永無嫌隙刎頸爲交而同不協和既當時合謀相輔伊爾國不固而何昔反以我爲讐無幾相見今聊與子如一亦孔之嘉向若爾既妬嫌我亦振怒以一朝睚眦之憤有兩臣死亾之故則安得以弱趙千乘之威使諸侯而畏怖

## 상여피염파이선국가지급률부

—인상여가 염파를 피해다닌 것은 국가의 급무를 다른 무엇보다도 앞세운 때문임을 읊은 부—

(역자주: 이 고사는 전국(戰國)시대의 조(趙)나라 장군인 염파(廉頗)와 인상여(藺相如)에 얽힌 이야기를 부로 읊은 것이다.) 인상여가 진나라에 가서 화씨벽(和氏璧)을 온전히 가져와 나라의 위신을 크게 떨치자 그의 지위를 염파보다 높게 올려 주었다. 이에 염파는 불만을 가지고 인상여를 만나면 욕을 보이려 하였다. 이 소문을 들은 인상여가 염파를 피해 다니자 그를 따르는 자들이 인상여가 염파를 무서워하여 피하는 줄 알고 그를 떠나고자 하였다. 이에 인상여는 그들에게 말하기를, 「진나라가 우리 조나라를 침범하지 못하는 것은 염파와 내가 있기 때문인데 지금 우리 둘이 싸운다면 두 사람 중 한 사람이 없어질 것이다. 내가 염파를 피해 다니는 것은 국가의 급무를 다른 무엇보다 앞세우고, 사적인 원수를 그 뒤로 하기 때문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이러한 말을 전해 들은 염파는 오른쪽 어깨 쭉지를 드러내고 가시나무를 지고서 인상여의 문 앞에 가서 사죄하였다. 그 뒤 이 두 사람은 문경지교(刎頸之交)를 맺었다.

인상여(藺相如)가 염파(廉頗)를 피해 다닌 저 기이한 일은 자기나라의 급박한 어려움 때문이요, 그의 마음에 두려움이 있어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니었다. 생각해 보건대, 저와 같은 위대한 현인이 사적인 원수와 맞부딪치지 않으려 한 것은 다른 이유가 있었던 것이 아니라 자기나라가 그로 인하여 위태로와 질까 걱정해서였다. 옛적에 조나라 혜문왕(惠文王)에게 신하 노릇하는 자가 비록 많다고 하여도 인상여와 비견할 만한 자는 없었다. 외국에 사신으로 나가서 화씨(和氏)의 구슬을 그대로 온전히 되돌려 왔으며, (역자주: 초나라의 변화(卞和)가 구슬을 얻어 혜문왕에게 바쳤다. 이 보물을 진나라 소왕(昭王)이 구경하고자 하여 조나라에서 인상여에게 가지고 가게 했는데 인상여는 그 구슬을 그대로 조나라로 가져왔다.) 군주를 모시고 연회에 참석했을 때는 진나라 왕으로 하여금 질장구를 치게 하였다. (역자주: 진왕이 민지(澠池)에서 조왕과 회합하였을 때 진왕이 조왕에게 비파를 타게 하였다. 이에 상여도 진왕으로 하여금 질장구를 치게 하였다.) 그렇다면 그의 공적을 논할진댄 아무리 태산이라 할지라도 그의 높은 공적에는 미치지 못하였다. 따라서 순서를 뛰어넘어 그의 자리를 올려 준다면 중국에서 가장 높은 자리에 올라야 했다. 그럼에도 당시 염파는 이르기를, 「저 사람은 미천한 신분으로 입신(立身)하였는데 어찌하여 오늘에는 저위가 나보다도 높은가? 나는 그보다 낮은 자리에 있다는 것을 참을 수 없다. 만약 그를 만난다면 반드시 욕을 보이리라」 하였다. 이 말을 듣고 상여는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우리나라가 다른 나라와 더불어 편안히 살고 있는 것은 오직 염파와 나 때문이다. 이 두 사람이 힘을 겨루어 싸우다가는 호랑이 두 마리가 싸우는 것처럼 하나가 죽게 되리라.」 이에 임금과 신하가 모이는 회합에는 병이 들었음을 구실로 조회하지 아니하였고, 도로에서 마주치게 될 경우에는 수레를 되돌려 피하였다. 그가 이와 같이 행동한 것은 어찌 저 염파를 두려워해서겠는가? 오직 나라를 위해서 그렇게 하였을 뿐이었다. 자신의 원수에게 거처를 양보하고, 항상 숨어서 다닌 것은 자신의 국가가 그로 인하여 혹시 위태롭거나 망하게 될 일이 일어날까 걱정한 때문이었다. 장사가 한번 화를 낼 경우에는 죽지 않고도 안될 것이며, 현인(賢人)이 다 죽고 말면 나라를 다스릴 사람은 그 누구이겠는가 하는 생각 때문에 상

여라는 분은 염파를 피한 것이었다。 자기나라의 위태로운 처지를 염두에 두고서 상여는 태재비(太宰嚭)가 오자서(吳子胥)와 틈이 생김으로써 오나라가 망했던 일(역자주: 태재비는 오나라의 간신。 오자서는 오나라의 충신。 태재비는 월나라왕 구천(句踐)에게 매수되어 오나라왕으로 하여금 월나라와 강구화를 맺게 하였다。 오자서는 이를 간하였으나 오나라왕은 듣지 않았다。 태재비는 오자서와 사이가 나빠 그를 참소하여 죽였는데 결국 오나라는 망하였다。)을 비웃고、 방현령(房玄齡)이 두여회(杜如晦)와 한마음으로 일하여 당나라 왕실이 편안케 된 일을 찬미하였다。 상여가 해아려본 바는、 한 사람(염파)은 전투를 통하여 사방으로 국토를 개척한 사람이요、 또 한 사람(인상여)은 지략과 용맹으로 뭇 제후국에 조나라의 위세를 떨치게 한 사람이니 만일 이 두 사람이 서로 죽기를 각오하고 싸운다면 저 조나라는 제후국이 될 수가 없다는 점이었다。 (이에 그 두 사람은) 처음에는 사마천(司馬遷)의 「사기(史記)」에서 말하듯이 서로 만나지도 않고、 서로 싸우지도 않는 관계로 있다가 나중에는 맹자(孟子)가 말한 바 우리 집안을 이롭게 하고、 우리 국가를 이롭게 하는 사이로 변하게 되었다。 이와 같은 연후에 (염파가) 가시나무를 지고 가 사죄한 다음 영원히 틈이 벌어지는 일이 없게 되었고、 서로 목숨을 바치는 친우가 되어 협동하지 않음이 없었다。 그리하여 꾀를 함께 내어 서로 도우니 저 나라가 굳세게 되지 않을 수가 있었겠는가? 예전에는 자기를 원수로 생각하여 서로 만나는 일도 거의 없더니 지금은 자신과 한몸뚱이처럼되었으니 참으로 아름다운 일이로다。 당초에 염파가 시기、 질투한다고 하여 상여도 진노하였다면 하루 아침의 서로 눈흘겨볼 정도의 분노함으로 인하여 두 신하가 죽게 되는 결과를 가져왔을 것이니、 그렇게 되었다면 저 약한 조나라의 위세를 가지고서 제후들로 하여금 조나라를 두려워하게 만들 수 있었겠는가?

## 上晋陽府狀 爲尚牧時

書妙銀鉤鑑明璣鏡當北水之至鎭安鰈海之風濤率西游而來開出鰲宮之日月公自註術家謂胡爲北水初公以奇謀退兵奉乘輿西都木海上花山

佐卯金之中興攘古月之外侮乾坤卷入於門下百千萬乘家不多城闕奉安於海中三十六洞天別一公自註公於新都沿江環堞又營宮闕其御寢及正殿皆公之傾私賄遷門客所創也掃雲北山洗日東海天將供樂降出歌舞之小娥纔六七公自註小娥十餘輩年皆普歌舞似非烟火食者也地亦薦祥湧出銀丹之大寶命工鑿之得白銀黃丹公自註公開義安山產寶

傳家盡戟之門擧世玉簪之客遷都負險別開無事之乾坤創學育才付與太平之日月公自註遷都創學皆出公謀遷門客營爨舍仍納學科

## 상진양부상(上晋陽府狀) (할아버지 때의 작품으로 재직)

글씨의 오묘함은 은 갈고리와도 같고、
감식안의 밝음은 빛나는 거울과도 같네。(이 장은 晋陽公 崔瑀에게 바치는 글로 그에 대해 찬미하는 내용이다。)

오랑캐(「北水」)가 밀려오는 때를 당하여、
동쪽나라에 이은 풍파를 안정시켰네。

서쪽강을 따라 내려가 (도읍을) 열고、

바다위에 새 일월(日月)을 열었다네。
(공의 自註：術家에서는 호족(胡族)을 北水라 한다。 당초 공은 기묘한 책략으로 몽고병을 퇴각시키고 왕을 모시고 강화도의 花山에 도읍을 옮겼다。)
묘금(卯金)(역자주：卯金刀의 준말로 漢나라 왕실인 劉氏의 破字。 여기서는 고려왕실을 가리킴。)의 중흥을 도왔고、
고월(古月)(역자주：胡의 破字。)의 외침을 물리쳤다네。
건곤(乾坤)이 공의 문하에 모여들고、
백승(百乘)·천승(千乘)·만승(萬乘)의 집도 많지가 않구나。

성궐을 바다가운데에 받들어 세우니、
三十六동천(洞天)의 성궐이 별천지로세。
(공의 自註：공은 새 도읍에 강연안을 따라 성을 쌓았다。 또 궁궐을 짓기도 하였는데、 御寢과 正殿은 모두 공이 사재를 기울이고 을보내어 지었다。문객)
북산(北山)에 덮힌 구름을 쓸어버리었고、
동해바다에서 해를 깨끗히 씻어내었네。
하늘도 함께 그 즐거움 나누려고、
가무하는 어린 계집아이를 내려보내었네。
(공의 自註：어린 계집아이 十여명은 나이가 겨우 예닐곱으로써 모두 가무를 잘하여 인간세상의 사람인 것 같지 않았다。)
대지도 이에 상서를 바치어、
백은(白銀)·황단(黃丹)이라는 큰 보물을 솟아나게 하였네。
(공의 自註：공은 義安山에서 보물이 나왔다는 소문을 듣고서 공인에게 명하여 가공하게 하여 白銀과 黃丹을 얻었다。)

화극(畵戟)을 세우는 가문(역자주：화극을 세운다는 것은 집안을 경호하는 무기를 나열할 정도로 권력이 막강한 집안임을 의미。)을 이어가고、
높은 벼슬을 하는 귀족의 문객을 두고 있네。
험난한 지형에 도읍을 옮겨서
태평한 새 세상을 열었고、
학교를 열어 인재를 길러서
태평한 세상을 맡기려 하네。
(공의 自註：도읍을 옮기고 학교를 세운 것은 모두 공의 생각에서 나온 것이다。 그리고 문객들을 파견하여 학교를 세우게 하고、 학생들의 학비를 대주었다。)

## 上入關表 高宗辛丑

衣冠雜還新都猶勝於舊都簫管鏘洋今樂不殊於古樂

## 상입관표(고종二十八년 신축년의 작품)

의관이 번잡하게 모이니
새 도읍이 오히려 옛 도읍보다 낫고、
퉁소와 피리소리 쟁쟁하니、
오늘의 음악이 옛 음악과 다르지 않네。

## 冬至表

在木德盛更延松麗之帝基及草仁深己暢花山之王氣

동지 표(위와 같음)

목덕(木德)이 성하므로
다시 송악기슭의 제왕의 기틀을 이었고、
초인(草人)(역자주 : 초인은 주나라의 관직명으로 地官에 속하여 토지를 비옥하게 하는 일을 관장하였음。)의 어짊이 지극하니、
화산(花山)의 제왕의 기운을 벌써 번창하게 하였네。

## 元正表

璣衡改度慶凝洛水之新都玉帛趍朝禮盛塗山之舊會皇風布和東國農桑之春早聖日燭遠北蒙兵革之雪消

원정 표(위와 같음)

기형(璣衡)(역자주 : 천체의 운행을 관찰하는 도구。)이 도수(度數)를 바꾸니
경사가 낙수(洛水)의 새 도읍에 모여들었고、
옥백(玉帛)을 들고 제후가 조회하러 모여드니、
예(禮)가 도산(塗山)의 옛 회맹(會盟)보다 성대하네。(역자주 : 도산은 옛날 우임금이 제후들과 모여 맹서한 곳。)
황제의 교화가 화락함을 퍼트리니、
동국의 농사하는 봄이 빨리 이르고、
성인의 밝음이 먼나라까지 비추니、
북쪽 오랑캐의 전쟁이 봄눈녹듯 사라지네。

## 節日表

錦江繞郭爲帝王萬世之都綉嶺開宮復歌吹千秋之節

절일 표(위와 같음)

비단같은 강이 성곽을 에워싸고 흐르니、
제왕이 만세토록 번영할 도읍이 되고、
수를 놓은 산마루에 궁궐을 세우니、
성상의 탄신일에 다시 기쁜 노래 부르네。

## 賀崔侍中宗峻冬至狀 壬寅

富貴瀟洒恬淡剛明庭不雜塵埃奴隷猶爲氷士清威不怒人皆望而畏之華態多儀天然無所飾也終始一節弼諧五朝自從從仕已來無有有司所劾四世平章之相繼莫高今日之蟬冠十年冢宰之罕聞況賜平生之鳩杖

## 하최시중종준동지장(임인년 작품)

부귀로우면서도 소탈하고、염담(恬淡)하면서도 강직하고

밝았으며、문정(門庭)에는 티끌 하나 섞이지 아니하니 종들조차 열음·구슬과 같이 깨끗하였네。사심없는 위엄으로 노기를 띄우지 아니하니 사람들 모두 우러러 보며 두려워하였고、고운 자태에 예의를 갖추었으니 천성 그대로요 꾸민 것이 하나도 없었네。처음 뜻 그대로 끝까지 충절 바쳐서 다섯 성상을 보필하였네。벼슬을 시작한 이래로 유사(有司)의 탄핵을 받은 일 없었네。四대나 평장사의 벼슬을 이어왔지만 오늘날의 귀함보다 더 높은 때는 없었네。십년동안 총재를 맡았다는 일을 듣지도 못하였으니 하물며 평생의 구장(鳩杖)을 하사받은 일이리오。

賀金政堂敞冬至狀

白布登名於成均牓同榜奈今門生靑衫爲客於晋陽公興公並時相國

하금정당창동지장

백의(白衣)로 성균시(成均試)에 이름을 올리어、같은 방(牓)에 함께 오른 동년(同年)이 지금은 문생이 되었으니 어쩐 일인가?

청삼(靑衫)의 시절에 진양공의 문객이 되더니、공은 진양공과 더불어 같은 시절에 상국(相國)으로 있다네。

讓銀靑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表

有命自天遷資連月至於二品何職等之高焉奉此一封非矯讓之例也中謝臣孤寒寡助朴訥無文効兒曹斷句之末能未嘗經術以先祖與儒之餘烈幸捷科名當鵠擧而侍春宮及龍飛而參星宮罷書記後即祿爲學諭間久淹由四門入於玉堂歷兩階升於粉署剡史按廉之馳事也駑駘逐電直講待制之翔貴也鷽鳩搏風以司業秩之爲卑掌成均試於不分尋遷卿府始闢文場朝才薦棘之開闈暮即採薇而遞戍方辭朝列別降御批仍三字除祭酒之官隔四旬拜司成之職兼持霜憲屢換氷衡未遑閱芸閣之天香而復踐花墀之日影於一年之五轉實千古之罕聞矧今右轄之崇資最是中朝之偉望雖循資當受如臣愚者缺然況越序無難奈物議之何若玆敷危懇以達聰聞伏望云云大度納汚至仁從欲更選老成之德俾充端揆之司則協公言無黨特奬

양은청광록대부상서우복야한림학사승지표

하늘로부터 명령이 있어 달마다 품계가 바뀌어 드디어 이품(二品)에까지 이르렀으니 등급을 뛰어넘음이 어찌 그리도 높사옵니까? 그러하오니 이제 올리는 이 글월은 결코 짐짓 사양하는 체하는 상례적인 글이 아니옵니다。—중사(中謝)—저는 외롭고 한미한 사람으로 도와주는 자도 적사오며、질박하고 어눌(語訥)한 사람으로 문학도 이루지 못한 자이오며、아이들처럼 글귀나 아로새기는 말단의 기능

을 흉내내었을 뿐 경술(經術)에 침잠한 적이 없었습니다。 유학을 흥성케한 선조(先祖)의 남은 공열(功烈)로써 요행히 과거의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렸사오며、고니새가 높이 날아감〔鵠擧〕(역자주:득의(得意)함을 비유한다。)에 미쳐서는 세자를 모시었고、용이 날아감〔龍飛〕(역자주:여기에선 고종(高宗)을 가리킴。)에 미쳐서는 성환(星宦)(역자주:여기에서는 공이 상주사록겸관장서기(尙州司錄兼掌書記)로 근무한 것을 가리킴。)에 참여하였사옵니다。 서기(書記)의 직무를 그만둔다음에는 곧 학유(學諭)의 녹(祿)을 받기 시작하여 그 자리에서 오래도록 머물러 있었사옵니다。 그 뒤 사문학(四門學)의 박사(博士)를 거쳐 옥당(玉堂)에 들어갔고、두 계단을 거친 다음 분서(粉署)(역자주:여기에서는 중서성(中書省)을 가리킴。)에 올라갔사옵니다。 자사(刺史)와 안렴사(按廉使)의 직무를 수행함에 있어서는 비루먹은 말이 번개를 좇아다니는 격이었고、직강(直講)·대제(待制)의 귀중한 자리에 있을 때에는 메추라기가 바람에 맞서는 격이었사옵니다。 사업(司業)의 낮은 지위를 가지고서 분에 넘치는 성균시(成均試)를 관장하기도 하였사옵니다。 곧 이어서 재상의 부(府)에 뽑히어 비로서 문한(文翰)을 담당하는 길에 나섰습니다。 아침나절에 인재를 선발하는 과거를 주재하고 나서 저녁에 바로 변방으로 수비하러 나갔었읍니다。 제가 조정의 반열에서 사직하려 하자 전하께서 특별히 어명을 내리시어 삼자(三字)에다 좨주(祭酒)라는 관직을 더하여 주시었고、(역자주:정미년 四월에 국자좨주보문각학사(國子祭酒普文閣學士)가 되었다。) 四十일이 지나자 사성(司成)의 직위에 임명하시었읍니다。 그리고 감찰(監察)의 직무를 겸임하게 하시어(역자주:十一월에 지어사대사(知御史臺事)가 됨을 말함。) 여러차례 고귀한 관직을 역임할 수 있게 하셨습니다。 그리하여 운각(芸閣:普文閣)에서 전하의 천향(天香)을 말아보기도 전에 다시 화전(花甎)(역자주:꽃모양으로 벽돌을 깐 곳으로 대궐을 가리킴。)에서 해그림자를 밟게 되었습니다。 한해동안에 다섯 번이나 자리를 바꾼다는 것은 실로 천고에 거의 듣기 힘든 일이옵니다。 하물며 지금 내려주신 우촬(右轄:右僕射)의 높은 품계는 조정에서도 가장 우뚝한 자리이거니와 비록 저의 품계에 따라 당연히 받는 자리라 할지라도 신과 같이 어리석은 자는 결함이 있어 안될 것이온데、하물며 순서를 뛰어넘어 무난하게 제수하시니 일어날 물의를 어떻게 하시려 하옵니까? 이에 저의 급박한 간청을 풀어내어 밝으신 전하께 아뢰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큰 도량은 더러운 오점이 있는 자도 포용하시며、지극한 어짊은 신하의 하고자 하는 바를 따라서 이루어 주오니、다시 노성한 덕을 갖춘 자를 선발하여 뭇 관료를 총괄하는 재상의 자리에 충당하신다면 대중의 의론에도 부합될 것일 뿐만 아니라 저를 특별히 포상하심에도 잘못이 없을 것이옵니다。

## 讓中書侍郎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伏蒙 聖慈除授臣中書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修國史判戶部事餘並如古者葉陞異恩出於不意藥階弱植得之若驚載惟零露之私采積循墻之念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位莫尊於

宰輔品尤貴於平章是專金鼎之調所司者重雖至璃屏之命厥選猶難苟非其人曷當是任如臣者智虧枰象學昧雕龍濫牧唐毅之賢科備歷周庭之膴仕昔鴻樞轉秩素無輪翮之能今鳳閣樓身亦乏羽儀之瑞曾兼翰苑而力難任於待問又帶蓬山而識不足以監修至於典禮之官及彼讐書之府但自慮於癢曠未嘗望於甌揚豈意睿慈曲垂庸質特霈紫霄之異渥尋加黃閣之峻班以文本之才猷猶有憂色雖羊祜之德望亦以固辭顧我何功拜茲殊寵鵜在梁而未稱蚊負山之豈堪伏地難安履冰增懼伏望主上殿下廓乾坤之度回日月之明追寢誤恩許全微懇則上無謬擧絶衛公賞鶴之譏下不素飽免魏什懸鶉之刺臣無任祈天候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 양중서시랑표

신(臣) 모(某)는 아뢰옵니다。 어제 전하의 명을 받들어서 성스럽고 자애로우신 전하께서 신에게 중서시랑 평장사 수문전태학사 수국사 판호부사(中書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修國史判戶部事)에 제수하시고 나머지 작위는 그대로 갖게 하신 명을 엎드려 받았사옵니다。 전하로부터 내려온 특별한 은혜는 뜻하지도 아니한 것이온지라 신하의 나약한 몸이 이를 알고 감짝놀랐사옵니다。 영로(零露)(역자주:「시경(詩經)」·「시반짝이슬이맺혔네。」(蓼彼蕭斯、零露湑兮。)라 하였다。반짝반짝 이슬은 임금의 은덕이 사방에 퍼짐을 비유한 시이다。)의 은혜를 헤아려 보니 순장(循墻)(역자주:도로의 중앙을 피하여 담밑을 의미함。)(걸음。즉、편안하지 못한 심정을 의미함。따라)의 마음만 깊이 쌓일 뿐입니다。 신 모(某)는 진실로 황공하고 또 황송하여 머리를 조아리고、또 조아립니다。 가만히 생각해보건대、지위로서는 재상보다 더 높은 자리가 없고、 품계로서는 평장사가 가장 고귀한 것이옵니다。 이들 직위는 국가의 모든 정사를 조정하는 자리로 그 맡은 바가 중대한 것이고 비록 이병(璃瓶)의 명(命)(역자주:고사는 미상。)에 이르더라도 선발하는 것은 어려운 것이옵니다。 만일 적합한 사람이 아니라면 어찌 이와같은 직위를 감당하겠읍니까? 신과 같은 자는 지혜가 코끼리의 무게를 재는 정도에 이르지 못하고(역자주:삼국시대 위(魏)나라의 등애왕(鄧哀王) 충(沖)에 얽힌 고사。등애왕은 어릴 때부터 총명하여 성인과 같은 지혜를 가지고 있었다。당시 오나라왕 손권(孫權)이 위나라의 태조(太祖)에게 큰 코끼리를 보내왔다。태조가 그 코끼리의 무게를 알고 싶어 신하에게 물었으나 아무도 방법을 몰랐다。그때 등애왕이 말하기를、"코끼리를 큰 배에 싣고 물에 띄워 물자국이 난 곳에 표시를 한다음 물건의 무게를 달아서 그 표시까지 채우면 그 무게를 비교하여 알 수 있다。"고 하였다。)、학식은 문장을 꾸미는 것 조차도 모를 정도이온데、어진 선비를 뽑는 과거에 외람되게 합격을 하여 조정의 중요한 직책을 두루 거쳤사옵니다。 지난동안 홍추(鴻樞:中樞院)에 전임되어서는 문한(文翰)의 능력을 발휘하지 못하였고、이제 봉각(鳳閣:中書省)에 몸을 담그게 되어서는 상서로운 위의(威儀)마저 결핍되었사옵니다。 일찌기 한림원(翰林院)의 겸직을 맡았사오나 전하의 자문에 응대할 힘을 갖추지 못하였었고、또 봉산(蓬山)의 직을 가지고 있었으나 지식이 감수(監修)를 할 만큼 충분치 못하였고、전례(典禮)의 관직과 저 교서(校書)의 관부(官府)에 이르러서도 다만 임무를 수행하지 못할 것만 스스로 걱정하였을 뿐 일찌기 승진될 것은 바라지도 못하였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하지

않게도 전하께옵서 용렬하고 질박한 자에게까지 은혜를 베푸시어 자소(紫霄)의 남다른 사랑을 특별히 내려주시어 곧장 황각(黃閣 : 中書省)의 드높은 자리를 보태어 주셨습니다。이 자는 문본(文本)의 재간을 가지고서도 근심하는 낯을 띄우고、비록 양호(羊祜)같은 덕망을 가졌다 하더라도 완강히 사양하는 자리이오니、돌아보건대 제가 무슨 공을 세웠다고 이 특별히 총애하시어 제수하는 자리에 나아가겠습니까? 사다새가 통발에 있으니 어울리지 아니하고(역자주 : 「시경」·【후인(候人)】에 나오는 비유。소인이 조정에 있어 걸맞지 않음을 비유한다。)、모기가 태산을 짊어지고 있으니 어떻게 견디겠사옵니까? 땅에 엎드려 있어도 편안치 아니하고、얼음을 밟는듯이 더욱 두렵게 할 뿐이옵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주상전하께옵서 건곤(乾坤)과 같은 도량을 넓히시고、일월(日月)과 같은 명철함을 돌려 생각하시어 잘못된 은혜를 되돌려 철회하심으로써 미천한 신의 간청을 이루어 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그렇게 하신다면、위로는 잘못된 인재등용이 없어 위의공(衛懿公)의 학 좋아함을 기롱하는 일을(역자주 : 「좌전(左傳)」에 나오는 고사。위의공은 학을 좋아하여 심지어 학을 초헌(軺軒)에까지 태우게 하였다。후에는 자격없이 녹을 먹는 것을 비유하고 있다。)불려 일으키지 마시고、아래로는 하는 일없이 녹을 먹지 못하게 하여 「시경」·【위풍(魏風)】의 메추라기를 매달았다는 풍자(역자주 : 「위풍」의【벌단(伐檀)】시에 수렵을 하지 않고서 어찌 너의 집에 메추라기가 걸려있는 것을 볼 수 있으랴? 저 군자는 하는 일 없이 밥먹지 아니한다네」라고 하였다。)를 당하는 일을 면하게 하여 주옵소서。신은 하늘에 기도하며 명령을 기다리오니 지극히 두려운 마음 금할 길 없사오며、삼가 표를 받들어 사양하는 뜻을 아뢰옵니다。

## 將軍趙叔章讓朝靖大夫千牛衛攝大將軍表

鶺鴒拱地難堪萬里之搏蟣虱訴天徒效九皐之聞云云臣材同樗散質甚蒲柔青雲步換於東西早失傳家之路黃鉞任兼於文武敢思繼父之風幸遭萬世之知叨作千夫之長當戎義城而奉本朝之牒旨曰若蒙古則伸前好以缺降況寡敵衆弱敵強勢甚懸絶欲彼無惡此無釁約爲和親誓將應變以立功不是貪生而屈節又於今歲之初炎使彼陰朝之朔漠是牛馬不及也涉數月以兼行典胡越奚擇哉重三譯而進說雖聖朝頷許其請奈寇兵踵後而來斯爲使者無良豈合勞而有賞何圖出綍乃命登壇強敵隔河恐聞栢直之尚乳慈母在室預言趙括之不才撫己而思何顔以受伏望云云追收飛鳳之文更卜非熊之輔即安卑分無累盛朝

## 장군조숙장양조정대부천우위섭대장군표

작은 비둘기가 높이 날지 못하고 땅바닥위에서나 나풀거리고 있으니 일만리 창공에 바람을 차면서 날기는 어려울 것이오며、이「蟣虱」와 같은 미천한 신이 하늘과 같은 전하께 호소하려 하나 다만 구고(九皐)의 울음소리(역자주 : 「시경」·【학명(鶴鳴)】에「학이 구고에서 우니、그 울음소리 하늘에까지 들린다」라 하였다。)처럼 이루어지기를 바랄 뿐입니다。신의 재주는 가죽나무와도 같이 쓸모없는 것이며、체질은 부들보다 훨씬 약하옵니다。청운(靑雲)에 오르고자 하면 동서(東西 : 中書省과 門下省)에서 벼

슬을 바꿔가며 하여야 하는데 일찍부터 가정으로부터 물려받은 것이 없사오며, 황월(黃鉞 : 大將軍)의 직은 문무(文武)를 겸비한 자에게 주는 것인데 신은 감히 아비의 기풍을 계승할 것을 생각도 못하옵니다. 요행히도 전하의 지우(知遇)를 만나서 일천 군사의 대장이 되었사옵니다. 의주성(義州城)을 수비할 때 조정에서 내려온 첩지(牒旨)에 이르기를, 「몽고에 대해서는 예전의 우호관계를 유지하여 — 중간내용이 빠져있다. — 」라 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하물며 적은 수의 군사로 대군을 대적하고, 약한 군대로 강한 군대를 대적하려 하니 그 형세가 너무나도 현격한 차이가 났으므로 저쪽편에서도 싫어하지 않고, 이쪽편에서도 싫지 않게 하여 화친을 맺고난 다음 장차 변화된 형세에 응하여 공을 세워보려고 하였던 것이오니, 결코 사는 것을 탐내서 저의 절개를 굽힌 것은 아니었습니다. 또 올해 첫여름에 저 음산한 삭방(朔方)의 사막으로 사신을 갔었는데 그곳은 소말도 미치지 못하는 오지인지라 수개월동안 밤낮으로 길을 걸었으니 북녘 오랑캐인지 남녘 오랑캐인지 가릴 것이 없었사옵니다. 세번이나 중역(重譯)을 하여 나아가 유세를 하니 비록 — 중간이 빠져있음 — 청한 바를 허락하였으나 적병이 거희 뒤를 쫓아온 것을 어찌 하겠읍니까? 이것은 사신을 간 사자의 어질지 못한 때문이니 어찌 노고를 위로하여 포상을 내릴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뜻하지도 않게 전하께서 윤음(綸音)을 내리시어 대장군의 단에 오르게 하셨사옵니다. 강한 적은 강을 끼고 진을 치고 있는데 백직(栢直)(역자주 : 백직은 초한(楚漢)시대의 장군。유방이 말하기를, 백직은 아직 젖냄새도 못면하였는데 어떻게 한신(韓信)을 당하겠느냐?」)처럼 아직도 젖비린내가 난다는 비웃음을 들을까 걱정이옵고, 어머니가 집에 계시니 조괄(趙括)의 재주없음(역자주 : 전국시대 조나라의 명장인 조사(趙奢)의 아들。병법에 정통하여 장수가 되었는데 자신의 재주를 믿다가 진나라 장수 백기(白起)에게 대패하여 죽었다。)을 예언할 것이옵니다。스스로 그가 출정하기 전에 그의 어머니가 패할 것을 미리 조나라 왕에게 경고하였으나 왕은 듣지 않았다。하였)을 생각하여보건대, 무슨 낯으로 대장군의 직을 받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비봉(飛鳳)의 글을 거두시어 다시 태공망(太公望)과 같은 보필하는 신하를 가리신다면 제 본분에도 맞을 것이오며 조정에도 누를 끼치지 아니할 것이옵니다。

## 除宗室恮爲太尉新安公敎書

我國之地縱橫不廣數千里而郵傳館給聯絡四方送迎使价故遠而有光華也然公卿子弟不慣原隰者猶憚其行邁況蒙古之去我國羊腸萬里際天窮地爲使於彼者冒風雨暴雪霜併食兼行三月而後至焉則生長冰蘗者似不可跡足焉況於戚里綺紈宿貴耶然其勢不得不與講和也故累遣信使奉幣修好猶未蒙誠許反以不朝爲責則須遣懿親重戚代我入朝庶可以免責雖於朕親戚若其身不賢則亦何以使於絶域以委社稷之安危耶今夫宗室中如卿之親且賢者復有幾人歟此朕不得已而命卿也苟如是則宜重其位以寵其行亦且奬其親且賢也肆職爾常資封以五等之上爵官以三公之重秩汝其往哉戒哉臨機決策應變成功俾朕光復聖祖丕顯休命終有辭於萬世亦曰休哉

補閑集曰崔景文公洪胤琴英烈公儀皆文忠肅克謙之門下壯元也越壬申春同掌試春官予出其門下兩公並時爲相而忠肅公嗣惟弼時亦爲相及英烈公懸車歸老門生欲獻壽大啟華筵仍邀崔文二相同燕英烈公倚酣唱曰一門下兩龍頭與宗伯同時爲平章以至退老赴此門生之賀宴宋千古未聞也胡不爛醉以答盛事門生皆俯伏階下不勝慶歎至或有拭淚嗚咽者趙同年簪作詩私與同年微笑曰共登金牓一門下聯入黃扉數載中宗伯方言座主之嗣亦爲一時相桂堂春宴賀三公同年以此詩雖淺俗言今日之事的然己下登第後

任良淑公濡門下四牓文正公文安公文順公韓陳兩樞密劉司成冲基尹亞卿于一皆同年又有金平章敞李樞密中敏崔僕射承宣昆季王儷金珪葛南成三卿亦多韻人今時參知政事崔璘知門下省事洪鈞守司空左僕射孫忭樞密院事趙修右僕射翰林學士李淳牧右丞宣翰林學士尹有功刑部尚書學士宋國瞻兵部尚書學士金孝印左諫議大夫衛尉卿河千旦及予皆英烈公門下時論推盛權學士適入中朝擢甲科天子嘉之直除華貫使楊球書官誥粧以玉軸金鈴賜之明年表請還帝許之將行相者曰君才高命薄年不過四十位不過四品宜頌大乘經以資算祿學士心然之約三日了誦法華帝呼前令誦無一字錯帝乃嘉歎賜觀音像一幀法華書塔一幀學士有二男一女女即吾祖母也觀音像吾祖家傳之長子權公敦禮傳官誥次子爲浮屠而傳法華塔即沒此塔流傳方外人無知在予守上洛時新修米麵社請萬德山道侶設會一日昏時有老僧持法華塔到門通謁云吾是權學士內孫與使君連戚自吾傳此塔祕之久矣聞君創蓮社故來獻之時道侶適至鈴齋方德社主天因在其中聞之驚愕歎未曾有乃作詩讚之

古四六龜鑑非韓柳則宋三賢不及此者以文烈公爲模範可矣予少時嘗誦貞肅公場屋賦願一效嚬及登第後慕林宗庇鄭知常之爲四六竊欲畫虎焉迺今反視從前所作皆生溝荒虛反類狗也恨不當時畫鵠於三賢及文烈雖未得寫眞庶可彷彿於鵠也

元正冬至諸牧都護府例修狀賀相府尚州牧上晉陽府狀云書妙銀鉤鑑明璣鏡云云止付典太平之日月見上公摠諸州牧府賀狀使門下文人科第之尚牧皆爲第一以其實錄

元正冬至八關及聖上節日兩界兵馬諸牧都護府上賀表下中書第其高下以牓之舊時尚州牧上八關表云自兼飛來於漢殿愧之雙鳧閱韶率舞於舜庭願同百獸當時以爲警策或者言雙鳧縣令事也用之牧守頗謬遷都後辛丑年八關表云衣冠雜還新都猶勝於舊都云云止復歌吹千秋之節見上牓出皆居第一

崔宣肅公宗峻天性清介自弱冠從仕無一犯憲位侍中爲冢宰十五年門庭水淨年方乞退上賜几杖不朝輔政如古尚牧賀冬至云富貴蕭洒恬淡剛明云云止況賜平生之鳩杖云云見上公特命狀答云廉正無私忠貞自許紫袍繼藍袍之遺愛其守曾爲書記任此所鈴閣尋黃閣之前蹤用貞肅公所聞政理聲並重文章價不遺親舊枉示寒暄上洛芳梅隨事見下使來綠野堂老中書紅藥無主待紫薇舍人宜收製錦之功直躡演綸之至凡宰相答賀狀例以短簡文不過一兩行今此答至悉異常他州牧其不聳聽榮之

金政堂敞以金牓第三人爲晉陽門下上客日以薦賢助國爲務無幾何拜相位連年掌試同年進士韓惟善登第於門下是年冬至尚牧賀狀云白布登名於成均牓同榜奈今門生青衫爲客於晉陽公與公並時相國今諸州牧賀表狀類多模奪舊本此尚牧表狀無一二章盡胡

廬皆即事但辭不圓熟耳按金政堂知貢舉在高宗壬寅年

予平生飽聞任相國克忠題黃驪縣客樓云月黑鳥飛渚烟沉江自波漁舟何處宿漠漠一聲歌但奇其韵語未得其味及按廉中道抵宿此樓是時江烟冥漠淡月朦朧水鳥飛鳴漁人相歌惱恨感耳摠是任公之詠其詩價對景益高

貞肅公左遷爲尚州牧路過德通驛書一絕於壁上云豈向蒼蒼有怨情謫來猶得任專城何時鈴閣即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時人曰此公之詩讖也非爾曹所識未幾果大拜予於甲辰春自尚州罷任過郵亭見公手蹟惻然有盛籠以碧紗因題一絕後三年丁未夏除國子祭酒芸閣學士仍受節鉞出鎮東南復和二絕及戊申春拜文昌右相承詔赴國又留一絕今皆在壁間

己酉仲春因事到古京皆丘墟有孤桐生大觀殿古址已拱矣日暮子規啼西麓不忍潛然曉起見壁間有二絕問重修都監胥史是誰作也答曰是副使安搢所書其一曰萬家煨燼一無遺殿上生桐自底時我老萬分觀再造薰風琴用汝當支二曰不意皇都有子規終霄啼月使人悲潛思往事汍瀾泣曉傍孤桐詠黍離此詩雖非警策即事備詳可哀

癸巳春朝家聞金國播遷河南遣起居注崔璘內侍權述及予詣行在問安時因韃靼路梗以木道過鉄山浦至遼地海州津權有詩云九天移四海悲乘槎去路憑誰問萬里烟波迷所之予於前歲以副樞使蒙古抵宿興中府見一寺壁上書一絕云四海盡爲狐兎窟萬邦猶仰犬羊天人間樂國是何處深歎吾生不後光權詩言雖迷悶義存奔問興中一絕是客子所題言高何罪

予入北朝見故燕地村家壁上題春前有雨花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傍書曰端的此殆謂叙事對屬端的也鄭與岭和文懿公葦詩云春芽綠日河豚上秋葉黃時塞鴻來此賦物端的也叙事不及賦物

孫知樞忭以　太祖聖製示予曰宜載補閑對曰此書欲集瑣言爲遣閑耳非撰盛典也知樞曰爲儒臣辭撰聖訓可乎聞之蹶然載諸編首

王輪寺三重子其袖一盡篇來示予乃光宗代侍中文貞公崔承老禁中雜著詩蒙也惜其國初文字幸不湮沒到于今取其中四韻絶句四首載之補閑

河直講千旦訪予曰康日用賦鷺鶿云飛割碧山腰苦吟未得對後眉叟對云占巢喬木頂載之破閑凡續補是好事如未得佳句則已何眉叟自揚已短如彼乎君其削去予對曰破閑所載鄭舍人至都門而返黃彬彬慟哭下樓似乎過矣然先覺之言不敢擅非況以占巢喬對飛割碧熟矣何削河怒其拒突出便去時座有兩三客吟咏良久曰請各對之曰立拳青草面或起穿青壠首或睡偎紅蓼脛或立窺清沼面或叫穿明月脇爭自爲勝予戲曰康李兩老豈不能道倫輩此等句也客呵呵而罷

河直講千旦誦白雲子吳廷碩遊八巔山詩水長山影遠林茂鳥啼深倦僕莫鞭馬徐行得久吟因曰林茂鳥啼深之句最爲絶唱予曰此詩遣意閑遠連四句而後得嘉味何獨一句爲絶如林茂鳥啼深之句是剽杜子美隔竹鳥聲深也以林茂之言比隔竹之語若涇渭然清獨自分

金壯元華鼎頌文順公遊魚曰圉圉紅鱗沒復浮人言得意好優遊細思片隊無閑暇漁夫方歸鷺又謀聞鶯曰公子王孫擁綺羅要憑嬌唱助歡多東君亦學人間樂開了千花遣价歌問予曰孰勝予曰鷺詩淺近魚詩雄深且有比興之趣此爲絶勝壯元曰不然今古鷺咏皆不及

此意唯公新鑿夫意雖雄深已陳則常也雖淺近新鑿則可警予未能答今復思之金之言然

詩僧元湛謂予云今之士大夫作詩遠記異域人物地名以爲本朝事案可笑文順公南遊詩曰秋霜染盡吳中樹暮雨昏來楚外山雖造語清遠吳楚非我地也未若前輩松京早發云初行馬坂人烟動及過毬橋野意生非持辭新趣勝言辭甚的予答曰凡詩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況復天下一家翰墨同文胡彼此之有間僧服之有一會溪長老來問曰李陽補闕詩格孰與文禪師曰相上下曰李補闕詩云曉鍾聲出洞門寒文禪師磬聲清度月明峰李平章磬聲清斷石門寒孰優曰皆得清寒一髓然補闕尚與平章同日而評曰謂其詩淺易耶曰庸言拙句不足言淺易長老曰補闕集已行於世其有文章優於補闕而家集未行者有誰曰中古已上名賢不可勝數今世吳先生兄弟安處士陳補闕俞金二李許多輩比於補闕霄壤懸絶時無知己捃拾遺稿皆散亾長老猶未釋然　李學士眉叟曰吾杜門讀黃蘇兩集然後語道然韵鏘然得作詩三昧文順公曰吾不襲古人語創出新意詩人聞此言以爲兩公所入不同非也其壺奧雖異所入皆一門何也學者讀經史百家非得意傳道而止將以習其語效其體重於心熟於工及賦詠之際心與口相應發言成章故動無生澁之辭其不襲古人而出自新警者唯搆意設文耳兩公所云不同者殆此而已予自少年入侍春坊生於今日無一歲無官責不暇事讀書徒以膚淺之學冒昧承乏官至學士秉筆汗顏何足知文章之勝劣妄爲華舌哉但以及見老成人得聞餘論故粗記以所聞傳示後進云予嘗謁文安公有一僧持東坡集質疑於公讀至碧潭如見試白塔若相招一聯公吟咏再三曰古今詩集中罕見有如此新意近得李學士春卿詩稿見之警絶新意頗多其長篇中氣至末句而愈壯如千里驥足方展走通衢未半途而勒止也

## 제종실전위수태위신안공교서

우리나라의 국토는 종횡으로 그다지 넓지 않아 수천리에 우역(郵驛)은 역말을 바꾸어주고、객관(客館)은 물품을 공급해주니 사방에 연락이 되어 사자들을 보내고 맞이한다。그러므로 아무리 먼곳이라도 교화의 빛이 미치고 있다。그러나 공경자제들은 벌판에 여행하는 일에 익숙하지 못하므로 먼곳에 여행하기를 꺼리고 있다。하물며 몽고는 우리나라로부터 멀어진 거리가 양장(羊腸)과 같은 길로 일만리가 되는 하늘끝의 땅이요 땅끝의 나라이다。저러한 몽고에 사신으로 가는 자는 비바람을 무릅쓰고、눈서리를 맞으면서 밤낮을 먹고 걷고서야 三개월뒤에 도착하게 된다。그러하니 청빈한 생활을 하여온 자도 그곳에 발을 디디기 어려워하는 바인데 하물며 종실의 비단옷을 걸치는 귀한 사람은 어떠하겠는가?그러나 사세(事勢)가 그들과 강화를 맺지 않을 수 없는지라 따라서 누차 사신을 파견하고、폐물을 바치어 우호관계를 맺으려 하였으나 아직도 그들의 허락을 받지 못한 터이고、그들은 도리어 조회하지 않음을 가지고 책망을 하고 있다。그러니 어쩔 수 없이 짐의 가까운 친척을 파견하여 짐을 대신하여 몽고에 입조함으로써 책망을 면하기를 바라고 있다。그러나 비록 짐의 친척이라 할

지라도 그 사람이 현명하지 못하면 이 또한 절역(絶域)에 사신으로 보내어 사직(社稷)의 안위(安危)를 맡길 수가 없는 일이다。지금 종실중에서 경과 같이 가깝고 또한 현명한 자가 또 얼마나 더 있겠는가? 그럼에도 짐은 부득이하여 경에게 그 일을 명하는 것이다。일이 이와 같이 되었으니 마땅히 경의 지위를 무겁게 만들어주어 그 행렬을 영광스럽게 해야 하리라。또한 경이 짐과 가까운 친척이요 현명한 자임을 표시하기 위하여 경의 품계를 뛰어넘어 오등(五等)의 상작(上爵)에 봉하고、삼공(三公)의 중요한 벼슬을 제수하오니 경은 가되 조심할지어다。기회에 따라 정책을 결단하고、변화에 응대하여 공을 이룸으로써 짐으로 하여금 성조(聖祖)의 크게 빛나는 아름다운 명(命)을 다시 회복하게 하여、만세토록 (자랑할) 말이 있게 한다면 그 어찌 아름다운 일이 아니겠는가!

「보한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고 있다。

경문공(景文公) 최홍윤(崔洪胤)과 영렬공(英烈公) 금의(琴儀)는 모두 충숙공(忠肅公) 문극겸(文克謙)의 문하에서 장원으로 급제하였다。그 뒤 임진년(壬辰年：서기 一二一二) 봄에 함께 춘관시(春官試)(역자주：禮部에서 주관한 과거시험。)를 주관하였는데 나도 그 문하에서 나왔다。두 분의 공이 같은 시기에 재상이 되었고、충숙공의 아들 문유필(文惟弼)도 그때 재상이 되었다。

영렬공이 치사를 하고 집으로 물러날 때 문생들이 헌수(獻壽)를 하고자 하여 화려한 잔치를 크게 벌렸다。그 자리에 최홍윤·문유필 두 재상도 초치하여 함께 잔치를 하였다。그 때 영렬공은 술에 취하여 흥얼거리기를、「한 문하에 두 장원이 종백(宗伯)과 더불어 동시에 평장사가 되었다。늙어서 벼슬에 물러나 이와 같은 문생이 베풀어주는 축하연에 참석키는 실로 천고에 듣지 못하던 일이라 내 어찌 실컷 취하여 성대한 자리마련에 보답치 않으랴?」라고 하였다。그러자 문생들이 모두 섬돌아래에 엎드렸는데 어떤 사람은 눈물을 씻기도 하였고、울음을 터트리는 사람도 있었다。나와 동년(同年)인 조분(趙賁)이 시를 지어서 가만히 다른 동년에게 건네주며 나직히 읊조리기를、

금방(金牓)에 함께 올라 같은 문하에 거하고、
나란히 재상이 되어 몇 해를 보내었네。
종백(宗伯：방언에 座主의 아들을 종백이라 한다。)도 같은 때 재상이 되었으니、
계당(桂堂)(역자주：계수(桂樹)는 과거에 급제함을 의미하니 과거급제자들이 모인 것을 말함。)의 봄잔치로 세 분 공에게 하례하네。

동년들이 이 시를 평가하기를、이 시가 비록 천속(淺俗)하기는 하나 오늘의 일을 적실(的實)하게 말하였다고 하였다。(이하의 기록은 과거급제 후의 이야기이다。)

양숙공(良淑公) 임유(任濡)는 문하에 네번 과거시험을 주재하였는데 문정공(文正公) 조충(趙冲)、문안공(文安公) 유승단(俞升旦)、문순공(文順公) 이규보(李奎報)、그리고 한광연(韓光衍)、진화(陳澕) 두 추밀원(樞密院) 관리、사성(司成) 유충기(劉冲基)、아경(亞卿) 윤우일(尹于一)은

모두 동년(同年)이다。(그 동년중에는) 또 평장사 김창(金敞)、추밀(樞密) 이중민(李仲敏)、복야(僕射) 최종자(崔宗梓)、승선(承宣) 최종번(崔宗蕃) 형제가 있고、왕이(王珥)、김규(金珪)、갈남성(葛南成)의 세 정승이 있으며 이외에도 시인이 많이 있다。지금 참지정사(叅知政事) 최린(崔璘)、지문하성사(知門下省事) 홍관(洪灌)、수사공좌복야(守司空左僕射) 손변(孫抃)、추밀원사(樞密院使) 조수(趙脩)、우복야한림학사(右僕射翰林學士) 이순목(李淳牧)、우승선한림학사(右承宣翰林學士) 윤유공(尹有功)、형부상서학사(刑部尚書學士) 송국첨(宋國瞻)、병부상서학사(兵部尚書學士) 김효인(金孝印)、좌간의대부위위경(左諫議大夫衛尉卿) 하천단(河千旦) 및 나는 모두 영렬공(英烈公) 금의(琴儀)의 문생인데 당시에 번성한 문생들이라고 추앙되었다。

학사(學士) 권적(權適)이 중국에 들어가 갑과(甲科)에 선발되니 천자가 이를 가상히 여기어 바로 좋은 직위를 제수하고 양구(楊球)로 하여금 그 관고(官誥)를 쓰게 한 다음 옥축(玉軸)과 금방울로 관고에 장식을 하여 그에게 하사하였다。그 다음해 권학사가 표(表)를 올리어 본국에 귀환하기를 청하니 황제가 이를 허락하였다。권학사가 길을 떠나려고 할 즈음에 관상장이가 그에게 말하기를、「그대는 재주는 뛰어나나 명이 짧으니 나이는 四十을 넘기지 못할 것이요、관직은 四품을 넘어서지 못할 것이오。그러니 의당 대승경전(大乘經典)을 독경함으로써 나이와 벼슬을 연장시키도록 하시오」라고 하였다。권학사는 그의 말을 그럴듯이 여기고서 사흘을 기약하고 「법화경(法華經)」을 완전히 암송하였다。황제가 이에 그를 면전에 불러서 암송하게 하니 한 글자도 착오남이 없었다。황제는 감탄하고 그를 가상히 여기어서 관음상(觀音像) 한 폭과 법화서탑(法華書塔) 한 폭을 하사하였다。

학사는 二남 一녀를 두었는데 一녀는 바로 나의 조모님이시다。그 관음상은 나의 조부님집에 전하여졌고 장남인 권돈례(權敦禮)에겐 관고(官誥)가 전하여졌고、둘째 아들은 승려가 되어서 법화서탑을 전하고 있었는데 곧 죽었으므로 이 탑이 승려들사이에 유전되었으나 어디에 소재하는지는 알 수 없다。

내가 상주의 태수로 재임할 시절에 미면사(米麵社)를 새로 짓고 만덕산(萬德山)의 승려를 청해다가 법회를 열었다。하루는 저물무렵에 문득 노승이 법화탑을 가지고 절문에 이르러 뵙기를 청하며 말하기를、「나는 권학사의 내손(內孫)으로 태수님과는 연척(連戚)관계가 됩니다。제가 이 탑을 전수받아 비장한지가 오래되었는데 태수께서 절을 창건하셨다는 소문을 듣고 와서 바치는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그때 마침 승려들이 영재(鈴齋)에 이르렀는데 만덕사의 주지스님인 천인(天因)도 그중에 끼여 있었다。천인은 이려한 이야기를 듣고서 깜짝 놀라며 일찌기 이런 일이 없었다면서 시를 지어 그 일을 찬미하였다。

옛날에는 사륙문(四六文)의 귀감으로 한유(韓愈)·유종원(柳宗元)이 아니면 송대의 세 문장가(역자주:歐陽修·蘇軾·曾鞏을 일컬은듯

함。)를 들었다。여기에 능력이 닿지 못하는 사람은 문열공(文烈公) 김부식(金富軾)의 글을 모범으로 삼아도 좋을 것이다。

나는 어릴 적에 일찌기 정숙공(貞肅公) 김인경(金仁鏡)이 과장(科場)에서 지은 부를 외워서 한번 흉내내어 지어보려고 하였다。과거에 급제한 뒤에는 임종비(林宗庇)·정지상(鄭知常)이 지은 사륙문을 사모하여 내심 호랑이를 그리는 것과 같이하려고 하였다。그런데 이제와서 종전에 지었던 것들을 되돌아보니 모두 생경하고 허황된 것이어서 호랑이를 그리려던 것이 오히려 개를 그린 것과 같은 격이었다。당시에 송나라의 세 문장가나 문열공으로부터 고니를 그리는 것과 같은 글공부를 하였다면 비록 고니를 잃는 그대로 그리지는 못하였더라도 따오기와 유사하게는 그렸을 텐데、이와 같이 하지 못한 것이 한스럽다。

정월 초하루와 동짓날에 여러 목(牧)과 도호부(都護府)에서는 재상부(宰相府)(역자주：여기서는 당시의 최우의 관부인 晋陽府를 가리킴。권신인)에 하례하는 서장(書狀)을 지어올리는 것이 상례였다。상주목(尙州牧)에서 진양부(晋陽府)에 올린 서장에 이르기를、「(공의) 글씨의 오묘함은 은으로 만든 갈고리와도 같고、감식안의 밝음은 거울과도 같네。(중략) 태평세월에 이바지하네」(이 글은 윗부분에 실려있다。)라 하였다。진양공(晋陽公)은 모든 주(州)와 목、도호부의 하례하는 서장을 모아놓고 문하의 문인에게 그 우열을 매기게 하였는데 상주목의 글이 모두 제일등을 차지하였던 바、이는 그 글이 사실을 그대로 기록하였기 때문이었다。

정월 초하루와 동짓날、팔관회(八關會) 및 성상의 탄신일에 양계(兩界)의 병마영(兵馬營)이나 여러 목(牧)、도호부(都護府)에서 하례하는 표(表)를 올리는데 조정에선 그 표를 중서성에 내려 그 우열을 가린 다음 그 고하(高下)를 방에 붙이게 하였다。옛날에 상주목에서 올린 팔관표(八關表)에 이르기를、

섭현(葉縣)으로부터 한나라 조정으로 날아가고자 하나、쌍오리가 없음이 부끄럽고、(역자주：後漢때의 사람인 王喬에 얽힌 고사。왕교는 섭현의 현령으로 재직하였는데 그믐날과 보름날이면 중의 조회에 참석하였다。이를 이상히 여긴 관리가 그 가궁하도착할 때 살펴보니 두 마리의 오리가 날아들었다。그리여 그물을 쳐서 잡았는데 한 마리만 그물에 걸리었고、그 오리는 王喬에게 하사한 신발이었다。)

순임금의 조정에서 소(韶)음악을 들으며、(역자주：韶는 순임금때의 음악。순임금이 소음악을 연주하자 뭇짐승들이 와서 춤을 추었다고 전한다。)

뭇짐승들과 함께 춤추기를 바라네。」(중략)(중략된 부분의 내용은 윗부분에 실려있다。)고 하를 매긴 방이 나오자 상주목에서 올린 표가 모두 일등을 차지하였다。

선숙공(宣肅公) 최종준(崔宗峻)은 천성이 맑고 곧았다。

약관의 나이부터 벼슬을 하여 한번도 법을 어긴 일이 없었으며 시중(侍中)의 지위로서 총재(冢宰)가 된 것이 十五년 간이었음에도 문정(門庭)이 물같이 맑았다。 공이 나이가 들어 물러날 것을 청하니 성상께서는 궤장(几杖)을 하사하시고 조회하지 않아도 되는 은전을 베푸시고 예전처럼 정사를 보좌하라 하셨다。 상주목에서 동지를 하례한 글을 올렸는데 그 글에 이르기를、「부귀로우면서도 소탈하고、염담(恬淡)하면서도 강직하고 밝았으며……(이하생략)(이 글은 윗부분에 실려 있다。)

공이 특명에 의하여 이 글에 대하여 답장하였는데 그 답장은 이러하다。

「청렴하고 공정하여 사사로운 일을 하지 않았으며、충성과 정숙하기로 마음을 먹은 사람이었네。 자포(紫袍)(역자주:자색의 옷으로 고위 벼슬아치가 입는 옷。여기서는 목사의 관직에 있음을 말함。)는 남포(藍袍)(역자주:남색의 옷으로 여기서는 서기의 관직에 있었음을 가리킨다。)에게 내린 총애를 이었고、(상주의 수령은 예전에 서기가 되어) 영각(鈴閣)(역자주:지방관이 집무하는 곳을 가리킴。)은 황각(黃閣)(역자주:재상이 집무하는 곳을 가리킴。)의 앞길을 찾아가는구나。(정숙공(貞肅公) 김인경(金仁鏡)의 일을 이용한 귀절로 위에 실려 있다。)

그로부터 들리는 소문은 정치를 잘한다는 소리뿐이고 게다가 문장의 성가 또한 높다네。 옛 친구를 저버리지 아니하고 문안편지를 고맙게도 보내주었네。 상낙(上洛)의 향기로운 매화내음은 사신을 쫓아 녹야당(綠野堂)(역자주:벼슬에서 물러나 한거하고 있는 노인의 집을 말함。당나라의 裵度가 치사한 후 고향에 돌아가 녹야당을 짓고 한가롭게 살았다는데서 연유한 사。)의 늙은이에게 찾아오고、중서성의 붉은 작약은 자미성(紫微省)(역자주:中書省의 다른 이름。)의 사인(舍人)이 돌아오길 기다리네。 그대의 고을을 잘 다스린 공적을 거두고 곧바로 윤음(綸音)을 부연하는 중서성에 오름이 마땅하리라。」

무릇 재상으로서 하례하는 글에 대한 답장은 짧은 편지에 한두 줄의 글을 쓰는 것이 상례였다。 그런데 이 답장은 지극히 소상하게 써서 상례와는 달랐으므로 여타의 주목(州牧)에서 귀를 곤두세우고 돌으면서 영광으로 여기지 않는 곳이 없었다。

정당(政堂) 김창(金敞)은 금방(金牓)에 제三인(第三人)으로 붙어 진양공문하의 상등객(上等客)이 되어 날마다 어진이를 천거하여 나라에 보탬이 되게 하는 일로써 일을 삼았다。 공은 얼마 되지 않아서 재상의 지위에 임명되었고、진사 한유선(韓惟善)이 그 문하에서 급제하였다。 이 해 동지에 상주목에서 그에게 보낸 하례하는 글에 이르기를、

「백의(白衣)로 성균시(成均試)에 이름을 올리어、같은 방(牓)에 함께 오른 동년이 지금은 어찌 문생이 되었는지、청삼(靑衫)의 시절에 진양공의 문객이 되더니、공은 진양공과 더불어 같은 시절에 상국(相國)으로 있다네。」

지금 여러 주목(州牧)에서 올리는 하례하는 표장(表狀)은 대개가 옛날의 표장을 모방하는 것이 많다。 그런데 이 상주목에서 올린 표장은 한두 귀절도 남의 귀절을 본딴 것이 없고 모두 실제사실 그대로를 그렸다。 그렇지만 말이 원숙하지 못한 흠이 있다。

나는 평소에 상국(相國) 임극충(仲克忠)이 황려현객루(黃驪縣客樓)에 붙인 시에 대하여 너무나도 많이 들어왔는데 그 시의 내용은 이러하다。

달이 어두워지니 새는 물가로 날아들고、
안개가 가라앉으니 강에는 파도만이 치네。
고기잡이 배는 어디에 자는지、
아득히 노랫소리 한 곡조 뿐이네。
(月黑鳥飛渚、烟沈江自波。)
(漁舟何處宿、漠漠一聲歌。)

나는 그 시어의 사용에 대해서 기이하다고 여겼을 뿐 그 시의 맛에 대해선 느끼지 못하였다。그런데 내가 양광충청도(楊廣忠淸道)에 안렴사로 가는 도중 그 누각에 이르러 자게 되었다。그 때 강에는 안개가 끼어 어슴프레하고 밝은 달은 몽롱하게 비추었는데 고기잡이들은 서로 노래를 부르니 눈을 어쩔하게 만들고 귀를 뒤흔드는 것은 모두가 임공이 지은 싯귀였다。그의 시가 가진 가치는 경치를 직접 대하니 더욱 귀한 것이었다。

정숙공(貞肅公) 김인경(金仁鏡)이 좌천되어 상주목사가 되었는데 임지로 부임하는 길에 덕통역(德通驛)(역자주:경북 상주군 咸昌面에 소재)을 지나가게 되었다。공은 그 역의 벽위에 절구 한 수를 썼는데 그 시는 이러하다。

어찌 하늘 향해 원망하는 정을 가지리오?
귀양을 가도 한 고을의 수령이 되었네。
어느 때나 영각(鈴閣)이 황각(黃閣)으로 되고、
태수의 행차가 재상의 행차로 바뀔건가?
(豈向蒼蒼有怨情、謫來猶得任專城。)
(何時鈴閣卽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

두 명의 친사가 있어 덕통역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이 시를 보고서 한참을 읊더니 말하기를、「어느 때나 영각이 황각이 되나?」라는 싯귀는 조어(造語)가 좀 미숙한 것같다。게다가 영각에서 황각으로 승진하려면 그 사이가 너무 멀다」고 하였다。그러자 옆에 있던 친구가 말하기를、「이것은 공의 시참(詩讖)이네。자네들이 알 수 있는 것이 아닐세」라고 하였다。그런데 얼마 지나지 않아서 과연 재상이 되었다。

나는 갑진년(甲辰年:서기 一二四四년) 봄에 상주로부터 파직당하고 돌아오는 길에 역을 지나가게 되었는데 공의 수적(手蹟)을 보니 측연히 느끼는 바가 많았다。그래서 푸른 비단으로 그 시를 가려주고 절구 두 수를 지었다。그로부터 三년 뒤 정미년(丁未) 여름에 나는 국자좨주 운각학사(國子祭酒芸閣學士)에 제수되었고、또 장수의 도끼를 받고 동남로(東南路)를 진무(鎭撫)하러 나갈 때 다시 절구 두 수에 화답하였다。무신년(戊申年:서기 一二四八년) 봄에 우복야(右僕野)에 임명되어 조칙을 받고 대궐로 갈 적에 다시 절구 한 수를 남겼는데 지금 모두 그 벽에 남아있다。

기유년(己酉年:서기 一二四九년) 중춘(仲春)에 볼 일이 있어 옛 서울인 개경(開京)에 갔는데 모든 것이 폐허가 되었고、오동나무 한 그루만이 대관전(大觀殿)의 옛터에 자라

고 있었는데 벌써 한 아름이 되었다。 이윽고 해가 저물어서 서쪽새가 서쪽 산록에서 우니 착잡하게 눈물이 흐름을 참을 수 없었다。 새벽에 일어나 벽을 바라보니 절구 두 수가 씌여있거늘 중수도감(重修都監)의 서리에게 누구의 작품이냐고 물으니 그가 대답하기를、「이것은 부사(副使) 안진(安搢)이 쓴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 그 첫째 수는 이러하였다。

일만 집이 재로 변하여 남은 집 하나 없는데
궁전터에 오동나무는 언제부터 자랐는지、
늙은 이몸이 만에 하나 재건될 그 날을 본다면
훈풍금(薰風琴)(역자주:순임금시절에 태평을 노래할 때 타던 五絃琴。)을 만들 때 너를 가지고 만드리라。

그 두번 째 수는 이러하다。

뜻밖에도 황도(皇都)에 소쩍새 있어、
온밤내 달보고 우니 사람을 슬프게 하네。
나즉히 옛일을 회상하니 눈물이 흐르고、
새벽까지 외로운 오동나무에 기대어 서리(黍離)(역자주:「시경」의 한 편명。 東周의 大夫가 옛서울인 鎬京을 지나면서 주나라의 종묘와 궁궐이 폐허가 된 것을 보고 슬퍼한 시。)를 읊네。

이 두 편의 시가 비록 경책(警策)은 아니나 사실에 있는대로 자세히 읊었으므로 슬픔을 자아냈다。

계사(癸巳:고종 二十년 一二三三년。) 봄에 조정에서 금나라 황제가 하남(河南)으로 파천하였다는 소식을 듣고서 기거주(起居注) 최린(崔璘)과 내시 권술(權述) 그리고 나를 파견하여 행재소(行在所)로 가서 안부를 묻게 하였다。 그러나 그 때 몽고로 인하여 길이 막혀있어서 목도(木道)로 철산포(鐵山浦)를 지나 요동땅인 해주진(海洲津)에 이르렀다。 권술이 그 때 시를 지었는데 그 시는 이러하다。

구천(九天)(역자주:황제가 사는 궁궐을 가리킴。)이 옮겨지니、
사해(四海)가 슬퍼하네。
배를 타고 가야할 길 누구에게 물어볼까?
만리에 깔린 안개에 갈 곳을 잃었구나。

나는 그 전 해에 부추(副樞)로서 몽고에 사신을 간 적이 있었는데 흥중부(興中府)에 이르러 자게 되었다。 그곳의 한 절의 벽위에 쓰여진 절구 한 수를 보았는데 그 시는 이러하다。

사해가 모두 여우와 토끼의 굴로 변하고、
만방이 개나 양의 하늘을 우러르네。
인간세상의 낙원국이 그 어디인가?
나의 삶이 앞뒤가 뒤바뀐 것을 슬퍼하네。

권술의 시는 시어가 비록 흐트러지고 거칠지만 금나라에 가서 문안하려는 뜻이 담겨있고、흥중부에 쓰여있던 절구 한 수는 나그네가 지은 시로 언사가 지나치게 높지만 죄될 것이 없다。

내가 북조(北朝)에 들어갔을 때 옛날 연나라 땅이였던 곳의 촌가의 벽위에 쓰여진 시를 보았는데 그 시에 이르기를、

봄이 오기도 전에 비가 내리니 꽃이 이르게 피고、
가을이 지난 뒤에도 서리가 내리지 않으니 낙엽이 더

디 지누나。

라고 하였다。 그리고 그 옆에 써놓기를、「대구(對句)가 잘 맞았다」라고 하였는데 이는 아마도 사실을 서술한 것과 댓구를 마춘 것이 잘 맞았음을 말한것 같다。

정여령(鄭與齡)이 문의공(文懿公) 최선(崔詵)이 지은 「갈대」라는 시에 화답하기를、

봄물의 싹이 푸르러 올 때 복어〔河豚〕가 올라오고、
가을의 나뭇잎이 노랗게 물들 때 변방의 기러기 날아오네。

이 시는 사물을 읊은 것이 잘 맞은 것이다。 사실에 있는 그대로 적는 것〔敍事〕은 사물을 읊는 것〔賦物〕보다 못하다。

지추(知樞) 손변(孫抃)이 태조(太祖)께서 지으신 글을 나에게 보여주며 말하기를、「마땅히 〔보한집〕에 실어야 할 것이오」라 하였다。 이에 대하여 나는 대답하기를、「이 책은 자질구레한 이야기를 모아서 소견(消遣)거리로 삼고자 할 뿐이요 성대한 책을 만드려고 하는 것이 아니오」라 하였다。 그러자 지추가 말하기를、「유신(儒臣)이 되어 군주의 가르침을 찬술하는 일을 사양할 수가 있겠소」라 하였다。 그 말을 듣고 나는 그것을 책머리에 급히 실었다。

왕륜사(王輪寺)의 삼중대사(三重大師)(역자주：고려의 승직 품계。)가 그 소매에서 좀이 슨 책 한 권을 꺼내 나에게 주거늘 받아보니 광종(光宗)대의 시중인 문정공(文貞公) 최승로(崔承老)의 「금중잡저시고(禁中雜著詩藁)」였다。 국초의 문장이 인멸되어 지금까지 남아있는 것이 없음을 안타깝게 여겨서 그중에서 四운절구(四韻絶句) 네 수를 뽑아 〔보한집〕에 신는다。

직강(直講) 하천단(河千旦)이 나를 방문하여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강일용(康日用)이 해오라기를 읊은 시에

(해오라기) 날아 푸른 산 허리를 가르네。(飛割碧山要)

라고 하고서는 아무리 고심하며 댓구를 지으려고 하여도 지어지지 않았네。 뒤에 미수(眉叟) 이인로가 댓구를 지어

높은 나무 꼭대기에 둥지를 쳤다네。(占巢喬木頂)

라 하고、 이를 〔파한집〕에 실었다네。 무릇 빠진 것을 이어 보충하는 것은 좋은 일이지만 만일 아름다운 댓구를 찾지 못했을 경우에는 그만두어야 하거늘 어찌하여 미수(眉叟)는 자신의 부족한 점을 저와 같이 선전하고 있는가? 공이 그것을 삭제하여 없애버리도록 하게。」

이 말에 나는 다음과 같이 답하였다。

「〔파한집〕에서 사인(舍人) 정지상이 도성문까지 이르렀다가 되돌아섰다고 한 기록이나 김황원(金黃元)이 (댓구를 놓지 못하여) 통곡하고서 누각에서 내려왔다고 한 기록은 아마도 과장된 말인 것 같네。 그러나 선각자의 말은 함부로 잘못되었다고 할 수는 없는 것이오。 게다가 『점소교(占巢喬)』로서 『비할벽(飛割碧)』에 댓구를 단 것은 원숙한 것인데 무엇 때문에 삭제하여야 한단 말이오。」

하천단은 나의 거절에 노하여 밖으로 뛰쳐나가더니 곧바

로 가버렸다。 그 때 자리에는 두세 명의 손님이 있었는데 한참 그 싯구를 음미하다가 말하기를、「각자 댓구를 지어 붙시다。」하고는 각각 읊기를、

푸른 풀밭의 얼굴에 다리를 세웠네。(立拳青草面)
푸른 언덕 머리를 뚫고 일어섰네。(起穿青壠首)
잠에 붉은 여뀌의 다리에 기대고 있네。(睡偎紅蓼脛)
선채로 맑은 연못의 얼굴을 엿보네。(立窺清沼面)
밝은 달의 옆구리를 울면서 뚫고 가네。(啼穿明月脇)

라 하였다。 그리고는 각자 자기의 댓구가 낫다고 다투었다。 이에 나는 장난삼아 말하기를、「강일용·이인로 두 노선생이 어찌 자네들의 이와 같은 댓구를 말할 수 없었겠소」라 하였더니 손님들이 껄껄 웃고는 헤어져 돌아갔다。

직강 하천단이 백운자(白雲子) 오정석(吳廷碩)의 〔유팔전산시(遊八巓山詩)〕를 암송하기를、

강이 기니 산 그림자 멀리까지 가고、
숲이 무성하니 새울음소리 그윽하네。

게으른 마부야、 말을 채찍질하지 마라。

천천히 가면서 오래도록 시를 읊고 싶노라。

라고 하였다。 그리고 말하기를、「숲이 무성하니 새울음소리 그윽하네。(林茂鳥啼深)의 구는 절창(絶唱)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이 말을 듣고 내가 말하기를、「이 시는 한가롭고 심원한 뜻을 읊은 시이므로 네 구를 연이어 읊은 뒤에야 그 좋은 맛을 알 수가 있다。 어떻게 한 구절만 따로 떼어내서 절창이라고 할 수 있겠는가? 만일、『숲이 무성하니 새울음소리 그윽하네』의 구절만을 따진다면 이는 두보(杜甫)의 『대나무숲 저 너머에는 새울음소리 그윽하네』(隔竹鳥聲深)의 싯구를 모방한 것이다。 『임무(林茂)를 격죽(隔竹)이라는 시어와 비교하여 보면 경수(涇水)와 위수(渭水)와 같아서(역자주:중국에 있는 강이름으로 따로 흐르다가 합해짐。경수는 흐리고 위수는 맑기 때문에 그 구별이 명확함。사리나 시비가 분명함을 비유하는 말로 쓰임。) 그 우열이 절로 가려진다네」라고 하였다。

장원(壯元) 김신정(金莘鼎)이 문순공 이규보의 〔유어(游魚)〕시를 칭송하였는데 그 시는 이렇다。

어릿어릿 붉은 빛 물고기 숨었다가 다시 뜨니、
제 마음대로 잘도 헤엄치며 논다고 사람들은 말하네。
가만히 생각해보니、(그 물고기) 한 순간에도 한가한 겨를이 없어、
어부가 막 돌아가자 해오라기 또 물속을 엿본다네。

또、문순공의 〔문앵(聞鶯)〕이라는 시는 이렇다。

공자(公子)와 왕손(王孫)은 비단옷을 두른채、
교태로운 노래를 들으며 즐거움을 돋구기에 열심이네。
동군(東君:봄)도 인간세상 즐기는 법 배웠는지、
천가지 꽃을 피워놓고 너의 노래 보냈네。

김신정이 이 두 시를 읊고나서 나에게 어느 시가 나은가 물었다。 이에 대하여 나는 말하기를、「꾀꼬리를 읊은 시는 뜻이 얕고 비근(卑近)하며、물고기를 읊은 시는 웅걸하고 깊은 맛이 있을 뿐 아니라 비흥(比興)의 아취(雅趣)마저 가지고 있다。 그러니 이것이 훨씬 낫다고 할 수 있소」

라 하였다。나의 말을 듣고서 김신정이 말하기를、「그렇지 않소。고금의 꾀꼬리를 읊은 시는 모두가 이와 같은 뜻에 미치지 못하였는데 오직 공만이 새롭게 이러한 뜻을 개척하였소。대저 뜻이 비록 웅걸하고 깊다고 하여도 이미 진부한 내용이면 평범한 시에 불과하고、뜻은 비록 얕고 비근하여도 새롭게 개척한 것이면 경책이라고 해야 하오」라고 하였다。그의 말에 대하여 나는 답변할 수 없었다。지금 다시 생각해보니 김신정의 말이 옳았다。

시승(詩僧)인 원담(元湛)이 나에게 말하기를、「오늘날의 사대부가 시를 지음에 있어 다른 지역의 인물지명에 멀리 위탁해서 본조(本朝)의 사실로써 읊고 있으니 우스운 일입니다。예컨대、문순공의 〔남유시(南遊詩)〕에 이르기를、

가을 서리는 오나라 나무를 다 물들여 놓았고、
저녁 비는 초나라 밖의 산을 저물게 하였네。

(秋霜染盡吳中樹、暮雨昏來楚外山。)

라 하였는데 비록 조어(造語)에 있어서는 맑고 심원하나 오나라·초나라는 우리나라 땅이 아닙니다。그러므로 어느 선배의 〔송경조발(松京早發)〕이라는 시에서 이르기를、

마판(馬板)을 처음 지나갈 적에는 인가에 연기 오르더니、
낙타교(橐駝橋)를 지나고 나니 야의(野意)가 일어나네。

(初行馬板人烟動、及過駝橋野意生。)

라 읊은 것이 시어가 새롭고 풍치가 뛰어날 뿐만 아니라 사용한 언사가 사실에 꼭 들어맞는 것과 비교할 때 이규보의 시가 못합니다。」이에 나는 이렇게 답하였다。「무릇 시인이 용사(用事)함에 있어서 반드시 사실의 본의에 구애될 필요가 없고 다만 그 용사를 사용하여 자기가 가진 뜻을 피력할 뿐이다。게다가 지금은 다시 천하가 한 집안처럼 되어 문장에 있어 같은 글을 사용하니 어찌 저들과 우리들 사이에 차이가 나겠는가?」이 말을 듣고 시승이 승복(承服)하였다。

한 조계종(曹溪宗)의 장로(長老)가 나에게 와서 묻기를、「보궐(補闕) 이양(李陽)의 시격(詩格)과 혜문선사(惠文禪師)의 시격을 비교하면 누가 더 낫다고 생각하시오?」라 하였다。나는 이에 「서로 막상막하다。」라고 대답하였더니 그가 또 물었다。보궐 이양의 시에

새벽종소리 울려퍼지니 동문(洞門)은 싸늘하네。(曉鍾聲出洞門寒)라 하였고

혜문선사의 시에

경쇠소리 맑게 달밝은 봉우리를 넘어가네。(磬聲清度月明峰)

라 하였고、이평장(李平章)의 시에

경쇠소리 맑게 끊어지니 돌문이 싸늘하네。(磬聲清斷石門寒)

라 하였는데 어느 분의 시가 낫다고 하겠읍니까? 이에 대해 나는 말하기를、「위 시 모두가 청한(清寒)함의 진수를 가지고 있다 하겠다。그러나 보궐 이양의 시를 이평장의 시와 같은 수준에서 평할 수 있을까요?」라고 하였더니 그

가 다시 물었다。「그것은 그의 시가 얕고 쉽다는 것을 의미하는 것인가요?」 나는 말하기를、「용렬한 시어와 졸열한 싯귀이니 얕고 쉽다는 말도 하기에 부족하지요」라고 하였더니 그 장로가 말하였다。「보궐의 문집이 이미 세상에 유행하고 있는데 그 문장이 보궐보다 나은 사람으로서 문집이 간행되지 아니한 사람이 누가 있읍니까?」 나는 이에 이렇게 답하였다。「중고(中古)시대 이전의 이름난 현자는 이루 수를 헤아릴 수 없을 정도이고、지금 세상에는 오산생 형제(역자주:吳世才、世功、世文을 말함。世)、처사(處士) 안순지(安淳之)、보궐 진화(陳澕)、유승단(俞升旦)、김극기(金克己)、이담지(李湛之)、이윤보(李允甫)등 허다한 사람이 있어 보궐에 비한다면 하늘과 땅처럼 현격한 차이가 난다고 하겠소。그렇지만 당시에 그들의 유고를 수집할 지기(知己)가 없었던 연고로 그분들의 유고가 모두 흩어지고 없어졌던 것이오。」 그러나 나의 말에도 불구하고 장로는 석연치 않은 점이 있는듯 하였다。

학사(學士) 이미수(李眉叟:仁老)가 말하기를、「내가 문을 걸어 잠그고 황정견(黃庭堅)과 소식(蘇軾)의 문집을 읽고 난 뒤에야 시어가 힘이 생기고、운율이 매끄러워져서 시창작의 삼매경(三昧境)에 들게 되었다」라 하였고、문순공 이규보는 「나는 고인의 말투를 그대로 답습하지 아니하고、나만의 새로운 뜻을 창출해 내었다」라고 말하였다。당시의 사람들이 이 두 분의 말씀을 듣고 두 분이 시에 들어선 길이 같지 않은 때문이라고 여겼으나 이는 잘못된 생각이다。그분들의 심오한 세계에 있어서는 서로 다르다고 하겠지만 그분들이 들어선 길은 하나의 길이다。무슨 이유로 그렇게 말하는가?공부하는 사람들이 경사백가(經史百家)를 읽는 것은 그 책의 뜻을 터득하고 도를 전수받는 것만으로 그치는 것이 아니라 그 경사백가의 말을 익히고 그 체제를 본받아서 마음에 침잠하게 하고、글짓는데 숙련되게 하여서 문장을 지을 때에 마음과 입이 서로 응하여 말이 나오면 그 말이 그대로 문장이 되게 하기 위해서이다。그러한 까닭에 글을 지음에 있어 생경하고 난잡한 말이 없는 것이다。고인의 말을 답습하지 아니하고 자신의 새롭고 경이로운 글을 내놓는 것은 오직 가지고 있는 뜻을 구성하여 글로 만드는 과정에 해당될 뿐이다。두 분이 말한 것이 서로 다른 점은 바로 이것일 뿐이다。

내가 어린 나이부터 춘방(春坊)에 입시(入侍)하여 오늘에 이르기까지 한해도 관직의 책임에서 벗어난 적이 없어서 독서에 힘쓸 겨를이 없었다。그리하여 한갓 천박한 문으로 우매함을 무릅쓰고 빈자리를 채우면서 학사의 관직에까지 이르렀으나 붓을 잡으면 땀이 얼굴을 적시니 어찌 문장의 우열을 알아 망령되이 필설(筆舌)을 놀릴 수 있겠는가?다만 노성한 분들을 만날 수 있어 그분들의 논평하는 말을 얻어들었기 때문에 들은 것을 대충 기록함으로써 후진들에게 보여주고자 할 뿐이다。

내가 일찌기 문안공(文安公)을 뵈러 간 적이 있었는데 어떤 스님 한 분이 「동파집(東坡集)」을 가지고 와서 공에

게 의심나는 것을 묻고 있었다。문집을 읽어가다 「벽담(碧潭)」이라는 부분의

마치 시험삼아 흰 탑을 보는듯 하고、
서로 한 연구(聯句)를 부르는듯 하네。

(如見試白塔、若相招一聯。)

라는 싯귀에 이르러서 공은 재삼 음미하더니 「고금의 시집중에서 이와 같이 새로운 뜻을 나타내는 것은 보기 드물다」라고 말하였다。

근자에 학사 이춘경(李春卿：奎報)의 시고(詩稿)를 얻어 보니 뛰어나게 기경(奇警)한 새로운 뜻을 가진 시가 상당히 많았다。그의 장편시 가운데 시의 기운이 말구(末句)에 이르러 더욱 웅장하여 마치 천리마가 한참 넓은 거리를 질주하는데 중도에서 갑자기 고삐를 잡아당겨 멈추게 하는듯 하다。

## 補閑集序

文者 蹈道之門 不涉不經之語 然欲鼓氣肆言 竦動時聽 或涉於險怪 況詩之作 本乎比興諷喩 故必寓託奇詭 然後其氣壯其意深其辭顯 足以感悟人心 發揚微旨 終歸於正 若剽竊刻畫 誇耀靑紅 儒者固不爲也 雖詩家有琢鍊四格 所取者琢句鍊意而已 今之後進尙聲律章句 琢字必欲新 故其語生 鍊對必以類 故其意拙 雄傑老成之風由是喪矣 我本朝以人文化成 賢儒間出 贊揚風化 光宗顯德五年 始闢春闈 擧賢良文學之士 玄鶴來儀 時則王融 趙翼 徐熙 金策 才之雄者也 越景顯數代間 李夢游 柳邦憲 以文顯 鄭倍傑 高凝以詞賦進 崔文憲公冲 命世興儒 吾道大行 至於文廟時 聲明文物 粲然大備 當時冢宰崔惟善 以王佐之才 著述精妙 平章事李靖恭 崔奭 叅政文正 李靈幹 鄭惟産 學士金行瓊盧坦 濟濟比肩 文王以寧 厥後朴寅亮 崔思齊 思諒 李顓 金良鑑 魏繼廷 林元通 黃瑩 鄭文 金緣 金商祐 金富軾 權適 高唐愈 金富儁 富佾 洪瓘 印份 崔允儀 劉義 鄭知常 蔡寶文 朴浩 朴椿齡 林宗庇 芮樂同 崔諴 金精 文淑公父子 吳先生兄弟 李學士仁老 俞文公升旦 金貞肅公仁鏡 李文順公奎報 李承制公老 金翰林克己 金諫議君綏 李史館允甫 陳補闕澕 劉冲基 李百順兩司成 咸淳 林春 尹于一 孫得之 安淳之 金石間作 星月交輝 漢文唐詩於斯爲盛 然而古今諸名賢編成文集者 唯止數十家 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沒無聞 李學士仁老畧集成編 命曰破閑 晋陽公以其書未廣 命予續補 強拾廢忘之餘 得近體若干聯 或至於浮屠兒女輩 有一二事可以資於談笑者 其詩雖不嘉 幷錄之 共一部分爲三卷 而未暇雕板 今侍中上柱國崔公 追述先志 訪採其書 謹繕寫而進

時甲寅四月 日 守太尉 崔滋 序

## 보한집서

글이란 도(道)를 밟아나가는 문이기에 법도에 맞지 않는 말은 사용하지 않는다。그러나 기운을 돋구어 말을 멋대로

하여 듣는 사람을 감동시키고자 하여 혹 험괴(險怪)한 말을 사용하기도 한다。 하물며 시를 짓는 데는 비①(比)흥②(興)과 풍③유(諷喩)를 근본으로 하는 것이니、 그렇기 때문에 반드시 기궤(奇詭)에 우탁(寓託)한 뒤에야 그 기운이 웅장하고 그 뜻이 깊으며 그 말이 드러나 사람의 마음을 감오(感悟)케 하고 미묘(微妙)한 뜻을 발양(發揚)시켜 마침내 올바른 데로 돌아가게 하는 것이다。 만약 남의 것을 훔④치〔剽竊〕든가 모방하여 지나치게 떠벌리는 것은 선비는 진실로 하지 않는 것이다。 비록 시인들에게는 탁련사칙(琢鍊四則)이 있지마는 취하는 것은 탁구(琢句)와 연의(鍊意)일 뿐이다。 지금의 후진(後進)들은 성률(聲律)과 장구(章句)만 숭상하여 글자를 다듬을 때는 반드시 새롭게 하고자 하기 때문에 그 말이 생소(生疎)해지고 대구(對句)를 다듬는 데는 반드시 유사한 말로써 할려고 하기 때문에 그 뜻이 졸렬(拙劣)해져서 웅걸(雄傑)하고 노성(老成)한 기풍(氣風)이 이로 말미암아 상실되는 것이다。

우리 본조(本朝)에서 인문(人文)을 교화(敎化)하여 육성(育成)시켜 어질고 뛰어난 인물들이 가끔 나와 풍화(風化)를 도와서 드러냈는데 광종(光宗)⑤현덕(顯德) 五년 비로소 춘위⑥(春闈)를 열어 현량(賢良)한 문학하는 선비를 천거(薦擧)하니 현학⑦(玄鶴)이 날아왔다。

그 때의 왕융⑧(王融) 조익(趙翼)⑨ 서희(徐熙)⑩ 김책(金策)⑪은 재주로써 뛰어난 이들이다。 그 뒤 경종(景宗) 현종(顯宗)을 거치는 몇 대(代) 사이에는 이몽유⑫(李夢游) 유방헌⑬(柳邦憲)은 문(文)으로 나타났고、 정배걸(鄭倍傑)⑭ 고응(高凝)은 사부(詞賦)로 뛰어났으며、 최문헌공(崔文憲公) 충(冲)⑮은 세상에 뛰어나게 유학(儒學)을 일으키어 우리의 도가 크게 행하여졌으며、 문종〔文廟〕 때에 이르러서는 성명(聲明)과 문물(文物)이 찬연(粲然)히 크게 갖추어져 당시(當時)의 총재(冢宰) 최유선⑰(崔惟善)은 왕을 보좌(補佐)할만한 인재로 저술(著述)이 정묘(精妙)하였고、 평장사(平章事)⑱ 이정공(李靖恭) 최석⑲(崔奭) 참정(參政) 문정⑳(文正) 이영간㉑(李靈幹) 정유산㉒(鄭惟産) 학사(學士) 김행경㉓(金行瓊) 노탄㉔(盧坦) 등 많은 선비들이 어깨를 견주어 문종〔文王〕 운운 그들로써 평안(平安)하였다。

그 뒤 박인량㉕(朴寅亮) 최사제㉖(崔思齊) 사량㉗(思諒) 이오㉘(李顚) 김양감㉙(金良鑑) 위계정㉚(魏繼廷) 임원통㉛(林元通) 황㉜영(黃瑩) 정문㉝(鄭文) 김연㉞(金緣) 김상우㉟(金商祐) 김부식㊱(金富軾) 권적㊲(權適) 고당유㊳(高唐愈) 김부철㊴(金富轍) 부일㊵(富佾) 홍관㊶(洪瓘) 인빈㊷(印份) 최윤의㊸(崔允儀) 유희㊹(劉羲) 정㊺지상(鄭知常) 채보문㊻(蔡寶文) 박호㊼(朴浩) 박춘령㊽(朴椿齡) 임종비㊾(林宗庇) 예낙동㊿(芮樂同) 최함(崔諴)(51) 김정(金精)(52) 문숙공(文淑公) 부자(父子)(53) 오선생(吳先生)(54) 형제(兄弟) 학사(學士)(55) 이인로(李仁老) 문안공(文安公) 유승단(56)(俞升旦) 정숙공(貞肅公) 김인경(57)(金仁鏡) 문순공(文順公) 이규보(58)(李奎報) 승제(承制)(59) 이공로(李公老) 한림(翰林)(60) 김극기(金克己) 간의(諫議)(61) 김군유(金君綏) 사관(史館)(62) 이윤보(李允甫) 보궐(補闕)(63) 진화(陳澕)(64) 유충기(劉冲基)(65) 이백순(李百順) 양사

성(兩司成)[65] 함순(咸淳)[67] 임춘(林椿)[68] 윤우일(尹宇一)[69] 손득지(孫得之)[70] 안순지(安淳之) 등 금석(金石)같은 인물이 가끔 나오고 별과 달처럼 서로 빛나니 한문(漢文)과 당시(唐詩)가 여기에서 더욱 성황을 이루었다.

그러나 고금(古今)의 명현(名賢)중에는 문집(文集)을 만든 사람은 오직 수십인에 그치고, 그밖의 이름난 문장과 뛰어난 시구(詩句)는 모두 인멸〔湮沒〕되어 전해지지 않는다. 학사 이인로가 대략(大略) 모아 책을 만들어 〔파한집〕(破閑集)이라 이름했다.[71] 진양공(晋陽公)은 그 책의 내용이 넓지 않다고 나더러 이어 보충(補充)시키라고 하였다. 나는 억지로 폐망(廢忘)한 나머지의 것을 주어 모아 근체(近體) 약간편〔若干聯〕을 얻으니, 혹 부도(浮屠)[72]나 여아(女兒)들에 이르기까지 한 두 가지 것이 담소(談笑)의 자료가 될 수 있는 것은 그 시가 비록 아름답지 않더라도 아울러 기록해서 모두 일부(一部) 三권을 만들었다. 그러나 아직 출판〔雕板〕[74]할 기회를 갖지 못했는데 지금의 시중상주국(侍中上柱國) 최공(崔公)[75]이 선인(先人)의 뜻을 추술(追述)하려고 그 책을 찾기에 삼가 써서 바친다.

갑인(甲寅)[76] 四월 일

수태위(守太尉)[77] 최자(崔滋)는 머리글로 쓴다.

註 ① 比 : 〔詩經〕六義의 하나. 類似한 事物을 들어 敍述하는 詩의 體. ※六義 : 興、比、賦、風、雅、頌.
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 (詩 周南 螽斯 集傳)

② 興 : 〔詩經〕六義의 하나. 먼저 노래하고자 하는 事物과 비슷한 다른 事物을 읊어서 노래하려고 생각하는 心情을 敍述하는 詩體이름.
興者 先言他物 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詩 集傳)

③ 諷喩 : 여기선 諷刺性이 깃든 詩이름. 風喩.
自敍其詩 關于美刺者 謂之諷喩詩(白居易 與微之書)

④ 剽竊 : 詩文을 짓는데 남의 것을 가져다 씀을 이름. 剽賊。剽盜。※刻畫는 下(一九) ⑧⑨參照.

⑤ 顯德五年 : 顯德은 後周 世宗의 年號. 顯德五年은 光宗 九年인 九五八(A·D)年.

⑥ 春闈 : 禮部에서 實施하는 科擧 이름. 會試.
大中祥符八年 知貢擧 三典春闈 擇士平允 (宋史 二百八十七 趙安仁)

⑦ 玄鶴來儀 : 玄鶴이 날아온 것을 이름. 本書 上卷 第二項에 玄鶴이 날아와 含元殿에 앉으니 이것 中國 古代 舜임금 때 簫韶의 樂을 아홉 번 연주하니 봉황이 날아와 춤을 춘 〔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 故事에 견주어 太平盛代의 象徵으로 보았음.
玄鶴集含德殿 時以爲嘉瑞 群臣賦頌稱慶 (東史綱目 六 上)

⑧ 王 融 : 光宗 때 사람. 學士로 十餘 번 禮闈를 管掌하여 벼슬이 平章事에 이름. (智異山 鷲谷寺에 遺存하는 玄覺禪師碑는 그의 撰文이라고 함)(高麗史)

⑨ 趙 翼 : 光宗 때 翰林學士로 그 十五年 知貢擧가 되어 金策 등을 선발했다. 〔高麗史〕엔 趙翌으로 됨.
(光宗) 十五年 三月 翰林學士 趙翌 知貢擧 取士賜金策及明經卜業各一人及第 (高麗史 志 卷二十七 選擧一)

⑩ 徐 熙 : 內議令 弼의 아들. 光宗 十一年 十八歲로 甲科에 及第. 契丹 侵入時에 談判으로 물리친 바 있으며, 벼슬은 太保 內史令에 이름. 諡 章威 成宗 廟庭에 配享됨. (高麗史)

⑪ 金 策 : 光宗 十五年 魁科로 뽑힌 사람. ⑨趙翼 參照.

⑫ 李夢游 : 成宗 六年 中外의 奏狀 및 行移의 公文을 詳定하고 靜眞大師 圓悟塔碑(閑慶 鳳巖寺에 遺存)를 撰함. 成宗 廟庭에 配享됨. (高麗史)

⑬ 柳邦憲：全州 承化縣人。文科로 登第하여 벼슬이 門下侍郎 平章事에 이르고 諡號는 貞簡이라 함。(高麗史)

⑭ 鄭倍傑：草溪縣人。顯宗 八年 魁科로 뽑히고 벼슬이 禮部尚書 中樞院使에 이르렀으며 文宗 때 정승이 되었다가 세상을 떠남。私學을 세워 子弟를 가르치니 그 門徒를 弘文公徒라 함。(高麗史)

⑮ 高 凝：景宗 二年 親試에 魁科로 뽑힌 사람。景宗 二年 三月 親試進士 賜甲科 高凝等三人 乙科三人及第 (高麗史 志 卷 二十七 選擧一)

⑯ 崔 冲：海州 大寧郡人。字는 浩然、移忠 八年 甲科第一人으로 登第。벼슬은 守大師 兼 門下侍中 上柱國에 이르고 文宗 二十二年 세상을 떠났다。私學을 일으키니 海東孔子라 稱하고 그 門徒를 文憲公徒라 함。아들은 惟善、惟吉。(高麗史)

⑰ 崔惟善：冲의 아들。顯宗朝 第一人 及第。벼슬은 門下侍中에 이르고 文宗 二十九年에 세상을 떠났다。諡號 文和、文宗廟庭配享、아들은 思齊。(高麗史)

⑱ 李靖恭：樹州人。登第後 벼슬이 門下侍中에 이름。肅宗 四年 세상을 떠났다。諡號 文忠、明宗 廟庭에 配享、王命을 받들고 興王寺碑文을 撰함。(高麗史)

⑲ 崔 奭：처음 이름은 錫。昌原人。惟清의 아버지。魁科로 뽑히어 文、順、宣 三朝를 섬기고 벼슬이 守太保 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吏禮部事에 이름。諡號는 譽肅。(高麗史)

⑳ 文 正：長淵縣人。文宗 때 登第한 뒤 刑部尚書 參知政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를 거쳐 門下侍中으로 致仕함。宣宗廟庭 配享。(高麗史)

㉑ 李靈幹：潭陽人。文宗 때 사람。벼슬은 翰林學士 參知政事에 이름。楊州 三川寺 大智國師碑를 撰함。(高麗史)

㉒ 鄭惟産：文宗 때 中書舍人으로 國子試를 管掌하며 처음으로 封彌의 法을 행함。벼슬은 翰林學士 參知政事 判禮部事에 이르고 門下侍中 平章事로 세상을 떠남。諡號는 貞順이라 함。(高麗史)

㉓ 金行瓊：靈光郡人。文宗 十四年 翰林學士가 되고 十七年 知貢擧가 되었으며 二十四年 尚書 右僕射로 또 知貢擧가 되었으며 그 뒤 參知政事 判尚書兵部事가 되었으며 宣宗 四年에는 門下侍郎 同中書 平章事가 되었다。(高麗史)

㉔ 盧垣(旦)：文宗 때 儒臣。벼슬은 尚書 左僕射 參知政事에 이름。두 번 貢擧가 되어 人才를 선발하고 私學을 세우니 그 門徒를 匡憲公徒라 함。(高麗史)

㉕ 朴寅亮：竹州人。字는 代夫、號 小華、文宗朝에 登第、宋나라에 가 文名을 떨쳤으며 돌아와 벼슬은 左僕射 參知政事에 이르렀다。肅宗 元年에 세상을 떠났다。諡號 文烈 〔古今錄〕 十卷을 撰했는데 지금엔 傳하지 않음。(高麗史)

㉖ 崔思齊：中書令 惟善의 아들。文宗 八年 登第하고 벼슬은 守司空 門下侍郎 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 判吏部事 上柱國에 이름。宣宗 八年 세상을 떠났다。諡 良平。(高麗史)

㉗ 崔思諒：海州人。字 益甫 十八歲 登第 벼슬은 左僕射 參知政事에 이름。宣宗 九年 卒。諡 康敬。(高麗史)

㉘ 李 顓：尚書 右僕射子祥의 아들、登第後 翰林院에 들어 갔으며、文、順、宣、獻、肅、睿 六朝를 섬기어 벼슬이 修國史 上柱國에 이르고 諡 文良孫은 光縉。(高麗史)

㉙ 金良鑑：光陽縣人。文宗 二十四年 尚書 右丞 左諫議大夫가 되고 西北路 兵馬副使가 되기도 했다。벼슬은 門下侍中에 이르렀으며 七번이나 知貢擧가 되기도 했다。(高麗史)

㉚ 魏繼廷：文宗朝 登第、여러 벼슬을 거쳐 門下侍中에 이름。諡 忠烈、睿宗 廟庭 配享。(高麗史)

㉛ 林元通：肅宗 二年 覆試에 乙科 第一人으로 뽑힘。(肅宗) 二年 四月 參知政事 黃瑩知貢擧 吏部尚書 庾碩同知貢擧 取進士覆試 下詔 賜乙科林元通等五人…及第 (高麗史 志 卷 二十七 選擧一)

㉜ 黃 瑩：肅宗 때 사람。벼슬이 門下侍中 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에 이름。그의 門徒를 貞敬公徒라 함。(高麗史)

㉝ 鄭 文：倍傑의 아들。肅宗 十年 刑部尚書 政堂文學이 되었고、뒤에 太子 賓客을 兼하고 檢校 司空 禮部尚書가 되었다。(高麗史)

㉞ 金 緣：江陵人。平章事 上琦의 아들、뒤에 仁存으로 改名、字는 處厚、登第後 宣、獻、肅、睿 四朝에 걸쳐 活動하고 벼슬이 守太傅 門下侍中 判吏部事에 이름。諡 文成、睿宗 廟庭 配享。(高麗史)

㉟ 金商祐：睿宗 三年 刑部尚書로 禮部侍郎 韓皦如와 같이 宋나라에 가 方物을 바치고 돌아왔다。뒤에 翰林學士가 되고 同知貢擧가 되어 科試를 管掌했다。(高麗史)

㊱ 金富軾：國子祭酒 覲의 아들(兄 富弼、富佾 弟 富轍) 肅宗 때 登第、妙淸의 亂을 平定、〔三國史記〕〔仁宗實錄〕을 편찬、毅宗 五年 卒、벼슬은 樂浪郡 開國侯에 이름。諡 文烈。文集 二十卷이 있다고 하나 지금에 傳치 않음。(高麗史)

㊲ 權 適：睿宗 때 宋나라에 유학하여 太學에 들어가 及第했고、歸國後 벼슬이 國子祭酒 翰林學士에 이름。仁宗 二十四年 卒 (高麗史)

㊳ 高唐愈：右僕射 維의 아들、뒤에 兆基로 改名、睿宗 初에 文科에 登第、벼슬은 平章事에 이르고 毅宗 十一年 세상을 떠났다。(高麗史)

㊴ 金富轍：富儀의 初名。富軾의 아우、字는 子由、肅宗 二年 登第、仁宗 때 御史中丞 吏、戶、禮 三部尚書 翰林學士 承旨를 歷任하고 妙淸의 亂을 平定했으며 仁宗 十四年 세상을 떠났다。諡 文懿。

㊵ 金富佾：國子祭酒 覲의 아들、及第後 벼슬이 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秘書省事 柱國에 이르고 仁宗 十年에 세상을 떠났다。(高麗史)

㊶ 洪璹(灌)：唐城郡人。字는 無黨、登第後 御史中丞 文德、寶文 二學士를 거쳐 仁宗 때에 守司空 尚書左僕射가 되고 李資謙의 亂에 拓俊京에게 희생됨。글씨도 有名。(高麗史)

㊷ 印 份：高麗 中葉 사람。學士를 지냄。〔破閑集〕下「草堂秋七月」條 參照。

㊸ 崔允儀：冲의 玄孫。初名 天祐、登第後 벼슬이 平章事에 이르렀다。毅宗 十六年卒、毅宗廟庭에 配享。(高麗史)

㊹ 劉 義：毅宗朝에 親試 壯元으로 뽑히고 翰林院에 있다가 明宗 癸巳의 亂에 희생됨。(高麗史)

㊺ 鄭知常：西京人。初名은 之元、睿宗朝 魁科、벼슬은 中書 舍人이며 富軾과 文名을 다툼、妙淸의 亂에 관련되었다 하여 伏誅됨。(高麗史)

㊻ 蔡寶文：일찍 錦城에 遊學、뒤에 按廉使가 됨、詩로 有名。(補閑集)

㊼ 朴 浩：高麗 中葉(文宗—肅宗)의 文人、禮部員外郎 右拾遺 知制誥 등을 지냄。(東人之四六文)

㊽ 朴椿齡：仁宗 毅宗 때 사람。벼슬은 侍郎、일찍 完山에 있을 때에 聯句로써 試驗하여 崔陟卿 崔均 崔松年을 뽑아 이들을 잘 가르쳐 뒤에 유명한 完山 三崔가 되게 했다。(高麗史)

㊾ 林宗庇：毅宗 때의 文人。〔破閑集〕卷上「毅王初 靑郊驛史」條 參照。

㊿ 芮樂同：高麗 中葉의 文人。芮樂同 芮樂全으로도 나옴。(補閑集)

(51) 崔 諴：繼芳의 아들、文科에 登第하여 벼슬이 中書侍郎 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判戶部事에 이르고 毅宗 十四年 세상을 떠났다。諡 文簡。(高麗史)

㉜ 金 精：睿宗 十年 登第、仁宗 때 金富軾과 같이 妙淸의 亂을 平定하고 秘書少監 寶文閣侍制가 되었다。 (高麗史)

㉝ 文淑公 父子：文淑은 崔惟淸의 諡號。惟淸은 昌原人으로 字는 直哉、父는 奭이며 高麗 太祖 功臣 俊邕의 六世孫。睿宗朝에 登第하여 벼슬은 守司空 左僕射에 이르고 明宗 四年 세상을 떠났다。文章 數百篇 및 〔南都集〕이 있다고 하나 傳하지 않음。아들이 八人인데、証、詡、諄、譫、詵、讓이고 二人은 出家했다。 (高麗史)

㉞ 吳先生 兄弟：吳先生은 吳世才를 이르고 그는 兄 世功 世文과 같이 文名을 날렸다。高敞人 翰林學士 吳學麟의 孫이며、世文은 明宗 때 東閣 侍學을 했고 世才는 竹林高會의 一員으로 文名을 날리다가 晩年 東京으로 내려가 不幸히 一生을 마치니 後輩인 李奎報가 私諡하길 玄靜生生이라 했다。 (高麗史)(東國李相國集)

㉟ 李仁老：平章事 顚의 曾孫、初名은 得玉 字는 眉叟 明宗 十年 魁科、竹林七賢의 하나、著書에 〔銀臺集〕二十卷 〔後集〕四卷 雙明齋集三卷 「破閑集」三卷이 있으나 「破閑集」만 傳함。(高麗史)

㊱ 兪升旦：仁同縣人。初名은 元淳、古文에 능해서 「元淳文」이라 稱함은 이 兪升旦의 文章을 이름。諡文安、벼슬이 參知政事에 이름。 (高麗史)

㊲ 金仁鏡：慶州人。初名은 良鏡、明宗 때 乙科에 第二人으로 及第、벼슬은 中書侍郎 平章事에 이르고 高宗 二十二年 卒。諡 貞肅。子 鍊成도 魁科로 及第함。 (高麗史)

㊳ 李奎報：黃驪人。初名은 仁底 字는 春卿 號는 白雲居士 南軒長老라고도 했다。明宗 二十年 登科、崔怡의 도움으로 벼슬이 守太保 門下侍郎 平章事에 이름、高宗 二十八年 卒。諡 文順。文集 五十三卷이 傳함。 (高麗史)

㊴ 李公老：丹山縣人。字 去華、文章이 富贍하고 特히 四六文을 잘함。明宗朝에 登第하여 벼슬이 慶尙道按察使 樞密院副承宣 國子大司成에 이르고 高宗 十一年에 卒했다。 (高麗史)

㊵ 金克己：廣州人。어릴적부터 머리가 명석했고 입을 열면 곧 文章이 되었다。權門을 싫어 했기 때문에 官途가 막혔다。明宗이 불러 翰林院에 들어가게 했으나 뒤에 바로 세상을 떠났다。 (高麗史)

㊶ 金君綏：富軾의 孫이며 敦中의 아들。明宗朝에 魁科로 及第하고 翰林院에 들어갔다。契丹 侵入 때에 討伐의 功이 있음。松廣寺 佛日普照國師碑를 撰함。 (高麗史)

㊷ 李允甫：詩賦를 잘 했다고 함。李奎報 李仁老와 같이 이름을 떨침。詩賦 雜著 五十餘篇이 남아 있다고 하나 傳하지 않음。 (補閑集)

㊸ 陳 澕：參知政事 俊의 後孫。登第後 翰林院에 들어갔으며 右司諫 知制誥로 있다가 公州의 外任을 맡기도 했다。詞語가 淸麗해서 李奎報와 같이 齊名했다。 (高麗史)

㊹ 劉冲基(祺)：義의 아들。李奎報와 同年 壯元。벼슬이 國子監 大司成에 이름、對策을 잘함。 (高麗史)(東國李相國集)

㊺ 李百順：高宗 때의 學者。벼슬이 大司成에 이름、高宗 二十四年에 세상을 떠났다。 (東國李相國集)

㊻ 咸 淳：工部尙書 有一의 아들、登第後 文章과 節行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을 떨침。李仁老、吳世才、林椿 등과 같이 七賢의 한 사람。 (高麗史)

㊼ 林 椿：字는 耆之、西河人、文章으로 세상을 떨침。鄭仲夫의 亂에는 겨우 몸을 피하여 禍를 免함。〔西河先生集〕六卷이 傳함。(高麗史)(破閑集)

㊽ 尹宇一：高宗 때의 文人。李奎報와 同年 尹儀(東國李相國集)가 바로 이 사람인 것으로 봄。(補閑集)

㊾ 孫得之：高宗 때 사람。文學으로 이름을 떨쳤으며 벼

을은 翰林。 (補閑集)

⑦⓪ 安淳之：慶州人。名은 置民 淳之는 字、號는 棄庵居士이며 詩、書、畵에 能했다。 (東國李相國集)

⑦① 晋陽公：崔瑀를 이름。初名은 怡 晋康公 忠獻의 아들、晋陽侯로 被封되었으며 高宗 三十六年에 세상을 떠났다。諡 匡烈、康宗 廟庭配享、庶子에 萬全 (高麗史)

(沆) 萬宗。

⑦② 近體：近體詩를 이름。近體詩란 古體 詩에 對해서 律詩와 絶句를 이름。梁의 沈約이 四聲八病說을 부르짖은 뒤부터 처음으로 詩에 聲律이 문제되었고 唐初에 古今의 體를 둘로 갈라 律詩와 絶句를 近體라 했다。

⑦③ 浮屠：梵語 Buddha의 音譯。佛陀、浮圖라고도 씀。一、부처 二、佛敎 三、僧侶 四、寺塔 등의 뜻으로 쓰나 여기선 三의 뜻으로 쓰임。

⑦④ 雕板：書籍을 出版할 目的으로 文字를 板에 새기는 것을 이름。그 板木을 이르기도 한다。이건 隋末 唐初부터 行해졌다。雕版。

⑦⑤ 侍中上柱國：崔沆을 이름。初名은 萬全 晋陽公 怡의 아들、처음에 松廣寺에서 중으로 있다가 뒤에 雙峰寺에 옮겼으며 뒤에 歸俗해 沆으로 이름함。벼슬은 中書令 監修國史에 이름、세상을 떠나자 晋平公을 追贈하고 宋愼의 婢와의 사이에서 난 竴가 이어받음。 (高麗史)

⑦⑥ 甲寅：高宗 四十一年。一二五四(A·D)

⑦⑦ 守太尉：三公의 하나인 司馬의 異稱。大衛라고도 함。守는 位階보다 높은 官職을 맡는 경우에 씀。三師三公 大師 大傅 大保 爲三師 大衛 司徒 司空 爲三公 無其人則闕 其始置歲月 不可考 文宗定三師三公 各一人 (高麗史 志 卷三十 百官一)

# 傳記

## 文清公傳

公諱滋字樹德初諱宗裕又改安左僕射敏之子翰林學士瀹之曾孫也生於淳熙十五年明宗十八年戊申少時器如成人天資淳訥不露才華力學能文陳郎中漳金平章仁鏡見其詩賦而歎賞之時高宗在東宮即薦爲侍學士嘉定五年康宗元年壬申登第入內侍院出補尚州書記先是諸州書記與縣令爭禮多不協時按廉使金君綏宴守令爲一縣令年老者乃曰今玆文會可尚齒也一書記不肯公怡然坐縣令下人服其德量未幾以政最聞入補國學學諭時執政崔怡嘗品題朝士能文吏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手疏屏風每當詮註考閱而叙之公名初在下僚十年不調政堂文學李奎報見公所作虞美人草歌及水精杯詩大奇之以爲李杜復起無以加此恨相識之晩也一日執政崔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而典文學奎報曰學諭崔安其人也時李濡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執政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十選公五魁五副執政又欲試吏材授給田都監遂陞四門博士高宗十九年壬辰直翰林院知製誥公爲儒紳纔析群疑諸生時其講說帖帖傾聽以公之久淹學官爲幸公著毛詩指南圖行於世俞升旦崔宗藩皆名臣也嘗稱公曰天不虛生偉人其必作宰相乎時量海島田又遣使于金公爲薦冠執政喜曰文章政事兼備者古難其人今得之社稷之福也遂擢詹事府丞中書注書出守濟州州古耽羅也有星主

王子貽民弊滋甚公下令曰若害吾民邦有常刑王子豈莫敢于憲本州境僻俗荒未尚文敎公乃設學樂育民用變夷士多登進以正言知製誥徵還後守貪酷民亂來訴曰若得守如崔公則庶新舊汚公績尤聞尋遷司諫戶部郎中國子直講出典尚州民如再得父母公移表牋必居第一一時嘆服州爲東南百郡之首獄訟尤煩公裁斷如流剖決如神吏畏民懷罔有干紀囹圄空虛虎來嘯育亦不害人民歌之曰草沒園門虎生子人至今談其績按廉使報仁民明法理冠嶺表以殿中小監寶文閣待制召還時李奎報死國家大手筆咸屬於公又以兩府交薦出按楊廣忠清道移節全羅時權臣之子崔怡之子得全也爲僧住月南寺肆暴於民人莫敢誰何公一繩以法俾戢其虐世偉剛正入爲國子司業掌貢擧以獲奇俊稱即除朝正大夫大府卿知製誥丁未巡問慶尚安東道指揮兵馬使以備禦寇四月入爲國子祭酒寶文閣學士六月陞通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十一月知御史臺事十二月拜銀靑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金之岱賀狀曰黃閣四世父宰相子宰相紅牋七葉祖文章孫文章尋遷左僕射學士承旨己酉入樞密院庚戌奉使北朝有稱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寶文閣太學士判三司事太子少傅壬子忝知政事集賢殿太學士判禮曹太子少師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戊午十二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判吏部翰林院事時大司成柳敬及金仁俊等擧義反正誅權臣崔誼一汰邪黨復政于王公位寵宰鎭以淸嚴時論多之寶祐七年高宗四十六年己未三上表請退仍致仕景定元年元宗元年庚申七月卒家傳云己未七月壬辰而享年七十三立朝四十八年謚文淸公公考麗史則庚申七月無日器宇雄偉燕居靜默及至廷議正色不撓北朝相臣伊剌晉卿見公儀表嘉歎問姓名國有大事公輒自陳先是蒙古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戰守之策衆論紛紜公與樞密使金寶鼎相議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遂請出迎朝廷不聽果致大兵丙辰盡券陸民驅入海島中外騷然者數年朝廷議選宗室懿親入朝無敢言者公乃毅然上章請令太子入覲以安宗社高王深感公至誠己未春命元王入朝于元令州郡出陸百數十餘年土着無虞繄公之功也公晩號東山叟有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行于世初娶長興任氏宰臣孝順之女也生三子長曰有候登壬申科密直司副使版圖判書文翰林學士次曰有坤東京判官季則忠憲公也繼室竹山朴氏直長同正育章之女

## 전기

### 문청공전

公의 이름은 滋、字는 樹德이다。 처음 이름은 宗裕였는데 또 安으로 고쳤다。 左僕射 敏의 아들 翰林學士 淪의 曾孫이다。 淳熙十五年 高麗 明宗十八年(一一八八) 戊申에 出生하였다。 어릴 때에 틀이 어른과 같았다。 천품이 순진하고 말이 적으며 재주를 겉으로 나타내지 않았다。 열심히 공부하여 문장에 능했다。 郎中 陳澕와 平章事 金仁鏡이 그의 詩賦를 보고 칭찬을 마지 않았다。 高宗이 太子로 있을 때에 곧 추천하여 侍學士가 되었다。 嘉定五年 高麗康宗一年(一二一二) 壬申에 科擧에 及第하여 內侍院에 들어갔다가 地方에 轉出되어 尚州書記에 補任되었다。 이에 앞서 各州의

書記는 縣令이 서로 계급에 대한 예절을 가지고 다투어 사이가 좋지 않았다。이 때 按廉使 金綏가 각 守令들을 불러 연회를 베풀었는데 가장 나이가 많은 縣令 한 사람을 위하여

「오늘 글을 가지고 모인 회합이니 나이를 가지고 앉는 차례를 정하자」

했는데 書記 한 사람이 말을 듣지 않았으나 公은 기꺼이 縣令의 아랫 자리에 앉은 것을 보고 사람들은 그의 아량을 감탄하였다。

얼마 후에 행정 성적이 우수하였기 때문에 중앙에 들어와 國學學諭에 補任되었다。

이 때 執政 崔怡는 官僚들을 評價하는데 글을 잘하고 행정능력이 우수한 사람을 첫째、글은 잘해도 행정력이 없는 사람이 둘째、행정은 잘해도 글을 잘못하는 사람이 셋째、글과 행정이 다 졸렬한 사람을 끝으로 정하여놓고 이름을 병풍에다 적어놓고 인사 이동이 있을 적마다 이것을 참작하여 임면하였다。공의 이름이 처음에 하급관료난에 있었기 때문에 十년 동안 올라서지 못했는데 政堂文學 李奎報가 公이 지은 「虞美人草歌」와 「水精杯」의 詩를 보고 크게 감탄하여 「李白과 杜甫가 다시 생겨날지라도 이보다는 더 잘짓지는 못할 것이라」하며 서로 늦게 알게 된것을 유감으로 여겼다。

어느날 執政 崔怡가 奎報에게 「公의 뒤를 이어 文學의 책임을 맡을 사람이 누구냐」한즉 奎報는 「學諭로 있는 崔安입니다」하였다。이 때 李濡、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이 모두 文學으로 이름이 높았다。執政은 그들의 재주를 시험하기 위하여 書表를 지어서 성적을 고사하게 했는데 十선에 경친 競藝에서 公은 다섯번은 首席、다섯번은 次席을 차지하였다。執政은 또 行政능력을 시험하기 위하여 給田都監을 시켰다가 곧 四門博士에 승진시켰다。

高宗十九年 壬辰에 直翰林院 知制誥가 되었다。公은 여러 儒學者인 관료들을 위하여 모든 疑問點을 세밀히 분석하였는데 여러 學生들은 그런 기회마다 열심히 경청하며 공이 學官으로 오래 머물러 있음을 다행으로 여겼다。公이 지은 「毛詩指南圖」가 세상에 전하고 있다。

俞升旦、崔宗蕃은 모두 명망 있는 관료다。그들은 늘 公에 대하여 「하늘이 偉人을 부질없이 내었을 리가 없으니 그는 반드시 재상이 될 것이라」하였다。

이 때 海島의 토지를 척량하였고 또 金에 使節로 갈 사람을 추천하는데 公이 첫째의 후보자가 되었다。執政은 기뻐하며

「문장과 정치적 역량을 겸비한 사람은 옛적에도 얻기가 어려웠는데 지금에 얻게 되었으니 국가의 복이라」

하고 곧 詹事府丞 中書注書로 擢用하고 地方으로 나가서 濟州를 다스리게 하였다。州는 옛적의 耽羅다。星主와 王子가 있어 백성에게 심한 폐해를 끼치고 있었다。공은 곧 명령을 내렸다。

「만일 우리 백성에게 해를 입히면 나라의 정당한 법에

의하여 처리하겠다」

하니 王子는 두려워서 감히 법을 어기지 못하였다。이곳은 본토에서 멀리 떨어져 있어 풍속이 저급하고 문화적인 교육이 실시되지 못하였다。공은 비로소 학교를 설치하고 교육을 실시하여 이로인하여 민간의 문화가 크게 발달되고 인재가 출진한 사람이 많았다。공은 곧 正言 知製誥가 되어 중앙으로 들어왔는데 後任으로 간 濟州守가 백성들에게 가혹하게 굶어들였으므로 백성은 반란을 일으키며 와서 하소연하기를

「崔公과 같은 守만 만난다면 옛 잘못을 저지르지 않겠다」

하여 公의 治績이 더욱 드러나게 되었다。

곧 司諫 戶部郎中 國子直諫에 옮겼다가 지방으로 가서 尙州牧이 되었다。백성은 부모를 다시 만난듯 환영하였다。公文이나 表牋이 언제나 公이 첫째에 올라서 모든 사람이 탄복하였다。尙州는 東南 여러 고을의 으뜸가는 지역으로 訴訟사건이 더욱 복잡하였다。公은 거뜬히 해결하는데 판단이 귀신처럼 정확하였다。아전들도 두려워하고 백성은 덕을 힘입어서 법을 어기는 자가 없어지고 감옥이 비게 되어 범이 와서 새끼를 기르며 으르렁거려도 사람을 해치는 일이 없었다。

백성들은

「옥문 앞에 풀이 우거져서 호랑이가 와서 새끼를 낳는다」

고 노래를 불러 사람들은 지금까지 공의 공적을 얘기한다。

按廉使는

「백성을 사랑하며 법을 바로 세워 성적이 嶺南의 으뜸이다」

라고 보고하였다。곧 殿中少監 寶文閣待制로 불러들였다。

이 때에 李奎報가 죽고 國家의 큰 文章은 모두 공이 도맡아서 짓다시피 하였다。또 兩府에서 서로 추천하여 楊廣道와 忠淸道의 按廉使로 나갔다가 다시 全羅道로 옮겼는데 이 때에 權臣의 아들(崔怡의 아들인 得全)이 중이 되어 月南寺에 있으면서 백성들에 대한 횡포가 심하였으나 아무도 말을 못하였다。公은 이를 법에 의하여 가차없이 다스려서 그의 횡포를 중지시켰다。세상에서 정대하며 용단있게 처리한 것을 위대하게 여겼다。

들어와서 國子司業이 되어 考試를 담당했는데 훌륭한 인재를 많이 얻었다는 칭찬을 받았다。곧 朝正大夫 大府卿 知製誥에 임명되고 丁未년(一二四七)에 巡問慶尙、安東道指揮兵馬使가 되어 外寇의 침입을 방비하고 四月에 들어와서 國子祭酒 寶文閣學士가 되고 六月에 通議大夫에 승진 國子監大司成 翰林學士가 되고 十一月에 知御史臺事、十二月에 銀靑光祿大夫 尙書右僕射 正堂文學이 되었다。金之岱는 그의 축하잔에서

「四대의 정승이라 아버지도 재상 아들도 재상이며、七대의 급제로 할아버지도 문장、손자도 문장이다」

하였다。바로 左僕射 學士 承旨에 옮겼다。己酉年에 樞密

院에 들어가고 庚戌年에는 사절로 北朝(元)에 가서 능란하게 사명을 완수하여 金紫光祿大夫 知門下省事 吏部尚書 寶文閣太學士 判三司事 太子少傅에 승진되고, 壬子年에 叅知政事 集賢殿太學士 判禮曹 太子少師가 되었고 여러번 승진하여 金紫光祿大夫 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門下侍郎이 되고 戊午年 十二月에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修文殿太學士 監修國史判史部、翰林院事가 되었다。

이 때 大司成 柳敬과 金仁俊 등이 正義를 들고 나라를 바로잡기 위하여 權臣 崔誼를 죽이고 나쁜 무리들을 모조리 제거하고 정권을 왕에게 돌려바쳤는데 공이 사랑하는 재상으로 있으면서 청백과 엄정한 태도로 복잡한 문제를 진정시키었으므로 여론은 이를 훌륭히 여겼다。

寶祐七年 高麗高宗 四十六年 乙未에 세번이나 表를 올리어 은퇴할 것을 청하고 곧 벼슬을 그만두었다。

景定一年 高麗元宗 一年 庚申 七月에 세상을 떠났다。(집안에 전하는 기록에는 己未年 七月 壬辰이라 했는데 高麗史에 보면 庚申年 七月이라고만 있고 日字는 없다。) 나이는 七十三세이며 조정에서 벼슬한 것은 四十八年간 이었다。諡號는 文清公이다。

公은 풍채가 크고 웅장하며 평소에는 별로 말이 없으나 정부에서 중요한 문제를 토의할 때에는 엄정한 표정으로 혼들리는 일이 없었다。北朝의 재상인 伊剌晋卿이 공의 풍채를 보고 감탄하며 姓名을 물었다。나라에 큰 사건이 일어나면 공은 곧 스스로 의견을 진술하였다。앞서 蒙古의 군대가 크게 들여닥쳤을 때 三品 이상의 관료들에게 각기 싸우느냐 방어만 하느냐는 계책을 물었는데 여러 사람들의 의견이 구구하였다。公은 樞密使 金寶鼎과 상의하기를

「江華는 땅이 넓고 주민이 적어서 그대로 지키기가 어렵다」

하고 육지에 나와서 蒙古軍을 맞이할 것을 청하였으나 朝廷에서 들어주지 않다가 마침내 큰 군대를 불러들이게 되었다。丙辰年에 육지에 있는 백성들을 다 몰아가지고 섬안으로 들어가서 안팎이 수년 동안 소란하였다。정부에서 왕족중에서 가까운 사람을 뽑아서 보낼 것을 논의하는데 아무도 입을 여는 사람이 없었다。공은 비장한 각오로 글월을 올리어 「太子를 보내어 조회하고 왕실의 안정을 도모해야 된다」고 주장하였다。高宗은 공의 지극한 충성에 깊이 감동되었다。己未年 봄에 元宗을 명하여 元에 조회하게 하고 각 州와 郡에 명령하여 육지로 나가게 하였다。그 후 백 수십년간 안정한 상태를 유지하고 무사히 살게 된것은 공의 공적이었다。

공은 늙어서 號를 東山叟라 하였다。집에 전하는 文集 十卷이 있고 續破閑集 三卷은 세상에 간행되었다。

처음에 長興任氏 宰臣 孝順의 따님에게 장가들어 아들 三형제를 낳았다。맏은 有侯、壬申年 科擧에 及第하여 密直司副使 版圖判書 文翰林學士이며 다음은 有竦、東京判官이며 끝은 忠憲公이다。둘째부인은 竹山朴氏 直長同正 育長의 따님이다。

# 九世 忠憲公 諱 有渰

## 年譜 遺稿

字 官推誠協恭贊理又曰翰忠順義保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兼門下侍中判典理監察司事監春秋館事大寧府院君按宋氏戶口及郎將公戶口謚忠憲公皆書以陽平府院君

宋理宗嘉熙三年高麗高宗二十六年己亥月日公生齠齔有相者曰此兒必作相然數中否宜剃髮父母欲從之外祖宰臣任孝順下之從按家傳曰辛亥公十二歲又曰己未公年二十然則公生於庚子而家傳又曰戊申公年滿七十甲子公年八十有六歲麗史忠惠王世家及公本傳俱云忠惠元年辛未卒年九十三故從己亥生書

四年高麗高宗二十七年庚子公二歲 元太宗十二年

淳祐改元年麗高宗二十八年辛丑公三歲○元主卒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 元太宗十三年

二年高麗高宗二十九年壬寅公四歲

三年高麗高宗三十年癸卯公五歲○四年麗高宗三甲辰公六歲 十一年

五年麗高宗三乙巳公七歲 十二年

六年麗高宗三十三年丙午公八歲○元主貴由立大宗長子是爲定宗 元定宗貴由元年

七年麗高宗三十四年丁未公九歲 元定宗二年

八年麗高宗三十五年戊申公十歲○元主卒本后禿里 元定宗三年

九年麗高宗三己酉公十一歲 十六年

十年麗高宗三庚戌公十二歲始就學家傳曰辛亥就學 十七年

十一年麗高宗三十八年辛亥公十三歲以門蔭除貞禧宮錄事家傳曰壬○元主蒙哥立太祖之孫是爲憲宗在位九年 元憲宗元年

十二年麗高宗三十九年壬子公十四歲 元憲宗二年

寶祐改元年麗高宗四十年癸丑公十五歲 元憲宗三年

二年麗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公十六歲 元憲宗四年

三年麗高宗四十二年乙卯公十七歲 元憲宗五年

四年麗高宗四十三年丙辰公十八歲 元憲宗六年

五年麗高宗四十四年丁巳公十九歲 元憲宗七年

六年麗高宗四十五年戊午公二十歲秋移幙頭店錄事○冬攝允明下散○娶知僉議府事洪祿遵之女家傳曰已未娶屬內侍院 元憲宗八年

開慶改元年麗高宗四十六年己未公二十一歲○高麗高宗薨○元主卒太子立是爲世祖統一天下 元憲宗九年

景定改元年高麗元宗元年 元世祖中統元年庚申公二十二歲 七月家傳曰己未冬文清公有疾臨終謂公曰吾兒中惟汝保家仍以後事付之

二年麗元宗二年辛酉公二十三歲 元中統二年

三年麗元宗三年壬戌公二十四歲 元中統三年十月服闋攝別將

四年麗元宗四年癸亥公二十五歲 元中統四年冬以左倉別監當拜參官執政以爲左倉文武俸祿所出非公莫能治會計申請仍舊但除攝而已初臺吏從御史至左倉者必丐升斗以自糊口其弊不貲公始至禁不與臺吏恨之

五年麗元宗五年甲子公二十六歲 元至元元年

行城中伺察冠服違制者沒官衆外逢則皆下馬與錄事相揖而去至是錄事韓約富所由光世等因巡行逢公云別監下馬公曰近侍奉命不宜下馬強逼扶下取鞍馬而去執政金俊聞之怒曰左倉別監重費出不從臺吏丐乞由是含恨非理致辱不可赦也即日奏聞將約富光世壽囚街衢所杖之○宋理宗崩子禥立

宋度宗咸淳元年 高麗元宗六年 乙丑 公二十七歲 正月授攝郎將兼監察御史○九月出倅晋州政以最聞其州斷俗寺住持大禪師弘一恃勢豪侈盡用常住錢穀至八十石交代之際不肯傳與爲其後者畏威不敢徵之及按察朱公悅至聞其不義即下牒本州徵納公遣能吏三四人督令償之無遺弘一始怨終服曰非此二公吾將來果報甚非常幸今日盡償之朱崔兩公之德甚夥也及弘一來京言於公卿間曰晋倅崔公政最清園有好梨不食盡摘棄於路公既見代謁執政金俊俊曰聞君摘梨棄路是乎答曰此非之者之說晋邑公衙兵亂破毀吾所寓金應文壯元舊家也園有梨一樹聞其家有小兒三四輩意其曹應憶舊味摘而遺其家留其半自食棄之道路是何義也俊笑曰吾初聞之謂爲詐清釣名及聞君語自然無飾眞某之子也

二年 麗元宗七年 丙寅 公二十八歲

三年 麗元宗八年 丁卯 公二十九歲

四年 麗元宗九年 戊辰 公三十歲 正月復授神虎衛保勝郎將

五年 麗元宗十年 己巳 公三十一歲 正月出按海西道○六月壬辰賊臣林衍作亂遷王于西宮奉大弟安慶公湜即王位政由衍出諸道畏之皆附行惟公問王起居不絕○十一月甲子王復位稱公忠直

六年 麗元宗十一年 庚午 公三十二歲 二月出爲楊廣忠清道按廉兵馬使○五月衍子惟茂反據江華王請元兵還松京初衍傳牒諸道欲抗之人心恟恟惟公卓然不從惟茂弟惟義遣人縛公左右欲害之會衍婿洪文系與其友宋松禮同擧義誅賊公得脫○秋代還○十月借朝散大夫戶部侍郎與起居注朴恒一入朝賀正且奏曰小邦承皇帝詔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今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欲免賤者相率徃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橫行及至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幾伏望聖慈一皆推刷還之使萬世永永服勤既至宣授右司員外郎

七年 麗元宗十二年 辛未 公三十三歲 冬以世子令出課楊廣道農務

八年 麗元宗十三年 壬申 公三十四歲 秋又按慶尚道時元朝欲征日本遣兵來屯義安合浦等處有館史林宗者結托元將左右稱爲養子驕縱不法官吏莫敢誰何公至謂元將曰林宗不道貪暴無已至盜進貢之物自稱爲公養子敢肆其惡以損公威名他日國家聞之將罪我不能究理公若欲勿問明言請之我將以公言自解也元將改容謝曰吾自有兩兒何用養子但來者不拒厚待之而已其所作惡吾不與知論之如法可也公即發吏捕林宗上刑部取問皆服遂下獄死由是一道肅然

九年 麗元宗十四年 癸酉 公三十五歲 既復命又出爲全羅道按廉元遣招討使蘇strong由全羅徃耽羅所至暴橫公守正不屈辭以病承旨趙仁規謂許珙曰國家用人一以門蔭一以材幹此人可謂兼之者也然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勞於外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公掌銓選獨不爲斯人之地斂珙即文清公門生也

十年 麗元宗十五年 甲戌 公三十六歲 六月癸亥王薨忠烈王即位聞公名久即除監察雜端如蒙古賀正○宋度宗崩子顯立○高麗元宗薨忠烈王即位

宋恭宗德祐元年 高麗忠烈王元年 乙亥 公三十七歲 拜神虎衛將軍

宋端宗景炎元年 麗忠烈王二年 丙子 公三十八歲 閏三月丁酉賤臣林衍長

子惟幹逃入元與中貴人偕回回官人也迷失託採珠而來請於王願同朝士往求產珠之所王患之問宰相曰朝士皆出衍門下必爲惟幹輕侮豈非國家之辱其擇公望者遣之宰相以公擧公受命將行惟幹同也迷失謂公曰水潛人可至一百爾當隨所在辦集無違公答曰汝父久擅國柄境內物產無不拘聚至於草木之微以藥用爲名置局收採未聞有採珠之事珠乃天下之寶如有之汝父獨不收之歟也迷失曰如朝命何王亦曰行且圖之○八月丁卯以公爲人物推考別監伴張國綱往合浦

三月元伯顔入宋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北去五月宋群臣張世傑陳宜中等奉益王昰度宗長子即位于福州是爲端宗

二年 高麗忠烈王三年 丁丑 公三十九歲 正月除借拜攝賜紫金魚袋加文散官朝散大夫

宋帝昺祥興元年 高麗忠烈王四年 戊寅 公四十歲 ○四月宋端宗崩于碉州弟衛王立是爲帝昺

二年 高麗忠烈王五年 己卯 公四十一歲 三月癸酉王以田民之訟積年未決將今年三月以前事命左司議權呾及公等七人爲別監四月以後委監察典法司推決無滯○六月以本官兼監察侍丞

○元張弘範追宋帝至厓山宋師大潰丞相陸秀夫負帝溺海死宋遂亡 宋起太祖庚申至帝昺己卯通計三百二十年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

高麗忠烈王六年 公四十 庚辰 公四十二歲 三月公在監察司上狀論時務直言忤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旨鷹坊尹秀等乘間搆讒上怒令巡馬指翰林庇執侍史沈謁下巡馬所又令忽只韓希愈執侍丞等各員吏竄逐之置公大靑島 島在長淵 丞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淖嘗勵節奉上不可輕棄之固執再三上意亦解召還於路解憲職仍將軍如舊 按麗史曰己卯十二月辛卯公上疏直言忤旨家傳曰庚辰三月○麗史本傳曰傳史沈謁等上疏極諫王怒囚謁于巡馬流公于海島仁規又曰有淖以病在告未嘗與聞公由是得免 ○七月兼典法摠郎

高麗忠烈王七年 辛巳 公四十三歲 元欣篤茶丘率蒙漢軍將至合浦浮海征日本既入國大軍所經由程驛事多王命公密訪楊廣忠清道傳遽輜重立辦民不受病客無後言○四月王巡合浦次左贊驛元師茶丘報楊廣水手軍過半不至王急命公與將軍金仁軌督領到合浦○八月兼給事

高麗忠烈王八年 元至元十九年 壬午 遷左右衛保勝將軍出戍耽羅公以親老且非次欲辭朴夫人怒曰耽羅絶徼人所憚往上特命汝汝亦效尤而不往汝得爲忠臣乎臣而不忠豈得爲孝乎母以老母之故忤上旨公遂行居鎭三年所領千兵懷公之恩忘遠戍之苦 公四十四歲

高麗忠烈王九年 元至元二十年 癸未 公四十五歲

高麗忠烈王十年 元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 公四十六歲 代還○四月十二日公主入覲隨駕○七月還國

高麗忠烈王十一年 元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 公四十七歲 五月七日丁大夫人憂○秋起公爲慶尚道採訪使固辭不就

高麗忠烈王十二年 元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 公四十八歲 轉司巡衛役領將軍又不就

高麗忠烈王十三年 元至元二十四年 丁亥 公四十九歲 十六月丙寅入見上特拜朝奉大夫密直典法摠郎右副丞旨世子宮令○俄遷監門衛大將軍○秋轉興威衛大將軍○冬轉朝議大夫密直司右丞旨神虎衛大將軍知版圖司事

○明日改知軍簿司事

高麗忠烈王十四年 元至元二十五年 戊子 公五十歲 知監察司事

高麗忠烈王十五年 元至元二十六年 己丑 公五十一歲 正月王在元時哈丹賊將侵東鄙訛言

高麗忠烈王十六年 元至元二十七年 庚寅 公五十二歲

賊已闌入中外洶洶洪子藩等議避于江華公與許蜀不可曰今王在在京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諸宰不從出麗史許珙傳○階榮列大夫○俄轉
廳揚軍大將軍
高麗忠烈王十七年 公五十 春知典理司事○遷正獻大夫監門衛
元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 三歲
上將軍○轉左承旨○四月癸酉拜奉翊大夫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
夫上將軍
高麗忠烈王十八年 公五十 閏六月辛亥同知密直司事○十二月
元至元二十九年 壬辰 四歲
兼右常侍世子賓
高麗忠烈王十九年 公五十 八月朝廷將復征倭時公爲全羅道都
元至元三十年 癸巳 五歲
指揮使征東行省奏奉宣命充本道都督降以牌印公造戰艦數百且
備船糧
高麗忠烈王二十年 公五十 元罷東征收公都督授以全羅道勸農
元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 六歲
使階承務郎
○元世祖殂皇孫鉄木耳
即位是爲成宗太子于
高麗忠烈王二十一年 公五十 正月己巳移左常侍餘如故
元成宗元貞元年 乙未 七歲
高麗忠烈王二十二年 公五十 丙申 八歲
元元貞二年
高麗忠烈王二十三年 公五十 丁酉 九歲
元大德元年 八月辛卯朔如元賀聖節○加知密
直司事典理判書餘如故○十月轉密直司事餘如故○十二月壬寅
判密直司事餘如故○乙丑副知密直司事崔冲紹以世子命就壽昌
宮基大興功役將以設公主之穹廬也時世子妃寶塔實 中贊鄭可臣
三司李之氏及公督役
高麗忠烈王二十四年 公六 正月丙午王傳位於世子忠宣王即位
元大德二年 戊戌 十歲
○五月辛卯王除公興祿大夫檢校司空司憲大夫○六月元使來上
謂兩府專對之責非公不可使以前官朝現如故○七月戊戌王復改
官制以公加匡靖大夫判三司事上將軍○八月甲子世子入朝老王
忠烈復歸
高麗忠烈王二十五年 公六十 二月壬午朔王罷西北面指揮使尹
元大德三年 己亥 一歲
珏先是王謂宰樞曰珏飲食印侯等罪一也不拘留印侯罪二也給桓
貞閔頓驛騎罪三也盍治之中贊洪子藩唯唯公獨曰侯等之行殿下
且不得留珏安得止之宰相之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貞等
擅乘驛騎非珏給之也盖由宰相不得其人致有此事不罪宰相而罪
珏可乎議遂寢然珏竟坐罷以金富允代之出麗史印侯傳○三月庚辰以知
都僉議事如元賀誕皇子時世子在朝群枉搆讒使者往輒被誣公以
老辭王曰知卿不撓往欽哉至都謁世子先是有兇徒將謀不軌逃入
于元造言煽惑世子疑之公援理曉之世子釋然○五月還國兼典理
判書餘如故爲西北面都指揮使辭不行○七月都僉議叅理餘如故
○九月己亥以宋玠監修國史罷公修史
高麗忠烈王二十六年 公六十 十月授公中贊公固辭冢宰時元行
元大德四年 庚子 二歲
省平章闊吉思左丞耶律來欲革本國奴婢之法俾同內服請于帝徵
本朝陪臣之賢者王授公中贊偕闊吉思入朝陳乞公固辭冢宰○十
一月拜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上將軍以行
高麗忠烈王二十七年 公六十 二月十六日公詣柳林行在竭誠奏
元大德五年 辛丑 三歲
請上表略曰我國始祖垂戒後嗣凡此賤流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
仕路謀亂國家由是小邦之法八世戶籍不干賤流然後乃得筮仕凡
爲賤類永勿許良請仍舊制以從國俗帝乃詔罷征東省征東省即元
時所作 世祖征日本許從舊俗○公未至三月遷僉議侍郎贊成事餘如故○十九日
復命王下敎奬諭賜土田奴婢世叙子孫敎書見下○七月乙卯命公及韓
希愈宋和金台鉉等議利國便民之事以聞

高麗忠烈王二十八年 壬寅 公六十 元大德六年 四歲 春判軍簿中軍事
高麗忠烈王二十九年 癸卯 公六十 元大德七年 五歲 五月拜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上護軍仍令致仕○閏月王奏公爲王府斷事官帝命入朝○七月乙丑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來中書省奏奉帝旨宰相崔有渰韓希愈柳庇與使臣收管石胄及子天輔天卿天琪赴京○八月丙戌公以右中贊執石胄等如元○十二月壬申王復拜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與安裕同拜
高麗忠烈王三十年 甲辰 公六十 元大德八年 六歲 四月丙申公還自元公詣中書省求奏請還前王表未獲而還
高麗忠烈王三十一年 乙巳 公六十 元大德九年 七歲 秋元又有旨曰高麗洪崔宰臣效勞於世祖其令護王來朝時忠宣王在元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兇謀諷丞相塔剌罕曰當使洪子藩崔有渰柳庇金延壽金深從丞相奏于帝只令公及子藩等從王入朝○十一月十六日戊午扈駕
高麗忠烈王三十二年 丙午 公六十一 元大德十年 八歲 正月公至朝先是王信讒欲廢儲立瑞興侯琐至是公白上曰殿下在本國未嘗祭於景靈殿乎聖祖作太祖及親廟之主其睟容俱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稱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廟之主不容不遷矣殿下千載後寧能信其不爾耶高宗元宗臣皆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焉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老臣守死願不奉教王慘然動容者久矣遂感悟○一日王惟紹等見右丞相荅剌罕以王言讚前王[旨]荅剌罕曰益知禮普化王忠宣世祖之甥也竇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改嫁廢嫡於理安乎時奸臣王惟紹等交搆前王忠宣於王以離間父子由是王與前王釁隙日深竇塔公主即忠宣妃素不謹行屬意於瑞興侯琐故惟紹等勸王入朝因公主諸前王于皇后請令琐惟紹等復譖之荅剌罕問曰瑞興侯亦王之子繼尚公主以琐爲王後惟紹等謀既泄公及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省論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而詰之遂執囚惟紹等四人出麗史王惟紹傳
高麗忠烈王三十三年 丁未 公六十 元大德十一年 九歲 正月帝崩讒人于謁平章波麻氏獲逭其誅又欲遂其兇謀波麻右之一日同王召公等諸宰皆畏不敢進公奮然曰臣而逃君命可乎寧死且從即赴命平章見公怒曰汝王臣也何附世子不奉王命乎欲致之辟公不改容徐對曰此非吾王本志也頃有怨世子者造爲流言離間父子使世子之孝不能自明父王之慈移於讒搆將欲廢嫡嗣立旁支以紊國統自古禍亂莫甚於此天下之惡一也公輔天子理天下何乃護姦而罪忠乎平章盖怒會波麻伏辜乃誅本國讒人及瑞興侯○三月辛卯前王忠宣定策用事遂遣知密直金文衍等夜入巡軍府宣批判除遷公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夏還國○秋判中軍事○八月元武宗即位丁巳公奉賀表入朝未至封陽平君旣至耶律平章等又已爲征東省官矣公庭爭事遂寢王遣使賜紅鞓○十二月前王忠宣欲依上國之制別軍民公駁之乃止
正月元成宗殂淮寧王海山立是爲武宗
高麗忠烈王三十四年 戊申 公七十 元武宗至大元年 十歲 二月二十七日丁巳公還自元白世子與公主將還王大喜手解龍衣衣之賜宴大內○夏賜號推誠協恭贊理功臣改中贊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餘如故○七月己巳忠烈王薨忠宣王自燕奔喪八月即位癸丑賜公白玉帶位冠百僚寵渥尤洽○十月公以年滿七十乞退章三四上上意愈堅不許公請益堅乃命大臣慶源君崔濡爲賜几杖相禮使卜日將賜之公泣辭上曰卿不欲此禮則自今六七年間無復

請退公不獲已視事上之倚重如此○冬王留公入朝公再三上章辭位不得請○十一月辛未王下敎以大德九年冬公圖安宗社王惟紹等謀廢王立瑞興侯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別錄叙用敎旨見下○七月忠烈王薨公力爭還寢世子忠宣王立

高麗忠宣王元年己酉公七十一歲

四月辛未以公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

元至大二年

大寧君○己卯遣吳挺珪如元賀受尊號時王即位後遂如元公仍上箋於王請還國箋文曰命重徽朝掌赴雲龍之會職拘居守阻成魚水歡未獲追陪徒增延竚窃以君臣之重古今所同觀其勢則雖堂陛之高卑比諸身則猶股肱之左右必相資於休戚固難曠於斯須恭惟國王殿下仁德克寬神謀果斷侍天十載始終一節之勤王撲地群黎旦暮同心之後我適逢盛際確立元功承徃諧之綸言慰來蘇之輿意邪佞化爲忠正舊染咸新呻吟變作謳歌爾生有望坐未暇於煖席詔忽催於還轅而臣等托付匪輕論思無狀事非一二詎諧祭仲之彌縫路隔四千靡扞晉臣之牧圉略無毗於彼此祗自愧於尋常矧今支應之悉繁而又稟承之無所謹率蒼生而瞻企有如皦日之照臨伏望國王殿下知君位久不可虛諒民情急於何戴遄回行色俾償曷月之戀蓋荷睿恩永保先朝之賜履時帝及皇后皇太子待王甚寵故王不納○秋入朝王于燕京○冬命注大寧府典籤等員公曰自柄臣死後無復有立府者臣以死請寢上不允

高麗忠宣王二年庚戌公七十二歲

元至大三年

春公復上牋辭位上還牋曰每公請老令寡人心不懌彌日若之何公不復敢言受命還國稱疾不視事者四閱月王在燕邸下旨曰國務多緒公雖耆艾不可自逸公惶恐奉敎○秋省公還部國制冢宰未有不判還部者而省公還部以示不敢煩公之意欲久留公也○九月丁丑褘忠烈王于寢園公以攝太尉前一日詣靈眞殿齋宿其日早行告事由祭攝司徒政丞柳清臣典儀判事李之氏與諸享官受祝版徑詣寢園百官具儀衛會靈眞殿行事公洗酌初獻司徒亞獻典儀終獻其禮實王之所制也○乙酉復以公守僉議政丞大寧君○上聞公長子持死拜孫得全護軍以慰之且下敎曰母甚傷慟○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後爲寵臣妾與丞旨蔡宗璘爭藏獲帝聽寵臣言遣工部尚書哈剌台來囚宗璘兄弟于行省欲奪宗璘文券公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剌台不能奪賸寫而去國人皆嘆曰眞宰相也

高麗忠宣王三年辛亥公七十三歲

元至大四年

○元武宗殂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爲仁宗

高麗忠宣王四年壬子公七十四歲

元仁宗皇慶元年

高麗忠宣王五年癸丑公七十五歲

元皇慶二年

三月丁酉王還傳位於世子以公爲大寧君○六月甲申忠肅王即位遣宰臣裵挺權漢功金士元崔誠之代言尹碩等傳上旨以公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按麗史通鑑在忠宣王二年庚戌○秋爲府院君上王忠宣遣近臣賜南宋所送大倚几及上大寢床曰此物安於老體公母讓○十一月八關會上王忠宣同公看樂甚歡

高麗忠肅王即位

○世子忠肅王傳位於

高麗忠肅王元年甲寅公七十六歲

元延祐元年

春上王忠宣如元南遊補陀山遣近侍賞東陽酒三十瓶并以手敎賜公以諭之手敎見下

高麗忠肅王二年乙卯公七十七歲

元延祐二年

高麗忠肅王三年丙辰公七十八歲

元延祐三年

高麗忠肅王四年丁巳公七十九歲

元延祐四年

高麗忠肅王五年戊午公八十歲

元延祐五年

高麗忠肅王六年己未公八十一歲

元延祐六年

高麗忠肅王七年庚申公八十二歲

元延祐七年

○正月元仁宗殂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爲英宗

高麗忠肅王八年辛酉公八十三歲

元英宗至治元年

夏元徽王入朝公當國委以庶務手敎勞

問秋又如之○七月上王忠宣至吐蕃獨知里地名寄書于公及權溥許有全趙簡等云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數奏于帝俾予速還書見下遣有全等如元請王還國爲瀋王瀋王即暠也忠宣愛暠傳瀋陽王之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十月庚戌以公爲大寧君賜輸忠順義保理功臣號○十一月上王忠宣至吐蕃撒思結寄書于公及權溥裵挺許有全曰表請于帝奏記丞相俾予無久於此書見下

高麗忠肅王九年 壬戌公八十 正月公率群僚上中書省書請王復位還
元至治二年 四歲

國書成附瀋王者多乃置書妙覺寺使巡軍使任松守之代言慶斯萬等竊取其書付金之鏡趙石堅直呈中書省後瀋王傳寫其本付蔡河中朴仁平以示宰執○王遣上護軍尹吉甫傳旨勉公雖老爲社稷起議朝政公以老辭乃與默軒閔文仁公漬菊齋權文正公溥笑軒許賛成有全旅亭李賛成瑚杏山朴賛成全之悅軒趙賛成簡雲菴鄭評理僯蘆盧李典書舟爲者英會以繼雙明齋故事雙明齋即崔讜號

高麗忠肅王十年 癸亥公八十 九月洪舍人傳王旨降至再三公不得已
元至治三年 五歲

乃起傳旨見下

八月元御史大夫鉄尖等弑其主英宗迎皇叔也孫鉄木兒立之是爲泰定帝

高麗忠肅王十一年甲子公八十一 二月丁卯大護軍張公允賁批目還自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 六歲

元復以公守僉議政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權閉征東省印鄭評理僯寄詩以賀詩見下○五月壬辰公率百官軍民附書呈中書省請王還國曰小邦始自太祖聖武皇帝叛之際我忠憲王首先附屬歲修朝聘依本分出氣力至忠敬王躬親赴闕令王京去水就陸以至忠烈王老瀋王及今國王欽蒙累朝聖旨釐降公主世爲駙馬優承恩眷海隅小民眠食無虞乃於至治元年四月國王赴闕朝見有本國奸臣等揑合虛辭冒告朝廷因此折鐙遷延未還先是本國人曹頓見愚於王逃入元陰附於瀋王暠以國家陰事讒構王於元帝辛酉夏元徽王入朝暠又譖曰纔於今年正月內欽王手裂勅書元主怒遂收王印綬留之京師

高麗忠肅王十二年 乙丑公還自元時元朝復議立省東方
元泰定二年 七歲

革去箕子及太祖以來世祿奴婢之法公詣都堂使曹政丞益清譯陳得請及還國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

高麗忠肅王十三年 丙寅公八十
元泰定三年 八歲

高麗忠肅王十四年 丁卯公八十
元泰定四年 九歲

高麗忠肅王十五年
元致和元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 戊辰公九十 歲春兩府承命詣公第慰宴上下旨奬公以辛酉年間留守本國逆折姦謀功爲輔臣第一特命圖形壁上以勸後來諭旨見下前蓋州判官崔猊山瀣雖耆老大臣一代所尊仰有一毫不滿其意則未嘗面諛也乃袖詩賀公蓋公實錄也詩見下○家傳曰己巳公年九十

七月元主殂于上都不立廟諡稱泰定帝九月武宗長子和世球即位于和寧不半年殂是爲明宗弟圖帖睦尔襲位是爲文宗

高麗高肅王十六年 己巳公九十 一歲
元文宗天曆二年

高麗忠肅王十七年 庚午公九十 二歲 ○高麗忠肅王
元至順元年

高麗忠惠王元年 辛未七月辛丑卒 按家傳云壬申年卒而麗史曰辛未
元至順二年 年卒從麗史○推以晦朔似是七月

二十六壽九十三立朝八十一年謚忠憲公歷事五朝高宗元宗忠烈忠宣忠肅七日間

國元老朝野倚重

配開寧府夫人洪氏籍開寧父匡靖大夫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上將軍諡僖順公祿道祖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鉤配樂浪郡夫人金氏籍樂浪父朝散大夫曾祖將仕郎尉衛注簿同正光儒高祖文林郎禮賓注簿同正成遠○外祖

○夫人生二男長持大護軍先公卒次繼通親御大護軍判典客寺事

附遺藁

庚午請推刷逃民奏文 辭見上年譜

按公呈奏表箋等文麗史明言公所自呈故俱著其目於此

辛丑請勿革本國奴婢法表

己酉上忠宣王還國箋

甲子呈中書省請忠肅王還國書

文辭俱見於年譜中故不復贅錄焉

## 九世 충헌공 휘 유엄

연보및 附유고

공의 자(字)는 이고、관직은 추성협공찬리(충순의 혹은 수보리(輸忠順義保理)라고도 하였다。) 공신(推誠協恭贊理功臣) 벽상삼한삼중대광광정대부(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 도첨의중찬겸문하시중(都僉議中贊兼門下侍中) 판전리감찰사사 감춘추관사(判典理監察司事監春秋館事) 대령부원군(大寧府院君)이다。(按：송씨(宋氏)의 호구와 낭장공(郎將公)의 호구에는 모두 陽平府院君으로 기록하였다。)

시호는 충헌공(忠憲公)이다。

송(宋) 이종(理宗) 가희(嘉熙) 三년(고려 고종二十六년) 기해(己亥) (월·일은 상고하여 밝히지 못함。)에 공이 태어났다。공이 갓 난아이였을 때 관상을 하는 사람이 말하기를、「이 아이는 반드시 재상이 될 것이나 자주 곤경에 처할 운명이니 머리를 깎아 승려가 되게 함이 마땅하다。」고하여 부모가 그 말에 따르려 하였으나 외조부이신 재신(宰臣) 임효순(任孝順)이 그 말에 따르지 않았다。(按：가전(家傳)에 「辛亥年에 공이 十二세라 하였고、戊申年에 공의 나이가 七十세에 이르렀고、甲子年에 공의 나이가 八十六세였다고 하였다。〈고려사 충혜왕세가(忠惠王世家)〉와 공의 本傳에 모두 이르기를 충혜왕 원년 辛未年에 공이 돌아가니 나이가 九十三세였다라고 하였다。그리하여 己亥年을 탄생한 해를 적었다。)

가희 四년(원 태종十二년) 경자(庚子) (공의 나이 二세)

순우(淳祐) (改元하였음。) 원년(고려 고종二十八년 원 태종十三년) 신축(辛丑) (공의 나이 三세) ○(원나라 군주가 죽고 여섯번째 왕후인 내마진씨(乃馬眞氏)가 황제라 칭하였다。

순우 二년(고려 고종二十九년) 임인(壬寅) (공의 나이 四세)

순우 三년(고려 고종三十년) 계묘(癸卯) (공의 나이 五세)

순우 四년(고려 고종三十一년) 갑진(甲辰) (공의 나이 六세)

순우 五년(고려 고종三十二년) 을사(乙巳) (공의 나이 七세)

순우 六년(고려 고종三十三년、원 정종(定宗) 키유(貴由) 원년。) 병오(丙午) (공의 나이 八세)

○(원나라 국주인 貴由가 태종의 장자를 국왕의 자리에 세우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정종이다。)

순우 七년(고려 고종三十四년) 정미(丁未) (공의 나이 九세)
순우 八년(고려 고종三十五년) 무신(戊申) (공의 나이 十세)
○(원나라 군주가 죽고, 태후인 독리성납(禿里聲納)이 자주 : 당시 황후의 이름은 斡兀立海迷失이었음.) (역 다시 국사를 다스렸다.)
순우 九년(고려 고종三十六년) 기유(己酉) (공의 나이 十一세)
순우 十년(고려 고종三十七년) 경술(庚戌) (공의 나이 十二세) 비로서 학교에 나아가 공부하였다. (가전(家傳)에 이르기를, 신해년에 나아가 공부하였다고 하였다.)
순우 十一년(고려 고종三十八년 원 헌종(憲宗) 원년.) 신해(辛亥) (공의 나이 十三세)
문음(門蔭)으로 정희궁녹사(貞禧宮錄事)에 임명되었다.
(가전에는 임자년에 문음(門蔭)으로 벼슬하였다고 하였다.)
○(원나라 군주인 몽가(蒙哥)가 태조의 손자를 옹립하니 그가 바로 헌종이다. 재위기간은 九년이다.)
순우 十二년(고려 고종三十九년 원 헌종二년) 임자(壬子) (공의 나이 十四세)
보우(寶祐) (改元하였음.) 원년(고려 고종四十년) 계축(癸丑)
(공의 나이 十五세)
보우 二년(고려 고종四十一년) 갑인(甲寅) (공의 나이 十六세)
보우 三년(고려 고종四十二년) 을묘(乙卯) (공의 나이 十七세)
보우 四년(고려 고종四十三년) 병진(丙辰) (공의 나이 十八세)
보우 五년(고려 고종四十四년) 정사(丁巳) (공의 나이 十九세)
보우 六년(고려 고종四十五년) 무오(戊午) (공의 나이 二十세) 가을에 복두점녹사(幞頭店錄事)로 자리를 옮겼다.
○겨울에 섭윤명하산(攝允明下散) (역자주 : 이하 내용이 빠진 듯함.)
○지첨의부사(知僉議府事) 홍록유(洪祿遊)의 딸을 아내로 맞아 들였다. (가전에는 기미년에 결혼하였다고 하였다.)
○내시원(內侍院)에 배속되었다.
개경(開慶) (改元하였다.) 원년(고려 고종四十六년) 기미(己未)
(공의 나이 二十一세)
○(고려의 고종이 돌아가고 원 종(元宗)이 즉위하였다.)
○(원의 군주가 죽고 태제(太弟)인 쿠빌라이(忽必烈)가 즉위하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세조(世祖)로서 천하를 통일하였다.)
경정(景定) (改元하였음.) 원년(고려 원종 원년, 원 세조 중통(中統) 원년) 경신(庚申)
(공의 나이 二十二세) 七월(가전에는 기미년(겨울이라 하였다.)에 문청공(文淸公) 께서 병이 발생하여 임종하실 때 공에게 이르기를 「내 아들중 오직 너만이 집안을 지킬 수 있다.」라고 하시고 후사를 공에게 부탁하시었다.
경정 二년(고려 원종二년) 신유(辛酉) (공의 나이 二十三세)
경정 三년(고려 원종三년) 임술(壬戌) (공의 나이 二十四세) 十월에 상복을 벗고 별장(別將)이 되었다.
경정 四년(고려 원종四년) 계해(癸亥) (공의 나이 二十五세) 겨울에 좌창별감(左倉別監)은 마땅히 참관(叅官)으로 임명하여야 했는데 집정(執政)이 좌창(左倉)은 문무관리의 봉록이 나오는 곳이기 때문에 공이 아니면 그 회계(會計)를 잘 처리할 수 있는 자가 없다하여 국왕에게 청하여 그 자리에

그대로 머물러 있게 하고 다만 겸직하는 것을 없애주고 말았다。 당초 어사대(御史臺)의 관리로서 어사(御史)를 따라 좌창에 이르는 사람들은 모두 되나 말을 가지고 양곡을 구걸하여 자신들의 호구책(糊口策)으로 삼았다。 그리하여 그 폐단이 적지 않았는데 공이 좌창에 이르자마자 이를 금하여 양곡을 주지 않으니 어사대의 관리들이 이를 원통히 여기었다。

경정 五년(고려 원종五년 원 지원(至元) 원년) 갑자(甲子) (공의 나이 二十六세) 옛날부터 내려오는 제도에 의하면、 매달 그믐에 여섯 관아의 일대사(日臺司)에서 녹사(錄事)를 사방으로 나누어 파견하여 성중의 각지를 순행하면서 관복(冠服)을 법도에 어긋나게 착용하는지를 살피게 하여 위반하는 자는 관직을 몰수하였다。 참관(叅官)이하가 밖에서 그들을 만나면 모두 말에서 내려 녹사와 더불어 읍(揖)을 하고 가야했다。 이 무렵 한악부(韓約富)·소유(所由)·광세(光世)등이 순행을 하던중 공과 마주쳤는데 공에게 이르기를 「별감(別監)은 말에서 내리시오!」라 하자 공이 대꾸하기를、 「나는 주상을 가까이에서 모시는 사람으로 주상의 명을 받고가는 길이니 말에서 내리는 것은 옳지 않소。」라고 하였다。 그러자 그들은 힘으로 핍박하여 말에서 공을 끌어내리고는 안장과 말을 빼앗아 갔다。 집정(執政)인 김준(金俊)이 이 소식을 듣고 노하여 말하기를、 「좌창별감은 많은 비용을 출납하는 자리로 어사대의 관리가 양곡구걸하는 것을 주지 않았는데 이로 인하여 원한을 품어 이치에 맞지도 않는 일로 욕을 보였으니 그 죄는 사면할 수가 없다。」고 하고 그 날로 국왕에게 그 사실을 상주하였다。 그리하여 약부(約富)와 광세(光世)등을 가구소(街衢所)에 가두고 장형(杖刑)에 가하였다。

○송 이종(理宗)이 돌아가고、 아들인 기(禥)가 즉위하였다。

송 도종(度宗) 함순(咸淳) 원년(고려 원종六년 원 세조 지원二년) 을축(乙丑) (공의 나이 二十七세) 정월에 섭낭장겸감찰어사(攝郎將兼監察御史)에 임명되었다。

○九월에 진주(晋州)에 수령으로 나갔는데 가장 뛰어난 지방관이라는 평가를 받았다。 진주의 단속사(斷俗寺) 주지인 대선사(大禪師) 홍일(弘一)은 자기의 세력을 믿고서 호사와 사치를 자행하여 항시 준비하여 놓아야 할 전곡(錢穀)을 모두 사용하니 그 수량이 八十석에 이르렀다。 그리고서 그가 후임자와 교대할 때 그가 사용한 것을 주려고 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후임자는 홍일의 위세를 두려워하여 감히 그것을 달라고 하지 못하였다。 안찰사(按察使) 주공열(朱公悅)이 이르러 그 의롭지 못한 사실을 듣고 즉시 진주에 공문을 띄워 그 전곡을 징발하라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三·四명의 뛰어난 아전을 보내어 홍일로 하여금 하나도 빠짐없이 배상하라고 독촉하게 하였다。 홍일은 처음에는 원망을 하다가 나중에는 그 뜻에 굴복하고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이 두 분이 아니었다면 나의 장래의 업보는 매우 특별한 것이 되였을 것인데 다행히 지금전에 사용한 전곡을 모두 상환할 수 있다。 주공열·최유엄두

공의 은덕이 매우 크다。」 그리고 홍일이 서울에 갔을 때 공경들에게 말하기를、「진주의 수령인 최공은 정사가 매우 청렴하다。정원에 맞이 좋은 배가 있는데 그 배를 자신이 먹지 아니하고、모두 따서 길에다 버릴 정도이다。」라고 하였다。공이 관직이 바뀌어서 집정 김준(金俊)을 알현하였는데 김준이 공에게 말하기를、「그대가 배를 따서 길에다 버렸다는 소문이 들리던데 그것이 사실인가?」라고 물었다。이에 공이 이렇게 답하였다。「이 이야기는 저를 비난하는 사람들의 말입니다。진주의 관아가 병란에 파괴되었기 때문에 저는 장원(壯元) 김응문(金應文)의 옛집에 머물러 살았읍니다。그 집의 정원에는 한 그루의 배나무가 있었는데 듣자니 그 집에 살던 사람들에게 어린아이가 서너명 있다 하므로 제 생각에 그 아이들이 분명히 그 배를 먹던 일을 잊지 못할 것이라고 여겨져 배를 따서 그 집에 주고 그 반은 남겨두어 제가 먹었던 것입니다。그런데 배를 길거리에 던져버린다니 그게 무슨 일입니까?」 이 말을 듣고 김준이 웃으며 말하기를、「내가 처음 듣기에 청렴함을 가장하여 명예를 얻으려 한 것이 아닌가 생각했었는데 지금 그대의 말을 들으니 자연스럽고 아무 꾸밈이 없으니 참으로 누구의 아들이구나!」라고 하였다。

함순 二년(고려 원종七년) 병인(丙寅) (공의 나이 二十八세) 함순 三년(고려 원종八년 원 지원四년) 정묘(丁卯) (공의 나이 二十九세) 함순 四년(고려 원종九년 원 지원五년) 무진(戊辰) (공의 나이 三十세) 정월에 다시 신호위보승낭장(神虎衛保勝郎將)에 제수되었다。

함순 五년(고려 원종十년 원 지원六년) 기사(己巳) (공의 나이 三十一세) 정월에 해서도(海西道)의 안찰사로 나갔다。

○六월 임진일(壬辰日)에 적신(賊臣) 임연(林衍)이 난을 일으켜 왕을 서궁(西宮)에 옮기고 큰 아우인 안경공(安慶公) 창(淐)을 받들어 왕위에 오르게 하니 정사가 임연의 손아귀에 달려있었다。모든 도에서 이를 두려워하여 모두 임연에게 붙어 움직이었는데 오직 공만이 전왕의 안부를 묻는 일을 끊지 않았다。

○十一월 갑자일(甲子日)에 왕이 복위하였는데 공을 충직하다고 칭찬하였다。

함순 六년(고려 원종十一년 원 지원七년) 경오(庚午) (공의 나이 三十二세) 二월에 양광충청도안렴겸병마사(楊廣忠淸道按廉兼兵馬使)가 되어 나갔다。

○五월에 임연의 아들인 임유무(林惟茂)가 반란을 일으켜 강화도에 웅거하였다。왕은 원나라군에게 송경(松京)으로 환도(還都)할 수 있게 해달라고 청하였다。당초에 임연은 공문을 각도에 보내어 원나라군에 대항하게 하였으므로 인심이 흉흉하였다。그때 공만은 유독 흔들림없이 임연의 명에 따르지 아니하였다。그러자 임유무의 아우인 임유의(林惟義)가 사람을 파견하여 공을 포박하여 오게 시켰는데 좌우에 있던 자들이 공에게 해를 입히려 하였다。그때 마침 임연의 사위인 홍문계(洪文系)가 그의 벗인 송송례(宋松禮)와 함께 의거를 일으키어 적을

주룩하였기 때문에 공이 그 사태에서 벗어났다。

○가을에 교체되어 서울로 돌아왔다。

○十월에 조산대부 호부시랑(朝散大夫戶部侍郎)의 직책을 띠고서 기거주(起居注) 박항일(朴恒一)과 함께 원나라 조정에 입조(入朝)하여 신정하례를 드리었다。 그 때 공은 다음과 같은 상주문을 올리었다。「저희 작은 나라가 황제폐하의 조칙을 받들어서 이미 예전의 서울로 환도하였고、 흩어진 배성들을 불러 모아 마음을 바로잡아 각자의 임무를 수행하는 중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여러석은 백성중에서 부역을 피하려고 꾀하는 자들과 죄를 범하고 도망친 자들과 공사(公私)노비중 천대를 벗어나려는 자들이 서로 부추기면서 저희 나라에 주둔한 (귀국의) 병마(兵馬)에 의탁을 하여 그 세력이 서경(西京)에 까지 이르러 저들 마음대로 횡행하고 있는 실정입니다。 게다가 평민들을 유혹하기까지 하여 날이 갈수록 우환거리를 많이 발생시키고 있읍니다。 그러므로 만약에 이를 금하지 않는다면 더불어 (귀국에 대하여) 직공(職貢)을 수행하려는 자가 얼마나 될 것인지 우려됩니다。 그리하여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폐하께서 은혜를 베푸시어 그들을 모두 추쇄(推刷)하여 본국에 되돌려 주심으로써 만세토록 영원히 저희가 폐하께 복종하여 일할 수 있도록 하여 주십시오。」 공이 본국에 돌아오자 국왕의 명으로 우사원외랑(右司員外郎)에 제수되었다。

함순 七년(고려 원종十二년) 신미(辛未) (공의 나이 三十三세) 겨울에 세자의 명령으로 양광도(楊廣道)에 나가 농사일을 권장하였다。

함순 八년(고려 원종十三년) 임신(壬申) (공의 나이 三十四세) 가을에 또 경상도의 안찰사로 나갔다。 그 때 원나라 조정에서 일본을 정벌하고자 하여 군대를 파견하여 의안(義安)·합포(合浦) 등지에 주둔하여 머물고 있었다。 그 때 관사(館史) 임종(林宗)이란 자가 있어 원나라 장수의 좌우에 있는 자들과 결탁하여 장수의 양자라 칭하면서 방자한 행동과 불법적인 일을 저질렀다。 그렇지만 관리들이 감히 그를 제지할 수 없었다。 공이 안찰사가 되어 이르자 원나라 장수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임종이 부도한 짓을 하여 탐욕스러운 짓과 포악한 행위를 그치지 아니하여 왕실에 진공(進貢)하는 물품을 도적질하는 짓까지 했하고 있소。 그는 공의 양자라고 자칭하면서 감히 사악한 짓을 제멋대로 저질러서 공의 위엄과 명예를 떨어뜨리고 있소。 앞으로 국가에서 이러한 사실을 알면 내가 그들을 살펴서 다스리지 못하였다고 죄를 줄 것이오。 공이 만약에 그 때 심문을 받고 싶지 않거든 지금 명백히 사실을 말해주기 바라오。 내가 앞으로 공의 말로써 사태를 해결하겠소。」 이 말을 듣고 원나라 장수가 얼굴빛을 바꾸면서 공에게 사례하고 말하였다。「나에게는 본래 두 아들이 있으니 양자를 들일 필요가 어디 있겠읍니까? 다만 찾아오는 것을 거절하지 아니하고 후하게 대우한 것에 불과합니다。 그가 사악한 일을 저지른 것은 나는 마지 못하는 일이니 법에 따라 처벌하는 것이 좋겠읍니다」

이에 공이 즉시 형리를 보내어 임종을 채포하여 형부(刑部)에 송치하였다。 그는 심문을 받고 모든 사실을 자복(自服)하여 마침내 옥에 갇히고 사형에 처해졌다。 이 일로 말미암아 도내가 숙연하게 질서가 잡혀졌다。

함순 九년(고려 원종十四년 지원十년) 계유(癸酉) (공의 나이 三十五세) 국왕에 복명(復命)하고 나서 또 전라도 안렴사(按廉使)가 되어 나갔다。 그 때 원나라가 초토사(招討使) 소탄(蘇炭)을 파견하여 전라도를 경유하여 제주도에 이르게 하였다。 그런데 그들은 이르는 곳마다 포악하고 방자하게 행동하였는데 공은 바른 태도를 지키면서 그들에게 굴복하지 않았다。 그리고는 병을 구실로 사임하였다。 승지(承旨)인 조인규(趙仁規)가 허공(許珙)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국가에서 인재를 등용하는 길을 보면、하나는 문음(門蔭)에 따르고 재간(材幹)에 따르고 있는데 이 사람은 이 둘을 겸비한 사람이라고 할 수 있소。 그런데 이 사람은 본성이 염정적(恬靜的)이어서 명예를 추구하는 사람이 아니오。 따라서 외직에서 오래도록 수고하고 있는데도 십년동안 직위를 옮겨 주지 아니하니 시론(時論)이 이를 애석하게 여기고 있소 공이 지금 전형(銓衡)을 담당하고 있으니 어찌 이 사람을 위하여 자리를 마련하여 주지 않겠소?」 이 허공은 바로 문청공의 문생이다。

함순 十년(고려 원종十五년 원 지원十一년) 갑술(甲戌) (공의 나이 六十六세) 六월 계해일(癸亥日)에 왕이 돌아가고 충렬왕(忠烈王)이 즉위하였는데 왕은 공의 이름을 오래전부터 들어왔기 때문에 즉위하자마자 공을 감찰잡단(監察雜端)에 제수하였다。 공이 몽고에 가서 신정하례를 하였다。

○송나라 도종(度宗)이 돌아가고 아들 현(顯)이 즉위하였다。

○고려 원종이 돌아가고 충렬왕이 즉위하였다。

송 공종(恭宗) 덕우(德祐) 원년(고려 충렬왕 원년 원 지원十二년) 을해(乙亥) (공의 나이 三十七세) 공이 신호위장군(神虎衛將軍)에 임명되었다。

송 단종(端宗) 경염(景炎) 원년(고려 충렬왕 二년 원 지원十三년) 병자(丙子) (공의 나이 三十八세) 윤삼월 정유일(丁酉日)에 적신(賊臣) 임연(林衍)의 장자인 임유간(林惟幹)이 원나라로 도망하여 중귀인(中貴人)과 사귀고 아라비아족 관인(官人)인 야미실(也迷失)과 함께 진주를 채취한다는 명목으로 고려에 왔다。 그들은 왕에게 조정의 신하와 동행하여 진주가 산출되는 곳을 가보고 싶노라고 청하였다。 왕은 이를 근심하여 재상에게 물었다。 「조정의 대신들은 모두 임연의 문하에서 나온 사람들이니 임유간에게 업수이 여김과 모욕을 당할 것이 분명한데 그렇다면 그것은 국가의 욕됨이 아니고 무엇이겠소。 그러니 많은 사람들의 신망을 얻고 있는 자를 골라서 보내도록 하시오。」 그러자 재상은 공을 천거하였다。 공은 왕명을 받고 길을 떠나려고 하였다。 그 때 임유간이 야미실과 같이 공에게 말하기를 「잠수하는 사람들이 거의 백명에 이르도록 해야 할 것이요。 그대는 마땅히 진주가 있는 곳을 찾아서 그들을 모아 놓아

야 할 것이니, 이를 어김없이 하도록 하라」고 하였다。 이 말에 공은 다음과 같이 답하였다。「너의 아비가 오래도록 나라의 권세를 쥐고서 국내에서 나는 물건을 빼앗아 모아놓지 않은 것이 하나도 없었다。 심지어 보잘것없는 초목까지도 약물에 쓰인다는 명목을 붙여서 부서를 설치하고 채취하여 들이게 하였다。 그렇지만 여지껏 진주를 채취하였다는 말은 듣지 못하였다。 진주는 천하의 보물인데 그 보물이 만약에 이 땅에 있었다면 네 아비가 그것만 유독 거두어 들이지 않았을 이유가 있느냐。」 이에 야미실이 말하기를、「조정의 명이 있으니 어쩌겠소」라고 하니 왕도 또한「길을 떠나서 찾아보도록 하라」고 하였다。

○八월 정묘일(丁卯日)에 공을 인물추고별감(人物推考別監)에 임명하여 장국강(張國綱)을 수행하여 합포(合浦)로 가게 하였다。

三월에 원나라 백안(伯顔)이 송의 임안(臨安)에 침입하여 황제와 황태후 전씨(全氏)、복왕(福王)、여예(與芮)를 붙잡아 북으로 데려갔다。 五월에 송나라의 신하인 장세걸(張世傑)、진의중(陳宜中)등이 익왕(益王) 하(昰)(度宗의 장자)를 받들어 복주(福州)에서 즉위케 하니 이가 바로 단종(端宗)이다。

경염 二년(고려 충렬왕三년)정축(丁丑)(공의 나이 三十九세)정월에 차배섭사자금어대가문산관조산대부(借拜攝賜紫金魚袋加文散官朝散大夫)에 제수되었다。

송 제병(帝昺) 상흥(祥興) 원년(고려 충렬왕四년)무인(戊寅)(공의 나이 四十세)

○四월에 송의 단종(端宗)이 강주(碉州)에서 돌아가고、아우인 위왕(衛王)이 즉위하니 이가 제병(帝昺)이다。

상흥 二년(고려 충렬왕五년)기묘(己卯)(공의 나이 四十一세)三월 계유일(癸酉日)에 국왕은 전민(田民)의 소송이 여러 해가 되도록 해결이 나지 않는다고 하여 금년 三월 이전의 일은 좌사의(左司議) 권단(權坦)과 공등 七인을 별감(別監)에 임명하고、四월 이후의 일은 감찰전법사(監察典法司)에게 위임하여 지체함이 없이 처결하라고 명을 내렸다。

○六월에 본래의 관직과 함께 감찰시승(監察侍丞)의 직을 겸임하였다。

○원나라 장홍범(張弘範)이 송나라 황제를 추격하여 애산(厓山)에까지 이르렀다。 송나라 군대가 크게 패하여 무너졌으므로 승상 육수부(陸秀夫)가 황제를 등에 업고 바다에 투신하여 자살하였다。 송나라가 마침내 멸망하였다。(송나라는 태조 경신년으로부터 제병(帝昺)기묘년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 三二〇년을 존속하였고、北宋은 一六八년 南宋은 一五二년 존속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六년 원 세조 지원十七년)경진(庚辰)(공의 나이 四十二세)三월 공이 감찰사(監察使)에 재직할 때 표장(表狀)을 올리어 시무(時務)에 대하여 논하고 직언을 하여 국왕의 비위를 거스르게 되었다。 그 때 응방(鷹坊)의 윤수(尹秀)등이 틈을 엿보아 국왕에게 참소를 하였다。 주상은 노하여 순마지한(巡馬指翰) 임비(林庇)에게 영을 내려 시사(侍史) 심

양(沈諿)을 순마소(巡馬所)에 하옥케 하고, 또 홀지(忽只) 한희유(韓希愈)에게 영을 내려 시승(侍丞) 등 각원리(各員吏)를 귀양보내게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대청도(大靑島)에 안치되었다. (이 섬은 장연(長淵)에 있다.) 이에 승지인 조인규(趙仁規)가 왕에게 상주하기를, 「유엄은 일찌기 충절을 굳게 세워 주상을 받들었으니 가볍게 버릴 수 없다.」고 재삼 굳게 말하니 주상의 마음도 누구러져 귀양가는 길중에 소환되었다. 이에 법을 다루는 직책에서는 해임되고 예전과 같이 장군으로 복무하였다.

(按: 〈고려사〉에서는 「기묘년 十二월 신묘일에 공이 상소를 올리어 직언을 하여 왕의 비위를 거슬리었다」고 하였다. 가전(家傳)에서는 이를 경신년 三월의 일이라 하였다. ○ 〈고려사·본전(本傳)〉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시사(侍史) 심양(沈諿) 등이 상소를 올리어 극력으로 간언을 하자 왕은 노하여 심양은 순마소(巡馬所)에 하옥시키고 공은 섬에 유배를 보내었다. 그때 조인규가 또 말하기를, 「유엄은 병이 있어서 집에 있었으므로 간언하는데 참여하지 않았다」고 하였다. 이리하여 공은 유배를 면할 수 있었다.)

○七월에 공은 전법총랑(典法摠郎)의 직을 겸임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七년 (원 지원十八년) 신사(辛巳) (공의 나이 四十三세) 원나라의 흔도홍다구(忻都洪茶丘)가 몽고군과 한군(漢軍)을 거느리고 합포에 이르러 바다를 건너서 일본을 정벌하려고 하였다. 그들이 국내에 진입하자 대군(大軍)이 경유하는 역참의 일이 매우 많았다. 이에 왕은 공에게 명하여 은밀하게 양광충청도를 방문하여 보급품의 수송을 원활하게 하도록 하였다. 이리하여 백성들은 그 해를 입지 않았고 지나간 군대는 뒷말이 없었다.

○四월에 왕이 합포에 순행(巡行)하여 좌찬역(左贊驛)에 머물렀다. 원나라의 원수인 흔도홍다구가 양광도에 있는 수수군(水手軍)의 과반수가 아직 도착하지 않았다고 통보하자 왕은 급히 공에게 명하여 장군 김인궤(金仁軌)와 함께 그 부대를 인솔하여 합포에 도착하였다.

○八월에 급사(給事)의 직을 겸임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八년 (원 지원十九년) 임오(壬午) (공의 나이 四十四세) 좌우위보승장군(左右衛保勝將軍)에 전임되어 탐라(耽羅)에 나가 수비를 담당하게 되었다. 이에 공이 모친이 연로하다는 것과 순서가 아니라는 이유로 사직하자 박부인(朴夫人)이 노하여 공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 「탐라는 본토에서 멀리 떨어진 오지이므로 사람들이 가기를 꺼려하는 곳이다. 이에 주상께서 너에게 가기를 명하신 것인데 너마저 남들과 같은 잘못을 본받아 가려고 하지 않으니 네가 어찌 충신이 될 수 있겠느냐? 신하가 되어 충성스럽지 못하니 어떻게 효자가 될 수 있겠느냐?」 이 늙은 어미를 구실로 하여 주상의 명을 어기지 말아라!」 이에 공이 드디어 길을 떠나 탐라진(耽羅鎭)에 거하였다. 이곳에 거하는 三년 동안 공이 거느린 일천 명의 군사는 공의 은혜를 입어 먼곳에 떨어져 수자리 사는 고통을 잊고 지냈다. (고려 충렬왕九년 (원 지원二十년) 계미(癸未) (공의 나이 四十五세) (고려 충렬왕十년 (원 지원二十一년) 갑신(甲申) (공의 나이 四十六세) 탐라에서 교체되어 서울로 돌아왔다.

○四월 十二일 공주(역자주: 충렬왕의 비(妃)로 원 세조(世祖)의 딸.)가 몽고에 들어가 근친(覲親)할 때 공이 그 거동을 수행하였다.

○七월에 고려로 돌아왔다。

(고려 충렬왕十一년) 을유(乙酉) (공의 나이 四十七세) 五월 七일에 원 지원二十二년) 대부인(大夫人)의 상을 당하였다。

○가을에 조정에서 공을 경상도채방사(慶尙道採訪使)로 기용하려 했으나 공은 완고하게 거절하고 벼슬에 나아가지 않았다。

(고려 충렬왕十二년) 병술(丙戌) (공의 나이 四十八세) 사순위역령장군(司巡衛役領將軍)에 전임되었으나 또 부임하지 않았다。

(고려 충렬왕十三년) 정해(丁亥) (공의 나이 四十九세) 六월에 궁에 들어가 국왕을 알현하니 주상이 특별하게 공을 조봉대부 밀직전법총랑 우부승지 세자궁령(朝奉大夫密直典法摠郎 右副丞旨 世子宮令)에 임명하였다。

○가을에 흥위위대장군(興威衛大將軍)에 전임되었다。

○겨울에 조의대부 밀직사 우승지 신호위대장군 지판도사사(朝議大夫密直司右丞旨神虎衛大將軍知判圖司事)에 전임되었다。

○그 다음날로 지군부사사(知軍簿司事)로 바꾸어 임명되었다。

(고려 충렬왕十四년 원 지원二十五년) 무자(戊子) (공의 나이 五十세)

(고려 충렬왕十五년 원 지원二十六년) 기축(己丑) (공의 나이 五十一세) 지감찰사사(知監察司事)에 임명되었다。

(고려 충열왕十六년 원 지원二十七년) 경인(庚寅) (공의 나이 五十二세) 정월 충렬왕이 원나라에 가 있을 때 합단(哈丹)적이 우리나라 변방을 침입하려 하였다。 그런데 적이 벌써 국경을 침범하였다는 유언비어가 나돌아 중외(中外)가 요란하였다。 이에 홍자번(洪子藩)등이 강화도로 대피하자는 논의를 하였다。 유독 공은 허공(許珙)과 함께 그 불가함에 대하여 말하기를、「지금 왕께서는 원의 서울에 계신데 어찌 유언비어를 믿고서 함부로 수도를 옮긴단 말이오。」라 하였으나 많은 재신(宰臣)들이 공의 말에 따르지 않았다。

(이 이야기는 〈고려사·허공전(許珙傳)〉에 나온다。)

○영렬대부(榮列大夫)의 품계를 받았다。

○갑자기 응양군대장군(鷹揚軍大將軍)에 전임되었다。

(고려 충렬왕十七년 원 지원二十八년) 신묘(辛卯) (공의 나이 五十三세) 봄에 지전리사사(知典理司事)에 전임되었다。

○정헌대부 감문위상장군(正憲大夫監門衛上將軍)에 전임되었다。

○좌승지(左承旨)에 전임되었다。

○四월 계유일(癸酉日)에 봉익대부 부지밀직사사 감찰대부 상장군(奉翊大夫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上將軍)에 임명되었다。

(고려 충렬왕十八년 원 지원二十九년) 임진(壬辰) (공의 나이 五十四세) 윤六월 신해일(辛亥日)에 동지밀직사사(同知密直司事)가 되었다。

○十二월에 우상시 세자빈(右常侍世子賓)을 겸임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十九년 원 지원三十년) 계사(癸巳) (공의 나이 五十五세) 八월 조정에서 장차 다시 왜(倭)를 정벌하려고 할 적에 공은 전라도도지휘사(全羅道都指揮使)가 되었는데 정동행성(征東行省)에서 상주하기를、원나라 황제의 명에 따라 본도(本

道)의 도독(都督)으로 공을 임명한다고 하고서 패인(牌印)을 내려보내었다。 공은 전암(戰艦) 수백 척을 건조하고 배에 쓸 식량을 준비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二十년 원 지원三十一년) 갑오(甲午) (공의 나이 五十六세) 원나라가 왜를 정벌하는 일을 파하고 공이 가진 도독의 직위를 겨두고 전라도권농사(全羅道勸農使)를 제수하였다。 승무랑(承務郎)의 품계를 받았다。

○(원 세조가 죽고 황손(皇孫)인 티무르〔鐵木耳〕가 즉위하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성종(成宗)이며, 태자의 아들이다。)

(고려 충렬왕二十一년 원 성종 원정(元貞) 원년) 을미(乙未) (공의 나이 五十七세) 정월 기사일(己巳日)에 우상시(右常侍)에 전임되었는데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 가지고 있었다。

(고려 충렬왕二十二년 원 원정二년) 병신(丙申) (공의 나이 五十八세)

(고려 충렬왕二十三년 원 대덕(大德) 원년) 정유(丁酉) (공의 나이 五十九세) 八월 신묘삭일(辛卯朔日)에 원나라로 가서 황제의 생일을 축하하였다。

○지밀직사사 전리판서(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의 직위가 더해지고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 가지고 있었다。

○十월 밀직사사(密直司事)에 전임되고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였다。

○十二월 임인일(壬寅日)에 판밀직사사(判密直司事)가 되고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였다。

○을축일(乙丑日)에 부지밀직사사(副知密直司事) 최충소(崔冲紹)가 세자의 명으로 수창궁(壽昌宮) 터에 큰 역사(役事)를 일으켜 장차 공주의 궁으로 삼으려 하였다。(시당에 세자비인 보탑신련공주(寶塔寶憐公王)가 원나라로부터 도착하였다。) 중찬(中贊) 정가신(鄭可臣)과 삼사(三司) 이지저(李之氐) 및 공이 그 역사를 감독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二十四년 원 대덕二년) 무술(戊戌) (공의 나이 六十세) 정월 병오일(丙午日)에 왕은 왕위를 세자에게 전하니 충선왕(忠宣王)이 즉위하였다。

○五월 신묘일에 왕은 공에게 흥록대부 검교사공 사헌대부(興祿大夫檢校司空司憲大夫)의 직위를 제수하였다。

○六월 원나라 사신이 고려에 왔다。 왕이 양부(兩府)에 이르기를, 사신을 접대하는 책무는 공이 아니면 할 수가 없다하고 공으로 하여 이전의 직위를 띠이고 사신을 보게 하였다。 나머지 직위는 그대로였다。

○七월 무술일에 왕은 다시 관제(官制)를 개정하고 공에게 광정대부 판삼사사 상장군(匡靖大夫判三司事上將軍)의 직위를 보태주었다。

○八월 갑자일에 세자가 원나라에 입조하고 태상왕(太上王)인 충렬왕이 왕위에 복귀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二十五년 원 대덕三년) 기해(己亥) (공의 나이 六十一세) 二월 임오삭일에 왕은 서북면지휘사(西北面指揮使) 윤보(尹珤)를 파직하였다。 이 일에 앞서 왕이 재신·추신에게 말하기를, 「윤보가 인후(印侯)등에게 음식을 제공한 것이 첫 번째 죄이고, 인후를 구류(拘留)하지 않은 것이 두번 째 죄이며, 확정(桓貞)·민적(閔頔)에게 역말을 준 것이 세 번째 죄이다。 그러니 어찌 그의 죄를 다스리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라고 하였다。이에 중찬(中贊) 홍자번(洪子藩)도 「알았읍니다。알았읍니다。」라고 대답할 뿐이었는데 유독 공만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인후등이 돌아다닌 것을 전하께서도 억류하지 못하시었거늘 윤보가 어떻게 멈추게 할 수 있었겠읍니까? 재상으로써 입조(入朝)하는 사람에게 지휘사가 어떻게 음식을 제공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읍니까? 또한 환정등이 제멋데로 역말을 탄 것이지 윤보가 그들에게 제공한 것이 아니었읍니다。이 사건은 생각하여 보건대、재상을 적임자로 뽑지 못하였기 때문에 일어난 것인데 재상에게는 죄를 묻지 아니하고 윤보에게만 죄를 물으시니 되겠읍니까?」이에 논의가 마침내 진정하였다。그러나 윤보는 이 일로 인하여 파직되어 그의 직위를 김부윤(金富允)으로 대체하였다。(이야기는 〈고려사〉·인후전(印侯傳)에 나온다。)

○三월 경신일에 지도첨의사(知都僉議事)의 직위를 띠고 원나라에 가서 황자(皇子)의 탄생을 축하하였다。당시에 세자(역자주:충선왕을 말함。)는 원나라의 조정에 있었는데 뭇 신하들이 세자에게 허무맹랑한 참소를 하여 사신들이 원의 서울에 가기만 하면 무고(誣告)를 당하였다。공이 연로함을 구실로 사신가기를 사양하자 왕이 말하기를 「경의 불요불굴(不撓不屈)한 기개를 알고 있으니 원의 서울에 가서 일을 처리하고 오시오。」라 하였다。공이 원의 서울에 이르러 세자를 알현하였다。그런데 공이 알현하기에 앞서서 (고려에서) 흉도(兇徒)들이 불법적인 일을 꾀하려다가 원나라로 도망친 자들이 있어 말을 꾸며 세자에게 공을 참소하니 세자가 공을 의심하였다。이에 공이 이치에 따라 소상히 설명하니 세자가 의심을 풀었다。

○五월에 고려에 돌아와서 전리판서(典理判書)의 직을 겸임하고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였다。서북면도지휘사(西北面都指揮使)가 되었으나 사양하고 가지 않았다。

○七월에 도첨의참리(都僉議叅理)가 되었고 다른 직위는 그대로였다。

○九월 기해일에 송분(宋玢)으로 감수국사(監修國史)를 삼고、공의 수국사(修國史)직을 파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 二十六년) 경자(庚子) (공의 나이 六十二세) 十월에 公에게 중찬(中贊) (역자주:고려시대의 관직으로 一二七五년 僉議府를 두면서 이전의 門下侍中을 僉議中贊으로 개칭하고 좌우 각 一명씩 두었다。)의 직을 제수하니 공이 총재(冢宰)의 직을 완강히 사양하였다。당시에 원나라의 정동행성(征東行省) 평장사(平章事) 활길사(濶吉思)와 좌승(左丞) 야율래(耶律來)가 고려의 노비법(奴婢法)을 개혁하고자 동내복(同內服)으로 하여금 황제에게 청하여 고려의 배신(陪臣)중 어진 사람을 불러들이게 하였다。이에 왕은 공에게 중찬의 직위를 제수하여 활길사와 함께 원에 입조하여 사정을 호소케 하였는데 공은 총재의 직을 완강하게 사양하였다。

○十一월에 광정대부 도첨의찬성사·판판도사사 상장군(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上將軍)에 임명되어 원으로 떠났다。

(고려 충렬왕 二十七년 원 대덕 五년) 신축(辛丑) (공의 나이 六十三세) 二월 十六일에 공이 유림(柳林)의 행재소(行在所)에 가서 온 정성을 다하여 황제에게 주청을 하였다。 그때 올린 표(表)는 대략 이렇다。「우리나라의 시조(始祖)께서 후사에게 경계의 말을 하기를、저와 같은 천한 부류는 그 종족부터 다름이 있으니 만일 그들을 양인(良人)으로 만들어 줄 것 같으면 그들은 반드시 벼슬길에 올라 국가를 혼란에 빠뜨릴 것이다라고 하셨읍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저희 나라의 법에서는 八대동안의 호적에서 천한 부류와 관련이 없어야만 벼슬자리에 들어설 수가 있으며 무릇 천한 부류는 영원히 양인이 되는 것을 허락치 않고 있읍니다。 그러하오니 옛 제도를 그대로 유지하여 저희나라 풍속을 따를 수 있게 하여 주십시오。」 황제는 이에 정동행성을 혁파하라는 조칙을 내리고 (정동행성은 바로 원 세조가 일본을 정벌할 때 설치한 것이다。) 옛 풍속을 따르는 것을 허락하였다。

○공이 원나라에서 아직 돌아오지 않았는데 三월에 첨의시랑 찬성사(僉議侍郎贊成事)에 전임시키고 다른 관직은 그대로 갖게 하였다。

○十九일에 공이 돌아와 복명(復命)하니 왕이 하교를 내리어 노고를 치하하고 토지와 노비를 하사하여 대대로 자손에게 물려주도록 하였다。(그 교서는 아래에 나온다。)

○七월 을묘일에 공과 한희유(韓希愈)·송화(宋和)·김태현(金台鉉) 등에게 명하여 국가를 이롭게 하고 백성을 편안케 하는 일을 의논하여 보고 하게 하였다。

(고려 충렬왕 二十八년 원 대덕 六년) 임인(壬寅) (공의 나이 六十四세) 봄에 판군부중군사(判軍簿中軍事)가 되었다。

(고려 충렬왕 二十九년 원 대덕 七년) 계묘(癸卯) (공의 나이 六十五세) 五월에 광정대부 도첨의중찬 판전리사사 상호군(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上護軍)에 임명하고 그 지위로 치사하게 하였다。

○윤월(閏月)에 왕은 (원나라 황제에게) 공을 왕부단사관(王府斷事官)에 임명한다고 상주하였는데 황제가 입조하라는 명을 내렸다。

○七월 을축일에 원나라는 단사관 티무르불화(帖木兒不花)와 한림(翰林) 이학사(李學士)를 파견하였는데 그들은 중서성(中書省)에서 황제의 지시를 받은 글을 가지고 왔는데 그 글은 재상 최유엄·한희유·유비(柳庇)는 사신과 함께 석주(石胄) 및 그 아들인 천보(天輔)·천경(天卿)·천기(天琪)를 붙잡아 원의 서울로 데리고 오라고 하였다。

○八월 병술일에 공은 우중찬(右中贊)의 지위로 석주등을 붙잡아 원으로 갔다。

○十二월 임신일에 왕은 다시 공을 광정대부 도첨의찬성사에 임명하였으니 이는 안유(安裕)와 함께 임명된 것이다。(고려 충렬왕 三十년 원 대덕 八년) 갑진(甲辰) (공의 나이 六十六세) 四월 병신일에 공이 원나라에서 돌아왔다。 공은 원의 중서성에 가서 전왕(前王)을 환국시킬 것을 주청한 표를 요구하였으나 얻지 못하고 돌아왔다。

(고려 충렬왕 三十一년 원 대덕九년) 을사(乙巳) (공의 나이 六十七세) 가을에 원에서 또 요구하기를, 「고려의 홍(洪)·최(崔) 두 재신(宰臣)은 세조조(世祖朝)에 충성을 다 바쳤으니, 국왕을 호위하여 입조하라」고 하였다. 당시에 충선왕은 원에 있었는데 왕유소(王惟紹) 송린(宋璘)의 무리가 충렬왕을 따라 원의 서울에 이르러 흉한 모책을 발휘할까 두려워하여 원의 승상 탑자한(塔剌罕)에게 귀띔하기를, 「마땅히 홍자번(洪子藩)·최유엄·유비(柳庇)·김연수(金延壽)·김심(金深)으로 하여금 승상을 따라 황제에게 상주하도록 해야할 것이오」라고 하였다. 그리고는 홍자번과 공등만을 왕을 따라서 입조하게 하였다.

○十一월 十六일 무오에 공은 국왕의 거동을 호위하여 원에 갔다.

(고려 충렬왕三十二년 원 대덕十년) 병오(丙午) (공의 나이 六十八세) 정월에 공이 원의 조정에 이르렀다. 이보다 앞서서 충렬왕이 참소하는 말을 믿어 세자 충선왕을 폐하고 서흥후(瑞興侯) 전(琠)을 세자로 세우고자 하였다. 그러다가 일이 이렇게 되자 공이 충렬왕에게 다음과 같이 아뢰었다. 「전하께서 본국에 계실 적에 한번이라도 경령전(景靈殿)에서 조상에 제사를 지내지 않은 적이 있었읍니까? 성조(聖祖)(가장(家藏)에서는 태조라고 하였다.)와 어버이의 묘(廟)에 목주(木主)가 그 법도한 용모를 모두 갖추고 있는데 만약에 서흥후를 세자로 세운다면 그의 조부·부친인 서원후(西原侯)·시양후(始陽侯) 두 사람을 종묘에 받아들여야 할 것이니 그렇게 된다면 전하의 어버이의 목주(木主)는 다른 곳으로 옮기지 않을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 전하께서 천수를 다 누리시고 돌아가신 뒤에 그러한 일이 안 일어나리라고 누가 보장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고종(高宗)과 원종(化宗)을 신이 모두 모시었습니다. 신이 이제 늙었으나 하루 아침에 그분들에 대한 제사가 중단되는 것을 참을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신이 만사에 전하께 이를 간언하지 않는다면 지하에 들어가 선왕을 볼 면목이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래서 이 늙은 신하는 죽을지언정 전하의 명을 받들 수가 없습니다.」 이 말을 듣고 충렬왕은 한참동안 얼굴빛을 바꾸고 심각하게 있더니 마침내 잘못됨을 깨달았다.

○하루는 왕유소(王惟紹)등이 우승상인 답자한(答剌罕)을 보고서 충렬왕의 말을 빌미로 전왕인 충선왕(忠宣王)을 참소하였다. 이에 답자한이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익지례보화왕(益知禮普化王) (역자주 : 충선왕의 몽고식 명칭)은 원 세조의 외손자이고, 보탑공주(寶塔公主)도 종실(宗室)의 여인이다. 그러니 개가(改嫁)시키고 적자를 폐출하는 것이 이치에 합당하겠는가?」 (간신인 왕유소등이 충렬왕에게 전왕인 충선왕을 이리저리 이간질시켰다. 이로 말미암아 충렬왕과 전왕사이의 간격이 날로 갈수록 깊어만 갔다. 보탑공주는 바로 충선왕의 왕비이다. 공주는 평소에 행실이 바르지 못하여 서흥후 전(琠)에게 속마음을 품고 있었다. 따라서 왕유소등이 충렬왕을 부추기어 원에 입조하게 하여 공주를 통하여 원의 황후에게 전왕을 참소케 하는 한편, 서흥후 전으로 하여금 공주를 맞아들이게 하여 전을 세자로 삼게 해달라고 청하려 하였다.) 그런데 왕유소등이 다시 참소를 하니 답자한이 말하기를,

「서흥후도 충렬왕의 아들인가?」하고 물으니 그들이 아니라고 대답하자 답자한이 묻기를, 「누가 낳았는가?」라고 하자 왕유소등이 대답하지를 못하였다。 왕유소가 그 자리에서 물러나와 공에게 누가 낳았는지 묻자 공이 말하기를, 「그대도 종실이니 의당 그 사실을 알 것이오」라고 답하였다。 왕유소등의 계략이 이미 누설되자、 공과 홍자번등 다섯 사람이 충서성에 나아가 왕유소등이 충렬왕·충선왕 부자를 이간질하고、 윤리를 거스르고 상도(常道)를 어지럽히었으니 그 죄가 막심하다고 논죄(論罪)하였다。 이에 충서성의 관리가 왕 부자를 불러들이어 그 사실을 캐묻고 마침내 왕유소등 네 사람을 수감하였다。(이 야기는 〈고려사·왕유소전〉에 나온다。)

(고려 충렬왕三十三년) 정미(丁未) (공의 나이 六十九세) 정월에 원의 황제가 죽자 참소를 했던 사람들이 평장사인 파마씨(波麻氏)를 찾아가 일을 꾸밈으로써 주륙당함을 면하게 되었다。 이에 그들은 흉모(兇謀)를 이루려고 획책하였는데 파마(波麻)가 이를 도왔다。 하루는 (파마가) 왕과 함께 공등을 부르자 여러 재상들이 모두 두려워하며 감히 가지를 못하였다。 그러나 공은 분연히 일어나 「신하된 자로써 임금의 명을 버리는 것이 되겠소 비록 죽는 일이 있다 하더라도 나는 가겠소。」라 말하고 즉시 그 명령에 따라 갔다。 평장사가 공을 보고 노하여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그대는 왕의 신하인데 어찌하여 세자에게 붙어서 왕의 명령을 받들지 않는가?」 그리고는 공에게 형벌을 가하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공은 얼굴빛 하나 바꾸지 아니하고 이렇게 대꾸하였다。 「이것은 우리 임금의 본래 뜻이 아니오 그 당시에 세자에게 원한을 품은 자가 있어 유언비어를 날조하여 임금의 부자사이를 이간질시킴으로써 세자로 하여금 자신의 효성스러움을 밝힐 길을 막아버렸고 부왕(父王)으로 하여금 자애로움을 참소하는 자애로 옳기게 하였소。 그리하여 장차 적자를 폐하고 방계의 지손(支孫)을 세자로 세움으로써 국통(國統)을 문란케 하려 하였소。 예로부터 앙화와 국난에서 이것보다 더 심한 일이 없어 천하에서 그 자들을 미워함이 한결같은데 공은 천자를 보필하여 천하를 다스리는 자로써 어찌하여 간사한 자를 변호하여 충성스러운 자에게 죄를 주려고 하시오。」 평장사는 이 말에 더욱 노하였다。 그러나 때마침 파마가 잘못을 져질러 제제를 받았으므로 본국의 참소한 사람들과 서흥후를 주살하였다。

○三월 신묘일에 전왕인 충선왕이 정책을 결정하면서 국사를 처리하게 되자、 지밀직(知密直) 김문연(金文衍) 등을 파견하여 밤에 순군부(巡軍府)에 들어가서 공에게 벽상삼한삼중대광광정대부 도첨의중찬 판전리감찰사사(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에 제수하는 비(批)를 내리게 하였다。

○여름、 본국에 귀환하였다。

○가을、 판중군사(判中軍事)가 되었다。

○八월에 원 무종(武宗)이 즉위하였다。 정사일(丁巳日)

에 공이 하례하는 표를 받들고 입조하였다。공이 (원에) 아직 도착하지 않았을 때 공을 양평군(陽平君)에 봉하였다。공이 도착했을 때 이미 평장사 야율(耶律) 등이 또 정동행성의 관청을 만들었다。이에 공이 조정에서 그 일을 따져 그 일이 결국 없어지고 말았다。이에 왕이 사신을 보내어 붉은 가죽띠를 하사하였다。

○十二월에 전왕인 충선왕이 상국(上國)의 제도에 따라 군민(軍民)을 구별하였는데 공이 이를 논박하였으므로 그 일을 중지하였다。

(정월에 원 성종(成宗)이 죽고 회령왕(淮寧王)(해산(海山))이 즉위하니、이가 바로 무종(武宗)이다。)

(고려 충렬왕 三十四년 원 무종 지대(至大) 원년) 무신(戊申) (공의 나이 七十세) 二월 二十七일 정사에 공이 원으로부터 돌아와 세자와 공주가 곧 환국할 것임을 왕에게 아뢰었다。왕은 크게 기뻐하고 손수 입고 있던 용의(龍衣)를 벗어 공에게 입혀주고 궁중에서 큰 연회를 베풀었다。

○여름에 공에게 추성협공찬리공신(推誠協功贊理功臣)의 호를 내리고、중찬의 벼슬을 벽상삼한삼중대광수첨의정승 감춘추감사 대령군(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으로 바꾸었으며 다른 작위는 그대로였다。

○七월 기사일에 충렬왕이 돌아가고 충선왕이 연경(燕京)으로부터 분상(奔喪)하여 八월에 즉위하였다。계축일에 공에게 백옥대(白玉帶)를 하사하고 모든 관리의 우두머리가 되게 하였으며 총애가 전보다 훨씬 극진하였다。

○十월에 공이 七十의 나이가 찬 것을 구실로 벼슬에서 물러날 것을 청하였다。치사(致仕)를 청하는 글이 서너 번 상주되었으나 주상의 마음은 더욱 굳어져 이를 허락치 않았다。이에 공의 요청도 더욱 굳어졌다。주상은 대신인 경원군(慶源君) 최유(崔濡)에게 명하여 궤장(几杖)을 하사하게 하고 서로 예를 표하도록 하였다。날을 가려서 이를 하사하려고 하자、공이 눈물을 흘리면서 이를 사양하자 주상이 말하기를、「경이 만일 이러한 예를 받고 싶지 않다면 지금으로부터 六·七년간은 다시는 물러나기를 청하지 마시오。」 공은 할 수 없이 다시 일을 하게 되었다。주상이 공에게 의지하고 중시함이 이와 같았다。

○겨울에 왕이 공을 만류하여 입조하게 하니、공이 재삼 글을 올려 관직에서 물러날 것을 청하였으나 실현되지 못하였다。

○十一월 신미일에 왕이 하교(下敎)하기를、「대덕(大德) 九년에 공이 종사를 안녕케 할 것을 도모하여 (왕유소등이 충선왕을 폐하고 서흥후를 세자로 만들려고 하였는데 공이 힘껏 싸워서 그들의 모책이 실패로 돌아갔다。) 짐을 위하여 환국시킬 것을 청하였다。그 공이 매우 특별하니 이를 특별히 기록하여 서용(敍用)하리라」고 하였다。(敎旨는 아래에 보인다。)

○(七월에 충렬왕이 돌아가고、세자인 충선왕이 즉위하였다。)

(고려 충선왕 원년 원 지대 二년) 기유(己酉) (공의 나이 七十一세) 四월 신미일 공을 수첨의 정승 감춘추관사 대령군(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에 임명하였다。

○기묘일에 오정규(吳挺珪)를 원에 보내어서 새 국왕이 존호(尊號)를 받게 된것을 하례하였다。(원주 : 당시는 왕이 즉위한 뒤였으므로 원에 간 것이다。) 이 때 공이 국왕에게 표전을 올리어 국왕의 환국을 청하였는데 그 글은 다음과 같다。「원의 조정에 참여하라는 황제의 엄중한 명으로 천자와 제후가 화합하는 자리에 나아가시고、이 나라를 지키라는 저희 신하들의 집무에 구속되다보니 전하와 신하들의 만남을 이룰 수가 없읍니다。그리하여 전하를 따라가 모시지 못하게 되어 부질없이 머리만 빼꼼이 내밀고 전하를 기다리고만 있을 뿐입니다。가만히 생각하여 보건대、군주와 신하의 관계가 중대함은 고금에 다름이 없읍니다。다만 그 형세를 보면 비록 군주는 당(堂)에 앉고 신하는 섬돌에서는 높고 낮은 신분의 차이는 있으나 사람의 신체에 있어서의 팔다리가 좌우에서 신체를 보좌하는 것과도 같은 관계에 있습니다。그러므로 반드시 기쁜 일이나 슬픈 일을 함께 도와야 하므로 잠시라도 그 자리를 비워두워서는 아니될 것입니다。엎드려 생각하건대、국왕전하께서는 인자하심과 덕망으로 관대하신 정사를 펴시고 신묘한 모책을 과단성있게 처리하시는 분입니다。전하께서 황제를 모신지 十년 동안 시종여일하게 황제를 보필하실 때 온 누리의 뭇 백성들은 아침 저녁으로 한 마음을 가지고 전하를 기다렸읍니다。때마침 태평성대를 만나서 으뜸의 공훈을 세우시고 황제께 오서 나라를 잘 다스리라는 말씀을 받들고서 전하가 돌아와서 백성들을 소생케 해주기를 바라는 여망을 위로하게 하시려 합니다。이에 간사하고 아첨하는 무리들은 충성스럽고 옳바른 사람으로 교화되고、옛 악습에 물든 사람은 모두 새로운 사람으로 변하였으며、백성들의 신음소리는 노랫소리로 바뀌게 되었읍니다。그리하여 우리 백성들이 간절한 바람에 궁둥이가 들썩들썩하여 자리가 따뜻하여질 겨를이 없었읍니다。그런데 갑자기 황제의 조칙에 의하여 전하의 환국이 좌절되니 신등이 부탁받은바 임무는 가벼운 것이 아니로되 논의하고 숙고하여야 할 일이 제대로 되고있지 못한 처지입니다。처리하여야 할 일이 한두가지가 아니므로 채중(蔡仲)(역자주 : 주나라때의 사람。蔡叔度의 아들로 채숙도가 난을 일으키어 추방되어 죽자 채중이 그뒤를 이어 행정을 개혁하고 덕을 베풀어 그 나라를 다스렸다。이에 周公이 成王에게 말하여 다시 그를 채나라에 봉하였다。)이 사용한 미봉책을 어찌 알겠으며、四천 리의 길이 떨어져 있으니 진(晋)나라 신하가 행하였던 왕을 위하여 소와 말을 기르는 일을 하지 못하였읍니다。이런 저런 일에 아무런 도움을 주지못하였으니 스스로의 마음속에 부끄러움을 느낄 뿐입니다。하물며 현재 하여야 할 일은 참으로 많이 쌓여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명을 받을 곳이 없으니 어쩌겠읍니까? 저희들은 뭇 창생들을 이끌고 국왕전하께서 밝은 해가 천지를 비추어 주듯이 하여 주기를 바라고 있읍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국왕전하께서 군주의 자리란 오래 비워두어서는 안되는 것임을 아시고 백성들이 누구를 받들어야 할지 당황하고 있음을 양찰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그리하여 하루속히 고국으로 되돌

아 오시어 어느 달에나 돌아오시려나 기다리는 간절한 소망을 이루게 하시고 더욱 더 전하의 은혜를 입게하여 영원히 선조로부터 받은 은혜를 보전할 수 있게 하여 주십시오。」 그러나 그 당시에 황제와 황후 및 황태자가 국왕을 매우 총애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국왕은 이 청을 받아들이지 아니하였다。

○가을에 원에 입조하여 연경에서 왕을 뵈었다。

○겨울에 공이 대령부(大寧府)의 전첨(典籤)등의 직을 담당하는 사람을 임용하였다。 이 때 공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정권을 잡은 제가 죽은 뒤로는 다시는 부(府)를 세우는 일이 없기를 죽음으로써 청합니다。」 그러나 주상은 이 청을 허락하지 않았다。

(고려 충선왕 二년 원 지대 三년) 경술(庚戌) (공의 나이 七十二세) 봄에 공이 다시 표전을 올리어 벼슬을 사직하였으나 국왕은 그 표전을 돌려주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공이 치사를 청할 때마다 과인의 마음이 여러 날 동안 기쁘지 아니하니 이를 어찌 하겠소。공은 다시는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지 마시오」 공이 국왕의 명을 받고 본국으로 돌아왔다。 그러나 병을 구실로 직무를 보지 않은 것이 네 달이 지났을 적에 국왕이 연경의 저택에서 하교를 내리기를、「국가의 업무가 어려움이 많으니、공은 비록 나이가 많은 노인이나 스스로 편안하게 지내지 말라」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황공하여 그 하교에 따랐다。

○가을에 공의 선부(選部：吏部)에 관한 일을 면제하여 주었다。 고려의 제도에서 총재(冢宰)로써 선부의 일을 맡지 아니한 사람이 없는데、공의 선부에 관한 업무를 면제하여 준 것은 공을 번거롭게 하지 않겠다는 뜻을 보임으로써 공을 오래도록 벼슬에 머물게 하려고 한 것이었다。

○九월 정축일에 충렬왕의 신주를 침원(寢園)에 모시었다。 공은 섭태위(攝太尉)의 직위로써 신주를 모시기 하루 전에 영진전(靈眞殿)에 나아가 목욕재계하고 잤다。 그 제삿날에 일찌기 길을 나서서 그간의 사유를 고하고서 제사를 지냈다。 이 때 섭사도정승(攝司徒政丞) 유청신(柳淸臣)과 전의판사(典儀判事) 이지저(李之氐)가 다른 많은 재관과 함께 축판(祝版)을 들고서 침원으로 나아가고 백관들은 의례를 갖추고 회령전에 모여서 그 행사를 치르었다。 공이 가장 먼저 술잔을 씻어서 초헌(初獻)을 드리고、사도 유청신이 아헌(亞獻)을 드리고、전의 이지저가 종헌(終獻)을 드리었다。 그런데 이와 같은 예는 실로 국왕이 만든 것이었다。

○을유일에 공을 다시 수첨의정승대령군(守僉議政丞大寧君)에 임명하였다。

○국왕은 공의 맏아들인 지(持)가 죽었다는 소식을 듣고서 공의 손자인 득전(得全)을 호군(護軍)에 임명하므로써 공을 위로하였다。 그리고 하교를 내리어 지나치게 상심하지 말것을 명하였다。

○당초에 상서(尚書) 이덕수(李德守)의 딸이 선발되어 원나라로 가서 원의 총신(寵臣)의 첩이 되었다。 이덕수는 승지

인 채종린(蔡宗璘)과 노비를 가지고 다투었다。 그러데 원의 황제가 총신의 말을 듣고서 공부상서(工部尙書) 합자대(哈剌台)를 파견하여 채종린 형제를 정동행성에 구금한 다음 채종린의 문권(文券)을 빼앗으려고 하였다。 이에 공이 극구 이를 따졌는데 매우 말이 격렬하였다。 그러자 합자대도 그 문권을 빼앗지 못하고 다만 문권을 베끼어서 가지고 갔을 뿐이었다。 나라사람들이 모두 감탄하기를, 「참으로 재상이다」라고 하였다。

(고려 충선왕三년 원 지대 四년) 신해(辛亥) (공의 나이 七十三세) ○원의 무종(武宗)이 죽고 태자인 애육려발팔달(愛育黎拔八達)이 즉위하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인종(仁宗)이다。

(고려 충선왕四년 원 인종 황경(皇慶) 원년) 임자(壬子) (공의 나이 七十四세)

(고려 충선왕五년 원 황경 二년) 계축(癸丑) (공의 나이 七十五세) 三월 정유일에 국왕이 원에서 환국하여 세자에게 왕위를 전하고 공을 대령군에 봉하였다。

○六월 갑신일에 충숙왕(忠肅王)이 즉위하였다。 왕은 재신(宰臣) 배정(裵珽)、권한공(權漢功)、김사원(金士元)、최성지(崔誠之)와 대언(大言) 윤석(尹碩) 등을 공에게 보내시어 왕의 뜻을 정하기를, 공은 나이가 많으니 닷새에 한번 도당(都堂)에 나가 군국(軍國)의 대사만을 의논하라고 하였다。

(원주 : 〈고려사〉와 〈동국통감〉을 살펴보면 이러한 일이 충선왕二년 경술에 있었다고 하였다。)

○가을에 공은 부원군(府院君)이 되었다。 상왕(上王)인 충선왕이 군신을 보내어서 남송에서 보낸 큰 의자와 안궤 및 국왕이 쓰던 큰 침상을 보내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이러한 물건은 늙은 몸에 편리할 것이니 공은 사양하지 말라。

○十一월에 팔관회(八關會)에 참석하여 상왕인 충선왕과 함께 음악을 드르며 매우 즐겁게 보내었다。

○고려의 충선왕이 세자에게 왕위를 전하니 충숙왕이 즉위하였다。

(고려 충숙왕 원년 원 연우(延祐) 원년) 갑인(甲寅) (공의 나이 七十六세) 봄에 상왕인 충선왕은 원에 가서 남쪽지방인 보타산(補陀山)에 여행하였는데 가까이에서 모시는 내시를 보내어 동양주(東陽酒) 三十병을 보내어 주고 아울러 수교(手敎)를 공에게 하사하여 그 사실을 알렸다。 (원주 : 그 수교는 아래에 수록하였다。)

(고려 충숙왕二년 원 연우 二년) 을묘(乙卯) (공의 나이 七十七세)

(고려 충숙왕三년 원 연우 三년) 병진(丙辰) (공의 나이 七十八세)

(고려 충숙왕四년 원 연우 四년) 정사(丁巳) (공의 나이 七十九세)

(고려 충숙왕五년 원 연우 五년) 무오(戊午) (공의 나이 八十세)

(고려 충숙왕六년 원 연우 六년) 기미(己未) (공의 나이 八十一세)

(고려 충숙왕七년 원 연우 七년) 신유(辛酉) (공의 나이 八十二세) ○정월에 원인 충이 죽고 태자인 석덕팔자(碩德八剌)가 즉위하였으니 이가 바로 영종(英宗)이다。

(고려 충숙왕八년 원 영종 지치(至治) 원년) 신유(辛酉) (공의 나이 八十三세) 여름에 원에서 국왕을 불러 입조하라고 하니、공이 국사를 총괄하여 뭇 일을 맡았다。 국왕은 수교를 보내여 공을 위로 하였다。 가을에도 국왕은 원에 갔다。

○七월에 상왕인 충선왕은 티벳의 독지리(獨知里) (원주 : 지명)에 이르러서 공과 권보(權溥)、허유전(許有全)、조간(趙簡) 등에게 서찰을 보내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바라건대 여러 국로(國老)들이 한마음으로 협력하여 황제에게 상주군을 올리어서 나를 빨리 돌아갈 수 있게 하여 주시오。」(역자주 : 원은 상왕인 충선왕을 붙잡아 티벳에 억류하고 있었다。) (원주 : 그 글은 수록되어 아래에 있다。) 이에 허유전등을 원에 보내어 상왕의 환국을 청하였으나 심양왕(瀋陽王)의 무리에 의하여 (원주 : 심양왕이란 바로 고(暠)이다。충선왕은 고를 사랑하여 심양왕의 자리를 그에게 물려주었는데 고는 이로 인하여 본국을 차지하려는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저지되었으므로 결국 상왕은 돌아올 수가 없었다。

○十월 경술일에 공을 대령군으로 삼고 수충순의보리공신(輸忠順義保理功臣)의 칭호를 하사하였다。

○十一월에 상왕인 충선왕이 티벳의 살사결(撒思結)에 이르러 공과 권보、배정、허유전에게 서찰을 보내어 말하기를、「황제에게 표를 올리고、원의 승상에게 상주문을 올리어서 나를 이곳에서 오래 머물게 하지 마시오。」라고 부탁하였다。(원주 : 그 글은 수록되어 아래에 있다。)

(고려 충숙왕九년 원 지치 二년) 임술(壬戌) (공의 나이 八十四세) 정월에 공이 못 신료를 이끌고 원의 중서성에 나아가 선왕의 복위와 환국을 청하는 글을 올리려 하였다。그런데 그 글이 완성되자 심왕(瀋王)에게 붙은 자들이 말아서 그들이 그 글을 묘각사(妙覺寺)에 안치하고 순군사(巡軍使)에 임송(任松)으로 하여금 지키게 하였다。이에 대언(代言) 경사만(慶斯萬)이 그 글을 훔쳐내어 김지경(金之鏡)、조석견(趙石堅)에게 주어서 그대로 중서성에 보내게 하였다。후에 심왕이 그 글을 베껴서 채하중(蔡河仲)、박인평(朴仁平)에게 부탁하여 재상에게 보여주게 하였다。

○국왕이 상호군(上護軍) 윤길보(尹吉甫)를 보내어 왕의 뜻을 전하기를、「공은 힘을 다하여 일하라!공이 비록 늙었으나 사직을 위하여 일어나서 조정에서 국사를 의논하기 바란다。」고 하였다。그런데 공은 늙었음을 구실로 사양하였다。그리고 묵헌(默軒) 민지(閔漬)、국재(菊齋) 문정공(文正公) 권보(權溥) 소헌(笑軒) 찬성(贊成) 허유전(許有全)、여정(旅亭) 찬성 이호(李瑚)、행산(杏山) 찬성 박전지(朴全之)、열헌(悅軒) 찬성 조간(趙簡)、운암(雲庵) 평리(評理) 정선(鄭僐)、거려(蘧廬) 전서(典書) 이주(李舟)와 함께 기영회(耆英會)를 만들어서 쌍명재(雙明齋)의 옛 일을 계승하였다。(원주 : 쌍명재는 崔讜의 호이다。) (역자주 : 쌍명재의 옛일이란 최당에 얽힌 이야기를 말한다。최당은 평장사 최유청(崔有淸)의 아들로 신종(神宗)때 평장사로 벼슬에서 물러나 한거하였는데 그가 머문 재의 이름을 쌍명재라 하였다。그 곳에서 그는 아우인 최선(崔詵)、장자목(張自牧)、고형중(高瑩中)、백광신(白光臣)、이준창(李俊昌)、현덕수(玄德秀) 등의 고관을 지내다가 치사한 친구들과 어울려 기로회(耆老會)를 만들어서 소요자적하였다。당시 사람들이 이들을 지상선(地上仙)이라 불렀다 한다。)

(고려 충숙왕 十년 원 지치 三년) 계해(癸亥) (공의 나이 八十五세) 九월에 홍사인(洪舍人)이 왕의 교지(敎旨)를 가지고 와서 재삼 공을 청하였다。공은 이에 부득이하여 입조하였다。(원주 : 그 교지는 아래에 수록되어 있다。)

(원주 : 八월에 원의 어사대부 철실(鐵失)등이 군주인 영종을 죽이고 그 숙부인 야손철목아(也孫鐵木兒)를 옹립하니 이가 바로 태정제(泰定帝)이다.)

(고려 충숙왕十一년 원 태정제 태정(泰定) 원년) 갑자(甲子) (공의 나이 八十六세) 二월 정묘일에 대호군(大護軍) 장공윤(張公尹)이 왕의 비목(批目)을 가지고 원으로부터 왔다. 그 비답에 의하여 공은 다시 수첨의정승 판선부사 대령부원군 권개정동성인(守僉議政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權開征東省印)에 임명되었다. 이때 평리 정선이 시를 보내어 공을 축하하였다.

(원주 : 그 시는 아래에 수록되어 있다.)

○五월 임진일에 공은 백관과 군민(軍民)을 거느리고서 글을 원의 중서성에 올리었다. 그 글은 다음과 같다. 「저희 작은 나라는 원 태조 성무황제(聖武皇帝)가 원을 초창하실 때부터 우리 충헌왕(忠憲王 : 高宗)이 다른 나라보다 앞장서서 원에 부속하였고, 해마다 조회와 빙문(聘問)의 예를 갖추었으며 본분에 따라 저희 나라의 기력(氣力)을 바쳤읍니다. 그리고 충경왕(忠敬王 : 元宗)에 이르러서는 친히 원의 서울에 조회하기도 하였읍니다. 지금은 왕경(王京)이 강화도에서 육지로 다시 나왔고 충렬왕 즉, 예전의 심왕과 현재의 국왕에 이르러서는 누대 성조(聖朝)의 뜻을 경건하게 받들었으니 황제께서 공주를 내려주시어 대대로 원의 부마국(駙馬國)이 되게 하셨으니 은혜와 사랑을 특별하게 받았다 할 것입니다. 이리하여 바닷가 한 구석에 처한 작은 나라 백성들은 잠자고 식사함에 걱정할 거리가 없었읍니다. 그런데 지치(至治) 원년 四월에 국왕께서 연경의 대궐에 나아가시어 황제를 알현하였을 때 본국의 간신들이 허황된 말을 날조하여 조정에 국왕을 무고하였읍니다. 이로 인하여 국왕께서는 말발굽이 부러져 지체하여 아직도 환국하지 못하고 있는 처지입니다. (원주 : 이보다 앞서서 본국사람인 조적(曲頓)이 국왕에게 미움을 샀는데 그는 원으로 도주하여 심왕 고에게 붙어서 비밀을 가지고 원의 황제에게 왕을 모함하였다. 신유년 여름에 원은 국왕을 불러 입조하게 하였다. 이때 심왕 고가 또 참소하여 말하기를, 「왕이 칙서를 손으로 찢어버린 일이 있다」고 하자, 원의 황제는 노하여 왕의 옥새를 거두어 들리고 왕을 연경에 억류하였다.) 그러다가 겨우 금년 정월이 되어서야 성은을 입어서 다시 왕위 작위를 받아서 예전과 같이 국사를 처리하시니, 전국의 신료와 백성들이 그 기쁨을 누를 길이 없었읍니다. 그런데 뜻하지도 않게 간신들이 개전의 마음을 보이지 않고 예전과 같이 거짓말을 퍼트리어 사실을 날조하고 있읍니다. 충서성과 중추원에서 대간을 파견하여 관리앞에서 그 사실여부를 심문하신다면 그 잘못됨을 상세하게 아실 것입니다. 저희들이 엎드려 우려하는 바는 저희 작은 나라가 일본과 이웃하고 있는 변방의 중요한 땅으로써 중원과 四천 리나 떨어져 있읍니다. 그러므로 오래도록 군주가 자리를 비워서 만약에 불측한 변란이라도 발생한다면 아뢸 군주가 없으므로 그 해가 됨이 실로 가벼운 것이 아닐 것입니다. 이러한 까닭으로 인하여 저희등은 밤낮으로 우려를 하여 편안한 마음을 가질 날이 없었읍니다. 이와 같은 상주문이 황제의 귀에 들리신다면 거짓말을 퍼트리는 사람들을

엄하게 금하고 법에 따라 다스리어 본국에 보내어 춤으로써 다시는 참언의 말을 날조하여 고하는 일이 없기를 바랍니다。 그리하여 국왕으로 하여금 빠른 시일에 본국에 귀환할 수 있게 하여 백성들을 어루만져 주게 하십시오、 그렇다면 참언과 간사한 무리가 사라질 것이고 신료와 백성들이 편안하여 질 것 같사오니 이와 같이 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읍니다。」

○十一월에 왕이 교지를 내리어 공에게 입조하여 상왕 충선왕의 공을 지극하게 생각하는 마음을 위로하라는 명을 내리었다。(원주 : 그 교지는 아래에 수록되어 있다。) 공은 이에 그 날로 길을 떠났으니 그때의 공의 나이는 八十六세였다。 그때 공은 왕을 수행하여 대명전(大明殿)에서 황제에게 선정을 하례하였는데 하얀 머리에 상아 홀(笏)을 잡고 거동하는 모습이 본받을만 하였다。 이에 천하에서 공을 공경하고 칭송하였다。

(고려 충숙왕十二년 을축(乙丑) (공의 나이 八十七세) 三월에 공이 원에서 돌아왔다。 당시에 원에서는 동방에 다시 성(省)을 설치하여 기자(箕子)와 태조이래의 세록(世祿) 및 노비의 법을 혁파하여 없애려고 하였다。 그때 공이 도당(都堂)에 나아가 그곳의 정승에게 역관을 통하여 극력 청하여 그 논의를 엄추게 하였다。 공이 환국하자 나라사람이 손을 들어 이마를 감싸고 울면서 「우리 삼한을 살아남게 한 분은 바로 최시중이시다」라고 하였다。

(고려 충숙왕十三년 원 태정 三년) 병인(丙寅) (공의 나이 八十八세)

(고려 충숙왕十四년 원 태정 四년) 정묘(丁卯) (공의 나이 八十九세)

(고려 충숙왕十五년 원 치하(至和) 원년、 九월 문종(文宗) 천력(天曆) 원년) 무진(戊辰) (공의 나이 九十세) 봄에 양부(兩府)에서 국왕의 명을 받고서 공의 저택에 나아가 공을 위안하는 연회를 베풀어 주었다。 그때 국왕이 교지를 내리어 공을 치하하였다。 「신유년간에 공이 본국에 머물러 나라를 지킬 때 간악한 무리들의 역모를 꺾어서 그 공이 보필하는 신하의 제일이 되었으므로 특별히 공의 초상을 벽위에 그리어 후세사람의 귀감이 되게 한다」고 하였다。(원주 : 그 교지는 아래에 수록하였다。) 전에 개주판관(蓋州判官)을 지낸 예산(貌山) 최해(崔瀣)라고 하는 사람은 비록 나이가 많은 대신으로써 한 시대의 숭앙을 받는 사람이라 할지언정 그의 마음에 터럭만큼의 만족스럽지 못한 점이 있으면 결코 얼굴을 마주 대하고 아첨하지 않는 사람이었다。 그러한 그가 소매에 시를 써 가지고 공을 치하하였는데 그 시는 공의 실제 삶을 그린 실록(實錄)이었다。(원주 : 시는 아래에 수록하였다。) ○(원주 : 가전에 말하기를, 기사년에 공의 나이가 九十이었다고 하였다。)

(원주 : 七월에 원나라 군주가 상도(上都)에 죽었는데 묘제(廟諡)를 정하지 아니하고 그대로 태정제(泰定帝)라 불렀다。 九월에 무종의 장자인 화세속(和世球)이 화녕(和寧)에서 즉위하였다。 그러나 반년도 채 되지 않아서 죽으니 이가 바로 명종(明宗)이다。 그의 아우인 도첩목이(圖帖睦爾)가 황제의 자리를 계승하니 이 사람이 바로 문종(文宗)이다。

(고려 충숙왕十六년 원 문종 천력 二년) 기사(己巳) (공의 나이 九十一세)

(고려 충숙왕十七년 원 지순(至順) 원년) 경오(庚午) (공이 나이 九十二세) ○고려 충숙

왕 폐위되고 세자 정(禎)이 충혜왕(忠惠王)으로 즉위함。(고려 충혜왕원년 원지순 二년) 신미(후未) 七월 신축일에 공이 돌아가다。(원주 : 가전에는 임신년에 돌아갔다고 하으였나 〈고려사〉에서는 신미년에 돌아갔다고 하였으므로 여기에서는 〈고려사〉를 좇는다。) ○(원주 : 회삭(晦朔)으로 추측하여 보건대, 七월 二十六일 여름에 돌아가신 듯하다。) 공의 수(壽)는 九十三세요、조정에 벼슬한 햇수는 八十一년간이며、시호는 충헌(忠憲)이다。공은 다섯 임금을 두루 섬기어 (원주 : 고종、원종、충렬왕、충선왕、충숙왕) 나라의 원로가 되었으므로 조야(朝野)가 모두 공을 의지하고 중시하였다。

공의 배필은 개령부부인(開寧府夫人) 홍씨(洪氏)로 본관은 개령(開寧)이고、부친은 광정대부 지첨의부사 판도판서 상장군(匡靖大夫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上將軍) 시호 희순공(僖順公)인 홍록유(洪祿遺)요、조부는 금자광록대부 지문하성사 이부상서(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 홍균(洪鈞)이며、(그의 배필은 낙랑군부인(樂浪郡夫人) 김씨(金氏)로 본관은 낙랑(樂浪)이요。부친은 조산대부 좌우위장군(朝散大夫左右衛將軍) 김현선(金玄瑄)이다。) 증조부는 장사랑 위위주부 동정(將仕郎尉衛注簿同正) 광유(光儒)이며、고조부는 문림랑 예빈주부 동정(文林郎禮賓注簿同正) 성원(成遠)이다。 ○외조부는 (역자주 : 이하는 내용이 빠져있다。)

○공의 부인은 두 아들을 두었으니 장남은 지(持)로 대호군(大護軍)을 지냈는데 공보다 먼저 돌아갔다。둘째 아들은 계통(繼通)으로 친어대호군 판전객시사(親御大護軍判典客寺事)를 지내었다。

## 부록 : 유고(遺藁)

경오청추쇄도민주문(庚午請推刷逃民奏文) (원주 : 이 내용은 위의 연보에 실려있다。)

(원주 : 공이 상주한 표전(表箋) 등의 글은 〈고려사〉에서 명백하게 공 자신이 바친 것이라고 기록하고 있으므로 여기에 그 목록을 싣는 것이다。)

신축청물혁본국노비법표(辛丑請勿革本國奴婢法表)

을유상충선왕환국전(乙丑上忠宣王還國箋)

갑자정중서성청총숙왕환국서(甲子呈中書省請忠肅王還國書)

(원주 : 이 내용은 모두 연보에 갖추어져 실려 있으므로 여기에 다시 싣지 아니한다。)

## 忠憲公傳

公諱有淳文清公滋之季子也生於嘉熙三年高宗二十六年己亥齠齔有相者曰此兒必作相然數中否宜剃髮外祖宰臣任孝順不之從十二歲始就學十三歲以門蔭除貞禧宮錄事二十娶知僉議府事洪祿道之舊譜云辛亥就學壬子蔭仕己未女娶而以卒年推之皆相左故删去屬內侍院庚申秋文清有疾臨終謂公曰吾兒中惟汝保家仍以後事付之中統壬戌攝別將癸亥冬以左倉別監當拜參官執政以爲左倉文武俸祿所出非公莫能治會計申請仍舊但除攝而已初臺吏從御史至左倉者必巧升斗以自糊口其弊不貲公始至禁不與臺吏恨之古制每朔六衙日臺司分遣錄事所由巡行城中伺察冠服違制者沒官參外違則皆下馬與錄事相揖而去至元甲子

錄事韓約富所由光世等因巡行逢公云別監下馬公曰近侍奉命不宜下馬強逼扶下取鞍馬而去執政海陽公聞之怒曰左倉別監重費出不從臺吏丐乞由是含恨非理致辱不可赦也即日奏聞將約富光世等囚街衢所杖之明年乙丑正月授攝郎將兼監察御史九月出倅晋州政以最聞其州斷俗寺住持大禪師弘一恃勢豪侈盡用常住錢穀至八十石交代之際不肯傳與爲其後者畏威不敢徵之及按察朱公悅至聞其不義即不牒本州徵納公遣能吏三四人督令償之無遺弘一始怨終服曰公德夥矣及弘一來京言於公卿聞曰晋倅崔公政最清園有好梨不食盡摘棄於路公既見代謁執政海陽公曰聞君摘梨棄路是乎答曰此非之者之說晋邑公衙兵亂破毀吾所寓金應文壯元舊家也園有梨一樹聞其家有小兒三四輩意其曹應憶舊味摘而遺其家留其半自食棄之道路是何義也公笑曰吾初聞之謂爲詐清釣名及聞君語自然無餙眞某之子也戊辰正月復授神虎衛保勝郎將己巳正月出按西海道六月賊臣林衍作亂遷元王于西宮奉大弟安慶公即王位政由衍出諸道畏之皆附衍唯公問王起居不絶十一月王復位稱其忠直庚午出爲楊廣忠清按廉兼兵馬使夏林衍反據江華元王請元兵還松京衍傳牒諸道欲抗之人心忙忙唯公卓然不從賊衍子惟義遣人縛公左右欲害之會衍婿洪文係與其友宋松禮同舉義誅賊公得脱秋代還十月借朝散大夫戶部侍郎與起居注朴恒一入朝賀正既至宣授右司員外郎辛未冬以世子令出課楊廣道農務壬申秋又按慶尚道時元朝欲征日本遣兵來屯義安合浦等處有館史林宗者結托元將左右稱爲養子驕縱不法宮吏莫敢誰何公至謂元將曰林宗不道貪暴無已至盜進貢之物自稱爲公養子敢肆其惡以損公威名他日國家聞之將罪我不能究理公若欲勿問明言請之我將以公言自解也元將改容謝曰吾有兩兒何用養子但來者不拒厚待之而已其所作惡吾不與知論之如法可也公即發吏捕林宗上刑部取問皆服遂獄死由是一道肅然明年既復命又出爲全羅道按廉元遣招討使蘇泰由全羅徃耽羅所至暴横公守正不屈辭以病承旨趙仁規謂許珙曰國家用人一以門蔭一以材幹此人可謂兼之者也然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勞於外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公掌銓選獨不爲斯人之地歟甲戌秋忠烈王即位聞公名久即除監察雜端如蒙古賀正明年拜神虎衛將軍丙子賊臣林衍長子惟幹逃入元與中貴人也迷失託採珠而來請於王願俱朝紳而行王詢于庭必簡朝士不濡賊衍之門者遣之相臣舉公應命將行惟幹曰水潛人一百隨處招集公曰汝父擅國饗貨百物咸聚況珠是至寶如可採則獨不收歟也迷失曰如朝命何王亦曰行且圖之己卯六月除監察雜端遷侍丞元世祖至元庚辰以監察侍丞上疏直言時事忤旨十二月流長淵之大青島承旨趙仁規白王曰崔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復職辛巳元將征日本王命公檢察楊廣忠清道轉運輜重民不受病壬午出成耽羅公以親老非次欲辭大夫人怒曰耽羅絶徼人所憚徃上特命汝汝亦效尤而不行耶臣而不忠豈得爲孝乎母以老妾之故忤上旨公遂行居鎮三年所領兵懷恩忘遠戍之苦甲申還朝乙酉五月七日丁內艱秋起公爲慶尚道採訪使固辭不就丁亥六月入見上特拜朝奉大夫密直右副承旨世子宮令壬辰十一月兼右常侍世子賓癸巳朝廷將復征倭公爲全羅道指揮使造戰艦數百甲午元罷東征公因爲全羅道勸農使戊戌忠宣王即位六月元使來上謂兩府粤對之責非公不可遂召還朝元後八月世子入朝老王復辟己亥三月以知都僉議使如元賀誕皇子時世子在朝羣枉搆讒使者徃輒被誣公以老辭王曰知卿不撓往欽哉至都拜世子先是有兇徒將謀不軌逃入干元造言煽惑世子疑之公

援理曉之世子釋然五月還朝兼典理判書爲西北面都指揮使辭不行時元行省平章瀾吉思左丞耶律來欲革本國奴婢之法俾同內服請于帝徵本朝陪臣之賢者王授中贊入望朝乞公固辭冢宰十一月拜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以行辛丑詣柳林行在竭誠奏請帝乃詔罷征東省許從舊俗三月十九日復命王下敎曰徃者瀾吉思等誣罔天聰幾覆我邦有淳至誠感天帝可其奏我家法度得以不墜功在社稷其賜田土奴婢世叙子孫癸卯五月拜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上護軍仍令致仕閏月王奏公爲王府斷事官帝命入朝冬王復拜都僉議贊成事甲辰夏還時吳祁石補天得幸用事國人患之元遣帖木兒不花使洪子藩與宰相崔有渰等執補天及其父胄赴京乙巳秋元又有旨曰高麗洪崔宰臣效勞於世祖朝其令護王來朝時忠宣在元恐王維紹宋璘之徒從至京恣其兇謀諷承相塔剌罕奏于帝只令公及子藩等從王入朝十月扈駕丙午至朝先是王信讒欲廢儲立瑞興侯至是公白王曰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太祖及親廟睟容俱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稱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廟主不容不遷殿下千載後寧能信其不爾也高宗元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老臣守死願不奉敎王慘然動容者久之遂感悟省堂亦將罪讒人丁未正月帝崩讒人于謁平章波麻氏獲逭其誅又欲遂其兇謀波麻右之一日同王召公等諸宰皆畏不敢進公奮然曰臣而逃君命可乎寧死且徃即赴命平章見公怒曰汝王臣也何附世子不奉王命乎欲致之辟公不改容徐對曰非吾王志也頃有怨世子者讒間父于使世子之孝不能自明父王之慈將爲盡絶廢嫡立支幾紊國統自古禍亂莫甚於此天下之惡一也公輔天子理天下何奈護姦而罪忠也平章益怒會波麻伏辜乃誅本國讒人及瑞興侯三月遷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元武宗即位奉賀表入朝未至封陽平君既至耶律平章等又爲征東省官公庭爭事遂寢王遣使賜紅鞓至大元年戊申白世子與公主將還王大喜解龍袍衣之賜宴大內夏賜推誠協恭贊理功臣號改中贊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七月忠烈薨忠宣自燕奔喪八月即位賜公白玉帶位冠百僚寵渥尤洽王欲遵元法別軍民公諫止之十月公以年滿七十乞退章三上不許公請益堅乃命大臣崔濡將賜几杖公泣辭上曰卿不欲此禮自今六七年無復請退公不獲已聽事己酉秋入朝王于燕京命注大寧府典籤等員公曰自柄臣死後無復有立府者臣以死請寢上不允庚戌復上牋辭位上還牋曰每入請退奈不樂余心何公不敢復言受命還國稱疾不視事者四閱月王自燕京下詔曰國務多緒公雖耆艾不可自逸公惶恐奉敎上聞公長子持死拜孫得全護軍以慰之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後爲寵臣妾與承旨蔡宗璘爭臧獲帝聽寵臣言遣工部尚書哈剌台來囚蔡宗璘兄弟于行省欲奪宗璘文卷公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剌台不能奪謄寫而去國人皆歎曰眞宰相也仁宗皇慶二年癸丑王還傳位世子八月忠肅王即位宰臣裵廷等傳上旨以公年高令五月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秋爲府院君上王遣近臣賜南宋大倚几及上寢床曰此物安於老體公母讓甲寅上王入朝南遊補陁山遣近侍賚東陽酒三十瓶並以手敎賜公以諭之至治元年辛酉王入覲上王於燕京委公庶務手敎勞問賜輸忠順義保理功臣號壬戌王遣上護軍尹吉甫傳旨勉公雖老爲社稷起議朝廷公以老辭乃與默軒閔文仁公漬菊齋權文正公溥笑軒許贊成有全旅亭李贊成糊杏山朴贊成全之悅軒趙贊成簡雲菴鄭評理儀遽廬李典書舟爲耆英會三年癸亥洪舍人傳王旨邇來未審老體佳否戀戀不已凉德已經艱厄母勞遠念但國家事務罔以年高爲辭提調僉

議上旨降至再三公不得已乃起泰定元年甲子復拜政丞權開征東省印鄭評理僑寄詩云芝函降自五雲天三達尊榮冠後先綠野希年開府後又將匈軸摠朝權冬王命公入朝以慰上王思公惓惓之意公即日行時年八十有六歲矣戊申云年滿七十是年云從王賀正大明殿皓首象笏周旋可則天下敬歎時元朝復議立省東方革去箕子以後世祿奴婢之法公詣都堂力請止之三月還國國人擧手加額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五年戊辰春兩府承命詣公第慰宴上曰辛酉年間大寧君留守本國姦臣移國之計卒不得行功爲輔臣第一其圖形壁上以勸後來崔猊山瀣雖耆老大臣不滿其意則未嘗面謏也乃袖詩賀公曰稷三韓韓重不遷天敎君稟大椿年至今九秩何煩賀自以春秋視八千盖公實錄也至順二年忠惠王元年辛未七月卒家傳云壬申七月辛丑而考麗史則辛未七月無日享年九十有三立朝八十一年謚忠憲歷事五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配開寧洪氏匡靖大夫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上將軍謚僖順公祿道之女吏部尚書鈞之孫女也生二男長特以大護軍先公卒次繼通親御大護軍

## 충헌공 전

공의 휘(諱)는 유엄(有渰)이요, 문청공 자(滋)의 막내 아들이다。 공은 가희(嘉熙) 三년、 고종 二十六년 을해년에 태어났다。 공이 갓난아기였을 때 관상을 하는 사람이 말하기를、「이 아이는 반드시 재상이 될 것이나 자주 곤경에 처할 운명이니 머리를 깎아 승려가 되게 함이 마땅하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외조부인 재신 임효순(任孝順)이 그 말을 따르지 않았다。 十二세에 비로서 학교에 나아가 공부하였다。 十三세에 문음(門蔭)으로 정희궁녹사(貞禧宮錄事)에 임명되었다。 二十세에 지첨의부사(知僉議府事) 홍록유(洪祿道)의 딸을 아내로 맞이하였다。 (원주 : 옛 연보를 살펴보면 신해년에 공부를 시작하고 임자년에 문음으로 벼슬에 나아갔으며、 기미년에 아내를 맞이하였다고 하였으나 돌아가신 해로 미루어 보면 모두 틀리기 때문에 없애 버렸다。) 이 해에 내시원(內侍院)에 배속되었다。 경신년 가을에 문청공께서 병이 발생하시어 임종하실 때 공에게 이르기를、「내 아들중 오직 너만이 집안을 지킬 수 있다。」라고 하시고 공에게 후사를 부탁하셨다。

중통(中統) 임술년에 공은 섭별장(攝別將)이 되었다。

계해년 가을、 좌창별감(左倉別監)은 마땅히 참관(叅官)으로써 임명하여야 하는데 집정(執政)이 좌창은 문무관리의 봉록이 나오는 곳이므로 공이 아니면 그 곳의 회계를 잘 처리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없다 하여 국왕에게 청하여 그 자리에 공을 그대로 머물러 있게 하고 다만 겸직하는 것만을 없애주고 말았다。 당초 어사대의 관리로써 어사를 수행하여 좌창에 이르는 사람들은 모두 되나 말을 가지고 양곡을 구하여 자신들의 호구책으로 삼았다。 그리하여 그 폐단이 적지 않았는데 공이 좌창에 부임하자 마자 이를 금하여 양곡을 주지 않으니 어사대의 관리들이 이를 원망하였다。 옛부터 내려오는 제도에 의하면、 매달 그믐에 여섯 관아의 일대사(日臺司)에서 녹사를 사방으로 나누어 파견하여 섬중의 각지를 순행하면서 관복(冠服)을 법도에 어긋나게 착용하는지를 살펴보게 하여 위반하는 자는 관직을 몰수하였다。 참관(叅官)이하의 관리가 밖에서 그들을 만나면 모두 말에

서 내려 그들 녹사와 읍(揖)을 하고 가야했다。 지원(至元) 갑자에 녹사 한약부(韓約富)、 소유(所由)、 광세(光世)등이 순행을 하던중 공과 마주쳤는데 그들이 공에게 이르기를, 「별감은 말에서 내리시오!」라고 하자 공이 대꾸하기를, 「나는 주상을 가까이에서 모시는 사람으로 주상의 명을 받고 가는 길이니 말에서 내리는 것은 옳지 않소。」라고 하였다。 그러자 그들은 힘으로 핍박하여 공을 말에서 끌어내리고는 안장과 말을 빼앗아 갔다。 집정인 해양공(海陽公) 김준(金俊)이 이 소식을 듣고 노하여 말하기를, 「좌창별감은 많은 비용을 출납하는 관리로 어사대의 관리가 양곡구걸하는 것을 주재 않았는데 이로 인하여 원한을 품어 이치에 맞지도 않는 일을 가지고 그에게 욕을 보였으니 그들의 죄는 사면할 수가 없다。」하고 그 날로 국왕에게 그 사실을 상주하였다。 그리하여 한약부와 광세등을 가구소(街衢所)에 가두고 장형을 가하였다。

그 다음 해 을축 정월에 섭낭장겸감찰어사(攝郎將兼監察御史)가 되었다。 九월에 진주(晋州)의 수령으로 나갔는데 가장 뛰어난 지방관이라는 평가를 받았다。 진주의 단속사(斷俗寺) 주지인 대선사 홍일(弘一)은 자기의 세력을 믿고 서 호사와 사치를 자행하여 항시 준비하여 놓아야 할 전곡(錢穀)을 모두 사용하니 그 수량이 八十석에 이르렀다。 그리고서 그가 후임자와 교대할 때 그가 사용한 전곡을 주려고 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후임자는 홍일의 위세를 두려워하여 감히 그 전곡을 배상하라고 말하지 못하였다。 안찰사인 주공열(朱公悅)이 이르러 그 의롭지 못한 사실을 듣고 즉시 진주에 공문을 띄워 그 전곡을 징수하도록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三、四명의 능란한 아전을 보내어 홍일로 하여금 하나도 빠짐없이 배상하라고 독촉하게 하였다。 홍일은 처음에는 원망을 하다가 나중에는 그 뜻에 굴복하고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이 두 공의 나에 대한 은덕이 크다。」 그런 뒤 홍일이 서울에 갔을 때 공경들에게 말하기를, 「진주의 수령인 최공은 정사가 매우 청렴하다。 정원에 맛이 좋은 배가 있는데 그 배를 자신이 따 먹지 아니하고、 모두 따서 길에다 버릴 정도이다。」라고 하였다。 공이 관직이 바뀌어 집정 해양공 김준을 알현하였는데 해양공이 공에게 말하기를 「그대가 배를 따서 길에다 버렸다는 소문이 들리던데 그것이 사실인가?」라고 물었다。 이에 공이 이렇게 대답하였다。 「이 이야기는 저를 비난하는 사람들의 말입니다。 진주의 관아가 병란에 파괴되었기 때문에 저는 장원(莊元) 김응문(金應文)의 옛집에 머물러 공사를 보았읍니다。 그 집의 정원에는 한 그루의 배나무가 있었는데 듣자니 그 집에 살던 사람에게 어린아이가 서 너명 있다 하므로 제 생각에 그 아이들이 분명히 그 배 먹던 일을 잊지 못할 것이라고 여기어 배를 따서 그 집에 주고 그 반은 남겨두고 제가 먹었던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배를 길거리에 던져 버리다니 그게 무슨 말입니까?」 이 말을 듣고 해양공이 웃으며 말하기를, 「내가 처음 듣기에 청렴함을 가장하여 명예를 얻으려한 것이 아닌가 생각했었는데 지금 그대의 말을 들으니 자연스럽고

아무 꾸밈도 없으니 참으로 그 누구의 아들이로구나」라고 하였다。

무진년 정월에 다시 신호위보승낭장(神虎衛保勝郎將)에 제수되었다。

기사년 정월에 해서도(海西道) 안찰사로 나갔다。 그 해 六월에 적신(賊臣) 임연(林衍)이 난을 일으켜 국왕을 서궁(西宮)에 유폐시키고 큰 아우인 안경공(安慶公)을 받들어 왕위에 오르게 하니 정사가 모두 임연의 손아귀로부터 나왔다。 모든 도에서 임연을 두려워하여 모두 붙어 움직이었는데 오직 공만을 전왕의 안부를 묻는 일을 끊지 않았다。 그 해 十一월에 왕이 복위하였는데 공을 충직하다고 칭찬하였다。

경오년에 양광충청도 안렴사 겸 병마사(楊廣忠淸道按廉使兼兵馬使)가 되어 나갔다。 그 해 여름에 임연의 아들인 임유무(林惟茂)가 반란을 일으켜 강화도에 웅거하였다。 국왕은 원나라군에게 개경으로 환도할 수 있게 해달라고 요청하였다。 당초에 임연은 공문을 각도에 보내어 원나라군에게 대항하게 하였으므로 인심이 흉흉하였다。 그 때 공만은 유독 흔들림없이 임연의 명에 따르지 아니하였다。 그러자 임유무의 아우인 임유의(林惟義)가 사람을 파견하여 공을 포박하여 오게 시켰는데 좌우에 있던 자들이 공에게 해를 입히려 하였다。 그 때 마침 임연의 사위인 홍문계(洪文系)가 그의 벗인 송송례(宋松禮)와 함께 의거를 일으키어 적을 주륙하였기 때문에 공이 그 위험에서 벗어났다。 그 해 가을에 교체되어 서울로 돌아왔다。 그 해 十월에 조산대부 호부시랑(朝散大夫戶部侍郎)의 직책을 띠고서 기거주(起居注) 박항일(朴恒一)과 함께 원에 입조하여 신정하례를 올리었다。 공이 본국에 돌아오자 국왕의 명으로 우사원외랑(右司員外郎)에 제수되었다。

신미년 겨울에 세자의 명으로 양광도에 나가 농사일을 권장하였다。

임신년 가을에 공은 또 경상도의 안찰사로 나갔다。 그 때 원나라 조정에서 일본을 정벌하고자 하여 군대를 파견하여 의안(義安)、합포(合浦)등지에 주둔하여 머물고 있었다。 그 때 관사(館史) 임종(林宗)이란 자가 있어 원나라 장수의 좌우에 있는 자들과 결탁하여 장수의 양자라 칭하면서 방자한 행동과 불법적인 일을 저질렀다。 그렇지만 관리들이 감히 그를 제지할 수가 없었다。 공이 안찰사가 되어 이르자 원나라 장수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임종이 부도한 짓을 행하여 탐욕스러운 짓과 포악한 행위를 하기를 그치지 아니하여 왕실에 진공(進貢)하는 물품을 도적질하는데까지 이르고 있소。 그 자는 공의 양자라고 자칭하면서 감히 사악한 짓을 제멋대로 저질러서 공의 위엄과 명예까지 떨어뜨리고 있소。 앞으로 국가에서 이러한 사실을 알게 될 때에 내가 그들을 살펴서 다스리지 못하였다고 죄를 줄 것이오。 공이 만약에 그 때 심문을 받고 싶지 않거든 지금 명백하게 사실을 밝혀 주기 바라오。 그러면 내가 앞으로 공의 말로써 사태를 해결하겠소。」이 말을 듣고 원나라 장수는 얼굴빛을 바꾸면서 공에게 사례하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나

에게는 본래 두 아들이 있으니 양자를 둘 필요가 어디 있겠읍니까? 다만 찾아오는 것을 거절하지 아니하고 후하게 대우한 것에 불과합니다. 그가 사악한 일을 저질은 것은 나는 아지 못하는 일이니 법에 따라 처벌하는 것이 좋겠읍니다。」 이에 공이 즉시 형리를 보내어 임종을 체포하여 형부에 송치하였다。 그는 심문을 받고 모든 사실을 자복하여 마침내 옥에 갇혔다가 사형에 처해졌다。 이 일로 말미암아 도내가 숙연하게 질서가 잡히었다。

그 다음 해에 공이 국왕에게 복명하고 나서 또 전라도 안렴사가 되어 나갔다。 그 때 원나라가 초토사(招討使) 소탄(蘇炭)을 파견하여 전라도를 경유하여 제주도에 이르게 하였다。 그런데 그들은 이르는 곳마다 포악하고 방자하게 행동하였는데 공은 엄정한 태도를 지니면서 그들에게 굴복하지 않았다。 그리고는 병을 구실로 사임하였다。 승지인 조인규(趙仁規)가 허공(許珙)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국가에서 인재를 등용하는 길을 보면, 하나는 문음에 따르고 하나는 재간(才幹)에 따르는데 이 사람은 이 두가지를 겸비하고 있는 사람이라고 할 수 있소。 그런데 이 사람은 본성이 염정적이어서 명예를 추구하는 사람이 아니오。 따라서 외직에서 오래도록 수고하고 있는데도 十년동안 직위를 옮겨주지 아니하니 시론이 이를 애석하게 여기고 있소。 공이 지금 전형을 담당하고 있으니 어찌 이 사람을 위하여 자리를 마련하여 주지 않고 있소。」

갑술년 가을에 충렬왕이 즉위하였는데 왕은 공의 이름을 오래전부터 들어왔기 때문에 즉위하자마자 공을 감찰잡단(監察雜端)에 제수하였다。 공이 몽고에 가서 신정하례를 하였다。

그 다음 해 신호위장군(神虎衛將軍)에 임명되었다。

병자년에 적신 임연의 장자인 임유간(林惟幹)이 원나라로 도망하여 중귀인(中貴人) 야미실(也迷失)과 함께 진주를 재취한다는 명복으로 고려에 왔다。 그들은 왕에게 조정의 신하와 동행하여 진주가 산출되는 곳을 가보고 싶노라고 청하였다。 이에 왕은 조정 신하에게 물어서 조정의 선비중에 반드시 적신 임연의 문하에서 더러운 짓을 하지 아니한 사람을 골라 보내라고 하였다。 그러자 재상들이 공을 천거하였다。 공이 명에 따라 길을 떠나려고 하는데 임유간이 잠수부 一〇〇인을 가는 곳마다 불러 모으게 하였다。 그러자 공이 그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너의 아비가 국내의 온갖 물품을 도철처럼 모아 모두 네 집에 모아들였는데 하물며 진주와 같은 빼어난 보물을 채취할 수 있었다면 빼놓았을 이유가 어디 있겠느냐?」 이에 야미실이 말하기를, 「조정의 명이 있으니 어쩌겠소?」라 하고, 왕도 또한 「길을 떠나서 찾아보도록 하라!」고 하였다。

기묘년 六월에 공을 감찰잡단(監察雜端)에 임명하고 시승(侍丞)의 자리에 옮겨주었다。

원 세조(世祖) 지원(至元) 경진년에 감찰시승(監察侍丞)으로써 상소를 올리어 당시의 일에 대하여 직언을 하다가 왕의 비위를 건드렸으므로 十二월에 장연(長淵)의 대청도

(大靑島)에 유배되었다。 그 때 승지 조인규가 왕에게 상주하기를, 「최유엄은 일찌기 충절을 굳게 세워 주상을 받들었으니 가볍게 버릴 수 없다。」고 재삼 말하니 주상의 마음도 누그러져 귀양가는 길에 소환되어 복직되었다。

신사년에 원나라가 장차 일본을 정벌하려고 할 때에 왕이 공에게 명하여 양광 충청도를 잘 살피어 보급품의 수송을 원활하게 하도록 하였는데 백성들이 그 해를 입지 않았다。

임오년에 탐라에 나가 수비를 담당하게 되었다。 이에 공이 모친이 연로하다는 것과 순서가 아니라는 이유로 사직하자 대부인(大夫人)이 노하여 공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 「탐라는 본토에서 멀리 떨어진 오지이므로 사람들이 가기를 꺼려하는 곳이다。 그리하여 주상께서 특별히 너에게 가기를 명하신 것인데 너마저 남들과 같은 잘못된 일을 본받아 가지 않으려 하느냐? 신하가 되어 충성스럽지 못하니 어떻게 효자가 될 수 있겠느냐? 이 늙은 어미를 구실로 하여 주상의 명을 어기지 말아라!」 이에 공이 드디어 길을 떠나 탐라진(耽羅鎭)에 거하였다。 이곳에 거하는 三년동안 공이 거느린 일천 명의 군사는 공의 은혜를 입어서 먼곳에 떨어져 수자리 사는 고통을 잊고 지냈다。

갑신년、 탐라에서 교체되어 서울로 되돌아 왔다。

을유년 五月 七月에 대부인의 상을 당하였다。 그 해 가을에 조정에서 공을 경상도 채방사(採訪使)로 기용하려 하였으나 공은 완강하게 거절하고 벼슬에 나아가지 않았다。

정해년 六월에 궁에 들어가 국왕을 알현하니、 국왕이 특별하게 공에게 조봉대부 밀직우부승지 세자궁령(朝奉大夫密直右副丞旨世子宮令)에 임명하였다。

임진년 十一월에 우상시 세자빈(右常侍世子賓)을 겸임하였다。

계사년에 (원의) 조정에서 장차 왜국을 정벌하려고、 할 적에 공은 전라도 지휘사(指揮使)가 되어 수백 척의 전함을 건조하였다。

갑오년에 원나라에서 일본정벌을 포기하였기 때문에 공은 전라도 권농사(權農使)로 직위가 바뀌었다。

무술년에 충선왕이 즉위하였다。 그 해 六월에 원나라 사신이 고려에 오자 국왕이 양부(兩府)에 이르기를、 사신을 접대하는 책무는 공이 아니면 할 수가 없다。 하고 마침내 공을 외직에게 소환하여 원나라 사신을 접대하게 하였다。 후에 八월이 되어 세자가 원에 입조하고 선왕이 다시 왕위에 복위하였다。

기해년 三월에 지도첨의사(知都僉議使)의 직위를 띠고 원나라에 가서 황자(皇子)의 탄생을 축하하였다。 당시의 세자인 충선왕은 원나라의 조정에 있었는데 못신하들이 세자에게 허무맹랑한 참소를 하여 사신들이 원의 서울에 가기만 하면 무고를 당하였다。 공이 연로함을 구실로 사신가기를 사양하자 왕이 말하기를、 「공의 불요불굴한 기개를 알고 있으니 원의 서울에 가서 일을 처리하고 오시오。」라 하였다。 공이 원의 서울에 이르러 세자를 알현하였다。 그런데 공이 알현하기에 앞서서 (고려에서) 흉도(兇徒)들이 불법적인 일

을 꾀하다가 원나라로 도망친 자들이 있어 말을 꾸며서 세자에게 공을 참소하니 세자가 공을 의심하였다。 이에 공이 이치에 따라 소상히 설명하니 세자가 의심을 풀었다。 그해 五월에 고려에 돌아와서 전리판서(典理判書)의 직을 겸임하고 서북면도지휘사(西北面都指揮使)가 되었으나 사양하고 가지 않았다。 당시에 원나라의 정동행성(征東行省) 평장사인 활길사(濶吉思)와 좌승(左丞) 야율래(耶律來)가 고려의 노비법을 개혁하고자 동내복(同內服)으로 하여금 황제에게 청하여 고려의 배신(陪臣) 중 어진 사람을 불러들이게 하였다。 이에 왕은 공에게 중찬(中贊)의 직위를 제수하여 원에 입조하여 사정을 호소케 하였는데 공은 총재(冢宰)의 직을 완강하게 사양하였다。 그 해 十一월에 광정대부 도첨의찬성사(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가 되어 원으로 떠났다。

신축년에 공은 유림(柳林)의 행재소(行在所)에 가서 온정성을 다하여 황제에게 주청을 하였다。 원의 황제는 이에 정동행성을 혁파하라는 조칙을 내리고 고려가 옛풍속을 따르는 것을 허락하였다。 三월 十九일에 공이 돌아와 국왕에게 복명하니 왕은 다음과 같은 하교를 내렸다。

「지난번에 황길사 등이 황제에게 무고를 하여 거의 우리나라를 무너뜨릴 뻔하였다。 그런데 최유엄이 있는 정성을 다하여 황제의 마음을 움직였으므로 황제가 우리의 청을 받아들이었다。 이리하여 우리나라의 법도가 땅에 떨어지지 아니할 수 있었으니 그의 공은 사직에 보존될 것이다。 따라서 그에게 하사하는 전토와 노비는 영원히 자손에게 물려준다。」

계묘년 五월에 공을 광정대부 도첨의중찬 판전리사사 상호군(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上護軍)에 임명하고 그 직위로 치사하게 하였다。 윤월(閏月)에 왕은 (원나라 황제에게) 공을 왕부단사관(王府斷事官)에 임명한다고 상주하였는데 황제가 공을 입조시키라는 명을 내렸다。 그 해 겨울에 왕은 다시 공을 광정대부 도첨의찬성사(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에 임명하였다。

갑진년 여름 원에서 돌아올 무렵에 오기(吳祁)、석천보(石天補) 등이 왕의 총애를 받으면서 정사를 농락하고 있었으므로 나랏사람들이 이를 걱정하고 있었다。 그런데 원에서는 티무르불화(帖木兒不花)를 파견하여 홍자번(洪子藩)과 재상 최유엄 등으로 하여금 천보와 그의 아비 석주(石胄)를 잡아가지고 연경으로 오라는 명을 내렸다。

을사년 가을에 원에서 또 요구하기를、「고려의 홍(洪)、최(崔) 두 재신은 세조조에 충성을 다 바쳤으니 국왕을 호위하여 입조하게 하라。」고 하였다。 당시에 충선왕은 원에 있었는데 왕유소(王惟紹)、송린(宋璘)의 무리가 충렬왕을 따라 원의 서울에 이르러 흉한 모책을 발휘할까 두려워하여 원의 승상 탑자한(塔剌罕)에게 귀띔하기를、공과 홍자번 등만을 왕을 호위하여 원의 서울에 오게 하라고 권하였다。 그해 十월에 공은 국왕의 거동을 호위하여 원에 갔다。

병오년에 공이 원의 조정에 이르렀다。 이에 앞서 충렬왕이 참소하는 말을 믿어 세자(역자주：충선왕을 말함。)를 폐하고 서흥후(瑞興侯) 전(琠)을 세자로 세우고자 하였다。 그러다가 일

이 이렇게 되자 공이 충렬왕에게 다음과 같이 아뢰었다。「전하께서 본국에 계실 적에 한번이라도 경령전(景靈殿)에서 조상에 제사를 지내지 아니한 적이 있었읍니까? 태조와 여버이의 묘(廟)에 신주가 번듯한 용모를 모두 갖추고 있는데 만약에 서흥후를 세자로 세우신다면 그의 조부인 서원후(西原侯)、부친인 시양후(始陽侯) 두 사람을 종묘에 받아들여야 할 것이니、그렇게 된다면 전하의 어버이의 신주는 다른 곳으로 옮기지 않을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전하께서 천수를 다 누르시고 돌아가신 뒤에 그러한 일이 안 일어나리라고 누가 보장할 수 있겠읍니까? 고종과 원종을 신은 모두 모시었읍니다。신이 이제 늙었으나 하루 아침에 그 분들에 대한 제사가 중단되는 것을 참을 수가 없읍니다。그러므로 신이 만약에 전하께 이를 간언하지 않는다면 지하에 들어가 선왕을 볼 면목이 없을 것입니다。그래서 이 늙은 신하는 죽을 지언정 전하의 명을 받들 수는 없읍니다。」이 말을 듣고 충렬왕은 한참동안 얼굴빛을 바꾸고 심각하게 있더니 마침내 잘못됨을 깨달았다。그리고 중서성과 도당에서도 그들에게 죄를 주려고 하였다。

정미년 정월에 원의 황제가 죽었다。그러자 참소를 했던 사람들이 평장사인 파마씨(波麻氏)를 찾아가 일을 꾸밈으로써 주륙당함을 면하게 되었다。이에 그들은 흉모를 이루려고 획책하였는데 파마씨가 이를 도왔다。하루는 (파마씨가) 왕과 함께 공등을 불렀는데 여러 재상들이 모두 두려워하여 감히 가지를 못하였다。그러나 공은 분연히 일어나「신하된 자로써 임금의 명을 버리는 것이 되겠소!」라 말하고 즉시 그 명령에 따라 그에게로 갔다。평장사가 공을 보고 노하여 이렇게 말하였다。「그대는 왕의 신하인데 어찌하여 세자에게 붙어서 왕의 명령을 받들지 않는가?」그렇게 말하고는 그는 공에게 형벌을 가하려고 하였다。그러나 공은 얼굴빛 하나 바꾸지 아니하고 이렇게 대꾸하였다。「지금 생긴 문제는 우리 임금의 본래 뜻이 아니오。그 당시에 세자에게 원한을 품은 자가 있어 유언비어를 날조하여 임금의 부자사이를 이간질시킴으로써 세자로 하여금 자신의 효성을 밝힐 길을 막아 버렸고、부왕으로 하여금 자애로움을 참소하는 자에게 옮기게 하였소。그리하여 장차 적자를 폐하고 방계의 지손(支孫)을 세자로 세움으로써 국통(國統)을 문란케 하려 하였소。예로부터 앙화와 국난에서 이것보다 심한 일이 없어서 천하에서 그 자들을 미워함이 한결같은데 공은 천자를 보필하여 천하를 다스리는 자로써 어찌하여 간사한 자를 변호하여 충성스러운 자에게 죄를 주려고 하시오。」평장사는 이 말에 더욱 노하였다。그러나 때마침 파마가 잘못을 저질러 제재를 받았으므로 본국의 참소한 사람들과 서흥후를 주살하였다。그 해 三월에 공에게 벽상삼한삼중대광광정대부 도첨의중찬 판전리감찰사사(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를 제수하였다。원의 무종(武宗)이 즉위하였는데 공이 하례하는 표(表)를 가지고 입조하였다。공이 아직 (원에) 도착하기도 전에 공을 양평군(陽平君)에 봉하였다。공이 원에 도

착하고 보니 이미 평장사 야율(耶律) 등이 또 정동행성의 관청을 만들은 뒤였다。이에 공이 원의 조정에서 그 일을 따져 그 관청이 결국 없어지고 말았다。이에 국왕이 사신을 보내어 붉은 가죽띠를 하사하였다。

지대 원년 무신년에 공이 원으로부터 돌아와 세자와 공주가 곧 환국할 것임을 왕에게 아뢰었다。왕은 크게 기뻐하고 손수 입고 있던 용의(龍衣)를 벗어 공에게 입혀주고 궁중에서 큰 연회를 베풀었다。여름에 공에게 추성협공찬리공신(推誠協功贊理功臣)이라는 호를 내리고 중찬의 벼슬을 벽상삼한삼중대광수첨의정승 감춘추관사대령군(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으로 바꾸어 주었다。그 해 七월에 충렬왕이 돌아갔다。그리고 충선왕이 연경으로부터 분상(奔喪)하여 八월에 즉위하였다。그리고 공에게 백옥대(白玉帶)를 하사하고 모든 관리의 우두머리가 되게 하였으며、총애가 전보다 훨씬 극진하였다。국왕이 원나라의 법을 따라서 군민(軍民)을 구별하려 하자 공은 이를 간하여 그만두게 하였다。그 해 十월에 공은 나이가 칠십이 넘은 것을 구실로 치사할 것을 청하는 글을 세번이나 올리었으나 국왕은 이를 허락하지 않았다。이에 공은 더욱 굳게 치사할 것을 청하였다。그러자 국왕은 대신인 최유(崔濡)에게 명하여 장차 궤장(几杖)을 하사하려고 하였다。이에 공이 눈물을 흘리면서 이를 사양하자 국왕이 말하기를、「경이 만일 이러한 예를 받지 않으려 한다면 앞으로 六、七년동안 다시는 물러나기를 청하지 마시오。」라고 하였다。공은 하는 수 없이 다시 정사를 맡게 되었다。

기유년 가을에 공이 원에 입조하여 연경에서 왕을 뵈었다。겨울에 공이 대녕부(大寧府)의 전첨(典籤) 등의 직을 담당하는 사람을 임용하였다。이 때 공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정권을 잡은 제가 죽은 뒤로는 다시는 부(府)를 세우는 일이 없기를 죽음으로써 청합니다。」그러나 주상은 이 청을 허락하지 않았다。

경술년 공이 다시 표전을 올리어 벼슬을 사직하였으나 국왕은 그 표전을 돌려주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공이 치사를 청할 때마다 과인의 마음이 여러 날 동안 기쁘지 아니하니 이를 어찌 하겠소?」공은 다시는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지 마시오。공이 국왕의 명을 받고 본국으로 돌아왔다。그러나 병을 구실로 직무를 보지 않은 지가 네 달이 지났을 적에 국왕이 연경의 저택에서 하교를 내리기를、「국가의 업무가 어려움이 많으니 공은 비록 나이가 많은 노인이나 스스로 편안하게 지내지 말라!」고 하였다。이에 공은 황공하여 그 하교에 따랐다。국왕은 공의 맏아들인 지(持)가 죽었다는 소식을 듣고서 공의 손자인 득전(得全)을 호군(護軍)에 임명함으로써 공을 위로하였다。그리고 하교를 내리어 지나치게 상심하지 말것을 명하였다。당초에 상서(尚書) 이덕수(李德守)의 딸이 선발되어 원나라로 가서 원의 총신(寵臣)의 첩이 되었다。그런데 이덕수가 승지인 채종린(蔡宗璘)과 노비를 가지고 다투게 되었다。원의 황제는 측신의 말을 듣고서 공부상서(工部尚書) 합자

대(哈剌台)를 파견하여 채종린 형제를 점동행성에 구금한 다음 채종린의 문권(文券)을 빼앗으려고 하였다。이에 공이 극구 이를 따졌는데 매우 말이 격렬하였다。그러자 합자대도 그 문권을 빼앗지 못하고 다만 문권을 빼끼어 가지고 갔을 뿐이었다。나랏사람들이 모두 감탄하기를、「참으로 재상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인종(仁宗) 황경(皇慶) 二년 계축에 국왕이 원에서 훙국하여 세자에게 왕위를 전하였다。八월에 충숙왕(忠肅王)이 즉위하였다。재신인 배정(裵挺) 등이 왕의 뜻을 전하기를、「공은 나이가 많으니 당세에 한번 도당에 나아가 군국(軍國)의 대사만을 의논하라」고 하였다。가을에 공은 부원군(府院君)이 되었다。상왕인 충선왕이 근신을 보내어서 남송에서 보낸 큰 의자와 안궤 및 국왕이 쓰던 큰 침상을 보내고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이러한 물건은 늙은 몸에 편리할 것이니 공은 사양하지 말라!」

갑인년에 상왕인 충선왕은 원에 가서 남쪽지방인 보타산(補陀山)에 여행하였는데 가까이에서 모시는 내시를 보내어 공에게 동양주(東陽酒) 三十병을 보내어 주고、아울러 수교(手敎)를 하사하여 그 사실을 알리었다。

지치(至治) 원년、신유년에 국왕은 원에 들어가 연경에서 상왕을 뵈었는데 국왕은 국정의 서무(庶務)를 공에게 맡기었다。그리고 수교를 보내어 공을 위로하였다。공에게 수충순의보의공신(輸忠順義保理功臣)의 호를 하사하였다。

임술년에 국왕은 상호군(上護軍) 윤길보(尹吉甫)를 보내어 왕의 뜻을 전하기를、「공은 힘을 다하여 일하라! 공이 비록 늙었으나 사직을 위하여 일어나서 조정에서 국사를 의논하기 바란다。」고 하였다。그런데 공은 늙었음을 구실로 사양하였다。그리고 묵헌(默軒) 문인공(文仁公) 민지(閔漬)、국재(菊齋) 문정공(文正公) 권부(權溥)、소헌(笑軒) 찬성(贊成) 허유전(許有全)、여정(旅亭) 찬성 이호(李瑚)、행산(杏山) 찬성 박전지(朴全之)、열헌(悅軒) 찬성 조간(趙簡)、운암(雲庵) 평리(評理) 정선(鄭僐)、거려(蘧廬) 전서(典書) 이주(李舟) 등과 함께 기영회(耆英會)를 만들었다。

지치 三년 계해년에 홍사인(洪舍人)이 왕의 교지를 전하였는데 그 내용은 이러하다。「근래에 건강이 좋은지 궁금하오。보고 싶은 마음 간절하오。박덕(薄德)한 나는 어려움을 이제 다 겪고 났으니 그만 염려하기 바라오。다만 국가의 사무를 연로함을 구실로 사양하지 말고 다시 첨의(僉議)를 맡아주기 바라오。」국왕의 교지는 재삼 내렸왔으므로 공은 하는 수 없이 다시 일어나 일을 보았다。

태정(泰定) 원년 갑자년에 공은 다시 정승권개정동성인(政丞權開征東省印)에 임명되었다。이 때 평리 정선이 공에게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보내었다。「지초(芝草)함이 오색구름 하늘로부터 내려오니／세번이나 존귀하고 영광스런 자리에 오르었다네。／녹야당(綠野堂)(역자주：고사는 앞에 나옴。)을 엮은 많은 나이에 마(麻)를(역자주：마(麻)는 당나라때에 중서성에서 조칙을 내릴때 사용하던 종이이다。중서성에서는 황색과 백색 두가지 종이를 사용하였는데 그 후에 한림(翰林)에서는 백색만을 사용하였다。

하고、중서성에서는 홍색만을 사용하였다。모두 조칙을 가리키는 말이다。) 열어보고 난 뒤 ／ 또 다시 백색 두루마리를 받고서 한림(翰林)을 총괄한다네。」 겨울에 국왕이 공에게 명하기를、원에 입조하여 상왕이 공을 지극하게 보고 싶어하는 마음을 위로하라고 하였다。공은 이에 즉시 길을 떠났으니 그때의 공의 나이는 八十六세였다。(원주 : 이해에 공의 나이가 七十이라 하고 해년생(生)임을 의심할 수 없다。) 그 때 공은 왕을 수행하여 대명전(大明殿)에서 황제에게 신정하례를 하였는데 하얀 머리에 삼아홀(笏)을 잡고 거동하는 모습이 본받을만 하였다。이에 천하에서 공을 공경하고 칭송하였다。당시에 원에서는 동방에 다시 성(省)을 설치하여 기자(箕子)이래의 세록(世祿) 및 노비의 법을 혁파하여 없애려고 논의를 진행중이었다。이에 공이 도당에 나아가 극력으로 청하여 그 논의를 그치게 하였다。그 뒤 三월에 공이 환국하자 나랏사람들이 손을 들어 이마를 감싸면서 「우리 삼한을 살아남게 한 분은 바로 최시중이시다。」라고 하였다。

태정 五년 무진년 봄에 양부(兩府)에서 국왕의 명을 받아 공의 저택에 나아가 공을 위안하는 연회를 베풀어 주었다。그 때 왕이 말하기를、「신유년간에 대령군이 본국에 머물러 나라를 지킬 때 간악한 무리들의 역모를 성공할 수 없게 만들었다。그 공이 보필하는 신하의 제일이 되었으므로 특별히 공의 초상을 벽위에 그리어 후세사람의 귀감이 되게 한다。」고 하였다。예산(猊山) 최해(崔瀣)라고 하는 사람은、비록 나이가 많은 대신이라 할지라도 그의 마음에 들지 않으면 결코 얼굴을 마주대하고 아첨하지 않는 사람이었다。그러한 그가 소매에 시를 넣어 가지고 와서 공을 치하하였는데 그 시는 이렇다。「삼한의 사직을 지켜 다른 데로 옮기지 못하게 하니 ／ 하늘이 공에게 대춘(大椿) (역자주 : 〈장자〉에 나오는 오래사는 나무 이름으로 八천년을 봄으로 삼고、八천년을 가을로 삼을 정도로 장구한 세월을 산다함)과 같은 나이를 주시었네 ／ 이제서야 九十나이에 이르른 것 축하할 것도 없지。／ 그분은 봄、가을을 八천년으로 보시고 있으니。」 이 시는 바로 공의 실록(實錄)이라고 할 것이다。

지순 二년、충혜왕(忠惠王) 원년 신해년 七월에 공이 돌아가셨다。(원주 : 가전에는 임신년 七월 신축일에 돌아가셨다고 하였으나 〈고려사〉를 보면 신미년 七월이라 하였고 날자는 기재하지 않았다。) 향년 九十三세요、조정에 벼슬한 햇수는 八一년간이요、시호는 충헌(忠憲)이다。공은 다섯 임금을 두루 섬기어 나라의 원로가 되었으므로 조야가 모두 공을 의지하고 중시하였다。배필은 개령(開寧) 홍씨(洪氏)로 광정대부 지첨의부사 판도판서 상장군(匡靖大夫知僉議府事版圖判書上將軍) 시호 희순공(僖順公)인 홍육유(洪祿遺)의 딸이요、이부상서 홍군(洪鈞)의 손녀이다。두 아들을 두었으니 장남은 지(持)로 대호군(大護軍)을 지냈고 공보다 먼저 돌아갔다。둘째 아들은 계통(繼通)으로 친어대호군(親御大護軍)을 지내었다。

附錄

忠烈王賜公土田奴婢敎文 辛丑

君之使臣不制其辭往者瀾吉思等誣罔帝聰幾至覆國乃命僉議侍郎有滲上表以乞言率舊章至誠感動帝可其奏我家法度得以不墜功在社稷其賜土田奴婢內外子孫世世叙用以勸後之爲臣子者

부록

충렬왕사공토전노비교문 신축년

군주의 사신은 문사(文辭)를 (마음대로) 짓지 못한다。 지난번에 활길사(濶吉思)가 황제에게 망령된 일을 무고하여 우리나라를 거의 뒤집어 놓을 뻔 하였다。 이에 첨의시랑(僉議侍郎) 최유엄(崔有渰)에게 명하여 표(表) 올리어 옛 법도를 따를 수 있게 하여 달라고 요청하게 하였다。 그는 지성으로 요청하여 황제를 감동시켰으므로 황제는 상주한 것을 허락하였으니 이로 인하여 우리나라의 법도가 무너지지 아니하였다。 그 공이 사직에 관련된 것이므로 토지와 노비를 하사하노니、내외(內外) 자손이 대대로 물려 사용하여 후대의 신하된 사람들을 권장하노라。

忠宣王別錄叙用敎辭 戊申

大德九年冬本國宰相洪子藩崔有渰等圖安宗社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利害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宜別錄叙用

충선왕별록서용교사 무신년

대덕 九년 겨울에 본국의 재상 홍자번(洪子藩)과 최유엄 등이 종사(宗社)를 안정시키려고、의(義)를 무겁게 여기고 자신의 몸은 가볍게 여기어 나란히 원의 조정에 나아가 나라의 이해를 논의하였고、짐을 위하여 환국을 청하였으니 그 공이 매우 특별하므로 이에 별록(別錄)하여 서용(叙用)함이 마땅하다。

忠宣王南遊補陀山賜公東陽酒手敎 甲寅

寄書于大寧君崔有渰 閔政丞清 裵摠管挺 東菴李杏山 朴全之 諸老飮此酒觀此書以爲一日之歡天下勝境恨不得與諸老共之

충선왕남유보타산사공동양주수교 갑인년

대령군 최유엄、정승 민지(閔漬)、총관(摠管) 배정(裵挺) 동암(東庵) 이○(李○)、행산(杏山) 박전지(朴全之) 등 여

러 노인들에게 서찰을 보내노니 이 술을 마시고、이 서찰을 보면서 하룻동안의 즐거움을 삼기 바라오。천하의 빼어난 경치를 여러 노인들과 함께 하지 못하는 것이 한스럽소。

## 忠宣王至吐蕃獨知里寄公書 辛酉

予以命數之奇罹玆憂患子爾一身跋涉萬五千里向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深增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憚我群小輩必幸我如此肆其奸巧焉知不聞我父子乎先是本國人朱昱家奴伯顔禿古思自宮入元得寵幸佞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禿古思諧誣忠宣元令忠宣祝髮流之吐蕃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數奏于帝俾予遠還

## 충선왕지토번독지리기공서 신유년

짐은 명수(命數)가 기박하여 이와 같은 우환을 만나 혈혈단신 이 한 몸이 일만 오천리의 길을 걸어 토번으로 향하고 있으니 우리 사직을 욕되게 함이 크오。그리하여 누워도 편안히 잠들 수가 없고、음식을 들어도 그 맛을 느낄 수가 없었소。생각컨대、나라의 여러 원로들도 또한 노심초사(勞心焦思)、더욱더 당황하고 부끄러워할 것으로 사료되오。더구나 국왕은 나이가 어리니 지향할 바를 아지 못할 것이오。내가 거느린 무리중의 소인배들은 나의 처지를 다행스럽게 여김이 저렇듯 분명하여 이렇게도 간교한 짓을 마음대로 저지르고 있으니、그들이 우리 부자를 이간질시키려고 저러한 짓을 행한다는 것을 어찌 모르겠소?(원주:이러한 일이 있기전에 본국 사람인 주황(朱晃)의 가노(家奴) 백안독고사(伯顔禿古思)가 궁(宮)으로부터 원나라에 들어가 총애를 받았다。그는 아첨과 음험한 짓을 많이 자행할 뿐만 아니라 불법적인 일을 많이 저질렀다。이에 충선왕은 그를 몹시 싫어하였다。백안독고사는 이에 충선왕을 무고하였는데 원에서는 충선왕의 머리를 깎게 하고 토번에 유배를 보내었다。)바라건대、여러 나라의 원로들이 한마음으로 힘을 합하여 황제에게 상소를 올리어 나를 빨리 송환하게 하여 주시오。

## 忠宣王至吐蕃撒思結寄公書

予以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清臣吳澄議以高王之於聖武元王之於世皇率先歸附佐運樹功先考忠烈王得尚公主予於帝室亦有微勞之意奏請于帝奏記丞相俾予無久於此

## 충선왕지토번철사결기공서

짐은 十월 六일에 토번의 철사결에 도착하였소。그 곳에서 황제가 짐의 환국을 허락한 듯하다는 소문을 들었는데、그 말이 확실한 것이라면 공등은 염려할 것이 없소。그런데 만일 그렇지 아니하다면、유청신(柳淸臣)、오잠(吳潛)과 더불어 상의하기를、「(나의 선조인) 고종께서는 성무황제(聖武皇帝)에게 원종께서는 세종황제(世宗皇帝)에게 솔선하여 귀속함으로써 천하의 대세가 원나라로 돌아가게 돕

는 공을 세웠으며, 선고(先考)이신 충렬왕께서는 황제의 공주와 혼인하였으며, 짐 또한 제실(帝室)에 자그마한 공로가 있다。」는 내용으로 황제에게 표를 올리어 (짐의 환국을) 청하고, 또한 승상에게 주기(奏記)를 올리어 짐을 이곳에 오래도록 억류되게 하지 마시오。

## 洪舍人傳忠肅王旨 癸亥

邇來未審老休住否戀戀不已凉德已經艱厄母勞遠念但國家事務罔以年高爲辭提調僉議

## 흥사인전충숙왕지 계해년

근래에 건강이 좋은지 궁금하오。보고 싶은 마음 간절하오。박덕(薄德)한 나는 어려움을 이제 다 겪고 났으니 그만 염려하기 바라오。다만 국가의 사무를 연로함을 구실로 사양하지 말고 다시 첨의(僉議)를 맡아주기 바라오。

## 忠肅王傳上王 忠宣旨 甲子

上王思公不已欲一見公面公雖衰老吾令安車以迎公其就車徐來以慰上王惓惓之心

## 충숙왕전상왕(충선왕)지 갑자년

상왕께서 공을 보고 싶어함을 그치지 아니하여 공의 얼굴을 한번 보고자 하니 비록 공이 노쇠하였으나 짐이 안거(安車)를 보내어 공을 맞아오라 하였소。공은 수레를 타고 천천히 와서 상왕의 애타게 그리워하는 마음을 위로하기 바라오。

## 忠肅王奬公諭旨 戊辰

辛酉年間大寧君留守本國奸臣移國之計率不得行功爲輔臣第一可圖形壁上以勸後來

## 충숙왕장공유지 무진년

신유년간에 대녕군은 본국에 머물러 나라를 지키면서 간신들이 나라를 다른 군주에게로 옮기려는 계획을 이루지 못하게 하여 그 공로가 보필하는 신하의 제일이 되니 공의 초상을 벽위에 그려놓음으로써 후세의 귀감이 되게 하노라。

## 賀公兩府承命慰宴詩

崔貌山 瀣

社稷三韓重不遷天敎君稟大椿年至今九耋何煩賀自以春秋視八千

하공양부승명위연시 예산(貎山) 최해(崔瀣)

삼한의 사직을 지켜 다른데로 옮기지 못하게 하니 하늘이 공에게 대춘(大椿) (역자주 : 〈장자〉에 나오는 오래사는 나무 이름으로 八천년을 봄으로 삼고、八천년을가을로 삼을 정도로 장구한 세월을 산다함。)과 같은 나이를 주시었네。

이제서야 九十나이에 이르른 것 축하할 것도 없지。

그분은 봄、가을을 八천년으로 보시고 있으니、

## 遺事

麗史曰柳淸臣朴景亮等欲專國柄誣忠宣言本國都僉議事司世祖皇帝已陞爲二品且賜印以寵之令其官亦受帝命除拜之與朝廷爲一朝廷大臣不敢凌蔑是國家萬全之責忠宣深然之將表聞大寧君崔有渰密語金怡曰若從二人言東國之業已矣政令自中國出幾何不爲其所並也怡乘間且陳忠宣乃至出金怡傳

忠宣在元遣承旨金之兼來啓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爲國元老國有大事僉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禀若有不聽仁規及中贊崔有渰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出趙仁規傳

崔瀣字彦明登第補成均學官學諭闕員瀣與李守者爭政丞崔有渰欲興守瀣之父伯倫罵有渰語頗不遜配伯倫于孤蘭島出崔瀣傳

林衍之亂全羅道按察使權晅忠淸道按察使崔有渰見王傳諭帝旨皆感泣即曉諭州郡西海道按察使遷亮閩王還奔詣行在出林衍傳

忠宣王即位初會百官于梨峴新宮下敎曰海州崔氏即累代功臣宰相之宗可世爲婚媾男尚宗女女爲宗妃崔有渰功存宗社宜別錄敘用是日下批判檢校之職盖繁矣出忠宣王世家

忠肅王甲子冬公如元賀正宰相會旻天寺上書中書省云前年乞大尉王忠宣回還文狀却有奸臣等謀嫡却落寫做于磎國王並瀋王爲兩王語句到今朝亂告說未絶爲此今具文狀付賀正官崔政丞收管前去代告中書省伏乞詳狀施行出忠肅王世家

東史會綱曰忠宣王二年庚戌八月崔有渰免以柳淸臣爲政丞先是王以有渰年老令五日一赴朝堂淸臣專理細務至是代之

## 유사

〈고려사〉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유청신(柳淸臣)과 박경량(朴景亮) 등이 국권을 손아귀에 쥐고자 하여 충선왕을 속이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본국의 도첨의사사(都僉議使司)는 원의 세조황제가 이미 이품(二品)으로 품계를 올려 주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인(印)까지 하사하여 총애하고 있읍니다。지금 그 관직은 또한 황제의 명을 받아 임명하고 있으므로 (원의) 조정과 다를 바 없이 한 질서 속에 있게 만드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원의) 조정의 대신도 (우리의) 그 관직을 능멸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국가의 만전을 꾀하는 방책일 것입니다。」충선왕은 이를 매우 그럴듯하게 여기어서 표를 올리어 이를 황제에게 청하려 하였다。그 때 대령군 최유엄이 은밀하게 김이(金怡)에

게 말하기를, 「만약에 두 사람의 말에 그대로 따른다면 우리나라의 왕업(王業)은 이제 끝장이 난 것이오。정령(政令)이 중국으로부터 나오게 될 것이니、그들에게 병탄(拜呑)되지 아니할 수가 있겠소?」라고 하였다。이에 김이가 한가한 시간을 틈타 충선왕에게 사실을 모두 이야기하니 그제서야 충선왕이 그 일을 중지하였다。」〔〈김이전(金怡傳)〉에 나온다。

충선왕이 원에 있을 적에 승지 김지겸(金之兼)을 보내어 알리기를、「조인규(趙仁規)는 나이가 많고 덕이 높아 나라의 원로가 되므로 조회하러 갈 때 옥대(玉帶)를 차게 하고、수레를 세우고서 시종과 이야기를 나눌 수 있게 하며、찬배(贊拜)(역자주:신하가 군주를 알현할 때 예를 관장하는 사람이 예의 절차를 부르는 일)할 때 이름을 부르지 않게 하며、검을 차고、신발을 신고서 전(殿)에 오를 수 있게 허락한다。그리고 나라에 큰 일이 있을 때에는 첨의밀직(僉議密直)한 사람을 그의 집에 보내어 그의 의견을 묻게 한다。만약에 그의 말을 따르지 아니하는 자가 있을 경우에는 조인규와 중찬 최유엄이 합의를 한 사람에 대하여는 법에 위반한 일을 한 것으로 논죄한다。」고 하였는데 왕이 이 제안을 따랐다。〔〈조인규전(趙仁規傳)〉에 나온다。〕

최해(崔瀣)의 자는 언명부(彦明父)이다。과거에 급제하여 성균학관(成均學官)에 보직을 받았는데 그때 마침 학유(學諭)의 자리가 비게되었다。그러자 그 자리를 놓고 최해와 이수(李穗)라는 자가 다투었다。그 때 정승인 최유엄이 이수에게 자리를 주려고 하자 최해의 아버지인 최백륜(崔伯倫)이 최유엄에게 대들었는데 하는 말이 상당히 불손하였다。이에 최백륜을 고란도(孤蘭島)에 유배보내었다。〔〈최해전(崔瀣傳)〉에 나온다。〕

임연(林衍)의 난리에 전라도 안찰사 권탄(權坦)、충청도 안찰사 최유엄이 국왕이 황제의 뜻을 교지로 내려 효유(曉諭)한 것을 보고서 모두 감읍(感泣)하고 즉시 각 주군에 효유하였다。그때 서해도(西海島) 안찰사인 변량(邊亮)이 국왕이 환국하였다는 소식을 듣고서 행재소(行在所)로 달려갔다。〔〈임연전(林衍傳)〉에 나온다。〕

충렬왕이 즉위한 지 얼마되지 않아서 이현(梨峴)에 새로 세운 궁전에서 백관을 모아놓고 다음과 같이 하교하였다。「해주 최씨는 누대로 공신과 재상의 집안으로 (왕실과) 혼인을 할 만하니 그 집안의 남자는 종실의 여자를 취할 수 있고、여자는 종실의 비(妃)가 될 수 있다。최유엄의 공은 종묘사직에 기록되어 있으니 마땅이 별록(別錄)하여 서용(敍用)하여야 하리라。」그리고 그 날로 비(批)를 내렸다。그리하여 판검교(判檢校)의 직이 더욱더 많아졌다。〔〈충선왕세가(忠宣王世家)〉에 나온다。〕

충숙왕 갑자년 겨울에 공이 원나라에 가서 신정하례를 하였는데、재상들이 민천사(旻天寺)에 모여 중서성에 다음과 같은 상서를 올리었다。「지난해에 태위왕(太尉王:忠宣王)의 환국을 요청하는 문장(文狀)이 간신들의 모책에 의하여 그 안의 글자를 지워버림으로써 국왕과 심양왕(瀋陽王:暠)

의 두 왕의 말을 막아버렸읍니다。 그리고 지금까지 황당한 말로써 위에 고하기를 그치지 않고 있습니다。 이로 인하여 지금 문장을 갖추어서 하정관(賀正官) 최유엄 정승에게 주어 이전의 문장을 거두어 들이고 다시 중서성에 고하게 한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 이 문장에 실린대로 시행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충숙왕세가(忠肅王世家)〉에 나온다。〕

〈동사회강(東史會綱)〉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충선왕 二년 경술년 八월에 최유엄이 면직되고 유청신(柳淸臣)이 정승이 되었다。 이보다 앞서서 국왕은 최유엄이 나이가 많다고 하여 닷새에 한번 도당에 나아가 일을 보게 하고 유청신으로 하여금 자그마한 일들은 모두 처리하게 하였었는데 이제와서 그 자리를 대체시킨 것이었다。」

# 十二世 府尹公 諱 安海

## 遺事

崔粹翁世德錄曰司宰令公夫人宋氏戶口昭載公諱仲淵次仲澤次仲寶次仲濕而元無改諱文跡默守堂公修首陽世譜時洪州居直提學鬮後孫山雷等來言曰曾見渠之先祖崔濬時舊文書有書族系忠憲公子繼通生珙珙生仲淵仲澤仲寶仲濕而仲淵則改名爲安海仲澤則改名爲安澤仲寶則改名爲安德而不錄子孫云且許涵族譜則崔珙子安海德海云默守堂云雖未知考據之實跡如錄之於此以備他日之參攷云至於世譜直書曰公諱安海郎將公諱仲澤或云改名安澤然而郎將公戶口亦云仲澤年五十六夫人崔氏吏曹牒亦云故郎將崔仲澤妻崔氏年八十二云云郎將公歿後猶稱以初諱其不改名明矣不改而曰改則公之改諱安海何以準信也文淸公初諱安而郎將公二男初名安生改名洪必避文淸公之諱而然也文淸公於公爲高祖豈可犯高祖一字諱而爲字行哉宋氏崔氏兩世夫人戶口不見曹牒是公家文蹟也明白可据山雷之說不過口傳且不見舊文書許涵之譜所謂德海不知指某公俱不足憑信而世譜公諱之直書以改諱未知爲得○且攷黃漫浪尿集崔國賓碣銘則判三司事安澤書以東京判官公有埤子然則安澤與大護軍公諱繼通爲從兄弟郎將公安澤爲從孫豈可犯從祖之名而改以安澤哉

崔弘宇(日休堂之侄)曰忠憲公之子只有持與繼通而持之子孫多居于洪州繼通之子孫或居于京或居于鄕司宰令公諱珙乃弘宇七代祖而珙以上戶口班班載錄珙以下代數不遠歷歷可記自 文憲公到此身乃十七代也吾兩門分派在於珙之妻宋氏戶口所載仲淵仲澤仲寶兄弟中而吾門只知仲澤之爲祖先不知仲淵之改爲安海仲澤之改爲安澤常以爲恨往在甲戌年勸送崔碩徽於洪州則碩徽還自洪州只以仲淵改名安海仲澤改名安澤仲寶改名安泳書送而時來見碩徽未知碩徽於何得聞此言也其居遠在康津不得詳聞可恨可歎

按攷於南陽洪氏譜則益城府院君洪鐸第二子尚書昌道昌道無子而女崔安海父司宰令珙子少尹荷云然則珙氏之世譜雖未知作於何時而漢城尹公乃 太祖朝人我世譜之作在於崇禎丙子則相距迨三百年矣洪氏豈取我世譜始敘其遠代無后家之女婿耶是以先

世譜牒及世系詳載如是故勝刊世譜傳之于今而不差矣以此觀之則公之改名無疑而但我崔文獻之無徵可知矣

世德錄曰司宰令公夫人洪武癸酉戶口公以元至正二十三年恭愍王十二年癸卯生而時居開城府東部上楊堤壹里云洪武癸酉即我太祖開國後二年自公侍入我 朝時年三十一而尚爲齋生其後官至嘉靖大夫漢城尹盖歷麗禍昌恭讓爲我 太祖定宗太宗朝人○又曰按麗史高龍普傳曰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乃辛裔妹婿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君望裔之同年友以故疎放之云而攷宋氏戶口則洪武癸酉公時年三十一尚爲齋生麗史所云崔仲淵則恭愍時已爲佐郎盖與公同姓名者後人恐或錯認爲公故表而書之

家牒曰墓在龍仁保東村云

## 十二世 부윤공 휘 안해

### 유사

최수옹(崔粹翁)의 〈세덕록(世德錄)〉에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사재령공(司宰令公)의 부인(夫人) 송씨(宋氏)의 호구(戶口)에 소상하게 기록하고 있다시피、공의 휘(諱)는 중연(中淵)이요、그 다음은 중택(仲澤)이요、그 다음은 중보(中寶)요、그 다음은 중습(中濕)이라 하였으며、본래 휘를 바꾼 자취가 없다。묵수당공(墨守堂公)께서 〈수양세보(首陽世譜)〉를 지을 당시에 홍주(洪州)에 거하는 직제학(直提學) 관(關)의 후손 산뢰(山雷) 등이 와서 말하기를 「일찌기 그의 선조인 최준(崔濬)의 오래된 문서를 보았더니 그의 족계(族系)를 쓴 것이 있었는데 충헌공의 아들 계통(繼通)이 공(珙)을 낳았고、공이 중연(仲淵)、중택(仲澤)、중보(仲寶)、중습(仲濕)을 낳았거니와 중연은 안해(安海)로 개명하였고、중택은 안택(安澤)으로 개명하였고、중보는 안덕(安德)으로 개명하였는데 그 자손들에 관해서는 기록하지 않았다。」고 하였다。또한 허함(許涵)의 족보에 이르기를、「최공의 아들은 안해와 덕해(德海)이다。」라고 하였다。묵수당(墨守堂)께서 말씀하시기를、「비록 그 고거(考據)의 사실여부는 알 수 없으나 여기에 그대로 수록하여 앞으로의 참고자료로 삼는다。」고 하였다。그리고는 〈세보(世譜)〉에는 그대로 「공의 휘는 안해이고、낭장공(郎將公)의 휘는 중택(中澤)인데 혹은 안택(安澤)으로 개명하였다고도 한다。」고 썼다。그러나 낭장공의 호구에도 「중택은 나이가 五十六세이다。」라고 하였고、부인인 최씨(崔氏)의 〈이조첩(吏曹牒)〉에도 「고(故) 낭장 최중택의 처 최씨로 나이가 八十二세이다。」라고 하였다。낭장공이 돌아간 뒤에도 여전히 처음의 휘로 칭한 것을 보면 개명하지 않았음이 분명한 사실이다。낭장공이 개명하지 않았음에도 불구하고 개명하였다고 하였으니、공의 휘를 안해로 개명하였다는 것을 어떻게 믿을 수 있겠는가? 문청공(文淸公·滋)의 처음 휘가 안(安)이었고、낭장공의 둘째 아들 이름

이 안(安)이었는데 태어나자마자 홍(洪)으로 개명하였으니 이는 분명히 문청공의 휘를 피하여 그렇게 한 것이었다。 문청공은 공에게는 고조부였으니 어떻게 감히 고조의 한 글자 휘를 범하여 이름자의 항렬을 삼을 수가 있었겠는가? 송씨와 최씨 양세부인(兩世夫人)의 호구와 〈이조첩〉은 공의 집안의 문서이니 명백하게 신빙할만한 것이며、 산휘의 설은 구전에 불과한 것으로 게다가 그 옛문서라는 것도 나타나지 않는다。 그리고 허함의 족보에서 이른바 덕해(德海)라는 이름도 누구를 가리키는 것인지 알 수가 없으니 모두 믿을 수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세보〉에서 공의 휘를 그대로 쓰고 개명하였는지에 관해서는 알 수 없다고 말한 것이 적당한 것 같다。

○〈황만낭뇨집(黃漫浪尿集)〉의 최국빈갈명(崔國賓碣銘)을 살펴보면、 판삼사사(判三司事) 안택(安澤)이 동경판관공(東京判官公)에게 비자(埤子)가 있다고 썼는데 그렇다면 안택이 대호군공(大護軍公) 휘 계통(繼通)과 종형제의 사이가 되고、 낭장공과 안택이 종손의 사이라는 이야기가 된다。 그런데 어떻게 종조부의 이름을 범하면서 안택으로 개명할 수가 있겠는가?

최홍우(崔弘宇) (원주 : 일휴당(日休堂)의 조카。)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총헌공의 아들로는 오직 지(持)와 계통(繼通)이 있을 뿐이요、 지의 자손은 홍주(洪州)에 많이 살고 있고、 계통의 자손은 혹은 서울에 살고 있고、 혹은 시골에 살고 있다。 사재령공 휘 공(珙)은 홍우의 七대조이시고、 공(珙)이 상의 호구는 분명하게 기록되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공(珙) 이하는 대수(代數)가 그다지 멀지 아니한 관계로 자세하게 기억할 수가 있다。 그러니 문헌공으로부터 나의 몸에 이르기까지는 十七대가 된다。 우리 양문(兩門)의 분파는 공(珙)의 처인 송씨의 호구에 기록한바 중연、 중택、 중보 형제에서 발행하였는데 우리의 문중에서는 다만 중택이 조상인 사실만을 알 뿐 중연이 안해로 개명하였다는 것과 중택이 안택으로 개명하였다는 것을 모르고 있으므로 항상 이것을 한스럽게 여기고 있었다。 지난 갑술년에 홍주에서 최석휘(崔碩徽)를 배웅한 적이 있었는데 석휘가 홍주로부터 돌아가서 알려오기를、 중연은 안해로 개명하였고、 중택은 안택으로 개명하였고、 중보는 안영(安泳)으로 개명하였다는 서찰만을 보내왔었다。 그때 석휘를 만나보지 못하여 석휘가 여러에서 이러한 사실을 알았는지 묻지를 못하였다。 그는 저 멀리 강진(康津)에서 살고 있으므로 자세한 사실을 들을 수 없으니 한탄스러운 노릇이다。 (원주 : 남양(南陽) 홍씨(洪氏)의 세보(世譜)를 살펴보면、 익성부원군(益城府院君) 홍탁(洪鐸)의 둘째 아들은 상서(尙書) 창도(昌道)인데 창도는 아들이 없었고 그 딸이 최안해에게로 시집갔다。 안해의 부친은 사재령공이고、 (미상) 그렇다면 홍씨의 세보가 어느 시기에 만들어 졌는지 알 수 없지만 한성윤공(漢城尹公)은 태조조의 사람이고 우리 최씨의 세보는 숭정(崇禎)병자년(서기一六三六년)에 만들어졌으니 서로 三〇〇여년간의 시기가 떨어진다。 홍씨가 어찌 우리의 세보를 취하여 후사가 없는 자기들 조상의 집안의 사위에 대하여 서술할 까닭이 있겠는가? 이것은 분명히 그 선대의 보첩(譜牒)과 씨계(氏系)가 이와 같이 자세하게 실려있는 까닭에 세보에 그 사실이 등재되여 지금 까지 내려오면서 오차가 나지 않는 것이다。 이러한 점으로 미루어 보건대、 공이 개명하였다는 것은 의심할 것이 없지만 다만 우리 최씨의 문헌에서 그 사실을 징험할 수 없다는 점은

알 수 있다。)(역자주 : 이상의 원주는 원문이 희미하여 보이지 않는 부분이 많으므로 부분적으로 추론하여 번역하였음을 밝힌다。)

〈세덕록〉에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하였다。

사재령공 부인의 홍무(洪武) 계유년(서기 一三九三년) 호구에 말하기를、「공이 원나라 지정(至正) 二十三년、공민왕(恭愍王) 十二년 계묘(서기 一三六三년)에 태어났고 당시에 개성부(開城府) 동부(東部) 상갈제(上葛堤) 일리(壹里)에 살고 있었다。」고 하였다。홍무 계유년은 바로 우리 태조께서 개국한 지 二년되는 해로 공은 태조를 모시고 우리 조정으로 들어왔으며、당시의 나이는 三十一세였는데 아직 재생(齋生)으로 있을 때였다。그 후에 관직이 가정대부 한성윤(嘉靖大夫漢城尹)에 이르렀다。공은 고려의 우왕、창왕 공양왕을 거쳐 우리 국조의 태조、정종、태종에 이르는 때의 사람이다。

○또 그 책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고려사·고룡보전(高龍普傳)〉을 보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고룡보가 일찌기 무고한 사람을 죽인적 있었는데 전법사(典法司)가 그 죄를 다스리려고 하였다。그런데 룡보는 신예(辛裔)의 매서(妹婿)이고、좌랑(佐郎) 최중연(崔仲淵)은 신예의 문생이며、정랑(正郎) 강군보(姜君寶)는 신예의 동년(同年)의 벗이었다。그래서 그들은 이 일을 다스리어 룡보를 방면하였다。」고 하였다。송씨의 호구를 살펴보면、홍무 계유년에 공의 나이는 三十一세로써 아직도 재생(齋生)으로 있을 때였다。그런데 〈고려사〉에서 이른바 최중연이라는 사람은 공민왕때 벌써 좌랑의 직에 있었으니 생각컨대、이 사람은 공과 성명만 같은 사람인 듯하다。그리하여 후세사람들이 그 사람을 공으로 오인할까 두려워 여기에 드러내어 기록한다。

〈가첩(家牒)〉에 말하기를、「공의 묘는 용인(龍仁) 보동촌(保東村)에 있다。」고 하였다。

## 十二世 領郎將公 諱 安澤

領郎將公事實

公의初諱는仲澤改諱安澤이니忠憲公曾孫也라恭愍王戊申生自開城東都上楊堤로移去北部觀光防하다累遷內侍修義校尉神武侍衛司後領郎將하다當我朝受命後에雖有世家收用之典而公이自以前朝喬木之家로出處大致를不失於正이라하고遂與同志諸公으로晦迹南鄕에時稱九逸民하니詳見勝國名流標榜하고正統丙辰에卒하다

## 十二世 영랑장공 諱 안택

영랑장공사실

공의 첫번째 휘는 중택(仲澤)이었는데 안택(安澤)이라고

고쳤으니, 충헌공(忠憲公)의 증손이다。 공민왕 무신년(一三六八)에 태어나 개성 동도(東都) 상양제(上楊堤)에서 북부(北部) 관광방(觀光坊)으로 이사갔다。 여러 차례 벼슬을 옮겨 내시(內侍) 수의교의(修義校尉)· 신무시위사(神武侍衛司) 후에 영랑장(領郎將)에 올랐다。

우리 왕조가 천명을 받은 뒤에 비록 대대로 거두어 쓰겠다는 은전을 내렸지만, 공이 스스로 옛 왕조의 신임받던 집안 출신으로 벼슬에 나아가고 물러나는 몸가짐을 바르게 하지 않을 수 없다고 생각하였다。 그래서 뜻을 같이한 여러분들과 함께 남쪽 시골로 자취를 감추었다。 그때 사람들이 「구일민(九逸民)」이라고 불렀으니 승국명류표방(勝國名流標榜)에 자세히 보인다。 정통(正統 : 명나라 영종의 연호) 병진년(一四三六)에 돌아가셨다。

## 十二世 襄武公 諱 永社

### 襄武公傳

文獻 太祖 定宗 大宗實錄 海陵君派譜

公字德綏忠肅王四年乙亥生大明洪武年間武科登第官至輸忠順義原從功臣壁上三韓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判三司知議政府領府事首陽君諡襄武公太祖元年朝鮮建國參贊門下府事西北面撫使開國原從功臣門下侍郎贊成事太祖二年謝恩使明國往來一等功臣策祿太祖三年商議門下府事安州義州泥城江界等處兵馬都節制使兼安州牧使漢陽遷都時門下侍郎贊成事分都評議使司使太祖六年西北面都安撫察理使太祖七年判三司事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兼平壤尹築造平壤城永樂二十一年癸卯壽八十九卒

## 十二世 양무공 휘 영지

### 양무공전

공의 자는 덕수(德綏)이다。 충숙왕 四年乙亥(忠肅王四年乙亥—西紀一三三五)생으로 경문공 홍윤(景文公洪胤)의 六대손(六代孫)으로 고려 조선 무신(高麗朝鮮武臣)이다。

공민말(恭愍末)에 무과(武科)에 급제(及第)한 고려와 조선대의 무인(武人)으로 고려말에 여러 벼슬을 지내고 위화도회군(威化島回軍)등 이성계(李成桂)와 행동을 같이했다。 태조원년임신(太祖元年壬申—一三九二)에 조선이 건국되자 참찬문하부사(叅贊門下府事)로서 서북면무사(西北面撫使)가 되었고 개국원종공신(開國原從功臣)이 되어 이해 문하시랑찬성사(門下侍郎贊成事)에 올랐다。 태조二년계유(癸酉—一三九三)에 사은사(謝恩使)로서 명(明)나라에 다녀와 앞서 위화도회군(威化島回軍)때에 세운 공(功)으로 일등공신(一等功臣)에 책록(策祿)되었다。 태조三년갑술(甲戌—一三九四)에 상의문하부사(商議門下府事)로 안주(安州) 의주(義州) 이성(泥城) 강계(江界)등처 병마도절제사 겸 안주목사

兵馬都節制使兼安州牧使)가 되었고 이해 한양천도(漢陽遷都)때에 문하시랑찬성사(門下侍郎贊成事)로서 상의문하부사 우인열(商議門下府事禹仁烈)과 함께 분도평의사사사(分都評議使司使)가 되었다。 태조六년정축(丁丑—一三九七)에 서북면 도안무찰이사(西北面都安撫察理使)가 되고 태조七년무인(戊寅—一三九八)에 판삼사사 의정부영부사 수양군(判三司事議政府領府事首陽君)에 올라 서북면 도순문찰이사 평양윤(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平壤尹)을 겸직(兼職)하여 평양성(平壤城)을 축소(築造)했다。 영낙계묘(永樂癸卯—一四二三)에 천수八十九(天壽八十九)에 세상을 떠나니、수양군(首陽君)의 시호는 양무공(襄武公)이다。

文集(醇隱申德隣集)

本朝古今應擧者皆稱文憲公徒而以其大手文無華飾知其姓名者鮮矣四百年間父子孫孫相繼承家尊主安邦崇儒興學茂烈高風班班具載使覽之者感慕不已此語出高陽醇隱中德隣集

문집(형은 신덕린 집)

본조(本朝)에서 고금 과거(古今科擧)에 뽑힌자 모두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이며 그 훌륭하고 큰 글솜씨로 허식(虛飾)과 과장(誇張)함이 없어 그 이름을 아는자 드물다。 (대개의 학자는 문장을 걸치레만하여 빨리 세상에 자기 이름을 내려함) 사백년간(四百年間) 부자 손손(父子孫孫)이 서로 계계승승(繼繼承承)을 거듭하여 이름을 높이 받들며 나라를 태평하게 하고 유학(儒學)을 숭상(崇尙)하고 교학(敎學)을 발흥(發興)시켜 그 왕성하고 빛나는 고고(高高)한 전통이 똑똑히 기록되어 있는지라。 「이것을 보는자는 감탄과 흠모(欽慕)함을 그치지 아니하리라。」 이 글은 형은 신덕린집에 있다。

# 十四世 副提學公 諱 萬理

年譜

字子明.通政大夫兼集賢殿副提學兼知製敎經筵參贊官春秋館編修官 世子侍講院左輔德成祖 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二年我 太宗大王十四年甲午春中司馬試生員二等第三人趙瑞康榜下也禮曹判書黃喜禮曹左參議權遇成均大司成李孟畇掌試

十三年 太宗大王十五年乙未
十四年 太宗大王十六年丙申
十五年 太宗大王十七年丁酉
十六年 太宗大王十六年戊戌〇八月太宗傳位中世褘諱字元正是爲世奎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
十七年 世宗大王元年己亥四月初一日別試殿 二日弘榜公以生員擢乙科第三人曹尚治榜下也左議政朴訔禮曹判書許調知申事元肅掌試

公研精經傳覃思徹理天葩之煥固餘事也望重一時選爲集賢殿正字時 上初置集賢殿選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公與成三問申叔舟柳義孫金鎖權採金墩李季甸辛碩祖南秀文同在院中世稱得人於斯爲盛

○九月二十六日 定宗大王薨在位二年在上王十九年壽六十三 葬厚陵豐德

十八年世宗大王二年庚子

十九年世宗大王三年辛丑 文廟册禮貳極入學視經公不躡庶職轉爲 世子試講院右文學

二十年世宗大王四年壬寅○五月十日 太宗大王薨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壽五十六 葬獻陵廣州

二十一年世宗大王五年癸卯

二十二年世宗大王六年甲辰○太宗皇帝崩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 太子諱高 立是爲仁宗昭皇帝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世宗大王七年乙巳 上命公及左弼善鄭麟趾更番入侍 世子講論時 文廟孜孜以講道進善爲樂公討論經史闡微旨啓 聖聰而引古今嘉言善行諷論切至或以生民疾苦經世典則數牖甚詳 文廟傾心喜聞至夕乃已日以爲常 文廟仁孝之德允與古聖人侔而公導迪之功可謂允盡其義矣後轉爲集賢殿校理

○五月仁宗皇帝崩在位一年壽四十八 太子諱瞻 立是爲宣宗皇帝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世宗大王八年丙午

二年世宗大王九年丁未重試丙午榜退行是年初場表終場策 公以校理擢乙科二等第一人

鄭麟趾榜下也 上命賜恩榮宴于禮曹以府院君趙涓贊成權軫押宴兵判黃喜爲赴宴官命左代言金孟誠金赭宣醞翌日進盞謝恩公歷應教齊直提學

三年世宗大王十年戊申

四年世宗大王十一年己酉次子堉生

庚戌大明年紀及我國年紀見下佐郎公年譜

乙卯世宗十七年 陞爲副提學兼侍講院左輔德公上章以規曰歷代人主昵寵閹宦煽焰傾天下者甚多然別製閹寺冠帶特異縉紳者不可以閹寺之儀混於朝廷之禮制故也公則閹宦既着紗帽齒於簪紳有乖於古不諧於禮請依中朝冠制以彰內外之殊言甚明剴閹寺側目一世夥其剛正

時日三進講天寵優洽公或因醉入對 上戒之曰卿雖喜引滿不亂而恐致傷生酒必以三爵爲限公拜命而歸雖值騷墨交歡之處必用大爵盡三爲禮不替 御命後 上聞其爲賡覽其爵曰儉素甚矣何以侈儒臣之興耶即命工官銀鑄宣賜公曰榮寵煥矣不可以私子孫宜藏本館以表洪休

戊午夏 上命公及直提學金鎖應教南秀文等夜輯韓柳二書

註釋

己未秋出按江原道按家傳庚申出按江原道云而攷無寃錄序當在己未秋

庚申正月撰無寃錄序 上命選清白吏凡十二人公爲首選公居外二年窮遊選勝飄然有出塵之趣與學宣文教政化甚張一日 上臨筵歎曰崔萬理昔長講席啓沃弘多今殿外藩嚮進嘉謨嚮繩予愆即召還爲副提學

乙丑世宗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卒○十一月十五日葬于考少尹公墓下丑坐原與夫人上下墳有表石 肅廟庚午改竪表石朴泰維書按嘿守堂集有撰公碑文而墓表不載可疑當攷

公前後在職者二十七年彰明經學裨益 睿知蔚爲 聖世名臣謇

諤正大之策詳載國乘必多後世之矜式者而家傳未備文獻莫徵惜哉嘿守堂公撰小傳載于世譜又撰墓表文

配貞夫人楊氏籍中和父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行奉烈大夫忠州牧判官一日淸州牧判官 漢按家譜公諱美而考於中和楊氏譜爲漢家譜之誤無疑故今改正而書 ○祖吏曹判書元格配孫氏 曾祖副令伯厚高祖典書基五代祖吏部尚書諫議大夫東茂外祖宗簿令西北面按撫使○一云兵曹參議崔元之和順人 崔元之父海州牧使兼按廉使忠節公永濡祖繼臣曾祖西北面都監判官堰○元之配解顔白氏父監察希瑄一云全州崔氏父檢校大護軍龍角祖門下侍郎文成公阿○永濡配陽川許氏父密直瑄祖東州事程 夫人生五男一女長塙保寧縣監次靖文科司憲府監察次塘生員次垠進士季堉文科典翰女適李宜碩判官卽栗谷先生曾祖母也公守江原監司故夫人爲貞夫人忌辰三月四日

## 遺稿

### 挽鏡湖釣隱崔吏參致雲詩 七律

高材雅量出簪紳 玉樹瑤林絶點塵 晛對經帷承顧問 超陞鳳沼掌絲綸 朝中物望歸台輔 夢裡光陰會已辰 不慟公亡誰爲慟 無端題挽淚沾巾

## 유고

경호조은 이조참판 최치운 만시 칠언율시

드높은 재주와 고아한 아량은 군자들 위에 우뚝 서있고 옥수(玉樹)와 요림(瑤林) (역자주 : 모두 뛰어난 풍류와 풍채를 가리킨다.)같은 풍류는 홍진(洪塵) 세계와는 유달랐네.

경연(經筵)의 자리에서 임금께 바짝 다가앉아 고문(顧問)에 응대한 다음, 순서를 뛰어넘어 봉소(鳳沼 : 中書省을 가리키나 여기서는 승정원을 가리키는 듯함)에 올라서 임금의 조칙을 관장하였네.

조정의 물망(物望)이 재상에 오르리라 하였더니, 꿈속같은 세월의 흐름에 벌써 생애를 마쳤네.

공의 죽음을 애통해 하지 아니하면 그 누구를 애통해 하리.

무단히 만사를 지으려니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시네.

## 無寃錄序

夫無寃錄直司獄者指南也若檢復一失則雖使皐陶治之必未得其要領刑獄之差皆由於此恭惟我 殿下深念于此爰命文臣等將古註無寃錄更相訓釋又抽檢屍格例與狀式別爲哀然後開卷瞭然如示諸掌歲己未春乃 命監司俞孝通鋟梓以廣其傳卽今鳩工聚財將刊于原州牧適農務方殷事未施行而見代臣繼承始事於季秋斷手于季冬嗚呼是書編輯於皇元至我 朝而註解詳明自令典獄者各盡乃心據此檢驗咸庶中正俾民無寃以副 聖上恤民謹刑之意必矣正統庚申春正月日通政大夫江原道觀察黜陟使兼兵馬節度使監倉安集轉運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公事知招討營田事臣崔萬理拜手稽首敬序 世宗嘗命崔參判致雲等註無寃錄又命講解律文凡斷疑獄取以考決公爲序

## 무원록서

저 무원록(無寃錄)이라고 하는 책은 참으로 옥사(獄事)를 관장하는 사람의 나침판이다。 만약에 (사건을) 검사하고 보고함에 있어서 한 가지라도 잘못을 저지를 경우에는 비곡 고요(皐陶) (역자주 : 순임금의 신하로 법을 제정하고 형벌을 정리하였으며, 감옥을 만들었다。)가 사건을 다스린다 하더라도 반드시 그 요령을 터득하지 못할 것이니、 형옥(刑獄)에 있어서의 잘못은 모두 여기에 기인한다。 공경하여 생각하여 보건대、 우리 전하께서는 이러한 일에 대하여 깊이 염려하시어 문신들에게 명하여 옛 주가 달린 〈무원록〉에다가 다시 주를 달고 풀이를 하게 하셨으며、 또 검시(檢屍)의 격례(格例)와 그 상태 및 차이를 추출하여 모으게 하셨다。 그렇게 한 다음에 책을 펼쳐보니 명료하게 이해되어 마치 사건을 손바닥위에 놓고 보듯이 쉽게 파악할 수 있었다。 기미년(세종 二十一년 서기 一四三九년) 봄에 전하께서 감사(監事) 유효통(俞孝通)에게 명하시어 이 책을 인쇄하여 널리 전파하게 하시었다。 이에 즉시 공인을 불러 들이고、 재물을 모아서 원주목(原州牧)에서 간행하려고 하였었는데 마침 한참 농사가 바쁜 철이라 일을 시행하지 못하고 있던 중 감사가 교체되고 말았다。 그리하여 신이 그 일을 이어받아서 늦가을에 일을 시작하여 늦겨울에 일을 끝마치었다。 아! 이 책은 원나라에서 편집이 되어 우리 조선에 들어와서 주석과 풀이가 상세하고 명확하게 되었다。 지금으로부터 옥사를 담당하는 관료들은 각자의 정성을 다하여 이 책에 의거하여 검사하고 고험(考驗)한다면 모두 중정(中正)한 판단을 내릴 수 있어 백성들로 하여금 원통해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할 것이다。 그럼으로써 백성들을 긍휼히 여기시고、 형벌을 삼가 하여 시행하려는 성상의 뜻에 부응하게 될 것은 분명하다。

정통(正統) 경신년(세종 二十二년、 세기 一四四〇년) 춘정월(春正月) ○일、 통정대부 강원도 관찰출척사 겸 병마절도사 감창안집전운권농 관학사제조형옥공사 지초토영전사 (通政大夫江原道觀察黜陟使兼兵馬節度使監倉安集轉運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公事知招討營田事) 신(臣) 최만리는 손을 들어 미리를 조아리며 삼가 서문을 쓴다。 (원주 : 세종 임금은 일찌기 참판 최치운 등에게 명하여 〈무원록〉의 주를 달것을 명하였고、 또 율문(律文)에 대하여 강해(講解)를 할 것을 명하시어 의옥(疑獄)을 판단할 때 그 책을 살펴서 결정하도록 하시었다。 공이 그 책에 서문을 쓰셨다。)

## 墓表陰記 此墓表文嘿守堂公所撰而曾未立碑蒙刻故今更受撰文以表墓道

粤若我 世宗朝俊德日昭熙運天昌登庸薈艾百度惟貞時則有論道弼違懋君德培國本者卽我先祖是已諱萬理字子明海州崔氏考諱荷奉列大夫禮賓寺少尹妣某郡池氏祖諱安海嘉靖大夫漢城尹麗朝有諱冲設九齋恢正學世称海東孔子謚文憲爲東方興學之宗儒公其苗裔也冲後有曰惟善曰思齊並平章事曰淪尚書曰允仁御史曰敏僕射曰滋平章事太學士曰有淳都僉議政丞曰繼通總郎曰珙司宰令此乃先世而未詳分宗於何代也公於永樂甲午陞司馬己亥

擢上第宣德丁未登重試天葩之煥固餘事也研精經傳覃思徹理標望臨一時選爲集賢殿正字論思殫誠世多淳夫之善講一不躡庶職轉爲侍講院右文學時 文廟册禮貳極孜孜講道而公討經史聞微旨引懿行以迪學亂崩以警經世之則鏞以義乘庶之瘼協以仁 文廟傾心虛受抵日曛乃已 文廣德隆仁孝克符聖哲導正之揆允臻其道歷校理應教乙卯躋直提學陞爲副提學上章有曰歷代人主昵寵閹宦煽焰傾天下者甚多然別製閹寺冠帶特異縉者不可以閹寺之儀混於 朝廷之禮制也今則閹寺既着紗帽齒於簪紳有乖於古不諧於禮請依 中朝冠制以嚴內外之殊言甚明剴閹寺側自世頌剛正日三進講 天寵優洽或於臨對啜醇酎怡神以進上戒之曰卿雖性喜引滿不亂恐堦傷生酒必以三爵爲節公拜 命歸雖值醫墨交歡之處必把大爵盡三爲禮不替 御命後 上聞其爲進覽其爵曰儉已甚矣何以優儒臣耶即命工部銀鑄宣賜公曰榮寵煥矣何敢私子孫耶宜藏本館以彰洪休庚申出按江原道窮幽選勝飄然有出塵之趣貴學校宣文教政化甚張 上臨筵歎曰崔某昔長講席啓沃弘多今殿外藩嚮進嘉猷嚮繩余愆即名還爲副提學前後在職者幾二十餘年正大之謨寰誥之誨克裨睿智蔚爲聖世之名臣遺風餘韻之貽後世之矜式者必詳載國乘矣公卒于正統七年乙丑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陽城佛智而考少尹墓在上妣池氏墓在次公夫人楊氏墓在公墓之前公聘 贈吏曹參議行忠州判官中和楊美之門生五男一女一塙縣監二堉文禮曹佐郎三塘生員四垠進士五塤文牧使婿李宜碩判官堉生文孫監察昌孫文校檢繼塙後塘生叔仝垠生叔孫塤生世傑文獻納孫行也文孫生瓘生員瓊都正璿昌孫生璹叔仝生庶子憶山世傑生凝縣監凌生員憑曾孫行也瓘生汝楫瓊生汝舟郡守汝霖兵使汝雨郡守汝礪璿生汝澈璹生希慶凝生守仁兵使守義守禮玄孫行也汝舟生浩滉貳相汝雨生潛濬察訪繼汝霖後澳澱進士汝礪生湛汝澈生漆文持平洛進士濂文兵使沂文承旨泮涑希慶生遇府使守仁生慶昌文府使五代孫也滉生有源文大憲有濟庶子有澈有況進士潛生有混直長濬生有淵文承旨澱生有海文應教洛生有涵有泳濂生庶子有漸沂生有石遇生有建郡守有成慶昌生漢佐郎六代孫也有源生滾判官有澈生五男有沉生二男有混生洸灝滉庶男活有淵生洹滉滉子澮有海生淦浚渲汸庶子達有涵生稚穉穉有泳生稷穆進士秇穫有石生濮有建生渙浪有成生泳濮生挺海叅奉振海縣監七代孫也滾生時崙時龍庶子時益時說洹生一男植生達善益善積善挺海生碩後碩休振海生碩徵碩佑進士碩儒碩英八代孫也外孫則警昌頗顯而李宜碩生藏藏生元秀元秀生璿璠珥璵珥即栗谷先生也崔守仁壻金殷輝女遷姜燦吏曹叅議生碩期爲吏曹判書女配 東殿元孫誕生鳴呼公積善既厚子孫繩武雖官有顯徵兩世砥廉節不墜家聲則前後一揆曰世傑以直鳴於燕山朝曰汝霖曰守仁曰吾祖汝雨以冰蘗著聞曰滉曰有源仍父子爲副提學以強介孝友見稱曰沂亦歷校理竟以不屈雅黨遊凶秋曰慶昌詩聲籍甚此皆宗孫趾美之迹而 元孫毓 宗杜之鴻祺栗谷建道學之儀表公之餘慶不待百年而徵矣先人從師栗谷克有任重之責不幸早世不肖孤露倀倀濫蒙恩寵側迹經幃心性機微之分王覇是非之端略陳其槩而夜對密邇 上命禮飲盡歡不肖以先祖際會 英廟禮盡三爵爲辭 上頗允納此雖有賴於先祖之遺教豈能無忝於世德耶先祖言行之詳既不得詳知從當博考史籍別成家狀以徵大筆之表揚而姑記所聞於碑陰並錄子孫云

六代孫訓政大夫行弘文館副應敎知製　敎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編修官有海記

## 묘표음기

(원주 : 이 묘표는 묵수당께서 지은 것으로써 일찌기 비를 세우고 글을 새겨 넣지 아니하였다. 그리하여 지금 다시 공이 지은 글을 여기에 수록하여 묘도(墓道)를 표하여 놓는다.)

위대하신 우리 세종임금 시절에 크신 덕망이 날로 밝아지고, 빛나는 국운이 날로 번창하여 노신(老臣)들을 등용하여 일백가지 법도가 바르게 지켜졌다. 그 당시에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를 논하고 군주의 잘못된 일을 간언하여 보필함으로써 군주의 덕을 키우고, 나라의 근본을 배양시킨 사람이 있었으니 나의 선조가 바로 그분이다. 공의 휘는 만리(萬理)요 자는 자명(子明)이며, 해주 최씨이다. 고(考)의 휘는 하(荷)이고, 봉렬대부 예빈시소윤(奉列大夫禮賓寺少尹)을 지내었다. 비(妣)는 모군(某郡)의 지씨(池氏)이다. 조부는 휘가 안해이고, 가정대부 한성윤을 지내었다. 고려조에 휘가 충(冲)인 분이 계셨는데 구재(九齋)를 설립하여 바른 학문을 퍼트리시었는데 세상에서는 그 분을 해동공자라 칭하였다. 그분의 시호는 문헌(文憲)으로 동방에 학문을 융성케 한 종유(宗儒)이신데 공은 바로 그 분의 먼 후손이다. 충(冲)의 자손으로 유선(惟善)과 사제(思齊)가 계셨는데 모두 평장사를 지내었고, 약(淪)이 있어 상서를 지내었고, 윤인(允仁)이 있어 어사(御司)를 지내었고 민(敏)이 있어 복야(僕射)를 지내었고, 자(滋)가 있어 평장사 태학사(太學士)를 지내었고, 유엄(有渰)이 있어 도첨의정승을 지내었고, 계통(繼通)이 있어 총랑(總郎)을 지내었고, 공(珙)이 있어 사재령(司宰令)을 지내었으니 이것이 공의 선세(先世)의 내력인데 어느 대에 종파가 나뉘었는지는 자세하지 않다. 공은 영락 갑오년에 사마시에 올랐고 기해년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며, 선덕 정미년에 중시에 합격하였으니 천분의 빛나는 아름다움은 참으로 여사(餘事)에 불과한 것이다. 경전에 정성을 쏟아 공부하였으며, 심오하게 사고하여 이치를 철저하게 궁구하여 그 높은 성망(聲望)으로 한 시대를 내려다 보았다. 그리하여 집현전 정자(正字)에 뽑히어서 논변하고 사고함에 자신의 능력을 다하였으므로 세상에서는 순부(淳夫)와 같이 강론을 잘한다는 평이 있었다. 공은 여러 직책을 맡지 아니하고 시강원 우문학(侍講院右文學)에 전임이 되었다. 그때에 문종께서 세자에 책봉이 되셔서 열성으로 도를 강하실 때였는데 공은 세자에게 경사(經史)를 강의하였다. 공은 세자로부터 심오하고 미묘한 말을 들으면 옳바른 행실을 이끌어 이야기함으로써 도에 나아가게 하고, 난리의 싹이 어디에서 나는 것인지 예를 듦으로써 경계를 하였다. 세상을 다스리는 법칙에 대해서는 의로움을 가지고 포용하게 하였고, 서민과 괴리되는 병폐에 대해서는 어짊을 가지고 조화를 이루게 설득하였다. 이에 문종께서는 마음을 기울여 허심탄회하게 공의 진언을 받아들이어 날이 저물녘이 되어서야 강의를 끝

내곤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문종께서는 덕이 높고 어질고 효성스러워 성현과 철인의 덕에 부합되였으며、정의로 나아감에 있어 (구추의) 도를 극에까지 실천할 수 있었다。공은 꼬리와 응교의 직책을 거쳐서 을묘년에 직제학에 임명되였다가 부제학에 승진되였다。 그 때 상주문을 올려서 다음과 같이 진언하였다。「역대로 군주께서 환관을 지극히 사랑하여 그 환관의 드높은 권세가 천하를 뒤흔들었던 예는 매우 많았습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따로 환관들의 관대(冠帶)를 만들어서 사대부들과 특별히 다른 모습을 갖게 한 것은 환관들의 의례(儀禮)를 조정의 예법·제도와 혼동하게 해서는 안되였기 때문이였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에는 환관들이 사모(紗帽)를 쓰고서 사대부들과 나란히 조정에 서 있으니、이는 옛날의 제도에 어긋날 뿐만 아니라、예법에도 어울리지 아니하는 것이니 중국의 관을 착용하는 법에 의거하여 내외(內外)의 다름을 엄격하게 구분하도록 하기를 청하옵니다。」 이러한 공의 진언하는 언사가 매우 명쾌하였기 때문에 환관들이 공에게 눈을 흘겨보았다。 그러나 세상에서는 공의 굳세고 바름에 대하여 칭송이 자자했다。공은 하루에 세 차례 조정에 나아가 진언을 하였는데 주상의 공에 대한 총애 또한 매우 지극하였다。 공은 간혹 술을 마시고 거나한 채로 내전에 들어가기도 하였다。 이에 주상께서 공에게 경계하기를、「경은 비록 본성이 술을 많이 들기를 좋아하여 어지러울 정도까지 마시지는 않는다고 하나 아무래도 몸을 해칠까 염려되니 술을 반드시 세 잔으로 절제하기 바라오。」라고 하셨다。공은 이와 같은 주상의 명을 받들어서 그 뒤로는 비록 시를 짓고 선비들과 노니는 장소에 가서도 반드시 큰 술잔으로 세 잔까지만 들고 그만 마시는 것을 통례로 하여 어명을 어기지 않았다。 그 뒤에 주상께서 이러한 사실을 듣고 그 술잔을 가져오게 하여 보시고는 말씀하시기를、「절제함이 너무 심하구나! 어떻게 하면 유신(儒臣)을 우대할 수가 있을까?」 하시고 곧장 공부(工部)에 명하여 은술잔을 만들어 공에게 하사하게 하였다。 이에 공은 말하기를、「영광과 은총이 빛나도다。 이것을 어찌 감히 자손에게 사적으로 물려줄 수가 있겠는가? 마땅히 본관(本館)에 보관하여 주상의 은혜를 선양하여야 할 것이야。」라고 하였다。 경신년에 외직으로 나가 강원도 관찰사가 되어 외진 곳까지 빼어난 경치를 모두 관람하였는데 표연히 홍진세계에서 벗어난 풍류를 즐기었다。 그리고 학교를 일으키고 문교(文敎)를 베풀어서 정치와 교화가 매우 잘 시행되었다。 그때 주상께서 경연에 임하시어 탄식하시기를、「최모가 강석(講席)의 우두머리일 적에는 간언하는 것이 매우 많았었는데 지금은 대궐밖 외직으로 나가 있으니 그 누가 좋은 계책을 진언할 것이며、그 누가 나의 잘못된 일을 바로 잡겠는가?」라고 하시고 즉시 공을 소환하여 부제학에 임명하시었다。 공은 전후 거의 二十년간 부제학의 자리에 재직하면서 정대(正大)한 계책과 입바른 간언으로 주상께서 지혜를 발휘하게 도왔다。 그리하여 울연히 성세의 명신이 되었으니 공이 남긴 유풍과 여운(餘韻)、그리고 후세에 남긴 모범은 나라의 역

사에 상세하게 기록되어 있다。공은 정통(正統) 七년 을축년(세종二十四년, 서기一四四二년) 十월 二十三일 돌아가셨고、양성군(陽城郡) 불지촌(佛智村)에 장사를 지내었다。소윤공(少尹公) 묘소는 가장 위에 있고、비(妣) 지씨(池氏)의 묘소는 그 아래에 있었고、공의 부인 양씨(楊氏)의 묘는 공의 묘 앞에 있다。공은 증이조참의 행충주판관(贈吏曹叅議行忠州判官) 중화(中和) 양미(楊美)의 딸을 취하여 五남 一녀를 두었다。장남은 각(塙)으로 현감(縣監)을 지냈고、차남은 정(靖)으로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하여 예조좌랑(禮曹佐郎)을 지냈고、삼남은 당(塘)으로 생원(生員)이고、사남은 은(垠)으로 진사(進士)이며、오남은 연(堧)으로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목사(牧使)를 지내었으며、사위는 이의석(李宜碩)으로 판관(判官)을 지내었다。정(靖)은 감찰(監察)을 지낸 문손(文孫)과 문과를 하여 교검(校檢)을 지낸 창손(昌孫)을 낳았는데 창손은 각(塙)에게로 출계(出系)하였다。당(塘)은 숙동(叔仝)을 낳았고、은(垠)은 숙손(叔孫)을 낳았고、연(堧)은 세걸(世傑)을 낳았으니 문헌공의 납손(納孫)의 항렬이다。문손은 생원인 헌(瓛)과 도정(都正)을 지낸 경(瓊)과 선(璿)를 낳았고、창손은 도(璹)를 낳았고 숙동은 서자 억산(憶山)을 낳았고、세걸은 현감을 지낸 응(凝)과 생원인 능(凌)과 빙(憑)을 낳았으니、이는 증손(曾孫)의 항렬이다。헌은 여즙(汝楫)을 낳았고、경은 군수를 지낸 여주(汝舟)와 병사(兵使)를 지낸 여림(汝霖)과 군수를 지낸 여우(汝雨)、여려(汝礪)를 낳았고、선(璿)은 여개(汝溉)를 낳았고、도는 희경(希慶)을 낳았고、응은 병사를 지낸 수인(守仁)、수의(守義)、수례(守禮)를 낳았으니 이들은 현손(玄孫)의 항렬이다。여주는 호(浩)、이상(貳相)을 지낸 황(滉)을 낳았고、여우는 서(湑)、찰방을 지낸 준(濬)을 낳았는데 여림에게로 출계하였으며、오(澳)、진사인 전(澱)을 낳았다。어려운 담(湛)을 낳았고、여개는 문과에 올라 지평(持平)을 지낸 수(洙)、진사인 낙(洛)、문과에 올라 병사를 지낸 렴(濂)、문과에 올라 승지를 지낸 기(沂)、반(泮)、속(涑)을 낳았다。희경은 부사를 지낸 우(遇)를 낳았고 수인은 문과에 올라 부사를 지낸 경창(慶昌)을 낳았으니 이들은 오대손이다。황은 문과에 올라 대사헌을 지낸 유문(有文)、유제(有濟)、서자인 유징(有澄)、진사인 유황(有況)을 낳았고、서는 직장(直長)을 지낸 유혼(有混)을 낳았고、준은 문과에 올라 승지를 지낸 유연(有淵)을 낳았고、전은 문과에 올라 응교를 지낸 유해(有海)를 낳았고、낙은 유함(有涵)、유영(有泳)을 낳았고、렴은 서자인 유점(有漸)을 낳았고、기는 유석(有石)을 낳았고、우는 군수를 지낸 유건(有建)、유성(有成)을 낳았고、경창은 좌랑을 지낸 집(潗)을 낳았으니 이들은 六대손이다。유원(有源)은 판관을 지낸 곤(滾)을 낳았고、유징은 다섯 아들을 낳았고、유황은 두 아들을 낳았고、유혼은 광(洸)、현(灦)、창(滄) 그리고 서자 활(活)을 낳았고、유연은 항(洹)、량(涼)、창(滄)과 그리고 서자 음(澹)을 낳았고、유해는 전(湇)、안(浹)、선(渲)、방(汸)과 서자 달(澾)을 낳았고 유함(有涵)

은 직(稙)、륙(稑)、색(穡)을 낳았고、유영은 직(稷)、진사인 목(穆)、익(秩)、확(穫)을 낳았고、유석은 인(濕)을 낳았고、유건은 환(渙)과 정(湞)을 낳았고、유성은 영(泳)을 낳았고、집(潗)은 참봉을 지낸 정해(挺海)와 현감을 지낸 진해(振海)를 낳았으니 이들은 七대손이다。곤(滾)은 시설(時卨)、시룡(時龍)과 서자 시익(時益)、시열(時說)을 낳았고、항(湁)은 아들 하나를 낳았고、식은 달선(達善)、익선(益善)、적선(積善)을 낳았고、정해는 석후(碩後)와 석휴(碩休)를 낳았고、진해는 석징(碩徵)과 진사인 석우(碩佑)、석유(碩儒)、석영(碩英)을 낳았으니 이들은 八대손이다。외손은 번창하고 현달하였으니 이익손은 장(藏)을 낳고、장은 원수(元秀)를 낳고、원수는 선(璿)、번(璠)、이(珥)、우(瑀)를 낳았으니 이는 바로 율곡(栗谷)선생이다。최수인(崔守仁)의 사위는 김은휘(金殷輝)로 그 딸이 이조참의 강찬(姜燦)에게로 시집가서 이조판서가 된 석기(碩期)를 낳았다。또 그 딸이 동궁(東宮)의 배필이 되어 원손(元孫)을 탄생시켰다。오호라! 공이 적선한 바가 두터운 까닭에 자손들이 그 발자취를 잘 따르고 있다。비록 관직에 있어서는 현달한 사람도 있고 미관에 그친 사람도 있으나 대대로 청렴함과 절개를 갈고 닦아서 집안의 성가를 실추시킨 일이 없었으니 선대와 후대가 하나의 법도를 지켰다고 하겠다。세걸(世傑)은 연산조(燕山朝) 때에 강직함으로 명성을 떨쳤고、여림(汝霖)과 수인、그리고 나의 조부인 여우(汝雨)는 청고(淸苦)함으로 저명하였고、황(滉)과 유원(有源)은 부자가 모두 부제학을 지냈는데 강직함과 효성、우애로써 칭송을 받았으며、기(沂) 또한 교리를 역임하였는데 결국은 권귀(權貴)에 굴복하지 않아 흉악한 벌을 받았다。경창(慶昌)은 시성(詩聖)이 자자하였다。이것은 모두 우리 종파의 자손들이 선조의 아름다운 점을 잘 계승한 자취인 것이다。또한 원손(元孫)께서는 종사의 큰 계통을 이어가실 분이고、율곡은 도학의 의표(儀表)를 세운 분이니 공이 누리시는 여경(餘慶)이 백년도 지나지 않아서 세상에 드러났다。나의 선인(先人)께서 율곡선생을 좇아 스승으로 모실 때 도학의 중책을 잘 담당할 것이라는 기대를 모았으나 불행하게도 일찍 세상을 버리시어 불초한 나는 외롭게 이끌어주는 사람없이 자라게 되었다。외람되게도 주상의 은총을 입어 경연의 자리에 발을 들여놓게 되어 심성기미(心性機微)의 나뉨과 왕패시비(王覇是非)의 단서에 대하여 그 개략을 대략 진술할 기회를 얻게 되었다。발주에 주상을 가까이에서 모시고 있자니 주상께서 술을 권하시며 즐거움을 만끽하라 명하시었는데 불초는 선조께서 세종대왕을 모시면서 세 잔 술로 술을 절제하셨던 일을 들어 사양을 하였다。이에 주상께서도 나의 말을 가상하게 여기어 받아들이셨다。이것은 비록 선조의 남기신 가르침에 힘입은 바가 많았지만 어찌 세상의 도덕에 보탬이 되는 바가 없겠는가? 선조의 자세한 언행에 대해서는 이미 상세하게 알 수가 없다。마땅히 사적(史籍)을 널리 살펴보아 달리 가장(家狀)을 만든 다음 큰 문장가의 손에 의하여 널리 선양될 것을 기다

려야 할 것이다。 이에 짐짓 내가 들은 바를 비음(碑陰)에 기록하고 자손에 대해서도 기록하노라。

六대손 통훈대부 행홍문관부응교 지제교 겸 경연시독관 춘추관편수관(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應敎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 春秋館編修官) 유해(有海)는 기록한다。

# 疏

## 論難佛事

世宗二十一年己未四月

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伏覩 主上殿下以神聖之資撫盈成之運勵精圖治期至隆平者二十餘年矣宜其敎化行而習俗美和氣應而年穀登刑措於不用治臻於放變也而比年以來陰陽不調而天灾相仍饑饉荐至而黎庶怨愁風俗薄惡而多犯綱常盜賊滋熾行旅相戒未副 殿下願治之盛心其故何哉臣等俱以不才獲叨侍從慨念于此反復籌之敢以管見陳之孔子曰旣富而後敎之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恒産有恒心是以帝王之治先自富民始吾東方山川居多而可田之地旣少土性疎惡而生財之利亦寡歲雖豐稔民尚不贍況加以潦旱而游手日增者乎徃者丙辰之旱至爲慘矣而國家罄其宿儲勞於賑恤然後民得僅保猶未復蘇而今者浮費甚多山戎島夷或稱朝聘或因販貿絡繹而來尚數千人糜我民食此誠不可拒而亦不可不爲之慮也又有甚者焉在四民之外而盜四民之資者莫僧徒若也蔽其幻缺而誑誘朝野托爲善緣而縱肆貪號食實國家之蠹蝎生民之蟊賊歷代以來幾誤人國家天下耶我 太祖龍興深鑑其弊度僧之法緣化之禁載在令甲 太宗繼述減寺院而收藏獲以示澄革之兆至我 殿下尤加裁抑緇流之弊十去七八自徃歲漢江水陸之說檜巖大會之後僧勢復振其貪號食受至化疏爭趨貴戚之門勸誘同願貴戚亦以爲福利所在悉從其請費至中外富家且誘且脅其佞佛者信而悅從雖不欲者畏而勉從佛事之興遂濫觴于玆矣 殿下以興天之塔 祖宗所囑慮其傾圮不得已而新之旣新此塔則斯可已矣彼僧行乎何物也而至煩驛召置諸興天給其供億遂使都人皆目爲眞佛上自宗戚下至民庶爭先瞻禮施舍駭惑視聽又於是寺大說安居而賜以廩西光張大其事雖司憲不得檀繩澄惡無賴之僧處于閭閻之中恣其所欲無有紀極其耗蠹之害奚可勝言借曰興天之費出於化緣庸何傷乎然其所得者非從天來皆由民出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彼則在此興天半月所費可以活數州之饑舉此一寺以計其餘則在在僧徒暴珍民産奚啻萬萬也哉農民終歲勤苦先罹餓莩髡徒四体不勤而坐飽民血誠可痛心國家又因興天之役曰某司可葺某司可創僧徒亦謀自利曰某橋可作遂興工役度僧無算雖齠齔之童亦皆受牒遂使遊手半於農民或以爲彼私剃者旣不能防過則寧一役之而放度也嗚呼其亦不思之甚也豈可以姦氓之不率而反致法以從之者乎臣等竊聞將印藏經安于興天營辦之需其費不貲緣化之僧分往各道化楮造墨騷擾民閭爲害滋甚其經之舊存者尚不披覽委爲塵腐今縱不能火之其可費財煩民復成無用之物乎天遊食者多則民生窮民生窮則怨咨興怨咨興則和氣傷和氣傷則灾異臻於是獄訟煩而盜賊起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謂邪說誣民則率戰食人人將相食非過論也臣等於釋氏之事或疏諫或口奏至再至三但臣等不才未

能感動 聖聽待罪有年伏見國家有丙辰之後公私所儲無幾而今又旱嘆氣候異常黎庶嗷嗷歲事豊歉尚未可卜謹天戒而恤民隱崇節儉而省冗費此其時也禱雨群望尺擧故事而輦轂之下縱使浮屠鳴鐘擊鼓群聚糜費是豈仰答天戒之道哉不幸而復有丙辰之灾加以師旅之興則將何以處之 殿下洞照釋氏誕妄固無崇信之心矣然民見今日之事豈以國家爲不信奉哉此臣等所以尤切痛心者也如夷獠館穀之費固不可祛也浮屠之弊豈誠不可祛之者乎伏望 殿下遵祖宗之法抑夷狄之敎亟放行乎于山以絶民惑先罷安居等事施及四方以祛冗費又許法司依舊糾察以嚴邦憲濫度僧人年四十以下者悉令還俗歸之南畝以增軍額則造手者用少務本者日衆矣臣等文窮念國家經費比舊爲繁試以祖宗朝用度而參較之則可知已臣等願省工作而寬民力節用度而廣儲蓄禁奢華而崇儉約苟能行是數者則期以數年六氣調而五穀登民産足而恒心存敎化行而風俗醇囹圄可空盜賊可息太平之治可以馴致矣臣等又念成均學生等目擊浮屠之弊抗疏切諫雖其所言聞有過當者其言之直實者即加採納昭示兪者以廣言路 上覽疏謂承政院曰興天僧徒祈雨可停乎否行乎之住於京寺皆曰不可予欲使之還山然時方盛暑艱於行步姑待秋凉

## 상소문

### 불사를 논난한 글

(세종二十一년 기미四월)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렸다。

「신등이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주상전하께서는 신성(神聖)한 자질로써 융성한 국운을 만나 온 정성을 다하여 다스리기에 힘쓰시어 태평시대에 이르고자 기약하신 지가 二十여년이 되었옵니다。그러므로 마땅히 교화가 시행되어 풍속이 아름다워지고、천지의 화기(和氣)가 이에 응하여 해마다 풍년이 들어야 할 것이며、형벌을 사용할 필요가 없을 정도가 되어 천하의 백성이 모두 선하게 되어 화락하게 살 정도로 다스림이 이루어져야 했옵니다。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근년 이래로 음양이 고르지 못하여 천재(天災)가 서로 잇달아 일어나고、기근이 겹쳐서 발생하니 백성들이 원망하고 근심하고 있으며、풍속이 사나워져 인륜의 죄를 범하는 자가 많아졌옵니다、뿐만 아니라 도둑떼가 점차로 극성을 부리므로 길을 나서는 사람들은 서로를 경계시키니 이는 전하의 나라를 잘 다스리고자 하는 거룩한 마음에 부합되지 않는 것이오니 그 까닭이 어디에 있겠옵니까? 신등은 못난 재주로 외람되게 시종의 벼슬에 있으면서 이러한 일을 개탄하고 되풀이 생각하여 본 다음 감히 좁은 소견을 다음과 같이 아뢰옵니다。

공자께서는 「백성들을 부유하게 만든 다음에 그들에게 (예절을) 가르친다。」고 하였고、맹자(孟子)는 「백성들이 살아가는 도는 일정한 직업을 가진 뒤에라야 일정한 마음을 가진다。」라고 하였옵니다。이로써 보건대、제왕의 정치란 우선 백성을 부유하게 만드는 일부터 시작하였옵니다。

우리 동쪽 나라는 산천이 국토의 많은 부분을 차지하고 있기 때문에 농사를 지을 만한 땅이 본래 적은데다가 토질(土質)조차 거칠고 나빠서 그 땅에서 산출되는 이익 또한 적습니다。 그래서 비록 풍년이든 해라 할지라도 백성들은 넉넉하게 살지 못하는데 하물며 수해나 가뭄이 들고 일하지 않고 노는 사람이 날로 증가하니 어떻겠습니까? 지난 병진년(세종十八년、서기一四三六년)의 가뭄은 지극히 참혹한 것이었읍니다。 그리하여 국가에서는 그동안 저축하였던 묵은 곡식을 다 털어서 백성들을 진휼하기에 애쓴 뒤에라야 백성들이 겨우 근근히 목숨을 부지할 수 있었고 아직도 완전히 소생하지 못한 실정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쓸 데 없는데 사용하는 비용이 매우 많고、산지(山地)의 오랑캐와 섬나라 오랑캐가 혹은 조빙(朝聘)을 한다는 구실로、혹은 무역을 한다는 구실로 쉼없이 연달아 오는데 그 수가 수천 명에 이르고 있어 우리 백성들이 먹을 것을 허비하고 있읍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참으로 거절할 수도 없는 것이니 염려되지 않을 수가 없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또 이보다 더 심한 것이 있읍니다。 사(士)·농(農)·공(工)·상(商) 사민(四民)의 바깥에 있으면서 사민의 재물을 도둑질하는 자가 있는데 그중에서 승려보다 심한 것이 없읍니다。 그들은 허황된 이야기를 고취하여 조야(朝野)의 백성들을 속이고 유혹하여 좋은 인연을 맺게 하여 준다는 말을 청탁하여 탐욕스럽게 재물에 대하여 욕심을 부리니 이들은 실로 국가의 좀벌레이며、백성들의 해충입니다。 역대 이래로 그들이 몇번이나 국가와 천하를 그르쳤읍니까? 그리하여 우리 태조께서 왕업을 일으키시고、그 폐단에 대하여 깊이 헤아려 보시고서 도승(度僧)의 법과 연화(緣化)에 대한 금지를 법전에 신게 하였읍니다。 태종께서도 태조의 뜻을 이어서 사원의 수를 감하게 하고、그 사원의 노비들을 거두어 들임으로써 (불교를) 깨끗하게 개혁한다는 조짐을 보이셨읍니다。 우리 전하에 이르러서는 더욱 억제를 함으로써 승려들에 의한 폐단이 十에서 七、八은 제거되었읍니다。 그런데 지난해 한강에서의 수륙재(水陸齋)와 회암사(檜巖寺)에서의 큰 모임이 있은 뒤로부터 승려들의 세력이 다시 떨치기 시작하였고、그중에서 재물을 탐하는 자들이 지화소(至化疏)를 받고 앞을 다투어 귀척(貴戚)들의 문으로 달려가 함께 기원할 것을 권유하니 귀척들도 또한 그렇게 하는 것이 행복과 이익이 있다고 생각하여 모두 그들의 청을 따랐읍니다。 그들이 또 이것을 가지고 중외(中外)의 부자집을 찾아다니며 한편으로는 유혹하고、한편으로는 협박하니 그중에서 부처에게 뜻이 있는 자는 그 승려들을 믿어 즐겨 따르고、그중에서 비록 마음에 없는 자라 할지라도 그들을 두려워하여 그들을 따르기에 애썼읍니다。 불사(佛事)가 흥성하게 된 것은 바로 여기에 기원을 두고 있읍니다。 전하께서는 흥천사(興天寺)의 탑이 조종(祖宗)께서 부탁하신 것이라고 하여 그 탑이 무너질 것을 염려하시어 부득이하여 새로 건립하였으면 그 탑만을 새로 건립하고 그것으로 끝내고 말았어야 합니다。 그런데 저 중 행호(行乎)라는 자는 어떤 자이온대 그렇게도 번거롭게

역말을 보내어 소환하여 흥천사에 머물게 하고, 그에게 공억(供億)을 줌으로써 마침내 도성 사람들이 참부처라고 지목하여 위로는 종척(宗戚)으로부터 아래로는 서민에 이르기까지 앞을 다투어 우러러 예를 표하고 시주를 하니 사람들의 이목을 놀라게 하고 미혹되게 하고 있읍니다。 또 이 절에서 안거회(安居會)를 크게 베풀어 국고의 곡식을 하사함으로써 그 모임을 장대하게 만들어주니 비록 헌사(憲司)라 하더라도 마음대로 그들의 지나친 행동과 사악한 짓을 다스리지 못하옵니다。 이에 무뢰한 승도들이 여염집에 처하여 하고 싶은 바를 마음대로 자행하여 기강이 전혀 없으니 그들이 좀벌레처럼 해를 입히는 것을 어찌 이루 다 말로 형언할 수 있겠읍니까? 설사 「흥천사의 비용은 시주에서 나온 것이니 무슨 해될 것이 있는가?」라고 할지도 모릅니다만 그렇다 하더라도 거기에서 얻어진 것은 하늘에서 뚝 떨어진 것이 아니요、모두 백성들로부터 나온 것입니다。 하늘과 땅에서 재물을 내적에는 그 재물이 저곳에 있지 아니하면 이곳에 있게 되는 것을 법칙으로 하였읍니다。 그러하니 흥천사에서 반달간에 소비하는 재물이면 여러 주의 굶주린 백성들을 살릴 수가 있읍니다。 이 한 절의 예를 가지고 다른 절까지 계산을 하여 보면 여기저기에 산재한 승려들이 백성들이 산출한 재물을 없애는 것이 어찌 몇 만에 그칠 뿐이겠읍니까? 농민들은 일년 내내 열심히 일하고 고생하였는데도 남들보다 우선하여 굶어죽은 시체의 신세가 되는데 승려들은 사지를 수고롭게 움직이지도 않은 채 앉아서 백성들의 피를 빼물리 먹고 있으니 이는 실로 마음에 분하게 여기는 것입니다。 국가에서는 또 흥천사의 공사를 기회로 「어떤 관청은 수리를 하는 것이 좋고、어떤 관청은 다시 지어야 한다。」고 말하며 이를 보고 승려들도 자기들의 이익을 꾀하여 말하기를 「어떤 다리는 수리를 하는 것이 좋고、어떤 다리는 새로 짓는 것이 좋다。」고 하여 마침내 공사를 일으키게 되었읍니다。 승려를 체도(剃度)함도 수없이 많아져서 비록 여린 아이라 할지라도 모두 승첩(僧牒)을 받고 있읍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마침내 놀고 먹는 사람이 농민의 반수가 되게 되었습니다。 혹자는 사사로이 체도한 사람들에 대해서는 이미 그렇게 체도하는 것을 막지 못하였으니 저들을 한번 공사에 부역시키고 난 다음에 승첩을 내어주는 것이 차라리 낫겠다고 생각하는 자도 있읍니다。 아! 그러나 그와 같은 생각도 매우 사려깊지 못한 것입니다。 어찌하여 간사한 백성들이 국법을 따르지 않는다 하여 도리어 법을 무너뜨려 가면서 그들을 따를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신등이 가만히 들어보건대、장차 대장경(大藏經)을 인출(印出)하여 흥천사에 안치하려 하는데 그 일을 하는데 소용되는 비용이 적지 아니하므로 연화승(緣化僧)을 각도에 나누어 파견하여 종이를 시주받고、먹을 만듦으로써 민간을 소란하게 하여 해가 됨이 매우 심하다고 하였음니다。 예전부터 있던 불경도 오히려 펼쳐보지 아니하여 먼지구석속에 썩어가게 내버려두고 있는데 이제 비록 그 불경들을 태워버리지는 못할 망정 재

물을 허비하고 백성들을 괴롭히어 다시 쓸모없는 물건을 만들어서야 되겠습니까? 대저 놀고서 먹는 사람이 많아지면 백성들의 생활이 곤궁하게 되고, 백성들의 생활이 곤궁하게 되면 원망과 한탄의 소리가 나오게 되고, 원망과 한탄의 소리가 나오게 되면 천지의 화기(和氣)가 상하게 되며, 천지의 화기가 상하게 되면 재앙과 이변이 이르러 오게 됩니다。 이에 옥사와 송사가 번잡하게 일어나고 도적이 봉기하게 되니 이것은 필연적인 추세인 것입니다。 성현께서 이르시기를, 「사악한 말로써 백성들을 미혹되게 하는 것은 짐승을 몰아다가 사람들을 잡아먹게 하는 것이요, 사람들끼리 서로 잡아먹게 하는 것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이 말은 과장된 말이 아닙니다。 신등이 불교의 일에 관하여 혹은 상소를 올리어 간하기도 하였고, 혹은 입으로 상주하기도 하여 두차례, 세 차례에 이르렀습니다만 신등이 재주가 없어서 주상전하의 마음을 감동시키지 못하고 죄를 기다린지가 여러 해가 되었읍니다。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 국가에서 병진년 이후로 공사(公私)에 저축한 곡식이 얼마되지 않는데 금년에 또 가뭄이 들고 기후가 이상하니 백성들이 근심하는 소리가 일어나고 있읍니다。 올해의 풍흉(豊兇)은 아직 판단할 수 없지만 하늘이 경계를 내림을 삼가하여 실천하고, 백성들의 괴로움을 긍휼히 여겨야 하며, 절약과 검소함을 숭상하고, 쓸 데 없는 비용을 줄여야 할 때가 바로 이때입니다。 뭇 사람들의 소망에 따라 기우제를 지내는 것은 다만 옛일에 따라 시행할 것이로되 서울에서 승려들을 동원하여 종을 울리고 북을 치면서 대중들을 모아 국비를 낭비하니 이것이 어찌 하늘이 우리를 경계하는 바에 응답하는 도리라고 하겠습니까? 그리하여 불행히도 병진년과 같은 재앙이 다시 발생하고, 거기에 군사를 일으키는 일이 발생한다면 무엇을 가지고 대처하시겠습니까? 전하께서는 불교의 허황되고 망령됨에 대하여 정확히 꿰뚫어 보시고 계시어 참으로 불교를 숭상하고 믿는 마음은 없으시지만, 그러나 백성들이 오늘날 일어나는 일을 보고서 국가가 불교를 신봉하지 않고 있다는 사실을 믿겠습니까? 이것이 바로 신등이 더 더욱 절실하게 마음에 분하게 여기는 바입니다。 저 오람캐들의 관곡(館穀)에 소용되는 비용은 참으로 없앨 수 없는 것이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조종의 법을 준수하시어 오랑캐의 종교를 억누르시고 우선 행호를 산속으로 빨리 내쫓으심으로써 백성들의 미혹됨을 끊으시기 바랍니다。 그리고 안거회(安居會)와 같은 일을 혁파하고 이를 사방에까지 확산시킴으로써 쓸 데 없는 비용을 제거하도록 하십시오。 또 법사(法司)로 하여금 예전과 같이 규찰하는 것을 허락하여 국가의 법을 엄하게 시행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허가없이 체도한 승려로써 나이가 四十이하인 자는 모두 환속하여 농사에 종사하게 함으로써 군액(軍額)을 증가하게 하십시오。 만일 이와 같이 시행하신다면 놀고 먹는 자는 날로 줄어들 것이며, 군본(농사)에 힘쓰는 자는 날로 증가할 것입니다。 신등이 또 가만히 염

려하는 바로는、국가의 경비가 날로 번다하여 지니、이러한 사실을 조종조(祖宗朝)의 용도와 시험삼아 비교하여 보신다면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신등은 바라건대、공사와 작업을 줄여서 백성들의 힘을 넉넉하게 하시며、여러가지 용도를 줄여서 저축을 늘리도록 하시며、사치를 금해서 검약함을 숭상하게 하십시오。만약 이 여러가지의 일을 능히 시행하시어 수년을 경과한다면 육기(六氣)(역자주 : 천지사이에 있는 여섯가지의 기운。즉、음(陰)、양(陽)、풍(風)、우(雨)、회(晦)、명(明)을 말함。)가 조화를 이루어 오곡이 풍성하게 수확될 것이며、백성들의 재물이 풍족하게 되어 일정한 마음을 갖게 될 것입니다。또한 교화가 잘 시행되어 풍속이 순박할 것이니 감옥은 텅비게 될 것이며、도적들은 사라질 것이니 태평스러운 정치를 순탄하게 이룰 수가 있을 것입니다。신등이 또 바라는 바는、성균관의 학생들이 눈으로 직접 승려들의 폐단을 목격하고서 소를 올리어 간절하게 간언을 하고 있는데、그들이 말하는 바가 비록 간혹 지나친 부분이 있기는 있사오나 그들의 말 중에서 진실된 부분에 대해서는 즉시 받아들여서 명백하게 주상의 뜻을 밝힘으로써 언로(言路)를 넓혀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이상과 같은 상소를 주상께서 보시고 승정원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홍천사에서 승려들이 기우제를 지내는 것을 중지하게 하는 것이 좋은가、아니면 그대로 하게 하는 것이 좋은가? 행호가 서울에 머무는 것에 대하여 모든 사람이 불가하다고 말한다면 나도 그를 산으로 돌려보내겠다。그러나 지금 더위가 한창 이어서 걸음걷기가 어려우니 서늘한 가을이 되기를 기다리도록 하자。」

## 乞罷慶讚疏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十一月二十二日

乙酉 公等上疏曰臣等累疏乞罷興慶讚未蒙允許請罷職事命還就職臣等強顔承命深激憤罔敢陳愚懇伏惟垂察焉臣等聞自古帝王不患言之者未至而患其聽之之難堯之舍已從人湯之從諫弗啻是已故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今興天之事非獨臣等上自政府下至學生諫者愈多而 殿下拒之益堅臣等未知 殿下有何所見而然歟 殿下諭臣等曰漢唐以下歷代君王莫不事佛予亦爲之臣等考諸史籍自漢以來未有可法之君而獨唐之太宗似矣然先儒贊本紀曰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則是亦不足法也而猶可法者獨從諫一事而已況臣等以堯湯望 殿下殿下反以後世中主自處何立志之不高也是則 殿下平日精一之學安在臣等尤切痛心且我 太宗灼知異端之非嚴加排斥嘗命近臣曰予非好佛者也以開後日盡革之端以爲子孫萬世之法此皆 殿下所嘗親愛者也 太宗革之於大張之日 殿下興之於垂絶之餘累合於善繼善述之道歟 殿下縱不恤臣等之言獨不念 太宗之遺訓乎 太宗在天之靈謂 殿下何如也夫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有國家者所深戒也 殿下不知佛氏之非則已矣奈何知其誕妄而不能去乎不以臣等之言爲善則已矣奈何善其言而不能用乎大臣人主之股肱臺諫

人主之耳目也安有廢股肱耳目而能善治者乎 殿下謂大臣臺諫之言不足聽則不識 殿下之所聽信者果何人哉 殿下若以爲吾治已足雖行此事亦何害焉豈以人主沮於群議不能有爲則此非含已從諫之美也奈何以堯舜湯文之大聖而轉爲復興浮屠之主乎奚啻太息而已痛哭而已哉伏望 殿下仰體 祖宗之訓俯循臣民之望廓揮剛斷亟罷此事使人人知大聖出於尋常萬萬也則豈不爲朝鮮萬世無疆之福歟伏惟 上裁不報

## 경찬회의 혁파를 청하는 글

(세종二十三년 신유十一월 二十二일)

을유일(二十二일)에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리었다。

「신등이 여러 차례 상소를 올리어 흥천사의 경찬회를 혁파할 것을 청하였으나 아직 전하의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였사옵고、저희들의 파직을 청하였으나 전하께서는 직책을 그대로 수행할 것을 명하시었습니다。신등은 이에 뻔뻔스러운 얼굴을 하고 전하의 명을 받들고는 있사오나 심한 울분을 감출 수 없어 감히 저희들의 심중을 털어 놓는 바이오니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양찰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신등이 들은 바로는、예로부터 제왕은 간언을 하는 사람이 이르러 오지 않을 것을 걱정하지 않고、자신이 그 간언을 잘 듣지 못할것을 걱정하였습니다。요임금께서 자기자신을 버리고 남의 의견을 쫓은 것이라든지、탕임금께서 순탄하게 간언을 쫓은 것이 바로 그 일례입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간절하고 곧바른 간언은 신하에게 이익을 가져다 주는 것이 아니라 국가의 복이다。」라고 말하는 것입니다。지금 흥천사에 관한 일은 비단 신등뿐만이 아니라 위로는 의정부에서 아래로는 학생에 이르기까지 간언하는데 그 사람들이 많아지면 많아질수록 전하의 이에 대한 겨부도 더욱 더 굳세여졌는데 신등은 전하께서 어떠한 견해를 가지고 있는 연고로 그와 같은지 알수가 없습니다。전하께서 신등에게 효유하기를、「한당이하의 역대 군주들이 모두 부처를 섬기었는데、나 또한 그대로 할 뿐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이에 신등이 사적(史籍)에서 고찰하여 보니、한나라 이래로 본받을만한 군주는 한사람도 없는데 다만 당나라의 태종은 그래도 본받을 만하였읍니다。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선유(先儒)들이 태종의 본기(本紀)에 찬(贊)을 쓰기를、「많은 것을 아끼는 것에 이끌리어 다시 불교를 세웠고、큰 사업을 일으키기를 좋아하여 먼 외국에까지 군대를 파견하였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이와 같은 일은 중간 정도의 자질을 가진 용렬한 군주가 항상 하는 일이니 이로써 보건대、당나라의 태종도 본받을 만한 군주는 아닙니다。그렇지만 태종에게서 본받을 만한 점이 있다면 그것은 신하의 간언에 잘따랐다는것 한가지일 것입니다。하물며、신등은 요임금이나 탕임금 정도로 전하께 기대를 걸고 있는데 전하께서는 도리어 후세의 중간정도의 군주로 자처하시니 뜻을 세움이 어찌 그렇게도 고원하지 아니하십니까? 이러하다면 평일에 닦으신 정일지학(精一之學)의 공이 어디

에 있읍니까? 신등은 이에 대하여 더욱 마음에 안타깝게 여기는 바입니다。 한편으로、 태종께서는 이단의 그릇됨에 대하여 명확하게 알고 계셨기에 엄하게 배척하셨으므로 일찌기 근신에게 말씀하시기를、「나는 불교를 좋아하는 사람이 아니다。」라고 하심으로써 후세에 불교를 모두 혁파하게 할 단서를 열어 놓으시어 자손만세의 법이 되게 하셨읍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전하께서 일찌기 친히 전수받으신 것입니다。 태종께서는 불교가 크게 왕성할 때 이를 혁파하시고、 전하께서는 불교가 쇠퇴할 때 다시 부흥시키시니 이것이 과연 조상의 사업을 잘 이어받았다고 할 수 있겠읍니까? 전하께서는 비록 신등의 말에 대해서는 무관심하게 대한다 할지라도 태종의 유훈(遺訓)에 대해서까지 돌아보지 않으실 수 있겠읍니까? 하늘에 계신 태종의 신령이 전하에 대하여 무어라 하겠읍니까? 대저 좋은 것을 좋다고 하면서도 그 좋은 것을 실행하지 않음과 나쁜 것을 나쁘다고 인정하면서도 그것을 버리지 못함이 바로 국가를 차지하고 있는 사람이 깊이 경계하여야 할 바입니다。 전하께서 불교의 그릇됨에 대하여 알지 못하신다면 그만이겠지만 어찌하여 불교의 허황됨에 대하여 아시면서도 그를 버리지 못하시는 것입니까? 신등의 간언이 좋음을 인정하지 않으신다면 그만이겠지만 어찌하여 그 간언에 대해서는 좋다고 하시면서 시행하지 않으십니까? 대신은 군주의 팔다리이며、 대간은 군주의 눈과 귀입니다。 그 어디에 팔다리、 눈、 귀와 같은 대신、 대간을 버리고서 훌륭한 정치를 할 수 있는 군주가 있겠읍니까? 전하께서 만일 대신과 대간의 간언에 대해서 들을 만한 것이 없다고 생각하셨다면 전하께서 듣고 믿으시은 사람은 과연 어떠한 자인지 아지 못하겠읍니다。 전하께서 만일 「나의 정치가 이미 만족스럽게 이루어 졌으니 이러한 일을 행한들 무슨 해독이 있겠는가? 그리고 군주로써 대중의 뜻에 막혀 무슨 일을 행하지 못하는 일이 있을 수 있는가?」라고 생각하셨다면 이것은 자신을 버리고 간언을 따르는 아름다운 정치가 아닌 것입니다。 어찌 요임금、 순임금、 탕임금、 문왕과 같으신 큰 성인의 자질로써 불교를 부흥시키는 군주로 전락하시는 것입니까? 이 일이 어찌 탄식이나 하고、 통곡이나 하고 말 일이겠읍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위로는 조종의 가르침을 본받으시고、 아래로는 신하와 백성의 소망을 따르시어 용단을 내려 속히 이 일을 혁파하심으로써 모든 사람으로 하여금 큰 성인이 평범한 군주에 비하여 아주 뛰어나다는 점을 인식하게 하여 주십시오。 그렇게 하신다면 이 어찌 조선 만세의 무궁한 복이 아니겠읍니까? 엎드려 전하의 결재를 바랍니다。」

그러나 주상께서는 이 상소에 응답하지 않으셨다。

## 辭職疏

壬午　公等上書辭職曰臣等請罷讚會至再至三尚未蒙允臣等俱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十一月二十九日

以庸材久忝近侍學不足備顧問識不足格天心豈宜靦面素以招物議伏望命罷臣等職事 上曰國內寺社僧徒盡去之則可也公旣不爾則請罷慶讚無乃不可乎

## 사직소

(세종二十三년 신유년十一월 二十九일)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올리어 사직을 청하였다。

「신등이 경찬회를 파하는 청을 재삼 올리었으나 아직까지 전하의 윤허를 받지 못하였읍니다。신등은 모두 용렬한 재주를 가지고 오래도록 근시(近侍)의 위치를 지켜왔사오나 학문은 전하의 고문에 응할만큼 충분하지 못하였고 정성은 전하의 마음을 움직일만큼 충분하지 못하였사오니 어찌 뻔뻔스럽게 자리나 차지하여 봉록이나 축냄으로써 물의를 불러 일으킬 수가 있겠읍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신등의 직책을 파할 것을 명하여 주십시오。」

이 청에 대하여 주상께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답하시었다。

「국내의 절의 승려들을 모두 없애버린다면 가능하겠지만 지금 그러한 처지가 아니니 경찬회를 파하는 것은 불가하지 않겠는가?

## 請罷慶讚會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閏十一月十日

癸酉 公等上疏曰臣等伏聞 殿下於興天寺將設舍利浮屠慶讚會臣等不勝驚駭合辭請罷未蒙允許旋命曰始者重創旣不以爲佛今而創訖例當落成爾等居侍從之地不言固不可然此事已定予不敢從臣聞命以還深增憤僻雖欲含嘿不能自已敢吐衷冀曰天聰夫事有是非言有善惡故聽言處事當辨其是非善惡不當論其定未定也 殿下旣以臣等不可不言則其言其事之是非善惡不待辨而明矣此政從諫如流機也其曰已定者何也 殿下此言恐非國家之福也傳曰舜其大智也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臣等敢以舜之大智望於今日前此重創之時臣等及臺諫上疏陳請殿下命之曰 祖宗遺器不忍見其頹圮非爲佛也今乃反以爲佛而必敬必祭臣等深切感焉臣等只是腐儒耳國家之有臺諫猶身之有元氣理亂安危係焉故自聖帝明王言雖逆耳必虛己而受之況此毀傷風俗蠹害生靈者乎臣等反覆思之未知 殿下出此計也若以爲 祖宗成器不可不修旣修而新之不可以不慶讚則臣等亦請辨之夫所謂善繼善述者亦曰從其大者而已大者旣同則小者容有不必盡同者盖自 太祖創業嚴立祝髮營寺之法 太宗繼述盡革田民且令園陵勿置齊宮其所以斥異端回世道之處至矣盖將使吾民安居樂業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此 祖宗之心也豈非繼述之大者乎人其人廬其居使鰥寡孤獨者有養雖毀興天之塔 祖宗在天之靈未必不以爲快也苟或蠹民則毀民心驅赤子於無父無君之鄕雖日設無遮之會 祖宗在天之靈亦未肯以爲安

也是以 聖上嚴加沙汰只置兩宗水陸追薦之外悉皆禁斷以革千百年生民之害臣等以爲漸次除治期至殄滅而後已豈意賊根未斷禍胎猶結幸因一塔之修卒成老姦復熾之階也且此塔 太祖偶一營之耳初非以此爲貽厥孫謀萬世勿失之實也撤而去之亦未爲過況年久而自墮又何妨於繼述哉 殿下必以爲 太祖所建不忍頹圮則離宮別殿 太宗所置若豐壤宮樂天亭之類皆平日 玉輦遊豫怡愉陟降之地而鞠爲茂草何獨於此塔而若是耶又況從而設會於其中以張裔戎無父無君之教寧不爲太息乎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公私數年之儲民無終歲之食加以野人海寇之釁築城從民之擧閭里至爲騷擾且如黃海平安水灾之郡民罹飢饉朝夕嗷嗷豈非目前之急今年節候異常冬暖無氷雷電陰雨非細故也此正畏天威求民隱節用備荒之不暇故 殿下悉令停罷土木不急之役以答天戒奈何事此胡神猥爲無用之費以傷邦本之天乎倘曰此非大會所費不多昔唐久視中欲鑄大象令天下僧人缺施一錢以爲不費國用狄仁傑猶且諫之曰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況此費物出自府庫惟正之供斗米尺布誰非赤子之膏血乎至於粧飾彩玉燔造禁中此非奉先事大之物而加意至此臣等尤切感焉又有甚焉者自浮屠重創以來僧徒日益驕橫揚眉皷吻擧手相慶曰吾道復興矣吾道復興矣深宮還壇嚴其門限執法之吏不得窺其戶外雖肆行非法誰得以糾之宜其任情自恣而無所忌憚也今若又爲此會以增其氣則如水益盛如火益熾不數年間一國臣民爭相扇動老少犇波棄其業次傾箱竭櫜猶恐或後焚頂燒指不惜性命傷風敗俗靡所不至往者漢江檜巖之會興福興天瑞氣之妖可以鑑矣嗚呼其亦可爲痛哭流涕者矣伏惟 殿下勿謂以此爲小事終何害放治道惟彼佛氏作俑於漢明帝其初不過一沙門而浸淫於歷代卒使緇徒遍天下塔廟半閭閻奉之彌勤而禍亂益深自是厥後毀人家國天下殆不可勝言其餘烈竟及於新羅麗季不亦可畏也哉臣等俱以未學濫叨經帷曠官尸素待罪有年事有可言不避鉄鉞以補聖德之萬一固平昔之志願也昔 殿下御經筵諭臣等曰予於佛氏則略無心焉臣等常謂此我朝鮮萬世生民之福也伏望 殿下永堅此心憐臣等區區之戀察臣等憤憤之懷麻揮剛斷即令停罷以快臣等之望疏上 上曰予嘉乃言然爾等之言以爲即今佛氏之害大興禍迫難救予意不至如此歷代帝王莫不崇信予非酷信也既修佛宇從而祭之禮所當然

甲戌十一日上御勤政殿受朝賀看弓知介回陽介等七人吾都里護軍童於虛里等六人隨班獻土物○公等啓 殿下嘗御經筵語臣等曰予於佛氏絶無意焉昨聞聖 敎不勝驚駭臣等以爲歷代帝王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歷代事佛之主不可法者也況漢唐以下豈是爲 殿下取則乎臣等之言不可不從上曰予觀爾等之言辭意曲盡雖不如此條陳予何不知然舍利閣旣已修創何不致祭且佛法遍天下我國小如蓼葉如此之法不可一切斥之也

## 경찬회의 혁파를 청한 글

(二十三년 신유 윤(閏)十一월 十일)

계유일(윤十一월 十일)에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렸다。

「신등이 엎드려 듣자오니、전하께오서 흥천사에 장차 사리탑(舍利塔)의 경찬회(慶讚會)를 배풀 것이라 하므로 신등이 경악함을 이기지 못하여 서로의 할 말을 종합하여 그

만두기를 청하였으나 아직 주상전하의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였읍니다。 그러던 중 문득 전하께서 명하시기를、「당초 그 절을 중창할 때 이미 부처가 없다는 것을 인정하지 아니하였던 바이고、이제 절짓기를 마쳐서 의례대로 낙성식을 하는 것이 당연한 바이다。 그런데 너희들은 시종(侍從)의 자리에 있으니 이에 대하여 말하지 아니함은 진실로 불가하다 하겠지만 이 일은 이미 결정된 것이니 너희들의 말에 좇을 수가 없다。」고 하셨읍니다。 신등은 이러한 주상의 명을 듣고서 돌아오니 분하고 억울함이 더욱 깊어지는지라、아무리 입을 다물고 있자하나 도저히 그 만둘 수 없기에 감히 어리석은 충정을 토하고、아울러 전하의 생각을 돌이키기를 꾀합니다。

대저 일에 있어서는 옳고 그름이 있고、말에 있어서는 좋고 나쁨이 있읍니다。 따라서 남의 말을 듣거나 일에 대처함에 있어서 마땅히 그 옳고 그름과 좋고 나쁨을 분별하여야지 그 일이 결정되었고、결정되지 않았고를 논하는 것은 부당한 것입니다。 전하께서 이미 신등이 그 일에 대해서 말하지 아니하면 안되었다고 생각하시었다면 신등이 한 말과 그 일에 있어서의 옳고 그름과 좋고 나쁨은 따져보지 않고도 밝게 드러나는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간언 따르기를 물 흐르듯 한다는 기틀이온대、전하께서 「이미 결정되었다。」고 말하심은 대체 무엇입니까? 전하께서 하신 이 말은 아마도 국가에 복을 주는 말은 아닐 것입니다。 전(傳:〈中庸〉)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읍니다。「순임금은 분명히 큰 지혜를 가진 분이실 것이다。 남에게 묻기를 좋아하시고、천근한 말이라도 살펴보기를 좋아하시며 남들이 잘못한 일은 덮어두시고、잘한 부분은 널리 드러내신다。 그리고 그 두가지 행동가운데서 잘 판단하여 중도를 백성들에게 시행하신다。」고 하였읍니다。 신등은 감히 순임금의 큰 지혜를 오늘날의 전하께서 발휘하시기를 바랍니다。 지난번 절을 중창할 때에는 신등과 대간(臺諫)이 상소를 올려서 (중창의 중지를) 청하였읍니다。 그때 전하께서 명하시기를、「조종(祖宗)께서 남기신 기물이 무너져 내리는 것을 차마 볼 수가 없는 때문에 중창하는 것이고、불교를 위한 때문이 아니다。」라고 하셨는데、지금에 와서는 반대로 불교를 위한 때문이므로 반드시 공경하고、반드시 제사를 지내야 한다고 하시니 신등은 매우 깊은 의혹을 갖지 않을 수 없읍니다。 신등은 썩은 선비에 불과할 따름이지만 한 국가에 대간(臺諫)이라는 직책이 있음은 마치 사람에게 원기(元氣)가 있는 것과도 같이、다스려짐과 어지러움 안정됨과 위태로움이 거기에 달려있는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총명하고 명철한 제왕들은 그들이 하는 말이 비록 귀에 거슬린다 하더라도 자기자신을 비우고서 그들의 말을 받아들였던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이와 같은 풍속을 문란케 하고 생령(生靈)을 좀먹는 자들에 관한 간언이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읍니까? 신등이 반복하여 생각해 보아도 전하께서 이러한 계책을 생각하신 까닭을 아지 못하겠읍니다。 만약에 조종께서 이루어 놓으신 기물이므로 수리하지 않으면 안되었

고, 또 그것을 수리하여 새롭게 만들었으니 경찬회를 하지 않으면 안되었다고 한다면 신등도 또한 그러한 일에 대하여 변론하기를 청하는 바입니다。 대저 이른바 조상의 하신 일과 뜻을 잘 계승한다는 것은 그분들의 대체(大體)를 따른다는 것에 불과합니다。 큰 부분에 있어서 동일하다면 작은 부분에 있어서는 모든 것이 같을 필요는 없을 것입니다。 대개 태조께서 왕업을 개창하신 뒤로 머리를 깎고、사찰을 짓는 것에 대하여 엄격한 법을 세우셨고、 태종께서는 그 뜻을 계승하시어 (사찰의) 토지와 노비를 모두 혁파시키셨으며、또한 원릉(園陵)에도 재궁(齋宮:願刹)을 두는 것을 금하셨으니 그 분들의 이단을 배척하고、세상의 도를 회복하려 하신 생각은 지극하시었읍니다。 그분들이 그렇게 한 까닭은 장차 우리 백성들로 하여금 편안히 살면서 자신들의 본업을 즐기어 평범한 남녀 한사람까지도 제 알맞는 삶을 누리지 못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하고자 하신 것이었으니、이것이 바로 조종께서 가지신 생각이었던 것이며 또한 선조의 뜻을 크게 이어받는 것이 아니라 하겠읍니까? 그 승려들을 일반 백성으로 만들고、그들이 사는 곳을 민가로 만들어 환과고독(鰥寡孤獨)으로 하여금 잘 봉양받을 수 있게 한다면 비록 흥천사의 탑을 허물어 뜨린다 하더라도 하늘에 계신 조종의 신령도 그러한 일을 흔쾌하게 여기지 않으시지는 않을 것입니다。 만약에 백성들의 재물을 좀먹고、백성들의 마음을 헐뜯어 뜨려서 백성들을 아비도 없고、임금도 없는 데로 몰아 넣는다면 아무리 날마다 무차회(無遮會)를 연다 하더라도 하늘에 계신 조종의 신령들은 편안한 마음을 가지지 못할 것입니다。 이러한 까닭에 성상께서는 엄하게 그것들을 사태(沙汰)시켜 선교(禪敎) 양종(兩宗)만을 두고、수륙재를 올리는 것이외에는 모든 것을 금함으로써 천백년 생민의 해악을 혁파하도록 하십시오。 신등이 생각하기로는 그러한 해를 점차 없애고 다스려 나가길래 완전히 없애는 지경에까지 이를 수 있겠구나 기대하였었으니 어찌 생각이나 하였겠읍니까? 도적의 뿌리가 아직 잘리지도 않았는데 앙화의 태(胎)가 다시 밸 줄이야。 탑을 하나 중수하는 것을 기회로 하여 마침내 노련하고 간특한 잡술이 다시 기세를 떨치려 하는 중인 것을 어찌 생각이나 하였겠읍니까。 게다가 이 탑은 태조께서 우연히 하나를 세운 것에 불과합니다。 그러므로 당초에 이 탑을 후손들에게 물려주어 만세토록 잃어버리지 말아야 할 보물로써 물려준 것도 아니었읍니다。 따라서 그 탑을 철거하여 없애버린다 하더라도 그다지 지나친 일은 아닐 것입니다。 하물려 해가 오래 되어서 저절로 무너진 것이니 선조의 뜻을 계승하는데 그 탑이 무슨 방해가 되겠읍니까? 만일 전하께서 태조께서 지으신 건물이 무너져 내리는 것을 차마 보지 못하겠다고 여기신다면、태종께서 세우신 이궁(離宮)、별전(別殿)、즉 풍양궁(豊壤宮)、낙천정(樂天亭)과 같은 류의 건물은 모두 평상시에 옥연(玉輦)이 바장이던 곳이며 즐겁게 산보하시던 곳인데도 무성한 잡초들이 가득차 있는데 어찌 유독 이 탑에 대해서만 이와 같이 하는 것입니까? 또 하물며 그

가운데에서 경찬회를 베풀어 아비도 없고, 임금도 없는 오랑캐의 종교를 선양하니 이 어찌 크게 한탄할 일이 아니겠읍니까? 근년 이래로 수재와 한재가 계속 이어져 관에서는 수년을 지탱할 비축곡식이 없고, 백성들도 한 해를 지탱할 곡식이 없읍니다. 게다가 야인(野人)과 왜적의 침입으로 인하여 성을 쌓고, 백성을 이주시키는 일이 일어나므로 마을마다 소란합니다. 예컨대, 황해도 평안도의 수재를 만난 군에서는 백성들이 기근을 당하여 조석으로 근심하는 소리가 요란하니 이 어찌 눈앞에 닥친 급무라고 아니하겠읍니까? 또 금년에도 기후가 이상하여 겨울이 따뜻하여 얼음도 얼지 아니하며, 우뢰와 번개가 치면서 흐리고 비가 내리니 이는 결코 사소한 연고가 아닙니다. 지금은 바로 하늘의 위엄을 두려워하고, 백성들의 숨은 고통을 구해주며, 용도를 절약하여 한발에 대비하기에 여념이 없을 때입니다. 그러므로 전하께서는 급하지 않은 모든 토목공사를 중지하게 함으로써 하늘이 내리는 경계에 응답하여야 할 것인데 무슨 이유로 이러한 오랑캐의 신을 섬기어서 함부로 쓸데없는 비용을 낭비함으로써 나라의 근본인 백성을 해치는 것입니까? 전하께서는 이것은 큰 모임이 아니니 비용이 그다지 많지 않다고 하실지 모릅니다. 그러나 옛날에 당나라 구시(久視 : 당나라 則天武后의 연호。서기 七〇〇) 연간에 큰 불상을 주조하려고 하여 천하의 승려로 하여금 하루에 동전 한 닢씩 보시하게 하여 국가의 경비를 낭비하지 않으려고 하였읍니다。 그때 적인걸(狄仁傑 : 당나라 中興의 명신)과 같은 사람도 이에 대하여 간언을 하기를, 「공사라고 하는 것은 귀신을 부려서 하는 것이 아니며, 소용되는 물품은 하늘에서 떨어지는 것이 아닙니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하물며 지금의 공사에서 소용되는 비용과 물품은 국가의 부고(府庫)에서 나오는 것으로 오직 정당한 일에만 이바지하여야 할 것들이니, 한 말의 쌀과 한 자의 베가 백성의 피와 땀 아닌 것이 있읍니까? 한편으로 (부도를) 장식하는 채옥(彩玉)의 문제에 이르러서는 그것을 궁궐안에서 구워 만들고 있는데, 이 물건이 선조를 받들거나 사대(事大)에 소용되는 것이 아님에도 불구하고 이런 정도까지 신경을 쓰고 있음에 대하여 신등은 더욱 심한 의혹을 가집니다。 그 전례 이것보다 더 심한 일이 있었읍니다。 탑을 중창한 이래로 승도들이 날로 교만방자해져서 눈썹을 드날리고 입술을 놀리면서 손을 들어서로 경축하여 말하기를, 「우리 종교가 부흥하게 됐다!」고 하면서 깊고 드높은 궁궐안에서 문을 엄하게 잠가두고 있으니 법을 집행하는 관리가 그 문밖에서 안을 규찰할 수가 없으므로 그들이 아무리 불법적인 일을 자행하고 있다 하더라도 그 누가 이를 규찰하겠읍니까? 그러므로 그들이 자기들 마음대로 하여 기탄하는 바가 없음은 당연한 것입니다。 게다가 지금 또 이러한 경찬회를 열어서 그들의 기세를 북돋워 준다면 물이 더욱 불어나듯 할 것이요, 불이 더욱 기승을 부리듯 할것이니 수년이 지나지 않아서 한나라의 백성과 신하들이 앞을 다투어 선동되어 늙은이, 젊은이 할 것

없이 그 형성에 휩쓸려 자기들의 본업을 버리고 (재물이든) 상자를 기우리고, 전대를 털어서 바치되 혹시 남들보다 뒤질까 염려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게다가 이를 불로 지지고, 손가락을 불로 태우는 등 성명(性命)도 아깝게 여기지 아니할 것이니, 풍속을 해치는 일이 이루 말할 수 없이 많을 것입니다。 한강과 회암사에서의 모임과 흥복사(興福寺)、흥천사(興天寺)에서 상서로운 기운이 일어났다는 등의 요상한 말을 통하여 잘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오호라! 그와 같은 일은 통곡하며 눈물을 흘릴 일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전하께서는 이 일을 「사소한 일이니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道)에 무슨 해를 미치겠는가?」라고 여기지 마시기 바랍니다。 저 불교가 한나라 명제(明帝)때에 처음 들어와서 당초에는 한 사람의 승려에 불과하였읍니다。 그러던 것이 역대로 점점 침투하여 번성하더니 마침내는 승려의 무리가 천하에 두루 퍼지고 탑과 절이 여염집의 반수가 되였읍니다。 불교를 열심히 받들면 받들수록 앙화와 난리는 더욱 심해졌읍니다。 그 뒤로부터 불교가 국가와 천하를 허물어 뜨린 일은 이루 형언할 수 없을 정도입니다。 그들의 여파가 신라와 고려말에까지 미쳤으니 이 어찌 두려워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읍니까? 신등은 모두 보잘것 없는 학식을 가지고 외람되게 경연에 참예하여 직책을 다하지 못한 채 헛되이 봉록만을 받고 있사온지라、죄주기를 기다린지 오래 되였읍니다。 그리하여 국사중에서 간언할 것이 있을 경우에는 어떠한 형벌도 피하지 않고 전하의 성덕(聖德)에 만에 하나라도 보탬이 되게 하는 것이 진실로 평소의 뜻이요 소원이었읍니다。 예전에 전하께서 경연에 납시어 신등에게 효유하시기를、「나는 불교에 대해서는 관심이 조금도 없다。」고 하셨으므로 신등은 항상 「이것이 바로 우리 조선 만세에 생민의 복이다。」라고 생각하였읍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전하께서는 이와 같은 마음을 영원히 견지하시어 신등의 구구한 정성을 어여삐 여기시고、신등의 분개하는 심회를 헤아려 주시어 용단을 선뜻 내려 즉시 그 일을 중지케 함으로써 신등의 바라는 마음을 흔쾌하게 하여 주십시오。」

이 상소가 상주되자 주상께서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시었다。

「나는 너희들의 말을 가상히 여긴다。 그러나 너희들의 말에 의하면、현재의 불교의 해독이 크게 일어나서 그 앙화가 박두하였으므로 구제하기가 어렵다고 하나 나의 생각으로는 그런 정도까지 이르지는 않았다고 본다。 역대의 제왕들이 불교를 숭상하고 믿지 아니한 분이 없었거니와 나로 말하면 혹심하게 믿는 것이 아니다。 이미 사찰을 지었다면 순서에 따라 제(祭)를 지내는 것은 예에 있어서 당연한 것이다。」

○갑술일(윤十一월 十一일)에 주상께서 근정전에 나아가 조회를 받으셨다。 골간우지개(骨看乃知介)、회양개(回陽介) 등 七인과 오도리호군(吾都里護軍)、동어허리(童於虛里) 등 六인이 수반(隨班)하여 토산물을 바쳤다。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이 아뢰었다。

「전하께서 일찌기 경연에 납시어 신등에게 말씀하시기를, 「나는 불교에 대하여 전혀 뜻이 없다。」고 하셨는데 어제 어명을 듣고서 놀라움을 금할 수 없었읍니다。신등이 생각하는 바로는、역대의 제왕중에서 본받을 만한 분이 있고、본받아서는 안될 분이 있읍니다。역대의 불교를 숭상한 군주는 본받아서는 안될 군주입니다。하물며 한당(漢唐) 이하에서 전하가 법칙으로 삼을 만한 군주가 있겠읍니까? 신등의 말을 따르지 않아서는 안됩니다。」

이에 주상께서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내가 너희들의 말을 살펴보니 말의 뜻이 자세하고 간곡하게 정성을 다하였거니와 비록 그와같이 조목 조목 진술하지 않았어도 내가 어찌 그 뜻을 모르겠느냐? 그렇지만 사리각(舍利閣)이 이미 창건되었으니 어찌 제(祭)를 드리지 않을 수가 있겠느냐? 게다가 불법이 천하에 퍼져있고、우리나라는 여러임금님과 같이 작은 나라이니 이와 같은 법을 완전히 배척할 수는 없는 일이다。」

## 斥佛疏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丁丑 公等上疏曰臣等於本月十日且疏請罷興天舍利塔慶讚會傳旨若曰自漢以來歷代君主莫不事佛予亦爲之臣等聞命以還不勝憤悒翼日又口陳其意傳旨又曰爾等所言皆予所知古稱我國小如蓼葉佛法遍天下小邦何獨不爲臣等聞命尤切驚駭 殿下聰明睿智天縱聖學六經史籍靡不講究其於世儒常談佛氏禍福因果之說固已飫聞而灼知矣奚待臣等之言然區區寸懇不得不爾期於得請敢避再三之瀆俾我 聖上虧玷聖明之德哉臣等竊謂歷代帝王之事有可法者有可戒者若事佛所謂可戒者也非可法者也漢唐以下明君聖主亦陷於術中 以傾覆天下國家者固非一二計而從傅奕之疏沙汰僧尼道士勒還鄉里若唐高祖聽崔浩之諫誅沙門毁佛書佛像若魏武帝者此誠可法也 殿下何不戒其可戒者而反不法其可法者乎臣等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且天下皆崇佛教而小國獨遵聖人之道者有何不可我國褊小財賦之出有限而事天交隣祭祀燕享軍旅賓客凡諸調度甚廣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用猶且不給而加以無益之費其將奈何臣等退而反覆籌之 聖上此擧無一可者而其不可者有五臣請一一言之自古有聽諫之君則有敢諫之臣舜之告禹曰予違汝弼而禹之戒舜曰敷納以言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而說之戒高宗曰從諫則聖唐虞三代之君更相戒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故卒成雍熙泰和之治若訑訑之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者日進而忠言讜論者鉗口結舌矣方今士大夫面折廷爭牽据折檻者有幾人乎雖借顔色虛懷以納之猶恐不言況今此事諫之者愈多而俞音未聞臣等亦恐諛佞成風而國家之事將日非矣其不可者一也昔魏徵諫太宗曰貞觀之初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忤旨徵之此言雖爲太宗而發實有國家者通患也 殿下遵太祖太宗之成憲益加澄汰之法至今髡徒不入國中凡有見聞快於心目以爲子孫萬世之儀刑士大夫有識者欽慕效之凡喪葬一依家禮不作佛事庶幾舊俗之一新臣等只患孝寧大君終迷而不悟豈意 殿下一朝違舊章負初心如此乎是則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又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今大

君倡之而 殿下從之則一國臣民必將謂曰以吾 殿下之聖大君之賢而猶且信奉我輩何人獨不然乎爭相捨施猶恐或後佛法之復興必無日矣其不可者一也唐武宗廢寺毀僧宣宗將欲復僧修寺孫樵上言曰百姓耕織不自温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萬戶也階下奈何興之於已廢乎致堂胡氏議之曰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雖飲風吸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游惰乎此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臣等嘗以爲至論誦此久矣今之人面壁排燈籠花燭飯僧百八五日轉經所費不貲而猶以爲少則凡奉佛之事一如被說然後已乎自非風露雖一升米一尺布猶且不可況如此之費乎佛者以清淨寡欲爲宗後世爲其徒者售其師說務其侈大以資口腹之計耳其不可者一也宋李沆謂王丞相曰今天下無事聖人無所用心萬一事四夷惑佛老即可憂也厥後皆如其言今 殿下每以此爲小事不足言也無奈有累於盛治耶自癸丑用兵以來西北騷然加以築城徙民死亡頗多至有折其脅而避之者因而水旱凶荒倉廩虛渴雖立貢法以充之下民之生可謂寒心亦不可謂之無事也而聞者野人往來比舊爲倍事四夷則已驗矣又於大都之中聚彼游手以設大會則惑佛之端亦惑崩於今日矣其不可者一也金世宗謂宰臣曰朕治天下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補朕之不逮慎勿阿諛取容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又曰至放佛法尤所不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惑之甚矣既能好諫而又能斥佛如是誠三代以下之賢主也 殿下凡所施爲動法堯舜獨此一事反居世宗之下乎大抵進言非難而聽言爲難 殿下既以臣等之言爲是則庶幾樂聞而改之又敎之曰此事已定不可追改臣等尤切痛心其不可者一也臣等猥瑣小儒雖乏回天之力然粗讀聖賢之書其於佛氏之誕妄因已辨之詳矣伏望洞照微懇亟命停罷以除生民之蠹以垂萬世之法 上覽疏曰昔我 太祖既創含利閣又設慶讚會予亦因前規修之耳何必再三陳請乎爾等若直指予極論之則所言雖過予何敢非之前疏有云樂天亭豐壤宮鞠爲茂草予以樂天豐壤 堯王遊衍之處既定掃除之人遣官監之仍令繕工分掌修葺其節目已在令甲不常臨御之處如此而已可也更何爲哉今疏又云自癸丑用兵以來倉廩虛竭乃立貢法以充之爾等以予爲多取於民而富其國乎予以損實之法不中民多怨咨故試驗貢法以除損實之弊以便民生耳爾等近臣也尚未知予意彼無知百姓何足恠哉此二事皆非實事而又不干於關佛也何以并及之乎直提學柳義孫等對曰樂天亭豐壤宮之常加修治臣等未嘗知也貢法亦非爲富國也臣等期於得請不覺言之至此臣等之意不如是也上曰凡進言或有過情者爾等有何他意而言之予已知之矣集賢殿之上疏都承旨趙瑞康讀其疏非笑之曰儒者有是言也儒者有是言也集賢殿致書瑞康曰夫代言喉舌之職號令之所從出言路之通塞治道之隆替係焉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高宗命傅說置左右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舌之聖王所以命官責任之意如此其重居是職者固宜祗勵精白命令復逆必當審之將順匡救一號一令罔敢不正然後始爲不負委任之重其可易而爲之哉閣下摠銀臺爲內相尊出納之任展布所學致君澤民此其時也夫佛氏之害先儒言之詳矣閣下讀古人之書尚古人之志豈不知其不可乎近日興天慶讚之事凡有耳目莫不驚駭閣下以爲何如昨者某等以此事請罷之時閣下卒然曰此事業已定矣不可中止且供用已辦若棄而不用即爲暴殄天物某等竊惑焉且

閣下所謂暴殄天物何耶取民膏血棄之無用之地不以爲暴殄而反以省浮費充國用爲暴殄歟某等未蒙俞允咸懷憤懣或口或疏期於得請而閣下乃作諛辭一則曰儒者有是言也二則曰儒者有是言也閣下獨於儒者何外之之如是歟不識閣下指某等爲迂儒歟指某等爲狂言歟竊爲閣下惜之先儒謂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而又言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伏惟閣下奮其忠懇善爲數奏俾某等得蒙允許則豈惟斯文之幸實我國家萬世無疆之福也閣下垂察焉瑞康匪其書不使人知之

## 척불소

(세종二十三년 신유윤十一월 十四일)

정축(十四일)에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리었다。

「신등이 이번 달 十일에 상소를 올리어서 흥천사 사리탑 경찬회를 파할 것을 청하였읍니다。이에 주상께서 전지(傳旨)하시기를、「한나라 이래로 역대 군주가 부처를 섬기지 아니한 사람이 없으며、나 또한 생부를 섬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신등이 어명을 듣고 돌아와서는 분함을 이기지 못하여 그 다음날 다시 그 뜻을 아뢰었더니 또 전지하시기를、「너희들이 말하는 바는 내가 모두 알고 있다。예로부터 우리나라는 여러잎사귀처럼 작은 나라라고 하였는데、불법이 천하에 퍼져 있으니 우리 작은 나라만이 불교를 믿지 않을 수 있겠느냐?」라고 하였읍니다。신등은 이러한 어명을 듣고서 더욱 놀라움을 금할 수 없었읍니다。전하께서는 총명예지(聰明睿智)하신 자질로써 성인의 학식을 하늘로부터 부여받으시고、육경(六經)과 역사에 관한 서적을 강구(講究)하지 않은 것이 없읍니다。그러므로 세유(世儒)들이 불교의 화복(禍福) 인과(因果)설에 대하여 항상 말한 것에 대해서는 이미 충분히 들어서 명확화게 아실 것이오니 어찌 신등의 말을 들을 필요가 있겠읍니까? 그러나 구구한 촌심(寸心)의 정성에 의하여 그와 같게 하지 않을 수 없사옵고 저희들이 청한바를 이루려고 하오니 어찌 재삼 전하를 괴롭히려 하는 일을 피함으로써 우리 성상의 성명(聖名)한 덕을 손상시킬 수가 있겠읍니까? 신등은 가만히 생각하여 보건대、역대 제왕의 일중에서 본받을 만한 일이 있고、경계하여야 할 일이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바로 부처를 섬기는 일은 경계하여야 할 일에 속하고、본받을 일에 속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한당 이하의 명철한 군주와 현명한 제왕들중 요술중에 빠져서 국가와 천하를 무너뜨린 경우가 한둘이 아니거니와 그중에서도 양(梁) 무제(武帝)와 제(齊) 양왕(襄王)이 특히 경계하여 할 군주입니다。그중에서 이단을 배척하고、정도를 붙들어 세운 자도 한둘이 아니오니、부혁(傅奕)의 상소를 따라서 승니와 도사를 사태(沙汰)시키어 항리로 돌려보낸 당(唐) 고조(高祖)와 최호(崔浩)의 간언을 듣고서 사문(沙門)을 주륙하고、불서(佛書)와 불상을 없애버린 위(魏) 무제(武帝)가 있으니、이분들은 본받을 만한 군주입니다。그런데 전하께서는 어찌하여 경계하여야 할 것은 경계하지 않

으시고、도리어 본받아야 할 것은 본받지 않으십니까? 신등은 우려하건대、뒷날에 현재를 바라보는 것이 현재에 과거를 바라보는 것과 똑같다는 점입니다。한편으로、천하에서 모두 불교를 숭상한다 하더라도 우리 작은 나라만이라도 성인의 도를 존숭하는 것이 안될것이 무엇입니까? 우리나라는 한구석에 처한 조그만 나라로써 재부(財賦)의 산출도 한계가 있는데、사대교린(事大交隣)과 연향제사(燕享祭祀)、군사적인 일과 국빈맞이 등의 재물을 필요로 하는 일이 매우 많읍니다。그런데 한계가 있는 재물로써 한계가 없는 비용을 충당하자니 그것도 오히려 모자랄 정도인데 게다가 무익한 비용까지 대어야 하니 어떻게 하려는 것입니까? 신등이 물러나와 반복하여 고찰하여 보아도 성상의 이번 일은 한가지도 옳은 일이 없읍니다。해서는 안될 그 일이란 다섯가지가 있는데 신은 하나하나 설명드리겠읍니다。

예로부터 간언을 듣는 군주가 있어야만 대범히 간언을 하는 신하가 있읍니다。그러므로 순임금이 우(禹)에게 말하기를、「내가 잘못하는 일이 있을 경우에는 네가 그 잘못을 고치도록 나를 도우라!」고 하시자 우가 순임금에게 경계하여 말하기를、「간언하는 말을 널리 받아들이소서。」라고 하였읍니다。또 은나라의 고종(高宗)이 부열(傅說 : 은나라 고종때의 명신)에게 명하기를、「아침저녁으로 나에게 가르침을 주도록 하라!」고 하시자 부열이 고종에게 경계하여 말하기를、「간언하는 말을 따르면 성인이 되실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당우(唐虞) 삼대(三代) 시대의 군주는 서로 번갈아 가면서 경계함으로써 알고 있는 것이 있으면 모두 간언하였고、간언한 것이 있으면 모두 받아들였읍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마침내 밝은 태평시대의 정치를 시행하였던 것입니다。만약에 잘난체하여 성색(聲色)에 빠짐으로써 찾아오는 사람을 천리 바깥에서부터 거절하니 그렇게 할 경우에는 남을 참소하고 면전에는 아첨하는 사람은 날마다 찾아들 것이요、충성스런 말과 정의로운 논의를 하는 사람은 입을 다물고 임술을 놀리지 않을 것입니다。현재 사대부중에 주상앞이나 조정에서 어명을 꺾어버리며 간쟁을 하여 옷뒷자락을 붙잡혀 끌려가면서 조정의 난간을 꺾을 정도의 신하(역자주 : 한나라의 朱雲에 관한 고사。)가 몇 명이나 있겠읍니까? 비록 얼굴빛을 부드럽게 하고、가슴을 비운채 간언을 받아들이려 하여도 오히려 간언을 하지 않을까 두려워하여야 하는 것이 군주의 도리인데 이번의 일에 있어서는 간언하는 사람이 많아질수록 윤허하는 말씀을 신하들이 듣지 못하오니、신등은 아첨하는 풍토가 이루어져 국가의 일이 날로 그릇되어 갈 것이라고 우려하는 바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해서는 안될 일중의 첫번째 일입니다。옛날에 당나라의 위징(魏徵)이 당태종(唐太宗)에게 간언하기를、「정관(貞觀 : 당태종연간의 연호。六二七—六四九) 초엽에는 폐하의 뜻이 절약과 검소함에 있고 간언을 구하는데 게을리하지 않으시더니 근래에 들어서는 건물을 짓고 수리하는 일이 점차 많아지며、간언하는 사람들이 폐하의 뜻에 거슬리는 일이 많아졌읍니다。」라고 하였는데 위징이 한

이 말이 비록 태종을 위하여 한 말이기는 하지만 실로 국가를 통치하고 있는 군주의 일반적인 병폐입니다。 전하께서는 태조와 태종께서 이루어 놓으신 법을 준수하시고 더욱 더 그들을 깨끗하게 도태시키는 법을 제정하시어 승도로 하여금 서울안으로 들어오지 못하게 하셨읍니다。 그리하여 무릇 이려한 일을 듣고 본 사람들은 모두 마음과 눈에 흔쾌하게 여기어 자손만대의 모범이라고 여겼읍니다。 또한 사대부들중 식자층은 이러한 조치를 흠모하여 무릇 상례와 장례를 한결같이 주자의 가례(家禮)에 의거하여 치르고 불사(佛事)를 일으키지 않았으니 옛 풍속이 새롭게 변화됨을 기대할 수 있게 되었읍니다。 한편으로 신등이 우려하는 바는 오직 효령대군(孝寧大君)만이 끝까지 미혹됨에서 깨우치지 못한다는 것이었는데、 전하께서 하루아침에 옛법을 어기고 이와 같이 처음 먹은 마음을 저버릴 줄이야 어찌 생각이나 했겠읍니까? 그러하오니、 법이 시행되지 아니함은 이로부터 시작일 것입니다。 고인이 이르기를、「위에서 무엇인가를 좋아하면 아랫사람중에는 반드시 그보다 훨씬 심하게 좋아하는 사람이 있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또 말하기를、「성중에서 높게 상투트는 것을 좋아하면 사방에서는 성중보다 상투높이가 한 자는 더된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지금 효령대군께서 불교를 주창하시고 전하께서 이를 따르신다면 온 나라의 백성들은 반드시 다음과 같이 말할 것입니다。「우리 전하는 성인이시고、 우리 대군은 현인이신데도 불교를 믿는데 우리야 어떤 사람이라고 유독 믿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그리하여 서로들 앞을 다투어 가산을 버리어 보시하기를、 남들보다 뒤질까 염려하리니 불법의 부흥은 분명히 멀지 않았으니、 이것이 바로 해서는 안될 일의 두번째 것입니다。 당나라 무종(武宗)이 사찰을 폐하고 승려의 머리를 기르게 하였는데、 뒤에 선종(宣宗)이 승려를 회복시키고 사찰을 중수하려고 하였읍니다。 그때 손초(孫樵)가 간언하기를、「백성들은 농사를 짓고 실을 잣는데도 불구하고 그들은 배불리 먹지도 못하고 따뜻하게 입지도 못합니다。 그런데 뭇 승려들은 화려한 집에 편안히 앉아서 아름다운 옷을 입고 좋은 음식을 들고 있읍니다。 그리하여 열 가구에서 승려 한 사람 봉양하기도 힘듭니다。 무종께서는 그러한 현실을 분하게여기어 十七만명의 승려들을 머리를 기르게 한 것이니 이는 백칠십만 가구의 백성을 소생시킨 것입니다。 그런데 폐하께서는 어찌하여 이미 거꾸러진 것을 다시 부흥시키려고 하십니까?」라고 하였읍니다。 치당(致堂) 호씨(胡氏)가 이에 대하여 논하기를、「만일 불교가 백성들에게 유익하기만 하다면 백칠십만 가구가 十七만명의 승려를 봉양한다 할지라도 아까울 것이 전혀 없읍니다。 왜냐하면 우리가 소비하는 것은 재력(財力)이지만 그로부터 얻은 것은 선도(善道)이기 때문입니다。 그런데 저들은 떳떳한 윤리를 완전히 허물어 뜨리고、 인간의 도리를 해치니 그들이 설사 바람을 마시고 이슬을 머금으며、 나무위에 살고 들에 산다 할지라도 오히려 폐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하물며 화려한 집에서 살고

좋은 음식을 먹으면서 놀고 게으름이나 피우는 자들은 말할 것도 없을 것입니다。 이러한 것들은 성명(聖明)한 제왕들이라면 분명히 제거할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신등은 일찌기 이 의론의 매우 지극한 논의라고 여기었으므로 이를 암송한 것이 오래되었읍니다。 지금 팔방의 벽에 등롱과 화촉을 배열하고 백팔명의 승려들에게 음식을 제공하면서 닷새동안 불경을 뒤적이게 할 때 드는 비용이 적지가 않읍니다만 그것도 오히려 부족하다고 여깁니다。 그렇다면 무릇 부처를 받드는 일은 저들이 말하는대로만 하고야 말겠읍니까? 그 재물이 바람도 아니요、이슬도 아닌 다음에야 한 되 쌀이거나 한 자 베라도 오히려 불가하거늘 하물며 이와 같이 많은 비용은 말하여 무엇하겠읍니까? 불도들은 청정하고 욕심이 없는 것을 종지(宗旨)로 삼고 있읍니다만 후세의 불도들은 스승의 말을 팔아서 사치하고 크게 하기만을 힘씀으로써 구복(口腹)을 채울 계획만을 하고 있을 뿐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해서는 안될 것의 세번째 일입니다。

송나라의 이원(李沅)이 왕승상(王丞相)에게 일러 말하기를、「지금 천하는 아무 일이 없어서 성인께서 마음쓸 일이 없지만 만약에 사방의 오랑캐를 섬긴다거나 불교에 미혹된다면 걱정스러운 일이 생길 것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그 후에 모든 일이 그의 말대로 되었읍니다。 이제 전하께서는 이 일이 자그마한 일로써 말할 만한 것이 못된다고 생각하시니 이것이 거룩한 정치에 누가 되지나 않겠읍니까? 계축년(세종十五년、서기一四三三년)에 군사를 발동한 이후로 서북면이 시끌시끌한데 그위에 성을 축조하고 백성을 이주시키느라 사망한 사람이 많았는데 백성중에는 자기의 팔뚝을 자름으로써 도피하는 자까지 있었읍니다。 그로 인하여 수재와 한재가 발생하여 창고는 텅비게 되었는데 비록 공법(貢法)을 세워서 창고를 채운다 할지라도 아랫백성들의 생활은 한심한 상태이오니 우리나라에 아무 일도 없다고 하지는 못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다가 간간이 야인들이 왕래하여 예전에 비하여 그 수가 배로 늘었으니 사방의 오랑캐를 섬긴다는 말이 벌써 사실로 드러났읍니다。 또 큰 도읍중에 저놀고 먹는 승려들을 모아놓고 큰 모임을 열고 있으니 불교에 미혹되었다는 단서도 오늘날에 이미 싹이 트고 있읍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해서는 안될 일의 네번째 것입니다。 금(金)나라 세종(世宗)께서 재신(宰臣)에게 말하기를、「짐이 천하를 다스림에 있어 경들과 더불어 함께 다스리고 있으니 국사에 있어서 해서는 안될 일이 있을 경우에는 각자의 면전에서 간언을 하도록 함으로써 짐의 미치지 못한 점을 보충케 하라。 그리하여 아첨함으로써 짐에게 용납되기를 꾀하지 않도록 하라!」 그리고 만약에 잠시의 안락을 꾀하여 편하게 지내는 것은 비록 오늘날에 있어서는 다행이겠지만 후세에 있어서는 어찌 되겠는가?」라고 하였으며、또 말하기를、「불법은 더욱 믿어서는 안될 일이다。 양나라의 무제는 동태사(同泰寺)의 종이 되고、요(遼)나라의 도종(道宗)은 민호(民戶)를 절의 중에게 하사하고 그위에 삼공(三公)의 관직까지 주었으니 미혹됨이 심하다고 할 수

있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세종은 간언하는 것을 좋아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게다가 이와 같이 불교를 배척하기까지 하였으니 이 분은 참으로 삼대(三代)이하의 현명한 군주라고 하겠읍니다。전하께서 무릇 행하시는 모든 것은 모두 요순임금을 본받고 계신데 오직 이 한가지 일(불교숭상)만은 도리어 금나라 세종의 아래에 처하려고 하십니까? 대저 간언을 하는 것이 어려운 일이 아니고 그 간언을 듣는 것이 어려운 것입니다。전하께서 이미 저희들의 말을 옳다고 여기셨다면 즐거이 들으시고 그 일을 바꾸도록 하시기를 바랍니다。또 전하께서 전교하시기를、「이 일은 이미 결정되었으니 돌이켜 고칠 수가 없다。」고 하신 말씀에 대하여 신등은 더욱 통분하옵니다。이것이 해서는 안될 일의 다섯번째 일입니다。신등은 하찮은 소유(小儒)로써 비록 주상의 뜻을 돌이킬 힘은 없사오나 그런대로 성현의 글을 읽었기 때문에 불교의 허황된 점에 관해서는 이미 자세하게 밝혔읍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저희들의 미미한 정성을 밝게 비추어 헤아리시고、빨리 중지할 것을 명하시어 생민의 좀벌레들을 제거함으로써 만세의 법을 내려 주십시오。」

주상께서 이 상소를 보시고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예전에 우리 태조께서 사리각(舍利閣)을 세우고 난 뒤에 또 경찬회를 배설하시었다。나 또한 옛 법도에 따라서 시행하고 있을 뿐이다。그런데 어찌하여 재삼 주청을 하는가? 너희등이 만일 나를 바로 가르치어 극진하게 논한다면 내 어찌 감히 이를 비난하겠느냐? 앞의 상소에 이르기를、「낙천정과 풍양궁이 무성한 잡초가 가득하다。」고 하였는데 나는 낙천정과 풍양궁이 선왕께서 노닐고 쉬던 곳이라 하여 이미 소제하는 사람을 정하고 관리를 보내어 감독하게 하였다。그리고 선공감(繕工監)으로 하여금 이를 나누어 수리하게 하였으니 그에 관한 절목(節目)은 이미 영갑(令甲)에 있다。항상 거처하지 아니하던 곳을 이 정도로 하면 되는 것이니 또 무엇을 하겠는가? 이번의 상소에 또 말하기를、「계축년에 군사를 동원한 이래로 창고가 텅비어 공법을 만들어 그를 채웠다。」라고 하였는데 너희들은 내가 백성들로부터 많은 재물을 거두어서 나라를 부자로 만들려고 한다고 여기느냐? 나는 손실법(損實法)이 알맞게 시행되지 못하므로 원망하는 백성들이 많다고 생각하였으므로 공법을 시험하여 손실법의 폐단을 제거함으로써 민생을 편리하게 하려고 한 것뿐이다。너희등은 근신인데도 나의 심중을 아지 못하니 저 무지한 백성들이 (나의 뜻을 모르는 것이) 이상할 것이 없구나! 이상의 두가지 일은 모두 실제의 일이 아니며、또한 불교를 배척하는 것과는 하등 관련이 없는데 어찌하여 함께 논하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직제학(直提學) 유의손(柳義孫)이 대답하기를、「낙천정과 풍양궁을 항상 수리하였다는 것은 신등이 일찌기 아지 못하던 것입니다。공법도 또한 나라를 부유하게 하기 위한 것은 아닙니다。신등은 저희들이 요청하는 바를 이루려고 하였기 때문에 아지도 못하는 사이에 이러한 데까지 이야기가 이르렀던 것입니다。신등의 뜻은 이와 같

지 않읍니다。」라고 하였다。

주상께서 이에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무릇 진언을 함에 있어서 실정보다 지나치게 이야기되는 부분이 있는 경우가 있으나 그것이 무슨 다른 뜻이 있어서 그렇게 말한 것이겠느냐? 나도 이미 다 알고 있다。」

집현전에서 상소를 올리자 도승지(都承旨) 조서강(趙瑞康)이 그 상소문을 읽고서 비양거리며 말하기를、「유자(儒者)도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는가? 유자도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는가?」라고 하였다。이에 집현전에서 조서강에게 다음과 같은 서찰을 보내었다。

「무릇 대언(代言)이라는 직책은 후설(喉舌)의 직책으로써 호령이 그로부터 나오는 곳이므로 언로(言路)의 열리고 막힘、치도(治道)의 융성과 쇠퇴는 바로 그것과 관련을 맺고 있읍니다。그러므로 주임금이 용(龍)에게 말하기를、「너를 언론을 받아들이는 관리로 삼노니 밤낮으로 짐의 명령을 출납하되 오직 진실하게 하도록 하라!」고 하셨으며、은나라 고종께서 부열(傅說)에게 명하여 고종의 좌우에서 보필하게 하고 말하기를、「아침저녁으로 가르침의 말을 받아들이어 나의 덕에 보탬이 되게 하라!」쓴 약이 머리가 어지러울 정도로 독하지 아니하면 그 병이 낫지를 않는다。」라고 하셨읍니다。옛날의 성왕께서 관리에게 명하여 책임을 맡기는 뜻이 이와 같이 엄중하였읍니다。그리하여 이 직책(도승지)에 거하는 사람은 진실로 마땅히 자신을 갈고 닦아 마음을 정결하게 먹고서 주상의 명령과 신하의 복명(復命)、상서(上書)에 대하여 반드시 정심하게 살펴보고 군주의 아름다운 점은 그대로 따라 시행하고、잘못된 점은 고치게끔 할 것이니 하나 하나의 호령이 바르지 않을 수가 없읍니다。그렇게 한다음에야 비로서 군주가 맡긴 중대한 임무를 소홀히 하지 않았다고 할 수 있으니 이 직책을 쉽게 행할 수가 있겠읍니까? 합하(閤下)께서는 은대(銀臺:承政院)를 총괄하는 내상(內相)으로써 왕명의 출납을 전담하시니 배운 바를 펼치어서 군주를 요순으로 만들고 백성들에게 은덕을 베풀 때가 바로 이때입니다。저 불교의 해독에 대해서는 앞선 유학자가 상세하게 말하여 놓았읍니다。합하께서는 고인의 글을 읽고 고인의 뜻을 숭상하실 것이니 어찌 불교가 불가하다는 사실을 모르겠읍니까? 근일에 흥천사의 경찬회에 관한 일에 있어서 무릇 눈과 귀를 가지고 있는 사람은 모두 놀라지 않는 사람이 없는데 합하께서는 이러한 일을 어떻게 생각하고 계십니까? 지난번에 저희등이 이러한 일로 경찬회를 파할 것을 청할 때에 합하께서는 문득 말하시기를、「이 일은 이미 결정되었으므로 중지할 수 없다。게다가 이바지할 물품을 이미 다 준비하여 놓았으니 만일 이를 버리고 사용하지 않는다면 이는 곧 재물을 함부로 버리는 것이 된다。」라고 하셨는데 저희등은 이에 대하여 의혹을 가지고 있읍니다。게다가 합하께서 이른바 재물을 함부로 버린다는 것은 대체 무엇을 가리키는 것입니까? 백성들의 고혈을 취해다가 무용한 곳에다 버리는 것은 재물을 함부로 버리는 것이 아니고、도리어 쓸데 없는 비용을 줄이어 나

라의 용도에 충당하는 것은 재물을 함부로 버리는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까? 저희등이 주상전하의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여 모두 울분의 감정을 가지고 있어서 혹은 입으로 혹은 상소로 주청한 바를 허락받으려고 애쓰는데 합하께서는 오히려 아첨하는 말을 만들어 첫번째에도 「유자도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는가?」라고 하셨고, 두번째도 「유자도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는가?」라고 하였읍니다。 합하께서는 유자에 대해서만 이렇게 의면하는 것이 무슨 이유에서입니까? 합하께서 저희등이 썩은 선비라고 여기시고, 저희등이 미친 말을 하고 있다고 지목하시는지 모르지만 합하를 위하여 생각하건대 애석한 일입니다。 예전의 유자들이 말하기를, 「양자(楊子)와 묵자(墨子)의 해독은 신불해(申不害)、한비자(韓非子)의 해독보다 심하고, 불교와 도교의 해는 양자와 묵자의 해독보다 심하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또 말하기를, 「능히 언론으로써양자와 묵자를 막는 자는 성인의 문도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엎드려 생각하여 보건대, 합하께서 충성의 마음을 분발시키어 주청을 잘하여 줌으로써 저희등이 주상의 윤허를 얻게 도우신다면 어찌 유학자만 다행이겠읍니까? 이는 실로 우리 국가가 만세토록 누릴 행복일 것입니다。 합하께서 양찰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서강이 이 글을 숨기고 다른 사람이 알지 못하게 하였다。

## 闢佛疏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閏十一月二十七日

庚辰 公等上疏曰臣等將興天寺舍利閣慶讚合罷事理具疏累請訖未蒙允臣等不勝惶懼然情激于中至于再三期至回天伏惟 殿下少加意焉臣等切謂人心萬化之源萬事之本苟一念不謹足以遺患萬世貽譏千古是故一佞諛是甘而孔光張禹之徒出一神仙是慕而文成五利之徒至一好浮屠一好征伐而佞佛喜功之輩爭相售奸遂使君心日以驕蕩國勢之安危略不之恤此心操舍之機凜乎其可畏也人君所尚誠不可不謹也夫者 殿下以堯舜精一之學文王緝熙之敬其於去邪扶正淑人心回世道之事尤致意焉豈意今者反有是舉乎臣等切恐聖念殆不如前時而精一緝熙之功或有間斷也此臣等所謂尤爲痛念者也 殿下雖教之曰 祖宗遺器旣已修創盍設慶讚然臣等以爲法者祖宗精精心術之所爲欲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有不便於時者尚必變而通之況此塔乎爲一重修已云足矣慶讚之會豈不得已之事乎夫公論者天下國家之元氣也自古不可一日而廢公論也今臣等之請再三而臺省之諫亦不一政府六曹大臣又從而請之是則擧朝之臣皆執不可實爲一國之公論矣古者事無大小謀及卿士以及庶人而 殿下斷自宸衷遂排國論期必爲之臣等未審 殿下有何所惜而不允乎若此擧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臣等獨敢懷不忠之心而必欲沮之哉若以吾儒之論斥彼佛之誕妄國固 殿下之所洞見臣等於前疏亦未之及焉雖以佛者之說觀之昔其祖達磨對梁武帝曰造佛造塔片無功德元至正間僧指空告皇太子曰佛法自有學者金心御天下幸甚所賜珠玉辭之不受然則此等慶讚侈靡之費實後世妄僧倍其師說而欲爲飽曖之計耳其爲誕妄無益此亦可見且百金之産猶爲子孫察所與習況以富有千乘之尊乎雖曰聖子神孫德性自殊然豈復有聖於 殿下乎

以 殿下之明聖尙不能舍己以從人安知後世惑於禍福之說其弊將有不可勝言乎殆非燕翼貽謀之道又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古人云不見是圖又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伏惟 殿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又念 宗社萬世之大計勿以臣等之賤陋而棄其言之善勿以慶讚一事爲何害而必欲行之此雖一事而所失甚多一則崇奉佛法一則不納忠諫一則非畏天恤民之道一則非節用裕國之方一則非作則垂憲之義一則爲佛氏復興之漸一則啓萬世無窮之害況君擧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豈不爲盛德之大累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矧此事佛非細故者乎昔賈誼欲痛哭於漢文盛治之日夫賈誼豈故欲痛哭以著君上之失哉誠以所關之事有甚於痛哭者也此臣等所以深懷憤懣而欲痛哭於今日者也臣等俱以庸疎久叨經幄非他疎遜之臣之比苟有可言豈容含嘿以負聖恩哉伏望 殿下夫決無留以副一國臣民之望不報時修撰李永瑞有詩云待罪金鑾已十年更將忠憤爲潛然忠心只欲扶斯道肯怕潮陽路八千

## 벽불소(闢佛疏)

(세종二十三년 신유윤十一월 二十七일)

경신일(十七일)에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리었다。

「신등은 흥천사 사리각 경찬회에 대하여 이를 파하는 것이 사리에 합당하다고 여기어 상소문을 갖추어 여러 차례 청하였으나 아직 주상전하의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였으므로 신등은 황공함을 이기지 못하겠읍니다。 그러나 심중에 격동하는 바가 있어 재삼 청을 하여 전하의 생각을 돌이키려 하였읍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 이 일에 조금이나마 유의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신등은 간절하게 이르옵건대、 인심(人心)은 만가지 교화의 근원이요、 만가지 일의 근본입니다。 만일에 한번 마음을 건실하게 갖지 아니하면 만세에 우환거리를 남겨주고、 천고에 기롱거리를 만들어 주기에 충분합니다。 이러한 까닭에 한번 아첨하는 말을 달게 여겼더니 공광(孔光)、장우(張禹)(역자주：공광은 前漢 成帝때의 신하。관직이 丞相에까지 이르렀다。장우도 전한 성제때의 신하。)와 같은 무리가 나오게 되었고、한번 신선에 대하여 사모하게 되자 문성(文成)과 오리(五利)(역자주：한나라때의 장군의 명호(名號)。문성장군과 오리장군은 신선술을 잘하는 사람으로 임명하였다。)와 같은 무리가 이르러 왔으며、승려를 좋아하고、정벌하는 것을 좋아하자마자 부처에게 아첨하고 공을 세우기를 좋아하는 무리들이 서로 앞을 다투어 간사한 재주를 팔았읍니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군주의 마음으로 하여금 날로 교만방자하게 만들고、국가의 안위(安危)를 조금도 생각하지 않게 만드오니、이렇게 마음을 가다듬는 것과 방일하게 놓아두는 기틀은 참으로 두려운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군주가 숭상하는 것은 참으로 삼가해서 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지난번에 전하께서 요순임금의 정일지학(精一之學：마음을 전일하고 순수하게 가지는 일)과 문왕의 집희지경(緝熙之敬：광명하게 공경하는 일)을 가지고 심악한 일을 제거하고 바른 일을 도우시며、인심을 착하게 만들고 세상의 도를 만회하는 일에 대해서 특히 유의하여 왔읍니다。 그러

니 지금에 와서 이와 같은 일이 일어나리라고 생각이나 하였겠읍니까? 신등이 몹시 두려워하는 바는 주상전하의 마음이 전과 같지 않아 정일집희(精一緝熙)의 공이 혹 중단된 것이 아닌가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신등이 이른바、 특히 마음 아프게 생각하는 것입니다。 전하께서는 비록 말씀하시기를、 「조종께서 남기신 유물을 이미 중창하였으니 어찌 경찬회를 배설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라고 하셨지만 신등의 생각으로는 법이라고 하는 것은 조종의 정신과 심술(心術)에 의하여 만들어진 것으로 그 법을 만세토록 전하여 폐단이 생기지 않도록 하기 위한 것입니다。 그러나 그 법이 새 시대에 맞지 않는다면 반드시 그 법을 바꾸어 변통시켜야 하는데 하물며 이 탑이겠읍니까? 설혹 탑을 한번 중수하였으면 그것으로 족한데 경찬회는 하지 않아서는 안될 일이겠읍니까? 대저 공론(公論)이란 천하국가의 원기(元氣)입니다。 예로부터 하루라도 공론을 폐할 수는 없었읍니다。 지금 신등이 재삼 청하고 있고、 또한 사간원에서의 간언도 한두번이 아닙니다。 계다가 의정부와 육조의 대신들도 이를 따라서 중지를 청하고 있읍니다。 이렇다면 조정의 모든 신하가 불가하다는 견해를 가지고 있으니 이는 실로 한 나라의 공론이라고 할 수 있읍니다。 예로부터 일의 크고 작기를 따질 것없이 그에 대한 모책이 경사(卿士)에게까지 미치고、 서인에게까지 미친다 하였는데 전하께서는 스스로의 마음속에서 단정을 지으셔서 마침내 국가의 공론을 배척하시어 기필코 시행하고야 말겠다고 하십니다。 신등은 아지 못하오나 전하께서 아끼는 무엇이 있어서 이를 윤허하지 않으시는 것입니까? 만일 경찬회를 시행하는 것이 국가를 안정시키고、 사직에 이익이 되는 것이라면 신등이 감히 충성스럽지 못한 마음을 품고서 기필코 저지시키겠노라고 하겠읍니까? 우리 유학의 논리로써 저들 불교의 허황됨을 배척함에 대해서는 전하께서 통찰하고 계시는 바입니다。 신등이 앞의 상소에서는 미처 언급하지 않았읍니다만 불교도의 입장에서 보더라도 (사정은 같읍니다。) 예전에 조사(祖師)인 달마(達磨)가 양나라 무제에게 말하기를、 「부처상을 만들고、 탑을 세우는 것은 조그마한 공덕도 없는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고、 원나라 지정(至正) 연간에 승려인 지공(指空)이 황태자에게 말하기를、 「불법에는 공부하는 자가 따로 있으니 태자께서는 온마음을 기울려 천하를 다스린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읍니다。」라고 하면서 하사한 주옥(珠玉)도 사양하고 받지 않았읍니다。 그런즉、 이와 같은 경찬회에 지나치게 낭비하는 비용은 실로 후세의 간특한 승려가 그들 스승의 말을 배반하고 자신들이 배부르게 먹고 따뜻하게 입으려는 계책을 세워서 그러한 것입니다。 경찬회의 허황되고 무익함을 여기에서도 볼 수 있읍니다。 또한 백금의 재산을 가진 자라도 자손을 위하여 더불어 학습할 것이 무엇인지 살피는 법인데 하물며 천승(千乘)의 국가를 가진 존엄한 전하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읍니까? 비록 성스럽고 신령한 자손들의 덕성은 본래 특별한 바가 있다고는 하지만 어찌 전하보다 더 성스러운 사람이 있겠

읍니까? 전하의 명철하고 총명함으로서도 오히려 자기를 버리고 남의 의견을 따르지 못하거늘, 후세의 화복(禍福)의 설에 미혹되어 그 폐단이 이루 말로 형언할 수 없을 정도가 되지 않으리라는 보장이라도 있읍니까? 아마도 이는 자손을 번영케 하기 위하여 조상이 내려주는 좋은 모책은 아닐 것이며, 또 종사와 생민의 복록도 아닐 것입니다. 옛날 사람이 말하기를, 「보이지 않는 것을 도모한다。」고 하였고, 또 말하기를, 「악한 일은 작은 것이라도 행하지 말고, 선한 일은 아무리 작은 일이라도 반드시 행하라!」라고 하였읍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위로는 조종의 국가를 창업한 어려움을 생각하시고, 또 종사의 만세에 이어질 큰 계획을 염두에 두시어 신등이 천박하고 누추하다하여 저희들이 한 말중에서 좋은 것을 버리지 마시기 바라오며, 경찬회라는 한가지 일이 무슨 해가 되겠는가 하여 반드시 행하려고 하지 마시기 바랍니다。 이것은 비록 한 가지의 일에 불과하지만 그에 따른 잘못됨은 매우 많읍니다。 즉, 하나는 불법을 숭상하여 받든다는 것이요, 하나는 충성스런 간언을 받아들이지 않는다는 것이요, 하나는 하늘을 두려워하고 백성을 긍휼히 여기는 도가 아니라는 것이요, 하나는 비용을 아낌으로써 국가를 부유케 하는 방법이 아니라는 것이요, 하나는 후세에 법칙을 만들고 모범을 세우는 대의가 없다는 것이요, 하나는 불교를 점차 부흥케 한다는 것이요, 하나는 만세에 무궁하게 펼쳐질 해를 끼친다는 것입니다。 하물며 군주의 행동은 모두 글로 남기게 되어 있거니와 만일 글로 남겨두었는데 본받을 것이 못된다면 후세에 왕위를 잇는 분이 무엇을 보겠읍니까? 그렇다면 전하의 거룩한 덕에 얼마나 큰 누가 되겠읍니까? 〈서경(書經)〉에서 이르기를, 「작은 행실에 주의하지 아니하면 결국에는 큰 덕에 누를 끼친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 하물며 이 부처를 섬기는 일은 작은 일도 아닙니다。 옛날에 가의(賈誼 : 한나라 文帝때의 사람으로 문장가、사상가。)는 한나라 문제의 태평시절에 통곡하려고 하였으니 대저 저 가의가 고의로 통곡을 함으로써 군주의 실책을 밝으로 드러내려고 하였겠읍니까? 진실로 그가 관계하는 일이 통곡하는 것보다도 더 심각한 것이 있었기 때문이었읍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신등이 울분을 깊이 간직하고 오늘날 통곡하고자 하는 이유입니다。 신등은 모두 용렬하고 허술한 재주로써 오래도록 경연의 자리에 참예하였으니 다른 소원한 신하와 비교할 바가 아닙니다。 그러므로 만일 하여야 할 말이 있을 경우에는 입을 다물음으로써 전하의 은덕을 저버리는 일을 어찌 용납할 수가 있겠읍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머뭇거림 없이 즉시 결정하시어 온나라 신하와 백성들의 여망에 부응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주상은 이 상소에 대하여 답하지 않으셨다。 그때 수찬(修撰) 이영서(李永瑞)가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지었다。

금란(金鑾 : 집현전)에서 일한 지가 벌써 十년인데
충성과 분함을 속으로 감추고 있었네。
충성스런 마음으로 오직 유학을 흥성케 하고자 하노니

조양(潮陽)으로 귀양가는 길이 八천리인들 내 어찌 겁내리。

## 國文(諺文)造語論攷

世宗二十六年甲子三月二十日

庚子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 上疏曰臣等伏觀諺文制作至爲神妙創物運智夐出千古然以臣等區區管見尚有可疑者敢布危懇謹疏于後伏惟 聖裁一我朝自 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當同文同軌之時創作諺文有駭觀聽儻曰諺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用音合字盡反於古實無所據若流中國或有非議之者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一自古九州之內風土雖異未有因方言而別爲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眞日本西蕃之類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傳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歷代中國皆以我國有箕子遺風文物禮樂比擬中華今別作諺文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豈非文明之大累哉一新羅薛聰吏讀雖爲鄙俚然皆借中國通行之字施於語助與文字元不相離故雖至吏胥僕隷之徒必欲習之先讀數書粗知文字然後乃用吏讀用吏讀者須憑文字乃能達意故因吏讀而知文字者頗多亦興學之一助也若我國元不知文字如結繩之世則姑借諺文以資一時之用猶可而執正義者必曰與其行諺文以姑息不若寧遲緩而習中國通行之文字以爲長久之計也而況吏讀行之數千年而簿書期會等事無有防礙者何用改舊行無弊之文別創諺文無益之字乎若行諺文則爲吏者專習諺文不領學問文字爲員岐而爲二苟爲吏者以諺文而宦達則後進皆見其如此也以爲二十七字諺文足以立身於世何須苦心勞思窮性理之學哉如此則數十年之後知文字者必少雖能以諺文而施於吏事不知聖賢之文字則不學墻面味於事理之是非徒工於諺文將何用哉我國家積累右文之化恐漸至掃地矣前此吏讀雖不外文字有識者尚且鄙之思欲以吏文易之而況諺文與文字暫不于涉專用委巷俚語者乎借使諺文自前朝有之以今日文明之變魯至道之意尚肯因循而襲之乎必有更張之議者此灼然可知之理也厭舊喜新古今通患今此諺文不過新奇一藝耳於學有損於治無益反覆籌之未見其可也一若曰如刑殺獄辭以吏讀文字書之則不知文理之愚民一字之差容或致寃今以諺文直書其言讀使聽之則雖至愚之人悉皆易曉而無抱屈者然自古中國言與文同獄訟之間寃枉甚多借使我國言之獄囚之解吏讀者親讀招辭知其誣而不勝棰楚多有枉服者是非不知招辭之文意而被寃也明矣若然則雖用諺文何異於此是知刑獄之平不平在於獄吏之如何而不在於言與文之同不同也欲以諺文而平獄辭臣等未見其可也一凡立事功不貴近速國家比來措置皆務速成恐非爲治之体儻曰諺文不得已而爲之此變易風俗之大者當謀及宰相下至百僚國人皆曰可猶先甲先庚更加三思質諸帝王而不悖考諸中國而無愧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後乃可行也今不博採群議驟令吏輩十餘人訓習又輕改古人已成之韻書附會無稽之諺文聚工匠數十人刻之劇欲廣布其於天下後世公議何如且今淸州椒水之幸特慮年歉扈從諸事務從簡約比之前日十減八九至於啓達公務亦委政府若夫諺文非國家緩急不得已及期之事何獨於行在而汲汲爲之以煩聖躬調燮之時乎臣等尤未見其可也一先儒云凡百玩好皆奪忠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今東宮雖德性成就猶當潛心聖學益求其未至也諺文縱曰有益特文士

六藝之一耳況萬萬無一利於治道而乃研精費思竟曰利時實有損於時敏之學也臣等俱以文墨末技待罪侍從心有所懷不敢含默謹罄肺腑仰瀆聖聰 上覽疏謂萬理等曰汝等云用音合字盡反於古薛聰吏讀亦非異音乎且吏讀制作之本意無乃爲其便民乎如其便民也則今之諺文亦不爲便民乎汝等以薛聰爲是而非其君上之事何哉且汝知韻書乎四聲七音字母有幾乎若非予正其韻書則伊誰正之乎且疏云新奇一藝予老來難以消日以書籍爲友耳豈厭舊好新而爲之且非田獵放鷹之例也汝等之言頗有過越且予年老國事庶務世子專掌雖細事固當參決況諺文乎若使世子常在東宮則官官任事乎汝等以侍從之臣灼知予意而有是言可乎萬理等對曰薛聰吏讀雖曰異音然依音依釋語助文字元不相離今此諺文合諸字而並書變其音釋而非字形也且新奇一藝云者特因文勢而爲此辭耳非有意而然也東宮於公事則雖細事不可不參決若於不急之事何竟日致慮乎 上曰前此金汶啓曰制作諺文未爲不可今反以爲不可又鄭昌孫曰頒布三綱行實之後未見有忠臣孝子烈女輩出人之行不行只在人之資質如何耳何必以諺文譯之而後人皆效之此等之言豈儒者識理之言乎甚無用之俗儒也前此 上敎昌孫曰予若以諺文譯三綱行實頒諸民間則愚夫愚婦皆得易曉忠臣孝子烈女必輩出矣昌孫乃以此啓達故今有是敎 上又敎曰予召汝等初非罪之也但問疏內一二語耳汝等不領事理變辭以對汝等之罪難以脫矣遂下副提學崔萬理直提學辛碩祖直殿金汶應敎鄭昌孫副校理河緯地修撰宋處儉著作郎趙瑾于義禁府翌日命釋之唯罷昌孫職仍傳旨義禁府僉汶前後變辭啓達事由其鞫以聞辛丑義禁府劾啓金汶律該對制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只贖杖一百

## 국문(諺文) 조어논고(造語論攷)

(세종 二十六년 갑자 三월 二十일)

경자일(二十일)에 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은 상소를 올리었다.

「신등이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 언문의 제작은 지극히 신묘한 일로써 사물을 창조하시고 지혜를 발휘하심에 있어서 천고에 훨씬 드러나는 일입니다。 그러나 신등의 구구한 좁은 소견으로 보건대, 의심스러운 부분이 없지 않으므로 감히 미미한 심중의 뜻을 드러내어 뒤의 글과 같은 상소를 삼가 올리오니, 전하의 결재를 엎드려 바라옵니다。

첫째로, 우리 조정에서는 조종이래로 정성을 다하여 사대(事大)를 하여 모든 것에 있어서 중국의 제도를 준수하여 왔읍니다。 지금 천하가 같은 글을 쓰고 같은 제도를 시행하는 때에 언문을 창작한다는 것은 보고 듣는 사람으로 하여금 놀라움을 갖게 하는 것입니다。 비록 언문이 비록 옛글자에 근본을 두고 있는 것으로써 새로 만든 것이 아니라고는 하나 글자의 형태에 있어서는 옛날의 전문(篆文)을 모방했을 지라도 소리를 내고, 글자를 합성함에 있어서 모두 옛것에 위반되고 있으니 실상에 있어서는 아무 것에도 의거하지 않은 (순전한 창작에 의한) 것입니다。 이 언문이 만일 중국에 흘러 들어가서 혹시 이를 두고 비난하는 자가 있을 경우에 어찌 사대모화(事大慕華)를 함에 있어 부끄러움

이 없겠읍니까?

둘째로, 예로부터 구주(九州)이내의 각 지역이 비록 풍토가 다르다 하더라도 방언(方言)에 따라서 따로 문자를 만들었던 예가 없읍니다。 오직 몽고、서화(西夏)、여진、일본、서번(西蕃)의 부류가 제각기 자기들의 글자를 가지고 있읍니다마는 이들은 모두 오랑캐의 일일 뿐이니 언급할 필요조차 없는 것입니다。 전(傳)에 이르기를、「중국의 문화로써 오랑캐의 문화를 변화시킨다。」라고 하였을 뿐 일찌기 오랑캐의 문화에 변화를 당한다는 이야기는 듣지 못하였읍니다。 역대의 중국이 모두 우리나라에 대하여 기자(箕子)의 유풍을 간직하고 있어 예악과 문물이 중국과 비견할 만하다고 인정하였읍니다。 그런데 이제 따로 언문을 만듦으로써 중국을 버리고 자진하여 오랑캐와 동류가 되려고 하니、이것이 이른바 소합향(蘇合香)을 버리고 사마귀의 똥을 취하는 격입니다。 이 어찌 문명을 이루는데 큰 누가 되지 않겠읍니까?

셋째、신라 설총(薛聰)의 이두(吏讀)는 비록 비속하다고는 하나 모두 중국에서 통행하는 글자를 빌어다가 어조(語助)에 이용하는데 (중국) 문자와 본래 상이하지 않읍니다。 따라서 서리나 노비들의 무리라 할지라도 이두를 익히려고 할 경우에는 반드시 먼저 여러 책을 읽어서 문자에 대하여 대강 익힌 다음에야 비로소 이두를 사용하게 되는데 이두를 사용할 경우 모름지기 문자에 의거하여야만 문장의 뜻을 통달할 수 있는 까닭에 이두로 인연하여 문자를 이해하는 사람이 상당히 많사오니 이 또한 학문을 흥성시키는데 일조를 하고 있읍니다。 만약 우리나라가 본래부터 문자를 아지 못하여 결승문자(結繩文字)를 사용하던 시대와 같은 경우라면 잠시 언문을 사용함으로써 일시적인 필요에 충당하는 것도 가능한 일일 것입니다。 그럴 경우라도 옳바른 의견을 가진 사람이라면 반드시 말하기를、「고식적으로 언문을 사용하는 것보다는 좀 느리기는 하겠지만 중국에 통행하는 문자를 익혀서 장구하게 이용하는 계책을 세우는 것이 차라리 낫다。」라고 할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이두가 사용된 지 수천년이 되어 부서(簿書)와 기회(期會 : 계약과 회계에 사용하는 문서) 등의 일에 장애를 일으키지 않고 사용되는데 어찌하여 이제껏 아무 폐단없이 사용되던 글자를 바꾸어 따로 비루하고 무익한 글자를 만든단 말입니까? 만약 언문을 사용한다면 서리가 된 사람들은 오로지 언문만을 익히고 문자를 배우려고 하지 않을 것이니 이원(吏員)이 갈라져 두 부류가 될 것입니다。 만약 서리가 된 사람이 언문으로써 벼슬자리에 오를 경우 후진들은 모두 이와 같은 상황을 보고서 「二十七자의 언문으로써 족히 세상에 입신할 수 있으니 무엇하러 노심초사하여 성리학을 배울 필요가 있겠는가?」라고 할 것입니다。 이와 같은 상황이 될 경우 수십년 뒤에는 문자를 아는 사람이 반드시 적어질 것이니 비록 그들이 언문에 능하여 관리들의 일에 잘 사용한다 하더라도 성현의 문자를 아지 못하니 담벼락을 마주대하고 있는듯 학문이 없으므로 사리의 시비에 대하여 알지 못할

것이니 언문에 뛰어나다고 해서 그 무슨 소용이 있겠읍니까? 우리 국가에서 그동안 시행하여온 문치(文治)를 숭상하는 정책이 완전히 살라져 버릴까 두렵습니다。이보다 앞서의 이두도 비록 문자와 다르지 않음에도 불구하고 식자층들은 오히려 이를 비루하게 여기어 이문(吏文)으로 바꿀까 생각하고 있는 형편인데 하물며 언문은 문자와 전혀 관련이 없이 오로지 여항(閭巷)의 비속한 말을 사용하고 있으니 어떻겠읍니까? 가령 언문이 전조(前朝)부터 있었던 것이라 하더라도 오늘날의 문명한 정치에 변로지도(變魯至道 : 성왕의 유품만 남아있고 행하여 지지 않는 노나라를 도에 이르게 한다는 뜻。)하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는 때 그 언문을 그대로 인습하여 사용하려 하겠읍니까? 반드시 이를 바꾸자고 논의하는 사람이 있을 것이니 이는 명확하게 알 수 있는 이치인 것입니다。옛것은 싫어하고 새것은 좋아하는 것이 바로 고금의 일반적인 폐단이거니와 지금의 이 언문은 신기한 하나의 기예에 불과할 뿐입니다。학문에 대해서는 손실만 가져오고、다스림에 있어선 아무런 도움도 주지 못합니다。그리하여 아무리 반복하여 고찰하여 보아도 그 좋은 점이 보이지 않읍니다。

넷째로、만약 말씀하시기를、「형벌을 가지고 사형을 하는 등의 옥사(獄辭)에 있어서 이두와 문자로 그 글을 쓸 경우 문리(文理)를 아치 못하는 여리석은 백성들이 한 글자의 차이로 인하여 원통한 사정에 처하게 되는 때도 있다。그런데 지금 언문으로써 그들이 하는 말을 그대로 적게 한 다음 그들로 하여금 듣게 하면 아무리 어리석은 백성이라 하더라도 모두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으므로 죄없이 형을 받는 사람이 없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읍니다。자고로 중국에서는 말과 문자가 동일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옥사와 송사에 있어서 죄없이 형을 받는 일이 매우 많이 발생합니다。우리나라의 경우를 보더라도 옥에 갇힌 자가 이두를 이해할 줄 알아서 그가 직접 초사(招辭)를 읽게 하는데 그가 비록 초사가 잘못되었음을 안다 할지라도 매를 견디지 못해서 허위자백하는 자가 많읍니다。이러한 일을 통해서 초사의 글뜻을 몰라서 죄없이 형벌을 받는 것이 아님을 명백히 알 수 있읍니다。그렇다면 아무리 언문을 사용한다 하더라도 위와 무엇이 다를 것이 있겠읍니까? 이로써 형벌과 옥사에 있어서 공평하고 공평하지 못함은 옥리가 어떠한 자인가에 달려 있는 것이지 말과 글이 다르고 다르지 않음에 달린 것이 아님을 알 수 있읍니다。그러므로 언문으로써 옥사를 공평히 하려는 의도가 가능한지 신등은 의심이 됩니다。

다섯번째로、무릇 사공(事功)을 세움에 있어서 천근하고 빠르게 서두르는 것을 커하게 여기지 않습니다。그런데 근래의 국가의 조치를 보면、모두 속성(速成)에만 힘쓰니 이는 정치를 하는 근본이 아니라고 여겨집니다。비록 언문은 부득이 만들지 않을 수 없다고 한다 하더라도 이는 풍속을 바꾸는 중대한 일이므로 마땅히 재상들로부터 아래로는 뭇 신하들에 이르기까지 함께 논의를 하여야 할 것이며、백성들이 모두 좋다고 하더라도 명령을 내리기 전후 사흘동안

에 그 뜻을 거듭 백성들에게 설명한 다음 다시 세번 반복하여 생각하되, 고대의 제왕들에게 이를 질정하여 패려함이 없고, 중국에 상고하여서 부끄러움이 없으며, 백세뒤에 성인이 다시 태어나 이를 보아도 미혹된 것으로 여기지 않을 다음에야 비로소 시행하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대중의 뜻을 널리 묻지도 아니 하고, 서리배들 十여인에게 명하여 갑자기 이를 익히게 하며, 또 고인들이 이미 만들어 놓은 운서(韻書)를 가볍게 고치어 근거도 없는 언문을 부회(附會)시킨 다음 공장(工匠) 수십인을 불러들여 이를 인각(印刻)하여 재빨리 널리 유포시키려 하니 천하와 후세의 공의(公議)가 이러한 일을 어떻게 보겠읍니까? 게다가 지금 청주(淸州) 초수리(椒水里)에 행차하심에 있어서 흉년인 것을 특별히 염려하시어 전하를 호종하는 모든 일을 간략하게 시행하도록 하여 예전에 비한다면 十에 서 八、九정도를 생략하고 있읍니다。 그리하여 공무를 계달(啓達)함에 있어서도 모든 것을 의정부에 맡기고 있읍니다。 그런데 저 언문이라고 하는 것은 국가의 완급(緩急)을 요하는、부득이 기한을 대어서 시행하여야 하는 일도 아닌데 어찌 유독 행재소(行在所)에서까지 허둥지둥 일삼으심으로써 전하의 신체를 조섭하는 때까지 번거롭게 하는 것입니까? 그러므로 신등은 더욱 그것이 불가한 것으로 보고 있읍니다。

여섯번째로、선유(先儒)들이 이르기를、「무릇 완상하고 좋아하는 모든 것들은 선비의 뜻을 빼앗아 간다。」고 하였는데 서찰과 같은 것은유자에게 있어 가장 친근한 것임에도 불구하고 지나치게 이를 좋아하면 이 또한 뜻을 상실하게 만드는 것입니다。 지금 동궁께서는 비록 덕성이 많이 성취하였지만 그래도 성학(聖學)에 잠심하여 아직 이르지 못한 것을 더욱 공부하여야 할 때입니다。 언문이 설사 유익한 것이라 할지라도 단지 문사의 육예(六藝)중의 하나에 불과한 것이며、게다가 치도(治道)에는 아무런 이익도 가져다 주지 않는 것임에도 불구하고 동궁께서 정력을 쏟으시고 생각을 기울리시어 하루를 보내고 날을 보내니 이는 실로 시민(時敏)의 학문에 손해를 가져오고 있읍니다。

신등은 모두 문학을 하는 말기(末技)를 가지고 시종의 벼슬자리를 지키고 있으므로 마음속에 가지고 있는 생각이 있을 경우 감히 입을 다물고 있지 못하는지라、이에 삼가 폐부에 가진 생각을 정리하여 우러러 전하께 아뢰옵니다。」

주상전하께서 이 상소를 보시고 최만리 등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너희들이 이르기를、「소리를 내고、글자를 합성함에 있어서 모두 옛것에 위배되고 있다。」고 하였는데 그렇다면 설총의 이두 또한 다른 소리〔異音〕가 아니냐? 게다가 이두를 제작한 본래의 뜻도 바로 백성에게 편리를 주기 위한 것이 아니겠느냐? 만일 이두가 백성에게 편리를 주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한다면 지금의 언문도 또한 백성들에게 편리를 주기 위한 것이 아니겠느냐? 너희들은 설총이 한 일은 옳다고 하면서 군상(君上)이 한 일은 그릇되다고 하

니 그 이유가 무엇인가? 게다가 너희들이 운서에 대하여 알고 있는가? 사성칠음(四聲七音)에 자모(字母)가 몇 개나 되는가? 만약 내가 그 운서를 바로잡지 않는다면 그 누가 이를 바로잡겠는가? 또 상소에 이르기를, 「언문을 제작한 것이 신기한 하나의 기예일 뿐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나는 늙어갈수록 소일거리가 없어서 서적으로 벗을 삼고 있을 뿐이니 어찌 옛것을 싫어하고 새로운 것만을 좋아하여 그것을 만들었겠는가? 그리고 또한 이는 사냥을 하여 매를 풀어놓는 것과는 비교할 거리가 아닌 것이다。그러니 너희들의 말은 상당히 지나친 점이 있다。또 나는 나이가 들어 국가의 서무(庶務)를 세자가 관장하고 있어서 비록 자질구레한 일이라도 세자가 참여하여 결정하는 것이 진실로 당연한 일이니 하물며 언문이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는가? 만약 세자로 하여금 항상 동궁에만 거하게 한다면 확관에게 국사를 맡기란 말이냐? 너희들이 시종하는 신하로써 나의 마음을 명확하게 알 것인데도 이와 같은 말을 하니 그것이 가한 일인가?〉

이에 대하여 최만리 등이 다음과 같이 응답하였다。

〈설총의 이두는 비록 다른 소리라고는 할지라도 소리와 훈석(訓釋)에 따라 문자를 어조(語助)하는 까닭에 본래 문자와 떨어진 것이 아닙니다。그러나 지금의 언문은 여러 글자를 합하여 아울러 쓰니「並書」、이는 문자의 소리와 훈이 아니요 문자의 형태가 아닙니다。또「신기한 하나의 기예에 불과하다。」고 한 것은 다만 상소문의 형세에 따라 그렇게 말한 것에 불과한 것이요 무슨 뜻이 있어서 그런 것은 아닙니다。동궁께서는 공사(公事)에 대하여 아무리 작은 일이라 할지라도 참여하여 결정하지 않을 수 없사오나 그리 급박하지 않은 일에까지 하루종일 심력을 하여야 겠읍니까?〉

이 말에 주상께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

〈이보다 앞서서 김문(金汶)이 말하기를、「언문을 제작하는 것이 불가할 것이 없다。」고 하더니 지금에 와서는 반대로 불가하다 한다。그리고 또 정창손(鄭昌孫)이 말하기를、「〈삼강행실도(三綱行實圖)〉를 반포한 뒤에 충신 효자、열녀가 배출된 것을 보지 못하였읍니다。사람이 삼강을 행하고 행하지 않는 것은 오직 그 사람의 자질이 어떠하느냐 달린 것입니다。어찌 반드시 언문으로 그 책을 번역한 뒤에라야 사람들이 그러한 행실을 본받는다고 하겠읍니까?」라고 하였는데 이와 같은 말이 어찌 유자의、이치를 아는 말이라고 할 수 있겠는가? 이 사람들은 심히 쓸모없는 속된 유자에 불과하다。〉

이보다 앞서서 주상전하께서는 정창손에게 하교하시기를「내가 만약에 언문으로써 〈삼강행실도〉를 번역하여 민간에 반포한다면 일반 백성들이 모두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을 것이니 충신、효자、열녀가 반드시 배출될 것이다。」라고 하시었다。이제 정창손이 위와 같은 말씀을 드렸기에 지금 이러한 하교가 있는 것이었다。

주상전하께서 또 다음과 같이 하교하시었다。

「내가 너희들을 불렀을 때는 당초 죄를 주려고 한 것은 아니었다。 다만 상소문중에서 한두가지 말에 대하여 묻고자 한 것이었다。 그런데 너희들이 사리(事理)를 돌아보지도 아니하고 말만 바꾸어서 응대하니 너희들의 죄는 벗어날 수가 없다。」 마침내 부제학 최만리、직제학 신석조(辛碩祖)、직전(直殿) 김문(金汶)、응교 정창손、부교리 하위지、부수찬 송처검(宋處儉)、저작랑(著作郎) 조근(趙瑾)을 의금부에 하옥시켰다。 그리고 그 다음날 그들을 석방하라고 명하시었다。 그러나 정창손만은 파직시켰다。 그리고 의금부에 전지(傳旨)를 내리어 김문이 전후에 태도를 바꾸어 계달(啓達)한 사유를 국문하여 보고하게 하였다。

신축일(二十一일)에 의금부에서 조사하여 아뢰기를 「김문은 율(律)에 의하면、〈대제상서사불이실(對制上書詐不以實)〉에 해당하오니 장(杖) 일백대에 도(徒) 三년에 처하여야 합니다。」라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장(杖) 일백대로 속죄하게 하였다。

## 遺事

皇明錢牧齋謙益高麗板柳文跋曰高麗國刻磨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陪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慮詞体之不古命陪臣有文學者會粹韓柳二家註釋印布國中嘉惠儒士使之研經史以咀其實追韓柳以摛其華跋之前後敬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奠正朔大一統之意肅然著見于簡牘摩挲此本潸然隕涕陪臣奉敎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直提學金鎖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須等而南秀文應敎署御則云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敎藝文應敎知制誥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注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事

國朝寶鑑曰 世宗大王七年 上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理更番入侍 世子講論或隙古今嘉言善政或設民間之事至夕乃罷日以爲常掌召書筵官曰 世子常在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近日命隨朝衙予時幸郊外其不與偕行恐其爲戲玩所移也

世祖十三年丁亥秋七月 上御思政殿謂弼善鄭孝常曰昔在 世宗朝 文宗爲世子書筵官崔萬理朴仲林等輔翼 世子一有小失輒諫不已予到今思之玆二臣者非偶然人物可謂能盡其職也今汝等未聞一隙善言以規 世子者諂諛甚矣

許荷谷篈海東野言曰崔先生萬理嘗爲集賢殿副提學時上書極論宦官着軟脚烏紗帽不合古制依 中朝例着冠其言曰自古歷代人主寵任宦官權傾天下者甚多然不能易其冠者蓋以閹寺之流不可混於搢紳駭人觀聽耳言甚切至諸宦官側目相視議遂寢與柳先生義孫權先生採辛文僖碩祖南先生秀文同在集賢殿文章齊名一時而物論尤重南先生高麗史節要初草大抵皆出於南手也諸君皆不大達惜哉

文獻備考曰副提學崔萬理上疏極言宦官之不合着紗帽曰閹寺之流不可混於搢紳駭人觀聽倣 中朝例使之着冠言甚切至 宣朝初承旨辛應時又建白是事竟亦不行

滄浪公即公五世孫諱澹 寓言曰公在 英廟朝以文章學行遝清白吏長任集賢殿副提學通前後幾二十餘年業遂經明善講勸戒 天眷甚重性素

喜飮 上曰卿於今後須限三盃公因造大爵雖叅宴席必傾以三 上聞而笑之特命鑄置銀爵於玉堂以待公遂爲弘文館一古事栗谷先生即公之外裔也入直日嘗引其盃曰若姓孫來把此盃則尤是盛擧也海城君滉爲副學以未叅堂下瀛選引嫌不出海川君有源亂後陞副學而其銀爵已失於龍蛇兵火可勝歎哉

金佔僿齋宗直尊彝錄曰己亥文科同年三十二人先君即司藝叔滋 居崔萬理下張厚上甲午生員同年九十九人公居崔孝孫下崔萬理上己亥再爲同年者凡九人崔萬理和順人官至集賢殿副提學按副學公與金江湖叔滋甲午生員己亥文科皆同年而互相上下亦異矣以公爲和順人蓋失照勘而自海州分爲和順崔實一崔也

靑丘文獻曰 英廟朝淸白吏凡十二人副提學崔萬理爲首選領議政黃喜吏曹判書柳琮右議政柳寬左議政孟思誠兵曹叅議柳謙益平府院君李石根叅判閔不貪判官李知叅議洪桂芳叅判朴彭年監司李廷俌

世傳公創度支外倉倉在南大門外燕山江上而因以公名 賜倉號故稱爲萬里倉至今相傳云按此事未知實然而世傳如是故姑錄之當更攷

家藏曰公居新門外第即萬里峴世傳千間墟 英廟時賜宅而地可容千間峴名萬里者因公諱稱之也宅卷在公後孫進士崔洛家嘗欲呈官推出其墟而未果云

振威縣余尺村公遺址在焉至今尚傳崔副學公小的墟即公躆相之圖也公庶後孫尚翊居之穿地得小缸中有蜜羅短纓及他寶盖公舊時物也尚翊不知珍惜爲兒輩珮餙遂至散失云出世德錄

## 유사

명나라 목재(牧齋) 전겸익(錢謙益)이 지은 〈고려판유문발(高麗板柳文跋)〉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고려국에서 유종원(柳宗元)의 문집을 판각하였는데 견지(繭紙)가 견고하고 치밀하며、자획(字劃)이 수경(瘦勁)하여 이를 중국에 보인다 하더라도 역시 선본(善本)에 해당한다。그 나라의 배신(陪臣)인 남수문(南秀文)이 쓴 발미(跋尾)에 칭하기를、그 나라의 군주가 독서하기를 좋아하고 문장을 좋아하는데 시체(詩體)가 옛스럽지 못함을 격정하여 문학에 뛰어난 배신에게 명하여 한유(韓愈)와 유종원 두 문장가의 글과 주석을 모아 편집、발간하여 나라안에 유포시킴으로써 선비들에게 은혜를 베풀었다。그리하여 그들로 하여금 경사(經史)를 연구하여 그중에서 참된 것을 알아보게 하고、한유와 유종원의 문장을 읽어 그들의 정수를 찾아내게 하였다고 하였다。이 발문의 앞뒤에는 「정통(正統) 무오 여름」과 「정통 四년 겨울 十一월」이라고 경건하게 썼으니 중국의 정삭(正朔)을 받들고、통일된 중국을 따르는 뜻이 숙연하게 그 행간에 드러났다。이 판본을 손으로 만지작 거리다 보면 어느새 눈물이 떨어진다。국왕의 명을 받고 이 책을 편찬한 배신을 적으면、집현전 부제학 최만리、직제학 김빈(金鎭)、박사 이영서(李永瑞)、성균사예(成均司藝) 조수(趙須) 등이다。그리고 남수문은 어명을

받고서 어칙(御則)을 서명하였는데 그는 조산대부 집현전 응교 예문응교 지제고 경연검토관 겸 춘추관기주관(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敎藝文應敎知制誥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注官)이라고 하였다。이를 아울러 써두어 동국의 고사를 남겨 놓는다。〉

〈국조보감(國朝寶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세종대왕 七년에 주상전하께서 좌필선(左弼善) 정인지와 우문학(右文學) 최만리에게 명하여 교대로 세자를 모시고 강론하게 하였다。그리하여 혹은 고금의 아름다운 말과 선한 정치를 말씀드리기도 하고、혹은 민간의 일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기도 하여 저물 무렵이 되어서야 파하였는데 이를 상례로 하였다。일찌기 주상전하께서 서연관(書筵官)을 부르시어 말씀하시기를、「세자가 항상 궁중에 있어 궁밖으로 외출을 하지 않으니 혹 절제하고 휴양하는 법을 어길까 염려된다。그리하여 근일에는 세자에게 명하여 아침 일찍 조정에 출근하게 하였는데 이는 내가 때때로 교외에 행차하기 때문이다。이 때 세자가 함께 나가지 아니하면 세자가 좋아하는 일에만 열중할까 두려워해서이다。」

세조 十三년 정해년 가을 七월에 주상전하께서 사정전(思政殿)에 납시어 필선(弼善) 정효상(鄭孝常)에게 다음과 같이 말씀하셨다。「옛날 세종조에 문종께서 세자이셨을 적에 서연관 최만리、박중림(朴仲林) 등이 세자를 보필하여 한가지 일이라도 잘못된 일이 있으면 즉시 간언을 하기를 마지 아니하였다。내가 이제 와서 생각하여 보니 이 두 신하는 우연히 그러한 인물이 아니었으니 자신의 직분을 극진하게 완수한 사람이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그런데 지금 너희등으로부터는 한마디도 세자를 바른 길로 인도하는 선한 말을 듣지 못하였으니 아첨하는 것이 심하다。」

하곡(荷谷) 허봉(許篈)의 〈해동야언(海東野言)〉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최만리 선생이 일찌기 집현전 부제학으로 계셨을 적에 상소를 올리어 환관들이 연각오사모(軟脚烏紗帽)를 착용함이 옛날의 법제에 맞지 아니하니 중국의 예에 따라 관을 착용하게 하라고 극력 간언하였다。선생의 상소에 이르기를、예로부터 역대로 군주가 환관을 총애하여 그 환관의 권세가 천하를 뒤흔들었던 예는 매우 많았읍니다。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들은 관만은 바꾸어 쓸 수 없었으니 이는 환관의 부류가 사대부들과 혼재하여 사람들의 이목을 놀라게 해서는 안되었기 때문이었읍니다。「선생의 말이 매우 절실하였기 때문에 여러 환관들은 결눈질을 하면서 서로 바라보았는데 그러한 논의가 드디어 사라지게 되었다。선생은 유의손(柳義孫)선생、권채(權採)선생、문희공(文僖公) 신석조(辛碩祖)선생、남수문(南秀文)선생과 함께 집현전에 근무하였는데 문장이 일시에 나란히 이름을 날리었다。그러나 중론에는 특히 남수문선생을 중시하였다。〈고려사절요〉의 초고는 대체로 모두 남선생의 손으로부터 나온 것이다。나머지 제군들은 크게 달성되지 못하였으니 아까운 일이다。」〉

〈문헌비고(文獻備考)〉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부제학 최만리가 상소를 올리어 환관이 사모를 착용하는 것은 합당하지 않다고 극력 간언하면서 말하기를, 「환관의 무리는 진신 사대부들과 혼재하게 함으로써 사람들의 이목을 놀라게 해서는 안되니 중국의 예를 따라서 관을 쓰게 하자。」고 하였는데 그의 말이 매우 절실한 것이었다。선조초에 이르러서 승지 신응시(辛應時)가 또 이 일을 건의하였는데 결국 시행되지 못하였다。〉

창랑공(滄浪公：즉、공의 五세손인 준(濬)을 말한다。)의 우언(寓言)에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공은 세종조에 문장과 학행으로써 청백리에 선발되었고、오래도록 집현전 부제학의 직책을 맡아 전후 거의 二十여년간을 보내었다。공은 경전을 연구하고、선(善)을 밝히는 일을 맡아 군주에게 강의하여 선을 권하고 악을 경계하게 하였는데 주상의 공에 대한 보살핌도 매우 두터웠다。공은 본래 술마시기를 좋아하였는데 주상전하께서 공에게 말씀하시기를、「공은 이후로는 세 잔만 마시도록 하라!」고 하시자 공은 이에 큰 술잔을 만들어서 여러한 연회자리에 참석하더라도 반드시 세 잔만을 마셨다。주상전하께서 이러한 이야기를 들으시고 웃으면서 특명을 내려 은술잔을 만들어 옥당(玉堂)에 놓아두고 공을 접대하게 하셨다。이 이야기는 마침내 홍문관의 옛이야기로 전하여 온다。율곡선생은 바로 공의 외손이다。율곡선생이 일찌기 숙직을 하던 날에 그 술잔으로 술을 들며 말하기를、「공의 친손(親孫)이 와서 이 술잔을 잡는다면 더욱 성대한 일이 될텐데。」하였다。해성군(海城君) 황(滉)이 부제학이 되었으나 참관(叅官)이하의 당하관(堂下官)이 홍문관의 부제학이 되었다 하여 혐의를 두고 내어주지 아니하였다。그 뒤 해천군(海川君) 유원(有源)이 임진왜란후에 부제학이 되었을 때는 그 술잔은 이미 전쟁통의 불에 타버리고 난 뒤였으니 몹시 안타까운 일이다。〉

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의 〈존이록(尊彝錄)〉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기해년(세종 一년)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한 동년(同年)은 모두 三十二인인데 선군(先君：바로 사예(司藝)를 지낸 김숙자(金叔滋)를 말함。)은 (성적이) 최만리의 아래에 있었고、장후(張厚)의 위에 있었다。갑오년(태종 十四년) 생원시에는 동년이 九十九인이었는데 공이 최효손(崔孝孫)의 아래에 있었고、최만리의 위에 있었다。이때의 동년으로 기해년 과거에 다시 동년이 된 사람은 九인이었다。최만리는 화순(和順)사람으로 관적은 집현전 부제학에 이르렀다。「按：부제학공은 강호(江湖) 김숙자선생과 갑오년 생원시와 기해년 문과에 모두 동년이 되었으며 성적도 서로 위아래를 번갈아 하였으니 이 또한 기이한 일이다。공을 화순사람이라 한 것은 잘못 살펴서 그러한 것이라 생각되는데 해주에서 분파가 되어 화순이 되었으니 실은 같은 최씨이다。」〉

〈청구문감(靑丘文鑑)〉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세종조에 청백리는 모두 十二인인데 부제학 최만리가

처음으로 뽑혔고 영의정 황희(黃喜)、이조판서 유담(柳聃) 우의정 유관(柳寬)、좌의정 맹사성(孟思誠)、병조참의 유겸(柳謙)、익평부원군(益平府院君) 이석근(李石根)、참판 민불탐(閔不貪)、판관(判官) 이지(李知)、참의 홍계방(洪桂芳)、참판 박팽년(朴彭年)、감사 이정보(李廷俌)이다。」

세상에 전하는 바에 의하면、공이 탁지부(度支部)의 외창(外倉)을 창설하였는데 (원주 : 이 창고는 남대문밖 연산강(燕山江)위에 있다。) 그로 인하여 공의 이름으로 창고의 이름을 하사하였다。그리하여 이를 만리창(萬里倉)이라 하여 지금까지 전하여 온다。〈안(按) : 이 일은 사실여부를 알 수 없으나 세상에서 이렇게 전하여 오므로 그대로 기록하여 두니 마땅히 다시 고찰하여 보아야 할 것이다。〉

〈가장(家藏)〉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공은 신문(新門)밖의 저택에 거하였으니 이곳이 바로 만리현(萬理峴)이다。세상에서는 이를 천간허(千間墟) 라고 한다。세종때 이 저택을 공에게 하사하였는데 그 땅은 천간의 집이 들어설 만하였다고 한다。고개 언덕이 만리현인 것은 공의 휘를 따라서 그렇게 부른 것이다。택권(宅卷)이 공의 후손인 진사 최락(崔洛)의 집에 있었는데 그는 일찌기 일을 관에 바쳐 그 땅을 뒤에 찾으려 하였으나 아직 이루지 못하였다。」

진위현(振威縣) 여척촌(余尺村)에는 공의 유적이 남아 있다。지금까지 전해오는 바로는、이곳은 부제학공의 소○허(小○墟)이니 바로 공이 활을 쏘던 곳이다。공의 서후손(庶後孫)인 상익(尚翊)이 그곳에 살았다。그는 땅을 파다가 자그마한 단지를 얻었는데 비단으로 만든 짧은 갓끈과 다른 보물이 들어있었다。대개 이는 공의 옛물건이었다。그런데 상익은 이것들을 아낄줄 모르고 아이들이 차고 다니게 하여 마침내 잃어 버리고 말았다。(원주 : 이 이야기는 〈세덕록(世德錄)〉에 나온다。)

# 傳記

## 副提學公傳

公諱萬理字子明考諱荷字敖早朝奉大夫禮賓少尹祖諱安海嘉靖大夫漢城尹公於永樂甲午中司馬己亥登第宣德丁未擢重試選爲集賢殿正字轉爲右文學時 文廟在春殿公簡任侍講之列或隊古今嘉言善行或達民情疾苦至曛乃已日以爲常允盡道迪 文廟仁孝之德宋有補養之益歷校理應教乙卯踐直提學陞爲副提學乃上書曰歷代人主寵任宦官謹傾天下者甚多然不能易其冠者蓋以閹寺之流不可混於縉紳駁人觀聽故也今宦官着軟脚紗帽不合古制請依 中朝著冠言甚切至諸宦官側目一時多其剛正性喜引滿不亂或因醺入侍 上戒之曰勿踰三爵公拜 命歸私賜鉅爵節飲以三 上曰卿尚有酒氣何也同僚進曰萬理果啜三爵但自造大爵矣 上命磨賢令工官銀鑄以賜公因藏本館以彰洪休後出按江原道遍賞勝境飄然有出塵之趣未幾 上謂近臣曰自崔萬理之殿外藩不聞嘉謨何以繩愆即召還爲

副提學兼 世子侍講院左輔德時世宗大王銳意文治羣賢彙集公以才學之遼啓沃甚優 上亦任之不貳恒長勸講之任論道弼達蔚爲盛世之名臣德望之隆際會之盛後世想望文采卒葬陽城佛智少尹以下三世考妣墓分上下不爲雙墳公娶 贈吏曹參議行忠州判官楊美女生五男一女長曰塙保寧縣監次曰堉文科司憲府監察次曰塘生員次曰垠進士次曰堧文科府使婿曰李宜碩判官

## 전기

### 부제학공전

공의 휘는 만리(萬理)요, 자는 자명(子明)이다。 고(考)의 휘는 하(荷)이고, 자는 구조(救早)이니 조봉대부 예빈소윤(朝奉大夫禮賓少尹)을 지내셨다。 조부의 휘는 안해(安海)로 가정대부(嘉靖大夫漢城尹)을 지내셨다。 공은 영락(永樂) 갑오년(태종十四년, 서기一四一四년)에 사마시(司馬試)에 합격하고, 기해년(세종一년, 서기一四二〇년)에 과거에 급제하였다。 그리고 선덕(宣德) 정미년(세종九년, 서기一四二七년) 중시(重試)에 발탁되어 집현전(集賢殿) 정자(正字)에 뽑히었으며, 다시 우문학(右文學)으로 전임되었다。 당시에 문종(文宗)께서 세자로 계셨는데 공은 시강(侍講)의 반열에 뽑히어서 혹은 고금의 아름다운 말과 선한 행동을 말씀 올리기도 하였고, 혹은 백성들이 괴로워하는 일들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기도 하여 해가 질무렵이 되어서야 끝나고는 하였거니와, 이와 같은 일을 날마다 상례로 하였다。 공은 참으로 도를 다하였으니 문종의 어질고 효성스러운 덕은 실로 공이 보양(補養)한 바가 많다。 공은 교리(校理)와 응교(應校)를 거쳐서 을묘년(세종十七년, 서기一四三五년)에 직제학(直提學)에 임명되었다가 부제학(副提學)에 승진되었다。 공이 그때 상서를 올리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역대로 군주께서 환관(宦官)을 총애하여 그 환관의 권세가 천하를 뒤흔들었던 예는 매우 많았읍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들이 쓰는 관(冠)만은 바꾸어 쓸 수 없었으니 이는 환관의 부류가 사대부들과 혼재(混在)하여 사람들의 이목을 놀라게 해서는 안되었기 때문이었읍니다。 그런데 현재 환관들이 연각사모(軟脚紗帽)를 쓰고 있으니 이는 옛날의 법도에 어긋나는 것입니다。 청컨대, 중국의 법도를 따라 관을 착용하게 하여 주십시오。」 이와 같은 공의 언사가 매우 절실하였는데 여러 환관들이 공에게 눈을 흘겨보았다。 그리하여 일시에 공의 그 강정(剛正)함을 높게 평가하였다。 공은 본래 술을 술잔에 가득부어 마시기를 좋아하였으나 어지러울 정도까지는 마시지 않았다。 그래서 취기가 가시지 않는 채로 내전에 들어가 주상을 모시기도 하였다。 이에 주상이 술을 경계하여 말씀하시기를, 「경은 세 잔 이상을 마시지 말라!」고 하였다。 공이 이 명을 받들고서 돌아와 자신이 쓸 커다란 술잔을 사서 세 잔으로 술을 줄여 마시었다。 그러자 주상이 말씀하시기를, 「경은 아직도 취기를 떠고 나오니 무슨 까닭이오?」라고 묻자 동

료가 나서서 말하기를, 「만리는 정말 세 잔만을 마셨을 뿐입니다만 단지 스스로 큰 술잔을 만들어서 마셨습니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주상께서는 예현(睿賢)에게 명하여 공관(工官)으로 하여금 은술잔을 만들어 공에게 하사하게 하시었다。 이에 공은 그 술잔을 본관(本館)에 보관하여 주상의 큰 은혜를 선양하였다。 그 뒤에 공은 강원도 관찰사가 되어 나가서 그곳의 빼어난 경치를 두루 감상하여 표현히 홍진세계에서 벗어난 풍류를 즐기었다。 그럭저럭 얼마 지나지 않아서 주상께서 가까이에서 모시는 신하에게 말하기를 「최만리가 궁전밖의 외직으로 나가고 난 뒤로는 좋은 계책을 들음으로써 나의 허물을 바로잡을 수가 없구나。」라 하시고 즉시 공을 소환하여 부제학 겸 세자시강원좌보덕(副提學兼世子侍講院左輔德)으로 삼으셨다。 그 당시에 세종대왕께서는 문치(文治)에 온힘을 쏟으시어 뭇 현자들이 모두 조정에 모여들었는데 공은 재주와 학식으로 선발되어 간언함이 매우 뛰어났다。 주상 또한 공을 임용하고 배척하지 않으시어 항상 선을 권장하고、도를 강(講)하는 직책의 우두머리가 되게 하여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를 논하게 하고 군주의 잘못된 일을 시정하도록 돕게 하시었으므로 공으로 하여금 성세(盛世)의 명신(名臣)이 되게 하셨다。 그리하여 덕망의 훌륭함과 군주를 잘만난 행복이라는 점에서 불때 후세에 공의 문채(文采)를 미루어 짐작할 수 있다。 공이 돌아간 뒤 양성군(陽城郡) 불지촌(佛智村)의 소윤공(少尹公) 묘소밑에 장사지냈다。 그곳은 三세의 고비(考妣)의 묘소를 위아래로 나누어 만들었고、쌍분(雙墳)으로 하지 않았다。 공은 증이조참의 행충주판관(贈吏曹參議行忠州判官) 양미(楊美)의 딸을 취하여 五남 一녀를 두었다。 장남은 각(塙)으로 보령현감(保寧縣監)을 지냈고、차남은 정(靖)으로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하여 사헌부감찰(司憲府監察)을 지냈고 삼남은 당(塘)으로 생원(生員)이고、사남은 은(垠)으로 진사(進士)이며、오남은 연(堧)으로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부사(府使)를 지내었으며、사위는 이의걸(李宜碩)으로 판관(判官)을 지내었다。

## 雜著

### 改莎草祭文 辛酉八月十五日

六代孫 有海 撰

天挺偉器時際文明行鑑美內學邃謙鳴再占桂榮遞擢登瀛緯世有文沃聖有經契遇魚水神化丹閣制失規青革肆直潤煩以酌 聖錫有酌寨節搜奇還賛經幄一世冠榮百代貽則家傳清白世守無跌六世後孫孤露蒙質幸承國恩來省塋域裁莎修頹霜露凄凉恭伸菲奠感舊增傷

### 개사초제문 신유년 八월十五일

육대손 유해(有海) 지음

천자(天姿)는 위대한 그릇이고, 시대는 문명의 때를 만나서, 행실은 의젓하였고, 내심은 아름다웠으며 학문은 완성되었고, 겸양은 세상에 유명하였네. 두번 과거에 급제하셨고, 곧바로 집현전에 발탁되셨네. 세상을 바로잡는 문학이 있었고, 임금을 보필하는 경술이 있으셨네. 군주의 지우(知遇)는 물과 물고기와 같았고, 신묘한 교화는 선술(仙術)이 있었네. 잘못된 일을 바로잡아 법도가 세워졌고, 방자한 일을 혁파하여 바른 일이 시행되었네. 번거롭게 군주에게 간언을 하여 훌륭한 모책을 드렸네. 무료을 치며 기이한 것을 찾아 경연에서 군주를 도우셨네. 한 시대의 영광을 차지하셨고, 백대에 법칙을 남기셨네. 집안에는 청백리(淸白吏)의 전통을 내려주시니 대대로 이를 지켜 실추함이 없었네. 六세의 후손인 나는 이슬같은 어리석은 자질로써 요행히 국은을 입어 선영의 묘역에 와서 성묘하게 되었네. 이에 사초를 바꾸고, 무너진 곳을 보수하노라니 서리와 이슬이 처량하게 내리네. 공경하여 보잘것없는 제물을 바치며, 옛일을 회고하니 슬픔만 더해지네.

## 拜先塋 七律

吾祖集賢副提學風雲際會 世宗時昌辭直通閣人龍言邃學宏獻 聖主知澤被繩繩今不絶家傳棘棘自無私幸緣王事恭伸奠淚洒秋風詎盡悲

## 배선영 〈칠언율시〉

우리의 선조는 집현전 부제학,
세종임금의 시대에 크게 활약하셨네.
곧고 트인 말씀을 올리니 환관들 모두 기가 꺾이었고,
큰 계책을 경연에서 아룀은 성스런 임금께서도 인정하셨네.
그 덕택 끊임없이 지금 세상까지 이어 내려오고,
집안에 전해오는 엄한 법도는 사사로움을 갖지 않는 것.
다행히 나라일로 인해 삼가 성묘를 하려 하니,
가을 바람에 눈물이 흘러 내리나 어찌 슬픈 마음 다할 수 있으리.

校理公派

# 十五世 校理公 諱 璘

## 校理公傳

公諱璘字應寶號望海堂海州人高麗太師文憲公諱冲之后也考諱尚河蔭通仕郎祖諱瀇知原平郡事曾祖諱仁富奉常大夫親御軍護軍生於永樂二十二年 世宗六年甲辰三月日戊寅天姿魁梧文學夙著正統十五年丁卯中生員第二等公年二十四天順元年 世祖三年丁丑五月天使陳鑑高澗到成均館謁 聖先製一聯曰森森松栢叅天茂雨露栽培公方居齋輒和曰赫赫文章煥日明鳶魚化育天使又製曰天上恩波濶公又和曰人間化日明天使瞿然歎曰雖中原國子監人才豈加於是乎因加敬禮 上聞而嘉之 命詩揭板勸厲生徒云其年七月初七日 上特命殿講公大通春秋義理 上特嘉奬又問治國之要公徐起數陳曰倣治莫先乎興學衛道安民莫厚乎裕食足兵 上尤加褒奬命進香醞特受文昭殿直 傳曰如此偉傑將大用未第前賜暇讀書堂六年庚辰登平壤別試文科一等第二人公年三十七始授承文院博士拜司憲府監察成化五年 睿宗元年己丑閏三月出除河陽縣入 授成均典籍 成宗六年乙未又除文化縣遷于昭格令軍器判官十年己亥八月又除德川郡移于天安郡歷漢城判官 宗廟令 社稷令尋拜校書校理歷承文校理成均司藝弘治十年 燕朝三年丁巳復授奉常副正轉承文叅校陞 拜掌樂正公歷典四邑政清民和治績居最經事四朝盡忠補拾德望表著時人皆以公輔期之至于四年戊午見士禍之作知時事不可爲飄然有湖海獨善之志遂退遯于延城農墅扁其齋曰望海即壽樂山也遺趾盖以昏朝保節文章自娛寓意焉勉進後學教誨尚在因爲望海巖公不倦儒化始自蔚然七年辛酉八月移卜于雌風山下薪城別業邑人指其居曰雙鶴洞云風土信美觴詠自適而家藏詩藁失於兵亂曷勝痛哉壬戌九月十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九娶于家後南麓負艮之原夫人南原梁氏朝散大夫司宰正峻之女祔左雙墳有表碣生三男長曰良佐郡守娶安東永嘉君權擧女次曰良輔府使娶宗室明川都正長孫女三曰良弼郡守娶金海金縣監天老女側室生二男曰致雲致雨噫公之學純餘風未殄鄉賢相繼而作有若一齋閔公懷賢性本孝友忠顯己卯南村玄公積福家居篤學以孝著世公及閔玄三賢迭爲一鄉標準宋奎燦金震鳴章甫諸等議建鄉祠腏享前後呈券題旨協謀洽望而連值事巧未暇報設士林尚今嗟惜云

# 十五世 교리공 휘 린

## 교리공전

공은 이름은 璘、字는 應寶、號는 望海堂、本貫은 海州다。高麗의 太師 文憲公 冲의 後孫이다。아버지 尚河는 蔭官으로 通仕郎이며 할아버지 瀇는 知原平郡事、曾祖 仁富는 奉常大夫 親御軍護軍이다。

永樂二十二年 朝鮮世宗六年(一四〇四) 甲辰三月에 出生하였는데 천품이 기걸하며 문학이 일찍 이루어졌다。 正統十五年에 丁卯에 生員試에 第二等으로 합격되었다。

공이 二十四세 되던 天順一年 世祖三年 丁丑 五月에 明나라의 使節陳鑑과 高澗이 成均館에 이르러 먼저 한 聯句를 지었다。

「울창한 소나무 하늘을 찌를듯 무성함은 비와 이슬의 힘으로 재배되었다」

공이 書齋에 있다가 즉시에 받아서 짓기를、

「빛나는 문장 태양처럼 환한것은 하늘과 땅의 조화로 이루어졌다」

하였다。明使는 또

「하늘 위에는 은총의 물결이 넓다」

한즉 공은 또

「인간에는 조화를 베푸는 태양이 밝다」

하였다。明使는 숙연한 태도로 감탄하면서 「중국 國子監의 인재인들 이보다 더 잘할 수가 없다」

하며 매우 경의를 표하였다。

임금은 이말을 듣고 가상히 여기어 곧 그 글을 새겨서 현판을 걸어서 학생들을 권장하게 하였다 한다。

그 해 七月 七日에 왕은 특명으로 殿講을 실시했는데 공은 春秋로 시험을 치러서 뜻을 분명히 통하였다。 왕은 더욱 칭찬하며 또 「나라를 다스리는 요점은 무엇이냐?」고 물었더니 공은 천천히 일어서서 아뢰기를

「정치를 잘하자면 교육을 진흥하며 성인의 도를 응호하는 것이 선행되어야 하며 백성을 편안케 하는 것은 식량이 풍부하며 군사력이 충분케 하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하옵니다」

하였다。왕은 더욱 칭찬을 더하면서 궁중에서 술을 갖다 주게하고 특별히 文昭殿直을 시켰다。명령하기를

「이러한 훌륭한 인재는 앞으로 크게 쓰일 것이니 과거에 합격하기 전에 휴가를 주어 讀書堂에서 공부를 더하게 하라」

하였다。

六年庚辰에 平壤에서 실시한 文科別試에서 一等第二人에 합격되었는데 이 때 공의 나이가 三十七세 였다。처음 承文院博士로 있다가 司憲府監察이 되고 成化五年 睿宗一年 己丑 閏三月에 河陽縣監으로 나갔다가 들어와서 成均典籍이 되고 成宗六年 乙未에 또 文化縣監으로 나갔다가 昭格令、軍器判官에 옮겼다。十年 己亥 八月에 또 德川郡守、얼마 후에 天安郡守로 옮기고 다시 漢城判官、宗廟令、社稷令을 거쳐 바로 校書、校理에 임명되어 承文校理와 成均司藝를 지냈다。弘治 十年 燕山郡 三年 丁巳에 다시 奉常副正、承文院叅校에 轉任。掌樂院正에 승진되었다。

공이 四개의 郡縣을 歷任할 적에 행정을 잘하여 백성이 편안하였으므로 성적이 높았고 四대의 왕조에 벼슬을 지내는 동안 충성을 다하여 정치를 보좌하여 덕망이 두드러지게 들어났으므로 사람들은 모두 재상이 될 것으로 촉망하였는데 四年戊午에 와서 士禍가 일어나는 것을 보고는 이

시국에서 일을 해볼 수 없다는 것을 알고 멀리 지방으로 내려가서 깨끗하게 지낼 생각이 들었다。마침내 延安農庄에 물러나와 거처하는 집을 「望海」라고 이름을 붙였다(곧 壽樂山인데 터가 아직도 남아있고 바위 이름을 望海巖이라 한다) 이것은 아마 암흑정치 시대에 명절을 보전하며 문학으로 스스로 즐기겠다는 뜻을 지닌 명칭인듯하다。후학들을 가르치기를 열심으로 게을리하지 아니하여 儒學이 이 지방에 처음으로 성행하게 되었다。七年 후酉 八月에 雌鳳山 밑에 있는 薪城別庄(이 지방 사람은 공이 살던 곳을 雙翰洞이라 한다)으로 옮겼다。풍토가 알맞아 詩를 읊으며 만족한 마음으로 세월을 보냈다。집에 간직해 내려오던 詩稿가 兵亂에 다 없어지고 말았으니 통탄을 금할 길 없다。

壬戌年(一五〇二 燕山君八年)九月 十九日에 집에서 향년 七十九세로 세상을 떠나셨는데 집 뒷산 남쪽 기슭 艮坐에 장사지냈다。

부인은 南原梁氏 司宰正 峻의 따님인데 공의 무덤 左편에 합장하였다。무덤은 두 봉분으로 되어있다。表石이 세워져있다。아들이 셋인데 맏은 良佐 郡守를 지냈다。부인은 安東權氏 永嘉君 擧의 따님이다。둘째는 良輔 府使를 지냈고 부인은 王族인 明川都正 長孫의 따님이다。셋째는 良弼、郡守를 지냈고 부인은 金海金氏 縣監 天老의 따님이요 소실에서 두 아들이 있는데 致雲과 致雨다。

아아 公의 순수한 학문의 영향은 아직도 남아있어 이 지방의 학자들이 계속하여 일어났다。一齋 閔懷賢은 효성과 우애가 두터운 분으로 己卯士禍 때에 총절을 나타내었고 南村 玄積福은 가정에서 학문을 독실히 하였고 효성으로 세상에 이름이 들어났다。공과 閔、玄 세분이 전후하여 이 지방의 사표적인 존재가 되었다。宋奎燦 金震鳴등 여러 人士들에 의하여 鄕賢祠를 세워서 제사를 올리기 위하여 여러번 중앙에 서류를 내었고 당국에서도 좋은 반응을 보였었으나 번번히 미묘한 사건에 관련되어 미처 세우지 못한데 대하여 士林들은 지금까지 애석히 여기고 있다。

## 校理公碑文

昔宋膺奎運啓斯文而周濂溪明正學爲洛閩群賢倡及程朱旣遠吾道遂東圃牧諸賢相繼而作厥有矜式先是麗朝太師諡文憲崔公首倡性理之學設九齋誨諸生單傳衣鉢洎于圃牧而學問丕興則公卽海東濂溪也醴源芝根迤衍藩昌屢傳雲仍而至望海堂追克世之緖業憬吾門之心法劬經講道嘉惠後學長世令聞愈遠而彌章可令人嘐嘐然尚古而起敬不其韙歟望海之後裔奎翰袖其家狀來請麗牲之刻余後生也管蠡之測安得於邃昔君子窺其造詣而妄有稱述也第公承文憲之緖嫡傳眞工旣有箕裘之世守者遺風餘韻庶可以想見於千載之下故余不得以謏陋辭遂盥露讀狀而叙之曰公諱璘字應寶號望海堂貫海州文憲公諱冲十四代孫也自文憲而來世襲簪組位多隆顯爲東國赫閥生諱惟善門下侍中諡文和生諱思齊中書侍郎判吏部事諡良平生諱淪翰林學士生諱允仁監察御史生諱敏尚書左僕射生諱滋修文殿太學士諡文淸生諱有坤東京判官生諱安澤文科判三司以上八世自公

十二代祖至五代祖也高祖諱遠中郎將曾祖諱仁富奉常大夫親御軍護軍祖諱滿知原平郡事考諱尚河虎賁巡衛司中領散員妣原州元氏司宰正僉女公以　世宗甲辰三月日戊寅生天姿魁梧文學夙就丁卯中生員　世祖丁丑天使陳鑑高潤到頖官題一聯曰森森松栢參天茂雨露栽培公方居齋遽和曰赫赫文章煥日明鳶魚化育天使又題曰天上恩波濶公和曰人間化日明天使大驚歎益加敬禮　上聞而嘉之以命詩揭板是年秋公應殿講通春秋旨義　特紆寵奬因詢治國之要對曰倣治莫先乎興學術道安民莫厚乎裕食足兵　天褒彌隆宣香醞因授　文昭殿直敎曰如此偉才將大用　命賜讀書堂亦異數也庚辰登平壤別試文科授承文院博士轉翰林歷司憲府監察成均館典籍昭格署令軍器寺判官漢城府判官　宗廟令　社稷令承文院校理及參校成均館司藝奉常寺副正掌樂院正外任則河陽縣監文化縣令德川郡守天安郡守也戊午値士禍時退處于延城別墅扁其齋曰望海閑居講學勉誨後進辛酉移居于薪城雙輪洞樂其風土觴詠自適壬戌九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葬于家後棠山南麓負艮之原配南原梁氏司宰正峻女祔左三男曰良佐郡守曰良輔府使曰良弼郡守側室有二子致雲致雨良佐子曰國豪展力副尉曰國賓副司果女適宋時雨良輔子曰福壽通仕郎曰德壽通德郎良弼子曰淵壽進士曰漢林曰湊壽國豪子曰世鳳承義副尉曰世鸞司僕寺正曰世鶴迪順副尉女適朴天佑世鳳取世鸞子宗立爲后世鸞子曰宗粹參奉曰宗立女適文化柳挺立縣令平山申應濟延安宋德榮延昌君彦陽金汝忠世鶴子曰宗孝副司果曰宗悌司勇宗立子曰克儉僉樞曰克廉司勇曰克謙曰克諶訓鍊主簿宗粹子曰克敬副司勇曰克愼宗孝子曰克敏副司勇取克儉子聳雲爲后副護軍聳雲子曰斗明曰斗三女適昌寧曹漢相漢陽趙壽元國賓子曰世俊曰世傑曰世雄典籤女適兵使田鳳金震元世俊取世雄子宗元爲后贈兵曹參議宗元子曰克弘監察女適尚州金擇立星州李自謙世傑子曰宗祿司勇宗祿子曰克明通德郎曰克光從仕郎世雄子曰宗伯曰宗元曰宗慶工曹參議曰宗信女適潘南朴有質晋州鄭孝男福壽子曰鵬曰鴻通仕郎德壽子曰馹參奉曰驥通政女適權皓淵壽子曰鶴曰鵠鶴子曰德鳳參奉此即公子孫之盛也公偉器茂學早結　主知龍光隆赫出而科宦外內踐敭以清忠提其躬以經濟勵其志望實俱洽人皆以公輔期之歷典四符聲施爛著遺芬未泯始以頡頏夔龍之材行將大用而終不免與時鑿枘棲遲即潛蘊而不展事爲無所概見間有硎試雖是牛刀之末用而丕興文翁之化全鼎一臠只在製錦之美績後之人必有以觀其世而尚論者若夫値板蕩之會林樊邁軸永矢明哲之保探賾經術警斲後進樂寓琴書遯世無悶清節高標閱窮宙而靡泐且其問學餘韻薰陶一境從玆鄉賢繼出有若一齋閔公懷賢南村玄公積福俱以學行純篤著稱鄉人以公及閔玄三賢爲一鄉標準議建祠服享亦可見公之德業爲士林之宗仰也噫公生於儒賢之門文章學識克繼先美無緒不淑粹然爲一代通儒而位不滿德歸老田園高尚志業樂夫天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從古志士之所齎咨也第其德門餘烈子孫蕃衍勿替以引當有不食之報崔氏昌大其在斯歟遂系以銘曰棠山一麓迤南而佳城鬱鬱兮是惟公衣帶之藏　峨峨拱立而卓溶溶環流而清兮仰止以景行而濯可以滄浪清風遠想沂雩而靈氣長在箕穎兮蓋於是視履而考祥　若進而展布璜佩鏘而雲雷蔚兮庶其爲邦國之光　自遁遯而棲林泉兮闕緇帷而琴書倘佯兮用吾舒而舍吾卷兮世若忘公公亦與世忘　留有餘而與後人兮其源深者其流長　有德有位斯有銘兮玆石不磷永無疆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駒城李源命撰

## 교리공의 비문

옛적 宋나라는 文明의 國運을 받아서 우리의 儒道를 다시 열어놓을 적에 周濂溪가 바른 학문을 밝혀서 洛과 閩의 여러 학자들의 앞잡이가 되었다。程子와 朱子와의 年代가 멀어지자 우리 道는 東方으로 건너와서 圃隱、牧隱등 여러 학자가 서로 계승하여 일어나서 뒷 사람들의 숭배의 대상이 되었다。

이보다 앞서 高麗朝의 太師이며 諡號가 文憲公인 崔公이 먼저 性理學을 일으키어 九個의 書齋를 지어서 여러 생도를 가르쳤는데 그의 전통이 圃隱、牧隱에게로 내려와서 학문이 크게 일어났으니 이렇게 본다면 공은 곧 우리 나라의 濂溪라 할 수 있다。

文憲公의 자손이 대대로 번성하여 여러 세대를 지나서 望海堂에 이르렀다。선대의 전통을 잘 받들었고 우리 학문의 정신을 본받아서 經學에 힘쓰며 道를 닦아서 後學들에게 은혜를 끼쳤으며 영원토록 훌륭한 명망은 시대가 멀어질수록 더욱 빛났고 사람들이 의욕을 발하여 옛어른을 사모하며 공경하는 마음을 일으키게 하였으니 얼마나 위대하지 아니한가?

望海堂의 後孫인 奎翰이 집안에서 내려오는 行狀을 가지고 와서 碑文을 지어주기를 청하였다。내가 후학으로서 좁은 소견으로 어찌 옛날 君子에 대하여 그의 학문을 논평하며 글을 지을 수 있으리오마는 다만 공은 文憲公의 전통을 이어서 집안으로 전해오는 진정한 학문이 벌써 세습적으로 내려오면서 지킨 바가 있은즉 선대에서 남겨준 영향력은 천년 이후에서라도 상상해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그러므로 나는 문장이 졸렬하다하여 사양할 수 없기로 삼가 行狀에 의거하여 서술한다。

공은 이름은 璘、字는 應賓、號는 望海堂。本貫은 海州。文憲公 冲의 十四代 손이다。文憲公 이후로 대대로 벼슬이 계속되어 높은 지위에 오른 분이 많아서 마침내 우리 나라의 빛나는 문벌이 되었다。

文憲公의 아들이 惟善。門下侍中이요 諡가 文和公이며 그의 아들이 思齊。中書侍郎 判吏部事요 諡는 良平公이며 그의 아들이 淪翰林學士며 그의 아들이 允仁。監察御史며 그의 아들이 敏、尚書佐僕射며 그의 아들이 滋、修文殿太學士요 諡는 文淸公이며 그의 아들이 有裨。東京判官이며 그의 아들이 安澤。文科 判三司인데 이상 八대는 공의 十二대 祖에서 五대조까지다。高祖 連은 中郎將이며 曾祖 仁富는 奉常大夫 親御軍護軍이며 할아버지 淪는 知原平郡事며 아버지 尚河는 虎賁巡衛司 中領 散員이었고 어머니는 原州元氏 司宰正 峻의 따님이다。

공은 世宗六年(一四二四)甲辰 三月 戊寅에 출생하였다。천품이 기걸하고 문장이 일찍 성취되었다。丁卯年에 生員

試에 합격했는데 世祖丁丑年에 明使인 陳鑑과 高潤이 成均館에 들러서 聯句한 짝을 지었다。

「울창한 소나무 하늘을 찌를듯 무성한 것은 비와 이슬의 힘으로 재배되었다」

공은 서재에 있다가 즉시

「빛나는 문장 태양처럼 환한 것은 하늘과 땅의 조화속에서 이루어졌다」

고 짝을 맞추었다。明使는 또

「하늘 위에는 은총의 물결이 높구나」한즉 공은

「인간에는 조화를 베푸는 태양이 밝다」

고 받았다。明使는 크게 감탄하며 더욱 경의를 표하였다。왕은 이말을 듣고 가상히 여기어 곧 그 글을 나무에 새겨서 걸어두게 하였다。

이해 가을에 공은 殿講에 應試하여 春秋의 뜻을 잘 통하였다。임금은 특별히 사랑과 칭찬을 더하며 인하여「나라를 다스리는 要點을 물었다。공은 대답하기를

「정치를 잘하자면 교육을 진흥시키며 도학을 옹호하는 것이 선행되어야 하며 백성을 편안케 하는데는 식량이 충족하며 군사력을 강화하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합니다」

하였다。임금은 더욱 칭찬하면서 궁중의 술을 내다주게 하고 곧 文昭殿直을 시키며

「이러한 훌륭한 인재는 앞으로 크게 쓰일 것이니 讀書堂에서 공부를 더하도록 하라」

하였다。

庚辰年에 平壤에서 실시하는 別試에서 文科에 올라 承文院博士로 있다가 翰林에 옮기고 司憲府監察、成均館典籍、昭格署令、軍器寺判官、宗廟令、社稷令、承文院校理와 叅校、成均館司藝、奉常寺副正、掌樂院正을 역임하였고 지방으로 河陽縣監、文化縣令、德川郡守、天安郡守를 지냈다。

戊午年에 士禍를 치르고나서 延安別庄으로 은퇴하여 그 거처하는 집에「望海」라는 명칭을 붙이고 들어앉아서 후학들을 힘써 가르치었다。辛酉年에 薪城 雙翰洞으로 옮겼는데 그곳의 자연을 즐기며 지내다가 壬戌年(燕山君 八年—一五〇二)九月十九日에 집에서 세상을 떠났다。집 뒤에 있는 棠山 남쪽 기슭 艮坐에 장사하였다。

부인은 南原梁氏 司宰正 峻의 따님이다。공의 무덤 왼쪽에 합장 하였다。

아들이 셋인데 良佐는 郡守요 良輔는 府使、良弼은 郡守다。소실에서 두 아들을 낳았는데 致雲과 致雨다。良佐의 아들 國豪는 展力副尉、國賓은 副司果다。딸은 宋時雨에게 출가하였다。良輔의 아들 福壽는 通仕郎、德壽는 通德郎이다。良弼의 아들 淵壽는 進士、漢林 湊壽다。國豪의 아들 世鳳은 承義副尉、世鸞은 司僕寺正、世鶴은 迪順副尉、딸은 朴天佑에게 출가하였다。世鳳은 世鸞의 아들 宗立을 養子로 들였다。世鸞의 아들 宗粹는 叅奉、그리고 宗立이며 딸은 縣令 文化柳挺立에게、平山申應齊에게、延昌君 延安宋德榮에게、彦陽金汝忠에게 각기 출가하였다。世鶴의 아들 宗孝는 副司果、宗悌는 司勇이다。宗立의 아들

克儉은 僉樞、克廉은 司勇、克謙、克諶은 訓鍊主簿다。宗粹의 아들은 克敬 副司勇、克信이다。宗孝의 아들 克敏은 副司勇인데 克儉의 아들 聳雲을 養子로 들였는데 副護軍이다。聳雲의 아들은 斗明、斗三이요 딸은 昌寧曺漢相 漢陽趙壽元에게 각기 출가하였다。國賓의 아들은 世俊、世傑、世雄(典籤)이요 딸은 兵使田鳳、金震元에게 각기 출가하였다。世俊은 世雄의 아들 宗元을 養子로 들였는데 兵曹參議의 贈職을 받았다。宗元의 아들 克弘은 監察이며 딸은 尙州金擇立、星州李自謙에게 각기 출가하였다。世傑의 아들 宗祿은 司勇、宗祿의 아들 克明은 通德郎、克光은 從仕郎이다。世雄의 아들은 宗伯、宗元、宗慶(工曹參議) 그리고 宗信이며 딸은 潘南朴有質、晋州鄭孝男에게 각기 출가하였다。福壽의 아들은 鵬、鴻(通仕郎)이다。德壽의 아들 駟은 參奉、驥는 通政이며 딸은 權皓에게 출가하였다。淵壽의 아들은 鶴、鵠이다。鶴의 아들 德鳳은 參奉이다。이상은 번성한 공의 자손들의 계보다。

공은 훌륭한 인품과 깊은 학문을 가지고 일찍 임금의 지우를 만나서 그의 가치를 발휘하여 과거에 합격하고 벼슬길에 올라 중앙과 지방에서 여러 관직을 지냈다。청백과 충성으로 덕을 닦았고 정계에서 역량을 발휘할 목표를 세웠다。그의 소망과 실제가 모두 충분하여 사람들은 재상이 되리라고 기대했었고 四개 郡縣을 역임할 적에도 빛나는 성적을 올려서 남은 공적이 없어지지 않았다。이러한 위대한 인재로 장차 크게 쓰였을 터이나 마침내 시국과 뜻이 맞지 아니하여 포부를 다 실현하지 못하고 은퇴하고 말았다。그의 업적도 별로 나타난 것이 없고 간혹 수완을 시험했다 할지라도 이것은 공의 큰 학문과 역량에 비하면 극히 末稍的인데 불과하나 지방에서 교육을 크게 일으키었으며 공의 문학에 대한 것도 다만 聯句의 對句를 맞추었다는 기록 밖에는 없으니 후대의 사람이 반드시 공이 처한 시대를 고찰하며 높이 평가하는 이가 있을 것이다。

가령 정치가 혼란한 세상을 당하여 山林에 은퇴하여 지혜롭게 일신을 보전할 것을 작정하고 학술을 탐구하며 후진을 교육하였고 취미를 서적에 붙이고 세상을 피해있으면서도 아무런 불만이 없었던 그 맑은 절조와 높은 목표는 이 세상이 다할 때 까지라도 없어지지 않을 것이며 또한 학문적 영향력이 한 지방에 감화를 주어서 이때부터 지방의 학자가 계속해 나오게 되었으니 一齋 閔公 懷賢과 南村 玄公 積福 같은 분이 모두 학문과 조행이 순수하며 철저함으로 이름이 들어나서 지방 인사들은 공과 閔、玄 세분의 학자를 한 고을의 標準으로 삼아 祠宇를 세워서 제사를 드릴 것을 결의하기 까지에 이르렀으니 이것만으로도 공의 덕과 업적이 士林의 崇仰을 받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아아 공은 儒賢의 家門에 태어나서 문장과 학식이 선대의 훌륭한 전통을 이어받아서 아무것도 모자라는 것이 없이 순수하게 일대의 통달한 儒學者가 되었건만 벼슬이 덕망에 만족하지 못하고 전원에 은퇴하여 자기의 뜻과 학업을 존중히 간직하며 하늘의 운명을 즐겁게 받아들였다。」

君子는 죽은 뒤에 이름이 나타나지 않는 것을 싫어한다」한 말과 같이 예로부터 뜻있는 사람이 이러한 점을 유감으로 여기는 바이다。다만 그 은덕을 입어 자손들이 번성하며 선대의 전통을 떨어뜨리지 않고 있으니 이것은 당시에 누리지 못한 값이 될 것이며 崔氏가 잘되는 이유가 곧 여기에 있다고 생각된다。계속하여 銘을 짓는다。

崇山의 한쪽 기슭 남쪽으로 뻗어내려 수목이 울창한 무덤이 있으니 이곳이 바로 공이 묻힌 곳이로다。이쪽을 향하여 우뚝히 솟은 산이며 넘실넘실 감도는 맑은 물이여 공의 높은 행적을 우러러 보는듯、썻으면서 滄浪을 연상하는 듯。맑은 바람은 멀리 沂水와 舞雩를 연상시키며 신령한 기운은 영원히 箕山과 穎水를 보는 듯 하리니 여기에서 공의 행적을 살피며 훌륭한 덕을 사모하리로다。만일 출세하여 포부를 실현하였던들 찬란한 업적과 굉장한 명성을 떨치어 나라의 빛이 되었을 터인데 스스로 난세를 피하여 山林에 숨었으니 후학을 가르치며 서적을 즐기며 세월을 보냈다。쓰인다면 내가 나아가겠으나 버린다면 나는 들어앉을 것이니 세상이 공을 잊은지라 공도 세상을 잊고 말았다。남은 복을 뒷사람에게 남겨주었으니 근원이 깊은지라 흐름도 길었다。덕도 있고 지위도 있었기에 여기에 銘이 있나니 이 碑石은 영원토록 없어지지 아니하리라。

正憲大夫 吏曹判書 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弘文館提學 同知成均館事 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駒城 李源命 지음

# 十六世 郭山郡守公 諱 良佐

墓碣銘

延城之西紫風之南有負甲抱庚之原故郭山郡守崔公諱良佐衣帶所藏也字忠夫貫海州鼻祖諱冲號惺齋諡文憲逮于麗世異道熾而吾道微首倡性理之學設九齋講學授徒始於樂性終于待聘如周官成均之制東方學校之興由是盛焉時稱海東夫子是十四世祖高祖諱仁富奉常大夫殉節于紅軍曾祖諱滇中訓大夫祖諱尚河修義副尉考諱璘字應寶號望海堂文科歷翰林承文院校理掌樂院正文章節行一世推重燕山戊午退遯于延城別墅從玆鄉賢繼出有若一齋閔公懷賢南村玄公積福俱有著名世稱一鄉三賢妣南原梁氏司宰正峻女戊寅四月十日生公于京第氣宇偉大才器超群略治射數之藝弘治辛酉始登武科中宗丙寅拜宣傳官訓鍊主簿序升義盈令癸酉行通訓大夫行新溪縣令戊寅出守郭山郡公三踐州縣示民如子勸農桑薄賦斂所守三郡大治立石頌德時以杜召稱焉壬午正月十三日卒葬于延白郡薪城面雌鳳山考墓東甲坐之原配安東權氏永嘉君 榮女陽村近曾孫女淑哲貞靜有女士之風癸卯二月十九日卒祔公墓右育二男長國豪展力副尉次國賓副司果女適宋時雨國豪子世鳳系世驚子宗立世驚子宗粹叅奉子宗立女適文化柳挺立縣令平山申應濟延安宋德榮延昌君彦陽金汝忠世崔子宗孝副司果宗悌司勇宗立子克儉僉樞克廉司果克謙克諶訓鍊主簿宗粹子克敬副司勇克愼宗孝子克敏副司果國賓子

世俊世傑世雄典籤女適兵使田鳳金震元世俊系世雄子宗元 贈兵曹參議宗元子克弘監察女適尚州金擇立星州李自謙世傑子宗祿司勇宗祿子克明通德郎克光從仕郎世雄子宗伯宗元宗慶工曹參議宗信女適潘南朴有質晋州鄭孝男餘不盡錄公十四孫洪根輯其家藏遺跡而語曰吾先祖之休行偉德載於國乘記于郡誌者多而所竪短碣年久漫漶字不能詳故將欲改竪請子一言以表之余竦然曰德行人所同願而能之者鮮矣故苟有是德行人莫不愛好而樂道之余雖不文其何以辭諸遂爲識之如右繼之以銘曰仁賢后裔簪組巨門積累餘蔭必垂後昆三踐州縣民無訴怨昏朝政亂勇退林樊昆季和樂吹篪吹塤銘此貞石永世不諼

傍十三代孫中樞院議官泳燮 撰

## 十六世 곽산군수공 휘 양좌

묘 갈명

연성(延城)의 서쪽 자황산(紫凰山)의 남쪽에 부갑포경(負甲抱庚)의 언덕이 있으니, 고 곽산군수 최공 휘 양좌(良佐)의 의대(衣帶)를 모신 곳이다。 공의 자는 충부(忠夫)이고 관향은 해주이다。

해주 최씨의 시조는 휘 충(冲)이니, 호는 성재(惺齋)이고 시호는 문헌(文憲)이다。 고려왕조에 이르러 이도(異道)가 치열해지고 오도(吾道)가 쇠미해졌을 때에 성리학을 처음 주창하여,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여 제자들에게 학문을 강하였다。 낙성(樂性)에서 시작하여 대빙(待聘)에서 끝났으니 마치 주나라 때의 성균(成均)제도와 같았다。 우리 동방의 학교는 이로부터 흥성하였다。 그때 사람들이 해동부자(海東夫子)라고 일컬었으니, 이가 바로 十四세조이다。

고조의 휘는 인부(仁富)이니 봉상대부(奉常大夫：정四품)로 홍건적 난 때에 순절하였다。 증조의 휘는 호(滈)이니 중훈대부(中訓大夫：종三품)였고, 조부의 휘는 상하(尙河)이니 수의부위(修義副尉：종八품)였다。 부친의 휘는 린(璘)이고 자는 응보(應寶)이며 호는 망해당(望海堂)이니, 문과에 급제하여 한림(翰林：예문관 검열 정七품)·승문원 교리(校理：종五품)·장악원정(掌樂院正：정三품)을 역임하여 문장과 절행(節行)으로 일세에 추앙받았다。 연산군 무오사화(一四九八)때에 벼슬에서 물러나 연성 별장에 은둔하였다。 이 고을에서 현인들이 잇달아 나왔으니, 일재(一齋)민회현(閔懷賢)과 남촌(南村)현적복(玄積福)같은 분들이 모두 이름나서, 세상에서는 一향三현(一鄕三賢)이라고 일컬었다。 모친은 남원 양씨이니, 사재정(司宰正：정三품) 준(峻)의 딸이다。

무인년(一四五八)四월 十일에 공을 서울 자택에서 낳았는데 기우가 위대하고 재기가 남보다 뛰어났다。 사수(射數)의 학문을 대략 닦고서 홍치(弘治：명나라 효종의 연호)신유년(一五〇一)에 비로소 무과에 급제하여, 중종 병인년(一五〇六)에 선전관(宣傳官)훈련원주부(主簿：종六품)에 제

수되었다가 의영고(義盈庫)영(令：종五品)으로 승진하였다。계유년(一五一三)에 행(行)통훈대부(通訓大夫：정三품) 행신계현령(新溪縣令：종五품)으로 나아갔다。무인년(一五一八)에 곽산군수(종四품)나아갔다。

공은 세번 고을을 옮겨 다스리면서 백성 보기를 마치 자기 자식처럼 하였으며、농사와 누에치기를 권장하였고、세금과 부역을 적게 하였다。공이 다스린 세 고을에서 크게 치적을 올리자 불망비(不忘碑)를 세워 공의 덕을 칭송하였으며、당시 백성들이 두소(杜召：東漢 때의 어진 관리 杜詩와 方召)라고 일컬었다。임오년(一五二二)정월 十三일에 사망하여 연백군 신성면 자황산에 장사지냈다。공의 묘는 동갑좌(東甲坐)언덕이다。

공의 부인은 안동 권씨로 영가군(永嘉君)경(璟)의 딸이요。양촌(陽村)군(近)의 증손녀이니 정숙하고도 현철하여 여사의 풍도가 있었다。계묘년(一五四三)十二월 十九일에 사망하여 공의 묘 오른쪽에 함께 장사지냈다。

공은 두 아들을 두었으니 큰 아들 국호(國豪)는 전력부위(展力副尉：종九품)요、둘째 아들 국빈(國賓)은 부사과(副司果：종七품)이다。딸은 송시우(宋時雨)에게 시집갔다。

국호(國豪)의 아들 세봉(世鳳)은 세란(世鸞)의 아들 종립(宗立)으로 뒤를 이었으며、세란의 아들 종수(宗粹)는 참봉이다。딸은 문화 유정립(柳挺立)현령·평산 신응제(申應濟)·연안 송덕영(宋德榮)·연창군(延昌君)언양 김여충(金汝忠)에게 시집갔다。세확(世確)의 아들 종효(宗孝)는 부사과(副司果：종七품)이며、종제(宗悌)는 사용(司勇：정九품)이다。종립의 아들 극검(克儉)은 첨지중추부사(僉知中樞府事：정三품)이고 극렴(克廉)은 사과(司果：정六품) 극겸(克謙)、극심(克諶)은 훈련원 주부(主簿：종六품)이다。종수(宗粹)의 아들은 극경(克敬) 부사용(副司勇：종九품) 극신(克愼)이 있다。종효(宗孝)의 아들 극민(克敏)은 부사과(副司果)이다。

국빈(國賓)의 아들은 세준(世俊)·세걸(世傑)·세웅(世雄)인데 세웅은 전부(典籤：정五품)이며、딸은 병사(兵使：정三품)전봉(田鳳)과 김진원(金震元)에게 시집갔다。세준은 세웅의 아들 종원(宗元)으로 뒤를 이었는데、증(贈)병조참의(정三품)이었다。종원의 아들은 극홍(克弘)인데 감찰(監察：정六품)이었으며、딸은 상주 김택립(金擇立)·성주 이자겸(李自謙)에게 시집갔다。세걸의 아들은 종록(宗祿)인데 사용(司勇：정九품)이다。종록의 아들 극명(克明)은 통덕랑(通德郎：정五품)이고、극광(克光)은 종사랑(從仕郎：정九품)이다。세웅의 아들은 종백(宗伯)·종원(宗元)·종경(宗慶) 공조참의(정三품)·종신(宗信)이고、딸은 반남 박유질(朴有質)·진주 정효남(鄭孝男)에게 시집갔다。그 나머지는 다 기록하지 않는다。

공의 十四세손 홍근(洪根)이 그 집안에 보존되었던 유고들을 모아 엮으면서 나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다。「우리 선조의 아름다운 행실과 커다란 덕은 국사에 실리고 군지(郡誌)에도 기록된 것이 많습니다。그러나 비석을 세운 지가 오

래 되어 글자의 획이 분명치 않게 되었습니다。 그래서 장차 비석을 새로 세우려고 그대에게 한 마디를 부탁드립니다」하였다。 내가 송구스럽게 여기면서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덕행이란 사람들이 다 같이 원하는 것이지만、 제대로 하는 자는 드물다。 그러므로 정말 이러한 덕행이 있는 자라면 사랑하여 즐겨 말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내 비록 문장이 뛰어나지 못하지만、 어찌 사양하랴?」 드디어 위와 같이 묘갈을 짓고는 잇달아 명(銘)을 지었다。

어진 현인의 후손이고
대를 이은 양반 집안이어서、
조상이 닦은 음덕 쌓이고 쌓여
반드시 후손에까지 드리워졌네。
세번이나 고을을 옮겨 다스렸지만
백성들이 원통하다고 호소하지 않았으며、
정치 어지러운 연산군 시절에는
삼림으로 용감히 물러났었네。
형제들도 모두 화락하여
형은 질나팔을 불고 아우는 피리를 불었네。(형제가 화락한 모습을 표현한 구절「시경」小雅〈何人斯〉에서 나옴)
이 곧은 돌에다 명을 새기니
이 세상 길이 길이 잊지 말지어다。

방十三대손 중추원 의관 영변(泳變)은 짓다。

註 ① 높은 품계의 관리가 낮은 품계의 관직을 맡을 때에 행(行)이라고 하였다。

# 十六世 通訓大夫熙川郡守公

諱 **良輔** 墓碣銘

遜志先生有言曰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惟崔氏在昔文憲公以經術文學倡明于麗世氏之遠承箕師之敎近守閩洛之建以啓斯文于無窮吾道之昌宰於東寶文憲公始基之也迄玆九百餘年名碩相承子孫繁衍凡世所以推爲冑族者豈直爲顯官歟以其多賢人也於呼休哉公諱良輔姓崔氏系出海州高麗太師中書令諱冲號惺齋諡文憲設九齋以敎後學世稱海東孔子是爲上祖高祖諱仁富奉常大夫殉節于紅軍賊曾祖諱滴中訓大夫祖諱尚河修義副尉入仕本朝考諱璘號望海堂文科選入內翰錄弘文館學士文章節行爲世推重値燕山戊午士禍退居于延安郡妣南原梁氏司宰正峻女弘治丁巳公登武科序陞出守甕津中和熙川三郡治有嘉績立石頌德暮年解綬歸鄕投綸弄月彈琴讀書以畢其生此高於人者配全州李氏都正長孫女壺德咸備有女士行葬于延安郡薪城面尺達里子坐雙墳有表石生二男長福壽通仕郎次德壽通德郎福壽男長鵬次鴻皆通仕郎德壽男馹叅奉次驥通政鵬男夢龍女婿李希建洪陽君鴻男長應龍叅奉次見龍主簿宣廟壬辰之亂與李月川君廷馣共守延城策宣武原從功二等有錄券次攀龍主簿女婿張擢秉節校尉馹男長

宗蒙通政次宗吉副司勇女婿睦純善通政驥男長應立贈掌樂正次宗範訓鍊僉正次宗憲展力副尉女壻沈德峻餘不盡錄噫公之字與號官誥功績事行粲然可述而俱失於丙丁兵亂中蕩然無存此後世之所深恨也雖然上有儒宗之祖下有宣武功臣昭載國乘則家帖無傳亦何損乎今其公之十五代孫炳夏甫用是爲懼將伐石請銘于余余以老惛非其人不敢當是役然感其述先孝思辭不獲已按狀而叙之遂銘曰 崔肇文憲經學相承積厚發遠昌厥雲仍海堂節行日月光升公紹前烈榮祿是膺三典郡縣奏績咸凝晩娛琴書巷里賢稱非窮非達奚獨嚴陵天道報德昆裔繩繩我揭銘章千載是徵

壬午初陽節

嘉善大夫經筵參贊官宮內府特進官原任奎章閣直閣

延安 李炳觀 撰

## 十六世 통훈대부 희천군수공

### 휘 양보 묘갈명

손지선생(遜志先生)이 일찌기 말하길, 「집안에 군자가 있고 녹위(祿位)가 없으면, 집안이 비록 시들해도 오히려 변성해진다。 그러나 녹위가 광영을 누리더라도 군자가 없으면, 그 집안이 변성한 것 같아도 오히려 시들해진다」라고 하였다。 최씨는 옛날 문헌공이 경술(經術)과 문학으로 고려 왕조에 처음 밝히 드러났으니, 최씨 집안은 멀리로는 기자(箕子)의 가르침을 이어받고 가까이로는 민락(閩洛：朱子는 민에서 배웠고 程子는 낙양에서 배웠다)의 학문을 지켜, 사문(斯文)을 무궁하게 열었다。 우리 학문이 동방에서 빛나게 된 것은 참으로 문헌공이 처음 터를 닦은 것이다。

그로부터 구백년에 이르기까지 이름난 석학들이 서로 이었으며 자손들이 번성하였으니, 무릇 세상에서 주족(冑族)이라고 추켜지는 것이 어찌 오직 높이 오른 관리들 때문만이겠는가? 현인들이 많아서 그리된 것이다。 아아! 아름답도다。

공의 휘는 양보(良輔)이고 성은 최씨이니, 해주에서 나왔다。 고려 태사 중서령(中書令) 휘 충(冲)의 호는 성재(惺齋)이고 시호는 문헌인데,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여 후학들을 가르쳤다。 세상에서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일컬으니, 이가 바로 조상이다。 고조의 휘는 인부(仁富)인데 봉상대부(奉常大夫：정四품)로 홍건적에게 절개를 지켜 죽었다。 증조의 휘는 호(滈)이니 중훈대부(中訓大夫：종三품)였고, 조부의 휘는 상하(尙河)이니 수의부위(修義副尉：종八품)로 본조(本朝)에 들어와 벼슬하였다。

부친의 휘는 린(璘)이고 호는 망해당(望海堂)이니, 문과에 급제하여 한림(翰林：예문관 검열 정九품)에 뽑혔다가 홍문관 학사(學士)를 역임하였다。 문장과 절행(節行)으로 세상에 추앙받았다。 연산군 때에 무오사화(戊午士禍：一四九八)를 만나 연안군으로 물러나 살았다。 모친은 남원 양씨이니, 사재감(司宰監)정(正：정三품) 준(峻)의 딸이다。

공은 홍치(弘治 : 명나라 효종의 연호) 정사년(一四九七)에 무과에 급제하였다가 벼슬이 올라서, 옹진·중화·희천군에 군수로 나아갔다. 이 세 고을에서 아름다운 치적을 올려 백성들이 송덕비를 세워주었다. 늘그막에 벼슬에서 물러나 고향으로 돌아와서는 낚시줄을 던지고 달빛을 즐기거나 거문고를 타고 책을 읽으면서 그 남은 생애를 마쳤다.

이처럼 그는 남보다 뛰어나게 살았다.

공의 부인은 전주 이씨 도정(都正 : 정三품)장손(長孫)의 딸이니, 깊은 덕을 모두 갖춰 여사(女士)의 품행이 있었다. 연안군 신성면 척달리 자좌(子坐)에 함께 장사지내고, 쌍분에 표석(表石)을 세웠다.

공은 두 아들을 낳았으니 장남 복수(福壽)는 통사랑(通仕郎 : 정八품)이고, 차남 덕수(德壽)는 통덕랑(通德郎 : 정五품)이다. 복수의 장남은 붕(鵬)이고 차남은 홍(鴻)인데, 모두 통사랑이다. 덕수의 장남 일(馹)은 참봉(종九품)이고 차남 기(驥)는 통정대부(정三품)이다. 붕의 아들은 몽룡(夢龍)이고, 사위는 이희건(李希建)과 홍양군(洪陽君)이다. 홍의 장남 응룡(應龍)은 참봉이고, 차남 견룡(見龍)은 주부(종六품)였는데 선조 임진왜란(一五九二)때에 월천군(月川君) 이정암(李廷馣)과 함께 연성(延城)을 지켜 선무원종공신(宣武原從功臣)二등에 올랐으며 공신녹권을 받았다. 三남 반룡(攀龍)도 주부였고, 사위 장탁(張擢)은 병절교위(秉節校尉 : 종六품)였다. 일(馹)의 장남 종업(宗業)은 통정대부(정三품)였고 차남 종길(宗吉)은 부사용(副司勇 : 종九품)이었으며, 사위 목순선(睦純善)도 통정대부였다. 기(驥)의 장남 응립(應立)은 증(贈)장악원(掌樂院)정(正 : 정三품)이었으며, 차남 종범(宗範)은 훈련원 첨정(僉正 : 종四품)이었고, 三남 종헌(宗憲)은 전력부위(展力副尉)였으며, 사위는 심덕준(沈德晙)이다. 그 나머지는 모두 기록하지 않는다.

아아, 공의 자(字)와 호(號), 관직과 고명(誥命), 공적과 사행(事行)은 찬연해서 기록할 만하건만, 모두 병자호란(一六三六)때에 잃어버리고 남은 것은 하나도 없다. 이를 후세 사람들이 매우 한스러워하는 바이다. 비록 그러하지만 위로는 유종(儒宗)의 시조가 있고 아래로는 선무공신(宣武功臣)의 공훈이 국사에 밝히 실려 있으니, 가첩(家帖)이 전하지 않는다고 어찌 손상되랴?

지금 공의 十五대손 병하(炳夏)가 이를 두렵게 여겨, 장차 빗돌을 세우려고 나에게 명(銘)을 청하였다. 내가 늙고 정신이 혼미하여 그 일을 맡기에 적당한 사람이 아니라고 생각하였다. 그러나 그가 조상의 효성을 기술하려는 생각에 감동하여 끝내 사양하지는 못하였다. 그래서 행장을 살펴서 위와 같이 비문을 짓고, 이에 명(銘)을 짓는다.

최씨의 시조 문헌공으로부터
경학을 서로 이어받아,
두렵게 쌓이고 멀리 일어났으니
운손(雲孫)과 잉손(仍孫)이 번창하도다.
망해당의 절조와 행실은

햇빛과 달빛처럼 빛났으니、
공이 조상의 공훈을 이어받아
영화와 녹봉을 이에 누렸도다。
세 고을 수령을 맡아
상주와 치적이 함께 어울렸고、
늘그막에 거문고와 독서를 즐겨
고을에서 모두들 현인이라고 일컬었네。
빈궁하지도 않고 현달하지도 않은 이가
어찌 오직 엄자릉(嚴子陵：嚴光。한나라 光武帝와 함께 공부하였는데 광무제가 즉위하자 자릉은 이름을 바꾸고 숨어 살며 세상에 나타나지 않았다。이에 한무제는 그가 현인인 것을 알고 그를 찾아내어서 諫議大夫에 임명하였지만 그는 벼슬에 나아가지 않았고。부춘산에 들어가서 낚시질이나 하다가 세상을 마쳤다) 뿐이랴。
하늘이 덕있는 이에게 보답하여
그 자손들이 번성하였네。
이에 내가 명(銘)을 지어 걸고
천년 동안 징험하리라。

임오년 초양절(初陽節)에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경연참찬관(經筵叅贊官)겸내부특진관(宮內府特進官)원임규장각직각(原任奎章閣直閣) 연안(延安)이병관(李炳觀) 짓다

# 十六世 白川郡守公 諱 良弼

## 墓碣銘

公氏崔諱良弼字夢說籍海州麗朝太師文憲公諱冲十四世孫也曾祖諱滉知原平郡事祖諱尙河虎貢巡衛司中領散員考諱璘號望海堂承文院校理妣淑人南原梁氏司宰監正峻女弘治上庠守白川有茂蹟民到今思之而燕山戊午從父望海堂退遯于延安壽樂山配金海金氏縣監天老女墓延壽洞子坐原遺蹟載在邑誌而公之從父退遯時視爵祿如脫弊屣其忠可知也噫後承雖淪落山埜舊禮是遵生三男長淵壽進士次漢林宣略將軍三湊壽主簿淵壽生三男長曰鶴官監察次曰麟三曰鵠官通德郎鶴生一男德鳳叅奉鵠生一男憲通仕郎漢林有二男芳秀叅奉芳鎭德鳳有三男廷立通政大夫副司果次廷梅廷鎭憲有一男國命芳秀生一男國亮芳鎭生一男碩禧餘不盡錄其孫泰根甫請不佞紀蹟噫公其不朽矣繼之以銘曰 崔於我韓甲乙其族公襲詩禮忠孝于篤故天佑之子孫又肖貢厥岡阡卬言匪髦亦是永年

辛巳仲春下澣

崇祿大夫禮曹判書原任奎章閣直提學安東金宗漢 撰

# 十六世 백천군수공 휘 양필

## 묘갈명

공은 최씨이고 휘는 양필(良弼)이며 자는 몽열(夢說)이니, 본관은 해주이다. 고려조 태사 문헌공 휘 충(冲)의 十四세손이다.

공의 증조는 휘가 호(澔)이니 지원평군사(知原平郡事)였고, 조부의 휘는 상하(尙河)이니 호분순위사(虎賁巡衛司) 중령산원(中領散員 : 정八품)이었다. 부친의 휘는 린(璘)이고 호는 망해당(望海堂)이니 승문원 교리(校理 : 종五품)이었으며, 모친 숙인(淑人) 남원 양씨는 사제감(司宰監)정(正 : 정三품) 준(峻)의 딸이다.

공이 홍치(弘治 : 명나라 효종의 연호 一四八八—一五〇五) 연간에 백천(白川 : 연백군)을 다스릴 때에 많은 치적을 쌓았으므로, 백성들이 지금까지도 공을 사모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연산군 무오사화(一四九八) 때에 부친 망해당을 따라 연안군 수락산(壽樂山)으로 물러나 숨어 살았다. 공의 부인 김해 김씨는 현감 천로(天老)의 딸이다. 묘는 연수동(延壽洞)에 정남향으로 모셨다. 공의 유적은 읍지(邑誌)에 실재 전한다. 공이 부친을 따라 연안으로 물러나 살 때에는 벼슬이나 녹봉 보기를 마치 다 떨어진 신짝 벗어버리듯 하였으니, 그 충성심을 알 수가 있다. 아아, 후손들이 비록 산야에 묻혀 있더라도 옛 예법을 따라야 할 것이다.

공은 세 아들을 두었으니 장남 연수(淵壽)는 진사요, 차남 한림(漢林)은 선략장군(宣略將軍 : 종四품)이고, 三남 진수(溱壽)는 주부(主簿 : 종六품)이다.

연수는 세 아들을 두었으니 장남 학(鶴)의 벼슬은 감찰(監察 : 정六품)이요, 차남은 린(麟)이고, 三남 곡(鵠)의 벼슬은 통덕랑(通德郎 : 정五품)이다. 학(鶴)은 한 아들을 낳았으니, 덕봉(德鳳)은 참봉이다. 곡은 한 아들을 낳았으니, 헌(獻)은 통사랑(通仕郎 : 정八품)이다.

한림은 두 아들을 두었는데 장남 방수(芳秀)는 참봉이고 차남은 방진(芳鎭)이다.

덕봉은 세 아들을 두었는데 장남 정립(廷立)은 통정대부 부사과(副司果 : 종六품)이고, 차남은 정매(廷梅)요, 三남은 정진(廷鎭)이다. 헌은 한 아들을 두었으니 국명(國命)이다.

방수는 한 아들을 낳았으니 국량(國亮)이며, 방진도 한 아들을 낳았으니 석희(碩禧)이다. 그 나머지는 다 기록하지 않는다.

그 손자 태근(泰根)이 나에게 비문을 청하여 그 사적을 기록하여 달라고 한다. 아아, 공의 사적이 썩지 않을진대. 이에 이어 명(銘)을 짓는다.

최씨는 우리 조선에서도
첫째 둘째 가는 집안인데,
공께서 시(詩)와 예(禮)를 익히고

충효(忠孝) 더욱 돈독하셨네。
그러기에 하늘이 공을 도우셔
그 자손까지도 또한 조상을 닮았어라。
이 뫼를 빚내고
인물 낳다 높이 아뢰어
길이 길이 집안 보전하소서。

신사년 八월 하순에 숭록대부 예조판서 원임(原任) 규장각 직제학(直提學) 안동(安東)김종한(金宗漢)짓다。

典書公派

## 十二世 典書公 諱 龍起

典書公神道碑文

關西之肅川府有聞族焉崔氏是已繼出海州寔我鼻祖世稱海東夫子文憲公諱冲之後也吾宗雖盛流傳者尚多或南于康津和順而堙沒無稱焉或東從于江陵洪川而圮絶罔階焉惟肅之崔寓於斯者今過累百載枝葉繁茂堂搆不墜西人尚傳以爲其先典書公慈蔭攸暨云典書公之遺牡即府之西檢山下而山之西麓亦公之世葬也子孫多在傍近崇奉甚謹而螭攀龜負之碑剝落埋沒於莓苔塵土之中亦無徵焉則殆將若郭崇韜之汾陽王矣令公之後孫大一訪余於箕城任所叙宗誼而陳世德曰惟我一派落此西土者厥惟久哉昔我名祖典書公當我 太祖敍業之日有盟府記常之勳錫之以分茅胙土褒之以崇班峻秩而逮至我 世宗朝引年謝事退休于此至有 賜湖之寵時胤子翰林公歷歇清華而陳情乞歸養 上嘉其志 特除安陵宰俾遂便養公閱十三年而終焉 朝家致庀葬之禮故封築之形于今猶有存者此以知爲公墓之所在也翰林公之葬亦云祔于前而翰林公之子若孫自此以降世代寢遠兵燹屢起子姓陵替先列將晦則吾族祖東峻東柱生於十世之後惟是之懼以求永圖而東柱未就而先沒今東峻興東柱之弟東楫繼又倡議于諸族鳩材伐石而我祖之隱德茂實難可稽考循其塋域窮搜埋

誌亦無見得則又未免爲因循之歸矣其後宗黨有斗采者居於安州未曾預知而忽於宵寐有一長者衣冠甚偉儀度環瑋指示叅軍山一墳而告之曰此乃故典書公之墓前有石後有誌汝其驗哉斗采覺而異之即與宗姓憑其夢搜而搜之果得一片石而誌不見焉就亦石面所鐫刻者見之書以一等功臣某官某公某州人之墓云爾則吾先之墓土既晦而復顯豈非異事耶然去古未遠之時猶尚如此則亦安知他日既顯復晦之患不久而旋至耶肆我宗族方謀改樹石誌其事實而家乘茫昧史亦無傳言之及此豈不泚其賴乎遂以書石之事請余曰吾家古蹟只憑家庭間口傳故大略如斯而又在數事之可言者 恩賜之畓中爲土主横占而屬于官公之六世孫正郎公以此聞于 朝而復其舊而尚爲崔家庄且丁壬辰之亂正郎公執勒以從 宣廟自灣回鑾之日駐驆于家問曰汝祖之墳安在時人皆以拊脾之恩爲榮云子可以據此而爲之說以圖不朽乎余謝曰夫傳後之文集字片言苟失其眞則是誣其人也雖使立言君子據狀德之實而稱述猶以爲徵信之不足矧余搜聞淺見豈敢以無稽之辭誣人之先乎既以此辭而不得則今以得於公家者反覆夷考既曰公樹不世之功於我 朝而當時封爵之號不傳於世何也然又有茅土之分尚在肅川而世傳焉夫功在彝鼎崇報後世者苟非有大焉則不能也此則足徵於無窮矣且云正郎公以島夷之亂扈 聖之勞獨漏於鐵券者豈正郎公以原從見錄而然耶今不可詳而獨異夫去公數百年所後承不卞其某墳爲某祖之葬而乃以夢應始得重闡則豈公之厚德克護神人之助耶今於銘墓之文公之先系公之實蹟未能序次而發揮豈特未準其格之歟而已文獻之不足亦可慨已公諱龍起生于麗末卒于我 世宗朝官止戶曹典書子伏波發軔翰苑終于牧使孫廣河闡武科官叅軍而止曾孫淵根亦以叅軍階終焉有子四人漢潾漢澄漢弼是也長房生一子倫 贈判書仲房生二子儀興像季房生一子仲次房生一子休而後有兵曹正郎汝翰及汝溟金益新即倫之子與婿也龜齡龜年吳守遠即儀之子與婿也麟瑞鶴瑞即像之二子也出身德龍及德崇彦龍仲之三子也僉正得龍休之一子也此爲公之六世而降以至今內外子孫其麗不億則多不能盡記亦可以見公之餘慶未艾也銘曰遠矣我崔肇自麗朝赫赫卿相厥緒遙遙逮于公世入我效勞名成身退於焉以遨肅寧之域檢山之陽杖屨之所衣冠之藏時移事往雲水俱白維海爲田維岸爲谷有墓于原幾年埋沒明靈感通孝孫契蘊有篆斯石得之于坎雲仍爭集乃愴乃憾爰謀爰諏以新其刻有守呵噤執樵以牧今雖四尺名公幽宅有 千秋行者必式

崇禎紀元後再己未六月日立

通訓大夫行平壤庶尹 崔尚鼎 撰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令 安 晟 書

進士 安正魯 篆

## 十二世 전서공 휘 용기

### 전서공 신도비문

관서지방 숙천부(肅川府)내에 이름난 집안이 있으니, 최씨는 해주에서 나왔다。우리 최씨는 시조가 세상에서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리우는 문헌공 최충(崔冲)의 후손이다。우리 집안은 비록 번성하여 세상에 많이 퍼졌지만、일

부는 강진·화순으로 남하하여 그 자취가 없어졌으니 말할 수가 없다。 또 일부는 강릉·홍천 등 동쪽으로 이주하였는데、 소식이 끊겨 그 대를 알 수 없게 되었다。 오직 숙천지방에 우거하는 최씨 일족만은 수백년이 지난 지금까지 자손이 번성하여 커다란 집안을 이루고 있다。

관서인으로 벼슬이 오래도록 이어지는 까닭은 그 선조인 전서공의 음덕이다。 전서공의 옛집은 숙천부 서쪽 검산(檢山)아래에 있었으니、 산의 서쪽 언덕에는 또한 공의 선영이 있다。 공의 자손들이 인근에 많이 흩어져 살아 조상을 매우 정성껏 모셔 왔지만、 이반구부비(螭攀龜負碑 : 거북의 등위에다 비를 세우고 그 위에 교룡의 머리를 장식하였다)의 글자 획이 깎여 없어지고 돌조각이 떨어져 이끼와 진흙 속에 묻혀 흔적도 없어졌다。 당나라 때에 분양왕(汾陽王)에 봉해졌던 곽자의(郭子儀)의 무덤과 같이 될 지경이었다。 그래서 공의 十二대손인 대일(大一)이 나의 임지인 평양으로 찾아와 우리 집안의 우의와 세덕(世德)을 말하면서、

「우리 해주 최씨의 일파가 이 관서지방으로 낙향한 지도 벌써 오랜 세월이 지났습니다。 옛날 우리의 이름난 조상 전서공(典書公)은 우리 태조 임금께서 창업하실 때에 공훈이 높아 충훈부 기록에 실리고 높은 위계와 벼슬을 받았습니다。 세종 임금 때에 이르러 연로하여 벼슬을 버리고 이곳에 와서 지내며、 이 땅을 하사받는 은총까지 받으셨읍니다。 장남인 한림공(翰林公)이 중한 벼슬을 역임하다가 귀향하여 부모 봉양하기를 청하자、 임금께서 그 뜻을 아름답게 여겨 특별히 안주(安州 : 숙천부 북쪽에 있다)목사(정三품)에 제수하시어 어버이를 편히 봉양하도록 해주셨읍니다。

공이 이곳에서 十三년을 사시다가 돌아가시니、 조정에서 예를 갖추어 장사지냈읍니다。 봉분의 형태가 지금까지도 남아 있어 공의 묘소인 것을 알 수 있습니다。 한림공도 여기에 장사지내고、 그 앞에 한림공의 아들과 손자인 참군(叅軍)도 함께 장사지내니、 후세 사람들이 참군산(叅軍山)이라고 불렀습니다。 그러나 이로부터 여러 세대가 내려오며 그간 전쟁이 자주 일어나고 후손들도 차츰 쇠퇴해져서、 우리 조상의 묘역이 희미해졌읍니다。

그래서 공의 十대손인 우리 집안의 어른 동준(東峻)·동주(東柱)가 이 일을 걱정하고 봉분을 영구히 보존할 계획을 세웠지만、 일을 시작하기 전에 동주가 먼저 죽었읍니다。 그래서 동준이 동주의 아우인 동즙(東楫)과 함께 집안의 여러 사람들을 설득하고 이 일에 착수하였습니다。 돈을 모으고 빗돌을 다듬었읍니다。 그러나 우리 조상의 음덕이 크다고는 하지만 상고하기가 어려웠습니다。 묘역(墓域)을 돌아다니며 땅속에 파묻힌 지석(誌石)을 찾아내려고 하였지만 발견할 수가 없었습니다。 그래서 아무런 일도 못하고 돌아왔습니다。

그런 뒤에 안주에 사는 공의 十대손인 두채(斗采)가 일찌기 아무런 내용도 모른체로 밤중에 자고 있었는데、 풍채가 늠름하고 의관(衣冠)이 의젓한 한 장자(長者)가 나타나 참군산의 한 묘(墓)를 가리키며 말하기를、「이것이 바로

전서공(典書公)의 묘이다。앞에는 돌이 묻혀 있고 뒤에는 지석(誌石)이 묻혀 있으니、네가 그것들을 찾아보라」고 하였습니다。두채가 꿈에서 깨어나 이상히 여기고、즉시 집안 사람인 빙(憑)과 함께 꿈에서 가리킨 곳을 찾으니、과연 돌 한 조각과 글씨가 잘 뵈지 않는 지석(誌石)이 나타났습니다。돌바닥에 새겨진 글을 보니 「일등공신(一等功臣)」 아무 벼슬 아무개 공 아무 고을 사람의 묘」라고 쓰여 있었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우리 선조의 묘였읍니다。땅속에 묻혀 있었던 것이 다시 드러났으니、어찌 이상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그리 오래지 않은 옛날 봉분인데도 이렇게 되었으니、장차 다시 묘를 잃게 될는지 어찌 알겠습니까? 뒷날에도 잘 알 수 있도록 우리 문중에서 비석을 다시 세우고 이런 사실을 잘 기록하기로 의논하였습니다만、가승(家乘)에 사적이 기록되어 있지 않고 전해오는 말도 없었습니다。형편이 이렇고 보니 어찌 이마에 땀이 나지 않겠습니까?」라고 하더니、드디어 이러한 사정을 비석에 써 달라고 나에게 청하며 다시 말하였다。

「우리 집안의 옛 사적은 다만 집안간의 구전(口傳)에 의한 것이다。대략 이 정도일 뿐입니다。그리고 몇가지 더 말할 만한 것이 있습니다。

공신의 상으로 하사받은 전답 가운데 지방 토호에게 빼앗기고 관청에 귀속된 것들을 공의 六대손인 정랑공(正郎公)이 조정에 아뢰어、다시 예전대로 최씨 문중에 회복하였습니다。또한 임진왜란을 당하자 정랑공이 왕의 말고삐를 잡고 호종(扈從)하였는데、선조 임금께서 의주에서 환궁할 때에 우리 최씨 종가에 잠시 머무셨읍니다。이때 임금께서 〈너의 조상 묘소가 어디 있느냐?〉 물으셨읍니다。당시 사람들이 모두 무료을 치면서 그 은혜를 영광스럽게 여겼습니다。당신께서 이런 이야기들에 의거하여 자손 대대로 없어지지 않을 비문을 지으실 수 있겠습니까?」

내가 그 말을 듣고 사양하며 말하였다。

「후세에 전하는 글이 한 글자 한 마디라도 진실을 잃는다면、사람을 속이는 짓입니다。비록 훌륭한 글을 짓는 군자로 하여금 가장(家狀)에 의거하여 그 덕을 칭술케 하더라도、오히려 그 신실함을 징험하기엔 부족할 것입니다。하물며 나는 듣고 본 것이 적으니、어찌 근거없는 말로써 남의 조상을 속이겠습니까?」

이러한 말로 사양하였지만 어쩔 수 없이 비문을 맡았다。그래서 공의 집안에서 얻은 내용들을 거듭 살펴보고 이에 비문을 짓는다。

공은 우리 조정에 불세(不世)의 공을 세워 당시 봉작(封爵)과 공신의 호를 받았지만、후세에 전해지지 않은 까닭은 무엇 때문인가? 공신전(功臣田)으로 받은 땅이 아직 숙천에 있어、대대로 전해오고 있다。공(功)이 이정(彝鼎)에 새겨 있어 후세에까지 높이 보답받으려면、참으로 큰 공을 세우지 않아서는 안된다。이것은 징험하기에 족하다。또한 정랑공이 임진왜란 때에 선조 임금을 호종한 공로가 있

건만, 홀로 공신록에서 빠졌다。 어째 정랑공의 이름이 원종공신(原從功臣)으로써 공신록에 보이지 않는가? 지금와서 자세히 알 수는 없지만, 이상한 일이다。 공이 죽은 지 수백년 지나면서 후손들까지도 분묘인지 분별하지 못했었다。 그 무덤이 어느 조상의 그러다가 꿈에 나타나 비로소 공의 묘소인 것이 밝혀졌으니, 이 어찌 공의 후덕(厚德)이 신인(神人)의 도움을 입게한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이제 비문을 지으면서 공의 선계(先系)와 공의 실적을 차례 차례 밝히지 못하고, 특히 격식에 준하지 못함을 탄식할 뿐이고。 또한 문헌이 부족한 것을 탄식할 뿐이다。

공의 휘는 용기(龍起)이니, 고려 말엽에 태어나 조선 세종 때에 돌아가셨다。 벼슬은 호조(戶曹)전서(典書)에 그쳤다。 공의 아들 복파(伏波)는 한림(翰林 : 예문관 검열, 정九품)에서 시작하여, 목사(牧使)로 마쳤다。 손자 광하(廣河)는 무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참군(叅軍 : 정七품)에 그쳤다。 증손자 연근(淵根)도 또한 참군 벼슬로 끝났다。 참군공은 아들 넷을 두었으니, 한린(漢潾)·한담(漢淡)·한징(漢澄)·한필(漢弼)이다。 장남 한린이 아들 하나를 낳으니 윤(倫)인데, 호조판서로 추증되었다。 二남 한담은 아들 둘을 낳으니, 의(儀)와 상(像)이다。 三남 한징은 아들 하나를 낳으니, 종(仲)이다。 四남 한필도 아들 하나를 낳으니 휴(休)이다。

병조 정랑 여한(汝翰)과 여명(汝溟)및 김익신(金益新)은 윤(倫)의 아들과 사위이다。 구령(龜齡)·구년(龜年)과 오수원(吳守遠)은 의(儀)의 아들과 사위이다。 인서(麟瑞)와 학서(鶴瑞)는 상(像)의 두 아들이다。 출신(出身)덕룡(德龍)과 덕숭(德崇)·언룡(彦龍)은 중(仲)의 세 아들이다。 첨정(僉正) 득룡(得龍)은 휴(休)의 아들이다。

이들이 공의 六대손이니, 그 이후 지금까지의 내·외 자손의 수는 너무나 많아서 다 기록할 수가 없다。 이 또한 공의 여경(餘慶)이 그치지 않음을 볼 수 있다。 이에 명(銘)을 짓는다。

멀도다, 우리 최씨 집안이여
고려조부터 시작되었네。
三공·六경으로 빛나는 공 세워
그 실마리 길게 이어졌어라。
공(公)의 대에 내려와서
우리 왕조에 공훈을 세워、
명성 떨치고 물러나
한가로이 노닐었네。
숙천 땅
검산 남쪽에、
지팡이와 짚신을 멈추고
의관을 감추었네。
때때로 옮겨 가는
구름도 물도 모두 맑아、
바다가 밭이 되고
언덕이 골짜기 되네。

산택에 묘가 있었지만
몇년 동안 땅속에 파묻혔었지。
밝으신 신령 감통하여
효성스런 후손들 예를 갖추었네。
이 빗돌에 전자(篆字)를 새기고
세울 자리를 정하니、
후손들 구름처럼 다투어 모여들어
슬퍼하고 탄식하였네。
의논하고 길일을 택해
새로이 비문을 새기니、
이곳을 지켜 나무꾼들 꾸짖고
소 치는 아이들 발길도 막으리라。
이 빗돌이 비록 녁 자 밖에 안되지만
이름난 공의 유택이라、
천년 지나도록
길 가는 이들 본받을진저。

숭정(崇禎：명나라 마지막 황제 의종) 기원후 재기미(再己未：一七三九) 六월 일에 세우다。
통훈대부 행(行)평양(平壤)서윤(庶尹) 최상정(崔尚鼎) 짓다。
통훈대부 행(行)사헌부 장령(掌令) 안성(安晟) 쓰다。
진사(進士) 안정로(安正魯) 전서(篆書)쓰다。

縣監公派

## 十五世 縣監公 諱 塙

保寧縣監諱塙墓碣文

公諱塙字呂上海州人也生世宗八年丙午官通訓大夫保寧縣監始祖海東夫子諡文憲公十四世孫也家傳忠孝世襲爵諡奕葉茂閥著於國乘炳如日星考諱萬理官通政大夫集賢殿副提學祖諱荷官奉列大夫禮賓寺少尹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曾祖諱安海官嘉靖大夫漢城尹子諱昌孫官承文院校理孫諱璹官通訓大夫旌善郡守曾孫諱希慶官通訓大夫刑曹佐郎高孫長諱遇官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潭陽府使次諱瀕官通德郎子諱瑛官務功郎司憲府執儀五代孫長諱有建官通政大夫高原郡守次諱有立官訓練奉事次諱有成官通德郎次諱有洪官通政大夫司僕寺正次諱世昌官通德郎子姓多不盡錄乙丑九月十八日卒午坐配淑夫人延安金氏父諱調雙封嗚呼舊有墓碣年久頹廢未及識別後裔齎恨故今玆改竪

一九七二年(壬子)二月 日

十七代孫 祥炫 撰

# 十五世 현감공 휘 각

## 보령현감휘각묘갈문

공의 휘는 각(塙)이요、자는 여상(呂上)이니 해주인이다。세종八년丙午(一四二六)에 낳으시고 벼슬은 통훈대부보령현감이었다。해동공자라 일컫는 문헌공의 十四세손이다。집안의 충과 효가 전해지고 대대로 벼슬과 시호를 이어받고 그 문벌이 번성하여 국사에도 이름이 났으며 해와 별처럼 빛난 가문이다。

부친의 휘는 만리(萬理)니 집현전 부제학을 지냈고 할아버지의 휘는 하(荷)니、봉열대부(奉列大夫) 예빈시(禮賓寺) 소윤(少尹)을 지냈고 증조의 휘는 안해(安海)이니、가정대부(嘉靖大夫) 한성윤(漢城尹)을 역임하셨다。아들은 창손(昌孫)이며 벼슬은 승문원교리(承文院校理)를 역임하셨고 손자는 숙(璹)이니、벼슬은 통훈대부 정선군수(旌善郡守)였다。

증손은 희경(希慶)이니、벼슬은 통훈대부 형조좌랑(刑曹佐郎)이시다。

고손의 맏이는 우(遇)니、관은 통정대부 승정원좌승지(承政院左承旨) 담양부사(潭陽府使)를 지냈고 또 고손은 예(瀎)이니、벼슬은 통덕랑(通德郎)이고 그의(瀎) 아들은 영(瑛)이니、벼슬은 무공랑 사헌부집의였다。

五대손의 맏이는 유건(有建)이니、관은 통정대부 고원군수였고 다음은 유립(有立)이니、벼슬은 훈련봉사이고 다음은 유성(有成)이니、통덕랑이고 또 다음 유홍(有洪)은 벼슬이 사복시정이었다。또 다음은 세창(世昌)으로 통덕랑이니、다섯분은 승지공 우(遇)의 소생이시다。그밖에 후손은 미쳐 다 기록치 못한다。을축(一四四五年)九月十八日에 돌아가시고 묘지는 송탄시 도일동 여자골 북향쌍봉이다。

배(配)는 숙부인 연안김씨(延安金氏)이시고 휘조(諱：調)의 따님이시다。

슬프다。원래 묘갈이 있었는데 오랜 세월에 쇠퇴하여 읽어 보기 어려워서 후손들이 항시 한이 맺혀 있는차에 이에 힘을 모아 개수하노라。

一九七二年(壬子)二月 日

十七代孫 祥炫 지음

# 十六世 諱 昌孫

## 承文院校理公昌孫墓碣文

公諱昌孫字謙謙海州人生天順癸未中丙辰生員及文科始祖即海東夫子文憲公也家傳忠孝世襲爵謚奕葉茂閥著於國乘炳如日星考通訓大夫保寧縣監諱塙祖通政大夫集賢殿副提學諱萬理曾祖奉列大

夫禮賓少尹諱荷外祖通政大夫僉知中樞府院事李伯倫本驪興配朔寧崔氏縣監哲山女生一男二女男璹中癸酉進士通訓大夫旌善郡守娶固城李氏判決事偉女女長適蘇世榮次適李混諸孫皆幼不盡錄正德己卯九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七其年十一月葬于陽城所古里酒瓮橋乾坐之原

嗚呼舊有墓碣失於兵禍爲後裔齎恨故今玆重竪

歲壬午仲春下浣　十五世嗣孫　秉元

十六世孫　光燮　謹書

## 승문원 교리공 창손 묘갈문

공의 휘는 창손(昌孫)이고 자는 겸경(謙謙)이니, 해주 사람이다。천순(天順：명나라 英宗의 연호, 一四五七—一四六四) 계미년(一四六三)에 태어나 병진년(一四九六)에 생원시(生員試)및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

시조는 해동부자(海東夫子) 문헌공이니 집안에 충효(忠孝)가 전해지고 대대로 벼슬과 시호를 이어 받았다。그 문벌이 번성하여, 국사에서도 이름 났으며, 마치 해와 별처럼 빛났다。부친은 통훈대부 보령현감 휘 각(塙)이며, 조부는 통정대부 집현전 부제학(정三품) 휘 만리(萬理)이다。증조는 봉렬대부(奉列大夫：정四품) 예빈시(禮賓寺) 소윤(少尹：정四품) 휘 하(荷)이다。외조부는 통정대부 첨지중추부사(정三품) 이백윤(李伯倫)이니, 본관은 여흥(驪興)이다。부인은 삭녕(朔寧) 최씨이니, 현감 철산(哲山)의 딸이다。

공은 아들 하나 딸 둘을 두었는데, 아들 숙(璹)은 계유년(一五一三) 진사시(進士試)에 급제하여 통훈대부 정선군수를 지냈으며, 고성 이씨 판결사(判決事) 위(偉)의 딸에게 장가들었다。장녀는 소세영(蘇世榮)에게 시집갔으며, 차녀는 이혼(李混)에게 시집갔다。여러 손자들은 모두 어려서 다 기록하지 않는다。

정덕(正德：명나라 武宗의 연호, 一五〇六—一五二一)기묘년(一五一九) 九월 十八일에 죽으니, 향년 五十七살이었다。그해 十一월 양성(陽城) 소고리(所古里) 주응교(酒瓮橋) 동남향 언덕에 장사지냈다。

오호, 예전에 묘갈이 있었지만, 전쟁통에 다 없어졌다。이것이 후손들에게 한이 되었으므로 지금 여기에 다시 묘갈을 세운다。

임오년 二월 하순에,

十五세 사손(嗣孫) 병원(秉元)

十六세손 광섭(光燮) 삼가 쓰다。

佐郎公派

# 十五世 佐郎公 諱 靖

佐郎公墓碣銘

典翰 崔淑生 撰

公諱靖字望之生於己酉中癸酉司禹甲戌文科歷官禮曹佐郎麟蹄縣監至司憲府監察成化丙戌三月二十七日卒年三十八葬于陽城天德原娶驪興李氏僉知中樞院事伯倫女生二子長曰文孫次曰昌孫李氏宣德庚戌十二月己未生三十七而寡率二子寒居敎養甚勤長中丙午司馬官至孟山鎭岑等縣監季中丙辰文科官至黃海都事承文校理等職皆克紹家聲赫赫在李氏目前子孫衆盛何其榮也弘治乙丑三月二十五日終其年八月庚申葬于先塋下銘曰官不高年不壽天其以餘遺後耶不然何其子孫之盛耶其將繩繩而久者邪 公高麗太師中書令文憲公諱冲十三代孫我 世宗朝副提學公諱萬理次子也公墓舊有短碣立於正德二年二月典翰崔淑生撰碣文年久傷折 崇禎後三辛丑易以新碣仍載舊文其文曰 公諱靖字望之孤竹人也生於己酉中癸酉司馬甲戌春中文科歷官至通德郎司憲府監察成化丙戌三月二十七日卒年三十八葬于陽城天德之原娶驪興李氏生二子長曰文孫次曰昌孫李氏宣德庚戌十二月己未生年三十七而寡率二子寒居敎養甚勤長中丙午司馬官至鎭岑縣監季中丙辰文科官至黃海都事皆克紹家聲赫赫在李氏目前子孫衆盛何其榮也弘治乙丑三月二十五日終于文孫任所其年八月庚申葬于先塋之下文孫娶縣監朴士英之女生三男三女長曰巑娶判官金世權之女次曰瓊中辛酉司馬娶李孝宗之女生一男次曰璿幼女長適姜龜元生三男一女次適李環生一男一女次適崔漢宗生一男皆幼昌孫娶縣監崔哲山之女生男女男曰璿幼女未笄銘曰官不高年不壽天其以餘遺後耶不然何其子孫之盛耶其將繩繩而久者耶噫今去前日立石之時至於三百餘年遺烈尚傳此石之久又未知幾百年千載之後庶幾其不泯也

崇禎紀元後三辛丑二月 日

九代孫進士 弘中 撰

十代孫生員 道彦 書

# 十五世 좌랑공 휘 정

좌랑공 묘갈명

전한 최숙생 지음

공의 휘는 정(靖)이고 자는 망지(望之)이니 기유년(一四二九)에 태어나 계유년(一四五三)사마시(司馬試)와 갑술년(一四五四)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 벼슬은 예조좌랑(정六품)·인제현감(종六품)을 거쳐 사헌부 감찰(정六품)에 이르렀으며、성화(成化：명나라 헌종의 연호、一四六五—一四八七) 병술년(一四六六) 三월 二十七일에 죽었다。 나이 三十八살이었으니、양성(陽城) 천덕원(天德原)에 장사지냈다。

공은 여흥 이씨 첨지중추원사(정三품)백륜(伯倫)의 딸에게 장가들어 두 아들을 낳았는데, 장남은 문손(文孫)이고 차남은 창손(昌孫)이다。부인 이씨는 선덕(宣德：명나라 선종의 연호, 一四二六—一四三五) 경술년(一四三〇) 十二월 기미일에 태어나 三十七살에 홀몸이 된 뒤에 두 아들을 데리고 가난하게 살면서도 매우 부지런히 글을 가르쳤다。

장남은 병오년(一四八六) 사마시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맹산(孟山)。진잠(鎭岑)현감에 이르렀으며, 차남은 병진년(一四九六)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황해도사(黃海都事：종五품)·승문원 교리에 이르렀다。모두들 집안의 명성을 잘 이어받아 더욱 빛내었으며, 이씨부인 생전에 자손이 번성하였다。어찌 이리도 영화스럽던가。이씨 부인은 홍치(弘治：명나라 효종의 연호, 一四八八—一五〇五) 을축년(一五〇五) 三월 二十五일에 죽어 그해 八월 경신일에 선영 아래 장사지냈다。그래서 이렇게 명(銘)을 지었다。

벼슬이 높지도 않았고
목숨이 길지도 않았으니,
하늘이 그 남은 벼슬과 목숨으로
후손에게 남겨 주시려 했던가。
그렇지 않으면 그 자손들이
어찌 그리도 번성하였던가。
대를 잇고 이어
오래 전해지단 말인가。

공은 고려조 태사 중서령(中書令) 문헌공 휘 충(沖)의 十三대손이며, 우리 조선조 세종 때의 부제학공 휘 만리(萬理)의 차남이다。공의 묘에는 예전에 작은 묘갈(墓碣)이 정덕(正德：명나라 무종의 연호) 二년(一五〇七) 二월에 세워졌다。전한(典翰：종三품) 최숙생(崔淑生)이 묘갈문을 지었는데, 세운 지 오래되자 상하고 깨어져, 숭정(崇禎：명나라 의종의 연호, 一六二八—一六四四)후 세번째 신축년(一七八一)에 새로운 빗돌로 바꾸고 예전의 묘갈문을 그대로 실는다。그 문장은 이렇다。

공의 휘는 정(靖)이고 자는 망지(望之)이니, 고죽(孤竹：해주) 사람이다。기유년(一四二九)에 태어나 계유년(一四五三) 사마시와 갑술년(一四五四) 봄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이 통덕랑(정五품)·사헌부 감찰(정六품)에 이르렀는데, 성화 병술년(一四六六) 三월 二十七일에 죽었다。나이 三十八살이었는데, 양성(陽城) 천덕원(天德原)에 장사지냈다。

공은 여흥 이씨에게 장가들어 두 아들을 낳았는데, 장남은 문손(文孫)이고 차남은 창손(昌孫)이다。이씨 부인은 선덕 경술년(一四三〇) 十二월 기미일에 태어나 나이 三十七살에 홀몸이 된 뒤에, 두 아들을 데리고 가난하게 살면서도 매우 부지런히 글을 가르쳤다。

장남은 병오년(一四八六) 사마시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진잠 현감에 이르렀으며, 차남은 병진년(一四九六)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황해도사에 이르렀다。모두 집안의 명성을

잘 이어받아 더욱 빛내었으며, 이씨 부인 생전에 자손이 번성하였다. 어찌 이리도 영화스럽던가. 이씨 부인은 홍치을축년(一五〇五) 三월 二十五일에 문손의 부임지에서 죽어, 그해 八월 경신일에 선영 아래에 장사지냈다.

문손(文孫)은 현감 박사영(朴士英)의 딸에게 장가들어 三남 三녀를 낳았다. 장남 헌(瓛)은 판관(종五품) 김세권(金世權)의 딸에게 장가들었으며, 차남 경(瓊)은 신유년(一五〇一) 사마시에 급제하여 이효종(李孝宗)의 딸에게 장가들어 一남을 낳았다. 三남은 선(璿)은 아직 어리다. 장녀는 강구원(姜龜元)에게 시집가서 三남一녀를 낳았고, 차녀는 이환생(李環生)에게 시집가서 一남一녀를 낳았으며, 三녀는 최한종(崔漢宗)에게 시집가서 一남을 낳았는데 모두 어리다.

창손(昌孫)은 현감 최철산(崔哲山)의 딸에게 장가들어 一남一녀를 낳았는데, 아들 도(璹)는 아직 어리고 딸도 아직 비녀를 꽂지 않았다.

이에 명(銘)을 짓는다.

벼슬이 높지도 않았고
목숨이 길지도 않았으니,
하늘이 그 남은 벼슬과 목숨으로
후손에게 남겨 주시려 했던가.
그렇지 않으면 그 자손들이
어찌 그리도 번성하였던가.
대를 잇고 이어
오래 전해지단 말인가.

아아, 이제 옛날에 세웠던 비석을 없애려니, 삼백년 끼친 공렬이 아직도 전해온다. 이 비석도 얼마나 오래 전해질는지 알 수 없다. 몇백년일지, 천년 뒤에라도 없어지지 말진저.

승정 기원후 세번째 신축년(一七八一) 二월에
九대손 진사 홍중(弘中)은 짓고
十대손 생원 도언(道彦)은 쓰다.

# 十九世 月潭公 諱 滉

## 月潭公神道碑文

領相白沙 李恒福 撰

歲甲寅夏余以罪廢處盧原一日崔海川有源致幣與書而謂之曰先人銘事嘗有托於子矣今不幸吾之疾病矣子爲我圖之居數日家人以訃告又後月餘族弟有海蒐輯世系歷官及言行爲家狀以授余曰兄志也余喟然曰余以公郎屬受知最厚知公平生宜無若余詳取不諾而銘諸按狀公諱滉字彦明自號月潭崔出海州爲望族在麗朝中書令冲設九齋講道學一時人材咸華其門世號文憲公徒諱汝舟娶清州韓氏生公于嘉靖己丑生而多疾至十五猶不學一日忽自請於外舅韓脩曰願得一書從事於師韓奇其志以小學與之即徃李仲虎門受不過一行而通

宵不懈如是者三月而文義驟長戊午陞上庠丙寅捷文科丁卯丁內憂廬于墓下毁戚疑死及入史局兼筆惟直金誠一稱之癸酉遷注書尋陞工曹佐郎移正言甲戌爲海運判官歷刑兵曹佐郎慶尚道都事時當軍籍公一繩以法宿猾破膽丙子出爲遂安郡守清以檢身嚴以束下政成增秩俄入爲掌令郡人竪碑記德己卯以司藝爲御史暗行北關及還疏陳八事陞執義司諫在　朝亢亢敢言不撓朝廷亦以綱紀激揚之責歸公故三爲正言一爲掌令再爲執義司諫粵事勿欺而犯所在輒稱職庚辰擢同副承旨事以辨集時海西告饑　宣宗特拜公觀察使曰予愛民之心卿所素知卿莅職之才予亦知之公到官櫛垢爬痒勤宣荒政民賴以醒秩滿以右副承旨召還夏　特陞嘉善轉都承旨刑兵曹參判朝京天朝故事千官序立僧道次之外國使臣又次之公却立正言不肯齒遂進其班還又拜都承旨遷禮曹參判司諫院大司諫吏曹參判兼　經筵弘文館副提學乙酉爲大司諫初全州盜汝立浮慕栗谷至引重於鄒孟後乃變說以自媚於時及徐益疏陳其奸因舉汝立抵栗谷書以暴其前後之異於是臺諫攻益至言贊揚李珥本行言無據公乃言遂執攀援以資發身則公心奉國者所宜痛絶也及聞汝立簡辭刖心迹隨勢變遷朝野傳笑曾謂諫官而獨不知耶而乃曰行言無據是護汝立而欺心也同僚因此益引嫌自明　宣宗曰崔某之言眞而平正爾等當服其言七月爲吏曹參判十一月特拜資憲爲漢城府判尹丙戌判刑曹戊子朝　京時脚腫不良行臥床赴　闕禮頓絶　天朝之人咸言外國有盛臣己丑宗系得正　宣宗曰始議此事朝議異同崔某力言當請克成大事其加正憲後又　賜名馬公早有聲望自少所歷無非要顯至論汝立姦狀朝議不說因此沉屈及汝立謀反伏誅舉朝皆曰曲江先見遂長憲府裁抑矯激人賴以全庚寅　特陞崇政爲議政府右贊成俄判吏曹因榮光國平難兩勳得推　恩三代於是　贈監察公爲吏曹參判都正公爲兵曹判書郡守公爲領議政壬辰之亂公扈　駕至東坡驛　宣宗見公子有源引入　帳殿自解佩刀以賜至平壤　命公陪中殿到价川仍陪　世子嬪將入江界道中若痢留滯熙川其年九月入朝義州疏陳七榮後因登對勸　上日勤三接採納羣策以期恢復癸巳以檢察使括兵轉運秋車駕駐海州公又陳五策　上曰某愛國之忠至矣十月扈　駕還都丙申還拜贊成兼　世子貳師其判禁府也湖西盜夢鶴敗斬支黨連逮應絞者百餘人公曰此必傷天心皆減死論時有郎吏竊言曰崔某樹德如此後世其興乎庚子兼知　經筵癸卯考終于第春秋七十五　上吊祭如儀難後禮葬之儀因廢不擧　上特命復舊以是年十月與夫人合葬于廣州丙午十月遷于豊德靈井里公天姿剛方早遊履素之門後聞南冥入京執贄請見南冥器之及退溪之至亦被引接先議政在郡病劇公嘗糞斷指鄉人議上其事事將旌閭公驚大言人子爲親爲所當爲敢市於孝也持之甚力衆乃止平生事叔母如事母一味之嘉先進而後己將朝必拜不懈益虔柳參議祖訒常曰孝如崔某而世不盡知朋友之恥也再朝　燕京囊無一物衆胥灑然遺難以衆每與薦紳語及時事淚與聲下衣帶盡濕斯可謂蹇蹇王臣矣以功封海城君後　贈領議政生二男三女一有源大司憲二有濟不幸卒

正宗丁巳有刊年譜序文曰東方之儒學始倡於文憲崔公而傳於世者惟九齋之名而已其後世有名德而麗代文獻無稽逮我　朝有月潭公官至二相爲國盛臣而亦無論著之傳後者只有年譜一卷藏于家今其遠孫永寬將入梓賫到漢京示良浩請弁首之辭謹按公生于　穆陵盛際登高科躋峻班言論事功必多表顯者而試取年譜中所載考之則其奉使　皇朝也見縉徒之序右班却立不就闕異守正之論見稱於中國

及入諫省也預言汝立之奸必至甸國至不容於僚席逮壬辰扈駕至興義驛事出蒼皇將有埋置廟社主之擧公大言折之遂寢其議至丙申通信倭國也公抗言倭與我不可共戴天也今玆通使雖出黽勉權宜而號以通信斷然不可無已則寧稱以跟隨丹使也讜言正氣至今凜然觀此數事可見公平生操守之正識見之高若夫會典請來之咨庚寅按獄之勞雖至於策名鐵卷而在公猶爲疏節也至若龍灣時書啓多有嘉謨遠猷而惜乎未盡施行也良浩嘗述九齋碑若記雅慕文憲公倡學之功而歎後承寢微矣今於月潭公立朝之蹟亦可見文憲之遺風餘韻焉凡爲崔氏之後者欲法文憲盍先以月潭爲師乎

原任吏曹判書兼大提學 洪良浩 撰

## 十九世 월담공 휘 황

### 월담공 신도비문

영의정 백사(白沙) 이항복(李恒福) 짓다

〔이 신도비문이 〈白沙集〉에는 「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左贊成贈領議政海城府院君崔公碑銘」이라는 제목으로 실려 있다。〕

갑인년(一六一四) 여름에 나는 죄를 짓고 노원(蘆原)으로 쫓겨나 살고 있었는데, 하루는 해천(海川) 최유원(崔有源)이 폐백과 글을 가지고 와서 말하였다。

「선인(先人)의 명(銘)을 일찌기 선생에게 지어 달라고 맡겼었는데, 이제 불행히도 내가 병들었읍니다。선생이 나를 위하여 지어 주십시요。」

그로부터 몇일 뒤에 집사람이 해천이 죽었다는 소식을 알려왔다。또 그로부터 한 달 남짓 뒤에 족제(族弟) 유해(有海)가 세계(世系)와 벼슬·경력과 언행(言行) 일체를 수집하여 가장(家狀)을 만들어 가지고 와서 나에게 주며,

「형님의 뜻입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내가 서글피 탄식하며 말하였다。

「나는 공의 낭관으로서 공으로부터 가장 많은 인정을 받았다。평생 공을 아는 데에 나만큼 자세한 사람이 없으므로 허락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그래서 그가 가져온 가장을 살펴보고 명을 지었다。

공의 휘는 황(滉)이고 자는 언명(彦明)이며, 자호는 월담(月潭)이다。최씨는 해주에서 나와 우러러볼 만한 가문이 되었다。고려조 중서령 충(冲)이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고 도학을 강하자, 일시에 인재들이 모두 그 문호로 모여들었다。세상에서는 이들을 문헌공도(文憲公徒)라고 하였다。

휘 여주(汝舟)가 청주 한씨에게 장가들어 가정(嘉靖：명나라 세종의 연호, 一五二二—一五六六) 기축년(一五二九)에 공을 낳았다。공은 나면서부터 병이 많아서 十五살이 될 때까지도 글을 배우지 않았다。하루는 갑자기 외삼촌 한수(韓脩)에게 스스로 청하며,

「책 한 권을 얻어서, 스승님을 따라 배우고 싶습니다」라고 말하였다。 한수가 그의 뜻을 기이하게 여겨, 〈소학(小學)〉 한 권을 그에게 주었다。 그랬더니 곧장 이중호(李仲虎)의 문하에 나아가 글을 배웠다。 한 줄에 지나지 않는 것을 배워도 밤새도록 계을리하지 않고 다시 익혔다。 이렇게 석달을 공부하자, 문장이 크게 나아졌다。 무오년(一五五八)에 성균관에 들어가, 병인년(一五六六)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 정묘년(一五六七)에 모친상을 당하여 묘 아래에 여막을 짓고 몸을 몹시 상해가며 슬퍼하였는데, 거의 죽는 것 같았다。 그런 뒤에 사국(史局)에 들어가 사필(史筆)을 잡았는데 오직 곧게 기록하였다。 그래서 김성일(金誠一)이 칭찬하였다。

계유년(一五七三)에 주서(注書 : 정七품)로 옮겼다가 곧 공조 좌랑(정六품)으로 승진하였으며, 다시 정언(正言 : 정六품)으로 옮겼다。 갑술년(一五七四)에 해운판관(海運判官 : 정六품)이 되었다가 형조·병조 좌랑을 거쳐, 경상도 도사(都事 : 종五품)가 되었다。 그때 공이 군적(軍籍) 문제에 얽혀 있었는데, 법률을 공정하게 적용하여 교활한 자의[1] 간담을 서늘하게 하였다。

병자년(一五七六)에 지방으로 나아가 수안 군수가 되었는데, 몸가짐을 청렴하게 하고 부하 단속을 엄격하게 하였다。 업적이 두드러져 품계가 높아지자, 곧 조정으로 불려들어가 장령(掌令 : 정四품)이 되었다。 수안군 백성들이 불망비(不忘碑)를 세워, 공의 덕을 기록하였다。 기묘년(一五七九)에는 사예(司藝 : 정四품)로서 암행어사가 되어 북관(北關)지방의 민정을 살피고, 조정으로 돌아와서 여덟 가지 사정을 아뢰었다。 그리고는 집의(執義 : 종三품)·사간(司諫 : 종三품)으로 올랐다。

공은 조정에 있을 때에 바른 말을 꼿꼿하게 하면서 혼들리지 않았다。 조정에서도 또한 기강을 격양시키는 책임을 공에게 돌렸다。 그래서 공은 정언(正言 : 사간원 정六품)을 세 차례나 역임했으며, 장령(掌令 : 사헌부 정四품)을 한 차례 역임했고, 집의(執義 : 사헌부 종三품)와 사간(司諫 : 사간원 종三품)을 두 차례나 역임하였다。 「〈백사집〉에는 「대사간(大司諫 : 정三품)과 대사헌(大司憲 : 종二품)을 한 차례씩 역임하였다」는 구절이 더 끼어 있다」 말은 일을 오로지 하고 속이거나 죄를 범하지 않아, 공이 있는 곳마다 그 직(職)에 어울렸다。

경진년(一五八〇)에 동부승지(同副承旨 : 정三품)로 발탁되어, 힘을 다해 임금을 모셨다。 그때 황해도 지방에서 흉년이 들었다고 아뢰자, 선조(宣祖)임금께서 공을 특별히 황해도 관찰사로 제수하시면서 말씀하셨다。

「내가 백성 사랑하는 마음을 경(卿)이 평소에 잘 알고 있고, 경이 백성을 잘 다스릴 만한 재주가 있는 것도 내가 또한 잘 알고 있다。 공은 황해도에 도착하여 백성들의 더 려운 때를 벗겨주고 가려운 곳을 긁어주어, 기근에 시달리는 백성들에게 부지런히 정치를 베풀어서 백성들이 이에 힘입어 소생케 하라」 관찰사의 임기가 다 차자, 우부승지(右

副承旨)로 다시 불려들였다。

그해 여름에 특별히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 : 종二품)로 승진시켜 도승지(都承旨)로 전임시키고는、형조(刑曹)·병조(兵曹)참판(參判 : 종二품)에 임명하였다。중국 북경에 사신으로 갔는데、중국 고사에 의하면 백관들이 차례대로 서고、승려와 도사들이 차례로 서며、그 다음에 또 외국 사신들이 차례로 서게 되어 있었다。그런데 공이 이러한 차례를 받아들일 수 없다고 곧바로 말하여 드디어 그 반열에 나아가게 되었다。조선으로 돌아와 다시 도승지에 제수되었다가、예조 참판·사간원 대사간·이조 참판 겸 경연(經筵)·홍문관(弘文館)부제학(副提學 : 정三품)으로 옮겼다。

을유년(一五八五)에 대사간이 되었는데、처음에 전주(全州)의 역적 정여립(鄭汝立)이 허황되게 율곡(栗谷)을 사모하여 추맹(鄒孟)이라고까지 존중하더니、나중에는 말을 바꾸어서 당시 정권을 잡고 있던 동인(東人)들에게 아첨하였다。그래서 서익(徐益)이 정여립의 간사한 점을 상소하여 아뢰었는데、여립이 율곡에게 보낸 편지들까지 들어서 그 전후(前後)의 달라진 점들을 폭로하였다。그랬더니 대간(臺諫)에서는 서익을 공격하여 「율곡은 본래 언행에 근거가 없다」고 말하게까지 되었다。공이 이에 정세에 따라 부추기는 말을 하여 출세하는데 도움을 얻지 않았으니、공의 마음은 나라를 받드는 자들이 마땅히 본받아야 할 것이다。나중에 여립이 쓴 편지의 사연을 들으니 그의 마음이 정세에 따라 변천한 것이라、조정과 재야의 사람들이 전해가며 웃었다。일찌기 대관(臺官)에게 말하였는데、혼자 몰랐던가。「율곡은 본래 언행에 근거가 없다」는 대간의 말은 바로 여립을 옹호하려고 자기들 마음도 속인 것이다。대간의 동료들이 이러한 상소로 인하여 책임을 지고 사퇴하여、저절로 명백해졌다。그래서 선조(宣祖)임금께서도

「최 아무개의 말은 곧고도 공평하다。너희들이 마땅히 그의 말에 승복해야 할 것이다」

라고 말씀하셨다。그해 七월에 이조 참판이 되었다가、十一월에 특별히 자헌대부(資憲大夫 : 정二품)에 올라 한성부(漢城府)판윤(判尹 : 정二품)이 되었다。병술년(一五八六)에 형조 판서(정二품)가 되었다가、무자년(一五八八)에 중국에 사신으로 갔다。그때 다리에 종기가 생겨 제대로 걷을 수도 없었으므로 침상에 누워 대궐에 나아가 예(禮)를 마쳤는데、중국 사람들이 모두들

「외국에도 충신이 있구나」

라고 말하였다。기축년(一五八九)에 종계(宗系)가 바로잡히자 〔명나라 〈태조실록〉과 〈대명회전(大明會典)〉에 조선 태조가 고려 권신(權臣) 이인임(李仁任)의 아들이라고 잘못 기록되어 있어서、조선 조정에서는 二백년 동안이나 그 기록을 바로 고쳐달라고 요구하였다。그러다가 一五八四년에야 황정욱이 사신으로 가서 그 기록을 제대로 고쳤으며、一五八七년에는 유홍이 다시 들어가서 제대로 고쳐진 〈대명회전〉을 가지고 돌아왔다。一五八八년 五월에 선조 임금이 종묘에 나아가 종계(宗系)가 제대로 고쳐졌음

을 아뢰는 제사를 지냈다」 선조 임금이 말씀하셨다。

「종계 변무(辨誣)에 대하여 처음 의논할 때에、조정의 의논이 같지 않았다。그런데 최 아무개가 〈마땅히 (종계를 바로잡아 달라고 중국에) 청하자〉고 힘껏 말하여、이 큰 일이 이루어지게 되었다。그에게 정헌대부(正憲大夫:정二품)를 가자(加資)한다」

그 뒤에 또 명마(名馬)를 하사하셨다。

공은 일찍부터 명망이 있어 젊어서부터 거쳐온 벼슬들이 요직 아닌 게 없었다。여립의 간악한 죄상을 논할 때에는 조정의 여론이 공의 주장을 기뻐하지 않아、이로 인하여 한때 밀리기도 하였다。그러나 여립이 모반하다가 죽게 되자 온 조정이 모두 말하기를

「구부러진 강출기를 먼저 보았다」고 말하였다。드디어 사헌부의 수장(首長)이 되어、나쁜 일은 누르고 좋은 일은 격려하여 사람들을 온전하게 하였다。경인년(一五九〇)에 특별히 숭정대부(崇政大夫:종一품)에 올라 의정부 우찬성(右贊成)이 되었다가、곧 이조 판서가 되었다。이어 광국공신(光國功臣:종계 변무에 공을 세운 신하들에게 내린 훈작)과 평난공신(平難功臣:정여립의 난을 평정한 공신、최황은 三등공신이다。一五九〇년 八월 十五일에 선조 임금이 이들 二十二명에게 교서를 내리고 공신회맹제(功臣會盟祭)를 열었다)에 아울러 오르고、그 은전을 三대까지 미루어 받았다。그래서 감찰공(監察公:정六품)은 이조 참판(종二품)에 추증(追贈)되고、도정공(都正公:정三품)은 병조 판서(정二품)에 추증되었으며、군수공(郡守公:종四품)은 영의정(정一품)에 추증되었다。

임진왜란(一五九二)이 일어나자 공은 임금께서 피난가시는 행차를 따라갔다。동파역(東坡驛)에 이르렀을 때에 선조 임금께서 공의 아들 유원(有源)을 보시고 장전(帳殿)으로 불러들여 만나시더니、스스로 허리에 차셨던 칼을 풀러 내려 주셨다。평양에 이르자 공에게 명하여 중전(中殿)을 모시고 개천(价川)으로 가게 하였으며、그곳에서 이어 세자빈(世子嬪)을 모시고 강계(江界)로 들어가려 하였다。그러나 도중에서 이질에 걸려 괴로워하다가、희천에 머물렀다。그해 九월에 의주 행재소(行在所)에 들어가 일곱 가지 대책을 상소한 뒤에、이어 직접 뵙고 임금께 권하여、「날마다 부지런히 여러 계책들을 세번씩 접하여 채납하시고、빼앗긴 땅을 회복하도록 기약하소서」하였다。

계사년(一五九三)에는 검찰사(檢察使)가 되어 군사를 모으고 곡식을 운반했다。그해 가을에 임금의 행차가 해주에 머물렀는데、공이 또한 다섯가지 계책을 아뢰었다。임금께서

「아무개가 나라를 근심하는 충성이 대단하구나」하셨다。十월에 임금의 행차를 모시고 한양으로 돌아왔다。병신년(一五九六)에 다시 찬성(贊成:종一품)겸 세자(世子) 이사(貳師:종一품)에 제수되었다。그가 의금부(義禁府) 판사(判事:종一품)가 되었을 때에 호서지방의 역적 이몽학(李夢學)이 패하여 죽고、그 잔당들도 모두 잡혀서 백여명이나

교수형에 처해지게 되었다。 그러자 공이

「이러다가는 반드시 천심(天心)을 상하게 된다」면서 모두 죽음을 감해 주었다。 이를 논할 때에 어떤 낭관이 속으로 말하길、

「최 아무개가 이처럼 덕을 쌓으니、 후세에 반드시 흥할 것이다。」하였다。 경자년(一六〇〇)에 지경연사(知經筵事：정二품)을 겸하였다。 계묘년(一六〇三)에 집에서 세상을 마치니、 춘추가 일흔 다섯이었다。 임금께서 마치 의빈(儀賓)처럼 장사지내게 해주셨다。 임진왜란 이후 예법으로 장사지낼때에 의빈(儀賓)의 예는 폐하고 사용하지 않았는데、 이때 임금께서 특별히 명령하여 옛제도를 회복하게 하셨다。 이해 十월에 부인과 함께 광주(廣州)에 장사지냈다。 병오년(一六〇六)에 풍덕군(豊德郡)영정리(靈井里)로 옮겼다。

공은 타고난 몸가짐이 굳세고도 단정하였다。 일찌기 이소(離素)의 문하에 노닐다가、 나중에 남명(南冥：曺植)의 명성을 듣고는 서울에 들어가 폐백을 가지고 찾아가서 뵙기를 청하였다。 남명이 공을 인물로 여겼다。 퇴계도 공을 이끌어 만나보았다。

공의 선친 영의정공이 고을을 다스릴 때에 병이 매우 깊었는데、 공이 부친의 변을 맛보고 손가락을 잘라 그 피를 마시게 하였다。 고을 사람들이 의논하여 그 일을 나라에 아뢰고 효자의 정려(旌閭)를 받으려 하였다。 그러자 공이 깜짝 놀라서 크게 말하였다。

「사람의 아들된 도리로 어버이를 위하는 것은 당연하다。 내 감히 효(孝)를 팔랴?」

그러면서 힘껏 말리자、 사람들도 그만 두었다。 평생 숙모 섬기기를 마치 생모 섬기듯 하였다。 맛있는 음식이 생기면 먼저 바친 뒤에야 자기가 먹었다。 조정에 들어가려면 반드시 절하였는데、 조금도 게을러지지 않고 더욱 경건히 섬겼다。 참의 유조인(柳祖訒)이 늘 말하기를、

「최 아무개 같은 효자를 세상에서 다 알아주지 않으니、 친구의 수치이다」하였다。 두번째 북경에 사신으로 가면서도 보따리에 다른 물건이 없기에、 역관(譯官)들이 깜짝 놀랐다。 임진왜란을 겪은 이후로는 고관들과 말하다가 나라의 현실을 이야기하게 되면 눈물을 흘리면서 목소리를 낮추었다。 눈물로 옷이 다 젖었으니、 이야말로 충성스러운 신하라고 말할 만하다。

앞서의 공훈으로 해성군(海城君)에 봉해졌다가 나중에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 二남 三녀를 낳았는데、 장남 유원(有源)은 대사헌이고、 차남 유제(有濟)는 불행히도 일찍 죽었다。

정조대왕 정사년(一七九七)에 〈연보(年譜)〉를 간행하였는데、 그 서문은 이렇다。

우리 동방의 유학은 처음 문헌(文憲)최공(崔公)에게서 시작되었는데、 세상에 전해진 것은 오직 구재(九齋)의 이름뿐이다。 그 뒤 세상에 이름난 학자들이 있었겠지만、 고려시대 문헌이 없어 상고해볼 수가 없다。 우리 왕조에 이르러 월담공(月潭公)이 있었는데、 벼슬이 이상(二相·좌우찬성

종一품)에 이르렀다。나라를 위한 충신이었지만 전해지는 저술이 없었는데、나중에 보니 오직 〈연보〉 한 권이 그 집안에 간직되어 있었다。지금 공의 원손(遠孫) 영관(永寬)이 이 〈연보〉를 장차 간행하려고、서울에 와서 양호(良浩)에게 책을 보이고는 그 머리에 서문을 부탁한다。이에 내가 그 책을 살펴보았다。

공은 목릉성제(穆陵盛際：목릉은 선조 임금의 묘호인데 선조 시대에 문물이 가장 발달하였고、뛰어난 인물도 가장 많이 나왔다)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높은 벼슬에 올랐으며 바른 말하기에 힘써 그 공도 또한 많았다。결으로 드러난 것만 골라봐도 〈연보〉에 실린 것을 본다면、그가 중국에 사신으로 갔다가 중의 무리들이 외국 사신들보다 위에 있는 것을 보고는 물러나와 들어가지 않았다。이단을 물리치고 정학(正學)을 지켰다는 칭찬을 중국 사람들에게 들었다。

조선으로 돌아와서는 사간원에 들어가 벼슬하였는데、간신 정여립이 반드시 나라에 흉칙한 일을 저지를 것이라고 예언하여、동료들에게까지도 용납되지 못한 적도 있었다。

임진왜란 때에는 임금의 피난 행차를 모시고 흥의역(興義驛)에까지 이르렀다가、사태가 급박해지자 종묘·사직의 신주를 땅속에 묻자는 의론까지 일어났다。그때 공이 크게 소리치면서 반대하여、드디어 그 의론이 수그러들었다。

병신년(一五九六)에 왜(倭)나라에 통신사(通信使)를 보내려 하자、공이 반대하기를

「왜나라와 우리 나라는 한 하늘을 함께 이고 살 수 없다。지금 사신을 보내는 것이 비록 임시방편이라고는 하지만、〈통신사〉라고 이름붙이는 것만은 단연코 안됩니다。차라리 〈근수단사(跟隨丹使：跟 발뒤꿈치 근、跟隨는 뒤를 따라간다는 뜻이다)〉라고 이름해야 옳을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공의 바른 말과 정대한 기백이 지금까지도 추상같다。

이러한 몇가지 일만 보더라도 공이 평생 몸가짐을 바르게 하고 식견이 높았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왕실의 종계를 바로잡고 〈대명회전〉을 청하여 가져오게 한 일이라든지、경인년(一五九〇) 정여립의 반역 때에 심문하느라 수고한 일들이 비록 공신록에 이름 올라 있지만、공에게는 오히려 조그만 일일 뿐이다。임금께서 의주에 피난가셨을 때에 올린 서계(書啓) 가운데 훌륭한 계획이라든지 원대한 계책이 많았지만、모두 시행되지 못한 것이 아까울 뿐이다。

양호가 예전에 구재비(九齋碑)의 비문을 지으면서 문헌공의 유학을 창도한 공을 흠모하여 대략 몇 줄 기술하였다。무릇 최씨 집안에 후손된 자들은 문헌공을 본받고 월담공을 사표로 삼을진저。

원임(原任)이조 판서 겸 대제학 홍양호(洪良浩)는 짓다。

註 ① 최황이 창원에 와서 「군적의 검사와 감독하는 임무는 마땅히 한 고을에 명망이 두터운 사람에게 맡겨야 할 것이다」고 말하면서 조호익(曺好益)에게 군적의 감독을 맡겼는데、조호익이 책임껏 못하자 평안도 강동으로 귀양보냈다。조호익은 임진왜란 때에 의병대장이 되었다。

# 二十世 默守堂 諱 有海

## 疏

### 請誅任性之等疏

伏以士林者國家之元氣科擧者國家之命脉元氣受病則國家無以保存命脉一亂則國家從以危亡此古今已著之驗也昔漢錮天下士炎運即殄高麗紅粉榜王室旋覆明鑑不遠敢不祗畏也哉臣於今月十六日吏曹差以謄錄官臣即奔走供職與廣興奉事金揚善等同處一室初場製論三百餘張而或謄或查待明取呈一夜之間私俘出入者不知幾人而或書字次或書文頭與試官相通之狀易書之人莫不喧言十目難掩衆口難防臣仰屋長吁擊節慨然及聞科次則李用晉連姻者許稷占三下任性之所親者全弘道居二下下人竊議臣始知其果然矣臣不勝憤憤極口摘指則金揚善雖云時望之人亦曰子不知近來之事耶昨見一人則袖來京畿鄉試題論則顔杲卿受祿山金紫衣策則以笑爲問尚未設場題已行世京鄉何不同之有哉臣猶不信以爲不過浮薄子之浪言也及至十九日中場也多士盈庭表賦揭題則衆目睽睽以爲前日試官密出而行世者也有士人隣坐於任器之接中窺其私册有書表十餘首者咸以爲試官之私出而謄書一本遞於一場中請改出他則所書之題即出千百多士奮扇大笑有聲如雷試官者自知敗事不請而改又出他題一如士子之所言題之未出也士子咸曰應出宋朝群臣賀罷新法十八事天乃大雨表云未既書出則果是其題如是言之者至於六七度而試官所出者又皆若合符契一笑再笑人心大憤天知神知情狀昭著一人言其循私已足爲國家之賊況千百人之所言乎一人見其相應已無可掩之迹況千百人之所見乎一題用私已著奸人之術況六七題之如一者乎此誠千古所未有之大變也凡人之不顧利害只有萬一冀者乃士子決科之常情也到此地頭人皆切齒痛恨束手而坐爲試官者雖有自直之實既爲京華士林之所斥則亦當具有啓達席藁待罪之不暇而乃敢詐爲開諭開門驅出其中鄉仗不識凶計冒昧先出則名爲者亂而啓請因治其所以內行盜賊之計而上欺聖明之聰縱恣無忌以刑鉗口之情至此而極矣夫士者內修孝悌外懷忠義行盡於家而名達於鄉者也士林有道則風俗歸正人才蔚興國家元氣賴此而悠長矣士林喪氣則風俗日漓人才魯莽國家元氣由此而頓喪此古之帝王所以培養之扶植之固無所不至者也我國家二百年培養多士者夫豈如斯鄙鄙如此數三賊輩行私現露之後戮辱多士欺罔君父公然一至於斯誠可痛哭矣昔在乙卯年間任性之爲監試試官多受譯官等銀兩盡取無賴寒微之人國言籍籍朴鼎吉李偉卿雖曰渠等之者流亦極惡之欲爲論啓而止云臣聞其言而不深信至今日而推之則前日受銀明灼無疑而今日預出傳播者安知不受賄而然也此門一闢大利所關可坐而占故稍有廉恥者日至廢棄不識一字嗜利無恥者奔走納賂得高第叨美官定價而取如拾地芥無知嗜利之徒由此而盈朝則公論行乎生民安乎國家存乎他日膝於賊庭者必此日行私得第之人也聖上孤立於上而不知此賊之用私一至此極頓無科擧之公道者職此而始侈此非但一時之賊也實宗社萬世之賊也頃日尹善道等以先期出題皆謂爾瞻之所

爲不知此賊之徒乘機放手若不誅此人等貪邪無狀之罪則國家名器更無收拾之日將何以結人心而安國本耶前日數三儒臣之所言則皆出於傳聞不無失實無據之歸此則於千百所見聞之地肆然行私而現露則千百人莫非捕盜之一明證也渠雖欲遊辭巧飾將何以自列於天地之間乎非但此也兩度開門驅出多士之後只留與渠相通之人百餘盡使上置於中臺目見某人之所製入於某字而只將數百饕貨之所述將爲出榜之計此則循私無忌昭不可掩者百倍於比來之諸榜矣此則非徒痛哭而已臣不忍與此賊等同苟息於天地之間也伏願聖上深察狐鼠之狀行私罔上之惡梟此四賊之頭懸於國中亟罷此榜永廢無賴得參之徒以養國家之元氣以完國家之命脉不勝幸甚臣目見種種大惡之迹不忍其憤託病出外臣罪萬殞臣世受國恩許身立朝非不知朝出言而暮受禍也區區爲國之忠終不容自嘿敢此明白陳達天地日月更願洞燭而夬斷也宗社幸甚

## 二十世 묵수당 휘 유해

### 상소문

임성지(任性之) 등을 사형에 처하기를 청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컨대、사림(士林)은 국가의 원기(元氣)이고、과거(科擧)는 국가의 명맥(命脈)입니다。원기가 병에 들면 국가가 보전될 길이 없고、명맥이 한번 어지러워 지면국가는 자연히 위태롭거나 망하게 되니 이것은 고금에 이미 드러난 일입니다。옛날에 한(漢)나라가 천하의 선비를 금고(禁錮)시키자 한나라의 불에 의한 명운(命運)이 곧바로 사라졌으며、고려(高麗)에서 홍분(紅粉)에 의해 과거의 방(榜)을 내자 왕실이 갑자기 무너졌습니다。밝은 귀감이 먼곳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니 감히 공경하고 두려워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읍니까?

신(臣)은 이번 달 十六일에 이조(吏曹)로부터 등록관(謄錄官)으로 뽑히었읍니다。신은 즉시 분주하게 직무에 힘써 광흥봉사(廣興奉事)인 김양선(金揚善) 등과 같은 방에 거처하면서 과거시험의 초장제론(初場製論) 三〇〇여장을 혹자는 등사하고 혹자는 검사하기도 하여 다음날 아침에 가져다 바칠 것을 기다리었습니다。그런데 그 하룻밤 사이에 개인의 심부름꾼으로써 그 장소를 출입하는 자가 몇 사람이나 되는지 모를 정도였으며、어떤 자는 글자의 순서를 써 가기도 하였고、어떤 자는 글머리를 써 가기도 하여 시관(試官)과 더불어 내통하는 형상이 드러나고、글을 바꾸는 사람들이 시끄럽게 떠들지 않는 자가 없었읍니다。열 사람의 눈을 가리기가 어렵고、뭇 사람의 입은 막기가 어려운 지라、신이 (그러한 정상을 보고서) 천장을 바라보고 길게 탄식하고、무릎을 치고 분개를 하였습니다。그뒤 과거급제자의 석차를 듣고 보니、이용진(李用晉)과 인척인 허직(許

穀)이란 자가 삼하(三下)의 자리를 차지하고, 임성지(任性之)와 친한 전홍도(全弘道)란 자가 이하(二下)의 자리에 올라 있었습니다。 그제서야 아랫사람들이 쑥덕거리던 말이 정말 맞아떨어진 것임을 알았습니다。 신은 분한 마음을 이길 수가 없어서 극구 그 잘못됨을 지적해내니 당시 사람의 촉망을 받고 있는 김양선 마저 이렇게 말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 『그대는 근래의 일에 대하여 아직 못하는가? 어제 어떤 사람을 보니 소매에 경기도 향시(鄕試)의 제론(題論)을 넣어 가지고 왔거늘 보니 「안고경(顔杲卿)이 안록산(安祿山)의 금자의(金紫衣)를 받음」이라는 제목이었는데 그에게 다그치자 웃기만 할뿐이었소。 아직 과거를 시행하지도 않았는데 과제(科題)가 벌써 세상에 나돌고 있소。 서울이나 지방이나 무엇이 다를게 있겠소?』 그렇지만 신은 그의 말을 그래도 믿지 못하고서 부박자(浮薄子)의 헛된 소리에 불과한 것이라고 여겼습니다。

十九일의 과거시험이 되자 많은 선비들이 시험장에 들어 찼는데 표(表)·부(賦)의 시제(試題)를 붙이자 뭇 사람들이 눈을 부릅뜨고서 그 시제는 전날에 시관(試官)이 물래 빼내어 세상에 돌린 것이라고 하였읍니다。 사인(士人)들이 임기지(任器之)의 접(接)가운데 모여 앉아서 그들의 사적인 책을 엿보고 있었는데 그 안에는 서표(書表) 십여 수가 적혀 있었거니와 이것에 대해 모든 사람들이 생각하기를, 시관이 사적으로 빼돌린 것이라 하고 등사본(謄寫本) 한 책이 시험장안에 두루 퍼져 있었읍니다。 그리하여 시제를 바꾸어서 다른 시제를 내줄것을 요구하면 그 책안에 쓰여진 시제를 즉시 내놓으니 천여명의 많은 선비가 부채를 내저으며 큰소리로 웃으다 그 소리가 마치 우뢰소리와도 같았읍니다。 시관이 일이 낭패가 된 줄 알아차리고 요구하지도 않았는데도 시제를 바꾸어 또 다른 시제를 내놓았으나 선비들이 말한 것과 똑같았읍니다。 시제가 나오기도 전인데 선비들이 모두 말하기를, 『응당 「송나라 조정의 뭇 신하들이 신법(新法) 十八가지 일을 혁파(革罷)하자 하늘에서 큰 비가 내렸음을 하례하였으나 표(表)는 아직 완성되지 않았다。」가 출제될 것이야』라고 하였습니다。 글이 나오자 과연 그러한 시제였습니다。 이와 같이 말한 것이 六·七차례까지 이르렀거니와 시관이 내놓는 시제는 모두 여전히 부절(符節)을 합한 것과 같았으니 한번 웃음이 일어나고, 두번 웃음이 일어나며 사람들이 크게 분하게 여겼습니다。 하늘도 알고 귀신도 아는 이러한 정상이 분명하게 드러났습니다。 한 사람의 말도 사적인 것을 따르기만 하면 벌써 국가의 해가 되기에 충분한데 하물며 천백 사람이 말한 바이겠습니까? 한 사람이 저 사람들의 내응하는 것을 보았다 해도 벌써 그 증거를 없애버릴 수가 없는데 하물며 천백명의 사람이 본 것은 어떻겠읍니까? 하나의 시제를 사적인 것으로 사용해도 벌써 간사한 자의 술책이 드러나거늘 하물며 六·七개의 시제가 하나같이 그러하니 어떻겠습니까? 이것은 참으로 천고에 없던 큰 변고입니다。 무릇 이해(利害)를 돌보지 아니하고 만에 하나 되기를 바라는 것이 바로 선비들이 과

거에 결단을 내리는 상정(常情)입니다。 그런데 이러한 저경에 이르니 사람들이 모두 이를 갈면서 분통하게 여기고 있습니다。 팔짱을 끼고서 시관이라고 앉아 있는 사람이 비록 자신이 아무 잘못이 없는 곧은 사람이라는 증거가 있다하더라도 이미 서울 사림(士林)이 배척하는 바가 되었으면 마땅히 그 연유를 갖추어 계달(啓達)한 다음 짚자리를 깔고 앉아 죄를 기다리기를 바빠 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도리어 감히 간사하게 타이르다가 시험장의 문을 열고 밖으로 내쫓았습니다。 그중의 시골선비가 시관의 흉계를 아지 못하고 사리를 따져 보지도 않고 앞서서 나가니 그를 소란을 주동한 자라 이름 씌워 잡아가두기를 주청하였습니다。 시관이 마음속으로 도적과 같은 계획을 행한 까닭을 조사하여 보면 위로는 성상의 총명함을 기만하여 기탄하는 것이 없이 방자하게 행하며 형벌을 가하니 입이 틀어막힌 자의 정상이 여기에 이르러 극도의 지경에 이르렀습니다。

대저 선비란 안으로는 효제(孝悌)의 덕을 닦고、 밖으로는 충의(忠義)의 덕을 가져서 집안에서 다 실천한 다음 그 이름이 고을에 드러난 자입니다。 사림들이 도를 가지고 있으면 풍속이 바른 데로 귀속되고、 인재가 왕성하게 일어나니 국가의 원기는 여기에 힘입어 유장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사림이 기운을 잃으면 풍속이 날로 경박해지고、 인재가 노둔하게 되니 국가의 원기는 이에 따라 갑자기 상실되게 되나니 이것이 바로 옛날의 제왕들이 사림을 배양시키고 잘 자라게 하는 일을 극진하게 한 까닭입니다。 우리 국가가 이 백년 동안 많은 선비를 배양한 것이 대저 어떻게 된 것인데 이러한 몇 명의 도적배들이 부정한 나쁜 짓을 저지르다 발각이 된 뒤에 많은 선비를 능욕하고 군부(君父)를 기만하여 공공연히 이런 지경에까지 이르게 되었으니 참으로 통곡하여야 할 일입니다。

지난 을묘년(乙卯年) 무렵에 임성지(任性之)가 감시(監試)가 되었을 적에 시관들이 역관(譯官) 등의 은(銀)을 받은 자가 많아서 무뢰하고 한미(寒微)한 사람을 모두 뽑은 까닭에 나라의 언론이 시끌시끌 하였습니다。 박정길(朴鼎吉)·이위경(李偉卿)이 비록 『저들과 같은 자는 극악한 자들로서 장계(狀啓)를 올려 논하려다 그만 두었다。』고 말하였지만 신은 그의 말을 듣고서도 그다지 믿지는 않았습니다。 그런데 금일에 이르러 추측해 보건대、 전일에 은을 받은 것이 명약관화(明若觀火)하여 의심할 것이 없으므로 보아 금일에 미리 시제(試題)를 빼내어 전파한 자들이 되물을 받고서 그러한 짓을 저지르지 않았겠읍니까? 이 (과거의) 문이 한번 열리면 큰 이익과 관계가 되는 것인지라 앉아서도 그 이익을 차지할 수가 있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조금 염치가 있는 사람은 날이 갈수록 과거를 버리고、 글자 하나도 모르지만 이익을 좋아하여 염치가 없는 자는 분주하게 움직여 뇌물을 바치고서 높은 성적으로 급제하여 좋은 관직을 차지합니다。 이것을 가격을 정하여 놓고서 팔아닥의 격자를 줍듯이 취하니 무지하고 이익만 탐하는 무리가 이로 말미암아 조정에 가득찬다면 공론(公論)이 행해지

겠습니까? 백성이 안정되게 살겠습니까? 또 국가가 보전되겠습니까? 다른 날 도적의 조정에 무릎을 꿇을 자들은 반드시 이러한 날에 부정한 짓을 하여 과거에 급제한 사람임이 분명합니다.

성상께서는 윗자리에 고립되어 있기 때문에 도적들이 나쁜 짓을 행하는 것이 이런 극단적인 지경에까지 이르러서 과거의 공도(公道)가 아주 없어진 것이 바로 이러한 일로 말미암아 만연된 것임을 아지 못하고 계시니 이는 비단 한때의 도적일 뿐만 아니라 실로 종사(宗社)의 만세(萬世)의 도적인 것입니다. 지난번에 윤선도(尹善道) 등이 (과거 시험의) 기일보다 앞서서 시제를 낸 것을 가지고 모든 일이 이이첨(李爾瞻)이 행한 짓이라고 하였습니다만 이러한 도적의 무리들이 기회를 틈타 제멋대로 손을 쓰는데 이러한 자들의 탐욕스럽고 사특하기 짝이 없는 죄를 주륙(誅戮)하지 아니한다면 국가의 명기(名器)가 다시는 수습될 날이 없을 것이오니 장차 무엇으로 인심을 얻을 것이며 무엇으로 나라의 근본을 안정시킬 수 있겠습니까?

전일의 몇몇 유신(儒臣)이 진언(進言)한 것은 모두 전해들은 말에서 나온 것이기 때문에 사실이 아니거나 증거가 없는 것으로 귀결이 나지 않을 수가 없었습니다만 이번의 경우는 천백 명이 보고 듣는 자리에서 거리낌없이 부정한 짓을 저질르다 발각이 되었으니 천백 명의 사람이 누구 하나 포도청(捕盜廳)의 증인이 아닌자가 없습니다. 저들이 비록 말을 둘리고 교묘하게 꾸미려 할지라도 장차 무슨 수로 천지 사이에 나설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비단 이것 뿐만이 아닙니다. 두번씩이나 과장(科場)의 문을 열고 많은 선비를 내쫓은 다음 다만 저들과 상통한 자들 백여명만 남겨 놓은 채 그들이 바친 글을 모두 중대(中臺)에 올려놓은 다음 눈으로 모(某)인의 지은 글은 모자(某字)가 들어 있다고 핑계를 대고 다만 수백의 재물만 탐하는 자들이 쓴 것을 가지고 방(榜)에 내걸을 흉계를 꾸몄습니다. 이것은 부정한 짓을 저지르는데 꺼리는 바가 없이 한 짓으로 명백하여 숨길 수가 없는 것이 근래의 많은 방(榜)에 대하여 백배나 더한 것입니다. 이러한 일은 통곡만하고 말 일이 아닙니다. 신은 이러한 도적배 등과는 천지 사이에서 함께 구차하게 서식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 성상께서는 이들의 여우와 쥐 같은 무리들이 부정한 짓을 저질러 성상을 속이는 악한 일을 깊이 살펴보시고 이 네 명의 도적의 머리를 효수(梟首)하시어 서울안에 매달아 놓으십시오. 그리고 빠른 시일내에 이번 방(榜)을 물리치시어 영원히 무뢰하게 과거급제에 참여한 무리를 폐함으로써 국가의 원기(元氣)를 기르시고, 그럼으로써 국가의 명맥을 완전케 하십시오. 그렇다면 그 다행스러움은 이루 말할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

신은 눈으로 직접 몇가지 악의 행적을 보고서 그 분함을 이기지 못하고 병을 핑계로 과장(科場)밖으로 나가 버렸으니 신의 죄는 만번 죽어야 합니다. 신은 대대로 나라의 은혜를 입어 몸을 조정에 바치려 하였으니 아침나절

에 진언하였다가 저물무렵에 화를 당할 줄을 아지 못하는 바가 아닙니다。 그러나 구구한 나라를 위하는 충성심으로 인하여 끝내 침묵하고만 있을 수는 없어서 감히 이와 같이 명백하게 진술하여 상주하오니 천지의 해와 달 같으신 성상께서 다시 한번 통촉하시어 결단을 내려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그렇게 하여 주신다면 종사(宗社)가 매우 다행이겠읍니다。

## 請誅爾瞻疏

伏以叛逆之惡天下之一罪也人君必治之得其正誅之盡其黨然後宗社又安人紀以立人臣必討之盡其義除之去其本然後職分得宜臣道以明然則討逆之義不可有一毫之不嚴者也自古逆臣出於草野治之也易發於權勢制之也難故人君苟知權臣之有異心則有若搏虎而斬蛇不敢遲緩於頃刻者蓋恐有反噬之憂也臣等伏見今日國家之勢汲汲之危已到於十分地頭而在廷諸臣噤嘿不言可謂知人臣之分義乎夫爾瞻之罪國人之言盈路謀逆之狀擧世之人咸知人皆惴惴莫保朝夕苟不及此時正以王法則將置國家於何地耶爾瞻之惡言之長也特以平日之奸狀比於古時之凶賊則自有相符之端家無實行自稱孝子曲圖旌別植標路左者王莽以孝釣名之迹也預出科題使人借述目不解字便竊科第吹噓發揚擢置清班深結恩義託爲父子者陳恒恩子恩父之謀也直言之臣逝黜已盡語侵於己酷加淫刑箝制一世不敢開口者王莽大加誅殺之意也甲第連雲豪侈溢世父子驕矜奪人臧獲者梁冀僭踰君父之事也鴨島之郊占爲己有園寢之木斫取造舍戶部之銀因人窃取者過於田蚡考工益宅之爲也手作凶書潛投衆會指目某人擅興酷禍上以愚美君父下以自立威權者甚於秦檜累興大獄之毒也忌賢如仇嫉能如讐人不附己落阱下石奴顔婢膝立躋青雲榮辱與奪生於造次者李林甫口密腹劒之奸也擢用奸吏割據列邑剝民肌膚以富其家八路蕭條人民流散豪奴藉勢凌轢士流者元載黷貨無厭之凶也然則賊臣貫盈之罪求之前史古今一轍有一於此尚有當刑之據況集衆惡於其身者耶法者祖宗之法也爾瞻雖曰權重不可任意低昻於其間安敢因己事而操縱乎庭鞫殿杖必罪犯君上之事然後有所加焉至於人臣相鬪之私罪則只爲詳覈於有司此祖宗金石之典也李覺宰臣也趙國賓曾經侍從人也雖有搆陷論覈之事爾瞻只請如文彦博之待唐介也雖或懷憤只與相辯而已何敢以犯上之律案問論己之人或加殿杖或爲庭鞫不有祖宗之法不察公議之嚴恣行胷臆毒害士類一至於此乎其無君父蔑國法之罪至此而極矣勳戚大臣宗社之藩籬也自古大臣林立以衛國家則賊臣不敢縱其所爲故欲有所成者必除大臣異己之人爾瞻於乙卯年間擧烽聚黨欲作亂於城中而勳戚大臣必不脅從乃與韓纘男朴鼎吉李偉卿等自作謀逆之書盡錄貴戚之名教誘愚人將起獄而盡殲然後潛圖大事之計也事雖不成其心所在路人所知與賊筠陰謀凶逆之狀非今斯今所由來者遠矣至於大論爾瞻與筠平生主張之事也不言義理之當否只請奏聞於天朝豈無其意盖以大論實爲謀逆之奇貨故不顧大論不可聞於上國而只欲爲聲言行凶之地是只假大論欲賣君父於不測之危者也賊筠以此謀亂於邦內爾瞻以此播聞於中國表裡相應百端構凶之狀據此益明矣斥和之事中朝之所喜聞我國之所深諱也渠成劄上達之後毁稿不言尚恐流聞於上國何忍潛通而自矜哉當初熊經略上任之後齎咨官往來之時爾瞻

淨寫數本潛寄門客轉賣遼市此則老譯官表憲因其人而知其事刊行燕京傳布天下則前後使臣莫不目見此豈止於要名賣君而已哉蓋凶謀既成之後恐有天朝問罪之擧乃以大論和議先聞天朝以爲執言之資其計可謂巧且慘矣嗚呼筠爾瞻之腹心也筠既以逆誅則爾瞻豈有不知逆謀之理哉蓋筠輕佻之賊也此賊只知殖貨叨爵而已不必初有不逞之心也賊筠不嚮聚狂僧於在扶安待戊午而肆凶此賊之心不過締交爾瞻聲勢相倚之後始爲移國之計爾瞻陰主逆謀之情迹昭若觀火不可掩覆者也爾瞻卯翼此賊擢陞峻班引入臥內密議事機此賊之心爾瞻之心也若使爾瞻先知此賊之謀布告伸討猶不免黨惡之罪況終始不言反有伸救之事乎至於賊筠凶逆振古所無假托大論以鉗一世之口廣張羽翼以立氣勢之重者皆爾瞻贊成者也做作無根不測之言搆成凶檄布揚君父之惡欲誑一世之人此乃逆謀之大本而千古所未有之大變也當初筠婿李士星言於閔仁佶曰筠與爾瞻同議草檄於爾瞻之室爾瞻主其意大肆贊其計賊筠再擧潤其文五六賊聚首謀凶之事李挺元實目見而明知是挺元知而不告者也士星既因賊筠而詳知終不盡陳者蓋畏爾瞻之權勢也今若更鞫士星仁佶則自有現出之端矣爾瞻與同惡之徒既以權勢幸免斧礩獨歸賊筠於大逆此賊筠之所以欲極言者也筠自獄中陳疏以爲與數十武弁五六宰臣同事請啓連於親鞫之日云吁捕此莫大之逆魁則渠雖欲自諱其黨所當加以嚴刑得其黨而治之此則渠欲悉告其黨既自上章而爾瞻以判義禁力主不問行刑之議使武臣宰臣之爲逆者得以網漏終貽國家他日之憂者非他故也只畏賊口大言與己同謀凶逆之實狀者也然則同撰凶檄既爲李士星閔仁佶之所知同謀極逆又有徑殺滅口之情迹其爲逆魁與賊筠無異之狀據此可決而朝廷縉紳莫敢誰何爾瞻氣焰之可畏可謂有甚於王莽之專恣者也逆筠枕中之凶書有破字隱語之讖所謂元爺者非謂元悰也元字一大也爺字則父也即指爾瞻也孟伊者即指四子也此指一父四子之意卓犖者韓也指纘男也然則爾瞻爲賊筠之所推戴自有不刊之明證矣嗚呼與賊筠主謀而不敗反助威權之重及至于今額額不已更與偉卿鼎吉纘男之輩雄唱雌和將成不測之禍臣等不知宗社將歸於何地只自痛哭而已蓋此賊知華使之爨貨可以利誘盡賣家貲輦入于西者潛誘華使助其聲勢者也甄韓兩譯夙昔瓜牙自請帶行締結禓使密告國事無所不至而沒投凶檄以實其事先爲馳啓又使韓暗密啓誘以他人怨己者將有此事云非但先探天意以爲疑惑之資實是賊筠自投凶檄歸罪他人之手段也既以斥和之劉取媚於中國又以賊筠之凶書驚動於華使而密喻偉卿鼎吉之徒潛脅希吉猝發訓局之兵內外相應因成移國之計陰謀縝密禍機幾成天佑國家聖明下燭自上有自投書自告變之敎故奸謀得以先敗朝廷有嚴討偉卿希吉之擧故凶謀不能猝就實宗社臣民之幸也然足蹈虎尾則毒噬之及勢所然也此賊既知逆狀見露終就斧斤則與其等死寧不爲僥倖之謀耶天威所加將斷不斷臣等竊恐爾瞻偉卿之謀逆必如燃眉之急也炎炎不滅必至燎原若不及此未發而誅之則莽卓之禍安知不作於今日也夫偉卿之凶猾鼎吉之狡獪纘男之陰暴有百惡俱備皆爲爾瞻之腹心得罪倫紀既爲國人之所棄同謀賊筠又有按法之端緖則必爲自免之計者固其情也況爾瞻潛主纂逆之心者實三賊之所共知也必將竭心協力以圖不測之禍不疑何卜潛通賊筠之家先滅文書者偉卿也先滅廷弼之口掩其逆狀者纘男也三賊謀逆之態章章著見事事有據而公論已發尚不一俞若不速除凶黨則臣等竊恐李濬郭汜之孽不但害及於王允而已也吁人有陰謀國人共知則大臣臺諫所當先炳危幾亟加天

誅有如救焚拯溺之急而國言籍籍聽若不聞沐浴請討之擧不出於朝廷奮義除凶之章先及於枝葉莫非大臣罷軟畏爾瞻之權勢臺諫回護植爾瞻之餘黨者也凶謀日滋主勢日孤苟非聖上獨斷乾剛之威以治叛形之具則將無以保宗社於未危也伏願聖明嚴鞫爾瞻偉卿鼎吉纘男等五六賊先問凶檄之同製次問賊魁之徑殺而締結希吉調用訓兵之凶一一明覈以正王法以治支黨則庶快神人之憤實宗社臣民之福也

## 이이첨(李爾瞻)의 사형을 청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하건대 반역의 죄악은 천하의 공통된 죄입니다。 그러므로 인군(人君)은 반드시 그들의 죄를 다스림에 있어 올바른길은 가고、 그 무리를 남김없이 죽인 다음에야 종사(宗社)가 편안하게 다스려지고 인간의 기강이 서게 됩니다。 그리고 인신(人臣)은 반드시 그 역적들을 토벌함에 의로움를 다 바치고、 그들의 근본을 제거한 다음에야 신하로서의 직분을 적의(適宜)하게 행하고、 신하의 도리가 밝아질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역적을 토벌하는 의로운 일에 있어서는 한 터럭만큼의 엄하지 아니함이 있어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예로부터 역적의 신하가 초야(草野)에서 나왔을 경우에는 그 죄를 다스리기가 쉬웠읍니다만 권세를 잡은 자로 부터 역적이 발생하면 제압하기가 어려웠습니다。 따라서 인군(人君)은 권세를 지닌 신하가 다른 마음을 품고 있다는 사실을 알아 차리기만 하면 마치 호랑이를 때려 잡고 뱀을 베듯이 한 순간이라도 주저할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왜냐하면 그것들이 도리어 주인을 물을 우려가 있을까 염려되기 때문입니다。

신 등이 금일의 국가의 형세를 보니 다급한 위험이 이미 십분(十分) 위태로운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습니다만 조정에 머물고 있는 뭇 신하들은 입을 다물고서 아무 말도 하지 않으니 그들이 인신(人臣)의 직분과 의무를 다하고 있다 이를 수 있겠습니까?

대저 이이첨의 죄에 대해서는 나라 사람들의 떠도는 소리가 길게 가득하고 그의 역적모의의 정상(情狀)에 대해서는 온 세상 사람들이 다 알고 있는 바입니다。 사람들이 모두 헐떡거리면서 조석(朝夕)도 보전하지 못하고 있는 상황인데 만약에 이러한 때에 왕법(王法)으로써 바로 잡지 못한다면 장차 국가를 어떠한 상태에 몰아 넣으려 하시는 것입니까? 이이첨의 악(惡)에 대해서는 길게 말씀을 올릴 수 있습니다。 다만 평소의 간악한 죄상만을 가지고 옛날의 흉악한 역적과 비교를 하여 본다면 그속에 저절로 서로 부합되는 단서가 있을 것입니다。 이이첨은 집안에서 실제적으로는 효행(孝行)을 하지 않았으면서도 효자라고 자칭하여 정문(旌門)을 하사받고자 여러 모로 도모하고、 따로 길원편에 푯대를 세워 놓았으니 이것은 왕망(王莽)이 효(孝)로써 명성을 얻으려고 애쓴 행적과 같은 것입니다。 기일에 앞서 미리 과거 시제(試題)를 빼냄으로써 사람으로 하여금 남의 것을 빌려 답안을 제출케 하였기 때문에 글자도 모르는 자들이 과거에 급제하게 하고、 그들을 칭찬하고 떠벌려

서 요직에 발탁되게 하여 은의(恩義)를 깊게 맺어서 부자(父子)관계를 만들었습니다。 이것은 진항(陳恒)의 아들에게 은혜를 베풀고 부친에게 은혜를 베푸는 책략인 것입니다。직언(直言)하는 신하는 이미 조정에서 다 내쫓아 버렸고、자기에게 대드는 말을 하는 자가 있으면 가혹한 형벌을 혹독하게 가한 시대를 겸제(拑制)하였기 때문에 감히 입을 여는 자가 없었스니 이것은 왕망(王莽)이 주살(誅殺)하는 짓을 크게 벌인 것과 같은 의도입니다。저택이 구름같이 연달아 있고、호사하고 사치함이 세상에 드러나며、부자가 함께 교만·방자하여 다른 사람의 노비를 탈취한 짓은 양기(梁冀：서기?~一五九년、東漢 安定 烏化사람 동한의 順帝·桓帝의 오빠、권세를 등에 업고 교만·방자하여 二十여년 동안 불법적인 일을 자행하여 함부로 사람을 죽이고、저택을 넓히고 남의 노비를 빼앗았다。)가、군부(君父)를 참월(僭越)한 짓을 행한 것과 같은 짓입니다。

압도(鴨島)의 교외를 자기의 소유지로 점유하고、원침(園寢)의 나무를 베어다가 집을 지었으며、호조(戶曹)의 은(銀)을 사람을 시켜 훔친 것은 전분(田蚡：기원전?~기원전 一三一년、漢의 長陵사람、景帝의 王皇后의 동생、武帝 때에 승상에 오르고 武安侯에 봉해졌는데 그 권세과 황제를 능가하기까지 하였다。)이 고공창(考工倉)을 넓히려 한 것과 같은 짓입니다。

제 손으로 흉서(凶書)를 만들어 물래 많은 사람이 모여 있는 곳에 던진 다음 어떤 사람을 지목하여 함부로 혹독한 앙화를 불러 일으킨다고 함으로써 위로는 군부(君父)를 우롱하고、아래로는 권위를 스스로 조작하였으니 이것은 진회(秦檜：서기 一〇九〇~서기 一一五五년、宋江寧사람、金나라와의 화친을 주장하고 十九년 동안 재상의 자리에 있으면서 잔혹한 짓을 자행하였다。)가 여러 차례 큰 옥사(獄事)를 일으킨 악독함 보다도 심합니다。

현명한 사람 싫어하기를 원수같이 하고、능력있는 사람 질투하기를 원수같이 하고 자기에게 붙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은 우물에 빠뜨리고 난 다음 돌을 던졌으며、노비의 얼굴을 꾸미고、무릎을 꿇으면 즉시 청운(靑雲)의 드높은 관직에 오르게 하였습니다。그리하여 영화(榮華)와 굴욕、죽과 빼앗음이 한순간에 일어났으니 이것은 이림보(李林甫：서기?~서기 七五二년、唐의 宗室、玄宗 때의 재상으로 十九년 동안 재상에 있으면서 환관、妃嬪과 결탁하여 현종의 총애를 받았다。그는 겉으로는 남을 칭찬하고 은밀하게 중상하여 온갖 나쁜 짓을 저질렀다。)가 입으로는 달콤한 말을 속삭이면서 뱃속에는 칼을 품고 있는 것과 같은 간사한 짓입니다。

간사한 벼슬아치를 발탁하여 열읍(列邑)을 나누어 다스리게 한 다음 백성들의 살갗을 벗겨내어 자기 집을 부유케 하였습니다。그로 인하여 팔도가 황량하게 변하고 인민(人民)이 유리(流離)하였으며、세력 가진 노비가 권세를 믿고서 사류(士流)를 능멸하였으니、이것은 원재(元載：唐 岐山사람、李輔國에 붙어 탐학한 짓을 저지렀고 후에 뇌물을

반고서 인재를 배척하고 탐욕스러운 자를 벼슬자리에 앉히었다.)가 재물을 탐하여 만족할 줄을 몰랐던 것과 같은 흉포한 짓입니다。

이상과 같으니 도적과 같은 신하의 가득한 죄상을 과거 역사에 찾아보니 고금이 한결같은 죄를 저질렀습니다。 만약에 이러한 죄상중에 하나만 가지고 있다 하더라도 형(刑)에 처할 증거가 되는데 하물며 수많은 죄악이 그 한 사람에게 모두 모여있을 경우는 어떻겠습니까? 법이란 조종(祖宗)의 법입니다。 이이첨이 비록 권세가 무겁다 하지만 임의대로 그 사이(法)에서 오르내릴 수는 없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어찌 감히 자신의 일로 인하여 조종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조정내에서의 국문(鞫問)과 대궐내에서의 형장(刑杖)이란 반드시 군상(君上)을 침범한 죄에 해당될 경우에만 가하도록 되어 있는 것입니다。 인신(人臣)끼리 서로 다툰 사적인 죄에 대해서는 단지 관리에게 자세히 조사시키기만 하면 그만인 것이니 이것은 바로 조종(祖宗)의 금석(金石)과 같은 법전인 것입니다。 이각(李覺)은 재신(宰臣)이고 조국빈(趙國賓)은 일찌기 성상을 시종(侍從)하였던 자입니다。 비록 서로를 헐뜯고、 논핵(論覈)한 일이 있다 하더라도 이이첨은 다만 문언박(文彦博)이 당개(唐介)를 대한 것과 같이 하기만 하면 되는 것입니다。 비록 그들에 대하여 분한 마음을 품고 있다 하더라도 다만 서로 변론하게 시키기만 하면 되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어떻게 감히 성상을 침범하였다는 법률로써 자신에 대하여 논죄(論罪)한 사람을 안문(案問)할 수 있으며、 어떤 사람은 대궐내에서 형장을 가하고 어떤 사람은 조정내에서 국문을 가함으로써 조종의 법을 없이 하고、 공의(公議)의 엄중함을 염두에도 두지 아니할 수 있으며、 제 마음에 드는대로 자행하여 사류(士流)를 혹독하게 해침이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를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그 자의 군부(君父)도 없이 여기고、 국법을 능멸한 죄가 여기에 이르러 극에 달하였습니다。

훈척대신(勳戚大臣)은 종사의 울타리입니다。 예로부터 대신들이 숲처럼 서서 국가를 보위한다면 도적의 신하가 감히 그들이 하고자 하는 바를 함부로 할 수가 없었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무언가를 이루려고 하는 자들은 반드시 대신 중에 자기에 대하여 반대하는 사람을 제거하였던 것입니다。

이이첨은 을묘년 무렵에 봉화불을 들고서 무리를 모아 성중에서 난을 일으키고자 하였읍니다만 훈척대신들이 분명히 자신을 따르지 않을 것이라 하고서 이에 한찬남(韓纘男)、박정길(朴鼎吉)、이위경(李偉卿) 등과 더불어 역모(逆謀)의 문서를 자기들이 만든 다음 귀척(貴戚)의 이름을 모두 기록하였습니다。 그리고서 어리석은 사람을 유혹하게 해서 장차 옥사(獄事)를 일으키어 그들을 섬멸한 다음 은밀하게 큰 일을 도모할 계책이었습니다。 이 일은 비록 이루어지지 못하였지만 그들의 속마음이 어디로 향하고 있는지는 길가는 사람들이면 다 아는 바입니다。 역적 허균(許筠)과 더불어 은밀하게 흉악한 역모를 꾀한 죄상은 지금에 시작된 것이

아니고 그 유래가 오래된 것입니다。

대론(大論)에 이르러서는 이이첨이 허균과 더불어 평소에 주장하던 일입니다。 의리(義理)에 합당한 지의 여부는 말하지 아니하고、 단지 중국에 상주할 것만을 청하였으니 여찌 그들의 숨은 의도가 없다고 하겠읍니까? 생각해 보건대、 대론(大論)은 실상에 있어서는 역모를 함에 있어서의 기이한 물건이였던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대론이 상국(上國)에 알려서는 안된다는 것임을 생각해 보지도 않고서 다만 하고자 하는 말을 퍼트리고、 흉악한 일을 행하기 위한 기반을 만들려고만 하였습니다。 이것은 대론(大論)을 빙자해서 헤아릴 수 없는 위태로운 지경에 군부(君父)를 팔아 넘기려 한 것이였습니다。 역적 허균은 이 일로써 나라 안에서 난리를 일으키려고 계획하였고、 이이첨은 이 일로써 중국에 소문을 전파시키려 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서 로간에 표리(表裏)가 상응하여 백단(百端)으로 흉계를 꾸미고 있는 정상이 이러한 일을 통하여 더욱 명백하여졌습니다。

척화(斥和)의 일은 중국에서 들으면 기뻐할 일이지마는 우리나라에서는 매우 말하기를 꺼려하는 일입니다。 저들은 차자(劄子)를 완성하여 상국에 올린 뒤에 그 원고에서 척화에 대하여 아무 말하지 않았다고 헐뜯었지만 그들로 그 말이 상국에 흘러 들어갈까 두려워하고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어찌하여 차마 은밀하게 상국에 사실을 전하고서 자긍(自肯)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당초에 웅경략(熊經略：임진왜란 때 조선에 파견된 명나라 장수)을 성상께서 신임하시었습니다。 뒤에 자문(咨文)을 전달하는 관리가 왕래할 때에 이이첨이 여러 본(本)을 정사(淨寫)한 다음 몰래 문객(門客)에게 보내어 요동의 저자에 내다가 팔게 하였습니다。 이 사실의 경우에는 늙은 역관(譯官)인 표헌(表憲)이 바로 그 일을 맡았던 사람인 까닭에 그 일을 알고 있었습니다。 이 글을 연경(燕京)에서 간행하여 천하에 전파하게 한 사실에 관해서는 전후(前後)의 사실들이 직접 눈으로 보지 못한 사람이 없는 일입니다。 이러한 일이 어찌 다만 명예를 구하려고 임금을 파는 정도에 그치는 일이겠습니까? 생각컨대、 흉모(凶謀)가 이미 이루어지고 난 뒤에 중국에서 척를 묻는 일이 발생할까 두려워진 까닭에 이에 대론(大論)과 화의(和議)의 논의로써 먼저 중국의 조정에 알림으로써 집언(執言)의 자료로 삼게 하였던 것입니다。 그 계책이 교묘하고도 참혹하다 이를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아! 허균은 이이첨의 심복입니다。 허균이 이미 역모자로써 죽임을 당하였다면 이이첨이 어찌 그 역모를 몰랐을까닭이 있겠습니까? 생각컨대、 허균은 경박하고 조급한 성격의 역적입니다。 이 역적은 단지 재물이나 불리고 벼슬이나 탐하는 자에 불과한 자이니 처음부터 종지 않는 마음을 품은 것은 아니였을 것입니다。 역적 허균은 부안(扶安)에 있었을 적에 광승(狂僧)들을 규합하지 않았고 무오년(戊午年) 이후가 되어서야 흉계를 드러내었으니 이 역적의 마음

인즉、이이첨과 친교를 맺어 상호간의 성세(聲勢)에 의지한 뒤로부터 비로소 나라를 혁명하려는 계획한데 불과합니다。그러나 이이첨이 역모를 주도하였다는 정상이 명약관화한 사실이어서 은폐시킬 수가 없읍니다。

이이첨은 이 역적을 도와서 높은 지위에 발탁하여 승진시킨 다음 와내(臥內)에까지 이끌어 들여 은밀하게 사건의 기밀을 의논하였으니 이 역적의 마음은 곧 이이첨의 마음이라고 할 수 있습니다。만약 이이첨이 남보다 먼저 이 역적의 역모를 알고서 세상에 포고하고 토죄(討罪)하였다고 한다면 오히려 악의 무리를 결당(結黨)하였다는 죄를 면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그런데 시종 그 사실에 관해서는 말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도리어 그 역적을 신원(伸冤)하고 구원하는 일만 하였습니다。

역적 허균이 일으킨 흉악한 역모의 교묘함에 이르러 논할 것 같으면、예로부터 없었던 일입니다。대론(大論)에 가탁하여 일세(一世)의 입을 봉하려 한 일과 널리 동지를 규합하여 큰 기세를 세우려 하였던 것은 모두 이이첨이 도와서 이루어진 일입니다。

근거없는 불측(不測)한 말을 조작하고 흉악한 격문을 만들어서 군부(君父)의 악을 널리 선양함으로써 한 세상사람들을 기만하려 들은 것、이것이 바로 역모의 큰 근본이고、천고에 없던 큰 변란입니다。

당초 허균의 사위인 이사성(李士星)이 민인길(閔仁佶)에게 말하기를、「허균과 이이첨이 이이첨의 집 방에서 함께 의논하여 격문(檄文)을 기초(起草)하였는데 이이첨이 그 대의(大意)를 주도하였고、대엽(大燁)이 그 계획을 도왔으며、역적 허균과 재영(再榮)이 이 글을 다듬었다。」고 하였으니 五·六명의 역적들이 머리를 모으고서 역모를 꾀한 일에 대해서는 이정원(李挺元)이 실로 눈으로 직접 본 것이어서 밝게 알고 있는 것입니다。그러나 이정원이 알고 있으면서도 고하지 않은 것입니다。이사성이 역적 허균으로 인하여 자세하게 알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끝내 다 진술하지 아니한 까닭은 생각컨대、이이첨의 권세를 두려워했기 때문일 것입니다。지금 만일 다시 이사성과 민인길을 국문한다면 저절로 단서가 밖으로 나타날 것입니다。

이이첨은 함께 악을 행했던 무리들과 더불어 권세 때문에 처형당하는 것을 면하고 오직 역적 허균만을 대역죄(大逆罪)에 몰아 넣었읍니다。이것이 바로 역적 허균이 극언(極言)할 것이 있다고 한 까닭입니다。허균이 옥중에서 상소문을 올려 수십 명의 무사(武士)、五·六명의 재신(宰臣)과 더불어 거사를 같이 하였으니 친국(親鞫)하는 날에 계달(啓達)하기를 청하였다고 합니다。아!이 극도로 중대한 역적의 괴수를 체포하였다면 저들이 비록 역적의 도당들이 말고 있던 일을 숨기려고 하더라도 엄한 형을 가하여 그 도당을 얻어 내서 죄를 다스렸을 것입니다。그렇게 하였다면 저들이 그들의 도당을 모두 고해 바쳤을 것입니다。그런데 상소문을 올리고나자 이이첨이 의금부(義禁府)를 관장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문초를 하지 말고 처형하자는 의견

을 강력하게 주장하여 무신(武臣)과 재신(宰臣)들중 역모에 가담한 자들로 하여금 법의 그물에서 벗어날 수 있게하여 국가에 앞날의 우환거리를 남겨주었습니다。 이것은 다른 연고가 있어서 그런 것이 아닙니다。 단지 역적이 입으로 자기와 더불어 역적모의를 함께 한 실상을 크게 떠들것이 두려웠던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흉격(凶檄)을 함께 지었다는 사실은 이미 이사성、민인길이다 아는 바이고、함께 극역(極逆)을 꾀한 자를 재빠르게 죽인 일까지 벌였으니 입을 막으려한 정상과 자취및 그가 역적의 괴수가 되어 역적 허균과 더불어 다름이 없다는 실상을 이를 근거로 결단내릴 수 있습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의 벼슬아치들이 감히 아무도 의문을 제기하지 아니한 것은 이이첨의 기염을 토하는 것이 두려웠기 때문이었으니 이는 왕망(王莽)이 전횡(專橫)보다도 심한 일이라 할 수 있습니다。

역적 허균의 베갯머리에 놓인 흉서(凶書)에는 파자은어(破字隱語)의 참서(讖書)가 있는데 그 글에서 말한 「원야(元爺)」란 원종(元悰)을 가리키는 것이 아닙니다。 「元」자는 「一大」이고、「爺」자는 「부(父)」이니 이는 바로 이이첨을 가리키는 것입니다。 「맹이(孟伊)」라고 한 것은 바로 「네아들(四子)」을 가르킵니다。 그러므로 이것은 아버지 하나에 네 아들을 가리킨 것입니다。 그리고 「탁위(卓韋)」라고 한 것은 「한(韓)」이니 찬남(纘男)을 가리킨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이이첨이 역적 허균의 추대를 받았다는 달리 고칠 수 없는 명확한 증거가 그 사실속에 담겨 있는 것입니다、

오호라! 역적 허균과 더불어 역적모의를 주도하였으면서도 패망하지 아니하고、도리어 위세와 권력의 중대함을 힘입어 지금까지 보전해 오면서 모역을 쉬지 않고 위경(偉卿)·정길(鼎吉)·찬남(纘男)의 무리와 더불어 수컷이 외치면 암컷이 화답하듯 하여 장차 헤아릴 수 없는 화를 만들어 내려 하고 있읍니다。 신 등은 종사가 장차 어느 지경으로 갈지 모르고 다만 통곡만 할 뿐입니다。

생각컨대、이 역적들은 중국사신이 재물을 탐하기 때문에 이(利)로써 유인할 수 있다는 사실을 알고서 가산을 다 팔아서 수레로 이끌고 서도(西都)로 들어간 자들로서 몰래 중국사신을 유인하여 그들의 성세(聲勢)를 돕게 한 자들입니다。

견(甄)·한(韓) 두 역관은 예전부터 그들의 손발톱과 이노릇을 하여 (문서를) 떠고 가서 양사(楊使)와 체결하고 국사(國事)를 밀고하였는데 이르지 아니한 것이 없었읍니다。 그리고 장차 흉격(凶檄)을 던져 모의한 일을 실천에 옮기려 할 때 먼저 장계(狀啓)를 보내었습니다。 또 한희(韓曦)로 하여금 은밀하게 장계를 알리게 하여 자신에 대해 원한을 가진 다른 사람이 장차 여러한 일을 일으키려 한다고 기탁하였습니다。 이것은 비단 먼저 성상의 뜻을 탐지하여 보아 의혹거리를 만들어 놓은 것 뿐만 아니라 실로 이것은 역적 허균의 자신이 직접 흉격(凶檄)을 던져 놓고 죄를 다른 사람에게 뒤집어 씌웠던

수단인 것입니다。

그보다 앞서 척화(斥和)를 주장하는 차자(劄子)를 가지고 중국에 잘 보였고、또 역적 허균의 흉서(凶書)로서 중국 사신을 놀라게 한 다음 은밀하게 위경·정길의 무리를 사주하여 몰래 희길(希吉)을 협박케 해서 훈련도감(訓練都監)의 병사를 갑자기 징발케 하였읍니다。내외(內外)가 서로 응함으로써 나라의 주권을 옮기려는 계획을 완성하였습니다。음모가 치밀하여 화(禍)의 계기가 거의 이루어질 뻔하였습니다。하늘이 국가를 도우시고、성상의 밝으심이 아래 세상을 밝게 비추어 보시어 성상으로부터 자진하여 글을 써서 스스로 고변(告變)하라는 가르침이 계시었읍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간사한 계획이 일을 이루기 전에 무너지게 되었습니다。조정에서 위경、희길의 거사를 엄하게 다스렸기 때문에 흉모(凶謀)를 빨리 이룰 수가 없었던 것이니 이는 실로 종사와 신민(臣民)의 행운입니다。

그러나 발로 호랑이의 꼬리를 밟으면 혹독하게 물어뜯는 일이 미치게 되니 이는 형세가 원래 그러한 것입니다。이 역적들은 역적의 정상이 탄로가 되어 끝내는 처형이 될 줄 알게 되면 결국에 죽기는 마찬가지이니 요행이라도 바라는 계획을 꾸미게 될 것입니다。

성상의 위엄을 가하시어 끊어야 할 것에 대하여 끊지 않으시니 신 등은 은근히 이이첨과 위경의 모역이 분명히 눈썹을 태우는 다급한 지경에까지 이르를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불길이 꺼질락 말락 타오르며 꺼지지 않으면 장차 들판을 태우는데 까지 이르게 될 것이오니、지금 역모가 일어나지 아니한때 그들을 죽이지 아니하신다면 왕망과 동탁(董卓)의 앙화가 오늘 날에도 일어나지 않는다는 것을 어찌 알겠습니까? 저 위경의 흉악하고 교활함과 정길의 교활함、찬남의 음흉함과 포악함은 백가지 악이 모두 갖추어져 있으니 모두 이이첨의 심복들입니다。그들은 윤리와 기강의 죄를 범하여 이미 나라 사람들이 버리는 바가 되었으며、그들과 함께 역모를 하였던 허균이 또 법에 심판을 받을 단서가 있었다면 그들은 반드시 법에서 벗어날 계책을 세웠을 것임은 진실로 당연한 일입니다。하물며、이이첨은 주인의 노릇을 하며 역모를 꾀할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었다는 것은 저 세 명의 역적들이 함께 아는 사실입니다。그들은 반드시 있는 마음을 다하고 힘을 합하여 불측(不測)한 화를 도모하리라는 것을 의심하지 않는 것은 무슨 까닭에서 이겠습니까? 은밀하게 역적 허균의 집에 들어가서 남들보다 앞서서 문서를 없앤 것은 바로 위경입니다。그리고 먼저 정필(廷弼)의 입을 막음으로써 그들의 역모의 실상을 덮어버린 사람은 바로 찬남입니다。세 역적의 모역한 실태는 환하게 드러난 것이며、일마다 증거가 있는 것이어서 공론이 이미 다 나왔습니다。그런데도 아직 한번도 (그들을 처벌하라는) 승낙을 하지 아니하시니 만약에 빨리 저 흉악한 도당을 제거하지 않는다면 신 등은 이곽(李濩)、곽사(郭汜)의 종자들이 왕윤(王允)에 해를 입히는 것에 그치고 말지 않으리라는 점을 두려워하고 있습니다。

아! 어떤 사람들이 음모를 꾀하고 있어 나라 사람들이 모두 알고 있을 경우에는 대신과 대간(臺諫)들이 마땅히 위기를 먼저 밝히고서 하늘의 극형(極刑)을 가하여 마치 화재를 구하고, 물에 빠진 사람을 구하듯이 다급하게 하여야 합니다。 그런데도 불구하고 나라의 언론이 자자함에도 마치 듣지 못한듯이 하여 목욕재계하고 역적을 토벌하자는 거사가 조정에서 나오지 않고 의로움을 떨쳐서 흉악한 자들을 제거하라는 글이 역적의 지엽(枝葉)에게 먼저 가해지니 이는 대신들이 연약하여 이이첨의 권세에 두려움을 느낀 때문이요 대간들이 여기저기에서 옹호하여 이이첨의 여당(餘黨)을 부식시켜 준 때문입니다。 흉악한 역모는 날로 불어나고 군주의 위세는 날이 갈수록 외로워지니 만일 성상께서 독단적이고, 강건한 위세로서 반란의 형세가 갖추어진 자들을 다스리지 아니하신다면 장차 위태롭지 않은 상태로 종사를 보전하지 못할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엄하게 이첨、위경、정길、찬남 등의 다섯명의 역적을 국문하시어 가장 먼저 흉격(凶檄)을 함께 만든 것에 대하여 물으시고, 그 다음으로 역적의 괴수를 그렇게 재빨리 죽인것에 대하여 물으신 다음 희길과 체결하여 훈련도감의 병사를 징발한 흉사에 대하여 물으신다음 그리하여 하나 하나 명백하게 밝히시어 왕법(王法)을 바르게 하심으로써 그 나머지 도당들을 다스리신다면 신령과 인민들의 분한 마음을 흔쾌하게 할 것입니다。 이는 실로 종사와 신민(臣民)들의 복일 것입니다。

註 ①동한(東漢) 말엽 동탁(董卓)의 부하장수인 이각、곽사가 사도(司徒)로 있던 왕윤을 죽인 사실을 가리킴。

## 請行號牌疏 甲子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因人得聞朝廷不行號牌議定軍籍而臣亦得忝爲御史之選臣聞衆惶惑不知所爲當此莫重之事如臣不才猥受嚴命則必有憤事之憂恭竢公議之罷斥矣然愚臣一得之見亦敢仰瀆於天日之下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蓋國家之設施先察是非之本然次知利害之輕重必須極其是而無害於事然後可以爲治平之漸若徒知是非而不卞利害之實徒知利害而不顧是非之端則不待君德之藏否而必有危亡之機此古今已著之明驗也是以古之人君必察時勢之安危又見人心之向背發號施令雷厲風飛而民之得安如水之就下事之成緒如火之就燥上下各得其所無違行逆理之乖矣此朝庭政令之不可不愼重者也恭惟 聖上正倫御極應天順人萬民胥悅皆以爲拯己於水火之中此誠 社稷之慶運允屬休明之期者也講明正學克儉崇禮則君德明於上矣羣賢彙征百度惟貞則朝庭得其正矣此時最先講究之策莫急於安民之道而大同之設既以不便於民乍行而旋罷今此軍籍之擧必須熟講而審處然後可以善始而善終矣盖自廢朝時守令監兵使等侵虐生民剝膚推髓生民如在虎狼之口捨其良田逃避他境丐食資生者相繼於道路而一族切隣又被其毒離鄉去土有若脫屣此一村之所以盡空逃故之所以罔有紀極者也及今 新化之後人皆有再生之望而尚不還集軍額日戲者非他故也兵水營價布收徵之弊猶夫前也族隣濫侵之害尚未祛也則逃亡之不能還現固其必然之勢也 朝

廷不思保存之策不嚴規檢之法只爲籍軍充定之計則所定之人亦非木石想必朝定而暮逃矣是國家徒有騷擾之勞而必無多得之實矣盖兵水使領率將士設立營門朝家責應其數甚多而　國家不設該用之需皆使責出於軍兵故油清紙地粮料日用之物莫不除軍役而得之收捧之際濫數責納鞭扑狼籍雖以九族之産傾竭而應之萬無支吾之路只以逃避爲姑息之計此民情之可矜者也　朝廷不念此弊而只欲充定闕額則是乃濁其源而求清流者也愚臣之意則有一焉兵水使所在之邑則通其守令皆使兵水使兼察一如晉州之兼兵使而應用之物略爲分定將士之料會減均給而入番之軍則不使徵一尺之布如有收布現露者則斷以臟律水陸之軍非但永無逃亡之弊必欲願屬樂爲之用矣必立法如此然後可以成軍政之模樣矣及今軍籍之時朝廷事目不知將何以指揮然以勢料之則必澄汰校生活出士族無役閑遊之輩可以得一分之助此乃　祖宗朝流來之舊規而今之事勢則大異於前古不可不量處也盖　祖宗朝則　國法甚嚴雖爲宰相之子若無所屬之役則必定軍保耳目既熟人不疑猜及至甲戌年以後　國法漸不如初人心日益巧詐雖在遐方之人苟有士族之名則　國家以有蔭子孫不爲定役各官品官豪強之子乘肥衣輕只以酒食爲樂不以官役爲憂其來已久故或有落講校生得爲軍役則骨肉擯而不齒他人不與結婚朝爲陞堂之儒生暮爲執鞭之賤隷人皆有欲死之心此習俗之已痼不可卒變者也落講校生一邑或有一二人尚有怨咨之心若使御史嚴法峻律使一邑之人多數落講九族咸聚不念不學之罪皆以久不舉行之事不意設施爲怨望之地則騷屑之極恐有意外之憂也自古釀禍之端不出於愚民皆出於稍知利害之奸人自古治世必撫綏豪傑得安其處終無變作之機秦隋之末誅戮豪傑欲爲鉗制之計危亡立至終不能收拾然則國家之所以得人心者必先得此士族之歡心可以爲盤石之固國家之失人心者亦由於此士族之愁怨而已此所謂士族者乃古之所謂豪傑也決不可失其心也又況今日之勢則聖主新政之初仁聲仁聞方洽於人心而先動人心之大怨恐非　社稷之長等也臣伏見朝廷啓辭之意則皆以號牌爲不測之憂以大軍籍爲可行之事是大不然盖號牌之法小民之所惡軍籍則士族大家之所闕其間自有得失之輕重小民雖怨苟無大家之憤恨則必無難處之事故曾在　先王朝設立束伍軍各官公私賤盡入編束之中至今爲國家莫重之大兵當時人人怨苦固無所不至而　先王乾剛大定終不搖動於浮言故至今行之不廢亦無可憂之端此前日已試之效而今日之所當取法者也設使其中雖有隱避之人比於今時之束伍軍則豈有過多之理哉一邑之中上自校生下至束伍軍皆有定役者則雖爲號牌於身萬無加重之役必無所怨矣其中若干人雖或有小怨此　國家不足以動念也亦何有難行號牌之政乎今者定軍之輩以流亡爲得計一族切隣不堪横侵之苦皆曰　國家嚴立號牌之法則此輩必不敢逃匿吾等有一分蘇息之路云而日望號牌之令有如大旱之雲霓北民心之願於號牌者一也流徒之人亦曰吾等之去鄉離土朝東暮西者豈其本心哉只以身役之不能充定有侵害之日至故不得歸鄉若能爲號牌使人各爲定役軍無闕額害不及族則吾何必不定厥居哉望其良田美土每有眷顧太息之言思其前日安居之樂皆有流涕痛哭之時此則流徒者亦以號牌爲願者二也豪強大家領率流民或有百餘家或有五十餘家大小相依因爲手足之役流民未嘗居一處過數年故必於冬末春初換家而入豪強所得之流民或多或少故豪強之人亦曰若爲號牌則此輩不敢移居長爲吾家戶下之人雖爲官役自有唇齒之相輔豈不有益於治農哉此則豪強亦以號牌爲

願者三也至於元居之人或爲束伍軍或爲統紀軍雖無族隣之害而亦曰彼流徙之徒千百爲羣若使入於吾隊伍中則吾之身役豈無均平緩遲之便哉若爲號牌則必爲不勞成隊之事矣此則元居之人亦以號牌爲願者四也以此見之擧國之人不願號牌者甚少願爲號牌者甚多國家何必以民願之至多者不爲擧行大家世族之所極怨者乃爲籍軍之大擧耶臣實痛悶焉若以號牌得閑丁因爲定軍而姑緩大族之侵害則法令行而民心服國事成而王道施矣若不行號牌而只爲軍籍則必無實得之效而終有大亂之漸矣昔蘇軾論六國時食客三千事曰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而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小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此乃切中事機之言當今事勢極有類於此者爲國之事不可不深思而惕慮處者也臣之愚意則因人之所欲爲者順而爲之是乃適其性也逆人之不欲爲者強而行之是乃拂人之性也爲國之事者必先適人之性而順人之心然後可以得事機之宜矣爲今之計則先行號牌括出小民之良丁以充軍額公私之不入於行伍者盡爲束伍軍而有蔭子孫之不學者則不定軍役稱以武學或爲收布或爲上番而居鄉之日使爲鄉任上京之時得爲蔭職使數百年門戶之名分不至墜落則是國家之號令不煩民心悅而軍政實無一毫騷擾之端矣至於校生等則勿論額內額外而姑置不論使監司都事巡行勸講興起右文之化待其五六年後徐爲澄汰不爲罔民之地也盖 聖上即位之後盡罷提督訓導無一事興學之化而先行汰儒之政恐非文教之行者也且聞 朝廷既罷南軍之赴西此實衛根本之大義也國家庶幾自此而得安矣然大賊壓境有朝夕憑凌之患毛兵在島不無望外之心而平安一道實爲國家之門戶則防備之事置之相忘之域日後事急之後噬臍何及耶奴賊深得兵家之勝箕戰勝攻取以守土爲得計未嘗如古之胡賊去來如風雨之驟也陰雨之備若是其疎將何以抵當耶若爲號牌則十萬精兵可以團束於一道之內盖以入作之可制也若得此入作則雖不入南軍自有堂堂之勢此乃擧國之所至願也不爲號牌而不得入作西道無加得之兵餘存之人只爲長征之卒則反側之變必將起於冥冥之中矣以此以彼實是 朝廷之所宜深慮者也臣伏見 聖上以遵守舊章無爲而治爲本誠萬世生民之福也若以號牌爲難行則並與大軍籍而停之姑待三年生民休息之後擧而施措必將有平定之績矣今若不行號牌徒爲軍籍則有若捉魚於大江之上流不先張網於下灘而終不得魚反爲歸責於捉魚之人不亦失事機耶臣累蒙 寵擢粉骨難酬每當國事累進狂言數被狂妄之評自有結舌之戒而當此大事之利害義不可知而不言伏願 聖上三思而定見廣議而善斷不勝幸甚

備邊司回 啓曰崔有海疏中主意大槩停軍籍而行號牌也今者朝議已定先行號牌崔有海之意實是先獲其中兵水使兼守令一欵亦不無所見頃因副學崔鳴吉劉子監兵水使俾兼一州之長一以除傳食之患一以除數易之弊事襲啓稟 旨而有從當議處之 命今不敢堅請施行至如兩班子枝勿爲遽定事役事號牌廳事目內亦有武學業武等名號而時無定軍之令疏內辭緣令本廳更參商採施何如答曰依允

## 호패(號牌)의 시행을 요청하는 상소문 갑자년

신은 이번 달 二十三일에 다른 사람의 입을 통하여 조정에서 호패의 시행을 하지 않고, 군적(軍籍)을 정하기로 하였으며, 신 도 또한 어사(御使)에 선발되게 되었다는 이야기를 들었습니다. 신은 이와 같은 이야기를 듣고서 황공하여 어떻게 하여야 할지를 몰라. 당황하였습니다. 이와 같은 막중한 일을 당해서 신과 같은 재주없는 사람이 외람되게 엄명을 받는다면 반드시 일을 어그러뜨릴 우려가 있을 것이므로 삼가 공의(公議)가 신을 물리쳐 줄것을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어리석은 신이 한가지 가지고 있는 견해가 있으므로 감히 하늘의 해와 같은 성상께 우럴어 바치고자 합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서는 조금 살펴보아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생각컨대, 국가에서 조치를 내림에 있어서는 반드시 시비(是非)의 본연(本然)을 헤아리고, 그 다음에 이해(利害)의 경중(輕重)을 알아야 할 것입니다. 반드시 그중 지극히 옳고, 또 일에 아무런 해가 없는 다음에라야 평화롭게 나라를 다스리는 계기가 될 것입니다. 만약에 시비만을 알고 이해의 실상에 대해 밝히지 않는다거나 다만 이해만 알 뿐이요 시비가 일어날 단서에 대하여 아지 못하다면 군주의 덕망이 좋고 나쁨을 가릴 것 없이 반드시 위태로움과 멸망의 조짐이 나타날 것이니 이와 같은 것은 고금에 이미 밝게 드러난 증거가 있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옛날의 군주께서는 시세(時勢)의 안정과 위험함을 반드시 살폈고, 또 인심의 향배(向背)를 반드시 살폈던 것이니 군주께서 호령을 발하고, 명령을 내리시기를 우뢰처럼 사납게, 바람처럼 날듯이 하셨다. 그리하여 백성들은 물이 아래로 흘러 내려가듯이 편안하였고, 일의 시마리가 풀리는 것이 마치 불이 마른 것을 쫓아서 타는 것과 같았습니다. 윗사람이나 아랫사람이나 제각기 주어진 위치를 알맞게 살아서 행위가 잘못되거나 이치에 거스르는 일이 없었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조정의 정령(政令)에서 신중을 기하지 아니하면 안될 내용입니다.

공경하여 생각하건대, 성상께오서는 윤리를 바로잡으시고 왕위에 오르시어 하늘에 순응하고, 백성에 순종하시니 만백성들이 모두 기뻐하여 물과 불속에서 자기들을 구해준 것으로 모두들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실로 사직의 경사로서 국운이 참으로 아름답게 빛날 때를 당한 시기인 것입니다. 바른 학문을 밝게 강하시고, 검소하게 살고 예를 숭상한다면 군주의 덕이 위에서 밝아질 것이며 못 어진 자들을 모두 찾아서 모든 관리들이 곧나면 조정이 정의롭게 될 것입니다.

이 때에 가장 우선적으로 강구하여야 할 것으로는 백성들을 안정시키는 도(道)보다 급한 것이 없을 것입니다. 그

련데 대동법(大同法)의 시행은 백성들에게 불편하다는 이유로 이미 시행하였다가 금새 중지하고 말았읍니다。 지금 이 군적(軍籍)의 조치는 반드시 오래도록 고려하고 자세히 시험하여 본 다음에라야 처음도 좋고 끝도 좋은 것이 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폐조(廢朝 : 光海君때를 말함) 때에는 수령과 감사(監使)、병사(兵使)들이 백성들을 침탈하여 가축을 벗기고 뼈를 바수는 지경에까지 이르니 백성들은 마치 범과 이리의 아가리 앞에서 사는 것과 같았습니다。 그래서 그들이 살던 좋은 전답을 버리고 다른 지역으로 도피하여 결식을 하며 목숨을 연명하는 사람들이 길에 꼬리를 물고 이어졌습니다。 그런데 그러한 사람들로 인하여 그 일족(一族)과 가까운 이웃이 그 해를 입으니 고향을 버리고 토지를 떠나는 것을 마치 신발 벗어 던지듯 하였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한 마을이 완전히 텅비게 되고 도망하는 것이 그침이 없게 된 까닭입니다。 현재에 이르러 새로운 교화를 맞게 된 이후로 사람들이 모두 재생(再生)하였다는 바램을 가지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마을에 모여들지 아니하고、게다가 군대의 비용도 날마다 궁핍하여 지니 이것은 다른 연고가 있어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닙니다。 병영(兵營)과 수영(水營)의 가포(價布)를 징수하는 폐단이 아직도 예전과 같은 때문입니다。 군포(軍布)를 가족과 이웃에게도 함부로 징수하는 해는 아직도 제거되지 않고 있는 실정입니다。 그러니 도망한 사람들이 되돌아 오지 아니하는 현재의 사정은 실로 당연한 형세라 할 것입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에서는 백성들을 보전할 대책을 세우지 아니하고、살피고 검사하는 법을 엄하게 시행하지 아니하면서 오직 군대에 보내여 충정(充定)시킬 계책만 세우고 있으니 여기에 충정되어야 할 사람들도 목석(木石)이 아니니 아침에 충정이 된 줄을 알면 저녁에는 이미 도망할 것을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국가에서는 국민을 소요하게 만드는 수고로운 일만하고、많은 것을 얻는 실질은 결코 얻지 못한다는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병사(兵使)나 수사(水使)가 장교와 사병을 통솔하고 병영과 수영의 문호를 설립함에 있어서 조가(朝家)에서 그 수를 채우는 것에 대하여 책망하는 일이 매우 많습니다마는 국가에서는 그에 드는 비용을 대어주지는 않고 모든 것을 군병(軍兵)들로부터 만들어 쓰도록 책망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유청지(油淸紙)나 지량료(地粮料) 등 일용에 쓰이는 물품들은 군역(軍役)을 면제하는 댓가로 얻지 아니하는 경우가 없습니다。 그런데 그러한 물품을 거두어 들일 때 그 수량을 지나치게 책정하여 군문에 바칠것을 책망하여 매질하는 것이 낭자하므로 구족(九族)의 재산을 다 기울여서 그 수에 맞게 하려고 한다 할지라도 지탱할 길이 전혀 없습니다。 그리하여 다만 도피하는 것으로서 고식적인 계책을 삼고 있으니 이것이 가긍(可矜)한 백성들의 정상입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에서는 이러한 폐단은 염두해 두지 아니하고서 오직 그 정해진 액수만을 충정(充定)하고자 하니 이것은 물의 근원을 더럽히고서는 맑

은 물이 흘러가기를 바라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어리석은 신하에게 한가지 계책이 있습니다。병사와 수사가 소재한 읍의 경우에는 그 읍의 수령을 체직하여 모두 그 읍의 병사나 수사로 겸찰(兼察)하게 할 것이니 마치 진주(晋州)의 겸병사(兼兵使)와 같이 하십시오。그리고 응당 써야할 물품은 대략 나누어 배정할 것이요、장교와 사병의 급료는 모름지기 수를 감(減)하여 균등하게 배급할 것이며 입번(入番)하는 군사의 경우에는 그들로부터 한 자의 군포도 징수하지 못하게 하십시오。만약에 그들에게 군포를 징수하는 일이 발각이 되는 경우에는 장율(贓律)로써 단죄(斷罪)하십시오。그렇게 시행하신다면 수군과 육군의 군사가 영원히 도망하는 폐단이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반드시 군대에 편입되어 일하기를 즐거운 일이라 여길 것입니다。법을 세우기를 반드시 이와 같이 한 연후에라야 군정(軍政)의 모양새를 갖출 수가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러데 현재 군적(軍籍)을 만듦에 미쳐서는 조정의 사목(事目)은 장차 무엇으로써 지휘할 것인지를 아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그렇지만 사세(事勢)로 판단하여 보건대、분명히 교생(校生)을 도태시키고、사족(士族) 중 아무 역(役)도 지지 않은채 한량으로 노는 자들을 뽑아 쓰는 것이 일분(一分)의 도움이 될 수도 있을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조종조(祖宗朝)에서 이어져 내려오는 옛 규칙입니다만 오늘날의 사세(事勢)를 보면 옛날과 비교하면 이와는 매우 다르니 해아려서 처분하지 아니하면 안될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조종조의 경우에는 국법(國法)이 매우 엄하여 비록 재상(宰相)의 아들이라 할지라도 소속된 역(役)이 없을 경우에는 반드시 군보(軍保)에 충정(充定)이 되어야만 했습니다。이것은 사람들의 이목(耳目)에 익숙한 것으로서 아무도 그것을 괴이하게 여기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그런데 갑술년(甲戌年) 이후로 국법이 점차로 예전과 같지 않게 되고 인심이 날이 갈수록 간교해지고 속임수가 많아져 비록 서울로부터 멀리 떨어진 궁벽진 시골의 사람이라 할지라도 만약 사족(士族)이라는 이름을 가지고 있으면 국가에서는 그들을 옛 관료의 자손이라 여기어 그들을 역(役)에 충정시키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그리고 각 관청의 품관(品官)과 호강(豪強)한 자들의 아들은 살진 말을 타고 가벼운 옷을 입고서 주식(酒食)을 즐기는 것만을 낙으로 삼을 뿐이지 관역(官役)을 가지고 걱정하지는 않습니다。이러한 일이 이미 오래 되었기 때문에 간혹 낙강(落講：낙제와 같은 말)한 교생(校生)이 군역은 얻기라도 하면 그의 친척들은 그를 배척하여 같은 무리에 끼워주지도 아니하고 다른 사람들은 그와는 결혼도 하지 않으려고 합니다。그리하여 아침에 학당(學堂)에 오르던 유생(儒生)이 저녁에 말채찍을 잡는 천한 종이 되었다 하여 사람들은 모두 죽고자 하는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이것은 습속으로 이미 굳어진 것이라 갑자기 변화시킬 수는 없는 것입니다。

낙강(落講)한 교생이 한 고을에 한두 명이 있어도 원망하고 탄식하는 마음이 있거늘 만약에 어사(御使)로 하여금

법률을 엄하게 시행하게 하여 한 고을의 사람을 많이 낙강시킨다면 구족(九族)들이 모두 책을 읽지 아니하고 공부하지 아니한 죄에 걸려들 것인 즉 그렇게 할 경우 모든 사람들이 오래도록 거행하지 아니하던 일을 불의(不意)에 시행한다 하여 원망하는 여지를 만들어 놓게 되니 소동을 일으킴이 극도에 달하여 의외의 우환거리가 생기지나 않을까 걱정이 됩니다。

예로부터 화를 만들어 내는 단서는 어리석은 백성에서 나오지 아니하고 모두 조금 이해를 아는 간교한 자로부터 나왔습니다。 예로부터 잘 다스려진 시대에는 반드시 호걸들을 도닥거려 안정시켜서 제각기 그들의 처지대로 편안히 살수 있도록 먄들어 주어 변란을 일으킬 계기를 없앴습니다。 그런데 진(秦)나라와 수(隋)나라 말엽에는 호걸들을 주륙(誅戮)함으로써 그들을 제압하는 계책으로 삼고자 하였는데 위태로움과 망함이 즉시 닥쳐와서 끝내는 수습하지 못하고 말았습니다。 그러니 국가에서 백성들의 마음을 얻는 것은 반드시 먼저 이와 같은 사족의 환심을 얻는 것부터 앞세워야 하니 그렇게 한다면 국가가 반석의 탄탄한 토대위에 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국가가 인심을 얻는 것 또한 이러한 사족들이 근심스러워 하고 원망하는 데서 말미암을 뿐입니다。 여기에서 이른바 사족은 옛날의 이른바 호걸인 것이니 결코 그들의 마음을 잃어서는 안됩니다。 게다가 오늘날의 사세를 보면、 성상께서 새로 정사를 맡으신 초기인지라 어질다는 명성과 소문이 아직 백성들의 마음에 흡족하게 퍼지지 안이하였는데 그보다 앞서서 인심에 큰 원망부터 움직이게 한다면 그것은 사직의 장책이 아닐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신이 엎드려 조정의 계사(啓辭)의 의미를 살펴보오니 모두 호패(號牌)를 헤아릴 수 없는 우환거리를 가져다 줄 것으로 생각하고 있고、 군적(軍籍)을 확대함은 시행이 가능한 것으로 여기고 있는데 이것은 절대로 그렇지 않은 것입니다。 대개、 호패라고 하는 법은 소민(小民)이 싫어하는 것이고、 군적은 사족(士族)과 대가(大家)가 걱정스러워하는 것이니 그 안에 본래부터 득실(得失)의 경중(輕重)이 내재되어 있습니다。 소민(小民)은 비록 원망을 하더라도 대가(大家)들의 통분해 함이 없다면 처분하기 어려운 일은 분명히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선왕(先王)의 시대에 속오군(束伍軍)을 설치하여 각 관청의 공사(公私) 노비들을 모두 그 편제에 배속시켜서 지금에 이르도록 국가의 막중한 큰 군대가 되어 있습니다。 그 당시에 사람마다 모두 이를 원망하고 괴로워하여 극단에까지 이르렀으나 선왕께서 굳게 일단 정한 다음 끝까지 부언(浮言)에 흔들리지 않으시었기 때문에 지금까지 시행하여 없애지지 않았으며 또한 걱정할 거리가 없는 실정입니다。

이것은 지난 날에 시험해서 실효를 본 것이고、 또 오늘날에 마땅히 본 받아야 할 것입니다。 설사 그중에 숨고 피하는 사람이 있다 할지라도 오늘날의 속오군에 비한다면 어찌 그보다 지나치게 많을 까닭이 있겠습니까? 한 고을 중

에서 위로는 교생(校生)으로부터 아래로는 속오군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 일정한 역(役)이 있다면 비록 자기자신에 호패를 가지고 있다 한들 천만 가중되는 역이 없을 것이니 분명히 원망하는 일이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그중에서 약간의 원망하는 사람이 있다 할지라도 이것은 국가가 마음을 쓸 정도의 일은 아닐 것이며、 게다가 그로 인하여 호패의 정사를 시행하지 못할 어려움이 어디에 있겠습니까?

지금 군적에 충정된 무리들은 도망하는 것으로써 좋은 계책이라 여기고 있으므로 그 한 가족과 가까운 이웃이 그로 인한 침탈의 고통을 견딜 수가 없는 실정입니다。 그러므로 그들이 말하기를、「국가가 호패의 법을 엄하게 세운다면 이러한 무리들이 반드시 감히 도망하여 숨지 못할 것이니 그것이 우리들이 조금 소생할 길이다。」라고 하면서 날마다 호패의 명령이 내려지기를 마치 큰 가뭄에 검은 구름이 끼길 바라듯 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은 백성들의 마음이 호패를 원하고 있다는 것이니 (호패를 시행하여야 할 이유의) 첫번째 사연입니다。

도망하여 이주하는 무리들도 또한 말하기를、「우리들이 고향을 떠나고 농토를 이탈함으로써 아침에는 동쪽、 저녁에는 서쪽으로 떠도는 것이 어찌 본심에서 우러나온 것이겠는가? 단지 신역(身役)에 충정(充定)될 수가 없고、 침해하는 것이 날로 닥쳐오기 때문에 고향으로 돌아갈 수가 없는 것이다。 만약에 호패를 시행할 수 있어서 모든 사람들로 하여금 각각 역에 충정되게하고 군액(軍額)에서 빠지는 사람이 없어 해가 그 일가족에게까지 이르지 아니한다면 우리가 어찌 제 본거지에 정착하지 않을 까닭이 있겠느냐?」 고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는 그들의 좋은 전답과 기름진 땅을 바라볼 때마다 매양 되돌아 보고 장탄식의 말을 하고 지난 날의 편안하게 살던 즐거움을 생각하고는 모든 사람이 눈물을 흘리며 통곡하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은 도망하여 이주하는 무리들도 호패를 바라고 있다는 것이니 이것이 호패를 시행하여야 할 이유의 두번째 사연입니다。

호강(豪強)한 대가(大家)들은 유민(流民)들을 거느려서 그 수가 혹은 백여가가 되기도 하고、 혹은 오십여가가 되기도 합니다。 대소(大小)의 유민이 그들에게 의지하여 수족(手足)과 같은 역(役)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유민들은 일찌기 한 장소에 거처하지 못한 채 여러 해를 지내왔기 때문에 반드시 겨울이 끝나가고 봄이 시작되는 무렵이 되어서 집을 바꾸어서 들어갑니다。 호강들이 얻은 바 유민의 수는 많기도 하고 적기도 합니다。 따라서 호강들도 말하기를「만약에 호패법을 시행한다면 이 무리들이 이주하지 못하고 오래도록 우리 집안의 종이 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비록 관역(官役)이 있다 하더라도 그들과는 입술과 이 같은 서로 상보적인 관계에 있으니 어찌 농사를 짓는데 이익이 없겠는가?」라고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호강들도 호패를 원하고 있다는 것이니 이것이 호패법을 시행하여야 할 세번째 사연입니다。

본래부터 어느 지역에 살고 있는 사람들의 경우에 이르

려서는 어떤 사람은 속오군에 편입되어 있고, 어떤 사람은 통기군(統紀軍)에 편입되어 있습니다。 비록 족린(族隣)의 해독은 입지 않고 있으나 그들도 또한 말하기를, 「저 도망하고 떠돌아 다니는 무리가 천백이 무리가 되어 다니고 있으니 만약에 우리의 대오(隊伍)에 들어온다면 우리의 신역(身役)이 균등하게 되어 가벼워지지 않겠는가? 만약에 호패법을 시행한다면 반드시 대오가 되는 것이 힘들지 않은 것이 될 것이다。」라고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본래부터 어느 지역에 살고 있는 사람들도 호패의 시행을 바라고 있다는 것이니 이것이 호패법을 시행하여야 할 네번째 사연입니다。

이상과 같은 사연에서 볼 적에 온 나라 사람들중 호패법을 원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이 매우 적고 호패법을 원하는 사람은 매우 많습니다。 국가에서는 어쩌해서 원하는 백성들이 지극히 많은 법을 시행하지 않을 필요가 있겠습니까? 대가(大家)와 세족(世族)들이 극도로 원망하는 것은 바로 군적(軍籍)을 만드는 큰 거사가 아닙니까? 신은 실로 이를 크게 걱정하고 있습니다。

만약에 호패법으로써 한정(閑丁)을 얻어서 군대에 충정함으로써 대족(大族)에 대한 침해를 조금 누그러뜨린다면 법령이 시행되어 민심이 복종하게 될 것이고 국사(國事)는 이루어지고 왕도(王道)는 베풀어질 것입니다。 만약에 호패법을 시행하지 아니하고 단지 군적(軍籍)만을 시행한다면 반드시 실제적으로 얻는 효과는 없으면서 끝내는 큰 난리가 점차 발생할 것입니다。

옛날에 소식(蘇軾 : 宋代의 정치가、문학가)이 여섯나라(戰國時代의 여섯 諸候國을 말함)가 다투었을 때의 식객(食客)이 삼천 명에 달하였다는 것을 다음과 같이 논하였습니다。

「여섯 나라의 군주가 그들의 백성을 가혹하게 부렸기 때문에 진시황(秦始皇)과 이세황제(二世皇帝)보다 떨어지지 아니한다。 그러나 당시에 백성들이 한 사람도 반란을 일으키지 않았으니 그 까닭은 못백성 중에서 뛰어나고 걸출한 사람들을 빈객으로써 봉양하기를 직분에 맞도록 잘 한 때문이다。 그들 나라에서 힘써 밭을 갈아 윗사람을 봉양한 것은 모두 어리석은 백성들로 반란을 일으킬 줄 모르는 사람들이었고、또 그들이 원망하여 반란을 일으키려 하였어도 아무도 그들을 위하여 앞장을 서려 하지 않았다。 이것이 바로 조금은 안정을 찾아서 즉시로 망하지 아니한 까닭이다。 그런데 진시황은 이름난 선비를 무녀뜨리고 호걸들을 죽이었다。 그리하여 백성들 중에서 빼어나고 특이한 사람들이 흩어져서 밭두둑 사이로 뒤돌아 가게 하였다。 백만의 호랑이를 산림에 풀어 놓고서 굶주리게 하였으니 그 호랑이가 장차 진시황을 잡아 먹으리라는 것을 아지 못하였다。 세상에서는 진시황은 지혜로운 사람이라고 여기고 있지만 나는 그 말을 믿지 아니한다。」

소식의 이 말은 사태의 기미를 잘 파악한 말입니다。 현재의 사세는 이것과 극도로 유사한 점이 있습니다。 나라의 일을 다스리는 사람은 이를 깊이 생각하여 신중하게 대처

하지 아니하면 안될 것입니다。

신의 어리석은 생각으로는、사람들이 하고자 하는 바를 따라서 시행하는 것이 바로 사람의 본성에 적응하는 것입니다。그리고 사람이 하고 싶지 아니한 것을 거슬려서 억지로 시행하는 것、이것이 바로 사람의 본성을 해치는 것입니다。그러니 나라의 일을 다스리는 사람은 반드시 우선적으로 사람의 본성에 적응하여 사람의 마음에 따른 다음에야 일의 기틀이 적의(適宜)하게 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현재 상태를 뒤하여 계책을 세우건대、가장 우선적으로 호패법을 시행하여 소민(小民) 중의 장정을 가려 내어서 군액(軍額)에 충정을 시키며、공사(의 노비) 중에서 군대의 항오(行伍)에 편입되지 아니한 자들은 모두 속오군에 편입시키십시오。그리고 문음(門蔭)의 자손중에서 공부하지 아니한 자들의 경우에는 군역(軍役)에 충정시키지 말고 무학(武學)이라 칭하여 혹은 군포(軍布)를 거두어 들이기도 하고 혹은 상번(上番)케 하십시오。그들이 시골에 거할 때에는 향임(鄕任)으로 지내게 하고、상경(上京)할 때에는 음직(蔭職)을 얻게 함으로써 수백년 문호(門戶)의 명분을 떨어지지 않게 하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국가의 호령이 번잡하지 않게 될 것이요、백성들의 마음은 기뻐하고、군정(軍政)은 충실하게 되므로 조그만 소요의 단서도 없게 될 것입니다。그리고 교생(校生) 등에 이르러서는 군액(軍額)의 내와 군액의 밖을 논하지 말고 문제삼지 말고 그대로 놓아둔 다음 감사(監司)와 도사(都事)로 하여금 순행(巡行)하면서 학문을 강(講)할 것을 권하게 하시어 문화를 숭상하는 교화의 정치를 일으키게 하십시오。그런 다음 五、六년 기다린 뒤에 서서히 도태시킴으로써 백성들을 기만하는 여지를 남기지 마시기 바랍니다。

생각컨대、성상께서 즉위하신 뒤로 제독(提督)과 훈도(訓導)를 남김없이 혁파하시어 학무를 훌륭하게 하는 교화의 정치가 하나도 없으니 가장 먼저 유생을 도태시키는 정사를 시행하신다면 이는 문교(文敎)를 시행하시려는 뜻이 아닐 것입니다。

또한 듣건대、조정에서는 이미 남도(南道)의 군대가 서도(西道)로 가는 것을 폐지하였다 하였는데 이것은 실로 근본을 지키는 대의(大義)의 일이라 생각됩니다。국가는 이로부터 편안해질 것입니다。큰 적(여기서는 清나라 군대를 지칭함)들이 국경을 침범하니 아침 저녁 사이에 빙릉(憑凌)：무엇인가 믿는바가 있어 우리를 능멸하는 것)의 환난이 있을 것입니다。모문룡(毛文龍：명나라의 장수로 一六二四년에 휘하의 군사를 거느리고 조선의 거문도에 들어와 정부에 구원을 요청하였다。이일로 인하여 청나라와 외교적 문제가 발생하였다。)의 군대가 섬에 들어간 일이 기대밖의 일이라는 마음이 없는 것은 아니오나 평안도는 실로 국가의 문호이니 국경을 방비하는 일을 망각하고 그대로 내버려 둔다면 일후(日後) 일이 다급해진 뒤에는 후회해도 소용이 없을 것입니다。누르하치의 도적은 병가(兵家)의 빼어난 술책을 깊이 터득하고 있다고 하는데 그는 승전을 하

고 공격하여 토지를 빼앗으면 그 토지를 지키는 것으로 좋은 계획이라 한다 합니다。 그리하여 옛날의 흉노족이 비바람이 갑자기 왔다 가는 것처럼 오고가는 것과는 다르다 합니다。 그런데 음우(陰雨)에 대한 대비가 이와 같이 허술해서야 장차 어떻게 그들을 당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만약에 호패법을 시행하신다면 십만의 정병(精兵)을 한도내에 단속시킬 수가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렇게 한다면 입작(入作)을 만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만약 이러한 입작(入作)을 얻는다면 비록 남도의 군대를 들이지 않는다 하더라도 저절로 당당한 세력을 소유할 수가 있을 것이니 이것은 온 나라가 지극히 원하는 바입니다。 호패법을 시행하지 않음으로써 입작을 얻지 못하여 서도에 더 이상 얻을 군사가 없고、 그 외에 남아있는 사람이 없이 단지 장정(長征)에 쓰이는 병졸만 있다면 반란의 마음을 품고 있는 자들이 일으킬 변란이 아직 못하는 사이에 일어날 것입니다。 이와 같은 것과 저와 같은 것은 실로 조정에서 마땅히 깊이 생각하시어야 할 일입니다。

신이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 성상께오서는 옛날의 법을 준수하고 무위(無爲)의 다스림으로써 근본을 삼고 계신데 이는 참으로 만세의 생민(生民)의 복입니다。 만약에 성상께서 호패법이 시행하기 어렵다고 생각하신다면 군적을 확대하는 것과 함께 시행을 정지하셨다가 三년 동안의 생민(生民)의 휴식하는 것을 기다린 다음 다시 들어서 시행하신다면 반드시 장차 평정(平定)의 치적이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렇지 아니하고 지금 호패법은 시행하지 아니한채 군적만을 시행한다면 큰 강의 상류에서 물고기를 잡는데 그보다 먼저 하류에 그물을 치지 아니하여 끝내 물고기를 잡지 못하고 도리어 그 책임을 (상류에서) 물고기를 잡은 사람에게 돌리는 격이니 또한 일의 기틀을 잃지 않는다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신은 여러 차례 성상의 촛애를 입어 발탁되어서 분골쇄신 일을 한다 하여도 그 은혜를 갚자기 어렵습니다。 그리하여 매양 국사를 담당할 때마다 여러 차례 미친 말을 바쳤으나 망령된 말이라는 평을 자주 받았습니다。 그래서 스스로 입을 다물고 있자 하는 경계를 하고 있었습니다마는 이번의 큰 일의 이해(利害)를 당해서 알고서도 말하지 않는 것은 의(義)에 불가한 것이었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재삼 생각하시어 견해를 정하시고、 넓게 의견을 물어 좋은 판단을 내려주신다면 매우 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비변사(備邊司)에서 다음과 같이 회계(回啓)하였다。

「최유해의 상소문의 주된 뜻은 대개 군적을 중지하고 호패를 시행하자는 것입니다。 지금 조정의 의논에서 이미 먼저 호패법을 시행하자고 결정한바 최유해는 마음속에서 벌써 그러한 내용을 알았다고 할 것입니다。

상소문 가운데의 병사와 수사가 수령을 겸임하게 하자 한 하나의 내용은 또한 소견이 없다고 할 수는 없습니다。 옛 마전에 부제학(副提學) 최명길(崔鳴吉)의 차자(劄子)에서

병사와 수사를 맡고 있는 사람으로 하여금 한 고을의 장을 겸직하게 함으로써 하나는 전식(傳食)의 격정거리를 제거하고, 또 하나는 여러번 바뀌는 폐단을 제거하고자 하였습니다。 이 차자가 성상께 품계되어서 조정의 의견을 물어 쳐부하라는 명령이 있었읍니다。 그러니 지금 감히 시행하기를 굳게 청하지는 못하겠습니다。

그리고 양반의 자손들은 갑자기 군역의 일에 충정시키지는 말자고 하였습니다。 군역청사목(軍役廳事目) 내에도 또한 무학(武學)、업무(業武) 등의 명호(名號)가 있으며 당시의 명령에도 그들을 군역에 충정하라는 명령은 없었습니다。 상소문 내의 사연은 본청(本廳)에 영을 내려 다시 한번 참작하여 시행하도록 하심이 어떠하겠습니까?」

이에 대해서 성상께서는 「그대로 시행하라!」는 비답(批答)을 내리셨다。

## 戊寅春辭修撰疏

伏以臣主辱不死栖遑就食北望揮淚只竢嚴辟聖量包荒雨露謬及枯草感淚先零行不竢駕義當然也第臣情事悶迫不得不呼父母以達矣臣受氣虛弱素嬰危疾丙子冬變往來道路忘食露宿因致重傷雖解官居閑藥餌難備及今春發宿疾轉增左邊麻木不仁在下累腫如瓜專廢飮食行坐不安此豈人臣言病之日而自陷難贖之律者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且臣於當初官軍纔潰散兵不受臣日夜號泣體從朴遵發傳令督列邑則上司之令旣嚴人臣效忠莫此時急罔夜奔馳面諭則人心駭散不聚臣之誠不動人固合繩法外人不揆事宜誚愆怯議離陣危言漸重身旣負罪決難齒於仕籍安敢更沾於近侍乎此臣伏竢公議不敢輕進者也伏願 聖明察危悰遠近職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幸甚且人臣事君如事父雖得罪撻之流血必號泣以諫義也雖上不采下多訾何足自怵況今國危累卵上下勵精竭誠尚難裨一分安敢含默苟容袖手傍觀哉嗚呼禹以大聖成大功必拜昌言野無遺賢嘉言罔伏堯也好察邇言執二用中舜也賊虐諫輔婦言是從桀紂也治亂安危豈有外於納諫哉臣伏見 聖上內備九德六行不邇聲色而自聖己足虛受之量不弘每以羣臣疏劄爲無益之浮文體念命下擧行無實頹綱豈有振起之理哉丁丑慘矣應惕然改弦而伏聞 聖政或牽私意或有始無終苟安臨安薪膽不激則國事陵夷如水就下豈不痛哉旣歷艱危 聖智必益精明顧念危機豈不瞿然大悟乎城門小開亟下哀痛之敎廣誘求言或側席求賢亦可以鎭人心綜國事矣 聖慮不及於是而進直言者必拒 恩點示以厭色言之狂者可以置之而罪加流竄經赦不宥此豈聖人納言之道乎初駐山城或請輸入城外芻糧大臣不從而僨事到今豈無追悔而忘之如遺褒典不及非但廷臣失望豈解四方之惑哉古之人君拒諫覆社者不必數而漢高唐宗有創業致治之兩美刻銷如戲人以爲鑑者乃國政之本也 聖上豈不洞照而言路不開者如此國事委靡者如此何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非道伏願 聖上以此警惕焉臣伏見 聖上德躋凝重以主靜爲學敎化不行朝綱解紐收拾漸難豈非 聖志之不立乎所謂恬靜者守成之君承祖宗之立綱遵而不失如漢文尚譏治道之未盡然鍊兵防邊則極銳豈如今日經亂略無懲毖者哉 聖志一定俗尚隨之朝廷以簡默爲賢入臺閣不立言者必先超陞故盡心國事者目以愚守正不阿者嘲以迂直言不避者

誚以狂不思爲國遠圖馴致大厦之將傾豈不由於　聖尚之所化哉人之思慮乃心之知覺得天地之精英者也研而精之如火必明如水必澄昏而不用如鑑必蝕如目障翳此理之自然也心動有善惡之幾事發有治亂之漸小則見於一日此乃萬幾也大則或先著於十年之前或先萌於數月上示天象下著人心人君每加精察深思是非必爲善而去惡深思利害必利民而主義者皆出於居安慮危圖也治必成於大亂之後亂必生於將治之際智者見之圖難其易爲大其細者乃書所謂不見是圖之義也臣於前日屢進審幾精思之論　聖上終不致意不思保國之策不覺斥和致兵不悟防備極疎不念兵禍猝至以致國事顚蹶者莫非思慮不到之故也精神一到金石亦透死生可捐此志難奪則　聖志既立日乾夕惕獨到昭曠之域臨幾遠察以防危禍之必至思之反覆紬繹上通天地萬物之理下窮治亂興亡之迹豁然明覺洞然實得如天日之昭回則敵國事情豈無先事應變之策乎天變可畏豈無警戒消災之道乎書曰惟幾惟康又曰思曰睿睿作聖伏願　聖上猛省面洞察焉臣昔忝侍讀者幾一年殘識雖不能動　天聽至誠豈後恒人乎嘗憶進啓曰人心道心若臨書論理而已則必無益於心政請於燕居一念萌動則此道心乎此人心乎察之必精臨政處事必曰此原於人心乎本於道心乎省之必嚴必以道心爲主制其人心然後德造高明民蒙至澤云未知　聖上想今追念乎古人曰讀論語作別人乃善讀書若既讀而舊習猶存則不如不讀云臣揆聖質比執三王邃學上軼伊周而世道日卑頗歉三代則盡講一部書傳有何進德爲治之效乎此皆臣等不職之罪而　聖上亦有惕念於玆乎臣伏見　聖學高明無微不燭臨筵嚴禮誠乏考問數行進講便即撤卷上以經筵爲虛文下以經筵爲塞責實無進發之益此後雖講徹六經必無興衰撥亂之大猷豈非君德責成不得其道之故乎如臣不學者執册逐隊而進朝玉堂暮臺省以數遘爲榮則無以致精上下二員進對則見聞孤陋無以開發略陳文義旋即退出然後上無不肯之色下無多言之誚古之經筵豈有如今簡慢之理乎臣聞宋朝隻日視朝雙日聽講明朝則三六九日視朝逐日開講而又有會講大禮勳臣閣老六部春坊國子御史多官皆入待極論義理以期啓發豈非可法者乎祖宗朝既有常參即開經筵接羣臣論治道各得其當使羣情上達　聖見旁通此地天爲泰者也豈非　聖上體健之義乎久停常參罕接群臣深居九重下情不通軍機獨斷不得其宜章劄批答使內官傳宣國漸土崩扶植無策民興怨咨流澤難洽況今經亂之後豈無奮發之心乎今雖不能逐日開講請於每五日必定會講如天朝之儀學士多官盡入對或繹前日之已講廣議未聞之道義則所益必多而六曹堂上及兼管備局者并令入侍國事民瘼面加商確已行之事若有未盡參定以處後日未來者益加明斷而入侍學士等因論機務引古證今一如唐時之內相則聖學之裨益邦經之綜理者必將一舉而兩得矣豈不休哉君臣相接以禮者乃人道之大本臣考大明會典則經筵官會於殿門外先行五拜三叩頭後入對將退亦行禮豈非禮貌之嚴肅者乎講畢學士與起居注詳錄上下之語爲二册一藏本院以憑後考一內入以資紬繹翌日更加詰問此講學日昇之道也我國則曾無此禮多官只行一拜奉書乃入跡涉不敬此豈古人敬君之道乎請於今後入出行禮定爲四拜一如明制則允合聖人拜下之義矣諸臣博考文義以奏若無本館之所記則後無可考上必不省罷講後儒臣退與翰注相議抄錄一置本館前人之不能對者所對之違於理者後人面對折之劄以辨之則下有反覆詳陳之益一則繕書以啓上於燕閑流覽重繹則上有體驗嘉言之資溫故之功必多伏願改制定式幸甚且聖經之講雖不可廢以史兼講可助聖智之益明

矣宋朝則或講經以體爲善之陽道或講史以察安危之陰道而皇明則每日開講執經者東立執史者西立待讀經十數遍後即進講史或撰講義以呈云 聖上亦於講經日即命兼講史傳以平日經學之所見律於古今治亂之得失治世則必自比而思之曰某事之善我亦可能某人之善我亦可用而敵國強弱國本殘盛參商思繹則必有助於出治亂世亦數其事而較之曰某事之惡我之所無某人之邪我所不用而厭聞直言則無乃近於殺諫臣乎我有不勤視朝則無乃近於昏怠乎明是非察得失如白黑之易辨然後可以臨事善斷有恢恢游刃之用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伏願以勸講綱目確議定規幸甚當今國事可言者雖多臣之前後三進萬言既無採用則更言機務無適用於公私臣竊慨然第念東宮之入瀋者計關宗社而星霜已變龍樓之問寢久曠言念及此孰不墮淚清朝之因留者必無所益不過誇詡隣國我朝若有至誠之感則必許往來省覲誠感益篤則終必永還成兩宮萬世之歡必有其時豈有我不盡誠而彼許回輈之理哉前後使臣或因謝恩或因正朝言及儲宮者實涉無誠若別定使臣優送禮物初以寬限來覲爲辭善爲周旋則必有快送之理未知朝廷亦嘗念及於此乎伏乞問於大臣而行之雖不得請亦無傷於天地之至情勿以臣言而忽之幸甚臣孤立無朋妄觸時忌處事顚倒爲人所憎得保性命莫非天地之私寵擢命下豈無殞結之感乎陋疾旣重勢難登程未瞻天日之光略陳獻芹之誠以謝天地父母之恩伏乞 聖明留神焉

答曰省疏具悉深用嘉尚疏辭當有勉而採施爾宜勿辭速爲上來

## 무인년 봄에 수찬(修撰)을 사직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하건대, 신은 군주가 욕을 당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죽지 못하고서 안절부절하지 못한 채 먹을 것이나 구하고 있었습니다. 북녘을 바라보면서 눈물을 흘리며 엄한 벌이 내려오기를 기다리고 있사온데 성상의 국량(局量)은 궁벽진 곳까지 포괄하시어 우로(雨露)가 외람되게 마른 풀에까지 이르시니 느껴운 눈물이 무엇보다 먼저 흘러내립니다. 그러므로 길을 떠나기를 말등에 멍에를 맬 순간도 기다리지 못하듯 빨리 하여야 하는 것이 의리에 있어 당연한 것이라 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신의 사정이 민망하고 사태가 또한 절박하여 부모와 같은 성상을 불러 사연을 아뢰지 않을 수가 없습니다.

신은 기질을 허약하게 타고 나서 평소부터 외래로운 병에 얽매여 있었습니다. 그러던 중 병자년 겨울의 병란(丙子胡亂을 가리킴)을 당하여 도로에서 왕래하느라고 식사를 제때로 하지 못하였고, 길거리에서 노숙한 것으로 인하여 무거운 병을 얻게 되었습니다. 그래서 비록 관직에서 물러나와 한가롭게 지내게 되었어도 약을 제때로 갖추어 쓰지 못하였습니다. 그러던 중 금년 봄에 오래전부터 알아오던 병이 재발하여 왼쪽 몸이 마비가 되어 움직이지 못하고 하체에 종기가 나서 마치 오이와 같이 되었습니다. 그래서

음식을 전폐하였거니와 나다니고 앉아 있는 것이 편치를 못합니다。 이때가 어찌 신하로서 사적인 병이나 말할 때이겠습니까마는 스스로 속죄하기 힘든 죄를 범하는 것은 사세가 부득하기 때문이옵니다。

한편 신은 당초에 관군(官軍)이 청나라군에게 무너져 흩어졌을 적에 병사를 받지 못하였습니다。 신은 밤낮으로 외치고 울면서 직접 박연(朴筵)으로부터 견령을 발하여 열읍(列邑)에 (군사의 징발을) 명하였는데 상사(上司)의 명령도 엄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신하된 자가 충성을 바칠 때로서 이보다 급한 때가 없다고 생각하여 밤을 가리지 않고 여기저기 달려가서 직접 백성들에게 회유하였습니다만 백성들의 마음이 놀라고 흩어져 있는지라 저에게로 모여들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 신의 정성이 백성들을 감동시키지 못한 것은 진실로 법에 적용을 하여도 합당한 일이겠습니다만 그러나 다른 사람들이 사정을 살펴보지도 아니하고 겁에 질려 그리하였다고 하고、 또 군진(軍陣)을 이탈하였다고 하여 논죄하려 하는 등 사람을 놀라게 하는 말이 점차 무거워지고 있는 중입니다。 제 자신이 저지른 죄가 이미 중하기 때문에 결코 사적(仕籍)에 끼이기 어려운 처지이온대 어찌 감히 다시 성상을 가까이에서 모실 수 있는 자리를 더럽힐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이것이 바로 신이 엎드려서 공의(公議)를 기다린 채 가볍게 벼슬에 나아가지 못하는 까닭입니다。

신은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신의 위종(危悰)함을 명철하게 살피시어 근시(近侍)의 직책을 바꾸어 주심으로써 신하로서 충성을 바치지 아니한 자의 경계를 삼으신다면 다행이겠습니다。

한편 신하가 군주를 섬기는 것은 마치 아들이 부친을 섬기는 것과 같아서 비록 죄를 얻어서 매를 맞아 피가 흘러내리는 지경에 이르더라도 반드시 호읍(號泣)하면서 의로운 일을 진언하여야 합니다。 비록 윗사람이 아랫사람의 말을 받아들이지 않았다 하여 원망을 많이 한들 그것이 자신의 슬픔에 얼마나 큰 도움이 되겠습니까?

하물며 지금은 나라의 위태로움이 계란을 겹쳐 쌓은 것과 같아서 상하(上下)가 가진 정성을 다 하여도 참으로 조금의 보탬이 되기도 어려운 때입니다。 그러니 어찌 감히 입을 다물고 앉아서 수수방관하는 것이 용납되겠습니까?

오호라! 우(禹)임금께서는 대성인으로서 큰 공훈을 이루시고서도 자신을 권계하는 옳은 말에는 반드시 절을 하여 받아들이셨습니다。 그리하여 재야(在野)의 어진 인재가 없어야 하겠다고 하시었고、 훌륭한 말은 숨기지 말라고 하신 분은 요(堯)임금이셨으며、 친근한 말을 살피기를 좋아하시어 두가지 의견을 들은 뒤 그 중도(中道)를 택한 분은 순(舜)임금이셨으며、 자신에게 간언을 하면서 보필하는 신하를 해치고 학대하고、 아녀자의 말만을 따랐던 사람은 바로 걸(桀)임금과 주(紂)임금이었습니다。 그러니 다스려짐과 어지러움、 안정됨과 위태로움이 어찌 간언을 받아들이느냐 안받아 들이느냐에 달린 것이 아니면 무엇에 달려있

겠습니까?

신은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 성상께서는 참으로 안으로는 아홉가지 덕(注 : 〈書經〉에 나오는 제왕의 아홉가지 덕목)과 여섯가지 행실(注 : 〈周禮〉에 나오는 여섯가지 덕행。즉、孝、友、睦、淵、任、恤)을 갖추고 계시고 성색(聲色)을 멀리하시고 계십니다。그렇지만 스스로 성인의 자질을 풍족하게 갖추고 계시다고 생각하시어 마음을 비우고서 신하의 말을 받아들이는 국량을 넓히려 하시지 않고、매양 뭇신하들이 올리는 소차(疏劄)를 아무 보탬이 없는 쓸데없는 글이라 여기시어 성상의 생각대로만 아랫사람에게 명을 내리십니다。그리하여 거행하는 일이 실질이 없으니 무너진 기강이 떨쳐 일어날 리가 어디에 있겠습니까?

정축년의 일은 참담하였습니다。응당 각성을 하고 방법과 제도를 바꾸어야 함에도 불구하고 신이 들은 바로는 성상이 하시는 정사에는 사적인 생각에 이끌리는 면이 있다고도 하고、시작하는 일은 있으나 끝맺는 일은 없다고도 하니、만약 편안함을 즐기어 와신상담(臥薪嘗膽)의 정사를 격하게 시행하지 않으신다면 국사가 점차적으로 해이해짐이 마치 물이 아래로 흘러 내려감과 같이 될 것이오니 이 어찌 통탄할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이미 저희들이 어렵고 위태로운 일을 겪었으니 성상께서는 반드시 더욱 명철하신 지혜로 나라의 위기를 살피시어야 하니 어찌 깜짝 놀라서 크게 깨닫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그러므로 성문을 조금 열어서 빨리 애통(哀痛)의 조(詔)(注 : 국왕이 자신의 잘못을 시인하는 조칙)를 내리심으로서 널리 훌륭한 언론을 구하도록 하시고、혹은 재야에 숨은 어진 사람을 찾기도 하여 백성들의 마음을 진정시키고 국사를 바로잡아야 할 것입니다。그런데 성상의 뜻이 이러한 일에 미치지 아니 하시고、바른 말을 진언하는 신하에게 은혜 내리기를 거부하고 싫어하는 얼굴빛을 띄우십니다。그리고 진언을 하되 좀 미친 듯 하는 사람에 대하여는 그대로 두어두면 될 것을 죄를 가하여 멀리 귀양보내고 또 사면할 때가 되어도 용서하지 않고 있습니다。이와 같은 일이 어찌 성인이 강언을 받아들이는 도리라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당초에 산성(山城)에 머물고 계실 적에 어떤 자가 성밖에 있는 꼴과 양식을 실어 오기를 청하였을 때 대신들이 이를 따르지 않아서 일을 그르쳤습니다。그러니 지금에 그것을 되돌아보고 후회하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그런데 그때 그 진언을 한 사람에 대해서는 잊어버리고서 마치 버린 물건과 같이 하여 포상하고 은전을 내리지 않으니 그리하면 조정의 신하들이 실망할 뿐만 아니라 사방에서 이상하게 생각함도 면하지 못하는 것입니다。

옛날 중국의 군주로서 간언을 거부하여 사직을 망하게 한 사람은 일일이 다 헤아릴 필요가 없습니다。한나라의 고조(高祖)와 당나라의 태종(太宗)은 나라를 건국함과 정사를 잘함의 두가지 아름다움을 함께 가지고 있어서 배우와 같이 그들을 본받아 겨울로 삼는 것이 바로 국정의 근본입니다。

성상께서는 어찌 이것을 철저하게 살펴보지 않으시고 언로(言路)를 열지 않으시는 것이 이와 같으며, 국사를 미약하게 함이 이와 같으시니 그 까닭이 무엇입니까? 〈서경〉에서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습니다。

「진언하는 말이 있어 너의 마음에 거슬리거든 반드시 도를 가진 사람에게 물어보라! 진언하는 말이 있어 너의 뜻보다 손상됨이 있거든 반드시 그릇된 것이 있나 살펴보라」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이러한 말로 경각심을 가지시기 바랍니다。

신은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 성상께서는 가지신 덕이 종후하시어 주정(主靜)으로써 배움의 내용을 삼으시니 교화가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조정의 기강이 해이되어 이를 수습하기가 점차 어려워지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성상의 뜻이 확고하게 서지 않은데서 발생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이른바 염정(恬靜)이라고 하는 덕목은 나라를 지키어 완성시켜야 할 군주가 조종(祖宗)께서 세우신 기강을 받들어서 준수하여 잃지 아니함을 말하는 것으로 마치 한나라의 문제(文帝)와 같이 하는 것을 가리킵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한나라의 문제는 치도(治道)가 완전히 갖추어지지 않았다고 하여 군사를 훈련시키고 변방을 방어하는 일을 극도로 첨예하게 하였으니 오늘날의 난리를 겪고도 소홀하게 하여 예전의 잘못을 징계하여 뒷날의 일을 경계하는 일을 하지 아니함과 같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 한번 뜻을 정하시면 풍속은 그를 따라가게 되어 있습니다。 조정에서는 간소하게 하고 첨묵하는 것을 어진 것이라 여기고 있으며, 대각(臺閣)에 들어가면 진언을 하지 않는 사람이 반드시 먼저 승진을 하는 까닭에 국사에 온 마음을 다하는 사람을 가리켜 어리석은 사람이라 지목하고 바른 것을 지켜 아첨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을 사정에 어두운 사람이라고 조롱하며, 직언을 하여 벌도 피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을 미친 자라고 꾸짖고 있습니다。 국가를 위하여 원대한 계획과 순탄한 진로를 생각하고 있지 아니하니 나라가 장차 기우는 것이 어찌 성상께서 숭상하는 것에 물들어서 그렇게 되었다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사람의 사고는 마음의 증각(知覺)으로서 천지의 정수와 정령을 얻어서 이루어진 것입니다。 그것을 갈고 닦으면 반드시 불과 같이 밝게 빛날 것이요。 물과 같이 맑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리고 흐리게 둔 채로 사용하지 아니하면 분명히 거울이 부식되는 것과 같을 것이며, 눈이 침침해지는 것과 같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이 이치의 자연스러운 결과입니다。 마음의 움직임에는 선악의 기미가 담겨있고, 일의 시행에는 치란(治亂)의 진행이 담겨 있습니다。 그것이 작을 경우에는 하루만에 나타나니 그것이 바로 만기(萬幾 : 제왕이 마땅히 경계하고 두려워하여야 할 만사의 기미를 말함。 곧 제왕이 할 일을 가리킴。)라 하는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그것이 큰 일일 경우에는 십년전에 그 기미가 나타나기도 하고, 혹은 여러 달 앞서 나타나기도 하는데 위로는 하늘의 형상으로 보여주기도 하고, 아래로는 백성의 마음으로 나타나기도 합

니다。 그러므로 군주는 매양 정밀하게 관찰하고、 그 옳고 그름을 깊이 생각하여 반드시 선을 행하고 악을 제거하여야 하며、 이로움과 해로움을 깊이 생각하여 백성들에게 이로움을 주고、 의로움을 주로 삼아야 하니 이러한 일은 모두 평화시절에 위기의 시절을 미리 걱정하는 데서부터 시작하는 것입니다。 (일을 도모함에는) 다스림은 반드시 큰 난리가 일어난 다음에 이루어지는 것이며、 난리는 반드시 잘 다스려지고 난 다음에 발생하는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지혜로운 자는 이러한 이치를 알아서 일을 도모함에 있어서 쉬운 것을 어렵게 여기고、 일을 실행함에 있어서 자질구레한 일을 큰 일처럼 여기는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서경〉에서 말한바 보이지 않는 것을 도모한다 (不見是圖)는 뜻인 것입니다。

신은 전일에 일의 기미를 살피고 정밀하게 사고하시라는 논의를 누차 진언한 적이 있습니다마는 성상께서는 끝내 그 말에 관심을 두지 않으시어 나라를 보전할 계책을 생각하지 않으셨습니다。 척화(斥和)가 청나라 군대를 불러들이는 것이라는 사실을 깨닫지도 못하시었고、 그에 대한 방비가 극도로 허술하다는 사실도 깨닫지 못하시었으며 병화가 그러케 순식간에 이르러 올 줄도 염두에 두지 않으시었습니다。 그럼으로써 국가가 무너지는 결과를 초래하게 되었으니 이는 모두 사려함이 그러한 일에 이르지 아니한 까닭에 발생한 것이었습니다。 정신이 한번 거기에 이르면 금석이라도 뚫어지는 것이며、 삶도 버릴 수 있다고 생각하면 사람의 뜻을 빼앗기가 힘이 듭니다。 그런즉 성상의 뜻을 확고하게 세우시고、 낮에는 부지런히 일하고、 밤에는 삼가하시어 홀로 명백하고 광대한 도의 세계에 이르시어 사태의 기미가 나타날 때의 먼곳의 일을 헤아리시며、 반드시 일어날 위험과 앙화를 방지하십시오。 생각을 반복하여 이끌어 내시어 위로는 천지만물의 이치에 통달하시고、 아래로는 치란(治亂)、 흥망(興亡)의 발자취를 궁구하시어 활연하게 밝게 깨달으시고、 명료히 실제적인 사무를 터득하시어 하늘의 해와 같이 밝게 돌아오셨다면 적국의 사정을 사건이 일어나기 전에 미리 알고 임기응변할 수 있는 계책이어찌 없었겠습니까? 하늘의 변괴가 비록 두려운 것이기는 하나 어찌 경계하여 소멸시킬 수 있는 방도가 없겠습니까? 〈서경〉에서 말하기를、 「일의 기미를 알아서 편안하게 하라」 하였고、 「생각을 하면 슬기로와 지고、 슬기로와 지면 성인이 된다。」고 하였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힘써 성찰하여 주시고 통찰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신은 예전에 시독(侍讀)의 자리에 있은지가 거의 일년이 가까이 되었사온대 천박한 학식인지라 비록 성상의 마음을 움직이지는 못하였지만 지극한 정성이야 어찌 일반 사람의 뒤에 서겠습니까? 저는 그때 다음과 같은 말을 진계(進啓)한 것을 기억하고 있습니다。

『인심(人心)과 도심(道心)에 대하여 만약 서적을 앞에 두고 이치를 따지듯 하고 말 뿐이라면 분명히 마음을 다스리는데 아무런 도움이 되지 못할 것입니다。 청컨대

평상시 거처할 적에 하나의 마음이 맹동(萌動)할 것 같으면 지금 일어나고 있는 이 마음이 도심인가 아니면 인심인가 정밀하게 살펴보아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리고 정치에 임하여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는 말하기를、「이것이 도심에 근거를 두고 있는 것인가 아니면 인심에 근거를 두고 있는 것인가」하고 반드시 자기에게 물어서 기필코 엄하게 도심으로써 주를 삼음으로써 인심을 제어하도록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 연후라야 성상의 덕은 고명(高明)한 데에 이르를 것이며、백성은 지극한 덕택을 입을 것입니다。』

신은 이상과 같은 말씀을 들였습니다만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 성상께서 지금에도 그러한 말을 추념(追念)하고 계신지요? 옛 사람중에 다음과 같은 말을 한 자가 있습니다。

「〈논어(論語)〉를 읽고서 다른 사람으로 변화된 뒤에라야 책을 잘 읽은 사람이라 할 수 있다。 만약 이미 책을 읽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예전의 습관이 그대로 남아 있다고 할 것 같으면 책을 읽지 않는 것 보다도 못하다。」

신이 살펴보건대、성상의 자질은 삼왕(三王)에 비견할만하고、깊으신 학문은 위로 이윤(伊尹)과 주공(周公)을 능가한다고 여겨집니다。 세상의 도가 날로 낮아져서 삼대(三代)에 뒤지니 하나의 〈서경〉을 다 강론한다 한들 무슨 덕에 나아가고、다스림에 보탬이 되는 효험이 있겠습니까? 이것이 바로 신등이 직무를 제대로 수행하지 아니한 죄이온대、성상께서도 이에 대하여 생각하여 보신 적이 있으신지요?

신이 엎드려 생각해 보건대、성상의 학문이 고명하시어 아무리 은미(隱微)한 것일지라도 밝게 아지 못하는 것이 없으며、또 경연에 임하시어는 예를 엄하게 지키고 계시기 때문에 참으로 질문하는 일이 적을 뿐만 아니라 여러 차례 진강(進講)을 하고 나면 책을 덮어 버리고 맙니다。 그리하여 위로는 경전을 헛된 글에 불과한 것으로 만들고、아래로는 경연을 색책(塞責)하는 것으로 만들 뿐이어서 실로 학문을 진보시키고 계발시키는 이익을 얻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러니 이후로 육경(六經)을 완전히 강론한다 하더라도 쇠퇴한 것을 흥기시키고 어지러운 것을 바로잡는 큰 계책을 얻지 못할 것이니 이것이 여쩌 군주의 덕이 성공을 책망함에 있어 주어진 도리를 다하지 못한데 근원하는 것이 아니라 하겠습니까? 신과 같이 학문이 없는 사람이 책을 끼고서 경연에 참가하는 대열을 따라서 나아가 아침에는 옥당(玉堂)에 나아갔다가 저녁에는 대성(臺省)에 올라가는 것과 같이 자주 벼슬자리가 올라 가는 것만을 영광으로 여기고 있으니 학문에 정통할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리고 상하 두 사람이 진강을 하게 되면 견문이 고루하여 성상의 뜻을 계발시킬 수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글의 뜻을 대략 진술하면 즉시 퇴출(退出)하라 명하십니다。 그런 뒤에도 주상께서는 진강에 긍정하지 않는다는 얼굴빛이 없으시고 아래사람이 말만 많다고 꾸짖음도 받지 않고 있습니다。 옛날의 경연에는 지금과 같이 간소하고 부실할 이치가 어디에 있겠습니까?

신이 들으니 송나라 때에는 하루의 조회를 보면 이틀에는 경연을 열었다 합니다。 그리고 명나라의 경우에는 三、六、九일에는 조회를 열고 날마다 경연을 열었다고 합니다。 또한 모여서 큰 예에 대하여 강론을 하면 훈신(勳臣)과 각로(閣老)、육부(六部)、춘방(春坊)、국자감(國子監)、어사(御使) 등의 많은 관리들이 모두 입시하여 의리를 끝까지 토론함으로써 군주에게 계발이 될 것을 기약하였다고 하니 이 어찌 본받을 만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조종조(祖宗朝)에서는 이미 상참(常參)이 있어서 경연(經筵)을 열면 뭇 신하들이 참여하여 치도(治道)에 대하여 강론을 할 때 제각기 자신들이 담당한 것을 진술하게 하였으니 그렇게 함으로써 뭇 신하들이 가진 속마음을 성상께 알릴 수 있게 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성상께서 여기저기의 사정에 두루 통할 수 있었으니 이것이 바로 하늘과 땅이 태평하게 된 것이었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성상의 체건(體健)의 의로움이 아니겠습니까? 그런데 오래도록 상참(常參)을 폐지하시고 뭇 신하들을 접견하시는 일이 드물며、구중궁궐(九重宮闕)에 깊이 계시니 아래 사람들의 속마음을 성상께 알릴 수가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군사적인 일을 독단적으로 처리함으로써 제대로 일을 처리하지 못합니다。 또한 장차(章劄)와 비답(批答)을 내궁(內宮)으로 하여금 전하여 알리게 하니 국가가 점차로 흙더미가 무너지는 것과 같이 되고、지탱할 방도가 없게 되었습니다。 그리고 백성들로부터 원망과 한탄이 일어나고、백성들에 대한 혜택이 돌아가지 않고 있습니다。

게다가 지금은 새로이 난리를 겪고 난 뒤인지라 어찌 분발하려는 마음이 없겠습니까? 지금 비록 날마다 경연을 열 수 없다 하더라도 명나라의 법도대로 닷새마다 회강(會講)하는 예(例)를 만들어 학사(學士)와 많은 관리들이 모두 경연에 들어와 성상을 마주하게 한다면、어떤 사람은 지난날의 이미 강하였던 것을 다시 엮게 하고、어떤 사람은 아직까지 듣지 못하였던 도의(道義)를 넓게 토의할 것이니 이익되는 바가 분명히 많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또 한편으로 육조(六曹)의 당상관(堂上官)들과 비변사(備邊司)를 관장하는 사람들을 모두 입시(入侍)하게 하여 국사와 백성들의 폐해에 대하여 이미 있었던 일을 성상의 면전에서 직접 따져보게 하고 만약에 미진(未盡)한 일이 있으면 참정(參定)하여 뒷날 미래의 일에 대처하게 하십시오。 이러한 일등에 대하여 더욱 명철한 판단력을 놀리시고、입시한 학사등은 그 때에 기무(機務)에 대하여 논의하고 옛일을 이끌어서 현재의 일을 증거함으로써 당나라 때의 내상(內相)과 똑같이 한다면 성상의 학문에 도움이 되는것과 나라를 다스림에 체계가 잡힘에 있어 하나의 일로 두가지 이익을 동시에 보게 될 것이니 이 어찌 아름다운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군주와 신하가 예로써 서로 접촉하는 것은 인도(人道)의 큰 근본입니다。 신이 〈대명회전(大明會典)〉을 살펴보니、경연관(經筵官)은 대궐문 밖에서 모여서 먼저 다섯 번의 절과 세번의 고두(叩頭)를 한 다음에 입대(入對)한다고 하

였고、또 물러날 적에도 예를 행한다고 하였으니 이 어찌 예모(禮貌)가 엄숙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경연에서 강론이 끝난 다음에 학사와 기거주(起居注)가 군주와 신하의 말을 자세하게 기록하여 책 두 권을 만들어서 한 책은 본원(本院)에 보관하여 후고(後考)를 기다리고、또 한 책은 내전(內殿)에 들여가서 나중에 꺼내어 보도록 하고 그 다음 날에 다시 힐문(詰問)하고 있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학문을 강하여 날마다 향상된다는 도(道)입니다。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이러한 예가 예전부터 없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많은 관리들이 단지 한번의 절만을 행하고서 책을 받들고 대궐안으로 들어오니 그 자취가 불경(不敬)한 것입니다。이것이 어찌 옛 사람들이 군주를 공경하던 도리라고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청컨대、금일 이후에 (경영관이) 대궐을 출입하는 경우에는 네번 절하는 것으로 예를 정하여 명나라의 제도와 똑같이 하도록 하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성인에게 아랫사람으로서 절한다는 의(義)에 잘 부합될 것입니다。

뭇신하들이 경서의 뜻을 널리 상고하여 상주하는데 만일 본관(本館)에 기록해 둔 것이 없다면 뒷날에 다시는 상고할 거리가 없어서 성상께서 살펴 볼 수 없는 것은 분명한 일입니다。그러하오니 강의를 끝내고 난 뒤에 유신(儒臣)이 경연에서 물러나와 한주(翰注)와 더불어서 상의하여 그 강의 내용을 초록(抄錄)한 다음 한 본을 본관에 보관하게 하십시오。그렇게 하여 앞 사람이 대답하지 못한 것과 대답한 바가 이치에 어긋나는 것을 뒷 사람이 면대(面對)하여 해석하게 하거나 차자(劄子)를 올려 변론하게 하십시오。그러면 아랫 사람에게도 반복하여 자세하게 진술할 수 있는 이익이 생기게 될 것입니다。그리고 다른 한 본(本)은 정서(淨書)하여 성상께 바쳐서 성상께서 한가하신 틈에 살펴보시고 거듭 생각케 하신다면 뒷 사람에게는 아름다운 말을 체험하는 자료를 가지게 되는 것이며、온고지신(溫故之新)의 공(功)도 많아질 것이 분명합니다。엎드려 바라건대、제도를 바꾸어 정례화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다른 한편으로 성경(聖經)의 강의는 없앨 수 없는 것이지만 겸하여 역사도 강의하는 것이 성상의 지혜를 더욱 밝게 하시는데 도움을 줄 수 있을 것입니다。송나라의 조정에서는 어떤 사람은 체(體)로써 경(經)을 강하여 선을 행하는 양도(陽道)로 삼고、어떤 사람은 역사를 강의하여 안위(安危)의 음도(陰道)를 살피게 하였습니다。명나라의 경우에는、매일 강의를 하였는데 경서를 가지고 있는 사람은 동쪽에 서고、역사책을 가지고 있는 사람은 서쪽에 서서 경서를 수십 편 읽은 다음에는 곧바로 역사를 진강(進講)하기도 하였고、혹은 강의(講義)를 찬술(撰述)하여 바치기도 하였습니다。그러하오니 성상께서도 경서를 강하는 날에 바로 사전(史傳)을 강하게 하십시오。그럼으로써 평일의 경학(經學)이 고금의 역사에서 치란(治亂)의 득실(得失)에 의하여 징험(徵驗)되었던 바를 알게 하십시오。(역사에 나타난) 치세(治世)의 경우에는、반드시 경로를 그 시대와 비교하여 보고 생각하기를、「어떤 일을 잘 하였는데 나 또

한 그 일을 할 수가 있다。 어떤 사람은 매우 선한데 나 또한 그러한 선을 행할 수 있다。」고 하실 것이며、또 적국(敵國)의 강약(強弱)과 나라의 근본의 잔약함과 강성함을 참작하고 추측한다면 나가서 정치를 행하는데 반드시 도움이 있을 것입니다。 난세(亂世)의 경우에는 그 시대의 일들을 하나 하나 생각하여 비교하여 보고 「어떤 일과 같은 악한 일은 나는 하지 않아야겠고、어떤 사람이 행한 사악한 일은 나는 하지 말아야 한다。 그리고 직언(直言) 듣기를 싫어한다면 그것은 간신(諫臣)을 죽이는 것과 비슷한 일이 아닌가? 내가 조정에 나가 조회를 보기를 근면히 하지 아니한다면 나는 어둡고 태만한 군주와 비슷하게 되지 않겠는가?」라고 생각하여 보십시오。 옳고 그름을 밝히시고、득실(得失)을 살피시어 마치 흰 것과 검은 것을 쉽게 구별할 수 있는 것과 같이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 연후에라야 국사에 임하여 판단을 잘 내릴 수 있어서 온갖 일에 숙련되게 일을 하실 수가 있는 자료가 될 것입니다。

〈서경(書經)〉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습니다。

「나라를 잘 다스린 사람과 같은 도(道)를 시행하면 나라가 흥성하지 아니함이 없고、나라를 어지럽힌 사람과 같은 일을 하면 나라가 망하지 아니 함이 없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朱子의) 〈강목(講目)〉을 강의하기를 권하여 이를 정례화시킬 것을 의논하여 주기를 바라오니 그렇게 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현재 국사에서는 건의를 올릴 일이 많습니다만 신이 전후(前後)에 세차례 만언소(萬言疏)를 올렸어도 채용되지 못한 바 있거니와 기무(機務)에 관하여 다시 말한다 하여도 공사(公私)의 일에 적용하지 못할 것이니 신은 은근히 안타깝게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다만 동궁(東宮：昭賢世子를 가리킴)께서 청나라의 심양(瀋陽)에 볼모로 들어가신 것을 생각하여 보니 그 계책이 종사(宗社)와 관계가 있는 것이므로 되 성상(星霜)이 벌써 변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세자에 대한 안부를 묻지 않은지가 이미 오래되었습니다。 생각이 여기에 미치면 눈물을 흘리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이 그 누가 있겠습니까? 청나라가 세자를 억류하고 있는 것은 분명히 아무런 이익도 없고 단지 이웃 나라에 대하여 자랑하는 것에 불과합니다。 우리 조정에서 지성(至誠)으로 감동시킨다면 반드시 세자와의 왕래와 안부인사를 허락할 것이요。 지성이 더욱더 돈독하면 끝내는 영구히 세자를 돌아오게 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두 궁(宮)의 만세의 즐거움을 이루는 때가 반드시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어찌 하여 우리는 정성을 바치지도 아니하고 저들이 되돌려 주기만을 기다리고 있는 것입니까? 전후의 사신들이 어떤 자는 사은사(謝恩使)로 가고、어떤 자는 정조사(正朝使)로 가는데 세자에 대하여 말이 이르는 경우 참으로 정성을 들이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 만약 사신을 따로 정하여 예물을 후하게 보내고서 세자를 더 그럽게 주어 세자가 문안인사 올릴수 있게 하여 줄 것을 청한 다음 잘 주선한다면 반드시 빨리 돌려보낼 것이 분명한 이치입니다。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 조정에서도 일

찌기 이러한 점에 대하여 생각이 미치엇는지。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대신들에게 물어서 시행하도록 하시기 바랍니다。 만약 청한바를 이루지 못한다 하더라도 천지간의 지극한 정에 해를 끼치지는 아니할 것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신의 말이라 하여 소홀히 하지 아니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겟습니다。

신은 벗들이 없는 외로운 사람으로서 망령되이 시속(時俗)이 꺼려하는 일을 걷드리고 일을 대해서 뒤죽박죽 처리하는지라 사람들이 미워하는 자입니다。 그럼에도 성명(性命)을 보전하고 있는 것은 천지의 사적인 총애를 입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 이에 수찬에 발탁한다는 명을 내리시니 어찌 분골쇄신(粉骨碎身)의 느낌이 없을 수 있겟습니까마는 병이 이미 무거워 길을 나서기가 힘이 듭니다。 하늘의 해의 빛을 바라보기도 못하고、 대략 보잘 것없는 정성을 진술하여 천지 부모의 은혜에 감사하는 바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유념하시기 바랍니다。

성상께서 비답(批答)하시기를、「상소문을 다 살펴보니 매우 가상하다。 상소의 내용은 내가 마땅히 힘써서 채용하겟거니와 너는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올라오라!」 하였다。

## 吉州牧使弊疏

伏以臣最駑無聞玷籍經惟乞遠安分遽承寵擢躋異秩守重地公議益嚴惶汗涔涔况臣精力已耗病痼麻木豈能綜理報國之圖乎益切隕越然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職殊內外言豈有進退乎今將遠行還激犬馬之戀則平日耿耿于心者可不畢陳以竢聖人之好察乎臣伏見 聖上天資純粹氣欲不蔽而進學出治頗慊三代則無乃道源之不徹乎古人則下學上達以造一貫後世則侈邪說謬俗習故雖有美質或溷於異端功利者皆本於識見之不透故朱子以爲必先窮太極明見道體如禹鑿龍門萬水同歸云此實明聖學之大義也臣忝筵席欲進讀太極西銘庶裨高明錄口訣記淺見今以繕寫呈進而且聞內藏諸書逸於兵燹不備養德之助云臣曾儲性理大全一秩可該 睿覽者故并即投進昔在 祖宗朝常以性理大全終日玩繹以爲至樂云伏願 聖明每於夜氣清明披玩太極西銘以明天人萬理之本則獨到昭曠豁若瑞日之中天炳萬物裁萬事如燭照而龜卜豈不休哉目今國事阽危人危累卵而臣進性理之說雖若迂遠然立大本明道體可定經國之大紀則言若迂而實切伏願 聖明留神焉一曰積誠感天蓋天者萬化之大源也蒼蒼照臨冥冥不測欺天則陰禍必重謾天則害及子孫應驗捷於影響雖有遲速必無報應之差匹婦呼寃六月下霜臣常不之信嘗見青坡小說則曰有村民歐辱其母母乃祝天曰天罰何不即下言未旣白日陰霾雷殺村民云此乃天聽至神上下無間者也我國乃海隅別一區域雖不敢僭行郊禮至誠事天則豈有中外之殊哉敵國興兵則風雨順我國應變則若無天助者非我禮義之有缺我國視天若無所感故誠乏尊天上下否隔豈有天道之昭應哉禮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此乃古人上祭天地日月星辰之靈以保人道之禮也今於禁中淨掃禮天之壇當此水旱恪行祈禱或罪己自責追法成湯則豈無天心之底豫哉旱魃燋於兵燹之餘將無以爲國 聖上至誠感得大霈有感必應天道之常也韓文公朱子祈雨致澤必有謝祭者豈無其理該曹按古請行實出於有徵 聖上不許者何也恐非誠報之義也伏願 聖上極盡畏敬西成旣豐躬行報

祀以體天人交感之實幸甚

二曰明定心體心之本體鑑空衡平物來順應不爲所動則如秋月中空萬象自明衆欲交攻應之不定則如狂風落葉錯亂不齊此乃古人終身兢業不敢有一時放逸者也朱子曰心纔係於物則必爲所動未來而先有待事過而因留或方應事意有偏重者皆是係於物也他事未到應之必差何以心得其正云以此推之則 聖上雖云講學體驗之功恐有未至也盖心之好惡發於言動事爲之間而或失其正者皆由於私意之交蔽當此時危必靜養本體以恢至公然後可以整頓邦經政體丕立竊觀近日用人處事多失其當定罪論刑頗咈公議而若有言逆 聖心者則忿懥必形於辭氣此無乃涵養之失其道耶臣於前日仰達精思研幾變化氣質之法靜以敬養本體動以精察是非克其氣質之偏悔其言行之過寬猛相濟日躋中正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伏願 聖上體認實得如子夏瘦肥之有驗如呂東萊變化粗暴之有效則不勝幸甚

三曰保養 聖躬 聖上不幸遭變實由於明大義風雪勞瘁玉候不寧臣民煎憂受天景福勿藥有喜莫非 宗社之慶也臣曾陳病加小愈之戒未知 聖上亦已省念乎且 儲宮之滯異域星霜已換風土頓殊馴致疾疹今見陽復之候豈非惟天惟 祖宗分明默佑以啓萬世無疆之休者哉然定血氣明道心嚴於愼生者實是道義之當然也昔劉元城初謫嶺表遵守温公絶欲之戒閱十年免病而歸北氣甚獰於南瘴則必以元城之守正爲法嚴苦定志可免惟疾之憂況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云今日 儲宮之茹苦者必爲久享太平之大基學益高智益明行益篤優入聖域者必在於是伏願 聖上嚴申警戒特令從臣每以清心寡欲爲繩愆之規以勤學好善爲進道之本以嚴截内外爲大閑之方必使親宮僚之日多近内庭之日少而披香内史受教嚴飭則内範益正頤養適理益延螽斯之慶矣

四曰優備禮物舉國臣民日望 儲宮之回鑾若不盡誠必無感動之益空手浪言有何所裨況彼無府庫禮遇漸薄國家奉養貳極之需何可不圖接濟乎兩西素鮮物産慘經兵燹策應尤難各道朔膳之供雖有小弊莫非壤産非如貢物之殃民 聖上特命權減者實係邮民之大政然揆今事勢遠慮異地禮用之缺因令各道備呈朔膳乃以司僕馬隨時入送以爲結歡善歸之圖允合相時之宜矣我國兵力雖無所長禮義之名甲於天下今日雖不能以兵力應敵以禮義感化爲國之急務彼以巧詐應以誠信彼以武力待以禮法則庶有得伸之路矣然我國則事多稽緩彼則嚴急我國則動輒迂拙彼則事必果決緩急不同應接失期則勢將生變甚可畏也差人徃來急於火燃一物不備必致辱國臨期催督民怨益興臣之迂意則接所堂上郎廳極擇差出與該司定議料理各樣接待之需紙地柿果等物及時措辦則民無艱備之虞國有策用之便矣

五曰愼簡相臣相以弼辟燮天道理萬機者也相得其人則國綱舉相不得人則萬事墮前鑑已明然漢則秉權太重生殺惟意則過也唐宋則平章參政擢用年少秩卑之才俊分權贊議此國紀之所以益張及至明朝罷相職只以内閣太學士兼典機務綜理天下之緒職親地禁規模密勿有愈於漢唐之疎外而本職則皆吏禮部左右侍郎此明治得要之最太學士年至五十固辭乞退豈非後世之可法者哉我國則卜相愼重必歷職中外年迫致仕然後乃登輔弼宿德雖能鎮物精神已衰何能裁決如流乎國家舊制雖不必變更三公則因用重望而左右參贊極擇一時才德俱備之人使協相職左參贊則兼管吏戶禮右參贊則兼管兵刑工與本曹堂上相議於政府或助不逮或規循私則吏曹不敢以公議不諧者隨政低昂刑曹不敢以生殺操縱戶曹不敢以財貨近濶兵曹不敢以軍

伍盈縮形勢相維朝綱肅然國經可定左右參贊雖有出入三司者亦不遠職因令兼察而卜相必以此諳練事機者擢任則相臣有厚德鎮邦之望參贊有英明裁轄之能剛柔並行百事得宜權臣雖欲擅弄國柄者亦必有所忌憚是不變古法而大有裨於經濟矣至於戶兵曹乃財穀之源若不明查經用則浚民脂膏者豈不浣於私索乎中國則各道會計相府察考陞黜者法制極嚴我國則曾無此規故兵曹價布則郎廳專掌堂上不聞用度戶曹則米布出入或有郎廳主斷堂上不察所在此皆緣上司不覈會計之故也國事委靡勢固然矣今令政府嚴立節目每於朔末令左右參贊率其郎屬清查該部之所用有若干憲之私則堂上以下按律定罪必有肅政之規矣伏願 聖上度古今任相之義明國家經用之本不勝幸甚

六曰嚴立紀綱維持國家莫嚴於紀綱紀綱流行如人血脉紀綱不立則國勢不振決難收拾如千間大廈棟樑先折所謂紀綱者不在於聲音在於信賞必罰而已今於亂後賞罰尤極無章扈從守堞人臣分義當然固無官爵之尊卑而官高者益高秩卑者沉淪此豈賞自下施罪自近臣行者哉此人心之日益瓦解者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唐遵行立治明朝考典益嚴故朝臣在外治績立朝論事者雖伸直道忤聖旨者而陞薦必先雖逢君以媚若不叶正議則必左遷故用人一本於公議此明治之綜理者也我國則外官雖有褒貶朝廷曾不考績守令善治者監司御史雖有褒啓置而不用監司及京中各司多官則少無陞黜悠泛度日只以吏曹堂上親屬相切者隨政塡差而外方州牧大處則例用文官其人皆年邵氣餒外怵豪民內鉗妻子大邑頹廢處甚多甚可痛也監司則雖若選任朝議不加後無黜陟故雖有砥廉勵政者迹阻登庸或決獄任私荒色取罵者亦不貽累此皆考察無據之徵也今者政府褒貶只以文官漢語上下其等有若兒戲何益於國事乎今則八道守令邊將褒貶後其中善治一二人別加褒啓商論政績各司多官則令其堂上并論郎廳之能不能後吏曹會議相臣定高下參善惡眼同三司別加褒貶守令善治者擇八道所啓分爲三等隨政任用定爲恒式則得人必矣咸鏡道則有吉州永興鍾城平安道則有義州江界黃海道有黃州京畿則有驪州而三南大邑則不以陞秩者何也今於忠清道公州清州忠州全羅道羅州光州南原慶尚道尚州安東必以堂上差送八道狀啓中善治人抄擇啓下次次陞遷非善治人則切勿定送可以聳動人心而全州慶州廣州則必以此大邑守令善治者差送必有盡誠行政之效矣戶曹堂上則必以監司有治聲者差定不以昏庸者苟充則自然整理國事推實惠矣吏曹禮曹則皆以三司長官盡言不諱操身有法者會議陞遷則清議大張人不敢行私國家治平爲國擇人各有其法況今國勢荐奄用人處事不遵古法者至此何也親臨爲政可警人聽而李景義之超陞當矣臣曾在公州治聲未著遽陞寵擢人謂斯何必遠臣職擇遣才望可立國紀矣此非臣厭憚邊地實有欲伸公道也伏願 聖明斟酌定式嚴明國綱幸甚

七曰擇任巡宣閫中國則十三省有布政司統理民事按察巡按御史主劾治獄總兵整師提學主文此設官大槩而巡撫御史以秩卑小官察一道多官之善惡而內則六部皆有科官常直禁中監察御史專掌當道內外相維人不敢任意行私此天下庶事雖繁裁治嚴密至今撐柱者實由於法制之精當也我國則不然各道只有監司一人總治而都事佐之多有望實未副者何能任職得宜乎今雖不設巡撫御史古有巡察使從事官令監司自辟名官帶職往來巡行道內按察守令一如暗行明知實狀與監司相議黜陟則必無褒貶之不公矣從事官在京時雖登臺省本道

應行公事到京者或啓稟廟堂或議定該曹則事不積滯民必蒙惠矣北評事差送名官實非偶然六鎮爲國喉舌武將羅列境土絶遠守令貪婪邊民寃苦末由聞知若以北評事望重文官差送十朔纔滿以諫官徵還鏡城判官亦用陞臺名臣畀之則國威遠振邊民承惠矣

八曰明定俗尚古者孝友睦婣任卹修之篤禮樂射御書數習之精故在家之行克備爲國之用必多此國事所以畢修也今則既廢尚德人不修孝悌之實內外族屬視若路人風化既薄何以爲國禮樂之法雖乘射御書數之藝則行亦何難國不嚴法人不好古射爲武夫之枝數爲算員之役儒恥執弓朝士嗛算故臨危逢敵不能發矢以死臨民尸職盡漏國契於猾吏兵不得強財多浪失咸由於國法之疎也古者天子諸侯皆習射觀德諸侯來朝射中則與於祭不中則否而諸侯貢士天子試射澤宮觀德行定爵祿故儀禮射儀爲禮樂之最而孔子亦射於瞿相之圃則及今亂世士習無用之科文不習有益之游藝亦可痛也今於科擧雖未能兼取武才儒生所製多有科次不盈或令軍士抽紙以用事極無據今令儒生一依古法預令習射見其執弓之能否所中之多少以均陞黜則人多激勸文武兼備之才由此大興必將有益於國用矣古之明君或立木馬習騎射請立帳禁中發舒志氣表率群臣則孰不影從而感動哉當今禦敵之具莫鳥銃若也人視爲下賤之所操因登武科必先捨舊習言及泚類將何以廣傳習責戰用乎如臣不文者無益民政且昧射御則必先習鳥銃以勸武士則必大有臨戰之益矣昔皇明太祖嚴令天下士子精習射藝令武臣子弟亦製兵策通經術皆爲適用豈非今日培養人才之法乎且內三廳武士雖若選擇或目不知書手不排算他日牧民禦衆豈知兵法之得失乎今使兵曹堂上郎廳都摠府堂上郎廳主教兵書兼習算數則內三廳除職者可得成才豈不合於軍機哉蔭官將出六品者則皆令精熟算法部目爲政之前吏曹必先開坐讀問算法通算者先除守令則亦有勸懲之道矣臣聞北道士子性多朴忠文雖不及於南人才亦兼通於騎射則爲國利用必有所重伏願參酌古今之宜嚴立文武兼習之制則臣於到官養士定規以待國家之有用矣

九曰嚴束閑民古者越有君子軍三千實今士大夫之子姪我國則世亂孔棘臨戰者皆是無知之下賤者識子弟則習浮文圖榮祿雖不成科托名儒籍終身閑遊國事陵夷臨敵先潰者皆出於此也在前朝時宰臣名官之子盡抄爲神騎隊以之交鋒到處克捷云而　祖宗朝名官之子或爲保人或爲甲士故職經承旨者因子病代直闕中云此乃古今國制之嚴密者也今於闕中別立扈衛廳東西室京外兩班諸子勿論生進并令分番直宿或殿講或製述或試射因爲登第超用之階則人皆以入直爲榮必無寃苦之心而國有危急扈衛有路不如下賤之中道自潰者而作人易得才望最爲當今着實之策矣　聖上先出內需之布而大臣以下至於幼學身無官役者各令出布二疋其兄弟數多者則減定一疋知會八道以爲鳥銃弓箭之用則富強自然有裨矣然北道則土瘠士貧雖減收布其初試入格者並令試其騎射射法可取者往來官給刷馬傳次供饋直入館下齋因令應擧則士皆含恩文武有才者必將輩出伏願勿撓浮議定法設施嚴整武備幸甚

十曰廣修荒政水旱乃天數之必至古者三年耕餘一年蓄國無三年之蓄則國不爲國故樂歲粒米狼戾則多取不爲虐者因豐年別收救荒之資也漢唐後設立常平廣惠倉每於常稅一石外加捧一斗別儲一倉切不費用直濟飢饉者實古聖之遺教也我國海邊則因旱失稔咸鏡江原道則遭水必荒本道今年饑死者莫非曾無所蓄末由賑卹之故此豈謀國之道哉請於今後令各道守令若值豐登別加料理多得米穀儲之別

庫年穀稍實則切勿分給必待凶年春饑開倉救邮則穀雖多陳可得活命古人所謂農民食其陳貸種給其新者實積儲之道也咸鏡道海邊各立廣惠倉每年儲穀江原嶺東田稅勿令作木并爲留倉北道失農則載船以送大凶則全數賑給小凶低價貿布因助經費必有百倍之益永濟道殣之急各道亦以此知會商度民情便否或收蓄備灾或因急餉軍豈無便宜之策耶守令若節用省費則雖於應入之物亦有餘儲若或加錄元穀則例有褒奬故士大夫以此爲嫌因私留官廳後官盡歸浪費者甚多季黍曾爲公州牧使極其節省官需所留者幾至九百餘石繼至者耗費日空若李黍有所記報則豈有若此歸虛之理哉臣在楊州別儲米穀五百石銀百兩名爲社倉豊凶斂散一依朱子之法行之十年散於丙子今亦令各官守令收聚省用之餘穀以資凶年不許論賞只責濫費則必有救民之一端矣

十一曰崇奬節義節義乃宇宙棟樑節義興衰係國存亡古今已著之明驗也皇明太祖優奬士義或立表殉忠之地或塑祭京師之會聳動人心皇朝死義冠古無比敢言直節視死如歸皇朝國綱之立遠邁漢唐者實在於是矣請於丙子冬慶尚忠清平安道勤王戰歿之處各立祠宇以祭伏節之將別設壇所以享死義之兵而使近處山寺僧人專管主祭題給田稅數三石以資春秋廣祭之需則忠魂義魄必將感泣於冥冥人心興起爲他日建節之本矣昔在昏朝豺狼將蠹彝倫禍迫金墉禮義之邦淪於禽獸當時或主張公議或陳疏明義者豈圖後福哉及至今日李安眞趙慶起洪茂績金孝誠則固已擢用李得養許國則尚不蒙恩屢遭齮齕鄭澤雷身死已久子孫流離此豈國家崇節之道哉忠臣之孫乃與國家義同休戚之人雖在百世之後皆當收叙北路敵愾功臣後裔無一人側跡朝端將何以勸後哉端川吉州壬辰討賊者功義俱隆其時相臣含嫌不錄故死節子孫亦不霑一命之祿豈不痛哉當此國憂臣測之日必先收用忠烈後孫可致激勵請於本道監司巡歷時前後有功子孫及才行可用者論報朝廷隨政甄錄大有倡勵請令該曹明查進退以振百世之公議幸甚

十二曰快伸寃枉目今國事已矣而紀綱解軍律弛奄奄有垂盡之狀人心固結不散尚有愛戴之至情只恃　聖上慈仁有類宋朝之仁厚扶植國本此乃聖德高處以此不忍人之至德察之明行之累則中興鴻績自此而張矣人之有罪者各有其實或跡可疑情可恕者有之或迹雖無疑情有可惡者必據迹量情審其輕重乃聖人之用法書曰眚灾肆赦怙終賊刑者千古用刑之權輿若不察其情疑其迹而致重辟則豈聖人體天之仁哉丙亂朝臣落後者皆入江都捨生立節因急不及扈駕者豈有遺君不忠之意乎聞李一相迹似逃難而豈無可恕之情乎當初若欲自避蒼黃浪走則其罪可誅既入山城大臣請行江都陪從諸臣盡令留在法制極嚴人心齊憤雖欲攀龍未遂羈靮之願尚知死所當日事情　聖明已燭李一相以大臣贊壻詳知廟議遑遑莫知所向李聖求慮其顚仆使之先往出門迎候年少識慮不遠輕信先出則妄矣　聖駕中止門已閉賊滿路不能還入則皆事勢之不得已也與沈之源等廻遑中路幾死幸生并與其父明漢昭漢等入江都依　廟社所在橫罹慘禍祖母與母與弟嘉相等一時淪沒至今未殮者幾至七八喪而謫南移西抱病益急聞者莫不滋淚況　聖上至仁天覆豈無惻然動念顧念世臣之義乎至於俞棨則疏辭雖若狂妄其時大臣閟其事急前後斥和者欲盡縛送士類既多人皆痛其危迫陳疏論救豈有私意目今求言之日雖言涉不敬亦當置之可以開言路立國綱況相臣金瑬既以誤事國論齊發　聖明削黜則俞棨妄論相臣之失者亦何深治之有斥和諸臣請放者臣曾已面

稟 聖上已有盡放之敎而趙賛則尚在謫籍洪處厚金壽益則尚係門黜豈非有司不能體 聖上至德之失耶趙廷虎則至誠慷慨募兵督戰號令嚴明權井吉之立功亦是忠義感發之效也其時監司身隨殿後不至潰散事體得宜沈演既蒙擢用趙廷虎獨不蒙恩人皆稱寃宣傳官妄傳之言實涉嫌搆事甚憤惋快賜疏釋趁其未老而用之允合事宜其時有官守者多慌忙失措臣於其時奔走列邑勸募義兵人之來應者絶無而僅有况鄭弘溟則身無職任奮義募兵李起渾崔蘊柳緝梁曼容等辟爲從事倡義旅轉義糧進駐公州雖因僧徒在道盡潰其當初爲國之忠顧有可賞年少輩或娼嫉橫刺者何耶李起渾黜守北邊因病不赴尚不收錄柳緝崔蘊亦廢而不齒人臣盡忠者終未免被罪則勸懲安在至於鄭文孚則名出賊招雖未詳曲折壬辰討賊之功昭不可掩既死杖下喰寃可矜追敘壬辰之功特命復官必有勸忠之助伏願 聖上明辨實罪不逆詐不億信以恢天地之仁幸甚

十三曰正定祀典義重報本大事在祀一有不正則神明必譴可不悚惕哉國家設立奉常寺以重祭禮及今國網解弛祭物不精無妄之灾疊現層出豈不畏哉當初重其體貌若祭物有故則內外當事者必遭譴故下人陰持操縱略有拂意因致擠陷官被重責罰不及下因成積弊而奉常正雖有陞秩之階皆用望輕之人僉正判官主簿叅奉則闕茸居半此輩地望既卑患失亦重竊祿尸居一任下人之所爲果實菹醢皆藏私家不知還用餕餘之陋油清眞末雜以他物國家大禮至此則庶事之叢脞可知矣古者音樂皆屬太常或以行祭或以助宴雖無別院之設官事克備我國別立樂院剩官既多下人作惡益甚侵噬外方樂工族隣蔓延流離者因此而劇矣臣意則當此國用方乏之時雖合掌樂於太常擇人任職豈無綜理之道耶奉常正必以兩司亞長出入者除授雖遷臺省亦令兼察待其准朔陞秩則堂上名官可爲方伯者多矣僉正以下皆以翰注槐院兵曹等職曾經者極擇除授而判官主簿必使弘文館校理修撰等職者因爲兼官則下人不敢籠絡祭物必得精備百事雖或因亂撙節祭禮則當用律呂久廢節奏何以致 祖宗之昭格耶臣意則各司吏書員受科布者除其年老任緊擇其年少役歇者定爲舞佾冠服文彩叅考華制官備以給習禮叅祭則有事宗廟實非賤役與樂等侵苦樂工之弊可以痛止自有成禮甚得古今之宜然掌樂判官必以吏曹郎官定爲兼官然後可以統領百司必無規避漏名之患古人祭物自有取舍脯醢菹果則皆得天地陰陽水陸之義脯是乾肉麤是生魚腒是乾雉牲是生肉取陰取陽隨其所得擇用精潔乃古人祭禮之本意也孔子曰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禮記有腒鱐則乾雉乾魚上合祭禮下省民弊豈無 祖宗欽享之理乎今者不用中脯用條脯則其弊亦重盖中脯則或得獐鹿或得牛猪收合滓肉鎔搗以成故成之易得之多今則必以大鹿割用大片故所餘之滓盡爲棄物奸細因聚狗馬之肉交雜乾進豈不痛哉咸鏡道則皆以生雉成脯今有難備條脯之憂饑民甚以爲難 聖上學精古禮旁通古今既知中脯條脯之有害許用禮文所載之乾雉嚴禁交合雜肉之陋弊則神明交感允在斯矣

十四曰痛禁私用國家雖非亂世若有各官應納則人臣義當收補公用況今國事抗捏耶臣聞淮陽文化海州定州安東禮安奉化皆有栢苑官入極多善山尚州清道密陽用栗甚優當初栽植皆爲國用到今盡歸私需國家不以取納於掌苑署而栢子黃栗濫數分定於不產之官無理之政莫甚於此也請今後各邑栢子黃栗等物及時摘取輸納掌苑奉常盡除各官貢物豈非仁政之本耶司僕寺牧場皆有屯田木花所納極其浩大上納本司多官私分謬弊已痼若有砥廉者則不入私室盡賙親舊

云請令本寺盡數移送於尚衣院因爲 御服之用盡除他各官貢物之納則樂其無用歸諸有用之益必矣北地寒苦不可言而 祖宗優卹之典極重臨急精兵之用最緊一自南戎不入人絶挾纊之惠請令該曹或除南方田稅作木一從市直收捧去核木花運入德源原山倉或分給六鎭或令納布貿花俾得禦寒則北民必得衣資國用不失其本必爲公私之兩便量宜施措豈無當理之道耶臣以末官最承鴻私出入經幄覩聽玉音中心感激自謂不世之遇益懋報效之無路今臣衰白殘年遠違闕庭不堪犬馬戀闕之情略陳平日之所懷以瀆 聖明之聽言之不中臣固自知祇望 聖上諒此眷眷之至意而已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答曰今見吉州牧使崔有海西銘淺見等說無非格言至論予披覽不已嘉其至誠今下虎皮一張賜給以表予意

## 길주목사(吉州牧使) 진폐소(陳弊疏)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은 가장 노둔한 사람으로서 사람들에게 소문날만한 재주도 없이 경연(經筵)의 자리에 욕되게 앉아 있어서 신의 분수에 맞는 자리로 옮겨주기를 청하였읍니다만 갑자기 총애로 발탁을 당하여 특별한 벼슬자리에 오르게 되어 중요한 고을의 수령이 되오니 공의(公議)가 더욱더 엄하게 되어 두려움에 떠는 식은 땀이 등을 적십니다。 하물며 신은 정력이 이미 소진(消盡)되었고 몸이 마비되는 병을 고질적으로 알고 있는지라 어찌 능히 한 고을을 다스리어 나라에 보답할 계책을 도모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그리하여 더욱 일을 그르칠 것이라는 생각이 간절합니다。

그러하오나 신하가 군주를 섬기는 것은 마치 아들이 아버지를 모시는 것과 같아서 맡은바 임무는 내직(內職)과 외직(外職)의 다름이 있사오나 그가 하는 말에 있어서는 어찌 (내직이라 하여) 받아들이고、(외직이라 하여) 물리치는 일이 있겠습니까? 이제 장차 먼길을 떠나려 할 즈음에 당하여 군주에게 온갖 충성을 다 바치려는 마음에 사로잡히어 평일에 마음속에 사라지지 않고 있던 것들을 다 진술하여 성인의 세상을 살펴보시는 자료가 되기를 바랍니다。

신이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성상께서는 타고난 자질이 순수하시어 기질과 욕망에 가리워지지 않으시옵니다。 그리하여 학문에 나아가고、나라를 다스림에 있어 자못 삼대(三代)의 정치를 겸하시옵으니 그 까닭은 도(道)의 근원을 찾는 일을 게을리하지 않는데 있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옛날 사람의 경우에는 아래로부터 배워서 위의 일에 통달함으로써(下學上達) 일관(一貫)된 정치를 시행하는데 나아갔읍니다。 그런데 후세의 경우에는 그렇지 아니하여 사악한 설이 많이 나타나고 속습(俗習)에 고착(固錯)되어서 비록 아름다운 자질을 가지고 있다 하더라도 이단(異端)의 공리(功利)에 의하여 혼란되기도 하였습니다。 이러한 것은 모두 식견이 투철하지 못한데 근본을 두고 있는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주자(朱子)는 「가장 먼저 태극(太極)을 끝까지 살펴보고 난 다음에 도체(道體)를 명철하게 발견하여 마치 우임금께서 용문(龍門)을 뚫음으로써 모든 강물들이 그리로 흘러가게 한 것과 같이 하여야 한다」고 생각하였습

니다。이것은 실로 성인의 학문「聖學」의 대의(大義)를 밝힌 것입니다。

신은 경연(經筵)에 외람되이 한 자리를 차지하여 〈태극(太極)〉과 〈서명(西銘)〉을 진강(進講)함으로써 고명(高明)하심에 보탬을 주고자 하여 구결(口訣)을 기록하고、천견(淺見)을 적었던 것을 이제 선사(繕寫)하여 바칩니다。

그리고、듣자오니 대궐내에 수장하고 있던 많은 도서들이 병화(兵禍)에 잃어버렸기 때문에 성상의 덕을 기르는데 도움을 주는 책을 갖추지 못하였다고 하였습니다。신은 일찌기 〈성리대전(性理大全)〉한 질(秩)을 가지고 있었는데 이 책은 성상께서 보시기에 좋은 책이라 생각되어 아울러 바치는 바입니다。예전 조종조(祖宗朝)에서는 항상 〈성리대전〉을 종일토록 가지고 즐겨 읽어서 독서하는 것을 지극한 즐거움으로 여겼다고 전합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는 항상 밤기운이 청명할 때에 〈태극〉과 〈서명〉을 즐겨 읽으심으로써 하늘과 인간의 만가지 이치의 근본을 밝히신다면 깊은 이해에 도달하고、광활한 세계를 밝히는 것이 마치 상서로운 해가 중천에 뜬 것과 같을 것이며、만물을 밝히고、만가지 일을 판단하는 것이 마치 촛불로 물건을 비추어 보고 거북이로 점을 치는 것과 같을 것입니다。이것이 어찌 아름다운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목금(目今)의 사태는 국사가 위태로운 지경이요、백성의 위기는 누란(累卵)의 지경이온대 신이 성리(性理)의 설을 바치는 것은 비록 사정에 어두운 것 같습니다。그러나 큰 근본을 세우고 도체(道體)를 밝히는 것은 나라를 다스리는 큰 기강을 바로잡는 것이오니、말은 비록 어두운 것 같지만 실상에 있어서는 매우 절실한 것입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여기에 유념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첫째는 정성을 쌓아서 하늘을 감동시키는 것입니다。

대개、하늘이라고 하는 것은 만가지 조화의 근본입니다。푸르고 푸른 하늘이 위에서 대지를 내려다 보고 있어서 그 아득한 것을 헤아리지 못합니다。그렇지만 하늘을 기만하면 은밀한 앙화가 분명히 무겁게 닥쳐오고、하늘을 속이면 그 해독이 자손에게까지 미칩니다。그리하여 그 징험이 그림자와 메아리보다도 빠르니 비록 빠르고 느린 차이는 있을지라도 결코 보답하고 앙갚음하는 것은 어긋남이 없읍니다。필부(匹婦)가 그의 원통함을 호소하면 六월에도 서리가 내린다고 하는데 이러한 말을 신은 평소에 믿지 않았습니다。그런데 일찌기 〈청파소설(靑坡小說)〉을 보니 그 책에 말하기를、「한 시골 마을의 백성이 그의 어머니를 때리고 욕을 하였습니다。그러자 그의 어머니가 하늘에 축원하기를、「어찌 천벌을 빨리 내려주지 않습니까?」라고 하자 말이 채 끝나기도 전에 희던 해가 어두워지며 벼락이 쳐서 그 시골 백성을 내리쳐 죽였습니다。」라고 하였습니다。이 이야기는 바로 하늘의 귀는 지극히 신령스러워 상하의 간격이 없다는 것을 말하는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는 바닷가 구석의 한 지역에 불과하기 때문에 감

히 몰래 교례(郊禮)①를 지낼 수 없기는 하지만 만약에 지성(至誠)으로 하늘을 섬기면 어찌 중국과 기타 제후국의 구별이 있겠습니까? 적국이 군대를 일으키면 비바람이 순조롭고, 우리나라가 변란에 대응하려고 하면 하늘의 도움이 없는 듯 한 까닭은 우리가 예의(禮義)를 빠트리고 행해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니라 우리나라가 하늘에 대하여 마치 감응하는 바가 없을 것이라고 보았던 데 있읍니다。 하늘에 대하여 숭상하는 정성이 없었기 때문에 하늘과 우리나라가 막혀 있었던 것이니 어찌 천도(天道)의 밝은 감응이 있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예기(禮記)②〉」에서 「왕궁(王宮)에서는 해에게 제사를 지내고, 야명(夜明)에서는 달에게 제사를 지내며, 유종③(幽宗)에서는 별에게 제사를 지낸다。」고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옛날 사람들이 천지일월성신(天地日月星辰)의 신령에게 제사를 지냄으로써 인도(人道)를 보전하였던 예(禮)인 것입니다。 지금 궁궐안에서 하늘에 제사지내는 제단을 정결하게 청소하고 요즘과 같은 수재와 가뭄이 든 때에 정성스럽게 기도하는 예를 행하여 혹은 자기에게 죄를 돌리어 자책(自責)하기도 하여 옛날의 성탕(成湯)을 본받는다면 어찌 하느님의 마음에 기뻐하지 않겠습니까? 한발이 병화(兵禍)가 발생한 뒤를 이어 국심하여 장차 나라를 유지하기 힘들 정도에까지 이르를 것 같습니다。 성상께서 지성으로 큰 비를 얻어야 하겠다고 생각하신다면 하늘도 느낌이 있어 반드시 응답을 할 것이니 그것이 바로 천도(天道)의 항상된 이치입니다。

한문공(韓文公：韓愈)과 주자(朱子)는 백성에게 덕택을 주는 비가 내리기를 제사하면 반드시 그 제사드린 것에 대하여 감사하는 사람이 있을 것이라 하였으니 어찌 그러한 이치가 없었겠습니까? 지금 해당 관청에서 옛 고사에 의거하여 기우제(祈雨祭)를 청하였는데 이 일은 실로 그 근거가 있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성상께서 이를 허락하지 않으시니 그 까닭이 무엇입니까? 이는 아마도 지성으로 하늘에 알리는 도리가 아니라고 하겠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오서 하늘에 대한 외경(畏敬)을 극진히 하신다면 가을날의 농사가 풍년이 들 것입니다。 그때 몸소 그에 보답하는 제사를 드리어 하늘과 사람이 교감(交感)하는 실상을 체험하시기 바라오니 그리 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두번째는 심체(心體)를 밝히어 정하는 것입니다。

마음의 본체(本體)는 거울처럼 텅비어 있고 저울처럼 공평하여 사물이 마음에 접촉될 때 잘 순응하여 사물에 의하여 움직이지 않는다면 그것은 마치 가을날의 달이 반공중에 솟아있을 때 만상(萬象)이 제절로 밝은 것과 같은 것입니다。 그리고 수많은 욕망이 여기저기서 마음에 공격을 가하여 올 때 응대하는 것이 바르지 아니하면 광풍(狂風)에 나뭇잎이 떨어지듯 어지러워집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옛날 사람들이 학업에 전전긍긍(戰戰兢兢)하여 잠시라도 방만하거나 게으름을 피우지 아니한 까닭입니다。 주자(朱子)는 다

음과 같이 말하였습니다。

「마음이 조금이라도 사물에 얽매여 있을 경우 반드시 그 사물에 의하여 움직이게 된다。사물이 아직 닥쳐오지도 않았는데도 그에 앞서서 기다리는 것이 있게 되고 사물이 지나가고 난 뒤에도 마음속에 남아있는 것이 있다。그리고 혹은 한참 사물에 응대할 때 그의 뜻속에 편중된 무엇인가가 발생할 경우가 있는데 그것은 모두 마음이 사물에 얽매인 때문이다。다른 일이 아직 이르지도 않았는데도 그에 대하여 응대하니 반드시 잘못된 것이 있을 것이다。어떻게 하면 마음이 바른 상태를 얻을 수 있을 것인가?」

이러한 주자의 말로 미루어 보건대、성상께서는 비록 학문을 닦는다 하지마는 체험(體驗)에 쏟는 공은 아직 지극한 정도에 이르지 않은 듯 싶습니다。

생각컨대、마음의 호오(好惡)는 대화와 행동、그리고 일처리와 행위의 사이에 나타나는 것입니다。그런데 그러한 행위가 바른 상태를 잃는 것은 모두 사적인 생각이 서로 마음을 뒤덮는데서 발생합니다。현재와 같은 위급한 시절에는 반드시 본체(本體)를 고요하게 길러서 지극히 공정한 마음을 넓혀야 합니다。그런 다음에 비로소 나라의 정치를 정돈할 수 있어 정체(政體)가 크게 설 것입니다。

신이 근일의 인재를 등용하는 것과 국사에 대처하는 것을 살펴보오니 적절하게 잘 대처하지 못함이 많으며、죄를 정하고 벌을 논함에 있어서는 공의(公議)를 비등(沸騰)케 하는 일이 상당이 많습니다。그리고 신하들의 진언(進言) 가운데 성상의 마음에 거슬리는 것이 있을 경우에 노한 빛이 얘놓지 않고 말과 얼굴에 나타나시니 이러한 현상이 바로 함양(涵養)의 공이 그 도(道)를 잃어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신은 전일(前日)에 성상께 정사(精思)하고 궁구(窮究)하여 기질(氣質)을 변화시키는 법을 상주하였사온대、고요하게 앉아 있을 때에는 경양(敬養)으로서 본체(本體)를 삼고、행동을 할 때에는 정찰(精察)로서 시비(是非)를 삼아서 기질(氣質)의 편벽한 점을 고치고 언행(言行)의 잘못된 점을 개선합니다。그리고 너그러움과 엄격함을 서로 조화시켜 날마다 중정(中正)함으로 나아간다면 인욕(人欲)은 날마다 줄어들 것이며、천리(天理)는 날마다 밝아질 것입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오서는 몸소 깨달으시고 실상으로 터득하시어 마치 자하(子夏)의 (덕을 닦음에 따라) 몸이 마르고 살지는 효과가 나타난다는 것과 같이 하시고、마치 여④동래(呂東萊)가 조악하고 거친 마음을 변화시켰다는 효험을 보았던 것과 같이 하시기 바랍니다。그렇다면 그 다행스러움을 이루 다 말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세번째는 성상의 신체를 보양(保養)하라는 것입니다。

성상께서는 불행히도 변란을 당하시었는데 그 까닭은 실상에 있어서는 대의(大義)를 밝히려한데 있었습니다。눈보라 속에서 노고를 겪으시어 성상의 건강이 안녕치 않으시니 신민(臣民)의 걱정이 컸습니다만 하늘의 큰 복을 받아서 약을 들이지도 않고 쾌차하시니 이는 바로 종사(宗社)

의 경사입니다。신은 전일에 병이 들었을 때에는 조금 차도가 있을 시기에 경계하여야 한다는 글을 올렸습니다만 성상께서 이미 그 글에 대하여 염두에 두시고 계셨는지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다른 한편으로、세자께서 타국땅에 체류하고 계신지 이미 성상(星霜)이 바뀌었고、또 풍토가 현격하게 차이가 나기 때문에 질병이 드기가 매우 쉽습니다。그런데 지금 회복되는 상태를 보이시니 이 어찌 하늘과 조종(祖宗)께서 숨어서 보살펴 주시어 만세토록 무궁한 복을 내려주시는 명백한 증거가 아니겠습니까? 그렇지만 혈기(血氣)를 평정하게 하시고、도심(道心)을 밝히심으로서 삼가서 살아가는 것에 엄격한 것이 실로 도의(道義)에 당연한 것입니다。예전에 유원성(劉元城)이 영남(嶺南)에 유배를 당하였을 적에 사마온공(司馬溫公)의 욕망을 억제하라는 경계를 준수하여 십년 동안의 유배생활을 하고서도 아무 병없이 돌아왔습니다。(세자가 계신) 북쪽의 풍토가 남쪽의 장기(瘴氣)보다 더 해가 심하니 반드시 유원성의 바른 도를 지킨 것으로써 법을 삼아서 엄정하게 괴로움을 참고 뜻을 바로 잡는다면 질병에 대한 걱정을 면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하물며 「맹자(孟子)」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였습니다。

「하늘이 장차 어떤 사람에게 큰 임무를 맡기려고 할 적에는 반드시 먼저 그 사람의 마음을 괴롭힌다。마음을 움직이고 본래의 욕망을 참으면서 잘하지 못한 것을 더욱 잘하도록 노력한다。

지금 세자저하께서 고초를 당하시는 것은 반드시 오랜 세월동안 태평성대를 누릴 큰 기반인 것입니다。학문을 더욱 높이시고、지혜를 더욱 밝게 갖추시고、행실을 더욱 독실하게 가지시어 성인의 지경에 훌륭하게 들어가시는 시기는 분명히 이때가 적절한 시기일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는 엄하게 세자께 대하여 경계를 내리시고、특별히 세자를 시종하는 신하에게 명을 내리시어 언제나 마음을 맑게 가지고 욕망을 줄이는 것으로서 잘못을 바로잡는 규칙으로 삼게 하실 것이며、학문에 근면하고、선한 행동을 좋아하는 것으로 도에 나아가는 근본을 삼게 하실 것이며、내외(內外)를 엄하게 끊음으로서 병의 차도를 크게 보는 방도로 삼으시게 하십시오。그리하여 반드시 궁료(宮僚)를 친근하게 하는 날은 많고、내정(內庭)을 가까이하는 날은 적도록 하십시오。그리고 내사(內司)에게 향을 피우게 하여 수교(受敎)를 엄하게 신칙(申飭)하신다면 내정(內庭)의 법도가 더욱 바로잡히고 보양함이 적절하게 이루어져서 더욱 자손의 경사가 겹칠 것입니다。

네번째는、예물을 후하게 갖추라는 것입니다。

온나라의 신민이 날마다 세자저하의 환국을 고대하고 있습니다。그런데 만약에 정성을 바치지 아니한다면 분명히 저들을 감동시킬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빈손으로 쓸데없는 말만 많이 한다면 무슨 소용이 있겠습니까? 하물며 저들은 부고(府庫)에 쌓아놓은 재물이 없어서 세자에 대한 예우가 점차 박하게 되오니 국가에서 세자에 대한 봉양의 물

품을 대는 것을 어찌 도모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양서(兩西 : 황해도와 평안도)지방은 평소부터 물산(物力)이 적은데 병화(兵禍)를 참혹하게 겪어서 그들에게 봉양하는 물산을 대라고 책망하기는 매우 어려운 일입니다. 한편 각도(各道)에서 삭선(朔膳)⑤으로 바치는 공물이 있는데 이것은 비록 폐단이 조금 있기는 있지만 그 지역에서 나오는 물산이 아닌 것이 없으므로 공물(貢物)이 백성에게 재앙을 미치는 것과는 같지 않습니다. 성상께서는 특명(特命)을 내리시어 임시 그 양을 감면해 주도록 하시었으니 이것은 실로 백성을 진휼(振恤)하는 큰 정치입니다. 그러나 현재의 사세를 살펴보건대, 먼 앞날의 일을 고려하면 그와는 달라서 그로 인하여 예(禮)가 갖추어지지 않는 폐단이 생기게 되었습니다. 따라서 각도에 명을 내리시어 삭선을 준비하여 바치게 하고 그것을 사복마(司僕馬)⑥로서 수시로 청나라에 입송(入送)하여 저들의 환심을 사서 세자께서 환국하도록 도모하십시오. 이것이 바로 이 시기에 적절한 일일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의 병력(兵力)은 비록 뛰어나지 못하지만 우리나라가 예의(禮義)에 뛰어나다는 이름은 천하에 으뜸입니다. 오늘날 병력으로써 적을 대응하지는 못하였으니 예의로써 감화(感化)시키는 것이 나라의 금선무입니다. 저들이 간교함으로써 응대하면 우리는 정성과 신의로써 대응하고 저들이 무력으로써 응대하면 우리는 예법(禮法)으로써 대우한다면 우리도 뜻을 펼 날이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렇지만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일을 미루고 늦게 처리하는 경향이 있는 반면 저들은 엄하게 하고 급하게 처리하며, 우리의 경우에는 하는 일마다 우활하고 졸렬한데 비하여 저들은 일을 반드시 과단성 있게 처리합니다. 그러므로 완급(緩急)이 서로 같지 않는데 그들에 대한 응접에 기회를 놓치면 그 형세로 보아서는 장차 변란이 생길 것이니 심히 두려운 바입니다. 사람을 파견하여 왕래하게 하는 것이 불이 붙은 것보다도 급하고, 하나의 물건을 갖추지 못하면 예의없이 나라를 욕되게 만듭니다. 그리하여 (공물을 바칠) 기간을 대느라고 독촉을 하니 민원(民怨)이 더욱 일어나고 있습니다. 신의 어리석은 생각으로는, 저들을 접대하는 관청의 당상관(堂上官)과 낭청⑦(郎廳)을 정밀하게 가려서 차출하여 관련된 관아와 각종의 접대하는 물품과 종이, 감 등의 물품에 대하여 토의하고, 시기에 맞추어 조치한다면 백성들도 준비에 대한 우려가 없을 것이요, 국가에서도 비용을 거두는 데 편리함이 있을 것입니다.

다섯번째는, 상신(相臣)을 신중하게 선택하라는 것입니다.

재상은 임금을 보필하는 신하로써 하늘의 도를 조화시키어 만기(萬機)를 다스리는 자입니다. 재상에 옳바른 사람을 등용하면 나라의 기강이 바로 잡히며, 재상에 옳바른 사람을 등용하지 못하면 만사가 잘못됩니다. 그것은 옛 역사에 그대로 잘 나타나 있습니다. 한(漢)나라에서는 재상이 잡고 있는 권한이 지나치게 무거워 백성을 살리고 죽이는

것을 재상의 마음대로 할 수 있었으니 그것은 지나친 것이었습니다。 당(唐)나라와 송(宋)나라의 경우에는 평장사(平章事)와 참지정사(參知政事)에 나이가 어리고 지위가 낮은 재주많은 준걸을 선발하여 임용함으로써 권세를 나누고 국사를 의논하게 하였으니 이것이 바로 나라의 기강이 더욱 자리잡힌 까닭이었습니다。 명(明)나라에 이르러서는 재상의 직위를 혁파하고 다만 내각태학사(內閣太學士)로써 기무(機務)를 겸임하게 하여 천하의 서직(庶職)[8]을 총괄하여 다스리게 하였다。 내각태학사는 금지된 규모(規模)와 황제 측근의 기밀을 친근하게 알아서 한나라 당나라의 소외(疏外)된 것보다도 나았다。 그리고 본직(本職)은 모두 이부(吏部)나 예부(禮部)의 좌우(左右) 시랑(侍郎)을 맡고 있으니 이것이 바로 명나라 정치중에서 가장 요령을 얻은 것이다。 태학사는 나이가 五十이 넘으면 완강히 사양하여 물러날 것을 요청하니 이것이 어찌 후세에게 본받을 만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재상을 발탁하는데 신중하여 반드시 내직과 외직을 두루 거치고、나이가 치사(致仕)할 무렵이 되어야만 임금을 보필하는 재상이 될 수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 노숙한 덕을 가지고 있는 자가 아무리 만물을 편안하게 할 수 있다 하더라도 정신이 이미 쇠퇴한 상태이니 어찌 흐르는 물과 같이 재결(裁決)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국가의 옛 제도를 반드시 변경할 필요는 없지만 삼공[9](三公)의 경우에는 중망(重望)을 얻은 사람을 기용하고、좌우(左右) 참찬(參贊)의 경우에는 한 시대의 재주와 덕망을 구비한 사람중에서 정밀하게 선택하여 재상의 직무를 돕도록 하십시오。 그리고 좌참찬(左參贊)은 이조 호조 예조를 겸하여 관리하게 하고、우참찬(右參贊)은 병조、형조、공조를 겸하여 관리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본조(本曹)의 당상관(堂上官)과 더불어 의정부(議政府)에서 상의하게 만드십시오。 혹은 제대로 하지 못하는 일을 돕기도 하고、혹은 사적인데 이끌리는 것을 규찰하기도 한다면 이조(吏曹)에서는 공의(公議)와 화합되지 못하는 일을 정치적 문제에 따라 마음대로 처리할 수 없을 것이며、형조(刑曹)에서는 함부로 살리고 죽이는 일을 조종할 수 없을 것이며、호조(戶曹)에서는 재화를 함부로 하여 직분을 더럽히는 일이 없을 것이며、병조(兵曹)에서는 함부로 군오(軍伍)를 줄였다 늘였다 하는 일이 없을 것이므로 형세가 상호 유지되어 조정의 기강이 숙연하게 자리잡힐 것이며、나라의 법을 안정시킬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좌참찬(左參贊)과 우참찬(右參贊)이 비록 삼사[10](三司)에 출입이 있다 하더라도 체직(遞職)하지 아니하고、그 직무를 겸임하여 살피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재상을 선정할 때에도 반드시 이상과 같은 사태의 기밀을 잘 파악하고 익숙한 사람을 골라서 임명한다면 상신(相臣)은 후한 덕으로서 나라를 잘 다스린다는 명망이 있을 것이며、참찬은 영명(英明)한 자질로서 재결(裁決)과 관리를 잘한다는 능력을 인정받을 것이니 군셈과 부드러움이 병행되어 온갖 사무가 적

절하게 돌아갈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권세를 잡고 있는 신하가 아무리 나라의 권리를 함부로 천단하고자 할지라도 반드시 꺼리는 신하가 있을 것이니 이것은 옛법을 변경하지 않고서도 경제(經濟)에 큰 이익을 가져오는 것입니다。

호조(戶曹)와 병조(兵曹)의 경우에는 나라의 재물과 곡물의 근원입니다。 만약 그곳에서 쓰는 경비를 명백하게 사찰하지 아니한다면 백성들의 고혈(膏血)을 뽑아낸 재물이 사사로운 사람의 전대에서 씻기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중국의 경우에는 각도(各道)의 회계(會計)를 재상부(宰相府)에서 감찰을 하여 승진시키고 파면하는 일을 하니 그 법제가 지극히 엄격합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이러한 법도가 아직껏 한번도 없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병조의 가포(價布)는 낭청(郎廳)만이 장악하고 있어서 당상관은 그 용도를 아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호조의 경우에는 미곡과 포(布)의 출입을 낭청이 주관하여 천단하는 일이 있다 하여도 당상관이 그 미곡과 포의 소재를 아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것은 모두 상사(上司)가 회계를 엄밀하게 살피지 아니한 연고입니다。

국사가 어지러워진 것은 진실로 당연한 형세라 할 것입니다。 그러니 지금 의정부로 하여금 절목(節目)을 엄하게 세워서 삭말(朔末)이면 언제나 좌우 참찬이 가가 부서의 낭청을 통솔하고서 각 부서의 사용한 비용을 깨끗하게 검사하게 하십시오。 만약 법을 어긴 사적인 일이 있을 경우에는 당상관이하를 법률에 따라 죄를 주면 반드시 정치가 엄정하게 이루어지는 규율이 생길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고금의 재상을 임명하는 의리를 헤아려 보시고 국가 정비의 근본에 대하여 밝히신다면 더 이상 다행함이 없겠습니다。

여섯번째는 기강을 엄하게 세우는 것입니다。

국가를 유지하는데는 기강보다 엄한 것이 없습니다。 기강이 유행하는것은 사람에게 혈맥이 있는 것과 같습니다。 기강이 서지 않으면 국가의 형세가 떨치지 아니하고、(난을) 수습하기가 지극히 어렵습니다。 마치 천칸의 큰 건물에서 동량(棟樑)이 다른 것보다 먼저 꺾이는 것과 같습니다。 이른바 기강이라고 하는 것은 목소리를 크게 내는데 있지 아니하고、 신상필벌(信賞必罰)하는 데에 있을 뿐입니다。 지금 국난이 일어나고 난 뒤인데 상과 벌이 득히 매우 법도가 없습니다。 호종(扈從)하고 성을 지키는 것은 인신(人臣)의 직분과 의리상 당연한 일이니 관작(官爵)의 높고 낮음과는 아무런 관계가 없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관직이 높은 자는 더욱 높은 벼슬을 주고、 관직이 낮은 자는 그대로 묻어 버리었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상(賞)은 반드시 아랫 삶에서부터 주어야 하는 것이며、 죄는 반드시 근신(近臣)에게서 부터 시작한다는 법을 따른 것이겠습니까? 이것이 바로 인심이 날로 와해(瓦解)되는 까닭입니다。

옛날에는 삼년에 한번씩 관리의 성적을 평가하였고 세번 평가하여 나쁜 사람은 내쫓았고、 명철한 사람은 승진시켰

습니다。 한나라와 당나라는 이런한 법을 그대로 준수하여 정사가 잘 실행되었습니다。 명나라의 경우에는 관리를 평가하는 방법이 더욱 엄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조신(朝臣)으로서 외직에서 치척을 쌓고、 조정에 서서 국사를 논하였던 자가 비록 바른 도리를 펼치다가 황제의 뜻을 거슬리는 일이 있다 하더라도 승진을 할 적에는 반드시 남보다 앞장에 서게 되었습니다。 그리고 비록 군주에게 아첨함으로써 처신한다 하여도 만약에 바른 논의와 합치되지 않는다면 반드시 좌천을 당하였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인재를 등용함에 있어서는 한결같이 공의(公議)에 근본을 두었으니 이것이 명나라의 정치가 잘 이루어진 까닭인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외직을 맡은 관리가 비록 포폄(褒貶)할 일이 있다 하여도 조정에서는 한번도 그들에 대한 평가를 하지 않고 있으며、 정사를 잘 편 수령에 대하여 감사(監司)나 어사(御使)가 비록 칭찬을 하고 계달(啓達)을 하여도 조정에서는 그대로 내버려 두고 등용하지 않습니다。 감사 및 경사(京師)의 각 관아의 많은 관리들은 그들을 승진시키거나 내쫓는 일에는 조금도 뜻이 없이 그럭 저럭 세월만 보낼 뿐이요、 단지 이조 당상관의 친척과 절친한 자들만이 정세의 변화에 따라 비워진 자리를 채울 뿐입니다。 한편 외방(外方)의 주목(州牧)과 같은 대처(大處)의 경우에는 관례에 따라 문관(文官)을 기용하는데 임용되는 사람들은 대개가 나이가 많고 기가 부족하며 밖으로는 호민(豪民)을 두려워하고、 안으로는 처자(妻子)에게 얽매여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태음(太邑)이 퇴폐한 곳이 매우 많으니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감사의 경우에는 비록 알맞은 사람을 뽑아서 임용한다 할지라도 조정에서 논의를 하지 아니하고、 그 뒤에 다시 출척(黜陟)을 하지 아니합니다。 그러므로 비록 청렴한 행실을 하고 정사에 힘쓰는 자라 하더라도 등용할 길이 막혀 있으며、 혹은 옥사(獄事)를 다스림에 있어 사적인 것을 개입시키며、 정사를 황폐하게 하고 여색을 탐하여 욕을 얻어먹는 자가 있어도 관리노릇하는데 누가 되지 않으니 이것은 관리를 고찰함에 있어 근거가 없는데 연유한 것입니다。

오늘날에 의정부에서 관리를 포폄(褒貶)함에 있어서는 오직 문관(文官)이 한어(漢語)를 잘하느냐 못하느냐에 따라 그 등급을 매기어 마치 아이들의 장난과도 같으니 그것이 국사에 무슨 도움이 되겠습니까?

이제 팔도의 수령과 변방의 장수에 대해서는 먼저 포폄(褒貶)을 한 연후에 그중에서 정사를 잘 편 사람 한두 명을 골라 특별히 상을 주고、 상부에 알리어 상의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경사의 각 관아의 많은 관리에 대한 평가에 있어서는 각 관아의 당상관으로 하여금 함께 몰여 낭청들의 능력에 대하여 논의하게 한 다음 이조에서 모여 회의를 하여 상신들이 그들의 고하(高下)를 정하고、 선악(善惡)을 참작하시어 삼사(三司)의 입회(立會)하에 특별히 포폄을 가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방의 수령중에서 정사를 잘 편 사람에 대해서는 팔도에서 계달(啓達)한 수령중에서 선택하여 세

등급으로 나누고 정사에 따라 임용하는 것을 정식(定式)으로 삼으십시오。 그렇게 한다면 제대로 된 사람을 반드시 얻을 것입니다。

함경도에는 길주(吉州)、영흥(永興)、종성(鐘城)이 있고 평안도에는 의주(義州)、강계(江界)가 있으며、황해도에는 황주(黃州)가 있고、경기도의 경우에는 여주(驪州)가 있는데 반하여 삼남(三南)의 큰 읍에 대해서는 그 등급을 승격시키지 아니함은 무슨 까닭입니까? 지금 충청도의 경우에는 공주(公州)、청주(淸州)、충주(忠州)가 있으며、전라도의 경우에는 나주(羅州)、광주(光州)、남원(南原)이 있으며、경상도의 경우에는 상주(尙州)、안동(安東)이 있으니 반드시 당상관으로서 파견하십시오。 그리고 팔도의 장계(狀啓)중에 올린 정사를 잘 편 수령중에서 선발하여 내려보내시어 순서대로 승진하여 이동시키십시오。 그리고 선정을 베푼 사람이 아니면 절대로 그 큰 읍에 파견하지 않으심으로서 사람들의 마음을 놀라게 하십시오。 한편으로 전주(全州)、경주(慶州)、광주(廣州)의 경우에는 반드시 이상과 같은 큰 읍의 수령중에서 선정을 베푼 사람중에서 선발하여 보내십시오。 그렇게 하신다면 반드시 정성을 다하여 정사를 시행하는 효과가 나타날 것입니다。

호조(戶曹) 당상관의 경우에는 반드시 감사중에서 선정을 베풀었다는 명성을 가진 사람중에서 선발하여 임명하도록 하고、어둡고 용렬한 사람으로 구구하게 충원시키지 아니한다면 자연적으로 국사가 정리될 것이며、아래사람들에게 실질적인 혜택이 돌아갈 것입니다。

이조(吏曹)와 예조(禮曹)의 경우에는 모두 삼사(三司)의 장관으로서 해야할 말은 숨김없이 다하되 조용한 사람으로 조신(操身)하여 법도가 있는 사람을 선택하고 회의를 통하여 승진 발탁한다면 청렴한 의론이 크게 펼쳐질 것이며、사람들이 감히 사적인 일을 행하지 못하므로 국가가 평화롭게 다스려질 것입니다。

나라를 위하여 인재를 선택하는 데에는 각각의 법도가 있습니다。 하물며 현재와 같이 국세가 쇠미하고 인재를 등용하는 데 있어서나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서 옛날의 법을 준수하지 아니하고 있으니 사태가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르는 것은 대체 무슨 까닭에서 이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 친히 조정에 임하여 정사를 베푸시니 백성들의 이목을 놀라게 할만한 것이 마땅할 것입니다。 신이 일찌기 공주(公州)에 있었을 적에 정사를 잘 베푼다는 명성이 나지 않았습니다。 그런데도 갑자기 높은 자리로 발탁하시니 사람들이 이 사람이 누구냐고 말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러하오니 반드시 신의 임무를 바꾸어 주시고 다른 달관(達官)으로서 재주와 인망(人望)이 있는 사람을 발탁하신다면 나라의 기강을 세울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신이 변방의 땅을 싫어해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니고 실상은 공적인 도리를 펴기 위한데서 나온 것입니다。 천천대 성상께서는 정해진 법도를 참작하시어 나라의 기강을 엄하게 밝혀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그렇게 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일곱번째는 관찰사를 가려서 임명하는 것입니다。

제가 들으니 중국에서는 十三개의 성(省)에 포정사(布政司)라는 관직이 있어서 백성들에 관한 일을 통괄하여 다스리고、안찰(按察)과 순찰(巡察)、어사(御史)는 탄핵하는 일과 옥사를 다스리는 일을 주관하며、총병(總兵)은 군사를 정돈하고、제학(提學)은 문서를 주관한다 하니 이것이 바로 관직을 설치한 대략입니다。순무어사(巡撫御史)는 관직이 낮은 관리로서 한 도내의 많은 관리의 선악을 살피게 하였습니다。그리고 안으로는 육부(六部)에 모두 과관(科官)이 있어서 항상 금중(禁中)에 근무하고 있습니다。또한 감찰어사(監察御史)는 그 도의 내외 재산을을 관장하는 일을 전담하고 있으므로 사람들이 자기 마음대로 간사한 일을 저지를 수 없습니다。이것이 천하의 많은 일이 비록 번잡하다 하더라도 다스려짐이 엄밀하고、지금까지 나라를 지탱하는 것은 바로 이러한 법제의 정교하고 합당한 것에 말미암은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그렇지 아니하여 각도에는 단지 감사(監司)한 사람만이 있어서 총괄하여 다스리고 도사(都事)가 이를 보좌하는 정도이고、기대와 실상이 부합하지 않는 사람이 많으니 어찌 능히 직무를 맡아서 적의하게 일을 처리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지금에 와서 비록 순무어사(巡撫御史)를 설치하지 않는다 할지라도 옛날에는 순찰사(巡察使)、종사관(從事官)등이 있었으니 감사로 하여금 이름있는 관리를 불러모아 그러한 관직을 띠고서 이곳저곳 왕래하며 도내를 순행(巡行)하고、수령을 안찰(按察)하게 하여 하나같이 암행어사(暗行御史)와 같이 하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 난 다음에 그 실상을 밝게 안 다음에 감사와 더불어서로 의논하여 출척(黜陟)을 한다면 포폄(褒貶)에 공정하지 아니한 일은 절대 없을 것입니다。

종사관(從事官)이 서울에 있을 때에는 비록 대성(臺省)(사헌부와 사간원)에 올라가겠지만 본도(本道)에서 응당 행하여야 할 일이 있어서 서울에 이르는 경우에는 어떤 경우에는 묘당(廟堂:議政府)에 품계를 올리기도 하고、어떤 경우에는 관할 관청에 나아가 의논하기도 한다면 적체되는 일이 없게 되므로 백성들이 그 혜택을 입을 것입니다。

북평사(北評事)를 이름있는 관료로 뽑아서 파견하는 것은 실로 우연한 일이 아닙니다。육진(六鎭)은 나라의 목구멍과 혀에 해당하며、무장(武將)들이 나열하여 있고、지경이 서울로부터 멀어서 수령들이 탐욕스런 짓을 저지르므로 변방의 백성들이 겪는 원통함과 괴로움을 상부에 알릴 수가 없습니다。만약에 북평사를 인망이 무거운 문관으로서 파견하여 열개월을 채운 뒤에 바로 간관(諫官)으로 조정에 불러 들이시고、경성판관(鏡城判官)도 또한 사헌부의 이름있는 신하로서 임명한다면 나라의 위세가 먼곳에서 떨쳐질 것이며、변방의 백성들이 그 혜택을 입을 것입니다。

여덟번째는 풍속을 밝게 조정하는 것입니다。

옛날에는 효도하고 우정을 지키고 구족(九族)과 친밀하게 지내고、인척(姻戚)과 화목하며 은혜로서 서로를 믿고 어려움에 빠진 사람을 도와주는 등의 일을 독실하게 실천하였습니다。또 예(禮)、악(樂)、사(射)、어(御)、서(書)、수(數)의 육예(六藝)를 정교하게 학습하였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집안에 거처할 때에는 훌륭한 행실을 갖추어 실행하였고 국가를 위해서는 많은 쓰임이 있었다는 것을 분명히 알 수 있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국사(國事)가 온전히 수행되었던 까닭입니다。

그런데 현재에 이르러서는 덕을 숭상하는 것을 폐(廢)하여 사람들이 효제(孝悌)의 실질적인 덕행을 닦지 않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내외(內外) 친척들 사이에도 마치 길거리에서 만난 사람같이(소홀하게) 보고 있는 지경입니다。교화(敎化)가 이미 이처럼 각박해졌으니 그 무엇으로 나라를 다스리겠습니까?

예악(禮樂)의 법이 비록 사(射)、어(御)、서(書)、수(數)의 기예(技藝)와는 다른 것이지만 그것을 실행하는데에 무슨 어려움이 있겠습니까? 국가가 법을 엄하게 시행하지 아니하니 사람들이 옛것을 좋아하지 않습니다。활쏘기〔射〕는 무인(武人)의 기예이고、계산하기〔數〕는 산원(算員)의 일이라 하여 유생(儒生)들은 활잡는 것을 부끄럽게 여기고、조정에 선 사대부(士大夫)들은 산술(算術)에 어둡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위태로운 지경에 처하거나 적과 마주쳤을 때에는 화살을 쏠 줄 몰라 죽음을 당하게 되고、백성들위에 군림하여 (수령의) 직무를 담당할 때에는 나라의 계(契)를 교활한 아전에게 모두 누설하고 맙니다。그러니 군대가 강하여 지지 아니하고、재물이 낭비되는 일이 많은 것은 모두 국법(國法)이 소루(疎漏)하데 그 까닭이 있습니다。

옛날에 천자(天子)와 제후(諸侯)는 모두 활쏘기를 익혀서 그들의 덕을 관찰하였습니다。제후들이 (천자에게) 조회(朝會)드리러 올 경우 화살을 쏘아 과녁에 적중하면 제사에 참석할 수 있고、과녁에 적중하지 못하면 제사에 참석하지 못하였습니다。또 제후가 선비를 천자께 추천할 경우에 천자가 택궁(澤宮)에게 그들 선비의 활솜씨를 시험하여 덕행을 관찰하고、그에 따라 작록(爵祿)을 결정하였습니다。따라서 의례(儀禮)에서는 사의(射儀)가 예악(禮樂) 중 가장 앞서는 것입니다。그리하여 공자(孔子)께서도 또한 구상(瞿相)의 들녘에서 활쏘기를 하셨던 것입니다。그런데 지금의 난세(亂世)에 이르러서는 선비들은 무용(無用)한 과문(科文)이나 익힐 뿐 유익한 기예는 익히고 있지 아니하니 이 또한 통탄할 일입니다。지금 과거(科擧)에 있어서 비록 (선비를 뽑음에 있어) 무재(武才)를 가진 유생을 겸하여 선발할 수는 없다 하더라도 유생들이 지은 글을 보면 과차(科次)도 채우지 못한 것이 많습니다。그리하여 어떤 경우에는 군사(軍士)로 하여금 종이를 뽑아 사용케 하려 하여도 그들이 논한 일이 극히 근거가 없는 것들입니다。그러하오니 이제 유생들로 하여금 모두 고법(古法)에 의거

하여 미리 활쏘기를 연습하게 하시어 그들이 활을 잘쏠 수 있느냐 없느냐의 여부와 화살을 과녁에 적중시킨 성적을 살피어서 고르게 승진과 좌천을 시행한다면 사람들이 이에 격동(激動)을 받아서 문무(文武)를 겸비한 재사(才士)들이 크게 일어날 것이므로 장차 나라에 유익하게 쓰일 것입니다。

옛날의 명철한 군주는 목마(木馬)를 세우고는 말타기와 활쏘기를 익혔으니 청컨대、궁궐내에 과녁을 설치하여 군주의 지기(志氣)를 펼치시기 바랍니다。이러한 일로써 뭇 신하들의 앞장을 서 인도하신다면 그 누가 그림자처럼 따르고 감동하여 실행하지 아니하겠습니까?

현재 적을 방어하는 수단으로는 조총(鳥銃)보다 나은 것이 없습니다。그런데 사람들은 그 조총을 하천인(下賤人)들이나 잡는 것이라 여기고 있습니다。따라서 무과(武科)에 오르면 예외없이 예전에 익힌(조총쏘는) 솜씨를 버리기부터 하며、말이 조총에 이르기만 하면 이마에 땀을 흘리니 장차 무엇으로써 「조총의 전습(傳習)을 확대할 것이며、전쟁의 용도에 충당하려 합니까? 신과 같이 문(文)에 재주가 없는 자로서 민정(民政)에 보탬도 되지 못하고、또 활쏘기、말타기에도 어두운 자일 경우에는 반드시 다른 무엇보다도 조총을 익혀서 무사(武士)에게 귀감이 되어 권장한다면 분명히 전쟁에 임해서는 유익함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옛날 명나라 태조(太祖)는 천하의 선비들에게 엄하게 영을 내리어 활쏘는 기예를 깊게 익히라고 하는 한편、무신(武臣)의 자제(子弟)들에게 명하여 병책(兵策)을 제술(製述)하고、경술(經術)에 통달하라고 하였으니、이들은 모두 이용하기에 적합한 시책이니 어찌 금일(今日)의 인재를 배양하는 법이 아니라고 하겠습니까?

한편、내삼청(內三廳：조선조 때 내금위(內禁衛)·겸사복(兼司僕)·우림위(羽林衛)를 통털어 일컫는 말。금군삼청(禁軍三廳)이라고도 함」의 무사(武士)는 비록 선발된 자라 할지라도 어떤 사람은 눈을 가지고도 글을 아지 못하며、손을 가지고도 셈을 하지 못합니다。그러니 앞으로 목민관(牧民官)이 되어 대중을 다스릴 때 어떻게 병법(兵法)의 득실(得失)에 대하여 알겠습니까? 이제 병조(兵曹)의 당상관(堂上官)、낭청(郎廳)과 도총부(都摠府)의 당상관·낭청으로 하여금 병서(兵書)에 대한 교육을 주관하게 하며 겸하여 산수(算數)를 익히게 한다면 내삼청에서 직무를 제수받은 사람은 성재(成才)를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니 이 어찌 군기(軍機)에 적합한 일이라 아니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그리고 음관(蔭官)으로 장차 육품(六品)을 벗어나려 하는 사람의 경우에 빠짐없이 산법(算法)에 정숙(精熟)하게 하여 도목(都目：都目政事의 준말、고려·조선조 때 관원의 治績을 종합、심사하여 그 결과에 따라 영전·좌천 또는 파면시키는 일)의 정사(政事)를 시행하기 전에 이조(吏曹)에서 반드시 먼저 개좌(開坐：관원들이 모여 사무를 보는 것)하여 산법에 관하여 시험하십시오。여기에서 산법에 통한 사람을 먼저 수령에 제수하신다면 잘한 사람을 권장하고 못한 사람을 징계하는 도가 있을 것입니다。

신이 들은 바로는, 북도(北道)의 선비들에는 성품이 질박하고 충성스러운 자가 많다고 합니다。 그들이 문(文)은 비록 남쪽의 선비에 미치지 못하지만 재주는 말타기와 활쏘기에 겸통(兼通)하니 나라에 이용함에 있어서는 중시될 바가 있음이 분명합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고금의 마땅한 길을 참작하시어 문무(文武)를 함께 익히는 제도를 엄하게 세우신다면 신은 관소(官所)에 이르러 선비를 양성함에 있어 규칙을 정하여 훈련시켜 국가에서 유용하게 쓸 날을 기다리겠습니다。

아홉번째는 일하지 않고 먹는 백성〔閑民〕을 엄하게 금하는 것입니다。

옛날에 월(越)나라에는 삼천명의 군자(君子)로 구성된 군대가 있었으니 이들은 실로 오늘날의 사대부(士大夫)의 자제들인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세상의 난리가 극도로 심하여졌을 때 전투에 임한 자는 모두 무지한 하천인(下賤人)들 뿐이요、유식자(有識者)의 자제들은 부허(浮虛)한 글이나 익히고、영화와 복록이나 도모하였습니다。 그들은 비록 과거에 오르지 못했을지라도 유생의 명부에 이름을 올리고서 종신토록 하는 일없이 노니니 국사가 어려울 때 적과 대치해서 가장 먼저 무너져 패하는 자들은 모두 이러한 무리에서 나옵니다。

전조(前朝 : 고려) 때에 재신(宰臣) 명관(名官)의 아들은 빠짐없이 뽑아서 신기대(神機隊 : 고려 十五대 숙종 九년(一一〇四)에 尹瓘이 女眞을 정벌하기 위하여 조직한 別武班의 騎兵을 말하는 것임)를 만들었으니 그들로서 적의 선봉대와 교전(交戰)하면 이르는 곳마다 승리를 거두었다고 합니다。 그리고 조종조(朝宗朝)의 명관(名官)의 아들은 보인(保人 : 軍保로 保米나 保布를 上納할 의무가 있는 사람)이 되거나 갑사(甲士 : 義興府에 딸린 군인、司直·副司正의 軍職을 맡을 수 있었음)가 되었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승지(承旨)의 직임(職任)을 거쳤던 사람이 아들의 병으로 인하여 대리로 대궐의 수비를 하기도 하였다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고금 엄밀한 국제(國制)의 모습입니다。

이제 대궐에 호위청(扈衛廳)을 동서실(東西室)로 분별하여 만들어 서울과 지방 양반(兩班)·자제들과 겸하여 생원(生員)이든 진사(進士)든 가리지 아니하고 전부 번갈아 숙직(宿直)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어떤 사람은 전강(殿講)하게 하고、어떤 사람은 제술(製述)하게 하고、어떤 사람은 시사(試射)케 하여 과거에 급제시켜 기용(起用)하는 과정으로 만드십시오。 그렇게 할 경우 모는 사람이 입직(入直)하는 것을 영광으로 알 것이며 원망하거나 과롭게 여기는 마음이 없을 것이 분명합니다。 그리고 국가에 위급한 일이 발생하면 (국왕을) 호위할 길이 있을 것이니 하천인(下賤人)들이 중도에서 저절로 궤멸(潰滅)하는 것과는 다를 것입니다。 또한 사람을 만들어 재주와 인망(人望)이 있는 자를 얻기가 쉬울 터이니 당금(當今)의 가장 착실한 계책이라 할 것입니다。

성상께서 솔선하여 내수(內需)의 베를 내어놓으시고, 대신 이하로부터 유학(幼學)의 관역(官役)을 지지 않는 자에 이르기까지 각각 베 두 필(疋)씩 내어놓게 하십시오。형제의 수가 많은 사람의 경우에는 한 필씩 감하여 팔도에 통지해서 조총(鳥銃)·궁전(弓箭)의 비용에 충당하십시오。그러면 부강한 나라가 되는데 자연스럽게 보탬이 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북도(北道)의 경우에는 토지가 척박하고 선비들이 가난하니 비록 거두어 들이는 베의 양을 감한다 할지라도 — 중간의 내용이 빠진듯함 — 초시(初試)에 합격한 선비에게는 동시에 말타기와 활쏘기를 시험하게 하고 활쏘는 법이 취택(取擇)할만한 자에 대해서는 왕래할 때 관(官)에서 역마(驛馬: 각 지방에 배치한 官用의 말)를 이용할 수 있게 하고、또 전차(傳次)함에 있어 음식을 공급해주고 성균관(成均館)의 아랫 재실(齋室)에 들어가게 한 다음 과거에 응시할 수 있도록 해 주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선비들이 모두 은혜에 감사하여 문무에 재주가 있는 사람이 반드시 배출될 것입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헛된 의논에 흔들리지 마시고、법을 정하여 실시하시어 무비(武備)를 엄하게 정돈하신다면 몹시 다행이겠습니다。

열번째의 것은 황폐한 정사를 널리 바로잡는 것입니다。

수재와 가뭄은 빠짐없이 이르게 되어있는 하늘의 운명인 것입니다。옛날에는 삼년동안 경작하고 남은 것을 일년동안 비축해 두었습니다。국가에 삼년간 지탱할 수 있는 비축물이 없으면 국가가 제대로 된 국가가 아닙니다。따라서 풍년이 든 해에 볍쌀이 나쁜 것은 가혹하게 거두지 아니하는 시책을 쓰는 경우가 많으니 그것은 풍년에 따로 구황(救荒)의 재물을 거두어 들인는데 기인하는 것입니다。

한당(漢唐) 이후에 상평창(常平倉)·광혜창(廣惠倉)을 설립하여 매양 일반 세(稅)로 일석(一石)을 거두는 것외에 일두(一斗)의 곡식을 더 거두어 다른 창고에 저축해 두고 절대로 사용하지 않고 단지 기근을 구제하는 것에만 사용하였으니 이것은 실로 옛 성인(聖人)의 가르침을 따른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의 해변은 가뭄이 들면 곡식을 수확하지 못하고 함경도·강원도의 경우에는 수재를 당하면 반드시 흉년이 찾아듭니다。본도(本道)는 금년에 굶어 죽은 자는 일찌기 저축해둔 곡물이 없어서 진휼할 방법이 없었던 데 기인한 것이 분명하니 이것이 어찌 나라를 경영하는 도리이겠습니까? 청컨대 이 뒤로부터는 각도의 수령에게 명을 내려 풍년을 당하거든 따로 요리(料理)하여 미곡을 많이 얻어서 별도의 창고에 저축하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는 그해의 곡식이 그런대로 수확되면 절대로 저축한 곡식을 분급(分給)하지 말고、반드시 흉년이 든 해의 봄기근에 창고를 열어 진휼하게 하십시오。그러할 경우 곡식이 비록 묵은 것이 많다 하더라도 생명을 살릴 수는 있을 것입니다。옛 사람이 이른바 「농민은 묵은 곡식을 먹더라도 씨앗을 빌려줄 때는

새것을 내준다。」고 하였으니 이 말은 실로 저축하는 도리라 할 것입니다。

함경도의 해변에는 각각 광혜창(廣惠倉)을 설치하여 매년 곡식을 저축하게 하고、강원도 대관령(大關嶺) 이동의 전세(田稅)는 작목(作木：田稅를 받을 때 곡식 대신에 무명으로 환산하여 받는 것)하지 말고 모두 창고에 저장해두게 하십시오。그리하여 북도(北道)에서 실농(失農)하면 그 곡식을 배로 실어 보내십시오。큰 흉년이 들면 온전히 진휼하여 배급하고、작은 흉년이 들면 낮은 가격의 베로 교환하여 경비로 조달케 하시면 백배의 이익이 있을 것이며 영원히 길거리에서 굶어죽는 참상을 제거할 것입니다。각도에서 이러한 내용을 통지하여 민정(民情)에 편한지 여부를 헤아리어 혹은 곡물을 비축하여 재앙에 대비하고、혹은 급한 난리에 군사들의 군량미로 공급케 한다면 어찌 편리한 계책이 아니라 하겠습니까? 수령이 만일 비용을 절약한다면 응당 거두어 들이는 물건에서도 남겨서 저축할 것이 있으려니와 만약 원래의 곡식에 녹(錄)을 더보태어 낸다면 포상하는 것을 상례로 하십시오。예전에 사대부들이 이러한 것에 대하여 혐의를 두는 까닭에 관청에 사적인 일로 머물게 한 일이 있었거니와 후임의 관리가 부임하여 그 곡식을 전부 탕진한 사례가 매우 많았습니다。

이목(李穆)이 예전에 공주목사(公州牧使)를 지낼 적에 경비를 지극히 절약하여 관청의 수요품에서 남긴 곡식이 거의 구백여 석(石)에 이르렀습니다。그런데 뒤를 이어 부임한 목사가 소모하여 날이 갈수록 없어졌습니다。만약 이목이 기록하여 알려준 대로만 하였다면 어찌 그와 같이 탕진하는데까지 이를 이치가 있겠습니까?

신이 양주(楊州)에 수령으로 있을 적에 미곡(米穀) 오백석과 은(銀) 백량을 별도로 비축해 두어 이름을 사창(社倉)이라 하였습니다。풍년에 미곡을 거두어 들이고 흉년에 내놓는 조치를 하나 같이 주자(朱子)의 법에 의거하여 실행하였습니다。그와 같이 十년을 행하여 병자년 난리에 다 써버렸습니다。지금에도 각 관청의 수령에게 영을 내려 수취(收聚)하고 절약하여 남은 곡식으로 흉년에 사용하게 하시고、그 곡식을 논공행상(論功行賞)하는데 사용하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않으며 낭비하는 것을 책망하기만 하여도 반드시 백성을 구제하는데 하나의 단서가 될 것입니다。

열한번째는 절의(節義)를 숭상하고 장려하는 것입니다。

절의는 바로 가옥에 있어 동량(棟樑)과 같은 것입니다。절의의 흥성과 쇠퇴는 바로 국가의 존망(存亡)과 연결된다는 것은 고금의 역사에 이미 그 증거가 밝게 드러났습니다。명나라 태조(太祖)는 선비의 절의를 우대하고 장려하여 혹은 충성을 바치다 순절한 곳에 절표(節表)를 세우기도 하고、혹은 경사(京師)의 중심지에 소상(塑像)을 만들어 제사 지내기도 하여 인심을 움직이게 하였습니다。명나라가 절의에 죽은 사람이 많은 것은 과거에 비하여 가장 뛰어나

비교할 데가 없습니다。 용감하게 정직함과 절의를 말하고 죽는 것을 집으로 돌아가는 것처럼 가볍게 여겼으니 명나라의 기강이 확립되어 한당(漢唐)보다 훨씬 앞선 까닭은 바로 여기에 있을 것입니다。

청컨대、 병자년 겨울에 경상도·충청도·평안도에서 근왕(勤王)의 전투를 벌이다。 사졸이 죽은 장소에 각각 사당을 세워서 절의에 죽은 장수를 제사지내게 하고 따로 제단(祭壇)을 설치하여 절의를 위하여 싸우다 죽은 병사를 제사지내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다른 한편으로 부근 사찰의 승려로 하여금 그들에 대한 제사를 전담·주관케 하고、 전세(田稅) 몇 석(石)을 발급하여 봄가을에 널리 제사하는 비용에 충당하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다면 충성스럽고 의로운 혼백이 지하에서나마 반드시 감격하여 울 것이요。 인심도 흥기(興起)하여 다른 날 절의를 세울 근본이 될 것입니다。

지난날 혼미한 조정 — 光海君 때를 말함 — 의 때에 시랑(豺狼)의 주리가 떳떳한 윤리를 좀먹어 가서 화(禍)가 장차 금융(金墉 : 地名、 魏主가 晋에 禪位하고 이 城에 머물렀고、 西晋의 帝后、 太子가 폐출되어서도 이 성에 머물렀다。)에까지 이르렀으니 예의의 나라가 금수(禽獸)의 지경에 빠지게 되었습니다。 당시에 혹자는 공의(公義)를 주장하였고、 혹자는 명의(明義)를 주장하는 상소문을 올렸으니 그들이 어찌 훗날의 복을 도모해서 그와 같이 하였겠습니까? 지금에 이르러 그들중 이안진(李安眞)·조경기(趙慶起)·홍무적(洪茂積)·김효성(金孝誠)은 이미 발탁하여 기용하였으나 이득양(李得養)·허국(許國)의 경우에는 아직도 성은(聖恩)을 입지 못한채 여러 차례 불운한 지경을 당하였습니다。 또 정택뢰(鄭澤雷)는 죽은지 이미 오래되어 자손이 떠돌아 다니고 있으니 이것이 어찌 절의를 숭상하는 국가의 도리이겠습니까? 충신의 자손은 국가의 의로움에 참여하여 기쁨과 슬픔을 함께 하는 사람입니다。 그러하니 비록 백세(百世)의 후예라 하더라도 그들은 거두어 관직을 주는 것은 당연한 일인 것입니다。

북도의 적개심을 가지고 공을 세운 신하의 후예중에는 한 사람도 조정의 끝자리에도 끼지 못하였으니 장차 무엇으로서 후대인을 권면(勸勉)하겠습니까? 단천(端川) 길주(吉州)에서 임진왜란 때 적병을 토벌한 사람들은 그 공적과 절의가 모두 훌륭한 것이었습니다만 그 당시의 상신(相臣)이 그들에게 혐의를 가지고 있었던 고로 공적을 평가하지 않았습니다。 그리하여 절의에 죽은 사람들의 자손도 한 터럭도 관직에 오르는 혜택을 누리지 못하였으니 이 어찌 통탄할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현재와 같은 국가의 우환을 헤아릴 수 없는 시기에 다른 사람에 앞서 충렬(忠烈)인 사의 후손을 거두어 기용한다면 백성을 격려시킬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청컨대、 본도(本道)의 감사가 지방을 순찰할 적에 전후(前後)에 공을 세운 사람의 자손 및 재주와 학행(學行)이 쓸만한 사람을 조사하여 조정에 보고하게 하시어 정사의 편의에 따라 발탁하여 크게 격려시키기 바랍니다。 청컨대、 해당 관아로 하여금 그들의 진퇴(進退)를 밝게 조사하

여 백세(百世)의 공의(公議)를 진작시킨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까?

열두번째의 것은 억울한 죄를 속히 풀어주는 것입니다。

현재의 국사(國事)는 쇠미해져서 기강이 해이되고 군율이 이완되어 가물가물 명맥을 유지하는 상태에 있읍니다。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인심이 굳게 결합되어 흩어지지 아니하여 여전히 성상을 사랑하고 모시려는 지극한 정성이 있는 까닭은 오로지 성상의 자애로움과 어진 마음을 믿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그것은 마치 송대(宋代)의 인후(仁厚)함이 나라의 근본을 부식(扶植)한 사정과도 유사하니 이점이 바로 성상의 뛰어난 점입니다。이러한 사람으로서는 차마 하지 못하는 (어렵의) 지극한 덕성으로써 밝게 살피시고, 과단성있게 실행하신다면 국가를 중흥(中興)시키는 큰 업적이 지금부터 펼쳐질 것입니다。

사람들이 죄를 짓게 되는데에는 제각기 그 실정이 있습니다。혹자는 그 행위가 (죄가 있어) 의심스럽기는 하지만 그 정상은 용서할만한 사례도 있고, 혹자는 그 행위는 의심되는 점이 없지만 그 정상은 사악한 사례가 있습니다。그러니 반드시 그들의 행위에 근거를 두고서 정상을 헤아려(죄의) 경중(輕重)을 따져야 할 것이니 이것이 성인이 사용하는 법인 것입니다。

〈서경(書經)〉에서 말한바 「과실로서 죄를 저지른 사람은 사면하고, 고의로 죄를 범하였거나 재범인 경우에는 형벌을 가한다。」라는 것은 천고(千古)의 형벌을 시행하는 근본 방법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만약에 죄인의 정상을 살펴보지 아니하고 그 행위를 의심하여 무거운 벌을 내릴 것 같으면 그것이 어찌 성인의 하늘의 덕을 실천하는 인(仁)이라 하겠습니까?

병자호란(丙子胡亂)에 뒤에 쳐진 조신(朝臣)들이 모두 강도(江都)로 들어가서 목숨을 버려 절의를 세웠습니다。그런데 급박한 사정으로 인하여 성상을 호종(扈從)하지 못한 신하라 해서 어찌 군주를 내버리는 충성스럽지 못한 마음이 있었겠습니까? 제가 들으니 이일상(李一相)은 행적은 난리에 도망한 것 같은 면이 있다고 하나 어찌 용서할만한 정상이 없겠습니까? 당초에 그가 만약 자신의 몸만 도피하여 창황(蒼黃)하게 도주하였다면 그의 죄는 사형에 처할만합니다。그러나 우리가 산성(山城)에 이미 들어왔을 때 대신(大臣)들이 성상은 강도(江都)로 행하고 배종(陪從)하는 못 신하들은 모두 산성에 남아있을 것을 청하였습니다。그러한 법제(法制)를 지극히 엄하게 시행하니 인심이 일제히 분함을 터트려서 비록 강도로 행하는 성상을 따르려 하여도 재갈이 물려 바라는 바를 이룰 수가 없었으므로 자신들이 죽을 곳이 어디인지를 아지도 못하였습니다。당일의 사정에 대해서는 성상께서도 이미 자세히 알고 계십니다。이일상은 대신의 책서(贊堦 : 서자)로서 조정에서 의논한 내용을 자세히 알고 당황하여 어디로 향하여야 좋을지 아지 못하였습니다。이성구(李聖求)가 이일상이 어쩌할 줄 모르

는 것을 염려하여 그로 하여금 먼저 성문을 빠져나가 기다리라고 하였습니다。 이일상은 나이가 어린지라 지식과 생각이 앞일을 내다보지 못하여 가벼이 이성구의 말을 믿고 먼저 성문을 나간 것이 잘못이었습니다。 성상이 거둥하는 계획이 중지되어 성문이 닫히고 적들이 도로에 가득차게 되자 이일상은 돌아서 성으로 들어오지 못하였으니 그것은 사세(事勢)가 부득이한 결과입니다。 심지원(沈之源) 등과 더불어 도중에서 방황하다가 기사회생(幾死廻生)하여 부친인 이명한(李明漢)·이소한(李昭漢) 등과 더불어 강화도에 들어갔습니다。 그리고 묘사(廟社)가 있는 곳에서 참담한 화를 당하고 말아 조모와 모친 그리고 아우인 이가상(李嘉相) 등이 일시에 죽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시체를 거두지 못한 것이 거의 七·八 구나 됩니다。 그 뒤에 남쪽으로 귀양갔다가 서쪽으로 이주되면서 병까지 들어 위급해지니 그 사연을 듣는 사람마다 모두 눈물을 흘리고 있습니다。 하물며 성상의 지극한 어짊은 하늘이 대지를 덮은 것과 같으시니 어찌 측은하게 여겨 마음을 움직이어 세신(世臣)의 의리에 대하여 고려하지 않으실리가 있겠습니까?

유계(兪棨)의 일에 이르러 말하자면、그의 상소문이 비록 망령되고 거친 것 같기는 합니다만 당시의 대신들이 사태가 다급한 것을 걱정하여 전후(前後)에 척화(斥和)를 주장한 사람을 모두 포박하고자 하여 사류(士類)가 많이 당하게 되자 사람들이 모두 그들의 위태로움과 절박함을 분통히 여겼으니 상소문을 올려 그들을 구원하려고 한 일이 어찌 사적인 마음에서 나온 것이겠습니까? 현재는 언론(言論)을 구하는 시기이니 비록 언사가 불경(不敬)스럽다 하더라도 마땅히 그대로 놓아둠으로써 언론(言路)를 열고 나라의 기강을 확립하는 것이 좋을 것입니다。 게다가 상신(相臣)인 김류(金瑬)가 벌써 국사를 잘못하였다는 것 때문에 국론(國路)이 일제히 들끓고、성상께서도 그를 내치셨으니 상신(相論)의 실책을 망령되게 논하였다는 유계의 죄를 그렇게 깊이 다스릴 필요가 어디에 있겠습니까?

척화(斥和)를 주장한 여러 신하들을 방면하자는 것에 대하여 신은 이미 면대(面對)에서 품달(稟達)한 바 있고、성상께서도 이미 모두 방면한다는 분부가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조빈(趙贇)은 아직도 커양간 사람의 명부에 올라 있고、홍처후(洪處厚)·김수익(金壽益)은 아직도 도성문밖에 내치는 죄에 걸려있으니 이 어찌 담당관리가 성상의 지극한 덕을 체현(體現)하지 못한 실수가 아니겠습니까?

조정호(趙廷虎)의 경우에는 지성으로 울분을 터트리어 군사를 모집하여 적과의 전투를 독려하였으니 그의 호령은 엄하고도 밝은 것이었습니다。 권정길(權井吉)이 세운 공도 또한 충의(忠義)가 감발(感發)된 결과입니다。 그런데 그 당시의 감사(監司)가 그의 후미(後尾)를 따라서 궤멸하여 흩어지지 아니하게 되어 사체(事體)가 제대로 이루어졌습니다。

심연(沈演)은 이미 발탁되어 기용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호(趙廷虎)만이 성은을 입지 못하고 있으므로 사람들이 모두 억울한 일이라고 말하고 있습니다。 선전관(宣傳官)이

망령되이 전한 말은 실상은 그에게 혐의를 품고 얽어낸 이야기이니 매우 분통한 일이라 하겠습니다。 속히 상세히 밝히어 풀어주시고 그가 늙기 전에 기용하신다면 사의(事宜)에 참으로 합당할 것입니다。

그 당시에 관직을 맡고 있던 자들중에는 어쩔 줄을 모르고 일을 그르친 사람이 많습니다。 신은 그 당시에 여러 읍(邑)에 분주하게 뛰어다니며 의병(義兵)을 모집할 것을 권고하였으나 그에 응하여 달려오는 사람은 거의 없다시피 하였습니다。 한데 정홍명(鄭弘溟)은 맡은 바 직책도 없으면서 의분(義憤)을 품고 의병을 모집하였습니다。 이기발(李起浡)·최온(崔縕)·유집(柳緝)·양만용(梁曼容) 등을 불러 종사(從事)로 삼아 의병을 일으키어 군량미를 옮기어 공주(公州)에 진주하기까지 하였습니다。 비록 승도(僧徒)로 인하여 중도에서 모두 궤멸되기는 하였으나 당초의 나라를 위하는 충성심은 포상할만한 것이었습니다。 그런데 연소배(年少輩)들중 미친듯 질투하고、 함부로 비판하는 자가 이루는 까닭입니까?

이기발(李起浡)은 북변(北邊)의 수령으로 내쫓기었으나 병으로 인하여 부임하지 못하였거니와 아직까지도 거두어 녹(錄)을 주지 않았습니다。

유집(柳緝)·최온(崔縕)도 또한 폐출(廢黜)하여 거두지 아니하니 충성을 다바친 신하가 결국에 가서는 벌을 당함을 면할 수 없다면 권성징악(勸善懲惡)의 도리가 어디에 있습니까?

정문부(鄭文孚)에 이르러 말하자면、 명목은 적의 초대를 받았다 하지만 그 곡절이 자세하지가 않습니다。 임진왜란 때 적병을 토벌한 공은 혁혁하여 덮어 버릴 수가 없는 것입니다。 그가 이미 곤장 아래에서 죽음을 당하였으니 원한을 품고 죽은 정상이 가긍합니다。 이에 임진왜란 때의 공적을 추서(追敍)하여 특별히 복관(復官)을 명하신다면 반드시 충성을 권장하는데 보탬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 성상께서는 죄의 실상을 명백하게 분별하시어 발생하지도 아니한 일을 억측하시지 않고、 남이 자기를 불신한다고 지레 짐작하시지 않으심으로서 천지와 같은 인(仁)을 넓히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열세번째로는 사전(祀典)을 올바르게 정하는 것입니다。

의(義)에서는 뿌리에 대한 보답을 중시합니다。 그리하여 제사를 큰일로 여기나니 한가지라도 바르지 못한 것이 있으면 신명(神明)이 반드시 꾸짖을 것이니 어찌 두렵고、 떨지 아니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국가에서는 봉상시(奉常寺)를 설치하여 제례(祭禮)를 중시하고 있습니다만 현재 나라의 기강이 해이되자 제물(祭物)이 갖추어지지 아니하여 바라지 않는 재앙이 겹쳐서 발생하고、 자주 나타나니 어찌 두렵지 않겠습니까? 당초에는 제사의 체모(體貌)를 중지하여 만약 제물(祭物)에 차질이 생길 경우에는 일을 담당한 내외(內外)의 유사(有司)가 반드시 견책(譴責)을 당하였습니다。 따라서 하인(下人)들이 은밀하게 조종(操縱)하여 조

금이라도 (상관이) 자신들의 뜻에 거슬리는 일이 있을 것 같으면 악의를 품고 해를 끼치므로 관원(官員)이 중한 책망을 당하나 벌을 하인에게까지 미치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이런 일이 적폐(積弊)가 되어버렸습니다。 한편 봉상정(奉常正)이 비록 품계가 올라갈 계제가 있기는 하지만 모두 명망(名望)이 가벼운 자를 기용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첨정(僉正)·판관(判官)·주부(主簿)·참봉(參奉)의 경우에는 노둔한 사람이 태반입니다。 이러한 사람들은 지체와 명망이 낮을 뿐만 아니라 우환과 실수 또한 무거워서 녹봉이나 훔치려 관직이나 차지하고 있으면서 모든 일을 하인하는 대로 일임(一任)하고 있습니다。 따라서 과실과 포술이 모두 사가(私家)에 감추어 놓고 돌려 보낼 줄을 모르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먹다남은 더러운 기름과 맑은 진가리[眞末]로 다른 물건과 섞어 놓고 있습니다。 국가의 큰 예(禮)가 이런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으니 다른 많은 일이 번쇄하다는 사실을 미루어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옛날에 음악은 모두 태상(太常 : 奉常寺)에 속해 있어서 혹은 제사에 참여하기도 하고、혹은 연회를 돕기로 하면서 비록 특별한 악원(樂院)을 설치함이 없다 하더라도 일이 잘 갖추어져 있었습니다。 그러다가 우리나라에 따로 장악원(掌樂院)을 설치하였으니 불필요한 관원이 많을 뿐만 아니라 하인들이 나쁜 짓을 행함이 더욱 심해져서 외방(外方)의 악공(樂工)을 침탈하고、족린(族隣)이 만연하니 유리(流離)하는 사람이 이로 인하여 극성하게 되었습니다。 신의 생각에는、현재와 같은 국가의 비용이 한참 핍박할 때에는 비록 장악원을 봉상시(奉常寺)에 통합하고 적임자를 선택하여 임무를 맡긴다 하더라도 어쩌 총괄하여 잘 다스리는 방법이 없겠습니까? 봉상정(奉常正)은 반드시 양사(兩司)의 아장(亞長 : 司憲府의 執義와 司諫院의 司諫을 일컫는 말。)에 출입(出入)한 자로 제수하십시오。 그리고 봉상정(奉常正)이 대성(臺省)에 승진한다 하더라도 그 자리를 겸임하게 하여 달[朔]에 따라 관직이 오르는 것을 기다린다면 당상(堂上)의 명관(名官)으로서 방백(方伯)이 되는 자가 많을 것입니다。

첨정(僉正) 이하는 모두 승문원(承文院)·병조(兵曹) 등에서 한림(翰林)과 주서(注書)의 직책을 맡았었던 자중에서 정일하게 선택하여 제수하십시오。 또 판관(判官)·주부(主簿)는 반드시 홍문관(弘文館) 교리(校理)·수찬(修撰) 등의 직무를 가진 사람으로 하여금 겸직하게 한다면 하인배들이 감히 재물을 농락하지 못하여 분명히 재물을 제대로 갖출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백가지 일을 비록 난리로 인하여 예법을 다 차리지 못하는 경우가 있다 하더라도 제례(祭禮)의 경우만은 마땅히 율려(律呂)를 사용하여야 하는데 너무 오래도록 절주(節奏)를 폐하였으니 무엇으로써 조종(祖宗)께서 강림하시게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신의 생각에는 각사(各司)의 이(吏)·서원(書員)중 요포(料布 : 각 官衙의 員役들에게 급료로 주는 베나 무명)를 지급받는 자중에서 연로(年老)하거나 임무를 맡고 있는 자를

제외하고 나이가 어리고 관역(官役)이 없는 자를 택하여 무일(舞佾)로 정하십시오。 그들의 관복(冠服)과 문채(文彩)는 중국의 제도를 참고해서 관청에서 지급하도록 하십시오。 그들로 하여금 예(禮)를 익히고서 제사에 참예하게 한다면 종묘(宗廟)에서 하는 일이 참으로 천역(賤役)이 아닐 것이며、 전악(典樂) 등의 침고(侵苦)나 악공(樂工)들의 폐단도 철저하게 금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그 안에 자연스레 예(禮)가 이루어질 것이니 고금(古今)의 합당한 법을 잘 터득하였다 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장악원(掌樂院) 판관(判官)은 반드시 이조(吏曹) 낭관(郎官)으로 겸임하도록 정해진 연후라야 모든 유사(有司)를 통괄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반드시 규피(規避 : 간교한 수단으로 책임을 회피하는 일)와 누명(漏名)의 근심거리가 없을 것입니다。

고인(古人)의 제물(祭物)에는 취사(取捨)가 제대로 갖추어져 있어 포(脯)·혜(醯)·저(菹)·과(果)가 모두 천지의 음양(陰陽)·수륙(水陸)의 의(義)를 모두 간직하였습니다。 포(脯)는 마른 고기로서 선(鱻)은 날물고기〔生魚〕이고、 거(腒)는 말린 꿩고기이며、 생(牲)은 날고기〔生肉〕이니 음(陰)을 취하고、 양(陽)을 취함에 있어 적절한대로 선택하여 정결하게 사용하였으니 이것이 바로 고인의 제례(祭禮)의 근본뜻이었습니다。 공자(孔子)께서는 이렇게 말씀하셨습니다。

「예로서 제사를 지내는 것을 효(孝)라고 일컬을 수 있다。」

또 〈예기(禮記)〉에는 거(腒)와 숙(鱐)이 있으니 이것은 바로 말린 꿩고기와 말린 물고기입니다。 이것은 위로는 제례(祭禮)에 부합되고、 아래로는 백성들에 대한 폐단을 줄이는 것이니 어찌 조종(祖宗)께서 흠향(欽享)하지 않을 이치가 있겠습니까? 그런데 지금 중포(中脯 : 나라 제사 때에 쓰는 魚肉의 포)를 쓰지 아니하고 조포(條脯)를 쓴다면 그 폐단이 또한 무거울 것입니다。 대개 중포의 경우에는 혹은 노루나 사슴을 사용하기도 하고、 소나 돼지를 사용하기도 하여 쪄꺼기 고기를 수습해서 찧어 만듭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만들기도 쉽고、 얻는 것도 많았습니다。 그런데 현재에는 반드시 큰 사슴을 베어서 큰 조각으로 만들기 때문에 거기에는 남는 쪄꺼기 고기는 모두 버리는 물건이 되며 간사한 소인배들이 그 때문에 모여들고、 개나 말의 고기가 뒤섞이어 말려서 진상하기도 하니 어찌 통탄할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함경도의 경우에는 모두 산꿩으로 포를 만듭니다。 현재 조포(條脯)를 마련하기 어려운 우려가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굶주린 백성이 조포만드는 것은 매우 어려운 일로 여기고 있습니다。 성상께서는 학식이 고례(古禮)에 통달하시고、 고금(古今)의 사실에 통달하시었으니 중포·조포중 어느 것이 유해(有害)한 지 아실 것입니다。 그러니 〈예기〉의 글에 기록된 바의 말린 꿩꼬기를 사용하도록 허락하시고 잡스런 고기를 섞어 또는 누폐(陋弊)를 엄하게 금하신다면 신명(神明)이 교감(交感)하는 일이 이로 인하여 생길 것

입니다。

열네번째로는 사용(私用)을 철저하게 금하는 것입니다。

국가가 비록 난세(亂世)가 아니라 하더라도 만약 각 관아에 납부하여야 할 것이라면 신하된 의리에 따라 당연히 공용(公用)에 거두어 채워넣어야 하거니와 하물며 현재와 같이 국사가 동탕(動蕩)할 때이겠습니까?

신은 듣건대、회양(淮陽)·문화(文化)·해주(海州)·정주(定州)·안동(安東)·예안(禮安)·봉화(奉化) 등지에는 모두 잣나무밭이 있어 관의 수입이 극도로 많다고 하며 선산(善山)·상주(尙州)·청도(淸道)·밀양(密陽) 등지에는 밤이 매우 좋다고 합니다。당초에 과수를 심은 것은 모두 나라의 비용을 대기 위한 것이었으나 현재에 이르러서는 모두 개인의 수요에 충당되고 있는 실정이나 국가에서는 그것을 장원서(掌苑署)에 거두어 들이지 않으므로 잣과 황률(黃栗)이 생산도 하지 않은 관리에게 지나치게 분배되니 이치에 닿지 않는 정사로서 이보다 심한 것이 없었습니다。청컨대、이제부터는 각읍(各邑)의 잣과 황률 등의 물건을 때맞추어 채취하여 장원사(掌苑署)·봉상시(奉常寺)에 수송하여 거두어 들임으로써 각관으로부터의 공물(貢物)을 모두 없앤다면 이 어찌 인정(仁政)에 근본을 둔 시책이 아니겠습니까?

사복시(司僕寺)의 목장(牧場)에는 모두 둔전(屯田)이 있어서 그곳에서 거두는 목화(木花)는 지극히 방대한 분량입니다。그 목화를 본사(本司)에 상납하고서 각 관리들이 사적으로 나누어 가지는데 그 그릇된 폐단이 이미 고질병이 되었습니다。그중에 청렴한 관리가 있으면 자기가 차지하지 아니하고 모두 친구를 구제하는데 쓴다고 합니다。청컨대、사복시에 영을 내려 목화를 전부 상의원(尙衣院)에 이송하여 어복(御服)을 만드는데 쓰게 하시고 다른 각 관아의 공물을 상납받는 것을 모두 없애기 바랍니다。그렇게 한다면 무용(無用)한 것을 변화시켜 유용(有用)한데로 귀속시키는 이익이 있을 것이 분명합니다。

북쪽 지방의 춥고 괴로움은 말할 필요도 없습니다。그래서 조종(祖宗)의 우대하여 보살피는 제도가 극히 엄중하였으며、급박한 상황에 처했을 때 정병(精兵)에 드는 비용이 가장 긴급을 요하는 것이었습니다。그런데 남쪽으로부터 한번 수자리가 들어오지 아니한 뒤로는 솜옷을 끼고오는 혜택을 입은 사람이 끊어지게 되었습니다。그러하니 청컨대 담당 관아에 영을 내려 남방의 전세(田稅)를 면제하여주고 작목(作木)하되 한결같이 시중가격으로 목화씨를 제거한 목화를 거두어 들이어 덕원(德源)이나 원산(原山)의 창고에 운수하고 난 다음 육진(六鎭)에 분할공급하기도 하고、베를 주고 목화를 무역하기도 하여 추위를 막게 하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북도의 백성들이 옷을 만들어 입을 재료가 있을 것이며 국용(國用)이 그 근본을 잃지 않을 것이니 분명 공사(公私) 양쪽에 편리할 것입니다。이것이 가장 편의한 조치이오니 어찌 치국(治國)의 마땅한 도리가 아니겠습니

까?

신은 말직(末職)의 관리로서 성상의 크고도 사적인 총애를 가장 많이 받아 경연(經筵)에 출입하여 옥음(玉音)을 직접 들었습니다。 마음에 감격하여 불세출(不世出)의 지우(知遇)를 받았다고 생각하고 있었으나 날이 갈수록 보답할 길이 없음을 부끄럽게 여기었습니다。

지금 신은 머리가 허옇게 센 늙은 나이로 궁궐로부터 멀리 떨어진 곳에 있습니다마는 견마(犬馬)의 성상을 그리는 정성을 견딜 수 없어 평일에 품고 있던 생각을 대략 진술하여 밝으신 성상의 커를 더럽혔습니다。 말이 사리에 합당하지 못한다는 점은 신도 잘 알고 있는 바입니다만 다만 성상께서 저의 간절한 뜻만을 헤아려 주시기를 바랄 뿐입니다。 상소를 올리려니 눈물이 흘러 말할 바를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

성상께서 다음과 같이 비답(批答)을 내리셨다。

「이제 길주목사(吉州牧使) 최유해의 〈서명천견(西銘淺見)〉 등의 논설을 보니 격언(格言)·지론(至論)이 아닌 것이 없었다。 내가 끝까지 펼쳐보고나서 그의 지성(至誠)을 가상히 여기어 이제 호피(虎皮) 한 장을 하사하여 나의 뜻을 표한다。」

註 ①하늘과 땅에 지내는 제사。 교제(郊祭)
②「예기」의 제법(祭法) 편에 나오는 말。
③여기에서 야명은 달을 제사지내는 제단(祭壇)이고、유종은 별을 제사지내는 제단이다。
④송대의 성리학자(性理學者)인 여조겸(呂祖謙)
⑤매월 초하룻날에 각도(各道)에서 나는 물건으로 임금에게 차려 올리는 음식장。
⑥사복시(司僕寺)에 관리하는 말。
⑦조선조때 각 관아의 당하관(堂下官)의 총칭。
⑧윈문에는 서직(緖職)으로 되어 였으나 의미상 서직(庶職)이 옳은듯 하다。
⑨영의정、좌우정、우의정을 말함。
⑩사헌부、사간원、홍문관의 세 간부를 가리킴。
(주) 내용이 불문명하다。

## 公州牧使時萬言疏 乙亥年

臣賦性庸陋處事顚倒得罪明時只願終老於田野不意 聖明猥加收錄畀以南之重地常懷感激圖報無路忽遭 坤殿賓天之痛且聞春坊血指之誠痛哭憂遑只恨天道福善之無徵也繼聞 元孫誕生有萬年之大慶 聖體康寧副萬民之祈祝庶幾國祚靈長 宗社永寧而天變甚慘虜情叵測每一念至不覺心膽之墜地 聖心懷憂民志不定十行求言之敎傳播遠近臣盥手拜讀不覺涕泗之橫流豈不欲略陳所懷以報 聖上憂勤之至意而靜而思之 聖志之悔悟臣未之知 朝廷之革弊臣未之測累日搆思濫投無益之空言殊非人臣時言之道回惶累日只以含默爲守靜之計矣去月二十八日承旨臣李敬輿過去臣邑出示 聖敎備忘記一紙臣相對展讀不覺手舞而足蹈曰東方再造之期實在於今日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也 聖上旣有振作之機堯舜三代之治指日可待而人臣將順之道不盡其意則其罪當誅言之用不用事之當不當何可計其利害不竭所懷於天日之下哉玆以平日講論於屋下者別爲問答繕書投進言狂計迂雖不足爲萬一之裨愛君之誠豈下於

他人哉伏願　聖上留神於萬幾之暇言或可採則命加採施言不可用則或置几案之間以爲進學臨政之助亦有其道臣不敢強請盡行於今日也且公清一道乃畿甸之藩屏兩南之要衝理宜均其民役除其民害可爲保障之地而民怨不均之政勢無保存之便故敢陳一得之愚伏願　聖上留神而採納焉

問君德之所以成就者何以盡其道耶臣答曰昔在宣廟朝好學樂善培養人材擇朝臣之英俊錫經籍假優閑使專意於文史以備顧問者乃祖宗之遺法也如李德馨李恒福韓浚謙等受出綱目誦習開靜故登筵莫不應對如響貫穿古今少無失對而上亦知才器之正大妙年超擢竟成中興之績豈非今日之可法者乎目今年少聰明之人出入玉堂別無賜暇讀書之命故朝修撰暮正言只以履歷之多爲名官之榮而開筵之日上無虛心之問下無敷衍之對只爲應文備儀之虛具而已既無飭勵又無詰問則英慧才辯之士不過從事於詩酒何以責　君德之成就哉聞中國則以經筵爲重以吏部爲輕堂下堂上雖有各司總察之職吏部待即必兼侍讀林下微辟之士亦授翰林今亦以此爲法堂上以上多官中擇其才學尤長因兼侍讀學士而堂下徵召者亦以特進官啓下俾得出入筵席吐盡所懷必有開發　聖聰之驗而年少筵臣亦令專精經學不移庶官專以經筵爲重焉

問聖學之所以成就者亦有次第耶臣答曰　聖上有聰明才識高出百王之美德而內少孜孜日進之效外無治化日升之驗者恐是　聖志之不立也盖志者萬事之根抵志一於善不汨利欲則無知匹婦不學武夫亦能舍生取義況爲善實有獨樂不如死生之難決乎朱子曰精神一到金石亦透若定大志而立大本必以堯舜自期以孔孟程朱爲模楷晨興而省盡行而習夜驗而體言行之不如堯舜者去之德業之近於孔孟者存之無一時之少懈有篤實之固志然後德日躋於高明矣臣曾見　聖上臨筵不喜問難則好問之志不勤也臨政不喜變通則革弊之志不篤也施令不主愛民則恤民之志不切也宜乎國勢奄奄朝綱日紊天怒於上民怨於下莫不由於　聖志之不振伏乞推擴大志以立國家之基本幸甚

問聖學之所以長進者始於何事耶臣答曰　聖志既立則工夫次第自有　聖賢已行之規不必更煩若曰致知無眞知之實若曰講學無開發之益則有何所得於學問耶盖臨書開讀有若相對　聖賢及其掩卷裁事不知一言之可用者皆非用力於學問也必以張橫渠精思妙契爲自得之工夫然後可以漸進於高明或於朝晝氣清之時或於夜半慮靜之際乃以平日所讀之書思其義理定其是非一思而有未及透徹則再思必有清明悅豫之樂若有得於先儒言外之意則或筆之於書反覆紬繹理之未通者透其大原事之未決者得其端緒精神明快如明鏡之照物此進學之大基本也今則筵中進講者只以經傳爲應文之具不能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以爲恢拓　聖智之淵源無怪乎　聖學之不大進也豈非　宗社之憂哉今於書講必以綱目及性理大全進講可也綱目則古今治亂君臣是非極言竭論有開發聰明之益必不如講論數行文義之寂寞也性理大全則濂洛諸賢之正論分門類會千聖不傳之祕莫不發明微旨如青天白日之昭回若於燕閑之際開卷披覽則程子之說最居初面玩味思繹得見明旨欣然有得於心上然後次見朱子之語則心之所會者自然互相發明不覺舞蹈以此從事不輟其功則必將豁然貫通矣在昔　祖宗朝每見性理大全以爲至樂云此乃文廟之聖益聖也

問誠意之旨與立志同耶臣答曰古人以爲志公而意私乃同歸而異致者也應事之際此心爲主而意之所向善惡判焉幾微發動之時有如陰

陽相爭之端或有爲惡之念萌於冥冥之中則必有羞惡之心若有禁止者或有爲善之垂發於隱微則必有不肯之心蔽於利害此皆是非之不明心意之不定故也識見既明則心之所發人雖不知己必洞知細微之事無不惕念善惡之閒無不嚴辨擴充好惡之端沛然行之若決江河杜絶惡念之萌斷然絶之如摧山岳然後可以立爲善之大本矣須臾之間善惡交戰之機循環無窮每以一於善而眞實有終始不息之驗然後方可謂之誠意矣若徒有希賢之志而用意之時不能一主於善則志大無實終爲小人之歸矣臣曾於進講時以善惡相勝上達　天聰想必不以記憶而所陳之語莫非先儒之已言掇拾再進固知庸陋之可愧臣之所學不外於此則臣何敢不屢聒於天日之下哉

問性情之發何以得其中耶臣答曰心統性情之理先儒論之已詳回端之發七情之動自有感應之幾蓋接物之際各有當然之則吾心之理莫非彼此之品節也蕩然流動之際察其公私偏正之異喜怒好惡一出於正明而審其幾不使留於偏重正而制其氣不使過於義理則聖人進德之效皆可得之於此矣然未發之前必有操存之敬已發之後必定中和之道不以一毫私意間之不以一毫血氣動之而應之也如明鏡之照物過之也如浮雲之在空則心體自正道義自明矣此乃達道之所以爲大用而終至於位育之極功則可不敬愼於一念之動哉伏願　聖明每於性情發見之際恒加省念曰此乃出於公耶出於私耶公則擴之私則去之抑以爲血氣之所動耶平心之順應耶氣之所動則節之心之所平則應之只看事理之當否不致一分之輕重然後心體自正性情得當矣臣伏見　聖上性情之德極盡天理之正而好惡是非之間不無私氣之蔽直言不諱之人則不問賢愚而惡之總攬機務之人則不問刻薄而進之其他喜怒好惡之失當者不可盡達此豈非　聖德之不進者耶伏願　聖上省幾而惕念焉問朝廷之正不正何以立其本耶臣答曰只在人君好惡之得其正而已蓋宮中好高譽則四方高一尺此乃表端影直源濁流溷之故也人君建極於上四方隨化於下隨人君之善惡輒有相感之效有若影響不可頃刻相離者也古者人君或有　聖賢之保邦者或有昏庸之亡國者各有自然之驗如明鏡之不可掩蔽在下必有治化之善惡若能詳問而審察之下有不孝不悌之人則必自反於孝悌之道下有不廉不正之臣則必反求於純正之義然後可以德日新而道日明矣　聖上雖有進學之功而必不省察於修身齊家之道故在於內者雖有開睢之美行於外者實無麟趾之效臣實痛焉昔漢文帝乃不學中才之主也欲相竇廣國而爲嫌曰恐有四方之議議寬不之累其好善避嫌足爲扶　社稷之根本今之戚里強近之人學行人才未知敦賢於廣國而　聖上不以爲嫌朝陞暮擢或畀政柄恣行所欲或借言路肆其威權識者之憂固已甚矣況言及戚里則雷霆俱赫私意太露黜之已久經赦不省此豈臣民所望於　聖上者乎若於心虛氣清之時以此省察豈不有不安於本心者乎權歸戚里濁流趨附則終興貪黷之謗必爲亡國之歸徃事如鑑報應無差不可不惕念而愼擇也此皆他人之所已陳者而言之煩複亦不害於反覆之戒故臣不得不言焉伏願今後守正遠嫌以立國綱焉

問經筵之外亦有勤政之一道耶臣答曰國朝　祖宗雖以經筵爲重太平之日亦皆克勤於臨政引接臣僚咨訪治道無日不御殿矣今則至於開筵略論政治爲政少無親臨問人之擧處事亦無面論是非之實宜乎國事之日非也至於書筵則皆有會講之規故師傅賓客一時齊會各陳輔導之議頗有養德之道矣經筵則不然朝講雖有相臣入參亦無多官之合奏故經筵講論只爲虛文將何以開發聰明哉今於一朔每旬會講

會講之日則三公及經筵官等一時同入御前各陳平日之所見以恢啓沃則聞見益博必有助於聖學矣若有大政則即令兩曹堂上郎廳親進御前各薦人才上必問處身之如何得其實狀後或首或副量宜收用則下無循私請囑之弊上無偶然恩點之事而各稱其職必有明白之效矣癸亥初則親政甚頻故公明之效聞於朝廷今則有何難便之事而一循前日之謬規乎臣民閎儕者實在於此矣六曹則事之行不行令之宜不宜或蔽於堂上或操於吏胥百事解弛莫不由於上無摠攬之故也 祖宗朝則逐日視事 皇朝則隻日聽政 聖上春秋鼎盛憂勤必重則何不以此爲規乎請於每五日晝講之後六曹及備局堂上以次引對使稟本曹之事務其不能察任者嚴明黜之處事得當者必褒進之則百司風動少無怠惰豈非當今第一爲政之機耶

問外方民政何以上達於天聽耶臣答曰 皇朝之制則外國使臣及天下多官奉表朝京者厮役以下超入玉階之下瞻望天光廣霑鴻臚之餉此豈非王者親民之道乎我國則守令辭朝者或有引見而因奉箋詣闕者曾無接見外方民瘼各司弊端守令雖欲上達既不能陳疏民聞疾苦何以暴於天日之下各司下人雖有科外橫侵何能出一言而禁斷乎今於誕日及冬至正朝勿以小邑守令差定皆以道內牧府使有識者差送入京之後即令引對於閒筵之日本郡民情及道內設施之當否一一面問其中昏不能奏對者則即令汰去其明白詳陳言有可採者則盡一施行俾無壅滯之弊則上下之情既通各司下人亦有忌憚不敢生橫恣之計矣

問聖學之講敎化之行將何以定式乎臣答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之人君固有始初清明之政終至氣衰則操身臨政有如他人或身自得國而身自滅亡者有之此皆不能愼終之故也昔韓琦曰人於晩年血氣已衰精神已昏百事不如少時必事事着心少無所悔然後可爲終身無過之人云此在臣子尚且惕念嚴密一至於此況千乘之君外有萬機之應內有衆慾之攻者乎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者少年進德之道也夕惕若者暮年戒惕之義也小則一日有乾乾惕若之功夫大則一生有兢兢不怠之心然後可以保全聖德專主義理矣必須明以定見以得眞知實得之妙剛以制心以變氣質清濁之稟然後從容禮法渾然天成終不爲物慾血氣之所動矣 聖上雖若悔悟於今日必益加篤實之工夫然後可無漸不如初之患矣人倫明於上則敎化行於下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此豈後世之所易及乎若待國家休明乃欲行敎化之節則邊警之虞少無可息之期風俗之惡日甚一日弑父殺兄之變接跡於中外人心之不淑至此則盜賊之興行逆獄之繼起固非可恠者也上無明敎之道而欲省刑罰之繁不亦難乎所謂敎化者非朝暮習禮之稱也定其鄕約之律令褒其孝悌睦婣之行禁其不忠不義之惡則所操者約所及者廣因其固有之善自有興起之道善者既多風俗漸厚爲惡之人亦有羞惡之心漸至向善此乃風行草偃之效也或以爲呂氏鄕約今難猝行者亦非達理之言也若使井田行於今日則固有難處之端至於藍田之法則既無過重之刑罰又無掣肘之事勢而只令鄕里禁其不善之端敎其禮俗之厚而已節目雖若未詳其扶植世道之機則必有善俗之據矣臣方與一邑之人講究設施而未承朝廷之令人無奉行之意請令監司刊刻頒布以爲立敎之一端豈非明世之急先務乎孔子乃萬世人倫之標準設立文廟萬世通祀者非有私於孔子也欲明萬世之人倫而已苟有一毫害於義理者則必革其非正其禮可以扶植宇宙之棟樑矣盖我國之於中朝既定君臣之義風俗不必法者則固不可以膠守至於法制之合義者則安敢不一遵定制因守唐宋之陋規乎

昔在前朝皆造塑像廟貌不嚴近於佛殿之褻瀆大明高皇帝盡去塑像代用木主我國至今遵行者乃所以尊中華之禮制也聞中國自嘉靖以後博采諸儒之論以爲子思曾子以子在殿上伯魚曾晳以父在下無倫紀倒置禮義昏亂遂別立啓聖廟而叔梁紇爲主伯魚曾晳蔡元定爲配釋尊先行以明父子之倫紀云此乃萬世之公議不可不急先施設也至於配廡之人多有疵累論議紛紜馬融諂付奸賊王弼浩於佛老者皆在先黜而其他陞黜各合當然之理矣若陸九淵王守仁輩則固已得罪於吾道雖不當齒議於從享其他表表可稱之人則如王通之篤學歐陽脩之明達胡瑗之教誨薛瑄胡居仁之純正皆可爲百世之師特令該曹查考典禮啓聖廟可立則立之諸儒陞黜可議則施之不使有彝倫顛錯之患幸甚

問殿講之法亦有可得人才之效耶臣答曰古者人君以興起斯文爲出治之本故雖以漢唐末世之人主亦皆臨雍講經待士以禮環橋觀聽者幾至萬人非但天下稱頌文治之盛後世亦以爲盛事豈非當今之可法乎　聖上雖有謁聖之禮取人之規只是四六科擧之禁不嚴挾册之徒亂入或寫呈他人之作或書入父兄之製因取科第者有之畧無所愧皆爲名宦此豈國法之嚴者乎　聖上亦知四六取人爲兒童無益之用尚不變規臣實痛焉請於今後以經術德行爲本以文華才能爲末以爲培養人才之道可以得才德兼備之人昔在　祖宗朝則八道大邑定爲都會抄擇有才聰明之士或爲製述或誦經傳待其成才後本官論報則監司啓聞製述優等者則回給初試習經精熟者則禮曹啓稟定日後八道行會儒生齊集仍爲殿講考其等第詰問經旨仍給初試待式年覆試講經或爲登第未及登第者計其分數除授蔭職其來已久今則舊規已廢外方無都會講誦之規殿講無前期行會之例故外方之人專心治經者則未嘗得參於殿講之列京中綺紈子弟掇拾章句僥倖得參者甚多此豈明世之公道乎今於每年正月自禮曹知委各官擇其經明行修之士別爲培養或自官給料爲先試講知其精通別爲成册上送禮曹每年十月別定試官累日考講勿以口誦之不差一字爲能只以能達義理爲宗反覆講究定其等第使之居於太學而　聖上親行釋奠別設講席引其入格之士面問義理之歸趣而或問民間之疾苦朝廷之弊政則外方民情自有詳達之擧儒生講誦不爲無益之歸矣學問之淺深人品之高下可能明下於親臨之日其中學識明達者則或賜第擢職其次則或給直赴其次則或別加賞格因給初試則人皆聳動於講經必有所優於浮文取才之人矣

問先賢子孫皆可以薦用耶臣答曰曾聞筵臣啓達曰前後先賢子孫自祖宗朝已有收用之典此乃　祖宗朝美事而但子孫甚多難於盡爲錄用只祿其中嫡長子以奉祭祀云此亦事體之當然也盖新羅則薛聰崔致遠高麗則崔冲安裕禹倬鄭夢周及國朝五賢已卯名賢之後孫皆有錄用世祿之典故臣亦崔冲之後孫也昔在昏朝以先賢後蔭陞出六品久付厚祿以不參庭請仍罹罪貶此乃　祖宗朝久遠之規也近代先賢則可知嫡長之爲某人前朝則年歲既遠子孫散在遠鄉尋其嫡長實無可據之端況錄用先賢後裔者取其有先賢之遺風將爲國家之大器非如勳臣子孫只取報功之義也若先賢子孫不問賢愚只以先賢爲重而用之則將必害及於國家貽累於先賢若不薦用則尊重先賢之意歸於虛地所關非細請令該曹此以下缺又無他本惜哉

問清北之民亦有慰悅安集之策耶臣答曰清北乃國家門戶而一經丁卯搶掠之變積骸成山人烟久絶幸賴閔聖徽等廣加收拾流離遠遁者得還故土巢居穴處有朝夕離散之心漢人則有攘奪瓶粟之慘胡差則

有支待需應之虛而夫馬立待之數罔有紀極使朝暮待變之民以應豺狼之役其情慽矣有識之人若聞清北生民之苦擧將惻然墮淚朝廷所當嚴加優恤以爲慰民心之地而尚無遠及之仁術臣實痛焉請令本州各薦人才別爲成籍嚴飭該曹使之每政收用以爲聳動之地則人心感戴必有忘死盡忠之人矣且前日臣在定州與漢人相詰莫非臣處事迂踈之致而見辱之端非他故也漢人接待之時臣乃言之曰胡船燒火出於賊中非汝等之所爲亦非我國之所參謀也汝等欺罔皇上冒占重爵於汝等安於心乎我國素知禮義豈以此不爲明白陳奏乎臣盖欲以此執言庶可禁止凶虐而終至見辱於身有傷於心則固無所愧而其時千摠河成功不至重傷至今往來於定州接伴使鄭文翼親見面目而問之曰汝是河成功耶何以不念我國禮遇之恩妄爲作亂耶成功面色如土不得出言云盖文翼曾在肅川頻接漢人此河成功者乃是毛文龍都司張恩養子相見甚熟故明知爲人而詰其是非者也文翼不但詳言於臣亦多言及於縉紳間盖以生爲死國有定法而人之嫉臣者搆成誣罔臣之死生雖不足恤獨不念欺罔　君父之有罪乎若非　聖明之洞燭則臣當伏枉死之律豈知其人至今生存之明的乎其時官奴奉永云者力救地主之死生別無打殺千摠之罪而論以正犯在逃累經大赦尚不蒙蕩滌不得還接於舊土情事可矜此時清北一人有關而況此勇健之人乎命發救出地主之忠雪其枉殺千總之寃使之安接本土以責他日調用之義亦一道也

問各道山城令將修築抑有優劣於其間耶臣答曰山城形勢固非一樣或有天作之險或有人力修築只在人和不在地利之險夷然若以必守之便宜言之則四面受敵內無水泉者乃非堅固之處也必察其地形外無俯臨之高峯內有天險之難犯然後竭其人力整其軍馬可以臨亂受敵隱然有不可乘之勢矣若以城守最便者言之茂朱赤裳實爲三南之腹心若使本道善爲修繕則他日分朝之駐劄允合事宜然山路阻險運糧極難必預先料理得糧之策積貯有優然後可以圖萬全之籌矣臣之愚意則如此國家依歸之地不可專責於本道或令慶尚道助其粮餉或令忠清道贍其魚塩因其所近合其守城之用則人力既多所蓄必饒他日事急非但有益於國家生民之無所依者亦將得此而謀生豈不爲此時之急務哉若留重兵於此地旁通三南之命脉則賊雖漫於三南必有收拾之一道矣不可以道路之稍僻置於尋常也盖前日則或先避鋒海島亦甚殆危況今則習水之賊交雜於長驅之兵只恃海島之固實非萬全之策此等三南交會之重鎭不可不急急料理爲他日恢復之根抵矣

問我國城池之制與中國有所異同耶臣答曰自古我國善於守城隋唐百萬之兵累月圍守終不陷城及至今日到處見敗不能固守數月豈非人心不固將不得人才之故歟盖聞中國石物甚稀城無因山之處皆於平原立城燔甓合築故雖欲攻拔萬無容力之勢而甓之燔造易於拾石石之斲鑿不如甓之堅緻我國不知築城之妙每以拙速爲能不以傳久爲義故築城之處未及畢役而崩頹此豈非才智之不如華人耶至於城堞中國制度極其堅固盖外既高築十丈則內亦如其丈數而城上可容十餘步因爲馳騁之路內亦作門守城之日盡上軍兵使之守堞鎖其內門盡力死戰於城上俾無一人退步此中朝守城極其嚴密者也我國則雖有外築亦不高峻而城內平夷退步甚便故人之守城者皆有姑息之計賊之登城不欲與之死戰而至欲匿迹於城中望風自退因致陷城者比比有之此非但國法之不立將才之無能故也實以城制不如中國之嚴固故人心輕薄終至於同死一坑豈不慘痛哉今於列鎭有城之處特

令帥臣變其城內之制使之一如中朝之高險而或爲木柵嚴其門限俾無無端上下之路則必有所益於城守此乃當今莫大之急務庭議雖或持難特命施措可爲陰雨之備矣

問倭國將有通信之行亦無兵器可圖者耶臣答曰國家通使仇讐之國者非但爲信義之不可絶也實欲探其賊情以爲防備則或求貿銃藥以補西北之用者實爲國之良圖也古之善戰者或取粮賊儲或收箭賊陣以爲專勝者不一而足今於交隣若以北邊防備爲辭請貿兵器於倭酋則倭性雖曰巧詐亦無狐疑之習必快從其請優數給送以誇雄富勢所必然者也聞倭國亦尚文方以書籍不備爲急而我國書籍最爲倭國之珍寶云若以我國印布之書籍付送使臣之行請換兵器則以傳文教於遐荒有所助於嚴防而倭酋亦以相信爲感德之資矣且念倭國接待使臣極其優禮賂物之多不知其幾千銀而使臣礪其廉節辭而不受還國之後倭人必載船以送則自　上必命使臣領受此亦　聖上體羣臣之一道也然此何時也南北接待竭生民之膏血民在水火一毫所得於他國者皆將補用於歲幣以除生民一分之害乃國家愛民之大義而拘於小節必使使臣爲圖利之資何其剝割於萬民而獨有所厚於一臣子耶況爲使臣者若稍有廉恥則半萬銀貨何忍爲入已之資終無底死力爭之義耶或移送戶曹或傳送管餉萬無不受之理而爲使臣者一番陳疏上命不許甘心領受甚可痛也今則使臣之行特命勿辭所贈之銀請於倭酋盡貿兵器以爲彼此相信之擧則事極便宜少無所損於國體勿如前日許令使臣甘受喪廉之歸也且壬丁我國之被擄者今雖年老爲倭精兵不知其幾若請刷還因爲選鋒則技藝精妙必百倍於我國之兵而或給送樂工數人以悅其心以爲流蕩荒淫之助而請得被擄精兵豈非應敵之一策耶此乃土民成夏宗之獻計而事極有理故敢此陳達焉

問國家兩褒貶守於六月十二月者何耶臣答曰此乃前規之不可曉者也盖六月則農事方急列邑之民晝夜奔走恐有失時之患諺所謂六月方席亦不翻覆者言其急於農而念不及於他事者也雖有無狀之守令恣行貪虐即使捲送則必有民寃之罔極矣何則守令之徃來官屬之勞苦極其重大而六月人馬雇得無路必倍價責出故有賣土着之人莫不由此而四散各官疲弊莫不由此而益甚矣至於十二月則乃新穀初收浚田稅貢物之價未及齊納之時也此時遞其守令趁不差出則歲翻之後民間之穀已竭新官到任之初即爲督捧則莫不歸寃於國家此豈非國政之失其當者乎盖天之生此君立此國也莫非歸重於安民雖在夷狄之國必審人情之向背守其號令之期限而今此褒貶則奪其農時失生民衣食之源催科過時有鞭朴狼藉之寃求之古今天下未有不念民事一至於此者也無奈前朝末權奸之弊習至今仍存尚不變通者耶令則　聖明在上洞察民情之所欲爲　祖宗法典雖有六月十二月之規即改守之以七月之望爲夏秋之褒貶以正月之望爲冬春之褒貶則極有便民之益矣盖七月望浚則農事既歇牟麥既熟民之便於迎送者亦莫大於此時矣正月之望則舊官雖極無狀還上貢物盡爲畢捧於臘月能與不能可以推知而新官既到亦無督捧未收之令民之便於應役者亦莫踰於此時矣自古褒貶有故則或退守期月者有之今亦依此例而定時以爲生民之所望亦何所不可爲哉

問方伯兩界之外皆有周年即遞之規雖欲久留本道裁處貢物似爲難便何以善處耶臣答曰我國八道兩界爲兩足三南爲腹心兩足雖重豈如腹心哉大槩三南物衆地大國家策應皆出於三南若嬉燕度日只欲一巡道內則已若欲覈事機守風化則決非周年所能理其頭緒者也況自前營門所屬魚塩等物其數甚優若善爲料度積儲營庫國家若有不

時別之之物則不必分排各官盡以營庫所在者從便轉換備納則只在監司之能不能而民蒙實惠曷有其極耶況兵興之後百役叢集列邑物力殘薄軍糧器械雖竭盡民力決難優備今則監司可合之人極擇差出久任不遞一如兩界之規營門所屬善料營度軍官以下監司自爲給料不煩本府而一治貢物之需一治軍器一以應朝廷急時之務則國家終無號令之煩而三南自有保障之重此尤變通之第一道也前日則或以監司兼爲州牧領率衙屬此則頗有弊端而監司之賢否不同事變之久近有異不可以創開貽弊之路至於設立營門營下將士接待之需莫不分定於各官均一來納而監司自有定處或計朔巡行或計朔留住則宣化有風動之效審察有黜陟之明矣今則盡罷營門均納之資使之計日巡行列邑所留之處或至五六朔而獨當責應萬無支保之理此皆事勢之不得宜者也臣之愚意則監司留營自朝廷定其處所必以使客稀到之地爲恒留之所可以均其民役黃海道則監司在於海州固是僻路而公清道則監司在於公州者幾半年使客往來罔有紀極今則叅酌道內之勞逸監司則移住於僻邑而公州一路則使之獨當往來使客之需兩得其便而一道道路之均適者莫如清州物産之豐富使客之稀罕者亦爲一道之最設立營門布政策應而本州所納之貢物分定於列邑使本州專力於營下之支待則事體亦得其當而一路生民亦有息肩之望豈非朝廷均役之第一義也哉

問監司之職雖重人才賢否何以得其實而用之耶臣答曰國家安危係生民之愁樂生民休戚在守令之善惡守令黜陟關監司之明暗上宣國法於下民下達民情於朝廷監司之職固爲上下之喉舌也漢之治道最爲嚴正國綱之立朝令之行雖在叔季固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推其大本則以二千石得人爲出治之大源故治行第一者入爲大司農大司農有聲績者入爲御史丞相階級不多勸懲甚明此人之所以竭其精力欲得治行第一之名矣國朝遵用此法善治監司者多有超擢之典忠清江原黃海道則雖以堂上差遣兩界兩南皆以嘉善擇送者乃所以重其勸也苟有才局可合而爵秩未準者則必陞秩以褒監司瓜滿治績表著者則或超遷爲吏曹戶曹判書以爲聳動之地此　祖宗朝用人致治之樞機也今則監司差送只有循資定送之規而既遠不問治績之美惡因循調用雖有治聲之遠聞者亦不超擢　祖宗之法廢而不行激勸之道少無可觀宜乎治效之日下也請於歲末嚴飭廟堂及吏曹各道監司所爲逐一查考條陳民弊者幾何料理國事者幾何而褒貶是非差役得失幷爲聞見善者超階而用不善者降階而黜則人豈無惕勵之心乎　祖宗朝以監司超遷者不可勝計鄭光弼以咸鏡監司入相李元翼以平安監司亦入爲相此乃前日已試之實驗也今者兩界監司中政治得失爲先考覈以爲陞黜實爲政莫大之急務也至於朝家用人雖曰公明堂上實職乃變品之異數嘉善資憲則亦爲卿相之階梯豈有輕授之理而國家多事吉凶都監連年設局都廳則供仕數月即超其階堂上則例陞其資而數字書寫一朝叅祭皆登金玉之列不問人物之賢愚功勞之多少用人紊亂莫甚於此則豈料　聖明之世乃有如此無理之擧乎至於奉正通禮判校等職雖有準朔陞資之階堂以兩司亞長擇差爲兼官準法陞秩可也今皆以年老昏濁外不合於守令內不及於亞長者苟充除授徒費厚祿準朔陞差雖有金玉煥赫亦將委任於何地乎此等擧措兒童走卒莫不指笑朝廷尚不知堂上之爲重亦不知昏庸之不合甚可痛也自今以後嚴杜都監濫職之弊擇任監司守令之才庶有生民蒙惠之地矣問守令迎送亦無遠近之弊耶臣答曰中國則守令來去皆用自己夫馬不煩本邑之民力故韓億爲李沆之奴奉送其妻於郵亭以待官吏之來

迎此亦古今之異宜者也然兩界守令或以下三道文武人差送故安邊人崔敬一曾爲務安縣監公州人禹尚中孫泌曾爲定州牧使下人迎送之弊極大中路絶粮丐乞甚多聞之豈不惻然乎前日各道守令徃來迎送皆以京中爲限故雖在兩南不敢率其人馬歸於本土況此朝夕可慮之日豈無保恤兩界民力之擧乎嚴立科條俾無一毫濫雜則兵餘殘民庶有蘇息矣

問貢物詳定固有古今之不同而權駒曾爲公清監司亦有磨鍊節目今何以爲則耶臣答曰皆有參酌之揆而大綱處置則有所不得其當矣南方物産或有土産之賤者或有隣邑之不同者亦不可以一槩斷定也盖薑多産於全州昌平等地而他邑則稀貴焉紙多産於全州南原等地而海邊則尤稀馬價之多小南州到處尚皆不同況於入京乎今於貢物價沿海各官則盡以三手粮唐糧定之而黃豆粳米等貢物亦爲從畧磨鍊使爲船運上納則固爲得宜山郡各官則皆以四斗爲準一疋之價多至八斗則三結木一疋收捧隨其年穀豊凶進退定規而監司審察一道之田結盡爲收捧於營門紙一萬卷則五千卷價木同別定刷馬上送該曹分給各司貢物主人五千卷則自本道收買楮斤別定都會官招集匠人上品中品下品之紙莫不精造納之櫝中都封上送分上各司以爲進排則國用自無乏絶貢物主人亦有資生應役之路實公私便宜之妙策也盖國家設立各司設官分職排定下人以爲隨事上供之用則各司下人莫非手足也京人長立官門別無耕田行商之事則以此貢物之價世傳爲子孫衣食之資一朝設局官納價木無下人之所資則必有逃散國事亦無以成樣此朝廷之尤所當軫念者也各樣貢物使方伯別爲設廳分半造成隨價貿得分等着標俟軍官差使員一時領納則各官守令雖有貪贓奸細之輩潜通謀利之徒欲爲防納必不得下手於其間而五千卷紙地價木雖曰五千疋可以一千疋辦備於數月之內紙品之精潔必百倍於防納之私物雖使該曹之官瞽目聾耳必不敢生黜退之意而民間則只出木匹更不知貢物輸運之弊刀蹬人情之費欣然安土樂生豈非足國用而紓民力乎以此推之則內外民心之安定公私需用之得便者莫大於此而四千疋木則自爲該曹不時之需矣未知該曹亦有念及於此者耶

問各官物産或有昔有今無者或有前盛後衰者若以所産一定規式則必有國用狼狽之弊何以善處耶臣答曰物産之盛衰皆出於氣化之流易其或無或有者亦出於一時之偶然而大數所定則固有各年之所異栢子則淮陽文化安東所入幾至千石栗則清道密陽尚州滿野成林而報恩之棗安邊之梨全州之薑兩南之紙黃海之荏韓山人孝咸鏡之布皆一國之所共取用者也除此五六邑所納之物專責所産以爲國用則豈無便宜之地而栢子則分定於全羅道所無之官光山栢子五斗價正木二十五疋此豈國事之得宜者乎至於黃栗不責於尚州密陽而責納於公州上納之價極其倍重不知當初定貢之人有何識見終致殃民之寃一至於此乎必有未盡詳察之患矣前日分定無倫者至於如此今於改定時自朝廷行會排列貢物之數頒示各官問其道內物産一一詳知有無然後量宜區處紙則兩南之所産也忠清黃海江原三道之紙盡爲移定於兩南粳米則忠清之所産輸運之路甚近兩南粳米亦盡移定於忠清則事勢甚便民無怨咨矣且夫粳米雖曰　御供之粢貢物主人之所納亦非難得之玉禾則各官守令精備上納有何不可乎皆爲貢物主人阻擔倍徵厥價曾見京畿各官之所爲則粳米一斗或以十斗捧之或以五斗捧之者居半以三斗捧之者絶無而僅有況於遠方色吏之來納也貢物主人欺蔽其官齮齕色吏必百倍於畿民民何以聊生乎急先變

通定爲恒規粳米一斗只以常米三斗爲準俾無一毫加納之數則內外之民各得其宜矣

問各官進上之物多有民害何以則可無其弊耶臣答曰京中宣惠廳設立後各官進上之價十減其七而各官營主人等皆得倍重之價　御供無之內外各得其利此乃變通得宜者也聞中國則　御供雜物光祿寺專掌八珍之味日貿市上無一物求於本土矣我國前規則異於今日雉以鷹師而捕得魚以漁父而進供無一煩民矣燕山以後乃有八道鴈張甚可痛也今者以南方所產言之竹筍柚子非京中之所得以東北言之連魚松魚非他道之所產自其本道急時備送亦有輸運之弊以古之帝王減除龍眼荔之則雖或革除而倍給其價於市民使之貿納亦無害於聖上愛民之德矣況生雉獐鹿及乾魚醢蠏新穀薇蕨莫非京畿之至賤自宣惠給價於京主人即使備納有何一毫不可爲之理耶今以雉獐分定於下三道暑月運納色味已變故還爲退送色吏不得已倍出月利艱難備納此豈　聖世之事乎薇蕨新穀之薦新則自南備納已失其時京中至賤後乃爲呈納事極可笑故南方守令閭或先送下吏於京中給價貿納此等法令甚失其當而尚不變通者何也開城府有僧牙草進上乃味酸無補之草也古無所薦燕山與宮姬相戲乃令進獻至今尚不盡革甚可痛也古之人臣見邪蒿進供以其名惡請去之況此燕山所用尚今上納而人臣不爲諫爭其可謂國有人乎聞宣惠廳京畿貢物色目甚多軍器寺之弓箭工曹之其人掌苑寺之果實繕工之土木皆計米上下云此等各樣雜物皆以南方貢物之價布優數計給宣惠廳米則專爲御供雉獐魚肉等物逐日進排計數調用而南方雉獐食醢乾魚等物盡爲革罷則御膳所用自有精潔及時之味外方之民則無輸運月利之苦公私便宜孰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薇蕨各穀薦新　宗廟之所以先享土產之意不可廢也臣答曰　祖宗在天之靈莫不欲保全生民生民怨苦至於此極則雖薦新物想必神怒於冥冥之中況京畿所納莫非至精之物則何必問土地之所生以爲進退乎此不可不先爲裁處也或曰御供所用極其浩大各道進上太半革罷則雖有宣惠廳給米之所納無乃有不足之患耶臣答曰不然節用從儉則一道可以取足侈用從奢則八方所納亦多不足此乃前日廢朝已見之驗也然國家自前設漁父於金浦以捉葦魚設官安山以捉蘇魚官得其人則弊不及民國用自足豈如外方進供之害罔有紀極者乎無已則有一馬通津江華仁川等地皆有昔時魚箭所結之處三邑宣惠廳米從便除蠲募民結箭自本官捉於照氷載船隨便上納則或爲乾鮓或爲食醢國用必裕可以分賜宗勳之家此雖奪三邑守令私用之需其有益國家者則固非剝民膏血之比也問各司貢物下人極其獰惡初仕蔭官手端迂踈若有糾檢之官則下人動輒生事必致之拿罷何以則可杜此弊耶臣答曰此國制之未備宜乎下民之受害也盖中國則外有方伯內有監察御史以爲內外相維之道六部有堂上而又有科道官專掌一部之是非故當道方伯雖有不法之意御史嚴其憚劾京中各司雖有侵虐外民之事御史明其法律故內外聲勢有如呼吸之相通不敢生意於行私矣六部尚書郎官等各有所掌而科道官專管論議事之是非人之臧否極其明覈故雖如尚書之大官不敢任其胸臆此皇明法制超越漢唐至今綱紀之不紊者莫不有賴於此矣我國則專無此規方伯雖有望重之人一出國門則朝廷無顧念之意而狀啓往來或行或止專無着實各官下人持貢物入京則諸宮奴子上司下人奢臂會集歐迫其人責出酒食所持貢物之價盡入無益之費及其不足則又出月利於諸宮家一同所納必徵二同橫斂民間小無限量而監司不知其爲弊京中法司蹤跡漠然小無相接之路雖有盡心國

事之人亦不得出一言而革弊甚可痛也至於六部則吏曹兵曹各有擇人之職而兵曹則價布出納之時郎官一人獨爲管轄下吏之朦朧郎官之泛濫者亦多人言而戶曹郎官等或爲下吏之偷窃者有之或失其文書者有之云而朝廷不知檢察略無忌憚盖無法官詳察該曹出納之故也今於八道則雖不能別設監察御史而自前方伯有巡察使從事官自望之規必以出入臺省者一人自辟啓下送或往來於本道因爲暗行於列邑密察不法或在京中檢察各司侵責外方色吏之罪而雖爲臺諫不使遠易則自有號令於內外必有利國便民之擧豈有難便之事乎六曹則雖不設科道官以兩司弘文館多宮中極擇解事人專掌該曹之事而吏曹爲政之日獻納來叅請囑之私非人擧望必爲糾正則極有所益矣戶兵曹出納之會計公私用度之奢儉物價帖給之輕重皆使告知於名官逐一辨覈而不使堂上郎廳有一毫濫雜之弊則恢張國綱自有庶事康迪之路然此必多官之最厭者也必不能新設矣

問貢物爲一國之巨弊防納爲生民之蟊賊若善爲規畫則必有安民之道然各官或有自備本色欲納該曹者而各司主人愚弄官員必即點退所備本色竭其民力既退還爲無用之物不得已又備價木以給主人是重爲愚民之害終無有益之實將何以處得其當耶臣答曰此在守令察其事機之當否善爲料度則可以惠及於民區處失當則終爲有害無益之歸不可不念也臣在安邊光州亦備本色除其價木之半今到公州則積年貢物前牧使李瀣竭力督納而尚有三四年未收其數極多若以價木收送則萬無充數之路不得已略收價木措備本色親領上納本色極其精美而主人應役之價人情作紙幷加給於前日主人亦不以爲歉莫不領受遄納出尺壬申癸酉甲戌三年貢物未收者盡爲畢納浚乙亥丙子兩年貢物亦皆太半先納於卄五司計其價木元數則八十三同本色措備及人情役價幷爲支計則價木卄五同而民間減除之數則幾至五十八同是一以有益於國事一以祛害於民問公私兩便莫大於此矣此皆目前已試之明驗若以此法交會於各道守令使之精備本色優給役價盡納貢物則豈不仰體　聖上恤民之意下爲裨益國事之圖耶各司主人輩壑慾無窮雖於前規外加給役價亦不以爲足遂欲侵徵臣即欲呈法司以治奸濫則皆有忌憚不敢生縱恣之心不如昏朝自得之時此乃　明世國綱之大行者也若如先儒臣李珥之策別設一司一依宣惠廳之規領以大臣佐以名官而嚴立科條直用刑法以杜防納以治濫僞則外方色吏等持來貢物中閭盡消於酒色者可以聞見痛懲各司私主人科外侵督者亦可以糾正而守令之治不治幷皆檢察內外相維法綱嚴立必無法立弊生之患自有生民實惠矣此臣之所以必欲名官管轄者自有親見之驗也然京中防納之人皆是富商大賈交結中外煽動浮言必有撓改定法之害臣恐良法美意必將中廢而不行也臣之所爲冒陳如此頗涉自矜之嫌而若不明陳已行之實事以爲請施之法則人必不信皆以爲終不可擧行也將何以革弊習而廣實惠耶臣以國事爲重不避小嫌伏願　聖明垂察而廣施焉昔朱子爲設社倉法於一州因請施行於天下莫非至公之義也若以臣言爲可用則內設大同廳而外設本道大同廳使之低昂物價措備本色各樣之物以爲上送應用之資則我國便民之計莫大於此矣此非臣一朝一夕料量之事平生目見殃民之弊莫甚於防納深欲變通革弊而不得其便常切慨然故上疏者數矣公言者累矣今乃極言所見所行之實事冀減民間之酷弊而身微言賤恐不得見信於朝議也

問若盡以本色備納則各司主人無乃有難支之患耶臣答曰前日疑有各司主人失利之弊今與主人等有識者相議盖京中各樣貢物亦非天

生而地出渠等亦皆貿辦於外方若各官能以官財極力精備則必不如私備之難各司官員亦必不退而主人等身役之價優數題給則少無所怨云此乃情理之實然者也壬辰兵燹慶尚道則最先受禍全羅道則被禍益慘而忠清道則間於兩南內浦一半全不受兵山郡亦不太甚故事定後國家責應專賴忠清道而兩南平時分定之數則太半權減忠清道所定之物則益重於平時以待他日兩南蘇復將爲分定均役之計實出於一時之權宜非久遠必守之法也一自曩時虐政奸臣遍滿於道內剝膚椎髓慘不忍見民之流離四散者皆出於百役煩重之故也及今量田後計其田結則全羅慶尚道結數倍多於本道本道田結則實是三分之一而貢物分定該曹別定反倍於兩南者未知因何以至此也當初未及量田則雖有不均之弊道內之人皆待量田均役之日及今既量不計三南田結之多寡貢物之非所產者尚不移定蓋紙地各樣本道則其品不精一國之所知兩南則極其精潔天下之所稱而所定紙地之數兩南甚少本道甚多此豈均平之政也倭使雜物本道所定倍多於兩南而米豆雜物嶺南至賤布貨雖定於本道米太則必定於近邑可除輸運之路而必使本道運納米斗不計運價此豈得宜者乎監司臣朴明榑每與臣言及三南貢物不均之弊累次馳啓終不得請云該曹則雖牽事勢趑不請施而 聖明在上俯念赤子則三南之人少無愛憎只以平心均政爲王政之大本可也該曹矇然入啓 聖上亦無別下判付生民益切寃痛伏乞 聖明推擴恤民之仁術明察彼此之苦歇一毫偏重則即改之一毫不平則即正之以立王道之大本幸甚癸亥初設立大同廳物價之詳定賦役之多少未及善量故朝廷欲爲均一之政而外方則怨其益重朝廷則欲爲裕足於各司而各司則怨其價歇外內之怨一時幷興 特命革罷莫非 聖上恤民之仁政也自初裁處不得其宜終至於不能行則到今十年後何忍責出於民乎本州貢物其數極多癸亥以後守令遞易者幾至十餘員無一人盡納貢物者非前官不留心於國事也未收既多新役浩大雖欲嚴法督捧鞭扑狼藉民間盡傾田產亦無備納新貢之路民間寃痛聞來惻然不覺下淚何忍嚴其刑而殫其財終至於流散乎況癸亥所定極其過重已納亦已太多到今更爲徵捧未收則民不知該曹經費之憂而皆稱革罷之命終無其實豈不有損於國體乎請令該曹參酌事宜癸亥貢物作米更勿責出以慰生民不勝幸甚公州爲邑介於畿甸湖南之交乃南路喉舌之重地也若保其民命壯其形勢則自有藩屏之固若民不保存器械不備則小無可恃不可比於尋常州郡任其渙散不爲顧護者也蓋南路往來冠蓋相接濟州全羅進貢朝暮陸續計其一年刷馬之價則幾至四百餘石筭其一年接客之需則幾至千石此外人夫細瑣之責應則不可縷數一國生民莫非 聖上之赤子而內地各官小無雜役使蓋不至頓絕立馬之役民有安居之樂而公州恩津等一路之民或疲於支供或困於夫馬痛怨徹天而國家分定之役小無差等者亦何義也天下之事不患寡而患不均絜矩之法必以均齊方正爲王政之大本此朝廷之所當軫念者也當初貢物分定時不計一路難堪之民役只以田結多少泛然分定至今遵行一邑之民莫不奔走於應賓及營門接待之事故不遑念及於貢物以致積年未收之甚多其情誠可矜也臣到任後度其一年貢物之價則幾至一百餘同而各司未收則其數已倍若不計民產之窮乏即加嚴督則必無保存之勢民有離散之心正其不均平其勞逸乃王道之大義請令廟堂參酌民情一路貢物使之減除三分之二移定於僻路列邑則國家之政非但有均役之義他日事急之時必有所賴於直路狀乞留神採施焉且一路刷馬若有十餘疋輸運之勞則民亦不以爲怨此則不然或有五十疋調發者或有三十疋遞運者皆

是國家莫重之進上則內地各官亦是臣子一路生民有何得罪之事而長立路上內地生民有何可賞之善而含哺鼓腹不知刷馬之苦乎此乃邦政之不均莫大於此者也平安黃海道則內地各官各出收布送納於一路各站到即遞馬逐日給價彼此各得其宜少無愁怨之言公清一路有何不可行之理乎本道精兵徃來刷馬則曾有各官同力載運之規獨於進上刷馬別無此規臣實憫焉伏願一依黃平之例收聚價木給價立馬俾無一路偏苦之患幸甚且　祖宗設立州郡極其精密分壜割界大牙相入者莫非相爲制掣之勢也隣邑接境雖有二三里割界之處迎逢夫馬之交遞者八道之所同然古今之同一規也公州地境則盡於車踰嶺一則全義地在於路傍者五里一則清州德平村橫於路中者幾至十里而公州夫馬必使越站遞傳天安已成謬規豈非無理之甚者乎前日本道巡使已知其弊欲遞馬於德平曾已啓　聞而事係新創終不施行臣實痛焉蓋公州在於僻路少無公行接待之事則他境夫馬或可以代行此則不然清州公州物力田結小無高下之殊而使命之應接營門之留住乃清州之所無也公州之民每行清州夫馬之役有若人家奴子倘聽主命者然此天下古今之所無也若以爲清州在於一日程不可立馬於德平站云則或以米布收合積置於全義德平等地有實土豪之家給價雇立則遠近貧民莫不持馬立待一如公州之邑內有何一毫之難便乎至於設站接賓之規則非但貽弊之不貲德平之距廣程不過十餘里而公州出待自有前例則何必又有中路之新站乎前日平山夫馬必遞於京中呼怨入骨朝廷極加惻念乃以豊德連川之米運納開城府以爲立馬之資平山之民得以蘇息此乃國法變通得宜伏乞更命廟堂參酌定規焉且念我國兵籍極其虛踈一自號牌括丁雖充若干闕額罷牌未久旋即離散至今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身役難支不堪其苦又以族隣侵虐日甚嚴督難欲不爲四散何可得也以本州步兵價布言之則自戊辰己巳以後未收者多至三十餘同該曹責其未納不許前官李瀣之解由臣明查其類則物故太半逃亡亦多而該曹則以爲未及本定之故因令督納價布勢不得已死者妻子逃者族類皆即督徵寃呼之聲慘不忍聞流亡之人相繼接足此豈體　聖上仁愛之道而守令不得不奉行上司之令致有此弊臣實憫焉請令該曹查出未收之數一依清安郡逋欠之例三十同價布使之從便措備或以一年一同爲限或以一年二同爲規逐年責納則族隣等亦有安保之路國家亦不失元數十年之內自當畢捧公私兩便矣非但步兵之弊一至於此尚衣院奴婢居在境內者其數極多一家之內或有父子之應役者或有兄弟夫妻應役者一年身貢多者不下二十餘疋小者不下十餘疋則中人之產保存極難況此丐乞人乎前日色吏趙大信陳德宏等收捧貢木盡爲偷食後大信則舉族逃亡德宏則即爲身死兩賊所竊之物更無責捧若更責於奴婢等則疊徵極爲可矜而計其各年未收之數則多至八十餘同奴婢物故逃亡亦至百餘人請令該曹查出現存色吏逃亡者則嚴其法制待其捕捉後收捧頭目等身死者則盡爲蕩滌時存奴婢父子兄弟同居一家者則未收貢木逐年備納俾無一時難備之患物故逃亡者以臣今番查出奴婢一一懸錄於本案蕩滌虛名無實之數則事極便當奴婢等自有安接之望矣問其人貢物乃一國流毒之弊者何以則可得善處之道耶臣答考之前史中國則多用石炭或出銀貿柴於市上而別定析薪司大使副使兩大官營轄而薪夫三千名立番應役或薪或炭載船流下以爲一年應用之資詳載大明會典可考而知便宜之實政也中國則地多平野山河甚遠尚且設立析薪司公備薪炭定爲一國之用不使弊及於生民況我國則近水之邑多有參天之木斫伐既易船運不難則別定解事之官一如中

朝之制抄定柴夫斫伐於水邊之山載船下江車運入關計日用下則有何一毫之民弊耶不此之思而見欺於其人主人之術中盡取剝害之膏血以爲其人主人之私財天下安有如此無理之擧乎然若欲施行則其人主人等胥動浮言必交構於內外萬無設施之期矣　聖上若以萬民爲心則今此其人主人等十餘人怨苦之意何可恤也雖不盡革此弊若如禁中所納紫木香炭則依前例給價其人以爲責納未或不可而關中各司則何必盡用眞木之薪耶如政院弘文館侍講院春秋館都摠府等溫堗之用各計其一年之費則可知實數水邊雜木茂盛之處蠲除本官宣惠廳作米之役刈柴作筏順流運下計朔用下則其人價八百餘同可除三分之一豈不流大惠於生民乎只念　聖上雖知民情至怨而不喜變通則何可望民蒙實惡之澤耶伏願　聖明留念焉

問錢幣流行肇於太昊天下至今遵行而我國尚不能大用今雖設局市民極以爲苦何以則可得通行而無弊耶臣答曰我國地方不過數千里民産不過米布乃天下至貧之國也以米與布私相交易自有各得其用之便以錢出令民不爲貴者固其必至之勢也今欲爲流通之計則必有二道焉盖一以不禁防納之弊一以奏聞　天朝貿得中國之錢然後可爲久遠無弊之規也盖外方之民不知用錢之爲重者實無用錢之處也若於各官或以錢多納者除給空名告身以爲發身之地雖犯死罪以下以錢納贖以爲免罪之資則民之見錢者皆以爲莫重之奇貨富者得以多蓄貧者得以貿遷而田稅貢物之價雖以錢定價當初行錢之時或有謀利之徒私爲防納亦不嚴禁然後民間習熟見聞漸知錢利之爲重矣我國雖僻在海外既奉正朔於　天朝則不爲陳聞私自鑄錢者近於犯法非但事體未安錢之爲貨以泉爲比必流行天下小無滯礙然後可以爲富國足民之圖矣今以朝鮮通寶爲名則只當用於我國不能傳於天下豈非通貨不廣者耶即以用錢之意奏聞　天朝貿得工部鑄錢數萬餘貫用於我國而依其規式因爲鑄錢則足以流通於天下赴京路費以錢繼給每於節使之行連續貿來一以無所蔽於　天朝一以有所用於航海利國便民之策莫大於此矣前日椵島毛帥奏聞　天朝設局鑄錢於椵島今雖停罷若有我國用錢之事則椵島亦必復設矣與其漢人出無用雜貨勒定貿米豈若一依　天朝之制出錢得米以爲彼此共濟之便

問我國奴婢從母之法終不可變通耶臣答曰我國奴婢之法乃古今天下之所無也天生萬物各得其所而奴婢子孫則世傳賤役雖才智出衆不得拔達此豈聖人公天下之大義乎然上下之分既定各有統領累經大亂國不潰亂自有轉危爲安之機此皆奴主相維有如盤石之不可動者似不可一朝變其制矣然天之生人以父爲尊而國法則一以從母爲令良人則從其母而爲私賤是盡驅良民入於私賤何異於爲叢歐崔耶此雖　祖宗之法必是當時權臣執柄者欲爲利己之圖決不可不變通也今更立法私奴之良女所生則男丁盡爲軍役女子定爲私賤則公私兩便矣活女所生則其父不明雖以從母爲規良家從一之女夫妻偕老者則一以從父爲定他奴婢交嫁所生則父母之主均一分其子孫則彼此均一必不相爭各官奴婢等嫁居私賤者則子孫盡爲私奴婢故列邑彫弊更無支保之勢尤極痛駭若以此爲規則公私之人各得平均之所必無嫁他婢侵害之苦矣

問我國決訟之法終不可變通耶臣答曰我國決訟之法元無定式而父母祖父母所給者則不用官斜雖以親筆爲重年歲既久多有奸僞訟官眩於是非不得裁處之莫非國法之不明也今後祖父母別給文記盡以官斜爲準事知委中外使之盡爲呈狀明白受立案施行可無中間用事

之弊矣然中國文書則皆以法油合朱題印而堂上郎廳之姓莫不手自書寫月日亦皆自書而別爲關防蹈於文記及書中所留之文案以爲後日憑考之據事體極其便宜雖有大奸亦不敢用術於弄奸此皇朝法制之詳明者也今亦以此爲法一一遵守修明勘合之制以垂後世則必無新法之生弊自有嚴正之紀律矣

問各官京主人等多被侵害之苦何以得宜耶臣答曰京主人設立之意乃　祖宗朝傳通號令之路也國綱既嚴公議方張故外方之人雖客居城中人不侵害自有資生之地內外相通有如血脉之相傳今則國綱不立私意橫行上司多官或以私札相通於京主人或以月利倍價督徵或以奴婢推尋嚴囚督現種種作惡逐日滋蔓故外方新入之人長在獄中死亡相繼言之慘矣況監司都事兵使水使適易之時各官稱以跟隨逐日待候於門庭或築墻壁或刈柴草苦重之役少無所歇而名官宰臣轉相借用或爲轎夫或爲役人五日之價必受木疋外方之民趁不隨行則必以月利倍倍收捧此皆昏朝無狀之餘習至今尚存豈非　聖世之痛革者乎今以忠淸道五十三官言之不必每邑定送京主人十官爲一統或定送衙前或定送奴子或備送價布同力應役而備邊司專掌次知若有他衙門下人等理外橫侵則使其主人趁即來告于備邊司聽其所言或入啓重治或移文法司盡一科罪則京主人等得所恃而依賴矣監司新差只以二三人定跟隨使各官主人輪回立役則一官未拜辭前必無各官許多人橫侵之弊事極便宜矣如此立規後若有轎夫轉借者則備邊司明察摘奸嚴加重罪又有私書及奴婢月利侵害則入啓論以重辟事嚴立節目俾無中閒解弛之患則外方之民必有保存之望然積弊已痼恐難持久立法也

## 공주목사(公州牧使) 재직시의 만언소(萬言疏) 을해년(乙亥年)

신은 하늘로부터 받은 성품이 용렬하고 누추하여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 전도(顚倒)하기 때문에 밝으신 치하(治下)에 죄를 얻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전야(田野)에서 늙으막을 보내려 하였는데 뜻하지 않게도 성상께서 외람되이 수록(收錄)하시어 남방의 중요한 지역의 수령자리를 주시니 항상 감격한 마음을 가지고서 보답하기를 꾀하였으나 길이 없었습니다。 그러던 중 문득 중전(中殿)께서 승하하시는 애통한 일을 당하고、또 세자께서 손가락을 물어 중전마마께 피를 흘려드리는 정성을 보이셨다는 소식을 듣고보니 통곡하고 근심하면서 선한 자에게 복을 준다는 천도(天道)가 아무런 효과가 없음을 한탄하고 있을 뿐입니다。

뒤를 이어 원손(元孫)이 탄생하셨다는 소식을 접하니 이는 만년(萬年)의 큰 경사입니다。 성상의 건강도 안녕하시니 만백성의 기원에 부응하는 것으로 거의 국조(國祚)가 영험스럽게 장구하게 뻗고、종사(宗社)가 영원히 안녕한데 가까이 가는 듯합니다。 그러나 하늘이 내린 변란이 매우 참담하여 오랑캐의 정세를 파악할 수 없으니 매양 생각이 여기에 미치기만 하면 어느새 심장과 간담이 땅위에 떨어지는 것을 느낍니다。 성상의 마음은 근심을 품고 계시고、백성들의 심지(心志)는 안정되지 않았습니다。 이에 진언(進

言)을 구한다는 열줄의 교서(敎書)가 원근에 반포되니 신이 손을 씻고서 절하고 읽고나자 어느새 눈물이 걷잡을 수 없이 흘러내렸습니다。 어쩌 소회(所懷)를 대략 진술하여 초심하고 애쓰시는 성상의 지극한 뜻에 보답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그러나 가만히 생각하여 보노라니 성상의 마음이 회오(悔悟)하셨는지를 신이 아지 못하고、조정이 폐단을 혁파하였는지를 신이 헤아리지 못한지라 여러날 궁리하여 보고 무익한 헛된 말을 분별없이 바치는 것은 적절한 때 진언한다는 신하된 자의 도리가 결코 아니라 판단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여러날 망설이면서 침묵을 지키는 것으로서 수정(守靜)의 계책으로 삼았습니다。

그러던중 지난달 二十八일에 승지(承旨) 신(臣) 이경여(李敬輿)가 신이 지키는 읍을 들려가는 길에 성인의 말씀을 기록한 비망기(備忘記) 한장을 보여주었습니다。 신은 그것을 펼쳐 읽고 어느새 손이 춤추고 발이 뛰어오르는 것이었습니다。 그리고 말하기를、

「동방이 다시 흥성하는 기약은 참으로 오늘에 달려 있구나! 크도다、대왕의 말씀이여! 한결같구나、대왕의 마음이여! 성상께서 이미 진작(振作)하려는 기틀을 가지고 계시니 요순(堯舜) 삼대(三代)의 다스림은 손꼽아서 기다릴 수가 있다。 그러니 군주의 뜻을 순종하여 따르는 신하된 도리에 자기가 가진 뜻은 다하지 아니한다면 그의 죄는 죽임을 받아 마땅하다。 진언이 채택되고 채택되지 않는 것과 일이 타당하고 타당하지 아니한 것에 대하여 어찌 그이해(利害)를 계산하여 하늘의 태양아래에서 소회(所懷)를 다 바치지 아니할 수가 있겠는가?」

라고 하였습니다。 이에 평일에 지붕아래에서 강론하던 내용을 분별하여 문답형식으로 만들고、정사(淨寫)하여 바칩니다。 말은 미친듯하고、계책은 사정에 어두워서 만에 하나의 보탬도 되지 못하는 것이기는 하나 군주를 사랑하는 정성이야 어찌 다른 사람에 뒤지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 만기(萬機)의 한가한 틈에 이 글에 유념하시고 혹시 채택할만한 말이 있거든 시행하도록 명하시고、채용할만한 말이 없거든 책상사이에 놓아두시고 학문에 나아가거나 정사에 임하는데 보탬이 되게 하여 주십시오。 그러나 여기에도 법도가 있는 것이니 신이 감히 억지로 오늘에 다 시행해 달라고 청할 수는 없을 것입니다。 계다가 공청도(公淸道 : 忠淸道)는 서울·경기의 울타리이고、양남(兩南)의 요충지입니다。 다스림에 있어서 의당 백성들의 역(役)을 균등히 하고、백성들에 대한 해독을 제거함으로써 만이 보장(保障)의 땅으로 만들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백성들이 균등하지 못한 정사에 대하여 원망하고 있어 보존(保存)하기에 편리한 형세가 아닙니다。 따라서 제가 터득한 바 어리석은 계책을 진술합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오서 유념하시어 채납(採納)하기 바랍니다。

물음 : 군주의 덕을 성취시키기 위해서 어떻게 하는 것이

도리를 다하는 것인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지난날 선조(宣祖)대왕 시절에는 군주께서 학문을 좋아하시고 선행(善行)을 즐겨하시며, 인재를 배양하시어 조신(朝臣)중에서 영특하고 준걸한 자를 뽑아 경적(經籍)을 하사하고, 휴가를 주셨습니다. 그리하여 그들로 하여금 문사(文史)에 전념하게 하여 고문(顧問)에 대비케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조종(祖宗)께서 남기신 모범인 것입니다. 예컨대, 이덕형(李德馨), 이항복(李恒福), 한준겸(韓浚謙) 등은 〈강목(綱目)〉을 받아서 한가로운 가운데 외우고 익힌 까닭에 경연(經筵)에 이르러서는 메아리가 울리는 것처럼 즉시 즉시 응대하였으며, 고금을 꿰뚫어서 조금도 응대를 못하는 경우가 없었습니다. 한편으로 주상전하께서도 재기(才器)의 정대(正大)함을 인정하여 묘년(妙年)의 나이에 있는 인재를 등급을 초월하여 발탁함으로써 결국에는 중흥(中興)의 업적을 이루게 되었습니다. 이 어찌 금일에 본받을 바가 아니라 하겠습니까?

현재에는 나이가 적지만 총명한 사람들이 옥당(玉堂)에 출입하더라도 휴가를 주어 독서하게 하는 별다른 명을 내리지 않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아침에는 수찬(修撰)을 지내고, 저녁에는 정언(正言)을 지내는 등 단지 경력이 많은 것을 가지고 명관(名官)의 영예로 여길 뿐입니다. 그리고는 경연이 열리는 때에는 성상께서는 마음을 비운채 받아들이겠다는 자세로 질문하시지 아니하고, 아랫사람들은 질문을 부연하여 설명하는 응대를 하지 못하니 경연이 단지 법문(法文)에 따라서 의례(儀禮)나 차리는 헛된 도구에 불과한 것이 되고 말았습니다. 성상께서 그들에 대한 신칙(申飭)과 격려도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힐문(詰問)도 하지 않으니 영특하고 지혜로우며, 재주있고 변론 잘하는 선비들이 시주(詩酒)에나 종사할 뿐이니 무엇으로써 군주의 덕이 성취될 것을 책망하겠습니까? 신이 들으니, 중국의 경우에는 경연을 중시하고 이부(吏部)를 가벼이 여기어 당하관(堂下官)、당상관(堂上官)이 비록 각사(各司)를 총괄하여 살피는 직무를 가지고 있다 하더라도 이부시랑(吏部侍郎)은 반드시 시독(侍讀)의 직무를 겸합니다. 또 산림(山林)에서 불러들인 선비에게도 한림(翰林)이라는 직함을 수여하였는데 현재에도 이와 같은 것을 법으로 삼고 있습니다. 당상관(堂上官)의 많은 관리중에 재능과 학문이 특히 뛰어난 자를 뽑아서 시독학사(侍讀學士)를 겸임하게 하고, 당하관(堂下官)으로서 부름을 받는 자에게도 특진관(特進官)으로서 길을 열어줌으로써 경연에 출입하여 소회(所懷)를 전부 토로할 수 있게 하였습니다. 그렇게 하였으니 반드시 성상의 총명함을 개발시킨 효험이 있었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경연에 참예하는 연소한 신하들에게도 오로지 경학(經學)에만 정통하게 공부하게 하고 여타 관직에 옮겨가지 않게 함으로써 경연만을 중시하게 만들기도 하였습니다.

물음 : 성상의 학문이 성취되는 데에도 순서가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성상께서는 총명함과 재식(才識)을 가지고 계시어 못 제왕보다 우뚝 뛰어난 아름다운 덕을 가지고 계십니다. 그러나 안으로는 근면하게 날마다 진보하는 효과가 적고, 밖으로는 다스림과 교화(敎化)가 날마다 상승하는 징험이 없으니 이는 아마도 성상의 의지가 굳게 서지 아니한데 기인한 것일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 의지라고 하는 것은 만사의 근본입니다. 의지를 선(善)에 전일(專一)하게 두고 이욕(利欲)에 골몰하지 아니한다면 무지한 필부(匹夫)나 배우지 못한 무부(武夫)라도 능히 사생취의(捨生取義)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선(善)을 행하는 것에는 참으로 혼자만이 누리는 즐거움이 있어서 저 사생(死生)이 결단하기 어려운 것과는 같지 아니하니 말하면 무엇 하겠습니까? 주자(朱子)는 「정신이 그곳에 한번 이르면 금석(金石)이라도 꿰뚫는다.(精神一到、金石亦透)」라고 하였습니다. 만약 큰 뜻을 정하고, 큰 근본을 세웠다면 반드시 요순(堯舜)으로서 자신을 기약하고, 공자(孔子)·맹자(孟子)·정자(程子)·주자(朱子)로서 모범을 삼으며, 새벽에 일어나 (어제의 일을) 반성하고, 낮에는 실천하며 학습하고, 밤에는 (낮의 일을) 징험(徵驗)하여 체화(體化)하십시오. 그리고 언행(言行) 중에서 요순임금의 그것과 같지 아니한 것은 떨쳐 버리고, 덕업(德業) 중에서 공자·맹자의 그것과 가까운 것은 살리십시오. 그렇게 하여 한시라도 조금의 게으름을 피우지 아니하여 독실하고 굳은 의지를 가진다면 그 뒤에는 덕이 날로 고명(高明)한 경지로 올라갈 것입니다.

신은 일찌기 살펴보니, 성상께서는 경연에 임하셔서 어려운 일을 묻는 것을 좋아하지 않으셨으니 이것은 묻는 것을 좋아하시는 의지에 힘쓰지 아니하시는 것입니다. 정사에 임하셔서는 변통하기를 기뻐하지 않으셨으니 이것은 폐단을 혁파하려는 의지가 독실하지 아니하신 것입니다. 영을 내림에 있어 백성을 사랑하는데 중점을 두지 않으셨으니 이것은 백성을 긍휼히 여기는 의지가 절실하지 아니하신 것입니다. 이와 같았으니 국세가 가물가물 쇠퇴하고, 조정의 기강이 날로 문란한 것은 당연한 것입니다. 하늘이 위에서 노하고, 백성이 아래에서 원망하는 것은 모두 성상의 의지가 진작되지 않은데서 말미암은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큰 뜻을 확충하시어 국가의 기본을 세워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물음: 성인의 학문이 크게 진보하기 위해서는 무슨 일부터 시작하여야 하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성상의 (학문에 대한) 뜻만 세워진다면 공부의 순서는 이미 성현들이 과거에 실행하였던 법이 있으니 다시 번거롭게 만들 필요가 없습니다. 그런데 만약 지식을 습득함에 참되게 아는 실질이 없는 경우이거나, 또는 학문을 강구함에 있어서 (지혜를) 개발시키는 이익이 없다고 할 것 같으면 학문을 통하여 그 무엇을 얻을 수 있겠습니까? 대개, 서

책(書冊)에 임하여 펼쳐서 읽을 때에는 마치 성현을 대한 듯하다가도 서책을 덮고서 일을 처리할 때가 되어서는 쓸만한 말을 한마디도 아지 못하는 자가 있으니 이러한 사람은 모두 학문에 힘을 쓰지 아니한 사람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반드시 장횡거(張橫渠)의 치밀한 사고와 오묘한 합치〔精思妙契〕로서 자득(自得)의 공부로 삼아야 할 것이니 그렇게 한 다음에라야 고명(高明)한 경지로 점차 나아갈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혹은 아침이나 낮의 맑은 기운이 넘칠 때에、혹은 밤중의 고요한 마음상태가 될 때에 평일에 읽었던 책에 대하여 그 의리(義理)를 생각하여 보고、그 시비(是非)를 판단하여 보십시오。그런데 만약 한번 생각해서 투철하게 이해되지 아니할 경우에는 두번 생각한다면 반드시 청명(淸明)하고、유쾌해지는 즐거움이 생길 것입니다。만약 선유(先儒)들에게서 언외(言外)의 뜻을 터득하였으면 글로 써서 남겨두고 재삼 반복하여 숙고하십시오。그리고 아직 깨우치지 못한 이치는 그 큰 근본을 투철하게 연구하고、상쾌하게 이해되지 못한 일은 그 단서를 터득하도록 하십시오。그러면 정신이 명쾌해져서 마치 밝은 거울이 사물을 비추는 것과 같을 것입니다。이상의 것이 바로 학문에 나아가는 큰 기본입니다。

그런데 현재 경연에서 진강(進講)하는 사람들중에는 단지 경전을 응답하는 도구로만 삼고 있어서 경사(經史)에 출입하고、고금에 오르내림으로써 성상의 지혜의 연원을 크게 확충시킬 수 있는 자가 없습니다。그러므로 성상의 학문이 크게 진보하지 아니하는 것은 그다지 이상한 일이 아닙니다。이 어찌 종사의 걱정거리라 아니하겠습니까?

이제 주강(晝講)에서는 반드시 〈강목(綱目)〉 및 〈성리대전(性理大典)〉으로서 진강하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강목〉은 고금의 치란(治亂)과 군신(君臣)의 시비에 대하여 극도로 분석하고、철저하게 논한 책이므로 총명함을 개발하는 이익이 있을 것입니다。그러니 분명 몇 줄의 글뜻이나 강론하고 나면 아무런 계발됨도 없이 적막한 것과는 다를 것입니다。〈성리대전〉은 염낙(濂洛：性理學者들이 살던 지역) 제현(諸賢)들의 바른 논의가 부류 종합되어 수많은 성인의 전해지지 않던 비밀스런、은밀한 뜻을 모두 밝게 드러내고 있으니 마치 푸른 하늘에 백일(白日)이 밝게 나타난 것과도 같습니다。만약 한가로운 시간이 날 적에 책을 펼쳐 읽을 경우에는 정자(程子)의 말씀이 맨 첫머리에 위치하고 있으니 그 맛을 맛보면서 생각하여 그 밝은 취지를 볼 수가 있다면 마음속에 흔연히 터득되는 바가 있을 것입니다。그런 연후에 주자(朱子)의 말을 보신다면 마음에 터득한 바의 것이 자연히 상호간에 발명(發明)되어 어느새 자기도 모르게 춤을 추는 정도로 심취하게 될 것입니다。이렇게 일을 시작하여 공력을 쉼없이 들인다면 반드시 활연(豁然)하게 관통(貫通)함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옛적에 조종조에서는 매양 〈성리대전〉을 보는 것을 지극한 즐거움으로 삼았다고 전합니다。이것이 바로 문묘(文

廟)의 성인이 더욱 성인의 경지에 오른 까닭입니다。

물음 : 성의(誠意)의 뜻은 입지(立志)와 같은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고인은 지(志)란 공적(公的)인 것이고、의(意)란 사적(私的)인 것이라 생각하였으니、그 두가지는 커결은 같은 것이면서 취지는 다른 것입니다。

사물에 응대할 때에 이 마음으로 주로 삼으면 의(意)가 향하는 곳에 따라 선악(善惡)이 갈라집니다。기미(幾微)가 발동할 때에는 음양(陰陽)이 서로 다투는 것과 같은데、혹시 악한 일을 행하고자 하는 마음이 명명(冥冥)한 가운데서 싹튼다면 반드시 수오지심(羞惡之心)이 있어 금지하는 것이 있습니다。혹은 선한 일을 행하고자 하는 조짐이 은미(隱微)한 가운데 일어나면 반드시 선(善)을 즐겨하지 아니하는 마음이 있게 되어 이해(利害)의 문제에 가리우게 되는데 이러한 두가지 일은 모두 시비(是非)에 대하여 밝히지 못하고、심의(心意)가 안정되지 못한데서 오는 것입니다。그렇지만 식견(識見)이 이미 밝아졌다면 마음에서 일어난 것을 남들은 비록 아지 못한다 하여도 자신만은 반드시 분명하게 알게 되니 아무리 미세한 일이라 할지라도 두렵게 생각하지 아니하는 일이 없게 하고、선악에 관계되는 일을 엄밀하게 분별하지 아니하는 일이 없게 하십시오。그리하여 호오(好惡)의 단초(端初)를 확충시키어 확실하게 실행하여 마치 강물을 터트려 놓은 것과 같도록 할 것이며、악한 마음이 일어나려는 것을 막아서 단연코 그러한 마음을 끊어 마치 산악을 무너뜨리듯이 하십시오。이와 같이 한 연후에라야 선을 행하는 큰 근본을 세웠다 할 것입니다。잠깐 사이에 선과 악이 교전(交戰)하는 기미가 무궁하게 순환하는데 매양 선에만 전일(專一)하여서 진실된 행동이 시종 쉼이 없는 결과가 나타난다면 그런 다음에라야 비로소 뜻이 성실해졌다〔誠意〕고 말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만약 단지 현자를 좋아하는 뜻〔志〕만 지니고 있을 뿐 뜻〔意〕을 발휘할 때에는 한결같이 선에 주(主)를 두지 못한다면 그것은 뜻이 크게 성실하지 못한 것으로 결국 소인으로 키속되고 말 것입니다。

신은 일찌기 진강할 적에 선과 악이 서로 이긴다는 내용으로써 성상께 아뢰었던 적이 있습니다만 아마 분명히 기억하지 못하실 것입니다。현재 제가 진술하고 있는 말은 선유(先儒)들이 이미 말했던 것에 불과한 것으로 말을 다시 엮어 진언하는 정도이니 진실로 신의 용렬하고 비루한 점이 부끄러운 줄을 알고 있습니다。그러나 신이 배운 바는 이것에서 벗어나는 것이 없으니 신이 어찌 감히 성상께 여러 차례 아뢰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물음 : 성정(性情)이 발(發)할 때에 어떻게 하면 중도(中道)를 얻을 수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마음이 성정을 통솔한다는 이치에 관해서는 선유(先儒)

들이 이미 상세하게 논한 바입니다。사단(四端)이 발(發)하고、칠정(七情)이 움직이는데에는 자연적으로 감응하는 기미가 있습니다。대개 사물과 접하는 순간에 있어서는 제각기 당연(當然)의 법칙이 있으니 우리 마음의 이치는 피차(彼此)의 품절(品節) 아닌 것이 없습니다。

활발하게 유동(流動)하는 순간에 (행동의) 공사(公私)와 치우침과 바름의 상이함에 대하여 관찰하여 희노(喜怒)와 호오(好惡)가 한결같이 바르고 밝은 데서 나오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 그 기미를 살피되 치우치게 중정(重正)한 데 머무르게 하지 말 것이며、그 기(氣)를 제어하되 의리(義理)에 지나치게 만들지 말 것이니、그와 같이 한다면 성인께서 덕에 나아갔던 효험을 이상과 같은 실천에서 모두 볼 것입니다。

그러나 미발(未發)의 전에는 반드시 조행(操行)·존심(存心)하는 경(敬)을 가져야만 하고、이발(已發)한 뒤에는 반드시 중화(中和)의 도(道)를 주(主)로 삼아야 합니다。그래서 한터럭 만큼의 사적인 뜻이 그 사이에 끼어 들게 해서는 안되고、한 터럭 만큼의 혈기(血氣)가 그것을 동요시켜서는 안됩니다。그리하여 (마음이 사물에) 응하는 것이 마치 밝은 거울이 사물을 비추는 것과 같이 하고、(마음이 사물을) 지나쳐 가는 것이 마치 뜬구름이 허공중에 있는 것과 같이 한다면 심체(心體)가 저절로 바르게 될 것이요、도의(道義)가 저절로 밝아질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달도(達道)가 대용(大用)이 되어 결국 위육(位育)의 지극한 공을 세우는데까지 이르게 되는 까닭인 것입니다。그러니 어찌 하나의 마음이 움직이는 것을 공경하여 움직이고 신중하게 하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는 성정이 발현(發現)될 때마다 항상 반성과 숙고를 하시어 「이 마음이 공적인 데서 나온 것인가? 아니면 사적인 데서 나온 것인가?」 자문(自問)하시고 공적인 데서 나온 것이라면 그 마음을 확충시키고、사적인 데서 나온 것이라면 없애버리십시오。또 묻기를、「이것이 혈기에 의하여 움직여진 마음인가? 아니면 평정한 마음에 순응해서 나온 것인가?」 자문하시어 혈기에 의하여 움직여진 것이면 절제시키고、마음의 평정함에서 나온 것이면 응하시어 단지 사리(事理)에 합당한가의 여부만을 보고 일분(一分)의 경중(輕重)도 재지 마십시오。그렇게 한 연후에는 심체(心體)가 저절로 바르게 될 것이며、성정이 타당함을 얻을 것입니다。

신이 엎드려 살펴보건대、성상께서 가지신 성정의 덕은 천리(天理)의 바름을 극도로 다 발휘하고 있으나 호오(好惡)와 시비(是非)의 사이에서 사기(私氣)에 의하여 가리워지는 폐단이 없지 않습니다。꺼리는 바가 없이 직언하는 사람에 대해서는 현명함과 어리석음을 묻지도 아니하고 미워하시며、기무(機務)를 총괄하는 사람에 대해서는 각박함의 여부를 묻지도 아니하고 기용하시거니와 그 이외의 희노(喜怒)·호오(好惡)의 정을 적합하게 발하지 아니하는 사례는 일일이 다 아뢸 수가 없을 것이오니 이것이 어찌 성상의 덕

이 진전되지 아니한 증거가 아니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그 기미를 살피시어 두려움을 가지고 생각하여 보시기 바랍니다.

물음 : 조정이 바르게 되고, 바르게 되지 못함에 있어 어떻게 그 근본을 세워야 하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오로지 인군(人君)의 호오(好惡)가 올바름을 얻는데 달려있을 뿐입니다. 대개 궁중에서 상투를 높이 틀면 사방의 상투는 한 자나 높이 올라가게 마련입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의표(儀表)가 단정하면 그림자가 곧고, 근원이 흐리면 아랫물이 혼탁한 연고입니다. 임금이 위에서 중정(中正)을 세우면 아래의 사방에서 그 교화에 따르는 것이니 임금의 선악을 따라서 즉시 감응하는 효과가 나타나 마치 그림자나 메아리와 같아서 순간이라도 서로 떨어질 수가 없는 것입니다. 옛날의 임금중에는 성현으로서 나라를 보전한 자도 있고, 어리석은 자로서 나라를 망하게 한 자도 있는데 제각기 자연스런 증거를 가지고 있어 마치 밝은 거울은 흔폐시킬 수가 없는 것과 같으니 아래에 있는 사람에게는 반드시 정사(政事)와 교화(敎化)의 선악(善惡)이 나타나는 것입니다. 만약 자세하게 묻고 정심하게 관찰하여 볼 경우 아래에 불효하고, 어른을 공경하지 아니하는 사람이 있으면 반드시 효도와 공경의 도에 대해서 자신을 반성해 보아야 하며, 아래에 청렴하지 아니하고, 공정하지 아니한 신하가 있으면 반드시 순정(純正)한 의로움에 대해서 반성해 보아야 합니다. 그렇게 한 다음에야 덕이 날로 새로와지고 도가 날로 밝아질 것입니다.

성상께서 비록 학문에 정진하는 공력을 들이시기는 하지만 수신제가(修身齊家)의 도리에 대하여 반성하지 않으십니다. 그래서 마음에서는 비록 〈시경(詩經)〉 〔관조장(關助章)〕의 아름다움이 쌓여 있다 하더라도 밖으로 나타난 행실에서는 〈시경〉 〔인지장(麟趾章)〕의 효과가 없는 것입니다. 이러한 점을 신은 실로 애통하게 여기고 있습니다.

옛적에 한(漢)나라 문제(文帝)는 학문을 닦지 아니한 중간 정도의 재주를 가진 군주였습니다. 그런데 문제는 두광국(竇廣國)을 승상(丞相)으로 삼고 싶었으면서도 「사방에서 비판하는 의논이 일어날까 두렵다」는 혐의를 두시고 결국은 그를 승상에 임명하지 않았습니다. 문제의 선(善)을 좋아하고 혐의있는 것을 피하는 행위는 족히 사직의 근본을 지탱하는 것이라 할 만합니다.

현재 왕실과 가까운 친척들 중에서 학행(學行)과 인재(人才)가 두광국(竇廣國)보다 나은 자 모자란 자 알지도 못하는데 성상께서는 아무런 혐의도 두지 않으시고, 아침에 승진시켰다가 저녁에 발탁하기도 하여, 혹은 정권을 내주어 그들이 하고자 하는 바를 마음대로 하도록 하여, 혹은 언로(言路)를 빌어다가 그들의 권세를 방자하게 사용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식자들이 우려하는 것이 너무 심한 지경에 이르렀습니다. 하물며 언론이 척리(戚里)에 미치기만 하

면 우뢰와 같이 분노를 터트리어 사적인 뜻을 지나치게 노출시키며、(사대부를) 내쫓은 지가 이미 오랜 시일이 경과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사면하는 것을 염두에 두고 있지 않습니다。 이러한 일들이 어찌 신민(臣民)들이 성상께 대하여 바라는 일이겠습니까? 만약 마음이 허심탄회하거나 기상이 맑을 때에 이러한 일에 대하여 성찰하신다면 어찌 본심(本心)에 편안치 않은 것이 없겠습니까?

권세가 척리(戚里)에게 귀속되어 혼탁한 무리들이 추종하게 된다면 결국에는 탐욕과 독직(黷職)의 비방이 일어나 반드시 나라를 망하게 하는데로 사태가 이를 것입니다。 이러한 일은 지난날의 역사에서 거울을 보듯 명백하고、그 보응(報應)이 한 치의 오차도 없으니 두려운 마음으로 생각하여 보고、신중히 선택하지 않아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이상과 같은 것은 이미 다른 사람이 진술한 바의 것이오나 번거롭게 다시 반복하여 말하는 것도 반복하여 경계하는데 해가 되지 아니하는 까닭에 신이 부득불 말하는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이후로는 바름을 지키고 혐의가 있는 것을 멀리 하심으로써 나라의 기강을 세우시기 바랍니다。

물음 : 경연이외에도 정사에 열중하게 하는 다른 도리가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저희나라 조종(祖宗)께서는 비록 경연을 중시하여 태평한 시절에도 언제나 정사에 임하여 근면하시었으며、신료(臣僚)를 접견하시어 치도(治道)에 대하여 자문을 구하여 하루도 어전에 납시지 아니하는 때가 없었습니다。 그런데 현재에 이르러서는 경연을 열고서 정치에 대하여 대략 논하는 것으로서 정사라 여기고 친히 어전에 납시어 신하들에게 자문을 구하는 일이 조금도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국사에 처해서도 얼굴을 마주대고 읊고 그름의 실상에 대하여 논하는 일이 없고 보니 국사가 날로 그릇되어 가는 것이 참으로 당연하다 할 것입니다。 서연(書筵)의 경우에는 회강(會講)의 규칙이 있는 까닭에 사부(師傅)와 빈객(賓客)이 일시에 함께 모여 제각기 성상을 보필하고 인도하는 의논을 진술하는 까닭에 자못 성상의 덕을 양성하는 도가 있습니다。 그런데 경연의 경우에는 그렇지 아니하여 조강(朝講)에서 비록 상신(相臣)이 입참(入參)하더라도 많은 관리가 합동으로 상주하는 것이 없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경연에서의 강론이란 다만 형식적인 예절에 불과한 것이니 장차 무엇으로 성상의 총명함을 개발시키겠습니까?

지금 매양 한달에 열흘동안 회강(會講)을 하는데 회강하는 날에는 삼공(三公)과 경연관들이 일시에 함께 어전에 들어와서 평소에 가지고 있던 견해를 제각기 진술하게 함으로써 성상의 덕을 계발하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다면 성상의 견문이 더욱 넓어져서 학문에 보탬이 되는 바가 분명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큰 정사가 있을 경우에는 즉시 양조(兩曹 : 吏曹、兵曹) 당상관(堂上官)과 낭청(郎廳)에게 영

을 내려 어전에 직접 나와서 각각 인재를 추천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성상께서는 반드시 추천받은 사람이 지금까지 처신을 어떻게 하였는지 물으시어 그 사람들의 실상(實狀)을 안 다음 혹은 수망(首望)에 오르게 하고、혹은 부망(副望)에 오르게 하여 알맞은 자리를 살펴서 거두어 임용하십시오。 그러면 아랫 사람들은 사적인 관계를 따라서 청탁하는 폐단이 없을 것이며、성상께서는 우연히 낙점(落點)을 내리는 폐단이 없을 것이므로 각자가 알맞은 자리를 차지하여 명백한 실효를 거둘 것입니다。

계해(癸亥) 초의 경우에는 친정(親政)이 매우 빈번하였기 때문에 공명(公明)한 정사의 효험이 조정에 들려왔었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에는 그 어떠한 바꾸기 어려운 일이 있다고 전일(前日)의 잘못된 법을 한결같이 따르려고 한단 말입니까? 신민(臣民)들이 걱정하고 울분에 차 있는 것은 그 이유가 실로 여기에 있는 것입니다。

육조(六曹)의 경우 일이 행해지고 행해지지 아니함과 명령이 옳고 옳지 않음은 어떠한 경우에는 당상관에 의하여 은폐되기도 한 때문이요、어떤 경우에는 아전배들에게 조종된 때문인데 백가지 일이 해이된 까닭은 성상께서 이들을 총괄하지 못한데 그 연고가 있다고 할 것입니다。

조종조(祖宗朝)에서는 날마다 정사를 보았고、중국에서는 홀수날에 정사를 들었습니다。 성상께서는 춘추(春秋)가 한참 왕성하시거니와 근심과 근면함이 무겁게 느껴지는 때라면 어찌 이것으로서 규율을 삼지 아니하십니까?

청컨대、매 오일 주강(晝講) 뒤에 육조(六曹) 및 비변사(備邊司) 당상관을 차례대로 인견(引見)하시고 그들로 하여금 맡고 있는 관아의 사무를 품달(稟達)케 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자신의 임무를 제대로 살피지 못하는 당상관은 엄하게 밝히어 내쫓으시고 일을 알맞게 처리하는 사람은 포상하고 승진시키십시오。 그리하면 온 관리들이 풍동(風動)하여 조금도 게으름을 피우지 아니할 것이니 이 어찌 현재 제일의 정사를 행하는 기틀이 아니라 하겠습니까?

물음 : 외방(外方)의 민정(民政)을 어떻게 성상께 알려드릴 수가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중국의 제도에는 외국의 사신 및 표(表)를 받들고 서울에 올라온 천하의 수많은 관리들이 잡역부 이하의 사람이라 하더라도 옥계(玉階)의 아래를 종종 걸음으로 들어가 성상의 얼굴빛을 바라보고、큰 은혜를 널리 입을 수가 있으니 이려한 것이 바로 왕자(王者)가 백성들과 친밀하게 지내는 도리가 아니겠습니까? 우리나라의 경우는 조정에 부임인사를 하는 지방의 수령이나 혹 인견하는 예가 있을 뿐 상소문을 받들고 대궐로 나아가는 사람은 결코 접견하는 예가 없습니다。 그리하여 외방(外方) 백성들의 고통과 각 관아의 폐단에 대해서 수령이 성상께서 주달(奏達)하려고 하여도 그것조차 아뢸 수가 없거늘 하물며 민간의 질고(疾苦)를 무슨 수로 성상께 직접 토로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각 관

아의 하인배들이 과외(科外)로 백성들을 침탈한다 할지라도 어떻게 한마디 말을 입밖으로 내어 금지시킬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지금 성상의 탄신일이나 동지(冬至)、정조(正朝)에는 작은 읍의 수령으로 차정(差定)하게 하지 말고、모든 사람을 각 도내의 목사(牧使)나 부사(府使)중 유식한 사람으로 차출하여 서울에 올라오게 한 다음 즉시 그들을 경연을 여는 날에 인견하시고、맡은 바 군(郡)의 민정(民情) 및 도내 시정(施政)의 당부(當否)를 일일이 직접 물으십시오。그중에서 사정에 어두워 주대(奏對)하지 못하는 자는 즉각 도태시키어 물리치시고、명백하고도 자세하게 말하여 채택할 만한 말이 있으면 획일적으로 시행하심으로써 언론이 막히는 폐단이 발생하지 않게 하십시오。이와 같이 하신다면 위아래 사람들의 정이 통할 뿐만 아니라 각 관아 하인배들도 기탄(忌憚)하는 바가 있어 감히 함부로 방자하게 구는 흉계를 만들지 못할 것입니다。

물음 : 성학(聖學)의 강술(講述)과 교화(敎化)의 시행은 장차 어떻게 그 법식(法式)을 정하려 하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시경(詩經)〉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습니다。「처음 일을 잘하지 못하는 사람은 없으나 끝맺음까지 잘하는 사람은 드물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옛날의 군주중에 시초에는 청명(淸明)한 정사를 행하다가 기운이 쇠하는 종말에 이르러서는 조신(操身)함과 정사에 임함에 있어 다른 사람과 똑같이 하는 사람도 있었습니다。그리고 자기자신의 힘으로 나라를 얻었다가 자기자신의 실수로 나라를 멸망시킨 군주도 있습니다。이러한 사람은 모두 끝맺음을 신중하게 하지 못한 까닭에서 발생한 것입니다。

옛날에 한기(韓琦)는 이렇게 말했습니다。

「사람은 만년의 혈기가 쇠진하고、정신이 혼미할 시기에는 백가지 일이 젊은 시절과는 같지 아니하므로 반드시 일마다 마음을 두어서 조금도 후회할 바를 만들지 말아야 한다。그런 다음에라야 종신토록 잘못한 일이 없는 사람이 될 수 있다。」

이것은 신하된 사람에 있어서도 두렵게 생각할 바로서 그 엄밀함이 이런 지경에까지 이르는데 하물며 천승(千乘)의 군주로서 밖으로는 만기(萬機)의 사무에 응하여야 하고、안으로는 온갖 욕망에 사로잡히는 자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습니까? 〈역경(易經)〉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습니다。

「종일토록 건건(乾乾)하게 지내고 저녁에도 두려워하면、허물이 없을 것이다。(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여기에서 「종일토록 건건하게 지낸다」한 것은 소년(少年)때에 덕에 나아가는 도입니다。그리고 「저녁에 두려워한다」는 것은 늙으막에 경계하고 삼가한다는 뜻입니다。이것은 작게는 하루의 건건하게 두려워하는 공부가 되는 것이요、크게는 일생동안의 열심히 태만하지 아니하는 마음이니 이와 같이 한 연후에야 성상의 덕을 보전하고、의리

(義理)를 완전히 주로 삼을 수가 있습니다。

반드시 명철함을 터득하여 자신의 견해를 결정함으써 참된 지혜와 진실된 소득의 오묘함을 얻도록 할 것이며、 굳셈으로 마음을 제어하여 청탁(淸濁)한 기질을 변화시키도록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 연후에 예법을 조용히 닦아 혼연(渾然)히 천성(天成)의 마음이 되게 하면 마침내 물욕과 혐기에 의하여 움직이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 성상께서 지금 잘못을 뉘우치신다면 반드시 독실한 공부를 더욱 하십시오。 그런 다음에야 점차 처음보다 못해가는 근심이 없게 될 것입니다。

인륜이 있사람들에게서 밝게 지탱이 되면 교화가 아랫사람들에게서 시행될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성인의 지극한 덕이 깊고 은미하게、 자연스럽게 응해지는 때문입니다。 그것이 어찌 후세 사람들이 쉽게 따라갈 수 있는 것이겠습니까? 만약 국가가 평화로울 때를 기다려서 교화의 절도를 시행하고자 하시는데 변경의 우환이 없어질 기약이 조금도 없고、 풍속이 날로 나빠지는 정도가 심하며、 아버지를 살해하고 형을 죽이는 변란이 하루에도 중외(中外)에서 계속 이어지고 있는 처지이오니 인심의 착하지 아니함이 이런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은즉、 도적이 흥행하고、 역모의 옥사(獄事)가 계속하여 일어나는 것이 결코 괴이한 일이 아닙니다。

위에서는 교화를 밝히는 도가 없이 번잡한 형벌만을 줄이려고 노력하니 이 어찌 어렵지 않겠습니까? 이른바 교화라고 하는 것은 아침、 저녁으로 예법을 익히는 것만을 칭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향약(鄕約)의 율령(律令)을 정하고써 효성스럽고 어른을 공경하며、 인척과 화목하게 지내는 행실을 포상하고、 충성스럽지 아니하고、 의롭지 아니한 악한 행동을 금한다면 노력하는 것이 작은 것이라도 미치는 효과는 큽니다。 백성들이 본래 가지고 있는 선(善)으로 인해서 행한다면 그 안에 선에 흥기되는 도(道)가 있을 것입니다。 선한 사람이 많아지게 되면 풍속이 점차 후하게 변해 갈 것이니 악을 행하는 사람도 부끄러워 하는 마음이 생기어 점차 선으로 향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바람이 불면 풀이 넘어지는」 효과인 것입니다。

어떤 사람은 여씨(呂氏)의 향약(鄕約)이 오늘날에 갑작스레 시행하기가 어렵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만 이것은 사리에 통달한 말이 아닌 것입니다。 만약에 정전법(井田法)을 오늘날에 시행하게 한다면 그것은 참으로 난처한 부분이 있다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나 남전(藍田)의 법(法)은 과중한 형벌이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그를 방해하는 사세(事勢)도 없습니다。 단지 향리(鄕里)로 하여금 좋지 못한 단서만 금지케 하고 후한 예절과 풍속을 가르치게만 하면 되는 것입니다。 향약의 절목(節目)이 비록 자세하지 아니한 것 같지만 세상의 도리를 일으켜 세우는데 기틀이 되는 점은 분명히 풍속을 선하게 하는데 하나의 기반이 될 것입니다。

신은 지금 한참 일읍(一邑)의 사람들과 더불어 그 향약을 강구하여 실시하려 하나 아직 조정으로부터 명령을 받지 못하고 있으므로 사람들이 받들어 시행할 뜻이 없습니

다。 그러하오니 청컨대、 감사로 하여금 여씨의 향약을 간행하여 반포함으로써 입교(立敎)의 한 시초로 삼으십시오。 이것이 어찌 밝은 세상의 급선무가 아니겠습니까?

공자(孔子)는 바로 만세의 인륜의 표준이시니 문묘(文廟)를 설립하여 만세토록 제사를 받드는 것은 공자에 대하여 사적인 정을 가진 때문이 아닙니다。 그것은 만세의 인륜을 밝히고자 해서 그러한 것입니다。 만약에 한 터럭 만큼이라도 의리에 해가 되는 것이 있다면 반드시 그 잘못된 것을 바꾸고、 예를 바로잡는다면 우주의 동량을 일으켜 세울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대체로 볼 때、 우리나라는 중국에 대해서 이미 군신(君臣)의 의(義)를 맺었으니 본받을 필요가 없는 풍속의 경우야 그대로 묵수(默守)해서는 안되겠지만 의(義)에 합당한 법령의 경우에는 어찌 감히 정해진 제도를 하나같이 준수하지 아니하고 당송(唐宋)시대의 고루한 법제를 고수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옛날 고려에 있어서는 모두 소상(塑像)을 만들어서 종묘의 모양새가 엄숙하지 않은 채 불전(佛殿)의 외설스러움에 근사하였습니다。 그러다 대명(大明)의 고황제(高皇帝)께서 소상을 모두 제거해 버리고 그 대신 목주(木主)를 사용하였는데 우리 조정에서도 지금까지 그 제도를 준수하여 시행하고 있으니 그것은 바로 중국의 예제(禮制)를 존중하기 때문입니다。

제가 들으니 중국은 가정(嘉靖) 연간 이후로 여러 유생의 논의를 널리 채택하였는데 자사(子思)·증자(曾子)는 아들로서 전(殿) 위에 있고、 백어(伯魚)·증석(曾晳)은 아버지로서 아래 무(廡)에 있으니 윤리와 기강이 거꾸로 서 있어 예의가 혼란되었다고 판단하여 마침내 따로 계성묘(啓聖廟)를 세우고 그곳에 숙량흘(叔梁紇)을 주(主)로 세우고、 백어(伯魚)·증성(曾晟)·채원정(蔡元定)을 배(配)로 세웠습니다。 그리고 석전제(釋奠祭)를 계성묘에 먼저 드림으로써 부자(父子)간의 윤리와 기강을 밝혔다고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만세의 공의(公議)로서 다른 무엇보다도 먼저 실시하지 않으면 안되는 것입니다。 무(廡)에 배향(配享)하는 사람의 문제에 이르러서는 문제되는 점이 많다 하여 논의가 분분하였습니다。 마융(馬融)은 간적(奸賊)에게 아첨하여 빌붙었고、 왕필(王弼)은 노불(老佛)에 탐닉한 자라고 하여 모두 남보다 앞서 축출되었습니다。 그리고 기타의 무(廡)에 제사하고、 축출하는 것이 제각기 당연한 이치에 맞아떨어졌습니다。 육구연(陸九淵)·왕수인(王守仁)과 같은 자는 말할 것도 없이 우리의 도(道)에 죄를 얻었으니 비록 종향(從享)의 논의에 끼일 수가 없으나 (譯者註 : 이 중간에 脫落된 부분이 있는듯함) 기타의 저명하여 칭도할만한 사람으로 예컨데、 왕통(王通)의 독실한 학문、 구양수(歐陽脩)의 명달(明達)함、 호원(胡瑗)의 교육、 설선(薛瑄)·호거인(胡居仁)의 순정(純正)함 등은 모두 백세(百世)의 스승이 될만하니 특별히 담당 부서로 하여금 전례(典禮)를 조사시키십시오。 그리고 계성묘(啓聖廟)를 세우는 것이 좋으면 세우고、 여러 유학자중 무(廡)에 올리고 축출하는 것을 의

논하는 것이 좋을 경우 그대로 시행하십시오。 그럼으로써 떳떳한 윤리가 뒤바뀌는 일이 없도록 해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물음 : 전강(殿講)의 법(法)에도 인재를 얻는 효과가 있겠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옛날에 군주는 유학(儒學)을 흥기(興起)시키는 것을 정사의 근본으로 삼았습니다。 따라서 비록 한당(漢唐)의 말세의 군주라 할지라도 또한 모두 벽옹(辟雍 : 천자가 세운 학교)에 임하여 경서를 강(講)하고、 예로써 선비를 접대하니 (벽옹의) 다리를 둘러쌓고 구경하는 자가 거의 일만 명에 이르렀다고 합니다。 이러한 일은 비단 당시 천하 사람이 칭송한 일일 뿐만 아니라 그 문치(文治)의 성대함에 대해서 후세에서도 성대한 일이라 평가하였으니 어찌 현재 본받을 만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 비록 알성(謁聖 : 임금이 성균관 文廟의 孔子 神位에 참배하는 것)의 예(禮)를 갖추신다 하더라도 알성과(謁聖科)를 보여 인재를 취(取)하는 법이 단지 사륙문(四六文)에 불과한 것이고、 또 과거(科擧)보는데 있어 금지하는 법이 엄격하지 않아서 책을 낀 무리가 어지럽게 과거장에 들어가서 혹은 다른 사람의 작품을 베껴 쓰고、 혹은 부형(父兄)이 지은 것을 써서 과거에 급제하는 자가 있습니다。 그들은 조금도 이를 부끄러워 하지도 않고、 모두 이름난 관리가 되니 이것이 어찌 국법이 엄하게 지켜지는 것이라 하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도 사륙문(四六文)으로써 인재를 취하는 것이 어린애들의 아무 쓸모 없는 것임을 알고 계실 터인데 여전히 법규를 고치지 아니하시니 신은 실로 통탄스럽습니다。 청컨대、 이 뒤로는 경술(經術)과 덕행으로써 근본을 삼고、 문화(文華)와 재능(才能)으로 말단을 삼아 인재를 배양하는 도로 삼으심으로써 재덕(才德)을 겸비한 사람을 얻으십시오。

옛날 조종조(祖宗朝)의 경우에는 팔도의 큰 읍을 도회(都會)로 정하고、 재주가 있고 총명한 선비를 골라 뽑아서 그 중 어떤 사람은 문장을 제술(製述)하고、 어떤 사람은 경전을 암송하였습니다。 그들의 재주가 완성되기를 기다렸다가 본관(本官)이 그 상태를 논하여 보고하면 감사가 임금께 상주하였읍니다。 그중에서 제술(製述)이 뛰어난 사람에게는 초시(初試)의 자격을 주었읍니다。 그리고 경전을 정숙(精熟)하게 익힌 사람에 대해서는 예조(禮曹)에서 계품(啓稟)하여 일후(日後)에 팔도에서 행회(行會) : 政府의 지시·명령을 각 관사의 장이 그 부하에게 알리고 실행방법을 論定하기 위한 모임)하여 유생이 일찌기 모이면 그때 전강(殿講 : 조선조 제 九대 成宗때부터 經學의 쇠퇴를 막기 위하여 시작한 시험、 성균관 유생과 학식이 많은 사람을 모아 三經이나 五經 중에서 임금이 친히 講을 받았는데 후에는 생원·진사도 참여했다)을 하여 그 등제(等第 : 성적)를 매

기고, 경서의 뜻을 힐문하고 난 다음에 초시(初試)의 자격을 주었습니다。 그리고 식년(式年：太歲에 子·午·卯·酉가 드는 해。 이 해에 과거를 보였음)이 되면 복시(覆試)에 참예하여 경서를 강하여 어떤 사람은 급제하고、 급제하지 못한 사람은 그의 분수(分數)를 헤아려 음직(蔭職)을 수여하였는데 그 내력이 이미 오래 되었습니다。 지금에는 옛날의 법규가 이미 무너져서 외방(外方)에는 도회(都會)에서 강송(講誦)하는 법이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전강(殿講)에서는 전기(前期)에 행회(行會)하던 예가 없어졌습니다。 그리하여 외방(外方)의 사람들중에서 경서공부에 전심투구하는 자들은 한번도 전강하는 반열(班列)에 참예하지 못하고、 서울의 부귀한 집 자제들중 장구(章句)나 주워대는 자들이 요행히 참예하는 경우가 매우 많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밝은 세상의 공도(公道)라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지금 매년 정월에 예조(禮曹)에서 각 관청에 지위(知委：명령을 내려 알려줌)하여 그중 경서에 밝고 덕행을 닦은 선비를 가려 뽑아서 따로 양성케 하십시오。 혹은 관청에서 그들에게 비용을 대주고 우선적으로 시험하여 그중 학문에 정통한 자를 알아내어 (그들 명단을) 따로 문서로 만든 다음 예조에 올리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매년 十월에 특별히 시관(試官)을 선정하여 여러 날에 걸쳐 고강(考講：講試의 성적을 살핌)하되 한 글자도 틀리지 않게 구송(口誦)함을 능사로 여기지 말고、 오직 의리(義理)에 통달한 것을 대종(大宗)으로 삼으십시오。 그들을 반복하여 강구(講究)하여 그 등제(等第：석차)를 정한다면 태학(太學)에 거주하게 하고 성상께서 친히 석전제(釋奠祭)를 행하고 나서 따로 강석(講席)을 마련하십시오。 그리고 입격(入格)한 선비를 인견(引見)하시고 직접 의리의 귀취(歸趣)를 질문하십시오。 또한 민간(民間)의 질고(疾苦)와 조정의 폐정(弊政)에 대해서 물으신다면 외방(外方)의 민정(民情)을 자세하게 알게 되는 계기가 생길 것입니다。 그렇게 된다면 유생의 강송(講誦)이 무익한 데 그치고 말지는 않을 것입니다。

또 학문의 깊고 얕음과 인품의 높낮이를 성상께서 친히 임하신 때에 밝히실 수 있습니다。 그중 학식이 통달한 자에게는 급제를 시키고 관직에 발탁하며、 그다음 단계의 사람에게는 직부(直赴：殿講·節目製·黃柑製·應製。通讀·外方別科 등에 합격한 사람이 곧 文科의 覆試、혹은 殿試에 응할 수 있는 자격을 얻는 일)를 주며、 그 다음 단계의 사람에게는 따로 상격(賞格：상을 주는 格例)을 만들어 초시(初試)의 자격을 주신다면 사람들이 모두 경서를 강하는 데 힘쓸 것이므로 헛된 글로 인재를 고르는 것보다 나은 점이 반드시 있을 것입니다。

물음：선현(先賢)의 자손을 모두 추천받아 기용할 수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일찌기 경연관(經筵官)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는 것을 들은 적이 있습니다。「전후(前後) 선현들의 자손에 대해서 조

종조에서 이미 거두어 기용한 법전이 있습니다。이것은 조종조의 아름다운 일입니다만 그 자손들이 매우 많아서 모든 사람을 임용할 수가 없습니다。그러니 그중의 적장자(嫡長子)를 임용함으로써 제사를 받들게 하십시오。」

이 상주는 당연한 사체(事體)입니다。대체로 볼 때、신라의 설총(薛聰)·최치원(崔致遠)、고려의 최충(崔冲)·안유(安裕)·우탁(禹倬)·정몽주(鄭夢周) 및 국조오현(國朝五賢)과 기묘명현(己卯名賢：中宗 己卯士禍때 화를 당한 선비)의 후손들이 모두 임용되고、세록(世祿)을 받는 전고(典故)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신 또한 최충의 후손입니다。예전 혼미한 조정(光海君 때를 말함)에 있을 때에 선현의 후손이라 하여 음보(蔭補)로 육품(六品)에 올랐고、오래도록 후한 봉록을 받았습니다만 정청(庭請：世子 또는 議政이 百官을 거느리고 宮庭에 이르러 大事를 啓達하여 전교를 기다리는 것)에 참예하지 않았다 하여 죄를 얻어 쫓겨났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조종조의 구원(久遠)한 법규인 것입니다。

근대(近代) 선현의 경우에는 적장자(嫡長子)가 누구인가를 알 수 있지마는 전조(前朝：고려)의 경우에는 연대가 이미 오래되어 자손들이 먼 시골에 흩어져 있으므로 적장자를 찾아낸다는 것이 참으로 근거를 찾을 수 있는 단서가 없는 것입니다。게다가 선현의 후손을 임용하려는 것은 후손들이 선현의 유풍(遺風)을 간직하고 있음을 취하여 장차 국가의 큰 그릇으로 삼으려는 것이니 그것은 훈척대신(勳戚大臣)의 자손들에게 선조의 공훈에 보답한다는 의미로 임용하는 것과는 다릅니다。만약에 선현의 자손이라 하여 현명한가 어리석은가를 묻지 아니하고、단지 선현의 자손이라는 사실만을 중시하여 임용한다면 장차 그 해가 국가에까지 미치고、선현에 대해서 누를 끼칠 것이 분명합니다。그렇다고 하여 천거를 받아 임용하지 아니한다면 선현을 존중한다는 뜻이 헛되게 될 것입니다。이 문제는 관계되는 바가 작은 것이 아니오니 청권례 관계된 관아에 명을 내리시어……。(原註：이 아래 부분에는 글이 빠져 있고、다른 本이 없으니 안타깝다。)

물음：청북(淸北：淸川江 이북 지방)의 백성들도 위문하고 안정시킬 계책이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청천강 이북 지역은 국가의 문호(門戶)인데 정묘년 약탈의 변란을 한번 거친 뒤에 해골이 쌓여 산을 이루니 사람의 자취가 오래 끊어졌었습니다。다행히도 민성휘(閔聖徽) 등이 유리(流離)하고 멀리 숨은 자들을 널리 수습하여 옛 땅으로 돌아오게 하였습니다만 새둥우리에 살고、굴을 파서 거주하므로 아침·저녁으로 이산(離散)하려는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읍니다。게다가 한인(漢人)들에게서는 곡식을 약탈해가는 참담한 일을 당하고、만주족의 사자에게서는 그들의 경비와 요구를 지탱해 주어야 하는 학대를 당하고 있습니다。마부와 말을 즉각 준비해 놓아야 하는데 그 수가 한계가 없습니다。아침·저녁으로 변파를 기다리는 백성으로

하여금 시랑(豺狼)과 같은 부역을 지게 하니 그 정상이 애달픕니다。 그러므로 사정을 알고 있는 식자(識者)들이 청천강 이북 지역 백성들이 겪는 고통에 대하여 들으면 마음이 아파 눈물을 흘릴 것입니다。 따라서 조정에서는 우대하여 진휼해서 백성들의 마음을 위로하여야 마땅한 지역인데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인술(仁術)을 멀리까지 미치게 하지 않으시니 신은 참으로 애통하게 생각합니다。

청컨대、본주(本州)로 하여금 각각 인재를 천거하게 하여 특별히 문서를 만들고 해당 관청에 엄하게 신칙하게 해 양정사(政事：관리 임용하는 일을 말함)가 있을 적마다 그들을 거두어 임용케 함으로써 사람들을 놀라게 하는 지역으로 만드십시오。 그렇게 한다면 그 지역 사람들중 감동하여 죽음을 잊고 충성을 다 바칠 사람들이 반드시 생길 것입니다。

한편、신이 전일에 정주(定州)에 있을 적에 한인(漢人)과 더불어 서로 힐난(詰難)한 적이 있었거니와 그것은 신이 일을 처리함에 있어 우활했기 때문에 불러들인 것이 아니라 할 수 없으나 신이 욕을 당하게 된 것은 다른 이유 때문이 아니었습니다。 한인을 접대할 적에 신이 그들에게 이렇게 말하였습니다。

「만주족의 배가 불에 탄 것은 적중(賊中)에서 발생한 것이니 너희들이 저지른 것도 아니요、또 우리나라가 모의에 참여한 것도 아니다。 너희들이 황상(皇上)을 속이고 중요한 벼슬을 점유하니 너희들은 마음이 편안한가? 우리나라는 평소에 예의를 알고 있으니 어찌 이와 같은 명백하지 아니한 일을 상주할 리가 있겠느냐?」

신은 이와 같은 의견을 고집하여 저들의 행패를 금지시키려 하였습니다만 끝내 욕을 당하는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습니다。 그러나 신의 몸에 부상을 입기는 하였으나 마음에는 참으로 부끄러운 바가 없습니다。 그때 천총(千摠)인 하성공(河成功)은 중상을 당하는데까지 이르지 않아 지금까지 정주(定州)에 왕래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접반사(接伴使)인 정문익(鄭文翼)이 직접 그의 면목(面目)을 보고서 묻기를、「네가 바로 하성공이냐? 너는 어찌하여 우리나라가 예우해준 은혜를 생각하지 아니하고 망령되이 난을 일으키느냐!」고 하였습니다。 그러자 하성공의 얼굴빛이 흙빛이 되어 아무 말도 하지 못하였다 합니다。

생각컨대、정문익이 일찌기 숙천(肅川)에 있을 적에 변변하게 한인을 접촉하였는데 이 하성공이라 하는 자는 바로 모문룡(毛文龍)의 도사(都司)인 장은(張恩)의 양자와 매우 자주 만났습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그 사람됨을 밝게 알고 있었으므로 그 시비(是非)에 대하여 힐문(詰問)했던 것입니다。 그러한 사실에 대하여 정문익은 신에게 자세하게 말해 주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전신(縉紳) 사대부들 사이에도 많이 말을 하였습니다。

생각컨대、산 것을 죽었다고 말하는 것에 대해서는 나라에 정해놓은 법이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신을 질투하는 사람은 무고하고 기망(欺罔)하는 짓을 엮었으니 신이 죽고 사는 것

이야 긍휼히 여길 것이 없지만 군부(君父)를 기망(欺罔)한 죄만은 생각하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만약 성상께서 통촉하시지 아니하셨다면 신은 왕사(枉死 : 억울하게 죽음)의 율(律)에 처해졌을 것이니 신이 어찌 그 사람이 지금까지 생존해 있는지의 명확한 증거를 알겠습니까?

그때 관노(官奴)인 봉영(奉永)이라 하는 자는 있는 힘을 다하여 지주(地主)의 목숨을 구하려고 하였을 뿐 특별히 천총(千摠)을 타살(打殺)한 죄가 없습니다。 그런데도 정법(正犯)으로 논죄(論罪)되어 도주하였는데、 여러 차례 대사면을 거치면서 아직도 죄명을 씻어주는 은혜를 입지 못하여 옛 땅으로 돌아가지 못하니 그 사정이 가긍합니다。 이때는 청천강 이북 지역은 한 사람이 유관(有關)하니 하물며 이와 같은 용감하고 건장한 사람이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습니까? 지주(地主)를 구출하려 했던 충성을 포상하도록 명하시고、 천총을 잘못하여 죽였다는 억울한 죄를 씻어주심으로써 본토(本土)에 땅을 붙이고 살게 하시어 다른 날 조용(調用 : 관원으로 등용함)하여 쓸 때 의기를 내도록 다그치는 것도 하나의 방법일 것입니다。

물음 : 각도의 산성(山城)을 수축(修築)시키려고 하는데 그 일에 있어서 어떤 우열(優劣)이 있겠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산성(山城)의 형세는 참으로 한결같지가 않습니다。 혹은 하늘이 만들어준 험고(險固)한 성도 있고、 혹은 사람의 힘으로 수축한 것도 있습니다。 그렇지만 성(城)이란 인화(人和)에 달려있는 것이지 지리(地利)의 험준함과 평탄함에 달려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그렇지만 만약 반드시 지켜야 할 성의 편의에 따라 말을 할 것 같으면 사면에서 적을 대면해야 하고、 성안에 샘이 없는 것은 견고한 곳이라 할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러니 반드시 지형을 관찰하되 성밖으로는 성을 내려다 보는 높은 봉우리가 없고、 성안에는 천연의 험준함이 있어 적이 범접하기 어려운 곳이 있는 곳을 발견하여 그 다음에 인력(人力)을 다하고 군마(軍馬)를 정비하신다면 난리에 처하고 적을 맞이하게 될 때에 은연히 우리를 누를 수 없는 형세를 가지게 될 것입니다。

지키기에 가장 편리한 성에 대해서 말씀드리자면 무주(茂朱)의 적상성(赤裳城)으로 이 성은 실로 삼남지방의 배와 심장이라 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니 본도(本道)로 하여금 보수와 관리를 잘하게 한다면 앞으로 조정을 인원을 나누어 주차(駐劄)하는 곳으로 삼는 것이 사의(事宜)에 합당한듯 합니다。 그러나 산길이 막히고 험준하여 군량미의 수송이 극히 어려우니 반드시 미리 군량미를 얻을 방책에 대하여 생각하여 비축한 양이 충분한 뒤에 만전(萬全)의 계획을 도모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신의 어리석은 뜻에 의하면、 이와 같은 국가가 의지하여야 할 지역은 본도에게 그 책임을 전담시키는 것이 불가하니 경상도에 대해서는 곡식의 공급을 보조하게 하고、 충청

도에 대해서는 생선과 소금을 찬조하게 하시어 가까이에서 구할 수 있는 것으로 인하여 성을 지키는 비용을 대게 한다면 인력이 풍부한 위에 비축한 물자가 많은 셈이 되므로 다른 날 사태가 다급하게 될 때 국가에 이익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백성들중 의지할 것이 없는 자들도 이것을 얻음으로써 생명을 도모할 수 있을 것이니 이 어찌 이 시기의 급선무가 아니라 하겠습니까?

만약 이 지역에 중요한 군대를 주둔시키어 삼남의 명맥을 소통시키게 한다면 적이 비록 삼남에 가득차 있다 하더라도 반드시 수습할 하나의 길이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도로가 좀 궁벽진 곳에 있다 하여 일반의 심상한 성으로 버려두어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 전일에는 적의 예봉을 섬에서 피하였습니다만 그 역시 매우 위험한 것이었습니다。 하물며 지금은 물에 숙달된 적들이 오래도록 말을 달릴 수 있는 군대 사이가 섞이어 있습니다。 단지 섬의 견고함만 믿고 있는 것은 참으로 만전(萬全)을 기하는 계책이 아닙니다。 그러니 이와 같은 삼남이 교차하는 중요한 성진(城鎭)을 시급하게 요리(料理)하시어 다른 날 사태를 회복할 밑바탕으로 삼으시기 바랍니다。

물음 : 우리나라 성지(城池)의 제도는 중국과 비교하여 이동(異同)이 있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자고로 우리나라는 성을 지키는 것을 잘하였습니다。 수당(隋唐)의 백만 군사가 여러 달 동안 포위하였어도 종내 성을 함락시키지 못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오늘날에 이르러서는 도처에서 패함을 당하여 성을 여러달 고수(固守)하지 못하니 이 어찌 인심이 견고하지 아니하고、 인재의 장수를 얻지 못한 까닭이 아니겠습니까?

제가 들으니 중국은 돌이 매우 희소하여 산에 의지하여 세운 성이 없고、 모두 평원에 성을 세우고 벽돌을 구워 얽어서 구축하였다고 합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성을 공격하여 함락시키려 하여도 전혀 힘을 쓸 형세가 없다 합니다。 그리고 벽돌을 구워 만드는 것이 바위를 줍는 것 보다 쉬울 뿐만 아니라 바위의 결이 울퉁불퉁하여 벽돌이 견고하고 치밀한 것보다 못합니다。 우리나라는 생을 쌓는 오묘한 기술을 알지 못하며 항상 졸속(拙速)으로 쌓는 것을 능사로 알고、 오래도록 전하는 것이 의로운 것이라 여기지 않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성을 쌓은 곳에서 아직 공사가 미쳐 끝나지도 않았는데 성이 무너지니 이것이 어찌 재주와 지혜가 중국 사람만 못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성가퀴의 문제에 대해 말하면、 중국의 제도는 지극히 견고합니다。 성의 외부를 열 길 높이로 쌓았을 경우그 내부도 마찬가지로 열 길 높이로 쌓고、 성 위에는 十여보 넓이의 통로가 있어 말을 달릴 수 있는 길을 만들었으며、 또한 문을 만들어 놓았습니다。 그리하여 성을 수비할 때가 되면 군사들을 모두 그 위에 오르게 하여 성가퀴를 지키게 한다

음 안문을 굳게 잠그고서 성 위에서 죽을 때까지 싸워서 한 사람도 뒷걸음질 치지 못하게 하였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중국의 성을 수비하는 방법으로 지극히 엄밀한 제도인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비록 외벽을 축조하는 법이 있기는 하지만 그것도 높거나 험준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성안쪽은 병탄하여 병사들이 뒤로 물러서기가 매우 편리합니다。 따라서 성을 지키는 사람이 모두 고식적(姑息的) 계획을 지니고 있어서 적이 성을 올라오면 적과 더불어 죽기를 각오하고 싸우려 하지 아니하고 성안으로 자취를 감추려고만 하니 적세만 보고서 스스로 퇴각하기에 성을 함락당한 예가 여러 차례 있었습니다。 이것은 비단 국법이 확립되지 못한 데도 그 원인이 있지만 장수의 재주가 무능한데도 그 원인이 있습니다。 실로 성의 제도가 중국의 성이 엄격하고 견고한 것과 같지 아니하므로 인심이 경박해져서 마침내는 같은 구덩이에 모두 함께 죽임을 당하는 꼴이 되었으니 어찌 부끄럽고 통탄할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지금 뭇 성진(城鎭)에서 성을 보유하고 있는 곳에 대해서는 특별히 통수권을 가진 신하에게 영을 내려 성내부의 제도를 바꾸어 중국의 높고 험준한 제도와 똑같이 만들게 하고、 또 목책(木柵)을 만들어 그 문한(門限)을 엄하게 세워 무단히 위아래로 오르내리게 하는 일을 없애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한다면 반드시 성의 수비에 유익할 것입니다。

이것은 당대의 가장 큰 급선무이오니 조정에서 비록 행하기 어려움을 의논한다 할지라도 특별히 명하시어 조치하신다면 나중의 난리에 준비가 될 것입니다。

물음 : 왜국(倭國)에 장차 통신사(通信使)의 행열이 있을 것인데 그들로부터 가져올만한 병기(兵器)가 없겠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국가에서 원수의 나라와 사신을 교환하는 것을 비단 신의(信義)를 끊어버릴 수 없는 점도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실은 적의 정세를 염탐하여 방비를 하고자 하는데 있으니 총과 탄약을 무역해옴으로써 서북지방의 용도에 충당하려는 것은 실로 국가를 위해서는 좋은 계책입니다。 옛날에 전쟁을 잘한 사람은 적이 비축한 양곡을 가져다 쓰기도 하고、 혹은 적진에서 화살을 거두어 쓰기도 하여 완전한 승리를 거두기도 하였는데 그러한 사례는 한두가지가 아닙니다。 지금 왜국과 교린(交隣)함에 있어서 북쪽변방의 방비를 구실로 하여 왜국의 추장에게 병기의 무역을 청한다면 왜국의 성격이 비록 간교하고 간사하다고 하지만 호의(狐疑)의 습성은 없으니 반드시 그 요청을 쾌히 승락하여 많은 수를 보내주어 자신들의 부유한 형세를 자랑하려고 할 것이니 이것은 형세가 반드시 그렇게 될 것입니다。 신이 들으니 왜국도 문방(文方)을 아끼어 서적이 갖추어지지 못한 것을 다급한 일로 여기고 있으며、 우리나라의 서적이 왜국에서 가장 보물로 여기고 있다 합니다。 그러니 만약 우리나라에서 인포(印布)한 서적을 사신의 행렬에 보내고 병기와의 교환

을 청한다면 먼 야만의 땅에 문교(文敎)도 전파하여 염한국경의 방비에 도움이 될 것이요、왜국의 추장도 자신을 믿는다 하여 우리의 은덕에 감격하게 만드는 하나의 물자가 될 것입니다。

한편 생각해보면、왜국이 사신을 접대함에 있어 지극히 우대하는 예우를 하고、뇌물이 많아서 몇천량의 은(銀)이 되는지 모를 정도입니다。그런데 사신들은 청렴한 절개를 굳게 다져서 그 뇌물을 사양하고 받지 않는데 사신이 환국한 뒤에 왜인들은 반드시 배에 실어서 보내줍니다。그러면 성상께서는 반드시 사신에게 명하여 받아두게 하니 이것은 또한 성상께서 뭇 신하를 자기 몸처럼 여기는 한가지 도인 것입니다。그러나 지금은 대체 어떤 때입니까? 남북 국가의 사신을 접대하느라고 백성의 고혈(膏血)을 고갈시키고 있습니다。백성들은 물에 빠진 듯、불에 타고있는 처지이니 다른 나라에서 얻은 것은 아무리 작고마한 것이라도 모두 세폐(歲幣:매년 음력 十월 중국에 가는 사신이 가지고 가는 공물)에 보충함으로써 백성에 대한 일분(一分)의 고통이라도 면제해 주어야 할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국가가 백성을 사랑하는 대의(大義)이니 자그마한 예절에 얽매인 다만 반드시 사신의 하는 일을 이익을 도모하는 자신으로 삼게 할 것이니 만백성에 대해서는 어찌 그리도 박해를 하고 유독 한사람의 신하만은 후대하시는 것입니까?

하물며 사신이 된 자가 조금이라도 염치가 있는 자라면 반만량에 달하는 은화(銀貨)를 어찌 차마 자기 자신으로 챙기고 끝내 죽음에 이르더라도 힘껏 간쟁하여 (은화를 국고에 돌리는) 의로움을 가지지 않습니까? 혹은 그 은화를 호조에 이송하기도 하고、혹은 관향(管餉:管餉使의 약칭、평안도의 군량미를 관리하는 벼슬、평안도 감사가 겸임하였다。)에 전송하기도 하면 받지 아니할 이치가 결코 없는데도 사신이라고 하는 자가 한번 올린 (은화를 거절한) 상소에 성상께서 허락하시지 않자 기꺼워하며 은화를 영수(領受)하니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앞으로 사신이 나갈 때는 특별히 명을 내려 그들이 주는 은을 사양하지 말고 왜국의 추장에게 청하여 병기를 무역함으로써 피차간에 신의를 다지는 일로 삼게 한다면 일이 지극히 편의할 것이며 나라이 체모에 조금도 손상됨이 없을 것입니다。그리고 전일과 같이 사신들로 하여금 기꺼이 은을 받아서 청렴함을 잃고 환국하게 하는 일을 허락하지 마십시오。

한편、임진·정묘년의 왜란에 포로가 된 우리나라 사람 중 지금에는 비록 나이가 들었어도 왜국의 정병(精兵)이 된 자가 그 수가 얼마나 되는 지 모를 정도입니다。만약 그들을 쇄환(刷還:외국에서 유랑하는 동포를 데리고 옴)하기를 요청하여 선봉으로 삼는다면 그들의 기예가 정묘하여 분명 우리나라의 병사보다 백배나 나을 것입니다。그리고 악공(樂工) 여러 명을 보내주어 그들의 마음을 즐겁게 함으로써 방탕하고 음탕하게 만드는데 일조(一助)를 하게 한다음 포로가 된 정병을 데려갈 것을 청한다면 이 어찌

적을 응대하는 하나의 책략이 아니겠습니까? 이것은 바로 이곳 토착민인 성하종(成夏宗)이라는 자가 바친 계책인데 일이 매우 이치에 닿습니다。 그리하여 감히 이 기회에 아뢰는 것입니다。

물음 : 국가가 일년에 두번 실시하는 포폄(褒貶)을 六월과 十二월로 정한 것은 무엇 때문인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예전 법규에서 이해할 수 없는 부분입니다。 생각컨대、六월은 농사가 한참 다급할 때로서 열읍(列邑)의 백성들이 밤낮으로 분주하게 움직이어 때를 놓치지나 않을까 걱정하는 시기입니다。 속담에 이른바 「六월에는 방석도 뒤집지 않는다。」고 하는 말이 있는데 그 말은 농사일이 급하기 때문에 다른 일에는 생각이 미치지 못함을 뜻하는 것입니다。 그러니 비록 무상(無狀 : 내세울만한 공훈이나 선행이 없음)한 수령이 탐욕과 학대를 자행한 일이 있어서 즉시 권송(捲送)한다 하여도 반드시 민원이 끝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왜 그렇겠습니까? 수령이 왕래하면 관속들의 노고가 지극히 심하고、六월에는 사람과 말을 고용할 길이 없으므로 반드시 배가 되는 가격으로 책정해야만 합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유실(有實)한 토착민이 이로 말미암아 사방으로 흩어지지 아니할 수 없고、각 관청의 피폐함이 이로 말미암아 더욱 심해지지 않을 수가 없습니다。

十二월의 경우에는 새 곡식이 처음 거두어 진 뒤로 전세(田稅)와 공물(貢物)이 아직 완납되지 아니한 때입니다。 이 때에 수령을 교체하고 빨리 차출하지 아니하면 한해가 지나간 뒤라 백성들이 가지고 있던 곡식이 이미 고갈된 때입니다。 새 수령이 부임한 처음부터 세금을 독촉하면 그 원망을 나라에 돌리지 않을 리가 없으니 어찌 국정이 마땅함을 잃은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생각컨대、하늘이 이 군주를 내고 이 나라를 세운 것은 백성을 편안케 하는 점을 중시하기 때문입니다。 비록 오랑캐의 나라일지라도 반드시 인정의 향배(向背)를 살펴서 명령의 기한을 정합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포폄은 농사철을 빼앗아서 백성들의 의식(衣食)의 근원을 잃게 하고 있으며、시기가 지난 때에 세금을 재촉함으로써 매질을 낭자하게 한다는 민원이 있으니 고금의 일을 살펴보아도 백성들의 일을 생각하지 아니함이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르른 것은 천하에 아직 없습니다。 이는 고려말에 권세를 가진 간악한 신하의 폐습이 지금에까지 그대로 남아 바꾸어지지 아니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지금은 성상께서 윗자리에 계시니 민정(民情)이 하고자 하는 바를 통찰하시어 조종조의 법전에 비록 六월·十二월의 법규가 있다 하더라도 즉시 개정하여 七월 보름으로 여름·가을 포폄시기로 삼고 정월 보름으로 겨울 봄의 포폄시기로 삼으십시오。 그렇게 하신다면 백성들에 편리함을 주는 지극한 이익이 생길 것입니다。 왜냐하면 七월 보름 뒤면 농사일이 이미 끝나게 되고、보리가 다 익은

뒤라 백성들이 수령을 보내고 맞이하는데 편리한 때로서 이 시기보다 나은 때가 없습니다。그리고 정월 보름은 구관(舊官)이 아무리 무상(無狀)하다고 하여도 환상(還上)과 공물을 그믐달까지 완전히 봉납(捧納)받았을 때입니다。그러므로 관리의 능력과 무능을 미루어 알 수가 있습니다。그리고 신관(新官)이 부임했다 해도 아직 거두어 들이지 않은 영(令)을 봉납하도록 독촉하는 일도 없을 것이며、백성들이 역(役)에 응하기가 쉬운 때도 이 시기보다 나은 때가 없을 것입니다。

자고로 포폄에 연고가 발생하면 정해진 시기를 한달 늦추는 일이 있습니다。지금에도 그러한 예에 의거하여 시기를 정함으로써 백성들이 소망하는 바에 따르는 것이 안될 이유가 무엇이 있습니까?

물음:감사(監司)의 직책이 비록 중(重)한 것이나 인재(人才)의 어질고 어질지 못함의 실상을 어떻게 가려내어 기용하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국가의 안위(安危)는 백성의 근심과 즐거움에 달려있고、백성의 기쁨과 고통은 수령의 선악에 달려있으며、수령의 출척(黜陟)은 감사의 어둡고 밝음에 관계됩니다。위로는 아래 백성에게 국법을 선양하고、아래로는 백성의 정상을 조정에 알리는 것이 바로 감사의 직무이니 감사는 바로 위·아래를 연결하는 목구멍과 혀라 할 것입니다。

한(漢)나라의 치도(治道)는 가장 엄정하여 국가 기강의 확립과 조정 명령의 시행은 비록 한나라 말엽이라 하더라도 참으로 후세의 그것이 미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었습니다。그렇게 된 큰 근본을 미루어 살펴보면 이천석(二千石:한나라 太守의 직위가 二千石이었으므로 여기에서는 太守를 가리킴)에 알맞은 사람을 얻은 것을 출치(出治)의 큰 근원으로 삼았습니다。따라서 치행(治行)이 제일인 사람이 조정에 들어와 대사농(大司農)이 되었고、대사농에서 명성과 공적이 있는 사람이 조정에 들어가 어사대부(御史大夫)와 승상(丞相)이 되었습니다。관리의 계급이 많지 아니하고、권선징악이 매우 명백하였으니 이것이 바로 사람들이 정력을 다하여 치행(治行)에 제일인자라는 이름을 얻으려 하는 까닭입니다。

국조(國朝)에서 이러한 법을 준용(遵用)하여 선치(善治)한 감사는 품계를 뛰어넘어 발탁하는 은전(恩典)이 있었습니다。충청도·강원도·황해도의 경우 비록 당상관(堂上官)으로 차출·파견하더라도 양계(兩界:함경도·평안도)와 양남(兩南:전라도·경상도)에는 모두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正二品의 품계)로 가려 보내는 것은 감사를 권면(勸勉)하는 것을 중시하였기 때문입니다。만약 재주와 국량이 감사에 합당한데도 품계가 아직 기준에 도달하지 않았으면 반드시 품계를 올려주어 포상하였습니다。감사가 임기를 마치었을 때 치적이 드러난 자에 대해서는 이조판서나 호조판서로 승진시키어 남의 이목을 떠뜰석하게 하는 자리로 만

들었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조종조의 사람을 기용하여 정사를 행하는 중추입니다。

그런데 현재는 감사의 차송(差送)을 함에 있어 단지 품계에 따라 결정하여 보내는 법규가 있을 뿐이요、 이미 체직(遞職)되었으면 치적의 잘잘못에 대해서 묻지 아니하고 고식적으로 선발·임용하고 있읍니다。 그래서 비록 선치(善治)의 명성이 먼 지역까지 퍼진 감사가 있다 할지라도 승진·발탁하지 아니하니 조종조의 법은 폐하여져 실행되지 아니하고、 격려하고 분발하게 하는 방법은 볼만한 것이 전혀 없고 보니 다스림의 효과가 날이 갈수록 저하되는 것이 마땅하다고 하겠습니다。

청컨데、 세밀에 의정부 및 이조에 엄히 신칙하여 각도 감사가 하는 행위를 하나 하나 조사하게 할 것이니、 민폐(民弊)를 조리있게 상주한 것이 몇 번인가、 국사를 혜아린 것이 몇 번인가。 그리고 포폄시비(褒貶是非)와 차역(差役)의 득실(得失)에 대해서 아울러 보고 들어 잘한 사람은 품계를 뛰어서 임용하고 잘하지 못한 사람은 품계를 낮추어서 내쫓는다면 사람들이 어찌 두려워하고 애쓰려는 마음이 없겠겠습니까? 조종조에서 감사를 품계를 올려 발탁시킨 예는 이루 헤아릴 수가 없읍니다。 정광필(鄭光弼)은 함경도 감사로서 재상이 되었고、 이원익(李元翼)은 평안도 감사로서 또한 조정에 들어와 재상이 되었으니 이것은 바로 전일에 이미 실시하였던 시책입니다。 지금 양계 감사 중에서 정치의 득실에 대하여 먼저 조사한 뒤 출척(黜陟)을 하는 것이 실로 정사를 행하는데 있어 막대한 급선무입니다。

조정에서 사람을 임용함에 있어서 공명하다고 말을 하지만 당상관의 실직(實職)은 바로 품계가 바뀌는 특별한 대우에 해당하고、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 자헌대부(資憲大夫)·正二品)의 경우도 경상(卿相)이 되기 위한 사다리에 해당되니 어찌 가볍게 주어야 할 리가 있습니까? 그런데 국가에 걸흉의 사건이 많아지자 도감(都監)·나라에 큰 일이 있을 때에 그 일을 맡아보게 하기 위하여 설치하는 임시 官司)이 해마다 설치되고、 도청(都廳)·도감에 딸린 벼슬의 하나로서 郎官의 우두머리。)은 여러 달 동안 임무를 수행한 뒤 즉시 저위가 올라가고、 당상관의 경우 품계가 올라가는 것이 상례입니다。 그리고 수자(數字)·서사(書寫)의 아전도 하루 아침에 제사에 참예하여 모두 금옥(金玉)의 반열(班列)에 오릅니다。 인물의 현명함과 어리석음、 공로의 많고 적음을 묻지 아니하고 사람을 문란하게 임용함이 이 지경보다 심한 때가 없고 보니 명철한 성상의 시대에 이와같이 이치에 닿지 않는 일이 있을 수 있습니까?

봉정대부(奉正大夫·正四品)와 통례(通禮·通禮院의 정三품 벼슬)·판교(判校·承文院·校書館의 정三품 벼슬)등의 직임은 비록 일정한 달수가 차면 승자(陞資·堂下官이 堂上官의 資級에 오름)하는 법규가 있다 하더라도 마땅히 양사(兩司·사헌부와 사간원)의 아장(亞長·사헌부의 執義와 사간원의 司諫을 일컫는 말)중에서 차출하여 겸관(兼官)시키고 법에 따라 품계를 올려주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

지금 모두 나이가 들어 능력이 없어서 외직으로 수령에도 알맞지 아니하고, 내직으로 아장(亞長)에도 미치지 못하는 자들을 구차하게 벼슬에 제수(除授)하는 것은 부질없이 후한 녹봉만 낭비하는 것이며, 달수에 찼다 하여 품계를 올려 차출하는 것은 비록 금옥(金玉 : 금관자·옥관자)이 번쩍 번쩍 빛난다 하더라도 장차 그들을 어느 곳에 임명하겠습니까? 이와 같은 거조(擧措)는 어린애들과 주졸(走卒)도 손가락으로 가리키며 비웃는 것인데 조정에서는 여전히 당상관이 열마나 중요한 것인지 아지 못하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어둡고 용렬한 자는 벼슬에 합당하지 않음을 모르고 있으니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이 이후로는 도감(都監)의 불필요한 직무를 설치하는 폐단을 없애고 감사와 수령중 재주있는 사람을 선발하여 백성들이 혜택을 입는 처지가 되도록 하십시오.

물음 : 수령을 맞고 보내는데 있어서 원근(遠近)의 폐단이 없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중국의 경우, 수령이 오고 감에 있어서 모두 자신의 인부와 말을 사용하여 본읍(本邑) 백성을 번거롭게 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므로 한억(韓億)이 이항(李沆)의 종이 되어 우정(郵亭)에 그의 처를 전송하여 관리가 와서 맞이해 가도록 기다린 것이니 이것이 바로 고금의 서로 다른 점입니다. 그러나 양계(兩界)의 수령은 간혹 남부 삼도(三道)의 문무(文武) 관리로 차송(差送)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따라서 안변(安邊) 사람인 최경일(崔敬一)은 일찌기 무안(務安) 현감이 된 적이 있고, 공주 사람인 우상중(禹尙中)의 손자 우비(禹泌)는 일찌기 정주(定州) 목사가 된 적이 있는데 아랫사람들이 그들을 보내고 맞이하는 폐단이 지극히 크고, 도중에서 양식이 떨어져 구걸하는 일이 매우 많았습니다. 그러한 이야기를 들으면 어찌 서글퍼지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전일에는 각도 수령의 왕래와 송영(送迎)에 있어 모두 서울 안으로 한정하였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양남(兩南)에 파견된다 하더라도 감히 인부와 말을 거느리고 본토(本土)로 돌아가지 못하였습니다. 하물며 요새와 같이 조석(朝夕)도 염려되는 시기야 어떻겠습니까? 어찌 양계(兩界) 민력(民力)을 보전하고 궁휼히 여기는 조치가 없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엄하게 과조(科條)를 세워 조금이라도 사치하고 잡되게 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하신다면 전쟁 뒤의 쇠잔한 백성들이 소생하는 은혜를 입을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물음 : 공물(貢物)의 상정(詳定 : 나라의 제도 또는 관청에서 쓰는 물건의 값. 세액·공물액 등을 심사·결정하는 일)에는 고금(古今)이 서로 다른 것이 분명하다. 권분(權盼)이 예전에 충정감사로 있을 적에 마련절목(磨鍊節目)을 가지고 있었는데 지금은 무엇을 가지고 법을 삼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모든 것에는 참작해서 시행한다는 법규가 있습니다만 대강 대강 일을 처리한다면 타당하지 못한 점이 있게 될 것입니다。

남방의 물산에는 토산품으로 지천(至賤)으로 깔린 것이 있기도 하고、이웃읍과 다르게 산출되는 것도 있으므로 하나의 틀로 단정해서는 안됩니다。대체적으로 볼 때、생강은 전주(全州)·창평(昌平) 등지에서 많이 생산되는 반면 다른 읍에서는 희귀한 물품입니다。종이는 전주、남원(南原) 등지에서 많이 생산되는 반면 해안가에서는 몹시 귀한 것입니다。가격의 높고 낮음은 남쪽 주군(州郡)에서는 이르는 곳마다 서로 다른데 하물며 서울에 도착한 물건값이야 어떻겠습니까?

지금 공물가격에 대해서 바다에 연한 각 관아에서는 삼수량(三手粮:三手를 양성하는 경비에 충당하기 위하여 田結의 元稅 외에 내는 稅米。)과 당량(唐糧)으로 모두 정하여 놓고 있는데 황두(黃豆)와 찹쌀 등의 공물도 또한 간략한 방식을 따라 마련(磨練)하여 배로 운반 상납케 한다면 참으로 마땅할 것입니다。산지 군의 각 관아에서는 四두(斗)로 기준을 삼아 무명 한 필의 가격이 많으면 八두(斗)에 까지 이르므로 三 결목(結木:田地의 조세로 바치는 무명)에 한 필을 거두어 들이되 한 해의 풍흉(豊凶)에 따라 오르내리도록 법규를 정하십시오。감사가 한 도내의 전결(田結)을 관찰하여 감영에 모두 거두어 들이고、종이 일만 권(卷)을 거두었을 경우、五천 권은 가목(價木)과 함께 쇄마(刷馬)를 따로 정하여 해조(該曹)에 상납하고、각사(各司)의 공물주인(貢物主人)에게 분급(分給)하며、나머지 五천 권은 본도에서 저근(楮斤)을 수매(收買)하여 따로 도회관(都會官)을 정한 다음 장인(匠人)을 불러 모읍니다。그리고 상품(上品)·중품(中品)·하품(下品)의 종이를 모두 정교하게 제조하여 궤짝에 넣어서 모두 봉하여 상납합니다。이것을 각사(各司)에 분할 상납하여 진상품으로 삼게 한다면 국용(國用)이 결핍되는 일이 저절로 없어질 것이며、공물주인도 생활을 하며 국역(國役)에 응할 길이 생길 것이니 실로 공사(公私)에 편의한 묘책입니다。

생각컨대、국가가 각사(各司)를 설립하여 관리를 두고 관직을 나누어서 하인을 배정한 까닭은 때마다 상공(上供:궁중에서 필요한 경비)에 쓰이는 물품을 일삼게 한 것이니 각사의 하인은 수족(手足)이 아닌 자가 없습니다。서울 사람이 관문(官門)에 오래도록 서서 발을 경작하거나 장사를 하는 등의 특별한 일을 하지 않는다면 이 공물의 가격으로 대대로 자손의 의식을 대는 자산으로 전하는 것입니다。그런데 하루 아침에 국(局)을 설치하여 가목(價木)을 관납(官納)하고 하인이 자산으로 삼을 것이 없게 한다면 그 하인들은 반드시 도산(逃散)하게 될 것인즉、국사도 또한 모양을 이루지 못할 것입니다。이것이 조정에서 특히 염두에 두어야 할 사항입니다。

각양의 공물사(貢物使)와 방백(方伯)이 따로 청(廳)을 설치하여 공물을 반분(半分) 조성함에 가격에 따라 상을 내

다。그리고 등급을 나누어 표(標)를 붙인 다음 군관(軍官) 차사원(差使員 : 중요한 임무를 주어 파견하는 임시직 관리。)으로 하여금 일시에 관할·납부하게 한다면 각 관청의 수령중 비록 탐욕스럽고 간악한 무리들과 은밀하게 이익을 꾀하는 무리들이 있어서 방납(防納)공물 바칠 것을 대신하여 바치고 그 댓가를 곱절로 불려 받는 일。)하려고 해도 반드시 중간에서 손을 쓸 수가 없을 것입니다。그리고 五천 권의 종이와 저가목(地價木)이 비록 오천 필이라고 하지만 일천 필을 여러 달안에 갖추어 놓는 것이므로 종이 품질의 정교하고 깨끗함이 분명 방납한 사적 물건보다 백배나 나을 것입니다。그러므로 담당 관아의 관리가 비록 눈이 멀고 귀가 먹은 사람일지라도 분명 점퇴(點退 : 공물의 규격 검사에서 불합격되어 收納하지 아니하는 일)할 뜻이 감히 생기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그리고 백성들의 경우 단지 무명필만 내놓은 줄 알 뿐 공물을 운송하는 폐단과 인정을 도등(刀謄)하는 비용에 대해서 알지 못한 채 기쁘게 자기 토지에 안주하여 살을 줄 것이니 이 어찌 국가의 쓰임이 풍족하면서 백성의 힘이 줄어드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이로써 미루어 보건대、내외 민심의 안정과 공사(公私) 수용(需用)의 편리함은 이러한 조치보다 큰 것이 없습니다。그리고 四천 필의 무명은 담당 관청의 불시에 쓸 물품으로 삼으십시오。알지 못하겠습니다。해당 관청에서도 여기에 생각이 미치고 있는지。

물음 : 각 관아의 물산에는 예전에는 생산되었으나 현재는 생산되지 아니하는 것이 있기도 하고、예전에는 풍성했으나 현재에는 줄어든 것이 있기도 하다。만약 생산되는 물품을 일정하게 법규로 정해 놓으면 국용(國用)이 낭패한 지경에 처하는 폐단이 반드시 생길 것이다。어떻게 하는 것이 잘 처리하는 것인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물산(物産)의 성쇠는 모두 기화(氣化)의 흐름에서 나온 것이요 어떤 때는 산출되다가 어떤 때는 산출되지 아니하는 것도 일시적인 우연에서 나온 것입니다。그러므로 큰 수로 정한 바는 참으로 각 해마다 다름이 있을 수가 있는 것입니다。

잣씨의 경우 회양(淮陽)·문화(文化)·안동(安東)에서 들어오는 것이 거의 일천석에 이르고、밤의 경우 청도(淸道)·밀양(密陽)·상주(尙州)에는 들에 가득하여 숲을 이루고 있습니다。그리고 보은(報恩)의 대추、안변(安邊)의 배、전주(全州)의 생강、양남(兩南)의 종이、황해도의 들깨、함산(咸山)의 모시、함경도의 베는 모두 온나라에서 함께 가져다가 사용하는 것입니다。이 다섯、여섯 읍에서 공납하는 물품을 제외하고、(나머지 읍에서는) 산출되는 물품만을 공납할 것을 요구하여 국가의 쓰임에 충당한다면 어찌 편의한 점이 없겠습니까?

그런데 잣씨의 경우 잣이 생산되지 않는 전라도에 관아에 분할·배정하였으니 광산(光山)의 잣씨 다섯 말의 값이

무명 二十五 필에 해당하니 이러한 것이 어찌 국사가 마땅하게 처리된 것이라 하겠습니까?

황률(黃粟)의 경우 상주·밀양에 대하여 상납하게 하지 아니하고, 공주에 대하여 상납하게 하니 상납하는 가격이 두배보다 비싸게 먹히니 당초에 공납물을 정한 사람이 대체 어떤 식견을 가진 사람이었기에 종당에 재앙을 내려 백성들의 원망을 사게 함이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르게 하였는지 아저 못하겠습니다。분명히 자세하게 관찰하지 못한 잘못이 있었을 것입니다。전일에 분정(分定)한 것이 이치에 닿지 아니한 정도가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습니다。그러니 그것을 개정할 때에 조정의 행회(行會)에서부터 공물의 수(數)를 배열하여 각 관아에 반포하여 보인 다음 각 도내의 산물을 물어서 하나 하나 산물이 있는지 없는지 밝히도록 하십시오。그런 다음에 적당하게 수량을 매기고, 공물을 바칠 지역을 구획지으십시오。

종이의 경우는 경상도·전라도에서 산출되는 물품이니 충청도·황해도·강원도 세 도에 배정된 종이는 모두 양남(兩南)에 귀속시키도록 하십시오。찹쌀의 경우、충청도에서 산출되는 물산이고 운수하는 길이 매우 가까우니 경상·전라에 배정된 찹쌀도 모두 충청도에 귀속시킨다면 사세(事勢)가 매우 편리할 뿐만 아니라 백성들의 원성이 없을 것입니다。비록 찹쌀이 임금께 바치는 곡물이라고 하지마는 공물주인(貢物主人)이 상납하는 것도 얻기 힘든 좋은곡식이 아닌 바에야 각 관아의 수령이 정성껏 마련하여 상납하는 것이 불가할 바가 무엇입니까? 모두가 공물주인의 방해를 받아서 찹쌀 가격의 배를 받고 있습니다。신이 일찍이 경기도 각 관아에서 하는 행위를 보니 찹쌀 한 말을 혹은 일반미 열 말로 거두기도 하고 혹은 다섯 말로 거두는 경우가 태반이고、세 말로 거두는 경우는 극히 드문 예에 속하였습니다。하물며 먼 지역의 색리(色吏:담당 아전이란 뜻。監營 혹은 郡衙등의 아전을 일컫는 말。)들이 서울에 와서 상납하는 경우야 말하여 무엇하겠습니까? 공물주인이 관리를 기만하고 색리(色吏)를 배제하는 것이 분명히 경기도민보다 백배나 더할 것이니 백성들이 어떻게 목숨을 부지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우선 다급한대로 변통하여 항상된 법규로 정하되 찹쌀 한 말을 일반미 세 말로 기준을 삼게 하고 조금이라도 가납(加納:租稅나 貢物:還穀 등을 定數 이외에 더바치는 것。)하는 일이 없게 하신다면 내외(內外)의 백성들이 제각기 합당하게 여길 것입니다。

물음:각 관아에서 진상하는 물건이 백성들에게 해를 끼치는 경우가 많거니와 어떻게 하면 그 폐단을 없앨 수가 있겠는가?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서울안에 선혜청(宣惠廳:조선조 선조 四十一년(一六〇八) 大同法의 시행에 따라 大同米·大同布의 출납을 맡은 관아。)을 설립한 이후로 각 관아에서 진상하는 가격이 十에 七정도가 경감(輕減)되었으며、각 관아의 영주인(營主

人) 등이 모두 배가 넘는 가격을 얻게 되었습니다。 그리고서도 임금에 대한 진상이 결핍되는 일이 없어 내외가 제각기 이익을 얻으니 이것이 바로 변통이 적절하게 잘 이루어진 것이라 하겠습니다。 신이 들으니、 중국의 경우에는 임금에게 바치는 잡물(雜物)은 광록시(光祿寺)에서 전담하여 관장하고、 제반 음식물은 날마다 저자에서 사들이므로 본토(本土)에서 직접 구하는 물건이 하나도 없다고 합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 예전의 법규는 현재와 달라서 꿩의 경우 매를 가진 사냥꾼이 사냥을 하여 공급받고、 물고기의 경우 어부의 힘을 빌어 진공(進供)하였으므로 하나도 백성에게 번거로움을 끼치지 않았습니다。 그러다가 연산군(燕山君) 이후로 팔도에 독수(毒手)를 뻗쳤으니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지금 남방에서 산출되는 물산으로 말하면、 죽순과 유자(柚子)는 서울안에서 얻을 수 있는 물건이 아니요、 동북방에서 산출되는 물산으로 말하자면、 연어(連魚)·송어(松魚)는 다른 도에서는 생산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본도(本道)로부터 시각이 급하게 마련하여 수송하는데 있어 운수의 폐단이 또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 옛날 제왕이 용안(龍眼 : 중국 閩廣지역에서 나는 식용 식물)을 덜어주고 제거해주던 일로 헤아려 본다면 비록 위와 같은 역(役)을 면제해주고 시민(市民)으로부터 배의 값을 주고 사오게 하는 것이 또한 성상께서 백성을 사랑하는 덕에 해가 되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산꿩과 노루·사슴 및 건어(乾魚)、 소금、 게、 해곡식、 고사리 등은 경기지역에 지천(至賤)한 물건이니 선혜청에서 경주인(京主人)에게 값을 지불하고 그들로 하여금 그대로 공급하게 한다면 아니될 이치가 하나라도 있겠습니까? 그런데 현재 꿩、 노루를 남부의 세 도에 분할 배정하고 있는데 그 도에서는 여름 달에 공납하려고 운송하니 색깔과 맛이 변하였기 때문에 퇴송(退送)당하기 일쑤입니다。 그러므로 색리(色吏)가 부득이하여 월리(月利 : 달변, 원금에 대하여 매월 붙이는 이자。)를 배로 내어서 어렵게 마련하여 공납하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것이 어찌 성인의 세상에서 일어날 일이라고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고사리와 새 곡식을 새로이 바치는 것은 남부지방으로부터 상납하기 때문에 적절한 시기를 잃어서 서울안에서 지천(至賤)으로 깔린 다음에야 상납하는 것이 되니 그 일이 매우 우스운 것입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남방의 수령중에는 미리 하리(下吏)를 서울에 파견하여 값을 주고 그 곡물을 사서 상납하게 하는 경우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 이러한 법령은 매우 적당함을 잃은 것이라 할 수 있는데도 아직도 변통을 하지 아니하는 것은 대체 무슨 까닭에서 입니까?

개성부(開城府)에서는 승아초(僧牙草)를 진상하고 있거니와 이 풀은 맛이 쓰고 아무런 보탬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이 풀은 예전에는 바치는 것이 아니었는데 연산군이 궁녀들과 희롱하다가 진헌(進獻)하게 한 것임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완전히 혁파하지 않으니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옛날의 신하중에는 사숭(邪嵩)이라는 진상품을 보고서 그 이름이 나

쁘다고 하여 진상품에서 제거할 것을 청한 일이 있습니다。하물며 이것은 연산군이 사용하던 것으로 아직도 상납하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신하중에 그에 대하여 간쟁하는 사람이 없으니 국가에 옳바른 사람이 있다고 일컬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신이 들으니 선혜청과 경기도는 공물의 색목(色目)이 매우 많고、군기시(軍器寺)의 활과 화살、공조의 기인(其人)、장원시(掌苑寺)의 과실、선공사(繕工司)의 토목(土木) 등을 모두 쌀로 값의 고하를 계산한다고 합니다。이와 같은 각종의 잡다한 물품은 모두 남방에서 공물로 바치는 가포(價布)로 후하게 계산하여 주십시오。그리고 선혜청의 쌀로는 오로지 대궐에 진상하는 꿩、노루 말린 고기 등의 물품을 날마다 진상하도록 계산하여 조치하시고 남방의 꿩、노루、소금、말린 고기 등의 물품에 대해서는 모두 혁파하여 주신다면 대궐에 소용되는 물품이 저절로 정결하여 시절에 맞는 맛을 공급할 수 있을 것이며、외방의 백성들인 즉은 운송하고 달변을 쓰는 고통이 없을 것이므로 공사(公私)의 편의함이 이것보다 더 나은 것이 어디 있겠습니까?

혹자가 이렇게 말할지도 모릅니다。『고사리 등과 같은 각종의 곡물이 새로이 산출되었을 때 종묘에 바침으로써 토산물을 조종의 신령으로 하여금 남보다 먼저 흠향하게 하려는 뜻은 없앨 수가 없는 것이다。』그러한 의문에 대해서 신은 이렇게 답하겠습니다。『하늘에 계신 조종의 신령들께서는 생민(生民)을 보전하려고 하지 아니하는 분이 없으실 것입니다。그런데 생민의 고통이 이러한 지경에 이르렀다면 비록 새로운 곡물을 제물로 바친다 하더라도 어두운 지하에서 신령들이 반드시 노할 것이라 생각됩니다。게다가 경기도에서 생산되는 물품은 지극히 정결한 물건이 아닌 것이 없으니 어찌 반드시 각 지방의 토지에서 생산되는 것만 가지고서 바치고 물리치는 일을 하여야 하겠습니까? 이러한 문제는 우선적으로 재결하지 않으면 안될 문제입니다。』

혹자가 또 이렇게 말할지도 모릅니다。『어공(御供)에 소용되는 물품은 지극히 방대하여서 각도에서 진상하는 것을 태반이나 혁파한다면 비록 선혜청에서 주는 쌀로 공급한다고 하더라도 부족하게 될 우려가 없지 않겠는가?』그러한 의문에 대해서 신은 이렇게 답하겠습니다。『그렇지 않습니다。비용을 절약하고 검소하게 지낸다면 한 도에서 나는 것으로도 족히 사용할 수가 있지마는 비용을 마구 쓰고 사치하게 지낸다면 팔도에서 진상하는 물건이 아무리 많다 하더라도 또한 부족함을 느낄 것이니 이것은 이미 폐출된 지난 왕조(광해군)에서 볼 수 있는 사례인 것입니다。그 련데 국가에서 전에서부터 김포(金浦)에 어부(漁父)를 두어서 위어(葦魚)를 잡게 하고、안산(安山)에 관리를 두어서 소어(蘇魚)를 잡게 하였습니다。만약 적당한 관리만 얻을 수 있다면 백성들에게 폐를 끼치지 않고도 나라의 쓰임이 풍부하여질 것이니 어찌 외방의 진상에 의해 발생하는 폐단이 끝이 없는 것과 같겠읍니까? 그런데도 그만둘 수 없다면 다른 한가지 방법이 있습니다。통진(通津)、강화(江

華)、인천(仁川) 등의 지역에는 모두 예전에 어살을 맺어 두었던 장소가 남아있습니다。이 세 읍에서의 선혜청 쌀을 모두 면제시켜 주고 백성들을 모집하여 어살을 맺게 하여 본관(本官)이 물고기를 잡아서 물고기가 상하지 않게 얼음을 채워 배에 싣고 편의에 따라 상납하여 어떤 것은 건어나 젓갈을 만들고、어떤 것은 식혜를 만든다면 나라의 쓰임이 반드시 넉넉하여질 것이므로 종실이나 훈척대신의 집에서 나누어 줄 수가 있을 것입니다。이러한 계책이 비록 세 읍 수령의 사용(私用)에 쓸 물품을 빼앗는 것이 되는 것이 되겠지만 국가에 유익한 일이 될 것이니 참으로 백성들의 고혈을 짜내는 것에 비할 바가 아닌 것입니다。』

물음 : 각 관아의 공물을 담당하는 하인배들은 지극히 교활한데 벼슬길에 처음 들어간 음관(蔭官)들은 솜씨가 서투르다。만약에 규찰하고 검사하는 관리가 내려가면 하인배들이 둑하면 일을 발생시키어 반드시 그 음관들을 나문파직(拏問罷職 : 죄인을 잡아다가 신문하고 파직시키는 것)당하게 만드니 어떻게 하면 그와 같은 폐단을 막을 수 있겠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이것은 나라의 제도가 미비하여 발생하는 것으로 아래 백성들이 고초를 당하는 것은 당연하다고 하겠습니다。생각컨대、중국의 경우에는 외방에는 방백(方伯)이 있고、내직에는 감찰어사(監察御史)가 있어서 내외를 서로 유지하는 방법이 되고 있습니다。그리고 육부(六部)에는 당상관(堂上官)이 있고 또 그위에 과도관(科道官)이 있어서 전문적으로 한 부(部)의 시비(是非)만을 관장하고 있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한 도의 방백이 비록 불법적인 일을 저지르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다 하더라도 감찰어사가 엄하게 탄핵을 하며、서울의 각 관아에서 비록 외방의 백성들을 침탈하는 일이 있다 하더라도 감찰어사가 법률을 밝게 적용합니다。그러므로 내외의 성세가 마치 숨을 내쉬고 들이쉬는 것과 같이 소통되어 감히 사적인 일을 행하려는 마음을 낼 수가 없습니다。육부(六部)의 상서(尙書)와 낭관(郎官)등은 제각기 맡은 바의 일이 있고、과도관(科道官)은 전문적으로 일의 옳고 그름과 사람의 잘하고 못함을 논하는 일만을 관장하여 지극히 밝게 고찰하고 있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상서와 같은 큰 관리라 하더라도 마음대로 꾀를 낼 수가 없으니 이것이 바로 명나라의 법제가 한나라나 당나라보다 뛰어난 바이며、지금까지 기강이 문란하지 아니한 까닭이니 그것은 바로 이에 근거한 것입니다。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그러한 법규가 없어서 방백이 비록 인망이 무거운 사람이라 할지라도 한번 도성의 문을 나서기만 하면 조정을 돌아보는 마음이 없고、장계(狀啓)의 왕래가 오가기도 하고 그치기도 하여 전혀 착실하게 시행됨이 없습니다。각 관아의 하인배들이 공물을 가지고 서울로 올라가면 여러 궁의 노비들과 상부관아의 하인배들이 팔뚝을 뽐내며 모여들어 기인(其人)을 구박하여 술과 음식을 내어놓게 합니다。그리하여 그들이 가지고 온 공물이 값이 아무 쓸모없는 비용

으로 모두 충당됩니다。 그리하여 공납의 값이 부족할 경우에는 또 여러 궁에서 달변을 내는데 일동(一同)을 받아야 할 것을 반드시 이동(二同)을 요구하므로 백성들 사이에서 마구 거두는 것이 조금의 제한도 없습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감사가 그러한 폐단을 아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서울의 법사(法司)도 종적이 막연하여 조금도 만나 볼 길이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비록 국사에 온 마음을 바치려고 하는 사람이 있다 할지라도 그러한 폐단을 고치려고 하는 건의를 할 수가 없으니 참으로 절통한 일입니다。

육부(六部)의 경우 이조와 병조에는 각각 인재를 선택하는 직무가 있는데 병조에서는 가포(價布)를 출납할 때에 낭관(郎官) 한 사람이 혼자서 관할합니다。 그리하여 하리(下吏)는 몽롱하고、 낭관은 범람(泛濫)하다는 말을 사람들이 많이 합니다。 호조의 낭관들은 혹은 하리배들이 절도하는 것을 도와주는 사람도 있으며、 혹은 자기들의 문서도 잃어버리는 자가 있다고 합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에서는 그들을 검찰할 줄을 모르니 그들은 조금도 꺼리는 것이 없습니다。 그러한 까닭은 그 관아의 출납을 자세히 살피는 법관이 없는데 연유한 것입니다。

그러니 지금 팔도에 대하여 따로 감찰어사를 설치할 수 없다 하더라도 예전부터 방백에게는 순찰사(巡察使)와 종사관(從事官)을 자망(自望 : 이조에서 서임하지 않고 해당 장관이 임의로 추천하여 임명하는 천망단자。)하는 법규가 있으니 반드시 대성(臺省)에 출입하는 한 사람을 천거하여 임금의 재가를 받은 다음에 본도에 왕래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묻 읍을 암행하면서 불법적인 일을 감찰하게 하거나 혹은 서울에서 각 관아에서 외방의 색리들을 침탈하는 죄상을 살피게 하십시오。 비록 대간이 되더라도 자리를 바꾸게 하지 아니하면 내외에서 호령할 수 있을 것이니 이것은 반드시 나라에 편의를 줄 것이며、 백성들을 편리하게 하는 일이 될 것입니다。 이 어찌 불편한 일이 있겠습니까?

육조의 경우 과도관을 설치하지 아니한다 할지라도 양사와 홍문관의 많은 관리중에서 그러한 일을 잘 할 줄 아는 사람을 잘 뽑아서 그 관아의 일을 전문적으로 관장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이조에서 관리의 인사를 단행하는 때에 그 내용을 바치게 하여 참작하신다면 청탁하는 일이나 적임자가 아닌 사람을 천거하는 일이 반드시 바로잡힐 것이니 보탬이 되는 바가 매우 많을 것입니다。 호조나 병조에서 출납을 보는 회계나 공사의 용도에 있어서의 사치함과 검소함、 그리고 물품의 가격을 무겁고 가볍게 정하는 계산에 대하여 모두 명관(名官)에게 알리게 하여 하나 하나 변론하여 밝힘으로써 당상관이나 낭청으로 하여금 조금이라도 법에 어긋나는 폐단이 없도록 한다면 나라의 기강을 바로잡는 일이 될 것이니 저절로 모든 일이 편안하여 지는 길이 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많은 관리들이 가장 싫어하는 것일 것이니 반드시 새로 설치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물음 : 공물은 한나라의 큰 폐단이 되고 있고、 방납(防納)

은 백성들의 큰 해충이 되고 있다。만약에 계획을 잘한다면 반드시 백성들을 편안하게 하는 방법이 있을 것이다。그러나 각 관아에서 간혹 본색(本色：田地에서 생산된 그대로의 곡식인 벼、밀、콩 등。해당 토지의 생산물 그대로를 가리키는 말)을 마련하여 해당 관아에 상납하려고 하여도 각 관사의 공물주인(貢物主人)이 관원을 우롱하여 반드시 그들이 마련하여 온 본색을 퇴송시키고 만다。그러므로 백성들의 힘을 고갈시켜 마련한 곡식이 퇴송되어 무용한 물건으로 변하고 마니 하는 수 없이 다시 가목(價木)을 마련하여 공물주인에게 준다。이것이 더욱 백성들에게 해를 끼치는 것이 되어 종당에는 백성들에게 유익한 결과를 낳지 못한다。장차 어떻게 처리하면 적당하다고 하겠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이러한 문제는 수령이 사태의 기미를 잘 살폈는가의 여부에 달려있는 것입니다。사태를 잘 파악한 수령이라면 혜택이 백성에게 미칠 것이며、제대로 분별하여 처리하지 못한다면 종당에는 해만 생기고 이익이 없고 말 것이니 이러한 점에 대하여 염려하지 아니할 수 없습니다。

신은 안변과 광주에 재직할 때에 역시 본색(本色)을 마련한 다음 가목(價木)의 절반은 없애 버렸습니다。이에 공주에 이르러 보니 여러 해 쌓인 공물을 전목사인 이해(李瀣)가 있는 힘을 다하여 납부를 독촉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三、四년간의 공물을 거두지 못한 실정이었습니다。그리하여 그 수량이 지극히 많아서 만약에 가목으로 수송하려고 한다면 그 수를 채울 길이 전혀 없었습니다。그리하여 부득이하여 가목을 대충 마련한 다음 본색을 마련하여 신이 신히 인도하여 상납하였습니다。그런데 본색은 극히 정미(精美)한 것이어서 공물주인의 역에 대한 보수와 인정(人情：조선조 후기 부가세의 하나。창고의 감독、출납을 맡아보는 하급관리에게 위로비 명목으로 지급하기 위하여 매석당 두되를 더 부가징수한 것을 말함。)、작지(作紙：조세에 붙여받는 세의 한 가지로、문서를 만드는데 쓰이는 종이값으로 받아들이는 것)를 그 전날에 미리 모두 주었습니다。그러니 공물주인도 그것을 적다고 하지 않았습니다。그리하여 본색을 영수하고 빨리 자(尺)를 내어주지 아니함이 없었습니다。그리하여 임신년、계유년、갑술년 세 해의 공물중 아직 거두지 못한 것을 모두 상납하였습니다。그런 뒤에 을해년과 병자년 두 해의 공물 또한 태반을 미리 입오사(卄五司)에 상납하게 되었습니다。그 가목의 원래 수량을 계산하여 본다면 八十三 동(同)이거니와、본색의 마련과 인정미(人情米)와 역가(役價)를 아울러 계산하여 본다면 가목이 二十五 동(同)이니 백성들이 감면하게 된 수량이 거의 五十八 동(同)에 이르게 되었으니 이것은 바로 하나는 국사에 이익이 있는 것이요、하나는 백성들에 대한 해를 제거한 것이므로 공사(公私)에 모두 편한 것으로 이것보다 큰 것이 없습니다。

이러한 시책은 신이 목전에서 모두 이미 시험해 보아 명확하게 징험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만약에 이러한 시책으로

써 각도의 수령에서 교회(交會)함으로써 그들로 하여금 본색을 정미하게 마련하고 역가를 두둑하게 대주고 공물을 모두 상납하게 한다면 어찌 우러러 백성을 긍휼히 여기는 성상의 뜻을 몸으로 실천하는 것이 아니겠으며、아래로는 국사에 도움이 되게 도모하는 계책이 아니겠습니까?

각 관사의 공물주인 무리들은 탐욕스러움이 끝이 없어서 비록 예전의 법규외에 역가를 더 준다고 하여도 풍족하다고 여기지 아니합니다。그런데 그들이 침탈하고 징수하려고 한다면 신은 즉시 법사에 그들을 고발하여 간특하고 탐욕스러움을 다스리게 할것이옵니 그렇게 한다면 그들은 모두 꺼리는 바가 있어서 감이 탐욕스러운 마음을 함부로 발휘하지 못하여 광해군때의 자기들 마음대로 했던 것과는 같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밝은 시대의 나라 기강이 크게 바로 잡히는 결과입니다。만약에 전 유신(儒臣) 이이(李珥)의 책략에 따라서 따로 하나의 관청을 설치하여 한결같이 선혜청의 법규처럼 시행하되 대신으로 하여금 지휘하게 하고、명관으로 하여금 보좌하게 하며 엄하게 과조(科條)를 세워서 옳바르게 형벌을 시행함으로써 방납을 막고、남징(濫徵)과 사기의 죄를 다스리십시오。그렇게 하면 외방의 색리 등이 공물을 가지고 오다가 중간에서 주색에 모두 탕진할 경우 그러한 사실을 알고 엄하게 징계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그리고 각 관사의 공물주인들중 과외로 침탈하고 독촉하는 사람들에 대해서도 규찰하여 바로 잡을 수 있을 것이며、수령의 지방을 잘 다스리고 다스리지 못하는 정사에 대해서도 모두 감찰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그리하여 내외의 법이 잘 유지되어 법과 기강이 확립되므로 제정한 법에 폐단이 발생하는 것에 대한 우려가 없을 것이니 그안에는 저절로 백성들에 대한 실질적인 혜택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신이 명관으로 하여금 관할하게 하라는 까닭이니 이는 신이 친히 시험해본 증거가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서울안의 방납하는 사람들은 모두 부상대고(富商大賈)로서 중외(中外)와 친교를 맺어서 뜬소문을 내어 선동시킴으로써 반드시 법을 개정하려는 것을 꺽어버리려는 해를 저지를 것입니다。그러므로 신은 좋은 법과 훌륭한 뜻이 중도에서 꺽이어 시행되지 아니할까 두려워합니다。신이 감히 이와 같이 진언하는 행위에는 자못 자긍하는 혐의가 없지 않으나 만약에 이미 시행하였던 실제적인 일을 명확하게 밝히어 법으로 시행하기를 청하지 아니한다면 사람들이 분명히 신용하지 아니할 것이므로 결국 시행되지 못할 것입니다。그럴 경우 장차 어떻게 폐습을 혁파하고 실질적인 혜택을 넓힐 수 있겠습니까?

신은 국사를 무겁게 여기느라 자그마한 혐의는 피하지 아니합니다。엎드려 바라건대、성상께서는 잘 살피시어 혜택을 넓히시기 바랍니다。

예전에 주자(朱子)는 한 고을에 사창법(社倉法)을 설치하여 보고 난 다음에 천하에 그것을 시행하기를 청하였으니 이는 지극히 공정한 것이 아니라 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만약에 신의 말이 채택할 만한 것이라 여겨지시면 안에는

대동청(大同廳)을 설치하시고、밖으로는 각도에 대동청을 설치하여 물가를 조절하게 하시며、본색 등의 각종 물품을 마련하게 하시어 상납하여 쓰임에 충당하는 물건으로 삼으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우리나라의 백성들을 편리하게 하는 시책 중 이보다 나은 것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이 계책은 신이 하루 아침 저녁에 생각해서 나온 것이 아니요 평소에 백성들을 재앙에 빠트리는 폐단이 방납보다 심한 것이 없다는 사실을 목도하고서 이를 변통시켜 그 폐단을 혁파시켜 보고자 하였던 것이나 편의한 길을 찾지 못하여 항상 개탄하였던 문제인 것입니다。그리하여 상소하였던 것이 여러 차례가 되었고、공언(公言)한 것이 여러 차례였습니다。그러다가 이제서야 신이 보고、행했던 바의 실제적인 일을 철두철미하게 말하였으니 백성들의 혹심한 폐단이 모두 제거되기를 바라지만 지위가 미천하니 조정의 의논에서 받아들여지지 않을까 두렵습니다。

물음：만약에 모두 본색으로써 상납하게 된다면 각 관사의 공물주인은 지탱하기 힘든 우려가 있지 않겠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전일에 각 관사의 공물주인이 이익을 잃을 폐단에 대하여 의심을 하여 보았습니다。지금 공물주인 등 유식한 사람들과 상의하여 보고 아래와 같은 사실을 알았습니다。

대개의 경우 서울안의 각종 공물도 또한 하늘에 떨어지고 땅에서 솟은 것이 아니니 공물주인도 모두 외방에서 사들인 것입니다。만약에 각 관아에서 능히 관의 재력으로 극력 정성스레 마련하면 분명히 사적으로 마련하는 어려움보다 나을 것입니다。그러면 각 관사의 관원들도 그 물건들을 반드시 퇴출시키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그리고 공물주인들의 신역(身役)의 값을 높은 가격으로 책정하여 준다면 조금도 원망하는 일이 없을 것이라고 하였습니다。이것이 바로 정리(情理)상 실제로 그러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임진왜란 때에 경상도는 가장 먼저 화를 당하였고、전라도의 경우에는 화를 당한 것이 더욱 참담한 지경이었습니다。그런데 충청도의 경우에는 경상도와 전라도의 사이에 끼어서 내포(內浦)의 반 정도는 전혀 군대의 침입을 받지 아니하였고 산지역의 군도 그다지 심하게 군대의 침입을 받지 않았습니다。그러한 까닭에 전쟁이 평정된 후에는 국가의 책응(責應)이 오로지 충청도에만 기댈 수밖에 없었고、경상、전라의 평시에 분정하였던 수량은 태반을 임시로 감해 주었습니다。그리고 충청도에 정해주었던 물품은 평시보다 더욱 많아졌습니다。그리하여 앞으로 경상、전라가 복구되면 장차 분정(分定)하리라 하였습니다。균역(均役)의 계책은 실로 일시적인 임시방편에서 나온 것으로 오래도록 반드시 지켜야 할 법은 아닌 것입니다。지난 번에 포악한 정사를 행하는 간신들이 도내에 가득차서 백성들의 피부를 벗기고、골수를 흘리게 하는 정도에 이르니 그 참담한 지경은 차마 볼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었습니다。백성들

이 유리걸식하며 사는에 이산하게 된 것은 모두 온갖 역들이 번다하고 무겁게 가중된 때문입니다。

지금 양전(量田)한 이후에 그 전결(田結)의 수를 계산하여 본다면 전라도와 경상도의 전결수가 본도보다 배나 더 많아져서 본도의 전결수는 실로 그들의 三분의 一에 해당될 것입니다。 그런데도 불구하고 공물의 분정(分定)은 해당 관청에서 따로 정하여 도리어 경상、전라보다 많으니 무슨 이유로 이 지경에까지 이르렀는지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

당초에 양전을 할 겨를이 없을 때에는 비록 균등하지 못한 폐단이 있다할지라도 도내의 백성들이 모두 양전을 하여 균역(均役)을 시행할 날만을 기다리엿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양전을 행하고 난 다음에도 삼남(三南)의 전결수의 다소(多少)를 계산해보지도 아니하고 생산되지도 아니하는 공물을 다른 지역에 옮기어 주지 아니합니다。

대개 지지(紙地)는 각양각색인데 본도와 지지가 품질이 매우 좋지 아니한 것은 온나라 사람들이 다 아는 사실입니다。 그리고 경상、전라의 경우에는 극히 정결하여 천하에서 칭송하는 것입니다。 그런데 국가에서 정한 지지(紙地)의 수량은 경상、전라는 매우 적고、본도는 심히 많으니 이것이 어찌 균역의 정사라 하겠습니까?

왜국의 사신에게 보내는 잡다한 물품중 본도에 배정된 것은 경상、전라에 비하여 배나 많습니다。 그중 쌀과콩 등의 잡물은 영남에서는 지천인 것이요、포화(布貨)는 비록 본도에 배정한다 할지라도 쌀과 콩은 반드시 왜국 사신에 가까운 읍에 옮긴다면 수송하는 길을 면제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반드시 본도로 하여금 미두(米斗)를 옮기게 한다면 운송비를 들이지 아니할 것이니 이 어찌 적합한 것이라 아니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감사인 신 박명박(朴明樸)이 매양 신과 더불어 대화를 나눌 적에 삼남의 공물이 균등하지 아니한 폐단에 대하여 말을 하게 되어 누차 장계를 올렸습니다마는 끝내 소청한 바를 이루지 못하였다고 합니다。 해당 관서에서는 비록 사태의 형세에 이끌리어 시행하기를 청하지 않는다 할지라도 윗자리에 계신 성상께서 적자(赤子)를 굽어 살피신다면 삼남의 사람들에 대하여 조금도 애증(愛憎)의 마음을 두지 마시고 단지 마음을 고르게 가져서 정사를 균등하게 하는 것으로 왕정의 큰 근본을 삼는 것이 좋을 것이라 생각합니다。

그런데 해당 관청에서 아무 것도 아지 못하고 대궐에 들어가 계사(啓辭)를 올리고 성상께서도 따로 판부(判付 : 상주한 형사 사건에 대한 임금의 재가 사항)를 내리지 아니하였으니 백성들은 더욱 원통해 하고 있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는 백성들을 긍휼히 여기시는 어진 정사를 확대 실시하시고、피차의 고통을 밝게 살피시기 바랍니다。 만약에 조금의 편중됨이라도 있으면 즉시 개정하여 주시고、하나의 일이라도 균등하지 못함이 있다면 즉시 바로잡으십시오。 그리하여 왕도의 큰 근본을 세우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계해년 초에 대동청을 설립하였습니다마는 물가의 상정

(詳定)과 부역의 다소에 대해서는 아직 잘 헤아리지 못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조정에서 균일한 정사를 시행하고자 하면 외방에서는 더욱 세금이 무거워지는 것을 원망하고、조정에서 각 관사에 넉넉하게 공급해 주고자 하면 각 관사에서는 가격이 떨어지는 것을 원망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외방과 내부의 원망이 일시에 함께 일어나니 성상께서 특명을 내려 그 일을 혁파하게 하였으니 이는 성상의 백성을 긍휼하게 여기는 어진 정사에서 나온 것이 아니 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당초 재가하여 처분할 적에 적의한 방도를 찾지 못하여 결국에는 시행하지 못하는 지경에 이르렀는데 지금 十년이 지난 뒤에 그것을 어찌 백성들에게 징수할 수가 있겠습니까?

본 공주의 공물은 그 수가 지극히 많아서 계해년 이후로 이곳을 거쳐간 수령의 수가 거의 十여 명에 이르는데 공물을 모두 진상한 사람은 한 사람도 없습니다。 그것은 전임관이 국사에 유념하지 않아서 그러한 것이 아닙니다。 아직 거두지 아니한 공물이 이미 많은데다가 새로운 부역이 너무 많아서 아무리 법을 엄하게 적용하여 거두기를 독촉하여 채찍질을 낭자하게 함으로써 백성들이 밭에서 나는 산물을 모두 다 바친다 하더라도 새로운 공물의 수효를 다 채울 길이 없기 때문이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민간에서의 원망하는 소리를 들을 경우 콧날이 시큰하여 자기도 모르는 새에 눈물이 흘러 내리는 지경이니 어찌 차마 그들에게 형벌을 엄하게 시행하여 재물을 다 바치게 함으로써 결국에는 유리걸식하게 만들 수 있겠습니까?

계해년에 배정한 공물은 지극히 과중한 것입니다。 이미 공납한 것도 수가 지나치게 많아서 지금에 이르도록 징수하여 아직 다 거두지 못하였습니다。 그러니 백성들은 해당 관사에서의 경비에 대한 우려는 아랑곳 하지 아니하고 모두 말하기를、『(예전에 임금이 내렸던) 대동법을 혁파하라는 명령은 결국 실효를 보지 못하고 있다』고 하고 있으니 어찌 국체(國體)에 손상을 가져오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그러하오니 청컨대 해당 관사에 명을 내려 사의(事宜)를 참작하여 계해년 공물을 쌀로 환산하고、다시는 징수하지 아니함으로써 백성들을 위로한다면 더할 수 없이 다행이겠습니다。

공주라고 하는 읍은 경기도와 호남이 만나는 사이에 위치하였으니 이곳은 바로 남쪽으로 가는 인후부와 같은 중요한 곳입니다。 만약에 그곳의 백성의 목숨을 보전하여 주고 그 형세를 웅장하게 만들어 준다면 공고한 나라의 울타리가 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만약에 백성들이 보전하지 못하고 기계가 갖추어지지 않는다면 믿을 만한 것이 전혀 없을 것입니다。 그러니 이 공주는 심상한 주군과 같이 대하여 백성들이 흩어지는 대로 내버려 두어 돌보아 주지 아니해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남로(南路)의 왕래와 관리들의 접대、제주도와 전라도의 진공(進貢)이 아침 저녁으로 계속되어 일년간의 쇄마(刷馬)의 비용을 계산하면 거의 四백여석에 달하며、

일년간의 빈객접대비용을 계산하면 거의 일천석에 이릅니다。 그리고 그밖에도 인부에 대한 자질구레한 징발에 대해서는 일일이 수로 헤아릴 수가 없습니다。 한나라의 백성이니 그 누군들 성상의 적자(赤子) 아닌 사람이 있겠습니까? 그런데도 내지(內地)의 각 관아에서는 아무런 잡다한 부역이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사신과 관리들도 이르지 아니함으로 입마(立馬 : 관의 일을 위하여 말을 준비하여 관에 대기시켜 놓는 것)의 역이 전혀없어서 백성들이 편안하게 사는 즐거움을 누리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공주 은진 등 일로(一路)의 백성들은 혹은 비용의 공급에 피폐해지고 혹은 인부와 말의 준비에 곤궁하게 되니 그들의 원통함이 하늘에까지 사무칩니다。 그러니 국가에서 역을 분배 배정함에 있어 조금의 차등도 없게 하는 것은 또 어떤 의리에서 나온 것입니까?

천하의 일은 부족한 것을 걱정하지 말고 균등하지 못한 것을 걱정하는 것입니다。 결구(絜矩)의 법(『大學』)에 나오는 말로 자신이 가지고 있는 것을 확충하여 다른 사람을 이해하는 것)이란 반드시 균제(均齊)와 방정(方正)으로써 왕정의 큰 근본을 삼아야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조정에서 마땅히 염두에 두어야 할 일입니다。

당초에 공물을 분배 배정할 적에 일로(一路)의 감당할 수 없는 백성들의 역(役)은 계산에 넣지도 아니하고 단지 전결의 다소에 따라서 대충 분배 배정하였는데 그것이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준수되고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한 읍의 백성들이 빈객 접대와 군영(軍營)을 접대하는 일에 분주하지 않은 사람이 없습니다。 그리하여 공물에는 생각이 미칠 겨를이 없어서 이로 인하여 여러 해 되도록 공물을 거두지 못한 것이 매우 많아지게 되었던 것이니 그들의 정성이 가긍한 것이라 하겠습니다。

신은 공주에 도임한 이후로 일년 동안의 공물의 가격을 계산하여 보니 거의 일백 동(同)에 이르렀는데 각 관사에서 아직 거두어 들이지 못한 공물의 수량은 이미 배가 넘었습니다。 만약에 백성들의 생산이 궁핍하다는 것을 염두에 두지 아니하고서 엄하게 독촉한다면 반드시 고을이 보전될 형세가 없어질 것이며、백성들은 이산하려는 마음이 발생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고르지 못한 것을 바르게 하고、수고로움과 나태함을 고르게 만들어 주는 것이 바로 왕도의 대의(大義)입니다。 하오니 의정부로 하여금 백성들의 정상을 참작하여 일로(一路)의 공물을 감면하여 주시고 그 三분의 二는 관로(官路)에서 떨어진 외진 고을들에 옮겨 주시기를 청합니다。 그렇게 한다면 국가의 정사가 비단 역을 균등하게 부여한다는 의의가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다른 날 사태가 급할 때에 반드시 직로(直路)에 의지할 수가 있을 것입니다。 이에 장계를 올리어 청하노니 유념하시어 채택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한편、일로(一路)의 쇄마(刷馬)는 十여필 정도가 있다면 비록 운송하는 것이 수고롭다 하여도 백성들은 그것을 가지고 원망하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이곳에서는 그렇

지 아니합니다。 어떤 경우에는 오십 필을 징발하는 경우도 있고、 어떤 경우에는 삼십 필을 교대로 징발하는 경우도 있습니다。 이러한 모든 것은 모두 국가의 막중한 진상품입니다。 그런즉 내지(內地)의 각 관사도 또한 신하된 자들이니 어찌하여 일로(一路)의 백성들만 무슨 죄를 지었다고 항상 길위에 서있어야만 하고、 내지의 백성들은 무슨 상받을 일을 한 일이 있다고 하여 배불리 먹고 배를 두드리며 쇄마의 고통에 대하여 아지 못하는 것입니까? 우리나라 정사의 균등하지 못한 것중에서 이것보다 심한 것이 없을 것입니다。

평안도、 황해도의 경우에는 내지의 각 관아에서 제각기 수포(收布)를 내어서 일로(一路)의 각 역참에 송납(送納)하는데 그것이 이르면 말을 교체하여 날에 따라 가격을 지불합니다。 그래서 피차가 각각 적합하게 여기므로 조금의 근심이나 원망하는 말이 없습니다。 충청도의 일로(一路)에서도 그러한 일을 시행하지 못할 이유가 어디에 있겠습니까?

본도의 정병(精兵)이 왕래할 때의 쇄마(刷馬)는 일찌기 각 관아에서 힘을 합쳐 운송하게 한다는 법규가 있습니다만 유독 진상할 때의 쇄마에 대해서는 특별히 그와 같은 법규가 없으니 신은 실로 이를 민망하게 여기고 있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황해도와 평안도의 예에 의하여 가목(價木)을 거두어서 입마(立馬)하는데 값을 지불하도록 해주시어 일로(一路)만이 고통을 겪게 하는 일이 없도록 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게다가 조종조에서 주군을 설립한 것이 극히 정밀하여서 주군(州郡)의 강역을 분할하고 경계를 나눔에 있어 대아(大牙)가 서로 들어가게 한 것이 서로 견제하는 형세가 되도록 하여 놓았습니다。 이웃 읍과 경계를 한 지역이 비록 二、三 리에 불과할지라도 경계가 나누어진 곳에서 맞이할 적에는 인부와 말을 교체(交遞)하는 것이 팔도에서 동일하게 시행하는 것이요、 고금에 동일하게 시행된 법규입니다。 공주의 지경(地境)은 차유령(車踰嶺)에서 끝나는데 한곳은 전의(全義)의 지경으로 길옆에 있는 것이 五 리나 되며、 한곳은 청주(淸州) 덕평촌(德平村)으로 길을 가로질러 간 것이 거의 十 리나 됩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공주의 인부와 말로 하여금 반드시 역참을 넘어서 천안에까지 전달케 하니 이는 이미 잘못된 법규로 형성된 바입니다。 그러니 어찌 심히 이치에 닿지 않는 일이라고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전일에 본도의 순사(巡使)가 그 폐단을 알고서 덕평촌에서 말을 교체하도록 하고자 하여 장계를 올리었으나 일이 새로 만들어지는 것이라 끝내 시행되지 못하였습니다。 신은 실로 이를 원통하게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생각컨대 공주가 외진 길에 처하여 공적인 일에 행하는 손님을 접대하는 일이 조금도 없다면 다른 지경의 인부와 말을 대행할 수도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사정은 그렇지 못합니다。 청주와 공주는 물력(物力)과 전결은 조금도 고하(高下)의 차이가 없지마는 사명(使命)을 받은 사자의 응접과 군영(軍營)의 주둔과 같은 일은 청주에는 없는 일입니다。

그런데도 공주의 백성들은 항상 청주의 인부와 말의 역을 담당하여야 하니 마치 인가(人家)의 종과 같이 주인의 명령을 부복하여 듣는 것과 같습니다。 이러한 것은 천하 고금에 없는 일인 것입니다。 만약에 청주가 하루동안 갈 수 있는 노정에 있으므로 덕평촌에 입마(立馬)할 수가 없다고 할 것 같으면 쌀과 베를 거두어서 전의나 덕평촌 등지에 적치(積置)하여 두게 하시면 토호(土豪)의 집에서 값을 주고 인부와 말을 고용하는 것과 같은 실질적인 도움이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원근의 가난한 백성들이 모두 말을 가지고 서서 마치 공주의 읍내와 같이 기다릴 것이니 어찌 하나라도 시행하기 힘든 것이 있겠습니까?

그리고 역참을 설치하고 빈객을 접대하는 법규에 있어서는 폐단을 낳는 일이 적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덕평촌이 광정(廣程)과 떨어진 것이 十여리에 불과하니 공주에서 출대(出待)한 것이 예로부터 전례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 어찌 반드시 그 사이에 새로운 역참을 세워야 하겠습니까? 전일에 평산(平山)의 인부와 말은 반드시 서울안에서 교체하였으므로 그들의 원통함을 호소하는 말이 뼈에 사무쳤으므로 조정에서 극히 애긍히 여겼습니다。 그리하여 풍덕(豊德)、 연천(連川) 쌀을 개성부(開城府)에 운송하여 입마(立馬)의 자금으로 사용하게 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평산의 백성들이 살아날 수가 있게 되었으니 이것이 바로 국법을 변통시킨 것중 적합한 예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다시 의정부에 명을 내리시어 정상을 참작하여 법규를 정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우리 나라의 병적(兵籍)을 생각하여 보면 지극히 소루합니다。 호패(號牌)를 한번 시행하여 장정을 골라 내어 부족한 인원을 약간 채우는데 호패의 시행이 끝난지 오래되지 않아서 즉시 흩어지게 됩니다。 그리하여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남아있는 것은 그중의 三분의 一에 불과하므로 한 사람이 지탱하기가 어려우므로 그 고통을 견디기가 힘이 듭니다。 또 친척과 이웃 사람을 침탈하여 날로 심하게 (군역의 담당을) 독촉하니 비록 백성들이 사방으로 흩어지고 싶어하지 않지만 어찌 그렇게 하지 않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공주의 보병(步兵)의 가포(價布)를 예로 들어 말하면、 무진년、 기사년 이후로 거두어 들이지 아니한 것이 많은 경우 三十 동(同)에까지 이르는데 해당 관사에서 그것이 미납(未納)된 책임을 물어서 전임관인 이해(李瀣)의 해유(解由: 관의 물품을 관장하던 관원이 교체될 때、 후임자에게 사무를 인계한 다음 호조에 보고하고 책임의 해제를 받는 것)를 허락하지 않았습니다。 이에 신이 그 부류를 자세하게 조사하여 보니 물고(物故)가 태반이고、 도망한 사람도 많았습니다。 그런데 해당 관사에서는 본정(本定)의 이유에 대하여 아직 못하므로 가포를 납부할 것을 독촉하게 되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형세가 부득이하게 되자 죽은 사람의 경우에는 처자에게、 도망한 사람의 경우에는 친척과 이웃에게 모두 징수할 것을 독촉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원망하고 호소하는 소리가 참담하여 차마 들을 수가 없었고、 유리하고 도망하는 사람들이 뒤를 이었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성상

의 인애(仁愛)의 도를 몸소 실천하는 것이겠습니까마는 수령들이 부득불 상사의 명을 거행하지 않을 수가 없으므로 이러한 폐단을 낳게 된 것이니 신은 이를 참으로 민망하게 여깁니다。청컨대 해당 관사로 하여금 아직 거두어 들이지 아니한 수를 조사해 내어 한결같이 청안군(淸安郡)의 포흠(逋欠：포는 조세포탈、흠은 관물의 사사로운 소비로 부족을 초래하는 것)의 예에 따라서 三十 동의 가포(價布)를 편의에 따라서 준비하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 일년에 一 동을 한계로 하거나 혹은 일년에 二 동을 규율로 하여서 해마다 납부하게 하십시오。그렇게 한다면 친척과 이웃 등도 편안하고 보전하게 될 길이 생길 것이요、국가도 원래의 수량을 잃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그리하면 십년내에 저절로 모두 납부가 되어 공사(公私)가 모두 편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보병의 폐단만이 이러한 지경에 이르른 것이 아닙니다。상의원(尙衣院)의 노비들중 공주 경내에 거주하고 있는 자들은 그 수가 지극히 많습니다。그들은 한 가족내에 혹은 부자가 역에 응하는 자가 있기도 하고、혹은 형제나 처자가 역에 응하는 자가 있어서 일년의 신공(身貢)이 많은 경우 二十 여필을 내려가지 않고、적은 경우 十여필을 내려가지 않습니다。중인(中人)의 산업도 보존하기가 극히 어려운 지경인데 하물며 이와 같은 구결하는 사람이겠습니까?

전일에 색리(色吏)인 조대신(趙大信)과 진덕굉(陳德宏)등은 신공으로 바친 포목을 납부받아서 모두 투식(偸食)하는데 써버렸습니다。후에 조대신의 경우 온 가족이 모두 도망하였고、진덕굉의 경우에는 죽어버렸는데 이 두 도적이 훔친 물건의 납부를 책임질 사람이 없었습니다。그런데 다시 그 수량을 노비 등에게 징발한다면 중첩된 징수이니 지극히 가긍한 것입니다。그들의 해마다의 거두지 못한 수량을 계산하여 보면 많은 경우 八十 여동에까지 이르는데 노비들이 물고(物故)하고、도망한 자의 수도 또한 一〇〇여인에 이르고 있습니다。그러니 청컨대 해당 관사로 하여금 조사하여 현존 색리중에서 도망한 사람은 법제를 엄하게 적용하여 그들이 체포되기를 기다렸다가 후에 두목(頭目) 등을 징수하게 하십시오。죽은 사람의 경우에는 모두 제거하여 버리고、현재 살아있는 노비의 부자 형제로서 한 집안에 동거하고 있는 경우에는 아직 거두지 못한 진공의 포목을 해마다 납부하도록 조치함으로서 일시에 준비하는 걱정이 없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 물고자와 도망자는 신이 금번에 조사하였고、노비는 일일이 본안(本案)에 기재해 놓아서 이름만 있고 실질이 없는 수량을 모두 없애버렸은즉 일이 지극히 편리하고 타당합니다。노비 등은 이제 편안히 살 수 있는 희망이 있을 것입니다。

물음：기인(其人)의 공물(貢物)은 한나라에 독을 끼치는 것인데 어떻게 하면 그것을 잘 조치할 수 있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옛 역사에서 고찰하여 보건대、중국의 경우에는 석탄을

많이 사용하고, 혹은 은을 내어서 시장에서 땔나무를 사들이게 한다고 합니다. 그리고 석신사(析薪司)를 따로 설치하여 대사(大使)와 부사(副使)의 두 높은 관리로 하여금 관할하게 한다고 하는데 땔나무를 하는 인부 三천명이 번갈아 역에 응한다고 합니다. 그리하여 혹은 석탄을, 혹은 땔나무를 채취하여 배에 실어서 물에 띄워 내려보내 일년동안 쓸 거리로 만듭니다. 이러한 내용은 『대명회전(大明會典)』에 자세하게 기재되어 있으므로 상고하여 알 수가 있는데 이는 참으로 편의한 실질적인 정사라 하겠습니다.

중국의 경우에는 평야의 땅이 많고 산과 강이 매우 먼곳에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석신사(析薪司)을 설치하여 땔감과 석탄을 공공으로 준비하여 한나라의 쓰임에 충당하여 그 폐해가 일반 백성에게 미치지 않게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 강과 가까이에 있는 읍에는 하늘을 찌를 듯한 나무가 많이 있어서 벌목을 하기도 쉬울 뿐만 아니라 배에 실어 운송하는 것도 어렵지 아니하니 그러한 일을 잘 아는 관리를 따로 정하여 중국의 제도와 똑같이 시행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땔나무를 하는 인부를 가려 뽑아 물가에 있는 산에서 벌목을 하고 이를 배에 실어 강을 따라 내려가다시 수레로 실어서 대궐에 이르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날을 계산하여 사용한다면 어찌 조금의 민폐라도 생기겠습니까? 이러한 일에 대하여는 생각하지 아니하고 기인(其人)과 공물주인의 술책에 속임을 당하기나 하고, 백성들의 고혈을 빼앗아서 모두 기인과 공물주인의 사적인 재산을 만들어 주니 천하에 어찌 이와 같이 이치에 닿지 아니하는 일이 있겠습니까?

그러나 만일 이러한 계책을 시행하고자 한다면 기인과 공물주인 등이 힘을 합하여 헛소문을 만들어 반드시 내외에 일을 꾸밀 것이니 시행될 기약이 전혀 없게 될 것입니다. 성상께서 만약에 만민을 염두에 계신다면 이러한 기인 공물주인 등 十 여인의 원망하고 괴로워하는 마음을 가엾이 여길 필요가 있겠습니까? 그러나 비록 이와 같은 폐단을 모두 혁파하지는 않는다 할지라도 대궐에 상납하는 땔감과 석탄의 경우에는 전례에 따라 기인에게 값을 지불하여 납부하게 하는 것도 불가한 것은 아닙니다. 그리고 대궐중의 각 관사의 경우에는 어찌 반드시 참나무 땔감만을 사용하여야 하겠습니까? 정원(政院)과 홍문관(弘文館)、시강원(侍講院)、춘추관(春秋館)、도총부(都總府) 등의 온돌에 쓰이는 것은 각각 일년 동안의 비용을 계산한다면 그 실수(實數)를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강가의 잡목이 무성한 지역의 읍에는 본관의 선혜청 작미(作米)의 역을 면제해주고 그 대신에 땔나무를 베어서 뗏목을 만들어 강물에 띄워 내려보내게 하십시오. 그리하여 그 땔나무를 달마다 계산하여 사용한다면 기인에 대한 값 八백여 동중에서 三분의 一은 절약할 수가 있을 것이니 이 어찌 일반 백성에게 큰 혜택을 주는 것이라 아니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 백성들의 마음이 지극히 원망을 많이 하고 있다는 사실을 아시면서도 변통하기를 좋아하시지 않는다는

사실을 생각하니 어떻게 백성들이 실질적인 혜택을 입기를 바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유념하여 주시기 바라옵니다。

물음 : 화폐의 유통은 아득한 태호씨(太昊氏)의 시대부터 시작되어 지금에 이르도록 시행되는데 우리나라는 아직도 크게 시행되지 아니한다。 지금 관청을 설치한다 하더라도 시민(市民)들이 극히 불편한 것으로 여기고 있으니 어떻게 하면 화폐를 유통시키면서 폐단이 없게 할 수 있겠는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우리나라는 지방이 불과 수천리에 지나지 아니하고 백성들이 산출하는 재화가 쌀과 베에 불과하니 천하의 지극히 가난한 나라입니다。 쌀과 베로써 사사로이 교역하는 것도 자기 나름의 편리한 점이 있으니 화폐를 사용하도록 명을 내려도 백성들이 화폐를 귀하게 여기지 아니하는 것은 진실로 필연적인 형세라 할 것입니다。

지금 화폐를 유통시키려고 계획한다면 거기에는 두가지 방도가 있습니다。 하나는 방납의 폐단을 금하지 아니하는 것이요, 하나는 중국에 사자를 파견하여 중국의 화폐를 무역하여 오는 것입니다。 그와 같이 한 다음에야 오래도록 폐단이 발생하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 생각컨대 외방의 백성들은 돈을 사용하는 것이 중요한 줄을 아지 못하니 그 이유는 실로 돈을 사용할 곳이 없기 때문입니다。 만약에 각 관아에서 돈을 많이 납부하는 자에게 공명고신첩(空名告身帖 : 성명을 적지 않은 임명장。 관아에서 부유층에게 돈이나 곡식 따위를 받고 관직을 내리되 관직 이름은 써서 주나 성명은 기입하지 않음。 이에 의하여 임명된 사람은 실부는 보지 아니하고 명색만을 행세하게 됨。)을 주어 발신(發身)의 기회를 만들어 주고, 사형에 해당하는 죄 이하의 범죄를 범한 잡범들에게는 돈을 납부함으로써 속죄하게 하여 죄를 면제받는 자금으로 사용하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하면 백성들이 돈을 보고서 모두 막중한 기화(奇貨)로 생각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부자들은 많은 돈을 축적하려고 할 것이며, 가난한 사람들은 그 돈을 가지고 교역을 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전세와 공물의 가격은 비록 돈으로써 그 값을 정하였으나 당초에 화폐를 유통시켰을 때에 모리배들이 있어서 사적으로 방납(防納)하여도 엄금하지 않았습니다。 그 뒤에 민간에서 그에 대하여 익숙하여지고 견문이 늘자 조금씩 돈을 사용하는 것이 중요한 것이라는 것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우리나라가 비록 바다밖의 외진 곳에 처하여 있으나 중국의 정삭을 받들고 있으니 중국에 상주하지 아니하고 사적으로 화폐를 추조한다는 것은 범법에 가까운 일이 되므로 사체(事體)가 편안치 않습니다。 그 뿐만 아니라 돈이라고 하는 화물은 샘물에 비유되는 것으로 반드시 천하에 유행되어 조금이라도 막히는 곳이 없어야 나라를 부강하게 만들고 백성들을 풍족하게 만드는 것을 도모할 수가 있습

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조선통보(朝鮮通寶)라고 이름을 지어 우리나라에서만 통용되게 하여 천하에 유전되게 하지 못하니 어찌 화폐의 유통을 좁게 시키는 것이 아니라 할 수 있겠습니까? 그러니 화폐를 사용하겠다는 내용을 중국에 상주하고서 공부(工部)로부터 주전한 돈을 수만여 관(貫) 무역해 와서 우리나라에 사용하게 하십시오。 그리고 그 규식(規式)에 의하여 주전을 한다면 족히 천하에 유통시킬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리고 북경에 가는 여행비를 돈으로 공급하게 하여 항상 절사(節使)가 갈 때마다 계속하여 중국의 화폐를 무역하여 오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하면 하나는 중국에 가리는 바가 없을 것이요、하나는 항해하는데 소용될 것이니 나라를 이롭게 하고 백성들을 편케 하는 것으로 이것보다 나은 것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전일에 하도(椵島)에서 모문룡(毛文龍)이 중국에 상주문을 올리기를、하도에서 관청을 설치하여 주전하자고 하였습니다。 지금에는 그 계획이 비록 혁파되기는 하였지만 만약에 우리나라에서 돈을 사용할 일이 있으면 하도에는 반드시 주전하는 관청이 설립될 것입니다。 중국 사람이 아무쓸모없는 잡스런 화폐를 만들어 내어 억지로 쌀을 무역하게 하느니보다 차라리 중국의 제도와 똑같이 하여 돈을 주고 쌀을 얻음으로써 피차에 공제(共濟)하게 하는 것이 편리할 것입니다。

물음：우리나라의 『노비는 어머니를 따른다。』는 법은 끝내 변동시켜서는 안되는 것인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우리나라의 노비의 법은 고금 천하에 없는 것입니다。 하늘이 만물을 낼 적에는 제각기 다 자기의 위치를 갖게 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노비의 자손은 대대로 천역(賤役)을 세습하니 비록 재주와 지혜가 출중한 자라 하더라도 발탁되어 높은 자리에 오를 수가 없으니 이 어찌 성인이 천하를 공평하게 다스리는 대의에 따르는 것이겠습니까? 그러나 상하의 명분이 이미 정하여져서 각각 통솔하는 바가 있습니다。 여러 차례 큰난리를 겪으면서 나라가 망하지 아니한 데에는 전화위복시키는 기미가 있었으니 이것은 바로 노예와 주인이 서로 결합되어 마치 반석을 움직일 수 없는 것과 같았던 것이니 이는 하루아침에 고칠 수 없는 제도입니다。 그러나 천하에서 사람을 낼 때에는 아버지를 존중하게 하는 것인데 국법의 경우에는 어머니를 따르게 하는 것으로 법령을 만들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양인의 경우 그 어머니를 따라서 사천(私賤)이 되니 이는 양민을 모두 몰아다가 사천(私賤)을 만드는 것으로 숲을 만들어 놓고 참새를 몰아넣는 것과 무엇이 다르겠습니까?

이것이 비록 조종이 만든 법률이라고 하지마는 필시 당시의 권세를 잡은 권신(權臣)이 자기에게 이롭게 하고자 하여 도모한 것이니 절대로 변동을 시켜야 합니다。 이제 다시 법을 만들어 사노(私奴)중에서 양녀(良女)를 통해서 낳

았을 경우 남정(男丁)은 군역의 의무를 지게 하고、여자는 사천으로 만드십시오。그렇게 하면 공사(公私)가 모두 편리할 것입니다。음탕한 여자에게서 난 자식의 경우는 그 아버지가 불명하므로 비록 어머니를 따른다 하더라도 양가(良家)의 종일(從一)한 여자중 부처(夫妻)가 해로한 경우에는 한결같이 아버지를 따르는 것으로 규정지으십시오。다른 노비가 교환 혼인하여 태어난 노비의 경우에는 부모의 주인이 균일하게 그 자손을 분배하게 하는데 그러면 피차가 균일하므로 반드시 다투는 일이 없을 것입니다。각 관아의 노비 등이 사천인에게 혼인하였을 경우 그 자손이 모두 사노비가 되니 그로 말미암아 뭇 읍이 쇠퇴하고 폐단이 생기어 지탱할 형세가 없다 하니 더욱 놀랄 일입니다。만약 이상의 것으로 법을 삼는다면 공사(公私)의 사람들이 제각기 평균적인 위치를 차지하여 반드시 다른 집 노비를 시집보내어 침탈하는 폐단이 사라질 것입니다。

물음：우리나라의 결송(決訟)하는 법은 결국 변동시킬 수 없는 것인가?

이에 대하여 신은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우리나라의 결송(決訟)하는 법은 본래 정해진 규칙이 없습니다。부모와 조부모가 남겨준 재산의 경우에는 관사(官斜)를 사용하지 않습니다。비록 친필(親筆)을 중시한다 하더라도 해가 오래 지나게 되면 간사한 위조가 많습니다。그리하여 송사를 결단하는 관리가 옳고 그름을 판가름하지 못하고 재결하여 처분하지 못하니 이는 국법이 밝지 못하기 때문에 일어난 일이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지금으로부터는 조부모의 별급문기(別給文記)는 모두 관사(官斜)로서 준거할 일로 삼고 안밖에 명령을 내려 알리고 모든 수령에게 보고를 하게 함으로써 명백하게 사실을 알게 하십시오。그리하여 입안(立案)에 따라 시행하게 하면 중간에서 일을 꾸미는 폐단이 사라질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중국의 문서(文書)는 모두 법유(法油)에 붉은 색료를 합하여 도장을 찍으니 당상관과 낭청의 성을 손으로 모사할 수가 없습니다。달과 날도 모두 자기가 쓰되 따로 관방(關防：공문서의 위조를 막기 위하여 찍는 도장)을 만들어 문기(文記)에 찍도록 하십시오。그리고 육조에 남겨둔 문안(文案)은 후일에 증빙할 자료로 삼으십시오。그리하면 사체(事體)가 지극히 편리할 것입니다。비록 매우 간특한 자가 있다 하더라도 농간을 부리지 못할 것입니다。이것이 바로 명나라 법제의 소상하고도 명백한 점입니다。지금 이러한 제도로서 법을 삼아 일일이 준수하여 감합(勘合：조선조의 契印。발송할 공문서의 한끝을 原簿에 대고 그 위에 얼려 찍던 도장。후에 그 문서가 진짜인지 가짜인지 증명하는데 사용되었음)의 제도를 정리하시어 후세에 내려주신다면 반드시 새로운 법의 폐단이 없을 것이고、기율이 엄정해지는 이익이 있을 것입니다。

물음：각관의 경주인(京主人) 등이 침해를 입어 고통스

려워하는 일이 많은데 어떻게 조치하면 적절하게 해결할 수 있는가?

신은 이에 대하여 아래와 같이 답합니다。

경주인을 설립한 뜻은 조종조에서 조정의 명령을 지방에 전달시키게 하기 위한 길로 만들기 위한 것이었습니다。 나라의 기강이 엄하고 공적인 의논이 한참 일어날 때에는 외방의 백성들이 비록 나그네로서 서울에 거한다 할지라도 사람들이 그들을 침해하지 않아 살 수 있는 길이 있었습니다。 그래서 안과 밖이 교통되어 마치 (서울과 지방이) 혈맥이 서로 통하는 것과도 같았습니다。

그런데 지금은 나라의 기강이 서지 아니하고 사적인 뜻만이 횡행하니 상사(上司)의 많은 관리들이 사적인 서찰을 경주인에게 많이 통하게 하여 혹은 달변의 배가(倍價)를 징수할 것을 독촉하기도 하고、 혹은 노비의 추쇄(推刷)에 관한 문제를 들고 나와 꼼짝 못하게 가두고 노비를 내어 놓을 것을 독촉합니다。 이러한 갖가지 악한 일들을 행하여 날마다 더욱 자심하여 지고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외방의 새로 경주인으로 들어오는 사람들이 오래도록 옥에 갇혀 있어 사망하는 자들이 이어지니 말하기조차 참담한 실정입니다。

게다가 감사와 도사(都使)、 병사(兵使)、 수사(水使)가 교체될 때에는 각관들이 근수(跟隨 : 벼슬아치를 따라다니며 시중드는 관아의 下隷。)라는 명목을 붙여 날마다 뜰앞에서 기다리게 하기도 하고、 혹은 담을 쌓게 하기도 하고、 혹은 땔나무와 꼴을 베어 오게도 하니 그 괴롭고 무거운 역은 잠시도 쉴 틈이 없습니다。 그 뿐만 아니라 이름있는 관리와 재신(宰臣)들이 번갈아 가며 빌려다 쓰는데 혹은 가마꾼으로 사용하기도 하고、 혹은 사역꾼으로 사용하기도 합니다。 오일(五日)의 값은 반드시 목필(木疋)로 받는데 외방의 백성들이 수행하지 아니하면 반드시 달변을 배에 배로 거두어 들입니다。 이러한 것은 모두 혼미한 조정때의 무상한 여습인데 지금까지 남아있는 것이니 어찌 성인의 세상에서 완전히 없애야 할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지금 충청도의 五十三 관(官)을 두고 말한다면 매읍마다 경주인을 서울에 파견할 필요가 없이 十 관(官)을 일통(一統)으로 하여 혹은 아전을 정하여 파견하기도 하고、 혹은 노비를 정하여 파견하기도 하며、 혹은 가포(價布)를 마련하여 보내어 힘을 합하여 역에 응하게 하십시오。 이들을 비변사(備邊司)에서 오로지 차지(次知)하게 하고 만약에 다른 아문의 하인배들이 이처외에 침탈할 경우에는 경주인들로 하여금 즉시 비변사에 달려와서 고발하게 하십시오。 그렇게 하여 비변사에서는 그들의 말을 들어보고 혹은 입계(入啓)하여 무거운 죄로 다스리고、 혹은 법사(法司)에 이관하여 획일적으로 죄를 부과한다면 경주인 등이 믿고 의지할 바를 얻을 것입니다。

감사가 새로 파견되면 二、 三 사람만을 근수(跟隨)로 정하여 각관의 경주인으로 하여금 번갈아가며 역을 서게 한다면 한 관리가 아직 임명되어 떠나가기 전에는 분명히 각관의 허다한 사람들이 함부로 침탈하는 폐단이 없어질 것

이나 일이 지극히 편리합니다。이와 같이 법규를 세운 뒤에 만약에 교군으로 빨려가는 사람이 있을 경우에는 비변사에서 명확하게 적발하여 엄하게 중죄를 내리게 하십시오。그리고 사적인 편지나 노비 등의 일과 달변으로 침해하는 일이 있으면 입계(入啓)하여 중한 벌로서 논하게 하십시오。이 일에 엄하게 절목(節目)을 만들어 중간에 해이되는 우환이 없게 한다면 외방의 백성들은 반드시 잘 보전할 수 있겠다는 기대가 생길 것입니다。그러나 그동안 쌓여온 폐단이 매우 심하므로 오래도록 법을 만들기가 어려울 듯 합니다。

## 辭校理論聖學疏

伏以臣本以昧識猥蒙　天寵尸竊　經幄纏病乞遞未蒙　恩許惶恐隨行累日入直家在十里飮食失時胃氣大敗醫云六脉俱虛自知肌膚日削加以落傷瘀血晝夜刺痛頑痰上塞時復氣絶形骸雖存病勢已到十分地矣近緣被斥重臣不敢供職退處調治日已多矣差復無期漸至危苦累次呈告見阻政院臣之情事悶迫實爲狼狽　經幄重地決難久曠伏乞　聖慈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因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有懷必達冀補萬一乃臣子當然之義也況忝在論思累月于今不進一言而退有愧初心敢陳狂瞽之見伏願　殿下垂察焉盖君臣之義如天地之尊卑而情意相通則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情意不通則如乾坤之否隔百度失正邦本先蹶其機昭著甚可懼也臣伏聞學問之道非以言語文章爲事也必於臨政處事之際允得其當公私是非之間察之甚明然後方册聖賢之言莫非一身動靜之法義理之正日有所樂生民之衆日霑　聖化明德新民之效可與天地同其功用矣臣伏見　聖上即阼之後日開　經筵討論講說莫非聖賢相傳之心法則宜乎學日高明德益純正有繼跡堯舜之道而臣伏見近來疏劄　批答或有忿懥之語失其中正之義識者相顧切嘆者多矣盖性情發現之端乃萬事之樞機而與天地四時之氣相爲流行人君性情得其正則百揆正而天地位人君性情失其和則邦正亂而天道乖矣此乃學問之大本人道之大源也子思論中庸以喜怒哀樂之中節爲天下之達道明道定性書及伊川好學論極論性情之道格致之明以此爲先誠正之要以此從事然後治平之道各得其宜不可有一毫之不愼者也況惟怒易發難制者聖賢已言之而平生用力克治尚有一日暴發之時況曾不着力省察任氣而不悔則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者爲如何哉前日　聖教有不幸多子爲朝臣所厭之語實出於一時不平之氣旋有知悔之意群臣咸仰日月之更今者又有傳教以爲今之君子以簿待先王子孫爲能事云云者亦出於不平之餘意此豈群臣情意流通有若父子之道耶臺閣之臣只以執法補闕爲職聖上雖以睦族之意有所持難只當和其辭氣明其事理不以一毫之私意視於群臣可也今則因此些少之事累　下不平之教遠近瞻聆莫不駭嘆愚臣所憂實在於性情中和之德有所間斷也伏願　聖明修省焉人君　經筵講論者非但以論難古今廣其聞見也一日之間親士大夫之時多近宮妾之時少然後可以薰陶德性開益智慧漸有聖學進修之道矣昔程伊川當哲宗初以說書在朝其時哲宗年幼國家太平雖數月停筵以爲暑月補養之道亦無不可猶且陳劄請於六參日宰臣泰事數日一對儒臣云則其勸講輔導不敢有一日怠忽之意也況今則　聖上春秋鼎盛而國事多艱朝夕可憂日三晋接講論修己爲國之道尚有識

者之憂況今停廢　經筵幾至一月一無大臣儒臣接待之意此豈孜孜求治之道乎　聖上雖宵衣旰食聰察萬機群臣尚有怠慢成習國事日非之端況今久不視事一至於此而上下恬不爲恠臣實悶焉昔在　祖宗朝日三進講故筵臣暫退依幕即爲引對夜必召對極論義理故筵臣在直者夜不敢解衣老臣相傳國史昭載實非不可行之事也臣伏聞　聖上乙丑年間一爲夜對丁卯年以後久廢夕講大學衍義塵埋已久此豈聖學緝熙之道乎伏願　聖明克勤焉且臣前日入侍伏聞　聖上下敎如禹之治水失道舜之叅哭不儉　聖意頗有所疑臣妄爲陳辨其後伏見　批辭或以割烹要湯爲伊尹短處或以朱子之語爲後日貽弊臣切恩之此莫非　聖學高明有凌駕古今之意也盖人性之善固無聖愚之異而氣質之品千萬不同先覺之聖先明義理以爲百世之道則後之學者明其言語法其行事以爲踐履之實然後後聖與前聖將爲前後之一規此萬世篤信前聖之法也苟於前聖之言行或有致疑輕視之意則學問之道實無表準未必不驚於虛無之域甚可懼也況伊尹之事則孟子之說明白無疑百世遵守而　聖上不信孟子乃信齊東野人之語此　聖上益精格致之道者也盖格致者非謂不加功而自得九天地萬物莫不各有所以然必有所當然必於遇事接物之際先思所以然之故乃思所當然之則明辨是非眞僞之實心中悅豫者乃眞得也心中不明若存若亡者乃非眞得也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以造透徹然後天下萬事明於胷中如明鏡之掛空矣若不深思眞得每以格致爲言語而已則學問漸下人欲日侈危亡之機自此張本不可忽焉者也伏願　聖上以大學或問格致之說爲規矩以張橫渠妙契疾書爲實得之要着力窮究用意數年則必有豁然大覺處有手舞足蹈之樂古之聖賢豈欺　聖上哉伏願　聖明克念爲古之人君爲生民之主守　廟社之重祭祀之禮必欽必敬者乃國之大事實在於此每於春秋　廟社文廟之祭親執籩豆以致至誠然後可立萬民之則以爲追遠歸厚之本人君之禮莫重於斯矣伏願　聖上春行　廟社之享秋行文廟之禮而聚會多士執經講問以成明經之禮亦一道也不必設科取人徒長綴拾俪句輕薄無實之習也至於私廟之禮朝廷有識之人莫不據禮堅執　聖上必不動念於一二人之言而禮曹　批答多有未安廷臣不進匡救之論臣實悶焉伏願　聖上明辨是非以正爲禮以定百世之法豈非　聖上之美德哉至於親行祭禮則人情天理允合事宜禮臣近臣所當隨時請行將順至孝之德乃事理之當然而前日政院或枚擧天變啓請停祭此何道也九天之示警者只以不行當然之禮有所誡也豈可以　聖上盡孝爲召天災耶伏願斷以行之以盡至情而已區區之慮何足恤也伏願　聖上克敬而已古之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皆使臣民知君臣父子之義風俗淳正人心大定然後雖有外寇之變人皆有親上死長之心國家有盤石之固矣苟不明敎化而正人心則雖有百萬甲兵亡在朝夕此秦之一敗終不得收拾者也我國　祖宗朝上有躬行之化下有鄉黨之法風俗之正實有古人之道一自襄時敎化如掃不知君臣父子之倫者亦或有之甚可痛也目今印出小學頒布中外此實敎化之根本人心庶有興起之望請於今後別設敎訓廳堂上則自三公以下有學問知禮義者差出堂下則極選一時好學之人及林下讀書之士差出而太學生及四學儒生中別抄年少有志之人逐日開坐或敎心經近思四書六經或講問前日所讀所學之書知其精通義理有才識人物可爲適用之器然後自本廳入啓親臨殿講論難義理卓異者則直赴殿試次則許赴初試人心聳動極有人才培養之路矣如金長生張顯光等亦皆差定爲敎訓廳堂上使之盡心敎誨則豈無所益之道哉今聞殿講儒生等則皆是僥倖得叅之類而遠方

有識讀書之人則終無參入者白首窮經不得試講之路豈無人心之怨哉今後則殿講期限已定之後行會各官有孝行明經之士令本道監司精擇上送則實有古人鄕貢之法風敎所助自有莫大之效今日之事似緩而實急者也伏願 聖明崇敎焉臣言狂計迂不足裨 聖明之化而愛君誠切言不知裁固難逭斧鉞之誅矣然人君爲治之道不以人廢言乃與人爲善之道也目今時事日漸艱危若不大加變通以革曩時之積弊則生民萬無得安之路矣伏願 聖上反己省察德日躋於聖神留念民瘼若己顚於溝壑則堯舜文明之德變化之治將不期而自至矣若以生民之怨聽若不聞危亡之弊置而不革則岌岌殆哉之機潛伏於冥冥中矣伏願 聖明警戒無虞不見是圖焉臣無任激切之至謹昧死以聞答曰省疏具悉嘉爾愛君之誠疏辭予當留念爾其勿辭察職

## 교리(校理)를 사직하고、성학(聖學)을 논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하건대、신은 본래 학식이 없는 자로서 외람되게도 성상의 총애를 입어 경연을 담당하는 지위를 차지하고 있사온대 병으로 인하여 체직하여 주시기를 애걸하였으나 성상의 허락을 받지 못하였으니 황공하옵니다。성상의 행렬을 수행하여 여러 날 동안 입직(入直)하였는데 집이 십리나 되는 곳에 있는지라 음식 드는 것을 제 때에 하지 못하여 위기(胃氣)가 크게 손상되었습니다。그래서 의원이 「육맥(六脈)이 모두 허(虛)하다」고 이르기도 하였습니다。스스로 보아도 살이 날로 줄어 드는 줄을 알겠고、게다가 낙상(落傷)으로 인하여 피멍이 들어 밤낮으로 통증이 심하며、짙은 가래가 위로 치올라 목을 막으며、때때로 기절하기까지 합니다。그리하여 몸은 비록 살아있다 하여도 병세는 벌써 거의 지하에 있는 것과 같은 지경입니다。

근래에 중신(重臣)들의 배척을 받아서 감히 직무를 받들지 못하고 물러나와서 몸을 조리한 지 많은 날이 지났습니다。그런데도 회복되는 기약이 없이 점차로 위독한 지경에 이르렀으므로 누차에 걸쳐서 정고(呈告:관아에 소장을 올리는 것)하였습니다만 승정원에서 막힘을 당하였습니다。그러니 신의 정상이 민망하고 절박하여 실로 낭패의 지경에 이르렀습니다。경연의 자리는 중요한 곳이니 오래도록 비워두기가 참으로 힘든 곳입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데、성상께서는 하루 속히 신의 직무를 바꾸어 주시어 공사(公私)에 편리하게 하여 주신다면 그 다행스러움을 이루 다 표현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이러한 기회에 생각하여 보건대、신이 군주를 섬기는 것은 마치 아들이 아버지를 섬기는 것과 같아서 가슴에 품고 있는 생각이 있으면 반드시 전달함으로서 만에 하나라도 보탬이 되기를 바라는데 이것이 바로 신하된 자의 당연한 의리라고 하겠습니다。그런데 논의하고 사고하는 지위에 있은지가 지금까지 여러 달이 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한마디 말도 진언하지 못하고서 물러나려고 하니 처음 먹었던 마음에 부끄러움이 생기어 감히 미치고 어리석은 견해를 진술하고자 하오니 전하께오서 살펴보아 주시기를 엎드려 바

라옵니다。

대개 군주와 신하의 의리라고 하는 것은 하늘과 땅에 높고 낮음이 있는 것과 같습니다。 그리하여 정의(情意)가 상통하면 마치 머리와 팔다리가 하나의 몸인 것과 같을 것이요、 정의(情意)가 통하지 아니하면 하늘과 땅이 가로막힌 것과 같이 되어 백가지 법도가 바름을 잃게 될 것이요、 나라의 근본이 무너져서 그 기미가 현저히 드러나게 되나니 이는 매우 두려운 일입니다。

신은 들으니 학문의 길이라 하는 것은 언어(言語)나 문장을 일삼는 것이 아니라고 하였습니다。 반드시 정사에 임하여 일을 처리할 적에 타당한 조치를 하고、 공사(公私)의 시비(是非)를 따질 적에 매우 분명하게 살피어야 합니다。 그렇게 하고 난 뒤에야 방책(方册)에 기록된 성현의 말이 한몸의 동정(動靜)의 법과 의리의 바름이 되지 않을 수 없으므로 날마다 즐거운 일이 있어 백성들은 날로 성현의 교화에 젖어 들어갈 것이니 덕을 밝히고 백성을 새롭게 만드는 효험이 천지와 더불어 공용(功用)을 함께 할 것입니다。

신이 살펴보오니 성상께서 왕위에 오르신 뒤에 날마다 경연을 개설하여 토론하시고 강설하시니 이는 성현이 서로 전해내려 보내던 심법(心法)이 아닌 것이 없습니다。 그러니 의당 학문이 날마다 고명하여 져야 하고、 덕이 더욱 순수하고 바르게 되어 요순임금의 도를 계승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신이 근래의 소차(疏劄)에 대한 비답(批答)을 보니 간혹 분노하고 화를 내는 말이 있어 중정(中正)한 의로움을 잃고 있으니 식자들이 서로 돌아보며 깊이 탄식하는 일이 많이 생겼습니다。

생각컨대、 성정이 발현하는 단초는 바로 만가지 일의 추기(樞機)이며、 천지 사시(四時)의 기운과 더불어 유행(流行)하는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군주의 성정이 바름을 얻으면 모든 관리가 올바르고 천지가 질서 잡히게 될 것이요、 군주의 성정이 조화를 잃으면 나라의 정사가 어지러워지고 천도가 괴리될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학문의 큰 근본이며、 인도(人道)의 큰 근원입니다。

자사(子思)가 「중용(中庸)」을 논할 적에 희노애락(喜怒哀樂)이 절도에 맞는 것을 천하의 달도(達道)로 여기었으며、 정명도(程明道)의 「정성서(定性書)」 및 정이천(程伊川)의 「호학론(好學論)」에서는 성정의 도에 대해서 철저하게 논하였습니다。 격물치지(格物致知)의 바름은 바로 이것을 우선적으로 삼으며、 성의정심(誠意正心)의 요체는 이를 가지고 종사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렇게 한 다음에 치국평천하(治國平天下)의 제각기 올바른 길을 얻을 것이니 조금이라도 삼가지 아니하는 일이 있어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성냄이란 쉽게 낼 수 있지만 제어하기는 힘들다」라는 말씀을 성현께서 이미 말씀하셨습니다。 평생토록 힘을 들여 성내는 일을 다스렸다 하더라도 오히려 하루 아침에 갑자기 발동하는 때가 있습니다。 그런데 하물며 힘을 들여 성찰하지도 아니하고 기분 내키는 대로 행하고서 후

회하지 않으신다면 만약에 마음에서 나와서 정사에 해가 되는 일이 있을 경우에 어찌 하시겠습니까?

전일에 성상께서 하교(下敎)하신 말씀중에 「불행히도 많은 아들들이 조신(朝臣)들에 의하여 배척을 당한다」라는 말씀을 하시었는데 이는 실로 일시적인 불평의 기분에서 나온 것으로 곧 이어 후회한다는 뜻을 보이셨으므로 뭇 신하들이 모두 해와 달이 바뀜을 우러러 보았습니다。그런데 최근에 또 다시 전교(傳敎)하시어 「오늘날의 군자들은 선왕의 자손들을 박대하는 것으로써 능사를 삼는다」라는 말씀을 하시었으니 이또한 불평의 기분에서 나온 것입니다。이에 어찌 군주와 신하들의 정의(情意)가 유통(流通)함이 마치 부자지간과 같은 도라고 하겠습니까? 대각(臺閣)의 신하들은 오직 법을 지켜서 성상의 잘못된 부분만을 보충하는 것으로 직무를 삼고 있습니다。성상께서 비록 종실과 친목하는 일 때문에 어려운 지경에 당하였다 하더라도 마땅히 사기(辭氣)를 온화하게 하시고 그 사리를 분명하게 밝히셔야 하며、조금이라도 사적인 뜻을 신하들에게 보여주지 아니하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그런데 지금 사소한 일을 가지고 여러 차례 불평섞인 하교를 내리시니 원근의 사람들이 듣고서 모두 놀라고 탄식하고 있습니다。어리석은 신하가 우려하는 바는 실로 성정이 중화(中和)를 얻는 것에 간단(間斷)이 있지나 않을까 하는데 있습니다。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살펴주시기 바랍니다。

군주가 경연에서 강론하는 것은 고금에 대하여 논난하고 문견을 넓히는 것에 그치는 것이 아닙니다。하루 사이에도 사대부와 친근하게 있는 시간은 많고、궁첩(宮妾)들과 가까이하고 있는 시간은 적은 다음에야 덕성을 훈도하고 지혜를 더욱 넓히어서 점차적으로 성학(聖學)이 닦여지는 데로 나아가는 방도가 있을 것입니다。옛날에 정이천(程伊川)이 철종(哲宗)과 대면하였을 적에 책을 좋아하게 만드는 것을 가지고 기약을 하였습니다。그 당시에 철종은 나이가 어리고 국가가 태평하여 비록 여러 개월 동안 경연을 중지함으로써 여름달의 보양(補養)하는 방법으로 삼아도 안될 것이 없었습니다。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정이천은 차자(劄子)를 올리어 육참일(六參日)에 재신(宰臣)들이 국사를 상주하고 수일에 한번 유신(儒臣)을 면대한다는 내용을 상주하였으니 그의 학문을 강함으로써 치국에 보탬이 되게하는 데에는 하루라도 소홀히 할 수 없다는 뜻이 담겨 있습니다。

하물며 지금은 성상께서 춘추가 왕성하시고 국사가 어려움이 많아서 조석으로 걱정되는 일이 많으니 하루에 세 차례 유신(儒臣)을 맞아들이어 접대함으로써 자신을 닦고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에 대하여 강론하신다 하더라도 오히려 식자들의 우려가 있을 것입니다。하물며 지금 경연을 중단시켜 거의 한달에 이르도록 한번도 대신과 유신(儒臣)을 접대할 뜻이 없으시니 이 어찌 열심히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를 찾아보는 길이겠습니까?

성상께서 비록 날이 밝기 전에 옷을 입고 밤이 늦어 저녁을 드시면 만기(萬機)를 들어 살피신다 하여도 오히려 뭇 신

하들은 태만의 습관이 들어 국사가 날로 그릇될 단서가 있는데 하물며 지금과 같이 오래도록 국사를 돌아보지 아니하시는 정도가 이 지경에 까지 이르렀으며, 게다가 상하의 사람들이 이를 편안히 여기어 괴이하게 여기지 아니하니 신은 참으로 이를 민망하게 여깁니다.

옛날 조종조께서는 하루에도 세번씩 진강(進講)을 하였기 때문에 경연을 담당하는 신하들은 잠시 경연에서 물러나와 막(幕)에 의지하였다가 즉시 인대(引對)하였습니다. 그리고 밤에도 반드시 경연의 신하를 불러 대면하시어 의리(義理)에 대하여 철저하게 논하신 까닭에 경연을 담당한 신하들중 숙직을 하는 사람들은 밤에도 감히 옷을 벗지 못하였습니다. 이러한 사실은 늙은 신하들이 바로 전해주는 사실이며, 국사(國史)에 상세하게 기재되어 있는 것이니 실로 시행하기 힘든 일이 아닙니다.

신이 들으니, 성상께서 을축 년간에 한번 밤에 대면을 하신 뒤로 정묘년 이후로는 오래도록 석강(夕講)을 폐하고 있으므로 「대학연의(大學衍義)」가 먼지에 쌓여있은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었습니다. 이것이 어찌 성학(聖學)이 밝게 빛나게 될 도이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근면하시기를 바랍니다.

한편, 신이 전일에 입시(入侍)하여 성상께서 하교(下敎)하시는 말씀을 들으니, 우임금이 치수(治水)하는데 있어서도를 잃었고, 순임금이 기물에 칠을 하여 검약하지 않았다는 등의 말씀을 하시어 성상께서 상당히 의문을 두는 듯하여 신이 망녕되이 그에 대하여 변론을 진술하였습니다. 그 후에 전하의 비답한 말을 살펴보오니, 물고기를 베어 끓여 바침으로써 탕임금에게 벼슬을 구한 것이 이윤(伊尹)의 단점이라고도 하시었고, 주자(朱子)의 말은 후대에 폐단을 남겨 주었다는 말씀도 하시었습니다. 신이 곰곰히 생각하여 보니 이것은 고명하신 성상의 학문이 고금을 능가하는 것이 아닐 수 없었습니다. 대개 인성(人性)의 착함은 참으로 현명한 자나 어리석은 자나 차이가 없습니다만 기질(氣質)의 품류(品類)는 천만가지로 다릅니다. 선각자이신 성인께서는 의리를 남보다 먼저 밝히시어 백세의 도로 만드시었으니 후대의 학자는 성인의 언어를 밝히고, 성인의 행한 일을 본받음으로써 실천의 실제적인 일로 삼아야 합니다. 그런 다음에야 후대의 성인과 전대의 성인이 앞뒤에 하나의 법이 되리니 이것이 바로 만세에 전대의 성인을 독실히 믿는 법입니다. 그런데 만약에 전대 성인의 언행에 대하여 의심을 두거나 경시하는 마음이 있다면 학문의 도에 실로 표준이 없을 것이니 허무의 지경에 빠지지 아니할 것이라는 보장이 없으니 매우 두려운 일입니다. 하물며 이윤의 일은 맹자(孟子)의 설(說)이 명백하여 의심할 것이 없어서 백세토록 준수하여 온 것인데 성상께서 맹자를 믿지 아니하시고 도리어 제동야어(齊東野語)를 믿으시니 이는 성상께서 더욱 격물치지(格物致知)의 도에 정성을 쏟아야 함을 말하는 것입니다.

대개 격물치지라고 하는 것은 힘을 들이지 아니하고도 자

득(自得)함을 말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무릇 천지만물은 제각기 그렇게 되는 바의 까닭—소이연(所以然)—을 가지고 있지 아니한 것이 없으므로 반드시 마땅히 그렇게 되어야 하는 바—소당연(所當然)—의 법칙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그러므로 일을 만나고 사물에 접촉할 때에는 먼저 소이연(所以然)의 연고(緣故)를 생각하고 그 다음에 소당연(所當然)의 법칙을 생각하고、 옳고 그름과 참되고 거짓됨의 실상을 밝게 분별함으로써 마음속이 기쁜 것이 바로 참으로 자득(自得)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마음속에 명백하지 않아서 마치 있는 것 같기도 하고 없는 것 같기도 한 것은 참으로 자득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없습니다。 반드시 생각하고 생각한 다음 또 거듭 생각하여 투철한 이해에 도달한 다음에야 천하 만사가 가슴속에 명백하여 마치 맑은 거울이 허공에 매달린 것과 같을 것입니다。 만약에 깊이 생각하여 참되게 자득하지 아니한 채 매양 격물치지라는 말만을 일삼고 말뿐이라면 학문은 점차 낮아질 것이요、 인욕(人欲)은 날로 불어날 것이니 위태로움과 망함의 기틀이 여기에서 근원을 이룰 것이므로 소홀히 대할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대학혹문(大學或問)」의 격물치지에 대한 설을 규범으로 삼으시고、 장횡거(張橫渠)의 「묘계질서(妙契疾書)」로 실제적으로 터득하는 요체를 삼으시어 힘을 다하여 연구하고、 수년동안 마음을 쓰신다면 반드시 활연대오(豁然大悟)하는 바가 있을 것이요、 손이 춤추고 발이 펄쩍 뛰어지는 즐거움이 있을 것입니다。

옛날의 성현이 어찌 성상을 속이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유념하여 주십시요。

옛날의 군주는 백성의 주인이 되셔서 중요한 종묘와 사직을 지키었는데 제사의 예에 있어서 반드시 우러러 존경하여 시행하였던 것은 바로 나라의 큰 일이 바로 그것이었기 때문이었습니다。 봄과 가을마다 종묘사직과 문묘(文廟)의 제사를 거행함에 있어 성상께서 친히 제기(祭器)를 잡고서 지성을 드렸으니 그렇게 한 다음에야 만백성에 대한 법을 세움으로써 추원귀후(追遠歸厚)하는 근본을 만들 수가 있었던 것입니다。 군주의 예에는 이것보다 중요한 것이 없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봄에는 종묘사직의 제향(祭享)을 거행하시고、 가을에는 문묘의 제례를 거행하시고、 그때마다 많은 선비를 모아놓고 경전을 가지고 강론하고 질문함으로써 명경(明經)의 예를 이루도록 하는 것도 한가지 방법일 것입니다。 반드시 과거를 설치하여 단지 병려의 글이나 짓고 경박하여 실속이 없는 습속에나 능한 선비를 취할 필요가 없을 것입니다。 사적인 묘(廟)의 예절은 조정의 유식한 사람들이 예를 근거로 자기들의 견해를 고집하지 않는 사람이 없는데 성상께서 반드시 한 두사람의 말에 뇌동하지 마십시요。 그리고 예조의 비답에도 순탄치 않은 것이 많은데 조정의 신하들이 그를 광정하는 논의를 일으키지 않으니 신은 이를 참으로 안타깝게 여기고 있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 성상께서는 그 시비(是非)를 밝게 구별하시어 바른 것으로 예를 삼아서 백세의 법을 편

안하게 하신다면 이 어찌 성상의 아름다운 덕이 되지 않겠습니까?

한편, 성상께서 친히 제례를 지내는 것에 대해 살펴보면 이는 인정의 면에서나 천리(天理)의 면에서나 참으로 사의(事宜)에 합당한 것이니 예를 담당한 신하나 가까이에 있는 신하가 마땅히 수시로 거행하기를 청해서 지극히 효성스러운 성상의 덕을 따르게 하는 것이 사리에 당연한 것이로되 전일에 의정부에서 하늘의 변고를 들어 가지고 제례를 올리는 것을 중단하게 할 것을 청하였으니 이것은 대체 무슨 도리입니까? 무릇 하늘에서 인간에게 경계를 내려주는 것은 단지 당연히 행해야 할 것을 행하지 않은 것에 대하여 경계를 하는 것일 뿐입니다. 어찌 성상께서 효성을 다하시는 것이 하늘의 재앙을 불러들였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결단을 내리시어 제사를 행하심으로써 지극한 정성을 다하면 될 것입니다. 저들의 구구한 마음을 돌볼 필요가 있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공경하기만 하면 될 것입니다.

옛날의 국가가 오래도록 나라가 잘 다스려지고 편안하였던 까닭은 모두 신하와 백성들로 하여금 군주와 신하, 아버지와 아들의 의(義)에 대하여 알게 함으로써 풍속이 순정하고, 인심이 크게 안정되게 한데 있습니다. 그렇게 한 다음에 비록 외적이 침입과 같은 변란이 발생하였다 하더라도 사람마다 모두 윗사람과 친밀하게 느끼고, 어른을 위하여 죽으려 하는 마음이 있었으므로 국가가 반석과 같은 견고함이 있었습니다. 만약에 교화를 밝히지 아니하고, 인심을 바로잡지 아니한다면 아무리 백만의 군사가 있다 하더라도 아침저녁에 망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진나라가 한번 패함에 끝내 그 난국을 수습하지 못한 까닭입니다.

우리나라는 조종조에서 위에서는 몸소 실천하는 교화가 있었고, 아래에서는 향당(鄕黨)의 법이 있었기 때문에 풍속이 바르게 되어 실로 옛사람들의 도가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지난번 한번 교화가 씻은듯이 사라진 뒤에는 군주와 아버지 아들의 윤리조차 알지 못하는 사람이 생기기 조차 하였으니 이는 매우 통탄할 일입니다. 현재 「소학(小學)」을 인출(印出)하여 중외에 반포하였으니 이는 실로 교화의 근본이므로 인심이 흥기하리라는 바람이 거의 실현될 것같습니다. 청컨대 지금 이후에는 교훈청(敎訓廳)을 따로 설치하여 당상관(堂上官)은 삼공(三公) 이하중에서 학문이 있고, 예의를 아는 사람을 차출하고, 당하관(堂下官)은 그 시기의 학문을 좋아하는 사람 및 재야에서 독서하는 선비중에서 가장 나은 사람을 뽑아 차출하도록 하십시요. 그리고 태학생(太學生) 및 사학(四學)의 유생 중에서 나이가 어리고 학문에 뜻을 둔 사람을 따로 뽑아서 날마다 강좌를 개설하고 「심경(心經)」, 「근사록(近思錄)」, 사서삼경을 가르치기도 하고, 혹은 전일에 읽고 배운 책에 대하여 강론하고 질문하여 의리에 정통하고, 재식(才識)이 있는 자를 파악하여 적당히 기용할 수 있는 인물로 삼는 것도 좋

을 것입니다。 그렇게 한 다음에 본청(本廳)으로 하여금 조정에 들어와 계달(啓達)하게 하여 성상께서 전강(殿講)에 친히 임하시어 의리를 논난하게 하여、 뛰어난 사람은 그대로 전시(殿試)에 나아가게 하고、 그 다음의 사람은 초시(初試)에 응시할 자격을 주십시요。 그렇게 한다면 인심이 소동하여 인재를 배양하는 길이 열리게 될 것입니다。

김장생(金長生)이나 장현광(張顯光)등을 모두 교훈청 당상으로 차출하여 있는 마음을 다하여 교육에 힘쓰게 한다면 어찌 이익되는 바의 도(道)가 없겠습니까?

요사이 신이 들으니、 전강(殿講)에 참여하는 유생은 모두 요행히 참예할 수 있는 무리들 뿐이고、 먼 지역에 있는 유식하고 독서를 많이한 사람들의 경우에는 전혀 참예한 사람이 없다고 합니다。 머리가 희도록 경전을 공부하여도 전강에 시험볼 기회가 없으니 어찌 인심으로써 원망하는 마음이 없겠습니까? 지금부터는 전강의 기한이 정해진 이후에 각 관청에 행회(行會)하여 효행과 명경(明經)의 선비에 대하여 본도의 감사로 하여금 정밀하게 가리어서 상송(上送)케 한다면 옛날의 향공(鄕貢)의 법이 있게 될 것이요、 풍속에도 보탬이 있어 저절로 막대한 효과가 생기게 될 것입니다。

금일의 일은 비록 바쁠 것이 없을 것 같으나 실로 다급한 지경에 있으니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교육을 존중하시기 바랍니다。

신은 말이 제정신이 아니고、 계획한 것이 우활하여 성상의 교화에 보탬이 되는 바가 없습니다만 군주를 사랑하는 마음은 참으로 절실하여 말을 단속할 줄 모르니 진실로 도끼로 죽임을 당하는 형벌을 면하기 어려울 것입니다。 그러나 군주의 나라를 다스리는 도는 사람이 나쁘다 하여 그의 말까지 무시하여서는 안될 것이니 그것이 바로 사람들과 더불어 선을 행하는 도리입니다。

현재의 시사(時事)는 날로 점차 위태로운 지경으로 흘러가고 있습니다。 만약 크게 변통을 가함으로써 지난날의 적폐를 혁신하지 아니한다면 백성들이 안정을 얻을 길이 전혀 없을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자신을 돌아보아 성찰하시어 덕이 날마다 성신(聖神)의 경지에 오르시고、 이미 구렁텅이에 빠진 것과 같은 백성들의 폐단에 대하여 유념하신다면 요순임금의 문명(文明)한 덕과 변화의 다스림이 장차 기약하지 않아도 저절로 이르러 올 것입니다。 만약에 백성들의 원망하는 소리를 들어도 듣지 않은 것처럼 여기고、 위태로운 지경에 처한 폐단을 그대로 두고 혁신하지 아니한다면 아슬아슬한 위태로운 위기가 어두움 속에 잠복하고 있을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아무 걱정이 없는 때에 경계를 하시고、 아무 위기도 보이지 아니한 때에 일을 도모하십시요。

신은 지극히 격앙되고 간절한 마음을 이길 수 없어 삼가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아룁니다。

비답(批答) : 상소문의 내용을 다 살펴보고 너의 군주를

사랑하는 정성을 가상히 여기노라! 상소문의 내용에 대해서는 내 마땅히 유념하겠으니 너는 사양하지 말고 직무를 수행하라!

## 陳水路所聞見畫一疏 此疏必是已巳水路往返猥所陳而無可考可欠

伏以 此以下多缺

接置小桶以瀉雨水大風小不洴沒者實由於此首尖銳浪蹴自破自上懸舵尾無孔穴鐵碇麻索十分堅固 出入大洋如履坦道雖或漂風不至顚覆最忌近岸沙 船雖摧折人有生道莫重朝 天之役乃以我 國齟齬之船往來大洋事甚危急而中國船制尚不遵效制作亦是欠事今後朝 天似異前日入泊諸島恐難如意則船隻堅緻必須申飭於前日可以利涉矣況堂堂 國家至誠事大兩南物力貢船數十豈難措辦每於臨期攘奪民船全不給價事體未安請於今後一依 中國船制用鐵塗灰務使堅粧回泊兩西以爲不時之用則事極便宜詳量處置幸甚

一中國通州江造作 國用船隻以爲南遷之備今雖爲虜賊所破旋即修造來泊云 中國則雖往南京不如我 國之江都而避亂船隻尚且預備者如此我 國則丁卯之亂全賴江都得以保存有天險可恃之勢而一罷京江舟師之後臨急覓船如求頭燃民怨徹天當時之事可忍言哉今則講和之後有朝夕待變之虞而尚無整理舟師之擧臣實悶爲臣家在江上詳聞前日舟師之弊堂上即廳不得其人則弊端滋蔓或得其人則有益而無害曩時之事旣不足云今日 朝廷豈無規畫得宜之道乎處置幸甚

一臣見登州城郭則女墻之內防守之處廣爲馳道而上下有所休處則守城之人雖欲退步城內之高無異於城外故人皆死守不敢違命我 國則城內甚平敵來近城則人皆退編下城將令雖嚴終無堅守之理亦因地勢易於退走者也事極痛惡此則衆酌利害善爲變通幸甚

一登州海岸雖是沙土之地北海無島朔風吹浪則船無安泊保存之處因其海口築城作門引納潮水內爲藏船之所數千樓航安泊應變賊船來到門外則以大砲防變聲甚嚴因念江華雖不可盡爲築城泊船便利之處或築城防備一如登州之制則雖或賊來自有制勝之路矣但此則江華地勢恐難如登州之便利也

一中國臨陣時抄出善手砲手數百別爲前行使之堅坐不動連續放火以爲却敵之圖而其次才劣火手則使之立于後行連續莊藥以及前行之人蓋後者莊藥前者放火砲聲無時少絶賊難近前云此乃中國制勝之長技而我 國則前隊放火即退之後後隊繼入未及定坐之際賊兵長驅仍至見敗者甚多以此見之 中國放火之制不可不傳習也

一中國船上無草苫蓋覆之事別無畏火之機而賊兵若因火攻則必有難制之憂別作小桶以爲汲水之用船上人數十計十人執兵器則十人執水桶以防火箭之用云此可法之事況我 國則船上全用草苫一射火箭則更無保全之謀事極危懼此亦量宜傳者也

一中國弓制雖若不強善爲造作雖遭雨水不至解弛云此亦密爲傳學其妙而弓弩之制最妙於伏兵破敵之用我 國尚不傳習亦是欠事或有詳知制度之人則俾爲造作以補軍機之用亦或無妨

一中國軍需之用極爲浩大而每年歲末天下經費所用餘物別莊一庫以待不時之需一如唐時備邊庫云我 國則當兵興之日無一軍需別莊之處事急之後每患竭乏甚可悶也兵曹步布則是何等重物而佐郎

一人專管出入只爲會計堂上不知此豈當然之事兵曹戶曹若有餘布盡歸 國用可也堂上郎廳各有逐月丘債之用流來痼弊未能革去自今以後每年歲末經費所用之多少詳查會計之後兵戶兩曹用餘之物逐一別莊成冊送于備邊司亦或有備無患之道也

一各道各邑皆設敎官境內儒生盡爲管轄檢飭其中學業之不精者言行之多過者不許赴擧人皆希望鄕貢多有愛惜名節之道而各道皆設提學及副使巡行檢督以爲勸勵學業之道州縣皆有士子養育之事培養人才極備其規我 國則雖有鄕校不擇敎官鄕貢之士全無總領任意赴擧人不畏法鄕黨糾正風俗之道歸於虛地人才之不興世道之日下無足怪也今於大邑則一依平時擇送敎官專管貢擧俾無濫雜之弊或以京官及都事等巡檢勸學一如中朝之制似或便當但此事所係甚重而人皆以不切時務不敢強言其規矣

一孔廟制度及配享陞黜等事已在於禮樂疏中想盡 睿覽矣然其中啓聖廟一事則不可不及時遵行矣盖顔子子思曾子皆在於 殿上而顔無由伯魚曾晳等各在廡下人倫倒置莫甚於此 聖廟莫大於明倫則必須改作啓 聖廟然後可得人倫之正必無人道未盡之理矣

## 陳水路所聞見畫一疏(이 상소문은 년 중국으로 분명히 기사 갔다가 온 뒤에 바친 것으로 보이는데 근거할만한 것이 결핍되어 있다.)

엎드려 생각컨대(원주 : 이하에는 빠진 문장이 없다)

자그마한 통을 이어 놓아서 빗물을 빠져나가게 만들었으니 큰 바람이 불어도 조금도 가라앉지 아니하는 것은 실로 여기에 기인합니다。 그 머리 부분은 첨예하게 생기어 파도가 그것을 때리고 그대로 부숴져 버립니다。 그 위에는 키를 걸어놓았으며、 배의 이물에는 구멍이 없습니다。 쇠로 만든 닻과 삼으로 만든 노가 지극히 견고하므로 큰 바다에 출입할 때 마치 탄탄대로를 밟고 다니는 것과 같습니다。 비록 바람에 표류한다 할지라도 배가 전복되는 경우가 없습니다。 가장 기피하는 것은 해안의 모래사장에 접근하는 것입니다。

비록 배가 부숴진다 하여도 사람은 살아날 방도가 있습니다。 막중한 중국의 사행길에 우리나라의 이가 맞지 않는 배로서 큰 바다를 행하게 되니 일이 매우 위급합니다。 그런데도 불구하고 중국의 배 제도를 본받아 제작하지 아니하니 이 또한 결함이 있는 일입니다。 금후에는 중국의 사행길은 전일과는 다를 것으로 보여 여러 섬에 들어가 정박하는 것도 여의치 않을 것으로 보이니 선박을 견고하고 치밀하게 만들 것을 앞서서 신칙하게 하여야만 탈없이 바다를 건너갈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하물며 당당한 국가로서 지성으로 사대(事大)를 하는데 양남(兩南)의 물력(物力)은 공물을 바치는 배 수십 척이면 가능하니 어찌 마련하기가 힘들다 하겠습니까? 그런데 매양 기한이 닥치면 백성들의 배를 빼앗고 조금도 값을 지불하지 아니하니 사체(事體)가 타당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니 지금부터는 한결같이 중국의 배 제도에 의거하여 쇠를 사용하고 회를 발라서 견고하게 치장하게 하십시요。 그리고 양서(兩西)에 돌아와 정박하게 하여 불시의 용도에 사용하게 한다면 일이 지극히 편리할 것입니다。 자세히 살피시고 처치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

다。

一、중국의 통주강(通州江)에서는 국가에서 사용하는 선박을 제작하여 남쪽으로 천도할 때의 대비용으로 삼고 있습니다。지금에는 비록 적들에게 파괴되었으나 즉시 수리하여 그곳에 정박하였다고들 합니다。중국이 비록 남경으로 간다고, 하지마는 우리나라가 강화도로 피난가는 것과는 비교가 되지 않음에도 불구하고 선박에 대한 준비를 이와 같이 합니다。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정묘호란 때에 오로지 강화도에 의지하여 나라를 보전할 수 있었으니 믿을만한 천험(天險)의 형세가 있었으나 한번 경강(京江)의 주사(舟師)가 혁파되고 난 뒤에 다급한 지경에 다다라 배를 찾느라고 마치 머리털이 타는 것과 같이 구하니 백성들의 원망이 하늘을 찌를 지경이었습니다。당시의 일을 어찌 차마 말로 표현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지금 강화를 맺고 난 뒤에는 아침 저녁으로 변란을 닥칠 것같은 우려를 하고 있습니다만 아직도 주사(舟師)를 정리하려는 시책이 없으니 실은 실로 이를 안타깝게 여기고 있습니다。신의 집은 강가에 있기 때문에 전일의 주사(舟師)의 폐단에 대하여 자세하게 들을 기회가 있었습니다。당상과 낭청을 적임자를 얻지 못하면 그 폐단이 자심할 것이요 만약 적임자를 얻는다면 이익만 있고 해는 없을 것입니다。그러나 당시의 일은 거론할 것이 없습니다。지금의 조정에서는 어찌 규획을 하여 득의(得宜)한 경우가 없겠습니까? 처치하여 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一、신이 등주(登州)의 성곽을 살펴보니 성곽의 내부에는 성을 방어하는 장소가 있어서 폭을 넓게 하여 치도(馳道)를 만들고 그 위아래에 휴식하는 장소를 설치하여 놓았습니다。성을 수비하는 사람이 비록 후퇴하려고 하여도 성내부의 높이가 성밖의 높이와 다를 바가 없으므로 사람들이 모두 성을 사수(死守)하여 명령을 거스르는 일이 없습니다。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성내부가 매우 평탄하여 적들이 쳐들어와서 성에 접근하면 사람들이 모두 겁을 집어먹고 성아래로 내려옵니다。그리하여 장수의 명령이 아무리 엄하다 하여도 성을 견고하게 방어할 이치가 없으니 그것은 지세(地勢)가 물러나서 도망하기에 쉬운데 기인하는 것입니다。그 일은 지극히 통탄할 일이거니와 이러한 일을 싫어하실 경우 그 이해(利害)를 살피시어 변통을 잘 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一、등주의 해안은 비록 모래밭으로 되어 있는 땅이지만 북해(北海)에는 섬이 없으므로 삭풍이 풍랑을 몰아오면 선박이 편안하게 정박하여 보존할 수 있는 장소가 없습니다。그러한 조건으로 인하여 바다입구에 성을 쌓아서 문을 만들어 조수를 받아들이고 그 내부는 선박을 숨겨두는 장소로 만들었으니 수천 척의 누선(樓船)이 편안하게 정박하여 변화를 기다릴 수 있게 하였습니다。그리고 적선(敵船)이

문밖에 다가오면 대포로 그 변란에 방어를 하는데 그 소리가 매우 웅장하였습니다。 이에 강화도에 대하여 생각을 하여보니 강화도에 비록 모두 성을 쌓아 선박의 정박에 편리한 장소로 만들 수는 없지만 만약에 등주의 제도와 똑같이 성을 쌓아서 방비를 하게 한다면 비록 적이 쳐들어오는 경우가 있다 하더라도 그 안에는 적을 제압할 수 있는 방책이 있을 것입니다。 단 이 문제에는 강화의 지세가 등주와 같이 편리하지 않다는 점이 있기는 합니다。

一、중국에서는 전투에 임할 때 선수(善手)와 포수 수백명을 차출하여 따로 전열(前列)을 삼아서 그들로 하여금 그 자리에 앉아서 이동하지 못하게 하고 연속적으로 포를 쏘게 하여 적을 물리치는 방책으로 삼습니다。 그리고 다음에는 재주가 열등한 화수(火手)는 그들의 뒷줄에 서서 연속적으로 화약을 장전하게 하여 앞줄에 있는 사람에게 전달하게 합니다。 대개 뒷줄에 있는 자들이 화약을 장진하고 앞에 있는 자들이 포를 쏘게 한다면 포성이 잠시라도 그칠 때가 없으므로 적들이 앞으로 전진하기가 어렵다고 합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중국이 적을 제압하는 장기라고 합니다。 그런데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앞 대열이 포를 쏘고 나서 뒤를 물러난 뒤에 뒤에 있는 대열이 그 자리를 이어 들어갑니다。 아직 자리에 앉기도 전에 적병들이 긴거리를 달려와서 패배를 하는 경우가 매우 많았습니다。 이로써 보건대 중국의 포를 쏘는 법은 전습하지 않을 수가 없습니다。

一、중국의 배 갑판위에는 초둔(草苞)을 덮는 일이 없으므로 특별히 화재가 일어날 것을 두려워하는 일이 없습니다。 그런데도 만약 적병의 화공을 한다면 반드시 제압하기 힘든 경우가 있게 마련인데 그때에는 따로 자그마한 통을 만들어 물을 떠오는 도구로 삼고 있습니다。 배위에 있는 사람이 수십명이 될 경우에 열명이 병기를 잡고 있으면 열명은 물통을 잡고서 불화살을 방비하는데 사용한다고 합니다。 이것은 본받을만한 일입니다。 하물며 우리나라는 배위에 완전히 초둔(草苞)을 사용하고 있으므로 한번 불화살에 맞으면 배를 보존할 방책이 전혀 없기 때문에 일이 매우 다급하고 위태롭게 됩니다。 그러니 이것 또한 전수하는 것이 마땅한 것이라 생각됩니다。

一、중국의 화살 만드는 법을 살펴보면 비록 강하게 보이지는 않으나 제작을 잘하기 때문에 비록 빗물을 만난다 하더라도 풀어지는 일이 없다고 합니다。 이것 또한 은밀하게 전수하여 그 오묘한 기술을 배워야 할 것입니다。 궁노(弓弩)의 제도는 복병을 설치하여 적을 격파하는데 가장 요긴한 것인데도 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아직도 전수받아 익히지 아니하고 있으니 이 또한 부족한 일이라고 하겠습니다。 혹시 제도에 대하여 자세하게 아는 사람이 있으면 그로 하여금 만들게 하여 군기(軍機)의 용도에 보탬이 되게 하시는 것도 무방할 것입니다。

一、중국의 군수(軍需)는 지극히 방대함에도 불구하고 매년마다 세말에는 천하의 경비중에서 쓰고 남은 물건은 따로 한 창고에 저장해 두었다가 불시에 사용할 군수(軍需)로 대비해 놓고 있어 마치 당나라 때의 비변고(備邊庫)와 똑같다고 합니다。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전쟁이 일어난 때가 되어도 군수품을 따로 저장해 둔 곳이 전혀 없어서 사태가 다급해진 뒤에는 매양 군수품의 고갈을 우려하고 있으니 매우 걱정스러운 일입니다。병조의 보포(步布)는 이 얼마나 중요한 물건인데 좌랑(佐郎) 한 사람이 그 출입을 관장하고 오직 회계당상(會計堂上)만을 위하고 있으니 아지 못하겠습니다。이것이 어찌 당연한 일이겠습니까? 병조와 호조에서 만약 쓰고 남은 배가 있을 경우에는 모두 국가비용으로 귀속시키는 것이 좋을 것입니다。당상과 낭청은 제각기 달마다 구채(驅債 : 벼슬아치에게 그가 사사로이 부리는 하인의 급료로 녹봉외에 더 주는 돈이나 물건을 가리킴)의 비용이 있는데 그 고질적인 폐단이 되어와서 혁파하여 없앨 수가 없습니다。이제부터는 매년 세말에 경비를 사용한 수량을 자세하게 조사하여 회계한 뒤에 병조와 호조에서 쓰고 남은 물건을 하나 하나 따로 저장하여 그 내용을 책으로 만들어 비변사에 올리게 하신다면 또한 유비무환(有備無患)의 방책이 될 것입니다。

一、각도와 각읍에는 모두 교관을 두어 경내의 유생을 모두 관할하게 하고 그중에 있는 유생들을 검사하고 신칙하여 학업에 정통하지 않은 자와 언행에 과실이 많은 자는 과거에 응시하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않습니다。사람들이 모두 그를 희망하여 향공(鄕貢)에는 명예와 절개를 아끼는 도리가 있습니다。각도에는 모두 제학(提學) 및 부사(副使)를 설치하여 도내를 순행하며 감독하여 학업을 권장하게 하는 방책으로 삼고 있으며 주현(州縣)에는 모두 선비를 양육하는 일이 있어서 인재를 배양하는 법규가 지극히 완비되어 있습니다。우리나라의 경우에는 비록 향교가 있다고 하지마는 교관을 선발하지도 아니하고 향공(鄕貢)의 선비를 총괄하지도 아니하여 임의대로 과거에 응시하므로 사람들이 법이 두려운 줄을 아지 못할 뿐만 아니라 향당에서의 풍속을 바로잡는 방도가 완전히 허사로 돌아가 버렸습니다。그러니 인재가 흥기하지 아니함과 세도가 날로 하강하는 것이 괴이하다 할 수 없을 것입니다。이제 큰 읍에 대하여 평시의 그대로 교관을 선발하여 파견하여 선비의 추천과 과거를 전담하게 함으로써 남잡(濫雜)한 폐단이 없게 하십시요。혹은 경관(京官) 및 도사(都事) 등으로 하여금 순행하며 조사하고 학문을 권장케 하여 한결같이 중국의 제도와 같이 하시는 것이 편리하고 적당할 듯합니다。단 이 일은 관계되는 바가 매우 중대하므로 사람들이 시무(時務)에 절박한 것이 아니라고 여길 것이니 강하게 그 법규에 대하여 아뢰지 못하겠습니다。

一、공자묘의 제도 및 배향과 출척(黜陟) 등의 일에 관

하여는 이미 예악에 관한 상소문에 담겨 있으므로 성상께서 이미 보셨을 줄로 압니다。 그 중에서 성묘(聖廟)를 여는 한가지 일에 관해서는 불가불 때에 맞추어 준수하여 시행하지 않을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대개 안자(顔子)와 자사(子思)와 증자(曾子)는 모두 전의 위에 있고 안무유(顔無由)와 백어(伯魚)、증석(曾晳) 등은 각각 무(蕪)의 아래에 있습니다。 인륜의 도치됨이 이것보다 심한 것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성인의 묘는 인륜을 밝히는 것보다 큰 구실이 없으니 반드시 개작하여 성인의 묘를 열어야 합니다。 그런 다음에야 인륜의 바름을 얻을 수 있을 것이니 그렇게 할 경우 사람의 도리가 다 발휘되지 아니하는 일은 없을 것입니다。

## 諫伐劉興治疏

伏以今日興師天下之義擧也大義所在利害難顧廟謨已定雜議難聒而六月之師進退宜愼天下大計謀及庶人則臣亦職忝論思不得已畧陳淺見伏願 聖上垂察焉臣曾在登州密聞 中朝之議每以東江掣後爲却敵之籌以遼兵勇健爲優於南兵之弱而列島設鎭之勞沿海調餉之費固已疲中國之財力矣每以將不得人兵不收功識者恨之不幸降將作孽賊害欽差滿萬生靈已開投奴之路而數千樓艦有一帆直犯之勢到此地頭 中朝謀臣亦不知所以爲計急之則倒戈引賊腹背受敵緩之則墜落天威法令不行固無善後之策也然一將乍叛首鼠兩端羣心未定逃奴成仇島中人情之向背 天朝多官已度心事矣此時爲天朝計則姑許羈縻以謀徐圖者爲得計耶興兵問罪駈逐籍寇者爲良籌耶此不待智者可知事勢之必然矣興治極其狡詐必量 天朝形勢乃出盜賊之謀非偶然計而猝發者也雖有投奴之意必不得於 天朝然後乃爲偸生之計而已若自初設策送信以懇則奴差絡繹或請其粮或請保護今已數月尚無現著之迹則歸順 天朝之意亦可想矣然而我國動兵雖若勞民 天朝以伐叛而多之奴賊以離絶投奴之路憚之而島中凶徒雖欲遺妻子蹴登萊深喪躡後不敢輕動兵雖不戰義聲固已昭布矣可以有辭於他日而師老境上事機太露興治知之島衆畏之興治萬無故東還之理不得欽命則必得奴書以爲依身保命之資事不得已然後罷兵則深貽興治之怨必有潛師之逞豈不益有所難處者乎先攻空島 戮將士妻孥則聖上必知日後之患今不必盡煩也今則事機漸異周劉兩將自西輸粮必知興治去就急宜接待密問事情而宣言於島中曰我國 天朝輔車相依汝等投奴直犯則是乃我國之縱賊不斬者也厥罪堆均故興兵待變興治西入不圖投奴則征討無據即當罷兵有何一毫之相疑耶但往來行言不可偏信須與我國通官往見興治親問其情咨會旅順得其實情則可以表興治爲 天朝之心可以定我國危疑之計云島衆聞知一以服我國之大義一以堅臣伏 天朝之心而國威自張有虎豹在山之勢矣興治不得欽命雖欲投奴諸將深憚我國顧念妻子必將斬興治而歸 天朝此必然之理也兵交使在其中交鋒之日冠盖尚且往來今於起兵之後外爲相好之色送人偵探以問興治之自處者固無難處之事也興治所在只憑傳聞臨風望洋不知實狀者何故也萬一及今日不即善圖則興治有我國驅逼之怨 天朝有爲叢駈崔之議未知將何以結末也今於義聞傳播之後厚待西來之將送人旅順以明正義之擧因即班師以完國事則國勢自尊人心自安無益少費非所恤也比於血戰傷人之事則利益百倍矣若失此機遲延不

罷則日後漸有難處之機而兩西枯竭軍兵怨咨必有甚於與賊對壘之時矣 廟堂想必十分講究 聖上想必深思夬斷而不任私憂過慮惟此仰陳惶恐戰灼不知所達

## 유흥치(劉興治)의 토벌을 간(諫)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컨대、오늘 군사를 일으키는 것은 천하의 의거(義擧)입니다。대의(大義)가 있는 곳에는 그 이해(利害)를 돌아보기가 어려운 일이요、정부의 계획이 이미 결정되었으니 잡다한 의논을 시끄럽게 제기하기가 어렵습니다。그러나 六월에 군사를 발동하는 것은 그 진퇴를 신중하게 하여야 옳은 것이며、천하의 대계(大計)가 서인(庶人)에게까지 그 모책(謀策)의 기회가 주어진다면 신 또한 직책이 논사(論思)의 자리에 있는지라 부득히 천견(淺見)을 진술치 않을 수가 없습니다。엎드려 바라건대、성상께서는 살펴보아 주십시오。

신이 일찌기 등주(登州)에 있을 적에 은밀히 중국이 논의하는 바를 들었사온대、매양 동강(東江)에서 적의 후미를 제압하는 것으로써 적을 퇴각시킬 전략으로 삼고、요병(遼兵)은 용감·건장하여 약한 남병(南兵)보다 우세하다고 여기고 있었습니다。그리고 열도(列島)에서 진(鎭)을 설치하는 노고와 연해지방에서 군대물자를 조달하는 비용이 참으로 중국의 재력을 고갈시켰다고 했습니다。매양 장수에 적임자가 없고、군대가 공을 세우지 못하는 것에 대하여 식자들은 한탄하고 있습니다。불행히도 항복한 장수가 재앙을 만들어 황제가 파견한 사신을 적해(賊害)하니 일만 생령(生靈)들이 벌써 누르하치에게 투항할 길을 열어놓고 있습니다。그리고 수천 척의 누선(樓船)도 한 척의 돛배에 그대로 침범당할 형세에 놓여 있습니다。이러한 지경에 이르러 중국의 계책을 세우는 신하들도 어떠한 계책을 세워야 할지 알지 못하고、다급해지면 창을 뒤집어 잡고서 적을 이끌어 들여 배와 등에 적의 침입을 받고、사태가 완화되면 천자의 위엄을 추락시켜 법령이 시행되고 있지 아니하니 참으로 선후책(善後策：사태가 발생하고 난 뒤에 사태를 수습하여 萬全을 꾀하는 것)이 없다고 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한 명의 장수가 반란을 일으키면 쥐새끼마냥 이러지도 못하고 저러지도 못하여 망설이면서 군중의 마음이 안정되지 못하고、도망한 놈을 원수로 삼으니 섬에 머물고 있는 사람들 심정의 향한 바를 중국의 많은 관리들은 헤아리고 있습니다。

이 시기의 중국을 위하여 계획을 세운다면 잠시 (적에게) 예속됨을허락하였다가 점진적인 계책을 세우는 것이 낫겠습니까? 아니면 군대를 일으켜 적의 죄를 묻고 적구(籍寇)를 쫓는 것이 좋은 계책이겠습니까? 이 문제는 지혜있는 자에게 묻지 않아도 필연적인 사세(事勢)를 알 수 있는 것입니다。흥치(興治)는 지극히 간교한 놈으로 반드시 중국 형세를 헤아려 보고서 도적의 모책을 내놓은 것이니 결코

우연히 생각을 하여 갑작스레 난을 일으킨 것은 아닙니다。 비록 누르하치에게 투항할 뜻이 있다 하더라도 반드시 명나라에 대하여 뜻을 얻지 못한 다음에야 그제서야 목숨을 부지할 계책으로 그렇게 할 뿐입니다。 만약 처음으로 계책을 세워 편지를 보내어 간청을 하였다면 누르하치에게 보내는 사신이 끊이지 않아서 혹은 식량을 청하기도 하였을 것이요。 혹은 보호해줄 것을 청하기도 하였을 터인데 여러 달이 된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드러난 증거가 없는 것으로 보아서 중국에 귀순(歸順)하고자 하는 뜻을 미루어 알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우리나라가 군대를 동원하는 것은 비록 백성들을 수고롭게 하는 것 같지만 중국에서는 반란자를 토벌해준다 하여 높이 평가할 것이요、누르하치는 자신에게 투항할 길을 끊어 놓는다 하여 꺼릴 것입니다。섬 안에 있는 흉도(凶徒)들은 비록 처자를 버리고서 등주(登州)·래주(萊州)로 나아가고자 하지만 추격당할 것을 매우 두려워하여 감히 가볍게 군사를 이동시키지 못합니다。 그러니 비록 적들과 전투를 하지 않는다 할지라도 의롭다는 명성이 참으로 널리 선양된 처지이니 앞으로 벼명거가 있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군사가 국경선에서 오래 머물러 기밀이 지나치게 노출되었으므로 흥치(興治)도 알아차리고、섬에 있는 무리들도 두려워하고 있습니다。 흥치는 절대로 아무 연고 없이 동으로 귀환할 이치가 없습니다。 그는 황제의 명을 얻지 못하면 반드시 누르하치의 글을 얻음으로써 몸을 의지하고 목숨을 보전할 근거로 삼을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사태가 부득이한다음에 군대를 파(罷)한다면 흥치에게 심한 원망을 주게 되어 반드시 비밀리에 군사를 움직이는 행동을 하게 될 것이니 더욱 처치하기 곤난한 바가 생기지 아니하겠습니까?。 먼저 텅빈 섬을 공격하여 장수와 병졸 및 처자를 죽이는 경우 성상께서도 일후(日後)에 발생할 우려에 대해 분명히 알고 계시니 이제 모두 번거롭게 할 필요는 없을 것입니다。

현재 정세가 점차 예전과는 달라져서 주(周)·유(劉) 두 장수가 서쪽으로부터 군량미를 수송해 왔으니 반드시 흥치의 거취(去就)에 대하여 알 것이니 재빨리 접대하여 그 사정에 대해 은밀히 물어보고 난 다음 다음과 같이 섬안에 선언하는 것이 옳을 것입니다。

「우리나라와 명나라는 서로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너희들이 누르하치에게 투항하여 그대로 침범한다면 이것은 바로 우리나라가 적을 풀어주고 베어죽이지 않은 것과 같으니 그 죄는 똑같은 것이다。 그러므로 군대를 일으켜 변란에 대비할 것이다。」

흥치가 서쪽으로 들어가 누르하치에게 투항할 것을 기도하지 아니한다면 그들을 토벌할 근거가 없으니 즉시 파병(罷兵)함이 마땅한 일이니 어찌 조금이라도 의문나는 것이 있겠습니까? 단 오고가는 말을 완전히 믿을 수가 없으니、반드시 우리나라의 통역관과 더불어 흥치를 찾아가 만나서 직접 그 정세에 대해 묻게 한 다음 여순(旅順)에서 자문(咨文)으로 조회하십시오。 그들의 실정을 파악하고 나면 흥치

가 명나라를 위하는 마음을 겉으로 드러낼 수 있을뿐만 아니라 우리나라의 위태롭고 의문나는 계책을 결정할 수 있을 것이라고 합니다。 섬에 있는 무리들이 이러한 사실을 들어 안다면 한편으로는 우리나라의 대의(大義)에 탄복할 것이요、 한편으로는 중국에 신복(臣伏)하는 마음이 굳어질 것이니 나라의 위세가 저절로 커지므로 범과 표범이 산속에 있는 것과 같은 형세를 갖게 될 것입니다。

흥치가 황제의 명을 받지 못할 경우 비록 누르하치에게 투항하려고 하여도 제장(諸將)들은 우리나라를 매우 꺼리고 있고、 처자를 염려하고 있으므로 반드시 흥치를 베어버리고서 중국으로 귀속할 것이니 이는 필연적인 이치입니다。 교전(交戰)중에도 사신이 그안에 있었고、 전투하는 날에도 사자들이 왕래한 바 있습니다。 지금은 군대가 일어난 뒤로 겉으로는 서로 사이가 좋은 국면이니 사람을 보내어 정탐함으로써 흥치의 처신에 대해 물어보는 것도 참으로 여려울 것이 없는 일입니다。

흥치의 소재처(所在處)에 대해서는 단지 소문에만 의거하고 있을 뿐 바람부는 언덕에 서서 바다를 바라보는 것과 같아서 그 심상에 대해서 아직 못하니 그것은 무슨 까닭입니까? 만약 금일에 이르기까지 잘 도모하지 아니한다면 흥치는 우리나라가 그를 구박하였다는 원망을 하게 될 것이고、 명나라는 수풀을 만들어 놓고 참새를 쫓아낸다는 의논을 할 것이니 장차 어떻게 결말 지을 것인지 알지 못하겠습니다。

의병이라는 소문이 전파된 지금 서쪽에서 온 장수를 후대하고、 여순(旅順)에 사람을 보내어 정의로운 의거를 밝히십시오。 그리고 이 기회에 회군(回軍)하여 국사를 온전케 한다면 국세는 자연히 올라갈 것이요。 인심은 자연 안정될 것이니 무익한 작은 경비는 우려할 바가 아닙니다。 혈전(血戰)을 벌여 사람을 상하게 하는 일에 비한다면 그 이익이 백배는 될 것입니다。

만약 이 기회를 놓치고 지연시켜 군대를 파하지 아니한다면 일후에 점차 처리하기 어려운 사태가 생길 것이요 양서(兩西)가 고갈되고、 군병(軍兵)이 원망·탄식하여 반드시 적과 대치하는 것보다 심한 바가 있을 것입니다。

묘당(廟堂)에서 십분(十分) 강구하였으리라 생각하고 또 성상께서 반드시 숙고하시어 결단을 내리리라。 생각되지마는 사적인 우려가 심한 것을 참지 못하고 이에 우러러 뢰오니 황공하고 두려워 어쩌할 바를 모르겠습니다。

## 陳情請罪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以荒學昧識濫齒講臣自顧知愧人謂斯何強顔進退于今二年承乏忝窃於心不安前者累日入直百病交侵家有祀事情勢切急通告同官請與替直日將昏暮忙迫出門同官即入雖免闕直臣之情迹宋涉經出獨負罪累惶悚待罪伏乞 聖慈諒臣危懇治臣之罪以懲怠慢不勝幸甚且臣前旣盡言莫非狂瞽之見而雖蒙採納不諧朝議終不見施空言無実不足再陳誠切愛君志在爲國有懷不達臣実恥之因念册禮

儲君宗社之大本也上告天王藩邦之大義也當此彼此疑阻之日國家小事尚且盡達於 天朝況立 儲貳是何等重事而本國設院養德爲日已久尚不請命雖緣多事年荒之故 天朝若或聞知以趣不來請有所云云則豈不有未安之意乎皇太子生纔二歲兵戈擾攘先立國本豈非立天下之大道者乎況於近日管餉銀參其數甚優以此所儲不至浪費則一二詔使之行足以不煩民力而待之請速議定開春之後即爲遣使 奏請允合事宜且念胡差接待雖出於權宜之計不可先竭民力以奉仇賊也兩西一自被掠之後創痍未起十家無牛田野盡荒滿目驚慘而胡差逐年往返不知其幾每站宰牛以滿其慾人心憤怒財力匱竭西民萬無保存之勢況有漢人之橫侵者耶國家若不善處則孑遺之民日漸潰散勢甚悶惻者也臣聞胡中亦禁屠牛國法甚嚴云此宋可與通議之機也今於回答之行別作一書曰屠牛廢農宋犯天戒牛肉有毒時至殺人請於信使之行勿用牛肉以重兩國之法云奴酋亦必喜聞而許之無害於通信之情而有益於保民之義請速議處幸甚人臣事君言責得中不可有過直近諛之意人君納諫聽先明察不可有偏信過疑之心然衆人言之明暗不同而人君挾雷霆之威受逆耳之諍不能虛受者固已有悔矣況聲色之嫌私意之蔽言有所不入則侈然自大之心潛滋暗長終至於國非其國矣前日微細之事諫官之言不無過中失當之端而求其本意則宋出於愛君防微之義李命俊既以此超擢已著好諫之盛德其餘言語之有過者則一笑而置之可見天地之量矣窃念南銑既以治郡有稱入爲諫官出守西路之劇邑宋有裨於公私今日外補之 命雖若無害於守令擇人之意羣下一見除目或稱 聖上以言貶人臣宋悶焉方今四方拭目顒望至治皆有幸生當世鼓舞振作之心矣 聖上擧措每使萬民咸曰一言一政莫非至善人心服而天意和矣若有一號一令少咈人心則誠非國家之美事也外人不知事機皆有疑於言路之杜絶則豈不爲明世之累乎伏乞還收南銑安岳郡守除授之 命以示包容之量不勝幸甚幸甚臣雖無狀一心至誠每希 聖德日就於堯舜之域而已言無不達只俟狂妄之誅惶恐無地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爾誠爾其勿辭安心察職

진정(陳情)하고 죄를 청하며、 겸하여 소회(所懷)를 아뢰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은 거친 학문과 어두운 지식으로 외람되이 강의를 하는 신하의 대열에 끼였으니 스스로 생각해 보아도 부끄럽거늘 남들은 이자가 누구인가 일컬을 것입니다。 그래서 역지로 웃는 얼굴을 하고 진퇴(進退)한 지 지금까지 二년의 세월이 지났거니와 빈자리를 채워 벼슬을 훔쳐 차지하니 마음이 편안치 아니합니다。 예전에 여러 날 동안 입직(入直)하느라 온갖 병이 번갈아 침노하고、 집안에는 제삿일이 있어서 정세가 매우 급박하였습니다。 이에 같은 직에 있는 관리에게 통고하여 체직(替直)하여 주기를 요청하여 날이 어두어 지려 할 무렵에야 바삐 대궐문을 나섰습니다。 그리고 같은 직에 있는 관리가 즉시 들어왔으니 비록 궐직(闕直)한 죄는 면하였습니다만 신의 마음가짐을 보면 실로 지레 대궐을 나간 것〔經出〕에 해당하니 저 홀로 죄를 부담하여 황송스럽게 죄를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성

상께서는 신의 위간(危懇)함을 양찰(諒察)하시고, 신의 죄를 다스리시어 태만함을 징계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한편 신은 예전에 이미 가진 바 생각을 다 말하였거니와 그 말은 미치고 어둔 견해가 아닌 것이 없었습니다. 그런데 비록 성상께서 채택하셨을지라도 조정의 생각과 어울리지 못하여 결국 시행되지 못하고 헛말이 되어 아무 실속이 없었으니 재차 진언할 필요가 없습니다. 그러나 군주를 사랑하는 마음이 진실로 절실하고, 나라를 위하는데 뜻이 있으면서도 가슴속에 가진 생각을 아뢰지 아니하는 것에 대해서 신은 참으로 부끄러워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다음과 같이 생각해 보았습니다.

세자를 책봉하는 예는 종사(宗社)의 큰 근본입니다. 위로 천왕(天王)에게 고하는 것은 번방(藩邦)의 대의(大義)입니다. 현재와 같이 피차간에 의심하는 판국에 처하여서는 국가의 자그마한 일이라도 빠짐없이 천조(天朝 : 明나라)에 아뢰어야 합니다. 하물며 세자를 세우는 것은 그 얼마나 중대한 일이며, 본국에서 관청을 설치하여 세자의 덕을 양성시킨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었는데도 아직까지 중국의 고명(誥命)을 청하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 비록 사건이 많이 발생하였고, 흉년이 들었다는 까닭에 연유하기는 하지만 명나라가 만약 그러한 기미를 알아차리고서 고명을 청하지 아니한 것을 이용하여 무어라 말을 한다면 어찌 불편한 것이 없을 수 있겠습니까?

황태자(皇太子)가 탄생한 지 겨우 두해 동안에 전쟁으로 나라가 동요하니 먼저 나라의 근본을 세움이 어찌 천하의 대도(大道)를 세우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하물며 근래에는 사신을 접대할 때 은(銀)이 그 수에 매우 많이 들어간다 하니 여기에서 저축한 것을 낭비하지 아니한다면 한두 명의 조사(詔使)의 일행쯤이야 백성의 힘을 번거롭게 쓰지 않아도 접대하기에 충분합니다. 청컨대, 속히 의논·결정하시어 다가오는 봄 이후에 사신을 파견하여 주청(奏請)하심이 사의(事宜)에 합당할 것입니다.

한편 오랑캐의 사신에 대한 접대는 비록 임시변통의 계책에서 나온 것이기는 하지만 백성의 힘을 고갈시켜 가면서까지 원수의 도적을 봉양하는 것을 앞세워서는 안됩니다. 양서(兩西)지방은 한번 약탈을 당한 뒤로 그 상처가 아직 아물지 아니하였기 때문에 열집에 한 마리의 소도 없는지경으로 전야(田野)가 모두 황폐하여 그것을 바라보노라면 놀랍고 참담합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오랑캐의 사자는 해마다 왕래하여 그 수가 얼마나 되는지조차 알 수 없는 판국인데 매 역참(驛站)마다 소를 잡아 그들의 욕구를 만족시키자니 인심이 분노하고, 재력이 고갈되어 서도(西道) 백성이 보존될 형세가 전혀 없습니다. 하물며 한인(漢人)의 방자한 침탈까지 있으니 어쩌겠습니까? 국가에서 만약 선처하지 아니한다면 겨우 살아남은 백성들이 점차 뿔뿔이 흩어지리니 그 형세가 매우 가련하고 안타깝습니다.

신이 들으니, 오랑캐 나라에서도 소를 도살하는 것을 금하여 그 금지하는 법이 매우 엄하다고 합니다. 그러니 이

는 참으로 상호 의논하기 좋은 계기입니다。 이제 회답하는 사신길에 특별히 글을 한 통 만들어 「소를 도살하여 농사를 짓지 못하게 하니 참으로 하늘의 경계를 범하여 쇠고기에 독이 있어 때때로 사람을 죽이기까지 합니다。 청컨대 통신사(通信使)의 행렬에 쇠고기를 사용하지 못하게 함으로써 두나라의 법을 중시하게 하여 주십시오。」라고 하십시오。 이와 같이 하면 누르하치도 또한 반드시 그 말을 듣고 기뻐하여 허락할 것입니다。 통신사의 정(情)에 해를 끼치지 아니하고 백성을 보전하는 의로움에 이익이 생기는 일이니 청컨대 속히 상의하시어 처분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신하가 군주를 섬길 때에는 그 말이 중용을 얻는 것을 귀한 것으로 여기기 때문에 그 말이 지나치게 강직하거나 아첨에 가까워서는 안됩니다。 군주가 간언(諫言)을 받아들일 때에는 명백하게 관찰하는 것을 가장 앞세우기 때문에 한쪽만을 믿거나 지나치게 의심하는 마음을 가져서는 안됩니다。 그런데 못사람들이 하는 말은 명암(明暗)이 다르고、군주가 우뢰와 같은 위엄을 가지고서 귀에 거슬리는 간언을 들을 경우 허심탄회하게 간언을 받아들일 수 없는 사람은 참으로 후회를 하게 될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성색(聲色)에 혐의를 두고 있고、사의(私意)에 가리워지게 되어 (신하의) 간언(諫言)이 귀에 들어가지 아니하면 허풍을 떨며 자신을 과장하여 생각하는 마음이 자기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커지고 불어나서 결국에는 나라가 나라꼴이 아닌 지경에 이르게 될 것입니다。

전일에 자그마한 일에 대하여 간관(諫官)이 한 말은 중도(中道)를 잃고、타당하지 않은 면이 없지는 않습니다마는 그들의 본래 뜻을 살펴보면 실로 군주를 사랑하여 사태가 미미할 때 막아보자는 의리에서 나온 것이었습니다。 이명준(李命俊)은 이미 이와 같은 일로 인하여 순서를 뛰어넘어 발탁하였으므로 간언을 좋아하는 성상의 성대한 덕을 드러내시었으니 그 나머지 사람중 언사가 지나쳤던 사람에 대해서는 일소(一笑)에 부치고 용서하는 것이 천지와 같은 성상의 도량을 보여주는 것이 될 것입니다。

가만이 생각하여 보면、남선(南銑)은 치군(治郡)에 칭송이 자자하여 내직으로 들어와 간관(諫官)이 되었는데、다시 외직으로 나가 서로(西路)의 험한 읍의 수령으로 삼는다면 참으로 공사(公私)에 도움을 주리라고 여겨집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외직에 보임(補任)하는 명은 비록 수령은 사람을 가려 발탁한다는 뜻에는 해가 없겠으나 못 아랫사람들은 제수(除授)하는 글을 한번 보고서 성상이 간언의 말을 한 이유로 신하를 좌천시켰다고 하는 자가 있으니 이는 참으로 민망한 일 입니다。

현재 사방에서는 눈을 씻고서 엄숙하게 지치(至治)를 기다리고 있으니 모든 사람이 다행히 당세(當世)에 태어나 고무(鼓舞)되고 진작(振作)되리라는 마음을 가지고 있을 것입니다。

성상의 거조(擧措)가 항상 만백성으로 하여금 모두다 「한

마다 말、한가지 정사가 지선(至善)이 아님이 없다。」라고 말하게 한다면 인심이 복종하고 천의(天意)도 화답(和答)을 할 것입니다。 그렇지만 한가지의 호령이라도 인심에 조금이라도 어긋난다면 이는 참으로 국가의 아름다운 일은 아닐 것입니다。 외인(外人)이 정세를 알지도 못하면서 모두 언로(言路)가 막혀있다고 의심을 한다면 어찌 밝은 세상에 누를 끼치지 않겠습니까? 엎드려 바라건대、남선(南銑)을 안악군수(安岳郡守)에 제수한 명령을 거두시어 성상의 포용하시는 도량을 보여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신이 비록 무상(無狀)하나 지성스런 한 마음은 언제나 성상의 덕이 날로 요순임금의 경지에 나아가는 것을 바라는 것밖에 없으므로 가진 생각을 아뢰지 아니한 적이 없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다만 신의 미치고 망령된 죄에 대하여 벌을 주기만을 기다리고 있으니 황공무지할 뿐입니다。 삼가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아룁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보고 너의 정성이 다 갖추어져 있었다。 너는 벼슬을 사양하지 말고 안심하고 직무를 보라!

## 呈華人文字疏

伏以臣自登州回來時宋戶部差人出牌文令各島護送接待長山島居遊擊張燾送揭相問且以西洋國火炮造作册來視臣亦修謝留數日後有我國人物刷出事臣不得已往見請盡刷還張燾及王承鸞皆待臣以禮翌日張燾來謝製送詩文臣亦畧送禮單張燾又送禮樂疏册六本臣謝其厚意而別今者李梅上來時付送揭帖及禮單接待所來傳臣處矣人民義無私交而此人分義與前日宋戶部厚待事體有異不可私相酬答臣不得已還送接待所若使譯官善爲措辭曰崔有海適受由在外不能及時相答因爲還送云云則未知如何係是華人往復之事元揭帖並爲傳寫上 達事涉煩瀆不勝惶恐待罪謹昧死以 聞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似可依此答之

## 중국인의 문자(文字)를 바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이 등주(登州)로 부터 돌아올 적에 송호부(宋戶部)가 사람을 보내어 패문(牌文)을 내어주고 각 섬으로 하여금 신 등을 호송하고 접대하게 하였습니다。 장산도(長山島)에 거주하던 유격(遊擊：明代에 변경지역에 설치하였던 장군의 職名) 장도(張燾)가 송계(送揭) 위문하는 한편 서양국의 화포 만드는 법을 기록한 책을 가져다 보여주었습니다。 이에 신도 또한 사례를 하고 여러날 머물렀습니다。

그뒤에 우리나라 인물(人物)을 쇄환(刷還)하여 오는 일이 있어서 신이 부득이 그곳에 가서 그들을 만나 쇄환할 것을 청하니 장도(張燾) 및 왕승란(王承鸞)이 모두 신을 예로써 대우하였습니다。 그 다음날 장도가 신을 찾아와서 시문(詩文)을 지어주니 신 또한 간단한 예단(禮單)을 보냈습니다。 장도가 또 예악소책(禮樂疏册) 六본(本)을 보냈기에 신이 그의 후의(厚意)에 사례하고 해여졌습니다。

지금 이매(李梅)가 중국에 갔다오는 길에 계첩(揭帖) 및 예단을 부송(付送)하여 접대소(接待所)에서 신이 있는 곳에 와서 전해주었습니다.

인신(人臣)은 사적인 교유를 하지 아니하는 의무를 지녔는데 이 사람과 의(義)를 나눈 것은 전일에 송호부(宋戶部)가 신을 후대한 것과 사체(事體)가 달라서 사적으로 수답(酬答)해서는 안되는 것이었습니다。 그러나 신이 부득이하여 접대소에 환송(還送)하였으니 만약 말을 잘하는 역관으로 하여금 「최유해가 마침 말미를 받아 외방(外方)에 있었기 때문에 때맞춰 답례하지 못했다。 그래서 환송한다」라고 말하게 하신다면 어떻겠습니까?

이것은 중국인과 왕복한 일에 관계된 것이니 원래의 계첩(揭帖)을 함께 전사(傳寫)하여 바칩니다。 일이 번거로운 것이어서 그 황공함을 이기지 못하겠습니다。 죄를 기다리며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아룁니다。

「비답(批答)」: 상소문을 보고 상소의 내용을 다 알았다。 그대로 따르는 것이 좋을 듯하여 답하노라。

## 陳情罪疏

伏以君臣之間貴於情義交孚苟有下情不得自達於 君父者則仰陳
宋狀不害無隱之道臣於 榻前妄陳同僚宋病之由心雖無他不覺自
陷於冒濫之歸公義至嚴罷斥惟輕 聖量天涵特加優容只下推考之
命臣宋惶慙伏地待罪今日館吏來言前修撰趙絅以吏曹正郎 肅謝
出去他無替直之員請臣代直臣雖負罪不敢退在私室來詣 闕下然
彈墨未乾物議猶喧 經幄重地是何等職任而身負罪累偃然行公人
謂斯何臣雖貪戀 君恩廉恥所關決難強顔伏乞特 命先罷臣職以
便公私以伸公議不勝幸甚理宜祗候緘答照律之日特以又將闕直情
勢悶迫冒陳危懇尤極惶恐謹昧死以
聞

## 죄를 진정(陳情)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하건대、군주와 신하 사이에는 정의(情義)가 철석같이 굳은 것을 귀중한 것으로 여기고 있습니다。 만약에 아랫사람의 정상을 군부(君父)에게 알리지 못하는 경우가 있다면 그 실상을 우러러 진술함이 (군주에게 아무 것이나) 숨기지 아니한다는 도리에 해가 되지 아니할 것입니다。

신은 성상 앞에서 망령되이 동료가 병이 든 연유를 진술하였거니와 신이 다른 마음이 있어서 그와 같이 하였던 것은 아니나 자신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직분에 넘치는 죄를 저지르는데 이르렀습니다。 공의(公義)는 지극히 엄한 것이니 파직하여 내치는 것도 가벼운 죄인데 성상의 도량은 하늘과 같이 만물을 포용하시는지라 특별히 큰 포용심을 발하시어 단지 추고(推考: 죄과 있는 관원을 심문하여 그 죄상을 고찰하는 것)의 명령만을 내리셨으니 신은 참으

로 두렵고 부끄러워 땅에 엎드리어 벌을 기다리고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오늘 관리(館吏)가 와서 말하기를、전(前) 수찬(修撰) 조경(趙絅)이 이조정랑(吏曹正郎)으로써 숙배(肅拜)、사은(謝恩)하고 (외직으로) 나가니 체직(替直)할 다른 인원이 없으므로 신이 대직(代直)하기를 청한다고 하였습니다。 신이 비록 죄를 짓기는 하였으나 감히 물러나와 사실(私室)에 있어서는 안되니 임금 앞으로 나아오라고 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신을 탄핵하는 글의 먹이 아직 마르지도 않아 물의가 아직도 시끄러운 실정입니다。 경연은 중요한 기구로 이것이 어떠한 직임인데 죄를 짓고 있는 몸이 태연하게 공적인 일을 한다면、사람들이 이일을 두고 무어라 하겠습니까? 신이 비록 임금의 은혜를 탐욕스레 연모한다고 하여도 이는 염치와 관계된 일이니 결코 후안무치(厚顔無恥)하게 나설 수는 없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신을 파직하라고 특별히 명하시어 공사(公私)에 편의하게 함으로써 공의(公議)를 풀어주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이치로 보면、의당 함답(緘答：書面 推問에 대하여 서면으로 회답하는 것)、조율(照律：범죄를 법조항에 적용시켜 논하는 것)하는 날만을 기다리고 있어야 하는데、다만 또 장차 궐직(闕直)하는 일이 발생할까 보아 정세가 근심되고 절박하여 신의 간절함을 아룁니다。 더욱 황공하나 삼가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아룁니다。

## 有明朝鮮國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知製敎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崔公墓碣銘 幷序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宋時烈 撰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趙師錥 書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金萬重 篆

公海州人始祖冲以儒道顯麗氏朝爲侍中本朝萬理集賢殿副提學曾祖瓊訓鍊院都正祖汝雨郡守考澱卓絶羣類號楊浦娶申氏戊子閏六月二十二日巳時生公諱有海字大容公生一年而楊浦公卒五年而喪申夫人公就外氏泣曰請以麻束髮聞者憐之稍長事外翁甚誠外翁無嗣托以後事後公訪得其宗姓主祀而盡歸其産業既就學于金南窓玄成趙風玉守倫又從崔簡易岦于任所崔公有所贈輒辭曰千里負笈豈爲哺啜也公年十五巳中解額翌年往見鄭公彦訥鄭公敎以性理諸書嘗與人同肄業其人父兄秉銓公聞即辭去以避嫌後徙謁鄭寒岡先生逑寒岡甚加奬賞回曰公先君師栗谷先生臨試不入試場今見公益用欽想公不復往曰不賜戒誨而面加褒揚殊不敢當公改葬考妣回欲追喪之長者以爲非禮公只素食居外與張谿谷維遊論理氣及善惡皆天理之說旁觀者兩是之魁發解未幾辭連誣告獄公對甚哲退則讀書不輟鰲城李公恒福諸公救而得免癸丑中生員試高等又登第往謁漢陰李公德馨漢陰奬公禮學之博仍及文詞曰曾拜栗谷先生則曰爲文亦心通乎道然後自可沛然矣公自是益自勉勵焉選入承文院同我

叔父宋公邦柞及趙公延虎力阻權貴家子弟趙公回被臺評公當遷陞而辭曰吾與趙某同事當榮辱與同遂四年不遷差訓鍊都監郎廳絶拒請囑一以便宜施罷從叔崔公沂以海州牧橫罹涎禍人莫敢問公迎慰於筵與前鰲城論廢母之非待命于郊公日往問候鰲城始配遠惡旋又稍改其地公所周旋也兇黨又率朝臣庭請廢母公稱病不出親屬恠以禍福公曰當守死善道禍福非所慮也兇黨嘗欲汲引公至是黜公爲平安評事又將遠竄適有救者故只罷其職嘗遊嶺南謁諸儒賢獨不見鄭仁弘兇黨尤側目差分戶曹郎專管北路物貨農商俱得使便其民至有願作邑宰請於朝者時沈公悅金公盖國前後判度支皆薦公自助統禦使李時彦亦辟置其幕使嘗以幕職巡湖西公歷謁沙溪金先生屢日承誨入爲兵曹佐郎戶曹請以爲調度御史癸亥　仁祖大王即位秋拜司諫院正言先是公以御史久在平安道諳其形便請以李公守一代韓明璉爲巡邊使公往見完平李相元翼言副元帥李适驕蹇難制明年适與明璉擧兵叛公適受安邊之命疾馳赴任以牢北關心時　大駕播遷監司領兵不即過嶺公言曰臣子義當挈戈爭死監司令南兵使金俊龍領兵先行而俊龍亦不即發公自請于監司曰願斬俊龍領其兵自往監司媿謝事平往見兵使請革侵漁之弊兵使有慍色公曰吾視棄其官如弊屣矣即徑歸李公弘胄爲元帥引爲從事公約束將校紀律稍張乙丑拜光山縣監先以學政爲務　朝廷設戶牌特改公職爲御史使之檢覈丙寅　詔使至公差延接都監節浮塞漏費用大省張公晩函稱之曰前所未有也時擇遣八人考講儒生汰定軍伍公與焉謂當事者曰人心騷屑請姑緩之語聞　上特展數月期公始事于忠清道旋以虜變召還先是公謂當路曰白虹貫日虜情叵測急宜諜知形止當路善之而未果也丁卯公爲李完平從事肆分朝南下到果川請恤死節人崔夢亮妻拏之在未者又請給士卒綿布以禦寒皆從之諸議以戶牌實民怨所在欲焚其籍以慰之公不可曰今士卒皆名係其籍芳一去其籍則渙散莫可收拾矣分朝又欲遣御史分巡列邑公曰此　大朝事且　大朝命令旁達八路何敢自此擅便遂止先是公有揚州之命亂已赴任務治兵械知舊以民怨止之公曰竭力報國吾志也時楊爲股肱郡流弊百端公一皆釐革政成有褒賜又行朱子社倉法民甚賴之以修撰召入嘗面陳朝紳朋黨內司害公之弊　上宣賜使盡酌曰所懷止此而已乎公曰臣言之非難自　上體念爲難矣俄以校理上疏曰臺諫論大君第宅則　上意不平有不幸多子爲廷臣所歐之語而旋有知悔之意羣下咸仰日月之更矣曾未幾何而嚴旨又降乞加省察克治之功　上優奬焉爲賛李使往袁崇煥軍前盖袁公要我助兵攻遼也既至則袁公已讒死矣日與登州士人吳大斌業唱和有戶部宋獻論本朝禮當追王私親者說以示公公以歸時　朝廷方力爭其議遂重劾公俄出開城經歷已而陞爲定州牧使時　天將沈世魁鎭椵島遣千摠河成功有所索黨公不肯從成功怒作亂公重被兵刃而世魁反謂成功死於定州之亂公就吏　上遣使者案狀使者誣公公竟配楊口未幾赦還其後我人至椵島見成功與語而歸公之誣遂白乙亥爲公州牧使進實封言事　御批予當體念丙子亂定使者欲以公自免公罷歸丁丑冬叙拜修撰上疏言讐不可不復恥不可不雪上復罷答焉戊寅以司憲府掌令論俞伯曾不當以言獲罪復爲修撰　上特陞資除吉州牧使公自以遠　離經幄又疏陳時事十三條且論說張橫渠西銘名曰淺見　上奬賜豹皮陞辭又　賜對公請賜北民綿花以禦冬箭竹以習藝許之吉州饑疾凡死者一千七百公發廩劑藥以救之廣開屯田得穀三千斛又別備兵器有錫焉　恩先是州民出布戶不下十匹公以土產懋懋遽以除其太半辛巳瓜遞入爲同副承旨公年

五十四而卒于其年之十月十八日上悼惜特賜棺材又臨筵問故其臩葬楊州之紺坡公初娶掌令趙應文女再娶郡守洪敬紹女皆有女進士權屋縣監許纘其壻也季娶金氏監役光潤女生男洽淀渲汸渲文科通政今爲郡守一女適李柱漢側出男澤女爲宋玧妻洽生孝昌悌昌淀生萬昌百昌順昌郡守生起昌女適權愔次適宋世晋汸生震昌泰昌女適洪以度次適李軒佐權屋男斗樞文科掌令次斗紀文科司諫女適判書趙師錫許纘生瑤璇玉瓌琬李柱漢生鳳齡進士宋玧生世觀澤生俊昌內外曾玄甚繁不能盡錄公少負高才將無所不通醫藥卜筮堪輿義和家說備嘗涉獵遍遊諸老先生門講論下質有言大學所謂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謂爲人欲所蔽則可謂爲氣禀所拘則可疑公曰有自幼而惡者豈非氣禀所拘耶又諸先生於無極太極其解釋多所異同公曰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云者約而盡矣金南窓極加稱賞公常慟不及就養每値忌日必齋素一月事仲父如事所生敎養羣從盡其誠心崔海州家旣覆公竭力以嫁其遺女先世遺蹟雖片言隻字必收拾葆歲其佐官一以勤事愛民節用裕財爲心故所至皆有頌德之碑盖公於事物言爲旣無所放過又師心自喜雖擧世訾咲而終不沮縮以故愛之者甚少而惟其樂善好義慕古勵行則人無異辭焉此公之大略也郡守來示狀泣請銘余不忍以不文辭畧敘如右銘曰

氣豪才優承藉先猷將無不知亦無不爲蒼蒼技癢公豈多讓人謂攬事公益信己以此屢憎災蹇因仍而非所戚終不與易彼之庸瑣能無顔赭諸老先生樂與講明名理數勾亦只不朽瑜不掩瑕愈見其嘉我銘墓左以告觀者

유명(有明)조선국 통정대부(通政大夫)승정원 우부승지(右副承旨)·지제교(知製敎) 겸 경연(經筵)참찬관(叅贊官) 춘추관(春秋舘)수찬관(修撰官) 최공 묘갈명 —서를 덧붙임

대광보국숭록대부(大匡輔國崇祿大夫)의정부 좌의정 겸 영경연사(領經筵事)·감춘추관사(監春秋館事) 송시열(宋時烈) 짓다

자헌대부(資憲大夫) 이조 판서 조사석(趙師錫) 쓰다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 행(行)홍문관 부제학 김만중(金萬重) 전서(篆書) 쓰다

공은 해주인이다。시조 충(冲)은 유학으로 알려져、고려 왕조에서 시중(侍中)에 올랐다。우리 왕조에 들어와 만리(萬理)가 집현전 부제학(정三품)이었으며、증조 경(瓊)은 훈련원 도정(都正：정三품)이었고、조부 여우(汝雨)는 군수였다。부친 전(澱)은 남보다 매우 뛰어났는데、호를 양포(楊浦)라고 하였다。신씨(申氏)에게 장가들어 무자년(一五八八)윤六월二十二일 사시(巳時)에 공을 낳으니、휘는 유해(有海)이고 자는 대용(大容)이다。

공이 태어난지 一년만에 양포공이 죽고、五년 뒤에는 모친 신씨 부인까지도 잃었다。그래서 공은 외가집에 나아가

울면서

「삼베로 제 머리를 묶어 주세요」라고 청하였다。이 말을 듣는 사람들이 모두 가엽게 여겼다。조금 자라면서 외조부를 정성껏 섬겼다。

외조부는 뒤를 이을 후손이 없었으므로、외가의 뒷일을 공에게 맡겼다。나중에 공이 외가의 집안 사람을 만나게 되자 자기 외할아버지의 제사를 주관하게 하고、그 유산도 모두 돌려주었다。

남창(南窓)김현성(金玄成)과 풍옥(風玉) 조수륜(趙守倫)에게 나아가 글을 배웠으며、또 간이(簡易)최립(崔岦)의 임지에까지 따라가 글을 배웠다。최공이 지어준 글에

「천리 먼 길에 책상자를 지고 왔으니、어쩌 밥이나 얻어 먹기 위해서였으랴?」하였다。공은 나이 十五살에 이미 향시(鄕試)에 합격하고、그 이듬해에 정공(鄭公)언눌(彦訥)을 찾아가 뵈었다。정공이 성리학의 여러 책으로 가르쳤다。한번은 어떤 사람과 함께 글을 배웠는데、그 사람의 부형이 마침 관리의 임용권을 잡게 되었다。공이 그 소식을 듣고는 즉시 선생을 떠나、권력자의 자제와 함께 배운다는 의심을 스스로 벗어났다。

그런 뒤에 공이 한강선생(寒岡先生)정구(鄭逑)를 찾아가 뵈었는데、한강선생이 공을 매우 칭찬하면서 말하였다。

「공의 선친이 율곡선생에게 글을 배웠는데、율곡선생이 과거를 주관하게 되자 그 시장(試場)에 들어가지 않았다。지금 공을 보니 더욱 그 덕을 흠모하게 된다」

그 말을 듣고 공이 한강선생을 다시는 찾아가지 않고 이렇게 말하였다。

「꾸지람이나 가르침을 주시지 않고 얼굴 앞에서 칭찬만 더해 주시니、제가 감당할 수가 없겠읍니다」

공이 부모의 묘를 옮기면서 묘표를 더 세우려고 하자、장자들이 예가 아니라고 하였다。

공은 평소에 먹고 자는 시간 말고는 언제나 계곡(谿谷)장유(張維)와 함께 노닐며 이기(理氣)및 선악(善惡)에 대하여 논하였다。모두 천리지설(天理之說)이어서、결에서 보는 자들이 둘다 옳다고 하였다。

초시에 장원한 뒤 얼마 안되어 누가 무고(誣告)하여 옥사(獄事)에 얽혔는데、공의 대답은 매우 명석했으며、물러나와서는 독서하기를 그치지 않았다。오성(鰲城)이항복을 비롯한 여러 공들이 구해주어、죄에서 풀려났다。

공은 계축년(一六一三)생원시에 높은 등수로 합격하고 또 급제하여 한음(漢陰)이덕형(李德馨)을 뵈려 갔었는데、한음이 공의 예학이 해박한 것을 칭찬하다가 문사(文詞)에 대하여 이야기가 나오자、

「예전에 율곡 선생을 뵈었더니 이르시기를 『문장을 짓는 것도 또한 마음이 도(道)에 통한 연후에라야 넉넉해질 수 있다』고 하셨다」

라고 말하였다。공이 이때부터 더욱 문장에 힘썼다。

공이 승문원에 뽑혀 들어갈 때에 나의 숙부인 송방조(宋邦祚)와 조정호(趙廷虎)가 권세있는 집안의 자제들을 힘써

막았다。조공이 그 일로 인하여 대간(臺諫)의 탄핵을 받게 되자、공은 당연히 높은 자리로 승진하게 되었는데도 사양하기를

「나는 조아무개와 함께 일하였으니、영화와 치욕도 마땅히 함께 하겠다」

고 하였다。그리고는 四년 동안이나 벼슬을 옮기지 않았다。훈련도감 낭청(郎廳)으로 피택되었지만 거절하고、편의를 베풀어주는 것도 그만두라고 청하였다。

종숙(從叔)최기(崔沂)가 해주 목사(牧使)로 있다가 애꿎게 음화(淫禍)에 걸렸는데、아무도 감히 문안드리지 않았지만 공은 들것 앞에까지 나아가 위로하였다。

오성 이항복이 인목대비(仁穆大妃)를 폐하는 것은 잘못이라고 논하다가 교외에서 죄명을 기다리는데、공은 날마다 찾아가 문안드렸다。오성이 처음엔 멀고도 험한 곳으로 유배되었다가 조금 가까운 곳으로 옮겨오게 된 것도 공이 힘써준 덕분이었다。흉악한 무리들이 또 조정의 신하들을 이끌고 폐모(廢母)의 의논을 할 때에도 공은 병을 핑계대고 나가지 않았다。친척들이 화를 당하게 될까봐 겁을 내면、

「죽음으로써 올바른 길을 지킬 뿐이다。화와 복을 걱정할 바는 아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흉악한 무리들이 처음엔 공을 자기들 편으로 끌어들이려 하였지만、이 지경에 이르자 공을 평안도 평사(評事)로 내어보냈다。다시 더 먼 곳으로 귀양보내려 하였는데、공을 구해주는 사람들이 있었다。그래서 그 벼슬을 그만두게 하는 것으로 끝났다。

공이 일찌기 영남에 노닐면서 여러 유현(儒賢)들을 찾아뵈었지만、오직 정인홍(鄭仁弘)만은 만나지 않았다。그래서 흉악한 무리들이 공을 더욱 미워하였다。

호조 낭관이 되어 북쪽 지방의 물자들을 공이 모두 관리하자、농사꾼과 장사꾼들이 모두 편리해졌다。그래서 그 백성들은 공이 그 고을 사또가 되기를 원했으며、조정에 청하기까지 하였다。그때 심열(沈悅)과 김신국(金藎國)이 전·후 호조 판서로 있었는데、모두들 공을 추천하였다。자조통어사(自助統禦使) 이시언(李時彦)이 또한 공을 불러서 자기의 막사(幕使)로 두었다。공이 일찌기 막사로 충청도 지방을 순시하다가 사계(沙溪) 김장생(金長生)선생을 찾아뵙고는、여러 날 가르침을 받았다。조정으로 들어와 병조좌랑(정六품)이 되었다가 호조에서 청하여 조도어사(調度御史)가 되었다。

계해년(一六二三) 인조대왕이 즉위한 가을에 사간원 정언(正言：정六품)을 제수받았다。이보다 앞서 공이 평안도에 오랫동안 어사(御史)로 있었으므로、그곳의 형편을 잘 알았다。그래서 순변사(巡邊使) 한명련(韓明璉)을 이수일(李守一)로 바꾸게 해주십사고 임금께 청하였다。공이 재상이었던 완평(完平)이원익(李元翼)에게 찾아가、부원수(副元帥)이괄(李适)이 교만하여 제어하기 어렵다고 말하였다。그랬더니 과연 그 이듬해에 이괄이 한명련과 함께 군사를

일으켜 반역하였다。공은 그때 마침 안변(安邊)군수(종四품)로 임명되어、말을 달려서 임지로 나아가 북쪽 변방을 지키고 있었다。그때 인조 임금께서는 피난가셨는데、감사(監司)가 군대를 이끌고 곧 고개를 넘으려 하지 않았다。그래서 공이

「신하된 도리로써 마땅히 창자루를 끌고 죽도록 싸워야만 합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그러자 감사가 남병사(南兵使) 김준룡(金俊龍)에게 군대를 이끌고 먼저 행군하도록 명하였다。그러나 준룡도 또한 즉시 출발하지 않았다。그래서 공이 감사에게 자청하였다。

「원컨대 준룡의 목을 벤뒤에 그 군사를 이끌고 제가 가겠읍니다」

감사가 부끄럽게 여기고 사과하였다。난리가 평정된 뒤에 공이 병사에게 찾아가서、남의 공로를 훔쳐간 잘못을 바로잡자고 청하였다。병사가 불쾌한 기색을 나타내자

「나는 벼슬버리기를 헌 신짝 버리듯 여긴다」

면서 곧바로 돌아왔다。

이홍주(李弘胄)가 도원수(都元帥)에 임명되자 공을 불러다 종사관(從事官)으로 삼았다。공이 장교들을 잘 단속하여 기율이 차츰 엄격해졌다。

을축년(一六二五)에 광산(光山)현감(종六품)이 되자、먼저 학문과 정치에 힘썼다。조정에서 호패법(戶牌法)을 실시하면서 특별히 공의 벼슬을 바꾸어 어사(御史)로 임명하고、법이 잘 시행되는지 조사하게 하였다。

병인년(一六二六)에 중국에서 사신이 오자 공이 연접도감(延接都監)에 차출되었는데、지나친 지출을 절제하고 새어나가는 비용을 막아서、비용이 크게 줄어들었다。장만(張晩)이 공을 매우 칭찬하면서

「예전에 없었던 일이다」

고 하였다。당시에 八인을 뽑아 보내어 고강(考講)하고 유생(儒生)들을 군오(軍伍)로 떨어뜨렸는데、공도 거기에 관여하였다。공이 당사자에게 말하였다。

「인심이 소란스러우니、짐짓 완화시켜 주시기를 청합니다」

이 말이 임금께 아뢰어져서 특별히 몇 달 기한이 연기되었다。공이 처음에 충청도로 벼슬하러 갔는데、갑자기 오랑캐의 난리가 일어나서 부름받고 돌아왔다。이보다 앞서 공이 당국자에게

「흰 무지개가 해를 꿰뚫고 있으니、오랑캐의 정세를 예측할 수가 없읍니다。첩자를 보내어 빨리 그들의 형세를 알아보는 것이 좋겠읍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당국자도 그 말을 좋게 여겼지만、미처 실천하지를 못했던 것이다。

정묘년(一六二七) 호란 때에 공이 완평부원군(完平府院君) 이원익(李元翼)의 종사관이 되어 분조(分朝)에 속해 남쪽으로 내려갔다。과천에 이르러、절조를 지키다 죽은 사람을 구휼해 주자고 청하였다。최몽량(崔夢亮)의 처·자식이

과천에 있었다。 또 사졸들에게 면포(綿布)를 나눠주어 추위를 막게 하자고 청했는데、 모두 그 의견을 따랐다。 호패(戶牌)때문에 백성들이 원망하니 그 호적을 다 불살라서 그들을 위로하자는 의견을 여러 사람이 내었는데 공이 반대하면서、

「지금 사졸들의 이름이 모두 그 호적에 올라 있다。 이제 그 호적을 한꺼번에 없앤다면 군사들이 모두 흩어져 없어지고、 수습할 수가 없을 것이다」

라고 말하였다。

분조에서 또한 어사를 파견하여 여러 고을을 순시하게 하려고 하였는데、 공이 말하길

「이러한 일은 대조(大朝：인조 임금이 있는 조정)에서만 할 수 있는 일이다。 대조의 명령이 팔도에 이르는데、 어찌 분조에서 감히 이처럼 어사를 보낼 수 있단 말이냐?」

라고 하였다。 이보다 앞서 공을 양주(楊州) 군수에 임명했었는데、 난리가 그치자 그곳에 부임하여 병기(兵器)와 오랜 친구들을 잘 다스려 백성들의 원망을 그치게 했다。 공이 말하길

「있는 힘을 다해 나라에 보답하는 것이 나의 뜻이다」

라고 하였다。 당시에 양주는 가장 중요한 고을이었는데 수많은 폐단이 있었다。 공이 한꺼번에 모두 없애고 올바른 정치를 이루자 나라에서도 상을 내렸다。 또한 주자(朱子)의 사창법(社倉法)을 행하여 백성들이 매우 도움을 받았다。

수찬(修撰：정六품)으로 부름받아 조정에 들어왔다。 한번은 임금 앞에서 조정 신하들의 붕당(朋黨)에 대하여 아뢰었는데、 내사(內司)에서 공의 폐에 대하여 헐뜯었다。 임금께서 공에게 술을 내리고는 따라 주게 하면서

「공이 느낀 바가 이것 뿐인가?」

물었더니 공이

「신이 말하는 것이 어려운 게 아니라、 성상께서 직접 느끼는 것이 어렵습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 얼마 뒤에 교리(校理：정五품)가 되자 이렇게 상소하였다。

「대간(臺諫)들이 대군(大君)들의 저택을 논하자 성상의 뜻이 평안치 않으시니 불행한 일입니다。 많은 아들들이 조정 신하들에게 거리낀 바 되었다는 말이 도리어 알고 귀우치는 뜻이 있으니、 여러 신하들이 모두 해와 달이 바뀌는 것을 우러러 봅니다」

얼마 안되어 엄지(嚴旨)가 내려왔다。 또 성찰(省察)·극치(克治)의 공(功)을 더하길 빌자、 성상이 더욱 칭찬하였다。

자문(咨文)을 가지고 원숭환(袁崇煥)의 군전(軍前)에 사신으로 가자、 원공(袁公)이 우리나라에게 「자기 군대를 도와 요동(遼東)을 공격하라」고 청하였다。 이미 이르자 원공은 이미 참소를 받아 죽었다。 공은 날마다 등주(登州) 사인(士人) 오대빈(吳大斌) 등과 함께 시를 주고 받았다。 호부(戶部)에 송헌(宋獻)이란 자가 있었는데、 우리 나라 왕실의 예를 논하면서 마땅히 인조(仁祖)의 사친(私親)을 추

존(追尊)해야 한다는 점에 대하여 설(說)을 지어 공에게 보여 주었다。〔공이 이때 영원(寧遠)에 사신으로 갔다가 표류되어 등주(登州)에 이르렀는데、호부낭중 송헌과 더불어 인조의 생부(生父)인 정원군(定遠君)을 왕으로 추존하는 것이 옳은지 의논하였었다。정원군은 나중에 원종(元宗)으로 추존되었다〕공이 우리나라로 돌아오자 마침 조정에서는 그 문제에 대하여 논쟁중에 있었는데、(공이 조정과 왕실의 문제를 외국인과 사사롭게 의논하였고、돌아와서도 그 사실을 오래 감추었기 때문에) 공을 주죄로 탄핵하였다。그래서 공은 곧 개성 경력(經歷 : 종四품)으로 내보내졌다。그러나 얼마 안되어 공은 다시 정주 목사(정三품)로 승진하였다。

그때 명나라 장군 심세수(沈世魁)가 가도(椵島)에 진을 치고 있다가、천총(千摠) 하성공(河成功)을 보내어 필요한 물자들을 공에게 요구하였다。그러나 공은 그 말대로 해주지 않았다。하성공이 노하여 소란을 피우다가、공이 하성공의 칼날에 깊이 찔렸다。심세수는 도리어「하성공이 〈정주의 난〉때에 죽었다〉고 말하였다。공은 관리에게 불려가 심문받게 되었다。성상이 사자를 보내어 실상을 살펴보게 하였는데、그 사자가 공을 모함하였다。그래서 공은 끝내 양구(楊口)로 귀양갔다가、얼마 뒤에 용서받고 돌아왔다。그뒤 우리나라 사람들이 가도(椵島)에 가서 하성공과 더불어 말하고 돌아오자、공이 모함받은 사실이 드디어 결백해졌다。

을해년(一六三五)에 공주 목사가 되어 봉사(封事)를 올렸는데、왕이「내가 마땅히 체념(體念)하겠다」고 대답하였다。

병자(一六三六)호란이 평정되자、사자가 공을 자면(自免)하게 하려고 하였다。그래서 공이 벼슬을 그만두고 돌아왔다。

정축년(一六三七) 겨울에 다시 서용되어 수찬(修撰 : 정六품)이 되자、

「원수는 갚지 않을 수 없으며、부끄러움은 씻지 않을 수 없읍니다。」라고 상소하였다。성상께서 다시 공의 상소를 격려하셨다。

무인년(一六三八)에 사헌부 장령(掌令 : 정四품)이 되자、「유백증(俞伯曾)이 부당하다」고 논하였다。그러다가 죄를 얻고는 다시 수찬으로 좌천되었다。성상께서 특별히 올려서 길주(吉州)목사(정三품)에 제수하셨다。공이 경연(經筵)을 멀리 떠나게 되자 또한 시사(時事)十三조에 대하여 상소하고、장횡거(張橫渠)의 〈서명(西銘)〉에 대해 논설하면서 〈천견(淺見)〉이라고 이름하였다。성상께서 칭찬하시고 표범 가죽을 하사하셨다。임지로 떠나는 인사를 드리면서

「북방의 백성들에게 면화를 하사하여 추위를 막고、화살대를 하사하여 무예를 익히게 해주소서」

라고 청하자、성상께서 허락하셨다。길주에 기근이 들고 전염병이 돌아서 一천 七백여 명이나 죽게 되자 공이 관청

의 창고를 열고 약을 써서 그들을 구휼하였다。 둔전(屯田)을 넓게 개간하여 곡식을 三백섬이나 얻고、 따로 병기(兵器)를 마련하였다。 나라에서 말을 은전으로 내리셨다。 이보다 앞서 고을 백성들이 베를 바쳤는데、 호(戶)마다 열 필 이상씩 바쳤었다。 공이 토산품끼리 교역에 힘써、 그 태반을 없애 주었다。

신사년(一六四一)에 길주 목사의 임기가 차서、 조정으로 들어와 동부승지(同副承旨 : 정三품)가 되었다。 공이 나이 쉰 넷으로 죽으니、 그해 十월 十八일이었다。 성상께서 슬피 여기시고 특별히 관재(棺材)를 하사하셨으며、 경연에 임하여 조문하셨다。 그해 선달에 양주(楊州) 감파(紺坡)에 장사지냈다。

공의 첫번째 부인은 장령 조응문(趙應文)의 딸이고、 두번째 부인은 군수 홍경소(洪敬紹)의 딸이다。 모두 딸을 낳았으니、 진사 권후(權厚)·현감 허찬(許纘)이 그 사위들이다。 계비(季妣) 김씨는 감역(監役)광윤(光潤)의 딸인데、 아들 천(泉)·굉(浤)·선(渲)·방(汸)을 낳았다。 선(渲)은 문과에 급제하여 통정대부에 올라、 지금 군수가 되었다。 딸이 하나인데 이주한(李柱漢)에게 시집갔다。 측실(側室)은 아들 택(澤)을 낳았으며、 딸은 송필(宋珌)의 아내가 되었다。

아들 천(泉)은 효창(孝昌)·제창(悌昌)을 낳았으며、 굉(浤)은 만창(萬昌)·백창(百昌)·순창(順昌)을 낳았고、 군수 선(渲)은 기창(起昌)을 낳았다。 딸은 권성(權惺)에게 시집갔다〔〈송자대전(宋子大全)에는 「그 다음 딸은 아직 시집을 안갔다」고 되어 있다。 송시열이 이 비문을 처음 지을 적엔 아직 시집을 가지 않았는데、 나중에 고쳐 넣은 것 같다〕。 방(汸)은 진창(震昌)·태창(泰昌)을 낳았고、 딸은 홍이도(洪以度)에게 시집갔다。 그 다음 딸은 이헌좌(李軒佐)에게 시집갔다。〔마찬가지이다〕

사위 권후(權厚)의 아들 두추(斗樞)는 문과에 급제하여 장령(掌令)에 올랐고、 작은 아들 두기(斗起)도 문과에 급제하여 사간(司諫)에 올랐다。 딸은 판서 조사석(趙師錫)에게 시집갔다。 허찬은 총(璁 : 〈송자대전〉에는 璨로 실려 있다)·숙(璹)·환(瓛)·완(琓)을 낳았다。 이주한은 봉령(鳳齡)을 낳았는데、 진사이다。 송필은 세관(世觀)을 낳았고 택(澤)은 준창(俊昌)을 낳았다。 내·외 증손과 현손은 너무 많아서 모두 다 쓸 수가 없다。

공은 젊어서부터 높은 재주를 타고나、 의(醫)·약(藥)·복서(卜筮)·감여(堪輿)·희화가(羲和家)의 여러학설에 통하지 않음이 없어 두루 섭렵하였다。 여러 훌륭한 선생의 문하에 두루 노닐며 강론하고 질문하였다。 〈대학〉에서 이른바 명덕(明德)이 유생지초(有生之初)에 얻어졌는데、 인욕(人欲)에 의해 가리워졌다는 말은 할 수 있지만、 기품(氣稟)에 의해 얽매인다는 말은 의심스럽다는 말이 있었다。 공이 「어려서부터 악한 자도 있으니 어찌 기품에 얽매이지 않았겠느냐?」고 말하였다。 또 여러 선생들이 무극(無極)·태극(太極)에 관하여 서로 다른 해석들을 하였는데 공

은 「주자(朱子)가 이른바 〈무형이유리(無形而有理)〉라는 말이 그 문제를 요약하여 다 말한 것이다」고 말하였다. 남창(南窓)김현성(金玄成)이 그 이론에 대해 매우 칭찬하였다.

공은 부모를 모시지 못해 늘 슬퍼했으며, 기일(忌日)을 당할 때마다 한달씩 재계하였다. 중부(仲父)모시기를 마치 친부 모시듯 하였으며, 군종(群從)교양하기에 성심을 다하였다. 해주최(海州崔)의 집안이 기울어 지자, 공이 힘을 다하여 그 남은 빛을 시집보내었다. 선세(先世)의 유적이라면 비록 한 글자 한 마디라도 반드시 거두어 모아 간직하였다.

공은 수령으로 나가 벼슬한 때에도 한결같이 부지런히 일하며 백성을 사랑하고, 비용을 절약하여 재물을 넉넉하게 하기에 마음을 썼다. 그래서 공이 부임하는 곳마다 모두 송덕비(頌德碑)가 세워졌다. 공은 사물에 대해 말할 때에 마음대로 그르치는 적이 없었으므로, 스승의 마음을 스스로 즐겁게 하였다. 비록 온 세상이 공을 헐뜯고 비웃어도 끝내 뜻을 굽히지 않았다. 그래서 공을 사랑하는 자는 적었지만, 공이 선(善)을 즐기고 의(義)를 좋아하며 옛사람을 사모하고 행실에 힘쓴다는 점에 있어서는 달리 말하는 사람이 없었다. 이것이 공의 대략이다. 군수 선(渲)이 와서 가장(家狀)을 내보이고 울며 명(銘)을 청하기에 내가 문장을 못한다고 사양할 수 없어 위와 같이 대략 서술하였다. 이에 명을 짓는다.

기백은 호탕하고 재주는 뛰어나
조상의 훌륭한 점을 이어받으셨네.
알지 못함도 없고
하지 못함도 또한 없어,
난잡한 이 글을
공이 어찌 사양하랴.
남들은 일을 끌어잡는다 말하지만
공은 더욱 자신을 믿어,
이 일로 여러번 미움받고
재앙과 험한 일이 잇달아 일어나네.
슬픈 바가 아니더라도
끝내 쉽게 여기지 않고,
상대방이 못나더라도
얼굴 붉히지 않으셨네.
여러 훌륭한 선생들이
더불어 강론하기를 즐겼고,
명리(名理) 밝힌 몇 구절
또한 썩지 않을 진리여라.
아름다운 옥은 흠으로 가리기 어려워
오히려 그 아름다움 더욱 돋보이네.
내가 이 묘 앞에다 명을 지어 이를 보는 이들에게 밝히 아뢰노라.

生員公派

# 十五世 生員公 諱 塘

## 生員公墓碣銘 幷序

歲丙辰清明節下浣 眞城 李源應 謹撰
義城 金宗鎬 謹書

公諱塘成均生員崔氏海州人始祖諱溫以交行稱世生諱冲大匡太師號惺齋諡文憲世稱海東孔子生諱惟善三重大匡太師諡文和生諱思齊司空中書令判吏部事諡良平生諱淪榮祿大夫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生諱允仁文科監察御史生諱敏銀靑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生諱滋號東山叟金紫光祿大夫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諡文淸生諱有渰三重大匡匡靖大夫諡忠憲生諱繼通中正大夫判典客寺事覲御大護軍是爲公五代祖也高祖諱珙奉顯大夫司宰監令曾祖諱安海嘉靖大夫漢城尹祖諱荷奉列大夫禮賓寺少尹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考諱萬理通政大夫集賢殿副提學世子侍講院在輔德妣夫人中和楊氏判官美女生五男皆顯達公居三位焉生有異質慷慨有志節 端宗癸酉生員當丁丑寧越之變遯于邱園不求榮達書農爲業遺之以安配宜人昌寧成氏都丞旨愔女公以天年終于寢葬于京畿道安城郡佛智里白華峰下佐郎公墓左麓負丑之原與配位上下封生四男淑仝淑景淑孫出系有吉副護軍淑仝男億山億壽淑景男瑄縣監春浣縣監璋有吉男潤源參議曾玄以下多不能悉於乎公歿之後已過幾百年星霜矣墓前儀物風雨浸漶不可成樣爲其子孫者豈不悚惶而感歎哉是以乙卯秋斗榮聖維在厚信榮在運炳烈秉源汶柱允榮承朝光錫鉉植承穆在祐與諸族齊聲發論重修爲計幾至竣工之境但所重者碣銘也於是信榮兄至月寒波昌風遠來訪余於襄陽東畔栢田窮廬懇請表阡之文吾以不文未能當是役然揆諸情誼不可固辭故畧叙顚末以慰爲先丹衷因而銘曰

肇基海州世世縉紳吾東倡學名祖是云挺生巨閥耿潔身言天恩靈替
勇退守分如鳳不栗似玉埋塵承襲眞源貽謨後昆孰不感厲嚴而有親
百世省楸菉嘗芳芬改修貞珉溪山益新我何椷言永世不諼

# 十五世 생원공 휘 당

생원공 묘갈명

병진년 청명절 하순에

진성(眞城) 이원응(李源應)은 삼가 짓고
의성(義城) 김종호(金宗鎬)는 삼가 쓰다.

공의 휘는 당(塘)이니, 성균관 생원이다. 최씨는 해주 사람인데, 시조 휘 온(溫)은 문장과 행실로 세상에 이름났다. 이분이 휘 충(冲)을 낳으니 대광태사(大匡太師)이며, 호는 성재(惺齋)이고 시호는 문헌(文憲)이다. 세상에서는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부른다. 이분이 휘 유선(惟善)을 낳으니 삼중대광태사(三重大匡太師)이며, 시호는 문화(文和)이

다。이분이 휘 사제(思齊)를 낳으니 사공(司空)·중서령(中書令)·판이부사(判吏部事)이며、시호는 양평(良平)이다。이분이 휘 약(淪)을 낳으니、영록대부(榮祿大夫)·예부상서(禮部尚書)·한림학사(翰林學士)이다。이분이 휘 윤인(允仁)을 낳으니、문과에 급제하여 감찰어사(監察御史)를 지냈다。이분이 휘 민(敏)을 낳으니 은청광록대부(銀靑光祿大夫)·상서(尚書)·좌복야(左僕射)를 지냈다。이분이 휘 자(滋)를 낳으니 호는 동산수(東山叟)인데、금자광록대부(金紫光祿大夫)·평장사(平章事)·수문전(修文殿)·태학사(太學士)를 지냈으며、시호는 문청(文淸)이다。이분이 유엄(有渰)을 낳으니 삼중대광광정대부(三重大匡匡靖大夫)인데 시호는 충헌(忠憲)이다。이분이 휘 계통(繼通)을 낳으니 중정대부(中正大夫)·판전객시사(判典客寺事)·친어대호군(親御大護軍)을 지냈는데、이가 바로 공의 五대조이다。

고조의 휘는 공(珙)이니 봉현대부(奉顯大夫)·사재감(司宰監)령(令)을 지냈다。증조의 휘는 안해(安海)이니、가정대부(嘉靖大夫)·한성윤(漢城尹)을 지냈다。조부의 휘는 하(荷)이니 봉렬대부(奉列大夫)·예빈시(禮賓寺) 소윤(少尹)을 지냈고、가선대부(嘉善大夫)·이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다。부친의 휘는 만리(萬理)이니 통정대부(通政大夫)·집현전 부제학·세자시강원(世子侍講院) 보덕(輔德)을 지냈으며、모친 중화(中和)양씨(楊氏)는 판관(判官)강(姜)의 딸이다。다섯 아들을 낳으니 모두 현달하였는데、공은 그 가운데 세째이다。

공은 태어나면서부터 남다른 재질이 있고、강개한 지절(志節)이 있었다。단종 계유년(一四五三)에 생원이 되었지만、정축년(一四五七)에 영월지변(寧越之變：단종이 노산군으로 강등되어 六월에 영월로 유배되었다가 十월에 자살하였다)을 당하자 시골로 돌아가 숨고는 부귀 영달을 구하지 않았다。책과 농사를 업으로 삼고、세상을 버림으로 편안하게 여겼다。의인(宜人) 창녕 성씨(成氏)는 도승지 희(愷)의 딸이다。공은 천수을 다 누리고 자택에서 세상을 마쳤다。경기도 안성군 불지리(佛智里)백화봉(白華峰)아래에 있는 좌랑공의 묘 원쪽 언덕 부축지원(負丑之原)에 부인과 함께 위 아래로 장사지냈다。

네 아들을 낳았는데、숙동(淑仝)·숙경(淑景)·숙손(淑孫)은 양자로 나갔으며、유길(有吉)은 부호군(副護軍：종四품)이다。숙동의 아들은 억산(億山)과 억수(億壽)이다。숙경의 아들 온(瑥)은 현감(종六품)이고 춘연(春涎)도 현감이며、장(璋)이 있다。유길의 아들 윤원(潤源)은 참의(정三품)이다。증손과 현손 이하는 많아서 다 쓸 수가 없다。

아아、공이 세상을 떠난 지 벌써 몇 백년이나 지났다。묘앞에 세운 의물(儀物)들이 비바람에 다 이지러져서 본래의 모습을 찾아볼 수가 없게 되었다。그 자손된 자들이 어찌 황송스럽지 않으며、탄식하지 않으랴。그래서 을묘년(

)가을에 두영(斗榮)·성유(聖維)·재후(在厚)·신영(信榮)·재운(在運)·병렬(炳烈)·병원(秉源)·문주(文柱)·윤영(允榮)·승조(承朝)·광석(光錫)·현식(鉉植)·승목(承穆)·재우

(在祐)와 여러 친족들이 한 목소리로 논의를 꺼내어 묘를 다시 수축하기로 계획하였다。이제 거의 준공되어가는데 소중한 것은 갈명(碣銘)이라、신영(信榮)형이 동짓달 찬 물결 모진 바람 속을 멀리서 와 양양(襄陽) 동쪽 잣나무밭 궁벽한 집으로 날 방문하여 묘 앞에 세울 묘갈명을 지어달라고 청하였다。나는 문장이 부족하여 이러한 일을 감당할 수 없지만、여러 정의(情誼)를 헤아리면 굳이 사양할 처지도 못되었다。그래서 앞뒤 사연을 대략 서술하여 후손들이 조상 위하는 충정을 위로하면서、이에 명(銘)을 짓는다。

처음 해주에 터를 닦아
대대로 공·경·대부가 나왔네。
우리 동방에 유학을 시작하신
이름난 조상이 바로 이분이시네。
커다란 집안을 뛰어나게 만드시고
몸가짐과 말씨를 깨끗하게 하셨지。
천은(天恩)이 바뀌자
용감히 물러나 분수를 지키니、
봉황처럼 조를 먹지 않아
욱이 티끌에 묻힌듯 했어라。
참다운 근원을 조상께 이어받고
커다란 가르침을 후손들에게 물려줬으니、
그 누군들 감응하지 않으랴
엄격하고도 친함이 있으셨네。
백세 뒤의 후손들이 선조 묘를 돌아보니
모두들 향기로워라。
이에 비석을 다시 세우니
골짜기와 산들까지 더욱 새로워져、
내 어찌 허튼 말하랴
길이 길이 이 말을 잊지 말지어다。

進士公派

## 十五世 進士公 諱垠

進士公墓碣銘 幷序

白蓮峯下佛智村上有枕丑之原即進士公衣履之藏也公諱垠姓崔氏貫海州高麗世宗十九年乙巳生世祖四年乙卯文科成均進士成宗二十四年癸卯卒贈通訓大夫禮佐郎麗世有諱溫海州大寧郡人歷世以文學稱始爲肇祖生諱冲字浩然號惺齋高麗成宗丙戌生穆宗八年擢甲科官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謚文憲收召後進設九齋以敎之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公始時稱海東孔子海州有文憲書院延安有飛鳳書院京城和順沔川洪川皆有影堂始爲顯祖自後贈謚勳爵連世奕葉蔚爲海東名閥生諱惟善字樂夫號松灘官開府儀同三司三重大匡太師中書令判吏部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謚文和生諱思齊官中書侍郎判吏部事上柱國謚良平生諱淪官榮祿大夫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生諱允仁進士官監察御史生諱敏官銀靑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生諱滋字樹德號東山叟明宗壬申文科官金紫光

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謚文清生諱有渰官三韓三重大匡監察司大寧府院君謚忠憲生諱繼通官中正大夫判典客寺事行親御史大護軍生諱珙字共甫官奉列大夫司宰監令生諱安海字季夏官嘉靖大夫漢城尹生諱荷字求旱官奉列大夫禮賓寺少尹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生諱萬理字明誠文科官通政大夫集賢殿副提學知制敎世子侍講院選淸白吏謚恭惠於公爲王考生五男長塙縣監次堉佐郎次塘生員次垠進士次堲典翰爲分派祖進士公配尙州金氏父參贊無嗣以生員公子入系諱淑孫文科進士官通政大夫禮賓寺集賢殿副提學生七男世臣元享時東重錫琨聖敏斑其餘後裔多不勝記嗚呼公之歿己過四百有稔而世代遙遠累經兵燹守護不全仰瞻邱壠封營頹敗墓儀俱闕位土未備爲子孫者豈不悚懼而含恨哉是以浦內與唐津族相議買入山下坐四斗落以爲香火之策越二年甲寅營爲儀物而發論則財力不逮且難圖成族弟武鎬奮然曰方今世降道衰生存父母未能孝養況遠代祖先有其誠力者鮮矣我等年己七旬際此不爲來後幾百年又因循度了安可遷推哉乃與永鎬君合意率先出力不計勞苦再三訪問於各處諸族募金于期年竟至竣工雖曰諸宗協助之力若非二君爲先之誠焉能如是哉畧叙顚末以爲後日觀鑑而係之以銘曰文憲偉勳闡于萬年陰德垂後簪纓世連公趾厥美三尊俱全堅此貞珉永世遺傳

進士公十四世孫 址鎬 謹撰

# 十五世 진사공 휘 은

## 진사공 묘갈명

백련봉(白蓮峯) 아래 불지촌(佛智村) 위에 있는 침축지원(枕丑之源)이 바로 진사공(進士公)의 혼백을 모신 곳이다。공의 휘는 은(垠)이며 성은 최씨이니、관향은 해주이다。고려〔원문의 잘못이니、「조선」으로 고쳐야 할 것이다〕 세종 十九년(一四三七) 을사〔세종 十九년은 정사년이다〕에 태어나、세조 四년(一四五八) 을묘〔세조 四년은 무인년이다〕 문과에 급제하여 성균 진사에 오르고、성종 二十四년(一四九三) 계묘〔성종 二十四년은 계축년이다〕에 죽었다。통훈대부(정三품) 예조좌랑(정六품)에 추증되었다。

고려시대에 휘 온(溫)이 있었으니、해주 대령군(大寧郡) 사람이다。대대로 문장과 학문으로 이름이 알려졌는데、이분이 비로소 해주 최씨의 시조가 되었다。이분이 휘 충(冲)을 낳으니、자는 호연(浩然)이고 호는 성재(惺齋)이다。고려 성종 병술년(九八六)에 태어나 목종 八년(一〇〇五) 갑과에 급제하니、벼슬은 개부의동삼사(開府儀同三司)·삼중대광(三重大匡)·태사(太師)·중서령(中書令)·판이부사(判吏部事)·감수국사(監修國史)·상주국(上柱國)이

며 시호는 문헌(文憲)이다。 후진들을 불러 모아 구재(九齋)를 설치하고 그들을 가르치니、동방 학교가 일어난 것도 공으로부터 시작되었다。그때 사람들이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해주에 문헌서원이 있고 연안에 비봉서원(飛鳳書院)이 있으며、경성·화순·면천(沔川)·흥천에 모두 영당(影堂)이 있다。이분이 처음으로 널리 알려진 조상이니、이뒤로부터 시호와 훈작을 받은 후손들이 대를 이어 많이 나와 해동에 이름난 집안이 되었다。

이분이 휘 유선(惟善)을 낳으니、자는 낙부(樂夫)이고 호는 송탄(松灘)이다。벼슬은 개부의동삼사·삼중대광·태사·중서령·판이부사·감수국사·상주국이었으며、시호는 태화(文和)이다。이분이 휘 사제(思齊)를 낳으니 벼슬은 중서시랑(中書侍郎)·판이부사(判吏部事)·상주국이며、시호는 양평(良平)이다。이분이 휘 약(淪)을 낳으니 벼슬은 영록대부(榮祿大夫)·예부상서(禮部尚書)·한림학사(翰林學士)였다。이분이 휘 윤인(允仁)을 낳으니、진사에 올랐다가 감찰어사(監察御史) 벼슬을 하였다。이분이 휘 민(敏)을 낳으니 벼슬은 은청광록대부(銀靑光祿大夫)·상서좌복야(尚書左僕射)이었다。이분이 휘 자(滋)를 낳으니、자는 수덕(樹德)이고 호는 동산수(東山叟)이다。명종 임신년〔명종 때에는 임신년이 없다。명종 十八년인 一一八八년에 태어나 一二一二년인 강종 임신년에 급제하였다〕 문과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이 금자광록대부(金紫光祿大夫)·문하시랑(門下侍郎)·평장사(平章事)·수문전(修文殿)태학사(太學士)에 올랐으며、시호는 문청(文淸)이다。이분이 휘 유엄(有渰)을 낳으니 벼슬은 삼한삼중대광(三韓三重大匡)·감찰사監察司)대령부원군(大寧府院君)에 올랐으며、시호는 충헌(忠憲)이다。

이분이 휘 계통(繼通)을 낳으니、벼슬은 중정대부(中正大夫)·판전객시사(判典客寺事)·행친어사(行親御史)·대호군(大護軍)이다。이분이 휘 공(珙)을 낳으니、자는 공보(共甫)이고、벼슬은 봉렬대부(奉列大夫)·사재감령(司宰監令)이다。이분이 휘 안해(安海)를 낳으니、자는 계하(季夏)이고、벼슬은 가정대부(嘉靖大夫)·한성윤(漢城尹)이다。이분이 휘 하(荷)를 낳으니、자는 구한(求旱)이고、벼슬은 봉렬대부·예빈시(禮賓寺)소윤(少尹)에 올랐으며、가선대부·이조 참판에 추증되었다。

이분이 휘 만리(萬理)를 낳으니、자는 명성(明誠)인데 문과에 급제하였다。벼슬은 통정대부·집현전 부제학·지제교(知製敎)·세자시강원(世子侍講院)에 올랐으며、청백리(淸白吏)에 뽑혔고、시호는 공혜(恭惠)이다。이분이 공에게 왕고〔王考 : 조부가 아니라 부친이다〕인데、다섯 아들을 낳았다。장남 고(塙)는 현감이고、차남 정(埥)은 좌랑이며 三남 당(塘)은 생원이고、四남 은(垠)은 진사이며、五남 연(堧)은 전한(典翰)이니 분파(分派)의 중시조(中始祖)들이다。

진사공의 부인은 상주 김씨이니、그 부친은 참찬(叅贊)이다。뒤를 이을 아들이 없어 생원공의 아들로 양자를 삼

으니, 휘 숙손(淑孫)이다。문과·진사에 오르고 벼슬은 통정대부(정三품)·예빈시(禮賓寺)·집현전 부제학(정三품)이다。이분이 아들 일곱을 낳으니, 세신(世臣)·원향(元享)·시동(時東)·중석(重錫)·곤(琨)·성민(聖敏)·정(珽)이다。그 나머지 후손들은 많아서 이루 다 기록할 수가 없다。

오호, 공이 세상을 떠난 지 벌써 四백년이나 지났다。세대가 멀어지고 여러 차례 전란을 겪으면서, 지켜오던 것들이 온전치 못하게 되었다。묘 있는 언덕을 올려다 보니 봉분은 다 무너지고 석물들도 다 이지러졌으며, 위토(位土)도 갖추어지지 않았다。자손된 자들이 어찌 송구해하지 않으며, 한을 품지 않으랴? 그래서 포내(浦內)와 당진(唐津)의 친족들이 서로 의논하여, 산 아래 논 네 마지기를 사들여 제사지낼 비용을 마련하게 되었다。그로부터 二년 뒤인 갑인년(一九七四)에는 묘앞에 석물을 세우기로 의견을 내었는데, 재력이 딸려서 실행하기가 어려울 판이었다。그런데 족제(族弟)무호(武鎬)가 분연히 말하길

「지금 세상이 점점 타락해가고 도(道)가 쇠퇴해져서, 살아 계신 부모님도 제대로 효성껏 봉양치 못하고 있다。하물며 먼 조상들을 정성껏 섬기는 자는 더욱 드물다。우리들 나이가 벌써 일흔이 되었으니 이때 이 일을 하지 않으면, 이 뒤 몇백년 동안 습관대로 넘기기만 할테니 어찌 실천에 옮길 수 있으랴?」

하고는 영호(永鎬)군과 뜻을 합하여 남보다 먼저 돈을 내었다。그리고는 노고를 아끼지 않고 여러 곳에 흩어져 사는 여러 친족들을 두세 번씩이나 방문하여 모금하였다。이제 한 해가 지나 준공하게 되었다。비록

「여러 종친들이 힘을 합하였다」

고는 하지만, 만약 이 두 사람의 조상 위하는 정성이 아니었다면 어찌 이러한 일을 이룰 수 있으랴。이에 그 전말을 대략 서술하여 뒷날 볼거리를 삼고, 잇달아 명(銘)을 짓는다。

문헌공의 위대한 공적이
천년 만년을 길이 밝히고
음덕(蔭德)을 후세에 끼쳐
고관 대작이 대를 이어 일어났네。
공의 발자취 아름다워
삼존(三尊)이 모두 온전하시니,
여기에 이 빗돌을 세워
이 세상 길이 길이 남겨 전하리다。

진사공 十四세손 지호(址鎬)삼가 짓다。

典翰公派

## 十九世 孤竹公 諱 慶昌

### 孤竹集序

余少也則聞孤竹詩詞是近世絶調時余未能曉事不知他求於公也壯歲得依金文敬公門墻獲與公嗣孫鎭安公父子遊因想像公家法之懿風流之美而惜其只以詩聞也及其老也過閱公遺事又從先輩長者得公之事蹟尤詳乃喟然而歎曰是將以人掩詩而乃反以詩而掩人耶自恨其淺之爲知公也盖撮而言之則公之所與遊牛栗兩先生也朴思庵鄭松江辛白鹿諸公也古語云不見其山願見其木斯寀語也栗谷嘗以氷霜素履稱公盖其淸苦之節人有所不堪而處之悠然見山海等閃姦之狀便絶舊要以故玉堂湖堂銓郎之選皆被阻遏而終不悔焉其以先見之明諷切栗谷又似獻可之於司馬文正而其言之符合如左契焉然則公之爲人不待臚列而可知也公之詩雖逼於天寶元和豈足以掩人乎抑公之詩栗谷先生稱之以淸新俊逸有人合刊於白玉峯詩集則崔簡易岦以爲非所班而著說以難之華使朱給事之藩歎賞不已並與鄭圃隱諸賢之作刊布於中朝若是者詩可以掩人乎人可以掩詩乎必有能辨之者矣公海州人諱慶昌字嘉運孤竹其號也隆慶戊辰及第官止鍾城府使鎭安公諱振海今收輯公詩而繡梓者其季胤碩英嘗遊文敬公門下者也鎭安公亦淸疎喜爲詩文敬公嘗稱其固窮之節云時

崇禎癸亥仲夏　　恩津 宋時烈 敘

## 十九世 고죽공 휘 경창

### 고죽집 서

내가 젊었을 때에 고죽(孤竹)의 시사(詩詞)를 들으니 바로 근세에 뛰어난 가락이었다。 그때 나는 아직 사리에 밝지 못해서、 공에 대하여 다른 것은 알아볼 줄을 몰랐다。 장년이 되어 김문경공(金文敬公)문하에서 공의 사손(嗣孫) 진안공(鎭安公)부자를 만나 노닐면서、 공의 의젖한 가법(家法)과 아름다운 풍류를 상상해 보았다。 그러나 안타까운 점은 시에 대해서만 들었다는 것이다。

내가 늙어서야 공의 유사(遺事)를 두루 찾아보고、 또 선배·장자들을 통하여 공의 사적을 더욱 상세히 알고 나서는 한숨을 쉬며 말하였다。

「사람 때문에 시를 가린다더니、 도리어 시 때문에 사람이 가리워졌었구나」

그리고는 내가 공을 안 것이 너무나 얕았음을 스스로 한탄하였다。 감추려 말한다면、 공이 더불어 노닌 분들은 우계(牛溪)·율곡(栗谷)·이이)·성혼)·사암(思庵)박순(朴淳)·송강(松江)정철(鄭澈)·백록(白鹿)신응시(辛應時) 제공이다。 옛말에 이르기를

「산은 보지 않고、 나무만 보려 한다」

더니, 참으로 바른 말이다。 율곡이 일찌기

「열음이나 서리 위에서도 스스로 마음이 평안한 사람」

이라고 공을 평했으니, 그의 청고(淸苦)한 기질을 다른 사람들은 감당할 수 없음을 말한 것이다。

「물끄러미 산과 바다를 바라본다」

등의 섬간지상(閃姦之狀)으로 구요(舊要)를 끊었으므로, 옥당(玉堂)·호당(湖堂)·전랑(銓郞 : 이조의 정랑·좌랑)에 피선되었지만 모두 길이 막혔는데, 끝내 섭섭해하지 않았다。 공은 또한 선견지명(先見之明)이 있어 율곡을 풍간하고 또 사마문정(司馬文正 : 문정은 司馬光의 시호)에다가 견주었는데, 그 말이 나중에 들어맞은 것이 마치 좌계(左契 : 둘로 나눈 왼쪽의 절반)같았다。 그러니 공의 사람됨을 하나 하나 다 기록하지 않고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공의 시가 비록 천보(天寶 : 당나라 현종의 연호, 七四二—七五五, 두보와 이백이 활동하였다)·원화(元和 : 당나라 순종의 연호, 八〇六—八二〇, 백거이·유우석·한유·유종원 등이 활동하였다)의 시에 가깝다고 칭찬하지만, 어찌 그 시로써 그의 사람됨을 가릴 수 있겠는가? 공의 시를 율곡선생은 「청신준일(淸新俊逸)하다」고 칭찬하였다。

어떤 사람이 공의 시를 백옥봉(白玉峰 : 백광호의 호, 一五三七—一五八二, 고죽 최경창·손곡 이달과 함께 삼당시인으로 이름이 알려졌다)과 합하여 간행하였는데, 간이(簡易)최립(崔岦)이 「두 시집을 한데 놓을 것이 아니다」고 생각하고는 설(說 : 〈訂玉峯孤竹集合刊不可說〉〔고죽집〕에 부록으로 실려 있다)을 지어 비판하였다。

명나라 사신 급사(給事)주지번(朱之蕃)이 공의 시를 읽어보고는 감탄하여 마지않더니, 또은 정몽주를 비롯한 여러 선현들의 시와 함께 책을 엮어 중국에서 간행하였다。 이와 같은 점을 본다면 시가 사람을 가리겠는가? 아니면 사람이 시를 가리겠는가? 반드시 이점을 밝혀줄 자가 있을 것이다。

공은 해주 사람이니, 휘는 경창(慶昌)이요 자는 가운(嘉運)이고, 고죽(孤竹)은 그의 호이다。 융경(隆慶 : 명나라 목종의 연호, 一五六七—一五七二) 무진년(一五六八)에 급제하여 벼슬을 종성 부사(종三품)에 그쳤다。

진안공(鎭安公)의 휘는 진해(振海)이고, 지금 공의 시를 수집하여 간행하려고 하는 이는 그의 막내아들 석영(碩英)인데 일찌기 문경공(文敬公) 문하에서 글을 배웠다。 진안공도 또한 청소(淸疎)하여 시 짓기를 좋아하였으니, 문경공이 일찌기 그의 고궁지절(固窮之節)을 칭찬하였다。

숭정(崇禎) 계해년(숭정 시대에는 계해년이 없다。〈고죽집〉이 나온 一六八三년은 康熙 계해년이며, 송시열 식의 정확한 간기로는 崇禎紀元後 癸亥이다) 五월, 은진(恩津) 송시열(宋時烈) 쓰다。

## 고죽(孤竹) 최경창(崔慶昌)선생 시비와 홍랑가비(洪娘歌碑)를 세우다

전국 국어국문학 가비건립동호회에서는 一九八一년 十一월 七일(토) 오후 二시에 경기도 파주군 교하면 파울리(청석)에 고죽(孤竹) 최경창(崔慶昌) 선생의 시비와 홍랑가비(洪娘歌碑)를 건립하여 제막식을 거행하였다。

전국 국어국문학 가비건립동호회 회장 김동욱(연세대교수) 박사가 중심이 되어 전국적으로 이에 호응하는 학자 동호인들이 호응하여 옛 시인의 덕을 기리고자 시비 건립을 한 것이다。

전면에는 고죽(孤竹) 최경창(崔慶昌)선생의 「번방곡(翻方曲)」이 친필 필체로 음각되었다。『折揚柳寄與千里人爲我試向庭前種須知一夜新生葉憔悴愁眉是妾身 孤竹』 그리고 후면에는 홍랑(洪娘)이 고죽에게 보낸 옛시조가 새겨졌다。『묏버들을 힛것거보내노라님의손듸자시는창밧긔심거두고보쇼셔밤비예새닙곳나거든나린가도너기쇼셔·홍낭』

이 시비를 건립하기 위하여 동호인으로 참여하신 분들은 다음과 같다。

김동욱(연세대교수)、이태극(시인、주무간사)、 최태호(전춘천교대학장)、최기호(상명여대교수、총무)、이숭녕(전서울대교수)、최철(연세대교수)、전규태(연세대교수)、신대철(국민대교수)、정현기(연세대교수)、설성경(연세대교수)、 최내옥(한양대 교수)、윤철중(상명여대교수)、박정희(시인)、강계순(시인)、이승훈(한양대교수)、임동석(건국대교수)、박기동(소설가)、한광구(시인)、유흥종(소설가)、 김용식(경상대교수)、마광수(연세대교수)、강창민(시인)、홍정운(평론가)、안정헌(부산대교수)、성낙수(동덕여대교수)、 김윤학(인천교대교수)、김철(평론가)、이윤석(효성여대교수)、한길(강원대교수)、허경진(목원대교수)、정명기(원광대교수)、임철호(전주대교수)、강영주(상명여대교수)、정혜원(상명여대교수)、박근영(상명여대교수)、윤태수(상명여대교수)、 강전섭(대전실전교수)、권두환(서울대교수)、최원보(종친)、최인섭(종친)、최재학(종친)。

시비 제막식에는 이태극 간사께서 인사말씀이 있었고 강계순 여류시인의 시 낭송이 있었으며 최태호 종친의 답례 말씀이 있었다。이를 모두 주선한 총무 일은 최기호 종친이 맡았다。이날 동호인들과 군수 및 군 문화재 관계자들이 참석했으며 주민들이 함께 참석하여 자리를 빛내주었다。

# 二十三世 艮齋公 諱 奎瑞

## 疏

### 辭持平疏 肅宗乙丑

伏以臣稟性愚下本無一能而重以早罹疾病懶散自廢嘗然無有知識雖幸會明時忝竊科第而投置閑散是臣分之宜也不意玆者 聖恩誤加至處以臺憲之職臣承命驚惑不知所措夫臺閣之職上拾君遺下糾官邪品秩雖卑其責任之重則與宰相無異當今朝廷雖乏人亦何可使如臣等輩苟且冒充以淆官方乎使 聖上啓他日輕臺閣之心者未必不自臣身始臣用是爲懼若夫衆議之嗤點一身之顚沛直是第二件事而辭疏未上 召牌先降分義至嚴不得不趨詣闕下而其不敢抗顔承當則固已決矣伏乞 聖明爲朝廷名器之重亟許鐫改其職則臣亦遂其秋分而無僨敗之憂矣公私實爲幸甚臣無任悚蹙屛營之至

신이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성품이 우둔하여 본디 한 가지도 能한 바가 없고 게다가 일찌기 병까지 들어 게으르게 스스로를 포기하였으며 어리숙하게 식견도 없사옵니다。비록 다행히 밝은 시대를 만나 과분하게도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나、그냥 일없이 한가히 지냈는데、이것은 臣의 분수에 마땅한 것이었습니다。그런데 이제 뜻하지도 않게 지극한 성은을 입어 臺憲(司憲府)의 직책에 처하게 되었사옵니다。臣은 어명을 받잡음에 놀랍고도 당혹스러워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대저 臺閣의 직책이란 위로는 군주의 실수를 보필하고 아래로는 관리의 비리를 바로 잡는 것으로、비록 품계는 낮지만 그 책임의 막중함은 재상과 다름이 없사옵니다。오늘날 조정에 비록 사람이 없다고는 하나 그렇다고 어찌 臣과 같은 무리들로 하여금 구차하게 인원수나 채움으로써 官界를 어지럽게 할 수가 있겠사옵니까? 만약에 聖上께옵서 훗날 臺閣을 가벼이 여기는 마음을 갖게끔 하신다면、그것은 반드시 신 자신으로부터 비롯될 것이므로 신은 이때문에 두렵사옵니다。대저 衆議의 비웃음과 一身의 엎어짐 같은 것은 단지 후차적인 일인지라 사직상소를 올리지 못하고 있었는데、조서가 먼저 내려오고 분부가 지엄하셔서 대궐에 바삐 나아가지 않을 수 없었사옵니다。하오나 무례하게 감당하는 것을 감히 할 수 없음은 진실로 이미 결정난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상께옵서 조정의 작위의 중함을 헤아리사 그 직책을 다시 임명하기를 빨리 윤허해주신다면、臣 또한 사사로운 분수를 지켜 일

## 二十三世 간재공 휘 규서

### 상소문

### 持平(司憲府 正五品 벼슬)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숙종을축년

을 그르치는 근심이 없게 될 것이므로, 공적으로나 사적으로나 실로 매우 다행한 일이 될 것입니다. 신은 부끄럽고 황황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辭正言仍請西北人擇人通清疏

伏以臣於再昨引避之啓伏承 聖批辭旨極嚴顯示詘詘之色臣不勝瞿然悚慶而且聞筵中又有北路人備擬臺窠之敎此實臣等之言不足爲有無之致臣之本分固已不堪於言責之地而雖欲包羞在列勉其所不能今臣言議旣已無槪於 上心矣其何敢一日在職無補於 聖朝而有妨於賢路哉且臣素患痰火之症觸暑重發雖不敢列錄証情猥屑於 薖纊之下而根委己痼眞元益脫委頓床席不能省事昨承 召牌未得祗赴臣罪至此尤合萬殞伏乞 聖慈亟許削臣職名仍治臣罪以爲違慢之戒不勝幸甚且臣今雖竢罪職名尙存當盡一日之責旣有所懷亦安得默然而退乎臺閣之職上拾君遺下糾官邪爲任至重任用之際惟當付之公議非人主所得私也向於除拜之時不問其才望之如何公議之許否一切以收用西北爲名終至於苟且備擬當初 聖旨縱出於立賢無方之意然其詞曾銓官貶窠特敘者恐亦未免於偏係之歸也且夫言責之地圖非慰悅遠人之資若欲甄拔收用則唯當擇其人望表著可能稱塞者然後乃可以鎭服人心而使遠外瞻聆有所聳動也今此新除之 命旣非常格而所授之人又出於人望之外公議安得以不激名器安得以不濫也臣等再昨之避蓋出於無隱之義而 殿下逆以威怒相加塞其將言之口而輾轉激惱又擧頃日所未擧之事遂使臺閣言議之地爲捧承傳備擬之窠臣等之言雖無足可取其於言路何其於後弊何哉臣愚於此亦不能無惑焉西北之人 殿下未嘗一見其爲人未必知其有可用之實然且曲意愛護如恐或失而至於昔者所進亦豈無可用之人哉一言忤 旨輒加譴退無復有收用之望臣竊恐 殿下此擧只欲以慰悅遠外之心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不勝慨然也臣愚衷所激輒忘其違忤之誅譏祼之嫌乃復畢其說焉伏乞 聖明垂仁採納焉臣無任惶懼屛營之至

## 正言을 사직하고 아울러 西北人을 擇人할 때 通淸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臣이 이틀전에 하직하겠다고 아뢰었으나、聖上의 批答을 삼가 받자오니、말씀의 뜻이 지엄하고 마땅치 않게 여기는 기색을 드러내시는지라、臣은 두렵고 황송함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한편 듣자오니、筵中(금임금과 신하가 咨問하고 議하는 자리)에서 또한 北路人이 備擬(官員을 임명할 때 吏·兵曹에서 세 사람의 후보자를 추천하는 일)되었다고 하는데、臺閣의 가르침은 실로 臣等의 말로써 결정하기에는 부족하옵니다。그래서 신의 본분으로는 진실로 이미 言責의 소임을 감당할 수 없는지라、비록 부끄러움을 숨긴 채 관리의 班列에 서서 능치 못한 바를 애써 노력하고자 하나、이제 臣의 의론은 이미 주상의 마음에 들어 차지 않게 되었사옵니다。그러니 어찌 하루라도 관직에 있으면서、聖朝에 보탬이 되지 못하고 賢路를 막아서야 되겠사옵니까? 또한 臣은 평소에 痰火症이 있어서 여름이 되면 심해지옵니다。비록 감히 병의 증세를 열거하여

어전을 어지럽히지는 못하오나, 근력의 쇠잔함이 이미 고질이 되었으며 원기가 갈수록 빠져, 침상에 드러눕는 지경이 되어, 조정의 일을 돌볼 수가 없사옵니다。 어제 조서를 받았으나 삼가 나아가지 못하여, 臣의 죄가 여기에 이르렀으니, 만번 죽어도 마땅하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상께옵서 신의 관직을 삭탈하고 신의 죄를 다스림으로써 법을 어기고 오만함에 대한 경계로 삼은 것을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천만다행으로 여기겠읍니다。 또한 신은 지금 죄를 기다리고는 있으나 職名이 아직 남아 있으므로 하루의 책임일지라도 다해야 할 것이니, 이미 마음에 품은 생각이 있는데도 어찌 묵묵히 그냥 물러가리이까? 臺閣의 직책이란 위로는 군주의 실수를 보필하고 아래로는 관리의 비리를 바로 잡는 것으로 그 책임이 막중하온지라, 임용할 때에는 모름지기 公議에 따라야 하며 군주가 사사로이 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옵니다。 지난번 제수(임명)할 때에는 그 사람의 재주와 명망이 어떠한지 그리고 公議의 허락여부 일체를 묻지 않으시고 西北人을 수용하여, 결국 구차하게 備擬함에 이르렀사옵니다。 당초에는 聖旨가 비록 현인을 기용할 때 출신을 가리지 않는다는 의도에서 나왔을지라도, 감독하는 銓官(文武官을 전형하는 직위에 있는 吏曹 堂上官과 兵曹判書등을 일컬음。 —역자주)이나 대궐에 있는 특권자가 또한 편파적인 데로 흐름을 면하지 못할까봐 걱정되옵니다。 또한 대저 言責의 지위는 진실로 遠人을 위안하고 기쁘게 해주는 자격은 아니옵니다。 만약에 발탁하여 임용하고자 한다면, 모름지기 人望이 뛰어나고 직분에 들어 맞을 수 있는 자를 뽑은 연후라야 비로소 人心을 감복케 하고 遠外人으로 하여금 따르게 하여, 경외하는 마음을 갖게 할 수가 있는 것이옵니다。 이번에 새로 제수하신 명은 이미 格에 합당하지 않으며, 제수받은 사람 또한 人望에서 벗어난 데서 나왔으니, 公議가 어찌 격렬하지 않으며 관리이 어찌 소란스럽기 않겠사옵니까? 臣等이 이틀전에 사적한 것은 대개 모든 일을 숨김없이 하자는 뜻에서 나온 것이었으나, 전하께오선 도리어 크게 진노하사 장차 말하려는 입을 막으시어 고민속에 전전긍긍하게 하셨사옵니다。 또한 지난날 거론하지 않았던 일을 거론하사, 마침내 臺閣의 言議의 자리로 하여금 備擬하는 일을 받들어 전하게 하셨사옵니다。 臣等의 말이 비록 가히 취하기에 부족하다 하더라도, 言路는 어찌 하실 것이며 훗날의 폐단은 어찌 하시렵니까? 어리석은 臣은 이에 또한 의혹을 품지 않을 수가 없사옵니다。 西北人은 전하께서 일찌기 한 번도 그 사람됨을 보시지 않으셨으므로 그에게 가히 쓸만한 자질이 있는지를 반드시 알지는 못하시는데도, 또한 왜곡되게 비호하사 마치 혹 잃지나 않을까 걱정하시는데, 지난번에 천거한 자 중에 또한 어찌 가히 쓸만한 사람이 없겠읍니까? 한 마디 말이 聖旨에 거슬린다 하여 문득 물리쳐 버리시고 더이상 수용하시려는 가망이 없으시니, 어리석은 臣이 생각컨대 전하의 이번 거용은 단지 遠外人을 위안하고 기쁘게 하시려는 마음에서 나온 것이지 관직에 맞는 사람을 선발하려는 의도는 아니온지라, 유감

스런 마음을 이길 길이 없사옵니다。 어리석은 신이 거센 공론을 헤아려、 聖旨에 거슬리는 죄와 諫言의 嫌忌함도 잊은 채 다시 말씀을 드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聖明께옵서 부디 어지신 마음으로 간압하여 주시옵소서。 신은 황송하고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以前任吏曹佐郎時事自引仍辭獻納疏 丁卯

伏以臣本庸愚最出人下任職居官無一善狀而至於昨年被罪實坐慢忽記注之嚴秘而 聖德偏覆譴責甚輕感祝 恩私自甘永棄不意玆者遞加收叙畀之以言責之任臣誠驚惶愧憂不知所措其在分義只當趨走承命之不暇第當初諸臣之被罪朝家之定律雖有五十步百步之別若論其所犯則一也目今同罪數人尚未離編配而臣獨揚揚入臺閣夫豈自安於心哉臣之情勢決不敢冒進又有大於此者臣於往歲忝叨銓郎也實發柳成運通淸李東郊復擬臺望之議伊後臺章重加駁劾以詮官之不即自處爲有失於廉義臣雖先坐他罪已離其職論其罪責實無所逃即今在銓諸臣相繼辭遞彈墨尚未乾矣同被一事之劾而彼退此進必無是理其何敢以職名之或殊而晏然榮次不顧羞恥哉古人以廉恥列之於四維之目而以其不張爲亡國之憂雖凡官庶僚或有冒昧於是者爲臺閣者唯當彈論之不置況身爲臺閣豈可親自犯之乎伏乞 聖明亟許削臣職名俾得同罪以重廉防不勝幸甚

## 전에 吏曹佐郎職을 맡았을 때 일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사직하면서 忠言을 올리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본디 용렬하고 우둔하며 사람들 중에서 가장 下出이어서、 관직에 거하는 동안 훌륭한 행적이 하나도 없었사옵니다。 작년에 죄를 지은 것은 실로 記注(언어와 동작을 그대로 기록함)의 엄중한 비밀을 소홀히 한 탓인데도、 聖德이 두루 미쳐 견책이 심히 가벼운지라 성은에 감읍하면서 스스로 기꺼이 영원히 버림받을 각오를 하였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하지도 않게 오늘 문득 言責의 임무를 맡겨 거두어 주시니、 신은 진실로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러워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도의상으로는 마땅히 지체없이 급히 달려가 어명을 받들어야 하옵니다만、 당초에 여러 신들이 지은 죄는 조정의 정해진 법률상 비록 오십 보 백 보의 차이는 있을지언정、 만약에 법을 어긴 바를 논한다면 모두 한 가지 이옵니다。 지금 함께 죄를 지은 몇몇 사람들은 아직 커양자 명부에서 빠지지 않았는데、 신만이 홀로 臺閣에 들어간다면 대저 어찌 스스로 마음에 편안하겠사옵니까? 신의 처지로는 결코 감히 들어갈 수가 없사옵니다。 또한 이보다 큰 일이 있사온데、 신이 지난 해에 銓郎(吏曹의 正郎)직을 욕되게 한 것은 사실상 柳成運을 通淸(淸官이 될 자격을 얻는 일)하고 李東郊이 대각의 의론을 재론한데서

발단이 된 것으로써、이후에 臺章(조정의 기강)에 거듭 탄핵이 더하여 져서 銓官에 나아가지 않았으며 청렴한 도의에 잘못을 저질렀음을 자인하였사옵니다。신이 비록 먼저 다른 죄에 연루되어 이미 그 직책을 그만두었으나、그 죄의 책임을 논한다면 실로 피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지금 銓衡함에 있어 諸臣이 서로 연명한 탄핵문이 아직 마르지도 않았는데、같은 일로 함께 탄핵을 받은 자 중에서 어떤 이는 물러나고 어떤 이는 나아간다면、이런 이치는 전연 없는 법이옵니다。그러니 어찌 감히 職名이 혹 다르다고 해서 편안히 영전하여 수치스러움을 돌보지 않겠사옵니까?옛 사람은 廉恥를 四維(나라를 유지함에 필요한 네 가지 守則。즉 禮·義·廉·恥)의 덕목에 나열하여 이것을 펼치지 못하는 것을 나라를 망하게 하는 근심으로 여겼사옵니다。비록 뭇 관료들 중에 혹 이러한 것을 모르고서 대각에 오른 자가 있더라도 마땅히 탄핵을 피하지 못하는 법인데、하물며 대각에 오른 신분으로 어찌 스스로 이를 범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聖明께옵서 신의 職名을 삭탈하시어 함께 벌함으로써 염치와 禮防을 엄중하게 하도록 하신다면、그 다행스러움을 이기지 못할 것이옵니다。

## 伸救前縣監良佐等疏

伏以臣以無似最承　恩造旬日之內再遷其職而父病沉重俱未得祗謝至於日昨遞牌罪在不赦而譴責不加　溫批反降臣誠惶隕感激不知所措臣之父病尙在危篤之境盖緣眞元旣脫差道未易而臣亦憂惶焦煎之中身病重作頭痛如碎肢體軟麻熨上神暈飮啖全廢殆不省人事旬月之內決無更起之理臣於旣往累犯逋慢之科而今之疾病又如此雖　天地父母曲賜矜諒其在人臣分義亦何敢帶職養病自安於心乎伏乞　聖慈永削臣姓名於朝籍使得以仰救老父俯延殘喘不勝幸甚臣於病伏中得接數日邸報伏見朝著不靖國事可憂職在可言之列寧可無一言而退乎臣窃伏見故儒臣尹宣擧與奉朝賀臣宋時烈同時相友俱爲宗儒士林之所以尊仰景慕者夫豈有異同哉及至今日不幸是非之端出於兩家人心之訝惑衆趨之靡定誠亦無足怪者而朝廷不復參究人情只以抑塞一邊爲鎭定之地至於語逼其父而反咎其子之私痛公議其師而欲禁門生之伸辨此常情之所甚疑惑而論議之日益磯激者也羅良佐之凌踏　三朝禮遇之元老誠不爲無罪然其本情亦出於各爲其師而言不知擇耳自朝家明其是非斥其狂妄則可矣何至於荒裔之竄配哉喉司之覆逆臺閣之陳啓盖出於此而　殿下不賜舒究遽加威怒遞罷譴黜一節加於一節終至於朝著一空補闕無人臣未知此何擧措此何景象臣竊觀此事雖曰士林之是非初亦何關於民生之休戚國計之得失哉而至于今日勝負相角之際國已先受其病大老疏中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誠是痛切語而今日之至於如此者亦豈所以安大老之心哉今者人無賢不肖不問玆事是非皆曰亡國之禍根必在於此臣誠不欲出而當職頹波助瀾以重其病國之罪而況臣向以柳成運通淸事得罪於時彈墨未乾成運卽爲尹拯陳疏見斥者也當此之時臣之佪徨却顧不敢冒進於榮次者亦由於此　殿下若或以臣言爲是而務爲鎭定調劑之道則國家之幸臣亦與焉如其不然則臣前日之罪亦足歸黨比慢賢之科而不可使齒於仕籍況此薇垣淸顯之地哉

伏願 聖明并加財處焉臣無任惶蹙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無非伸救之意予實駭然也勿辭察職

## 前縣監良佐등을 구제해 주기를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불초한 몸으로 聖恩을 가장 많이 입어 십여일만에 다시 그 관직에 遷任되었으나、부친의 병이 위중하여 삼가 감사의 말씀을 갖추지도 못하였사옵니다。일전에 조서를 어긴 죄는 용서받지 못할 것이었는데도 견책을 가하지 않으시고 도리어 인자하신 批答을 내려주시니、신은 진실로 황공하고 감격하여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의 부친의 병은 아직 위독한 지경에 있사온대、대개 원기가 이미 빠져나가 차도가 쉽게 나지 않으며、신 또한 근심하며 마음 태우고 있던 중에 몸에 병이 재발하여 머리가 깨지는 듯이 아프고 사지가 휘청거리고 정신이 혼미하고 식음을 전폐하여 거의 人事를 不省할 지경에 있사온지라、열흘이나 달포 안에는 결코 다시 일어날리가 없을 것이옵니다。신은 기왕에 누차 법령을 어긴 죄를 범했으며 지금의 질병이 또한 이와 같으니、비록 天地의 父母께서 긍휼하신 아량을 곡진하게 내려 주신다 하더라도、남의 신하가 된 도리상 또한 어찌 감히 관직에 머물면서 병을 보양하는 것이 스스로 마음에 편안하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聖慈께옵서 조정의 官籍에서 신의 성명을 영원히 삭탈하시어、위로는 老父를 보살피고 아래로는 저의 남은 목숨을 이어 가도록 해주신다면、진정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이 병중에 몇일 동안 邸報를 접하고서 엎드려 보건대、조정이 화합하지 못하여 국사가 가히 근심스러우니、신의 직분이 간언을 하는 반열에 있는 지라 어찌 한 마디 말씀도 올리지 않고 그냥 물러나리이까? 신이 삼가 엎드려 보건대、옛 儒臣인 尹宣擧와 奉朝賀臣인 宋時烈은 같은 시대에서로 우의를 나누며 모두 宗儒가 되었으므로 士林이 尊敬하고 仰慕하는 까닭에 대저 어찌 異同이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今日에 이르러 불행히도 시비의 발단이 兩家에서 비롯되어、人心이 말다툼으로 미혹되고 사람들이 어디로 나아가야 할지를 정하지 못하는 것도 진실로 또한 이상할 게 없사옵니다。그런데 조정에서는 더이상 인정을 살피지 아니하고서 다만 한 쪽만을 억눌러서 진정의 바탕을 삼았으므로、말로 그 아비를 핍박하면서 도리어 그 자식의 사적인 병폐를 허물하고 그 스승을 公論하면서 제자들이 변론을 펴는 것을 금하려고 하는 지경에 이르르게 되었으니、이것은 人之常情에 심히 의혹되는 바로써 논의가 날로 거세어지고 있사옵니다。羅良佐가 三朝에서 예우하는 元老를 능멸한 것은 진실로 죄가 없는 것은 아니나、그러나 그 본심은 또한 각각 자기 스승을 위하려는 마음에서 나온 것으로 말을 가려서 할 줄 몰랐을 뿐이옵니다。그러니 조정에서는 그 시비를 밝히어 그 망령됨을 벌하면 되었을 텐데 어찌하여 황량한 곳에 유배시키는 지경에 이르렀읍니까? 喉司(주

로 王命出納과 조정의 중대한 언론을 맡았던 벼슬아치)가 삼가 대각에 올린 陳啓는 대개 이러한 뜻에서 나온 것인데, 전하께서는 자세히 살펴보시지도 않으시고 갑자기 진노하시어, 파직시켜 내쫓으심이 한 마디에 한 마디를 더하듯이 하시어, 결국에는 조정이 텅비어 빈 자리를 채울 사람이 없을 정도에 이르게 되었사오니 신은 이 일을 어떻게 처리해야 할지 그리고 이 일이 사람들에게 어떤 영향을 미칠지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이 삼가 이 일을 살펴보건대、비록 「士林의 시비가 애당초 또한 어찌 民生의 安危와 국가 大計의 得失에 관계있겠는가」라고 말들하지만、今日에 이르러 승부를 가리느라 서로 다투는 사이에 나라가 이미 먼저 그 병폐를 받고 있으니、大老의 상소 중에 이른바 「사슴을 쫓느라 泰山을 보지 못한다」는 말이 진실로 매우 적절한 말이옵니다。오늘날 일이 여기에 이른 것이 또한 어찌 大老의 마음을 편안케 하는 바이겠사옵니까?今者에 사람 중에 어진 자나 불초한 자나 이 일의 시비를 묻지 않는 이가 없으며、모두들 「나라를 망하게 하는 화근이 반드시 여기에 있다」고 말하옵니다。신은 진실로 조정에 나아가 직책을 맡으면서、무너지는 파도에 물결을 더하듯이 나라를 병들게 하는 죄를 가중시키고 싶지는 않사옵니다。하물며 신은 일찌기 柳成運을 通淸한 일로 당시에 죄를 지어 탄핵문의 먹물이 아직 마르지도 않았사옵니다。成運은 바로 尹拯을 위하여 상소를 올리다가 내쫓긴 자이옵니다。이 일을 당했을 때 신이 방황하고 머뭇거리면서 감히 榮轉됨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도 또한 이런 이유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전하께서 만약에 혹 신의 말이 옳다고 여기시어 조화롭게 진정시키는 방법에 힘쓰신다면 나라의 寵臣들도 또한 참여할 것이옵니다。그러나 만일에 그렇지 않으시다면、신의 前日의 죄도 또한 파당을 지어 賢者를 업신여긴 죄과에 속하게 되어 官籍에도 끼지 못하게 될 것이온대、하물며 中書省 고관의 직위임에랴 말할게 있겠사옵니까?엎드려 원하옵건대、聖明께옵서 아울러 살펴 처리해 주시옵소서。신은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批答曰：상소를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상소의 말엔 그릇됨이 없으나、구제하기를 청하는 뜻에 대해서는 내가 실로 놀랍도다。사직하지 말고 직책을 지키라。

## 辭副修撰疏

伏以臣於春間忝在言地妄陳一疏上承 嚴旨於君父下見非斥於羣議而至於館學章甫之疏詆侮特深遂乃歸之於無狀小人之科臣於是不覺心骨俱悸唯有杜門循省絶意宦途小爲自靖之計矣 聖渥洪深復置仕籍騎郎泮職之除連在於數月之內而職是閑漫不敢控辭黽勉隨行中心慚懼不意館職之 命復下於此際而繼又有 召旨臣誠惶實憫憂不知所以自措也臣性質愚下見識蒙暗自揣本分固已不堪於論思之地曾前忝據追思尙且愧悚況今滓穢之蹤尤何敢復厠於近密之班抗顔於積謗之餘以自喪失其廉隅而重致物情之駭黜哉玆未免縮伏私室坐違 嚴命伏乞 聖慈亟許削臣職名仍治臣逋慢之罪以

爲後人之戒不勝幸甚無任惶愼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 副修撰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봄(春)에 욕되이 언관의 지위에 있으면서 망령되게 상소문을 올려、위로는 군부(君父)에게서 엄한 뜻을 받들고 아래로는 군의(群議)로 부터 비난을 당했사옵니다。그리고 성균관 유생에 관한 상소에 대해서는 비방과 꾸짖음이 특히 심하여、마침내 무례한 소인의 죄를 짓고 말았사옵니다。신은 이에 나도 모르게 마음과 몸이 모두 두려움에 떨며、오직 문을 걸어 잠근 채 반성하면서 벼슬 길에 생각을 끊고 부족하나마 스스로를 다스리는 계획을 세웠사옵니다。그런데 성은이 넓고도 깊으시어 다시 관적(官籍)에 올려 주시고 기랑반(騎郎泮)의 직에 제수하여 주신지가 어느덧 몇 달이 되었사옵니다。직책이 한가하여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고 힘써 노력하여 수행하였으나 마음 속으로는 부끄럽고 두려웠는데、뜻하지도 않게 관직(館職)：弘文館 副提學 이하 官員의 총칭)의 명이 차제(此際)에 다시 내려오고 이어서 또한 조지(召旨)가 있고 보니、신은 진실로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러워 스스로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은 성품이 우둔하고 식견도 몽매하여 자신이 진실로 논사(論思)의 지위를 감당할 수 없음을 스스로 헤아리고 있사옵니다。일찌기 전날의 망녕됨을 생각해 보면 아직도 부끄럽기 짝이 없는데、하물며 이제 더러워진 자취로써、어찌 감히 전하를 곁에서 모시는 반열에 서서、무성한 비난속에서 얼굴을 쳐들고 스스로 방정(方正)한 행실을 상실한 채로、세상 이치에 해가 되는 오점을 거듭 이르게 하겠사옵니까? 이에 물러나 사실(私室)에 엎드려 엄명을 어기나이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자(聖慈)께오서 신의 직명을 삭탈하시어 신의 무도(無道)함을 다스림으로써 후인들에 대한 경계로 삼기를 윤허해 주신다면、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황송하고 송구스러운 마음을 진정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 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그대는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돌아가서 관직을 살피라。

## 辭大司成疏

伏以無似如臣猥被　殊私忝竊匪分玷汚名器者固已多矣居常憂懼若負重罪今於千萬夢寐之外又有　新命臣於是尤不勝駭惶震悸之地惟玆國子之長實爲一時重選自非宿德重望人所共信固無以表率多士而爲其矜式今臣空踈滅裂不合是職之狀非但通朝之所共知仰惟　聖上則哲之明必已下燭無餘矣若其稱塞之難固非如臣等輩所可疑議而只此師儒之稱亦已愧汗沾衣無以抗顔也歷數曾前居是職者率皆一代人望所屬未有如臣之不才蒙學而驟躐叨冒者況前任之人其年輩地望亦豈臣比而猶且屢辭而獲遞臣於此尤何可冒昧承命使物情駭黜而多士笑侮哉處伏數日恭竢駁議而尚未有聞玆不得

不仰籲 嚴廬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此言出於肝膈非如虛辭例讓之比亟許鐫改臣新授職名以重師儒之任以安愚臣之分公私實爲萬幸

## 대사성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과 같이 무례한 자가 외람되이 남다른 은혜를 입어 분수를 모르고 주제넘게 직위를 더럽힌 것이 진실로 이미 여러 번이었사옵니다。그래서 마치 중죄(重罪)를 지은 것처럼 늘 걱정하고 두려워 하면서 지냈는데、지금 천만 뜻 밖에도 다시 새로운 어명이 있고 보니、신은 이에 더욱 놀랍고 두려움에 떨리는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생각컨대 국자감(國子監)의 장(長)은 진실로 한 시대의 중요한 선임(選任)이므로、스스로 훌륭한 덕망과 뛰어난 명망으로 사람들이 모두 믿는 바가 아니면、진실로 여러 선비를 대표하여 모범이 될 수가 없사옵니다。지금 신은 결점이 많고 보잘 것이 없어서 이 직책에 합당하지 못한 상황은 다만 온 조정이 모두 알고 있는 바일 뿐만이 아니오니、우러러 보건대 성상께오서 명철함을 반드시 남김없이 비추셔야 할 것이옵니다。합당한 사람을 헤아려 임명하는 어려움은 진실로 신과 같은 무리들이 논의할 바가 아니오나、다만 이 사유(師儒)라는 칭호에 대해서는 또한 이미 부끄러워 흘리는 땀이 옷을 적시어 얼굴을 들 수가 없사옵니다。역대로 일찌기 이 직책에 있었던 자는 모두 한 시대의 인망(人望)이 모였던 자들이었으며、신처럼 재주없고 학식이 낮으면서 욕심 많게 갑자기 높은 자리에 오른 자는 없었사옵니다。하물며 전임자(前任者)는 그 년배(年輩)나 지위와 명망에 있어 또한 어찌 신에 비하겠사옵니까?그런데도 오히려 누차 사양하여 다른 사람으로 바뀌게 되었사옵니다。이에 신은 더욱 어쩌 사리를 따지지 않고 어명을 받들므로써 인정(人情)을 소란스럽게 하여 여러 선비들의 비웃음과 모욕을 당하겠사옵니까?몇일 동안 움츠린 채 엎드려서 삼가 이의를 제기하였으나 아직 전하께서 들지 못하시고 계시온지라 이에 부득이 무례하게 지엄하신 어전에서 고개를 쳐들고 아뢰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신의 이러한 말이 진심에서 나온 것이며 헛된 말로 예의상 사양하는 것이 아님을 헤아리사、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직명을 거두시어 사유(師儒)의 임무를 중요하게 하심으로써 어리석은 신의 본분에 안주할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공적으로나 사적으로나 진실로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 以全羅監司因殿最後門備自引辭職疏

伏以臣稟賦孱弱不比恒人而累經草土重罹奇疾輾轉沉痼幾三十年閑居無事尙且懍懍恒若不保朝夕況此制劇之任夫豈一日所可堪者哉當初拜命之時非不知量力揣分以懇辭得請爲期只以老母臨年餘日無多區區烏鳥之私誠有所急不暇於他顧者而 國恩之辜負軀命之損傷臣亦自知之矣今玆莅任已過半年而黜陟不得嚴風浴不得正

民隱一無所恤邑弊一無所革戶素之誅固已難逭於公法之下雖以文簿末節言之殿最一事最爲嚴重而猶不免有落漏之失此事如此他事可知其何敢冒昧蹲仍徒竊廩粟而已哉加以數月以來舊疾增重日就難醫之域雖不敢列錄症情猥徹於聽 纘之聽而閉門委頓今已累日邑牒民訴並皆停滯雖欲強起應事精神昏錯氣息綿綴終無自力之望臣之生死固不足恤而本道多事之地緣臣瘝曠至此此尤臣之罪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疾病之難強且念官事之曠廢亟許鐫削臣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전라감사로서 전최(殿最 : 監司가 管下 각 고을 守令의 治績을 심사하여 上을 最、下를 殿이라 하여、일년에 두 번씩 중앙에 보고함)한 후에 책임을 추궁하시니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타고난 자질이 병약하여 보통 사람들과 같지 않아、여러 번 거상(居喪)하는 중에 거듭 이상한 질병에 걸려 점점 고질이 되어 거의 삼십년 동안 일없이 한가로이 거하였는데도、오히려 위태로와 늘 조석(朝夕)을 부지하지 못할 듯 하였사옵니다。하물며 이러한 관리를 단속하는 임무를 대저 어찌 하루라도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당초 임명되었을 때、역량과 분수를 헤아릴 줄 몰랐던 것은 아니지만、간절한 말로 기다려 주실 것을 청한 것은、다만 노모(老母)의 임종이 몇일 남지 않아서 까마귀 새끼가 제 어미에게 효도하는 그러한 구구한 사정(私情)에 너무 급급한 나머지 다른 것을 돌볼 겨를이 없었기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그러나 국은(國恩)에 죄를 짓고 신명(身命)을 손상시킨 것을 신은 또한 스스로 알고 있사옵니다。지금 임무를 맡은 지가 이미 반년이 넘었으나、출척(黜陟 : 功이 없는 사람을 내어쫓고 功이 있는 사람을 올려 쓰는 일)을 엄하게 하지 못하고 풍속을 올바르게 하지 못하여、어려움에 처한 백성 중 어느 누구 한 명 규휼해준 바가 없고 읍의 폐단 중 어느 것 하나 개혁한 바가 없사오니、직무를 충실히 수행치 않고 녹만 받아 먹은 죄는 진실로 이미 국법을 피하기 어렵사옵니다。비록 조정에 아뢸 글월과 장부 따위를 가지고 말하더라도 전최(殿最)의 일이 가장 엄중한 것이나 오히려 누락하는 실수를 면하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이 일이 이러하니 그 밖에 다른 일은 가히 알만 하옵니다。그러니 어찌 감히 사리를 헤아리지 않고 그냥 머물면서 헛되이 나라 곡식만 훔쳐 먹고 있겠사옵니까? 게다가 몇달 동안 옛 병이 더욱 심해져 날로 치유하기 어려운 지경에 이르렀사옵니다。비록 감히 병의 증상을 열거하여 전하의 귀를 번거롭게 하지는 못하오나、문을 닫고 들어 누운 지가 지금 이미 여러 날이 되어 읍의 공문과 백성들의 소송이 아울러 모두 처리되지 않고 쌓여 있사옵니다。비록 억지로 일어나 일을 처리하려고는 하지만 정신이 혼미하고 숨이 금방이라도 끊어 질 듯 하여 끝내 스스로 일어날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신의 생사는 진실로 긍휼히 여기기에는 부족하

지만、본도(本道)는 일이 많은 곳인데 신의 병이 길어져 여기에 이르고보니、이것은 더욱 신의 죄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께오서 질병은 억지로 하기에 어렵다는 것을 깊이 헤아리시고 또한 관사(官事)가 황폐되는 것을 걱정하시어、신의 직명을 삭탈할 것을 윤허해 주심으로써 공사(公私)를 편안하게 하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 辭副提學疏 乙亥

## 부제학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을해년

伏以臣於前月中在全羅道任所伏聞有玉署　新命環顧悶慮措身無地繼又得聞前叅議臣徐宗泰以不顧嫌避之失重遭駁議宗泰即臣之僚婿也臣之除拜亦在於宗泰叅政之日而所叨之職又非等閑淸望之比恭俟物議者已閱月矣而尙未聞有改正之事今旣交龜進發前路所受密符當爲還納而職名尙在不可冒入修門始敢於中道猥陳危悃冀垂　裁察焉臣之立朝供職首尾十有餘年其姿性之魯下文學之空踈　聖明之所洞燭通朝之所共知則經幄論思之任夫豈有一分近似者哉曾前亦嘗屢叨館職終至冒昧隋行而至今追思愧汗沾衣況此一館之長比之諸僚地望自別歷數耳目所記曾未有如臣無似而冒居是職者也若其稱塞之難則固非如臣等輩所可擬議而只是國家名器之重不幸自臣身壞了其所以震懼徊徨而不敢進者奚但爲一身廉義而已哉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鑑諒亟許鐫削臣新授職名俾臣得以進復　明命退處田廬上無濟官之失下遂守分之願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지난 달에 전라도의 임지(任地)에서 홍문관(弘文館)에 새로 임명되었음을 삼가 듣자오니、무능한 자신을 돌아봄에 민망스러워 몸둘 바가 없사옵니다。이어서 또한 듣건대、전(前) 참의(叅議)인 신 서종태(徐宗泰)가 꺼리고 싫어함을 돌아보지 않은 잘못으로 거듭 반박을 당했다는데、종태는 바로 신의 동서이고、신의 배임(拜任) 또한 종태가 정사에 참여할 때 외람되이 거하던 직책이며、또한 청렴과 인망이 있는 사람을 등한히 해서는 안되는지라、삼가 중인(衆人)의 평론을 기다린 지가 이미 한 달이 넘었는데도 아직 개정된 일이 없음을 듣지 못했사옵니다。지금 이미 交龜(監司·兵使·水使등이 바뀔 때 符信을 넘겨주고 받는 일)가 진행되고 있으므로、전날에 받았던 밀부(密符)를 마땅히 반납해야 하오나、직명이 아직 남아 있어서 함부로 대궐에 들어 갈 수가 없사옵니다。그래서 감히 중도에서 외람되게 진실한 마음을 아뢰옵나니、깊이 헤아려 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신이 조정에 서서 직책을 받든 지가 전후로 십여년이 되었지만、그 자질이 노둔하고 학식이 보잘것 없는 것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잘 알고 계시는 바이며 온 조정이 모두 아는 바이오니、경연(經筵)에서 논사(論思)하는 임무에 대저 어찌 조금이라도 근사(近似)

함이 있겠사옵니까? 전날에 또한 일찌기 누차 관직(館職：弘文館 副提學 이하 官員의 총칭)을 욕되게 하여, 결국에는 사리를 따지지 않고 무분별하게 수행하였는지라, 지금에 돌이켜 생각해봄에 부끄러워 흐르는 땀이 옷을 적시옵니다。 그런데 하물며 이 일관(一館)의 장(長)은 여러 신료(臣僚)에 비하여 지위와 명망이 스스로 뛰어나므로, 여러 사람이 기록한 바를 차례로 세어봄에 일찌기 신처럼 무례함을 무릅쓰고 이 직책에 거한 자가 없었사옵니다。 직분에 들어 맞는 자를 임명하는 어려움 같은 것은 진실로 신 등의 무리가 논의할 바가 아니오나, 다만 이것은 국가의 관직 중에서 중요한 것인데 불행히도 신으로 부터 무너지게 되었사오니, 두려움에 떨고 방황하여 감히 나아가지 못하는 까닭이 어찌 다만 일신(一身)의 청렴한 도의만을 위해서 이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께오서 밝으신 아량을 곡진하게 내리시어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직명을 삭탈하심으로써, 신으로 하여금 나아가 영명하신 어명을 받들고서 시골집에 물러나 거하면서, 위로는 관계(官界)를 어지럽게 하는 과오를 없게 하고 아래로는 분수를 지키려는 소망을 이루게 하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공적으로나 사적으로나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간구(懇求)하고 방황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그대는 사직하지 말고 분부대로 속히 관직을 수행하라。

##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千萬夢寐之外又聞有天官佑貳之　命臣之無似最居人下無一善可記無一職是當而朝除暮遷歷遍華要至于今日而極矣臣於是誠駭惶悶憂不知所以措躬也臣之從前叨冒固已辱名器之重招滿溢之譏而若言其害則猶是一職之失一身之灾而已至若銓衡之司實管用舍之柄而長官有故則次僚開政與他司佐貳事體不同苟或於此有失則是將擧一國之官方而盡壞之矣其爲害亦奚止於一身之憂而已哉臣才識昏蔽短於鑑別而性又疎懶杜門養拙人才之長短公議之是非無以見聞而周知曾忝銓郎坐是取敗況此所叨之職比郎屬自別難愼之責在今時尤重者哉其不敢抗顔承當固已決矣伏乞天地父母曲賜體諒將臣新授職名亟許鐫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 이조참의를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천만 뜻밖에도 다시 천관(天官：吏曹의 異名)의 좌이(佐貳：六曹의 參判·參議 등의 총칭。보좌관)에 임명되었음을 들었사온데, 신의 무능함은 사람들 중에서 최하로서 가히 기록할 만한 선행(善行)이 한 가지도 없으며 어느 한 관직에도 합당함이 없사옵니다。 그런데도 아침에 제수(除授) 받고 저녁에 천임(遷任)하여 영화로운 요직을 두루 역임하였사온데, 오늘에 이르러 극에 달했

사옵니다。신은 이에 진실로 놀라움에 당황하고 송구스러워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은 전날에 욕심이 많아 진실로 이미 중요한 관직을 욕되게 하여 차고 넘치는 무성한 비난을 초래하였사오니、그 폐해를 말하자면 일직(一職)의 실패와 일신(一身)의 재앙일 뿐이옵니다。그러나 관리를 전형(銓衡)하는 벼슬은 사실상 등용과 파면의 권한을 갖고 있으며 장관이 유고(有故)시에는 차관이 정무를 맡으므로、다른 부처의 좌이(佐貳)들과는 일 자체가 다르옵니다。만일에 혹 이러한 직책에서 과실이 있게되면、그것은 온나라의 관계(官界)를 죄다 망쳐 놓게 될 것이니、그 폐해가 또한 어찌 한 몸의 근심에서만 그칠 뿐이겠사옵니까? 신은 재주나 식견이 어둡고 모자라 인물을 감별(鑑別)하는 안목이 짧으며、성품이 또한 경솔하고 게을러 문을 걸어 잠그고 졸렬함을 지키고 있기 때문에 인재의 장단과 공의(公議)의 시비에 대하여 보고 들은 바가 없사옵니다。잘 아시다시피 일찌기 전랑(銓郎)으로 있을 때 이러한 이유 때문에 실패를 가져왔는데、하물며 이런 분에 넘치는 직책은 낭속(郎屬)에 비하여 스스로 구별되는 어렵고도 신중해야 하는 책무로써 지금에 있어서는 더욱 막중함에랴? 그러므로 감히 무례하게 받들어 행할 수 없음은 진실로 이미 결정된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께오서 곡진하게 깊이 헤아리사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직명을 거두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하게 할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그대는 사직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관직을 수행하라。

## 辭承文院副提調疏

伏以臣才分魯下百無一能而早嬰奇疾半生沉痼拋棄文字餘數十年中間叨竊科第亦是萬一之僥倖至如文詞之任豈臣夢寐之所曾到者哉不意今者以臣差下承文院副提調使之察任臣於是誠駭惑罔措不覺辟發面而汗沾背也夫槐院爲司所管者文字之用副提調爲任所選者一代之望歷數耳目所記豈有不才如臣而冒居是任者哉臣蒙被殊私致身清要撫躬反顧無以堪此每當 恩除怵然有循墻走避之念而分義是懼因仍蹲冒有若可以承當者臣心愧恧己不可言而物議之嗤點固已多矣今豈可加之以極選之地重之以不稱之任使朝家之名器益輕臣身之灾咎益重而莫之恤哉今臣此言非出餙讓伏乞 聖慈曲賜體諒將臣兼帶承文副提調之任亟許遞免使上無虛授之刺下遂守分之願不勝幸甚

## 승문원 부제조를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재능이 노둔하여 한 가지도 능한 것이 없으며、어려서 부터 이상한 병에 걸려 반평생을 고질로 지내면서 글을 포기한 지가 수십년이 되었사온데、그 사이에 외람되게도 과거에 급제하였으니 이는 역시 만분지일의 요행이옵니다。그러니 문사(文詞)와 같은 임무를

맡는 것이 어찌 신이 꿈속에서나마 일찌기 도달할 수 있는 바이겠사옵니까? 그런데 뜻하지도 않게 오늘 신을 승문원(承文院) 부제조(副提調)에 임명하사 임무를 수행케하시니 신은 이에 진실로 놀랍고도 당황하여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오며, 저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얼굴이 붉어지며 땀이 등을 적시옵니다。 대저 괴원(槐院 : 承文院의 별칭)의 관리가 관할하는 것은 문서의 쓰임이며 부제조(副提調)의 임무에 선발된 자는 일대(一代)의 명망이 있어야 하는데, 여러 사람이 기록한 바를 하나하나 살펴봄에 어찌 신처럼 재주없는 몸으로 외람되게 이 직위에 거한 자가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남다른 은총을 입어 몸이 중요한 지위에 이르게 되었사오나, 자신을 살펴 돌이켜 생각해보니 이를 감당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 매번 은혜로운 제수(除授)를 받을 때마다 두려운 마음에 담장을 넘어 도망가려는 생각이 있었사오나, 도의상 두려움에 방황하면서도 그대로 눌러 앉아 외람되게도 마치 감당할 수 있는 것처럼 하였사옵니다。 부끄럽기 짝이 없는 신의 마음을 말로 할 수는 없지만, 비웃고 뒷 손가락질 하는 공의(公義)는 진실로 이미 무성하옵니다。 그러니 지금 지극히 높은 지위에 올라 감당하지 못하는 임무를 떠맡아, 조정의 요직(要職)을 더욱 가볍게 하고 신 자신의 허물을 더욱 무겁게 하니, 어찌 근심스럽지 않겠사옵니까? 지금 신의 이러한 말은 겉치레로 사양함에서 나온 것이 아니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자(聖慈)께오서 곡진하게 깊이 헤아리시고 아울러 승문원(承文院) 부제조(副提調)의 임무를 면직하시어, 위로는 헛되게 임명했다는 비난이 없게 하고 아래로는 분수를 지키려는 소망을 이룰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 辭備邊司副提調疏

伏以臣於病伏中得伏見備局啓辭以臣差下本司副提調使之仍察有司之任 聖鑑未察例賜依允臣之叨竊榮寵玷汚官方固已多矣然亦何意此任之遞到臣身哉承 命驚惑誠莫知所以自措也惟玆備局爲司粤管國家機務實廊廟訏謨之地若唐之中書省宋之樞密院是已自古必抄揀一時之英賢以處之至於通政之班則雖有才智特達之稱亦罕有冒居者蓋所以重其任而尊其體也况今灾荒溢目國勢危綴之日政宜益重玆選而乃以知識昏昧名論素經如臣等輩厠於其間以致無益於實用而傳笑於四方誠所謂時事可知也臣之立朝供職十有餘年而歷試內外本末俱露無一善可記無一職是稱而朝除暮遷遍極華要撫躬自顧無以堪此每當 恩除怵然有循墻走避之念而分義是懼因仍蹲冒居常愧恥若隕淵谷今豈可加之以極選之地重之以不稱之任使朝家之名器益輕臣身之灾咎益重而莫之恤哉其不敢抗顔承當固已決矣玆不得不冒死呼籲於 靜攝之中伏乞 聖慈曲加體諒將臣兼帶籌司副提調之任亟賜鐫改以便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 비변사 부제조를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병들어 누워있던 중에 신을 비변사 부제조에 임명하여 맡은 바 임무를 수행케 한다는 비국(備局 : 備邊司의 별칭)의 계사(啓辭)를 삼가 들었사옵니다。 전하께오서 사리를 분별하심에 상례(常例)에 따라 마땅하게 분부하지 않으시어 신이 영광스러운 은총을 분에 넘치게 받아 관계(官界)에 누를 끼친 것이 진실로 이미 많았사옵니다。 그러나 또한 이러한 임무에 처하는 것이 신의 몸에 이르게될 줄을 어찌 생각이나 했겠사옵니까? 이에 어명을 받잡고서 놀랍고도 당황하여 진실로 어떻게 스스로 처신해야 할지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생각컨대 비국(備局)의 소임은 오로지 국가의 중요한 업무를 관할하는 것으로 사실상 조정의 대계(大計)를 논의하는 지위로서、 당(唐)나라의 중서성(中書省)과 송(宋)나라의 추밀원(樞密院)과 같사옵니다。 이것은 이미 자고로 반드시 한 시대의 영현(英賢)을 뽑아 처하게 하였는데、 통정(通政)의 반열에 대해서는 비록 재주와 지략이 특별히 뛰어나다는 칭송이 있더라도 또한 함부로 거한 자가 드물었으니、 그것은 대개 그 임무를 중히 여기고 그 인물을 존대하였기 때문이옵니다。 하물며 지금은 재난과 기근이 눈에 가득하여 국세(國勢)가 위급한 때이므로 정사에 있어서 이 직책의 선임을 더욱 중시해야 마땅하옵니다。 그런데 지혜와 식견이 몽매하고 명분에 맞는 논변을 평소 소홀히 하는 신 등과 같은 무리들이 그 사이에 있게되면、 실질적인 쓰임에 무익하여 오로지 사방에서 비웃음만 당할 것이니、 진실로 이른바 시사(時事)를 가히 알만한 것이옵니다。 신이 조정에 서서 직책을 수행한 지 십여년 동안 내외직을 차례로 시험해 본 결과 그 본말(本末)이 모두 드러나 기록할 만한 선행이 한 가지도 없고 합당한 직책이 하나도 없는데도、 아침에 제수(除授)받고 저녁에 천임(遷任)되어 영화로운 요직을 두루 역임하였사오나、 자신을 살펴 돌이켜 생각해보니 이를 감당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 매번 은혜로운 제수(除授)를 받을 때마다 두려운 마음에 담장을 넘어 도망가려는 생각이 있었사오나、 도의상 두려움에 방황하면서도 그대로 외람되게 거하면서 항상 부끄러운 마음이 마치 깊은 계곡에 떨어진 것 같았사옵니다。 그러니 지금 지극히 높은 지위에 올라 감당하지 못하는 임무를 떠맡아、 조정의 요직을 더욱 가볍게 하고 신 자신의 허물을 더욱 무겁게 하니、 어찌 근심스럽지 않겠사옵니까? 그러므로 감히 무례하게 얼굴을 쳐들고서 어명을 받들어 행할 수 없음은 이미 결정된 것이옵니다。 이에 부득이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엄숙한 어전에서 시끄럽게 떠드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자(聖慈)께오서 곡진하게 깊이 헤아리시고 아울러 신에게 내리신 주사(籌司 : 備邊司의 별칭) 부제조의 임명을 거두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하게 할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진실로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간구하고 방황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

니다。

비답(批答)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그대는 사직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직책을 수행하라。

## 辭陞拜江華留守疏

伏以臣之無似最出人下而蒙被 殊私最居人先朝除暮遷 寵命頻繁今玆陞擢之 恩又出於千萬夢寐之外驚悚震惕情爽懵怳撫躬環顧不知所以自處也念玆所叨班秩乃是朝廷命德之器梁鵶不稱之譏固有不暇言者而至於江都爲府實國家保障之地況自兼管鎭撫之後職務尤重苟非位望俱隆才略兼備之人豈宜冒居也哉臣之立朝供職首尾十有餘年入遍華要旣蔑絲毫之補出試外蕃亦乏可紀之效本末俱露更無餘地而猶復誤辱恩命終乃躋之於貳卿之列任之以居留之重臣誠驚惑莫知所由朝家任人之道必須量能授官才器相稱然後上無虛授之刺下免僨事之罪今臣才分決知其不能勝任其何敢徒戀榮寵冒昧承受也哉玆慕血懇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俯察微忱將臣所叨職名及新授資級一幷改正以重名器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從速察職

## 강화유수에 승진됨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의 무능함은 사람들 중 최하이오나 남다른 은총을 입음은 사람들의 맨 처음에 거하면서、 아침에 제수받고 저녁에 천임(遷任)되어 총애하시는 배명(拜命)이 빈번하였사옵니다。 오늘 이러한 승직(陞職)을 하여 발탁하신 은총은 또한 천만 뜻밖에서 나온 것으로、 놀랍고도 황송하여 두려움에 떨며 마음 가득히 당황하고 있사옵니다。 이에 자신을 살펴보고 둘이켜 생각해보니、 스스로 어떻게 처신해야 할 지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생각컨대 이러한 분에 넘치는 반열(班列)은 바로 훌륭한 덕을 지닌 조정의 큰 그릇이므로 보잘 것 없는 사람에겐 합당하지 않다는 비난에 대해서는 진실로 더 말할 겨를이 없으나、 강도(江都)의 관청은 실로 국가를 보호하고 막아주는 곳인데、 하물며 진무(鎭撫)의 임무를 아울러 관할하게 된 후부터는 직무가 더욱 중요하니、 만일에 지위와 명망이 모두 융성하고 재주와 지략을 겸비한 사람이 아니면 어찌 마땅히 함부로 거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조정에 서서 직책을 수행하면서 전후 십여년 동안 영광스런 요직을 두루 역임하였으나 이미 터럭만큼의 보탬도 없었으며、 외지에 나가 일할 때에도 가히 기록할 만한 본보기가 없어서、 본말(本末)이 더이상 남김없이 모두 드러나고 말았사옵니다。 그래서 오히려 은명(恩命)을 다시 그르치고 욕되게 하였는데도 결국에는 여전히 이경(貳卿)의 반열에 올라 유수(留守)에 거하는 중요한 임무를 맡고보니、 신은 진실로 놀랍고도 당혹하여 어찌 할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조정에서 사람을 임명하는 올바른 길은 반드시 능력을 헤아려 관직을 수여하고 재주와 기량이 서로 합당해야 하는데、 그런 연후에야 위로는 헛되게 제수

했다는 비난이 없게 되고 아래로는 일을 그르치는 죄를 면하게 되옵니다。지금 신의 재능으로는 그 임무를 당해낼 수 없음을 확실하게 알고 있사오니、어찌 감히 영화로운 은총만 오로지 연모하여 몽매함을 무릅쓰고 어명을 받들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이에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의 어전에서 문득 간절히 호소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자(聖慈)께오서 보잘 것 없는 신의 정성을 굽어 살피시어、신의 분수에 넘치는 직명과 새로 제수하신 관급(官級)을 아울러 개정하심으로써 관작(官爵)을 중하게 하여 신의 사사로운 본분에 편안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정말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간구하고 방황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사직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직책을 수행하라。

## 辭吏曹參判疏

伏以臣以孤蹤冷族素無樹立之可稱而濫通淸路驟躋宰班物議之喙點固不可言而臣亦環顧內外不省所以致此之由中夜思惟未嘗不辟發面而汗流背也今玆來守陪都未浹半年而 寵命之及前後頻繁天官亞席之除尤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益復駭惑罔知置身之所也謂朝廷不知臣昏愚而姑爲試可之地則臣嘗自郎署至通政凡四八銓地而累遭顚沛無一稱塞謂朝廷之人而姑且循次充擬云爾則臣叨冒亞卿之列屬耳而地望之當先於臣者不爲無人臣安得以已試蔑效之身猥居衆人之先而敢當於不敢當之地哉官方之無漸名器之日紊爲識者之憂久矣雖凡官末職尙宜愼簡以矯此弊而今乃以無似如臣置之匪據使銓部用舍之地先受驟濫之譏臣窃寒心不但爲一身之私義而已也今臣此言非出餙讓伏乞 聖慈曲察微忱將臣新授職名亟賜遞改使上無淸官之失下遂守分之願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祈懇屛營之至

## 이조참판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외롭고 한미(寒微)한 일족으로 평소에 일컬을 만한 공을 세운 것이 없는데도、통청(通淸:淸官이 될 자격을 얻는 일)의 길을 뛰어 넘어 갑자기 대신(大臣)의 반열에 올랐으므로、공의(公議)의 비난에 대하여서는 진실로 말씀드릴게 없사옵니다。신도 역시 안과 밖을 돌아봄에 이러한 지위에 이르게 된 연유를 알지 못하여、한밤 중에 생각하면서 일찌기 얼굴이 붉어지고 땀이 등을 적시지 않음이 없사옵니다。지금 배도(陪都:國都이외에 둔 서울。강화도를 말함)를 지킨지가 아직 반년도 안되었는데、남달리 총애하시는 어명이 전후로 빈번이 내려왔사옵니다。그러나 천관(天官:吏曹의 별칭)의 버금자리에 제수하심은 천만 뜻밖의 일이옵니다。이에 신은 더욱 놀랍고도 당혹하여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생각컨대、조정에서 신의 혼미함과 우둔함을 잘 몰라서 잠시 그 능함을 시험해 보는 자리로 삼으신다면、신은 일찌기 낭서(郎署:尙書郎이 일을 보던 관청)에서 통정(通政:正三品 堂上官의 品階)에 이

르기까지 무릇 서른세 번이나 선임(選任)되였으나、누차 일을 그르쳐서 한 가지도 기대에 부응함이 없었사옵니다。달리 생각컨대、조정에 사람이 없어서 잠시 순서에 따라 선발에 충당했다고 한다면、신은 분에 넘치게 외람되이 아경(亞卿)의 서열에 속하게 된 것으로 지위와 인망이 마땅히 신보다 앞서는 자가 없지 않을 터이니、신이 어찌 이미 공이 없음을 드러낸 처지에 중인(衆人)의 앞에 외람되게 거하면서 감당할 수 없는 지위를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관계(官界)에 순서가 없어서 관작(官爵)이 날로 문란해짐은 식자의 근심이 된지가 오래되었사옵니다。비록 일반 말단관직도 오히려 마땅히 신중하게 간택하여 이러한 폐단을 바로 잡아야 하는데、지금 신과 같이 무능한 자를 특별한 비호 아래 두시어 전부(銓部：吏部의 별칭)의 인재취사(人才取捨)의 지위를 맡기시면、우선 당장 차서(次序)를 무시하고 갑자기 승진했다는 비난을 받을 것이옵니다。신이 남몰래 두려운 마음을 갖는 것은 다만 한 몸의 사사로운 도의를 위하기 때문만이 아니옵니다。지금 신의 이러한 말씀은 겉치레로 예의상 사양하는 것이 아니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자(聖慈)께오서 보잘것 없는 신의 충정을 곡진하게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내리신 직명을 속히 거두심으로써、위로는 관계를 소란스럽게 하는 과실이 없게 하고 아래로는 분수를 지키려는 소망을 이룰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공사(公私)가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간구하고 방황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因儒臣疏自引申懇疏 丁丑

伏以臣以無似之身抱難強之疾不宜久蹲匪據以招譏議而只緣出疆有日不敢言病黽勉隨行日夕惶懼即伏見校理趙泰采疏本則其論列李坦事不啻縷縷而非斥銓曹語意緊切臣不勝瞿然之至夫臺官之彈劾宰臣雖或爽實此豈爲可廢之事而李坦之當初擧措殊爲無據未見有可奬之實淸路注擬不知其一日爲急方將採訪物情與同僚相議更通矣不意儒臣之言先發而 聖批以實涉太過爲敎臣何敢自謂無失而晏然於職次乎且念 太廟親杞卜在來初本曹諸官之塡差執事載在五禮判書上來遲速難料臣亦未前辭陛而受戒之期當在此月念後必須預先變通可無臨時苟簡之患伏乞聖明俯察情勢事勢亟許鐫削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從速察職

## 유신의 상소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사죄하며 간청하는 상소 정축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무능한 몸으로 치유하기 어려운 질병을 지닌 채 오랫동안 특별한 비호를 받음으로써 비난을 초래하는 것은 마땅치 못한 일이옵니다。그러나 어명을 받고 외국에 사신으로 갈 때까지는 시일이 남아 있어서、감히 병을 아뢰지 못하고 힘써 노력하여 수행하면서 밤낮으로 두려워 하였사옵니다。그러던 중 교리(校理)인 조태

채(趙泰采)의 상소를 삼가 보니, 그것은 본래 이원(李坦)의 일을 나열하여 논한 것으로 조목조목 자세하게 전조(銓曹 : 吏曹와 兵曹의 총칭)를 비평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어의(語意)가 긴요하고 절실하여, 신은 지극히 두려운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대저 대관(臺官 : 司憲府의 大司憲이하 持平까지의 벼슬아치)이 재상(宰相)을 탄핵함이 비록 혹지나칠지 모르나 이것이 어찌 폐할 만한 일이겠사옵니까? 이원(李坦)에서 당초에 조치한 것은 거의 근거가 없는 것으로 가히 장려할 만한 실상을 아직 보지 못하였으며, 청로(淸路)에서 논의할 때도 하루가 급하다는 것을 알지 못하여 바야흐로 장차 일의 상황을 탐문하고 동료들과 상의하여 다시 심의하려고 했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 유신(儒臣)의 상소가 먼저 나오고 전하의 비답(批答)에 진실로 간섭이 너무 지나치다고 훈계하시오니, 신이 어찌 감히 스스로 과실이 없다고 여기고 편안히 직책에 머물러 있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또한 생각컨대, 태묘(太廟)에 친사(親祀)할 때에는 종래로 애당초 본조(本曹)의 제관(諸官)이 집사(執事)에 임명되는 것은 오례(五禮)에 명시되어 있사오나, 판서(判書)가 상경하는 시기를 헤아리기가 어렵고 신 또한 아직 사폐(辭陛 : 사신으로 떠나는 신하가 임금께 하직인사를 드리는 일)하기 전이어서, 수계(受戒)하는 기일은 마땅히 이달에 있어야 하옵니다。생각컨대, 차후에는 반드시 미리 변통해 놓아야만 가히 임시로 구차하게 선발하는 근심이 없게 될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서 오서 일의 정황을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의 직책을 삭탈하심으로써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하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사직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직책을 수행하라。

## 辭陛拜刑曹判書疏 戊寅

伏以臣家世單寒才識魯莽環顧內外無一可取而徒以蒙被 洪私猥玷通顯節次推排以至宰班公議之嗤點固不可言而臣亦中夜思惟不省所以致此之由每當 恩除未嘗不辟發面而汗流背也今玆意外又有 新命乃以上卿峻秩司冠重任猝然加之於眇末無似之身而陞擢注擬之 命實出於睿簡云臣始用驚惑終焉惶惕誠不知措身之所也臣之立朝供職首尾十有餘年八遇華要既蔑絲毫之補出試外服亦乏可紀之效本末畢露更無餘地不知 聖明何所取於微臣而 恩數之非常至於此哉朝家任人自有其道苟非才望超等有以厭服於人心則必須積勞循次猶爲不駭於衆聽今臣旣無可用之實而忝叨亞卿之列纔數年耳於斯二者俱無一可今日朝廷雖云乏人然其地望踐歷之當先於臣者不爲無人臣安得以己試蔑效之身猥居於衆人之先而敢當於不敢當之地哉秋曹訟獄之繁最號難理固非昏劣如臣所可堪任而臣之所大憂而寒心者在於國家官方之日壞名器之日紊至若稱塞之難債敗之憂猶是第二件事臣不暇言也竊想言議之地必有駁正之論恭竢數日尙未有聞而劇地曠官已多日月不可引日遲待以妨事務玆敢冒死自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俯賜鑑燭將臣新授資級

及所叨職名亟許改正使上無淸官之失下遂守分之願公私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簡自予心公議亦同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 형조판서에 승진됨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가세(家世)가 한미(寒微)하고 재주와 식견이 노둔하여 안밖을 돌아봄에 한 가지도 취할 만한 것이 없는데도、한갓 넓으신 은총을 입고 외람되이 이름이 알려져 차서(次序)를 밀쳐내고 재상의 반열에 이르고 보니、비난하고 뒷 손가락질 하는 공의(公議)에 대해서 진실로 더 말할 게 없으며、신 또한 한 밤중에 생각해보아도 여기에 이르게 된 연유를 찾을 수가 없사옵니다。매번 은혜로운 제수를 받을 때마다 일찌기 열굴이 붉어지고 땀이 등을 적시지 않은 적이 없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오늘 뜻밖에도 다시 새로운 어명이 있어、상경(上卿)의 높은 벼슬과 우두머리 관직의 중임(重任)을 갑자기 보잘것 없고 무능한 몸에 더하시니、승진하여 발탁하라고 조치하신 명령은 사실상 정실에 따른 간택에서 나온 것이옵니다。신은 이에 놀랍고도 당황하며 결국에는 두려움에 떨면서 진실로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이 조정에 서서 직책을 수행한지 전후 십여년 동안 영화로운 요직을 두루 역임하였사오나、이미 실오라기 만큼의 보탬도 없었으며 외지에 나가 복무하면서도 역시 기록할 만한 공이 없어서、그 본말이 더이상 남김없이 모두 드러났사옵니다。성명(聖明)께오서 보잘것 없는 신의 어떤 점을 보시고 특별한 은총을 여기에 내리셨는지 모르겠사옵니다。조정에서 사람을 임명함에는 자고로 그 올바른 길이 있사오니、만일에 재주와 인망이 특별히 뛰어나 인심(人心)에 흡족한 사람이 아니어든 반드시 공을 쌓고 차서에 따라야만이 모든 사람들에게 놀랍지 않게 될 것이옵니다。그러나 신은 이미 가히 쓸만한 실상이 없는 채로 분에 넘치게 아경(亞卿)의 서열에 선 지가 겨우 몇 년밖에 되질 않으니、이 두 가지 경우에 있어서 한 가지도 해당이 되지 않사옵니다。금일에 조정에 비록 사람이 없다고 하나 그 지위와 명망의 경력이 마땅히 신보다 앞서는 자가 없지 않을 것이니、신이 어찌 이미 공이 없음이 드러난 처지에 외람되이 중인(衆人)의 앞에 거하면서 감당하지 못하는 지위를 감히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추조(秋曹：刑曹의 별칭)의 번잡한 송사(訟事)는 가장 다스리기가 어려우니、진실로 신처럼 몽매하고 졸렬한 자가 가히 감당할 바가 아니옵니다。신이 크게 군심하고 두려워 하는 것은 국가의 관계(官界)가 날로 무너지고 관작(官爵)이 날로 문란해지는데 있으며、임무에 부응하는 어려움과 일을 그르치는 근심 같은 것은 오히려 제이(第二)의 부차적인 일이므로 신은 더이상 말할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가만히 생각컨대、언의(言議)하는 자리에는 반드시 논박하여 바로 잡는 논변이 있기 마련이므로 몇일 동안 삼가 물러나 있었으나 아직도 들은 바가 없사옵니다。그러나 중요한 직위에서 관직을 태만히 하는 날이 많아져 더이상 시간을 지체함

으로써 사무를 방해해서는 안되겠기에 이에 감히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의 어전에서 스스로 아뢰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자세히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내리신 관급(官級)과 분에 넘치게 차지하고 있는 직명을 개정하심으로써、위로는 관계를 어지럽히는 과실이 없게 하고 아래로는 분수를 지키려는 신의 소망을 이룰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공사(公私)가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는데、경을 진심으로 간택한 것은 나의 마음과 공론(公論)이 또한 같으니、안심하여 사직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공무를 집행하라。

##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臣於萬萬夢寐之外伏聞有藝館　新命臣之蒙被　洪私叨竊非分固已多矣然亦何意此任之遽到臣身哉惟玆館閣之職乃是詞垣極選自古及今未有不解文字而居是任者如臣不學無文之狀非但通朝之所共知仰惟　聖明亦必俯悉無餘其不合於是職何待臣自爲覼縷也今者不計人望之如何不問文藻之有無只以從前踐歷之華顯又欲強而推排於不相稱之地朝家任用之道寧可若是之苟簡也臣心尚此愧澁莫知置身之地中外聽聞其當以爲如何哉此則不但臣一身之私義其上累官方非細故也及此除命之未播亟速收回毋貽四方之駭笑不勝幸甚構疏未上而　召牌再降迫於分義不得不來詣闕外而其不敢抗顔冒受則固已決矣當此國有大禮之時不得進而承　命臣罪尤萬萬矣臣無任惶蹙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勿過辭從速行公

## 예문관 제학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천만 뜻밖에도 예관(藝館)에 새로 임명되었음을 삼가 들었사옵니다。신이 넓으신 은총을 입고 분수에 넘치는 높은 자리에 오른 것이 진실로 이미 많았사오나、이러한 임무에 처하게 됨이 신의 몸에 이르게 될줄을 또한 어찌 생각이나 했겠사옵니까? 생각컨대 이러한 관각(館閣 : 藝文館의 별칭)의 직책은 바로 사원(詞垣)의 가장 높은 선임으로、옛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문장에 통달하지 못하면서 이러한 임무에 거한 자는 아직 없었사옵니다。학식도 없고 문장도 보잘 것 없는 신의 처지는 비단 온 조정이 다 알고 있는 바일 뿐만 아니라、위로는 성명(聖明)께서도 또한 틀림없이 남김없이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오니、이 직책에 합당하지 못하다는 것을 어찌 신이 일부러 자세히 밝힐 필요가 있겠사옵니까? 지금에 인망의 여하를 헤아리지 않고 문장의 재능이 있는지 없는지를 묻지도 않은채、다만 지난날 경력의 화려하고 현달함만을 쫓아 억지로 합당하지도 않은 지위에 밀어 넣으니、조정에서 관리를 임용하는 도리상 어찌 이렇게 구차한 선발이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마음속으로도 오히려 이것을 매우

부끄러워 하여 몸둘 곳을 모르겠사오니、조정의 안밖에서 들려오는 소리를 마땅히 어떻게 하면 좋겠사옵니까? 이것은 다만 신 한 몸의 사사로운 도의일 뿐만 아니라 위로 관계(官界)에 누를 끼침이 적지 않기 때문이옵니다。이번 제수(除受)의 명이 아직 알려지기 전에 빨리 거두시어 사방에서 놀라거나 비웃지 않도록 하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상소를 작성하여 아직 올리기 전에 조서가 다시 내려옴에 도의에 쫓기어 부득이 궐밖으로 나아가기는 하였사오나、감히 무례하게 열굴을 쳐들고 어명을 받을 수 없음은 진실로 이미 결정된 일이옵니다。이 일에 당했을 때는 나라에 대례(大禮)가 있었을 때이어서 나아가 어명을 받들지 못하였사오니、신의 죄가 더욱 크옵니다。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간구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지나치게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因儒臣臺臣疏自引辭禮曹判書知義禁疏

伏以臣伏見校理李喜茂疏本歷陳近日潛商之弊而以首譯之罪止編配爲獄事朦朧至擧綱紀法律爲言臣不勝瞿然之至其勘獄顚末金吾長僚之疏旣已備陳臣不敢費辭絮疊以煩 聖聰而當其議讞之時臣亦同叅有所可否則今於非斥之來臣何敢晏然而已乎且於日昨持平李彦經以謁聖主掌官摘發論罪事及於疏末有令該曹處之之 命臣於是尤用惶慙無所措身臣曹旣主掌科塲事臣亦嘗以品好之紙違格施行之意有所陳達而及其身爲考試之官則乃不得據式拔去若論其罪有浮於主掌官臣當屛伏俟過之不暇其何敢查處他人乎以此以彼俱不可一日冒居職次伏乞 聖明俯加鑑燭將臣本兼諸任特賜鐫遞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 유신·대신의 상소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사죄하며、예조판서와 지의금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교리(校理) 이희무(李喜茂)의 상소를 삼가 보니、본래 요즈음 불법 상인의 폐단을 자세히 진술한 것인데、수석역관(首席譯官)의 죄를 거양보내는 데에 그침으로써 옥사(獄事)를 불분명하게 하여 그 해가 법률기강에까지 미치게 되었다고 말함에 신은 극히 두려운 마음을 이길 수가 없사옵니다。죄에 따라 처분한 일의 전말은 금오(金吾:義禁府의 별칭)의 대신이 올린 상소에 이미 갖추어 진술되어 있사오니、신은 감히 쓸데 없는 말을 거듭 늘어 놓아 성상의 귀를 번거롭게 하지는 않겠사옵니다。죄를 논할 때 신도 또한 그 가부를 결정하는데에 동참했으므로、지금 비난이 제기됨에 신이 어찌 감히 마음 편할 수가 있겠사옵니까? 또한 몇일 전에 지평(持平) 이언경(李彦經)이 성상을 배알하고 주장관(主掌官:과거를 주관하는 관리)을 적발하여 논죄한 일이 있었으며、상소의 끝부분에 해당 조(曹)로 하여금 처리케 하라는 어명이 계셨서、신은

이에 더욱 두려움에 떨며 몸둘 바를 몰랐사옵니다。신의 관청에서 이미 과장(科場)의 일을 주관하였는데、신 또한 일찌기 품질이 좋은 종이로 격식을 어기고 시행하려는 뜻에 대하여 진언할 바가 있었사오나、신 자신이 고시관(考試官)이 되고 보니 여전히 격식에 근거하여 뿌리 뽑지 못하였사오니、만일 그 죄를 논한다면 주장관보다 지나침이 있을 것이옵니다。신은 삼가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느라 겨를이 없사온데、어찌 감히 다른 사람을 조사하여 처리하리이까? 이것으로 보나 저것으로 보나 모두 하루라도 더이상 외람되이 직책에 거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자세히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의 본직(本職)과 아울러 여려 겸임을 특별히 거두어 주심으로써 공사(公私)를 편하게 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 因臺言自引辭都監堂上疏

伏以臣得見持平李晩成疏本以今番監造官之得叅率多提調之戚屬爲言而末乃以公道掃地私意橫流結之臣於是不勝慚惶震悚之至向於監造官差出之時臣之外兄適有家貧親老而職在閑署者臣果提及於大臣遂至啓下矣敦匠未任不謂其必擇公望之所屬而衙門權設自無相避之規曾前堂上戚屬之得差者固非一二臣誠昏蔽且爲舊例所誤自不覺其終爲世道之弊至於如此臣雖重被誅罰何以謝人言之來哉玆敢冒死首實以竢處分伏乞　聖明亟遞臣都監堂上之任以伸公議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 대언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사죄하며、도감 당상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지평(持平) 이만성(李晩成)의 상소를 보았는데、본래 금번 관리인사에 들어있는 자가 대부분 제조(提調)의 친척이 많다는 말이었으며、끝에는 공정한 도리로써 멋대로 자행하는 사의(私意)를 쓸어버려야 한다고 맺고 있사옵니다。신은 이에 부끄러움과 두려움에 떠는 지극한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지난번 관원을 선발하여 임명하는 것을 감독할 때、신의 고종형 중에 마침 집이 가난하고 부모가 늙었는데도 직책이 일없이 한가로운 관청에 있는 자가 있어서、신이 대신에 천거하여 마침내 전하의 재가를 받기에 이르렀사옵니다。큰 재목을 말직(末職)에 임명하는 경우에는 반드시 공론에 합당한 자를 택하지 않아도 되며、관청에서 임시로 베푸는 직책에는 자고로 상피(相避：친족 또는 그 밖의 관계로 같은 곳에서 일하는일)의 규칙이 없사옵니다。일찌기 전부터 당상관의 친척이 관원에 임명된 일이 진실로 한 둘이 아니었사옵니다。신은 진실로 몽매하고 또한 옛 사례의 잘못된 바를 따르다 보니、모르는 사이에 결국 세상의 도의에 폐를 끼침이 이와 같은 지경에까지 이르고 말았사옵니다。신은 비록 거듭 주벌(誅罰)을 당한다 하더라도 세인의 여론에 무슨 변명을 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이에 감히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사실을

고하고서 처분을 기다리겠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신의 도감당상의 임무를 빨리 경질하심으로써 여론을 진정시키고 신의 사사로운 분수에 편안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 請暇下鄕後辭大司憲及兼帶諸任疏 己卯

伏以臣伏奉今月十八日成貼承政院書狀有旨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使之從速上來者而臣於本月二十六日在陽城縣旅舍始得祗受矣盖臣受由登程之後列症橫生勢在必死不得前進溫泉尙滯圻縣地界而恩諭遠辱迭回累日臣於是伏不勝震恐竢罪之至仍念臣春間所苦之疾實非偶然感傷之比根委沉痼餘症尙存而中緣瘡疾之作苦不勝一時之痛痒率意妄作遂有浴溫之計數日行路撼頓增傷猝然牙顧梗閉食飮全不入口四末不仁寸地未能自運眞元凜凜殆無餘地偃臥旅次不生不死者殆將一朔雖欲還歸京輦尋醫問藥而亦無自致之路不意此際 新命下降臣誠惶悶不知所措臣性質懦弱見識昏蔽自顧本分元不近似於是職而況今疾病如此鬼事將迫風憲重地豈容一日虛帶致有曠職之弊哉玆敢力疾陳情付上縣道伏乞聖明俯加矜憐將臣本職及兼帶諸任幷許鐫遞俾臣安意調息以訖 天地生成之澤不勝萬幸臣無任戀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調理上來行公

휴가를 청하여 고향에 내려온 후에 대사헌과 겸직한 여러 임무를 사직하는 상소 己卯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이달 십팔일에 도장을 찍은 승정원(承政院)의 서장(書狀)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신을 사헌부(司憲府) 대사헌(大司憲)으로 삼았으니 속히 상경하게 하라는 어지가 계셨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이달 이십육일에 양성현(陽城縣) 객사에서 비로소 삼가 받았사옵니다。 대개 신이 말미를 얻어 여정에 오른 후에、 다른 병이 자꾸 생겨나 형세가 꼭 죽을 것만 같아서 더이상 전진하지 못하고 양성현의 경계에 있는 온천에 머물러 있었기 때문에、 성은이 담긴 분부가 욕되게도 몇일을 멀리 우회하였사옵니다。 신은 이에 엎드려 두려움에 떨며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 신이 봄에 고생한 질병은 사실상 우연히 감상에 젖는 그런 류가 아니었으며、 근골이 쇠약하여 고질이 된 것으로 다른 증상이 여전히 남아 있었사옵니다。 그러던 중에 창질(瘡疾)이 생겨 정말 한시도 아픔과 가려움을 견딜 수가 없어서、 멋대로 망령을 부려 마침내 온천에 목욕하려는 계획을 세우고서 몇일을 지내던 중에、 갑자기 증상이 심해져서 순식간에 어금니가 달라붙어 음식을 전혀 입에 넣을 수 없었사옵니다。 그리하여 사맠(四末：사람이 면하지 못할 네 가지 종말로、 死·審判·天堂

地獄을 말함)이 멀지 않아 한 촌의 거리도 능히 스스로 움직일 수가 없었으며 원기가 거의 남김없이 빠져 나갔사옵니다。객사에 드러 누운채 생사를 헤맨 것이 거의 한 나절 동안이었사옵니다。비록 서울로 돌아가 의사를 찾아 약을 구하고 싶었으나 또한 그렇게 할 길이 없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도 이런 지경에서 새로운 어명이 내려오니、신은 진실로 두렵고도 민망하여 어찌 할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은 본래 자질이 나약하고 식견이 어둡고 가리워져 있어서、스스로 본분을 돌아봄에 이러한 직책에 진정 조금도 어울리지가 않사옵니다。하물며 지금 질병이 이와같아서 저승사자가 장차 재촉할 것이니、풍교(風敎)의 헌장을 맡아 다스리는 중요한 자리를 어찌 하루라도 비워둠으로써 직무를 태만히 하는 폐단을 이르게 할 수가 있겠사옵니까? 이에 힘써 병을 참고 사정을 진언하여 현감에게 부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딱한 사정을 긍휼히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의 본직(本職)과 겸직한 여러 임무를 아울러 경질하심으로써、신으로 하여금 편안한 마음으로 치병케 하시어 성상께서 내려주신 은택을 다 누릴 수 있도록 윤허해 주신다면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절박하게 간구하고 기도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몸조리를 잘하여 상경하여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一病沉綿與鬼爲鄰久逋　朝命罪當萬殞不意　聖慈寬暇譴罰不行文衡新命又出於萬萬夢寐之所不到此實臣死期將至有以益其疾而重其變也臣誠愛惶隕越無地措身臣竊念生也之職爲任甚重凡文風之隆替士趨之淑慝辭命之得失皆具責也苟非才學兼優望實全備者莫宜居之故前後膺是選者必皆當世之望自古及今豈有魯莽如臣而居是任者哉臣性本昏情不比恒人而早嬰奇疾不能讀一字書至於塲屋程式之文亦且窘陋生澁不成貌樣中年叨竊科第實出於萬一之僥倖而蒙被　洪私猥加拂拭凡係文華之選無不歷歷至於前年提學之除而極矣臣心之愧悉中外之駭笑尚今未已而乃又加之以萬不近似之任使之提衡藝苑主盟詞壇臣未知此是何樣擧措環顧內外莫省其所以然之故繼而得聞則當初薦望時首薦之人自是宿德輿望之所屬且主文之薦從前事體極重繼膺其任必在於首薦之人而臣以點數之稍多越序進擬云彼會圈諸臣皆臣儕流也亦豈不知臣之空疎不可以當是任也只以文衡緊任曠闕已久而臣於前後榮選率皆冒受而不辭故姑且以爲備員充位之地耳朝家事不宜若是之苟簡而臣之貪榮冒進亦可爲循省改悔之一端也臣疾病已痼死亡無日旣無陳力就列之望則至於違例之嫌過福之灾固不須言而只是朝家用舍之乖舛名器之淆紊足以取羞於當世而貽譏於來後則又安得不爲之憂歎也泯默數旬以竢公議之擧正而尚未有聞不得不冒死自列伏乞　聖明俯加鑑燭亟命改正臣新授大提學之任毋令爲文苑笑資不勝幸甚仍念臣忝叨憲職已閱三朔卽今病勢萬無指日登程之理而當此國事

艱危灾荒溢目之辰言地久曠誠非細故亦乞速賜有處分以幸公私焉
臣無任悶慶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文衡之任實循公議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來行公

## 대제학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한 번 병듦에 고질이 되어 귀신과 이웃하면서 오랫동안 조정의 명령을 어겼사오니, 그 죄는 만 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도 성자(聖慈)께오서 관용을 베푸시어 책벌(責罰)하지 않으시고 문형(文衡 : 大提學의 별칭)에 새로 임명하시니, 이것은 또한 천만 몽매지간(夢寐之間)에도 이를 수 없는 바이옵니다。 사실상 신은 죽을 날이 가까워 옴에 그 질병이 더욱 심해져서 그 과실을 무겁게 하고 있으므로, 신은 진실로 근심과 두려움 속에 굴러 떨어져 몸둘 곳을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이 가만히 생각해보니, 주문(主文 : 科擧 : 試驗官의 우두머리)의 직책은 그 임무가 매우 중요한 것으로, 문풍(文風)의 성쇄와 사풍(士風)의 청탁(淸濁)과 사명(辭命)의 득실에 모두 책임을 져야 하옵니다。 만일에 재주와 학식이 아울러 뛰어나고 인망과 실상을 모두 갖춘 자가 아니면 마땅히 이 자리에 거하여서는 아니되옵니다。 그러므로 전후로 이 직책을 수행한 자는 반드시 모두 당세(當世)의 명망이 높은 자들이었사오니, 옛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어찌 신과 같이 노둔한 몸으로 이 임무를 맡은 자가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성품이 본래 우둔하고 게을러 보통사람만도 못하며 일찌기 어려서부터 이상한 질병에 걸려 한 권의 서책도 능히 읽을 수 없었사옵니다。 과장(科場)의 격식에 맞는 문장에 있어서도 또한 비루하고 난삽하여 보잘 것이 없었는데도, 중년에 분에 넘치게 과거에 급제하였사오니, 이것은 사실상 만분의 일의 요행에서 나온 것이옵니다。 그리하여 넓으신 은총을 입고 외람되게 총애를 받으면서 무릇 영화로운 직책 중 두루 역임하지 않은 것이 없었사온데, 작년에 제학(提學)에 제수됨에 이르러서 극에 달했사옵니다。 부끄러운 신의 마음과 조정 안밖의 놀라움과 비웃음이 지금까지도 아직 없어지지 않았는데, 다시 조금도 합당치 않은 임무를 내리시어 예원(藝苑)을 이끌어 살피게 하고 문단을 주도하게 하시니, 신은 이를 어떻게 처리해야 할지를 모르겠사오며, 안밖을 둘아보며 곰곰히 생각해봐도 그렇게 하신 까닭을 찾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이어서 듣건대, 당초 천망(薦望 : 관리를 윗자리에 천거함)할 때에 첫째로 천거된 사람은 훌륭한 덕망과 여망을 갖춘 자이며, 또한 주문(主文)에 천거하는 일은 종전의 체제를 이어 받는 것이 대단히 중요하므로, 그 임무는 반드시 첫째로 천거된 사람이 맡아야 하는 것인데, 신이 점수가 약간 많아서 차례를 뛰어 넘어 임명되었다고 하옵니다。 회권(會圈 : 새로 大提學·直閣·待敎·翰林 등의 적임자를 뽑을 때, 전임자들이 모여 피선될 사람의 성명 위에 圈點을 찍는 일)한 여러 신하들은 모두 신의 동료들이었으니, 또한 어찌 신이 공소(空疎)하여 이 임무에 합

당하지 않다는 것을 몰랐겠사옵니까? 다만 긴요한 문형(文衡)의 직책을 비워둔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었고, 신이 종전에 선임될 때마다 모두 외람되게 받아 사양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잠시 이로써 관원을 갖추어 직위를 채우는 자리로 삼았을 따름이옵니다。 조정의 일은 이처럼 구차하게 간택해서는 아니되오니, 신이 영화를 탐하여 외람되게 나아가는 것 또한 가히 돌이켜 반성하고 잘못을 뉘우쳐 고치는 하나의 실마리가 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질병이 이미 고질이 되어 죽을 날이 얼마 남지 않았으므로, 힘을 다해 신하의 반열에 나아가려는 소망은 이미 없어졌으니, 상례(常例)를 어겼다는 비난과 과분한 복으로 인한 재앙에 대해서는 진실로 언급할 게 없사옵니다。 다만 조정의 임면(任免)의 어긋남과 관작(官爵)의 문란함은 당세(當世)에 수치가 되고 훗날에 비난을 받기에 족하므로, 또한 어찌 이를 근심하고 한탄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수십일 동안 묵묵히 지내면서 올바름을 제기해 주는 공론(公論)을 기다렸으나, 아직까지 듣지 못하여 부득이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스스로 아뢰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자세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대제학의 임무를 경질할 것을 빨리 명하심으로써, 문원(文苑)의 웃음거리가 되지 않게 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 신이 외람되게 헌직(憲職)을 욕되게 한 지가 이미 석달이 지났사오나, 지금 병세로 보아 다른 날에라도 직무를 수행할 가망이 전혀 없사오니, 이에 임하여 국사가 위난(危難)하고 재난과 기근이 눈에 가득 넘치는 때에 언지(言地 : 諫官의 지위)를 오랫동안 비워둔다는 것은 진실로 작은 일이 아니옵니다。 이에 또한 속히 처분을 내리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해주실 것을 청하옵니다。 신은 송구스럽고 간구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는데, 경에게 문형(文衡)의 직무를 내린 것은 사실상 공의(公義)를 따른 것이니, 경은 안심하여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상경하여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申辭大提學兼辭大司憲及經筵惠局等諸兼任疏

伏以臣濫叨匪分猥上辭章雖文辭拙陋未能盡暴情實仰冀天鑑孔昭或賜垂諒矣及承 聖批非唯未蒙準許奬勵之 敎有若加之於可堪之人臣誠憂惶愧悚不得不叠申前說臣稟賦素薄生而羸脆自年十六七歲時已嬰痰火之疾根委沉痼屢瀕於死不能開卷讀書今至三十餘年尋常數行書札亦且艱澁久而乃就若其詞章翰墨之工自視歉然絶意不爲此實通朝之所共知也其不知臣者則直笑其空踈雖其知臣者亦不過憐其疾痼終於懦廢而已何嘗以此等職任期臣哉臣前疏所謂文風之隆替士趨之淑慝則固非如臣等輩所可擬議至於辭命則朝家凡有大小述作皆爲主文者所主管不可他諉而臣之本末既已畢陳矣其將以何文詞而可以當是任哉三百年來詞垣重選至于臣身墮却無餘鄭縡所謂時事可知者不幸近之矣昔洪貴達爲大提學金時習以詩

嘲之曰人間可笑事貴達爲文章夫貴達詞華之富贍固非後人所可望然一爲具眼者所笑至今數百載之後其詩尙存傳以爲笑談今日笑臣者則不但具眼者而已中外之婦孺輿儓皆是也臣誠杜門羞縮不敢擧顔向人而朝家則方且責其行公迄無鐫改不虞其上累名器臣竊憫焉況臣疾病危篤之狀乃在臣下鄕之後則又非朝廷之所得詳也平居精神昏瞀若墮烟霧視聽不明言語顚錯已若喪失心性之人而如或少加勞動微有思索則痰火輒升暈絶移日急灌藥物而後始乃得甦設令臣粗有鉤槩之技到今誠無可爲況其原無所有哉久縻華啣虛盜榮名不敢頃刻自安而臣老母一自冒暑下來之後氣力日就漸鑠奄奄若難保臣亦憂心內焦疾勢增劇不能自力於構疏曠日稽遲今始上陳臣罪尤萬萬矣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將臣新授文衡之任函許改正而臣之即今事勢實無趑趄起動之望臣所叨憲職及兼帶若經筵備局惠廳堂上等任俱係緊重不可一日瘝曠幷乞速賜鐫遞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憫慮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辭至此本職今姑勉副須勿過辭從速上來行公

## 대제학을 사직하고 겸하여 대사헌 및 경연혜국 등의 여러 겸직을 사직할 것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함부로 분수를 넘어 외람되게 상소의 글을 올렸사온데, 비록 문사(文辭)가 졸렬하고 비루하여 진정한 실정을 다 드러내지는 못하였사오나, 우러러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오서 매우 밝으신 판단으로 살피시어 넓으신 아량을 베풀어 주시옵소서。 전하의 비답(批答)을 받잡사오나, 윤허하심을 얻지 못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장려하신 교서에는 가히 감당할 수 있는 사람에게 벼슬을 내리신 것처럼 되어 있어서, 신은 진실로 근심에 당황하고 부끄러움을 느껴 부득이 전에 말씀드린 바를 다시 아뢰옵니다。 신은 타고난 자질이 보잘 것 없으며 태어날 때부터 병약하여, 나이 십칠·팔세 때부터 이미 담화병(痰火病)에 걸려 근골(根骨)이 쇠약하고 고질이 되어 누차 거의 죽을 뻔 하여 서책을 펼쳐 독서할 수 없었사옵니다。 지금 삼십여년이 지나도록 몇 줄 안되는 짧은 서찰도 또한 난삽한 지가 오래 되었사오니, 사장(詞章)과 한묵(翰墨)의 공교(工巧)로움 같은 것에 대해서는 스스로 보기에도 뜻에 차지 않아 실망하여 짓지 아니하였사온바, 이것은 온 조정이 모두 알고 있는 바이옵니다。 신을 알지 못하는 자는 곧장 그 공소(空疎)함을 비웃으며 비록 신을 알고 있는 자도 또한 그 고질적인 질병을 불쌍히 여기는데에 불과하여, 결국에는 나약하고 쓸모없을 뿐이니, 어찌 일찌기 이러한 직무가 신에 적합하겠사옵니까? 신이 전에 올린 상소에서 말씀드린 문풍(文風)의 성쇠와 사풍(士風)의 청탁(淸濁)은 진실로 신 등의 무리가 가히 논의할 바가 아니오나, 사명(辭命)에 대해서는 조정에 있는 무릇 크고 작은 저술은 모두 주문(主文)된 자가 주관하는 것으로 다른 사람에게 위탁할 수가 없으며 신의 본말(本末)은 이미 다 진언하였사오니, 장차 어떤 문사(文詞)를 가지고 이 직무에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삼백년 동안 내려온 문단의 중요한 신임이 신의 몸에 이르러 남김없이 무너져내려, 정계(鄭棨)가 말한 시사(時事)를 가히 알 수 있다는 말이 불행히도 가까워지고 있사옵니다。 옛날에 홍귀달(洪貴達)이 대제학(大提學)이 되자 김시습(金時習)이 시로 그를 조롱하여 이르길, 「세간(世間)의 가소로운 일은 귀달이 문장을 짓는 것이다」라고 했다。 대저 귀달의 부섬(富贍)한 시문은 진실로 후인들이 가히 바랄 바가 아니지만, 그러나 한결같이 식견을 지닌 자에게 비웃음을 당하는 바이옵니다。 수백년이 지난 지금에까지 그 시가 아직 남아 있어서 재미있는 이야기거리로 전해지고 있사옵니다。 금일에 신을 비웃는 자들은 식견을 지닌 자일 뿐만이 아니라 내외의 부녀자와 하인들도 모두 이러하옵니다。 이에 신은 진실로 두문불출하고 부끄러움에 움츠러들면서 감히 얼굴을 쳐들고 사람을 향하지 못하고 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조정에서는 바야흐로 공무를 수행하라고 재촉만 하고 결국 경질해 주시지 않아, 윗 사람을 불편하게 하고 관작에 누를 끼치게 되어 신은 마음속으로 민망하기 짝이 없사옵니다。 하물며 신이 하향(下鄕)한 후에 일어난 신의 질병의 위독한 상태는 또한 조정에서 상세히 알고 있는 바가 아니옵니다。 평소 기거함에 있어 정신의 혼미함은 마치 안개속에 빠져 있는 듯 하고, 보고 듣는 것이 분명치 못하고 언어가 뒤섞여 혼란스러운 것은 이미 마치 심성(心性)을 상실한 사람과 같사옵니다。 혹 조금이라도 일을 하고 잠시라도 사색을 할라치면, 곧담화(痰火)가 치밀어 올라 몇일을 나곤 하옵니다。 설령 신이 다소나마 글을 엮는 재주가 있다 하더라도 지금에는 진실로 할 수가 없사온데, 하물며 원래 그런 재주가 없는 바임에랴! 오랫동안 화려한 직함을 지니고서 헛되이 영화로운 명성을 차지하고 있었으므로 감히 한 시각도 스스로 편안히 지내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그런데 신의 노모가 스스로 더위를 무릅쓰고 내려온 후로, 기력이 날로 쇠잔해져서 금방이라도 숨이 끊어질 듯하여 목숨을 부지하기가 어려웠사오며, 신도 또한 근심스러운 마음에 속이 타서 병세가 갑자기 악화되어 스스로 상소문을 작성하는데 힘을 쓸 수가 없었으므로, 여러 날을 미뤄오다가 지금에야 비로소 상진(上陳)하오니, 신의 죄가 더더욱 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자세히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문형(文衡)의 임무를 빨리 경질하도록 윤허해 주시옵소서。 신의 지금의 형편으로 보아서는 진실로 속히 일어나 기동할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이 분에 넘치게 차지하고 있는 헌직(憲職)과 겸직하고 있는 경연관(經筵官)·비국(備局 : 備邊司의 별칭)·혜청(惠廳 : 宣惠廳의 약칭) 당상(堂上) 등의 소임은 모두 긴요하고 중요하므로 하루라도 직무를 소홀히 할 수가 없사오니 이에 아울러 청하옵건대 속히 경질하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해주신다면, 진정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송구스럽고 간구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는데, 경의 사기절하여 급히 약물을 흘려 병은 후에야 비로소 다시 살아

양함이 여기에 이르니 본직(本職)의 해임을 잠시 허락하노니, 모름지기 지나치게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상경하여 공무를 수행하라。

承 嚴敎後進到水原府界三辭大提學兼以兼管司圖署進旀不謹引罪疏

伏以臣於日昨邸報中得伏見 聖敎責臣以分義事體至嚴至截臣誠惶怖震慄求死不得繼而伏奉辭疏之 批非惟誅罰不及乃蒙許解臣所帶憲職臣又感極生悲不覺涕淚之交墜也臣以至庸極陋無所比數而蒙被 聖朝罔極之恩致身至此榮耀已極且非有難進之義不安之嫌則無故而僥訣明時此豈臣心之所敢出而家素貧窶饘粥難繼老母救水之供一家百口之養專仰於廩祿則舍此而枯槁窮山亦豈常情之所宜有者哉只緣灾生於福過鬼責於人非一病經時沉淹旅舍旣不得趁急趨班竭其死力少報 鴻恩之萬一又令八十老母過於憂慮顚頓下來臣實爲臣而不忠爲子而不孝有生如此不如死之久矣至於文衡之任則臣之前後辭章自謂底蘊已竭而尙未蒙 恩許肝膈之辭僥同於師讓膏盲之疾終歸於托病此實臣誠意淺薄不能感動天聽伏地惶悚更無所言昔司馬光以不解四六力辭掌制夫光之文學百世所師只以一藝之不工遜避而不居古之人不強於其所不能而辭受之不苟有如此者臣於前後榮選強顔於其所不當受者凡幾度矣病裏無寐靜省傴尤靡顔汗背無以自容及此言善之日又安可復循塗轍不知改悔終其身於從他笑罵之地而已乎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虞人至死不往君招而不往固有犯分之罪矣 聖人之所以取之者取非其招不往也今朝廷之所以命臣者非其任也則臣雖重被誅死又何敢輒進承命終爲虞人之罪人也哉且臣竊有一段危苦之情有未盡暴於 天日之下君臣猶父子也安敢有隱乎臣之頃年燕行也臣雖以國事之重不敢言私臣老母思念臣身積憂成疾至今根蒂尙存有感輒發今夏之不量氣力率爾下來者亦出於情弱之致而炎路之所撼傷眞元已損却十之七八矣窮閭僦屋百事荒凉居處飮食之失其適藥餌救護之乖其方輾轉沉頓臥不能起臣於前日雖承將母之 敎到今形勢實難轉動一步地凡其憂愁困削以至於此者皆以臣之故也臣若於此時迫於 嚴命棄而遠去又使重其憂而益其疾萬一或有無窮之悔則臣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其在 聖明孝理之下豈不深有所惻傷乎倘蒙 天地父母俯賜矜憐改正臣文衡不似之任且將兼帶一二緊務幷賜遞免俾臣得以子母相守徐加調救若使賴天之幸得有一分之減則雖臣之私計亦不堪久居此矣筋力趨走不無其日其或不然隕首結草之報亦不以生死有間也嚴敎之下不敢偃然退伏且伏聞眞西旀不謹封進有司圖官員罷職之 命臣方待罪提調而身在遠外不能檢管曠職之罪亦不可逭切欲進伏城外以請鈇鉞之誅而形羸氣弱不任鞍轡發行二日始到水原府界喘息奄奄決無前進之勢而且聞老母臂痛猝劇之報玆又封疏縣道舁歸私次自念臣罪已積不可每蒙寬宥瞻望 宸極涕泣俟罪而已臣無任震怖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安心勿辭宜速上來行公

엄한 교지를 받고난 후 나아가 수원부계에 이르러 대제학을 세번 째 사직하며, 아울러 관할 사포서에서 수박을 진상할 때 신중하지 못함을 스스로 사죄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몇일 전에 저보(邸報 : 官報의 일종으로 邸鈔, 閣鈔라고도 함)에서 신을 질책하신 성교(聖敎)를 삼가 보았사온데, 도리상 일의 형편이 지극히 엄하고 지극히 단호하여 신은 진실로 두려움에 떨면서 죽음을 면치 못할 것이라 생각하였사옵니다. 그런데 이어서 상소문에 대한 비답(批答)을 삼가 받아 보았더니, 주벌(誅罰)이 이르지 않았을 뿐만 아니라 신이 지니고 있는 헌직(憲職)을 해임하도록 윤허해 주시니, 신은 또한 지극히 감격한 나머지 슬픔이 생겨나 신도 모르는 사이에 눈물이 주루룩 떨어지옵니다. 신은 지극히 용렬하고 비루함을 비할 데가 없사온데도, 성조(聖朝)의 망극한 은총을 입어 몸이 여기에 이르렀사오니, 그 영화로움이 극에 달했사옵니다. 또한 관직에 나아가기 어려운 명분이나 마음에 편치 못한 비난이 있는 것도 아닌데 별다른 이유 없이 곧바로 밝은 시대를 떠나는 것이 어찌 신의 마음에서 감히 나올 바이겠사옵니까? 그리고 집안이 본디 빈곤하여 죽으로도 끼니를 잇기가 어려우므로, 노모에게 드리는 변변치 못한 음식봉양이나 온 집안의 여러 식구를 먹여 살리는 것은 오로지 신의 봉록에 의지하고 있으니, 이를 버려두고서 고목이 가득한 궁벽한 산처럼 되게 한다면, 또한 어찌 인지상정(人之常情)상 마땅한 바이겠사옵니까? 다만 재난은 복이 지나친 데서 생겨나고 사람이 쇠약해져 있을 때 귀신이 집적거리는 법이므로, 한 차례 병마가 지나갈 때 객사에 드러누워 있었는지라 이미 급히 관리의 반열에 달려가 죽을 힘을 다하여 넓으신 은총의 만분지일(萬分之一)도 갚지 못하였사오며, 또한 팔십 노모로 하여금 지나치게 근심걱정하게 하여 황급히 내려오게 하였으니, 신은 진실로 신하로서는 충성을 다하지 못하고 자식으로서는 효도를 다하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사는 것이 이와 같으니 죽는 것만 못한 지가 오래되었사옵니다. 문형(文衡)의 임명에 대해서는 신이 전후로 올린 상소문에서 스스로 깊은 속마음을 남김없이 아뢰었사오나 아직 해임에 대한 전하의 윤허가 없사오니, 진심에서 나온 상소는 다시 겉치레의 사양과 같아지고 난치의 병은 결국 탁병(托病)한 것으로 돌아가고 말았사옵니다. 이것은 진실로 신의 정성스런 뜻이 천박하여 천청(天聽)을 감동시킬 수 없음이오니, 땅에 엎드려 두려움과 부끄러움을 느끼며 더이상 말할 것이 없사옵니다. 옛날에 사마광(司馬光)은 사륙문(四六文)을 잘 모른다고 장제(掌制)를 극구 사양하였사온데, 대저 사마광의 문학은 백세(百世)의 스승이 되는 바이나 다만 한 가지 재주가 뛰어나지 못하다고 해서 사양하고 물러나 거하지 않았으니, 옛 사람들이 자기가 능치 못

한 바를 억지로 하지 않고 사양하고 받아들이는 데에 구차하지 않음이 이와 같았사옵니다。 신은 전후로 영광스런 선임(選任)에 있어서 그 마땅히 받아서는 안될 자리에 서서 부끄러움을 몰랐던 것이 무릇 여러 번이었사옵니다。 병중에 잠들지 않고 조용히 허물을 살펴보니、더욱 얼굴이 붉어지고 등에 땀이 흘러 스스로 들낯이 없사옵니다。 이러한 선례(善例)를 말하는 때에、또한 어찌 다시 도리만을 쫓아 잘못을 뉘우치고 고칠 줄을 모르면서 남에게 비웃음 당하고 욕먹는 자리에서 몸을 마치겠사옵니까? 제(齊)나라 경공(景公)이 우인(虞人)을 장목기(旌)의 예(禮)로 불렀으나 우인이 죽더라도 나아가지 않았으니、임금이 불렀으되 나아가지 않은 것은 진실로 본분에 어긋나는 죄를 지은 것이지만、성인(聖人)이 여기에서 취한 바는 합당한 예(禮)로 부르는 것이 아니면 나아가지 않는다는 뜻을 취한 것이옵니다。 지금 조정에서 신에게 명한 바는 합당한 임명이 아니오니、신이 비록 주살당할 죄를 거듭 짓는다 하더라도 또한 어찌 감히 문득 나아가 명령을 받들음으로써 결국 우인(虞人)의 죄인이 되겠사옵니까? 또한 신은 홀로 일단의 위급하고 어려운 사정을 지니고 있으면서 아직 하늘의 태양 아래에 다 드러내지 못하고 있사오나、군신(君臣)은 부자(父子)와 같으니 어찌 감히 숨기는 것이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근년에 연행(燕行 : 중국에 사신으로 가는 일)하였사온데、신은 비록 국사가 중요하므로 감히 사사로운 사정을 아뢰지는 못하오나、신의 노모가 신의 몸을 걱정하다가 근심이 쌓여 병이 되었사옵니다。 지금에 이르러 근골이 아직 남았는지라 느낀 바 있어 문득 떠남에、올 여름에 기력을 헤아리지 않고 갑작스럽게 내려온 것은 또한 정에 약한 소치에서 나온 것으로、더운 여정에서 몸을 상하여 원기가 이미 쇠잔해진 것이 십분의 칠·팔이 되옵니다。 궁벽한 마을의 빌린 집은 온갖일이 황폐하고 처량하여、거처하고 식사함에 있어 그 적절함을 잃어버렸고 보약과 좋은 음식으로 간호함에 있어 그 방법에 어긋나고 말았으니、점점 병이 깊어져 드러누워 일어날 수가 없게 되었사옵니다。 그러므로 신이 일전에 비록 장차 사직하지 말라는 교서를 받기는 했사옵니다만、지금의 형편으로 봐서는 사실상 한 걸음도 움직이기가 어렵사옵니다。 무릇 그 근심스러움과 곤궁함이 여기에 이르게 된 것은 모두 신 때문이옵니다。 신이 만약 이러한 때에 지엄하신 어명에 쫓기어 노모를 버려두고서 멀리 떠나 간다면、또한 그 근심을 가중시키고 그 병세를 악화시킬 것이옵니다。 만에 하나 혹시라도 끝없는 후회를 할 일이 생기게 된다면、신은 어떻게 천지간에 스스로 설 수가 있겠사오며、성명(聖明)의 효성스러운 이치에 있어 어찌 깊이 측은하게 여겨 마음 아파하는 바가 있지 않겠사옵니까?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께오서 굽어 살피시고 긍휼히 여기시어 무능한 신의 문형(文衡)의 임무를 경질하시고、또한 겸직하고 있는 한 두 가지의 긴요한 직무를 아울러 빨리 면직하시어、신으로 하여금 모자(母子)가 서로를 지켜주면서 서서히 병을 구완케 하도록 해주시옵소

서。만약에 하늘의 도우심을 받아 조금이라도 차도가 있게 된다면、비록 신의 사사로운 계획일지라도 또한 오랫동안 여기에 머물러 있지만은 않을 것이오니、기력을 차려 빨리 달려가게 될 날이 없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혹시 그렇게 되지 않더라도 목숨을 내놓고 결초보은(結草報恩)할 것이오니、또한 살고 죽음에 차이가 없을 것이옵니다。지엄하신 교서를 받잡고서 감히 편안하게 물러나 거하지 못하던 중에、수박을 신중하게 받들어 진상하지 못한 일로 사포서(司圃署：궁중의 園圃·채소 등에 관한 일을 맡아보던 관청)의 관원을 파직하라는 어명이 있었음을 삼가 들었사옵니다。신은 바야흐로 제조(提調)를 논죄해야 하오나 몸이 멀리 밖에 있어서 단속할 수가 없사오니、직무를 태만하게 한 죄는 또한 피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성밖에 나아가 엎드려 중형(重刑)의 처벌을 청하고자 함이 간절하오나、몸이 파리하고 기력이 쇠약하여 고삐를 잡고 말에 오를 수가 없사옵니다。출발한 지 이틀만에 비로소 수원부(水原府)의 경계에 이르렀사오나、천식으로 죽을 것만 같아서 앞으로 나아갈 형편이 전연 아니었사오며、게다가 또한 노모의 아픈 팔이 갑자기 심해졌다는 전갈을 받고나니、이에 다시 현감에게 상소문을 부치고 급히 사저로 돌아가옵니다。스스로 생각컨대、신의 죄는 이미 쌓여서 더이상 매번 관대한 용서를 받을 수 없사오니、신국(宸極：임금의 처소。또는 임금을 말함)을 앙망(仰望)하며 눈물을 흘리면서 죄를 기다릴 뿐이옵니다。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간절히 원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안심하여 사직하지 말고 마땅히 속히 상경하여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於月初伏奉　回諭使之勿辭上來方切悶慮之除又於日昨邸報伏見　聖敎至以君臣分義責諭備至臣誠惶怖震慄置身無地臣之跧伏鄕村累月違　命者初出於臣狗馬之疾不能動作而復緣臣老母念臣之深不量氣力而顚頓下來仍致病勢沉淹日益危篤臣旣無將母上去之勢則人子之情又無離側從仕之望凡其事勢之不獲已者只是如斯非敢希慕於恬退之名爲因此休官之計而大臣不察遂乃混達於收召之中臣於此深恧其非倫之儗而仍竊自傷誠意淺薄不足以見信於　君父前後屢疏尙未蒙　矜諒以至于今也昔溫嶠當晋室搶攘之際舍其母而赴建康夫嶠之才智明達深能有功於當時而絶裾之事後人尙且病之今日艱虞雖或孔棘而猶不至於有兵革之警臣之才力萬分無補於時而目見病母奄奄於床席之間乃忍棄置於窮谷決然爲舍去之計則非但臣之情理萬萬煎迫其在　聖朝亦安用如此之人爲哉臣母今年七十六歲若過旬日則爲七十七歲而重以疾病餘日無幾倘或少寬須臾之暇以全母子之恩則　聖明孝理之政足以光于四方而他日朝廷之上亦必有移孝爲忠之人不止臣隕結之報而已也方今國勢杭樫變異層疊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此正君臣上下動色相戒以求轉移之日而臺閣言議之地緣臣久曠至於如此此雖臣之罪亦可見

朝家悠泛之一端也伏乞 聖明先斥臣身以肅朝綱仍 命擇授可堪之人以廣忠諫之路國事幸甚臣無任危怖煎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辭至此本職今姑勉副焉卿其安心上來

## 대사헌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이달 초에 사양하지 말고 올라오라 하신 전하의 회답을 삼가 받잡고서 바야흐로 진정 송구스럽고 두려워 하고 있었는데、다시 몇일 전에 저보(邸報)에서 군신의 도의로써 질책하신 유지(諭旨)가 담겨있는 성교(聖敎)를 삼가 보고나서、신은 진실로 당황하고 두려움에 떨며 몸둘 데가 없었사옵니다。신이 향촌에 삼가 거하면서 몇 달 동안 어명을 어긴 것은、처음에는 못난 신의 질병으로 인하여 움직일 수 없었기 때문이었으며、다시 신의 노모 때문이기도 하였사옵니다。노모가 신을 깊이 걱정한 나머지 기력을 헤아리지 않고 황급히 내려옴에 병세가 심해져 날로 더욱 위독해졌으므로、신은 이미 노모를 올려보낼 형편이 못되었으니 자식된 도리상 또한 곁을 떠나 벼슬을 쫓을 가망도 없었사옵니다。무릇 일의 형편의 부득이 했음이 이와 같을 뿐이오며、감히 염퇴(恬退：명예나 利權에 뜻이 없어서 벼슬을 사직함)의 명성을 흠모하여 이것으로 벼슬을 그만두려는 계획을 삼은 것이 아니었사오나、대신들의 불찰이 마침내 불러들이는 조서 중에 뒤섞여 이르니、신은 이에 서열이 아닌데도 임명된 참람됨을 깊이 부끄러워 하면서、성의(誠意)가 천박하여 군부(君父)에게 믿음을 받기에 부족함을 가만히 스스로 마음 아파하고 있사옵니다。전후로 누차에 걸쳐 올린 상소에 대하여 아직 전하의 긍휼히 여기심을 받지 못하고 지금에까지 이르렀사옵니다。옛날에 온교(溫嶠)는 진(晋)의 종실이 혼란에 빠졌을 때 그의 모친을 버려두고 건강(建康：南京의 옛 이름。建築·建鄴이라고도함)으로 달려 갔사옵니다。대저 온교의 재지(才智)는 사리에 밝게 통달하고 능력이 뛰어나 당시에 공을 세우긴 했으나、모친을 버려둔 일은 후인들이 아직도 비판하고 있사옵니다。금일의 염려스러운 난국이 비록 혹 매우 시급한 일이긴 하지만 전쟁에 대한 경계에 까지는 이르지 않았사옵니다。신의 재주와 능력으로는 조금도 이 시대에 보탬이 되지 못하며、병든 노모가 침상에서 죽어가는 것을 눈으로 보니、이에 궁벽한 골짜기에 차마 버려두고서 결연히 떠나가려는 계획을 세운다면、비단 신의 마음이 몹시도 다급해질 뿐만이 아니며、성조(聖朝)에 있어서도 또한 어찌 이와 같은 사람을 쓰겠사옵니까? 신의 노모는 금년에 칠십육세인데 약 열흘만 지나면 칠십칠세가 되옵니다。그런데 질병이 위중하여 살아 있을 날이 얼마 되지 않사오니、만일에 혹 잠깐 동안의 말미를 너그럽게 내리시어 모자간의 은정(恩情)을 온전히 할 수 있게 된다면、효도로 다스리는 성명(聖明)의 정치가 족히 사방에 빛나게 되어、훗날 조정에 또한 반드시 효성을 바탕으로 충성을 다하는 사람이 있게될 것이오니、신 홀로 목숨을 내놓고 결초보은할

뿐만이 아닐 것이옵니다。 바야흐로 지금 국세가 불안하고 변고가 중첩하여 어떠한 화(禍)의 기미가 드러나지 않고 숨어 있는지를 알지 못하오니、 지금은 바로 군신상하(君臣上下)가 열굴색을 고치고 서로 경계하여 화가 옮겨가는 것을 막아야 할 때이오나、 대각(臺閣)의 언의(言議)의 자리를 신이 오랫동안 비워둔 때문에 이와 같은 지경에 이르렀사옵니다。 이것은 비록 신의 죄이지만 또한 조정에서 일을 다잡아 하지 않는 일단을 보여주는 것이기도 하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먼저 신 자신을 질책하심으로써 조정의 기강을 엄하게 하시고、 이어서 명을 내리시어 가히 감당할 만한 사람을 택하여 제수하심으로써 충간의 길을 넓히신다면、 나라의 일이 진정 잘 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조급함에 애타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 경의 사양함이 여기에 이르렀으니 본직을 이제 잠시 해임할 것을 허락하노니、 경은 안심하고 올라오라。

## 辭吏曹判書兼申辭惠局兼任疏 庚辰

伏以臣於今月初七日伏奉本月初四日成貼承政院書狀有旨以臣爲吏曹判書使之斯速乘馹上來者臣以至庸極陋蒙被 聖朝罔極之恩叨竊榮寵固已多矣然亦何意天官冢宰之職遽至於臣身也哉朝廷以用舍人物之柄畀之銓曹而乃以無似如臣置諸長席是則官方之淆濫實自銓曹始其他尙又何說焉此識者之所以竊歎於今日之事而臣之凜然寒心者亦豈在於過福之私憂而已哉然此則在廷之臣想或有擧正者不待臣自爲覼縷而臣之萬萬煎迫情理誠有不暇於緩聲者玆敢冒死哀籲以冀 聖明之垂憐焉臣老母年垂八耋痼疾經年之狀旣已屢陳於前後疏辭而一自前秋感寒之後到今已至五六箇月而纔輕旋重尙未有和解之勢一番添感則眞元又減下一層卽今叟無一分餘地而春來寒暖不適調攝失宜自去月念後猝又添劇全廢糜粥已有日矣喘息奄奄若將頃刻難保老人氣力異於少壯以此病情寧復有蘇完之望哉臣於前冬暫時上洛終至踰越分義蒼黃徑歸而至今心神未定恒若喪性乍出外舍或聞疾聲急步則魂驚體顫良久而後始止以此情狀雖母病稍得回頭亦難於離側遠去況今方在十分之地者乎都目之過時今已累月若又緣臣遷就則臣心之惶懼固不敢言而其在朝家事體豈不大有傷損乎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卽速收回臣新授職名使名器無汚職事無闕而區區母子之恩亦得以獲全於 孝理之下豈勝萬幸且念惠廳堂上實管一國貢賦其爲任極重且緊而臣在外虛帶今已經年臣於前後屢嘗控辭而未蒙準許矣今臣情理旣無上去供職之望則豈可一任瘝曠而莫之恤乎亦乞速賜變通以幸公私焉臣無任煎迫涕泣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不仕實涉無名旣無難強之疾病且無難安之情勢而初因浴溫之行僞作恬退之士前後除拜一切不起是何昧於君臣之大義至此乎殊未可曉也卿其勿辭從速上來行公

## 이조판서를 사직하며, 아울러 혜국 겸직의 사직을 청하는 상소 경진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이달 초 칠일에 이달 초 사일로 날인된 승정원(承政院)의 서장(書狀)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신을 이조판서에 임명했으니 이에 속히 역마를 타고 올라오라는 교지(敎旨)가 있었사옵니다. 신은 지극히 용렬하고 비루한 몸으로 성조(聖朝)의 망극하신 은총을 입고 분에 넘치는 영광스런 총애를 차지한 것이 진실로 이미 많았사옵니다. 그러나 또한 천관(天官 : 吏曹의 별칭)의 총재(冢宰 : 이조판서의 별칭)의 직책이 갑자기 신의 몸에 이르게 될 줄을 어찌 생각이나 했겠사옵니까? 조정에서 인물의 임면(任免)에 대한 권한을 전조(銓曹 : 文武官의 임명권을 갖고 있는 吏曹와 兵曹에 대한 통칭)에 부여하고 이에 신처럼 무능한 자를 제일 높은 자리에 앉히니, 이것은 바로 관계(官界)의 문란함이 사실상 전조(銓曹)로 부터 시작되는 셈이니, 그밖의 것은 또한 무슨 말을 하겠사옵니까? 이것이 식자들이 금일의 일에 대하여 마음으로 탄식하는 까닭이니, 신이 몰시 두려워 몸을 떠는 이유가 또한 어찌 과분한 복으로 인한 사사로운 근심에만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러한 즉 조정에 있는 신하가 생각하기에 혹 행동거지가 올바른 자가 있으면, 신을 기다리지 말고 스스로 자세하고 조리있게 추천하면 될 것이며, 신은 온갖 일의 형편에 쫓기어 다급하므로 진실로 천천히 살펴볼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 이에 감히 죽음을 무릅쓰고 호소하여 성명(聖明)께오서 긍휼히 여겨 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 신의 노모는 나이가 팔십이 다되어 가는데, 몇년 동안 깊이 병들어 있는 상태는 이미 누차 전후로 올린 상소문에 진술하였사옵니다。 지난 가을에 한번 감기가 든 후로 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이미 오·륙개월이 지났지만, 조금 낳았다가 다시 심해지곤 하여 아직껏 누그러질 기세가 보이질 않사옵니다。 한번 감기가 덧치고 나니 원기가 또한 심하게 줄어들어 지금에는 더이상 남아 있는 것이 없사오며, 봄이 됨에 한온(寒溫)이 적당치 않아 몸조리 하는데 마땅함을 잃어 버렸고, 지난 달에 격정한 후로 부터 갑자기 다시 병세가 심해져 미음까지도 전폐한 지가 이미 몇일이 되옵니다。 천식으로 숨이 끊어질 듯하여 장차 한 순간도 부지하기가 어려울 것 같으며, 노인의 기력은 젊은 사람과 다르므로 이러한 병세로 보아 어찌 다시 완치될 가망이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지난 겨울에 잠시 상경하였으나 결국 신하로서의 도리를 뛰어 넘어 황급히 곧장 돌아왔으며, 지금까지도 정신이 안정되지 않아 항상 실성한 듯이 지내고 있사옵니다。 잠시 집밖에 나갔다가 혹 급한 전갈이라도 받을라치면 정신이 아득하고 몸이 떨려 한참 후에야 비로소 진정하곤 하니, 이러한 정황으로 보아 비록 노모의 병이 조금 회복되었다 하더라도 역시 곁을 떠나 멀리 가기가 어렵사온데, 하물며 지금은 바야흐로 위독한 지경에 있음에랴! 나라의 중요한 일이 기일을 넘긴

지가 지금 이미 몇달이나 되는데、만약에 다시 신이 관직을 옮겨 간다면、두려움에 떠는 신의 마음은 진실로 감히 말할 수 없지만、조정의 중대한 일에 있어서 어찌 크게 손상됨이 있지 않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자세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직명을 속히 거두어 돌임으로써、관작에 오점이 없게 하고 직무에 결손이 없게 하시며、구구한 모자간의 은정으로 하여금 또한 전하의 효성스러우신 다스림 아래에서 온전함을 얻게 하신다면、그 지극한 고마움을 어찌 이길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또한 생각컨대、혜청(惠聽 : 宣惠廳의 별칭)의 당상(堂上)은 사실상 한 나라의 공부(貢賦)를 관할하는 것으로 그 임무가 매우 중요하고도 긴요하온데、신이 조정 밖에서 헛되이 직명만 지니고 있은 지가 지금 이미 해를 넘겼사옵니다。이에 신이 계속해서 누차 일찌기 상소문을 올렸으나 아직 윤허를 받지 못했사옵니다。지금 신의 형편으로는 이미 상경하여 직무를 수행할 가망이 없사오니、어찌 가히 한 가지 소임이라도 오랫동안 태만히 하여 돌보지 않게 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러니 전하께오서 속히 변통하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하게 해주실 것을 이에 또한 청하옵니다。신은 눈물 흘리며 우는 절박한 심정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경이 벼슬하지 않는 것은 사실상 명분이 없노라。이미 치유하기 어려운 질병이 없어졌고 또한 안정되기 어려운 정세도 없어졌는데、처음에는 온천에 목욕하러 간다고 했다가 곧 염퇴(恬退)의 선비가 되어 계속해서 내린 관직에 일체 나아가지 않으니、이 어찌 군신의 대의(大義)에 어두움이 여기에까지 이르렀는지 알 수 없는 일이로다。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承嚴敎後進詣金吾門外待罪疏

伏以臣得伏聞日昨筵席 下敎臣之罪戾當在於誅殛之科而特未有成命耳臣於此不敢叀顧私情乃以就伏邦刑之計進詣金吾門外不料聖慈寬恩嚴誅不加而 召牌之降又出於千萬意慮之外是則 聖明猶以職務責臣也臣尤不勝駭惶欲死夫人無誠信不能以一日自立朋儕尚然況於君臣之際乎伊日 聖敎所以明臣之罪者實皆疑臣之詐謾惡臣之不直而 辭旨之間多有臣子所不敢聞者此實臣誠信不足以感動 君父之致叀將何顔以立於聖明之朝而 聖明亦何所取於臣仍置天官極選之地哉臣旣忍絶母子之恩而不敢以情理仰暴又復恬然於 嚴旨之下而不得以廉義自居冒昧趨 命只爲大政之了當則其苟且澆浇足以有駭於聽聞而上累於朝廷豈但臣私心之怵迫而已哉玆於再 召之下終不得祗赴本罪之外又添違慢之科雖萬被誅伐何足以贖臣之過哉顧臣情跡不宜仍留輦下退伏城外以竢處分伏乞亟下明旨勘臣罪狀使公法得伸私分少安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怖震悸席藁竢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須勿撕捱速出行公

## 지엄하신 교서를 받고난 후 금오의 문밖에 나아가 죄를 기다리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몇일 전 경연(經筵) 석상에서 하교(下敎)하시어 신의 죄는 마땅히 주벌해야 하는 것이로되 다만 아직 명령을 내리지 않았을 뿐이라고 하셨다는 것을 삼가 들었사옵니다。 신은 이에 감히 더이상 사사로운 정을 돌보지 않고, 곧장 국법을 달게 받을 각오로 금오(金吾 : 義禁府의 별칭)의 문밖에 나아갔사오나, 뜻밖에도 성자(聖慈)께오서 너그러운 은총을 베푸시어 엄벌을 내리지 않으시고 도리어 초징(招徵)하는 교지(敎旨)를 내리신 것은 또한 천만 뜻밖에서 나온 것이옵니다。 이것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오히려 직무로써 신을 책하신 것이오니, 신은 더욱 놀랍고 당혹스러워 죽고 싶은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대저 사람이 진실과 믿음이 없으면 하루도 스스로 설 수가 없는 법으로, 친구들 사이에서도 오히려 그러하온데 하물며 임금과 신하 사이에서 임에랴! 몇일 전 전하의 교지에서 신의 죄를 밝힌 것은 사실상 모두 신이 속였다고 의심하여 신의 정직치 못함을 미워하신 것으로, 교지의 말씀 가운데 신이 감히 듣지 못했던 바가 많이 있었사옵니다。 이것은 진실로 신의 진실과 믿음이 군부(君父)를 감동시키기에는 부족했던 탓이니, 장차 다시 무슨 낯으로 성명(聖明)의 조정에 서겠사옵니까? 그런데도 성명(聖明)께서는 또한 신에게서 무슨 취할 것이 있어서 다시 천관(天官 : 吏曹의 별칭)의 제일 높은 자리에 놓으셨사옵니까? 신은 이미 모자간의 은정을 잔인하게 끊어 버렸으나 인정의 도리상 감히 부모에게 심하게 해서는 안되며, 또한 다시 엄한 교지 아래서 편안히 지내지만 청렴한 도리를 지녔다고 자처하면서 사리를 따지지 않고 명령을 좇을 수는 없사옵니다。 다만 나라의 대정(大政)은 명료하고 마땅해야 한 즉 그 구차하고 깨끗치 못한 것은 족히 들음에 놀라움이 있고 위로는 조정에 누를 끼치게 되니, 어찌 다만 신의 사사로운 마음만이 두려워 할 뿐이겠사옵니까?이에 다시 초징하였으나 결국 삼가 나아가지 못함으로써, 본죄(本罪) 외에 다시 어명을 어기고 태만히 한 죄과가 첨가되었사오니, 비록 만번 주벌을 당하더라도 어찌 신의 과오를 속죄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의 정황을 돌아봄에 마땅히 어전에 머물러 있어서는 아니되므로 물러나 성밖에 엎드려 처분을 기다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명철하신 교지를 급히 내리시어 신의 죄상을 다스림으로써, 공법(公法)을 펼칠 수 있게 하고 사사로운 분수에 다소 편안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당황하고 두려움에 떨면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어명을 기다리옵니다。

비답(批答)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모름지기 고집부리지 말고 속히 나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行大政後將還鄕申辭吏曹判書及兼帶諸任疏

伏以臣於赴洛之日母病尙在危急之境而迫於 嚴旨遂母子泣訣而來矣相離已迫一旬不但臣心肝焦盡無餘抑臣母望子之心亦切矣況自近日以來粥飮全不入口眞元日益陷下氣息如線不能接續而昏昏不省之中猶且頻問臣來否云臣旣聞此言方寸如截其何忍一刻遲留以致他日無窮之悔哉玆不得不蒼黃歸去以爲及時相見之地大政後呈告請遞自是恒規而臣之事勢亦難遲待一兩日之間行色迫急又靡暇於呈疏承 批臣於前後屢積犯分之誅尙未一勘而今又不免於徑情直行罪尤萬死伏乞 聖明憐臣情理察臣形勢先削臣本兼諸任俾臣得以安意救護不勝幸甚仍念臣之上來在於久離京闕之餘而適値引對停輟未得一登前席以瞻 淸光歸伏田廬死有遺恨回望 宸極有淚盈襟而已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救護母病

대정을 행한 후에 장차 고향으로 돌아가, 이조판서 및 겸직한 여러 임무에 대한 사직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상경할 때 노모의 병이 아직 위급한 지경에 있었으나, 엄한 어지(御旨)에 쫓기어 마침내 모자가 울면서 이별하고 올라왔는데, 서로 떨어진 지가 이미 십일이 다 되어 감에 다만 신의 마음이 남김없이 다 타 버렸을 뿐만 아니라, 신의 노모가 자식을 바라는 마음 또한 간절하옵니다. 하물며 근래에는 미음조차도 전연 입에 넣지 못하여, 원기가 날마다 더욱 없어져 가고, 실처럼 가늘어진 숨소리가 이어지지 못하여, 인사불성이 된 혼미함 속에서도 오히려 신이 왔는지의 여부를 자주 묻는다고 하옵니다. 신은 이미 이 말을 듣고 바야흐로 가슴을 도려내는 듯하니, 어찌 차마 한 순간이라도 더 머물러 지체하면서 훗날에 끝없는 후회를 하겠사옵니까? 이에 부득이 황급히 돌아감으로써 제때에 맞춰 상견하는 자리를 만들지 않을 수 없사옵니다. 대정(大政 : 一、二月의 都目政事。또는 敍任의 수효가 많은 政事)을 행한 후에 상고(上告)하여 경질을 청하는 것이 자고로 상규(常規)이오나, 신의 사정이 또한 하루 이틀 조차도 기다리기가 어렵고, 행색이 급박하여 또한 상소를 올리고 비답을 받을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 계속 누적되어 온 본분을 어긴 신의 죄에 대하여 아직 한 가지도 처분받지 못하였사오나, 지금 또한 고집대로 곧장 행함을 면치 못하게 되었사오니, 그 죄 만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신의 인정상 도리를 가엽게 여기고 신의 형편을 살피시어 먼저 신의 본직과 겸임을 삭탈하심으로써, 신으로 하여금 편안한 마음으로 노모를 구호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진정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또한 생각컨대, 신이 상경한 것은 오랫동안 대궐을 떠나 있었기 때문이었으나, 마침 전하의 인견(引見)

이 끝나 버려 한 번도 앞 자리에 나아가 전하의 청광(淸光)하심을 바라보지 못하였사오니, 시골 집으로 돌아가 거함에 죽더라도 여한이 있을 것이옵니다。 신국(宸極 : 임금의 居所。 또는 皇帝의 位)을 우러러 보며 흘리는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실 뿐이옵니다。

비답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사직하지 말고 노모의 병을 구호하라。

## 三疏

伏以臣以母病陳情歲己周矣章疏亦且十數上矣誠意淺薄未蒙垂察嚴旨荐疊無所容身而日昨辭疏之 批又以從速上來爲敎臣誠無辭叟暴於天日之下而惟理迫至不容遂己玆敢冒萬死叟畢其說焉臣以無似本無需世之資惟其應擧覓官只欲得升斗之祿以酬烏鳥之私而己非意寵榮位至列卿廩俸優厚榮養己極矣到今枯槁空山常患救水之難繼而違逋 朝命自陷於孤恩負義之罪者此豈臣之所樂爲者哉臣於頃年奉使赴燕臣老母積月憂念仍致感傷而成疾目今諸病之源悉崇於此臣於前夏辭免文衡之疏旣己略陳仰惟 聖明或能俯記自是以後臣母病益深而心益弱唯恐臣之暫時不在其側盖亦傷虎於曩日之事其欲日夜相守無失呴呴之樂者不獨臣意爲然也旣縻官位有難長在親側朝出而暮還己貽病母之憂又不敢每以病母爲言而全抛職事此臣所以自甘窮廢寧闕口體之養而無失救護之節雖獲違慢之罪而不忍頃刻之離者也臣母今年七十七歲而顧念疾病如此餘日無多凡此只欲少報西山之短景而自盡於日後難悔之地其勢誠可謂憫迫其情誠可謂哀憐矣臣固軟黙旣無得罪於上下之事前日 聖批亦燭其無難安情勢矣自非然者尊官厚祿衆情之所艷臣獨何苦而至於假托無病之母自速慢君之誅哉臣自承頃日 嚴旨以來心神爽越直欲掘地以入而嚴誅不加威命甚迫事窮勢極終至冒出至今中外之笑臣者幷與朝廷之處分而譏議之臣誠愧懼欲死無地今臣螻蟻之忱旣未蒙諒察於 君父其在事理豈敢叟擧顔面出入於用舍人物之地而所帶之職尙不賜遞改有若以臣爲督責如前可備驅使者然是則 聖明以牛馬畜臣只欲加以蓁養之恩鞭策之威而己不復責之以倫理廉義非但臣之情地萬萬有不忍者亦豈 聖朝所以使臣以禮之道哉伏乞 聖明俯加諒察如或猶以臣爲托辭欺君不念分義則臣之緩死固己久矣誠願亟加大戮以警朝紳如其不然則亦望解臣職名許臣終養使臣得全母子之私恩而無所遺恨於他日不勝幸甚且聞 太廟親享在於來初銓官之塡差執事載在五禮而臣之情勢如右所陳尤不可不早有變通伏乞幷留 睿恩焉臣無任涕泣懇祝之至

## 세 번째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모친의 병으로 진정(陳情)한 지가 이미 일년이 넘었으며 상소 또한 십여번이나 올렸사오나、성의(誠意)가 천박하여 아직 전하의 헤아리심을 받지 못하고 엄한 교지만 거듭 쌓이니 몸둘 바가 없사옵니다。 몇일 전에 올린 상소에 대한 비답에서 또한 속히 분부대로 올라오라는 교지가 계셔서、신은 진실로 밝은 태양아래에 더이상 드러낼 말이 없사오나、사정이 매우 절박하여 일을

수행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이에 감히 만 번의 죽음을 무릅쓰고 다시 말씀을 드리옵니다。신은 무능하여 본래 세상에 등용될 만한 자질이 없사오나、과거에 응하여 관리에 충원된 것은 다만 열마 안되는 봉록을 받아 자식으로서 부모에게 보답하고자 했을 따름이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 총애를 받아 지위가 열경(列卿)에 까지 이르고 봉록이 매우 넉넉해져 영화로운 봉양이 이미 극에 달했었사옵니다。그러나 지금에 이르러 고고(枯槁)한 공산(空山)과 같이 되어 항상 가난한 중에 부모를 섬기는 어려움을 걱정하고 있으며、계속해서 조정의 명을 어김으로써 스스로 은의(恩義)를 저버린 죄에 빠졌사오니、이것이 어찌 신이 즐거이 행한 바이겠사옵니까? 신이 근년(近年)에 삼가 사신으로 중국에 갔었사온데、신의 노모가 몇달을 근심걱정하다가 마침내 몸을 상하여 병이 들고 말았사오니、지금 여러 병의 근원은 바로 모두 여기에서 비롯된 것이옵니다。신이 지난 여름에 문형(文衡)을 사직하는 상소에서 이미 대강을 진술하였사오니、우러러 생각컨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혹 능히 기억하실련지 모르겠사옵니다。그 이후로 부터 신의 모친의 병이 더욱 심해지고 마음이 더욱 약해져서 신이 잠시라도 그 옆에 있지 않을까봐 오직 걱정하니、이것은 대개 또한 지난날의 일에 몹시 놀랬기 때문이옵니다。그러니 밤낮으로 서로 지키면서 구구한 즐거움을 잃지 않게 하고픈 것이 다만 신의 생각만 그러하겠사옵니까? 이미 관직에 매어 있어서 오랫동안 직접 옆에 있기가 어려우며、아침에 나갔다가 저녁에 돌아옴에도 이미 병든 어머니에게 근심을 끼쳤사옵니다。그렇다고 또한 감히 매번 병든 어머니의 얘기를 하면서 직무를 완전히 버려 둘 수도 없사옵니다。이것이 바로 신이 스스로 기꺼이 궁핍하게 되어、설령 구체(口體)의 봉양은 결핍되더라도 구호(救護)하는 도리는 잃지 않으며、비록 어명을 어기고 태만이 한 죄를 짓더라도 차마 한순간도 떠나지 못하는 까닭이옵니다。신의 모친은 지금 칠십칠세인데 질병이 이와 같음을 돌아봄에 남은 날이 많지 않사옵니다。이 때문에 서산(西山)의 단경(短景)에 다소마나 보답하여 훗날 후회하기 어려운 지경에서 스스로를 다하고자 하오니 그 형편은 진실로 딱하고도 절박하다 할 만하고 그 사정은 진실로 슬프고도 가엾다 할 만 하옵니다。신이 진실로 신중했더라면 이미 위 아래에 죄를 짓는 일이 없었을 것이며、전일의 전하의 비답에서 또한 안정되기 어려운 정세가 없다고 밝히셨사옵니다。그러나 스스로 인정하지 못하는 것이 있사오니、높은 관직과 후한 봉록은 모든 사람들이 바라는 바이온데、신만이 홀로 무엇 때문에 수고롭게 무병(無病)한 노모에게 가탁하여 스스로 군왕을 업신여기는 죄를 재촉하겠사옵니까? 신은 근자에 엄한 교지를 받고 난 이래로 정신이 나간 듯 하여 곧장 땅을 파고 들어가고 싶었사옵니다。그러나 엄벌은 내리지 않으셨지만 위명(威命)이 심히 급하고 일의 정황이 한계에 다다랐으므로、마침내 외람되게 나와、조정의 안밖에서 신을 비웃는 자로 하여금 조정의 처분에 참여하여 비난하게끔 하였으니、신

은 진실로 부끄럽고도 두려워 죽고 싶은 생각이 간절하옵니다。 지금 신의 보잘 것 없는 정성이 이미 군부(君父)의 혜아림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오니、일의 도리상 어찌 감히 열굴을 다시 들고서 인물을 취사(取捨)하는 자리를 출입하겠사옵니까? 신이 갖고 있는 직책을 아직도 경질해 주지 않으시니、만약에 신을 재촉하고 꾸짖어 전에 부리던 자와 같아지라고 하신다면、그것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소나 말을 기르듯이 신을 기르면서、다만 먹여주는 은혜에다 채찍질하는 위엄을 가하고자 하시는 것이 될 뿐이옵니다。 더이상 윤리와 염의(廉義)로써 질책하지 않으신다면、비단 신의 마음에 결코 차마 할 수 없는 것이 생길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그것이 어찌 성명(聖明)께오서 예(禮)로써 신하를 부리는 도리가 되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께오서 자세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만일에 혹 신이 거짓말을 꾸며 임금을 속이고 도의(道義)를 생각치 않는다고 생각하신다면、신은 죽음을 늦춘 지가 진실로 이미 오래되었으니、진실로 원하옵건대 빨리 큰 형벌을 내리시어 조정의 관리들을 경계하시옵소서。 그러나 만일에 그렇지 않다면、또한 바라옵건대 신의 직명을 해임하시고 신이 노모의 봉양을 끝마치도록 허락하시어、신으로 하여금 모자간의 사사로운 은정을 온전히 하여 훗날에 여한을 남기는 일이 없게 해주신다면 진정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또한 듣자오니、태묘(太廟)에 친향(親享：임금이 직접 제사지냄)할 때에는 본래 전관(銓官：文武官을 전형하는 지위에 있던 吏曹 堂上官과 兵曹判書 등을 일컬음)을 집사(執事)에 임명하는 것이 오례(五禮)에 명시되어 있다 하는데、신의 정황이 위에서 말씀드린 바와 같으므로 더우기 일찌기 변통하지 않을 수 없사오니、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아울러 현명하신 은총을 내려주시옵소서。 신은 눈물 흘리고 울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因大臣筵奏問備後自引申辭吏曹判書及經筵惠局兼帶諸任疏

伏以臣於頃日封疏縣道之後得奉有旨以經筵官之幷皆在外令臣斯速上來者臣於疏中旣已備陳情勢本兼諸任幷在乞解之中日望 恩遞庶幾寬臣之罪戾矣及承 聖批非惟未蒙準許將母上來之 敎又出於千萬意慮之外此實 聖明曲軫下情知臣不可離親遠仕故也無狀如臣何以獲此於君父感極悲至涕淚交零第念臣老母疾病沉痼朝夕凜凜之狀前後累疏旣已縷悉仰惟 聖明必已下燭而特以前疏爲暴遞 命曲折未暇叟列病狀故有此 下敎耳八十老人篤疾經年眞元已脫叟無餘地床席之間亦不能自運將此事勢豈有撼頓於數日之程得達於京邸之望哉若欲強而登途則必至益其已痼之疾而促其垂盡之命其在人子情理誠有所不可忍爲者而亦豈所以仰承 聖上軆下之至意哉且臣本分之不合銓衡臣固自知已審而一番叅政曠尤疊出頃日大臣以守令之不爲擇差有所陳達雖未詳其所指者何人而臣於大政差出守令不止一二人則固已有不安於心者又於日昨筵中以李肇之備擬玉堂至有問備之 命臣於此尤不勝惶愧之至肇卽臣妻

兄之子而都堂圈錄之時旣不爲公議所棄玉堂差出之際又有相避并擬之請故循例備望無復顧慮之意矣今者 聖敎至於如此臣之冒廉擧擬其失尤大雖使臣身在京輦亦當引罪退歸之不暇矣至於經筵之任則臣自前夏下鄕以後辭疏中或混稱本兼或別爲提擧以祈遞免非止一再而只緣誠意淺薄未蒙 恩許以至于今此實臣之罪也儒臣規切之言深得事理之正而臣旣無趣速上去之望則其何敢一向虛帶使請筵作輕臣罪益重也哉卽者又伏聞 坤聖違豫症候不輕至有內局入直廷臣問安之擧區區下情誠不勝遠外之慮而臣之廉義旣不可冒進朝端臣之情理又不忍暫離親側玆未得趨造起居之班以伸犬馬之誠臣子分義掃地盡矣雖萬被誅戮何足以贖臣之罪哉伏乞 聖明俯加鑑燭先削臣所帶本兼諸任仍命攸司勘臣罪狀以正公法以安私分不勝萬幸仍念惠廳爲任實財穀之府而臣在外曠職今至經歲求諸事體已不勝其未安而卽今本廳主管堂上無見存行公之員管攝無人事多虛踈伏乞 分付廟堂遞臣惠廳之任速出其代以爲酬應凡務之地焉臣無任煎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勿過辭從速上來行公

## 대신이 연주(筵奏 : 임금의 면전에서 아뢰는 일)함에 책임을 추궁하시니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이조판서 및 경연과 혜국 등 경임한 여러 직책에 대한 사직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근자에 현감에게 상소문을 부친 후, 경연관(經筵官)이 모두 밖에 나가 있으므로 신에게 속히 올라오라고 하신 교지(敎旨)를 삼가 받아 보았사옵니다。 신은 상소문 중에서 이미 사정을 갖추어 진언하고, 본직과 겸직의 여러 임무에 대한 해임을 청하는 가운데 날마다 성은이 담긴 경질을 기대하면서 신의 죄를 너그럽게 봐줄 것을 바라고 있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전하의 비답을 받고 보니, 윤허하심을 받지 못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어머니를 모시고 올라오라는 교지는 또한 천만 뜻밖에서 나온 것이었사옵니다。 이것은 사실상 성명(聖明)께오서 아랫사람의 사정을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이 부모를 떠나 멀리서 벼슬할 수 없음을 아셨기 때문이오니, 신처럼 무능한 자가 어떻게 군부(君父)의 사랑을 받게 되었는지 정말 감격함에 슬픔이 이르러 눈물이 흘러 내리옵니다。 다만 생각컨대, 신의 노모가 질병이 심하여 아침 저녁으로 파리한 상태는 계속해서 누차 상소를 올려 이미 자세하게 말씀드렸사오니, 우러러 성명(聖明)께오서 반드시 이미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옵니다。 다만 전의 상소를 어명을 크게 어긴 것으로 여기셨사오나, 다시 곡절하게 병의 증상을 나열할 겨를이 없었기 때문에 이러한 하교(下敎)가 계신 것이옵니다。 팔십 노인이 일년 넘도록 위독하여 원기가 이미 더이상 남김없이 다 빠졌으며 침상에서도 혼자 움직일 수 없으니, 이러한 형편으로 어찌 몇일이나 되는 여정을 무리하게 감행하여 서울 집에 도달할 가망이 있겠사옵니까? 만약에 억지로 귀경길에 오른다면, 반드시 이미 심해진 병을 더욱 악화시켜 다해가는 목

숨을 재촉하게 될 것이오니, 자식된 도리상 진실로 차마 할 수 없는 바가 있사오며, 이것이 또한 어찌 성상(聖上)께서 아랫 사람을 긍휼히 여기시는 지극한 뜻을 우러러 받드는 바이겠사옵니까? 또한 신의 본분이 전형(銓衡)에 합당치 않다는 것은 신이 진실로 스스로 이미 잘 알고 있사오나, 한 번 정사에 참여할 적마다 잘못이 더욱 거듭되옵니다。 근자에 대신들이 수령(守令)을 잘 간택하여 임명하지 않았다고 진언한 바가 있었사온데, 비록 지목하는 사람이 누구인지는 자세히 알지 못하지만 신이 대정(大政)에 임하여 수령으로 임명한 사람이 한 두 명이 아니오니, 진실로 이미 마음에 불안함이 있사옵니다。 또한 몇일 전 경연(經筵) 중에 이조(李肇)를 옥당(玉堂：弘文館의 副提學 이하 校理·副校理·修撰·副修撰 등 홍문관의 실무에 해당하는 관리)에 비의(備擬)하였으나 책임을 추궁하는 명이 있어서, 신은 이에 더욱 당황하고 부끄러운 지극한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이조(李肇)는 바로 신의 처형(妻兄)의 아들로서, 도당(都堂：議政府의 별칭)에서 권점(圈點)할 때에 이미 공론(公論)에 버림당하지 않았으며, 옥당에 임명될 때에도 또한 상피(相避：친족 또는 그밖의 관계로 같은 관청에서 벼슬하는 것을 말함)를 아울러 고려해 달라는 청이 있었기 때문에, 관례에 따라 명망을 갖출 것을 더이상 고려하려는 뜻이 없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성교(聖敎)가 이와 같음에 이르고 보니, 신이 염치 없음을 무릅쓰고 천거함에 그 과실이 더욱 크온지라, 비록 신의 몸이 서울의 어전에 있다 하더라도 또한 마땅히 죄를 자인하고 물러나 돌아가는데 겨를이 없었을 것이옵니다。 경연(經筵)의 임무에 대해서는 신이 지난 여름에 하향(下鄕)한 이후로, 상소문 안에 본직과 겸직을 함께 칭하거나 또는 따로 거론하여, 경질과 해임을 바란 것이 한 두 번이 아니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다만 성의(誠意)가 천박하여 전하의 윤허하심을 얻지 못하고서 오늘에까지 이르렀사오니 이것은 사실상 신의 죄이옵니다。 유신(儒臣)을 경계하여 바로 잡는 말은 사리의 올바름을 깊이 체득한 것이며 신은 이미 속히 올라갈 가망이 없사오니, 그 어찌 감히 출관 헛되이 직함만 지니고서 강연(講筵)을 멈추게 하여 신의 죄를 더욱 가중시키겠사옵니까? 근자에 곧 삼가 듣자오니, 황후께오서 편찮으심에 증후(症候)가 가볍지 않아 내국(內局：內醫院의 별칭)이 숙직을 하고 조정의 신하들이 문안을 드린다고 하오니, 아랫 사람의 구구한 사정은 진실로 원외(遠外)의 근심이옵니다。 신의 염치상 이미 조정의 고관(高官)에 외람되게 나아갈 수가 없으며, 신의 정리(情理)상 또한 차마 잠시라도 부모 곁을 떠나지 못하옵니다。 이에 전하를 옆에서 모시는 반열에 급히 나아가 견마(犬馬)와 같은 충성을 평침으로써 신하의 도의를 다할 수가 없사오니, 비록 만번 주벌을 당하더라도 어찌 족히 신의 죄를 대속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명철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먼저 신이 지니고 있는 본직과 겸직의 여러 임무를 해임하시고 해당 관청에 명하시어 신의 죄상을 취조하여 처분케 하심

으로써、공법(公法)을 올바르게 하고 사사로운 분수에 편안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혜청(惠廳：宣惠廳의 약칭)의 소임은 사실상 재화와 곡물을 관리하는 부(府)이온데、신이 밖에 있으면서 직무를 태만히 한 지가 지금 이미 일년이 넘었으므로 일의 형편을 살펴봄에 이미 그 불안함을 이기지 못하며、지금 본청(本廳)을 주관하는 당상(堂上) 중에는 공무를 집행하는 관원이 보이지 않고 겸하여 관할하는 사람도 없어서 일에 허술함이 많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묘당(廟堂：議政府의 별칭)에 분부하시어 신의 혜청의 임무를 경질하고 속히 그 대임(代任)을 선정하여 모든 직무에 응할 수 있는 바탕으로 삼으시옵소서。 신은 다급하고 기도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지나치게 사양하지 말고 분부대로 속히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大司憲疏 辛巳

伏以臣於今月十三日伏受本月十一日成貼承政院書狀有旨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使之斯速乘馹上來者臣罪積遞慢理宜誅殛而尙齒仕籍每煩 除命臣仰戴 洪恩俯迫私情泣涕徊徨不知置身之所也臣之懇迫情實前後累疏旣已悉暴伏惟 聖明亦垂俯燭矣只緣螻蟻誠微未蒙上格惟玆三數年間 召命不置別諭溫批前後相續而間亦屢承臣子所不敢聞之 嚴敎臣之迷蠢縱或有昧於君臣之義揆以常情亦豈無懷恩畏罪之心哉然而終不得爲進承 明命之計者可見其情理之出於萬萬悶迫而事勢之出於萬萬不得已也臣母今年七十八歲疾病之沉痼亦且五年所矣自外感傷之候則或不無時有輕重而老人之病異於少壯眞元一鑠叟無復蘇之理當初下鄕時猶能寸寸作行於百里之外而今則已不能自運於床席之間只有一縷喘息綿綿僅存人子罔極之情其煎迫之形難強之勢亦豈與自己之疾病一時之情跡比哉伏聞日昨大臣有以臣事陳達而遣辭之際比儗非倫謄諸邸報播之八方非但中外聽聞所共駭笑觀其指意似若以臣形勢猶可起動而故爲違慢必待朝家非常之事而後始乃膺 命者然誠如是也則乃要君固寵之計臣何敢爲是哉臣於前後亦嘗屢承將母之 敎此實出於 體下之聖念稀異之盛數臣若有一分建功之望則不於此時祗承而叟待何時乎臣於大臣生同一巷結髮追遊至今四十餘年之久而情志之不孚乃至於此臣叟將何面目可以自立於世乎臣母春間大疾久瘵遑急此則搢紳之間亦頗有知之者伊後復値三夏炎潦添以暍泄諸症多方醫治未見其效即今事勢尤無一刻捨去之望而所叨之職乃是風憲重地豈容臣一日虛帶致有瘝曠之弊哉臣罪負旣極不敢叟乞孝理之恩只願速就 嚴誅俾朝家威命不辱綱紀無損而己伏惟 聖上天地父母俯加哀憐亟賜處分則隕首結草之報庶幾無間於生死臣無任煎灼震恐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念君臣之大義叟勿撕捱俟母病間上來行公

## 대사헌을 사직하는 상소 신사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이달 십일일의 날인이 찍힌 승정원

(承政院)의 서장(書狀)을 이달 십삼일에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신을 사헌부(司憲府)의 대사헌(大司憲)에 임명했으니 이에 속히 역마를 타고 올라오게 하라는 유지(諭旨)가 계셨사옵니다。 신은 어명을 어기고 태만히 한 죄가 쌓여 이치상 주벌을 당해야 마땅하온데, 아직 관적(官籍)에 들어 있으면서 매번 제수(除受)의 명을 번거롭게 하였사옵니다。 신은 위로는 홍은(洪恩)을 받고 있지만 아래로는 개인적인 사정이 다급하여, 눈물흘리면서 방황함에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의 절박한 사정은 계속해서 누차 올린 상소에서 이미 소상하게 아뢰었으므로 성명(聖明)께오서도 잘 알고 계실 것으로 사료되옵니다만, 다만 보잘것 없는 정성이 미미하여 아직 윤허를 얻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근 삼여년간 소명(召命)이 그치지 않고 특별하신 유지(諭旨)와 온정어린 비답(批答)이 계속해서 서로 이어졌으나, 사이사이에 신이 감히 받들 수 없는 엄교(嚴敎)를 자주 받았사옵니다。 신이 혼미하여 설혹 군신의 도의에 어둡다 하더라도, 인지상정으로 헤아려 봄에 또한 어찌 은혜를 마음에 간직하고 죄를 두려워하는 마음이 없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끝내 나아가 명철하신 어명을 받들지 못한 것은 그 사정이 정말로 딱하고 절박함에서 나왔으며 그 형편이 정말로 부득이함에서 나왔기 때문이옵니다。 신의 모친은 금년에 칠십팔세이며 질병이 고질이 된 지가 또한 오년이나 되옵니다。 외적인 병세로 보면 혹 때때로 차도가 있지 않은 것은 아니지만, 노인의 병은 젊은이들과는 달라서 원기가 한번 빠져나가면 다시 회복할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 당초 고향에 내려왔을 때는 그래도 백리 밖까지 자박걸음으로 걸어 다닐 수 있었으나, 지금은 이미 침상에서 조차 스스로 움직일 수가 없으며 오직 한 가닥 헐떡거리는 호흡이 겨우 이어지고 있을 뿐이오니, 자식의 망극한 정에 있어서 그 절박하고 치유되기 어려운 형세를 또한 어찌 자신의 질병의 한때 정황에 비교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삼가 듣자오니, 몇일 전에 어떤 대신(大臣)이 신의 일에 관해서 진언하면서, 신이 관직을 사양할 때에 헤아림이 도의에 맞지 않으며 저보(邸報 : 官報의 일종으로 邸鈔·閣鈔라고도 함)를 베껴서 팔방에 퍼뜨리니, 조정 안밖의 여러 사람들이 모두 놀라고 비웃는 바일 뿐만이 아니라고 하옵니다。 그러한 진언의 뜻을 살펴보니, 마치 신의 형세가 오히려 기동(起動)할 수 있는데도 불구하고 일부러 명을 어기고서, 반드시 조정의 중요한 일이 있기를 기다린 후에야 비로소 어명에 응하려 하는 것이라고 여기는 듯 하옵니다。 그러나 진실로 이와 같다면, 이것은 바로 군왕에게 강요하여 총애를 공고하게 하려는 계책이오니, 신이 어찌 감히 이런 일을 하겠사옵니까? 신은 계속해서 또한 모친을 떼리고 올라오라는 교서를 일찌기 여러번 받았사온데, 이것은 진실로 아랫사람을 보살펴 주시는 성스러운 염려와 드물고도 이례적인 융성한 대접에서 나온 것이니, 신이 만약에 조금이라도 공을 세우고자 하는 소망이 있다면 바로 이때에 삼가 받들지 않고서 다시 어느 때를 기다리겠사옵니까? 신과 대신은 같은 고장에서 태어나

젊어서 부터 함께 쫓아다니며 노닌 지가 지금에 이르러 사십여년이나 되었는데 그 마음과 뜻이 믿음을 얻지 못하여 이러한 지경에까지 이르게 되었사오니, 신은 다시 장차 무슨 면목으로 세상에 스스로 설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의 어머니는 봄에 큰 병이 오래도록 이르러 황급함이 이와 같사오니, 신하들 중에도 또한 자못 이러한 사정을 아는 자가 있사옵니다。 그 후에 다시 여름 석달 동안 더위와 장마로 인하여 더위먹고 설사하는 여러 증상이 나타나 다방면으로 치료를 하였으나 그 효험을 보지 못하였사오니, 지금의 형편으로 보아서는 더욱 한 순간도 버려두고 떠날 수 있는가 망이 없사옵니다。 그런데 신이 외람되이 차지하고 있는 직책은 바로 풍기(風氣)를 바로잡는 중요한 자리이니, 어찌 신이 하루라도 헛되이 머물면서 직무를 태만히 하는 폐단에 이르게 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어긴 죄가 이미 극에 달했는지라 감히 더이상 전하께 효성스런 은혜를 청하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다만 속히 엄벌을 받아 조정의 위명(威命)을 욕되게 하지 않고 기강을 실추케 하지 않기를 바랄 뿐이옵니다。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성상(聖上)께오서 부디 애처롭고 가엾게 여기시어 속히 처분을 내려 주신다면, 죽어서라도 결초보은하겠사오니 거의 살고 죽는 것에 차이가 없사옵니다。 신은 다급하고 두려움에 떠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군신의 대의를 생각하여 더이상 고집부리지 말고 어머니의 병에 차도가 있기를 기다렸다가 올라와서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因臺言自引申辭大司憲兼辭 大行王妃謚冊文製述之命疏

伏以臣母老病沉淹萬無頃刻暫離之勢而頃者國有禍故 聖母禮陟當此時有不敢顧私情矣玆不得不奔赴於闕門之外及其展哀受襄而臣母病情日聞添重之報則又不得不蒼黃徑歸有失於臣子分義而亦不暇顧也臣非不知罪誅之必至而譬如狂易之人心性已失蹈水入火而不知畏避臣之情狀其亦憫矣席藁私次日竢 嚴命伏見日昨臺啓雖不斥擧臣名其指意可見矣今日屛居鄕庄之人可指而數臣安敢以不擧臣名爲諉而晏然而已乎此乃事體所關而不明言直斥以正公法乃以侮弄之言非斥之意只爲行說去而終無勘罪之擧者臣誠不識其果何謂也無乃以臣方帶臺職之故在臺諸臣之意尙以同臺相處而不忍爲迫切之事耶然國法不可終屈職事不可久曠伏乞 聖明亟降明旨削臣職名正臣罪狀以幸公私不勝至願且臣伏聞自都監以臣啓下謚冊文製述官臣尤不勝惶駭罔措之至臣以不學無文之狀力辭文任至於屢被撕捽必遞而後敢已矣今此掄揚 聖烈何等文字而臣敢冒當哉況臣私情不可暫離一日廉義不可冒進一步告不早爲變通致有臨時窘急之患則臣身誅死固不足恤其於大事顚倒有不可言者伏乞並留 聖意亟賜處分焉臣無任震怖竢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勿過謙安心上來行公

## 대언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사죄하며、대사헌을 사직하고 아울러 왕비의 시책문 제술을 시행하라는 명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의 노모의 병이 위중하여 한순간이라도 잠시 떠날 형편이 전연 되지 못하온데、근자에 나라에 큰 화가 있어 성모(聖母)께서 승하(昇遐)하시니、이러한 때에 당하여 감히 사사로운 사정을 돌아 볼 수가 없사옵니다。이에 부득이 대궐의 문밖에 급히 나아가 애도하면서 상(喪)을 치를 즈음에、신의 노모의 병세가 위독하다는 전갈을 날마다 받고 보니 또한 부득이 황급하게 곧장 돌아가지 않을 수 없사오니、신하된 도리를 잃는 것도 또한 돌아 볼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신은 주벌(誅罰)이 반드시 이를 것이라는 것을 모르는 것은 아니지만、비유하자면 미친 사람이 정신이 나가 물에 빠지고 불에 뛰어들면서도 두려워하거나 피할 줄 모르는 것과 같이 신의 정신상태도 또한 격정스럽사옵니다。거적을 깔고 사저에서 날마다 엄명을 기다리던 중에、몇일 전 대계(臺啓：司憲府·司諫院의 啓辭)를 삼가 보았는데、비록 신의 이름을 들어 비난하지는 않았지만 그 가리키는 뜻은 가히 알 수 있었사옵니다。금일 향리에 물러나 거하는 사람이란 신을 지목하여 말하는 것이니、어찌 감히 신의 이름이 거론되지 않았음을 핑계삼아 편안히 지낼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이것은 바로 사태의 추이에 대하여 명확한 말과 직접적인 비평으로 공법(公法)을 바로잡지는 않고、조롱하는 말과 비난하는 뜻을 가지고서 다만 얘기만 할 뿐 끝내 죄를 논함을 거론하지 않는 것이니、신은 진실로 그것이 과연 무엇을 말하는 것인지를 알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아니면 신이 현재 대각의 직책에 있기 때문에 대각에 있는 여러 신하들의 생각으로 같은 대각에서 함께 거처하는 처지인지라 차마 박절한 일을 하지 못한 것인지도 모르겠사옵니다。그러나 국법은 끝내 굽힐 수가 없으며、직무는 오랫동안 비워 둘 수가 없사오니、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명철하신 유지(諭旨)를 속히 내리시어、신의 직명을 삭탈하고 신의 죄상을 바로잡으심으로써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해주신다면 더이상 바랄게 없사옵니다。또한 신이 삼가 듣건대、도감(都監：國葬·國婚 그 밖의 큰 國事가 있을 때에 임시로 베풀던 관청)에서 전하의 재가를 받아 신을 시책문(諡冊文：王이나 王妃의 시호를 올릴 때 생전의 공적을 칭송하기 위하여 지은 글)을 제술(製述)하는 관리로 임명하였다 하오니、신은 더욱 놀랍고도 당황하여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은 학식이 부족하여 문재(文才)가 없는 실상 때문에 문임(文任：弘文館·藝文館의 提學)을 극구 사양하였으며 누차 강권(強勸)을 받음에 이르러 반드시 경질된 이후에 그만 두었사오니、성모(聖母)의 공열(功烈)을 칭양(稱揚)하는 어떠한 문장을 신이 감히 외람되게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하물며 신

은 개인적인 사정상 하루도 잠시 떠날 수 없으며 신하된 도의상 한 걸음도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수가 없사오니, 만약에 일찌기 조치해 놓지 않았다가 때에 닥쳐서 궁색하고 급한 근심이 생기게 된다면, 신은 주벌을 받아 죽더라도 진실로 긍휼히 여김을 받기에 부족할 것이옵니다。 나라의 큰 일에 차질을 빚게 되어 진실로 할 말이 없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아울러 성의(聖意)를 기울이시어 속히 처분을 내려 주시옵소서。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면서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한 마음을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지나치게 겸손해 하지 말고 안심하고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刑曹判書及守禦使等諸兼任疏 丙戌

伏以臣於日昨病伏中伏聞有守禦使之 命繼又伏聞有弘文提學歸厚提調之 命一日之內再承朝命聞輒駭怖求死無地臣之情實雖已略陳於前後控辭之時而語之煩猥亦有不敢盡載於章疏者竊惟罪戾既深終必一勘於司寇庶幾登諸爰辭以達 宸聰矣不意今者 聖眷愈隆既無擬罪之擧反紓非分之 恩臣之情狀亦終無可暴之時自廢明時枯槁窮山已爲衆情之所疑恠而昨年儒臣之疏又復比擬非倫昧臣本情臣若不一陳暴溘先朝露則 天日之明亦何由下燭幽隱哉臣請冒死先暴臣屛退本末而後及其難冒之狀以冀 聖明之垂憐焉臣於頃年燕行也臣母時年七十四歲早失長子以臣爲命而臣有此萬里之行雖以國事之重不敢言私當其分離之際情理之慘殆無異於絶裾及以使事淹滯歸日愆期涕泣廢食幾至月餘歸來省面無復舊日顔貌臣亦久在異域心肝俱焦及其還到鳳城一行諸人俱得家信而臣家消息適未及到伊時蒼黃崩塞之狀寤寐思之猶且魂悸而翌年戊寅又復擬臣於節使幸以首擬有人 天點不加而若或終又不免則臣安敢食焉而避事哉臣母傷虎之心聞輒驚憂亟欲臣謝官歸田以遂呴呴之樂而眷戀榮寵未即求退仍又官位益高職務益重而疾病日以沉痼神識日以凋喪弱力負重非所堪勝實恐陷於罪辜又貽親憂悶慮徊徨荏苒歲時及至臣受由下鄕病滯中途臣母不顧鄕居貧迫之勢而決然爲下來之計者其志有素而其情良亦悲矣區區人子之心亦豈能無終養之願哉此實臣當初屛退之由及其微忱未格 召命不置別諭溫批前後相續問亦屢承臣子所不敢聞之 嚴敎臣於此豈無懷恩畏罪之心哉然而臣母年紀益高疾病益深既不得以將往又不可以離側則顧其勢不得不出於違慢而竊觀自古人臣雖不無屛居鄕曲者若或屢被徵召則必時赴恩命以存分義臣雖迷蠢亦非全昧此義第於私心竊有所不能自忍者臣於辛酉冬奉 命湖西往來不過六七日間而道遭父喪奔還至今負罪天地餘痛在心臣今暫時赴朝既無益於公私而一日離側恐有終身之悔此實臣前後遞命之由到此地頭不得不盡暴肝膈之私而語極猥雜死罪死罪仍念臣昏庸懦弱百無一能久塵任使想在 聖鑑之所洞燭況今尸居餘氣奄奄床簀而戎務詞垣左右推排國事寒心已不可言而四方瞻聆獨不爲之駭笑耶臣於將任其不可承當實無異於旌弁之易招虞人一死固已自斷於心而至於館職臣於 莊陵議諡之日適膺藝文之 命冒昧一出實緣於迫不得已而至今追思愧汗浹背臣今身方在外有可以自遂循墻之志向於文衡之 命亦屢被撕捱

必遞而後敢已及至今日亦豈有冒受之理哉且伏聞大臣於頃日筵中提臣將母之事而援引近古所罕之恩例有所陳達云臣於此竊不勝駭歎之至臣母若有一分起動之望而臣亦有一分供仕之勢則臣雖窮居豈不能以私力運致一老母而累度將母之 敎一不膺 命必待今日非常之 恩數耶曾在辛巳大臣亦嘗以此陳達臣於疏中略暴歉愧之意而今又叨煩陳奏噫文臣終亦以臣爲要君固寵之人其待之不亦太薄乎且聞伊日奏達之辭多非實狀筵席語秘未得其詳不敢以遠外傳聞之說輒登章牘而私心尤有所不安傳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今臣誠意既不能交孚於五十年久要則螻蟻之忱尚何望上格穹蒼哉此實臣罪叟誰怨尤哉仍竊伏念臣於庚辰秋伏蒙削黜之譴曾未數月直加收敘旋即牽復昨年 嚴旨之下人莫不爲臣代怖而未及半載又有此委寄之重臣雖至愚至迷亦豈不知 天心之眷遇微臣而臣違離闕庭八年于今自庚辰以後則又不得一謝 恩命以近 耿光顧念臣子之義反不如犬馬之戀其主臣實自絕于天以貽伊戚居常悽悒但有涕淚然惟臣母今年八十三歲而疾病沉淹氣具綿綴臣之情事實有不能預期於朝暮者倘或少賜寬假以終餘年則隕首結草豈無其報伏惟 天地公母哀臣情理察臣至懇將臣所叨諸任一併鐫遞以盡孝理之恩而亦令攸司明臣罪狀正臣負犯以勵臣隣不勝幸甚亟宜進伏城外以竢 嚴命而臣於夏初重罹危疾迄今四朔轉益難醫自量氣力決難自致於四舍之地玆不得不席藁私次封疏縣道而神思昏瞀語無倫次罪尤萬死封疏將上之際又伏聞有秋曹之 命臣之情勢已盡於原疏玆不復贅而訟獄重地不宜久曠伏乞并留 睿思焉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玆收召意非偶然卿其勿辭將母上來行公

## 형조판서 및 수어사 등 여러 겸직을 사직하는 상소 병술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몇일 전 병중에서 수어사(守禦使：南漢山城을 수호하기 위하여 둔 守禦廳의 으뜸 벼슬)에 임명되었음을 삼가 듣고 다시 홍문관(弘文館) 제학(提學)과 귀후서(歸厚署：棺槨을 만들고 장례에 관한 사무를 보던 관청) 제조(提調)에 임명되었음을 삼가 들었사온데、하루 동안에 조정의 소명(召命)을 두 번이나 받고 보니 듣자마자 문득 놀랍고도 두려워 죽고만 싶사옵니다。신의 사정은 비록 이미 계속해서 상소를 올릴 때 대략 진언하였사오나 말이 번잡하고 외람되어 또한 감히 상소문에 다 실지 못한 것이 있었사옵니다。가만히 생각컨대、죄가 이미 깊어져서 결국에 틀림없이 사구(司寇)에서 한번쯤 죄상을 조사하여、아마도 판결문을 올릴 때 전하의 귀에까지 전달되었을 것이오나、뜻밖에도 오늘에 전하의 보살핌이 더욱 융성하시어 이미 논죄(論罪)함이 거론되지 않고 오히려 분에 넘치는 은혜를 받았사옵니다。신의 사정은 또한 결국 가히 드러낼 만한 때가 없었으므로、스스로 태평한 시대를 떠나 고고(枯槁)한 궁벽한 산에 거하는 것을 모든 사람들이 이상하게 생각하였사오며、작년 유신(儒臣)의 상소문도 또한 사정을 헤아림이 도리에 맞지 않고 신의 본심을 몰랐사오니、신이 만약에 소상히 진언하지 않고 갑자기 먼저 죽는다면 태양의

밝음인들 또한 어떻게 그 깊이 숨어 있는 것을 밝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죽음을 무릅쓰고라도 먼저 신이 물러나 거하는 본말을 아뢰기를 청한 후에, 그 어렵고도 외람된 상황에 대하여 성명(聖明)께오서 가엾게 여겨 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 신이 근년(近年)에 연행(燕行 : 중국에 사신으로 가는 일)할 적에, 신의 어머니는 당시 나이가 칠십사세였으며 일찌기 장자(長子)를 잃어버리고서 신에게 목숨을 걸고 있었사온데, 신이 그러한 만리의 길을 떠나게 되자 비록 국사가 중요하여 감히 개인적인 사정을 말씀드리지 못하였사오나, 그 헤어지기 어려운 때에 마음속의 참담함은 어머니의 만류에도 불구하고 옷소매를 뿌리치고 벼슬길에 오른 온교(溫嶠)와 거의 다름이 없었사옵니다。 사신의 일이 지체되어 돌아갈 기일이 연기되자 어머니는 울면서 식음을 전폐한 것이 거의 한 달이나 되었으므로, 돌아와서 어머니를 찾아 만나보니 더이상 옛날의 얼굴모습이 없었사옵니다。 신도 또한 오랫동안 이역(異域)에 거하면서 마음속으로 애를 태웠으며, 돌아오는 길에 봉성(鳳城)에 이르렀을 때 많은 일행들이 모두 집에서 보낸 편지를 받았으나 신의 집에서 보낸 소식은 마침 아직 이르지 않았었사옵니다。 그 때의 황망하고 하늘이 무너지는 듯한 상황을 자나깨나 생각하면, 지금까지도 오히려 정신이 아찔하옵니다。 그런데 그 다음 해 무인년(戊寅年)에 또한 신을 절사(節使)에 다시 비의(備擬 : 官員을 임명할 때 吏·兵曹에서 세 사람의 후보자를 추천하던 일)하였는데, 다행히 수석으로 비의된 자가 있어서 전하의 승인이 신에게 이르지 않았사옵니다。 만약에 혹 끝내 이를 면하지 못했었다면 신은 어찌 감히 녹을 먹으면서 일을 피할 수 있었겠사옵니까? 신의 어머니는 근심스런 마음에 이를 듣자마자 곧 놀라고 걱정하여 속히 신으로 하여금 관직을 그만 두고 시골로 돌아가 모자간의 구구한 즐거움을 이룰 수 있도록 하고 싶었으나, 영광스런 은총을 몹시 사모하여 벼슬에서 물러나기를 청하기 전에 또한 직위가 더욱 높아지고 직무가 더욱 무거워졌으며, 질병이 날로 심해지고 정신과 식견이 날로 사그러들어 나약한 힘으로 막중한 책임을 맡기에는 진실로 감당해 낼 수가 없었사오니 진실로 죄와 허물에 빠지고 또한 부모에게 근심을 끼치게 될까봐 걱정하여 두려움에 가슴 졸이고 방황하면서 한해 두해 세월을 보냈사옵니다。 신이 말미를 얻어 하향(下鄕)하다가 도중에 병이 심해졌는데, 신의 노모가 시골에 거하는 빈궁한 형편을 돌아보지 않고 결연히 내려오려는 계획을 세운 것은 그 뜻이 소박하고 그 마음 또한 진실로 슬픔에 찬 것이었으니, 자식된 구구한 마음에 또한 어찌 끝까지 봉양하고자 하려는 바램이 없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이것이 바로 진정 신이 당초에 물러나 거하려했던 이유이옵니다。 그러나 보잘 것 없는 정성이 받아 들여지지 않은채 소명(召命)이 끊이지 않고 특별하신 유지(諭旨)와 인자하신 비답(批答)이 계속해서 서로 이어졌으며 사이사이에 또한 신이 감히 받들 수 없는 엄교(嚴敎)를 여러번 받았사오니, 신은 이에 대하여 어찌 성은을 간직하고 죄를 두

려워하는 마음이 없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신의 노모는 나이가 더욱 많아지고 질병이 더욱 심해져서 이미 모시고 갈 수가 없으며 또한 곁을 떠나가기가 어렵사온지라, 그 형세를 돌아봄에 부득이 어명을 어기고 태만히 하게 되었사옵니다。 가만히 생각컨대、자고로 신하 중에 비록 향곡(鄕曲)에 물러나 거한 자가 없었던 것은 아니지만、만약에 혹 누차 초징(招徵)을 받으면 반드시 때에 맞춰 은혜로운 어명을 받듦으로써 신하된 도리를 지켰사오니、신이 비록 혼미하고 우둔하다 하더라도 또한 이러한 도의를 완전히 모르지는 않지만 다만 사사로운 마음에 남몰래 차마 할 수 없는 바가 있사옵니다。 신이 신유년(辛酉年) 겨울에 어명을 받들어 호서(湖西) 지방을 왕래한 것이 육·칠일에 불과했사온데、도중에 부친상을 당하여 황급히 돌아갔으며 지금까지 천지에 죄를 짓고 남아 있는 통한(痛恨)이 마음에 서려 있사옵니다。 신이 지금 잠시 조정에 나아갔사오나 이미 공사(公私)에 보탬이 없으며 하루도 노모의 곁을 떠나기가 어려우므로 종신토록 후회할 일이 생기게 될까봐 걱정이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진정 신이 계속해서 어명을 어기게 된 이유이옵니다。 이러한 지경에 이르러 마음속의 진실한 사정을 죄다 아뢰지 않을 수 없사오나 말이 매우 외람되고 번거로와 죽을 죄를 짓고 말았사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신은 용렬하고 나약하여 백 가지 중에서 한 가지도 능한 것이 없는데도 관리에 임명되어 오랫동안 누를 끼쳤사오니、전하께오서 살펴보시고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라 생각하옵니다。

하물며 지금 직책을 다하지 않고 자리만 차지하고 있는데도 기력이 쇠잔하여 침상에 의지하고 있음에랴! 병사(兵事)와 사원(詞垣)은 좌우에서 국사를 추진시키는 것이므로、두려운 마음은 이미 더이상 말할게 없사오며 사방에서 보고 듣기에도 또한 놀라고 비웃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이 장차 임명되는 것을 받들어 감당할 수 없는 것은 진실로 제(齊) 경공(景公)이 장목기(旌)와 고깔(弁)을 바꿔서 초징함에 우인(虞人 : 古代 中國에서 山林·沼澤 등의 관리를 맡던 벼슬)이 한사코 죽음을 무릅쓰고 고사(固辭)하여 스스로 마음에 결단을 내렸던 것과 다름이 없사옵니다。 관직(館職 : 弘文館 副提學 이하 官員의 총칭)에 이르러、장릉(莊陵)의 시호를 의정(議定)하는 날에 신이 마침 예문관(藝文館)의 임명에 응하여 사리를 따지지 않고 외람되게 한번 나섰던 것은 사실상 상황이 다급하여 부득이했던 것으로、지금까지도 돌이켜 생각하면 부끄러움에 흐르는 땀이 등을 적시옵니다。 신은 지금 몸이 바야흐로 외지에 있으므로 스스로 담장을 뛰어넘어 도망가려는 뜻을 따를 수 있게 되었사옵니다。 지난 번 문형(文衡 : 大提學의 별칭)에 임명되었을 때에도 또한 누차 강권(強勸)을 받았사오나 결국 반드시 경질된 이후에 감히 그만 두었사오니、오늘에 이르러 또한 어찌 외람되게 받을 리가 있겠사옵니까? 또한 삼가 듣건대、대신(大臣)이 근자에 연중(筵中 : 임금과 신하가 諮問奏議하는 자리)에서 신이 어머니를 모시고 오는 일에 대하여 언급하면서 근고(近古)에 드문 성은의 예(例)라고 증거하며

진언한 바가 있었다고 하니, 신은 이에 남몰래 눌랍고도 한탄스러운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신의 어머니가 만약에 조금이라도 기동할 가망이 있고 신 또한 조금이라도 벼슬을 수행할 힘이 있다면, 신이 비록 곤궁하게 산다고는 하나 어찌 사력(私力)으로나마 노모를 옮길 수 없었겠사오며, 누차 노모를 데리고 오라는 교지(敎旨)를 받고도 한결같이 어명에 응하지 못한 것이 어찌 반드시 오늘의 특별한 은총을 기대했었기 때문이겠사옵니까? 일찌기 신사년(辛巳年)에 대신(大臣)이 또한 이러한 일로 진언을 했을 때, 신이 상소문에 죄송하고 부끄러운 뜻을 대강 피력하였사온데, 지금 또한 다시 번거롭게 진언하여 시끄럽게 함으로써 신 또한 결국 자신이 임금을 강요하여 총애를 공고히 하는 사람으로 만들고 말았사오니, 사람을 대우함이 또한 너무 야박한 것이 아니겠사옵니까? 또한 듣건대, 그날에 주달(奏達)한 말 중에 사실이 아닌 것이 많았다 하오나, 연석(筵席)에서 나누는 말은 비밀스러워 아직 상세한 것을 알지 못하므로 감히 멀리 밖에서 전해들은 이야기를 곧 소장(疏章)에 올릴 수 없사오니, 사사로운 마음에 더욱 편안치 못한 바가 있사옵니다。 전(傳)에 이르길, 「붕우(朋友)에게 믿음을 얻지 못하면 임금에게도 인정을 받지 못한다」고 하니, 지금 신의 성의(誠意)가 이미 오십년 동안이나 오래 사귀어 온 벗에게 믿음을 얻지 못한 즉 보잘 것 없는 정성인들 어찌 가히 하늘같은 전하의 살피심을 받겠사옵니까? 이것은 진실로 신의 죄이오니 다시 누구를 원망하고 탓하겠사옵니까? 또한 남몰래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은 경진년(庚辰年) 가을에 삭탈관직하는 견책을 삼가 받았사오나 몇 달 지나지 않아서 곧 거두어 들여 임명하셨사오며, 또한 작년에 엄지(嚴旨)를 내리심에 사람들이 신을 위하여 격정해 주지 않음이 없었으나 반년이 채 못되어 다시 이러한 중요한 임무를 맡기시니, 신이 비록 지극히 우둔하고 지극히 혼미하다고는 하나 또한 어찌 천심(天心)께오서 특별한 예우로 신을 부르신 것을 모르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신이 어려움을 피하여 대궐을 비워 둔지가 지금 팔년이나 되오며, 경진년(庚辰年) 이후부터는 또한 한번도 은명(恩命)에 감사하고 전하의 밝은 빛을 가까이 할 수가 없었사옵니다。 신하된 도의를 돌이켜 생각해보면 도리어 견마(犬馬)가 자기 주인을 연모하는 것만도 못하옵니다。 신은 진실로 하늘을 스스로 외면하여 이러한 근심을 끼치게 되었으므로 기거함에 항상 슬퍼하면서 눈물만 흘릴 뿐이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의 어머니는 금년에 팔십삼세이며 질병이 고질이 되어 목숨이 당장이라도 끊어질 듯 하오니, 신의 정황에는 진실로 아침과 저녁을 예측할 수 없음이 있사옵니다。 만약에 혹 말미를 잠시만 더 주시어 남은 해를 마칠 수 있도록 해 주신다면, 어찌 목숨을 내놓고 결초보은하지 않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천지의 공모(公母)되시는 전하께오서 신의 사정을 가엾게 여기시고 신의 지극한 정성을 살피시어, 신이 외람되이 차지하고 있는 여러 임무를 아울러 모두 경질하심으로써 효성스러우신 은혜를 다할 수 있도록 해

주시고、또한 해당 관청에 명하시어 신의 죄상을 밝히고 신이 범한 죄를 바로 잡음으로써 신의 이웃 동료들을 면려(勉勵)케 하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속히 나아가 성밖에 엎드려 엄명을 기다리는 것이 마땅하오나、신이 초여름에 다시 중병에 걸려 지금까지 넉달이 되었는데도 도리어 더욱 치료하기가 어려워、스스로 기력을 헤아려봄에 사사(四舍)의 자리에 스스로 이르는 것이 정말 어려울 것 같사옵니다。 이에 부득이 사저에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현감에게 상소를 부치옵니다만、정신이 혼미하여 말에 차서(次序)가 없사오니 그 죄는 더욱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 상소를 봉하여 장차 올리려 할 때에 다시 추조(秋曹：刑曹의 별칭)에 임명하신 명을 삼가 들었사온데、신의 정황은 이미 원래 상소에서 다 말씀드렸으므로 이에 더이상 덧붙이지 않겠사오나、송사와 옥사를 다스리는 중요한 자리는 마땅히 오랫동안 비워 두어서는 안되오니、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아울러 밝게 통찰하여 주시옵소서。 신은 눈물 흘리면서 간절히 비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는데、금자(今玆)에 거두어 부른 뜻은 우연이 아니니、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어머니를 모시고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再疏

伏以臣於日昨辭疏中仰暴私懇語極煩猥席藁私次祗伏竢罪不意嚴誅不加溫批反下意非偶然之 敎有非貧罪賤臣所敢承當而至於令臣將母上來實是 軆下之仁曲察微情憐臣不可離親遠仕之勢耳臣是何人得此於 君父感極生悲不覺前襟之盡濕也臣若遵奉 聖旨可以俱全恩義豈非臣子之至願而臣母望九之年疾病久痼平時氣力已不能自運於床席之間而復傷於今年無前潦暑漸綴益甚無復餘地家居調息尚且難保於朝暮擡頓登程豈能倖冀其無事臣實憫然不知所以仰答 恩遇臣之情理其亦憾矣仍伏念臣於將任實萬萬不似國人所知 聖鑑所燭雖使臣在洛供職亦當聞 命遞避抵死爲期況今事勢如右實無赴召之望戎政國之大事豈可令在外之人曠日虛帶久廢職務哉臣於此雖被重辟固不敢當而其在朝家擧措斷不容如是伏乞 亟降明命移授可堪之人焉且秋曹劇務既有前頭積滯之憂館職兼銜又無當初變通之意併宜速 賜鐫遞以幸公私臣於此又竊有自悲者臣之私情雖蒙 聖聰鑑納臣實以私廢公有虧臣子之義國有大事一未進詣既是罔赦之罪而至於 明陵議藥之時未造問安之列尤爲臣不瞑之恨到今歲月逾邁萬事無及臣叟無可以追補前愆少伸微悃者則只有杜門省罪終身自廢庶幾少安於私心臣自五六年來凡於處己接物之際未嘗敢以恒人自居搢紳之間亦有知臣如此者今於一朝冒竊榮寵不念罪過之難容不顧情理之益急而翱翔非分晏然無羞愧之心則非但爲人唾罵狗彘亦不食臣餘矣伏乞 聖明俯察危苦之情明臣罪狀削臣仕籍使之沒齒溝壑不復檢擧則公法私分兩得其宜臣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怖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庚辰議藥首尾二載之間豈無母病稍間之時而問安之列一不進叅今乃以不瞑之恨爲言果有不瞑之恨則伊時何不一番入叅少伸分義耶卿之此言殊非嚴畏之心也勿辭上來

## 다시 올리는 상소(再疏)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몇일 전 상소문에 우러러 사모하면서 사사로이 간청하였사오나, 말이 극히 번거롭고 외람되어 사저에서 거적을 깔고 삼가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렸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 엄한 주벌을 가하지 않고 오히려 인자하신 비답을 내리셨는데, 우연한 뜻이 아니셨다는 교지는 죄를 지은 천한 신이 감히 받들어 감당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옵니다。 또한 신에게 어머니를 모시고 올라오라 하신 것은 진실로 전하께오서 몸소 인자하고 곡진하게 살피시어 신이 부모를 떠나 멀리서 벼슬할 수 없는 사정을 애처롭게 여겨 주신 것이옵니다。 신이 어떤 사람이길래 군부(君父)께 이러한 사랑을 받는지를 생각하니, 감격끝에 눈물이 나와 신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앞 옷깃이 다 젖어버렸사옵니다。 신이 만약에 성지(聖旨)를 따라 받들어 은의(恩義)를 온전히 할 수만 있다면, 그것이 어찌 신이 간절히 원하는 바가 아니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신의 어머니는 구설을 바라보는 나이에 질병이 오랫동안 고질이 되어, 평상시 기력으로는 이미 침석에서 스스로 움직일 수가 없사옵니다。 게다가 전에 없는 금년의 장마철 더위에 몸을 상하여 기력이 더욱 쇠잔해져서 남은 것이 없으며, 집에서 충분히 휴식을 취하는 데도 오히려 아침과 저녁을 부지하기가 어렵사옵니다。 그러니 무리하게 억지로 길을 떠난다면, 어찌 다행히 아무 일 없기를 바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진실로 망연하여 어떻게 은혜로운 대접에 우러러 보답해야 하는 지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이에 신의 마음 또한 근심에 젖사옵니다。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이 장차 임명됨에 있어서 진실로 무능하기 짝이 없음은 온 백성들이 아는 바이며 전하께오서도 잘 알고 계신 바이오니, 비록 설사 신이 서울에서 직무를 수행하고 있다하더라도 또한 마땅히 그러한 명을 받음에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사양해야 할 터인데, 하물며 지금 일의 형세가 이와 같으니 진실로 소명(召命)에 나아갈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 병무(兵務)에 관한 정사는 나라의 대사(大事)이니, 어찌 외지에 있는 사람이 날을 지체하여 헛되이 직명만 지니고서 오랫동안 직무를 폐할 수가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이에 비록 거듭 부름을 받았지만 진실로 감당할 수가 없사오며 조정에서의 행동거지가 결코 용납될 수 없음이 이와 같으니,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속히 명철하신 명을 내리시어 가히 감당할 수 있는 사람에게 다시 제수해주시옵소서。 또한 추조(秋曹 : 刑曹의 별칭)의 바쁜 직무에 대하여 이미 앞으로 닥칠 업무가 적체되는 근심이 있사온데 관직(館職 : 弘文館 副提學 이하 관원의 총칭)을 겸임한다는 것은 또한 당초 일을 변통한 의도가 아니오니, 아울러 마땅히 속히 경질하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해주시옵소서。 신은 이에 또한 남몰래 스스로 비애에 잠기옵니다。 신의 사사로운 마음이 비록 성총(聖聰)의 간압하심을 받는다 하더라도, 신은 진실로 사사(私事)로 공사(公事)를 폐하게 되어 신하로서

의 도의에 누를 끼치는 것이 되옵니다。 나라에 대사가 있었으나 한번도 나아가 배알하지 못하여 이미 용서받지 못할 죄를 저질렀으며、 명릉(明陵)께 약을 올릴 때에도 문안의 대열에 나아가지 못하여 더욱 죽어도 눈을 감지 못할 신의 한이 되고 말았사옵니다。 지금에 이르러 세월이 빠르게 흘러가버려 모든 일이 시기를 놓쳐 버렸으므로、 신은 더욱 지난 날의 허물을 좇아가 고침으로써 조금이나마 보잘 것 없는 정성을 펼칠 수도 없게 되었사옵니다。 다만 두문불출한 채로 죄를 반성하면서 종신토록 스스로를 포기함으로써、 사사로운 마음에 조금이나마 편안해지기를 바랄 뿐이옵니다。 신은 오·륙년 동안 무릇 스스로를 처신하고 상대방을 만날 때 일찌기 감히 보통사람이라고 스스로 자처하지 않았사오니、 사대부들 사이에서 또한 신의 이러한 사정을 알고 있는 자가 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오늘 하루 아침에 영광스런 은총을 외람되게 받고서 용서받기 어려운 죄과를 생각치 않고 사정이 더욱 급함도 돌아보지 않은 채 분에 넘치는 높은 자리에 올라 부끄러운 마음 없이 편안히 지낸다면、 비단 사람들이 침뱉고 욕할 뿐만 아니라 개나 돼지도 신이 먹다 남긴 것은 먹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굽하고 딱한 사정을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의 죄상을 밝히고 신의 사적(仕籍)을 박탈하심으로써 산골짜기에서 생을 마치게 되더라도 다시는 거두어 들이지 않으신다면、 공변된 법과 사사로운 분수가 둘 다 그 마땅함을 얻게 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간절히 청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 경진년(庚辰年)에 약을 올린 것이 전후로 이년간이었는데 그 사이에 어찌 어머니의 병이 조금 차도가 있던 때가 없었겠는가? 그리고 문안의 대열에 한번도 나아가 참석치 못하여 지금 죽어도 눈을 감지 못할 한이 되었다고 하니 만약에 과연 죽어도 눈을 감지 못할 한이 있었다면 그때에 어찌하여 한번 들어와 참석하여 신하된 도의를 잠시 펼치지 못하였는가? 경의 이러한 말은 거의 경외하는 마음이 없는 것이로다。 사양하지 말고 올라오라。

## 承 嚴批後進詣果川縣獄待罪疏

伏以臣伏承日昨辭疏之 批聖旨嚴峻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臣不勝惶怖震慄不計生死閱即起程以爲就命司敗之地行到果川縣伏聞臣所帶職名尙今仍存玆不敢冒入修門進伏縣獄之外以竢 嚴命而軍門重任刑獄劇務實非一日可曠之地朝著之上未有陳達變通之擧者似或容臣自言公務之緣臣癡騃非但又添罪戾負罪之身虛帶職名尤有一刻不敢安者玆敢冒死陳籲仰冀速蒙 處分事極猥越罪尤萬死臣無任惶恐竢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亦勿待罪

지엄하신 비답을 받잡고 난 후에 과천현의 감옥에 나아가 죄를 기다리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일전에 올린 상소에 대한 비답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성지(聖旨)가 준엄하시어 신이 감히 듣지 못할 바이온지라、신은 당황하고 두려움에 떨리는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여 생사를 염두에 두지 않고 어명을 들은 즉시 길을 떠나 사패(司敗 : 옛날 陳·楚에서 형벌을 맡았던 관리)의 명을 따르려 하였사옵니다。그리하여 과천현(果川縣)에 다다라서 삼가 듣자오니 신이 갖고 있는 직명이 아직도 그대로 남아 있다고 하는지라、이에 감히 외람되게 궐문으로 들어 가지 못하고 나아가 현의 감옥 밖에 엎드려 엄명을 기다리옵니다。군문(軍門)의 막중한 임무와 형옥(刑獄)의 바쁜 직무는 진실로 하루도 지체할 수 없는 자리이온데、조정에서 아직 변통하여 거용할 것을 진언하지 않은 것은 아마도 신이 스스로 공무에 대하여 언급한 것을 용인한 때문인 듯 하옵니다。신이 직무를 태만히 하여 버려 둔 것은 또한 죄과를 더하는 것일 뿐만이 아니며、죄를 지은 몸으로 헛되이 직명만 지니고 있음에 더욱 한 순간도 감히 편안하게 지내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이에 감히 죽음을 무릅쓰고 호소하면서 우러러 속히 처분을 내려주실 것을 바라옵니다만、일이 극히 분에 넘치게 외람되어 그 죄 만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면서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 보고 잘 알았으니、경은 사양하지 말 것이며 또한 죄를 기다리지도 말라。

免喪後辭知中樞疏 己丑

伏以臣不孝無狀奄失所恃三年隙駟喪制南訖而中樞 新命旋即下降寵榮如昨而人事異昔臣仰戴 洪恩之罔極以私心之摧咽泣涕汪汪移旬易月而猶不能自抑也仍念臣雖蒙聖朝孝理之恩得以保守親側終其天年而若論負犯萬死尚有餘辜揆以邦憲豈可終於倖免而偃息於田廬之間哉終喪之後即擬就伏司敗以竢執法之一勘而多年宿疾復傷於草土之餘目今氣血耗盡轉動須人僵臥床席直一未冷之屍雖欲起身萬萬無自力之勢而匪意 恩除又及於此際冥頑不滅縷息猶存未贖既往之愆叠添罔赦之罪臣誠無地措身惟願速就溘然而已臣之情理其亦悲矣玆不得不席藁私次封疏縣道而精神迷瞀不能構數行文字聞命已久今始自列其罪尤大惶懼深深伏乞 聖朝將臣罪狀亟付攸司俾得勘定於臣身未斃之前則庶幾國綱稍振私分少安臣不勝大願臣無任瞻天望雲涕泣竢罪之至

答曰卿其安心勿辭從速上來行公

상을 마친 후에 지중추를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불효(不孝)하고 불선(不善)하다가 문득 의지하던 바를 잃어 버리고 삼년이란 세월이 말달리듯이

지나가 상제(喪制)가 이제 끝났사온데、중추원(中樞院)에 새로 제수하신 어명을 곧장 내려 주시니 영광스런 은총은 예전과 같사오나 사람의 일은 옛날과 다르옵니다。신은 우러러 망극한 홍은(洪恩)을 받고 보니、사사로운 마음을 억눌렀으나 눈물이 마구 쏟아져 열흘이 지나고 달이 바뀌도록 스스로를 억제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또한 생각컨대、신이 비록 성조(聖朝)의 효성스런 은혜를 입어 부모 곁에서 간호하면서 그 천수(天壽)를 끝마치게 할 수 있었사오나、만약에 그 저지른 죄를 논한다면 만 번 죽더라도 남은 허물이 있을 것이니、국법으로 다스림에 어찌 가히 끝까지 요행으로 면하고서 시골 집에서 편히 쉴 수 있겠사옵니까?상을 마친 후에 즉시 나아가 사패(司敗：형벌을 맡은 관리)에게 엎드려 법령의 집행을 달게 받으려 했었사옵니다만、다년간의 숙환(宿患)이 상을 치르는 동안 다시 덧쳐서 지금은 기력이 쇠다 소모되어 몸을 움직이는 데에도 사람이 필요할 정도이니 그야말로 아직 쉭지 않은 하나의 시체에 불과하옵니다。그러니 비록 기동하고자 한다 해도 전혀 스스로의 힘으로 할 수 있는 형편이 아니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 은혜로운 제수(除授)가 다시 이러한 때에 내려 오고 보니、사리에 어두운 완고한 성질은 없어지지 않고 실날같은 목숨만 붙어 있으면서 기왕의 허물을 아직 속죄하지도 않은 터에 다시 용서받지 못할 죄를 더하게 되어 신은 진실로 몸둘 곳이 없사옵니다。오직 속히 빨리 죽기만을 바랄 뿐이옵니다。신의 마음도 또한 서글프기 한량없사옵니다。이에 부득이 사저에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상소를 봉하여 현도(縣道)에 부치옵는데、정신이 혼미하여 몇 줄 안 되는 문장도 엮을 수가 없어서 어명을 받잡은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었지만 이제야 비로소 그 죄를 열거하오니 더욱 크게 당황하고 두려움이 심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신의 죄상을 속히 해당관청에 회부하시어 신의 몸이 아직 죽기 전에 다스리게 하신다면、아마도 나라의 기강이 조금이나마 진작될 것이며 사사로운 본분도 잠시나마 편안해질 것이오니 신은 진실로 이것을 원하고 있사옵니다。신은 천운(天雲)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울면서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경은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고 분부대로 속히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開城留守疏

伏以臣於夏初猥上辭本伏承 聖批諭臣上來繼又伏聞有備局提調之 命而累疏陳乞亦甚猥越迄玆數月泯嘿以過事雖出於危慮跡反涉於偃蹇日夜憂慄寤寐亦惕不意故都居留之命又下於此際臣於是感泣徊徨益不知措身之所也伏念臣十年在外罪戾層積其虧分闕義不但違逋 明命而已國有常刑罪在不赦而孝理之政輒復寬恩俾臣得遂終養之願叡無遺憾君臣大義固已無所逃於天地而況此 聖德至渥豈臣糜粉所能仰酬其萬一哉臣於免喪之初即蒙西樞之命趣此身在散班之日進伏京輦以請積年未勤之罪若蒙 聖朝終始寬貸則

亦欲一從特進之列得近　淸光歸死溝壑亦無所恨區區此志未嘗敢懈而首尾四朔終未能自力以至今日職名又易臣實惋恨不覺悲涕之自零也臣之賦質虛脆未老先衰之狀自在朝時已然想蒙　聖明之所鑑燭伊後距今倏迫一紀犬馬之齒恰已六十而草土三年氣血耗盡視聽俱廢起居須人父母丘墓近在數十里之地而經年不得一省縷息雖存無復生人之理事勢如此旣不能自致於京城數日之程況比松都過京城又是數日程者哉分司雖云養閑之地其所保釐之責亦非輕歇臣之致身之難又旣如右則尙可議其莅任而治事哉伏聞前任之人以譴遞職而臣又遠在四舍之外陳疏控免亦致引日職守久曠尤極惶悶伏乞速　賜處分以幸公私今臣慢命之罪又非前日之比揆以王法斷無可逭之理只得席藁私次以竢誅殛而已臣無任惶怖震越泣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從速行公

## 개성유수를 사직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초여름에 외람되이 상소를 올렸사오나 신에게 올라오라 하신 전하의 비답을 삼가 받았사오며、계속해서 비국(備局 : 備邊司의 별칭)의 제조(提調)에 제수하신 명을 또한 삼가 받았사오나 누차 상소를 올려 해임해 주실 것을 청함에 있어 또한 심히 외람되었사옵니다。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수개월 동안 침묵하고 지내온 것은 일이 비록 다급하고 두려웠기 때문이었으나 도리어 교만하다고 인식되어 밤낮으로 근심에 떨며 자나깨나 또한 두려웠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도 고도(故都 : 開城을 말함)를 지키라는 어명이 이러한 때에 다시 내려오니、신은 이에 감읍(感泣)하고 당황하여 더욱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은 십년 동안 외지에 있으면서 저지른 죄가 누적되어、그 본분에 어긋나고 도의를 저버림으로써 다만 명철하신 어명을 어겼을 뿐만이 아니오며 나라에는 국법이 있으므로 그 죄는 용서받지 못할 것이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효성스런 정사를 베푸시는 전하께오서 문득 다시 관대하신 은혜를 내리시어 신으로 하여금 끝까지 붕양할 수 있는 소망을 이루게 하셨으므로 더이상 유감이 없사오며 군신간의 대의에 있어서도 진실로 이미 세상에서 도망갈 곳이 없게 되었사옵니다。하물며 이렇게 극진한 성덕(聖德)에 대하여 어찌 신이 분골쇄신한다 해도 그 만분의 일이나 우러러 보답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삼을 마치고 난 후에 곧장 중추원(中樞院)에 제수하신 명을 받았사온데、신의 몸이 산관(散官)으로 있을 때를 틈타 어전에 나아가 엎드리고서 수년 동안 처분받지 못한 죄를 청하여、만약에 성조(聖朝)에서 시종 신을 관대하게 대해준다면 또한 한 번 특진(特進)의 반열을 쫓아 전하의 청광(淸光)을 가까이서 뵈옵다가 돌아가 골짜기에서 죽더라도 또한 여한이 없을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사옵니다。신의 구구한 이러한 뜻을 일찌기 감히 열어 보이지 못한 채로 계속 녁달을 지냈지만 결국 스스로의 힘으로 이를 수가 없었사온데、금일에 직명이 다시 바뀌고 나니 신은 진실로 슬프고 한탄스러워 눈물이 저절로 흘러 내리는 것도 깨닫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신은 타고난 자질이 나약하여 늙기도 전에 먼저 쇠잔해진 실상은 조정에 있을 때부터 이미 그러하였으므로 성명(聖明)께오서도 잘 알고 계시리라 생각하옵니다。 그후로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어느덧 십이년이란 세월이 훌쩍 지나가 하찮은 신의 나이도 이미 육십이 되었사옵니다。 게다가 삼년동안 상을 치르고 나니 기력이 모두 쇠약해져서 눈과 귀가 모두 망가졌으며 기거하는데도 사람의 도움이 필요할 정도가 되었으므로、 부모의 산소가 수십리 안에 가까이 있지만 일년이 넘도록 한 번도 찾아가 보지 못하였으며 실날같은 목숨이 비록 붙어 있긴 하지만 더이상 성한 사람이 될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 형세가 이와 같으므로 이미 몇 일 밖에 안되는 경성(京城)까지의 여정에도 스스로 이를 수가 없사온데、 하물며 송도(松都)는 경성을 지나 다시 몇 일을 가야하는 여정임에랴! 분사(分司)는 비록 한가하게 수양할 수 있는 자리라고는 하지만 그 다스려야 할 책임은 또한 가벼이 여길 수만은 없사옵니다。 그런데 신의 몸을 움직이기가 어려움이 또한 이미 이와 같사오니、 어찌 가히 임무를 맡아 일을 처리함을 논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듣자오니 전임자는 견책을 받아 직무를 옮겨갔다 하오며、 신 또한 멀리 사사(四舍)의 밖에 있으면서 상소를 올려 면직을 청함으로써 또한 시일을 지체하여 직무수행을 오랫동안 비워 두고 있으니 더욱 지극히 당혹스럽고 민망하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속히 처분을 내리시어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해주시옵소서。 지금 신이 어명을 태만히 한 죄는 또한 전일에 비하지도 못하므로 왕법(王法)으로 다스림에 결단코 용서받을 가망이 없사오니、 다만 사저에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주벌을 기다리옵니다。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울면서 간절히 바라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 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乞使啣變通疏

伏以臣草土餘喘委在床褥松都三日之程尚無徃赴之勢懇辭思命至于再疏想惟在廷諸臣亦必得見其疏本而今者銓曹以臣備擬節使至受 天點是則以臣前疏縷縷皆歸之欺罔 君父罪固不容於戮死如以爲一分近似則其斃道路無疑而同朝相識之人無一毫顧藉之意如此雖 天仁父慈欲垂憐恤亦何由而 下燭情實哉臣於是無可叟暴之路只有伏地嗚咽而已仍念臣十數年前曾作此行伊時家有望八病母情理之慘無異絶裾而臣未嘗一言辭避伏想 聖明或賜記存今豈敢爲一身私計遽懷自便之圖哉且臣十年屛居辜負 國恩今若赴此遠役雖使終作道途之羈鬼猶是死於國事於臣爲華萬一生還則乞身退歸亦庶幾安於私義誠不當復有此瀆擾而第念臣衰疾之狀實有如前疏所陳者將此事勢豈有運得一步之望乎萬里之行不趕三月聚糧而已使臣之所以前期差出蓋爲此也而今臣一息如縷朝暮竢罪豈有餘念暇及行事如此蹉過期日忽迫則後雖有變通之事亦必終於狼狽而已伏望 聖慈俯詢於在朝諸臣如以臣爲托辭圖免則國有常刑臣不可倖免而至於使事則亟宜早有處分俾無顚倒窘速之弊千萬幸甚

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調理徃來

## 절사(節使) 임명에 대하여 변통해 주실 것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상을 치르고 난 후에 얻은 천식으로 침석에 누워 있으므로 삼일이나 되는 송도(松都 : 開城)까지의 여정은 아무래도 나아갈 수 있는 형세가 아니온지라 은혜로운 어명을 간곡히 사양하여 다시 상소를 올리게 되었사옵니다。 생각컨대 조정에 있는 여러 신하들도 또한 반드시 신의 상소문을 보았을 터인데도, 지금 전조(銓曹 : 文武官을 전형하는 吏曹와 兵曹의 총칭)에서 신을 절사(節使)에 비의(備擬)하여 천점(天點 : 임금이 추천된 인물에 대하여 圈點을 찍는 일)을 받기에 이르렀사오니, 이것은 바로 신이 전에 올린 상세한 상소를 모두 군부(君父)를 기만한 것으로 돌리는 것이므로 그 죄는 진실로 죽음을 당하더라도 용납되지 못할 것이옵니다。 만일에 조금이라도 가능하다고 생각한다면 도로에서 죽게 되더라도 주저하지 않을 것이지만, 같은 조정에서 서로 알고 있는 사람들이 이처럼 조금도 고려하려는 뜻이 없으니, 비록 인자하신 천부(天父)께오서 애처롭게 여겨 긍휼함을 드리우고자 하시더라도 또한 어떻게 실정(實情)을 아실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이에 더이상 아뢰올 길이 없으므로 다만 땅에 엎드려 오열할 뿐이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 신이 십수년 전에 일찌기 이렇게 임지(任地)로 떠난 적이 있었는데, 그때는 집에 팔십을 바라보는 병든 노모가 있어서 마음속의 참담함이 절거(絶裾 : 옛날 중국의 溫嶠가 어머니의 만류에도 불구하고 소매를 뿌리치고 벼슬길에 올랐다는 고사가 있음)함과 다름이 없었사오나, 신은 일찌기 사양하는 말 한 마디를 하지 않았으니 삼가 생각컨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도 혹 기억하고 계실 것이옵니다。 그러니 지금 어찌 감히 일신(一身)의 사사로운 계책을, 마음에 품고서 스스로 편안함을 도모하겠사옵니까? 또한 신은 십년 동안 물러나 거하면서 국은(國恩)에 죄를 지은 처지이므로, 지금 만약 이렇게 먼 벼슬길을 떠나게 된다면 비록 설령 마침내 길거리의 객귀(客鬼)가 된다 하더라도 오히려 국사를 수행하다 죽은 것이니 신에게는 영광스런 일생이 될 것이옵니다。 그렇지 않다면 벼슬에서 물러나 돌아갈 것을 청하는 것도 또한 사사로운 도의에 편안할 것 같사옵니다。 진실로 마땅히 더이상 이러한 욕되고 소란스러운 일이 있어서는 안되겠사옵니다。 다만 생각컨대, 신의 애처롭고 병든 상황은 진실로 전에 올린 상소문에서 진언한 바와 같사오니, 이러한 형편으로 보아 어찌 한 걸음이라도 옮길 수 있는 가망이 있겠사옵니까? 만리의 원행(遠行)은 다만 삼개월 동안만 식량을 준비하는 것이 아니니, 사신을 전반기에 차출하는 것은 대개 이러한 이유 때문이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신은 실날같은 호흡을 몰아 쉬면서 아침 저녁으로 죄를 기다리고 있사오니 어찌 틈을 내어

행사에 미칠 여념이 있겠사옵니까? 이처럼 기일을 크게 넘어 촉박하게 되면, 뒤에 비록 변통하는 일이 있다 하더라도 또한 반드시 결국 낭패하고 말 것이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성자(聖慈)께오서 조정에 있는 여러 신하들에게 물어 보시고서, 만약에 신이 핑계를 꾸며 면하기를 도모했다고 여기신다면 나라에는 국법이 있으므로 신은 요행으로 면할 수는 없을 것이오며, 사신으로 파견하는 일에 대해서도 마땅히 속히 처분을 내리시어 일을 그르치고 곤궁에 처하게 하는 폐단이 없도록 해주신다면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 보고 잘 알았으니 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몸조리를 잘하여 다녀 오도록 하라。

## 辭陞拜判義禁疏 辛卯

伏以臣病伏窮峽朝暮竢死伏聞向來 王候久在將攝至今猶有未盡復常而無計進近京輦以承 起居之節見帶西樞亦已經歲而力不能構數行文字陳章控免迄玆未就一息猶存無復人理不意金吾 罷擢之命又下於此際臣於是驩惶震越莫知所措顧臣已試無用不可濫授之狀伏想司直之論必有刺擧不容臣自爲靦縷且臣罪戾深重不可冒進之勢前後累疏業蒙 睿覽臣今神思昏瞀不能叅暴只此目前難動之形誠有不暇於緩聲盖臣年衰疾痼又經草土精神氣力未有一分餘地雖非呻痛之時固萬萬無陳力之望而眞元內虛外感易乘自上年冬初重得寒疾輾轉添加今已五朔飮啖全廢喘息如縷而又自十餘日來猝有項背牽引不能屈伸之症呼吸不得順通坐臥亦難惟意砭藥無效只有叫苦求死而已將此事狀豈有運得一步之望乎臣以草芥微品重被 聖朝拔擢之恩致身八座榮寵無比而中緣情理之迫至繼以疾病之難強凡玆十數年間所以自處其身者無非犯分越義之事有時反省心骨俱悸而 聖度包容眷渥愈深及至今日又有此非分之 恩命隆天厚地靡有涯量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而只是填壑不遠報答無階將不免爲忘君負國之鬼瞻望 宸極但有涕淚伏乞 聖慈察臣戀辭哀臣苦情亟許還收資級仍又勘臣罪狀則垂盡之喘庶得瞑目生成之澤不忘結草臣無任瞻天望雲泣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玆陞擢實循公議卿其勿復撕捱從速上來行公

## 판의금에 승진됨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병들어 험한 산골에 살면서 아침 저녁으로 죽음을 기다리고 있사옵니다。 삼가 듣자오니, 전날에 전하의 안후(安候)가 편찮으셔서 오랫동안 섭생(攝生)하셨으나 지금까지도 아직 예전처럼 완전히 회복되지 않으셨다는데도, 어전에 가까이 나아가 전하의 기거하시는 예절을 받들 생각을 못하였사옵니다。 중추원(中樞院)에 임명받은 지도 이미 한 해가 지났지만 몇 줄 안되는 문장도 엮을 힘이 없어서 상소를 올려 면직을 청하는 것을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도 못하고 있사옵니다。 한 가닥 목숨이 아직 붙어 있기는 하지만 더이상 성한 사람이 될 가망이 없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도 금오(金吾 : 義禁府의 별칭)에 발탁하신 은총어린 어명이 또한 이러한 때에 내려오니, 신은 이에 두려움에 떨며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을 돌아 봄에 쓸모가 없으므로 함부로 임명할 수 없는 실상이 이미 증명되었사옵니다。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사직(司直 : 재판관)이 논의할 때는 반드시 악을 벌하고 선을 기리기 마련이므로 신이 용납되지 못하는 것은 스스로 상세하게 말씀드렸사옵니다。 또한 신의 죄가 깊고도 무거워 외람되이 관직에 나아갈 수 없는 형세는 계속해서 누차 올린 상소에서 아뢰었으므로 전하께오서도 잘 보셨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지금 정신이 혼미하여 다시 아뢰올 수가 없사오나, 다만 움직이기 어려운 목전의 이러한 형세는 진실로 더이상 늦게 아뢰올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 대개 신은 나이들어 몸이 쇠약하고 질병이 심하며 또한 상을 치르는 동안 정신과 기력이 조금도 남아 있지 않아, 비록 신음하며 앓는 때는 아니라 하더라도 진실로 힘을 쓸 가망이 전혀 없사옵니다。 그리고 안으로 원기가 허하여 밖으로부터 질병이 쉽게 닥쳐 작년 초겨울 부터는 다시 감기에 걸려 점점 더 병세가 심해졌으므로, 지금 이미 다섯 달이 지나도록 식음을 전폐한 채 계속해서 기침을 하고 있사옵니다。 또한 십여 일 전부터 갑자기 목덜미와 등이 오그라들어 펼 수가 없는 증상이 나타났으며, 호흡이 순조롭게 통하지 못하여 앉거나 눕는 것조차도 어렵사옵니다。 오직 뜸뜨고 침을 맞지만 효험이 없어서 다만 고통으로 소리치며 죽기를 원할 따름이옵니다。 이러한 일의 상황으로 보아 어찌 한 걸음이라도 옮길 가망이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하찮고 미천한 자질을 지녔음에도 불구하고 성조(聖朝)에 발탁되는 은혜를 거듭 입어, 몸이 팔좌(八座)에 이르렀으며 영광스런 은총은 비할 데가 없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도중에 절박한 정리(情理)와 계속해서 치료하기 어려운 질병으로 말미암아, 무릇 십수년간 스스로 처신한 것이 본분에 어긋나고 도의를 저버린 일이 아닌 것이 없어서, 때때로 반성함에 마음과 몸이 모두 두려움에 떨리옵니다。 그런데도 전하께오서 이를 헤아리사 포용해 주시고 돌보아 주시는 은혜가 더욱 깊어졌사오며, 금일에 이르러 또한 분수에 넘치는 이러한 은혜로운 명을 내리시니, 높은 하늘과 두터운 땅만큼이나 한량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이 목석(木石)이 아닌 이상 어찌 감격할 줄을 모르겠사옵니까만, 다만 죽을 날이 멀지 않아 보답할 길이 없사오니 장차 임금을 저버리고 나라를 등지는 귀신이 됨을 면치 못할 것이옵니다。 이에 신국(宸極 : 임금이 거처하는 곳)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다만 눈물만 흘릴 뿐이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자(聖慈)께오서 신의 간절한 말을 살펴보시고 신의 괴로운 사정을 애처롭게 여기시어, 속히 신의 관급(官級)을 거두어 들일 것을 윤허하시고 아울러 또한 신의 죄상을 심문케 하신다면, 다 꺼져가는 목숨이지만 아마도 눈을 감고 편히 죽을 수 있는 은택을 얻게 될 것이니 결초보은함을 잊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천운(天雲)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울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 이번에 승진하여 발탁한 것은 사실상 공의(公議)를 따른 것이니、경은 더이상 고집부리지 말고 속히 분부대로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承 隆批後進到楮湖申懇三疏

伏以臣再疏陳病敢乞須臾之命而 聖批不許辭旨益隆在家累素旣涉偃蹇而又惟金吾滯囚重勤聖念臣以必不可冒進之人縣道封章動費累日不敢自計性命切欲稍近京輦以爲瞻望象魏兼暴微悃之計而病情沉篤不任鞍轡由船作行今已數日春寒尚峭江風甚厲舊感添加新症交發萬無前進之路不得已卸下江岸以爲調治之計而以此病狀必無叟起爲人之望若或溘然於路中則臣之情狀終無以自白於 薤縷之下玆敢不避煩猥悉布肝膈以冀 聖明之垂察焉臣伏覩日昨別諭以不必每以此爲嫌爲敎臣於前後累承 嚴旨俱出於責誨微臣必欲其仕之至意則雖其惶隕悶憂有不可言而感激 恩遇之意亦未嘗不銘在心腑豈敢以是而自阻於 仁覆之下哉曾在丙戌伏承守禦之 命仰暴事狀遽遭 嚴旨今又提起極涉惶恐而難進之義旣在於是又不得不略陳 顚末焉臣辛巳議藥之際未伸臣子之義痛恨之極無所容於天地由是以復遂決自廢之計當其奔哭之時不得入謝憲職蓋由於此伊後 春宮遺罔極之變諸臣俱進保護之說而臣不敢爲一言乙酉 殿下有非常之擧坊民厭役亦知遑遑叫閽而臣不得進詣洛下凡此數件罪皆難容誅然而儕友之間不以此棄絶朝廷之上尚不替仕籍者只以其自廢節耳若使國有大事則偃然在家如不動念身縻好爵則欣然樂赴猶恐不及則雖 殿下聖度亦安得容忍此等人物而臣之守此一着今已十年一朝舍此其將何所執而自列於人數耶松都之際近於左遷出疆之 命係是往役而俱不得趨承及至今日遽膺新擢則辭卑居尊旣有闕於廉隅至於昨年 聖候違豫上下憂遑之時臣不得入參候班大爲衆論所非而今乃以 眷遇之隆始欲爲承 命之計則要君固罷之疑臣亦何以自解於人乎士夫進退關係風俗而於其義不當受則虞人之不赴君招聖人取之然則臣之不可拜受 新命於義灼然其何敢以 眷渥之深摯分義之不安而爲冒進之計乎抑臣之所自悲者犬馬微物亦知戀主而臣之違離禁闥已至十三年之久自絶于天以貽伊戚昨奉 聖敎尤不勝感泣之至或冀 俯允所請以西樞舊階仰瞻天光而微誠未格又犯違慢之罪自知死有餘戮無復叟近 威顔之望是庸耿結惟有涕淚而已臣無任席藁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旣往之事不必追嫌卿其宜遵前旨安心上來行公

## 융성하신 비답을 받고 난 후 나아가 저 호에 이르러 간청하는 세번 째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두번 째 상소에서 병세를 아뢰면서 감히 잠시만 기다려 주실 것을 청하였사오나、전하의 비답이 허락치 않으시고 사직(辭旨)가 더욱 융성하시온지라 집에서 누차 상소를 올림에 이미 교만한 죄를 짓고 말았사옵니다。 또한 금오(金吾：義禁府의 별칭)에 죄가 계류되어 있어 전하의 생각을 거듭 수고롭게 하고 있사옵니다。 신이 결코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수 없는 사람이라는 상주문(上

奏文)을 현도(縣道) 편으로 봉인하여 올리려 했으나、움직이는 데만도 몇 일이 걸리므로 감히 스스로 꾀하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그러나 목숨이 끊어질 듯 하여 잠시나마 서울에 가까이 가서 궐문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면서 아울러 미미한 정성이나마 아뢰올 작정이었사옵니다만、병세가 위독하여 말을 타고 갈 수가 없어서 배를 이용하여 떠난지 지금 이미 몇 일이 되옵니다。그러나 봄추위가 아직 매섭고 강바람이 몹시 거세어 전에 있었던 감기가 더욱 심해지고 새로운 증상이 새로 생겨、더이상 앞으로 나아갈 길이 전연 없었사옵니다。이에 부득이 강언덕에 정박하여 병을 치료할 계획을 세웠사옵니다。이러한 병의 증상으로 보아 틀림없이 다시 일어나 성한 사람이 될 가망이 없을 것이오니、만약에 혹 갑자기 도중에서 죽는다면 신의 사정을 끝내 전하 앞에 스스로 아뢰지 못하게 될 것이옵니다。이에 감히 번거롭고 외람됨을 피하지 않고 마음 속의 진정을 다 드러냄으로써 성명(聖明)께오서 굽어 살펴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신은 몇 일전에 내리신 특별하신 유지(諭旨)를 삼가 받았사온데、반드시 매번 이러한 일로 자신을 탓할 필요는 없다고 하셨사옵니다。신이 계속해서 여러 번 받은 엄지(嚴旨)는 모두 미천한 신을 책하여 가르침으로써 반드시 그 관직에 이르게 하시려는 의도에서 나온 것이었사옵니다。그러니 비록 그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러움은 말할 수도 없겨니와 은혜롭게 대우해 주시는 감격스러운 뜻 또한 일찌기 가슴에 새겨 놓지 않은 적이 없었사오니、어찌 감히 이것으로 인해 어진 세상에서 스스로를 격리시키겠사옵니까? 일찌기 병술년(丙戌年)에 수어사(守禦使)에 제수하신 명을 삼가 받고 일의 상황을 아뢰었다가 곧장 엄한 교지를 받았사온데、지금 다시 제기함에 지극히 황공하오나 나아가기 어려운 뜻이 이미 여기에 있사오니 또한 부득이 대강 그 전말을 아뢰옵나이다。신이 신사년(辛巳年)에 약을 올릴 적에 미처 신하된 도의를 펼치지 못한 것은 국히 통한스러운 일로 천지간에서 용서받지 못할 바이었사옵니다。그 후로 부터는 마침내 스스로를 유폐하기로 결심하였사오니、급히 나아가 곡할 때에 당해서도 조정에 들어가 헌직(憲職)을 사양치 못한 것은 대개 이러한 이유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그 후 춘궁(春宮:太子의 宮)에 망극한 변고가 생겼을 때、여러 신하들이 모두 보호하는 말을 아뢰었으나 신은 감히 한마디 말도 하지 못했사옵니다。또한 을유년(乙酉年)에 전하께 심상치 않은 일이 생겼을 때、일반 백성이나 하인들도 모두 허둥대며 걱정의 소리를 해댔으나 신은 서울에 나아가 배알할 수 없었사옵니다。무릇 이러한 몇 건의 죄는 모두 주벌을 용서받기에 어려운 것이었으나、그러나 동료들 사이에서 이러한 일이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조정에서 내팽개치지 않고 또한 사적(仕籍)을 바꾸지 않은 것은 다만 스스로를 유폐시켰다는 그 한 가지 절목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만약에 나라에 큰 일이 있는데도 편안히 집에만 있으면서 동요하지 않는 듯 하다가、몸이 훌륭한 관작에 있게 되자 흔연히 기쁜 마음으로 나아가 미치지 못할까봐 걱정한다면、비록

전하께오서 너그럽게 헤아려 주신다 하더라도 또한 어찌 이러한 인물을 용인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이것 하나만을 고수한지가 지금 이미 십년이나 되온데 하루 아침에 이것을 버린다면, 장차 무엇을 지니고서 스스로 사람들의 사이에 설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송도(松都)에 임명되었을 적에 좌천에 가까운 중국에 사신으로 가라는 명은 가서 시행했어야 할 것이로되 모두 뛰어가 받들 수 없었사온데, 금일에 이르러 갑자기 새로운 발탁에 응한다면 이것은 낮은 지위는 사양하고 높은 지위에 처하는 것으로 이미 염의(廉義)에 어긋남이 있사옵니다. 작년에 전하의 안후(安候)가 편찮으시어 위 아래 신료들이 근심으로 당황할 때에도 신은 문안드리는 대열에 들어가 참석치 못하여 중론(衆論)에 크게 비난받았사온데, 지금 융숭한 대우를 받고서야 비로소 명을 받들려고 한다면, 임금을 강요하여 총애를 공고히 한다는 의심을 신이 또한 어떻게 사람들에게 스스로 해명하겠사옵니까? 선비의 진퇴는 풍속에 관계되는 것이므로 그 도의에 있어 마땅히 받아서는 안된다면, 우인(虞人)이 임금의 부름에 나아가지 않은 것도 성인(聖人)은 그 뜻을 취하셨사옵니다. 그러한 즉 신이 새로 내리신 명을 삼가 받을 수 없음은 그 도의에 있어 훤히 알 수 있는 것이오니, 그 어찌 감히 보살펴 주시는 은총이 깊다고 해서 분수와 도의에 편안치 않는데도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생각을 하겠사옵니까? 도리어 신이 스스로 슬퍼하고 있는 것은 개와 말같은 미물도 또한 주인을 사모할 줄을 아는데 신은 대궐을 등지고 떠난 지가 이미 십삼년이나 되어 스스로 하늘을 외면함으로써 이러한 근심을 끼치게 되었다는 것이옵니다. 어제 성교(聖敎)를 받들고서는 더욱 감읍(感泣)하는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혹시나 청한 바를 살펴보고 윤허하시어 중추원(中樞院)의 옛 직위로서 천광(天光)을 우러러 바라볼 수 있기를 기대했었사옵니다만, 미미한 정성이 이르지 못하여 또한 어명을 어기고 태만히 한 죄를 범하고 말았사오니, 죽더라도 남은 죄가 있어 더이상 다시는 위엄있으신 용안을 가까이 할 가망이 없음을 스스로 알고 있사옵니다. 이에 슬퍼하며 오직 눈물만 흘릴 뿐이옵니다. 신은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명을 기다리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잘 알았노라. 지나간 일일랑 더듬어 탓할 필요가 없으니 경은 마땅히 전의 교지(敎旨)를 따라 안심하고 올라와 공무를 수행하라.

## 辭左議政疏 景宗辛丑

伏以臣於今月二十二日伏蒙史官來傳 聖旨以臣拜議政府左議政使之乘馹上來者臣承 命驚惶精爽飛越手足失措不知 恩遇之爲感爵祿之爲榮只緣公議之地有所駁正而仄聽累日尚未有聞重任久曠尤增臣罪玆不得不冒昧自列焉臣立朝二十年歷試內外本末畢露臣之不合於是職人孰不知之且今屛跡田間二十三歲年旣望八疾病奄奄其不堪復入朝端人亦孰不知之而臣則私竊獨念身有忘君負國

之罪不容自立於人世者欲暴情實感淚先零臣以至愚極陋蒙被 先大五罔極之恩滃拂陶甄致身華膴至於八座榮擢特出 睿簡渥恩之隆夐絶常倫而臣自顧才識淺短無以仰報特達之知遂至逃遁荒野自絶于天論以常憲豈容得保其性命而 聖慈天覆猶復眷眷不舍 別諭溫批前後相續間或伏承不敢聞之 嚴教而此亦出於必欲其仕之至意臣實感泣 恩私有非他人所能識也及夫辛卯擢授金吾之職仍複 親降玉音以卿之去國今已十三年矣予亦有欲見之意卿獨無是心乎爲諭爲人臣子寧有不感動於斯教者哉臣非敢有所執守而區區一端廉義實有不容於弁髦者荏苒十年之間終不得一覲 清光而奄遭 崩天之痛追思 恩教心肝俱裂宜即以身自殉下葬螻蟻而尚今冥然不滅寄喘於世人之頑忍果至此哉果至此哉臣若自幸今日之 恩數不思曩昔之負犯偃然出脚翱翔自如則是以 先王在天之靈不復臨汝而然也臣豈忍於爲是哉才望之不稱辭遜之常言疾病之難強悶迫之眞情年至之謝事仕宦之大防而臣略不一擧直以理義之萬萬不可冒進垂涕而陳之庶幾以一言得蒙 鑑納使名器不至於久假賤分得免於撕捱伏乞 聖上天地父母細加諒察亟許改正臣新授職秩仍命攸日勘臣前後不忠無狀之罪俾臣僚知警朝綱振肅亦當爲新化之一助臣不勝大望臣無任瞻天仰聖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才德允合輔弼予志已定公議僉同何用控辭以孤至意乎卿其安心勿辭幡然登途以副朝野之望 史官張斗周來宣

## 좌의정을 사직하는 상소 경종 신축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이 달 이십이일에 사관(史官)이 와서 전하는 성지(聖旨)를 삼가 받았사온데、신을 의정부(議政府) 좌의정(左議政)에 임명하였으니 역마를 타고 올라오게 하라는 것이었사옵니다。신은 어명을 받고 놀랍고도 당황하여 정신이 아찔하고 손발을 제대로 두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감격스러운 은우(恩遇)와 영광스러운 작록에 어찌 할 바를 모른 채로、다만 공론(公論)에 비판하는 말이 있지 않나 기다리면서 몇 일 동안 키를 기울였으나 아직까지 듣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그러나 중요한 직책을 오랫동안 비워둔다면 신의 죄를 더욱 가중시키게 될 것이므로、이에 부득이 사리를 따지지 않고 외람되게 스스로 아뢰옵나이다。신은 이십년간 조정에 서서 내직과 외직을 두루 역임하는 동안에 그 본말이 모두 드러났으니、신이 이 직책에 합당하지 않다는 것을 사람이라면 그 누가 모르겠사옵니까? 또한 지금 시골에 물러나 거한 지가 이십삼년이나 되어 나이는 이미 팔십을 바라보고 질병은 더욱 심해졌으니、조정에 다시 들어감을 감당하지 못하는 것은 사람이라면 그 누가 모르겠사옵니까? 신이 남몰래 가만히 혼자 생각해 보니 임금을 져버리고 나라를 등진 죄를 몸에 지니고 있으므로 인간 세상에 스스로 서는 것을 용납하지 못하오니、일의 진상을 아뢰려고 함에 느꺼워 흐르는 눈물이 먼저 떨어지옵니다。신은 지극히 우둔하고 비루함에도 불구하고 선대왕(先大王)의 망극하신 은혜를 입고 성스러운 교화를 가득히 받아 몸이 영화롭게 되고 팔좌(八座)에까지 이르렀사오니、영광스런 발탁이 특별하고 가려 뽑아 주신 두터운 은혜의 융숭함은

상륜(常倫)에서 크게 벗어난 것이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스스로 돌아봄에 재주와 식견이 천박하고 짧아 특별히 뛰어나다고 인정해주심에 우러러 보답하지 못하고 마침내 거친 들녘으로 도망가 숨음으로써 스스로 하늘을 외면하였사오니、 상법(常法)으로 논한다면 어찌 그 성명(性命)을 보전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런데도 선왕의 하늘과 같은 자비로우심으로 오히려 다시 따뜻하게 보살펴 버려 두지 않으셨으며、 특별하신 유지(諭旨)와 따뜻하신 비답(批答)이 계속해서 서로 이어졌사옵니다。 간혹 감히 듣지 못할 엄하신 교지가 있기도 했사옵니다만、 이것은 또한 반드시 관직에 나아가게 하려는 지극하신 뜻에서 나온 것이었사오니、 신은 진실로 성은에 감읍함에 있어 다른 사람들이 능히 알지 못할 것이 있사옵니다。 금오(金吾 : 義禁府의 별칭)의 적책에 높이 발탁하여 제수하실 적에、 「경이 나라를 떠난 지가 지금 이미 십삼년이나 되므로 나도 또한 경을 만나 보고 싶은 생각이 있는데 경만 홀로 이러한 마음이 없겠는가!」라는 옥음(玉音 : 임금의 書信)을 아울러 다시 친히 내리셨사오니、 신하된 자로서 어찌 이러한 교지에 감동치 않았겠사옵니까? 신은 감히 고집스럽게 지키는 바가 있었던 것은 아니었사오나、 구구한 일단의 염의(廉義)에 진실로 쓸데 없지만은 않은 것이 있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십년이란 세월이 흐르는 동안 결국 한 번도 선왕의 청광(淸光)을 뵙지 못한 채 갑자기 붕어(崩御)하신 비통함을 당하였사오니、 은혜로우신 교지를 돌이켜 생각해봄에 마음과 간장이 모두 찢어지는 듯 하였사옵니다。 마땅히 그 즉시 스스로 목숨을 끊어 미미한 충정이나마 바쳤어야 했으나、 아직 지금까지도 가물가물 꺼지지 않은 채로 세상에서 목숨을 부지하고 있사오니、 사람의 완고하고 모진 것이 과연 여기까지 이를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어찌 과연 여기까지 이를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만약에 오늘의 은총에 스스로 행복해 하면서 옛날에 저지른 죄과를 생각치 않고 태연하게 나아가 득의만만해 한다면、 이것은 하늘에 계시는 선왕의 영혼을 더이상 돌아보지 않는 처사이니 신이 어찌 차마 이러한 것을 행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재주와 명망의 어울리지 않음과、 사양과 겸손의 걸치레 말과 질병의 치료하기 어려움과、 딱하고 절박한 진실된 사정과、 해마다 있어 온 사직함과、 관리로서의 큰 법도 등에 대하여 신이 하나하나 거론하지 않더라도 다만 도의상 결코 외람되게 나아갈 수가 없사옵니다。 이에 눈물을 흘리며 아뢰옵나니、 한 마디의 말이라도 전하의 간압하심을 받아 조정의 대직(大職)이 오랫동안 비어있지 않게 되고 미천한 신이 고집부리는 것을 면하게 되기를 바라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성상(聖上)께오서 자세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에게 새로 제수하신 직책을 속히 경질하도록 윤허해 주시고、 아울러 해당 관청에 명하시어 신이 계속해서 저지른 불충과 무능의 죄를 처리하여 신료들로 하여금 경계할 줄을 알게 하고 조정의 기강이 엄숙함을 떨칠 수 있게 하는 것도 또한 마땅히 새로운 교화에 하나의 보탬이 될 것이오니、 신은 그렇게만 된다면

더이상 바랄 게 없겠사옵니다。신은 천운(天雲)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울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경의 재주와 덕망이 진실로 보필하기에 합당하다는 것에 나의 뜻은 이미 결정되었고 공의(公議)도 일치되었으니 사직함으로써 지극한 뜻을 저버릴 필요가 있겠는가? 경은 안심하여 사양하지 말고 급히 길에 올라 조야(朝野)의 여망에 부응하라。사관(史官) 장두주(張斗周)가 와서 고하다。

以未赴 陵幸輦路引罪仍申懇三疏 壬寅

伏以臣伏聞我 聖上祗謁 園陵 王世弟邸下陪駕而行瞻聆所及悲喜并至而伏惟 兩宮孝思履玆雨露哀慕如新伏不勝區區戀結之至臣於此時不得進伏路左以承屬車之後塵者蓋緣職名縻身實有必不可進之義而自朝家言之則身帶職名而息偃於 君上動駕之日此爲必不可赦之罪惟竣執法之臣有所勘正而已仍伏念臣之情實已悉於前後疏啓席藁竣 命今已易月而尚未有處分目今朝著草萊不成貌樣而政府論道之地乃爲一虛窠又聞 春宮會講之禮以臣在外至有頃稟之擧云此雖非臣自作之罪惶懼危蹙直欲無生臣之不可冒出之勢誠難摟指而數只以其體言之不伏於 先朝而仕於今日一不可屛退於服政之歲而復進於年至之後二不可前以金吾之陞秩而嫌而不居竟孤 恩旨後以大匡之極品而偃然自當致汚新化三不可苟或於此三不可而有一段可解之說則微臣執迷之性當伏違 命之誅如其不然則其在 聖上體下之仁朝家勵廉之道亦宜不枉其性俾得以自守其一節如此撕捱以閱時日使 威命損辱而重傷於國體重任久曠而致誤於庶事則雖萬戮臣身亦何所益哉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許改正臣職秩以幸公私不勝大望臣於垂死之年荐罹慘憾疾病奄奄命迫朝暮自惟此生將無以仰答 恩遇則惟有結草於他辰以爲報效之圖而已言之至此不覺感淚之盈襟也臣無任瞻望雲天攢手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之批已悉予意叟何多誥卿其須體前後之旨安心勿辭幡然就途用副予思想之心 史官李泰元來宣

능행하시는 길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세 번째 상소 임인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삼가 듣자오니 우리 성상(聖上)께오서 원릉(園陵)에 배알하실 적에 왕세자 저하(邸下)께서도 함께 배행(陪行)하셨다 하오니 눈으로 보고 귀로 들음에 슬픔과 기쁨이 함께 찾아 옵니다。엎드려 생각컨대、전하와 저하께오서 효성스런 마음으로 이러한 우로(雨露)를 무릅쓰고 행차하시어 마치 갓 상을 당한 것처럼 애도하시오니、그 진실로 연모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삼가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신이 이러한 때에 행차하시는 길 옆에 나아가 엎드려 속거(屬車：임금이 행차할 때 뒤따르면서 시종하는 수레。副車라고도 함)의 뒤를 따르지 못하였던 것은 대개 신에게 내리신 직명에 진실로 반드시 나아갈 수 없는 뜻이

있었기 때문이었사오나, 조정의 입장에서 말한다면 직책에 몸담고 있으면서 군상(君上)께서 행차하시는 날에 편안히 쉬고만 있은 것이 되므로 이것은 결코 용서받지 못할 죄가 되옵니다。 이에 오직 법을 집행하는 신하가 그 죄를 취조하여 바로 잡아 줄 것을 기다리고 있을 뿐이옵니다。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의 사정은 이미 계속해서 올린 상소문에서 자세히 아뢰었으므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어명을 기다렸사오나 지금 이미 달이 바뀌었는데도 아직 처분받지 못하였으며, 지금 조정이 새로 시작되어 제대로 모양을 갖추지도 않았는데 정부의 도(道)를 논하는 자리가 여전히 출곤 비어있사옵니다。 또한 듣건대 춘궁(春宮)에서 회강(會講 : 한 달에 두 차례씩 王世子가 師傅 이하의 여러 관리를 모으고 經史와 그 밖의 모든 進講에 대하여 복습하던 일)하는 예에 있어 신이 외지에 있으면서 책임을 면했다는 논의가 있었다고 하는데, 이것은 비록 신이 스스로 저지른 죄는 아니오나 당황과 두려움에 위축되어 다만 살고 싶지 않을 뿐이옵니다。 신이 외람되게 나설 수 없는 형세는 진실로 손가락을 꼽아 헤아리기가 어려울 정도이나 다만 그 대강을 들어 말씀드리고자 하옵니다。 선조(先朝)에서는 벼슬하지 않다가 금일에 벼슬한다는 것이 그 첫째 불가함이오며, 정사에 복무했어야 할 때에는 물러가 거하였다가 세월이 흐른 뒤에 다시 나아간다는 것이 그 둘째 불가함이오며, 전에 금오(金吾)에 승진되었을 때는 사양하고 처하지 않음으로써 은지(恩旨)를 결국 저버렸었는데 나중에 이제와서 대광(大匡 : 正一品의 宗親·儀賓·文武官의 벼슬)의 지극한 품계라고 해서 편안히 스스로 감당함으로써 새로운 교화에 누를 끼친다는 것이 그 셋째 불가함이옵니다。 만일에 혹 이 세 가지 불가함에 대하여 한 가지만이라도 가히 해명할 수 있는 말이 있다면, 미천한 신의 완고한 성질일지라도 어명을 어긴 것에 대한 주벌을 마땅히 기꺼이 받을 것이옵니다。 그러나 만일에 그렇지 않다면, 아랫사람을 긍휼히 여기시는 성상(聖上)의 어지심과 염의(廉義)를 장려하는 조정의 도리에 있어서 또한 마땅히 그 품성을 굽혀서는 안되며 스스로 하나의 절조를 지킬 수 있도록 해주어야 하옵니다。 이렇게 고집을 부림으로써 시일을 보내면서 위명(威命을 실추시키고 국체(國體)를 거듭 손상시키며 중요한 임무를 오랫동안 태만히 하여 모든 일이 그르치게 된다면, 비록 신의 몸을 만 번 죽인다 한들 무슨 보탬이 되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의 직책을 경질하도록 속히 윤허해 주심으로써 공사(公私)를 편안케 하신다면 더이상 바랄 게 없겠사옵니다。 신은 죽을 날이 가까워진 나이에 참담한 근심에 젖어 있으며 질병이 위중하여 아침 저녁으로 명을 재촉하고 있사옵니다。 이에 스스로 생각함에 이승에서는 장차 은우(恩遇)에 우러러 보답하지 못할 것 같아서 오직 저승에서 결초(結草)하여 보답하려고 생각하고 있을 뿐이옵니다。 여기까지 말씀을 드리고 나니 나도 모르게 느꺼워 흐르는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시옵니다。 신은 천운(天雲)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손

모아 기도드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 계속해서 내린 비답에서 이미 나의 생각을 다 말하였으니 다시 무슨 말을 더하겠는가? 경은 모름지기 전후의 뜻을 잘 이해하고 안심하여 사양하지 말고 급히 길에 올라 내가 보고 싶어 하는 마음에 부응하도록 하라。〔사관 이태원(李泰元)이 와서 고하다。〕

進到振威縣以未赴　國祥引罪仍申懇五疏

未承批

伏以日月流邁奄息之頃我　先大王祥制已畢伏惟　殿下孝思靡然追慕罔極伏不勝區區戀結之至仍伏念臣曾在　先朝未赴　恩召數十餘年乃於今日以議政官銜偃然冒赴於陪祭之班萬萬非私義之所敢出而區區犬馬之心猶欲稍近京輦以伸終天之慟兼暴傾陽之忱而老疾奄奄力不從心發行之日纔到數十餘里之地喘息垂絶決無前進之望僅僅拽至振威邑底釋裹於客館之外從今以後顧念臣子之義無可叟伸之地非但臣瞻望號慟求死不得論其罪戾萬戮尚有餘辜國家三尺之律亦豈得以終舍臣哉伏乞　聖上天地父母察臣事狀哀臣情理特賜鐫削臣所被資級則雖執法之臣以鈇鉞議其後臣固甘心受罪無復遺憾臣無任哀隕宸慄席藁竢罪之至

나아가 진위현에 이르러 나라의 대상(大祥)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다섯 번째 상소 비답을 받지 못함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세월이 빨리 흘러가 순식간에 우리 선대왕의 상제(祥制：장례치른 뒤 두 돐만에 드리는 제사)가 이미 끝났사옵니다。 전하의 넓으신 효성과 끝없는 추모의 정을 엎드려 생각해 보니、구구한 연모의 지극한 마음을 삼가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이 일찌기 선조(先朝)에 있을 때 은총어린 소명(召命)에 나아가지 못한 지가 수십여 년이나 되었는데、금일에 이르러 의정(議政)의 직함을 지니고 태연하게 제사를 수행하는 대열에 외람되게 나아간다는 것은 개인적인 도의상 결단코 감히 행할 수 없는 바이옵니다。 그러나 견마(犬馬)와 같은 신의 구구한 마음에 오히려 잠시나마 대궐에 가까이 가서 끝없는 극심한 통한을 펴고 아울러 미미한 충정이나마 아뢰려고 했었사옵니다만、오랜 질병이 위중하여 힘이 마음을 따르지 못함으로 인해 겨우 수십여 리쯤 가자 기침으로 숨이 끊어질 듯 하여 결코 더이상 전진할 가망이 없었사옵니다。 겨우 몸을 이끌고 진위읍(振威邑)에 이르러 객사 밖에 여장을 풀었사옵니다。 지금 이후의 일을 생각해 보니 신하의 도의를 다시 펼칠 여지가 없을 것 같사옵니다。 신이 우

러러 바라보며 통곡하더라도 죽음을 면치 못할 뿐만 아니라 그 죄과를 논함에 만 번 죽더라도 여전히 남은 허물이 있을 것이옵니다。 또한 나라의 법률도 어찌 끝내 신을 놓아주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성상(聖上)께오서 신의 사정을 살피시고 신의 마음씀을 딱하게 여기시어 신이 받은 관급(官級)을 특별히 삭탈해 주신다면、비록 법을 집행하는 신하가 엄한 형벌로 그 뒷일을 논의한다 하더라도 신은 진실로 기꺼운 마음으로 죄를 받고 더이상 유감이 없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슬픔과 두려움에 떨며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以未赴 國禫引罪仍申懇七疏

伏以臣不忠無狀 先大王禫事旣終祔禮順成而俱不得一進京輦以伸餘哀兼致慶忭之誠臣之罪負 先朝到此而叟無餘地至於近日逆獄自有天地君臣以來所未有之凶變而臣初旣不得奔問終又未叅賀班歷覽前古爲人臣子未有如此分義道理雖緣職名在身不敢冒進之致而論以邦憲豈可使之偃息田間晏然自如哉伏乞 聖明亟付攸司明其罪狀以勵他人焉臣旣竣罪則不宜叟有控免而伏見日昨 恩批乃以幡然造朝用副企望爲敎臣之情狀似若未蒙 鑑燭玆敢冒死而畢暴焉臣之不可冒進前後三疏旣已槩陳則今不敢叟煩縷絮以溷萬幾之聽惟願 聖明下詢朝廷使之就臣疏辭評其情法若以爲可仕不仕自作違慢之罪則臣當就伏金吾以竣顯戮如以爲有一分可恕之端則亦宜從其所願俾得自全其微志撕捱已閱年時相職久作虛窠其在朝家事體亦不宜如是因循也仍伏念臣年已望八疾病危痼而慘憾相仍生意日憊追念 先朝曾以國有天事一不上來明臣之罪仍有枚卜寒心之 敎今臣負犯終始又復如右而死亡之勢其期已迫若或未及遞解而一息奄忽則其何敢以議政官銜歸拜於 先王陟降之庭哉怵然驚懼情日益急玆敢忘其猥越言不知裁如此罪尤萬死臣無任瞻天仰聖涕泣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遜讓之章今已累度矣誠意未孚缺然思想須體予意勿以情勢爲辭須速登途以副虛仰之望 史官權 頲來宣

## 나라의 담제(禫祭)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일곱 번째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불충하고 무능하여 선대왕의 담제(禫祭 : 大祥을 지낸 두 달 뒤에 지내는 제사)가 이미 끝나고 부제(祔祭 : 三年喪을 마친 뒤에 그 神主를 祖上의 신주 곁에 모실 때 지내는 제사)도 순조롭게 이루어졌는데도 한 번도 대궐에 나아가 남은 슬픔을 드리고 아울러 즐겁고 기뻐하는 정성을 바치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신이 선조(先朝)에 저지른 죄가 여기에 이르러 더이상 남은 것이 없게 되었사옵니다。 군자에 송사를 역행하는 것은 천지에 임금과 신하가 생겨난 이래로 일찌기 없었던 예외이옵니다。 신은 처음에 이미 급히 나아가 문안드리지 못하였고 나중에도 하

례드리는 대열에 참석치 못하였사오니 전고(前古)를 차례로 살펴봄에 신하된 자로서 일찌기 이와 같음은 없었사옵니다。분수와 도리에 있어 비록 감히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수 없는 직명이 몸에 있었기 때문이었사오나、국법으로 논한다면 어찌 시골에 누워 쉬면서 편안히 태연해 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속히 해당 관청에 명하시어 그 죄상을 밝히심으로써 다른 사람을 면려케 해주시옵소서。신은 이미 죄를 기다리고 있는 처지이므로 더이상 면직을 청하는 것이 마땅치 않사오나、급히 조정에 나아와서 여망에 부응하라는 교지가 담긴 은혜로운 비답을 몇 일 전에 받아 보니 신의 사정이 아마도 전하의 통촉을 아직 받지 못한 것 같으므로、이에 감히 죽음을 무릅쓰고 모든 것을 아뢰옵나이다。신이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수 없는 정황은 전후 세 번의 상소문에서 이미 그 대강을 개진하였으므로、지금 감히 다시 번거롭게 자세히 아룀으로써 천하의 대정(大政)을 들으시는 전하의 귀를 어지럽게 하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오직 원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조정에 자문하시어 신의 상소문에 대하여 그 진정 여부를 평가하게 하신 후에、만약에 벼슬할 수 있는데도 벼슬하지 않음으로써 스스로 어명을 어기는 죄를 저질렀다고 여기신다면 신은 마땅히 금오(金吾：義禁府)에 나아가 엎드려 죽음을 기다릴 것이오나、만일에 조금이라도 가히 용서할 만한 실마리가 있다고 여기신다면 또한 마땅히 신이 원하는 바에 따라 스스로 그 미천한 뜻이나마 온전하게 할 수 있도록 해주시옵소서。고집스런 주장을 내세워 이미 시일이 많이 흐르도록 재상의 직책이 오랫동안 비어 있사오니 조정의 일처리가 이와 같이 인습적이어서는 마땅치가 않사옵니다。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의 나이는 이미 팔십을 바라보고 질병이 위중하여 슬픔과 근심이 여전하고 생각이 날로 위축되고 있사옵니다。선조(先祖)를 돌이켜 생각해 보니 일찌기 나라에 대사(大事)가 있었는데도 한 번도 올라가지 못하여 신의 죄를 밝힘에 있어 질책하고 두려움에 떨게 하는 교지가 있었사옵니다。지금 신이 저지른 죄과의 본말이 또한 위와 같고 병들어 죽게 될 형편에 그 기일이 이미 촉박하니、만약에 혹 신의 직책이 경질되거나 해임되기 전에 한 순간에 갑자기 죽기라도 한다면、어찌 감히 의정(議政)의 직함을 지닌 채 선왕께서 오르내리시는 뜨락으로 함께 돌아갈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놀라움과 두려움에 마음이 날로 더욱 다급해지옵니다。이에 감히 외람되고 번잡함을 잊은 채 절제치 못하고 아뢴 말이 이와 같으니 그 죄 더욱 만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신은 하늘을 바라보고 성상을 우러르며 눈물흘리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경의 겸손하고 사양하는 소장(疏章)이 지금까지 이미 여러번 있었는데 나의 진정이 미덥지 못하여 서운한 생각이 들도다。모름지기 나의 뜻을 이해하여 사정을 이유로 사양하지 말고 모름지기 속히 길에 올라 오랫동안 기다리는 여망

에 부응하라。(사관권경이 와서 고하다)

辭薦人之 命仍申懇九疏 癸卯

伏以歲籥載變三陽回泰仰惟我 聖上履玆新正丕膺天休德業日新福祿川至凡在含生孰不抃躍況又伏覩歲初備忘十行絲綸無非奮發振勵之 旨雖田野間老癃跛蹩皆願少須曳無死以見德化之盛若能擴充此心加之以不息之功庶幾做成可久可大之業太平萬世之會實在於此賤臣區區之誠伏不勝瞻望攢祝之至仍伏念臣冒塵非分歲已三易自逢新年益覺心驚而骨悸不知措身之所前冬一疏未得承 批連章瀆擾雖涉惶恐重任久曠爲罪日深玆不得不復此哀籲臣不仕之義前後累疏肝血已罄仰惟 聖明亦已下燭今不敢叠爲疊床之說而猶有一段未暴之情玆敢忘其猥越乃復畢其說焉念昔臣庚辰下鄉之初仰陳一疏只是循例辭職而伏奉 先大王批旨乃以因一浴温之行僞作恬退之士爲教當時此教雖非出於嘉奬而二字命名宠非偶然似已 俯燭臣所操之本未從後十數年之間則亦不復以要官劇地處臣只以散局兼街俾得優遊於田里 天地生成之澤非臣糜粉所能仰酬只得奉此 恩批終身誦之以無負當日則晳之明而己用是枯槁窮山數十餘年而無悔至于今日適値世運之一大變目見滔天之禍起於患失之輩而忍復歆動於勢利之榮進居於匪據之地盡棄平昔之所操判作前後之二人則未知 聖朝將焉用此等人物而臣亦何所執守可以自立於世而有辭於後哉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咸囿於化育之中不相大閑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伏惟 聖上以天爲則無物不遂目今朝著之上羣彦彙集皆思自勵以補治化有欲猷爲固將惟 殿下之所使豈惜舍此無用之一物使得自保其終始而必令強策垂死之喘歸之於喪性失所之地哉艱虞溢目事變多端而廟堂訏謨之地久作虛窠 春宮會講之禮軍門殿最之坐亦皆緣臣而經年未擧國體苟艱寧有是耶 殿下則方且以禮優容威命不加大臣則亦復拘於小嫌莫有陳白遂令宰輔重任三年曠職若使每事如此則臣恐 殿下國事日趨於委靡叢脞終無以獲遂向日求治之盛意臣竊憫焉臣老病奄奄雖不敢自期於朝暮若或一息未泯叠延一兩年得見 聖化旁達朝野平寧則臣當長爲華封祝聖之人萬一邊隅不靖國有緩急則臣亦不當作全軀保妻子之臣而至於官職自分虞人之死斷無冒受之理伏乞 聖明深加諒察治臣違忤 君命之罪將臣本兼三任并賜改正而仍復改卜賢德使盡彌綸輔相之責則非但私分得安國事宗爲萬幸封疏將上之際伏聞朝家有薦人之令臣以無似亦與薦主之選而顧其名在三公之列有不敢偃然承當者且臣藻鑑本不足以知人而數十年蟄伏窮谷不與人接聞見之所及不出於庭戶之間其何能博訪周知可以裨 聖朝之所需哉臣身承 兩朝恩造而既不得陳力就列以效綠毫之補今當急才之辰又不能擧爾所知得備管蒯之用環顧前後死有餘責臣無任惶愧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恬退倘已歲累易矣缺然思想恒切于中矣巽讓之章老而深篤誠意之未孚胡至此極須念國事安心就途用副如渴之望承旨李眞儒來宣

사람을 천거하라시는 어명을 사양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아홉 번 째 상소 계묘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세월이 말없이 변하여 세 번의 해가

바뀌었사옵니다。우러러 생각해 보건대、우리 성상(聖上)께오서 이러한 새롭고 올바른 정사를 행하시고 하늘의 이치를 크게 본받으시어 덕업(德業)이 날로 새로와지고 복록(福祿)이 냇물처럼 흐르니、무릇 생명을 간직한 것 중에 그 무엇인들 손뼉치고 뛰면서 기뻐하지 않겠사옵니까? 하물며 또한 연초(年初)의 비망(備忘)을 삼가 보았사온데 열줄의 전하의 말씀이 백성들을 분발케 하고 진작케 하는 뜻이 아닌 것이 없사온지라、비록 시골의 늙은이나 불구자라 할지라도 모두 죽지 않고 조금이나마 더 오래 살아 덕화(德化)의 융성함을 보고자 원하고 있사오니、만약에 능히 이러한 마음을 확충하고 쉬지 않는 노력을 더한다면 아마도 가히 오래가고도 위대한 공업을 이룰 수 있을 것이옵니다。만세토록 태평을 누릴 수 있는 기회가 진실로 여기에 있사옵니다。이에 미천한 신의 구구한 정성에 우러러 바라보며 손모아 기도하는 마음을 삼가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이 외람되이 분수를 모르고 지낸지 세월이 이미 세 번이나 바뀌었사온데、스스로 새로운 시대를 만나고 보니 더욱 마음이 놀래고 몸이 떨려 삼가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지난 겨울에 올린 하나의 상소에 대하여 아직 비답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오며 계속 올린 소장(疏章)이 전하를 번거롭게 하여 비록 황공하기 짝이 없사오나、막중한 임무를 오랫동안 비워 두어 그 죄가 날로 심해지고 있사옵니다。이에 부득이 다시 이러한 호소를 하옵니다。신이 벼슬할 수 없는 뜻을 전후에 누차 개진하면서 진정을 이미 다 털어 놓았으므로、우러러 생각컨대 성명(聖明)께서도 이미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온지라 이제 감히 다시 중복된 말씀을 드리지는 못하겠사오나、아직 아뢰지 못한 일단의 사정이 있는지라 이에 감히 외람되고 번거로움을 잊은 채 다시 그 말씀을 끝내려고 하옵니다。생각컨대 옛날 신이 경진년(庚辰年)에 하향한 초기에 우러러 진언한 하나의 상소는 단지 상례(常例)에 따라 사직한 것이었사온데、한번 온천에 목욕하러 간다 해놓고 곧장 한가로이 은거하는 선비(恬退之士)가 되었다는 내용의 선대왕(先大王)의 비지(批旨)를 받았사옵니다。당시의 이러한 교지는 비록 가상히 여겨 장려하신 것은 아니었사오나 염퇴(恬退)라고 명명하신 두 글자는 진실로 우연이 아니었사오니 아마도 신이 지키고 있던 바의 본말을 이미 굽어 살펴 알고 계셨던 것 같사옵니다。그 후로 십수 년 동안은 또한 더이상 중요한 관직과 직위에 신을 임명하지 않으시고 다만 산국(散局)의 겸직만을 지닌 채 시골마을에서 편하게 노닐 수 있게 해주셨사오니、천지간에서 나고 자라게 하신 은택은 신의 몸이 가루가 된다 하더라도 우러러 갚을 수가 없었사온 지라、다만 이러한 은혜로운 비답을 받들고서 종신토록 암송하면서 당시에 누를 끼침이 없고자 하였사오니 명철하신 처사이었사옵니다。그래서 수십여 년 동안 고고(枯槁)한 산골짜기에 살면서도 후회함이 없었사옵니다。금일에 이르러 세운(世運)이 일대 변화하는 때를 만나 하늘을 뒤 덮을 만한 커다란 재화(災禍)가 관직을 잃는 것을 걱정하는 무리에게

서 비롯되는 것을 눈으로 보고 나니, 다시 권세와 이록의 영화로움을 부러워 하여 크게 비호받는 자리에 나아가 거하면서 지난 날 평소에 지키던 바를 모두 버리고 앞뒤로 판이하게 다른 두 사람이 되어 버린다면, 성조(聖朝)에서 장차 이러한 인물을 어디에다 쓸 것이며 그리고 신 또한 어떠한 절조(節操)를 지니고 스스로 세상에 서서 후세에 말을 남기게 될련지 모르겠사옵니다。 날짐승과 물고기 그리고 동식물은 제각기 자기의 품성을 지닌 채 모두 자연의 화육(化育)을 받으면서 서로 크게 방해가 되지 않는 법이오니, 이것이 바로 천도(天道)가 위대하다는 이유이옵니다。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성상(聖上)께오서 하늘을 법칙으로 삼으시니 따르지 않는 만물이 없을 것이옵니다。 지금 조정에 여러 선비들이 모여들어 모두 스스로 힘써 정치교화를 보필하고 큰 일을 도모하려고 생각하고 있사오니, 진실로 장차 전하께오서 부리시는 사람 중에서 어찌 신처럼 무능한 한 인물을 내버려 두어 스스로 그 본말을 지키게 하는것에 인색하시고 죽을 날이 멀지 않은 목숨에 기필코 억지로 채찍질 하게 하여 본성과 제자리를 잃어버리는 지경에 이르게 하실 필요가 있겠사옵니까? 근심과 걱정이 눈에 가득하고 일의 변고가 여러 가지이온데도 묘당(廟堂)이 큰 계책을 세우는 자리가 오랫동안 비어 있사오며, 춘궁(春宮)의 회강(會講)하는 예(禮)와 군문(軍門)의 전최(殿最)하는 자리도 또한 모두 신 때문에 해가 지나도록 거용하지 못하고 있사오니, 나라의 형편이 구차하고 어려움이 어찌 이와 같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런데도 전하께오서는 바야흐로 또한 예(禮)로써 크게 포용하시고 엄한 명을 내리지 않으시니, 대신들도 또한 다시 사소한 혐의에 구속되어 진언하지 않음으로써 마침내 재보(宰輔)의 중임을 삼년씩이나 비워 두게 되었사옵니다。 만약에 매사가 이와 같다면 신은 전하의 국사가 날로 쇠미해지고 보잘 것 없게 되어 결국에는 선치(善治)를 구하시던 전날의 큰 뜻을 이루지 못하실까봐 걱정이 옵니다。 이에 신은 마음 속으로 송구스럽기 짝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은 늙고 병들어 쇠약해져서 비록 감히 스스로 아침과 저녁을 기약하지는 못하오나, 만약에 혹 목숨이 끊어지지 않고 다시 일이 년을 더 살게 되어 성화(聖化)가 널리 퍼져 조야(朝野)가 평강해지는 것을 볼 수 있다면, 신은 마땅히 길이 성은으로 사면을 받은 사람이 될 것이옵니다。 그러나 만에 하나 변경이 평안하지 못하여 나라에 위급함이 있게 된다면, 신은 또한 마땅히 자기 몸만 온전히 하여 처자를 보호하는 신하가 되어서는 아니 될 것이옵니다。 이에 관직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제(齊)나라 우인(虞人)의 죽음을 헤아려 보니 외람되이 받아 들일 이치가 전연 없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깊이 굽어 살피시어 신이 군명(君命)을 어긴 죄를 다스리시고 신의 본직과 세 개의 겸직을 아울러 경질하시고, 또한 현덕(賢德)한 자를 다시 선발하여 재상의 책무를 완전히 이어 가도록 하신다면, 다만 사사로운 분수가 편안함을 얻을 뿐만 아니라 국사 또한 진실로 천만다행이 될 것이옵니다。 상소문을 봉하

여 장차 올리려 할 때에 사람을 천거하는 직책에 임명하였다는 조정의 명을 삼가 들었사온데, 신은 무능한 몸으로 또한 천주(薦主)의 선발에 끼게 되었사오니 그 직명을 돌아봄에 삼공(三公)의 반열에 있는 지라 감히 편안한 마음으로 받들어 감당할 수가 없사옵니다。 또한 신의 감식력은 본래 사람을 아는데 부족하오며 수십 년 동안 궁벽한 골짜기에 칩거하면서 사람들과 접촉하지 못하였으므로 보고 들은 바의 범위가 집안에서 벗어나지 못하였사오니, 그 어찌 능히 널리 묻고 두루 알아 성조(聖朝)의 필요한 바에 기여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의 몸은 두 조정의 은총을 받았사오나 이미 힘을 다하여 관리의 대열에 나아가 터럭만큼의 보탬도 드리지 못하였사오며, 지금 인재가 급한 때를 당해서도 또한 신이 알고 있는 바를 천거하여 조금이나마 필요에 부응하지도 못하였사오니, 전후를 돌아 봄에 죽더라도 남은 질책이 있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두려움에 떨며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 경이 물러나 은거하면서 수양한 지가 이미 몇 해가 바뀌었는 지라 서운해 하면서 보고 싶은 마음이 항상 마음 속에 절실하였노라。 사양하고 겸퇴하는 소장(疏章)이 갈수록 정도가 심해지니 나의 진정한 뜻이 미덥지 못함이 어찌 여기에 까지 이를 수 있겠는가? 모름지기 국사를 생각하여 안심하고 길에 올라 목마른 듯이 기다리는 여망에 부응하라。

〔승지(承旨) 이진유(李眞儒)가 와서 고하다。〕

## 以 北陵有災不得奔慰引罪仍申懇十疏

伏以伏聞北路 先陵有災擧國震驚而自 上有素服避殿之擧其在臣子分義宜即趨走以伸問慰之誠而臣以職秩之尙在不敢爲離身一步計顧闕情禮惶恐竢罪仍伏念臣之違傲明命寔緣屛退於 先朝不忍冒進於今日則求諸事理無以易此其不爲虛辭飾讓之狀仰惟 聖明必爲下燭而臣於日昨疏啓又以虞人之死待戮金吾等語仰達則匹夫難奪之志亦且得徹於 薙纘之下矣仄聽逾旬尙此未蒙處分臣自 先朝至今日負罪違慢至於二十五年則緩死亦已久矣豈敢望復蒙寬典如前日之爲哉臣一番違 命罪戾輒加一層而朝家威命亦隨而損却一層是豈臣一死所可能贖臣旣累疏煩瀆意已窮矣辭已竭矣卽今道理惟有囚服就途進伏 嚴誅或循墻而走自竄荒裔兩件事而臣於四五年間連失兩子四孫叫號求死作一喪性之人廢寢與食惟俟溘然之期仍以眞元耗盡四肢委綴更無作氣運動之勢只得席藁私室以俟 嚴命伏乞 聖明俯加矜憐付之攸司速賜勘處則死日生年豈勝幸甚

臣無任危懼震恐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戀卿以世祿之臣連聯 免若是其太過乎須體如渴之意安心勿待罪幡然造朝臥閣論道用副日夕思想之心 史官張斗周來宣

북릉에 재화가 있었는데도 급히 나아가 위로하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열 번째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삼가 듣자오니 북로(北路)의 선릉(先陵)에 재난이 있어 온 나라가 놀라움에 떨며 주상께오서 소복을 입고 대전을 피하셨다고 하니, 신하된 도의에 있어 마땅히 곧장 급히 달려가 문안과 위로의 정성을 드렸어야 하오나 신은 직명이 아직도 그대로 있기 때문에 감히 한 걸음이라도 몸을 움직일 생각을 못함으로써 도리와 예의에 크게 어긋났사오니 두려움에 떨며 죄를 기다리고 있사옵니다.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이 전하의 명명(明命)을 어긴 것은 진실로 선조(先朝)에서는 물러나 거하였다가 지금에 와서 외람되이 나아간다는 것은 차마 할 수 없는 일이기 때문이오니, 일의 이치를 따져 본다 하더라도 이것을 바꾸지는 못할 것이옵니다. 또한 겉치레 말로 사양하는 것이 아닌 실상을 성명(聖明)께오서 틀림없이 잘 알고 계시리라 사료되옵니다. 신은 몇 일 전에 올린 상소문에서 또한 우인(虞人)처럼 죽을 각오로 금오(金吾)에서 주벌을 기다린다는 등의 말씀을 우러러 아뢰었사오니 필부(匹夫)의 빼앗기 어려운 뜻이 또한 어전에서 관찰될 수 있기를 십여 일 동안 커 기울이고 기다렸사오나 아직까지 삼가 처분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신이 선조(先朝)로 부터 지금에 이르기까지 어명을 어겨 죄를 저지른 지가 이십오 년이나 되오니 죽음을 늦춘 지가 또한 이미 오래되었사옵니다. 그러니 어찌 감히 지난 날과 같은 너그러운 은전(恩典)을 다시 받기를 바라겠사옵니까? 신이 한 번 명을 어길 때마다 그 죄가 곧 한 층씩 더해가는데 반해 조정의 위명(威命)은 이에 따라 한 층씩 물러나니, 이 어찌 신이 한 번 죽음으로써 능히 속죄할 수 있는 바이겠사옵니까? 신은 이미 번거롭게 누차 상소를 올림에 뜻이 이미 바닥이 났고 말이 이미 고갈되었사옵니다. 금일의 도리상으로는 오직 죄수로서 길에 올라 나아가 엄벌을 받던지 아니면 담장을 뛰어 넘어 도망가 스스로 황량한 골짜기에 숨던지 이 두가지의 일밖에는 다른 길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은 사오 년 새에 두 아들과 네 명의 손자를 거듭 잃음에 울부짖으며 죽기를 청하면서 실성한 사람처럼 되어 침식을 전폐하고 있사오니 오직 죽을 날만을 기다릴 뿐이옵니다. 또한 원기가 탈진하고 사지가 쇠약해져서 더이상 기운을 내어 움직일 형세가 못되온지라, 다만 사저에서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엄명을 기다릴 뿐이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긍휼히 굽어 살피시어 해당 관청에 신을 회부하여 속히 처분을 내려 주신다면, 사는 날이나 죽는 날이나 정말 다행스러움이 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근심하며 두려움에 떠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 경은 대대로 녹을 먹는 신하로서 계속해서 면직을 청함이

이와 같으니 너무 지나치구나! 모름지기 목타게 기다리는 나의 뜻을 이해하여 안심하고 죄를 기다릴 필요도 없이 곧장 급히 조정에 나아와 합실(閤室)에 누워 도를 논함으로써 밤낮으로 보고 싶어 하는 나의 마음에 부응하도록 하라。〔사관 장두주(張斗周)가 와서 고하다。〕

辭領議政仍以未赴　上候平復賀班引罪疏

伏以臣不忠無狀言不見信於君父終至偃臥田廬睹取上相之榮臣誠駴惶震悚罔知置身之所使臣敢萌一毫冒進之意則　先朝二十年屛逋近來十六疏撕捱都是成就得索價要恩四字苟有一分人心則其不敢強顔於此決矣　日月之明亦必下燭而不賜矜諒至此臣安得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臣疾病昏沉不得爲枝辭蔓語以存辭遜之例而事勢至此其在朝家事體亦不容但已若其叅商情案以禮進退臣不敢復望於　聖明矣惟願殿下分付攸司勘臣前後違拒　君命之罪以嚴王法則庶幾中外人情知所震勵臣以一死可以下伸私義上肅頹綱豈不爲公私千萬之幸伏聞　聖候快瘵康復之慶呼嵩之禮涓日已迫而臣不得進詣舞蹈之列以伸犬馬之誠乃以煩猥之辭強聒於　宸嚴之下其罪萬死而其情亦可憫矣臣無瞻天結戀伏地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戀前後冀牘已竭予意則卿胡邁邁棄予若是乎須體至意即爲就途安心論政以濟時艱　史官李匡德來宣

영의정을 사직하며 아울러 전하의 안후가 회복되심을 하례드리는 대열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불충하고 무능하여 말씀을 드림에 군부(君父)께 믿음을 받지 못하여、결국에는 시골에 편안히 누워서 상상(上相 : 領議政의 별칭)의 영화로움을 차지하기에 이르르고 말았사오니、신은 진실로 두려움과 부끄러움에 떨면서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만약에 신이 감히 터럭만큼이라도 외람되이 나아가려는 생각을 가졌었다면、선조(先朝)에서 이십 년 동안 명을 어긴 것과 근대에 열여섯 번의 상소에서 주장한 것은 모두 색가요은(索價要恩 : 자기를 인정해 줄 것을 구하고 은혜를 요구함)의 이녁 자를 씻취하고자 한 것이 되므로、진실로 조금이라도 사람의 마음을 지니고 있다면 감히 무례하게 얼굴을 쳐들 수 없음이 여기에서 결정난 것이오니、일월과 같은 전하의 명철하심으로 또한 틀림없이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옵니다。그런데도 굽어 살피지 않으심이 여기까지 이르렀사오니 신이 어찌 천지의 대화(大化)에 유감스러움이 없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질병이 위중하여 지리하고 번잡한 언사로 사양하고 겸퇴하는 예에 해당되지는 않사오나 일의 형세가 여기에 이르고 보니 조정에서 일처리함에 있어 또한 용납할 수 없사옵니다。정실(情實)을 참고하고 헤아려 예(禮)

로써 나아가고 물러나는 것과 같은 것을 신은 성명(聖明)께 감히 다시 바라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오직 원하옵건대、 전하께오서 해당 관청에 분부하시어 신이 계속해서 군명(君命)을 어긴 죄를 엄한 왕법(王法)으로 다스리신다면、 아마도 조정 안밖의 사람들이 두려워 하고 매진해야 할 바를 알게 될 것이옵니다。 신이 한 번 죽음으로써 아래로는 사사로운 의리를 펼치고 위로는 무너진 기강을 엄하게 할 수 있다면 이 어찌 공사(公私)의 천만다행한 일이 아니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듣자오니 성상의 안후가 빨리 쾌차하신 경사를 만나 경하드리는 예(禮)를 위하여 택한 길일이 이미 임박했다는데도、 신은 기뻐하며 춤추는 대열에 나아가 견마(犬馬)와 같은 충정을 펼치지는 못할 망정、 번거롭고 외람된 말로 전하의 엄숙한 자리를 무례하게 소란스럽게 하였으니、 그 죄 만 번 죽어 마땅하오며 그 마음 또한 근심스럽기 한량 없사옵니다。 신은 하늘을 바라보며 사모하면서 땅에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 전후의 사양하는 상소에 대하여 이미 나의 뜻을 다 전했는데도 경은 어찌하여 매정하게 나를 버림이 이와 같은가? 모름지기 나의 지극한 뜻을 이해하고 즉시 길에 올라 안심하고 정사를 논함으로써 지금의 어려움을 구제하도록 하라。〔사관 이광덕(李匡德)이 와서 고하다。〕

## 申懇仍乞致仕四疏

伏以臣於日昨伏承 聖批許解臣禁衛都提調之任仰惟 聖明俯察事勢之有碍戎務之久曠變通之權特出於人望久鬱之餘羣情皆悅豈獨臣私幸而已因此而臣願竊有請也相臣之職百責所萃而首揆之任比他尤重其曠務之慮奚止於一本兵當遞之宜豈後於一提擧哉且軍門事體至嚴且重緩急所係在於呼吸此豈野外白徒所可遙領也哉伏乞 聖明參量彼此較其輕重先賜鐫削臣本職及兩軍門提擧扈衛大將之任以幸國事焉仍念臣年過七十已踰四年而不敢爲休致之請者臣既自作屛逋與在朝告老之人有異且以身負重戾惶恐不敢言矣今者到此地頭萬無容身之地若蒙 聖明矜憐借臣致仕二字之名使臣得納還告身以終 先朝屛退之義仍得以慶節令辰量臣氣力時奉朝賀以謝 聖朝罔極之恩兼伸臣子戀君之誠則 聖上之所以畜幸微臣微臣之所以不負 先朝仰答 恩遇舍此而無他道理故乃敢遂言之伏乞 聖明下臣此章於朝廷使之參商情理有所處置不勝幸甚聞今朝著之間亦有告老之人云而彼則在進而求退也臣則在退而求進也其在朝家似無取舍之嫌矣臣今疾病沉篤命迫朝暮而伏念違拒君命過數旬將迫四載骨悚神懼寢寤夢愕若不能須臾倘或遂此至願而死則入地之魂亦不忘結草之報矣臣無任涕泣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屛退于今卄載矣缺然思想久而益篤矧今朝著草昧機務多滯辛苦之責匪卿伊誰亟遵前旨安心勿辭須速登途用副如渴之望 史官趙館來宣

## 간청하며 아울러 벼슬을 그만 둘 것을 청하는 네 번째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몇일 전에 금위도(禁衛都：三軍門의 하나로 서울을 지킴) 제조(提調)의 임무를 해임할 것을 허락하신다는 전하의 비답을 삼가 받았사옵니다。 우러러 생각컨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일의 형세에 장애가 있으며 병사(兵事)가 오랫동안 비어 있음을 굽어 살피시어 특별히 변통하신 것은 인망(人望)이 오랫동안 막혀 있던 끝에 나온 것으로 여려 사람들이 모두 기뻐하오니 어찌 신만의 개인적인 바램일 뿐이겠사옵니까? 이로 인하여 가만히 청하기를 원하옵니다。 상신(相臣：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의 총칭)의 직책이란 모든 책임이 모여 있는 바이며 수규(首揆：領議政)의 임무는 다른 것보다 더욱 막중하므로 그 직무를 태만히 한 근심이 어찌 한 본병(本兵：兵曹判書의 별칭)에 그치겠사옵니까? 그러하오니 마땅히 경질해야 함이 어찌 일개 제조(提調)의 뒤가 되겠사옵니까? 또한 군문(軍門)의 일이란 지극히 엄하고도 중요한 것으로 절박하고 위급함이 순간순간에 달렸사오니, 이 또한 어찌 외지에 있는 훈련받지 못한 병정인 신이 멀리서 다스릴 수 있는 바이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피차(彼此)를 헤아려 참작하시고 그 경중(輕重)을 비교하시어 먼저 신의 본직 및 두 군문(軍門)의 제조(提調)와 호위대장(扈衛大將：궁성을 호위하는 대장)의 직책을 삭탈하심으로써 국사를 편안하게 해주시옵소서。 또한 생각컨대 신의 나이가 이미 칠십하고도 사년을 지났음에도 감히 퇴직을 청하지 못하는 것은 신이 이미 스스로 물러나 명을 어겼으므로 조정에서 나이가 많아 퇴직하는 사람들과는 다르오며, 또한 거듭 죄를 지은 처지이므로 황공하여 감히 아뢰지 못하기 때문이옵니다。 지금 이러한 지경에 이르러 몸을 용납받을 만한 여지가 전연 없사오나, 만약에 성명(聖明)께오서 긍휼히 여기시어 신에게 치사(致仕：관직을 내놓고 물러남。) 두 글자를 내리심으로써, 신으로 하여금 직첩(職牒)을 반납하고 선조(先朝)에서 물러나 은퇴한 뜻을 마칠 수 있게 하시고 아울러 경축일 등 좋은 때에 신의 기력을 봐서 때때로 조정에 들어가 하례드림으로써 성조(聖朝)의 망극하신 은혜에 감사드리고 임금을 연모하는 신하의 충정을 펼칠 수 있게 하신다면, 성상께오서 미천한 신을 용납해주시는 것과 미천한 신이 선조(先朝)를 저버리지 않고 은우(恩遇)에 우러러 보답하는 것은 이것을 제외하고는 다른 도리가 없사옵니다。 그러므로 이에 감히 마침내 말씀을 드리는 것이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신의 이러한 소장(疏章)을 조정에 내리시어 그 정리(情理)를 헤아려 참작케 하여 처리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또한 듣자오니 지금 조정에 또한 나이가 많아서 벼슬을 그만 둔 사람이 있다 하던데, 그 사람은 나아갔다가 물러나기를 구하는 입장이고 신은 물러났다가 나아가기를 구하는 입장

이 되므로 아마도 조정에서 인물을 취사(取捨)하는 도리가 없다는 비난이 있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지금 질병이 위중하여 목숨이 조석(朝夕)에 달렸으며、 엎드려 생각해 보니 군명(君命)을 어긴 지가 몇 순(旬)을 지나 장차 사년에 임박하고 있는 지라 몸이 떨리고 마음이 두려우며 자다가도 꿈속에서 깜작 놀라곤 하여 얼마 못 가서 죽을 것 같사옵니다。 만일에 혹 이러한 지극한 소원을 이루고 죽게 된다면 땅에 묻힌 혼령일지라도 또한 결초보은할 것을 잊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 신은 눈물흘리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 경이 물러나 은거한 지가 지금 이십년이나 되니 허전하여 보고 싶은 생각이 오래될 수록 더욱 간절하도다。 하물며 지금의 조정은 새로 시작되어 중요한 업무가 많이 적체되어 있으니 그 어렵고 수고로운 직책을 신이 아니면 누가 맡겠는가? 속히 전의 교지를 따라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 것이며 모름지기 속히 길에 올라 목마르는 여망에 부응하라。

〔사관 조관(趙館)이 와서 고하다。〕

## 五疏 甲辰

伏以臣老病不死又逢新年職名尙在求死不得玆敢忍死疾冒死罪以祈王法之一死焉臣本不肖凡於進退雖不得以義自居當初屛退本非全無所據而臣旣不得以情宋仰暴於 先朝凡於二十餘年之間未嘗敢以私身處義自明於人是以前日疑臣之出處者擧國皆然至于今日間有疑臣之復出而請召者朝家之尙此撕捱亦安知其不由於此也臣今臨死誠願一陳本末使前後之疑臣者有以諒臣之心跡而亦欲望容光所照無復留難於處置之際耳言雖猥雜而有不暇顧昔 皇明儒臣薛瑄見曹石勢盛謝病而歸瑄旣退之後石果作逆曹則至於稱兵犯闕君父之危懍如一髮而考之於史瑄略無一言動靜處林下八年而終臣之無似雖不敢追擬於古人而所遭之時適與六相符妄謂進退語默之間自當有一定之則臣於辛巳丁酉之際不得以一言輔佑 聖躬及至辛丑冬禍機已迫在於呼吸而不得動身於田廬似此事狀果可以復出世路乎臣以黯昧去國負 先朝又以不赴國難負 殿下然人之所以比列於人數者以其有自廢一節今朝廷乃欲并奪臣自廢之志則臣將何所執而可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臣於今日只當潛心伏隩滅影銷聲以畢其垂盡之喘向者休致之請臣亦自知其猥越而猶復爲是者宋出於迫不得已之勢世之觀臣者亦或有諒臣之事而憐臣之志者矣臣之疾病此後叟無構成文字之望而心腹之蘊畢陳於今日之辭疏將止於是矣此後則就加從容陳白改卜賢德使位序有定人心自服又得新相與同推車之勢共贊治平之業者惟在於廟堂其或拘嫌畏謗默坐傍觀不置首相之位以待臣身就斃之期至於四年五年而無變使國事日趨於叢脞者亦惟在於廟堂此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惟願 聖明俯加睿覽而速賜處分於纔命未絶之前不勝幸甚臣無任席藁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屛退于今幾載矣年齡雖蒼精力尙旺終始邁邁則嚮與爲國須念悃意安心勿辭從速上來用慰思想之心 史官林光弼來宣

## 다섯 번째 상소 갑진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늙고 병들었는데도 죽지 않고 다시 새해를 만났으나 직명이 아직 남아 있어서 죽고자 해도 그럴 수가 없사옵니다。 이에 감히 죽을 병을 참고 죽을 죄를 무릅쓰고서 왕법(王法)으로 죽음을 내려주시길 기도드리옵니다。 신은 본래 불초하여 무릇 진퇴(進退 : 벼슬에 나아가고 물러남)에 있어 비록 도의로써 스스로 처하지는 못하였사오나, 당초에 물러나 은거한 것에 본래 근거한 바가 전연 없었던 것은 아니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이미 진실한 마음을 선조(先朝)에서 우려려 아뢰지 못하여, 무릇 이십여 년간 일찌기 감히 사사로운 몸으로 의리를 실행하지 못한 것으로 사람들에게 저절로 알려지고 말았사옵니다。 이 때문에 전날에 신의 출처(出處 : 세상에 나아가 벼슬하고 물러나 은거함)를 의심하던 것은 온 나라가 모두 그러했사옵니다。 지금에 이르러서도 간혹 신이 다시 세상에 나와 소명(召命)을 청하지나 않을까 하고 의심하는 자가 있사오니, 조정에서 아직도 이처럼 신에게 벼슬하라고 강권(強勸)하는 것이 여기에서 비롯되지 않았다는 것을 또한 어찌 확신하겠사옵니까? 신은 지금 죽음에 임하여 한 번 그 본말을 진언하여 전후로 신을 의심하는 자들로 하여금 신의 진실을 해아려 보게 하기를 진정으로 원하오며, 또한 전하의 용광(容光)이 비추는 곳에는 일처리함에 있어 더이상 어려움이 남지 않기를 바라고자 하옵니다。 말이 비록 외람되고 번잡하여 옛날을 돌아볼 겨를이 없사옵니다만, 명(明)나라 때 유신(儒臣) 설신(薛瑄)이 조석(曺石)의 세력이 강성함을 보고 병을 이유로 사직하고 돌아갔는데, 설신이 이미 퇴직한 후에 조석이 과연 역모를 꾀하여 병사를 일으켜 궁궐을 침범함에 이르러서는 군부(君父)의 위급함이 한 가닥의 머리카락과 같았으나, 사서(史書)에서 고찰해보면 설신은 거의 한 마디의 말이나 움직임도 없이 산 속에서 팔년 동안 거하다가 죽었다 하옵니다。 신은 무능하여 비록 감히 옛 사람에게 비견될 수는 없사오나, 처한 바의 시대가 마침 그것과 더불어 서로 부합되는지라, 진퇴출처(進退出處)하는 사이에 스스로 마땅히 일정한 법칙이 있다고 망령되이 생각하였사옵니다。 신은 신사년(辛巳年)과 정유년(丁酉年)때 전하를 보우할 한 마디 말씀도 할 수 없었고, 신축년(辛丑年) 겨울에 이르러 재화(災禍)의 기미가 이미 임박하여 경각에 달렸는데도 시골집에서 몸을 옮기지 못하였사오니, 아마도 이러한 일의 실상으로 보아 과연 다시 세상의 길에 나설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몽매하여 나라를 버리고 선조(先朝)를 저버렸으며 또한 나라의 어려움에 나아가지 못하여 전하를 저버렸는데도 사람들이 신을 사람의 축에 끼어준 까닭은 스스로를 유폐시킨 그 한 가지 절목(節目)이 있었기 때문이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조정에서 신이 스스로를 유폐시킨 뜻마저 아울러 빼앗으려고 한다면, 신은 장차 무엇을 지탱하여 스스로 천지간에 설 수 있겠사옵니

까? 신은 금일에 있어 다만 마음을 가라 앉히고 외진 곳에 엎드려 모습을 감추고 소리를 죽이고 지내면서 다해 가는 목숨을 끝마치는 것이 마땅하옵니다。지난 번에 퇴직을 청하였는데 신 또한 그것이 외람되고 주제넘은 줄을 스스로 알면서도 다시 그렇게 한 것은 사실상 절박하여 부득이한 상황에서 비롯된 것이었사오니、세상에서 신을 살펴보는 자 중에는 또한 혹 신의 일을 이해하고 신의 뜻을 딱하게 여기는 자가 있을 것이옵니다。신의 질병으로 보아 이후에는 더이상 문장을 구성할 가망이 없사오니 마음 속에 들어 있는 진실을 금일의 상소에서 다 아룀으로써 장차 여기에서 그치려 하옵니다。다음으로 덧붙여 조용히 아뢰옵건대、현덕(賢德)한 인재를 다시 뽑아 위계질서에 일정함이 있게 하면 사람들의 마음이 저절로 복종할 것이옵니다。또한 새로운 재상을 얻어 더불어 수레를 미는 힘을 같이 하고 함께 태평치세(太平治世)의 공업(功業)을 칭송하는 것도 오직 묘당(廟堂)에 달렸사오며、혹 비난에 구속받고 비방을 두려워 하여 침묵하고 앉아 방관하면서 영의정의 지위를 비워 둔 채로 신이 죽게 될 기일을 기다리느라 사년 오년이 되도록 변함이 없음으로써 국사를 날로 쇠잔함에 몰아넣게 하는 것도 또한 오직 묘당에 달렸사오니、이것은 신이 감히 알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옵니다。오직 원하옵건대、성명(聖明)께오서 명철하게 굽어 살피시어 실낱같은 목숨이 아직 끊어지기 전에 속히 처분을 내려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노라。경이 물러나 은거한 지가 지금 수년이 흘렀는데 나이는 비록 늙었지만 정력은 아직도 왕성한데도 시종 관심을 보이지 않으니 누구와 더불어 나라를 다스린단 말인가? 모름지기 나의 진정한 뜻을 생각하여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 것이며 속히 분부대로 올라와 보고 싶은 마음을 위로하도록 하라。〔사관 임광필(林光弼)이 와서 고하다。〕

## 辭藥院史局兼任仍申懇七疏 未承批

伏以臣於四年之間據案陳情 啻累十疏而旣未蒙 聖慈矜憐今於數月之內廢禮忘義不啻一兩事而又不被執法糾正職任之重尙在身上而新秋忽屆此歲又過半矣心驚骨悸亟欲無生不意此際伏蒙 聖明俯念微品追記日久之疏 下降恩批而辭意隆重有非負罪賤臣所敢當者奉讀未半感淚自零仍伏念臣之廢仕今近三十年而自庚子以後則尤有不忍於冒進者此則想蒙 聖明鑑燭臣不必叟爲覼縷而至於精力尙旺之 敎近來相臣去就朝臣不敢言有同禁防以此無人導達於上雖天日至明其何能遍照於窮村蓽屋之下哉臣少而多病老益癃廢已不比於恒人而不幸四五年間禍殃偏酷連失兩壯子與一壯孫其餘殤慘亦且五六此豈人理所可堪哉精神氣力旣已銷盡無餘而今年死病之中又經兩子疾厄形骸益復換脫凡然是一髑髏人之見之者不忍與之對面設使臣初無難進之義此豈可堪入洛從仕以仰答 聖上所須之意哉故相臣崔錫恒知臣最深前夏筵中備陳臣情狀請從其

所願得蒙聖明頷可雖被宰臣沮撓終於中止而伊時奏達之辭伏想聖明記有之矣今右議政臣李光佐以同席之故愼於拘嫌雖不敢有所陳達而其日昨劄中久在荒野入朝不可望云者固亦斷置臣去就於一邊可謂辭約而意盡矣伏乞 聖明察此兩大臣之言雯回前夏已成之命使臣得遂其所願則非但臣死無所恨其於國事豈不千萬幸甚哉自古相職之久曠上下數千載之間晉有蔡謨宋有崔與之謨則除司徒三年不就至於臨軒送使而又不就則公卿乃奏請送廷尉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因荀羨之言乃止免謨爲庶人與之則除忝政控辭十三疏不許仍拜右丞相又辭不至帝每虛席待之而與之未嘗造朝致仕逾年而卒云以年月計之與之在相位不過數年已許其致仕謨則僅及三年而免爲庶人豈若臣尙帝相職晏然無事至於四年之久哉朝廷之所以處臣者固不出於此兩道而與之名臣且無負罪先朝之事非臣所可擬議而至於蔡謨之爲大辟爲庶人惟在朝家處分之如何伏望 分付有司趣即勘律俾 威命不至於日損重仕得免於久曠焉臣無任危怖抑塞涕泣祈祝之至

## 약원과 사국의 겸직을 사양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일곱 번째 상소 (비답을 아직 받지 못함)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사년 사이에 사실에 근거하여 진실을 아뢴 상소가 수십 번만이 아니었사오나 아직 성자(聖慈)의 긍휼히 여기심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오며, 요즈음 몇 달 동안 예의(禮義)를 무시하고 망각한 것이 한 두 가지의 일 뿐만이 아닌데도 또한 법을 집행하여 신을 바르게 다스리지 않았사옵니다。 직책의 무거움이 아직도 몸 위에 얹혀져 있는데 새로운 가을이 문득 찾아오니 이 해도 또한 반을 지났는지라 마음이 놀래고 몸이 떨려 더이상 살 수 없을 것만 같사옵니다。 이러한 때에 뜻밖에도 성명(聖明)께서 미천한 신을 굽어 생각하시어 시일이 오래지난 상소를 기억하시고 내려주신 은혜로운 비답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사의(辭意)가 융숭하시어 죄를 지은 미천한 신이 감히 감당하지 못할 바인지라 받들어 반도 채 못읽어서 감격의 눈물이 저절로 흐르옵니다。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이 벼슬을 그만 둔 지가 이제 근 삼십년이 되오며 경자년(庚子年) 이후에는 더욱 차마 외람되이 나아갈 수 없는 지경이오니, 이러한 사정을 성명(聖明)께오서도 잘 알고 계시리라 사료되온지라 신은 더이상 자세하게 아뢰올 필요가 없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의 정력이 아직도 왕성하다는 교지와 근래 상신(相臣 : 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의 통칭)의 조정에서의 거취(去就)에 대해서는 신이 감히 말씀드리지는 못하오나, 같은 관청에서 이러한 이야기를 전하께 고한 사람이 없었다면 비록 지극히 밝은 하늘의 태양인들 어찌 능히 궁벽한 마을의 오막살이까지 두루 비출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어려서부터 질병이 많았고 늙을 수록 더욱 고질이 되어 이미 보통사람과 비할 수가 없사오며, 불행히도 사오년 동안 재앙이 혹심하게 닥쳐 장성한 두 아들과 장성한 손자 하나를 연이어 잃었으며 그 나머지 참담한 일이 또한 대여섯 가지나 되오니, 이러한 일을 어찌 사람의 이치상 가히

감당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정신과 기력이 이미 남김없이 탈진되었는데 금년에 죽을 병으로 고생하던 중에 다시 두 아들의 병이 위독한 것을 겪고 나니, 몸에 뼈가 더욱 앙상하게 드러나 마치 하나의 해골과 같은지라 신의 이러한 몰골을 본 사람들은 차마 같이 대면하지를 못했사오니, 설사 신이 애초부터 나아가기 어려운 도의가 없었다고 하더라도 이러한 지경에 어찌 가히 서울에 가서 벼슬에 종사 함으로써 성상께오서 필요로 하시는 뜻에 우러러 보답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옛 상신(相臣)이었던 최석항(崔錫恒)은 신을 가장 잘 알고 있는 자로서 지난 여름에 연중(筵中)·임금과 신하가 諮問奏議하는 자리)에서 신의 정상(情狀)을 갖추어 진언하면서 신이 원하는 바에 따를 것을 청하여 성명(聖明)의 윤허를 얻었는데, 비록 재신(宰臣)의 저지를 받아 결국 중도에서 그만 두긴 하였사옵니다만, 그 때에 주달(奏達)한 말씀을 성명께오서도 기억하고 계실 것으로 삼가 사료되옵니다。 지금 우의정(右議政)인 신 이광좌(李光佐)는 동석(同席)한 연유로 신중을 기하여 꺼렸기 때문에 비록 감히 전하께 아뢰지는 못하였사오나, 몇 일 전 차자(劄子·간단한 書式으로 하는 上疏文)에서 신이 오랫동안 산골에 있어서 조정에 들어 오는 것은 바랄 수 없다고 한 것은 또한 한편으로 신의 거취를 결단하여 처리한 것으로 가히 말은 간략하나 뜻은 다 피력했다고 이를 만 하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이 두 대신(大臣)의 말씀을 굽어 살피시고 지난 여름에 이미 이루어진 명을 다시 돌이키시어 신으로 하여금 그 원하는 바를 이룰 수 있게 하신다면, 비단 신이 죽더라도 여한이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국사에 있어서도 어찌 진정 천만다행한 일이 아니겠사옵니까? 자고로 재상의 직책이 오랫동안 비어 있었던 것은 여지껏 수천 년 동안 진(晋)의 채모(蔡謀)의 경우와 송(宋)의 최여지(崔與之)의 경우가 있사옵니다。 채모는 사도(司徒)에 제수되었으나 삼년 동안 나아가지 않았으며 수레를 대 놓고 사신을 보냈는데도 또한 나아가지 않자, 공경(公卿)들이 이에 주청(奏請)하여 정위(廷尉) 은호(殷浩)를 보내 채모를 사형에 처하려고 했는데 마침 순선(荀羨)의 말에 따라 이에 그만 두고 채모를 면직하여 서인(庶人)이 되게 했사옵니다。 최여지는 참정(叅政)에 제수되자 열세 번이나 사임을 청하는 상소를 올렸으나 허락받지 못하였으며 다시 우승상(右丞相)에 임명하였으나 또한 사양하고 나아가지 않았는데, 황제는 늘 자리를 비워 두고서 그를 기다렸으나 최여지는 일찌기 조정에 나아간 적이 없었으며 벼슬을 그만 둔 그 다음 해에 죽었다고 하옵니다。 그 연수(年數)를 헤아려 보면 최여지는 재상의 지위에 있은 지 불과 몇 년만에 이미 퇴직을 허락받았으며, 채모는 겨우 삼년만에 면직받아 서인(庶人)이 되었사오니, 어찌 신이 아직도 재상직에 머물면서 편안하게 일없이 사년 동안이나 오래 지내는 것과 같겠사옵니까? 조정에서 신을 처리하는 방법은 진실로 이 두 가지 길에서 벗어나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 최여지처럼 신하로서 선조(先朝)에 죄를 지은 일이 없는지는 신

이 논의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오며, 채모처럼 사형을 받느냐 서인이 되느냐 하는 것은 오직 조정의 처분 여하에 달렸사옵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해당 관청에 분부하시어 속히 법률에 따라 처리케 하심으로써 위명(威命)이 날로 실추되는데 이르지 않게 하시고 막중한 임무가 오랫동안 비어 있지 않게 하시옵소서。 신은 두려움에 짓눌리고 울면서 기도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 乞致仕仍辭大行大王誌文製述之命疏 英宗朝

伏以日月不居轉瞬之頃公除已畢伏惟我 聖上追慕罔極何以堪處臣不勝哀隕戀結之至臣於向日書啓以當待疏章出納一陳微忱仰對區區下情今可以仰慕矣臣伏承伊日 聖教其中一段有臣子所不敢聞者臣今欲形諸文字則心驚骨悸不省所以爲辭只有伏地求死而已而人君一言播諸八方傳之史册不可不愼伏乞 聖明加省焉其他縷縷 聖教皆非糞土陋臣所可承當者臣不敢以此爲榮而只是卿之不欲造朝盖以不曾一赴 兩朝之召耳此意予豈不知爲教臣聞來廓然若披雲霧覩青天 聖恩之浹骨正在於此君臣之間貴相知心 聖明既已下燭臣心事則臣於此外叟有何望而 辭旨之過中 恩數之屢越竊恐貽譏於來後亦乞 聖明留意焉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無狀亦豈全昧此義哉 肅廟朝辛卯召命適在陞擢之日旣退之身不敢因此而冒進遲徊荏苒遂成無窮之悔及至大行朝則旣未能致身於 先朝自不得異同於前後況其所陞擢又非前日之比者哉然犬馬戀主微物尚然臣亦豈無象魏之戀哉曾於 先大王入臨者社之日臣陳書自請願解職名隨者老諸臣之後一瞻清光而未得恩許且於大行朝又請借得致仕二字之名得以時奉朝請而又未蒙恩許縷息尚延追思痛裂而今日恩召又至於此臣不得不復申前說以冀省察焉夫致仕乃仕宦者之至榮而臣以負罪之身猥有陳請者宋有其田盖臣所被資級至今四年懇乞收還而或慮叨冒旣久得請未易且雖遞本職例歸西樞偃然是原任大臣臣之不可冒進與本職何以異哉故臣願得致仕二字以終 先朝廢仕之義以奉朝賀三字得開今日自進之路臣宋費盡千思萬計惟有此一事可以無負於 先朝而有答於 恩遇玆敢以是仰徹於 大行朝而日昨書啓亦陳其梗槩者也倘蒙 聖明垂憐俾遂所願則臣之處義前後無碍而進退綽然如履坦途朝廷雖不命臣臣謹當時造京輦以伸臣子之義何至於上勞 聖念別爲非常之擧以駭羣聽而損國體哉朝著之間惜無以此導達者而大臣則深夜 嚴廬請對非時 殿下則命遣承宣至於留門有若以臣爲難致之人朝家擧措至於如此臣反躬自省愧死無地臣又伏聞 聖明屢以 大行朝所命予不敢遽爲勉副爲教臣於此得以仰測 孝思之一端不勝悲泣豈敢以私心之躁躁萌一毫悶鬱之意哉縮伏恭俟已累日矣今則晦朔旣變制限又過遞易除拜無不擧行若 賜許副此正其時且右相之即今勞瘁 聖明之所洞燭若使一朝生病則國事將何所恃宜速變通削臣姓名於仕籍并與左相有闕之代而同時枚卜使三公協贊右揆分勞宋是弘濟艱虞之一大事豈不爲國家之幸且伏念臣早罹奇疾放廢書册曾於國家吉凶之禮屢被撰述之 命每以無文陳辭見遞及至 大行大王聽政之日承 惠陵謚册文製述之 令臣如前固辭且以老病昏耗之狀縷縷仰達伏蒙 矜憐而許遞不意慈者因都監傳關伏聞以臣塡差誌文製述官臣竊惟念今此所 命比之當時其文之大小事之輕重

爲如何哉而臣之老病昏耗月加日甚今至七年所矣況即今病狀身入都下萬目所視臣豈容欺慢哉都監之循例啓下實爲文具而若有撕捱之端則莫重大事易失時日伏乞趁速移畀可堪之人使無臨時窘急之患焉臣無任惶猥震越涕泣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月不留奄及今日追慕莫逮哀痛益切噫孤以否德所恃者惟元老而誠淺意薄不能感回卿心恒切愧悚繼以自歎卿之苦心予豈不知而至再至三不自止者體 兩朝恩顧之重深歎卿高蹈之志矣今觀疏辭悅若見卿卿之所執既如是懇切則予豈不體諒而一見卿面後當從卿願噫予雖識淺今日所望於羣下者以誠意之相孚則而況先欺於大臣乎布衣入對既以爲難相職肅謝亦如是固辭則疏中軍銜寔是職名既有軍職則帽帶何妨茲遣喉舌之臣諭予心腹卿其念小子倚毗之誠即日偕入以副至望誌文製述事體至重都監塡差亦非偶然而 幽宮之文捨卿爲誰卿須安心撰進焉 承旨李眞淳來宣

벼슬을 그만 둘 것을 청하며 아울러 대행대왕의 지문을 제술하랍시는 명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영종조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세월은 멈추지 않아 눈깜짝할 사이에 공제(公除 : 왕이나 왕비가 죽은 뒤 일반 공무를 중지하고 삼십육일 동안 조의를 표하며 지내던 일)가 이미 끝났사옵니다。우리 성상께오서 망극하신 추모의 정을 어떻게 감당하실지를 삼가 생각해보니、신은 비통하면서도 사모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신은 지난 날 서계(書啓 : 奉命官의 復命書)에서 마땅히 소장(疏章)의 출납을 기다리셔야 한다는 보잘 것 없는 충정을 한 번 아뢰었사온데、아랫 사람의 구구한 사정에 답해주시니 지금 우러러 흠모할 수 있게 되었사옵니다。신은 그 때의 성교(聖敎)를 삼가 받았사온데 그 중의 일단에 신이 감히 받들지 못할 바가 있었사온지라、신이 지금 문장을 엮으려고 하나 마음이 놀라고 몸이 떨려 무슨 말씀을 드려야 할 지를 헤아리지 못하고 다만 땅에 엎드려 죽음을 청할 따름이옵니다。임금의 한 마디 말씀은 팔방에 퍼지고 사책(史冊)에 실려 전하므로 삼가하지 않을 수 없사오니、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오서 이를 헤아려 주시옵소서。그 밖의 자세하신 성교(聖敎)는 모두 졸열하고 비루한 신이 받들어 감당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온지라 신은 감히 이것을 영광으로 여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다만 「경이 조정에 나오려고 하지 않는 것은 대개 두 조정의 부름에 일찌기 한 번도 나아가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니 이러한 뜻을 내가 어찌 모르겠는가?」라고 하신 교지에 대해서 신은 듣고 나자 확연히 마치 운무(雲霧)를 헤치고 청천(靑天)을 보는 듯하였사오니、성은의 두루 미침이 바로 여기에 있사옵니다。임금과 신하 사이에서는 서로의 마음을 아는 것을 귀히 여기는데、성명(聖明)께오서 이미 신의 심사(心事)를 잘 알고 계시오니 신은 이것 외에 다시 무엇을 바라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말씀하신 뜻이 중도(中道)를 지나치고 내리신 은총이 분에 넘쳐 나중에 비난을 일으킬까봐 남몰래 걱정이 되므로 또한 성명

께오서 이를 유념해 주시기를 청하옵니다。군신간의 대의(大義)는 천지간에서 회피할 곳이 없사오니 신이 비록 무능하다고는 하나 또한 어찌 이러한 도의를 전연 모르겠사옵니까? 숙종조(肅宗朝) 신묘년(辛卯年)에 승진발탁된 소명(召命)을 받았을 때、신은 이미 물러난 처지였으므로 감히 이로 말미암아 외람되이 나아가지 못한채 머뭇거리며 세월을 보내다가 마침내 끝없이 후회할 일을 저지르고 말았사옵니다。대행(大行 : 임금이 돌아가신 후 諡號를 올리기 전의 존칭。여기서는 肅宗을 말함。)의 조정에 있어 이미 선조(先朝)에 신명(身命)을 바치지 못하여 스스로 전후에 달라진게 없었사온데、하물며 그 승진발탁된 것이 또한 전날에 비할 정도가 아님에랴! 그러나 개와 말이 주인을 그리워하듯이 미물도 오히려 그러한데、신이 또한 어찌 대철을 연모하는 마음이 없겠사옵니까? 일찌기 선대왕(先大王)께오서 기사(耆社 : 春秋가 높은 임금이나 七十세가 넘은 文官의 正二品 이상되는 노인이 들어가서 대우받던 곳。耆老所)에 들어가실 적에 신이 서(書)를 올려 스스로 청하면서、직명을 사임하고 기로(耆老)의 여러 신하들의 뒤를 따라 대왕의 청광(淸光)을 한 번 바라보기를 원하였사오나 은혜로운 허락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또한 대행(大行 : 여기서는 景宗을 말함)의 조정에 있어 다시 치사(致仕 : 관직을 내놓고 물러남)라는 두 글자를 얻어 잠시 봉조청(奉朝請 : 正三品의 관리가 致仕한 뒤에 임명되는 벼슬。임금께 문안드리는 일을 맡음。)이 되기를 청하였사오나 또한 은혜로운 허락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실같은 목숨이 아직까지 붙어 있어 옛일을 돌이켜 봄에 아픔으로 가슴이 찢어질듯 하온데、금일에 은혜로운 소명(召命)이 다시 이르렀으므로 이에 신이 부득이 다시 전날의 일을 말씀드려 전하의 성찰을 바란 것이옵니다。대저 치사(致仕)라는 것은 바로 벼슬하는 자의 지극한 영광이온데、신이 죄를 지은 몸으로 외람되이 주청하는 것에는 진실로 그 이유가 있사옵니다。대개 신이 받은 관급(官級)이 지금 四년이나 되므로 그것을 거두어 주실 것을 간절히 청하였사오나、혹 분에 넘치는 자리를 차지한 지가 이미 오래되어서 청하더라도 쉽지 않을까봐 걱정하였사옵니다。또한 비록 본직을 경질하여 서추(西樞)로 옮겨 주셨사오나、엄연히 이것은 원래 대신(大臣)의 소임이온지라 신이 함부로 나아갈 수 없사오니 본직과 무슨 차이가 있겠사옵니까? 그러므로 신은 치사(致仕) 두 글자를 얻어 선조(先朝)에서 벼슬을 폐한 도의를 끝마치고、봉조하(奉朝賀 : 從二品의 벼슬아치가 致仕한 뒤에 임명되는 벼슬。儀式에만 出仕하며 종신토록 녹봉을 받음。三字銜이라고도 함)의 석자 직함으로 오늘 스스로 조정에 나아가는 길을 열기를 원하옵니다。신은 진실로 천 번 생각하고 만 번 궁리하였사오나 오직 이 한 가지 일로서만이 선조(先朝)를 저버리지 않고 전하의 은우(恩遇)에 보답할 수 있사온지라 이에 감히 대행(大行)의 조정에 이 일을 우러러 고하옵니다。일전에 올린 서계(書啓)에서도 또한 그 대강을 아뢰었사옵니다。만약에 성명(聖明)의 궁휼히 여기

심을 받아 원하는 바를 이룰 수만 있다면, 신이 도의를 지키는데 전후로 막힘이 없게 되고 나아가고 물러남이 평탄한 길을 밟는 것처럼 수월하게 될 것이므로 조정에서 비록 신에게 명하지 않더라도 신은 삼가 때에 당하여 서울에 나아가 신하의 도리를 펼칠 것이온데, 어찌하여 성념(聖念)을 수고롭게 하시어 따로 특별한 거용으로 여러 사람을 놀라게 하시고 나라의 체모를 손상시키시옵니까? 조정에서는 안타깝게도 이러한 주청을 하는 자가 없어, 대신들이 깊은 밤에 지엄한 거처에서 청대(請對 : 급한 일로 임금께 面會를 청하는 일)함이 때에 맞지 않으며, 전하께오서는 승선(承宣 : 宮內部에 속하는 벼슬로 정치적 권한은 없음)에 명을 내려 한 밤 중에도 대궐 문을 열어 두도록 하시어, 마치 신이 곤란함을 일으키는 사람이라도 되는 것처럼 되고 말았사옵니다. 조정에서 일처리 하는 것이 이와 같은지경에 이르고 보니, 신은 몸을 돌이켜 스스로 반성함에 죽도록 부끄러워 몸둘 곳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은 또한 엎드려 듣자오니, 성명(聖明)께오서 누차 「대행(大行 : 임금이나 后妃가 돌아가신 뒤 아직 諡號를 올리기 전의 존칭)의 조정에서 명하신 바를 내가 감히 갑자기 면부(勉副 : 議政의 解任을 허락함)할 수 없다。」는 교지를 내리셨다 하옵에 신은 이에 전하의 효심의 일단을 우러러 헤아려 보고 슬픔에 잠겨 울지 않을 수 없었사오니, 어찌 감히 사사로운 조급한 마음에 조금이라도 답답해 하는 뜻이 싹틀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삼가 엎드려 공손히 기다린지 이미 몇 일이 흘러, 지금은 초하루와 그믐이 이미 바뀌었고 기한도 또한 지났으며 관직을 경질하여 제수하신 것도 시행하지 않음이 없사오니, 만약에 해임을 허락하시려면 지금이 바로 그 때이옵니다。 또한 우상(右相)이 지금 노고에 지쳐있음을 성명(聖明)께오서 잘 알고 계시온데, 만약에 하루 아침에 병이라도 난다면 국사를 장차 어디에 의지하겠사옵니까? 그러니 마땅히 속히 변통하시어 신의 성명을 사적(仕籍)에서 삭탈하시고, 아울러 비어 있는 좌상(左相)의 대임(代任)을 정하심과 동시에 자세히 살펴보시고서, 삼공(三公)으로 하여금 힘을 모아 협조하여 서로의 생각을 돕고 수고를 나누게 하시옵소서。 진실로 이것은 어려움을 널리 구제하는 하나의 큰 일이오니 어찌 나라의 다행한 일이 되지 않겠사옵니까? 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신은 어려서 심한 병에 걸려서 책을 폐하였으므로, 일찌기 나라의 길흉대사의 예(禮)에 있어 여러 번 찬술(撰述)하라는 명을 받을 때마다 매번 글재주가 없다는 이유로 사양의 뜻을 아뢰어 경질되곤 하였사옵니다。 대행대왕(大行大王 : 景宗을 말함)께오서 정사를 돌보실 때 혜릉(惠陵)의 시책문(諡册文)을 제술(製述)하라는 명을 받았사오나 신은 예전처럼 극구 사양하였으며, 또한 늙고 병들어 혼미한 상황을 자세히 우러러 아뢰어 대왕의 긍휼히 여기심을 받아 경질이 허락되었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하지 않게 지금 도감(都監 : 國葬·國婚 그 밖의 큰 國事가 있을 때에 임시로 베풀던 관청。)에서 전달한 공문을 보고 신을 지문(誌文 : 죽은 사람의 生年·死亡日時·행적·무덤

의 소재 등을 적은 글)의 제술관(製述官)에 임명하였다는 것을 삼가 알았사온데, 신이 가만히 생각해 보니 지금 이렇게 명하신 바가 그 문장의 대소로 보나 일의 경중으로 보나 그 때 당시와 어떻게 비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또한 신은 늙고 병들어 혼미함이 날마다 달마다 심해진지가 지금 칠 년이나 되옵니다。하물며 지금의 병세로 보아 이러한 몸을 이끌고 도성에 들어간다면, 온 사람들이 다 불녀이니 신이 어찌 그들을 속일 수 있겠사옵니까? 도감에서의 관례를 따르도록 재가하시는 것이 진실로 법도가 되옵니다。만약에 계속해서 권하는 실마리라도 있게 된다면 막중한 대사가 그 시일을 놓치기가 쉬울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속히 가히 감당할 만한 사람에게 다시 맡기시어 때에 당하여 궁색하고 다급한 근심이 없도록 하시옵소서。신은 당황하고 외람됨에 떨며 울면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세월은 머물지 않아 어느덧 오늘에 이르고 보니 추모해도 미치지 못하여 애통함이 더욱 간절하오。아! 내가 부덕하여 믿고 있는 바의 원로(元老)들이 성의가 부족하여 경의 마음을 감동시켜 돌려 놓지 못하였소。그래서 늘 정말 부끄럽고 또한 스스로 탄식하고 있소。경의 괴로운 마음을 내가 어찌 모르리오만은 재삼 부탁하여 그만 두지 않는 것은 두 조정에서 경을 극진히 은혜롭게 돌봐 준 것을 생각하고 경의 고고한 뜻에 깊이 감탄했기 때문이오。지금 소장(疏章)을 봄에 마치 경을 만나본 듯 하오。경이 지키는 바가 이처럼 간절하니 내가 어찌 헤아리지 않으리오。일단 한번 경의 열굴이라도 본 후에 마땅히 경이 원하는 바에 따르겠오。아! 내가 비록 식견이 얕긴 하지만 지금 여러 아랫사람들에게서 바라는 바가 성의(誠意)로써 서로 믿는 것인데 하물며 먼저 대신을 속이겠는가? 포의(布衣)로 입궐하는 것은 이미 어려운 일이며 재상의 직책으로 예우하는 것도 또한 이처럼 극구 사양하니, 소장에서 말한 군함(軍銜 : 五衛에 속한 上護軍·大護軍·護軍·司直·司果·司正·司猛·司勇 등 西班 벼슬의 총칭。軍職)도 사실상 직명이므로 이미 군직(軍職)이 있다면 의관을 갖추는데 무슨 방해가 되리오? 이에 후설지신(喉舌之臣 : 주로 王命出納과 정부의 중대한 언론을 맡았던 벼슬아치)을 파견하여 나의 진심을 전할 것이니, 경은 어린 아들이 의지하고 신뢰하는 것과 같은 정성을 헤아려 오늘 당장 함께 들어와 지극한 바램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지문(誌文)의 제술은 일이 막중하므로 도감에 임명된 것도 또한 우연이 아니니, 유궁(幽宮 : 저승세계)에 관한 문장을 경이 아니면 누가 짓겠는가? 경은 모름지기 안심하고 찬술하여 올리시오。〔승지 이진순(李眞淳)이 와서 고하다。〕

詣闕外請以副司直肅 命疏

伏以臣爲肅軍銜晨詣闕下而伏聞司直以下則無肅謝之節云臣不可

無端徑入 君門使事體不嚴臣願得以副司直臣崔某在外入來書諸單子入哭于 嬪殿仍以祗肅於 大殿使臣不受資級之義仰慕於大行王在天之靈且使初見 君父之禮得免簡慢之歸臣仰恃 聖明推心置腹之仁猥此陳懇伏乞 聖明垂憐采納焉臣無任惶猥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聞卿進詣關外奚但慰予哀疚之心 先朝陟降之靈想必忻慰矣觀卿疏辭卿之苦心亦切歎賞何不允從以安卿心焉卿其即速入來用副予如渴之望 承旨柳綏來宣

## 대궐 밖에 나아가 부사직으로 나아갈 명을 청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군함(軍銜)에 나아가기 위하여 새벽에 대궐 아래에 나아갔는데, 사직(司直) 이하의 벼슬에 대해서는 삼가 사례드리는 예법이 없다는 것을 삼가 들었사옵니다。 그러니 신은 아무런 이유 없이 곧장 궐문으로 들어가 일의 형세를 엄숙하지 않게 할 수는 없으므로, 신은 원컨대 부사직(副司直)으로 금위에 있으면서 밖에서 들어가 단자(單子: 부조하는 물건의 수량이나 물건을 적은 종이)에 기록하고, 빈전(殯殿)에 들어가 곡하며 아울러 대전(大殿)에 삼가 나아감으로써, 신이 관급(官級)을 받지 못했던 뜻을 하늘에 계시는 대행대왕(大行大王)의 혼령께 우러러 아뢰고 또한 군부(君父)를 처음 뵈옵는 예(禮)에 있어 소홀히 하는 과오를 면하게 했으면 하옵니다。 신은 남의 마음을 헤아려 주시고 진심을 보여 주시는 성명(聖明)의 어지심을 우러러 믿고서 외람되이 이러한 간청을 하오니,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부디 긍휼히 여기시어 간압하여 주시옵소서。 신은 황공스럽고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 지금 경이 궐밖에 나아왔다는 소식을 들었는데, 어찌 다만 나의 애통해 하는 마음만 위로가 되겠오? 하늘과 땅을 오르내리시는 선조(先朝)의 영령께서도 틀림없이 기뻐 위안이 되실 것이라 생각하오。 경의 소장(疏章)을 봄에 경의 괴로워 하는 마음이 또한 몹시 감탄할 만 하니, 어찌 그 뜻에 따라 경의 마음을 편안케 하지 않으리오? 경은 속히 들어와 나의 목타게 기다리는 여망에 부응하시오。〔승지 유수(柳綏)가 와서 고하다。〕

## 因言官論斥喉院引咎仍辭致仕後周急疏 二十七日

臣於日昨入覲也事失常格節拍到處艱傻而臣意旣無肅謝之節則初見 君父只以曲拜爲禮極涉簡慢不得已有疏仰慕而 聖明許之矣乃於今者臺閣之臣出而非之盖臣則守匹夫之微志臺臣則據朝廷之體例其言宜不相合也然以臣之故承宣之臣替受論責臣誠瞿然而旣在仕籍之外乃爲文具之語仰溷嚴廬之聽寀甚惶恐疏不果上矣不意昨者戶曹郎官以啓下節目示臣臣看來惶懼罔知所措旣不可冒受則玆未免陳疏瀆擾矣夫朝家之惠養老臣以其積勞王室老而告休故也今臣廿餘年屛逋一以慢 命爲事有何可記之勞而膺此寵錫也哉大

體旣如是而且見當初酌定之時乃以大臣周急爲言臣欲免大臣之稱至犯日昨誤國體之罪今何敢辭其名而受其實以取人駭笑哉大典所載常祿臣不敢辭此足爲鼷鼠之滿腹今若加之以別樣名目則其於周急不繼富之義何如也況今灾荒溢目國貧民飢之日雖升斗之穀亦宜愛惜而常祿與周急合而計之則一年所捧乃是近百之穀也臣於日昨入侍時略以新創之弊陳達今何可首先冒受自取其罪也哉鍾鼓之饗雖榮鷄鶩之所不願物性然也 聖明旣洞察臣心事則必不待叟瀆而快收 成命矣臣不勝大願臣無任誠心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日許以軍職肅謝者不拘格例但循卿志則諫臣所論未詳其由之致於卿何嫌養老之典尤不宜過辭卿其安心勿辭領受焉 史官李宗白來宣

언관이 후원을 비난한 것에 대하여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벼슬을 그만 둔 후의 구호를 사양하는 상소 이십칠 일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이 몇 일 전에 입조(入朝)하여 알현했사오나 그 일이 상법(常法)에 어긋나 도처에서 편안치 못한 일이 일어나고 있사옵니다。신은 생각컨대 이미 삼가 사례드리는 예법이 없다고 하는지라, 군부(君父)를 처음 뵈올 적에 다만 곡배(曲拜 : 임금은 남쪽을 향하여 앉고 곡배하는 사람은 동쪽이나 서쪽을 향하여 절하는 예절)로써 예(禮)를 드린다면 극히 태만히 하는 죄를 짓게 되므로 부득이 소장(疏章)을 올려 우러러 아룀에 성명(聖明)께오서 허락하셨사옵니다。그런데 지금 대각(臺閣)의 신하들이 나서서 이를 비난하니, 대개 신은 필부(匹夫)의 미천한 뜻을 지킨 것이고 대신(臺臣)들은 조정의 체례(体例)에 근거한 것이므로, 그 말이 서로 부합되지 못하는 것이 마땅하옵니다。그러나 신의 옛 승신(承宣)의 신하가 대신 그 논책(論責)을 받음에 신은 진실로 놀라웠사오나, 이미 사적(仕籍)의 밖에 있으므로 이에 형식만을 갖춘 말로 지엄하신 전하의 귀를 삼가 어지럽혔사오니 진실로 매우 황공하여 상소를 능히 올릴 수가 없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도 어제 호조(戶曹)의 낭관(郎官)이 전하의 재가가 난 조목을 신에게 보여주었는데, 신은 그것을 받아 보고서 당황하고 두려워 몸둘 바를 몰랐사옵니다。이미 함부로 받을 수 없으므로 이에 상소를 올려 아룀으로써 번거롭게 함을 면치 못하게 되었사옵니다。대저 조정에서 노신들을 은혜를 베풀어 봉양하는 것은 그들이 왕실에 많은 공로를 한 뒤 늙어서 휴직을 고하기 때문이옵니다。그런데 지금 신은 이십여 년 동안 물러나 지내면서 오로지 어명을 태만히 하는 것을 일삼았는데, 무슨 기록할 만한 공로가 있다고 이러한 은총어린 하사를 받겠사옵니까? 대강 이미 이와 같으며, 또한 당초 약정할 때 대신(大臣)으로 구호해 주시겠다는 말씀을 듣고서 신은 대신이란 칭호를 면하고 싶었으나, 몇 일 전에 나라의 체모를 그르치는 죄를 범하였으니 지금 어찌 감히 그 이름은 사양하고 실속을 받음으로써 사람들의 놀라움과 비웃음을 받겠사옵니까? 대전(大典)에 기록되어 있는 일상

의 녹봉은 신이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오니, 이것만으로도 족히 두더쥐만한 배가 가득찰 것이옵니다。 그런데 만약에 지금 특별한 명목을 더하신다면, 「주급불계부(周急不繼富 : 곤궁한 사람을 도와주는 것은 부자에게 보태주는 것이 아니다。)」라는 도의를 어찌하시렵니까? 하물며 지금은 재황(災荒)이 눈에 가득 차 나라가 빈곤하고 백성이 굶주리는 때이오니, 비록 한 되 한 말의 곡식이라도 또한 마땅히 아껴야 하는데 일상의 봉록에다 주급(周急)을 합하여 계산하면 일년의 봉록이 근 백 섬의 곡식이나 되옵니다。 신이 일전에 입조하여 전하를 뫼실 때에 대략 신창(新創)의 폐단을 아뢰었사온데, 지금 어찌 맨 먼저 함부로 받음으로써 스스로 그 죄를 저지르겠사옵니까? 성대한 사람의 음식이 비록 영광스럽기는 하지만 바닷새가 원하는 바가 아니니 대저 만물의 속성이 그러하옵니다。 성명(聖明)께오서 이미 신의 심사(心事)를 통찰하셨다면, 반드시 더이상 번거롭게 되기를 기다리지 마시고 속히 내리신 명을 거두셔야 하옵니다。 그렇게만 된다면 신은 더이상 바랄게 없겠사옵니다。 신은 진심으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 몇일 전에 군직(軍職)으로서 삼가 사례하도록 허락한 것은 격식에 구애받지 않고 다만 경의 뜻에 따른 것인데, 간신(諫臣)이 논한 바는 그렇게 된 유래를 아직 잘 몰랐던 탓이니, 경에 대해 노신으로 봉양하는 은전을 어찌 꺼리겠는가? 지나치게 사양하는 것은 더욱 마땅치 않으니, 경은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고 받으시오。〔사관 이종백(李宗白)이 와서 고하다。〕

## 還鄕時以徑還引罪疏 十一月九日

伏以臣之蹤跡不宜久留輦下而伏蒙 聖教每以大行大王遺意勉留再三仍令姑俟 因山之期臣誠感泣 恩諭不敢爲徑情退歸之計不意日昨有人投疏誣辱 先朝臣誠心寒瞻豎繼以涕洒噫以向來逆獄謂有宗社之計則其將置 大行朝於何地乎辛丑之際 殿下之累疏涕泣可質神明國恤之初滿庭臣僚仰瞻 殿下哭泣之哀人無不爲之流涕 殿下誠孝之能感動人如此而當此 梓宮在殯之日乃有如許之疏甚矣人心之難化也臣久滯都下忍聞此不忍聞之說只當掩耳而走滅影銷聲與世不相于而已且臣自遭慘慽以來精力筋骸無復生人貌樣又自數日有感冒之病似有彌留之勢若或日漸加重則將無以歸盡鄕廬旣退之身死於輦下宋是人間羞恥事亦非臣之素心玆不得已趂此纔命未絶之前不計病勢之添重舁載未冷之屍以爲寸寸前進之計臣伏蒙 天地罔極之恩恩數之隆自有君臣以來所未有者臣曾未效一言之報而留洛三朔哭班入叅筵席進登只三數次臣之病狀雖 聖明所洞燭而亦安敢恃此而自安於心哉臣宋負罪 三朝萬戮猶輕只俟執法之臣一一勘斷瞻望 宸極有淚盈襟而已臣無任惶隕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纔遣承宣諭予至意卿其安心勿辭仍留寓舍從容善攝以副至望 承旨柳綏追到龍仁懸弁別諭傳宣

## 고향으로 돌아올 때 곧장 돌아온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는 상소 십일월 구일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의 자취가 전하 곁에 오래 머물러서는 마땅치가 않사옵니다。 대행대왕의 남기신 뜻을 받들어 재삼 신을 머무르게 권하시고 아울러 인산(因山)의 기일까지 잠시 기다리라 하시는 성교(聖敎)를 여러 차례 삼가 받고서, 신은 진실로 은혜로운 유지(諭旨)에 감읍하여 감히 곧장 물러나 돌아갈 생각을 하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도 일전에 어떤 사람이 상소을 올려 선조(先朝)를 무고하고 욕되게 함에, 신은 진실로 마음이 떨리고 몹시 놀라웠으며 또한 눈물까지 흘렸사옵니다。 지난 날 역모의 옥사를 두고 종묘와 사직의 계책이 있었다고 한다면, 대행의 조정을 장차 어느 곳에 두어야 한단 말이옵니까? 신축년(辛丑年)에 전하께오서 누차 울면서 상소를 올리신 것은 천지신명에게 믿음을 줄만 하였사오며, 국상(國喪)의 처음에 온 조정의 신료들이 전하께서 슬프게 곡읍(哭泣)하시는 것을 우러러 바라보고서 눈물을 흘리지 않은 사람이 없었사오니, 전하의 진실한 효성이 사람들을 감동시킴이 이와 같았사옵니다。 그런데 재궁(梓宮 : 임금의 棺。)이 빈전(殯殿)에 계시는 이러한 때에 그와 같은 상소를 올리다니, 심한 것은 감화시키기 어려운 사람의 마음이옵니다。 신은 도성에 오래 머물면서 이러한 차마 듣지 못할 이야기를 참고 들었사온데, 이젠 다만 마땅히 귀를 막고 도망가 몸을 숨기고 소리를 죽인채 세상과 서로 관여하지 않을 따름이옵니다。 또한 신은 참담한 일을 당한 이래로 정신과 근골이 더이상 산 사람의 모습이 아니오며, 게다가 몇일 전부터 감기 증상이 생겨 아마도 위독한 지경에 이를 것 같사온지라, 만약에 혹 날마다 점점 가중된다면 장차 고향집으로 돌아가지 못하게 될 것이옵니다。 이미 은퇴한 몸으로 대궐에서 죽는 것은 진실로 세상에서 수치스러운 일이며 또한 신의 평소의 마음도 아니옵니다。 이에 부득이 이 실낱같은 목숨이 아직 끊어지기 전을 틈타 병세의 위중함에도 불구하고 아직 식지 않은 시체를 수레에 실어 천천히 나아가려는 계획을 세웠사옵니다。 신은 천지의 망극하신 은총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은총의 융숭함은 군신(君臣)이 생겨난 이래로 일찌기 없었던 바이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일찌기 한 마디의 보답도 드리지 못하였사오며, 서울에서 석 달을 지내는 동안 곡하는 대열에 들어가 참석하고 연석(筵席)에 나아간 적이 서너 차례 뿐이었사옵니다。 신의 병세는 비록 성명께오서 잘 알고 계시는 바이지만, 또한 어찌 감히 이것을 믿고 스스로 편안한 마음을 가질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진실로 세 조정에 죄를 지어 만 번 죽더라도 오히려 그 벌이 가벼울 것이오니, 다만 법을 집행하는 신하가 하나하나 조사하여 판결하기를 기다릴 뿐이옵니다。 전하의 거처를 우러러 바라봄에 흐르는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실 따름이옵니다。 신은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러운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

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이제 막 승선(承宣)을 보내 나의 지극한 뜻을 알리노니、경은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 것이며 아울러 숙소에 머물면서 느긋하게 몸조리를 잘하여 지극한 바램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승선 유수(柳綏)가 용인현(龍仁縣)까지 뒤쫓아 왔으며、아울러 특별 유지(諭旨)를 전하여 고하다。〕

## 以未赴因山引罪仍辭月廩月致疏

伏以日月不居　大行大王因山之制已完伏惟　聖上孝思追慕何以堪居而積月　哀疚之餘聖體不瘳有損伏不勝懸心結戀之至從今以後臣子罔極之痛無可叟伸之地而臣終不得奔赴於　山陵陪哭之班只得強舁枯骨出伏原野北望奮山哭不成聲仍伏念臣之向日徑歸也雖犯欺君負國之罪而猶有所自寬於心者臣疾病必不挨過於一半月之間若使塡壑之報上達　宸聽則想必俯察臣心事而有所矜惻矣不幸纔命尚此未絶今以後臣宋欺　聖上也負　先朝也何敢復以一病字措於其間而爲自解之計哉揆以王法自有常律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一一勘斷以振朝綱不勝幸甚且臣於意外伏蒙自縣邑來傳月廩及月致之　命臣尤不勝惶恐罔措臣以如此負犯膺如此　寵錫雖萬萬無恥豈敢生意於冒受哉事在月初當趁即乞還而當此上下悲遑之日不敢別爲辭疏屢溷於　嚴廬之聽玆姑遲待并陳於自列之章亦乞即許收還以重恩例焉臣無位席藁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月易邁因山奄過哀隕罔極何以堪言今觀卿疏卿之所患尚今未瘳益用慮念有疾未叅何必引咎不腆薄廩尤不宜過辭卿其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從容善攝俟得少間幡然登途毋孤至望 史官權贊來宣

## 인산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월급미(月給米)가 달마다 오는 것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세월은 머물지 않아 대행대왕(大行大王)의 인산(因山) 의식도 이미 끝났사옵니다。성상의 효성으로 추모하시는 마음을 어떻게 견디어 내시는지 그리고 몇 달을 애통하신 나머지 성체(聖体)에 조금이라도 손상이 있지 않나를 엎드려 생각함에、걱정되고 사모하는 마음을 삼가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지금 이후로는 신하로서의 망극한 통한을 더이상 펼 곳이 없게 되었사오며、신은 끝내 능묘에 따라가 곡하는 대열에 뛰어 나아가지 못한채、다만 억지로 뼈만 남은 몸을 이끌고 들판에 나아가 엎드려 북쪽의 높은 산을 바라보면서 목이 메어 곡을 하지도 못하였사옵니다。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신이 지난 날 곧장 돌아온 것은 비록 임금을 속이고 나라를 저버린 죄를 범하긴 하였지만 그래도 마음에 스스로 위로함이 있었사옵니다。신의 병세로 보아 반드시 달포의 기일을 넘기지 못했을 것이므로 만약에 시골로 내려간다는 소식이 전하의 귀에까지 전해졌었다면、틀림없이 신의 심사를 굽어 살피시어 긍휼

히 여기시고 측은해 하셨을 것으로 사료되옵니다。 그러나 불행히도 실낱같은 목숨이 아직도 끊어지지 않아 지금 이후로 신은 진실로 성상을 기만하고 선조(先朝)를 저버리게 되었사오니、어찌 감히 다시 오로지 병을얻다는 것을 이유로 이러한 지경에 처하여 스스로 변명할 생각을 하겠사옵니까? 왕법(王法)으로 헤아려 봄에 자고로 일정한 규율이 있는지라、성명께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속히 해당 관청에 명하시어 하나하나 조사하여 판결케 하심으로써 조정의 기강을 진작시키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또한 신은 뜻밖에도 월봉(月俸)으로 주는 미곡을 달마다 지급하라는 명을 현읍(懸邑)으로부터 삼가 전해 받고서 신은 더욱 황공하여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은 이와 같이 죄를 지었는데도 이와 같은 은총어린 하사를 받고보니、비록 전혀 염치없는 사람이긴 하지만 어찌 감히 외람되이 받을 생각이 들겠사옵니까? 이 일은 월초(月初)에 마땅히 즉시 반납할 것을 청했어야 하오나、위아래로 모두 애도하는 이러한 때를 당하여 감히 따로 상소를 올려 지엄하신 전하의 귀를 누차 어지럽게 할 수가 없어서 이에 잠시 지체하고 기다리면서 아울러 스스로의 마음을 나타내는 글을 아뢰옵나니、또한 청하옵건대 즉시 환수할 것을 허락하시어 은례(恩例)를 중히 여기시옵소서。 신은 거적을 깔고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세월이 수이 흘러가 인산일이 어느덧 지났으니 망극한 애통함을 어떻게 말로 할 수 있겠오。지금 경의 소장(疏章)을 봄에 경이 근심하는 바가 지금까지도 아직 해소되지 않아 이로써 병이라도 생길까봐 더욱 염려되니、인산에 참석하지 못한 것을 어찌 반드시 스스로의 탓으로 돌리려 하오? 많지 않은 보잘 것 없는 월급미(月給米)를 지나치게 사양하는 것은 더욱 마땅하지 않소。경은 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것이며 또한 죄를 기다리지도 마시오。느긋하게 몸조리를 잘 하여 조금 나아지기를 기다렸다가 속히 길에 올라 나의 지극한 바램을 저버리지 마시오。〔사관 권지(權贄)가 와서 고하다。〕

## 謝 遣醫視疾賜物及酪粥仍申懇疏

伏以臣以負罪之身伏蒙 天地父母哀憐愍惻旣寬其死又欲其生近侍宣 批太醫看病而又於日昨 特遣掖隷問疾珍劑甘酪鎭日繼至使奄奄垂盡之喘得延時日之命臣感泣 恩私無以爲報只有攢手雲天仰祝罔陵之壽仍伏念月廩一欵前以待罪之故不敢悉慕情戀今始冒罄肝血以祈 矜許焉自古休致之臣受一半常祿兼致酒肉此我祖宗朝惠養老臣之美意而先輩名臣受而不辭然臣之處義則與此萬萬有不相侔者臣以科第出身立朝數十年未有涓涘之報又於未暮之年仍作負國之逋臣中間犯分越義之事如向來之欺罔 君父近日之未赴因山等事不可一二數計此在朝家有萬分必誅之罪無一毫可酬之勞豈可與先輩名臣之終身盡瘁老而告休者同受其 寵錫哉臣亦自知罪深以終身窮約爲自贖之地臣於 先朝有疏曰潛深伏隩滅影

銷聲又曰枯槁窮山守死無變云而又於向日疏啓亦嘗仰慕 宸聽蓋臣之處義必如此而後可安於私心而人之所以比列於人數者亦以此耳向因 天崩之慟進赴關下伏蒙 聖上隆恩異數千古無比由是感激思欲一近 日月之光以伸臣子之義遂至猥有匪分之請得以遂其至願臣雖退而即塡溝壑萬萬無憾豈復有他望哉只以新謝 恩命身在京中不敢猥辭常祿數月之俸黽勉冒受矣今於下鄕之後又令縣邑有廩庖之繼噫此豈所以施於臣者哉臣之避榮辭祿今近三十年矣一朝因奔哭之行反爲媒榮冒祿之身偃臥田間無事而受卿相之祿兼以酒肉逸樂富厚以終其身反顧初心寧不赧然臣之初入都也 別諭之降筵席之對每蒙 聖上縷縷以漢之嚴光敎臣此雖 聖明奬許之過失於匪倫之儗臣心則不敢以無似自棄其身自承 聖敎以來如奉挨璧惟恐失墜今此所陳宋欲得免於後黷之譏以成 則哲之明 殿下若俯垂諒察則亦必憐臣之志矣況聞此等穀物出於元會耗朝家會減之用其路甚廣今又加之以不緊之事歲費三十餘石穀不及數年必耗盡無餘若當凶歲則此爲賑民之資其在節省之道亦豈可不念哉伏願 聖明令該曹仍係臣祿科於京倉臣若復起爲人而因事入都則受食於京倉如不入都則姑爲置之如此則在朝家可以不墜舊典無廢後規臣亦受與不受俱安於義豈不公私兩順哉伏乞 聖明俯諒情願特許依施則臣之受賜豈萬鍾祿所可比哉臣無任懇泣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回鄕今已兩朔思想之心奚嘗少弛向見書啓所患非細深用慮念神明所扶勿藥乃瘳還竊幸慰所辭月廩國雖匱乏豈無一元老周急之物乎卿其安心勿辭領受俟得少閒幡然就途毋孤至意 史官金汚 光來宣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죄를 지은 몸으로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전하의 애처롭고 측은하게 여기심을 삼가 받아 이미 그 죽음을 늦추게 되었고 또한 살고 싶은 마음이 들게 되었사옵니다。태의(太醫：宮中의 의원 벼슬)에게 병을 살피게 하신 비지(批旨)를 가까이 접하였사오매、또한 일전에는 액례(掖隷：掖庭署에 속한 관리。)를 특별히 보내시어 문병하시고 진귀한 약과 맛있는 타락죽을 평상시에도 계속 보내주시어 가물가물 거의 다 해가는 목숨으로 하여금 그 기일을 연장할 수 있게 하시니、신은 그 은총에 감읍하오나 보답할 길이 없사오며、다만 운천(雲天)에 손을 모두어 산처럼 만수(萬壽)를 누리시길 우러러 축원하옵니다。또한 엎드려 생각컨대、월름(月廩：月俸으로 받는 米穀)에 대하여 전에는 죄를 기다리는 처지였기 때문에 감히 간절한 마음을 다 아뢰지 못하였으므로、지금에야 비로소 외람되이 진정을 다 털어 놓음으로써 긍휼하신 허락을 바라옵니다。자고로 벼슬을 그만 둔 신하는 일상 봉록의 반과 아울러 주육(酒肉)을 받는데、이것은 우리 역대 조정에서 노신을 은혜롭게 봉양하는 훌륭한 뜻으로 선배 명신(名臣)들은 이를 받고 사양하지 않았사옵니다。그러나 신이 처한 경우는 이와는 전혀 서로 같지가 않

사옵니다。신은 과거에 합격하여 처음 관직에 올라 조정에 선지 수십 년 동안 보잘 것 없는 일을 했을 뿐이며、또한 늙으막에는 나라를 저버리는 죄를 저질렀사옵니다。또한 그 중간에 분수를 넘어서고 도의를 어긴 일이 한 두 가지가 아니오니、지난날 군부(君父)를 속인 것과 근래에 인산에 나아가지 못한 등등의 일이 그것이옵니다。이것은 조정에 있어 천만 번 반드시 주벌당해야 할 죄이며 이것을 갚을 만한 공로는 터럭만큼도 없는데、어찌 가히 종신토록 수고를 다하고 늙어서 퇴직한 선배 명신들과 더불어 그 은총어린 하사를 똑같이 받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또한 죄가 깊다는 것을 스스로 알고서 종신토록 곤궁하게 지냄으로써 스스로 속죄하는 바탕으로 삼고 있사옵니다。그래서 신은 선조(先朝)에 상소를 올려 「깊은 벽지에 잠적하여 자취를 없애고 소리를 내지 않고자 한다。」고 했으며 또한 「고고(枯槁)한 산 골짜기에 숨어 죽음으로써 지켜 변함이 없고자 한다。」고 하였사옵니다。그리고 지난 번 소장(疏章)에서도 또한 일찌기 전하께 우러러 아뢰었사옵니다。대개 신이 도의를 실천하는 것이 반드시 이와 같은 연후에야 가히 사사로운 마음에 편안할 수 있었사오며、사람들이 신을 사람의 축에 끼어 준 것도 또한 이것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지난 날 하늘이 무너지는 통곡으로 말미암아 대궐 아래에 나아가 성상의 융숭하신 은혜를 삼가 받았사온데、그 특별하심이 천고(千古)에 비할 데가 없었사옵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감격하여 한 번만이라도 일월과 같은 전하의 청광(淸光)을 가까이 하여 신하된 도의를 펼치고 싶었으므로、마침내 외람되이 분수에 넘는 청을 하여 그 지극한 소원을 이루었사옵니다。이제 신은 비록 물러나 산 골짜기에 있지만 조금도 유감이 없사오니 어찌 더이상 다른 바램이 있겠사옵니까? 다만 은혜로운 어명에 새로 감사드릴 뿐이옵니다。몸이 서울에 있을 때 신은 감히 외람되이 사양하지 못하고 몇 달 분의 일상 봉록을 하는 수 없이 삼가 받았사온데、지금 고향에 내려온 후에 다시 현읍으로 하여금 미곡과 고기를 계속 내리게 하시니 이것이 어찌 신에게 베풀어질 바이겠사옵니까? 신이 영화를 피하고 봉록을 사양한 지가 지금 근 삼십 년이나 되온데、하루 아침에 국상에 곡하러 나아갔다가 도리어 영화를 바라고 봉록을 탐하는 신하가 되어 시골에 편안히 누워 하는 일 없이 경상(卿相)의 봉록을 받고 아울러 주육으로 안일하게 부유함을 즐기면서 그 몸을 끝마친다면、처음의 마음을 돌이켜 생각해봄에 어찌 부끄럽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이 처음 도성에 들어갔을 때 특별하신 유지(諭旨)가 내려오고 연석(筵席)에서 응대함에 있어、성상께오서 누누히 한(漢)의 엄광(嚴光：東漢 光武帝 때의 은자。武帝와 同門遊學하였으나 무제가 제위에 오르자 富春山에 은거하면서 일체 벼슬길에 나아가지 않음。)에다 신을 비유하셨사온데、이것은 비록 성명께오서 신을 장려하신 것이오나 신에게는 차서(次序)에 어긋나는 참월된 것이옵니다。신은 마음으로 감히 무능하다고 자신의 몸을 스스로 포기하지 않고서、성교(聖敎)를 받들은 이후부터는

어린 바램을 굽어 헤아리사 특별히 그렇게 시행하도록 허락해 주신다면, 신이 하사를 받음이 어찌 만종(萬鍾 : 一鍾 벼 옥을 두 손으로 받드는 것처럼 오직 그 실추(失墜)를 걱정할 따름이옵니다。 지금 여기에 아뢰는 바는 진실로 뒷날의 허물에 대한 비방을 면하여 명철함을 이루시게 하고자 함이오니, 전하께오서 만약에 부디 굽어 살펴 주신다면 또한 받드시 신의 뜻을 가엽게 여겨 주시옵소서。 듣자오니 이려한 곡물은 원회(元會 : 설날 아침 조정에서 열리는 조회) 에서 세입과 세출을 계산하고 남은 것을 쓰는 데서 나오는 것으로 그 사용되는 길이 매우 넓다 하온데, 지금 또한 긴요하지 않은 일까지 더하여 해마다 삼십여 석을 지출하므로 몇 년 못가서 곡물이 틀림없이 모두 소모되어 남는게 없을 것이옵니다。 만약에 흉년을 당하면 이것은 백성들을 구제하는 바탕이 되오니, 그 절약하는 도리를 또한 어찌 염두에 두지 않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원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해당 관청으로 하여금 신의 봉록을 경창(京倉)에 저장케 하시어, 신이 만약에 다시 일어나 성한 사람이 되어 일로 인하여 도성에 들어가게 되었을 때 경창에서 곡식을 받고 만일에 도성에 들어가지 못하게 되었을 때는 그대로 놓아 두도록 해주시옵소서。 이와 같이 한다면 조정에서는 예전(禮典)을 실추시키지 않고 후규(後規)를 폐하지 않아도 되며, 신 또한 받고 받지 않는 것이 모두 의(義)에 편안하게 될 것이오니 어찌 공사(公私)가 둘 다 순조롭게 되지 않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진심은 六石四斗임。)의 봉록에 비하겠사옵니까? 신은 간절히 울면서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 경이 고향으로 돌아간지 지금 이미 두 달이 되었는데, 경을 생각하는 마음을 어찌 일찌기 조금이나마 늦추었겠소? 지난번 서계(書啓)를 보고 경의 병환이 작지 않아 심히 염려하였는데, 천지신명이 도우사 약을 먹지 않고도 완쾌된다면 도리어 저윽이 다행스럽고 위안이 되겠오。 사양한 월급미는 나라가 비록 궁핍하다고는 하나 어찌 원로 한 명을 구호할 재물이 없겠소? 경은 안심하고서 사양하지 말고 받으시오。 잠시 병이 낫기를 기다렸다가 속히 길에 올라 나의 지극한 뜻을 저버리지 마시오。〔사관 김변광(金汴光)이 와서 고하다。〕

以未赴王世子冊禮賀班引罪仍辭月廩月致及周急疏 乙巳

伏以國有 元良冊禮已過此誠宗社無疆之休臣民莫大之慶几在含生孰不抃躍臣自前冬還歸之後仍委寢席日益漸綴即今無一分生人之理不得趍造呼嵩之列以伸延頸之願有生如此不如死之久矣臣負罪 兩朝二十六年幸蒙 聖上天地罔極之恩洗滌前愆俾遂平日之至願臣之所以報答聖賜只在朝賀一節而今此朝家莫重慶禮又未免廢闕情禮則其罪比前尤萬萬矣伏乞 聖明分付有司亟賜勘處不勝幸甚且臣於向日有欺慢 君父之罪揆以邦憲萬戮猶輕而得蒙 聖

上寬宥不替恩數令所居縣邑有月廩及月致之 命伊後又有歲時周急之命而以賤臣廉義旣已再煩近侍臨諭臣寀震怖不敢叀爲陳疏之計而其抵死不敢冒受之意已悉於前日之疏矣今又以戶曹關文自巡營有春等周急之令床簀危喘以是益切憫慮若將促其將盡之命伏乞聖明俯察衷曲哀之憐之并前後月廩月致周急等典俱許還收則臣可得安意而入地其爲光寵豈比今日惠養之 恩而已哉瞻望 宸極攢手祈祝封疏將上之際掖隷臨門俯問死生臣於前月旣蒙 恩賜酪粥今此貂皮之錫又是千萬意慮之外 聖意之終始眷念至於如此而死亡無日何階仰答結草之報 惟當自期於泉下而已臣無任瞻天結戀伏地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旣定元良付托有人欣喜曷諭卿之所患予已知之未叅賀班有何所傷不腆月廩與周急之物尤不宜過辭卿其安心領受亦勿過自引咎春日漸暖俟閒上來母孤予思想之心 史官任轍來宣

왕세자의 책례를 하례드리는 반열에 나아가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월급미가 매달 이르는 것과 주급(곤궁함을 도와줌)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을사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나라에 원량(元良 : 王世子)의 책례(冊禮 : 책씻이 의식)가 이미 끝났사온데, 이것은 진실로 종사(宗社)의 무한한 기쁨이며 신하와 백성들의 더없는 경사이니, 무릇 생명이 있는 것이라면 무엇인들 기쁨에 손벽치며 뛰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은 지난 겨울에 귀향한 후로 여전히 자리에 드러 누워 날로 더욱 병이 깊어져, 지금에 와서는 성한 사람으로 살아 갈 가망이 조금도 없는지라 송축하고 하례드리는 반열에 급히 나아가 목을 내밀고 기다리던 바램을 펼 수 없었사오니, 이렇게 살아가는 것이 죽는 것만 못한 지가 오래되었사옵니다。신이 두 조정에 죄를 지은 지가 이십육 년이나 되는데, 다행히 천지의 부모되시는 성상의 망극하신 은혜를 입어 전날의 허물을 다 씻어내고 평소의 지극한 바램을 이루었사옵니다。신이 성상의 은사(恩賜)에 보답하는 길은 다만 조정에 들어가 하례드리는 이 한 가지 절목 뿐이온데도, 지금 조정의 이러한 막중한 경사스러운 예식에 있어 또한 정리(情理)와 예의를 폐함을 면치 못하였사오니, 그 죄는 전에 비하여 더욱 극심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해당 관리에게 분부하시어 속히 조사하여 처분케 하시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또한 신은 지난 날에 군부(君父)를 기만한 죄를 지어 국법으로 헤아려 봄에 만 번 죽더라도 오히려 그 벌이 가벼운데도, 성상의 너그러우신 용서를 받아 은총이 바뀌지 않았사오며, 살고 있는 현읍으로 하여금 월급미(月給米)를 달마다 지급하라는 명을 내리시고 그 후에 다시 세시(歲時)에 주급(周急)하라는 명이 있었사옵니다。미천한 신의 염의(廉義)가 이미 다시 번거롭게 되었는지라 유지(諭旨)를 가까이 접하고서도 신은 진실로 두려움에 떨면서 감히 더이상 상소를 올릴 생각을 하지 못하였사오나, 그 죽음을 무

릅쓰고서라도 감히 함부로 받을 수 없는 뜻은 이미 전날의 상소에서 다 아뢰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지금 또한 호조(戶曹)에서 공문을 보내 감영(監營)으로부터 춘등(春等 : 세금을 봄과 가을의 두 번으로 나눈 봄철의 세금)을 구제하라는 명이 책상에 급히 날아드니、이 때문에 더욱 민망하고 근심스러워 거의 다해가는 목숨을 재촉하는 것 같사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신의 충심을 굽어 살피시어 딱하고 가엽게 여기시고、아울러 계속 달마다 지급하는 월급미와 주급(周急) 등의 은전(恩典)을 모두 환수하도록 허락하여 주신다면、신은 가히 편안한 마음으로 땅에 들어 갈 수 있을 것이오니、그 영광된 은총을 어찌 오늘날 은혜롭게 길러 주시는 은혜에 비할 뿐이겠사옵니까? 신구(宸極 : 임금의 거처)을 우러러 바라보고 두손 모아 기도드리면서 상소를 봉하여 장차 올리려 할 때에 액례(掖隷)가 문에 당도하여 신의 생사여부를 살펴 물었사옵니다。 신은 전 달에 이미 은혜롭게 하사하신 타락죽을 받았사온데、지금 이러한 단비가죽을 하사하신 것은 또한 천만 뜻밖의 일이옵니다。 끝까지 돌보아 염려해 주시는 성상의 뜻이 이와 같은 정도에 이르렀사오나 사망의 날이 멀지 않으니 어떻게 우러러 보답하리오까? 결초보은함은 오직 마땅히 황천에서나 스스로 기약할 따름이옵니다。 신은 하늘을 우러러 사모하면서 땅에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 원량(元良)을 맡길 사람을 이미 결정하였으니 그 기쁨을 어찌 알리지 않겠오? 경의 병환을 내가 이미 알고 있으니 하례의 반열에 참석하지 못한 것을 어찌 상심하시오? 그러니 많지도 않은 월급미와 구호하는 물건을 지나치게 사양하는 것은 더욱 마땅하지 않소。 경은 안심하고 받을 것이며 또한 지나치게 스스로를 책하지 마시오。 봄날이 점점 따뜻해지니 병이 낫기를 기다렸다가 올라와 경을 생각하는 나의 마음을 저버리지 마시오。〔사관 임철(任轍)이 와서 고하다。〕

## 以 王世子冠嘉兩禮時不得進叅引罪仍 申懇疏 丁未

伏以臣屛伏窮山遠想今日令辰是我 春宮邸下成德之日也伏惟我 聖上止慈之念慶喜何極凡玆一國含生莫不翹首延頸懽欣抃躍而臣以 三朝舊物病滯周南不得趨赴京輦以伸舞蹈之儀瞻望 宸極不勝耿結之至仍念臣以月廩事日昨承宣之回略及 叡爲陳乞之意矣盖月廩是朝家優待大臣之近例周急是向來尊禮儒賢之 特恩而當初節目啓下之時該曹不察乃至混并加之於不肖之身臣於在京之時國典所載一半常祿及月致酒肉則未免受食以承 聖朝惠養老臣之盛意至於周急則臣不宜冒受故疏陳筵對縷縷懇辭伏蒙 聖明叅酌題給而臣於伊時方在旅邸 恩恤之典似或有名故臣不得 叡辭矣及至下鄕之後該曹稟啓月廩周急自縣邑并爲輸致其數猥多比行公大臣之祿不啻倍加此是萬萬無理想是當時告老之臣有不受常祿者故以

周急改作名目而周急之事乃是 特恩其分給三等有若俸祿者已是可疑況與月廩而并受則朝家賜與之典必不如是似是該曹失於照管而然故臣於前日書啓中陳朝家考例之未詳俟後欲一陳白而適有臺言不敢矣此則不可不使該曹叟爲考據以爲後式而至於臣則兩欵恩賜俱有不可受之義下鄕之後朝家頒祿不宜及於在外之臣若用近來月廩之例則此是待大臣之事臣旣不敢以相職自居入朝之日曾以司直肅謝父母推 恩亦不敢陳乞今於 寵錫之下獨何可偃然自處以大臣而冒受也哉至於周急臣旣不足以當朝家待儒臣之禮而鄕居食土不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境其云周急果有何名耶臣自下鄕以來即爲懇辭以至經年幸得姑待下敎之 命臣誠感祝 天恩不知死所其不敢承受自是臣本情非以臺言之故而筵臣未詳曲折乃至誤達天聽遂至叟有輸送之擧臣於是驚惶抑塞罔知所措也臣又有一端羞愧之心不能自隱於 天日之下當初入都是臣子所不可已之事而向時臺臣已疑其出處休致之請盖出於一瞻 天顔之計而節次推轉以至於冒受廩祿臣以三十年避榮辭祿之身因此一行遂爲媒榮冒祿之人此乃自求而得之者回顧初心寧不赧然伏惟 聖上每以漢之嚴光諭臣而往年臺臣之 批又以一絲褒臣此雖出於 恩遇之隆有此匪倫之儗而臣則不敢以臣之無似而自棄其身以傷 則哲之明嚴光之放還也只是使光依舊羊裘釣澤而已豈有身在野外坐享富厚之樂至於如此哉臣於甲辰以一言而得蒙 聖鑑俯燭即卻議政官銜今於辭祿之請閱四年而尙此斬捷豈 聖上體下之仁有異於前後必以臣戀祿之心猶有所未祛者耳臣尤慚悚措身無地玆敢忘其煩猥畢陳微衷如此伏乞 聖明俯加哀憐而還收成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於批旨悉諭予意何過讓之至此哉甲辰冬見卿之後倏已四載恩卿之心于今益切矣卿亦豈不恕諒哉此不過因小子誠淺之致只自愧焉至於月廩尤何過讓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領受

幡然上來 史官尹光運來宣

왕세자의 관례와 가례의 두 예식에 나아가 참석하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간청하는 상소 정미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궁벽한 산골짜기에 엎드려 가만히 생각해 보니、오늘이 바로 우리 춘궁(春宮：太子의 宮。東宮。)저하(邸下)께오서 성덕(成德)하시는 좋은 날이온지라、우리 성상의 자애로우신 마음에 그 기뻐하심이 얼마나 크실까 삼가 생각해 보았사옵니다。무릇 온 나라의 살아 있는 모든 것이 목을 길게 빼고 기다리면서 기쁨에 넘쳐 손벽치고 뛰지 않음이 없사온데、신은 세 조정의 퇴물로 시골에 병들어 누워 있기에 서울에 급히 나아가 무도(舞蹈)의 의식을 펼치지 못하였사오니、전하의 거처를 우러러 바라봄에 사모하는 지극한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또한 생각해 보니、신이 월름(月廩：月俸으로 받는 米穀)의 일에 대하여 몇 일 전 승선(承宣)이 돌아갈 때 간청하는 뜻을 대략 다시 아뢰었사옵니다。대개 월름(月廩)은 조정에서 대신을 우대하는 근래의 예(例)이며、주급(周急)은 지난 날에 유현(儒賢)을 예우하던 특별한 은전(恩典)이옵니다。그런데 당초에 이러한 조목을 아뢸 때에 해당 관청에서

잘 살피지 않아, 결국 불초한 신에게 이 둘을 한꺼번에 내리게 된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서울에 있을 때 나라의 법전에 기록된 일상 봉록의 반과 달마다 지급되는 주육에 대해서는 받아 먹음을 사양하지 않고 성조(聖朝)에서 노신을 은혜롭게 봉양하는 훌륭한 뜻을 받들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주급에 대해서는 신은 마땅히 함부로 받아서는 안되기 때문에 상소와 연석(筵席)의 응대에서 누누히 간절하게 사양하였사옵니다。 성명께오서 참작하여 결정하신 제급(題給 : 題辭에 결정을 내리는 일)을 삼가 받았으나, 신은 그때 바야흐로 여저(旅邸)에 있었는지라 은혜롭게 돌봐주시는 은전에 혹 명분이 있는 듯 하여 신은 더이상 사양할 수가 없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하향한 후에 해당 관청에서 품신(稟申)하여 월름과 주급이 현읍으로부터 한꺼번에 송달되었는데, 그 수량이 외람되게도 많아 공무를 수행하는 대신의 봉록에 비하여 배가 넘으니, 이것은 전연 이치에 닿지 않는 일이옵니다。 생각컨대 당시에 퇴직하는 신하 중에 일상 봉록을 받지 않은 자가 있었기 때문에 주급으로 그 명목을 개칭했던 것인데, 주급이란 것은 바로 특별한 은전으로 그것을 삼등급으로 나눔에 있어 마치 봉록과 같은 요소가 있으므로 이미 이것은 의심할 만하옵니다。 하물며 월름과 더불어 주급을 한꺼번에 받는 것은 조정에서 하사하는 은전에 반드시 이와 같은 법이 없사오니, 아마도 해당 관청에서 관리함에 실수하여 그렇게 된 것 같사옵니다。 그러므로 신은 전날의 서계(書啓)에서 조정에서 예(例)를 고찰함이 상세하지 못했다고 아뢰었사오며, 나중에 한 번 직접 아뢰기를 기다렸사오나 마침 대언(臺言)이 있었는지라 그만 못하고 말았사옵니다。 이것은 해당 관청으로 하여금 다시 근거를 고찰하여 뒷날의 법식으로 삼게 하지 않으면 안되옵니다。 그리고 신에 있어서는 두 가지의 은사(恩賜)에 모두 받을 수 없는 뜻이 있사오니, 하향한 후에는 조정에서 베푸는 봉록이 마땅히 외지에 있는 신하에게 지급되어서는 아니되옵니다。 만약에 근래의 월름의 예를 적용한다 하더라도 이것은 대신을 대우하는 일이므로, 신은 이미 감히 재상의 직책에 스스로 거하지 아니 하였으며 조정에 들어갔을 때에도 일찌기 사직(司直)으로서 나아가 사례드렸고 부모에 대한 추은(推恩 : 侍從·兵使·水使 등의 아버지로서 나이가 칠십이 넘은 사람에게 正三品 通政大夫 이상의 품계를 올리던 일)도 또한 감히 주청한 것이 아니었는데, 이제와서 총사(寵賜 : 사랑하여 물품을 하사하는 일。 또는 그 물품。)가 내렸다고 어찌 태연히 대신으로 자처하고서 함부로 받겠사옵니까? 주급에 대해서도 신은 이미 유신(儒臣)을 대우하는 조정의 예(禮)에 해당되기에 부족하오며 시골 거처의 농토가 있어 굶주려 문을 나설 수 없는 지경에 까지는 이르지 않사오니, 그 주급을 운운함에 과연 무슨 명분이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이 하향한 이래로 즉시 간절하게 사양한 지 해를 넘기고 나서 다행히 잠시 하교(下敎)를 기다리라는 명을 받고 보니 신은 진실로 천은(天恩)에 감읍하여 죽을 곳을 모르겠사옵니다。 감히 받을 수 없는 것은 본래 신의 본심

에서 나온 것이며 대언(臺言) 때문이 아니옵니다。 연석(筵席)의 신하가 자세한 내용을 모른 탓에 마침내 전하께 잘못 전달되어 다시 송달하라는 조치가 내려졌사오니、 신은 이에 놀라움과 당황함에 짓눌려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은 또한 일단의 부끄러운 마음이 있어 하늘의 태양 아래에 스스로 숨어 있을 수가 없었기 때문에、 당초에 도성에 들어간 것은 신하로서 그만 둘 수 없는 일이었사옵니다。 그런데 지난 번 대신(臺臣)이 그 진퇴(進退)에 있어 늙어서 벼슬을 그만 두겠다는 신의 주청을 이미 의심했던 것은 대개 한 번이라도 전하의 용안을 바라보려 했던 생각에서 비롯된 것이었사온데、 절차가 바뀌는 바람에 결국 외람되게도 봉록을 받는 지경에까지 이르고 말았사옵니다。 신은 삼십년 동안 영화를 피하고 봉록을 사양해온 몸인데、 이 한 번의 행실로 말미암아 마침내 영화를 구하고 봉록을 탐하는 사람이 되고 말았사옵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스스로 구하여 불러들인 것으로、 처음에 먹었던 마음을 회고해 봄에 어찌 부끄럽지 않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생각컨대、 성상께서는 매번 한(漢)나라의 엄광(嚴光)에다 신을 비유하셨으며 지난 날 대신(臺臣)의 상소에 대한 비답에서도 또한 한결같이 신을 칭찬하셨사온데、 이것은 비록 융숭하신 은우(恩遇)에서 나온 것이었지만 여기에는 차서(次序)를 무시한 참월됨도 있었사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감히 신의 무능함에도 불구하고 스스로 자신을 포기하지 않음으로써 전하의 명철하심을 손상시키고 말았사옵니다。 한나라 광무제(光武帝)가 엄광이 돌아가도록 놓아둔 것은 다만 엄광으로 하여금 예전 그대로 양 갓옷을 입고 못에서 낚시질 하도록 했을 뿐이었지、 어찌 신과 같이 몸이 들녘에 있으면서 앉아서 부유함을 향유하는 즐거움이 이와 같은 지경에 이르게 했었겠사옵니까? 신은 갑진년(甲辰年)에 한 마디 말씀을 드림으로써 성감(聖鑑)의 굽어 살피심을 받아 곧장 의정(議政)의 관직을 면직 받았사온데、 지금 봉록을 사양하는 주청을 한지 이미 四년이 지났는데도 아직까지 이렇게 계속 권하시니、 어찌하여 성상께오서 아랫사람을 돌봐 주시는 어지심에 앞뒤로 다름이 있사옵니까? 이것은 틀림없이 봉록을 연연하는 마음을 신이 아직도 떨쳐버리지 못한 탓일 것이온지라、 신은 더욱 부끄럽고 송구스러워 몸둘 곳이 없사옵니다。 이에 감히 그 번거롭고 외람됨을 망각한채 이와 같은 미미한 충심을 다 아뢰었사오니、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딱하고 가엽게 여기시어 이미 내리신 명을 도로 거두어 주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 신은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오。 지난 번 비지(批旨)에서 나의 뜻을 모두 알렸는데、 어찌하여 지나치게 사양함이 이와 같은 지경에 이르렀소? 갑진년(甲辰年) 겨울에 경이 귀향한 후로 어느덧 이미 四년이 흘러 경을 생각하는 마음이 지금 더욱 간절한데、 경은 어찌하여 양해해 주지 못하는 것이오? 이것은 모름지기 소자(小子)의 정성이 부족한 소치인지라 다만 스스로 부끄러울

뿐이오。월름에 대해서는 또한 어찌하여 더욱 지나치게 사양하시오? 경은 모름지기 나의 지극한 뜻을 이해하여 안심하고 사양치 말고 받을 것이며 속히 올라 오시오。〔사관 윤광운(尹光運)이 와서 고하다。〕

## 辭周急疏 戊申

伏以臣伏蒙 聖朝罔極之恩得遂休致之願臣之即今奉職只在朝賀一事而病逐年加氣隨日減餘喘凜凜無復人理凡於朝家獻賀之禮一未進叅呼嵩之班而神識迷昧力不能構數行短疏以伸區區扞祝之忱屛伏窮山日夕俟罪不意 聖眷愈渥又有春等周急之 命臣誠驚惶憫憂罔知所以措身也臣之力辭月廩周急已及五載前後疏啓不啻累矣且昨年九月所上疏本備陳臣不敢冒受之實情兼擧該曹考例之謬誤而未蒙 聖明察納臣不敢叟爲蔓辭以重瀆擾之誅而今吏曹判書臣李台佐臣之久要詳知臣苦心眞情深加愍惻乃至仰達於黼纊之聽云臣之非虛辭飾讓之狀 天日之明亦必下燭之矣不受 君賜爲無禮冒承非分爲無義臣於二者不省所處一心愕愕寢食俱廢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以 聖上眷遇微臣夐絶千古而獨此一事未蒙 體諒至於如此耶玆又冒死陳懇伏乞 聖明憐臣所守之志哀臣將死之言亟收成命以安微分則臣生當祝華死當結草臣無任誠心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去國今已五載思卿之心豈嘗日夕少間哉噫甲辰冬卿之去鄕于今追思益切怪焉然予於卿雖誠淺若此以卿平日體國之誠豈不欲叟一見予乎頃聞吏判陳達欲爲別諭而未果矣卿疏先上此亦小子之誠淺矣不腆周急不宜過辭而卿意若此予若一見卿面則叟何持難乎特遣承宣罄悉心腹卿其體小子之至意因此春和幡然上來用副小子之誠 承旨權益淳來宣三月十二日夜聞賊變即發十三日暮抵城外翌朝承 批

## 주급을 사양하는 상소 무신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성조(聖朝)의 망극한 은총을 받아 마침내 벼슬을 그만두는 바램을 이루었사옵니다。신이 지금 받들어 행할 수 있는 직무는 다만 조정에 들어가 하례드리는 한 가지 일뿐이온데、병이 해마다 깊어지고 기력이 따라서 날로 감소하여 남아 있는 목숨이 금방이라도 끊어질 듯 하기 때문에 무릇 조정에서 하례드리는 예(禮)에 있어 송축하는 반열에 나아가 참석한 적이 한 번도 없었사오며、정신이 혼미하여 몇 줄 안되는 짧은 소장(疏章)을 엮어 손벽치며 축하드리는 구구한 정성을 펼칠 힘이 없었사옵니다。궁벽한 산 골짜기에 엎드려 밤낮으로 죄를 기다리던 중에、뜻밖에도 전하의 돌봐주심이 더욱 두터 워져서 춘등(春等)의 주급의 명이 계시온지라、신은 진실로 놀라움과 당황함으로 민망하여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이 월름과 주급을 힘써 사양한 지가 이미 五년이나 되어、계속해서 상소를 올려 아뢴 것이 한두번 뿐만이 아니었사옵니다。또한 작년 九월에 올린 상소에서는 신이 감히 함부로 받을 수 없는 실정을 갖추어 아뢰었사오며、아울러 해당 관청에서 예(例)를 고찰한 것에 오류가 있었음을 거론하였사오나、성명의 간압하심을 받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

신은 감히 더 이상 번거로운 소장을 지어 성상을 모독하고 어지럽게 하는 죄를 가중시킬 수가 없었사온데, 신의 오랜 동료인 지금의 이조판서(吏曹判書) 신 이대좌(李台佐)가 신의 고충을 잘 알고 있어서 진정으로 깊이 측은하게 여겨 마침내 지엄하신 전하께 우러러 아뢰었다 하옵니다。 헛된 말로 겉치레의 사양을 하는 것이 아닌 신의 실상을 하늘의 태양과 같은 전하의 밝으심으로 또한 반드시 잘 알고 계실 것이옵니다。 임금의 하사하심을 받지 않는 것은 예(禮)가 없는 일이며 분수가 아닌데도 함부로 받는 것은 의(義)가 없는 일이온지라, 신은 두 가지 경우에 있어 어디에 처해야 할지를 몰라 마음 가득히 걱정이 되어 침식을 전폐하였사옵니다。 『시경(詩經)』에 이르길,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어머님은 하늘이시니、어이 남의 마음을 모르시나이까)」라고 하였사옵니다。 어찌하여 성상께오서 미천한 신을 보살펴 주심이 천고(千古)에 현격하시면서도、오직 이 한 가지 일에 대해서만은 깊이 헤아려 주지 않으심이 이와 같은 지경에 이르렀사옵니까? 이에 다시 죽음을 무릅쓰고 간절함을 아뢰옵니다。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신이 지키는 바의 뜻을 가엽게 여기시고 장차 죽음에 임박한 신의 말을 불쌍히 여기시어、속히 이미 내리신 명을 거두심으로써 미천한 분수를 편안케 해주신다면、신은 살아서는 마땅히 전하의 영화를 축원할 것이며 죽어서는 마땅히 결초보은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성심으로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 경이 나라를 떠난지 지금 이미 다섯 해가 지났으나、경을 생각하는 마음을 어찌 일찌기 밤낮으로 조금이라도 늦추었겠소? 아! 갑진년 겨울에 경이 고향으로 떠났으나、지금에 와서 지난 일이 더욱 간절하게 떠오르니 이상한 일이오。 그러나 내가 경에 대하여 비록 정성이 부족함이 이와 같으나、평소에 나라를 염려하는 경의 성심으로 보아 어찌 다시 한 번 나를 보고 싶지가 않겠오? 지난 번에 이조판서의 주청을 듣고 별유(別諭)를 내리려고 했으나 행하지 못하였는데、경의 상소가 먼저 올라 왔으니 이것 또한 소자(小子)의 정성이 부족한 탓이오。 많지도 않은 추급을 지나치게 사양하는 것이 마땅하지는 않으나 경의 뜻이 이와 같으니、내가 만약에 경의 얼굴을 한 번 본다면 더이상 어찌 일을 미루기만 하겠소? 특별히 승선(承宣)을 보내 나의 진심을 다 전하노니 경은 소자의 지극한 뜻을 헤아려 주시오。 요즈음 봄날이 따뜻하니 속히 올라와 소자의 정성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 〔승지 권익순(權益淳)이 와서 고하다。 三월 十二일 밤에 적당(賊黨)의 변이 있다는 소식을 듣고、즉시 떠나 十三일 저녁에 도성 밖에 도착했다가 다음 날 아침에 비지(批旨)를 받음。〕

勤勩時違召命進伏金吾門外待罪疏 四月二十日

伏以臣於意外伏承 召命未知緣何故而 召臣蒼黃來伏闕外始聞以勤勩事 命召臣以三十年屛居之蹤七十九垂死之身得蒙 聖恩休致已久凡於朝政無所預聞今於勤勩一事尤何可有所叅涉玆敢退伏於金吾之外以俟慢命之誅臣罪萬死萬死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番招原任大臣也卿在城內故因政院稟達使之一體命招矣今觀卿疏何遑讓之至此哉然卿辭如此即令政院勿爲命招卿其安心勿待命焉 史官李裕身來宣

공훈을 책정할 때 소명을 어겼으므로 금오(의금부)의 문 밖에 나아가 엎드려 죄를 기다리는 상소 四월二十일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뜻밖에 소명(召命)을 삼가 받잡고서 무슨 이유 때문에 부르신 것인지를 알고자, 신은 황급히 나아가 궐 밖에 엎드리고서야 비로소 공훈을 책정하는 일로 소명을 내리셨다는 것을 알았사옵니다。 신은 삼십 년 동안 자취를 숨기고 거하여 일흔 아홉의 죽음에 임박한 몸으로 성은(聖恩)을 입어 벼슬을 그만 둔지가 이미 오래 되었는지라, 무릇 조정에 있어 관여한 바가 없었으므로, 지금 공훈을 책정하는 한 가지 일에 대해서 더욱 어찌 참여하여 간섭할 바가 있겠사옵니까? 이에 감히 물러나 금오(金吾)의 밖에 엎드려 어명을 어긴 죄를 기다리오니, 신의 죄는 만 번 죽어 또 만 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 이번에 부른 것은 원래 대신의 임무인데, 경이 도성 안에 있기 때문에 정원(政院 : 承政院의 약칭)에서 품계(稟啓)하였으므로 함께 부르라고 명한 것이었소。 지금 경의 상소를 보니 어찌하여 지나치게 사양함이 여기에 이르렀는가? 그러나 경의 사양함이 이와 같으니 즉시 승정원에 명하여 소명을 거두라 하겠소。 경은 안심하고 명을 기다리지 마시오。

〔사관 이유신(李裕身)이 와서 고하다。〕

謝 書下四字御筆又 降備忘褒諭疏 二十三日禮官 李濰來宣御筆即日呈疏

伏以臣於朝者伏承禮官下傳 御筆四字繼而伏見十行 綸綍臣手奉感泣一身無措昔燕昭王築金臺以奉郭隗隗未必賢也而能致樂劇之繼至今臣所蒙雖甚曠絶豈爲一人之私榮寵聳千萬世之觀瞻臣非敢自以爲可堪而第當沒身瞻仰銘心刻勵以無負我 聖上知遇之恩焉禮當進詣闕庭以謝 恩造而昨日罷班之後即登筵席歸家昏倒氣息奄奄萬無動身之望徐當俟得淸燕之暇一近 天陛以伸區區之忱焉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慈手書四字與特諭乃昨日筵席下敎之意卿何謝焉卿其安心善養竢間出入用副至意

넉 자의 어필을 써주신 것과 비망을 내려 칭찬해주신 것에 감사드리는 상소

二十三일 예관 이유가 와서 어필을 전함에 그날로 즉시 상소를 올림。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아침에 예관(禮官)이 전한 넉 자의 어필(御筆)을 삼가 받았사오며 이어서 열줄의 윤발(綸綍：임금의 말씀 綸旨)를 삼가 보고서、신은 손으로 받든 채 감읍하여 몸둘 바를 몰랐사옵니다。옛날에 연(燕)나라 소왕(昭王)이 금대(金臺)를 지어 곽외(郭隗)를 받들었는데、곽외는 반드시 뛰어나지는 못하였으나 능히 악의(樂毅)와 극신(劇辛) 같은 현자를 계속 불러 올 수 있었사옵니다。지금 신이 받은 바는 비록 그것과 큰 차이가 있지만 어찌 한 사람만의 사사로운 영광이겠사옵니까? 진실로 천만세 토록 우뚝 솟아 바라보이는 것이므로、신은 감히 스스로 감당할 수 있다고 생각치는 않사오나、다만 마땅히 종신토록 우러러 바라보고 가슴에 새겨 힘써 노력함으로써、우리 성상께오서 신을 인정하고 대우해 주시는 은혜를 저버리지 않으려 하옵니다。예의상 마땅히 대궐에 나아가 성은에 감사드려야 하오나、몇일 전 조회를 끝낸 후에 곧장 연석(筵席)에 참석하였다가 집에 돌아와 혼절하여 호흡이 끊어질 듯 하였사온 바 전연 몸을 움직일 가망이 없었사옵니다。그래서 한적하고 편안한 틈을 천천히 기다렸다가 어전에 한 번 가까이 나아가 구구한 정성을 펼치려 하옵니다。신은 황공스럽고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이번에 손수 네 글자와 특유(特諭)를 쓴 것은 바로 몇일 전 연석(筵席)에서 하교한 뜻이었는데、경은 무슨 감사를 한단 말이오? 경은 안심하고 몸을 잘 보양하였다가、낫기를 기다려 대궐을 출입하면서 나의 지극한 뜻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

## 救民策會議時違　召引罪疏

伏以大難纔平餘虞尚多善後之策莫大於保民之政臣於朝者伏見聖教慈詳惻怛之心愍急焦躁之慮溢於言辭之表　殿下於此知所先務凡在瞻聆孰不感泣臣於此際亦被命召之旨雖昏無知識豈不欲趨走承　命以答求助之盛意而自日昨詣闕之時猝得腰痛之証趾步不能自運未免坐違嚴召老臣事君之體自別而臣首犯逋慢之誅爲後輩口實罪尤萬死仍念今日救民策無其策欲作新法制則變亂之餘易致騷擾欲蠲減租賦則非但無儲惠亦不長惟有愼擇守令最爲切要若守令得其人則於見今法度之中可以隨事方便害不及民雖知人爲難八道三百餘郡邑難以盡擇然審愼差除責銓曹嚴明黜陟責道臣　殿下亦宜考察治否論其賞罰君臣上下一以此爲務則雖不中不遠矣此西漢所以得小康之治者也若小小變通或不無新奇可喜之說恐不足以行之於久長也臣之此言雖是陳談惟在力行之如何耳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疏中所陳誠甚切悉深用感歎有疾未赴其何傷焉

安心勿辭從容善攝焉

## 구민책을 회의할 때 소명을 어긴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큰 변난이 겨우 진정되었으나 남은 근심이 아직도 많사오니, 뒷일을 잘 수습하는 정책은 백성을 보호하는 정치보다 큰 것이 없사옵니다。 신은 아침에 성교(聖敎)를 삼가 받았사온데, 자상하고 측은해 하시는 마음과 다급하고 초조해 하시는 염려가 말씀 가운데 흘러 넘치오는지라, 전하께오서는 이러한 상황에 있어 가장 먼저 힘써야 할 바를 알고 계시오니, 무릇 눈과 귀가 달린 것이라면 무엇인들 감읍하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은 이러한 때에 또한 소명(召命)이 담긴 교지를 받았사오니, 비록 사리에 어두어 식견이 없긴 하지만 어찌 급히 달려가 명을 받들어 백성을 구제하시려는 훌륭한 뜻에 보답하고 싶지가 않겠사옵니까? 그러나 몇 일 전에 대궐에 나아갔을 때, 갑자기 허리가 아픈 증상이 일어나 촌보(寸步)도 스스로 움직일 수가 없어서 앉은채로 지엄하신 소명을 어김을 면치 못하게 되었사옵니다。 노신이 임금을 섬기는 일은 스스로 각별해야 하온데, 신은 맨 먼저 어명을 태만히 여긴 죄를 범하여 후배들의 비난을 받게 되었으니 그 죄는 더욱 만 번 죽어 마땅하옵니다。 또한 생각컨대 오늘날 백성을 구제함에 있어 진실로 그 묘책이 없사오니 새로운 법률을 만들려고 한다면 변란의 여파로 인하여 소요를 불러들이기 쉽상이오며, 조세를 탕감하려 한다면 혜택을 크게 할 수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오래 가지도 못할 것이옵니다。 오직 수령(守令)을 신중하게 뽑는 것만이 가장 절실하고 긴요하옵니다。 만약에 수령으로서의 적임자를 얻게 된다면, 지금의 법도 안에서 보더라도 일에 따른 방편에 있어 그 해가 백성들에게 미치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 비록 사람을 감식하는 일이 어렵고 팔도의 삼백여 군읍을 모두 다 가려 뽑기가 어렵긴 하지만, 신중하게 살펴 임명하는 일은 전조(銓曹 : 文武官을 전형하는 吏曹와 兵曹의 통칭)에 책임지우고 엄격하게 밝혀 출척(黜陟 : 공이 없는 사람을 내어 쫓고 공이 있는 사람을 올려 쓰는 일)하는 일은 도신(道臣 : 觀察使의 별칭)에게 책임지우며, 전하께오서도 또한 잘 다스리는지의 여부를 살피시어 그 상벌을 논함으로써 군신상하가 한결같이 여기에 힘을 쓴다면, 비록 딱 들어 맞지는 않는다 해도 크게 벗어나지는 않을 것이옵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서한(西漢)이 난리 후에 태평을 찾았던 다스림이었사옵니다。 진실로 사소한 임시변통에도 간혹 새롭고 기뻐할 만한 주장이 없는 것은 아니오나, 아마도 오랫동안 시행하기에는 부족할 것이옵니다。 신의 이러한 주장이 비록 말로 진술한 것이긴 하지만, 그 성공은 힘써 행하는 여부에 달렸사오니, 엎드려 원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유념해 주시옵소서。 신은 황공스럽고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 상

소 중에 아뢴 바가 진실로 매우 절실한 것이어서 깊이 감탄하였소。병이 들어 나아오지 못하였으니 심히 마음이 아프오。안심하고 사양하지 말 것이며 느긋하게 몸조리를 잘 하시오。

## 告歸疏 六月二十九日 御筆奉安後即呈

伏以臣幸及皈依於 君父之側得免蹂躪於兵塵之間此莫非 王靈攸暨而不意千古之曠典乃有四字之 旌褒臣始焉感涕終而愧汗不知所以自措也兵戈旣定之後宜即返身畎畝以無負 聖上知遇之恩而 御筆刊奉之前臣不宜離次一入城裒奄及四朔心燥氣鬱百病交生若不能須臾盖緣三十年在外習性變易譬如山禽野獸志在林藪樊籠之養不能以爲樂而適足以傷生今也事役旣畢不耐久留玆敢以短疏告皈而前日帳殿入侍伏蒙 聖慈愍臣之觸冒暑熱勉留勤摯矣今雖老炎未退若得出居郊外數旬舒暢稍待凉生始乃作行則庶不至仰貽 聖慮伏乞 聖明許臣退皈俾不至有狂易喪性之憂則臣生當祝華死當結草臣無任涕泣懇禱之至

答曰頃者入侍時豈不云歟方尋鄕路則豈不見小子而行乎宋非所望於平日者也今觀史官書啓前日曲盡待鄕之意徒皈不相孚矣今猶如此他日頻頻上來其可望乎卿其須體至意聽予面諭作行 同日承旨趙命來宣

## 돌아갈 것을 고하는 상소 六월 二十九일에 어필을 봉안한 후 즉시 올림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다행히 군부(君父)의 옆에 커의하여 병난(兵難) 중에서 유린당함을 면할 수 있었사오니、이것은 임금의 영험함이 미치지 않는 바가 없기 때문이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 천고의 넓으신 은전으로 녁 자의 정포(旌褒:선행이나 공적을 칭송함。旌賞)를 내리시니、신은 처음에는 감격하여 눈물을 흘렸으나 나중에는 부끄러움에 땀이 흘러 스스로 몸둘 바를 몰랐사옵니다。병난이 이미 평정된 후에 마땅히 즉시 시골로 돌아가 신을 인정하여 대우해 주시는 성상의 은혜를 저버리지 말았어야 했사오나、어필을 봉안하기 전에는 신을 마땅히 거처를 떠나서는 안 되었사옵니다。한 번 도성에 들어왔다가 어느덧 녁 달이나 되었사온데、마음이 조급해지고 기분이 울적해져서 온갖 병이 번갈이 생겨 마치 목숨이 잠시를 넘길 수 없을 것 같았사옵니다。이것은 대개 삼십 년 동안이나 시골에 있어서 습성이 바뀌었기 때문이오니、비유하자면 산이나 들녁의 금수는 숲풀에 뜻을 두고 있으므로 울타리 안에서 길러지는 것이 즐거울 수가 없어서 목숨을 해치지가 쉽상인 것과 같사옵니다。지금 해야할 일도 이미 끝났고 오랫동안 참고 머무를 수도 없는지라、이에 감히 짧막한 상소를 올려 돌아갈 것을 고하옵니다。지난 번 장전(帳殿:임시로 마련한 御

座)에 들어가 뵈올 적에, 인자하신 성상께오서 신이 더위를 무릅쓸 것을 걱정하시어 머물려 있으라고 권하심이 매우 도탑고 진지했사옵니다。지금 비록 늦더위가 아직 물러가지는 않았사오나, 만약에 교외에 나가 거하면서 몇 순(旬)을 마음 편하게 보낸 후 서늘해지기를 잠시 기다렸다가 비로소 이에 떠난다면, 아마도 우러러 성상께 심려를 끼치지는 않을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신이 물러나 돌아가도록 허락하심으로써 미쳐서 본성을 잃어버리는 근심에 이르지 않게 해주신다면, 신은 살아서는 마땅히 전하의 영화를 축원할 것이오며 죽어서는 마땅히 결초보은할 것이옵니다。신은 눈물을 흘리며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지난 번 들어와 만났을 때 어찌 말하지 않았소? 바야흐로 고향길을 찾아 나서면서 어찌 소자를 만나지도 않고 떠나려 하오? 진실로 평소에 바라던 바가 아니오。지금 사관의 서계(書啓)를 살펴보니 전날에도 귀향하겠다는 뜻을 곡진하게 아뢰놓고는 홀쩍 돌아가버려 서로 믿지를 못했었는데, 지금 오히려 이와 같으니 훗날에 자주 올라오리란 것을 어찌 바랄 수 있겠소? 경은 모름지기 지극한 뜻을 헤아려 내가 만나서 전하는 말을 듣고 떠나도록 하시오。

〔같은 날에 승지 조명(趙命)이 와서 전하다。〕

## 謝 降御札賜御膳及柴炭疏 七月三十日

御札疎凉城外豈若京邸十束竈木兩駄完炭先遣京邸體此至意入處調養仍賜追鰒湯問卿安否伏以臣於日昨伏蒙 聖慈愍念微臣 手書問疾掖隷臨門且 命輸送柴炭以禦疎冷又 賜珍鰒以調病口此是前古所罕有之 恩例臣百拜祗受不覺感淚盈襟莫知死所然而顧念臣向日書啓中陳懇則缺望亦甚矣自恨微誠未格徊徨踏蹜不知所以自措也臣於前後 諭旨俱承入京調養之敎而臣本家近來屢經喪故又於今夏臣出嫁曾孫女來留未久死於拘忌之疾鞠葬屬耳在京家屬亦皆出避不得還入臣寔無聊賴之地不得承 命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而且臣每於退皈之時必以旣退之身不可死於輦下陳達今當臨死之時豈可遽忘前言哉臣習靜多年不耐城市之煩鬧數旬留滯百病添加而目今寒節已屆臣之氣力又不堪再擧登程姑欲就一區靜僻處賃室移居以爲過冬之計近則江上遠不過江外一城內外一江南北在朝家顧恤之意無甚關緊而在臣病調養之道則迥然不同伏惟 聖慈察此情理特許任便居住無復拘檢則臣當安意入地以圖結草之報矣經營屢日始構短疏而神思迷憒語無倫次臣尤悚仄臣無任瞻望象魏泣涕懇禱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聞卿來到城外心甚欣慰而齟齬城外不若京邸故有所書諭矣旣聞事勢今觀卿疏叟何強哉卿其安心善養待氣力之稍勝扶入見予用副慇懃之至

## 어찰을 내려 주시고 어선과 땔나무·숯을 하사하심에 사례드리는 상소 七월三十일

어찰(御札)：「쌀쌀한 성 밖이 어찌 경저(京邸)만 하겠오。열 묶음의 땔나무와 두 수레의 숯을 먼저 경저에 보내니、이러한 지극한 뜻을 헤아리고 들어와 거하면서 몸조리를 하시오。아울러 전복탕을 내리어 보내면서 경의 안부를 묻는 바이오。」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몇일 전에 인자하신 성상께오서 미천한 신을 염려하심을 삼가 받았사온데、병세를 물으신 어찰을 받들고 액례(掖隷)가 문에 당도하였사오며、또한 땔나무와 숯을 송달하여 쌀쌀한 냉기를 막도록 명하시고 다시 진귀한 전복을 하사하시어 병든 입을 구완케 하시니、이것은 전고(前古)에 있기 드문 은전의 예(例)이옵니다。이에 신은 백 번 절하고 삼가 받았사온데、신도 모르게 감격의 눈물이 옷깃을 적시어 죽을 곳을 알지 못하였사옵니다。그러나 돌이켜 생각해 보니、신이 지난 번에 올린 서계(書啓)에서 간절함을 아뢰었사오나 소망에 어긋남이 또한 심하온지라、미천한 정성이 전하께 이르지 못했음을 스스로 한탄하여 배회하고 서성이면서 스스로 몸둘 바를 몰랐사옵니다。신은 전후의 유지(諭旨)에 대하여 서울에 들어와 몸을 보양하라는 하교를 모두 받들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신의 본가(本家)에서 근래에 상사(喪事)를 여러 번 겪었사온데、다시 금년 여름에 신의 출가한 증손녀가 와서 머무른지 얼마 되지 않아 꺼려하는 병에 걸려 죽었사옵니다。장례를 치러야 하는데 서울에 있는 가속(家屬)이 또한 모두 병을 피하여 나갔다가 미처 돌아오지 못하였으므로 신은 진실로 안심하고 의지할 곳이 없었사오니、신이 명을 받들지 못한 것은 일의 형편이 부득이 했던 탓이옵니다。또한 신은 매번 물러나 돌아갈 때마다 반드시 「이미 퇴직한 몸이므로 대궐에서 죽을 수는 없다。」는 주청을 하였사오니、지금 죽음에 임박한 때를 당하여 어찌 전에 한 말을 문득 잊을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신은 다년간 조용함에 익숙해져 있었던 터라 성시(城市)의 시끌벅적함을 참아내지 못하여 몇 순(旬)을 머무르는 동안 온갖 병이 겹쳤사오며、지금 추운 계절이 이미 닥침에 신의 기력으로는 다시 여정에 오르는 것을 감당할 수가 없사오므로、잠시 조용하고 외진 곳으로 가서 집을 빌려 이사하여 겨울을 지낼 생각을 하였사옵니다。가까이는 강가이고 멀어도 강 밖을 벗어나지 않으며、온 도성의 안밖으로 하나의 강이 남북으로 흐르옵니다。불쌍히 여겨 돌봐주시는 조정의 뜻에는 그다지 관계가 없사오나、신의 병에 있어 몸을 보양하는 방법은 현격히 다르옵니다。엎드려 생각컨대、자애로우신 성상께오서 이러한 사정을 살피시어 편한 대로 거주하도록 특별히 허락하시고 더이상의 구속이 없다면、신은 마땅히 편안한 마음으로 땅에 들어가 결초보은을 도모할 것이옵니다。몇 일 동안 계획대로 일을 시행하다가 비로소 짧은 상소를 엮었사

오나、정신과 생각이 혼미하여 말에 차서가 없사오니 신은 더욱 송구스럽사옵니다。신은 궐문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면서 눈물을 흘리며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경이 와서 성밖에 이르렀다는 소식을 듣고 마음이 매우 기쁘고 위안이 되었으나、불편한 성밖이 경저만 못하므로 이에 서찰을 써서 일렀던 것이오。그러나 이미 일의 형편을 듣고 지금 경의 상소를 보니 다시 어찌 무리하게 권하리오?경은 안심하고 몸조리를 잘 하여 기력이 조금 나아지기를 기다렸다가、들어와 나를 만나 은근한 마음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

## 以未得應 旨撰進冊子引罪仍陳戒疏

伏以臣伏蒙 聖上愍覆之恩一息尚今支延諸般痛苦之勢雖似稍減而只是爲年歲所壓四肢不屬自已喘急日以益甚凜凜如下山之日終無復回之理臣之所自悲者十載 殊遇千古無兩而來住近京之地將不得一瞻 威顔而死瞻望象魏日夕涕泣不意 聖明因延臣疏辭令諸大臣以常日心上之經綸即今民間之疾苦作爲冊子書進一通而病臣亦與於其中臣於是誠感激 聖明奮發求治之至意而臣稟性昏愚本無才識中罹奇疾以忘之一字爲治病之藥石凡於一切世務未嘗經心此意曾於甲辰初見 君父之日旣已悉陳矣今去甲辰已十年知覺亦已耗盡私家凡百亦不了了而加以今年疾疹綿延至於今日者乎雖欲杜撰芻蕘仰塞明旨茫然不知所以爲辭臣之負國至此而益甚矣不勝俟罪萬萬然有一說焉典誥謨訓載於經治亂興亡著於史從古求治之道舍此二者而奚以哉十年筵席 殿下之講經史者旣已遍矣而凡於政令施措之間未聞有一分宋效此則 殿下體行之有未至矣臣於前後或以除去文具以宋心行宋事或以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爲言者良以此也惟願聖明更加留意焉今此冊子書進之 命雖新於耳目殿下於經史旣不能得力如此則今於諸臣所進恐難以有補於治化若然則此事亦爲文具之皈臣竊閪焉臣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觀卿疏徃者所患已爲勿藥心甚欣喜而咫尺江郊尚未一見缺然曷諭疏中所陳辭雖簡而勉戒切宋深用感歎而不覺歎然可不惕然而服膺焉卿須益加安心善養副予至意 史官曺允濟來宣

## 책자를 찬하여 올리라는 교지에 응하지 못한 것을 스스로 사죄하며 아울러 경계함을 아뢰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불쌍히 여겨주시는 전하의 은혜를 삼가 입고 한 가닥 목숨이 지금까지 연장되어 제반의 고통스런 형세가 비록 조금 덜어진 것 같지만、다만 나이에 짓눌리어 사지가 자신에게 붙어 있지 않는 듯 하고 호흡의 가파짐이 날로 더욱 심해져서、그 두려움이 산을 내려오는 때와 같은지라 결국 회복할 가망이 없을 것이옵니다。신이 스스로 슬퍼하는 바는 십 년 동안 남다른 은우(恩遇)를 받음이 천고에 둘도 없을 정도인데 서울에 가까운 곳에 거주하면서도 장차 위엄스런 용안을 한 번 바라보지 못

한채로 죽는 것이오니, 궐문을 우러러 바라보며 밤낮으로 울고 있사옵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도 성명께오서 조정 신하의 상소로 말미암아 대신들에게 명하시어 평소에 마음먹고 있던 경륜을 바탕으로 오늘날 민간의 질고(疾苦)를 책자로 만들어 한 통씩 서면으로 올리라 했사온데、병든 신이 또한 그 가운데에 들어 있어서 신은 진실로 분발하여 구제하시려는 성명의 지극하신 뜻에 감격하였사옵니다。 신은 품성이 사리에 어둡고 우둔하여 본래 재주와 식견이 없었으며、중간에 심한 병까지 들어 「망(忘)」이라는 이 한 글자를 가지고 병을 치료하는 약과 침으로 삼아 무릇 일체의 세상 일에 일찌기 마음쓰지 않았사옵니다。 이러한 뜻은 일찌기 갑진년(甲辰年)에 군부(君父)를 처음 뵈올 적에 이미 자세히 말씀드렸사옵니다。 지금 갑진년에서 멀어진지 이미 십 년이나 되어 지식이 또한 이미 다 바닥났고 사가(私家)의 모든 일도 또한 분명치가 않으며、게다가 금년에는 질병이 끊이질 않고 이어져 오늘에까지 이르고 보니、비록 민간의 일을 책으로 엮어 명철하신 뜻에 우러러 답하고는 싶지만 아득하여 무슨 말씀을 드려야 하올지 모르겠사옵니다。 신이 나라를 저버림이 여기에 이르러서 더욱 심하오니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견연 이기지 못하겠사옵니다。 그러나 한 가지 말씀이 있사옵니다。 고대 제왕이 만든 법규는 경서에 실려 있고 치란(治亂)과 흥망은 사서(史書)에 기록되어 있사오니、옛부터 다스림을 구하는 길은 이 두 가지를 버리고서 무엇으로 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십 년 동안 연석(筵席)에서 전하께오서 경사(經史)를 강독하심이 이미 두루 미쳤사오나、무릇 정치명령을 베풀어 시행하는 사이에 아직 조금도 실효를 거두지 못하였사오니、이것은 전하께오서 몸소 실천하심에 미진함이 있기 때문이옵니다。 신이 전후로 어떤 때는 형식을 제거하시고 진정한 마음으로 실질적인 일을 행하시라고 말씀드리기도 하고、어떤 때는 다스림이란 많은 말에 있지 않으니 어떻게 힘써 행할 수 있는지를 돌아보시라고 말씀드리기도 한 것은 진실로 이것 때문이었사옵니다。 오직 원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는 이 점을 더욱 유념해 주시옵소서。 지금 책자를 지어 올리라는 이러한 명이 비록 이목(耳目)에 참신하긴 하지만 전하께오서 경사(經史)에 대하여 깊이 깨달아 힘을 얻지 못하심이 이미 이와 같사오니、지금 여러 신하들이 올리는 바로서는 아마도 정치교화에 보탬이 있기 어려울 것이옵니다。 만약에 그러하다면 이러한 일이 또한 형식에 그치고 말 것이온지라 신은 마음 속으로 민망하옵니다。 신은 황공스럽고 죄를 기다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 지금 경의 상소를 보니 지난 날의 병환에 대해서는 이미 약을 먹지 않는다고 하니 마음이 매우 기쁘오。 그러나 한강 교외의 지척에 있는데도 아직 한 번 만나보지 못하니 그 허전함을 어찌 말하지 않으리오。 상소 중에 아뢴 것은 말은 비록 간략하지만 경계하라고 권한 것은 절실하여 이로써 심히 감탄하였소。 나도 모르게 부족함을 느끼었으니 두려워

하면서 가슴 속에 새겨두지 않아도 되오。경은 모름지기 더욱 마음을 편하게 먹고 몸조리를 잘하여 나의 지극한 뜻에 부응하도록 하시오。〔사관 조윤제(曹允濟)가 와서 전하다。〕

## 辭周急疏

伏以臣於日昨伏見戶曹關文不意周急之 命復加於微臣此是曾前定式之事該曹想必有擧行文書而今乃如此臣誠愕貽不得不略陳顚末焉臣以負國逋臣獲罪 先朝朝廷雖不加罪臣之處義豈敢自同無辜比列恒人枯槁窮山乃分之宜非敢有毫分戀祿之意而甲辰赴京之日猥蒙 聖上罔極之恩待遇之隆夐絶千古至有傔服入朝之 命臣不勝感激欲開自進之路猥有休致之請而 聖明快賜允許臣旣自請且又肅 命則國典所載一半常祿似無可辭之義故受食而不辭至於周急臣之疏陳筵對畢暴不可受之意得蒙 聖明俯燭問于大臣而有叅酌除給之命臣瀆擾爲懼不敢叠辭此蓋當初辭受曲折也及其下鄕之後月廩周急之 命交下於縣邑而臣一切不敢祗受五載撕捱以至戊申己酉春初臣入對前席又暴懇迫之情而未蒙允許則臣不得已乃以就常祿中稍減其數名以月廩而題給則臣當承 命之意仰達而退矣其年夏間自 上詢問于今判府事臣李台佐不復周急而以四品之祿定爲月廩之數行之已及五載矣今以近京之故復有周急之 命臣之廉義豈有冒受之理而 聖上當初體下之仁亦豈不皈於虛套哉臣之離次盖欲皈死於親屬所會之處而至今不生不死進退無據蹤跡狼狽而所幸者上則依仰 君父頻承起居下則父子兄弟叔侄孫曾相守度日此爲三十餘年所未得之事而寓室亦復洿寂宜於調病前頭若無難傔事勢則亦欲仍留此地以終危喘矣今此近京之後乃有此等節拍旣罷之典還又復舊臣之此來適足爲終南捷徑之皈逃遁不得欲死無地伏乞 聖明察臣哀懇即賜還收以慰垂死之身臣無任攢手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辭若此已有前許豈不安于卿心其令該曹依李判府事所達擧行卿須安心焉 史官成範錫來宣

## 주급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이 몇 일 전에 호조(戶曹)의 공문을 삼가 보았사온데、뜻밖에도 주급의 명이 다시 미천한 신에게 내려졌사옵니다。이것은 일찌기 이미 정해진 법식이 있는 일로써 해당 관청에 들림없이 거행한 문서가 있을 것으로 생각되옵니다만 지금 여전히 이와 같으니、신은 진실로 놀라움을 금치 못하여 그 전말을 대강 아뢰지 않을 수가 없사옵니다。신은 나라를 저버리고 도망간 신하로서 선조(先朝)에 죄를 지었사온지라、조정에서 비록 벌을 내리지는 않았지만 신이 도의를 실천함에 있어 어찌 감히 스스로 죄가 없다고 여기고서 일반 사람들과 나란히 설 수 있겠사옵니까?메마르고 궁벽한 산골짜기에 거하는 것이 바로 분수에 마땅하다고 여겨 감히 조금이라도 봉록을 연연하는 뜻을 갖지 않았사옵니다。그런데 갑진년(甲辰年)에 서울에 나아갔을 때 외람되게도 성상의 망극하신 은혜를 입고 천고에 둘도 없는 융숭한 대우를 받아 평복(平服)으로 조정에

들어오라는 명이 계셨사옵니다。이에 신은 감격함을 이기지 못하여 스스로 벼슬에 나아가는 길을 열려고 했었사옵니다만、외람되게도 관직에서 물러나겠다는 주청을 드려 성명께오서 속히 윤허를 내려 주셨사옵니다。신은 이미 자청하였고 또한 명을 받들었으므로、나라의 법전에 실려 있는 상록(常祿)의 절반에 대해서는 사양할 만한 명분이 없는 듯하여 받아 먹고 사양하지 않았사옵니다。그러나 주급에 대해서는 신이 소장으로 아뢰고 연석(筵席)에서 응대하면서 그 받을 수 없는 뜻을 모두 말씀드림으로써、성명의 굽어 살피심을 받아 대신들에게 자문하시어 일부를 감하고 지급할 것을 참작하라는 명이 계셨사온지라、신은 더이상 소란스럽게 하는 것이 두려워 감히 다시 사양하지 못했사옵니다。이것이 대개 당초에 사양하고 받은 것의 자세한 사정이옵니다。하향한 후에 미쳐 월름과 주급의 명이 번갈아 현읍에 내려졌사오나、신은 모든 것을 감히 삼가 받지 않고 五년 동안 계속 고집을 부려 무신년(戊申年)에 이르렀었사옵니다。기유년(己酉年) 초봄에 신이 입궐하여 배알하는 자리에서 다시 간절하고 절박한 심정을 아뢰었사오나 윤허를 받지 못하여、신은 부득이 상록(常祿) 중에서 그 수량을 다소 감하여 월름이라는 이름으로 지급하는 것에 따랐사오니、신은 명을 받들은 뜻을 우러러 아뢰고 물러났사옵니다。그 해 여름에 성상께오서 지금 판부사(判府事)인 신 이태좌(李台佐)에게 자문하시어 더이상 주급을 내리지 않으시고、사품(四品)의 봉록으로 월름의 수량을 정하여 시행한지 이미 五년이 되었사옵니다。지금 서울에 가까이 있다는 이유로 다시 주급의 명을 내리셨으나、신의 염의(廉義)에 있어 어찌 함부로 받을 이치가 있겠사옵니까? 성상께오서 당초에 아랫사람을 보살펴 주시던 어지심이 또 어찌 겉치레로 돌아가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이 거처를 옮긴 것은 대개 친족들이 모여있는 곳으로 돌아가 죽고 싶어서였으나、지금은 살지도 죽지도 못하고 나아가고 물러남에 기댈 곳이 없으며 일이 뜻대로 되질 않사옵니다。그러나 다행스러운 것은 위로는 우러러 군부(君父)께 의지하여 빈번히 받들어 뵈오며 아래로는 부자·형제와 숙질·손자·증손들의 간호를 받으며 날을 보내오니、이것은 삼십여 년동안 일찌기 얻지 못했던 일이옵니다。그리고 거처하는 집이 또한 깨끗하고 고요하여 병을 조리하는데 마땅하므로 앞으로 만약에 불편한 일만 없다면、또한 그대로 이곳에 머물다가 다해가는 목숨을 끝마칠까 하옵니다。지금 이곳 서울 근교에 온 후로 이미 다 끊어졌던 이러한 은전이 다시 옛날처럼 되살아 났사오니、신이 여기에 온 것이 쉽게 벼슬길에라도 오르려고 한 것처럼 되어 버렸으므로、도망가 숨으려 해도 할 수 없고 죽으려 해도 죽을 곳이 없사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께오서 신의 애절한 간청을 살피시어 속히 도로 거두어 주심으로써 죽어가는 몸을 위안케 해주시옵소서。신은 손 모아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경

의 사양함이 이와 같으나 그것은 이미 전에 허락한 바이니 어찌 경의 마음이 편안치 못하리오? 해당 관청으로 하여금 판부사 이대좌의 주청에 따라 거행하도록 하였으니 경은 모름지기 안심하시오。〔사관 성범석(成範錫)이 와서 전하다。〕

## 辭周急疏 甲寅

伏以臣年已九耋病在萬分而凜凜危喘尙今支延者莫非 聖上顧恤之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第於日昨伏聞又下周急之 命臣誠愕貽當初此事變通之時大臣陳白案出於愛人以德 聖上處分有光於體下之仁而及至昨年又蒙 恩典因臣懇辭更令考據終亦以此施行則其所勘當非一再而已今者儒臣又此提起引擬非倫想是未及詳思之致臣竊爲之慨然也此事顚末 聖上旣已洞燭臣何敢更作枝蔓伏乞亟回成命使臣得以瞑目入地不勝幸甚且念休致諸臣因臣此事乃有不安之意臣竊瞿然深悔近京之失者玆事泛看則有所異同似有難便之端而究諸事理則案無義意今夫上自大臣下至庶官莫不有同僚而人各有情勢同僚中一人或以其情勢之難安而辭其俸祿則一司無故諸員豈以一同僚之故而一併辭應受之俸哉向日諸大臣之疏 聖批似欠此分析伏乞 聖明覽臣此疏若不以爲非則望以此意曉諭諸臣焉病思昏瞀語無倫脊臣尤死罪臣無任攢手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戀卿之老病若此深用念焉今者不腆之物意在養老卿何過讓卿其勿辭安心領受其須益加善養李奉朝賀所辭亦由於卿故未能敦迫矣所陳若此伊後當勉諭焉 史官南鶴宗來宣

## 주급을 사양하는 상소 갑인년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나이가 이미 아흔 살이 되었고 병이 위중함에 있는데도 다 죽어가는 위태로운 목숨이 지금까지 아직 붙어 있는 것은、분쌍히 여겨 돌봐 주시는 성상의 은혜가 아닌 것이 없사온지라 보답해야할 성덕이 하늘처럼 끝이 없사옵니다만、다만 몇 일전에 다시 내리신 주급의 명을 삼가 듣고서 신은 진실로 놀라움을 금치 못했사옵니다。당초 이 일을 변통할 때에 대신이 진언했던 것은 사실상 덕(德)으로 사람을 사랑하는 마음에서 나온 것이었사오며、성상의 처분에는 아랫사람을 보살펴 주시는 어지심의 빛이 있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작년에 이르러 다시 은전(恩典)을 받았을 때、신이 간절하게 사양함으로 인하여 다시 고려하라고 하셨사오나 결국에는 역시 그대로 시행되었으니、그 감당해내야 할 바가 한 두 가지 뿐만이 아니었사옵니다。지금 유신(儒臣)이 또한 이것을 제기하여 참월되고 차서에 어긋난다고 하니、이는 자세히 생각해 보지 않은 소치라고 사료되오며、신은 가만히 이를 탄식하옵니다。이 일의 전말에 대해서는 성상께오서도 이미 잘 알고 계시오니 신이 어찌 감히 더이상 말을 늘어 놓겠사옵니까? 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이미 내리신 명을 속히 거두시어 신으로 하여금 눈을 감고 땅에 들어갈 수 있게 하신다면 정말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또한 생각컨대、나이가 많아 벼슬을 그만

둔 여러 신하들이 신의 이러한 일로 인하여 편안치 못한 뜻이 있사온지라, 신은 저윽이 두려워 하면서 서울 근교에 거함으로 해서 생긴 실수를 깊이 후회하고 있사옵니다。이 일을 두루 살펴 보면 서로 다른 바가 있어 마치 편안치 못한 실마리가 있는듯 하지만, 일의 이치를 궁구해 보면 진실로 의의(義意)가 없사옵니다。지금 대저 위로는 대신으로 부터 아래로는 일반 관원에 이르기까지 동료가 있지 않음이 없사온데, 사람에게는 각각 일의 형편이 있기 마련이므로 동료 중의 한 사람이 혹 그 일의 형편상 편안치 못하여 자기 봉록을 사양한다고 해서, 한 관청의 아무 이유없는 여러 관원들이 어찌 한 동료 때문에 마땅히 받아야 할 봉록을 다 같이 사양할 수 있겠사옵니까? 지난 번 여러 대신들의 상소에 대한 성상의 비지(批旨)는 아마도 이러한 점을 헤아리시지 못한 듯 하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명께오서 신의 이러한 상소를 살펴 보시고 만약에 그릇되었다고 여기지 않으신다면, 이러한 뜻을 여러 신하들에게 잘 알려주시기를 바라옵니다。병으로 생각이 혼미하여 말에 차서가 없사오니 신은 더욱 죽을 죄를 지었사옵니다。신은 손을 모아 기도드리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경의 늙고 병듦이 이와 같은지라 심히 염려되오。이번에 많지도 않은 물건을 보낸 뜻은 노신을 봉양하는데 있으니 경은 어찌하여 지나치게 사양하시오。경은 사양하지 말고 안심하고 받으시오。그리고 모름지기 더욱 몸조리를 잘 하시오。이(李) 봉조하(奉朝賀)가 아뢴 것도 또한 경 때문에 비롯된 것이므로 계속 재촉할 수가 없소。진언한 바가 이와 같으니 이후에는 마땅히 경의 뜻을 알리는데 힘쓰겠소。

〔사관 남학종(南鶴宗)이 와서 전하다。〕

## 辭子尙鼎守令除授之命疏

伏以臣於日昨邸報中伏見有臣子前府使尙鼎儇近邑除授之 敎臣感激 天恩而第其條件雜出於戊申酬勞之中心不能無訝使兒孫輩訪問於入侍諸臣家則六日以後始聞銓長提起戊申事而 上敎發落則終不得聞知臣誠鬱歎曾前今奉朝賀臣李光佐有臣子尙鼎論功之請幸被 聖敎嚴截何意今日又有此言也此無他必以此事爲優待臣身之地而豈不與臣心大相遼絶哉臣之受知於 聖上固已夐絶千古而其在下者則知臣心而愛人以德者只有今判府事臣李台佐一人而已悠悠人世叟無有擧顔處豈不悲哉至於官職除拜若有拘於朝制請叙用請蕩滌者外未嘗有稟定擬授之事尙鼎歷試諸邑幸而不罥於官故其履歷則自牧使至縣監無不可者銓曹若以爲可用而憐其有老則隨闕擧擬何所不可而政席有避之時預先區區陳請如此乎且自 上下敎或出於俯循銓臣之議而姑且以是勘定則無乃近於欲其入而閔其門耶雖得口體之養臣心之所不願也臣每入京衷必聞此不欲聞之言誤爲離次噬臍無及顧今臣之病勢家力萬萬無移動之望逃遁不得懷不能自抑乃以猥雜之言一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察臣心事另加矜恕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恐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戀予之諒卿心久矣豈於卿子循例守牧之任不諒哉

頃者吏判所達蓋提起戊申事予之錄用之命專爲以養耆舊於卿有何不安之端乎卿須安心焉 史官黃珙來宣

## 아들 상정을 수령에 제수하신 명을 사양하는 상소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 신은 몇일 전에 저보(邸報)에서 전(前) 부사(府使)였던 신의 아들 상정(尙鼎)을 곧장 가까운 읍의 수령에 제수하라는 하교가 있는 것을 삼가 보고서 신은 천은(天恩)에 감격하였사오나, 다만 그 조목이 무신년(戊申年)의 공로에 대하여 보답하는 대목 중에서 섞여 나오는지라 마음 속으로 의아해 함이 없을 수 없었사옵니다. 그래서 자식들에게 입궐하여 여러 신하들을 만나 물어보게 하였는데, 신은 집에서 엿새 이후에야 비로소 전장(銓長: 銓官의 우두머리)이 무신년의 일을 제기했었다는 것을 알았사옵니다. 그러나 성상께오서 하교하신 결정에 대해서는 끝내 듣고 알 수가 없었는지라 신은 진실로 답답함에 탄식하였사옵니다. 일찌기 전에 지금 봉조하(奉朝賀)인 신 이광좌(李光佐)가 신의 아들 상정에 대하여 공을 논하는 주청을 하였을때 다행히 성교(聖敎)의 엄하신 거절을 받았사오니, 지금에 와서 다시 이러한 말이 있게 될 줄을 어찌 생각이나 했겠사옵니까? 이것은 다른 것이 아니라 틀림없이 이 일을 가지고 신을 우대하는 바탕으로 삼으려 한 것이오니, 어찌 신의 마음과 서로 현격하게 큰 차이가 있지 않겠사옵니까? 신이 성상께 인정을 받은 것이 진실로 이미 천고에 둘도 없을 정도이지만, 신하 중에 신의 마음을 알아주고 덕으로 사람을 사랑하는 자는 다만 지금 판부사(判府事)인 신 이태좌(李台佐) 한 사람 뿐이옵니다. 이제 유유한 인간세상에 더이상 얼굴을 들 곳이 없게 되었으니 어찌 슬프지 않겠사옵니까? 관직을 제수함에 있어 만약에 조정의 법제에 따라 본다면, 서용(敍用: 죄가 있어 면직당하였던 사람을 다시 임용하는 것)을 청하거나 탕척(蕩滌: 죄명을 씻고 다시 벼슬에 올려 씀)을 청하는 자 외에는 일찌기 품정(稟定: 윗사람에게 여쭈어 의논하여 결정함)하여 제수하는 일이 없었사옵니다. 상정이 여러 읍을 차례로 거쳤으나 다행히 관직에 저촉되는 일을 하지 않았으며 그 이력은 목사(牧使)로부터 현감(縣監)에 이르기까지 불가함이 없었으니, 전조(銓曹)에서 만약에 가히 쓸만 하다고 여기고 그에게 노친이 있음을 불쌍히 여겼다면 그 임용 결정을 따르는 것이 어찌 불가하겠사옵니까? 하오나 정석(政席)에 피함이 있는 때에 미리 먼저 이처럼 구구하게 주청해서야 되겠사옵니까? 또한 성상의 하교하심이 혹 전관(銓官)의 논의를 따라 구차하게 이로써 결정하신 것이라면, 이것은 들어 오게 하고는 싶은데 문을 닫아 버리는 경우와 가깝지 않겠사옵니까? 자식의 벼슬로 비록 몸의 봉양을 받는다 하더라도 신의 마음에는 원하지 않는 바이옵니다. 신이 입경할 때마다 반드시 이러한 듣고 싶지 않은 말을 들었기 때문에, 거처를 잘못 옮겼사오니 이제는 후회해도 소용이 없사

옵니다。지금 신의 병세를 돌아 보니 집안 형편으로는 옮겨 갈 가망이 전연 없으므로 도망가 숨을 수도 없사온지라、마음을 스스로 억제할 수 없어 이에 외람되고 번잡한 말로 군부(君父)의 앞에서 한 번 아뢰는 것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성명께오서 신의 심사를 헤아리사 특별히 긍휼히 여겨 용서해 주신다면 천만 다행이겠사옵니다。신은 황공하고 송구스런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내가 경의 마음을 헤아린지가 오래 되었는데、어찌 경의 아들을 예(例)에 따라 자목관(字牧官 : 守令을 일컬음。 字牧之任。字牧之官。)에 임명함에 있어 양찰하지 않았으리오? 지난 번에 이조판서가 아뢴 것은 대개 무신년의 일을 거론한 것이었는데、내가 임용을 명한 것은 오로지 노친을 봉양케 하기 위함이었으니、경에게 무슨 편안치 못한 이유가 있겠소? 경은 모름지기 안심하시오。〔사관 황윤(黃玧)이 와서 전하다。〕

## 臨終疏 乙卯正月 一日口呼

伏以臣不肖無狀福過灾生當初出海本爲密邇　君父下與子孫兄弟叔侄相依以畢餘生矣不意來泊江郊未及半年奇疾纏身竟至於此自六月初吉以後至于今日症情百出奇奇怪怪不可摟指入冬以後刺痛之症大勢雖退數三餘症肆力益毒皆人所罕見之症今臣小築纔成即得必死之疾誠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者臣之謂也近京以來終不得一瞻　天顔厥後朝賀之禮亦不計其數而虛受朝家待朝賀之禮臣心毁燹若負荊棘今玆正朝乃是三陽回泰爲一年之始　聖主親臨受賀百僚駿奔事尤異於他日而萬無轉身赴闕之道顧念朝賀非可奪之職願依宋明諸朝勤停月俸及月致之例使臣心得以安於入地則宋　聖主體下之仁臣不勝大願御醫守在江村爲日已多臣心不安尤莫知所喻臣肖翹之命大限有定非腐草陳根所能回生徒以不安臣心而已伏乞　聖上特命召還以安臣心則皈死而不忘結草之報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聞承宣所達深用念焉觀書啓之所達神明所相勿藥有瘳欣慰曷諭以疾未瘳其何所傷御醫卿恙快愈自當復命卿其安心其須善養 二日曉史官宣讀于牖下

## 임종소 을묘년 정월 一일에 구두로 아룀。

엎드려 아뢰옵건대、신은 불초하고 무능한 몸으로 복이 지나쳐 재앙이 생겼사옵니다。당초에 강 가로 거처를 옮겼던 것은 본래 군부(君父)를 가까이 하고 아래로는 형제·자손·숙질들과 서로 의지하면서 여생을 마치기 위함이었사옵니다。그런데 뜻밖에도 강가 교외에서 머문지 반 년이 채 못되어 기이한 병이 온 몸을 감싸 결국 여기까지 이르고 말았사옵니다。유월 초 이후부터 오늘에 이르기까지 온갖 병증(病症)이 생겼는데、그 기이하고 괴이함은 손으로 꼽을 수가 없사옵니다。또한 겨울에 접어든 이후에는 찌르는 듯한 통증이 있사옵니다。큰 고비는 비록 물러갔사옵니다만、서너 가지 남은 증상은 강력하고 더욱 지독하여 모

두 사람들이 보기 드문 증상이옵니다。지금 신의 작은 거처가 겨우 이루어졌는데 곧장 반드시 죽게될 병을 얻었으니、진실로 이른바 「봄 누에가 죽음에 이르자 실이 바야흐로 다해 간다」는 것은 신을 두고 하는 말이옵니다。서울 근교에 머문 이래로 결국 한 번도 전하의 용안을 우러러 뵙지 못하였사오며、그후로 입조하여 하례드리는예(禮)가 또한 그 수를 헤아리지 못할 정도이었사오나、입조하여 하례드리는 예를 조정에서 시행한다는 소식만 하릴없이 전해 듣고서、신의 마음은 심히 걱정하여 마치 가시덤불을 지고 있는 듯 하였사옵니다。이번의 정월 초하루는 바로 삼양(三陽：易의 卦의 세 陽爻)이 회태(回泰)하는 일년의 시작으로、성주(聖主)께오서 친히 임하셔서 하례를 받으시고 온 신료(臣僚)들이 분주하여 그 일이 다른 날보다 더욱 다르오나、신은 몸을 움직여 대궐에 나아갈 길이 전혀 없사옵니다。돌아보아 생각컨대 입조하여 하례드리는 일은 빼앗을 수 없는 직무이오니、원하옵건대 송(宋)과 명(明)의 조정에서 월봉(月俸)을 매달 지급하는 것을 멈추었던 예(例)에 따라 신이 편안한 마음으로 땅에 묻힐 수 있도록 해주신다면、그것은 진실로 아랫사람을 돌봐 주시는 전하의 어지심이오니 신은 더이상 바랄 게 없겠사옵니다。어의(御醫)가 강촌을 지킨지도 시일이 이미 많이 흘렀으므로、신은 마음이 불안하여 더욱 고할 바를 모르겠사옵니다。신의 보잘 것 없는 목숨에 그 수명이 정해져 있는지라、썩은 풀과 묵은 뿌리처럼 회생할 수가 없으므로 다만 신의 마음을 불안하게 할 뿐이옵니다。엎드려 청하옵건대 성상께오서 특별히 명하시어 어의를 소환하심으로써 신의 마음을 편안케 해주신다면、죽어서라도 결초보은할 것을 잊지 않을 것이옵니다。신은 송구스럽고 간절히 기도하는 마음을 가눌 길이 없사옵니다。

비답왈 상소문을 살펴보고 경의 간절함을 잘 알았소。지난번에 승선(承宣)이 아뢴 바를 듣고 심히 염려하였으나、서계(書啓)에서 진언한 바를 보니 천지신명의 도움으로 약을 먹지 않고도 나았다고 하니 기쁘고 위안이 됨을 어찌 알리지 않으리오? 병 때문에 참석하지 못하였는데 어찌하여 상심하시오? 어의가 기다리고 있다가 경의 병환이 쾌유되면 스스로 마땅히 복명(復命：명령을 받고 일을 처리한 사람이 그 결과를 보고함。)하러 떠날 것이니、경은 안심하고 모름지기 몸을 잘 보양하시오。〔二일 새벽에 사관이 창아래에서 전하여 읽다。〕

## 奉 朝賀艮齋公神道碑文

惟我 肅宗大王在位四十六年久道化成名碩登進並以事功忠蓋經術儒雅各有展布以鳴 國家之盛而至若急流中勇退如錢淡成者獨有艮齋崔公而己當公之退處林下與山澤槁枯無異殆若忘世及夫 國有大逆凜凜有危迫之憂則奮身自力疾馳告急便 宗社獲安人心帖息斯豈非君子之大勇歟功高一代而公不自居 聖主深知公而不枉其志煌煌四大字可與穹壤同弊則山河帶礪有不足論嗚呼公之晩

年一着尤可以見其平日所存而進退隱現惟義與比者也公諱奎瑞字文叔海州崔氏以文憲公冲爲始祖奕世嬋嫣名德相承至　本朝集賢殿副提學萬理爲　英陵朝名臣孤竹公慶昌以文武全材称又再傳諱振海安山郡守　贈左贊成爲公大父考諱碩儒砥平縣監　贈領議政妣光州金氏公以司導寺正諱碩英之子而爲叔父後所生妣光州金氏公幼而聰穎特達五歲出後有長者使之寫其情事應聲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見者異之己酉中司馬庚申除永禧殿叅奉擢別試文科自承文院副正字以至于大拜内外踐歷已具幽堂之誌而其在憲府以持平論江華留守尹堉營私病民又嘗坐府杖治官竪之恣横者在諫院以大司諫論中批擢三臣有失僉擧之義在　經筵以副提學陳折受之弊曰凡言守令之羞必曰民不見吏堂堂　聖朝分遣虎而冠者奪取窮民口吻中物使邑吏不得寧其在事體何如也已巳　元子定號上盛氣以待諸臣曰不從吾言者納官退去公進曰　聖上春秋方盛　王子之生纔數月　正宮終無螽斯之慶則國本不期定而自定矣今以官爵脅持不但待羣下大薄　殿下於此失言大矣己卯以禮曹判書乞暇沐温泉遂歸龍仁之魚肥谷時公年五十歲矣眷注方隆名位方盛上下之交非有鑿枘難合者決意長往不竢終日雖愛公者固不能無惑不愛公者隨以甚閒而　朝旨敦迫謫責切峻介石之志終無所撓及甲辰辭疏畢陳自廢之義而始知公之前日告退意有在也今　上初即位公力辭首輔乃許以軍御入侍　上曰若有勉戒者願聞一二焉公辭謝因曰夫孝者百行之源伏聞　殿下哭泣顔色人無不感激竊願以孝經帝王之孝自勉又曰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臣敢以重之一字爲　殿下献時有李義淵者托以儒疏上誣　景廟公留疏即歸　上連降別諭備言三不可去之義公附奏臣在　大行朝進一疏曰朝廷置身於數外槁枯窮山守死不變則其於勵廉之道未必不爲燕臺之郭隗不猶愈於身在都下無所裨補者乎戊申之事　上欲以元勳歸公既而終不可強則手書一絲扶鼎以旌之是歲寓江都癸丑九月移龍山搆小窩扁曰蠶窩且書狐死首邱葉落歸根八字於壁上以見志焉甲寅臘月晦日命家人掃室正席浴体易服至翌朝口占遺疏屏婦女儼然而逝春秋八十六前一旬有大星隕於家園未就襲異香經日不散呼亦異矣傳　批史官回陳公已逝　上降備忘數百言俾更申諭曰替余躬往又　教曰黄耇其逝予將何依士於知友猶宜成其美予於元老許以知心則徒思寵耀不念成美之道乎勿用大臣例以奉朝賀祿俸限三年繼給令太常不待狀贈諡幷贈東國秘器以其三月歸葬于陽城筧篇谷丑坐之原　上嘗與諸臣論及公曰雖以古之名臣論之首尾進退之完全未有如崔奉朝賀者嗚呼此可以見君臣之際也公之得於天者清明高朗而濟之以己分上用力密切嘗曰不忮不求不踰閑是吾七字符以是榘公平生則可知己公於少月遇人如方外者流目公以爲無傷人害物之意蓋其祥和之氣發於外望見而知之也立朝未幾已有不樂仕宦之情名途進取視之如蘧廬若其不求而至者則有之而初無求而後得之者固已無愧於不忮不求之訓矣錆亦承教於公曰人之病須知内外陰陽之辨事在公衆則坦然做去不然而他人所不知處則却不欲其知之吾於此每有發省者公之省身克己之功可謂眞切其所以不踰閑者又不可只從外面粗淺處求之而已公之前後　筵對勉戒之語多在誠之一字最後以陰陽交戰痛加科檄一轉語仰勉者讀之不覺其竦動有開發人處引　君當道之義痛切懇至已今炯炯猶若可識也夫人全州李氏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大提學憲之女安貧崇儉克配公德其德行備公所撰行錄擧六男二女男長尚震縣監次尚復僉正次尚鼎叅議次尚謙別檢次尚

觀郡守次尙履文科持平女適郡守沈宗賢士人元命鬲尙震男郡守駿興正郎運興女沈東鎭林象九注書李顯祚尙復男敎官普興範興尙鼎無子子運興尙謙昀喆興正郎景興寅興女校理李彝章尙觀無子子範興尙履男洗馬載興女文學具允明縣監朴善源沈宗賢男司評鏞女敎官李命德元命鬲男僉正景濂女李匡顯內外曾孫不盡記嗚呼公之名德出處國史書之學士大夫誦之何待區區淺陋之發揮而墓道文字猥承見屬旣辭之不獲則不敢爲一毫溢辭者竊恐有負公雅志而亦非所以平日誦慕之實心也

崇禎後一百二十二年己巳 月 日立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侍講院贊善成均館祭酒 沈 錥 撰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 曺命敎 書

## 봉조하 간재공 신도비문

숙종대왕 재위 四十六년동안 덕화(德化)가 이루어져 명공·석학들이 등용되었다。아울러 사공(事功)·충성 경술(經術)·유아(儒雅)로써 각기 자기의 재능을 발휘하여、나라가 한창 번성하였다。이에 이르러 급류 가운데 마치 전담성(錢淡成)같이 용감히 물러난 자는 오직 간재(艮齋) 최공 뿐이다。공이 조정을 물러나 임하(林下)와 산택(山澤)에 고고하게 살면서 마치 세상을 잊은 것처럼 하였지만、나라에 대역(大逆)이 일어나자 위험하고 급박하다고 걱정하여 몸을 떨쳐 힘껏 달려와 급변을 아뢰었다。그래서 종묘·사직을 안정케 하고 사람들의 마음을 편안케 하였으니、이 어찌 군자의 커다란 용기가 아니겠는가?

공의 공훈이 일대에 높았지만 공은 스스로 교만하지 않았다。성상께서도 공을 깊이 아시고 「그 뜻을 굽히지 않았다(不枉其志)」는 네 개의 커다란 글자를 써주셨으니 하늘과 땅이 다 닳아 없어지며 태산이 숫돌처럼 얇아지고 황하가 띠처럼 가늘어질 때까지도 그 공훈을 논하기에는 모자란다。아아、공의 만년에 가서 그 평일에 지녔던 마음과 진퇴(進退)·은현(隱現)이 오로지 의(義)에서 나왔음을 알 수 있게 되었다。

공의 휘는 규서(奎瑞)이고 자는 문숙(文叔)이다。해주 최씨는 문헌공 충(冲)이 시조인데、대대로 훌륭한 명사와 덕행들이 서로 이어 나왔다。본조에 들어와 집현전 부제학 만리(萬理)가 세종조의 명신이었으며、고죽공(孤竹公) 경창(慶昌)은 문·무를 아울러 갖춘 인물로 칭찬받았다。그 손자의 휘는 진해(振海)인데 안산 군수를 거쳐 좌찬성(左贊成)에 추증되었으니、공에게는 조부가 된다。

부친의 휘는 석유(碩儒)이니 지평(砥平)현감을 지내고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으며、모친은 광주 김씨이다。공은 사도시(司導寺)정(正) 휘 석영(碩英)의 아들인데 숙부의 뒤를 이었으며、공을 낳아준 모친도 광주 김씨이다。

공은 어려서부터 총명하고 남달랐으며、五세에 숙부 댁에 양자로 나갔다。어떤 어른이 그에게 속마음이 어떠냐고 물어보자 곧、

「남들은 모두 하늘(아버지)이 하나이지만, 나만은 하늘(아버지)이 둘이다」라고 대답하니, 보는 사람들이 모두 놀랐다.

기유년(一六六九) 사마시(司馬試)에 급제하고 경신년(一六八〇)에 영희전(永禧殿) 참봉(종九품)이 되었다. 문과 별시(別試)에 급제하여 승문원 부정자(副正字 : 종九품)부터 내·외 요직을 두루 거쳤으니, 그 자세한 관직은 묘지(墓誌)에 모두 기록하였다.

공이 사헌부에 지평(持平 : 정五품)으로 있으면서 강화유수 윤계(尹堦)가 사사로운 일을 시키느라고 백성들을 병들게 한 처사에 대하여 탄핵하였고, 또 한번은 사헌부에 앉아서 못된 짓을 제멋대로 저지르는 환관(宦官)을 곤장으로 다스리기도 하였다.

사간원(司諫院)에 대사간(大司諫 : 정三품)으로 있을 때에는 전형을 거치지 않고 임금의 특지(特旨)로 관원에 임명된 세 신하가 모두 관원 뽑는 올바른 도리를 잃은 경우라고 논박하였다.〔숙종 十五년(一六八九) 一월 一일에 정언 김덕기가 「예조판서 김덕원·호조참판 남익호·우윤 이항세 신하를 전형도 거치지 않고 임금의 특지(特旨)로 임명한 것은 도리에 어긋났다」고 논하였다. 최규서는 그 이튿날인 二일에 사간원의 책임자인 대사간으로 임명되었는데, 三일에 다시 앞서의 주장을 그대로 논하였다.〕

경연(經筵)에 부제학(副提學 : 정三품)으로 있을 때에는 지방 수령들이 자기 몫의 조세를 떼어먹는 폐단을 아뢰었다.

「수령의 선정(善政)을 말할 때에는 반드시 『백성들이 관리를 보지 못한다』고 했읍니다. 그런데 조정에서 『관을 쓴 호랑이〔虎而冠者〕』를 고을마다 나누어 보내서 가난한 백성들의 입속에 든 것까지 빼앗게 하여 읍리(邑吏)들로 하여금 제 일을 못하게 하니, 사체(事體)가 어찌 되겠습니까?」

기사년(一六八九)에 원자(元子)를 정호(定號)할 때에 임금께서 화내시며 여러 신하들에게

「내 말을 따르지 않을 자들은 벼슬을 내어 놓고 물러가라」

고 말씀하셨다. 그러자 공이 나아와서 말하기를

「성상께서 춘추가 아직 젊으시고 왕자도 이제 태어난지 겨우 몇 달 밖에 안되었읍니다. 정궁(正宮 : 인현왕후 민씨)께서 끝내 왕자를 낳지 못하신다면, 나라의 근본을 따로 정하지 않더라도 저절로 정해질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성상께서 신하들에게 벼슬을 가지고 협박하시니, 여러 신하를 대하는 태도가 크게 박해졌을 뿐만 아니라 전하께서 크게 실언(失言)하신 것입니다」〔숙종 十四년(一六八八)에 후궁인 소의(昭儀) 장씨가 왕자(뒷날의 경종)을 낳았다. 장씨의 유혹에 빠진 숙종이 이 왕자를 세자로 세우려고, 十五년 一월 一일에 원임(原任)·시임(時任)대신들과 六조 판서·판윤·三사(三司) 장관들을 불러들여 의견을 들었다. 이때 많은 신하들은 반대의 표시로 오지 않았다. 숙종은 신

하들에게 이렇게 말했다。「나라의 근본이 아직 정해지지 않아서、백성들의 마음이 안정되지 않는다。오늘의 계획은 다른 데에 있지 않다。만약 멀리서 빙빙 돌며 관망하거나、감히 이의가 있는 자는 벼슬을 내어 놓고 물러가라」왕비 인현왕후가 아직 젊어 왕자를 탄생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여러 신하들이 어찌 대답해야 할지 모를 때에、최규서가 나서서 숙종께 바른 말을 한 것이다。그달에 소의 장씨는 희빈(禧嬪)이 되고、원자(元子)는 그 이듬해인 一六九〇년 六월에 왕세자로 책봉되었다」

기묘년(一六九九)에 예조판서(정二품)로 있으면서 휴가를 빌어 온천에 가서 목욕하고는、용인(龍仁)에 있는 어비곡(魚肥谷)으로 돌아가 살았다。그때 공의 나이 쉰살이었다。임금의 사랑이 한창 높았고 공의 명성과 지위도 바야흐로 높아졌으며、위 아래의 벼슬아치들 가운데 공과 의견이 안맞거나 어울릴 수 없는 자는 아무도 없었다。그럼에도 시골로 돌아가 살겠다고 결심한 뒤엔 하루도 기다리지않고 돌아갔다。비록 공을 사랑하는 자라도 당혹하지 않을 수 없었으며、공을 사랑하지 않는 자까지도 따라서 걱정하였다。빨리 돌아오라고 준절하게 꾸짖는 임금의 교지가 내려졌지만、돌같이 꼿꼿한 공의 뜻은 끝내 흔들리지 않았다。갑진년(一七二四)에 사소(辭疏)를 올리면서 스스로 물러난 뜻을 밝히자、그제서야 공이 전날에 물러난 뜻이 어디에 있는지 비로소 알게 되었다。

금상(今上：영조)께서 처음 즉위하셨을 때에 공이 힘써 재상 직을 사양하자、임금께서 허락하시고 군함(軍啣)으로 들어와 뵙게 하고는

「짐이 힘써 지킬 것이 있다면、한두 가지를 듣고 싶다」

고 말하였다。공이 사양하면서

「무릇 효(孝)란 온갖 행실의 근원입니다。엎드려 듣건대 전하께서 곡읍(哭泣)함에 그 안색에 감격하지 않는 사람이 없다고 하오니、전하께서는 〈효경(孝經)〉으로써 제왕(帝王)의 효에 스스로 힘쓰소서」

라고 말하였다。또한

「〈논어〉에『군자가 자중하지 않으면 위엄이 없고、학문도 견고해지지 않는다〔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라고 하였습니다。신은 감히『중(重)』이라는 한 글자를 전하를 위해 바칩니다」

라고 말하였다。

그때 유학(幼學) 이의연(李義淵)이란 자가 유소(儒疏)를 올려 경종(景宗)을 모함하였다。〔이의연이 신축지사(辛丑之事：一七二一년에 숙종이 죽고 경종이 즉위하면서 영조를 왕세제로 책봉하고 잠시 대리청정케 했던 일)를 들춰내면서 경종과 영조와의 관계 및 정부의 고관들을 규탄하였다。이의연은 며칠 뒤에 우의정 조태억의 청에 의하여 외딴 섬으로 귀양갔다〕공이 마침 서울에 올라왔다가 소(疏)를 올리고는 즉시 용인으로 돌아갔다。임금께서 잇달아 별유(別諭)를 내리면서 〈삼불가거지의(三不可去之義：세 가지 돌아갈 수 없는 의리)〉를 갖추어 말하자 공이 다시 글

을 올려 아뢰었다。

「신이 대행왕(大行王：경종)의 조정에 있을 때에 한번 소를 올렸었는데、〈조정에서 신의 몸을 궁벽한 산속으로 내쳐서 말라 죽게 하더라도 신은 죽음으로써 절조를 지키고 변치 않겠습니다〉라고 했었읍니다。그것은 힘써 섬기는 도리에 있어서 반드시 연대(燕臺)의 곽외(郭隗：전국시대 연나라의 현인。소왕이 현인을 불러 모아 연나라를 부강하게 하려고 하자、五백금을 주고 천리마의 죽은 뼈를 사들여 결국 산 천리마를 얻은 고사를 말하면서、자기부터 스승으로 섬기게 하였다。소왕이 곽외를 위하여 새로 궁실을 짓고 스승으로 섬기자、악의·추연·극신 같은 현인들이 그 소문을 듣고 연나라로 몰려들어 연나라는 곧 부강해졌다)가 자신의 몸이 서울에 있으면서도 아무런 도움이 못되는 것보다는 낫다는 뜻이 아니겠읍니까?」

무신년(一七二八) 사건〔신임사화 이후 실각당했던 소론일파에서 이인좌·정희량 등을 중심으로 밀풍군 탄(坦)을 추대하고 반란을 일으켰다。먼저 이인좌가 청주를 습격하여 병사 이봉상을 죽이고 스스로 대원수가 되어、「영조는 숙종의 왕자가 아니니 억울하게 죽은 경종의 원수를 갚자」고 군사들을 선동하였다。이때 용인에 은퇴해 있던 소론의 원로대신 최규서가 이 소식을 듣고 깜짝 놀라 조정에 고변(告變)하였다。병조판서 오명항에 의해 반군은 진압되고、그 뒤로 소론은 완전히 실각하고 노론 일파에서 정권을 잡았다〕 때에 임금께서 원훈(元勳)의 공을 공에게 돌리려 하였지만 끝내 강력히 사양하였다。그래서 임금께서 손수 「일사부정(一絲扶鼎：실 한 오리가 솥을 지탱하였다—여기서 솥은 조정을 뜻한다)」이라는 글씨를 써 주시어 그 공을 기렸다。이 해에 강화도에 우거하였다。

계축년(一七三三) 九월에 용산으로 옮겨서 작은 집을 짓고、〈잠와(蠶窩：누에집)〉이라 현판을 달았다。그리고는 벽 위에다 〈여우는 죽을 때에 언덕으로 머리를 돌리고、나뭇잎은 떨어질 때에 뿌리로 돌아간다(狐死首邱、葉落歸根)〉라고 여덟 자를 써 붙여 자기의 뜻을 보였다。

갑인년(一七三四) 선달 그믐에 집안 사람들에게 방을 치우게 하고는、자리를 똑바로 깔고 목욕한 뒤에 옷까지 갈아 입었다。그 이튿날 아침에 입으로 유소(遺疏)를 불러주고는 부녀자들을 물리친 뒤에 자연스럽게 세상을 떠났다。춘추가 여든 여섯이었다。열흘 전에 커다란 별이 집안 정원에 떨어지고、이상한 향내가 하루가 지나도록 흩어지지 않았다。아아、이것도 또한 기이한 일이다。사관이 돌아와서 〈공이 이미 죽었다〉고 아뢰자、임금께서 비망기(備忘記) 수백언을 내리시고 다시 거듭 말씀하시면서

「내 대신 직접 가보라」

하시고는 또 유지를 내리셨다。

「늙은 재상이 이제 가버렸으니、내 장차 누구를 의지할 건가。선비는 자기를 알아주는 벗에게서 그 아름다움을 이루고、나는 원로에게서 그 마음 알아주길 허락했었다。그는 한갓 은총만 생각하면서 자기의 아름다움을 이루려고 하지

는 않았다。 그의 장례를 대신(大臣)의 예에 따르지 말고、 봉조하(奉朝賀)의 녹봉을 三년 기한으로 계속 지급하라」

또한 태상(太常)에게 명하여、 공의 집안에서 시장(諡狀)이 올라오길 기다리지 말고 시호를 내리게 하셨으며、 아울러 동국비기(東國秘器)를 내리게 하셨다。 그해 三월 양성(陽城)으로 돌아가서、 남남서(南南西)쪽을 바라보는 언덕에 장사지냈다。

임금께서 일찌기 여러 신하들과 더불어 논하다가、 이야기가 공에게 미치자、

「비록 옛날에 이름난 신하라 하더라도 처음과 끝 벼슬에 나아옴과 물러남이 완전한 신하를 논한다면、 봉조하 최규서와 같은 자가 아직껏 없었다」

아아、 이야말로 군신의 사이를 볼 만한 말이다。 공은 하늘로부터 청명고랑(淸明高朗)한 성품을 타고나 힘써 일을 이루었다。 공이 일찌기

「〈질투하지 않고、 구하지 않고、 법도에 어긋나지 않는다(不忮不求不踰閑)〉는 이 일곱 글자가 나의 부적이다」

하였으니、 이를 보아서도 공의 평생을 알 수가 있다。 공이 젊었을 때에 방외자(方外者)류의 사람을 만난 적이 있는데 그가 공을 보고 「사람을 다치게 하거나 사물을 해칠 뜻이 없다」고 하였다。 그 상화(祥和)의 기운이 밖으로 나타나서 바라보기만 해도 알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공은 조정에 선 지 얼마 되지 않아서부터 이미 벼슬을 즐기지 않는 마음이 생겼다。 명도(名途)에 나아가 얻는 것을 마치 여관집처럼 여겼으며、 만약 구하지 않았는데도 이른다면 받아들였지만、 처음부터 구함이 없었는데도 나중에 얻게된 것은 굳이 마다하였다。 「질투하지 않고、 구하지 않는다」는 교훈에 부끄러움이 없었다。

육(錡)도 또한 공에게서 가르침을 받았는데、

「사람의 병은 모름지기 〈내외음양지변(內外陰陽之辨)〉을 알아야 한다。 일이 공중에 있으면 마음이 가라앉고 격정이 없지만、 그렇지 않고 남들이 모르는 곳이라면 그것을 알게 하려고 하지 말아야 한다。 나는 이점에 있어서 늘 나 자신을 살핀다」

라고 말하였다。 공이 자신의 몸을 살피고 자기를 극복한 공은 〈참으로 절실하다〉고 말할 만하다。 공이 말한 바 〈법도에 어긋나지 않는다〉는 말도 또한 단지 외면상으로만 대충 구해서 되는 것은 아니다。

공이 전·후 경연(經筵)에서 임금을 대하여 힘써 경계하라는 말을 많이 했는데、 〈성(誠)〉이라는 한 글자로 요약할 수 있다。 최후에 음양이 서로 다투어 괴로움이 더해가는 가운데서도 우러러 힘쓰기를 경계한 말은 읽으면서 나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송구스러워져、 사람의 마음을 움직이게 한다。 임금을 올바른 도의(道義)로 이끌어들이는 말은 참으로 간절해서、 지금까지도 형형하게 알아볼 만하다。

부인 전주 이씨는 첨지중추부사를 지내고 이조판서·대제학에 추증된 헌(憲)의 딸이다。 가난을 편안하게 여기고 검소한 생활을 숭상했으며、 공의 덕에 짝할 만했다。 부인의

덕행은 공이 지은 〈행록(行錄)〉에 실려 있다。모두 六남 二녀를 낳았다。

장남 상진(尙震)은 현감이고、차남 상복(尙復)은 첨정(僉正)이며、三남 상정(尙鼎)은 참의(叅議)이고 四남 상겸(尙謙)은 별검(別檢)이다。五남 상관(尙觀)은 군수이고、六남 상리(尙履)는 문과에 급제하여 지평(持平)이다。딸은 군수 심종현(沈宗賢)과 선비 원명설(元命卨)에게 시집갔다。

상진의 아들은 군수 준흥(駿興)과 정랑 운흥(運興)이고、딸은 심동진(沈東鎭)과 임상구(林象九)·주서(注書)이현조(李顯祚)에게 시집갔다。상복의 아들은 교관(敎官) 보흥(普興)과 범흥(範興)이며、상정은 아들이 없어 문흥을 양자로 들였다。상겸의 아들은 철흥(喆興)과 정랑 경흥(景興)·인흥(寅興)이며、딸은 교리(校理)이이장(李彛章)에게 시집갔다。상관도 아들이 없어 범흥을 양자로 들였다。상리의 아들은 세 마(洗馬)재흥(載興)이고、딸은 문학(文學) 구윤명(具允明)과 현감 박선원(朴善源)에게 시집갔다。사위 심종현의 아들은 사평(司評) 용(鏞)이고 딸은 교관 이명덕(李命德)에게 시집갔다。사위 원명설의 아들은 첨정(僉正) 경렴(景濂)이고 딸은 이광현(李匡顯)에게 시집갔다。내·외 증손은 다 기록할 수가 없다。

아아、공의 명성과 덕망은 국사(國史)에 쓰여지고 학사 대부들이 외우건만、어찌 보잘것 없는 글솜씨를 기다렸다가 비문을 외람되게도 나에게 맡겼던가? 이미 사양했건만 어쩔 수 없어 감히 분에 넘치는 글을 지었다。아마도 공의 바른 뜻을 저버렸거나、평일에 송모(誦慕)하던 참마음을 다 쓰지 못했을까 두렵다。

숭정후(崇禎後) 一二二년(一七四九) 기사 월 일에 세우다。

가선대부(嘉善大夫)사헌부 대사헌 겸 세자시강원(世子侍講院)찬선(贊善) 성균관 좨주(祭酒) 심육(沈錥) 짓다

가선대부 사헌부 대사헌 조명교(曺命敎) 쓰다

承旨公派

## 十六世 議政公 諱 天符

議政公事實

公諱天符字應運號瑞陽居士領郎將公玄孫弘治壬戌生自靈光始居于和順縣三川里公以經學文行重負儒望不求進取嘗被薦將仕郎訓導即辭不就因成遺逸常思古人修德於身責報於天之意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平生服膺爲傳家之寶藏以經書爲貽厥之田地導迪家塾以致成就子弟門生登科者十餘人 嘉靖壬子卒以季子貴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觀象監事世子師

## 十六世 의정공 휘 천부

의정공 사실

공의 휘(諱)는 천부(天符)요, 자는 응운(應運)이요, 호는 서양거사(瑞陽居士)이니 영광장공(領郎將公)의 현손(玄孫)이다。 홍치(弘治) 임술년(서기 一五〇二년)에 태어났다。 전라도 영광(靈光)에서 화순현(和順縣) 삼천리(三川里)로 이주한 뒤로 공은 경학(經學)과 문장、행실로 인하여 유생들의 남다른 존경을 받았다。 공은 조정에 나아가 벼슬하기를 꾀하지 아니하였다。 일찌기 장사랑(將仕郎)、훈도(訓導)에 천거되었으나 그 즉시 사양하여 부임하지 않고 유일(遺逸)의 선비가 되었다。 공은 항상 자신의 덕을 닦고、하늘(군주)의 덕에 보답한다는 옛사람의 뜻을 되새기었고、효제충신(孝悌忠信) 예의염치(禮儀廉恥) 여덟 자로서 평생토록 가슴에 새겨 대대로 물려줄 가보로 삼았고、경서(經書)를 장서로 후세에 물려주었다。 그리고 전지(田地)에는 가숙(家塾)을 열어 자제들을 교육하는 곳으로 삼아 자제와 문생중 과거에 급제한 자가 十여인이 되었다。 가정(嘉靖) 임자년(서기 一五五二년)에 돌아가셨다。 막내아들이 귀하게 된 연유로 대광보국숭록대부(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의정부영의정(議政府領議政) 겸영경연(兼領經筵) 관상감사(觀象監事)에 자사(世子師)에 추증(追贈)되었다。

議政公墓碣文

公姓崔諱天符字應運海州人高麗太師文憲公諱冲後高祖領郎將諱安澤麗季政衰晦迹南鄉曾祖諱淇祖諱渾司直贈左通禮考諱尹範進士贈左承旨妣 贈淑夫人高靈申氏和淑女公生於弘治壬戌自靈光移居和順博通經學重負儒望士禍之後絶意世事不求仕進 朝家拔其行誼除將仕郎訓導不就潛光山野經籍自娛教導家庭成就後學子弟門生登科者十餘人 嘉靖壬子卒以季子貴 贈領議政配淳昌林

氏進士鐵恭女　弘治甲子生萬曆庚寅卒男長慶雲進士丁酉爲敵兵所俘大罵不屈而死次慶長文掌樂院正癸巳爲繼義兵將　贈吏曹判書季慶會文正郎壬辰墨縗擧義因拜晋州兵使城陷殉節　贈左贊成謚忠毅慶雲男長弘載正言次弘受慶長男長弘宇洗馬次弘有通德郎次弘遠生員次弘城叅奉慶會男長弘器直長次弘式次弘績武訓鍊副正墓在縣南五里江南谷亥龍巽向之原配附崇禎九十四年辛丑立後五十六年丙申改建

## 의정공 묘갈문

공의 성은 최(崔)요, 휘(諱)는 천부(天符)、자는 응운(應運)이며、해주인(海州人)이다。고려 태사(太師) 문헌공 휘 충(冲)의 후예로 고조는 영랑장(領郎將) 휘 안택(安澤)인데 고려말에 정치가 문란해지자 남쪽지방으로 자취를 감추었다。증조의 휘는 기(淇)이고、조부의 휘는 혼(渾)인데 사직(司直)의 벼슬을 지냈고、좌통례(左通禮)에 추증되었다。부친의 휘는 윤범(尹範)으로 진사(進士)이며 좌승지(左承旨)에 추증되었다。모친은 숙부인(淑夫人)에 추증되었는데、고령(高靈) 신씨(申氏) 화숙(和淑)의 딸이다。공은 홍치(弘治) 임술년(서기 一五〇二년)에 태어났다。전라도 영광으로부터 화순에 이주한 뒤로 경학에 널리 통하여 유생들의 남다른 신망을 얻었다。사화(士禍)가 일어난 뒤로 세상일에 뜻을 버리고 벼슬하기를 구하지 아니하였다。조정에서 공의 의로운 행실을 보고 발탁하여 장사랑(將仕郎) 훈도(訓導)에 제수하였으나 부임하지 않았다。공은 산야(山野)에 묻혀서 경적(經籍)으로 즐거움을 삼았고、가정의 자제를 교육하여 후학들이 학업을 익히게 하였다。그리하여 자제와 문생중 과거에 급제한 자가 十여인에 이르렀다。가정(嘉靖) 임자년(서기 一五五二년)에 돌아가셨다。막내아들이 귀하게 된 연유로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배필은 순창(淳昌) 임씨(林氏) 진사(進士) 철공(鐵恭)의 딸로써、홍치 갑자년(서기 一五〇四년)에 태어났고、만력(萬曆) 경인년(서기 一五九〇년)에 돌아갔다。슬하의 자녀로 장남은 경운(慶雲)인데 진사(進士)로 정유년에 왜병에게 포로가 되었을 때 적을 크게 꾸짖으면서 굴복하지 아니하여 죽임을 당하였다。둘째 아들은 경장(慶長)으로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하여 장악원정(掌樂院正)이었는데 계사년(서기 一五九三년)에 의병장의 뒤를 이어 활약하였다。이조판서에 추증되었다。막내 아들은 경회(慶會)로 문과에 급제하여 정랑(正郎)으로 있었는데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나자 상복을 입고 의병을 일으켰다。그리하여 진주병사(晋州兵使)에 임명되었는데 성이 함락되어 순절(殉節)하였다。좌찬성(左贊成)에 추증되었고、시호는 충의(忠毅)이다。경운의 장남은 홍재(弘載)로 정언(正言)의 벼슬을 하였고、차남은 홍수(弘受)이다。경장의 장남은 홍우(弘宇)로 세마(洗馬)를 지냈고、차남은 홍유(弘有)로 통덕랑(通德郎)이며、삼남은 홍원(弘遠)으로 생원(生員)이며、사남은 홍성(弘城)으로 참봉(叅奉)을 지냈다。경회의 장남은 홍기(弘器)로 직장(直長)을 지냈고、

차남은 홍식(弘式)이요、삼남은 홍적(弘績)으로 무과에 급제하여 훈련부정(訓練副正)을 지냈다。공의 묘소는 화순현의 남쪽 五리 강남곡(江南谷)의 해룡(亥龍) 손향(巽向)의 자리에 있다。배필의 묘도 합장하였다。숭정(崇禎) 九四년 신축년(서기 一七二一년)에 세우고、그로부터 五六년 뒤인 병신년(서기 一七七六년)에 고쳐 세웠다。

## 六議錄序

我國兵亂莫慘於壬辰之島夷猖獗而當時忠節之盛指不勝搜前後罕比有若崔氏之六義尤何其壯也三川公之倡義殉節竹溪公之繼義効動三溪公之仗義立懂固有以聯芳齊美而其胤子之竝致忠義克承志業者竹隱忍齋沙村諸公也噫其盛矣忠孝節義之萃於一室有如是夫朝家之崇褒士林之尊奉迄玆數百載久而靡替惟三川公之尚未蒙貤典者雖可恨而章甫疏籲近發於南陬益可見其烈烈徽蹟永世不泯也一日竹隱公七代孫上舍時濬以六義錄一册來示余一繙過六公之始終事實可歷歷得詳矣其所編摩多出於捃取群賢之說若牛溪之許以忠義奮發屢摧虜鋒尤菴之論以砥柱屹立足以當之與夫安隱峯之稱以貞忠大節昭揭宇宙者豈不偉哉嗚呼衰微之世尤宜崇奬節義前脩之惓惓於斯而表章之者實有以焉人之於先蹟凡有編錄者豈徒爲闡揚遺徽亦可以激勵頹俗也是錄之編實始於上舍之王考忍菴蘭溪從昆季而今上舍與蘭溪之胤繼而增修其意不亦善乎覽是錄者苟有秉彝詎無激慨哉余竊有興感者深遂爲之書如此云

崇禎後三甲子孟冬　　恩津　宋煥箕　序

## 육의록서(六議錄序)

우리나라 난리는 임진왜란(壬辰倭亂)때 왜적이 침입하여 날뛴 일이 가장 참혹하였다。그 당시 충성과 절의를 세운 사람이 이루 헤아릴 수 없을 정도로 많아 그런 예를 일찌기 찾아 볼 수 없을 것이다。그 중에서도 최씨 집안의 여섯 의사(義士)는 더욱 장한 일을 하였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삼천공(三川公：이름은 경운〈慶雲〉)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싸우다가 순절한 일과 죽계공(竹溪公：이름은 慶長)이 계의장으로 세운 공적 삼계공(三溪公：이름은 慶會)이 나라를 위하여 의롭게 순절한 일은 모두다 충렬의 표본이요 아름다운 일이었으며 또한 그 분들의 아들도 함께 충의(忠義)를 세워 부모의 뜻을 받들었으니 바로 죽은공(竹隱公：이름은 弘載)과 인재공(忍齋公：이름은 弘宇)사촌공(沙村公：이름은 弘器)들이다。

아! 충효와 절의가 이처럼 한 집안에 모여 있으니 훌륭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 이런 업적을 나라에서 높이 포상하고 사림(士林)에서 높이 받드는 것이 지금까지 수백 년 동안 변함 없었는데 오직 삼천공만이 아직 포상의 은혜를 받지 못하고 있어 비록 그 일이 한스럽기는 하지만 요즈음 남쪽 지방 선비들이 이 일 때문에 상소(上疏)하고 있다 하니 그 열렬(烈烈)하고 훌륭한 업적이 오래도록 잊혀지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는 것이다。

하루는 죽은공의 七대손인 진사(進士) 시준(時濬)이 「육의록(六義錄)」 한 권을 가져와 내게 보여 주어 한번 읽어 보니 여섯 분들의 평생 기록이 하나 하나 자세히 적혀 있었다。 거기에 적힌 내용은 여러 현인들의 말을 모아 놓은 것인데 우계(牛溪) 성혼(成渾) 선생은 「충의심을 일으키어 여러 차례 적의 예봉(銳鋒)을 꺾었다」 하였고 우암(尤菴) 송시열(宋時烈) 선생은 「거세게 흐르는 물 가운데 우뚝 서 있는 돌 기둥과 같다」 하였으며 또 은봉(隱峯) 안방준(安邦俊) 선생은 「그 충성과 절의(節義)가 우주(宇宙)를 뚜렷하게 밝혔다」 하였으니 어찌 훌륭하지 않은가?

아! 풍속이 쇠퇴한 세상에는 정의를 더욱 숭상하고 권장해야 한다는 뜻을 가진 선배들이 관심이 많아 이를 들춰 주려고 애쓴 것은 실로 까닭이 있었던 것이다。

사람들이 자기 조상의 행적을 편찬하는 것이 어찌 꼭 그 아름다운 사실만을 기리려는 뜻에서 그렇겠는가? 퇴폐한 풍속을 바로 잡고자 하는 뜻도 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이 책은 진사(進士) 시준의 할아버지인 인암공(忍菴公)과 난계공(蘭溪公) 두 종형제 분이 처음 편찬을 한 것인데 이제 진사 시준이 난계공의 후손과 함께 그 분들의 뜻을 받들어 증보(增補)하니 참으로 훌륭한 일이라 하겠다。

이 책을 읽는 자가 참으로 사람의 양심을 지녔다면 어찌 감동하지 않겠는가? 나도 느낀 바가 있어 이상과 같이 쓴다。

숭정(崇禎) 후삼갑자(後三甲子 : 一八〇四) 孟冬 十월

은진(恩津) 송환기(宋煥箕) 씀

# 十七世 三川公 諱 慶雲

## 三川公事實

公姓崔諱慶雲字善章號三川其先海州人始祖諱溫子文憲公諱冲麗朝官太師設九齋倡明道學時稱海東孔子繼而有文和公諱惟善良平公諱思齊文清公諱滋忠憲公諱有渰五公德業學問輝映史乘公五代祖領郎將諱安澤見麗運將訖晦跡南鄕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渾司直 贈左通禮祖諱尹範進士 贈左承旨考諱天符 贈領議政妣淳昌林氏進士鐵恭女 贈貞敬夫人 嘉靖乙酉生少受業於梁松川應鼎壬子丁外艱一遵朱文公家禮服闋與二弟更遊於松川及奇高峯大升門 隆慶丁卯進士天行健賦行于世時二弟俱登第公遂專心經學敎導後進萬曆庚寅冬丁母憂服未闋値壬辰島夷之亂公謀于二弟曰吾家受國厚恩今國危如此當何以效臣節而報涓埃耶於是設義兵廳於所居和順三川里抵書於高霽峯敬命朴懷齋光玉又傳檄於嶺南士友遠近響應義士雲集遂使長子弘載領數千兵馬馳赴於錦山高霽峯義幕時高公已敗沒一道義士收餘兵來請公季弟前府使慶會起復登壇公勸諭曰高公義士也一死有光而社稷危矣時勢急矣羣情願屬禮有經權強起從戎在所不已遂使之墨縗起義使其子侄隨往左右之及其季弟殉節於晋州公又勸仲弟前內贍寺正慶長繼起義兵又使子侄區畫贊助皆如初焉丁酉倭寇再犯時公之伯胤以正言承招諭使之 命赴闕

外公收率家僮及五百義旅守烏城山城忽見游賊宿憤所激彎弓直前射之賊又大至抗戰一晝夜衆寡不敵仍爲被執賊縛公誘脅曰降則生不降則死公厲聲曰雖賊讐賊爾何屠戮我生民使吾 君播遷於西州使吾弟殺身於晋陽而更欲劫我以無義人乎遂罵不絶口賊知終不可屈以凶鋒剚之竟沒於烏城山下是十月十七日也邑人故老至今傳之謂崔進士罵賊不屈之地云詳見行狀行狀公五代孫通德郎彦著所撰

# 十七世 삼천공 휘 경운

## 삼천공사실(三川公事實)

공의 성은 최(崔)씨요 휘는 경운(慶雲)、자(字)는 선장(善章)、호는 삼천(三川)이다。그 선조는 해주인(海州人)으로써 시조는 휘 온(溫)이요 자(字) 문헌공(文憲公) 휘 충(冲)은 고려때 벼슬이 태사(太師)로 구재학당(九齋學堂)을 세워 도학(道學)을 일으키니 당시 사람들이 해동공자(海東孔子)라고 불렀다。그 뒤를 이어 문화공(文和公) 휘 유선(惟善)과 양평공(良平公) 휘 사제(思齊)、문청공(文淸公) 휘 자(滋)、충헌공(忠憲公) 휘 유엄(有渰) 다섯 분은 덕망과 학문이 뛰어나 역사에 빛나고 있다。

공의 五대조 영랑장(領郎將) 휘 안택(安澤)은 고려 왕조가 망하는 것을 보고는 남쪽 지방으로 은거하였기 때문에 자손들이 이 곳에 남아 살게 되었다。증조 휘 혼(渾)은 벼슬이 사직(司直)으로 좌통례(左通禮)에 추증(追贈)되었고 할아버지 휘 윤범(尹範)은 진사로 좌승지(左承旨)에 추증되었으며 아버지 휘 천부(天符)는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

어머니 순창 임씨(淳昌林氏)는 진사 임철공(林鐵恭)의 따님으로 정경부인(貞敬夫人)에 추증되었는데 가정(嘉靖) 을유년(一五二五)에 공을 낳았다。

공은 어려서 송천(松川) 양응정(梁應鼎) 공에게 글을 배웠고 임자년(一五五二)에는 아버지 상(喪)을 당하였는데 그 때 한결같이 「주자가례(朱子家禮)」의 예법을 따랐다。상복을 벗고는 두 동생과 함께 다시 송천공과 고봉(高峯) 기대승(奇大升)의 문하에 들어가 학문을 닦았다。융경(隆慶) 정묘년(一五六七)에는 진사 시험에 급제했는데 그 때 지은 천행건(天行健)의 부(賦)가 세상에 알려지고 있다。그 때 두 동생 모두 함께 과거에 급제했기 때문에 공은 경학(經學)에만 전념하여 후배들을 가르칠 수 있었다。

만력(萬曆) 경인년(一五九〇) 겨울에 어머니 상을 당하여 복을 벗기도 전에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났다。그 즉시 공은 두 동생과 의논하기를

「우리 집안이 나라의 두터운 은혜를 입어 왔는데 나라가 이처럼 위태로우니 어찌하면 신하로서의 절의를 세워 조금이나마 보답할 수 있겠느냐?」

하고는 곧 바로 의병청(義兵廳)을 화순(和順) 삼천리(三川里)에 있는 所居地에 설치하였다。그리고는 제봉 고경명(高敬命)과 회재(懷齋) 박광옥(朴光玉)에게 글을 띄웠다。또

영남지방의 선비와 벗들에게도 격문을 보내니 멀고 가까운 곳의 의사(義士)들이 구름처럼 몰려 들었다。 그래서 큰 아들 홍재(弘載)를 시켜 수천 명의 군사와 말을 이끌고 금산(錦山)에 주둔하고 있는 고경명 휘하의 의병 진영으로 달려가게 하였다。

이때 고경명은 이미 패전한 후여서 일도(一道)의 의사들이 남은 군사를 이끌고 공의 동생인 전부사(前府使) 경회(慶會)에게 찾아와 ①기복(起復)하여 지휘를 맡아 줄 것을 청하였다。 공이 동생에게 권고하기를、

「고공(高公)은 의사(義士)이다。 그는 죽음으로써 빚을 냈지만 여전히 나라는 위태롭고 사태 또한 급하다。 여러 사람들의 뜻이 대장이 되어 주기를 청하는데 거절하기 어렵다。 예법에는 정상적인 것과 임시 변통의 법이 있으니 억지로라도 전쟁에 나가지 않으면 안되겠다」

하고는 마침내 검은 상복을 입은채 의병을 지휘하게 하였다。 그리고 아들、조카들로 하여금 함께 따라가 돕게 하였다。

마침내 막내 동생이 진주(晋州)에서 순절하자 공은 다시 둘째 동생인 전(前) 내섬시정(內贍寺正) 경장(慶長)을 시켜 의병을 일으키게 하고 또 다시 아들과 조카로 하여금 지난번과 같이 돕도록 하였다。

정유년(一五九七)에 왜적이 二차로 다시 쳐들어 올 때 정언(正言)의 관직에 있는 공의 맏아들이 초유사(招諭使)의 명을 받들어 성 밖으로 나가고 없으므로 공의 집안의 하인과 五백여 명의 의병을 모아 거느리고 오성산성(烏城山城)을 지켰다。 그러다가 왜군 유격병들이 접근하는 것을 보고는 지금까지 쌓인 울분이 복받쳐 활을 쏘며 달려 나갔다。 그러자 많은 적의 병력이 산성으로 공격해와 하룻밤 하루 낮을 버티며 싸웠으나 중과부적(衆寡不敵)으로 마침내 적군에게 사로잡히고 말았다。 적군은 공을 묶어 놓고는 달래기도 하고 협박하기도 하면서 「항복하면 살려주겠지만 그렇지 않으면 죽이겠다」 하였다。 공은 언성을 높여 「이 원수놈들아! 너희 놈들이 무엇 때문에 우리 백성들을 함부로 죽이며 우리 임금님께서 서쪽으로 파천(播遷)까지 하게 했으며 내 동생을 진주성에서 죽도록 했느냐? 그리고도 이제 나를 겁주어 의리없는 사람으로 만들려 하느냐?」 하면서 꾸짖기를 그치지 않으니 적들은 끝내 그 뜻을 꺾을 수 없음을 알고는 공을 흉기로 찔렀다。 그래서 끝내 오성산성 아래서 죽으니 이 날이 十월 十七일이다。 이 고장 사람들과 늙은이들이 그 곳을 지금까지도 최진사께서 적을 꾸짖으며 끝내 굴복하지 않은 곳이라고 전하는데 이것은 행장(行狀)에 자세히 나타난다。

(行狀은 公의 五代孫 通德郎 彦著가 지었다)

註 ① 起復：喪中에 復職한다는 뜻。

## 墓碣銘

三川崔公慶雲의 字는 善章이요 貫은 海州요 三川은 自號이

다。公은 李韓中宗乙酉에 和順三川里에서 태어났으니 九齋先生 文憲公冲의 一五代孫이다。曾祖渾은 忠佐衛司直 贈左通禮요 王考尹範은 成均進士 贈左承旨요 皇考天符는 將仕郎訓導 贈領議政이니 처음 和順에 移居하였고 皇妣 贈貞敬夫人淳昌林氏는 進士鐵恭의 女이다。公은 일찌기 二弟 慶長慶會와 함께 梁松川應鼎 奇高峯大升에게 受業하여 明宗丁卯에 進士에 오른 뒤 經學에 專心하였다。宣朝壬辰에 二弟와 相議하여 義兵廳을 三川里에 設置하고 高霽峯敬命朴懷齋光玉과 嶺南의 士友에게 글을 보내 義兵千餘名을 모으고 喪身이 되어 長子弘載를 代身하여 錦山에 보내 霽峯을 돕게 하였으나 霽峯이 殉節하였으므로 不及되었고 또 慶會가 登壇하자 弘載와 조카 弘宇와 弘器를 보내어 돕게 하였고 慶會가 晋陽에서 殉節하자 慶長에게 권하여 義兵을 일으켰고 丁酉再亂에 七旬이 넘은 公은 五百義兵을 거느리고 烏城山에서 陣을 치고 守城을 하다가 賊이 大至하여 二晝夜抗戰하였으나 마침내 遇害되었으니 곧 十月十七日이다。江南谷考墓下에 安葬하였고 正祖壬寅에 朝家로부터 名將古蹟을 그려올리란 命이 있어 本縣倅朴明淳이 싸움터를 그려올린후에 判書李錫圭가 내려와 本縣倅와 더불어 烏城山에 올라 現場을 답사하고 詩를 지어 읊었으니 그 詩에 憶①昔將軍起義地 함께 殉節하였고 女婿는 贈參判閔光鏡과 鄭大觀과 吳業이요 弘載의 男은 宣敎郎光憲과 奉憲이요 女婿는 文科承旨鄭麟卿과 高斗一과 卞瑀이다。이제 後孫 泳鶴 吉柱 등이 不佞에게 墓銘을 請하였다。

②文憲之後 景葉蟬聯 文章宦業 焜耀麗鮮 暨公之身
國步顚連 二弟三兒 仗義而前 唯義所在 命不惜捐
烏山月黑 碧血淸娟 命畫遺墟 吾王所憐 尙闕褒典
茫茫彼玄

檀紀四三一七年 甲子仲春望後

文學博士 眞城李家源 謹撰

註
①
옛 將軍이 倡義하신 곳을 추억하여(憶昔將軍起義地)
詩人이 술을 신고와 헌작하니 저녁너울 다가오네(詩人載酒到斜暉)
睢陽(唐나라 忠臣 張巡이 睢陽太守)의 늠름한 義氣 달머리에 달았으니 그 뒤가 당할손가(唯陽月暈誰能敵)
五丈原에 별 떨어져 諸葛亮이 운명하니 萬事가 글렀구나(五丈星沉事已非)
진터는 農夫들이 다투어 서로 耕作 해오는데(野老爭耕陳壘去)
수풀꽃은 일부러 싸움터를 향해 피어 있구나(山花故向戰場開)
英雄다운 氣風 千秋에 사라지지 않으리니(英風不盡千秋後)
한봉우리 烏城山이 홀로 우뚝 솟아있네(一抹烏岑獨巍)

②
文憲公가신 後로(文憲之後)
누대를 연속해서(累葉蟬聯)
문장과 관직으로(文章宦業)
麗朝와 李朝때 더욱 빛났도다(焜輝麗鮮)
公의 代에 이르러서(暨公之身)
國運이 극히 艱難하였네(國運顚連)

두아우 세아들(二弟三兒)
창의해 앞장섰도다(仗義而前)
오직 義가 있는 곳엔(唯義所在)
목숨 바치기를 아끼지 아니 하여라(命不惜捐)
오성산에 달빛이 흐려 있는데(烏山月黑)
푸른 기운 띤 진한피 맑고 아름다워라(碧血清娟)
장렬한 유적지를 그려 올리라 命함이여(命畫遺墟)
우리 임금 가상히 여김인데(吾王所憐)
지금까지 표창한 恩典 컸한 것은(尚闕褒典)
멀고 아득한 저 하늘에 물고 싶구나(茫茫彼玄)

## 三川公遺墟碑

崔慶雲字善章號三川壬辰倡義丁酉再赘保守和順烏城山竟遇害正廟壬寅本倅朴明淳因 朝命圖畫烏城山戰亡遺墟以進仍立碑

## 삼천공유허비

崔慶雲의 字는 善章이요 號는 三川이다。임진왜란에 의병을 일으켰고、丁酉再亂에 和順縣 烏城山을 지키다가 마침내 해를 당하였다。

正祖 壬寅年(一七八二)에 本州 수령인 朴明淳이 조정의 명에 의거하여 烏城山 戰亡遺墟圖를 그려 바치고 인하여 戰亡遺墟碑를 세웠다。

# 十七世 竹溪公 諱 慶長

## 竹溪公事實

公諱慶長字善林號竹溪三川公仲弟也 嘉靖己丑生早從遊於梁松川奇高峯門己酉進士甲子文科文經武緯之策鴻猷保河海中之賦行于世歷敭內外聲績俱著壬辰亂公時居母憂與伯季二公相議設義兵廳收聚兵粮器械使侄子弘載從事於高霽峯時高公敗沒其幕下將士共推公之季弟慶會起復從戎公謂其弟曰目今都城失守大駕播越此宗社危亡之秋也臣子分義區區情禮有不可恤爾從 王事仗義盡瘁我守几筵以終喪制則公私之義庶得兩全云三溪公遂墨縗起義公與伯氏三川公益勵籌策以助軍威轉餉給餽未嘗乏絶癸巳六月三溪公殉節晉州以賊中所奪圖與劒付公之子弘宇使之歸傳曰我兄聞我死當繼起以此爲識公拊劒大哭曰吾弟精忠壯烈怳若留帶劒面自是國憂私慽兩不相忘是年八月道內義士來請公繼起遂奮然從之傳檄郡邑忠義之士聞風來會列邑有司上章 行朝見下附錄李鶴梅宏中姜睡隱沆等上書于公請貿販魚塩以補軍需見下附錄九月公上疏 行在請申飭列邑戮力共濟疏本見下遺稿權元帥慄狀 聞曰前內贍寺正臣崔慶長收拾亡弟餘衆留屯境上人心賴而稍定備邊司又 啓曰弟死於國兄又繼起求之古人尠有其侶自 上嘉奬之特除掌樂院正兼授繼義兵將印公承 命兢惕益勵精忠駐寨於玉果以訓鍊副正宣義問爲副將前郡守金允明爲從事官約束分明號令嚴肅奬率義旅轉向南原擊破

錦山來賊追亡逐北踰八良峙直抵咸陽出精兵襲擊遂控扼於固城之見乃梁未幾以元帥之關移軍石柱設施區畫咸得其宜時賊新陷晋州益肆跳踉而弟三溪公曾爲賊大所忌憚故詗知公爲其兄而用兵規模若合一符莫不聞風褫魄各自撤寨避鋒鳥奔鼠竄矣天將吳宗道歎曰弟死兄起忠義激烈陳師耀兵倭虜慴伏儘是古今一人十二月 王世子撫軍於全州公馳赴謝恩 分朝嘉其功而憫其老乃 啓于 行朝曰繼義兵將崔慶長一邊亡弟之約束多有沮遏捍禦之功而弟七十老將精力已衰金德齡以年少勇將方有飛虎之名而軍卒未備請以德齡代之自 上命罷諸道義兵合屬於金忠勇將於是公盡輸其兵粮罷其陣號以單騎西赴勤 王 英廟乙巳因儒疏疏見附錄贈都承旨詳見行狀

行狀公曾孫胄海所撰

## 十七世 죽계공 휘 경장

### 죽계공사실(竹溪公事實)

공의 이름은 경장(慶長)、자(字)는 선림(善林)、호는 죽계(竹溪)이니 바로 삼천공(三川公)의 가운데 동생이다。

가정(嘉靖) 기축년(一五二九)에 출생하였는데 어려서 송천(松川) 양응정(梁應鼎) 선생과 고봉(高峯) 기대승(奇大升) 선생의 문하에 들어가 수업 하였다。 기유년(一五四九)에 진사(進士)가 되고 갑자년(一五六四)에 문과(文科)에 급제 하였는데 그때 지은 문경무위(文經武緯)의 책문(策問)과 홍곡보하해중부(鴻鵠保河海中賦)가 세상에 남아 전한다。

내직(內職)과 외직(外職)을 두루 지내면서 치적(治績)이 훌륭하다고 알려졌다。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날 때 공은 어머니의 상(喪)을 당하였는데 형님 아우와 함께 상의하여 의병청(義兵廳)을 설치하고 군량과 무기를 모아 조카 홍재(弘載)를 시켜 제봉(霽峯) 고경명(高敬命)을 따라 싸우게 하였다。 그때 고경명은 이미 싸움에 져 죽었기 때문에 그 휘하의 장병들이 모두 공의 동생 최경희를 의병장으로 삼고자 하였다。 공은 동생에게 말하였다。

「지금 서울이 함락되고 임금께서 피난을 떠나 나라가 위급한 시기이다。 신하의 도리로 보면 어머니의 상을 당한 것은 작은 일이다。 너는 나라를 위해 힘껏 싸우다가 죽거라。 나는 퀘연(几筵)을 지켜 三년 상을 마치겠다。 그렇게 되면 우리 집 일로 보거나 나라 일로 보아도 모두 잘된 일이 아니겠느냐?」

그래서 삼계공(三溪公)이 마침내 검은 상복을 입고 의병을 일으켰다。 공과 공의 형 삼천공(三川公)은 이후부터 더욱 힘껏 전략을 세워 군사들의 형세를 도와 주는 한편 곡식을 운반하여 군량미 떨어지지 않게 하였다。

계사년(一五九三) 六월에 삼계공이 진주에서 순절(殉節)하면서 적에게 빼앗은 청산 백운도(靑山 白雲圖)와 언월도(偃月刀)를 공의 아들 홍우(弘宇)를 시켜 전하면서、

「형님은 제가 죽었다는 소식을 듣거든 제 뒤를 이어 의

병을 일으킬 줄 믿습니다」

하고 전하였다。공은 그 칼을 어루만지며 울면서 이렇게 말하였다。

「내 동생의 장한 충렬(忠烈)의 기운이 이 칼에 서려 있는 듯하다」

이때부터 공은 나라를 위한 걱정과 개인적인 분노를 잊지 못하고 있는데 그해 八월에 도내의 의사들이 와서 뒤를 이어 싸워 줄 것을 부탁하니 분연히 그 말을 따르기로 하였다。그래서 이웃 고을에다 의병을 모집하는 글을 보내자 충의(忠義)로운 선비들이 그 소문을 듣고 모여 들었으며 고을의 담당관이 행조(行朝)에 이런 사실을 알렸다(이 말은 다음 부록(附錄)에 나온다)

학매(鶴梅) 이광중(李宏中)、수은(睡隱) 강항(姜沆) 등이 공에게 글을 보내 소금과 고기를 팔아 군수품을 보충하자고 청하였다。(이 말은 다음 부록에 보인다)

九월에 공은 행조에 상소하여 모든 고을이 죽을 힘을 다해 함께 싸우도록 하라고 청하였다。(이 때 올린 상소문〈上疏文〉은 다음 유고〈遺稿〉에 보인다)

도원수(都元帥) 권율(權慄)이 임금에게 글을 올려

「전(前) 내섬시 정(內贍寺正) 최경장(崔慶長)이 죽은 동생 최경회의 남아 있던 군사를 모아 그 곳에 주둔(駐屯)하였기 때문에 인심(人心)이 안정되어 있읍니다。」

하였고 비변사(備邊司)에서는 임금께 아뢰기를

「동생이 나라를 위해 싸우다 죽었는데 그의 형이 또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켰으니 이런 일은 옛날에도 찾아 보기 힘든 일입니다」

하니、임금께서 훌륭하게 여겨 특별히 장악원 정(掌樂院正)을 제수하고 계의병장(繼義兵將)을 겸하게 하였다。공은 이 명을 받고 더욱 충성을 다할 것을 다짐하고 옥과(玉果)에 다 군사를 주둔 시켰다。그리고는 훈련원 부정(訓鍊院副正) 선의문(宣義門)을 부장(副將)으로 삼고 전 군수(郡守) 김윤명(金允明)을 종사관(從事官)으로 삼아 군율을 분명하게 하고 기율을 엄격하게 한 다음 남원(南原)으로 향하다가 금산(錦山)에서 오는 적을 쳐부수었다。적이 도망하자 뒤쫓아 팔량치(八良峙)를 넘어 곧바로 함양(咸陽)으로 가 정예 군사를 내어 습격하고는 이어 고성(固城)의 견내량(見乃梁)을 방어하였다。

얼마 후 원수(元帥)의 공문 지시대로 군사를 석주(石柱)라는 곳으로 옮겨 방어 시설을 완벽하게 갖추었다。이때 적이 새로 진주를 함락시키고 더욱 함부로 날뛰었는데 공의 동생 삼계공(三溪公)을 두려워 하던 터라 공이 그의 형임을 알고 또 전략(戰略)이 똑같은 것을 보고는 모두 소문만 듣고도 넋을 잃고 진영을 철수하여 숨어 버렸다。명(明)나라 장수 오종도(吳宗道)가 이런 공을 보고 감탄하기를

「동생이 죽자 형이 나와 싸우니 참으로 대단한 충성이다。또 군사를 거느리고 용맹을 드날리자 왜적이 모두 도망하니 이런 사람은 옛날에도 없었다」

하였다。

十二월에는 왕세자(王世子)인 광해군(光海君)이 전주에 와 군사들을 위로(慰勞)하였는데 공이 달려가 뵙자 분조(分朝)에서 그의 공을 장하게 여겼으나 늙은 것을 민망하게 여겨 행조(行朝)에다 아뢰기를

「계의병장(繼義兵將) 최경장은 한결같이 죽은 동생의 전술(戰術)을 따라 싸워 적을 막은 공이 크옵니다。그러나 나이가 七十세인 늙은 장수여서 힘이 쇠약합니다。김덕령(金德齡)은 나이가 젊은 용장(勇將)으로 지금 비호(飛虎)같다고 하는데 군사들이 없읍니다。그러하오니 김덕령으로 대임하도록 청합니다」

하니 임금이 모든 도(道)의 의병을 다 김덕령의 휘하로 들어가도록 명하였다。이렇게 되자 공은 모든 군량을 김덕령에게 보내고 부대를 해산한 다음 의주(義州)로 가 임금을 호위하였다。

영조(英祖) 을사년(一七二五)에 유생(儒生)들의 상소로 인하여(그 상소문은 〈附錄〉에 보인다) 도승지(都承旨)를 추증하였는데 자세한 것은 행장(行狀)에 보인다。(행장〈行狀〉은 공의 증손자인 주해〈胄海〉가 지었다)

## 擧義時疏 癸巳 九月

伏以臣拔迹羊豕偶忝科第仰承 大造得從大夫之後自頂至踵盡歸造化補天之力雖闕涓垢而傾日之誠每懷縻粉往在家難又値 國變苫塊餘喘僅存形骸旣不能裂裳裹足奔問官守又不能荷戈執殳爲王前驅而哀痛迫切之悰則未嘗食息少懈臣弟慶會迫於一道士子之推又不忍以一身之慽忘一天之恥割情衰麻循變金革糾率義旅轉鬪經年頗有折衝捍衛之勞則妄自以爲弟爲王事冒哀從戎臣奉几筵以終喪制則公義私情得以兩全此臣之所以苟全性命以至今日者也不幸晋陽之敗賢士大夫健將精卒擧以一鏖臣弟慶會亦同日而死言之至此痛哭何喻一道之士共激義憤以討賊之擧不可以一敗中沮又以賊徒猖獗比前尤甚湖南一路危在朝夕苟無奮義之徒共遏方張之勢則將來 國家之事更無着手之地玆故欲收餘衆更圖後效以臣乃亡將慶會之兄也迫臣統兵願收桑榆嗚呼臣之壯也猶不如人犬馬之年矧過六十霜露所侵筋力已竭將何以任士友之責雪公私之痛乎第蒲柳餘生所欠一死一家兄弟食祿衣衣已三十年矣主辱臣死乃其職分而成敗利鈍又何足較況臣子委質循國之義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以玆之故不揆淺劣謬膺將領以八月初九日誓衆于和順縣撫循瘡痍招集散亡者今旣月矣所可慮者喪亂之餘衆心離散州縣之官又多牽制軍情沮撓整禦未由我圍孔棘啓行失期夙夜憂遑置躬無地伏願 殿下渙發德音申飭列邑調軍轉餉等事使之並加顧助戮力同心共濟 王事則一號令之下旌旗變色一轉移之際風采立異渙散之士庶懷敵愾之心而區區殉 國之誠庶有得伸之路矣伏願 殿下試留神澄省焉煩一紙之綸綍而副一軍之顒望伏願 殿下更加矜察焉

## 의병을 일으켰을 때의 상소문(계사년(一五九三) 九월)

엎드려 생각하오니、신(臣)은 미천한 곳에서 태어나 우

연히도 과거에 급제하게 되니 우럴어 성상(聖上)의 크신 공적을 받들어 대부(大夫)들의 후미(後尾)를 따를 수가 있게 되었읍니다。 그리하여 정수리에서 발뒤꿈치까지 온몸이 부서지도록 일하되 하늘을 날좌하는 힘이 미약한 정도도 없었지만 군주를 향한 정성은 언제나 온몸이 가루가 될 각오를 가지고 있었읍니다。 지난번에 집에 머물러 있을 적에 비록 나라의 변란 임진왜란을 당하였지만 상(喪)을 당하여 시묘(侍墓)하느라、 겨우 목숨만 부지할 뿐인지라 옷을 찢고 행장을 갖추어서 행재소(行在所)에 달려가 군주의 안부도 묻지 못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창과 칼을 잡고서 대왕을 위하여 선봉에 서지도 못하였읍니다。 그렇지만 애통해 하고 급박함을 느끼는 격정은 한시도 그친 적이 없었습니다。

신의 아우인 경회(慶會)가 도내(道內) 선비들의 추대에 못이기고、 또 한 개인의 슬픔으로 인하여 차마 한 나라의 치복을 망각할 수는 없다고 하여 상복을 입었던 마음을 가지고 무기를 잡음으로써 변란에 대처하였읍니다。 그래서 의병을 규합하여 여기저기에서 전투를 하니、 한해를 넘기는 동안 적의 공격을 막아내어 국가를 보위하는 수고를 상당히 하였읍니다。 신은 망령되게 생각하기를、 신의 아우는 국가의 일을 위하여 상을 당한 슬픔을 무릅쓰고 전투에 참가하고、 신은 영혼을 모신 자리를 받들어 상제(喪制)를 끝마치려고 하였으니、 이와 같이 한다면 공적인 외로움과 사적인 정(情)을 함께 온전하게 지킬 수 있을 것이라 여겼읍니다。 이것이 바로 신이 목숨을 보전하면서 오늘에 이르른 까닭입니다。 그런데 불행히도 진주성(晋州城)에서 패배를 하여 현명한 사대부들과 용감한 장수 정예한 병졸이 모두 함께 전사하였거니와 신의 아우 경회도 마찬가지로 같은 날 전사하였읍니다。 그러한 소식이 이곳에 전해지니 그 애통함을 무엇으로 표현하겠읍니까? 도내의 선비들이 함께 의분을 토론하여 적을 토벌하는 의거는 한번의 패배로 중지할 수 없는 일이라 생각하고 또 적의 무리가 창궐(猖獗)함이 전보다 더욱 심해져서 호남 일대의 위태롭기가 조석(朝夕)에 달려있으므로 만일 의병이 봉기하여 협을 합쳐서 한참 왕성해진 적의 세력을 막지 않는다면 장래의 국가의 일은 손을 쓸 수가 없는 지경에 이를 것이라 생각하였읍니다。 이러한 연고로 남아있는 무리를 수습하여 뒷날의 충성을 받칠 것을 도모하였읍니다。 그런데 신이 전사한 경회의 형이라 하여 신이 의병을 통솔하라 핍박해서 노년(老年)의 장수를 거두고자 하였습니다。

아! 신은 장년의 때에도 남들보다 못하였거니와 신의 나이 또한 六十을 넘겼고、 세월에 깎이어 근력이 고갈되었으니 장차 무엇으로써 사우(士友)의 질책을 감당할 것이며、 공사(公私)의 원통함을 설욕하겠읍니까? 다만 나약한 늙은 몸에 이제 남은 것은 죽는 것뿐입니다。 일가(一家)의 형제가 국가의 봉록을 받은지 지금껏 三十년이 되었읍니다。 그러하오니 「군주가 욕을 당하면 신하는 목숨을 바친다」 한 것이 바로 신등의 직분(職分)이니 성공하고 패하며、 잘하고 못하고 하는 것을 비교할 필요가 어디 있겠읍니까?

하물며 신의 아들은 나라를 위해 목숨을 바치는 의로움에 맡겼고, 자식 하나가 아직도 살아 있어서 조금을 지체함도 용납치 않고 있읍니다。 이러한 연고로 인하여 천박함과 졸렬함을 염두에 두지 않고 외람됨이 장령(將領)을 거느리고서 八월 초九일에 화순현(和順縣)에서 군중을 앞에 두고 맹세를 하였읍니다。 그리고서 부상당한 사람을 위문하고 흩어진 사람을 불러 모은 지가 벌써 한달이 되었읍니다。 그런데 염려되는 바는、난리가 일어난 뒤인지라 백성의 마음이 이산(離散)하고、또 주현(州縣)의 관리가 견제를 하는 일이 많아서 군대의 사기가 저하되고 군대를 정비할 방도가 없는 것입니다。 그리하여 신이 지휘하기가 매우 어려워 진군(進軍)할 시기를 잃고 밤낮 근심하고 뛰어다니나 어떻게 할 바를 모르고 있는 실정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엎드려 바라건대、전하께서 빛나는 조서(詔書)를 내리시어 뭇 읍(邑)에 군사의 군량미 조달등에 관한 일을 신칙(申飭)하심으로써 그들로 하여금 한층 더 원조를 하게 하시고、있는 힘을 다하여 한 마음으로 국난을 헤쳐 나가게 하여 주십시오。 그렇게 하여 주신다면 한번 호령을 내리면 깃발도 다른 빛깔을 띨 것이며、한 이동을 할 때에도 풍채가 달라 보일 것입니다。 그리고 흩어졌던 선비들이 적개심을 품게 될 것이며、나라를 위해 목숨을 바치려는 구구한 정성을 펼칠 수 있는 길이 열어질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전하께서 여기에 잠시 생각을 돌리시어 살펴보시고서 종이 한장에 윤음(綸音)을 내려 주심으로써 한 군대의 간절한 바램에 부응해 주십시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전하께서 이러한 뜻을 더욱 살펴주시기 바라옵니다。

## 竹溪公墓碣

壬辰之變湖南節義之卓然者世必稱晋陽三壯士故兵使忠毅崔公其一也而聯芳齊微爲其難兄者掌樂院正 贈都承旨諱慶長字善林是已公海州人麗朝溫而子文憲公冲其先祖也曾祖渾司直祖尹範進士 贈承旨考天符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淳昌林氏進士鐵恭女以嘉靖中廟己丑生生而雋異器宇軒豁文藝夙就道伯圭庵宋文忠公因課試大加稱賞 明廟己酉司馬 壬子丁外憂居喪盡禮服闋興伯氏進士公慶雲季氏兵使公慶會從遊於梁松川應鼎奇高峯大升德學益進三十六歲甲子占文科第二名粟谷李先生榜也歷禮兵曹正佐郎屢典郡府爵有聲績盖公恬於進取低回下邑而亦急於便養也庚寅拜內贍寺正是年遭貞敬夫人憂服未闋遭壬亂道內義士共推兵使公起復公曰主辱臣死何暇顧私我守凡筵爾從王事公私之義庶得兩全兵使公遂墨縗從戎及晋州城陷諸義士請公繼起公奮然從之逆上章 行朝傳檄列邑以繼義爲標都元帥權公慄狀聞 行朝備邊司又啓聞 上曰弟死於國兄又繼起求之古人鮮有其侶 特授繼義兵大將印信以褒之公承 命兢惕奬率義旅直向南原轉至咸陽連破沿路留屯之敵遂控扼於固城明將吳宗道歎曰弟死兄起忠義激烈陳師耀兵敵衆慴伏撫軍司憫其衰老 啓請以義軍移屬於翼虎將金德齡遂單騎赴於龍灣行在甲午還家乙未八爲掌樂院正戊戌除潭陽府使以其近鄉爲歸

休計赴任七月遂辭歸卜築於山陽之竹溪上流優遊自適辛丑正月二日考終葬于和順縣東十里新院洞負乾之原初娶淳昌薛氏叅奉瓊樹女无育別葬縣東梧谷向午之原再娶尚質張氏護軍俊女附公墓二男三女長弘宇洗馬次弘有通德郎女李天迪安孝立宗室雲林君宗胤側出二男弘遠進士弘城叅奉 英廟乙巳因儒疏 贈都承旨 正廟己酉鄕人立祠鳴呼公在恂恂一文吏也周流縣邑無異常調及夫板蕩之際方在苦塊之中而殉國一心慷慨激烈觀於勉弟一言而有可知者矣及其繼起不以衰老自懈奬率義旅沮遏強敵 哀褒隆重明將欽服仲季之間一死一生雖其隨遇而所不同顧何可差殊觀也終乃斂跡歸鄕以歿其世而 聖朝興感賜贈於曠世公義不泯俎豆於本鄕公之忠烈於是益彰而所以崇報者可謂無憾矣弟墓尚無顯刻公之八代孫氣浩來謁余甚勤余床席垂盡久謝筆硯而於公家忠義景仰有素玆強病略撮狀語俾歸刻焉

崇禎四丙申孟秋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成均館祭酒恩津 宋穉圭 述

## 죽계공 묘갈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났을때 호남에서 절의를 지킨 선비중 우뚝하게 드러난 사람으로 세상에서는 누구나 할 것없이 진양(晋陽)의 세 장사(壯士)를 칭하는데 고 병사(兵使) 충의공(忠毅公) 최공(崔公)이 그중의 한분이다。또 꽃다운 행실을 그와 같이 실행하여 아우에 뒤지지 않는 공을 세운 분은 장악원정(掌樂院正)으로 도승지(都承旨)에 추증된 휘 경장(慶長)、자 선림(善林)이 바로 그분이다。공은 해주인으로 고려의 문헌공 휘 충이 바로 그 선조이다。증조부는 혼(渾)으로 사직(司直)을 지냈고、조부는 윤범(尹範)으로 진사이고 승지(承旨)에 추증되었다。부친은 천부(天符)로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모친은 정경부인(貞敬夫人)에 추증되었고、순창(淳昌) 임씨(林氏)로 진사 철공(鐵恭)의 딸이다。가정 기축년(서기 一五二九년)에 태어났다。태어날 때 준걸차고 남과 달랐고 기우(器宇)가 헌걸하고 활달하였으며 문예(文藝)가 숙성(夙成)하였다。도백(道伯)인 규암(奎庵) 문충공(文忠公) 송린수(宋麟壽)가 시험을 해보고서 크게 칭찬을 하고 상을 내렸다。명종(明宗) 기유년(서기 一五四九년)에 사마시(司馬試)에 합격하였고、임자년(서기 一五五二년)에 부친상을 당하였는데 상을 치름에 있어 예를 다하였다。상복을 벗고난 다음 백씨(伯氏)인 진사공 경운과 계씨(季氏)인 병사공(兵使公) 경회와 함께 송천(松川) 양응정(梁應鼎)과 고봉(高峯) 기대승(奇大升)의 문하에서 공부하니 덕행과 학업이 더욱 진보하였다。二十六세가 되는 갑자년(서기 一五六四년)에 문과 제 二명(二名)에 급제하니 율곡(栗谷) 이선생(李先生)이 주관한 방(榜)이었다。예조와 병조의 정랑(正郎)、좌랑(佐郎)을 거쳐 여러번 군(郡)과 부(府)의 수령을 하여 명성과 치적을 남기었다。대개 공은 적극적으로 벼슬자리에 나아가는데 대하여 싫증을 느끼어 하급의 읍에 전전하였으니 이 또한 모친의 봉양에 편리하게 하고자 해서였다。경인년(서기 一五九〇년)에 내

섬시정(內贍寺正)에 임명되었는데 이 해에 정경부인의 상을 당하였다。 삼년상을 다 마치기도 전에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났다。 이에 도내의 의사(義士)들이 모두 병사공(兵使公)을 추대하여 의병을 일으키었다。 공이 말하기를、「군주가 욕을 당하면 신하는 목숨을 버린다 하였으니 어찌 사적인 일을 돌볼 겨를이 있겠는가? 나는 삼년상을 다 마치고 너는 왕사(王事)에 종사한다면 국가의 일과 사적인 일의 의례를 모두 지킬 수 있을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이에 병사공은 마침내 상복을 입은채 의병에 가담하였다。 진주성(晋州城)이 함락되자 여러 의사들이 공에게 다시 의병을 일으킬 것을 청하였다。 이에 공이 분연히 그들의 청에 응하였다。 그리하여 마침내 피난지에 있는 조정에 상소를 올리고 각읍에 격문을 띄워 앞의 의병을 이어 의거를 일으킨다고 표방하였다。 그때 도원수(都元帥)인 권율(權慄)공이 피난지의 조정에 장계를 올려 그 사실을 전하였고、 비변사(備邊司)에서도 장계를 올려 주상께 알렸다。 그러자 주상께서 「아우가 국가를 위해 죽자 형이 그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킨 일은 옛사람들에게서 그 예를 찾아볼지라도 극히 드문 일이다」라 말씀하시고 특별히 계의병대장(繼義兵大將)의 인(印)을 하사하시어 신임을 보이고 장려를 하였다。 공은 왕명을 받고 공경심과 경건함을 가지고 의병을 거느리고서 바로 남원(南原)으로 진군하다가 방향을 바꾸어 함양(咸陽)에 이르렀는데 길가에 주둔하고 있는 적병을 연파하여 마침내 고성(固城)까지 장악하게 되었다。 명나라 장수인 오종도(吳宗道)가 감탄하여 말하기를、「아우가 죽자 형이 의병을 일으키니 충성과 의기가 격렬하구나! 진영을 펼치고 군사를 보내니 적의 무리가 무서워 숨는구나!」라고 하였다。 무군사(撫軍司)가 공의 쇠약하고 늙음을 민망하게 여기어 장계를 올리어 의병을 익호장(翼虎將) 김덕령(金德齡)에게 옮겨 배속시킬 것을 청하였다。 그리하여 공이 단신으로 말을 타고 의주(義州)의 행재소(行在所)에 달려갔다가 갑오년(서기 一五九四년)에 집으로 돌아왔다。 을미년(서기 一五九五년)에 조정에 들어가 장악원정(掌樂院正)이 되었다가 무술년(서기 一五九八년)에 담양부사(潭陽府使)에 제수되었다。 이는 담양이 고향과 가까왔기 때문에 귀향하여 쉴 의도로 부임하였다。 七월에 마침내 사직하고 귀향하여 산양(山陽)의 죽계(竹溪) 상류에 집을 짓고 한가하게 유유자적 세월을 보내다가 신축년(서기 一六〇一년) 정월 二일에 돌아가셨다。 화순현 동쪽 十리의 신원동(新院洞) 부건(負乾)의 자리에 묻히었다。 초취(初娶)는 순창(淳昌) 설씨(薛氏)로 참봉 경수(瓊樹)의 딸인데 자녀가 없었다。 화순현 동쪽 오곡(梧谷)의 향오(向午)의 자리에 따로 묻혀있다。 재취(再娶)는 상질(尙質) 장씨(張氏)로 호군(護軍) 준(俊)의 딸이니 공의 묘에 합장하였다。 슬하에 二남三녀를 두었으니 장남은 홍우(弘宇)로 세마(洗馬)를 지냈고、 차남은 홍유(弘有)로 통덕랑(通德郎)이며、 딸은 이천적(李天廸) 안효립(安孝立)、 종실(宗室) 운림군(雲林君) 종윤(宗胤)에게로 출가하였다。 측실(側室)에게서는 두 아들을 두었으니

홍원(弘遠)은 진사이고、홍성(弘城)은 참봉을 지냈다。

영조(英祖) 을사년(서기 一七二五년)에 유생들의 상소에 따라 도승지(都承旨)에 추증되었고、정조(正祖) 기유년(서기 一七八九년)에 고을 사람들이 사당을 세웠다。

오호라! 공께서 살아계실 적에는 한분의 성실한 문관에 불과하였다。현읍을 두루 거치면서 벼슬할 적에는 특별히 남다른 점이 없었다。그러다 국가의 운명이 위급해지자 삼년상을 치르는 중에 있으면서도 국가를 위하여 목숨을 바칠 마음이 강개하고 격렬하였으니 이는 아우에게 부탁하는 한마디 말을 통해서 알 수 있다。공이 아우의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킬 때 쇠약함과 늙음을 핑계로 안락을 구하지 아니하고 의병을 이끌고서 강한 적병을 막았다。그리하여 주상의 융숭한 포상을 받았고、명나라 장수의 흠모를 받았으니 형과 아우 사이에 한 사람은 죽고 한사람은 살아서 비록 그 처한 경우가 다르기는 하지만 어찌 서로 차이가 있는 것으로 볼 수가 있겠는가? 그리고 마지막에는 자취를 감추어 귀향하여 죽음을 맞으니、조정에서는 감격하여 세상에 드문 증직(贈職)을 내리었고、공의 의로움은 사라지지 않아 고향에서 제사를 받들고 있다。공의 충렬(忠烈)은 이로 인하여 더욱 빛날것이요 높은 보답을 받았으므로 유감이 없다고 할 수 있으리라。그러나 묘에는 아직도 빛나는 비문이 없는 실정이더니 공의 八대손인 기호(氣浩)가 나를 찾아와 매우 열심히 비문을 청하였다。나는 자리에 누워 죽을 때가 다 된 몸인지라 오래전부터 글쓰기를 사절하였으나 공의 집안의 충성과 의기에 대해서 평소부터 흠모하던 바라 이에 병을 무릅쓰고 가장(家狀)의 말을 모아 글을 지어서 돌아가 새기게 하노라。

숭정(崇禎)후 네번째 병신년(서기 一八三六년) 초가을에 자헌대부(資憲大夫) 형조판서(刑曹判書) 겸 성균관좨주(成均館祭酒) 은진(恩津) 송치규(宋穉圭)는 쓴다。

## 十七世 日休堂 諱 慶會

### 日休堂公事實

公諱慶會字善遇號三溪又曰日休堂三川公季弟也 嘉靖壬辰生從梁松川奇高峯遊辛酉幷中生進一等 隆慶丁卯文科歷敭華顯六典郡邑皆立石紀績寧海民立生祠以祀之朴思菴淳薦以文武全才試射加資壬辰倭寇充斥 大駕西狩公身持衰麻不得陪扈與伯仲二兄倡義募兵使侄弘載領赴高霽峯陣助其聲勢及高公敗幕下文弘獻等上書書見附錄請公爲大將遂奮情墨縗哭辭几筵號右義兵將馳奏 行朝傳檄列邑遠近響應軍聲大振旬月之間衆至五千粮餉六七百斛公抆淚誓死以忠義激勵人皆自奮將直向畿輔扈從 大駕會錦山茂朱賊有蹂躪湖南之勢公進屯長水以侗之士民以公遺愛輦壺迎勞俄而茂朱賊果至公抄五百餘騎迎擊大破之錦山賊又悉兵來公據險邀擊無不披靡奪賊將偃月刀青山百雲圖圖即恭愍王畫牧隱詩安平大君書觀亦神物也自此轉鬪嶺右所向皆捷時金公時敏在晋州被圍久飛書請

援公進兵往救大破賊兵嶺伯金誠一 啓曰今此晋州之捷莫非崔慶會外援之力 上下敎曰嶺南右界湖南一道迄今保全莫非此人之功特拜慶尙右兵使癸巳淸正欲洩前憤合兵數十萬直向晋州兵勢大震時沈游擊惟敬答都元帥金命元書曰彼因去歲見衄悉兵再擧其鋒不可當莫若先自空城以快其意公場言於衆曰晋陽乃湖南咽喉今棄不守是無湖南也當合衆力拒以挫其鋒諸將不應皆引兵去與公同者獨倡義使金千鎰忠淸兵使黃進復讎義兵將高從厚公所領兵僅七百人合金公黃公其餘諸將兵及本州軍民避亂士女七萬餘人悉力死守賊果大至圍之三匝公按兵不動屢戰却賊賊築土爲高阜又建大木設板屋俯而放火公以大砲破板屋賊戴木櫃進逼城公令以大石轉下且砲且射賊不能支賊將投書示講和之意答以我等已決死 天兵三十萬朝暮且至當盡剿汝賊益怒築五阜於東西門外結竹爲柵公以火前射之柵盡焚賊作四輪車進簿置大櫃人各用鐵錐鑿城公束火灌油而投之櫃焚而賊皆燋死六月二十九日因天大雨城東隅圮賊蟻附而上又自西北門大至諸軍遂潰或勸提輕銳突出以圖後功公勵聲曰吾受國恩任此方面城存我存城亡我亡不可苟且偸生遂脫朝衣一襲幷賊中所奪圖與釵寄仲氏曰不可留此藉寇且我兄聞吾死必繼起以此爲識我死之後以此衣瞑葬於是一向督戰矢盡力竭知終不可免與金公高公登譙樓口占一詩詩見遺稿北向四拜投江而死城遂陷唐將吳宗道祭文曰崔公尤爲倭虜所忌憚 宣廟下敎曰天將稱美倭虜忌憚可謂名動三國劉總兵綏嘗見乞師書斂衽改容邢軍門玠稱忠魂義魄凜然如生牛溪成先生尤菴宋先生隱峯安先生奬其精忠大節甚悉見下附錄初贈吏曹判書賜祭命旌閭晋州 賜祠額彰烈 仁廟朝加贈左贊成綾州 賜祠額褒忠 英廟丁卯晋州官僮獲公所抱印於南江帥臣狀聞 上感歎親製銘序見下附錄命於闕營立閣藏之庚午因相臣啓 賜謚忠毅權贊成榘製謚狀俞判書棨基撰墓表詳見行狀行狀公從曾孫宵海所撰

## 十七世 일휴당 휘 경회

일휴당공 사실(日休堂公事實)

공의 이름은 경회(慶會)요, 자(字)는 선우(善遇)로 호는 삼계(三溪), 또는 일휴당(日休堂)인데 삼천공(三川公)의 막내 아우이다.

가정(嘉靖) 임진년(一五三二)에 출생하여 송천(松川) 양응정(梁應鼎) 선생과 고봉(高峯) 기 대승(奇大升) 선생의 문하에서 수업을 하였다.

신유년(一五六一)에 생원 진사(生員進士) 시험에 一등으로 합격하였으며, 융경(隆慶) 정묘년(丁卯年: 一五六七)에는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하여 육조(六曹)의 여러 관청과 많은 고을을 다스렸는데 모두 훌륭한 치적(治績)을 남겨 송덕비(頌德碑)를 세웠고 영해(寧海) 백성들은 생사당(生祠堂)을 세워 제사까지 지내주었다.

사암(思菴) 박 순(朴淳)이 공을 문무(文武)가 겸비한 인물이라 천거하니 임금이 친히 활쏘는 시험을 보여 품계(品階)를 높여 주었다.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나자 임금이 의주로 피난을 떠났는데 공

은 어머니 상을 당하여 부득이 임금을 모시고 갈 수가 없었다。 그래서 형님 두 분과 함께 의병을 모집하여 조카인 흥재(弘載)를 시켜서 이끌고 제봉(霽峯) 고 경명(高敬命)의 진영(陳營)으로 가 돕도록 하였다。

고 경명이 마침내 싸움에 패하자 그의 부대에 소속되어 있던 문 홍헌(文弘獻) 등이 편지를 보내(그 편지는 [附錄]에 나온다) 공을 대장으로 추대하고자 하였다。 그래서 어머니 상을 끝내지 못하고 검은 상복을 입고 궤연(几筵)에 곡한 다음 우의병장이라 불렸다。 그리고 행조(行朝)에 사람을 보내 이런 사연을 아뢴 다음 이웃 여러 고을에 의병 모집하는 격문(檄文)을 돌렸다。 그러자 멀고 가까운 고장에서 호응해 군사들의 위엄이 크게 떨쳐 한달 동안에 모인 의병이 五천 명、군량이 六、七백섬이 넘었다。

공은 눈물을 흘리면서 군사들에게 죽음을 각오하고 싸울 것을 다짐하니 모든 군사가 다 분발하였다。 군사를 이끌고 곧바로 경기도로 가서 임금을 호위하려고 했으나 때마침 금산(錦山)과 무주(茂朱)에 있던 왜적들이 호남지방을 짓밟을 형세에 놓여 있었다。

그래서 공은 장수(長水)에 진을 치고 기회를 엿보기로 하였다。 그곳 백성들은 전에 공이 이 곳을 다스리면서 어진 정치를 베푼 것을 사모하고 있던터라 음식과 마실 것을 가지고 와 군사를 위로해 주었다。

얼마 후 무주에 있던 왜적이 과연 장수로 쳐들어 왔다。 공은 날랜 군사 五백 명을 뽑아 적과 싸우게 하여 큰 승리를 거두었다。 금산 지방에 있던 적이 다시 군사를 다 모아 쳐들어 오니、공은 험악한 지대에 진을 치고 요격(邀擊)해서 모조리 죽였다。 그리고 적의 장수가 가지고 있던 언월도(偃月刀)와 청산백운도(青山白雲圖)를 빼앗았는데 청산백운도는 바로 고려시대 공민왕(恭愍王)이 그린 그림으로 목은(牧隱) 이 색(李穡)의 시(詩)를 안평대군(安平大君)이 쓴 것이며 칼 역시 보검(寶劒)이었다。

이때부터 영남지방으로 가서 싸웠는데 공의 군사는 싸울 때마다 이겼다。 이때 김 시민(金時敏)이 진주에 있다가 적병의 포위를 받은 지 오래였는데 글을 보내 후원(後援)을 청하였다。 그래서 공은 군사를 이끌고 가 진주성의 적군을 크게 무찔렀다。 이때 영남의 감사(監司) 김 성일(金誠一)이 임금께 아뢰기를

「이번 진주성의 싸움에서 이긴 것은 모두 최 경회의 군사가 와서 후원한 까닭입니다」

하니 임금께서는 전교(傳敎)하기를

「영남 지방의 오른쪽과 호남지방이 지금까지 적의 수중에 넘어가지 않은 것은 모두 최 경회의 공로이다」

하고는 특별히 경상우병사(慶尙右兵使)를 제수하였다。

계사년(一五九三)에 가등청정(加藤清正)이 지난 번 진주성 싸움에서 진 것을 분하게 여겨 수십만 명의 군사를 모아 곧바로 진주성을 공격하니 그 위세가 크게 떨쳤다。 이때 유격(游擊) 심 유경(沈惟敬)이 도원수 김 명원(金命元)에게 글을 보냈는데 그 내용 가운데 「왜적들이 지난 해

패배한 것을 분하게 여겨 남은 군사를 다 모아 다시 쳐들어 가는데 그 기세는 당할 수가 없읍니다。 그러니 진주성을 미리 텅비게 하여 왜적들로 하여금 마음대로 하게 하는 것이 좋겠읍니다」하는 대목이 있었다。 이를 본 공은 군사들에게 다음과 같이 외쳤다。

「진주성은 곧 호남지방으로 들어가는 목구멍과 같이 중요한 곳이다。 지금 우리가 진주성을 버리고 지키지 않는다면 이는 호남지방을 잃는 것과 마찬가지이다。 마땅히 모두 힘을 합쳐 적의 기세를 꺾어야 한다」

그러나 겁이 난 여러 장수들은 공의 말을 듣지 않고 군사를 이끌고 떠나버렸다。 오직 공과 함께 싸우겠다고 남은 사람은 창의사(倡義使) 김 천일(金千鎰)과 충청병사(忠淸兵使) 황 진(黃進)、복수의병장(復讎義兵將) 고 종후(高從厚)뿐이었다。

이때 공이 거느리고 있는 군사는 겨우 七백 명뿐이고 김 천일과 황 진의 군사 및 그밖의 다른 장수들이 거느린 군사와 진주의 군사와 민간인、또 피난온 남녀 백성 七만여 명이 죽을 힘을 다해 진주성을 지키기로 하였다。 얼마 후 과연 적의 대군이 쳐들어 진주성을 세 겹으로 포위하였다。

공은 무기를 손에서 떼지 않고 꿈쩍도 하지 않으면서 여러 차례 싸워 그때마다 적을 물리쳤다。 적은 마침내 흙으로 높은 언덕을 쌓고 또 큰나무로 걸쳐 다리를 놓고는 그 위에서 진주성 안을 내려다 보면서 불을 질렀다。 그러자 공은 대포(大砲)를 쏘아 그 나무다리를 파괴하니 이번에는 적병들이 나무 상자를 둘러 쓰고 성벽 가까이로 다가왔다。 공은 큰 돌을 굴려 내려 그들을 무찌르는 한편 대포를 쏘아대니 적은 지탱하지 못하게 되었다。

견디다 못한 적의 장수는 마침내 글을 보내 휴전(休戰)할 것을 청하였다。 그러나 공은 이런 답장을 보냈다。

「우리들은 이미 죽을 결심을 하였다。 그러나 명(明)나라 군사 三〇만 명이 곧 후원하러 와서 너희들을 모조리 섬멸할 것이다」

적은 이에 더욱 화가 나서 성의 동문(東門)과 서문(西門) 밖에다 다섯개의 언덕을 쌓고 대나무를 엮어 울타리를 만들었다。 그러자 공은 불화살을 쏘아 그 울타리들을 모조리 불살라 버리니 적은 다시 바퀴가 네 개 달린 수레를 만들어 성 가까이로 다가왔다。 그 수레 위에는 큰 상자가 놓여 있는데 그 상자 속에서 군사들이 쇠꼬챙이를 가지고 성벽에다 구멍을 뚫었다。

이를 본 공은 나무다발을 만들어 기름을 적셔 불을 붙여 던지니 그 나무 상자에 불이 붙어 안에 든 적병들은 모두 불타 죽고 말았다。

六월 二十九일、비가 많이 내려 마침내 성(城)의 동쪽이 무너지게 되었다。 적이 그 틈을 타 개미떼처럼 붙어 기어오르고 또 서북문(西北門)으로 많은 적병이 몰려 들었기 때문에 성이 함락되기 시작하였다。 어떤 사람이 공에게、날랜 군사 몇 명만 데리고 성을 빠져 나갔다가 후일 다시 공을 세웁시다 하고 권하니 공은 큰 소리로 꾸짖었다。

「나는 나라의 큰 은혜를 입어 이곳을 지키는 책임을 맡았다。 성이 함락되지 않으면 나도 살겠지만 성이 함락되면 나도 죽어야 한다。 어찌 구차스럽게 살기를 도모하겠느냐?」

그리고는 관복(官服)을 벗어 싸고 또 왜적에게 빼앗은 그림과 칼을 넣어 둘째 형님께 부치면서 이렇게 말하였다。

「이 물건들을 여기에 두어 왜적들이 도둑질해 가도록 할 수는 없다。 또 우리 형님께서 내가 죽었다는 말을 들으시면 내 뒤를 이어 반드시 의병을 일으킬 것이니 이 물건으로 징표(徵標)를 삼아야겠다。 내가 죽은 후에 이 관복을 호복(呼復)하여 장사를 지내면 된다」

말을 마치고는 여전히 싸움을 지휘하다가 화살이 떨어지고 힘도 지쳐서 끝까지 싸울 수 없음을 알고는 김 천일、고 종후(高從厚)와 함께 누각으로 올라가 시 한 수씩을 읊고는 임금님이 계시는 북쪽을 향해 네번 절한 다음 강물로 몸을 던져 죽었다。 진주성이 마침내 함락되자 명 나라 장수 오종도(吳宗道)가 제문(祭文)을 지었는데 이런 내용이 들어 있다。「최 공은 왜적들이 제일 무서워하였다」 그리고 선조(宣祖)께서는 전교를 내려「중국의 장수도 그의 훌륭함을 칭송하고 왜적들도 무서워하였다니 최 경회의 이름이 세 나라에 알려진 것이다」하였다。 또 명 나라 총병(總兵) 유 정(劉綎)은 일찌기 공이 군사를 청하는 편지를 읽으면서 옷깃을 단정히 여밀고 얼굴빛을 변했으며 명 나라 장수인 군문(軍門) 형 개(邢玠)는「최 경회의 충성스러운 넋은 마치 살아 움직이는 듯하다」하였다。 또 우계(牛溪) 성 혼(成渾) 선생、우암(尤菴) 송 시열(宋時烈) 선생、은봉(隱峯) 안 방준(安邦俊) 선생이 공의 정충 대절(精忠大節)을 칭찬하였다。 (내용은 부록에 나온다)

조정에서 처음에는 이조판서(吏曹判書)를 추증하여 제사를 지내주고 진주에다 정려(旌閭)를 세우고 창렬사(彰烈祠)라 사액(賜額)하였다。

인조(仁祖) 때 좌찬성(左贊成)으로 올려 추증하고 능주綾州：和順)에다 포충사(褒忠祠)를 내려 주었다。

영조(英祖) 정묘년(一七四七)에는 진주의 관노(官奴)가 공이 끌어 안고 죽었던 관인(官印)을 남강(南江)에서 건져내어 그곳 원님이 임금에게 그 사실을 알리니 임금은 감탄하면서 친히 명(銘)의 서문을 지었으며 (내용은 다음 부록에 보인다) 그 곳 병영(兵營)에다 집을 지어 보관하게 하였다。

경오년(一七五〇)에는 재상들의 건의에 따라 충의(忠毅)란 시호를 내려주었는데 시호를 올리는 글은 찬성(贊成) 권적(權適)이 짓고、판서(判書) 유 최기(兪崔基)가 비문(碑文)을 지었는데 자세한 것은 행장(行狀)에 보인다。 (행장은 공의 종증손「從曾孫」、주해「胄海」가 지은 것이다。

## 乞遞寧海府使疏

伏以螻蟻微臣濫蒙 天恩位至三品榮華己極揆臣賤分別生感激此

身未死之前庶幾奔走服勞圖報鴻　恩之萬一而第臣母年今八十四歲家在全羅和順之地與臣所典邑遠隔千里年近九十之親雖無疾恙尚不能率來遠地況臣母久患風疾長臥床褥一邑榮養情雖罔極何忍扶携遠來于千里之外哉各在天涯山河眇眇戀兒慈母思親幼子倚閭望雲之心爲一矣心驚計路魂悸覺夢物皆惱情事盡撩愁何嘗頃刻之間忘于懷安于心哉臣母家本貧窮寒生臣等七人撫育反覆艱難長養朝夕臨食則列坐於前顧此顧彼慮有未飽之兒母鉢之食殆盡分與母則徒守虛器以過朝夕者屢矣當其時惟知自飽之爲誰知母腹之長餒哉及既有知遽失天怙惟母是恃恩報劬勞之情欲盡反哺之恩幸賴　天恩添及草野臣兄弟僥倖登弟相繼乞縣率養老母十五餘年天高地博　聖恩無際煦煦焉子母相樂欣涵並育之化日贊華封之祝不幸而臣之兄慶長以蔚山郡守飄倭一船過境未捕充軍本鎭臣亦遠來于此年近九十老母不能隨來獨處於饑寒疾病呻吟矣計母之年餘日不多母不繼黎糲之饌而臣獨享一邑之奉宋昧孝親之道能盡忠君之義乎臣去年冬受由於監司歸省老母老母年旣昏耄癡若嬰兒見臣撫背而言曰汝兄何歸而不爲率我汝亦何事不爲率我而去乎吾未死之前願復見汝等官衙之養臣權對唯唯含淚而退臣意將此人子切迫之至情上達孝理之　天聽下全母子之至戀以安餘生者決矣適値國運不幸邊鄙多虞修城池選車馬鍊軍卒治器械遑遑不給之日非臣子告私之時故抑情忍志以至于今凉秋已届邊報稍息老母之耄以日而衰思母之情與時而積對腥則思母之口不忍赴見柒則思母之齒不忍茹夫如是則情無問上下疑有闕文況親年七十勿叙三百里外載在　國典此　祖宗之法緣人情酌天理周流通達而無間者也伏望　聖慈俯察赤悃之陳　特垂孝理之教命遞臣職俾養老母則非徒匹夫匹婦之自盡與孝與仁之化將自此而益廣矣烏鳥微誠上達　天聽極知其所逃罪而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疴癢疾痛無不號訴於膝下故敢不自量情迫忘鄙以聞

## 영해부사(寧海府使)의 교체를 청하는 상소문

엎드려 생각하오니, 개미와 같이 미미한 신하가 외람되이 하늘의 은혜를 입어 지위가 삼품(三品)에까지 이르렀으니 그 영화(榮華)가 이미 극에 다달았읍니다。신의 천박한 천분(天分)을 헤아려보니 특별한 감격이 일어나옵니다。이 몸이 죽기 전에 바쁘게 뛰어다녀 수고함으로써 크신 은혜의 만에 하나라도 갚기를 도모하고자 합니다。그러나 신의 어미가 나이가 금년 八十四세로 전라도 화순 땅에 거주하고 있으므로 신이 가야할 읍과는 천리나 멀리 떨어져 있읍니다。나이가 九〇이 가까운 모친이 비록 병환이 없더라도 먼 임지(任地)로 모시고 갈 수는 없는 일입니다。게다가 신의 어미는 오랫동안 풍병으로 병상에 누워있으므로 한 읍으로 영광스럽게 봉양을 하는 것이 마음으로는 비록 망극한 일이지만 어떻게 천리나 먼 길을 부축하여 모시고 갈 수가 있겠읍니까? 그렇다고 하여 제 각기 하늘끝에 처하여 아득한 산과 강을 격하여 있으면 아들을 그리워하는 자모(慈母)와 어미를 생각하는 아들의 사립문에 기대어 아들 생각하는 마음과 구름을 바라보며 모친 생각하는 마음은 한가지일 것입니다。멀리 떨어진

길을 계산해 보고 마음이 놀라고 (그리워하는) 꿈을 깨고 난 다음 넋이 빠져 일마다 모두 괴로운 것일 것이며, 모두 근심의 정만 생길 것이니 어찌 경각(頃刻)의 사이인들 그리움을 잊고 마음 편할 겨를이 있겠읍니까?

신의 모친은 집안이 본래 빈궁하였는데 신등의 일곱 자식을 낳아서 어루만져 키우기를 반복하시어 어렵게 어렵게 오랜 세월동안 신등을 길러 내었읍니다。조석(朝夕)으로 식사를 대할 때면 앞에 죽 앉게 하고서 이 아들을 돌보고 저 아이를 돌보시었는데 배부르지 않은 아이가 있을까 걱정하여 모친의 그릇에 있는 밥을 거의 다 자식에게 나누어 주시니 모친의 경우는 단지 빈 그릇이나 지키면서 조석을 보내는 때가 자주 있었읍니다。그때에는 오로지 자기만 배불리 먹는 것이 좋은 줄만 알았으니 그 누가 모친의 배가 오래도록 굶주린 줄을 생각이나 하겠습니까?

지각이 난 뒤에 갑자기 부친을 여의고 오직 모친만을 의지하여 그 애써 기른 정에 보답하고자 봉양의 도를 다해보려 하였읍니다。다행하게도 천은(天恩)이 초야에까지 미쳐서 신의 형제가 요행히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뒤를 이어 현(縣)의 수령이 되니 노모를 봉양해온지 十五년이 넘었읍니다。하늘이 높고 땅이 넓은 것처럼 성은(聖恩)이 끝이 없읍니다。웃음꽃을 피우면서 아들과 어미가 즐거워하니 기쁘게 병육(并育)의 교화에 젖어들고、날마다 화봉(華封)의 축(祝)을 찬양하였읍니다。그런데 불행히도 신의 형 경장(慶長)이 울산군수(蔚山郡守)로 있을 적에 표류하던 왜선(倭船) 한 척이 경내를 지나갔음에도 잡지 못하여 진영(陣營)에 충군(充軍:죄지은 사람을 군대에 복역시키는것)되었읍니다。게다가 신 또한 이곳으로 멀리 오게 되니 나아가 九〇이 가까운 노모가 신을 따라 올 수가 없어 홀로 기한(饑寒)의 지경에 처하여 질병에 신음하게 되었읍니다。모친의 나이를 따져보건대、여생이 그리 많이 남지 않았는데 보잘것 없는 음식조차도 드시지 못하되 신은 홀로 한 입의 봉양을 누리게 됩니다。어버이에게 효도하는 도리를 모르는 자가 어찌 능히 임금에게 충성하는 의리를 다할 수 있겠읍니까?

신은 지난해 겨울에 감사(監司)로 부터 말미를 얻어서 귀향하여 노모는 뵈었는데 노모는 나이 벌써 정신이 없을 정도로 들어 어리숙하기가 어린아이와 같았습니다。신을 보고 등을 어루만지며 말씀하기를、「네 형은 어찌해서 나를 데려가지 않는게냐? 내가 죽기 전에 다시 한번 너희들의 관직의 봉양을 받아보고 싶구나!」하였읍니다。신은 임시 변통으로 「알았읍니다。알았읍니다!」라고 답하고서 눈물은 머금고 물러 나왔읍니다。신의 생각으로는 이러한 자식된 자의 절박한 지정(至情)을 가지고 위로 효성으로서 나라를 다스리시는 성상의 밝으신 귀에 하소연 하고、아래로 모자의 지극히 간절한 정을 온전하게 지킴으로써 모친의 여생을 편안케 하기로 결심하였읍니다。

때마침 국운(國運)이 불행한 때를 만나 변방에 우환거리가 많이 발생하고 있으므로 성지(城池)를 보수하고、거마(車馬)를 선발하며 군졸을 훈련시키고、기계(器械)를 정비

하는데 바빠서 겨를이 없는 시기이오니, 신하된 자가 사적인 문제를 고할 때가 아닙니다。 그래서 사적인 정을 누르고 마음속의 생각을 참으면서 지금에까지 이르렀읍니다。 서늘한 가을도 이제 끝에 다다라 변방의 경보도 점차 잠잠해지고 있읍니다만 노모의 쇠약함이 날로 심해지고 있고 신의 모친을 사모하는 정은 시간이 갈수록 쌓여만 갑니다。 비린내나는 고기를 보면 모친의 입이 생각나서 차마 젓가락을 들지 못하고、여린 것을 보면 모친의 이가 생각나서 차마 먹을 수가 없었습니다。 대저 이러한 정은 윗사람이나 아랫 사람이 차이가 없을 것입니다。 하물며 「어버이 나이가 七〇이면 三백리밖의 외직(外職)에 서용(敍用)하지 않는다。」한 규정이 나라의 법전에 실려 있으니 어떠 하겠읍니까? 이 조종(祖宗)의 법은 인정을 따르고 천리(天理)를 참작해서 만든 것으로서 온갖것에 통달하여 잘못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성상께서 자애로서 정성스런 진술을 살펴보시고 특별히 효성으로써 백성을 다스리는 가르침을 베풀어 주시니 신의 직책을 봐주도록 명해서 신으로 하여금 노모를 봉양하도록 해주시기를 원하옵니다。 그렇게 하신다면 필부필부(匹夫匹婦)가 스스로 효도를 다할 뿐만 아니라、인(仁)에 흥기되는 교화의 정치가 이로부터 더욱 넓어질 것입니다。 (부모의 은혜에 보답하려는) 까마귀 새와 같은 미미한 정성을 상왕께 아뢰오니 신도 직무에서 도망하려는 죄임을 잘 알고 있읍니다。 하오나 신하와 군주의 관계는 아들과 아버지의 관계와 같아서 질병과 고통을 슬하(膝下)에 호소하지 않을 수 없읍니다。 그러한 까닭에 감히 앞뒤를 생각하지 않고 절박한 사정을 아뢰옵니다。

## 列聖宸章

### 宣廟傳敎

癸巳正月時慶尙監司金誠一狀聞于朝曰今此晋州之捷莫非崔慶會外援之力敎曰嶺南右界湖南一道迄今保全亦莫非此人之功也拜晋州兵使時

### 열성조(烈聖朝)에서 내린 글

선조(宣祖)의 전교(계사년 정월〔一五九三〕)이때 경상감사 김성일(金誠一)이 조정에 장계(狀啓)를 올려 아뢰기를,「이번 진주성 싸움에서 이긴 것은 모두 최 경회가 응원한 공입니다」하였다。

전교하시기를

「영남 우계(右界)와 호남지방이 지금까지 보전된 것은 모두 이 최 경회의 공이다」(진주병사를 임명할 때 내린 것이다)

## 宣廟傳敎

癸巳八月時天將吳宗道摠文祭之曰崔公倭奴夙昔之所忌憚也由是倭奴以重兵歷之圍之數重烏鵲飛不能渡必欲得公後已云云

敎曰天將稱美倭奴忌憚可謂名動三國矣贈吏曹判書時

## 선조(宣廟)의 전교

계사년 八월 이때 명나라 장수 오종도(吳宗道)가 제문을 지어 제사하기를

「최 공은 왜적들이 예전부터 무서워하였다。 그래서 많은 군사를 데리고 와 여러 겹으로 포위하여 까마귀나 까치도 헤어나지 못하게 하였으니 이는 반드시 공을 잡고 말겠다는 속셈이었다」하였다。

전교하시기를

「명 나라 장수가 칭찬하고 왜적이 무서워하였으니 가위 이름이 세나라에 떨친 것이다」(이조 판서를 추증할 때 내린 것이다)

## 宣廟賜祭文 萬曆甲午

國王遣禮曹佐郎臣楊士衡諭祭于卒兵使崔慶會之靈曰惟靈降自南嶽克生東方應時抱材渾世含光白首枳棘始予何識蒼松歲寒乃徵今日嗚呼國事尚忍更言方賊猖獗予遭播遷聞關奉天敵愾誰倚寂寞江淮保障無寄歷十一代環三百城泯泯士氣蔑蔑義聲幸賴湖南天命周楨文武如卿一代不數初無職守與義爲偶不因尺寸應者如響兵以義名師以直壯按節嶠南兇賊遁跡蹴迫星山驕酋褫魄勳克在汝賞未孚功登壇一拜豈云褒崇專閫千里用畀鎭鑰那知殘孽尚肆狡逆環攻四隅勢急三匝數月睢陽援絶蜉蟻人謀奈何歃角終圮天之亡我卿豈偸生范范石崖俯接孤城忠軀所隕峻節高蠱一死雖榮長痛何洩事聞以來宵旰靡寧亟加贈秩貴卿忠貞遠具時差致予哀誠使卿至此無非予故予實慘怛予尚奚報秋原欲蕪魂魄底處巡遠不孤死亦有侶精忠所存壯氣靡謝山河可作厲鬼當化此賊未滅靈豈瞑目玆宣悲告式佇來格

## 선조(宣祖)께서 내린 제문(祭文)

(만력 갑오년 : 一五九四)

국왕(國王)이 예조좌랑(禮曹佐郎) 양 사형(楊士衡)을 보내 죽은 병사(兵使) 최 경회의 영혼을 제사하노라。

영령(英靈)께서는 남악(南嶽)의 정기를 타고 우리나라에 태어나셨네。 시운(時運)에 맞는 재주를 가졌지만 어지러운 세상에 빛을 감추고 고생하며 늙었도다。 처음에야 내가 어찌 그 재주 알았으랴。 푸른 소나무가 추위를 이기듯한 충성 오늘에야 드러났도다。 아! 어려운 나라 일을 지금 다시 말하고 싶지 않지만 날뛰는 왜적 막을 길 없어 임금인 나까지 피난 떠났네。 의주에 이르러 나의 분한 마음 풀어줄 사람 누구였나 적막한 강회(江淮)를 지킬 사람 없어 역대 열① 한분 임금이 물려준 나라요、 三백 개의 성(城)을 가진 나라의 사기(士氣)와 의로움이 꺼져버린듯 없었네。 다

행이 호남 지방에 하늘이 기둥감을 내렸으니 경(卿)은 문무(文武)를 겸비한 당세에 드문 인재였네。처음에는 관직도 없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아무 가진것 없어도 많은 사람이 호응하였네。의병이라 부른 군사 장하기도 하였다。경상우병사 되자 사나운 왜적 도망하고 성산(星山)으로 쫓아가니 교만하던 왜적의 괴수 넋을 잃었네。그대가 세운 크나큰 공로에 비해 포상이 너무 작았고 장수된 후 한번 내린 벼슬을 어찌 포상이라 하겠는가? 천리를 지킬 병권(兵權) 맡기었는데 어찌 뜻하였으랴。남아 있던 왜적들이 마지막 발악을 하여 사방으로 공격하고 세 겹으로 포위했네。몇 달 동안 진주성에는 후원군 조차 끊어지니 사람의 지혜로 어찌할 것인가。뿔없는 짐승의 형세였다。하늘이 임금인 나를 망하게 하는 터에 그대가 어찌 살기를 바랐으랴。높은 바위 절벽에 의지하고 있는 진주성은 바로 충성스런 그대 떨어져 높은 충절을 세운 곳이네。그대 한번 죽는 것은 영광스럽지만 나의 이 끝없는 슬픔은 어찌할 것인가 그대 죽었다는 소식 들은 이후로 밤낮으로 마음이 편치 않았다。그래서 벼슬을 추증하여 그대의 충성 빛내주고 멀리 제수(祭需) 장만하여 슬픈 내 마음 달래노라。그대가 죽은것 모두 나의 탓이라 생각하니 슬프구나 내 무엇으로 보답하랴。가을맞은 그대 무덤의 풀 시들어 가는데 그대의 넋은 어디를 헤매는가。장 순(張巡)과 허 원(許遠)이 외롭지 않으려고 죽어서도 짝을 얻었도다。충성심 있는 곳에 장한 기운 떨어졌으니 산하(山河)도 되고 여귀(厲鬼)도 되어서 이 왜적들 다 무찌르지 못하면 영령인들 어찌 눈을 감으랴。이에 슬픈 내 마음 전하노니 영령은 이르러 흠향하라。

註 ①李朝의 太、定、太、世、睿、成、中、仁、明의 十一代王。여기서 端宗은 後日에 追復됐고 燕山은 廢朝라서 빼진것。

## 王世子賜祭文 年月上同

男兒死耳愍雄圖之未伸忠義凜然想英靈之如在有懷惟烈非慟而誰惟靈文武之才忠孝所性三年血泣共稱子羔之善居一朝登壇衆推元規之宿望人皆棄甲而瓦解卿獨輿疾而星馳全保障於江淮作聲勢於湖嶺中興之功第一佇殲賊之可期國士之良無雙庶撥亂之有賴逮晋陽之圍急奈賊勢之日添不與讐戴天肯旋南下之踵願爲鬼殺賊忍聞西向之辭事而至斯天何奪我士爲知己者死固無憾於當時國必得人而昌詎不慟於今日屬余行之聿至思若人而不忘玆命有司用陳薄奠死者可作慨九原之誰歸魂其有知倘一簋之式享

## 왕세자(王世子)가 내린 제문(祭文)

(임금과 같은 해 같은 날에 내린 것이다)

남아(男兒)가 큰 뜻을 펴지 못하고 죽는 것이 슬프도다。그러나 충의(忠義)가 늠름하였으니 영령께서 와 계신 듯하여 감회가 깊네。생각할수록 장하였으니 그대를 위해 통곡하지 않고 누구를 위해 통곡하겠는가? 영령께서는 문무를 겸비한 재주와 천성에서 우러나온 충효를 지녔었다。부모

상에 삼년 동안을 피눈물 흘리니 모두가 자고(子羔)①처럼 상을 잘 치른다고 칭찬하였으며 하루 아침사이에 장수가 되니 대중들이 원규(元規)②의 덕망(德望)처럼 우러러 보았네。 다른 사람들은 모두 무기 버리고 도망하였는데 그대 혼자만은 바쁘게 싸웠도다。 그래서 한쪽 지방을 온전하게 지키고 호남과 영남에서 기세를 떨쳐 나라 수복(收復)하는 일등 공로 이루었네。 더욱 적을 무찌르기 기대하여 비교할 만한 사람 없어 난리를 평정하기 믿었었네。 진주를 포위한 적의 형세 날로 더하여 어쩔 수 없었네。 원수와는 같이 하늘 밑에서 살지 않는 법이니 어찌 남쪽으로 한 발짝이라도 물러서겠는가? 귀신이 되어서라도 적을 죽이겠다고 임금 향해 절하고 죽었다는 말 들었도다。 이 지경에 이르렀는데 하늘이여 왜 나의 선비를 빼앗아 갔는가? 자신을 알아주는 임금을 위해 죽는 것은 마땅하지만 나라는 반드시 훌륭한 사람이 있어야 번창하는 법 어찌 오늘날 슬퍼하지 않으랴。 내가 돌아올 때 이 사람을 생각하고 잊지 못하여 이에 담당관을 보내 변변찮은 제사를 드리게 하노라。 죽은 사람이 다시 살아난다면 누가 황천(黃泉)에 가겠는가。 혼령이 아는 것이 있다면 이 한 그릇 음식 흠향하소서。 아! 슬프외다。

註 ①子羔 : 孔子의 弟子 居喪三年에 泣血을 하고 잇발을 나타내지 아니하니 君子가 居喪을 잘 한다 했음。
②元規 : 晋의 大將으로 威勢를 부렸음。

## 肅廟賜祭文

一片晋陽雙廟對屹哿矣忠愍殞身亦烈儼其位序列宿是應千載想像孰不添膺粤在龍蛇島夷猖獗湖嶺響震靡不摧覆晋獨截然若砥抗流賊所蓄憾兩歲一州歸師環攻蟻屯蟻聚烈烈倡義會兩節度白袍從事以孝以忠有來如雲義胆攸同地有必爭人能捨命非謀或咸奈天不靖雲梯百道賊及乘城斂我豪英與堞同平或丸或刃視死如歸或赴于水腋挾青衣北面慟哭義烈愈彰列壁坐觀獨何心腸城雖覆矣氣則不泯化厲殲賊以洩餘憤亦作山河以壯關防遄掃凶氛寔賴陰相維此寃欝貫徹古今滔滔大江與之共深建宇妥靈崇報靡替歲月寢遙誠禮或怠曠焉相感恍其如昨命官齋沐替此洞酌使臣本道都事金廷潤大祝兼史沙斤察訪任煥 典祀召村察訪鄭壽崗齋郎祝

## 숙종(肅宗)이 내린 제문(祭文)

이 진주(晋州) 한곳에 두 사당이 나란히 서니 장하다 충의공과 충민공이네 이여 장하게 죽었도다。 엄숙한 차례는 열성(烈星)도 응할 것이네。 천년 뒤에 상상해도 누군들 가슴 아프리。 지난 임진 계사년에 왜적이 창궐했네。 호남, 영남이 진동했는데 오직 진주성만 우뚝해서 물속의 돌기둥인 듯。 그래서 적의 유감사서 두 해에 이 한 고을을 돌아가던 왜적들이 치니 벌과 개미떼처럼 달라 붙었네。 열렬한 창의사와 두 절도사가 백의(白衣)로 종군하고 충효로운 선비들

이 구름처럼 몰려와 충의를 함께 했네。 빼앗길 수 없는 땅이어서 사람들이 목숨 바쳤네。 계책은 잘못 없었으나 하늘이 돕지 않아 백 길 되는 운제(雲梯)로 적들이 성으로 기어오르니 죽은 우리의 호걸 성을 가득 채웠네。 어떤 이는 칼날 앞에 어떤 이는 총탄 앞에 죽는 것을 예사로 여겨 더러는 물속으로 뛰어들며 청의(靑衣)를 끼고 어떤 이는 북쪽 향해 통곡했으니 의열이 더욱 장하도다。 다른 여러 성에서는 구경만 했다 하니 무슨 심뽀인가? 성은 비록 함락되었으나 기개는 사라지지 않아 귀신되어 적을 죽여 분한 마음 풀었네。 아니면 산이 되고 물이 되어 변방을 튼튼히 하였으리 흉악한 기운 재빨리 소탕한 것은 실로 이분들의 도움에 힘입음이네。 그러나 이 원통하고 억울함은 고금에 없어서 유유히 흐르는 저 큰 강물처럼 깊으리。 사당지어 영혼 모시고 높은 공훈 보답 변함없더니 세월이 멀어지자 정성스런 예(禮) 태만하게 되었네。 멀리 생각하면 어제 일과 같기에 관원을 시켜 목욕재계하고 나를 대신하여 박주 한 잔 올리 노라。

이때의 사신(使臣)은 본도의 도사(都事) 김정윤(金廷潤)이었으며 대축(大祝)겸 전사(典祀)는 소촌찰방(召村察訪) 정 수강(鄭壽崗)이었으며 재랑축사(齋郎祝史)는 사근찰방(沙斤察訪) 임환(任煥)이었다。

## 英廟賜祭文 丁卯得印後致祭

知製敎 洪啓禧 撰

惟靈龍蛇之難八域蹂躪醜吞豕食 國步日窘惟卿數子遏賊于晉號召忠義奮勇行陣蔽遮江淮張許是準死守九日無卻有進臣力已竭臣職自盡天愁日慘全城火燼抱印廉丹握槊先軫南江渺瀰矗石巉嶙凜凜義烈千載霆震閒嘗俾祭往事增愍適茲州氓波心獲印嶺右節度篆章可認百五十年神秘鬼吝釰出豊城光怪騰迅物有顯晦毅跡難泯帥臣馳聞事可徵信摩挲愛玩烈士攸殉髣髴前席手携以覲魂兮不死詩語乃昭萬曆二字我涕如隕匪而銘之藏于舊鎭復 命錄後勿替其引仍想當時後先立憧視死如歸匪丸則刃懷忠念寃一倍傷悶迫於崇報予其可忍遣官致酹我思墜醇感通有理歆此觴 賜祭官禮曹佐郎安致宅 大祝晋州牧使金相縣 重執禮三嘉縣 監徐敏修

## 영조(英祖)께서 내린 제문(祭文)

정묘년(一七四七) 인장을 얻은 후에 제사지낸 것이다。

지제교(知製敎) 홍 계희(洪啓禧) 지음。

왕(王)은 말하 노라。

임진왜란 때 팔도(八道)가 적에게 짓밟혀 사나운 적의 기세에 나라가 날로 위태롭게 되었다。 그때 그대들 몇 사람이 진주에서 적을 막았도다。 충성과 의리 있는 사람을 불러모아 용감하게 행군했네。 영남、 호남 지킨 것 장 순(張巡)과 허 원(許遠)에게 비교할 만하네。 죽음으로써 九

일 동안 성을 지켰으나 적 물리치지 못하고 신하(臣下)들 힘 빠져 죽음에 이르렀네。하늘도 슬퍼하고 해도 빛을 잃었고 성(城)은 온통 불길에 휩싸였네。그대는 관인(官印)을 끌어안고 죽은 염단(廉丹)이요 창을 쥔 채 죽은 선진(先軫)이로다。남강 물 유유하게 흐르고 촉석루 우뚝하게 높은데 그대의 늠름한 의열(義烈)은 영원히 우뢰처럼 전하리。일찌기 사람 보내 제사지내니 슬픔 감회 일었는데 때마침 이곳의 백성이 강속에서 관인을 찾아내었네。「영남우절도사(嶺南右節度使)」라고 새긴 전자(篆字) 분명하니 一백 五〇년 동안 귀신이 간직하여 아꼈나 보다。보검(寶劒)이 풍성(豊城)에서 나오니 광채가 높이 뻗쳤네。물건이란 드러나고 감추어진 때가 있지만 그대의 훌륭한 행적이야 감추기 어렵네。그곳 부사(府使)가 관인을 찾아 급히 아뢴 일이니 믿을 만하여 사랑하여 어루만지며 살펴보니 순절한 열사(烈士)가 내 앞에 와 서로 손을 잡고 보는 듯하여라。「영혼은 죽지 않는다」하는 그대의 시(詩)와 일치하는구나。만력(萬曆)이란 두 글자 보고 나는 눈물이 쏟아져 도장갑을 만들어 명(銘)을 지어 진주 병영에다 간직하게 하고 또 그대의 후손들을 기록하여 영원히 등용(登用)하게 하였도다。당시 일 생각하니 모두가 죽기로 작정하고 죽는 것 두려워하지 않아 탄환이 아니면 칼에 맞아 쓰러져 충성심과 원통한 마음 품어 더욱 슬프구나 높이 포상하고 공로를 갚는데 내 어찌 인색하랴。관원을 보내 제사를 지내니 내 마음 진정할 길 없네。느낀바가 있거든 영혼은 와서 내 잔을 흠향하라。

사제관(賜祭官)은 예조좌랑(禮曹佐郎) 안 치택(安致宅)이요、대축(大祝)은 진주목사(晋州牧使) 김 상중(金相重) 집례(執禮)는 삼가현감(三嘉縣監) 서 민수(徐敏修)였다。

## 御覽古印朝報 丁卯正月 二十六日

上御歡慶殿藥房入診時都提調趙顯命曰昨於賓廳見晋州兵使金潤狀啓則壬辰之亂兵使崔慶會殉節抱印投江流傳的實而印久不得矣今春晋州官奴採艾者黃貴同於南江淺灘中見有青瑩之氣搜得而出故封進云矣 上曰狀啓予已覽之矣上番兼春秋出外持其印以入也兼春秋安致宅承 命出外持其印以入篆文深處三綠滌不盡矣 上曰上之時日向昏上命中官開房戶親還坐向明詳覽焉 敎曰此印幾年沉水而今春得來可異又可貴也忠臣烈之氣怳若留帶印面而印上萬曆年號尤可愴感也又 敎曰表誌鑄印年號古之事着實也仍 命都承旨洪象漢書傳曰覽狀聞而心有興懷今聞大臣陳達取納舊印宛若其人之獻愴感愈深而又覽印上年月一倍此心其令禮曹遣官致祭於彰烈祠祭文其令詞臣措辭撰進其子孫令該曹即爲調用此印令該曹精造印匣禮官下去時傳授帥臣都提調曰 聖意欲使帥臣用此而可貴古件易刓於行用且有萬曆年號帥臣用之何如矣 上曰然則使藏于彰烈祠乎都承旨曰聞帥古印置之學宮何如矣 上曰然則使傳于帥臣藏置本營好矣仍 命連書藏置本營一以傳古物一以垂忠烈上曰承旨書之 御製古印銘書訖使讀之讀訖 上曰印匣以銅鑄之銘則以銀填字也 命書小序 上曰此印亦以兵使得進可貴也宜書

其姓名仍 命連書上曰上番兼春秋湖南人也湖南忠臣抱殉之印湖南文官持入亦異事也都承旨曰世間或有此等偶然相値事也 上曰銘序後年月書以皇明紀元後古干支中旬後六日而御題載之別篇之意傳于副學也

## 임금께서 고인(古印)을 열람하신 조보(朝報)(정묘년: 一七四七 正월 二十六일)

임금께서 환경정(歡慶殿)에 나오시니 약방이 진찰하려 들어갔는데 도제조(都提調) 조 현명(趙顯命)이 아뢰기를,

「어제 빈청(賓廳)에서 진주병사(晋州兵使) 김 윤(金潤)이 올린 장계(狀啓)를 보았습니다。내용은 임진왜란 때 병사(兵使) 최 경회가 순절할 때 안고 강물에 뛰어든 도장에 관한 것이었습니다。그런 사실이 확실한데도 오랫동안 발견되지 않았는데 올봄에 진주 병영의 관노(官奴)인 황 귀동(黃貴同)이 쑥을 캐다가 남강 얕은 물속에서 푸른 빛이 나는 물건을 보고는 꺼내었기 때문에 봉하여 올린다고 하였습니다」

하니 상이 이르기를,

「장계는 나도 이미 보았다。당직(當直) 겸춘추(兼春秋)는 밖으로 나가 그 인장을 가지고 들어오라」

하였다。겸춘추 안 치택이 임금의 명을 받고 밖으로 나가 그 인장을 가지고 들어왔는데 전자(篆字) 깊은 곳 세군데에 녹이 슨 것을 다 씻어내지 않고 있었다。상께서 「올리라」하셨는데 이때에 날이 저물어서 상이 중관(中官)을 시켜 방문을 열게 하시고 몸소 둘러 앉아 밝은 곳에서 자세히 살펴보시고는 전교하시기를,

「이 인장은 몇 해 동안을 물속에 잠겨 있다가 금년 봄에야 찾아내었으니 기이하고도 보배스럽다。충신의 뜨거운 정기(精氣)가 인장에 서려 있는데다가 또 인장 위에는 만력(萬曆)이라는 연호(年號)가 새겨져 있어 더욱 감회가 깊다」

하시고는 또 전교하시기를,「겉에 기록된 주인(鑄印)의 연호(年號)에서 옛 사람의 착실함을 보겠도다」

하고는 도승지(都承旨) 홍 상한(洪象漢)을 시켜 전교(傳敎)를 쓰게 하였는데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었다。

「장계를 보니 느낀 바가 많다。이제 대신들의 말을 듣고 그 인장을 가져다가 보니 최 경회가 가지고 와 바치는 것 같아 감회가 깊다。또 인장 위에 새겨진 연월일(年月日)을 보니 슬픈 마음이 배나 더하다。예조(禮曹)를 보내 창열사(彰烈祠)에 제사를 지내되 그 제문은 글을 잘 짓는 신하에게 짓도록 하라。

또 최 경회의 자손을 담당부서에서 찾아 벼슬을 주고 이 도장은 담당부서에서 좋은 도장갑을 만들어 예관이 내려갈 때 진주의 수신(帥臣)에게 주도록 하라」

하였다。도제조(都提調)가 아뢰기를,

「성상의 뜻은 수신으로 하여금 이것을 쓰게 하시고자 하시나 귀한 물건이 쓰다가 닳아질까 염려되오며 또 만력

(萬曆)이란 연호를 수신이 써도 괜찮읍니까?」

하니 상이 이르기를、

「그렇다면 창렬사에 보관하게 하는 것이 어떻겠는가?」

하매 도승지가 아뢰기를、

「장수의 고인(古印)이니 학궁(學宮 향교)에 두는 것이 어떻겠읍니까?」

하니 상이 이르기를、

그렇다면 사신이 수신(帥臣)에게 전하여 본영(本營)에 두는 것이 좋겠다」

하고는 이미 쓰기를 명하면서

「본영에 두어 오래된 물건을 전하게 하는 한편 또 그 충렬(忠烈)을 전하게 해야 한다」

하였다。그리고 상께서 「승지(承旨)가 쓰라」하시고는 「어제고인명(御製古印銘)」을 다쓰자 읽고는 상이 이르기를

「인장의 갑(匣)은 구리를 녹여 만들고 명(銘)은 은(銀)으로 글자를 메우라」한 다음 소서(小序)도 쓰라 명하셨다。또 상이 이르시기를、

「이 도장을 병사(兵使)가 주워 올린 일 역시 희귀하다。마땅히 그의 성명도 쓰라」

하시고 이어서 쓰라 명하시길、

「당직 겸춘추(兼春秋)는 호남사람인데 호남의 충신이 순절할 때 안고 죽은 인장을 호남의 문관(文官)이 가지고 들어온 것 역시 기이한 일이다」

하시매 도승지가 아뢰기를、

「세상에는 이처럼 우연히 일치되는 일도 있는 법입니다」

하였다。상이 이르기를、

「명(銘)과 서문 뒤의 연호는 황명(皇明) 기원(紀元) 후 고간지(古干支)와 중순(中旬) 후 六일이라 쓰고 어제(御製)는 별도로 실으라는 뜻을 부제학(副提學)에게 전하라」하였다。

## 御製古印銘

追憶遑歲百有餘年幸得南江篆猶宛然蠢石義烈想像愴焉命截嶺閫垂萬世傳傳

## 임금이 지은 고인(古人)의 명(銘)

지난날 회상하니
백년 남짓 지났네。
다행이 남강 물속에서 찾으니
전각이 아직 뚜렷하네。
촉석루의 그 뜨거운 충성
생각만 해도 슬프구나。
영남 병영에 보관하여
영원히 전하게 하리。

## 御製古印小序

覽嶺閫之狀聞大臣之達取看兵使 封進一古印其印何即古忠臣崔慶會立節也抱而投江者也嗚呼壬辰之於今其將一百五十有六年豈意此印之得於南江獻于金扃古印復見於今日忠骨其猶葬於江中今覽此印若忠臣之手獻命錄用其孫猶有愴懷而此中又尤有追慕者印上年號乃是皇明萬曆也遙憶往歲顧今青邱寔皇明再造之恩也特叙其事以寓匪風下泉之思仍命鐫印以樹義將烈士之忠云爾皇明崇禎紀元百二十年強圉單閼孟春丙辰題

## 임금이 고인(古印)을 두고 지은 소서 (小序)

영남의 병사가 보낸 장계(狀啓)와 대신들이 아뢴 것을 듣고 그곳 병사(兵使)가 싸 보낸 오래된 인장을 보니 바로 옛날 충신 최 경회가 순절하면서 끌어안고 강물에 빠진 인장이었다.

아! 임진왜란이 지금부터 一백 五十六년이나 되었으니 어찌 이 인장을 남강(南江)에서 건져 대궐로 보내올 것을 상상이나 하였겠는가? 그 오래된 인장을 오늘날 다시 보니 충신의 뼈가 아직까지 강물에 묻혀 있었던 것이다。 이제 이 인장을 보니 충신이 직접 와서 인장을 바치는 듯하도다。

충신의 자손에게 벼슬을 주도록 명령하고도 슬픔이 가시지 않고 더욱 추모(追慕)하는 마음이 이는 것은 도장위에 새겨진 만력(萬曆)이란 연호인데 이는 바로 명(明)나라 신종황제(神宗皇帝)의 연호이다。 먼 옛날을 회상해 보니 우리나라는 실로 신종황제께서 다시 살려 준 것이다。

특히 그때의 사실을 기록하자니 명(明)나라가 망한 것이 더욱 슬프구나。 이를 인하여 도장갑을 새겨 의로운 장수의 충렬(忠烈)을 기리노라。

황명(皇明) 숭정(崇禎) 기원(紀元) 백이십년 정묘(丁卯) 년 맹춘(孟春) 병진(丙辰)일에 씀。

右相 趙顯命

## 筵奏 英廟 丁卯

丁卯正月二十六日 上御歡慶殿都提調趙顯命奏曰昨於賓廳見晉州兵使金潤狀啓則壬辰之亂兵使崔慶會殉節抱印投江流傳的實而印久不得矣去十二月二十五日即立春日也晉州營官奴採艾者黃貴同於南江淺灘中見有青熒之氣搜得而出故封進云矣云云

### 경연(經筵)에서 아뢴 말 영조(英祖) 정묘년(一七四七)

우의정(右議政) 조 현명(趙顯明)

정묘년(一七四七) 정월 二十六일、 임금께서 환경전(歡慶殿)에 나오시니 도제조(都提調) 조현명이 아뢰기를、

「어제 빈청(賓廳)에서 진주병사(晋州兵使) 김 윤(金潤)

이 올린 장계(狀啓)를 보았읍니다。내용은 임진왜란 때 병사(兵使) 최 경회가 순절할 때 안고 강물에 뛰어든 도장에 관한 것이었읍니다。그런 사실이 확실한데도 오랫동안 발견되지 않았는데 지난 十二월 二十五일은 바로 입춘(立春)이었는데 진주 병영(兵營)의 관노(官奴) 황귀동(黃貴同)이 남강(南江)에서 쑥을 캐다가 얕은 여울에서 푸른색 물건이 있어 건져 보니 바로 최 경회의 도장이므로 싸서 임금께 올려 보낸 것입니다。」

## 筵說 同日

上曰狀啓予已覽之矣兼春秋安致宅承　命持印以入篆文深處三綠滌不盡矣　上曰此印幾年沉水而今春得來可異又可貴也忠臣烈烈之氣怳若留帶印面而印上　萬曆年號尤可愴感也仍　命都承旨洪象漢書　傳曰覽狀聞而心有興感今聞大臣陳達取納舊印宛若其人之獻愴感愈深而又覽印上年月一倍此心其令禮官致祭於彰烈祠祭文其令詞臣措辭撰進其子孫令該曹即爲調用此印令該曹精造印匣禮官下去時傳授帥臣藏置本營一以傳古物一以垂忠烈

## 경연(經筵)에서 임금이 하신 말씀(위와 같은 날이다)

임금께서 말씀하셨다。

「진주 병사가 올린 장계(狀啓)는 나도 이미 보았다。그래서 겸춘추(兼春秋) 안 치택(安致宅)이 내 명령을 받아 그 인장을 가지고 들어왔는데 전자(篆字)의 깊은 곳에 세 군데는 아직 녹을 다 제거하지 못하였다。」

임금이 말씀하셨다。

「이 인장은 몇 해 동안을 물속에 잠겨 있다가 금년 봄에야 찾아내었으니 기이하고도 보배스럽다。충신의 뜨거운 정기(精氣)가 인장에 서려 있는데다가 또 인장 위에는 만력(萬曆)이라는 연호(年號)가 새겨져 있어 더욱 감회가 깊다。」

그리고는 도승지(都承旨) 홍 상한(洪象漢)을 시켜 전교(傳敎)를 쓰게 하였는데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었다。

「장계를 보니 느낀 바가 많다。이제 대신들의 말을 듣고 그 인장을 가져다가 보니 최 경회가 가지고 와 바치는 것 같아 감회가 깊다。또 인장위에 새겨진 연월일(年月日)을 보니 슬픈 마음이 배나 더하다。예관(禮官)을 보내 창영사(彰烈祠)에 제사를 지내되 그 제문은 글을 잘 짓는 신하에게 짓도록 하라。

또 최경회의 자손을 담당부서에서 찾아 벼슬을 주고、이 도장은 담당 부서에서 좋은 도장갑을 만들어 예관이 내려갈 때에 진주의 부사에게 주어 그곳 병영(兵營)에 보관하여 보물을 전하는 한편 그의 충열(忠烈)을 본받게 하라。」

## 請謚啓 英廟 庚午

領府事 金在魯

癸巳倭亂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皆殉節晋州朝家俱贈左贊成立廟同享而三人中崔之樹功立節尤爲卓然尚未擧易名之典此必曾有一體 賜謚之成命而因子孫殘微尚未擧行到今後孫始欲請謚而 贈謚成命未能考出云盖崔慶會乃文官兵使而先正臣奇大升門人壬辰亂方居母喪墨縗起義師律嚴整所向皆捷 宣廟至以嶺南右界湖南一道之得全莫非此人之功爲 敎癸巳賊憤年前晋州之敗大悉兵來攻而我無外援崔慶會等合力同心以死固守城陷日北向四拜抱印投江而死今丁卯帥臣金澗得印於江中封進則自上親製銘褒愍之 聖意至矣金千鎰黃進高從厚同妥一祠三人皆有謚而崔慶會獨無謚不但三人之靈似瑟縮未安 朝家褒忠尚節之道大爲不均實係欠典使之一體 贈謚何如 上曰依爲之因贈謚忠毅

## 시호(諡號)를 청하는 계(啓) 영조(英祖) 경오년(一七五〇)

영부사(領府事) 김 재로(金在魯)

계사년의 왜란 때 창의사(倡義使) 김 천일과 경상병사(慶尚兵使) 최 경회 및 충청병사(忠淸兵使) 황 진은 모두 진주성 싸움에서 순절하였읍니다。 그래서 나라에서 모두 좌찬성(左贊成)을 추증하고 사당을 세워 함께 제사를 지내고 있읍니다。 그러나 세 사람 가운데서도 유독 최 경회가 세운 공로가 더욱 뛰어났는데도 아직까지 시호를 받지 못하고 있읍니다。 이는 반드시 전에 모두 함께 시호를 내려주라는 명령이 있었을 터인데 그의 자손이 한미하여 아직껏 시행되지 않고 있는 것입니다。

그러다 오늘에 이르러서야 그의 자손들이 비로소 시호를 받고자 하는데 시호를 내리라는 명이 옛날에 있었는지 고찰(考察)할 수가 없다 합니다。

최 경회는 문관(文官)이었는데 후에 병사(兵使)가 되었으며 훌륭한 학자(學者)인 기 대승(奇大升)의 제자입니다。 임진왜란이 일어날 때 어머니 상을 당하여 복을 입고 있다가 겸은 상복차림으로 의병을 일으켜 군대의 기율을 엄격하게 하여 싸울 때마다 모두 승리를 거두었읍니다。 그래서 선조(宣祖)께서 영남지방 한쪽과 호남지방이 완전하게 보존된 것은 모두 최 경회의 공로이다 라고 칭찬하는 전교를 내리셨던 것입니다。

계사년、왜적이 지난 해에 진주성을 공격하다가 패배한 것을 분하게 여겨 대대적인 병력으로 진주성을 다시 공격해왔는데 아군은 응원병조차 끊어지고 말았읍니다。 최 경회 등은 마음을 합쳐 죽음으로써 성을 지켰읍니다。 죽던 날에는 임금이 계신 북쪽을 향해 네 번 절하고는 관인(官印)을 안고 강물로 뛰어 들어 죽고 말았읍니다。

지난 정묘년에 진주 수령 김 윤(金潤)이 남강 속에서 그 관인을 찾아 내어 왕께 바치자 성상(聖上)께서는 몸소 명(銘)을 지어 충성을 기리는 뜻을 표하셨으니 매우 훌륭한 일이었읍니다。

김천일(金千鎰) 황 진(黃進) 고 종후(高從厚)와 같은 사당에서 제사를 받고 있는데 세 사람은 모두 시호가 있으나 최 경회만이 시호가 없읍니다。 그러니 세 사람의 영혼도 반드시 불안하게 여길 것이며 또 나라에서 절의(節義)를 포상하는 도리로 보아도 크게 불공평한 일이어서 법이 잘못 시행된 것입니다。 그러하오니 모두 시호를 내리는 것이 어떻겠읍니까?

이렇게 아뢰자 임금이 그대로 윤허(允許)하여 「충의(忠毅)」란 시호를 내렸다。

## 純廟賜祭文 御製四回甲癸巳

惟靈 穆陵有臣曰惟忠毅家傳道義才全文武抱玆利器韞不自售晩登于朝捷遑州郡運值陽九島夷玆譸南方繹騷八域震駭 龍馭西狩瞻望揮涕墨縗登壇倡義從權勇如育賁生死向前左躅右轢錦賊先逃一箭殪酋奮盡與刀以寡敵衆所向披靡敷乃甲胄峙乃儲胥靡卿禦侮兩湖其魚惟歲在己捲士重來豕蹢益突磝螫莫摧重圍孤城危如一熒彼惟者唉有肝如鐵天實不助匪計之失報以一死同我三士 行朝貤恩天將致誅義巖在彼侍娥亦烈魂兮不爽波兮不渴歲甲重回蠱焉興感俘官酹墠靈庶其歆使臣右兵使安光贊典祀大祝慈仁縣監宋守謙齋郎河東府使任泰錫祝史司儀晋州牧使宋啓洙都預差昆陽郡守朴民煥

## 순조(純祖)께서 내린 제문

(四回甲의 癸巳:一八三三)

영령이시어! 선조대왕 때에 훌륭한 신하가 있었으니 바로 충의공(忠毅公)이로다。 집안은 도의로 전하였고 재주는 문무를 겸하였네。 큰 재능 지녔으나 쓰이지 않더니 늦게야 조정에 나와 고을을 다스렸네。 재앙의 운수 만나 섬 오랑캐가 꿈틀대어 남쪽이 소란하고 팔도가 놀랐었네。 어가(御駕)가 서쪽으로 피난가매 바라보며 눈물지었네。 검은 상복 입고 단상에 올라 권도(權道)로 의병일으켰네。 용맹은 분육(賁育)① 같아 죽음 무릅쓰고 진격하여 좌충우돌하니 금산의 적이 먼저 도망하고 한 화살에 적의 추장 죽이고 그림과 칼 빼앗았네。 적은 군사로 많은 적군 쳐부수어 간곳마다 휩쓸었네。 무기를 단속하고 군량을 저축하여 경이 만약 적을 막지 않았다면 호남、호서는 물고기 밥이 되었으리。

지난 계사년에 대지(大地)를 밟듯이 다시 왜적오니 멧돼지의 날뜀과 독사의 독을 꺾지 못하여 달무리 겹으로 낀 외로운 성이 위기일발이었네。 비겁한 자는 숨을 죽였지만 경만은 철석간장이었네。 하늘이 돕지 않았지 계책은 잘 못 없었네。 죽음으로써 나라 은혜 갚으니 우리 세 장사가 함께 했도다。 행조(行朝)에서는 은전(恩典) 내리고 명나라 장수가 만사(輓詞)를 지었네。 거기 있는 의암(義巖)에서는 부실(副室) 또한 의로왔네。 그 영혼 변함 없으리 물결이 마르지 않는 한 옛 갑자(甲子)가 다시 돌아오니 슬프도다。 내 감회여! 관원보내 단에 술 드리오니 영혼이여 흠향하소서。

(이때의 사신〈使臣〉은 우병사〈右兵使〉 안 광찬〈安

光贊〉이요 전사〈典祀〉와 대축〈大祝〉은 자인현감〈慈仁縣監〉송 수겸〈宋守謙〉이었으며 재랑〈齋郎〉은 하동부사〈河東府使〉임 태식〈任泰錫〉이며 축사〈祝史〉와 사의〈司儀〉는 진주목사 송 계수〈宋啓洙〉 도예차〈都預差〉는 곤양군수〈昆陽郡守〉박 민환〈朴民煥〉이었다。

註 ①貫育：奏의 勇士。

## 晋州南江得印 啓

兵使 金潤

去十二月二十一日臣營官奴貴同奴得孫等所告內矣徒等當日出往南江邊採艾之際偶見岸下江水則水色清淺之中有一物非石非木所見異常故拯出見之則乃是印信極甚驚惋即爲來納印信看審則印面刻以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印而篆畫完如且以楷字印背一面刻以慶尙右兵使印一邊刻以萬曆十年三月日造一邊刻以來四月十一日爲始行用字畫亦皆不刊此既萬曆十年壬午所鑄之印而蠶石山城之倭變見陷在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則計其年記必是癸巳城陷時殉難兵使臣崔慶會同抱投江之印節義古蹟今於一百五十餘年之後始乃拯得係是異事以緣由馳 啓拯得印信各別監封入盛櫃子貝鎖金臣營軍官出身嚴興周準授上送于該曹

## 진주의 남강(南江)에서 인(印)을 얻어 아뢰는 글

병사(兵使) 김 윤(金潤)

지난 十二월 二十一일에 신의 영(營)의 관노(官奴) 귀동(貴同)과 종인 득손(得孫)등이 아뢰기를、

「저희들이 그날 남강가에서 쑥을 캐고 있었는데 우연히 언덕 아래 강물을 보았더니 얕고 맑은 물속에 돌도 아니고 나무도 아닌 어떤 물건이 이상하게 보였읍니다。 그래서 꺼내어 보았더니 이는 인신(印信)이므로 깜짝 놀라 즉시 와서 바치는 바입니다」

하였읍니다。 그래서 인신을 살펴보니 인장의 면에는 「경상우도 병마절도사인(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印)」이라 새겼는데 전각(篆刻)한 글씨가 완연하였읍니다。 또 해자(楷字)로 인의 뒷면에다가 「경상우병사인」이라 새겼고 한쪽 가장자리에는 「만력 十년 三월 일 만듦」이라 새겼고 또 한편에는 「오는 四월 十一일부터 사용한다」라 하였는데 자획이 역시 모두 이그러지지 않았읍니다。 이 인장이 이미 만력 十년(一五八二) 임오(壬午)에 주조하였다면 촉석산성(蠶石山城)이 왜란 때 함락된 것이 만력 二十一년 계사(一五九三)이니 그 햇수를 계산하여 보면 반드시 계사년 진주성이 함락될 때 순절한 병사 최 경회가 함께 끌어안고 강물에 빠진 도장으로 절의(節義)의 고적(古蹟)인 것입니다。 이제 一백 五〇여년 후에야 비로소 건져졌으니 이는 이상한 일이므로 연유하여 치계(馳啓)하오며 건진 인신은 각별히 봉하여 상자에 넣어 자물쇠로 잠그고 신의 진영 군관 출신인 엄흥주(嚴興周)에게 주어 해당 조(曹)로 올려 보냅니다。

請諡請職疏 全羅道生員李萬英上疏請日休堂諡竹溪公職而乙巳九月入啓

批曰省疏具悉今觀爾等之疏兩臣忠節凜然若生其令該曹稟處

시호(諡號)와 증직(贈職)을 청하는 소(疏)

(전라도생원 이 만영〈李萬英〉이 상소하여 일휴당의 시호와 죽계공의 증직을 청하였는데 을사년〈英祖朝元年一七二五〉九월에 입계〈入啓〉하였음)

비답(批答)하였다。

「상소문을 보고 잘 알았다。이제 그대들의 상소를 보니 두 신하의 늠름한 충절이 살아 있는 듯하다。해당 조(曹)로 하여금 품의하여 처리하겠다」

六義疏覆 啓 正廟庚申請褒忠毅公兄弟子侄

左議政 徐龍輔

崇德象賢固 聖朝美事宣額配侑率皆鄭重難愼未嘗以一疏輒許事體所關 恩禮所在愈鄭重而愈美愈難愼而愈光姑俟之何如

육의소(六義疏) 복계(覆啓)

(정조〈正祖〉 경신년〈一八〇〇〉에 충의공의 형제 자질을 포상하기를 청하였었다)

좌의정(左議政) 서 용보(徐龍輔)

덕(德)을 높이고 어진이를 드러내어줌은 참으로 성조(聖朝)의 아름다운 일입니다。사액(賜額)하고 배향(配享)하는 일은 모두 정중하고 어려운 일이니만큼 일찌기 한 장의 상소로 허락한 바가 없읍니다。이는 일의 체모에 관계되고 은례(恩禮)를 베푸는 것이니 정중하게 할수록 더욱 아름답고 어렵게 할수록 더욱 빛나는 법이니 우선 기다리게 함이 어떻겠읍니까?

請不祧 筵啓 純廟癸巳六月二十日

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 侍時行禮曹判書趙 所 啓今春晋陽致侑之擧 特出於舊甲興感之盛意則凡在瞻聆孰不欽嘆臣因此而窃有區區愚見敢此仰達矣晋陽之役即倭變中最酷烈者而伊時殉義諸臣又皆炳朗卓絶可與日星爭光以其最著者言之即故文烈公臣金千鎰忠毅公臣崔慶會武愍公臣黃進是也其精忠大節昭載 國乘而金千鎰黃進則已於 先朝幷蒙不祧之 恩惟崔慶會尚漏並擧之典其在 朝家崇報之義誠爲欠缺而且當是年是月若不偶然者一依金千鎰黃進已例 特許崔慶會祠版不祧之命互合事宜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李 曰以一體之三忠而崇報之或有異同實爲闕典臣亦以禮判所奏爲允於公議而是年是月適符舊甲誠不偶然矣 上曰依爲之事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關全羅道觀察使

부조묘(不祧廟)를 청하는 경연에서의 계(啓)(순조〈純祖〉계사년〈一八三三〉六월 二十일)

※不祧란 四世가 지난 廟主를 埋安하지 않고 別廟에 永久히 祭享함.

대신(大臣)과 비국당상(備局堂上)①을 인견하시게 되어 입시(入侍)하였을 때에 행예조판서(行禮曹判書) 조모(趙某)가 아뢰기를 「올봄에 진주에 제사를 지내준 것은 구갑(舊甲)을 당하여 감회가 일어난 성대한 뜻에서 나온 것이므로 보고 듣는 사람 그 누구인들 감탄하지 않았겠읍니까? 그러나 신은 이를 인하여 유독 구구한 어리석은 생각이 있으므로 감히 이 자리에서 아룁니다. 진주의 싸움은 바로 왜란 중에서도 가장 참혹하였던 일인데 그때에 의롭게 죽은 모든 신하들 또한 다 훌륭하고 장하여 마치 해와 별처럼 빛난다 하겠읍니다. 그 가운데서도 가장 유명한 자를 말하자면 바로 고(故) 문열공(文烈公) 김 천일、충의공(忠毅公) 최 경회、무민공(武愍公) 황 진이라 할 수 있읍니다. 그들의 정충대절(精忠大節)은 국사(國史)에도 밝게 실려 있읍니다。다만 김 천일과 황 진은 이미 정조(正祖)때에 부조묘(不祧廟)의 은덕을 입었으나 오직 최 경회만은 아직까지 같이 해주지 못하였읍니다。이는 나라에서 높이 보답해 주는 의리로 보아 실로 잘못된 일이오며 또 이해 이달을 당하고 보니 우연한 일이 아닌 듯하므로 아룁니다。그러니 김 천일、황 진의 지난번 예에 따라 최 경회에게도 똑같이 부조묘란 사판(祠版)을 특별히 내려주심이 일의 체모에 맞을 것입니다。대신들께 물으시어 처분하심이 어떻겠읍니까?」

하였다。상께서

「대신들의 뜻은 어떠한가?」

하시매 영의정 이모가 아뢰기를、

「똑 같은 세충신의 높은 보상이 한결같지 않음은 잘못입니다。신 또한 예조 판서가 아뢴 바가 공론에 합당하다고 생각됩니다。또 이 해의 이 달이 마침 당시의 계사년과 부합되니 실로 우연한 일이 아닙니다」

하였다。그러자 상께서

「그대로 시행하라」

하시었다。그래서 도광(道光) 十三년(一八三三)에 전라도 관찰사에게 공문을 보냈다。

註 ①備局堂上：備局은 備邊司의 別稱이며 堂上官(通政以上)임。

## 日休堂不祧廟

崔慶會字善遇號日休堂癸巳殉節于晋陽

純廟癸巳特命不祧翌年甲午建立于綾州金田里

檀紀四二九二年己亥移建于和順茶山里

## 일휴당부조묘

崔慶會의 字는 善遇요 호는 日休堂이다。 癸巳年(一五九三)에 晋州에서 殉節하였다。 純祖 癸巳年(一八三三)에 특별히 不祧를 명하시니 그 다음 해인 甲午年(一八三四)에 綾州 金田里에 廟를 건립하였다。 檀紀 四二九二년(一九五九) 己亥에 和順 茶山里에 옮겨 세웠다。

## 日休堂公神道碑銘

晋陽是南脈之重鎭也國家有事則必先受之故島夷荐食之日糜爛莫慘當時立憧有曰三將者氣薄秋霜忠貫日月雖婦孺賤隷到于今語輒髮竪膽捍其所以樹風聲而裨民彝者無窮焉嗚呼盛哉其後三百有六年而崔生煥翊來請其先祖忠毅公銘墓之文公其三壯士之一也余方病廢謝世閣玄晏之役久矣竊感其義烈奮筆而爲之叙曰公諱慶會字善遇日休堂號也系出海州麗朝名儒文憲公冲其遠祖而簪組相繼輝暎史乘曾祖諱渾　贈通禮祖諱尹範進士　贈承旨考諱天符　贈領議政皆以公貴也妣淳昌林氏進士鐵恭女　嘉靖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公生焉幼有異質意度軒豁不喜文字小技出入於梁松川應鼎與奇高峯之門講明義理期以遠到作松竹菊爭長說以寓志蓋其忠義天性也　明廟壬子丁外憂廬墓盡制辛酉捷司馬兩試丁卯中明經科自典籍遷監察以刑曹佐郎出監沃溝連遷長水茂長陞靈岩郡守甲申入爲戶曹正郎由刑曹旋除寧海府使丁亥又以司導正拜潭陽前後治績皆有赫赫名至於寧海之民建祠祀之思庵朴公薦以文武全才試射禁苑特加官資庚寅丁內憂未闋而遭壬辰之亂　大駕去邠公使從子弘載募士聚糧助高霽峰于錦山比至陣已陷矣文弘献收散亡餘卒請公爲將公慨然從權墨縗登壇傳檄列邑遠近響應將向幾輔聞茂錦屯賊有踈躪湖南之勢欲遏其鋒進兵長水士民以牛酒迎勞已而賊果來遂迎擊破之尋賊又大至以衆寡不敵設伏林藪間出遊騎以尾其後賊披靡住不得退　錦山下寨公扼其咽喉落其距角欲以長策坐制之賊乃逃去追至牛旨峙一箭殪其將奪取寶刀畫軸畫郎恭愍王所畫青山白雲圖也轉鬪嶺右所向無敵慶尚監司金公誠一啓聞于　朝曰今此晋陽之捷莫非崔慶會外援之力　上大加歎賞特拜慶尚右兵使曰嶺右湖南迄今保全皆此人之功也癸巳清正欲報前敗合兵數十萬直犯晋州時沈游擊惟敬在賊酋行長陣中報都元帥金公命元曰其鋒不可當也莫若先自空城以快其意公議于衆曰晋陽宋湖南咽喉今若棄之是無湖南也不如固守遂與倡義使金千鎰忠清兵使黃公進復警將高公從厚贊畫方略以死誓守賊築土俯瞰建木放火公隨機應變再發大砲死傷甚衆賊計窮以書投城中而恐動之曰大明兵亦且投降爾等敢爲抗拒乎公與諸將以書答之曰我等死戰而已況天兵三十萬今方進擊汝賊無遺賊又以木櫃藏兵載四輪車亟推以進用鐵錐鑿城公以火炬灌油而投之櫃中賊皆焚死凡相持七八日戰爲數十合彼勢累挫城守益固會天大雨城隅崩壞敵蟻附而入或勸公突圍而出以圖後功厲聲曰受　國厚恩任此方面城存我存城亡我亡遂脫朝衣及前日所奪劒畫顧謂從子弘宇曰留此不可更藉敵兵又將此衣嗥葬我也一向督戰矢盡力竭與金高兩公登城南譙樓北向再拜曰孤城受圍外援不至勢窮力迫一死以報手持印節從容赴水而死即六月二十九日也家人

取其朝衣葬於綾州金田村艮坐原天將吳經畧宗道哭以文曰崔公即敵兵所憚以重兵壓之必欲得公後已邢提督玠亦稱忠魂毅魄凜然如生事聞 上震悼敎 曰天將稱美賊兵忌憚可謂名動三國 贈吏曹判書 賜祭旌閭 仁廟加 贈左贊成 英廟晋人得銅印於南江殉節處 上親製印銘以寵之錄用其子孫因 賜謚焉公娶羅州金氏敎授遠女生三男二女長弘器直長次弘式早夭次弘績武科訓鍊奉事女適鄭淳文弘猷生員弘器只有一女適張之漢弘式无后弘績有三男宗憲智憲準憲通政鄭淳男之推叅奉之援生員文弘猷男璇內外曾玄不盡錄而公二兄慶雲慶長二侄弘載弘宇或殉節焉或繼義焉此皆公毅烈所激發而妄論介公死之之日誑誘賊將擠之而投死江中尤亦奇矣嗚呼余讀國乘至壬辰之變輒三復慷慨於晋陽之事曰唐室之中興由睢陽之保障江淮也 我朝之匡恢基晋陽之藩蔽湖嶺也一國之重本係湖嶺湖嶺之衝要在晋陽無晋陽則湖嶺不得守湖嶺不守則國亦難爲國矣當晋陽之陷也敵之精銳亦盡於是故收餘兵撤還而湖嶺賴而得全其偉功盛烈可與幸州之捷露梁之戰相上下矣天道好還善惡必報則當借手於後之人以一釰縱橫于南蠻而掃盡妖氛伏平源而笞其背上以復二陵之讎下以雪三壯士之憤必矣夫何理迫於氣數反使今日之島夷吞噬肆毒有浮於前日直欲髡我頭而縶我服此正祖士雅擊楫之秋而顧乃大小數同無復有含忍底意此余所以獨思公而不能已者也嗚呼噫噫銘曰

烈烈忠毅生 穆陵世 穆陵蒙難海寇睥睨都城蕩燹八域陰壒雖有神武罔能出計公時家食豈曰泄泄爲政於家克孝克弟王事靡監非我獨勤墨縗從軍厥有古例試之錦山敵己奢勢前之牛旨峙馬躍兵銳猛夫矯矯一箭以殪千里豕蛇可坐而伏鐵南眠聲威遠逮額額晋城關防攸繫士卒精利忠義誓死我逸彼勞敗亡相繼皇天不吊兩墜埤堄晋水滔滔星日晦暗金田一杯命服是瘁我作銘詩用詔來裔

歲己亥乾之上澣

嘉義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祭酒
侍講院贊善經筵官書筵 恩津宋秉璿 謹撰

## 일휴당공 신도비명

진양(晋陽)은 남쪽지방의 중요한 성읍이다。국가에 변고가 생기면 진양은 예외없이 그 해를 남보다 먼저 입었다。그리하여 섬나라 오랑캐가 우리나라를 잠식(蠶食)하려고 할 적에도 완전히 유린되어 그 참담함이 극심하였다。당시에 용맹을 떨친 사람중에 세 장수라고 일컫는데 그들의 기상은 가을날의 서리보다 매서웠고、그들의 충성심은 해와 달을 꿰뚫을 정도였다。그래서 아낙네와 어린아이、비천한 종들까지도 지금에 이르도록 그들에 관하여 말을 꺼내면 머릿발이 곤두서고 담력이 굳세어지니 가르침을 수립하고 백성들의 떳떳한 도리를 일깨워준 바가 무궁하다 할 것이니 아!그 공이 성대하구나。그로부터 三〇六년이 지나서 최환익(崔煥翊)이 나를 찾아와 그의 선조인 충의공(忠毅公)의 묘비명에 쓸 글을 구하니 공이 바로 그 세 장사중의 한 분이다。나는 한참 병으로 쓰러져 세상의 예교(禮敎)에 소용되는 글을 짓는 일을 사절한 지가 오래되었다。그러나 공의 의열(義烈)에 내심 감격한 바가 있어 힘을 내어 붓을

휘둘러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한다。

공의 휘는 경회(慶會)요、자는 선우(善遇)이며、일휴당(日休堂)은 호이다。해주가 본관으로 고려조의 명유인 문헌공 충은 그의 먼 할아버지인데 고관들이 계속 배출되어 역사책에 밝게 빛나고 있다。증조부의 휘는 혼(渾)으로 통례(通禮)에 추증되었고、조부의 휘는 윤범(尹範)으로 진사이며、승지에 추증되었다。부친의 휘는 천부(天符)로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으니 모두 공이 귀하게 된 까닭에 증직된 것이다。모친은 순창 임씨로 진사 철공(鐵恭)의 딸이다。가정 임진년(서기 一五三二년) 十一월 二十二일에 공이 태어났다。공은 어려서부터 남다른 재질을 가지고 있었으며、뜻과 기상이 헌걸차고 활달하였으며、문장과 같은 작은 기예를 좋아하지 않았다。송천(松川) 양응정(梁應鼎)과 고봉 기대승의 문하에 출입하여 의리(義理)를 강론하였고、원대한 기상을 펼치기를 기약하여 「송죽국쟁장설(松竹菊爭長說)」을 지어서 자신의 뜻을 밝혔으니 대체로 충의(忠義)가 그의 천성임을 말하고 있다。명종(明宗) 임자년(서기 一五五二년)에 부친의 상을 당하여 묘를 지키며 예를 다하였다。신유년(서기 一五六一년)에 사마양시(司馬兩試)에 합격하였고、정묘년(서기 一五六七년)에 명경과(明經科)에 합격하였다。이에 전적(典籍)으로부터 감찰(監察)로 전직되고、형조좌랑에서 옥구현감(沃溝縣監)으로 나갔고、계속하여 장수(長水)、무장(茂長)으로 자리를 옮긴 뒤 영암군수(靈岩郡守)로 승진하였다。갑신년(서기 一五八四년)에 호조정랑(戶曹正郎)의 내직으로 들어왔고、형조에서 곧 영해부사(寧海府使)에 제수되었다。정해년(서기 一五八七년)에 다시 사도정(司導正)으로서 담양부사에 제수되었다。전후에 치적은 모두 혁혁하게 명성이 난 바가 있다。영해에서는 백성들이 사당을 세워 제사를 지내기까지 하였다。사암(思庵) 박순(朴淳) 공이 문무의 재능을 겸비한 자로 천거하여 대궐내에서 그 활솜씨를 시험하고 특별히 품계를 올려주었다。경인년(서기 一五九〇년)에 모친상을 당하였다。묘를 지키는 것을 마치기 전에 임진왜란을 당하여 주상의 거동이 서울을 떠나게 되자 조카인 홍재(弘載)로 하여금 의병을 모집하고、군량미를 모아 금산(錦山)의 제봉(霽峯) 고경명(高敬命)을 돕게 하였다。그런데 고경명의 진에 도착하니 이미 적에 함락된 뒤였다。문홍헌(文弘獻)이 흩어진 사졸을 수습하여 공에게 장수가 되어줄 것을 청하였다。이에 공이 개연히 변통의 방도를 취하여 검은 상복을 입고 단상에 올라 주변 읍에 격문을 띄우니 원근에서 호응하였다。장차 서울로 향하려 할 적에 무주(茂朱)와 금산에 주둔한 적병이 호남을 유린할 기세를 보인다는 소문을 듣고 그 예봉을 꺾고자 하여 장수로 군대를 진격시키니 선비와 백성들이 소고기와 술로 군대를 맞아 위문하였다。이윽고 적병이 과연 내려 오는지라 적을 맞아 격파시켰다。얼마 지나지 않아 적병이 또 크게 이르러 오자 중과부적이라 숲사이에 숨어 있으면서 때때로 유격대를 보내어 그 뒤를 쫓으니 적병이 무너져 주둔하지 못하고 금산에 있는 진영으로 물러났다。공이 그 요충지를 지

키고 있으면서 그 후미를 차단하여 장구한 책략으로 그들을 제압하고자 하였다。이에 적병이 도망하자 추격하여 우치(牛旨峙)에 이르러서 한개의 화살로 적장을 쓰러 넘어뜨리고 그의 보검과 화축(畫軸)을 탈취하였다。그 그림은 바로 공민왕(恭愍王)이 그린 〈청산백운도(靑山白雲圖)〉였다。이에 영남우도(嶺南右道)로 방향을 바꾸어 싸웠는데 가는 곳마다 대적할만한 적이 없었다。경상감사 김성일(金誠一)공이 장계를 조정에 올려 말하기를、「지금 이 진양(晋陽)에서의 승리는 최경회가 밖에서 원조를 하지 않았으면 있을 수 없는 것입니다」라고 하였다。주상께서 크게 감탄하여 칭찬하시고 특별히 경상우병사(慶尙右兵使)에 제수하시고 「영남우도와 호남이 지금까지 보전할 수 있는 것은 모두 이 사람의 공이다」라고 하였다。계사년(서기 一五九三년)에 청정(淸正)이 지난번의 패배를 설욕하고자 수십만의 군대를 불러 모아서 진주를 공략하였다。당시에 유격(游擊) 심유경(沈惟敬)이 적병의 대장 행장(行長)의 진중(陣中)에 있었는데 이러한 사실을 도원수(都元帥)인 김명원(金命元)에게 알리고 「그들의 예봉은 당할 수가 없으니 우리쪽에서 먼저 성을 비워주어 그들의 마음을 풀어주는 것이 낫겠다」고 하였다。이에 공이 못사람과 의논하고 말하기를、「진양은 실로 호남의 인후부이니 지금 만약 이 성을 버린다면 그것은 호남을 잃는 것과 같다。성을 고수하는 것이 좋다」고 하였다。그리하여 마침내 창의사(倡義使) 김천일(金千鎰)、충청병사(忠淸兵使) 황진(黃進)、복수장(復讐將) 고종후(高從厚)등과 더불어 전략을 세워서 죽음으로써 성을 지킬 것을 맹세하였다。적은 흙을 쌓아 올려 성을 아래로 내려다 보며 나무를 세워놓고 방화(放火)하였다。공은 임기응변하여 다시 대포를 쏘으니 사상자가 매우 많았다。적은 계책이 궁지에 몰리자 글을 성중에 던져보내 두려움을 갖게 하기를 「명나라 군대도 투항하였거늘 너희등이 감히 항거하느냐?」고 하자 공이 여러 장수와 함께 글을 지어 응답하기를、「우리들은 싸우다 죽는 길이 있을 뿐이다。게다가 명나라 군대 三十만이 지금 한참 진격중에 있으니 너희 도적들은 한놈도 살아남지 못하리라」라고 하였다。적은 또 나무궤짝에 군사를 숨기어 사륜차(四輪車)에 실어 빠른 속도로 밀어 진격하고、철퇴로 성을 뚫으려 하였다。이에 공이 횃불에 기름을 부어 던지니 궤짝속의 적병이 모두 불에 타 죽었다。무릇 서로 대치한 지가 七、八일에 전투가 수십차례 벌어졌는데 적의 공세는 번번히 좌절되었고、성의 수비는 더욱 견고해졌다。그때 마침 큰 비가 쏟아져 성의 한모퉁이가 무너지자 적의 무리가 개미떼처럼 밀려들어왔다。그러자 어떤 사람이 공에게 포위를 뚫고 탈출하여 뒷날의 공을 도모하라고 권하자 공이 버럭 소리지르며 말하기를、「나라의 두터운 은혜를 입어 이 고장을 맡고 있으니 성이 보전되면 나도 보전되는 것이요、성이 망하면 나도 망하는 것이다」라 말하고 입고 있던 조의(朝衣)를 벗고、예전에 빼앗은 보검과 그림을 조카인 홍우(弘宇)에게 주며 말하기를、「여기에 남겨두어 다시 적병에게

넘겨줄 수 없다。또 이 옷으로 나를 장사지내다오」 그리고는 계속 전투를 독려하였다。그러나 화살이 다 떨어지고 힘이 다하자 김천일、고종후 두 공과 함께 성의 남쪽에 있는 남초루(南譙樓)에 올라 북쪽을 바라보고 재배(再拜)한 다음 「고립된 성이 적의 포위를 당하여、외부의 원조도 이르지 아니하고、전세는 불리하고 힘이 다하였으므로 죽음으로써 은혜에 보답합니다」라 말하고 장수의 인장과 부절을 손에 쥔채 조용히 물에 투신하여 죽으니、바로 六월 二十九일의 일이었다。집안사람이 그의 조의를 가져다 능주(綾州) 금전촌(金田村) 간좌(艮坐)자리에 장사지내었다。명나라 장수인 경략(經略) 오종도(吳宗道)가 글을 지어 곡하기를、「최공은 왜병들이 두려워하는 분이었으므로 그들은 많은 군사로 공을 제압하여 기필코 공을 사로잡으려 하였다」고 하였다。제독(提督) 형개(邢玠)도 충성스럽고 의연한 혼백은 살아있는듯이 늠름하다」고 칭송하였다。이 일이 상주되자 주상은 크게 슬퍼하여 하교(下敎)하기를、「명나라 장수는 칭송하고、적병은 꺼리는 장수였으니 그 이름이 세 나라를 진동시켰다」고 하고 이조판서에 추증하고 정려(旌閭)를 세우고 제사를 지내게 하였다。인조(仁祖)께서는 좌찬성(左贊成)에 추증하셨다。영조때 진주 사람이 남강(南江)의 순절한 곳에서 동인(銅印)을 얻었는데 주상께서 친히 인명(印銘)을 지어서 영광되게 하고 그 자손들을 벼슬에 임명하는 한편 시호를 내리셨다。공은 나주(羅州) 김씨(金氏) 교수(敎授) 원(遠)의 딸을 아내로 맞이하여 三남二녀를 두었다。장남은 홍기(弘器)로 직장(直長)을 지냈고、차남은 홍식(弘式)으로 요절하였으며、삼남은 홍적(弘績)으로 무과에 급제하여 훈련봉사(訓練奉事)를 지냈다。딸은 정순(鄭淳)과 생원 문홍유(文弘猷)에게 출가하였다。홍기는 딸하나를 두어 장지한(張之漢)에게 출가하였고、홍식은 후사가 없다。홍적은 三남을 두었으니 종헌(宗憲)、지헌(智憲)、준헌(準憲)으로 준헌은 통정대부(通政大夫)이다。정순의 아들은 지추(之推)로 참봉이며、지원(之援)은 생원이다。문홍유는 아들 원(瑗)을 두었다。내외의 증손、현손은 이루 다 기록할 수 없다。공의 두 형인 경운、경장과 두 조카인 홍재、홍우도 혹은 순절하고、혹은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켰으니 이는 모두 공의 의열(毅烈)에 격려되어 일어난 것이다。그리고 공의 첩인 논개(論介)는 공이 죽은 날 적장을 거짓 유인하여 그를 끌어안고 강속에 투신하여 죽었으니 이 또한 기이한 일이다。

오호라! 내가 우리나라의 역사를 읽다가 임진년의 변란에 이를 적이면 문득 진양의 일에 대하여 세번씩 반복하여 강개한 심정이 되며 이렇게 생각하곤 하였다。「당나라 왕실이 안록산(安祿山)의 난에서 중흥하게 된 것은 수양(睢陽)이 강회(江淮)지역을 지키는 요충이 되었기 때문이요、우리나라가 광복(匡復)할 수 있었던 기반은 진양이 영남、호남을 엄폐하여 보호하였기 때문이다。우리나라의 중요한 지역은 바로 영남、호남이요 영남、호남의 요충지는 바로 진양이니 만약에 진양이 없다면 영남、호남은 지킬 수가

없을 것이다。그리고 영남 호남을 지킬 수 없다면 나라도 나라라고 할 수가 없을 것이다。진양이 함락될 때에 적의 정예병도 그곳에서 다 죽었기 때문에 그들은 남은 군대를 이끌고 철수할 수밖에 없었다。그리하여 영、호남이 온전할 수 있었으니 그 위대한 공과 성대한 의기는 행주대첩(幸州大捷)、노량대전(露梁大戰)과 함께 서로 견줄 수 있을 것이다。하늘의 도는 순환을 좋아하여 선과 악이 반드시 응보를 받게 된다。그렇다면 마땅히 후세 사람의 손을 빌려 하나의 검을 가지고 남쪽 오랑캐의 땅에 횡행하여 요괴의 기운을 소탕하고、평원(平源)을 무료꿇이고、그 등에 태형을 가함으로써 위로는 조종(祖宗)의 원수를 갚고、아래로는 세 장사의 원통함을 씻어야 할 것이다。그런데 어찌된 이치인지 기수(氣數)의 핍박을 받아 도리어 오늘날 섬오랑캐가 우리를 잠식해오며 악독한 짓을 행하는 것이 전날보다 심하여 우리들의 머리를 대머리로 만들고자 하고、우리들의 옷을 검은 베옷으로 입히려 한다。이것이 바로 조적(祖狄：晉范陽人。字는 士進。강개한 절개가 있었다。劉琨의 과 절친하여 함께 명성을 날렸다。여러차례 石勒의 군대를 격파하여 황하이남의 땅을 晉나라의 영토로 만들었다。)이 뱃전에 노를 치면서 맹서했던 것(조적이 석륵을 공격하러 갈 때 강복관에 다다르면 뱃전에 노를 치면서 중원을 깨끗이 소탕하기 전에는 살아돌아오지 않겠다고 맹서하였다。)과 같이 하여야 할 시기로되 돌아보면 대소(大小)가 부화뇌동하여 예전과 같은 강인한 의지를 품는 자가 없다。이것이 바로 내가 외로이 공을 사모하는 마음을 그칠 수 없는 까닭이다。오호라！안타깝구나！

명(銘)을 다음과 같이 짓노라。

열렬한 충의공께서는 목릉(穆陵：宣祖)의 시대에 살으셨다네。

선조께서 난리에 피난가시고、섬나라 오랑캐들이 조선을 넘보았네。

도성을 유린당하고、팔도가 참담하게 되었네。

아무리 신통함과 용맹함을 가졌더라도 계책을 세울 수가 없었네。

공께선 그때 집안에 머무셨으니 어찌 기꺼이 정사에 참여할 수 있었으랴?

가정에 대해서는 효도와 공경함을 다하셨네。

나라의 일에 잠시도 안락함을 취할 수 없고、내가 아니면 그 누가 애쓰겠는가 여기셨다네。

상복을 입고 종군하셨으니 옛날에도 그러한 예가 있었네。

금산땅에서 용맹함을 시험하니 적들은 벌써 기세가 꺾이었네。

진격하여 우지치(牛旨峙)에 이르니 말은 뛰어나가려 하고 무기는 예리하였네。

사나운 적장하나 의기양양하더니 공의 화살하나에 거꾸러졌네。

천리에 횡행하던 도적무리를 앉아서 도끼로 잡아 남쪽지방을 평정하니、명성과 위엄 먼나라까지 전해졌네。

저 요새의 진주성은 국가방위가 걸려있는 곳이었네。

사졸들은 뛰어났고 매서웠으니、충성과 의기로써 죽기를 맹세하였네。

우리는 편안히 지키고 저들은 애를써 공격하였으나 패망이 계속되었네。

하늘이 도와주지 않음인지 비가 성을 무너뜨렸네。

진주 남강의 물은 도도히 흘러가고 별과 해는 어둡게 변했다네。

금전(金田)의 한잔 술을 따라 바치며 조상하네。

내 이제 명시(銘詩)를 지어 후세사람에게 보여주네。

기해년(서기 一八九九년) 건(乾)의 상한(上澣)에 가의대부(嘉義大夫) 사헌부 대사헌(司憲府大司憲) 겸 성균관좨주 成均館祭酒) 시강원찬선(侍講院贊善) 경연관서연(經筵官書筵) 은진(恩津) 송병선(宋秉璿)은 삼가 짓는다。

## 十八世 竹隱公 諱 弘載

### 竹隱公事實

公諱弘載字德輿號竹隱三川公長子也 嘉靖庚申生忠孝兼全文武具備器業夙成人皆以遠大期之 萬曆辛卯文科越明年壬辰島夷犯闕 大駕西狩公以新 恩在家未及扈 駕北向痛哭倡率同志曉諭鄕邑設義兵廳收召戰士鳩聚粮餉方欲西赴勤 王以諸父之命使合勢於招討使高公之師公將行訣於諸父曰以此義兵北首爭死以效臣節何必爲人麾下因人成事乎三川公曰子爲忠臣父之所望汝言至此吾無恨矣第今所募義士非訓鍊之兵且汝忠義有素而其於師律曾未講習則何可猝當大任也汝先赴高公試汝之才略效汝之忠憤亦爲報國之大節汝往勉哉公於是拜命奮身遠冒鋒鏑行且收兵倍道幷進及至之日高公軍敗身亡事無可爲者乃與其幕下士文弘獻等收領諸軍方謀再擧以決一死聞大將擬望屬於季父三溪公公喜曰是我成功所日夜馳歸更勑軍旅四方忠義之士一時雲集遂成大陣三川公復勉之曰汝與乃叔協力贊計一以報 國家罔極之恩一以成乃叔不世之功則無憾於恩義之際盡節於忠孝之分一乃心力十分勤勵三溪公亦勉之曰吾己起復許身金革死而後已戮力助我惟爾之責乎公益篤忠憤曉諭鄕邑遠近輻湊遂成大陣錦茂驅逐之績湖嶺前後之捷率多輔佐之功不幸晋州之圍公時徃湖西傳檄道內請援鳩粮未及歸城陷而三溪公己殉節矣及其仲父竹溪公繼起義兵公營輸兵餉鞠躬盡瘁以龍灣之耻晋陽之痛爲己任於是聲動遠邇名著朝廷未及分館直拜正言是丁酉春也秋倭奴再犯 朝廷以公忠義才略 特除招諭使糾合義旅鎭撫人心未能齋崔公尚重亦與公同承是命以詩贈之(詩見附錄)時四方義士懲於壬辰乍合乍散聞公之來濟濟會合咸懷敵愾相講復讐之策矣是年十月賊兵直抵和順大肆剽掠三川公擧義烏城罵賊殉節公泣血奔還未及復讐賊兵己退遂以爲平生至恨光海癸丑廢 母之凶論初起羣壬咆哮倫綱斁絶公以持平抗疏立貳持正不撓大忤權凶遂黜補蔚山憂憤成疾歿於謫所詳見行狀(行狀公曾孫正郎掾所撰)

# 十八世 죽은공 휘 홍재

## 죽은공 사실

공의 이름은 홍재(弘載)요 자(字)는 덕여(德輿)、호는 죽은(竹隱)이니、바로 삼천공(三川公)의 맏아들이다。가정(嘉靖) 경신년(一五六〇)에 출생하였는데 충과 효(孝)를 고루 갖추고 문무(文武)의 재주를 겸비하여 학문이 일찍부터 성취되었다。그래서 사람들마다 큰 인물이 될 것으로 기대하였다。

만력(萬曆) 신묘년(一五九一) 문과(文科)에 급제하였는데 이듬해 왜적이 임진왜란을 일으켜 궁궐까지 침범하게 되었다。그래서 임금이 의주로 피난을 떠나게 되었는데 공은 과거에 급제한 후 벼슬을 하지 않고 집에 있었기 때문에 임금을 모시고 떠나지 못한 채 북쪽을 바라보며 통곡하고는 동지(同志)들을 거느리고 인근 고을 사람들을 설득하여 의병청(義兵廳)을 설치한 후 군사를 모집하고 군량을 모았다。그런 다음 곧바로 서쪽으로 달려가 임금을 호위하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아버지와 숙부의 명에 따라 초토사(招討使) 고경명(高敬命)의 군사와 합류하기로 하였는데、공은 아버지와 숙부들과 작별하면서

「이 의병을 이끌고 임금을 위해 죽음을 각오하고 싸우다가 신하의 도리를 다할 뿐입니다。어찌 남의 휘하(麾下)에 들어가 싸우겠읍니까?」

하니、삼천공이 말하기를

「아들이 충성스런 신하가 되는 것이 이 아비의 소원이다。네 말이 그러하니 나는 이제 아무런 한이 없다。그러나 지금 모은 군사가 잘 훈련된 군사가 아니며、또 너는 평소 충성심과 의기만 있었지 군사를 거느리는 일은 미처 배우지 못하였다。그러니 어떻게 큰 임무를 맡을 수 있겠는가?

그러니 너는 우선 고경명의 진영으로 가서 네 재주와 전략을 시험해 본 후에 네 충성심과 의분심을 펴는 것 역시 나라의 은혜를 갚는 도리이니、힘쓸지어다」

하였다。공은 그 말을 따르기로 하고 용기를 내어 먼 길에서 적과 싸우며 행군하였다。또 군사를 모으면서 속도를 배나 빨리하며 진군하였는데 금산(錦山)에 이르자 고경명의 군사는 싸움에 패하고 고경명 역시 전사하여 어쩔 수 없는 지경이었다。그래서 고경명의 막하(幕下)에 있던 장수 문홍헌(文弘獻) 등이 모든 군사를 정돈하여 다시 싸우다가 죽을 것을 결심하고는 그 대장에 그의 숙부인 삼계공(三溪公)을 추대한다는 말을 들었다。공은 그 말을 듣고는 기뻐하면서 말하기를

「이번에야 말로 내가 소원을 이룰 기회이다」

하고는 밤낮을 쉬지 않고 다시 돌아와 군사를 모으니、충

성심과 의분심이 있는 많은 선비들이 사방에서 구름처럼 모이어 큰 부대가 되었다。이에 삼천공이 다시 이처럼 격려하였다。

「너는 네 숙부와 협력하여 적을 칠 계획을 세워 나라의 무한한 은혜를 갚는 한편、또 네 숙부가 큰 공을 세우도록 해야 한다。그렇게 되면 나라의 은혜를 갚는 길도 되고 충(忠) 효(孝)를 다하는 도리가 되니、네 마음과 힘을 다하여 십분 노력하거라」

또 삼계공이 격려하기를

「나는 이미 기복(起復)하여 싸움에 나가 죽을 결심을 하였다。죽을 힘을 다하여 나를 도와주는 것이 네 책임이 아니겠느냐?」

하니、공이 더욱 충성심과 의분심을 발휘하여 인근 고을 사람들을 설득하니 멀고 가까운 곳에서 많은 의병이 모여들어 마침내 큰 부대를 이루었다。

그래서 금산(錦山)과 무주(茂朱) 싸움에서 왜적을 물리친 것과 호남지방과 영남지방에서 싸워 이긴 것은 모두 공이 보좌를 잘했기 때문이었다。

불행하게도 진주(晋州)가 함락될 때 공은 그때 호서(湖西)지방에 가 도내(道內)에 격문을 전하며 후원군과 군량을 청하고 있었는데 미처 진주로 돌아오기 전에 성이 함락되고 삼계공이 순절하였다。

공의 중부(仲父) 죽계공(竹溪公)이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키자 공은 군량을 몸소 운반해 나르느라 몸이 수척해졌는데도 임금께서 의주(義州)로 피난한 수치와 진주성이 함락된 분통을 갚는 것을 자신의 임무로 삼았던 것이다。그래서 공의 명성이 원근에 알려지고 이름이 조정(朝廷)에 까지 알려져서 분관(分館)을 거치지 않고 바로 정연(正言)에 제수되었으니、이 때가 정유년 봄이었다。

정유년 가을에 왜적이 다시 침입해 오자 조정에서는 공에게 충의심과 재략(才略)이 있다 하여 특별히 초유사(招諭使)를 제수하고 의병을 모집하는 한편 인심을 진정시키게 하였다。이 때 미능재(未能齋) 최상중(崔尙重) 역시 공과 같은 임무를 받았는데、초유사에 임명된 후 시(詩)를 지어 주었다。(그 시는 부록에 나와 있다)

이때 곳곳의 의병들이 임진년 일에 놀란 나머지 모였다가는 금방 흩어졌는데 공이 왔다는 말을 듣고는 많은 수가 모여 들어 모두 적개심(敵愾心)을 품고 원수를 갚을 계획을 세웠다。그 해 十월、왜적은 곧바로 화순(和順)으로 쳐들어와 노략질을 마음대로 자행하였다。이에 삼천공(三川公)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오성(烏城)을 지키다가 왜적을 꾸짖으며 순절하였다。공은 피눈물을 삼키며 화순으로 돌아왔으나 원수를 갚기도 전에 왜적들이 물러가버렸기 때문에 평생 이 일을 원통하게 여겼다。

광해군(光海君) 계축년(一六一三)에 폐모론(廢母論)이 쳐들어와 노략질을 마음대로 자행하였다。이에 삼천공(三川公)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오성(烏城)을 지키다가 왜적을 꾸짖으며 순절하였다。공은 피눈물을 삼키며 화순으로 돌아왔으나 원수를 갚기도 전에 왜적들이 물러가버렸기 때문에 평생 이 일을 원통하게 여겼다。

광해군(光海君) 계축년(一六一三)에 폐모론(廢母論)이 쳐들어와 노략질을 마음대로 자행하였다。이에 삼천공(三川公)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오성(烏城)을 지키다가 왜적을 꾸짖으며 순절하였다。공은 피눈물을 삼키며 화순으로 돌아왔으나 원수를 갚기도 전에 왜적들이 물러가버렸기 때문에 평생 이 일을 원통하게 여겼다。

광해군(光海君) 계축년(一六一三)에 폐모론(廢母論)이 쳐들어와 노략질을 마음대로 자행하였다。이에 삼천공(三川公)이 의병을 일으켜 오성(烏城)을 지키다가 왜적을 꾸짖으며 순절하였다。공은 피눈물을 삼키며 화순으로 돌아왔으나 원수를 갚기도 전에 왜적들이 물러가버렸기 때문에 평생 이 일을 원통하게 여겼다。

굽히지 않았다。 그러다가 간신들의 미움을 받아 울산(蔚山)으로 쫓겨났는데 울분을 이기지 못하여 병을 얻어 마침내 유배지에서 죽었다。 자세한 것은 행장(行狀)에 보인다。 (행장〈行狀〉은 공의 증손자인 정랑〈正郎〉 최원〈崔援〉이 지었다)

## 竹隱公墓碣銘

司憲府持平竹隱崔公의 諱는 弘載요 字는 德輿요 竹隱은 自號이다。 公은 李韓明宗庚申에 태어났으니 九齋先生 文憲公冲의 一六代孫이다。 曾祖 尹範은 成均進士 贈左承旨요 王考 天符는 將仕郎訓導 贈領議政이요 皇考慶雲은 成均進士이니 辛卯에 文科에 올랐고 다음해 壬辰의 亂이 일자 義兵廳을 和順三川里에 設置하고 五百義兵을 모아 거느리고 錦山高霽峯幕에 이르자 高公이 殉節하였고 季父三溪慶會가 登壇하자 公의 協贊이 컸으며 三溪가 晋陽에서 殉節한 뒤 仲父竹溪慶長의 軍幕에 있다가 司諫院正言에 오르고 丙申에 嶺南招諭使를 지내고 丁酉 十月에 進士公이 烏城山에서 殉節하였다。 兵亂의 搶攘과 宦途의 不公으로 因하여 靑雲의 뜻이 점차 銷燦되더니 丁未 여름에 司憲府持平에 除授되어 가을에 冬至使書狀官으로 明京에 갔을때 行臺錄을 著述하고 돌아와 癸丑에 다시 持平에 復職되었으나 마침 光海君廢母의 變을 당하여 疏를 올려 抗論하였으므로 蔚山判官에 黜補되었다。 公은 이로부터 國事의 無謂에 憂憤하여 寢食을 廢하더니 甲寅十二月二十日에 謫所에서 病歿하니 享年이 五十五세였고 進士公墓의 東麓辛坐에 返葬되었다。 任疎菴叔英이 公과 交誼가 깊어 公을 맑은 물과 매운 후추에 比하였고 柳西坰根은 公의 氣節風采를 칭도하였다。 公은 무릇 三娶를 하였으니 外舅는 叅奉天安全應南인데 墓는 祖考墓道南酉坐이고 副司直坡平尹德純인데 墓는 議政公墓後亥坐이고 府使淸州韓瀛祖인데 墓는 公墓後이다。 二男三女를 두었는데 男은 宣敎郎 光憲과 叅奉奉憲이요 女婿는 文科承旨鄭麟卿과 高斗一 卞瑀요 光憲의 男은 通德郎鳴海와 進士翼海요 奉憲의 男은 叅奉尙海와 達海昌海基海요 女婿는 李潘身吳季札이요 麟卿의 男은 純陽正陽一陽이요 斗一의 男은 可遠과 叅奉可觀이다。 이 碣을 세움에 있어 後孫 炳洙 春洙의 昆季가 經費를 부담하고 泳鳳 鍾燮은 行蹟을 갖추어 銘을 請했다。

父①殉于國　子詘于時　直竟難貸　世道之悲　幽幽孤憤
天寒海湄　江南谷深　雲冥草葬　雕此貞石　芊眠我詩
過之者讀　感淚自墮

檀紀四三一七年 甲子仲春望後

文學博士眞城 李家源 謹撰

註
① 아버지는 나라에 순절하고(父殉於國)
아들은 昏政으로 뜻을 다 펴지 못하였네(子詘于時)
같어치 마침내 받지 못함이여(直竟難貸)
다만 世道를 슲어할 뿐이로다(世道之悲)
그윽하고 고독한 忠憤이여(幽幽孤憤)
서려있네 쓸쓸한 울산 바다가에(天寒海湄)
강남실 깊은 곳에(江南谷深)

구름 자욱하고 풀이 우거져 있네(雲冥草棲)
이 아름다운 빗돌에 글 새기니(雕此貞石)
나의 文章 찬연한 듯 하여라(羊眠我詩)
오가며 읽은 사람(過之者讀)
감격한 눈물 가누지 못하리(感淚自墮)

# 十八世 忍齋公 諱 弘宇

## 忍齋公事實

原錄

公諱弘宇字德容號忍齋竹溪公長子也 嘉靖壬戌生壬辰亂季父三溪公墨縗起義公常在陣中贊其籌畫遂成錦茂開寧之捷癸巳晋州將陷公在圍中誓以同死三溪公曰汝以韋布徒死亂兵無異溝瀆之爲諒且二兄雖衰耄志尙慷慨聞吾死必繼起第贊協機務以圖雪復惟汝之責以曾所奪得於倭將之圖與釵俾歸傳於兄而謀其再擧云云公不得已痛哭辭歸是年八月竹溪公繼起義兵自 上特賜繼義兵大將印公以子弟佐幕常隨在軍中收拾鎧仗協贊左右設寨於玉果控扼於固城屢效克捷之功未幾朝廷命罷諸義兵移屬於金忠勇將竹溪公即以單騎西赴勤 王公則自陣中歸家仍絶意世事博學經禮深究性理見重於士友世稱高士因爲村名嘗小築於福川之夢橋以琴鶴自娛終老林泉清修高節而口不言功 朝廷嘉之屢徵洗馬別提皆不就蓋以未報國耻與私讐爲平生至恨故也甲子适變公奮義發檄募兵聚粟赴義兵將高靜軒循厚陣以作勤 王行至泰仁聞亂平而歸時 朝家有倡義

人查啓之 命而完伯啓曰取其表表可據者列錄書啓云詳見家狀

## 인재공 사실

원록(原錄)

공의 이름은 홍우(弘宇)요, 자는 덕용(德容), 호는 인재(忍齋)이니 죽계공(竹溪公)의 맏아들이다。 가정(嘉靖) 임술년(一五六二)에 출생하였는데 임진왜란 때 숙부 삼계공(三溪公)이 검은 상복을 입고 의병을 일으키자 공은 항상 진중(陣中)에 있으면서 여러 모로 계획을 도와 마침내 금산(錦山)과 무주(茂朱) 개령(開寧) 싸움에서 승리하도록 하였다。

계사년、진주성이 곧 함락되려 할 때 공은 포위된 성안에 함께 있으면서 죽기를 맹세하였다。 삼계공이 타이르기를

「너는 한갓 선비로서 적에게 죽을 필요가 없다。 또 나의 두 형님께서 비록 나이가 많지만 내가 죽었다는 말을 들으면 분개하여 반드시 내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키실 것이다。 살아서 그 때 잘 도와 복수를 하는 것이 너의 책임이다」

하고는 일찌기 왜장(倭將)에게서 빼앗은 그림과 칼을 주어 형에게 전하며 다시 의병 일으킬 것을 도모하였다。

공은 부득이 통곡하면서 하직하고는 돌아왔는데, 그 해 八월, 죽계공이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키자 임금께서 특별히 계의병장(繼義兵將)이란 인장을 내려주었다.

공은 자제(子弟)로서 진중에서 항상 보좌하고 따라 다니며 무기를 거두어 모아 여러 가지로 도왔다. 옥과(玉果)에 다 진을 치고 고성(固城)에 있는 적의 목을 지켜 여러 차례 승리를 거두었다. 얼마 후 조정에서 모든 의병을 해산시켜 충용장(忠勇將) 김덕령(金德齡)의 휘하에 예속시켰다. 죽계공은 즉시 홀로 서쪽으로 가서 왕을 호위하고, 공은 진영에서 집으로 돌아와 세상 일에 뜻을 잃고 오직 학문(學問)에만 전심전력 연구하여 성리학(性理學)으로 선비들의 존경을 받았다. 그래서 세상 사람들이 높은 선비라 일컬었기 때문에 동네 이름을 고사촌(高士村)이라 불렀다.

일찌기 복천(福川 : 지금의 同福)의 몽교(夢橋)에다 작은 집을 짓고는 거문고와 학(鶴)으로 스스로 즐기며 말년을 산골에서 지냈다. 그러면서 청고(淸高)한 높은 절개를 지키고 자신의 공로를 말하지 않으니 조정에서 훌륭하게 여겨 여러 차례 세마(洗馬)와 별제(別提) 벼슬로 불렀으나 모두 나아가지 않았다. 이는 대개 나라의 수치와 개인적인 원수인 왜적에게 복수를 하지 못한 것이 평생 한스러웠기 때문이다.

갑자년(一六二四)、이 괄(李适)이 난을 일으키자 공은 의분심을 발휘하여 격문을 보내 군사와 군량을 모아 의병장 정헌(靜軒) 고순후(高循厚)의 진영으로 달려가 왕을 호위하려 하였다. 그러나 태인(泰仁)에 이르러 난리가 평정되었다는 소문을 듣고는 집으로 돌아왔다. 그때 나라에서 난리 때 의병을 일으킨 사람을 조사해 아뢰라는 명령이 있자 전라 감사(全羅監司)가 「의병을 일으킨 자 가운데서도 확실한 사람만 기록하여 아뢉니다」하였는데 자세한 것은 가장(家狀)에 보인다.

## 高士亭

崔弘宇先生字德容號忍齋明廟壬戌生受業於季父日休堂專心性理不屑功令之業壬亂日休堂公墨縗從戎公常在軍中錦茂開寧之捿頗有力焉晋州之圍公誓死不離日休堂公喻之曰汝韋布無必死之義且有二兄聞吾死必繼起以此圖與叙歸傳於兄以圖再擧云公不得已痛哭辭歸是年八月竹溪公繼起義兵公子弟佐幕常在軍中屢効克捿之功軍聲大振及解兵凱旋公口不言平敵之事投戈講藝敎誨後進爲己任邑薦其行宣祖三十年十月十二日徵以齊郎同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徵以別提同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徵以世子翊衛司是謂三度授官也仁廟三年授洗馬皆不就故 上特賜高士之號而寵之是以肅廟戊午長子後憲叔建高士亭李圖喬匡士承命書亭額

## 고사정(高士亭)

최홍우(崔弘宇)선생의 자는 덕용(德容) 호는 인재(忍齋)로 이조명종(李朝明宗) 임술년(一五六二)에 화순 삼천리에

서 최경장(崔慶長)선생의 장남으로 출생하시었다。

어려서 부터 학문을 좋아하시고 숙부 일휴당(日休堂) 선생의 문하에서 수업하시었으며 특히 성리공부에 전심하시고 과거에는 뜻이 없으시었다。

임진(壬辰)왜란을 당하여 일휴당선생이 상복 입고 의병을 일으키시니 선생께서 참모로 활약하시어 금산 무주 개령 전투에서 커다란 공을 세우셨읍니다。제二차 진주성 싸움에서 중과부족으로 성이 함락되게 됨에 선생께서 최경회 장군과 함께 순사하기로 맹세하시니 최경회장군께서 설유하시기를 너는 선비로서 죽어야할 대의명분이 없다 하시고 나의 두형이 나의 죽음을 들으시면 반드시 의병을 일으킬 것이니 그때 힘을 다하여 국가의 원수를 갚으라 하시고 왜적에게 빼앗은 청산 백운도와 언월도 그리고 관복을 주시거늘 눈물을 흘리면서 진주성을 탈출 아버지 죽계공(竹溪公) 최경장선생에게 복명하시었다。一五九三년 八월에 부친 최경장선생이 의병을 일으키시니 선생께서 다시 참모로 활약하시어 커다란 공을 세우시었다。국명에 의하여 의병이 해산되자 집으로 돌아와 은거하시고 일체의 의병활동 사실을 말씀하시지 않았으며 학문연구에 몰두하시고 후진을 양성하시는것을 낙으로 삼으시었다。고을에서 그 사실을 나라에 천거하니 선조께서 선조三十년(一五九七) 十월 十二일 제랑(齊郎)을 제수하시고 동三十一년(一五九八) 十二월 二十六일 다시 별제(別提)를 제수하시었으며 동四十一년(一六〇八) 十二월 六일 세자익위사(世子翊衛司)로 부르시었으나 모두 불응하시니 세간에서 나라에서 세번 불러도 벼슬을 사양하였다고 전하였다。

그뒤 인조三년에 세마벼슬을 주시었으나 사양하시니 인조께서 특별히 고사의 호를 내리시었다。이러한 이유로 선생의 사후에 장자 후헌선생께서 나라에서 내리신 고사호를 기념하기 위하여 사는곳에 고사정을 지으시니 숙종무오년(一六七八)이었다。국가의 명에 의하여 당시 명필가이신 이광사께서 고사정액을 쓰시었다。

## 忍齋公墓碣銘

余方讐校朝鮮史略錄梓之役見麗朝崔文憲九齋之教能回海 之狂瀾上接洙泗之眞源繼往開來之功爲多世以海東孔子稱之日者有一章甫排雪欵門以其先祖忍齋公樹阡之銘屬余其清範端凝有法家風乃按狀而攷之公之再倡義旅文武忠孝無愧爲文憲公胄孫今距公三百有餘年過者指其亭曰此高士之居必式之其傳家之學捍圍之義照耀國史非後世之摹繪萬一而猥以文字載名於碣與天皇峯相景仰有榮耀焉遂不辭而書之公諱弘宇字德容號忍齋姓崔氏籍海州自高麗太師諱冲始顯有二子惟善惟吉俱文科登台司所謂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甲壯元是也自是厥後世有令德有若良平公諱思齋翰林諱淪文淸公諱滋忠憲公諱有淦赫業崇顯功載旂常六代祖領中郎將諱安澤見國事日非掛冠遯荒時有九逸民而公其一也入 朝鮮脊縷蟬聯曾祖諱尹範進士 贈左承旨祖諱天符訓導 贈領議政考諱慶長號竹溪以文辭闡大小科歷典州郡有冰孽聲其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錄壬辰倡義勞也公以　明廟壬戌九月十七日生自孩提已好學受業於季父曰休堂諱慶會文藝夙就有高士行專心性理不屑功令之業宣廟龍蛇之亂曰休公墨綬從戎公常運籌帷幄茂朱錦山閑寧之捷頗有力焉晋陽圍城將陷公誓死不離曰休堂公喻之曰汝輩布無必死之義兩兄尚氣節意於雪國恥復私讐寧知白首之心必繼擧義旗其從軍衛親非汝之責乎遂解朝衣而送之公揮淚出城有破敵所獲青山白雲圖及偃月刀携來者至今傳于家竹溪公果散財募義旅　朝廷泰差義兵大將下　諭激勵公扶釵上馬以赴君親之危固城統營之間屢戰告捷軍聲大振及解兵旋凱公口不言乎敵之事投戈講藝以敎誨後進爲己任士林慕其風營邑薦其行齋郎洗馬之誥屢至而皆不應　上特賜高士之號而寵之是以稱其所居曰高士里雖兒童走卒皆稱先生而不敢名家後有亭翼然額以高士李圓喬匡士承　命書之作之者誰長子後憲爲公晩節逍遙也甲子适變　車駕蒙塵公已蒼痛哭諭衆曰　君上播越臣民敢自安乎遂策馬前進不期而會者數千人鼓行至泰仁聞亂定而罷兵道臣因　朝命查啓倡義人以公爲首也丙子十月以微感示憊以二十日易簀于止寢享年七十五用禮月窆于光陽津月面長在里天皇峯下負辛之原元配清風金氏護軍弘漢女文平公吉通玄孫繼配利川徐氏承旨寅復女俱有婦德公甚宜之一男一女元配出男後憲以沙溪金先生薦任叅奉凡治十二郡往往有生祠民到今稱之屢蒙褒賞階至嘉義女適進士朴忠廉三男繼配出新憲文科工曹判書笔名擅當世順憲官叅奉謹憲進士後憲生四男一女長自海陰郡守次由海左海泰海女適吳相一餘不盡記乃銘曰

麗稱多士文憲之功竹溪忍齋世篤貞忠龍蛇海氣父義子孝固城大捷麟閣紀效平敵凱旋口不言兵投戈講藝敎誨後生聲討逆适黃髮白旄途聞亂定查啓勤勞屢徵不起齋郎桂榜高士亭額　華衮煌煌花朝月夕星會者英峯高天皇片石放光

歲壬戌十月二十五日

前行崇祿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奎章閣學士侍講院日講官　金宗漢　謹撰

## 인재공묘갈명

내가 한참 〈조선사략(朝鮮史略)〉을 교정하여 출판에 넘기려 할 적에 고려조 최문헌공의 구재(九齋)가 능히 세상의 미친듯한 파도를 되돌이킬 수 있는 것으로써 위로는 공자, 맹자의 참된 근원을 이었으므로 전통을 계승하여 미래를 개척하는데 큰 공을 세웠음을 알게 되었으니 그분이 바로 세상에서 해동공자라 칭하는 분이다。 근자에 한 선비가 눈길을 헤치고 와서 나의 문을 두드리고 그의 선조 인재공의 묘에 세울 명(銘)을 부탁하였다。 그의 맑고 단정한 예의범절과 몸가짐은 법도가 있는 집안의 풍모를 보여주었다。 이에 가장(家狀)을 들어 살펴보았다。 공이 다시 의병을 일으킨 것은 문무(文武)와 충효(忠孝)에 있어 문헌공의 후손이 되기에 부끄러울 것이 없었다。 공은 지금으로부터 삼백여년전 사람이로되 그곳을 지나는 사람들은 공이 살던 정자를 가리키며 「이곳은 고상한 선비가 살던 곳이다」라고 말하며 반드시 예를 표한다고 한다。 그 가정으로 전해지는 학문과 국가를 보위한 의로움은 국사(國史)에 찬란히 빛나

는 바이므로 후세사람이 만에 하나라도 베끼어 꾸밀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나 외람되게 문자로서 비갈(碑碣)에 이름을 싣는 것은 천황봉(天皇峰 : 공의 묘소가 있는 산이름)과 더불어 공을 사모하여 빛내고자 하기 때문이다。 그리하여 사양하지 아니하고 글을 쓴다。

공의 휘는 홍우(弘宇)요、자는 덕용(德容)、호는 인재(忍齋)이고 성은 최씨、본관은 해주이다。 고려의 태사(太師) 휘 충(冲)으로부터 비로소 가문이 번창하기 시작하였다。 충은 두 아들 유선(惟善)、유길(惟吉)을 두었으니 모두 문과에 급제하여 태사(台司)에 올랐으니 이른바 「상서령(尙書令)이 중서령(中書令)을 부축하네」、「을장원갑장원(乙壯元甲壯元)」하는 말이 바로 그분들을 가리키는 말이다。 그로부터 후손들이 훌륭한 덕을 가진 분들이 나타났으니 예컨대、양평공(良平公) 휘 사제(思齊)、한림(翰林) 휘(瀹)약문정공(文淸公) 휘 자(滋)、충헌공(忠憲公) 휘 유엄(有淹)이 있어서 빛나는 업적이 숭고하고 밝게 드러나 그 공이 공적을 기리는 사책(史冊)에 기재되어 있다。 六대조인 영중랑장(領中郎將) 휘 안택(安澤)은 국가의 운영이 날로 그릇되어감을 보고 벼슬을 버리고 먼 곳으로 피신하였는데 당시에 아홉명의 일민(逸民)이 있으니 공이 그 중 한분이다。 조선조에 들어와 벼슬을 한 사람이 계속 이어졌다。 증조의 휘는 윤범(尹範)으로 진사이고、좌승지에 추증되었으며、조부의 휘는 천부(天符)로 훈도(訓導)를 제수받았으며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 부친의 휘는 경장(慶長)이요、호는 죽계(竹溪)이니 문사(文辭)로써 대과(大科)、소과(小科)에 합격한 다음 두루 주군(州郡)의 수령을 역임하여 청렴하다는 명성이 있었다。 부친이 이조판서(吏曹判書)·양관대제학(兩館大提學)에 추증된 것은 바로 임진왜란 때에 의병을 일으킨 공로를 표창한 것이다。

공은 명종 임술년(서기 一五六二년) 九월 十七일에 태어났다。 어린 시절부터 배우기를 좋아하여 계부(季父)인 일휴당공(日休堂公) 휘 경회(慶會)에게서 학업을 받았다。 그리하여 문예(文藝)가 숙성하였고 고상한 선비의 행실이 있었다。 성리학에 전심하여 과거에 쓰이는 공령문(功令文)을 탐탁하게 여기지 않았다。 선조때 임진왜란이 발발하여 일휴당공이 상복을 입고 전쟁에 참가하자 공은 항상 장군의 막사에서 작전을 토의하였다。 무주와 금산、개령(開寧)에서의 승전에는 공의 힘이 상당히 컸다。 진양성이 적에게 포위되어 장차 함락되려 할 적에 공은 죽음을 맹세하며 성을 떠나지 않을 뜻을 비추니 일휴당공이 타이르기를、「너는 벼슬하지 않은 선비이니 반드시 죽어야 할 의무가 없다。 두형님께서는 절의(節義)를 숭상하시는 분이니 나라의 원수를 갚고、동시에 사적인 원수도 갚고자 하실 것이니 백발의 노인이라도 나의 뒤를 이어 의병을 일으킬 마음이 분명히 있을 것이다。 그러니 그 의병을 따라서 어버이를 지키는 것이 바로 너의 책무가 아니겠느냐?」라 하고 조의(朝衣)를 벗어주고 전송하였다。 공은 눈물을 뿌리면서 진주성을 빠져 나왔는데 그때 무너뜨린 적으로부터 노획한 〈청산백운도(靑山白雲圖)〉및 언월도(偃月刀)를 가지고 왔는

데 지금도 집안에 전하고 있다。 죽계공은 과연 재물을 희사하고 의병을 모았는데 조정에서도 의병대장의 인을 하사하고 왕의 유지를 내려 격려하였다。 공은 검을 차고 말에 올라 군주와 부친의 위급한 싸움에 나아갔다。 그리하여 고성과 통영사이에서 여러번 적과 교전하여 승리를 거두니 의병의 사기가 크게 떨쳐졌다。 의병을 해체하고 개선하여 돌아온 뒤 공은 적을 평정하던 이야기를 입에 담지 않았다。 그리고 창을 던지고 문예를 강론하면서 후진들을 교육하는 것을 자신의 임무로 여기었다。 사림(士林)이 그의 풍모를 사모하여 감영(監營)과 고을에서 그의 행실을 고하고 천거하니 재랑(齋郎)、 세마(洗馬)의 벼슬에 임명하는 명이 여러 차례 이르러 왔지마는 모두 응답하지 않았다。 이에 주상께서 특별히 고사(高士)라는 칭호를 하사하시어 총애함을 표시하였다。 이러한 까닭에 공이 거처하는 곳을 고사리(高士里)라 부르게 되었다。 그리고 어린아이들과 노복이라도 모두 공을 선생이라 칭하고 감히 이름을 부르지 못하였다。 집뒤에 새의 날개처럼 생긴 정자가 있었는데 고사(高士)라고 현판을 달았으니 원교(圓嶠) 이광사(李匡士)가 왕명을 받아 글씨를 쓴 것이다。 이 정자를 지은 사람은 누구인가 하면 바로 장남 후헌(後憲)으로 공의 만년에 소요할 곳으로 지었다。 갑자년(서기 一六二四년) 이괄(李适)의 난 때 주상이 피난을 가게 되자 공은 이미 노년이라 통곡을 하고 뭇사람에게 고하기를、 「주상께서 파천을 하고 계신데 신민(臣民)이 감히 편안함을 취할 수 있겠는가?」라 하고 말을 채찍질하여 전진하자 약속하지도 않았음에도 모여든 사람이 수천명이 되었다。 모여든 사람의 기운을 북돋으며 행군하여 태인(泰仁)에 이르니 난이 평정되었다는 소식을 듣고 군대를 해산하였다。 도신(道臣)이 조정의 명에 의하여 의병을 일으킨 사람을 파악하여 보고할 때 공을 가장 우두머리로 앞세웠다。 병자년(서기 一六三六년) 十월 감기가 약하게 들어 불편함을 보이다가 二十일에 정침(正寢)에서 돌아가시니 향년 七十五세였다。 예에 따라 광양(光陽) 진월면(津月面) 장재리(長在里) 천황봉(天皇峯) 아래 부신(負辛)의 자리에 장사지냈다。 원배(元配)는 청풍(淸風) 김씨(金氏) 호군(護軍) 홍한(弘漢)의 딸이니 문평공(文平公) 길통(吉通)의 현손(玄孫)이다。 계배(繼配)는 이천(利川) 서씨(徐氏) 승지 인복(寅復)의 딸이다。 두 배필은 모두 부덕(婦德)이 있어 공과의 사이가 매우 화순(和順)하였다。 원배로부터는 一남一녀를 두었으니 아들 후헌(後憲)은 사계(沙溪) 김장생(金長生)선생의 천거로 참봉을 지냈고、 무릇 十二개 군(郡)을 다스려 왕왕(往往) 생존시에 사당이 세워지기도 하였으며 백성들이 지금까지 칭송하고 있다。 여러차례 포상을 받아 품계가 가의대부(嘉義大夫)에까지 이르렀다。 딸은 진사 박충렴(朴忠廉)에게 출가하였다。 계배는 三남을 두었으니 신헌(新憲)은 문과에 급제하여 공조판서를 지냈고、 문명이 당세에 유명하였다。 순헌(順憲)은 참봉을 지냈고、 근헌(謹憲)은 진사를 지냈다。 후헌은 四남一녀를 두었다。 장남 자해(自海)는 음사(蔭仕)로 군수를 지냈고、 그 뒤로 유해(由

海)、좌해(左海)、태해(泰海)가 있으며、딸은 오상일(吳相一)에게 출가하였다。그 나머지는 다 기록할 수 없다。이에 다음과 같이 명(銘)을 짓는다。

고려조에 선비가 많았다고 칭해짐은 문헌공의 공이라네。
숙계공、인재공은 대를 이어 강직함과 충성심이 돈독하였네。

임진년에 왜놈들이 날뛸 때 아버지는 의로왔고、아들은 효성스러웠네。
고성에서 거둔 큰 승리는 기린각(麒麟閣)에 기록되었네。
적을 평정하고 개선한 다음에는 군대에 관한 이야기를 입에 담지 않았네。
창을 버리고 문예를 강론하였으며、후생들을 교육하였네。
역적 이괄(李适)을 성토하여 백발을 나부끼며 의병을 일으켰네。
진격중 난이 평정됨을 들었으나、근왕(勤王)의 공로가 있다고 주상께 보고되었네。
수차 부름을 받았으나 응하지 아니하고 재랑(齋郎)과 계방(桂榜)에 임명되었네。
고사(高士)라는 정자의 편액은 주상의 은총이 휘황하게 빛나네。
꽃이 핀 아침、달 오른 밤에 그 자리에 모여든 손님들 모두 영재들이라네。
천황봉의 봉우리는 높기도 하고、그 속의 한조각 비석은 빛을 발하고 있네。

임술년(서기 一八六二년) 十월 二十五일、
전행(前行) 숭록대부(崇祿大夫) 예조판서(禮曹判書) 겸 홍문관 제학(弘文館提學) 지경연 의금부 춘추관사(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동지성균관 규장각 학사(同知成均館奎章閣學士) 시강원 일강관(侍講院日講官) 김종한(金宗漢)은 삼가 짓는다。

## 十八世 沙村公 諱 弘器

### 沙村公事實

公諱弘器字德周號沙村三溪公長子也 嘉靖癸亥生萬曆己丑進士 壬辰亂三溪公居憂在家迫於士友之推墨縗登壇公隨在軍中周旋左右錦茂閧寧之捷多有贊助之力癸巳三溪公守城晋州爲賊所圍遣公轉運粮餉於兩湖地未及歸三溪公已殉節公痛深戴天志切枕戈方圖復讎之計又從仲父繼義兵將所凡諸贊畫輔佐靡不用極屢效克捷之功 朝廷錄其父功 授以察訪直長公無意仕宦終不起丁酉倭寇再犯天將劉總兵綎進軍稷山聞公有忠憤之心幹局之才辟爲放糧官公欲假手湔仇奮起就幕多設方略招募軍兵運調粮粮極力左右之遂成焚巢蕩冗之功公復讐之志抑可爲小洩也詳見家狀

# 十八世 사촌공 휘 홍기

## 사촌공 사실

공의 이름은 홍기(弘器)요, 자는 덕주(德周), 호는 사촌(沙村)이니, 삼계공(三溪公)의 맏아들이다.

가정(嘉靖) 계해년(一五六三)에 출생하여 만력(萬曆) 기축년(一五八九)에 진사(進士)가 되었다.

임진왜란 때 아버지 삼계공이 상중(喪中)에 있다가 선비들이 추대하는 것을 거절하지 못하고 의병장이 되자 공은 함께 군중에 있으면서 도와 금산(錦山), 무주(茂朱), 개령(開寧) 싸움에서 이긴 것은 공의 조력이 컸다.

계사년, 삼계공이 진주성을 지키다 포위 당하게 되자 공을 보내 호남과 호서지방에서 군량을 모아오게 하였다. 그러나 공이 돌아오기도 전에 삼계공은 이미 순절하고 말았다.

공은 왜적과 한 하늘 밑에 살 수 없다는 분한 마음을 품고 창을 베고 자면서 복수할 계획을 세웠다. 그래서 다시 중부(仲父)인 계의병장(繼義兵將)을 따라서 전략을 세우는 등 여러 가지 일을 보좌하여 여러 차례 승리하는 전과를 세우게 하였다.

나라에서 그의 아버지 공로로 찰방(察訪)과 직장(直長)의 벼슬을 내렸으나 공은 벼슬에 뜻을 두지 않아서 끝내 나아가지 않았다.

정유년에 왜적이 다시 침범해 오자 명(明) 나라 장수 총병(總兵) 유정(劉綎)이 직산(稷山)으로 진군하면서 공에게 충성심과 의분심이 있고 재능이 있다는 말을 듣고는 불러서 방량관(放糧官)을 삼았다.

공은 명나라 군사의 힘을 빌어서라도 원수를 갚아야 한다고 생각하여 유정의 진영으로 가 계획을 세우고 군사와 군량을 모으는 등 적극 협력해 마침내 왜적을 소탕하는 공로를 세웠으니, 공이 평소 품은 복수의 뜻을 조금이라도 풀었다 하겠다. 가장(家狀)에 자세한 내용이 보인다.

海陵君派

# 十七世 海陵君 諱賓

海陵君忠勳傳

文獻 宣祖實錄 傳敎 忠勳部回啓 海陵君派譜

公字光國號花谷生于中宗二十四年己亥 宣祖朝武科登第官至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宣傳官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海陵君

公天資英偉勇略絶倫少業武藝橫騖萬里之氣忠義之心終始不替宣祖壬辰亂扈駕龍灣中路御馬病斃公身負玉體行五晝夜得達仍憤憂成疾平亂後執勅還京未及陞用吐血而卒 上嘉其誠忠特加褒恤贈 職

王若曰危不避死當險服勞自始至終罔失貞亮惟爾稟性忠勤起身竭誠予熟斟酌今緣賊虜之艱危時值馬斃之憂急絶塞孤城幾備營乎歎苦頃置周官之四星宋臣之七宇何往而不助也際閃所操忽爾老脚能突請負勢乃迫矣弗辭駑幾至旬日至于此處豈非天或祚宋之期乎嘉乃丕賞策勳自有後日先特給書以無忌勞爾之父母超一階贈爵直孫世世收用支庶甥姪女婿加階宥及永不失其祿肆此紀功庶毋忘鍾鼎之訓故玆 敎示想宜知悉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敎

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宣傳官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海陵君 崔賓 書

王若曰無所避久從險阻之中當不失勞式擧褒祿之典玆稽舊制用答新勳卿之稟性予雖素知猶未知若是之強能也其於侍從御閔非正也曾備周官之四星有自來不讓宋臣之七宇頃緣賊虜之侵突遂致時事之艱危奄遭去邠之患天或祚宋幸得監國之賢良爰擇文武之從官誰可性哉莫如武臣之忠勤汝其往哉壬辰六月十六日車駕出避平壤城時馬熱忽斃路漫五百誰能扶予以濟此急也臣皆棄予卿躬負予晝宵十日達于龍灣得避急危何忘其勞特給尺紙素書自慰服勞俾望陞用矣幸値興唐之期聿回自西之駕率皆徇國而忘身分等級而報之敢緩定功而行賞則卿獨嘔血而卒雖肆策勳爲扈

聖功臣三等圖形而卿獨至此已作九原誰使知之以玆垂後超一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一階無子則甥姪女婿加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四人奴婢七口兵史二名田六十結銀子五兩表裏一段內厩馬一匹至可領也於戲不幸身死雖未叅狗馬之盟忠無始終庶無忌鍾鼎之訓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英祖乙亥忠勳府回

啓

宣廟龍灣播遷之時御馬中途發熱蹶死故上憂甚急乙仍于其時扈從功臣崔賓代馬背負玉體五日五夜達于龍灣故

宣廟大加褒賞特命叅扈從功臣一賜牌田六十結奴婢七口是乎故今十月初七日良中傳敎內自該府考其古功臣錄案敎是細細考見則果有之是乎等以緣由覆 啓則聖敎內功臣之子孫代遠僻居殘微不蒙

先靈之澤極爲憐惻而如是之事自下若不告達則予何以知之乎此功

臣直孫則自該曹收用是遭當初盡給田六十結奴婢七口則折其新贖結中折給事奉承傳敎是乎所待其子孫改呈訴田結及奴婢依傳敎折給事敢稟何如

公墓所忠南靑陽郡化城面基德里荒谷坤坐

不祧廟自洪州移建于全北益山郡朗山面虎岩里敦山洞

## 十七世 해릉군 휘 빈

해릉군충훈전

공의 자는 광국(光國) 호는 화곡(花谷)이다。

중종二十四년 기해(中宗二十四年己亥—西紀一五三九)생으로 양무공 영지(襄武公 永祉)의 五대손으로 조선 무신(朝鮮 武臣)이다。

공은 타고난 천품이 영명하고 위대하며 용맹과 지략이 만인에 뛰어난지라 소시부터 무예를 익힐세 만리평원을 유성과 같이 단숨에 가로지를 기상이었으며 충성심과 곧은 의리는 시종일관 변함이 없었도다。

무과급제(武科及第)하여 벼슬은 선전관(宣傳官)으로 충근정양 갈성효절협책 호성공신선전관 증자헌대부병조판서 겸 판의금부사오위도총부도총관 해릉군(忠勤貞亮 竭誠效節協策扈聖功臣 宣傳官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 兼 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海陵君)이다。서기一五九二년 임진왜란(壬辰倭亂)에 선조대왕(宣祖大王)을 호위하고 의주용만(義州龍灣)으로 피란가는 도중에서 왕이 타신말이 심한열로 쓰러져 죽으니공이 몸소 왕을 업으시고 오주야(五晝夜)를 행하여 용만에 득달(得達)하였으나 그때 해릉군께서 왜적(倭賊)에 대한 증오(憎惡)하는 울분(欝憤)과 나라에 대한 근심으로 병(病)을 얻어 난리가 끝나도록 근실하게 직무를 수행하고 환도(還都)하였으나 미처 승용(陞用)에 이르지 못하고 피를 토하고 세상을 떠나시니 왕이 그 충성을 가상(嘉賞)히 여기사 특별히 포상구휼(褒賞救恤)하고 증직(贈職)하다。

왕이 하교(下敎)하시기를 위태하되 죽기를 피하지 아니하고 험난을 당하되 수고로움에 종사하기를 시종일관하며 곧고 밝음을 잃지 아니하는 너의 타고난 천성과 충성 근실함은 내가 익히 짐작하는 바이나 이제 오랑캐의 침공으로 인하여 심히 어려운때에 마침 말이 죽는 일까지 있어 절박하고 위험한 고비를 당할줄이야 예측이나 했을까 미리 예방 예비가 없었다하여 어찌 돕지 아니하랴 이리된일을 딱하게 여기던차 네가 늙은 몸으로 선듯 업기를 청하여 나섰으니 사세는 절박한지라 무겁고 괴로움을 사양치 아니하고 끝까지 십일이나 애써 이곳에 득달하였으니 하늘이 송(宋)나라를 복되게 한것과 무엇이 다르랴 가상한 큰 상이나 책훈(策勳)은 후일에 있을 것이나 먼저 서찰(書札)을 주고 꺼림이 없게하니 너의 부모는 일계급의 벼슬과 록(祿)을 올리고 직손(直孫)은 대대로 거두어 쓰게하고 지손(支孫) 서손(庶孫) 생질(甥姪) 여서(女婿)도 계급을 더하여 넉넉히

길이 그 록을 잃지 않게하라。널리 그 공적을 기념케 함이니 이 교시를 마땅히 알아두라。

만력三十二년四월十六일(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一六〇四)

교(敎)

충근정양갈성효절협책 호성공신선전관 증자헌대부병조판서 겸 판의금부사오위도총부도총관 해릉군 최빈(忠勤貞亮竭誠效節協 策扈 聖功臣宣傳官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 兼 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海陵君 崔濱)이라 서(書)하다。

왕약왈(王若曰) 피할수 없이 오래험하고 절박한 일에 종사했으니 이를 상주고 포록(褒祿)하는 식전(式典)을 차릴지라 옛 제도(制度)를 상고(想考)하여 새로 훈공(勳功)을 보답하리로다。경(卿)의 타고난 성품을 내가 비록 알았으나 이토록 강인(強忍)하고 능(能)할 줄은 미처 알지 못했노라。그때의 시종(侍從)들이 올바르지 아닌게 아니고 예비가 있었지만은 오랑캐들의 돌발적 침공으로 이런 어렵고 위태한 일을 만나 이리저리 뿔뿔이 헤어지는 환난을 당했으나 하늘이 이 나라를 도우사 현량한 무신(武臣)의 종관(從官)을 얻게 되었으니 누가 나아가 이를 막아내겠느냐。무신의 충근이 아니면 불가능하리니 네가 가늠해보라 하다。

임진六월十六일 왕의 일행이 평양성(平壤城)을 피해나갈때 별안간 왕이 탄 말이 열이 올라 죽으니 평탄(平坦)치 못한 오백여리(五百餘里)를 누가 능히 나를 부축하여 이 급함을 피하게 할소냐。신하들도 모두 나를 버리고 가거늘 경(卿)만이 나를 업고 밤낮으로 십일동안에 겨우 용만에 도달하여 위급을 피하게 되었으니 그 수고를 어찌 잊으랴 특히 문서를 써 주어서 복로(服勞)함을 자위(自慰)케하고 후일 승용을 기다리게 한다。다행히 개선(凱旋)하여 나라로 돌아가게 되면 신분(身分)과 등급(等級)을 가리지 아니하고 공로(功勞)를 정하여 상을주려 하였거늘 경(卿)만이 피를 토하고 졸(卒)하니 비록 책훈(策勳)을 넓히어 호성공신三등(扈聖功臣三等)으로 도형(圖形)의 은전(恩典)을 내렸으나 이미 저승에가 있으니 누구에게 이 일을 알려 후세에 전하랴。일계급(一階級)벼슬을 올리고 그 부모처자 역시 일계급씩 올리게하고 무자(無子)하거든 생질 사위들도 가계(加階)하고 적장손(嫡長孫)은 그록을 영세(永世)토록 세습(世襲)케하라。이에 반당四인(伴倘四人) 노비七구(奴婢七口) 병사二명(兵士二名) 전六十결(田六十結) 은자단양(銀子五兩) 표리한단(表裏一段) 내구마한필(內廐馬一匹)을 받아두도록했다。아! 불행히 신사(身死)하여 구마지맹충(狗馬之盟忠)에 미참(未叅)하고도 시종일관(始終一貫)하여 종정지훈(鍾鼎之勳)을 꺼림이 없게 함이니 이 교시를 올바르게 알아두라。

영조을해 충훈부회 계(英祖乙亥 忠勳府回 啓—一七五五)

선묘용만파천(宣廟龍灣播遷)하실때 왕이 탄 말이 중도에서 열이나서 쓰러져 죽으니 왕의 우려가 심히 급하게 되니 호성공신 최빈(扈聖功臣 崔濱)이 말대신 왕을 등에 업고 五일五야(五日五夜)만에 용만에 득달한고로 선조(宣祖)께서 크게 포상하사 특명으로 호성공신에 참여케하시고 패(牌) 전六

十결(田六十結) 노비七구(奴婢七口)를 하사하라는 처분을 내리신고로 금 十월초七일양중(今 十月初七日良中)에 전교내(傳敎內)에 부서(府署)로부터 옛 공신록안(功臣錄案)을 자세히 상고(想考)하여 본즉 과연 이런일이 기록되어 있고 시호(是乎)가 분명한지라 이 연유를 복계(覆啓)하였더니 성교내(聖敎內)에 공신의 자손으로 대수가 멀고 잔미(殘微)하게 벽촌에서 선영충절(先靈忠節)의 혜택을 받지 못함을 극히 딱하게 여기노라 이런일은 하부로부터 고하지 아니하면 내가 어떻게 알수 있으랴。이러한 공신의 직손들은 그 조(曺)로부터 수용(收用)토록하고 당초에 그어준 전六十결과 노비七구는 신속결중(新贖結中)에서 꺾어주라는 전교시호(傳敎是乎)를 받으러 그 자손의 정소(呈訴)를 기다려 전결과 노비는 전교에 의하여 꺾어 줄 것이나 감히 품고(稟告)하오니 어찌 하올지(라고 써 있다)

공의 묘소(墓所)는 충남 청양군 화성면 기덕리 황곡곤좌(忠南 靑陽郡 化城面 基德里 荒谷坤坐)이며

부조묘(不祧廟)는 충남 홍주(洪州)에서 이전되어 전북 익산군 남산면 호암리, 돈산(全北 益山郡 朗山面 虎岩里 敦山)에 모셨다。

주석(註釋 : 낱말의 뜻 풀이 및 유래)

扈聖 功臣 (호성공신) 임진왜란때 왕을 모시고 피난을 간 신하들중에서 李恒福등 八十六명의 공신에게 주어진 칭호。

鍾鼎之 訓 (종정지훈) 집안이 화목하여 여러대를 한집에 살아 수백명되는 식구에 종으로 식사시간을 알리는 화목된 좋은 교훈、여기서는 가문에 복되게 함을 뜻함。

狗馬之 盟忠 (구마지맹충) 신하가 왕앞에서 충성할 것을 맹서함。

田 六十結 (전六十결) 이조때 토지의 표시 단위。

兵曹 判書 (병조판서) 지금의 국방부장관。

褒賞 救恤 (포상구휼) 칭찬하여 상을주고 구제함。

忠 勳 府 (충 훈 부) 공훈관계를 다루는 부서。

海 陵 君 (해 릉 군) 작위(爵位) 공작(公爵) 후작(侯爵)—侯는 君과 同一) 백작(伯爵) 자작(子爵) 남작(男爵)의 다섯작위、우리나라에서는 公과 君만을 사용。

龍 灣 (용 만) 지금의 신의주만。

# 親族

親族이라함은 寸數가 가까운 겨레붙이를 말하는 것이다。 같은 조상에서 갈려 나온 血族을 直系血族과 傍系血族의 둘로 가를수 있는데 자기의 配偶者와 直系血族 및 그 配偶者、그리고 八寸以內의 傍系血族 및 그 配偶者를 통털어 親族이라 한다。

直系血族에는 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 等의 尊屬과 자기妻子女 孫 等의 卑屬이 있으며、傍系血族에는 從兄弟와 그의 配偶者、그리고 從祖父母와 從伯叔父母 等이 있는데、이를 肉親이라고도 한다。

그 밖에 血族關係와의 配偶者關係가 있는 사람들을 戚親이라 한다。 다시말하면 婚姻함으로써 생기는 親戚 즉 內從과 外從關係 및 妻者들로서、아내의 父母 姑母關係 外家關係와 姨母關係 等은 姻戚이라고 하며、이를 族戚이라고도 한다。

## 寸數 計算하는 法

同一直祖와의 系代數를 合한 것이 寸數가 된다。

아버지의 형님에는 백부(伯父)와 중부(仲父)가 있으며、아버지의 아우는 숙부(叔父)인데 촌수(寸數)로는 三寸이다。 伯·叔父의 아들 사이에는 종형제간(從兄弟間)인데 보통 四寸 兄弟라고 한다。

또 조부(祖父)의 兄弟는 從祖父라 하며 그의 아들은 종숙(從叔) 또는 당숙(堂叔)이니 寸數로는 五寸이다。 從叔의 아들은 自己하고는 재종형제(再從兄弟) 즉 六寸兄弟간이 된다。

또 증조부(曾祖父)의 兄弟는 從曾祖父요。 그의 아들은 再從祖父、그 아들은 再從叔이요、再從叔의 아들은 三從兄弟 즉 八寸兄弟間이 된다。 흔히 同高祖 八寸이라 하는데 高祖父의 아들이 兄弟분일 경우에 自己의 代에 와서는 三從間 즉 八寸이 된다。

十寸 以上의 祖父 항렬(行列)을 속칭(俗稱) 대부(大父)라 한다。 直系 系寸法은 다음과 같다。

어머니의 오빠는 自己의 외숙(外叔)이고 便紙에는 내구주(內舅主)라 하며、外叔의 아들은 外從兄弟 즉 外四寸이며 어머니의 여동생 혹은 언니는 이모(姨母)라 하고 그의 男便은 이모부(姨母夫) 또는 이숙(姨叔)이라 하며 그의 子女는 이종남매간(姨從男妹間)이 된다。 또 外叔하고 自己하고는 普通 구생간(舅甥間)이라 하며、外叔은 自己보고 생질(甥姪)이라고 한다。

아버지의 누님이나 여동생은 自己에게는 고모(姑母)이며 고모의 男便은 고모부(姑母夫) 또는 고숙주(姑叔主)라 하며 고모의 아들은 內從四寸 或內四寸兄弟、姑從四寸兄弟 內從姊妹이고 內從은 自己보고 外從이라 하며 따라서 內外從間이라 한다。 姑叔은 自己보고 姪(치조카)이라 한다。

系寸法(別表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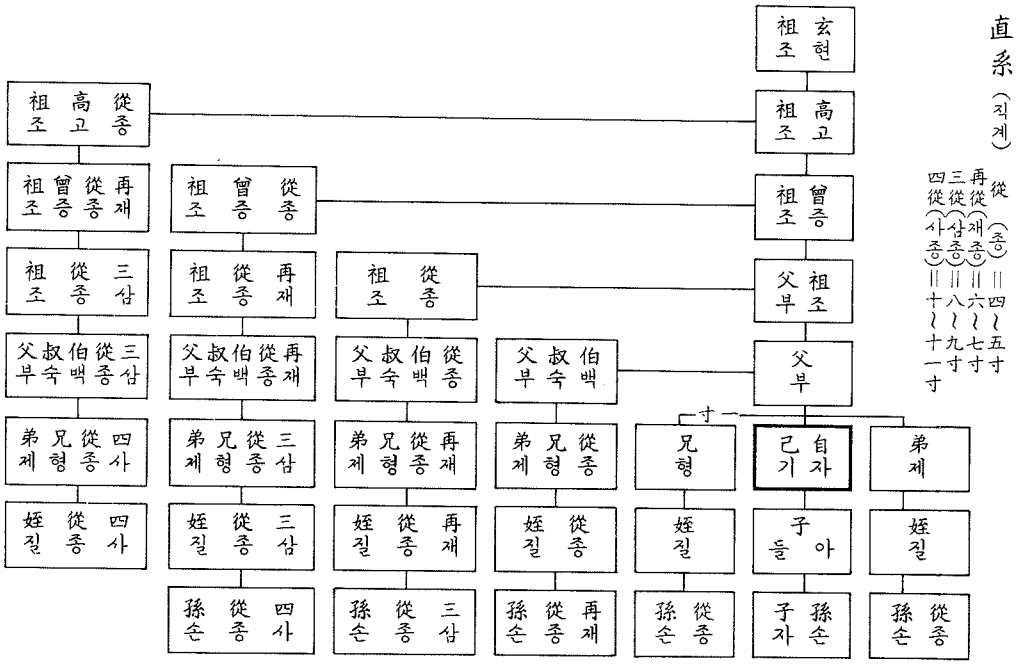
親族間의 呼稱法(別表參照)

社交間呼稱法(別表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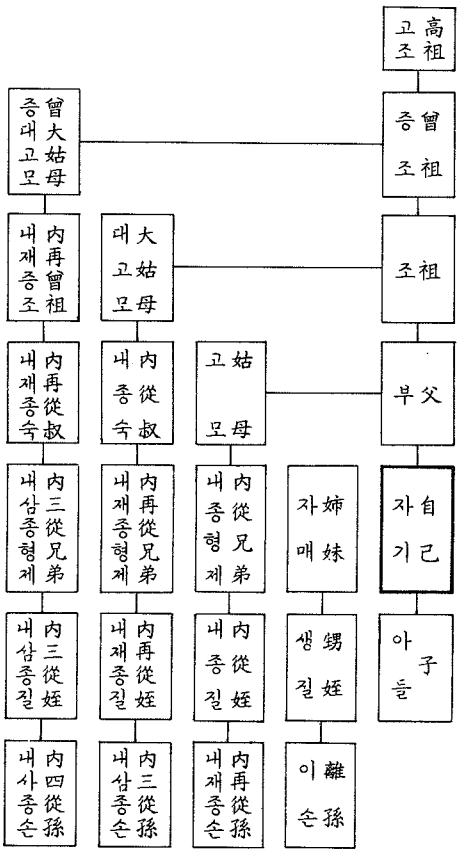
三黨(父·母·妻)稱號(別表參照)

師生·朋友稱號(別表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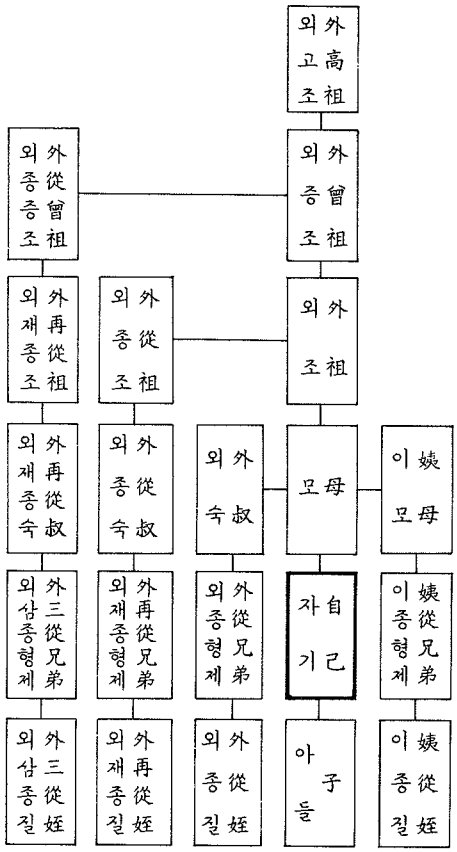
# 系寸法(계촌법)




## 內從間(내종간)




## 外從間(외종간)



# 親族間 呼稱

| 對象者 | | 父 | 母 | 祖父 | 祖母 | 仲父 | 叔父 | 叔母 | 兄 | 弟 | 姊 |
|---|---|---|---|---|---|---|---|---|---|---|---|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 | 生存時 | 아버지 | 어머니 | 祖할아버지父 | 祖할머니母 | 伯父 | 季父 | 叔母 | 兄 | 아우 | 누님 |
| | 死後 | 顯考(祝文) 아버지 | 顯妣(祝文) 어머니 | 顯祖考(祝文) 祖父 | 顯祖妣(祝文) 祖母 | 伯父(仲伯父) | 季父(叔父) | 叔母 | (上同) | 亡弟(祝文) | (上同) |
| | 書狀 | 父主 | 慈主 | 祖父主 | 祖母主 | 伯父主 | 季父主 | 叔母主 | 兄主 | 舍弟 | 姊主 |
| 自己를 일컬을 때 | 生存時 | 아들 | 아들 | 孫子 | (祖父의 경우와 같음) | 從子 | 姪子 | (伯叔父의 경우와 같음) | 弟 | 兄 | 아동생 |
| | 死後 | 孤子(祝文) 孤哀子(俱沒下) 孝子(偏母下) 아들 | 孝子(祝文) 哀子(父存下) 아들 | 孫子 孝孫(祝文) | | (生存時와 같음) | | | 弟 | (上同) | (上同) |
| | 書狀 | 不肖子 不孝子 迷子 | 不肖子 不孝子 小子 | 不肖孫子 不孝孫子 小子 | | (上同) | | | 舍弟 | 舍弟 | 舍弟 |

| 對象者 | | 父 | 母 | 祖父 | 祖母 | 仲父 | 叔父 | 叔母 | 兄 | 弟 | 姊 |
|---|---|---|---|---|---|---|---|---|---|---|---|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 生存時 | 父親 家嚴 | 母親 慈親 | 祖父 | 祖母 | 伯父 | 季父 | 叔母 | 舍伯·家兄·舍兄·家仲 | 아우 | 妹氏 |
| | 死後 | 先考 先君子 | 先妣 先慈 | 先王考 先王父 | 先祖妣 | 伯父 | 季父 | 叔母 | 先伯兄 | 亡弟 | (上同) |
| | 書狀 | 家大人 家君 父公 | 慈親 母親 | 王考 王父 | 老祖母 | (生存時와 같음) | | 叔母 | (生存時와 같음) | 舍弟·家弟 | (上同) |
| 남이 일컬을 때 | 生存時 | 椿府丈 椿丈 (春通用) 어르신네 | 萱堂 大夫人 | 王大人 王祖父 | 王大夫人 王祖母任 | 伯父丈 | 季父丈 阮丈 | 尊叔母 | 仲氏丈 | 令弟 令賢季弟 | 令姊氏 |
| | 死後 | 先考 先人 先君 先府 | 先慈 先大夫人 先慕堂 | 王考 王尊丈 王尊大人 | 先王大夫人 先祖妣 尊祖任 | 伯父丈 | 季父丈 | 先叔母 夫人 | 先仲氏丈 | 先弟 | 故令姊氏 |
| | 書狀 | 椿丈 椿堂大人 | 萱堂 萱尊堂 | 王父丈 王尊丈 | 尊王大夫人 尊祖母 | (生存時와 같음) | | (上同) | 仲氏丈 | (生存時와 같음) | 令姊氏 |

| 對象者 | 妹 | 夫 | 妻 | 子 | 女 | 嫂 | 姪 | 從祖父 | 從祖母 | 從叔 | 從兄 | 從弟 | 六寸以上(祖父行) | 十寸以上(祖父行) |
|---|---|---|---|---|---|---|---|---|---|---|---|---|---|---|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 生存時 | 누이 | 서방님 夫君 | 夫人 | 큰아이 몇째아이 | 아기 | 아주머니 嫂氏 季嫂 弟嫂 兄嫂 | 家姪 | 從祖父 | 從祖母 | 아저씨 | 四寸兄 | 四寸아우 | 再從祖·三從祖·四從祖 | 再從祖·三從祖·四從祖 |
| 死後 | 上同 | 顯辟서방님 祝文亡夫 | 亡室 | (上同) |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再從大父(六寸) 三從大父(八寸) 四從大父(十寸) | 族祖(上同) 族大父主 |
| 書狀 | 舍妹 | 高祖夫子 | 拙夫人 | (이름) | | (上同) | (某) | (上同) | (上同) | 堂叔主 | 從兄主 | 從弟 | 再從孫 三從孫 四從孫 | 族孫 |
| 生存時 | 오빠 | 妻 | 家夫 | 아비(父) | 아비(父) | 嫂弟 | 三아제비寸 | 從孫 | 從孫 | 堂姪 | 四寸아우 | 從兄 | 再從兄弟 三從兄弟 四從兄弟 | 族孫 |
| 死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 書狀 | 家兄 | 拙妻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從弟 | 從兄 | (上同) | (上同) |

| 對象者 | 妹 | 夫 | 妻 | 子 | 女 | 嫂 | 姪 | 從祖父 | 從祖母 | 從叔 | 從兄 | 從弟 | 六寸以上(祖父行) | 十寸以上(祖父行) |
|---|---|---|---|---|---|---|---|---|---|---|---|---|---|---|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生存時 | 妹舍弟 | 바깥양반 家舍사랑양반 夫 | 家室人 | 집아이 家兒 | 女息 | 嫂兄弟 아주머니 季嫂 弟嫂 兄嫂 氏氏氏氏 | 家姪 | 從祖 | 從祖母 | 堂叔 從叔 | 從兄 伯 | 從弟 堂弟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와 같음) | 族祖 族大父 |
| 死後 | (上同) | 亡夫 | 亡室 妻 | 亡子 | | (生存時와 같음) | (上同) | 先從祖 | 先從祖母 | 先堂叔 先從叔 | 先從兄 先從伯 | 亡從弟 | | (上同) |
| 書狀 | 家君 夫子 | 荊妻 拙妻 | 家內 令夫人 | 家豚 迷兒 | 家瓦 嬌雛 | 鄙兄弟 | 鄙姪 | 從祖 | 從祖母 | 鄙堂叔 鄙從叔 | 鄙從兄 鄙從伯 | 鄙從弟 鄙堂弟 | 鄙再從祖 鄙三從祖 鄙四從祖 | 鄙族祖 鄙族大父 |
| 生存時 | 令妹氏 賢 | 바깥어른 賢君 | 內相 令夫人 | 아드님 令胤 令賢 | 따님 令愛 | 令兄嫂氏 令弟嫂氏 | 令姪 咸氏 | 從祖 | 從祖母 | 堂叔 堂叔阮丈 | 從氏丈 從伯氏丈 | 從季氏 | 再從祖丈 三從祖丈 四從祖丈 | 族祖丈 族大父丈 |
| 死後 | 故令妹氏 | 故令君子 | 故令夫人 故賢閤 | | | 故令兄嫂氏 故令弟嫂氏 | (上同) | 先從祖丈 | 先從祖母 | 先從叔丈 先堂阮丈 | 先從氏丈 先從伯氏丈 | 故從季氏 | (上同) | (上同) |
| 書狀 | 令妹氏 | 令君子 賢君子 | 閤夫人 賢閤 | 貴公子 令胤 令賢 | 令愛嬌 | 令兄嫂氏 令弟嫂氏 | 令姪 咸氏 | 貴從祖丈 | 貴從祖母 夫人 | 貴堂叔丈 先堂阮丈 | 令從氏丈 令從伯氏丈 | 令從季氏 賢從季氏 | 貴再從祖丈 貴三從祖丈 貴四從祖丈 | 貴族祖丈 貴族大父丈 |

| 對象者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 | | | 自己를 일컬을 때 | | |
|---|---|---|---|---|---|---|
|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 七寸以上(叔行) | 再從叔三從叔四從叔 | (再堂叔)(七寸)(九寸)(十一寸) | (上同) | 再從姪三從姪四從姪 | (再堂姪) | (上同) |
| 十寸以上(叔行) | 族叔丈 | (上同) | (上同) | 族姪 | (上同) | (上同) |
| 六寸以上(同行列) | 再從兄三從兄四從兄 | 再從弟(六寸)三從弟(八寸)四從弟(十寸) | (上同) | 再從弟三從弟四從弟 | 再從兄三從兄四從兄 | (上同) |
| 十寸以上(同行列) | 族兄弟 | (上同) | (上同) | 族兄弟 | (上同) | (上同) |
| 行年俱卑의族屬 | (이름 또는 字를 부름) | (上同) | (이름이나 字밑에 甫字를 붙임) | 族老屬 | (上同) | (上同) |
| 外祖父 | 外祖父 외할아버지 | (上同) | 外祖父 | 外孫 | (上同) | (上同) |
| 外祖母 | 外祖母 외할머니 | (上同) | 外祖母 | 外孫 | (上同) | (上同) |
| 外叔父 | 外叔父 외삼寸 | (上同) | 外叔父 | 外孫 | (上同) | (上同) |
| 外叔母 | 外叔母 | (上同) | 外叔母 | 外孫 | (上同) | (上同) |
| 姑母 | 姑母 아주머니 | (上同) | 姑母主 | 舍姪 | (上同) | (上同) |
| 姑母夫 | 姑母夫 | (上同) | 姑叔丕 | 咸姪 | (上同) | (上同) |
| 內從兄弟(姑從) | 內從兄弟 姑從兄弟 | (上同) | 內從兄弟 內兄弟 | 外從弟兄 | (上同) | (上同) |
| 外從兄弟(外從) | 外從兄弟 | (上同) | 表從兄弟 | 內從弟兄 | (上同) | 姑從 |
| 姨母 | 姨母 | (上同) | 姨母主 | 姨姪 | (上同) | (上同) |
| 姨母夫 | 姨母夫 | (上同) | 姨叔主 | 姨姪 | (上同) | (上同) |
| 姨從兄弟(姨從) | 姨從兄弟 姨從아우 | (上同) | 姨從兄弟 姨從弟 | 姨從兄弟 姨從兄 | (上同) | (上同) |

| 對象者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 | | 남이 일컬을 때 | | |
|---|---|---|---|---|---|---|
|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 七寸以上(叔行) | 와(自己가 같음) 일컬을 때 | | 鄙再從叔 鄙三從叔 鄙四從叔 | 再從叔丈 三從叔丈 四從叔丈 | (上同) | 貴再從叔丈 貴三從叔丈 貴四從叔丈 |
| 十寸以上(叔行) | 族叔 | 族叔 | 鄙族叔 | 族叔丈 | (上同) | 貴族叔丈 |
| 六寸以上(同行列) | 와(自己가 같음) 일컬을 때 | | 鄙再從氏弟 鄙三從氏弟 鄙四從氏弟 | 再從氏 三從氏 四從氏 | (上同) | 貴再從氏 貴三從氏 貴四從氏 |
| 十寸以上(同行列) | 族兄弟 | (上同) | 鄙族兄弟 鄙族弟 | 族兄氏 族弟氏 | (上同) | 貴族兄氏 貴族弟氏 |
| 行年俱卑의族屬 | 族親(某) | (上同) | 鄙族(某) | 貴族(某)氏 | (上同) | (上同) |
| 外祖父 | 外祖父 外王父 | (上同) | (上同) | 外祖父님 | (上同) | 外王尊丈 外王大人 |
| 外祖母 | 外祖母 | (上同) | (上同) | 外祖母님 | (上同) | 外王大夫人 |
| 外叔父 | 外叔 | (上同) | 鄙外叔 鄙表叔 | 外叔父님 | (上同) | 外叔丈 渭陽丈 |
| 外叔母 | 外叔母 | (上同) | 鄙外叔母 鄙表叔母 | 外叔母님 | (上同) | 貴外叔母 貴表叔母 |
| 姑母 | 姑母 | (上同) | 鄙姑母 | 姑母님 | (上同) | 貴姑母夫人 |
| 姑母夫 | 姑母夫 | (上同) | 鄙姑母夫 | 姑母夫님 | (上同) | 貴姑叔丈 |
| 內從兄弟(姑從) | 內從兄弟 姑從兄弟 | (上同) | 鄙內從氏弟 鄙內從弟 | 內從氏 內從 | (上同) | 貴內從氏 貴內從 |
| 外從兄弟(外從) | 外從兄弟 | (上同) | 鄙外從氏弟 鄙表從氏弟 | 外從氏弟 | (上同) | 貴外從氏弟 貴表從氏弟 |
| 姨母 | 姨母 | (上同) | 鄙姨母主 | 姨母님 | (上同) | 貴姨母夫人 |
| 姨母夫 | 姨母夫 | (上同) | 鄙姨叔主 | 姨母夫님 | (上同) | 貴姨叔丈 |
| 姨從兄弟(姨從) | 姨從氏 | (上同) | 鄙姨從氏 鄙姨從 | 姨從氏 姨從 | (上同) | 貴姨從氏 貴姨從 |

## 社交間 呼稱

| 對象者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 | | | 自己를 일컬을 때 | | |
|---|---|---|---|---|---|---|
|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生存時 | 死後 | 書狀 |
| 丈母 | 丈母<br>聘母 | (上同) | 外姑主<br>岳母 | 사위 | (上同) | 外婿<br>甥 |
| 丈人 | 丈人<br>聘丈 | (上同) | 外舅主<br>聘岳父丈 | 사위 | (上同) | 婿<br>甥 |
| 對象者 | 自己가 일컬을 때 | | | 自己를 일컬을 때 | | |
| 恩師 | 先生님<br>丈席函丈 | 先生主 | | 門生<br>門下生 | 侍生 | |
| 尊丈 | 尊丈<br>어르신네 | 丈氏 | | 小子<br>門下生 | 侍生 | |
| 老兄<br>十年以上 | 老兄<br>老兄氏 | 尊兄 | | 弟 | 小弟 | |
| 平交間 | 兄<br>仁兄<br>詞兄<br>愛兄<br>(極親者間) | 大兄<br>學兄<br>(普通사이) | | 弟<br>拙弟<br>學弟<br>愛弟<br>罪弟 | 損弟<br>敎弟<br>庚弟(同甲者間)<br>(極親者間)<br>(喪人의 경우) | |
| 官職人 | 閣下<br>貴職 | 貴官 | | 本職<br>卑職 | 本官<br>卑官 | 小官<br>小生 |
| 誼交間 | 誼兄 | 契兄 | | 誼弟 | 契弟 | |
| 未見人 | 尊座<br>執事 | 尊執 | | 自己(이름)<br>自己(이름) | 生 | |
| 남의사위 | 婿郎<br>玉潤 | 令婿郎<br>坦腹 | | | | |
| 남의孫子 | 令孫<br>賢抱 | 令抱<br>麟抱 | | | | |
| 自己家庭 | 大小宅<br>大小諸宅(節) | | | 이것<br>眷率 | 眷屬<br>渾眷 | |
| 남의家庭 | 寶覃<br>貴宅<br>高堂<br>華居 | 寶眷<br>閤內諸節<br>錦堂 | | 拙宅<br>陋居 | 鄙家<br>本人 | |

## 三黨 稱號

| 對象者 | 丈人 | 丈母 | 戚叔姪 | 戚兄弟 |
|---|---|---|---|---|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生存時 | 丈人 | 丈母 | 戚叔姪 | 戚兄弟 |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死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 남에게 일컬을 때 書狀 | 鄙聘丈 | 鄙聘母 | (上同) | (上同) |
| 남이 일컬을 때 生存時 | 聘丈 | 聘母 | 戚姪叔 | 戚弟兄 |
| 남이 일컬을 때 死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上同) |
| 남이 일컬을 때 書狀 | 貴聘丈 | 貴聘母夫人 | (上同) | (上同) |

父 黨：王父己之祖父 王尊丈人之祖父 嚴君·家君己之父 椿府丈人之父
舍叔己之伯仲叔季父 阮丈人之伯仲叔季父 舍伯·舍仲·舍季己之兄弟
伯氏·仲氏·叔氏·季氏人之兄弟 迷兒·豚兒·家豚己之子
令胤·賢胤人之賢仍·令仍孫人之

母 黨：王母己之祖母 王大夫人人之祖母 慈親己之母 萱堂人之母
渭陽丈人之內舅

妻 黨：內子·荊妻·細君己之妻 賢閣人之妻 聘君·聘母妻之父母
氷清人之妻 嬌客新婿 玉潤人之婿

## 師生 朋友稱號

師生：函丈·丈席 先生 門下生·門生 弟子自稱

朋友：老兄十年以上 少弟十年以上 執事非尊長非老兄之尊稱 記下無論尊卑難稱弟處
記下生不爲侍生者用 眷下生·恤下生用於尊貴處

# 高麗時代(文宗代)東班官職表(中央)

(高麗史 百官誌에 依據)

| 官署名 | 正一品 | 從一品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品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 三師 | 太師一<br>太傅一<br>太保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三公 | 太衛一<br>司徒一<br>司空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中書門下省 | | 中書令 一<br>門下侍中 一 | 中書侍郎平章事 一<br>門下侍郎平章事 一<br>中書平章事 一<br>門下平章事 一 | 叅知政事 一<br>政堂文學 一<br>知門下省事 一 | 左常侍 一<br>右常侍 一 | 左諫議大夫 一<br>右諫議大夫 一 | | 給事中 一<br>中書舍人 一 | | 起居注 一<br>起居郎 一<br>起居舍人 一 | 左補闕 一<br>右補闕 一 | 左拾遺 一<br>右拾遺 一 | | 門下錄事 一<br>中書注書 一 | | | | |
| 尚書都省 | | 尚書令 一 | 左僕射 一<br>右僕射 一 | 知省事 一 | | 左丞 一<br>右丞 一 | | | | | 左司員外郎 一<br>右司員外郎 一 | | | 都事 二 | | | | |
| 三司 | 判三司事(宰臣)兼官 | 判三司事(宰臣)兼官 一 | | | 三司使 二 | | | 知司事 一<br>副事 二 | 判官 四 ※ | | | | | | | | | |
| 中樞院 | | | | 判院使 一<br>知院使 二<br>同知院使 一 | 副使 二<br>簽書院使 一<br>直學士 一<br>知奏事 一<br>左承宣 一<br>右承宣 一<br>左副承宣 一<br>右副承宣 一 | | | | | | | | 堂後官 二 | | | | | |
| 尚書吏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判事(宰臣)兼官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一 | | 郎中 一 | | 員外郎 一 | | | | | | | |
| 尚書兵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判事(宰臣)兼官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二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 |
| 尚書考功 | | | | | | |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 |
| 尚書戶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判事(宰臣)兼官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二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 |
| 尚書禮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判事(宰臣)兼官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一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 |
| 尚書都官 | | | | | | |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 |
| 尚書刑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判事(宰臣)兼官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二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律學博士 一 | | | |
| 尚書工部 | 判事、(宰臣)兼官 | 一 | | | 尚書 一 | 知部事(他官兼之) 一 | 侍郎 一 | | 郎中 二 | | 員外郎 二 | | | | | | 律學助教 二 | |

| 御史臺 | 開城府 | 翰林院 | 史館 | 諸館殿 | 國子監 | 秘書省 | 御書院 | 閣門 | 大常府 | 殿中省 | 衛尉寺 | 大僕寺 | 禮賓省 | 大府寺 | 小府寺 | 將作監 | 司宰寺 | 軍器監 | 司天臺 | 太史局 | 太醫監 | 大廟署 | 諸陵署 |
|---|---|---|---|---|---|---|---|---|---|---|---|---|---|---|---|---|---|---|---|---|---|---|---|
| 判事 大夫 一 | | 學士承旨 一 | | | 提學 同提學 二 二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使（三品）兼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判事 一 | | |
| 知事 中丞 一 | | 侍讀學士 一 侍講學士 一 | | | 司業 一 | 少監 一 | | 使 一 引進使 二 | 副使（五品）兼之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少監 一 | 知局事 一 | 監 一 | | |
| 雜端 一 侍御史 二 | | | | | 丞 一 | 丞 二 | | 引進副使 一 | | 丞 二 | | | | | | | | | 春官正 一 夏官正 一 秋官正 一 冬官正 一 | 令 | 少監 二 | 令 一 | 令 一 |
| 殿中侍御史 二 | | | | | 郎 一 | | | 閣門副使 一 | | 內給事 一 | 丞 二 | 丞 一 | 丞 二 | 丞 二 | 丞 二 | 丞 二 | 丞 二 | | 丞 二 | | | | |
| 監察侍御史 一〇※ | | | | | 國子博士 二 | | | 通事舍人 一祇候 四 | |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主簿 四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主簿 二 | 丞 一 | | 丞 二 | 丞 二 |
| | | | | | 太學博士 二 主簿 二 | | | 權知祇候 六 | | | | | | | | | | | | 靈臺郎 二 | 博士 二 丞 二 | | |
| | | | 直史館 四 | | 四門博士 二 | | | | | | | | | | | | | 主簿 四 | | 保障正 一 挈壺正 二 | | | |
| | | 陞直史館館爲八品 | | | | | | | | | | | | | | | | | | 司辰 二 | | | |
| | | 直院 ※四 ※ | | | 學正 二 學錄 二 | 校書郎 二 | | | 錄事 四 ※ | | | | | | | | | | | 監候 二 | 呪噤博士 一 | | |
| | | 醫官 二 | | | 學諭 二 直學 二 書學博士 二 算學博士 二 | 正字 二 校勘 二 | | | | | | | | | | | | | 卜正 一 卜博士 一 | 司曆 二 | 醫正 一 助教 二 | | |

| 官職 | 南班職 | 掖庭局 | 延慶宮 | 五部 | 富興倉 | 義盈庫 | 內庫 | 大府下庫 | 大府上庫 | 備用司 | 左倉 | 右倉 | 大盈署 | 大倉署 | 典獄署 | 守宮署 | 司儀署 | 雜織署 | 都染署 | 典牲署 | 典厩署 | 供驛署 | 內園署 | 大樂署 | 都校署 | 掌冶署 | 大官署 | 京市署 | 中尚署 | 尚乘局 | 尚舍局 | 尚衣局 | 尚藥局 | 尚食局 | 良醞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一（四品以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副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副使一（五品以上） | | | 使一 | | | 使一 | 使一 | 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謁者監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令一 | | | | | 奉御一 | |
| | | | | | | | 使一 | | | 副使一 | 副使一 | 副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侍醫二 | |
| | 內殿崇班四 | 內侍伯一 | | | | 副使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西頭供奉官（各四） | | | 丞一 | | 使直一 | | | | | 丞一 | 丞一 | 令一 | 令二 | | | | | | | 令一 | 令一 | 令一 | 令二 | 令二 | 令二 | | | | | | | | |
| | 左右侍禁（各四） | | 錄事二△ | 錄事二 | | | 副使二 | | | | | | 令一 | | 令一 | 令二 | 令一 | 令二 | 令一 | 令二 | 令二 | | | | 丞二 | | 丞二 | | | | | | | |
| | 左右班殿直（各四） | 內謁者一 | | | | 注簿一 | | | | 注簿一 | 注簿一 | 注簿一 | 丞二△ | 丞四 | 令一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令二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令二 | 丞四 | | 丞四 | | | | | | | |
| | 殿前承旨八 | | | | | | | | | | | | |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丞二 | | | | 丞四 | | | | | | | | | 醫佐二 | 食醫二 | 丞二 |
| | 殿前副承旨・尚乘內承旨・副內承旨‖初仕入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麗時代 西班官職表

(高麗史 百官誌에 依據)

| 府衛名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品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 鷹揚軍一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一 | | 中郎將 二 | | 郎將 二 | | 別將 二 | | 散員 三 | | 尉 二〇 | 隊正 四〇 |
| 龍虎軍二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二 | | 中郎將 四 | | 郎將 一〇 | | 別將 一〇 | | 散員 一〇 | | 尉 四〇 | 隊正 八〇 |
| 左右衛 保勝一〇領 精勇一二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一三 | | 中郎將 二六 | | 郎將六五 | 長史 一 | 別將六五 | | 散員六五 錄事 二 | | 尉二六〇 | 隊正 五二〇 |
| 神虎衛 保勝 五領 精勇 一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六 | | 中郎將 一四 | | 郎將三五 | 長史 一 | 別將三五 | | 散員三五 錄事 二 | | 尉一四〇 | 隊正 二八〇 |
| 興威衛 保勝 五領 精勇 七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一二 | | 中郎將 二四 | | 郎將六〇 | 長史 一 | 別將六〇 | | 散員六〇 錄事 二 | | 尉二四〇 | 隊正 四八〇 |
| 金吾衛 精勇 六領 役領 一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七 | | 中郎將 一四 | | 郎將三五 | 長史 一 | 別將三五 | | 散員三五 錄事 二 | | 尉一四〇 | 隊正 二八〇 |
| 千牛衛 常領 一領 海領 一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二 | | 中郎將四 | | 郎將一〇 | 長史 一 | 別將一〇 | | 散員一〇 錄事 二 | | 尉 四〇 | 隊正 八〇 |
| 監門衛 一領 | | | 上將軍一 | 大將軍一 | 將軍 一 | | 中郎將二 | | 郎將 五 | 長史 一 | 別將 五 | | 散員 錄事 二五 | | 尉 二〇 | 隊正 四〇 |
| 都府外 | | | | | | | 中郎將一 | | 郎將 三 | | 別將 二 | | 散員 三 | | 尉 闕 | 隊正 數闕 |
| 儀仗府 | | | | | | | | | 郎將 一 | | 別將 一 | | 散員 二 | | 尉 五 | 隊正 一〇 |
| 堅銳府 | | | | | | | | | | | 別將 一 | | | | 尉 二 | 隊正 四〇 |
| 忠勇四衛 | | | | | 將軍 四 | | 中郎將 一二 | | 郎將 一二 | | 別將 二〇 | | 散員 二〇 | | 尉長 八〇 | 隊正 一六〇 |

# 高麗時代官職吏屬表

| 官署名 | 吏屬 | 備考 |
|---|---|---|
| 三師 | | |
| 三公 | | |
| 中書門下省 | 主事六令史六書令史六注寶三侍詔二書藝二試書藝二記官二〇書手二六直省(唐四鄉四)八電吏一八〇門僕一〇 | |
| 尚書都省 | 主事四令史六書令史六記官二〇算士一直省二 | |
| 三司 | 主事六令史一一書令司二記官二五重監二計士二算士四 | ※恭愍王十一年官制에서擬定 |
| 中樞院 | 別駕一〇主事一〇試別駕二令史二記官八通引四 | |
| 尚書吏部 | 主事二令史二書令史二記官二 | |
| 尚書考功 | 主事二令四書令史四許史一計官二算士一 | |
| 尚書兵部 | 主事二令史二書令二記官一二 | |
| 尚書戶部 | 主事六令史六書令史一〇計史一記官二五算士一 | |
| 尚書刑部 | 主事二令史六書令史四計史一記官六算士二杖首二六 | |
| 尚書都官 | 主事六令史六書令史六計史一記官五算士一 | |
| 尚書禮部 | 主事二令史四書令史二記官六篆書書者二 | |
| 尚書工部 | 主事二令史四書令史四計史一記官八 | |
| 御史臺 | 錄事三史令四書令史六計史一知班二記官六算士一記官一〇所由五〇 | ※文吏各五人置知府事員秩未詳 |
| 開城府 | | |
| 翰林院 | 錄事二承事郎二待詔二記官一書手一 | ※品秩未記※恭愍王五年官制에서擬定 |
| 史館 | 書藝四記官二 | ※人員未詳 |
| 諸館殿 | | |
| 國子監 | 書史二記官二 | |
| 秘書省 | 主事一令史一書藝一〇記官二書手一五 | ※品秩不明記 |
| 御書院 | | |
| 閤門 | 承旨四聽頭二〇記官一 | ※忠烈王三良年官制에서擬定 |
| 大常府 | 記書事者? | |
| 殿中省 | 主事四令史四書令史四記官算士一 | |
| 衙尉寺 | 書史六記官〇 | |
| 大僕寺 | 書史四記官一 | |
| 禮賓省 | 書史八令史八記官四算士一承旨四孔目十五都衙一五 | |
| 大府寺 | 書史十二計史一記官六算士六 | |
| 小府監 | 監史六記官四算士一 | |
| 將作監 | 監作六記官三算士一 | |
| 司宰寺 | 書史六記官二算士二 | |
| 軍器監 | 監史八記官四算士二 | |
| 司天臺 | | |

| 官署名 | 吏屬 | 備考 |
|---|---|---|
| 太史局 | | |
| 太醫監 | 醫針史一法藥二藥童二呪禁師二呪禁工二 | |
| 太廟署 | 史四記官二 | |
| 諸陵署 | 史六記官二 | |
| 良醞署 | 史六記官二 | |
| 尚食局 | 書令史四記官二算士一雜路八 | |
| 尚藥局 | 醫針史二藥童二書令史二算士二 | |
| 尚衣局 | 書令士四記官二注衣一 | |
| 尚舍局 | 書令史四記官二幕士四〇 | |
| 尚乘局 | 書令史四承旨五〇 | |
| 中尚書 | 史六記官二算士一〇 | |
| 京市署 | 史三記官二 | |
| 大官署 | 史六記官二算士一 | |
| 掌治署 | 史四記官二算士二 | |
| 都校署 | 監作四書令史四記官二 | |
| 大樂署 | 史六記官二 | |
| 內園署 | 史四記官算士一 | |
| 供驛署 | 史二記官二幕士四〇 | |
| 典既署 | 史二記官二算士一 | |
| 掌牲署 | 史三記官二 | |
| 都梁署 | 史四記官二 | |
| 雜織署 | 史四記官二 | |
| 司儀署 | 史四記官二 | |
| 守宮署 | 史六記官三幕士五〇 | |
| 典獄署 | 史二記官三 | |
| 大倉書 | 史五記官四算士二 | |
| 大盈署 | 史三記官四算士二 | |
| 右倉 | | |
| 左倉 | | |
| 備用司 | | |
| 大府上庫 | | |
| 大府下庫 | | |
| 內庫 | 史四承旨二〇 | |
| 雲臻倉 | | |
| 富興倉 | | |
| 五部 | | |
| 延慶宮 | | |
| 掖庭局 | 監作一書令史三記官三給使三 | |
| 南班職 | | |
| 宦官職 | | |

# 朝鮮時代 東班(文官) 官職表

(京官職「文・武」經國大典에 依據) ※西班職、(雜)雜職、(兼)兼職 ○數字는定員 ×無定員

| 官衙名 | 正一 | 從一 | 正二 | 從二 | 正三(堂上) | 正三(堂下) | 從三 | 正四 | 從四 | 正五 | 從五 | 正六 | 從六 | 正七叅下 | 從七 | 正八 | 從八 | 正九 | 從九 |
|---|---|---|---|---|---|---|---|---|---|---|---|---|---|---|---|---|---|---|---|
| 奉朝賀 | 領議政(一) 左議政(一) 右議政(一) | 左贊成(一) 右贊成(一) | 左叅贊(一) 右叅贊(一) | | | | | | | | | | | | | | | | |
| 宗親府 | 大君× 君(×) | 君(×) | 君(×) | 君(×) | 都正(×) | 正(×) | 副正(×) | 守(×) 典籤(一) | 副守(×) | 令(×) 典簿(一) | 副令(×) | 監(×) | | | | | | | |
| 忠勳府 | 君(×) | 君(×) | 君(×) | 君(×) | | | | | | | | | | | | | | | |
| 儀賓府 | 尉(×) | 尉(×) | 尉(×) | 副尉(×) | 僉尉× | 僉尉(×) | 僉尉(×) | | 經歷(一) | 都事(一) | 判官(一) | 主簿二 | | 直長二 | | 奉事(二) | | 叅奉二 | |
| 敦寧府 | 領事一 | 判事一 | 知事一 | 同知事一 | 都正(一) | 正一 | 副正(×) | | 僉正(一) | | | | | | | | | | |
| 義禁府 | | 判事 | 知事 | 同知事 | | | | | | | | | | | | | | | |
| 司憲府 | | | | 大司憲一 | | | | | 執義(一) | 掌令(二) | | 持平(二) | 監察二四 | | | | | | |
| 議政府 | 舍人(二)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政院 | 都承旨一 左右承旨 左・右副承旨 二 同副承旨 | | | | | | | | | | | | | | | | | | |
| 司諫院 | | | | | 大司諫一 | | | | 司諫(一) | | | | | | | | | | |
| 經筵 | (領事)(三) | | | | (知事)(三) | (同知事)(三) | | 講官(×) | | 侍讀官(×) | | 檢討官(×) | | 司經(×) | | 說經(×) | | 典經(×) | |
| 漢城府 | | | | | 判尹(一) | 左尹(一) 右尹(一) | | 庶尹(一) | | 判官(二) | | | | | | | | | |
| 開城府 | | | | | | (留守二 中一兼) | | | | | | | | 叅軍(三) (中一兼) | | | | | |
| ※中樞府 | 領事一 | 判事一 | 知事六 | 同知事七 | 僉知事八 | | | | | | | | | | | | | | |
| ※五衛都摠府 | | | 都摠管 | 副摠管 | 將(三) | | | | 經歷(四) | | 都事(四) | | | | | | | | |
| ※兼司僕 | | | | | 將(三) | | | | | | | | | | | | | | |
| ※內禁衛 | | | | | 叅判(一) | | | | | | | | | | | | | | |
| 吏曹 | | | 判書一 | | 叅議(一) | | | | | 正郎(三) | | 佐郎三 | | | | | | | |
| 忠翊府 | | | | | | | | | | | 都事(二) | | | | | | | | |
| 尚瑞院 | | | | | 正(一) | | | | | | 判官(一) | | | | 直長一 | | 副直長二 | | |
| 宗簿寺 | 都提調(二) | | 提調(二) | | | 正(一) | | | | | | | | | | | | | |

| 官衙名 | 正一從一 | 正二從二 | 正三堂上 | 正三堂下從三 | 正四從四 | 正五從五 | 正六從六叅上 | 正七叅下從七 | 正八從八 | 正九從九 |
|---|---|---|---|---|---|---|---|---|---|---|
| 司甕院 | 都提調(二) | 提調(四) | 副提調五 | 正(一)提擧 | (僉正)一提僉合四 | 判官(一) | 主簿(一)宰夫雜(一) | 直長(二)膳夫雜一 | 奉事(二)調夫雜二 | 叅奉(二)烹夫雜七 |
| 內需司 | | | | | | 典需一別坐 | 別提 | 副典需(一)別提二合 | | 典貢(二) |
| 內侍府 | | 尚膳一 | 尚醞(一) | 尚茶(一) | 尚藥(一) | 尚傳二 | 尚冊(三) | 尚孤四 | 尚帑(四) | 尚洗(四) | 尚燭(四) | 尚炬(四) | 尚設(六) | 尚除六 | 尚門(五) | 尚更(六) | 尚苑 |
| 掖庭署 | | | | | 提檢 | | | 司諭雜一司鑰雜一 | | 副司鑰(雜)(一) | 司索(雜)(二) | 副司索雜(三) | 司舖雜(二) | 副司舖雜(三) | 司掃(雜)(六) | 副司掃(雜)(九) |
| 戶曹 | 判書(一) | 叅判一叅議(一) | 正(一) | 正(一) | 副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算學教授一別提(二)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內資寺 | (提調)(一) | | | | | | | | | | | | | | | | |
| 內贍寺 | (提調)(一) | | |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司導寺 | (提調)(一) | | |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司贍寺 | (提調)(一) | | | | 僉正(一) | 判官(三)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軍資監 | 都提調一 | (提調)(一) | | 正(一) | 僉正(二) | 判官(三)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濟用監 | | (提調)(一) | | 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司宰監 | | (提調)(一) | | 正(一) | 僉正(一) | | 主簿(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奉事(一) |
| 豐儲倉 | | | | | 守(一) | | | | | | | | | | | | |
| 廣興倉 | | | | | 守(一) | | | | | | | | | | | | |
| 典艦司 | | (提調)(一) | | | 僉正(一) | | | 司諭雜一司鑰雜一 | | 副司鑰(雜)(一) | 司索(雜)(二) | 副司索雜(三) | 司舖雜(二) | 副司舖雜(三) | 司掃(雜)(六) | 副司掃(雜)(九) |
| 平市署 | | (提調)(一) | | | | 提檢 | 別坐 | 別提 | 別提合(五) | | | | | | | | |
| 司醞署 | | | | | | | | | | | | | | | | | |
| 義盈庫 | | | | | | | | | | | | | | | | | |
| 長興庫 | | | | | | | | 令(一) | | | | | | | | | |
| 司圃署 | | (提調)(一) | | | | | | 司圃別提 | | | | | | | | | |
| 養賢庫 | | | | | | |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 | | 別檢(七) | | | |
| 五部 | | | | | | | | | 主簿各(一) | | | | | 奉事(一) | | | |
| 禮曹 | | 判書一 | 叅判一 | 叅議(一) | | | 佐郎(三) | | | | | | | | | | |
| 弘文館 | (領事)(一) | 大提學(一) | (提學)(一) | (副提學)(一) | 直提學(一) | 典翰(一) | 應教一 | 修撰(二) | (副修撰)(二) | 博士(一) | 著作一 | 正字(二) | 博士(一) | 著作二 | 正字(二) | 副正字(二) | 副正字(二) |
| 藝文館 | (領事)(一) | 大提學(一) | (提學)(一) | | (直提學)(一) | | 應教一 | | | 奉教(二) | 侍教二 | 檢閱(四) | | | | | |
| 成均館 | | 知事一 | 同知事 | 大司成一 | | 司成(二) | 司藝三 | | 典籍一三 | 博士(二) | 學正三 | 學錄(三) | | | | | |
| 春秋館 | 領事(一)監事(一) | (知事)(二) | 同知事(二) | (修撰官)(X) | (編修官)(X) | (編修官)(X) | 編修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學諭(二) |
| 承文院 | 都提調(三) | (提調)(X) | 副提調(X) | 判敎(二) | 叅校(一) | 校勘(一) | 記注官(X) | (記注官)(X) | (記事官)(X) | 記事官(X) | 著作二 | 正字(二) | 博士(二) | 著作二 | 正字(二) | 副正字(二) | |
| 通禮院 | | | 左通禮一右通禮一 | | 相禮(一) | 叅禮一 | 贊儀一 | | 引儀(八) | | | | | | | | |
| 奉常寺 | 都提調 | (提調)(一) | | 正(一) | 僉正(二) | | | | 主簿(二) | 直長(一) | | | | 奉事(一) | 副奉事 | | |
| 校書館 | (提調)(一) | | | 判校(一) | | 校理(一) | 別坐 | 別提 | 別提合四 | | 著作二 | 正字(二) | | 工造雜四 | | 副正字二 | 工作雜二 |

| 官衙名 | 正一從一 | 正二從二 | 正三堂上 | 正三堂下 | 從三 | 正四從四 | 正五從五 | 正六從六叅上 | 正七叅下 | 從七 | 正八從八 | 正九從九 |
|---|---|---|---|---|---|---|---|---|---|---|---|---|
| 內醫院 | 都提調(一) | (提調)(一) | 副提調(一) | 正(一) |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直長(三) | 奉事(二) | (副奉事)(一) | 叅奉(一) |
| 禮賓寺 | | (提調)(一) | | 正(一) |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直長(一) | 奉事(二) | | 叅奉(一) |
| 掌樂院 | | (提調)(二) | | 正(一) | | 僉正(一) | 別坐 | 別提 | 典樂(雜)(一) | 副典樂(雜)(三) | 典律(雜)(二) | 副典音(雜)(四) | 典聲(雜)(一〇) | 副典聲雜(一二) |
| 觀象監 | 領事(一) | (提調)(二) | | 正(一) |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二) | 主簿(一) | 天文學教授(一)地理學教授(一) | | 典律(雜)(二) | 副典音(雜)(四) | 天文・地理・命課學訓導四 | |
| 典醫監 | | (提調)(二) | | 正(一) |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醫學教授 | | 直長(二) | 奉事(二) | 副奉事四 | 叅奉(五) |
| 司譯院 | 都提調(一) | (提調)(二) | | 正(一) |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漢學教授(四)(中二兼) | 說書(一) | 直長(二) | 奉事(二) | 副奉事二 | 漢・蒙・倭女眞學訓導(一〇) 叅奉 |
| 世子侍講院傅(一) | 師(一) | 貳師(一) 左賓客(一) 右賓客(一) 左右副賓客各一 | | | 輔德(一) | 弼善(一) | 文學(一) | 司書(一) | | | | | | |
| 宗學 | | | | | | 導善(一) | 典訓(一) | 司誨(一) | 別提 | 別提合二 | | | | |
| 昭格署 | | (提調)(一) | | | | | | 令(一) | | | | | | |
| 宗廟署 | 都提調一 | (提調)(一) | | | | | | 令(一) | | | | | | |
| 社稷署 | 都提調一 | (提調)(一) | | | | | | 令(一) | | | | | | |
| 永庫 | | (提調)(一) | | | | | | 別坐 | 別提 | 別提合六 | | | | |
| 典牲署 | | (提調)(一) | | | | | | 主簿(一) | 主簿(一) | 主簿(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副奉事三 | 叅奉(二) |
| 司畜署 | | (提調)(一) | | | | | | 主簿(一) | 醫學教授 | 別提合二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副奉事四 | 叅奉(五) |
| 惠民署 | | (提調)(一) | | | | | | 主簿(一) | 主簿(一) | 別提合二 | 直長(一) | 奉事(一) | 副奉事一 | 叅奉(二) |
| 圖畫署 | | (提調)(一) | | | | | | 別提 | 善畫雜一 | 別提(四) | 別提(六) | 教授各二 | | |
| 活人署 | | (提調)(一) | | | | | | 別提 | 善繪雜一 | 別提(四) | 別提(六) | 教授各二 | | |
| 歸厚署 | | (提調)(一) | | | | | | 別提 | 別提(四) | 別提(六) | 別提(六) | 教授各二 | | |
| 四學 | | | | | | | | | | | | | | |
| 各殿 | | (提調) | | | | | | 令 | | | | | | |
| 各陵園 | 都提調 | | | | | | | 令 | | | | | | |
| 兵曹 | 判書(一) | 叅判(一) | 叅議一 叅知一 | | | | | 佐郎(四) | | | | | | |
| ※五衛 | | | | 上護軍(九) | 大護軍(一四) | 護軍(一二) | 副護軍(五四) | 司直(一四) | 副司直(一二三) | 果(一五) | 部將二五 副司果(一七六) | 司正(一五) | 副司正(三〇九) | 司猛(一六) | 副司猛(四八三) | 司勇(四二) | 副司勇(一九三九) |
| | | | | 將(一二) | | | | | | | | | | | | | |

| 官衙名 | 正一從一 | 正二從二 | 正三堂上 | 正三堂下從三 | 正四從四 | 正五從五 | 正六從六叅上 | 正七叅下從七 | 正八從八 | 正九從九 |
|---|---|---|---|---|---|---|---|---|---|---|
| 訓鍊院 | | 知事(一) | 都正(二)(中一兼) | 正(一) 副正(二) | 僉正(二) | 判官(二) | 主簿(一) | 叅軍(二) | 奉事(二) | |
| 司僕寺 | | | | 正(一)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安驥雜一 | 調驥雜一 直長(一) | 理驥雜一 奉事(一) | 侹驥雜一 叅奉(一) |
| 軍器寺 | 都提調 | | | 正(一)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別坐 別坐 | 別提 別提合二 | 工製雜五 | 工造雜二 | 工作雜二 |
| 典設司 | | | | | 守(一) 提檢 | 提檢 別坐 | 別坐 別提 別提合五 | | | |
| 刑曹 | | 判書(一) | 叅判(一) 叅議(一) | | | 司儀(三) | 司評(四) 律學教授 別提(一) | 明律(一) | 審律(一) | 律學訓導(一) 檢律(一) |
| 掌隷院 | | | 判決事一 | | | | | | | |
| 典獄署 | | | 副提調一 | | | 正郎(三) | 佐郎(四) 主簿(一) | | 奉事(一) | 叅奉(一) |
| 工曹 | | 判書(一) | 叅判(一) 叅議(一) | 正(一) | 僉正(一) | | 主簿(一) | 直長(一) | 工造雜一 | 工作雜一 |
| 尚衣院 | 提調(二) | | 副提調(一) | 正(一) | | 別坐 別坐 | 別提 別提合二 | 工製雜四 | 工造雜一 | 工作雜三 |
| 繕工監 | 提調(二) | | | 正(一) 副正(一) | 僉正(一) | 判官(一) | 主簿(一) | 直長(一) | 奉事(一) 副奉事(一) | 叅奉(一) 工作雜四 |
| 修城禁火司 | 都提調 提調(二) | | | | 提檢(四)(中三兼) | 別坐 別坐合六(中四兼) | 別提 別提合三(中一兼) | | 奉事(一) 工造雜四 | |
| 典涓司 | 提調(一) | | | | | 提檢 別坐 別坐 | 別提 別提合五 | | 奉事(二) | |
| 掌苑署 | 提調(一) | | | | | 縣令 | 評事 掌苑(一) 別提 | 直長(一) 愼果(雜)(一) | 副愼禽(雜)(一) | 愼獸(雜)(一) 副愼獸(雜)(三) |
| 造紙署 | 提調(二) | | | | | | 別提合三 愼花(雜)(一) | 愼果(雜)(一) | 副愼禽(雜)(一) | 愼獸(雜)(一) |
| 瓦署 | 提調(一) | 觀察使(大都護府使) | | 都護府使 | 同僉節制使 萬戶 | 郡守 | 別提(三) | 縣監 | 工造雜四 | 工作雜二 |

地方

| | 領使 | 牧使 | 府尹 | 判牧使 | 觀察使(大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同僉節制使 萬戶 | 郡守 | 縣令 | 評事 | 教授 察訪 兵馬節制 都尉 監牧官 | 縣監 | 驛丞 渡丞 訓導 | 權管 |
|---|---|---|---|---|---|---|---|---|---|---|---|---|---|---|
| | 兵使 | 牧使 | | 水使 兵馬節度使 兵馬水軍節度使 | | 兵馬虞候 僉節制使 水軍虞候 | | | | | | | | |

# 朝鮮時代 西班(武官) 官職表

| 官廳/官階 | 正一品 | 從一品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上 | 正三下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 中樞府 | 領事 | 判事 | 知事 | 同知事 | 僉知事 | | | | | | | | | | | | | | |
| 宣惠廳 | 都提調 | | 提調 | | | | | | 經歷 | | 都事 | | | | | | | | |
| 五衛都摠府 | | | 都摠管 | 副摠管 | | | | | | | | | | | | | | | |
| 五衛 | | | | 將 | | 上護軍 | 大護軍 | 護軍 | 副護軍 | 司直 | 副司直 | 司果 | 部將<br>副司果 | 司正 | 副司正 | 司猛 | 副司猛 | 司勇 | 副司勇 |
| 兼司僕 | | | | 將 | | | | | | | | | | | | | | | |
| 內禁衛 | | | | | | | | | | | | | | | | | | | |
| 羽林衛 | | | | 將 | | | | | | | | | | | | | | | |
| 訓鍊院 | | | 知事 | | | 都正 | 副正 | 僉正 | | 判官 | | | 主簿 | 參軍 | | | 奉事 | | |
| 宣傳官廳 | | | | |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宣傳官 |
| 世孫衛司 | | | | | | | | | | 左翊衛<br>右翊衛 | 左司禦<br>右司禦 | 左翊贊<br>右翊贊 | 左衛率<br>右衛率 | 左副率<br>右副率 | | 左侍直<br>右侍直 | | 左洗馬<br>右洗馬 | |
| 世子翊衛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守門將廳 | | | | | | | | | | | | | 守門將 | | | | | | |
| 訓鍊都監 | 都提調 | | 提調 | 中軍<br>大將 | 別將<br>千摠 | | | | 把摠<br>外方兼<br>把摠 | | | | 從事官 | | | | | | |
| 禁衛營 | 都提調 | | 提調 | 中軍<br>大將 | 別將<br>千摠<br>騎士將 | | | | 把摠<br>外方兼<br>把摠 | | | | | | | | | | |
| 御營廳 | 都提調 | | 提調 | 大將<br>中軍 | 別將<br>千摠<br>騎士將 | | | | 把摠<br>外方兼<br>把摠 | | | | 從事官 | 仁祖때 御營使를 둠 | | | | | |
| 摠戎廳 | | | | 使<br>中軍 | 千摠<br>鎭營將 | | | | 把摠 | | | | | 仁祖때 創設 | | | | | |
| 扈衛廳 | 大將 | | | | | | | | | | | | | 仁祖때 創設 | | | | | |
| 龍虎營 | | | | 別將 | | | | | | | | | | 仁祖때 創設 | | | | | |
| 捕盜廳 | | | | 大將 | | | | | | | | | | 成宗때 設置 | | | | | |
| 總理營 | | | 使 | | 中軍<br>別驍將 | | | | 把摠 | | 從事官 | | | | | | | | |
| 守禦廳 | | | | 使<br>中軍 | 別將<br>千摠 | | | | 把摠 | | | | 從事官 | | | | | | |
| 管理營 | | | | 使 | 中軍<br>別將<br>千摠<br>百摠 | | | | 把摠<br>從事官 | | | | | 肅宗때 設置<br>英祖때 大將을 둠 | 左從史<br>右從史 | | 英祖때 設置 | 正祖때 設置 | 宣祖壬辰前創設 |
| 鎭撫營 | | | | 使 | 中軍<br>鎭營將<br>千摠 | | | | 把摠 | | | | | 肅宗때 江華府에 設置 | | | | | |
| 忠淸道 | | | | 觀察使 | 牧使 | 都護府使 | | 郡守 | | 都事 判官<br>縣令 | | 都事 判官<br>縣令 | 察訪 縣監<br>敎授 | 察訪 縣監<br>敎授 | | | | 訓導 審藥 檢律<br>驛丞 渡丞 | 訓導 審藥 檢律<br>縣丞 |
| 京畿道 | | | | 觀察使<br>府使 | 牧使 | 都護府使 | | 郡守 | | | | | | | | | | | |
| 官廳/官階 | 正一品 | 從一品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上 | 正三下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外官職(東班)

| 官廳/官階 | 正一品 | 從一品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上 | 正三下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 忠淸道 | | | | 觀察使 | 牧使 | 都護府使 | | 郡守 | | 都事 判官<br>縣令 | | 都事 判官<br>縣令 | 察訪 縣監<br>敎授 | 察訪 縣監<br>敎授 | | | | 訓導 審藥 檢律<br>驛丞 渡丞 | 訓導 審藥 檢律<br>縣丞 |
| 京畿道 | | | | 觀察使<br>府使 | 牧使 | 都護府使 | | 郡守 | | | | | | | | | | | |
| 官廳/官階 | 正一品 | 從一品 | 正二品 | 從二品 | 正三上 | 正三下 | 從三品 | 正四品 | 從四品 | 正五品 | 從五品 | 正六品 | 從六品 | 正七品 | 從七品 | 正八品 | 從八品 | 正九品 | 從九品 |

## 外官職(西班)

| 官廳/官階 | 京畿道 | 忠清道 | 慶尙道 | 全羅道 | 黃海道 | 江原道 | 咸鏡道 | 平安道 |
|---|---|---|---|---|---|---|---|---|
| 正一品 | | | | | | | | |
| 從一品 | | | | | | | | |
| 正二品 | | | | | | | | |
| 從二品 | 兵馬節度使<br>兵馬防禦使<br>水軍統禦使<br>水軍防禦使 | 兵馬節度使 | 兵馬節度使<br>水軍統制使<br>水軍中軍 | 兵馬節度使<br>兵馬防禦使 | 兵馬節度使 | 兵馬節度使<br>兵馬防禦使 | 兵馬節度使<br>兵馬防禦使 | 兵馬節度使<br>水軍防禦使<br>兵馬防禦使 |
| 正三上 | 兵馬節制使<br>水軍節度使<br>鎭營將 | 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兵馬節制使<br>水軍節度使<br>虞候<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兵馬節制使<br>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水軍節制使<br>鎭營將 | 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兵馬虞候<br>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兵馬虞候<br>水軍節度使<br>巡營中軍<br>鎭營將 |
| 正三下 | 觀察使<br>府尹 | 觀察使 | 觀察使<br>府尹 | 觀察使<br>府尹 | 觀察使 | 觀察使 | 觀察使<br>府尹 | 觀察使<br>府尹 |
| 從三品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大都護府使<br>牧 |
| 正四品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都護府使 |
| 從四品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兵馬萬戶<br>水軍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水軍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水軍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兵馬萬戶<br>水軍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兵馬萬戶<br>水軍萬戶 | 兵馬同僉節制使<br>兵馬萬戶 |
| 正五品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都事<br>官<br>縣令 |
| 從五品 | | | | | | | | |
| 正六品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察訪<br>監<br>教授 |
| 從六品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兵馬節制都尉<br>監牧官 |
| 正七品 | | | | | | | | |
| 從七品 | | | | | | | | |
| 正八品 | | | | | | | | |
| 從八品 | | | | | | | | |
| 正九品 | | | | | | | | |
| 從九品 | 別將 | 別將 | 權管<br>別將 | 別將 | 別將 | | 權管<br>別將 | 權管<br>別將 |

| 官職(文) | 官職(武) | 慶尙道 | 全羅道 | 黃海道 | 江原道 | 咸鏡道 | 平安道 |
|---|---|---|---|---|---|---|---|
| 勵直 | 都敎 | | | | | | |
| 副勵直 | 掌簿 | | | | | | |
| 勵果 | 校簿 | | | | | | 兵馬<br>評事 |
| 副勵果 | 勘簿・都轄 | 訓導<br>審藥 | 訓導<br>審藥 | 訓導<br>審藥 | 訓導<br>審藥 | 訓導<br>審藥 | 訓導<br>審藥 |
| 勵正 | 典事 | 侯學<br>檢律 | 譯學<br>檢律 | 譯學<br>檢律 | 譯學<br>檢律 | 譯學<br>檢律 | 譯學<br>檢律 |
| 副勵正 | 掌事 | 訓導<br>驛丞 | 訓導<br>驛丞 | 訓導<br>驛丞 | 訓導<br>驛丞 | 訓導<br>驛丞 | 訓導<br>驛丞 |
| 司猛 | 管事 | | | | | | |
| 副司猛 | 給事 | | | | | | |
| 司勇 | 叅事 | | | | | | |
| 副司勇 | 攝事 | | | | | | |

土官職은 咸鏡道 平安道에 特設한 官職 府 牧 都護府 六鎭 所屬下에 文·武로 나뉘어 있다。別稱土班鄕班

# 外方官職制의圖解

觀察使 … 從二品이니王命을받아 敎化風俗 財政 軍政 學務 農 商工 警察等行政及司法事務를 統轄觀察하며所管官吏를 監督하고 그適否로黜陟함

府 尹…從二品으로觀察使兼職外는 觀察使의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諸般行政及 司法의 事務를 管掌하고 其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大都護府使…正三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財政·賦役·警察等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牧 使…正三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都護府使…從三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 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郡 守…從四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縣 令…從五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縣 監…從六品으로 觀察使監督下에 管內農桑 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都 事…從五品으로 觀察使以下 地方官의 不法을 糾察하고 科試를 掌理함 官…從五品으로 觀察使直屬인 때에는 監司에 佐貳官으로 補佐의 任에 있어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大都護府使及 牧使直屬에 있어서는 그 代理 또는 補佐함

判 官…從五品으로 觀察使直屬인 때에는 監司에 佐貳官으로 補佐의 任에 있어 管內農桑·戶口·學校·軍政·財政·賦役·警察等 諸般行政及 司法事務를 管掌하고 大都護府使及 牧使直屬에 있어서는 그 代理 또는 補佐함

庶 尹…從四品으로 職務는 判官과 如함

察 訪…從六品으로 各驛의 馬政을 檢察하고 所屬吏員을 黜陟함

敎 授…從六品으로 管內敎育 事務를 掌함

審 藥…從九品으로 監營道廳及 兵營의 醫藥事務를 掌함

訓 導…從九品으로 管內敎育 事務를 掌함

譯 學…從九品으로 監營及國境府牧의 飜譯通譯語學을 敎授함

檢 律…從九品으로 監司가 命한 犯罪事件에 對하여 刑律取調함

營吏

吏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人事、秘書其他諸般事務를掌함

戶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戶口、貢賦田穀等에關한事務를掌함

禮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禮樂 祭祀、宴享、學校等에 關한 事務를掌함

兵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軍務 郵驛等에 關한 事務를掌함

刑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法律 訴訟等에 關한 事務를掌함

工 房…上司의命을받아 栽植 舟車、工匠、營繕等에 關한 事務를掌함

幕僚

吏房裨將…吏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戶房裨將…戶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禮房裨將…禮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兵房裨將…兵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刑房裨將…刑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工房裨將…工房에 關한事務를掌함

通引 … 吏胥의下使令에通引또는知印이官奴로있어官印을保守하며兼하여日守官婢로六房事務를見習함 妓生

# 朝鮮官職 品階表(其一)

宗親·宗親妻儀賓 各 從一品以下는 一八六五年(高宗二年)부터 그 品階의 稱號가 一般文官·武官妻의 稱號와 同一하게 되었다(其二參照)

| 品階 / 區分 | 內命婦 王宮 | 內命婦 世子 | 宗親 | 外命婦(宗親妻)① | 外命婦② | 儀賓 |
|---|---|---|---|---|---|---|
| 無階 | 嬪 | | 大君<br>王子君 | 府夫人<br>(大君妻)<br>郡夫人<br>王子君妻 | 公主<br>翁主 | |
| 正一品 | 嬪 | | 君<br>顯祿大夫<br>興祿大夫<br>後期上輔國<br>崇祿大夫 | | | 綏祿大夫<br>成祿大夫<br>後期上輔國<br>崇祿大夫 |
| 從一品 | 貴人 | | 君<br>(綏德)—後改<br>嘉德大夫 | 郡夫人 | | 尉<br>崇德大夫<br>(明德)後改 |
| 正二品 | 昭儀 | | 君<br>崇憲大夫<br>承憲大夫 | 縣夫人 | 君<br>主 | 尉<br>奉憲大夫<br>通憲大夫 |
| 從二品 | 淑儀 | 良娣 | 君<br>中義大夫<br>正義大夫<br>昭義—後改 | 縣夫人 | 縣主 | 尉<br>資憲大夫<br>順義大夫 |
| 正三品(堂上)<br>正三品(堂下) | 昭容 | | 都正<br>明善大夫<br>正彰善大夫 | 愼夫人 | 愼夫人 | 副尉<br>奉順大夫<br>僉尉<br>正順大夫 |
| 從三品 | 淑容 | 良媛 | 副保信大夫<br>正資信大夫 | 惠人 | 惠人 | 副尉<br>明信大夫<br>僉尉<br>敦信大夫 |
| 正四品 | 昭媛 | | 守<br>宣徽大夫<br>廣徽大夫 | 惠人 | 惠人 | |
| 從四品 | 淑媛 | 承徽 | 副奉成大夫<br>守<br>光成大夫 | 溫人 | 溫人 | |
| 正五品 | 尙宮 | 以下皆宮人職 | 令<br>通直郎<br>兼直郎 | 溫人 | 溫人 | |
| 從五品 | 尙服 | 昭訓 | 副<br>謹節郎<br>愼節郎 | 順人 | 順人 | |
| 正六品 | 尙寢 | | 監<br>執順郎<br>從順郎 | 順人 | 順人 | |
| 從六品 | 尙正 | 以下皆宮人職<br>守閨守則 | | | | |
| 正七品 | 典膳 | | | | | |
| 從七品 | 典饍 | | | | | |
| 正八品 | 典藥 | | | | | |
| 從八品 | 典燈<br>掌正 | 掌書<br>縫 | | | | |

| 品階 / 區分 | 內命府 王宮 | 內命府 世子宮 | 宗親 | 外命婦(宗親妻)① | 外命婦② | 儀賓 |
|---|---|---|---|---|---|---|
| 正九品 | 奏商<br>奏角 | | | | | |
| 從九品 | 奏徵<br>奏變宮<br>奏羽<br>奏變徵 | 掌藏<br>掌食<br>掌醫 | | | | |

## 參考(經國大典)

王子(嫡)……(大君)(無階)
〃(庶)……(君)(無階)
王女(嫡)……(公主)(無階)
〃(庶)……(翁主)(無階)
王世子의 子(嫡)……(君)(初授)(正二)
〃 (庶)……(君)(初授)(正二)
王世子의 女(嫡)……(郡主)(正二)
〃 (庶)……(縣主)(正三)

大君의 配偶者……「府夫人」(正一)
王子君의 配偶者……「郡夫人」(正一)
公主의 配偶者……初授「尉」(從一)
翁主의 配偶者……〃「尉」(從二)
君의 配偶者……〃「縣夫人」(正二)
郡主의 配偶者……〃「副尉」(正三)
縣主의 配偶者……〃「僉尉」(正·從三)

## 其他의 宗親

一品「君」
二品「君」
正三品「都正」
從三品「副正」
正四品「守」
從四品「副守」
正五品「令」
從五品「副令」
正六品「監」

王妃의 父「府院君」(正一)
親功臣「府院君」(正一)
「君」(從一·從二)

配偶者
「府夫人」
配偶者
「縣夫人」
堂上三品宗親의 配偶者
「愼夫人」
堂下三品宗親의 配偶者
「惠人」
配偶者
「溫人」
配偶者
「順人」
配偶者
「府夫人」(正一)
「貞敬夫人」(正一)
從一品…「貞敬夫人」
從二品…「貞夫人」

※ 이 가운데 府院君·君과 三品以下의 宗親、儀賓 그리고 王妃母、世子女、宗親二品以上의 妻는 「邑號」라 하여 그 出身關係의 地名等을 붙여 呼稱하는 일이 많았다。(例)睿宗妃의 父 韓明澮는 上黨府院君、睿宗 女 顯肅公主의 駙馬 任光載는 豐川尉、이들 宗親을 위해서는 「宗親府」、親功臣을 위해서는 忠勳府」(처음에는 功臣都監 忠勳司)、公主 翁主에 尙(장가듦)한 者를 위해서는 「儀賓府」를 두었고、또 이보다 遠疎한 王親 外戚에도 範圍를 定하여 正一品衙門의 「敦寧府」를 두었으며、또 原從功臣을 위해서는 從二品衙門의 「忠翊府」를 두었다。

# 朝鮮官職 品階表(其二)

| 區分 | | 東班 | 西班 | 外命婦 ③ (文武官妻) | 雜職 東班 | 雜職 西班 | 土官職 東班 | 土官職 西班 |
|---|---|---|---|---|---|---|---|---|
| 堂上 | 正一品 |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上輔國崇祿大夫(國舅—後期)輔國崇祿大夫 | | 府夫人(王妃母) 貞敬夫人 | | | | |
| | 從一品 | 崇祿大夫 崇政大夫 | | 奉保夫人(大殿乳母) 貞敬夫人 | | | | |
| | 正二品 | 正憲大夫 資憲大夫 | | 貞夫人 | | | | |
| | 從二品 | 嘉靖大夫(嘉義—後改嘉善大夫 | | 貞夫人 | | | | |
| | 正三品 | 通政大夫 | 折衝將軍 | 淑夫人 | | | | |
| 堂下 | (正三品) | 通訓大夫 | 禦侮將軍 | 淑人 | | | | |
| | 從三品 | 中直大夫 中訓大夫 | 建功將軍 保功將軍 | 淑人 | | | | |
| | 正四品 | 奉正大夫 奉列大夫 | 振威將軍 昭威將軍 | 令人 | | | | |
| | 從四品 |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 定略將軍 宣略將軍 | 令人 | | | | |
| 參上 | 正五品 | 通德郎 通善郎 | 果毅校尉 忠毅校尉 | 恭人 | | | 通儀郎 | 建忠隊尉 |
| | 從五品 | 奉直郎 奉訓郎 | 顯信校尉 彰信校尉 | 恭人 | | | 奉儀郎 | 勵忠隊尉 |
| | 正六品 | 承議郎 承訓郎 | 敦勇校尉 進勇校尉 | 宜人 | 供職郎 勵職郎 | 奉任校尉 修任校尉 | 宣職郎 | 健信隊尉 |
| | 從六品 | 宣敎郎 宣務郎 | 勵節校尉 秉節校尉 | 宜人 | 謹任郎 効任郎 | 顯功校尉 迪功校尉 | 奉職郎 | 勵信隊尉 |
| 參下 | 正七品 | 務功郎 | 迪順副尉 | 安人 | 奉務郎 | 勝勇副尉 | 熙功郎 | 敦義徒尉 |
| | 從七品 | 啓功郎 | 奮順副尉 | 安人 | 承務郎 | 宣勇副尉 | 注功郎 | 中義徒尉 |
| | 正八品 | 通仕郎 | 承義副尉 | 端人 | 勉功郎 | 猛健副尉 | 供務郎 | 奮勇徒尉 |
| | 從八品 | 承仕郎 | 修義副尉 | 端人 | 赴功郎 | 壯健副尉 | 直務郎 | 効勇徒尉 |
| | 正九品 | 從仕郎 | 効力副尉 | 孺人 | 服勤郎 | 致力副尉 | 啓仕郎 | 勵力徒尉 |
| | 從九品 | 將仕郎 | 展力副尉 | 孺人 | 展勤郎 | 勤力副尉 | 試仕郎 | 彈力徒尉 |

## 參考

一、堂上=正三品上階(通政大夫・折衝將軍)以上

二、堂下=正三品下階(通訓大夫・禦侮將軍)以下

三、參上=從六品以上

四、參下=正七品以下・參下에서 參上이 되는것을「出六」또는「陞六」

五、官職正式名稱(階・司・職)의 順序= 例하면 領議政은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階)、議政府(司)、領議政(職) 別項參照

六、行=階高職卑:例하면 從一品階를 가진이가 正二品職인 吏曹判書가 되면「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

七、守=階卑職高:例하면 從二品階를 가진이가 正二品職인 大提學이 되면「嘉善大夫守弘文館大提學」

八、官職의 任期=「任滿」이라하여 大槪 六品以上은 九百日、七品以下는 四百五十日、無祿官은 三百六十日
但、地方官은「瓜滿」・「瓜限」이라하여 觀察使・都事는 三百六十日(一年)、守令은 一千八百日(五年)、堂上官과 未挈家 守令은 九百日(二年半)兵・水使와 虞候・評事는 七百二十日(二年)、未挈家僉使・萬戶는 九百日을 原則으로하나、後期에는 觀察使가 二十四朔、守令이 三十朔 또는六十朔(三年窠와 六年窠의 區別이 있음)等으로 고쳐졌다。
※未挈家=家族을 두고 單身赴任함。

九、贈諡=宗親과 文・武官 實職으로 二品以上의 高位層은 그 死後에 贈諡(經國大典)한다 하였고、그 위로 점차 範圍가 擴大되여 續大典에는 大提學과 儒賢・死節人 表著者는 正二品이 못되더라도 贈諡를 特許한다 하였다。

十、贈職=官僚의 榮典으로 첫째 名儒・節臣 또는 王室의 私親에게 死後에 品職을 追贈하는 것과 둘째 高官의 父親에게 追贈하는 것이 있고、그 밖에도 奉命出疆하여 身沒異域한 者、其他에 追贈의 對象이 적지 않았다。(經國大典) ※出疆=外國使節、身沒=死亡

十一、土官職=土官의 文職은 觀察使가、武職은 節度使가 選拔 任命하는데、平安・咸鏡兩道에 限하여 대개 土着의 吏屬에서 뽑는일이 많았다。
五衛(五衙에 이르기까지의 經過와 構成)「經國大典」

# 朝鮮時代의 制度

## 第一節 官制(政府組織)

### (一) 東班(文官)

京職(內職)

議政府 最高政務機關
領議政(首相)
左·右議政(副首相)
左·右參贊(三相의補佐役)

承政院 王의 秘書機關

承文院 交隣文書의 管掌機關

弘文館 文翰및 論思機關

藝文館 辭令의 製撰機關

春秋館 時政의 記錄機關

義禁府 特別司法機關

司憲府 時政의 論奏 百官의 糾察 風俗의 肅正機關

司諫院 王命에 對한 諫諍및 論駁機關

經筵 王이 文臣과 더불어 經史와 古今治亂에 關하여 研究·討論하는 자리임

漢城府 首都管掌機關

開城府 舊都管掌機關

六曹 國務分掌機關

吏曹 文官의 選任과 勳封、官員의 成績考查및 褒貶에 關한 事務

戶曹 戶口 貢賦 田糧 金貨에 關한 事務

禮曹 禮儀 祭享 朝會 交聘 學校 科擧에 關한 事務

兵曹 武選 軍務 儀衛 便驛 兵甲 器仗 門戶管鑰에 關한 事務

刑曹 法律 訴訟 刑獄 奴隷에 關한 事務

工曹 山澤 工匠 營繕 陶冶에 關한 事務

外職(八道)

監營 (觀察使·監司) 八監營

府 (尹·使) 四府 四大都護府 四十四都護府

牧 (使) 二十牧

郡 (守) 八十二郡

縣 (令·監) 一百七十五縣

營吏 (六房)

吏房:人事 秘書 其他의 事務管掌

戶房:戶口 貢賦 田穀等의 事務管掌

禮房:禮樂 祭祀 宴享 學校等의 事務 管掌

兵房:軍務 郵驛等의 事務管掌

刑房:法律 訴訟等의 事務管掌

工房:栽植 舟車 工匠 營繕等의 事務管掌

※ 吏胥밑에 通引 또는 知印이 있어 官印을 保守하며 六房의 事務를 見習함。그밖에 使令 官奴 官婢 日守 妓生等이 있음。

### (二) 西班(武官)

京職(內職)

中樞府 所掌事務가 없음

五衛都摠府

中衛　義興衛(中部所在)
左衛　龍驤衛(東部所在)
右衛　虎賁衛(西部所在)
前衛　忠佐衛(南部所在)
後衛　忠武衛(北部所在)

訓鍊院　軍事敎育訓鍊所

外　職
各道兵營(兵使)—鎭(僉使)
各道水營(水使)—鎭(僉使)

## 第二節 官爵과 品階

封號와 諡號：나라에 功을 세운 사람에게 國王으로부터 功臣이란 勳號가 내려지거나 ××君으로 封君하게 되는 일이 있으며, 卿·相·儒賢들이 죽은 뒤에 그 행적을 칭송하여 諡號가 추증(追贈)되는 일이 있다

(一) 勳號 例 開國功臣、靖社功臣
(二) 加資 例 崇祿大夫、資憲大夫
(三) 官職 例 大提學、××判書
(四) 封號 例 德城府院君、河源君
(五) 諡號 例 恭肅、忠烈、文忠、文成

贈職과 壽職：贈職은 從二品以上 官員의 父·祖·曾祖 또는 忠臣 孝子 혹은 學德이 顯著한 사람에게 대하여 죽은 뒤에 官職·品階를 추증(追贈)하는 것이며 壽職이란 每年 正月 八十歲以上의 官員및 九十歲以上의 庶民에게 恩典으로 주던 職品이다。

影職：影職이란 실제로 근무하지 않고 이름만을 빌리던 벼슬이기 때문에 借啣이라고도 한다。

敎旨와 牒紙

敎旨　四品以上 官員의 職牒(辭令狀)
牒紙　五品以下 官員의 職牒

傳敎　임금의 命令 즉 下敎
除授　推薦없이 王이 직접 官員을 任命하는것

貫子

金貫子　國王　(上監)
玉貫子(민짜)　正·從一品　(大監)
(俗稱環玉)
金貫子　正二品
金貫子　從二品　(令監)
玉貫子(彫刻)　正三品堂上官
黑角貫子　正堂下官以下　(나리)

仕滿(任期)

堂上官　三十朔
六品以上　三十朔
七品以下　十五朔
無祿者　十二朔
觀察使　十二朔　(後日에는 二十四朔)
都事　十二朔
守令　六十朔　(後日三十~六十朔)
未挈守令　三十朔
兵使　二十四朔
水使　二十四朔

墓界：官員의 品階를 따라 定하던 墓所의 區域은 다음과같다

| | | | |
|---|---|---|---|
| 正·從一品 | 墳墓를 中心으로 | 四方 | 一百步 |
| 二品 | 〃 | 〃 | 九十步 |
| 三品 | 〃 | 〃 | 八十步 |
| 四品 | 〃 | 〃 | 七十步 |
| 五品以下 | 〃 | 〃 | 五十步 |
| 生員·進士 | 〃 | 〃 | 四十步 |
| 庶人 | 〃 | 〃 | 十步 |

奉祀

文武官六品以上　三代奉祀
文武官七品以下　二代奉祀
庶　人　考妣의　一代奉祀

※ 功臣의 경우 永久히 奉祀하는 것을「不祧典」이라 한다.

그 神主를「不遷位」라 한다.

時祀

文武官二品以上　四仲月 上旬(三獻)
文武官六品以上　四仲月 中旬(〃)
文武官七品以下　四仲月 下旬(〃)

## 第三節 學制

儒學을 전공하는 學校가 서울의 成均館을 最高學府로 하여 京內 四個處에 四部學堂과 각 地方의 牧·府·郡·縣에 鄕校가 있었고, 職業學과 技術學의 敎育은 京鄕의 각 기관에서 이를 맡아 실시하였다.

그리고 儒道를 닦는 선비(士)를 儒生이라 하며, 벼슬하지 않은 儒生을 幼學이라 일컬었고, 成均館에서 起居하는 儒生을 太學生이라 하였다.

成均館(大學) ── 四學 ┬ 中學(中部學堂)
　　├ 西學(西部學堂)
　　├ 東學(東部學堂)
　　└ 南學(南部學堂)

鄕校(各州·府·郡·縣에 一邑一校)

## 第四節 科擧制度

各道監營에서 行하는 鄕試나 中央에서 行하는 生進科初試를 照訖講이라 한다. 이 照訖講에 及第하면 照訖帖을 주는데, 이것이 있어야 生進科에 應試할 資格이 附與된다. 이 照訖講을 初試라 하며 여기에 及第하면 李初試·金初試라고 불러준다. 이리하여 各 地方에서 照訖講에 及第한 사람들을 모여들여 四年만에 한번씩 科擧를 보이는데, 四年 一試를 式年試라고 하며 子·卯·午·酉年에 보이는 것이다.

그리하여 生員科에서는 經書를 暗誦하게 하고 또 거기에 對한 뜻을 물어보는 시험이다. 試驗官에는 上試(當時判書級)、副試(當時參判級)가 있어 應試者를 불러서 열번이나 暗誦을 들어보기도 하고, 잘 외우면 通·略·粗·不通의 네가지로 나누어 通은 二점, 略은 一점, 粗는 半점, 不通은 零점으로 하여 總十四점半 以上에 達하는 者를 及第로 한다. 이 生員科는 經書를 외우게 하므로서 講經科 또는 治經科라고도 부른다. 進士科는 製述科라고도 하며 本科試驗에서는 試驗官들이 臨席하여 監察들로 하여금 借作借筆들을 못하게 嚴重히 단속하는 한편, 題目을 내고 韻字를 定하여 詩를 짓게하여 時間을 엄수토록 命한다. 이에 應募者들은 各者 準備된 筆墨으로 詩를 지어 狀紙에 十八首를 써서 封하여 試驗官에게 내고 退場한다.

그러면 試驗官들은 그 試軸을 모아서 于先 글만 잘 지었으면 上上 上中 上下、二上 二中 二下、三上 三中 下下 이렇게 定한 뒤 上上은 九점、下下는 一점으로 等分하여 採點한다. 그리하여 대개 二下(四점)까지를 擇하여 及第로 定했다. 이런식으로 生員、進士 各 一〇〇名式 二〇〇名을 뽑아서 發表하였으며 이 及第者의 發表를 榜이라 하였다. 그러니까 四年에 한번式 一〇〇名式의 生員과 進士를 輩出하였던 것이다. 이 生進科에 及第한 者 가운데 大科 즉 文科에 應試하려는 者는 成均館에 入學을 許可하였고, 그 다음 大科(文科)에 應試하려면 于先 大科初試에 及第하여야 하는 것인데, 文科初試에서는 館試(成均館학생)에서 五〇名 漢城試에서 四〇名、鄕試로는 京畿에서 二〇名 忠淸·全羅道에서 各 二五名、慶尙道에서 三〇名、江原·平安道에서 各 十五名、黃海·咸鏡道에서 各 一〇名式을 뽑아 大科

에 應試할 資格을 주었다。

이렇게 生進科에 及第한 사람으로 成均館을 거치지 않고도 大科에 應試할 資格을 賦與하여 總 二四〇名이 大科에 應試할 수 있도록 人員을 定해 놓았다。大科에 第一次 試驗을 初場이라고 하는데、거기에서 經書를 暗誦시키는 것이 마치 生員科에서 試驗하는 것과 同一하다。第二次 試驗을 中場이라 하는데 거기에서는 詩賦를 짓는데 마치 進士科에서 行하는 것과 같다。따라서 經書暗誦에 自信있는 사람은 第一次 試驗인 初場에 應試하고、詩賦짓는데 自信있는 사람은 中場에 應試하면 되는 것이다。대개는 初場에 應試하여 落第한 사람이 中場에 應試하여 及第를 노리는 것으로 第一次 試驗인 初場에서 一六名、第二次試驗인 中場에서 一六名 그리고 兩場에서 成績이 優秀하였으나 合格圈內에 들지 못한 한사람을 兩場試驗官이 會合하여 選定하는 것인데 이것을 生劃及第라 한다。

이리하여 大科及第者 三三名을 選定하는 것이다。大科及第者 人員에 對하여는 아무리 成績이 좋다해도 三三名 以上은 뽑지 않는 것이 철칙으로 되어 있으나、成績이 나쁠때에는 그 以下 三〇名 혹은 二八名 이렇게 三三名보다 적게 뽑을수 있었다。이렇게 大科及第者가 選定이 되면 最後로 殿試라는 것이 있었다。

殿試에는 王이 親히 臨席하는 것이지만 最後의 試驗이라는 뜻이다。거기에서는 簡單하게 對策이나 表·箋·箴·頌·制·詔 중 어떤 것이나 一篇만 짓게 하는 것이니 지금으로 말하면 論文을 짓게 하는 것과 같은 것이다。이 殿試의 結果를 보아 三三名의 等級을 甲·乙·丙 三等級으로 나누어 第一 잘 지은 사람을 甲이라 하여 三名을、다음은 乙이라 하여 七名、다음은 丙이라 하여 二三名으로 定하는데、이것을 甲·乙·丙 三科라 한다。

第一 글을 잘 지은 이로 殿試에서 甲科에 及第한 첫째되는 사람을 壯元郎이라 하고、둘째되는 사람을 榜眼郎이라 하며 셋째되는 사람을 探花郎이라고 불렀다。그리고 生進科에 及第한 사람에게는 그 證書를 白紙에 다 써서 주는 까닭에 白牌라 하였고、大科에 及第하면 紅色紙에 써 주었음으로 紅牌라 하였다

生進科初試(照訖講)에서 生員科、進士科、大科應試資格試驗인 大科初試(館試·鄕試) 初場(第一次試) 中場(第二次試)殿試까지 壯元으로 及第한 才士로 暗誦과 뜻에 잘못이 없어 七通을 하고 글짓기에도 上上으로 當選된 사람도 있다。이런 사람은 王이 불러 暗行御史로 삼았고 官界昇進도 빨랐다。그러므로 科擧에 應試하는 者는 壯元及第를 할려고 애를 쓰는 것이었다。以上은 文士들에게 行하는 試驗이고 다음은 武人즉 軍人에 對한 試驗으로 武科라는 것이 있는데、이 역시 初試·覆試·殿試의 區別이 있다。

武科初試도 文科初試와 같이 中央과 各道監營에서 行하는데、中央(京畿包含)에서 七〇名、慶尙道에서 三〇名、忠淸 全羅道에서 各 二五名、江原·黃海·咸鏡·平安道에서 各 一〇名式 選拔하여 總 一九〇名이 中央에서 行하는 覆試에 應試하여 다시 그 중에서 二八名을 뽑아 殿試에 應試토록하여 활(弓)을 쏘게 하는데、第一 잘 쏘는 武士 三名을 추려 甲科에 及第케 하고 그 중 첫째가는 武士를 壯元郎이라 하고 둘째가는 武士를 榜眼郎이라 하고、셋째가는 武士를 探花郎이라 함은 文科나 다름이 없다。그 다음 乙科에 五名、丙科에 二〇名을 各各 選定한다。以上 文科·武科는 所謂 兩班집 子弟들에게 限하여 應試할 資格을 賦與하는 까닭에 中人以下 一般人은 應試해볼 생각조차 갖지 못했던 것이다。

그 다음 雜科라는 것이 있는데 이것은 中人들에게 보이는 科

擧라 하겠다。거기에 外國語를 배워가지고 譯官 노릇을 하는 譯科라는 것이 있어 그것도 初試에 漢學(中國語) 二三名、蒙學(蒙古語)·倭學(日本語)·女眞學(滿洲語)等은 各各 四名式을 뽑아 다시 覆試에 가서 漢學(中國語譯官) 一三名、그 다음 蒙學(蒙古語譯官)·倭學(日本語譯官)·女眞學(滿洲語譯官)等은 各各 二名式을 選拔하였다。그리하여 이들은 文科大官의 隨行員으로서 通譯官 노릇을 하였다。그 다음 醫科 算科 陰陽科 律科等이 있었는데 그것도 모두 初試覆試의 區別이 있었다。이러한 모든 科擧(生進科 大科 雜科)가 四年만에 한번씩 子卯午酉年에 式年科擧가 定期的으로 行하여졌다。

그러나 나라에 慶事가 있을때에는 特別히 增廣科라든지 또는 別試、王이 成均館에 行次하였다가 거기에서 成均館 學生들에게 試驗을 보이는 謁聖科라는 것이 있으니 이는 式年外에 치르는 科擧이다。이 成均館에 王이 行次하여 치르는 科擧에 及第하는 것을 謁聖及第라 하여 科擧中에 가장 榮光스러운 及第로서 여기에서 壯元及第하면 대개 暗行御史로 불리우는 것이 通例로 되어 있었다。

## 科試의 種類

文科(문과)：古制科擧의 하나。文官을 뽑던 試驗(大科) 現 高等考試와 같음。

司馬(사마)：(榜目) 朝鮮朝때 새로 小科에 合格한 進士 生員의 이름

武科(무과)：高麗朝때부터 武官을 뽑던 科擧。대개 三年마다 한번씩 式年에 武藝 兵書를 試驗보였는데 初試 覆試 殿試의 세 段階가 있었음

增廣(증광)：朝鮮朝때 나라에 慶事가 있을 境遇에 記念으로 보이던 科擧。三代太宗元年(一四〇一)에 처음 實施되어 본디 임금의 등극을 祝賀하는 意味로 卽位年 또는 이듬해 實施하였으나、十四代 宣祖때부터 擴大되어 國家에 慶事가 있을때마다 實施되었음。

庭試(정시)：나라에 慶事가 있을時 대궐 안마당에서 보이던 科擧

別試(별시)：朝鮮朝때 나라에 慶事가 있을時 特別히 보이던 科擧。世宗元年(一四一九)에 처음으로 始作

式年(식년)：子卯午酉等의 干支가 들어 있는 해、즉 甲子 丁卯 丙午 癸酉年等으로 朝鮮朝때도 이 해가 돌아오면 科擧를 보이며 戶籍調査를 하였다。三年마다 돌아옴。

監試(감시)：(國子監試) 朝鮮朝에 生員 進士를 뽑던 科擧。別稱司馬試(小科)

親試(친시)：科擧를 보일때 임금이 몸소 나와서 시험을 보임。

殿試(전시)：朝鮮朝때 覆試에서 選拔된 사람에게 王이 몸소 보이던 科擧。곧 最終의 試驗으로서 結果에 따라 甲、乙、丙科로 等級을 定하였음。高麗때부터 唐나라 制度를 모방하여 朝鮮朝때 制度化되었음。

重試(중시)：文科及第 堂下官을 爲하여 둔 科擧。 高麗十六代 예종十七年에 最初로 實施。朝鮮朝 世宗九年(一四二七)에 制度化되었으며 十年에 한번씩 實施하여서 이 試驗에 合格한 사람은 堂上正三品으로 品階를 올려 주었음

甲科(갑과)：文科覆試合格者에게 禮曹에서 殿試를 보여 成績에 따라 나누던 세 等級의 하나。成績順에따라 甲、乙、丙科로 區分하여 甲科의 定員은 三人 一等은 壯元郎(從六品)、二等은 榜眼郎(正七品)、三等은 探花郎(從七品)

乙科(을과)：文科覆試合格者를 禮曹에서 殿試를 보여 成績 第

二位로 七名을 뽑았다。
丙科(병과)：文科覆試合格者를 禮曹에서 殿試를 보여 成績 第三位로 二十三名을 뽑았다。

## 科擧制度의 起源

科擧의 發生地는 中國이다。그러나 우리나라에서 科擧가 實施된 것은 高麗 光宗九年(九五八)부터이다。

當時 中國 後周사람으로서 우리나라에 歸化해온 雙冀라는 분의 建議로 官吏登用의 길로 科擧를 實施하여 널리 人材를 求하는 方法이었으니 只今의 普通 高等考試와 같은 것이라 볼수있는 國家考試이다。

## 科擧와 敎育制度

朝鮮의 科擧와 敎育制度는 한마디로 말해서 敎育은 科擧에 應試하기 爲하여 시키는 외에 다른 目的이 없었다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닐 것이다。即 中央에 國立大學으로 成均館이 있었고、國立高等學校格으로 四學(東·西·南·中에 세운 學校)이 있어 所謂 兩班집 子弟만을 入學시켜 科擧에 及第 할 수 있는 준비교육을 實施하였으며、各 地方에는 公立中學校格인 鄕校가 있어 地方兩班子弟들을 모아 敎育하였고、그 외에 私立初等中等學校에 該當하는 글방(書堂)이 있어 中人 常人들의 子弟들을 모아 敎育하는데、이것이 모두 科擧에 應試하기 爲한 敎育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 科擧及第의 特權

科擧에 應試하기 爲한 敎育을 實施하게 됨에는 다음과 같은 特權이 附與된 까닭이라 하겠다。即 各道監營에서 行하는 鄕試나 中央에서 實施하는 生進科의 初試에만 及第하면 李初試·金初試·朴初試하여 優待하였고、中央에서 行하는 生進科에 及第하면 李生員·金生員·朴生員 또는 李進士·金進士·朴進士라하여 殺人罪外의 罪는 逮捕나 監禁도 되지 않았다。그리고 及第한 사람이 살고 있는 部落앞에는 蘇塗나무를 높다랗게 세웠는데 그것은 科擧에 及第한 사람이 살고 있다는 表示로서、그 部落을 지날때는 一般人은 敬意를 表하며、말을 타고 가는 사람은 말에서 내렸으니、科擧에만 及第하면 그야말로 地上의 自由人으로서 治外法權的인 特權階級에 屬하게 되었던 것이다。

## 式年文科 初試定數

| | | | |
|---|---|---|---|
| 漢城府 | 一百十人 | 忠淸道 | 二十五人 |
| 慶尙道 | 三十人 | 全羅道 | 二十五人 |
| 江原道 | 十五人 | 黃海道 | 十 人 |
| 平安道 | 十三人 | 咸鏡道 | 十 人 |
| 通 | 讀 三十人 | | |

## 生進初試 定數

| | | | |
|---|---|---|---|
| 漢城府 | 二百六十人終同 | 忠淸道 | 九十人終同 |
| 慶尙道 | 一百人 | 全羅道 | 九十人終同 |
| 江原道 | 四十五人 | 黃海道 | 三十五人 |
| 平安道 | 四十五人 | 咸鏡道 | 三十五人 |
| 京陞補 | 三十人 | 合 製 | 四十八人 |

## 科擧及第와 奉告祭

이러한 特權이 附與된 科擧에 及第하기란 그리 쉬운 것이 아니었다。따라서 科擧에 及第하면 先祖의 絶對的인 도움이라 하여、及第하고 돌아오면 于先 自己祖上의 墳墓를 찾아 다니며 奉告祭를 지냈는데 이것을 掃墳이라고도 한다。

萬一 自己집이 貧寒하여 奉告祭를 지낼 형편이 못되는 境遇에는 親戚들의 주선으로라도 盛大히 擧行하는 것이 通例로 되어 있었다。이러함으로서 中人이나 常人이 일약 兩班 行勢를 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當時의 身分階級을 略述하면 다음과 같다

〈中央〉

ㄱ、兩班……文武百官

ㄴ、中人……醫・譯・算・律・陰陽科로 守令이 되는 者

ㄷ、常人……雜職・胥吏・市民等

ㄹ、賤人……日守・雜將・皂隷・滄軍・水軍・燧燧軍・騎保

等

〈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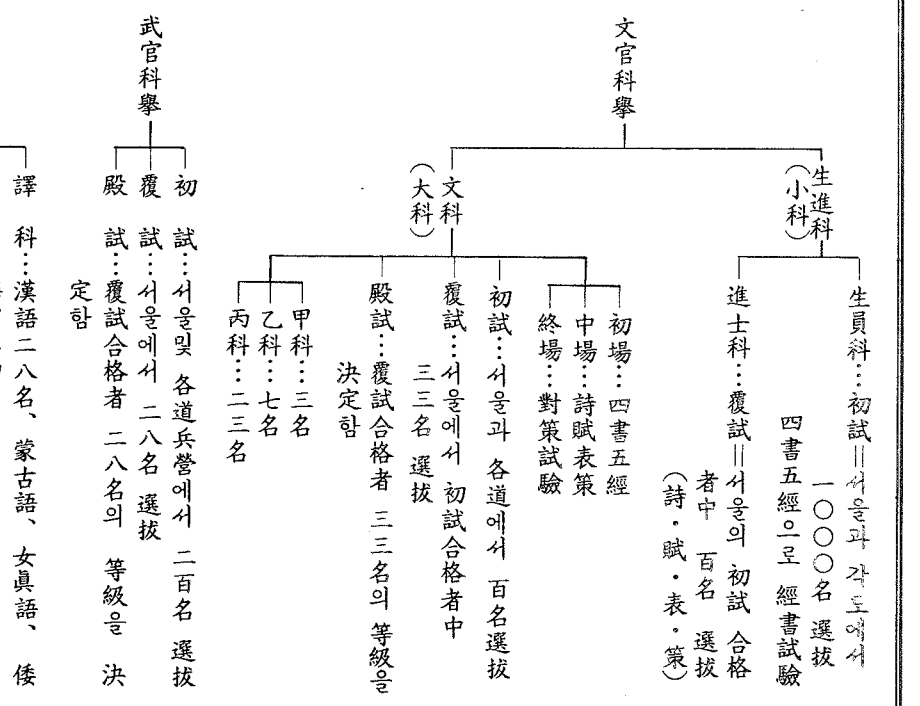
ㄱ、兩班……儒鄕・儒林

ㄴ、中人……將校・中軍・監官・執事等

ㄷ、常人……衙典・六房胥吏・畜員等

ㄹ、賤人……奴婢・官奴・唱妓・使令・軍卒等

## 朝鮮朝科擧制



# 東·西洋 年代 對照表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
| 1938 | 64 | 2397 | 8 | 37 | 甲子 | 1998 | 4 | 2337 | 南解 | 22 | 甲子 | 2058 | 前57 | 2277 | 始祖1 | 五鳳 | 甲子 |
| 1937 | 65 | 2398 | 9 | 38 | 乙丑 | 1997 | 5 | 2338 | 2 | 23 | 乙丑 | 2057 | 前56 | 2278 | 2 | 2 | 乙丑 |
| 1936 | 66 | 2399 | 10 | 39 | 丙寅 | 1996 | 6 | 2339 | 3 | 24 | 丙寅 | 2056 | 前55 | 2279 | 3 | 3 | 丙寅 |
| 1935 | 67 | 2400 | 11 | 40 | 丁卯 | 1995 | 7 | 2340 | 4 | 25 | 丁卯 | 2055 | 前54 | 2280 | 4 | 4 | 丁卯 |
| 1934 | 68 | 2401 | 12 | 41 | 戊辰 | 1994 | 8 | 2341 | 5 | 26 | 戊辰 | 2054 | 前53 | 2281 | 5 | 甘露 | 戊辰 |
| 1933 | 69 | 2402 | 13 | 42 | 己巳 | 1993 | 9 | 2342 | 6 | 27 | 己巳 | 2053 | 前52 | 2282 | 6 | 2 | 己巳 |
| 1932 | 70 | 2403 | 14 | 43 | 庚午 | 1992 | 10 | 2343 | 7 | 28 | 庚午 | 2052 | 前51 | 2283 | 7 | 3 | 庚午 |
| 1931 | 71 | 2404 | 15 | 44 | 辛未 | 1991 | 11 | 2344 | 8 | 29 | 辛未 | 2051 | 前50 | 2284 | 8 | 4 | 辛未 |
| 1930 | 72 | 2405 | 16 | 45 | 壬申 | 1990 | 12 | 2345 | 9 | 30 | 壬申 | 2050 | 前49 | 2285 | 9 | 黃龍 | 壬申 |
| 1929 | 73 | 2406 | 17 | 46 | 癸酉 | 1989 | 13 | 2346 | 10 | 31 | 癸酉 | 2049 | 前48 | 2286 | 10 | 初元 | 癸酉 |
| 1928 | 74 | 2407 | 18 | 47 | 甲戌 | 1988 | 14 | 2347 | 11 | 32 | 甲戌 | 2048 | 前47 | 2287 | 11 | 2 | 甲戌 |
| 1927 | 75 | 2408 | 19 | 48 | 乙亥 | 1987 | 15 | 2348 | 12 | 33 | 乙亥 | 2047 | 前46 | 2288 | 12 | 3 | 乙亥 |
| 1926 | 76 | 2409 | 20 | 49 | 丙子 | 1986 | 16 | 2349 | 13 | 34 | 丙子 | 2046 | 前45 | 2289 | 13 | 4 | 丙子 |
| 1925 | 77 | 2410 | 21 | 己婁 | 丁丑 | 1985 | 17 | 2350 | 14 | 35 | 丁丑 | 2045 | 前44 | 2290 | 14 | 5 | 丁丑 |
| 1924 | 78 | 2411 | 22 | 2 | 戊寅 | 1984 | 18 | 2351 | 15 | 36 | 戊寅 | 2044 | 前43 | 2291 | 15 | 永光 | 戊寅 |
| 1923 | 79 | 2412 | 23 | 3 | 己卯 | 1983 | 19 | 2352 | 16 | 37 | 己卯 | 2043 | 前42 | 2292 | 16 | 2 | 己卯 |
| 1922 | 80 | 2413 | 婆娑 | 4 | 庚辰 | 1982 | 20 | 2353 | 17 | 38 | 庚辰 | 2042 | 前41 | 2293 | 17 | 3 | 庚辰 |
| 1921 | 81 | 2414 | 2 | 5 | 辛巳 | 1981 | 21 | 2354 | 18 | 39 | 辛巳 | 2041 | 前40 | 2294 | 18 | 4 | 辛巳 |
| 1920 | 82 | 2415 | 3 | 6 | 壬午 | 1980 | 22 | 2355 | 19 | 40 | 壬午 | 2040 | 前39 | 2295 | 19 | 5 | 壬午 |
| 1919 | 83 | 2416 | 4 | 7 | 癸未 | 1979 | 23 | 2356 | 20 | 41 | 癸未 | 2039 | 前38 | 2296 | 20 | 建昭 | 癸未 |
| 1918 | 84 | 2417 | 5 | 8 | 甲申 | 1978 | 24 | 2357 | 儒理 | 42 | 甲申 | 2038 | 前37 | 2297 | 21 | 2 | 甲申 |
| 1917 | 85 | 2418 | 6 | 9 | 乙酉 | 1977 | 25 | 2358 | 2 | 43 | 乙酉 | 2037 | 前36 | 2298 | 22 | 3 | 乙酉 |
| 1916 | 86 | 2419 | 7 | 10 | 丙戌 | 1976 | 26 | 2359 | 3 | 44 | 丙戌 | 2036 | 前35 | 2299 | 23 | 4 | 丙戌 |
| 1915 | 87 | 2420 | 8 | 11 | 丁亥 | 1975 | 27 | 2360 | 4 | 45 | 丁亥 | 2035 | 前34 | 2300 | 24 | 5 | 丁亥 |
| 1914 | 88 | 2421 | 9 | 12 | 戊子 | 1974 | 28 | 2361 | 5 | 多婁 | 戊子 | 2034 | 前33 | 2301 | 25 | 竟寧 | 戊子 |
| 1913 | 89 | 2422 | 10 | 13 | 己丑 | 1973 | 29 | 2362 | 6 | 2 | 己丑 | 2033 | 前32 | 2302 | 26 | 建始 | 己丑 |
| 1912 | 90 | 2423 | 11 | 14 | 庚寅 | 1972 | 30 | 2363 | 7 | 3 | 庚寅 | 2032 | 前31 | 2303 | 27 | 2 | 庚寅 |
| 1911 | 91 | 2424 | 12 | 15 | 辛卯 | 1971 | 31 | 2364 | 8 | 4 | 辛卯 | 2031 | 前30 | 2304 | 28 | 3 | 辛卯 |
| 1910 | 92 | 2425 | 13 | 16 | 壬辰 | 1970 | 32 | 2365 | 9 | 5 | 壬辰 | 2030 | 前29 | 2305 | 29 | 4 | 壬辰 |
| 1909 | 93 | 2426 | 14 | 17 | 癸巳 | 1969 | 33 | 2366 | 10 | 6 | 癸巳 | 2029 | 前28 | 2306 | 30 | 河平 | 癸巳 |
| 1908 | 94 | 2427 | 15 | 18 | 甲午 | 1668 | 34 | 2367 | 11 | 7 | 甲午 | 2028 | 前27 | 2307 | 31 | 2 | 甲午 |
| 1907 | 95 | 2428 | 16 | 19 | 乙未 | 1967 | 35 | 2368 | 12 | 8 | 乙未 | 2027 | 前26 | 2308 | 32 | 3 | 乙未 |
| 1906 | 96 | 2429 | 17 | 20 | 丙申 | 1966 | 36 | 2369 | 13 | 9 | 丙申 | 2026 | 前25 | 2309 | 33 | 4 | 丙申 |
| 1905 | 97 | 2430 | 18 | 21 | 丁酉 | 1965 | 37 | 2370 | 14 | 10 | 丁酉 | 2025 | 前24 | 2310 | 34 | 陽朔 | 丁酉 |
| 1904 | 98 | 2431 | 19 | 22 | 戊戌 | 1964 | 38 | 2371 | 15 | 11 | 戊戌 | 2024 | 前23 | 2311 | 35 | 2 | 戊戌 |
| 1903 | 99 | 2432 | 20 | 23 | 己亥 | 1963 | 39 | 2372 | 16 | 12 | 己亥 | 2023 | 前22 | 2312 | 36 | 3 | 己亥 |
| 1902 | 100 | 2433 | 21 | 24 | 庚子 | 1962 | 40 | 2373 | 17 | 13 | 庚子 | 2022 | 前21 | 2313 | 37 | 4 | 庚子 |
| 1901 | 101 | 2434 | 22 | 25 | 辛丑 | 1961 | 41 | 2374 | 18 | 14 | 辛丑 | 2021 | 前20 | 2314 | 38 | 鴻嘉 | 辛丑 |
| 1900 | 102 | 2435 | 23 | 26 | 壬寅 | 1960 | 42 | 2375 | 19 | 15 | 壬寅 | 2020 | 前19 | 2315 | 39 | 2 | 壬寅 |
| 1899 | 103 | 2436 | 24 | 27 | 癸卯 | 1959 | 43 | 2376 | 20 | 16 | 癸卯 | 2019 | 前18 | 2316 | 40 | 百濟1 | 癸卯 |
| 1898 | 104 | 2437 | 25 | 28 | 甲辰 | 1958 | 44 | 2377 | 21 | 17 | 甲辰 | 2018 | 前17 | 2317 | 41 | 始祖2 | 甲辰 |
| 1897 | 105 | 2438 | 26 | 29 | 乙巳 | 1957 | 45 | 2378 | 22 | 18 | 乙巳 | 2017 | 前16 | 2318 | 42 | 3 | 乙巳 |
| 1896 | 106 | 2439 | 27 | 30 | 丙午 | 1956 | 46 | 2379 | 23 | 19 | 丙午 | 2016 | 前15 | 2319 | 43 | 4 | 丙午 |
| 1895 | 107 | 2440 | 28 | 31 | 丁未 | 1955 | 47 | 2380 | 24 | 20 | 丁未 | 2015 | 前14 | 2320 | 44 | 5 | 丁未 |
| 1894 | 108 | 2441 | 29 | 32 | 戊申 | 1954 | 48 | 2381 | 25 | 21 | 戊申 | 2014 | 前13 | 2321 | 45 | 6 | 戊申 |
| 1893 | 109 | 2442 | 30 | 33 | 己酉 | 1953 | 49 | 2382 | 26 | 22 | 己酉 | 2013 | 前12 | 2322 | 46 | 7 | 己酉 |
| 1892 | 110 | 2443 | 31 | 34 | 庚戌 | 1952 | 50 | 2383 | 27 | 23 | 庚戌 | 2012 | 前11 | 2323 | 47 | 8 | 庚戌 |
| 1891 | 111 | 2444 | 32 | 35 | 辛亥 | 1951 | 51 | 2384 | 28 | 24 | 辛亥 | 2011 | 前10 | 2324 | 48 | 9 | 辛亥 |
| 1890 | 112 | 2445 | 祇摩 | 36 | 壬子 | 1950 | 52 | 2385 | 29 | 25 | 壬子 | 2010 | 前9 | 2325 | 49 | 10 | 壬子 |
| 1889 | 113 | 2446 | 2 | 37 | 癸丑 | 1949 | 53 | 2386 | 30 | 26 | 癸丑 | 2009 | 前8 | 2326 | 50 | 11 | 癸丑 |
| 1888 | 114 | 2447 | 3 | 38 | 甲寅 | 1948 | 54 | 2387 | 31 | 27 | 甲寅 | 2008 | 前7 | 2327 | 51 | 12 | 甲寅 |
| 1887 | 115 | 2448 | 4 | 39 | 乙卯 | 1947 | 55 | 2388 | 32 | 28 | 乙卯 | 2007 | 前6 | 2328 | 52 | 13 | 乙卯 |
| 1886 | 116 | 2449 | 5 | 40 | 丙辰 | 1946 | 56 | 2389 | 33 | 29 | 丙辰 | 2006 | 前5 | 2329 | 53 | 14 | 丙辰 |
| 1885 | 117 | 2450 | 6 | 41 | 丁巳 | 1945 | 57 | 2390 | 脫解 | 30 | 丁巳 | 2005 | 前4 | 2330 | 54 | 15 | 丁巳 |
| 1884 | 118 | 2451 | 7 | 42 | 戊午 | 1944 | 58 | 2391 | 2 | 31 | 戊午 | 2004 | 前3 | 2331 | 55 | 16 | 戊午 |
| 1883 | 119 | 2452 | 8 | 43 | 己未 | 1943 | 59 | 2392 | 3 | 32 | 己未 | 2003 | 前2 | 2332 | 56 | 17 | 己未 |
| 1882 | 120 | 2453 | 9 | 44 | 庚申 | 1942 | 60 | 2393 | 4 | 33 | 庚申 | 2002 | 前1 | 2333 | 57 | 18 | 庚申 |
| 1881 | 121 | 2454 | 10 | 45 | 辛酉 | 1941 | 61 | 2398 | 5 | 34 | 辛酉 | 2001 | 西紀1 | 2334 | 58 | 19 | 辛酉 |
| 1880 | 122 | 2455 | 11 | 46 | 壬戌 | 1940 | 62 | 2395 | 6 | 35 | 壬戌 | 2000 | 2 | 2335 | 59 | 20 | 壬戌 |
| 1879 | 123 | 2456 | 12 | 47 | 癸亥 | 1939 | 63 | 2396 | 7 | 36 | 癸亥 | 1999 | 3 | 2336 | 60 | 21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
| 1758 | 244 | 2577 | 15 | 11 | 甲子 | 1818 | 184 | 2517 | 伐休 | 19 | 甲子 | 1878 | 124 | 2457 | 13 | 48 | 甲子 |
| 1757 | 245 | 2578 | 16 | 12 | 乙丑 | 1817 | 185 | 2518 | 2 | 20 | 乙丑 | 1877 | 125 | 2458 | 14 | 49 | 乙丑 |
| 1756 | 246 | 2579 | 17 | 13 | 丙寅 | 1816 | 186 | 2519 | 3 | 21 | 丙寅 | 1876 | 126 | 2459 | 15 | 50 | 丙寅 |
| 1755 | 247 | 2580 | 沾解 | 14 | 丁卯 | 1815 | 187 | 2520 | 4 | 22 | 丁卯 | 1875 | 127 | 2460 | 16 | 51 | 丁卯 |
| 1754 | 248 | 2581 | 2 | 15 | 戊辰 | 1814 | 188 | 2521 | 5 | 23 | 戊辰 | 1874 | 128 | 2461 | 17 | 蓋婁 | 戊辰 |
| 1753 | 249 | 2582 | 3 | 16 | 己巳 | 1813 | 189 | 2522 | 6 | 24 | 己巳 | 1873 | 129 | 2462 | 18 | 2 | 己巳 |
| 1752 | 250 | 2583 | 4 | 17 | 庚午 | 1812 | 190 | 2523 | 7 | 25 | 庚午 | 1872 | 130 | 2463 | 19 | 3 | 庚午 |
| 1751 | 251 | 2584 | 5 | 18 | 辛未 | 1811 | 191 | 2524 | 8 | 26 | 辛未 | 1871 | 131 | 2464 | 20 | 4 | 辛未 |
| 1750 | 252 | 2585 | 6 | 19 | 壬申 | 1810 | 192 | 2525 | 9 | 27 | 壬申 | 1870 | 132 | 2465 | 21 | 5 | 壬申 |
| 1749 | 253 | 2586 | 7 | 20 | 癸酉 | 1809 | 193 | 2526 | 10 | 28 | 癸酉 | 1869 | 133 | 2466 | 22 | 6 | 癸酉 |
| 1748 | 254 | 2587 | 8 | 21 | 甲戌 | 1808 | 194 | 2527 | 11 | 29 | 甲戌 | 1868 | 134 | 2467 | 逸聖 | 7 | 甲戌 |
| 1747 | 255 | 2588 | 9 | 22 | 乙亥 | 1807 | 195 | 2528 | 12 | 30 | 乙亥 | 1867 | 135 | 2468 | 2 | 8 | 乙亥 |
| 1746 | 256 | 2589 | 10 | 23 | 丙子 | 1806 | 196 | 2529 | 奈解 | 31 | 丙子 | 1866 | 136 | 2469 | 3 | 9 | 丙子 |
| 1745 | 257 | 2590 | 11 | 24 | 丁丑 | 1805 | 197 | 2530 | 2 | 32 | 丁丑 | 1865 | 137 | 2470 | 4 | 10 | 丁丑 |
| 1744 | 258 | 2591 | 12 | 25 | 戊寅 | 1804 | 198 | 2531 | 3 | 33 | 戊寅 | 1864 | 138 | 2471 | 5 | 11 | 戊寅 |
| 1743 | 259 | 2592 | 13 | 26 | 己卯 | 1803 | 199 | 2532 | 4 | 34 | 己卯 | 1863 | 139 | 2472 | 6 | 12 | 己卯 |
| 1742 | 260 | 2593 | 14 | 27 | 庚辰 | 1802 | 200 | 2533 | 5 | 35 | 庚辰 | 1862 | 140 | 2473 | 7 | 13 | 庚辰 |
| 1741 | 261 | 2594 | 15 | 28 | 辛巳 | 1801 | 201 | 2534 | 6 | 36 | 辛巳 | 1861 | 141 | 2474 | 8 | 14 | 辛巳 |
| 1740 | 262 | 2595 | 味鄒 | 29 | 壬午 | 1800 | 202 | 2535 | 7 | 37 | 壬午 | 1860 | 142 | 2475 | 9 | 15 | 壬午 |
| 1739 | 263 | 2596 | 2 | 30 | 癸未 | 1799 | 203 | 2536 | 8 | 38 | 癸未 | 1859 | 143 | 2476 | 10 | 16 | 癸未 |
| 1738 | 264 | 2597 | 3 | 31 | 甲申 | 1798 | 204 | 2537 | 9 | 39 | 甲申 | 1858 | 144 | 2477 | 11 | 17 | 甲申 |
| 1737 | 265 | 2598 | 4 | 32 | 乙酉 | 1797 | 205 | 2538 | 10 | 40 | 乙酉 | 1857 | 145 | 2478 | 12 | 18 | 乙酉 |
| 1736 | 266 | 2599 | 5 | 33 | 丙戌 | 1796 | 206 | 2539 | 11 | 41 | 丙戌 | 1856 | 146 | 2479 | 13 | 19 | 丙戌 |
| 1735 | 267 | 2600 | 6 | 34 | 丁亥 | 1795 | 207 | 2540 | 12 | 42 | 丁亥 | 1855 | 147 | 2480 | 14 | 20 | 丁亥 |
| 1734 | 268 | 2601 | 7 | 35 | 戊子 | 1794 | 208 | 2541 | 13 | 43 | 戊子 | 1854 | 148 | 2481 | 15 | 21 | 戊子 |
| 1733 | 269 | 2602 | 8 | 36 | 己丑 | 1793 | 209 | 2542 | 14 | 44 | 己丑 | 1853 | 149 | 2482 | 16 | 22 | 己丑 |
| 1732 | 270 | 2603 | 9 | 37 | 庚寅 | 1792 | 210 | 2543 | 15 | 45 | 庚寅 | 1852 | 150 | 2483 | 17 | 23 | 庚寅 |
| 1731 | 271 | 2604 | 10 | 38 | 辛卯 | 1791 | 211 | 2544 | 16 | 46 | 辛卯 | 1851 | 151 | 2484 | 18 | 24 | 辛卯 |
| 1730 | 272 | 2605 | 11 | 39 | 壬辰 | 1790 | 212 | 2545 | 17 | 47 | 壬辰 | 1850 | 152 | 2485 | 19 | 25 | 壬辰 |
| 1729 | 273 | 2606 | 12 | 40 | 癸巳 | 1789 | 213 | 2546 | 18 | 48 | 癸巳 | 1849 | 153 | 2486 | 20 | 26 | 癸巳 |
| 1728 | 274 | 2607 | 13 | 41 | 甲午 | 1788 | 214 | 2547 | 19 | 仇首 | 甲午 | 1848 | 154 | 2487 | 阿達 | 27 | 甲午 |
| 1727 | 275 | 2608 | 14 | 42 | 乙未 | 1787 | 215 | 2548 | 20 | 2 | 乙未 | 1847 | 155 | 2488 | 羅2 | 28 | 乙未 |
| 1726 | 276 | 2609 | 15 | 43 | 丙申 | 1786 | 216 | 2549 | 21 | 3 | 丙申 | 1846 | 156 | 2489 | 3 | 29 | 丙申 |
| 1725 | 277 | 0610 | 16 | 44 | 丁酉 | 1785 | 217 | 2550 | 22 | 4 | 丁酉 | 1845 | 157 | 2490 | 4 | 30 | 丁酉 |
| 1724 | 278 | 2611 | 17 | 45 | 戊戌 | 1784 | 218 | 2551 | 23 | 5 | 戊戌 | 1844 | 158 | 2491 | 5 | 31 | 戊戌 |
| 1723 | 279 | 2612 | 18 | 46 | 己亥 | 1783 | 219 | 2552 | 24 | 6 | 己亥 | 1843 | 159 | 2492 | 6 | 32 | 己亥 |
| 1722 | 280 | 2613 | 19 | 47 | 庚子 | 1782 | 220 | 2553 | 25 | 7 | 庚子 | 1842 | 160 | 2493 | 7 | 33 | 庚子 |
| 1721 | 281 | 2614 | 20 | 48 | 辛丑 | 1781 | 221 | 2554 | 26 | 8 | 辛丑 | 1841 | 161 | 2494 | 8 | 34 | 辛丑 |
| 1720 | 282 | 2615 | 21 | 49 | 壬寅 | 1780 | 222 | 2555 | 27 | 9 | 壬寅 | 1840 | 162 | 2495 | 9 | 35 | 壬寅 |
| 1719 | 283 | 2616 | 22 | 50 | 癸卯 | 1779 | 223 | 2556 | 28 | 10 | 癸卯 | 1839 | 163 | 2496 | 10 | 36 | 癸卯 |
| 1718 | 284 | 2617 | 儒禮 | 51 | 甲辰 | 1778 | 224 | 2557 | 29 | 11 | 甲辰 | 1838 | 164 | 2497 | 11 | 37 | 甲辰 |
| 1717 | 285 | 2618 | 2 | 52 | 乙巳 | 1777 | 225 | 2558 | 30 | 12 | 乙巳 | 1837 | 165 | 2498 | 12 | 38 | 乙巳 |
| 1716 | 286 | 2619 | 3 | 責稽 | 丙午 | 1776 | 226 | 2559 | 31 | 13 | 丙午 | 1836 | 166 | 2499 | 13 | 肖古 | 丙午 |
| 1715 | 287 | 2620 | 4 | 2 | 丁未 | 1775 | 227 | 2560 | 32 | 14 | 丁未 | 1835 | 167 | 2500 | 14 | 2 | 丁未 |
| 1714 | 288 | 2621 | 5 | 3 | 戊申 | 1774 | 228 | 2561 | 33 | 15 | 戊申 | 1834 | 168 | 2501 | 15 | 3 | 戊申 |
| 1713 | 289 | 2622 | 6 | 4 | 己酉 | 1773 | 229 | 2562 | 34 | 16 | 己酉 | 1833 | 169 | 2502 | 16 | 4 | 己酉 |
| 1712 | 290 | 2623 | 7 | 5 | 庚戌 | 1772 | 230 | 2563 | 助賁 | 17 | 庚戌 | 1832 | 170 | 2503 | 17 | 5 | 庚戌 |
| 1711 | 291 | 2624 | 8 | 6 | 辛亥 | 1771 | 231 | 2564 | 2 | 18 | 辛亥 | 1831 | 171 | 2504 | 18 | 6 | 辛亥 |
| 1710 | 292 | 2625 | 9 | 7 | 壬子 | 1770 | 232 | 2565 | 3 | 19 | 壬子 | 1830 | 172 | 2505 | 19 | 7 | 壬子 |
| 1709 | 293 | 2626 | 10 | 8 | 癸丑 | 1769 | 233 | 2566 | 4 | 20 | 癸丑 | 1829 | 173 | 2506 | 20 | 8 | 癸丑 |
| 1708 | 294 | 2627 | 11 | 9 | 甲寅 | 1768 | 234 | 2567 | 5 | 沙伴古爾 | 甲寅 | 1828 | 174 | 2507 | 21 | 9 | 甲寅 |
| 1707 | 295 | 2628 | 12 | 10 | 乙卯 | 1767 | 235 | 2568 | 6 | 2 | 乙卯 | 1827 | 175 | 2508 | 22 | 10 | 乙卯 |
| 1706 | 296 | 2629 | 13 | 11 | 丙辰 | 1766 | 236 | 2569 | 7 | 3 | 丙辰 | 1826 | 176 | 2509 | 23 | 11 | 丙辰 |
| 1705 | 297 | 2630 | 14 | 12 | 丁巳 | 1765 | 237 | 2570 | 8 | 4 | 丁巳 | 1825 | 177 | 2510 | 24 | 12 | 丁巳 |
| 1704 | 298 | 2631 | 基臨 | 汾西 | 戊午 | 1764 | 238 | 2571 | 9 | 5 | 戊午 | 1824 | 178 | 2511 | 25 | 13 | 戊午 |
| 1703 | 299 | 2632 | 2 | 2 | 己未 | 1763 | 239 | 2572 | 10 | 6 | 己未 | 1823 | 179 | 2512 | 26 | 14 | 己未 |
| 1702 | 300 | 2633 | 3 | 3 | 庚申 | 1762 | 240 | 2573 | 11 | 7 | 庚申 | 1822 | 180 | 2513 | 27 | 15 | 庚申 |
| 1701 | 301 | 2634 | 4 | 4 | 辛酉 | 1761 | 241 | 2574 | 12 | 8 | 辛酉 | 1821 | 181 | 2514 | 28 | 16 | 辛酉 |
| 1700 | 302 | 2635 | 5 | 5 | 壬戌 | 1760 | 242 | 2575 | 13 | 9 | 壬戌 | 1820 | 182 | 2515 | 29 | 17 | 壬戌 |
| 1699 | 303 | 2636 | 6 | 6 | 癸亥 | 1759 | 243 | 2576 | 14 | 10 | 癸亥 | 1819 | 183 | 2516 | 30 | 18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
| 1578 | 424 | 2757 | 8 | 5 | 甲子 | 1638 | 3643 | 2697 | 9 | 19 | 甲子 | 1698 | 304 | 2637 | 7 | 比流 | 甲子 |
| 1577 | 425 | 2758 | 9 | 6 | 乙丑 | 1637 | 65 | 2698 | 10 | 20 | 乙丑 | 1697 | 305 | 2638 | 8 | 2 | 乙丑 |
| 1576 | 426 | 2759 | 10 | 7 | 丙寅 | 1636 | 366 | 2699 | 11 | 21 | 丙寅 | 1696 | 306 | 2639 | 9 | 3 | 丙寅 |
| 1575 | 427 | 2760 | 11 | 毗有 | 丁卯 | 1635 | 367 | 2700 | 12 | 22 | 丁卯 | 1695 | 307 | 2640 | 10 | 4 | 丁卯 |
| 1574 | 428 | 2761 | 12 | 2 | 戊辰 | 1634 | 368 | 2701 | 13 | 23 | 戊辰 | 1694 | 308 | 2641 | 11 | 5 | 戊辰 |
| 1573 | 429 | 2762 | 13 | 3 | 己巳 | 1633 | 369 | 2702 | 14 | 24 | 己巳 | 1693 | 309 | 2642 | 12 | 6 | 己巳 |
| 1572 | 430 | 2763 | 14 | 4 | 庚午 | 1632 | 370 | 2703 | 15 | 25 | 庚午 | 1692 | 310 | 2643 | 訖解 | 7 | 庚午 |
| 1571 | 431 | 2764 | 15 | 5 | 辛未 | 1631 | 371 | 2704 | 16 | 26 | 辛未 | 1691 | 311 | 2644 | 2 | 8 | 辛未 |
| 1570 | 432 | 2765 | 16 | 6 | 壬申 | 1630 | 372 | 2705 | 17 | 27 | 壬申 | 1690 | 312 | 2645 | 3 | 9 | 壬申 |
| 1569 | 433 | 2766 | 17 | 7 | 癸酉 | 1629 | 373 | 2706 | 18 | 28 | 癸酉 | 1689 | 313 | 2646 | 4 | 10 | 癸酉 |
| 1568 | 434 | 2767 | 18 | 8 | 甲戌 | 1628 | 374 | 2707 | 19 | 29 | 甲戌 | 1688 | 314 | 2647 | 5 | 11 | 甲戌 |
| 1567 | 435 | 2768 | 19 | 9 | 乙亥 | 1627 | 375 | 2708 | 20 | 近仇 | 乙亥 | 1687 | 315 | 2648 | 6 | 12 | 乙亥 |
| 1566 | 436 | 2769 | 20 | 10 | 丙子 | 1626 | 376 | 2709 | 21 | 首王 | 丙子 | 1686 | 316 | 2649 | 7 | 13 | 丙子 |
| 1565 | 437 | 2770 | 21 | 11 | 丁丑 | 1625 | 377 | 2710 | 22 | 3 | 丁丑 | 1685 | 317 | 2650 | 8 | 14 | 丁丑 |
| 1564 | 438 | 2771 | 22 | 12 | 戊寅 | 1624 | 378 | 2711 | 23 | 4 | 戊寅 | 1684 | 318 | 2651 | 9 | 15 | 戊寅 |
| 1563 | 439 | 2772 | 23 | 13 | 己卯 | 1623 | 379 | 2712 | 24 | 5 | 己卯 | 1683 | 319 | 2652 | 10 | 16 | 己卯 |
| 1562 | 440 | 2773 | 24 | 14 | 庚辰 | 1622 | 380 | 2713 | 25 | 6 | 庚辰 | 1682 | 320 | 2653 | 11 | 17 | 庚辰 |
| 1561 | 441 | 2774 | 25 | 15 | 辛巳 | 1621 | 381 | 2714 | 26 | 7 | 辛巳 | 1681 | 321 | 2654 | 12 | 18 | 辛巳 |
| 1560 | 442 | 2775 | 26 | 16 | 壬午 | 1620 | 382 | 2715 | 27 | 8 | 壬午 | 1680 | 322 | 2655 | 13 | 19 | 壬午 |
| 1559 | 443 | 2776 | 27 | 17 | 癸未 | 1619 | 383 | 2716 | 28 | 9 | 癸未 | 1679 | 323 | 2656 | 14 | 20 | 癸未 |
| 1558 | 444 | 2777 | 28 | 18 | 甲申 | 1618 | 384 | 2717 | 29 | 枕流 | 甲申 | 1678 | 324 | 2657 | 15 | 21 | 甲申 |
| 1557 | 445 | 2778 | 29 | 19 | 乙酉 | 1617 | 385 | 2718 | 30 | 辰斯 | 乙酉 | 1677 | 325 | 2658 | 16 | 22 | 乙酉 |
| 1556 | 446 | 2779 | 30 | 20 | 丙戌 | 1616 | 386 | 2719 | 31 | 2 | 丙戌 | 1676 | 326 | 2659 | 17 | 23 | 丙戌 |
| 1555 | 447 | 2780 | 31 | 21 | 丁亥 | 1615 | 387 | 2720 | 32 | 3 | 丁亥 | 1675 | 327 | 2660 | 18 | 24 | 丁亥 |
| 1554 | 448 | 2781 | 32 | 22 | 戊子 | 1614 | 388 | 2721 | 33 | 4 | 戊子 | 1674 | 328 | 2661 | 19 | 25 | 戊子 |
| 1553 | 449 | 2782 | 33 | 23 | 己丑 | 1613 | 389 | 2722 | 34 | 5 | 己丑 | 1673 | 329 | 2662 | 20 | 26 | 己丑 |
| 1552 | 450 | 2783 | 34 | 24 | 庚寅 | 1612 | 390 | 2723 | 35 | 6 | 庚寅 | 1672 | 330 | 2663 | 21 | 27 | 庚寅 |
| 1551 | 451 | 2784 | 35 | 25 | 辛卯 | 1611 | 391 | 2724 | 36 | 7 | 辛卯 | 1671 | 331 | 2664 | 22 | 28 | 辛卯 |
| 1550 | 452 | 2785 | 36 | 26 | 壬辰 | 1610 | 392 | 2725 | 37 | 阿莘 | 壬辰 | 1670 | 332 | 2665 | 23 | 29 | 壬辰 |
| 1549 | 453 | 2786 | 37 | 27 | 癸巳 | 1609 | 393 | 2726 | 38 | 2 | 癸巳 | 1669 | 333 | 2666 | 24 | 30 | 癸巳 |
| 1548 | 454 | 2787 | 38 | 28 | 甲午 | 1608 | 394 | 2727 | 39 | 3 | 甲午 | 1668 | 334 | 2667 | 25 | 31 | 甲午 |
| 1547 | 455 | 2788 | 39 | 蓋鹵 | 乙未 | 1607 | 395 | 2728 | 40 | 4 | 乙未 | 1667 | 335 | 2668 | 26 | 32 | 乙未 |
| 1546 | 456 | 2789 | 40 | 2 | 丙申 | 1606 | 396 | 2729 | 41 | 5 | 丙申 | 1666 | 336 | 2669 | 27 | 33 | 丙申 |
| 1545 | 457 | 2790 | 41 | 3 | 丁酉 | 1605 | 397 | 2730 | 42 | 6 | 丁酉 | 1665 | 337 | 2670 | 28 | 34 | 丁酉 |
| 1544 | 458 | 2791 | 慈悲 | 4 | 戊戌 | 1604 | 398 | 2731 | 43 | 7 | 戊戌 | 1664 | 338 | 2671 | 29 | 35 | 戊戌 |
| 1543 | 459 | 2792 | 2 | 5 | 己亥 | 1603 | 399 | 2732 | 44 | 8 | 己亥 | 1663 | 339 | 2672 | 30 | 36 | 己亥 |
| 1542 | 460 | 2793 | 3 | 6 | 庚子 | 1602 | 400 | 2733 | 45 | 9 | 庚子 | 1662 | 340 | 2673 | 31 | 37 | 庚子 |
| 1541 | 461 | 2794 | 4 | 7 | 辛丑 | 1601 | 401 | 2734 | 46 | 10 | 辛丑 | 1661 | 341 | 2674 | 32 | 38 | 辛丑 |
| 1540 | 462 | 2795 | 5 | 8 | 壬寅 | 1600 | 402 | 2735 | 寶聖 | 11 | 壬寅 | 1660 | 342 | 2675 | 33 | 39 | 壬寅 |
| 1539 | 463 | 2796 | 6 | 9 | 癸卯 | 1599 | 403 | 2736 | 2 | 12 | 癸卯 | 1659 | 343 | 2676 | 34 | 40 | 癸卯 |
| 1538 | 464 | 2797 | 7 | 10 | 甲辰 | 1598 | 404 | 2737 | 3 | 13 | 甲辰 | 1658 | 344 | 2677 | 35 | 契王 | 甲辰 |
| 1537 | 465 | 2798 | 8 | 11 | 乙巳 | 1597 | 405 | 2738 | 4 | 腆支 | 乙巳 | 1657 | 345 | 2678 | 36 | 2 | 乙巳 |
| 1536 | 466 | 2799 | 9 | 12 | 丙午 | 1596 | 406 | 2739 | 5 | 2 | 丙午 | 1656 | 346 | 2679 | 37 | 近肖 | 丙午 |
| 1535 | 467 | 2800 | 10 | 13 | 丁未 | 1595 | 407 | 2740 | 6 | 3 | 丁未 | 1655 | 347 | 2680 | 38 | 古王 | 丁未 |
| 1534 | 468 | 2801 | 11 | 14 | 戊申 | 1594 | 408 | 2741 | 7 | 4 | 戊申 | 1654 | 348 | 2681 | 39 | 3 | 戊申 |
| 1533 | 469 | 2802 | 12 | 15 | 己酉 | 1593 | 409 | 2742 | 8 | 5 | 己酉 | 1653 | 349 | 2682 | 40 | 4 | 己酉 |
| 1532 | 470 | 2803 | 13 | 16 | 庚戌 | 1592 | 410 | 2743 | 9 | 6 | 庚戌 | 1652 | 350 | 2683 | 41 | 5 | 庚戌 |
| 1531 | 471 | 2804 | 14 | 17 | 辛亥 | 1591 | 411 | 2744 | 10 | 7 | 辛亥 | 1651 | 351 | 2684 | 42 | 6 | 辛亥 |
| 1530 | 472 | 2805 | 15 | 18 | 壬子 | 1590 | 412 | 2745 | 11 | 8 | 壬子 | 1650 | 352 | 2685 | 43 | 7 | 壬子 |
| 1529 | 473 | 2806 | 16 | 19 | 癸丑 | 1589 | 413 | 2746 | 12 | 9 | 癸丑 | 1649 | 353 | 2686 | 44 | 8 | 癸丑 |
| 1528 | 474 | 2807 | 17 | 20 | 甲寅 | 1588 | 414 | 2747 | 13 | 10 | 甲寅 | 1648 | 354 | 2687 | 45 | 9 | 甲寅 |
| 1527 | 475 | 2808 | 18 | 文周 | 乙卯 | 1587 | 415 | 2748 | 14 | 11 | 乙卯 | 1647 | 355 | 2688 | 46 | 10 | 乙卯 |
| 1526 | 476 | 2809 | 19 | 2 | 丙辰 | 1586 | 416 | 2749 | 15 | 12 | 丙辰 | 1646 | 356 | 2689 | 奈勿 | 11 | 丙辰 |
| 1525 | 477 | 2810 | 20 | 三斤 | 丁巳 | 1585 | 417 | 2750 | 訥祇 | 13 | 丁巳 | 1645 | 357 | 2690 | 2 | 12 | 丁巳 |
| 1524 | 478 | 2811 | 21 | 2 | 戊午 | 1584 | 418 | 2751 | 2 | 14 | 戊午 | 1644 | 358 | 2691 | 3 | 13 | 戊午 |
| 1523 | 479 | 2812 | 焰知 | 衆城 | 己未 | 1583 | 419 | 2752 | 3 | 15 | 己未 | 1643 | 359 | 2692 | 4 | 14 | 己未 |
| 1522 | 480 | 2813 | 2 | 2 | 庚申 | 1582 | 420 | 2753 | 4 | 久爾 | 庚申 | 1642 | 360 | 2693 | 5 | 15 | 庚申 |
| 1521 | 481 | 2814 | 3 | 3 | 辛酉 | 1581 | 421 | 2754 | 5 | 辛王 | 辛酉 | 1641 | 361 | 2694 | 6 | 16 | 辛酉 |
| 1520 | 482 | 2815 | 4 | 4 | 壬戌 | 1580 | 422 | 2755 | 6 | 3 | 壬戌 | 1640 | 362 | 2695 | 7 | 17 | 壬戌 |
| 1519 | 483 | 2816 | 5 | 5 | 癸亥 | 1579 | 423 | 2756 | 7 | 4 | 癸亥 | 1639 | 363 | 2696 | 8 | 18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百濟 | 干支 |
|---|---|---|---|---|---|---|---|---|---|---|---|---|---|---|---|---|---|
| 1398 | 604 | 2937 | 26 | 5 | 甲子 | 1458 | 544 | 2877 | 5 | 22 | 甲子 | 1518 | 484 | 2817 | 6 | 6 | 甲子 |
| 1397 | 605 | 2938 | 27 | 6 | 乙丑 | 1457 | 545 | 2878 | 6 | 23 | 乙丑 | 1517 | 485 | 2818 | 7 | 7 | 乙丑 |
| 1396 | 606 | 2939 | 28 | 7 | 丙寅 | 1456 | 546 | 2879 | 7 | 24 | 丙寅 | 1516 | 486 | 2819 | 8 | 8 | 丙寅 |
| 1395 | 607 | 2940 | 29 | 8 | 丁卯 | 1455 | 547 | 2880 | 8 | 25 | 丁卯 | 1515 | 487 | 2820 | 9 | 9 | 丁卯 |
| 1394 | 608 | 2941 | 30 | 9 | 戊辰 | 1454 | 548 | 2881 | 9 | 26 | 戊辰 | 1514 | 488 | 2821 | 10 | 10 | 戊辰 |
| 1393 | 609 | 2942 | 31 | 10 | 己巳 | 1453 | 549 | 2882 | 10 | 27 | 己巳 | 1513 | 489 | 2822 | 11 | 11 | 己巳 |
| 1392 | 610 | 2943 | 32 | 11 | 庚午 | 1452 | 550 | 2883 | 11 | 28 | 庚午 | 1512 | 490 | 2823 | 12 | 12 | 庚午 |
| 1391 | 611 | 2944 | 33 | 12 | 辛未 | 1451 | 551 | 2884 | 12 | 29 | 辛未 | 1511 | 491 | 2824 | 13 | 13 | 辛未 |
| 1390 | 612 | 2945 | 34 | 13 | 壬申 | 1450 | 552 | 2885 | 13 | 30 | 壬申 | 1510 | 492 | 2825 | 14 | 14 | 壬申 |
| 1389 | 613 | 2946 | 35 | 14 | 癸酉 | 1449 | 553 | 2886 | 14 | 31 | 癸酉 | 1509 | 493 | 2826 | 15 | 15 | 癸酉 |
| 1388 | 614 | 2947 | 36 | 15 | 甲戌 | 1448 | 554 | 2887 | 15 | 威德 | 甲戌 | 1508 | 494 | 2827 | 16 | 16 | 甲戌 |
| 1387 | 615 | 2948 | 37 | 16 | 乙亥 | 1447 | 555 | 2888 | 16 | 2 | 乙亥 | 1507 | 495 | 2828 | 17 | 17 | 乙亥 |
| 1386 | 616 | 2949 | 38 | 17 | 丙子 | 1446 | 556 | 2889 | 17 | 3 | 丙子 | 1506 | 496 | 2829 | 18 | 18 | 丙子 |
| 1385 | 617 | 2950 | 39 | 18 | 丁丑 | 1445 | 557 | 2890 | 18 | 4 | 丁丑 | 1505 | 497 | 2830 | 19 | 19 | 丁丑 |
| 1384 | 618 | 2951 | 40 | 19 | 戊寅 | 1444 | 558 | 2891 | 19 | 5 | 戊寅 | 1504 | 498 | 2831 | 20 | 20 | 戊寅 |
| 1383 | 619 | 2952 | 41 | 20 | 己卯 | 1443 | 559 | 2892 | 20 | 6 | 己卯 | 1503 | 499 | 2832 | 21 | 21 | 己卯 |
| 1382 | 620 | 2953 | 42 | 21 | 庚辰 | 1442 | 560 | 2893 | 21 | 7 | 庚辰 | 1502 | 500 | 2833 | 智證 | 22 | 庚辰 |
| 1381 | 621 | 2954 | 43 | 22 | 辛巳 | 1441 | 561 | 2894 | 22 | 8 | 辛巳 | 1501 | 501 | 2834 | 2 | 武寧 | 辛巳 |
| 1380 | 622 | 2955 | 44 | 23 | 壬午 | 1440 | 562 | 2895 | 23 | 9 | 壬午 | 1500 | 502 | 2835 | 3 | 2 | 壬午 |
| 1379 | 623 | 2956 | 45 | 24 | 癸未 | 1439 | 563 | 2896 | 24 | 10 | 癸未 | 1499 | 503 | 2836 | 4 | 3 | 癸未 |
| 1378 | 624 | 2957 | 46 | 25 | 甲申 | 1438 | 564 | 2897 | 25 | 11 | 甲申 | 1498 | 504 | 2837 | 5 | 4 | 甲申 |
| 1377 | 625 | 2958 | 47 | 26 | 乙酉 | 1437 | 565 | 2898 | 26 | 12 | 乙酉 | 1497 | 505 | 2838 | 6 | 5 | 乙酉 |
| 1376 | 626 | 2959 | 48 | 27 | 丙戌 | 1436 | 566 | 2899 | 27 | 13 | 丙戌 | 1496 | 506 | 2839 | 7 | 6 | 丙戌 |
| 1375 | 627 | 2960 | 49 | 28 | 丁亥 | 1435 | 567 | 2900 | 28 | 14 | 丁亥 | 1495 | 507 | 2840 | 8 | 7 | 丁亥 |
| 1374 | 628 | 2961 | 50 | 29 | 戊子 | 1434 | 568 | 2901 | 29 | 15 | 戊子 | 1494 | 508 | 2841 | 9 | 8 | 戊子 |
| 1373 | 629 | 2962 | 51 | 30 | 己丑 | 1433 | 569 | 2902 | 30 | 16 | 己丑 | 1493 | 509 | 2842 | 10 | 9 | 己丑 |
| 1372 | 630 | 2963 | 52 | 31 | 庚寅 | 1432 | 570 | 2903 | 31 | 17 | 庚寅 | 1492 | 510 | 2843 | 11 | 10 | 庚寅 |
| 1371 | 631 | 2964 | 53 | 32 | 辛卯 | 1431 | 571 | 2904 | 32 | 18 | 辛卯 | 1491 | 511 | 2844 | 12 | 11 | 辛卯 |
| 1370 | 632 | 2965 | 善德 | 33 | 壬辰 | 1430 | 572 | 2905 | 33 | 19 | 壬辰 | 1490 | 512 | 2845 | 13 | 12 | 壬辰 |
| 1369 | 633 | 2966 | 2 | 34 | 癸巳 | 1429 | 573 | 2906 | 34 | 20 | 癸巳 | 1489 | 513 | 2846 | 14 | 13 | 癸巳 |
| 1368 | 634 | 2967 | 3 | 35 | 甲午 | 1428 | 574 | 2907 | 35 | 21 | 甲午 | 1488 | 514 | 2847 | 法興 | 14 | 甲午 |
| 1367 | 635 | 2968 | 4 | 36 | 乙未 | 1427 | 575 | 2908 | 36 | 22 | 乙未 | 1487 | 515 | 2848 | 2 | 15 | 乙未 |
| 1366 | 636 | 2969 | 5 | 37 | 丙申 | 1426 | 576 | 2909 | 眞智 | 23 | 丙申 | 1486 | 516 | 2849 | 3 | 16 | 丙申 |
| 1365 | 637 | 2970 | 6 | 38 | 丁酉 | 1425 | 577 | 2910 | 2 | 24 | 丁酉 | 1485 | 517 | 2850 | 4 | 17 | 丁酉 |
| 1364 | 638 | 2971 | 7 | 39 | 戊戌 | 1424 | 578 | 2911 | 3 | 25 | 戊戌 | 1484 | 518 | 2851 | 5 | 18 | 戊戌 |
| 1363 | 639 | 2972 | 8 | 40 | 己亥 | 1423 | 579 | 2912 | 眞平 | 26 | 己亥 | 1483 | 519 | 2852 | 6 | 19 | 己亥 |
| 1362 | 640 | 2973 | 9 | 41 | 庚子 | 1422 | 580 | 2913 | 2 | 27 | 庚子 | 1482 | 520 | 2853 | 7 | 20 | 庚子 |
| 1361 | 641 | 2974 | 10 | 義慈 | 辛丑 | 1421 | 581 | 2914 | 3 | 28 | 辛丑 | 1481 | 521 | 2854 | 8 | 21 | 辛丑 |
| 1360 | 642 | 2975 | 11 | 2 | 壬寅 | 1420 | 582 | 2915 | 4 | 29 | 壬寅 | 1480 | 522 | 2855 | 9 | 22 | 壬寅 |
| 1359 | 643 | 2976 | 12 | 3 | 癸卯 | 1419 | 583 | 2916 | 5 | 30 | 癸卯 | 1479 | 523 | 2856 | 10 | 聖王 | 癸卯 |
| 1358 | 644 | 2977 | 13 | 4 | 甲辰 | 1418 | 584 | 2917 | 6 | 31 | 甲辰 | 1478 | 524 | 2857 | 11 | 2 | 甲辰 |
| 1357 | 645 | 2978 | 14 | 5 | 乙巳 | 1417 | 585 | 2918 | 7 | 32 | 乙巳 | 1477 | 525 | 2858 | 12 | 3 | 乙巳 |
| 1356 | 646 | 2979 | 15 | 6 | 丙午 | 1416 | 586 | 2919 | 8 | 33 | 丙午 | 1476 | 526 | 2859 | 13 | 4 | 丙午 |
| 1355 | 647 | 2980 | 眞德 | 7 | 丁未 | 1415 | 587 | 2920 | 9 | 34 | 丁未 | 1475 | 527 | 2860 | 14 | 5 | 丁未 |
| 1354 | 648 | 2981 | 2 | 8 | 戊申 | 1414 | 588 | 2921 | 10 | 35 | 戊申 | 1474 | 528 | 2861 | 15 | 6 | 戊申 |
| 1353 | 649 | 2982 | 3 | 9 | 己酉 | 1413 | 589 | 2922 | 11 | 36 | 己酉 | 1473 | 529 | 2862 | 16 | 7 | 己酉 |
| 1352 | 650 | 2983 | 4 | 10 | 庚戌 | 1412 | 590 | 2923 | 12 | 37 | 庚戌 | 1472 | 530 | 2863 | 17 | 8 | 庚戌 |
| 1351 | 651 | 2984 | 5 | 11 | 辛亥 | 1411 | 591 | 2924 | 13 | 38 | 辛亥 | 1471 | 531 | 2864 | 18 | 9 | 辛亥 |
| 1350 | 652 | 2985 | 6 | 12 | 壬子 | 1410 | 592 | 2925 | 14 | 39 | 壬子 | 1470 | 532 | 2865 | 19 | 10 | 壬子 |
| 1349 | 653 | 2986 | 7 | 13 | 癸丑 | 1409 | 593 | 2926 | 15 | 40 | 癸丑 | 1469 | 533 | 2866 | 20 | 11 | 癸丑 |
| 1348 | 654 | 2987 | 武烈 | 14 | 甲寅 | 1408 | 594 | 2927 | 16 | 41 | 甲寅 | 1468 | 534 | 2867 | 21 | 12 | 甲寅 |
| 1347 | 655 | 2988 | 2 | 15 | 乙卯 | 1407 | 595 | 2928 | 17 | 42 | 乙卯 | 1467 | 535 | 2868 | 22 | 13 | 乙卯 |
| 1346 | 656 | 2989 | 3 | 16 | 丙辰 | 1406 | 596 | 2929 | 18 | 43 | 丙辰 | 1466 | 536 | 2869 | 23 | 14 | 丙辰 |
| 1345 | 657 | 2990 | 4 | 17 | 丁巳 | 1405 | 597 | 2930 | 19 | 44 | 丁巳 | 1465 | 537 | 2870 | 24 | 15 | 丁巳 |
| 1344 | 658 | 2991 | 5 | 18 | 戊午 | 1404 | 598 | 2931 | 20 | 惠王 | 戊午 | 1464 | 538 | 2871 | 25 | 16 | 戊午 |
| 1343 | 659 | 2992 | 6 | 19 | 己未 | 1403 | 599 | 2932 | 21 | 法王 | 己未 | 1463 | 539 | 2872 | 26 | 17 | 己未 |
| 1342 | 660 | 2993 | 7 | 20 | 庚申 | 1402 | 600 | 2933 | 22 | 武王 | 庚申 | 1462 | 540 | 2873 | 眞興 | 18 | 庚申 |
| 1341 | 661 | 2994 | 文武 | 滅亡 | 辛酉 | 1401 | 601 | 2934 | 23 | 2 | 辛酉 | 1461 | 541 | 2874 | 2 | 19 | 辛酉 |
| 1340 | 662 | 2995 | 2 | | 壬戌 | 1400 | 602 | 2935 | 24 | 3 | 壬戌 | 1460 | 542 | 2875 | 3 | 20 | 壬戌 |
| 1339 | 663 | 2996 | 3 | | 癸亥 | 1399 | 603 | 2936 | 25 | 4 | 癸亥 | 1459 | 543 | 2876 | 4 | 21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渤海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渤海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渤海 | 干支 |
|---|---|---|---|---|---|---|---|---|---|---|---|---|---|---|---|---|---|
| 1218 | 784 | 3117 | 5 | 48 | 甲子 | 1278 | 724 | 3057 | 23 | 6 | 甲子 | 1338 | 664 | 2997 | 4 | | 甲子 |
| 1217 | 785 | 3118 | 元聖 | 49 | 乙丑 | 1277 | 725 | 3058 | 24 | 7 | 乙丑 | 1337 | 665 | 2998 | 5 | | 乙丑 |
| 1216 | 786 | 3119 | 2 | 50 | 丙寅 | 1276 | 726 | 3059 | 25 | 8 | 丙寅 | 1336 | 666 | 2999 | 6 | | 丙寅 |
| 1215 | 787 | 3120 | 3 | 51 | 丁卯 | 1275 | 727 | 3060 | 26 | 9 | 丁卯 | 1335 | 667 | 3000 | 7 | | 丁卯 |
| 1214 | 788 | 3121 | 4 | 52 | 戊辰 | 1274 | 728 | 3061 | 27 | 10 | 戊辰 | 1334 | 668 | 3001 | 8 | | 戊辰 |
| 1213 | 789 | 3122 | 5 | 53 | 己巳 | 1273 | 729 | 3062 | 28 | 11 | 己巳 | 1333 | 669 | 3002 | 9 | | 己巳 |
| 1212 | 790 | 3123 | 6 | 54 | 庚午 | 1272 | 730 | 3063 | 29 | 12 | 庚午 | 1332 | 670 | 3003 | 10 | | 庚午 |
| 1211 | 791 | 3124 | 7 | 55 | 辛未 | 1271 | 731 | 3064 | 30 | 13 | 辛未 | 1331 | 671 | 3004 | 11 | | 辛未 |
| 1210 | 792 | 3125 | 8 | 56 | 壬申 | 1270 | 732 | 3065 | 31 | 14 | 壬申 | 1330 | 672 | 3005 | 12 | | 壬申 |
| 1209 | 793 | 3126 | 9 | 廢王義元 | 癸酉 | 1269 | 733 | 3066 | 32 | 15 | 癸酉 | 1329 | 673 | 3006 | 13 | | 癸酉 |
| 1208 | 794 | 3127 | 10 | 成王 | 甲戌 | 1268 | 734 | 3067 | 33 | 16 | 甲戌 | 1328 | 674 | 3007 | 14 | | 甲戌 |
| 1207 | 795 | 3128 | 11 | 康王 | 乙亥 | 1267 | 735 | 3068 | 34 | 17 | 乙亥 | 1327 | 675 | 3008 | 15 | | 乙亥 |
| 1206 | 796 | 3129 | 12 | 2 | 丙子 | 1266 | 736 | 3069 | 35 | 18 | 丙子 | 1326 | 676 | 3009 | 16 | | 丙子 |
| 1205 | 797 | 3130 | 13 | 3 | 丁丑 | 1265 | 737 | 3070 | 孝成 | 文王 | 丁丑 | 1325 | 677 | 3010 | 17 | | 丁丑 |
| 1204 | 798 | 3131 | 14 | 4 | 戊寅 | 1264 | 738 | 3071 | 2 | 大興 | 戊寅 | 1324 | 678 | 3011 | 18 | | 戊寅 |
| 1203 | 799 | 3132 | 昭聖 | 5 | 己卯 | 1263 | 739 | 3072 | 3 | 3 | 己卯 | 1323 | 679 | 3012 | 19 | | 己卯 |
| 1202 | 800 | 3133 | 哀莊 | 6 | 庚辰 | 1262 | 740 | 3073 | 4 | 4 | 庚辰 | 1322 | 680 | 3013 | 20 | | 庚辰 |
| 1201 | 801 | 3134 | 2 | 7 | 辛巳 | 1261 | 741 | 3074 | 5 | 5 | 辛巳 | 1321 | 681 | 3014 | 神文 | | 辛巳 |
| 1200 | 802 | 3135 | 3 | 8 | 壬午 | 1260 | 742 | 3075 | 景德 | 6 | 壬午 | 1320 | 682 | 3015 | 2 | | 壬午 |
| 1199 | 803 | 3136 | 4 | 9 | 癸未 | 1259 | 743 | 3076 | 2 | 7 | 癸未 | 1319 | 683 | 3016 | 3 | | 癸未 |
| 1198 | 804 | 3137 | 5 | 10 | 甲申 | 1258 | 744 | 3077 | 3 | 8 | 甲申 | 1318 | 684 | 3017 | 4 | | 甲申 |
| 1197 | 805 | 3138 | 6 | 11 | 乙酉 | 1257 | 745 | 3078 | 4 | 9 | 乙酉 | 1317 | 685 | 3018 | 5 | | 乙酉 |
| 1196 | 806 | 3139 | 7 | 12 | 丙戌 | 1256 | 746 | 3079 | 5 | 10 | 丙戌 | 1316 | 686 | 3019 | 6 | | 丙戌 |
| 1195 | 807 | 3140 | 8 | 13 | 丁亥 | 1255 | 747 | 3080 | 6 | 11 | 丁亥 | 1315 | 687 | 3020 | 7 | | 丁亥 |
| 1194 | 808 | 3141 | 9 | 14 | 戊子 | 1254 | 748 | 3081 | 7 | 12 | 戊子 | 1314 | 688 | 3021 | 8 | | 戊子 |
| 1193 | 809 | 3142 | 憲德 | 定王 | 己丑 | 1253 | 749 | 3082 | 8 | 13 | 己丑 | 1313 | 689 | 3022 | 9 | | 己丑 |
| 1192 | 810 | 3143 | 2 | 2 | 庚寅 | 1252 | 750 | 3083 | 9 | 14 | 庚寅 | 1312 | 690 | 3023 | 10 | | 庚寅 |
| 1191 | 811 | 3144 | 3 | 3 | 辛卯 | 1251 | 751 | 3084 | 10 | 15 | 辛卯 | 1311 | 691 | 3024 | 11 | | 辛卯 |
| 1190 | 812 | 3145 | 4 | 4 | 壬辰 | 1250 | 752 | 3085 | 11 | 16 | 壬辰 | 1310 | 692 | 3025 | 孝昭 | | 壬辰 |
| 1189 | 813 | 3146 | 5 | 僖王 | 癸巳 | 1249 | 753 | 3086 | 12 | 17 | 癸巳 | 1309 | 693 | 3026 | 2 | | 癸巳 |
| 1188 | 814 | 3147 | 6 | 2 | 甲午 | 1248 | 754 | 3087 | 13 | 18 | 甲午 | 1308 | 694 | 3027 | 3 | | 甲午 |
| 1187 | 815 | 3148 | 7 | 3 | 乙未 | 1247 | 755 | 3088 | 14 | 19 | 乙未 | 1307 | 695 | 3028 | 4 | | 乙未 |
| 1186 | 816 | 3149 | 8 | 4 | 丙申 | 1246 | 756 | 3089 | 15 | 20 | 丙申 | 1306 | 696 | 3029 | 5 | | 丙申 |
| 1185 | 817 | 3150 | 9 | 簡王 | 丁酉 | 1245 | 757 | 3090 | 16 | 21 | 丁酉 | 1305 | 697 | 3030 | 6 | | 丁酉 |
| 1184 | 818 | 3151 | 10 | 宣王 | 戊戌 | 1244 | 758 | 3091 | 17 | 22 | 戊戌 | 1304 | 698 | 3031 | 7 | | 戊戌 |
| 1183 | 819 | 3152 | 11 | 2 | 己亥 | 1243 | 759 | 3092 | 18 | 23 | 己亥 | 1303 | 699 | 3032 | 8 | 高王1 | 己亥 |
| 1182 | 820 | 3153 | 12 | 3 | 庚子 | 1242 | 760 | 3093 | 19 | 24 | 庚子 | 1302 | 700 | 3033 | 9 | 建國2 | 庚子 |
| 1181 | 821 | 3154 | 13 | 4 | 辛丑 | 1241 | 761 | 3094 | 20 | 25 | 辛丑 | 1301 | 701 | 3034 | 10 | 3 | 辛丑 |
| 1180 | 822 | 3155 | 14 | 5 | 壬寅 | 1240 | 762 | 3095 | 21 | 26 | 壬寅 | 1300 | 702 | 3035 | 聖德 | 4 | 壬寅 |
| 1179 | 823 | 3156 | 15 | 6 | 癸卯 | 1239 | 763 | 3096 | 22 | 27 | 癸卯 | 1299 | 703 | 3036 | 2 | 5 | 癸卯 |
| 1178 | 824 | 3157 | 16 | 7 | 甲辰 | 1238 | 764 | 3097 | 23 | 28 | 甲辰 | 1298 | 704 | 3037 | 3 | 6 | 甲辰 |
| 1177 | 825 | 3158 | 17 | 8 | 乙巳 | 1237 | 765 | 3098 | 惠恭 | 29 | 乙巳 | 1297 | 705 | 3038 | 4 | 7 | 乙巳 |
| 1176 | 826 | 3159 | 興德 | 9 | 丙午 | 1236 | 766 | 3099 | 2 | 30 | 丙午 | 1296 | 706 | 3039 | 5 | 8 | 丙午 |
| 1175 | 827 | 3160 | 2 | 10 | 丁未 | 1235 | 767 | 3100 | 3 | 31 | 丁未 | 1295 | 707 | 3040 | 6 | 9 | 丁未 |
| 1174 | 828 | 3161 | 3 | 11 | 戊申 | 1234 | 768 | 3101 | 4 | 32 | 戊申 | 1294 | 708 | 3041 | 7 | 10 | 戊申 |
| 1173 | 829 | 3162 | 4 | 12 | 己酉 | 1233 | 769 | 3102 | 5 | 33 | 己酉 | 1293 | 709 | 3042 | 8 | 11 | 己酉 |
| 1172 | 830 | 3163 | 5 | 彝震 | 庚戌 | 1232 | 770 | 3103 | 6 | 34 | 庚戌 | 1292 | 710 | 3043 | 9 | 12 | 庚戌 |
| 1171 | 831 | 3164 | 6 | 2 | 辛亥 | 1231 | 771 | 3104 | 7 | 35 | 辛亥 | 1291 | 711 | 3044 | 10 | 13 | 辛亥 |
| 1170 | 832 | 3165 | 7 | 3 | 壬子 | 1230 | 772 | 3105 | 8 | 36 | 壬子 | 1290 | 712 | 3045 | 11 | 14 | 壬子 |
| 1169 | 833 | 3166 | 8 | 4 | 癸丑 | 1229 | 773 | 3106 | 9 | 37 | 癸丑 | 1289 | 713 | 3046 | 12 | 15 | 癸丑 |
| 1168 | 834 | 3167 | 9 | 5 | 甲寅 | 1228 | 774 | 3107 | 10 | 38 | 甲寅 | 1288 | 714 | 3047 | 13 | 16 | 甲寅 |
| 1167 | 835 | 3168 | 10 | 6 | 乙卯 | 1227 | 775 | 3108 | 11 | 39 | 乙卯 | 1287 | 715 | 3048 | 14 | 17 | 乙卯 |
| 1166 | 836 | 3169 | 僖康 | 7 | 丙辰 | 1226 | 776 | 3109 | 12 | 40 | 丙辰 | 1286 | 716 | 3049 | 15 | 18 | 丙辰 |
| 1165 | 837 | 3170 | 2 | 8 | 丁巳 | 1225 | 777 | 3110 | 13 | 41 | 丁巳 | 1285 | 717 | 3050 | 16 | 19 | 丁巳 |
| 1164 | 838 | 3171 | 閔哀 | 9 | 戊午 | 1224 | 778 | 3111 | 14 | 42 | 戊午 | 1284 | 718 | 3051 | 17 | 20 | 戊午 |
| 1163 | 839 | 3172 | 神武 | 10 | 己未 | 1223 | 779 | 3112 | 15 | 43 | 己未 | 1283 | 719 | 3052 | 18 | 武王 | 己未 |
| 1162 | 840 | 3173 | 文聖 | 11 | 庚申 | 1222 | 780 | 3113 | 宣德 | 44 | 庚申 | 1282 | 720 | 3053 | 19 | 仁安 | 庚申 |
| 1161 | 841 | 3174 | 3 | 12 | 辛酉 | 1221 | 781 | 3114 | 2 | 45 | 辛酉 | 1281 | 721 | 3054 | 20 | 3 | 辛酉 |
| 1160 | 842 | 3175 | 4 | 13 | 壬戌 | 1220 | 782 | 3115 | 3 | 46 | 壬戌 | 1280 | 722 | 3055 | 21 | 4 | 壬戌 |
| 1159 | 843 | 3176 | 5 | 14 | 癸亥 | 1219 | 783 | 3116 | 4 | 47 | 癸亥 | 1279 | 723 | 3056 | 22 | 5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北宋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新羅 | 渤海 | 干支 |
|---|---|---|---|---|---|---|---|---|---|---|---|---|---|---|---|---|---|
| 1038 | 964 | 3297 | 乾德 | 15 | 甲子 | 1098 | 904 | 3237 | 8 | 4 | 甲子 | 1158 | 844 | 3177 | 6 | 15 | 甲子 |
| 1037 | 965 | 3298 | 2 | 16 | 乙丑 | 1097 | 905 | 3238 | 9 | 5 | 乙丑 | 1157 | 845 | 3178 | 7 | 16 | 乙丑 |
| 1036 | 966 | 3299 | 3 | 17 | 丙寅 | 1096 | 906 | 3239 | 10 | 6 | 丙寅 | 1156 | 846 | 3179 | 8 | 17 | 丙寅 |
| 1035 | 967 | 3300 | 4 | 18 | 丁卯 | 1095 | 907 | 3240 | 11 | 7 | 丁卯 | 1155 | 847 | 3180 | 9 | 18 | 丁卯 |
| 1034 | 968 | 3301 | 開寶 | 19 | 戊辰 | 1094 | 908 | 3241 | 12 | 8 | 戊辰 | 1154 | 848 | 3181 | 10 | 19 | 戊辰 |
| 1033 | 969 | 3302 | 2 | 20 | 己巳 | 1093 | 909 | 3242 | 13 | 9 | 己巳 | 1153 | 849 | 3182 | 11 | 20 | 己巳 |
| 1032 | 970 | 3303 | 3 | 21 | 庚午 | 1092 | 910 | 3243 | 14 | 10 | 庚午 | 1152 | 850 | 3183 | 12 | 21 | 庚午 |
| 1031 | 971 | 3304 | 4 | 22 | 辛未 | 1091 | 911 | 3244 | 15 | 11 | 辛未 | 1151 | 851 | 3184 | 13 | 22 | 辛未 |
| 1030 | 972 | 3305 | 5 | 23 | 壬申 | 1090 | 912 | 3245 | 神德 | 12 | 壬申 | 1150 | 852 | 3185 | 14 | 23 | 壬申 |
| 1029 | 973 | 3306 | 6 | 24 | 癸酉 | 1089 | 913 | 3246 | 2 | 13 | 癸酉 | 1149 | 823 | 3186 | 15 | 24 | 癸酉 |
| 1028 | 974 | 3307 | 7 | 25 | 甲戌 | 1088 | 914 | 3247 | 3 | 14 | 甲戌 | 1148 | 854 | 3187 | 16 | 25 | 甲戌 |
| 1027 | 975 | 3308 | 8 | 26 | 乙亥 | 1087 | 915 | 3248 | 4 | 15 | 乙亥 | 1147 | 855 | 3188 | 17 | 26 | 乙亥 |
| 1026 | 976 | 3309 | 太宗 | 景宗 | 丙子 | 1086 | 916 | 3249 | 5 | 16 | 丙子 | 1146 | 856 | 3189 | 18 | 27 | 丙子 |
| 1025 | 977 | 3310 | 興國 | 2 | 丁丑 | 1085 | 917 | 3250 | 景明 | 17 | 丁丑 | 1145 | 857 | 3190 | 憲安 | 28 | 丁丑 |
| 1024 | 978 | 3311 | 3 | 3 | 戊寅 | 1084 | 918 | 3251 | 2 | 高麗1 | 戊寅 | 1144 | 858 | 3191 | 2 | 虔晃 | 戊寅 |
| 1023 | 979 | 3312 | 4 | 4 | 己卯 | 1083 | 919 | 3252 | 3 | 太祖2 | 己卯 | 1143 | 859 | 3192 | 3 | 2 | 己卯 |
| 1022 | 980 | 3313 | 5 | 5 | 庚辰 | 1082 | 920 | 3253 | 4 | 3 | 庚辰 | 1142 | 860 | 3193 | 4 | 3 | 庚辰 |
| 1021 | 981 | 3314 | 6 | 6 | 辛巳 | 1081 | 921 | 3254 | 5 | 4 | 辛巳 | 1141 | 861 | 3194 | 景文 | 4 | 辛巳 |
| 1020 | 982 | 3315 | 7 | 成宗 | 壬午 | 1080 | 922 | 3255 | 6 | 5 | 壬午 | 1140 | 862 | 3195 | 2 | 5 | 壬午 |
| 1019 | 983 | 3316 | 8 | 2 | 癸未 | 1079 | 923 | 3256 | 7 | 6 | 癸未 | 1139 | 863 | 3196 | 3 | 6 | 癸未 |
| 1018 | 984 | 3317 | 雍熙 | 3 | 甲申 | 1078 | 924 | 3257 | 景哀 | 7 | 甲申 | 1138 | 864 | 3197 | 4 | 7 | 甲申 |
| 1017 | 985 | 3318 | 2 | 4 | 乙酉 | 1077 | 925 | 3258 | 2 | 8 | 乙酉 | 1137 | 865 | 3198 | 5 | 8 | 乙酉 |
| 1016 | 986 | 3319 | 3 | 5 | 丙戌 | 1076 | 926 | 3259 | 3 | 9 | 丙戌 | 1136 | 866 | 3199 | 6 | 9 | 丙戌 |
| 1015 | 987 | 3320 | 4 | 6 | 丁亥 | 1075 | 927 | 3260 | 敬順 | 10 | 丁亥 | 1135 | 867 | 3200 | 7 | 10 | 丁亥 |
| 1014 | 988 | 3321 | 端拱 | 7 | 戊子 | 1074 | 928 | 3261 | 2 | 11 | 戊子 | 1134 | 868 | 3201 | 8 | 11 | 戊子 |
| 1013 | 989 | 3322 | 2 | 8 | 己丑 | 1073 | 929 | 3262 | 3 | 12 | 己丑 | 1133 | 869 | 3202 | 9 | 12 | 己丑 |
| 1012 | 990 | 3323 | 淳化 | 9 | 庚寅 | 1072 | 930 | 3263 | 4 | 13 | 庚寅 | 1132 | 870 | 3203 | 10 | 景王 | 庚寅 |
| 1011 | 991 | 3324 | 2 | 10 | 辛卯 | 1071 | 931 | 3264 | 5 | 14 | 辛卯 | 1131 | 871 | 3204 | 11 | 2 | 辛卯 |
| 1010 | 992 | 3325 | 3 | 11 | 壬辰 | 1070 | 932 | 3265 | 6 | 15 | 壬辰 | 1130 | 872 | 3205 | 12 | 3 | 壬辰 |
| 1009 | 993 | 3326 | 4 | 12 | 癸巳 | 1069 | 933 | 3266 | 7 | 16 | 癸巳 | 1129 | 873 | 3206 | 13 | 4 | 癸巳 |
| 1008 | 994 | 3327 | 5 | 13 | 甲午 | 1068 | 934 | 3267 | 8 | 17 | 甲午 | 1128 | 874 | 3207 | 14 | 5 | 甲午 |
| 1007 | 995 | 3328 | 至道 | 14 | 乙未 | 1067 | 935 | 3268 | 9 | 18 | 乙未 | 1127 | 875 | 3208 | 憲康 | 6 | 乙未 |
| 1006 | 996 | 3329 | 2 | 15 | 丙申 | 1066 | 936 | 3269 | 後晋1 | 19 | 丙申 | 1126 | 876 | 3209 | 2 | 7 | 丙申 |
| 1005 | 997 | 3330 | 3 | 16 | 丁酉 | 1065 | 937 | 3270 | 天福2 | 20 | 丁酉 | 1125 | 877 | 3210 | 3 | 8 | 丁酉 |
| 1004 | 998 | 3331 | 眞平 | 穆宗 | 戊戌 | 1064 | 938 | 3271 | 3 | 21 | 戊戌 | 1124 | 878 | 3211 | 4 | 9 | 戊戌 |
| 1003 | 999 | 3332 | 咸平 | 2 | 己亥 | 1063 | 939 | 3272 | 4 | 22 | 己亥 | 1123 | 879 | 3212 | 5 | 10 | 己亥 |
| 1002 | 1000 | 3333 | 3 | 3 | 庚子 | 1062 | 940 | 3273 | 5 | 23 | 庚子 | 1122 | 880 | 3213 | 6 | 11 | 庚子 |
| 1001 | 1001 | 3334 | 4 | 4 | 辛丑 | 1061 | 941 | 3274 | 6 | 24 | 辛丑 | 1121 | 881 | 3214 | 7 | 12 | 辛丑 |
| 1000 | 1002 | 3335 | 5 | 5 | 壬寅 | 1060 | 942 | 3275 | 7 | 25 | 壬寅 | 1120 | 882 | 3215 | 8 | 13 | 壬寅 |
| 999 | 1003 | 3336 | 6 | 6 | 癸卯 | 1059 | 943 | 3276 | 8 | 26 | 癸卯 | 1119 | 883 | 3216 | 9 | 14 | 癸卯 |
| 998 | 1004 | 3337 | 景德 | 7 | 甲辰 | 1058 | 944 | 3277 | 開運 | 惠宗 | 甲辰 | 1118 | 884 | 3217 | 10 | 15 | 甲辰 |
| 997 | 1005 | 3338 | 2 | 8 | 乙巳 | 1057 | 945 | 3278 | 2 | 2 | 乙巳 | 1117 | 885 | 3218 | 11 | 16 | 乙巳 |
| 996 | 1006 | 3339 | 3 | 9 | 丙午 | 1056 | 946 | 3279 | 3 | 定宗 | 丙午 | 1116 | 886 | 3219 | 定康 | 17 | 丙午 |
| 995 | 1007 | 3340 | 4 | 10 | 丁未 | 1055 | 947 | 3280 | 後漢1 | 2 | 丁未 | 1115 | 887 | 3220 | 眞聖 | 18 | 丁未 |
| 994 | 1008 | 3341 | 祥符 | 11 | 戊申 | 1054 | 948 | 3281 | 高祖2 | 3 | 戊申 | 1114 | 888 | 3221 | 2 | 19 | 戊申 |
| 993 | 1009 | 3342 | 2 | 12 | 己酉 | 1053 | 949 | 3282 | 3 | 4 | 己酉 | 1113 | 889 | 3222 | 3 | 20 | 己酉 |
| 992 | 1010 | 3343 | 3 | 顯宗 | 庚戌 | 1052 | 950 | 3283 | 隱帝1 | 光宗 | 庚戌 | 1112 | 890 | 3223 | 4 | 21 | 庚戌 |
| 991 | 1011 | 3344 | 4 | 2 | 辛亥 | 1051 | 951 | 3284 | 後周1 | 2 | 辛亥 | 1111 | 891 | 3224 | 5 | 22 | 辛亥 |
| 990 | 1012 | 3345 | 5 | 3 | 壬子 | 1050 | 952 | 3285 | 太祖2 | 3 | 壬子 | 1110 | 892 | 3225 | 6 | 23 | 壬子 |
| 989 | 1013 | 3346 | 6 | 4 | 癸丑 | 1049 | 953 | 3286 | 3 | 4 | 癸丑 | 1109 | 893 | 3226 | 7 | 24 | 癸丑 |
| 988 | 1014 | 3347 | 7 | 5 | 甲寅 | 1048 | 954 | 3287 | 顯德1 | 5 | 甲寅 | 1108 | 894 | 3227 | 8 | 25 | 甲寅 |
| 987 | 1015 | 3348 | 8 | 6 | 乙卯 | 1047 | 955 | 3288 | 2 | 6 | 乙卯 | 1107 | 895 | 3228 | 9 | 26 | 乙卯 |
| 986 | 1016 | 3349 | 9 | 7 | 丙辰 | 1046 | 956 | 3289 | 3 | 7 | 丙辰 | 1106 | 896 | 3229 | 10 | 27 | 丙辰 |
| 985 | 1017 | 3350 | 天禧 | 8 | 丁巳 | 1045 | 957 | 3290 | 4 | 8 | 丁巳 | 1105 | 897 | 3230 | 孝恭 | 28 | 丁巳 |
| 984 | 1018 | 3351 | 2 | 9 | 戊午 | 1044 | 958 | 3291 | 5 | 9 | 戊午 | 1104 | 898 | 3231 | 2 | 29 | 戊午 |
| 983 | 1019 | 3352 | 3 | 10 | 己未 | 1043 | 959 | 3292 | 6 | 10 | 己未 | 1103 | 899 | 3232 | 3 | 30 | 己未 |
| 982 | 1020 | 3353 | 4 | 11 | 庚申 | 1042 | 960 | 3293 | 北宋1 | 11 | 庚申 | 1102 | 900 | 3233 | 4 | 31 | 庚申 |
| 981 | 1021 | 3354 | 5 | 12 | 辛酉 | 1041 | 961 | 3294 | 太祖2 | 12 | 辛酉 | 1101 | 901 | 3234 | 5 | 哀王 | 辛酉 |
| 980 | 1022 | 3355 | 仁宗 | 13 | 壬戌 | 1040 | 962 | 3295 | 建隆 | 13 | 壬戌 | 1100 | 902 | 3235 | 6 | 2 | 壬戌 |
| 979 | 1023 | 3356 | 大聖 | 14 | 癸亥 | 1039 | 963 | 3296 | 乾德 | 14 | 癸亥 | 1099 | 903 | 3236 | 7 | 3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南宋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北.南宋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北宋 | 高麗 | 干支 |
|---|---|---|---|---|---|---|---|---|---|---|---|---|---|---|---|---|---|
| 858 | 1144 | 3477 | 高宗 | 22 | 甲子 | 918 | 1084 | 3417 | 7 | 宣宗 | 甲子 | 978 | 1024 | 3357 | 仁宗 | 顯宗 | 甲子 |
| 857 | 1145 | 3478 | 紹興 | 23 | 乙丑 | 917 | 1085 | 3418 | 8 | | 乙丑 | 977 | 1025 | 3358 | 3 | 16 | 乙丑 |
| 856 | 1146 | 3479 | 16 | 24 | 丙寅 | 916 | 1086 | 3419 | 哲宗 | 2 | 丙寅 | 976 | 1026 | 3359 | 4 | 17 | 丙寅 |
| 855 | 1147 | 3480 | 17 | 毅宗 | 丁卯 | 915 | 1087 | 3420 | 元祐 | 3 | 丁卯 | 975 | 1027 | 3360 | 5 | 18 | 丁卯 |
| 854 | 1148 | 3481 | 18 | 2 | 戊辰 | 914 | 1088 | 3421 | 3 | 4 | 戊辰 | 974 | 1028 | 3361 | 6 | 19 | 戊辰 |
| 853 | 1149 | 3482 | 19 | 3 | 己巳 | 913 | 1089 | 3422 | 4 | 5 | 己巳 | 973 | 1029 | 3362 | 7 | 20 | 己巳 |
| 852 | 1150 | 3483 | 20 | 4 | 庚午 | 912 | 1090 | 3423 | 5 | 6 | 庚午 | 972 | 1030 | 3363 | 8 | 21 | 庚午 |
| 851 | 1151 | 3484 | 21 | 5 | 辛未 | 911 | 1091 | 3424 | 6 | 7 | 辛未 | 971 | 1031 | 3364 | 9 | 22 | 辛未 |
| 850 | 1152 | 3485 | 22 | 6 | 壬申 | 910 | 1092 | 3425 | 7 | 8 | 壬申 | 970 | 1032 | 3365 | 明道 | 德宗 | 壬申 |
| 849 | 1153 | 3486 | 23 | 7 | 癸酉 | 909 | 1093 | 3426 | 8 | 9 | 癸酉 | 969 | 1033 | 3366 | 2 | 2 | 癸酉 |
| 848 | 1154 | 3487 | 24 | 8 | 甲戌 | 908 | 1094 | 3427 | 紹聖 | 10 | 甲戌 | 968 | 1034 | 3367 | 景祐 | 3 | 甲戌 |
| 847 | 1155 | 3488 | 25 | 9 | 乙亥 | 907 | 1095 | 3428 | 2 | 11 | 乙亥 | 967 | 1035 | 3368 | 2 | 靖宗 | 乙亥 |
| 846 | 1156 | 3489 | 26 | 10 | 丙子 | 906 | 1096 | 3429 | 3 | 獻宗 | 丙子 | 966 | 1036 | 3369 | 3 | 2 | 丙子 |
| 845 | 1157 | 3490 | 27 | 11 | 丁丑 | 905 | 1097 | 3430 | 4 | 肅宗 | 丁丑 | 965 | 1037 | 3370 | 4 | 3 | 丁丑 |
| 844 | 1158 | 3491 | 28 | 12 | 戊寅 | 904 | 1098 | 3431 | 元符 | 2 | 戊寅 | 964 | 1038 | 3371 | 寶元 | 4 | 戊寅 |
| 843 | 1159 | 3492 | 29 | 13 | 己卯 | 903 | 1099 | 3432 | 2 | 3 | 己卯 | 963 | 1039 | 3372 | 2 | 5 | 己卯 |
| 842 | 1160 | 3493 | 30 | 14 | 庚辰 | 902 | 1100 | 3433 | 3 | 4 | 庚辰 | 962 | 1040 | 3373 | 3 | 6 | 庚辰 |
| 841 | 1161 | 3494 | 31 | 15 | 辛巳 | 901 | 1101 | 3434 | 徽宗 | 5 | 辛巳 | 961 | 1041 | 3374 | 慶歷 | 7 | 辛巳 |
| 840 | 1162 | 3495 | 32 | 16 | 壬午 | 900 | 1102 | 3435 | 崇寧 | 6 | 壬午 | 960 | 1042 | 3375 | 2 | 8 | 壬午 |
| 839 | 1163 | 3496 | 孝宗 | 17 | 癸未 | 899 | 1103 | 3436 | 2 | 7 | 癸未 | 959 | 1043 | 3376 | 3 | 9 | 癸未 |
| | | | 隆興 | | | | | | | 8 | | | | | | | |
| 838 | 1164 | 3497 | 2 | 18 | 甲申 | 898 | 1104 | 3437 | 3 | 9 | 甲申 | 958 | 1044 | 3377 | 4 | 10 | 甲申 |
| 837 | 1165 | 3498 | 乾道 | 19 | 乙酉 | 897 | 1105 | 3438 | 4 | 10 | 乙酉 | 957 | 1045 | 3378 | 5 | 11 | 乙酉 |
| 836 | 1166 | 3499 | 2 | 20 | 丙戌 | 896 | 1106 | 3439 | 5 | 睿宗 | 丙戌 | 956 | 1046 | 3379 | 6 | 12 | 丙戌 |
| 835 | 1167 | 3500 | 3 | 21 | 丁亥 | 895 | 1107 | 3440 | 大觀 | 2 | 丁亥 | 955 | 1047 | 3380 | 7 | 文宗 | 丁亥 |
| 834 | 1168 | 3501 | 4 | 22 | 戊子 | 894 | 1108 | 3441 | 2 | 3 | 戊子 | 954 | 1048 | 3381 | 8 | 2 | 戊子 |
| 833 | 1169 | 3502 | 5 | 23 | 己丑 | 893 | 1109 | 3442 | 3 | 4 | 己丑 | 953 | 1049 | 3382 | 皇祐 | 3 | 己丑 |
| 832 | 1170 | 3503 | 6 | 24 | 庚寅 | 892 | 1110 | 3442 | 4 | 5 | 庚寅 | 952 | 1050 | 3383 | 2 | 4 | 庚寅 |
| 831 | 1170 | 3504 | 7 | 明宗 | 辛卯 | 891 | 1111 | 3444 | 政和 | 6 | 辛卯 | 951 | 1051 | 3384 | 3 | 5 | 辛卯 |
| 830 | 1172 | 3505 | 8 | 2 | 壬辰 | 890 | 1112 | 3445 | 2 | 7 | 壬辰 | 950 | 1052 | 3385 | 4 | 6 | 壬辰 |
| 829 | 1173 | 3506 | 9 | 3 | 癸巳 | 889 | 1113 | 3446 | 3 | 8 | 癸巳 | 949 | 1053 | 3386 | 5 | 7 | 癸巳 |
| 828 | 1174 | 3507 | 淳熙 | 4 | 甲午 | 888 | 1114 | 3447 | 4 | 9 | 甲午 | 948 | 1054 | 3387 | 至和 | 8 | 甲午 |
| 827 | 1175 | 3508 | 2 | 5 | 乙未 | 887 | 1115 | 3448 | 5 | 10 | 乙未 | 947 | 1055 | 3388 | 2 | 9 | 乙未 |
| 826 | 1176 | 3509 | 3 | 6 | 丙申 | 886 | 1116 | 3449 | 6 | 11 | 丙申 | 946 | 1056 | 3389 | 嘉祐 | 10 | 丙申 |
| 825 | 1177 | 3510 | 4 | 7 | 丁酉 | 885 | 1117 | 3450 | 7 | 12 | 丁酉 | 945 | 1057 | 3390 | 2 | 11 | 丁酉 |
| 824 | 1178 | 3511 | 5 | 8 | 戊戌 | 884 | 1118 | 3451 | 重和 | 13 | 戊戌 | 944 | 1058 | 3391 | 3 | 12 | 戊戌 |
| 823 | 1179 | 3512 | 6 | 9 | 己亥 | 883 | 1119 | 3452 | 宣和 | 14 | 己亥 | 943 | 1059 | 3392 | 4 | 13 | 己亥 |
| 822 | 1180 | 3513 | 7 | 10 | 庚子 | 882 | 1120 | 3453 | 2 | 15 | 庚子 | 942 | 1060 | 3393 | 5 | 14 | 庚子 |
| 821 | 1181 | 3514 | 8 | 11 | 辛丑 | 881 | 1121 | 3454 | 3 | 16 | 辛丑 | 941 | 1061 | 3394 | 6 | 15 | 辛丑 |
| 820 | 1182 | 3515 | 9 | 12 | 壬寅 | 880 | 1122 | 3455 | 4 | 17 | 壬寅 | 940 | 1062 | 3395 | 7 | 16 | 壬寅 |
| 819 | 1183 | 3516 | 10 | 13 | 癸卯 | 879 | 1123 | 3456 | 5 | 仁宗 | 癸卯 | 939 | 1063 | 3396 | 8 | 17 | 癸卯 |
| 818 | 1184 | 3517 | 11 | 14 | 甲辰 | 878 | 1124 | 3457 | 6 | 2 | 甲辰 | 938 | 1064 | 3397 | 英宗 | 18 | 甲辰 |
| 817 | 1185 | 3518 | 12 | 15 | 乙巳 | 877 | 1125 | 3458 | 7 | 3 | 乙巳 | 937 | 1065 | 3398 | 治平 | 19 | 乙巳 |
| 816 | 1186 | 3519 | 13 | 16 | 丙午 | 876 | 1126 | 3459 | 靖康 | 4 | 丙午 | 936 | 1066 | 3399 | 3 | 20 | 丙午 |
| 815 | 1187 | 3520 | 14 | 17 | 丁未 | 875 | 1127 | 3460 | 高宗 | 5 | 丁未 | 935 | 1067 | 3400 | 4 | 21 | 丁未 |
| 814 | 1188 | 3521 | 15 | 18 | 戊申 | 874 | 1128 | 3461 | 建炎 | 6 | 戊申 | 934 | 1068 | 3401 | 神宗 | 22 | 戊申 |
| 813 | 1189 | 3522 | 16 | 19 | 己酉 | 873 | 1129 | 3462 | 3 | 7 | 己酉 | 933 | 1069 | 3402 | 熙寧 | 23 | 己酉 |
| 812 | 1190 | 3523 | 光宗 | 20 | 庚戌 | 872 | 1130 | 3463 | 4 | 8 | 庚戌 | 932 | 1070 | 3403 | 3 | 24 | 庚戌 |
| 811 | 1191 | 3524 | 紹熙 | 21 | 辛亥 | 871 | 1131 | 3464 | **南宋1** | 9 | 辛亥 | 931 | 1071 | 3404 | 4 | 25 | 辛亥 |
| 810 | 1192 | 3525 | 3 | 22 | 壬子 | 870 | 1132 | 3465 | **紹興2** | 10 | 壬子 | 930 | 1072 | 3405 | 5 | 26 | 壬子 |
| 809 | 1193 | 3526 | 4 | 23 | 癸丑 | 869 | 1133 | 3466 | 3 | 11 | 癸丑 | 929 | 1073 | 3406 | 6 | 27 | 癸丑 |
| 808 | 1194 | 3527 | 5 | 24 | 甲寅 | 868 | 1134 | 3467 | 4 | 12 | 甲寅 | 928 | 1074 | 3407 | 7 | 28 | 甲寅 |
| 807 | 1195 | 3528 | 寧宗 | 25 | 乙卯 | 867 | 1135 | 3468 | 5 | 13 | 乙卯 | 927 | 1075 | 3408 | 8 | 29 | 乙卯 |
| 806 | 1196 | 3529 | 慶元 | 26 | 丙辰 | 866 | 1136 | 3469 | 6 | 14 | 丙辰 | 926 | 1076 | 3409 | 9 | 30 | 丙辰 |
| 805 | 1197 | 3530 | 3 | 27 | 丁巳 | 865 | 1137 | 3470 | 7 | 15 | 丁巳 | 925 | 1077 | 3410 | 10 | 31 | 丁巳 |
| 804 | 1198 | 3531 | 4 | 神宗 | 戊午 | 864 | 1138 | 3471 | 8 | 16 | 戊午 | 924 | 1078 | 3411 | 元豊 | 32 | 戊午 |
| 803 | 1199 | 3532 | 5 | 2 | 己未 | 863 | 1139 | 3472 | 9 | 17 | 己未 | 923 | 1079 | 3412 | 2 | 33 | 己未 |
| 802 | 1200 | 3533 | 6 | 3 | 庚申 | 862 | 1140 | 3473 | 10 | 18 | 庚申 | 922 | 1080 | 3413 | 3 | 34 | 庚申 |
| 801 | 1201 | 3534 | 嘉泰 | 4 | 辛酉 | 861 | 1141 | 3474 | 11 | 19 | 辛酉 | 921 | 1081 | 3414 | 4 | 35 | 辛酉 |
| 800 | 1202 | 3535 | 2 | 5 | 壬戌 | 860 | 1142 | 3475 | 12 | 20 | 壬戌 | 920 | 1082 | 3415 | 5 | 36 | 壬戌 |
| 799 | 1203 | 3536 | 3 | 6 | 癸亥 | 859 | 1143 | 3476 | 13 | 21 | 癸亥 | 919 | 1083 | 3416 | 6 | 順宗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元.明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南.元 | 高麗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南宋 | 高麗 | 干支 |
|---|---|---|---|---|---|---|---|---|---|---|---|---|---|---|---|---|---|
| 678 | 1324 | 3657 | 晉宗 | 11 | 甲子 | 738 | 1264 | 3597 | 5 | 5 | 甲子 | 798 | 1204 | 3537 | 4 | 7 | 甲子 |
| 677 | 1325 | 3658 | 泰定 | 12 | 乙丑 | 737 | 1265 | 3598 | 度宗 | 6 | 乙丑 | 797 | 1205 | 3538 | 開禧 | 熙宗 | 乙丑 |
| 676 | 1326 | 3659 | 3 | 13 | 丙寅 | 736 | 1266 | 3599 | 咸淳 | 7 | 丙寅 | 796 | 1206 | 3539 | 2 | 2 | 丙寅 |
| 675 | 1327 | 3660 | 4 | 14 | 丁卯 | 735 | 1267 | 3600 | 3 | 8 | 丁卯 | 795 | 1207 | 3540 | 3 | 3 | 丁卯 |
| 674 | 1328 | 3661 | 致和 | 15 | 戊辰 | 734 | 1268 | 3601 | 4 | 9 | 戊辰 | 794 | 1208 | 3541 | 嘉定 | 4 | 戊辰 |
| 673 | 1329 | 3662 | 天歷 | 16 | 己巳 | 733 | 1269 | 3602 | 5 | 10 | 己巳 | 793 | 1209 | 3542 | 2 | 5 | 己巳 |
| 672 | 1330 | 3663 | 至順 | 17 | 庚午 | 732 | 1270 | 3603 | 6 | 11 | 庚午 | 792 | 1210 | 3543 | 3 | 6 | 庚午 |
| 671 | 1331 | 3664 | 2 | 忠惠 | 辛未 | 731 | 1271 | 3604 | 7 | 12 | 辛未 | 791 | 1211 | 3544 | 4 | 7 | 辛未 |
| 670 | 1332 | 3665 | 3 | 2 | 壬申 | 730 | 1272 | 3605 | 8 | 13 | 壬申 | 790 | 1212 | 3545 | 5 | 康宗 | 壬申 |
| 669 | 1333 | 3666 | 順帝元統 | 忠肅 | 癸酉 | 729 | 1273 | 3606 | 9 | 14 | 癸酉 | 789 | 1213 | 3546 | 6 | 2 | 癸酉 |
| 668 | 1334 | 3667 | 2 | 2 | 甲戌 | 728 | 1274 | 3607 | 10 | 15 | 甲戌 | 788 | 1214 | 3547 | 7 | 高宗 | 甲戌 |
| 667 | 1335 | 3668 | 至元 | 3 | 乙亥 | 727 | 1275 | 3608 | 恭宗德祐 | 忠烈 | 乙亥 | 787 | 1215 | 3548 | 8 | 2 | 乙亥 |
| 666 | 1336 | 3669 | 2 | 4 | 丙子 | 726 | 1276 | 3609 | 端宗 | 2 | 丙子 | 786 | 1216 | 3549 | 9 | 3 | 丙子 |
| 665 | 1337 | 3670 | 3 | 5 | 丁丑 | 725 | 1277 | 3610 | 景炎 | 3 | 丁丑 | 785 | 1217 | 3550 | 10 | 4 | 丁丑 |
| 664 | 1338 | 3671 | 4 | 6 | 戊寅 | 724 | 1278 | 3611 | 衛王 | 4 | 戊寅 | 784 | 1218 | 3551 | 11 | 5 | 戊寅 |
| 663 | 1339 | 3672 | 5 | 7 | 己卯 | 723 | 1279 | 3612 | 祥興 | 5 | 己卯 | 783 | 1219 | 3552 | 12 | 6 | 己卯 |
| 662 | 1340 | 3673 | 6 | 忠惠 | 庚辰 | 722 | 1280 | 3613 | 3 | 6 | 庚辰 | 782 | 1220 | 3553 | 13 | 7 | 庚辰 |
| 661 | 1341 | 3674 | 後元1 | 2 | 辛巳 | 721 | 1281 | 3614 | 至元1 | 7 | 辛巳 | 781 | 1221 | 3554 | 14 | 8 | 辛巳 |
| 660 | 1342 | 3675 | 至正2 | 3 | 壬午 | 720 | 1282 | 3615 | 世祖2 | 8 | 壬午 | 780 | 1222 | 3555 | 15 | 9 | 壬午 |
| 659 | 1343 | 3676 | 3 | 4 | 癸未 | 719 | 1283 | 3616 | 4 | 9 | 癸未 | 779 | 1223 | 3556 | 16 | 10 | 癸未 |
| 658 | 1344 | 3677 | 4 | 5 | 甲申 | 718 | 1284 | 3617 | 5 | 10 | 甲申 | 778 | 1224 | 3557 | 17 | 11 | 甲申 |
| 657 | 1345 | 3678 | 5 | 忠穆 | 乙酉 | 717 | 1285 | 3618 | 6 | 11 | 乙酉 | 777 | 1225 | 3558 | 理宗 | 12 | 乙酉 |
| 656 | 1346 | 3679 | 6 | 2 | 丙戌 | 716 | 1286 | 3619 | 7 | 12 | 丙戌 | 776 | 1226 | 3559 | 寶慶 | 13 | 丙戌 |
| 655 | 1347 | 3680 | 7 | 3 | 丁亥 | 715 | 1287 | 3620 | 8 | 13 | 丁亥 | 775 | 1227 | 3560 | 3 | 14 | 丁亥 |
| 654 | 1348 | 3681 | 8 | 4 | 戊子 | 714 | 1288 | 3621 | 9 | 14 | 戊子 | 774 | 1228 | 3561 | 紹定 | 15 | 戊子 |
| 653 | 1349 | 3682 | 9 | 忠定 | 己丑 | 713 | 1289 | 3622 | 10 | 15 | 己丑 | 773 | 1229 | 3562 | 2 | 16 | 己丑 |
| 652 | 1350 | 3683 | 10 | 2 | 庚寅 | 712 | 1290 | 3623 | 11 | 16 | 庚寅 | 772 | 1230 | 3563 | 3 | 17 | 庚寅 |
| 651 | 1351 | 3684 | 11 | 3 | 辛卯 | 711 | 1291 | 3624 | 12 | 17 | 辛卯 | 771 | 1231 | 3564 | 4 | 18 | 辛卯 |
| 650 | 1352 | 3685 | 12 | 恭愍 | 壬辰 | 710 | 1292 | 3625 | 13 | 18 | 壬辰 | 770 | 1232 | 3565 | 5 | 19 | 壬辰 |
| 649 | 1353 | 3686 | 13 | 2 | 癸巳 | 709 | 1293 | 3626 | 14 | 19 | 癸巳 | 769 | 1233 | 3566 | 6 | 20 | 癸巳 |
| 648 | 1354 | 3687 | 14 | 3 | 甲午 | 708 | 1294 | 3637 | 15 | 20 | 甲午 | 768 | 1234 | 3567 | 端平 | 21 | 甲午 |
| 647 | 1355 | 3688 | 15 | 4 | 乙未 | 707 | 1295 | 3628 | 咸宗 | 21 | 乙未 | 767 | 1235 | 3568 | 2 | 22 | 乙未 |
| 646 | 1356 | 3689 | 16 | 5 | 丙申 | 706 | 1296 | 3629 | 元貞 | 22 | 丙申 | 766 | 1236 | 3569 | 3 | 23 | 丙申 |
| 645 | 1357 | 3690 | 17 | 6 | 丁酉 | 705 | 1297 | 3630 | 大德 | 23 | 丁酉 | 765 | 1237 | 3570 | 嘉熙 | 24 | 丁酉 |
| 644 | 1358 | 3691 | 18 | 7 | 戊戌 | 704 | 1298 | 3631 | 2 | 24 | 戊戌 | 764 | 1238 | 3571 | 2 | 25 | 戊戌 |
| 643 | 1359 | 3692 | 19 | 8 | 己亥 | 703 | 1299 | 3632 | 3 | 25 | 己亥 | 763 | 1239 | 3572 | 3 | 26 | 己亥 |
| 642 | 1360 | 3693 | 20 | 9 | 庚子 | 702 | 1300 | 3633 | 4 | 26 | 庚子 | 762 | 1240 | 3573 | 4 | 27 | 庚子 |
| 641 | 1361 | 3694 | 21 | 10 | 辛丑 | 701 | 1301 | 3634 | 5 | 27 | 辛丑 | 761 | 1241 | 3574 | 淳祐 | 28 | 辛丑 |
| 640 | 1362 | 3695 | 22 | 11 | 壬寅 | 700 | 1302 | 3635 | 6 | 28 | 壬寅 | 760 | 1242 | 3575 | 2 | 29 | 壬寅 |
| 639 | 1363 | 3696 | 23 | 12 | 癸卯 | 699 | 1303 | 3636 | 7 | 29 | 癸卯 | 759 | 1243 | 3576 | 3 | 30 | 癸卯 |
| 638 | 1364 | 3697 | 24 | 13 | 甲辰 | 698 | 1304 | 3637 | 8 | 30 | 甲辰 | 758 | 1244 | 3577 | 4 | 31 | 甲辰 |
| 637 | 1365 | 3698 | 25 | 14 | 乙巳 | 697 | 1305 | 3638 | 9 | 31 | 乙巳 | 757 | 1245 | 3578 | 5 | 32 | 乙巳 |
| 636 | 1366 | 3699 | 26 | 15 | 丙午 | 696 | 1306 | 3639 | 10 | 32 | 丙午 | 756 | 1246 | 3579 | 6 | 33 | 丙午 |
| 635 | 1367 | 3700 | 27 | 16 | 丁未 | 695 | 1307 | 3640 | 11 | 33 | 丁未 | 755 | 1247 | 3580 | 7 | 34 | 丁未 |
| 634 | 1368 | 3701 | 明 1 | 17 | 戊申 | 694 | 1308 | 3641 | 武宗 | 34 | 戊申 | 754 | 1248 | 3581 | 8 | 35 | 戊申 |
| 633 | 1369 | 3702 | 太祖2 | 18 | 己酉 | 693 | 1309 | 3642 | 至大 | 忠宣 | 己酉 | 753 | 1249 | 3582 | 9 | 36 | 己酉 |
| 632 | 1370 | 3703 | 洪武3 | 19 | 庚戌 | 692 | 1310 | 3643 | 3 | 2 | 庚戌 | 7582 | 1250 | 3583 | 10 | 37 | 庚戌 |
| 631 | 1371 | 3704 | 4 | 20 | 辛亥 | 691 | 1311 | 3644 | 4 | 3 | 辛亥 | 751 | 1251 | 3584 | 11 | 38 | 辛亥 |
| 630 | 1372 | 3705 | 5 | 21 | 壬子 | 690 | 1312 | 3645 | 仁宗 | 4 | 壬子 | 750 | 1252 | 3585 | 12 | 39 | 壬子 |
| 629 | 1373 | 3706 | 6 | 22 | 癸丑 | 689 | 1313 | 3646 | 皇慶 | 5 | 癸丑 | 749 | 1253 | 3586 | 寶祐 | 40 | 癸丑 |
| 628 | 1374 | 3707 | 7 | 23 | 甲寅 | 688 | 1314 | 3647 | 延祐 | 忠肅 | 甲寅 | 748 | 1254 | 3587 | 2 | 41 | 甲寅 |
| 627 | 1375 | 3708 | 8 | 禑王 | 乙卯 | 687 | 1315 | 3648 | 2 | 2 | 乙卯 | 747 | 1255 | 3588 | 3 | 42 | 乙卯 |
| 626 | 1376 | 3709 | 9 | 2 | 丙辰 | 686 | 1316 | 3649 | 3 | 3 | 丙辰 | 746 | 1256 | 3589 | 4 | 43 | 丙辰 |
| 625 | 1377 | 3710 | 10 | 3 | 丁巳 | 685 | 1317 | 3650 | 4 | 4 | 丁巳 | 745 | 1257 | 3590 | 5 | 44 | 丁巳 |
| 624 | 1378 | 3711 | 11 | 4 | 戊午 | 684 | 1318 | 3651 | 5 | 5 | 戊午 | 744 | 1258 | 3591 | 6 | 45 | 戊午 |
| 623 | 1379 | 3712 | 12 | 5 | 己未 | 683 | 1319 | 3652 | 6 | 6 | 己未 | 743 | 1259 | 3592 | 開慶 | 46 | 己未 |
| 622 | 1380 | 3713 | 13 | 6 | 庚申 | 682 | 1320 | 3653 | 7 | 7 | 庚申 | 742 | 1260 | 3593 | 景定 | 元宗 | 庚申 |
| 621 | 1381 | 3714 | 14 | 7 | 辛酉 | 681 | 1321 | 3654 | 英宗 | 8 | 辛酉 | 741 | 1261 | 3594 | 2 | 2 | 辛酉 |
| 620 | 1382 | 3715 | 15 | 8 | 壬戌 | 680 | 1322 | 3655 | 至治 | 9 | 壬戌 | 740 | 1262 | 3595 | 3 | 3 | 壬戌 |
| 619 | 1383 | 3716 | 16 | 9 | 癸亥 | 679 | 1323 | 3656 | 3 | 10 | 癸亥 | 739 | 1263 | 3596 | 4 | 4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明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明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明 | 李朝 | 干支 |
|---|---|---|---|---|---|---|---|---|---|---|---|---|---|---|---|---|---|
| 498 | 1504 | 3837 | 17 | 10 | 甲子 | 558 | 1444 | 3777 | 9 | 26 | 甲子 | 618 | 1384 | 3717 | 17 | 10 | 甲子 |
| 497 | 1505 | 3838 | 18 | 11 | 乙丑 | 557 | 1445 | 3778 | 10 | 27 | 乙丑 | 617 | 1385 | 3718 | 18 | 11 | 乙丑 |
| 496 | 1506 | 3839 | 武宗 | 中宗 | 丙寅 | 556 | 1446 | 3779 | 11 | 28 | 丙寅 | 616 | 1386 | 3719 | 19 | 12 | 丙寅 |
| 495 | 1507 | 3840 | 正德 | 2 | 丁卯 | 555 | 1447 | 3780 | 12 | 29 | 丁卯 | 615 | 1387 | 3720 | 20 | 13 | 丁卯 |
| 494 | 1508 | 3841 | 3 | 3 | 戊辰 | 554 | 1448 | 3781 | 13 | 30 | 戊辰 | 614 | 1388 | 3721 | 21 | 14 | 戊辰 |
| 493 | 1509 | 3842 | 4 | 4 | 己巳 | 553 | 1449 | 3782 | 14 | 31 | 己巳 | 613 | 1389 | 3722 | 22 | 昌王 | 己巳 |
| 492 | 1510 | 3843 | 5 | 5 | 庚午 | 552 | 1450 | 3783 | 代宗 | 32 | 庚午 | 612 | 1390 | 3723 | 23 | 恭讓 | 庚午 |
| 491 | 1511 | 3844 | 6 | 6 | 辛未 | 551 | 1451 | 3784 | 景泰 | 文宗 | 辛未 | 611 | 1391 | 3724 | 24 | 3 | 辛未 |
| 490 | 1512 | 3845 | 7 | 7 | 壬申 | 550 | 1452 | 3785 | 3 | 2 | 壬申 | 610 | 1392 | 3725 | 25 | 李朝1 | 壬申 |
| 489 | 1513 | 3846 | 8 | 8 | 癸酉 | 549 | 1453 | 3786 | 4 | 端宗 | 癸酉 | 609 | 1393 | 3726 | 26 | 太祖2 | 癸酉 |
| 488 | 1514 | 3847 | 9 | 9 | 甲戌 | 548 | 1454 | 3787 | 5 | 2 | 甲戌 | 608 | 1394 | 3727 | 27 | 3 | 甲戌 |
| 487 | 1515 | 3848 | 10 | 10 | 乙亥 | 547 | 1455 | 3788 | 6 | 世祖 | 乙亥 | 607 | 1395 | 3728 | 28 | 4 | 乙亥 |
| 486 | 1516 | 3849 | 11 | 11 | 丙子 | 546 | 1456 | 3789 | 7 | 2 | 丙子 | 606 | 1396 | 3729 | 29 | 5 | 丙子 |
| 485 | 1517 | 3850 | 12 | 12 | 丁丑 | 545 | 1457 | 3790 | 英宗 | 3 | 丁丑 | 605 | 1397 | 3730 | 30 | 6 | 丁丑 |
| 484 | 1518 | 3851 | 13 | 13 | 戊寅 | 544 | 1458 | 3791 | 天順 | 4 | 戊寅 | 604 | 1398 | 3731 | 31 | 7 | 戊寅 |
| 483 | 1519 | 3852 | 14 | 14 | 己卯 | 543 | 1459 | 3792 | 3 | 5 | 己卯 | 603 | 1399 | 3732 | 惠帝 | 定宗 | 己卯 |
| 482 | 1520 | 3853 | 15 | 15 | 庚辰 | 542 | 1460 | 3793 | 4 | 6 | 庚辰 | 602 | 1400 | 3733 | 建文 | 2 | 庚辰 |
| 481 | 1521 | 3854 | 16 | 16 | 辛巳 | 541 | 1460 | 3794 | 5 | 7 | 辛巳 | 601 | 1401 | 3734 | 3 | 太宗 | 辛巳 |
| 480 | 1522 | 3855 | 世宗 | 17 | 壬午 | 540 | 1462 | 3795 | 6 | 8 | 壬午 | 600 | 1402 | 3735 | 4 | 2 | 壬午 |
| 479 | 1523 | 3856 | 嘉靖 | 18 | 癸未 | 539 | 1463 | 3796 | 7 | 9 | 癸未 | 599 | 1403 | 3736 | 成祖永樂 | 3 | 癸未 |
| 478 | 1524 | 3857 | 3 | 19 | 甲申 | 538 | 1464 | 3797 | 8 | 10 | 甲申 | 598 | 1404 | 3737 | 2 | 4 | 甲申 |
| 477 | 1525 | 3858 | 4 | 20 | 乙酉 | 537 | 1465 | 3798 | 憲宗 | 11 | 乙酉 | 597 | 1405 | 3738 | 3 | 5 | 乙酉 |
| 476 | 1526 | 3859 | 5 | 21 | 丙戌 | 536 | 1466 | 3799 | 成化 | 12 | 丙戌 | 596 | 1406 | 3739 | 4 | 6 | 丙戌 |
| 475 | 1527 | 3860 | 6 | 22 | 丁亥 | 535 | 1467 | 3800 | 3 | 13 | 丁亥 | 595 | 1407 | 3740 | 5 | 7 | 丁亥 |
| 474 | 1528 | 3861 | 7 | 23 | 戊子 | 534 | 1468 | 3801 | 4 | 14 | 戊子 | 594 | 1408 | 3741 | 6 | 8 | 戊子 |
| 473 | 1529 | 3862 | 8 | 24 | 己丑 | 533 | 1469 | 3802 | 5 | 睿宗 | 己丑 | 593 | 1409 | 3742 | 7 | 9 | 己丑 |
| 472 | 1530 | 3863 | 9 | 25 | 庚寅 | 532 | 1470 | 3803 | 6 | 成宗 | 庚寅 | 592 | 1410 | 3743 | 8 | 10 | 庚寅 |
| .471 | 1531 | 3864 | 10 | 26 | 辛卯 | 531 | 1471 | 3804 | 7 | 2 | 辛卯 | 591 | 1411 | 3744 | 9 | 11 | 辛卯 |
| 470 | 1532 | 3865 | 11 | 27 | 壬辰 | 530 | 1472 | 3805 | 8 | 3 | 壬辰 | 590 | 1412 | 3745 | 10 | 12 | 壬辰 |
| 469 | 1533 | 3866 | 12 | 28 | 癸巳 | 529 | 1473 | 3806 | 9 | 4 | 癸巳 | 589 | 1413 | 3746 | 11 | 13 | 癸巳 |
| 468 | 1534 | 3867 | 13 | 29 | 甲午 | 528 | 1474 | 3807 | 10 | 5 | 甲午 | 588 | 1414 | 3747 | 12 | 14 | 甲午 |
| 467 | 1535 | 3868 | 14 | 30 | 乙未 | 527 | 1475 | 3808 | 11 | 6 | 乙未 | 587 | 1415 | 3748 | 13 | 15 | 乙未 |
| 466 | 1536 | 3869 | 15 | 31 | 丙申 | 526 | 1476 | 3809 | 12 | 7 | 丙申 | 586 | 1416 | 3749 | 14 | 16 | 丙申 |
| 465 | 1537 | 6870 | 16 | 32 | 丁酉 | 525 | 1477 | 3810 | 13 | 8 | 丁酉 | 585 | 1417 | 3750 | 15 | 17 | 丁酉 |
| 464 | 1538 | 3871 | 17 | 33 | 戊戌 | 524 | 1478 | 3811 | 14 | 9 | 戊戌 | 584 | 1418 | 3751 | 16 | 18 | 戊戌 |
| 463 | 1539 | 3872 | 18 | 34 | 己亥 | 523 | 1479 | 3812 | 15 | 10 | 己亥 | 583 | 1419 | 3752 | 17 | 世宗 | 己亥 |
| 462 | 1540 | 3873 | 19 | 35 | 庚子 | 522 | 1480 | 3813 | 16 | 11 | 庚子 | 582 | 1420 | 3753 | 18 | 2 | 庚子 |
| 461 | 1541 | 3874 | 20 | 36 | 辛丑 | 521 | 1481 | 3814 | 17 | 12 | 辛丑 | 581 | 1421 | 3754 | 19 | 3 | 辛丑 |
| 460 | 1542 | 3875 | 21 | 37 | 壬寅 | 520 | 1482 | 3815 | 18 | 13 | 壬寅 | 580 | 1422 | 3755 | 20 | 4 | 壬寅 |
| 459 | 1543 | 3876 | 22 | 38 | 癸卯 | 519 | 1483 | 3816 | 19 | 14 | 癸卯 | 579 | 1423 | 3756 | 21 | 5 | 癸卯 |
| 458 | 1544 | 3877 | 23 | 39 | 甲辰 | 518 | 1484 | 3817 | 20 | 15 | 甲辰 | 578 | 1424 | 3757 | 22 | 6 | 甲辰 |
| 457 | 1545 | 3878 | 24 | 仁宗 | 乙巳 | 517 | 1485 | 3818 | 21 | 16 | 乙巳 | 577 | 1425 | 3758 | 仁宗洪熙 | 7 | 乙巳 |
| 456 | 1546 | 3879 | 25 | 明宗 | 丙午 | 516 | 1486 | 3819 | 22 | 17 | 丙午 | 576 | 1426 | 3759 | 宣宗 | 8 | 丙午 |
| 455 | 1547 | 3880 | 26 | 2 | 丁未 | 515 | 1487 | 3820 | 23 | 18 | 丁未 | 575 | 1427 | 3760 | 宣德 | 9 | 丁未 |
| 454 | 1548 | 3881 | 27 | 3 | 戊申 | 514 | 1488 | 3821 | 孝宗 | 19 | 戊申 | 574 | 1428 | 3761 | 3 | 10 | 戊申 |
| 453 | 1549 | 3882 | 28 | 4 | 己酉 | 513 | 1489 | 3822 | 弘治 | 20 | 己酉 | 573 | 1429 | 3762 | 4 | 11 | 己酉 |
| 452 | 1550 | 3883 | 29 | 5 | 庚戌 | 512 | 1490 | 3823 | 3 | 21 | 庚戌 | 572 | 1430 | 3763 | 5 | 12 | 庚戌 |
| 451 | 1551 | 3884 | 30 | 6 | 辛亥 | 511 | 1491 | 3824 | 4 | 22 | 辛亥 | 571 | 1431 | 3764 | 6 | 13 | 辛亥 |
| 450 | 1552 | 3885 | 31 | 7 | 壬子 | 510 | 1492 | 3825 | 5 | 23 | 壬子 | 570 | 1432 | 3765 | 7 | 14 | 壬子 |
| 449 | 1553 | 3886 | 32 | 8 | 癸丑 | 509 | 1493 | 3826 | 6 | 24 | 癸丑 | 569 | 1433 | 3766 | 8 | 15 | 癸丑 |
| 448 | 1554 | 3887 | 33 | 9 | 甲寅 | 508 | 1494 | 3827 | 7 | 25 | 甲寅 | 568 | 1434 | 3767 | 9 | 16 | 甲寅 |
| 447 | 1555 | 3888 | 34 | 10 | 乙卯 | 507 | 1495 | 3828 | 8 | 燕山 | 乙卯 | 567 | 1435 | 3768 | 10 | 17 | 乙卯 |
| 446 | 1556 | 3889 | 35 | 11 | 丙辰 | 506 | 1496 | 3829 | 9 | 2 | 丙辰 | 566 | 1436 | 3769 | 英宗 | 18 | 丙辰 |
| 445 | 1557 | 3890 | 36 | 12 | 丁巳 | 505 | 1497 | 3830 | 10 | 3 | 丁巳 | 565 | 1437 | 3770 | 正統 | 19 | 丁巳 |
| 444 | 1558 | 3891 | 37 | 13 | 戊午 | 504 | 1498 | 3831 | 11 | 4 | 戊午 | 564 | 1438 | 3771 | 3 | 20 | 戊午 |
| 443 | 1559 | 3892 | 38 | 14 | 己未 | 503 | 1499 | 3832 | 12 | 5 | 己未 | 563 | 1439 | 3772 | 4 | 21 | 己未 |
| 442 | 1560 | 3893 | 39 | 15 | 庚申 | 502 | 1500 | 3833 | 13 | 6 | 庚申 | 562 | 1440 | 3773 | 5 | 22 | 庚申 |
| 441 | 1561 | 3894 | 40 | 16 | 辛酉 | 501 | 1501 | 3834 | 14 | 7 | 辛酉 | 561 | 1441 | 3774 | 6 | 23 | 辛酉 |
| 440 | 1562 | 3895 | 41 | 17 | 壬戌 | 500 | 1502 | 3835 | 15 | 8 | 壬戌 | 560 | 1442 | 3775 | 7 | 24 | 壬戌 |
| 439 | 1563 | 3896 | 42 | 18 | 癸亥 | 499 | 1503 | 3836 | 16 | 9 | 癸亥 | 559 | 1443 | 3776 | 8 | 25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清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明.清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明 | 李朝 | 干支 |
|---|---|---|---|---|---|---|---|---|---|---|---|---|---|---|---|---|---|
| 318 | 1684 | 4017 | 23 | 10 | 甲子 | 378 | 1624 | 3957 | 4 | 2 | 甲子 | 438 | 1564 | 3897 | 43 | 19 | 甲子 |
| 317 | 1685 | 4018 | 24 | 11 | 乙丑 | 377 | 1625 | 3958 | 5 | 3 | 乙丑 | 437 | 1565 | 3898 | 44 | 20 | 乙丑 |
| 316 | 1686 | 4019 | 25 | 12 | 丙寅 | 376 | 1626 | 3959 | 6 | 4 | 丙寅 | 436 | 1566 | 3899 | 45 | 21 | 丙寅 |
| 315 | 1687 | 4020 | 26 | 13 | 丁卯 | 375 | 1627 | 3960 | 7 | 5 | 丁卯 | 435 | 1567 | 3900 | 穆宗 | 22 | 丁卯 |
| 314 | 1688 | 4021 | 27 | 14 | 戊辰 | 374 | 1628 | 3961 | 毅宗 | 6 | 戊辰 | 434 | 1568 | 3901 | 隆慶 | 宣祖 | 戊辰 |
| 313 | 1689 | 4022 | 28 | 15 | 己巳 | 373 | 1629 | 3962 | 崇禎 | 7 | 己巳 | 433 | 1569 | 3902 | 3 | 2 | 己巳 |
| 312 | 1690 | 4023 | 29 | 16 | 庚午 | 372 | 1630 | 3963 | 3 | 8 | 庚午 | 432 | 1570 | 3903 | 4 | 3 | 庚午 |
| 311 | 1691 | 4024 | 30 | 17 | 辛未 | 371 | 1631 | 3964 | 4 | 9 | 辛未 | 431 | 1571 | 3904 | 5 | 4 | 辛未 |
| 310 | 1692 | 4025 | 31 | 18 | 壬申 | 370 | 1632 | 3965 | 5 | 10 | 壬申 | 430 | 1572 | 3905 | 6 | 5 | 壬申 |
| 309 | 1693 | 4026 | 32 | 19 | 癸酉 | 369 | 1633 | 3966 | 6 | 11 | 癸酉 | 429 | 1573 | 3906 | 神宗萬歷 | 6 | 癸酉 |
| 308 | 1694 | 4027 | 33 | 20 | 甲戌 | 368 | 1634 | 3967 | 7 | 12 | 甲戌 | 428 | 1574 | 3907 | 2 | 7 | 甲戌 |
| 307 | 1695 | 4028 | 34 | 21 | 乙亥 | 367 | 1635 | 3968 | 8 | 13 | 乙亥 | 427 | 1575 | 3908 | 3 | 8 | 乙亥 |
| 306 | 1696 | 4029 | 35 | 22 | 丙子 | 366 | 1636 | 3969 | 清1 9 | 14 | 丙子 | 426 | 1576 | 3909 | 4 | 9 | 丙子 |
| 305 | 1697 | 4030 | 36 | 23 | 丁丑 | 365 | 1637 | 3970 | 太 10 | 15 | 丁丑 | 425 | 1577 | 3910 | 5 | 10 | 丁丑 |
| 304 | 1698 | 4031 | 37 | 24 | 戊寅 | 364 | 1638 | 3971 | 宗 11 | 16 | 戊寅 | 424 | 1578 | 3911 | 6 | 11 | 戊寅 |
| 303 | 1699 | 4032 | 38 | 25 | 己卯 | 363 | 1639 | 3972 | 崇 12 | 17 | 己卯 | 423 | 1579 | 3912 | 7 | 12 | 己卯 |
| 302 | 1700 | 4033 | 39 | 26 | 庚辰 | 362 | 1640 | 3973 | 德 13 | 18 | 庚辰 | 422 | 1580 | 3913 | 8 | 13 | 庚辰 |
| 301 | 1701 | 4034 | 40 | 27 | 辛巳 | 361 | 1641 | 3974 | 6 14 | 19 | 辛巳 | 421 | 1581 | 3914 | 9 | 14 | 辛巳 |
| 300 | 1702 | 4035 | 41 | 28 | 壬午 | 360 | 1642 | 3975 | 7 15 | 20 | 壬午 | 420 | 1582 | 3915 | 10 | 15 | 壬午 |
| 299 | 1703 | 4036 | 42 | 29 | 癸未 | 359 | 1643 | 3976 | 8 16 | 21 | 癸未 | 419 | 1583 | 3916 | 11 | 16 | 癸未 |
| 298 | 1704 | 4037 | 43 | 30 | 甲申 | 358 | 1644 | 3977 | 順治 1 17 | 22 | 甲申 | 418 | 1584 | 3917 | 12 | 17 | 甲申 |
| 297 | 1705 | 4038 | 44 | 31 | 乙酉 | 357 | 1645 | 3978 | 弘光隆武 | 23 | 乙酉 | 417 | 1585 | 3918 | 13 | 18 | 乙酉 |
| 296 | 1706 | 4039 | 45 | 32 | 丙戌 | 356 | 1646 | 3979 | 3 紹武 | 24 | 丙戌 | 416 | 1586 | 3919 | 14 | 19 | 丙戌 |
| 295 | 1707 | 4040 | 46 | 33 | 丁亥 | 355 | 1647 | 3980 | 4 永明 | 25 | 丁亥 | 415 | 1587 | 3920 | 15 | 20 | 丁亥 |
| 294 | 1708 | 4041 | 47 | 34 | 戊子 | 354 | 1648 | 3981 | 5 永歷 | 26 | 戊子 | 414 | 1588 | 3921 | 16 | 21 | 戊子 |
| 293 | 1709 | 4042 | 48 | 35 | 己丑 | 353 | 1649 | 3982 | 6 3 | 27 | 己丑 | 413 | 1589 | 3922 | 17 | 22 | 己丑 |
| 292 | 1710 | 4043 | 49 | 36 | 庚寅 | 352 | 1650 | 3983 | 7 4 | 孝宗 | 庚寅 | 412 | 1590 | 3923 | 18 | 23 | 庚寅 |
| 291 | 1711 | 4044 | 50 | 37 | 辛卯 | 351 | 1651 | 3984 | 8 5 | 2 | 辛卯 | 411 | 1591 | 3924 | 19 | 24 | 辛卯 |
| 290 | 1712 | 4045 | 51 | 38 | 壬辰 | 350 | 1652 | 3985 | 9 6 | 3 | 壬辰 | 410 | 1592 | 3925 | 20 | 25 | 壬辰 |
| 289 | 1713 | 4046 | 52 | 39 | 癸巳 | 349 | 1653 | 3986 | 10 7 | 4 | 癸巳 | 409 | 1593 | 3926 | 21 | 26 | 癸巳 |
| 288 | 1714 | 4047 | 53 | 40 | 甲午 | 348 | 1654 | 3987 | 11 8 | 5 | 甲午 | 408 | 1594 | 3927 | 22 | 27 | 甲午 |
| 287 | 1715 | 4048 | 54 | 41 | 乙未 | 347 | 1655 | 3988 | 12 9 | 6 | 乙未 | 407 | 1595 | 3928 | 23 | 28 | 乙未 |
| 286 | 1716 | 4049 | 55 | 42 | 丙申 | 346 | 1656 | 3989 | 13 10 | 7 | 丙申 | 406 | 1596 | 3929 | 24 | 29 | 丙申 |
| 285 | 1717 | 4050 | 56 | 43 | 丁酉 | 345 | 1657 | 3990 | 14 11 | 8 | 丁酉 | 405 | 1597 | 3930 | 25 | 30 | 丁酉 |
| 284 | 1718 | 4051 | 57 | 44 | 戊戌 | 344 | 1658 | 3991 | 15 12 | 9 | 戊戌 | 404 | 1598 | 3931 | 26 | 31 | 戊戌 |
| 283 | 1719 | 4052 | 58 | 45 | 己亥 | 343 | 1659 | 3992 | 16 13 | 10 | 己亥 | 403 | 1599 | 3932 | 27 | 32 | 己亥 |
| 282 | 1720 | 4053 | 59 | 46 | 庚子 | 342 | 1660 | 3993 | 17 14 | 顯宗 | 庚子 | 402 | 1600 | 3933 | 28 | 33 | 庚子 |
| 281 | 1721 | 4054 | 60 | 景宗 | 辛丑 | 341 | 1661 | 3994 | 18 15 | 2 | 辛丑 | 401 | 1601 | 3934 | 29 | 34 | 辛丑 |
| 280 | 1722 | 4055 | 61 | 2 | 壬寅 | 340 | 1662 | 3995 | 清 | 3 | 壬寅 | 400 | 1602 | 3935 | 30 | 35 | 壬寅 |
| 279 | 1723 | 4056 | 世宗雍正 | 3 | 癸卯 | 339 | 1663 | 3996 | 聖祖康熙 | 4 | 癸卯 | 399 | 1603 | 3936 | 31 | 36 | 癸卯 |
| 278 | 1724 | 4057 | 2 | 4 | 甲辰 | 338 | 1664 | 3997 | 3 | 5 | 甲辰 | 398 | 1604 | 3937 | 32 | 37 | 甲辰 |
| 277 | 1725 | 4058 | 3 | 英祖 | 乙巳 | 337 | 1665 | 3998 | 4 | 6 | 乙巳 | 397 | 1605 | 3938 | 33 | 38 | 乙巳 |
| 276 | 1726 | 4059 | 4 | 2 | 丙午 | 336 | 1666 | 3999 | 5 | 7 | 丙午 | 396 | 1606 | 3939 | 34 | 39 | 丙午 |
| 275 | 1727 | 4060 | 5 | 3 | 丁未 | 335 | 1667 | 4000 | 6 | 8 | 丁未 | 395 | 1607 | 3940 | 35 | 40 | 丁未 |
| 274 | 1728 | 4061 | 6 | 4 | 戊申 | 334 | 1668 | 4001 | 7 | 9 | 戊申 | 394 | 1608 | 3941 | 36 | 41 | 戊申 |
| 273 | 1729 | 4062 | 7 | 5 | 己酉 | 333 | 1669 | 4002 | 8 | 10 | 己酉 | 393 | 1609 | 3942 | 37 | 光海 | 己酉 |
| 272 | 1730 | 4063 | 8 | 6 | 庚戌 | 332 | 1670 | 4003 | 9 | 11 | 庚戌 | 392 | 1610 | 3943 | 38 | 2 | 庚戌 |
| 271 | 1731 | 4064 | 9 | 7 | 辛亥 | 331 | 1671 | 4004 | 10 | 12 | 辛亥 | 391 | 1611 | 3944 | 39 | 3 | 辛亥 |
| 270 | 1732 | 4065 | 10 | 8 | 壬子 | 330 | 1672 | 4005 | 11 | 13 | 壬子 | 390 | 1612 | 3945 | 40 | 4 | 壬子 |
| 269 | 1733 | 4066 | 11 | 9 | 癸丑 | 329 | 1673 | 4006 | 12 | 14 | 癸丑 | 389 | 1613 | 3946 | 41 | 5 | 癸丑 |
| 268 | 1734 | 4067 | 12 | 10 | 甲寅 | 328 | 1674 | 4007 | 13 | 15 | 甲寅 | 388 | 1614 | 3947 | 42 | 6 | 甲寅 |
| 267 | 1735 | 4068 | 13 | 11 | 乙卯 | 327 | 1675 | 4008 | 14 | 肅宗 | 乙卯 | 387 | 1615 | 3948 | 43 | 7 | 乙卯 |
| 266 | 1736 | 4069 | 高宗乾隆 | 12 | 丙辰 | 326 | 1676 | 4009 | 15 | 2 | 丙辰 | 386 | 1616 | 3949 | 44 | 8 | 丙辰 |
| 265 | 1737 | 4070 | | 13 | 丁巳 | 325 | 1677 | 4010 | 16 | 3 | 丁巳 | 385 | 1617 | 3950 | 45 | 9 | 丁巳 |
| 264 | 1738 | 4071 | 3 | 14 | 戊午 | 324 | 1678 | 4011 | 17 | 4 | 戊午 | 384 | 1618 | 3951 | 46 | 10 | 戊午 |
| 263 | 1739 | 4072 | 4 | 15 | 己未 | 323 | 1679 | 4012 | 18 | 5 | 己未 | 383 | 1619 | 3952 | 47 | 11 | 己未 |
| 262 | 1740 | 4073 | 5 | 16 | 庚申 | 322 | 1680 | 4013 | 19 | 6 | 庚申 | 382 | 1620 | 3953 | 光宗泰昌 | 12 | 庚申 |
| 261 | 1741 | 4074 | 6 | 17 | 辛酉 | 321 | 1681 | 4014 | 20 | 7 | 辛酉 | 381 | 1621 | 3954 | 熹宗 | 13 | 辛酉 |
| 260 | 1742 | 4075 | 7 | 18 | 壬戌 | 320 | 1682 | 4015 | 21 | 8 | 壬戌 | 380 | 1622 | 3955 | 天啓 | 14 | 壬戌 |
| 259 | 1743 | 4076 | 8 | 19 | 癸亥 | 319 | 1683 | 4016 | 22 | 9 | 癸亥 | 379 | 1623 | 3956 | 3 | 仁祖 | 癸亥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清中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清 | 李朝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清 | 李朝 | 干支 |
|---|---|---|---|---|---|---|---|---|---|---|---|---|---|---|---|---|---|
| 138 | 1864 | 4197 | 3 | 高宗 | 甲子 | 198 | 1804 | 4137 | 9 | 4 | 甲子 | 258 | 1744 | 4077 | 9 | 20 | 甲子 |
| 137 | 1865 | 4198 | 4 | 2 | 乙丑 | 197 | 1805 | 4138 | 10 | 5 | 乙丑 | 257 | 1745 | 4078 | 10 | 21 | 乙丑 |
| 136 | 1866 | 4199 | 5 | 3 | 丙寅 | 196 | 1806 | 4139 | 11 | 6 | 丙寅 | 256 | 1746 | 4079 | 11 | 22 | 丙寅 |
| 135 | 1867 | 4200 | 6 | 4 | 丁卯 | 195 | 1807 | 4140 | 12 | 7 | 丁卯 | 255 | 1747 | 4080 | 12 | 23 | 丁卯 |
| 134 | 1868 | 4201 | 7 | 5 | 戊辰 | 194 | 1808 | 4141 | 13 | 8 | 戊辰 | 254 | 1748 | 4081 | 13 | 24 | 戊辰 |
| 133 | 1869 | 4202 | 8 | 6 | 己巳 | 193 | 1809 | 4142 | 14 | 9 | 己巳 | 253 | 1749 | 4082 | 14 | 25 | 己巳 |
| 132 | 1870 | 4203 | 9 | 7 | 庚午 | 192 | 1810 | 4143 | 15 | 10 | 庚午 | 252 | 1750 | 4083 | 15 | 26 | 庚午 |
| 131 | 1871 | 4204 | 10 | 8 | 辛未 | 191 | 1811 | 4144 | 16 | 11 | 辛未 | 251 | 1751 | 4084 | 16 | 27 | 辛未 |
| 130 | 1872 | 4205 | 11 | 9 | 壬申 | 190 | 1812 | 4145 | 17 | 12 | 壬申 | 250 | 1752 | 4085 | 17 | 28 | 壬申 |
| 129 | 1873 | 4206 | 12 | 10 | 癸酉 | 189 | 1813 | 4146 | 18 | 13 | 癸酉 | 249 | 1753 | 4086 | 18 | 29 | 癸酉 |
| 128 | 1874 | 4207 | 13 | 11 | 甲戌 | 188 | 1814 | 4147 | 19 | 14 | 甲戌 | 248 | 1754 | 4087 | 19 | 30 | 甲戌 |
| 127 | 1875 | 4208 | 光緒 | 12 | 乙亥 | 187 | 1815 | 4148 | 20 | 15 | 乙亥 | 247 | 1755 | 4088 | 20 | 31 | 乙亥 |
| 126 | 1876 | 4209 | 德宗 | 13 | 丙子 | 186 | 1816 | 4149 | 21 | 16 | 丙子 | 246 | 1756 | 4089 | 21 | 32 | 丙子 |
| 125 | 1877 | 4210 | 3 | 14 | 丁丑 | 185 | 1817 | 4150 | 22 | 17 | 丁丑 | 245 | 1757 | 4090 | 22 | 33 | 丁丑 |
| 124 | 1878 | 4211 | 4 | 15 | 戊寅 | 184 | 1818 | 4151 | 23 | 18 | 戊寅 | 244 | 1758 | 4091 | 23 | 34 | 戊寅 |
| 123 | 1879 | 4212 | 5 | 16 | 己卯 | 183 | 1819 | 4152 | 24 | 19 | 己卯 | 243 | 1759 | 4092 | 24 | 35 | 己卯 |
| 122 | 1880 | 4213 | 6 | 17 | 庚辰 | 182 | 1820 | 4153 | 25 | 20 | 庚辰 | 242 | 1760 | 4093 | 25 | 36 | 庚辰 |
| 121 | 1881 | 4214 | 7 | 18 | 辛巳 | 181 | 1821 | 4154 | 宣宗 | 21 | 辛巳 | 241 | 1761 | 4094 | 26 | 37 | 辛巳 |
| 120 | 1882 | 4215 | 8 | 19 | 壬午 | 180 | 1822 | 4155 | 道光 | 22 | 壬午 | 240 | 1762 | 4095 | 27 | 38 | 壬午 |
| 119 | 1883 | 4216 | 9 | 20 | 癸未 | 179 | 1823 | 4156 | 3 | 23 | 癸未 | 239 | 1763 | 4096 | 28 | 39 | 癸未 |
| 118 | 1884 | 4217 | 10 | 21 | 甲申 | 178 | 1824 | 4157 | 4 | 24 | 甲申 | 238 | 1764 | 4097 | 29 | 40 | 甲申 |
| 117 | 1885 | 4218 | 11 | 22 | 乙酉 | 177 | 1825 | 4158 | 5 | 25 | 乙酉 | 237 | 1765 | 4098 | 30 | 41 | 乙酉 |
| 116 | 1886 | 4219 | 12 | 23 | 丙戌 | 176 | 1826 | 4159 | 6 | 26 | 丙戌 | 236 | 1766 | 4099 | 31 | 42 | 丙戌 |
| 115 | 1887 | 4220 | 13 | 24 | 丁亥 | 175 | 1827 | 4160 | 7 | 27 | 丁亥 | 235 | 1767 | 4100 | 32 | 43 | 丁亥 |
| 114 | 1888 | 4221 | 14 | 25 | 戊子 | 174 | 1828 | 4161 | 8 | 28 | 戊子 | 234 | 1768 | 4101 | 33 | 44 | 戊子 |
| 113 | 1889 | 4222 | 15 | 26 | 己丑 | 173 | 1829 | 4162 | 9 | 29 | 己丑 | 233 | 1769 | 4102 | 34 | 45 | 己丑 |
| 112 | 1890 | 4223 | 16 | 27 | 庚寅 | 172 | 1830 | 4163 | 10 | 30 | 庚寅 | 232 | 1770 | 4103 | 35 | 46 | 庚寅 |
| 111 | 1891 | 4224 | 17 | 28 | 辛卯 | 171 | 1831 | 4164 | 11 | 31 | 辛卯 | 231 | 1771 | 4104 | 36 | 47 | 辛卯 |
| 110 | 1892 | 4225 | 18 | 29 | 壬辰 | 170 | 1832 | 4165 | 12 | 32 | 壬辰 | 230 | 1772 | 4105 | 37 | 48 | 壬辰 |
| 109 | 1893 | 4226 | 19 | 30 | 癸巳 | 169 | 1833 | 4166 | 13 | 33 | 癸巳 | 229 | 1773 | 4106 | 38 | 49 | 癸巳 |
| 108 | 1894 | 4227 | 20 | 31 | 甲午 | 168 | 1834 | 4167 | 14 | 34 | 甲午 | 228 | 1774 | 4107 | 39 | 50 | 甲午 |
| 107 | 1895 | 4228 | 21 | 32 | 乙未 | 167 | 1835 | 4168 | 15 | 憲宗 | 乙未 | 227 | 1775 | 4108 | 40 | 51 | 乙未 |
| 106 | 1896 | 4229 | 22 | 建陽 | 丙申 | 166 | 1836 | 4169 | 16 | 2 | 丙申 | 226 | 1776 | 4109 | 41 | 52 | 丙申 |
| 105 | 1897 | 4230 | 23 | 光武 | 丁酉 | 165 | 1837 | 4170 | 17 | 3 | 丁酉 | 225 | 1777 | 4110 | 42 | 正祖 | 丁酉 |
| 104 | 1898 | 4231 | 24 | 2 | 戊戌 | 164 | 1838 | 4171 | 18 | 4 | 戊戌 | 224 | 1778 | 4111 | 43 | 2 | 戊戌 |
| 103 | 1899 | 4232 | 25 | 3 | 己亥 | 163 | 1839 | 4172 | 19 | 5 | 己亥 | 223 | 1779 | 4112 | 44 | 3 | 己亥 |
| 102 | 1900 | 4233 | 26 | 4 | 庚子 | 162 | 1840 | 4173 | 20 | 6 | 庚子 | 222 | 1780 | 4113 | 45 | 4 | 庚子 |
| 101 | 1901 | 4234 | 27 | 5 | 辛丑 | 161 | 1841 | 4174 | 21 | 7 | 辛丑 | 221 | 1781 | 4114 | 46 | 5 | 辛丑 |
| 100 | 1902 | 4235 | 28 | 6 | 壬寅 | 160 | 1842 | 4175 | 22 | 8 | 壬寅 | 220 | 1782 | 4115 | 47 | 6 | 壬寅 |
| 99 | 1903 | 4236 | 29 | 7 | 癸卯 | 159 | 1843 | 4176 | 23 | 9 | 癸卯 | 219 | 1783 | 4116 | 48 | 7 | 癸卯 |
| 98 | 1904 | 4237 | 30 | 8 | 甲辰 | 158 | 1844 | 4177 | 24 | 10 | 甲辰 | 218 | 1784 | 4117 | 49 | 8 | 甲辰 |
| 97 | 1905 | 4238 | 31 | 9 | 乙巳 | 157 | 1845 | 4178 | 25 | 11 | 乙巳 | 217 | 1785 | 4118 | 50 | 9 | 乙巳 |
| 96 | 1906 | 4239 | 32 | 10 | 丙午 | 156 | 1846 | 4179 | 26 | 12 | 丙午 | 216 | 1786 | 4119 | 51 | 10 | 丙午 |
| 95 | 1907 | 4240 | 33 | 純宗 | 丁未 | 155 | 1847 | 4180 | 27 | 13 | 丁未 | 215 | 1787 | 4120 | 52 | 11 | 丁未 |
| 94 | 1908 | 4241 | 34 | 隆熙 | 戊申 | 154 | 1848 | 4181 | 28 | 14 | 戊申 | 214 | 1788 | 4121 | 53 | 12 | 戊申 |
| 93 | 1909 | 4242 | 宣統 | 3 | 己酉 | 153 | 1849 | 4182 | 29 | 15 | 己酉 | 213 | 1789 | 4122 | 54 | 13 | 己酉 |
| 92 | 1910 | 4243 | 2 | 倭政1 | 庚戌 | 152 | 1850 | 4183 | 30 | 哲宗 | 庚戌 | 212 | 1790 | 4123 | 55 | 14 | 庚戌 |
| 91 | 1911 | 4244 | 3 | 2 | 辛亥 | 151 | 1851 | 4184 | 文宗 | 2 | 辛亥 | 211 | 1791 | 4124 | 56 | 15 | 辛亥 |
| 90 | 1912 | 4245 | 中華1 | 3 | 壬子 | 150 | 1852 | 4185 | 咸豐 | 3 | 壬子 | 210 | 1792 | 4125 | 57 | 16 | 壬子 |
| 89 | 1913 | 4256 | 民國2 | 4 | 癸丑 | 149 | 1853 | 4186 | 3 | 4 | 癸丑 | 209 | 1793 | 4126 | 58 | 17 | 癸丑 |
| 88 | 1914 | 4247 | 3 | 5 | 甲寅 | 148 | 1854 | 4187 | 4 | 5 | 甲寅 | 208 | 1794 | 4127 | 59 | 18 | 甲寅 |
| 87 | 1915 | 4248 | 4 | 6 | 乙卯 | 147 | 1855 | 4188 | 5 | 6 | 乙卯 | 207 | 1795 | 4128 | 60 | 19 | 乙卯 |
| 86 | 1916 | 4249 | 5 | 7 | 丙辰 | 146 | 1856 | 4189 | 6 | 7 | 丙辰 | 206 | 1796 | 4129 | 仁宗 | 20 | 丙辰 |
| 85 | 1917 | 4250 | 6 | 8 | 丁巳 | 145 | 1857 | 4190 | 7 | 8 | 丁巳 | 205 | 1797 | 4130 | 嘉慶 | 21 | 丁巳 |
| 84 | 1918 | 4251 | 7 | 9 | 戊午 | 144 | 1858 | 4191 | 8 | 9 | 戊午 | 204 | 1798 | 4131 | 3 | 22 | 戊午 |
| 83 | 1919 | 4252 | 8 | 10 | 己未 | 143 | 1859 | 4192 | 9 | 10 | 己未 | 203 | 1799 | 4132 | 4 | 23 | 己未 |
| 82 | 1920 | 4253 | 9 | 11 | 庚申 | 142 | 1860 | 4193 | 10 | 11 | 庚申 | 202 | 1800 | 4133 | 5 | 24 | 庚申 |
| 81 | 1921 | 4254 | 10 | 12 | 辛酉 | 141 | 1861 | 4194 | 11 | 12 | 辛酉 | 201 | 1801 | 4134 | 6 | 純祖 | 辛酉 |
| 80 | 1922 | 4255 | 11 | 13 | 壬戌 | 140 | 1862 | 4195 | 穆宗 | 13 | 壬戌 | 200 | 1802 | 4135 | 7 | 2 | 壬戌 |
| 79 | 1923 | 4256 | 12 | 14 | 癸亥 | 139 | 1863 | 4196 | 同治 | 14 | 癸亥 | 199 | 1803 | 4136 | 8 | 3 | 癸亥 |

# 紀元早見表

우리의 文獻에는 中國 및 其他 年號가 많이 쓰여있다.

이것을 우리 年號로 또는 檀紀, 西紀 年號로 換算하여 보기 爲하여 다음에 그 早見表를 붙인다.

| | | | |
|---|---|---|---|
| 檀君 | 紀元 | 西紀 | + 2333 |
| 日本 | 紀元 | 西紀 | + 660 |
| 回敎 | 紀元 | 西紀 | + 621 |
| 孔子 | 紀元 | 西紀 | + 551 |
| 佛敎 | 紀元 | 西紀 | + 544 |
| 天道敎 | 紀元 | 西紀 | − 1857 |
| 堯帝 | 紀元 | 西紀 | + 2357 |
| 秦始皇 | 紀元 | 西紀 | + 246 |
| 漢高祖 | 紀元 | 西紀 | + 206 |
| 唐 | 紀元 | 西紀 | − 617 |
| 宋 | 紀元 | 西紀 | − 959 |
| 元 | 紀元 | 西紀 | − 1279 |
| 明 | 紀元 | 西紀 | − 1367 |
| 清 | 紀元 | 西紀 | − 1661 |
| 中華民國 | 紀元 | 西紀 | − 1911 |
| 新羅 | 紀元 | 西紀 | + 57 |
| 高句麗 | 紀元 | 西紀 | + 37 |
| 百濟 | 紀元 | 西紀 | + 18 |
| 高麗 | 紀元 | 西紀 | − 917 |
| 朝鮮 | 紀元 | 西紀 | − 1391 |
| 光復 | 紀元 | 西紀 | − 1945 |
| 大韓民國 | 紀元 | 西紀 | − 1948 |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中 | 大韓民國 | 干支 | 年數 | 西紀 | 檀紀 | 中 | 大韓民國 | 干支 |
|---|---|---|---|---|---|---|---|---|---|---|---|
| 18 | 1984 | 4317 | 73 | 37 | 甲子 | 78 | 1924 | 4257 | 13 | 15 | 甲子 |
| 17 | 1985 | 4318 | 74 | 38 | 乙丑 | 77 | 1925 | 4258 | 14 | 16 | 乙丑 |
| 16 | 1986 | 4319 | 75 | 39 | 丙寅 | 76 | 1926 | 4259 | 15 | 17 | 丙寅 |
| 15 | 1987 | 4320 | 76 | 40 | 丁卯 | 75 | 1927 | 4260 | 16 | 18 | 丁卯 |
| 14 | 1988 | 4321 | 77 | 41 | 戊辰 | 74 | 1928 | 4261 | 17 | 19 | 戊辰 |
| 13 | 1989 | 4322 | 78 | 42 | 己巳 | 73 | 1929 | 4262 | 18 | 20 | 己巳 |
| 12 | 1990 | 4323 | 79 | 43 | 庚午 | 72 | 1930 | 4263 | 19 | 21 | 庚午 |
| 11 | 1991 | 4324 | 80 | 44 | 辛未 | 71 | 1931 | 4264 | 20 | 22 | 辛未 |
| 10 | 1992 | 4325 | 81 | 45 | 壬申 | 70 | 1932 | 4265 | 21 | 23 | 壬申 |
| 9 | 1993 | 4326 | 82 | 46 | 癸酉 | 69 | 1933 | 4266 | 22 | 24 | 癸酉 |
| 8 | 1994 | 4327 | 83 | 47 | 甲戌 | 68 | 1934 | 4267 | 23 | 25 | 甲戌 |
| 7 | 1995 | 4328 | 84 | 48 | 乙亥 | 67 | 1935 | 4268 | 24 | 26 | 乙亥 |
| 6 | 1996 | 4329 | 85 | 49 | 丙子 | 66 | 1936 | 4269 | 25 | 27 | 丙子 |
| 5 | 1997 | 4330 | 86 | 50 | 丁丑 | 65 | 1937 | 4270 | 26 | 28 | 丁丑 |
| 4 | 1998 | 4331 | 87 | 51 | 戊寅 | 64 | 1938 | 4271 | 27 | 29 | 戊寅 |
| 3 | 1999 | 4332 | 88 | 52 | 己卯 | 63 | 1939 | 4272 | 28 | 30 | 己卯 |
| 2 | 2000 | 4333 | 89 | 53 | 庚辰 | 62 | 1940 | 4273 | 29 | 31 | 庚辰 |
| 1 | 2001 | 4334 | 90 | 54 | 辛巳 | 61 | 1941 | 4274 | 30 | 32 | 辛巳 |
| 1後 | 2002 | 4335 | 91 | 55 | 壬午 | 60 | 1942 | 4275 | 31 | 33 | 壬午 |
| 2後 | 2003 | 4336 | 92 | 56 | 癸未 | 59 | 1943 | 4276 | 32 | 34 | 癸未 |
| 3後 | 2004 | 4337 | 93 | 57 | 甲申 | 58 | 1944 | 4277 | 33 | 35 | 甲申 |
| 4後 | 2005 | 4338 | 94 | 58 | 乙酉 | 57 | 1945 | 4278 | 34 | 光復1 | 乙酉 |
| 5後 | 2006 | 4339 | 95 | 59 | 丙戌 | 56 | 1946 | 4279 | 35 | 2 | 丙戌 |
| 6後 | 2007 | 4340 | 96 | 60 | 丁亥 | 55 | 1947 | 4280 | 36 | 3 | 丁亥 |
| 7後 | 2008 | 4341 | 97 | 61 | 戊子 | 54 | 1948 | 4281 | 37 | 建國1 | 戊子 |
| 8後 | 2009 | 4342 | 98 | 62 | 己丑 | 53 | 1949 | 4282 | 38 | 2 | 己丑 |
| 9後 | 2010 | 4343 | 99 | 63 | 庚寅 | 52 | 1950 | 4283 | 39 | 3 | 庚寅 |
| 10後 | 2011 | 4344 | 100 | 64 | 辛卯 | 51 | 1951 | 4284 | 40 | 4 | 辛卯 |
| 11後 | 2012 | 4345 | 101 | 65 | 壬辰 | 50 | 1952 | 4285 | 41 | 5 | 壬辰 |
| 12後 | 2013 | 4346 | 102 | 66 | 癸巳 | 49 | 1953 | 4286 | 42 | 6 | 癸巳 |
| 13後 | 2014 | 4347 | 103 | 67 | 甲午 | 48 | 1954 | 4287 | 43 | 7 | 甲午 |
| 14後 | 2015 | 4348 | 104 | 68 | 乙未 | 47 | 1955 | 4288 | 44 | 8 | 乙未 |
| 15後 | 2016 | 4349 | 105 | 69 | 丙申 | 46 | 1956 | 4289 | 45 | 9 | 丙申 |
| 16後 | 2017 | 4350 | 106 | 70 | 丁酉 | 45 | 1957 | 4290 | 46 | 10 | 丁酉 |
| 17後 | 2018 | 4351 | 107 | 71 | 戊戌 | 44 | 1958 | 4291 | 47 | 11 | 戊戌 |
| 18後 | 2019 | 4352 | 108 | 72 | 己亥 | 43 | 1959 | 4292 | 48 | 12 | 己亥 |
| 19後 | 2020 | 4353 | 109 | 73 | 庚子 | 42 | 1960 | 4293 | 49 | 13 | 庚子 |
| 20後 | 2021 | 4354 | 110 | 74 | 辛丑 | 41 | 1961 | 4294 | 50 | 14 | 辛丑 |
| 21後 | 2022 | 4355 | 111 | 75 | 壬寅 | 40 | 1962 | 4295 | 51 | 15 | 壬寅 |
| 22後 | 2023 | 4356 | 112 | 76 | 癸卯 | 39 | 1963 | 4296 | 52 | 16 | 癸卯 |
| 23後 | 2024 | 4357 | 113 | 77 | 甲辰 | 38 | 1964 | 4297 | 53 | 17 | 甲辰 |
| 24後 | 2025 | 4358 | 114 | 78 | 乙巳 | 37 | 1965 | 4298 | 54 | 18 | 乙巳 |
| 25後 | 2026 | 4359 | 115 | 79 | 丙午 | 36 | 1966 | 4299 | 55 | 19 | 丙午 |
| 26後 | 2027 | 4360 | 116 | 80 | 丁未 | 35 | 1967 | 4300 | 56 | 20 | 丁未 |
| 27後 | 2028 | 4361 | 117 | 81 | 戊申 | 34 | 1968 | 4301 | 57 | 21 | 戊申 |
| 28後 | 2029 | 4362 | 118 | 82 | 己酉 | 33 | 1969 | 4302 | 58 | 22 | 己酉 |
| 29後 | 2030 | 4363 | 119 | 83 | 庚戌 | 32 | 1970 | 4303 | 59 | 23 | 庚戌 |
| 30後 | 2031 | 4364 | 120 | 84 | 辛亥 | 31 | 1971 | 4304 | 60 | 24 | 辛亥 |
| 31後 | 2032 | 4365 | 121 | 85 | 壬子 | 30 | 1972 | 4305 | 61 | 25 | 壬子 |
| 32後 | 2033 | 4366 | 122 | 86 | 癸丑 | 29 | 1973 | 4306 | 62 | 26 | 癸丑 |
| 33後 | 2034 | 4367 | 123 | 87 | 甲寅 | 28 | 1974 | 4307 | 63 | 27 | 甲寅 |
| 34後 | 2035 | 4368 | 124 | 88 | 乙卯 | 27 | 1975 | 4308 | 64 | 28 | 乙卯 |
| 35後 | 2036 | 4369 | 125 | 89 | 丙辰 | 26 | 1976 | 4309 | 65 | 29 | 丙辰 |
| 36後 | 2037 | 4370 | 126 | 90 | 丁巳 | 25 | 1977 | 4310 | 66 | 30 | 丁巳 |
| 37後 | 2038 | 4371 | 127 | 91 | 戊午 | 24 | 1978 | 4311 | 67 | 31 | 戊午 |
| 38後 | 2039 | 4372 | 128 | 92 | 己未 | 23 | 1979 | 4312 | 68 | 32 | 己未 |
| 39後 | 2040 | 4373 | 129 | 93 | 庚申 | 22 | 1980 | 4313 | 69 | 33 | 庚申 |
| 40後 | 2041 | 4374 | 130 | 94 | 辛酉 | 21 | 1981 | 4314 | 70 | 34 | 辛酉 |
| 41後 | 2042 | 4375 | 131 | 95 | 壬戌 | 20 | 1982 | 4315 | 71 | 35 | 壬戌 |
| 42後 | 2043 | 4376 | 132 | 96 | 癸亥 | 19 | 1983 | 4316 | 72 | 36 | 癸亥 |

# 收單指導委員

司正公派 在文
校理公派 偉根 炳安
文貞公派 英憲 榮燮 基德 八鎬 炳周
老壽 秉萬 在鳳 仁錫 上柄
在成 洪筆 秉賢 殷燮 泰燮
溶福 甲老 在輹 萬燮 周溥
秉甲 星老 秉善 仁燮 裕鎭
大寧君派 元鉉 鍾振 海鎭 瀅植
書雲副正公派 完春
縣監公派 昌燮 元善 小炫 在日
佐郎公派 光赫 光勳 光宇 炳學 允植
欽德 東燮 鎭成 在權 榮錫
世雄 昊龍 晩秀 炳珏 鎭斗
元默 鳳鎬 仁煥 尚鶴 榮述
仁植

生員公派 鑒 連壽 溶仁
進士公(垠)派 碩在 東洙
典翰公派 良燮 秉模 今燮
判司僕寺公派 秉愛

承旨公派 炳泰 起雲 在球 聖欽 一炳
鍾南 慶鎭 判鎭 丁太 泰錫
鳳洙 景彦 柄準 吉柱 泳澤
采鉉 利涉 正洙 泳仁 載休
圭生 東植 涓植 宗柱
進士公(尹望)派 在殷 聖浩 榮柱
將仕郎公派 長善
進士公(尹卓)派 泳洪
左尹公派 洸善
監察公派 秉熙 載仁 載天 壽福 琮垈
貳洙 定甲
少尹公派 華植
典書公(河)派 相烈
海陵君派 炳天 載完 魯鉉 璋燮 倫圭
昌宇 昌烈 明緣 道植 東燮
熙燮

# 贊助金寄託芳名錄

名譽會長 在衡 二、〇〇〇、〇〇〇
會長 元植 五、〇〇〇、〇〇〇
首席副會長（譜書編纂委員長） 吉埈 三、〇〇〇、〇〇〇
副會長 天溥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同 洙東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同 用根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同 萬基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同 龍九 二、〇〇〇、〇〇〇
同 翼列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 奉燮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 明煥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 秉倫 一、〇〇〇、〇〇〇
顧問 龍珠 一、〇〇〇、〇〇〇
監事 東植 一、〇〇〇、〇〇〇
宗誌編纂委員長 俊基 五〇〇、〇〇〇
同 副委員長 愚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 副委員長 康賢 一、〇〇〇、〇〇〇
幹事長 承君 一、〇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光茂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城東區） 永哲 一、〇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仁求 一、〇〇〇、〇〇〇
同（仁川北區） 昌浩 一、〇〇〇、〇〇〇
副幹事長 焞正 五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光嵩 五〇〇、〇〇〇
同 萬秀 五〇〇、〇〇〇
전남강진군군동면용소리 在烈 五〇〇、〇〇〇
佐郎公派서울中和洞門中 五〇〇、〇〇〇
事業幹事 昌燮 三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新內洞） 光勳 三〇〇、〇〇〇
同 秉羽 三〇〇、〇〇〇
同（江南區） 昌浩 三〇〇、〇〇〇
大寧君派慶北義城郡新平門中 三〇〇、〇〇〇
縣監公派全南康津門中 三〇〇、〇〇〇
전남강진군군동면용소리 在允 三〇〇、〇〇〇
顧問 明憲 二〇〇、〇〇〇
事務局長 炳弼 二〇〇、〇〇〇

財務幹事 大善 二〇〇、〇〇〇
大同譜編纂幹事 瀅植 二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湘鎬 二〇〇、〇〇〇
同 秀逸 二〇〇、〇〇〇
同 在焜 二〇〇、〇〇〇
同 宗植 二〇〇、〇〇〇
同 喆熙 二〇〇、〇〇〇
同 得珠 二〇〇、〇〇〇
同 興善 二〇〇、〇〇〇
青瓦台政務首席 昌潤 二〇〇、〇〇〇
國會議員 箕善 二〇〇、〇〇〇
國會議員 薰 二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남구압구정동 赫 二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능동 奉喜 二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북구장위동 秉周 二〇〇、〇〇〇
서울영등포구여의도동 鶴璇 二〇〇、〇〇〇
仁川남구용현동 長洙 二〇〇、〇〇〇
경기파주군광탄면 昌鉉 二〇〇、〇〇〇
경기포천군내면 洙植 二〇〇、〇〇〇

충북충주시안림동 昌壽 二〇〇、〇〇〇
佐郎公派華川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生員公派醴泉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進士公派聞慶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進士公派唐津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典翰公派佛智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典翰公派鳩林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監察公派咸平門中 二〇〇、〇〇〇
全北임실군관촌면덕천리 允讚 一五〇、〇〇〇
副幹事 長順炫 一〇〇、〇〇〇
總務幹事 光宇 一〇〇、〇〇〇
總務副幹事 賞均 一〇〇、〇〇〇
財務副幹事 基奉 一〇〇、〇〇〇
組織幹事 良燮 一〇〇、〇〇〇
組織副幹事 光勳 一〇〇、〇〇〇
事業副幹事 鮮植 一〇〇、〇〇〇
弘報幹事 鳳燮 一〇〇、〇〇〇
弘報副幹事 英憲 一〇〇、〇〇〇
宗務幹事 在夏 一〇〇、〇〇〇

宗務副幹事 明植 一〇〇、〇〇〇

宗誌編纂委員 永哲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承萬 一〇〇、〇〇〇

同 理燮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昌燮 一〇〇、〇〇〇

同 起鎬 一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慶善 一〇〇、〇〇〇

同 觀郁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根春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基福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東烈 一〇〇、〇〇〇

同 秉熙 一〇〇、〇〇〇

同 炳一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寶圭 一〇〇、〇〇〇

同 三求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尚哲 一〇〇、〇〇〇

同 錫天 一〇〇、〇〇〇

同 聖溥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承律 一〇〇、〇〇〇

運營委員 承福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永坤 一〇〇、〇〇〇

同 玉燮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元植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在植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在新 一〇〇、〇〇〇

同 載豊 一〇〇、〇〇〇

同 禎燮 一〇〇、〇〇〇

同 鍾勳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宗燮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周溥 一〇〇、〇〇〇

同 俊錫 一〇〇、〇〇〇

同 詫寬 一〇〇、〇〇〇

同 憲 一〇〇、〇〇〇

同 鉉 一〇〇、〇〇〇

同 和燮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남구대치동 承烈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남구대치동 漢九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남구대치동 貞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남구대치동 榮直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동구천호동 光純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동구길동 智煥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동구고덕동 鍾雲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동구성내동 仁燮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강서구화곡동 德振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관악구봉천五동 德壽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구로주공아파트 秉琇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궁동 炳復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독산동 七鉉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시흥본동 炳憲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시흥四동 元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신도림동 鍾根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오류동 漢德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구로구오류二동 忠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노원구월계二동 吉盛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도봉구수유三동 光弼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도봉구미아七동 昌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동대문구이문三동 老春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동대문구제기二동 相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동작구상도四동 相顯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동작구신대방동 鍾禮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마포구대흥동 承學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마포구성산동 閏燮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마포구용강동 榮壽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대문구북아현동 渭老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반포二동 鎭弼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방배동 萬根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서초동 在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서초동 在寬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서초동 虎鎭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서초구서초동 榮坌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금호동 光國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마장동 永善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중곡동 承俊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중곡一동 東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동구성수동一가 炳安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북구장위二동 東原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북구하월곡동 允根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성북구하월곡동 玉千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송파구문정동 仁範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양천구신정一동 浩範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양천구목二동 永哲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영등포구신길五동 太郎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영등포구양평동 下仙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은평구녹번동 俊植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종로구평창동 載暾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종로구신문로二가 承錄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중구신당二동 光元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중구신당二동 榮燮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중구신당五동 宗順 一〇〇、〇〇〇
서울중랑구중화동 性壽 一〇〇、〇〇〇
釜山금정구부곡二동 在日 一〇〇、〇〇〇
大邱남구대명一〇동 道植 一〇〇、〇〇〇
仁川남구숭의동 承璉 一〇〇、〇〇〇
仁川남구옥연一동 仁順 一〇〇、〇〇〇
仁川남구주안七동 璣燮 一〇〇、〇〇〇

인천남동구구월二동 昌烈 一〇〇、〇〇〇
인천남동구만수동 常彦 一〇〇、〇〇〇
인천동구화수一동 光浩 一〇〇、〇〇〇
인천북구청천동 永溥 一〇〇、〇〇〇
인천북구청천동 順龍 一〇〇、〇〇〇
光州서구주월一동 炳勳 一〇〇、〇〇〇
大田대덕구법동 益壽 一〇〇、〇〇〇
大田동구오정동 文溥 一〇〇、〇〇〇
大田중구호동 鎭燮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부천시남구상동 俶鉉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부천시남구심곡동 先昌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부천시남구송내동 君三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부천시중구원종동 壽燮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수원시지동 承福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안양시관양동 英燮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안양시안양동 聖善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안양시안양八동 鍾賢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의왕시내손二동 熙大 一〇〇、〇〇〇
京畿의정부시신곡동 昌植 一〇〇、〇〇〇

| | | |
|---|---|---|
| 京畿강화군교동면지석리 | 貞洙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김포군양촌면학운리 | 明淳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안성군안성읍신흥동 | 承鎬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안성군삼죽면용월리 | 八鎬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용인군남사면원암리 | 秉夏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용인군수지면성복리 | 鍾弼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이천군부발면신하리 | 夏榮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파주군광탄면신산리 | 京鉉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파주군파주읍향양리 | 殷敏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평택군고덕면율포리 | 光洙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포천군관인면삼율리 | 光雲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화성군봉담면상三리 | 壹權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양주군남면신산리 | 斗基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여주군북내면추암리 | 在元 | 一〇〇、〇〇〇 |
| 京畿안성군안성읍연지동 | 椿泳 | 一〇〇、〇〇〇 |
| 江原춘천시죽림동 | 庚喆 | 一〇〇、〇〇〇 |
| 江原동해시북三동 | 承萬 | 一〇〇、〇〇〇 |
| 江原속초시중앙동 | 淳哲 | 一〇〇、〇〇〇 |
| 강원횡성군공근면어돈리 | 順泰 | 一〇〇、〇〇〇 |

| | | |
|---|---|---|
| 忠北제천시청전동 | 光烈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北단양어성천면대전리 | 在鉉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온양시권곡동 | 老壽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천안시다가동 | 義淳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당진대호지면송전리 | 永大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당진군면천면송학리 | 興學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당진군신평면신송리 | 秉萬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당진군우강면부장리 | 在鳳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보령군청라면의평리 | 明植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보령군청라면의평리 | 光亨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서천군비인면칠기리 | 上柄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아사군도고면신언리 | 重益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아사군둔포면장재리 | 光奭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아산군신창면황산리 | 裕鎭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예산군삽교읍하포리 | 起燮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홍성군홍성읍신성리 | 秉奭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홍성군홍성읍오관리 | 三相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홍성군홍성읍오관리 | 興燮 | 一〇〇、〇〇〇 |
| 忠南홍성군홍북면석택리 | 喜燮 | 一〇〇、〇〇〇 |

忠南공주군유구면문금리 容喆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전주시동산동 長鎬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전주시평화동 廷燮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군산시신창동 頌基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이리시용제동 大欽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고창군대산면해룡리 寅燮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옥구군옥구읍어은리 鎧均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완주군비봉면대치리 東均 一〇〇、〇〇〇

全北익산군삼기면오룡리 秉甲 一〇〇、〇〇〇

慶北구미시사곡동 佑鎬 一〇〇、〇〇〇

慶北포항시죽도동 聖玉 一〇〇、〇〇〇

慶北문경군영순면포내리 鶴九 一〇〇、〇〇〇

慶北봉화군봉화읍포저리 炳珏 一〇〇、〇〇〇

濟州서귀포시중앙동 斗玉 一〇〇、〇〇〇

濟州남제주남원읍신례리 永秀 一〇〇、〇〇〇

佐郎公派雙栢堂門中 一〇〇、〇〇〇

生員公派慶北蔚珍門中 一〇〇、〇〇〇

生員公派黃海道海南門中 一〇〇、〇〇〇

監察公派慶南晋陽門中 一〇〇、〇〇〇

承旨公派慶北盈德門中 一〇〇、〇〇〇

# 編纂後記

愚 (編輯主幹)

◇ 한 氏族의 世系를 일목요연하게 기록을 해 내려간다고 하는 것은 참으로 意義가 있는 일이다。더욱이 血緣관계와 家族倫理를 人倫의 根本으로 숭상하는 우리나라의 경우 이른바 뚜렷한 家門에서는 거의가 傳統的으로 이 譜書를 엮어서 펴내는 일을 큰 보람으로 여겨오고 있다。

그러므로 한때 「門閥之盛이 一時無比」(註 : 高麗史 卷九十五)의 형세였던 우리 海州崔氏家門에서 大同譜를 펴내는 것은 극히 당연한 일로 받아 들여질 수 있는 일이겠으나、그러나 이번에 編纂한 大同譜는 民族的으로 推仰을 받는 先祖 文憲公의 誕辰一千周年을 紀念하는 뜻이 담겨져 있다는데 더 높은 價値를 부여하게 되는 것이다。

特히 文憲公誕辰一千周年을 紀念하는 여러 行事를 擧門中的으로 成功裡에 치루는데 物心兩面으로 最善을 다하고도 大同譜編纂을 推進한 것은 門中의 熱火같은 聲援이 견인력이 되었지만 그보다 譜書編纂事業을 企劃하고 着實히 그 기틀을 닦아준 在衡初代會長의 功이 밑받침이 되었던 것이다。

◇ 그만큼 이번의 庚午譜는 全國宗族들이 거는 期待가 컸으며 이에 積極 副應하려는 吉埈 譜書編纂委員長의 意慾 또한 대단한 것이였다。

그리하여 編輯當務者는 그 內容이나 体裁에서 우리나라 譜書史의 새 紀元이 되게 하겠다는 執念으로 企劃에 착수 하였으며 몇몇 사람의 獨善을 피하고자 여러 經路를 통해서 門中의 여론을 廣範圍하게 수렴하고 여기에 專門家의 지혜를 곁들였던 것이다。

◇ 우선 体裁에 있어서 取扱이나 보관상의 편의등을 考慮하여 譜書의 定型처럼 여겼던 종래 体裁의 舊殼을 탈피、四六倍判洋裝本으로 整形을 하였으며、子孫錄의 字体 또한 필사체에 가까운 新楷書体를 채택하여 譜書 本來의 느낌을 살리면서 現代美와 調和를 이루게 하였다。

또 근래의 譜書에서 通常 사용하고 있는 白上紙는 그 부피나 重量面에서 卷當二、〇〇〇쪽 가까운 우리 譜書에는 適合치가

않아 韓國族譜史上 처음으로 라이온코오트紙라고 하는 特殊薄葉紙를 使用하였다。더구나 이 用紙는 모든 다른 종이와 달리 알칼리性이어서 長久히 保存하는데 適合하여 그야말로 一擧兩得의 實을 걷우었다고 할 수가 있다。

◇ 그리고 全八卷 한帙中 그 首卷에는 家藏과 文獻을 輯錄하였는데、貴重한 이 資料들이 純漢文이여서 많은 宗親들이 解讀하지 못하는 현실을 勘案하고 이를 알기쉬운 우리말로 完譯을 하였다。

특히 收錄할 內容과 飜譯문제를 다루기 위하여 特設飜譯小委員會를 구성하고 여러차례 會合을 거듭하면서 一定한 基準을 마련 그 基準에 따라 收錄할 內容을 엄선하였다。그러나 文莊公(尚書令諱惟吉) 관계의 文獻이나 資料는 傳해 내려오는 것들이 未洽하여 이를 補完하려고 當該系派의 協助를 依賴하는등 努力을 기울였으나 時間관계등 如意롭지가 않아 系派에서 提供하는 資料에 依據하다보니 어쩔수 없이 소홀하게 되었다。그러나 앞으로 더 硏究하고 발굴하여 이를 補完하려고 한다。그리고 다른 一部 系派의 경우도 派祖의 略傳등의 자료 미비로 本意아니게 遺漏되었음을 밝히는 바이다。

한편 國譯은 충실을 기하기 위하여 前 光州博物館長 李乙浩博士와 古典文學專攻인 宗人康賢博士 그리고 起鎬博士등 權威있는 人士들에게 委囑을 하였다。

◇ 子孫錄의 編輯에 있어서는、一九六一年에 펴낸 辛丑譜를 근거로 하였으나 많은 部分 補正을 하였다。

一、總篇에는 始祖로부터 各派祖 先代까지 收錄을 하였으며、各派篇마다 間紙로 區分을 하고 系派祖부터 새로 시작을 하였다。

二、舊譜書에서는 各派 小門中別로 編纂을 하였었으나 이번의 庚午譜는 世系統을 明確히 하고 누구나 쉽게 이해를 할수 있도록 各派別로 區分、世數順으로 編纂하였다。

三、舊譜書에는 世數를、每卷 첫머리와 그리고 世數가 바뀔때에만 世數를 表記하였기 때문에 世數를 확인코자 할때에는 매우 번거로웠으나、이번의 庚午譜는 每卷 첫머리는 물론 每 짝수 쪽에다 世數를 表記하여 누구나 쉽게 世數를 알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四、過去의 譜書에는 主要 經歷을 官職 위주로 登載하였었으나、時代 상황이 價値의 多元化로 바뀌었기 때문에 登載하는 職位의 基準을 없애고 당사자들의 裁量에 依하여 登載토록 하였다。

五、現代는 男女가 平等한 橫的관계로 이루어지고 있음을 감안하여 女息들도 收單을 하였으며 특히 과거에는 出嫁한 딸의 경우 그 사위만을 登載하였으나、庚午譜에서는 어디까지나 海州崔氏 族譜라는 觀点에서 딸을 主格으로하고 사위는 그 딸의 夫로 하여 登載하였다。

六、특히 이번의 庚午譜는 그간 一部 系派名등의 잘못과 또 당연히 갈려야 할 系派가 갈려있지 않은 등의 錯誤를 是正하기 위해서 當該 系派門中의 建議와 考憑자료를 근거로 신중히 審議하고 다음과 같이 바로 잡아서 編纂하였다。따라서 종래의 二十一個派가 二十七個派로 늘어났다。

△系派名 變更

副司果公派(十五世諱淑)가 文貞公派로 바로 잡히다。

△新設되는 系派

直提學公派(十五世諱 河 )

執義公派(十五世諱承順)

進士公派(十五世諱尹望)

進士公派(十五世諱尹卓)

典書公派(十三世諱 河 )

縣監公派(十一世諱 瑀 )

七、從來의 譜書에는 年號를 干支로 表記하고 있었으나 政府에서도 西紀로 年號를 統一하고 있고 또 宗親들의 理解도 용이하리라 믿어 生存者는 西紀로 表記하였다

◇ 子孫錄에 있어서 特記해야 할것은 우리 民族史上 未曾有의 悲劇이었던 一九五〇年의 六、二五動亂을 겪는 渦中에서 本意아니게 父母 兄弟 一家親族과 離散된 宗親中에는 自己 系派와 直系 祖父母등 上系마저 未詳인 경우가 많아 그 對策을 숙의한 끝에 附錄篇을 마련하고 잠정조치로 여기에 收錄을 하였다는 事實이다。

그러나 언젠가 國土가 統一되고 北韓에 살고 있는 宗族들도 함께 묶는 統一紀念譜가 편찬될때 附錄篇에 收錄되었던 宗親들

도 모두 系派를 찾아 收單이 이루어질것으로 確信하는 바이다。

◇ 끝으로 부연할 것은 훌륭한 譜書를 適正 價格으로 制作하겠다는 吉埈委員長의 意志에 따라 編纂委員會에서는 印刷小委員會를 구성하고 印刷工場의 事前 視察、單價見積入札등의 절차를 밟아 譜書 印刷로는 第一貫錄이 있다는 大田의 回想社에 制作을 委託하였던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이번의 大同譜는 企劃에서 制作에 이르기까지 무엇하나 疎忽함이 없이 用意周到하게 進行이 되었으며 거기에다 全國 宗親들의 熱火같은 後援이 힘이 되어 어디에다 내놓아도 遜色이 없는 譜書를 上梓할 수가 있었던 것이다。

그러나 한편으로 一抹의 걱정이 앞서는 것은 사람이 한 일이라 千慮一失로 誤字 脫字등의 실수가 있지 않을까 하는 点이다。당사자들의 너그러운 양해를 미리 구해두는 바이다。

그리고 末尾에서나마 庚午譜를 制作하는데 恪別히 힘을 보태준 다음 宗親들에게 編纂委員長을 대신해서 다시 한번 感謝를 드린다。

◇ 家藏·文獻飜譯小委員會

委員長：吉埈

委 員：愚 康賢 起鎬

◇ 印刷關係小委員會

委員長：吉埈

委 員：愚 泳鳳 泰峯 明鎬

◇ 編纂業務總括

炳弼事務局長

◇ 原稿整理 및 校正

瀅植 秉熙 泰峯 泳鳳 炳曦 興允 璋燮 小炫 炳順

文憲公誕辰千周年紀念 海州崔氏大同譜 卷一 終